中華大典

佛道諸教分典

細目

一 典籍總部

佛教部……三
經錄分部……三
佛教目錄……三
其他目錄……三七
藏經分部……四八
序跋分部……一五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五八
《放光般若經》……一六六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六七
《摩訶般若鈔經》……一七三
《道行般若經》……一七三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四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四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七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六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二〇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〇九
《大寶積經》……二一三
《無量壽經》……二一五
《法鏡經》……二一六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二一七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二一七
《毗耶娑問經》……二一八
《大方等大集經》……二一八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二一九
《般舟三昧經》……二一九
《如來大哀經》……二一九
《自在王菩薩經》……二三〇
《奮迅王問經》……二三〇
《寶星陀羅尼經》……二三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二四〇
《漸備一切智德經》……二四三
《十住經》……二四五
《大般涅槃經》……二四六
《普曜經》……二四九
《無量義經》……二四九
《妙法蓮華經》……二五〇
《觀世音經》……二七四
《維摩詰所說經》……二七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七九
《合部金光明經》……二八一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二八一
《持心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思益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深密解脫經》……二八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二八三
《大乘入楞伽經》……二九五
《慧印三昧經》……二九六
《藥師如來本願經》……二九七
《觀無量壽佛經》……二九七
《阿彌陀經》……三〇二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三一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三一〇
《了本生死經》……三一〇
《盂蘭盆經》……三一一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三一二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三一三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三一三
《陀羅尼集經》……三一四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一四
《無量門微密持經》……三一六
《温室洗浴衆僧經》……三一七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一七
《須真天子經》……三一七
《首楞嚴三昧經》……三一八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三一九
《賢劫經》……三一九
《賢劫三千佛名經》……三二〇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三二〇
《大乘密嚴經》……三二九
《占察善惡業報經》……三二九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三三〇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三六六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佛垂般涅槃略説教誡經》……三六九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三七〇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三七一
《造塔功德經》……三七一
《金剛三昧經》……三七一
《八大人覺經》……三七三
《菩薩善戒經》……三七四
《優波塞戒經》、《菩薩地持經》……三七五
《梵網經盧舍那佛説菩薩心地戒品第十》……三七五
《菩薩戒本經》……三八一
《菩薩戒羯磨》……三八一
《大智度論》……三八一
《十地經論》……三八二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中論》……三八三
《般若燈論釋》……三八四
《十二門論》……三八五
《百論》……三八六

《大乘莊嚴經論》……三八六
《攝大乘論》……三八七
《業成就論》……三八八
《成唯識論》……三八八
《大乘起信論》……三九七
《觀所緣緣論釋記》……四〇二
《迴諍論》……四〇三
《大乘百法明門論》……四〇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四〇四
《長阿含經》……四〇四
《中阿含經》……四〇五
《增壹阿含經》……四〇五
《人本欲生經》……四〇六
《聖法印經》……四〇六
《治禪病秘要法》……四〇六
《太子瑞應本起經》……四〇六
《四十二章經》……四〇七
《八師經》……四〇九
《正法念處經》……四〇九
《興起行經》……四〇九
《大安般守意經》……四一〇
《陰持入經》……四一一
《八關齋戒經》……四一二
《十誦律》……四一二
《五分律》……四一三
《四分律》……四一三
《四分比丘尼戒本》……四一五
《四分戒本》……四一六
《解脫戒經》……四一六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四一七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一七
《僧羯磨》……四一八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四一八
《五百問事經》……四一九
《鼻奈耶經》……四一九
《善見律毗婆沙》……四二〇
《阿毗曇八犍度論》……四二〇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四二〇
《阿毗曇毗婆沙論》……四二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四二一
《阿毗曇心論》……四二二
《雜阿毗曇心論》……四二三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四二四
《三法度論》……四二四
《成實論》……四二五
《舍利弗阿毗曇論》……四二六
《出曜經》……四二六
《賢愚經》……四二七
《道地經》……四二七
《修行道地經》……四二八
《僧伽羅刹所集經》……四二八
《百喻經》……四二九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四二九
《四阿含暮抄解》……四二九
《法句經》……四三〇
《釋迦譜》……四三〇

《釋迦氏譜》……四三一
《釋迦方誌》……四三一
《經律異相》……四三二
《諸經要集》……四三二
《大唐西域記》……四三三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三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四三四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四三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四三六
《高僧傳》……四三六
《續高僧傳》……四三七
《弘明集》……四三八
《廣弘明集》……四四〇
《南海寄歸内法傳》……四四三
《比丘尼傳》……四四四
《法苑珠林》……四四五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四四五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四四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本)……四四七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四四八
《十地經》……四四八
《地藏菩薩本願經》……四五〇
《三寶感應要略錄》……四五一
《釋摩訶衍論》……四五一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四五二
《佛像量度經》……四五三
《造像量度經》……四五五
《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四五七
詩文類……四五七
史地類……四六二
語言文字類……四八一
疑僞經類……四八五
雜類……四八六

道教部……四九三

注經分部……四九三

顧歡等《道德真經注疏》(存目)……四九三
李榮《道德真經注》(存目)……四九三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九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存目)……四九五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四九五
《道德真經次解》……四九五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四九六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存目)……五〇三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五〇三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五〇三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五〇四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存目)……五〇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五〇六
《太平經》(存目)……五〇八
《老子音誦戒經》(存目)……五〇八
李筌等《黄帝陰符經疏集注》……五〇八
李筌《黄帝陰符經疏》……五〇八
張果《黄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任照一《黄帝陰符經注解》……五〇九
黄居真《黄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蹇昌辰《黄帝陰符經解》……五一〇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存目)……五一〇
《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五一〇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五一一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存目)……五一二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二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存目)……五一三
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注》……五一三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存目)……五一五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五一五
趙佶《西昇經注》……五一六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存目)……五一六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五一六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五一七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存目)……五一七
《太上老君開天經》(存目)……五一七
隱芝內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五一八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注》……五一八
《洞靈真經》(存目)……五一八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存目)……五一八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存目)……五一八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五一八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五一九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存目)……五一九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五一九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五二〇

論集分部……五二二

葛洪《抱朴子內篇》……五二二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五二三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註》……五二四
司馬承禎《天隱子》……五二六
司馬承禎《坐忘論》……五二六
司馬承禎《道體論》……五二六
吳筠《玄綱論》……五二七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五二七
孟安排《道教義樞》……五二七
王暉《玄珠錄》(存目)……五二八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存目)……五二八
《三論元旨》……五二九
無能子《無能子》……五二九
譚峭《化書》……五二九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存目)……五三〇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五三〇
陶埴《陶真人內丹賦》……五三〇
陶埴《還金述》……五三一

強名子注《真氣還元銘》……五三一
周固樸《大道論》（存目）……五三一
林轅《谷神篇》（存目）……五三一
張君房《雲笈七籤》（存目）……五三一
張伯端《悟真篇》……五三一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五三五
薛道光等《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五三三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存目）……五三五
白玉蟾《白真人集》……五三五
《金丹賦》……五三七
衡嶽真子《玄珠心鏡注》（存目）……五三七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五三七
王喆《重陽全真集》……五三八
王喆《重陽教化集》……五三九
馬鈺《丹陽神光燦》……五三九
譚處端《水雲集》……五四〇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五四一
郝大通《太古集》……五四一
丘處機《磻溪集》……五四三
丘處機《大丹直指》……五四四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五四五
尹志平《葆光集》……五四五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五四六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五四七
陳致虛《金丹大要》……五四八
李道純《中和集》……五四九
余洞真《悟玄篇》……五五〇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存目）……五五〇
王吉昌《會真集》……五五〇
汪可孫《雲宮法語》……五五〇
道儒交涉分部……五五一
張宇初《峴泉集》……五五一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五五二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五五三
中國基督教部……五五九
唐元分部……五五九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五五九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五六七
《尊經》……五六七
明清分部……五六八
利瑪竇《天主實義》……五六八
利瑪竇《交友論》……五七一
利瑪竇《逑友篇》……五七二
利瑪竇《二十五言》……五七四
艾儒略《五十言餘》……五七五
利瑪竇《畸人十篇》……五七五
利瑪竇《辨學遺牘》……五七八
龐迪我《七克》……五七九
高一志《空際格致》……五八二
艾儒略《西學凡》……五八三
艾儒略《職方外紀》……五八四
畢方濟《靈言蠡勺》……五八七
傅汎際《寰有銓》……五八八
傅汎際《名理探》……五八九
湯若望《主制羣徵》……五九一
利類思《不得已辯》……五九一

南懷仁《善惡報略說》……五九二
李之藻《天學初函》……五九二
徐光啓《辨學章疏》……五九三
楊廷筠《代疑編》……五九三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五九四
朱宗元《拯世略說》……五九五
吳漁山《墨井集》……五九六
吳漁山《三巴集》……五九七
李剛己《教務紀略》……五九七
黃天香《破邪集》……五九九
《闢邪集》……六〇二
楊光先《不得已》……六〇三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六〇三
梁發《勸世良言》……六〇四
丁韙良《天道溯原》……六〇四
中國伊斯蘭教部……六〇五
王岱輿《正教真詮》……六〇五
王岱輿《清真大學》……六〇七
王岱輿《希真正答》……六〇七
馬注《清真指南》……六〇八
劉智《天方性理》……六一〇
馬復初《四典要會》……六一二
馬復初《大化總歸》……六一四
猶太教部……六一六
《重建清真寺記》……六一六
摩尼教部……六一六
《摩尼經》……六一六
《二宗經》……六一九
《老子化胡經》……六一九
《九姓回鶻可汗碑》……六二〇
人物總部
佛教部……六二五
漢魏兩晉分部……六二五
安世高……六二五
支讖……六二六
支謙……六二七
康僧會……六二七
朱士行……六二八
帛法祖……六二九
竺法護……六二九
竺叔蘭……六三〇
尸梨蜜……六三〇
支遁……六三一
道安……六三二
鳩摩羅什……六三八
僧肇……六四三
慧遠……六四九
南北朝分部……六五六
法顯……六五六
智嚴……六五八
曇無讖……六五八
僧叡……六六〇
道融……六六一
竺道生……六六二
慧嚴……六六三

寶雲……六六四
智猛……六六四
慧觀……六六五
法勇……六六六
沮渠京聲……六六六
寶亮……六六七
僧祐……六六七
智藏……六六九
法寵……六七一
法雲……六七一
菩提達磨……六七三
慧皎……六七九
慧思……六七九
法上……六八一
隋唐五代分部……六八二
慧可……六八二
智顗……六八三
僧璨……六八六
彥琮……六八七
吉藏……六九〇
法藏……六九二
灌頂……六九三
法礪……六九四
法順……六九四
道綽……六九五
道信……六九五
法融……六九六
道因……六九八
玄奘……六九九
道宣……七四〇
智儼……七四二
弘忍……七四二
智威……七四六
窺基……七四六
道世……七四八
僧璨……七四八
會隱……七四九
順璟……七四九
圓測……七四九
懷素……七五〇
元曉……七五〇
普光……七五一
靖邁……七五一
宗哲……七五一
義湘……七五二
神秀……七五二
慧安……七五四
法寶……七五五
嘉尚……七五五
彥悰……七五五
法藏……七五六
恆景……七六四
義淨……七六四
慧能……七六五
玄覺……七八〇
印宗……七八一

慧沼……七八二
佛陀波利……七八二
神楷……七八三
浮丘……七八三
圓暉……七八三
一行……七八四
義忠……七八五
德感……七八五
善無畏……七八六
普寂……七八八
義福……七八八
道氤……七八九
行思……七九〇
金剛智……七九〇
慧苑……七九二
懷讓……七九二
智昇……七九五
玄逸……七九五
神會……七九六
禮宗……七九七
本淨……七九七
法海……七九八
不空……七九九
無住……八〇二
慧忠……八〇三
良賁……八〇五
法詵……八〇六
惟慤……八〇六
湛然……八〇七
惟忠……八〇九
潛真……八〇九
道一……八一〇
希遷……八一六
良秀……八一九
龐蘊……八二〇
道悟……八二〇
智常……八二一
如滿……八二二
慧海……八二二
懷海……八二四
慧琳……八二九
元浩……八三〇
智藏……八三〇
神清……八三〇
無業……八三一
天然……八三二
寶通……八三四
遺則……八三四
普願……八三五
惟儼……八三七
智藏……八三九
宗智……八三九
端甫……八四〇
澄觀……八四一
法常……八四三
宗密……八四四

曇晟……八五一
李翺……八五二
齊安……八五二

二

志遠……八五三
白居易……八五三
希運……八五三
靈祐……八五五
乘恩……八五七
德誠……八五八
宣鑒……八五八
義玄……八六〇
良价……八六四
弘辯……八六七
裴休……八六八
知玄……八六八
善會……八七〇
全豸……八七一
慶諸……八七三
存獎……八七四
瓦棺……八七五
希圓……八七五
文遂……八七六
從諗……八七六
僧徹……八八〇
本寂……八八〇
道膺……八八三
玄約……八八五
智禪師……八八五
良遂……八八六
義存……八八六
師備……八八九
彥暉……八九二
大同……八九三
慧寂……八九四
虛受……八九八
可周……八九九
從展……八九九
慧稜……九〇〇
可止……九〇二
令諶……九〇二
貞誨……九〇三
歸嶼……九〇三
道怤……九〇四
貞辯……九〇五
僧照……九〇五
宗季……九〇六
文偃……九〇六
從隱……九一一
恆超……九一一
巨岷……九一二
神晏……九一二
智佺……九一三

文益……九一四
宋元分部……九一六
皓端……九一六
傅章……九一七
繼倫……九一七
德韶……九一七
義楚……九二一
延壽……九二一
晤恩……九三三
義寂……九三三
匡仁……九三五
贊寧……九三六
智圓……九四三
善昭……九四八
知禮……九四九
子璿……九五二
楚圓……九五三
方會……九五五
慧覺……九六三
守芝……九六四
重顯……九六五
義懷……九六七
翠巖……九六八
慧(惠)南……九六九
仁勇……九八二
契嵩……九八三
守端……九八八
王安石……九九〇
淨源……九九二
從悅……九九三
常總……九九四
祖心……九九四
蘇軾……九九五
克文……一〇〇〇
法演……一〇一二
黃庭堅……一〇一四
道寧……一〇一九
文準……一〇一九
悟新……一〇二一
慧懃……一〇二二
清遠……一〇二三
張商英……一〇三四
法雲杲禪師……一〇三五
元靜……一〇三六
克勤……一〇三七
紹隆……一〇四三
智才……一〇四三
景元……一〇四四
士珪……一〇四五
端裕……一〇四六
清了……一〇四六
彌光……一〇四七
正覺……一〇四八
張九成……一〇四九
心道……一〇五〇
道元……一〇五一

法泰……一〇五一
本才……一〇五二
宗杲……一〇五二
曇華……一〇六二
天游……一〇六三
宗顯……一〇六四
知昺……一〇六五
耶律楚材……一〇六五
原妙……一〇七〇
趙孟頫……一〇七四
明本……一〇八一
惟則……一〇八九
明清分部……一〇九五
梵琦……一〇九五
宋濂……一一〇二
朱元璋……一一一八
道衍……一一二三
宗喀巴……一一二四
真可……一一五〇
傳燈……一一六七
李贄……一一七一
袁宏道……一一八一
袾宏……一一八九
德清……一一九九
元來……一二一五
智旭……一二一八
元賢……一二二七
道忞……一二三四
通琇……一二三五
道霈……一二三九
續法……一二四六
胤禛……一二四九
彭際清……一二五九
龔自珍……一二六二
楊文會……一二六四
梁啓超……一二七八
章炳麟……一二八六
道教部……一二九五
魏伯陽……一二九五
葛洪……一二九五
寇謙之……一二九九
顧歡……一三〇四
陶弘景……一三〇六
王遠知……一三〇七
潘師正……一三〇七
司馬承禎……一三〇八
吳筠……一三〇九
李榮（存目）……一三〇九
成玄英（存目）……一三〇九
李筌……一三〇九
張果……一三〇九
白履忠……一三一〇
張伯端……一三一〇
白玉蟾……一三一二
王喆……一三一四
丘處機……一三一四

中國基督教部……一三一五
唐元分部……一三一五
景淨……一三一五
阿羅含……一三一五
明清分部……一三一六
利瑪竇……一三一六
龐迪我……一三一三
高一志……一三一三
陽瑪諾……一三一三
艾儒略……一三一三
畢方濟……一三一六
傅汎濟……一三一六
湯若望……一三一六
利類思……一三一八
衛匡國……一三一九
南懷仁……一三一九
徐光啓……一三二〇
李之藻……一三二六
楊廷筠……一三三七
王徵……一三四〇
吳歷……一三四〇
梁發……一三四一
太平天國分部……一三四三
洪秀全……一三四三
馮雲山……一三四五
楊秀清……一三四五
盧賢拔……一三四六
洪仁玕……一三四七
中國伊斯蘭教部……一三五〇
王岱輿……一三五〇
馬注……一三五一
劉智……一三五四
馬復初……一三五七

流派總部

佛教部……一三六三
般若學分部……一三六三
毗曇學分部……一三七四
成實學分部……一三八〇
涅槃學分部……一三八三
地論學分部……一四〇〇
俱舍學分部……一四〇三
三論宗分部……一四〇九
天台宗分部……一四三六
華嚴宗分部……一五七二
唯識宗分部……一六四五
淨土宗分部……一七〇七
律宗分部……一八一九
禪宗分部……一八五一
密教分部……二一〇五
道教部……二一一九
太平道分部……二一二九
五斗米道(正一道)分部……二一三〇

三

丹鼎派分部……二一一三二
上清派分部……二一一三二
靈寶派分部……二一一三四
茅山派分部……二一一三五
全真教（北宗）分部……二一一三五
全真教（南宗）分部……二一一四九
真大道教分部……二一一五一
太一教分部……二一一五二
淨明道分部……二一一五二
中國基督教部……二一一五二
基督教分部……二一一五二
景教分部……二一一五七
也里可温教分部……二一一六二
天主教分部……二一一六五
耶穌會……二一一七六
耶穌教（新教）分部……二一一八〇
廣學會……二一一八五
尚賢堂……二一一八七
太平天國分部……二一一八九
祆教部……二一一九八
猶太教部……二二〇一
一賜樂業教分部……二二〇三
挑筋教分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部……二二〇五
摩尼教分部……二二〇五
明教分部……二二一〇

範疇總部

佛教部……二二一五
世界觀分部……二二一五
緣起、因緣……二二一五
空無……二二二九
空有……二二三四
色空……二二三九
不真空……二二四五
法性、實相、實際、真際、真如……二二五一
五陰……二二六五
色法……二二七一
四大、六大……二二七六
無常、無我、無相……二二七七
因果……二二七八
生滅……二二八一
法界……二二八五
圓融無礙……二二九〇
理事……二二九四
六相……二二九九
十玄……二三〇一
十如……二三〇六
一多……二三〇八
世界、世間……二三一〇
三界……二三一四
諸天……二三一五
淨土……二三一七
動靜……二三一九

大小……二二一一
三性、三無性……二三二二
法身、化身、應身……二三二六
認識論分部……二三三〇
中觀……二三三〇
二諦……二三三四
於諦、教諦……二三九二
般若無知……二四〇三
戲論……二四一四
悉檀……二四二三
空假中三觀……二四四二
一念三千……二四四七
圓頓止觀……二四五二
六即……二四五四
無情有性……二四五七
阿賴耶識……二四六三
末那識……二四七九
種子、現行……二四八六
見分、相分……二五一四
熏習……二五二九
本覺……二五四二
頓悟……二五五八
默照……二五六三
參話頭……二五六四
四賓主……二五七一
邏輯名辯論分部……二五七三
因明……二五七三
能立……二五七九
能破……二五八四
似能立……二五八五
似能破……二五九二
現量……二五九三
比量……二五九四
似現量……二五九五
似比量……二五九五
量果……二五九六
宗……二五九六
因……二六〇一
因三相……二六〇七
喻……二六〇八
似同法喻……二六一二
似異法喻……二六一四
四不成……二六一六
六不定……二六一八
四相違……二六二三
真唯識量……二六二七
心性論分部……二六二九
心……二六二九
自心……二六七三
本心……二六七九
無心……二六八五
直心……二六八八
平常心……二六八九
心王……二六九〇
一心二門……二六九一
觀心……二七〇六

菩提心……二七二三
唯心……二七二六
真心……二七三一
妄心……二七三八
佛性……二七四二
真性……二七七二
五種性……二七七三
自性……二七七八
性……二七八三
無情有性……二七九四
本性……二八〇三
法性……二八〇六
歷史觀分部……二八三七
三世……二八三七
劫……二八三九
生住異滅……二八五八
正法、像法、末法……二八六〇
判教……二八六二
道德修養論分部……二九〇〇
智慧……二九〇〇
發願……二九〇二
發心……二九〇五
三學……二九一一
六度……二九一二
皈依……二九一八
戒……二九一九
五戒……二九二七
八戒……二九三一
染……二九三二
慚愧……二九三五
念……二九四二
念佛……二九四三
善惡……二九四四
善根……二九五一
惡根……二九五四
十善……二九五四
十惡……二九五五
報……二九六一
善報……二九六五
罪……二九六六
四恩……二九六七
五事……二九六八
忍……二九七〇
性德……二九七四
布施……二九七六
孝……二九八五
六和敬……二九八八
自覺覺他……二九八九
自利利人……二九九〇
自力他力……二九九七
修……三〇〇二

修德……二〇一二
信……三〇二三
淨……三〇二七
四攝……三〇二七
供養……三〇二九
方便……三〇三〇
止觀……三〇三三
精進……三〇四一
迴向……三〇四二
四無量……三〇四四
慈悲……三〇四九
八正道……三〇五三
自在……三〇五四
福田……三〇五六
人生觀分部……三〇五七
生……三〇五七
老……三〇六三
病……三〇六三
死……三〇六四
苦……三〇六四
無明……三〇七一
欲望……三〇七六
癡……三〇七九
煩惱……三〇八一
業……三〇八五
業力……三〇九三
身業……三〇九四
口業……三〇九五
意業……三〇九六
善業……三〇九八
惡業……三一〇二
我執……三一〇四
法執……三一〇七
輪迴……三一〇九
衆生……三一一五
轉生……三一一九
因果報應……三一二〇
神不滅……三一二五
無我……三一三一
原人論……三一四六
解脫……三一五〇
涅槃……三一六三
心力……三一七一
自由……三一七一
成佛……三一七二
淨土……三一七七
道教部……三一九一
世界觀分部……三一九一
天……三一九一
天命……三二四二
天意……三二六六
天心……三二七〇
天道……三二八一
天理……三三〇八
天數……三三一〇

虛無……三三一〇
先天後天……三三二一
天地生成論……三三二七
人物生成論……三三四〇
天人合一……三三五二
天人感應……三三五五
氣……三三七一
元氣……三四〇七
精氣……三四三五
道……三四三九
一……三五七一
陰陽……三五九五
五行……三六九二
太極……三七三五
玄……三七四三
道氣……三七四六
神氣……三七五〇
沖氣……三七七六
太平氣……三七七七
太和氣……三七八六
精氣神……三七八七
真氣……三八四二
真一之氣……三八四六
先天一氣……三八五二
卦氣……三八五五
幾(機)……三八六二
動靜……三八六七
變化……三八七六
顛倒……三八九五
返本還元……三八九七
認識論分部……三八九八
知……三八九八
誠……三九二八
明……三九二九
驗……三九三二
知行……三九三三
邏輯名辯論分部……三九三六
常變……三九三六
名實……三九四二
有無……三九四五
體用……三九六六
本末……三九六六
一多……三九七〇
言意……三九七二
虛實……三九七二
同異……三九七四

五

心性論分部……三九七五
精……三九七五
神……三九七八
精神……四〇一九
魂魄……四〇二九
鬼神……四〇三七
心……四〇四九

性……四一三〇
心性……四一五四
道性……四一八七
情……四一九三
性情……四一九四
性命……四二〇一
自然……四二三四
人心道心……四二六一
性善……四二六一
天命之性……四二六三
氣質之性……四二六四
歷史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古今……四二六六
政治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君臣……四二六六
王道……四二七三
法……四二七四
無爲……四二七五
太平……四三三八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三四一
德……四三四一
道德……四三六二
仁……四三六六
義……四三七六
仁義……四三七七
禮……四三八七
智……四三九一
信……四三九八
孝……四三九九
中……四四一四
和……四四一四
中和……四四一九
中庸……四四一九
君子小人……四四二〇
聖人……四四二六
修性……四四四八
修心……四四五〇
修身……四四六五
主敬……四四七七
主靜……四四七七
守雌……四四九六
中國基督教部……四四九九
世界觀分部……四四九九
天主論……四四九九
三位一體說……四五二一
宇宙論……四五二二
心性論分部……四五二九
天主性……四五二九
人性……四五三一
靈魂論……四五四五
救贖論……四五六九
邏輯名辯論分部……四五七二
名理……四五七二
歷史觀分部……四五七五
治國論……四五七五

社會論……四五八一
人生觀分部……四五八五
人生論……四五八五
生死論……四五八八
信仰論……四五九四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五九五
德……四五九五
君子……四六〇五
防貪……四六〇八
誡卜……四六〇九
十誡……四六一一
信德……四六一四
愛德……四六一五
哀矜……四六一六
守貞……四六一七
靈修……四六一七
告解……四六一九
聖事……四六二〇
苦行……四六二一
齋戒……四六二三
持齋……四六二五
七克……四六二六
伏傲……四六二八
解貪……四六三九
防淫……四六四五
熄忿……四六五二
塞饕……四六六一
平妬……四六六八
策怠……四六七四
賞罰……四六八四
倫理……四七〇二
交友……四七〇三
中國伊斯蘭教部……四七一四
世界觀分部……四七一四
宇宙論……四七一四
三一說……四七八九
前定論……四七九七
正教論……四八〇〇
認識論分部……四八〇六
認主學……四八〇六
屬性說……四八一三
心性論分部……四八一五
心性理氣說……四八一五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八二一
五常說……四八二一
正人說……四八二六
祆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善惡二元論……四八四三
天神……四八四三
猶太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天道……四八四三
摩尼教部……四八四五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五

二宗三際說……四八四五

六

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
儒家部……四八四九
魏晉至隋唐分部……四八四九
宋元分部……四八六六
明清分部……五一二〇
佛教部……五一七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分部……五一七一
隋唐五代分部……五二〇三
宋元分部……五三一二
明清分部……五三八七
道教部……五四四五
魏晉至隋唐分部……五四四五
宋元分部……五四八三
明清分部……五五二六
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部……五五八七
摩尼教部……五八〇九
景教部……五八二二
引用書目

五戒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二　言五戒者，所謂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不飲酒，是其五戒也。此五能防，故名爲戒。前三防身，次一防口，後之一種通防身口，護前四故。

又　問曰：離殺離盜之中，不言離邪。離婬之中，偏言離邪邪。釋言：殺盜唯邪無正，有皆須離，是故不須以邪別之。婬則不爾，有正有邪。自妻爲正，侵他爲邪，爲簡正婬，故說不邪。

問曰：何故餘戒法中有婬皆離，五戒之中偏離邪婬。釋言：五戒被在家者。在家之人，自妻難斷，故偏離邪。又成實言，若婬自妻，不墮地獄。是故簡之，偏言離邪。

問曰：八戒亦被在家，以何義故，有婬皆離，不說離邪。釋言：八戒是在家人持出家法，故似出家者，有婬皆離。又復八戒時短易持，有婬皆離。五戒盡形時久難持，故偏離邪，以難持故，乃至在家初果聖人亦不能離。

問曰：口過乃有四種，以何義故，偏離妄語，不離餘三。龍樹釋言：妄語重故，偏說離之。又復妄語故作心起，餘則不定。或有故作，或不故作，又復妄語攝餘口過，兩舌等罪不應法，故皆名妄語。若說離妄，餘者皆隨，故不別論。又兩舌等在家難持，故不說離。故雜心言，出家之人尚不能離，況在家者。

問曰：飲酒不惱衆生，何故須離。論言：飲酒是放逸門，多生罪過，是故須離。

問曰：一切歌舞等事，何不說離。以過微故。又在家者難常持，故所以不說。

智顗《摩訶止觀》卷六　若深識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束於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行義，亦似五戒。仁慈矜養，不害於他，即不殺戒。義讓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盜戒。禮制規矩，結髮成親，即不邪婬戒。智鑒明利，所爲秉直，中當道理，即不飲酒戒。信契實錄，誠節不欺，是不妄語戒。周孔立此五常，爲世間法藥，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殺防木，不盜防金，不婬防水，不妄語防土，不飲酒防火。又五經似五戒，禮明撙節，此防飲酒，樂和心防婬，詩風刺防殺，尚書明義讓防盜，易測陰陽防妄語。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極，無能逾無能勝。咸令信伏而師尊之，出假菩薩欲知此法，當別於通明觀中勤心修習。大悲誓願精進無怠，諸佛威加豁然明解，於世法藥永無疑滯。然世法藥非畢竟治，屈步移足雖垂盡三有，當復退還。

吉藏《仁王般若經疏》卷上　如提婆波利等問佛，何不爲我說四六戒。佛答：五戒者，天地之大數，在天即爲五星，在地爲五岳，在人爲五藏，在陰陽爲五行，在帝爲五帝，在世爲五德，在色爲五色，在法爲五戒。以不殺生配東方，東方是木，木主於仁，仁以養生爲義，是故以不殺生配東方。北方是水，水主於智，智者不盜竊爲義，故以不盜配北方。西方是金，金主於義，行義之人，豈可邪婬耶，故以不邪婬配西方。南方是火，火主於禮，禮防於失，飲酒之人，多有過失，故以不飲酒配南方。中央是土，土主於信，妄語之人，乖角兩頭，是眞失信，故以不妄語配中央。賢者調心，修道名賢，假名行人，名之爲者。

法琳《辯正論》卷一　佛初成道，近接下凡，爰開小教。因戶利而說三歸，因末伽而說五戒，爲迦王而說十善，爲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

三歸者，《釋名》云：歸，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教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貺，肅敬容儀，則冥祇欣萃，徵慶允洽者矣。

一曰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爲五戒也。戒者，禁也，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帶鎖。《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恐怖中，戒爲守護，死闇冥中，戒爲明燈，三惡道中，戒爲橋梁，生死海中，戒爲大船也。

夫不殺者，負天蹐地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空胎卵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一一生中皆有八萬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乃殊，貴賤云別，

至於顛顛怖死，汲汲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此情一種，斯理萬均，何有枉害忠貞，濫誅淳善。【略】斯等並棄五常，俱含四氣，同需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此肉山，樹茲炮烙，極鱗羽之命，盡毳豢之羣，染指之甌，焦如朱之繁，供何曾之盛饌，備婁護之珍羞，美彼心肝，充其口腹，歡他燕爾，樂我嘉賓，慶七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寔乃傷大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

又　言不盜者，盜跖之行，舉世不容，梁上之頌，是人皆患。囊裝無子遺之貨，肱篋有絕本之貧，遂使布被莫充，葛袍奚擬。長者慚寄口之累，精民羞屠販之勞，豈止犯榮愉魚竊瓜私棗，兼以盜僧變物用常住財，惡求多求，以利生利，曾無愧色，都不介懷，何獨帶累見前，亦殃咎後世。《智度論》云，一切諸衆生衣食以自活，若奪若劫取，是名劫奪命　大聖慈愍制戒遏之，其德二也。

言不邪婬者，敗德滅身，婬辜爲甚，所以妹妃亡夏，妲后喪殷，褒姒之仆隆周，麗姬之傾皇晉，神仙遭騎頸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罪之根，是曰搆殃之本，近乖梵世，遠障菩提，斷而不行，其德三也。

言不飲者，酒爲亂本，亦稱狂藥，遍興三毒之愆，備造六根之釁，裸露形體，咆哮言聲，貴賤悉欺，親疏等罵，既機既机，或哭或歌，殷王牛飲而喪朝，楚子虎酣以敗德，成都縈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體頽頽其如泥，心昏昏其似夜，三十五失，過患並生，見《智度論》等。八萬四千塵勞俱起　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愚癡之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誠能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

言不妄者，口是禍媒，舌稱鬥本，能爲伐身之斧，厥號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間，繩索居唇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葉，談芳節能令槁木舒華，褒貶由其一言，生死出其三寸，友於因之以水火，室家爲此而乖離，大害則滅族傾邦，小愆則危身致命，招未來之重報，結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之林藪。釋典述如鼻之誡，周廟書銅人之銘，福無以加，其德五也。

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者爲政，閉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殺，不斷殺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者，若出爲人，常當貧窮短命矣。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而過不懲，立驗目前，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萬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羣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曰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嫉妒危身之害，內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婬，婬者無義。不飲酒曰禮，禮主心火之位，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大熱，萬物發狂。飲酒致醉，心亦發狂，口爲妄語，亂道之本，身致危亡，不盡天命，故禁以酒。酒者無禮，不盜曰智，智主腎水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萬物收藏，盜者不順，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盜，盜者無智。不妄曰信，信主脾土之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制禦四域惡口，傷人禍在口中。言出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速命，故禁以舌。舌者，無信。《譬喻經》云，安持淨戒馬，巧捉堅轡勒，身被精進鎧，乃脫魔王賊。《百句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如海吞流，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仗，守護六根，如視逸馬。《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頓取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貪欲，因制婬戒，以婬欲故。共相欺奪，因制殺戒，以求欲故。妄語諂曲，因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計五戒之興，其來已久，萌於天地之始，形於萬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彌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牢籠三世，含育羣有，統御陰陽者也。《四天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臨其命終，往生天上云云。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

《慶化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云云　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三種，合爲十也。《智度論》云，無放口之四害，無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一切殺盜婬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不爲殺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

不與不取　又亦未曾攀睞細色，於四威儀恭謹詳審，是名身戒　持口戒者，斷除一切妄言、兩舌、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毀、哲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觸於人，言必至誠柔軟忠信，言常饒益教化修善，是名口戒　持心戒者，除滅貪欲瞋恚邪見，常修軟心不作過罪，信是罪業得惡果報　思惟力故，不造衆惡，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思悔，知恩報恩心無慳吝，樂作福德常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云云。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銖之綺服，寶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大衆而優遊，步香園而容與，坐間一劫，瞬頃千年　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旃檀之氣

竊謂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何者　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　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　傳此風訓已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　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　凡人一日受八戒，則一日不殺生，而一日無殺罪　一日不偷，則一日無盜罪　一日敬三寶，則一日爲善人　一日事二親，則一日爲孝子　一日不妄語，則一日不失信　一日不綺語，則一日不失禮　一日不兩舌，則一日兄弟睦　一日不惡罵，則一日室家和　一身一日尚獲此功，況一月至十月，一年至千年，百作教他，展轉相續，從一人以至百人，從一郡以至百郡，小善則閭閻生安，大善則卿相忠公　校而言之，是以竝身輔化匡國保家　若以此治身，無身不立　以此治國，無國不匡　馬得聖之遠圖，豈輔治之洪範也　公子曰，周孔設教，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　故有五刑之屬，三千之罪，良猶堅蹤法度，多陷刑網　若依佛語護戒捨刑，則日長姦盜　若存公用罰，又偏負大慈。進退兩楹，幸聞厥中

道世《法苑珠林》卷五二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　何等爲三　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　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　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　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

懷信《釋門自鏡録》卷下　云何出家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　云何釀自飲酒，違負約誓　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

若白衣人，甘此狂藥，猶當訶止　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　噉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不可深信經教

寧可不內愧，猶服如來衣　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者，不及居家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犯戒罪　此一不及在家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屋宅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二不及在家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洩寺舍，此三不及在家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四不及在家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戶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熏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五不及在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六不及在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七不及在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罪業，更非異事　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八不及在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即不得　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九不及在家人　又食肉者，斷大慈種　凡大慈者，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　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冤對，同不安樂　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辟支佛法，遠離菩薩佛果法，遠離菩提涅槃法　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四禪四空三十七品六波羅蜜法，亦障四弘誓願，四攝法，一切三昧，五眼，十力乃至無上菩提　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菩薩法，無四無量心，無大慈大悲　以是因緣，佛子不續　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　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　何爲不能忍此腥臭，修二乘道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是爲五戒。《淨度經》云，持定者天令五神護之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五戒，謂戒有五也　一不殺，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在家人受，則云邪婬，若出家人受，則云離非梵行緣，一切都斷故　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前四是性戒，後一是遮戒

《法苑珠林》八十八云，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　含識所資，殺、盜、婬、妄、酒也　道俗相乖，漸教通也　故本於仁者，則不殺　奉於義者，則不盜　執於禮者，則不婬　守於信者，則不妄　師於智者，則不飲酒　斯蓋接化於一時也　正法內訓，必始乎因　因者，即前五過也，此則在乎實法指事直言，不假飾辭，託名現意，如斯而修，不期果而果證，不羨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　今見奉持不殺者，不求仁而仁

著　不盜者，不忻義而義敷，不婬者，不祈禮而禮立　不妄者，不慕信而信揚　不飲酒者，不行智而智明，可謂振綱提綱，復何功以加之

費長房撰《隋開皇三寶錄》引宋典云，文帝元嘉年中，問侍中何尚之曰，范泰、謝靈運等皆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眞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朕以坐致太平矣。何尚之答曰，臣聞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謐、王珣、王恭或號絕倫，或稱獨步，謝敷、戴逵、范汪、孫綽皆致心於天人之際，靡非時俊清淨之士，皆謂釋氏之教，無所不可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於守內，則仁人百萬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百刑息於國，則陛下言坐致太平是也

《大毘婆沙論》云，此五戒名學處，是近事者所應學故，又名學迹。若有遊此，便升無上智慧殿故　又名學路，此爲徑路，一切律儀，妙行善法，皆得轉故　又名學本，諸所應學，此爲本故

《大莊嚴經》名五大施，《彌勒問經論》云，五戒名大施者，謂以攝取無量衆生故，成就無量衆生樂故，以能增長種種功德故

延壽《宗鏡録》卷二一　五戒者，天地之大忌，上對五星，下配五嶽，中成五藏　犯之者，陵天觸地，自伐其身也

一不殺者，害命名事殺，不害命名事不殺　法門解者，析法名理殺，體法名理不殺　若作意防護，如馬著勒，如牧牛執杖者，報在人道　百二十年，唯得肉眼。若任運性成，如河注海者，報在六天。極長者，九百二十六億七千萬歲，唯得天眼。若加修定戒無常，苦空無我等慧者，報在變易，壽七百阿僧祇，唯得慧眼。若加修常無常等慧，報在蓮華藏海，受法性身，分得五眼，分得常壽。比佛猶是諸根不具，壽命損減。若圓教人，持事不殺戒，又持理不殺戒

又　二不盜者，不與取名事盜，與取名事不盜　法門者，如佛言，他物莫取，名法門不盜　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是名法門盜。若持戒作業求可意果者，無常速朽，悉是他物，臭如糞果，害如毒食。有智之人，所不應求。云何殷勤飲苦食毒，而自傷毀。洄洑困苦，豈過有流　三障障佛，第一義天之所捨離，是盜　非不盜也。又二乘以四諦智，觀身受心法，厭惡生死，欣求涅槃，涅槃心起，即取他物。即非時取證，即不待所說因，燋種不生，見苦斷集，修道造盡，非求法也。謂有涅槃，成涅槃見，若有著空，諸佛不度。身長三百由旬，而無兩翅，墮三無爲坑，飢餓羸瘦，體生瘡癬，豈非貧窮困苦耶。又不見佛，不聞法，不入衆數，豈非第一義天遠離耶。此猶名盜，非不盜也　若別人從淺至深，捨一取一　來已更復來，去已更復去，悉是劣於去來相，亦是不與而取，取已而捨，亦是貧窮。捨已更取，數數去取，即是困苦　不與第一義天相應，即是遠離。此猶名盜，非不盜也。圓人觀法實相，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不受是菩提，障諸取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高故不取，不下故不捨。如是觀者，觀如來藏，具足無缺，是如意珠。隨意出寶，即修羅琴。任意出聲，即是大富。大富故無取，即第一義天。故不遠離，是名究竟，持不盜戒。圓人亦有盜，法門者，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

又　三不婬者，男女身會，名事婬。法門解者，若心染法是婬。若關禁七支，如猿著鎖，擊一油鉢過諸大衆，割捨樂觸樂，求於未來淨潔五欲　如市易法，如銅錢博金錢，此乃增長欲事，非不欲也。若斷欲界麤弊之欲，染著色無色界禪定之樂，如冰魚蟲蟲，墮長壽天，是爲一難。

貪著禪味，名大縛，是染欲法，非不欲也。若憎生死，愛涅槃，棄之直去，涉路不迴，諸有色聲，不能染屈，如八風不動須彌，若聞菩薩勝妙功德　甄迦羅琴聲，迦葉起舞，不能自持，毘嵐風至，破如腐草。是染欲，非不染欲也若菩薩惡生死如糞穢，惡涅槃如怨鳥，捨於二邊，志存中道，起順道法愛生，名頂墮。是菩薩旃陀羅，既無方便，此慧被縛。不能勝怨，已所修治，爲無慧利。是染欲法，非不欲也。【略】唯佛一人具淨戒，餘人皆名污戒者。圓人又有染愛法門，如和須蜜多女，人見人女，天見天女。見者即得見佛三昧，執手者得到佛三昧，嗚者得極愛三昧，抱者得冥如三昧。亦如魔界行不污菩薩，變爲無量身，共無量天女從事，皆令發菩提心。又先以欲拘牽，後令入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將聲止聲

四不妄語者，法門者，未得謂得。凡夫癡人，於下苦中，橫生樂想，豎我慢幢，打自大鼓，執有與無諍，執無與有諍，起六十二見，破慧眼，不見於眞實，備口四過。三十三天，黃葉生死，謂是眞金，非想自地，謬計涅槃。此非妄語，誰是妄語耶。二乘競執瓦礫，歡喜持出，生滅度想，生實未盡，寧得滅度，生安樂想，所作未辦，寧得安隱。其實未得一切解脫，未得謂得，豈非妄

語耶　佛爲別教人，四門說實相，執於一有，隔礙三門，乃至執非有非無，不融有無　夫實相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云何以字　字於無字，云何以數　數於無數，豈非妄語耶　圓人如實而觀，如實而說　如實觀者，非內觀，乃至非離內外觀，亦不以無觀　得是智慧，如實說者，一切實乃至非實非不實等，如是皆名諸法實　經云，諸佛皆實語，即是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圓人亦有妄語法門，無重說重，誘戲童子，無樂說樂，止彼啼兒　若有衆生，因虛妄說得利益者，佛亦妄說

又　五不飲酒，法門解者，迷惑倒見名酒　夫酒爲不善，諸惡根本　飲酒招狂，外道等是，即世間醉也　《大經》云，從昔已來，常爲聲色所醉，流轉生死，三界人天，通有此醉　二乘無明酒未吐，如半醒人，《大經》引醉歸之　世間無常樂，而言我淨　如來實我淨，而言無常樂　如彼醉人，見日月轉　此二乘醉也　菩薩無明未盡，不了了見，夜睹畫像，譬如醉人，朦朧見道　迦葉云，自此已前，我等悉名邪見人也　此是菩薩醉　圓人行如來行，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祕密之藏，雖有肉眼，名爲佛眼　所可見者，更不復見　是則五住正習，一時無有餘　酒法既除，何所可醉　圓人亦有飲酒法門　《鴦崛》云，持瞋空瓶，盛實相酒，變化五道，宣揚哮吼

契嵩《鐔津文集》卷一　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　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　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　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　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　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因》卷一　既發菩提心，應修菩薩行　初受三歸，次持五戒，漸修十種善法圓滿三聚律儀　根熟則全持，根生則分受　年有三善，月有六齋　如或五戒難行且除酒肉二味，十重易犯且持不殺一門　輕塵積嶽墜露添流，一適下崖終歸大海　故《涅槃經》云，佛在世日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　《梵網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　所以龍無犯殺之心，狼有持齋之意，比丘苦節，至於繫草，護鵝居士病緣，終不飲酒食肉　是知諸善之本，五戒爲先　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不可造次而離，不可須臾而廢　佛稱五德，儒謂五常，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爲五藏，在處爲五方　廣而言之，無所不統　仰觀俯察，莫能加焉　故《法苑珠林》云，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　貪

識所資，殺盜淫妄酒也　道俗雖乖，漸教通也　正法內訓，必始於因　此即在乎實法，指事直言，不假飾辭　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　從慈而入，道不羨樂而樂彰　今見持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守戒不盜不忻義而義敷，不婬者不祈禮而禮立，不妄者不慕信而信揚，不飲者不行智而智明　非但律己防非，亦以助國揚化　欲修成於淨行，須嚴護於戒根　可謂萬善和融同佛土，熙熙長樂太平時

劉謐《三教平心論》卷上　人乘者，五戒之謂也　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　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　三曰不邪婬，謂不亂，非其匹偶也　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　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　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儒家之五常，即是其意也

八戒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二　次辨其相，於中有五

一體具分別，不過中食是齊，亦齊支　餘是齊支，而非是齊　如八聖道，正見是道，亦是道支，餘是道支而非是道　此亦如是　以不殺等防惡禁罪，助成齊法　助齊法中，差別不同，故名齊支　非斷食法，故不名齊　不過中食是斷食法，故名爲齊　別前七種，故名齊支

二遮性分別　前之四種，遠離性惡　不飲酒等，遠離遮罪

問曰，性惡乃有七種，始從殺生乃至綺語，何不具離，但離前四

以綺語等，難可防護，在家之人，不能離故　故論說言，出家之者，尚不能離，何況在家　又綺語等不應法，故通名妄語　但離妄語，餘者皆隨，故不別論　又前四種重，故偏明　餘者輕故，所以不說

問曰，遮罪差別無量，何不說離，偏言遠離飲酒等乎

亦以餘過，在家之人難防護故　又飲酒等生過處重，故偏說離　餘過輕故，所以不論

三道福分別，如《成實》說，離前五過是福因緣，離後三罪是道因緣　以在家者未能得道，是故但說道因緣矣　通則齊等

四就具分別，具謂三業　不殺、不盜、不婬、不飲酒、不著薰衣、不上高床、不過中食，是其身業　不妄語者，是其口業　不歌舞者，通身口業

五所防分別　依如毘曇，初四戒支遠離性惡　不飲酒者，是不放逸支，離放逸因緣　餘是持支，離餘遮過　成實法中，亦分爲三，名字不異　彼說，初四遠離實惡，不飲酒者，離諸惡門　餘者遠離放逸因緣

又　八戒齋者，所謂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不歌舞唱伎、不著香薰衣、不上高廣床、不過中食，是其名也　此等防禁，故名爲戒　潔清曰齋

問曰，於彼五戒之中，言不邪婬，今此何故直言不婬

釋言，五戒是在家人持在家戒，唯制邪婬，不防自妻　以是義故，但言不邪婬　論八戒，是在家人得持出家戒，非但制邪，自妻亦防，故說不婬

問曰，是中所離有九，以何義故，但言八戒

釋言，有以若依《毘曇》，不著薰衣、不上高床，此二同是莊嚴處起，合之爲一，故說爲八　若依《成實》及《大智論》，前八是戒，後一是齋　戒齋合說，是故名爲八戒齋矣

又　受持八戒之儀　欲受戒者，應先起其厭生死心，求涅槃意，然後受之　以此所受，出世戒故　受法云何　於六齋日，清旦之時，詣戒師所，先禮三寶，次禮戒師　在戒師前，長跪合掌，先懺諸罪，然後受戒　戒師教之，三歸三寶，三稱歸竟，與受五戒　沙彌戒同　然後題上所列法，問其能不，言一不殺生是優婆塞戒　若女人受，應言是優婆夷戒　從今時至明清旦，一日一夜受　如諸佛能持不，受者應答言能　如是乃至不過中食，問答同爾　一遍便足，竟已禮去　護持之法，與出家戒同　嚴身之具，悉宜去之　男女不得同室而宿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八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得帶瓔珞，香油塗身，香熏衣裳，七不得歌舞作唱，及故往觀聽，八不得上高廣大床　是爲八戒　此是白衣一日一夜持出家戒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八戒，即前五戒，第六不坐高廣大床，七不著華鬘瓔珞，不用香油塗身熏衣　八不自歌舞，不得輒往觀聽，凡不過中食此戒俗人受，從今日至明旦，不犯爲要期也　此八戒，名八關齋戒，言關者，閉也，禁也，謂禁閉八罪不犯故　《毘婆沙論》云，夫齋者，以過中不食爲體，以八事助成齋體，共相支持，名八支齋法，是故言八，不言九也　《文殊問經》云，世間菩薩戒，八戒是乎　《菩薩處胎經》云，八關齋戒者，是諸佛父母也　《毘婆沙論》云，八戒名近住，謂近羅漢住，故又名長養，謂長養薄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增多故　如第六戒云，不坐高廣大床者　《阿含經》云，床榻下足，高尺六，非高也，闊四尺，非廣也，長八尺，非大也　但過此量者，名高廣大床也　《僧祇律》云，有三種，一高大名高，二妙好名高　又八種謂金銀牙角，辟支羅漢及僧床等　前納體貴，後納人勝

問，俗人受此戒者，著何服飾

答，《婆沙》云，著常所受用衣服，皆得

問，此人何衆攝

答，《報恩經》云，以無終身戒，不名優婆塞，但名中間人，謂在七衆下，不受戒俗人上也　名中間人，又名近住　《順正理論》云，前四是尸羅支，由此離性罪故　次一是不放逸支，謂若飲酒心，則放逸，必無能護諸支故　後後是森約支，謂防懈逸隨順賊心，能證律儀故　名八支戒

染

綜述

智顗《摩訶止觀》卷四　五蓋者，其相云何

貪欲蓋起，追念昔時所更五欲，念淨潔色與眼作對，憶可愛聲彷彿在耳，思悅意香開結使門，想於美味甘液流口，憶受諸觸毛豎戰動，貪如此等麤弊五欲　思想計校心生醉惑，忘失正念，或密作方便更望得之　若未曾得，亦

復推尋，或當求覓　心入靜境，無有間念　纔覺蓋禪，禪何由獲，是名貪欲蓋相

瞋恚蓋者，追想是人惱我，惱我親，侮欺我怨　三世九惱，怨對結恨　心熱氣鬱，忿怒相續　自計伺候，欲相中害，危彼安身，恣其毒忿，暢情爲快，如此瞋火燒諸功德，禪定支林豈得生長，此名瞋恚蓋相也

睡眠蓋者，心神昏昏爲睡　六識閉塞，四支倚放爲眠，眠名增心數法　烏闇沈塞，密來覆人，難可防衛　五情無識猶如死人，但於片息名爲小死　若寤眠者，眠則滋多【略】眠之妨禪，其過最重，是爲睡眠蓋相

掉悔者，若覺觀偏起屬前蓋攝　今覺觀等起遍緣諸法，乍緣貪欲又想瞋恚及以邪癡　炎炎不停，卓卓無住　乍起乍伏，種種紛紜　身無趣遊行，口無益談笑，是名爲掉　掉而無悔則不成蓋，以其掉，故心地思惟，謹愼不節　云何乃作無益之事，實爲可恥，心中憂悔，懊結纏心，則成悔蓋　蓋覆禪定，不得開發

又　疑蓋者，此非見諦障理之疑，乃是障定疑也　疑有三種，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　一疑自者，謂我身底下必非道器，是故疑身　二疑師者，此人身口不稱我懷，何必能有深禪好慧　師而事之，將不誤我　三疑法者，所受之法何必中理　三疑猶豫常在懷抱，禪定不發，設發永失，此是疑蓋之相也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次應親近善友　戒無穿缺，多聞，修證，哀愍，無畏，堪忍，無倦，言詞辨了，名善友相　求施利樂，於此正知，有力善權，饒益不捨，大悲無償，名爲善友　所作不虛，威儀圓滿，言行敦肅，無矯，無嫉，儉畜隨捨，是名善友　可爲依信，諫舉，令憶，教授，教誡，能爲說法，是名善友　於所化生，爲善友事　有病無病愛敬供侍，慰問訊禮修和敬業，四事什物不闕應時，詣敬承事問聽無動，名爲親近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乃至菩提，三障五蓋皆不能染　蓋，謂五蓋，謂貪欲於樂出家位，瞋恚於覺邪行位，惛沈睡眠掉舉惡作及與疑蓋於止舉捨位　能覆蔽心，名之爲蓋　障者，障礙，障道不生，礙滅不證　此有三種，經文自列　若小乘中以數行煩惱難可伏除名煩惱障，以殺父等五種逆業名爲業障，合三惡趣人趣北洲及無想天名異熟障，然不見說別有法障　然今此文，障解脫惑名煩惱障　《薩遮尼犍子經》以破塔壞寺等爲五逆，《像法決疑經》說有七逆，然不離《尼犍子經》所說五種名爲業障　言法障者，前異熟障，亦名法障　感遺法業，名爲法障，或云世時障礙正法，障他修定　不種聞法所有種子，所以今生於法不聞不信不悟，名爲法障　集者，作也　積者，積造　雖多積集而不能染，由解法空不樂生死，雖起煩惱重業障法，以經威力，定不能染　染者，染汙，令感苦果，等名爲染也　又雖造種種極重惡業，由體性空，煩惱不堅，故而易消滅，易消滅，故不墮惡趣　業既易亡，惡果寧起　由法性空，諸法實理，體實遠鑒，三障故銷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中

染法不能染者，以性淨故　雖現染法，非染所污，非直現染之時，非染所染　亦乃由現染故，反顯本淨　如鏡明淨，能現機物　機物現時，反顯鏡淨，豈此機物能污鏡耶　若不現染，則無以顯其不染也　智體不動者，以本無染　今無始淨，是故本覺之智，未曾移動　又雖現染法，不爲所染，故云不動，如鏡中像，隨質轉變，然其鏡體，未曾動也　具足無漏等者，此本覺中，恒沙性德無所少也　又與衆生作內熏之因，令厭生死，樂求涅槃，故《勝鬘經》由有如來藏能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也　《佛性論》云，自性清淨心，名爲道諦也　又十種佛性中，業性也

延壽《宗鏡錄》卷七六

習氣自體，總有三義　習氣者，與種子名異體同　習氣，即約熏習時而論，種子，即對現行立號，都有三義　一種子名習氣　氣者氣分，習謂熏習，由彼現行熏習，得此氣分故　二現行亦名習氣，謂都由種子能生現行，是種子家之氣分　三習氣名習氣，如要香紙，而有氣分《唯識論》(雲)(云)，而熏本識，起自功能，即此功能，說爲習氣　功能者，是習氣義，體即種子

略有三種習氣　一名言習氣，二我執習氣，三有支習氣

一名言習氣，謂有爲法各別親種　名言有二　一表義名言，即能詮義音聲差別　二顯境名言，即能了境心心所法　隨二名言，所熏成種，作有爲法，各別因緣

二我執習氣，謂虛妄執我我所種　我執有二　一俱生我執，即修所斷我我所執　二分別我執，即見所斷我我所執　隨二我執，所熏成種，今有情等，自他差別

三有支習氣，謂招三界異熟業種　有支有二　一有漏善，即是能招可愛果業　二諸不善，即是能招非愛果業　隨二有支，所熏成種，令異熟果，善惡

趣別

應知我執有支習氣，於差別果，是增上緣　前雲生死因業習氣者，應知即是有支習氣。二取習氣，應知即是我執名言二種習氣　取我我所，及取名言，而熏成故，皆說名取。

又　一切熏種，皆由心心所，心心所種，有因外緣，有不依外者。不依外者，名顯境名言。若依外者，名表義名言。分二別，然名自體，不能熏種。顯境名言者，即能了境心心所法，即是一切七識見分等心。非相分心，不能顯境故。是以分段生死，從正使有，即是凡夫。若變易生死，從習氣生，即是二乘。雖斷正使，不斷習氣，於中有二。一煩惱習氣，二業習氣。二煩惱習氣者，如難陀有欲習，往昔數生，身爲國王，習近五欲故。舍利弗有嗔習，往昔數生，曾受蝎身。畢陵伽婆蹉有慢習，往昔數生，身是大婆羅門，博學多才，我慢輕物。乃至槃特比丘，有癡餘習等。二業習氣者，如牛齕比丘，往昔是牛身，林間奔走，觸著遺棄故破袈裟，以是因緣，雖獲道果，以業習故，使之然也。又如迦葉聞琴起舞，阿難常好歌吟，俱以往昔曾爲樂人，以業習之餘故。若煩惱餘習，是變易緣，有業餘習，是變易因。感變易生死，即是果報。此二乘人，未得如來一心三點涅槃。於無學位，雖見修惑盡，所有無知，皆是無明之餘習，亦名無明住地，亦名塵沙無知。

又菩薩約化門有十種習氣。《華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習氣。何等爲十，所謂菩提心習氣，善根習氣，教化衆生習氣，見佛習氣，於清淨世界受生習氣，行習氣，願習氣，波羅蜜習氣，思惟平等法習氣，種種境界差別習氣，是爲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永離一切煩惱習氣，得如來大智習氣，非習氣智。

故知染淨二業，昇沈兩門，皆從熏習而生，不是無因而得。應須勤修白業，淨法時熏，念念功夫，自成妙果。所以一衆生八識藏中，各具十法界種子，本自具足，非從新生。雖常內熏，須假外緣熏發。若聞十惡，熏發三塗種子。若聞戒善，熏發人天種子。若聞諦緣，熏發二乘種子。若聞六度，熏發菩薩種子。若聞一乘，熏發諸佛種子。各隨習熟濃厚處先發。如今多習三塗種子，人天尚少，豈況佛乘。然地獄界現行時，佛種子亦不沒，只是轉更賒遠。如今既在人天，直須努力，常親知識，樂聽一乘，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故《佛說羅喉羅》頌云，十方無量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

又《萬善同歸集》卷中　衆生自知諸法性空，則無所度。譬如無病則不須藥，無暗則不須燈。今衆生實不知自相空法，故隨心取相生著，以著故染，染故隨於五欲，隨五欲故爲貪所覆，貪因緣故乃至作生死業，無復窮已。

又　夫衆生者，即是自身日夜所起無量妄念之心。《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淨度三昧經》云，一念受一身，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乃至百年之中，種後世身體骨皮毛，遍大千剎土，地間無空處。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故云度妄衆生。

又　問，戁知不昧，妙性常圓，何假參尋，遍求知識

答，一切衆生悟裡生迷，眞中起妄，祇爲不覺，須假發揚。《法華經》云，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又云，不要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惟願樂聞一句未聞佛法。又云，雖知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諸善知識。《起信論》云，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人，無有是處。衆生亦爾，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法句經》云，如裹香之紙，繫魚之索。佛語諸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明則道義隆，友愚暗則殃禍集。譬如紙索，近香則香，繫魚則臭，漸染翫習各不自覺。頌曰：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附香熏，進智習善，行成芳潔。《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顚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砂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成。是知初心，須親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眞修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九　淨侶者，一切悟機，非友不發。一切惡法，非友不止。如車二輪，去一則蹶。是故世間文字諸戲論法，尚須同心印正，何況志求無上大道。《因緣經》曰，譬如風性雖空，由旃檀林薝蔔林，吹香而來，風有妙香。若經糞穢臭屍而來，其風便臭。不如淨衣置之香篋，出衣衣

香　若置臭處，衣亦隨臭　友亦如是　是以行道，求友者，當嚴別淨穢　一山林間邊之友當近，能止躁心故　二嚴持戒律之友當近，能淡諸慾故　三智慧廣大之友當近，能出迷津故　四總持文字之友當近，能決疑難故　五寂寞枯槁之友當近，能恬進取故　六謙卑忍辱之友當近，能銷我慢故　七直心忠告之友當近，能抑諸過故　八勇猛精進之友當近，能速道果故　九輕財好施之友當近，能破大慳故　十仁慈覆物不惜身命之友當近，能摧人我等執故　若無如是淨侶，即當屏人獨處，自辦道業，以像設爲師，以經論爲侶。其他嬉戲之徒，寧絕勿通。如入園中，雖無佳花，不植臭草，以無益賞心，徒增厭穢故

慚愧

論說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三　如《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　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　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　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　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道俗人及非人，便能敬重三寶，滅諸惡業

又《迦延論》云，何名無慚　答曰，可慚不慚，可避不避，不善恭敬，不善往來，此謂無慚。云何名無愧，可羞不羞，可畏不畏，惡事不畏，故稱無愧。又不善往來，名無慚　惡事不見，畏稱無愧　翻此前名，故云慚愧

又《新婆沙論》云，世間有情見無慚者，言是無愧。見無愧者，言是無慚。到謂此二，其體是一。今欲顯示性相差別，令彼疑者，得決定解　問，無慚無愧，有何差別　答，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於自在者，無怖畏轉是無慚，於諸罪中不見怖畏，是無愧。復不恭敬是無慚，不怖畏是無愧。復不厭賤煩惱是無慚，不厭賤惡行是無愧　復作惡不自羞是無慚，作惡不恥他是無愧。復作惡不羞恥是無慚，作惡而傲逸是無愧　復獨一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對他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　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衆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　復若對惡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　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　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　復若對在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　復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　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果不能厭怖是無愧　復貪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　是謂無慚無愧差別　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　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遍相應，唯除自性。各翻前惡是名慚愧

又《瑜伽論》云，云何無慚無愧　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爲種種鬥訟違諍，是名無慚無愧也　又《遺教經》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　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　若離慚愧，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六　慚愧者，《涅槃》云，慚者羞天，愧者羞人　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惡　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　又《俱舍論》云，無慚者，若善人所呵，於中不見怖，是名無慚　無羞者，於功德及有功德人不尊重，無敬畏心，名無羞　無羞者是無愧　終部說，觀自身由過失不恥，名無羞　觀他身由過失不恥，名無慚　又《瑜伽》、《對法》、《唯識》云云　慚藏，釋中三　初念昔自他無慚之過，於中先自後他也　六親者，謂父母兄弟妻子爲六　二自惟下，舉過自誡　三是，故下正修慚行　愧藏中三義，同慚可知。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或懷慚抱愧，常生慶幸之心，識分知恩，仰起報酬之想。《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　何等爲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混亂如畜生趣　即說偈言，世間若無有慚愧二法者，違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世間若成就慚愧二法者，增長清淨道，永關生死門。

又卷下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何不直指其事，而廣涉因緣，

與諸問答乎？

答：《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爲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演諸法。故知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離理無說，離說無理。以眞性普偏故，不可說不異可說；以緣修無性故，可說不異不可說。若約四實性，及諸法自相，皆不可說；若依四悉檀，及諸法共相，皆是可說。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但得圓旨，說卽無過。若一向無言，何由悟解？令尋言求理，而知理圓。但爲言偏，故云言說不及，不說無言。又性雖離言不可說，要以言說，方會不可說也。若夫履踐道源，紹隆佛種，先明般若，以辨眞心。般若乃萬行之師，千聖之母；眞心是羣生之本，衆法之源。若般若未通，眞心由昧，應須歸命一體三寶，懺悔三世愆瑕，以尸羅而檢過防非，用禪定而除昏攝亂。親近善友，讚誦大乘，萬善熏治，多聞修習，助顯眞性，直至菩提。障盡而妙定自明，慧發而眞心豁淨。既能自利，復愍未聞，廣作福因，具行諸度，紹佛家業，建大法幢。注一味之法雨，蕩諸惑塵，然無作之智燈，照開迷暗。是以功德萬行，初後並興。於佛教中，法爾如是。故《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不作逼惱衆生物，但說利益世間事。』《法華經》云：『若人受持讀誦是經，爲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坊，供養讚歎，聲聞衆僧，亦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爲他人種種因緣，隨宜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嗔，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乃至是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大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嗔癡等三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義善，體性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卽第一義；二事善，卽六度萬行。今時多據理善，若是理善，闡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須行事善，莊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如鑛含金，似山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未遇因緣，不成濟用，雖然本具，有亦同無。衆生三因，亦復如是。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莊嚴，正解觀察；緣因，福德莊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利他，理窮於此。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一切衆所尊，爲說實相印。』又薄德少福人，不堪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涅槃經》云：『譬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嗔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難得，不可因循。刹那異世，《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風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投海底，求之尚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是以暫得人身，於十二時中，不可嗔剋忘善，刹那長惡，此便難逢，豈容空過？又無常迅速，念念遷移。石火風燈，逝波殘照。露華電影，不足爲喻。』《法句經》云：『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又經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如上所明，萬德衆善，菩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障閡。一者不信，二者嗔恚。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嗔恚，滅已行善，現行善。以不信故，如同敗種，永斷善根，隳壞正宗，增長邪見，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又不嗔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纔揮，疑根頓斷；慈雲旣潤，嗔火潛消。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室；因忍，披如來之衣。《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信令諸根淨明利，信力堅固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爲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益最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大莊嚴法門經》云：『嗔恨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華嚴經》云：『菩薩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又經云：劫功德賊，無過嗔恚。又意地起嗔，大道冤賊。

問：凡修萬善，皆助菩提。云何有稽滯不成，復云何速得圓滿？

答：因放逸懈怠故無成，因勇猛精進故速辦。《譬喻經》云：『有一比丘，飽食入室，閉房靜眠，愛身快樂。卻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愍傷之，告比丘言：汝維衛佛時，曾得出家，不念經戒，飽食卻眠，命終魂神生蜈蚣蟲中，積五萬歲，壽盡復爲螺蠃之蟲，樹中蠹蟲，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在冥中，貪身愛命，樂處幽隱爲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時，百歲乃覺，纏綿罪網，不求

出要，今世罪報，得爲沙門，如何睡眠，不知慚起？比丘聞已，慚怖自責，五蓋即除，成阿羅漢。《大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糸昌，繫在頭上，火來燒糸昌，無暇救火，何以故？究實理急。此上一一親明教行，豈敢造次輒有浪陳？願遵懇苦之言，不違究竟之說。

道誠《釋氏要覽》卷中　慚愧，《大雲經》云：慚愧者，衆善之衣服。《唯識論》云：慚者，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羞恥過惡爲性。愧者，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羞恥過惡爲性。《阿毘達磨論》云：慚者，謂於諸過惡，自羞爲體，惡行止息爲業。愧者，謂於諸過惡，羞他爲體，惡行止息爲業。《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世有二妙法，擁護世間，所謂有慚，有愧也。諸比丘，若無此二法，世間則不別父母兄弟妻子知識尊長大小，即與畜類同等也。是故，比丘當習有慚有愧。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卷二二《宗教答響二・懺悔品第七》

問：懺悔二義，概括過來衆生惡業，宜於自心皆悉懺悔。今如請僧禮拜求懺，或復持般若諸經，皆懺悔義，又復自心朝夕懺悔，此於法中是一是二，有淺有深否？

師云：業繫之身，衆苦逼迫，五陰熾盛，六賊交侵，心識奔馳，無暫停息，起十惡之業因，償無窮之苦果。貪嗔癡愛，猶如猛火；妄言綺語，疾於迅流；造殺盜婬，無底畔之深坑；著見慢眠，沒涯岸之苦海。起六十二種邪見，成八萬四千障門，障菩提心，障菩提道，障菩提行，障菩提願，輪迴三有，不聞佛法僧之洪名；歷沒四生，那識過現未之報應。殊不知，因連於果，果徹於因，因果相訓，絲髮不爽。因微果熾，愼身分造十習之愆；作少償多，故地獄有六交之報。若不痛申懺悔，悛革前非，互造互償，無有窮已。夫懺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懺謂永斷未來非，悔謂耻心於往犯。故云：已作之罪，願乞消除，未來之非，更不敢造。洗心懺悔者，有二種義：一者理懺，一者事懺。理懺者，如云：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是則名爲眞懺悔。又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如云：罪從業起，業從心起，心既無生，罪將安寄？良以衆生業累深厚，刹那靜念，條忽萬端，若不深達實相之理，難以去除。不究緣生之法，何能滅罪！永嘉大師云：觀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卻阿鼻業。若眞實究理，惟參禪一門最爲確當。單提一句話頭，大理不明，如喪考妣。果有如喪考妣之心，自然識浪不生，業不能繫。不然則遑惶妄心，令妄不起，謂之心亡，謂之罪滅，大似隔靴抓癢，欲滅罪愆，欲了生死，欲出輪迴，無有是處。又如一心念佛，並修止觀法門，深達實相，皆可滅罪。惟參禪一門，最爲超拔，似滅罪疾，又不可以諸法門爲比對也。二者事懺，謂端對聖容，廣陳供養，散花行道，稱佛洪名，五體投地，如大山崩，發露披陳，求哀懺悔。或禮梁皇、法華等懺，或禮千佛名經，皆懺悔意。或七日乃至四十九日，百日三年，現諸瑞像，乃能滅罪，此在自己力行；或自身德薄行淺，請戒德名僧，二十四位至四十八位，一百八位，鋪設齋筵，亦當滅罪。如目蓮尊者，自不能救母，佛令於僧自恣日，供養衆僧，及禮衆僧足，其母當日滅罪，脫餓鬼苦，此仗修行之力。懺主敬衆僧，當作佛想，即得滅罪，不可生怠惰心，輕慢心，如生此等心者，豈但不滅罪，只恐反得罪。如請無戒行赴應演教之僧，斯即捨財功德，僧尚得罪，非能與懺主滅罪也。又此懺悔一門，思地獄苦，發菩提心，生大恐懼，生大慚愧，念地獄、餓鬼、畜生道無邊衆生之苦，當爲彼等同求懺悔，脫惡道苦，餐佛乘樂，使地獄空，不爲我一人得出離故。此即菩提心。若發此心，刀山劍樹盡作香林，爐炭鑊湯皆爲淨土，則無惡不去，無罪不消也。又，懺悔者思生死無常，苦空無我，一息不來，刹那異世，設墮惡道，苦不可言，懼惡道苦，發菩提心，深心懺悔，如彼怖王懼死，則無罪不滅也。怖王者，佛滅度一百年，波吒梨城有王名阿育，此云無憂，深信佛法，有弟名毗多輪，此云除憂，深著邪見，信諸外道。無憂王愍弟邪故，遂設方便，語大臣言：「我今洗浴，入彼浴室，脫天冠衣服等，汝當以我服飾莊嚴我弟，令登王位。臣如教已，弟方登座，王出見弟，即命殺之。大臣等白王言：「是王親弟，願王息怒捨過。」王言：「是我親弟，於七日中，暫與國事，令其作王，待七日滿，即當殺之。」即以種種妓樂及諸綵女，供給侍衛，一切臣民皆往問訊。行殺之人執刀門立，日日白王：「一日已過，六日當死。」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至第七日，竟，大臣諸人將王弟共往阿育王所，問弟言：「汝七日爲王，百種妓樂皆恣汝意，無數衆人日日問訊，祇願於汝，汝好見聞否？」弟答云：「我爲畏死，心怖懼故，都不見聞，復以偈答曰：「我於七日中，不見不聞聲，不嗅不嘗味，亦不覺諸觸。我身莊嚴具，及諸綵女等，思惟懼死故，不知如此事。妓女歌舞聲，宮殿及臥具，大地諸珍寶，初無歡喜心。以見行殺者，執刀門外立，又聞搖鈴聲，令我懷死畏。死橛釘我心，不知妙五欲。既著畏死病，不得安穩

眠，思惟死將至，不覺夜已過。我今歸依佛，佛面如蓮花，天人所歸依，無漏法及僧。』時王見弟回心歸向三寶，心大歡喜，種種軟語安存其弟。若懺悔者有如此怖死之心，於世間境緣，五欲妙樂，心不貪染。

又，觀緣生之法，畢竟無我，誰爲造者，誰爲受者？心本不有，罪性自空，斯謂眞懺矣。又，當翻前惡境，斷相續心，自愧剋責，將已作之罪發露披陳，不復覆藏，稱十方諸佛洪名，觀罪性空，不於幻化場中復造惡業，而明信因果，守護正法，如此則無惡不消，無罪不滅，自懺他懺，一二淺深，俱不可得也。

綜述

智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二　云何名連懺悔之心。若人性自不作惡，則無罪可悔。行人既不能決定持戒，或於中間值遇惡緣，即便破毀，若輕若重，以戒破故，則尸羅不淨，三昧不生。譬如衣有垢膩，不受染色，是故宜須懺悔，以懺悔故，則戒品清淨，三昧可生。如衣垢污若浣，清潔染之可著。行者如是思惟，若戒不清淨，決須懺悔。是故經云，佛法之中有二種健兒，一性不作惡，二作已能悔。今造過知悔，名健人也。夫懺悔者，懺名懺謝三寶及一切衆生，悔名慚愧改過求哀。我今此罪，若得滅者，於將來時，寧失身命，終不更造如斯苦業。如比丘白佛，我寧抱是熾然大火，終不敢毀犯如來淨戒。生如是心，唯願三寶證明攝受，是名懺悔。復次懺名外不覆藏，悔則內心剋責。懺名知罪爲惡，悔則恐受其報。如是衆多，今不廣說。舉要言之，若能知法虛妄，永息惡業，修行善道，是名懺悔。

又《法華三昧懺儀》　夫一切懺悔行法，悉須作前方便。所以者何，若不先嚴淨身心卒入道場，則道心不發，行不如法，無所感降。是故當於正懺之前一七日中，先自調伏其心，息諸緣事，供養三寶，嚴飾道場。淨諸衣服，一心繫念，自憶此身已來及過去世所有惡業，生重慚愧，禮佛懺悔。行道誦經，坐禪觀行，發願專精，爲令正行三昧身心清淨無障閡故，心所願求悉克果故。

又《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二　今明懺悔方法。教門乃復衆多，取要論之，不過三種。一作法懺悔。此扶戒律，以明懺悔。二觀相懺悔。此扶定法，以明懺悔。三觀無生懺悔。此扶慧法，以明懺悔。此三種懺悔法，【略】前一法多是小乘懺悔法，後二法多是大乘懺悔法。

初明作法懺悔者。以作善事反惡事故，故名懺悔。

又　二明觀相懺悔者。行人依諸經中懺悔方法，專心用意，於靜心中，見種種諸相。【略】相不出四種。一夢中見相。二於行道時聞空中聲，或見異相及諸靈瑞。三坐中睹見善惡破戒持戒等相。四以內證種種法門道心開發等爲相。此隨輕重判之，不可定說。

三明觀無生懺悔者。【略】夫行人欲行大懺悔者，應當起大悲心，憐愍一切，深達罪源。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本來空寂，尚無有福，況復罪耶。但衆生不善思惟，妄執有爲而起無明及與愛恚，從此三毒，廣作無量無邊一切重罪，皆從一念不了心生。若欲除滅，但當反觀如此心者從何處起。若在過去，過去已滅，已滅之法則無所有，無所有法，不名爲心。若在未來，未來未至，未至之法，即是不有，不有之法，亦無此心。若在現在，現在之中，剎那不住，無住相中，心不可得。復次若言現在，現在者爲在內外兩中間耶。若言在內，則不待外，內自有故。若言在外，於我無過。復次外塵無知，豈得有心。既無內外，豈有中間。若無中間，則無停處。如是觀之，不見相貌，不在方所，當知此心畢竟空寂。既不見心，不見非心，尚無所觀，況有能觀。無能無所，顚倒想斷。既顚倒斷，則無無明及以愛恚。無此三毒，罪從何生。復次一切萬法，悉屬於心，心性尚空，何況萬法。若無萬法，誰是罪業。若不得罪，不得不罪。觀罪無生，破一切罪，以一切諸罪根本性空常清淨故。【略】作是懺悔，名大懺悔，名莊嚴懺悔，名破壞心識懺悔，名無罪相懺悔。行此悔者，心如流水，念念之中，見普賢菩薩及十方佛，故知深觀無生，名大懺悔。於懺悔中，最尊最妙，一切大乘經中明懺悔法，悉以此觀爲主。若離此觀，則不得名大方等懺也。

又《摩訶止觀》卷二　《瓔珞》明十二因緣有十種，即有一百二十支，一咒一支。束而言之，秖是三道，謂苦業煩惱也。今咒此因緣，即是咒於三道而論懺悔。事懺懺苦道業道，理懺懺煩惱道。文云，犯沙彌戒乃至大比丘戒，若不還生無有是處，即懺業道文也。眼耳諸根清淨，即懺苦道文也。第七日見十方佛聞法得不退轉，即懺煩惱道文也。三障去即十二因緣樹壞，亦

是五陰舍空，思惟實相正破於此，故名諸佛實法懺悔也。

又卷四　四明懺淨者，事理二犯俱障，止觀定慧不發，云何懺悔，令罪消滅不障止觀耶。若犯事中輕過，律文皆有懺法，懺法若成，悉名清淨。戒淨障轉，止觀易明。若犯重者，佛法死人，小乘無懺法，若依大乘，許其懺悔。如上四種三昧中說，下當更明。

次理觀小僻不當諦者，此人執心若薄，不苟封滯，但用正觀心破其見著，慚愧有羞，低頭自責，策心正轍，罪障可消，能發止觀也。見若重者，還於觀心中修懺，下當說也。若犯事中重罪，依四種三昧則有懺法。《普賢觀》云，端坐念實相，是名第一懺。《妙勝定》云，四重五逆，若除禪定，餘無能救。《方等》云，三歸五戒乃至二百五十戒，如是懺悔，若不還生，無有是處。《請觀音》云，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還得清淨，故知大乘許悔斯罪。罪從重緣生，還從重心懺悔，可得相治。無殷重心，徒懺無益。障若不滅，止觀不明。若人現起重罪，苦到懺悔則易除滅。何以故，如迷路近故。過去重障，必難迴轉，迷深遠故。若欲懺悔二世重障，行四種三昧者，當識順流十心，明知過失。當運逆流十心，以爲對治。此二十心，通爲諸懺之本。

順流十心者。一，自從無始闇識昏迷，煩惱所醉，妄計人我。計人我故，起於身見。身見故，妄想顛倒。顛倒故，起貪瞋癡。癡故，廣造諸業，業則流轉生死。二者，內具煩惱，外值惡友，扇動邪法，勸惑我心，倍加隆盛。三者，內外惡緣既具，能內滅善心，外滅善事，又於他善都無隨喜。四者，縱恣三業，無惡不爲。五者，事雖不廣，惡心遍佈。六者，惡心相續，晝夜不斷。七者，覆諱過失，不欲人知。八者，魯扈底突，不畏惡道。九者，無慚無愧。十者，撥無因果，作一闡提。是爲十種順生死流，昏倒造惡，廁蟲樂廁，不覺不知。積集重累，不可稱計。四重五逆，極至闡提。生死浩，然而無際畔。

今欲懺悔，應當逆此罪流，用十種心，翻除惡法。先正信因果，決定孱然。業種雖久，久不敗亡，終無自作他人受果。精識善惡，不生疑惑，是爲深信。翻破一闡提心。二者，自愧剋責。鄙極罪人，無羞無恥，習畜生法，棄捨白淨第一莊嚴，咄哉，無夠造斯重罪。天見我屏罪，是故慚天。人知我顯罪，是故愧人。以此翻破無慚無愧心。三者，怖畏惡道。人命無常，一息不追，千載長往，幽途綿邈，無有資糧。苦海悠深，船筏安寄。賢聖呵棄，無所恃怙。年事稍去，風刀不奢，豈可晏然坐待酸痛。譬如野幹失耳尾牙詐眠望脫，忽聞斷頭心大驚怖。遭生老病，尚不爲急，死事弗奢，那得不怖。怖心起時，如履湯火。五塵六欲，不暇貪染，如阿輸柯王聞施陀羅朝朝振鈴，一日已盡，六日當死，雖有五欲，無一念愛。行者怖畏，苦到懺悔，不惜身命。如彼野幹決絕，無所思念。如彼怖王，以此翻破不畏惡道心。四者，當發露莫覆瘕疵。賊毒惡草，急須除之。根露條枯，源乾流竭。若覆藏罪，是不良人。迦葉頭陀令大衆中發露，方等令向一人發露，其餘行法，但以實心向佛像改革。如陰隱有癰，覆諱不治則死。以此翻破覆藏罪心也。五斷相續心者。若決果斷奠，畢故不造新，乃是懺悔。懺已更作者，如王法初犯得原，更作則重。初入道場，罪則易滅。更作難除，已能吐之，云何更噉。以此翻破常念惡事心。六發菩提心者。昔自安危人，遍惱一切境。今廣起兼濟，遍虛空界，利益於他。用此翻破遍一切處起惡心也。七修功補過者。昔三業作罪，不計晝夜。今善身口意，策勵不休。非移山嶽，安填江海。以此翻破縱恣三業心。八守護正法者。昔自滅善，亦滅他善。不自隨喜，亦不喜他。今守護諸善，方便增廣，不令斷絕，譬如全城之勳。《勝鬘》云，守護正法，攝受正法，最爲第一。此翻破無隨喜心。九念十方佛者。昔親狎惡友，信受其言。今念十方佛，念無礙慈，作不請友，念無礙智，作大導師，翻破順惡友心。十觀罪性空者。了達貪欲瞋癡之心，皆是寂靜門。何以故，貪瞋若起，在何處住。知此貪瞋住於妄念，妄念住於顛倒，顛倒住於身見，身見住於我見，我見則無住處。十方諦求我不可得，我心自空，罪福無主。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今此空慧與心相應，譬如日出時朝露一時失，一切諸心皆是寂靜門，示寂靜故。此翻破無明昏闇。是爲十種懺悔。

順涅槃道，逆生死流，能滅四重五逆之過。若不解此十心，全不識是非，云何懺悔。設入道場，徒爲苦行，終無大益。《涅槃》云，若言勤修苦行，是大涅槃近因緣者，無有是處，即此意也，是名懺悔事中重罪也。

次懺見罪者。以見惑，故順生死流，如前所說。向運十心附事爲懺，懺鈍使罪。今扶理懺，見懺利使罪。然見心猛盛，起重煩惱，應傍用事助。如服下藥，須加巴豆，令蘞瀉盡底。是故還約十法，以明懺見。

一，翻破不信者，即點身見心，令識無明苦集。如鬱頭藍弗得非想，定世人崇之如佛，不識苦集，報盡還墮。須跋陀羅得非想定，雖無麤想有細煩惱，長爪利智而受不受，高著外道，尚未出見，非是涅槃，況麤淺者，尚不逮藍弗。

而言是真道，豈非大僻，是人愛著觀空智慧，是事不知，名爲無明。而起違從，依見造行，見行依色，即是名色，名色即是苦等，迷苦起於愛有，有生未來生死流轉相續，豈是寂滅。若謂生死盡者，乃是漫語。呼無明見心爲道，非道爲道，非因計因，名爲戒取，豈非因盜。呼未來三途苦報爲涅槃，此是見取。非果計果，是爲果盜。身邊邪見，其事可知，如此見心，乃是苦集，非滅道也。尚非三藏道滅，豈是摩訶衍道滅。若能如是，即知世間因果，復識出世因果。故《大品》云，般若能示世間相。所謂示是道非道，是爲深識見心苦集也。又深者，非但知無明苦集，亦識三藏因果，亦識因緣生法，即空四諦因果。又復深者，亦知因緣即假無量四諦因果。又復深者，亦知因緣即中無作四諦因果，於一見心具識一切因果。故《大經》云，於一念心，悉能稱量無量生死，是名不可思議。故名深信破不信也。

二，生重慚愧者，不見我心中三諦之理，名慚愧。且約理觀論人天者，慚乾慧性地之人，愧四果淨天。三十心人，十地義天。五品六根清淨之人，四十二位天。例如作意得報名爲人，自然果報名爲天，二種天人亦復如是。方便道名爲人，眞理顯名爲天。見心造罪，覆三諦理，不逮三種人天，是故慚愧，翻破無慚愧心也。

三，怖畏者，知見心造罪，此過深重。《大論》云，諸佛說空義，爲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我今由見而起大罪，此間劫盡他方獄生，此間劫成還來此處，如是展轉無量無邊。若說果報所受之身，當吐熱血死，故知見罪大重，既非無漏不出生死，煩惱濁業，墮落何疑。一命不追，永無出日，爲是義故生大怖畏。翻破不畏惡道心也。

四，發露者，從來諸見而生愛著，覆此三諦，不能決定生信。今知見過失，發卻三疑，無所隱諱，顯其諦性，是爲發露翻破覆藏罪心也。

五，斷相續心者，三諦之觀，勿令有間。以八正道治三惑，心斷而不習。此翻破相續惡心也。

六，發菩提心者，即是緣三諦理，皆如虛空，空則無邊，將傷一切，普令度脫。昔迷此起惑有無邊故，罪亦無邊。今菩提心遍於法界，起無作善亦遍法界，翻破昔遍空無作惡也。奏師子琴餘絃斷絕，即此義也。

七，修功補過者，三諦道品，即是菩薩寶炬陀羅尼，是行道法，趣涅槃門。如此道品念念相續，即是修功補過。昔執於見謂爲涅槃，於見不動不修道品，設令動有人無，如屈步蟲，雖於見動亦不能修道品。今知有無是見不執爲實，是名見動而不修道品。若破析諸見行於道品，是名見動而修道品。又體見即空即假即中，既言即者，於見不動而修三種道品，是爲修功補於縷見之過也。

八，守護正法者，昔護見不令他破方便申通，今護三諦諸空不令見破。若有留滯，善巧申弘，亡身存法，猶如父母守護其子。此翻破毀善事也。

九，念十方佛者，昔服見毒常無厭足，如渴思飲。又遇惡師如加以鹹水，以苦捨苦，我慢矜高，諂心不實，於千萬億劫，不聞佛名字。今念三諦不來不去即是佛，無生法即是佛，常爲諦理所護。此翻破狎惡友心。

十，觀罪性空者，此三種惑本來寂靜，而我不了，妄謂是非，如熱病人見諸龍鬼。今觀見如幻如化，來無所從，去無足迹，亦復不至東西南北。一切罪福亦復如是。一空一切空，空即罪性，罪性即空。此翻破顛倒心也。

運此十懺時，深觀三諦。又加事法，以般重心不惜身命，名第二健兒，是名事理兩懺，障道罪滅，尸羅清淨三昧現前，止觀開發。事戒淨故，根本三昧現前，世智他心智開發，無生戒淨故，眞諦三昧現前。一切智開發，即假戒淨故俗諦三昧現前。道種智開發，即中戒淨故王三昧現前。一切種智開發，得此三諦三昧，故名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又能出生一切諸定，無不具足，故名爲止。又能具足一切諸智，故名爲觀。故知持戒清淨懇惻懺悔，俱爲止觀初緣，意在此也。

吉藏《金剛般若疏》卷一　衆生入道，要由波若。所以者何。一切凡夫，未得道者，皆由有所依著。波若正破衆生有所依著，故說無依著之法，波若是眞實懺悔故。諸大乘經辨眞實懺悔，皆依般若。如《普賢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七　此菩薩修悔過離業障者。今略通辨悔過等義，作八門。一明開合者，諸聖教中種種開合，或作八重：一供養佛，二讚佛德，三禮佛，四懺悔，五勸請，六隨喜，七迴向，八發願，如離垢慧所問禮佛法經說。或爲七，以讚禮合辨。或爲六，略無供養。或爲五，以發願同迴向，如《十住論》說。或爲四，除禮佛。或三，如《智論》云，菩薩晝三時夜三時各行三事，謂懺悔勸請隨喜。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得近佛。或二，但懺悔罪障，善根迴向，如《善戒經》說。今且依五事而釋。二釋相者，禮佛有三

或已等，如上禮佛儀式章辨。二懺悔者，罪有二種：一遮教遮罪，還依教作法悔以除滅。二違理性罪，起行悔滅。此有二種：一隨事行懺，或方等誦咒等與教相應，或苦極禮萬五千佛名等應彼聖教，或晝夜六時慇懃禮懺，以經多載或誦誦大乘轉重輕受等。如是非讚嘆如來功德，亦大滅罪生福。二依理觀滅，謂觀諸法空罪相不可得，無不消滅。如經云，若欲求除滅，端坐觀實相等。又如下小相品說者，亦是其事。此門以義，亦通滅遮性兩罪。

又　三勸請者，《智論》說勸請諸佛有二，謂初成道時勸請轉法輪，般涅槃時勸請久住世間。雖知諸佛而自知時，然生勝福，故須勸請。又准《地藏菩薩經》三時勸加勸，菩薩速成正覺。四隨喜者，準《智論》及《十住論》，有三位，一遍於十方一切諸佛所有已成無盡功德，二十方界菩薩聲聞等所有現修一切功德，三下至人天凡夫善根。於上三位，皆悉深心而生隨喜，獲無量善根。五者，迴向，亦三。謂衆生菩提及實際廣如上辨，三止作分別者，或五俱止，俱離障故。或五俱作，發勝行故。或懺悔止障，餘發勝善。四餘障分別者，禮佛除我慢障，懺悔除惡業障，勸請除誇法障，隨喜除嫉妒障，迴向除異求障，又除衆世有障。五生德分別者，禮懺生勝福，勸請生勝慧，隨喜通福慧。

法海集《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懺悔第六》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爲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爲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爲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延壽《宗鏡録》卷三〇

故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則直了無生之心，當處解脫。《金光明經疏》云，毘盧遮那，遍一切處，若行若住，若明若暗，皆得不離見佛世尊。六根所對，無非佛法。耆婆懺草，無非藥者，普能愈病。釋摩男所執一切砂礫，皆變爲寶。阿那律穿器，悉滿甘露。若能如是者，所觀之罪，非復是罪，罪即實相。所觀之福，福即非福，福即實相。純是實相，是名大懺悔也。《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如是法相，不生不滅。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諸法，皆亦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又夫有罪可露，非眞懺悔。有善可見，非眞隨喜。有法可趣，非眞迴向。有事可求，非眞發願。若入宗鏡，諦了自心，則無處無方，一切清淨。

又《萬善同歸集》卷上

問：空即罪性，業本眞如，取相增瑕，如何懺悔。

答：若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歸命，雨淚虔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得日敷榮，若塵鏡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緣滅，衆罪消而五陰舍空。《最勝王經》云，求一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三菩提正遍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故。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然懺炬。《彌勒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眞之道，晝夜六時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大集經》云，若生疑悔，可於一日一夜令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又經云，然諸福中，懺悔爲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論云，菩薩懺悔，衡悲滿目。況不蒙大聖立斯赦法，抱罪守死長劫受殃。《婆沙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爲一切衆生修行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著不盡。《高僧傳》，曇策於道場中行懺，見七佛告曰，汝罪已滅，於賢劫中號普明佛。思大禪師行方等懺，夢梵僧四十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了見三生。智者大師，於大蘇山修法華懺，證旋陀羅尼辨。沙門道超，於道場中修懺，獨言笑曰，無價寶珠我今得矣。東都英法師講《華嚴經》，入普導道場，便遊三昧，悲泣歎曰，自恨多年虛費，光陰勞身心耳。高僧慧成學窮三藏，被思大禪師訶曰，君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未得暖，虛喪工夫。示入觀音道場，證解衆生語言三昧。經云，晝夜六時行上法者，如持七寶滿閻浮提供養於佛，比前功德出過其上。經云，不能生難遭之想，今生末世但見遺形，理宜

端嚴　涕零寫誠歃敷等躬，如大願堂不見緻文　故思大禪師行方等，而了見三生　高僧曇策入道場，而親蒙十號　智者證旋陀羅尼辨，道超猶無慳寶珠　此皆投身懺門，歸命佛語，致感玄感，頓蹈聖階　是以懺悔，能至等覺，謂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煙，故須洗滌　又法身菩薩尚勤懺悔，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　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業清淨，唯佛一人。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九　淨懺者，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　又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是故欲除重障，當勤懺悔　一內懺，謂懺心意識，不淨因故　二外懺，謂懺一切色，一切聲，一切不淨法故　三事懺，謂懺十八界，二十五有，八萬四千種種塵勞結使，障學阿僧祇劫，見佛利生諸行業故　四理懺，謂懺入道以來，所得往解，所學經論，所聞奧義，作止任滅等病，障佛無漏智故　五過去懺，謂懺無始世界所作黑業，如今生雖不偷盜，但所求不如意，即是盜業未盡，今生雖不邪婬，但值不隨意眷屬，即是婬業未盡，今生雖不謗法妄語，但言出人或疑信相半，即是謗法及妄語業未盡　於一切果中，察一切因，當知，前生無惡不造，一一當懺悔故　六未來懺，謂一切惡法，即今使止，盡未來世，永不相續故　七現在懺，謂懺現在世，所有生老病死，種種苦業，種種煩惱業，舉足下足業，起口動心業，一切微細不可稱量業故。八剎那懺，謂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有九百生滅，一生滅一懺故　九究竟懺，謂等覺位中，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煙，究竟洗滌故　十法界懺，謂法性中，無我無人，普爲十方過現未來一切衆生懺故　若能如是眞實懺者，一切障礙，悉得消滅　不離道場，得見諸佛

念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二　六念之義，出《涅槃經》。守境，名念　念別不同，一門說六　六名是何　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戒，五者念施，六者念天　六中初三念其所學，中間二種念己所行，後之一種念二所成涅槃之果

言念佛者，覺故名佛　念有四義　一緣如來有大功德，是諸衆生無上大師，名爲念佛　二緣佛德，念己當同，名爲念佛　三緣佛德，欲與衆生，名爲念佛　四離妄想，與彼如來，實德相應，名爲念佛。

言念法者，軌則名法　念有四義　一緣法寶有大功德，是諸衆生無上妙藥，名爲念法　二緣法寶，念己當證，名爲念法　三念法寶，欲授衆生，名爲念法　四離妄想，與法相應，名爲念法

言念僧者，和故名僧　念有四義　一緣僧寶有大功德，是諸衆生良厚福田，名爲念僧　二緣僧德，念己當行，名爲念僧　三緣僧行，欲與衆生，名爲念僧　四離妄想，與彼眞實僧行相應，名爲念僧

言念戒者，防禁名戒　念有四義　一緣戒行，有大勢力，能除衆生惡不善法，名爲念戒　二念己所受，精勤護持，名爲念戒　三念己成善，勸人同習，名爲念戒　四離妄想，得戒實性，清淨無染，名爲念戒

言念施者，惠捨名施　念有四義　一念施行有大功德，能破衆生慳貪重病，名爲念施　二念己所行，專精修習，名爲念施　三念以施善，攝取衆生，名爲念施　四離妄想，得施實性，無所繫著，名爲念施

問曰，行有六度之別，今此何故偏念戒施

釋言，略故　以此行始，故偏舉之

又問，於彼六度之中，先施後戒　今此何故先戒後施

釋言，行者，二種次第　一麤細次第，施麤易爲，是故先修　戒細難作，是以後習　二止作次第　要先止惡，然後作善，如似染衣，要先除垢，後受染色　戒是止行，是故先明　施是作行，是以後說。彼六度中，依麤細門，故先明施　此六念中，依止作門，故先明戒

言念天者，己家當來，所成涅槃寂淨，名天　有淨光明，所受自然，亦名爲天　念有四義　一緣當來力無畏等一切種德，有大福利，名爲念天　二緣當果，起必成意，名爲念天　三緣當果，欲與衆生，名爲念天　四離妄想，與彼菩薩境界相應，名爲念天

又　門中明其次第　佛是究竟所學果德，故先念之　佛由法成，故次

念法，法由人行，方能到果，故次念僧。依僧三寶，發起修行，先離十惡，故次念戒。以戒破惡，便能生善，故次行施。依戒依施，能得涅槃第一義天，故次念天。又依龍樹，佛是化主，說法之人，故先念佛。依佛說法，故次念法。僧隨佛語，能解能行，故次念僧。僧由戒成，故次念戒。以戒破惡，便能行施，故次念施。以戒施故，得二果報，所謂生天及生淨天。中品行者，得其生天。增上行者，得生淨天。故後念天。次第如是。

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五　或說十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又《彌勒發問經》云，若欲樂生安養國者，當修十念，即得往生。何等爲十。一者，於一切眾生，常生慈心。二者，於一切眾生，不毀其行。若有毀者，終不往生。三者，於一切眾生，深起悲心，除殘害心。四者，發護法心，不惜身命。於一切法，不生誹謗。五者，於忍辱中，生決定心。六者，深心清淨，不染利養。七者，發一切種智心，日日常念，無有廢忘。八者，於一切眾生，生尊重心，除憍慢心，謙下言說。九者，於諸談話，不生染著。心近於覺意，深起種種善根因緣，不生憒鬧散亂心。十者，常念觀佛，除去諸相，彌勒當知，如是十念，一一次第相續而起，不生彼國，無有是處。

又卷三四　又《毘尼母經》云，若說法比丘復憶常念，觀身苦空無常無我不淨，莫使有絕。何以故，當得十二念，成聖法故。何者十二念。一念成就己身，二念成就他人，三念願得人身，四念生種姓家，五念於佛法中得生信心，六念所生處不加其功而得寤法，七念所生處諸根完具，八念值佛世尊出現於世，九念所生處常得說正法，十念願所說法常得久住，十一念願法久住得隨順修行，十二念常得憐愍諸眾生心故。得此十二念具足，必得聖決。

又　《般泥洹經》云，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曰，念眾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餓鬼之道，雖往來走天上人中，不過七生，自得苦際。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六念。第一念佛，佛是眾生無上慈父。第二念法，法是眾生煩惱良藥。第三念僧，僧是眾生三乘福田。第四念戒，戒是眾生防非止惡。第五念捨，捨是眾生除慳雜著。第六念天，天是眾生清淨果報。此天非三界之天，謂第一義也，淨故名爲天。

延壽《宗鏡錄》卷一九　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智與大海，纔入一滴，即稱周大海，無始無終。若餘百川水之極深，不及大海之一滴。即用三乘中修多劫，不及一乘之一念。又此時劫不定，或一念即無量劫，無量劫即一念，一生即無量生，無量生即一生。如十玄門，時處無礙。又大乘明一念成佛義有二。一者，會緣以入實，性無多少故，名一念成佛。二者，行行纔滿，取最後念，名爲一念成佛。如人遠行，以後步爲到。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如大乘取後一念成佛，即入一乘，以後即初，初念即是成。何以故以因果相即，同時相應故。欲論其成者，成復成，成復成也。眾生欲在後成者，在後復在後，在後復在後也。今舉一念成者，即與佛同位。

延一《廣清涼傳》卷中　法照至二聖前師子座下，稽首禮已，問二聖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遠，智識轉劣，垢障尤深，煩惱羞纏，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易得成佛，利樂羣生，唯願大聖爲斷疑網。

時文殊師利告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其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久遠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現深禪定乃至諸佛成無上覺，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

念佛

綜述

道鏡、善道《念佛鏡》　又《無量壽經論》云，念佛有五種門。何者爲五。一者禮拜門，身業專禮阿彌陀佛。二者讚歎門，口業專稱阿彌陀佛名號。三者作願門，所有禮念功德，唯願求生極樂世界。四者觀察門，行住坐

卧，唯遣觀察阿彌陀佛速生淨土。五者迴向門，但念佛禮佛功德，唯願往生淨土速成無上菩提。此是無量壽經論中念佛法門。

又彼經云，有四種修行。何等爲四。一者長時修，自一發念佛心以來，直至得生淨土成佛，終不退轉。二者敬處修，正向西方，專想不移。三者無間修，唯專念佛，無別雜善而來間隔，亦無貪嗔煩惱雜惡來間。四者無餘修，無餘雜善而來間。何以故。雜善修道多劫乃成，由自力故。唯專念佛一日七日，即生淨土位居不退，速成無上菩提，乘阿彌陀佛本願力故，速得成就，故名無餘修。

又準《觀經》中勤念佛人，上品上生者，若有衆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爲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何者至誠心。身業專禮阿彌陀佛，口業專稱阿彌陀佛，意業專信阿彌陀佛，乃至往生淨土，成佛已來，不生退轉，故名至誠心。深心者，即是眞實起信，專念佛名，誓生淨土，成佛爲期，終不再疑，故名深心。迴向發願心者，所有禮念功德，唯願往生淨土速成無上菩提，故名迴向發願心。

遵式《往生淨土懺願儀》　問曰，五會念佛有何利益，復何所表。

答曰，即於此生，爲能離五濁煩惱，除五苦斷五蓋，截五趣淨五眼，具五根成五力，得菩提具五解脫，速能成就五分法身。五會念佛功力如斯，最勝無比。盡此一形，頓捨最後凡夫之身，生極樂國，入菩薩聖位，得不退轉，疾至菩提，實爲佛任。此事終不虛也。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且如課念尊號，教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修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經云，受持佛名者，皆爲一切諸佛共所護念。《寶積經》云，高聲念佛，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衆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智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聲，其福過彼。《大品經》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畢苦，其福不盡。【略】《華嚴經》云，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飛錫和尚高聲念佛。《三昧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故《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遍十方，四三塗息苦，九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往於淨土。【略】《大集經》云，或一日夜，或七日夜，不作餘業，志心念佛，小念見小，大念見大。又《般若經》云，文殊問佛云，何速得阿耨菩提。佛答，有一行三昧，欲入一行三昧者，應須於空閑處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念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晝夜常說，智慧辨才終不斷絕，是知佛力難思。玄通罕測，如石吸鐵，似水投河。慈善根力，見如是事，志心歸者，靈感昭然。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九　淨念者，念佛之法，名一行三昧，惟住其定。若不得念，即有散漫，三昧不成。攝心念，謂一切處，攝念不忘。縱令昏寐，亦繫念而寢，不隔念不異念故。二勇猛念，如好色人聞婬女所在，高堂深閨，曠途虎窟，必往不怯故。三深心念，如大海深廣，必窮其底，覺路遙遙，不竟不休故。四觀想念，謂念念中，見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故。五息心念，謂息一切名心，宦心慾心，世間心貪戀心，貢高心遮護心，人我是非心，念佛故。六悲啼念，每一想佛，身毛皆豎，五內若裂，如憶少背之慈母及多慧之亡兒故。七發憤念，如落第孤寒負才寂寞，每一念，及始不欲生故。八一切念，謂見聞覺知，及與毛孔骨髓，無一處不念佛故。九參究念，謂念佛一聲，便念此聲落處故。十寇相念，謂不以有心念不以無心念，不以有無心念，不以非有無心念故，是爲上品念佛門。若如是念佛者，現生必得見佛。

善惡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問：善惡同源，是非一旨，云何棄惡從善，

而違法性乎？

答：若以性善性惡，凡聖不移　諸佛不斷性惡，能現地獄之身；闡提不斷性善，常具佛果之體　若以修善修惡，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別　修一念善，遠階覺地；起一念惡，長沒苦輪　若以性從緣，雖同而異；若泯緣從性，雖異而同　故《禪門祕要經》云：「佛言，善惡業緣，本無有異，雖復不異，不共俱止。《華嚴經》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智無智如是。」故知教旨如鏡，何所疑焉？

問：若分修性，則善惡二途，乖平等之慈，失遍行之德？

答：自行須離，約法即空，化他等觀，在人何別？是以，初心自利，則損益兩陳，究竟利他，則善惡同化　如夜行險道，以惡人執燭，豈可以人惡故，而不隨其照？善薩得般若之光，終不捨惡。《華嚴經》云：「捨惡性人，遠懈怠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爲魔業。」台教云：「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法華經》云：「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用念由於惡加。又威音王佛所，著法之衆，聞不輕言，罵詈捶打，由惡業故，還值不輕，不輕教化，皆得不退。又提婆達多是善知識。書云：「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豈有一法而可捨乎？

問：無緣不強化，機熟自相應。若愚惡不信之人，如何誘度？

答：捨愚從智，平等理乖，棄惡歸善，同體悲廢。衆生本妙，不可度量，忽遇因緣，機發不定，設未得度，亦作度緣。以此而推，應須等化。

問：若修衆善之門，須興樂欲之念，憎愛二苦，能障寂滅菩提，取捨兩情，豈成無閡解脫？

答：《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二種愛：一者善愛，二者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華嚴經》云：「廣大智所說，欲爲諸法本，應起勝希望，志求無上覺。」又云：「斷善法欲，是菩薩魔事。是以入道之初，欲爲道本，至其極位，法愛須忘，階降宛然，初後不濫。

問：人法本空，身心自離，既無能作，誰行衆善乎？

答：《涅槃經》云：「雖本自空，亦由菩薩修空見空。」又《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衆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暗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爲增長。」

問：所行衆善福德，竟何所歸？若云自度，還同二乘之心；若云度他，即立衆生之相。

答：菩薩所作福德，皆爲成熟衆生，空有圓融，自他無濫。觀世若幻，豈違實相之門？度生同空，寧虧方便之道？《般若經》云：「菩薩成就二法，魔不能壞，一者觀諸法空，二者不捨一切衆生。」《論釋》云：「以日月因緣，故萬物潤生。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燋爛。日月和合，故萬物成就。菩薩亦如是，有二道：一者悲，二者空。佛說二事兼用，雖觀一切空，而不捨衆生；雖憐愍衆生，不捨一切空；觀一切法空，空亦空，故不著空，是故不妨憐愍衆生。雖憐愍衆生，亦不著衆生，亦不取衆生相，但憐愍衆生，引導入空故。

綜述

法雲《妙法蓮華經義記》卷一　所以先歎德行後歎體名者　夫言體名，則善惡通有，凡聖皆然　如來有體，闡提不無　若言佛最善，人便有體者，則闡提極惡，應無有體，而今佛與闡提皆有體者，故知好惡不在體也。名亦如此　如來妙響，流播共聞，闡提惡名，天下皆知　故名體通漫，凡聖皆有也　欲驗眞僞，未若有德有行　是故先歎德行，後及體名　問者言等是先歎，何故先歎其德，後歎行耶　解言爲二義，一言德據其果行據因，二者言德據現在爲用，行據往日修習　果與現在二義相會，因與往日二義相符，是故先歎其德後歎行也。

又卷二　初明七善中有二　演說正法一句，是總明七善　第二別明七善中初善中善後善，此三種合爲一善，名爲時節善　初善者，序說即是初善也　正說，即是中善也　流通說，即是後善也。教能生人善，故言善，此是緣中說果也，其義深遠　此是第二善，此是理善也　望之杳然，目之爲深，行因

久到，諮之爲遠，此則是言下之理妙也。其語巧妙，此第三善。此即是理上言巧。純一無雜，是第四善。下四善通於理教也。文理眞正，故言無雜也。具足者，是第五善。文理無不圓，即是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故言具足。清白者，此是第六善。文理映徹，目之爲清，此理無染，目之爲白也。梵行之相者，此是第七善。

又卷八　此行以離惡爲體，有兩段者，即是長行與偈爲兩段也。今且就長行之中，自有三段。第一正明離惡，第二當於一切衆生以下則明修善，若不修善，無容離惡也。第三文殊師利以下，明得果安樂之相也。今明離惡之中，凡離六種惡。一嫉妒也，二諂也。此人實能修善，只自所悅人情也。三誑也。此人內心無有實行也。四亦勿輕罵學佛道者也。五若比丘比丘尼下五行，是不輕小乘學也。六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競也。當於一切衆生下，是第二明修善，自有四種善。一，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也。二，於諸如來下也。三，於諸菩薩下也。四，於一切衆生下也。

智顗《摩訶止觀》卷二　夫善惡無定，如諸蔽爲惡，事度爲善。人天報盡，還墮三塗，已復是惡。何以故。蔽度俱非動，出體皆是惡。二乘出苦，名之爲善。二乘雖善，但能自度，非善人相。《大論》云，寧起惡癡野幹心，不生聲聞辟支佛意，當知生死涅槃俱復是惡。六度菩薩慈悲兼濟，此乃稱善，雖能兼濟，如毒器貯食，食則殺人，已復是惡。三乘同斷，此乃稱好，而不見別理，還屬二邊，無明未吐，已復是惡。別教爲善，雖見別理，猶帶方便，不能稱理。《大經》云，自此之前，我等皆名邪見人也。邪豈非惡，唯圓法名爲善。善順實相名爲道，背實相名非道。若達諸惡非惡皆是實相，即行於非道通達佛道。若於佛道生著不消甘露，道成非道。如此論善惡其義則通。今就別明善惡，事度是善，諸蔽爲惡。善法用觀已如上說，就惡明觀今當說。前雖觀善，其蔽不息，煩惱浩然，無時不起。若觀於他，惡亦無量。故修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時，則不見好人，無好國土，純諸蔽惡而自纏裹，縱不全有蔽而偏起不善，或多慳貪或多犯戒，多瞋多怠多嗜酒味，根性易奪必有過患。其誰無失。出家離世，行猶不備，白衣受欲，非行道人。惡是其分，羅漢殘習，何況凡夫。凡夫若縱惡蔽，摧折俯墜，永無出期，當於惡中而修觀慧。如佛世時在家之人，帶妻挾子，官方俗務皆能得道。央掘摩羅彌殺彌慈，祇陀末利唯酒唯戒，和須蜜多婬而梵行，提婆達多邪見即正。若諸惡中一向是惡，不得修道者，如此諸人永作凡夫。以惡中有道故，雖行衆蔽，而得成聖，故知惡不妨道。又道不妨惡。須陀洹人婬欲轉盛，畢陵尚慢，身子生瞋，於其無漏，有何損益。譬如，虛空中明暗不相除，顯出佛菩提，即此意也。若人性多貪欲，穢濁熾盛，雖對治折伏，彌更增劇，但恣趣向，何以故，蔽若不起，不得修觀。譬如綸釣魚強，繩弱不可牽率，但令鉤餌入口，隨其遠近任縱沈浮，不久收獲。於蔽修觀亦復如是，蔽即惡魚，觀即鉤餌。若無魚者，鉤餌無用，但使有魚，多大唯佳，皆以鉤餌，隨之不捨，此蔽不久堪任乘御。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一　因緣和合，有善人惡人之異，是世界善緣和合，有善人，是爲人。惡緣和合，有惡人，是對治。雙非善惡，是第一義。五陰實法，隔歷是世界。從善五陰生善五陰，是爲人。以善五陰破惡五陰，是對治。無漏五陰，是第一義。善法惡法異，是世界。說今善法生後善法是爲人，以今善法破今惡法是對治，非善非惡是第一義。

問曰，人通善惡，何得言生善是爲人。

答，善業爲人所乘，今生其善，故言爲人。

問，爲人生善，祇應生善，那復斷惡。

答，爲人者生善，是舊，是正。斷惡，是傍，是新。治中治惡，是舊，是正。生善，是新，是傍。三世隔別，是世界來世，是爲人。現世是對治，非三世是第一義。【略】所謂隨樂欲隨便宜，隨對治隨第一義。樂欲從因得名，世界從果立稱。《釋論》云，一切善惡欲爲其本。《淨名》云，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佛經舉修因之相，論明得果之相，舉隨樂欲釋成世界悉檀也。

又卷二　如是相者，即是惡相，表墮不如意處，譬人未禍，否色已彰，相師覺別，能記凶衰。惡相若起，遠表泥犂。凡夫不知，二乘彷彿知，菩薩知不深，佛知盡邊。如善相師洞見始終，故言如是相也。如是性者，黑白分性也。純習黑惡，難可改變，如木有火，遇緣即發。《大經》云，有漏之法，以有生性，故生能生之。此惡有四趣生性，故緣能發之。若泥木像，雖有外相，內無生性，生不能生，惡性不爾，故言如是性。如是體者，攬彼摧折麤惡色心，以爲體質也。復次，此世先已摧心，來世摧色。又此世華報亦摧色心，來世果報亦摧色心，故以被摧色心爲體也。如是力者，惡功用也。譬如竹木，雖未被用，指擬所任，言其有用。《大經》云，作舍取木，不取縷線，作布取縷，不取泥木。地獄有發刀上劍之用，餓鬼吞銅嚥鐵之用，畜生強者伏弱，魚鱗相呑，

牽車挽重，皆是惡力用也　如是作者，構造經營，運動三業，建創諸惡，名之爲作　《大經》第八云，賢如世間爲惡行者，名爲半人　既行惡行，名地獄作也　如是因者，惡習因也，自種相生，習續不斷　以習發故，爲惡易成，故名如是因　如是緣者，緣助也，所謂諸惡我我所所有貪度，皆能助成習業　如水能潤種，故用報因爲緣也　如是果者，習果也，如多欲人受地獄身，見苦具，謂爲欲境，使起染愛，謂此爲習果也　如是報者，報果也，如多欲人在地獄中，趣欲境時，即受銅柱鐵床之苦，故名如是報也　本末究竟等者，即有三義，本空末亦空，故言等　又惡果報在本相性中，此末與本等本相，性在惡果報中，此本與末等

又卷六　第二明機應相者　約善惡明機相，約慈悲論應相

若善惡爲機，爲單，爲共，解者不同　或言單惡爲機　引經云，我爲斷一切衆生瘡疣重病　又云，如有七子，然於病者，心則偏重　如來亦爾　於諸衆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　又云，如來不爲無爲衆生而住於世，又無記是無明，終屬惡攝，此即單以惡爲機　或單以善爲機　引《大經》云，我觀衆生，不觀老少中年貧富貴賤，有善心者，即便慈念　此則單善爲機　或云，善惡不得獨爲機　何者　如金剛後，心即是佛，衆善普會，善無過此　此何得爲機耶　雖云佛佛相念，此是通語，而無拔無與　故知單善不得爲機，單惡不得爲機者　如闡提極惡，不能感佛　《大經》云，唯有一髮，不能升身，即是性德理善，此是通機，終不成感也　或取善惡相帶爲機者，從闡提起改悔心，上至等覺，皆有善惡相帶，故得爲機　是故約此善惡，明其相也云云

次約慈悲，以明應相者　或單以慈爲應　經云，慈善根力，象見師子，廣說如涅槃云云　或單以悲爲應　如請觀音，或遊戲地獄，大悲代受苦　或合用慈悲爲應　何者　良以悲心熏於智慧，能拔他苦，慈心熏於禪定，能與他樂　下文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　論云，水銀和眞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　豈是水銀眞金單能塗色像耶　當知，慈悲合論應也

道宣《淨心誡觀法》卷下　夫善者是諸惡之師，惡者是萬善之資　經云，衆生能度佛，佛復度衆生　何以故　一切諸佛皆因衆生而成佛道　經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華，淤泥之中出生華耳　又一切衆生皆因於佛而得解脫　言諸惡者，謂五逆十惡，犯四重八重禁，謗諸賢聖，破正法輪，一闡提等，菩薩於此將爲福田　何以故，同體大悲故　於三塗四趣代諸衆生受碎身等苦，軟語引導教令懺悔，慈心拔濟救令得樂，廣開甘露說微妙法，破彼惡業善言誘示，令信十善生人天處，復勸迴向無上菩提，以是功德菩薩道成，即名衆生亦能度佛　又身中眞性由人弘顯，若無信力聞思修等，諸佛菩薩雖具慈悲，無如之何　是故誡汝，凡是罪惡可賤衆生，惟起哀愍，不應瞋罵生下劣心　又見上行清淨好人，不應偏重別請供養　何以故，善惡一如性俱空故於好醜色二見平等，常觀空寂入三解脫門，含生之類，皆如幻化，不著諸相，名爲淨心

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七　問曰，生上天者，離惡積善，何故報盡，即入三塗

答曰，凡夫無始已來惡業無窮，一日貪瞋，尚受千形，況惡既多，暫伏結生　報福既盡，昔業時熟，還墮三塗

又　夫十惡緣巨，易或心塗　萬善力微，難感凝性　姦心頻發，凶狀屢聞　正法罕逢，教沈道喪　所以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　刹那暫隔，則千代長離　良由信毀相競，善惡交侵

又　如《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衆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　法爲清涼，除煩惱熱　法是妙藥，能愈結病　法是衆生眞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　所以然者，一切衆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　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　若近善友，起信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　由此功德，受最勝樂　【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　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況於人而不染習　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還須棄，睹善宜近，勤聽經法

又卷三〇　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爲他說法，是人所有徒衆眷屬，亦效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衆　又云，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爲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　又云，復有常沒，非一闡提　何者是耶　如人爲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　故經云，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　何等爲四　一者，爲勝他故，讀誦經典　二者，爲利養故，受持淨戒　三者，爲他眷屬故，而行布施　四者，爲非想非非想處，繫念思惟　是四善事，得惡果報

又卷四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意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

又卷六八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清五濁；失其宗者，則震邪山而起三障。靜言慈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須彫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初善者，謂聽聞時生歡喜故。由法殊勝，初有聽聞，即令生喜。中善者，謂修行時無有艱苦，遠離二邊，依中行故，既聽聞已，正修行時，遠離苦樂邪怠二邊，依處中行，以求出世，故中善也。後善者，謂極究竟離諸垢故，及一切究竟離欲爲後邊故，謂佛言教理極究竟性，離諸垢，能現涅槃，依修行者，能離欲故。

圓測《仁王經疏》卷中　第二明善惡種子識，就種子識，若具分別，具三熏習。一名言熏習，二有支熏習，三我見熏習。初一通三性，以爲因緣，能生果法。次有支熏習，唯善惡性生，善惡趣後，我見唯是染污。此後二種，於所生果，作增上緣。然第八識，自有三相。一者因相，是種子識。二者果相，謂受生識。三者自相，合說二種，以爲自相。據實種子，具有三性。就勝說故，不說無記。如是善惡，皆有二種：一者生得，二者方便。初受生時，但得生得，而非方便。或可此中且說生得，不說方便。若依本記，生得善惡者，由有如來藏故，有避苦求樂之心。此心從本性而有，不由外緣，故言生得。背理成妄，妄故興惡，惡亦生得，不由化也。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三　初問者，人名既通，何故生善，獨得人名。

答意者，惡是所破，非所爲，故不立人名。人能生善，非無惡人。

次問者，生善唯在爲人，何故令人破惡。

答意者，有傍正，故得名不同。

次約三世中來世是爲人者，爲人本生其宿善，現種微善，當來可生。以當望現，故現名宿。若治現惡，名爲對治可見。

次約凡位者，以四善根內用，對於外凡，名內外異。媛法已去，善陰漸生，義當生善。總別念中，以無常等治，故云對治。以第一義，通初後故。凡位中，亦得通用。

次約聖位者，見道生理善，修道治事惡。既純約聖位故，聖位中極方名第一義。次凡聖共立雙非，即是內外凡位。

又卷九　三界皆苦，不出此三，故云三苦。三苦如止觀第七記，以不起迷，著依正者。此中恐剩不字。此集諦慧中，先明三惡，由迷依正。次明三善，由達世間因果過，故不行十惡及以十善。善之與惡，俱是生長之相，故知剩不字，終不下至邪僻失眞。明十善業道，以一終不字，冠下諸句。終不殺他活己，不殺也。終不奪彼潤身，不盜也。終不耽湎不淨，不婬也。終不隱曲求直，不妄也。終不離合至業辱，不兩舌也。謂離親合怨，間業構辱，終不內諂外佞，不綺語也。闕不惡口，以兩舌兼之。終不引納無度，不貪也。終不縱毒傷道，不瞋也。終不邪僻失眞，不邪見也。生長等相者，以由集故，復至來世，故名爲長。由集輪迴，故名爲轉。

又卷一二　《大經》十八云，我觀衆生，不觀老少中年貧富時節，日月星宿工巧下賤童僕婢使，唯觀衆生有善心者，即便慈念。料簡中，問意者，由前帖釋中云，宜生理善，即第一義。故今問云，爲人名生善，理事俱是善，何意於理善，而稱第一義。答意者，理明是理善，理暗是理惡，故理之善惡，其性雖相傾，若理善生時，理惡必定滅，無有先惡滅，方始理善生。若事中善惡，其性亦相傾，善生之時，未必惡滅。惡滅之時，未必善生。故於生善，以分事理，理善即屬第一義義。事中善惡，善生，即屬爲人義也。惡滅，即屬對治義也。理惡即滅，理善即生。故於生善，以分二惡，滅惡唯得立一對治，惡無先滅，故不分二。

延壽《宗鏡録》卷一七　問，闡提與佛，斷何等善惡。

答，闡提斷修善盡，但性善在。佛斷修惡盡，但性惡在。

問，闡提不斷性善，還能令修善起，佛不斷性惡，還令修惡起耶。

答，闡提不達性善，以不達故，還爲善所染，修善得起，廣治諸惡。佛雖不斷性惡，而能達於惡，以達惡故，於惡得自在。故不爲惡所染，修惡不得起。故佛永無復惡，以自在故。廣用諸惡法門，化度衆生，終日用之，終日不

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闡提爲例耶。若闡提能達此善惡，則不復名爲一闡提也。若依他人，明闡提斷善盡，爲阿賴耶識所熏，更能起善，阿賴耶，卽是無記無明，善惡依持，爲一切種子。闡提不斷無記無明，故還生善。佛斷無記無明盡，無所可熏，故惡不復還生。若欲以惡化物，但作神通變現，度衆生耳。

又　闡提不斷性德之善，遇緣善發。佛亦不斷性惡，機緣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惡事化衆生。以有性惡，故名不斷。無復修惡，名不常。若修性俱盡，則是斷，不得爲不斷不常。闡提亦爾，性善不斷，還生善根。如來性惡不斷，還能起惡，而是解心無染，通達惡際，卽是實際，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縛不脫，行非道而通佛道，闡提染而不達，與此爲異也。何謂不達，以不了無性故。是以善惡諸法，皆以無性爲性。此性，卽是佛性，卽無住本，卽法性，故此善惡性不可斷也。卽今推自心性不可得，卽無住處，能遍一切處，卽善惡性也。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善惡可斷，性不可斷。善惡同以心性爲性。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所以闡提不斷性善。縱墮三塗，性善不減，性惡不增，直至成佛，性善不增，性惡不滅。此性，卽法身也。【略】佛性無善惡，能現善惡。衆生不得性，但得善惡，爲善惡所拘，不得自在也。性善不壞，故地獄發佛界善。性惡不壞，故佛能現六趣惡。又性者，卽是善惡等諸法之性，遍十方三世衆生國土等一切處，無有變異，不增不減，能現善惡凡聖垢淨因果等。從性而起，故云性善性惡。若善惡等，卽無定相，隨緣搆習。如鏡中像，無體可得。若遇淨緣卽善，若因染緣卽惡。從修而得，故名修善修惡。若論性善，不唯闡提；若論性惡，不唯諸佛。以是善惡諸法之性故，卽一切衆生，皆悉具有，一際平等。若覺了此性，卽便成佛。故能示聖現凡，自在無礙。若論修善修惡，於上中下根，卽不可定。隨修成之厚薄，任力量之淺深，得世間報而六趣昇沈，成出世果而四聖高下。以不了善惡之性故，爲善惡業之所拘，而不自在。若見性達道，何道不成。

又《萬善同歸集》卷上　聖境方明，善緣所生，法爾如是。故將證十地，相皆現前。是以志切冥加，道高魔盛。或禪思入微而變異相，或禮誦懇志，而睹嘉祥。但了惟心，見無所見。若取之，則心外有境，便成魔事。若捨之，則撥善功能，無門修進。《摩訶論》云，若眞若僞，惟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實，無所著故。又若眞若僞，皆一眞如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

又　世出世間，以上善爲本。初卽因善而趣入，後卽假善以助成。實爲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階，爲祖佛之垣牆，在塵出塵不可暫廢。十善何過，弘在於人。若貪著，則果生有漏之天，不執，則位入無爲之道。運小心，墮二乘之位。發大意，昇菩薩之階，乃至究竟圓修，終成佛果。以知非關上善能爲滯閡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旨。故《華嚴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之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

又　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卽地獄業。慳貪不施，卽餓鬼業。愚癡闇蔽，卽畜生業。我慢貢高，卽修羅業。堅持五戒，卽人業。精修十善，卽天業。證悟人空，卽聲聞業。知緣性離，卽緣覺業。六度齊修，卽菩薩業。眞慈平等，卽佛業。若心淨，卽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棄寶。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又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

又卷中　問，若分修性，則善惡二途，乖平等之慈，失遍行之德。答，自行須離，約法卽空，化他等觀，在人何別。是以初心自利，則損益兩陳。究竟利他，則善惡同化。如夜行險道，以惡人執燭，豈可以人惡故而不隨其照。菩薩得般若之光，終不捨惡。《華嚴經》云，捨惡性人，遠懈怠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爲魔業。台教云，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法華經》云，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用念由於惡加。又威音王佛所，著法之衆，聞不輕言，罵詈捶打，由惡業故，還值不輕，不輕教化，皆得不退。又提婆達多是善知識書云，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豈有一法而可捨乎。

又　問，善惡同源，是非一旨。云何棄惡崇善，而違法性乎。

答，若以性善性惡，凡聖不移，諸佛不斷性惡，能現地獄之身，闡提不斷性善，常具佛果之體。若以修善修惡，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別，修一念善遠階覺地，起一念惡長沒苦輪。若以性從緣，雖同而異，若泯緣從性，雖異而同，故《禪門秘要經》云，佛言，善惡業緣，本無有異，雖復不異，不共俱止。《華嚴經》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智無智如是，故知教旨如鏡，何所疑焉。

又卷下　問，夫修善應純，云何造惡，既能造惡，何用善乎。若善惡齊行，恐虛功力。

答，若出家菩薩，無諸障閡，應純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薩，事業所拘，未得純淨，傍興善道，以爲對治。夫業難頓移，惡非全斷，漸積功德，以趣菩提。若更積惡不修，惡無有盡，須行善業以奪惡因。《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繞塔，爲沙門作禮，羣臣共笑之。王乃覺知，問羣臣曰，有金在釜，釜中湯沸，以手取金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取得不。臣白王言，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故但有惡無善乎。

又　大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瞋癡等三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義善，體性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即第一義。二事善，即六度萬行。今時多據理善。若是理善，闡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須行事善莊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如礦含金，似山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未遇因緣不成濟用，雖然本具有亦同無。衆生三因，亦復如是。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莊嚴，正解觀察。緣因福德莊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利他理窮於此。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一切衆所尊，爲說實相印。又薄德少福人，不堪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涅槃經》明，譬如盡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難得，不可因循剎那異世。

又　萬德衆善，菩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障閡。一者不信，二者瞋恚。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瞋恚滅已行，善現行善。以不信故，如同敗種，永斷善根，墮壞正宗，增長邪見。以瞋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又不瞋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纔揮，疑根頓斷，慈雲既潤，瞋火潛消。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室，因忍披如來之衣。

克勤《佛果克勤禪師心要・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　人人脚根下

本有此段大光明，虛徹靈通，謂之本地風光。生佛未具，圓融無際，在自己方寸中，爲四大五蘊之主。初無污染，本性凝寂，但爲妄想倏起翳障之，束於六根六塵，爲根塵相對黏膩執著，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汨沒生死塵勞，不得解脫。是故諸佛祖師，悟此眞源，洞達根本，憫諸沉淪，起大悲心，出興於世，正爲此耳。達磨西來，教外別行，亦爲此耳。只貴大根利智，回光返照於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況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印定方寸，孤迥迥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況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長時印定方寸，孤迥迥活潑潑，纔生心動念，即昧卻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照，內忘己見，外絕纖塵，內外洞然，唯一眞實。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依如許萬緣，而如許萬緣初無定相，唯仗此光轉變。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則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隨所作爲，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要須先悟了此心，然後修一切善。豈不見白樂天問鳥窠：「如何是道？」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應採過正要修行，如目足相資。若能不作諸惡，精修衆善，只持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以不淪墜。何況先悟妙明眞心，堅固正體，然後隨力修行，作諸善行，令一切人不迷因果，知地獄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當平持此心，無我人，無愛憎，無取舍，無得失，漸漸長養三十二十年，逢順違境界得不退轉，到生死之際，自然翛然無諸怖畏，所謂理須頓悟，事要漸修。多見學佛之儔，唯以世智辯聰於佛祖言教中，違掠奇妙語句以資譚柄，逞能逞解，此非正見也，應當棄舍。冥心靜坐，忘緣體究，逗到徹底玲瓏，於自家無價無盡寶藏中運出，何有不眞實者哉！卻須先悟了本來明見，即心即佛正體，離諸妄緣，翛然澄淨，然後奉行一切衆善，起大悲，饒益有情，隨所作爲，皆是平等，無我無著，妙智顯發，通徹本體。善行豈不妙哉！所以，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以悟爲則，莫嫌遲晚。珍重！

善根

綜述

法雲《妙法蓮華經義記》卷五　此失非是永斷善根成一闡提，只言煩惱五濁既多，於時解心不現前，名之爲失。夫善生必以信心爲本，於時雖失大解，由有信心，於五戒十善教中修行，能令大乘智願善根不斷，是故我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若言永斷者，云何言憶也。

問者又言，若言信心猶存者，不應名作失。

解釋者言，乃無大乘之解，何妨有小乘之信也。久住他國者，大乘教己國，五戒十善經教爲他國。失解之後，久在五戒十善教中修行，故久住他國也。失解之後，備在五道，故言至五十歲也，此則釋成上久住他國之義。

智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三　善有二種，一者外善，二者內善。

今就明外善中，善乃衆多，略出五種：一布施，二持戒，三孝順父母師長，四信敬三寶精勤供養，五讀誦聽學。略以此等五種善根，示表外善發相不同。所以悉屬外善者，原其本行，悉是散心中，修習未能出離欲界。發諸禪定無漏故，說爲外善。

二明內善者，卽是五門禪：一阿那波那門，二不淨觀門，三慈心門，四因緣門，五念佛三昧門。此五法門通攝一切諸禪。發諸無漏故，名爲內善。

問曰，內善無量，何得但說五門。

答曰，五名雖少，而行通諸禪。所以者何。一阿那波那門者，此通至根本，及特勝通明等諸禪三昧。二不淨觀門者，此通九想背捨超越等諸禪三昧。三慈心門者，此通四無量等諸禪三昧。四因緣門者，此通至十二因緣四諦等慧行諸禪三昧。五念佛門者，此通至九種禪及百八三昧。復次初數息門，卽是世間凡夫禪。次不淨門，卽是出世間禪，諸聲聞人所行。次慈心門，卽是凡聖二人，爲大福德修慈。入四無量心。次因緣門者，卽是辟支佛人之所行。次念佛門，功德廣大，卽是諸菩薩之所行。此則略明五門次第淺深之相。復次，五門禪定，對治四分煩惱。四分煩惱，出生八萬四千塵勞，當知五門，亦能出八萬四千法門。此而言之，但說五門，則攝一切內善，具足數人所明。初賢五停心觀發，與此有相開處。

又　今約五門禪中，辨內善根發。此五門中，一門開爲三，合有十五種善根發。

一明阿那波那門，有三種善根發相不同：一數息善根，二隨息善根，三觀息善根。一數息善根者，行人如上，善修三止，身心調和，發於欲界，及未到地等諸禪，身心湛然空寂，定心安隱。於後或一坐二坐，乃至經旬，或經月經年，將息得所，定心不退。卽於定中心，忽覺身心運動八觸次第而起，此卽發根本初禪善根之相。於此定中，喜樂善心安隱不可爲諭。如是發初禪已，乃至發四禪定空等。二隨息善根發，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覺息出入長短，及遍身毛孔虛疏。卽以心明見於身內三十六物，猶如開倉見穀粟麻荳等，心大驚喜，寂靜安快，除諸身行，乃至心受喜樂等，是爲特勝善根發相三明觀息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細靜心中，忽見自身氣息，從毛孔出入遍身無礙，漸漸明利，如羅穀中見皮重數，乃至骨肉等亦如是，亦見身內六萬戶蟲蠶細長短。言語音聲，定心喜樂，倍於上說。或見自身猶如芭蕉聚沫，雲影相等。此是通明觀善根發相。

二明不淨觀中，有三種善根發相不同：一九想，二背捨，三大不淨觀。一九想善根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見他男女死屍脹脹，爾時其心驚悟，自傷往昔，悟迷厭患，所愛五欲，永不親近。或見青瘀血塗膿爛，噉殘狼藉，白骨散壞等相。此爲九想善根發相。二明背捨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見內身不淨脹脹狼藉，或見自身白骨，從頭至足，節節相拄，乃至骨人光明昱燿。定心安隱，厭患五欲不著我人，此是背捨善根發相。三明大不淨觀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定心中，見於內身及外身，一切飛禽走獸，衣服飲食，山林樹木，皆悉不淨。或見一家一聚落一國土，乃至十方，皆悉不淨。或見白骨乃至見自身白骨，光明昱燿等。此爲大不淨觀勝處善根

發相　此觀發時，能破一切著心

三明慈心觀中三種善根發不同者：一衆生緣慈，二法緣慈，三無緣慈。一衆生緣慈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發心，慈念衆生，先緣親人得樂之相　因發定，安隱快樂，乃至中人怨人，悉見得樂，無瞋無恨，無怨無惱，廣大無量，遍滿十方　是爲衆生緣慈善根發相　或發衆生緣悲，乃至喜捨，亦如是。二明法緣慈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自覺一切內外，但有陰入法起唯法起，滅唯法滅，不見衆生及我我所。但有五陰，於受陰中有樂受，如是知已。即緣此樂受，發於慈定。無瞋無恨，無怨無惱，廣大無量，遍滿十方。是爲法緣慈。或發法緣悲，乃至喜捨，亦如慈善根發相。三明無緣慈發者，亦於欲界未到定心中，忽然覺悟一切諸法非有非無，不見二邊，所謂若衆生非衆生，若法非法，皆不可得。則無所緣以無緣故，顛倒想息，寂然安樂，心與慈定相應。等觀一切。同此安樂無瞋無恨，無怨無惱，廣大無量，遍滿十方，是爲無緣慈善根發相或發無緣悲定。乃至喜捨，亦如是

四明因緣觀中，有三種善根發不同者：一三世十二緣，二果報十二緣，三一念十二緣　一明三世十二因緣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定心中，忽然覺悟心生推尋，三世過去，無明以來，不見我人無明等法。不斷不常，能破六十二種諸邪見網　心得正定，安隱寂然，觀慧分明，通達無礙，身口清淨，正行成就。此是三世十二因緣觀慧善根發相　二明果報十二因緣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定心中，忽覺心識明利。即自思尋，我初生時，攬父母身分，以爲己有。名歌羅邏，歌羅邏時，名曰無明，因緣則有行識乃至老死，名爲十二因緣。若歌羅邏時，但有三事，合和無人無我。三事不實，今無明等十二因緣諸法，竟何所依　若不見無明等諸法定是有者，豈是無邪。如是念時破有無二見，歸心正道，正定相應，慧解開發，離諸邪行　此爲果報十二因緣觀智善相發相　【略】三明一念十二因緣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自覺刹那之心，無人無我，性本無實。所以者何。一念起時，必藉因緣　言因緣者，即具十二因緣。緣無自性，一念豈有定實。若不得一念之實，即破世性邪執　心與正定相應，智慧開發猶如涌泉，身口清淨，離諸邪行，是爲一念十二緣善根發相。

又　五明念佛中，自有三種善根發相不同：一念應佛，二念報佛，三念法佛　【略】一明念應佛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憶念佛之功德，即作是念，如來往昔阿僧祇劫中，爲一切衆生故，備行六波羅蜜，一切功德智慧故，身有相好光明，心有智慧圓照，降伏魔怨，無師自悟，自覺覺他，轉正法輪，普度一切，乃至入涅槃後，舍利經教，廣益衆生。如是等功德無量無邊，作是念時，即敬愛心生，三昧開發，入定安樂。或於定中見佛身相，善心開發。或聞佛說法，心淨信解。如是等勝善境界非一，是爲念應佛善根發相。二明念報佛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細心中，忽然憶念十方諸佛眞實圓滿果報之身，湛然常住，色心清淨，微妙寂滅。功德智慧，充滿法界，不生不滅，無作無爲，豈有王宮之生，亦非雙樹之滅。爲化衆生，十方佛土，普應生滅。如是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作是念時，心定安隱，三昧開發慧解分明。或作定中，見不可思議佛法境界，即便出生無量願行，無量功德，無量智慧，三昧法門，是爲念報佛善根發相。三明念法佛善根發者，亦於欲界未到靜定心中，忽然憶念十方諸佛法身實相，猶如虛空。即便覺悟一切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非有非無，非來非去，非增非減，非境非智，非因非果，非常非斷，非縛非脫，非生死非涅槃。湛然清淨，有佛無佛，相性常然。衆生諸佛，同一實相者，即是法身佛也　故《大品經》云，諸法如實相，諸法如實，即是佛。離是之外，更無別佛。如是念時，三昧現前，實慧開發，即時通達無量法門。寂然不動，一切不思議境界皆現定中。成就之相，如《法華經》六根清淨中廣說　是爲念法佛善根發相，是中所明，因止發十五門禪相，並悉約初禪，初境界罔像而辨。夫一切禪定證相，不可具以文傳此止是示表　行人過去習因不同故，發禪不等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謂說若有於此經句生一念信，尚曾供養無量諸佛，況起多念，乃至受持聽聞等者，曾集善根更多也　若生實想者，曾善又多也。

又　世善根之所集起者，此說淨因也，謂要發菩提心修行出世善根，積集長時，即能證會，故名爲因。又廣大自在淨識爲相者，謂以淨識爲淨土體也，心淨即佛土淨，故也。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依唯識理，以解聞者，自有二釋。故《佛地》云，有義如來慈悲本願增上緣力，聞者，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雖親依自善根力起，而就強緣，名爲佛說，由耳根力，自心變現，故名我聞　有義，聞

名，善根本願，增上緣力，如來識上，文身相生。此文義相，是佛利他善根所起，名爲佛說。聞者，識心雖不取得，然似彼相，分明顯現，故名我聞。

又卷中　三善根斷嗔貪痴。此明三種善根，令心止住三種境，故名三意止。慈是無嗔，施無貪，慧是無痴。如其次第，除嗔貪痴。薩婆多宗，義如上說。今依大乘，自有兩釋。一云同薩婆多，無痴善根，以慧爲體。一云離慧以外，別有無痴，如《成唯識》等。今此經文，同薩婆多，用慧爲體。

法海集《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

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七　二生長善根，中有三。初牒前信境，明種生善根。於中初牒前不壞信，於諸佛下明對生善。於中聲聞等，亦是僧寶攝。衆生是前愛眼所觀所利之境。如是無量境，通結前所信多境。由於彼境信不壞，故種生得此無量善根。二分別下，明依此善根復增大心以生善根。亦先牒善根，謂分別思惟前所生善根，令心勇銳，增其大心。復生善根，謂由分別前於三寶等所生善，故令菩提心長養也。由分別前於衆生境所生善，故修習大慈也。由此二心增廣，故依此復更生諸善根，故云所生善根也。三廣修。下明依此大心，復增大行，以生善根。於中二，初成阿含行，先依前慈心起大悲等觀行，後學佛所學等，依菩提心起佛所學行。依此悲智二行，攝生一切淨善根。二明證理行，先依智證理集功德，後依悲慧施修功德。又釋，前阿含行是加行，中攝善根人實是正證中集功德行，大慧施等是後得內修功德。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中　治貪嗔癡三不善根，起施慈慧三種善根。

解曰，上言治者，通能所治。貪嗔等者，此所治也，謂由意識於可意境，貪欲隨增，不可意境，嗔恚隨增。於中庸境，無明隨增。由此三種，爲不善根。遍生慢等，及隨煩惱。此三若伏，餘隨伏故。起慈等者，能治行也。施謂無貪，捨財法故。慈謂無嗔，與他樂故。慧由無癡，即正慧故。由此三種，而爲善根。遍生萬行，諸功德故。

道鏡、善道共集《念佛鏡》　問曰，准《阿彌陀經》中，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未知何者是少善根，何者是多善根。

答曰，如來八萬四千法門。若望念佛法門，自餘雜善總是少善根，唯有念佛一門是多善根，多福德。何以得知。准《觀經》中下品下生人，十念成就即生淨土，一聲念佛定得滅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一念既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明知還得八十億劫微妙功德，故知念佛一法即是多善根。又自餘雜善是自力，修行之者多劫乃成。念佛修道，乘阿彌陀佛本願力故，疾則一日，遲則七日，便生淨土，住不退地。故《阿彌陀經》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故知念佛一法即是多善根多福德。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又此上上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廻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恒住善根。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七　或問曰，既佛果無別，色聲來去等。何以出現受福，爲衆生受用耶。故此釋之意，說衆生根熟，爲能感緣，以佛無緣大悲，無量劫來利他善根，熏淨法界以成善習，有感即應，任運無心，如日月不下降，百水不上昇，慈善根力，法爾如是，正是斷疑之意。

又卷五　得授記者，準《楞嚴經》記，有四種。一未發心時，與記，或有流轉五道，生於人間，好樂佛法，過百千萬億劫當發心，過百千萬億劫，行菩薩道，供佛化生，皆若干劫，當得菩提。二適發心，與記者，是人久劫種諸善根，好樂大法，有慈悲心，即住不退地故，發心與記。三密記者，有菩薩未得

記，而行六度功德滿足，天龍八部皆作是念，此菩薩幾時當得菩提，劫國弟子衆數如何，佛斷此疑即與授記，舉衆皆知此菩薩獨不知，四無生忍記者，於大衆中顯露與記也。

又《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無著云，顯示集因，於多佛所，明久事善友，則緣勝也。種諸善根，明久伏三毒，則因勝也。

惡根

綜述

延壽《宗鏡録》卷七六 約經論，有六種縛。先論心境二種縛者，一相應縛，二所緣縛。煩惱是心心所起，必託於心王，心所染心，名相應縛。心心所法，俱能緣境，境不離繫，名所緣縛。次三界中四種縛者，一貪，二順，三見取，四戒取。貪嗔二縛，不令衆生出於欲界。論家舉喻，如守獄卒。見取戒取二縛，不令有情出色無色界。何者。見取，執劣爲勝。執非想非非想處及無想天，執爲解脱涅槃，名爲見取。戒取者，非因計因，執非想定及無想定，並雜戒爲生天因解脱因，名戒禁取。由此二縛，令諸有情，不得出色無色界。

又 妄想有八種。一自性妄想，即執色等法，各有自體。二差別妄想，即執色等，有可見不可見，對無對色差別。三攝受積聚妄想。即於陰中，執我衆生。於軍林等中，起定執實。此一分別，即前執人，後執於法。四我見妄想，無我計我也。五我所妄想，即執我用。六有念妄想，即緣可愛淨境分別。七不念妄想，即緣可增不淨境分別。八俱相違妄想，即緣中容境分別。

十善

綜述

僧祐《弘明集》卷三《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絶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内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

吉藏《仁王般若經疏》卷下 言十善行，化一切衆生者，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惡口，六不兩舌，七不綺語，八不貪，九不瞋，十不邪見。以此十行，教化衆生，故云十善行，化一切衆生。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六 若修持十善，任運無間，善心成熟，即天業。故云純惡心無善念間者，即惡道業果時純苦。故善惡相間，起即人業。人中果報，苦樂相間。牧十善任運，成是天業，天中果報自然故。若修十善，兼起護法心，即四天王業。若修十善，兼慈化人，是三十三天業。若修十善，其心細妙，任運成熟，行住坐卧，不惱衆生。

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七 又《大乘莊嚴論》云，諸菩薩於大乘法有十種正行。一書寫，二供養，三流傳，四聽受，五轉讀，六教他，十習誦，八解説，九思擇，十修習。此十正行能生無量功德。

又《中邊分別論》云，大乘修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施與他，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讀，六自如理取名味句及義，七如道理及名句味顯説，八正心聞誦，九空處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爲不退失故。

又卷一六 如《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亦得往生。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

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

契嵩《鐔津文集》卷一　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妒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

劉謐《三教平心論》卷上　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妒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

子成《折疑論》卷一　圓十善。一不殺生，二不倫盜，三不邪婬，四不兩舌，五不惡口，六不綺語，七不妄言，八不貪欲，九不瞋恚，十不邪見。離此十惡即成十善，故曰圓也。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因》卷一　淨業正因必先修於十善斷身口七重之罪，七行斯成。滅意識三毒之根，三學自備。《彌陀經》內求淨土者之所當修，《華嚴經》中離垢地者乃能親證。人天至於有頂以十善爲受生之緣，聲聞以至佛乘由十善爲入道之本。弗遵佛制，墮三塗之要門，縱得人身，獲二種之惡報。不修乃十不善道，奉持爲十戒法門，實乃淨土階基普勸常修此行，是菩薩之法苑。宜令安住其中，可以至無畏大城，可以登不退轉地。

十惡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七　依如《毘曇》，十不善業，繫屬欲界，唯欲界起。若依《成實》，繫屬欲界，起則不定。殺盜邪婬惡口兩舌，唯欲界起。妄言綺語，欲色俱起。如梵天王，自言尊勝能令諸梵盡老死邊，即是妄語。此不應法，即是綺語。貪及邪見，三界皆起。彼邪不善，得寄起故，趣謂五趣如《毘曇》說，地獄五業道，鬱單越有四，餘方各有十。及餘惡趣天、地獄五者，地獄唯起惡口、綺語、貪、瞋、邪見五業道也。受罪之時，惡罵獄卒，故有惡口。惡口違法，即是綺語。爾時忿怒，即是瞋恚。貪及邪見，成而不行。鬱單四者，唯有綺語、貪、瞋、邪見。彼有欲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

問曰，彼方有行欲事，何故不說有婬業道。

釋言，彼方無有夫妻，共相配匹，雖共行婬，無相凌奪，不名邪婬，是故不名邪婬業道。

問曰，鬱單有行欲事，欲因貪起，云何說言貪心成就欲不現行。

釋言，彼方起婬之貪，其實現行，但此貪心所起之婬，非十惡收能起之貪，亦非不善業道所攝。故雖起此，不名貪欲業道現行。如人夫妻共相纏愛，不名業道，彼亦如之。

問曰，若彼起婬之貪非業道者，善惡無記三性之中，何性所收。若性是善，貪欲煩惱不應名善。若是無記，論說欲界一切煩惱除身邊見，餘悉不善，不言貪欲是其無記。若性不善，便是十惡業道所攝，何得說言不名貪欲業道現行。夫妻相愛，事亦同爾。

釋言，此貪性是不善，性雖不善，其過輕微。三毒所收，非業道攝，故雖現起，不名貪欲業道現行。

問曰，鬱單既有綺語，綺語必依貪瞋癡起，亦依彼成。何故不名貪等現行。

釋言，彼方所有綺語，實依癡起。但佛經中，宣說邪見，以爲業業，不說癡心以爲業道。是故彼癡雖復現行，但是癡毒，猶故不名邪見現行，無推求故。良以彼方邪見不行，故無斷善破僧事等。

問曰，彼方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何故不說有妄語乎。

彼無誑心，故非妄語。餘方十者。

餘三天下，各具十也。惡趣天者，謂餘鬼、畜及與天趣，皆具十也。若依成實，唯鬱單越與毘曇同。自餘三方三惡及天，皆具十業。彼地獄中重處，

雖少輕處，具有十不善道。

又　次明業起次第之義　於中有二，一明業起次第之相，二明業道通局之義　言次第者，業起次第乃有四重，第一先起三根煩惱，第二次起不善業思，第三次起三道煩惱，第四次起身口七業　如欲殺生，或先起貪，或起瞋癡，次起思心，思欲斷命　從此思後，次起重貪，或重瞋癡，通暢前思　然後重起威儀之心，發動身手，隔斷彼命　如殺既然，盜等亦爾，次第如是　言通局者，業道相對四句辨之　一業而非道，所謂思心籌慮造作，故名爲業　前無所通，故不名道　二道而非業，所謂思後貪瞋邪見，通暢思前，故名爲道，而非作性，故不名業　三亦業亦道，謂身口七業，緣中起作，故稱爲業，通暢前思，故名爲道　四非業非道，所謂思前三根煩惱，體非起作，不同思等，故不名業　前無所通，故不名道　然此四種，若望來果，俱得稱業，齊得名道，能作來果　故通名業，能通至果，故通名道

問曰，思前三根之中有思業不　若依《毘曇》，思是通數，一切處有，故三根中亦有思業　但諸心法，隨時受名，故隱不論　若依《成實》，心起先後，三根之中，不得有思

問曰，思時有貪等不　若依《毘曇》，不善心邊常有煩惱，故思心邊亦有貪等，亦以心法隨時受名，所以不彰　若依《成實》，無別思數，愛分之願，說名爲思，是思業外，更無別體貪等可得　若就思心隨義說有，理亦無傷

問曰，思後三道之中有思業不　是義與前三根相似

問曰，正起身口業時，得有思心及三道不　若依《毘曇》，皆具有之　彰義隱顯，所以不說　依曇無德，爾時但有運動身口惡威儀心，是故一切不善業中，皆有非威儀突吉羅罪。

又　十不善業者，所謂殺生乃至邪見　多生相續，名曰衆生　隔絕相續，目之爲殺　於他資財，非理侵奪，故名爲盜　姦行違禮，稱曰邪婬　此三身業

問曰，一切打縛等事，亦是身業，何故不說　以彼輕故，所以不論　又打縛等，是殺眷屬助成殺業，但舉正業助亦隨之，是故不論　又十業道，唯論根本，彼是方便，所以不說

言不當實，故稱爲妄　妄有所談，故名妄語　言乖彼此，謂之爲兩，兩朋之言，依於舌起，故曰兩舌　言辭麤鄙，目之爲惡　惡從口生，故名惡口　前言兩舌，此言惡口，綺互言耳　邪言不正，其猶綺色，從喻立稱，故名綺語

此四口業　順境染愛，目之爲貪　違境忿怒，說以爲瞋　迷正道理，邪心推求，故曰邪見　問曰，三根三毒之中，皆說爲癡，今此何故，說爲邪見　成實》釋言，夫邪見者，癡中增上，暢思煩惱，必是增上，故說邪見　此後三種，是意業道

然此十種起作名業，能通曰道　總相如是，於中別論　釋有三義，一對思以辨不善業，思能起殺等，故名爲業，殺等十種，通暢前思，名爲業道　二對果以釋，殺等十種，能起來報，故名爲業　通人至果，稱曰業道　三當相辨釋，殺等十種，緣中集起，故名爲業　若望業思，通思名道　若望後報，通人至果，故名爲道　名義如是

道宣《淨心戒觀法》卷上

女人十惡者，具說難窮，今略言之令生厭離

一者，貪婬無量無厭　經云，十方國土有女人處，即有地獄，一切障道此爲是苦　女人欲男，如海吞流，百千萬劫事竟不滿　得一望一，心意狂亂　見可意男，悉願與交，猶火納薪多益多熾，晝夜行坐無忘欲時　受五道身皆女形攝，先際已來女根未轉，徹窮劫世不免女身　故名貪欲無厭

二者，嫉妒心如毒蛇　家有婦類悉生憎垢，口似相親心如冤家　若同夫婿更相規帝，或作符厭解奏毒藥，或雇人殺害，或截支節，或毀面目，或削衣食，鞭打罵辱，方便除他欲得獨立　故名嫉妒

三者，諂曲詐親　凡見人時未語先笑，口云憶念心懷嫌恨　對於夫婿思他男子，願夫遠行，或願早死　或與外人多種謀計，及見夫時諂媚附近，身向心背，名爲詐親

四者，放逸　但念綵衣裝粉釵釧，修治面目望他愛念，耽著五慾不避親疏，不畏後世畜生餓鬼，名爲放逸

五者，口多惡業　出言虛誑，實情難得　凡所論說，虛多實少　喜道鄙穢醜惡之語，母女姊妹不相避忌　兩舌鬥亂傳送消息，數作咒誓不畏殃報　屏罵尊長窮逐諍訟　是名口多惡業

六者，厭背夫主　若見端正男子，無羞追逐，或遣信通，或自身往坐臥不安休廢生業，或結成病，或時託病　屏處飲噉，人前不餐　夫婿辛苦勤勞得財，割減偷竊供給傍夫　共作謀計，現欲殺害，見夫即瞋，冤家無異　是名

顛背夫主

七者，一切女人多懷諂曲，實情難得　所以女人姦險，性器難量　雖與對面共言，心隔千里之外，皆爲貪求世利，性逐澆浮　言是返引爲非，指虛翻將爲實　顛倒常理，每事多端　向背有無，情隨冷熱　或憑勢要，或藐親知，或因財色相誘，或諍名位而起謗　是以口如脂膏，心若雞刀

八者，貪財不顧恩義　父母養育劬勞難報，及嫁得夫棄忘恩德　規父母物潤益夫家，多得便喜，不稱便恨　父母飢寒，無心供給　是名貪財不顧恩義

九者，慾火燒心　不恥父母，不懼刀杖，或未嫁奸身，或奔逐他逃，或拘引他人向家造過　恥辱父母，敗亂宗親　出嫁已後，復叛夫婿　夫亡未幾，更思後嫁　男女成人，猶棄改出，心迷欲醉，不避羞恥　女人過患，窮劫難盡　故名欲火燒心

十者，女身臭惡，不淨常流，春夏熱時，虫血雜下　經云，女根之中，二萬蛭虫，形如臂釧，細若秋亳，腥臊臭穢　私墮胎孕，懷妊產生，污穢狼藉　善神見聞，悉皆捨去　惡鬼魍魎，數來侵擾　如是鄙弊愚人，猶貪棄捨念處，破佛淨戒　死入獄中畜生餓鬼，長劫受苦，無解脫時　是名女人十種惡業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　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

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　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　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蠍等以生衆生苦惱，故雖殺無罪　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卻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

如依三毒起偷盜者　若依貪心起者，或爲自身，或爲他身，或爲飲食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　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　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爲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卽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

如依三毒起邪婬者　若依貪心起者，或於衆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　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婬怨家妻妾，或婬怨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　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雒日熟華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婬無罪，或如波羅斯等邪婬母等，是名依癡起

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可解，如是兩舌惡口綺語皆亦如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爲依貪起　依瞋結生者，名爲依瞋起　依癡結生者，名爲依癡結起　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

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　此義云何　如人起心欲斷此衆生命，因復更斷餘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卽奪他物，欲殺彼人　復婬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夫主復以種種鬥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破物中生於貪心，卽於彼人復生瞋心，爲殺彼人，故生如是邪見　增長邪見，以斷彼命　復欲殺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　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如是應知

又　如《智度論》說，惡有三品　但造下品之惡，卽生餓鬼趣中　依如《十地論》，亦同此說　於十惡業，隨造何業，一一先生三塗，後得人身　若依《正法念經》說，若起貪嫉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恒常飢渴，受大苦惱　唯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是故常困飢渴也　依《業報差別經》說，具造十業，生餓鬼中　一身行輕惡，二口行惡，三意行輕惡，四慳嫉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妒，七起於邪見，八愛著資生，卽便命終　九困飢而亡，十枯渴而死，以是業生餓鬼中

又卷六八　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

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

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　雖非言辯，亦成口業　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爲業　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　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　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

就人中起罪行者　人中卽有四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　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　若就北，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　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

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婬業道

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偶，雖有婬事，無相凌奪，故無邪婬。

問，既有行婬，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

答，彼起婬貪，非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婬，倘非罪業，不牽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

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

答，彼人淳直，不行姦僞，無誑他心，故非妄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粳米，樹有寶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鬱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愛財，故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無欺他，故無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軟，故無麤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

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修羅，亦有截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乏少資緣，更相攬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婬他美天，故有邪婬。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毘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過如初禪中。

婆伽梵王語諸梵衆，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諸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即捉尊者，牽出衆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禪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詔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謗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詔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他人起麤違損以生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界麤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惱爲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毘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爲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污。不同報生，色苦心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爲穢污無記，是污穢故，潤業受生。

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焦，永不牽報。上界衆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

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總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惑，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總報及別報苦。

又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毘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戎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善。文顯可知。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

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陝劣，心厭三界，遠離大悲，從他聞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

又是上十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

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爲諸衆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

問曰，云何名業道義。

答曰，身口七業即自體相，名爲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爲業道。

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起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

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

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拳手攊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爲業道。

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

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爲業道者，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

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爾。以是故，但說十名爲業道，不說餘者名爲業道。

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

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衆生相、四疑心、五起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　是等名爲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爲殺生

問曰、何故名故心者

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　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衆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　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

問曰、何故名他

答曰、非自命故　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　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　自斷命、不得惡報　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己命故、而彼無罪　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　是自殺、不得殺罪

問曰、何名定不定衆生相者

答曰、定衆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是得殺罪　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衆生相故

問曰、何故名疑者

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　以彼是衆生、亦得殺罪　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

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

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命　非慈悲心、作殺方便　是名爲起

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

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　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　有信者修行十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　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　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　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　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　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　是故當知、有無作法

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

答曰、偷盜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他、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爲偷盜身業

問曰、何名他護者

答曰、此明取他護物

問曰、何名彼想者

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爲彼想

問曰、何名疑心者

答曰、若心有疑、爲是我物、爲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

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　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

問曰、何名欲奪者

答曰、起損害心

問曰、何名和他物起我心者

答曰、若不異見、若闇地取、若疾疾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

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

答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

問曰、云何遠離邪婬者

答曰、邪婬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想　是等名爲邪婬身業

問曰、何名護女人者

答曰、所謂父母等護

問曰、何名彼想者

答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

問曰、何名疑心者

答曰、若生疑心爲自女、爲他女、爲父母護、爲不護等女、一一皆成邪婬

問曰、何名道非道者

答曰、道者、所有道　非道者、謂非道

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

答曰、此亦名邪婬

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

答曰、此三如殺生中說　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婬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

問曰、云何名遠離妄語者

答曰，妄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妄語口業。

問曰，何名見等事者

答曰，謂見聞覺知

問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

答曰，顛倒事者，如聞如彼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

問曰，何名疑心者

答曰，若生疑爲如是不如是，爲一向如是，爲一向不如是。

問曰，何名起覆藏想者。

答曰，覆藏實事異相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無作相如殺生中說

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

答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兩舌口業

問曰，云何遠離惡口者

答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

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

答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

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

答曰，依欲界修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爲綺語

問曰，何名無義者。

答曰，離實義故

問曰，何名非時者

答曰，語雖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　又有時說於大衆中，爲自在人說，亦成綺語

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

答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舞等　一切與不善法相應者，皆是綺語　作不作無作相者，如前殺生中說　此下貪嗔邪見其文易解，不煩釋之

又論云，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爲十，一施與一切衆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寐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　龍王，若不殺善根迴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　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故。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三　自行出世十惡業道。

一能殺生，謂斷衆生生死流轉，斷是殺義

二不與取，無有與者，自然攝取，是無他求，自攝益義

三欲邪行，了知欲爲邪，而修於正行　若分別欲，實知唯邪　如有頌言，佛說貪恚癡，皆從分別起　淨不淨顛倒，此亦爲緣生　淨不淨顛倒，爲緣而有者。彼自性皆無，故顯非眞實

四妄語，若於妄中能說，爲妄。如有頌言，一切虛妄法，世尊如實說　於虛妄法中，諸行最虛妄。

五離間語，雲何貝戍尼謂常居最勝空，貝戍尼言，顯目離間語密詮常勝空。貝表勝義，戍表空義，尼表常義　今取密義

六麤惡語，雲何波魯師謂善安住所知彼岸　此波魯師，顯目麤惡語，密詮住彼岸。彼岸卽是一切智。佛於其中能善安住，名波魯師。

七綺間語，若正說法，品類差別。

八貪欲。《攝大乘》說，若有數數欲，自證得無上靜慮。此意但說從散引生，但言貪定。謂起大貪欲，欲無上菩提　貪於生死度脫有情，名爲貪欲。

九嗔恚，若於其心能正，憎害一切煩惱　已斷已滅，是憎害義

十邪見，若一切處遍行邪性皆如實見，卽見一切虛妄分別邪亂爲性

道誠《釋氏要覽》卷中　飲酒，律云，酒有二種，一穀所成，二木酒，卽草根果作者。《涅槃經》云，酒爲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衆罪。《成實論》問云，酒是實罪耶。答，非所以者何　飲酒爲惱衆生，故而是罪因　若人飲酒，則開不善之門　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植衆果，無牆障故　若飲酒，如果無牆障焉。《四分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視不明，

四現順相，五壞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鬥諍，八惡名流布，九智惠減少，十身壞命終墮三惡道。《沙彌戒經》有三十六失，乃至破家、危身、失道、喪命，皆由之。法苑云：今有耐酒之人，飲之不醉，又不弊神，亦不作過，飲得罪否？答：制戒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正息，遮性兩斷，乃戒名善。今耐酒之人，雖不亂神，未破餘戒，但飲便爲罪因，正違遮戒緣中生犯，乃名有罪。

食肉，《楞伽經》云：大慧菩薩白佛言：願說食肉過惡。佛言：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爲汝略說：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故，不淨氣分所生故，衆生聞惡氣，悉生怖故，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凡夫所嗜，無善名故，諸天所棄故。律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水陸空行，有命者怨故。法苑問云：酒是和神之藥，肉是充飢之膳，古今同味，獨何斷焉？設君王賜食，豈關僧過？答：肉由殺命，酒能亂神，縱逢見抑，亦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矣。

食辛，《楞伽經》云：一切葱薤韭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淨處，何況佛之淨土？《涅槃經》云：乃是食葱韭蒜雜，當生苦處。《楞伽經》云：是五種辛，熟食發婬，生食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能宣十二部經，十方天人，嫌其臭穢，咸遂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得日消，長無利益。

報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問：說法爲人，雖成大業，未齊極地，恐損自行。登地菩薩尚被佛訶，未證凡夫如何開演？

答：台教初品，即是凡夫，若信入圓門，亦可說法。以凡夫心，同佛所知，用所生眼，齊如來見。《般若經》中，校量正憶念自修行般若之福，不如廣爲人天巧說譬喻，令前人易解般若，其福最勝。經云：其人戒足雖缺，善能說法利多人，若有供養是人者，則爲供養十方佛。《末曾有經》云：說法有二大因緣：一者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豈得不說？又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但見解不謬，冥契佛心，雖爲他人，亦乃化功歸己，既能助道，又報佛恩，儻不涉名聞，實一毫不棄，至於傳持法寶，講唱大乘，制論釋經，著文解義，拔不信之疑箭，照愚暗之智光，建法垣牆，續佛壽命，或取經西土，求法遐方；或翻譯大乘，潤文至教；或廣行經呪，遍施受持，開法施之門，續傳燈之焰，能將甘露，沃枯竭之心，善使金錍，抉癡盲之眼。經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床座偏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

問：何不一法頓悟，萬行自圓，而迂迴漸徑，勤勞小善乎？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若爭馳焰水，競執空華，以幻修幻，終無得理。

答：諸佛了幻，方能度幻衆生，菩薩明空，是以從空建立。《涅槃經》云：佛言：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是以，頓如種子已包，漸似芽莖旋發，又如見九層之臺，則可頓見，要須躡階，而後得昇。頓了心性，即心是佛，無性不具，而須積功，偏修萬行。又如磨鏡，一時偏磨，明淨有漸，萬行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行中行。是以徹果該因，從微至著，皆須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層之臺，成於始簣；千里之程，託於初步；滔滔之水，起於濫觴；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世匪忘。《涅槃經》云：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衆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日摩尼寶經》云：佛告迦葉菩薩，我觀衆生，雖復數千百億萬劫，在欲愛中爲罪所覆，若聞佛經一反念善，罪即消盡。《大智度論》云：如來成道時，有十種微笑，而觀世間，有小因大果，小緣大報。如來佛道，讚一偈，一稱南無佛，燒一捻香，必得作佛。何況聞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不不生，不不滅，而行因緣，業亦不失，以是故笑。吉德問云：達磨不與梁帝說功德因緣，而云無耶？菩薩捨國城

建塔廟，是虛設乎？答：大師此說，不壞福德因果，或修公德有爲功德，而有限劑，非無相福，不可思量，破他貪著。如不貪著，盡是無爲，菩薩亦作輪王，亦是報，因果歷然，可是無耶？若達理者，處之而法界同量，無有竭盡，若不達理，即是有爲輪迴之報，不應貪著。惠國師云：諸佛菩薩，皆具福智二嚴，豈是撥無因果？但勿以理滯事，以事妨理，終日行而不乖於無行也。生法俱盡，云何彈指合掌，無非佛因耶？答：一切法皆無定性，而所適隨緣。若以貪爲緣，即感人天之報。若迴向菩提爲緣，即成佛果之報，真如向不空自性，而況此微善乎？又云：萬善理同無漏者，夫萬善本有，皆資理發，理既無畏，善豈容二？本如來藏性，爲萬善之因，亦名正因，親生萬善。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又云：善機有二：一感人天華報，二感佛道果報。若以佛眼圓照衆生萬善，究竟得佛一大事出世之正意。典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操刀執劍，得其要柄，若以相心，如把刃抱火。《法華經》中，明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成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種少善根，終不敗亡。假使久遠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彼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雖經久遠，終不虧損。是以大聖曉機曲應，大小不定，接後遮前，半滿豈廢？或讚小而引歸深極，或訶半而恐滯初門。黃葉寧金，空拳豈實，皆是抑揚之意，權施誘度之恩，而不得教旨者，但執方便之言，互相是非，確定取捨，或執小滯大，違失本宗，或據大妨小，而虧權慧。又，雖然宗大，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斷正法輪，謗大般若，深愆極過，莫越於斯，歷劫何解，長淪無間。《淨名經》云：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豈可執權謗實，害有資無？但大小雙弘，空有俱運，一心三觀，即無過矣。是以，順法體，則纖毫不立，隨智用，則大業恒興。體不離用，故寂而常照；用不離體，故照而常寂。是以，常體常用，如照如寂。若會旨歸宗，則體用俱離，何照何寂？曷乃據體而礙用，執性而壞緣，理事不融，眞俗成隔，則同體之悲絕運，無緣之慈斃成。善惡既不問觀，冤親何能普救？過之甚矣，失莫大焉！又先德云：夫善知識者，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若論其功，未齊諸聖，須從今日步步資熏。又古德云：董子比丘還債，雖不得理，猶有行門，今時多有學人，二事俱失。故知見性未諭，但是隨語依通，及檢時中，正助皆廢。是以，先聖終不退智，無證門心，以可容易？是以，[illegible]

辨功。若以圓故，何凡何聖？若論六故，凡聖天隔。又若論理，初地具足一切地，若論其行，後地則倍倍超前，一一如纔登一地，多劫不及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第三册《竹窗隨筆・果報二》　經言萬法唯心，錯會者，謂無心則無因無果，故不患有業，唯患有心，有業無心，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無心有二：如理思惟，用心之極而自然入於無心三昧者，眞無心也；起心造業，又起心制心，強制令無，似得無心，心恰成有。心有則業有，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又《竹窗隨筆・果報二》　又經言：具足智慧菩薩，脫使墮落，在畜生中，畜生中王，在餓鬼中，餓鬼中王。錯會者，謂有智則能轉業，故不患有業，唯患無智，有業有智，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經稱智慧，非等閑世智之謂也。且汝智慧，得如文殊，身子否？縱不及此，次而下之，得如善星，調達否？善星博學十八齊象所載法聚，調達得羅漢神通，而俱不免生陷地獄，況汝智慧未必勝此二人乎？杯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螢光不能破幽谷之昏，今之小智，滅業幾何？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三九《感應説》　佛説一切世間善惡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毫不可爽，而世人不信者，謂爲虛誕。孔聖安命之説，世有信者，每每推算，但求福利勝事則喜，而患聞其災患，此惑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晝夜，三世輪迴，如昨日今朝之事耳。請以近事喻之，譬夫請客，凡設席之物，無論精粗豐儉，色色預備現成，則臨時陳列，一一具足，若少有欠闕，必不全美，此一定之事也。人生一世，正報身命延促，依報家產資財，功名貧富貴賤，秋毫皆是前生修定，今生所受用者，不從外來，盡是自作自受耳。故曰：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世人自恃智能才技，可以致功名富貴，殊不知功名富貴，非才智可致，以吾前世修定，今世偶因才智會合而然。故得之而喜者，惑也。又吾固有之富貴功名，而爲人之所破壞者，則疾怨其人，深恨其事，殊不知我之福量所包者止此，其破壞者，皆非我分之所宜有，亦或少欠彼人而失之。以爲憂者則反怨尤人，以致結冤而不解者，過也。是知孔聖之安命，即吾佛之因果。若知安命，則貧富得失，一切委之前定，皆我自造，則窮達壽夭，皆吾命之固然。若明信因果，則今生受用

一切，皆我前世修成，原非他人之可與，亦非智力之可能，即有大智而致之者，亦是我分之固有也。如此，又何計較得失而勞苦心慮，妄積恩怨於其間哉！若明智之士，的信因果報應，不必計其前之得失，但稱今生現前所有，以種未來之福田。如世之農者，擇良田而深耕易耨，播種及時，則秋成所穫，一以什佰計，此又明白皎然者，但在所種之田，有肥瘠之不同耳。佛說供養佛法僧三寶爲勝田，孝事父母爲敬田，濟貧拔苦爲悲田。吾願世之智士，不必計已往之得失，但種未來之福田。苟能省無益過度之費，節身口侈靡之財，種之於三田之中，不惟增長未來福德莊嚴，則將現世，亦身安心樂，爲第一福人也。若能種福於三田，再能留心於佛法，以念佛而消妄想，以慈悲而轉貪瞋，以軟和而化強暴，以謙光而折我慢，如此則是大心菩薩之行也。居士果能信此，當稱最勝勇猛丈夫。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卷二二《宗教答響二・福報品第八》

問：作福求報，此最劣根，然不作福，復何望報？今如罪福皆繇自心，種種報定差耶？

師云：福罪報應，如影隨身，如空答響，如人挑擔，重者先墜，求其絲毫遠離，了不可得，又安可求報耶？然諸佛悉具二嚴，謂福是慧，而因地必當先布福田以資慧種，福緣深厚，自得心開，非求報也。佛開六度，而啓萬行。檀波羅蜜者，此云施，而施者，達三輪體空，斯不望報，報自隨之。尸波羅蜜，此云戒，屬提波羅蜜，此云忍辱，毗梨耶波羅蜜，此云精進，故中謂此四者悉修福。後二度云慧，謂禪與般若。前四度皆含智慧，若無智慧，安肯行布施及精進耶？然諸佛以此而證涅槃，菩薩以此而行萬行，非求報也，實莊嚴法身，資養性地。祇施之一法，直至菩提，況餘度乎？良以行人廣行六度，必以願力相資，悉皆回向無上菩提，不求餘果。如布施一法，諸佛因地，莫不皆然，後得淨佛國土，富有法財，非求報也。昔摩訶迦葉尊者，爲飯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婦，以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緣是志求出家，棄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乃至付法傳衣，爲四大初祖。此因果歷然，以嚴飾金故，而得身有金光，以願力相資，而證極果。此不求報而報自至，非求報也。余嘗計之：菩提心如種子，福如雨露良田，意如大德力者，假如種苗生發之時，必得其雨露水土，方可成就，或遭其火燒刀斫，又安可植耶？如成棟梁之材，力齊俱非，水土亦無用矣。已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愚者謂善惡俱幻，造諸惡業似不相妨，殊不知，幻人相繼幻輪圓，幻業能招幻所治。又云：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如成棟梁，則不用刀斧水土，如佛成道時，無邊剎土，萬德莊嚴，皆自心現量，悉無始已來善根之所成就。故云：報圓極果豈非報，但因地中無求報之心耳。世間人所行善惡，毫髮不爽。昔西域一樵夫，賣柴於市中，逢一僧，將賣錢悉皆施與，遂此施心歡喜無量，行廿餘里，捨此報身，後生人道，爲大富長者，其廿餘里，金銀寶藏自然湧出，斯施利甚微，而施心勝故，感報亦勝。以此觀之，不求福報，不可不作福，如不作福，生死貧窮，爲人役使，良可悲夫。或有引達磨大師初見武帝時，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斯皆深達法性入理之談，豈可以修行分中而發其因果耶？如未成佛時，人天小果，而不修者，是智耶愚耶？國王大臣，人小果也，楚王帝釋，天小果也，此無殊因，焉有勝報？但隨業緣受之，非求報也。然自心之因，自心之果，如貪報地獄，嗔報餓鬼，癡報畜生，善惡相雜，報以修羅。五戒人身，十善天道，財施者捨慳貪而得富，法施者適機感以傳燈。此種種報緣，而有差別，非心外之境也。

綜述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造新修故立像圖真，興建伽藍，莊嚴福地。《法華經》云：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衆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銀銅赤白銅，白鑞及鉛錫，鐵木及與泥，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

已成佛道

《作佛形像經》云，優塡王來至佛所　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　佛告王言，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天上人中受諸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　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乃至若作帝王，王中特尊　或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　乃至若生天上，作六欲天主　若生梵天，作天梵王　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畢當成佛，入泥洹道　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

《華首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　何等爲四　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泥乃至一塼　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念佛善福之緣　三者若見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　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使不絕　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　菩薩若成就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力身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

是故猕猴戲造石塔，尚乃生天　樵人誤唱佛聲，猶云得度　何況志誠，寧無勝報　或興崇寶塔，鑄瀉洪鍾，乃至大如拇指，天界福生　或復暫擊一聲，幽途苦息

《無上依經》云，佛告阿難，如帝釋大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　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　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利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　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　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　《涅槃經》云，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塔如拇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

又卷下　問，或有一生修善，現榮惡報，終日造惡，目睹吉昌者何

答，業通三世，生熟不定　又通三報，厚薄相傾　西天第十九祖師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破壞故，迴心修惡行　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　正受快活時，心似得安樂，忽隆諸衰惱，其家漸殘破　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　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惡報　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　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　功德少於罪，命死生窮　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寶，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　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　若見喜殺長壽好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　若不解此憂悔失理，謂徒功喪計，善惡無徵　但修善之時，心不退，既不間斷，福果長新　祇慮中途，自生遮障

又　問，惡能掩善，則禍起而福停　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有從生積善反受餘殃，及蕭梁武帝歸惡三寶，一朝困斃，全無驗祐者何　舉世咸疑，請消餘滯

答，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　今重決疑，有其三義　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爲，隨順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　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極即反　或處榮而頓弊，現盛必有衰，令耽榮者悟世無常，使恃祿者知生有限　潛消貪垢，巧洗情塵　示正示邪，或逆或順，斯乃密化之祕術，非凡小之所知　二者善惡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難思，勢不可遏　故《涅槃經》云，業有三報　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　二生報，今生作業，來生受果　三後報，或今生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　又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　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　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　又若善多惡少，則先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　或善少惡多，則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災消慶集　此皆並是後報善惡業熟　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宿債，如師子比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繫凡夫，寧逃此患　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決志無疑，譬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愆　故經云，今生作惡少爲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世輕　或作善少爲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重　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滅百千萬劫地獄之苦　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苦　作惡之人，雖現安樂，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　又復修行力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

善報

綜述

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二　《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憔瘁，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天傷，自然福報，則富無量，是爲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憔瘁，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暐曄，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爲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爲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天傷，是爲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辯口，說法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醰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爲五福食之報也。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三　三種戒法皆能圓滿，草結鵭珠而能不壞。三戒非一，故言種種。事事能忍，一切時能勤，無懈疲故。於一切境能靜慮，無散亂心故。於一切法修慧，皆能簡擇故。行此六度，得六果報。一富貴，二大生，三大朋屬，四大業成就，五無惱縛垢，六達五明。

又　若有情類，受持此經，於中有十德，一多劫得宿住智，二所生常精進修善，三魔等不稽留，四諸天常衛護，五終不橫死，六無枉衰患衰，謂禍起衰家敗身，患謂染疾終無此事。七佛及菩薩常所護念，八令惡滅善生，九隨願生佛土，十從今日後，乃至菩提，不墮三惡趣。惡趣之言，通攝人中三種惡趣，皆亦不墮。謂無形、黃門二形、女人。

道鏡、善道《念佛鏡》　問曰，念阿彌陀佛往生殊勝淨土，總得幾計利益。

答曰，准善道闍梨集，念佛法總有二十三種利益。何者是。一滅重罪障益，二光明攝受益，三大師護念益，四菩薩冥加益，五諸佛保護益，六八部防衛益，七功德寶聚益，八多聞智慧益，九不退菩提益，十奉覲大雄益，十一感聖來迎益，十二慈光照觸益，十三聖友同讚益，十四聖友同迎益，十五神通空駕益，十六身色殊姿益，十七壽命長劫益，十八得生勝處益，十九面睹聖衆益，二十常聞妙法益，二十一證無生法忍益，二十二歷事他方受記益，二十三還歸本國得陀羅尼益。此是西京善道闍梨念佛集中利益。

又准大行和上，念佛總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則佛力，二則易作，三則功德最多，四則自他極喜，五則速得見佛，六則定得不退，七則定生極樂，八則更不離佛，九則壽命長遠，十則與聖無異。

又准諸經，念佛往生，總有三十種利益。何等是。一滅除諸罪，二功德無邊，三諸佛法中勝，四諸佛同證，五諸佛同護，六十方諸佛同勸信念，七所有疾患念佛總除，八臨命終時心不顛倒，九念佛一法攝多法，十命終之時佛自來迎，十一用少功德速生淨土，十二華臺中化生，十三身黃金色，十四壽命長遠，十五長生不死，十六身有光明，十七具三十二相，十八獲六神通，十九得無生法忍，二十常見諸佛，二十一與諸菩薩共爲伴侶，二十二香華音樂六時供養，二十三衣食自然長劫無盡，二十四任運進道直至菩提，二十五常得少年無有老相，二十六常得強健無有病時，二十七更不重墮三塗地獄，二十八受生自在，二十九晝夜六時常聞妙法，三十住不退地。此依諸經，念佛生淨土，總有三十種利益。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粥十利。《僧祇律》因難陀母　施衆僧粥，佛說偈云，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良藥佛所說，欲得人天長受樂，應當以粥

施衆僧　今施十明者，一色，二力，三安，四樂，五壽，六辯，七智，八具，九解脫，十具足也。此之十明，能滅十惡，謂滅轉重，無滯礙也。七宿食消，八風除，九消飢，十消渴

罪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七　言五逆者，謂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此之五種，經名爲逆，亦名無間。何故此五偏名爲逆，以其背恩違福田故。殺父殺母背恩故逆，餘三違於福田故逆。殺阿羅漢破和合僧，違僧福田。出佛身血，違佛福田。問曰：三寶皆是福田，以何義故不說違法。釋言，謗法重於五逆，是故不入五逆罪中，其猶五逆不入四重。此五何故名無間業。釋有四義，一趣果無間，故曰無間。故《成實》言，捨此身已，次身即受，故名無間。二受苦無間。五逆之罪，生阿鼻獄，一劫之中，苦苦相續，無有樂間，因從果稱，名無間業。三壽命無間。五逆之罪，生阿鼻獄，一劫之中，壽命無絕，因從果因，名爲無間。四身形無間。五逆之罪，生阿鼻獄，阿鼻地獄，縱曠八萬四千由旬，一人入中，身亦遍滿，一切人入，身亦遍滿，不相障礙，因從果號，名曰無間。

又　次就三業三毒分別。言三業者，五逆之中，殺父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是其身業。破僧之罪，是其口業。言三毒者，前之四種順心所起，破僧一種，貪嫉心發，以貪名聞，妒嫉心故，破壞僧輪。

次辨輕重。殺父最輕，殺母次重，殺阿羅漢罪復轉重，出佛身血轉轉重，破僧最重。故《成實》云，破僧最重。何故如是。離三寶故，令僧離佛，亦離法寶。又於佛所起深嫉心，違轉正法，復惱大衆，應入聖者，不得入聖。坐禪學問，讀誦禮拜，如是等事，一切不得，所以最重。

又　言次第者，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此四相望，無其次第，隨何在先，皆得起之。若以破僧對殺父母殺羅漢等，破僧在先，久清淨人，能破僧故。若先殺父殺母羅漢，人不信受，何能破僧。若以破僧對出佛血，次第不同。若依《雜心》，要先破僧，後出佛血。清淨之人，能破僧故。《四分律》中，先明出血，後明破僧。彼說云何。提婆達多，先教世王殺害其父，自欲殺佛，望爲新王新佛化世故，先害佛，以害佛故，惡名流布，利養斷絕，五人相將家家乞食，因即起於破僧之心，遂便破僧。故知破僧定在其後。一說云何，並是聖言，難定是非。若欲和會，律中所說，就最初者。出血無犯，故得破僧。《雜心》所論，據彼後時所防者語，必先破僧後得出血，若先出血不得破僧。

次就人處分別其相。言就人者，依如雜心，唯男與女，能成逆罪。唯男不能成其逆罪。就五逆中，破僧之罪，局唯男子，不通男女。《成實》無文，准彼所明七惡律儀，不能男等得有成義，五逆應然。於中破僧，其唯男子。餘通男女，不能男等亦能起之。言就處者，所謂三界五道處也。三界之中欲界能起，上界不能。五道之中，人趣起之。就人趣中，破僧出血局在閻浮。餘通三天，除鬱單越。

次明受報時節久近。五逆之罪，若有作者，阿鼻獄中一劫壽報。問曰，有人具造五逆，是人爲當一劫之中具受五報，爲當前後。如《阿含》中，同在一劫，火有厚薄。涅槃亦然。若依《毘曇》，具五逆者，五劫受報，不在一時。成實亦然。故彼論言，是罪重故久受重苦。於是中死還是中生。若此劫盡，生於他方阿鼻獄中。問曰，五逆是生報業，次身受者可是生業，後餘劫中所受之者，便是後業，雲何名爲生報業乎。釋言，重罪報分相排，所以無過。若無初逆，不至後劫。是故猶名生報業矣。

次明五逆可盡不盡。五逆之罪，是定報業，假修對治，但可令輕，不可令盡。故《成實》云，五逆之罪，但可令滅，不可都盡。如王法中有重罪者，但赦令輕，不可全放。故彼闍王殺父之愆，諸佛懺悔，如來但言阿闍世王重罪微薄，不言滅盡。

智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二　罪有三品，一者違無作起障道罪，二者體性罪，三者無明煩惱根本罪。通稱罪者，摧也，現則摧損行人功德智慧，未來之世三塗受報，則能摧折行者色心，故名爲罪。一明作法懺悔者，破違無作障道罪。二明觀相懺者，破除體性惡業罪。故《摩訶衍論》云，若比丘犯殺生戒，雖復懺悔，得戒清淨，障道罪滅，而殺報不滅，此可以證前釋

後，當知觀相懺悔，用功既大，能除體性之罪。

吉藏《仁王般若經疏》卷下　五逆，殺父、殺母、殺眞人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又　六重者，四重加沽酒爲五，不說四衆罪過爲六。二十八輕者，出《善生優婆塞經》。第一，不供養父母師長。二者，耽樂飯酒。三者，不能瞻身病苦。四者，有乞食不能隨多少與，而令空去。五者，若見比丘比丘尼長老尊宿處優婆塞等，不禮拜問訊。六者，若見四果犯戒生憍慢心。七者，月月不能持六齋受八支戒。八者，四十裏有講法處，不往聽。九者，受招提僧臥具床座。十者，疑水有蟲故飲。十一，險難之處無伴獨行。十二，無伴獨宿尼寺。十三，若爲財命打罵奴婢僮僕外人。十四，若殘食施四部衆。十五，若畜貓狸。十六，畜養象馬牛驢一切禽獸，不作淨施。十七，若不儲僧伽梨衣鉢盂錫杖。十八，若爲身田作。十九，不得自爲身命，若作市易鬥秤賣物。一說，價已，不得前卻捨賤取貴。二十，若在非處非時行欲。二十一，商賈販賣不輸官稅盜棄而去。二十二，若犯國制。二十三，得新果菜，不先奉三寶，先自受用。二十四，僧若不敢說法讚歎，輒便自作。二十五，若在沙彌比丘前行。二十六，僧中行食，不得撰擇取美，過分而取。二十七，不得養蠶。二十八，行路之時，遇見病者，不住瞻視方便付囑而捨去。

義淨《說罪要行法》　每於半月月盡，憶所犯罪，準法而說。或故妄語，或飲酒，或非時食等，或請香不淨洗手而食。

每於旦朝或復餘時，不觀水而飲用，不如法放生故，斷衆生命，自壞生地。或教他壞，不作知淨語。於五生種不以火等作淨而便食，用鉢碗不淨洗而食，銅碗匙筯不以灰揩而食。凡是銅器皆以灰揩方淨，若以澡豆水洗不得成淨。或飲用殘宿惡觸瓶水，及殘宿惡觸刀子割餅等而食。非時飲不淨茶湯酥蜜等水。

食五正食已，捨威儀竟，吞咽餘津。

自受捉金銀錢寶，及使人受捉，不作知淨語。凡觸火不持心，燒香等觸火不持心。

非時入聚落，不白苾芻。與未受具人同室宿過二夜，與未受具人同誦及同聲唱佛。此等波逸底迦罪，據數犯者言之。

又每旦及大食後不嚼木，或向塔嚼齒木等，用訖不洗而棄。在僧淨地中洟唾，或棄蚤虱等不依處所，或食時飲噉作聲，或食時含食語話，或齚半食，與未受大戒人同床席坐臥。

或立小便，或大小便不洗淨。大小便時嗽口吐水，及洟唾棄齒木皆不彈指警欬。污手捉飲食器，不淨洗手嗽口飲水等。

非時食蜜，不以水滴作淨。或觀男子及以女人，不善持心而生欲想，或自觸身起愛染心，或不繫想光明縱心眠睡，在燈燭光下眠臥，雖有開緣，若觸火等不持心，或於三寶師僧父母所，起不尊重心，及生嗔忿而不忍受，滅燈火不持心。此等皆是惡作罪，且隨要言之。若更有餘者隨所憶罪，此等皆須對人一說而悔，或有責心者。云何責心。凡出家者，於不謹慎心中違律教時，即須自責心云，此事是我所不應作，我從今已去更不如是。若常能如此自剋責時，自然不虧諸戒，須知佛教意在如此。

又凡出家受十戒及大戒已去，一一事皆白親教師或軌範師，唯除五事不須言白。云何爲五。謂大小便利，飲淨水，嚼齒木，同一界內齊，四十九尋內禮佛繞塔。餘皆須白。若不白師者，一一皆得惡作罪。

四恩

綜述

道世《法苑珠林》卷五〇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爲難報。何等爲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爲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

道誠《釋氏要覽》卷中　恩有四焉，一父母恩，二師長恩，三國王恩，四施主恩。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佛言，世間恩有四種。一父母恩，二衆生恩，三國主恩，四三寶恩，如是四恩。

一切衆生，平等荷負父母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若我住世，一劫說不

能盡

二衆生恩者，無始已來，一切衆生，輪轉五道，互爲父母，各有大恩故

三國王恩者，福德最勝，雖生人間，得大自在。三十三天，常以其力，護持國界。山河大地，盡屬國王，是故，大聖王以正法化，能使衆生悉皆安樂後譯《華嚴經》云，國有君王，一切獲安。是故，人王爲一切衆生安樂之本，在家出家精心道撿，皆依正國而得住持，演化流布。若無王力，功行不成，法滅無餘，況能利濟。是故，所修一切功德，六分之一，常屬國王。願王福山，崇固難壞。《薩遮經》云，王者民之父母，以法攝護衆生，令安樂故。又禮佛時，常爲諸天龍神願，風雨順時，文武百官，常居祿位者。《西域記》云，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又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故，常須繫心祝願也。

四三寶恩者。佛法僧寶，具足無量，神通變化，利樂有情，暫無休息。《正法念經》云，如來，三界最勝，度脫生死，此恩難報。若於佛法深心，得不壞信，是名報恩。《華嚴經》偈云，如來無數劫，勤苦爲衆生，云何諸世間，不報大師恩

《報恩經》云，父母者，三界最勝福田。《毘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母，一肩持父，經於百劫，徒自疲勞，或持七寶種種供養，令得富樂，亦未報父母恩。若其父母無信者，令起信心。若無戒者，令住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若無智慧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方曰報恩。【略】《中心經》云，佛言，知師恩者，見師則承事，不見則思惟教誡，如孝子之念父母，如人念飲食等。《大方廣不思議境界經》云，當供養父母、和尚、及世間。曾致饒益，賴其恩者，應念倍增報恩。何以故，知恩者，雖在生死，不壞善根。不知恩者，善根斷滅。是故，諸佛稱讚知恩報恩者。

或問，釋氏爲俗人作疏子，亦有云奉爲四恩者，其國王父母可知，其師長施主何耶。答，經不云，及世間曾致饒益，賴其恩者，若教授經書伎術事業，或令避惡從善者，皆師長也。夫師者，教以道之稱也。若假借財本拯苦與樂者，皆施主也。

五事

綜述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〇 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起，敕令奴婢，時作飯食。三者不益父母憂惱。四者當念父母恩重。五者父母疾病，當恐懼求醫療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算書疏，三者當教持經戒，四者當與娶婦，五者家中所有，當給與之。

南向拜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者當敬歎之，二者當念其恩，三者所教隨之，四者思念不厭，五者當從後稱譽之。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知不忘，二者當勝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已不忘，四者有諸疑難，悉爲解說。五者欲令弟子智慧勝師。

西向拜者，謂婦事夫，當有五事。一者，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當炊蒸掃除待之。三者，不得有婬心於外，夫罵詈之，不得還罵作色。四者，當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若寢息，蓋藏乃臥。夫視其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衣食以時與之。三者，當給與金銀珠璣。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於外耽嗜侍御。

北向拜者，謂人視親屬朋友，當有五事。一者，見之作惡，私往屏處，諫曉呵止之。二者，小有急事，當奔趣救護之。三者，所有私語，不得爲他人說。四者，當相敬歎。五者，所有好物，當多少分與之。

向地拜者，謂大夫視奴容婢使，亦有五事。一者，當以時衣食。二者，病瘦當呼醫治之。三者，不得妄撾捶之。四者，有私財物，不得奪之。五者，分付之物，當平等與之。奴婢事大夫，亦有五事。一者當早起，勿令大夫呼之。二者，所當作次，用心爲之。三者，愛惜大夫物，不得棄捐乞丐人。四者，大夫出入，當送迎之。五者，當稱譽大夫善，不得說其惡

向大拜者，謂人事沙門道人，當用五事　一者，以善心向之　二者，擇好言與語　三者，以身敬之　四者，當慈慕之　五者，沙門道人，人中之雄，當恭敬承事，問度世之法　沙門道人，當以六意視其凡民　一者，教之布施，不得自慳　二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　三者，教之忍辱，不得恚怒　四者，教之精進，不得懈慢　五者，教之一心，不得放意　六者，教人黠慧，不得愚癡　如是行之，爲汝父在時，六向禮拜之教也，何憂不富　迦羅聞已，即受五戒作禮而去

又卷二三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蹋阿僧提，上正住座；四當還向上座；五先手按座，乃卻座。已座有五事：一當正法衣安座；二揵稚聲絕，當先讚偈唄；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床問；二不得共座問；三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設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戶

又卷三四　又《三千威儀》云，當念有五事：一當念佛功德；二當念佛經戒；三當念佛智慧；四當念佛恩大難報；五當念佛精進乃至泥洹。復有五事：一當念比丘僧；二當念師恩；三當念父母恩；四當念同學恩；五當念一切人，皆使解脫離一切苦

又卷三八　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淨土持下穢，四不得向佛像上故華；五當巨過漢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

又卷四七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床有五事：一當徐舒蹔床；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床有聲；四不得大拂拭床席使有聲；五洗足未燥當拭之。在床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吒喑噁；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輩臥；五欲起坐當以時　若意走不定，當自責本起　又臥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壁臥，亦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檢兩足累兩膝　又臥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床不使床有聲；二著履先當抖擻；三正住著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　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

又卷六八　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　何謂爲五　一，慈心不殺，恤養物命，令衆得安　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　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　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　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　何謂爲五　一，布施恩潤貧窮　二，持戒，不犯十惡　三，忍辱，不亂衆患　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　五，一心奉孝盡忠　是爲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主　一切敬侍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億劫乃出　何謂爲五　一，不信有佛法衆，而行誹謗，輕毀聖道　二，破壞佛寺尊廟　三，四輩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　四，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　五，當來有欲爲道，已得爲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謗師尊　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　復有五事，墮餓鬼中　何謂爲五　一，慳貪，不欲布施　二，盜竊，不孝二親　三，愚闇，無有慈心　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　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　是爲五事，墮餓鬼中　復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　何謂爲五　一，犯戒，私竊偷盜　二，負債，觝而不償　三，殺生，以身償之　四，不善聽受經法　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爲緣　是爲五事，生畜生中　復有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　何謂爲五　一，施慧普廣　二，禮敬三寶及衆長者　三，忍辱無有瞋恚　四，柔和謙下　五，博聞經戒　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　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爲人奴婢　何謂爲五　一，憍慢不敬　二，親二剛強無恪心　三，放逸不禮三尊　四，盜竊以爲生業　五，負債逃避不償　是爲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　復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　何謂爲五　一，至誠不欺於人　二，誦經無有彼此　三，護戒不謗聖道　四，教人遠惡就善　五，不求人長短　是爲五事，生於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　復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　何謂爲五　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　二，大會之人，有說法者而誹謗之　三，見諸同學而輕試之　四，不見他事而爲作過　五，鬥亂兩舌彼此　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怖　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　若作沙門，

即得所願　何謂爲五　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　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　四、普慈一切，與尊正等，如愛赤子　五、所受經法，晝夜諷誦　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　若作沙門，即得所願。

忍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二　次就位論　第一伏忍，通則遍在一切地前，於諸地前，始觀未斷，斯名爲伏　別則唯在種性解行，以此世間未入聖位，不能永斷，故偏名伏

問曰，《地持》宣說，種性二障，清淨似永不伏　彼文復說，解行菩薩，有其種種煩惱上纏。《涅槃》亦云，地前菩薩具煩惱性，名爲凡夫。似如具在非伏非永。《仁王》說伏，似非永非具在。其義云何

釋言，煩惱麤細非一，於中麤者，種性地時，已伏已斷。地持據此說爲二淨。中品之者，地前始伏，未能永斷，《仁王》據此說爲伏忍。微細之者，地前菩薩，未伏未斷，《地持》所說解行菩薩，有其種種煩惱上纏，據此爲言。《涅槃》所云具煩惱性，義有兩兼。若望中品，伏而未斷，亦名爲具。若望細品，未伏未斷，亦得名具。若復細論，煩惱無量。或有煩惱，十信中伏，種性時斷。或有煩惱，種性時伏，解行中斷。或有煩惱，解行中伏，初地時斷。或有煩惱，初地時伏，二地中斷。如是次第，乃至佛地。若復細論，從初發心乃至佛地，念念之中，前伏後斷，以有此義，聖說沈浮種種不同。今據一義，且說地前，以爲伏耳。是伏有三，謂下中上，下在習種，中在性種，上在解行。

第二信忍，通亦遍在，如道品中所說之信。別唯在於初二三地，如《仁王》說。信中下品，在於初地。中，在二地。上，在三地。

問曰，論說證信兩地，信在地前，故論說言，願善決定，已入初地，非信地攝。今說信忍，何故在於初二三地

釋言，信者，是其始相，世間中說。世與出世，相對有二。一地前地上，相對分別，地前世間說爲信地，地上出世判爲證地。二就地上隨相以分，初二三地是其世間說爲信忍，四地已上是出世，故更與異名，名爲順忍無生忍等。

問曰，若言信是始相世間說者，四不壞信，應在世間。何故就彼出世說乎

釋言，不壞是其證信，故就出世證處論之，不同玄信，在出世故。或對地前初地出世，名不壞淨。故《地持》云，初地菩薩，得不壞淨，生歡喜心。或復對彼三地已還世間之行，四地出世，名不壞淨。故《地持》云，四地菩薩，不壞淨首，如修多羅。

第三順忍，通亦遍在，別唯在於四五六地。彼《仁王》及《地經》說，以此三地破相趣寂，順入無生，故說爲順。順有三品，下在四地，爲道品觀。中在五地，爲四諦觀。上在六地，十法平等及因緣觀。

無生忍者，通亦遍在，別則不定。如龍樹說，初地已上，亦得無生。若依《仁王》及與《地經》，無生在於七八九地。下在七地，始習無生。中在八地，成就無生。上在九地，無生忍滿。

問曰，前來以何義，故不名無生，至此方論

釋有四義。一就行以論，前六地中差別修道，諸行漸起，初地起願，二地起戒，三地起定，四地修起道品之慧，五地修起諦相應慧，六地修習緣起之慧。以此諸行，分分新生，故非無生。七地已上，念念頓起，一切佛法無有別行新起之者，故名無生。二據修以解。初至六地，功用修道，修心未熟，故名爲生。第七地中修無功用，八地已上成無功用，修心純熟，故曰無生。三約有無二法以解。前六地中，有無二行，前後互起，不能雙修。以互起故，名之爲生。七地已上，寂用雙修，無有間起，故名無生。四就一相如理以釋。初地已上，觀法虛假，破遣定性，名得無我。四地已上，破相入如，未能證實自體無相，故非無生。七地已上，證實離相，知法本寂，由來不起，故名無生。

寂滅忍者，通亦遍在，別唯在於《十地》已上，於中唯有上下二品。如《仁王》說，下在《十地》，上在如來。故經說言，下忍行中，名爲菩薩。上忍中行，名之爲佛

問曰、此忍、九地已前、何故不得

以彼趣求一相寂滅無分別法、未能了達法界皆寂、故不得此

問曰、何故三持之中、地前分多、地上爲一　此五忍中、地前爲一、地上分多

釋言、地位開合不定　或有開前合後、如彼三持三決定等　或開後合前、如五忍等　或前後俱開、如五方便及六地等　或前後俱合、如彼證信二種地等　門別各異、寧可一類　五忍之義、大況雖爾

又　五忍之義、出《仁王經》　慧心安法、名之爲忍　忍行不同、一門說五　五名是何、一者伏忍、二信忍、三順忍、四無生忍、五寂滅忍

言伏忍者、就能爲名　始習觀解、能伏煩惱、故名伏忍

言信忍者、從伴立稱　忍體是慧、與信相隨、故從伴說、稱爲信忍　是義云何　信有兩種、一者證信、從前伏後、觀心轉深、分證法性、於所證法、證信清淨、故名信忍　二者玄信、以已所得、仰類上法、信解不疑、故曰信忍

言順忍者、就能爲名　依前信已、更修勝慧、趣順無生、以能上順、故名順忍

無生忍者、從境爲名　理寂不起、稱曰無生、慧安此理、名無生忍、亦得名爲遣相爲目　得此忍時、捨離生相、故曰無生

寂滅忍者、從境爲名　一切法界、常寂不動、名爲寂滅　慧安此法、名寂滅忍、亦得名爲當相爲目　捨緣分別、心體寂滅、名寂滅忍

問曰、寂滅無生無我及空平等、有何差別

通釋是一、是故諸地、齊得此義　於中別分、非無差異、異相如何　觀法虛假、遣其定性、是無我義、此理最淺　破相入如、名空平等、此理次深　證實離相、由來不起、名爲無生、此理轉深　法界皆寂、名爲寂滅、不同無生、唯實無相、此理最勝　以不同故、諸地之中、亦得差異、異如後論

智顗《金剛般若經疏》　第一體者、安耐名忍、加毀爲辱　既無我人、誰加誰忍　故非忍爲忍、忍忍爲非忍、爲般若體也　何以故　下第二明般若用、以非忍爲忍、有大力用　初一世忍、次多世忍　一歌利、此云惡生　王何故忍、即非忍引事爲證　有苦能忍、有忍無苦、既無我人、割忍何生　若有人我、必生怨恚、而能恬然無我、明矣　二、又念五百世下、即多世忍　菩薩知身無所有、捨不足難　若有此身、捨大難也　尸毘代鴿、猶是三藏中事忍

前明有忍無苦、今明無苦有樂　有慈悲故、無恨無恨故、即樂也

又《摩訶止觀》卷七　當復思惟、是諸道品各有念根、念力、念覺分、正念等、即是忍義、攝提所攝　若三藏正念等是伏忍、通教正念等是柔順忍、別教正念等是無生忍、圓教正念等是寂滅忍　若人念力堅強、瞋恚之賊則不得入　而得入者、或因無念、或念不強而瞋厭得起、或今世起、或前世起、或瞋同行外護或瞋現事、或追緣昔嫌、或初起屑屑、或初即隆盛　若恣瞋毒、傾蕩無遺　設不自在、如蛇自齧　瞋障百千法門、豈得恣之而不呵責　當知但有理解未有忍力、既知是已、深生改悔、發大誓願　卑如江海穢濁歸之、屈如橋梁人馬踐之　當耐勞苦、猶如射垛、衆箭湊之　無恨無怨如富樓那被罵喜免手、乃至被刃喜疾滅　無辜惱者、忍力轉盛、如揩金磨鏡　譬提仙人強軟俱安、自忍化他贊法贊者、大誓不動、稱十方佛爲證爲救、佛放忍光、二世瞋障重罪銷滅、得與事理諸念相應、於諸違境忍力成就、是爲事油助增道明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忍、即於境所有、無嗔精進審慧　此有三種

一、耐怨害忍　謂遇他害應作是思、此我先業、今若不忍、更作苦因、便非愛己、成自縛害　又自他身性皆行苦、彼無知故增害我身　我既有知、寧增彼苦　聲聞自利尚不苦他、我既利他應忍他害　作此思已、應修五想　一念彼於我無始長時、或爲親屬、或爲我友、應捨怨害、住親善想　二念託衆緣唯行、唯法都無有我、誰爲怨害、應捨有情、住唯法想　三念彼生長自性無常、我極報怨、不過斷命　誰有智者於彼身命生死法中而欲更殺、尚不應起染濁之心、況復加害　應捨常堅、住無常想　四念衰盛者皆爲三苦恆所隨逐、我今於彼、應設方便、令永捨離、何容更苦　應斷有樂、住有苦想　五念求菩提本爲生類、應與義利攝受爲親、何容今者返加怨害　應捨於他住攝受想、自無憤勃、不報他怨、亦不隨眠流注相續　故於怨害、皆能忍受

二、安受苦忍　若逢事苦、應作是思　我從無始愚癡過失、爲求諸欲尚受衆苦、況求菩提成大事業、縱經百千俱胝大苦、亦應忍受、況小苦哉　若於一切四事什物慳弊稽侮不生憂惱、世法衰毀乃至病死、住四威儀　爲攝受法、正毀形貌、著壞色衣、自競攝、行乞求、棄非法財、絕婬欲樂、修善、利益、如法、勤劬、皆能忍受　精進匪懈、求大菩提、離異染心、勿生退轉

三、諦察法忍　於三寶等串習淨智善安勝解故　於羸劣卑賤有情、自居

尊貴臣隸等所，怨親中等皆能忍受。衆前屏處晝夜往來，乃至疾臥三業修習，於有損惱由忍故離，於有所求由忍故與，悔作饒益先後無異，非一益已捨而不益。怨所速謝，怨謝速受，勿令於己生疲極心，不堪忍所起上慚愧。審觀由忍現世安樂，能除不善，引安樂因，臨終不悔，後生善趣，無怨無讎，證無上覺，亦見不忍所有苦果，自作教他，讚勵慶慰。

又《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下　初明三種忍，以離不忍苦障。次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下，明不忍因緣者，有三種苦。前中有三，一者明能忍，謂達法無我，如經，如來說忍辱波羅蜜故。二者明忍相，謂他於己起惡等時，由無有我等相故不生嗔想，亦不於忍辱波羅蜜中有想，於非波羅蜜中不生無想，如經，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有我等相。三者種類忍，謂極苦忍，相續苦忍。如經，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言我念過去五百世中作忍辱仙人等。

就第二，不忍因緣，有三　一者，流轉苦忍，謂由不忍，故即流轉生死。爲對治此，故令離一切相，發無上心。若住色等，則於流轉苦中疲乏故，菩提心不生故，如經言，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心等。二者，對衆生相違苦忍，如經，如是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等，謂既爲衆生行無住施，云何於彼應生嗔也。三者，顯示乏受用苦忍因緣對治，如經，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等，謂若著於果報等施，即便於取用而有乏少，若行無住布施，舉事虛空，珍寶無量也。

圓測《仁王經疏》卷中　忍謂忍解，然即是慧。前文五忍，從果立名，由觀五蘊，得五分法身故。後之五忍，從境立名，尋即可知。此即第一，明觀五蘊，得前五忍，謂觀色蘊，便得戒忍。表無表戒，皆色蘊故。准此經文，表無表戒，皆是色也。觀識蘊，得知見忍。以了別識，與知見慧，義相順故。觀想蘊，得定忍，以彼假想，能入定故。如四無色，由想故得。觀受蘊，得慧忍，以依受故，立於四禪。由依禪故，能發者慧，是故觀受，而得慧忍。解脫忍者，是解脫身。解脫有二種，一者有爲解脫，即是勝解。二者無爲解脫，此明由斷行蘊所攝煩惱，偏得行蘊所攝勝解，名解脫忍。於境自在，名解脫故。是故《婆沙》，及《佛地論》，皆說勝解爲解脫身。故言觀行蘊，得解脫忍。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六　第三，無恚恨行，即是忍度。亦作五門一體性者。《瑜伽論》云，忍有三種。一耐怨害忍，以無恚善根相應慧數爲體，緣衆生爲境。二安受苦忍，以精進相應慧數爲體，緣法爲境。三法思勝解忍，以定慧二數爲體，緣無法爲境，以正智入觀境智同如故。又通論四法爲體。初無嗔，次勤，後慧並思，是三業通前故也。又《起信論》，知法性體，無嗔離惱，故隨順修行忍波羅蜜。

二修忍方便者。約初忍。《莊嚴論》云，由三思五想即能忍受。三思者，一思他毀我是我自業。若報，即重自造苦，苦不由於他。二思彼我俱行苦，以彼無知，於苦加苦，我今有知，云何復爾。三思聲聞自利，尚不以苦加人，菩薩利他，豈得以苦加物。五想者。一修本親想，一切衆生，久來無非親屬故。二修法想，打罵者不可得故。三修無常想，衆生性是死，法尚不應嗔，況加害。故四修苦想，衆生不離三苦，止應令離不應加。故五修攝取想，本願令樂，不令苦故。又《智論》云，若被毀害，但思對治法，不應起嗔。如遭風雨，但求遮法，而不嗔之。廣如《智論》，有多門辨。

又　三業性有忍想，謂自謙敬他是心忍相，和顏是身忍相，愛語是口忍相。下約離三毒現成忍相。

初約離嗔，謂不自害等。自有苦事，不能安忍。自刑害等，違安苦忍行，於怨不加，名不害他。此是耐怨忍。雙辨前二，故云俱也。《智論》有二忍，一於違能忍，二於順能忍。上是違忍。

二約離貪，於順能忍，謂不爲名利起慢自高傲他，及俱並可知。

三約離癡，不言自是離慢也。不虛是他離諂也。雙離，不俱也。又於所作，自不言是。於所愛處，不言是彼是。二俱捨，不言兩是。此是法思忍相。

又釋，約三業，初由和顏，故不害。次由謙卑，故不舉。後由愛語，故不是也。二教他化，亦是顯意。爲欲教人斷惡，先自修忍，於中先教離過。二以大忍，下成治行，謂具三忍治三毒等，故云大忍。

又　二對緣辨忍行相。謂難忍能忍，於中有二。先廣舉害辱，二於辱能忍。

前中四，一多衆生，二多罵辱，三多傷害，四經多劫，此難忍也。

二安心能忍，於中亦四：一深見嗔過忍，二思往勵今忍，三身苦俱空忍，四同佛攝生忍

初中遭苦生起，反擊不忍　下彰其過，有八句　初七，失自行過　於中，一不自調心過，二不護身口過，此二無戒失　三明無慧由頓，覆心不見法理，名不明了　四由頓暗心，令不寂靜，此障修定方便　五障修正定，六行虛非質過　上是妨善失　七增惡過，謂由自愛身，不受他侵，故致瞋惱，以增惡業　下明失利他過　何能令喜明無始善，而得度脫，明無終利

第二，思往自勵中，謂自思於往昔因護此身心，起諍造惡受苦無窮　今若不忍，更重增苦，多劫無愈　以此自勵，令心喜忍　又釋，由我有此身心爲苦因故，令他得有所惱害事，苦本在已，何不自責　故《涅槃經》云，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不應橫瞋於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　譬如因的則有箭中，我亦如是　有身有打，以此自勵　又釋，我於往昔未曾不有凡愚身心，或由惡業於地獄等處倘無量劫虛受大苦無一饒益，況今受此小苦，成就菩薩大忍之行　以此自勵，故生歡喜　對前門忍，說此爲重　勸心不退，勵心令進，由見此益於辱喜受，名心歡喜　調心離怠，攝不造惡，故云調攝　下釋調攝意，先徵後釋，爲令自他住無上法，故此亦是安受苦忍

第三身苦俱空忍中　對前二門說爲，復更思也　《思益經》云，諸法念念滅，其性常不住，於中無罵辱，亦無有恭敬，若節節解身，其心常不動，知心不在內，亦復不在外，身怨及刀杖，皆從四大起，於地水火風，未曾有傷損

又　第四，同佛攝生忍中　先有七句念衆生苦，後一句欲同佛救護前七中　一慇其有惡，二益令修善，三安其樂果，四不令著樂，故云攝取　五速令至佛，故云不捨，此令至地前　六令得地上不退　七令得究竟菩提果也　下明同佛行　謂諸佛因時修行此法，我今亦同，方於衆生作大饒益　何容不忍，反加惱害，故云佛所行等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中一　諸法無常，得無常忍者　有爲遷謝，剎那不住，得無常忍　觀一切法無自性空，體不生滅，得無生忍　此二引生安非安，立二種正觀　至下當悉，此位菩薩觀流轉蘊得解脫蘊，觀三界因果得三空忍，觀二諦假實得生無生忍，皆依勝解治倒，進修引生聖道，證初地故

又　言順忍者，能順者，慧所順者如　由慧隨順，順向順觀，順後無生，即忍之忍，名爲順忍　如《十地論》第八云，隨順平等眞如法故，四五地中得奢中忍，六地上忍皆悉隨順無生法忍，此忍即非無生忍故

又　言無生者，謂即眞理　智證眞理，名無生忍　《解深密經》云，瑜伽》《唯識》，皆說三性名曰無生　本性無生，自然無生，遠苦無生　若能證智，名無生忍　兼所證如，名無生法忍　即忍之忍，通二釋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五　忍體，經意云，忍辱波羅蜜者，勝義諦中，則無此相，故云非忍辱等　斷疑意者，若如汝言，受持此經，及菩薩行苦行，便同捨身，俱成苦果者　此義不然　以前捨身不達無相，即成苦果　持說此法，菩薩苦行，達無我人，知忍無忍，彼岸非岸，直造本源，豈成苦果故云，忍辱非忍辱等，忍到等者　然此以超忍爲體，須知本末五重，然後披疏則明見其理

五重者，一是本源之心，非動非靜　二不忍，謂以怨報怨　三忍雖不加報，未能忘懷，即未至彼岸忍　四忘情絕慮，寂然不動，即至彼岸忍　五非動非靜，即超彼岸忍　爲治動心，且居靜境　動既非實，靜豈爲眞　若準五門，方爲究竟　與其第一，更無二源　體相常然，竟無改易　今言忍辱波羅蜜，即第四門　非忍辱波羅蜜，即第五門　離苦相者，已越第三彼岸非岸，兼超第四　尚踰靜境，豈有動心　初後兩端，正當忍體　《正明經》徵意云，以何義故，能行此忍　釋意云，以無我人等相故也

道誠《釋氏要覽》卷下　忍，《瑜珈論》云，何名忍，自無憤勃，不報他怨，故名忍　由二因緣，諸出家者，力勵受行，速能證沙門義利　何等爲二因緣，一忍辱，二柔和　言忍辱者，謂於他怨，終無返報　柔和者，謂心無憤，性不惱他　《攝論》云，忍能生自他平和事，謂自身不爲瞋恚過失所染，即是自平和　既不憤恨，不生他苦，即是他平和　《六度集經》云，夫忍者，萬福之源也　《正法念處經》云，忍者第一善法，第一清淨，佛所讚嘆　忍有二種，一法忍，緣法道行思惟，白法善道，勝故能忍　二生忍，謂欲起瞋恚，忍令不起，知瞋過故

以忍止諍，《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眞尊貴　《長阿含經》云，天帝釋偈云，我常言智者，不應與愚諍，愚罵而智默，則爲勝彼愚

性德

綜述

智顗《觀音玄義》卷下　本者，性德法也　末者，修得法也　究竟等者，攬修得即等有性德，攬性德即具有修得，初後相在，故言等也　地獄界十相，性既如此，餘九亦然　【略】《大經》云，夫有心者，皆當得三菩提　如仙豫殺婆羅門，即有三念　又婆藪地獄人好高剛柔等義，雖在地獄，佛性之理究竟不失　故知地獄界即有佛性，佛相者，即是性德之相也　《淨名經》云，一切衆生即菩提相　聖人鑑之，冷然可別也　體者，即是地獄界心實相理也　力者，法性十力，變通大用也　作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師子筋師子乳也　因者，正因也　緣者，性德緣了也　果，即般若菩提大果也　報，即大涅槃果也　本，即性德　末，即修得　等者，修得相貌在性德中，性德中亦具修得相貌，故言究竟等也　《大經》云，雪山之中，有妙藥王，亦有毒草　地獄一界尚具佛果性相十法，何況餘界耶　地獄互有九界，餘界互有，亦如是　菩薩深觀十法界衆生，千種性相，具在一心　遠討根源，照其性德之惡性德之善，尚自冷然，何況不照修得善惡耶　如見雪山藥王毒草，以觀性德惡毒，惻愴憐愍，起大悲心，欲拔其苦　以觀性德善樂，愛念歡喜，起大慈心，欲與其樂　此十法界收一切衆生，罄無不盡　緣此衆生，假名修慈，豈非衆生慈普耶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下　問，無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虧內善。

答，自有修性二德，內外二緣。若性德本具，如水中火，不成事用，須假修德，如遇因緣方能顯現　是以因修顯性，以性成修　若本無性，修亦不成　修性無二，和合方備。又內有本覺，常熏聖種　外仗善緣，助開覺智　有內闕外，菩提不現　《華嚴經》云，法如是故，內因本有　佛神力故，外緣所加　是以若修萬善，則順法性　以淨奪染，性德方起　元來雖具，以造惡違性，本性不顯，不成妙用

知禮《觀音玄義記》卷一　夫言種者，凡有二義　一敵對論種，如三道是三德種　二類例論種，如緣了是智斷種　性德法身爲修德法身種　此二，皆取能生之義也

又　非違等者，以性奪修，千法皆性，何修不泯　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豈唯地獄涅槃即性，抑亦破戒淨行非修　非違非順，泯苦滅也　非暗非明，泯集道也　無明暗，故則違等者　上示全修即性，是故俱非　今論全性起修，是故俱立　荊溪云，性無所移，修常宛爾　既觀不違而違，故起悲願，拔其二苦　既觀非順而順，故起慈願，與其二樂　由知法界圓融，故非違順，亦由法界圓融，故有違順　有違順，故起誓　非違順，故無緣

又卷二　初明善惡，法門性德，皆具二

初問，緣能資了，了顯正因，正因究顯，則成果佛　今明性具緣了二因，乃是性德具於成佛之善　若造九界，亦須因緣，九界望佛，皆名爲惡　此等諸惡，性本具不

二答，只一具字，彌顯今宗　以性具善，諸師亦知　具惡緣了，他皆莫測　故《摩訶止觀》，明性三千，妙玄文句，皆示千法，徹乎修性　其文既廣，且義難彰。是故此中略談善惡，明性本具，不可改易

名言既略，學者易尋。若知善惡皆是性具，性無不融，則十界百界一千三千　故得意者，以此所談，望止觀文，不多不少　二明提佛，但斷修中善惡二

初問，一闡提者，此翻無欲，以於涅槃無樂欲故　又翻信不具，以其不信善惡因果故。既無欲無信，名斷善盡。佛已永離五住二死，名斷惡盡　善惡既是理性本具，則不可斷，是何善惡提佛斷盡。

二答，夫一切法，不出善惡，皆性本具，非適今有，故云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若因修有，安得常住。《大經》云，十二因緣，非佛修羅人天等造　不是性具，何得非造。《起信》云，一切法眞，不可遣故　若非正具，那得皆眞　以皆本具，故得名爲性善性惡。復以性具染淨因緣，起作修中染淨因緣，乃有所生世出世法　若具言者，本具三千爲性善惡，緣起三千爲修善惡　修既善

又卷四　九界各各具餘九界，可以意得　二善薩下，起慈悲二　初約十界，解釋三　初深觀善惡境二　初法，菩薩修慈，只於一念，遍觀十界　修得善惡，皆即性具，以性照修，盡善惡際　二如見下喻　二以觀下，廣運與拔心，觀於九界七法因緣及以所生二死果報，皆即性德，故起大悲，欲拔其苦觀於佛界七法因緣及以所生二德果報，皆即性德，故起大慈，欲與其樂【略】以三菩薩，觀於苦樂，但謂修成，故存與拔之功，莫運無緣之力　是故慈悲，俱不名普　今知所生苦樂及以能生因緣，皆是性德，故拔一切苦，不損毫釐，與一切樂，不增微末　方得慈悲廣普，塵劫忘勞　此衆生緣與其無緣，無二無別

善月《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卷三　以一切衆生所斷三界惑，業果報盡，即名爲佛，亦名爲覺　間不容髮，豈容衆生參於其間耶　此中疑多一覺字　故知即三道轉處爲佛爲智爲本業行，於五忍中悉皆具足，更無別道　豈有衆生其在外乎　衆生本業即佛菩薩所修行者，謂一切衆生從無始來本行事業，當體無非性德緣了，與今五忍正等無異　《淨名》所謂不離癡愛，起諸明脫是也，亦可謂是從要結示　故云，於五忍中十四忍具足，則三界不出一心　一心不出自性，故曰自性清淨等　疏則又曰，由煩惱故修行，由修行故成德，德成則果滿　推本言之，其理一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五　喻中有五，一空，二色，三暗，四日，五目　法中有四，一眞如，二性德，三煩惱，四智　法四喻五，數不齊者以空喻眞如，色喻性德，暗喻煩惱，日目二事同喻一智　所以然者　以日目二事各有一能，智慧之中具有二義，日能破暗，如智斷惑，目能見空，如智證理　既目無破暗之義，日無見空之能，約義分之，但有四對法喻　喻中意者，且如虛空無所不遍，一切色法亦滿世間，百千萬人悉在其內　日光未出，六合暝然，雖在空而不見空，雖對色而不見色　苟或日出，昏暗盡除，眼目開明，空色皆見　匪但空無邊際，身在其中　反思暗暝之時，不曾暫出　法中亦爾　謂眞如之理周遍十方，性上功德亦遍一切，衆生無量悉在其中，以智慧未生，唯是癡暗，雖在眞內何曾見眞，雖有性德不見性德　苟或智慧明發，惑暗盡除，眞性廓周，自然明見　匪但性無邊際，身在性中，反思迷暗之時不曾暫離　故肇公雲，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觀之則神　《彌勒頌》云，時及處實，有爲不得，眞如無智，以不住法，餘者有智　得對治法者，即智

又卷五　理性中善惡不斷，所以二　初問二，答二　初約理答，善惡是性，性不可改，安可斷邪　既不可改，但是善惡之法門也　法名可軌，軌持自體，不失不壞，復能軌物，而生於解門者能通，可出可入　諸佛向門而入，則修善滿足，修惡斷盡　闡提背門而出，則修惡滿足，修善斷盡　人有向背，門終不改　二譬如下舉譬類　魔燒佛經，如提斷修善　性善不盡，以法合也　佛燒惡讖，如斷修惡　惡法門存，即是合也　焚典坑儒，雙喻二人斷修善惡，豈能等合也

四明提佛迷達起不起異二　初問，二人善惡既皆斷修，而存於性　何故闡提後起修善，如來何故不起修惡

二答，二　初以了達，故不起實惡　提以邪癡，斷於修善　既不能達性善本空，故爲善染，修善得起　佛以空慧，斷於修惡，了達性惡本來清淨，惡不能染，故泯修惡　二以自下，以自在故，能起權惡　佛能達惡，於惡自在現惡攝生，不染不起　闡提若爾，則名佛矣　二若依下，破他義顯，正二　初敘他非義，二初明他得修失性，他即陳梁已前相州北道，弘《地論》師也　又有攝大乘師，亦同地人之解　他明梨耶，是無記無明，善惡所依，能持一切善惡種子　闡提但斷現行之善，後爲種子熏起於善　佛斷此識無惡種熏，永不起惡，仍釋伏難　佛斷惡種，如何現惡，化諸衆生　故釋云，但以神變，現惡化衆生耳　二問，若下難他，作意同外　斷惡既盡，神變現惡，全是作意非同明鑑，無念而彤　雖相州南道弘《地論》者，以法性爲依持，然不明性具諸惡法門，現惡度生，亦未能逃作意之咎　二今明下明，今妙旨二　初正明，由性具善惡起權實善惡二　初正，示今義　闡提成佛，諸佛現惡　若非不斷性善性惡，則義不成　二以有下，結成妙旨　斷常名通別人，緣理斷九　以定斷九，故昧性惡，名爲斷見　不能忘緣，是存修惡，名爲常見　涅槃已前，皆名邪見　斯之謂歟　斷修存性，既離斷常，乃絕一切邊邪之義及種種思　斯是妙旨，去滯情　二如來下，明由達不達故，自在不自在　現惡達惡，豈能染惡　惡際實際，縛相脫相，非道佛道　以了達故，無有罣礙　闡提不爾，故永異也

慧也。以目目一種同喻此，故謂目是能治暗是所治，所治之暗既盡，能治目光現前，即能見其色等。法中惑智，例此言也。故偈云，暗如愚無智，明者如有智，對法及對治，得滅法如是。讚德者，以顯得眞如爲由心淨，心淨由不住法，不住法緣有智，有智蓋由聞經。

布施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問：住相布施，果結無常，增有爲之心，背無爲之道，爭如理觀，福等虛空。故經云：佛言非我而能順理，何堅執事緣塵，而不觀心達道乎？

答：若約觀心，寓目皆是；既云達道，舉足寧非。菩薩萬行齊興，四攝廣被，不可執空害有，守一疑諸。《華嚴經》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是以，捨邊趣中，還成邪見。不可據宗據令，認妙認玄，識想施爲，陰界造作，應須隨機遮照，任智卷舒，於空有二門，不出不在，眞俗二諦，非即非離，動止何乖，圓融無閡。大凡諸佛菩薩修進之門，有正有助，有實有權，理事齊修，乘戒兼急，悲智雙運，內外相資。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種，或亡泯一切，成己見之愚。故《大集經》云：「有二行：緣空直入，名爲慧行；帶事兼修，是行行。」《菩提論》：「有二道：一方便道，知諸善法；二智慧道，不得諸法。」又經云：「如：因中如，如而無染；果中如，如而無垢。又二心：自性清淨心，本有之義；離垢清淨心，究竟之義。《起信論》立二相：一同相，平等性義；二異相，幻差別義。台教有二善：達能所空，名止善；方便勸修，名行善。

問：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或云一切無閡入，一道出生死。如何廣陳差別，立二法門，惑亂正宗，起諸邪見？

答：諸佛法門雖成一種，約用分二，其體常同。如一心法，立眞如生滅二門，則是二諦一乘之道，今古恢然，無有增減。是以總別互顯，本末相資，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成總；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故知隻翼難沖，孤輪罷運，惟眞不立，單妄不成。約體則差而無差，就用則不別而別，一二無閡，方入不二之門。空有不乖，始蹈眞空之境。

問：事則分位差別，理惟一味湛然，性相不同，云何無閡？

答：能依之事，從理而成；所依之理，隨事而顯。如千波不閡一濕，猶衆器非隔一金。體用相收，卷舒一際。若約圓旨，不惟理事相即，要理理相即亦得，事事相即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稱隨緣自在無閡法門。又且諸佛化門，檀施一法，爲十度之首，乃萬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攝生之要軌。《大論》云：「檀爲寶藏，常隨逐人；檀爲破苦，能與人樂；檀爲善御，開示天道；檀爲善府，攝諸善人；檀爲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檀爲慈相，能濟一切；檀爲集樂，能破苦罪；檀爲大將，能伏慳敵；檀爲淨道，賢聖所由；檀爲積善，福德之門。檀能全獲福樂之果，檀爲涅槃之初緣，入善人衆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處衆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隱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濟。」《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時，起慢心，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行。若二乘施時，惟觀塵動轉，小菩薩施時，念色體空，大菩薩施時，知心妄見。若佛謂證惟心，離念常淨，是知，一布施門，六行成別，豈可雷同？」一時該下，亦有內施外施，理檀事檀，體用更資，本末互顯，據理沈斷，執事墮常，理事融通，方超二患。且諸佛聖旨，校量施中，理檀爲先，內施偏重。故《法華經》云：「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智論》云：「若人捨身，勝過閻浮提滿中珍寶。」則知利口輕言易述，全身重寶難傾，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輪體寂，猶爲通教所收。況乃取捨情生，豈得成其淨施？且圓教施門，偏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備，何理而不圓！菩薩照理而不卻事，鑒事而不捐理，弘之在人，曷滯於法？若離理有事，事成定性之愚；若離事有理，理成斷滅之執。若著事而迷理，則報在輪廻；若體理而得事，則果成究竟。故《法華經》云：「又見菩薩，頭目身體欣樂施與，求佛智慧。若捨身是邪，何成佛慧？」故知毫善趣果弘深，以此度門標因匪棄。如釋迦佛捨身命時，度度皆證法門，或得柔順忍，或入無生法忍等。大凡菩薩所作，皆了無我無性，涉

事見理，遇境知空，不同凡夫，迷其罪福，不解因果，萬惡無性，是爲迷事取性，常繫三有。

問：經云：以三恆河沙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故知般若功深，施門力劣，何得違宗越理，枉力勞神？可謂期悟遭迷，求昇反墜矣。

答：得理則萬行方成，知宗乃千途不滯。不可去彼取此，執是排非，須履無閡之門，善入偏行之道。是以過去諸佛，本師釋迦，從無量劫來，捨無數身命，或爲求法，則出髓而刺身；或爲行慈，則施鷹而飼虎。《般若論》云：「如來無量劫來，捨身命財，爲攝持正法。正法無有邊際，即無窮之因，得無窮之果。果即三身也。乃至西天此土，菩薩高僧，自古及今，遺身不少，皆遵釋迦之正典，盡效藥王之遺風。《高僧傳》蕭法師入南山，自剜身肉，布於石上，引賜掛樹，捧心而卒。書偈於石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又僧崖菩薩燒身，云：代一切衆生苦。先燒其手，衆人問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又告衆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天台宗滿禪師，一生講誦《連經》，感神人現身，正走經呪文字，後焚身供養《法華經》。又智者門人淨辯禪師，於懺堂前，焚身供養普賢菩薩。雙林傅大士欲焚身救衆生苦，門人等前後四十八人，代師焚身，請師住世教化有情。傳記廣明，不能備引。若云諸聖境界，示現施爲，則聖有誑凡之愆，凡無即聖之分，教網虛設，方便則空。本爲接後逗前，令凡實證，設是示現權施，亦令後人倣傚，不可將邪倒之法，賺人施行。大聖眞慈，終不虛誑，是以八萬法門無非解脫，一念微善皆趣眞如。自有初心後心，生忍法忍，未必將高床下，以下凌高。善須知時，自量根力，不可評他美惡，強立是非。言是禍胎，自招來業。且如得忍菩薩，雖證生法二空，爲利他故，破慳貪垢，尚乃燒臂焚身，如藥王菩薩僧崖之類。若未具忍者，雖知以智慧火，焚煩惱薪，了達二空，不生身見，其或現行障重，未得相應，起勇猛心，運眞實行，酬恩供佛，代苦行慈，欲成助道之門，不起希求之想，若不欺誑，事不唐捐。脫或智眼未明，猶生我執，但求因果，志不堅牢，擬倣先蹤，不在此限。夫衆生根機不同，所尚各異。故經云：「佛言：若衆生以虛妄而學菩薩，我亦妄語。是知事出千巧，理歸一源，皆是大慈善權方便。或因捨身命而頓入法忍，或一心禪定而豁悟無生，或了本清淨而證實相門，或作不淨觀而登遠離道，或住七寶房舍而階聖果，或處塚間樹下而趣涅槃。是以，塵沙度門，入皆解脫，無邊教網，了即歸眞。大聖垂言，終不虛設。譬如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論難易。故知醫不專散，天不長晴，應須丸散調停，陰陽兼濟，遂得衆疾同愈，萬物齊榮。皆是權施，實無定法，隨其樂欲，逗其使宜。惟取證道爲心，不揀入門粗細。若於圓教四門生著，猶爲藏教初門所治。故菩薩所行檀度之門，如因因順孔而得出，似病服不淨而獲瘥。非觀，無以拔三毒之病根；非行，無以超三界之有獄。書云：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爲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爲國。是以，衆行俱備，萬善齊修，一行歸源，千門自正。經明十二因緣是一法，以四等觀者，得四種菩提。若惟取上上根人，則中下絕分。故弘宗教，有成滿之功；至寶所，因化城之力。豈可捨此取彼，執實謗權，頓棄機緣，滅佛方便？故云，從實分權，權是實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實。如迷權實二門，則智不自在。《大論》云：「衆生種種因緣，得度不同。有禪定得度者，有持戒說法得度者，有光明觸身得度者。譬如城有多門，入處各別，至處不異。」所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聖弘賢，含靈蘊妙，標之則爲宗爲首，爲導爲依，融之則觸境該空，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釋論》云：「三毒四倒，皆悉清淨，何獨尊淨於般若？今何取捨而欲逃空避影乎？且諸佛密意，詮旨難裁，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無有決定法，故號大菩提。不知般若有破著之功，教中偏讚，卻乃隨語生見，是以依方故迷。故般若能導萬行，若無萬行，般若何施？偏嗽醬而飲鹹，失味致患；專抱空而執斷，喪智成愆。《智論》云：「帝釋意念，若般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餘法？佛答：菩薩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用無所得法和合故，此即是般若波羅蜜。若但行般若，不行餘法，則功德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愚人，不識飯食種具，聞醬是衆味主，便純飲醬，失味致患。行者亦如是，欲除著心故，但行般若，反墜邪見，不能增進善法。若與五波羅蜜和合，則功德具足，義味調適。」《楞伽山頂經》云：「菩薩速疾道有二：一方便道者，能爲因緣；二般若道者，能至寂滅。是以般若無方便，溺無爲之坑；方便無般若，陷幻化之網。二輪不滯，一道無虧，權實雙行，正宗方顯。住無所住，佛事所以兼

修，得無所得，智心所以恆寂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録》卷二一《宗教答響一・布施品第五》

問：布施一門爲六度首，《金剛經》云，不住於相，此最勝義。又復破除慳貪種子，或復不能隨心如願，廣作功德，量力而行，非慳惜耶？

師云：觀心如幻，觀法亦然，四大假緣，無實主宰。身心尚不我有，況身外乎？良以世人認定個色身，堅著我相，貪圖利樂，資養無明，長慳貪業，從劫至劫，不能暫捨，縱其貪染，吸引衆生，墮於地獄，即此貪心，本無休止，故地獄有不息之機，因果歷然，深爲可懼。若是智者，肯以有限之身，造無窮之業耶？是故，諸菩薩藉此而行妙行，破衆生慳業，無有窮已。《般若》云，若菩薩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故，諸菩薩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無盡施，無猒施，從劫至劫，廣行妙行，圓滿菩提。內施者，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外施者，國城妻子，象馬七珍。內外施者，施上二種，無所恪惜。無盡施者，施心不竭，無滿足故。無猒施者，心無疲倦，常精進故。此菩薩達諸法性本來空寂，非內非外，內外搜求，本無所有。內不見有能施之人，外不見有所施之物，無施者，無受者，三輪體空。以此妙慧而行布施，然後爲一切有情說諸妙法，利益衆生。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諸布施中，法布施最。《華嚴・十行品》中，功德林菩薩說十種布施，文云，佛子，何等爲菩薩摩訶薩施藏？此菩薩行十種施，所謂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現在施、究竟施。分減施者，謂菩薩稟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先與衆生，然後方食。若受食時，預作念言，施自身中八萬四千尸蟲等，又以此食，惠施衆生，願我於身永斷貪著，是名分減施。竭盡施者，飲食香華，資生之具，一切皆捨，乃至盡命，亦無所恪，是名竭盡施。內施者，謂菩薩年方少盛，端正美好，乃至頭目髓腦，以濟衆生。念已施之，心無所悔，是名內施。外施者，名華上服，乃至王位，我今宜應隨彼所求，充滿其意，即便與之，是名外施。內外施者，如上所說，悉皆施之，是名內外施。一切施者，假使十方人來求上所欲，悉皆施與，是名一切施。過去施者，聞過去諸佛菩薩所有功德，聞已不著，了達非有，不起分別，不貪不味，亦不求取，無所依倚，見法如夢，無有堅固，但爲教化所著衆生，成熟佛法而爲演說。又復觀察過去諸佛，十方推求，都不可得。作是念已，於過去法畢竟皆捨，是名過去施。未來施，謂此菩薩聞未來諸佛之所修行，了達有非，不取於相，乃至作念，若法非有，不可不捨，是名未來施。現在施者，謂此菩薩聞諸天，乃至聲聞緣覺具足功德，其心不迷，無有貪著，又觀諸行，如夢不實，爲令衆生捨離惡趣，心無分別，修菩薩道，成就佛法，而爲開演，是名現在施。究竟施者，謂諸菩薩捨一切所有，滿足衆生已，然後開導一切衆生，令於衆生不生貪愛，悉得成就清淨智身，是名究竟施。此名施藏，是得忍菩薩所行妙行，非初心者能行。凡在有情分中，不可不知，不可不學，不可不行，但功力不及，當隨分行之。如一色一香一摶之食，悉名布施，增而廣之，有所餘畜，悉行布施，成解脫心，破慳貪業，不可以小善小施而不行也。如不行者，則失無量利益又，施者心有優劣，教中載，長者施一擯鄔與病僧，得九十一劫如意報，貧婦施一衣，現感王興供養。此謂之施心勝故，田亦勝故。田有二種，一者敬田，二者悲田。敬田者，供養三寶，國主天地及父母師僧，人所易發，凡諸所有，不生恪惜，於有情分中，則生分別矣。二者悲田，見病者，老者，貧窮者，殘疾者，乃至負命之者，當起同體大悲，資其所欲，而行布施，謂之悲田，其福勝故。甲此幻化之財，作眞實無相功德，以世間利樂千分萬分，百千萬億分，不足爲比也。其或有無獸之求者，不與者不得罪。何以故？縱彼貪心，陷彼慧命故。又或自身本無所有，而區區乞醯於鄰里者，似不可以布施解脫之心，而較其優劣也。大凡施者當隨分而無恪心，體三輪空寂，及菩薩無盡藏施，成就檀波羅蜜門，又不可不學也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〇《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良者，慕佛敬僧，於心甚切，往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欲目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奈何認僧產矣。爲何？蓋爲聞僧善者，及住持名寺，加衣鉢整齊者，往往廣與布施。若善者果有徵覺，則將所得之物，轉與貧難者，於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若住持名寺者，廣得布施，貧難不濟，與同類私相盜用，非理百端，寺頹而無補，於前好善者，亦加禍焉。於斯之道，好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差，若善人欲功德延及子孫者，當捨物於力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足慕道之心。所以力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頓靡，疊膝禪房，慕如來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爲之凍裂，雖酷暑蚊蟲爲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井，使俗人見之，

則衣鉢而形槁，故所以世俗耳目，無所驚聽，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好善者求佛，雖眞佛臨世，化爲力修僧人，亦不爲凡夫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源源焉。

綜述

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三　問：王但請護國土因緣，佛何故先爲說護佛因果耶？

答：人情麤淺，妙理難知。王雖麤情唯請一，而佛麤妙俱施。又若但爲說護國，國土安樂，增長憍慢。今佛說出世因果，令其厭俗，樂入眞也。又索少是弟子之禮，賜多是爲師之法。又索少表不貪，施多表不慳。又索少施多，表慈導之志。云云。

又《摩訶止觀》卷七　諸道品中各有捨覺分，正爲檀攝。若三藏捨覺分雖不入理，亦是捨身命財。《大論》云：慈悲喜於衆生有益，捨何所益，捨能具足六度，廣利衆生，是名大益。又捨如膏油，能增五度光明，故知檀度攝捨覺分也。若通教捨覺分，捨身命財，如幻如化，三事皆空，此捨覺分亦爲檀度所攝也。若別教捨覺分，捨身命財中無知，此捨亦爲檀度所攝也。若圓教捨覺分，捨十法界色身，捨十法界連持之命，捨十法界依報，如是身命財皆不入二邊，何以故？財名六塵，若計六塵可捨，有前人可與，己身能施，如此施者，即入六塵有邊。若三事皆空，即墮無邊。今觀財即空不入有，觀財即假不入空，不二之捨，與生死後際等。離老病死，得不壞常住，有邊是生死，屬前際；空邊是涅槃，屬後際；是二皆空，悉不可得，故稱爲等。離老死者，前際空故，離分段老死；後際空故，離變易老死。二死永免，故言離也。得不壞常住者，即是中道法性，諸佛所師，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此常住財，無能毀損，常住之身，無能系縛，常住之命，不可斷滅，成就究竟檀波羅蜜，以自莊嚴，故《金剛般若》云：初中後日分悉以恆河沙身布施，不如受持般若一四句偈。當知理觀圓乃會道品，檀度所攝也。如此道品舍覺分理，觀深微而不存事行。三藏中事施雄猛，剜燈救貿國城妻子，而理觀全無毫末，兩皆有過。今明事檀助破慳蔽，進成理觀，豈可相離。若人雖解實相圓捨之觀，無障論行，涉事慳克，保護財物，一毫不捨，辭懼勞苦，稱筋計力，不能屈己成他。貪惜壽命，豈能諍死讓生。觸事吝著，蹙然不動，但解無行，如是重蔽何由可破，三解脫門何由可開。今於道場苦到懺悔，生決定心起大誓願，捨身命財決無愛惜，自行此檀，又以教他，讚歎檀法，隨喜檀者，立此誓已，稱十方佛爲證爲救。心若眞實無欺誑者，能感如來放檀光明照除慳蔽。【略】事理既圓，能畢竟檀捨。財同糞土，身比毒器，命若行雲，棄三如唾，慳障既破，治道義成，便得解脫。若無因緣寄之行道，應有利益捨若遺芥，是爲事相助增道明，開三脫門得見佛性。

又《金剛般若經疏》　捨心無吝，謂之布施。無相可存，何吝之有。施爲六度之首，麤爲生法之機，二法皆空，於何不盡。次菩薩應如是布施，下結成住義。施受皆不可得，不住相也。正以虛心而施，福不可量。理既無量，心不應限，稱理行施，其福彌廣。

又　捨寶多而福少，持經少而福多者，經之勝用。

又　前寄捨財以明勝，此寄捨身以辨多。依報易捨，正報難損，自易之難，示化漸也。身命布施，不免有生。

又　應忘心而施，不住色，無財物也。【略】今爲利益而行施，施不望報，利益必深也。諸相皆無，不見施者，我說一切相即非相，不應住相生心行施。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受者亦無，不應化衆生而受度也。

又　若於此經生心不逆，福勝前施。施即有限，信心無極，何況書寫持讀誦說，但言以信，況復弘持也。明福有實，此即有量，豈得多耶。以無福爲福，故多也。金玉無性，故可積滿三千。福德無實，則可曠施而多心之無性。

又　一勸二誡文句相參。初勸發心，次勸應住，後勸修行。前誡離相，後誡莫染心施。今即初勸離相。發心菩薩以相盡爲極，故宜以忘懷而期心也。不應下即，是前誡不應住色。心中離一切相，不住聲香等也。應生無所住心者，即次勸應住般若。般若無相可緣，心何所住。若心有住，即爲非住。住相即心動，故非住也。是故下是後誡，令不住六塵行施。還舉前宗會以成義，理無住故。應忘心而施，不住色無財物也。菩薩爲利下即是後勸，令爲利益而行施，施不望報，利益必深也。如來說一切諸下第四引證，證中有三。第一舉佛說爲證，諸相皆無，不見施者，我說一切相即非相。不應住相生心

行施　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受者亦無，不應化衆生而受度也

又　依無住本，行於布施，即住般若中也　娑婆世界，宜用檀義攝六，資生攝，施，無畏攝，戒，忍，法攝　後三但舉一檀，即攝六也　捨心無吝，謂之布施　無相可存，何吝之有　施爲六度之首，舉爲生法之機，二法皆空，於何不盡　次菩薩應如是布施下結成住義　施受皆不可得，不住相也　正以虛心而施，福不可量　理既無量，心不應限　稱理行施，其福瀰廣

吉藏《金剛般若經義疏》卷二　若依論經，便有三種　一者，不著自身，故行布施　若著自身，則惜外物，故不行施　今不著自身，則不惜外物，故能行施也　二者，無所住一句，即是不著報恩　報恩者，謂供養恭敬等也　三者，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布施，即是不著果報　果報者，謂人天樂等　菩薩若著報恩及以果報，則捨遠佛道，是故不著報恩及以果報也

又　但檀義有三種，一資生檀，即是布施　資益衆生，亦是以資生之物以用布施　二者無畏檀，持戒即不犯財奪命，即是施物無畏　忍辱不加報於物，亦是施物無畏　故此兩度，名無畏檀　精進禪定智慧，此之三度，名爲法檀　言法檀者，以法施物，故名法檀　精進，則說法無倦　禪定，則知他人心，方能說法　般若是智慧，正能說法　故此三種，名爲法檀

又卷三　財施不及法施者，具有多義　一者，明法施之時，能施之人多是聖人智人　若使財施，能施之者則不爾　愚人無能行施，所以財施則劣，法施則勝也　二明受法施之人亦必是智人方能領受，愚者之與畜生不能受，此故明法施爲勝　三者，明得福爲勝，財施則但明能施之者，得福受施之者則不得　若使法施，則能所二人並皆得福，是故爲勝也　四者，法施則能施所施皆得而不失，若使財施，則受施之人得五事果，能施則失也　五者，財施則但益肉身，法施則益法身　六者，則法施能斷惑，財施正是伏慳　七者，法施則出有法，財施則是有流　八者，財施果有盡，法施果無盡　九者，財施不一時得，法施則一時而得　十者，明法施具四攝，財施但一攝　是故法施勝於財施也

又　復有人言，此是福德非福德，非福德福德，此是波若福德　但波若中有財施法施，波若財施法施，實無優劣　但受財施人，一生富樂，未能未來滅惡道之苦　受法施人，能滅三惡道報，未來生天人好家，乃至作佛　是故財施不及法施　【略】問，無得財施何如無得法施，有得財施，亦作此問　答，財法不二，則無得財施與無得法，施無有優劣，但無優劣，優劣義，則法施爲勝財施爲劣也　有得法施亦勝有得財施，大格如此也

又　何故持經小而福多，布施多而福少耶　故今釋云，布施雖多，是煩惱塵染因，還得顛倒生死果　譬如大千世界，微塵雖多，還成世界塵土之果　持經雖小，此是不顛倒因，還得不顛倒果，故持經雖少而得福多，布施雖多而福小也

又　第二明內施格量　上外施格量中有二，初捨三千世界七寶，次捨恆沙世界七寶　今內施格量中亦二，初捨恆沙身命，次舉口三時捨恆沙身命布施　今初，所以有此文來者　上明外施格量，此未足稱易　今捨內身命，方乃爲重也　又上明外施是下施格量，今明內施是中施格量　何以知之，大論呵迦旃延以內施爲上，若是財施，此明名下施，內施名中施　若無依無得施，方是上施　汝何得以中爲上耶　故知內施是中施，故從下施格，次至中施格也

又　三千財不及持經　【略】依論經，有四種勝　一者，云百分不及一，乃至百千分不及一，此是數勝　持經，福不可數也　二者，歎羅分不及一，此是力用勝，明經力用勝七寶施力用　三者，優婆尼沙陀分不及一，此云不相似數勝　此是數中微細之數，乃至持經少許福德數無有與此數相似，故云數勝　四者，因果勝　此經因果勝餘因果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一　又《阿毘曇甘露味經》云，田好有三種，一大德田，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　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四沙門果等　云何貧苦田，謂畜生老病等　云何大德貧苦田，謂聖人老病等　若施大德田，恭敬心，得大報　若施貧苦田，憐愍心，得大報　若施大德貧苦田，恭敬憐愍心，得大報　是爲福田好　云何物好，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物，多少布施，是爲物好　若布施佛即時，一切得福　若布施衆僧，受用得一切福，未受用，不得一切福　若供養法，故得大報　若學人聰明大智慧，以法故供養，是謂供養法　布施得富，受施竟得樂力壽等，功德殊勝，得大果報　若施畜生，受百世報　若施不善人，受千世報　若施善人，受千萬世報　若施離欲凡夫，受千萬億世報　若施得道人，得無數世報　若施佛，得至涅槃　又布施有六難，一憍慢施，二求名施，三爲力施，四強與施，五因緣施，六求報施

又《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持以七寶如須彌山等，於一劫中布施聲聞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家人能持一錢以用布施初發菩提心人，得福德多　比前功德，百分千分萬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寶梁經》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說世有二人應受信施　何等爲二　一勤行精進，二得解脫　令此施主，得大利益，有三種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行慈心　此三福中，慈心最勝

又《菩薩本行經》云，須達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道德　佛教布施，須達白佛，多施耶，少施耶　佛告須達，所施雖多而獲報少，布施雖少而獲報多　如施雖多而無至心，貢高自大，信邪倒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獲報少，猶如田薄下種雖多收實甚少　何謂施少而獲大福者，如施雖少，歡喜恭敬，與不望報，施佛及辟支四沙門等，所施雖少獲報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少收實甚多

又卷二三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正行善業，爲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生應聲天，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流轉　若爲財物故，與人說法，不以悲心利益衆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與女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賣求財，如是法施，其果甚少，生於天上，作智慧鳥，能說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施也　云何名爲中品法施耶　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勝餘大法師故，爲人說法，或以妒心爲人說法，如是法施，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人中，是則名曰中品法施也　云何名爲上品法施耶　以清淨心，爲欲增長衆生智慧，而爲說法，不爲財利，爲令邪見衆生等住於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則名曰上品法施也

又卷二四　又《十住毘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　何以故　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聽受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　又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爲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　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　又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　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遠離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發起三毒，於六度等心薄，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爲死　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　諸煩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

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　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爾　二者，法施能令衆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欲界　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長養色身　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必有竭盡　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只有伏貪心　故知財施不及法也　就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勝己，祕而有說，則自未來常不聞法

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爲他說法，是名利他，是人雖不自隨法行，爲他說，故自亦得利　於此惠施門，略有三品　下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　中法施者，說於持戒　上法施者，說於智慧，以說智慧，教人觀理，得斷惑智二障，出離生死，遠成菩提涅槃樂果　乃至但能唯說小乘，教化一人，令觀生空，信解依行，雖未得道，亦勝教化一閻浮中所有衆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

又卷三三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施不得其福　云何爲五　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婬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福　復有五施，人天得福　云何爲五　一造作園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　是謂有此五事，今得其福

又卷四一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　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然標布施者，有二義　一者，順在家三福業事，出家六波羅蜜之中，施爲先故　二者，體寬通攝六故也　在家三福業者，謂施戒修也，此三能於今世後世可愛樂故，賢良君子所稱讚故，名爲福業　非福翻此　初行施者，謂諸衆生無始已來生死繫縛都爲慳貪，創令行施，使於未得財色等不生貪著，於已得財色等不起慳吝，名之爲施　戒者，謂教持五八等戒　修者，謂修行諸善習禪定等　出家六波羅蜜者，謂出家修行，先行施度，謂從淺至深，從麤至細，從難至易　故經據勝者，謂衆聖之府據最勝　故各依一義，亦不相違　第二體寬通攝六故者　世親云，檀度攝於六，資生無畏法　此中一二三，是名修行住　無著意亦同，謂檀度有三一者資生　此有二種，謂內財外財施　二者無畏，謂令離苦得樂等，不令怖畏故三法施，謂隨機應病爲說法　故於中資生攝一，謂檀度　無畏攝二，謂忍成於已作惡未作惡，令不生怖畏　故法施攝三，謂進定慧　正說法時不疲倦，

故觀知機，明簡擇故也　無性論亦作是說　施性中現有六波羅蜜多，財施無畏施法施所攝故　解云，有釋此與波若次同　有釋此說，三種施中，一一皆攝於六，由如是義，故唯檀施也

又　若無住相施，其福最多也　何以故者　佛語須菩提云，我何以教令無住相施故，謂有相施者，是順世間施，可破壞故，可毀責故，得世間果不堅住故，是可思議，是可計量　無相施者，順出世間不可破壞，當得出世菩提果故，堅牢久住惜不能思，算數所不能量也　又有相我者，有其分限，是有拘礙　無相施者，無其分限，寬廣無邊，無有拘礙，是故得福最多　故不可以情思算數計量多少也

又　何以多財布施不如少受持經耶　由釋此意，故有三復次也　謂一者，在處處勝，在人人尊故　二，當何名此經下，能摧二障故勝　三者，三千大千已下，明財施爲染因，法施爲淨因，故勝

又　有其二喻　一者勝喻，謂因少受持，便生多功德　世界者，喻少持碎爲塵者，喻生多福　二者劣喻，如以財施，故多煩惱因，謂由所受施人因此而起種種鬥諍故　謂世界者，喻財施，碎爲塵者，喻生長煩惱　世界既爲塵因，財施亦作染因也　今此意云，持法雖少，生福甚多　財施雖多，但增煩惱　故說雖多財施，不及受持經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三　施中有五：一立施，二義施，三法施，四財施，五總無畏施　其實五施，一一並得多果　此中且說五相似果　若捨榮貴位而修正法，當得成佛，爲三界法王　由施義味，順於理故，當來希願，悉皆滿足　因以法施，當能達解一切佛法　財食因施，充益三業，故於當來，得樂三業　若以種種財法等施者，謂以財法攝取衆生，令其無畏，名無畏施　《菩提心經》說，願行財施，要有五種：一至心，二信心，三隨時，四自手，五如法　如有頌言，施者殊勝，信等具足，恭敬應時，自手施等　又有頌言，利他加行於有情，不簡有力及無力，於一切時一切施隨力，所能廣說法饒益　不應施有五　非理財不應施，不淨故　酒及毒不應施，亂生故　置羅機網不應施，惱生故　刀杖弓箭不應施，害生故　音樂女色不應施，壞淨心故　施有五利：一常近賢聖，二衆生樂見，三入衆宗敬，四好名流布，五作菩提因　無著菩薩說，謂修六種意樂：一廣大，二長時，三歡喜，四荷恩，五大志，六純善　於此六中，起三作意：一愛重，二隨喜，三欣樂　聞此六種，但當能起一念信心，尚能發生無量福聚，諸惡業障亦當銷滅

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次安三業　先以財物饒益有情，令聽所說，奉教行故　於有礙者當行愛語，令其攝受瞻察正理，拔出不善勸安善處，於正事業應共修行　令所化生，無他說故　次修波羅蜜多　施即捨位無貪三業　凡行布施，若唯令樂不作善利，或非利樂，俱不應與　若唯善利而非安樂，或俱利樂，皆應施與　若希財物，恣彼所須，規諸斷心，應隨自在

又　財寶若乏，應思來者，一是安樂非貧苦類，二是危苦無依怙等　揆己財足，俱應遂願　少應善遣安樂來求，知有懷慳或先貧乏，寄之樹福　方便導利，言無損費，仍爲饒益　我有珍財，隨汝取施　愼勿令彼求者空還　我若施時，汝應隨喜，令懷悅意，施種漸生　見來求相，知樂應與　若有矯詐欺誑乞求，掩過勿傷，稱滿其願，令無羞愧，歡喜而往　有初欺誑後始覺知，勿舉勿訶，但生悲愍，彼誤於我，起此愆違，我懷喜心，令彼無罪　若無財寶，隨己所能，如法經求，令施無闕　於佛正法，巧妙宣揚，令諸有情，隨應習施見常惠捨，應教數求，策施者心，勿令懈闕，惡供朋黨，不敬忘念　知餘有法，應求轉施，或書寫與　若見餘無，更寫無力，當應思審，我非慳所蔽別礙勝須耶　若有慳礙，即應施與　由施礙啞，尚應無吝，況令闕乏妙智資糧　若無慳礙，但爲勝須，思施彼時，爲滅煩惱，爲念生類，爲滿智因，觀無煩惱　見若

不施，增智資糧，當學巧慧，亦爲愛念此及餘生。若施彼時，便唯念此，如是不施，非違淨戒。善設軌儀，曉喻發遣。若畜財寶，爲作淨故，心應奉施諸佛菩薩，雖畜寶財，猶住聖種，恆思此福，令當增長，如佛菩薩所寄護持。若觀施時不稱正理，應言賢首，此是他物，不許施汝，慰喻發遣，或持餘財恭敬倍施，令知施者非慳故然。知此經等或非己物，於有怨苦，德恩有情，應行慈悲喜捨而施。

若有四障不能惠捨，應起四智而對除之。一有財寶，心不樂施，應思由先曾未串習，今不強捨，後更增背，故力勵修生覺悟智。二財匱闕，心不樂施，思此匱乏，障施因緣，應起悲心，自受貧苦，見施利益，生忍苦智。三財悅意，心不樂施，思此耽著虛妄顛倒，應覺能生當來衆苦，故力勵捨生知倒智。四雖行施，唯欣世果，當疾通達是邪果見，應觀諸行皆不堅牢，離散速盡，不生欣樂，唯求菩提生不堅智，應居閑靜，起淳厚信，數數緣念多妙財寶，以意解力，施諸衆生，故少用功生無量福，於所寶愛能自開捨，設艱辛得，亦勿慳吝，信心恭敬，自手應時，不損自他，而行惠捨，此有三種，與淨妙物，廣修財施，拔除恐怖，修無畏施，勸修善業，而行法施，速疾而與，不作稽留，非彼疾望，如速捨者，隨有即施，非積方捨，於彼謙下，無競無慢。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八　施家宅令衆得住處喜，施園林令得遊歡喜，設大施會者是無遮大會，種種皆施，謂不限物，不局時，不遮衆，無前無後，等施一切故也。【略】若更細論，所施物中，種類不同，依光統師，有二百二十次廣，有八萬四千何者，謂百二十事中，皆有十善業，而行施故，成一千二百，以七施法乘之，成八千四百，一一行中具十種迴向，故成八萬四千施行之門。七施法者，隨相有六入，理復一，即爲七也。隨相六者，心有三種，即三時喜等，事有三種，即施者受者及財物等。入理有二，謂照三事空，一寂之理。又釋以七聖財乘之亦得，如一施行有八萬四千，餘一一行皆亦如是。若散說行相，無量不可說。【略】初釋上施心，視如一子，悲心深也，是我善知荷其恩也，由初心故，長養大悲，由後心故，長喜心，俱由上二心，令悲喜不壞。依此悲喜廣行，大施心也。下釋上，以物豐，遂求稱意欣悅間，何菩薩見衆生喜，於財無染著，以施行熟故，施障盡故。

又　施障有四：一先未串習，二施物匱闕，三耽著上妙物，四欣樂當來具足財果。一，若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物，乞者現前而施心不發，即以正慧知我於施先未串習過失，決定知我先世於施未曾串習，致今有財乏者現前而施心不發。若今世不強施者，復來世定背施行，是故菩薩力勵思擇而行慧施。二，乞者現前，由財物少施心不發，以正慧通達，或由我宿業有過失故，或由現在繫屬他故，令我現受飢渴等苦，不能益一切衆生，設令行施，乃至殞殁，猶爲最勝，況有榮業可以活命，是故忍苦而行慧施。三，乞者現前，由可施物妙施心不發，即以正慧通達，是我耽著過失，我今於苦妄生樂想，由此顛倒，生當來苦，是故菩薩勵力行施。四，若菩薩施已欣樂當來大財利果，不求無上正等菩提，即以正慧通達，是邪果見過失，觀彼諸行，皆念念滅，所受用果，速疾滅盡速疾離散，是故滅彼樂邪果見，施行迴向無上菩提。問，准此經中諸大菩薩財寶無盡，悲心復廣，如何世間猶有貧苦衆生類耶。答，依《攝論》偈云，見業障礙善，厭現及惡憎害他，彼衆生不感菩薩施，此有五義。一，菩薩見衆生，貧不作惡業，富即作惡業。二，衆生貧即修福，富即障善。三，衆生貧即厭生，死心現前，富即不厭。四，衆生貧即慈善，富即憎惡他人。五，衆生貧即不能害衆生命，富即損害他命。菩薩由見此五種義，令衆生百千萬劫常貧窮，不作惡業，染著生死，不令衆生於一刹那富，放逸作惡，墮四惡趣，是故瑜伽中於諸有情，有安樂無利益，菩薩亦不作。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中　言恆河者，新云殑伽河也。河中多沙，取一沙，數大千界，此多沙界，滿中七寶，如常分別，以用布施大千世界一切有情者，彰施廣也。以多沙界所貴七寶，持以布施大千世界六趣四生一一有情，皆悉等施，故經總說一切有情，皆得阿羅漢果者，得勝果也。彼受施者，一切有情，發聲聞心，修自利行，依舊經，云得七賢四果，此直舉勝，言羅漢果，顯所施中，至最勝果。

契嵩《鐔津文集》卷二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吝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禍。福禍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下道

其因　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　衆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　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　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　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　可量者，亞世而言之也　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諸佛化門，檀施一法，爲十度之首，乃萬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攝生之要軌　《大論》云，檀爲寶藏常隨逐人，檀爲破苦能與人樂，檀爲善御開示天道，檀爲善府攝諸善人　檀爲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　檀爲慈相，能濟一切　檀爲集樂，能破苦賊　檀爲大將，能伏慳敵　檀爲淨道，賢聖所由　檀爲積善福德之門，檀能全獲福樂之果，檀爲涅槃之初緣　人善人衆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處衆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隱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濟　《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時，起慢心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行　若二乘施時，惟觀塵動轉　小菩薩施時，念色體空　大菩薩施時，知心妄見　若佛，謂證惟心，離念常淨　是知一布施門，六行成別　豈可當同一時談下

亦有內施外施理檀事檀。體用更資，本末互顯　據理沈斷執事暗常，理事融通，方超二患　且諸佛聖旨，校量施中，理檀爲先，內施偏重　故《法華經》云，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　《智論》云，若人捨身，勝過閻浮提滿中珍寶　則知利口輕言易述，全身重寶難慳，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輪體寂，猶爲通教所收　況乃取捨情生，豈得成其淨施　且圓教施門，遍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備，何理而不圓　菩薩照理而不卻事，鑒事而不捐理　弘之在人，曷滯於法　若離理有事，事成定性之愚　若離事有理，理成斷滅之執　若著事而迷理，則報在輪迴　若體理而得事，則果成究竟　故《法華經》云，又見菩薩頭目身體欣樂施與，求佛智慧　若捨身是邪，何成佛慧　故知亮善趣果弘深　以此度門標因匪棄　如釋迦佛捨身命時，度度皆證法門

又　若復有人，能以一掬水，供養三寶，或奉父母，或丐貧窮給與禽獸，此之功德，歷劫不盡　以此言之，知海水少掬水多，海神歡喜，即以珍寶用贈賢者　以知一切萬物，惟應濟急利時，如若不用，雖多無益　經云，若種樹園林，造井廁橋梁，是人所爲福，晝夜常增長　《高僧傳》云，道安法師感聖僧語曰，汝行解過人，祇緣少福，能浴衆僧，所願必果

或平治坑塹，開通道路，或造立船筏，興置橋梁，或於要道建造亭舍，或在路傍栽植華果，濟往來之疲乏，備人畜之所行　六度門中，深發弘揚之志，八福田內，普運慈濟之心　一念善因，能招二報　一者華報，受人天之快樂　二者果報，證祖佛之眞源

或施食給漿病緣湯藥，住處衣服一切所須，安樂有情　是諸佛之家業，撫綏沈溺，乃大士之常儀，遂使施二訓梨，受九十劫之福樂　分一口食，得千倍之資持　經云，施食得五種利益　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力，四者施安，五者施辯　《智度論》云，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　《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安隱　此光能照疾病者，令除一切諸苦痛，悉得正定三昧樂　施以良藥救衆患，妙寶延命香塗體，蘇油乳蜜充飲食，以是得成此光明　或施無畏，善和諍訟，哀愍孤露，救拔艱危　福受梵天，行齊大覺　因強果勝，德厚報深　《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無畏，此光照觸恐怖者，非人所持諸毒害，一切皆令疾除滅　能於衆生施無畏，遇有惱害皆勸止，拯濟危難孤窮者，以是得成此光明

又《宗鏡録》卷一一　《釋論》云，持戒爲皮，禪定爲血，智慧爲骨，微妙善心爲髓　爲他說戒，能遮罪修福，無相最上，非持非犯，戶波羅蜜者，是施己皮也　說諸禪定，神通變化，不起滅定，現諸威儀者，是施己血也　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者，是施己骨也　檀忍等，應是肉也　說甚深法相，諸佛行處，不一不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微妙中道者，是施己髓也　將此充足飢餓衆生，況餘飲食　餘飲食者，即是人天二乘，戒皮，定血，慧骨，眞諦之髓耳　法華經云，於餘深法中，示教利喜者，即其義也　是以能說此法門者，是徹佛眞心，施於己髓矣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施食，《涅槃經》云，佛化曠野鬼神，爲受五戒訖　白佛言，我及眷屬，惟食腥血，今佛戒我不殺，云何存濟　佛言，從今當救聲聞弟子隨有修行處，悉令施汝飲食　於是制戒，從今比丘當常施曠野鬼神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非我弟子　施食有二種，若施曠野鬼神者，即是門食寺院，佛令設，供養亡，曠野鬼神，鬼子母，並取僧食，呼名施之　若比丘各自備一斛食施者，即依集面大士經，施與餓鬼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四　二答修行五　一總標，疏於法統

標者，謂色聲等六、通名法故　故《魏經》云、不住於事，菩薩萬行者，謂自利利他，事行理行，如是等行，無量無邊　今言萬者，且舉大數，總名布施者，謂第一即資生施，第二第三即無畏施，四五六度皆名法施　偈云下，引偈釋，於中初二句標，第三句配，第四句結也　一二三者，謂一攝一，二攝二，三攝三也，是則三施爲能攝，六度爲所攝，無著下攝所以也　前二義顯法施義隱，故疏明矣　然要略明資生者，資即外財也　無畏者，由持戒忍辱，故無心害物設有冤家，亦不讎報也　若無精進等者，《起信》云，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怯弱等　若無禪定等者，下文云，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不動，即無染義也　擬心，即差尚，名爲染　況貪信敬名利等，豈得非愆　若無智慧等者，說火濕水熱地動風堅，名爲顛倒　若說事如事，說理如理，則非顛倒　由是開一施爲三施，開三施爲六度，開六度爲萬行　萬行不出六度，六度不出三施，三施不出一種壇那　是故此中，唯言布施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九　儒家言施報，佛家佈施果報其實一也　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　欲得智慧，當勤學問　欲得長壽，當勤戒殺　欲得富貴，當勤佈施　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　財施者，以財惠人　法施者，以善道教人　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　或救以脫離恐懼，使之無畏　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　佛以孝養父母，亦爲佈施　是凡施於外者，皆爲佈施　故爲下而忠勤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佈施也　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　古語云，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　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　人不能朝種穀而暮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即受　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也　孔子謂，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　老子謂，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皆佈施之謂　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老子（雲）〔云〕，天道好還　皆果報之謂　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　所謂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災人者人必反災之，皆現世之施報也

孝

綜述

道宣《廣弘明集》卷一〇　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　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

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　棄親向疏，未成至孝

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

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

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　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褒

帝又無答

又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爲上　《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沙門之爲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爲不願　若洒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　施僧敬像，俱然合理　以嵩向背，鉢楯自妨，上言慢人　敬石名作凝僧，敬像還成愚俗　婬妻愛子，畜生亦解　詠懷剋念，何其陋哉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　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修合禮，僧有何愆

又卷一二　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　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　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殉義以忘身　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　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餉母，釋迦擔棺而葬親　寧國濟

家，豈非忠孝也　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叉於晉國，陳揚晉道而毒民，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九　如《木雞王經》云，人間世尊，何等爲父母力　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　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　是爲父母力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　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　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　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床榻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猶不能得報恩　當知父母恩重，施育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　又《地獄經》云，爲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嗽其舌根　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爲人貧窮　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牀地獄，後生毒蛇中　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爲人糞吃

契嵩《鐔津文集》卷三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　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　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　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　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　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　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　師也者，教誥之本也　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　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　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　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天始不先此三本者也　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　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又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　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　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即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　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　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　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　爲善微戒，善何生邪　爲戒微孝，戒何自邪　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眞之道者，由孝德也

又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　聖人之善，以孝爲端　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　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　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　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　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　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　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　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　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　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　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　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逝，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踰其母氏　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　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　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　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未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　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　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　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　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　故當承事供養　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　父母之正信者，可捨與之　其無信者，可稍與之　有所訓也矣

又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　曰，嘻孝矣，又何以加焉　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　佛也，極焉　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　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　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　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　李觀，唐之開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遷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　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　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　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大地神明也　佛之善，其大善者乎　佛之道，其奧道者乎　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　《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又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　夫不殺，仁也　不盜，義也　不邪淫，禮也　不飲酒，智也　不妄言，信也　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　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　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識也　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　大戒曰，孝名爲戒　蓋存乎此也　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　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　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　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蓋得其道矣　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是皆言以其正也　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又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伺之　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　是可謂篤於親也　慧能，

好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爲母儲，殆欲爲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於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祝之，遽有觸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至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敎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父母之喪亦哀，纏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畝，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尙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敎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又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敎，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於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眞，其眞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愛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

又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卽物也均。孝也者，效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效者，效其孝也。爲孝而無效，非孝也。爲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爲貴。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又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范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

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懿然骸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愼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閣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道誠《釋氏要覽》中　孝，《謚法》云慈，愛忘勞曰孝。《雜記》云，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曰孝。《四天王經》云，佛告諸弟子，愼汝心念，無受五欲，漱情去垢，無求爲首，內以清淨，外當盡孝。《梵網經》云，佛初坐道樹，成無上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以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爲戒。《盂蘭盆經》云，佛令比丘爲七世父母設盆供養佛及自恣僧。世人行孝，只於一身，釋氏行孝，兼爲七世父母，可謂孝矣。《法苑》云，持戒即是行孝，謂一切衆生皆曾爲我父母，宗親今持戒，不殺生不偷盜等，是名行孝。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三　經言，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以百味飲食，安盂蘭盆中，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六　長蘆賾禪師作《孝友文》百二十篇，前百篇言奉養甘旨爲世間之孝，後二十篇言勸父母修淨土爲出世間之孝。蓋世間之孝，一世而止，猶爲孝之小者。出世間之孝，無時而盡，以父母生淨土，福壽不止，如恆河沙劫，此莫大孝也。父母存而不能以此勸勉，他日徒傷其心，徒爲厚禮，亦何益乎。若又能轉以化人，使更相勸化，以此功德，資父母之福壽，厚父母之善報，佛不阻衆生之願，此意必可遂矣。上品上生者，先言孝養父母。吾能推是心以爲孝養，其往生品第可見矣。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因》卷一　念佛乃諸法之要，孝養爲百行之先。孝心即是佛心，孝行無非佛行。欲得道同諸佛，先須孝養二親。故賾禪師云：孝之一字，衆妙之門。佛語以孝爲宗，佛經以孝爲戒。言中不昧，口出戒光，直下分明，頓開心地。夫孝者，有在家之孝，有出家之孝。在家孝者，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承順顏色以盡養生；出家孝者，則愛辭親養微契本，深入無爲之理，上酬罔極之恩。趣解脫之要途，報慈親之逮德，非但未來獲益，亦於現世成功。所以如來子夜踰城道圓雪嶺，盧能白金遺母，法繼黃梅，然而以法斷恩應思報德，是以迦維省父切利，寧親至於貧乏無依，理合躬親給侍。是故畢陵迦起盡心之戒，忍大師有養母之堂【略】然則出家者以法味爲甘旨，不忘返哺之心，以佛事爲勤勞，未遺世諦之禮。非但一世父母，而多生父母皆報。不惟一身父母，而法界父母皆度。同登覺岸，豈止周公之配天，普示迷津，故逾考叔之純孝。出家之孝其利博哉。如或因緣未和，父母不聽，宜盡在家之孝，勸修出世之因。若能即俗而眞，亦有成佛之路。覩反哺兒之行，無虧膝下之嚴。報雙親顧復之勞，致一乘圓滿之地，遂使在家菩薩行解無疑。出俗高人因斯可鑑，其有局於事佛不能盡，於事親睹茲有感，於中可以克全其孝。嗚呼，光陰易往，父母難忘，有親在堂，如佛在世。以此報親之德，圓成念佛之功。是知父母喜歡則諸佛喜歡，此心清淨則佛土清淨。可謂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

六和敬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二　六和敬者，同止安樂不惱行也。起行不乖，名之爲和。以行和故，情相親重，目之爲敬。和敬不同，一門說六。六名是何。一身業同，二口業同，三意業同，四者同戒，五者同施，六者同見。六中前三就身彰同，後之三種就行說同。

身業同者，略有二種。一離過同，同離殺盜邪婬等事。二作善同，同爲一切禮拜等善。

口業同者，亦有二種。一離過同，同皆遠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二作善同，同爲讚誦讚詠等善。

意業同者，亦有二種。一離過同，同離一切煩惱業思。二作善同，同修信進念定慧等一切善法。

言同戒者，略有二種。一受戒同，二持戒同。又更分二，作戒同，二無

作戒同　亦得分三，一律儀戒同，二攝善戒同，三攝衆生戒同

二同施者，略有二種　一內施同，自捨己身，奉給尊事　二外施同，捨餘資生　亦得分三，一財施同，二法施同，三無畏施同

三同見者，見謂見解，略有二種　一世諦中見解無別，二眞諦中見解無別

問曰，前三行無不收，以何義故復說後三

釋言，前三是其能作，後三所作，故復說之　又前三中攝行雖盡，未知前三所作是何，故復明之

問曰，所作行別無量，何故偏說戒施及見

以其略故，於六度中，戒施在初，慧見在後　就初就後，以彰其同，中間可知，故略不論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六和敬　身同，口同，意同，戒同，施同，見同，是謂六同　等修佛法，離諸慢爭，故名和敬，亦名質直心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南山鈔》云，四人已上，能御聖法，辦得前事，名之爲僧　僧以和合爲義　言和合者，有二種　一理和，謂同證擇滅故　二事和，此別有六義　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諍，六意和同悅

又卷下　六和敬，馨云，以慈心起身業，以慈心起口業，以慈心起意業，若得重養，與人共之，持戒清淨，修滿盡慧，若行此六法，則衆和順，無有乖諍

自覺覺他

論說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二《法語》　長風遊太虛，萬竅競怒號，衆人聞以耳，菩薩用眼觀，是聲果有常，圓通門難開　嗟乎！聲來耳邊，來時孰主？耳住聲處，能聞何物？往來空之，根塵之性，有則能所難遣，無則枯槁木　兩路既窮，中最孤立？故曰：智人三世而無來往，此本光之常也；識涉三世，此本光之變也　本光變而根塵封，凝凝衆生睡夢濃　黃昏禮佛誰聲聲，聲入耳中空不空　空則無聞不空障，聞響重爲說圓通　聲既如是色不異，香味觸法玄乎哉？知之一字衆妙門，知見立知禍大矣　率情率性霄壤隔，相逢幾人辨端的　兩者從來一而二，用處在人悟與迷　悟則喜怒唯率性，率性能通天下情　情通開物而成務，譬如一指間屈信　不能率性而率情，迷中倍人可憐生　以己通人分別起，逆順關頭多愛憎　故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　又曰：率性之謂道，率情之謂倒　噫！聖人豈無情哉！唯其通而不昧，情而無累，情故無所不達，無累故初無愛憎　所以一切大菩薩，饑饉之歲，身化爲魚米肉山；疾疫世，身化爲一切藥草　此情耶？非情耶？無情則同木石，有情則不異衆生　故能以眼聞聲者，聖人也；以耳聞聲者，衆人也　仲尼六十而耳順，說者以爲聲入心通，道人常病之　夫何故？耳順則聲無順逆，皆率性之媒　率性則無我，無我則無內外，內外既無，則出入者其誰乎！嘻！不出不入，盡眉混沌，況出出入入哉！覺情覺情，覺則性明　無分憎與愛，觸處本光瞳　自覺更覺他，相逢蓋始傾　目擊不存存，別後更惺惺

綜述

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一　佛，名覺者　覺世間苦集，覺出世道滅，身長丈六，壽年八十，現比丘像，三十四心，樹下成佛者　三藏世尊，自覺覺他也　帶丈六像，現尊特身，樹上一念，相應斷余殘習　通佛自覺覺他也　現尊特身，坐蓮華台，受佛記者，別佛自覺覺他　隱前三相，唯示不可思議如虛空相，即圓教佛自覺覺他　故《像法決疑經》(雲)〔云〕，或見丈六之身，或見小身大身，或見坐蓮華台，爲百千釋迦說心地法門，或見身滿虛空，遍於法界無有分別，即四佛義也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一　次明三藏教菩薩者，雖知苦集修道止伏結惑，未有滅證，但得三悉檀，雖未得一，而能用四　所以者何　如病導師，

具足船筏，身在此岸，而度人彼岸，常以化人爲事，自未得度先度人，是爲不得而用　通教二乘體門雖巧得而不用，與三藏同也

又卷七　復次，分別權實則有三種，謂自行、化他、自行化他　具如《境妙》中說。本地自行所契權實二智，名佛自行權實。從本已來乃至鹿苑，種種方便隨他意語，說此二智迴轉無方，名佛化他權實二智　化他雖有二種，皆名爲權，自行雖二種，皆名爲實，是名自行化他合說權實

又《摩訶止觀》卷七　雖不處冀，難覆易露　或見講者不稱理，或見行道者不當轍，慈悲示語即被圍繞　凡令講說或勸爲衆生，內攖外動，即說一兩句法，或示一兩節禪　初對一人，馳傳漸廣，則不得止　初謂有益，益他蓋微，廢損自行　非唯品秩不進，障道還興　象子力微，身沒刀箭　掬湯投冰，翻添冰聚　《毘婆沙》（雲）（云）破敗菩薩也　昔鄴洛禪師名播河海，往則四方雲仰，去則千百成羣，隱隱轟轟，亦有何益利，臨終皆悔　武津歎曰，一生望入銅輪，領衆太早，所求不克　《著願文》云，擇擇擇擇，高勝垂軌，可以鏡焉　修行至此，審自斟酌　智力強盛須廣利益，如大象押羣　若其不然，且當安忍，深修三昧　行成力著，爲化不晚　《大論》云，菩薩以度人爲事云何深山自善　答曰，如服藥將身體康復業，身雖遠離心不遠離　若至六根清淨，名初依人，有所說法亦可信受，一音遍滿聞者歡喜，是化他位也　若此時不出，強軟兩賊無如之何　自行轉成，於他有辦　大象掉挌，刀箭無施日光照世，長冰自冶　此即安忍之力焉　若被名譽羅絹，利養毛繩，眷屬集樹，妨蠹內侵，枝葉外盡者　當早推之，莫受莫著　推若不去，翻被黏系者，當縮德露玷，揚狂隱實，密覆金貝，莫令盜見　若遁迹不脫，當一舉萬里，絕域他方，無相諳練，快得學道，如求那跋摩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第三別顯教主　《智度論》云，說佛法人有其五種：一佛自說，二弟子說，三神仙說，四諸天說，五化人說　爲簡餘四，故標佛也　自覺覺他，覺行窮滿，故名爲佛

善月《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卷二　謂佛者，翻名曰覺　覺有自他，亦曰覺滿　能覺世出世間因果之法，所謂苦集道滅是也　身壽八十等者，示同人法　雖出乎人而未離乎人，猶劣應而已　三十四心、八忍八智九無礙九解脫，總不出智斷二德，能破見思者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二　二則，無者，不也　只明此心，本不生滅，即同《起信》云　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常住即無生滅也　覺他者，此亦始覺了事即眞，以望自心，故名覺他，即同《起信》云　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　覺滿者，以前二覺有解有證　先後勝劣存自他之相，未得稱滿　今此圓備，不立自他，故稱之滿　若準《涅槃經》說，自覺者，覺自身有佛性　覺他者，覺一切衆生悉有佛性　覺滿者，若自若他無二佛性故　然常途所說，自覺揀凡夫，覺他揀二乘，覺滿揀菩薩　此中說者，自覺便揀二乘權教菩薩，豈唯凡夫　故《華嚴》云，一切諸法性，無生亦無滅，奇哉大導師，自覺能覺他

又《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起信》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則以無念名之爲佛　然覺有三義　一自覺，覺知自心本無生滅　二覺他，覺一切法無不是如　三覺滿，二覺理圓稱之爲滿，故知有念則不名覺　《起信》云，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無始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　又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

自利利人

綜述

慧思《大乘止觀法門》卷四　問曰，上言諸佛淨德者有幾種　答曰，略言有其二種　一者自利，二者利他　自利之中復有三種，一者法身，二者報身，三者淨土　利他之中復有三種，一者順化，二者違化　順化之中有其二種，一者應身及摩莬摩化身，二者淨土及雜染土　此是諸佛淨德

問曰，利他之德，對緣施設，權現巧便，可言無實，唯是虛相，有即非有　自利之德，即是法報二身，圓覺大智，顯理而成常樂我淨　云何說言有即非有

答曰，自利之德，實是常樂我淨，不遷不變，正以顯理而成故，故得如是復正以顯理而成故，即是心性緣起之用　然用無別用，用全是心　心無別心，心全是用，是故以體，體用有即非有　唯是一心，而不廢常用　以用用體，非有即有　雖然法界而不妨常寂，寂即是用，名爲觀門　用即是寂，名爲止行　此即一體雙行，但爲令學者泯相入寂故，所以先後別說止觀之異，非謂佛德有其遷變　又復色即是空，名之爲止　空非滅色，目之爲觀　世法尚爾，何況佛德而不得常用常寂者哉

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三　初三品明內護中，今當第二釋護十地行，即是明利他，答第二問也　言《教化品》者，菩薩以利物爲德，教諸衆生離一切惡，化諸衆生修一切善　又佛將此法教化衆生，得成菩薩，故云《教化品》　又以此法化諸國王，令識般若故也云云　品文二，一發問，二佛答　今初也，文有二意，一揀前品中護十地行菩薩，即能護人也　次云何行可行等者，正是問辭　一問菩薩自利行法，二問利他行，三問所化衆生之相云云　又初問自利依何修行，故以五忍答之　次問利他依何位行，故以十地行答之　後問何相衆生可化，故以幻身見幻化衆生而教化之　又此經說通自他，而就他說爲正，故文多利他行，故譯者亦以教化標目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一　問，用是化他亦不須自行權實

答，欲以自利利他故　並宗亦應然

問，欲自行化他因果，是故應取他也

答，化他因果不能致佛菩提，是故不取　並用他權實，亦不能令他至極亦不應取。

答，他宜須此利是故取也。

又卷六　自益名功德，益他名利益　此爲四，一利益來意，二正說中利益，三流通中利益，四觀心中利益

又《觀音玄義》卷上　福不唐捐，即冥益也　三十三身，即顯益也　現佛身，即實智也　現餘身，即權智也　觀音身，即本餘身，即迹也　又大威神力是本，方便力是迹，聞是觀世音　菩薩名者，若有聞是品者，即證了因功德不少，即緣因　不肯受常捨行故，及即時觀其音聲，觀即智　皆得解脫種種，調伏衆生　八萬四千發心等，是利益，即斷也

吉藏《金剛般若經義疏》卷三　問，故須立三佛　答，義要有三　由有法佛，故有報佛　由有報佛，故有化佛　法佛是佛性，要由佛性，故修因滿成報身　此二即是自德　無後化衆生，即是化他德，故有化佛也

又《法華玄論》卷四　一切菩薩皆有自行化他　今內靜鑒爲實，是自行，外動用爲權，是化他義　故知通一切教也

又《金剛般若疏》卷四　爲利衆生，故發心修行也　又無住修行，方能利衆生耳　有所住修行，不能自利利人也　如來說一切諸相下，此爲成上修行及爲衆生　既言修行，便有行可修　既言利益衆生，有衆生可利，便是人法見耳　故今明如來說一切相則非一切相，故雖修萬行無行可修，雖利衆生實無衆生可利

道宣《廣弘明集》卷一〇　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歸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　天地授道，廣利無邊　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　戒除外惡，定止心非　慧照古今，智窮萬物　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　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　今離不行，何處求益

又卷一一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眞僞難明　自非久處，未可知矣　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　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　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　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　以此校量，取捨難辯　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於梵天　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津梁七世　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又卷一二　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　百家之內，兩學爲先　用各有宜，弗可廢也　何者　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　儒術乃教化之談而愼民，可以導物　考而言之，非無優降　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自利也　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　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　孔子以術藝訓民，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　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　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　理豈虛哉　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

又卷二七　聖人所以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　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爲

本　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他，而他爲我用　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　求而獲者，則其理滯　菩薩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在己，而得無礙　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恆縛而無解　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　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無量　然津濟要趣，惟　解脫耳　故經云，若自無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　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惟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　菩薩行人棄之不顧。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三　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爲他說法，是名利他　是人雖不自隨法行，爲他說故，自亦得利　於此惠施門略有三品　下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　中法施者，說於持戒　上法施者，說於智慧　以說智慧，教人觀理得斷惑智二障，出離生死，遠成菩提涅槃樂果　乃至但能唯說小乘，教化一人令觀生空，信解依行，雖未得道，亦勝教化一閻浮中所有衆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

又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　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他利　如法住者有八智　何等爲八　一法智，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八上下智　是人具足如是八智　凡有所說，具十六事　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眞正說，十五說已不生憍慢，十六說已不求來世報　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他聽時，具十六事　一時聽，二樂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爲論議聽，七不爲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凡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爲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爲除五欲，十四聽時爲具信心，十五聽時爲調衆生，十六聽時爲斷闇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　如是之人能自他利　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善護念者，世親云，加彼身同行　一加其身，二加其同　梵行者，謂有菩薩曾已發心逢遇諸佛　機根已熟者，如來即護念之，一加其身，令得自利，增長善法　二加同行，謂即菩薩有同共梵行者，令轉教授之，加其利他也　善付囑者，謂根未熟菩薩即是　雖已發心，機根未熟　此有二種，一者曾未有功德，二者曾來雖有功德已唯退失　以此二人付授根熟菩薩，令其教導，於未得已退者令得，於曾得已退者令其進修，故名付囑　又得不退者，令不捨大乘者　前將根未熟付授根已熟者，今即世尊以法付授根未熟者，令不捨大乘　於大乘中欲令勝進，名爲付囑　世義云，准論付囑有二　一者菩薩之中有得退未得退者，但令其不捨大乘，令其勝進，名爲付囑也　然無著釋意與此稍殊　彼意說云，如來初成道時有菩薩，曾於過去已積善根，根已成熟者，佛即爲說彼行所住處，於住處中說聖道，爲能對治，分別爲所對治　又說斷除增減二執，不失正道，凡夫修菩薩修及佛地　又說成立般若名故，如是名爲善護念也　善付囑者，即根未熟菩薩未能發心修行，故如來臨涅槃付囑已攝受菩薩，令其以此五種義爲說，亦令成熟佛法也　已攝受者，即謂根熟菩薩故也　然護念有六　一者時，謂如來能爲現在及未來二時護念也，謂於現在令其安樂之時，即不令作惡招未來惡果，名爲利益　非如慈母令兒子現在得樂故，反令造惡也　二者差別，謂善能知機，差別爲說，故名善護念也　三者高大，謂以般若攝益有情，更無過上故也　四牢固者，謂世間物可有破壞，唯其般若畢竟堅牢也　五普遍者，謂遍能攝益於自他，故非如二乘但自利也　六異相者，謂信行地中凡夫修位有種種別，隨其差別，以別異法而爲說故也　善付囑者亦有六種　一入處者，謂所歸投處名爲入處　處謂安處也　謂佛付囑根未熟者言，我涅槃後歸餘善薩諸佛等，故以諸善友爲所歸投也　二法爾得者，謂已根熟者於他之所法爾能爲攝益，如母於子也　三轉教者，謂令傳說般若深法，使傳燈紹繼不絕故也　四不失者，即是入處，由有所歸投，故不失正法正道也　五悲者，即是法爾，由有悲，故能法爾攝益他　六尊重者，即轉授也，由尊重般若，故而能展轉傳教也。

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初所學處，略有五種　一所化處，謂應了知三乘不定阿顚底迦種姓差別，如應成熟　二利行處，若純自利，如爲已樂求財受用，爲慳法故追訪受持，爲生天樂持戒修行，求有染果供養三寶，爲貪利譽自，說己德令他脫難，還自攝受，耽定味等捨利有情　若純利他，如以邪見修行施等，以無因見缺行說法　此等純利皆應除斷，無罪二利應善勤修　三眞實義處，謂於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世間所成，道理所成　二障淨智所行眞實等，隨應修斷　四威力處，謂神通威力　六到彼岸能斷慳等，乃至與當來果善法威力，爲利有情堪忍大苦　四生信委入相現化，逆脂

盲等遇皆饒益等俱生威力　法界有情處時法器普能了知　神通化境，遍無邊界，等共不共威力。知此五力，應正勤修，成自佛法　五菩提處，謂智斷等一切功德，應遍了達希當果證　如是五處最先應達所化機宜，方應發起利他勝行。次知實義，可斷可修，於威力門修成自利，後於果位無上菩提，愛樂希求，精勤修證。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一　第三句云遍金剛智。大觀自在者，歎悲深智廣二果齊圓。因中修行，自利利他，悲智爲因，果道成滿。果既了知諸法，名遍金剛智。能證遍智，能摧二障，故喻金剛。或所破二障堅牢難壞，亦喻金剛。能證遍破，猶如金剛，煩惱所知。眞實妙智，名遍金剛智。得此智覺，能悲拔濟一切有情。自利智圓，利他悲滿，名觀自在。隨其衆生三業求願，卽能悲拔無有遺漏，名大觀自在。顯佛諸德，莫過此二，攝法周盡，隨應廣攝。

又　此後二句自利利他二德，無盡殊勝功德。謂如虛空經成壞劫性常無盡，如來一切眞實功德亦復如是。常無斷盡，如未來際無有盡期。利他功德亦復如是。窮未來際常作，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故廣大遍照，卽無斷盡眞實功德之照用也。

又卷二　三摩地者，此云等持，舊云三昧。謂諸有漏無漏等定皆能平等持心於境，名曰等持。謂大空等，三三昧等。無礙妙辯，謂法義詞辯說無礙　初之二德，舉自利行　第三之德，舉利他行。此三體性，依處，修法，得位。一切義門如別處說。

又卷三　若貪有我，恐增惡名，便增修道。因以貪等果得大樂，七種聖財法界珍財爲三界主。不爲過染，得十自在。於一切時於一切處於一切事堅固饒益一切有情，有情饒益，卽菩薩利。

又　行得果，於中分二。初無邊無際究竟法門，得二果時，深一味極殊勝故，自利果德，後甚深理趣無上法門　得二果已，自利利他，爲三界主，隨諸有情所願皆從。

又　明自利果中，明由貪等爲因展轉得四種果，一由貪等爲因得大樂，二大樂爲因得大覺，三大覺爲因得能降四魔，四降四魔爲因得自在。

又　此利他也，謂以貪等調伏世間等者，謂佛菩薩觀諸有情多慳所蔽，雖有珍財不能修福，亦不自用，如割身肉深生痛惜。菩薩知其因慳所蔽，增長惡業，當墮惡趣，無有出期　遂起大貪，集其財寶　令捨慳吝，不起惡業　菩薩實是後得智中大悲之心，起此貪等，不爲己身名利，諸衆眷屬恭敬，故起一貪增百千善　由是善財求善知識，遇見一王殺縛鞭杖無量衆生，善財心悔　王語之言，此諸衆生愚鈍，恨惙若不苦楚，終不調伏，故我苦之　善財方解，如仙譽國王殺五百波羅門更增功德。此亦如是，一切十惡所有業道皆準此知。故起貪時菩薩大利

又　初明廣大第一之心利他之行。所以者何。

又　能無遺餘拔有情界者，卽所有衆生　衆生所攝，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並皆拔苦而與其樂。無一衆生非悲智境，故無遺餘。遺者，遺落失沒之義　餘者，剩杖殘不盡義。拔，謂拔濟。拔諸有情，無一有情遺落失沒剩杖殘叢而不拔者。意樂遍滿十方三界五趣四生，故名廣大心也。利益安樂，畢竟大樂，最勝成就者，利益有十利。謂菩薩地說，一純利，二共利，三利益種類利，四安樂種類利，五因攝利，六果攝利，七此世利，八他世利，九畢竟利，十不畢竟利。

又　不爲生死四魔所壞，故名自在　略說自在，有其十種　謂壽自在，心自在，衆具自在，此三因施度圓滿。業自在，生自在，由戒度圓滿。勝解自在，由忍度圓滿。願自在，由勤度圓滿。神力自在，由定度圓滿。智自在，法自在，由般若度圓滿。如《攝論》等第九卷說，此十自在以宗而說，名自利果。

又《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下　若得智，得生如來家，得決定紹佛種，此爲攝種姓智，謂清淨法界，是佛所居，名如來家。入地菩薩以無分別智於中證會，說之爲生，如此菩薩決定得紹佛種，故名爲攝種性智。當知地前菩薩未生如來家故，雖是佛子，稍疏遠故，不名紹佛種也　二乘人雖亦佛子，但求自利，亦非堪紹故。《攝論》說，聲聞人如無智婢子也　一切凡夫，雖亦佛所攝受，亦所覆護，等生憐憫，未發菩提心，故亦非堪紹。唯入地菩薩從眞法界親所生，故堪紹佛種也。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或卽彼心爲求菩提，有志有能，故名菩薩。親光三釋，故《佛地》云，所言菩薩摩訶薩者，謂諸薩埵，求菩提故，此通三乘，爲簡取大，故復須說摩訶薩言。又緣菩提薩埵爲境，故名菩薩，具足自利利他大願，求菩提，利有情故　又薩埵者，是勇猛義，精進勇猛求大菩提，故名

菩薩

又　行摩訶衍化者，梵音摩訶衍，此云大乘，行自利利他兩行平等，故名摩訶衍化

又卷中　第二正辨入位　於三寶田，生十種心　就十心中，前五自利，後五利他　前五心者，信等五根　後五心者，一施，二戒，三護三寶　四求勝果，名爲願心　五迴求菩提，名迴向心

又　初白佛言，護十地行菩薩者，據前品中護十地行　菩薩，即能護人也　次云何可行等者　正發問辭　問有三意，一行可行者，問菩薩自利可行法　二云何行化衆生者，問利他行，謂依何地行，能化衆生　三以何相衆生可化者，問所化生實不實相　又解初問自利依何行相，故以五忍行答之　次問利他依何位行，故以十地行答之　後問何相衆生可化，故以幻化身，見幻化衆生，而教化之　至文當釋　問，豈不此品說利他行，如何初問自利行耶答，護菩薩行，通利自他　就勝說故，但言教化

又《佛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　辨其智用，用有二種，一者自利，二者利他　此明觀空，即是自利

又　度一切苦厄，此即第二顯利他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一　就自利分三，謂總正助也　利他文有三，初一辨口業，次一身業，次三善知下意業　此中初知根，二知理法，三知事法　他分文有四句　一明自利五句，一得願，二得教，三得果法，四得位德，五得定也　二於衆生海下利他二句

又卷二　初明成熟德　此文有二：初自利成熟行德；二具足佛剎下利他成熟衆生行法　初自利分有四句：一離障；二成體；三成德；四成用也　二利他中有三，謂體德用　體有十二事，准此可解耳

智周《大乘入道次》卷一　後明修行者　夫天池別乎行潦者，百川納而莫遺　地岳殊於推阜者，衆塵積而無棄故　求無上正等菩提，一切諸行莫不備習　於中分二，一總二別　總者，其資糧等五位中，皆具自利利他二行及福智二十波羅蜜　故《唯識論》云，十波羅蜜五位皆具　然修習位其相最顯，即此六度慧爲性者，皆名爲智，非慧爲體，並名爲福　六波羅蜜通相皆二，別相前五説爲福德，第六智慧　又此六度爲濟於他而修六者，六皆利他　若爲自修，六皆自利　既云十度通五位修，又即六度通於福智二利所攝，故知十度二利福智通五位也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中　《寶性論》云，何者成就自身利益，謂得解脱，遠離煩惱障智障，得無障礙清淨法身，是名成就自身利益　何者成就他身利益，既得成就自身利已，無始世來，自然依彼二種佛身，示現世間自在力行，是名成就他身利益

問，始得自利已，方起利他業，云何利他，説無始耶

答，有二釋　一云，如來一念遍應三世所應，無始故，能應則無始，猶如一念圓智遍達無邊三世之境，境無邊故，智亦無邊，無邊之智所現之相，故得無始亦能無終　此非心識思量所測，故名不思議業也　二云，以無明盡故，始覺即本，然彼本覺無始世來常起業用益衆生故，始覺同彼，故亦無始，以一切佛無差別故，無新舊故，皆無始覺之異故，本覺平等無始無終故，故能常化衆生，是眞如之用故　云不思議業也　此本覺用，與衆生心本來無二，但不覺隨流，用即不現，妄心厭求，用則於彼心中稱根顯現，而不作意我現差別　故云，隨根自然相應，雖不作意，現無不益，故云種種而現得利益故也

又《華嚴經探玄記》卷一〇　前中初二自行，後四利他　前中初句上信三寶，謂淨信敬行，故云多行淨心　下句於理證信，謂眞智開神，故云解心清淨　利他四中，初一化他行，謂説己所證授與衆生，名信分別　後三化他心，謂慈悲是化心，大也，不破懈化心，常也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二　若自破惑，但用實道，名爲自用，自必簡他　若破他惑，他宜用大，亦名爲用　是故化他，不可純小，是故亦用自行權實　若用於實，即以此實自利利他　次並意者，宗是因果，亦可示他名化他宗，亦應俱取化他因果，自利利他　何故簡他唯取於自　答，意者，化他因果非一乘宗，是故不取　並意者，因果屬宗，何不亦以化他因果，共爲經宗而利於他　答，意者，宗屬自行，唯求佛果，尚不取自行化他，況以化他因果而自行耶　以化他邊，即屬用故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中　菩薩所修，必備萬行，所發大願，有斯四也　斷諸纏蓋者，由煩惱故，纏縛有情　由所知故，覆蓋勝慧不得現起　或十纏五蓋見修，二惑隨其所應　如常分別，所明斷也　常化衆生者，二界四生一切有情　明常化也　修佛知見者，諸佛世尊恆沙妙行，悉皆修習　明常修也　成無上覺者　謂此初地於諸如來無上正覺明當證也

初後自利，中二利他　通因及果，無斷盡故　准華嚴經，修行願者賢位願，增聖位俱故

又　菩薩濟物，得同體悲　正利他時，即爲自利，不見離自別有利他　四攝法者，攝有情故　《成實論》云，一者布施，衣食等物攝取衆生　二者愛語，隨意語言取彼意故　三者利行，爲他求利助成他事　四者同事，如共一船憂喜同故　又《大品經》云，財法二種攝取衆生，名爲布施　六波羅蜜爲衆生說，名爲愛語　教化衆生令行六度，名爲利行　以神通力種種變化入五趣中，與諸衆生同其事業，名爲同事　此四攝法，業用云何　如《莊嚴論》第八頌云，令器及令信令行亦令解　如是作四事，次第四攝業　准長行釋，布施能令於法成器，由隨順彼堪受法故　愛語能令於法起信，由教法義彼疑斷故　利行能令於法起行，由能依法如法行故　同事能令彼得解脫，由行長時得饒益故　理實初地，萬行皆修，此順施度，故偏讚矣

又　菩薩摩訶薩者，梵云菩提薩埵，此中略云菩薩　梵云菩提，此翻爲覺　梵云薩埵，此云有情　菩薩之行，略有二門　一者自利，大智爲先　二者利他，大悲爲首　菩提云覺智所求果，薩埵有情悲所度生　故《攝論》中無性釋士　依四弘誓語名菩薩　以彼二種俱屬於境　名菩薩者，是有財釋　又復覺者，是所求果　言有情者，目能求人　求菩提之有情，名爲菩薩　又復菩提，正是所求　言薩埵者，此云勇猛　不憚時處，求大菩提有志有能，故名菩薩　此後二解並依《攝論》親光所釋，皆依主也　又復菩提即是般若　言薩埵者，亦名方便　由此二法，能利能樂一切有情，是故假者，名爲菩薩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問，菩薩大業，以攝化爲基　何乃獨宿孤峰，入深蘭若　既違本願，何成利人

答，菩薩本爲度他，是以先修定慧　空閑靜處，禪觀易成　少欲頭陀，能入聖道　《法華經》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入於深山，思惟佛道

又卷下　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得何等利

答，自他兼利，頓漸俱收　自利者，助道之圓門，修行之玄鏡　利他者，滯鎮之皎日，二見之良醫　頓行者，不違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行　漸進者，免廢方便之教，終歸究竟之乘　若信之者，則稟佛言　若毀之者，則謗佛意　信毀交報，因果歷然

又　問，萬行之源，以心爲本　助道門內，何法爲先

答，以其眞實正直爲先，慈悲攝化爲道　以正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眞如　以慈悲故，不嗜小乘，功齊大覺　以此二門，自他兼利

又《宗鏡錄序》　廣證此宗，利益無盡　遂得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　塞小乘之亂轍，則無邪不正，有僞皆空　由自利故，發智德之原　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　成智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　成恩德故，則悲含同體之心　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　以無緣故，則化成大化　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　化成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　何樂而不與，則利鈍齊觀　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　遂使三草二木，咸歸一地之榮　邪種焦芽，同霑一雨之潤　斯乃盡善盡美

又《宗鏡錄》卷二九　聰敏智慧人，能聽法說法，欲念須臾頃，必速至涅槃　此頌是自利入道也　又經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爲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利衆生，決定無能眞報恩也　《華嚴》明菩薩證無生慧光，皆因善巧多聞，又聞有助觀起信之功，能圓自行　說有斷疑成佛之力，可以化他　故《華嚴經》頌云，譬如閻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　是以說圓頓教，印衆生心，開大施之門，成無邊之益　若不以此示人，雖有利他而不盡善　所益既尠，用力尤多　若直指自心，全提家寶如傾寶倒藏，大施無遮，徹果該因，究竟常樂　所以《輔行記》云，若以權法化人，法門雖開，不名傾藏　今於一心開利物門，傾祕密藏，示眞實珠　心既不窮，藏亦無量　藏既無量，珠則無邊　含一切法，故名爲藏，理體無缺　譬之以珠，是則開示衆生本有覺藏，非餘外來　《維摩經》云，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　什法師云，若一起慈心，則十方同緣，施中之最，莫先於此　故曰無前後也　肇法師云，夫以方會人，不可一息期　以財濟物，不可一時周　是以會通無隅者，彌綸而不漏，法澤冥被者，不易時而同覆　故能即無疆爲一會，而道無不潤　虛心懷德，而物自賓　曷爲存濡沫之小慧，捨江海之大益，置一時之法養，而設前後之俗施乎　夫財養養身，法養養神　養神之道，存乎冥益　何則，羣生流轉，以無窮爲塵路　冥冥相承，莫能自返　故大士建德，不自爲身，一念之善，皆爲羣生　以爲羣生，故行願俱果　行果，則已功立　願果，則羣生益　已功立，則有濟物之能　羣生益，則有返流之分

又卷四五　二利體用無礙　謂於深根起，定心不亂，是體也，自利也而不礙理，舒於廣境，是用也　人天不能知，利他也　良以，體用無二故，自利即是利他

善月《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卷二　大道心者，以今言之，則實智方便智諸功德皆成就也　大士，亦曰開士，謂能任持大事，開通法道也　約教中言，心勝道卑者，菩薩先人後己，篤於爲物，故勝聲聞

又卷三　教以利他爲本，不利物則何以爲教　化以自行爲先，不克修則何以成化　故前明觀空，所以成今之自行　今明教化，所以生後世之利他　此教化品正當答前內護次問也　以自他言之，不別而別，即利他行　於是初釋品題凡爲三對　當教化者，教謂教示衆生離一切惡，化謂化轉物機修一切善，此善惡對也　佛以此教化衆生，得成菩薩，此聖凡對也　又以此法化諸國王，令識般若，此眞俗對也　凡明化轉有三義，即其旨也云云

又　初發問，言護十地行菩薩者　此應二重能所，謂一以般若爲能護，諸法爲所護　二以十地行爲所護，菩薩爲能護，護何所護，護其不墮偏邪，斯爲者爾　云何行可行等　凡設三問，謂菩薩行者，其行甚通　今於其中何行可行一也　又於其中有自有他，爲依何位行而化衆生二也　夫見衆生有著有離，今以何相而見衆生堪受化邪　準下判答，則五忍是其行也，十地是其位也，自他皆幻是其相也，其旨曉然矣　又此經下，重判自他，復宗標目，不別而別，即利他行也

又卷四　次所由者，亦有內外，謂劫盜等外賊也，煩惱結使等內賊也　爲內外賊設內外護，而有能所焉，謂能護則百部鬼神等護諸外也　般若智慧等護諸內也，推本言之，率由神力護持聖功昭著，豈人力所能爲然，亦因人而致爾　故曰若內外等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一　次下協人心者　且諸家章疏在理未當，於文且繁，致令學人少敢措意，故轉念者廣，通會者稀　故序云，致使口諷牛毛心通麟角　然今此疏撮其樞要，直下銷經，經疏相兼盈五十紙，不問緇俗皇俗可以留心，不唯上中下根可以學習，有斯兩意所以述之　此則前智後悲，自他兼利也

又卷三　用大慈悲，極巧方便，現多種身相，演無量法門，隨衆生根，皆利益故　今所歎者，意則雖通義當歎事　以下標　云善護念等　如來者，眞化不同　眞佛名如來者迷　時背覺合塵，名如去悟　子背塵合覺，名如來　如即眞如，來去即隨緣也　化佛名如來者，從眞如起來，成正覺而化衆生　今當後者，故云從如而來　根熟者，三賢已上菩薩，信根成熟永無退轉也　智慧力，即無分別智成就　佛法，即隨其分位，令證眞如，乃於一法令達百千萬法明門等，斯則自利行也　教化力即後得智，攝受衆生即隨其分位，令於百千萬億等世界中教化衆生，斯則利他行也

又　復有六種，一念處，二正覺，三施設大利益，曰攝取法身，五不住生死涅槃，六行住淨　化度衆生大悲爲本，故先明念處　自未成佛焉能度他，故次明正覺　自利既滿即合利他，故次明施設大利益　猶恐滯相大，次明攝取法身　又恐住空有，故次明不住生死涅槃　又恐執施化迹，故次明行住淨也　以此六義別對經文，廣如彼論，避煩不敘

又卷五　一佛乘者，經中初標大乘名，恐濫於權教故復揀　云最上乘者，今疏中出最上乘體，故云一佛乘也　體當本覺，故名爲佛　非二非三，故名一乘　故《魏經》云，爲住第一大乘衆生說，即當善吉所爲機發無上菩提心者　能傳，《經意》云，若能宣說受持，此則修行二利，能令佛種不斷，則名荷擔菩提　滿足無上界者，滿足即成就義，界即因義　意明不可量等功德與無上菩提爲因故也　荷擔等者，在肩曰擔，背負曰荷　今明行菩薩行，即是荷擔，謂以大悲下化，以大智上求，以大願雙運　安於精進肩上，從煩惱生死中出，念念不住，直至菩提眞性，自他一時解脫，方捨此擔　《法炬經》中，具有此說　今經云，受持讀誦即自利，廣爲人說即利他　既若二利兼行，必以大願爲體，由是能令佛種不斷，故名荷擔菩提　《樂小經・徵意》云，云何唯爲大乘者說，何故持說名爲荷擔菩提　《釋意》云，以樂小者著我等見不能持說，故知能持能說，是最上乘荷擔菩提之者　問，何者名爲小法，誰爲樂小之人　答，四諦緣生，名爲小法，聲聞緣覺，即是樂小之人　滯情於中，乃名爲樂　彼有法執，此顯三空，是其非處，故不能持說　故《魏經》云，若有我人等，見於此法門，能受持者，無有是處　當知若能持說，即是樂大法者，不著我人等見也

又《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卷上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　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分七節釋　一化主　《成實論》說，具上九號，爲物欽重，故曰世尊，天上人間共所尊故　二化時　食時辰

時　當日初分求乞易得，不嬈害他　乞已歸園，至當已時，如常齋法　三化儀　著僧伽梨衣，持四天王所獻鉢　四化處　園在城東南五六里，自外之內爲人，處廣人多曰大　五化事　佛爲欲顯頭陀功德，令故違者慚愧，以同事攝，故自乞食　《瓔珞女經》說，化佛身如金段金剛，無生熟二藏　今所乞者，利益他故　故《淨名》云，爲不食，故應受彼食　六化等　一，由內證平等理，外不見貧富相　二，心離貪慢慈，無偏利　三，表威德，不懼惡象沽酒婬女等家　四，息凡夫猜嫌　五，破二乘分別　七化終　然已字義屬下，句文連上句　飯食字義屬上句，文連下句　若廣其文，令當句中備者　應云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　飯食訖，收衣鉢　佛若不食，他福不滿　《寶雲經》說，隨所乞得，分爲四分　一擬與同梵行，二擬施貧病乞人，三水陸衆生，四自食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行》卷六　佛言，自未得度先欲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復覺他者，如來應世故　我蓮宗祖師，恢立念佛一門，行解相應自利利人，化物有方誨人存理，稱曰導師，專以念佛三昧示導於人，普令超出世間也　是故教傳天下，人皆仰焉　今之爲師者，不達其道，局於名相，多集徒衆，不修實行，空有人師之名，無法可師於人　欲人恭敬尊重，無德受人恭敬，誠可恥也　經云，凡欲度人者，先須求自度　《維摩》云，自疾不能救，云何救他疾　又《地獄報應經》云，自不清淨教人清淨，無有是處　《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各有親屬爲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爲無方便，彼此俱沒　一人有其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度脫水溺之難　是故爲人師者，有度人之心，無度人之智，何得端然拱手，空腹高心，不肯親近明師，惟知倨傲受人禮拜恭敬供養。因貪虛譽實種禍基，譬如凡夫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即前之所謂無方便而救人也。豈可妄爲哉。大凡爲人之師欲度弟子，要當觀照從上佛祖佛行之因地，得道之源流，傳宗之正印　念佛之法門一一攷究，明白自信自行，一一修持，一一成就　既自利已，然後利人　是乘彌陀之大願力船，救接苦海中之沈溺也　彼此利濟，不亦宜乎，是謂以先覺覺後覺也　自信此法門，亦教人信此法門　自行此道，亦教人行此道　自願往生淨土，亦教人發願往生淨土　自見本性彌陀，亦教人見本性彌陀　如此用心，豈不是行菩薩之行也　師徒弟子，各稟正因，同行正道　展轉化度，盡未來際　一切衆生俱悟佛乘，同出生死　其功德力，豈易量哉　以此爲人之師，亦何慊焉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六　又如《般若經》，菩薩深入大悲，如慈父見子爲無所依物故死，父甚憐之　此兒但爲虛誑故死，諸佛亦如是　知諸法空畢竟不可得，而衆生不知　衆生不知故，於空法中染著　著因緣故，墮大地獄　是故深入大悲，是則諸佛興慈運悲，正以衆生空故　衆生誑入生死故，豈有反息悲願之理　故知，菩薩種種度生者，是深達無衆生義　何故　若見有衆生故，即有我，慈悲心劣，豈能行如是饒益之行　又先德云，未居究竟位，全是自利門　從十信初心，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直至等覺佛前普賢，猶是自利利他門者　登妙覺位佛後普賢，方是利他之行　如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　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　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　當知，行海無邊，非丈竿尺木所能探其底裏　如癡兒見人指門前竿云在天半，即計量言從地至天止兩竿許。佛法戲論亦復如是

居頂《續傳燈録》卷一　又上堂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　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　古德已前行腳，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　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腳，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　所以驅馳行腳，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耳　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

自力他力

綜　述

慧思《大乘止觀法門》卷四　又復經言，與一切菩薩同一善根藏　是故行者當知諸佛菩薩二乘、聖人凡夫天人等所作功德，皆是己之功德，是故應當隨喜

問曰，若爾，一切凡夫皆應自無得道

答曰　若此，眞心唯有同義者，可不須修行藉他得道，又亦即無自他身相之別　眞如既復有異性義，故得有自他之殊者，寧須一向倚他覓道　但可自修功德，復知他之所修，即是己德，故迭相助成，乃能殊勝，速疾得道，何得全倚他也　又復須知，若但自修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有者復不得他益　即如窮子不知父是己父財是己財，故二十餘年受貧窮苦，止宿草庵，則其義也是故藉因託緣速得成辦，若但獨求不假他者，上可但得除糞之價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六　又《阿含》云，衆生有善法之機，聖人來應也　衆生有將生之善，此善微微將動，而得爲機，若將生善爲機，此結爲促　今明可生之善。此語則寬，如弩有可發之機，故射者發之，發之則箭動，不發則不前　衆生有可生之善，故聖應則善生，不應則不生，故言機者微也二者，古注《楞伽經》云，機是關義　何者，衆生有善有惡，關聖慈悲，故機是關義也　三者，機是宜義　如欲拔無明之苦，正宜於悲，欲與法性之樂，正宜於慈，故機是宜義也　次明應者，亦爲三義　一者應是赴義，酤言機有可生之理，機微將動，聖人赴之，其善得生，故用赴而釋應　二者應是對義，如人交關，更相主對　若一不欲賣，一不欲買，則不相主對　若賣買兩和，則貿易交決貴賤無悔　今以衆生譬買，如來譬賣，就機以論關，就應以論對，故以對釋應也　三者應是應義，酤言機是於宜，宜何等法，應以慈悲之法，是善惡所宜　悲則宜救苦，慈則宜與樂　隨以何法，應其所宜，故以應釋應也　二明四悉檀帖　釋者，機應各有三義，即四悉檀意也　若微以釋機，赴以釋應者，是赴樂欲之心也　何但心善可生，名之爲欲　如草木無心，亦稱可生欲生將生，故知赴此善生，是隨衆欲即世界悉檀，明機應也　若關以釋機，對以釋應，更相對當　以悲對其苦機，以慈對其善機者，即是隨對治悉檀，以明機應也　次以宜釋機，以應釋應者，即是爲人第一義也　宜以如此等法，與其機感相宜，宜生事善，即爲人悉檀　宜生理善，即是第一義悉檀也

又《摩訶止觀》卷七　助道對治者，《釋論》云，三三昧爲一切三昧作本也　若人三三昧能成四種三昧，根利無遮，易入清涼池，不須對治　根利有遮，但專三脫門，遮不能障，亦不須助道　根鈍無遮，但用道品調適，即能轉鈍爲利，亦不須助道　根鈍遮重者，以根鈍故，不能即開三解脫門　以遮重故，牽破觀心　爲是義故，應須治道對破遮障，則得安隱入三解脫門　《大論》稱諸對治是助開門法，即此意也　大初果聖人無漏根利見理分明，事中煩惱猶有遮障，不名善人　斯陀含侵五下分亦非善人，雖非善人，實非凡夫若世智斷惑，雖無事障，實非聖人　如此兩條尚須助道，況根鈍遮重而不修對治，云何得入

吉藏《法華玄論》卷一　復次，欲說如來十種大恩　今已悟之人，心得堅明未解之者，因此改執，故說此經也　一者，釋迦過去初發心時，結四弘誓願，欲普濟六道　《法華》之緣，已入斯願，是爲第一通弘誓恩　二者，過去世時，曾爲此緣已說大法，而此衆生曾高大化，是爲第二別結緣恩也　三者，此無量衆生，罪重鈍根，背化起惑，流浪六趣，菩薩隨入生死，方便誘化，乃至今種五乘種子，自從背化已後，訖未成道之前，經無數劫，隨逐化之，是爲第三隨逐化恩　四者，釋迦雖久已成佛，爲此衆生大機將熟起故，更示成道是故經云中止一城，乃至脫珍御服著垢膩衣，謂隱本示迹恩　五者，初成道時，種種思惟方便救濟，或欲現通，或欲說法，或勸或誡，同入一乘　但佛慧甚深，衆生根鈍，雖有欲化之功，而無從救之理，是爲第五思濟恩　六者，子雖捨父，父不捨子，故隱窮深佛慧至道而開極淺人天之樂，謂隱深說淺恩故文云，冷水澆面，令得醒悟，謂成道已後，鹿苑之前，說人天教也　七者，五戒十善，暫息三途　次虛指二乘，令出五趣，謂權誘恩也　八者，雖以小乘攝化，而密欲以大法教之，故說彼若付財之教，但根鈍之徒，猶未悟解，是爲第八密化恩也　九者，從《彼若》已後，《法華》之前，中間說諸《方等》，現菩薩神變，或說大士法門，種種方鼓動其情，令稍離小心，欣慕大道，謂陶練小心恩　故文云，復經小時，即其事也　第十，小志遂移，大機將動，爲說《法華》，會父子天性　今二乘之人，令入一道，現在受記，未來作佛，是爲第十畢竟恩也

又《金剛般若經義疏》卷二　護念，即是加與之義，謂加與二力　一者，加其智慧力，令成就佛法故，此即是加其自行，故名爲身　身，即自身也次加其教化衆生力，即是加其化他力，令受化之徒，與其行同，故云同行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六　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　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　彌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　又《上生經》云，佛滅度後，若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華香供養，行諸三昧，讀誦經典，如是人

等，雖不斷結，如得六通，應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彌勒名，若一念頃，受八戒齋，修諸淨業，命終之時，即得往生兜率天上蓮華臺中，應時見佛，白亳相光，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隨其宿緣為說妙法，令得不退。又《增一經》云，衆生三業造惡，臨終憶念如來功德者，必離惡道，趣得生天，上，正使極惡之人，以念佛故，亦得生天。

道綽《安樂集》卷上　唯有自力無他力持，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故曰難行道。言易行道者，謂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起心立德修諸行業，佛願力故，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聚。正定聚者，即是阿毘跋致不退位也。譬如水路乘船則樂，故名易行道也。

問曰，菩提是一，修因亦應不二，何故在此修因向佛果，名為難行，往生淨土期大菩提，乃名易行道也。

答曰，諸大乘經所辨一切行法，皆有自力他力自攝他攝。何者自力，譬如有人怖畏生死，發心出家修定發通，遊四天下，名為自力。何者他力，如有劣夫以己身力擲驢不上，若從輪王即便乘空遊四天下，即輪王威力，故名他力。衆生亦爾，在此起心立行願生淨土，此是自力。臨命終時，阿彌陀如來光臺迎接，遂得往生，即為他力。故《大經》云，十方人天欲生我國者，莫不皆以阿彌陀如來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若不如是，四十八願便是徒設，語後學者，既有他力可乘，不得自局己分，徒在火宅也。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然護念有六：一者時，謂如來能為現在及未來二時護念也，謂於現在令其安樂之時，即不令作惡招未來惡果名為利益，非如慈母令兒子現在得樂故反令造惡也；二者差別，謂善能知機，差別為說，故名善護念也；三者高大，謂以般若攝益有情，更無過上故也；四牢固者，謂世間物可有破壞，唯其般若畢竟堅牢也；五普遍者，謂遍能攝益於自他，故非如二乘但自利也；六異相者，謂信行地中凡夫修位有種種別，隨其差別以別異法而為說故也。

善付囑者，亦有六種：一入處者，謂所歸投處，名為入處，處，謂安處也，謂佛付囑根未熟者言，我涅槃後，歸餘菩薩諸佛等，故以諸善友為所歸投也；二法爾得者，謂已根熟者於他之所法，爾能為攝益，如母於子也；三轉教者，謂令傳說般若深法，使傳燈紹繼不絕故也；四不失者，即是入處，由有所歸投故，不失正法正道也；五悲者，即是法爾，由有悲故，能法爾攝益他；六尊重者，即轉授也，由尊重般若，故而能展轉傳教也。

又　善護念者，世親云，加彼身同行，一加其身，二加其同，梵行者，謂有菩薩曾已發心逢遇諸佛，機根已熟者，如來即護念之，一切加其身，令得自利增長善法；二加同行，謂即菩薩有同共梵行者，令轉教授之，加其利他也。

善付囑者，謂根未熟菩薩即是，雖已發心，機根未熟。此有二種，一者曾未有功德，二者曾來雖有功德，已唯退失，以此二人，付授根熟菩薩，令其教導，於未得已退者，令得於曾得已退者，令其進修，故名付囑。又得不退者，令不捨大乘者。前將根未熟付授根已熟者，今即世尊以法付授根未熟者，令不捨大乘，於大乘中，欲令勝進，名為付囑。世義云，准論付囑有二，一者菩薩之中有得退未得退者，但令其不捨大乘，令其勝進，名為付囑也。

圓測《仁王經疏》上卷　問，他方衆中，唯是菩薩得神足者，亦兼餘衆未得通者。

答，准《大品經》及《智度論》，通七部衆，並童男童女未得通者。

問，若爾，如何能至。

答，准《智度論》有神足者，自力能來。神足力薄，及無通者，彼國佛力，亦是相隨大菩薩力，亦是釋迦光明之力，一力尚來，何況三力。如轉輪聖王飛上天時，四兵宮觀，乃至畜獸，一切皆飛，轉輪聖王，功力大故，能令一切隨而飛從，此亦如是，雖無自力，他力得來，故無有失。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四　故行教興，一由為與勝人同行故，二佛護念故，三成就不可思議諸善根故，四具足菩薩根故，五生佛家故，六得善知識力故，七一切諸佛神力持故，八盧舍那佛本願力故，九善根熟故，十堪受普賢菩薩行故也。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八　先一總標，因緣釋成發心廣大所以。此中因者，謂如來種姓，緣者，謂習所成性。又《地持》《瑜伽》，因有四種，一種性具足，二佛菩薩善友攝，三起大悲心，四不怖大苦，緣亦四，一見佛神變等，二雖不見佛，然得聞法，三雖不聞法，見法欲滅，四見無佛法處，衆生造惡。又有四力，一自力，二他力，三因力，謂宿習大乘聞熏等，四方便力，謂聞法方能修善等。又四因四緣及自力因力發心決定，他力方便力發者不定。又《起信論》、《智印經》有七因緣發心，謂三堅四退，如彼應知。此上約三乘，

若依此經有十種發菩提心因緣。

又 下九句別中分二者，謂自他二力，以諸緣起法，皆有因緣親疏二力成故。他力中二，一如來神力，二智明加故。經中二句顯之也。自力中分四者，以因中有四義故。一有力能作義，二無力不作義，三具二義故能引衆生，四泯二相故稱理成德。又釋此四，漸次釋疑。疑云，何故得加，以有因力故。若是有力，何須復加，以因不作故。若是不作應無用，以由無作方堪益物。若逐機益物，應失自體，以身淨圓滿故。又釋初二自利，一教行，二證行。又一相，二體。次一利他，後一二利滿，故成德。成德中三義內，一當位顯益，後二寄對辨勝。初因位窮終，故云菩薩盡。位滿成益，故云有二利益，謂法身眞理，唯是無分別智正證。依止非是染心意等所取，故云也。《楞伽》云，取相名識，不取名智，理智合成，依止義，故云法身智身。《十地》終心受佛職相，故云受佛位故。如法雲地受位分說，在因位中有此益相，此位不改因，故云現報利益，謂一切佛放益一切智光入此菩薩頂，故云於一切佛得受記。受記，即是受位也。二轉此因位至成果之處，故云後報利益。此是十地菩薩攝報果處，便於此處成報身佛。理實剛藏猶未成，此當必成，故結德在身。如下佛盡亦同此辨。摩醯，此云大。首羅，此云自在。智處有四義一，以下三禪，慧多定少，令智不勝。四無色中，定多慧少，智亦不勝。此第四禪，定慧等故，是故智勝，故云智處。二，此處五那含，天是聖人所生處，聖人智勝，故云智處。三，此處有十地菩薩攝報果，彼菩薩攝十度行，別成智度，故名彼處以爲智處。四，此處成報身佛，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故名此處以爲智處。此是世間中最高勝處，於彼現成佛，故云世間高大之身。後二寄對顯勝中。初一對下彰出，於彼二乘無少分同，故云不同盡。又彼二乘見有世間而超過故，於此世間超而不盡，見有涅槃而可取證，於出世淨亦未得盡。今菩薩皆盡彼際，故云不同盡。後一望上顯同，謂於佛果窮盡彼際，故云佛盡。經略此句，謂二力之中自力勝，故以多義顯上，故云校量轉勝上上也。又釋此佛盡，理實剛藏，猶未成就，何故此中辨耶，以爲顯自力辨勝，故此說耳。第二意加中二，初十句正明意加，後十句釋偏加所以。何故就意加釋者，以意加是本故。又前口加有自他二力，今意加亦爾。初十明他力正加，後十明自力堪加。初十句內，初句亦總亦別。餘九唯別。

又卷一八 二告善財下正授法界。於中四。初示法門，名體。以此位中高出功用之表，故云幢。然不爲相惑所動，故云無壞。智慧是其法體，是故天竺本名無能勝幢菩薩解脫。又此仙人定慧作用勝出無屈，故以爲名。二辨其業用中。先問中境界者，問其業用分齊也，則申右手下示用現答。摩頂執手是加持之相。於中三。初入廣處見佛，聞法以修大行。二或自見下，復多時以修勝行。三明法門照得益之相，有十句五對。初一總後四別，能照皆是無壞幢之別義，因照所得，皆是明淨藏異德。以此明淨，梵本名爲毘盧遮那藏，是故該攝也。三放手下明息用歸本。放手者，令其出觀。還在本處者，不移此處而見十方故。處既還本時，亦未經一日。是故於一時一處頓修，成十方多劫行成者，皆善友圓教法門力也。是故善財一生至究竟位者，良由此等也。下文云一切諸佛無量劫修，善財一生皆得者，亦由是也。是故普賢位中，或無量不可說，劫修非唯三祇。如法力加持，所經時劫，或一生一念，如本時等，皆無定限。可准通之。汝憶念者，問觀中事。唯然者，正憶不忘。知識力者，是勝位加持，顯非自力，則答所由。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九 言四力者，一覺力，二進力，三無罪力，四攝力。言覺力者，善不善，罪不罪，習近不習近，卑法勝法，分別法無分別法，緣起法非緣起法，皆如實知是，名覺力。精進力者，謂四正勤。無罪力者，謂三業無過。四攝力者，謂愛語等。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上 問，此變化衆，定自何趣答，經中無簡，通六趣也。然變化通，如《俱舍論二十七》云有其五種，一者修得，二者生得，三者咒得，四者藥得，五者業得。天趣具五，人唯有四，無生得故。鬼等亦四，無修得故。傍生地獄有生業二，能起通者，俱得來矣。若爾人天二趣如上具明，修羅鬼畜如次別辨。變化即彼此衆，是何地獄趣中，如何變化，設有變化，得聞經否。答，此權彼實，亦不相違。《正法念》云，根本地獄及眷屬處惡業力，故種種變化。《正理三十一》云，孤獨地獄亦有變化，雖純苦趣，亦得聞經。云何知耶。又如《大般若第一》云，爾時世尊不起本座，復入師子遊戲等持，現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變動。時此世界所有地獄傍生鬼界及餘無暇險惡趣坑，一切有情皆離苦難，從彼捨命得生人中及六欲天，皆憶宿住，歡喜踊躍，同詣佛所，以慇淨心頂禮佛足，以彼准此六趣皆來。若依此解經，變化言乃通二釋，一由如來將說經前神力動地成熟，有情大悲變化，二則苦趣惡業有情承佛威神業力變化，脫苦得樂

請會聞經，彼衆既多，云無量矣

又 問，阿難是成道日生，二十年後方爲侍者，已前諸教，何得親聞

答，有四義　一，本願力故　過去作長者，供養誦經，沙彌今得總持　龍樹讚云，面如淨滿月，目如青蓮華，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　二，佛加持故　《報恩經》云，佛入世俗，心令阿難知　又云，佛爲略說粗，擧其端而能盡解　三，三昧力故　《金剛花經》云，阿難得法性，覺性自在王，三昧悉能憶故　四，聞法力故　《觀佛三昧海經第五》云，阿難聞佛說菩薩行，即憶過去九十億佛所說經藏　《法華》第四云，自聞授記等，即時憶念過去無量千萬億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等，而說偈言，世尊甚希有，合我念過去，無量諸佛法，如今日所聞

又 三動意者，如《十地論第十二》云，依四種衆生　一不善衆生，不識無常，縱心逸蕩，令因地動，修諸善故　二生天衆生，信現天報，動種傾動，令生厭捨，起求法故　三我慢衆生，恆起種種我慢如山，令因地動，知無常故　四咒術衆生，少能動地，便生高舉，令因大動，知己劣故　又如勝思惟梵天經論，說有七因，一令諸衆生驚怖故，二令時衆心不散故，三令放逸者生覺悟故，四令衆生念法相故，五令衆生觀說處故，六令成熟者得解脫故，七令隨順問正義故　今欲說經，治倒生解，故地動矣

道鏡、善道《念佛鏡》　問云，論諸法門，其數無量，何法自力，何法他力

答云，如來雖說八萬四千法門，唯有念佛一門是爲他力，餘門修道，總爲自力

又問，自力修道，准佛經教，何時得成　他力修道，何時得熟

答，自力，准佛經教，從初發心經一大阿僧祇劫修道，乃至八地菩薩，皆是自力。他力者，准念佛法門阿彌陀經，疾則一日，遲則七日，念阿彌陀佛往生淨土，即是八地菩薩。何以故，爲乘阿彌陀佛本願力故。阿彌陀經中，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既是阿鞞跋致，即是八地菩薩

又問，自力他力如何

答，喩自力者，猶如小兒年始三歲，宅去京地向經千里，遂遣小兒自行向京，以求官職，無由得到。何以故，爲幼小故　餘門修道，亦復如是，要須多劫修道乃成，猶如小兒自力向京不可得到。由自力故　言他力者，猶如小兒雖小，依父母及象馬車乘力故，不久到京，遂得官職。何以故，由他力故　念佛修道亦復如是，臨命將時乘阿彌陀佛願力，如一念頃往生西方，得不退地　猶如父母將象馬車乘載小兒，不久到京覓得官職　又自力者，猶如貧人還頭貧人家客作，用力雖多，得錢極少　餘門修道，亦復如是，用力極多，功德極少，如似貧家客作相似　又他力者，如向王家客作，用力極少，得錢無量。何以故，爲乘王力故。念佛亦復爾，爲乘佛願力故，用功極少，功德無邊　一日七日，專心念佛，速生淨土，早證無上菩提，猶如王家客作相似　又自力他力者，猶如蟻子寄在翅鳥之上，遂將蟻子在須彌山，蟻子昇高受諸快樂　凡夫念佛，亦復如是，乘佛願力，速生西方，受諸快樂，猶如蟻子乘翅鳥力上山相似，此之他力　餘門修道，猶如蟻子自力行上山，不可得到，此乃自力　自力者猶如蝦蟆，他力者猶如大龍　有諸蝦蟆衝著龍鱗，龍帶蝦蟆速入大海。由念佛故，將於衆生速到西方。又自力者，猶如凡夫腳足損壞不能速行。他力者，如轉輪王飛騰虛空往四天下，爲乘輪寶力故。乘佛願力，亦復如是　一念之頃，即得往生西方，住不退地　餘門修道，猶如陸地步行　念佛修道，猶如水路乘船，里數極多而復不困　念佛往生，亦復如是，用功極少，早證菩提　念佛法門，由乘阿彌陀佛本願力故，速疾成佛，超過餘門百千萬倍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一切衆生業通三世，眞慧不發，被二障之所纏，妙定不成，爲五蓋之所覆。唯圓乘佛旨，須於淨處嚴建道場　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憑自力，外則全仰佛加　遂得障盡智明，雲開月朗　是以非內非外，能悔所懺俱空　而內而外，性罪遮惡宛爾　故菩薩告遵至教，說悔先罪，而不說入過去。

又 問，即心是佛，何須外求　若認他塵，自法即隱

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含，從心現境，境即是心　攝所歸能，他即是自古德云，若執心境爲二，遮言不二，以心外無別塵故　若執爲一，遮言不一，以非無緣故　《淨名經》云，諸佛威神之所建立　智者大師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　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　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　而外，故諸佛護念　云何不信外益耶　夫因緣之道，進修之門，皆衆緣所成，無一獨立　若自力充備，即不假緣　若自力未堪，須憑他

勢　譬如世間之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拔　又如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衆它之力，方能移動　但可內量實德，終不以自妨人　又若執言內力，即是自性　若言外力，即成他性　若云機感相投，即是共性　若云非因非緣，即無因性　皆滯閡執，未入圓成　若了眞心，即無所住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佛留福，應末世弟子。《佛藏經》云，出家者，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　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光功德，百千萬億分中，留一分供諸末世，弟子亦不能窮盡。《菩薩本行經》云，佛自摩竭國，往毘舍離兩國，人及諸天龍神共獻佛三千寶蓋，佛受二千九百九十九蓋，唯一蓋不受，佛言持用覆護後世弟子，令得供養

修

綜述

智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二　調五法者，一者調節飲食，二者調節眠睡，三者調身，四者調氣息，五者調心　所以者何　【略】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　若有所不調，多諸妨難，善根難發

第一調食者　夫食之爲法，本欲資身進道　食若過飽，則氣急身滿，百脈不通，令心閉塞坐念不安　若食過少，則身羸心懸，意慮不固　此皆非得定之道　復次若食穢濁之物，令人心識惛迷　若食不宜身物，則動宿疾，使四大違反　此爲修定之初，深須愼之　故云身安則道隆　經云，飯食知節量，常樂在閑處，心靜樂精進，是名諸佛教

第二調睡眠者　夫眠是無明惑覆之法，雖不可縱之　若都不眠，則心神虛恍　若其眠寐過多，非唯廢修聖法，亦復空喪功夫，令心暗晦，善根沈沒　當覺悟無常，調伏睡眠，令神道清白，念心明淨　如是乃可棲心聖境，三昧現前　故經云，初夜後夜，亦勿有廢　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　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

第三調身，第四調息，第五調心　此應合用，不得別說　但有初中後方法不同，是則入住出相有異

第一入禪調三事者　行人欲入三昧，調身之首，若在定外，行住進止，動靜運爲，悉須詳審　若所作麤獷，則氣息隨麤，以氣麤故，則心散難錄，兼復坐時煩憒　心不恬怡，是以雖在定外　亦須用心，逆作方便　後入禪時，須善安身得所。【略】次開口吐胸中穢氣　吐法開口放氣，自恣而出　想身分中百脈不通處，教悉隨氣而出盡　閉口鼻中內清氣，如是至三　若身息調和，但一亦足　次當閉口，脣齒纔相拄著，舌向上齶　次當閉眼，纔令斷外光而已　當端身正坐，猶如奠石，無得身首四支竊爾搔動，是爲初入禪定調身之法　舉要言之，不寬不急，是身調相

第二初入禪調息法者　息調凡有四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　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　【略】若欲調之，當依三法　一者下著安心，二者寬身體，三者想氣遍毛孔　出入通同無障　若細其心，令息微微　然息調則衆患不生，其心易定，是名行者初入定時調息方法　舉要言之，不澀不滑，是息調相

第三初入定調心者　調心有二義，一者調伏亂念不令越逸，二者當令沈浮寬急得所　何等爲沈相　若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爲沈相　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令散意，此可治沈　何等爲浮相　若坐時心神飄動，身亦不安，念在異緣，此是浮相　爾時，宜安心，向下係緣，制諸亂念　心則定住，此則心易安靜　舉要言之，不沈不浮，是心調相

又　第四息諸緣務者　緣務衆多，略說有四　一息生活緣務，所謂不作一切有爲事業　二息人事緣務，所謂不追尋俗人朋友親識，斷絕往還　三息工巧技術緣務，所謂不作世間工匠醫方藥呪卜相書數算計等事　四息學問緣務，所謂讀誦聽學義論等，悉皆棄捨　此爲息諸緣務　所以者何，若多緣務，則於修定有廢，心亂難攝，不得定也

第五近善知識者　有三種　一外護善知識，經營供養，善能將護行人，不相惱亂　二者同行善知識，共修一道，互相勸發，不相擾亂　三者教授善知識，以內外方便禪定法門，示教利喜

又《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一　抖擻十二種過，謂好衣求時苦，得時多怖畏，失時生懊惱　糞掃衣，無水火盜賊王難五怖　若多畜者，縫治浣負其

勞亦多，故但三衣。若僧中食，則當佐僧事，故乞食。若受殘食小食，擾動費時，故一坐食。多食難消生睡懈怠，少食饑羸乏力，故節量食。多器洗持多妨，故一鉢食。須漿勞動，故不飲漿。房舍生著，故樹下。樹下又著，故塚間。家間憂悲妨，故露地。若臥消功增懶，故常坐。二是食法，六是食法，四是住處法。

且約乞食明抖擻者，乞易得生喜，難得生瞋，得好則愛，得惡則憂。憂喜依色而起，即色陰。受此憂喜即受陰。取憂喜相即想陰。憂喜即是行陰。分別憂喜即識陰。憂喜即意法。二入三界，界入陰即苦諦。我能乞食，計有我無我以乞爲道，以乞爲實，如是諦。當，讚，喜，毀，瞋，我能，被呵，即疑，不了，爲癡，是爲十使，歷三界四諦，即八十八使名。集諦。若識乞食中四倒相似相續覆故謂常，適意謂樂，動轉所作覆故謂我，薄皮覆故謂淨。識四覆無四倒勤遮二惡生二善，修四定根力覺道，是爲道諦。於乞食中不計我則癡滅，癡滅故愛滅，愛滅故瞋滅，瞋滅故不自舉則慢滅，慢滅故被呵則無疑。無我故我見滅，我見滅故邊見滅，不執是道則戒取滅，不計爲實故見取滅，不邪執故邪見滅，此十滅故則八十八滅，八十八滅故子縛滅，子縛滅故果縛滅，果縛滅故二十五有滅，是爲滅諦。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五　初以聞聞，能起聞信。修於聞行，善巧增益。令此圓行，五倍深明。因此圓行，得入圓位。以善修平等法界即入信心，善修慈愍即入念心，善修寂照即入進心，善修破法即入慧心，善修通塞即入定心，善修道品即入不退心，善修正助即入迴向心，善修凡聖位即入護法心，善修不動即入戒心，善修無著即入願心。是名入十信位。

又卷八　善修對治者，若利人即入，若不入者當修助道。故論云，十二禪等悉是助開門法。正慧既弱，遮障得起，修助道爲援。論云，貪欲起，教修不淨背捨等。緣中不自在，當教勝處。緣中不廣普，當教一切處。若少福德，當教無量心。若欲出色，當教四空。如是等悉是助道。助開門法不同，外道於根本禪起愛見慢也。

又《摩訶止觀》卷一　漸初亦知實相，實相難解，漸次易行。先修歸戒，翻邪向正，止火血刀，達三善道。次修禪定，三欲散網，達色無色定道。次修無漏，止三界獄，達涅盤道。次修慈悲，止於自證，達菩薩道。後修實相，止二邊偏，達常住道。是爲初淺後深，漸次止觀相。

又卷四　息諸緣務者，緣務妨禪，由來甚矣。蠲若此注，其旨就靜，不何營造緣務壞蘭若行，非所應也。緣務有四，一生活，二人事，三技能，四學問。一生活緣務者，經紀生方，觸途紛紜，得一失一，喪道亂心，若動營衆事，則隨自意攝，非今所論。二人事者，慶吊俯仰，低品遣聘，此往彼來，來往不絕，況復衆人交絡攙攘追尋。夫違親離師，本求要道，更結三州，還敦五郡，意欲何之。倒裳索領，鑽火求水，非所應也。三技能者，醫方蓄筮泥木彩畫，棋書咒術等是也。皮文美角，膏煎鐸毀，已自害身，況修出世之道而當樹林招鳥腐氣來蠅，豈不摧折污辱乎。四學問者，讀誦經論，問答勝負等是也。領持記憶，心勞志倦，言論往復，水濁珠昏，何暇更得修止觀耶。此事尚捨，況前三務云云。

觀心生活者，愛是養業之法，如水潤種。因愛有憂，因憂有畏。若能斷愛，名息生活緣務也。人事是業也，業生三界，往來五道，以愛潤業，處處受生。若無業者，愛無所潤，諸業雖有力，不逐不作者，不作，故生死則斷。技術者，未得聖道，不得修通，虛妄之法，障於般若。般若如虛空，無戲論無文字。若得般若，如得如意珠。但一心修，何遽匆匆用神通爲。智學者未得無生忍，而修世智辯聰種種分別，皆是瓦礫草木，非眞寶珠。若能停住，水則澄清，下觀琉璃，安徐取寶。能知世間生滅法相，種種行類，何物不知，以一切種智知以佛眼見。欲行大道，不應從彼小徑中學也。

又　閑居靜處者，雖具衣食，住處云何。若隨自意，觸處可安，三種三昧必須好處。好處有三，一深山遠谷，二頭陀抖擻，三蘭若伽藍。若深山遠谷，途路艱險，永絕人蹤，誰相惱亂。恣意禪觀，念念在道，毀譽不起，是處最勝。二頭陀抖擻，極近三裏交往，亦疏覺策煩惱，是處爲次。三蘭若伽藍閑靜之寺，獨處一房不幹事物，閉門靜坐正諦思惟，是處爲下。若離三處，餘則不可。白衣齋邑，此招過來恥。市邊鬧寺，復非所宜。安身入道，必須選擇，愼勿率爾。若得好處，不須數移云云。

觀心處者，諦理是也。中道之法，幽遠深邃。七種方便絕迹不到，名之爲深。高廣不動，名之爲山。遠離二邊，稱之爲靜。不生不起，稱之爲閑。《大品》云，若干由旬外起聲聞心者，此人身雖遠離心不遠離，以憒鬧爲不憒鬧，非遠離也。雖住城傍不起二乘心，是名遠離，即上品處也。頭陀處者，即是出假之觀，此觀與空相鄰，如蘭若與聚落並。出假之觀，安心俗諦，分別衆

病，抖擻無知，淨道種智，此次處也　閑寺　房者，即從假入空觀也　寺本契閑居處，而能安靜一室　假是繫塵，能即假而空　當知眞諦亦是處也，安二諦理是止觀處，實不遁影山林，房隱密室

又　五蓋病相如是，棄法云何，行者當自省察　今我心中何病偏多，若知病者應先治之

若貪欲蓋重，當用不淨觀棄之　何以故　向謂五欲爲淨，愛著纏綿　今觀不淨，膿囊潰唾，無一可欣　厭惡心生，如爲怨讎　何有智者，當樂是耶　故知此觀治貪之藥　此蓋若去，心即得安

若瞋恚蓋多，當念慈心，滅除恚火　此火能燒二世功德，人不喜見　毒害殘暴，禽獸無異　生死怨對，累劫不息　即世微恨，後成大怨　今修慈心，棄捨此惡　觀一切人父母親想，悉令得樂，若不得樂，我當勤心令得安樂，云何於彼而生怨對　作是觀時，瞋心即息，安心入禪

若睡蓋多者，當勤精進，策勵身心　加意防擬，思惟法相　分別選擇善惡之法，勿令睡蓋得入　又當擇善惡之心，令生法喜　心既明淨，睡蓋自除　莫以睡眠因緣失二世樂，徒生徒死無一可獲　如入寶山空手而歸，深可傷歎　當好制心，善巧防禦也　【略】若掉散者應用數息　何以故　此蓋甚利，來時不覺，於久始知　今用數息，若數不成，或時中忘即知已去，覺已更數　數相成就，則覺觀被伏　若不治之，終身被蓋

若三疑在懷，當作是念，我身即是大富盲兒，具足無上法身財寶，煩惱所翳，道眼未開　要當修治，終不放捨　又無量劫來，習因何定，豈可自疑，失時失利　人身難得，怖心難起，莫以疑惑，而自毀傷　若疑師者，我今無智，上聖大人皆求其法，不取其人　雪山從鬼請偈，天帝拜畜爲師　《大論》云，不以賽臭而棄其金，慢如高山雨水不停，卑如江海萬川歸集　我以法故，復度敬彼　《普超經》云，人人相見，莫相平相，智如如來，乃能平人　身子云，我從今去，不敢復言是人入生死是人入涅槃，即此意也　常起恭敬三世如來，師即未來諸佛，云何生疑耶　若疑法者，我法眼未開，未別是非，憑信而已　佛法如海，唯信能入　《法華》云，諸聲聞等，非己智分，以信故入　我之盲瞑，復不信受，更何所歸

又　謂五事者，所謂調食，調眠，調身，調息，調心　【略】五事不善不得入禪　眠食兩事，就定外調之　三事，就入出住調之

調食者，增病增眠增煩惱等食，則不應食也　安身愈疾之物，是所應食　略而言之，不饑不飽，是食調相　《尼揵經》曰，噉食太過，體難回動，窺情懈怠，所食難消　失二世利，睡眠自受苦，迷悶難醒寤

調眠者　眠是眼食，不可苦節　增於心數，損失功夫，復不可恣　上訶蓋中一句除棄，爲正入定障故　此中在散心時，從容四大故　各有其意　略而言之，不節不恣是眠調相

三事合調者　三事相依，不得相離，如初受胎，一暖二命三識　暖是遺體之色，命是氣息報風連持，識是一期心主　托胎即有三事，三事增長，七日一變，三十八七日竟三事，出生名嬰兒　三事停住名壯年，三事衰微名爲老，三事滅壞名爲死　三事始終不得相離，須合調也　初入定時，調身令不寬不急，調息令不澀不滑，調心令不沈不浮，調麤入細住禪中　隨不調處，覺當檢校，調使安隱　如調弦入弄後不成曲，即知弦軫差異，覺而改之　若欲出定，從細至麤，備如次第禪門也　若能調，凡夫三事變爲聖人三法　色爲發戒之由，息爲入定之門，心爲生慧之因　此戒能舍惡趣凡鄙之身，成辦聖人六度滿足法身　此息能變散動惡覺，即成禪悅法喜，因禪發慧，聖人以之爲命　此心即能改生死心爲菩提心眞常聖識　始此三法，合成聖胎，始從初心終至後心，唯此三法不得相離

又　第二衣食具足者　衣以蔽形，遮障醜陋　食以支命，堪彼飢瘡　身安道隆，道隆則本立，形命及道，賴此衣食　故云，如來食已，得阿耨三菩提　此雖小緣，能辦大事　裸餒不安，道法焉在　故須衣食具足也

衣者，遮醜陋，遮寒熱，遮蚊虻，飾身體　衣有三種　雪山大士，絕形深澗，不涉人間，結草爲席，被鹿皮衣，無受持說淨等事，堪忍力成不須溫厚，不遊人間無煩支助，此上人也　十二頭陀但畜三衣，不多不少，出聚入山，被服齊整，故立三衣，此中士也　多寒國土，聽百一助，身要當說淨，趣足供事無得多求，多求辛苦守護又苦，妨亂自行復擾檀越，少有所得即便知足，下士也　觀行爲衣者，大經云，汝等比丘雖服袈裟，心猶未染大乘法服　如法華云，著如來衣　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此即寂滅忍　生死涅槃，二邊麤獷，與中道理，不二不異，故名柔和　安心中道，故名爲忍　離二喧，故名寂　過二死，故名滅　寂滅忍心，覆二邊惡，名遮醜衣　除五住，故名障熱　破無明見名爲遮寒　無生死動，亦無空亂意，捨二覺觀，名遮蚊虻　此忍具一切

色，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則無。故云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用莊嚴法身，寂忍。觀，具足衆德，亦名爲衣，亦名嚴飾，非九七五割截所成也。三衣者，即三觀也。蔽三諦上醜遮三諦上，見愛寒熱。即三覺蚊虻，莊嚴三身。故以三觀爲衣，即是伏忍柔順忍無生寂滅忍也。又起見名寒，起愛名熱。修止觀得見諦解如煖，見則不生。得思惟解如頂，愛則不生。五根無漏即福德莊嚴，意地無漏即智慧莊嚴。餘二觀上，衣例可解。百一長衣者，即是一切行行助道之法。助成三觀，共蔽諸惑，嚴於三身，此是歷諸法修忍爲衣也。

食者，三處論食，可以資身養道。一，深山絕迹，去遠人民，但資甘果美水，一菜一果而已。或餌松柏以續精氣，如雪山甘香藕等，食已繫心，思惟坐禪，更無餘事，如是食者，上士也。二，阿蘭若處，頭陀抖擻，絕放牧聲，是修道處，分衛自資。七佛皆明乞食法，《方等》、《般舟》、《法華》皆云乞食也。路徑若遠，分衛勞妨。若近人物相喧，不遠不近，乞食便易，是中士也。三，既不能絕穀餌果，又不能頭陀乞食，外護檀越送食供養，亦可得受，又僧中如法結淨食，亦可得受，下士也。若就觀心明食者，《大經》云，汝等比丘雖行乞食，而未曾得大乘法食。法食者，如來法喜禪悅也。

此之法喜，即是平等大慧，觀一切法無有障礙。《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煩惱爲薪，智慧爲火，以是因緣，成涅槃食，令諸弟子悉皆甘嗜。此食資法身，增智慧命，如食乳糜，更無所須，即眞解脫眞解脫者，即是如來。用此法喜禪悅，歷一切法，無不一味，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中道之法，具一切法，即是飽義，無所須義。如彼深山上士，一草一果，資身即足。頭陀乞食者，行人不能即事而中修實相慧者，當次第三觀調心而入中道次第觀，故名爲乞食。亦見中道，又名飽義，即中士也。檀越送食者，若人不能即事通達，又不能歷法作觀，自無食義。應須隨善知識能說般若者，善爲分別，隨聞得解而見中道，是人根鈍，從聞生解，名爲得食。如人不能如上兩事，聽他送食，又僧中結淨食者，即是證得禪定支林功德，藉定得悟，名僧中食也。是故行者常當存念大乘法食，不念餘味也。

吉藏《金剛般若經義疏》卷二　避席修敬，弟子儀法。既尊人重法，不可晏然而坐。故將欲請道，所以避席。偏袒右肩者，既表師弟之儀則，示永有驅策之相，又是隨從國法，故修敬祖肩。右膝著地者，此明屈曲伏從，示師弟無有違拒之貌。合掌向佛者，此是斂肅容貌專心受道也。

道宣《淨心戒觀法》卷下　夫坐禪要法，當有十種。

一者，先託靜處，遠於水火禽獸音樂，八難土境，令心安隱。

二者，厚敷草蓐，中高邊下。

三者，緩帶衣裳，節食少飲。

四者，結加趺坐，左手壓右手，閉目合口，齒不相齧，端身平視。

五者，年少腹飽，當數出息，年老腹飢，當數入息。

六者，當觀出息去鼻遠近，入到何處，即知氣色，初麤後細，下至氣海，上衝於頂。

七者，從第一息數至第十，若未至十，緣於異想，還攝取心，更從一數。

八者，手掌之內置一明珠，繫念觀珠，心心相續，光明即現。

九者，如五停觀對治現行五種煩惱，隨起隨治，隨分解脫，煩惱不行，令戒清淨。以戒清淨，故諸天歡喜，善神衛護。

十者，以修定故，舉動審諦，心不卒暴，謙下柔和，忍辱無諍。以是功德，增長智慧。臨命終時，他方菩薩來迎，神識不遭苦患，諸天世人所共稱讚，生於淨土，見佛聞法，永離三塗，受解脫樂。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三　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爲四。一者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不增不損，如所說行。

又卷二四　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爲四，一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繫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

又卷三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十法，便成神通。去衆亂想，至致涅槃。一謂念佛，二謂念法，三謂念衆，四謂念戒，五謂念施，六謂念天，七謂念休息，八謂念安般，九謂念身非常，十謂念死。當善修行。第一念佛者，專精念佛如來形相，功德具足，身智無涯，周旋往來，皆具知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離念佛便獲功德，是名念佛。第二念法者，專精念法，除諸欲愛，無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欲，離諸結縛，諸蓋之病，猶如衆香之氣，無有瑕疵亂想之念，便成神通，自致涅槃，思惟不離，便獲功德，是名念法。第三念衆者，謂專精念如來聖衆，成就賢直，無有邪曲，

上下和穆。如來聖衆，四雙八輩當敬承事，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僧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僧。第四念戒者，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令人歡喜，戒纓絡身，現衆好故，猶如吉祥瓶所願便剋，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戒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戒。第五念施者，謂專精念施，所施之上，永無悔心，無反報想，快得善利。若人罵毀相加刀仗，當起慈心不興瞋恚。我所施者，施意不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施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施。第六念天者，謂專精念天身口意淨不造穢行，戒行成身，身放光明，無所不照。成彼天身，善業果報。成彼天身，衆行具足。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天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天。第七念休息者，謂心意想息，志性詳諝，亦無卒暴。當專一心，意樂閑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貪，勝光常達。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休息，便獲功德，是名念休息。第八念安般者，謂專精念安般者，若息長時，觀知我今息長，若復息短，亦當觀知我今息短。若息極冷極熱，亦當觀知我今息冷熱。出入分別數息長短。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安般，便獲功德，是名念安般。第九念身者，謂專精念身，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白直旁光屎尿百葉，滄蕩脾泡溺淚唾洟，膿血脂涎髑髏腦等。何者是身，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也。皆是父母所造，從何處來，爲誰所造。此之六根，於此終已，當生何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身念，便獲功德，是名念身。第十念死者，謂專精念死，此沒生彼，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根散壞，如腐敗木。命根斷絕，種族分離。無形無響，亦無相貌。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死

又卷四一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

　　言東方者，卽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爲娉上族，五教以世事

　　南方者卽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己不生嫉妒，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捨財與之

　　西方者卽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瓔珞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所作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爲瞻視資給，六淨其房舍臥具，七愛敬言則柔軟，八能使軟言教誡，九善能守護財物，十發起夜麻，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誡，十三能解憂事，十四能瞻病苦

　　北方者卽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養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爲救解，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

　　下方者卽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

　　上方者卽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飢饉世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聞

　　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

又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污供養，十至處道供養

　　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爲如來故，若供養僧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

　　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怖望心但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衆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大功德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墮令他施作，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

具供養　若菩薩有諸財物，人經乞施，隨意普施，令供養如來及衆
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爲，是名他作供養　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　他作供養
者，得大大果報　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

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　若菩薩
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　以
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

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
染污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委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
養　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
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　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
彼一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　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眞實功德，饒
益衆生　如是等，名爲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於世　何以故，住不
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　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爲
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
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遍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興大供養，攝大菩提

【略】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　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
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算數譬喻不得爲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
法僧亦爾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先起信精進念定慧，根除伏
障染　次發大願，常逢善友，以爲勝緣　雖遇惡友，方便俎壞，終不棄捨大菩
提心　所修善法，運運增長，以不退屈而爲策發　齊是名，爲最初修行　依
如上說，初發心已，創名趣入無上菩提，預在大乘諸菩薩數，於生死海作出限
量，勇猛定當速登彼岸　次應修行，此有二種　一略，二廣　略復有三，一
境，二行，三所得果　猶昔不知眞妄境界，起煩惱等因受衆苦　今正翻彼，故
亦有三　由此最初應審觀境，既知善惡修斷行成，因行既圓，果德便證　諸
佛聖教，雖復無邊，說修行門，不過三種　故修行者，應依此學

又　一切菩薩應，以四相修前諸行　一者善修，皆悉決定，委悉恆常，
無罪修作　二者善巧，令獲義利，修營律儀，所受當滿，應機說法　三者饒
益，能以利樂別總隨與　四者迴向，三門積集，去來今世所有善根，一切攝取
以淳一味妙淨信心，迴求菩提，不悕餘果

又　次應爲他宣說正法，說五明處，隨應有學　名住法說　謂應安住
如法威儀，不爲無病處高坐等，而說正法　諸佛菩薩敬重法故，令他於法極
珍敬故，應無間說，勿作師拳　隨衆所欣，次第標釋，無慳吝想，名隨順說
於有怨者，應住慈心　於行惡者，住利益心　於有樂放逸有苦下劣者，應住
利益哀愍之心，不起嫉妒自讚毀他，不希名利，恭敬讚歎，而爲說法

又　次應修行　於佛所制有罪三業，善能遠離　所聞事業，無倒修行
獨居閑靜，思所聞法　無間殷重，觀察稱量　未知求知，已知勿忘　未達推
佛，不生誹謗　恐無慧目，直心強信　善知密意，異說無動　於離言境，專注
繫心　離諸戲論，無擾亂想　修奢摩他，毘鉢舍那

次應教授　應觀於彼心根意樂，隨宜爲說處中之行　令其捨棄增上
慢等

次應教誡　應遮有罪，開許無罪　諸現行事，暫行犯者，如法諫誨　若
有數犯，起無染異，親善意樂，呵擯令憶　下犯權時，上犯永擯，勿令犯者多
攝非福　能正行者慈愛稱歎，謙沖曉喻，令喜增修

又《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四對治者，非別有文，即於行所住處中，
有能所對治也　故論云，彼如是相應行，相行諸住處時，有二種對治　應知，
謂邪行及共見正行　此中見者，謂分別也　於初住處中，若說菩薩應生如是
心所有衆生等，此是邪行對治　生如是心是菩薩，是邪行　若復說言若菩薩
有衆生想等，此爲共見正行對治　此分別執菩薩，亦應斷　謂我應度衆生
故　於第二住處中，若說應行布施，此爲邪行對治　非無布施，是菩薩邪行
若復說，言住於事等，此爲共見正行對治　此分別執菩薩，亦應斷　謂應行
布施故　就此之中，有能對治，所對治　應准釋之

又卷下　初明行三種行，功德至多　【略】三種行，謂一者受，二者持，
三讀誦　【略】爲闕少智資糧　今令受持讀誦發生智慧，故方得菩提　定是
福門，故但能助道也　就此之中，文有其五，謂顯示與法相應有五種勝功德
一者如來憶念親近，如經受持讀誦修行，則爲如來，以佛智慧等　二者攝福
德，如經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聚等　三者讚歎法及修行，如經以要言之，
是經有不可思議等　四者天等供養，如經在在處處皆有此經等　五者滅罪，
如經受持讀誦此經爲人輕賤乃至當得等故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然菩薩修略有五

種，所謂集總修，無相修，無功用修，熾盛修，無喜足修　謂集一切，總爲一聚，簡要修習　初修行者，諸惡皆斷，諸善皆修，諸生皆度　或觀一切爲骨瑣等，或觀此身從頭至足唯膿血等，名集總修　於離十相眞法界中遣事差別而修習，故名無相修　漸修行者，應觀無相，爲令此修純熟自在，不假功力，任運現前，名無功用修　雖無功用，修有勝劣，爲令增勝，說熾盛修　或雖熾盛，恐有少所得，便生喜足　謂且修此餘何用爲，爲令勿厭，乃至菩提，名無喜足修　今顯菩薩得轉依時地前名爲益力損能轉，由習慚愧及勝解故益聖道力損二障能，亦可分得五修之果

又　修此六度有其五種，一依止任持修，二依止作意修，三依止意樂修，四依止方便修，五依止自在修

第一，依止任持修有四　一依因修，謂依種性力修習正行　二依止報修，謂由勝身修習正行　三依止願修，謂由本願修習正行　四依簡擇慧修習正行

第二，依止作意修亦有四　一依勝解於度一切相應契經，起增上解　二依愛味於度見勝功德，深生愛味　三依隨喜於一切有情所行六度，深生隨喜　四依意樂修於自他，當來勝品六度，深生願樂

第三，依止意樂修有六　一無厭意樂，如施無厭者　謂菩薩於一剎那，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唯布施一有情　又以殑伽沙等身命布施，如是布施，住殑伽沙劫如於一有情　如是乃至於一切有情界如是施　時皆令於無上菩提，速得成就，菩薩爾時猶不厭足，名施無厭意樂　二施廣大意樂　菩薩如是展轉相續，無一剎那有退有斷，乃至究竟坐菩提座，名施廣大意樂　三歡喜意樂　菩薩如是行施之時，於來求者生大歡喜，來求之者，雖生歡喜，不如菩薩，名施歡喜意樂　四恩德意樂　菩薩如是，行施之時，觀彼求者於我已身有大恩德，不見己身於彼有恩，由資助我無上菩提故，名施恩德意樂　五無染意樂　菩薩如是，雖於無量諸有情所興大施福，而不祈報恩當來異熟，名施無染意樂　六善好意樂　菩薩如是，以所修行廣大施聚所得異熟，施諸有情，不自爲己　又以此福共諸有情，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名施善好意樂　廣說餘五度，如對法等

第四，依止方便修　謂由無分別智觀察三輪皆清淨故，由此速成所修行故

第五，依止自在修有三　一身自在，謂自性受用身等，示現諸有情一切種同法行故　二說自在，謂說六度一切種差別無有滯礙故

又卷三　自下正說由在因中行正供養後爲淨因，於中有三　初修習行，次觀察行，後法行行

此即初也　就中復三，初發心行，次攝護行，後修習行　於諸供養中，法供養爲最勝　天王會雲，二人遠離王賊等所，不能侵大寶藏　百千萬劫法難聞得，聞不持不施等　大菩提心護正法，如教修行，心寂靜，自利利他心平等，是則名眞供養佛　大菩提心者，佛自說言　如諸菩薩最初發心，下劣一念福德果報，爲千萬劫說不能盡，況經多劫　譬如大海初漸起時，當知皆爲乃至無價寶珠作所住處，一切寶珠皆海生故　三千大千世界初起，當知便爲二十五有一切衆生作依止處　菩薩發心亦復如是　初漸起時，普爲一切無量衆生作依止處　菩薩發心，慈悲爲首　譬如虛空，無不普覆　虛空無量，故衆生無量　衆生無量，故菩薩發心亦復如是，以能遍覆一切世界一切生故　若菩薩親近善知識，供養諸佛，修集善根，志求勝法，心常柔和，遭苦能忍，慈悲淳厚，深心平等，信樂大乘，求佛智慧　若人能具如是十法，乃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廣如經說　攝護正法者，攝謂攝受攝持，即是勝義攝受正法　護謂擁護護念，即是護念付囑正法　攝受擁護爲法城垣，不惜身命以設供養

波羅蜜多以下，是修習行，於中有七　總持者，謂陀羅尼　等持者，謂三摩地　靜慮，謂四靜慮　解脫，謂八解脫　慈悲喜捨，即四無量　一切佛不共法者

又　自下第二觀察行相　於中復三　一離四倒行，二三門行，三離著生滅行

又　自下第三行門，法行行　一書寫，二聽聞，三受持，愛樂寶重不離於心，生死威儀願相隨故　四讀，五誦，六思惟，七修習如說行也，八廣爲有情宣說流布，九自供養十施他　此十名爲行法行行　此中皆得自作教他，讚歎隨喜慶慰　供養之中說自言者，以對施他，且復言自　據實而言，自供教他讚歎隨喜慶慰並得供養　施他書寫乃至教他施他讚歎等事，並名法行，名爲供養

法海《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公問，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大達此理，願和尚爲說。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眞實妙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眞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卽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卽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卽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眞理，非我祖師有過。

智周《大乘入道次》卷一 其加行位修五根力，故《中邊》云，決擇分中，暖頂二種在五根位，忍世第一在五力位，決擇卽是加行位也。

問，先修何者。

答，先根後力，故《中邊》云，順解脫分善根滿已，復應修習五種增上，五種增上卽五根也，次修五力，卽前五根，能伏於障，不爲障伏，功能轉勝，改立力名，故《中邊》云，卽前所說信等五根有勝勢用，復說爲力，謂能伏滅不信障等，亦不爲彼所陵雜故，又《大集經》云，五根五力非體有別，故知約用分爲二也。

問，此五何乃有是次第。

答，此依因果相引而立，謂若決定信有因果，爲得果故，發此精進，精進發已，便住正念，住正念已，心則得定，得定心已，能如實知，既如實知，無事不辦，故由此義有是次第，暖頂二位而修五根，忍第一法，修其五力。

又 又此地中而亦別修十種法行，故《瑜伽》云，謂諸菩薩先於勝解行地，依十法行，極善修習，卽此資糧加行二位，名勝解行地，未能證解，但信解故名爲勝解，十法行者，准《顯揚論》云，一者書寫，於菩薩藏，若多若小，尊重恭敬，謂自書寫，若使他書，二者供養，若劣若勝，諸供養具，謂自供養，若將己物令他供養，三者施他，若自書已，由矜愍他而施於彼，四者諦聽，若他闡讀，由宗仰故，五者自讀發淨信解恭敬重心，六者諷誦，從師受已而諷誦之，七者受持，謂諷誦已，爲堅持故，以廣妙智而溫習之，八者開演悲愍他故，傳授與彼，隨其廣略，而爲開演，九者思惟，獨處閑靜，極善研尋，十者修習，如所思惟，修奢摩他毘鉢舍那等。

道綽《安樂集》卷下 依《海龍王經》，時海龍王白佛言，世尊弟子求生阿彌陀佛國，當修何行，得生彼土，佛告龍王，若欲生彼國者，當行八法，何等爲八，一者常念諸佛，二者供養如來，三者咨嗟世尊，四者作佛形像，修諸功德，五者迴願往生，六者心不怯弱，七者一心精進，八者求佛正慧，佛告龍王，一切衆生具斯八法，當不離佛也。

問曰，不具八法，得生佛前不離佛不。

答曰，得生不疑，何以得知，如佛說《寶雲經》時，亦明十行具足，得生淨土，常不離佛，時有除蓋障菩薩白佛，不具十行得生已不，佛言，得生，但能十行之中一行具足無闕，餘之九行悉名清淨，勿致疑也。

又《大樹緊那羅王經》云，菩薩行四種法，常不離佛前，何等爲四，一者自修善法，兼勸衆生皆作往生見如來意，二者自勸勸他，樂聞正法，三者自勸勸他發菩提心，四者一向專志行念佛三昧，具此四行，一切生處常在佛前不離諸佛。

又 佛告阿難，汝今善聽，吾今爲汝說，有十往生法，可得解脫，云何爲十，一者觀身正念常懷歡喜，以飲食衣服施佛及僧，往生阿彌陀佛國，二者正念以甘妙良藥施一疾比丘及一切衆生，往生阿彌陀佛國，三者正念不害一生命，慈悲於一切，往生阿彌陀佛國，四者正念從師所受戒，淨慧修梵行，心常懷歡喜，往生阿彌陀佛國，五者正念孝順於父母，敬奉於師長，不起憍慢心，往生阿彌陀佛國，六者正念往詣於僧房，恭敬於塔寺，聞法解一義，往生阿彌陀佛國，七者正念一日一夜中受持八戒齋，不破一，往生阿彌陀佛國，八者正念若能齋月齋日中遠離於房舍，常詣於善師，往生阿彌陀佛國，九者正念常能持淨戒，勤修於禪定，護法不惡口，若能如是行，往生阿彌陀佛國，十者正念若於無上道不起誹謗心，精進持淨戒，復教無智者流布是經法，教化無量衆生，如是諸人等悉皆得往生。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〇 集有九種，一行集，善作眷屬，持戒者以慧爲主，戒隨助伴，故云眷屬，如經修諸善行故，謂三聚非一，故云諸善行也，二定集，謂定助智道，名爲善作眷屬三昧，如經善集助道法故，三親

近集，謂親近諸佛，供養恭敬，習聞慧智，如經供養諸佛故　四聚集，謂思慧智善能思量，積集諸度，故云聚也　如經集諸清白法故，謂六度治垢，故云清白也　五護集，謂修慧之行，上順善友，故爲攝護　出世眞證，修能趣入，故名修行實證　行實證故，爲彼善友　教授攝護，故云善知識所護　六廣集，謂廣於一切衆生，以慇至深心作利益故　七信心集，謂決定信樂求大法故　八現集，謂隨所集善，多向益生，故云心多向慈悲　於中慈念，依苦苦壞苦者，以慈行攝故　悲依行苦者，明是細故

問，上文云慈與樂悲拔苦，何故與此不同耶

答，此二有通有別，別如前辨，通論俱有與樂　如三地中，慈有廣大無量者，與樂　謂廣與欲界樂，大與色界同喜樂，無量與色界不同喜樂　悲喜捨亦爾，故知同與樂也　又如三地，爲苦衆生入慈悲，故知同拔苦也　此文亦爾，是故知同也

九求集，謂與衆生求一切智，智故云好求佛智慧　依論經，此句攝在第八信心集中　別有第六淨心集，謂出世眞證心無垢染，故云善清淨心　故又此九中，初五護煩惱行　謂一戒學，二定學，餘三慧學，即聞思修三慧　依論有四，加淨心，集出世智故　後四護二乘行，於中初二護二乘心，謂廣獲狹心，信護小心　後二護二乘行，謂慈護狹行，求護小行　又此十中，初一總相，謂統括諸行，成一厚集故，餘九皆是集　中間出，故是別相　九中皆有集義，是同相　戒定等別，名爲異相

又卷一七　有十捨者，情無取著故　一捨貪嗔　二捨世法，謂八法中利衰依身，稱譏毀譽依口，苦樂依意　又利及稱譽是生樂因，衰及譏毀是生苦因，以因果通說故有八也　三捨非器，謂於法器衆生，知時授法　於非法器，捨而不嫌　四捨二乘，五捨惑染，六捨背有，七捨異語　八捨非時，謂根未熟待時且捨　九捨非緣，謂有衆生應受佛化，非是菩薩所化，亦不強化，是故捨之　十捨異見　上來明因行體性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上　修七賢行者　修謂進修，賢謂賢善，亦賢和也　賢位有七，名七賢矣　其七者何

一者五停心觀　由諸有情機類有五，謂貪嗔癡慢及尋思　停止其心，當病設藥，隨應治斷，名五停心　【略】如《瑜伽》三十依依聲聞地略引兩門，一明遠離，二別對治　明遠離者，如彼論云，先當修習遠離圓滿，此有二種　一身遠離，不與在家出家二衆共相雜住，獨處閑靜　二心遠離，遠離一切染污無記所有作意，修習諸善，能引義利，定地作意　別對治者　一者勤修不淨觀　如理作意，知實不淨，深可厭逆　【略】能爲貪欲厭離對治故　二者勤修慈愍觀　由欲利益安樂，於諸有情，作意與樂，發起勝解，是慈愍相　【略】三者勤修緣起觀　能正了知十有二支，如是一切緣生諸行，無不皆是本無今有，生已散滅，是故前後皆是無常，皆是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不自有故中間十支不可得，故性空無我，是名尋思緣起相觀　能離愚癡故　四者勤修界差別觀　謂正尋思地等六界，地爲堅相，水爲濕相，火爲煖相，風爲動相，空爲虛空相，識了別相，此一切相，以要言之，皆是無常苦空無我，由界差別所合成身，發起高慢便爲顚倒　如是六界爲所依，故筋骨血肉衆緣和合圍遶虛空，施設言論假名爲身　若於如是界差別觀，善修善習善多修習，是名尋思界差別觀，能離憍慢故　五者勤修阿那波那觀　能正了知於入出息，所緣境界，繫心了達，無忘明記　若風入內，名爲入息　若風出外，名爲出息　此入出息及所依止，皆是無常　此中都無，持息入者持息出者，從因緣生，假設言論　若於如是入出息念善多修習，能離尋思故　下總結云，如是依止淨行所緣尋思觀已，數數於內，令心寂靜　數數復於如所尋思，以勝觀行審諦伺察　由定爲依，慧得清淨　由慧爲依，定得增長　是故名爲五停心觀

二者別想念住　《正理》六十云，以自相共相觀身受心法，一一別觀，修四念住　一身念住，觀自相者，謂觀於身，從眼至觸，十處自性皆不淨，故能治淨倒　二受念住，觀自相者，唯受自性，性自苦，故能治樂倒　三心念住，觀自相者，唯心自性，性自無常，能治常倒　四法念住，觀自相者，唯法自性，性空無我，能治我倒　觀共相者，身受心法與餘有爲俱無常，性與餘有漏俱是苦性，與一切法空無我性　此四念住以慧爲體，相應俱有具五蘊性

三者總相念住　如《正理》云，雜緣法念住，總觀一切身受心法，所謂非常苦空非我，如是熟修習及定已，便能安立順諦現觀

四者煖善根　如《正理》云，順決擇分，初善根起，名爲煖法　如鑽火位，初煖相生　法與煖同，故名煖法　此善根起，分位長故，能具觀察四聖諦境，由此具修十六行相觀苦諦等　次當悉，住空閑者修習此煖，於中上品漸次增進觀察諸有，恆爲猛盛焰所焚燒，於三寶中信上首故

五者頂善根　如《正理》云，總緣共相法念住差別，頂聲顯此是最勝處，

謂色界攝　四善根中可動一中，下者名煖，上者名頂　此境行相與煖法同，謂觀四諦修十六行　下中上品漸次增長，緣三寶信多現行故

六者忍善根　如《正理》云，總緣共相法念住差別，於四諦理能忍可中此最勝故，無退墮故　然此忍法有下中上　下品忍位具八類心，謂瑜伽師以四行相觀欲界苦，名下品心　如是次觀色無色，苦集滅道諦亦如是，觀成八類心，名下品忍　中忍減略行相所緣，謂瑜伽師以四行相觀欲界苦，乃至具足以四行相觀欲界道，於上界道滅一行相從，此名曰中品忍初　漸減漸略，唯以二心觀欲界苦，名中品忍　上忍唯觀欲界苦諦，修一行相，唯一剎那　此善根起不相續，故名上品忍

七者世第一善根　上忍無間有修所成，初開聖道門　世間功德中勝，此劫說名世第一法　此有漏，故名爲世間，是最勝故名爲第一　有士用力離同類因，引聖道起，故名最勝，是故名爲世第一法　近見道故，似見道故，唯修爾所似苦法忍，唯緣欲苦故，如是名爲七賢行矣

道誠《釋氏要覽》卷下　洗淨　《四分》云，洗穢　《百一羯磨本》云，如世尊說勝義，洗淨有三種，一洗身，二洗語，三洗心　云何此中，但說不淨染污，教令洗耶　佛言，欲令除去臭氣，安樂住故　又佛言，有染比丘，不得禮人，不得受人禮　違者，得越法罪　染有二種，一飲食染，二不淨染　不淨染者，但是糞土涎唾污穢，及大小行來未洗者　佛言，汝等比丘，應可洗淨　《三千威儀經》云，比丘若不洗大小便，得突吉羅罪，亦不得坐僧床座及禮三寶，亦不得受人禮拜　律云，凡洗淨用水，以右手執瓶，左手洗之　出外先以灰淳摩手水洗，又用黃土，三度摩擦水洗，又用皂角澡豆，皆洗至肘前　毘奈耶云，佛告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法，常須存意　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潔淨，諸天敬奉　是故汝等，若依我爲師者，咸應洗淨　若不洗者，不應遶塔禮佛讀經，不禮他，不受他禮，不應噉食坐僧床，不得入衆　由身不淨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咒法，皆無靈驗　若違者，得惡作罪

又　在衆安樂行法　《瑜伽論》云，終不嗤笑，輕弄於他，令他赧愧不安穩住，終不現前　毀他所愛，讚他非愛，非情交者　不吐實誠，不屢希望，知量而受　若先許應他飲食等，終無假托，不赴先期　《龍王經》云，有王事，常在安隱，謂不剛硬，不諛不諂，除貪嫉，見人得供養，代其歡喜　掃地　佛在逝多林，見地不淨，欲令樂福衆生，於勝福田植淨業故，佛即自執箒欲掃　時大聲聞見，皆執箒共掃　佛言，大掃地，有五勝利，一自心清淨，二令他心清淨，三諸天歡喜，四植端正業，五命終當生天上　《阿含經》云，佛教朱利槃特誦掃帚字，復教執掃帚　佛言，汝誦此字，爲目何等　然此掃帚，復名除垢　槃特作是思惟，垢者，灰土瓦石也　除者，清淨也　佛以此教誨我令思惟　結縛是垢，智慧是除　今可以智慧之帚，除結縛垢　因此便成阿羅漢　《增一經》云，夫掃地有五事不得福　謂不知逆風，不知順風，不作聚，不除糞，不淨潔　《四分》云，逆風掃，不滅迹，不除糞，不復禮本處　《正法念經》云，若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躁天身，香氣熏百由旬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維摩經》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何等爲八　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閡，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共不高己利

又卷中　問，眞源自性本自圓成，何藉修行廣興動作　經云，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名爲戲論　若起妄修行，何當契本

答，《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眞覺　亦因眞如內熏，令此無明而有淨用　復因諸佛言教力，內外相資，令此妄心自信己身有眞如性，能起種種方便修諸對治　此能修行，則是信有眞如　由未證眞，不名無漏　妄念若淨，眞性自顯　又雖修無性，不閡眞修　從妄顯眞，因識成智，猶如影像能表鏡明　若無塵勞，佛道不立　古德云，眞妄二法，同是一心　妄攬眞成，無別妄故　眞隨妄現，無別眞故　又眞外有妄，理不遍故　妄外有眞，事無依故　又若執本淨，是自性癡　若假外修，是他性癡　若內外相資，是共性癡　若本末俱遣，是無因癡　長者論云，若一概皆平，則無心修道　應須策修，以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　《寶積經》云，若無正修者，貓兔等亦合成佛，以無正修故

又　問，身爲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　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爰爲聖典

答，亡身沒命，爲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諧正教　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爲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　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　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

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若不如是，犯輕垢罪。大乘《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然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爲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所以小乘執相，制而不開。大教圓通，本無定法。《菩薩善戒經》云，聲聞戒急，菩薩戒緩，聲聞戒寬，菩薩戒開。又經云，聲聞持戒是菩薩破戒，此之謂也。若依《六義經》，諸佛悅可。執隨宜說，衆聖悲嗟。祇可歎大褒圓自他兼利，豈容執權滯小本迹雙迷。

又卷下 問，上上根人頓悟自心，還假萬行助道熏修不。答，圭峰禪師有四句料簡。一漸修頓悟，如伐樹，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二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久方中。三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綟絲，萬條頓色。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眞修也。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三 欲問如來，故須偏袒。右膝下，右則爲順，膝能迴屈，表順理心也。著地，即示卑之相也。膝表智，地表理。合掌即表冥心，掌合不執外物，心冥覺不異緣。欲問實相法門故，須用心如此恭敬者，總結也。起座袒肩跪膝合掌，莫非恭敬故爾。亦可配於三業，謂座起袒肩合掌等身業也，恭敬即意業也，白佛言下即口業也。

又 十住，謂第一發心住，二持地，三修行，四生貴，五方便具足，六正心，七不退，八童眞，九法王子，十灌頂。今配十住者，與彼初住名同，故配之也。問，此但云一，如何配十。答，以初攝後故。問，何故不言十信位耶。答，亦攝入十住位中也。以前之十住，通名信行地，故亦同《華嚴》，合前開後也。故發心一住，前攝十信，後攝餘九耳。

又《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上 一無我執。執，取自體爲我，計我展轉趣於餘趣爲人，計我盛衰苦樂種種變異相續爲衆生，計我一報命根不斷而住爲壽者。二無法執。論云，無法相者，能取所取，一切法無，亦無非法相者，無我眞空實有。然離二執，正是得佛知見，成就淨信之本善根福德。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九 人不可不兼修福慧。種種利物，常行方便，作一切善，戒一切惡，所謂修福也。知因果識罪福，觀釋氏書內明性理，觀儒家書外明世道，所謂修慧也。修福得富貴，修慧得明了。修慧不修福，明了而窮困。修福不修慧，富貴而愚癡。福慧若兼修，富貴而明了。二者皆不修，愚癡而窮困。佛以福慧兼修，故謂之兩足尊，謂福慧兩足也。昔有二人同修行，一人專修福，一人專修慧。經數世後，專修福者因受福而作惡墮於象中，以有餘福，人乘之以戰，有勝敵之功，國王賜以瓔珞。其專修慧者得阿羅漢果，以不曾修福故，爲僧而乞食，多不得之故偈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此福慧所以不可不兼修也。必不得已，寧使慧勝於福，莫令福勝於慧。若慧勝於福，則知罪福而戒愼，故無墜墮。若福勝於慧，則因受福而作惡，故有墜墮。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論》 雙修者，修福修慧也。教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纓絡。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福慧二莊嚴，乃能成正覺。古德云，福不得不作，慧不得不學。龍舒云，修淨土者，雖專以念佛爲行門，亦須福慧兼修，庶得事理兩融也。內則修慧，究竟涵養，深徹淵源，使慧性增廣，含虛空界，無所不知，無不照了。外則修福，慈悲方便，柔和善順，利濟世間，見一切人，平等恭敬，隨機說法，教化衆生，行一切善。此是福慧雙修也。今有一等愚人，常行異教，詐稱蓮宗弟子，妄指雙修，潛通婬穢，造地獄業。迷誤善人，沈迷欲樂，甘墮險坑，豈不謬乎。是眞狐魅妖精，何異畜生類也。

又《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行》 永明壽禪師《自行錄》云，欽惟古聖罔伐己能緬想，前賢靡彰自德。然釋典有先自行化他之教，儒宗標內舉不避親之。文師常示徒云，因觀《弘明集》中，先德有檢覆三業門云，夫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校心。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恧。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伏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悟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定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辦所難辦，幾心欲忍苦建立佛

已，幾心欲作佛心度衆生，亦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日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悟證，幾許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迴敎佛功德已得，幾迴迴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迴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迴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迴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迴燒香散花然燈已得，幾迴掃除嚴飾正舍供具已得，幾迴懸幡表剎合掌供養已得，幾迴遶佛恭敬十百千匝，如是檢察，會理其少違道，衆多白淨之業，纔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閡凝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是以若不自先檢責，何以化導羣機，故菩薩爲度衆生，故先自修行。

天如則《淨土或問》　問曰，淨土修法，其詳可得聞乎。

答曰　淨土無修，修因迷有，法無高下，高下由根，根有多珠，修分多類，攝其多類總有三門，一曰觀想，二曰憶念，三曰衆行，皆依極樂彌陀以爲之主也。

一曰觀想者　如《觀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觀彼佛。

又　二曰憶念者　或緣相好，或持名號，皆名憶念，而有理有事，如華嚴解脫長者云，我若欲見安樂世界無量壽如來，隨意卽見，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來我若欲見，隨意卽見，我能了知一切如來國土莊嚴神通等事，無所從來，亦無所至，無有行處，亦無住處，亦如己身，無來無去，無行住處，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皆如夢故，如夢所見從分別生，見一切佛，從自心起，又知自心，如器中水，悟解諸法，如水中影，又知自心，猶如幻術，知一切佛，如幻所作，又知自心諸佛菩薩，悉皆如響，譬如空谷隨聲發響，悟解自心，隨念見佛，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

又　三曰衆行者　如《華嚴經》普賢菩薩勸進善財童子海會大衆，發十大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當隨佛學，九者恆順衆生，十者普皆回向。【略】又如《大寶積經》發十種心往生極樂，佛告彌勒，如是十心，非諸凡愚不善丈夫具煩惱者之所能發，何者爲十，一者於諸衆生起於大悲無逼惱心，二者於諸衆生起於大悲無損害心，三者於佛生法不惜身命樂護之心，四者於一切法發生勝忍無執著心，五者不貪利養恭敬尊重淨意樂心，六者求佛種智於一切時無忘失心，七者於諸衆生尊重恭敬無諂誑心，八者不著世論於菩提分生決定心，九者種諸善根無有雜染清淨之心，十者於諸如來捨離諸相起隨念心，是名菩薩發十種心，由是心故當得往生，若人於此十心隨成一心，樂欲往生彼佛世界，若不得生，無有是處，又如觀經云，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三種業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淨業正因。【略】如上泛引，通名衆行。

修德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下　問：或有一生修善，現禦惡報，終日造惡，目覩吉昌者何？

答：業通三世，生熟不定，又通三報，厚薄相傾。西天第十九祖師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破壞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受快活時，心似得安樂，忽降諸衰惱，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敎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生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若見喜殺長壽，好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若不解此，憂悔失理，謂徒功喪計，善惡無徵，但修善之時，一心不退，既不間斷，福果長新，祇慮中途，自生遮障，識達

賢二曉斷行爲

問：惡能掩善，則禍起而福伏；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有從生積善，反受餘殃？及蕭梁武帝歸惡三寶，一朝困斃，全無善報者何？舉世咸疑，請消餘滯。

答：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決疑，有其三義：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爲，隨順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極而反，或處榮而頓悴，現盛必有衰，令眩榮者，悟世無常，使持緣者，知生有限。消貪垢，巧洗情塵，示正示邪，或逆或順，斯乃密化之秘術，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惡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雖思，勢不可遏，故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二生報，今生作業，來生受果。三後報，或今生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又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又若善多惡少，則先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或善少惡多，則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罪消慶集，此皆並是後報。善惡業熟，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宿債，如師子比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繫凡夫，寧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決志無疑，譬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愆。故經云：今生作惡少，爲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世輕。或作善少，爲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重。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滅百千萬劫地獄之苦。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苦。作惡之人，雖現安樂，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又復修行力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九世支那爲僧，福德智慧，常稱第一。大弘聖教，廣演佛乘，利濟無邊，殊功罕測。及至遷化之時，卧疾房中，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共捧一白蓮花至法師前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遂右脇而卧。弟子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義，方爲知因識果之人，或昧斯文，終生疑謗。

問：夫修善應純，云何造惡？既能造惡，何用善乎？若善惡齊行，恐虛功力。

答：若出家菩薩，無諸障閡，應純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薩，事業所拘，未得純淨，傍興善道，以爲對治。夫雖頓修，遲非全斷，漸積功德，以趣菩提。若更積惡不修，惡無有盡，須行善業，以奪惡因。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繞塔，爲沙門作禮，羣臣共笑之。王乃覺知，問羣臣曰：「有金在釜，釜中湯沸，以手取金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故但有惡，無善乎？」

問：在家菩薩，亦許純修善不？

答：若志苦心堅，一向歸命，如鹿在網，若火燒頭，惟求出離之門，不顧人間之事，自古及今，亦多此等。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市未竟，邊國王來征伐，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即白王言：「置斯旋塔，以擁重寇。」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是以河嶽不靈，惟人所感，但能志到，無往不從。至於冰池躍鱗，寒林抽筍，故非神力，志所爲也。

問：若廣修萬善，皆奉慈門，但稟眞詮，有妨世諦。則處國廢其治國，在家闕於成家，雖稱利人，未得全美。

答：佛法衆善，普潤無邊，力濟存亡，道含眞俗。於國有善則國霸，於家有善則家肥，所利弘多，爲益不少。昔以書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又云：行善降之百祥，爲惡降之百殃。宋典、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眞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也。侍中對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偏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羅法界，偏滿虛空，一善所行，無往不利，則是立身輔化，匡國保家之要軌矣。若以此立身，無身不立；以此匡國，無國不匡。近福人天，遠階佛果。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第三册《竹窗隨筆・對境》　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於此，五物在傍：一如乾草，纔觸即燃者也；其二如木，噓之則燃者也；其三如鐵，不可得燃者也，然而猶可鎔也；其四

如水，不惟不燃，又能滅火者也。然而濕之至極，猶可沸也；其五如空，然後任其燔灼，體恆自如，亦不須滅，行將自滅也。初一凡夫，中屬修學，漸次最後，方名諸如來大聖人也。

綜述

法雲《法華義記》卷一　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此是第三，談其階位。但此中所談，據八地已上，明此諸菩薩居在不退位中。

夫退有三種，一者位退，二者行退，三念退。自六心以還，輕毛位信首，五根未成，遇惡友時，能斷善根，退入惡流，故稱位退也。

第二，從七心以上記六地以還，諸爲行退，正明入忍之行有退失也。

第三，七地一地，呼爲念退，正明二諦之念不恆，故言念退。然退之中亦有不退之義。何以知之？夫一善染神，曆劫不朽，是習因之義不亡，招樂之義不失，應非是退。但六心以還，唯有一善染神不退，複有三種退義，即是位退行退念退，是故不得受不退之名也。又七心以上六地以還，亦有不退之義。位登信，首五根不復流轉，乃至初地以上六地以還，心會無相之境，意入二諦之中，是故《維摩經》言，受不退常寂然。所以不受不退名者，但位雖不退，猶有兩退之義。一明入忍之行相似無漏，無得而失；二明二諦之念不恆現在前，是故受行退之名也。七地菩薩位登初忍，實無退失。入忍諸行，興心即得。但雜相煩惱未盡，猶有出入觀異，致令二諦明解不恆現在前，故受念退之名也。今明八地以上菩薩，永絕下地三種退義，位登法流，長不出觀，念念皆明，豈有念退。所以爾者，有其二義，一明位登此地不復進退學，二明枝惑未盡唯斷根本也。所以言於三菩提不退者，三菩提者正遍知道也。道者即是因也。正明此諸菩薩於無上正遍知因中不復退轉也。

又　羅漢，亦是天竺正音，於此亦無的翻譯。相傳舊解，亦以三德釋之。備此三德，乃稱羅漢。何者？第一不生，第二殺賊，第三應供也。

若使此人後猶生三界流轉六道者，非謂羅漢。今明羅漢之人，二俱之後，不復受生。既斷絕生因，生果亦亡。故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之謂也。

第二言殺賊者，賊之爲用，能奪人財寶，傷人身命。今明九十八使，煩惱諸賊，無過瞋恚，斷人慧命。是故《遺教經》言，劫功德賊，無過瞋恚。明諸羅漢結賊已亡，功德不失，慧命長存。是故《維摩經》云，行羅漢慈，破結賊故。

第三應供者，此人智斷既圓，堪生物福，亦取實良田，有秋收之實。是故下經文言，我等今者，眞阿羅漢，一切皆受人天供養。

又此三德亦得相成。只問此人死後何故不生？正由殺煩惱賊。又問此人何故能殺煩惱賊？由有應供之德故。亦有倒相生義，那得有此應供之德？只由殺煩惱賊故。云何得知殺煩惱賊，此人死後不復受生也？今將比丘三德，來成羅漢三德。用羅漢三義，呼比丘三義。何者？比丘怖魔之德，以成羅漢不生之德。比丘破惡之德，以成羅漢殺賊之德。比丘乞士之德，以成羅漢應供之德。出家之始，諸爲怖魔者，爲令終成不生之德。若唯存怖魔名，不成不生之德者，雖有怖魔之名，無有怖魔之實。若使在始有怖魔之名，終成不生之德者，眞是怖魔也。破惡之德，又成殺賊者故。如臨陣執刃，能令前陣星散者，此則破而非殺，若使執刃能入陣，能令當卻無遺亡頭失首者，乃稱殺賊。然九十六使，有根本枝條。若使出家之名有始，折伏枝條，終則永斷根本，可謂眞殺賊也。乞士之名，成應供者。在始雖復，到家至戶，淨乞活命，然未盡活命之方，終則端坐，侍至事同化他。是故如來立比丘三義，令終成羅漢三德。

又　比丘，是天竺語此間無的名翻譯，古舊相傳，皆以三德釋之。若使備此三德，乃稱比丘。何者？一曰怖魔，二言破惡，三者乞士也。

魔羅是外國語，此方言殺者。若通途爲論，一切惡知識盡皆是魔。今的明者，據第六天魔。然第六天魔，未必常爾，但偶於釋迦一化，不信正道，今一人出家，魔宮振動，所以爾者，此人發意踰越生死，永棄五塵，出魔境界，非止滅魔一人，然此人複有一燈之化，是故魔宮振動，六師懾怖也。

第二破惡者，即是修戒定慧，防身口七支諸惡及意地三毒四倒九十八使此使諸惡法是累中之甚，妨道之巨患也。

第三乞士者，夫出家之人，不可終日自營，非唯增長貪愛故，亦妨亂行道難。然本出家之意，以身許道，但有累之身，未能亡喻，複應將護身命，

行道進德，不可窒塞一身，徒勞剪落，應須攜鉢到家，資身行道，是故淨乞自活，表示清素。

又此三德次第相成　問：此人何故，猶能怖魔，餘人不能　只由此人，能破煩惱惡故　複問：此人何故能破煩惱惡　只由淨乞自活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一　四聖種者，亦名四依。乞食等法，能生聖道，與聖爲種，故名聖種　起行所憑，故復名依　依別不同，一門說四　四名是何　一盡形乞食，二盡形壽著糞掃衣，三盡形壽樹下常坐，四有病服陳棄藥　爲破比丘四種惡欲，故說此四。一破比丘爲食惡欲，受乞食。二破比丘衣服惡欲，受糞掃衣。三破比丘房舍臥具惡欲，受樹下坐。四破比丘湯藥惡欲，受陳棄藥。

初乞食中，三門分別。一明乞儀，二明所爲，三明食法。言乞儀者，有十三種。一住止形乞，不自安禪得上人法，而行乞食。二正威儀乞，執持應器，進止安祥，被服齊整，而行乞食，如《戒經》說。三住正命乞，終不諂曲，執持威儀，不現異相，不稱己善，而行乞食，如是一切。四住正見乞，不取乞食以爲眞道，著取乞食爲眞道者，是戒取攝。五依法乞，非法飲食生罪過者，終不乞求。六依時乞，要在中前，不得餘時　故毘尼中迦留陀夷夜行乞食，生世譏嫌，如來制之。七依處乞，若有學處僧先爲作學家羯磨，又有惡人僧先爲作覆鉢羯磨，不得從乞。八依次乞，亦名等乞，不簡貧富，次第等乞。除有命難，梵行難處，又觀他人因己乞食而生罪過，終不從乞。九離貪心乞，於所乞求，不念美簿，及時早得。又於所乞受求以限，不得過分。十離取著乞，如《維摩》說，於乞食時，見色如盲，聞聲如響，臭香如風，於所食味，心無分別，受觸如證，知法如幻。十一離瞋惱乞，如《地持》說，若得麤澀，留難不時，或加打罵，不生瞋惱，方於破所，起憐愍心。十二不麤礦乞，軟言乞食，終不麤礦，亦不強乞。十三離慢心乞，於乞食時，若見貧賤，不起輕想，又亦不時乞食生慢　故《道教》云：當自學頭，已捨飾好，著壞色衣，執持應器，以乞自活。自見如是，若起憍慢，當自滅之。增長憍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人道之人爲解脫故自降其身而行乞也。此十三中，初四一分，住四正乞　次四一分，住依義乞　後五一分，捨煩惱乞。

乞儀如是，次明所爲。所爲有二，一爲自己資身行道，二爲衆生令施得福。凡夫乞食，但爲自己，設有爲他，少不足言　聲聞緣覺，多爲自己，少爲他人　菩薩人中，有始行者，多爲自身，少爲他人　次行之者，多爲他人，少爲自身　上行之流，唯爲衆生，法身菩薩，無所假故，佛亦如是　然佛爲他，有二十事　如《轉女身經》說　一爲示現相好之身，令物睹見，發菩提心。二令衆生睹見佛身，盲者見色，聾者聞聲，啞者能言，如是一切　三乞食，故現受諸天龍鬼神等所奉供養，令人睹見，發菩提心　四捨尊位，出家乞食，息物慢高，發菩提心　五令大德諸天人等見佛慈心愍物乞食，學佛爲之　六有衆生欲見如來，以懈怠故不能往見佛，知其心現行乞食，令彼睹見　七令衆生見佛聞法，遠離愚疑，漸增出世涅槃之因　八有衆生繫閉牢獄，或受楚毒，因見佛故，即得解脫，發菩提心，故行乞食　九有女人欲供養佛，而爲父母親戚所護，不能奉獻，佛爲受之，故行乞食　十如來鉢，四王所奉，佛持乞食，若有衆生欲少布施，少物即滿，欲多施者，多物不滿，欲休乃滿，令人睹見，發菩提心，故行乞食　十一如來鉢中所成之食，施一切僧，終無增減，令人睹見，發菩提心　十二如來鉢中，成百千種食味，味味各別，不相和雜，猶如別器，令人睹見，發菩提心　十三佛身一合之體，其內不空，如寶金剛，無生熟藏，大小便利，雖現有食而無入者，令釋梵等，睹見發心　十四有人施佛，若多若少，若麤若妙，福皆無盡，乃至涅槃，佛爲是故，現行乞食　十五如來常定，現行乞食，令人睹見，發菩提心　十六，如來若常不行乞食，有人學之，便常飢餓羸瘦無力，不能修得過人智慧，故行乞食　十七如來善攝四聖種，故現行乞食　十八佛若不乞，未來不信諸長者等見比丘乞，便作是言，汝家世尊不行乞食，汝何故乞　爲破是言，故行乞食　十九有諸豪貴隨佛出家，恥於乞食，故佛行乞食，令彼學之，不生羞恥　二十如來爲度根熟衆生，處處隨逐，故行乞食

所爲如是，次辨食法　隨所乞得，於自所食，三分留一　所餘著淨處，施與衆生　隨所欲食，上奉諸佛，次獻賢聖，下施衆生，然後食之　故《維摩》言，供養一切及衆賢聖，然後可食　然於所食，當壞貪想，如藥塗瘡，飢世食，子不生味著，復應生厭　爲是食故，多致苦惱　願得法身，維此食過，食已念道，報施主恩　食法如是

糞掃衣者　外國法，死人之衣，火燒鼠齧，如是等衣，棄之巷野，事同糞掃，名糞掃衣

問曰：何故飲食須乞，衣受糞掃

釋言，飲食乞求易得，無妨修道，故行乞食　衣乞難得，懼妨修道，是以不乞　又外國法，糞掃之衣，求覓易得，無妨修道，故受糞掃　食不如是，是以須乞　樹下坐者，樹能除覆，事同坐舍，不須造作，省事修道，是以依之　陳棄藥者，所謂大便除病易得，無妨修道，故病服之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四　七賢者，一五停心，二別相念處，三總相念處，四煖法，五頂法，六忍法，七世第一法　通稱賢者，鄰聖曰賢，能以似解伏見，因似發眞，故言鄰聖　又天魔外道，愛見流轉，不識四諦　此七位人，明識四諦　《大經》云，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眞諦云云　見四諦者，識魔愛四諦，識魔見四諦，皆能明瞭　若解四諦，則所見眞正，無有邪曲，故是賢人相也

一初賢位者，謂學五停心觀成　破五障道，即是初賢位　所以者何　若定邪聚衆生，不識三寶四諦，貪染生死　若人歸依三寶，解四眞諦，發心欲離生死，求涅槃樂，五種障道煩惱散動，妨觀四諦　今修五觀成就，障破道明，行解相稱，故名初賢

二別相念處位者，以五障既除，觀慧諦當，能觀四諦　而正以苦諦爲初門，作四念處觀，破四顚倒　若慧解脫根性人，但修性四念處觀，破性執四倒　若俱解脫人，修共四念處觀，破事理四倒　若無疑解脫根性人，修性共緣三種四念處，破一切事理文字等四顚倒　善巧方便，於念處中有四種精進修，四種定生五善法，破五種惡分別道用，安隱而行，能觀四諦，成別相四念處位也

三總相四念處者　前已別相念慧破四顚倒，今深細觀慧總破四倒　或境總觀，總境別觀，總境總觀別　或總二陰三陰四陰五陰，皆名總相觀，是中亦巧方便，能生正勤如意七覺八道，疾入後法，故名總相念處位也

四煖法位者　以別總念處觀故，能發似解，十六諦觀，得佛法氣分　譬如鑽火煙起，亦如春陽煖發，以慧鑽境發相似解，解即喻煖　又如春夏積集華草，自有煖生　以四諦慧，集衆善法，善法熏積，慧解得起，故名煖也，即是內凡初位　佛弟子有，外道則無，是名煖法位

五頂法者　似解轉增，得四如意定　十六諦觀，轉更分明，在煖之上，如眷山頂觀矚，四方悉皆明瞭，故名頂法

六忍法位者，亦是似解增長　五種善法，增進成根，於四諦中，堪忍樂欲，故名忍法位　下中二忍，皆名忍位

七世第一法位者，即是上忍一刹那，於凡夫所得最勝善根，名爲世間第一法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五　或說七行而生淨土　如《維摩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一者戒淨，二者定淨，三者見淨，四者度疑淨，五者道非道淨，六者行淨，七者行斷智淨　前二是方便道，次三是見道，次一是修道，後一是無學道，由斯七淨，得成四道　四道既成，故報居淨土也　或說八行而生淨土　如《維摩經》云，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答云，成就八法，生於淨土　一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於衆生受諸苦惱　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　三等心衆生，謙下無礙　四於諸菩薩，觀之如佛　五所未聞經，聞之不疑　六不與聲聞而相違背　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　八常省己過，不訟彼短，常以一心求諸功德

又　如《涅槃經》云，思惟三三昧空，無作無相，而生淨土　又《觀經》云，令未來一切凡夫，生極樂國，當修三業　一孝養父母，事師不殺，修十善業　二受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　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如是三事，是名淨業

又卷二三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種物，然後爲說　故《報恩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爲說　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爲說　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爲說　何以故　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　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崇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一　若有爲此薄伽聲目，必具此德　如是一切如來具有於一切種，皆不能離，是故如來名薄伽梵　謂諸如來永不繫屬諸煩惱，故具自在義　炎猛智火所燒練，故具熾盛義　妙三十二大丈夫相所莊飾，故具端嚴義　一切殊勝功德圓滿無不知，故具名稱義　一切世間親近供養咸稱讚，故具吉祥義　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疲，故具尊貴義　或能破壞四魔怨，故名薄伽梵　四魔怨者謂，煩惱，蘊，死，自在天魔　破諸有情所修善等，名之爲魔　入第三劫，破煩惱死魔　將至金剛心取，破其天魔　解脫道起，破其蘊魔　若論其相金剛心時，破煩惱魔　菩提樹下，破自在天魔　捨第五分壽入無餘滅，破

其蘊魔，更留三界，破其死魔，若其貪養，國亂菩薩皆名煩惱，二障俱是，金剛心起永破煩惱魔，二障種有，故解脫道起永破繫死二魔，此依一死作論，其伏天魔不見文說，今依一義，十信菩薩六相成道已應伏天魔，或十住第六心始伏天魔，是中永離生死出三界，故可伏天魔，或大初地已伏天魔，佛地論初地已上離繫四魔，隨情取捨，故破四魔，名薄伽梵，問，佛具十號，何故經首佛教慶喜說此名也，答，由此一名世咸尊重，故諸外道皆稱本師，名薄伽梵。

又 能受持者行十八勝德 一，一切障滅 二，隨心所欲，無不成辦 三，是諸佛母 四，能誦持者，一切罪滅 五，常見諸佛 六，得宿住智 七，若有情類未多佛所植衆善根，久發大願，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最勝法門不能聽聞，書寫讀誦，供養恭敬，思惟修習 要多佛所植衆善根，久發大願，乃能於此甚深理趣最勝法門，下至聽聞一句一字，況能具足讀誦受持 八，若諸有情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八十殑伽沙等俱胝那庾多佛，乃能具足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乃至十三諸天常隨擁護 十四，終不橫死 十五，不枉遭衰患 十六，諸佛菩薩常共護持，令一切時善增惡滅 十七，於諸佛土，隨願往生 十八，乃至菩提，不墮惡趣 諸有情類受持此經，定獲無邊勝利功德。

又 平等性者，謂一平等。

一，諸相增上喜愛平等法性，謂於相好生喜愛，故令證法性悉皆平等。

二，一切領受緣起平等法性，謂內外緣起。

三，遠離異相非相平等法性，色等諸法變壞等相不相似，故名爲異相，遠離各別異相，即是共相，如是共相以非相爲相，即法平等性，故經說言，一切諸法皆同一相，所謂非相。

四，弘濟大慈平等法性，慈有三種，一有情緣，緣有情爲境，初發心菩薩修，二法緣，緣正法爲境，修正行菩薩多分修，緣教生故，三無緣，緣眞如爲境，無生忍菩薩多修，此慈雖有所緣，緣法界，故亦名無緣，無分別故，佛皆具有平等福業，長時無間殷重無餘，故名弘濟。

五，無待大悲平等法性，二乘之悲不拔一切，唯拔欲界，暫時而轉，如來普拔遍緣三界，恆時而轉，無所觀待，恆救不捨，能拔三苦所苦有情，等如一子不生分別，此子非子及拔不拔，如來證得大菩提，已恆作是念，我當安立一切有情諸善根本，若未悟者我當開導，此亦三種悲慈應說。

六，隨諸衆生所樂示現平等法性，如來雖居無戲論位，由平等智增上力故，大圓鏡智相應淨識，現琉璃等微妙色身，令諸有情善根成就，自心變似如是身相，謂自心外見如來身。

七，一切有情敬受所說平等法性，隨衆生樂，如是語業，發生歡喜，如來即現由悲願，故說必稱，機不虛捐也，雖有衆生不順佛語，此是化作或當有益，後必信受。

八，世間寂靜皆同一味平等法性，有漏五蘊名爲世間，即彼息滅名爲寂靜，生死涅槃二俱平等，故名一味，又所執世間本性無，故名爲寂靜，此即顯如無差別，故名爲一味。

九，世間諸法苦樂一味平等法性 世間有八，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現誹撥名毀，不現讚美名譽，現前讚美名稱，現前誹撥名譏，逼惱身心名苦，適悅身心名樂 聖者居中，恆常一味，得利不高，遇衰不下，乃至遇苦無患，得樂無愛，應如虛空，平等一味。

十，修植無量功德究竟平等法性 功德即是菩提分等熏種長養成熟，解脫名爲修植。

具此十德，名平等性智。

又 佛者，由五種相 一者，妙色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圓滿莊嚴，八十隨好間飾支體，光明照耀如大金山 二者，寂靜端嚴殊妙，諸根閑寂，其心晏然，已能善得最上，調順寂止究竟，已能善到第一，調順寂止彼岸 善能密護降伏諸根，爲丈夫龍無誤失故，丈夫牛王御大衆故，丈夫良馬心調善故，清淨無撓如澂泉池，已能永拔煩惱習氣 三者，勝智 謂於三世及非世法無礙無著 四者，正行六度四攝自他利行皆悉圓滿 五者，威德謂諸如來，神通遊戲，威德熾盛，復有六讚，功德圓滿故，離垢染故，無濁穢故，無與等故，唯利有情以爲業故，於此業用有堪能故。

又卷二 下明受持精勤等果 言受持者，愛樂寶重，領受在心，持之不忘，如念子等，不忘在心，日日讀者，披文誦者，暗說，精者，專 精勤者，勇勵身心 日夜六時中無間隙，如其理趣而諦思惟，彼於此生現報果也，定得一切法平等性眞如理也 金剛等持者，等持謂定，金剛者喻 能破分別著相煩惱，謂觀一切法平等性眞如空理所有等持，能破分別著相顚倒，故名

金剛。又眞如理名曰金剛。緣此之定，名金剛等持。謂能受持，心心不忘，日日讀誦，精勤思惟如是法性，故得此定。當起勝慧，破諸分別顚倒著相。今時證此金剛等持聞思位中相應定。此中但有五種法行，謂聽聞、受持、披讀、諷誦、思惟五種。略無書寫、供養、施他、開演、修行五種，互影顯故。其實而論，行十法行，並得此果。讀誦尙得，況能演說及修行等。於一切法皆得自在者，未體眞空理事皆擁。體眞遠鑒，於理旣通，故得自在。自在者，無礙義。恆受一切勝妙喜樂者，於法著有憂有恚，於眞會空於俗體妄。旣無憂恚，故得恆時受妙喜樂。

又《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比丘者，此有五義。一怖魔，創心出家，四魔怖故。二乞士，以乞自活，齊自他故。三淨命，離五邪命，正三業故。五邪命者，一爲利養故而現希奇，如坐行人念數珠等。二爲利養故自說己德，三爲利養故占相吉凶，四爲利養故高聲現威，五爲得利養故說先所得以動人心。四持戒性，威儀曾不缺故。五破惡，修道獲果斷煩惱故。僧伽名衆，證理法事二俱和故。

又卷下　謂有疑曰，向說彼身苦，以彼捨身苦身，而果報福是劣。若爾，依此法門受持演說諸菩薩行苦行，彼苦行亦是苦果。云何此法門，不成苦果。此意云，前說捨身命苦還得苦果，身得福卽劣。若爾者，菩薩爲此法門，故行諸苦，行亦感苦身果，何福卽勝。謂如薩陀波崙菩薩，於曇無竭菩薩所，求般若波羅蜜故，打骨出髓而行供養，是苦得福應少。

今答意，若爲慧行而捨身，得福卽多。若雖捨身，不行慧行求菩提者，生死因故，其福下劣也。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於五眼中，肉、天、法、慧、唯除佛眼，未成佛故。形膚名肉，照曜名眼。肉卽是眼，故名肉眼。天眼有三種，一者報得，謂四天王等，及色界眼，天趣之眼，故名天眼。二佛菩薩報得眼根，淨人眼故，亦名天眼。三者四種靜慮所生眼根，亦名天眼，此卽修得。觀諸法門，名爲法眼。了達空相，名爲慧眼。卽此四眼，在佛身者，轉名佛眼。五中肉眼，以色爲體。天眼一種，通色及心，見現在色，卽是眼根。知未來者，唯是心故。法慧二眼，用慧爲體。佛眼卽用四眼爲體，或可是慧，觀如來藏，是慧用故。

言五通者，於六通中，唯除漏盡，菩薩未斷煩惱盡故，於所緣中，無擁滯故，名之爲通。《大婆沙》云，於自所緣，無倒了達，妙用無礙，故名爲通。一神境智證通，謂等持，由此能爲神變事故。諸神變事，說名爲境。二天眼智證通，殊勝名天，此眼殊勝，故名爲天。色界大造淨色眼攝，遠見無礙，故名天眼。三天耳智證通。天義同前，色界大造淨色耳攝，遠聞無礙，故名天耳。四他心智證通，知他心故，名他心智。諸瑜伽師，意樂加行，欲知他心，非他心所，是故但言他心智名。以心爲先，亦知心所。五宿住隨念智證通，諸過去生有漏五蘊，名爲宿住。隨念勢力而能知彼，故名隨念。謂此聚中，雖有多法，而念力增，故說隨念。六漏盡智證通。漏謂煩惱，盡卽滅盡，煩惱滅盡，故名漏盡。或可漏盡身中起故，名漏盡通。或可緣漏盡故，名漏盡通。若出體者，薩婆多宗，六通皆以智慧爲體，如婆沙等。今依大乘，六通皆以定慧及相應法爲體，如顯揚等。若廣分別，具如別章。

言三達者，卽是三明。達解無礙，故說爲明。故《大婆沙》一百二云，通達解了，故說爲明。一宿住隨念智證明，通達解了前際法故。二死生智證明，通達解了後際法故。三漏盡智證明，通達解了涅槃性故。皆說爲明。若出體者，薩婆多宗以慧爲體，於六通中，宿住天眼漏盡爲性。如次對治前後中際三種愚故。

又　阿羅漢者，行位通名。梵音阿羅漢，翻含多義。薩婆多宗，釋有四義，一名應供應，受世間勝供養故。二名殺賊，害煩惱賊令無餘故。三名不生，生死法中不復生故。四名遠惡，遠離諸惡不善法故。廣如《婆沙》第九十四。依經部宗，斷惑盡，故名阿羅漢，如《成實論》。今依大乘，釋有三義，故《成唯識》第三卷云，此中所說阿羅漢者，通攝三乘無學果位，皆已永害煩惱賊故，應受世間妙供養故，永不復受分段生故。【略】依《本記》云，趣寂聲聞不受教故，名爲無學。迴向聲聞趣菩提故，名爲有學。又解，阿羅漢者，具有四義，一離凡，二殺賊，三故應供，四破因緣。通論四果，皆有四義，是故言皆阿羅漢。有云，轉根等故，名爲有學。無所求果，名爲無學。今解羅漢，自有二種。一行阿羅漢，卽是學人。二住阿羅漢，第四果故。《成實論》云，阿羅漢二種，謂住及行。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　汎論退有三，一者得退。謂先所得，後還退失。二未得退，謂於勝進，退住不入。三習行退，先習多行同成在已，後二現時，餘則不現，所不現處，名之爲退。今以此三准，約地位，非無斯義。解行已前，分未堅固。隨其所得，容可退失。具有三

退，初地已上，盡於六地，次第修道，不能頓起，故有習行及未得退　七地已上，位分未窮，有未得退，退相如是，隨所離處，即是不退　然彼三退，廣分爲五，就初得退，隨義分三　一是滅退，謂外凡夫所有善根爲彼邪見所斷滅故　二是失退，善趣之人，信未成者，容可退失，起二乘心，如舍利弗等，雖不退滅作一闡提，而菩提心不復能顯　三是廢退，種性已上，或時暫起，煩惱業迹，廢其所習，不令現前，名爲廢退　以此三種，通餘二退，合說爲五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三歸，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四親近行，親近善友，聽聞正法，繫念思惟，如法修行

四修，無間修，長時修，恭敬修，無餘修　無間修者，惡及無記不得間隔，故名無間　長時修者，三大阿僧祇，其時長久，恭敬修者，敬人重法，盡於至心　無餘修者，修大慈悲，利他之行，遍法界衆生　修妙智慧，自利之行，徹無生法忍，備盡滿足，無所不周，故曰無餘修

又　七淨，戒淨，定淨，見淨，度超淨，道非道淨，行斷淨，菩提分上法上淨

七財，信戒施聞慧慚愧，是名七財　以能資助正道故名爲財

四相，自正，正他，能隨問答，善解因緣義

四心，廣大心，第一心，常心，不顛倒心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下　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　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　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熏修，無病不應服藥　若約利他，亦不可廢　若不自作，爭勸他人　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坐禪勸他坐禪　《智論》云，如百歲翁舞，爲教授兒孫故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　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云我已悟了煩惱性空，若起心修淨爲顛倒　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麼難忍，如遭重病　病亦全空，何求醫人，遍服藥餌　故知言行相違，虛實可驗　但量根力不可自漫，察念防非，切宜子細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出家行，《涅槃經》云，夫出家者，不應起惡身口相應　我棄父母妻子，知識出家，正是信諸善覺時，非是修不善覺時　莊嚴法門經》云，舍色女白文殊言，聽我出家　文殊語言，菩薩出家，非以自剃髮爲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爲除一切衆生煩惱，是名出家　非以白被染衣，自持戒行名出家　能令毀禁者，安住淨戒，是名出家　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女色生死流轉，以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非以自身守護戒律名出家，若能廣四無量心，慈、悲、喜、捨，爲四無量心　《婆沙論》云，授與樂益，是慈相　除去衰損，是悲相　樂聞，得捨，是喜相　心樂不著，是捨相　安置衆生，增益善根，是名出家　非以自身得入涅槃名爲出家，爲欲安置一切衆生入大涅槃，是名出家　文多不載　《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出家行有三善　一遠離嫉妒，謂親他勝於自無損，橫生嫉忌，是名嫉妒　隨喜教示　二爲他作時，不求果報　三不壞損他，以成己善

出家人事務，《僧祇律》云，出家人，常少事少務，莫爲世人譏嫌，失他善福　《三千威儀經》云，出家所作事務有三：一坐禪，二誦經，三勸化　衆事若具是三事，是應出家人法　若不行者，是徒生徒死，惟有受罪之因　《觀佛三昧經》云，比丘常行四法　一，晝夜六時，說罪懺悔　二，常修念佛，不誑衆生　三，修六和敬心，不恚慢　四，具修六念，如救頭燃　六念者，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也　《出深功德經》云，此六念法，是菩提心生，菩提法故　《超日明經》云，比丘有四法　一，常念如來，立佛形像　二，聞經深義，則信奉行　三，雖不見佛，曉了本無　四，知十方佛則一法身

入依捨五法，《律》云，一入門小語，二掃身口意，三乘朝，四善護諸根，五威儀庠序，令人生善　《華首經》偈云，比丘入他家，不應懷憍慢自大自高心，若有，皆當滅　當以慈愍心，無欲無所求，說法廣饒益，淨行於世間

又　五觀，凡喫粥食，先須端想，誦之訖方食，蓋自警也

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　《智度論》云，此食樂植收穫，舂磨淘汰，炊煮及成，用工甚多　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食少汗多　《僧祇律》云，施主減其妻子之分，求福故施

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　《毘尼母》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不持戒，受人信，施爲施，所隨缺，則不宜　全，則可也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明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　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嗔，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隨三惡道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　形苦者，即飢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以食爲醫療用扶持之　若食粥可云不正良藥

云，爲成道業，故應受食　不食成病，道業乖從，故假食資身也　古人云，先結款狀，飽食，不可忠於修道

又　《僧祇》云，乞食，分施僧尼，衛護令修道業，故云分衛　《法集》云，出家爲成道，行乞食者，破一切憍慢故　《十二頭陀經》云，食有三種　一受請食，二衆僧食，三常乞食　若前二食，起諸漏因緣，斷以者何　受請食者，若得請，便言我有福德好人　若不請，則嫌恨彼　或自鄙薄，是貪憂法，則能遮道　若僧食者，當隨衆法，斷事擯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等惱亂，因緣應受

乞食法，《寶雲經》云，凡乞食，分爲四分　一分奉同梵行者，一與窮乞人，一與諸鬼神，一分自食　《寶雨經》云，成就十法，名乞食　一爲攝受諸有情，二爲次第，三爲不疲厭，四知足，五爲分布，六爲不耽嗜，七爲知量，八爲善品現前，九爲善根圓滿，十爲離我執　肇法師云，乞食，略有四意，一爲福利羣生，二爲折伏憍慢，三爲知身有苦，四爲除去滯著

又卷下　擇友，《順正論》云，善友者，能爲衆行本故　《歡像經》云，賢友者，乃萬福之基也，現世免王者之牢獄，死則杜三塗之門戶　外天得道，皆賢友之助矣　《大莊嚴論》云，若人親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內外俱淨，斯則名爲眞善丈夫　《毘奈耶》云，阿難白佛，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佛言，是全梵行，皆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無事不辦，故名全梵行

四品友，《孛經》云，孛者，即佛因中爲藍達國王師時名也　孛謂王曰，友有四品　一如華友，謂好時插頭，萎時捐棄於地。見富貴則附，貧困則捨，是也　二如秤友，謂物重頭低，物輕則仰，有與則敬，無與則慢，是也　三如山友，譬如金山，鳥獸集之，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是也　四如地友，百穀財物，一切仰之，施給養護，恩厚不德，是也　前二友，不可親厚

朋友三要，《因果經》云，婆羅門優陀夷，聰明多智，淨飯王敕爲太子友，白太子言，朋友有三要法：一者見有失輒相曉諫，二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在苦厄不相棄捨

親友七法，《四分律》云，具七法，方成親友　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窮不輕

視朋友五事，《尸迦越經》云，一見作惡，往屏處曉諫呵止；二所有急事，當奔赴救護；三所有私語，不得說向他人；四當相敬難，互相有好事，當多少分與之

又　禍從口生，《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從口生，當護於子，甚於猛火　猛火能燒一世，惡口燒無數世　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是故切衆生，禍從口生　口舌者，鑿身之斧也　七聖財者，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六思，七定惠　《瓔珞經》云，資用成佛，故名財

緘口愼心，《法苑》云，恨他起謗，自加塗炭　且唇爲弓，心慮爲弦，音聲是箭，長伐空發，徒染身口　特須自省，緘口愼心也

又　遊行人間，今稱行腳，未見其典。《毘奈耶律》云，如世尊言，五法成就，五夏已滿，得離依止，遊行人間　五法者：一識犯，二識非犯，三識輕，四識重，五於別解脫經，善知通塞，能持能誦　別解脫經，即戒本也　優波離問佛，有滿四夏，善五法，得遊行否　佛言，不得，以五夏爲定量　又問，有滿五夏，未閑五法，得否　佛言，不得，以五法成就，爲定量故

遊入衆五法，《五分律》云，佛言入衆，應以五法：一下意，二慈心，三恭敬，四知次第，五不說餘事

又　善品軌則，《顯揚聖教論》云，讀誦經典，和敬師長，修承事業　瞻待病患，互起慈心　請問聽法，精勤無墮　於諸聰慧同梵行者，躬自供事　慫勸他人修行善品，及爲宣說深妙之法　入靜密處，結加趺坐　《大般涅槃經》云，常修七事　一歡悅和諧，猶如水乳　二常共集會，講論經法　三護持禁戒，不生犯想　四恭敬於師及上座　五料理愛敬阿練比丘　六勸化檀越，修營三寶住處　七勤加精進，守護佛法　若比丘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進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二　乞士者，謂上從善友，乞法以練心　下從檀越，乞食以資身　故《智度論》云，何名比丘　比丘名乞士，清淨活命，故名乞士　如經中說，舍利弗乞食，向壁而餐　時有梵志女名淨目，來見舍利弗云，沙門，汝食淨耶　答言，食淨　淨目言，沙門，下口食耶　答曰，不也　乃至問仰維方等，皆答言不也　淨目女言，食有四種，我問於汝，汝皆言不，我今不解汝說　舍利弗言，有出家人，合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名下口食　有觀星宿日月風雨雷電等，不淨活命，名仰口食　有曲媚豪勢通致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名方口食　有以種種咒術卜算吉凶，不淨活命，名

維日食　姊，我不噉是四種不淨食中，我用清淨乞食活命　淨曰：因聞是說清淨法食，歡喜信解，得須陀洹道　如是清淨乞食活命，故名乞士

又卷三　六化等者，此釋經中於其城中次第乞已也　內證平等者，如理見故　心離貪慢等者，不貪富好，不慢貧拙，平等修乞故，云慈無偏利也　表威德等者，謂佛制小乘律，不許入惡象家，恐彼損害，不許入婬女沽酒家，恐生染心　佛入者，表威德勝也　息凡夫等者，謂恐憎此愛彼故　破一乘分別者，謂迦葉捨富從貧乞，意令生福　須菩提捨貧從富乞，不欲惱他云云二人所見，互有是非　如來異此，是非一貫也　然上五中，初大智，二大悲，三顯德，四息凡，五破小，七化終

又　經苦校量，意令改革　以見大利，故不求小利　既不求利，身則不疲　身既不疲，心則不惱　心既不惱，則起精進　既起精進，則能受持獲無邊福　故知經意，爲治此障，成其住也　一身者，一報身也　意云，豈爲一報之身，終日求名求利　求之不足，未始稱情　縱使多財，死爲他物　持經功德無量無邊，盡未來際用之不竭　利害若此，人何不然　《無常經》云，眷屬皆捨去，財貨任他將，但持自善根，險道充糧食

又　或曰佛爲教主，何須乞食　故疏釋也，頭陀，此云抖擻，抖擻煩惱故　然頭陀有十二種事，謂常乞食，阿蘭若，乃至樹下，坐露地，塚間坐等，今則一也　若行此事，獲大功德　佛現斯軌，令人效之　頭陀既獲功德，放逸定明尤過　世尊尚自乞食，餘人豈合懈怠　慚恥愧悚，自然行之　同事攝者，則四攝法之一也　又佛自乞食，準《纓絡經》說，有十意　一止苦故，謂盲得見　二得樂故，謂一瞻一禮生無量福　三除慢故，謂衆生見之，不生我慢　四滿鉢願故，富欲施多，鉢則爲空，貧欲施少，鉢則爲滿　五鬼神供養故　六障閡者見佛故，老病貧賤，悉皆得見佛也　七示天王所獻鉢故，八作軌模故，九絕誹謗故，十令弟子不畜八不淨物故　有此十意，故自乞食

又卷四　斷惑者，謂欲界修惑有四，即貪瞋癡慢。此是俱生細惑，任運起者，障於修道。以難斷故，分爲九品，所謂上上乃至下下。此九品惑，二三果人斷之　斷至五品，名二果向。斷六品盡，名第二果。故《俱舍》云，斷至五二向，斷六一來果　一往等者，以九品修惑，能潤欲界七生，謂上上品，潤兩生　次三各一生，次二品共一生，下三品共一生　今斷六品，已損六生，猶殘下三品，潤欲界一生　是故一往天上，更須一來人間，受生斷餘惑也，便得等者　問，據此次第，合是第三，云何僧言便得羅漢　答，所言便得羅漢等者，非謂逾越不證第三，但約欲界惑盡往而不來，望一去說，故云便得等也　若改便得爲，直至何也　餘下三品一生斷盡，便往羅漢，即不須前來和會也，故名下結成第二果，即以見道八品無爲，及修道六品無爲，爲此果體　無我等者，由無我故，不計去來，非謂不去不來　但不計去來之者，其猶魯船匠士刻木爲人，雖復驅使往來，實無情慮所計　不來果經問答徵意，亦同上釋意云阿那含者，一往天上，更不再來，雖爾不來，亦無不來之者　但約此義，名阿那含，不來不還，蓋是一義　斷惑等者，謂前九品惑中餘下三品，斷至八品名三果向。斷九品盡，名第三果　故《俱舍》云，斷惑七八品名第三果向　九品全斷盡，即得不還果　更不還者，欲界修惑，但餘三品　三品煩惱，共潤一生　今以斷之，更無惑潤，杜絕紆絆，故無再來，故云下結成第三果也　即以見道八品無爲及修道九品無爲，爲此果體　此二三果人斷惑，猶如截木橫斷，而已知之

又卷七　福德是因，即五度果　報是果，即三十二相，相非不佛，故言不失　既不失果，即不失因　以能下明，不失之由，謂眞菩提必須具足二莊嚴故　智慧即眞身，福德即應身　故論云，法身者智相身，福相者異相身，以諸如來皆合具此二種相故　故《法華》云，如其所德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證無上道　得忍經意云，菩薩於無我心中所修福德，勝彼有我心中所修福德，以莊嚴法身究竟不失故　論云，下先敘所遣之念，念云若出世無分別智，正是佛因，即所修福德盡皆失也　何以故　福非因故，爲遮此故者，引起，能遣之文　得勝忍不失者，正明不失義，謂若心住相修諸福德，墮於有漏，此福則失　若心離相，修諸福德成於無漏，此福不失也　以得下出不失之由，斯則果驗因，成不失義

妙葉《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卷下　我今依經創立十種大礙之行，名十不求行。人雖不故願於礙，但於此間或不得已，有一切障礙現前之時，俾我身心先居礙中，而衆魔諸惡障礙之境不能侵我，不能障我，譬如金火同爐，火雖欺金，金必成器。其十種大礙之行今當說。一念身不求無病，二處世不求無難，三究心不求無障，四立行不求無魔，五謀事不求易成，六交情不求益我，七於人不求順適，八施德不求望報，九見利不求霑分，十被抑不求申明此十種大礙之行攝一切諸礙，惟上智者堪任，中下之人不敢希冀。若有得聞

此十句義，於諸礙中一一皆能照察覺悟，省身體道，持之不失，則能入諸魔界不爲羣魔退轉其心，循諸色聲不爲色聲惑亂其志，乃至憎愛利名之境，人我得失之場，我心先居礙中，彼礙豈能爲礙。礙若無礙，則於道行尚可直進，何況得於自然無礙之境，道豈不可進哉。【略】又如根缺之人，運用雖艱，而於求食之計，有不勝之巧。若以求得之計，移之於求道，豈在礙不能行道乎。當知此礙即是一切衆生大善知識，亦是一切衆生良佑福田，可以了死脫生，可以超凡入聖，於諸世間所有美味上服金剛珠玉一切衆寶所不能及。是故若非以礙爲道，則於非礙反成爲礙。何以故。身無病則貪欲乃生，世無難則驕奢必起，心無障則所學躐等，行無魔則誓願不堅，事易成則志成輕慢，情益我則虧失道義，人順適則內心自矜，德望報則意有所圖，利霑分則癡心必動，抑申明則人我未忘。以是義故則知，十無礙道能生是過，及成如是一切不吉祥事，爲障道因緣。何以故。貪欲生必破戒退道，驕奢起必欺壓一切，學躐等必未得謂得，願不堅必未證謂證，志輕慢必稱我有能，虧道義必見人之非，內自矜必執我之是，意有圖必華名欲揚，癡心動必惡利毀己，存人我必怨恨滋生。是十種過從凡夫生，皆名邪見，展轉生起無量惡法，遍虛空界，必令衆生墮於地獄，豈可於此不生敬愼。若能體茲礙境，識病因緣知病性空，病不能惱，了難境界體難本妄，難亦妄傷。解障無根，即障自寂障不爲礙。達魔妄有，究魔無根，魔何能嬈。量事從心，成事隨業，事不由能。察情有因，於情難強，情乃依緣。悟人處世，觀人妄爲，人但酬報。明德無性，照德非常，德亦非實。世利本空，欲利生惱，利莫妄求。受抑能忍，忍抑爲謙，抑何傷我。是故大聖化人以病苦爲良藥，以患難爲解脫，以障礙爲逍遙，以羣魔爲法侶，以事難爲安樂，以弊交爲資糧，以逆人爲園林，以市德爲棄屣，以疏利爲富貴，以受抑爲行門。如是則居礙反通，求通反礙，於此障礙皆成妙境。故得之與失自不能知，人奚於中強生取捨。是以如來於障礙中得菩提道。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三　又云，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閡。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爲八

信

綜述

智顗《摩訶止觀》卷一　云何圓信，信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無一二三而一二三，無一二三是遮一二三，而一二三是照一二三，無遮無照，皆究竟清淨自在。聞深不怖，聞廣不疑，聞非深非廣意而有勇，是名圓信。

又　云何圓自在莊嚴。彼經廣說自在相，或於此根入正受，或於彼根起出說，或於一根雙入出，或於一根不入出，餘一一根亦如是。或於此塵入正受，或於彼塵起出說，或於一塵雙入出，或於一塵不入出，餘一一塵亦如是。或於此方入正受，或於彼方起出說，或於一方雙入出，或於一方不入出，或於一物入正受，或於一物起出說，或於一物雙入出，或於一物不入出。若委說者，秖於一根一塵即入即出，即雙入出，即不入出，於正報中一一自在，於依報中亦如是，是名圓自在莊嚴。譬如日光周四天下，一方中，一方旦，一方夕，一方夜半，輪迴不同，秖是一日，而四處見異。菩薩自在亦如是。

吉藏《金剛般若疏》卷一　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如是者，即是信也。以信，故言此事如是。若不信，則言此事不如是。今要，由信得入佛法，是故經初建言如是。般若信者，明般若無依無得無戲論畢竟清淨，眞實可信。故因此信，得入般若也。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一　信爲聖財之初，故初令起。《顯揚》云，七聖財者，謂信、戒、聞、捨、慧、慚、愧，故初令生信也。九信者，趣聖位之梯橙，故四十心，以信爲初。有信根信力。有信根，故萬善因此而生。有信力，故四魔不能屈伏。《十諸論》云，信者，能越惡道，離貧賤因。故有四不壞信。

又《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下　信心不逆者，謂若有人聞此經典，雖未能受持讀誦，但生淨信，隨喜功德，比前其福過彼。何以故然也，謂於生死

中，雖捨身命，終無能望菩提法身　一生信心，雖亦未生慧解，然由信故，因即聽聞生長智慧，定當成佛，其福即多也，已生隨順之意故

圓測《仁王經疏》卷中　《本業經》第一卷云，信想心中行者，是分善根　諸善男子，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修行十信，得入十住

又　問，十信位，有不退不

此有兩釋　一云，亦有不退　故《本業經》第一卷說，十信第六，名不退心，而與十住，有差別者　十住第七住，位不退　十信第六，唯信不退　一云，無不退義　是故此經第六名施，本業第二自說戒心，由斯十住第六已前，一向是退，第七住後方名不退。而言十信第六不退者，譯家謬也。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上　能起大乘信者，辨法功能，謂約眞如門，信理決定　約生滅門，信業用不亡　約義大中，信三寶不壞　此中信根者，謂信滿入住，成根不退　根有二義，一能持義，謂自分不失　二生後義，謂勝進上求　又根信相對，影成四句　一有信無根，謂隨他言信　二是根非信，謂餘慧根等　三亦信亦根，謂此中所辨見理成信等　四非信非根，謂所餘法　論主因見此益，是故要須起說　此論上來，大乘起信，是故應說是論也

又　起謂發起，以有本覺內熏爲因，善友聞熏用大爲緣，於此勝境，發希有信，能令心淨，如水清珠　《唯識論》中，信別有三　一信實有，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　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眞淨德中，深信樂故　三信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多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　依梁《攝論》，亦有三種　一信實有，自性住佛性　二信可得，引出佛性故　三信無窮功德，至得果佛性。又下文四種信心，具尋辨之　何故但明信，而不言餘行　以是行本故，論爲初機故　故下文云，自信己性，知心妄動，修遠離行等　又《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等　此中起信，據信成就處說，謂入住不退，使前信心成，根不失故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上　二生信者　《智度論》云，說時方人，令生信故　又云，如是我聞，生信也　信受奉行，生智也　信爲能入，智爲能度　文無繁約，非信不傳　由起信心，所言理順，即由理順，即能資道成　於所說法，皆順從故　云何爲信，信是心所善十一中最初信也，令心心所澄淨爲性，如水精珠能清濁水，對治不信渾濁之心，樂善爲業，衆行本矣

何緣經首最初生信，五根之中先列信根　有信根，故能生萬善　五力之中，先陳信力　有信力，故魔不能動　故《華嚴》云，信爲道原，功德母故　又趣三乘，有善法欲　由有信故，起善希望　信爲欲依，最初生故　又此經中，伏忍最初標十信心，聖胎本故　又《顯揚論》明七聖財，謂信、戒、聞、捨、慧、慚、愧，七聖財，初即信財故　又《正理》云，澄淨有四種，謂佛法僧戒，信三寶，故能越惡趣　由信戒，故離貧賤因，猶如金剛四不壞故　又《俱舍》云，拔衆生苦，出生死泥，序令生信，爲衆生手　後陳正宗爲佛教手，兩手相接出淤泥故　又《智論》云，如人有手，至於寶山，隨意所取　若其無手，空無所得　有信心人，入佛寶山，得諸道果　若無信心，雖解文義，空無所得　是故經初令生淨信。

又卷中　信心，澄淨衆善之本　若常信者，無已比方，但取於經，一念淨信，勝前福故，何況等者　少信尚勝，何況有能受持讀誦，心生正解，勝無等故　受持等者，受謂領受，持謂不忘，對文背本，讀誦異也　如《辨中邊論・十法行頌》云，書寫以供養，施人聽故讀，受持正開演，諷誦及思修　前八爲聞，後二思修，謂即三慧　此有彼四，三聞一思，舉其少解，即勝前故

問，沙界七寶，廣施有情，彼復修行至無學果，具茲三勝，何乃劣於一念信耶

答，七寶是財，由住相施，彼二雖廣，有分別故　阿羅漢果，自求解脫，是小乘故，所以劣矣　此般若教，是諸佛母，出生諸佛，廣大甚深，勝無等者，一念信等，即超彼故　若於前文，不住相施及以法施無畏施等無相相應，與此淨信受持何別，而言彼劣

又　言信心者，澄淨爲性，善順三寶，離不信故　言念心者，明記爲性，令心不斷，離忘念故　精進心者，遍策三業，皆令不退，離懈怠故　言慧心者，簡擇爲性，令心治斷，離惡見故　言定心者，專注爲性，令心不動，離散亂故　此上五心，即是五根，遍生一切諸功德故　亦即五力，不爲一切自所治障所屈動故　不退心者，令五根力具大堪能，必不退起，上品邪見善斷，善根作闕提故　故下卷云，若至忍位，人正定聚，不作五逆，不謗正法　由此而言，至第六心，不爲不善所退動　故四不退中，信不退也　言戒心者，遮防身語，令心調柔，離破戒故　言願心者，出體如前，求菩提，願利有情，願不間斷

故，護法心者，守護六根，離聖境故，守護餘凡，令不失故，或於三寶不惜身命，常守護故，迴向心者，所修前九及諸勝行，迴施衆生，迴求菩提，迴向涅槃，不求世間及二乘故。又《瓔珞經》云，謂十信心，各互相資，心心有十，即是修行方法明門。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下　《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信令諸根淨明利，信力堅固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爲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益最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

又《宗鏡録》卷二八　信有二種。一，若正信堅固，諦了無疑，理觀分明，乘戒兼急，如此則一生可辦，誰論退耶。二，若依通之信，觀力麤浮，習重境強，遇緣即退，如《華嚴論》云，如《涅槃經》，聞常住二字，尚七世不墮地獄，如《華嚴經》云，設聞如來名，及所說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種，必得解脫，至成佛故。何故經言第六住心，及從凡夫信位，猶言有退。此意若爲和會解云，十信之中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憍慢，不近善友，不敬賢良，爲慢怠故，久處人天，惡業便起，能成就大地獄業。若一信不慢，常求勝友，即無此失。若權教中第六住心，可有退位。實教中爲稽滯者，貶令進修，如舍利弗，是示現聲聞，非實聲聞，所作方便，皆度衆生，使令進策。如權教中第六住心，可說實退，何以故。爲權教中地前三賢，總未見道，所修作業，皆是有爲，所有無明，皆是折伏，功不強者，便生退還，若折伏有力，亦不退失。

契嵩《鐔津文集》卷二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爲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出家以信爲首。

《智度論》云，佛言，若人有信，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門果，不空剃頭染衣，若無信，是人不能入我大法海，如植樹不生，華實，不得沙門果，雖剃頭染衣，讀種種經，能難能，答於佛法中，空無所得。以是義故，在佛法初善，以信根故。

《起信論》云，信心有四種。一信根本，所謂樂念眞如法故。二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三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蜜故。四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衆，求學眞如行故。

《唯識論》云，信有三別。一信實有，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眞實德中，深信樂故。三信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法中，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

《毘婆沙論》云，有信如手，能取善法故。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二　信爲能入者，然佛法無量，信爲初基。若無信心，寧肯修習。由是五位之內，信位居初。十信之中，信稱第一。十一善法，信亦爲先。故知信心之前，更無善法。依此信本，方興解行，乃至證入。故《華嚴》云，信是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疑網出愛河，開示涅槃無上道。今置經首，以表信相爲入法之初也。

又卷六　生信心者，生大乘正信心也。不信一切法，方爲正信。此信與聖性相應，故《起信》云，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次揀聖性。有人以酬，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須菩提下合云，實有衆生，能信此法，彼能信者，非是凡夫衆生，非不是聖性衆生也。論云，非衆生者，非凡夫體故。非不衆生者，以有聖體故，非不是聖體衆生。偈云，非衆生，衆生非，聖非不聖。此中聖體者，佛之知見也，以是，信之根本故。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念佛正信》　經云，得爲人難。六根完具難，生中國難，值佛道難，興信心難。蓋嘗論信之難興者，緣有其疑也。不斷其疑，何由生信。故《金剛經》云，正信希有。《法華經》云，以信得入。王龍舒云，佛爲人醫王，能救一切病，不能救命盡者，佛能度一切人，不能度不信者。蓋信者，一念之眞誠也。若人心念要去身則隨去，心念欲住身則隨住，是知此身隨心念動。有念欲去而身被牽繫者，色身壞時惟一念而已，一念到處則無處不到。所以一念信心念佛，求生淨土則必到淨土。況吾佛世尊諸大菩

障，又有本誓願力接引往生乎　或問之曰，今有一生持戒念佛，臨終不得生淨土者何也　答曰，此蓋信力不深，行願之有虧也　兼不曾發菩提之大心，又不曾斷十惡之邪行　雖曰修行，未嘗言行相應　雖曰念佛，未嘗淨念相繼　既無眞實之功，焉得淨土之報也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六　淨信者，《智度論》曰，若人心中，有信清淨，是人能入佛法　若無信，是人不能入　譬如牛皮未煮，不可屈折　無信人亦如是　又經中說信爲手，如人有手，入寶山中，目在能取，若無手不能取　信亦如是　昔玉仲問無爲子曰，如何念佛，得無間斷　無爲子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也　仲回欣躍而去，未幾得生，還來致謝　是故若人修行，未能頓悟，當深植信根，不驚不動　一者，信金口誠言，決定當生故　二者，信自心廣大，具有如是清淨功德故　三者，信因果如形影，決定相隨故　四者，信此身形識，及一切世界建立，如陽焰空花無所有故　五者，信五濁惡世，寒熱苦惱，穢相熏灸，不容一刻居住故　六者　信一切法唯心如憶梅思酸故　七者　信念力不可思議　如業力故　八者，信蓮胞不可思議，如胞胎故　九者，信佛無量身無量壽無量光，不可思議，如蟻子身蜉蝣歲螢火光，同一不思議故　十者，信此身決定當死故　若人具有如是信根，舉足下足，無非念佛　故知，信之一字，通上中下　但信有大小，若無甚深信力，如無羽之鳥，決定不得飛故

又　一信心行者，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　一切諸行，無不以信爲正因，乃至菩提果滿，亦只完此信根　如谷子墮地，迨於成實，不異初種　如稚筍參天，暨至叢葉，本是原筍　初心菩薩，無不依是信力而成就者　是故蓮宗門下，全仗此信爲根本　一者，信阿彌陀佛，不動智根本智，與己無異，如一大虛空，日映則明，雲來則翳，虛空本無是故　又則雲與日，皆即虛空故　二者，信阿彌陀佛，從發願來，那由他劫內　一切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　何以故　自憶無始劫中，漂溺三塗，生苦死苦，披毛戴角苦，鐵床銅柱苦，一切無益之苦，皆能受之　何況如今菩薩萬行，濟衆生事，豈不能爲　三者，信阿彌陀佛，無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我亦當得　何以故　如來自性方便，具有如是不思議事，我與如來同一自體，清淨性故　四者，信阿彌陀佛　不去不來，我亦不去不來，西方此土，不隔毫端，欲見即見　何以故　一切諸佛，皆以法性爲身土故　五者，信阿彌陀佛，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剎那，我今亦云移剎那，位齊諸佛　何以故　時分者，是業收，法界海中業不可得故　如是信解，是謂入道初心，信一切諸佛淨土之行

惟則《天目惟則禪師語録》卷六《誠菴説》　誠也者，信之極也　信而至於誠，則大本有所立，而道可成矣　誠之極爲至眞，爲至純，爲至常也　眞之至，故無妄，純之至，故無雜，常之至，故不息　無妄者，誠之存乎理體也；無雜者，誠之形乎事相也；不息者，誠之應乎妙用也　以其理體之誠，故大而天地，細而塵毛，罔不由之而建立；以其事相之誠，故虛空法界，萬象森羅，交互而不礙；以其妙用之誠，故幻化往來，始終生滅，變現而無窮　於是吾佛世尊體是誠而成等正覺，十方菩薩推是誠於六度萬行　其世間法曰修齊平治，亦以意誠爲大本也　至是而誠之爲義也博矣　今以誠爲菴，則微塵剎海，日聖曰凡，同一門而出處也　以菴爲誠，則聚土誅茅，運薪汲水，竪拳豎指之類，皆自性天眞之道用也　然則，誠菴之稱，亦豈易得者哉！信上人其勉諸

李贄《焚書》卷四《觀音問・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也？　試問自信者是信個甚麼？　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個甚麼？　於此最好參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下者亦自也　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　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　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着實參取，使自得之　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　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眞實是第一等要緊語也　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　「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　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　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　「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　故知原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　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　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　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　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　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　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着精彩，使見四字下落

淨

綜　述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生死囂煩，眞如寂靜，故由遠離。自性亦靜，煩惱有染，空性清淨，故由寂靜顯體清淨。此意總顯由一切法自性空，故空寂句義，卽是菩薩所有句義。諸法旣空，故離虛妄，離虛妄故，體無囂動，故性寂靜。旣無囂動，自性空寂，故非染汙，自性清淨。自性清淨者，顯般若最勝清淨。觀照悟此本性清淨，眞相自體本來清淨。故文字等甚深般若最勝清淨。

又卷三　一切有情皆如來藏者，如來藏者，卽是眞如在纏之名。出纏之時，名法身故。藏謂庫藏，諸佛所有一切功德皆在其中，名如來藏。現行功德未能起，故不名法身。又此眞性正實如來藏在纏中，名如來藏。一切衆生皆有眞理，故《勝鬘》云，夫生死者，是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者。

又　一切有情皆金剛藏，卽如來藏。堅實難壞，能有破裂生死之德，名金剛藏。金剛藏菩薩，能證於此金剛藏理，亦能獲得金剛藏智，名金剛藏。然今一切有情，本體皆金剛藏。然以般若金剛藏教灌灑身心，悉得堅實破裂生死堅固之法，故知有情皆金剛藏。灌者，入身心之義。灑者，破生死之業。以彼展轉金剛藏教所灌灑時，破生死故。

又　一切有情皆正法藏，正法卽是般若眞教。藏謂庫藏，一切有情皆是正法之庫藏也，以諸有情皆能隨順正語轉故。言正語者，謂順理語卽是契經，謂諸有情皆能隨順正語而轉。轉，謂動轉，能依正語聖教法行得堅實法故。有情，性相並，名有情。從諸有情發起正語，故諸有情名正法藏。

又　一切有情皆妙業藏。妙業，卽是菩薩所有諸善三業藏。義同前。一切有情皆是菩薩妙業庫藏，菩薩欲起諸善事業，皆爲有情，或爲證彼有情本性，或欲拔彼生死苦惱發起加行。故有情是加行所依，所依卽藏，從諸有情起妙業故。

上來四種，第一法體談本藏故，第二法用破生死故，第三教依無倒本故，第四德依諸德本故。若不能曉，與此相違。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又教云，淨意如空。此有二義，一者離虛妄取。如彼淨空，無有雲翳。二者觸境無滯。如彼淨空，不生障閡。旣廓心境，罪垢何生。若能如是，名爲依教。尙不見無罪，豈況有愆耶。又罪性本淨，是體性淨。契理無緣，是方便淨。因方便淨顯體性淨，因體性淨成方便淨。方便淨者，力行熏治。體性淨者，一念圓照。本末相應，內外更資。故須理事相扶，成其二淨。正助兼懺，證此一心。

四　攝

綜　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〇　如《地持》說，彼分四攝以爲十一。何者是乎。布施有四：一者財施，二者法施，三無畏施，四報恩施。愛語有一，通前爲五。利行有四，一無德善人方便隨順，二有德善人稱揚讚悅，三易調惡人隨過治罰，四難調惡人神力降伏。以此通前合爲九也。同事有二，一苦事中同，二樂事中同。以此通前合爲十一。

又卷一一　今且約就修入起用化益一人以論次第，於中略以三門分別：

一、修入次第。施除外慳，其行易爲，故先行施。愛語攝者，離口四過戒分所攝行，故次難作，故布施後明修愛語。利行攝者，是集善行，離惡易成，集善難就，故愛語後明修利行。因前利行成就功德，與他上地諸菩薩同，故利行後，明其同利。故《地持》云，有菩薩同利，如是同利不示他，己所成德與他上地諸菩薩同，名有同利。不須顯示己德，化彼名不示他。

二、起用次第。先明同事，菩薩尊高衆生卑下，彼我殊淳無由攝化。菩

薩爲化正德，從彼現與彼同，名爲同事，故先明之。故《地持》言，有菩薩不同利示同利　菩薩實德不與彼同，名不同利　現化同彼，名示同利　於此門中，先後不定　何故如是，所化之人有貧有惡　若對貧人，先行布施，濟其貧苦，次行愛語，授之以法　後明利行，勸物起修　若對惡人，先行愛語，化令捨惡，次行布施，隨順資養，後以利行，勸令起修。《地持論》中，多從後義，以論次第。

三、攝益次第　此就一人，以論攝受益　其中次第，與初門同　先以布施攝取其身，次以愛語攝取其心，令生信解　次以利行，化之起行　因其利行，化彼成德，與菩薩同，故次第四明其同利　故《地持》言，有菩薩同利示同利，菩薩爲他先與彼人同修所行，名有同利　彼所化者，同修成德，示同菩薩，名示同利。四攝之義，辨之斯爾。

又　布施攝中差別有四，一者財施，二者法施，三無畏施，四報恩施　菩薩思願與無貪俱起身口業，捨所施物，濟慧貧乏，名爲財施　以法授與，名爲法施　濟拔厄難，名無畏施　菩薩先曾受他恩慧，今還以其財法無畏酬報彼恩，名報恩施　用此四種，爲布施攝。

愛語攝中，論其語體，離口四過　與衆生語，是愛語體　故《地持》云，可喜語、眞實語、如法語、義饒益語、與衆生語　是愛語性　言可喜者，不惡口也　言眞實者，不妄語也　言如法者，不倚語也　義饒益者，不兩舌也　以此對人說法授益，名與衆生語　若就所說，要唯二種　如《地持》說，一隨世間語，所謂慰問咒願讚嘆，二正說法語，謂說一切德相應法　以此二種，爲愛語體。問曰，愛語所說之法，與布施中法施何別　釋言，相同隨心分異，爲令衆生受法從道說，爲法施　爲使衆生樂其法言而受化者判，爲愛語。

利行攝中，就行有二，一離惡攝，二集善攝　隨人有四，如《地持》說，一無德善人方便隨順，二有德善人稱揚讚嘆，三易調惡人呵責折伏令其改悔，四難調惡人神力降伏令其捨惡　此四人中，對前二人集善攝取，對後二人離惡攝取　用此諸行，爲利行體。

問曰，愛語說法授人，利行亦爾，有何差別　釋言，直爾說法授與是愛語攝，依所說法勸之起修名利行攝，同利攝中道義別分。

同事有二，一苦事同，二樂事同　此二具廣，如《地持論》。同行有二，一集善行同，二離惡行同　同利有二，一自分德同，二勝進行同　故《地持》言，此義此善，若等若勝，授與衆生，悉與己同，是名同利　用此諸行，爲同利體。

問曰，利行勸人起行，同行之中亦勸起行，有何差別

釋言，直爾勸他起修名利行攝，自作勸他名爲同行，體相如是。

又　言四攝者，化他行也　化行不同，一門說四　四名是何，一布施攝，二愛語攝，三利行攝，四同利攝　言布施者，以己財事，分布與他，名之爲布　轉己惠人，目之爲施　因其布施，緣物從道，名布施攝。問曰，此與檀度何別　釋言，體一，隨心分異，異相如何，直爾與財，說爲檀度　因施授道，名布施攝。此《地持》中，名隨攝方便　彼說愛語，以爲正攝　布施順彼，故名隨攝　愛語攝者，美辭可翫，令他愛樂，名爲愛語　因其愛言，緣物從道，名愛語攝。此《地持》中，名攝方便。以此愛語，正授善法，名攝方便。利行攝者，經中亦名利益攝也　勸物起修，名爲利行　以道潤彼，故云利益　因利緣物，名利行攝　此《地持》中，名度方便　勸修可行，度離生死，故名爲度　同利攝者，名字不定，或名同事，或云同行，或稱同利，通釋是一　於中別分，同事最下　菩薩爲化，先同衆生苦樂等事，名爲同事　同行爲次　菩薩爲化，亦與衆生同修諸善，名爲同行　同利最上　化物成德，來同菩薩，名爲同利　因同緣物，名同利攝　此地持中，名隨順方便　巧隨衆生，聞修所行，故名隨順。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次修四攝事

一者布施　如上已訖。

二者愛語　常說悅意諦實如法引義之語，遠離嗔鄙含笑，先意命進問安，隨宜慰喻。見有昌盛而不自知覺善法，增而申慶悅，說佛法教恆爲勝益。於己怨仇起清淨意，於極癡者誓除疑惑，於眞福田諂誑惡行，都無嫌恨，修難行愛語　欲除障蓋，爲說先作　心調善者爲，說諦法　多放逸者，誨令出離有疑惑者，談說決擇，依四淨語，起八聖語。

三者利行　由愛語故，先示正理　隨所覺處，悲無染心，勸導調伏，安處建立　能令獲得現利財位，後利出家，俱利離欲，輕安解脫　習近惡友未植善根，著大財位深極放逸，外道僻執見誹謗，常起六纏十惡業者，於此一切，皆能開解起大悲心　雖受大苦，心無勞倦，倍生歡喜　雖處財位最勝第一，而自卑屈，如僕如奴如施茶羅如孝子等，無染無偽，眞實哀憐，慈愍之心，永

不退轉

四者同事　以此義利，若勸他學，亦自修學；教他知已，所修同事　善根堅固，不生退轉　令作是念，此所教我，定有利樂　彼自行故，不爾便言　汝自不善，何能教我　汝且於他，諸受此事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以四種法，攝取衆生，故名四攝　別名有四，一佈施，二愛語，三利行，四同利　依《成實論・四法品》云，佈施者，衣食等物，攝取衆生　愛語者，隨意語言，取彼意故　利行者，爲他求利，助他成事　同利者，如共一船，憂喜是同　《大品經》云，財法二種，攝取衆生，名爲佈施　以六波羅蜜，爲衆生說，名爲愛語　教化衆生，令行六度，名爲利行　以神通力，種種變化，入五道中，與衆生同事，名爲同事　具說如彼　若廣分別，如大般若及《大智度論》七十一等，第二釋業者，如《莊嚴論》第八卷云　問，四攝業云何　偈曰，令器及令信，令行亦令解，如是作四事，次第四攝業　釋曰，佈施者，能令於法起器，由隨順於財，則堪受法故　愛語者，能令於法起信，由教法義，彼疑斷故　利行者，能令於法起行，由如法依行故　同利者，能令彼得解脫，由行淨長時，得饒益故

又　能滅二障，故言滅定　而言金剛滅定，自有二義　一能斷定，無物不破，猶如金剛，如《智度論》等助　二所滅煩惱堅固難斷，猶若金剛，此定能滅，故言金剛滅定，故唐本經，名爲《能斷金剛》　又《十輪經》第二頌云，云何破相續，如金剛煩惱　長行云，摧滅一切諸衆生類賢，如金剛相續煩惱　有說滅定者，即滅盡定　八地以上，及諸如來，皆得滅定　七地以下，或得未得　伏非想惑，不決定故

智周《大乘入道次》卷一　次明四攝，略分二門　初釋名字，後辨行相　初中又二，先總後別

總者，以此四事攝諸有情，故名四攝，或攝者益他，以施等法益有情故，故《瑜伽》云，所有攝事能成就他一切有情，能成就者即是益也　釋別名者，一者佈施　運心普及，稱之爲布，輟己惠人故名爲施　二者愛語　音聲屈曲表彰名語，聞者悅樂，故目爲愛　三者利行　行是所修之行，即是因名　利是所得利益，即是果稱　故《瑜伽》云，由此能令於現法中得身輕安，於後法中，般涅槃等此現輕安後般涅槃，皆並名利，有所益故　四者同事　同者等也，事者事業，謂與有情等修行業，故名同事

行相者　菩薩若欲攝化有情，不過此四　若欲化彼，先行於施，謂隨於彼所須，外財金銀等物，及以內財手足等類，隨求皆與　由隨意與故，諸有情親附菩薩，是名施攝　既親附已，次以愛語悅豫彼心，令其受道　故《瑜伽》云，云何菩薩自性愛語，常樂宣說可意語等　略有三種　一慰喻語，對諸有情含笑先言，命進問安，隨宜慰喻　二慶慰語，見諸有情有昌盛事而慶悅之　三勝益語，爲諸有情宣說一切圓滿殊勝微妙法教，既行如上所有愛語，令所化生心起愛慕歸依菩薩　既歸依已，次教修行　《瑜伽》云，謂諸菩薩由彼愛語，爲諸有情示現正理，隨其所應，於諸所學，隨義利行　此意即說，隨彼諸乘根性差別，而教行彼三乘等行，得自乘果　又若菩薩如是行中，必住悲心，無愛染心，勸導調伏，起利行已　次與所化，同其事業　問，但化彼行，何假身同　答，自若不行，人爲肯學，爲令彼修，故要自作　故《瑜伽》云，謂諸菩薩若於是義於是善根勸他受學，即於此義於此善根自現受學，如是菩薩與他同事，故名同事　由此四事攝諸有情，不增不減

知禮《觀音義疏記》卷二　四攝：一佈施攝；二愛語攝；三利行攝；四同事攝　衆生情所愛者即是此之四法，以四接引導以正道而度脫之

供養

綜述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次供養三寶

一，於對現前佛，設利羅及制多等所親面供養

二，於餘三世十方佛，制多等作佛等想，修不現前供養

三，現對前時，復作是念，一佛制多等法性即三世十方諸佛制多等法性，故我今者現前供養一佛制多等，即是供養三世十方佛制多等，修現前不現前供養　若佛滅後造一或多佛制多等而爲供養，當獲無量大福德果，受大梵福無數大劫不墮惡趣，亦滿無上菩提資糧

四、於如是所唯直供養

五、若起悲心，以隨力物，施貧苦等，願彼安樂，令他供養

六、或供供養

七、以花香等敬問禮拜，乃至以珍寶等修財敬供養

八、即以財敬長時多妙，乃至淨心迴向菩提，修廣大供養

九、不以輕慢矯詐放逸不淨物等，修無染供養　自力集財從他求得，發願悉化爲百千身恭敬禮拜　一一化身，出百千手持散花香，出百千聲歌讚寶德，復出百千妙莊嚴具而爲供養，於贍部洲乃至十方所有供養，普生隨喜雖少用功，而興無邊廣大供養　應起善心，眞歡喜心，精勤修學

十、若有須更修四無量，乃至少時信忍離言眞如法性，起無分別住無相心，即爲守護菩薩淨戒，乃至修行四攝事等，修正行供養　應念，此爲最上勝妙，過前供養百千萬倍，不可比喻　修供養時應念，如來是大福田，具大恩德，有情中尊極難遇，獨出衆義依止　於法於僧，供養思念，隨應亦爾，當獲大果，說不能盡

延壽《宗鏡録》卷一三　問曰，菩薩若以一食供養一佛及僧，尚是難事，何況十方如恆河沙等諸佛及僧

答曰，供養功德，在心不在事也　若菩薩以一食大心，悉供養十方諸佛及僧，亦不以遠近爲礙，是故諸佛，皆見皆受　是知但運一心，盡大無際，功德智慧，二種莊嚴，六度萬行，無不圓滿　則知一毫空性，法界無差，一微塵中，具十方分　是以法華會上，十方佛國，通爲一土，分身共座，同證一乘亦如華嚴敎明，此土說法，十刹咸然　仰先聖之同歸，令後學之堅信　偶斯敎者，莫大良緣　如秉大炬以燭幽關，炳然見性　似駕迅航而渡深濟，俟爾登眞　故云一句染神，必當成佛二字經耳　七世不沈，所利唯人，所約唯己，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

又卷二三　問，如何是眞供養

答，契如理之心，無見佛之想，了自法身，是眞供養　《寶積經》云，眞供養者，無佛想，無能見佛，何況供養　若供養佛，當供養自身

問，自身如何供養

答，若捨己徇塵，是名違背　能迴光反照，隨順眞如，境智冥合，是眞供養　故《維摩經》云，無前無後，一時供養　此是運無捨無得之意　起一際平等之心，則遍十方供養　一切如來　盡法界含靈，一時受潤　如是之供，施莫大焉　所以《寶雨經》云，如理思惟，即是供養　一切如來

又　若了自心，能順佛旨，即是供養　一切如來　若不依此如理悟心，則隨事施爲，心外見佛，設經多劫，皆不成眞實供養，爲背諸佛指授故　如《華嚴經》頌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　未知眞實法，不名爲供養　云何眞實法，所謂了心眞如無生之旨故　是以《思益經》問云，誰能供養佛　佛言，能通達無生際者　《文殊般若經》云，佛問文殊，汝云何供養佛　答言，世尊，若幻人心數滅，我則供養佛　台敎云，供養佛者，只是隨順佛語　今順佛敎，修三觀心，即是供養佛　爲破五住得解脫故，即供養法　三諦理和，即供養僧　又衆行心資觀智心，即供養佛　觀音心開發境界，即供養法　境智心和，即供養僧　此是眞實供養，亦名法供養　如《義海》云，謂以無生心中，施一切珍寶，乃至微塵，皆能攝於法界，即以此法界廓而作供養　此供養，乃至遍通三世一切諸如來前，無不顯現，彼諸如來無不攝受　何以故　由塵即法界，是理與佛法界相應　是故遍至一切，名廣大供養，無空過者　何謂無空過，以心通即法通，法遍即心遍，一切處無非見理故，悉皆通達，則是一一承事無空過者　亦不礙香華等種種供養，以內外唯心故　破執顯宗，故有是說　又若於正觀心中，不唯供養，乃至行道禮拜，一切施爲，皆須就已，方得其力

方便

綜述

法雲《妙法蓮華經義記》卷二　方便者，是善巧之能也　此明聖人智有善巧之用，故言方便也　又云方者言正，便者言巧也　權者，是權假暫時之謂，非是久長之義　但此方便智及權智受名不同　今言方便智者，此是當體受名，則明聖人智有善巧之能也　權智者，此從境得名　何以知之　正明前境權，借昔三乘等境，須臾轉成一乘，是故權假不實　然智照此權假之

境、令學境圓習、故名爲權也　又此方便智及權智、義勢之中互得相成　若舉權境、即得顯學有善巧之能　若舉善巧之智、即顯成權假之境也　然具是二智、但經論所出、遂有兩名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二　五種方便、如地持說、巧修上順、名爲方便　方便不同、一門說五　五名是何　一隨護方便、二無罪方便、三思惟方便、四淨心方便、五決定方便　五中、前二是種性位、次一在次解行位、次一在於初地已上乃至七地、後一在於八九十地　言隨護者、種性地中集善行也　行有福智、智慧之行隨法防護、福德之行隨人防護、謂修福時自護護他、故曰隨護　言無罪者、種性位中離過行也　行修離過、故曰無罪　言思惟者、論自釋言、謂解行地、以解行中思量出道、故曰思惟　言淨心者、論自釋言、從淨心地至具行地、此出世間證心清淨、故曰淨心　言決定者、謂決定地決定行地及畢竟地、決定地者是第八地、決定行者是第九地、畢竟地者是第十地　此三在於法流水中決定趣向無上菩提、故曰決定　五種方便、略之云爾

智顗《金剛般若經疏》　食時者、食熟之時、一人家者有施心易生著衣、曾伽梨衣也、佛觀良田福際、命出家人著此服也　持鉢、執四天王所奉應器　入舍衛城乞食　法身無待、何須乞食　大人妙供百味日盈、皆行分衛福物之宜　乞食有十利：一見相好、二去疾、三除慢、四爲女人監護、五天龍從、六四天王鉢、七貧富等、八不雜、九息謗、十常在三昧　其實不食　此城縱廣千二百由旬、九億家、國南城北、精舍在東　自外以適、故言入也　食時如法食、衆生有此勝智、機緣將發、以表般若　著衣持鉢、衣是被、弘誓鎧慈悲之心　鉢是行鉢、鉢能盛飯　行能趣理、即表解脫　城、即法性涅槃之城　觀五陰舍悉皆空寂、不動如城以表法身、次第乞食、不越貧從富、不捨賤從貴、大慈平等、故言次第、即表菩薩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

又《摩訶止觀》卷四　方便名善巧　善巧修行、以微少善根、能令無量行成解、發入菩薩位　《大論》云、能以少施少戒出過聲聞辟支佛上、即此義也　又方便者、衆緣和合也　以能和合成因、亦能和合取果　《大品經》言、如來身者、不從一因一緣生、從無量功德生如來身　顯此巧能、故論方便

若依漸次、即有四種方便　方便各有遠近、如《阿毘曇》明五停心爲遠、四善根爲近　通別方便、例可意知　圓教以假名五品觀行等位去眞猶遠、名遠方便　六根清淨相似鄰眞、名近方便　今就五品之前假名位中、復論遠近　二十五法爲遠方便、十種境界爲近方便　橫豎該羅、十觀具足、成觀行位、能發眞似、名近方便

今釋遠方便、略爲五　一具五緣、二呵五欲、三棄五蓋、四調五事、五行五法　夫道不孤、運弘之在人　人弘勝法、假緣進道、所以須具五緣　緣力既具、當制諸嗜欲　嗜欲外屏、當內淨其心　其心若寂、當調試五事　五事調已、行於五法、必至所在　譬如陶師、若欲得器、先擇良處、無砂無鹵、草水豐便、可立作所　次息餘際務、際務不靜、安得就功　雖息外緣、身內有疾、云何執作　身雖康壯、泥輪不調、不成器物　上緣雖整、不專於業、義不相續、永無辦理　止觀五緣亦復如是　有待之身、必假資藉、如彼好處　呵厭欲、如斷外緣　棄絕五蓋、如治內疾　調適五事、如學輪繩　行於五法、如作不廢　世間淺事、非緣不合、何況出世之道　若無弄引、何易可階　故歷二十五法、約事爲觀、調麤入細、檢散令靜、故爲止觀遠方便也　此五法三科生大論、一種出禪經、一是諸禪師立　一具五緣者、一持戒清淨、二衣食具足、三閑居靜處、四息諸緣務、五得善知識　禪經云、四緣雖具足、閒導由良師、故用五法爲入道梯蹬、一闕則妨事

又卷六　憋病授藥者。既知苦集之病、又識道滅之藥。

若衆生無出世機、根性薄弱、不堪深化、但授世藥　如孔丘、魃且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愛下、世間大治　禮律節度、尊卑有序、此扶於戒也　藥以和心移風易俗、此扶於定　先王至德要道、此扶於慧　元古混沌未宜出世、邊表根性不感佛興、我遣三聖化彼眞丹　禮義前開、大小乘經然後可信　眞丹既然、十方亦爾　故前用世法而授與之、云云

又授出世藥者、十種因緣所成、衆生根性不同、則是病異　隨其病、故授藥亦異、謂下中上上　下根四義、一者志樂狹劣、二行力微弱、三五濁障重、四智慧極鈍　樂小法、故說生滅法　行力微弱、修事六度　五濁障重、勤苦對治　智慧鈍故、斷淫怒癡、名爲解脫　是爲授因緣生法之藥、治下根病也　雖是下根、欣樂不同、諸聖作論、復開爲四　樂聞有者、說《阿毘曇》、生其小善、破其五濁、因此方便見於眞諦　樂聞無者、論《成實論》、生其小善、破惡入眞　樂聞有無、說《毘勒論》、生善破惡入眞　樂聞非有非無者、爲說

離有無經，生善破惡入眞，是爲下。假菩薩作四論申四門，授四藥治諸病云云。

次中根人授藥者，此人心志小強，行力小勝，宜生理善，五濁障輕，智慧小利，赴其樂欲，爲說因緣即空，聞生理善，破於惡因見，第一義，是爲授即空藥，治中根人。此又爲四，謂下中上上上，即是四門入池，例前云云。

次觀上根人授藥者，樂欲心廣，善根開闊，五濁已除，智慧又大，授無量四諦，生界外善，次第斷五住，得入中道，是爲授即假藥，治上根人，就此又爲四，即是四門授藥，例上可知。

次觀上上根授藥者，此人樂欲乃至，智慧悉無與等，故名上上。爲如理直說善如空生，障如空滅，入究竟道，是名授即中藥，治上上根人，亦有四門授藥治病云云。若入空觀尚無一法，何有諸法，今授十六道，滅治十六苦集，正是入假。隨其類音，妙聲遍告，發彼耳識，轉度人心，令得服行，各獲利益，如一雲所雨，而諸草木各得生長云云。

窺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三　方便者，由智慧力隨諸有情病行機器意樂，應時即爲顯現說法等事，故名方便。曲順時宜，令其入道之前加行，名爲方便。如在路行見人逐免，他問見不，應坐答言，我實不見，爲護殺事，即現坐相，云我不見，非是立時我不見也，不犯妄言護殺事成。菩薩亦爾，欲令衆生捨僞入眞，於無名法以名字說，隨其輕重時節所宜，應機而說，令其入道，以象表無象，以言表無言，不稱其眞，故名方便。妙得其趣，應物隨時處事之間，亦不曾失，故名善巧。成立勝智，由此善巧，爲其因故，果得勝智，勝智即是二智所攝，方便善巧波羅蜜多，智之差別，有其二種。一迴向，二拔濟。此迴向也，究竟歸一切智故。善辨一切清淨事業者，謂神通，記心，漏盡三種。福智二因，自他二利，一切善事，悉皆善辨，能令諸有皆得清淨者，三有九有，因果雙亡，生死染污，悉皆銷滅，故名清淨，即一切惡悉皆除滅。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八　汎論方便，有三種，一發起方便，謂如加行，發起根本即七方便等。二無住方便，謂由悲智巧相導引，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如方便度等。三集成方便，謂諸緣起巧相集成如六相方便等。今此當於集成方便，故云此善巧等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一上　言方便者，是後得智，雖達依他，如幻如焰，大悲拔濟，不捨有情，種種利他，名爲方便。言善巧者所化之境善應根宜，能化之心巧能不住，起大行願者發起廣大殊勝行願也，謂諸菩薩七地已前，達俗證眞智不俱起，所有行願或定或散，多於後得功用修行，雖八地後俱緣眞俗任運修行，不假功用，約其義類，亦是後得故此通說，起行願矣。又解，正體後得，俱名實智，能緣眞俗二實境故，其加行智，名爲方便，以能引生正覺智故。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說方便有四種，一者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修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癡障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性廣大，遍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

又《宗鏡録》卷一一　方便有多門，則遐張八教之網，歸源性無二，乃高峙一心之宗，是以病行，憩聲聞於化城，兒行，誘凡夫於天界，兼但對帶，俯爲差別之機，開示悟入，唯證一乘之道。如千方共治一病，萬義俱雖一心，令不執見徇文，失眞法之味。所冀研心究理，得正覺之原。如《法華玄義》云，一心五行，即是三諦三昧。聖行，即眞諦三昧。梵行，嬰兒行，病行，即俗諦三昧。天行，即中道王三昧。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九　不定淨者。一切衆生根器利鈍不同，如上諸法皆是上根利器方得具足，是故如來有異方便，開九品之門，分上中下修習三等。一者，或解義諦，未全伏惑，或不深解，但能誦讀諸經故。二者，或但依語生信，或因他生信，或遇貧窮折辱生信故。三者，或觀金像，或隨意觀一相故。四者，或晨朝十念百念，乃至千念故。五者，或但懺諸麤重習氣及十不善業故。六者，或爲怖生死發願往生，或遇苦難發願往生，但不得作人天及諸福德願故。七者，或但持八戒五戒，乃至但戒殺盜婬妄故。八者，一切喧場不能卒離，但時時生厭離心故。九者，於諸世法中人，不能即斷，但不隨順故。十者，如《觀經》下品中說，或但臨終十念故。如上諸法，但能至心

受持一法者，皆得往生，唯不得疑信相參，若有疑者，一切諸行，悉不成就，如人夜中獨趨遠道，不得生疑，是故衆生聞法疑者，不如不聞，何以故，彼無聞者，但不聞法，非有障難，此則自作障難故。

止觀

綜述

陳慧《陰持入經註》卷上 癡愛盡心寂，止觀睹則空，三界還本無，謂之道，止與觀，道要也。

又 法，十二因緣法也。心所想，即如想成形，以法觀法，其法一也，但以疾心造無量之想，而有無盡之身色痛癢，思想意止，生死意亦止，生死意止，識寂無往來想矣，安般曰，念因有分，念盡無有，斯空不願無想，定向泥洹門也。《慧印經》曰，空無所著，是爲泥洹，斯生死法，止者。

又 清淨法，謂止觀也，制止邪念，斷諸欲根，觀四非常，謂之淨法。

又卷下 止觀爲二藥，癡愛爲二病，佛以止觀治二病，謂之愈病者。

又 止，攝也，攝六情還意不復受，是爲止想也，從觀得止住，觀分別一切，爲住一切知也。

慧思《大乘止觀法門》卷一 所言止者，謂知一切諸法，從本已來性自非有，不生不滅，但以虛妄因緣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作是觀者，能令妄念不流，故名爲止。所言觀者，雖知本不生亦不滅，而以心性緣起不無，虛妄世用，猶如幻夢，非有而有，故名爲觀。

又卷三 次明何故依止

問曰，何故依止此心修止觀

答曰，以此心是一切法根本故，若法依本，則難破壞，是故依止此心修止觀也。人若不依止此心修於止觀，則不得成，何以故，以從本以來未有一法心外得建立故，又此心體本性，具足寂用二義，爲欲熏彼二義令顯現故，何以故，以其非熏不顯故，顯何所用，謂自利利他故，有如是因緣故，依此心修止觀也。

問曰，何謂心體寂用二義

答曰，心體平等離一切相，即是寂義，體具違順二用，即是用義，是故修習止行，即能除滅虛妄紛動，令此心體寂靜離相，即爲自利，修習觀行，令此心用顯現繁興，即爲利他。

問曰，修止觀者，爲除生死，若令顯現繁興，此即轉增流浪。

答曰，不然，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病在執情，不在大用，是故熾然六道，權現無間，即是違用顯現，而復畢竟清淨不爲世染，智慧照明，故相好圓備，身心安住勝妙境界，具足一切諸佛功德，即是順用顯現也。

又 問曰，以何依止此心修止觀。

答曰，以意識依止此心修行止觀也，此義云何謂以意識能知名義故，聞說一切諸法自性寂靜本來無相，但以虛妄因緣故有諸法，然虛妄法有即非有，唯一眞心亦無別眞相可取，聞此說已，方便修習，知法本寂，唯是一心，然此意識如此解時，念念熏於本識，增益解性之力，解性增已，更起意識，轉復明利知法如實，久久熏心，故解性圓明照已體，本唯眞寂，意識即息，爾時本識轉成無分別智，亦名證智，以是因緣故，以意識依止眞心修止行也。

又 問曰，云何以意識依止淨心修觀行

答曰，以意識知名義故，聞說眞心之體，雖復寂靜，而以熏習因緣故，性依熏起顯現世間出世間法，以聞此說故，雖由止行知一切法畢竟無相，而復即知性依熏起顯現諸法不無虛相，但諸凡惑無明覆意識，故不知諸法唯是心作，似有非有虛相無實，以不知故流轉生死，受種種苦，是故我當教彼知法如實，以是因緣即起慈悲，乃至具行四攝六度等行，如是觀時，意識亦念念熏心，令成六度四攝慈悲等種子，復不令心識爲止所沒，即是用義漸顯現也，以久久熏故眞心作用之性，究竟圓興法界德備，三身攝化普門示現，以是因緣以意識依止淨心修觀行也。

智顗《摩訶止觀》卷一 大台傳南岳三種止觀，一漸次，二不定，三圓頓，皆是大乘，俱緣實相，同名止觀，漸則初淺後深，如彼梯蹬，不定前後更互，如金剛寶置之日中，圓頓初後不二，如通者騰空，爲三根性，說三法

門，分三譬喻　略說意，更廣說　漸初章知實相，實相雖解，漸次易修　先修歸戒，翻邪向正，止火血刀，達三善道　次修禪定，止欲散網，達色無色定道　次修無漏，止三界獄，達涅槃道　次修慈悲，止於自證，達菩薩道　後修實相，止二邊偏，達常住道，是爲初淺後深，漸次止觀相　不定者，無別階位，約前漸後頓，更前更後，互淺互深，或事或理，或指世界爲第一義，或指第一義爲爲人對治，或息觀爲止，或照止爲觀，故名不定止觀　疑者云，教境名同，相頓漸異，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　漸次中六，善惡各三，無漏總中三，凡十二不同，從多爲言，故名不定　此章同大乘同實相，同名止觀　何故名爲雜乘　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　漸次中九不同，不定中四不同，總有十三不同，從多爲言，故名不同耳　一切聖人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即其義也　頓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眞實　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己界及佛界衆生界亦然　陰入皆如，無苦可捨，無明塵勞，即是菩提無集生斷　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　無苦無集，故無世間無道無滅，故無出世間　純一實相，實相外更無別法　法性寂然名生寂滅常照名觀　雖言初後，無二無別，是名圓頓止觀　漸頓不定，說而不論，今依經更明圓頓，如了達甚深妙德　賢首曰，菩薩於生死最初發心時，一向求菩提堅固不可動，彼一念功德深廣無崖際，如來分別說，窮劫不能盡，此菩薩聞圓法　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以圓功德而自莊嚴，以圓力用建立衆生

又　衆生聚益不同，或次益不次益，或具益不具益，或雜益不雜益　或四悉檀成五緣，五緣成四悉　或四悉成一因緣，一因緣成一悉　或一一因緣皆具四悉，四悉具五緣　如是等種種互相成顯，還以三止觀結之　可以意知，又以一止觀結之　發菩提心亦是觀，邪辟心息即是止

又　問，分門可爾，任論得不

答，或得或不得　教是上聖被下之言，聖能顯秘兩說　凡人宣述，秖可傳顯，不能傳秘　聽者因何作觀，或得者，六根淨位，能以一妙音遍滿三千界，隨意悉能至，則能傳秘教　若修觀者，發所修顯法，不發不修者　發宿習人，得論密觀

問，初淺後深是漸觀，初深後淺是何觀相

答，是不定觀

問，初後俱淺是何觀相

答，小乘意，非正止觀相也

問，小乘亦是佛說，何意言非　若言非者，不應言漸

答，既分大小，小非所論　今言漸者，從微至著之漸耳　小乘初後，俱不知實相，故非今漸也

又　此菩提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弦，如師子乳，如金剛楯，如那羅延箭，只足衆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　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　若解此心，任運達於止觀　無發無礙，即是觀　其性寂滅，即是止　止觀即菩提，菩提即止觀，《寶梁經》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睡處，況受人供養　六十比丘悲泣白佛，我等生死不能受人供養　佛言，汝起慚愧心，善哉善哉　一比丘白佛，何等比丘能受供養　佛言，若在比丘數修僧業得僧利者，是人能受供養　四果四向是僧數，三十七品是僧業，四果是僧利　比丘重白佛，若發大乘心者，復云何　佛言，若發大乘心求一切智，不墮數不修業不得利，能受供養　比丘驚問，云何是人能受供養　佛言，是人受衣用敷大地，受搏食皆須彌山，亦能報施主之恩　當知小乘之極果，不及大乘之初初

又卷二　二勸進四種三昧入菩薩位　說是止觀者，夫欲登妙位，非行不階　善解鑽搖，醍醐可獲　《法華》云，又見佛子修種種行，以求佛道　行法衆多，略言其四，一常坐，二常行，三半行半坐，四非行非坐　通稱三昧者，調直定也　《大論》云，善心一處住不動，是名三昧　法界是一處，正觀能住不動，四行爲緣，觀心藉緣調直，故稱三昧也　一常坐者，出文殊說文殊問兩般若，名爲一行三昧　今初明方法，次明勸修　方法者，身論開遮，口論說默，意論止觀

身開常坐遮行住臥，或可處衆，獨則彌善　居一靜室或空閑地，離諸喧鬧，安一繩床，傍無餘座　九十日爲一期，結跏正坐，項脊端直，不動不搖不萎不倚，以坐自誓　肋不挂床，況復屍臥遊戲住立　除經行食便利，隨一佛方面端坐正向，時刻相續，無須臾廢　所開者專坐，所遮者勿犯，不欺佛，不負心，不誑衆生

口說默者，若坐疲極，或疾病所困，或睡蓋所覆，內外障蔽奪，正念心不能造創　當專稱一佛名字，慚愧懺悔，以命自歸，頂稱十方佛名功德正等所以者何　如人憂喜讚佛，舉聲歌哭，悲笑則暢　行人亦爾　風觸七處成身

業，聲響出時成口業，二能助意成機，感佛俯降　如大引重自力不前，假傍救助則蒙輕舉　行人亦爾　心弱不能排障，稱名請護，惡緣不能壞　若於法門未了，當親近解般若者　如聞修學，能入一行三昧，而見諸佛，上菩薩位　誦經誦咒，尚嘿於靜，況世俗言語耶

意止觀者，端坐正念，屬除惡覺，捨諸亂想，莫雜思惟，不取相貌，但專繫緣法界一念法界　繫緣是止，一念是觀　信一切法皆是佛法，無前無後無際畔，無知者無說者　若無知無說，則非有非無，非知者非不知者　離此二邊，住無所住，如諸佛住安處寂滅法界　聞此深法，勿生驚怖　此法界，亦名菩提，亦名不可思議境界，亦名般若，亦名不生不滅　如是等一切法與法界無二無別，聞無二無別勿生疑惑　能如是觀者，是觀如來十號　觀如來時不謂如來爲如來，無有如來爲如來，亦無如來智能知如來者　如來及如來智，無二相，無動相，不作相，不在方不離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相非不二相，非垢相非淨相　此觀如來甚爲希有，猶如虛空無有過失，增長正念，見佛相好，如照水鏡，自見其形

初見　佛，次見十方佛，不用神通往見佛　唯住此處，見諸佛聞佛說法，得如實義，爲一切衆生見如來，而不取如來相　化一切衆生尚涅槃，而不取涅槃相　爲一切衆生發大莊嚴，而不見莊嚴相　無形無相，無見聞知　佛不證得是爲希有　何以故，佛即法界　若以法界證法界，即是淨論　無證無得，觀衆生相如諸佛相，衆生界量如諸佛界量，諸佛界量不可思議，衆生界量亦不可思議　衆生界住如虛空住，以不住法以無相法住般若中　不見凡法，云何捨　不見聖法，云何取　生死涅槃垢淨亦如是，不捨不取但住實際　如此觀衆生與佛法界，觀貪欲與癡諸煩惱，悔是寂滅行，是無動行，非生死法非涅槃法，不捨諸見不捨無爲　而修佛道，非修道非不修道，是名正住煩惱法界也　觀業重者，無出五逆　五逆即是菩提，菩提五逆無二相　無覺者，無知者，無分別者　逆罪相實相相，皆不可思議不可壞　本無本性，一切業緣皆住實際，不來不去非內非果，是爲觀業即是法界印　法界即四魔所不能壞，魔不得便　何以故　魔即法界印，法界印云何毀法界印　以此意歷一切法，亦應可解

又　問，善扶理，可修止觀　惡乖理，云何修止觀

答，大論明根遮有四：一根利無遮，二根利有遮，三根鈍無遮，四根鈍有遮　初句上品，佛世之時，身子等是其人也　行人於善法中修止觀者，以勤修善法，未來無遮，常習止觀，令其根利　若過去具此二義，今生滿修，即得相應，從觀行位入相似眞實　今生不得入者，皆無二義，今約善修令未來疾入　次句得道根利而罪積障重，佛世之時闍王央掘，亦其人也　逆罪遮重應入地獄，見佛聞法，豁爾成聖，以根利故，遮不能障　今時行人於惡法中修止觀者，即此意也　以起惡故，未來有遮　修止觀故，後世根利　若遇知識鞭入正道，云何而言惡法乖理，不肯修止觀耶　次根鈍無遮者，佛世之時周利槃特，示是其人　雖三業無過，根性極鈍，九十日誦鳩摩羅偈，智者身口意不造於諸惡，繫念常現前，不樂著諸欲，亦不受世間無益之苦行　今時雖持戒行善，不學止觀，未來無遮，而悟道甚難　後句者，即一切行惡之人，又不修止觀者是也　不修止觀，故不得道　根鈍，千遍爲說，兀然不解　多造罪惡，遮障萬端，如癩人身瘡針刺徹骨不知不覺，但以諸惡而自纏裹　以是義故，善雖扶理，道由止觀　惡雖乖理，根利破遮　唯道是尊，豈可爲惡而廢止觀

又　既嗜欲樂，不能自止，猶如蒼蠅爲唾所粘　浪行之過其事略爾，其師過者，不達根性，不解佛意　佛說貪欲即是道者　佛見機宜，知一種衆生底下薄福，決不能於善中修道，若任其罪流轉無已，令於貪欲修習止觀，極不得止，故作此說　譬如父母見子得病，不宜餘藥，須黃龍湯鹽鹵瀉之，服已病愈　佛亦如是，說當其機，快馬見鞭影即到正路　貪欲即是道，佛意如此　若行衆生不宜於惡修止觀者，佛說諸善，名之爲道　佛具二說，汝今云何呵善就惡　若其然者，汝則勝佛，公於佛前灼然違反　復次時節難起，王事所拘不得修善，令於惡中而習止觀　汝今無難無拘，何意純用乳藥毒他慧命　故阿含中放牛人善知好濟，令牛羣安隱　若好濟有難，急不獲已，當從惡濟　惡濟多難，百不全一　汝今無事，幸於好濟，善道驅牛　何爲惡道，盲他沈沒，破壞佛法，損失威光，誤累衆生　大惡知識，不得佛意，其過如是　復次夷險兩路，皆有能通，爲難從險　善惡俱通，審機入蔽　汝棄善專惡，能通達非道，何不蹈躡水火穿鑿山壁　世間險路，尚不能通，何況行惡而會正道，豈可得乎　又不能知根緣，直是一人，即時樂善，即時樂惡，好樂不定，何況無量人邪，而純以貪欲化他　《淨名》云，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　二乘不觀尚自善機，況汝盲瞑無目師心者乎　自是違經不當機理，何其愚惑頓至於此　若見有人不識機宜，行說此者，則戒海死屍　宜依律擯治，無令毒樹生

長者它

又卷三　夫止觀名教通於凡聖，不可尋通名求於別體，故用相簡之。若凡夫止善所治是止相，行善所生是觀相。又四禪四無量心是止相，六行是觀相。此等皆未免生死，即有漏爲相。故《大論》云，除摩訶耆山餘無出栴檀，除三乘智慧餘無眞智慧，故非今所論也。若二乘以九想十想八背捨九次第定，多是事禪一往止相，有作四諦慧是觀相。此之止觀，雖出生死，而是拙度。

又　巧度止有三種：一體眞止，二方便隨緣止，三息二邊分別止。一體眞止者，諸法從緣生，因緣空無主，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知因緣假合幻化性虛，故名爲體。攀緣妄想得空即息，空即是眞，故言體眞止。二方便隨緣止者，若三乘同以無言說道斷煩惱入眞，眞則不異。但言煩惱與習有盡不盡。若二乘體眞，不須方便止。菩薩入假正應行用，知空非空，故言方便分別藥病，故言隨緣。心安俗諦，故名爲止。經言動止心常一，亦得證此意也。三息二邊分別止者，生死流動涅槃保證，皆是偏行偏用不會中道。今知俗非俗，俗邊寂然，亦不得非俗，空邊寂然，名息二邊止。此三止，名雖未見經論，映望三觀，隨義立名。《釋論》云，菩薩依隨經教爲作名字，名爲法施，立名無咎。若能尋經得名，即慙合此義也。詳此三止與前釋名，名彷彿同，其相則異。同者，止息止似體眞，停止止似方便隨緣，非止止似息二邊。其相則別，所謂三諦相也。前三成次三，後一具前三。何以故？如體眞止時，達因緣假名空無主流動，惡息，是名止息義。停心在理正是達於因緣，是停止義。此理即眞，眞即本源，本源不當止與不止，是非止止。此三義共成，體眞止相。若方便止時，照假自在，散亂無知息，是止息義。停心假理如淨名入三昧觀，比丘根性分別藥病，是停止義。假理不動是非止止，如是三義共成方便隨緣止相也。息二邊時，生死涅槃二相俱息，是止息義。入理般若名爲住緣心中道，是停止義。此實相理非止不止，是不止止義。如此三義共成息二邊止相，故與前永異也。亦非今所用也。

又　其相云何。體無明顚倒，即是實相之眞，名體眞止。如此實相遍一切處，隨緣歷境安心不動，名隨緣方便止。生死涅槃靜散休息，名息二邊止。體一切諸假悉是空，空即實相，名入空觀。達此空時，觀冥中道，能知世間生滅法相如實而見，名入假觀。如此空慧即是中道，無二無別，名中道觀。體眞之時，五住磐石砂礫一念休息，名止息義。心緣中道入實相慧，名停止義。實相之性，即非止非不止義。

又　若衆經異名皆是止觀者，名則無量義亦無量，何故但以三義釋止觀耶？爲對三德作此釋耳。

諸法無量，何故獨對三德？《大論》云，菩薩從初發心，常觀涅槃行道。《大經》云，佛及衆生皆悉安置祕密藏中。祕密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三德，三德即是止觀，自他初後皆得修入，故用對之耳。

若用兩字共通三德者，止即是斷，斷通解脫。觀即是智，智通般若。止觀等者，名爲捨相，捨相即是通於法身。又止即奢摩他，觀即毘婆舍那，他那等故即憂畢叉，通三德如前。

問，止觀是二法，豈得通不思議三德耶？

答，還以不思議止觀，故得通耳。又大品明十八空釋般若，百八三昧釋禪，雖前後兩釋，豈可禪無般若般若無禪，特是不二而二，二則不二。不二即法身，二即定慧，如此三法未曾相離。是故《大經》云，佛性有五種名，或名首楞嚴，或名般若。今非止非觀，或名爲止或名爲觀，即是不思議止觀，通於不思議三德。

復次止觀各通三德者。止中有觀，觀中有止。如止息止，是止善屬定門攝，即通解脫。停止止，是行善屬觀門攝，即通般若。非止止，屬理攝，即通法身。其義可見也。貫穿觀，是止善定門攝，即通解脫。觀達觀，是行善觀門攝，即通般若。非觀觀，理攝，即通法身。意亦可見。

復次止觀共通三德者。止息止貫穿觀，皆從所離得名，即通解脫。停止止觀達觀，皆從能緣之智得名，即通般若。非止止非觀觀，皆名法性，即通法身。

復次三德通於止觀者，還以三德共通兩字。又應三德，各通兩字。三德共通者，解脫通止，般若通觀，法身通非止非觀。三德各通止觀者，夫解脫者，具足解脫，具有三種。方便淨解脫通止息止，圓淨解脫通停止止，性淨解脫通非止止。夫般若者具足般若，具有三種。道慧般若通貫穿觀，道種慧般若通觀達觀，一切種慧般若通非觀觀。具足法身，亦有三種。色身通一止一觀，法門身通一止一觀，實相身通一止一觀。其義可見也。

又　絕待止觀，亦名不可思議，亦名爲大。《大經》云，大名不可思議。

也　諸餘經論，或名遠離，或名不住不著，無爲寂滅，不分別禪定棄除捨等，如是一切皆是止之異名　止既絕大不可思議，遠離等皆絕大不可思議，餘處或名知見明識眼覺智慧照了鑒達等　如是一切皆是觀之異名　觀既絕大不可思議，知見等皆絕大不可思議　所以者何　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　解脫亦爾，多諸名字，亦如虛空無所有，不動無礙　當知三德祇是一法，隨衆生類爲之立異字　若聞絕待，愼莫驚畏　若聞會異，愼莫疑惑而自毀傷也　又止觀自相會者，止亦名觀，亦名不止　觀亦名止，亦名不觀

又　今言絕待止觀者，絕橫豎諸待，絕諸思議，絕諸煩惱諸業諸果，絕諸教觀證等　悉皆不生，故名爲止，止亦不可得　觀冥如境，境既寂滅清淨，尚無清淨，何得有觀　止觀尚無，何得待不止觀說於止觀，待於止觀說不止觀，待止不止說非止非不止　故知止不止皆不可得，非止非不止亦不可得　待對既絕，即非有爲，不可以四句思　故非言說道，非心識境　既無名相，結惑不生，則無生死，則不可破壞　滅絕絕滅，故名絕待止　顚倒想斷，故名絕待觀，亦是絕有爲止觀，乃至絕生死止觀　絕待止觀則不可說，若有四悉檀因緣故，亦可得說　若有世界因緣，則會異而說　若有爲人因緣，則通三德而說　若有對治因緣，則相待而說　若有第一義因緣，則絕待而說　說爲止觀，此之名字不在內外兩中間，亦不常自有　是字不住亦不不住　是字不在橫四句豎四句中　故言是字不住，亦不在無橫無豎中　故言亦不不住，是字不可得故　故名絕待止觀，亦名不思議止觀，亦名無生止觀，亦名一大事止觀　故如此大事不對小事，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爲大也　止觀亦爾，不因愚亂名爲止觀　無可待對獨一法界，故名絕待止觀也

又　復以何義立止觀名　略有四，一相待，二絕待，三會異，四通三德

一相待者　止觀各三義，息義，停義，對不止

止義　息義者，諸惡覺觀妄念思想寂然休息　《淨名》曰，何謂攀緣，謂緣三界　何謂息攀緣，謂心無所得　此就所破得名，是止息義　停義者，緣心諦理繫念現前停住不動　《仁王》云，入理般若，名爲住　《大品》云，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　此就能止得名，即是停止義　對不止以明止者，語雖通上，意則永殊　何者　上兩止對生死之流動，約涅槃論止息，心行理外約般若論停止　此約智斷通論相待　今別約諦理論相待，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無明亦非止非不止，而喚無明爲不止　法性亦非止非不止，而喚法性爲止　此待無明之不止　喚法性而爲止，如經法性非生非滅，而言法性寂滅　法性非垢非淨，而言法性清淨，是爲對不止而明止也

觀亦三義，貫穿義，觀達義，對不觀觀義　貫穿義者，智慧利用穿滅煩惱　《大經》云，利鑽斷地磐石砂礫直至金剛　《法華》云，穿鑿高原猶見乾燥土，施功不已遂漸至泥　此就所破得名立貫穿觀也　觀達義者，觀智通達契會眞如　《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　《大論》云，清淨心常一，則能見般若　此就能觀得名　故立觀達觀也　對不觀觀者，語雖通上意則永殊　上兩觀亦通對生死彌密而論貫穿，迷惑昏盲而論觀達　此通約智斷相待明觀，今別約諦理　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　無明非觀非不觀，而喚無明爲不觀　法性亦非觀非不觀，而喚法性爲觀，如經云，法性非明非闇，而喚法性爲明　第一義空非智非愚，而喚第一義空爲智　是爲對不觀而明觀也

是故，止觀各從三義得名

又　止觀攝一切行者　【略】復次根本四禪定慧等故兩攝　欲界定少慧多觀攝，中間亦爾　四空定多慧少止攝　四無量心，前三心觀攝，捨心止攝　九想八念十想，觀攝　八背捨，前三背捨觀攝，後五止攝　九次第定師子奮迅超越等是止攝，四念處是慧性觀攝　若作四意止說者，作心記錄不淨等，此屬止攝，而終是觀爲主　四正勤爲成念處，一往觀攝　若兩惡不生止攝，兩善爲生觀攝　四如意足從四因緣得定即果爲名，止攝　五根信進慧三根，觀攝　念定，止攝　又信念兩屬　五力亦如是　七覺分擇法喜進等觀攝，除捨定止攝　念通兩處　八正，正見正思惟觀攝，正業正語正命屬戒即止攝，正念正定正精進止攝　四諦三諦是有爲行，屬觀門　滅諦是無爲行，屬止門　十六行皆是觀門，四弘誓依四諦起如彼　十八不共法三業隨智慧行，觀攝　三無失，止攝　知三世，觀攝　餘可知　四無畏者，一切智無畏屬觀攝，漏盡止攝，至處道觀攝，障道止攝　三三昧門止攝，三解脫門觀攝　六度者，前三是功德止攝，後三是智慧觀攝　又五度功德止攝，般若觀攝　又六度皆是功德莊嚴止攝，乃至九種大禪百八三昧皆屬止攝，十六空十喻五百陀羅尼皆觀攝　如是等一切慧行行行，無不爲止觀所攝　當知止觀名略，攝義則廣

又　止觀攝一切惑者　以迷諦，故起生死惑　迷即無明　若迷權理，則有界內相應獨頭等無明，與見思諸使合者，名相應　不相應者，名獨頭

是事不知，故起貪。不知者是無明，起貪是行，貪者是識。識共四陰起是名色，色動諸根是六入，六入所著是觸，觸隨順塵是受，受所喜樂是愛，愛俱生纏是取，造當來生業是有，未來陰起是生，陰熟是老，捨陰是死，是十二輪更互爲因果。煩惱通業，業通苦，苦通煩惱，故名三道。【略】此即是病，說病即知藥，藥即從假入空止觀，觀藥即知病，故此惑爲入空止觀所攝也。

又　若於彼習觀時，必須次第歷劫修行，學恆沙佛法，先破塵沙，塵沙雖不濁生，能障化道，故須前斷。斷此惑者，止是調心方便。伏界外惑，進斷三道相應獨頭，枝本皆去，故知假觀正攝得塵沙，亦攝得無明。若別圓二人通惑先盡，別惑被伏。生彼界者，神根即利，但修中觀，治彼三道，從於初地乃至後地，地地中皆有三道，地地無明分分滅，業滅苦滅，地地相應去時，獨頭亦去。地地雖有智，智與無明雜，雜故亦得呼爲智障，障上分智故。唯佛心中無無明，則煩惱道盡，煩惱道盡，故業盡，業盡，故苦盡。三道究竟，唯在如來。是故中觀攝得界外惑也。

又　止觀總持遍收諸法。何者。止能寂諸法，如炙病得穴，衆患皆除。觀能照理，如得珠王衆寶皆獲，具足一切佛法。《大品》有百二十條及一切法，皆言當學般若。般若秖是觀智，觀智已攝一切法。又止是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今更廣論攝法，即爲六意。一攝一切理，二攝一切惑，三攝一切智，四攝一切行，五攝一切位，六攝一切教。此六次第者，有佛無佛理性常住，由迷理故起生死惑，順理而觀，是故論智，解故立行，由行故證位，位滿故教他。事理解行因果自他等次第，皆止觀攝盡也。

又卷五　又一種禪人不達他根性，純教乳藥，體心踏心，和融覺覓，若泯若了，斯一轍之意，障難萬途，紛然不識。纔見異相，即判是道。自非法器，復闕所他，盲跛師徒，二俱墮落。瞥蹶夜遊，甚可憐愍。不應對上諸人說此止觀。夫止觀者，高尚者高尚，卑劣者卑劣。

開止觀爲十，一陰界入，二煩惱，三病患，四業相，五魔事，六禪定，七諸見，八增上慢，九二乘，十菩薩。此十境通能覆障。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一　五起觀教。幽微之理，非觀不明。契理之觀，非悉檀不起。修從假入空觀時，先觀正因緣法。此法內外親疏隔別，若不殷勤樂欲，則所習不成，必須曉夜精勤欣悅無斁，此即世界悉檀起初觀也。若欲觀假入空，須識爲人便宜。若宜修觀，即用擇精進喜三覺分起之。若宜修止，則用除捨定三覺分起之。念通兩處，是爲隨宜。善心則發。若有沈浮之病，須用對治悉檀。若心沈時，念擇進喜治之。若心浮時，念捨除定治之。若善用爲人，善根則厚。若善用對治，煩惱則薄。於七覺中隨依一覺，恍然如失，即依此覺分研修，能發眞明見第一義。是爲用四悉檀起從假入空觀，成一切智發慧眼也。若從空入假觀，巧用四悉檀，取道種智，法眼亦如是。若修中道第一義觀，巧用四悉檀，取一切種智，佛眼亦如是。若一心三觀，巧用亦如是。

又卷三　《阿含》云，阿練若比丘，當修二法爲行，謂修止修觀。若修止時，即能休息諸惡。戒律威儀，諸行禁戒，悉皆不失，成諸功德。若修觀時，即能觀苦，如實知之。觀苦集苦盡苦出要，如實知之。得盡漏，不受後有。恒薩阿竭，亦如是修。增三數明行者，謂戒定慧。此三是出世梯蹬，佛法軌儀。《戒經》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諸惡即七支。過罪輕重非違，五部律廣明其相，如是等惡戒所防止。

又卷八　且約法行觀門，即爲十意。一識所觀境，二眞正發心，三遊修定慧，四能破法遍，五善知通塞，六善用道品，七善用對治，八善知次位，九善能安忍，十者法愛不生。《阿毘曇》中具此十意。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上　三妙觀者，一賅離有爲。謂觀生死惡趣無暇等衆苦逼迫，自身之中五蘊四大能生惡業，九孔常流臭穢不淨，三十六物之所集起，無量煩惱燒煮身心，如沫如泡念念遷謝，癡覆造業六趣輪迴，諦審思惟深心厭捨。二求菩提。謂觀佛果相好功德莊嚴，法身本淨，具戒等蘊力無畏無量勝法，成二妙智，慈愍衆生，開導愚迷令行正路，諸有情類遇皆除惱，見是功德修集名希求。三念衆生。謂觀衆生癡愛所惑受大劇苦，不信因果造惡業因，厭捨正道信受邪道，四流所流七漏所漏，雖畏衆苦還爲惡業，而常自行憂悲苦惱，愛別離苦見已還愛，怨憎會苦覺已瞋怨，爲欲起業，生苦無厭，求樂犯戒，懷憂縱逸，作無間業。頑弊無慚，謗毀大乘，癡執生慢，雖懷聰敏具斷善根，妄自貢高常無改悔。生八無暇，賈法無修，雖聞不持，翻習邪業，得世妙果，謂證涅槃。受彼樂終，還生惡趣。見是等輩，深心悲愍。次應發心，如是發願。願我決定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或隨意樂諸佛之名，如釋迦佛初發希願，如俱舍頌於三無數劫逆，次逢

勝觀燃燈寶髻佛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一　摩訶名者，有二義故，一者爲對俗兒出小止觀，二者爲存梵音兼含之富，故《大論》云：言摩訶者名含三義，謂大多勝。依疏四教釋比丘位，則非今意，用此三名釋圓三觀，正當題旨。大是空義，多是假義，勝是中義，是故改從兼含之名，以題一心三觀之部。若爾，何異圓頓改從摩訶。答：圓頓之名雖異偏漸，其言通總關於含三，故改此土單淺之音，以存彼語多含之稱，以是應知止觀二字無非摩訶，即是一心三止三觀之止觀也。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七　第三加相，中三，先語業加，次意加，後身加。初語加中九句，汝說此法者，是總，餘是別。此說法有二種，一他力說，亦是果力，亦是增上緣力，如經承佛力說故。二自力堪說，亦是因位力，亦是因緣力。是故此法以自他因果親疏融合方得有說。自力八中，初三明有作淨法力。一總，謂既住佛家理宜宣法以行家業。下別，二長無漏功德，二入總持智慧，故在佛家。次二句無作淨法力，二證佛常身，二照法眞性。後三顯身淨力，一白淨等，是二乘不同盡。二住廣等，是菩薩盡。三住無礙等，是佛盡。此是地前，而云佛盡者，是圓教普賢位攝。如前後說。二意加二，先正加，敎釋偏加意。前中十句，初二總餘九別，別中初三，與授說智一分別句，身是辭無礙。二無留礙，是樂說無礙。三無礙，法明與法義二無礙。次三與同化，三業智令，以三輪同佛成化，故可知。後三與說法儀式智一令說法時心無偏黨，但爲利益，故云向福智也。二觸對諸法皆能發生巧便勝解。三對緣正說無有窮盡。又初是說心，次說解，後說行。一切處是頓說，不斷是常說。釋偏加及身並起分，並如前釋。第四本分中，先警告大衆。下明顯有二，先明體後顯相。前中二，先總標。二悉普下，別辨不思大願者，總標起，謂期求名願，深廣名大，出過分量名不思議。此是菩賢自體無障礙願，具盡法界無限德用。如下此品所說。諸德總在此一大願句內，故云不思議。總說雖爾，別論有十。一所期不思，謂要得無上大菩提。二忍苦不思，謂無有世間惡道等苦經多劫受能壞此願。三受惱不思，謂於背恩惱害，菩薩難化衆生，如初攝化，大願不轉。四難壞不思，謂無有天魔二乘異說能壞此願而不從化。五廣故不思，謂盡法界衆生界等如十盡句說。六深故不思，契同法性如性起願。七佛攝德不思，當體具攝法界之無限大功德海，入出生不思，謂依此大願出生一切波羅蜜行不可窮盡猶如大海出寶無盡。九大用不思，謂大願宿成無功辨事如滅定聞聲願力起等。十逆順不思，謂大願普應類機成益逆順多端非下位測。然大願資德無盡，依則辨十，並皆如下說分中顯。

又卷一六　有十種捨離魔業者，對障修治故。云捨一他力捨，二自力捨，三誠信力，四憶本力，五離放逸，六求本法，七樂深法，八歸佛，九念佛菩提樹者，以善根迴向，要於此樹，成菩提故。十善根同性，又同一果也。

延壽《宗鏡録》卷二三　創發圓信之人，須明十種觀法。十種觀法者，一觀不思議境，二發眞正菩提心，三巧安止觀，四破諸法遍，五善識通塞，六三十七品調適，七對治助開，八善知位次，九安忍強軟兩賊，十順道法愛不生。如是不濫，方入圓乘。且最初一念信解之心，能成五品。台敎云，若人宿植深厚，或值善知識，或從經卷，圓聞妙理，謂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議，起圓信解。信一心中，具十法界。

又　一不思議境，即是一實四諦。謂生死苦諦不可思議，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方便淨。即假，故圓淨。即中，故性淨。三淨一心中得，名大涅槃。

又　二發眞正心者，一切衆生，即大涅槃，云何顚倒以樂爲苦，即起大悲，興兩誓願，令未度者度，令未斷者斷。一切煩惱，即是菩提，云何愚闇以道爲非，即起大慈，興兩誓願，令未知者知，令未得者得。無緣慈悲，清淨誓願，慈善根力，任運吸取一切衆生也。三安心者，既體解成就，發心具足，豈可臨池觀魚，不肯結網，裹糧束腳，安坐不行。修行之要，不出定慧。譬如陰陽調適，萬物秀實。雨旱不節，燋爛豈生。若兩輪均平，是乘能運，二翼具足，堪任飛昇。體生死即涅槃名爲定，達煩惱即菩提名爲慧。於一心中，巧修定慧，具足一切行也。四破法遍者，以此妙慧，如金剛斧，所擬皆碎。如無翳目，所臨皆朗。若生死即涅槃者，分段變易，苦諦皆破。若煩惱即菩提者，四住五住，集諦皆破。雖復能破，亦不有所破。何者，生死即涅槃，故無所破也。五識通塞者，如主兵寶，取捨得宜。強者緩之，弱者撫之。知生死過患名爲塞，即是涅槃名爲通。知煩惱雜亂名爲塞，即是菩提名爲通。始從外道四見，乃至圓教四門，皆識通塞。節節執著即是塞，節節亡泯名爲通。若不識諸法夷險，非但行法不前，亦亡去重寶也。六善識道品者，觀生死即涅

槃，十界生死色陰，皆非淨非不淨，乃至識陰，非常非不常，能破八顛倒，即法性四念處，念處中，具道品三解脫，及一切法。又知涅槃即生死，顯四枯樹。知生死即涅槃，顯四榮樹。知生死涅槃不二，即一實諦。非枯非榮，住大涅槃也。七善修對治者，若正道多障，應須助道。觀生死即涅槃，治報障，觀煩惱即菩提，治業障煩惱障也。

八善知次位者，生死之法，本即涅槃，理涅槃也。解知生死即涅槃，名字涅槃也。勤觀生死即涅槃，觀行涅槃也。善根功德生，即相似涅槃也。眞實慧起，即分眞涅槃也。盡生死底，即究竟涅槃也。觀煩惱即菩提，亦如是九善安忍者，能安內外強軟遮障，不壞觀心。若觀生死即涅槃，不爲陰入境病患業魔禪，二乘菩薩等境所動壞也。若觀煩惱即菩提，不爲諸見增上慢境所動也。十無法愛者，既過障難，道根成立，諸功德生。觀生死即涅槃故，諸禪三昧功德生。觀煩惱即菩提故，諸陀羅尼無畏不共諸般若生。觀生死涅槃不二故，法身實相生。相似功德，順理而生。喜起順道法愛生，名法愛不上不退，名爲頂墮。此愛若起，即當疾滅。已愛若滅，已破無明，開佛知見，諸實相體。觀生死即涅槃故，證得解脫。煩惱即菩提故，證得般若。此二不二，證得法身。

遵式《南嶽禪師止觀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秖分而不分秖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改疆，名爲萬法之性。體德無住疆，名爲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爲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疆照照生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捉目空華，豈是他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爲心，隨緣不變名之爲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即明而爲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爲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爲圓頓，是爲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爲示物旨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點如天三目，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爲不思議三德，是爲大般涅槃也。

覺岸《釋氏稽古略》卷四 宋詔台州東掖山圓智住上天竺，太師秦檜問曰，止觀一法耶，二法耶。智曰，一法也。譬之於水，湛然而清者止也，可鑒鬚眉者觀也，水則一耳。以衆生心性有重昏巨散之病，用止觀爲藥，救而治之。歸一法界之全體，法界寂然名爲止，寂而常照名爲觀。止觀明靜之體，豈有二耶。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九 淨觀者，衆生無始垢穢，遍一切法，如麵入沙，似金在礦。修淨業者，當加種種觀行，磨鍊習氣，爲白法之垣墉，作往生之津梁。一淨觀，謂觀佛相好，如十六觀經所說故。二不淨觀，謂觀身心不淨，器世界不淨，生厭離故。三無常觀，謂觀一切法無定，如美色，婬人觀之爲樂，婦觀之爲苦，觀行人觀之種種惡露，異類觀之如土木故。四和合觀，謂觀是身是世界，是見聞覺知，如積木爲屋，積土爲壘，積雜彩爲畫，無實體故。五對治觀，謂觀自身，何結最重，當用何法對治。如輕冷苦澀藥草飲食等，於熱病中爲藥，於餘病非藥。輕辛甘熱，藥草飲食等，於冷病中爲藥，於餘病非藥。如是觀察對治故。六慚悔觀，謂觀一切衆生，無量劫來，與我互爲父母兄弟姊妹男女，遞相婬毒，曾不覺知，如梟獍殺父母，牛羊鵰雀配其親屬，彼不自知，而人觀之，慚愧譏笑。諸佛菩薩，見於我等，交後如是，是故當生大悔恨故。七念念觀，謂觀一切時中，幾許憶念佛心，幾許利生心，幾許垢淨沈掉心故。八平等觀，謂觀一切色一色，無好醜故。一切聲一聲，無譽毀故。一切受一受，無恩仇故。一切義一義，無淺深故。九微細觀，謂觀佛念法念，起於何來，去於何往故。十法界觀，謂觀一毛一塵，一草一木，皆具有無量淨佛國土故。行者若行若觀時，以第一淨觀爲主，餘九爲伴如石中覓珠，若不破石，無緣得珠故。

智旭《教觀綱宗》 觀行即者，一五停心，二別相念，三總相念，外凡資糧位也。五停心者，一多貪衆生不淨觀，二多瞋衆生慈悲觀，三多散衆生數息觀，四愚癡衆生因緣觀，五多障衆生念佛觀。以此五法爲方便，調停其心，令堪修念處，故名停心也。別相念者，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對治依於五蘊所起四倒也。總相念者，觀身不淨，受心法亦皆不淨。觀受是苦，心法身亦皆苦。觀心無常，法身受亦皆無常。觀法無我，身受心亦皆無我也。

精進

綜述

智顗《摩訶止觀》卷七　當復思惟，四種道品各八精進，爲毘梨耶所攝。《大論》云，前三易成不須精進，後二難成必須精進，精進故得三善提。阿難說，精進覺佛即起坐，如大施杼海，乃可相應。而今放逸倚臥縱緩，忘失本心，無復進力，雖在道場，雜諸惡覺，名之爲汙。日不如日，名之爲退。退則非進，汙則非精，何能契理。或先世懈怠，罪障覆心，如穴鼻無鉤，狂醉越逸。初中後夜，不克己競時，遂復遷延，稽度日月。當發誓願，刻骨銘心，身命許道，推死在前，無量劫來，唐愛護惜，今求三昧，決定應捨，以夜繼晝，呵責過患，行法匪懈，端直其身，無復難心苦心，設有病惱，不以爲患，一生不克，歷劫不休，自進化他，贊法贊者，稱十方佛爲證爲救，感佛進光，得與理觀八進相應。若與三藏相應，即成生生精進。通相應，即成生不生精進。別相應，即成不生生精進。圓相應，即成不生不生菩薩精進。開涅槃門，見於佛性，是爲事油助增觀明。

又《法華三昧懺儀》　行者初欲入道場之時，應自安心，我於今時，乃至滿三七日，於其中間，當如佛教一心精進，所以者何，若心異念即雜諸煩惱，名不清淨，心不淨故，豈得與三昧正道相應。是故自要其心，不惜身命，一心精進，滿三七日。

問曰，衆生心相，隨事異緣，云何能得一心精進

答曰，有二種修一心，一者事中修一心，二者理中修一心。事中修一心者，如行者初入道場時即作是念，我於三七日中，若禮佛時當一心禮佛，心不異緣，乃至懺悔行道誦經坐禪，悉皆一心，在行法中無分散意。如是經三七日，是名事中修一心精進。二者理中修一心精進。行者初入道場時應作是念，我從今時乃至三七日滿，於其中間諸有所作常自照了，所作之心，心性不二，所以者何，如禮佛時，心性不生不滅，當知一切所作種種之事，心性悉不生不滅，如是觀時見一切心悉是一心，以心性從本已來常一相故，行者能如是反觀心源，心心相續，滿三七日不得心相，是名理中修一心精進法。

又《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二　精進者，有二種，一身精進，二心精進。行者若能修十二頭陀，即是具足身心精進。如佛告迦葉，阿蘭若比丘遠離二著，形心清淨行頭陀。頭陀者有十二事，一阿蘭若處，二常行乞食，三次第乞食，四受一食法，五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七著弊衣，八但三衣，九塚間住，十樹下止，十一露地坐，十二常坐不臥，是名十二頭陀。如《頭陀經》中所明。是中應廣說頭陀者，名抖擻，抖擻身心諸不善法故。若修禪時，行此等法，是名不放逸行，具足身心精進，當知此人能得三乘聖果，何況世間禪定。復次，行者爲修禪故，持戒清淨，棄捨五蓋，初夜後夜專精不廢，譬如鑽火未然終不休息，是名精進。如佛告阿難，諸佛一心勤精進故，得三菩提。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精進即是修善品時勇悍三業。此略有三，一加行精進，謂修善前，心生勇悍，先擐誓甲，我今爲脫一有情苦，以千大劫等一日夜，或復過此百千倍數，常處地獄方證菩提，我之勇悍亦無退屈，何況所經時短苦薄，於此能起少分信解，尚長無量大菩提因，何況成就。故修善位無少怯劣。二攝善精進。謂此能引能滿衆行，一切分別煩惱異論苦觸不動，般重乃至離慢而行，世尊恆時稱讚精進。故能滿善，疾證菩提。三饒益有情精進。謂即前說利樂有情種種策勵，如是遠離身資什想，盡衆同分無間無癈，平等通達功德相應，不緩不急無倒修習。能令染法不生斷滅，亦令白法新生廣大，三業淨三慧增，無捨無退，無下無倒，勤勇而行，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猛利樂欲等修無倦，如滅頭燃疾斷煩惱，法隨法行，護己利他。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受持者，愛樂寶重，領受在心，持之不忘，如念子等，不忘在心。日日讀者，披文誦者，暗說精者，專精勤者，勇勵身心，日夜六時，中無間隙，如其理趣，而諦思惟，彼於此生，現報果也，定得一切法平等性眞如理也。

又　四正斷者，一律儀斷，謂已生惡法爲令斷，故生欲策勵。二斷斷，謂未生惡法爲令不生，故生欲策勵。三修習斷，謂未生善法爲令生，故乃至

策心持心　四防護斷，謂於已生善法，欲令住，勇策心持心　此四種，以精進爲體，策發於慧，自能漸伏，名爲正斷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七　有十精進者，順理勵策故　初五，明三業精進，身語初二，意業三心，亦是勵勇精進　六無足精進，七難壞精進，八成事精進，九入理精進，十用進

迴向

論說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録》卷二二《宗教答響二・回向品第十》

問：萬法歸一，是大總持，以上諸門，方便究竟，淺深大小，爲不同耶？伊乞總旨，說迴向義。

師云：萬法歸一，是大總持，謂一法總持一大藏教，如佛所說八萬四千法門，皆求一門深入，以一門故，攝一切法　故云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也　以上諸門，雖方便究竟，淺深大小不等，只將一句話頭，眞參實究，一切法門無不收盡。參禪徹法身眞理，法身理者，無分齊故　欲生淨土，而淨土居法身之外乎？欲究向上一事，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離佛而求師主者，是大不然　念佛而求見佛，亦觀機之說　殊不知，通身是佛，舊佛新成，念佛見佛之義顯矣，而不名念佛，意在向上一路也　坐斷十方，而不名淨土者，意在密移一步也　如究理之人，念不分散，不但不分散，而遍攝入理　念不生故，諸念不生，豈非正耶！全身入理，心境曠然，豈非觀邪！具足止觀二法，而不名止觀，意在禪那也　又，諸念不生，惡無緣起，惡既不起，豈非戒乎！全身是戒，而不名戒者，謂無所犯而自持，是好肉剜瘡也　身不我有，求其根塵器界，了不可得，將盡爲能施，孰爲所施？既無能施，亦無身外衆生而受施者，而衆乞者　又云：見色非干色，眼布施也；聞聲不是聲，耳布施也；香臭不交，鼻布施也；嗽不知味，舌布施也；無男女之分，無證滑之相，身布施也；理無明徹，心不外緣，意布施也；廢寢忘餐，不惜身命，全正報布施也；心外無境，法戒理成，全依報布施也；然不名布施者，謂諸法實相，無能施施之心也　發大勇猛，苦樂不受，寒暑不澀，直究根源，以期大悟期者願也，勇者力也　其願者，雖百千障，而不能退屈也；其勇者，雖魔外侵擾，而不能折伏也　自非願力堅持，安能成個銅頭鐵額庶漢子！而不名願力者，是居正法而不彰導引赤幟也　如貧心力究，是大福人，非世間福可比也；不求天樂，非梵王福可比也　通身福緣，過三禪天樂，如入大海者，通身是水，而不別求水　參禪者，通身是福所資持，而不別求福，謂其福利廣也大也，而不名福報者　如富居者，忘情絕念，不見有身，又豈曰身調適？參禪人是大福報，又豈別曰福報也？信此一句話頭，是出生死關鍵，破塵勞利器，而諸疑盡釋，又豈待別釋疑乎？將此一字法，不爲己求，總皆迴向大地中幻化有情，同登覺岸，此禪正意也　《行願品》中說迴向意，總云：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法，皆速成就　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此迴向願力，則橫遍豎窮　同志者，當勇猛，以所修善根，回向於大地衆生，不可生懈惰想　諸菩薩見衆生苦惱，以身代受，況惜自己善根耶！經云：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代受者，頭物爲增上緣，或留惑潤生，受有苦身，爲物說法，令不造惡，因之果喪，即名爲代　是菩薩以善根回向，利有情故，使彼離苦趨樂，非以現身代衆生受苦　縱代之，又安能普利耶？若菩薩爲衆生說法，了蘊界空寂，惡無緣生；求其生相，亦不可得，或頓入圓明，遠離地獄餓鬼等，菩薩有大願力故，即名普代衆生苦也　又，迴向者，必須先有所修善根，將自己所修善根，迴向於大地有情，同離苦趣，同生淨土，同成佛道也　或但願自利之事，似不必迴向，我自未種善根，欲利生，亦當以願力相資　願與迴向，合一之道，無分別也　復以此流布居士所問，博山所答，悉如夢幻，無能所故　以無能所善根，普皆迴向大地中夢幻有情，同成佛道，同入無餘涅槃　十類衆生滅度盡，而不見有滅度之者，方入斯羅陀尼法門無盡藏三昧也

綜述

智周《大乘入道次》卷一　三者十迴向，在斯位已凡所修行皆爲迴向，立迴向名。其十者何？一、此位菩薩而行六度四攝法等，悉爲救攝一切有情，令離生死得涅槃樂，名救護衆生。入平等觀，不見怨親衆生等相，稱離生相，初迴向名因斯而立。二者、菩薩於三寶所得不壞信，因持諸善，迴向衆生令獲善利，名不壞迴向。三者、菩薩學三世佛，不著生死，不離菩提，修迴向事，名等諸佛迴向。四者、菩薩修習一切諸善根時，以彼善根如是迴向，令此善根功德之力，至於一切三寶之所，一切世界衆生之所，作諸供養利益之事，譬如實際，無處不有，名至一切處迴向。五者、菩薩修悔過善根，離一切業障，於諸如來一切衆生，所有善根皆悉隨喜，以此善根皆悉迴向，莊嚴一切諸佛淨刹，常作佛事，善巧方便，具諸功德，離諸虛妄，而無所著，由迴向已得無盡善根，名無盡藏功德迴向。六者、菩薩以內外財，隨衆生意而惠施之，見諸苦者，悲以身代，堅固安住自在功德，以如是等諸善功德而迴向已，令一切生得大智慧，除滅大苦，名隨順一切堅固善根迴向。七者、菩薩而能增長一切善根，修習究竟安住忍力，閉惡趣門，永離顛倒，不著諸行，一切善根由皆悉迴向，爲一切衆生作功德藏，普覆一切，拔出生死，令得衆善，等無差異，名等心隨順一切衆生迴向。八者、菩薩成就念智，安住不動心，無所依，寂然不亂，不違一切平等正法，嚴刹度生，所修諸善皆順如相而爲迴向，名如相迴向。九者、菩薩所攝善根離憍慢等，所有縛著得解脫心，行普賢行，所習諸善不執爲己及以他人，以無縛著解脫之心迴向，饒益品物一切故，名無著無縛解脫心迴向。十者、此菩薩離垢繒繫頂，受大法師記，法施化生，嚴淨世界，出生智等悉同虛界而無限量，凡有善根修於迴向，悉等法界故，名法界無盡迴向。

又　二者十行。此位菩薩行六度等諸行勝故，名之爲行。言其十者：一、此位菩薩爲大施主，一切能捨，三時無悔，利鞞不悋，愍生慕法，睹者歡敬，名歡喜行。二者、菩薩常持淨戒，不染五欲，能令伏衆魔一切衆生，立無上戒，得不退地，名饒益行。三者、菩薩常修忍辱，謙卑恭敬，和顏愛語，不害他，悟身空寂，怨對能忍，名無恚行。四者、菩薩假設多劫，受諸劇苦，求法濟生，念念不息，名無盡行。五者、菩薩常住正念，恆無散亂，於一切法乃至生死入住出胎，無有凝亂，名無癡亂行。六者、[菩]薩善入人法皆無性相，三業寂滅，無縛無著，而復不捨化衆生心，巧能隨類現生救物，名善現行。七者、菩薩歷諸塵刹，供佛求法，傳燈度生，心無厭足，然以寂滅觀諸法故，而於一切心無所著，名無著行。八者、菩薩尊重善根，智慧等法，皆悉成就，而由得斯諸尊重法，二利之行更增修習，名尊重行。九者、菩薩得四無礙陀羅尼門，諸善彗法，能爲衆生作清涼池，守護正法佛種不絕，名善法行。十者、此位菩薩成就第一誠諦之語，學三世佛眞實之語，無二之語，如說能行，如行能說，語行相應，色心皆順，名眞實行。

又　言十迴向者，一救護衆生離衆生相迴向，二不壞迴向，三等諸佛迴向，四至一切處迴向，五無盡功德藏迴向，六隨順一切堅固善根迴向，七等心隨順一切衆生迴向，八如相迴向，九無縛無著解脫心迴向，十法界無量迴向。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七　然迴向有三：初約理者，捨相曰迴，入理名向。二約利生者，得理不證曰迴，大悲隨有救生，名向。三約菩提者，所修善根不願三有二乘，名迴，正趣無上菩提，曰向。

二別名者。菩薩善根，濟諸衆生煩惱業苦，名救。令住菩提，名護。雖成救護，然於衆生照性平等，故名離相。又救是大悲，離是大智。又初是廣大等心，後是不顚倒心。迴向是行，謂以善根迴向成如此救、生離相之行，故名迴向，從所向立名。二於三寶得不壞信，以此善根而成迴向，此約能迴，行體爲名。三學三世佛所作迴向，名等諸佛。從所學立名，通能所迴。四菩薩令善根至一切處而亦迴向於一切處，通能所立名。五以自所成無盡功德之藏而成迴向，從能迴向行爲名。六施絕三輪名順平等，此亦是能迴之行，又名堅固善根者，捨三不堅順成三堅，故名也。七以善根等以順益衆生，能所立名。八善根合如，以成迴向，所依爲名。九不爲相縛，不於見著，作用自在，故名解脫。如不思解脫等，亦能所合目。十稱性起用，謂以法界善根迴向法界，當法立名。

又卷八　自下二、用之迴向。於中有四：一因成自行，以修迴向。二復次下，因事起行，復修迴向。三摩訶薩善根如是迴向，不著世下，明前二迴，迴無迴相。前二是衆生菩提迴向，此是實際迴向。四如法門下，明稱性

純熟，自在迴向　又初二是廣大迴向，次二是甚深迴向，後二是深廣迴向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中一　修十迴向者，【略】如《華嚴經・十迴向品》云，所謂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迴向，不壞迴向，等一切佛迴向，至一切處迴向，無盡功德藏迴向，隨順堅固一切善根迴向，等隨順一切衆生迴向，眞實迴向，無著無縛解脫迴向，等法界無量迴向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　道種性有十迴向，亦名解行地，三賢位之內凡之上品　一救護一切衆生相迴向　菩薩攝無爲衆生不合住著，攝有爲衆生不合著俗，皆迴邪倒而向正道故，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迴向　二者不壞迴向，有則有爲所不礙，迴無爲而有爲，則無爲所不俱，有無俱通，則行成莫毀，故曰不壞迴向　三等一切佛迴向　若行有爲，平等圓通，則與三世諸佛同行菩提，故曰等一切佛迴向　四至一切處迴向　若能通行一切諸法實際之處故，曰至一切處迴向　五無盡功德藏迴向　既至一切諸法實際故，能依實而成行，蘊積集衆，善利潤無窮，故曰無盡功德藏迴向　六順平等善根迴向，即以無盡平等之善出生增益故，隨順平等善根迴向　七隨順等觀一切善生衆彌廣故，能平等津道法界衆生故，曰隨順等觀一切衆生迴向　八如相迴向　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夫如者不二不異，如此道相無不融故，曰如相迴向　九無著無縛解脫迴向　衆生即如本來無縛也，如即衆生，則如無可著也　此道妙通，則無所礙礙故，曰無縛無著解迴向　十法界無礙迴向　既達一切諸法皆是眞如實相故，其縛通非可限極故，曰法界無礙迴向　自此已前，三十心是地前三賢之位，用三品伏忍，除伏我相，相心不起，行善調順，得名爲賢　既未永斷我相故，名內凡夫　若作無相觀行，猶有相關故，在世間之位

遵式《往生淨土懺願儀》　乃至菩薩巧方便迴向者，謂說禮拜等五種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衆生苦故　作願攝取一切衆生，共生彼安樂佛國，是名菩薩巧方便迴向　如是善知迴向，得三種順菩提門　一者無染清淨心，不爲自身求諸樂故　二者安清淨心，以拔一切衆生苦故　三者樂清淨心，令一切衆生得大菩提　以攝取衆生生彼國土故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四　齋僧供佛，燒香獻華，懸幡建塔，念佛禮懺，種種三寶上崇奉，以此功德，迴向願生西方亦可　或爲世間種種利益方便善事，若爲子而孝養父母，爲兄而友愛昆弟，爲弟而欽順其兄，鄰里之內無不盡善，宗族之間無不和睦，鄉黨鄰裏姻親相接以禮，相與以恩，以至事君則赤心爲國，爲官則仁慈利民，爲長善以安衆，爲下則勤以事上　或教導愚迷，或扶助孤弱，或濟急難，或患貧窮，或修橋砌井，或施藥散食，或減己奉養以利他人，或臨財讓人以自省約，或人以善，或讚善止惡　隨方隨所作世間一切善，以此回向願生西方亦可　或爲世間一切利益，不拘大小，不拘多少，若止以一錢與人，或以一盃水與人，下至如毫芒之善，亦必起念云，以此善緣回向願生西方，常使一念不斷，念念在彼，必上品生

智旭《教觀綱宗》　次十迴向者，一救護衆生離衆生相迴向，二不壞迴向，三等一切佛迴向，四至一切處迴向，五無盡功德藏迴向，六隨順平等善根迴向，七隨順等觀一切衆生迴向，八眞如相迴向，九無縛解脫迴向，十法界無量迴向　此十向名道種性

四無量

綜　述

法雲《妙法蓮華經義記》卷四　軒蓋最高而能覆下，譬佛果衆德之中大慈大悲　此二德高勝而能覆育衆生，與樂之恩，拔苦之術也　又有種種功德莊嚴此慈悲，故云珍奇雜寶而嚴飾之也　四弘誓，如寶繩交絡，若不交絡者，容有退壞　內合明聖人，雖復有大慈大悲，若無四弘誓任，持此慈悲，可有退失之義也　未解者令解，未度者令度，此兩誓則持大悲拔苦也　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此兩誓則持大慈與樂也　垂諸華瓔者，爲招集觀者，無異四攝，攝化衆生也　重敷婉筵者，即氈薦之流也　然是車中之物，即譬佛果備諸禪定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一　《雜心》釋言，慈治瞋恚，悲止害覺，喜除嫉妒，捨除貪恚，此皆欲界煩惱對治，故欲界起　又慈欲與苦衆生樂，餘三隨

助。欲界有苦，故欲界起。上界無苦，是以不生。就欲界中，三天下人能起無量，餘皆不修。何故偏在三天下修非鬱單越，由說起故。何故唯人非餘四趣，人多方便，故能修起。天多著樂，不肯修習。三塗難處，不能修起，故非餘趣。《成實》三界，皆得修起

彼問曰，有論師說，欲界現入，是事云何。

答曰，不然。一切生處皆能現入。

彼復問言，若在上界亦得修起，即上界死還上界生，報應無盡。

釋言，上界雖得修起，亦有退失，故還生下。大乘亦說，三界俱起，菩薩所在，常修習故。

又　小無量中，慈之與悲是無瞋性，喜是受性，捨貪性。大無量心，是智慧性。故《雜心》云，大悲是慧，一切無量皆大悲攝故。餘三種，亦是慧性，以慧證入法界門中，化益法門說爲慈等，故名爲慧。隨用義分，與小相似。

又　言體用者。初一，慈行是其德體，後三德用。如《維摩》說，慈是體，故一慈門中統含法界一切行德。故彼經言，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乃至修行六度慈等，良以眞實如來藏中恆沙佛法同一體性互相成故。依之成德，德只如是，一一之中皆備一切，是以慈中得具法界一切行德。後三用，故隨人化益。故彼經言，何謂爲悲，菩薩功德皆與一切衆生共之。何謂爲喜，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爲捨，有所福祐無所悕望。此等皆是對人用也。一相如是，理實四行，齊得爲體，並得爲用，互相依故。

次論主伴。如龍樹言，慈爲如王，餘三隨從，如民隨王。慈心正是與樂之意，故說爲主。無悲拔苦，與樂不成，故悲隨慈。無喜除嫉，與樂不勝，故喜隨慈。無捨除礙，與樂不等，故捨隨慈。蓋乃只據一門爲論，理實四行皆得爲主，齊得爲伴，互相隨故。

又　次對起修。依如《成實》，修慈悲喜，始緣上親，終緣上怨。上親易益，上怨之所，難與利故。彼宗所說，慈悲及喜，究竟成時，即名爲捨。先別修習，相狀如何。如修慈心，品別有七。其第一品，先緣上親，欲與上樂，次緣中親，欲與中樂，後緣下親，欲與下樂。其第二品，是緣中親，齊同上親，等與上樂，次緣下親，欲與中樂，後緣中人，欲與下樂。如是次第，乃至第七緣彼上怨，齊同上親，等與上樂。以心難調，七品修習方能齊益。七中，前六修慈方便，第七一品慈行成就。前六方便，直名爲慈，第七一品亦慈亦捨與樂名慈，平等名捨，以慈對捨，修之既然，悲喜對捨，修之亦爾，唯有拔苦慶物爲異。

又　問曰，何故先捨三怨，卻捨三親。

怨相易除，親難捨故。

問曰，慈等愛憐衆生，能爲利益，可須修習。捨心亡懷，不能深益，何用修乎。

釋言，無捨彼慈悲喜，雖復等益，多先益親。後方及怨，爲除是患，故須修捨。又若無捨，慈悲及喜，益親心易，利怨心難，故須修捨。又若無捨，彼慈悲喜，便成愛見，故須修捨。《毘曇》如是，大乘法中，多同《毘曇》。故《地持》中，慈悲喜外，別修捨心，衆生緣行，修得如是。

又　第三門中，明其次第。次第有二。一，據修難易，以辨次第。二，化益始終，以論次第。

難易如何。慈緣佛樂，玄欲與人，貫益易爲，故先修之。悲拔今苦，交益難作，故在慈後，次修悲心。悲苦易生，愛樂難發，故在悲後，次修喜心。此云何知。如人見其怨家受苦，亦起悲心，故知悲易。睹觀得樂，未必生喜，故知喜難。偏益易爲，等利難作，故後修捨。又復前三，其是有行，有行易生，故先修習。捨是空行，空行難發，故後爲之，修入如是。

次辨化益。如《維摩》說，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衆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此對一人化益始終，以論次第。始緣佛樂，玄欲與人，故先修慈。所益衆生，交在苦中，理須救拔，故次行悲。所化衆生，依教受法，雖未得脫，去脫不遙，故隨生喜。彼人依法修成智慧，心即放捨，不須愛故。譬如父母養子長大，心即放捨，此亦如是。

問曰，此捨，捨益衆生，何成利他

釋有四義。一依龍樹釋，前三無量，雖欲與樂拔苦慶物而未能得，故須修捨，捨前三種所念衆生，自修善法，攝大菩提，饒益於彼，故名利他。二有衆生，菩薩化之，得少智慧，未能究竟。菩薩捨之，更修勝善，攝大菩提，究竟饒益，故名利他。三爲究竟捨衆生故，慈愍與樂悲愍拔苦喜愍慶之，進策前三，故名利化。四捨前所化，更益餘人，故名利他。次第如是

又　先辨開合，後明制立。開合不定，總之爲一，如《地持》說，一切無

量名爲大悲，成就此者，名哀愍善雜。如四無量俱能拔苦，故通名悲。蓋乃且據一門言耳。若以慈門統攝，諸行亦皆成慈，喜捨亦爾，諸行同體互相成故。

或分爲二，二有兩門。一對治說二。慈之與悲對治見行，以見行者多瞋恚故。喜之與捨對治愛行，以愛行者多嫉妒故。二化益分二。如《地持》說，前三無量，名樂想攝。後一捨行，名安想攝。通論義齊，隱顯互彰，故爲此判。等是隱顯，何故前三偏名樂想，捨名安想。釋言，慈心能與物樂，悲喜佐助，故前三種通名樂想。云何佐助。悲拔物苦，遣其樂障，喜離嫉妒，能與勝樂，故曰佐助。後一捨心，去怨離親，齊與善法，令離危怖，故曰安想。又復前三是其有行，有行事益適情名樂。捨是空行，空理教授，永絕危怖，故曰安想。

或分爲三，三如上辨。慈悲二行是無瞋性，合爲之一。喜以爲二，捨以爲三。或分爲四，謂慈悲喜捨。無瞋中離重，名慈。除輕，曰悲，故分四矣。

或分爲五，如《地持》說，所謂五種淨心說法。一者，慈心，於怨不瞋。二者，安心，於憎欲善。三，哀愍心，於苦欲拔。四，不自讚毀他，除嫉行善。五，不著名利，離貪行捨。五中，初一是慈無量，次二是悲，次一是喜，後一是捨。地論之中亦同此說。

或分爲六，如《地經》說，一慈，二安，此如前釋。三憐愍心，於貧惱怨。四者樂心，於苦欲益。五利潤心，於樂放逸，欲令住善。六攝饒益心，於善懈退，欲令堅住。此六猶是慈悲差別。慈樂二心，是慈無量，餘皆是悲。

或分爲八，如《地經》說，一安隱心，二者樂心，三者慈心。此同前釋。四者悲心，於苦欲拔。五憐愍心，樂放逸者，愍其當苦。六利潤心，外道衆生，欲令住正。七守護心，同法衆生，守令不退。八者我心，於大乘中已發願者，視之如己。此八亦是慈悲差別，樂心慈心守護我心慈中差別，餘者皆是悲行差別。隨義廣分，數別難窮。今據一門且論四種，開合如是。

又　以何義故，說四無量不增不減。釋有七義。一體性不同，二功能有異，三緣境有別，四治患不等，五行時有殊，六得果有異，七相資義別。

體性別者　愛念是慈，哀傷是悲，慶悅是喜，等心是捨。捨行不同，汎釋有七。一心平等，名之爲捨。二捨怨親，故名爲捨。三捨一切貪順癡等，因之爲捨。四捨放衆生，故名爲捨。五得空平等，捨離衆相，稱之爲捨。六自捨己衆，施與衆生，名之爲捨，如《涅槃》說。七化衆生，捨離憍慢，故名爲捨，如《維摩》說。故彼經云，有所補益，無所捐惜，名爲捨矣。

功能別者，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喜能慶物，捨能齊益，怨親等故。

對境別者，慈心多緣無樂衆生，悲心多緣有苦衆生，喜心多緣得樂衆生，捨緣究竟解脫衆生。以彼究竟得解脫故，心創放捨。又捨多緣怨親及中品衆生，捨此等故。以斯境別，故分四種。故《涅槃》云，器若有慈，即不得有悲喜捨心。餘亦如是。

對患別者，如《涅槃》說，慈息貪欲，悲止瞋恚。經中亦云，悲止害覺，喜除嫉妒。經中亦云，喜除不樂。以嫉妒故，見他得利，心不喜樂，故喜治之。捨除一切貪憎等。問曰，前說慈無瞋性，今云何說慈息貪欲。釋言，不違若貪五欲由借資財便瞋，衆生不能與樂。由息貪故，於他不瞋，能與其樂。是故慈心，性雖不瞋，能息貪欲。

行時別者，如《涅槃》說，以行分別，故應立四。何者行別。修慈之時，不得修餘，餘時亦爾，是爲行別。以是別故，建立四種。

得果別者　如經中說，修慈極遠生遍淨，處遍淨是其第三禪天。修悲極遠生於空處，修喜極遠生於識處，修捨極遠生無所有。此義難解，若依《毘曇》，喜無量心在初二禪，修之極遠，得二禪報。餘三無量，遍在四禪，修之齊得四禪之果。成實大乘四無量心，具依六禪，修之齊得八禪之報。如來依此說修慈心極生遍淨，乃至修捨生無所有。《毘曇》釋云，此非無量，是八禪定，世尊假作無量名說。何故假說。慈與物樂，還得樂果，遍淨天中樂報最勝，相順慈果，故說彼因爲慈無量。悲拔物苦，得無苦報，空處地中離色惱礙，相順悲果，故說彼因爲悲無量。喜心慶物，得多喜報，識處地中，捨外空緣，多識適意，相順喜果，故說彼因爲喜無量。捨心平等，得寂靜報，無所有處，捨緣多識，內心寂靜，相順捨果，故佛說彼無所有因爲捨無量。理實非是。《成實》釋云，四無量心，理實具得八禪無之果。佛隱顯說，故言修慈生遍淨等，何義隱顯。慈多與樂，故佛偏說生於遍淨，以遍淨中樂增上故。

悲多拔苦，故佛偏說生於空處，以空處中離色惱故。喜多慶物，故佛偏說生於識處，以識處中緣無邊識多適意故。捨心寂靜，故佛偏說生無所有，以無所有捨多緣故。此雖隱顯，然其所說實是無量。龍樹釋云，佛不思議，隨應衆生，故如是說。以慈無量，多與物樂，求遍淨易。悲多拔苦，求空處

易　喜多慶物，求識處易　捨亡怨親，求無所有易　佛隨易故，如是偏說

又復論言，慈願與樂，多生遍淨，悲願除惱，多生空處，喜願衆生一切法中心得自在，多生識處　捨欲令人捨苦樂等，多得生於無所有處　佛隨多故，如是偏說　以斯果別，故立四種

相資別者，四行相資，相順難闕，故立四種　云何相資　先就慈悲明相資助　慈欲與樂，無悲拔苦，與樂不成，由悲拔苦，與樂方熟，故悲資慈　悲欲拔苦，無慈與樂，苦終不去，由慈與樂，苦方可離，故慈資悲　次用慈悲，共喜相資，慈欲與樂，悲欲拔苦，無喜除嫉，與拔不成，由喜除嫉，與拔方熟，故用喜心，資成慈悲　喜欲慶物，若無慈悲拔苦與樂，即無所慶，由慈與樂悲拔物苦，方隨慶喜，故用慈悲助成喜心　次以前三共捨相助，慈欲與樂，悲欲拔苦，喜欲慶物，若無捨心簡別怨親，不能普利　由捨除礙，方能齊與俱拔等慶，故用捨心資成前三　捨欲等利，若無前三與樂拔苦慶物隨喜，知何所等由前三故，就之說等　故將前三，資成捨行　又復前三是其有行，捨是空行，若無空捨，有成愛見　故用捨心，資成前三　若無有行，空成涌沒　故以前三資成空捨　以此四行相資相順，故須齊立　故《涅槃》云，伴侶相對，故分四矣　制立如是

又　四無量者，化物心也　化心不同，一門說四，謂慈悲喜捨　愛憐名慈，惻愴曰悲，慶悅名喜，亡懷名捨，心無存著，故曰亡懷　經中名此以爲無量，亦云四等　緣於無量諸衆生起，故名無量　等緣一切，故復名等

又　次就心法，辨其體性　法謂一切想受行等諸心心法　依如《毘曇》，慈悲二行是無瞋性，喜者是其喜受自性，捨者是其無貪善性，對治婬貪故雖心言，捨治婬貪　此言婬者，父母親戚共相憐愛，尋續不斷，說之爲婬　如世俗中，多日連風名曰婬風，多時連雨說爲婬雨　此亦如是　親情不斷，說之爲婬，不同世人姦逸名婬　以於親所偏愛不斷，故捨治之

問曰，捨心通捨一切貪瞋癡等，何故偏說爲無貪性

釋言，修時最後於親捨離貪著，故就終成就，說爲無貪，理實通捨貪瞋癡等

《成實》，法中四無量心，用慧爲體　故彼論言，四無量心體性是慧　蓋乃從其根本爲言，由慧分別四種生異而行四等，故名爲慧　又慧分別怨親等別而行四等，故名爲慧　大乘法中，四無量心有大有小　順行是大，妄修是小　小同《毘曇》，故《涅槃》中說慈與悲同無瞋性，大無量心體皆是慧，故此論中說爲大慈大悲智慧　《雜心》亦云，大悲是慧，由慧諦實，法門之力，自然能益一切衆生，說爲慈等　是故就本說爲智慧，施用論之，與小相似　若言諸行同體相成，一門中備具法界一切行德

行人既內證四禪，欲外修福德，應學四等　此有通修別修　通修者，《大論》云，是慈在色界四禪中間得修　此語則通　別修者，初禪有覺觀分別，修悲則易，喜支修喜易，樂支修慈易，一心支修捨易　復次初禪修悲易，二禪修喜易，三禪修慈易，四禪修捨易　此則修四無量定之處所也　復次修時，緣前人離苦得樂，歡喜平等之相而入定，發時內得喜樂平等之法，外見前人離苦得樂

又《觀音玄義》卷上　問，若大悲拔苦，苦除即是得樂　大慈與樂，樂至即是拔苦　何意兩分

答，通論如此，別則不然　譬如拔罪於獄，未施五塵，身雖免痛，根情未娛　此但拔苦，未名與樂　又如施五塵於獄，耳眼雖悅，不名拔苦　爲從別義，各顯一邊，故別說爾

問，此中何意，不論喜捨

答，四無量心，名雖有四，但是三義　《大經》云，憂畢又，畢又名捨　捨者，兩捨也，即是非慈非悲不二之意　不二而二，即是慈悲　喜者，從樂生喜，初欲與樂，衆生苦重，不能得樂，則無所可喜　若拔苦竟，即能得樂，還遂本懷，故樂後加喜　苦後無此，故不開喜　如阿輸加王七日應死，雖有五欲之樂，憂苦切心　又如一身少許痛惱，能奪一身之樂，故知苦重不得樂也　復次外道修四無量自證禪定，作想虛運，彼無實益，不能令他拔苦得樂　雖自獲定，虛妄世法，報盡還墮，不免於苦，自他俱無利益　若二乘修四無量，但自拔苦，於他無益，自拔分段，未免變易，灰身滅智，非究竟樂　今菩薩不爾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　非凡夫者，不同自受禪樂　非賢聖者，不同自拔於苦　不同自受樂，故即與他樂　不同自拔苦，故即拔他苦　亦是即拔苦是即與樂，即與樂亦即是拔苦　但分別說之，誓願相對　前明拔苦，後明與樂爾

吉藏《仁王般若經疏》卷中　言四無量心者，是利他心　此具三緣，一衆生緣，緣假名衆生，與樂　二法緣，緣五陰法數　三名無緣，緣諸衆生五

陰無所得　一、慈是與樂心也　二、悲是拔苦心　三、喜是慶物心　四、捨是平等心　緣境無限，故名無量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次修無量　法界有情，總爲三類：無苦無樂，二有苦，三有樂　於此三類，慈悲喜捨　於其十方初有情類，欲求樂者，作有情解無倒與樂，名有情緣慈　作唯法想假說有情，名法緣慈　復於諸法離分別想，名無緣慈　於有苦者欲拔苦，故修有情緣悲　於有樂者助彼喜，故修有情緣喜　於無苦無樂者起離疑想，於有苦者起離順想，於有樂者起離貪想，平等欲令離諸惑，故名有情緣捨　餘並同前三　無量中，初共外道，次共二乘，後唯菩薩　初三安樂，後一利益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四無量者，慈悲喜捨　與樂名慈，無瞋爲性　拔苦名悲，不害爲性　不離樂爲喜，不嫉善根爲捨　令利益爲捨，捨善根爲性　通有無漏遍，在四禪境行俱寬，故名無量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言四無量者，釋第七德，所謂慈、悲、喜、捨　於此義中兩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

就釋名中，先通，後別　四無量者，即是通名　依薩婆多，如《大婆沙》八十一說，彼云，問何故名無量，無量是何義　答，如是四種，是諸賢聖廣遊戲處，故名無量　復次如是四種，能緣無量有情爲境故，生無量福故，引無量果故，故名無量　廣說如彼《俱舍》、《正理》，同《大婆沙》第四復次，故不繁述　依大乘宗，如《顯揚》第四，以其三義，釋無量名，一廣，二大，三無量　廣者，於見所行作意故　大者，於聞所行作意故　無量者，於覺知所行作意故　如是三義，遍緣一方，乃至十方無邊器世間，及有情世間，故名無量

言別名者，一慈，二悲，三喜，四捨　薩婆多宗，如《俱舍論》第二十九說，慈名與樂，悲名拔苦，喜名欣慰，捨名平等　依經部宗，如《成實論・四無量品》，慈名與嗔相違善心，悲名與惱相違善心，喜名嫉妒相違善心，此三皆是慈心差別，能令此三平等，故名爲捨　具如彼說　今依大乘，如《顯揚》說，一慈無瞋爲性，能與樂爲業，對治害故　二悲無害爲性，能拔苦爲業，對治惱故　三喜無嫉爲性，能悅他爲業，對治不樂故　四捨無貪爲性，能平等爲業，對治貪故　又《攝論》說，慈悲喜捨，各有二種　一、緣衆生，二、緣法　緣衆生者，緣衆生苦樂，及與衆生苦樂因緣　緣法者，緣一切法平等性　又《攝論》說，慈悲喜捨，各有三種　一、緣衆生，二、緣法，三、無緣　緣衆生者，緣衆生苦樂，及與衆生苦樂因緣　緣法者，緣一切法平等性　無緣者，緣一切法無所得　一、慈是與樂心也　二、悲是拔苦心　三、喜是慶物心　四、捨是平等心　緣境無限，故名無量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次修無量　法界有情，總爲三類：無苦無樂，二有苦，三有樂　於此三類，慈悲喜捨　於其十方初有情類，欲求樂者，作有情解無倒與樂，名有情緣慈　作唯法想假說有情，名法緣慈　復於諸法離分別想，名無緣慈　於有苦者欲拔苦，故修有情緣悲　於有樂者助彼喜，故修有情緣喜　於無苦無樂者起離疑想，於有苦者起離順想，於有樂者起離貪想，平等欲令離諸惑，故名有情緣捨　餘並同前三　無量中，初共外道，次共二乘，後唯菩薩　初三安樂，後一利益

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二　四無量者，慈悲喜捨　與樂名慈，無瞋爲性　拔苦名悲，不害爲性　不離樂爲喜，不嫉善根爲捨　令利益爲捨，捨善根爲性　通有無漏遍，在四禪境行俱寬，故名無量

圓測《仁王經疏》卷上　言四無量者，釋第七德，所謂慈、悲、喜、捨　於此義中兩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

就釋名中，先通，後別　四無量者，即是通名　依薩婆多，如《大婆沙》八十一說，彼云，問何故名無量，無量是何義　答，如是四種，是諸賢聖廣遊戲處，故名無量　復次如是四種，能緣無量有情爲境故，生無量福故，引無量果故，故名無量　廣說如彼《俱舍》、《正理》，同《大婆沙》第四復次，故不繁述　依大乘宗，如《顯揚》第四，以其三義，釋無量名，一廣，二大，三無量　廣者，於見所行作意故　大者，於聞所行作意故　無量者，於覺知所行作意故　如是三義，遍緣一方，乃至十方無邊器世間，及有情世間，故名無量

言別名者，一慈，二悲，三喜，四捨　薩婆多宗，如《俱舍論》第二十九說，慈名與樂，悲名拔苦，喜名欣慰，捨名平等　依經部宗，如《成實論・四無量品》，慈名與嗔相違善心，悲名與惱相違善心，喜名嫉妒相違善心，此三皆是慈心差別，能令此三平等，故名爲捨　具如彼說　今依大乘，如《顯揚》說，一慈無瞋爲性，能與樂爲業，對治害故　二悲無害爲性，能拔苦爲業，對治惱故　三喜無嫉爲性，能悅他爲業，對治不樂故　四捨無貪爲性，能平等爲業，對治貪故　又《攝論》說，慈悲喜捨，各有二種　一、緣衆生，二、緣法

略舉停心以爲所表　念處乃至正道節節，應明男女之義，以諸道品不出定慧二法故也　直緣諦理者，即四諦十六行觀也　出觀等者，歷事之時，慾物執常，爲說四諦，名法緣慈　二若不下求願滿，出觀男女者，法緣即正智之男，慈悲即權相之女　既帶空入假，則歷事不染，故不畏諸有也　三支佛者，初表行法，緣方便等者，即凡地修幅種相之時，名起慈觀　慧觀者，即觀十二因緣無常無我，發眞約頓證之位　出觀能用，生法二緣之慈　譬鹿迴顧者，《大論》譬三獸在獵圍，求出不同　聲聞如獐，驚怖跳出，都不顧羣　緣覺如鹿，雖顧豹羣，怖不停待　菩薩如大香象，雖遭刀箭，摧羣共出

慈悲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下　問：慈悲萬善，深知佛業祖教，或褒或讚，所以生疑　上雖廣明，猶懷餘惑，未審佛旨，究竟所歸　更希指南，永祛積滯

答：祖立言詮，佛垂教跡，但破偏計所執，不壞緣起法門　偏計性者，情有理無，如繩上生蛇，杌中見鬼，無而橫計，脫體全空　依他性者，即是因緣，若隨淨緣，即得成聖，若隨染緣，即乃爲凡　是以從緣無性，故號斷成　《法華經》云：「諸佛所是尊，知法常無性　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論云：若見因緣法，則名爲見佛　故知無有一塵，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　皆是不了萬法之初源，一嘆之自性，遂生情執，滯相迷名，妄分自他，強生離合，致令理事水火競生，各據二邊，不成一味　自翳眼見，明珠有類；以執心觀，萬善生瑕　嗔怒凝性，邪見非道，尚爲解脫之門，尊崇三寶，利他衆善，豈成障閡之事？是以，達之則良醫爲金，取之則妙藥成毒　故經云：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實語成虛妄，生語見故　但除去取之情，盡履玄通之道，見網既裂，惟一眞心，廓爾若消，無非佛國　故《大般若經》云：佛言，我以諸法無所執故，即名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住此無所執故，便能獲得眞金色身，常光一尋　若欲無過，但理事融通，行願相從，悲智兼濟　故《華嚴論》云：「偏修理則滯寂，偏修智則無悲，偏修悲則染習便增，但發願則有爲情起，故菩薩以法融通，不去不取」圭峰禪師云：「師資傳授，須識藥病　承上方便，皆須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禪　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　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業齊祛，使心無所著，方可修禪」後學淺識，便執此言，爲究竟道　又以修習之門，人多放逸，故後廣說欣厭，毀責貪嗔，讚歎勤苦，調身調息，入道次第　後人聞此，又迷本覺之用，便一向執相，滯教違宗　又學淺之人，或祇知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故毀禪門即心是佛　或祇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持律坐禪，調伏等行　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漸修令得圓滿清淨，究竟解脫　若身若心，無所擁滯　又云，空宗但述遮詮，非凡非聖，一切不可得等，性宗有遮有表　今時人，皆謂遮言爲深，表言爲淺，故惟重非心非佛，良由以遮非之辭爲妙，不欲親證自法體，故如此也　如上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執離性之相，而生常見；離相之性，成其斷滅　或有所讚者，乃是了即性之相，用不離體，即相之性，體不離用　故知相是性之用，性是相之體　若欲讚性，即是讚相；若欲毀相，祇是毀性，云何妄起取捨之心，而生二見？若入一際法門，則毀讚都息。

問：如上問意，祇據今時，多取理通，少從事習，皆稱玄旨　離物超塵，佛果尚鄙而不修，片善豈宗而當作？　未審上古，事總如然，請更決疑，免墜邪網

答：前賢往聖，志大心淳，究理而晷刻不忘，潛行而神靈罔測；曉夕如臨深履薄，剋證似然足救頭；重實而不重虛，貴行而不貴說；涉有而不住有，住空而不證空；從小善而積殊功，依微因而成大果　今時鬼劫濁時亂，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恆習，乘戒俱喪，理事雙亡，頓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嗟，愚人傲傲，既成途轍，頓奪尤難　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悛舊執，庶改前非，同歸先聖之遺蹤，共稟覺王之慈勅　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咸闡離生之道，成諸佛業，滿大菩提　塞邪徑而闢正途，堅信根而拔疑刺，備波羅蜜之智棹，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渡法界之甕瀉，留涅槃之大城，往返鴈勞，周旋五趣，不休不息，無始無

終　未來窮而不窮，虛空盡而無盡，仰惟佛眼，證此微誠　普爲纂輯，敬述茲集

問：上上根人，頓悟自心，還假萬行，助道熏修不？

答：圭峰禪師有四句料簡：一、漸修頓悟，如伐樹，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二、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久方中；三、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綟絲，萬條頃色　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　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然後登地，次第修證　若未悟而修，非眞修也　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　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　此在當人，時中自驗　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　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熏修，無病不應服藥　若約利他，亦不可廢　若不自作，爭勸他人　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　若自坐禪，勸他坐禪《智論》云：如百歲翁翁舞，爲教授兒孫故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　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嗔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放云我已悟了，煩惱性空　皆起心修，卻爲顛倒　然此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麼難忍　如遭重病，病亦至空，何求醫人，卻服藥餌？故知事行相違，虛實可驗，但最根力不可自謾　緊念防非，切宜子細

智旭《靈峰宗論》卷二《法語・示陳受之》　聖賢皆以同體大悲，爲學問綱宗　儒謂萬物皆備於我，釋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推惻隱之心，可保四海；極大悲之量，偏周法界　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儻殺戒不持，豈名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乎？願即向儒門實究，必能奮然頓決於一日，位天地，育萬物，取諸片念而有餘矣

綜　述

法雲《法華義記》卷一　夫聖人施教度人，明理化物，有此三種說者第一，凡夫怪迷，情重染著意深，三毒自纏五陰爲累，是故將明妙理之前，先現殊常之相　時衆既眼見異相，耳聞異聲，開動物情，生大會有意　是故文殊言諸人今當知合掌，一心待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乃至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　緣是義故，時衆相與欣心渴仰，冀聞妙說　是故第二，如來從三昧中起，仍告八部大衆，明同歸妙因，辨長壽極果，說法度人，隨根授道　會前三乘，歸同一路　隨器大小，皆得利益　第三流通說者，於時乃應息八音之教，罷化人之方，但自如來大悲之意，不限度人，心無窮欲，使此一乘因果妙法遠播未聞，千載不絕　且又欲示聖人善始全終，是故有此第三流通說也

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四　一切衆生在於三界，佛以大悲而濟拔之《法華》云，諸子遊戲，來入此宅　長行即云，長者驚入火宅　《淨名》云，菩薩病者，從大悲起，皆此意也　大悲是能化心，衆生是所化境，薩婆若是能化體　大悲有三　一衆生緣悲，外道亦有　二法緣悲，二乘亦有　三無緣悲，唯佛獨有

又《摩訶止觀》卷五　發眞正菩提心者　既深識不思議境，知一苦一切苦，自悲昔苦，起惑此洏麤弊色聲，縱身口意作不善業，輪環惡趣榮諸熱惱，身苦心苦而自毀傷　而今還以愛繭自纏，凝燈所害，百千萬劫一何痛哉設使欲舍三途，欣五戒十善相心修福　【略】自惟若此，悲他亦然　假令險路救出怨國，備曆辛苦絕而複甦，往至貧裏傭賃一日，止宿草廬，不肯前進樂爲鄙事，不信不識可悲可怪　思惟彼我，鯁痛自他，即起大悲興雨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　衆生雖如虛空，誓度如空之衆生　雖知煩惱無所有，誓斷無所有之煩惱　雖知衆生數甚多，而度甚多之衆生　雖知煩惱無邊底，而斷無底之煩惱　雖知衆生如如佛如，而度如佛如之衆生　雖知煩惱如實相，而斷如實相之煩惱　何者　若但拔苦因不拔苦果，此誓雖毒故須觀空　若偏觀空，則不見衆生可度，是名著空者，諸佛所不化　若遍見衆生可度，即墮愛見大悲，非解脫道　【略】如此慈悲誓願與不可思議境智，非前非後，同時俱起　慈悲即智慧，智慧即慈悲　無緣無念，普覆一切，任運拔苦，自然與樂，不同毒害，不同但空，不同愛見，是名眞正發心菩提義，自悲己悲衆生義

又卷六　無緣慈悲者，即如來慈悲也　此慈悲與實相同體，不取衆生相，故非愛見　不取涅槃相，故非空寂　非空寂，故非法緣慈悲　非愛見，故

非衆生緣　無二邊相，故名無緣。《大經》云，緣如來者，名曰無緣，普覆法界，拔除苦本，與究竟樂。上兩觀慈慈有邊表，如來慈者即無齊限。上兩觀慈與菩薩共，無緣慈者獨在如來。上兩慈無所包含，如來慈者具一切佛法十力無畏，是如來藏諸法都海。故《大經》云，慈若有若無，非有非無。如是之慈，乃是諸佛如來境界。當知慈具三諦也。迦葉贊云，今我欲以一法贊，所謂慈心遊世間。是慈即是大法聚，是慈即是眞解脫，解脫即是大涅槃。上慈作意乃成，此慈任運無請爲依，手出師子令彼調伏，如慈石吸鐵無心而取。夫鐵在遠外，石不能吸。衆生心性，即無緣慈。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四　常樂三昧成，以本行慈悲，冥熏法界彼餓鬼道。若有機緣與慈悲相關，王三昧力不動法性而往應之，示所宜身說所宜法。若有善機，以持戒慈悲應之，手出香乳施令飽滿。有入空機，以生無生慈悲應之，令到無爲岸。有入假機，以無量慈悲應之，令遊戲於五道。有入中機，以無作慈悲應之，令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菩薩自既得樂，又令他得樂，是故名爲心樂三昧也。阿修羅有用歡喜三昧者，修羅多猜疑怖畏，則有惡業疑怖，見思疑怖，塵沙疑怖，無明疑怖，菩薩爲破是諸疑怖，而修諸行。修持於戒，破惡業疑怖。修諸禪定，伏見思怖。修生無生慧，破見思怖。修無量慧，破塵沙怖。修無作慧，破無明怖。見思破故，空法喜三昧成。惡業塵沙破故，一切衆生喜見三昧成。無明破故，喜王三昧成。以本諸行慈悲誓願，冥熏法界彼修羅中。若有機緣關於慈悲，以王三昧力，不動法性而往應之，示所宜身說所宜法。有善機者，應以持戒身。慈悲令離惡業怖。有入空機應以生無生慈悲令離見思怖。有入假機，應以無量慈悲令離無知怖。有入中機，應以無作慈悲令離無明怖。自證三喜，令他無復三怖。是故名歡喜三昧，弗婆提有。用日光三昧破者，日朝出於東，隨便爲名耳。日譬智光，能照除迷惑。東天下人，有惡業闇，見思闇，塵沙闇，無明闇。菩薩爲照此諸闇故，修前戒光破惡業闇。修禪定流光，伏見思闇。修一切智光破見思闇，修道種智光破塵沙闇。修一切種智光破無明闇。破見思闇故，一切智日光三昧成。破塵沙闇故，道種智日光三昧成。無明闇破故，一切種智日光三昧成。以本行慈悲誓願，冥熏法界彼弗婆提。若有機緣，關於慈悲，王三昧力，不動法性而往應之，示身說法。若有事善機，以持戒慈悲應之，令免惡業闇。有入空機，以生無生慈悲應之，令免見思闇。有入假機，以無量慈悲應之，令免無知闇。有入中機，以無作慈悲應之，令免他破闇，故名梅曰光三昧也。

吉藏《金剛般若經義疏》卷二　菩薩發菩提心，以赴緣度物爲務。故《大品》云，菩薩大事者，所謂不捨一切衆生。然度衆生，必須二事，一者內有慈悲心，二者外有方便救濟。前章明遍拔衆生生死苦，即是大悲心義。與衆生大涅槃樂，即是大慈心義。雖內有慈悲之心，未有慈悲之事，是故今辨菩薩修行布施等萬行而拔濟之，令其離苦，使其得樂，即是成上慈悲之義。

又　問曰，上辨內有慈悲，今明外能赴救，何須般若。

答，上辨內有慈悲，要須般若。若無般若，則慈悲不成。故《大論》云，慈悲與實相合行。大悲雖拔其苦，而實無所拔。大慈雖與其樂，而實無所與。故慈悲不妨畢竟空，畢竟空不妨慈悲心。故雖行畢竟空觀，而不捨大慈大悲。雖行大慈大悲，不捨畢竟空觀。故知即以畢竟空爲慈悲，即以慈悲爲畢竟空。故慈悲未曾不空，空未曾不慈悲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下　明護義者，略以四門一能護人者，若佛菩薩攝生如子，爲不請友，如母之慈。《維摩經》云，如菩薩者，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衆生終不厭倦。又諸菩薩現種種身，隨念而應，如觀音等，即其護也。又諸王仁惠慈育爲心，大臣百察奉法陳令，亦其護也。若爾自護，何待於經。世出世間，此爲異故二所護法者，謂此般若及餘諸經更無有法過於般若波羅蜜多者，信受讀誦依教修行，天龍潛護尚得成佛，況乎七難豈不滅哉。若王法者，文武之道，賞罰兩權，進善黜惡，斯爲化本。故《金光明經》第八偈云，國人造惡業，王捨不禁制，斯非順正理，治擯當如法，若見惡不遮，非法便滋長。遂令王國內姦訴日增多，被他怨敵侵，破壞其國土。由國正令，亦護法也。三能護心者，佛無緣慈菩薩之悲，應念如響，不言而悉，即護心也。若諸王臣常以正直，無貪嗔癡，依文奉法，亦護心也。故《正理》云，由彼時人不平等貪，天龍忿責不降甘雨，故遭飢饉。又彼時人不平等心，非人吐毒，疾疫難救。又彼時人不平等，貪嗔毒增上故，有刀兵互相殘害，由貪嗔癡積之於內，三災七耀災變於外。內心不平，欲求外護，煎水求冰，不亦難矣。由無貪等從化如流，即是總中外護之意。四所護事者，嚴飾道場，聽受持讀，孝養恭敬，王臣正治。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又慈悲喜捨種種利益，度首代苦軫念垂

哀，及施畜生一摶之食，皆是佛業無緣慈因

《法句經》云，行慈有十一種利　佛說偈言，脫行仁慈，博愛濟衆，有十一慶，福常隨身，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燒，在所得利，死昇梵天，是爲十一　故經云，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所有善根，慈爲根本

《毘沙論》云，若修慈者，水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害，水不能漂，他不能殺　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法，故有大威勢諸天擁護，害不能害

《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人於阿僧祇劫，以身供養十方諸佛並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與畜生一口之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

《丈夫論》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　爲己施一切，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

《華嚴經》云，菩薩乃至施與畜生之食一摶一粒，咸作是願，當令此等捨畜生道，利益安樂究竟解脫，永度苦海，永滅苦受，永除苦蘊，永斷苦覺苦聚苦行苦因苦本，及諸苦處願彼衆生皆得捨離　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衆生，以彼善根而爲上首，爲其迴向一切種智

《大涅槃經》云，佛過去惟修一慈，經此劫世，已反成壞　不來生此　世界壞時，生光音天　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作大梵王，三十六反爲大帝釋，無量百千世作轉輪聖王，乃至成佛　又師子現指，醉象禮足，慈母遇子，盲則得明，城變金璃，石擧空界，釋女瘡合，調達病痊，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善根力，能令苦者見如是事　今既承紹，合履玄蹤，乃至放生贖命，止殺興哀，斷燒煮之殃，釋籠罩之繫，續壽量之海，成慧命之因　遂得水陸全形，息陷網吞鉤之苦，飛沈任性，脫焚林竭澤之憂　免使穴罷新胎，巢無舊卵，脂消鼎鑊，肉碎刀砧

《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　而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　故常行放生，乃至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故知有情無情不可傷害

又　或受一日戒，或持八關齋，或不噉有情，或永斷葷血，不偵三災之地，能昇六欲之天，既爲長壽之緣，又積大慈之種　【略】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隱，三者少婬，四者少睡臥，五者命終之後，神得生天，常識宿命

又　或代誅贖罪，沒命救人　或釋放雜牢，赦宥刑罰　或歸復遷客，招徠逋民　或停置關防，放諸商稅　或給濟貧病，撫恤孤惸　常以仁恕居懷，恆將惠愛爲念，若覺若夢不忘慈心，乃至蠕動蜚飛，普皆覆護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　乃至自捨身命，受諸苦毒　菩薩爾時語主者言，我願捨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與我，如彼人隨意皆作，設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　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爲住菩薩心　何以故，我爲救護一切衆生，發一切智菩提心故

《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人命

墮藍本經，校量衆福，總不如慈心　愍傷一切蠢動含識之類，其福最勝

或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溫恭之道　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　承事尊賢，開生天之淨路

《賢愚經》云，佛語阿難，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　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之厄　以是功德，上爲天帝下爲聖王，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

又　問，所行衆善，福德竟何所歸　若云自度，還同二乘之心　若云度他，即立衆生之相

答，菩薩所作福德，皆爲成熟衆生　空有圓融，自他無滯　觀世若幻違實相之門　度生同空，寧虧方便之道　《般若經》云，菩薩成就二法，魔不能壞　一者觀諸法空，二者不捨一切衆生　《論釋》云，以日月因緣，故萬法潤生　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　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燋爛　日月和合，故萬物成就　菩薩亦如是　有二道，一者悲，二者空　佛說二事兼用，雖觀一切空，而不捨衆生　雖憐愍衆生，不捨一切空　觀一切法空，空亦空，故不著空，是故不妨憐愍衆生　雖憐愍衆生，亦不取衆生相，但憐愍衆生引導入空故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九　觀世音菩薩謂，萬善皆生於慈。老子言三寶，以慈爲首　儒家言五常，先之以仁　其意皆同。人有多嗔怒者，蓋不思此意。未言害物造業，先自損氣傷和　人若能到慈仁之境，方知嗔怒不佳。當其在嗔怒中，則不自知其苦　正如行荊棘中，趍一大廈安居之

無也。　方其適宿性之順怒，如行荊棘中，及習成慈仁，則如入大廈安居矣。此不可以言盡，但當順怒時，習之久久，自有可喜。釋道二教固已戒順，儒家亦然。桓魋欲害孔子，孔子曷嘗嗔乎。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曷嘗嗔乎。韓信不報胯下之辱，安國不怨溺灰之言，此皆爲可師法。況凡待負下御僕妾詆怡己者，易致嗔怒，尤當戒謹。蓋彼亦人也，但以薄福而事我，豈可恣其情性而造惡業哉。究而言之，慈和者於自己大得便宜。《藏經》云，今生見歡喜者，前世見人歡喜故，此慈和之所致也。修淨土者，烏可不以是爲心哉。如一切衆生爲大罪惡，亦勿生嗔以污吾清冷之心。念彼以愚癡故爾，使有智慧，必不爲此。當生憐憫其愚癡之心。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如是以修淨土，其圓熟善根甚矣。

八正道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〇　次約八正共相收攝。言八正者，所謂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定、正思惟、正見、正精進。於此八中，正語、正業、正命是其戒學，正念、正定是其定學，正思惟、正見是其慧學，精進一種通策三學。

問曰，戒中正語、正業、正命何別。

釋，有三義。一，離嗔癡所起口業名爲正語，離於嗔癡所起身業名爲正業，離貪所起身口二業名爲正命。第二義者，離貪嗔癡所起口業名爲正語，離貪嗔癡所起身業名爲正業，離四邪命名爲正命。言四邪者，如龍樹說。一下口食，所謂種殖、合和湯藥、治生販資而自活命。二仰口食，所謂占相日月星宿變現尊事，以求活命。三方口食，所謂諂媚豪勢貴勝，通致使命，巧言求利，以自活命。四維口食，所謂習學種種咒術卜算吉凶諸妓藝等，以自養活。離如是等，名爲正命。第三義者，如龍樹說，以無漏慧離口四過名爲正語，用此聖慧離身三惡名爲正業，離五邪命名爲正命。言五邪者，一爲利養諂現奇特異人之相，二自說功德，三占相吉凶爲人宣說，四者高聲現其威嚴令人畏敬以取其利，五自說己所得利養以動人心。五中，前一是其身邪，後四口邪，離此五邪名爲正命。

問曰，定中正念、正定有何差別。

釋言，此二始終爲異。求定方便，守心住緣，名爲正念。終成不動，說爲正定。

又問，慧中正思、正見有何差別。

釋言，此亦始終爲異。始心分別，名正思惟。終成而徹，說爲正見。

智顗《摩訶止觀》卷七　《大論》云，若離五蓋專修七覺，不得入者無有是處。若不入者，修八正道，更以出世上上正見觀三諦理，以正思惟發動此觀。如法相說自他俱益，即是正語。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非白非黑業得非白非黑報。約小乘作可解。今言沈空是黑業，出假是白業，兩兼是雜業，中道是非白非黑業，皆名邪命。若業能盡業，名爲正業。依此而行，名爲正業。正業不爲二邊所牽，見他得利心不惱熱，而於己利常知止足，是爲正命。善入正諦，名正精進。心不動失，正直不忘，名正念。正住決定，名正定。因是八正道，即得入理。《大經》云，若有能修八正道者，即得醍醐。如是道品非是對位，但於初心觀法性理，即得具足。《大論》云，四念處中，四種精進名四正勤，四種定心名四如意足，五善根生名爲根，根增長名爲力，分別四念處道用名爲覺，四念處安隱道中行名八正道。

又　當自思惟，理觀道品各有八定，爲禪度所攝。但是解心實未證得，雖言根本事定不成，乃至雖言無作定首楞嚴不成。若無定者，平地顛墮，或二世散動，三昧不開。爲是義故，一心決果初中後夜身端心寂，疲苦邪想起疾滅。自禪教他，贊法贊者。大誓不動，盡命爲期，乃至後世不證不止，稱十方佛爲明爲救，感佛定光散動障破，事禪開發與四觀相應。

《大論》釋禪度，先列諸禪法，次明無所得顯波羅蜜相，後廣釋九想六念等，皆於禪中開出。諸禪法甚多，今但取五門爲助道也。

若禪思時心多覺觀遍緣三毒，當用數息爲治。數若不成，即知心去。去即追還，從初更數。防散錄心，此爲良治。以心住故，或發欲界定，乃至七依定，皆能入。若不得般若方便，成凡夫法。若得方便，成摩訶衍。故謂觀音

（雲）〔云〕，若數息心定，毛孔見佛，住首楞嚴，得不退轉。是爲數息開解脫門，即與三藏八定相應，乃至與無作八定相應，是爲事油助增道明。

若緣女色耽湎在懷，惑著不離，當用不淨觀爲治。觀所愛人初死之相，言語適爾，奄便那去。身冷色變，蟲膿流出，不淨臭處，穢惡充滿，捐棄塚間，如朽敗木。昔所愛重，今何所見。是爲惡物，令我憂勞。既識欲過，婬心即息。餘八想，亦治淫欲。《大論》云，多淫者令觀九想，於緣不自在令觀背舍，緣不廣普令觀勝處，不能轉變令觀十一切處。若有怖畏令修八念。皆以不淨爲初門，悉治淫火。開解脫門，與四種八定相應，助油增明。

若攀緣瞋恚，當用慈心爲治。上忍度是通治，今別約慈無量心。余三心或是樂欲等。悲無量爲對治者，緣衆生苦，深起愍傷，欲拔其苦。緣此心入定，與悲相應。慈者想衆生得樂，緣此心入，與慈定相應。喜心者想衆生得樂，生大歡喜，緣此心入，與喜定相應。舍心者舍愛憎想，住平等觀，緣此心入，與舍定相應。得此四定者，於諸衆生瞋無從生。下更廣說。

若攀緣邪倒，當用因緣觀治之。《毘曇》以界方便破我，今因緣破我。三世破斷常，二世破我，一念破性。此定若成，即與理觀相應，助開涅（盤）〔槃〕門。

若睡障道罪起，即用念佛觀治之。緣於應佛無相之相，緣相分明，破障道罪，見十方佛，與理觀相應，開涅槃門。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靜慮即是聞思爲先心一境性。此有三種。一現法樂住靜慮，謂離分別惛掉愛相，能生輕安寂靜等持。二引發神通靜慮，謂能引住神通等持。三饒益有情靜慮，謂爲利樂所有等持。由依靜慮能成咒術息災厄，除衆病致甘雨拔怖畏，施財位與飲食，諫誨放逸造應作事，神通記說教誡變現，乃至放光息除衆苦，亦能永斷一切重障。

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　六正見者，是能知智。依《金剛仙論》，一真實義正見，能知理法。二行正見，能知行法。此二教旨。三教正見，能知教法。四離二邊正見，知前理法不同情取。五不思議正見，知前行法成德出情。六根欲性正見，知前教法說隨物心也。

自在

綜述

法雲《法華經疏》卷四　問者言，若阿羅漢猶有生死，不得入涅槃者，是則無學行人，皆不得入無餘涅槃，不應言羅漢心得自在。解釋言，從來判此有理有教。若聚實理，何曾入無餘，神明不可斷滅。就教爲論，得入涅槃。昔教不言三界外更有生死，是故以教惑理得入涅槃，即是羅漢心得自在義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八　次解我義。我有二種，一者就體，自實名我。如《涅槃經》哀嘆中說，是真，是實，是主，是依，常不變者是名爲我。二者就因，自在名我。如《涅槃經》初功德說，自在有八。一多少自在，聚集一身以爲多身。身數多少，身之大小，猶如微塵充滿十方無量世界，如來之身實非微塵，以自在故現微塵身。二充滿自在，亦得名爲大小自在，亦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佛身無邊，實不滿於大千世界，以自在故滿大千界。三輕舉自在，以滿三千大千之身輕舉飛空，過無量界而無障礙，如來之身實無輕重，以自在故能爲輕重。四自自在，亦得名爲所作自在，於中有三。一，如來心安住不動，化無量身各令有心。二，造一事而令衆生各各異辨。三，住一界能令他一切悉見。具此三種名爲自在。五根自在，如來一根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六知法自在，得一切法而無得想。七說自在，如來演說一偈之義，遂無量劫義不盡，謂戒定等雖有所說不生說想。八遍滿自在，如來之身遍一切處猶如虛空，不可得見。具斯八種名之爲我。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一　羅漢但應結盡，未應有盡。有盡者，因中說果。又盡在不久也。心得自在者，定具足，名心自在。慧具足，名慧自在。慧自在，未必心自在。心自在，必慧自在。今言心自在，即是定慧具

是，但解脫人，但解脫人，生決定盡　驗知數不生德也　若依法華論者，即爲上上起門，則是以後釋前也　論云，以諸漏盡故，名羅漢　以心得自在故，名有結盡

又　輪王於四域自在　釋王於三十三天自在　大梵於三界自在　諸經或於俗諦自在，或於眞諦自在，或於中道自在，但是歷別自在，非大自在　今經三諦圓融，最得自在

又卷一〇　雖稱肉眼，具五眼用，見大千內外，天眼用　見一切衆生及業因緣，法眼用　其目甚清淨，慧眼用　一時悉見大千內外見業見淨，又圓伏法界上惑，佛眼用　《大經》云，雖有肉眼，名爲佛眼　佛眼故，名清淨具五眼故，故言莊嚴　能盈能縮，名勝根用，名根自在

又《觀音義疏》卷下　佛勸慇者，即是慇一切衆生及四衆也　正以菩薩爲物故施，爲物故受　二分者，表事理二　因奉二佛者，將二因趣二果也　理圓即法佛，事圓即報佛，二佛表二果也　第三從《持地》說去，歎聞品功德也　文云，聞是觀世音者，是聞上冥益一段問答也　普門品者，是聞顯益一段問答也　此中明自在業者　若是凡夫之業爲愛所潤，有漏因緣不得自在，觀音爲調伏十法界，示此三業慈悲力，譏隨感受生，不爲煩惱所累，故言自在業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上　自在者，縱任義，所得勝果　昔行六度，今得果圓　慧觀爲先，成十自在　一壽自在，能延促命　二心自在，生死無染　三財自在，能隨業現，由施所得　四業自在，唯作善事及勸他爲　五生自在，隨欲能往，由戒所得　六勝解自在，能隨欲變，由忍所得　七願自在，隨觀所樂成，由精進所得　八神力自在，起最勝通，由定所得　九智自在，隨言音慧　十法自在，於契經等，由慧所得　位階補處，道成等覺，無幽不燭，名觀自在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一　新翻及舊論中有十六句云，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眞自在　論云，心得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論云，善得心慧解脫，如調慧馬　論云，心善調伏，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知解脫　論云，善得正智，心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

又卷三　初顯自在從定而起，後告鶖子正陳所說　安者，徐也　詳者，審也　論云，以如實智觀從三昧安詳而起　起已告舍利弗者，示現如來得自在力故，如來入定無能驚寤故　觀無量義處定，名如實智觀　佛定殊勝，六已餘人不能驚　佛令從定起，非佛自出餘不能令出　故自從定起，又顯於定中入出縱任，得自在故　即由一義故從定起

又卷六　贊曰，第四越子，本心也　遊四方者，喻化四生　得智覺，故嬉戲　得滅理，故快樂　獲神通，故自在　離諸障，故無礙　或自在有十，一財二心，三壽，四業，五生，六勝解，七願，八神力，九法，十智　如餘處說，復有四自在，一相，二土，三智，四業，今皆獲得

又卷一〇　言自在者，《攝論》《華嚴》皆說十種　《華嚴》云，一壽自在，無邊劫住故　二心自在，出無數定，入深智故　三莊嚴自在，能嚴一切刹土，故《攝論》名衆具自在　四業自在，隨時受報故　五生自在，於一切刹示現生故　六解脫自在，見一切界諸佛滿，故《攝論》名勝解自在　七欣自在，隨時刹土成菩提故　八神力自在，示現一切神變故　九法自在，示現無量無邊法門故　十智自在，於念念中示現覺悟如來十力無所畏故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二　第二妙用自在，中有六　一遍遊諸刹　此窮世界海　二出生願海用，謂由此願力入國土海　又前句遊他佛刹，此句願嚴自土　三三達圓明用，以未來難知是故偏　舉，理，實通三，可知　四歷事供養用　五願海深廣用，故云普賢願也　六化物智圓用，故云於衆生智滿也，同生衆竟

又　無礙者有七　一質不礙身　二身不礙質　三遍不礙隱，謂機不感處，雖遍而隱　四滿不礙分，謂應機現長短，而不礙滿虛空　五坐不礙行等，六一不礙多，謂諸方現多而恆即一　七理不礙事，謂空界者界猶性也，即性空理跏坐是事，緣起融通，故無礙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二　經云，如梵王，爲一切衆生之父，今亦能生一切諸教故也　今文但云自在者，以對簡二王非自在故耳　輪王地居如俗，釋王居天如眞，梵於三界如中　若眞俗自在，中未必自在　若中自在，眞俗必自在，故以今經譬於梵王　文中便簡，歷別中道，亦非自在，且約教道

又　智，謂大聖權謀　機，謂不同次第　不擇時處，身口意密，隨何四門，無礙自在　適時稱會，皆無虛設

又卷四　初言六自在王者，凡夫爲六所使，不名爲王，亦非自在，純行染污，又非清淨。今六根得理，理無過七，故名爲王。遍一切處，故名自在。自性無染，不爲惑拘，故云清淨。別在行成，通具六即。

又卷九　八自在者，《大論》名八神變，《大經》名八自在我。言神變者，無而欻有有而欻無。言自在者，不謀而運一切無礙。故與《大論》義同而名小異。今略出經論以顯相狀。言八神變者，一能小，二能大，三能輕，四能自在，五能有主，六能遠至，七能動地，八能隨意所作。言作小者，令自他身及世界等極如微塵。大及輕舉準說可知。言自在者，謂大小長短等。言有主者，現爲大人心無所下。言遠至者，有四種，一飛到，二此沒彼出，三不往而到，四一念遍到十方。言地動者，謂六及十八。言隨意者，一身多身，山壁直過，履水火，蹈虛空，四大互爲等。八自在者，《大經》二十云，一者能示，一身多身數如微塵，二以塵身滿大千界，三以大千身輕舉遠到，四現無量類常居一國土，五諸根互用，六得一切法而無法想，七說一偈經無量劫，八身如虛空存沒隨宜不可窮竭。

居頂《續傳燈録》卷五　問，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作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卻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事，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它不得，名邊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秖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雲)〔云〕，放曠長如癡兀人，它家自有通人愛。

又卷七　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卻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卻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遍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人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又卷八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句。師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曰，指示個什麼。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麼言。云，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曰，學語之流。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目前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曰，汝作麼生會。云，踏著秤鎚硬似鐵。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寒秋熱。云，學人不會。師曰，秋熱春寒。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贊嘆不及。云，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風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物我冥契，顯露眞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有時閒閒無蹤，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悉皆應現，塵塵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鶖子具大神通，到這裏作麼生摸索。

福田

綜述

吉藏《仁王般若經疏》卷下　初明七種福田，一者百佛，二百菩薩，三百羅漢。此等就入涅槃後，故但請像，以其末世，七難急故。若就佛在世時，亦請佛菩薩羅漢等身。四百比丘衆。五四大衆。一比丘，二比丘尼，三優婆塞，四優婆夷。六七衆。前四大衆外，更加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爲七也。七請百法師。法師等七種，何故皆百。略舉圓數，以應百部鬼神也。

又《金剛般若經義疏》卷三　一者，上明布施少，正是三千世界珍寶故不及持經。今明布施多，謂諸恆沙世界珍寶應及持經。又上大千珍寶但施衆生，故是福田劣。今恆沙珍寶供養諸佛，此是福田勝，應及持經。今明

雖施多田勝，由是有所得施，亦不及持經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一　又《智度論》云，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福從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故。或時布施之福，在於福田，如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德力得阿羅漢。又如阿輸迦王，爲少兒時以土施佛，王閻浮提起八萬塔，最後得道。施物至賤，小兒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報。當知大福從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

又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報恩田者，所謂父母師長和上。功德田者，從得暖法乃至阿耨菩提。貧窮田者，一切窮苦困厄之人。世尊是二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是。衆僧是三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以是因緣，已受戒者，應當至心供養三寶。若人共施財物，福田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者，得果則勝。有田財俱下施心勝者，得果亦勝。有田財俱勝施心下者，得果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時，不爲果報。何以故，定知此因，必得果故。

又卷三三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爲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牢堅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七　二別中，顯如來十種功德爲世福田。一身智遍世德，二無礙天繒下勝福臨機德。此二是田體，狀以爲田，生福義在世間，故皆云世間。自下明益物成德，顯田勝用。三無上導師下明導師巧引德，無畏乘是導師遊處也。四一切世下明醫王善療德，初治惑障。次善能下，令離苦報，後隨其下，令離惡業。五隨其所應，現佛下隨應現身方增善德。六一切衆生下覺迷安怖德。七如來最勝下智王開曉德。八無量功德下因圓果淨德。於中初句標果，業行下顯因圓，謂因時於世所修業行，但能感示世間之報，及慧到岸成佛之時，令前行等皆悉清淨，以出染故。九能滿下能滿世願德，十示世下能爲世友德。是故名佛爲勝福田。

道誠《釋氏要覽》卷上　就福福田中，文別有三。一諸聖福田，二講會聽衆，三請師講說。此即初也。謂上三尊實身雖集，爲通遠代，福田具足，故置百像。

又　比丘稱良福田，《報恩經》云，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爲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壞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

又　福田，彥悰法師《福田論》云，夫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微，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眞，威儀出俗，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

人生觀分部

生

論說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一七《余之死生觀》　我可以毋死耶？君可以毋死耶？嘻！前我而生者，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則既死；並我而生者，一歲之中，全世界數十兆以上之人則既死，我國內數兆以上之人則既死，我與君其終不能免矣。死既終不能免，一死之後，我與君將漠然以俱盡耶！果爾爾，則我將惟楊朱之言是宗，曰：死則一矣，毋寧樂生？雖然，我見我國若全世界過去之聖哲，皆有其不死者存，我見我國若

全世界過去之豪傑，皆有其不死者存，我見我國皆全世界過去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有其不死者存　故知我與君皆有其不死者存，今願與君研究不死學

自昔野蠻時代之宗教，皆言靈魂，即號文明宗教，在今世諸文明國中最有勢力如景教者，亦言靈魂，孔教則不甚言靈魂，佛教則反對外道六大論師之言靈魂　近世歐美哲學家，就中如進化論一派，亦反對景教之言靈魂　靈魂之果有果無？皆有之，則其狀態當何若？是數十年來學界一最大問題，辯爭至劇烈，而至今未嘗已者也　雖然，無論爲宗教家，爲哲理家，爲實行教育家，其持論無論若何差異，而其究竟必有一相同之點，曰：人死而有不死者存是已　此不死之物，或名之爲靈魂，或不名之爲靈魂，或謂其一局部，或謂其全體，實則所指同而所名不同，或所證同而所修不同，此辨爭之所由起也　吾今欲假名此物，不舉其局義而舉其偏義，故不名曰靈魂而名曰精神　精神之界說明，然後死學可得而講也

佛教之反對印度舊教言靈魂者何也？舊佛言輪迴，言解脫，佛教亦言輪迴，言解脫，獨輪迴解脫之主體，舊教惟屬諸靈魂，佛則無靈魂，拓都並言之，而所重全在其拓都，此其最異之點也　故此主體者，佛教不名之曰靈魂，而名之曰羯磨　舊教言靈魂，雖各各不同，然皆言有一神我，我爲所輪迴體，神我爲能輪迴體　佛教以爲，若此沾滯於小我，是求解脫而反繫縛也，故排之而立羯磨義　佛之排舊教說，此不能具徵，余近別著「死不死」一書，當詳言之

佛說以爲，一切衆生自無始來，有「眞如」、「無明」之二種性，在於識藏，而此無明，相熏相習，其業力總體，演爲器世間，是即世界也；其個體演爲有情世間，即人類及其他六道衆生也　以今義釋之，則全世界者，全世界人類心理所造成；佛說不限人類，今舉狹義耳　一社會者，一社會人之心理所造成；個人者，又個人之心理所造成也　今之個人，由有生以前之心理所造，今之心理，又造成死後之個人　全世界、乃至一社會，亦復如是　佛說「一切萬象，悉皆無常，刹那生滅，去而不留，蠲於其中，有一物焉，因果連續，一能生他，他復生一，前波後波，相續不斷，而此一物，名曰羯磨　佛說經汗牛充棟，語其指歸，不外發明此義，今舉其最淺顯者一段示證　楞嚴經云：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　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我已不思，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略】佛言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惜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相？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不滅性，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大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日歲時，念念變遷，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六十有二，亦無有異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長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叟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何須更滅，而猶引彼未變等，都非此身死後全滅，羯磨爲物，殆如然電燈者，電雖消去，而其遺漬，緣表筒中，銖黍不爽　今各國然電燈，煤氣燈者，燈局皆置表於然者之室，每月視其表而收其所然之多寡，照民取價　又，如人食物品，品中土性鹽質，除穢洩外，而其餘精，偏灌血管　以上設譬，粗而不類，特舉淺近以示證耳　於是乎有因果之律，謂凡造一業，必食其報，無所逃避　法句云：「雖復百大洋中央，乃至深山洞窟之下，舉此世間，終無能遁衣食造業結果之處」人之肉身所含原質，一死之後還歸四大，固無論已，四大者，謂地水火風也　中國古代行而度言四大，即譬釋氏言：死後骨肉歸土，血唾歸水，動勢歸火，氣息歸風，今此肉身更在何處？就其生前，亦既刻刻變易，如川逝水，今日之我，已非故吾，方見爲新，安豈已故前，亦既刻刻變易，如川逝水，今日之我，已非故吾，方見爲新，安豈已故

首楞嚴經云：若復令我微細思維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爲自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於四月中，觀於二時，變化遷謝，利那利那，不得停住　此其爲說，證諸今日，科學所言血輪肌體循環代謝之理，既已確然無所容駁　故夫一生數十年間，至幻無常，無可留戀，無可寶貴，其事甚明　而我現在，有所行爲，此行爲者，語其現象，雖復乍起即滅，若無所留，而其性格，常住不滅，因果相續，爲我一身及我同類，將來生活，一切基礎　世界之中，有人有畜，乃至更有其他一切衆生，人類之中，有彼此國，有彼此家，有彼此族，彼此社會，所以者何？皆緣羯磨，相習相熏，組織而成　是故，今日我輩一動，一言一話，一感一想，而其影象，直刻入此羯磨總體之中，永不消滅，將來我身及我同類，受其影響而食其報　此佛說之大概也

吾受其義，而歎其與今日進化論者流之說，若合符契也　侯官嚴氏括引晚近生學家言，謂官品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　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兩物　如一草木，根荄支幹，果實花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而轉附於子，緜緜延延，代可

微變，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盡死，動植皆然。故一人之身，當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託生於其身。蓋自受生得形以來，遞嬗迴轉，以至於今，未嘗死也。（天演論下。案語。此所謂乙者，何物乎？其名曰Character，譯言性格。進化論家之說遺傳也，謂一切衆生當其生命存立之間，所受境遇，乃至所造行爲習性，悉皆遺傳於其子孫。今日衆生，其類種種，其族種種，各族類中，各各有其特形特性，千差萬別，殽然不齊。所以者何？即其族類，自無始來，以迄今日，生存競爭之總結果。質而言之，是即既往無量歲月，種種境遇，種種行爲，累積結集全量所構也。夫所謂遺傳者，固非徒在無形之性格，即有形之肢體，其種種畸異之點，亦皆彙傳焉，而有遞變。顧前體已滅，而後體仍相襲者，故知於粗幻之現體外，必更有其精實之別體存也。夫形體則精中之粗，實中之幻者耳，而遺傳之跡顯然不誣也。則既若是，況更有其精中精，實中實者，其遺傳力之鉅，益可知矣。故至今日而所謂國民心理，社會心理之一科學，日以發明。國民心理者何？社會心理者何？即前此全國全社會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貽諸子孫也。

遺傳既可識矣，但其傳焉而必遞變者何也？我祖我父之業力我既受之，而我自受胎而出胎，而童弱而壯強，而耆老，數十年間，其所受現世社會之種種熏習者，我祖父未嘗受也，我兼秉二者，於是乎我復有我之一特性。我數十年間，日日自舉其特性而發揮之，以造出或善或惡，或有意識或無意識之種種事業，還復以熏習現社會。及吾之死也，則舉吾所受諸吾祖父者一，吾所受諸現社會者二，及吾所自具之特性三，和合之以傳諸我子。我子之所以傳諸其子，我孫之所以傳諸其孫者，亦復如是。乃至前世現世來世之人，所以傳諸其子孫者，亦復如是。此所以雖不滅而有變也。前引《首楞嚴經》佛說，謂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原無生滅，此指能緣之本體也，若所緣之作用，則雖不滅而有變也。彼聖賢豪傑，乃至大罪惡之人，其所以於一國一社會之歷史，皆有大影響，歷千百年而食其果未艾者，皆以此。又不徒彼等爲然也，即全社會多數之庸人，其微細結習之空氣，能以自力屢屢變易之。吾所謂過去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人類，無論智愚賢不肖皆有其不死者存，蓋謂是也。

夫佛說主解脫，將厭離此世間而滅度之，故其教義在不造諸業，進化論主爭存，將緣飾此世間而壯嚴之，故其教義在善造諸業，其結論之相反亦其矣。若其說一切衆生皆死而有不死者存，則其揆若一，而絲毫無所容其疑難也。佛說之羯磨，進化論之遺傳性，吾皆欲名之曰精神。今吾將據此以溝合華哲微言以縱論死義。

景教言靈魂，以視佛及進化論者之說，其義似稍局矣，雖然，景教有最精最要之一言焉，曰三位一體。三位者，此譯聖父聖子聖靈。聖父謂上帝，聖子謂景尊，聖靈即精神，通於帝與尊與一切人類之間者也。以拓都體言之則曰聖靈，以麥匿體言之則曰靈魂。靈魂何以能不死？以其通於帝也。故景教言人類之軀殼爲第二生命，其上更有第一生命者存。雖進化論家極謗景尊者，或未能難也。美國博士古士李者，現代著名之哲學家也，著《人生哲學》一書，爲景教訟直。（原書於一八九三年出版，現已重版四十餘次云。今撮譯其數段。李氏曰：）晚近物質的文明日以進化，質力不滅之說既有定論，而其蔽也，視精神與物質爲同體，乃謂物質之外更無復有精神者存，此大誤也。如赫胥黎在我邦演說（案，指美國），嘗云：言語者，變形之牛肉耳。一時以爲名言，實則其陋甚矣。夫就物質一方面論之，凡物之質與力，其在此世界者，皆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例如，吾輩所用燃料，自千萬年前爰有大木繁蔭偏地，歷若干歲萎埋土中，化爲石炭，其內更含煤油瓦斯（煤氣之譯音），請資遷歷年歲，迄於今日人智發達，能利用之運機轉輪，輓車駛舟，或炊食物，或照暗室，實則，我輩所用，非薪非煤，非油非氣，不過間接以用太陽發熱之力。何以故？彼諸物者，其力受自太陽故。今試取一五十年之老松，斫而投諸汽機爐中，其所發運機力之總量，即此松五十年間所吸受太陽熱力之總量也。故吾輩燃煤，其所燃與五十年之松發力相等者，則知其煤在千萬年前所受於太陽之熱亦正相等。而既燒之後，所損失者並非消滅，還在空間別成他力。以故日光也，松樹也，煤及煤油煤氣也，蒸氣也，皆用物而異形者也，推諸百物，莫不皆然。吾輩嗣殺之生命，恃日光空氣，乃至各動植物以爲養，而空氣及動植物，其源皆自日光，故謂地球上只有一物，名曰日光，日光以外，更無他物可也。而日光之形，息息變動，息息循環，今日於彼，明日於此，方爲動物，旋變植物，方爲植物，旋變土石，方爲土石，旋變空氣，以此推之，豈徒創煤創松創蒸汽而已，雖謂創松創牛，創牛創大，創大創石，創石創梅，創梅創氣可也。故我之一身謂之我之身也可，謂之並時某甲某乙之身也可，謂之過去或將來某甲某乙之身，例如謂之釋迦之身，孔子之身，基督之身，堯之身，桀之身，華盛頓，拿破侖之身也可，不寧惟是，謂之松也可，煤也可，蒸汽也可，牛也可，犬也可，石也可，空氣也可，日光也可。何以故？息息變遷故，變遷而未嘗滅故。此赫胥黎言語創牛肉之喻所由來也。雖然，此物質界之公例耳，若以應用諸精神界，則大不可質而言之，則形而上的與形而下的截然不同物，未可糅雜以自亂其例也。夫使此例而可

其適用於精神界也，則精神雖云不滅，而其所謂不滅者，不過如煤之然盡而復散爲氣，松之老朽而更轉爲煤，純然爲自然力之所支遣，如一機器，然則人類者自蔵，汲汲爲無意識之循環，塊然與土石委擲哉？而其實相，實不爾爾。見人類皆有客觀之我，有主觀之我，質而言之，則主觀者眞我也，客觀者物也，原質也，而非我也。非我之我，雖不滅而常遷，眞我之我則不滅，而並不遷者也。眞我之我，於何見之？於其自覺自決自動者見之。自覺自決自動之情志，常住者也，故吾人一生數十寒暑，其客觀的非我之我，刹那刹那變遷以去，至七八十歲時，身上所含之原質，迥非復童稚時之遺物矣，而其間能常保持一物焉，曰「同一之我」。此「我」者，其知識與經驗已以進，其希望與愛情日以富，八十老翁，尚能與其子孫說幼時之經歷，了然無量，此固其最顯著者也。此物也，無以名之，名之曰靈魂。若夫非我之我，則靈魂暫憩之逆旅而已，逆旅雖易，而主人未嘗易。案，此語與前所引《首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觀河之見，若合符契矣。昔博士古士馬爾治那嘗言：一一串之汽車，雖止於驛場，彼其前此緣軌疾行之勢力未嘗滅也，變相而已。一株之樹，斬而摧之，彼其根幹枝葉之勢力，非頓無也，變形而已。一匹之馬殪焉，彼其負重千里之勢力未嘗亡也，變質而已。彼樹與馬，雖生物界以大於無機界之時，乃變爲與活樹活馬有同量勢力之他體，惟人亦然。人之去活而就死也，化爲噴土及窒氣等，其總額適與死骸之筋肉肌骨等總額同量，其運動力，乃至種種，亦復同量。質而言之，則生前一身之總財產，移而之他云爾」。信如是也，則天文學上三大公例，歌白尼總財產之一部分也，歌白尼死，而此物還歸於何，原質也？重學攝理，奈端總財產之一部分也，奈端死，而此物還歸於何，原質也？故以物質界與精神界同一視者，吾見其不可通矣。一言蔽之，則疲蔑認物爲我，而於最尊合體之我，反賤之而不有焉。其壞社會之道德，損人類之資格，亦甚矣。此李博士學說之大概也。惟其爲尋常鈍根衆生說法，則專表其麼匿體，不表其拓都體，故不能如佛說之奧達焉。至其精義，則一而已。佛說之殑麼，通於衆生，景教之靈魂，限於人類，此其大異之點。

孔教不甚言靈魂，《易・繫》言「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禮記》言「眾萬物皆本於天，人則反於鬼，以合鬼神之情狀」，非不言之，特不雅言耳。顧亦言死後而有不死者存。不死者何？一曰家族之食報，二曰名譽之遺傳。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也。此二義者，似彼此渺不相屬，其與佛教景教及近世泰西哲學家言之論死生問題者，更渺不相屬。雖然，吾以爲此所謂不死者，究無二物也。物何名？亦曰精神而已。綜諸尊諸哲之異說，不外將生命分爲兩界：一曰物質界，二曰非物質界。物質界屬於麼匿體，個人自私之，麼匿體又非徒有物質界而已，亦有屬於非物質界者存。非物質界屬於拓都體，人人公有之。而拓都體復有大小焉，大拓都通於無量數大千世界，小拓都則家家而有之，族族而有之，國國而有之，社會社會而之。拓都不死，故吾人之生命，其隸屬於最大拓都者固不死，即隸屬於次大又次大，乃至最小之拓都者，皆不死。今請以佛說之名詞釋之。佛之言殑麼也，個人有個人之殑麼，何以能集數人至十數人以爲家？則以有其家特別同一之殑麼，乃至何以能集千萬人以爲族，集億兆人以爲國，集京垓人以爲世界，則以有其族其國其世界特別同一之殑麼。個人之殑麼，則個人食其報；一家之殑麼，則至家食其報；一族一國乃至一世界之殑麼，則至族至國至世界食其報。由此言之，則言家族之餘慶餘殃者，於佛說豈有違異乎？特佛說就其大者言之，極之至世界，乃至他世界，就其小者言之，則專論個人，而孔教則偏言家族之一方面而已。證以進化論之遺傳說，則孔教更明確而無所容駁。夫以形體畸異之點，不過精神之粗末耳，而猶能遺傳諸其子孫，則祖宗所積善惡諸業，於其子孫必有密切之關係，抑何待言。吾中國因果報應之發表於後代者，據稗乘所載，及鄉愚父老之所傳說，往往有之。近世科學新智識漸輸入，淺嘗者流訾其與學理不相應也，從而排斥之，其鑿鑿有據不能排斥者，則推之不可思議之數而已。其實，何奇之有？祖宗雖死，而以其不死之善業惡業遺傳於子孫，子孫受之而已。今爲淺譬，人之造善業及身不得善報，而子孫得之者，譬猶有資本以營商業，有資本則可以得利，常理也。雖然，營業非必達，無失敗者，故不獲利者亦有焉。但其資本既傳諸子孫，則子孫有可以利用之而獲利之資格矣。造惡業及身不得惡報，而子孫得之者，譬有人於此常爲盜以終身，以盜之術巧，或終身逃法網者有焉矣，但其爲盜之惡質傳諸其子孫，其子孫終必有以盜覆其宗者。即子孫不爲盜，然其祖父爲盜時，必有與盜相緣之他種惡質，子孫或受之，而以他道取之者，亦有焉矣。又如強暴之人，子孫每或多夭然之夭折，必其人生時皓齒峨眉，伐性太甚，以脆弱之軀貽諸子孫也。諸如此者，若悉數之，累千萬言而不能盡。但一人之造業太複雜，不能一一調查，旁人觀之，僅知其一，不知其他，故往往覺其不相應。實則，造一果，必有一因，殆如機器然，驟視之，其動作之相雖樊然淆亂，而實有一定之秩序，鉄黍無所差忒，人自不能察耳。此種之應報，或言有主之者，此自宗教迷信之言，其信否蓋難驟斷。藉曰有主者，然主者固無取人人而薄之，日日而稽之也。如彼紡績者然，置一機器而團團之綿，根根之線，自能人其中而循其自然之軌，以自組成之。此則無論持造物說，持天演說，而皆可通者也。又，進化論家言，人物之畸異形體性質，亦有其子之代伏而不現，及其孫或再隔數代而後現者，亦有由射而傳遞，由姑而傳姪者（中國常言外甥似舅，姪女類姑，即同此理），善業惡業之或隔數代而始見應報，亦由此而已。

一家之善業惡業，餘慶殃於其一家；一羣之善業惡業，餘慶殃於其羣，理無二也　故我族數千年來相傳之家族報應說，非直不能以今世之科學破之，乃正得今世之科學而其壁壘愈堅也　問者曰：孔教言報之身後，佛教言報之後身，寧得云無異？　應之曰：不然　佛固言有摩羅之羯磨，有拓都之羯磨，則受報者必不僅死後輪迴之摩羅體明矣　然則，佛之不廢家族報應說，與家族報應說之不厭於眞理，其可以類推也　故謂孔不如佛之備也可，謂孔佛殊別也不可　問者曰：既報之身後，又報之後身，毋乃重乎？　應之曰：詶諸遺傳之說，則吾之本體固有傳焉者，有不傳焉者　其傳焉者，則報之於其拓都；拓都與摩羅並報，蓋雖傳去，而我身固當有此業存也　其不傳者，則報之於其摩羅　報諸摩羅之義，此則孔教與進化學家所不言，而佛說遙密者也　若夫名譽之說，其理亦同一源　夫一羣羯磨即道傳性之總體，亦集其羣中個人羯磨之別體而成耳　合無量數人同印此羯磨於其羣中，而其間業力較大者，則其印象必較顯，此即所謂名譽也　顯著之印象，以視尋常普通之印象，其影響於總體之變化者，能力必倍蓰焉　故名譽能鑄社會一聖賢一豪傑出，而千百年後猶受其感化，而社會之幸福賴之，由斯道也　以比例之語說明之，則亦可謂積名之羣，必有餘慶也　孔子以名爲教，所以勸人爲一羣造善業也

其他諸哲之所以研究此問題者不一端，今不能具徵　要之，與前所論到，無甚差別　吾今乃欲爲下一結論曰：吾輩皆死，吾輩皆不死　死者，吾輩之個體也；不死者，吾輩之羣體也

夫使以個體爲我也，則豈必死之時而乃爲死！　誠有如波斯匿王所言，歲月日時，刹那刹那，全非故我　以今日生理學之大明，知我血輪運輸，瞬息不停，一來復間，身中所含原質全易，如執爲我也，庸詎知今日之我，七日以後，則已變爲松爲煤爲牛爲犬爲石爲氣也　是故，當知彼彼也，而非我　楊朱所謂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者，彼也，而非我也　抑彼之死，又豈俟十年百年？　歲歲死，月月死，日日死，刻刻死，息息死　若夫至今巋然不死者，我也；歷千百年，乃至千百劫而終不死者，我也　何以故？我有羣體故　我之家不死，故我不死；我之國不死，故我不死；我之羣不死，故我不死；我之世界不死，故我不死；乃至我之大圓性海不死，故我不死　我不死而彼必死者何也？　彼之死，非徒生理之公例應然，即道德之責任亦應然也　我百大我，有小我，彼亦有大彼，有小彼　何謂大我？我之羣體是也　何謂小我？我之個體是也　何謂大彼？我個體所含物質的全部是也　即軀殼　何謂小彼？我個體所含物質之各分子是也　即百兆血輪一周身中所含諸質　小彼不死，無以全小我；大彼不死，無以全大我　我體中所含各原質，使其凝滯而不變遷，常住而不蟬脫，則不瞬息而皆無以爲生矣　夫彼血輪等之在我身，爲組成我身之分子也，我軀殼之在我羣，又爲組成我羣之分子也　血輪等對於我身，而有以死利我之責任，故我軀殼之對於我羣，亦有以死利羣之責任，其理同也　韻德曰：死也者，人類進化之一原素也　可謂名言

抑死以下之死字，皆指悔言所謂死　之責任，非猶夫尋常之責任也　他責任容或可逃，惟此一責任，則斷無可逃　常情莫不貪生而避死，然生終未聞以貪而能常，死終未聞以避而能免，夫亦盡人而知之矣　明知其不能常不能免，而猶貪焉避焉者，則人類志力薄弱之表徵也，要之，於死後而有不死者存之一義見之未確也　吾之汲汲言此義也，非欲勸人亟速死以爲責任也　蓋惟懍於死而不死之理，故以爲吾之事業之幸福，限於此眇小之七尺，與區區之數十寒暑而已，此外更無有也　坐是之故，而社會的觀念與將來的觀念，兩不發達　夫社會的觀念與將來的觀念，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苟其無之，則與禽獸無擇也　同爲人類，而此兩觀念之或深或淺，或廣或狹，則野蠻文明之級視此焉，優劣勝敗之數視此焉　今且勿論一國，勿論一族，即以一家校之，使其家之先輩，漠然不爲子孫將來之計，則家之索可立而待也　雖然，既已謂之人類，則此兩種觀念者，則已自無始以來之羯磨而熏之受之，雖有深淺廣狹，而其本性中無此根器者，未或聞也　故雖有愚不肖之夫，要能知節制其現在快樂之一部分，以求衰老時之快樂，犧牲其本身利益之一部分，以求家族若後代之利益，此種習性，我國人之視他國，尤深原焉　此即我國將來可以競爭於世界之原質也　孟子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將來之界，不限於本身社會之界，不限於家族，推之推之，則國之涕焉，可立而待也

楊度曰：「吉之仁者，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釋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　於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生；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於日本言釋迦，則釋迦生　死者其體魄，而生者其

精神故耳　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無一而非華盛頓；言武功者，無一而非拿破侖；言天賦人權者，無一而非盧梭；言人羣進化者，無一而非達爾文　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侖、盧梭、達爾文論傑以來，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遺禪所傳播者，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侖、盧梭、達爾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　其餘聖賢豪傑之士，皆無不如此者　其道何由？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　去我之體魄有盡，而來人之體魄無盡，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相貫相襲，相發明相推衍，而亦長此無盡，非至地球末日，人類絕種，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　盛矣哉！人之精神果可以不死也　楊氏序拙著《中國之武士道》斯言諒矣！顧以吾所綜合諸尊諸哲之說，則微特聖賢不死，豪傑不死，即至愚極不肖之人亦不死　語其可死者，則俱死也；語其不可死者，則俱不死也　但同爲不死，而一則以善業之不死者遺傳諸方來，而使大我食其幸福；一則以惡業之不死者遺傳諸方來，而使大我受其苦痛　夫人亦孰樂使方來之大我受苦痛？然明知之而故蹈之者，必其於此數計量之法有所未瑩，以爲是可以謀現在小我之快樂，毋寧舍其遠而取其近也　吾今且與之言小我言現在，彼所謂快樂者，豈不曰鮮衣耳，美食耳，宮室妻妾之奉耳，游宴歡娛之聚耳？今即此數者，以中國人所享之程度，與歐美人所享之程度比較，不待智者而莫知其不如也　推其所以不如之由，則亦彼國強而我弱，彼國富而我貧爾而況乎民窮財盡之今日，將來茹茶嚼藥之苦，且迫眉睫也　故處貧弱國而欲謀個人之快樂，其終無望矣　是謂小我之樂，必與大我之樂相緣，此一說也　小說家言，昔有富翁，日夕持籌，夜分不得息　其鄰有製豆腐者，雞鳴而起，磨聲隆隆焉　翁甫交睫，輒聒之不能成寐　翁乃遣人貸以百金，使改他業　鄰喜受之　則復持籌汲汲，思所以處分此百金者，竟三夕夜分不能成寐，如翁也　乃急返其金曰：吾得金之樂，與不寐之苦不能相消，請辭　若是乎，眞苦眞樂，必不在唯物的，而在唯心的，至易明也　雖復縱耳目口體之欲，而其精神界有無量壓制，無量束縛，無量憂疑，無量慚愧，無量恐怖，是安足云樂也？是謂有形之樂與無形之樂相除，此又一說也　夫即持現在小我之主義者，其所以自擇，不可不審也　既若此，而況乎現在小我者，實彼也，而非我也　我不惜犧牲我以爲彼之奴隸，天下之不智，孰過此也

然則，吾人於生死之間，所以自處者，其可知矣　亡友康幼博廣仁嘗語余：吾寧不得不一死，又不得再死　死之途萬也，有造物主令我自擇者，吾將何從？吾且勿論公益，先計私利，則爲國民而戰死於槍林彈雨者，最上也　何也？突然而死，毫不感其苦痛也　爲國事而罹刑以流血者次之　何也？如電之刀一揮，若痛者僅剎那頃也　臲轉牀蓐，呻病以死，下也　若乃如勞瘵之病，去死期數年，醫者已宣告其死刑，而纏綿之際，猶能絮絮處分家人婦子事者，最下也　何也？知必死而不能避，求速死而不能得，苦痛無極也　此雖似滑稽之言乎，而眞理寓焉矣　今吾請櫫括前言而繹演之曰：我之軀殼，共知必死，且歲月日時，剎那剎那，夫既已死，而我乃從而寶貴之，嗇吾心力以爲彼謀，愚之愚也　譬之嗇吾財產之總額，以莊嚴輪奐一宿之逆旅，愚之愚也　我所莊嚴者，當在吾本家　逆旅者何？軀殼是已；本家者何？精神是已　吾精神何在？其一在屢匿體，將來經無量劫緣以爲輪迴，乃至入無餘涅槃，皆此物焉　苟有可以爲彼之利益者，雖糜其軀殼，不敢辭也　其一在拓都體，此墓焉，此國焉，此世界焉，我遺傳性所長與以爲緣而靡盡者也　苟有可以爲彼之利益者，雖糜其軀殼，不敢辭也　夫使在精神與軀殼可以兩全之時也，則無取夫戕之，固也　而所以養之者，其輕重大小，既當嚴辨焉　若夫不能兩全之時，則寧死其可死者，而毋死其不可死者　死其不可死者，名曰心死　君子曰：哀莫大於心死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三　何者生苦　如《五王經》說：始從識支乃至出胎，名之爲生　《涅槃經》云：生通始終，始終不同　經分爲五　一者初出，所謂識支報始名初，初起名出　二者至終，謂名色支色心具足，對前說終　三者增長，謂前名色增爲六入　四者出胎，五者種類，謂出胎後乃至老死，於中運運剎那新起，名之爲生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　報起名生，生時有苦，故名生苦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六　心生異念，名生苦

吉藏《中觀論疏》卷七　十月處於胎獄備受煮燒，初生之時冷風觸身與地獄無異，名爲生苦

又卷一〇　從自而有生者　第十一生支　數人生以起爲義故　云世中起故生　《成論》是本無今有義　數大文云　生是生相　從相得名

遁倫《瑜伽論記》卷四六　感生因緣亦名爲生者　愛取有能生名生也　則生自體亦名故爲生者　謂生支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六　何爲生苦　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　未得生處　善受中陰之形　至其三七日中　父母和合便來受胎　一七日如薄酪　二七日如稠酪　三七日如凝酥　四七日如肉搏　五七日五胞成就　巧風入腹　吹其身體　六情開張　在母腹中生藏之下　熟藏之上　母噉一杯熱食灌其身體　如入鑊湯　母飲一杯冷水　亦如寒冷切身　母飽之時　迫仄身體痛不可言　母飢之時　腹中了了亦如倒懸　受苦無量　至其滿月欲生之時　頭向產門　劇如兩石峽山　欲生之時　母危父怖　生墮草上　身體細軟　草觸其身　如履刀劍　忽然失聲大呼

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二　生自體名蘊　謂生支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六　生苦有五　一生苦　謂初受胎時　二至終　三增長　四出胎　五種類

老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三　何者老苦　如《涅槃》中　釋有兩義　一者終身老　所謂髮白形枯色變　是時名老　二者念念老　始從識支乃至老死　運運遷遷　名之爲老　就念念中　經分爲二　一者增長　謂從識支乃至盛年　念念遷變　二者滅壞　年衰已後　念念老也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　衰變名老　老時有苦　故曰老苦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六　念念不住　名老苦

吉藏《中觀論疏》卷七　《法華經》云　髮白面皺齒落形枯　終日死不久　名爲老苦

又卷一〇　衰老爲老　終盡爲死

又　問　化生人云何有老

答　雖無頭白老　亦有念念老

又《十二門論疏》卷四　問　老相無常　可得示有爲相　生相云何　示有爲相

答　生令諸行散壞　甚於老與無常　若生不生諸行來現在者　則老無常不能散壞　以生生諸行來現在故　老令衰微無常能壞　如人在牢固之處　有三怨家一人於牢固之處挽出之　二人共斷其命　若一人不挽出　則二人無由得斷其命　彼亦爾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六　何謂老苦　謂父母養育至於長大　自用強健　擔輕負重　不自裁量　寒熱失度　年老頭白齒落　目視昏瞇　耳聽不聰　盛去衰至　皮緩面皺　百節疼痛　行步苦極　坐起呻吟　憂患心悶　神識轉滅　便旋圊忘　命日促盡　書之流淚

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卷五　老差別者　謂身老　心老　壽老　變壞老　自體轉變老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六　老有三種　念念　終身　又有三種　增長　滅壞

佚名《因緣心釋論開決記》卷一　生已蘊成熟者　名之爲老

病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三　何者病苦　如《涅槃》中釋有兩義　一者身

病，所謂四大增損不調及餘客病；二者心病，所謂歡喜、憂愁、恐怖、患癡等也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　違損名病，病時有苦，名曰病苦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六　身心擾擾妨定，名病苦

吉藏《中觀論疏》卷七　一大不調，百一病，總四大乖反，四百四病，稱爲病苦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六　何謂病苦　人有四大和合而成　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　地大不調，舉身沈重　水大不調，舉身腫脹　火大不調，舉身蒸熱　風大不調，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　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焦，筋斷鼻搧，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六親在側，晝夜看視　初不休息，飡膳美食，入口皆苦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六　病苦者，四大不調　即有二種，謂身病、心病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六《勸病苦者》　殺衆生者得命短報，隨喜殺者得煩惱報　若病苦者，乃殺生之餘報，食肉之正報，亦惱害衆生之正報　善惡於人，如影隨形，不可免離　故疾苦者當自責云：我以惡緣故至於此　常念阿彌陀佛，發誓願不復爲惡，不復殺生，不復惱害一切衆生　願此身早離病苦，見佛得道之後，盡度脫前生今世一切所殺之衆生及一切冤親，使皆生淨土　念念不絕，念自純熟，定生極樂世界　若轉以化人，使更相勸化，功力勝時，善報自應　其病苦必愈，身後福報無窮

死

綜述

何者死苦　如《涅槃》中說，死有三：一放逸死，謂謗大乘方等經典；二破戒死，謂犯一切世諸佛禁戒；三壞命死，所謂身盡　此壞命中經分爲二：一命盡死，二外緣死　命盡死中，經說有二：一者命盡而福不盡，正報雖滅，依報猶在；二者福盡而命不盡，正報雖亡，依報猶在，此事通名命盡死也；二福命俱盡，依正俱滅　外緣死中，經說有二：一者自害，二者他害，三者俱害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　陰壞稱死死，時有苦名爲死苦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六　退定是死苦

吉藏《中觀論疏》卷七　夫死者，天下之極悲也　刀風解形，身離神逝，名爲死苦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六　何謂死苦　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　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　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悲洟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　死者去之，風游氣絕，火滅身冷　風先大矣，魂魄共矣　身體挺直，無所復知　旬月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甚不可近　棄之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六　死苦者有三：一業報，二惡對，三時節代謝　復有二種，病死、外緣云云

苦

綜述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一八　僧亮曰：苦有二種，謂行苦、壞苦　前云無常變異，是行苦也　今言捨是苦身，謂壞苦也　並列二倒也

又卷二八　生苦具二，謂苦苦及壞苦也　以潤生之愛從樂受而來，因中說果，即壞苦也　取出生之生，則有苦苦　心即苦體，墮地獄爲苦苦也　怨憎求不得，亦苦苦攝　其餘五苦，悉應壞苦攝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三　何者死苦　如《涅槃》中說，死有三：一放逸

慧遠《大乘義章》卷二　苦義有三：所謂苦苦、壞苦、行苦。辨此三苦，略有四門：一對緣分別，第二約緣就體分別，三約三種無常分別，四諸過相顯。言對緣者，緣別內外，內謂自心，外者所謂刀杖等緣。外中復二：一違二順。違者，所謂刀杖等事，一切苦具。順者，所謂己身命財親戚之類苦，緣別如是。從彼違緣而生苦者，名爲苦苦。刀杖等緣，能生內惱，從其所生，說名爲苦。從苦生苦，故云苦苦。從彼順緣，離壞生惱，名爲壞苦。內心涉境，說名爲行，緣行生厭，厭行生苦，故云行苦。第二約緣就體別者，心性是苦，依彼苦上，加以事惱，苦上加苦，故云苦苦。就斯以論，向前三苦，至此門中，通名苦苦。謂性苦上加前苦壞苦行苦，通名事惱。有爲之法，念念生滅，無常敗壞，故名壞苦。即此有爲遷流名行，行性不安，故云行苦。言約三種無常別者，就彼三世分段無常，宣說苦苦，心性是苦。於此苦上，加彼三世分段麤惱，名爲苦苦。又以三世分段麤苦，顯法性苦，亦名苦苦。就念無常，宣說壞苦，即是向前第二門中行壞兩苦，至此門中，同爲壞苦。就彼自性不成無常，宣說行苦，同體四相，共相集起，目之爲行。虛集之行，體無自性，行性無安，故名行苦。所言諸過互相顯者，過有三種：謂苦無常及與無我，以苦顯苦，名爲苦苦。此以事苦，顯有爲法性是苦也。無常故苦，名爲壞苦。無我故苦，名爲行苦。以法無我因緣虛集，故云行也。苦義如是。

又卷三　何者是苦苦之體相？開合不定，或總爲一，謂攝諸苦爲一苦諦；或分爲二，所謂分段變易生死。六道之報，名爲分段。三乘聖人微細生滅，說爲變易。或分爲三，所謂苦苦壞苦行苦。辨此三苦，略有五門：一對緣分別，二約緣就體分別，三約三種無常分別，四諸過相顯，五對三受以辨通局。言對緣者，緣別內外，內謂自心，外者所謂刀杖等緣。外中復二：一違二順。違者，所謂刀杖等事，一切苦具。順者，所謂己身命財親戚之類，緣別如此。從彼違緣，逼而生惱，名爲苦苦。刀杖等緣，能生內惱，說之爲苦。從苦生苦，故曰苦苦。從彼順緣，離壞生惱，名爲壞苦。內心涉境，說名爲行。緣行生厭，厭行生惱，故名行苦。第二對緣就體辨者，心性是苦，依彼苦上，加以事惱，苦上加苦，故云苦苦。就斯以論，向前三苦，至此門中，通名苦苦。謂性苦上加前苦壞苦行苦，通名事惱。有爲之法，念念生滅，無常敗壞，故名壞苦。即此有爲遷流名行，行性不安，故云行苦。言約三種無常別者，就彼三世分段無常，宣說苦苦，心性是苦。於此苦上，加彼三世分段麤惱，名爲苦苦。又以三世分段麤苦，顯法性苦，亦名苦苦。就念無常，宣說壞苦，即是向前第二門中行壞兩苦，至此門中，同爲壞苦。就彼自性不成無常，宣說行苦，同體四相，共相集起，目之爲行。虛集之行，體無自性，行性無安，故名行苦。所言諸過互相顯者，過有三種：謂苦無常及與無我，以苦顯苦，名爲苦苦。此以事苦，顯有爲法性是苦也。無常故苦，名爲壞苦。無我故苦，名爲行苦。以法無我因緣虛集，故云行也。苦義如是。

又卷三　何者是苦苦之體相？開合不定，或總爲一，謂攝諸苦爲一苦諦；或分爲二，所謂分段變易生死。六道之報，名爲分段。三乘聖人微細生滅，說爲變易。或分爲三，所謂苦苦壞苦行苦。辨此三苦，略有五門：一對緣分別，二約緣就體分別，三約三種無常分別，四諸過相顯，五對三受以辨通局。言對緣者，緣別內外，內謂自心，外者所謂刀杖等緣。外中復二：一違二順。違者，所謂刀杖等事，一切苦具。順者，所謂己身命財親戚之類，緣別如此。從彼違緣，逼而生惱，名爲苦苦。刀杖等緣，能生內惱，說之爲苦。從苦生苦，故曰苦苦。從彼順緣，離壞生惱，名爲壞苦。內心涉境，說名爲行。緣行生厭，厭行生惱，故名行苦。第二對緣就體辨者，心性是苦，依彼苦上，加以事惱，苦上加苦，故云苦苦。就斯以論，向前三苦，至此門中，通名苦苦。謂性苦上加前苦壞苦行苦，通名事惱。有爲之法，念念生滅，無常敗壞，故名壞苦。即此有爲遷流名行，行性不安，故云行苦。言約三種無常別者，就彼三世分段無常，宣說苦苦，心性是苦。於此苦上，加彼三世分段麤惱，名爲苦苦。又以三世分段麤苦，顯法性苦，亦名苦苦。就念無常，宣說壞苦，即是向前第二門中行壞兩苦，至此門中，同爲壞苦。就彼自性不成無常，宣說行苦，同體四相，共相集起，目之爲行。虛集之行，體無自性，行性無安，故名行苦。所言諸過互相顯者，過有三種：謂苦無常及與無我，以苦顯苦，名爲苦苦。此以事惱顯有爲法體性苦也。無常故苦，名爲壞苦。無我故苦，名爲行苦。以法無我因緣虛集，故稱爲行。有爲行故，體性是苦。言對三受辨通局者，受別有三：謂苦樂捨，違緣生惱，名爲苦受。順緣生適，名爲樂受。中容境界所生受心，捨前苦樂，故名捨受。三受如是，對之云何。如經中說：苦受之中，即具三苦。心性是苦。於性苦上，加彼對緣所生事惱，即名苦苦。前後生滅，無常敗壞，名爲壞苦。即此前後遷流集起，名曰行苦。亦可有爲自性虛集，名爲行苦。樂捨二受，各具二苦，所謂行壞，行壞之相，不異前釋，三苦如是。

又如經中，分爲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辨此八苦，略有三門：一釋其名，二辨其相，三對三苦。共相收攝，先釋其名。言生苦者，報分始起，謂之爲生。生時有苦，就時立稱，故名生苦。衰變名老，老時有苦，就時爲目，名爲老苦。四大增損，謂之爲病，病時有苦，就時彰名，稱曰病苦。陰壞名死，死時有苦，就時立目，名爲死苦。亦可此等當體爲名，即指生老病死爲苦，故云生老病死苦也。愛別離者，所念分張，名愛別離。愛別生惱，就緣立稱，名愛別離。怨憎會者，所惡強集，名怨憎會。怨會生惱，就緣立稱，名怨憎會。求不得者，所悕不稱，名求不得。因彼生惱，就緣立稱，是故名爲求不得苦。五盛陰者，五陰熾盛，名五盛陰。陰盛是苦，就體立稱，是故名爲五盛陰苦。亦盛者，盛受之義。五陰之中，盛前七苦，是故名爲五盛陰苦。若正應言五陰盛苦，名義如是。

又《維摩義記》卷三　苦義亦二：一世諦門，二眞諦門。世諦門中苦別有三：所謂苦苦、壞苦、行苦。此三廣釋如四諦章。今略辨之有三種門：一約緣分別，緣別內外。內心涉求，名之爲內。刀杖等緣，目之爲外。外有違順刀杖等緣，名之爲違。己身命財親戚之類，說以爲順。外中違緣，能生內惱，名之爲總。從彼苦緣，生於苦心，從苦生苦，故名苦苦。外中順緣，在

能生樂，壞則生苦，故名壞苦。內心涉求，名之爲行。文行被惱，厭之生苦，名爲行苦。第二約緣就體分別。心性是苦，於此苦上，加以事惱，苦上加苦，故名苦苦。加何等苦，加前三苦惡名苦苦。有爲之法，念念滅壞，名爲壞苦，前後遷流，目之爲行，遷流不安，名爲行苦。第三約就三種無常，以別三苦，約就向前分段無常，以說苦苦。有爲之法，體性是苦，於上加以分段麤苦，苦上加苦，故云苦苦。又以三世分段麤苦顯有爲法本性是苦，用苦顯苦亦名苦苦。約念無常，宜說壞苦。有爲無常，念念滅壞，故名壞苦。約就自性不成無常，宜說行苦。同體四相，因緣虛集，目之爲行。虛集之行，體無自性，自性無安，故名行苦。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 此之三苦解有四義：一對緣分別，緣別內外。內心涉求，名之爲內，自餘名外。外有違順，刀杖等違。己身命財親戚之類，說以爲順。外中違緣，能生內惱，故名爲苦。從斯苦緣，生於苦心，從苦生苦，故名爲外。外中順緣，在能生業，壞能生苦，緣壞致惱，故名爲苦。內心涉求，因之爲行，厭行生惱，名爲行苦。第二約緣就體分別。心性是苦，苦上加苦，故名苦苦。加何等苦。所謂加前對緣三苦，同名苦苦。有爲之法，必當敗壞，名爲壞苦，即此有爲遷流名行。行性不安，名爲行苦。第三約就三種無常以別三苦，就彼分段無常分齊宣說苦苦。心性是苦，於性苦上加以三世分段麤苦，故名苦苦。又以三世分段麤苦顯法性苦，亦名苦苦。就念無常宣說壞苦，彼念無常遷流破壞，故名壞苦。是則向前第二門中行壞二苦，至此門中同名壞苦。就彼自性不成實無常，宣說行苦。同體四相互相集起，故名爲行。虛集之行，體無自性，自性無安，故名行苦。故經說言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第四諸過相顯以明三苦。以苦顯苦，名爲苦苦，謂以麤苦顯於細苦。以無常顯苦，名爲壞苦。以無我顯苦，名爲行苦。諸法無我因緣虛集，故名爲行。苦義如上。

又 報起名生，生時有苦，故名生苦。衰變名老，老時有苦，故曰老苦。違損名病，病時有苦，名曰病苦。陰壞稱死，死時有苦，名爲死苦。又復生等體性是苦，故名生苦乃至死苦。所好分張，名愛別離。因離致惱，名愛別苦。所惡強集，名怨憎會。因會生惱，名怨憎會苦。所欲不稱，名求不得。因求致惱，名求不得苦。五陰熾盛，名五盛陰苦。又苦陰中盛前七苦名五盛陰苦，正則應名五陰盛苦。

又 苦受之中備具三苦。先舉後列：於苦受中違緣逼惱，名爲苦苦。緣壞致惱，名爲壞苦。厭行生惱，名曰行苦。又心性是苦，於理性苦上加前三苦，通名苦苦。即彼心體無常，壞滅名爲壞苦。即此心體遷流名行。行流不安名爲行苦。又復前後無常破壞同名壞苦。同體四相虛集名行。虛集之行體無自性，自性無安，名爲行苦。餘之二受，各具二苦，所謂行壞，與向後門三苦之中行壞苦同。

又 苦有三重：一苦，二諦，三者是實。逼惱是苦，因緣有無，法相不謬，目之爲諦。窮其本體是如來藏性。如來藏性由來不起，今亦無滅，自性常寂，苦體實然，故名爲實，餘亦如是。今約此義，彰觀差別。爲明菩薩，兼舉凡夫二乘顯之。苦中初言，以是義故，凡夫有苦而無諦者。以前凡夫所有之愛，但名爲集，不名諦故。苦中亦爾，但有其苦，而無其諦，所以有苦。未有智解知見法相，所以無諦。尚無有諦，焉得見實。聲聞緣覺，有苦有諦而無實者，此人現有分段殘果，當有變易生死正果，故言有苦。知苦因緣假有無性，名有苦諦。未窮苦本，所以無實。諸菩薩等解苦無苦，是故無苦。而有實者菩薩，變易生死未盡，亦應有苦，以其證實解苦無苦，故隱不論。知苦實性，名爲解苦。不見苦相，故云無苦。是故下結。良以是人解苦無苦，是故無苦。既知法相，亦知苦實，名爲眞諦，集亦如是。滅道諦中，偏約二乘，以顯菩薩。聲聞緣覺，斷惑有滅，未窮法實，所以非眞。菩薩斷惑，所以有眞，道亦如是。

又《無量壽經義疏》卷一 苦中有三：一求財苦；二有田下，明守護苦；三橫爲下，明散失苦。

智顗《法界次第初門》卷四 苦以逼惱爲義。一切有爲心行，常爲無常患累之所逼惱，故名爲苦。苦有三種：一苦苦，二壞苦，三行苦。今明三苦，有別有通。別者三苦，即別對三受。苦受從苦緣生，情覺是苦，即苦苦也。樂受樂壞時生苦，即是壞苦。不苦不樂受，常爲無常遷動，即是行苦也。若通論三苦，則三受通有三苦也。所以然者，三受之心即是苦，通從苦緣生故。通是苦苦。三受之心，通爲壞相，所壞故通，是壞苦也。三受之心，通是起役運動不停之相，故通是行苦也。若三受心，若別若通，無非是苦者，當知苦是審實而有，故名諦也。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三一 苦者，經有二文：一云受苦，二云愛

苦　愛義稍弱，義解皆通。言受者，由此受故，則受於苦。言愛苦者，經中多言愚愛爲苦，就觀因緣，今亦準前四觀不同，體中爲四：一明因果相生，二觀五道皆苦，三觀三界皆苦，四觀八苦。

吉藏《中觀論疏》卷七《苦品第一二》　問：云何名苦耶

答：釋迦一化略有三門：初明一苦，次明三苦，後明八苦。言一苦者，佛初生墮地，即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說偈言：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此即一苦教也。

問：云何名一苦耶

答：一云，三界皆有苦受故，皆是苦苦。《成論》云：三界皆有苦受，但重輕爲異耳。二云，三界皆一行苦成，以行苦故，一切皆苦。三云，總說衆苦，名爲一苦。故《法華》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常有生老病死憂患，以三界同有此患，名爲一苦。《衆事分阿毘曇》，欲界名苦苦，色界名壞苦，無色界有行苦。以三界具於三苦，故云三界皆苦也。

問：何故爾耶

答：依《毘曇》義，欲界有苦受，故云苦苦。色界無苦受，但有樂受，而樂受壞時生苦，名爲壞苦。無色界無復形質，壞義不顯，但爲無常遷役，故云行苦。此一苦教也。次說三苦者，有二種三苦：一衆生人明苦如《百論疏》出二《涅槃經》云：苦受者名爲苦苦，餘二受者壞苦行苦。諸師穿鑿異論紛紜，竟未有知其門者。今僅依《俱舍論》三藏所說言苦：受生時苦，住時苦，滅時苦。以苦受生，住二時皆苦，故與苦苦之名。樂受生時，樂住時樂，唯果報壞時苦，是故樂受，名爲壞苦。捨受生住壞三時，苦義並皆不彰，但爲無常所遷，是故捨受，稱爲行苦。《成論》師云：隨地判者，三塗是苦，受爲苦苦，人天至三禪是樂受爲壞苦，四禪至悲想非非想爲捨受，是行苦。隨義判者，一一地具三苦，但上二界三苦輕，下界苦重耳。《智度論》云：上界死苦，甚於人間，故知上界亦有苦受，不同數人上界並無苦受。若見親緣發樂受，若睹怨憎起苦受，非怨非親生捨受，此三緣發三受也。如寒遇火爲樂，轉近燒則苦受，二中間爲捨受，但一火緣具生三受。次八苦教者，十月處於胎獄備受煎燒，初生之時冷風觸身與地獄無異，名爲生苦。《法華經》云：嬰兒而面皺，齒疏形枯竭，念其死不久，名爲老苦。一大不調百一病，總四大乖反四百四病，稱爲病苦。夫死者，天下之極悲也。刀風解形，身離神逝，名爲死苦。又東子西，兄南弟北，名愛別離苦。所不愛者，而共聚會，名怨憎會苦。所覓之事而不遂心，名求不得苦。有斯五陰衆苦熾盛，名五盛陰苦。又此五陰盛貯衆苦，名五盛陰苦。

又　問：八苦云何攝三苦

答：《涅槃》云，生具五種，則生中具含三苦。老病死細論具三苦，麤判有行壞二苦，死與愛別離是壞苦，怨憎會是苦苦，求不得有二：一求善法不得，此壞苦。二惡法未離，是苦苦。此招提釋也。若以《俱舍論》三苦釋之則可知，此八苦中以有苦受，必具二苦，則知八苦皆具三苦，但解苦數論不同數人言：色心等三聚皆苦。所以然者，一切有爲之法皆欲樂住，今爲無常切之，是故皆苦也。若《成論》云：唯心是苦，餘二聚無苦。而經說色皆苦者，此是苦具，故名苦耳。數人雖云色心皆苦，然有漏之法爲無常切故苦，以無漏爲無常切，則順於涅槃，故不苦也。《成論》明有漏無漏皆悉苦也，依後文外道明苦最狹，唯苦受是苦。

又《法華義疏》卷六　問：此九種苦云何配八苦耶

答：初現苦中，生老病死即四苦也。五欲財利二種苦屬求不得苦。三途屬怨憎會苦。貧窮困苦亦屬求不得苦。次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文說之。後總結諸苦是五盛陰苦也。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第二合上傷子未離也。沒在其中者，衆苦如海，衆生沒在苦海內也。歡喜遊戲，謂於苦果上更起貪著，則是重造苦因也。合上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者，前明貪愛今辨愚癡，即癡愛也。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者，自上已來見衆生受苦果造苦因，今見其輪迴不息也。

又　問：憂悲苦惱屬何苦耶

答：並屬死苦所攝。《十地經》云：死別離時，愚人貪著，心熱名憂，發聲啼哭爲悲，五根相對爲苦，意根相對爲憂，苦轉深爲惱。《稻竿經》言：追感往事言聲哀感，名爲憂。追思相續，名爲悲。苦事逼身，名爲苦。煩惱纏縛故，名惱也。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第二明於外財五欲生苦也。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衆苦者第三苦也。此與上異者，上明貪著財輕，今辨追求事重。同是外物生苦，以貪有輕重爲二也。後受地獄下第二明生報，則三途爲三苦也。若生天上者，第三辨後報三苦，謂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此三通人天，故正法念經說天亦有貧窮

又卷七　以三苦故者，即貪著三界故受三苦也。所言三苦者，一苦苦，二壞苦，三行苦。有人言：苦受是苦中之苦，故有重苦之名。有人言：心爲苦體，緣逼生苦。體具合說故，名苦苦。《衆事分毘婆》云：欲界爲苦苦，色界爲壞苦，無色界爲行苦。欲界雖具三苦，但欲界有苦受故，名苦苦。色界無外逼生苦，但有果報壞時苦。無色界非但無外逼生苦，而果報壞時苦亦不顯，但有無常所役故苦。夫有重必有輕，則欲界具三苦，色界具二苦，無色界但一苦。《俱舍論》約三受釋三苦：苦受爲苦苦，以苦受生時苦住時苦。以二時苦故，受重苦名，稱爲苦苦。樂受爲壞苦，以樂受生時不苦，住時不苦，但壞時苦，故名壞苦。捨受名行苦。捨受三時苦皆不顯，但有無常所切，故云行苦。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六　於天人中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道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怖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遣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裏衰惱苦，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爲他輕毀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大苦。

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五　上來欲界具有七苦，現在後世五趣等苦，具有三苦。色界唯有壞苦、行苦。有樂捨故。對法引經：色界有壞苦，云人變壞心。無色但有行苦，一苦無樂受故。欲界具八苦，上界無前七

又卷六　三苦者：一苦苦，二壞苦，三行苦。謂苦受自相，及順苦受若根，若境並相應法。五蘊一分是苦苦性。乖緣逼迫，名之爲苦。此苦即苦，故名苦苦。即八苦中前之五苦，皆名苦苦。樂受自相及順樂受若根，若境並相應法。於變壞位能生憂惱，故名壞苦。又由愛故合心變壞，亦名壞苦。五蘊一分是壞苦性。即八苦中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皆是壞苦。捨受自相及順捨受若根，若境，並相應法，或於一時，由前二苦麤重所隨，不離前二無常易脫所隨逐故，名爲行苦。不唯捨受獨名行苦，有漏五蘊全是行苦。即八苦中略攝一切五取蘊苦，皆是行苦。如唯識第八，緣生之中，諸文不同，由退流故，受此生死。或此不說皆曰退流，但總相言，三苦逼迫，受諸熱惱

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二　苦謂三界有情及處，即業煩惱所生所起理實有漏無非是苦。此略有三：諸有漏法，性墮遷流，逼迫不安，皆名行苦。世間諸樂，必歸壞盡，緣合纏憂，俱名壞苦。性已逼迫，更增楚切，難忍重生，皆名苦苦。此苦即厄災難義故。苦或八苦，住胎出胎俱受逼迫，衆苦根本名生苦。時分朽壞名老苦，大種衰變名病苦，壽命衰沒名死苦，不愛現前名怨憎會苦，所愛乖離名愛別離苦，所希不遂名求不得苦，諸有漏行名略攝一切五取蘊苦。厄謂八難及諸危惙小三災等，由未照空，境相拘縛心起分別，發煩惱業五趣苦生。

又《說無垢稱經疏》卷五　苦乃八苦三苦之所惱故。八苦者：一生苦。此有二種：一衆苦所逼故，二餘苦所依故。於母胎中生熟藏間，具受種種極不淨物所逼迫故。正出胎時，後受支體逼切大苦。自後復有老病死等衆苦隨逐。二老苦，時分變壞苦故。三病苦，大種變易苦故。四死苦，壽命變壞苦故。五怨憎會苦，合會生苦故。六愛別離苦，別離生苦故。七求不得苦，所希不果生苦故。如有頌言：趣求諸欲人，常起於希望。諸欲若不隨，惱壞如箭中。八略攝一切五取蘊苦。麤重不安生苦故，爲此八苦之所惱亂，與煩惱病爲所依器，多諸過患。一百五苦所隨逐故，變壞之法，不久停故，無常故苦。生分無常爲緣故，苦苦性可了知。滅分無常爲緣故，壞苦性可了知。俱分無常爲緣故，行苦性可了知。故以變壞，而釋苦義。

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卷二二　苦諦由三苦合，名爲苦諦。一苦苦性，謂苦受，生時苦，住時苦，名苦苦也。二壞苦性，謂樂受，生時樂，住時樂，壞時苦，名壞苦也。三行苦性，謂不苦不樂受。由行成苦，衆緣遷作故，無常性故，名行苦也。如所應一切者，一切有漏，如其所應，與三苦合，皆名苦諦。一可意有漏法，與壞苦合，名爲苦也。二不可意有漏法，與苦苦合，名爲苦也。三餘有漏法，與行苦合，名爲苦也

善導集記《觀無量壽佛經疏》卷二　八苦中，取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苦此名五苦也。更加三苦，即成八苦。一者五陰盛苦，二者求不得苦，三者怨憎會苦，總名八苦也。此五濁五苦八苦等，通六道受，未有無者，常逼惱之。若不受此苦者，即非凡數攝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三　生老病死者，此有四苦。憂悲苦惱者，於欲界中隨遇苦緣，種種憂悲逼切故。憂下之兩句明其四苦。怨者，怨憎會苦。親者，愛別離苦。言逼迫者，五盛陰苦，謂五蘊身生滅遷流逼迫性故。能與願違者，求不得苦也。又生老病死五盛陰苦，此流轉苦通於三界，是行苦故。怨憎愛別此相違苦，是苦苦攝，唯欲界故。求不得苦

此之受用是壞苦攝，亦唯欲界　依樂受者，亦通色界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一《四諦品立四諦章》　苦有三種：一苦類，二苦諦，三苦聖諦。集滅道等亦同　苦類凡夫得，苦諦聲聞得，苦聖諦菩薩得　苦類者，苦家流類，如苦苦壞苦等　通情切已，而無其理　苦諦者，有無常等道理，翻凡成聖，從理正故得諦名　苦聖諦者，得法無我分，是自所依，順理故得其聖名　亦名有爲四諦，無爲四諦　聖諦者，即無爲四諦　故《十住經》云：復以苦習盡道，分別五陰　生者滅者，有增有減，而悉無形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離苦　所欲不得亦復是苦　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最勝名曰知苦

又卷三《三苦八苦章》　三苦者，苦苦，壞苦，行苦　苦者，苦受體　苦者外苦具　壞者，苦緣　壞苦者，苦受體　行者，無常遷變不住名行，亦是苦受緣

問：無常行但是無常義，何得名苦

答：無常有二義　一自體無常，二無常切己，名苦　苦義雖同，望事麤細有別，亦可不別　何以故　以無常切己，附在觀中，少觸大苦　八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　五盛陰苦有二義：一攝前七苦，總爲五盛陰　二諸苦麤，重名五盛陰　八苦約事不同　苦體不異三苦，其二苦教異本爲　初入法人，生脈離相，即苦類攝，未有道理　若入四諦，即苦諦攝　何以故　爲聖教興，令得諦故　乃至苦聖諦義，亦準可知　所以知之，爲大乘義，含始終故　此苦在凡夫是苦類，在聲聞人苦諦　若菩薩位初教即空，名苦聖諦　故《維摩經》云：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　若約終教，苦即真如，一切法亦如也故　若約一乘，前義爲一乘所目，名爲一乘，亦苦類等四義　人因陀羅微細等，成無盡故　餘義如別章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卷三　是因緣身具有三苦　迷者不了謂有樂淨，即見取攝分有戒見　二明所依觀門者，三性同上理實通論諸因緣，分通三苦　今約相分無明行等，以爲行苦　觸受二支，名爲苦苦　愛取有等，以爲壞苦　行苦漸增治身常住計有樂淨，苦苦治身自在有樂淨執，壞苦治身究竟計有樂淨，此名順俗觀　但以三苦及知苦智爲此觀體

此苦何得通三性

答：如經說不生不滅是無常義等　又云：是苦是諦是實　又廣如《中邊論》。準之思之可解　此依經文辨　釋文者，所以五支名爲行者，諸分漸增未對苦具，但行相增　所以觸受爲苦苦者，爲此二支對外苦具增　所以愛等名壞苦者，是未來世生因緣故違現在身，顯其現在非久住世　愛取有體非是壞相顯他壞增，名爲壞苦

湛然《法華文句記》卷六　八苦者，倒果也　《大經》十二云：所言苦者，逼迫爲義　言逼迫者，三苦八苦　言三苦者，依三受生苦受生苦苦生在欲界苦等三途，故云苦苦　三界已苦，欲界復苦，故云苦苦　樂受生壞苦，樂壞時苦等於三途，故云壞苦　處中苦者，名爲行苦，通至無色　《俱舍》云：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置眼睛上爲損極不安　凡夫如手掌，不覺行苦　睫故《大經》云：於下苦中橫生樂想　別論雖爾通遍三界，各具三苦　言八苦者，即生等是　生苦有五：一生苦即初受胎時，二至終，三增長，四出胎，五種類　老有二種：念念終身　又有二種：增長滅壞　病苦者一：四大不調　即有二種，謂身病心病　死苦者有三：一業報，二患對，三時節代謝　復有二種病死外緣云云　愛別離者，捨所愛故，即是壞苦　怨憎會者，即是苦心　苦心領於苦境故也　求不得者，還約愛離怨會以說　五盛陰者，經釋前七是五盛陰　迦葉難言：是義不然，如佛告說一切衆生皆求於色，色若是苦不應求色　佛言：苦有三種，即三受是　雖求不得不苦，如前　若知去起念處觀　《俱舍》云：修五停已，次修念處　謂以止觀自相共相，修身受心法，自相別修也　一切有爲皆無常相，一切有漏皆是苦相及一切法空相　除此三外，自餘一切皆法念處攝　一一各有三緣，謂自他俱總成十二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二八　《瑜伽論》說苦有一百一十者，一百即四十四論，增數明之　初云謂有二苦：無差別流轉之苦，一切有情無不皆有流轉苦故　復有二苦：一欲爲根本苦，謂可愛事若變若壞所生之苦　二癡異熟生苦，謂若猛利體受所觸　即於自體執我我所，愚癡迷悶生極怨嗟　由是因緣受二箭受，謂身箭受及心箭受　復有三苦：一苦苦，二行苦，三壞苦　次云復有四苦，五有五苦，六有六苦，七有七苦，八有八苦，九有九苦，十有十苦，共成五十五苦　次論云：當知復有

九種苦：一一切苦，二廣大苦，三一切門苦，四邪行苦，五流轉苦，六不隨欲苦，七違害苦，八隨逐苦，九一切種苦。其第一切苦，開爲二苦：一宿因所生苦，二現緣所生苦。其第二廣大苦開爲四苦。第三一切門苦，亦開四苦。第四邪行苦，開五。五流轉苦，開六。六不隨欲苦，開七。七違害苦，開八。八隨逐苦，開九。九一切種苦，開十。復成五十五故，兩段合一百一十苦也。

又卷四九　一苦法智忍者，苦即苦諦，法者即彼能詮教，智者所謂加行道中緣苦法智，忍者無漏忍。忍前苦法智也。此苦法智忍觀苦下如，能斷三界見道二十八種分別隨眠，欲苦有十，上二界苦各九以除瞋故，三界合有二十八也。

二苦法智者，法謂苦如，能緣苦如之智名苦法智，三苦類智忍者，謂苦法智無間無漏慧生等。意云此第三心於一剎那，各別內證法忍法智。謂二心後乃至無學一切聖人法，從此二心彼得生故，故云皆是此類。四言類智者，此智但緣第三苦類智忍。故《雜集》云：於苦類忍內證即可，故名苦類智。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二六　其成三苦：一，無明行及六根是行苦。是迷境攀緣不息故是行苦。二，觸受是苦苦。明受諸觸有愛憎生苦，以受觸時即有苦，更加貪戀及以憎嫌，苦更加苦。餘是壞苦者。於十二有支中，從名色識取愛有生老病死，七是壞苦。但觀無明滅即行滅，即三苦滅，十二有支滅。

道誠集《釋氏要覽》卷三　苦逼迫爲性，由彼貪欲，乃生苦故。《佛地論》云：惡事有二種：一者衆生，二者七地。且衆生有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冤憎會苦，八憂悲苦，二土地者：如說國土多寒多熱，無救護，多飢多病等。《法句經》云：天下之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皆由於身。夫身者衆苦之本，禍患之源。勞心極慮，憂畏萬端，三界蠕動，更苦殘害，吾我縛著，生死不息，皆由於身與欲。離世當求寂滅，攝心守正，怕然無想，可得泥洹，此最爲樂。《身苦偈》云：乘騎疲極故，求索住立處。住立疲極故，求索坐息處。坐久疲極故，求索安臥處。衆苦從作生，初樂後則苦。視瞬息出入，屈身坐臥起行立及往來，此事無不苦。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四　苦以逼惱爲義。一切有爲心行，常爲無常患累之所逼惱，故名爲苦。苦有三種：一苦苦，二壞苦，三行苦。今明三苦，有別有通。別者，三苦即別對三受。苦受從苦緣生，情覺是苦，即苦苦也。樂受樂壞時生苦，即是壞苦。不苦不樂受常爲無常遷動，即是行苦。若通論三苦，則三受通有三苦。所以然者，三受之心即是苦，通從苦緣生，故通是苦苦。三受之心，通爲壞相所壞，故通是壞苦。三受之心，通是起役運動不停之相，故通是行苦。行以遷流爲義，故《楞嚴》云：譬如瀑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古德頌行苦，密遷云：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安眼睛上，違害極不安。愚人如手掌，不覺行苦遷。智者如眼睛，違極生厭患。《智論》云：無量衆生有三種身苦老病死，三種心苦貪瞋癡，三種後世苦地獄餓鬼畜生。《法句經》云：昔四比丘論世苦事，一云婬欲惱人，一云飢渴逼體，一云瞋恚擾亂，一云驚怖恐懼，各執已是競謂他非。佛知遂問，比丘具答。佛言：汝等所論，不究苦義。身爲諸苦之本，衆患之原，當求寂滅，此最爲樂。

元照《阿彌陀經義疏》卷一　三界六道，總名苦果，於中復有八苦五苦三苦。生、老、病、死，貧困、愛別、怨會，求不得爲八苦也。殺、盜、婬、妄、飲酒五種惡業，並是苦因，必招苦果，名五苦也。苦苦、壞苦、行苦名三苦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一　苦即三苦八苦。三苦謂苦苦、壞苦、行苦。八苦謂生、老、病、死，求不得，五陰盛，愛別離，怨憎會。集即業惑，如逐妄中說。滅即有餘、無餘二種涅槃，入經可見。道即八正道，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諦者，誠實義。如世間苦集，逼迫和合事無虛謬，名爲實義，非謂不生不滅名實。即說苦定苦集定集等，以是義故四皆是也。故《遺教經》云：日可令冷，月可令熱。佛說苦諦實苦，不可令樂。即如佛於鹿苑爲五比丘三轉四諦法輪之例也。三轉者：一示相轉，示謂顯示苦行相等，令其悟解。云此是苦，此是集等。二勸修轉，勸謂誡勸，令其修斷。云此是苦汝須知，此是集汝須斷等。三作證轉，作證謂引已所作，令其信受

無明

綜述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六五　心不了緣，非好取好，名爲無明者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六　問曰：無明及與愛取俱是煩惱，何故過去偏說無明現彰愛取

理實曾等，爲分世別。隱顯異論，等爲分世。非無所以，解有兩義：一本末別。無明是本故，先論之。愛取是末故，在現說。二強弱分別。迷其本際建集生死，無明力強，是以先說。牽生當果，愛取力強，是以後辯

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二　夫解脫者，因眼見色，生貪愛心，名爲無明。爲愛造業，名之爲行。未睹色時，名爲獨頭無明，亦名無始無明，亦名不共無明。若眼不對色，則不能生愛，無能共合故。無愛行二法，不能於中種識種子，是故名爲無明，獨頭無明，不共無明。二乘聲聞，及諸行人，初入道者，不能斷此無始無明。諸佛菩薩及二乘行人，但斷有始共作無明，共愛合故，名之爲伴。能作行業，名爲始生，是身初因，是故爲無始無明。無明爲父，愛心爲母，行業和合，生識種子，亦得名爲種識種子。種未來身故名爲種，名色是受故名生。如是別知乃能斷除

慧遠《大乘義章》卷六《三障義兩門分別》　言三障者，謂皮膚骨。論其體性，唯一無明。故地持半說爲智障，麤細不同，分爲此三。相狀如何，所障法身事等如懺。能障無明階降不同。如皮膚骨：麤品無明，淨淺如皮，故就喻名說爲皮障。中品無明次深如膚，故從喻稱說爲膚障。細品無明，窮深如骨，從喻立目說爲骨障。亦可從於所障爲名，所障法身階降有四：一皮，二膚，三骨，四髓。地前菩薩法身如皮，初地已上乃至七地法身如膚，八地已上至第十地法身如骨，如來地中法身如髓。能障無明差別有三：謂麤、中、細。麤品無明有兩種義，說爲皮障：一麤品無明，與彼先成下品法身，處在同，如似世人皮中之患，故曰皮障。二麤品無明，障於未起下品法身，故云皮障。中品無明亦有兩義，說爲膚障：一中品無明，與彼先成中品法身同在一處，如似世人膚中之患，故名膚障。二中品無明，障於未起中品法身，故稱膚障。細品無明，亦有兩義，說爲骨障：一微細無明，與彼先成微細法身，同在一處，如似世人骨中之患，故名骨障。二微細無明，障於未起微細法身，故名骨障。法身之髓，精窮出累，故不說障。隨義細分，理亦有之，故《地論》中說，如來地有微細障，名義如是

又卷八　言無明者，依如《毘曇》：癡闇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實》：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何故如是？《毘曇》闇惑爲過，《成實》唯以取執爲患，故說不同。大乘法中，癡闇取執，並是過患。兩義兼取，名義如是。體相云何？宗別不同，所說亦異。有一論師，宣說無法，爲無明使。彼人所說，無智慧處，即是無明，更無別法。如人不語，正名無語，是中更無不語法生。《成實論》中，非破此義：經說無明爲生死因，若是無法，云何爲因？若依《毘曇》，有二分別：一對諸使以別無明，無明有二，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者，於彼諦理及以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爲不共。言相應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智之心，與諸使合，名爲相應。二約竟分別，無明有二：一者迷理，於四真諦，闇惑不了。二者迷事，於陰界入色香味等，不能正解，起諸業行，此等皆是無明使也。依如成實，無明亦二：一者取性，二者現起。言取性者，一切凡夫執性之心。此之取性，遍通一切善惡無記三性之心中。故彼《成實・無明品》云：一切凡夫未入空者，常有邪見，名爲無明

又　問曰：後起相應無明不別緣法，云何能得緣前身見

與後身見相應緣故。身見無明同時起者，名相應縛，諸使齊閑，不共無明，望相應無明，無相應義，是故除之，無二無明一時並故。又不共無明望於餘使，亦無相應義，是故除之。無漏緣使，不緣有漏，是以不說。言非緣縛非相應者，無漏緣中不共無明，望相應無明及望餘使，非是緣縛，緣無漏故非相應縛，不同時故。無漏緣中邪見及疑，除相應無明，望於餘使，亦非緣縛，緣無漏故。非相應縛，不同時故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二　《正法念》云：畫人分佈五彩，圖一

切形，端正醜陋，不可稱計　原其根本，從畫手出　六道差別，非自在等作，悉從一念無明心出　無明與上品惡行業合，即起地獄因緣，如畫出黑色　無明與中品惡行業合，起畜生道因緣，如畫出赤色　無明與下品惡行合，起鬼道因緣，如畫青色　無明與下品善行合，即起修羅因緣，如畫黃色　無明與中品善行合，即起人因緣，如畫白色　無明與上品善行合，即起天因緣，如畫上上白色　當知無明與諸行合故，即有六道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等　隨上中下差別不同，人天諸趣苦樂萬品　以生歸死，死已還生，三世盤迴，車輪旋火

又卷三　所言下智觀者，觀受由觸觸由入，入由名色，名色由識，識由行，行由無明　無明顛倒，不善思惟，致不善行，感四趣識名色等　若善思惟，致善行，感人天識名色等　觀此無明，念念無常，前後不住　所生善惡，遷變速朽　所受名色，衰損代謝　煩惱業苦，更互因緣，都無暫停　過去二因，現在五果，現在三因未來二果三世迴復，猶若車輪　癡惑之本既無常苦空無我，則無明滅　無明滅故，諸行滅，乃至老死滅　若不然，火是則無煙，是名子縛斷　無子則無果，滅智灰身，離二十五有，是名果縛斷　則是下智觀十二因緣，得聲聞菩提也

中智者，觀受由觸乃至行由無明　無明秖是一念癡心　心無形質但有名字，內外中間求字不得，是字不住亦不不住　猶如幻化虛誑眼目，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生　無所有故假名無明　不善思惟心行所造，以不達無明如幻化故　起善不善思惟，則有善不善行　受善不善名色觸受今達無明如幻故，則諸行亦如化，從幻生識名色等皆如幻　愛取有生三世輪轉，幻化遷改都無眞實　有智之人，不應於中而生愛恚　無明既不可得，則無明不生，不生則不滅　諸行老死亦不生不滅　不生故則非新，不滅故則非故　非故者無故可畢，非新者無新可造　無新者子縛斷，無故者果縛斷　是名中智觀十二因緣，得緣覺菩提

上智觀者，觀受由觸乃至行由無明　無明秖是癡一念心　心癡故派出煩惱，由煩惱派出諸業，由業派出諸苦，觀此煩惱種別不同　不同故業不同，業不同故苦不同　諸行若干，名色各異　種種三道，無量無邊，分別不濫知因此煩惱起此業得此苦，不關彼業及彼煩惱，如是三道覆障三德　破障方便亦復無量　無明若破，顯出般若　業破顯出解脫，識名色破顯出法身，愛取有老死亦復如是　自既解已，復能化他　於一切種知一切法，起道種智導利衆生　是名上智觀十二因緣也

上上智觀者　觀受由觸乃至行由無明　知十二支三道即是三德，豈可斷破三德更求三德，則壞諸法相　煩惱道即般若，當知煩惱不闇般若即煩惱，般若不明煩惱既不闇，何須更斷　般若不明何所能破，闇本非闇不須於明　如耆婆執毒成藥，豈可捨此取彼　業道即是解脫者，當知業道非縛　解脫即業者，脫非自在，業非縛故，何所可離　脫非自在，何所可得　如神通人，豈避此就彼耶　苦道即法身者，當知苦非生死，法身即生死　法身非樂，苦非生死，何所可憂　法身非樂，何所可喜　如彼虛空，無得無失，不忻不戚　如是觀者，三道不異三德，三德不異三道，亦於三道具一切佛法　何者三道即三德，三德是大涅槃，名祕密藏　此即具佛果　深觀十二因緣，即是坐道場　此即具佛因　佛因佛果皆悉具足，餘例可知　是名上上智觀十二因緣　得佛菩提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三一　無明者，內心不了名內無明，不別外事即外無明

吉藏《中觀論疏》卷七　經云：十二因緣即是十二汲井　以老死爲井脣，無明爲井底　無明下有實相水，所謂甚深甚深　惑心始起，名爲無明　無明漸次造行乃至老死，從彼極深出至淺處，去次遠遠增枯竭，故有憂悲苦惱

又　知十二因緣空，即是第一義諦　悟第一義空，即十二因緣便滅　不見第一義空，則是無明　以無明故，便起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又卷一〇　問：十使中無明三毒中，無明與無明支有何異也

答：十使中，無明唯取無明使爲無明　三毒中，無明除貪瞋二使已外，餘皆是無明　今此中通取一切煩惱悉爲無明，爲發業故　又，雖通此一切煩惱，示無明是生死本故，但說無明　爲後起三行者第二次辨行支　行者以起作爲義，謂起作生死果也，即身口意三行，亦是罪福不動等三行

問：無明既具因緣二義　經中何故，但說無明緣行不說因行

答：《婆沙》云，亦得說因　如《摩訶尼陀經》明如生爲老死因，乃至無明爲行作因　又解：若言無明因行但言是因緣，今說無明緣行具得四緣　成實者云：因義生於無法，緣義即二有相由　今說有有牽連，即生死不絕，故

說緣行不說因行。又因親緣疏，疏既牽連不絕，即因義不得說也

又 問：無明有因，老死有果不

答：《婆沙》二釋：一云無明有因，謂不正憶念；老死有果，謂憂悲苦惱。但不在十二因緣中別說耳。二云無明有因，老死有果，亦在十二因緣中說。無明有因，所謂老死；老死有果，所謂無明。現在愛取，是過去無明現在名色，六入觸受，此四若在未來，名爲老死。如說受緣愛，當知說老死緣無明也。故十二緣猶車輪轉。

又《勝鬘寶窟》卷四 無明常有，故說無始也。體非慧明，故名無明。在一切心中成就，不同現起，故名爲住。以此無明住，生一切煩惱，故說爲地

又 問：四住中有住有起，無明中何故但說住不說起

答：以無明住地，更無別起，故不別說起。只以前所列見受等，通說爲無明所起也。有人言：此無明是生死本因，故云無始是始。是以《攝論》云：無始者，即是顯因也。若有始則無因，以有始則有初，初則無因。以其無始，則是有因。所以明有因者，顯佛法是因緣義。有人言：無始無明者，始背明入暗時，煩惱微細，唯同是一無明，無有四心次第起，故言心不相應。此師云：所以明相應不相應者，爲欲簡惑麤細。或麤者有四心故相應，惑細者無四心，故不相應也。無始者有二釋：一云無明無有始，故衆生無頭，波若無底。二云無明最在初實錄有始，但無有一法在此前者，故言無始也

又《百論疏》卷一 問：見有外塵有何過患

答：想謂有塵，即是無明。以見有塵便見塵有淨不淨，故於塵起淨不淨倒，即是從無明生於顛倒。以生淨倒是故起貪，生不淨倒即便起瞋，貪瞋因緣是故起業，起業故感二生死苦，名苦集諦。是故由塵有一切過患也。悟塵本空則無明滅，故不起淨不淨倒則顛倒滅。淨不淨滅故不起貪瞋，貪瞋無故不起業苦，便得解脫，名滅道諦。故具得四諦觀。

又《大乘玄論》卷三 凡夫性無明開爲二：一者障一切法無明，二者潤三惡道無明

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二 若依《毘曇》：擬暗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毘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爲無明，與諸使合，名爲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三 二十無明，謂：初，凡夫性無明。二，依業等於諸衆生起邪行無明。三，心遲若無明，聞思修忘失無明。四，微細煩惱行共生身見等無明。五，下乘般涅槃無明。六，麤相行無明。七，微細相行無明。八，於相作功用心無明。九，於衆生利益事不用功用無明。十，於衆法中不得自在無明並心迷不解，名曰無明

二有二十二無明：一，法我分別無明。二，惡道業無明。三，微細犯過無明。四，種種相業行無明。五，欲愛無明。六，具足聞持陀羅尼無明。七，三摩跋提愛無明。八，行法愛無明。九，生死涅槃一向背取思惟無明。十，方便所攝修習道品無明。十一，證諸行法生起相續無明。十二，相想數起無明。十三，微細相行起無明。十四，一向無相思惟方便無明。十五，於無相觀作功用無明。十六，相行自在無明。十七，無量正說法，無量名句味，難答巧言自在陀羅尼無明。十八，依四無礙解決疑生解無明。十九，六神通慧無明。二十，入微細祕密佛法無明。二十一，於一切應知境微細著無明。二十二，於一切應知境微細礙無明。此二門煩惱，局在初教直進門中，所以得知由此二門煩惱遍在十地，不論使習麤細不同，當知即順十地終心頓斷惑義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別記》卷一 問：無明動眞如成染心，何故染心無明緣約位辨麤細，眞心是其因，而不論優劣

答：以染法有差別，眞心唯一味故也。根本智有二類：一修起如理智，二眞如本覺智。世間智亦二：一修生如量智，二本覺隨染智。以染心暄動，違不動平等本覺之智，故名煩惱礙。又無明不了即動是靜故，是以動中不能差別而知，智礙也

又《大乘起信論內義略探記》卷一 問：此能依染心彼所依無明，是等二法配二障不也

答：六種染心是煩惱障，根本無明是所知障

問：此意未審，願更明其旨

答：且有二義：一二乘通障十使煩惱，能使流轉障涅槃果，名煩惱障也　煩惱別障法執等惑，迷所知境障菩提果，名所知障也　二一切動念取相等心，違如理知寂靜之性，名煩惱礙　根本無明昏迷不覺，違如量智覺察之用，名爲智礙　今此論中約後義故，說六種染心，名煩惱礙　無明住地，名爲智礙　又以相配之　無明應障理智，染心障於量智也　論云：染心義者，名煩惱礙，能障眞如根本智故　無明義者，爲智礙，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　此中眞如根本智者，照寂妙慧，如理之智，即上云智淨相也　染心煩動，違此寂靜，故名染心爲煩惱礙，煩動惱動故　今此依本末相依義，以所起染心爲煩惱礙，能起染心無明爲智礙，不約人法二執以明二礙也　世間自然業智者，後得如量智，即上不思議業用也　無明昏迷，無明分別，違此智用故，名爲智礙，從所障而得名也

問：施此無明動於心體，成於染心　即無明是細，可障理智　染心是麤，可障理智

答：以此染心能所差別，而亦子根本智慧所生等，所以能障理智也　無明內迷眞理，識外見塵，故於如量之境，不能隨順種種智，所以能障量智　廣如二障章說也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二八　地持中云：於一切所知，知無障礙　名爲智淨，故釋云：以無明故，於知有礙　若破無明，知無障礙　即是無明障於證智，名爲智障　破無明故，得智無障　次引入大乘，以證無明是智障義　然無明名同，是故須簡　出世無明，方名智障　二障俱是煩惱下，更轉難也　無明與愛，俱是煩惱，何故獨以無明煩惱而爲智障　從無明下釋也　愛是煩惱，煩惱異智　無明雖亦名爲煩惱，煩惱即智，是故無明不同於愛，所以分於二障不同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三　問：無明行異，云何名自

答：以行賴無明，無自體故　緣力全攝，非是分故　前明不即，故說他因　此顯不離，名爲自因　有人引此子果之文，明無明支有種子現行者，非此文意　又遠公以五義釋此文，明子時是前無明能生後無明，令行不斷　與行別時果時，是後無明從前生，助成行故，與行同時等　今尋此文，意只發行，無明爲子時，所發之行爲果時　以行是無明果故，說無明有二時

又　問：無明與行無親因義，云何說行即是無明果時

答：無明是行增上緣，故名爲子時　行是無明增上果，故名爲果時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二四　一切諸煩惱皆從此生，總名隨煩惱，爲依根本而有故　如無明通總名邪見，於境起識爲因，六根中見名色等，爲名色對六根作境，於境識種取著，名之邪見　爲迷眞理智，號曰無明　以名色識種起邪見　三種對於六根，根根之上皆具有三　且如耳根聞聲，知如是聲，皆有名色識起邪見等三種　如眼根鼻舌身意，總具此三名色識及六根以名色爲境，根爲主，識爲取，思之可見　是故此經云：不離此名色增長生六處聚落，於中相對生觸，觸生受，受生愛，愛生取，取生有，有生老死等是也　如憍慢一種爲增長無明，能成增長苦種令不摧壞　是故經云：亦憍慢幢入渴愛網中　如愛爲津潤，無明能潤生死　常流轉故，爲非愛不受身　如諂誑是稠林無明，爲自迷覆廣多故，爲凡夫常所行無暫住斷故　此非修定業，不可制之　如慳嫉二種是常計無明，與惡道生死更加勝因　是故經云：心與慳嫉相應不捨，恆造諸趣受生因緣　如貪恚愚癡是集業無明　是故經云：貪恚愚癡積集諸業，日夜增長　如忿恨無明，與嗔作因　是故經云：以忿恨風吹心識火，熾然不息　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此是常流無明，恆流轉不息　明是四流大河，常流不息，成大苦海　若心無念，諸流頓竭　若也智現，便成法流　如是一二有支，五爲主伴，則一支上有十二支　總一百四十四有支，以成無邊生死　已上十八種煩惱無明，皆依十二有支以爲根本　十二有支依名色邪見爲本　若以無作定門印之，八萬四千塵勞，總爲法流智海　如是無明，名色對五根有觸，受想行，總以心生意取爲主　如是九緣，同起了境名識　以此十事總名無明，總名邪見　作一切煩惱迷心及境，名曰無明

又卷二六　有三世無明　無明緣行，是當念中過去是所緣前境故，經云：是觀過去識，乃至受是觀，現在爲識受　是當念中現在，爲明識受分別領受現在事故　愛乃至有是觀未來爲愛有　二事是當念中未來，故爲是當念中識受　後方計貪有成愛染故　於是以後展轉相續者，以此無明緣行識受愛有，成三世業苦果相續不斷　但無明滅即行滅，即識受愛有並十二有支總滅　是觀待斷者，明十二緣待觀方斷故　此以六相義該通

延壽《宗鏡錄》卷七七　遠法師云：無明緣行者，有四無明：一迷理

無明，義通始終。一發業無明，在於行前。二覆業無明，此在行後識前。四受生無明，與識同時，或在識後。望過去種子心識，在於識後。望結生識，與識同時。又內外諸法，皆具因緣。

又　云何名無明。無明者，於六界中生一想、聚想、常想、不動想、不壞想、內生樂想、衆生想、壽命想、人想、我想、我所想。生如是種種衆多想，是名無明。

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録》卷四　一問：無明與法性，爲有前後，爲無前後。若云有前後者，何云法性無初，無明亦無有始。又云無明即是佛性耶。若言無前後者，何故佛果位中，斷盡無明，方成佛果。既云斷盡，應斷法性耶。

答：若論本具平等一性，則非眞非妄，而不說有無。明法性亦不論於有始有終。但衆生自無始忽然不覺，迷理而生無明，無明有熏眞之用，法性有隨妄之能，眞妄和合名爲緣起。故《金錍》曰：無有無波之水，未有不濕之波。在濕詎間於混澄，爲波自分於清濁。雖則有清有濁，而一體無殊。所謂清濁波者，眞妄兩用也。清濁濕性者，一體無殊也。無明法性體一故，起無前後。故《起信論》云：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是也。若覺悟時達妄即眞，了無明即是法性。約修門說：義當斷妄。雖曰斷妄，妄體本眞，妄何所斷。故曰：無明亦無有終。又若究其正迷之時，如夢中人而不知是夢，忽然夢覺，迷妄自息。是則風息水澄，妄消眞顯矣。審而思之，無俟多論也。

寶臣《注大乘入楞伽經》卷七　問：云何修道得謂失受諸果報，身心等苦皆由無明。我今欲斷無明，先須自覺心源。隨心所起一切妄想，皆從不覺心生。須知自心之性本無生滅，亦無來去而有諸苦，皆因無明爲根本。如人伐樹，須先斷其根。

問：無明何者是

答：不覺心是。以不覺故，妄起分別心外見法，謂有謂無，謂是謂非，謂

又卷一〇　然此二障煩惱障，所知障。俱能障智，通名無明，以是本末二無明故。如《起信論》：依本末相依門以明二障。以無明所起六染心，爲煩惱礙，即四住地煩惱。能起染心之無明，根本。名爲智礙。無名住地。其煩惱礙亦名枝末無明，亦名所知障也。何以故。以能染境義邊名爲煩惱，以能障智義邊亦名無明。故《瑜伽論》云：無明有二。若貪等俱者，名相應無明枝末。非貪等俱者，名獨行無明，根本。以是主故。《唯識》又云：不共無明有二：一恆行不共，唯末那有枝末。二獨行不共，末那所無。根本。

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卷四　一切衆生輪迴世間，由二顚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衆生別業妄見，二者衆生同分妄見。一念心動，名爲分別。動故有見，俱無實體，故云見妄。此一念動無別所依，只迷一眞忽然而起，故名當處發生。此即無明無始義也。《起信》云：以不達一法界故，忽然念起，名爲無明。即此無明動心，名之爲業。動即有苦，果不離因，故云當業輪轉。此顯無始根本無明，亦名爲業，亦名見妄。

紀事

曹山本寂《撫州曹山元證禪師語録》卷一　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不懼業。僧云：如何是無明人。師曰：始終不覺悟。僧云：此二人誰在前。師曰：無前者。僧云：闡提人爲什麼在後。師曰：向去者。僧云：恁麼則無明者不從今日去也。師曰：是。僧云：既不從今日去，無明從何處來。師曰：光處不敢入。僧云：豈不是不明不暗。師曰：是。僧云：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不受觸。師復曰：闡提有多種：一類者是殺父殺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毀壞伽藍，此剋定實報，受種種苦。一類者亦所作如前，此則爲殺無明父貪愛母，不信有佛法僧可破，有伽藍可壞。計爲業心所得，故墮亦受種種虛妄果報如前，升降不同。一類者知有自己本來事，呼爲父母。不因外得，無修無證，非因非果，不因師受，不從證行所得。不起父見曰殺，不起母見曰害。即是一切本分事不敢不存，故曰殺害。纔有纖毫奉重得味，不成知有自己事也，故曰大闡提。以此動撥妙力，即是從上宗乘體會。家事承當，要截玄道，破諸迂曲，即如新豐老人所玄示也。

欲望

綜述

僧祐《弘明集》卷一三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六九　欲者，欲樂之心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二　於緣欲受稱欲。

又卷九　三界繫者，所謂欲色無色繫業。欲謂欲界，染愛麤境，名之爲欲。

又卷一六　依《涅槃經》，說有四欲：一威儀欲，愛其進止語言等事；二形色欲，愛其青黃赤白等事；三處所欲，或著眼耳，或愛鼻口，或貪腰身，如是一切；四細觸欲，愛其細滑柔濡等觸。

又卷一七　第三義者，未得法中能破三欲，名爲少欲；得而不著，說爲知足。言三欲者：一是惡欲，欲爲一切大衆上首，令一切僧隨逐於己，令我所說四衆信受，一切天人尊敬讚嘆，供養於我；二是大欲，欲令世人咸皆謂己得須陀洹乃至羅漢，得住初地乃至佛果，得禪解脫一切功德；三是欲欲，願生剎利婆羅門家，願生天上，乃至梵天。

智顗《摩訶止觀》卷八　第二呵五欲者，謂色聲香味觸。《十住毘婆沙》云：禁六情如繫狗，鹿，魚，蛇，猿，鳥，狗棄聚落，鹿棄山澤，魚棄池沼，蛇棄穴居，猿棄深林，鳥棄依空。六根棄六塵，非是凡夫淺智弱志所能降伏，唯有智慧堅心正念，乃能降伏。總喻六根，今私對之。眼貪色，色有質像如聚落，眼如狗也。耳貪聲，聲無質像如空澤，耳如鹿也。鼻貪香如魚也，舌引味如蛇也，身著觸如猿也，心緣法如鳥也。今除意但明於五塵，五塵非欲而其中有味，能生行人須欲之心，故言五欲。譬如陶師人客延請不得就功，五欲亦爾。常能牽人入諸魔境，雖具正緣攝心難立，是故須呵。色欲者，所謂赤白長短明眸善睞，素顏翠眉皓齒丹脣，乃至依報紅黃朱紫諸珍寶物惑動人心。如禪門中所說：色害尤深，令人狂醉，生死根本，良由此也。如難陀爲欲持戒，雖得羅漢習氣尚多，況復具縛者乎。誡王耽荒無度，不顧宗廟社稷之重，爲欲樂故身入怨國。此閻上代亡國破家多從欲起，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即其事也。經云：衆生貪狼於財色，坐之不得道。《觀經》云：色使所使爲恩愛奴，不得自在。若能知色過患，則不爲所欺。如是呵已，色欲即息，緣想不生，專心入定。聲欲者，即是嬌媚妖詞，婬聲染語，絲竹絃管，環釧鈴鐸等聲也。香欲者，即是鬱弗伽羅，蘭馨麝氣，芬芳酷烈鬱毗之物，及男女身分等香。味欲者，即是酒肉珍肴，肥瘦津膩，甘甜酸辣，酥油鮮血等也。觸欲者，即是冷暖細滑，輕重強軟，名衣上服，男女身分等。此五過患者，色如熱金丸，報之則燒。聲如毒塗鼓，聞之必死。香如慓龍氣，嗅之則病。味如沸蜜，湯舌則爛，如蜜塗刀，舐之則傷。觸如臥師子，近之則齧。此五欲者得之無厭，惡心轉熾，如火益薪，世世爲害，劇於怨賊。累劫已來，常相劫奪摧折色心，今方禪寂，復相惱亂。深知其過，貪染休息，事相具如禪門中云云。上代名僧詩云：遠之易爲士，近之難爲情，香味頗高志，聲色喪輞錦。

又卷一一　如女有六欲：謂色欲，形貌欲，威儀姿態欲，言語音聲欲，細滑欲，人相欲，分別云云。此六欲若觸行人能染汙諸根，內動血脈貪相外現。

又《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一　復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焰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賤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賊。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後受無量苦惱。此五欲法與畜生同有，一切衆生常爲五欲所使，名欲奴僕。坐此弊欲，沈墮三塗。我今修禪復爲障礙，此爲大賊急當遠之。

又《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三　問曰：云何訶五欲。答曰：訶欲之法，如摩訶衍中。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

三　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世界轉熾　五欲無厭，如狗嚙枯骨　五欲增諍，如鳥競肉　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　五欲害人，如踐毒蛇　五欲無實，如夢所得　五欲不久，亦如假借須臾　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　此五欲法與衆生同有　一切衆生，常爲五欲所使，名欲奴僮　坐此弊欲，墜墮三塗　我今修禪，復爲障礙　此爲大賊，當急遠之

又卷一一　明九想對治者：行者修九想既通，必須增想重修，舍觀行熟利，隨所觀時，心即與定相應！想法持心，無分散意，此則能破六欲，除世貪愛　六欲者：一者色欲，二形貌欲，三威儀姿態欲，四言語音聲欲，五細滑欲，六人相欲　此六欲中，能生六種著

色欲者，有人染著赤色，若赤白色，黃白色，黑色，若赤黑色，若青色，若青白色，若桃華色，無智愚人，見此等色，沒溺迷醉！　若形貌欲，有人但著形貌，面如滿月，修目高眉，細腰纖指，相好端嚴，心即惑著　威儀欲者：有人著威儀姿態，行步汪洋，揚眉頓腕，含笑嬌盈，便生愛染　言語欲者：有人但愛語聲，若聞巧言華說，應意承旨，音詞清雅，歌詠讚歎，悅動人心，愚夫淺識，爲之迷惑　細滑欲者：有人但愛身形柔軟，肥膚光悅，猶如兜羅之綿，寒時體溫，熱時體凉，按摩接待，身服薰香，凡情沒溺，爲此危喪　雜欲者：有人皆著五事　人相欲者：有人皆不著五事，但著人相，若男若女，雖見上五事，若不得所愛之人，猶不染著，若遇適意之人，則能捨世所重，頓亡軀命！

如是六欲，世世誑惑衆生，沈淪生死，沒溺三塗，不得解脫！若能善修九想，對治除滅，則六欲賊破散，疾證涅槃！　所以者何？初死想，破威儀，語言二欲　次脹想，壞想，啖想，破形貌欲　次血塗，漫想，青瘀想，膿爛想，多破色欲　次骨想，燒想，多除細滑欲　九想除雜欲，及所著人相欲　啖想，散想，骨想，偏除人相欲　殘啖，離散，白骨也，不見有人可著故　以是九想觀，能破欲結，瞋癡亦薄！　三毒薄故，九十八使山皆動，漸漸增進其道！以金剛三昧，摧破結使山，得三乘道！　九想雖是不淨觀，因是能成大事　譬如大海中死屍，溺人依之，即得度也

又　六欲者：一者色欲，二形貌欲，三威儀姿態欲，四言語音聲欲，五細滑欲，六人相欲　此六欲中能生六種著　色欲者，有人染著赤色，若赤白色，若黃白色，黑色，若赤黑色，若青色，若青白色，若桃華色　無智愚人，見此等色，沒溺迷醉　若形貌欲，有人但著形貌，面如滿月，修目高眉，細腰纖指，相好端嚴，心即惑著　威儀欲者：有人著威儀姿態，行步汪洋，揚眉頓腕，含笑嬌盈，便生愛染　言語欲者：有人但愛語聲，若聞巧言華說，應意承旨，音詞清雅，歌詠讚歎，悅動人心，愚夫淺識，爲之迷惑　細滑欲者：有人但愛身形柔軟，肥膚光悅，猶若兜羅之綿，寒時體溫，熱時體凉，按摩接待，身服薰香，凡情沒溺，爲此危喪　雜欲者：有人皆著五事　人相欲者：有人皆不著五事，但著人相　若男若女，雖見上五事，若不得所愛之人，猶不染著　若遇適意之人，則能捨世所重，頓亡軀命　如是六欲，世世誑惑衆生，沈淪生死，沒溺三塗，不得解脫　若能善修九想，對治除滅，則六欲賊破散，疾證涅槃

吉藏《法華義疏》卷四　一辨愛因，二明愛果　堅著於五欲者，起愛之處，出所愛事也　癡愛故生惱者　所以愛五欲者，由癡故起愛也　如《涅槃》云：誑故生貪　如《淨名》云：從癡有愛，則我病生

又　深著於五欲者，正是愛也　三界煩惱通名爲欲，以染著性　故《成論》云：羅漢斷三界欲也　言深著者　以有所得見五欲決定有實，然後著之，所以爲深也　如犛牛愛尾者　犛牛以癡故愛尾，衆生以癡故起愛　又由愛尾故，爲人所得而逐害之　故愛尾是害身之具，衆生愛五欲故備受衆苦故《龍樹傳》云：欲爲禍本，衆惡之原，敗德危身皆由此起

又《中觀論疏》卷四　問：意可是情，餘五云何是情

答：意當體名情，餘五生情識之果從果受稱也　六情亦名六根，五根能生五識，意根能生意識　六情亦名六依，爲六識所依　六塵亦名六衰，令善衰滅，亦名六欲，是人所欲故也　但解見義不同，外道以神我能見，犢子亦明我能見，論人以識託眼根故識能見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會名部第二》　初欲界者欲有四種，一是情欲，二是色欲，三是食欲，四是婬慾　二色界有二：一是情欲，二是色欲　無色界有一情欲　初具四欲強色微故，云欲界　第二色界，色強欲微，故號色界　第三無色界，色絕欲劣，故名無色界

又卷七一《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衆生不得解脫　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檛捕獼猴，擔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　一切衆生亦復如是　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　自境界者，謂四念處　他境界者，謂五欲也　五

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由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塵，名爲欲也。並意識觸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爲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又《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雖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衆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瞋諂妖穢鬥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視，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

又《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訶五欲云：哀哉衆生，皆爲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瘡。五欲無益，如狗咬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時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刺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爲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

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卷三　起染汙心者名欲樂

又卷六　希望事差別，六愛身也，亦名六欲。以欲而爲自性。

普光《俱舍論記》卷二六　第一執現總我起欲望，於苦果是初因故，說名爲因。猶如種子遠望於果，即是經中以欲爲根。

弘忍《最上乘論》卷一　五欲者，色聲香味觸。

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一一　五欲者，謂四無量及菩提心一切聖人以此現法而自娛樂。供養如來，即是眞法供養法身佛也。若行者依佛方便甚深緣生，得世法成就，即於此中觀本性空，即是無爲成就也。如是不思議法，凡夫自不能信耳。然諸佛如來及菩薩等，見此利義故，說此眞言行次第之道，不可謗爲無也。何以故。於無量劫勤求，修諸苦行所不能得，而眞言門行道諸菩薩，即於此生而獲得。如餘菩薩，爲求無上道故，雖行苦行如救頭燃，經無量劫尚不能得如此成就。此眞言行者，若具方便，聖可成就也。以知甚深緣起十喻義故，以眞言等願作種種成就而無取著，不異於如是法微妙速疾也。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卷一《過患品法門名義第二》　五欲：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是爲五欲也。人天福報受五欲樂，修道之人捨而不著。故《維摩經》云：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慈悲水懺法》卷二　衆生爲是五欲因緣，從昔以來流轉生死。一切衆生歷劫生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毘富羅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復過於此。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如四海水。是故說言：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爲本。所以經言：婬欲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鵰雀鴛鴦等身，若在人中妻不貞良，得不隨意眷屬。

道誠《釋氏要覽》卷二　欲界：欲有四種，一情，二色，三食，四婬欲。以希須爲義，謂此界四欲具足，故名欲界。此有六天，謂四王，忉利，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

又卷三　《雜阿含經》云：佛言：若衆生所有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爲本。

《增一經》云：欲生諸煩惱，欲爲生苦本。

《瑜伽》云：諸煩惱中貪爲最勝於貪中，欲貪爲勝，生諸苦故。

《集論》云：此法生時相不寂靜，由此生故，身心相續不寂靜轉。由是義故，束此二法名躁蓋，取不安之義也。

又　五欲：謂色聲香味觸也。《智論》云：五欲名華箭，又名五箭。破種種善事故，行者當訶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求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瘡。五欲無益，如狗咬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

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此五欲得暫時樂，失時大苦。《雜阿含》云：聞陀梵志問阿難言，汝以何義，於佛教出家？答：爲斷惡生善，故又問：斷何惡？答：斷貪欲瞋癡。問：此有何過患？答：欲愛染著，能生惱亂，於現在世增長惡法，憂悲苦惱由之而生，未來世中，亦復如是。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六　阿羅伽，此云欲，希須爲義。五情之所欲，是名五欲。《大論》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欲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炙瘡，五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譬如愚人貪著好果，上樹食之，不肯時下，人伐其樹，樹傾墮落，身首毀壞，痛惱而死，然此五欲分界內外，如《大論》云：二乘但斷界內五欲，故世間五欲所不能動，別惑未除，故爲界外上妙色聲之所染汙，故迦葉云：三界五欲，我已斷竟不能動心，此是菩薩淨妙五欲，菩於此事不能自安，此是迦葉爲界外之聲動，天女散華身子除云，此爲界外之色動，又分別生死苦繫有異分別，亦是別見，斯爲法塵所惑也。

子璿《起信論疏筆削記》卷一七　論五欲者，色聲香味觸等五境，此五能令衆生起欲心故，故前云：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則熏習妄心，含其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又《無常經》云：常求於欲境，不行於善事，於境生欲，故名爲過。過即是染，知法性中本無此染也。

癡

綜述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三　肇曰：聲聞以癡暗智，故癡滅而明，以愛繫心故，愛解而脫。大士觀癡愛眞相即是明脫，故不滅癡愛而起明脫。生曰：身本從癡愛而有，故復次言之也。不復爲癡所覆爲明也，不復爲愛所縛爲脫也。

又卷五　道融曰：衆生受癡故有愛，有愛故受身，受身則病，以彼病故則我病生矣。衆生有病而我病生者，明爲物故生毘曇爲物衆久故知不近也。下言彼病滅則我病滅，明其起病不齊限衆生也。新學菩薩未能久處生死，爲一切起病，故明大士曠懷處疾，推其前際以發心爲始，尋其後際則與衆生俱滅。新學聞之，局心自曠。病生滅二句，言雖在病，意在明悲，故但說病生滅久近，久近既明則大悲自顯，是以先答生滅後答大悲起也。此集以明宗爲本，而先說大悲者，有二門入佛法：一大悲，二智慧。階淺至深，弘之有漸，故先說大悲後說實相也。

什公作空解云：癡無前際，無前則亦無中後，病亦如是，無久近也。此中不似有空義，故別記私通如上。

肇曰：答久近也。菩薩何疾，悲彼而生疾耳。衆生之疾，癡愛爲本，菩薩之疾，大悲爲源。夫高由下起，疾因悲生，所以悲疾之興出於癡愛，而癡愛無緒莫識其源，菩疾久近與之同根，此明悲疾之始，不必就己爲言也。

生曰：夫現疾之意，欲拔衆生無始癡愛，盡其無窮之源，雖我今生而實無我今生，意存彼昔義，乃是彼昔病，然則病起於有癡愛之時，非適今也。不以一切言之者，今答病久義不在普故也，然汎云癡愛普亦在其中矣。又不以衆生言之者，菩薩無復癡愛，居然有礙故也。

智顗《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六　四明愚癡發相，自有三種：一計斷常，二計有無，三計世性。此三並是著衆邪見，不出生死，是故通名愚癡。一計斷常癡者，行者於修定中，忽爾發邪思惟，利心分別，過去我及諸法爲滅而有現在我及諸法邪，爲不滅而有邪。因是思惟，見心即發推尋三世，若謂滅即墮斷中，若謂不滅即墮常中，如是癡覺，念念不住，因此利智捷疾，辯才無滯，諍競戲論，作諸惡行，能障正定出世之法，是爲計斷常癡發之相。二計有無癡發者，亦於修定之時，忽爾分別，思惟覺觀，謂今我及陰等諸法爲定有耶，爲定無耶，乃至非有非無耶。如是推尋見心即發，隨見生執，以爲定實邪覺，念念不住，因此利智捷疾，戲論諍競，起諸邪行，障礙於正定，不得開發，是爲計有無癡發之相。三計世性癡發者，亦於修定之時，忽作是念，由有微塵，所以即有實法，有實法故，便有四大，有四大故，而有假名衆

生及諸世界　如是愚惟，見心即發，念念不住　因此利智辯才，能問能說，高心自舉，是非諍競，專行邪行，離眞實道，乃至思惟分別利鈍之心，亦復如是，是因緣，不得發諸禪定　設發禪定，墮邪定聚　是爲計世性疑發之相

又　問曰：因緣之法，其義甚深　云何愚疑之人，欲觀因緣

答曰：言愚疑者，非謂如牛羊等　但是人聰明利根，分別籌量，不得正慧，邪心取理，名爲愚疑愚疑之病

又《法界次第初門》卷一《三毒初門第七》　迷惑之心，名之爲癡　若迷一切事理之法，無明不了，迷惑妄取，起諸邪行，即是癡毒，亦名無明　無明有二種：一者相應無明，即是此界五行十六使相應共起　二者不相應無明，即是三界五行十六癡使也

又《中觀論疏》卷一　問：經云因緣甚深，愚人云何能解

答：此非牛羊等癡，乃是世智辯聰邪推僻執計無因邪因，故名癡耳

又《百論疏》卷三　明外道有四癡：一者是無立謂立，是一癡；二者此品復無破謂有破，是二癡　二者復將有無二破欲破此破，是三癡　四者此三並是外道自謂，而今安置論主上　此是四癡也　此四癡並各反鄣答

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九　雖非愚者，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　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　所以者何　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　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　故《菩薩地持經》云：邪見有二種，二者可轉，二者不可轉　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　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　是故愚業名爲邪見，善業者名爲正見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三　不解無我，名爲愚癡

遁倫《瑜伽論記》卷四　邪見等流增益癡者　對法論說：諸邪見者，癡增上故　成業道者，唯增上故

問：若爾，何故業道，稱邪見得果號癡增

答：癡增始邪見，邪見必癡增　邪見必有癡，有癡未必有邪見　業道舉能依言邪見不說癡，得果說所依言癡不說於邪見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六　解云：貪瞋之言亦顯於癡，以相應中必有癡故　若殺鑿語由瞋癡究竟，若瞋由癡究竟，若盜邪行由貪癡究竟，若貪由癡究竟，故不相違　應知十業道中貪瞋邪見，由癡究竟　殺鑿語由瞋癡究竟　盜邪行由貪癡究竟　虛誑離間雜穢，一一皆容三根究竟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三三　能障定者則在於癡　若爾，下難云成論人：四分俱散，散兼無知，癡能障定，此相應癡，癡必瞋欲　癡既障定，癡有瞋欲何不障定，而獨立云癡能障定

今釋云今家正解：言別意者，如上釋蓋隨人不同　若貪重者，貪即爲蓋　瞋癡爲障，亦復如是　故今爲障，准彼應知　故《毘曇》家所引《大品》以爲證者，是義不然　彼《大品經》明超越三昧，從滅定起入散心中，故言此散動不障定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三五　一愚癡覆心過　於中愚癡是癡體，重閣是癡相，亦是癡過　餘皆癡過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六〇　一愚癡者，然其四過皆是集選行過，癡是根本　謂爲現小樂造於罪行，招當大苦，故爲愚癡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三三　愚癡者，能迷眞諦，號曰愚癡　凡夫有八萬四千十地菩薩有二十二種隨位不了愚癡，若隨五位上一百一十種愚癡若了，成一百一十種解脫

遵式《往生淨土懺願儀》卷一　心有想即癡，無想亦爾　心有心無皆名有想，盡名爲癡

延壽《宗鏡録》卷三八　問：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者　若從心現，即自性癡　若執緣生，即他性癡　若心緣和合而生，即共性癡　若非心非緣而生，即無因癡　如何通明免墮四執

答：若論四性實智，於自相門中俱不可說　若以四悉檀智，於共相門中亦可得說　如止觀

又卷五〇　問：阿賴耶識因何得名　爲復自體而生，爲復和合而有

答：若言自生，是自生癡　若言他生，是他性癡　若言和合而生，是共性癡。若言離自他生，是無因癡　今依世諦悉檀方便而說　如法性與無明合而生一切法，似眠心與夢合見一切境界之事　此根本識，從生滅門建立，因眞妄和合得名　《起信論》云：心生滅門者，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　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

煩惱

綜述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二　什曰：煩惱即涅槃，故不待斷而後入也。

肇曰：七使九結惱亂羣生，故名爲煩惱。煩惱眞性即是涅槃。慧力強者觀煩惱，即是入涅槃，不待斷而後入也。

生曰：既觀理得性，便應縛盡泥洹。若必以泥洹爲貴而欲取之，即復爲泥洹所縛。若不斷煩惱即是入泥洹者，是則不見泥洹異於煩惱則無縛矣。此上二句亦所病在下，以上準之。

慧遠《大乘義章》卷八　先明發業，後辨潤生。發業之中，宗別不同。依如《毘曇》：修道煩惱親能發起身口二業，緣事起故。見諦煩惱不能親發身口二業，迷理惑故。故雜心云：修道煩惱利鈍等起，起身口業。見道煩惱作因等起，起身口業。修道煩惱云何名爲利鈍等起。前念是其修道煩惱，後念即起身口二業，名利鈍起。見諦煩惱，生能遠生，名因等起，不能親生，故非利鈍。

問曰：若使緣事煩惱動身口者，見諦所斷貪瞋慢等，緣四諦下諸見而生，亦是緣事，何故不能親動身口。

釋言：有以彼四諦下貪瞋慢等唯緣諸見，不緣色聲香味觸等，是故不即起身口業，但能遠起身口如是。

意業云何。彼宗之中思爲意業，思是通數，皆與一切煩惱相應。二輪煩惱，皆能起之。若依《成實》，見諦煩惱具能發起善惡二業，修道煩惱一向不能起不善業。何故如是。在凡夫時修道煩惱，但可成就而不現行，是故不發。得聖之時，修道煩惱雖復現行，以輕微故不發惡業。

善業云何。釋者不同，有人釋言：三果聖人但潤凡時有漏善業，人天受生，不造新業以之受生。此義不然，如《成實》說：三果聖人一切地中所有煩惱，麁所斷處，則不造業。以此準驗，定知修惑未斷之處，得發善業。又復現見諸學人等，得聖道已，修起八禪，用之上生。云何不造，以彼聖人造善生故。修道煩惱，得發善業。

智顗《摩訶止觀》卷九　通論煩惱者，見慢同煩惱。除入病是煩惱果，業是煩惱因。禪是無動業，業即煩惱用。魔即統欲界，即煩惱主。二乘菩薩，即別煩惱攝云云。通稱病患者，陰界入即病本，煩惱見慢等即是煩惱病。《淨名》云：今我病者，皆從前世妄想諸煩惱生。

又《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三　上智觀者，觀受由觸，乃至行由無明，無明祇是癡一念心。心癡故派出煩惱，由煩惱派出諸業，由業派出諸苦。觀此煩惱種別不同，不同故業不同，業不同故苦不同。諸行若干，名色各異，種種三道，無量無邊，分別不濫，知因此煩惱起此業得此苦，不關彼業及彼煩惱。如是三道覆障三德，破障方便亦復無量。無明若破顯出般若，業破顯出解脫，識名色破顯出法身，愛取有老死亦復如是。自既解已，復能化他，於一切種，知一切法，起道種智，導利衆生，是名上智觀十二因緣也。

又卷一〇　煩惱者，不入巨海不得寶珠。若無煩惱則無智慧，即別教義也。清淨者，既舉一淨當名，任運有我常樂等，即圓教也。又一一教具四修多羅：諸行即集諦，諸行果即苦諦，諸行對治（對治）煩惱即道諦，諸行清淨即滅諦。此三藏中具四修多羅也。又詞責諸行即集諦，詞責諸有即苦諦，詞責煩惱對治即道諦，詞責清淨即滅諦。此通教中具四修多羅。又煩惱諸行是集諦，煩惱諸有是苦諦，煩惱行破詞責即道諦，煩惱清淨即滅諦。此別教中具四修多羅。又涅槃即生死，苦諦清淨也。菩提即煩惱，集諦清淨也。煩惱即菩提，道諦清淨也。生死即涅槃，滅諦清淨也。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二四　言三種破煩惱者，舊有二解。一云，二國煩惱見思，或是界內穢土煩惱。習氣是兩國中間淨土煩惱，無明是界外煩惱，七地菩薩斷二國中間煩惱，莊嚴所用。二解云：見諦爲一煩惱，思惟爲二煩惱，習氣是三煩惱。無明无品數與習氣是同，故不別說。初地至三地斷見諦，四地至六地斷思惟，七八地者並斷習氣無明，此是開善解。

吉藏《勝鬘寶窟》卷六　不善心者，即是貪瞋癡心也。當起貪瞋癡時，善心已謝，不善心既即是煩惱。

又　夫論煩惱染心，心不出二種：一者善心，二者不善心。善心者無貪瞋心也，不善心者貪瞋心也。煩惱並無染此二心義，所以然者，當起善

心時無不善心，但有所染無能染，不成染義。不善心即是貪瞋癡，云何有能染所染。不善心既即是貪瞋癡，則唯是能染無有所染，不爾，唯是所染無有能染。若有能所染，便一剎那中有二貪瞋癡心，而實不爾。此亦如《中論・縛解品》，衆生謂五陰身是縛。論云，有身則不縛，若身是所縛，則無能縛。若是能縛，則無所縛。若有能縛所縛，便成二身。心不觸煩惱者，第二舉不觸釋成無染。善心不善心，通名爲心。此二種心並不觸煩惱。有善心時則無煩惱，一切無相觸，如指端不自觸。煩惱不觸心者，善心不善心家二種煩惱並不觸。有煩惱時無有善心，故煩惱不觸善心，煩惱即是不善心。一體之法亦無相觸，故煩惱不觸不善心也。若就《成論》義：識想受三心未起善，行心中方起善不善。從行心中起不善染前三心，然行心起不善時，前三心已滅，有能染無所染。當有前三心時，所染無能染，大意同前。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者，此結無相染義。善不善心，竟無相觸近義。云何得有相染耶。世尊，然有煩惱有煩惱染心者，上來求煩惱染心義不可得，即是染無所染。而於衆生宛然有煩惱煩惱染心，此是不染而染。如《中論・觀染染者品》，種種門求染染者不可得，而假名因緣有能染所染。

又《法華論疏》卷三　何者七種具足煩惱性人。一者求勢力人，二者求聲聞解脫人，三者求大乘人，四者有定人，五者無定人，六者集功德人，七者不集功德人。

又《中觀論疏》卷五　問：《勝鬘經》云，自性清淨心爲客塵煩惱染，難可了知，豈不同舊義耶。

答：此明即衆生心本清淨，於衆生成不淨，雖於衆生成不淨，然未嘗不淨，即是不染而染，染而不染故，云難可了知，不言實有煩惱以染心也。

問：煩惱爲是心爲非心耶。

答：數論同明煩惱是心法，與心相應。毘婆闍婆提部明煩惱與心不相應，知雖心，便品《未說》：今明相應不相應，終有煩惱染心，亦爲今論所破。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一八　煩惱有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起者，無始無明住地，此住地一切上煩惱依。若煩惱種比無明住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五住地中，無明住地其力最大，恆沙數上煩惱依，亦名四煩惱久住。二乘智所不能斷，唯如來智之所能斷，即無明種子。亦言種類，即五門種類，當無明種類也。

智周《成唯識論演祕》卷一〇　又八十六云：貪瞋癡慢名者有十五種，瞋亦十五，癡有七種，具如彼列。

論，謂隨煩惱名，亦攝煩惱者。按《對法》第七云：隨煩惱者，謂所有諸煩惱皆是隨煩惱。有隨煩惱非煩惱，謂除煩惱所餘染汙行蘊所攝一切心法。此復云何。謂除貪等六煩惱所餘，染汙行蘊所攝忿等諸心法。又貪瞋癡名隨煩惱心法，由此隨煩惱隨惱於心，令不離染，令不解脫，令不斷障故，亦名隨煩惱。

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卷四　從此第四明大不善地法者，論云：如是已說大煩惱地法。大不善法地，名大不善地。此釋大不善地四字，目心王也。心王是大不善法之地，名大不善地也。依主釋也。此中若法大不善地所有，名大不善地法，謂法悔於不善心有。此釋大不善地法五字，目無慚等，謂無慚等，是大不善地家所有法故，名大不善地法。大不善地之法，依主釋也。彼法是何。頌曰：唯遍不善心，無慚及無愧。釋曰：此遍不善心者，釋無慚無愧，得大不善名也。謂無慚無愧：一則唯不善性，二則遍一切不善心。具此兩義，獨得大不善名。且如受等，雖是遍不善心，不是唯不善性。忿等七惑，除諂誑憍，此亦及瞋，雖唯不善性，不是遍不善心故，皆不得大不善名。此二行相，如後當釋。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七　煩惱有二至名煩惱障者，出煩惱障體。總而言之，煩惱有二，一者數行，謂恆起煩惱。二者猛利，謂上品煩惱。由此相對應作四句。一數行非猛利，謂下品煩惱數數現行。二猛利非數行，謂上品煩惱不數現行。三數行亦猛利，謂上品煩惱數現行。四非數行亦非猛利，謂下品煩惱不數現行。應知此中第一第三句，唯數行者名煩惱障，如屬攞等煩惱數行，難可伏除，故說爲障。

上品煩惱雖復猛利，非恆起故易可伏除，不說爲障。於下品中，數行煩惱雖非猛利而難伏除，由彼恆行難得便故。謂下生中從中生上，令七加行伏道，苦忍等除道無便得生。故煩惱中隨品上下，但數數現行者，名煩惱障體。總分二品，但言上下，故不言中，或言上下影中，可知應知但依現行煩惱爲其障體，不依成就，故《婆沙》云

問：云何建立此煩惱障，爲依成就，爲依現行。

答：此依現行，不依成就。若依成就者，即一切有情無有差別等，具成就諸煩惱故。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三　煩惱有十六門。

一有二無明，謂煩惱障智障
二又有二無明，謂惑智二障
三有三障，謂皮肉心。三障亦名皮膚骨
四有四障，謂闡提不信障，外道我執障，聲聞畏苦障，獨覺捨大悲障
五有六弊障，謂六波羅蜜別所滅障
六有八妄想，謂念妄想，不念妄想，念不念俱相違妄想，我妄想，我所妄想，自性妄想，差別妄想，攝受積聚妄想。初三是皮煩惱，次二肉煩惱，次三心煩惱
七有九煩惱，出佛性論，一隨眠貪欲，二隨眠瞋，三隨眠癡，四貪瞋癡等極重上心惑，五無明住地，六見諦所滅，七修習所滅，八不淨地惑，九淨地惑初四及第七修習所滅，皮煩惱爲體。第六見諦所滅，肉煩惱爲體。第五無明住地，第八不淨地惑，第九淨地惑用心煩惱爲體。
八有五住地惑，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無明住地。諸惑所依，名爲住地。見一處是肉煩惱，欲愛等三是皮煩惱，無明住地是心煩惱
九有十三煩惱，謂七見六著。七見者，一邪見，二我見，三常見，四斷見，五戒盜見，六果報見，七疑見。見一切處故說見。六著心者，一貪，二愛，三瞋，四癡，五欲，六慢。於法界中，一切時起一切煩惱，以十三爲本。無明與十三作本，於法界中，別爲三界報
問：十三煩惱既無法執，因何不入共小乘義。
答：經意欲明，十三惑從無明生，能生諸業。欲定無明住地是其因義故，不入共小乘攝
十有八倒，謂常，樂，我，淨，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四倒障聲聞，八倒障菩薩
十一有四謗，謂增益謗，損減謗，相違謗，戲論謗
十二有五散亂，一自性散亂，謂五識。二外散亂，謂意馳動於外塵。三內散亂，謂心高下及嗽味等。四麤重散亂，謂計我我所等。五思惟散亂，謂捨大乘，思惟小乘。初二未得令不得，第三已得令退，第四令不得解脫，第五令不得無上菩提
十三有二煩惱，謂隨眠煩惱，上心煩惱
十四又有三倒，謂想倒，見倒，心倒
十五有十二妄想，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肉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此妄想三煩惱，謂皮肉心所以知之。故經云：是名妄想自性。分別通相，故得知也如《楞伽經》說：十六有八萬四千塵勞煩惱
上十六門煩惱義當熟教，分亦得通初教中直進教說。若在直進教，其體即空，名爲煩惱。若在終教說，其體即如，名爲煩惱。若一乘教所目，即斷一乘。若據別教說，即一一煩惱皆無量，是故使等煩惱是稠林義。何以故。以普賢文中，一瞋心能障百千法門等故。餘義如別章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二八

煩惱即障，名煩惱障。言無爲生死者，攝大乘立七種生死中有方便生死，即無爲生死。有因緣生死，即法界生死。此二生死在變易上，故彼生死即是無爲。故借例今即智之惑，復次愛能令諸有相續去，更重釋出愛與無明，其體不同。愛從果起，能續後果，故云能令諸有相續。此明愛之功能。能令心煩下，釋愛功能。秖是煩惱。雖無明覆蔽下，出無明功能以望煩惱。招生彊者不過於愛，故從彊受名。是故愛但名爲煩惱，不名智障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九

一切煩惱各有輕重。約起惑者，心有異故。據難易，斷現行爲輕，種子爲重。頓眠起是。又分別爲輕，俱生爲重。若據破壞三寶焚燒善根，則邪見最重，餘悉名輕。若據損惱自他障菩薩道，瞋恚最重，餘悉名輕。若據發潤生死流轉，無明愛取爲重。若依爲諸惑根，則三毒爲重。若依障初聖道不受聖教，見慢爲重。若據遠隨現行障無學道，我愛慢爲重。餘可名輕若煩惱。當體相望，十大煩惱爲重，隨惑爲輕。隨煩惱中大中小隨，展轉輕重。又正使爲重，習氣爲輕。更有異門，可略言也。言眠起者，眠即種子眠伏藏識，起即對境發起現行。言一一衆生無量煩惱。總結多端，種種差別如後略說。廣唯佛知。種種覺觀通能所治，有染淨故。染爲所治，煩惱依故。如欲恚害覺，能生貪等無量煩惱。《涅槃》加五說有八覺：一欲覺，求可意事；二瞋覺，念欲瞋他；三惱覺，念欲惱他；四親裏覺，憶念親緣；五國土覺，念世安危；六不死覺，積財資養；七族姓覺，念族高下；八輕侮覺，侮即是慢念自恃欺人。此等非一，故云種種，皆能引起一切煩惱。對上二一衆生無量煩惱，亦名引起分別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二二　三煩惱，佛則本有今無者，以佛昔爲凡夫，則有煩惱，今成正覺，故無煩惱；三衆生則本無今有者，約性淨故本無煩惱，約客塵故今有煩惱。

又卷三四　問：既分根本隨惑，云何皆名爲隨，故爲此通，故彼論云：隨煩惱者，謂所有諸煩惱皆是隨煩惱，有隨煩惱，非是煩惱。釋曰：非煩惱者，所謂忿等，但隨本惑，名隨煩惱，而非根本，名非煩惱，而貪瞋癡名隨煩惱者，心法由此隨煩惱故，隨惱於心令不離染，令不解脫，令不斷障，故名隨煩惱，如世尊說：汝等長夜爲貪瞋癡，隨所惱亂，心恆染汙。釋曰：論意云：一切煩惱根本隨惑隨逐衆生，令心心所隨順染汙，故皆名隨，是以疏云隨他生故，他謂衆生，由惑隨生，故生隨惑，正是經意，謂諸行人心隨貪等。

又卷四〇　疏十大煩惱爲重者，《唯識》云：諸煩惱謂貪瞋癡慢疑惡見，即六根本，俱《舍論》云：六由見異十，謂開惡見爲五：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見取，五戒禁取，故疏隨煩惱中大中小，隨展轉輕重者，大隨爲重中小爲輕，中隨爲重小隨爲輕，名爲展轉，言隨惑者，《唯識論》云：隨煩惱，謂忿，恨，覆，惱，嫉，慳，誑諂與害憍，無慚及無愧，掉舉與昏沈，不信並懈怠，放逸及失念，散亂不正知，長行釋云：唯是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名隨煩惱，彼疏釋云：謂忿等十及失念不正知放逸等，假染心所是貪等差別分位，名隨煩惱，無慚，無愧，掉舉，昏沈，散亂，不信，懈怠七法，雖別分位有體，是前根本之等流故，名隨煩惱，由煩惱爲因此得有，故論云：此二十種類別說有三，謂忿等十各別起故，名小隨煩惱，無慚等二遍不善故，名中隨煩惱，掉舉等六遍染心故，名大隨煩惱，疏釋云：然忿等十自類相望各別起故，非不共他中大惑俱行位局故，名之爲小，無慚愧二自類得俱行通忿等，唯遍不善位局後八，但得名中掉舉等六自得俱生，但染皆遍得俱生故，不可名小，但染皆遍故，不得名中，二義既殊，故八名大。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二六　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者，明無三界業，而常生三界善行，教化衆生，雖事竟寂滅諸煩惱焰，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焰者，明十使煩惱也，十使者：一貪，二瞋，三癡，四慢，五疑，六身見，七邊見，八見取，九戒禁取，十邪見，三界十使煩惱迷四諦及修道上煩惱，成一百二十八種煩惱，欲界四諦上各有十種煩惱，四諦上各有四十以修道根本煩惱有六：一貪，二瞋，三癡，四慢，五身見，六邊見，其爲根本，欲界煩惱有四十六，自餘，見取，戒取，邪見疑，此四從六上起，非根本故，上二界各除瞋，餘如欲界，從色界四諦上各有九，共有四十，無色界四諦上各有九，共有四十一，合有一百二十八種，乃至八萬四千煩惱，辛隨好品自明，如三乘中斷煩惱，以身邊邪見戒取見取，以此五見爲利使，貪瞋癡慢疑五種，爲鈍使，五利使爲見諦煩惱，五鈍使爲修道煩惱，五利使障見道，爲有諸見不亡理不現前故，五鈍使障修行者，隨行事上數數習生，雖入見道，貪瞋癡等猶有習氣爲慣習未成故，須陀洹人斷見諦煩惱盡，斯陀含阿那含斷修道煩惱未盡，阿羅漢斷三界見諦修道二種煩惱盡故，不生三界三乘菩薩以空觀折伏三界十使十纏煩惱，以修六波羅蜜生於淨土，亦云色界上別有十地菩薩報生之天，名摩醯首羅，亦說十地菩薩唯有無明住地未斷盡故，十纏者：一無慚，二無愧，三睡，四悔，五慳，六嫉，七嫉，八眠，九忿，十覆，此十纏隨十使起，亦與十使作生起因，如，乘菩薩從十信信自分別心，從如來智起十住初心，上即同初地，至第六住即同第六地，得入寂滅定。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卷一　十使煩惱：一者身見，二者邊見，三者見取，皆有漏見而生取著，四者戒取，執有漏戒以求淨果，五者邪見，六者貪，七者瞋，八者癡，九者慢，十者疑，邪見已上五種，名五利使，貪瞋已下，五種鈍使，利使五種爲見諦煩惱，能迷實理，令不得見，鈍使五種爲修道煩惱，能障事中修之行，須陀洹人斷見諦煩惱盡，斯陀含阿那含修道煩惱而未盡，阿羅漢斷三界見諦修道二輪煩惱盡，故不生三界，小乘法中，用此使以辨煩惱，若大乘教中，則用五住以辨煩惱。

五住地煩惱，見一切處住地遍通三界煩惱，欲愛住地欲界煩惱，色愛住地無色界煩惱，小乘三果四向漸斷，前四住地煩惱未盡，故在三界中受分段生死，阿羅漢辟支佛地前三賢菩薩，乃至十住已還，斷四住地煩惱盡，故免三界分段生死，仍有無明住地漸斷未盡，故受三界外變易生死。

昭法師《勝鬘經疏》卷一　煩惱有二種者：一是四住煩惱，二是無明之惑。

延壽《宗鏡録》卷五七　問：此十煩惱，何識相應？

答：第八藏識全無，第七末那有四，第六意識具十，前五識唯三，吉釋云：五識但三，以無分別，故無慢等，慢等必由有隨念計度分別生故，又由

慢於極量中起，名勝負疑。疑，猶豫簡擇而起，見推求門起故，五識無此等行相故。三識具我疑等四煩惱，猶具審決，故疑無容起。由愛著我，貪不得生，無一心王中有二慧故，餘見不生。隨煩惱有二十，《釋論》云：唯是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名隨煩惱。其二十種，類別有三，謂分等十各別起故，名小隨煩惱。無慚等二遍不善故，名中隨煩惱。掉舉等八遍染心故，名大隨煩惱。一忿，謂於現在違緣令心憤發爲體，能障無貪爲業。二恨，謂於過去違緣結怨不捨爲體，能障無瞋爲業。三覆，謂於過犯若他諫誨，若不諫誨，祕所作惡爲體，能障發露悔過爲業。四惱，謂於過犯若他諫誨，便發麤言，心暴不忍爲體，能障善友爲業。五嫉，謂於他所有功德名譽，心妒不悅爲體，能障仁慈爲業。六慳，謂積聚怪著爲體，障無貪爲業。七誑，謂惑亂於他，現不實事，心詭爲體，能障愛敬爲業。八諂，爲欺彼故，詐現恭順，心曲爲體，能障愛敬爲業。九憍，謂恃世間興盛等，心恃高舉，無所忌憚爲體，能障厭離爲業。十害，謂逼惱有情，無悲無潛，無哀無憐，無惻爲體，能障不害爲業。十一無慚，謂不恥過惡爲體，能障慚爲業。十二無愧，謂於世增上，不恥過惡爲體，能障愧爲業。十三悕沈，謂令心懼重爲體，能障毘鉢舍那爲業。十四掉舉，謂依不正尋求心不寂靜爲體，能障奢摩他爲業。十五不信，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心不淨信爲體，障信爲業。十六懈怠，謂心不勉勵爲體，能障發起正勤爲業。十七放逸，謂總貪瞋癡懈怠爲體，障不放逸爲業。十八失念，謂染汙不記爲體，障不安念爲業。十九散亂，謂於所修善心不喜樂爲依止故馳散外緣爲體，能障等持爲業。二十不正知，謂於三業不正了住染汙慧爲體，能障正知爲業。

業

綜述

僧亮曰：次當觀業者，八苦以生爲本，煩惱與業合行，然後受生也。次觀業受想觸欲即煩惱者，惑性皆是煩惱，以始末輕重爲異。能別名觸，無別門也。以通是想受之因。一作生業，一作受業者。資業受生名生，能得生報名受也。善男子，身口二業者，造作是業義，意性造作，不作從生身口具二也。以因故得名爲業者，身口非作性，因意得名也。正業是意，期業是身口者，性是善惡名正也，應他善惡名期也，先發故名意。訖得名爲正者，此正釋也，謂先發爲主，從他爲應也。即無明觸者，業能通四，欲說苦因，但說無明也。

寶亮曰：智者觀欲已，當觀業者，第四門明受想觸欲，即是煩惱。此煩惱能作業者，即十二因緣中行枝也。不作受業者，不作潤生結報業。何以故，初作業時，要未改報，便未用潤生惑也。如是煩惱共行有二種，謂生業受業者，欲明煩惱，始終不相離，更互得作因作業，亦得作受生業，故還來來取。觀業既竟，便次觀因。因即無明觸，因此無明癡，識於緣中取著，乃至生行陰中業也。觀因亦竟，即次觀業所得果報。上上善生閻浮提者，此論受道邊勝，異昔教之說。雖復兩教不同，各自有意，餘三大下義例，悉殊昔其旨，是等不復別釋。

慧思《大乘止觀法門》卷一　問曰：染業無始本有何由可滅，淨業本無何由得起。

答曰：得諸佛眞如用義熏心故淨業得起，淨能除染故染業亦滅。

問曰：染淨二業皆依心性而起，還能熏心。既並依性起何得相除。

答曰：染業雖依心性而起，而常違心。淨業亦依心性而起，常順心也。違有滅離之義，故爲淨除。順有相資之能，故能除染。法界法爾有此相除之用，何足生疑。

問曰：心體淨性能起淨業，還能熏心淨性。心體染性能起染業，還能熏心染性。故乃可染業與淨性不相熏相生，說爲相違。染業與染性相生相熏，應云相順。若相順者，即不可滅。若染業雖與染性相順，由與淨性相違故得滅者，亦應淨業雖與淨性相順，由與染性相違故，亦可得除。若二俱有違義故，雙有滅離之義，而得存淨除染。亦應二俱有順義故，並有相資之能，復得住染廢淨。

答曰：我立不如是何爲作此難。我言淨業順心故，心體淨性即爲順本。染業違心故，心體染性即是違本。若偏論心體即違順平等，但順本起

淨，即順淨心不二之體，故有相資之能　違本起染，便違眞如平等之理，故有滅離之義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九　問曰：殺生劫盜邪婬是身作者，口教他殺偷人忿怒殺乾陀羅一國人民，是何業乎

《論釋》不同。若依《毘曇》是身業攝，究竟成殺，要在身故　口教殺者，所教之人要身斷命，方始成業。仙人忿怒而殺人者，近住鬼神知仙意故，害彼國人　若依《成實》，口教殺者，則是口業，意嗔殺者，則是意業　故彼《成實・三邪品》云：口亦能教，意亦能爲，但身多故，名爲身業　餘業道中，互造例然　邪婬一種，唯是身作，以其成業要在身故　如《涅槃》說：此三業中意名正業，身口二種名爲期業　期謂期會，從其業思　期會集成，在於身口，故名期業　又彼經言：意直名業　身口二業，名爲業果，以從業思成身口故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一二　下次觀業文還有四：一觀業體，二觀業因，三觀業果，四修道斷業　前中初先結前生後，何以故下，辨明須觀業之所以　以前煩惱能作生業及受業故　先徵後辨，受想觸等牒前煩惱，能作生業不作定業隱終論始　初發善惡能生後果，名作生業　未潤受果，名不作受　如是煩惱與業共行，即有二者　始終通辨前，作生業更潤生果通前說二生受列名　是故下結，是前煩惱能爲二業，故須觀之　下辨業相，約具說三：初舉，次列，下廣分別　四義辨之：一業及業果相對，分別身口二種起作名業　從意業生故名業果　意能思量造作名業　不從業生故不名果　以業因故即名爲業　釋以顯之：二內外分別，身口名外，意業名內　三生受分別，義如前釋　四期正分別，正業名意，期業身口，略分二相　依前意業身口之中期會而成，故名身口以爲期業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六　若修持十善任運無間，善心成熟即天業故云純　惡心無善念間者，即惡道業果時純苦故　善惡相間起即人業人中果報苦樂相間　故十善任運成是天業，天中果報自然故　若修十善兼起護法心，即四天王業　若修十善兼慈化人，是三十三天業　若修十善，其心細妙任運成熟，行住坐臥不惱衆生，善巧純續是焰摩業　若修十善兼修禪定攝心，靡住細住者是兜率業　欲界定是化樂業　未到定破事障，是他化業　四禪是色界業，兼於慈悲喜捨，心數法中得定，是梵王業　滅心修無心，定是無想業

問：無想是邪見天　云何爲機感

答：《大集》云，菩薩調伏衆生多種，或邪或正，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云云　若舊云　聖人以兩片無漏，夾熏一片有漏，練成無漏　今言九次第定：熏修有漏成無漏，是那含業　四空定是無色界業　如是等二十一有，患自地之苦靡　欲修出要所求不得所捨不離，爾時即名可發關宜之機　感二十一三昧慈悲之力破其修因，令所離得去所求得成，拔苦與樂冥顯兩益　此如經文云：小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而得生長，是此益也　合而言之，蓋由凡聖慈善根力　別而言之，本由菩薩初持二百五十戒　修根本等禪，於一一能防善法之中皆起慈悲，慈悲本誓，熏王三昧　不捨衆生，赴對關宜，各得利益。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七　若業能破業，是爲破業　從無住業立一切業，是爲立業　非破非立而破而立，是爲正業

吉藏《中觀論疏》卷八　外人云：縛是煩惱　若無煩惱，云何有業以有業故必有煩惱　又業有二種：一有漏業，二無漏業　有漏業者，名之爲縛　無漏業者，稱之爲解　既其有業，即有縛解

問：業有幾種

答：業有多門　約身，則有身口意　就界，有罪福不動　就報，則有現生後　約垢淨，則有黑白雜及無漏業　如是一業，二業，三業，七業，十業如文廣明也

問：云何爲業體

答：《毘曇》取善惡色聲爲身口二業體，以思爲意業體　《成實》三業並以心爲體，身口但是業具而非業也

問：意地三煩惱與業云何異耶

答：《毘曇》三煩惱起必與思俱，思自是業，三煩惱則非業，此易見也　成實師破此義，立正義：意即是業，離意之外無有別思　《成實》者云：善法習報二因，報因正是業　習因邊非業，通名業耳　不善邊則有多釋　開善云：不善心亦是煩惱亦是業，若爲治道斷之，則是煩惱而非業　若招生之義，但取前輕者爲煩惱，取後重者爲業　莊嚴光宅云：取決定者爲業，不決定者爲煩惱。如是十種決邊通名爲業，十不決邊名爲煩惱　次建初師云：不善還同於善　不善習因邊爲煩惱，報因邊爲業　又釋十使云：疑是煩惱

而非業，亦是業而非煩惱。餘四使決者爲煩惱，不共者爲業。今不論同異，諸有計業，此品求之，皆畢竟空，故以目品。

又　問：內業具有作無作，外業亦有作無作。何故偏云身口二種無作爲外業耶？

答：欲明一人具七業。然內業有身口作無作四業屬於行者。次復有外二無作業還屬行者。若從用二種作業則屬前人故不數之。所以但取二無作也。福德兩字已下第二明外業性門。內業性既有善不善，外業性亦有善不善。有人數罪福爲二此事不然。若以罪福爲二者，前內業中亦應數之。不應云如是四事中有善有不善也。以前既不取善不善，今亦爾也。此內外六種是身口業。第七名思即是意業。能了諸業相者第二稱歎。精識此七業者，能了身口內外作無作等一切諸業。

又　問：文云十白業道，云何爲業，云何爲業道耶？

答：經論不同。《優婆塞經》云：如是十事，三是業而非道，七亦業亦道。《智度論》云：三道而非業，七亦業亦道。今須會釋之。經正取意爲業，但意不自通故，是業而非道。論明三煩惱起業而非業，故云道而非業。各據一途也。論師明四句：一業而非道，如《優婆塞經》二道而非業，如論明三煩惱也。三亦業亦業道，如七業是也。四非業非道，如身口色聲。《毘曇》師亦四句，與此大異。一道而非業，謂貪瞋邪見能暢思爲道，體非思故非業二業而非道，即思是也。思造作故名業，無更有思故，非思之道。三亦業亦道，即身口七，當體是業，又暢思爲道。四非業非道，即思前三不善根。但能生思不能暢思故非道，而復非思故非業也。

又《法華玄論》卷一〇　口業稱名具三業：發聲即口業，動舌即身業，經意則意業。身禮拜，但身意二業。意存念，唯意業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業因部第三》　問曰：六趣之報，造何業生？

答曰：依《智度論》說，六趣之業不過善惡，各有三品。上者生天，中者生人，下者生四惡趣。若依此義，但善上品即得生天，不分散定別耶。若依《業報差別經》中，具說十善得生天趣，具分定散三界差別。經云：復有十善能令衆生得欲界天報，具修增上十善，得生欲界天報。此則欲界散善業也。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色界天報。爲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此則色界定善業也。復有四業能令衆生得無色界天報。一者謂過一切色想滅，一切有對想入空處定。二者過一切空處定入識處定。三者過一切識處定入無所有處定。四者過一切無所有處定入非想非非想處定。以是四業得無色界報。若爾，此界何故不言十善業者。應言此界是無色報，雜色而修，遠離身口，是故據地但言四業不就十善也。然上來所說皆是如來分別業報，因果相當，不差異也。若依《善戒經》說，僧持二百五十戒，尼持三百七十八戒，亦是生天之業。

又卷六八　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

答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殺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綺語皆亦如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

又《諸經要集》卷一一《業因部第十九》　問曰：云何名業道義？

答曰：身口七業，即自體相爲名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果，名爲業道。

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

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如《對法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業爲，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

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卷四　作業者，謂若思業若思已，所起身語業。不作業者乃至身業語業者，審決二思名意業。動發勝思，名思已所起身語二業。或動發勝思名思業，此思所起身語業，名思已所起身語業。此解與對法同。彼云：思業，謂福非福不動業。思已業，謂身語意業故。此作業通加行根本業道，表無表業未滅未捨，名作業，即二業種子。加行根本表無表

業已滅已捨　名不作業，不成就故，無勝作用故　此備法師釋

景法師云：任運所生，非業道攝　諸善惡業及無記業，名不作業　若根本業道加行所生諸善惡業，名作業　今釋者，加行根本諸表業，名作業，有起作故　諸無表名不作業，無起作故　此通三乘表無表業，故不說意

又　諸作不增長業，若無追悔不修對治，可當受果，名增長業　若追悔等，名不增長　或先增長業，由追悔等，如末生怨，名不增長　不追悔等，名增長業　【略】依末解脫者，建立定受業，故解脫者起道伏斷　《對法論》說：有五種故思造業　一他所教敕　二他所勸請　三無所了知　四根本執著，謂三毒蔽心，猛利執著，所起諸業　五顯倒分別，謂勝無罪所行惡業　於此五中，根本執著，顯倒分別，若作若增長，非不受異熟　重故，餘三雖作而不增長，不必受異熟，輕故　彼論釋，作者謂起造諸業，令其現行　增長者，謂令習氣增益　彼說故思業，但唯有五　此中通說故思不思，故有十種　此中第二，即彼第三　此中第七，即彼初二，亦不相違　彼論後二，增長業攝，故非十收。

又《說無垢稱經疏》卷四　贊曰：此止性自爲惡十善業道，略以三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辨果。

出體者，不殺等　身初三，不妄語等　語次四，無貪等　意後三，俱以思爲體　三業之體，皆是思故　《成唯識》云：前七業，亦思爲體，不但後三體是思故　身語表彰意之思故，假名表業　此思熏種，假名無表色業，體實非色　《顯揚論》云：身語二色，性非善惡　表善惡故，假名善惡　故體即思思有三種：一審慮思，審慮所作故　二決定思，決定將作故　三動發思，正起動作故　取此第三，爲業道體。

二釋名者，十者數也　善者，順理益物義　業者，造作義　道者，所遊履義　能通生義　此思類別名十，能有順益名善，體能造作名業　《成唯識》云：此第三思，爲前二思所遊履故　通生當來異熟果等，亦名爲道　遊履者，緣慮引發義，與成業同然　《瑜伽論》第六十說：思是業，非業道　殺生乃至綺語，亦業亦業道　貪恚邪見，業道非業者，隨轉理門，隨離婆多等說故　《成唯識論》，眞實理門　又彼亦是眞實理門　彼論意說：若業道思，造作遊履，可名爲道　由第三思非業道思所遊履故，不與道名　《成唯識》中：但說第三思爲他所遊，通生當果　與業道名，不相違也　又身語表由思發故，假說名業　所作業故，思所履故，假名業道　《瑜伽》依此復說：殺生乃至綺語亦業亦道，其實非業，可名爲道，非能作故　邪見等三彼此無，別　釋此別名，翻惡知　如《瑜伽論》第八第九

三辨果者，有漏善業道得四非離繫，無漏善業道得四非異熟　若互相資，各得五果　一一翻十惡業道說，如理應知，此中所言十善業道　極清淨者，無漏業道名極清淨，非有漏故，明成佛時無異熟果　由行不殺，得後果時，壽量決定　離不與取故，大富　上二皆等流果　離欲邪行故，梵行　離虛誑語故，所言誠諦。離麤惡語故，常以嫺語　上三皆增上果　離間語故，眷屬不離　此等流果　離雜穢語故，善宣密意　此亦增上果　離貪恚邪見，得餘三種　此三皆等流果　此中合說離殺盜離間語貪恚邪見六業，得等流果　餘四得增上果　今互相准，如理可知，即厭繁文，故略不說，皆如《瑜伽》第八、第九、五十九、六十，《對法》第七，《成業》、《唯識》等廣說　舊經云：善和諍訟，是不雜穢語果，善宣密意故　密意者，謂隱心理　若綺飾文辭，便翳理故　正直語者，便能宣義　言必饒益，是無貪果　若貪欲起，不饒益故　不嫉不恚，俱無瞋果　次嫉之體即是瞋故　若依新文，便無疑難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一〇　《瑜伽》第九說業有二：一定異熟業，謂故思業若作若增長業　二不定異熟業，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業　八十九說諸作不增長業，若無追悔不修對治，尚可受果名增長業　若追悔等，名不增長業　或先增長業由追悔等，名不增長業　如末生怨未追悔前，名增長業　追悔已後名不增長業　第六十說依末解脫者建立定受業　故言解脫者謂世道伏斷，乃至得聖成無學等　即同《涅槃經》，末人佛法名決定業，若入佛法名不定業　《對法》第七說有五故思造：一他所教敕，二他所勸請，三無所了知，四根本執著，謂三毒蔽心猛利執著所起諸業，五顯倒分別，謂勝無罪所行惡業　於此五中後之二種若作若增長，非不受異熟以思重故　前三雖作而不增長，不必受異熟以思輕故　此言作者，謂起作諸業令其現行　增長者，謂令習氣展轉增長　由此但說故思業唯有五　《瑜伽》第九說除十種餘名故思　一夢，二無知，三無故思，四不利不數，五狂亂，六失念，七非樂欲，八自性無記，九悔所損，十對治所損　除此十外餘皆增長，即《瑜伽》第九說增長業有六者是　其十不增，及六增長不越對法三不增，二增，離合依位分

多少故　《對法》又說決定有三：一作業決定，由宿業力感決定身，於此生中必造此業，期限決定終不違越，佛等神力亦不能救。二受異熟定，即順定受業，果定當受時未定故，不爾，佛出應無造惡惡趣衆生。三分位定，謂順三時分位定業。若業道攝者名順定業，加行後起，通定不定。又未悔未對治等，名決定業。已悔已對治等，名不定業。《瑜伽》第十說三業：順現、順生、順後受業。第六十說四業：一異熟定，二時分定，三二俱定，四二俱不定。《唯識》亦說四謂三時及不定。《顯揚》第九說五種：謂順三時及受報定，作業決定。皆如《瑜伽》第九略纂說，恐繁且止。

遁倫《瑜伽論記》卷五　作業者，謂若思業，若思已，所起身語業者。審決定思，名思業。發動勝思，名思已所起身語業。或發動思名思業，此思所起身語二業，名思已所起身語業，此解與《對法》同。彼云：思業云何，謂福非福不動業。思已業云何，謂身語意業。三藏解云：前是方便思業，後是根本三業。不作業者，景云：謂卒爾心起意思業，非是爲起身語前方便思故。無所起根本身語二業，備述兩釋。一云：分別心所造業名作業，任運心所作業名不作業。一云：惺悟心所造業名作業，迷亂心所作業名不作業。又解：作業通加行根本業道表無表業未滅未捨，名作業，即二業種子加行根本表無表業已滅已捨，名不作業，不成就故，無勝作用故。基云：加行根本諸表業名作業，有起作故。諸無表業名不作業，無起作故。此通三乘表無表業，故不說意。增長不增長業中，八自性無記業者，基師解云：謂善不善非業道攝。中下品性，非三性中無記性也，自體不增名無記故。或三性中無記之業。九悔所損業者，八十九說：諸作不增長業。若無追悔，不修對治，可當受果，名增長業。若追悔等，名不增長。或先增長業，由追悔等，如末生怨，名不增長。不追悔等，名增長業。第六十說：依未解脫者建立定受業故，解脫者起道伏斷。

又　《對法論》說，有五種故思造業：一他所教敕，二他所勸請，三無所了知，四根本執著，謂三毒蔽心猛利執著所起諸業，五顛倒分別，謂勝無罪所行惡業。於此五中根本執著顛倒分別，若作若增長非不受異熟，重故。餘三雖作而不增長，不必受異熟，輕故。彼論釋作者謂：起造諸業，令其現行，增長者謂令習氣增益。故思業者，謂故思已若作，業若增長業等者。此中故作或增長，名故思業。非故作或增長，名不故思業。《對法》論說故思業與此相違，通增長不增長故。此依殊勝強思當定招異熟，名故思業。彼依但是故思所作，非任運業通不當得果，皆名故思。所望別故，亦不相違。順定受業不定業者，三藏解云：順定受業時報俱定，不定反此。基又解云：即前故思業當定招異熟，前不故思業當不定招異熟。

又　決定受業者，決定有三。一作業定，由宿業力感決定身，於此生中必造此業，期限決定，終不違越，佛等神力亦不能制。二受異熟定，即此所說順定受業果定當受，時未定故。三分位定，謂順現受生受後受分位定業，此中義顯若業道攝業，名順定受。加行後起通定不定，若未悔未解脫，說名定業。已悔已解脫，名不定業。

又　已熟未熟業者，景云：前是生熟果竟功能盡業，後是功能仍續。基云：過去及現在正生果業，名已熟業。未來及現在當生果業，名未熟業。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三　今略舉業門，有三十六種：

一，故不故二業，曰故業不故業。先知而作，名爲故業。不知而作，名不故業。又至教聲名故業，不至教聲名不故業。

二，二罪業，謂輕罪業重罪業。

三，二利業，謂大利業，小利業。

四，福等三業，謂福業，非福業，不動業。

五，三業，謂身業，口業，意業。

六，三惡行，亦名邪行，謂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

七，三妙行，亦名正行，謂身妙行，口妙行，意妙行。

八，三不巧便行，謂身不巧便，口不巧便，意不巧便行。作不合法戒，名不巧便。

九，三巧便行，謂身巧便，口巧便，意巧便行。

十，三邪，謂語邪，業邪，命邪。從瞋癡生口四過，名邪語。從瞋癡生身三惡，名邪業。從貪煩惱生身口惡，名邪命。

十一，三正，謂正語，正業，正命。從無瞋無癡生口四善，名爲正語。從無瞋無癡生身三善，名爲正業。從無貪生身口善，名爲正命。順理故名正。

十二，三時報業，謂現報業，生報業，後報業。約時而受名三時報業。

十三，三受報業，謂樂報業，苦報業，不苦不樂報業。

十四，三界繫業，謂欲界繫業，色界繫業，無色界繫業。

十五，曲等三業，謂曲業，穢業，濁業　諂所起業，名爲曲業　瞋所起業，名爲穢業　貪所起業，名爲濁業。

十六，三性業，謂善業，不善業，無記業。

十七，三滿業，謂身滿業，口滿業，意滿業　無學身好行滿足故，名身滿口意亦然。

十八，三學業，謂學業，無學業，非學業非無學業　學人無漏，名爲學業，無學人無漏，名無學業　一切有漏業，名非學非無學業。

十九，三斷業，謂見斷業，修斷業，無斷業。

二十，三世業，謂過去業，未來業，現在業。

二十一，三障，謂業障，煩惱障，報障。

二十二，業相，謂黑黑報業，白白報業，黑白報業，不黑不白無報業。

二十三，四戒，謂別解脫戒，定共戒，道共戒，斷戒。

二十四，五逆，謂害父，害母，害阿羅漢，破僧，出佛身血　初二背恩養，次三壞福田，故名爲逆。

二十五，五戒，謂不殺，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　擧防身口，名之爲戒。

二十六，五邪命，一爲利養故，詐現奇特　二爲利養故，自說功德　三爲利養故，占相吉凶，爲他人說　四爲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　五爲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　邪因緣活命故名邪命。

二十七，六業，謂地獄報業，畜生報業，餓鬼報業，人報業，天報業，不定報業。

二十八，七不善律儀，謂殺，盜，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於一切處，起發不善律儀。

二十九，七善律儀，謂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　於一切時，不斷善故發善律儀。

三十，八種語，一見言不見，二不見言見，三不見謂見，聞言不見，四見謂不見，聞即言見，五若見言見，六不見言不見，七見謂不見，聞言不見，八不見謂見，聞即言見　前四名不淨語，後四名淨語。

三十一，八戒，即日夜戒，一不殺生，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大床，七不著花香瓔珞，不香塗身，不著香熏衣　八不作技樂，亦不往觀聽，及不過中食　前四是戒分，次一是不放逸分，後三是順修威儀分。

三十二，八邪，謂邪見，邪覺，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語，邪業，邪命。

三十三，十不善業道，謂殺生，偷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　違理損物，名爲不善　結思名業，所行名道。

三十四，十善業道，謂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無恚，無貪，正見　順理益物，名善　意思爲業　爲思所行名道，亦果所依行名道。

三十五，十二惡律儀，謂屠羊，養雞，養豬，捕鳥，捕魚，獵師，作賊，魁蝕，守獄，呪龍，屠犬，飼獨。

三十六，十六惡律儀　一爲利養羔羊，肥已轉賣　二爲利買已屠殺　三爲利養豬豚，肥已轉賣　四爲利買已屠殺　五爲利養雞，肥已轉賣　六爲利買已屠殺　七爲利養雞，肥已轉賣　八爲利買已屠殺　九釣魚，十獵師，十二劫奪，十二魁蝕，十三網捕飛鳥，十四兩舌，十五看獄，十六咒龍　此諸業門，通三乘及小乘人天　若人天即人所成業　若小乘但有業無人　若初教諸業即空，不可分別　如業成就論說：若終教即如一切法亦如也　若爲一乘所目，即屬一乘　若約一乘別教，即八萬四千等無盡業也　餘義如別章。

明曠《天臺菩薩戒疏》卷三　續學業障，故云乃至　一切等者，總舉也　三業之因殺盜等別故，云一切　三報者，一切之業並有三報　此身造業，即此身報，名爲現報　此身造業，次生受報，名爲生報　此世造業，二三生後，方受其報，名爲後報　身在八難，名八難業　犯於七逆，名七逆業　或在牢獄，爲他拘繫手足，故云杻械等　三業毒並多，若單若雙，或約一人，或約七人　若疾病者，即殺業也　此等不同，並是業報，無逃避處　亦局講戒，令觀結業，即解脫德　故大乘三藏，並詮三身，對治從別　故文所列，有別有通　若能順教，利樂有情，感聖冥加，解脫衆難　設未感聖，但害肉身，自他臨終聞藥成種　當當值佛，莫不因茲　故制菩薩常令講說大乘經律三德之義。

懷感《釋淨土羣疑論》卷五　問曰：經言，有四種業：一現報業，二生報業，三後報業，四不定業　前三是定業，定感報故　後一是不定業，或感

不感報故　又有八種業　一報定時不定業，二時定報不定業，三時報俱定業，四時報俱不定業　第一第三是定業，第二第四是不定業　經說：五逆是生報業，即是時定報亦定業　如何觀經言五逆罪滅得生西方耶

釋曰：此四種八種業，佛於九部不了教中，爲諸不信業果凡夫，密意說言有定報對　於諸大乘了義教中，說一切業悉皆不定　如《涅槃經》第十九卷云，耆婆爲阿闍世王說懺悔法，罪得滅　又臣聞，佛說修一善心能破百種惡　如少毒藥能害衆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　又三十一云：善男子，有諸衆生，於業緣中，心輕不信　爲度彼故，作如是說　善男子，一切作業，有輕有重　輕重二業，復各有二：一決定，二不決定　又言：或有重業可得作輕，或有輕業可得作重　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獄極重之業現世輕受　愚癡之人，現世輕業地獄重受　阿闍世王懺悔罪已，不入地獄　鴦崛摩羅，得阿羅漢　《瑜伽論》說：未得解脫，名決定業　已得解脫，名不定業　如是等諸大乘經論，咸說五逆罪等，皆名不定業，悉得消滅　今觀經既是大乘經典，明念阿彌陀佛五逆罪滅，有何疑也

慧沼《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五　問：障有多種，且惑業苦總名爲障，今何但言滅業障耶

答：有二解　一云惑業苦三總得名業，如言煩惱障即大隨惑　二所發業並及於果總名煩惱障，準彼相從業因業果總名爲業

問：若爾何故不云滅惑苦障

答：隨舉於一皆有難故，或可業礙聖道勝惑名故　所以業有定業，惑中不說有定惑故　苦由業生，故但從勝名滅業障　一云雖惑業苦俱得障名，業障增強但偏懺業，以業招生親於惑故　下請云，曾所造作業障罪者云何懺悔。不問惑苦故　又若有極重不善之業必招難身，無暇入聖故　經但云滅業障品　前釋爲究，下文具懺惑業苦故

問：惑業苦三攝盡二障，未知所知障今亦懺不

答：既趣佛果二障俱懺，故說云修菩提行所有業障悉皆懺悔

又　問：三性之業爲總懺不

答：三性俱懺　由於二障發三性業，故招人天業亦皆懺故

問：今此與前兩品何別

答：傳云眞諦有八解不同　一初夜中妙幢夢見，後大衆晝日修行　二初是略釋，後是廣釋　三初是懺悔，後一罪滅　四云初是暫伏，後是永除　五初明經能滅罪，後明弘經者罪滅　六初明法身示現，後明化身爲說　七初妙幢獨聞，後大衆共感　八初品由妙幢願，後品由大衆機　此八釋中第二七八三釋爲正，餘者不正　今釋不同，如來意辨

法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卷一　又《地持論》云：諸佛光明有其八業：一者覺業，二者因業，三者卷舒，四者正業，五者降伏業，六者敬業，七者示現業，八者請業　第一覺業者，爲放大光明，照諸菩薩如來即放護念故。第二因業者，爲有無量阿僧祇光，以爲眷屬故。第三卷舒業者，爲諸如來放大光明無量阿僧祇世界以還，入常戒故　第四正業者，謂諸如來放大光明，普照三途一切惡道，悉皆息苦　第五降伏業者，爲諸如來放大光明，令魔驚怖，不能破壞所化衆生故。第六敬業者，爲諸如來放大光明，現不可思議佛神力故。第七示現業者，爲諸如來放大光明，普照諸大會令見故。第八請業者，爲於光中發聲說偈故。所以頌云：覺因卷舒正降伏，敬業示現及請業，應知是名八種業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一　欲界善業名爲福業，業能招人天可愛果故。欲不善業名非福業，損惱有情招三惡趣非愛果故。色無色界業名不動業，能招彼地不動果故

又卷三　識由業漂者。識謂本識，恆轉如流由業如風能起識浪。識隨業故，云業漂也。又業種依識藉現緣起，現起諸業隨境界風動本識浪，故云漂矣　四卷《楞伽》第一偈云，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溟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浪識騰躍而轉生，業境界風動生識浪，故說漂也

又　識隨業遷者，謂總報識隨業而生　舊業無餘新業將熟，識隨業故遷往餘趣。身即無主者，身謂相續即四大　身執受識遷則無主故　又主謂主宰即是我也，識隨業往　身即無我，我既無故我所亦無，身無主故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六四　以三業相應思造三行故者，總出業體　亦即《唯識》第八三性分別門　大乘三業，皆思爲體。動身之思名爲身業，發語之思名爲語業，思之當體即是意業三行。即經中三句皆通　三業則通色非色位，謂由下顯三業相　然愚略有二：一迷異熟義愚，二迷眞實義愚　初愚謂迷當報，不知善惡感當苦樂，故於現在恣情造惡。謂

殺生等有三品故，成三塗因，如一地說，言及人天別報苦業者，五戒及下品十善，是人總報之業。前曾損他感諸根缺等，即是別報。曾決罰他亦招此報等，故爲苦業。從然別必兼總下，釋惑別報，非顯行支義故。《唯識》亦云：由此一切順現受業，別助當業，皆非行支，以無明支於發業中，有能通發總別報者，有能但發總報之者，唯取初二，爲無明支之所發起行支所攝。

又卷六七　今依《瑜伽》，其未作業名爲不作。論第九云：不作業者，謂若不思業，若不思已，不起身業語業。釋曰：據此，不作即任運所起非故意思設爾有思，又思已不起身口故，不受報故。九地釋表無表業云：作無作，作即身口，無作即意，如殺盜等，心雖欲作不形身口，故不受報若全不作，名不受報。何要待言，又何得。論云：業有三種不受報耶，不作即無業故，二未潤可知，而論但云：作已未得報，其未潤言是疏義。加三得對治者，即《瑜伽》中名不增長業。不增長業總有十種：一夢所作業，二無知所作業，三無故思所作業，四不利不數所作業，五狂亂所作業，六失念所作業，七非樂欲所作業，八自性無記業，九悔所損業，十對治所損業。此十名不增長業，除此十種所餘諸業名爲增長。

又卷七〇　《俱舍・業品》云：一業引一生，多業能圓滿。釋云：引業謂總報業，但由一業唯引一生。若許一業能引多生，時分定業應成雜亂若此一生多業所引，應衆同分、分分差別。以業果別故。注云分分差別者，謂數死數生。多業能圓滿者，別報業也。謂一生身圓滿莊嚴許由多業。譬如畫師先以一色圖其形狀，後填衆彩。一色圖形喻引業一，後填衆彩喻滿業多。是故雖同菜人身，於其中間，有支體色力莊嚴缺減。

又　小乘引經問言：世尊經中說有三業，攝身語意豈不違經。故論答云：不攝爲無但言非色，能動身思說名身業，能發語思說名語業。審決二思意相應故，動作意故，說名意業。釋曰：此出三業體。然思有三種：一審慮思，二決定思，三動發思。然初二思是發身語遠近加行。然發動思正發身語，即二業體。然初二思與意俱故，作動意故，名爲意業。故總以思爲三業體。釋曰：故意業中要具二思，方成業道。

又　既是思與意相應，意等引起名爲意業。言身業者，約所依立身謂色身業依身起，故名身業。言語業者，約自性立語即業故。

又　然《俱舍》意，唯身語二俱表無表。而《唯識》意，無表既依表上假立。是故疏云，表則三皆是思。若以非色非心而爲無表，則意亦有矣。故《瑜伽》五十三云：云何表業，略有三種。一染汙，二善，三無記。若於身語意十不善業道，不離現行增上力，有身語表業，名染汙表業。所治三也。若即於彼誓受遠離，所有身語表，名善表業，此身語善表也。若諸威儀路工巧處一分，所有身語表業，名無記表業，此身語無記表業。若有不欲表示於他唯自起心，內意思擇不說語言，但發善染汙無記法，現行意表業，名意業。釋曰：此顯意業亦具三性，自能曉了。我今造作如是事業別表，於後意俱之表名爲意表。意爲無表，如理思之。釋曰：故知大乘三皆有表。廣如別章。大乘法師法苑中，十門分別：一辨名，二出體，三假實分別，四具支多少，五得捨分齊，六依他有無，七四大造性，八應成差別，九先後得捨，十釋諸妨難廣如彼說。疏方便差別者，心爲起業之方便故。經云：與心同生不離者，業共心生，生已不離。此言業行常依心王也。

又　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異熟業，非白黑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二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白黑異熟業者，謂欲界繫雜業，善不善雜故。

云何一業亦善不善。此中不約生剎那相說一種業亦善不善，然約意樂及方便，總說一業，是此經意。約此二種，若黑若白互不相似。建立一種黑白業故。或有業意樂故黑，方便故白。或有業方便故黑，意樂故白。意樂故黑，方便故白者，如有一人爲欲誑他，先現其相，令信己故行於惠施，乃至出家方便故。黑意樂故白者，如有一人欲令子及門徒遠危處安，由憐憫心現發種種身語麤惡，遂於此時發生雜染。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此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方便無間道，是彼諸業斷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業力永拔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釋曰：在文易了，但云非黑者非煩惱垢，此揀前黑業。一向清淨者，揀前有漏善業，爲煩惱所發。言由無漏業力永拔者，即苗加行無間二無漏智，同時思業從智慧說故。言永拔所拔，即三有漏業習氣也。

延壽《宗鏡録》卷七四　問：生死種子不斷，皆因發業潤生。於煩惱

中，何法發業，何法潤生

答：夫業性本空，結成多種　先論黑白行相，後辯發潤根由　今初黑白行相者　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復次善男子　次當觀業，何以故　有智之人，當作是念　受想觸欲，即是煩惱者，能作生業，不作受業　如是煩惱，與業共行，則有二種　一作生業，二作受業　是故智者，當觀於業　是業三種，謂身口意　善男子，身口二業，亦名爲業，亦名業果　意唯名業，不名爲果　以業因故，則名爲業　善男子，身口二業，名爲外業，意業名因，是三種業　共煩惱行故，作二種業，一者生業，二者受業　善男子，正業者，即意業也　期業者，謂身口業　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名身口業　是故意業，得名爲正　智者觀業已，次觀業因　業因者，即無明觸　因無明觸，衆生求有，求有因緣，即是愛也，愛因緣故，造作三種身口意業　善男子　智者如是觀業因已，次觀果報　果報有四：一者黑黑果報，二者白白果報，三者雜雜果報，四者不黑不白果報　黑黑果報者，作業時垢，果報亦垢　白白果報者，名無漏業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先說無漏無有果報　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報耶　佛言：善男子，是義有二，一者亦果亦報，二者唯果非報　黑黑果報，亦名爲果，亦名爲報　黑因生故，得名爲果　能作因故，復名爲報　淨雜亦爾　無漏果者，故名爲果，不作他因，不名爲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　是無漏業，非是黑法　何因緣故，不名爲白　善男子，無有報故，不名爲白　對治黑故，故名爲白　我今乃說受果報者，名爲黑白　是無漏業，不受報故，不名爲白，名爲寂靜　故知業不可作，果不可逃　如經偈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業　唯除不作則無果，得道則業亡　如氣歘旃陀羅，造惡業而得生天，爲崛魔羅，作逆罪而得解脫果　是知受身已來，無有不作業者　設今生不作，過去曾爲　但悟此宗，無不解脫　何以解脫　若人宗鏡，人法自空　人空，則不見有能作業之人　法空，則不見所受果之處　只爲妄執人法而造業，不出心境而受殃　但心境俱亡，即當處解脫　故知一切善惡諸法，無有定相　由心迴轉，得失任緣

如《大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若言諸業定得報者，則不得有修習梵行，解脫涅槃　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屬　若言諸業有定不定　定者，現報生報後報　不定者，緣合則受，不合不受　以是義故，應有梵行，解脫涅槃　當知是人，眞我弟子，非魔眷屬

子璿《首楞嚴義疏注經》卷一五　發業有[illegible]出發，實無[illegible]

助發，即餘惑俱分別也

元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六　業無自性，必假緣生　緣雖衆多，不出心境，由境發毒，構造成業　境七外緣，毒從內發　故明起業，惟推三毒　毒從我生，我即妄計　即斯妄計，是業之本，故名妄業　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　諦求妄本，畢竟無依，但是一心，隨緣不覺　以不覺故，確然計我　由我起毒，因毒生業　業成感果，果全是苦　苦即生死，流浪出沒，造受更資，如是億劫，莫知所止　從本至末，就果推因，少識妄源，粗知苦本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卷一　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　若一念心瞋恚邪婬，即地獄業　慳貪不實，即餓鬼業　愚癡闇蔽，即畜生業　我慢貢高，即修羅業　堅持五戒，即人業　精修十善，即天業　證悟人空，即聲聞業　知緣性離，即緣覺業　六度齊修，即菩薩業　眞慈平等，即佛業　若心淨則香臺寶樹淨剎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受形　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　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　《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　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　欲成淨果，但行淨因　又當知闡提邪見，定應墮千劫泥犁　誹謗撥無，即此是邪魔眷屬　觀報應之若是如影如形，信因果之歷然可驚可懼　所謂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業力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二六　問曰：業力知其業果分段麤事不能及理，何緣得具苦集智乎　苦集兩智義既難備，何緣得具決智、比智，盡無生智　釋有三義　其一義者，如來業力，非直知業，亦知業果　所知業果，通事

通理。所知六道差別因果，是事門收。能知之解，是等智攝。於彼四上，知其因集有緣之義，是通相理，即是理集。於彼果上知苦無常空無我等，是通相理，即是理苦。知此通相因之與果，亦業力收，故得其於苦集智等。第二義者，如來業力非直知於世別因果，亦知念念相生因果。於彼六道因果之上，知其念念相生因果，是苦集理。故能觀智得說以爲苦集智等。第三義者，十力辨義，知法窮極，達事窮理，本末俱知，方名爲力。若不窮本，雖知非力。故業力中知其業相，亦知業性。知其業相，即是等智知其業性苦集之理，即苦集智法比智等，故具八智，定根欲性。此之四力，各九智性。除其滅智，所知有漏，即是等智及苦集智。所知無漏，即是道智法比智等。此等通說爲他心智，滅非心法，故除滅智。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二　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亦不可思議。故《莊嚴論》云：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知業力所獲果報。

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卷四　業力者自業也。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二　論曰至亦無餘在者。釋初句。《婆沙》一百三十三說云：火災起時有說七日先隱持雙，先一照耀，後六漸出便壞世間。有說一日分爲七日。有說一日成七倍熱。有說七日先藏地下後漸出現。如是說者，諸有情類業增上力令世界成。至劫末時業力盡故，隨於近處有災火生，乃至梵宮皆被焚燎。水災起時有說三定邊雨熱灰水，能壞世間。有說從下水輪湧出。如是說者，諸有情類業增上力令世界成。至劫末時業力盡故，隨於近處有災水生，由彼因緣世界便壞。風災起時有說從四定邊風起能壞世間，有說從下風輪有猛風起。如是說者，諸有情業增上力令世界成，至劫末時業力盡故，隨於近處有災風生，至遍淨天皆被散壞。此論三災並非《婆沙》正義，此論非以《婆沙》評家爲量，隨樂而說。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二　解曰：心行處滅者，心緣慮息也。言語道斷者，言說不及也。同眞際等法性者，謂波斯匿王觀身實相，體同眞際量等法性。然諸有情無始時來，爲我法倒，熏習力故，自他差別。由業力故，所感身形六趣差異。論其實相，皆同眞際等法性矣。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一二　《華藏品》云：如幻師咒術，能現種種事。衆生業力故，國土不思議。明知業因喻幻師。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卷一　一切衆生，三世諸業，造業之處，受報之所，皆如實知，是名業力。

延壽《宗鏡録》卷七八　問：地獄既是非情，云何動作苦？是有情不思議業力所感。令受罪衆生，自見有如是事。如成劫風，雖是無情，亦能成劫。似磁毛石，豈有識想，令鐵轉移。設使衆生輪迴六趣，善惡昇沈，實無主宰，人法俱空。所以先德云：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乎。故知菩入一際法界之中，有何差別。能所冥合，境智同如，豈可更有一法爲動爲靜，隨業識之轉乎。若未入法界，不悟此宗。但有一法當情，皆是自之業識。離識之外，決定無法。

身業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九　十不善業者，所謂殺生乃至邪見。多生相續，名曰衆生。隔絕相續，目之爲殺。於他資財非理侵奪，故名爲盜。姦行違禮，稱曰邪婬。此三身業。

問曰：一切打縛等事，亦是身業，何故不說。

以彼輕故，所以不論。又打縛等是殺眷屬，助成殺業，但舉正業助亦隨之，是故不論。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九　身之作用名爲身業。

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卷一三　形爲身表，但假非實。形雖是表，而非是業。言身業者，以思爲體，謂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身業。身之業故，故名身業。

口業

綜述

《慈悲水懺法》卷二　綺中說言：口業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　若在畜生則受鵂鶹鴟鴞鳥形，聞其聲者無不憎惡　若生人中口氣常臭，有所言說人不信受，脊脞不和常好鬥諍

《慈悲道場懺法》卷六　三業之中口業實重，乃至獲報，備諸楚毒難曉之夜不覺不知

今日道場同業大衆，我等所以輪迴六道者，皆由口業　或復輕言肆語，詭口利辭，浮虛假飾，言行相乖，自招其報歷劫無免，豈得不人人悚然增到懺洗此過　相與從有識神已來，至於今日　口業不善　於四生六道父母師長一切眷屬怨憎，麤惡不宜，恒言麤獷發語毀暴　朋遊聚話無義而說，指空爲有，指有言空，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作言不作，不作言作如是顛倒　反天易地，自利傷物，更相譭謗　言已則靡德不歸，說他則何惡不往　乃至品詳聖賢，裁量君父，譏說師長，背善知識　無道無義，無所顧難世有幽厄傷形喪命，未來楚痛永劫罥報　直戲笑之頃，使能具足無量重罪何況苦言以加一切

吉藏《法華玄論》卷一〇　口業攝名具三業：發聲是口業，動舌即身業，總意則意業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八　又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有　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妄語之罪

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身口業不

答言：有　如以依仙人咒心故，以唯欲界色身　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無作戒　何以故　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　若深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作業　若深厚心結使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　若非深厚心非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厚結使心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　而方便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作業

又《諸經要集》卷一一　依《毘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　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　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　違法非正，即落綺語　爾時忿怒，即是瞋恚　此三不善，地獄現行　若論會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　以彼麤凡夫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　彼處男女各恆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　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　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

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

此二若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恆成就　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麤作法，發動方成　無造作處則不說成　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業道　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　常樂離故無兩舌，爲苦所逼故有惡口　不時說故，故有綺語　貪及邪見，成就不行　第二第三　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

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

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　雖非言辭，亦成口業　故受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　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爲業　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辯人意志故，具十業道　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　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

又卷一四　又《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語加彼衆生　衆生增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　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　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　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　故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　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各比丘　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第三惡道　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

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救，一切雜使不命啇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連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白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

玄覺《禪宗永嘉集》卷一　云何淨修口業。深自思惟口之四過：生死根本，增長衆惡，傾覆萬行，遮相是非。是故智者，欲拔其源，斷除虛妄，修四實語。正直，柔軟，和合，如實，此之四語，智者所行。何以故。正直語者，能除綺語。柔軟語者，能除惡口。和合語者，能除兩舌。如實語者，能除妄語。正直語者有二：一稱法說，令諸聞者，信解明瞭；二稱理說，令諸聞者，除疑遣惑。柔軟語者亦二：一者安慰語，令諸聞者，歡喜親近；二者宮商清雅，令諸聞者，愛樂受習。和合語者亦二：一事和合者，見鬥諍人，諫勸令捨，不自稱譽，卑遜敬物；二理和合者，見退善提心人，殷勤勸進，善能分別善提煩惱，平等一相。如實語者亦二：一事實者，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二理實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來涅槃，常住不變。是以智者行四實語，觀彼衆生曠劫已來，爲彼四過之所顛倒，沈淪生死難可出離。我今欲拔其源，觀彼口業，譬舌牙齒，咽喉脣齶，識風鼓擊，音出其中，由心因緣，虛實兩別。實則利益，虛則損減。實是起善之根，虛是生惡之本。善惡根本，由口言詮。詮善之言，名爲四正。詮惡之語，名爲四邪。邪則就苦，正則歸樂。善是助道之緣，惡是敗道之本。是故智者要心扶正，實語自立，誦經念佛，觀語實相，言無所存，語默平等，是名淨修口業。

法藏《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卷三　言非稱實爲妄，令他領解爲語。戒防此失，此從所治爲名。《智論》十五云：妄語者不淨心，欲誑他覆隱實，出異語生口業，是名妄語。解云：此中小攝惡口兩舌綺語等三，從首爲名，以過患相起故。《智論》云：四種口業中妄語最重故。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六《勸惡口者》　身口意謂之三業。藏經所云果報多因口業者，以口易發也。云：昔有人恨其母送飯來遲，乃云：生於母腹，不如生於鹿腹。後果託生於鹿腹中。又有人以食與之，若不如意則云：不如與狗，後乃生爲狗頭。是皆口業果報也。所謂惡口者，直爲機語矣。惡口果報固已不佳，若機語則地獄畜生之報也。世人多不知此，乃以惡口機語爲常。奉勸世人力以戒此。常念阿彌陀佛，以洗滌口業之機惡。聞人惡口機語，亦常念此佛名，以洗滌耳根之機惡。願以此生念佛之善業，洗滌累世以來之機惡。如此則善念日熟，惡業日消，又能轉以化人，使更相勸化，則災難可消，福祿可永，身後必於淨土中上品生矣。

又《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一二　口誦佛名如吐珠玉。天堂佛國之報。

口宣敎化如放光明　破人迷暗。
口談無益如嚼木屑　不如默以養氣。
口好戲謔如揮刀劍　有傷人。
口道機語如流蚯蚓　地獄畜生之報。
口說善事如噴清香　稱人長同。
口語誠實如舒布帛　實濟人用。
口言欺詐如蒙陷阱　行則誤人。
口稱惡事如出臭氣　說人短同。

人生不過身意口業。殺盜婬爲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爲口四業，貪嗔癡爲意三業，總謂之十惡。若持而不犯，乃謂之十善。據佛所言，口業果報多於身意二業，以發意則未必形於外，出口則遂見矣。舉身爲惡猶有時艱阻，不若口之易發故也。未問隔世之事，且以現世言之。今人有一言稱人，其人終身受賜，福及子孫者。有一言陷人，其人終身受害，累及子孫者，口業豈不重哉。出乎爾者反乎爾，在彼固可畏矣。然有已怨天者窮怨人者，無智惟自戒愼可也。故述賢聖之意，爲勸戒圖。

意業

綜述

《慈悲水懺法》卷一　第一先應懺悔煩惱障，而此煩惱皆從意起。所

以者何　意業起故，則身與口隨之而動　意業有三：一者慳貪，二者瞋恚，三者癡闇　由癡闇故，起諸邪見造諸不善　是故經言：貪瞋癡業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受苦　若生人中，得貧窮、孤露、兇狠、頑鈍、愚迷、無知，諸煩惱報

智顗《摩訶止觀》卷一六　《成論》人云：意業單起，未得成業　意得實法，想得假名，行則同緣，是時意業得成

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七　意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　《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　七情者，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　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思，難見利思義　此皆所以洗除胸懷，去邪務正　經云：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　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　何以知其然　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　言由意顯，便行重罪　今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欠折其意　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　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　然身口業麤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盡遣　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道世《諸經要集》卷一〇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爲少，心精進爲大　外精進爲少，內精進爲大　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　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　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　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　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　又《毘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　一乘疾馬，一乘鈍馬　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　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卷三　發身語思之所生故，審決三思意相應故，作動意故，說名意業　動發勝思，發身語業　或獨行思亦名意業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一〇　意業加持有三：一明已三不善根已盡能施智慧，二顯佛能爲大施主勸隨勿慳，三教以施化令得佛慧　此初也　慈悲故無瞋，與樂故拔苦　無慳吝故無貪，何曾惜法　無所畏故，無礙作決定說故，能與佛智種智也，如來智一切智也　此二任運無間而得，名自然智或前二有爲智，後一無爲智名自然智

玄覺《禪宗永嘉集》卷一　云何淨修意業　深自思惟善惡之源，皆從心起　邪念因緣，能生萬惡　正觀因緣，能生萬善　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　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　云何邪念　無明不了，妄執爲我，我見堅固，貪瞋邪見，橫計所有，生諸染著　故經云：因有我故，便有我所　因我所故，起於斷常　六十二見，見思相續　九十八使，三界生死，輪迴不息　當知邪念，衆惡之本，是故智者制而不隨　云何正觀　彼我無差，色心不二　菩提煩惱，本性非殊　生死涅槃，平等一照　故經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　我及涅槃，此二皆空　當知諸法，但有名字　故經云：乃至涅槃，亦但有名字　又云：文字性離，名字亦空　何以故　法不自名，假名詮法　法既非法，名亦非名　名不當法，法不當名　名法無當，一切空寂　故經云：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是以妙相絕名，眞名非字　何以故　無爲寂滅，至極微妙，絕相離名，心言路絕，當知正觀還源之要也　是故智者正觀因緣，萬感斯遣，境智雙忘，心源淨矣，是名淨修意業　此應四儀，六根所對　隨緣了達，入道次第云爾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七〇　然思有三種：一審慮思，二決定思，三動發思　然初二思是發身語遠近加行　然發動思正發身語，即二業體　然初二思與意俱故，作動意故，名爲意業　故總以思爲三業體　釋曰：攷意業中要具二思，方成業道，如上已明　今約成業，但云決定故　《晉經》云，分別不可分別相

道鏡、善道《念佛鏡》卷二　第三意業　不得非理貪癡，不得心生疑謗，不得心生蛆蚘怨，不得心生殺盜婬妄想惡緣，不得心生我慢貢高輕蔑他人，自是非他耽財愛色　若起如是之心，放逸自恣，詐嘔虛喜不實之心，諸佛必知不來相救　如有道俗貴賤貧富，皆須平等，不問怨親，與佛教相應　若無此心，發露懺悔，盡形爲期，死生不移　如是等人前念迴向，後念即覺，如子憶母　養子不辭勞倦，不避辛苦，尋即往看　若能如是者，始大慈悲　意業清淨，平等如虛空　三業六根如是等行，依戒律如法修行　所違觸者不可一一具陳　唯願正念正迴向，慈悲深信決定，至誠不退　若與言教不相應，縱令念佛，共不能救，罪亦不滅，病苦難除　貪財敗德，及禍之基，取之非理，爲患之本　一切惡誓願斷，一切善誓願修　悔沙功德誓願滿，無上佛道誓願成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卷一　十五者，意業隨智慧行，思念所生，名爲意業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二　問：意業有六識，爲是何識

答：是意識非五識，五識不能分別故　三種相初有言是安立相先種，有言紺青眼相初種　《大論》云：雖有是語，不必爾也　若相因緣和合時，便言初種四種相福　一切人破正見　一人能教令得淨戒正見，如是等爲一福具足自福，乃成一相

《梵網經述記》卷一　問：豈不無加行亦成業道，如仙人意憤而殺諸生故　《二十唯識》云：意業最重

答：仙人意憤義等教他，彼於有博心無所顧　非人敬彼，知有惡心，動身爲殺，彼成業道

問：以何表業令鬼知心

答：彼起意憤，身語必變　或由咒咀，必動身語　而《唯識》言：意業重者欲顯諸業，意爲本故　不謂仙殺，唯有意業意憤方便而起殺故　從本勝因，名之爲重　聖教皆言，殺生業道，是身業故　又釋，此中意憤方便而殺彼生，唯有無表而非表業唯識　論云：意業最重故，唯於意業假立殺無表　言煩惱者，謂貪嗔癡　簡善心殺非業道故，諸菩薩住大悲心行殺生非業道故如昔國王，殺五百婆羅門而無殺罪令生煩惱　或具或不具，以爲方便由嗔究竟

善業

綜述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一八　從此訖若我住者　不離於苦，答云何作善業也　上四依以來，大意明行者　修善護法，是善業也　今明善業所由生者，即佛性　佛性是生善之理，理若無者，善何由生　是則佛性，是作善業之根本也　佛性是正因，善業是緣因也　僧宗曰：前品明，解其惑諦，惑則爲倒　但解有微著，微則得生天上，著則名正解脫　今明善業，廣其始以難見性廣其終也　所以言廣始解者，境中之妙，不過佛性　說此真境　生其下品聞慧，雖爲微解非不藉此生於勝行，終能見性，是故皆名善業義也

又卷一九　僧亮曰：若未來眞我，觀三界無我者，可以歸也　若不能知未來之我，而觀無我，何所歸耶

法瑤曰：三寶即前我也，無我即前我所也，我所即善業也　夫作善以求常住，要須識眞我三寶以修其業，則常住可得而就也　既不知者，居然不得所作之善也　故曰，云何作無我也

僧宗曰：若既不知眞實三寶處者，云何修無我勤行，厭離生死而起之耶

《敬道記》曰：既不知眞寶三寶，云何背教乃勸令修無我觀耶

寶亮曰：既不知歸三寶，云何作無我觀而修行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九　次辨其相，論釋不同　若依《毘曇》，色界善業名爲白白，三塗所受一切惡業名爲黑黑，鬼畜之中別報善業，欲界人天一切所受善惡二業，名黑白業姆，亦名雜業　此前三種，對治無漏，是第四業故《雜心》云：色有中善業，是白有白報　黑白生欲中，俱黑說不淨　若有思能斷，是諸業無餘，當知第四業

問曰：何故色界善業偏名爲白

白相顯故，離無慚愧及瞋恚故　欲界善業，何故非白　雜不善故　無色善業，何故非白　彼實是白，白相不顯，是以不說　云何不顯　造因之時，不具三業十善道相　受報之時，但有生陰而無中陰　又生陰中，但有四陰而無色陰　以如是等白相不具，故不名白　何故三塗一切惡業皆爲黑黑，以其因果一向黑故　故彼《成實》破《毘曇》云：有人宣說，色界善業以爲白白，三塗之業以爲黑黑，欲界人天所受之業以爲黑白，十七學思爲不黑白　是義不然　准彼以驗，故知《毘曇》三塗惡業以爲黑黑　何故宣說　鬼畜之中別報善業以爲雜業，彼作因時，與惡和雜，得報之時，與苦參受，故說爲雜

問曰：何故別報善業偏在鬼畜不通地獄

地獄苦重，能感之因唯不善故　鬼畜報輕，能感之因得雜善故　此云何

知　如雜心中辨明現報、生報、後報、不定報業　此四善業、地獄有三、除現報業、以地獄中無善果故　餘四趣中、具造四業　明知鬼畜有善業果、以其得造現報善故　又如經說，阿修羅等受報如天、明有善業

問曰：若言鬼畜之中有善果者，何故《成實》破《毘曇》

云：有人宣說三塗之業爲黑黑乎　彼舉惡業不妨有善，若有善者與《成實》同，《成實》論家竟何所破　釋言，同者《成實》不破　於中異者，《成實》破之　《成實》宣說，地獄之中，初出炎火，則得寒冰觸身之樂，並豬犬等食糞之樂，如是一切皆是善果，《毘曇》說爲不善之報，此乖《成實》《成實》破之，不破善果　何故　人天一切善惡悉爲雜業，以因雜惡果雜苦故　第四業者，如彼論說，有其十七無漏學思，爲第四業　思是思數，此是業體，故偏說之

智顗《方等三昧行法》卷一　若定善相現者　或是行者過去今造坐禪懺悔　或修阿那般那，欲界散心得發，欲界未到地根本初禪定，善業相現或根本淨禪特勝通明，過去定習定善業相現　或意欲修阿那般那，自然息道調適，身心輕微調和柔軟，此是今生習定善業相現　或見死屍狼藉　或見骨人自身及外人，皆悉是骨人，節節相拄，唯見不淨蟲膿，無有我人厭惡世間，此是過去習定善業相現　或心中念念，欲繫心修九相八背捨等觀，能破貪欲念念相續，厭惡世間一切皆捨，安心修道更無餘念，此是今生習定善業相現此二甘露門，能破下地衆生利使覺觀心病鈍使　貪欲心病既除，三昧現前慧解開發，此是三藏中世間出世間定善習報兩業相現　若行者過去今生曾學菩薩藏，今因懺悔故　世間出世間，定慧善業皆現　或對治覺觀故，隨止分攝歸　或意念念自欲止心一緣，因此過去今生習定，功德善業開發相現　或對治沈惛故，隨觀分察起閑心　或意念念自欲隨觀，觀心明白，過去今生習慧功德善業現　或現在對治愛見兩惑，止觀俱隨　或意念念自欲修止觀，故名俱分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一一　次半偈同服毒藥有死有生　古來三解：一云，同稟大乘有得有失，二云，約師弟　師說大乘無得之教，弟子解者爲毒迷者爲天　小乘師說有得之教，弟子作大解爲生，守小教爲死　三者只是一大乘經，於其得者作甘露名，於彼失者作毒藥名　又只作一甘露名　說其稟行者有得有失，只作一毒藥名　說諸有稟者，有生有死反覆相成　今明於其失者，但名甘露及以毒藥，保愛染著名爲甘露，傷毀破壞故名毒藥　於其得者，但名甘露亦名毒藥　入理生善故名甘露，顯體破惡故名毒藥，具此二義名善業教　諸文之下各有合譬，尋之可見　譬如癩人服鴆病，差解藥還醒　譬學無常苦空，斷惑知是大方便，能入摩訶衍　從聲聞及緣覺下，偏明智者皆約人辨　初約二乘，次約菩薩，後約衆生似約三諦而作善業，菩薩即中增進善業，二乘即空而中以作善業，衆生即假而中便作善業，故舉三人意或在此

吉藏《中觀論疏》卷八　慈是衆善業中之勝，十善亦爾　《智度論》云：有佛無佛常有十善故，十善是舊善　若是餘善有佛則有，無佛則無，稱爲客善

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七　十方諸衆生，所行微善業　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　忠正修禮智，矜逮賑孤窮　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　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　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反縛塗灰等　無量諸邪見，今皆爲迴向　同歸正覺道，一切清信士　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　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　開化衆妙福，迴以施羣生，共成無上道　一切弟子衆，聞聲即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　方便及初觀，苦空非常想　亦迴施羣生，共向無上道　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　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　隱顯化衆生，獨處樂善寂　如是兼一切，盡迴向佛道　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物行衆善　如是等三善，一切衆德本　亦迴施羣生，歸向無上道　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　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　悉令與一切，同入眞妙境　若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　如是諸菩薩，我今勸迴向　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

道世《法苑珠林》卷二　問曰：六趣之報造何業生

答曰：依《智度論》說，六趣之業不過善惡，各有三品，上者生天、中者生人、下者生四惡趣　若依此義，但善上品即得生天，不分散定別耶　若依《業報差別經》中，具說十善得生天趣，具分定散三界差別　經云：復有十善能令衆生得欲界天報，具修增上十善得生欲界天報，此則欲界散善業也　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色界天報，爲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此則色界定善業也　復有四業能令衆生得無色界天報：一者謂過一切色想滅一切有對想入空處定，二者過一切空處定入識處定，三者過一切識處定入無所有處定，四者過

一切無所有處定入非想非非想處定，以是四業得無色界報　若爾，此界何故不言十善業者　據言此界是無色報，雜色而修遠離身口　是故據地但言四業不就十善也　然上來所說，皆是如來分別業報因果相當不差異也　若依《善戒經》說：僧持二百五十戒，尼持三百七十八戒，亦是生天之業　故《四分律》偈云：明人能護戒，能得三種樂：名譽及利養，死得生天上

此據欲界天說　又如《正法念經》說：或因持戒，不殺不盜不婬，田斯三善亦得生天，此亦生欲界天

又卷八九　今當盡形受十善道　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婬，是身善業　不妄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　不嫉妒瞋恚憍慢邪見，是意善業　是則名爲十善戒法

又《諸經要集》卷一一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　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而生下界，名欲界業　五道之中，皆悉得起　先就地獄述者，依《毘曇》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　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　若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　如仙樂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　若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　謂諸衆生無始已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　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　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　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　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　若依《毘曇》，鬼帝十善非律儀攝　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　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　若依《成論》，鬼神畜等亦有得戒　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三善業道而不現行　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分　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　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在人　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毘曇》，生上天下　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　下地法斷，此據有漏　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　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　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善　此是寄起欲界善業　若依《毘曇》、《毘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　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　此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

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　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緣能悟道者，亦得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　縱無根本深定正體，必有麤淺未來禪心，此未來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結時，此業則招初禪梵果　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　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　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　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毘曇》，無色界天不得修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斷故　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　此明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　若論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　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故不述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一五　《對法論》說：欲界繫善業名福《瑜伽論》言：謂感善趣異熟及順五趣受善業，名福　前是人天總業，後是五趣別業　然說地獄亦有別善業者，受等流果，如涼風觸身等，別相似業名爲善也　又，令地獄諸苦輕微名爲善業，如不斷善等　又約六趣爲論，除地獄取非天，五趣有善業果也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五　色界善業至是可意故者，釋色善名白　白謂白白　色界善業一向名白，不雜不善惡業惑故　故《正理》云：色界善業一向名白，不爲一切不善煩惱及不善業所凌雜故　異熟亦白，是可意故　何故不言無色界善者。

問：傳說若處至有處亦說者

答：毘婆沙師傳說：若處有二異熟，謂中有、生有　具身語意業，則說非餘　於無色界有生無中，有意無身語，是故不說　然契經中有處亦說，無色善業名白白異熟業　彼據善業可意果故　故《正理》云：而契經中有說靜慮、無量、無色皆名白白異熟業者，彼據純淨可意異熟，通立白名

欲界善業至互相違故者，釋欲界善名俱　俱，謂黑白黑白　欲界善業名爲黑白，造善業時爲惡業惑所凌雜故，異熟亦黑白　受果之時有非愛果相雜受故，此黑白名，依業異熟，前後相續，間起而立　理雖復亦有善惡異熟俱時雜受　且據前後以釋　又解相續謂身，依一相續身立　又解相續有二：一前後相續，二謂身相續　業據前後相續，果據身相續　又解業據

而後相續，果據前後相續及身相續，以示此身集時受故，非據次果而能向說。所以者何？以無一業及一異熟是黑亦白，離黑業異性無白，方相違故。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三　修一切行者此總標也，所謂已下明十善也。初三身業離殺盜婬，次四口業遠離虛誑離間麤惡雜穢語故，後三意業離貪嗔癡不善根故，謂此菩薩成度圓滿三業清淨具十善故，辨此體者有宗七色三心所故，經部唯思運身發語審慮決定作動二故，大乘亦思假亦色故。辨差別者，如《十地經論》第四云：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中至有頂處。又此上品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狹劣故，厭畏三界故，遠離大悲故，從他聞聲而解了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潛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衆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證十力故，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成就故。此即具明諸趣諸乘乃至佛果，皆由十善　有斯異故，剋此相違十不善果有其三種異熟果者，彼經次云：十不善業道上者地獄因，中者畜生因，下者餓鬼因，由此故生三惡趣，故等流果者墮生人中　設有二果，短命多病　盜有二果，資財失財不得自在　婬有二果，妻不貞良不得隨意眷屬　虛誑二果，多被誹謗爲他所誑　離間二果，眷屬乖離親族弊惡　麤惡二果，常聞惡聲言多諍訟　雜穢二果，言無人受語不明了　貪欲二果，心不知足多欲無厭　嗔恚二果，常被他人求其長短又常被他之所惱害　邪見二果，生邪見家其心諂曲　此即人中等流果故　增上果者如《婆沙》云：身無光澤常遭霜雹，身多麤垢一切臭穢，時候改變由多刹那，居處險曲感外果少，果多辛辣果少或無　此即人中增上果故　彼經結云：十不善道能生此等無量無邊衆大苦聚，故當遠離　以十善道爲法園苑，常自安住亦勸他故　從此第二離過修行。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一　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習慧修習，心狹劣故，悔二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除解故，成聲聞乘　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　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潛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衆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　又此上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　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　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　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　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　又云：雖無所作而恆住善根　又云：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　《大智度論》云：佛言我過去亦曾作惡人小蟲，因積善故乃得成佛　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無減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減　修集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減　如《長老比丘尼暗，自縫僧伽梨，衽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爲福德者，爲我衽針　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婆羅，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　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　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　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　諸天世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　佛爲比丘說法　是時肉眼即明，慧眼成就　又云，佛言若不成就衆生淨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　何以故　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分別故。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卷一　夫大乘玄要，（元）（原）不離於一心淨業正因，必先修於十善　斷身口七重之罪，七行斯成　滅意識三毒之根，三學自備。《彌陀經》內求淨土者之所當修，《華嚴經》中離垢地者乃能親證　人天至於有頂以十善爲受生之緣，聲聞以至佛乘由十善爲入道之本　弗遵佛制墮三塗之要門，縱得人身，獲二種之惡報　不修乃十不善道，奉持爲十戒法門，實乃淨土鐵基　普勸常修此行，是菩薩之法苑　宜令安住其中，可以至無畏大城，可以登不退轉地，功德詎可思量，佛子所以當學

惡業

綜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〇　分段生死有善有惡　惡道分段義別三階：一，凡夫所受惡業爲因，四住爲緣；二，十信所受惡業爲因，四住正緣，悲願隨助；三種性已上，至初地受惡業爲因，悲願正緣，四住隨助　若無惡業，苦果不生，是故用彼惡業爲因　若無悲願則不往受，是故用彼悲願爲緣　故《涅槃》云：地前菩薩，過去所有微塵等業　以願力故，一切悉受，且說願力　當知亦以悲力故受苦

又　惡道分段盡處有三：一惡業爲因，四住爲緣　受惡道報，十信時盡　以修身或心慧等行，轉惡業故　云《地持》中說爲善趣　又《花嚴》中宣說，賢首能現作佛，明知亦能離惡趣報　二惡業爲因，四住爲緣，緣力微薄不能牽生，加少悲願受惡趣身，種性時盡故　《勝鬘》中說，種性上大力菩薩離分段死　三惡業爲因，悲願爲緣，四住殘氣隨逐佐助，受惡趣生　初地時盡，地前未斷，初地盡故　《地經》宣說，初地菩薩，離惡道畏　《地持》宣說，解行菩薩，轉惡趣報，入歡喜地　又彼隨助四住煩惱，初地盡故　《地持》宣說，增上及中惡趣煩惱，初地出過以其地前未斷滅故　《地持》宣說，種性解行，或墮惡道，惡道既如是

智顗《觀音義疏》卷一　惡業水通三界，煩惱水通大小乘　如地獄鑊湯沸屎鹹海灰河流漂沒溺，餓鬼道中亦有墳河塞海，畜生淹沒衝波致患，阿修羅亦有水難，人中可知水災及二禪汎濫無岸　是時若不稱名，尚不致淺處，何況永免耶　次惡業水者　諸惡破壞善業者，悉名惡業波浪　愛欲因緣之所毀壞，澍入三惡道中，忘失正念放捨存賽，見思羅剎退善入惡者，即是水漂　何必洪濤巨浪耶　若能一心稱名，即得淺處也

又　自有惡業名爲鬼，自有鬼動三毒　如《阿含》云：婬亦有鬼　鬼入人心，則使人婬佚無度，或鬼使順使邪　當知鬼亦破善，三毒當體是鬼者　婬破梵行，瞋破慈悲，貪鬼惱不飲戒，嗜鬼惱不飲戒，乃至十善諸禪亦如是，皆爲惡業鬼毀損　人天動不動業若能稱名，即不加害也　次明煩惱鬼者　見心爲男鬼，愛心爲女鬼，若論此鬼即得滿三千大千世界，非復假設之言　何以故　以見使歷三界有八十八，愛歷三界合有九十八，豈不遍滿　此鬼欲來惱二乘人乃至六度通別圓等行人　《大經》云：唯願世尊善良咒師，當爲我等除無明鬼　又云：愚癡羅剎止住其中，豈非煩惱鬼耶　若稱名誦念觀智成就，能令見愛塵勞隨意所轉，不能爲害也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　依《業報差別經》中說，具造十業得畜生報：一身行惡，二口行惡，三意行惡，四從貪煩惱起諸惡業，五從瞋煩惱起諸惡業，六從癡煩惱起諸惡業，七毀罵衆生，八惱害衆生，九施不淨物，十行於邪婬　若依《正法念經》說，畜生種類各各差別，業因得報亦各不同　備如經說，不可具述　若依地持，具造十惡，一一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中，後得人身猶有習報

又卷七一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　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　是以經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　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慾，將入於地獄　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　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　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　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　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　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　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焰然鐵鉗　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　以彼非是衆生數故　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羅獄卒　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　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當悉磨滅　如破畫壁，畫亦隨滅　惡業盡時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　以此文證　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

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　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

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　實

無地獄閻羅在中　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　我以惡業故、見狗見烏、或見山壓、以此文證　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

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

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　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　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　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厭離歸善　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卽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　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卽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　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故知苦業厭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　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常行不斷　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常淨　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　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　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　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　以此文證　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　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眞、無別可破　以愚未解、須定說罪　此是別明愚人迷眞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一　雖畏衆苦、還爲惡業、而常自行、憂悲苦惱　愛別離苦、見已還愛、怨憎會苦、覺已懰怨　爲欲起業、生苦無厭、求樂犯戒、懷憂縱逸　作無間業、頑弊無慚、謗毀大乘、癡執生慢　雖懷聰敏、具斷善根、妄自貢高、常無改悔　生八無暇、匿法無修、雖聞不持、翻習邪業　得世妙果、謂證涅槃、受彼樂終、還生惡趣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六　且不善中至令遠離故者、此下答　且不善中身惡業道、於身惡行不攝加行後起、及餘不善身業　卽是飮酒或執或打或縛等事、或行殺等闕緣不成　以加行等非麤顯故、不名業道　若身惡行令他有情、或時失命成殺業道、或時失財成盜業道、或失妻妾邪婬業道　以失命等是麤顯故、說爲業道　世尊爲欲令遠離故、語惡業道至後起及輕者、語惡業道於語惡行、不攝加行後起　及輪王北洲染心歌等綺語是輕、身三業道損他是重　輪王北洲一向不起、故身業等不說輕也　或飮酒等卽是身輕、或行誑等闕緣不成亦名語輕　以加行等非麤顯故、不名業道　若語惡麤顯易知、方名業道　意惡業道至及輕貪等者、意惡業道於意惡行不攝惡思、與思爲道、故名業道　此思不可還自作道、故除惡思　及輪王時、北洲人等起輕貪等、非麤顯故不名業道

問：何故不言加行後起

解云：麤品現前卽成根本、故不別言加行後起　如下當說

法寶《俱舍論疏》卷一六　論：不善業果至惡勝善、故答也　於地獄中不善業果、不爲善業果之所雜也　欲界善果、定爲不善業果所雜　六欲天中有不善果故、以欲界散地惡勝善故、惡必雜善善不雜惡　《正理論》云：此難非理、以欲界中不善數行、力能伏善　故彼苦果雜樂異熟　欲界善劣無有功能、陵伏不善、故彼樂果亦無功能雜苦異熟　故惡業果得純黑名

元曉《起信論疏》卷一　異相六者、無明與彼住相和合、不覺所計我所空　由是能起六種異相、所謂貪瞋癡慢疑見　如《新論》云：煩惱自性唯有六種、此之謂也　無明與此六種和合、能相住心令至異位外向攀緣、故名異相　此六在於生起識位　滅相七者、無明與此異相和合、不覺外塵違順性離　由此發起七種滅相、所謂身口七支惡業　如是惡業、能滅異心令墮惡趣、故名滅相　猶如小乘滅相、滅現在心、令入過去　大乘滅相、當知亦爾　由是義故、四相生起、一心流轉、一切皆因根本無明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三《十惡業道章》　十惡業者：一殺、二盜、三邪婬、四妄語、五惡口、六兩舌、七綺語、八貪、九瞋、十癡　此業有二種：一性不善業性違理故、二發惡律儀、皆通其三業

菩提達摩《少室六門集》卷一　問：上說眞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以何爲根

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恆河沙衆惡、皆因三毒以爲根本　其三毒者、卽貪嗔癡是也　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　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喻　如是三毒心、於本體中、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卽六識也　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眞如體、故名六賊　衆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沈沒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　猶如江河、因少泉源、涓流不絕、乃能瀰漫、波濤萬裏　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卽衆流皆息　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賊爲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苦海

延壽《宗鏡録》卷四七　問：此識既與捨受相應，如何亦是惡業異熟

答：論云，捨受不違善惡品故，如無記法，善惡俱招。釋云：無記既寂靜，何爲惡業果。捨雖寂靜不違二故，得爲惡果。不同禪定寂靜，此無所能爲，故通惡業感。餘七轉識設起苦樂，此識皆俱。以捨不違苦樂品故，若或苦樂不俱，於人天中，應不受苦果，以相違故。三惡趣中，應不受樂果，亦相違故。此中苦樂，皆是別招，故捨不違。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一　由前貪瞋熾盛，發動身口作諸惡業，即身三口四意三等十惡業也。

我執

論説

章炳麟《章氏叢書・齊物論釋》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女皆説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此因喪我之説，而論眞我幻我也。莊生、子綦之道，以無我爲戾牖。此説喪我，《逍遙遊》云：至人無己，《在宥》云：頌論形骸，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天地》云：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皆説無我也。我苟素有，雖欲無之，固不可得；我若定無，證無我已，將如槀木枯臘邪！爲是，徵求我相，名色六處，我不可得；無我所顯眞如，可指而我，乃與人我法我異矣。其辯曰：絶待無對，則不得自知有我，故曰非彼無我。若本無我，雖有彼相，誰爲能取？既無能取，即無所取，故曰非我無所取。由斯以談，彼我二覺，互爲因果，曾無先後，足知彼我皆空，知空則近於智矣。假令純空彼我，妄覺復依何處而生？故曰不知其所爲使。由是推尋，必有心體爲衆生所依止，故曰若有眞宰。心體既爲衆生依止，何緣形相朕兆不可窺尋？如梵上諸師，或執我如稗子，或如米粒，或如拇指，皆由妄情計度，實無見此形埒者，故曰不得其朕。詳此所説，眞宰即佛法中阿羅邪識，惟有意根恆審思量，執阿羅邪識以爲自我，而意識分別所不能見也。以恆審思量，故必不自覺爲幻，自疑爲斷，進止屈伸，宰乎自任，故曰可行已信。郭云：行者，信已可得行也。雖自信任，而此我相，爲朱爲白，爲方爲圓，終非意根所見，故曰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橫欲求形，惟是百骸、九竅、六藏之屬，且未知此數者誰爲眞我。若云皆説之者，諸體散殊，我應非一，而現自覺是一；若云有所私者，餘體痛楚應若不知，而現不可捨置；若云皆爲臣妾者，誰復爲君？藉舉腦髓神經以爲共主，彼與臣妾等是筋肉膏肪，何因獨能調御？若云身無神經，其餘諸體不足相治者，現見單細胞物，具有識知，縱無神經，足得相治。況復艸蘇百卉，悉有情命，榦莖枝葉亦若人有百體，曾無見艸木有腦髓神經者，而百體足可相治，呼吸即同，或有能啖蠅子，斯孰令爲之哉？如是，人鳥獸等，雖有腦髓神經，但可説爲傳達知識之具，猶鐵纜所以傳電，而電非鐵纜；馳道所以步馬，而馬非馳道。是則，觸受想思之體，非即腦髓神經明矣。以此爲藏，諸義自壞。若云腦髓神經與百體遞爲君臣者，今欲令心受水穀，胃布血脈，耳視目聽，頭行髮持，終不可得，況能遞用？以是五義，展轉推度，則謂有眞我在。蓋藏臺者任持根覺，梵名阿陀那，亦以含藏種子，名曰藏府。梵名阿羅邪，其體不生滅，而隨緣生滅者，佛典稱如來藏，正言不生滅體，亦云菴摩羅識，《德充符》説，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心即阿陀那識，常心即菴摩羅識，彼言常心，此乃謂之眞君心與常心，業相有別，自體無異。此中眞宰眞君，亦依別説。冢宰更代無常，喻阿陀那恆轉者；大君不可廢置，喻菴摩羅不變者，知非意識者，以熟眠位意識已斷，而異於死故。以此量知，非意識意根恆緣阿陀那以爲自我，雖難分別，但以行住坐卧作止語默雖不念我，而一向未曾疑爲非我故；據現量

知，非意識由是寂靜觀察，頓棄倒見，此悔轉如暴流者，以爲自我，猶是幻妄。唯證得菴摩羅識，斯爲眞君，斯無我而顯我耳。是故，幻我本無而可喪，眞我常徧而自在。而此菴摩羅識，本來自爾，非可修相，畢竟無得，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不求則一受成形，不亡待盡，念念相續，如連錢波，前心已去，每更爲失。即此皆肉骨髓，隨時代謝，十年故體悉爲灰塵。由此可知，即一生時，已更九死，故曰人謂之不死，奚益也。此言眞君，即如來藏中眞如相；次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者，即如來藏中隨緣用。既隨緣生滅，即此如來藏轉名阿羅邪。子基本言無我，祖生能論皆言無己，獨此說有眞君，猶佛典悉言無我，《涅槃經》獨言有我。蓋雙泯二我，則自性清淨始現，斯所以異於斷無也。言我芒人亦芒者，無量有情等是一識，若有一人不芒者，則不得現此情界器界也。郭子玄《大宗師》義云：一人之生也，形雖七尺，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義亦精審，能會斯旨。唐時法藏依此以立無盡緣起之說，詳在「萬物與我爲一」下。佛法或言無我，或言有我。言無我者，original 意根妄執阿陀那爲我，言有我者，見於《涅槃經》，即指佛性，則清淨如來藏也。藏識既起，如來藏亦在生滅中，故名有通別矣。

綜述

慧遠《大乘起信論義疏》卷四　執有二：一者凡夫著我執，二者二乘著法執。

問曰：凡夫亦著諸法，何故偏名人著我執。

釋言：細分亦著諸法，今對二乘，凡夫著我及著我所通名人執，諸法皆是我所攝故，就凡執中隨義具論，略有二種：一者執有，二者執無。執有之中別有四種。一者執實同神，有人聞說藏識是我，謂同外道所取神我，對治此執，說如來藏非我衆生非命非人。二者執眞，中具足眞染，有人聞說生死二法是如來藏，便謂眞中有生死，對治此執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從本以來唯有清淨恆沙佛法，無有染汙。若言眞中實有生死，而便證會永離生死無有是處。若言有彼緣起作用，隨世法門非無此義。三者執有淨相，有人聞說如來藏中，備有一切諸功德法，不增不減，即謂眞中有色心等自相著別，對治此執說，如來藏雖具諸法依眞如，說無彼此相，無自他相，乃至亦無離自他相翻對染故，說彼眞中具一切法。又彼眞中恆沙等法同體緣集無有差別，不得別取差別之相。四者執始終相，有人聞說，依如來藏有生死，謂如來藏始起生死，又復說如來之藏起生死故，雖得涅槃，還起生死，起生死故，涅槃有終，對治此執，說如來藏無始無終，以無始故，依起生死生死無始，是以論言：若有宣說三界之外，更有衆生初始起者，是外道說，非正佛法，以無終故，依成涅槃，涅槃無終，執無之中別有三種。一者執空義以爲眞識，有人聞說，眞識離相是法無我，便謂六識七識空義即是眞識，對治此執，說識不空。經言空者，於眞識中無彼妄情所取相，故名爲空，非謂眞識一向是空，故《唯識論》言：對彼凡夫外道之人取我我所，故說色等一切法空，非離言境一切皆空行者是。其離言境者，謂佛行處，唯有眞識，更無餘識及外境界，云何言空。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五　問：此等既並於眞如法上計，云何說爲人我執耶。

答：此有二釋。一云，此是初學凡夫有人我者作此執，故云人我執也。二云，由如來藏中有二義：一是本覺義，即是當人於上妄計，故云人執。二是理實義，當所觀之法。今據初義，故說人執。於此五中各有三，謂：初，修多羅說等爲起執緣；二，以不知等正明執相；三，云何對治等辨對治相。初中執相內，言以不知破著等者，以衆生執佛色身之礙相故，說法身如空迷說意故。執同太虛。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一　又問：汝雖種種破，我執此甚久而不能捨。

答云：如人採穊，初見麻取麻，次捨麻取麻皮，次捨麻皮取縷，次捨縷取布，次捨布取絹，次捨絹取銀，次捨銀取金。捨劣取勝，云何不能捨。

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一　問：諸佛說法本除我執，何故不稱無我，乃言我聞。

答：有四義：一言說易故，若說無我通蘊處界，知此說誰；二順世間故；三除無我怖故，言無我者爲誰修學；四有自他染淨因果事業等故，所以稱我。

又《金剛般若論會釋》卷一　若起法執執實有時，由我執種倘未斷故，必有我執之所隨逐，設於此位，法執心中無現行我執，亦爲我執種子隨逐，後必現起，名有我取　故論釋云：但起實有二法執時，非皆起煩惱執我等想，以取我想及所依擬此時不轉，纔易伏故　此於我想，由有隨眠種子不斷　隨法執故，亦得名爲有我取也　故天親云：但有無明，使無現行纔煩惱，亦無我見　無我見者，現行不起也　想既不轉，俱時所依擬亦不行　故此論云：以想及依止不轉　有彼種子，名有隨眠，亦名爲使，名有我等取或復此時亦起我執，我執必隨法執起故　乍可獨起法而無我執，如二乘等，我執種子先以斷故

又《辯中邊論述記》卷二　即十善巧實蘊等我見，名我執　我執即事，名我執事　一切祕密，即四祕密，即對治等爲解除我執入一切祕密　說十善巧治我見，故名對治祕密　令入正法，名令入祕密　如是隨義　如攝大乘下《對法》等說　或我執者，謂十我見事者，即見所依事，謂蘊等十法爲入解此我執所依之事及一切祕密故　十善巧眞實也

普光《俱舍論記》卷二　問：我執依止，謂心　心與我見相應故，名我執依止　心是我依，假名爲我　餘心雖非我見相應，是彼心類，故亦得我名　又解：心是我執所緣，故名我執依止　雖諸有漏皆我見緣，以心是勝多執爲我　餘無漏心雖我不緣，是彼心類故亦得我名　又解：我執有二　一者迷執，謂即我見，但緣有漏　二者取執，謂一切心　於境自在執取前境，皆名我執　二執所緣，雖通諸法，心強勝故，偏名依止　故於此心，假說爲我　此解依止，遍通諸心，可無妨矣　復引經證，前經謂我，後經伏心，故知於心假說爲我　眼等十二爲此假我所依親近，故說名內　色等六境爲此假我所緣疏遠，故說名外　雖諸心所依彼心王同一生等，不名內者，異類相望非所依故，不名爲親所依與心，異類相望皆爲所依，故名親近，可名爲內　又正理第六解心爲我云：恆於自內境自在行故　若作俱舍師破，不異我前第三解也

又卷三　謂緣彼我，故名我執

又卷三〇　若無我體誰之我執者，勝論問　此前已釋生爲果所屬者，論主答，指同前釋　若爾我執以何爲因者，勝論問　謂無始來至有垢染心者，論主答　謂無始來我執熏習種子，緣自相續有垢染心，爲我執因生此執

法寶《俱舍論疏》卷二　我執是我依，有二義　一者相應　即是與身見相應心，名我執依　餘相應心，非我執依，此即心通非我執依　二者我執所緣，名我執依，此即我執所依，通五取蘊非無漏蘊，即通色等四蘊，亦名爲我，我執依故　無漏心不名爲內，非我依故　無漏之心既非我執依，不得名我所依之根

又　我執有二　一者迷執，謂即我見，但緣有漏　二者取執，謂一切心於境自在執取前境，皆名我執　二執所緣雖通諸法，心強勝故，偏名依止故於此心，假說爲我

疊曠《大乘起信論廣釋》卷四　若說眞如是一是常周遍法界，即是外道所執我故，此即心外而見於理生不常見故，是我執故

慧沼《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三　又由我執是諸障本故　然此我見，雖通六七二識意除第七，以障無住勝故，又染本故　故二成唯識論解平等智云：妙觀察智不共所依無住涅槃之所建立，一味相續，窮未來際亡，則捨賴耶名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四〇　若有我執，成阿賴耶　若我執我法妄計爲我，成名我見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二　我見者，謂我執　於非

又卷六四　我執有二：一俱生我執，即修所斷我我所執；二分別我執，即見所斷我我所執　隨二我執所熏成種，令有情等自他差別　解云：然俱生我執通六七識，分別我執唯第六識　因我執故，相分之中亦熏五蘊種子，即名言熏習我執種子　令自他差別故，別立之故，有支我執皆增上緣　頌明二取習氣即我執

延壽《宗鏡録》卷七六　我執有二：一俱生我執，即修所斷我我所執；二分別我執，即見所斷我我所執　隨二我執所熏成種　令有情等，自他差別

知禮《金光明經文句記》卷八　無明者，我執也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一　我執者，即於五蘊總相計有主宰，名爲我執　若二推求，色等性中不見我體，名爲我空

又卷二　我執者有二：一凡夫情計我，即執五蘊總相，以爲主宰；二

外道神我，即蘊離蘊或大或小，幽靈神聖動用難思，皆計爲實，故求我執。

又卷七　取和合者不達衆法，即我執也。

師會《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卷二　人我執無處所顯眞如，名人空法我執無處所顯眞如，名法空。如爲所顯智是能顯，二執空無故，名二空。

寶臣《注大乘入楞伽經》卷二　我執有二：一俱生我執，即修所斷我我所執；二分別我執，即見所斷我我所執。隨二我執所熏成種，令有情等自他差別。

智旭《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五　人我見，亦名我執。依我癡故，而起我見。依我見故，而起我愛我慢。依愛我故，而計我所。依計我我所故，順之則貪，違之則瞋，具起無量諸煩惱法。故人我見，唯依凡夫說有。若證小乘須陀洹果，則便永斷此邪執矣，況大乘乎。

綜述

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卷一六　論云：阿賴耶識無有煩惱者。此簡無所以，思准可知。然具計度分別可成法執。第八及五，無此分別故無也。

問曰：五八俱無計度二種，並無法執。法執無義，既齊五識，應無煩惱。答曰：五識猶意引，所以有煩惱。

又《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法執爲本，餘障得生。證法空時，法執便斷，以根斷故，莖葉亦除。

又卷四　述曰：由是理故，但應遣彼心外之境同兔角，無能緣彼心，如幻事有。故別不同，非謂即心亦名實。有量云：執心所取，眞實唯識，體非實有，執所取故。如所執色等，執實唯識心等，亦是法執，執實有法故，如執色心等。

又　問曰：何故人執必帶法執，法執亦有不帶人。答：能持自體，說名爲法，即一切法皆持自體，有常一用，方名爲我。故非一切法皆是我，如計外境爲法非我，即顯內法有非一常。

又　問曰：若不著自相，橫爲分別，何非是執，即善心等中應有法執，如法執不善心亦不稱境故。

今答曰：法執之心非但不稱本質，亦不稱影像親所緣緣共相之法依他性者，故名爲執。或堅著此親相分故，說之爲執。此善心等緣共相時，雖不稱自相本質，而稱於影像所變，亦不橫計堅著，與法執不同。以彼影像依他性故，或比量等心緣親相分，亦不相稱。若相稱者，應名得體。由此但非堅著此境，故不名執。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七　若安慧師，即無學位解脫道等諸無漏心世間定心皆有法執。所證擇滅名爲化城，餘人求之理增上慢。論說具足煩惱性。衆生所起，故非無學。又有釋言：此是世間凡夫所執所得世間三摩跋提。六行所得假非擇滅，謂眞涅槃。佛說二乘無學所得擇滅涅槃，方便令入，猶如化城中路息苦，擬向寶所，尚非眞滅，況汝凡夫所得世間假解三昧執實滅耶。有學之人不起此執，凡夫有故。

又《說無垢稱經疏》卷八　背執我想，猶是病根。今執法想，及極顚倒。我想既是生死之根，法想乃是我執之源。障菩提本，實爲大患，我應除滅，亦爲有情除滅此患。法執本滅，煩惱自亡，故破法想，言爲有情，破我執中略不言也。《勝鬘經》言：無明住地，與一切煩惱爲依持建立。若無明住斷者，過恆沙煩惱皆悉隨斷。二乘所不能斷，唯佛菩提習之所能斷。故無明住地，爲煩惱依。

又　法執生故我執生，我執生故諸煩惱生，煩惱生故業生，業生故苦生。故有緣慮有漏分別心心所法爲疾因緣。有緣慮者，皆有疾故。疾體，即苦行，壞苦，苦苦皆是三界緣慮，皆名爲疾。

慧沼《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六　執著，即能執之心。此執著，我法皆悉有體。設執法無，還執有無相。是故，經云：不應住法，亦不住非法非法者是無法也，若執我無亦是法執。

曇曠《金剛般若經旨贊》卷一　然諸我執，依法執生，如要迷執方謂人等。若取教法，既爲法執，由此亦生我人等相。二執既起，實相是迷，由如迷淨空過由翳目。既有法相，即我等生故，雖信經而亦不取，以取經時暫伏我相，由有法執我執種存，根本不亡，枝葉當起，是故經言：若心取相，即著我等。

又　經，何以故至衆生壽者。

贊曰：此顯取非法相也。何以故者，曲問辭也。執教爲有，是法執故，可有我生，撥教爲無，既稱實相，應無我等，而前所言，無非法相，何以故耶。故即答云：夫實相者，離有離空，若執法無，不稱實相，既爲法執，我執亦生，故取非法相，亦即著我等。

又卷二　凡夫不了體空無故，但隨音聲妄生法執，法執起故，我執亦生，增貪愛等諸煩惱也。

道掖《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二　今知蘊等法中實無有我，既除我見得二乘果，二乘我見雖除，不了如來權說蘊界，執此爲實，名爲法執。

遁倫《瑜伽論記》卷一六　若以法執望所知障，有兩解：一云，所知障寬法執狹，所以爾者，以事中無知非法執故；一云，法執與所知障等無寬狹，三藏意以，後解爲勝。

三約七識分別：五識但起煩惱障是現量故，非所知障，意識俱起二障，末那不定。一解末那但有惑障，三藏云：末那若無法執所知障者，即大有妨難，如《瑜伽》說：賴耶極少，必與一識俱行，如彼二乘學無學人入於滅定無末那者，爾時賴耶唯獨一識，不得說言極少二識俱行。又第七十八云：八地已去，一切煩惱皆不現行，唯有所知障爲所依止。此八地已上，意識入人空觀時，末那即起法執，名有所知障。

又卷一七　問：法執體與事中無智何別？

一解，由法執體故，不可前事，即名事中無知。二解，法執自是異熟生，顯執法體用。事中無知，汎據餘心，如不解了威儀工巧，或復不知大地厚薄山量高下大海深淺，皆是事無知，未必堅執有其法執。又後法執若望二乘是無記性，如貪瞋等煩惱起時貪自貪愛，即有法愛了前法，瞋等亦爾，雖同時起即有不善無記性異。若爾善心起時帶法執，善心自行施戒，體性是善，法執執有三事，自是無記，有何妨耶。解云：如執人我見時，必與無明相應，若有善心有法執，彼法我見必與無明相應，若與無明相應不得是善。

又卷二五　若法執者，二乘及大乘人聖觀應是有漏，必待所依法執故，宗密《原人論》卷一　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爲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爲定有，名爲法執。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二　經：法性空故。

解曰：法者諸法，性者實性。法及法性悉皆空故，然於諸法執見不同：凡夫於法執有是非，外道於法執我執法，小乘於法執實色心，大乘於法達無自性。了法即空，名法性空。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二四　法執現行，至七地故。法執習氣，十地方無。

延壽《宗鏡録》卷六七　問：執有我見，雖順所緣，是顛倒體，無我之心，成何勝善？

答：了二無我理，證會眞如，則成佛之正宗，超凡之妙軌。若論法利，功德難量。吉德云：無我之心，雖不稱境，違於緣故，名非顛倒。如緣眞如，作有如解，即是法執。若作無解，雖不稱如，仍因成聖。釋曰：若作如解，即是法執者，若起能解之心，即立所證之理，所境既立，迷現量心，知解纔生，便成比量，皆爲法執，失唯識宗。所以《華嚴經》云：智外無如，爲智所入。如外無智，能證於如，則心境如如，一道清淨。《廣百門論》云：識能發生諸煩惱，業能牽後有。如是識心，緣色等起，無所緣境，識必不生。若能正觀境爲無我，所緣無故，能緣亦無。能所既亡，衆苦隨滅，證寂無影清淨涅槃。至此位時，名自利滿，諸有本願，爲利益他，住此位中，化用無盡。亦令有識，住此涅槃，是故欲求自他勝利眞方便者，應正勤修空無我理。

元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七　乃依《雜心》，出非色心，禮有學《十誦》，反準《成論》，立色爲體。出體順計，據教乖宗，故名法執。

子璿《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卷一　二無法執，論云：無法相者，能取所取一切法無亦無非法相者，無我眞空實有。

又《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一　若見五蘊之法實有體性，名爲法執。若了五蘊如幻如化從緣無性，名爲法空。

又　由是凡夫，有我執必兼有法執，二乘有法執，不必具我執，又二乘無我執，則未必無法執，菩薩無法執，則必無我執

又卷二　計一切法實有體性，名爲法執，然佛說小乘以除我執，今說般若重爲此者，蓋深必該淺也　由是重除法執，兼明我空也

又卷四　問：二乘之人亦有法執，云何不起我見耶

答：以二乘人從初修行偏斷我執，至無學位纖細盡除，是故雖有法執而不起我執，今約大乘學者，雙斷二執，分別並遣，俱生兩存，由是二執任運而起也　故無著云：以我相中隨眠不斷故，則有我取，《玄門經》是故者由前取法非法皆著我等故所以勸，令不應即入中道也　以是義故者，由是不取法非法故　疏結歸中者，不應取法離有也，不應取非法離無也　既離有無即歸中道，假言顯義者，謂所言非法，是顯法體離於性計，若無非法之言罔知彼義　餘皆例此　當知義不自顯必假於言，故《淨名》云：無離文字說解脫也　不應等者，謂雖聞非法，不得如言便執空義，此遮一向執言者也　不執等者，謂若全棄非之於言，則安解諸法空義，將知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此遮一向離言者也　是則全執全棄二皆不可，故《華嚴疏》云，夫法無言象非離言象，無言象而倒惑執言象而迷真

又卷七　世諦雖說但是假有，凡夫不敏執之爲實，猶彼小兒如言執物　見五蘊者不了法空，是法執也

輪迴

論說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四《法語》　淨法界身，本無生死，瞥爾情動，十界昭然，由粗而精，由苦而樂　則地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妒所感；畜生界因，癡姪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因，修善兼嗔諍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　此六界，謂之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所感　此四界，謂之四聖　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修羅界　修羅界不能回心，則墮畜生、餓鬼及地獄界；人界不回心，亦墮畜生、餓鬼及地獄三界　嗚呼，一心未生，凡聖皆不可得，唯淨法界身，圓滿無缺　一心既生，則聖凡判然，毫不可昧　是以修行之者，以十界鏡心　凡念頭起處，當知自己所入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　如於十惡境上生心，即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妒境上生心，即知是餓鬼界因；於癡姪境上生心，即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即知是人界因；於嗔諍善境上生心，即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即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即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即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即知是菩薩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知是佛界因　然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饑有淺深，畜生癡姪有厚薄，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有強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　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餓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　乃有一種癡人，賦淨生有限，苦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超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　且地獄之苦不爲極苦，雖貴爲天子之母，自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參禪佛海，不若貧賤男子多矣　何者？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　貧賤男子則不然，但發肯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參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　縱橫自在，去來隨意　以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　然要脫女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門小道一頓併掃，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閒動靜，昏沉散亂，種種關頭亳不放過，惟以毘舍浮佛頌爲根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將去　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效驗，當來若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則

十方諸佛廣長舌根亦當破也　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十界照心，譬策日用，喻大地獄，現在猶苦，總恐不得善知識　喻！主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永法螢

章炳麟《章氏叢書・齊物論釋》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郭云：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詳夫寤寐殊流，孰爲眞妄，本無可知　康德謂，以有覺時，故知夢妄　此非了義之言　夢云覺云，計其時序，分處有生之中　若云以覺故知夢妄，亦可云以夢故知覺妄　或云：衆所共見爲眞，己所別見爲妄，然則漂播南州，乃至冰海，倏見異獸，而化人不覩者衆矣，何見彼之必眞，此之必妄？然惑者以覺爲眞，忍夢亦眞；明者辨夢爲妄，知覺亦妄　但以覺時所得言說受想，皆依教誦串習而成；夢則宛爾自就，亦不能餘於覺外，故說覺爲本相，夢爲殘相，其開亦有少許差別　夢覺境同者，如專看一物，瞑目惟覺此物現前；夢覺異者，如專看綠色，瞑目乃覺綠色現前是也　若夫常在定者，覺時無妄，睡中亦無妄相，是以《大宗師篇》云：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大毗婆沙論》三十七問：何等補特伽羅有夢？答：異生聖者，皆得有夢　聖者中從豫流果，乃至阿羅漢獨覺，亦皆有夢，唯除世尊　所以者何？夢似顯倒　佛於一切顯倒習氣皆已斷盡，故無有夢　如於覺時心心所法無顯倒轉，睡時亦爾　此正同《大宗師》說諸有夢者，皆由顯倒習氣未盡耳　然尋莊生多說輪迴之義，此章本以夢爲同喻，非正說夢　《大宗師篇》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養生主篇》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北遊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　《田子方篇》云：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寓言篇》云：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非無鬼，非有鬼，離斷常見，則必議及輪迴　而彼梵土，積喙相傳，有輪迴義，非獨依於比量，亦由借彼重言　此上既無成證，緜化黃熊，緩作秋柏，唯有一二事狀，而不能覩其必然　質言　輪迴既非恆人所見，轉近夸誕，故徒以夢化相擬，未嘗質言實爾　《庚桑楚篇》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大宗師篇》云：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皆百姓與能之義，大人賢聖之言　所以者何？等之無有現量，唯有比量，親證不得，而可質言其有，斯乃近於專斷，就有重言，亦非聰睿質誠者所保信，應機微事之文，不應爾也　佛法所說輪迴異生，唯是分段生死不自主故，聖者乃有變易生死得自主故　如說老卅不知其盡，仲尼以是日徂，斯皆變易生死之類　而莊生亦無異文別擇，皆以衆所不徵，不容苟且建立，斯其所以爲厄言歟！　外篇《達生》說：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言能移者，與汎說移是異；言與彼更生者，與汎說更生異旨可知也　至乃六趣升沈之說，善惡報業之言，斯猶將形順理者無鼠璞之糞，眡色嗜醇者有疾狡之災　理有必至，而莊生無文焉，既以事無期驗，又亦不益勸懲　夫靜然可以補病，皆臧可以休老，閑莽其性者，至乎漂疽疥癰，內熱渴首，此皆莊生所箸，醫經方術亦具言之　《呂氏情欲篇》且說，大貴之生速盡　齊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顚倒驚懼，不知所爲　懲戒之切，乃至於是　顧世人從者幾何？若其渴望無已，攻取萬端，王章禁盜，非不厲也，而搴裳赴籧者甘之；若齊嗾廣減鼻者，就死如飴　是故，鋌而走險，雖大威在前，猶不時趣，又況形身變化，情之所嗣，雖復當遭炮烙，其何憚哉？就有少畏執箸之急，轉成蓋如　蜩食桑葚，非不甘饗，然其心亦醉矣　同之人非六趣升沈之所動，斯之人則六趣升沈之所封，以斯垂訓，誠無益也　《達生》但說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智者推例，足以明之　輪迴生死，亦是俗諦，然是依佗起性，而非偏計所執性　前章說無待，所以明眞，此章說物化，所以通俗，其佗同異，固闕然不論焉　或云：輪迴之義，莊生釋迦、柏剌圖所同，佛法以輪迴爲煩惱，莊生乃以輪迴遣憂，何哉？答曰：觀莊生義，實無欣羨寂滅之情　《德充符篇》說王駘事云，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彼且擇日而登假，謂依六識現量證得八識自體，次依八識現量證得菴摩羅識自體　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也　此乃但說佛果，而亦不說涅槃　《田子方篇》說：老卅云：吾游心於物之初　孔子曰：何謂邪？老卅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此謂十地向盡，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是爲究竟覺地，而亦無涅槃事　且云：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

未始有極」直謂不思議業，隨處普現色身耳。唯《大宗師篇》說：卜梁倚參日外天下，七日外物，次日外生，次乃朝徹，次乃見獨，次乃無古今，次乃入於不死不生。則佛法所謂遠行地後之大士，不死不生，義與涅槃無異，然能不見生死者，雖復出入生死，而親證其本不生。《起信論》說初發心者，倘云離於妄見，不住生死，攝化衆生，不住涅槃，轉至窮盡《大乘入楞伽經》指目菩薩一闡提云，諸菩薩以本願方便，願一切衆生悉入涅槃，若一衆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此亦住一闡提趣，此是無涅槃種性相，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槃，畢究不入。此蓋莊生所詣之地。云何知然？《德充符》說「人故無情」，謂本無煩惱障，五蘊自性不生，亦無有滅也。又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謂不怖畏生死，隨順法性，亦不爲生作增上緣也。是豈以輪轉遣憂邪？原夫大乘高致，唯在斷除煩惱，離言斷所知障。此既斷已，何有生滅與非生滅之殊？《德充符篇》云：「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莊生本不以輪轉生死遣憂，但欲人無封執，故語有機權爾。又其特別志願，本在內聖外王，哀生民之無拯，念刑政之苛殘，必令世無亡宰，見無文野，人各自主，之謂王智無留礙，然後學自非「順時利見，示現白衣，何能果此願哉！苟專以滅度衆生爲念，而忘中塗制悉之情，何遽河清之難俟，陵谷變遷之不可豫期，雖抱大悲，猶未適於民意。夫齊物者，以百姓心爲心，故究極在此，而樂行在彼。王輔嗣《易說》曰：「官有渝變，隨不失正。」明斯旨也，其何波瀾同異之辯乎！《則陽篇》云：「憂乎知，而所行悔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憂乎知，言欲斷衆知障也，所行無盡時，即所謂不住涅槃。「有住涅槃，云何言滅盡。」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天即自然。此主無法性之名，故以天言之。言欲順法性無生，而事則悔是有生，與物皆殉，其自所有事者，復當如何？亦猶佛法既言超出三界，又言入胎出胎，或道轉法輪也。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物道如物故之物名，正作物，營也。與世偕行而不替，普應一偏，下也。所行之偏而不流，流，謂如卸，鮮少也。其合之也若之何？既無法執，而又具足無量功德，云何等同一味，唯一真如？設此三難，用相礪礪，以見內證聖智，與隨世示現之相，本自不同，是故「天地備」云。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勢而要其宿，至無者，即無我所現圓成實性也。供其求者，即示現利生也。時勢者，即不住涅槃也。要其宿者，即不離生死也。大小，長短，修遠，《天下篇》自序云：「上與造物者游，莊生已明物皆自取，則不得更有造物者造物，即謂衆生心也。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外死生，無終始，即知一切法本來涅槃，應化不盡，即畢竟不入涅槃也。余曩日作《明見篇》，猶以任運流轉，不求無上正覺爲莊生所短，由今觀之，是誠斥鴳之笑大鵬矣。

復次，莊生是菩薩一闡提，已證法身，無所住著，不欣涅槃，隨順生死，其以自道，綽然有餘裕矣，以此示人，將非圓覺！所謂任病有殊，大乘軌物之言，此則不然，諒以東夏衆生，耽樂生趣，唯懼速死，豈憚漂流，以怖死之心，爲詒子之計，趣死轉速，殆得亦多，而天下沈濁，不可莊語，爲是，開示萬化無極，樂不勝計，所以解其耽著，遣此鄙吝。蓋與彼上有情受疢既異，發藥亦殊焉。既開示已，復懼人以展轉受生爲樂，故《田子方篇》復舉仲尼對顏回語，稱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體常在，本無滅期，而心相波流，可得變壞，此所謂心死也。自非變易生死者，形軀徂隕，分段轉生，已失復得，其哀可緩。獨彼心相知見漂失，不可守司聰明，或復廢爲聾盲，睿博亦且易以頑鄙，斯雖凡流上哲之士，能無惻然不怡乎？此二說者，展轉延進，始者猶初斷見乳，雜華珍膳競與觀覽，止其號跳，斬欠病瘥治虺螫，注艾下臧，瘢痍粟起，爾乃得知痛苦耳。既延進已，由是《達生》所說示以能移，其說轉勝。若乃所以偏度臺倫，偕詣極地者，《消遙遊》已陳其說，離於大年小年，無有大知小知，一切無待，體自消搖，斯即常樂我淨之謂。苟豪分有對，即翳垢猶在，而法身未彰也。若斯諸論，業級而上，漸至轉依，尋其梯隥，歷然可知，斯豈以分段生死，苟相尉薦而已！莊生所著三十三篇，自昔未曾科判，輈材之士見其一隅，黨伐之言依以彈射。今者尋繹微旨，阡陌始通，寶藏無盡，以詣後生也。釋第七章竟

綜述

僧祐《釋迦譜》卷一　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

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衆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灌於盛火，一切衆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三　所以衆者，一切衆生同一佛性，其味眞正一體三寶等無差別，而爲煩惱之所覆蔽，輪迴六道受種種身，異隔差別其味混雜，或酢或鹹或甜或苦，無主無親亡家亡國，一體三寶隱而不顯，外則遠離三寶喪失善法，故言貧窮，善惡隔絶，故言邊宇，非己本源，故言他國

《下性品》云：一切衆生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爲三毒所覆，故墮地獄畜生餓鬼，生刹利等種種家中，即其義也

道宣《淨心戒觀法》卷二　十二因緣者，暗心無知，如盲人夜行曠野失於正道，故曰無明　貪染世法名爲行　虛妄知見故名識　識神入胎，向受生處與不淨合，故曰名色　現陰成根通識來往，故名六入　根塵相對故名觸　觸生違順，愛恚事成，故名爲受　於順情中貪染心熱，故名爲愛　愛之不捨，故名爲取　取已屬身成有漏業，故名爲有　有業既定感後果報，故名爲生　生命不住故，名爲老死　老死復生終而復始，千萬億劫捨身受身，故名輪迴十二因緣

道綽《安樂集》卷一　第一明從無始劫來，在此輪迴無窮　受身無數者，如《智度論》云：在於人中，或張家死王家生，王家死李家生　如是盡閻浮提界，或重生或異家生，或南閻浮提死西拘耶尼生　如閻浮提，餘三天下亦如是　如四天下死，生四天王天亦如是　或四天王天死忉利天生，忉利天死生餘上四天亦如是　色界有十八重天，無色界有四重天，此死生彼，一一皆遍亦如是　或色界死生阿鼻地獄，阿鼻地獄中死生餘輕繫地獄，輕繫地獄中死生畜生中，畜生中死生餓鬼道中，餓鬼道中死或生人天中，如是輪迴六道，受苦樂二報　生死無窮，胎生既爾，餘三生亦如是　是故《正法念經》云：菩薩化生告諸天衆云：凡人經此百千生，著樂放逸不修道　不覺往福侵已盡，還墮三塗受衆苦　是故《涅槃經》云：此身苦所集，一切皆不淨，抱薄囊瘡等，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皆亦復如是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　論曰至鄰次當辨者，諍根有二：謂在家者貪著諸欲，若出家者貪著諸見　此欲見二：受想如次能爲勝因，由味受力故貪著諸欲，由倒想力故貪著諸見　煩惱名諍，即諍名根，或與諍爲根　生死法，謂三界生死法　由此著樂受起倒想故，所以生死輪迴，故此受想爲最勝因

遁倫《瑜伽論記》卷六　初因即以無明爲體，雖諸煩惱皆業初因，無明獨十二勝事，故偏說之謂所緣等，廣如經說《俱舍》云：無明不說因，生死應有始　老死不說果，生死應有終　從惑生惑業，從業生於事　從事事惑生，有支理唯此故十二支無始輪迴《補闕》云：生雜染體由業煩惱二緣所染，業因煩惱一緣染，故所生謂初無明　無明不由作意所染故起　是故不說不如理作意爲緣起初

問：何故不說無明自體爲自體緣耶

答：由無明自體若不得餘緣，於自體雜染不能增減，故自體非緣

智周《成唯識論演祕》卷九　謂惡見者多受苦者，有義　多受苦有通五趣苦　一切苦果無不皆由惡見生，故《佛地論》說：業惑及果，一切皆由我見生故　處處皆說，由惡見力生死輪迴無休息故　詳曰：若通五趣三苦遠因，而有義無失。若依欲界三塗等，苦爲近因發

慧沼《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七　明輪迴不息，顯無終也　衆苦者，明從生老後起惑業，惑纏苦迫因業更復，生死輪迴虛妄緣生　無有實體皆心所變，識外體空　由不如理虛妄生思惟倒分別，非他所造

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卷二　種種取捨皆是輪迴，取謂取著，執我我所，捨謂厭離，厭苦所依　又於根身則厭苦麤障爲捨，欣淨妙離爲取　於器界則厭此娑婆爲捨，欣彼極樂爲取　若取若捨種種不同，皆是顚倒妄心變現輪迴之相　故論云：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首楞》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二眞隨妄轉文三　一法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　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能觀是輪迴之心故，所觀圓覺亦爾　如夢見實物物亦是夢故　二喻，譬如動目能搖湛水，由目數動，湛水如波搖，又如定眼由迴轉火次，眼識遲鈍，旋火成輪相　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　想之可見三合善男子　諸旋未息，眼目雲舟也　喻生死垢心，彼物先住尚不可得　水火月岸也，喻圓覺　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　觀佛圓覺而不旋復正合也

又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

即知前舉勝此舉喻，並是顯分別心不能證覺　密譏前三種翻覆疑難前云有思惟心，即是此云以輪迴心　前云圓覺境界，即是此云大寂滅海，可

深超之　三識息妄心，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

又卷三　眞性無生本來清淨　衆生未悟，妄心見生，生即必滅，故是輪迴　今悟實相，了心無生　心既不生，輪迴永絕

又　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際　由是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

謂對所貪五欲，標指能貪之愛是輪迴之本　《首楞》云：流愛爲種，納想爲胎　交遘發生，吸引同業　以是因緣，故有生死　又《涅槃》云：因愛生憂，因愛生怖　若離貪愛，何憂何怖　又《佛名經》云：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爲本　先令斷者如樹除根等　謂由於五欲引起愛心，能令衆生生死不絕　言種種者，或天屬之恩如父母等，或感事之恩如得惠齎等，或任運生愛即自身及名利色味六親等，或因敬成愛因恩成愛，或因愛結恩恩之與愛　應成四句　謂因非愛等　又所貪之境衆多，故能貪之愛不一　然貪與愛亦有四句，謂貪非愛等　若對治簡境，則有順有乖　若約妄簡心，則皆爲過患　又唯就愛復有其三：一惡愛，謂禽荒色荒及名利等；二善愛，謂貪來報行施戒等；三法愛，謂樂著名義及貪聖果而修行等　故下云：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　我身本不有，憎愛何由生　後約受以結定

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　卵等四生，則受生差別　故《瑜伽》釋衆生云：思業爲因，殺胎濕染爲緣，五蘊初起爲生　若以四生配六道者，天及地獄化生　鬼通胎化，謂鬼子及地行羅刹是胎，餘皆化生　人畜各四　人具四者，毘舍佉母卵生三十二子，胎則常人，濕則泰女，化爲劫初　畜具四者，金翅及龍，餘獸皆胎，餘鳥皆卵　然著地飛空，若水若陸，微細蠢動或卵胎或濕化，不可具分品類　皆因婬欲正性命者　婬謂耽染愛著，但是情染總得名婬，縱使化生亦依業染　但約欲界輕重者　《俱舍》云：六受欲，安抱執手笑視婬　四洲之人信四王界，餘諸異類卵濕胎形，心染氣傳，難具分析，受性染命莫不由之　既性命由婬，婬復由愛　故云愛爲根本　二欲助成因，由有諸欲（境也）助發愛性　心也即愛之種子，是故能令生死相續

由外塵欲牽起愛心，亦由愛心貪著於欲　貪欲故造業，造業故受報，由此生死不斷　故《肇論》云：衆生所以久流轉者，皆由著欲故也　若欲止於心，則無復生死　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　三展轉更依

欲因愛生，命因欲有　衆生愛命，還依欲本　愛欲爲因，愛命爲果　欲謂貪婬，命謂身命　無愛欲則不生，無欲身則不有　當知欲因愛有，身因欲生　既有此身還生於愛，由愛身故還爲欲因　復感未來生死果報，如是展轉相續無窮

法照《無心論》卷一　問曰：和尚既云一切處總是無心，即合無有罪福，何故衆生輪迴六聚生死不斷

答曰：衆生迷妄，於無心中而妄生心，造種種業，妄執爲有，足可致使輪迴六趣生死不斷　譬有人，於暗中見机爲鬼見繩爲蛇，便生恐怖　衆生妄執亦復如是，於無心中妄執有心，造種種業，而實無不輪迴六趣　如是衆生，若遇大善知識教令坐禪覺悟無心，一切業障盡皆銷滅，生死即斷，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盡，若悟無心，一切罪滅亦復如是

法成述，福慧記《唯識三十論要釋》卷一　前異熟者，謂前前生業異熟果　餘異熟者，謂後後生業異熟果　雖二取種受果無窮，而業異熟受果有盡　由異熟果性別難招等流增上性同易感，由感餘生業等種熟　前異熟果受用盡時，復別能生餘異熟果，由斯生死輪轉無窮，何假餘緣方得相續此頌意說，由業二取生死輪迴皆不離識，心心所法爲彼性故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二　言染汙根者，第四論云：此意任運，恆緣藏識，與四根本煩惱相應　其四者何　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愛，是名四種　我癡者，謂即無明　暗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　我見者，謂我執　於非我法妄計爲我，故名我見　我慢者，謂踞傲　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　我愛者，謂我貪　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　並我慢愛有見慢俱，遮餘部師不相應義　彼疏釋云：餘部即薩婆多，見愛慢三不得俱起故　論云：此四常起擾濁內心，令外轉識恆成雜染　有情由此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故名煩惱

《南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觀門》卷一　又問：三界六趣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云何免彼之苦

答曰：三界業報惟心所生，本若無心則無三界　三界者即是三毒：貪爲欲界，瞋爲色界，癡爲無色界　由此三心結集，諸惡業報成就，輪迴不具，故名三界　又由三毒造業，輕重受趣不同，分歸六處，故名六趣

又問：云何輕重分之爲六

答曰：若有衆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　云何三輕所

爲　悉修十善妄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六趣　悉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瞋界，生於人趣　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阿修羅　如是三類名爲三重　云何三重，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　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瞋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　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　故知一切善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業自然消滅，能滅諸苦卽名解脫。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三　世之人不識其神，徒見其形，乃悅生而惡死，可不爲悲乎。且神之來也，何自而來哉。蓋隨業緣而來。神之去也，何自而去也。蓋隨業緣而去。業者何哉。其所作者人間之業，神則隨之而生於人間。所作者天上之業，神則隨之而生於天上。若作阿修羅之業，神則隨之生於阿修羅。若作三惡道之業，神則隨之生於三惡道。是輪迴六趣，無有出期。然則神者自無始以來投胎易殼，不得久留於一所，所以然者何哉。以吾所造之業，非久而不盡者，故神之舍於業也。業盡則形壞，形壞則神無所舍，又隨吾今世所造之業而往矣。譬如人造屋宇必居其中，人飲食必享其味。故造如是業，必受如是之報，蓋自然之理也。

又　自少至老自生至死，積累既多，纏綿堅固無由解脫。閉眼之後不免隨業緣去，杳杳冥冥不知在何處。或墜地獄受諸苦極，或爲畜生受人宰殺，或生餓鬼飢火燒身，或入修羅瞋恨所迫。雖有善業得生天上人間，受盡福報，依舊輪迴，漂流汩沒，無有出期。唯有西方淨土，最爲超脫輪迴之捷徑。

又卷六　種種作福固爲善矣。然世間之福其報有盡，爲其不出輪迴之外也。若以迴向西方，則直出輪迴之外，其報豈有盡耶。予爲此特勸者。半是不識字人，全賴作福者。以菩薩之心爲心，爲彼解說。如暗者得燈，迷者得路。以此法門廣作佈施，使人人知之，人人皆脫離輪迴，其福報萬萬劫無盡。已於極樂世界必上品生，豈世間福報所能比哉。

道誠《釋氏要覽》卷二　界，謂三界。趣，謂六趣。祐法師序云：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麤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源始，不離色心。撿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爲苦本。故《涅槃》喻之大河，《法華》方之火宅。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界，然後爲道。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七　過去業因所熏，感招現在果報。雖則無人造作，不免生死輪迴。故《淨名》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若夢寤時則夢所見事一無所有，若迷覺已則生死輪迴杜絕蹤跡。故《起信》云：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忽如夢，一中不住生滅文異義同，凡是有爲卽生卽滅無異時也。以無性故體虛妄故。經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楞伽經》云：初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起信》云：應觀現在所念之法猶如雲光。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五　吾聞之，女子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然則從人者妾婦之事，安可從人之非，而不考其所以非之者乎。夫輪迴生死非妄造也。此天地之至數，幽明之妙理也。以物理觀之，則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未嘗不往復生死相與循環也。草木之根荄著於地，因陽之煦而生，則爲枝爲葉爲花爲實，氣之散則萎然而槁矣。及陽之復煦又生焉，性識根荄也。枝葉花實者人之體也，則其往復又何怪焉。孔子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終則復始天行也，況於人而不死而復生乎。莊周曰：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爲異類兮，又何足患。此皆輪迴之說，不俟於佛而明也，焉得謂之妄乎。且子以禍福報應，爲佛之詐造，此尤足以見子之非也。夫積善積惡隨作隨應，其主張皆氣焰熏蒸神理自然之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報應之說也。唯佛能隱惻乎天下之禍福，是以彰明較著，言其必至之理，使不自陷乎此耳，豈詐造哉。

又卷二〇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迴，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迴愛爲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眞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衆生本來成佛。

眾生

綜述

僧祐《釋迦譜》卷一　劫初天地欲成，大水瀰滿，風吹結構，以成世界。此世欲成，光音天上福行命盡來生爲人，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男女尊卑，衆共生世故，名曰衆生。有自然地味，猶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衆生以手試嘗，遂生味著，漸成揣食，光明轉滅，無復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麤劣；其食少者，顏色光澤，遂生勝負。因勝負故，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皆懊惱，咄哉爲禍，無復地味，又生地皮，狀如薄餅，色味香美，後復食之，轉相輕慢，地皮又滅，又生地膚，因食多少，生諸惡法，地膚復滅。《增一阿含經》云：自然地肥味如甜蜜，樓炭經》云：地肥不生，更生兩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兩枝葡萄不生，更生粳米。

後有自然粳米，無有糠覈，不加調和，備衆美味，衆生食之，生男女形。《增一阿含經》云：時大子欲情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娛樂。互相瞻視，遂生欲想，共在屏處，爲不淨行，餘衆生見，咄哉非法，云何衆生有如是事，男子見他呵責，即自悔過自身投地，其彼女人即送食與之，扶之令起，因此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送飯與夫名之爲妻，其後衆生遂爲婬妷，爲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世中立家，其後衆生婬妷轉增，遂夫妻共住，其餘衆生壽福行盡，從光音天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生。

《樓炭經》云：後稍有所著，便持童女與夫歌舞戲笑，稱願爲夫婦，當使安隱。爾時先造瞻婆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中阿含》云長四寸，未有莖幹，時有衆生併取日糧，如是相教，乃至併取五日糧米漸生糠覈，刈已不生有枯株。

《樓炭經》云：後有懶人，取四五日糧，所刈有處粳米便不復生，稍以爲機心一動，則物離其眞，精靈所感，速於風電，嘗聞兩漢之時，東萊加租而海魚不出，合浦貪珠而璣蚌遠移，以近代方古，若合符契，粳米不生未足異也。爾時衆生懊惱悲泣，各封田宅以分疆畔，其後衆生自藏己米，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各共減割以供給之，時彼衆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請以爲主，於是始有民主之名。《叠無德律》云：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衆之所舉。《樓炭經》云：時彼衆中有一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衆人便白：當爲我典主作君長，號之曰王，以法取租，是故名爲剎利。時閻浮利天下富樂熾盛安隱，生青草色如孔雀尾，有八萬郡國，人民聚落雞鳴相聞，天下無病無大熱大寒，大王以法治國，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愛子，人民敬王如子敬父，人壽大久，後有他王不如先王，壽遂減至壽十萬歲，稍減至萬歲，至今裁壽百歲。

曇鸞《略論安樂淨土義》卷一　佛實不能度一切衆生，何以故，過去世有無量阿僧祇恆沙諸佛，現在十方世界亦有無量無邊阿僧祇恆沙諸佛，若使佛實能度一切衆生，則應久無三界，第二佛則不應復爲衆生發菩提心，具修淨土攝受衆生，而實有第二佛，攝受衆生，乃至實有三世十方無量諸佛，攝受衆生，故知，佛實不能度一切衆生，起此疑故，於阿彌陀佛作有量想，對治此疑故言大乘廣智，大乘廣智者，言佛無法不知，無煩惱不斷，無善不備，無衆生不度，所以有三世十方者，有五義，一者，若使無第二佛，乃至無阿僧祇恆沙諸佛者，佛便不能度一切衆生，以實能度一切衆生故，則有十方無量諸佛，無量諸佛即是前佛所度衆生，二者，若一佛度一切衆生盡者，復亦不應後有佛，何以故，無覺他義故，復依何義說有三世佛乎，依覺他義故，說佛佛皆度一切衆生，三者，後佛能度，猶是前佛之能，何以故，由前佛有後佛故，譬如帝王之甲得相紹襲後王，即是前王之能故，四者，佛力雖能度一切衆生，要須有因緣，若衆生與前佛無因緣，復須後佛，如是無緣衆生動逕百千萬佛，不聞不見，非佛力劣也，譬如日月周四天下破諸闇冥，而盲者不見，非日不明也，雷震裂耳，而聾者不聞，非聲不勵也，覺諸緣理，號之曰佛，若情強違緣理，非正覺也，是故衆生無量，佛亦無量，徵佛莫問有緣無緣，何不盡度一切衆生者，非理言也，五、衆生若盡，世間即空有邊，以是義故則有無量佛，度一切衆生，問曰，若衆生不可盡，世間復須墮

無邊、無邊故、佛與實不能度一切衆生　答曰、無間非有邊非無邊、亦絕四句　佛令衆生離此四句、名之爲度　其實非度非不度、非盡非不盡　皆如夢渡大海、値諸波諸難　其人畏怖叫聲徹外　外人喚覺、其然無憂　但爲渡夢、不爲渡河　問曰、言渡與不渡皆喚邊見、何以但說渡一切衆生爲大乘廣智、云說不渡衆生爲大乘廣智　答曰、衆生莫不願苦求樂畏縛求解、聞渡則歸向、聞不渡不知所以不渡、便謂佛非大慈悲、卽不歸向　不歸向故、長寢久夢、無由可息　爲是人故、多說渡不說不渡　復次諸法無行經亦言、佛不得佛道、亦不渡衆生　凡夫強分別作佛渡衆生　言度衆生、是對治悉檀　言不度衆生、是第一義悉檀　二言各有所以、不相違背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四　於此門中緣諸衆生欲與其樂、名衆生緣　緣諸衆生所須之物、名爲法緣　緣如來者、名曰無緣　簡前二故　故彼經言：慈者多緣貧窮衆生　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　若緣衆生卽不緣佛、法亦如是　是故緣佛名曰無緣　此明緣生欲與樂時不緣於佛、緣法欲與衆生之時亦不緣佛　前二緣中並不緣佛　簡別前二、故曰無緣、非全不緣　既非不緣、何義緣之、欲將佛樂與衆生　故若將佛樂欲與衆生使是法緣　何故言無、以佛是人非是法故、若佛是人卽衆生緣　何義言無、爲別所化諸衆生故　如慈旣然、悲等亦爾　二依地論前二化益、後一觀入開分三種　於此門中緣生與樂名衆生緣、緣化生法名曰法緣、觀諸法空說爲無緣　慈行如是、悲等亦然　三依涅槃地持論等初一化益、後二觀入離分三種　於此門中四義分別　一辨其相、二約人分定、三論通別、四明大小有具不具　言辯相者、緣諸衆生欲與其樂　如緣父母妻子眷屬、名衆生緣　緣諸衆生但是五陰生滅法數、無我無人名爲法緣　問曰：法緣不見我人衆生等相、云何行慈　釋有兩義：一由見無我　念諸衆生妄爲我人之所纏縛深可哀愍、所以生慈　二念爲生說如斯法　是卽眞利樂、故名行慈　觀五陰空、名曰無緣　問曰：無緣云何行慈、還有兩義：一由見法空、念諸衆生妄爲虛法之所纏縛、所以生慈；二念爲生說如斯法、故名行慈　故《維摩》言、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之法　是卽名爲眞實慈也　第一義樂利衆生故　問曰、彼此皆無我人、誰起自念爲衆生說　釋言、經說幻化不眞、所以名無　不無幻人　故經說言、壞如幻士爲幻人說　當建是意而爲說法、故得自念爲他說也　如慈旣然、悲等可然

次約人分定、如《地持》說　衆生緣者、與外道共　外道亦依世俗淨禪修四無量、彼緣衆生欲與其樂　故衆生緣與彼共也　法緣無量、與二乘共、二乘亦見五陰法數無我人故　無緣無量、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二乘不能見法性相畢竟空故

次就慈等辨其通局　通而論之四無量中皆有三緣　緣諸衆生與樂拔苦、慶喜等益是衆生緣　但緣五陰而行四等是其法緣　知無陰法而行四等是其無緣　隨義分別前三無量是其有行、唯衆生緣故、後一空行　唯有法緣及與無緣　如此說者、前三種中法緣無緣通攝爲捨　捨有相故、捨中生緣攝屬前三　與樂中等攝屬慈門、拔苦中等攝屬悲門、慶物中等攝屬喜門　其猶六度　通卽六中並含空有　別卽前五唯是有行、後一空行　無量似此

又卷一五　次對境論、此七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若不如是所受律儀便有增減

問曰：律儀爲於現在衆生處起、爲於三世衆生處起　論釋不同　若依《成實》普於三世衆生處起、緣之皆得起善心故　若依《毘曇》唯於現在衆生處起、良以過去未來衆生不可殺盜乃至綺語、爲是緣之不發律儀

問曰：若於現在衆生得律儀者、現在衆生死滅之時應失律儀

釋言：不失、念念常於現在衆生得律儀故

問曰：於彼非衆生所得律儀不

釋言：亦得　故成實言：非衆生所得善律儀

問曰：直緣非衆生數得善律儀不。

釋言：不得　故成實言：要因衆生得善律儀。何故如是　於衆生所遠離性罪、於非衆生所遠離遮罪、離性爲本　是故要於衆生所得、直緣草等不發律儀

又卷一七　悲有三種　一衆生緣悲、緣苦衆生欲爲濟拔　依如《地經》、觀諸衆生十二因緣生死流轉、而起悲心。依《地持論》、緣諸衆生百一十苦、而修悲心　二法緣悲、觀諸衆生俱是五陰因緣法數無我無人、而起悲心觀無我人云何起悲　釋有兩義：一念衆生妄爲我人之所繫縛、受生死苦、深可哀愍故起悲心；二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則眞實拔衆生苦、故名爲悲　三無緣悲、觀諸衆生五陰法數畢竟空寂、而起悲心　觀法空寂、云何起悲　還有兩義：一念衆生妄爲有法之所纏縛、受生死苦、故起悲心、二念爲衆生說如

衆決　是則實度拔衆生苦，故名爲悲　慈亦有三：一衆生緣慈，緣諸衆生欲與其樂；二法緣慈，緣諸衆生但是五陰因緣法數無我無人，而起慈心；三無緣慈，觀一切法畢竟空寂，而起慈心　法緣無緣云何起慈，釋與悲同　捨有二種：一者內施，謂捨一切頭目支節手足耳鼻；二者外施，施餘資生　不倦有二：一世間行中精懃不倦，二出世行中精懃不倦　廣則無量，《智論》有四，如《地持》說：一於五明處成就聞慧，二成思慧，三成修慧，四成證行　知世智中有其二種，如《地持》說：一如世間知，二如世間轉　如世間知是其解也，如世間轉是其行也　知世知中有其二種：一知世間事，謂知衆生及器世間；二知世間義及第一義，謂於世間八行觀察

智顗《妙法蓮華經文句》卷四

《中阿含》十二云，劫初光音天下生世間，無男女尊卑衆共生世，故言衆生　此據最初也　若攬衆陰而有假名衆生，此據一期受報也　若言處處受生故名衆生者，此據業力五道流轉也　《正法念》云十種衆生，謂長短方圓三角青黃赤白紫　云何衆生生死長　在地獄時身受不可思議苦，心念無量無邊惡　在畜生時，身蚕相吞噉，心癡相逼惱　在於鬼時，身若燒山心如沸篦，邪見熾盛祇突癡兇　在人時，身口意常作不饒益事以自勞苦，身口意常念不饒益事以自牽纏　在天時，耽染六塵縱逸嬉戲，不聞正法壞福源　是名衆生生死長　云何衆生生死短　在地獄時，能一念寂靜心取戒　在畜生時，能一念靜心依三寶　在餓鬼時，能一念靜心歸諸根　在人時，能修六度度父母敬三寶，以善嚴身口意　在天時，捨天樂持戒樂禪，教化讀誦梵行少語　是爲衆生生死短　云何衆生方生死如蠶單越，於一切物無我所，捨身必上天，從天上又上天　唯向升善處，是名生死方隅　云何衆生圓生死，唯在三途四趣中，周旋圓轉如旋火輪迴是也　云何三角生死，謂善業不善業無記等是也　云何衆生青生死，恆入閻地獄常怖怕是也　云何衆生黃生死，餓鬼饑羸萎黃是也　云何衆生赤生死，畜生互相食噉流血赫然是也　云何衆生白生死，謂人中天中白業善道　如諸天臨死時，餘天語言，汝生人道去　若人臨死，知識語言，汝向天中去　當知兩處是白生死　又第五云，心畫地獄黑色鬼謁色畜生黃人赤天白，此義云何　答上說五道果報，今說五道造業，故其不同耳　如是等衆生若爲與佛相遇　衆生以苦惱自煎，諸佛以大悲濟物　悲與苦相對故言相遇

又《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八

若能具足與欲界業乃至三四禪學，是名善修　如是慈心，名衆生緣　或在凡夫人行處，或有學人未漏盡者，亦行此悲爲調心，得大福德入無漏故　法緣者，諸漏盡阿羅漢辟支佛諸佛是諸聖人破吾我相滅一異相故，但觀從因緣相續生　以慈念衆生時，從和合因緣相續但空　五陰即是衆生　念是五陰　此慈念衆生不知是法空定　衆生常一心欲得樂，聖人憫之令隨意得樂　爲世俗法故，名爲法緣

又《維摩經略疏》卷八

言衆生者，即是陰入等法攬此爲身，名衆生也　《毘曇》明所成衆生是無，能成實法是有　犢子云我在第五不可說藏　《成實》云，非但所成是假，能成亦假　故以三假爲世諦，有假衆生　若空入眞，即無衆生　非但無所成亦無能成　此折假明能成所成，以入空也　《方廣》明衆生實法皆如夢幻，不生不滅畢竟皆空，《大論》破此失衍意也　今經明體所成能以入空也，皆如幻化等　問，成若如幻即空，與《方廣》何異　答波雖明如幻即空取空戲論破於慧眼，尚不得入眞豈得眞空入中　此經明觀三諦窮源盡性　義推即有三種衆生：一俗，二眞，三中　俗諦者，攬分段五陰成假名，衆生皆如幻夢　若見眞諦，即攬變易五陰以成衆生　若見中道，即是法性五陰以成衆生　故《大經》明衆生佛性不離六法，《大論》云衆生無上者佛是，法無上者涅槃是　今中道既是法性五陰，何以不得稱爲衆生　盡衆生源窮三衆生，即是菩薩觀衆生義

灌頂《觀心論疏》卷四

衆生若無佛之知見，何事開者　若貧女無藏，何所示耶　佛將此爲大事，何可得易解耶　如前釋圓教義同，可將彼以釋今也　更略釋者，經云：一切衆生即菩提相　豈非衆生有佛如是相耶　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豈非衆生有佛如是性耶　經云：煩惱即菩提　豈非衆生有佛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四如耶　經云：生死即涅槃　豈非衆生有佛如是體如是果如是報三如耶　經云：一切衆生心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又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斯則證衆生有本末佛法界十如，明文可見　經譬貧女伏藏，力士額珠，內衣之寶，水內琉璃，並是論此　是則人法界有佛法界十如，其義已明　人法界有二乘菩薩六道八界十如等，可以意知，無勞更說　故經云：衆生身有青草，復有微妙藥王者　六道法界十如，即是身青草　四聖法界十如，即是藥王　問，佛菩薩二乘四聖，即是涅槃，六道十如，即是生死，生死涅槃昇沈永別，云何得同在一心中耶　答，譬解者冰喻六道，水喻四聖　而冰水一質，何妨生死涅槃

體同。只爲空有不相礙二河不相妨，而在一心故，名不可思議境也。問：既云衆生有佛法界十如佛之知見，而衆生何以不見，何不遮衆生墮地獄耶。答：涅槃中迦葉等諸菩薩處處共佛，論難斯事有之與無見與不見。佛譬如箜篌之聲。何者，菩薩有善方便修習，則見佛性，故名爲有。即能遮地獄，亦如善彈箜篌者，其聲則出。而凡夫無方便修習，則不見佛性，故墮地獄，雖不見性，不可言無，亦如癡王斷絃求聲不得，而不可言箜篌無聲。今衆生有佛法界十如，有之與無其相如是。是則聞有不可即責其形貌，聞無不可即謂如兔角。故經云：佛性非有非無，非有破虛空非無破兔角。衆生佛性既爾，餘九如亦然。斯則亦得是有亦得是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若取相生著四句皆是邪見。經云：般若波羅蜜四邊不可取。邪見火燒故。若無相潛聞佛四說時能悟理，四句皆是門也。故云：般若四門入清涼池。《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一切衆生煩惱身，即是如來藏。當知一切煩惱藏有如來法身，湛然滿足。如麻中油，如木中火，如地中水，如乳中酪，如藏中寶。是故衆生，即如來藏。

吉藏《涅槃經遊意》卷一　顯衆生有佛性，則顯衆生是佛性根本。衆生是佛，故有佛性，非佛則不得有佛性。如人姓張郎則有張姓，非張則不得有張姓。佛性亦爾。故論云：非衆生身內有佛非密，身外有亦非密。四並非密，衆生則是佛爲密也。

又《大乘玄論》卷三　第一家以衆生爲正因，第二以六法爲正因。此之兩釋，不出假實二義。明衆生即是假人，六法即是五陰及假人也，次以心爲正因，及冥傳不朽避苦求樂及以眞神阿梨耶識。此之五解，雖復體用眞僞不同，並以心識爲正因也。次有當果與得佛理及以眞諦第一義空。此四之家，並以理爲正因也，今次第須破之。第一師以衆生爲正因者。今只問何者是衆生，而言以此爲正因耶。經云：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則非菩薩。又言，如來說衆生即非衆生。正因本爲菩薩。經既說言有衆生相則非菩薩，寧得以衆生爲正因耶。故知，有衆生者皆是妄想，何可以妄想顚倒得爲正因耶。又若以衆生爲正因者。只問，昔日初教已明有衆生不。若初教已明有衆生者，便應初教已明正因佛性。彼釋言，初教已明衆生，但未說爲正因耳。若爾後教說衆生爲正因者，還指初教衆生以爲正因不。若爾初教衆生理中已是正因，若理中已是正因者，則理中已明佛性也。若不可言初教已辨佛性者，云何以衆生爲正因耶。又汝引經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故知，衆生是正因，佛性者不然。既言衆生有佛性，那得言衆生是佛性耶。若言衆生是佛性者，可得言一切衆生悉有衆生，一切佛性悉有佛性不。若不得者，故知，衆生與佛性有異，不得言衆生是佛性也。又難第二家。經云：佛性者不即六法不離六法者。言此是何語，而橫引之此文乃明佛性，非是即六法，復非是離六法。

又《二諦義》卷二　問：前云六道無所有，於衆生有六道，諸佛隨衆生現五道身。爲是俗諦，爲是眞諦，眞諦則無六道，衆生無所有，有既是於諦。佛隨衆生有六道，亦是無所有，有亦是於諦不。

解云不例，六道無所有，於衆生實有，故是於諦。佛現六道身，非是實謂有，故非於諦。

難，既非於應非是俗。解云，是俗非是於。何者，以虛假故是俗，非實有故非於諦。自有是俗非於諦，自有是俗是於諦。顚倒六道，則是俗是於諦。諸佛隨衆生，是俗非於諦也。次時更簡此語。六道無所有，於衆生有六道，是俗諦，諸佛隨衆生有六道故。經云：隨順衆生故，普入諸世間。既隨衆生有六道身，爲是眞諦，爲是俗諦耶。若是眞諦，眞諦無有六道。若是俗諦，復非實有。那是俗諦，爲是義故。就俗諦中有三句：一是俗非諦；二是諦非俗；三亦諦亦俗。若圓成四句者，望眞則有非俗非諦也。一是俗非諦者，諸佛隨衆生有六道，非情謂實有。以有六道故是俗，非情謂實有故非諦，是爲是俗非諦也。然從來無此義，一往聞亦不信受。今明者，諸佛隨衆生有，非情謂有，所以是俗非諦也。二是諦非俗者，望聖是俗，於其非俗，此兩名相妨。俗即非諦，諦則非俗。望聖爲俗，於其非俗，但是實有故，是諦非俗也。三亦諦亦俗者，凡聖合論，望聖是俗，於凡是諦，故云亦俗亦諦。又就世俗諦中，復有亦俗亦諦義。何者，其自有風俗世俗之俗。此之風俗及與世俗，於其並實故，亦俗亦諦也。風俗之俗則橫，世俗隔別則豎。此之橫豎皆實故，名俗諦也。

道綽《安樂集》卷一　又彼經云：諸佛出世，有四種法度衆生。何等爲四。一者，口說十二部經，即是法施度衆生。二者，諸佛如來有無量光明相好，一切衆生但能繫心觀察，無不獲益，是即身業度衆生。三者，有無量德用神通道力，種種變化，即是神通力度衆生。四者，諸佛如來有無量名號

若總若別　其有衆生繫心稱念，莫不除障獲無苦生佛果，即是名號度衆生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二　問：衆生之界，如三頭三手，若實見度者，何異撈水月而提鏡像，循鳥跡而植焦芽　未審究竟以何爲衆生而興濟度

答：夫衆生者，即是自身日夜所起無量妄念之心　《大集經》云：汝曰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衆生　《淨度三昧經》云：念受一身　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　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十萬雜類之身　乃至百年之中，種後世身體骨皮毛　遍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　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　故云度妄衆生

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録》卷四　十七問　妙玄第六示國土苦樂有二釋，一云，由衆生非佛所爲，一云，由佛不關衆生云云　疑者云：釋尊本願云，我未來出穢惡國土，利益十方淨土擯出惡業衆生　故知所有苦事但是衆生惡業所感，何言由佛不關衆生　若佛所爲者，莫也衆生惡業空無果報耶　豈如來背於大悲方便，令諸衆生受三塗苦耶　然則不輕所行之行　文殊所化之衆，皆是巧施方便，易長令短，轉重令輕　固非設苦惱因緣也

答：若論作善惡因招苦樂報，乃由衆生非關於佛　若約用苦樂事折攝衆生，乃由佛現不關衆生　良由宜用苦治方受化者　諸佛即爲作之　如先王制刑，豈欲以苦加於百姓，蓋至仁也　諸佛亦爾　爲折攝故，而強現之又苦樂之國衆生雖居，不得自在　諸佛於茲而能轉變，故云由佛　又，佛是生家之佛，生是佛家之生　故云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眞，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業　故知，論生則一時屬生，舉佛則一時屬佛，以是義故　故經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也

宗寶《少室六門》卷一　衆生與菩提，亦如水與冰　爲三毒所燒，即名衆生　爲三解脫所淨，即名菩提　爲三冬所凍，即名爲冰　爲三夏所消，即名爲水　若捨卻冰，即無別水　若棄卻衆生，則無別菩提　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　衆生性者，即菩提性也　衆生與菩提同一性　只如鳥頭與附子共根耳，但時節不同　迷悟異境故，有衆生菩提二名矣　蛇化爲龍，不改其鱗　凡變爲聖，不改其面　但知心者智內照，身者戒外貞　衆生度佛，佛度衆生，是名平等　衆生度佛者，煩惱生悟解　佛度衆生者，悟解滅煩惱　非無煩惱，非無悟解　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非悟解無以滅煩惱

若迷時佛度衆生，若悟時衆生度佛　何以故　佛不自成，皆由衆生度故　諸佛以無明爲父，貪愛爲母　無明貪愛，皆是衆生別名也　衆生與無明，亦如右掌與左掌，更無別也　迷時在此岸，悟時在彼岸

袁宏道《西方合論》卷二　諸佛如來，因於衆生，而起大悲　因於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　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　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　一切衆生，而爲樹根　諸佛菩薩，而爲華果　以大悲水，饒益衆生　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　是故當知：一切諸佛，取佛果者，依於衆生　若無衆生，佛果不成　譬如漢王以救民故而有百戰　以百戰故，登大寶位　登寶位故，百姓樂業　若無百姓，即無如上等事　究而論之，凡行一德一事，利一名者　若無衆生，皆悉不成　是故我無衆生，即不成我　衆生是依，我即是正　衆生是正，我即是依　人我平等，依正無礙　是法爾故　法爾者，即自然果德故　若向外建立，即不成果義

一切衆生，皆有如是淨性　譬一精金，冶爲釵釧及瀉器等　金性是一，瀉器者是器，具機非金機故　若加銷冶，爲種種玩好等物，金亦不易　生佛亦然，同一淨性　但以釵釧瀉器，而有差別，非是性異　是故博地凡夫，十念圓生者，以本淨故　阿彌陀佛，欲攝受是衆生，即攝受者，以衆生本淨故　如鏡中之光，不從磨得　生淨土者，非是行願及與念力，所能成就　何以故　念等如鑪錘等，但能銷金，無別有金生故

轉生

綜述

吉藏《無量壽經義疏》卷一　一切衆生皆有二神：一名同生，二名同名　同生女在右肩上書其作惡，同名男在左肩上書其作善　四天善神，一月六反錄其名藉，奏上大王，地獄亦然　月六齋，一歲三覆，一載八校，使不

差錯，故有犯者不赦也。貧窮下賤明人中餘報，又有尊貴準得彰失。世有常道，下三報至世間，有此目前現事未舉其現報，壽終之至尤劇彰其生報。轉生受身此明後報，譬如王法者引喻況。報輕在前重苦在後，如似王法治罪先杻械詣市殺之，先現報後入地獄故云極刑，三塗無量苦惱者出後報之重。

道宣《華嚴一乘成佛妙義》卷一　如初地中有三時益：一聞時益，二修行時益，三轉生時益。故《地論》云：是諸如來，加護於諸菩薩。此人能聞持如是微妙法，此是聞時益。諸地淨無垢，漸次而滿足，證佛十種力成無上菩提，此是修行時益。雖在於大海及劫盡火中，決定信無疑，必得聞此經，此展生益。意信行地菩薩聞持此金剛藏所說勝法，即得諸佛加護離諸魔事，此爲聞時益。聞既此勝法，漸次修滿十地諸行，乃至成菩提，是名修行時益。或有不定趣衆生，聞此十地微妙法殖金剛種，雖生善道惡道難處經多劫數，彼難處中必得同此經，此名轉生時益。

智周《成唯識論演祕》卷一〇　論：生第四定中有中者。此即經文大小乘論解之各別。大乘經部許天中有轉生地獄，有宗不爾。故《對法》云：或時移轉者，謂於此位往餘生處強緣現前。如得第四靜慮起，阿羅漢增上慢比丘，彼地中有生時，由謗解脫邪見故，轉生地獄。

經部師者，《婆沙論》云：譬喻者說中有可轉，以一切業皆可轉故。

有宗計者，如《婆沙論》六十九云：

問：若中有於界不轉，無聞思修事云何通。彼佛法中適出家已，修世俗定初靜慮時，謂得初果，乃至第四謂得阿羅漢。起增上慢，未得謂得。彼命終時，第四靜慮中有現前，便作是念：一切繫縛我已永盡，應般涅槃更無生處，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邪見撥無解脫，由謗見力彼中有滅，無間地獄中有現前，生無間獄。

答：住本有時有此移轉，非中有位。謂彼將死，由業勢力第四靜慮生相現前，故起邪見，生無間獄。

紀事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五　釋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資爲淨分，慈濟爲心。迨貞觀末，有謁棄於屋檐，乳養二離。度每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咒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旱學飛，墮地僵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爲養育，誦持迴向，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誕生二子。人視之數日，遂呼曰謁兒。時迴迴應諸。歲餘能言，能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因果報應

綜述

僧祐《弘明集》卷三　故毫釐之功，錙銖之報，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驦之錫，齊襄委罪故有摩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潛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瀉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吉藏《華嚴遊意》卷一　二佛教雖無量不出因果法門。因果法門，十方諸佛教亦爾，不出因果法門。十方諸佛教盡，既明因果法門是同故，二佛教不異也。然此因果非是數人六因五果之因果。論師同時因果，異時因果，四緣三因因果，此等因果並非因果義。大師前將《中論・因果品》來彈此因果。明非此因非此果，撿此因不得非因，求此果不得非果。彈如此因果竟，始得明今時因緣因緣因果。因果則無礙，亦得同時亦得異時。因緣同時，因緣異時，因緣同時不同時，因緣異時不異時。雖不同時而同時，雖不異時而異時。如空穀之嚮明鏡之像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恢復此意要須此前彈他因果。始得明今時因緣因果。因緣因果。因果義始成。故二佛同明因果也。

道宣《廣弘明集》卷七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燔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於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

詵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又卷一八　若諮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鼈，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攜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鵝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疏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阱。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疏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綱，詩冀五犯，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己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嘉評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九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皎然。

又卷七二　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爲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者，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

遁倫《瑜伽論記》卷五　六因果相續不斷義者，因剎那滅果剎那生，時分等故因果相續。此破斷見外道因果不續，亦遮經部師無去來世。異熟因果仍不同時，果因斷故。七因果相似轉義者，不從一切。一切生故，因果相似。此破害爲正法者，計殺羊等爲因後生天上，即諸善果以不善爲因，因果不相似故。今顯善因得善異熟，惡因得惡異熟，因果相似。八自業所作義者，於餘相續不受果故，自業自受。此破無因果非是業起諸空見論，亦破他作我受果義。謂諸不平等因論計。《對法》、《緣起經》皆自廣釋，恐繁不述。

又卷六　第三分別因果中有二重。初依十二支，次第相望爲因果次云三唯是因者，無明愛取發業潤生之根本故。二唯是果者，謂生老死，是前十支所生果故。此重依三雜染及種現之因果所望別故。總束緣生爲因果者，略有五重。一等起門，謂前前爲因後後爲果，即此初言初一唯因等是二本末因果，此第二文是，煩惱爲本故。三唯是因等，此下亦云。前六支及愛取有是因分，後二支爲果分。受通二種，亦依本末以辨因果。三異熟非異熟因果。五十六云：又現在果所攝五支及未來果所攝二支，總名果所攝緣起。當知餘支因所攝緣起。《中邊》上卷亦云：因雜染者謂煩惱業分，果雜染者謂所餘分。四熟未熟因果。《對法論》云：因時有能引所引，即前七支於果時有能生所生，謂後五支。謂由無明成熟，愛取彼增長故。行等六支熟名有故，生老二支是所成熟。五分位因果，即前生引二因中云：能引及能生合十支名因，後二支爲果。

師子比丘《折疑論》卷三　如來剖其幽微，明發因果，備陳報應。植善崇福，種惡獲殃。派天下以歸其善。如來之教，能割發明因果之實，備細陳白

種植善因到於菓滿，微細，則生敬信，種植惡因，則自得於無福之報。云此分深大下之事，莫不歸於善道也。《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善惡報應之說，甚分明矣。

契嵩《傳法正宗記》卷三　後行敎化至中天竺國，會一智士，曰闍夜多，先此客遊，輒來禮之，而致問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寶，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業不遂。我鄰之人，殘暴殺害，作惡日甚，而其身康寧，所求如意。善惡報應，豈非虛說乎？我甚惑此，願仁者一爲決之。大士曰：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苟爲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爲善，世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爲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爲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爲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爲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爲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爲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適今汝父與汝之鄰，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聞其說，頓解所疑。大士復曰：汝雖已信三世之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然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蕭蕭然。汝若入此法門，可同諸佛。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承其言，圓發宿慧，遂求出家。

延壽《宗鏡録》卷七六　問：生死涅槃，苦樂報應，以何爲因？

答：如來藏爲因。

問：如來藏是無漏常住，非剎那生滅之法，云何與生滅爲因？

答：一切異生，因覺故迷，迷無自體。《楞伽經》云：佛言，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古釋云：七識念念生滅，不能往來六道，故名不流轉。以念念滅故，不知苦樂，不與涅槃爲因。又七識從緣，本無自性，尚不能爲生死苦樂之本，豈復與涅槃作因？明如來藏，常令諸識知苦樂。七識若無，如來藏，自體念念滅，不知苦樂。依如來藏，故知苦樂。名如來藏受苦樂，如來藏體，不受苦樂也。言與因俱者，如來藏與七識，生死苦樂因俱，念念生滅也。又云：七識念念生滅無常，當起即謝，如何流轉？自體無成，故不受苦樂。既非染依，亦非無漏涅槃依矣。其如來藏，眞常普遍，而在六道，迷此能令隨緣成事，受苦樂果，與七識俱，名與因俱，不守自性而成故。七識依此而得生滅，云若生若滅，此明如來藏即是眞如隨緣，故受苦樂等。又釋云：以本事未合未空故，無可流轉。唯如來藏受苦樂者，未害本故，不守自性，清淨之體，隨緣成有。若相順，則如水乳之相，常恆共識；若相背，則如父母之讎，不與同天。又存上有不存之義，泯上有不泯之義。若唯泯無不泯，則色空俱亡，無可相即；以不泯故，雖相即而色空各有定性，不得相即。由有不存故，雖歷然而得相即。如起信眞如，生滅二門無礙。唯是一心者，結歸起信。依一心法，立二種門，故須具足二義，方名具分唯識。

又卷七七　乃至如月麗天，去地四萬二千由旬，水流在下，月耀於上，玄像雖一，影現衆水，月體不降，水實不昇。如是舍利弗，衆生不從此世至於後世，不從後世復至於此，然有業果因緣報應，不可損減，是以如月不動，影現衆流，類識不行，身分六趣，雖無作者，業果宛然，但逐緣生，不乖法爾。

又卷八〇　如佛說觀無生從有生得脫，依無爲從有爲得脫，雖觀無生法無，而可作因緣，無爲亦爾，變化雖空，亦能生心因緣，復次，空不以不見爲空，以其無實用故言空，以是故言諸法如化，故知一切法，皆從心生，悉如幻化，雖幻化不實，亦可作善惡之因緣，受昇沈之報應，不可生於斷見，但了體虛，莫生取捨。

又卷八五　問：凡聖一心，何具種性？種性無異，云何身受因果不同，報應有別？

答：雖自業各受，妄有昇沈，而緣性無生，了不可得。《諸法無行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衆生，其心皆一，是名種性。種性即根本義，根本常一，而衆生妄起自他差別，凡聖高下，雖起差別，一體不動，以差別性非有故，但是妄起無實體故，所以經云：佛言：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皆無有心，緣性不可得故，是名種性。又一切善惡境界，皆是心光，一切勝劣受用，皆是心果。《大莊嚴論》偈云：種種心光起，如是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種種心光，即是種種事相，或異時起，謂貪嗔光等。或同時起，謂信進光等。如是染位心數，淨位心數，唯有光明而無光體，是故世尊不說彼爲眞實之法。又云：諸行刹那增上者，如佛說心將世間去，心衆世間來，由心自在，世間隨轉，識緣名色，此說亦爾。故知諸行是心果，又隨淨者，淨是禪定人心，彼人諸行，隨淨心轉，修禪比丘，具足神通，心得自在，若欲令

木爲金，則得隨意。故知諸行皆是心果。又隨生者，如作罪衆生，可得外物一切下劣。作福衆生，可得外物一切妙好。故知諸行皆是心果。當知一切萬法，既以心爲因，亦以心爲果。雖然淨穢顯現不同，於心鏡中如光如影，了不可得。

又《萬善同歸集》卷三　問：既讚衆善，報應非虛。云何有勤苦求者，全無剋證。

答：修善之人，自有冥顯二益。《法華玄義》四句料簡。一冥機冥應，若過去善修三業，現在未運身口，藉往善力。此名爲冥機。雖不見靈應，而密爲法身所益。不見不聞非覺非知，是名冥益。應身應是顯應，法身應是冥應。二冥機顯益。過去植善而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爲顯益。如佛初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現在何曾修行。諸佛照其宿機，自往度之。三顯機顯益，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道場禮儀，能感靈瑞。四顯機冥益，如人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其利。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終日無感，終日無悔矣。

問：或有一生修善，現縈惡報。終日造惡，目睹吉昌者何。

答：業通三世，生熟不定。又通三報，厚薄相傾。西天第十九祖師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破壞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受快活時，心似得安樂。忽降諸衰惱，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生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若見喜殺長壽，好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若不解此憂悔失理，謂徒功喪計，善惡無徵。但修善之時一心不退，既不間斷福果長新。祇慮中途自生遮障，識達賢士曉斯旨焉。

問：惡能掩善，則禍起而福傾。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有從生積善，反受餘殃。及蕭梁武帝歸憑三寶，一朝困斃，全無靈祐者何。舉世咸疑，請消餘滯。

答：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決疑，有其三義。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爲，隨順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極即反。或處榮而頓弊，現盛必有衰。令耽榮者悟世無常，使恃祿者知生有限。潛消貪垢，巧洗情塵。示正示邪，或逆或順。斯乃密化之祕術，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惡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難思，勢不可遏。故《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二生報，今生作業，來生受果。三後報，或今生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又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又若善多惡少，則先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或善少惡多，則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災消慶集。此皆並是後報善惡業熟，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宿債，如師子比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繫凡夫，寧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決志無疑，誓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愆。故經云：今生作惡少爲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世輕。或作善少爲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重。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滅百千萬劫地獄之苦。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苦。作惡之人雖現安樂，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又復修行力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九世支那爲僧，福德智慧常稱第一。大弘聖教廣演佛乘，利濟無邊殊功罕測。及至遷化之時，臥疾房中。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共捧一白蓮花至法師前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遂右脅而臥。第子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義，方爲知因識果之人。或昧斯文終生疑謗。

子璿《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一　言報應者，應即是報。既有業種蘊在藏識，因緣會時必須受報。《涅槃經》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由是有業必有報應。然若推諸業體相都無，及受報時未嘗差錯。惡因苦果，善因樂果，如影如響，的無差謬。然泛論果報六道不同，以類收之但唯三種。謂苦樂捨。由前惡業爲因，則感三塗苦報，謂地獄餓鬼畜生也。由前善業爲因，即感人天樂報，謂四洲六欲也。由前不動業爲因，即感上界差別之報，即色無色界也。然於三界之中，所受苦樂之身，是別業正報。所居勝劣器界即共

聲。依報正報有生老病死，依報有成住壞空。器界空而復成，有情死而還生，無始至今，輪綿不絕，迷惑耽著誠可悲夫！故《法華》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由是報因業感，業由惑成，惑因無明，無明無始，念妄有也。則知三界六道有情無情，究其所從，皆因夢識而有，襲習輪者，襲謂承襲，即相續義，由惑發業，業能招苦，次第相續故。

又　疏中且用輪字如向所說，惑業則言其襲習，報應則言其綿輪，然二義兼攝，亦互相資，謂由惑業襲習故，使報應綿輪，實由報應綿輪故，令惑業襲習，斯則乘因感果，依果造因，因果相資以之不絕，此即十二因緣前前爲因，後後爲果之義，故《唯識》頌云：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已盡，復生餘異熟。

又《首楞嚴義疏注經》卷一三　展轉發生，生力發明，熏以成業，同業相感，因有感業，相滅相生，由是故有衆生顛倒，此後四纏也，由前心起分別，展轉漸纏，執取計名，造諸業行，故云熏以成業，憎愛二業各同界趣，業感爲因，報應爲果，遂有相生相滅之報，姪欲爲因，故相生，殺盜爲因，故相滅，此即衆生業果二相續也。

又　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世間聲香味觸，窮十二變，爲一旋復，因由動相，外發風輪，故有聲現，因空生搖，聖明立礙，故有色立，金風相摩，則有火光，火則有氣，氣則香也，寶明生潤，火光上蒸，由斯流水，水有冷煖，故成觸也，觸分澀滑，與舌相對，則有味生，五境合意，則名爲法，此六塵境，與內根妄想和合雜亂，由此造作一切諸業，故成業性，業必有報，十二品類由此區分，故成輪轉，是故下結成旋復，旋復亦輪轉也。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一　人有見目前善惡未有報者，遂不信因果，而因以不信淨土，殊不知善惡未有報者非無報也，但遲速耳，佛嘗謂阿難云：人有今世爲善死墮地獄者，有今世爲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爲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今世爲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處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左氏》謂：欒武子有德，可以庇其子，故其子黶雖爲惡，而可以免禍，黶之字盜爲善，而黶之惡乃累之，故盜雖善，而及於難，止於世間目前可見者言之，善惡之報尚有如此者，況關世乎，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三教皆言此理，但有遲速耳，豈可以目前不見果報，而遂不信因果，因以不信淨土乎。

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卷一　凝步玄途洗心大道，深信世間因果，究明出世根源，將窮其源必存其要，要而在用者，其於心法乎，心也者，彌綸於萬行，會通於羣數，蓋以心無常法，乘善惡而登用，以罪福爲影響，故因果不相違，是知涉境而動謂之因，動而生識謂之緣，緣起則有業相，隨有業則果報定矣，是以善行惡行世間之因也，三界六道九有四生世間之果也，念佛法門出世間之因也，九品化生淨土成佛出世間之果也，於上因果心中明瞭故，不染著世間之法，於出世間法心行不違，念念不忘於淨土，心心不離於彌陀，何以知其然，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知因實果則不虛，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婬，即地獄業，慳貪不實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眞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則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狂陵坑坎穢土受形，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成淨果，但行淨因，又當知斷提邪見，定應堅十善戒智，誹謗撿無即此是邪魔眷屬，觀報應之若是如影如形，信因果之歷然可驚可懼，所謂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〇　凡魏晉以來荐石、姚、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皎然未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人自信，因即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逭也，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寖長。

如卺《緇門警訓》卷一〇《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

生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白毫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十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

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德嘱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紀事

宗曉《樂邦遺稿》卷二　大宋《高僧傳》載：吳郡士人齊君佐勤學爲詩，常困遊吳楚間。元和中經錢唐，欲求餐天竺，至孤山飢不能前，因臨流而泣。忽有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秀才旅遊脫味足否？佐曰：脫味已足，法師之呼何耶？僧曰：子不記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曰：於衆中出一囊予與食，佐乃悟知前世講經之事。僧曰：當時五人，唯我一人得度，獨汝爲凍餓之士。佐曰：餘四十許年，日唯一餐，身薙一褐，福不完也。僧曰：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後學生疑，戒缺資偏，報應宜然。僧言已不見。佐即投翁隱寺，出家爲僧，更名鑑空，後立行高節而終。

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一二　梁氏女雙瞽而眼明，憑氏夫人久病而痊愈，陳仲舉冤鬼遂去，劉慧仲夜臥不驚，此生前念佛之效也。姚婆見佛像於帘中，鑒鑑得蓮華於瓶內，懷玉承金臺迎接，智舜睹孔雀之飛鳴，此臨終往生之效也。忠通有五色祥雲，李氏得三根不壞，寶藏有童子出於頂上，公則有金色現於洛中，此身後示現之效也。生淨土者有進無退，直至於成佛。是勸一人修淨土，乃成就一衆生作佛也。凡作佛者必度無量衆生，彼所度之衆生皆由我而始。故勸人修者，福德不可窮盡。《大慈菩薩誓偈》云：能勸一人修，比自己精進，勸至十餘人，福德已無（窮）。

神不滅

綜述

牟子《牟子理惑》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之審也。

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

或曰：呼其魂魄。

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

曰：成鬼神。

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或曰：爲道亦死，不爲亦死，有何異乎？

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

又　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惑理者逐物耳。

又　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賢生同稟所受。問：所受

者爲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

宗炳《明佛論》 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眞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蠹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

又 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獻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蠹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

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於宰、賜、莊、嵇、吳、劉，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

又 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蠹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蠹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曜之質誕於頑瞽，鼈昧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蠹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蠹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慷有腐敗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

又 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霽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兇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己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

鄭道子《神不滅論》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蠹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蠹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又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蠹妙異源，俱以有爲分失，所以爲有則生爲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互，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鄰，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又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

也　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　苟能不滅則自應其等不資形矣

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　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回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　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　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　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　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　火本在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　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　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　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　神不待形，又如茲矣　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又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　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　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曰有心矣　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　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　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　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　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又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　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生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　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　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　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耶，爲是神耶　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　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　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　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　既以爲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　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耶　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定照而玄會　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　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又　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　悟既由惑，亦不在神　神隨此形，故有賢愚　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遍萬劫無算　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　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　若有嘉通，則請後舉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　夫理無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　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　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　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　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貴神同於事　神道玄遠至理無言，彷彿其宗相與爲情，而自未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峰　若肆辯競辭，餘知其息矣

范縝《神滅論》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　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　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　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　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　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　比（幹）（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瞻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　是以聖人區分每異常品，非唯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　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　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玟似玉而非玉，鸚類鳳而非鳳　物誠有之，人故宜爾　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　聖人貫極理無有二而貝殊姿　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貫也　驌驦驄色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驪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　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嬾薄之意　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索》）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　理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羊人牢豕　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　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　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　人滅

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又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也。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蕭琛《難神滅論》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二，人有其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纏體，纏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

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耶。絲纏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未歎而生者，必歎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歎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歎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哉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

可別也　但木稟陰陽之偏風，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　骨骸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又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　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　神者，有知之名　知與無知，即事有異　神之與形理不容，二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　神者，形之用　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　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　子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　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　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　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　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爲夢　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塞，故以明爲昧　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裏，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　形既不往，神又不離，復焉得如此　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即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倦　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　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見大鄙　侍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廁是也　或理所不容，居巖夢射月中之兒後，夢腸出繞閨門之類是也　或先覺未兆，呂嬴夢天，名其子曰瑗　曹人夢衆君子謀欲士曹之類是　或假借象類，蔡茂禾失爲秩，王濬夢三刀爲州之類是也　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　或乍驗乍否，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　否事衆多，不復具載也　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測　易以約通，難用理檢　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　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觀覩　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又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　不得爲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　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　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　然而捨利無刃，捨刀無利　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

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　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　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刀存，即是神亡而形在　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耶　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　雖能近取，於譬理實乖矣

曹思文《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　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矣　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　何以言之　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　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　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　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　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　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　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　是以延陵喪子而言曰：骨肉歸復於土，而魂氣無不之也　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止而神滅者乎

又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　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　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嬗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　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教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臣而爲有臣　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　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　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　又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　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嬗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　試重詰之曰：孔子柰羹菟祭祀其祖禰也　《禮》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　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　途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　斯則夫子之祭祀也　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又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蚤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　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　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　《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止而神在　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之也　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

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　予不責聖人放殺之跡，而勤勤於郊稷之妄耶

難曰：蛩蛩巨虛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　何以言之　蛩非虛也，虛非蛩也　今滅蛩蛩而駏驉不死，斬駏驉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　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邑　悲夫，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

《論》云：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　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　何者　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蛩巨相資也　是今刀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二物兩名者，故捨刀則無利也　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　今引一物之二名，徵二物之合用，斯義若亹亹者何千里之遠也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

又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　《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

又云：以優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殺君也　即是權假以除惡乎　然害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　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　權優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　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　禘嚳而郊鯀，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　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　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又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言多矣　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　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　斯實鄰難之云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　而答者曾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　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優之配天是指無以爲有也　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　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　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何哉

沈約《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　等級參差，千累萬遂　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清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　又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悟，不相曉解　燕北越南，未是云匹　其愚者則不辯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性識漸弘　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　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　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　而萬物交加，參方緬曜　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　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嶕嵲　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　其路既窮，無微不盡　又不得謂不然也　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　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　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　互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由　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　以此兼忘，得此兼照　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　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　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　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　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　生既可夭，則壽不可無夭　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　形神之別，斯既然矣　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　神妙形麤較然有辯　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　養神不窮，不生不滅　始末相校，豈無其人　自凡及聖，含靈義等　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　聖既長存，在凡獨滅　本同末異，義不兼通　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又《論形神》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　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　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　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　凡人一念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是廢於踐　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以異哉　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　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　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　凡之與聖，其路本同　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　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　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　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差　善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鹹資力致　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　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　本不資九，安得稱起　餘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　先有情照，深有因果　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　未有情照，因果何託　因識二塗，用合本異　其本既異，感體不同　情照別起，於理非礙　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二　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　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　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

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豈彼僵屍永年不朽，則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獨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屍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又　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衡，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

又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實，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無我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中　問：教祇令觀身無我，了本無生，既達性空，何存身見，而欲妄想，仍須捨乎？

答：理中非有，事上非無。從緣幻生，雖無作者，善惡無性，業果宛然。從無始際，喪無數身，相續俱生，無利而死。今捨父母遺體，豈是己身？若一念圓修戒定慧等，微妙善心，方眞己體。今所捨者，乃是緣生，然於事中，且爲利益而死，況正當無明煩惱，三障二死所纏，何乃說空，誰當信受？是以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辯。如蟲食木，偶得成文，似爲言空，全無其旨。煩惱不滅，我慢翻增，是惡取邪空，非善達正法。須親見諦，諦行相應，但縱妄語粗心，豈察潛行密用？古德云：行取千尺萬尺，說取一寸半寸。又經云：言雖說空，行在有中。《寶積經》云：佛言：若不修行得菩提者，音聲言說，亦應證得無上菩提。作如是言，我當作佛，我當作佛，以此語故，無邊衆生應成正覺。故知行在言前，道非心外。又經云：佛言：學我法者，惟證乃知。是以劇惡不如微善，多虛不如少實。但能行者，不棄於小心；縱空說者，徒標於大意。若未契眞如之用，顯法性而行，惟得上慢之心，自招誣罔之咎。是以仁王列五忍之位，智者備六即之文。行位分明，豈可叨濫？何不人平等觀，起隨喜心，積衆善之根，成大慈之種？經云：然一指頃，燃一炷香，尚滅積劫之愆取，或散一華，暫稱一佛，畢至究竟之果位。《首楞嚴經》云：菩薩同事，尚作奸偷屠販，淫女寡婦，靡所不爲，《無生義》云：離相無住行人，不住涅槃，能普現色身，在有爲中，能貴能賤，能凡能聖，行仁義之道，悲濟十方，盡未來際。又云：凡地修聖行，果地智凡因，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明知眞是俗眞，俗是眞俗，執即離旁，通爲佛事。入法性三昧，無一法可嫌；證無邊定門，無一法可棄。勝負既失，取捨全乖，不可障他菩提，滅自善本。又縱了非身，深窮實相，不滯心境，決定無疑，雖知一切有爲，猶如空中鳥跡，尚須地地觀練，對治習氣非無。況堅執四倒之愚，深陷八邪之網，持此穢質，廣作貪淫，被幻網所籠，爲情色所醉，汩沒生死，沈淪苦輪者歟！所以大覺深嗟，廣垂毀擯。諸聖捨身之際，無不先訶如以毒藥而換醍醐，似將瓦器而易珍寶，故《寶積經》觀身有四十種過患。或云：貪欲之獄，恆爲煩惱之所繫纏；臭穢之坑，常被諸蟲之所咬食。似行廁而五種不淨，若漏囊而九空常穿。頭悲毒蛇，起害心而傷殘慧命；愚癡羅剎，執我見而吞噉智身。猶惡賊而舉世皆嫌，類死狗而諸賢並棄。不堅如芭蕉水沫，無常似焰影電光。雖灌喉而反作冤讎，每將養而罔知恩報。廣誦非一，難可具言。若不審此深愆，遂乃廣興惡業。迷斯爲是而不進修，則智行兩虧，理事俱失。須先厭患，苦切對治，知非而欲火潛消，了本而眞源自現。故《法華經》云：猶如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

又　問：身雖虛假，衆患所纏，然因此幻形，能成道果。經云：不入煩惱大海，不得無價寶珠。若欲捨之，恐成後悔。

答：夫生必滅，有相皆空。若於三寶中，志誠歸向，起一捨心，猶勝世間虛生浪死，則能以無常體得金剛體，以不堅身易堅固身。取捨二途，須憑智照。

問：安心入道，須順眞空，起行度生，全歸世諦。但了法性，以糾正宗，何乃斥實憑虛，喪本趣末，有爲擾動，造作紛紜，汨亂眞源，昏濁心水？

答：第一義中，眞亦不立，平等法界，無佛衆生。俗諦門中，不捨一法，凡興有作，佛事門收。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世諦，不得第一義諦。《唯識論》云：撥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不可治者。《金剛經》云：發阿耨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賢首國師云：眞空不壞緣起業果，是故尊卑宛然。《金剛三昧論》云：眞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爲二。《華嚴經》云：譬如虛空，於十方中，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菩薩如是，觀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無一切法，如實無異，不失所作。普示修行菩薩諸行，不捨大願，調伏衆生，轉正法輪，不壞因果。又云：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衆生，本來寂滅，不驚不怖，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雖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亦不捨諸法自相。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雖知不由他悟入於法，而種種方便求一切智。雖知諸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樂莊嚴一切佛剎。雖恆觀察無人無我，而教化衆生無有疲厭。雖於法界而本來不動，以神通智方現衆變化。雖已成就一切智智，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轉淨法輪令衆生喜。雖能示現諸佛神力，而不厭捨菩薩之身。雖現入於大涅槃，而一切處示現受生。能作如是權實雙行法，是佛業。是以若撥果排因，即空見外道。據體絕用，是趣寂聲聞。又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從迷破執，則權立是非。從悟辯同，實無取捨。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菩薩偏假離眞，及通教聲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離有之空，歸灰斷之果。今則性即相之性，故不閡繁興；相即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卷同時，即空而常有；存泯下壞，即有而常空。故台教云：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即無，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清涼國師云：凡聖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釋云：禪宗失意之徒，執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即眞佛自現。學法之輩，執事迷理，何須孜孜修習理法？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理事雙修，以彰圓妙。休心絕念，名理行；興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覺智，此是因智。此虛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顯理。求佛智者，即無障閡解脫智，此是果智，約圓明決斷爲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則體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異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體性。前亡情理行，即是除染緣起；以顯體性，興功事行，即是發淨緣起，以成相用。無相宗云：如上所說，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則相用自顯，以本具故，何須持爾起於事行？圓宗云：性證本具，亡情之時，但除染分相用，自顯眞體。若無事行，發起淨分相用，無因得生。如金中雖有衆器，除礦但能顯金，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生其器。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若亡情則不假事行，佛令具修，豈不虛勞學者？是以，八地已能離念，佛勸方令起於事行，知由離念不了。所以文云：法性眞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爲世尊，但以甚深無閡智。七勸皆是事行故，是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慈愍三藏錄》云：若言世尊說諸有爲，定如空華，無有一物，名虛妄者。虛妄無形，非解脫因，如何世尊勅諸弟子，勤修六度萬行妙因，當證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讚乾闥婆城堅實高妙，復勸諸人以兔角爲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雖是凡夫，發菩提心，行菩薩行，雖然有漏修習，是實是正，有體虛妄，非如龜毛，空無一物，說爲虛妄，皆是依他緣生幻有，不同無而妄計。若如是解者，常行於相，相不能閡，速得解脫。迷情局執，於教不通，雖求離相，恆被相拘，無有解脫。又云：若三世佛行，執爲妄想，憑何修學，而得解脫？不依佛行，別有所宗，皆外道行。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隱，不行仁義道，即閡莊嚴，多劫亦不成。但實際不受一塵，佛事不捨一法。《還源觀》云：眞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眞源，相無不寂。又云：眞如之性，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相師傳法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閡，當生即不生。故知眞不守性，順寂而萬有恆興；緣不失體，任動而一空常寂。

問：《思益經》云：入正位者，不從一地至十地。《楞伽經》云：寂滅眞如有何次第？古德云：寧可永劫沈淪，終不求諸聖解脫。又云：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眞佛，何乃捏目生華，強分行位？

答：若心冥性佛，理括眞源，豈假他緣，尚猶忘己？若隨智區分，於無

次第中而立次第，雖似昇降，本位不動　大聖大寶日位，若無行位，則是乎，魔外道　若約圓融門，則順法界性，本自清淨　若約行布門，則隨世諦相，前後淺深　今圓融不礙行布，頓成諸行，一地即一切地故　若行布不礙圓融，徧成諸行，增進諸位功德故　點空論位，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階降歷然，有而不有，泯然虛靜　故《般若經》云：『須菩提問佛：若諸法畢竟無所有，云何說有一地，乃至十地？佛言：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菩薩初地至十地；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無一地乃至十地　是以三十七品，菩薩履踐之門；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　從初念處，一念圓修，迄至十八不共，練磨三業，究竟清淨。』

李贄《焚書》卷四《觀音問》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　父母已生後，即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　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　世人唯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唯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　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怕，非有死而強說不怕也　自古唯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　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於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　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懶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　我於詩學無分，祇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　舉世無眞學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眞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過已乎，又何必乎？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四《說無我》　佛說法五十年，其法語以我國文字書寫解釋，今存大藏中者，垂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無我。

佛何故說無我耶？無我之義何以可尊耶？　我之毒害，在我愛、我慢，而其所由成立，則在我見。何謂我愛？《成唯識論》答云：我愛者，謂我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我愛與兼愛不相容，對於我而有所偏愛，則必對於非我。他，而有所不愛　如是，則一切世界不成安立　我身、我妻子、我家族、我財產、我鄉土、我團體、我階級、我國家，如是種種，認爲是眞我，或我所有，徒面私之，其他身、他家族、乃至他器被、他國家，以非我故，對之而生貪慳、嫉妒、怨毒、欺詐、賊害、鬬爭，以是之故，一切世界不成安立　何謂我慢？成唯識論云：我慢者，謂倨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　萬事以我爲中心，以主我的精神行之，謂環乎我者，皆宜受我支配，供我豢狗　其淺狹者，如個人的我慢，階級的我慢，族性的我慢，國家的我慢，且不必道，其尤普遍而深廣者，則人類的我慢，謂我爲天帝之胤，爲萬物之靈，天地爲我而運行，日月爲我而明照，含生萬類爲我而孳育　以五官所經驗，謂足窮事物之情狀，以意境所幻構，謂足明宇宙之體用　故見自封，智非成是，湮覆眞理，增長迷情，我愛我慢，其毒天下如此。至其爲個人苦惱之根源，更不必論矣　而其所由起，則徒以有我之見存，故謂之我見　不破此我見，則我愛與我慢，決未由蕩滌，此佛所以以無我爲教義之中堅也

所謂無我二者，非本有我而強指爲無也，若爾者，則是爲戲論，爲妄語，佛所斷不肯出　《大智度論》三十六云：佛說，諸法性常自空，非以空三昧令法空　佛之無我說，其所自證境界何若，非吾敢妄談，至其所施設以教吾人者，則實脫離純主觀的獨斷論，專用科學的分析法，說明我之決不存在實言之，則謂吾人所認爲我者，不過心理過程上一種幻影，求其實體，了不可得　更實言之，則此無我之斷案，實建設於極隱實、極緻密的認識論之上其義云何？即有名之五蘊皆空說　是已　今當先釋五蘊之名，次乃述其與「我見」之關係

蘊（Khandha）舊譯陰，亦譯聚，亦譯衆　《大衆廣五蘊論》云：

問：蘊爲何義？　答：積聚是蘊義，謂世間相續，品類趣處，差別，色等，總略攝故　如世尊說：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總攝爲一色蘊。

（今譯）問：什麼叫做蘊？　答：蘊是積聚的意思　將時間的相續不斷之種種差別現象，分出類來，每類作爲一聚，這便是蘊　例如世尊告某比丘說：所有一切物質（色），現在的、過去的、未來的、內的、外的、粗的、細的、勝的、劣的、遠的、近的，總括起來，成爲一個「色蘊」。

蘊刻積聚，故凡有積聚義者，皆得名蘊　例如蘊名亦謂之蘊　《發智論》《大毘婆沙》皆分五蘊，即五蘊也　舊譯取聚義者，名八難處　此所謂蘊者，專就意識活動過程上之類聚而言，凡分爲五：

一、色蘊(Rūpa)　物質物態　感覺之客觀化……

二、受蘊(Vedanā)　感覺……　所認識之對象

三、想蘊(Saṃjñā)　知覺、聯想、印象……

四、行蘊(Saṃskāra)　執意、思維……

五、識蘊(Vijñāna)　了別、集起……　能認識之主體

以上所釋，尚有未明未愜之處，更分釋如下：

（一）色蘊　《增壹阿含經》廿八云：「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是故名爲色陰……所謂色者，寒亦是色，熱亦是色，飢亦是色，渴亦是色」（《大乘廣五蘊論》云：「云何色蘊？謂四大種及大種所造色——無表色等一色蘊所攝如下：

甲四大種　地界堅性，水界溼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

乙四大所造色
- 一、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 二、五境＝色境、聲境、香境、味境、及觸境
- 之一部分

三、無表色

（說明）四大種指物質，四大所造色指物質之運動，此二者不容混爲一談，最近倡相對論之哀定登(A.S. Eddington)已極言其分別之必要。「所造色」分三類，第一類五根，即《雜阿含經》所謂四大身，第二類五境，即五根所接之對境，第三類無表色，分爲極略、極迴、定所生、偏計所起等。極略極迴，皆極微之意。「極略」，謂將木石等有形之物質，分析至極微；「極迴」，謂將聲光等無形之物質，分析至極微，甚與現代物理學的分析相似矣。定所生，謂用定力變成之幻境，如諸大乘經所說「華嚴樓閣」等。「偏計所起」，謂由幻覺變現，如空華第二月等。合以上諸種，總名色蘊。

以吾人常識所計，此所謂色者，全屬物理的現象，除無表色中一小部分何故以爾諸心理現象之五蘊耶？須知認識之成立，必由主客觀相對待，無主觀則客觀不能獨存。外而山河大地，內而五官百骸，苟非吾人認識之，曷由知其存在？既已入吾識域而知其存在，則知其決不能離吾識而獨立，故佛家之謂此爲識所變。論云：「云何色由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眼等，色等相，現前以此相爲所依緣。」（成唯識論卷　如經又所說寒熱飢渴等，驟視似純屬生理的事實，其實對於此種外界之刺戟，心理的對應先起，而生理的衝射乃隨其後。特此種極微細的心之狀態，素朴思想家未察及耳。故吾總括此諸種色，名之曰感覺的客觀化。此義在《毘婆沙》、《俱舍》、《瑜伽》、《唯識》諸書，剖之極詳，得近世歐美心理學者一部分的證明，更易了解。

（二）受蘊　經云：「《增壹阿含經》廿八云：「何等名覺？覺苦、覺樂、覺不苦、覺不樂。」（《廣五蘊論》云：「受謂識之領納一與色蘊相應之寒熱飢渴等，不過受刺激之一剎那間，爲純任自然之對應，不含有差別去取作用。再進一步，則在並時所應之無數對境中，領受其某部分，例如冬令，圍爐則覺受熱色，而起樂感，冒雪則覺受寒色，而起苦感，是之謂受，當心理學書所謂感覺。

（三）想蘊　經云：「云何名想陰？所謂三世共會……想亦是知，知青黃白黑，知苦知樂。」（《阿毘曇雜心論》云：「想者，謂於境界能取像貌。」此所謂想者，不應解作廣義的「思想」，蓋僅能攝取事物之像貌，如照相機而已。然攝取一像貌，必須其像貌能示別於他像貌，則非有聯想的作用不爲功。經言三世共謂者，三謂過去現在未來，共會者，即聯想之義。何以能知青黃白黑？前此本有如何是青的概念，現在受某種「表色」，則知其與舊所記憶之青的概念相應，而示區別於其他之黃白黑，此即所謂知覺，而其所得則印象也。

（四）行蘊　經云：「所謂行者，能有所成……或成善行，或成惡行。」行蘊所含最廣，心理現象之大部分皆屬焉。今依《大乘五蘊論》及《百法明門》，以百法中之九十四有爲法，分配五蘊，列爲左表，讀之可以知行蘊內容之複雜焉。

法
- 有爲法＝
  - 色蘊＝色法十一種（五根五境及無表）
  - 受蘊＝心所法中之「受」法
  - 想蘊＝心所法中之「想」法
  - 行蘊＝
    - （一）徧行法五種之中三（觸作意思）
    - （甲）除受想外餘心所法＝
      - （二）別境法五種
      - （三）善地法十一種
      - （四）煩惱法六種
      - （五）隨煩惱法二十種
      - （六）不定法四種
    - （乙）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
  - 識蘊＝心法八種（眼、耳、鼻、舌、身、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 無爲法……六種

「說明」或字按語之謂，即譯為概念、自法二者，非確認何有佛家用語，或法而未舉其數，小乘家如俱舍論等，舉七十五法，大乘家如瑜伽師地論等，舉百法，二法，三所依，百法明門，乃大乘瑜伽派略數，此皆將心理現象綜密分析，在世親等所學專家，當不違其精者。

百法中，除六種無為法超絕五蘊外，餘九十四種有為法，大分為五類，一心法，二心所法，三色法，四心相應法，此中復分為二系，心法自為一系，即能認識之主體，餘三類為一系，皆所認識之對象，彼三類中，色法即物理的對象，心所法者，謂心之所有，即心理之對象也，不相應法者，謂與色與心俱不相應，如生命語言文字等皆屬之。

此諸法中，心所法與不相應法最為複雜，共含七十五種，以配五蘊，即除此中兩種分屬受蘊想蘊外，餘七十三種俱屬行蘊，此可見行蘊之內容矣。

觀右表，則知行蘊所攝，始自心理之現象之全部，欲概括說明，頗極不易，但其中最要者，為遍行法中之觸、作意、思三種，遍行法有五，作意、觸、三受、四想、五思（此據《百法明門》次第），受想各分屬其本蘊，餘三屬行蘊，如上表依《廣五蘊論》所釋，觸謂眼色識等三和合分別，謂眼根、色境、眼識湊會在一處，乃為成「觸」也，此色字非色蘊之色，此觸字非色聲香味觸之觸，皆混「作意，謂令心心所法現前警動」，即今語所謂特別注意，思，謂令心造作意業，猶如磁石引鐵令動，是知，行蘊者，對於想蘊所得之印象加重主觀的分量，經選擇注意，而心境凝集一點，完為一個性的觀念也，故曰：能有所成」。

（五）識蘊　識蘊，小乘謂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大乘加以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是為八識，《廣五蘊論》云：云何識蘊？謂於所緣了別為性，亦名心，亦名意，此能採集諸行種子，又此行相不可分別，前後一類相續轉，《順正理論》卷三六：識謂了別者，是為總取境界相義，各各總取彼彼境相，各各了別，謂彼眼識，雖有色等多境現前，然惟取色，不取聲等……於其自境，惟總取相」。法相宗書數百卷，不外說明一「識」字，繁徵細剖，恐讀者轉增迷惘，且俟下文隨時註釋，今但以極簡單語，略示其概念，「識也者，能認識之自體，而對於所認識之對象，了別其總相，能整理統一個個之觀念，使不相擾亂，又能使個個觀念繼續集起不斷者也，其實，色受想行皆識所變現，一識蘊即足以包五蘊，所以立五名者，不過施設之以資觀察之便利，謂意識活動之過程，有此五者而已，所謂七十五法，百法，乃至六百六十法，皆不外一種方便的施設，但求不違實理，名數不妨異同，試為淺喻：如印刷然，色蘊為字模，受想行則排字之次第經過，逐段遞進，識蘊則紙上之印刷成品，機器一動，全文實現，此實雖未悉真，亦庶近之。

佛書順用色名二字，色即指色蘊，名指受想行識四蘊，因其方便施設之一種名號也，此即前「蘊為類，後四蘊為類，若就能所區別論，則前四蘊為類，後一蘊為類，

章炳麟《章氏叢書・齊物論釋》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無物之見，即無我執法執也，有物，有封，有是非見，我法二執轉益堅定，見定，故愛自成，此皆偏計所執自性迷，依佗起自性生此種種愚妄，雖爾，圓成實性實無增減，故曰：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故者，此也，義亦見《墨子・天志》「有成與虧，此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郭云：夫聲不可勝舉，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由是以談，一器之中，八十四調，法備完具，然當其操奏，諸調不能同時並發，故知實性偏常，名想所計乃有損益增減，二執苟在不言之地，無為之域，成虧雙泯，雖勝義亦無自性也，然審持辯者，以其良道，載之末年，辯物之極，而求邊際，明律之至，而說元音，敵人所不能明，論主亦無以立，詳夫自悟悟佗，立說有異，悟佗者，必令三支無虧，立敵共許，義始極成，若違此者，便與獨語無異，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語隨法執，無現比量，非獨不可悟佗，己亦不能自了，故曰：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解前破偏計所執，後破隨逐偏計之言。

又《太炎文録》初編《人無我論》

於縱生兩足之假相，而異以人之假名，何者謂之人？云何謂之人？以何因緣而有此人？精者則有十一

緣生之說，粗者則有自然淘汰之義，皆略能明其故矣。獨至一切衆生無不執持有我，而欲下一定論以判決我之有無，則必非淺識常情所能喻。我有三種，一者常人所指爲我，自嬰兒啼地已有順違哀樂之情，乃至命盡，無純那而不執有我見，雖善解無我者，亦隨順世俗以爲言說之方便，此爲俱生我執，屬於依他起自性者，非熟習止觀，以至滅盡，則此見必不能去，固非言詞所能遮撥。二者邪見所指爲我，即與常人有異，尋其界說，略有三事：恆常之謂我，堅住之謂我，不可變壞之謂我，質而言之，則我者即自性之別名。此爲分別我執，屬於偏計所執自性者，乃當以種種比量，往覆徵詰而破之。近世惟物論者，亦能知第二我執爲謬，而或以多種原質互相集合爲言，或以生理單位異於物質爲言，此雖能破人我，乃舉其所謂自性者以歸諸他種根力，又墮法我之謬論。先師無著大士善破我執，最爲深通。然其文義奧衍，或不適於時俗。余雖寡昧，竊聞勝義，閔末俗之沈淪，悲民德之墮廢，皆以我見纏縛，致斯劣果。曲明師說，雜以己意，爲《人無我論》一首。

計我論者，以爲有有情我，命者、生者、有養育者，數取趣者，如是等諦實常住。此其爲說，由尋思觀察而得之，略有二因：一，先不思覺，率爾而得有情想故；二，先已思覺，得有能作所作故。彼如是思：若無我者，方見五事，不應遽起五有我想：一，見形色已，惟應起形色想，不應起有情想；二，見領納苦樂諸心得已，惟應起領受想，不應起勝者劣者各種有情想；三，見言說名號已，惟應起言說名號想，不應起支那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想；四，見造作染淨諸業已，惟應起造作事業想，不應起愚者智者、善人惡人等想；五，見轉識隨境變遷已，惟應起心識想，不應起有我能見，有我能取等想。如上五事，皆由先不思覺，以瞬息間而起五種有情之想。由此先不思覺，率爾作見而起有情想故，決定證知必有實我。彼又作如是思：若無我者，不應於一切心法、色法、不相應法中，先起思覺，方得有所造作。如我以眼，當見諸色，正見諸色，已見諸色，或復起心，我不當見如是等用，皆由我相爲其前導。又於善業、不善業、無記業等，或當造作，或當止息，亦由思覺爲先，方得作用。非彼五知五作等根能使如是，又非依於五知等根之識能使如是，亦非意識界中心所有法，若觸、若作意、若受、若想等位能使如是，要必有思，始能造作種種事業。思者云何？即所謂我。是故，必有實我，其理極成。

今當轉詰之曰：如公所說，爲即於所見事起有情想邪，爲異於所見事起有情想邪？若即於所見事起有情想者，公不應言即於形色等事計有有情，計有我者，是顛倒想；若異於所見事起有情想者，我有形量，不應道理，復有勝者劣者，或有支那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或有愚者智者、善人惡人，或有能見境界，能取境界等事，不應道理。所以者何？我非形色，亦非領受，亦非名號，亦非作業，亦非心識，不應與彼五蘊和合而稱爲我。若不和合，所謂我者，畢竟何在？又如，公等所說我想，爲惟由此法自體起此想邪，爲亦由餘體起此想邪？若惟由此法自體起此想者，即於所見而起我想，不應說此爲顛倒想；若亦由餘體起此想者，是則甲等境界反是乙等境界，想之正因，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於無情中作有情想，於有情中作無情想，於甲有情中作乙有情想，此想爲起爲不起邪？若起者，是則無情即是有情，有情即是無情，此甲有情即是彼乙有情，不應道理；若不起者，世間見有見石而認爲虎，見繩而認爲蛇者，亦有見彼決明、蜃蛤等物而認爲石子者，亦有見孔子而認爲陽貨者，公言此想不起，即是遮撥見量，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此有情想，爲取見量義，爲取比量義邪？若取見量義者，惟形色、領受、名號、作業、心識五事是見量得，而我非見量得，不應道理；若取比量義者，如彼嬰兒，未能思度，何緣率爾而起我想？又，今復有欲徵詰者，世間造作事業，爲以思爲本因，爲以我爲本因？若以思爲本因者，但是思作，而非我作；若以我爲本因者，我既常住，不應更待思覺方能造作。若謂思在故我在，思即是我者，是則無思之時，即無有我，不應道理。又如，公意造作事業之本因，爲常爲無常邪？若無常者，此造作事業之本因，體是變異，而言我無變異，不應道理；若是常者，即無變異，既無變異，即不得有所造作，而言有所造作，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有動作之我有所作邪，爲無動作之我有所作邪？若有動作之我能有所作者，我既是常，動即常動，作亦常作，不應有時不作，有時而作；若無動作之我有所作者，無動作性，而有所作，中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有因，故我有所作，爲無因邪？若有因者，此我應由餘因策發，方有所作，是則於我之上，復立一我，不應道理；若無因者，應一切時作一切事，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此我爲依自故能有所作，爲依他故能有所作？若依自者，此我即常，而自作生滅病苦雜染等事，不應道理；若依他者，我有所依，則已失其我性，既非絕對，而能常住，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即於形色、領受、名號、作業、心識五蘊施設有我，爲於五蘊之外，復指餘處施

設有我，爲不屬於此五蘊施設有我邪？若即於五蘊施設我者，是我與五蘊無有差別，而計有我諦實常住，不應道理。若於五蘊中者，此我爲常爲無常邪？若是常者，常住之我爲諸苦樂之所損益，不應道理；若無損益而起染淨諸業，不應道理；若不起染淨諸業者，應此五蘊畢竟不起，又應不由功用，我當解脫。若無常者，離此五蘊之外，何處得有生住異滅相續流轉諸法，又於此滅壞後於他處不作而得？有大過失，亦不應理。若於五蘊之外，復指餘處者，公所計我，應是無爲，不應道理。若不屬於此五蘊者，我一切時應無染污，又我與身不應相屬，此不應理。又如，公意所計之我，爲即見者相，爲離見者相？若即見者相者，爲即於見，假立此見者相，爲離於見，別立此見者相？若即於見，假立此見者相，是則見者與見應無分別，而立我爲見者，不應道理。若離於見，別立此見者相，即彼見法，爲是我所造成之業，爲是我所執持之器？若是我所造成之業者，假令我如種子，而見如榦莖華葉，種子既是無常，我亦應是無常，假令我如陶師，而見如專瓦瓶甗，陶師之名本是假立，我亦應是假立，而言此我是常是實，不應道理。假令我如木人，中有機關，而見如歌舞等事，機關木人亦是無常假立，此亦如前，不應道理。假令我如大地，而見如動植等物，大地亦有成劫壞滅，不應見爲常住，又所計我，無如大地顯了作業，故不應理。何以故？見見大地，所作業用顯了，可得謂持萬物令有依止，我無是業顯了可得，故假令我如虛空，而見如一切色相，彼虛空者，本非實有，惟於色相不在之處，而假立爲虛空。是則，見是實有，我是假立，而計我爲諦實，不應道理。又，彼虛空雖是假有，然有業用分明，可得謂因有虛空，故一切萬物得起往來屈伸等業，而我望於見，不能有此業用，是故以見爲我所造成之業，不應道理。若是我所執持之器者，假令此見如彼鉤刀，有刈禾用，而離於鉤刀之外，餘物非無能斷業用，今離此見，更無餘物有瞻視用，不應道理。假令此見如彼熾火，有燒物用，見見世間諸火，雖無用火之人，而火自能燒物，以火例見，雖無用見之我，而見亦能了物，復計有我，不應道理。若離於見，別立此見者相，則所計我相，乖一切量，不應道理。又，公所計之我，爲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爲不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邪？若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者，如彼湖水，有時點污，有時清潔，即彼湖水，雖無有我，而說有染淨相應，如於外物　內身亦爾，雖無有我，染淨義成，是故，計我不應道理。若不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者，離染淨相，我有染淨，不應道理。又，公所計之我，爲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爲不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邪？若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者，世間見有五種流轉相可得：一曰有因，二曰可生，三曰可滅，四曰展轉相續生起，五曰有變異。如彼流水，燈焰，車輪等物，有此流轉作用，而彼諸物，雖無有我，亦能流轉，及能止息，何必於此假設丈夫之身，而橫計有我？爲若不與彼相相應而有流轉止息者，則所計我無流轉相，而有流轉止息，不應道理。又，公所計之我，爲由境界所生苦樂，及彼思業煩惱諸行之所變異，說爲受者作者及解脫者，爲不由彼變異，說爲受者等邪？若由彼變異者，是即諸行是受者作者及解脫者，何須設我？設是我者，我應無常，不應道理。若不由彼變異者，我無變異，而是受者作者及解脫者，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惟於我說爲作者，爲亦於餘法說爲作者？若惟於我，何故根識不具即不能作？若亦於餘法，是即說根識爲作者徒分別我，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惟因我而建立我，爲亦因餘法而建立我？若惟因我，世間不應於假說丈夫之身，而立農牧工商等號；若亦因餘法者，是則惟於種種行相，假說有我，何須更執別有我爲？何以故？諸世間人，惟於假說丈夫之身起有情想，立有情名，及說自他有差別故。又如，公意計我之見爲善爲不善邪？若是善者，何故極愚癡人深起我見？不由方便，率爾而起，能令衆生怖畏解脫，又能增長諸惡過失，不應道理；若不善者，不應說正及非顛倒，若是邪倒所計之我體是實有，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無我之見爲善爲不善邪？若言是善，於彼常住實有我，上見無有我而是善性，非顛倒計，不應道理；若言不善，而此無我之見，要由精勤方便能生起，宣說無我，能令衆生不怖解脫，如實對治一切過惡，不應道理。又如，公意爲即我性自計有我，爲由我見邪？若即我性自計有我者，應一切時無無我想；若由我見者，雖無實我，由我見力故，於諸行中妄謂有我，是故定計實有我者，不應道理。如是，不覺爲先而起我想故，思覺爲先方有造作故，於五蘊中假施設故，由於彼相安立爲有故，建立雜染及清淨故，建立流轉及止息故，假立受者作者解脫者故，施設有作者故，施設言說故，施設見故，計有實我，皆不應理。

如上所說，偏計所執之我，業已瓦解　雖然，人莫不有我見，此不待邪執而後得之，則所謂依他起之我者，雖是幻有，要必依於眞相　譬如長虹，雖非實物，亦必依於日光水氣而後見形，此日光水氣是眞，此虹是幻　所謂我者，

亦復如是　昔人惟以五蘊爲眞，仍墮法執，又況五蘊合分別自成聚，實無一物以統轄之者？故自阿賴耶識建立以後，乃知我相所依即此根本藏識，此識含藏萬有，一切見相皆屬此識枝條，而未嘗自指爲我。於是，與此阿賴耶識展轉爲緣者，名爲意根，亦名爲末那識，念念執此阿賴耶識以爲自我，此不必有多證據，即以人之自殺者觀之，亦可知已。夫自殺者，或以感受痛苦迫不欲生，而其所以趣死者，亦謂欲解我之痛苦耳。假使其人執著形體以爲我，則其所以救我者，乃適爲自亡其我之道，此人情所必無也。然則，自殺者之居心，必不以形體爲我，而別有所謂我者，斷可知矣。阿賴耶識之名，雖非人所盡知，而執此阿賴耶識之相即以爲我者，則爲人所盡有。自殺者所執之我，亦即此阿賴耶識耳。上之至於學者，希臘有斯多亞派哲學，即度有授伐堅嚴各種外道，皆以自殺爲極其意，亦謂我爲世界所縛，以致一切舉動皆不自由，故惟自殺以求解脫，然後成爲完全自由之我。若執此形體爲我者，則欲使我脫世界之縛，而其我亦已無存。彼輩處心，亦必不爾，明其所謂我者，亦此幻形爲我之阿賴耶識而已。此方古志本有克己復禮爲仁之說，儒者優柔，故孔子專以循禮解之，推其本意，實未止此。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是則，克己云者，謂能殺己云爾。倉頡作字，我字從手，手即古文殺字。推此，而克己之訓豁然著明。夫使執此形體以爲我，禮云仁云皆係我起，我既滅，而何禮與仁之云云。故知其所謂我者，亦即阿賴耶識彼雖不了此識，而未嘗不知識所幻變之我。其意固云，仁者我之實性，形體雖亡，而我不亡，故仁得依之而起。此數子者，或以求解憂愁而死，或以求脫塵網而死，或以求證眞性而死，自無我之說觀之，則前一爲癡，後二爲慢。然我之不在根身，與我之不在名色，則借此可以證知。如是，阿賴耶識幻作我相之義，乃人人可曉矣。難者曰：見見世間自殺之事恆少，而營生卒歲者多。毀傷一體，殘破寸肌，則無不宛轉顧惜者，而謂世人不執形體爲我，無乃以少數破多數邪？答曰：知我與我所之說，則斯疑易破矣。自八識六根，以至一毛一孔，屬於內界者，假說爲我；自眷屬衣食，金錢田園，以至一切可以攝取受用之物，屬於外界者，說爲我所。而我與我所，又非一成不變也。若由外界以望內界，則外界爲我所，而內界惟稱爲我；若由內界以望最內之界，則根識形體亦爲我所，而惟阿賴耶識可稱爲我。除少數自殺之人，其餘營生卒歲者，凡攝取受用之物，偶有損傷猶悲悼不能自已，而況內界之根識形體乎？復以攝取受用之我所，賸著於我而不能捨，損及我所，即無異損及於我。如人以木緊裹其身，鐵椎擊木，身亦隨痛，此所以宛轉顧惜也。人亦有言，自髀調適，忽遭我身，四肢弦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即知有我，是故安閒鮮憂之日，我與我所般雜難分，必至自殺而後見此阿賴耶識幻技所成罣純之我，此無所致疑者也。難者曰：人之愛我所也，恆不如其愛我，而悲憤自殺者，多由我所被損而爲之，非由我自被損而爲之。又世人之於我所，亦有不愛直接於我之妙欲，而惟愛間接於我之金錢者，此又何也？答曰：此正見其愛我，非愛我所也。若我所與我絕不相附，則不成我所之名。如此極之海冰，於我何與？言我所者，則既有攝取受用者爲我所，能攝取受用者爲我，能所互紐結不可解，久之而喪其所者，亦即自病其能，故世之悲憤自殺者，非以喪所而爲之，正以病能而爲之也。若夫同此我所，而其中復有疏遠鄰近之分，如五妙欲可直接者，則爲鄰近我所，如彼金錢但間接者，則爲疏遠我所。人何以有愛著疏遠而捨棄鄰近者？則亦以愛我之故。觀世之慳夫，率以艱難無邊而致富厚，則不肯恣用金錢以易妙欲；若夫膏粱之子，生而多金，乘堅策肥自快其意，則亦不欲遏絕妙欲以聚金錢。所以者何？前之得富以勞力，而後之得富則不以勞力故。但就我所言之，則金錢爲疏遠，妙欲爲鄰近；而以勞力較之，妙欲，則勞力尤爲鄰近。妙欲自外至，爲境界受；勞力自內發，爲自性受。人必不以鄰近易疏遠，亦必不以自性易境界。故慳夫之棄彼而愛此者，非不辨我所之親疏，正其愛我之至耳。昔魏徵諫梁武帝云：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由今論之，則亦易解。梁武之於軒冕殿堂也，以勞力而得之，而其於飲食男女也，則不以勞力而得之，棄彼則如敝屣，守此則如金城。由自愛我之勞力，而不暇辨我所之敝近疏遠也，宜足怪乎！非獨如是，雖父母之愛其子也，亦其愛我之深，非專以子爲我所而愛之也。夫人類既同情而肖貌，何以自愛其兒甚於鄰之赤子？若云少小相依，其情最昵者，此亦一增上緣。乃何以兄弟之相愛也，必不如父母之於其子？而父之於子也，又不如母之矜憐獨甚者？凡諸兄弟，不必以勞力而得之，父之於子以勞力而得之，母之於子則復以種種痛苦之勞力而得之。以其愛我之深，而我能之被於我所者，亦以是甚愛之也。母之得子也以勞力，而子之得母也非勞力，故世間

之慈母恆多，而孝子恆少者，亦以是故。然則，能證無我，而世間如有等等大慈矣。

若如上說，我爲幻有，而阿賴耶識爲眞，卽此阿賴耶識，亦名爲如來藏，特以清淨雜染之分異其名相。據實言之，正猶金與指環，兩無差別，而又不可與世俗言靈魂者，並爲一談。靈魂爲東西所共許，原其本義，特蠢爾呼吸之名，婆羅門之阿德門亦卽指此。其與阿賴耶識之異相，亦近人所能言。至阿賴耶識爲情界器界之本，非局限於一人，後由末那執著，乃成我相，而靈魂乃個人所獨有，此其分齊絕殊，不得無辨。若阿賴耶識，局在體中，則雖以百千妙語成立無我，不過言詞之異同，而實已暗認有我矣。若夫釋尊既立無我，而又成立輪迴，近世黎斯迭葛氏以爲二者互觸，故不得不說羯磨緣生以爲調和之術，姊崎正治亦宗其說。此實淺於解義者！無我之與輪迴，非特不互相抵觸，而適足以相成。所以者何？恆常之謂我，堅住之謂我，不可變壞之謂我，若其有我，則必不流轉以就輪迴，故《涅槃》之說，惟佛有常樂我淨，正唯無我，乃輪迴於六趣耳。若不解我之名義，非特無我與輪迴相觸，卽無我與羯磨亦不得不公自相違戾。所以者何？一切行業由我而起，我既實無，彼羯磨亦何所依止？縱說十二緣生，而與所緣相對者，不可無此能緣。如猨狙緣樹，蝸牛緣壁，樹與壁者爲其所緣，然不得無猨狙蝸牛爲其能緣之體。若無我者，則緣生亦不可成，雖說因果，而果待於因，因復待因，展轉相推，亦有無窮之過。惟知內典所遮之我，與尋常言我有殊，然後知無我者，卽輪迴之正因，初不待建立餘法以補苴其缺也。若依他起之我，則爲常人所共喻者，我非妙有，故不同於圓成，我非斷無，故不同於徧計。徧計所執之我，本是絕無，與空華石女兒同例；依他起之我，則非無量方便，不能摧其種子。《無性論》釋《攝論》釋曰：於此正法中，信解無我者，雖恆厭逆分別我見，然有俱生我見隨縛。此於何處？謂彼但於阿賴耶識，率爾聞聲，便執內我，驚畏生故。由此證知，俱生我見亦有次第增長，一者我相，二者我名，三者復起氏族名字代表我者。而氏族名字既起於我相我名之上，復生一增益執。如有人名徐長卿，若於夢中聞呼徐長卿聲，卽易驚覺，非聞呼王不留行聲而易驚覺；若於覺時，聞說徐長卿聲，易卽審諦，非聞說王不留行聲而易審諦。然試取此徐長卿字一一剖析，於字體中，於音聲中，於義理中，何處有我，何處得與我相相應？又試取彼王不留行字剖析如前，何處有他人之我，何處得與他人之我相相應？然而驚覺審諦，彼此有殊，雖仰屋，墨翟靑僧說無我於此，猶與常人不異，則知依他起之我，其難破爲最甚矣。必依他起之我相斷滅無餘，而圓成實自性赫然顯見，當爾所時，始可說有無我之我。先師嘗著此說於《顯揚論・成空品》云：空性無有二相，二非有相，二我無故。又我、法我，二非無相，二無我有故。何以故？此二我無，卽是二無我有，此二無有我，卽是二我無故。案，自來執著有無者，不出四句，有句，二無句，三非有非無句，四遮有亦無句。惟此能遠離四過，其句云何？曰無而有

余前作《建立宗教論》，內地信志或謂佛書梵語，暗昧難解，不甚適於衆生。余復自檢，梵語譯音之字，大略無幾，若阿賴耶之爲藏，末那之爲染污，奢摩他之爲止，此略讀書者所共曉，故下筆亦多隨意，其餘固漢語耳。古德譯義，或有參差，悉以奘公爲正。法相宗名詞深細，固非人人盡曉，有時亦或加注，其可以通俗語相代者，隨分增移，頗自矜愼，竊以報章之作，普示國民，震旦雖衰，碩學膚敏之士猶不遽絕，一二名詞豈遂爲其障礙？若欲取諧時俗，則獨非內典爲然，卽他書亦多難解者。苟取便宜，失其本義，所不爲也。如日本鄰上專精欲改因明之喻體喻依爲理喻事喻，較諸原文殊易了解，不知喻體本非是喻，今以理喻爲名，翻其反矣。至所以提倡佛學者，則自有說。民德衰頹，於今爲甚，媿孔遺言，無復挽回之力，卽理學亦不足以持世，且學說日新，智慧增長，而主張競爭者，流入害爲正法論，主張功利者，流入順世外道論，惡慧既深，道德日敗，矯弊者乃憬然於宗教之不可泯絕而崇拜天神，既近卑鄙，歸依淨土，亦非丈夫躡志之事。《十住毗婆沙論》既言之，至欲步趣東土，使比丘納婦食肉，戒行既亡，尙何足爲軌範乎？自非法相之理，華嚴之行，必不能制惡見而清汙俗。若夫《春秋》遺訓，顏、戴緒言，於社會制裁則有力，以言道德則纔足以相輔，使無大乘以爲維綱，則《春秋》亦《摩拏法典》、顏、戴亦卽世外道也。拳拳之心，獨在此耳。至如譚氏《仁學》之說，拉雜失倫，有同夢囈，則非所敢聞矣！

綜述

慧遠問羅什答《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三　無我門者，五陰、十二

人、十二生、十二因緣　共定有法，但無有我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三　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

什曰：若去我而有無我，猶未免於我也　何以知之　凡言我即三也　經云有二十二根，二十二根亦即二十二主也　雖云無眞宰，而有事用之主，是猶襲主而立主也　故於我無我而不二，乃無我耳

肇曰：小乘以封我爲累，故尊於無我　無我既尊，則於我爲二　大乘是非齊旨，二者不殊爲無我義也

生曰：理既不從我爲空，豈有我能制之哉，則無我矣　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七　道生曰：生死不得自在，故曰無我

又卷二〇　道生曰：因緣不得相離，因緣有故，學得成佛，豈離無我而有我耶

僧宗曰：此第八正理也　如智人所解，因果之相關也

寶亮曰：就昔教之時，不作我無我　若就今教，故不俟言也　我者，據佛果　無我者，據生死　論實相之中，則無別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　二無我者，一人無我，二法無我　人無我者，經中亦名衆生無我，亦名生空，亦名人無我，亦名人空，亦名我空　衆法成生，故曰衆生　生但假有，無其自性，是故名爲衆生無我　衆生性相，一切皆無，說之爲空　寄用名人，無我與空，義同前釋　性實名我，陰中無我，故曰我空　法無我者，亦名法空　自體名法，法無性實，名法無我　諸法性相，一切皆無，名爲法空　此即二種俱名爲空，齊號無我　若別分之，空與無我，隱顯互彰　若依《毘曇》，陰非是我，名爲無我　陰非我所，說之爲空　《成實》法中，衆生空者，名之爲空　法體空者，名爲無我　故彼論中，觀生空者，名爲空行　觀法空者，名無我行

問曰：何故衆生空者，說爲空行，不名無我

釋言：衆生著我之中，有十六種　所謂我、人、衆生、壽命、養育、知見、如是一切　若說空行，通攝十六我人等空，故名空行　若言無我，不攝餘空，爲是不論　若依《維摩》，衆生空有，名爲無我　法體空者，名之爲空　故彼經言：衆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一切法是道場，知法空故　空與無我眼目之異，左右名之，皆得無傷　名義如是

又卷二《四優檀那義三門分別》　第一標名　四優檀那，一地持論　名者，所謂一切行無常，一切行苦，諸法無我，涅槃寂滅　行爲集起，日之爲行，行流非恆，倫匹無常　通稱名義，分別解釋，自體名法，法無性實，故云無我

又卷四　執我之心，於大乘中名煩惱障　無我之智，於大乘中名爲智障

又卷七　又問：經中說生死法其有五義，無常、苦、空、無我、不淨　今此何故，唯說四種翻爲四倒

此之離合，優檀那中已廣分別　若就生死無我法中，分二無我，則有五義　如《成實》說，衆生空者，名之爲空　法體空者，說爲無我　如《維摩》中，衆生空者，名爲無我　法體空者，名之爲空　故彼經言：衆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　由分此二，故有五義　翻對此五，倒亦應然　今此合故，但云四耳

又　又問：無我理通染淨，今此何故偏說生死爲無我乎

然我無我通塞之義，優檀那中已具分別，今重顯之　我與無我義別相對，凡有四種　第一直就解惑二情相對分別　生死有我，涅槃無我　以著我故，世間受生故說有我　是以經言：世間受生，皆以著我　若離著我，則無受生　斯文雖矣　二就法相虛實相對　生死無我，涅槃有我　生死之法虛誑不實，又不自在，故名無我　涅槃眞實，具八自在，故名有我　是以經言：生死無常，無我樂淨　涅槃是常是我樂淨　三據如理以通諸法　生死涅槃，二俱無我　故經說言：凡夫我空，乃至諸佛生死法空，乃至涅槃　四就假用及以實性以貫諸法　生死涅槃二俱有我　生死我者，有其二種：一者世諦假名之我，所謂五陰和合爲人故　經說言：衆生佛性不離六法　六者所謂五陰及我，故知假用有我不無　二實性之我，我謂佛性　故經說言：二十五有有我不邪　佛言：有我　我者，所謂如來藏性　生死之中具斯兩義，故名有我　涅槃亦爾，諸法和合，假名爲佛，是其假我　佛性顯成法身之體，是其實我　我無我義，通局如是　今據第二故，說生死一向無我，涅槃有我　以說生死爲無我故，對之說倒　局在有爲無爲四者，涅槃實是常樂我淨，妄謂無之，故名倒倒

又卷一七　問曰：聖人若無心苦，何故滅智而取滅度

釋言：無者但無道變改壞之苦，非無苦苦眼行之苦　無我想者，有爲之法無常苦故，不得自在，故無有我　又一切法皆無定性，故無有我　無我有二：一衆生無我，二法無我　此義如前無我章中，具廣分別

問曰：現見有所爲作，云何無我

論言：但是五陰和合因緣起作，實無有我

問曰：無常苦與無我爲一爲異，體若是一，不應說三　體若是異，佛不應說無　常即苦，苦即無我

論言：事一隨義分三，五義分之　一隨觀分三，爲無常行　所觀察者說爲無常，苦行觀者說之爲苦，無我行觀名爲無我　二所爲分三　修無常想爲不入三界，修習苦想爲知三界過，修無我想爲捨三界　三治見說三　修無常想對治常見，修習苦想對治樂見，修無我想對治我見　四除障說三　修無常想斷除愛心，修習苦想斷除慢高，修無我想斷除諸見　五本末分三　論說，五陰是其無常，無常是苦，苦是無我

又《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五　第二對中，修法無我是生死法　生死無實又不自在，故名無我　煩惱是其生死之緣，以有煩惱所受不實不得自在，從果立稱，故曰無我　亦可無我從本以名，說爲煩惱　又此煩惱性是不實不自在法，故名無我　是故無我即是煩惱

又卷一〇　有人聞說衆生無我，謂呼世俗假我亦無　有人聞說假名之我，便立性實所以成諍

又　陰合成人，名爲有我　陰別無人，名爲無我

又《維摩義記》卷三　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者，教無我義，此說人空以爲無我　分別有五：一陰非神主，名爲無我　如《毘曇》說　二於和合假名人中無有人性，名爲無我　三於妄想畢竟空中，無有和合，假名人相，名爲無我　四於妄想畢竟空中，無有我人衆生之相，名爲無我　五於平等眞如體中，無有眞法集用人相，名爲無我　五中前二聲聞能解，餘三不知，爲是須教　言我無我而不二者，依如《毘曇》，凡夫橫計我衆生等，名之爲我　五陰法類非神非主，名爲無我　此我無我相對爲二　若於平等第一義中，非直無無，亦無五陰　無我之法是二齊無，故云不二，如此不二方是究竟無我之義　若依《成實》，凡夫橫計我人之性，名之爲我　假名衆生無有定性，名爲無我　此我無我相對亦二　若於平等第一義中，非直無彼定性之我，亦無對情遣性無我，是二皆絕名爲無二　如此無二方是究竟無我義耳

又卷五　四大合故，假名爲身，觀身假有　四大無生，身亦無我，觀身實無　四大無主，別求無神，身亦無我

又卷六　云何無我，分別有三：如上所辨　一五陰法非是神我，名爲無我　二假衆生中無其我性，故名無我　第三假名衆生亦無，名爲無我　言無所者，誰前無我，亦有三種　一五陰法非是妄計神我所有，名無我所　第二假名我所法中無有定性，名無我所　第三假名我所亦無無我及所，名爲不二

又卷二一　空與無我有何差別，而須分二　依如《毘曇》，陰體非我，名爲無我　陰非我所，說以爲空　若依《成實》，衆生空者，名之爲空　法體空者，說爲無我　故於彼論中，衆生空觀名空，通遣十六神故　法空觀者，名無我行　若依此經，衆生空者名爲無我

又　云何無我及我所，分別有三：一無橫計十六神我，名爲無我　以無我故，諸法便非我家所有，名無我所，如《毘曇》說　二假衆生中無有我性，名爲無我　假名法中無有定性，名無我所，如《成實》說　第三假名人相令無，名爲無我　假名相全無所有，名無我所，此義如下《觀生品》說　今言如空離我我所含此多義，此無我體

智顗《維摩經略疏》卷三　問：無我與空何殊

答：四句不定　一衆生名空，陰名無我，即是內離人故空，法不自在故無我　二陰名空衆，生名無我　陰但是法，故名爲空　衆生是人，故名無我　三俱名空猶如二空　四俱名無我如三無我　今經前明空門多是二空，今明無我約法無我

問：上明空行就二教入空，今無我行亦爲二不

答：文雖是一，亦得兩釋　何者　如言無主爲如地，若分別破，地得無主　三藏無我，若體法性，我性皆如　我及諸法，畢竟無有，即通教無我

又卷五　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者　三藏明人無我，只是無我非無我義　衍明實相，眞空本來無有我與無我，妄計有故，說於無我　若不得我，亦無無我　我與無我，本來無二　無二即無性，無性之性即眞無我義也

又《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一一　問曰：若無常即是苦者，道聖

諦有爲無常亦應是苦

答曰：道聖諦雖無常，而能滅苦不生諸著，又頓空無我等諸智慧和合故，但是無常，而非苦也。三無我想者，行者當深思惟：若有爲法悉是苦者，苦即是無我，所以者何？五受陰中悉皆是苦，若是苦者，即不自在；若不自在，是則無我，何以故？若有我自在者，則不應爲苦所逼。知苦即是無我。復次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中，諸法從緣生，則無自性故；若即陰離陰，更求我等十六知見皆不可得。既不復我，則捨一切諸見執著，心無所取，便得解脫，是名無我想。是無常苦無我三想，觀行深細，在下釋苦諦中，更當廣說。

又　問曰：無常苦無我，爲是一事爲是三事？若是一事，一事不應說三；若是三事，佛何故說無常即苦，苦即無我？

答：三是一事，所謂受有漏法觀門分別故。有三種異：無常行想應是無常想，苦行想應是苦想，無我行想應是無我想。無常不令入三界，苦令知三界過罪，無我則捨世間。復次無常生厭，苦生怖畏，無我拔出令得解脫。復次無常者遮常見，苦遮令世涅槃見，無我者遮著處見。無常者，世間所可著常法是；苦者，世間計樂處是；無我者，世間所可計我牢固者是。如是等種種分別，並如《摩訶衍》中廣說也。

又《法界次第初門》卷三　三無我想：觀一切法等無我，智慧相應想，名無我想。若有爲法悉是苦者，即無我，以無自在故，亦以苦從緣生無有自性，無自性中，我不可得也。

又卷四　四無我者，觀五受陰中，我我所法不可得故無相，是爲無我行也。

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六　何故獨讚無我，無我是執疑等本故也。

又卷二一　今文中云：有大我故，名大涅槃。又云：涅槃無我。舊有二解：一云，無我者，絕名寃眞故，涅槃無我，俗諦寄名故，涅槃有我；二云，無我者，涅槃中無我者無生死妄我，有我者有常樂之我。觀師難此二解：若絕名寃眞名無我者，亦應絕名寃眞名爲無常。彼解云：不得無常涅槃是常故，以寃眞四絕名爲無我，更並寃眞四絕故無常云云。難次家云：既言無生死中我，亦應無生死中常。彼即反難：生死中何處有常？即應反問：生死中何得有知？彼若解云：生死無眞我，而有假我者，又並無凝然常有相續常。若爾，非但無生死之我，亦無生死之常，並之無窮。

吉藏《二諦義》卷一　《中論・觀法品》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長行中釋：爲凡夫說我說無我，又爲得道聖人說我說無我。我無我即是二諦，故《大論・初品》云：人等世諦故有，第一義諦即無。當知我是世諦，無我是第一義諦。既爲凡說我無我，爲聖說我無我，則爲凡說二諦，爲聖說二諦也。

又　問：《法品》何意爲凡說二諦，爲聖說二諦耶？

解云：爲凡說我無我，如前爲凡說有無，今轉悟不有無，我無我亦爾。衆生迷我無我，爲其說我說無我，令離我無我。離我即離常，離無我即離斷。令其離斷，常悟中道故，爲凡說我無我也。爲聖人說我無我者，聖人解我無我，是故爲聖人說我無我。前爲凡說我無我，凡迷我無我，爲聖人說我無我，非是聖迷我無我故爲說我無我。但聖人聞我無我，即解我無我故，爲說我無我。《大論》引《天問經》中說：羅漢最後邊身能說我無我不解云：能說故聖人解我無我也。又云：如軍防密號唯防人解，餘不解。說我無我，唯聖人解，餘人不解。以聖人能解我無我故，爲聖人說我無我也。《中論》既然，《往生論》類爾可知也。

又　問：凡夫迷我無我，爲凡說我無我，令悟我無我，可有益？聖人解我無我，爲聖人說何益耶？

解云：此不就利益爲說，直明凡不解我無我，聖解我無我，以聖解我無我故，爲聖說我無我，此爲益凡，利他不自利。如阿難稱我聞，爲益衆生也。次大師云：爲凡說有，爲聖說空者，此之凡聖是所化緣，隨教凡聖有於凡實，爲凡說有令悟不有；空於聖實，爲聖說空令悟不空。令凡聖說有無悟不有無，亦令凡悟不凡，令聖悟不聖，不凡不聖中道正法。故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也。又爲凡說有，爲聖說空者，明隨凡說有隨聖說無如一色。於凡有於聖無，隨凡說色有，隨聖說色無，色未曾有無也，此正爲對由來人義。彼云：三假爲世諦理，四亡爲眞諦理，有二諦道理今明。隨凡說有，隨聖說無，乃是隨凡隨聖說有無，何處有二諦道理耶？爲是義故，云爲凡聖說有無也，此則釋爲衆生竟。次釋說法，然說法凡有三種：或具說二諦，或但說第一義諦不說世諦，或但說世諦不說第一義諦。此三種並出經論。

又《中觀論疏》卷四　問：《毘曇》通知五陰無常、苦空無我　五陰從因生故，無常　五陰爲四相刀切之，違其住性故苦　以無苦切之不得自在故，無我　無我故空，空與無我異者無離陰我，故云空　無陰陰我，故爲無我，與大乘觀行有何異耶

答：《毘曇》觀察五陰，但得人空，未得法空，故五廂陀羅都未滅也　大乘不但知五內無我，亦知無有五陰，故始離於五也

又卷八　問：大小觀云何有異

答：聲聞觀淺，以我爲方便，無我爲眞實　此中明我與無我皆是方便，非我無我方是眞實，則菩薩觀深　既以我無我爲方便，聲聞望菩薩，則聲聞爲方便，菩薩觀爲眞實　即是《法華》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其文相會也　即時大乘人皆以二我爲方便，無我是眞實者，猶是聲聞觀耳　又本得大故小成，既不得大亦不成小　故有所得人執二無我，乃成虛妄見耳，又菩薩以我無我皆是方便，非我無我乃是實　有所得人執無我皆是得方便耳，既不得實亦不得權　總而言之，有所得人執二無我，大小不收，權實不取也　我無我既方便，三性三無性方便，非三性非三無性方是眞實，一切皆例

又　問：何以知前是聲聞觀，後是菩薩觀

答：即僧淺深之言義之，故知爾也　又聲聞之人修無我觀，因欲求二涅槃果，但是自度之義　上來正明此法，故知是聲聞觀　今此章廣辨菩薩無方化物，具一切教門，故知是菩薩觀

又　問：何故前明我無我方便耶

答：正對聲聞，以我爲方便，無我爲眞實　如《毘曇》十六諦空無我理，又如《成實》者云：世諦有我，第一義諦無我　是故今明，聲聞若我無我望菩薩皆是方便，所以命初辨我無我方便也　然我無我既是方便，常無常等例然　故昔說無常既是方便，今說常樂亦是方便，如是三乘一乘萬義皆類

又《勝鬘寶窟》卷六　如《成實》說：衆生空者，名之爲空法　法體空者，說爲無我　如《維摩》中衆生空者，說爲無我　法體空者，名之爲空，故彼經言：衆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

又　問：凡夫起我倒，是何等我

答：是人我也　今明無我者，人無我也

又問：無我理通衆法，今此何故偏說生死以爲無我，翻之爲倒

答：然我無我，通局不定，凡有四種：一就解惑二情相對　生死有我，涅槃無我　以著我故，世間受生，故說有我　離我不生，使證涅槃，故說無我　故地經言：世間受生，皆以著我　若離著我，則無有生　斯文顯矣　二就法相虛實相對　生死無我，涅槃有我　生死之法，虛誑不實，又不自在，故名無我　涅槃眞實，具八自在，故說有我　故經說言：生死無常，無我樂淨，涅槃之法常樂我淨　三據如理二俱無我　故經言：凡夫我空，乃至諸佛，生死法空，乃至涅槃者　四就假用及實，以論生死涅槃二俱有我　生死我者有其二種：一者世諦假名之我，謂五陰法和合爲人　故經說言：衆生佛性不離六法，六法者　所謂五陰及我　二實性之我，故經說言：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佛言有我　我者，所謂如來藏性　生死之中具斯二我，涅槃亦爾　諸德和合，名之爲佛，是其假我　窮其體實，即是性我　我無我義，通局如是　今據第二，故說生死一向無我，翻之宣說取我爲倒也

窺基《金剛般若論會釋》卷二　釋二無我中，由不能爲衆生相故，相違之時即生疲乏　由有人我，必有法我，二我既行，利益之時便爲勞倦，故生疲乏　顯二無我以破彼執　經言，一切衆生相即非相　依法無我，一切衆生即非衆生，顯人無我　此中總說

天親別釋云：假名及陰事，如來離彼相　諸佛無彼二，以見實法故　衆生事有二：一衆生名，二五陰事　即彼衆生能詮名相，非實體相，以名自性無實體故　由是一切衆生相即非相，衆生名相無實體故，能詮名成法無我　又以五陰假名衆生，於五蘊中，無衆生體　以無實故，由是一切衆生即非衆生，明人無我　但有假陰和合及假呼名　若人若法皆無實故，成二無我，故相違時不應瞋恨　五忍中住，唯法相人無我也　法名亦假，法無我也　彼偈又云：如來離彼相，諸佛無彼二　以見實法故者，諸佛見實二無我理　由佛離二相故，二我不實

又《說無垢稱經疏》卷五　主謂主宰，我之總名故　地無常定主故，以爲喻　我是自在，緣三世故　有情者，在過去世，至於今故　命者，現壽可存活故　補特伽羅，此云數取趣，數數流轉，取五趣故　從今現在，取未來

故　此凡夫外道計執三世總別之我　今舉四大虛空爲喻，期體皆無　總身以四大爲家，假合所成，由來不實，故無我也

又　明無我中復二：初明衆生無我，後明法無我　此明衆生無我也，三世五蘊本無有我　無我計我，我增如垢，汙本性故　過去諸法，本無有情，執爲有情，如塵坌染　現在諸法，本無命者，執爲命者，增生死故，現壽存活，名爲命者　執此實有，即是執有實生死故　或彼執現有生有死，故有命者　今離生死，故無命者　未來諸法，無數取趣，執有現在　前際命根斷已，生於後際六道之中　斷者，空無之義　既都無前後實際，何得有實數取趣耶　此四無我，同《般若論》，亦與《勝鬘・如來藏章》所說四同。《空理義》云：世俗諦有，可有四種　勝義諦空，何得有四　故說勝義，應說四空。《應理義》云：世俗諦中，四亦無實　依勝義諦，依他圓成，亦無實四　故依勝義，應說四空　聲聞說法，非陳四有　今汎談諸法性離人離法，故說四空　古人倒錯，取新准知

又卷六　《空理義》云：知勝義諦，本相皆無　我無我體，由來不二爲遮我倒，故說無我，是無我義。《應理義》云：知於眞如本離言說分別之相　我與無我，由來不二　爲遮我故，因無我顯，名無我義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四　以常住法不成因故，既云無常，即有非有各無自性故，云空無我

又卷一二　言無我無我所者，是中自身無我及彼無我事　第一義故無也，然世俗假立，依命根力住

普光《俱舍論記》卷三〇　大涅槃衆聖所居，名涅槃宮　無我大路趣涅槃宮，名一廣道　此一廣道，千聖所遊，即無我性，此無我道　諸佛如日，其言似光　所照無我大道，顯諸外等由無勝慧　雖開昧眼，而不能睹　或無我道，諸佛日言光明所照　雖後復開僻見昧眼，而不能睹

遁倫《瑜伽論記》卷三六　大乘顯二無我，小乘顯人無我　然此空無我義　若依薩婆多，但說人空人無我　若《成實論》，具說人法二空及二無我，言無常教無始教。

景云：顯果從因生故，是無常　顯因在果前，法爾本有，名無教

泰云：詮念念生滅事，名無常教　詮無始常相續事，名無始教　有釋說有爲法，名無常教　說無爲法，名無始教　言一由攝受者，謂無常行帶於麤重，或於行苦故，無常即苦　言一離苦諸行我不可得故者，反顯若順釋八苦諸行性是無我　五展轉相依故者，不爲能獨作，苦即無我也　言有無常非苦謂道諦等者，道非苦受，故非苦苦　道非愛別離變壞，亦非求不得境變壞

又卷四二　問曰：空與無我差別云何

解云：蘊中無我名空，蘊體非我名爲無我　三解法空中，備景云：則彼依他圓成法中，無彼遍計常無常等隨言法性，故名法空　泰云：遍計所取生滅無常性，五事不攝，故都不得　此欲辨遍計所執法我，體性空無，都不可得　然不明法無我，眞如是實，有不可得　四解法無我，言謂由一相乃至聖智所行者，因法無我所顯眞如聖智所行，是故可得

又　問：法空與法無我有何差別

解云：依他圓成，無彼橫計，決定性法，名法空　即彼二性非情執有，名法無我　又解：依他因緣之法，猶如幻化無決定性，名爲法空　圓成實性妙離有無，名爲法空　此二性非是執性，有體有用，名法無我　故《攝論》云：若執諸法有體有用，名爲法我　明法無彼定性體用，名法無我

飛錫《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一　問曰：即動而靜，靜爲躁君　即凡而聖，聖隱凡內　謹聞遐旨　又三教無我，理既不殊擇善而從，其義焉在　對曰：三教之興也，名未始異，理未始同　且夫子四絕中，一無我者，謙光之義爲無我也　道無我者，長而不宰爲無我也　佛無我者，觀五蘊空爲無我也　上二教門都不明，五蘊孰辨　其四諦六度萬行，賢聖階級，蔑然無聞　但和光同塵，保雌守靜，既慈且儉，不敢爲天下，先各一聖也　安用商搉其淺深歟，三教無我明矣　擇善而從者，謂三性之理　理無不在，修心之士，擇善而從　蓋謂不善，無益於至眞，無記雙亡於善惡，妨亂佛理，何莫由斯　故聖人簡之而不取也　故《涅槃經》云：一闡提者，心不攀緣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　是知念佛三昧，善之最上，萬行元首，故曰三昧王焉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八　無我者，未得八自在故

又卷三九　今初難云：若實無我，云何著我　如空中無人，豈計有人

既著於我不著無我，明知有我

答云：由無智故，於無我處執著於我，非由有我　如翳見空華，豈空中

有華

第二難云：若實無我，何以貪著於我世間受生爲緣次第　明知有我，方得爲緣次第生起

答云：正由無我計我癡愛爲本，倒惑造業乃至老死　何要我耶

又卷四三　第六無我慢相中，約眞俗以分法義　一第一義諦無我，故云一相　二不壞者，不壞無我故　若言我知無我，我證無我，則壞無我，以有能所故　三世諦無我，故云蘊等　迷蘊著積聚，我迷界著異因我，計種族別故　迷處著欲我，計爲生門，能受入故　迷諦緣起著作我，皆明因果有造作故　並是法我，亦通人我　今隨順觀察世諦，緣生無實，以爲對治，得入第一義法無我　名善巧方便故，蘊界等是菩薩智境所治之我　三說美妙無我，愜情稱美順理爲妙　四說無上無我，故云轉勝　詞中差別故，曰無邊法名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三　無我三者：一無相無我，謂遍計所執，此相本無，故名無相　即此無相，說爲無我　二異相無我，謂依他起　此相雖有而不如彼遍計所執，故名異相　即此異相，說爲無我　三自相無我，謂圓成實　無我所顯，以爲自相　即此自相，說爲無我

又卷六四　前中通則初地明得，謂初地得無我，亦得名空平等理，亦可名爲無生無我，即是空無生故　六地名空平等，亦可得名無生　無我空平等理，即是無生空無我故　七地已上得無生忍，亦可得名無我及空平等　以無生理，即是無我及空平等，故名爲通

疊曉《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卷一　若小乘宗明一無我，以一切法皆執爲實，補特伽羅我是無故　今大乘宗顯二無我，以一切法皆從緣起，離此無別能作者故　既離諸法無別我相，補特伽羅我相無也　說一切法皆無自性，念念無常非自在故，即一切法亦非實我故，即說爲法無我也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卷一　無我　一切諸法體無性實自在之功，故名無我

又　二無我　一者人無我，二者法無我　人無我亦名衆生空，亦名人空　始從衆生空乃至佛空，是名人空，以龜毛破　法無我亦名法空，衆生五陰空，乃至佛五陰空，是法空　五陰是成衆生之法，五陰體空，是名法空

智顗《維摩經疏》卷三　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者

肇云：小乘對我爲累故，尊於無我　無我既尊，則我無我爲二　大乘是非齊旨二者不殊，乃爲無我義　又云：眞如本離言說分別之相，我與無我由來不二　爲遮我故，因無我顯故云無我　又云：二乘之人知陰無神名爲無我，即我無我異　菩薩了我性空即是無我，不見無我異於有我　所以爾者，遣於我故，名爲無我，非謂有無我　我與無我俱無所有，是無我義　故《中論》云：或說於有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又依《中邊論》有三無我　一無相無我，即分別性，我相無故　二異相無我，即依他性，與妄所執我相異故　三自相無我，即眞實性，無我所顯爲自相故　會上三種同一，眞是無我義也

寶臣《注大乘入楞伽經》卷三　既能修學五法三自性已，更當觀察人法二無我相言：人無我者，梵云補特伽羅　此言數取趣，謂諸有情，起惑造業，即爲能取　常來五趣，名之爲趣　雖復數數起惑造業，五趣輪迴，都無主宰實自在用，故言無我　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　法無我者，謂諸法體雖復任持，軌生物解，亦無勝性實自在用，故言無我　此二種執我，或有有情總執補特伽羅爲我，或有有情別執色受想行識等爲我　故《楞伽》云：補特伽羅無我者，謂離一切緣生行外，別有實我，不可得故　法無我者，謂即一切緣生諸行，性非實我，是無常故　是故經云：當善觀察

普泰《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卷二　二法無我言法者，軌持之義　謂諸法體，雖復任持軌生物解，亦無勝性　實自在用故，言法無我　法即無我，應云法無法　從能依說故，云法無我　《楞伽》九十三云：復次一切無我無有差別，總名爲空，謂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　補特伽羅無我者，離一切緣生行外別有實，我不可得故　法無我者，謂一切緣生諸行性非實我，是無常故　如是二種略攝爲一雙遮　無我理，彼處指「是故」說此，名爲大空　又云：我之執者，心得境名　又云：二執者，我狹法寬　蓋人有迷人必迷法者，迷法未必迷人故　能持自體者爲法，有常一用者爲人　如二乘我執已斷，法執猶存，則其淺深寬狹可見矣　蓋我法者，不出世間及聖教二種我法，謂世間人執我法無體，隨情名世間假　聖教我法者，有體強設名之爲假故，二皆爲假故，無我法也

延壽《宗鏡録》卷三四　宗以有我爲安，無我爲真　性宗以無我爲安，有我爲真　故涅槃經云：無我者，名爲生死；我者，名爲如來

又卷四五　云何二無我　所謂人無我、法無我

又卷六六　問：若實無我，云何世間有染有淨

答：染淨諸法，從因緣生，不由實我　何以故　頌曰：如世間外物，離我有損益　內雖無實我，染淨義應成　論曰：如世外物，雖無有我，而有種種災橫順益事業成就　如是內法雖無有我，而有種種染淨義成，是故無過

又《大莊嚴論》問：有縛則有解，無我則無有縛　若無有縛，誰得解脫

答：雖無有我，猶有縛解　何以故　煩惱覆故，則爲所縛　若斷煩惱，則得解脫　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

又　問：若無我者，誰至後世

答：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　從今現世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　譬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　然此種子，實不至芽　種子滅故，芽便增長　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　佛說受身，亦復如是　雖復無我，業報不失

又　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

答：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過去之事而不忘失

又復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　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

答：一切受生，識爲種子　人母胎，由愛水潤漬，身樹得生　如胡桃子，隨類而生　此陰造業，能感後陰　然此前陰，不生後陰　以業緣故，便受後陰　至滅雖異，相續不斷　如嬰兒病，與乳母藥，兒患得愈　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於兒，陰亦如是　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

又　問：既言無我，誰感因緣　若言無我但是因緣自爲者，草木亦受因緣，何不生天與受苦耶

答：內外雖但稟因緣，因緣有二：一善惡增上業因緣，但感生天及地獄異熟等；二善惡等流業因緣　生天者感實地金華，墮地獄者感刀林銅柱等，此是因緣業作，非我能爲，豈謂受報不同而計有我也　故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

又卷六七　問：云何是無二我義

答：人我見如六陰七情，畢竟無體　法我見猶乾城焰水，徹底唯空　如經論明二無我者，一人無我者，梵云補特伽羅，唐言數取趣，謂諸有情起惑造業，即爲能取　當來五趣，名之爲趣　雖復數數起惑造業，五趣輪迴，都無主宰實自在用，故名無我　二法無我者，謂諸法體，雖復任持軌生物解，亦無勝性實自在用，故言無我

又　問：執有我見，雖順所緣，是顛倒體　無我之心，成何勝善

答：了二無我理，證會眞如，則成佛之正宗，超凡之妙軌　若論法利，功德難量　古德云：無我之心，雖不稱境　違於緣故，名非顛倒　如緣眞如，作有如解，即是法執　若作無解，雖不稱如，仍因成聖　釋曰：若作如解，即是法執者，若起能解之心，即立所證之理　所境既立，迷現量心，知解纔生，便成比量，皆爲法執，失唯識宗　所以《華嚴經》云：智外無如，爲智所入　如外無智，能證於如，則心境如如，一道清淨　《廣百門論》云：識能發生諸煩惱，業能牽後有　如是識心，緣色等起　無所緣境，識必不生　若能正觀境爲無我，所緣無故，能緣亦無　能所既亡，寒苦隨滅，證寂無影，清淨涅槃　至此位時，名自利滿　諸有本願，爲利益他，住此位中，化用無盡，亦令有識住此涅槃　是故欲求自他勝利眞方便者，應正勤修空無我理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三　一切法無我，諸法內無主　無作者，無知無見　無生者，無造業者　一切法皆屬因緣，屬因緣故不自在，不自在故無我　我相不可得故，如破我品中說，是名無我印云云

原人論

綜述

宗密《原人論》卷一《原人論序》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　且知人者

皆自知者明　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豈能知他世所趣乎，易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　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攷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　然今習儒道者，秖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爲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爲本　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爲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　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羣庶　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　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　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三教唯權，佛兼權實　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　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爲決了　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　餘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　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庶滯令通而極其本　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　末即天地人物

又《斥迷執第一習儒道者》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　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　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　故死後都歸天地，復其虛無　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　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爲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　故習者不知是權，缺之爲了

今略舉而詰之：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　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　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　又道育虎狼胎梟紂，天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　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　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　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　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爲軌則乎　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欺生之神未曾暫慮，豈得覩後便能愛惡驕恣爲　若言欺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　又若生是稟氣而欺有，死是氣散而欺無，則誰爲鬼神乎　且世有鑒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欺有　又驗鬼神素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欺無，故祭祀求禱，典籍有文　況死而蘇者說幽途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讎報怨恩，今古皆有耶

外難曰：若人死爲鬼，則古來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見者　如何不爾

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爲鬼　鬼死復爲人等，是古來積鬼常在耶　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欺起而有知乎　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　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奚有貧多富少賤貴少，乃至禍多福少　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　況有無行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夭暴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　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道　何有福善益謙之賞，禍淫害盈之罰焉　又既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　然則《詩》刺亂政，《書》讚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　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又《斥偏淺第二習佛不了義教者》　佛教自淺之深，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　此一在第三篇中

一佛爲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　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天竺世教儀式雖殊，戀惡勸善無別，亦不離仁義等五常，而有德行可修例　如此國敛手而舉吐番散手而垂，皆爲禮也　令持五戒，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淫是禮，不妄語是信　不飲噉酒肉，神氣清潔益於智也　得免三途生人道中　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　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運由不標天鬼地獄者，界地不同，見聞不及　凡俗尚不知末，況肯窮本　故對俗教且標原人，今敘佛經理，宜具列　故名人天教也　然業有三種：一惡，二善，三不動報有三時，謂現報，生報，後報　據此教中，業爲身本　今詰之曰：既由造業受五道身，未審誰人造業誰人受報　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初死之人眼耳手足宛然，何不見聞造作　若言心作，何者是心　若言肉心，肉心有質繫於身內，如何速入眼耳辨外是非　是非不知，因何取捨　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爲質閡，豈得內外相通運動應接同造業緣　若言但是喜怒愛惡發動身口令造業者，喜怒等情，乍起乍滅，自無其體，將何爲主而作業耶　設言不應　如此別別推尋，都是我此身心能造業者，此身已死誰受苦樂之報　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　據此則修福者屈其造罪者幸甚　如何神理如此無道　故知但習此教者，雖信業緣不達身本

二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　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爲我，寶此我

故，即起貪，貪名利以養我　瞋，瞋違情境恐侵害我　癡非理計校　等三毒　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苦樂等身別繫所感，三界勝劣等處共業所感　於所受身還執爲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　身則生老病死，死而復生　界則成住壞空，空而復成　從空劫初成世界者　頌曰：空界大風起，傍廣數無量；厚十六洛叉，金剛不能壞，此名持界風，光音金藏雲，布及三千界，雨如車軸下；風遏不聽流，深十一洛叉；始作金剛界，次第金藏雲，注雨滿其內，先成梵王界；乃至夜摩天，風鼓滿水成，須彌七金等，滓濁爲山地；四洲及泥犁，鹹海外輪圍；方名器界立，時經一增減，乃至二禪福，盡下生人間；初食地餅林藤，後粳米不鉤，大小便利，男女形別，分田立主求居住，種種差別　經十九增減，兼前總二十增減，名爲成劫　議曰：空界劫中，是道教指云虛無之道　然道體寂照瀟通，不是虛無　老氏或迷之或權設，務絕人欲，故指空界爲道　空界中大風，即彼混沌一氣，故彼云道生一也　金藏雲者，氣形之始，即太極也　雨下不流，陰氣凝也，陰陽相合方能生成矣　梵王界乃至須彌者，彼之天也　滓濁者地，即一生二矣　二禪福盡下生，即人也　即二生三，三才備矣　地餅已下乃至種種，即三生萬物　此當王弼已前穴居野食，未有火化等　但以其時無文字記載故，後人傳聞不明，展轉錯謬，諸家著作種種異說　佛教又緣通明三千世界，不局大唐，故內外教文不全同也　住者住劫，亦經二十增減，壞者壞劫，亦二十增減，前十九增減壞有情，後一增減壞器界　能壞是火水風等三災　空者，空劫，亦二十增減中　空無世界及諸有情也　劫劫生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時一度空劫，云虛無混沌，氣空，名爲元始　不知空界已前早經十萬萬遍成住壞空終而後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說　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　不是我者，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爲相

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大，心有受、能領納好惡之事　想、能取像者　行、能造作善念惡念遷流　識能了別者　之四蘊　若皆是我，即成八我　況地大中復有衆多，謂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是，諸心數等亦各不同　見不是聞，喜不是怒，展轉乃至八萬四千塵勞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爲我　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　離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但是衆緣似和合相元無我人　爲誰貪瞋，爲誰殺盜施戒知苦諦也，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斷集諦也，但修無我觀智道諦，以斷貪等止息諸業，證得我空眞如滅諦，乃至得阿羅漢果灰身滅智方斷諸苦　據此宗中，以色心二法及貪瞋癡，爲根身器界之本也，過去未來更無別法爲本　今詰之曰：夫經生累世爲身本者，自體須無間斷　今五識闕緣不起根境等爲緣，意識有時不行，悶絕睡眠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　無色界天無此四大，如何持得此身世世不絕　是知專此教者，亦未原身

三大乘法相教者，說一切有情無始已來，法爾有八種識　於中第八阿賴耶識，是其根本　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皆能變現自分所緣，都無實法　如何變耶　謂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　第六七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爲實我實法　如患重病心惛見異色人物也　夢夢想所見可知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　夢時執爲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　我身亦爾，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　由此起惑造業，生死無窮廣如前說　悟解此理，方知我身唯識所變，識爲身本不了之義如後所破

四大乘破相教者，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密顯後眞性空寂之理　破相之說，不唯諸部般若，遍在大乘經　前之三教依次先後，此教隨執即破，無定時節　故龍樹立二種般若：共、二不共　共者，二乘同聞信解，破二乘法執故　不共者，唯菩薩解，密顯佛性故　故天竺戒賢智光二論師，各立三時教，指此空教　或云：在唯識法相之前，或云在後　今意取後　將欲破之，先詰之曰：所變之境既妄，能變之識豈眞　若言一有一無者此下即將彼喻破之，則夢想與所見物應異　異則夢不是物，物不是夢　寐來夢滅，其物應在　又物若非夢，應是眞物　夢若非物，以何爲相故知夢時則夢想夢物，似能見所見之殊，據理則同一虛妄，都無所有　諸識亦爾，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　故《中觀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　《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　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　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相即名諸佛　如此等文遍大乘藏　是知心境皆空，方是大乘實理　若約此原身，身元是空，空即是本　今復詰此教曰：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　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　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　如無濕性不變之水，何有虛妄假相之波　若無淨明不變之境，何有種種虛假之影　又前說夢想夢境同虛妄者，誠如所言，然此虛妄之夢，必依睡眠之人　今既心境皆空，未審依何妄現，故知此教但破執情，亦未明顯眞慧之性　故《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　有餘者餘義未了也　《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　上之四教展轉相望，前淺後深　若且習之自知未了，名之爲淺　若執爲了，即名爲偏　故就習

人，云偏淺也。

又《直顯真源第三》 五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眞心，無始以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相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憫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眞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卽得現前。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塵況衆生，經況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眞宗，不解返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自然，應用恆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眞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然佛說前五教，或漸或頓，若有中下之機，則從淺至深，漸漸誘接。先說初教，令離惡住善；次說二三，令離染住淨；後說四五，破相顯性，會權歸實，依實教修乃至成佛。若上上根智則從本至末，謂初便依第五頓指一眞心體。心體旣顯，自覺一切皆是虛妄，令衆空寂，但以迷故託眞而起。須以悟眞之智斷惡修善息妄歸眞，妄盡眞圓，是名法身佛。

又《會通本末第四會前所斥同歸一源皆爲正義》 眞性雖爲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不可無端忽成身相。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節節斥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儒道亦是。初唯第五性教所說，從後段已去，節級方同諸教，各如注說。謂初唯一眞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衆生無始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自此方是第四教亦同破此已生滅諸相。所謂不生滅眞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中亦同所說。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爲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爲定有，名爲法執。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中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一人天教中亦同所說。故殺盜等心神乘此惡業，生於地獄鬼畜等中。復有怖此苦者，或性善者，行施戒等心神乘此善業，運於中陰入母胎中，此下方是儒道二教亦同所說。稟氣受質會彼所說以氣爲本。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卽我等今者身心是也。故知身心各有其本，二類和合方成一人，天修羅等大同於此。然雖因引業受得此身，復由滿業故，貴賤貧富壽夭病健盛衰苦樂。謂前生敬慢爲因，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施富慳貧，種種別報不可具述。是以此身或有無惡自禍，無善自福，不仁而壽，不殺而夭等者，皆是前生滿業已定，故今世不同，所作自然如然。外學者不知前世，但據目睹，唯執自然。會彼所說自然爲本。復有前生少者修善，老而造惡，或少惡老善，故今世少小富貴而樂老大貧賤而苦。或少貧苦老富貴等，故外學者不知唯執否泰。由於時運，會彼所說皆由天命。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卽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卽眞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靈前轉識所現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爲心境之二，心旣從細至麤，展轉妄計乃至造業。如前敘列。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卽彼始自太易五重運轉乃至太極，太極生兩儀，彼說自然太道。如此說眞性，其實但是一念能變見分。彼云：元氣如此一念初動，其實但是境界之相。業旣成熟，卽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卽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識和合，卽成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哀哉，寡學異執紛然，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明麤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返照心源，麤盡細除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報身，應現無窮，名化身佛。

又《禪源諸詮集都序》 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稱爲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潛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能不能驗，是宿世難改。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

解脫

綜述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五　肇曰：捨邪見名解脫，背解脫名邪見。然則邪解相摩，孰爲其原。爲其原者，一而已矣，故求諸邪見當本之解脫也。

生曰：解脫者，解脫結縛也。若存相不邪，不可去矣。而解脫中無之者，故知諸見理必然也。言諸佛者明妙必同。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生曰：若諸佛解脫解脫結縛者，復於何求得其然耶。

答曰：當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

肇曰：衆生心行即縛行也，縛行即解脫之所由生也。又邪正同根，解脫一門，本其眞性未嘗有異，故求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也。

生曰：心行者不從理爲懷也，懷不從理者纏縛生死不相出也。若一切衆生心行中都無解脫者，故知解脫解脫之也。心行亦六十二見耳，但其爲義不同故，取之有彼此。若無以明諸佛解脫爲解脫結縛，猶未足以驗六十二見爲邪。若無以明六十二見爲邪，亦不足以驗空之爲實，是以次請問則明矣。別本云：六十二見諸佛解脫衆生意行。

什曰：二見有之根邪之極也，解脫有之終正之妙也，衆生意行二見之中也。此三聚法衆情所滯決定見其異也。夫取相興惑因茲而起，反迷求宗亦必至於此，三性同致故展轉相涉者也。

又卷六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

肇曰：舍利弗以言久爲失，故默然無言謂順眞解。未能語默齊致觸物無閡，故天說等解以曉其意也。

生曰：有會矣乎。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

生曰：夫解脫者，我解於縛也。不偏在我，故不內也。亦不偏在縛，故不外也。會成解脫又不兩在。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

生曰：我爲內，所說爲外，合之爲兩間矣。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　言木叉者，此名解脫。解脫有二：一者無爲，二者有爲。無爲解脫，直名木叉。有爲解脫，名毘木叉。是故《相續解脫經》言：涅槃解脫，名爲木叉。五分法身有爲解脫，名毘木叉。何故戒行名爲解脫。有其兩義：一者戒行，能免業非，故名解脫；二能得彼解脫之果，故名解脫。是以經言：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也。何故律教名爲解脫，釋有兩義：一能詮於解脫行德，故名解脫；二能生於解脫行德，故名解脫。

又卷一六　八解脫者，經中亦名八背捨也。如龍樹釋：背淨五欲，捨離著心，故名背捨。又背下過亦名背捨，免絕羈縛稱曰解脫。解脫不同一門說八，八名是何：一內有色相觀外色；二內無色相觀外色；三淨色解脫；四空處解脫；五識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解脫；八滅盡解脫。八中初三從色境爲名，中四解脫論者不同。若依《毘曇》，就體處彰名，彼論宣說四空處定爲解脫故，龍樹亦爾。若依《成實》，就境處彰名，觀四空處得解脫故。第八解脫當體爲名，說滅盡法爲解脫故。名字如是，相狀如何，宗別不同，所說各異。

智顗《法界次第初門》卷四　一空解脫門，二無相解脫門，三無作解脫門。次三十七品而辯三解脫門者，《大智度論》云：三十七品，是趣涅槃道行，是道已到涅槃。涅槃城有三門，謂空無相無作。既已說道故，次應說到處門也。此三通名解脫門者，解脫即是涅槃門，謂能通此三法。能通行者，得入涅槃，故名解脫門也。亦云三昧。三昧義如前說，但三昧即是當體得名。解脫從能通之用，以受稱也，此無別法。有師解云：因時名三昧，證果則變名解脫。此類如八，背捨八解脫也。

一空解脫門。云何名空解脫門，觀諸法無我，我所故空。所以者何。諸法從因緣和合生，無有作者。無有受者，能如是通達者，是名空解脫門。是空解脫門緣二行，謂空無我。

二無相解脫門。云何名無相解脫門。觀男女相，一異相等，是相中求實皆不可得故無相。所以者何。若諸法無我，我所故空，空故無男無女，一異

等法　我我所中，名字是異，以是故男女　異等相，皆不可得　亂如是通達者，是爲無相解脫門　是解脫緣四行，謂盡滅妙二

三無作解脫門　云何名無作解脫門　若知一切法無相，即都無所作，是名無作　所以者何　若於法有所得者，即於三界，而有願求　因是造作三有之業，今一切相皆不可得故，則於三界無所願求　不造一切三有生死之業，無業故無報，是爲無作解脫門　是解脫門　緣十行，謂無常苦集因緣，生道正進乘也

又卷六　十一解脫無滅　佛具二種解脫，故名解脫無滅　何等爲二：一有爲解脫，謂無漏智慧相應解脫也；二無爲解脫，謂一切煩惱都盡無餘也

十二解脫知見無滅　佛於一切解脫中，知見了了分明，故名解脫知見無滅　所謂有爲解脫，無爲解脫，時解脫，不時解脫，慧解脫，俱解脫，不壞解脫，不思議解脫，無礙解脫等　分別諸解脫相宇宙，是解脫知見無滅

又《四教義》卷六　不得滅盡定，但是慧解脫　若得滅盡定，即是俱解脫　若不得滅盡定，是人因中偏修性念處觀，不修共念處觀也　若得滅盡定者，是人因中，修性念觀，亦修共念處　若證果時，三明八解脫一時俱得，故名俱解脫也　七明不時解脫阿羅漢者，即是法行利根，名不動法阿羅漢也　所言不時解脫者，不動法人，一向利根因中用道，能一切時中隨所欲，進修善業不待衆具，故名不時解脫也　是人能不爲煩惱所動，故名不動　是不退義　成就三智，謂盡智無生智無學智等見　能用重空三昧，擊聖善法，以空捨空，空定故亦能擊，是不動法　阿羅漢亦有二種不同：一不得滅盡定，但名慧解脫；二若得滅盡定，即是俱解脫　若聞佛說三藏教門，修緣念處，即發四辨，名無礙解脫，是名波羅蜜聲聞，能究竟具足一切阿羅漢功德也

又《維摩經玄疏》卷五　問曰：若以絕思量之心爲不共不思議者，《法華經》意根清淨何得云：思惟無量義，說法亦無量，終始不妄錯，以持《法華》故

答曰：若不思議解脫離思議，終非不思議　如無餘涅槃無所思惟，即是不離不思議有不思議也　故此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以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　於諸法得自在者，即是於六識思議分別法中得自在，名不思議解脫也

第三釋不思議解脫義者，上已總辨不思議解脫之相，俱總義含蘊意趣難知　今明三種解脫，即是別相解釋　就此略爲二意：一略分別三種解脫之相；二約十二因緣，簡別三種思議不思議解脫　一明分別三種解脫相者：一眞性解脫，二實慧解脫，三方便解脫　一明眞性解脫者，此經云：婬怒癡性即是解脫　今明婬怒癡性，即是《勝鬘經》明自性清淨心不爲煩惱所染　若煩惱不能染，是則生死莫之能拘　性自無累，名爲解脫　故此經云：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實有垢不　一切衆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是名不思議眞性解脫也　二明實慧解脫者，此經云：有方便慧解即是實慧解脫也　所以者何　故《勝鬘經》明：自性清淨心不爲煩惱所染　不染而染，難可了知　祇猶染故，即有五住煩惱界內外二種生死之所拘縛　若能方便巧修實慧，不斷癡愛起諸明脫　明與無明等亦不縛不脫，即是實慧不思議解脫也　三明方便解脫者，此經云：有慧方便解，即是方便解脫也　祇是實慧分別，則行於非道通達佛道　住不思議解脫種種變現，大用無方物所不測，和光利物而不同塵，自既無縛能解他縛故，名不思議方便解脫也

二約十二因緣簡別三種思議不思議解脫不同者，約十二因緣三道以簡別也：一過去現在三支是煩惱道，二過去現在二支是業道，三現在未來七支是苦道　今明十二因緣三道，辨三種解脫，分別思議不思議不同　若通教雖說苦道即是眞性，乃是偏眞法性之理　說煩惱即空，空非實慧　雖明業道即空，空非方便　故非三種不思議解脫也　若別教說苦道非，即是眞性大般涅槃，而有眞性涅槃之理　若生死苦道滅，方顯眞性，得常住涅槃　明煩惱道不即是實慧，斷煩惱盡實慧方圓　明業道不即是方便，斷業別起方便化物是則十二因緣三道滅得三種解脫　雖辨眞常三種解脫，猶是思議之相也　若圓教所明，苦道即是不思議眞性解脫　故此經云：一切衆生即大涅槃，不可復滅，煩惱即是實慧解脫故　譬如不下巨海，不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不得一切智寶之心　業道即是方便解脫，故此經云：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縛不脫，能起自在之業　普門示現無緣無念，而有十法界三業利物，如磁石吸鐵也　所以此經明行於非道，通達佛道　非道者即是十二因緣之三道也，通達佛道者即是不思議三種解脫也　三種非道不礙三種解脫之佛道，三種解脫之佛道不破十二因緣三種之非道，如須彌入芥無相礙也

又　三種不思議解脫之相　此三種解脫不縱不橫如世伊字，名祕密藏，亦名不思議大解脫九　第四類通三法者，此三種解脫即是佛法諸三法之異名佛法三種法門乃有多種，今略類通十種三法：一者三道，二者三識，三者三種佛性，四者三種般若，五者三種菩提，六者三種大乘，七者三種法身，八者三種涅槃，九者一體三寶，十者三德涅槃

一類通三道者，即是十二因緣三道也　眞性解脫即苦道，實慧解脫即是煩惱道，方便解脫即是業道　一眞性解脫即是苦道，文殊說如來藏云：身爲種，六入爲種　此是正因種，種即是性，性即眞性解脫也　二煩惱道即是實慧解脫者，文殊師利言：貪欲爲種，瞋癡爲種　此即了因種也　又此經云：若知無明性即是明，明即是實慧解脫也　三方便解脫即是業道者，文殊師利云：十不善道爲種　此即緣因種，方便解脫之種也，種即是性　故《涅槃經》云：十二因緣名爲佛性，即十二因緣三道，三道三種佛性也

二類通三識者：一波陀那識即六識，二阿陀那識即七識，三阿黎耶識即八識也，眞性解脫即阿黎耶識，實慧解脫即七識，方便解脫即六識

問曰：《攝大乘論》說阿黎耶識是無記生死根本，何關眞性解脫耶

答曰：若爾，與地人用《楞伽經》豈不碩相違　今研兩家所執，互有得失　若言阿黎耶識非本性清淨者，《攝大乘論》何故云，如地即是金土，黎耶識亦爾　染同於土，淨同於金，故知義通二邊，何兩家偏執　今說黎耶識即是眞性解脫者如金，即是生死根本者如土

問曰：《攝大乘論》師說七識是執見之心，何得言是實慧解脫耶

答曰：轉迷成解，若離迷執何處別有實慧之解　故知七識非迷非解得說迷解，解故即是實慧解脫

問曰：六識是顚倒憶想分別，應須斷除，何得即是方便解脫耶

答曰：六識非善非惡，隨緣起善起惡　菩薩若能知六識非善非惡而起善惡，同事化物和光不同塵，即是方便解脫也

三類通三種佛性者：一正因佛性，二了因佛性，三緣因佛性　《大涅槃經》云：言佛性者，亦一亦非一，非一非非一　亦一者正因眞正解脫也，非一者緣因佛性方便解脫也，非一非非一者了因佛性，即是實慧解脫也

四類通三種般若者：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方便般若　眞性解脫即是實相般若，實慧解脫即觀照般若，方便解脫即方便般若，義推可解

五類通三種菩提者：一實相菩提　故此經云：佛知一切衆生即菩提相　二實智菩提　三方便菩提　眞性解脫即實相菩提，實慧解脫即實智菩提，方便解脫即方便菩提，義推可解

六類通三種大乘者：一性乘，二得乘，三隨乘　一性乘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即大乘也　二得乘者，即智慧能得理乘，故名得乘　三隨乘者，即是大方便隨順智慧，故名隨乘　眞性解脫即是理乘，實慧解脫即是得乘，方便解脫即是隨乘也

七類通三種法身者：一法身佛，二報身佛，三應身佛　眞性解脫即是法身，毘盧遮那佛性淨法身　實慧解脫即是報身，盧舍那佛淨滿法身也　方便解脫即是應身　釋迦牟尼佛應化法身也　義推可解

八類通三種涅槃者：一性淨涅槃，二圓淨涅槃，三方便淨涅槃　圓淨之名，未見經文，有地論師云　方便淨涅槃，出經文義　立應化涅槃，以爲三涅槃也　若取義便，以圓淨爲便　若取方便，方便淨爲便　今明眞性解脫，即性淨涅槃，實慧解脫，即圓淨涅槃，方便解脫，即方便淨涅槃也

問曰：若明三種解脫，類通三種般若，何得復用三種解脫，類通三種涅槃　般若是因名，涅槃是果稱，是則因果混亂之過耶

答曰，別義經論有時作此說　圓通了義之教般若涅槃並通因果　故《智度論》云：若如法觀佛般若與涅槃是三，則一相其實無有異　又涅槃三德不縱不橫，豈得般若不至果耶

九類通一體三寶者：眞性解脫即法寶，實慧解脫即佛寶，故涅槃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　以法常故，諸佛亦常　方便解脫即是僧寶，應身內和外同　十法界與一切衆生和合，亦能令一切大小和合海，備三和故是眞僧也

十類通三德涅槃者：一法身，二般若，三解脫　眞性解脫即法身，實慧解脫即般若，方便解脫即解脫也　故《涅槃經》云：諸佛菩薩隨所調伏衆生之處，名爲解脫　若斷煩惱離生死名爲解脫者，與二乘何異　今明大乘解脫而生五道示現其身　自既無縛能解他縛，此三德不縱不橫，如首羅三目，名祕密藏成大涅槃　三種解脫，三道，三識，三佛性，三般若，三種菩提，三大乘，三佛，三涅槃，三寶亦復如是，皆不縱不橫如世伊字，名祕密藏，名大解脫

又　第一釋不思議解脫名者，即爲三意：一出古今解釋不同，二詳衆家解釋，三正明今家解釋。

一明古今諸師釋不思議解脫不同者，諸法師解釋乃多，今略出七家不同：

一者什法師云：不思議解脫者，三昧神通之名也。

二生法師解云：不思議解脫者，莫測之用也。

三肇法師解云：不思議解脫者，幽微難測出二乘之境，名不思議。塵累所不能拘，名爲解脫也。

四關內舊解不思議解脫云：六地斷結與羅漢齊功，七地侵除習氣，八地習氣都盡，道觀雙流名不思議。正習俱盡，名爲解脫也。近代南土諸法師解不思議解脫，終傍前解釋，雖復小異，大意終自是同，今不具述。

五地論諸師解釋不思議解脫者，通教緣修用七識智照佛性眞理，斷界內見思界外無明。若發眞解斷結，則七識圓智肅然累外，名爲解脫。此是不眞宗明解脫，非不思議解脫也。若眞宗八識眞修體顯離二障皆融，無得無累，名不思議解脫也。

六眞諦三藏法師解不思議解脫云：解脫有二種：一者不相離解脫；二者相離解脫。若不相離解脫，即是法如，如本有之理未與惑離也。所言相離解脫者，得法如如智斷心障與惑相離解脫，此相離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也。

七三論師云：若他明縛脫。縛是自縛，脫是自脫，即是自性之縛脫，此非假縛脫。不得是非縛非脫之縛脫，此非不思議之解脫也。今明縛非自縛，由脫說縛，脫非自脫。由縛說脫，由脫說縛，即是假縛。由縛說脫，即是假脫。假縛非縛，假脫非脫，即是非縛非脫，畢竟清淨。而說縛脫者，即是假名不思議之縛脫也。不思議之縛，即是不思議之脫，故言不思議解脫也。但彼假名方便之語，轉側多方，豈可定述，此略出初章耳。

又　二詳衆家者。若什師三昧神通爲不思議解脫者，此祇是約通教禪定行行之用也。

二生師以不測之用明不思議解脫者，亦是通教行行神用之莫測也。

三肇師明幽微難測出二乘之境，祇是通教慧行證理斷結位過二乘也。

四關內舊解不思議解脫，八地習氣都盡，道觀雙流名不思議解脫者，亦是通教慧行行行意也。

五地論師明八識眞修體顯斷二障明不思議解脫者，正是別教明義也。若依地論地相明義，即是別教明不思議解脫。就地實明義，即是圓教明不思議解脫也。

六眞諦三藏意同地論別教。

七三論師釋解脫，雖作假名虛玄之語，宗旨莫知所趣。若如下自他研覈他性之滯，次不可知《中論・觀法品》所明由是通教意，《四諦品》明即有通別圓三教意，後兩品是三藏教意。約此明義即得有四教四種解脫義也。而天親多申別圓，龍樹多申通圓，兩家所申解脫同異，義推可知。

又　三正明一家釋不思議解脫名者，即爲三意：一通釋思議不思議解脫名，二正別釋不思議解脫，三料簡。

一通釋思議不思議解脫者　對思議解脫明不思議解脫，若解思議之理而脫緣縛者，名思議解脫。若解不思議之理而脫緣縛者，名不思議解脫。思議解脫，即是離文字之解脫，故舍利子答天女云：吾聞解脫無有言說，若不思議解脫即是不離文字之解脫。故天女云：無離文字說解脫相，文字性離即解脫也。

二正別釋不思議解脫名者，即是不離文字之解脫也。故天女云：解脫之相不在內外兩間，文字之相亦不在內外兩間，是故文字性離即是解脫。解脫者，即諸法也。今明不從自脫起故，不約自性以立名。不從他脫起故，不約他性以立名。解脫不從自他起故，不約共性以立名。解脫不從離自他無因緣起故，不約無因緣性以立名。從因緣起立解脫名尚不可得，何況無因緣起以立名。解脫不依四邊起，不依四性義而立解脫名者，即是解脫之相，不在內外兩中間。名字之相亦不在內外兩中間，名字相離即是解脫也。解脫者即諸法也，故知縛亦如是，是則名字之縛脫，即是非縛非脫，而有縛脫之名者，即是不思議之縛脫也。不思議縛即是不思議之解脫也。故此經云：婬怒癡性即是解脫，住此不思議解脫能種種示現。若離文字之解脫，即是斷煩惱入涅槃。不離文字之解脫，即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名爲不思議解脫也。

三料簡者。

問曰：若不離文字說解脫者，淨名何故默然？

答曰：欲印諸菩薩聖說法，即是聖默然義也。

問曰：通教亦不依四句立名，即是不思議解脫之名不？

答曰：通教但破三藏四句，不破別教四句，故非不思議也　圓教破別教四句，如上說眞修緣修墮自他性也

問曰：若爾此經但破身子，應非不思議解脫耶

答曰：不然　身子盡神力不能去華　天女呵云：結習未盡，華不著身　此即破於別惑明不思議解脫，故非通教也

問曰：何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方是不思議解脫

答曰：須彌大芥，小不障大大不礙小，故云不思議耳　今有煩惱結惑不障智慧涅槃，智慧涅槃不礙煩惱結惑，乃名不思議　其無惑有智而入涅槃稱不思議者，今即反難亦應無芥子之小有須彌之大，論不思議耶

問曰：若不斷而入是不思議者，通教亦說不斷而入涅槃，何故非不思議解脫

答曰：通教不見惑相名爲不斷，而實是斷，如明時實自無暗　不同有芥子之小不妨須彌之大也

又　第二辨不思議解脫相者，還就思議解脫不思議解脫以辨相　若思議解脫，即是三藏教通教三乘人所得二種涅槃灰身滅智解脫也　若是不思議解脫，即是別圓兩教菩薩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寂，即是不思議之解脫也　今分此二種解脫之相不同略爲七意：一者約理分別，二者約習分別，三者約斷不斷分別，四者約界內外分別，五者約有體無體分別，六者約有用無用分別，七者約共思議不共思議分別

一明約理分別者，若見思議之理而得解脫，即是思議解脫　若見不思議之理而得解脫者，是不思議解脫也

問曰：理無有二，云何分別思議不思議之異耶

答曰：若是眞諦之理，即是思議之理　若是中道佛性之理，即是不思議之理　故此經云：如我病者，非眞非假　衆生之病，亦不眞不假　故知中道之理與眞諦有異　眞諦名思議理者，非如來藏也　以中道之理名不思議者，即是如來藏也　無所積聚，乃名爲藏，故名不思議理也

二約習分別者，若是生滅之智所得解脫，即是思議解脫　若是無生滅智所得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也

問曰：生滅無生滅智云何分別

答曰：若觀眞諦之理發於眞智，即生滅之智　故此經淨名訶迦旃云：無以生滅心說實相法　若見中道之理發智，即是無生滅智　故大涅槃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　以法常故，諸佛亦常　諸佛亦常者，即是無生寂照之常智也

三約斷不斷分別思議不思議解脫智者，若斷煩惱得解脫，即是思議之解脫　故此經云：佛爲增上慢人斷婬怒癡，名爲解脫　若不斷煩惱而得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　故此經云：不斷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縛不脫

問曰：若不斷煩惱結業，云何而得解脫

答曰：譬如未得神通之人，若在牢獄，必須穿壁破壁方得走脫　若是得神通之人處在牢獄，雖不穿牆破壁而出入無礙也

問曰：若不斷煩惱而得解脫名不思議解脫者，若別教菩薩斷煩惱得解脫亦應是思議之解脫耶

答曰：此是教道，非是證道　若別教菩薩證不思議解脫亦不斷也

四約界內界外分別者，若是思議解脫，但脫界內之縛　若不思議解脫，脫界內之縛亦脫界外之縛也

問曰：云何名爲脫界內之縛不脫界外之縛相

答曰：此經云：法名無染　若染於法乃至涅槃，非求法也　《法華經》云：但離虛妄，名爲解脫　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但離虛妄者界內見思分段生死也　其實未得一切解脫者，即是界外見思無明之惑變易生死也　此如前別教分別

五約有體無體分別者，若思議解脫無有色心體，若不思議有色心體

問曰：何故思議解脫無色心，不思議有色心

答曰：思議解脫滅色取空，是有餘解脫色心因滅　無餘解脫色心果滅　既約無色無心以明解脫，故無體也　若是不思議解脫，觀色心即是法性之色心　法性之色心本無因生故，非果滅　見色心不生不滅而得解脫故，有眞善妙色妙心之體也　故涅槃經云：解脫有二種，亦色非色　非色者聲聞緣覺，色者諸佛如來所得解脫　又云：妙色湛然常安住，不爲生老病死之所遷　又云：色解脫涅槃受想行識解脫涅槃，即是不生不滅法性色受想行識解脫　若無色者如死人，那得論解脫也

六約有用無用分別者，若是思議解脫，無有無方大用　若不思議解脫，

即是有無方大用

問曰：何故如此

答曰：若思議有餘解脫，證眞人滅受想定，似涅槃法著身中證想受滅，猶如死人無所能用。若人無餘解脫灰身滅智，猶如虛空無所施爲。若生法二身住不思議解脫，能種種變現，如此經不思議品具明。故淨名訶舍利子言：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也。

七明約共不共不思議分別二種解脫相者，若是共不思議，即是思議解脫。若是不共不思議，即是不思議解脫。

問曰：何等是共不思議

答曰：有諸法師云：八地道觀雙流，二乘及下地菩薩所不能思量，故名不思議。所以者何，若下地不能思八地，八地不能思九地，八地還成是思議，九地乃可名不思議，如是乃至十地不能思佛地。佛地是不思議，十地是思議。佛地能思，於佛地還成是思議。若爾者，何者不思議解脫耶。復次如經言：佛入三昧舍利子不能知，舍利子入定目連不能知，目連入定諸羅漢不能知，羅漢入定學人不能知，學人入定四善根人不能知，四善根人入定一切外道不能思，外道入定神通變現餘人不能思，乃至凡人伎術幻化世間皆不能思，如此皆名不思議。

又 問曰：若爾何故是不思議。

答曰：不思議法性猶如虛空，無念無思，湛然常寂。入一切諸法悉皆通達顯現，即是不共不思議也，不與一切通教三藏教三乘及諸凡夫共也。故《涅槃經》云：澄淨清淨即眞解脫。《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般舟三昧經》云：有心不知心，心者不見心。心起想即癡，無想即泥洹。《大智論》云：若分別憶想，即是魔羅網，不動不分別，是則爲法印。此經云：若於佛法有所分別者，名不如法。《華嚴經》云：究竟離虛妄，無染如虛空。故知一切思量分別憶想畢竟不起名不思議。故《涅槃經》云：待水澄清珠相自現者，即不思議佛性理顯。不思議佛性顯即是不思議解脫也。

問曰：共不思議者，下地思不能知上地，上地名不思議。上地思能知下地，下地名思議耶。

答曰：雖復下地思不知上地，上地思能知下地，皆是思量知非不思量知，故皆屬思議也。今不共不思議下地不以思思於上地，上地亦不以思思於下地，下地不思於上地，而不能知上地。上地云思之智任運能知下地，下地不思故，尚不能知上地思議之智，何況能知不思議之智。上地不思之智任運能知下地不思議之智，何況思議智耶。故知下地上地雖有知與不知，而俱是不思議也。

又卷六 眞性解脫義如前廣辨，就此略爲二意：一者正辨此經體，二明須知經體。一正明不思議眞性爲此經體者，若他明此經多用權實爲體，體即是宗。今但以不思議眞性解脫爲體者，如天無二日國無兩主。若權實爲體者，權實既是二法，是則一教便有兩體。今但用不思議眞性解脫爲體者，眞性即是一實之理。若用一實之理爲體，即無兩體之過也。所言眞性解脫者，此經云：淫怒癡性即是解脫。今言淫怒癡性即是眞性，眞性即是實相一實諦之異名也。《大涅槃經》明：一實諦即是眞法。若法非眞，不名實諦。

問曰：上說眞諦即是思議解脫之理，今何故說眞實之性即是不思議解脫之理。

答曰：上是偏眞之眞，今依《大涅槃經》以明實諦。實諦者即是不思議圓眞，圓眞法性即是眞性解脫。眞性解脫即無八倒，無八倒者即是眞性解脫。眞性解脫無有虛妄，無虛妄者即是眞性解脫。眞性解脫即是大乘，大乘即是眞性解脫。眞性解脫即非八魔，非八魔即是眞性解脫。眞性解脫即是一道清淨，一道清淨即是眞性解脫。眞性解脫即是常樂我淨，常樂我淨即是不可思議眞性解脫。不可思議眞性解脫即是此經之正體也。

又《維摩經略疏》卷八 如《大集》明，憍陳如比丘最初得無言說理。此亦因有門無言說也。見有見空，皆是教門。無言說理，有空不異。若言異者，身子見有得道，何得言吾聞解脫無言說也。三、天用不思議斥舍利子等住思議者。天曰至解脫相：二乘於文字生死之法不得自在，捨入涅槃。今明文字相離，則生死不礙涅槃，如芥子不礙須彌，即是不思議解脫之相。四解釋者，所以至兩間。名本名體，體即是法，法若內外兩間名可如是。今求體法及名皆不可得，俱無內外兩間，即是解脫，豈得離此方名解脫。又解諸法無體但有名字，名不可得即解脫相，此即異思議解脫。明二脫相別意在此也。五結會者，是故至解脫相。若不離者何，但文字是解脫。二十五有皆是解脫。故天自釋言：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吉藏《中觀論疏》卷一〇 又經云：涅槃名爲解脫。即脫於有無，云

何以有無名爲解脫　此乃取縛爲解脫耳　又若以有無爲脫，亦應脫有無爲縛也　又涅槃是解脫異名，而解脫正是無累，非是有無義，不應以解脫爲無也

又《百論疏》卷一　解脫謂有爲解脫果、涅槃謂無爲解脫果　瞿沙人云：生實智既是見地，厭是離地，解脫是無學地，陰不生是涅槃

問：此中明何等三學及二涅槃

答：對世間不淨持戒，總明出世三乘淨戒也，餘二亦然

問：厭與離欲何異

答：厭爲伏道，離欲爲斷道，解脫爲證道也　故持一淨戒，則三行圓二果滿也

又《淨名玄論》卷三　題云不思議解脫者，題既欲立其名　先云不思議，由不思議名，題不思議體，故先名而後體也　文中則以本垂跡，題則以跡顯本，欲二義相成，故文題互舉

問：何故以解脫爲體，不思議爲名耶

答：夫論縱任自在無方妙用，必由體無累結，故就解脫辨不思議　又爲對二乘人　二乘人云：解脫但是無累之名，無爲不能無所不爲　故今明諸佛菩薩解脫，雖是無爲，而能無所不爲　故偏就解脫，名不思議　又爲對凡夫　凡夫亦有不思議，如五不思議中龍力不思議，而無解脫　是故云有解脫，名不思議　又凡夫住有，不能觀空　二乘入空，不能觀有　空有俱縛，故無解脫　以無解脫，故非不思議　今雙斥二見，明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　雖有而常行空，雖空而常涉有，空有無礙，故名解脫也　以有解脫故，名不思議　又對有功用位，以不能空有任運無礙，故名爲縛，非不思議　以無功用心空有無礙，故稱解脫，名不思議也

問：何故復言不思議解脫

答：解脫多門，如二乘之人，亦有解脫，蓋是思議解脫　今明諸佛菩薩解脫，是不思議解脫　爲簡小乘，故作此說也　又大乘中有無量解脫，今是不思議解脫也

又　此經云：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思議　故知解脫通因果也　就佛而明因果解脫者，脫五住煩惱，名因解脫　離二生死，名果解脫　就菩薩明者，得無生忍，破諸煩惱，名因解脫　得法身，捨於肉身，名果解脫　此二並從所離立名　以報身爲果累，煩惱爲因累，脫因果之累，名因果解脫也　若以佛所得解脫，爲果解脫　菩薩所得，爲因解脫者

又　問：心慧二解脫，與此經解脫何異

答：今正約二慧明解脫，如上說之　但小乘明心慧二解脫，諸論異釋不同　龍樹云：斷樂愛煩惱，名心解脫　斷樂見煩惱，名慧解脫　又餘論云：斷於定障爲心解脫，斷於慧障爲慧解脫　又云：得盡智爲心解脫，得無生智爲慧解脫　此皆小乘義也　亦得心解脫就體，慧解脫據用，直明於心　是故就體，心有萬用，慧爲其主，故慧解脫約用　所以涅槃中開慧解脫爲五通，故知約用也　亦得心解脫就定，慧解脫約慧，慧從定發，故有五通

問：有爲解脫，無爲解脫，與此經解脫何異

答：小乘人五分法身解脫身謂有爲解脫，數滅涅槃是無爲解脫　大乘法中，明二智以爲解脫　不二而二，開因果不同，因中二智，名爲有爲解脫果門權實，謂無爲解脫

又卷四　正以解脫爲不思議，故云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思議　住此解脫，能現一切形，能說一切教，而物不能測，故通名不思議解脫，則是二智，故以二智爲宗

問：解脫云何即是二智

答：二智無累，故稱解脫　則此解脫，心行處斷故，意不能思　言語又滅故，則口不能議　故知二智則解脫也

問：解脫是二智，既以二智即解脫，何故不以二智解脫爲體

答：正以二智爲解脫體，不以解脫爲二智體　何以知之　經云：慧有方便解，方便有慧解　不言解脫有方便，解脫有於慧，故知二智爲解脫，體不以解脫爲二智體

問：若以二智爲解脫體，何故不稱二智不思議，而名解脫不思議

答：一切法門，凡有二種：一者立名，二者辨體　不思議解脫，即經之名，而此解脫，以二智爲體，故名體兩舉，義則多含　若以不思議爲名，復以不思議爲體，則名體相監，義無多兼

問：無爲法身爲果解脫，無漏智爲因解脫　若以解脫爲宗，則因果皆備　今以二智爲體，但得因門

答：無爲法身，無漏智，不思議解脫　名雖有三，而體無二也　無累不

盡，稱爲解脫　無境不照，名爲智慧　眞極可軌，故目爲法，即以法爲身，故名法身　非但表含因果，而亦體備三德

又《維摩經義疏》卷五　菩薩無者，名無所得，故即是解脫

又　所以者何　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是解脫相也　釋上言即解脫也　文字之與解脫，俱不在三處　故文字解脫，無有二體　不應離文字，而說解脫也　解脫不在三處者，生公云：夫解脫者，我解於縛也　不偏在我，故不在內　亦不偏在縛，故不在外　會成解脫，又不在兩間　文字不在三處者：我爲內，所說爲外，合之爲兩間也

又　問：前何故就文字即解脫，今明三毒爲解脫耶

答：文字爲外，三毒爲內　菩薩體斯內外皆是解脫，故心無所染，華不著身　二乘謂文字之外，三毒之內，皆非解脫　則不識解脫，爲塵所染，華著於身，成前章也　舍利弗言：善哉　善哉　汝何所得，以何爲證　辨乃如是　此第三次論得證，既善其所說，非己所及故，問得何道，證何果　辨乃如如是　有爲果稱得，無爲果稱證

又《法華論疏》卷一　問：云何心得解脫，慧得解脫

答：《智度論》云：屬愛盡名心脫　屬見惑盡名慧脫　又釋云：定障盡名心解脫，慧障盡名慧解脫　依毘曇，定是定數，慧是數慧，解脫亦是解脫數　與定相應解脫，名定解脫，慧解脫亦爾　以遠離能見所見，故名無復煩惱者，此當句釋　夫起惑要由能見所見生，已遠離能見所見即煩惱不起　善得心解脫慧解脫，名心善調伏者

又《勝鬘寶窟》卷四　觀察解脫四智究竟者，是四智相　無學聖智，有爲解脫，解脫即是四智正體　二乘出現有中，觀彼解脫生四智究竟之想，名觀解脫四智究竟　得蘇息處第二得涅槃究竟　離分段死，故名爲蘇　六道之中不得往來，稱之爲息也　有人言：觀察者依雜心，盡無生二智境界在四門　盡無生二智，開之即成四智　境界在四門者，通觀四諦爲境界，故言觀察　言盡無生二智境界在四門者，開盡無生智成四智如上釋　境界在四門者，如言苦我已知是盡智，不復更知是無生智　餘三亦爾　故云境界在四門解脫者，無學解脫位也　以得四智故，所以解脫四智究竟也

又　《涅槃經・文字功德品》分四德爲八味　今對於異，故正爲一味於三德中，對昔涅槃，以解脫爲要，故獨云謂解脫味也　又出世法中有三種味：一者法味，二禪悅味，三解脫味　今言味者，是何等味　故下說言，謂解脫味，此乃是共通名解脫　一切諸德，出離垢障，故名解脫　如《地論》云：法身所解脫及般若等，通皆名爲淨相解脫　又有人言：法無優劣，故得涅槃者道理之中，無有下中上三種涅槃之優劣　謂佛同涅槃，故言法無優劣也　智慧等故得涅槃者，諸佛同一平等大慧，無有聲聞下慧，緣覺中慧，菩薩上慧也　解脫等故　明無有三乘優劣解脫，一切諸佛同一解脫　清淨等故　且無三乘優劣清淨，一切諸佛同一清淨　是故涅槃一味者，謂同一涅槃味也　等味謂解脫味者　如《法華》云：爲大衆說甘露淨法，其法一味解脫涅槃　前釋就三德無優劣，故云等

又《法華義疏》卷三　大明佛德凡有三種：一者法身，二者波若，三者解脫　以正法爲身，故曰法身　無境不照，名爲波若　無累不盡，故稱解脫　所以佛德但明三者，法身波若無德不圓，解脫一門無累不盡　但德無不圓，復開爲二：二者法身，二者智慧，如世間人有身有智　又法身爲體，智慧爲用　又內智無不照爲波若，外感無不應功由法身也　又爲對生死但有於三：以對生死報障故說法身，對生死業障故說解脫，對煩惱障明於波若　又總十二因緣不出三道，謂苦道業道及煩惱道　如來登中道第一義山頂，與無明父母別，故永免三道具於三德　又對二乘三德未圓，明如來三德圓　又有法身明如來身業，有於波若辨如來口業，辨於解脫顯如來意業，如《四相品》說　今此經亦具明三德所以稱妙　以凡夫二乘不具三德，故名爲麤　但初分經明於波若，後分之說辨於法身，斯二無累即是解脫

又　問：何處有明解脫德耶

答：《譬喻品》云：二乘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但離虛妄名爲解脫者，但免三界分段及見思之惑　若具斷五住備傾二死，名一切解脫　正用此法簡異二乘，舍捨保三，歸於一極　五者總談大小諸教不出因果法門　但大乘因果凡有二門：一通因通果，二別因別果　通因通果者，通明十方三世諸佛同行不二之因同得一極之果　初分經文正明斯法，謂通因通果　次明別因別果者，別明釋迦久已成佛，過去行長遠之因，未來證不滅常住之果　後段經意正明斯法，謂別因別果也　六者總明諸佛，不出權實二智眞應兩身　照三乘之智爲權，鑒一乘之智爲實　初分之經正說斯二智：王

當現在伽耶成道爲應身也，無始無終非生非滅爲眞身也。

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卷五　八解脫以十門分別，文中有三：一列名；二釋總名；三辨行相。

列名者：一有色觀，諸色解脫；二內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脫；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滅盡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依《俱舍》二十九云：初名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想觀增故，立想觀名。內未伏除，見者色想名內有色，但觀外境，名觀外色。大乘不然，未離色界欲，或雖已離見者色想，安立現前名有色，通觀內外名觀諸色。

又　解脫者，謂能解脫變化障故。依《對法》說：內謂內身，已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名內無色，與此不同。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者淨者，謂第四靜慮中離八種障，捨念圓滿清白名淨。此觀通觀淨不淨境。《顯揚》說：淨者一向意解思惟淨妙色者，隨轉理門，或依彼觀相待相入故。後成一味淨色爲論。《對法論》說：於內淨不淨色，展轉相待等故。

解脫者，謂能解脫淨不淨，變化生起煩惱障。此即變化時加行功用，名爲煩惱障礙心故。前二解脫，隨於一事變化之障。此所解脫淨不淨中所有，變化加行功用極自在障。身者，意身作證者，由於智斷得作證故。諸根得境唯身根親，合身與證名。前二解脫，意解思惟尚疏遠故，與其觀名。此第三解脫，除障最勝名身作證。故《對法》說：此八種名聖住，諸聖所住故。然諸聖者多住第三第八，此二勝故，於二界中，各在邊故。世尊經中，說身作證，於色無色障斷無餘。證得轉依勝餘六故。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三　解脫，謂八解脫。以三門分別：一列名字；二顯行相；三出體性。

又　列名字者，依《瑜伽》第十二、十五、七十三，《攝事分》第四，並《對法》十三，《顯揚》第四，第二，及第二十，《菩薩藏經》第四等說：一有色觀諸色解脫；二內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脫；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想受滅解脫身作證具足住顯行相者。《俱舍》第二十九說：內有色想觀外諸色，名初解脫。內未伏除見者色想，觀外諸色以爲不淨，名觀外色。今則不然。準《對法》文初修業者，身在欲界已離欲界欲，未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未離色界欲故。若久習業已離色界欲見者，色想安立現前，而觀欲界一切所有內外諸色作光明想。由前三解脫引發勝處遍處等故，能觀勝處所攝少多等色作光明想，由除變化障，故作光明想。不除貪欲故，不作不淨想。《瑜伽》唯云未得無色定。未離色界染觀外諸色，是初解脫者。唯依初業說。故第二解脫《俱舍論》說：內已伏除見者色想，唯觀外境而爲不淨，名內無色想觀外諸色。大乘不然。准《對法》云：久習業者，已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初習業者，見者無色想安立現前，而觀外色作少多等想，不同於初觀內外色皆作光明，未自在故。今此唯親已離欲色，作少多等，名觀外色。已離染故，立以外名。觀心漸勝故，稍略觀故。《瑜伽》云：又不思惟彼想明相，但於外色而作勝解，能觀少多等不作光明等。若於是處，已得離欲，說彼爲外。故唯觀彼已離染色，名之爲外。又由初解脫觀色不言外，其內有色亦不言內通緣內外根塵等色作光明想。故今此第二內有色有根等色故，其觀外色唯觀外塵作少多等，不緣根等作少多等故。《瑜伽》又云：無色界定不現在前者，此說觀外色不依無色定，無色定不能緣外色故。或已離色界欲，不依無色定。伏除色想，但依色界定，見者無色想而現在前，故作是說。上二解脫初作光明想，後作少多想，初寬後狹，兩觀有殊。《顯揚》二十說此二解脫除變化障，爲於變化得自在故。變化既通，四靜慮有故。初、二解脫通依四靜慮，初作多依初二定，有但在根本非近分地。彼欣趣修都無通果，此容預修有通果故，不同俱舍。初二靜慮能除欲界。初靜慮中顯色貪故，作不淨觀。

第三解脫。《俱舍論》說：清淨相轉作淨光明，鮮行相轉故，唯第四靜慮離八災患心澄淨故。餘地雖有相似解脫而不建立，非增上故。今者大乘謂如有一已得捨念圓滿清白，以此爲依，修習清淨，聖行圓滿，於內淨不淨諸色已得展轉相待想，展轉相入想，展轉一味想，是第三解脫行相。謂待諸淨色於餘色中，謂爲不淨，非不相待，若唯見一類淨與不淨二覺無故，是名初想。又於淨中不淨性所隨入，於不淨中淨性所隨入，由於被障薄皮所覆，共謂爲淨之中，現有三十六種不淨物故。是第二想如是展轉總一切色，合爲一味清淨想解，是第三想，乃名成就。唯第四靜慮地，有捨念淨故。論說超過諸苦樂故，一切動亂已寂靜故，善磨瑩故，餘地不然故。唯第四，此亦內無色想，而觀外色。由前已說，故略不論，而立異稱。次四無色解脫。《俱舍論》說以四無色定善爲性，非無記染，已解脫故。亦非散善，性微劣故。近分解

脫道，亦得解脫名　無間不空，緣一故　彼要背下地，方名解脫，故多說根本者，近分非全故　今者大乘皆已離自地欲，依自根本地，重觀自地境，思惟勝解，令障更遠，引生勝德　謂如有一於彼空處已得離欲，即於空處思惟勝解，是名空處解脫行相　於彼識處已得離欲，即於是識思惟勝解，是名識處解脫行相，於無所有處已得離欲，於識無邊處思惟勝解，是名無所有處解脫行相　空識一名，自地所緣，行相爲稱，無所有處　以識無有，爲自地名　故於識處，思惟勝解　於有頂地，已得離染，更不於餘，而作勝解，乃至遍於想可生處，即於是處而作勝解　無所有處，名想可生處　今緣此無所有心心所，名非想非非想處　故遍於此思惟勝解，至下當知　上說離染依無學說故《瑜伽》云：前七解脫於已解脫而生勝解，身證者得　若依《唯識》，有二師說：一云伏初定已上染得滅定，二云伏第四定已上染得滅定，無所有處已下染可有伏義，令障轉遠引生勝德，有頂一地定未能伏　故《瑜伽》第十二空識二解脫有說離自地染言，上之二地無說離自地染字，有學無學影略說故　唯在根本亦非近分，滅盡解脫大小俱說，即滅盡定而無行相棄想受故　然將入時有二行相，謂依非想非非想處及無相界想　初修久熟二人明故

又卷七　三昧城者，謂有學凡夫專心所求，在無學身盡無生智，後世習禪定所變解脫，離能變無總名三昧　此定有漏，名爲世間　此中意說佛說三事名大般涅槃，三乘同得擇滅解脫，即是無學解脫道中所證生空理　由此後時，惑苦不生，名爲解脫　佛說此解脫，名爲化城　生空智證，名爲暫入以息衆苦故，言方便入涅槃城，後引至寶所，方至大涅槃城　二乘之人，加行智求變作此相　至於無學解脫道中正證解脫，都無分別種種之想　出解脫道後，世間定心重緣所得　以心麤故，不知眞智所證之法　但見加行所求涅槃解脫相狀，便謂涅槃，謂有實滅，豈非彼解，是世間定　故言以有世間三昧，實無涅槃而生涅槃想　凡夫有學聞此假解，不識知故，謂有實涅槃，起堅執心，作意欣趣，故今破之，說彼所證猶如化城，尚爲不實，不應趣求　況在無學假變所變耶，如二乘人所起四倒正智證生空猶未起執，後時觀前正智行相不親得故，乃見加行所求行相，便謂爲眞，遂起四倒，此亦如是　非無漏心及世間定皆是法執，出彼心後方起執故　此護法義

元康《肇論疏》卷三　內有色相外觀色，一解脫也　內無色相外觀色，二解脫也　淨解脫身證三解脫也　空處定四解脫也　識處定，五解脫也　無所有處定，六解脫也　非有想非無想定，七解脫也　滅盡定，八解脫也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四　又解脫者，今解不同　小乘大乘經意，觀色知空無礙成色，是此文意　初解脫捨染相色，第二者捨色心，第三者成色無礙，第四者捨空心，第五者捨取識想，第六者去少識想，第七者去取定想，第八者去成定取捨不自在　所以知者，如法集經如來功德中　先列名後次第解：善男子，云何有色見色　有色者皆是因緣，而生空無壽者　能如是知見得捨縛，是名解脫　云何內有色相見外色空無壽者，皆是因緣生　能如是知見得捨縛，名爲解脫　云何信解脫淨，若分別淨不淨相，名爲邪見　以信淨故，得脫捨縛，名爲解脫　過一切色相，滅一切有對相，不念一切別異相　知無邊虛空，即入無邊虛空行　無量虛空，如是知得捨脫縛，名爲解脫　過一切虛空，知無邊識，即入無邊識行　此無邊識即是空，能如是知，得脫捨縛，名解脫　過無邊識知無所有少，即入無所有行　所有者，名貪嗔癡煩惱　入無所有行者，滅彼煩惱　能如是知，得脫捨縛，名爲解脫　過無所有者，知非有想非無想安穩，即入非有想非無想行　非有想者，性空家靜　非無想者，以依因緣而有　能如是知見，得脫捨縛，得名解脫　過一切非有想非無想，滅一切受想，入滅盡定行　是菩薩如是見：想如陽炎，受如水泡，想即受，受即想，無智者，無壽者　能如是知，得脫捨縛，名爲解脫

飛錫《念佛三昧寶王論》卷二　問：今之光現者，熾焰壞目，非魔如何　光而不耀，非佛如何

答：又光之眞也，令念佛人身心澄湛清淨　光之僞也，令念佛人心躁動恍惚　故《涅槃經》云：澄湛清淨，即眞解脫　眞解脫者，即是如來明矣

又問曰：至人無思，而今用想，豈不謬哉

對曰：不謬也　如《大威德陀羅尼經》云：超過有結，應發欲心，想無欲事　今則例之：欲修念佛，應發想心，想無想事　故《方等賢護經》云：惡欲想女，夢見於女　善欲想佛，夢見於佛　吾謂：二想名同，善惡天隔，不可聞想，一概厭之　若苟厭之，雖不毀經，不謗佛，則必生於無想天宮矣　若固執無想，而噉想佛者，則名謗法　以謗法故，遽入十方無擇之阿鼻，未知出日，豈有天宮之望乎　縱令得生，名外道天，非解脫路　《涅槃經》云：隨聞毒

鼓、遠近俱死　此亦如是，隨其擾想，遠近俱墮　經所謂或時離地，一尺二尺，往返遊行，斯之謂矣　豈同於三界之流轉焉，豈同於九品往生焉，況覆舟載舟水也　因倒因起地也　想安衆生，想眞卽諸佛　離想之外，更用何焉

玄覺《禪宗永嘉集》卷一　見中三應須識：一空見，謂見空而見非空；二不空見，謂見不空而見非不空；三性空見，謂見自性而見非性　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無般若解脫；二有般若無解脫法身；三有解脫無法身般若　有一無二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又偏中三應須簡：一有法身般若無解脫；二有般若解脫無法身；三有解脫法身無般若　有二無一故不圓，不圓故非性　圓中三應須具：一法身不凝卽般若，般若無著卽解脫，解脫寂滅卽法身；二般若無著卽解脫，解脫寂滅卽法身，法身不凝卽般若；三解脫寂滅卽法身，法身不凝卽般若，般若無著卽解脫　擧一卽具三，言三體卽一

遁倫《瑜伽論記》卷八　解脫者，謂能解脫淨不淨變化

又　七所觀法要離彼地煩惱障染，方始修作，名已解脫　今觀彼境爲除定障，起神通功德，而生勝解，故名解脫　第八解脫棄背想受者，前遠無間道，雖滅想受障，今方得名解脫

又卷三四　言遍處是諸解脫能淸淨道者，解脫有二：一如量智中作入解脫觀，謂內有色外觀色等；二如理智中作解脫觀，觀前七種解脫所觀之境平等眞如　若依如量智中作解脫觀，卽解脫而爲初，次修勝處後修遍處在上有文《毘曇》取此次第說三功德　若依如理智中作解脫觀，卽先修遍處，次修勝後修解脫　今依此義，故言勝處遍處是諸解能淸淨道　不同成實遍處唯因，解脫唯果，勝處通因果也　言又諸解脫至心得解脫者，若分三障各別　此八解脫障，卽是定障所收，謂障禪定不得自在，卽是事中無知異熟生心之類　若攝三爲二，但立煩惱及所知障，此之定障但是所知障攝　以非染汙故，依此文卽說聲聞獨覺等於所知障，心得解脫

又　於中先標二種解脫名　一慧解脫　下文通取漏無漏慧，學無學慧皆名慧解脫　道理應取彼慧相應勝解之數，爲總解脫體　文中直擧彼慧爲慧解脫　二心解脫　正取滅定，爲心解脫　然下文中兼取出滅盡定時，漏無漏學心，學無學心爲心解脫　道理亦全取彼諸心相應解脫五數，爲心解脫體

又　能了善惡因緣體性差別如實正知，是慧解脫體　就明心解脫中復二：初明所染淨心，二明心解脫果　初云：又依心解脫謂心染淨之所依者，牒經當知至能取了別者　景云：謂彼心王是彼染淨所依止處，謂於色等能取了別，是彼心體　基又云：此明所染淨心，卽是色等境界能所之心　次云彼世間慧心解脫果等者，景云：由世間慧了知心王是染淨依，斷除染法　後起心王不與染俱，名心解脫　心解脫體由慧故成，故是慧果，故云彼世間慧心解脫果　下釋心解脫於何解脫，當知卽是於彼相應相雜下類雜染出故者　淨心從相應雜染下類中出，名心解脫，卽由慧力心得雜染　如六十四云：煩惱障者謂由彼故說慧解脫心得解脫　定障者，謂由彼故說諸如來心得解脫者，卽前定障是所知障　如來離此所知障故，心得解脫，故云卽慧解脫增上力故　基師又云：乃至卽慧解脫增上力故明心解脫果，謂由前世間慧力故，其心於相應縛及緣縛中出，謂相應想想縛也，相雜者緣縛也　又相應者俱時起，或相雜前後雜生，此是世間心解脫果　唯能不染相應及間生，非離緣縛等，若離者卽是無漏心解脫果也

道掖《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二　肇曰：舍利弗以言文爲失故，默然無言，謂順眞解未能語　默齋致觸物無礙故，天說等解以曉其意　所以者何　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　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此二解釋所以　肇曰：法之所在，極於三處　三處卽文字解脫，俱不可得　如何欲離，可得文字別說解脫乎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三明諸法等解　肇曰：萬法雖殊無非解相，豈文字之獨異也

疊曉《大乘二十二問本》卷一　第十問云：菩薩具修諸解脫門行法如何

謹對：然解脫門有其多種　如《花嚴經》善財童子百二十處求善知識，一一皆爲說解脫門　事具經文雖以備載，就本而論具說一種　若入此門，諸門皆具，謂一切法皆不離心　若心離念無所分別，心無罣礙，卽心解脫　諸解脫門，從茲證得　故經偈云：若分別境相，卽墮於魔網　不動不分別，是則爲解脫　又經偈云：相縛縛衆生，亦由塵重縛　善雙修正觀，方萬得解脫

法寶《俱舍論疏》卷二五　有漏，無漏俱得解脫　所以者何　解脫有二種：一者行世解脫，二者在身解脫　彼未得滅定時，人出心不得行世　不

得行世故，不得在身　若得滅定，入出定心有此在身如俱解脫，依義立名前五立名亦應依義立

《正理論》云：何等名爲解脫障體　諸阿羅漢心已解脫，而更求解脫爲解脫彼障，謂於所障諸解脫中，有劣無知無覆無記性能障解脫，是解脫障體　於彼彼界得離染時，雖已無餘斷而起解脫，彼不行時，方名解脫彼　有餘師說：此解脫障，即以於諸定不自在爲體　有餘師說：此解脫障，即以諸定不得爲體　有餘師說：於彼加行不勤求故，不聽聞故，不數習故，解脫不生，即此名爲解脫障體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〇　經云：云何菩薩慧善解脫　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知無障礙，是名菩薩慧善解脫　因慧解脫，昔所不聞而今得聞，昔所不見而今得見，昔所不至而今得至

釋曰：心善解脫即滅定障，慧善解脫即脫智障，二障既除，翛然無繫，故名解脫　《涅槃》下經重復問起以顯前義，謂心定有貪等則不可脫，定無貪等即不須脫　欲明相有性無，此二無礙方名解脫　言涅槃略有一百八句以顯深廣者，即第五經廣釋二德中，解解脫之德　迦葉問言：世尊何等名爲涅槃　善男子涅槃者，名爲解脫　先示其體　亦色非色下　迦葉重請明解脫相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重垂，廣說大般涅槃解脫之義　佛讚迦葉：善哉　善哉　善男子　眞解脫者，名曰遠離一切繫縛，若眞解脫離諸繫縛，則無有生亦無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　眞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名曰不生　迦葉　譬如醍醐，其性清淨　如來亦爾，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淨　所以示現有父母者，爲欲化度諸衆生故　眞解脫者，即是如來　如來解脫無二無別，譬如春時下諸種子，得暖潤氣尋便出生　眞解脫者則不如是

又卷八二　言解脫有八種者：一內有色觀外色解脫，謂於內身有色想貪，爲除貪觀外不淨青瘀等色，今貪不起，故名解脫　第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謂於內身無色想，貪雖已除貪爲堅牢故　觀外不淨青瘀等色，令貪不起，名爲解脫　第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謂觀淨色令貪不起，名淨解脫觀淨色者，顯觀轉勝　此淨解脫身中證得名身作證具足圓滿，得住此定，名具足住　四無色定爲次四解脫　四解脫各能棄背下地貪，故名爲解脫　後第八滅受想定解脫身作證具足住，棄背受等，名爲解脫　依《婆沙論》此言解脫者，謂棄背義　前三無貪性者，初三解脫無貪爲體，近治貪故　空中初二不淨相轉，作青瘀等諸行相故　第三解脫清淨轉，作光顯行相轉故　此三助伴皆五蘊爲性　二二一一定者，上二即初二解脫，下二即初二禪　以初二解脫依初二禪起，故云二二　一一定者，上一謂第三解脫，唯依第四禪起，云一一定也　以第四禪離八災患慧心澄淨故，有淨解脫　四無色定善者，四無色定解脫以善定爲體，非無記染非解脫故，亦非散善性微劣故　無散善者，如命終心也，滅受想解脫微微無間生者，滅受想解脫也　有解厭背受想，有解背一切有所緣心　有云：解脫定障，故名解脫　微微心後，此定現前

入滅定心總有三種：一者想心，二者微細心，三者微微心　對前心已名微細，此更微細故名微微　從微微心入滅盡定　由自地淨心及下無漏出者，明出滅定心也出滅定心　或有頂淨心或起下無所有處無漏心，如是入心唯是有漏　通從有漏無漏心出　三境欲可見者，初三解脫唯以欲界色處爲境有差別者，初二境可憎，第三境可愛，四境類品　道自上苦集滅者，四無色解脫各緣自地上地苦集滅諦，及緣九地類智品道　爲所緣境非擇滅虛空者，無色解脫亦緣自地上地苦諦集諦上非擇滅，及緣九地類智品上非擇滅及虛空爲所緣境

問：第三靜慮寧無解脫

問：第三定中無眼識所引欲色貪故，自地妙樂所動亂故，故無解脫

問：行者何緣修淨解脫

答：爲欲令忻故修淨解脫，前不淨觀令心沈慼，令修淨觀，策發令忻或爲審知自堪能，故謂前所修不淨解脫爲成不成　若觀淨相煩惱不起，彼方成故

問：何故經中第三第八解脫得身證名非餘六耶

答：以八中此二勝故，二界邊故得身證名　第三解脫唯取淨想，令惑不起，名爲殊勝第八解脫　以無心故爲殊勝　第三解脫在色界邊，第八解脫在無色邊　疏文對會可知　言餘義已見上文者，謂六通即三地及十通品說九定即此品，滅定亦如六七地辨，廣如九地　諸論即《瑜伽》、《智論》、《唯識》等說，然《薩遮尼揵子經》第五亦廣說六通等

李師政《法門名義集》卷一　八解脫　第一內有色外觀色　初觀不淨，觀道未強，不能壞滅內身　但觀外色死屍膖脹，能除欲縛，故名解脫　第

二內無色外觀色　習行積久，觀道增強，能於自身作已身滅色想，唯觀外色死屍骸脹　第三淨解脫　青黃赤白可愛之色，名之爲淨　觀淨離縛，名淨解脫　第四空處解脫　希求無色，名之爲空　空處四陰離縛，名空處解脫　第五識處解脫，空境廣多，多緣則繁，厭境存心，名之爲識　識處四陰離縛，名識處解脫　第六無處有處解脫　以識多故，令心勢亂末　若心境俱亡，名爲無處有處　其處離縛，名爲解脫　第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心境麤故不復現行，外道之人名爲無心行　佛法性望猶有細慮，內外合說故，言非想非非想處　第八滅盡定解脫　心法並息，名滅盡定解脫　滅諸心法離有心過，故名解脫，此名八解脫，亦名八背捨　得上棄下，名爲背捨，是八解脫

又　絕縛離羈，名爲解脫

師子比丘述註《折疑論》卷一　從任無礙，塵類不能拘，故曰解脫

八者：一內有色觀，外有色解脫；二內無色觀，外色解脫；三淨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處解脫；八想受滅處解脫也

延壽《宗鏡錄》卷二五　諸方便教，明二乘得偏眞之理解脫，是思議解脫　如得玻瓈珠，不能雨寶　大乘圓教，明菩薩中道顯眞眞性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如得如意珠，能雨大千寶也　見衆生心行眞性，得芥子須彌眞性，一如無二如　若得芥子眞性之小，能容須彌之大　得須彌眞性，則芥子之大不礙芥子之小　舉此一意，可以例下諸事也

又卷三〇　問：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解脫　云何偏取一心門，以爲眞趣

答：此一心門，是眞性解脫　由佛慈救諸佛解脫，以令於衆生心行中求，不於餘處求　何以故　只謂衆生心，是諸佛心　諸佛解脫，是衆生解脫　隨緣轉變，自號衆生　緣性常空，眞佛不動　如冰（元）〔原〕是水結，若欲求水，應當就冰　冰水雖殊，濕性不壞，時節有異，體性無虧　如是信入，名眞解脫　其餘法門，非無進趣，若比斯宗，頓漸天隔　但明佛慧，唯接上機

又　如台教問：何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方是不思議解脫

答：須彌入芥，小不障大，大不即小，故云不思議耳　今有煩惱惑不障智慧涅槃，智慧涅槃不礙煩惱結惑，乃名不思議　又約有體無體無色無心，以明解脫無體也　若不思議觀色心即是法性之色心，其色心不生不滅而得解脫　故知眞善妙色，妙心之體也　又妙色湛然常安住　又色解脫涅槃若無色者如死人，那得解脫也　乃至黃蜂作蜜，蜘蛛作網，皆不可思議，皆有心數法之解脫也　是知眞了此心，無行不是，以心眞是萬行，無一行而非心故

又卷三四　經論所明，有二種清淨，二種解脫　或只得離垢清淨解脫故，毀禪門即心即佛　或只知自性清淨解脫故，輕於教相，乖於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自性解脫，漸修令得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成圓滿清淨究竟解脫　若身若心，無所壅滯同釋迦佛

又卷三七　何法不思議　即解脫境界　解脫有二　一作用解脫　作用自在，脫拘礙故　二離障解脫　具足二智，脫二障故　二障者，即煩惱所知二障　煩惱障事，所知障理　一切衆生不證眞心，皆爲二障所纏　由內離障，外用無羈，二義相成，總名解脫　境界有二　一分劑境，如國疆域，各有分劑　佛及菩賢德用分劑，無能及故　二所知境界，事理無邊，唯佛普賢方究盡故　由證所知無邊之境，故成德用，無有邊涯　二亦相成，總爲境界，此二不二

又卷七九　《大般涅槃經》云：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乾子等所計解脫　而是尼乾實無解脫，故名空空　眞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眞解脫　眞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不空　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爲水等瓶　如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

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四《益州無相禪師法嗣忍大師（第四世）》

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

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　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　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脫　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　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

公曰：何名識心見性

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　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　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　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　公與大

衆作禮，稱讚踴躍而去。後居保唐寺而終

道誠《釋氏要覽》卷一　波羅提木叉，華言別解脫。言解脫者，即戒所感果也。記云：道戒名解脫者，即七支無表思也。由斷惑得名故。若事戒名解脫者，即僧尼受戒隨對殺等事不作，別別無因，別別無果，故名別別解脫。《毘尼母》云：波羅提木叉者，最勝義，諸善之本，以戒爲根，諸善得生故。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四　波羅提木叉，戒疏云：此翻解脫。如論所引，道戒名解脫也，事戒名別脫也。隨分果德寄以明之，道性虛通，舉法類遣，不隨緣別，但名解脫。事戒不爾，緣別而生，緣通萬境，行亦隨遍，據行淺犯，即名得脫。餘非未行，不名解脫。又律云：木叉者戒也。據能克果，用目本因，因實是戒，非木又也。故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明知是果，故五分說分別名句。木叉者，舉果目教也。記云：道戒名解脫者，即七支無表思也，由斷惑得名故。若戒事名解脫者，則僧尼受戒，隨對殺等事不作別別無因，別別無果，故名別別解脫。《摭華》曰：此云別解脫，謂三業七支，各各防非，別別解脫故。

又卷五　目帝羅，此云解脫。《荊溪淨名記》云：若正用功，上可作占買切，下作恥活切。功成之日，上應作戶賈切，下應作徒活切。《智論》云：解脫知見者，用是解脫知見，知是三種解脫相，有爲無爲解脫。知諸解脫相，所謂時解脫，不時解脫，慧解脫，俱解脫，壞解脫，不壞解脫，不可思議解脫，無礙解脫等。分別諸解脫相牢固，是名解脫知見無滅云云。

問曰：解脫知見者但言知何以復言見

答：言知言見，事得牢固，譬如繩二合爲一則牢堅。復次若但說知，則不攝一切慧。如《阿毘曇》所說：慧有三種，有知非見，有見非知，有亦知亦見。有知非見者，盡智無生智，五識相應智。有見非知者，八忍世間正見五邪見。有亦知亦見者，餘殘諸慧。若說知則不攝見，若說見則不攝知，是故說知見則具足。

又卷七　解脫

肇曰：縱任無礙，塵累不能拘，解脫也。

什曰：亦名三昧，亦名神足，或令修短改度，或巨細相容，變化隨意，於法自在，解脫無礙，故名解脫。

又曰：心得自在不爲不能所縛，故曰解脫。《淨名疏》云：一眞性，二實慧，三方便。故經云：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思議。若菩薩住此解脫者，能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乃至種種變現莫測，即是三種解脫不思議義。何者諸菩薩有解脫即是眞性。若菩薩住此者，即是實慧能以須彌內於芥等，即是方便。《大品》云：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垂裕》云：心脫是俱，慧脫是惠

紀事

覺岸《釋氏稽古略》卷二　三祖僧璨大師尊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二祖慧可尊者於北齊，可祖器之，爲剃度受具得法。是年自北齊來司空山，遂隱於舒州皖公山，今所謂山谷山寺也。三十年其跡寖顯，學者知求其道。隨開皇間，乃有沙彌道信者，稽拜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即悟，願爲弟子。

涅槃

綜述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一　是爲昔說涅槃，亦有多義，但不得說身智耳，所以三事俱無也。今既無餘極教，有異於昔，必須存三德，即身智而爲解脫矣。存三德者，顯三德一體爲涅槃法。法皆有德，爲涅槃義也。三德體爲涅槃法者，經言法名自體故，以體爲法也。三德爲涅槃義者，以三德在法，則法有三義。故三德義皆爲涅槃義也。言法身爲涅槃義者，法以法則爲用，身是體之異名。良以其體可法，故名爲法身。今常住涅槃，既有體可法，故以法身義，爲涅槃義也。一般若義爲涅槃義者，般若以鑒解爲功，常住涅槃

既言有體，則無知而無不知，即是般若　故以般若義爲涅槃義也　解脫義爲涅槃義者，解脫以脫縛爲義，常住涅槃　其體雖在，然因縛果縛，二俱解脫，故以解脫義爲涅槃義也　若說涅槃，既言身智二俱盡滅，所以二俱明之　其餘諸義，二教通有，事同解脫，略而不辨也　唯我義功在覺者，涅槃是法寶人法既殊，無俟有釋也　若凡是萬德義，皆爲涅槃義　則法是圓法，名亦圓名　名法兩圓，始盡至人神道之極致，故名涅槃也

慧遠《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八　法中有四：一明涅槃本有非今；二明衆生不見謂無；三明菩薩修道始見；四明雖始見法非今有　初中有二：一明涅槃體非本無，文有反順　涅槃體非本無今，有是其順也　若涅槃體本無今有，則非無漏常住之法，是其反也

問曰：方便斷結涅槃，本無今有，豈非無漏

釋言：此等實是方便斷結無漏，但非自體本淨無漏，故云非也　二有佛下明其常有，約佛顯之，隨相論之　有佛成道證會始有，無佛證會涅槃則無實則涅槃古今不變，故曰常住　此初段竟，後三可知

又　無相義齊故，云如是無有住處　直是諸佛斷煩惱處故，名涅槃，辯相續空

又《維摩義記》卷四　問曰：涅槃是佛果，德至果始有　云何宣說一切衆生即涅槃乎

解義有三　一就緣說緣斷生死，已別得涅槃，是故經中宣說涅槃以爲互無　二約緣論實　轉生死體以爲涅槃，故說涅槃爲了因果　三就實論實　生死之體，即是涅槃，不待遷轉，譬如闇夜，見繩爲蛇，明眼觀之，蛇即是繩，豈待遷轉　故經說言：大般涅槃本自有之　又論亦言：自性常寂，非先有染後時離矣　今此所論義當後門　又約人論人有凡聖　凡聖一體，據凡望聖，聖爲惑隱　與後顯時，淨德爲本，說爲佛性及涅槃性，不名爲佛，不名涅槃　據佛望彼衆生之體從來常淨，無惑隱覆，不須更滅，是故本來即是涅槃　今此所論據佛望之，故說佛知即涅槃矣

又《大乘義章》卷二三　次論生死涅槃一異　一異如何，分別有三　一就緣說緣　斷生死體得涅槃性，生死涅槃體性全別　如經中說：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正當此門　又經中說：涅槃互無　亦當此門　二約緣論實　轉生死體即是涅槃，非全別體　良以迷時迷涅槃，性爲生死故　是故解時解生死體，即是涅槃　如人迷時正方爲邪，及至解時邪方即正　亦如夜闇見繩爲蛇，及後明時蛇即是繩　故經說言：凡夫未成佛，菩提爲煩惱　聖若成佛時，煩惱即菩提　菩提既然，涅槃亦爾　三就實論實，生死之體即是涅槃，不得還轉　如蛇是繩，豈待至明　生死涅槃一異如是，不得偏取

又　問曰：涅槃此翻名滅，斷德是滅可名涅槃　行德非滅，以何義故得名涅槃

解亦有三　一以行德是其滅因，因從果稱，故曰涅槃　如食命因說食爲命，亦如地持所說因樂　因雖非樂是樂因，故亦名爲樂　此亦同爾　二以諸行是涅槃家對治行德，涅槃眷屬　攝德從體，故名涅槃　三以諸行皆有離過寂滅之義，故曰涅槃　行斷如是　次就性淨方便分別　分相言之，性淨之果悉爲涅槃，性淨體寂無爲相故　方便之果悉爲菩提，行修方便能通行人菩提涅槃故　此之一義如涅槃說，故彼宣說菩提之德生因所生，涅槃之德生因所顯　良以方便獨爲菩提言無所濫，不須更以方便樹別　性淨之德獨爲涅槃言亦無濫，是故不須性淨樹別　故涅槃中一切菩提雖是方便，不名方便　一切涅槃雖是性淨，不名性淨　攝相言之性淨方便俱名菩提，並稱涅槃，俱名菩提

智顗說，湛然略《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二　《涅槃經》及此中說大涅槃，有依八六能證入別者　《涅槃經》中說有二種：一小二大　二乘所得名小涅槃，大乘所得名大涅槃　有依總別相對，《十地論》中說有二種：一名同相，二名別相　別相即餘三涅槃　有約三乘同斷煩惱因果說一，《勝鬘經》中但說二種，謂有餘依及無餘依　復有依由證不證別，但說二種，即梁《攝論》云：一自性淨，四中初一；二方便淨，四中後三　有依共不共，說有三，即此經三種，謂有無餘及無住處　有依證不證三乘通別盡理說四，即《梁攝論》、《成唯識論》等：一自性清淨；二有餘依；三無餘依；四無住處

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五　實相名爲性淨涅槃，修因所成爲方便淨涅槃　今以理性爲性淨涅槃，修因所成爲圓淨涅槃，此則義便　薪盡火滅爲方便淨涅槃　此文便若將修因所成爲方便涅槃者，以薪盡火滅爲何等涅槃　故知應有三涅槃，三涅槃即是三軌　文云：是法不可示諸離相寂滅又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是性淨涅槃　又云：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　即圓淨涅槃　又云：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久修業所得，慧光照無

量，亦是圓爭涅槃。數數唱生，處處現滅，於此受滅度如薪盡火滅，豈非乞使淨涅槃。《大經》題稱大般涅槃，翻爲大滅度。大者，其性廣博，即據性淨度者，到於彼岸智慧滿足，即據圓淨。滅者，煩惱永盡斷德成就，即據方便淨。此三涅槃即是三軌也。

又卷七 若《釋論》云：六地菩薩見思已盡，七地去譬扶餘習，受生死身乃至上生下降，一念相應慧斷習成佛，可度衆生緣盡息化，入無餘涅槃。此通佛涅槃相也。若地人云：緣修顯眞修菩提，果滿成大涅槃，亦稱爲方便淨涅槃。《大經》云：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色解脫，受想行識解脫，乃是分段變易因盡，獲常住有餘涅槃，兩處陰果身盡，獲常住無餘涅槃。此與前異，是別佛涅槃相也。《大經》云：大般涅槃常住不變，能建種種示現，調伏衆生，如《首楞嚴》廣說名大涅槃常樂我淨。此與前異，即圓涅槃相也。

又卷九 體生死即涅槃，名爲定。達煩惱即菩提，名爲慧。於一心中巧修定慧，具足一切行也。四破法遍者，以此妙慧，如金剛斧所擬皆碎，如無翳日所臨皆朗。若生死即涅槃者，分段變易若諦皆破，若煩惱即菩提者，四住五住集諦皆破，雖復能破亦不有所破。何者，生死即涅槃，故無所破也。五識通塞者，如主兵寶取捨得宜，強者綏之，弱者撫之。知生死過患名爲塞，即涅槃名爲通。煩惱惱亂名爲塞，即是菩提名爲通。始從外道四見乃至圓教，四門皆識通塞。節節執著即是塞，節節亡妙名爲通。若不識諸法夷嶮，非但行法不前，亦亡去重寶也。六善識道品者，觀生死即涅槃，十界生死色陰，皆非淨非不淨，乃至識陰非常非不常，能破八顚倒，即法性四念處。念處中具道品三解脫及一切法。又知涅槃即生死，顯四枯樹。知生死即涅槃，顯四菜樹。知生死涅槃不二，即一實諦，非枯非菜，住大涅槃也。七善修對治者，若正道多障，應須助道。觀生死即涅槃，治報障也。觀煩惱即菩提，治業障煩惱障也。八善知次位者，生死之法本即涅槃，理涅槃也。解知生死即涅槃，名字涅槃也。勤觀生死即涅槃，觀行涅槃也。善根功德生，即相似涅槃也。眞實慧起，即分眞涅槃也。盡生死底，即究竟涅槃也。觀煩惱即菩提亦如是。九善安忍者，能安內外強軟遮障，不壞觀心。若觀生死即涅槃，不爲陰入境病患業魔禪三乘菩薩等境所動壞也。若觀煩惱即菩提，不爲諸見增上慢境，所動壞也。十無法愛者，既過障難，道根成立，諸功德生。觀生死即涅槃，故諸禪三昧功德生。觀煩惱即菩提故，諸陀羅尼無畏不共諸般若生。觀生死涅槃不二，故法身實相生。相似功德順理而生，喜起順道法愛生名愛法，不上不退名爲頂墮。此愛若起，即當疾滅。愛若滅，已破無明，開佛知見，證實相體，觀生死即涅槃，故證得解脫。煩惱即菩提故，證得般若。此二不二證得法身，一身無量身。無上寶聚如意圓珠，衆法具足，是名有門入實證得經體。

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 《梵行品》云：寒地獄中若遇熱風以之爲樂，熱地獄中若遇寒風以之爲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獼猴得酒則能起舞騰枝躍樹，秋水卒至河伯欣然，魚鱉噉喝歡沫戲沼，如是安樂，亦名涅槃。餓鬼飢渴得水食飽滿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修羅怖畏得歸依處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貧得藏，如病得差，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檀提婆羅門飽食無腹，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此計欲界果報法爲涅槃。

阿羅羅仙得無想定，此計色界法爲涅槃。

鬱頭藍弗得非想定，此計無色界法爲涅槃。

文云：斷欲界結則得安樂，乃至斷無色界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此多用善因爲涅槃也。

若三十三天常樂我淨，用善果爲涅槃也。

若修二乘者，多貪欲人得不淨觀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乃至數息慈心念佛因緣亦如是。此計二乘方便法爲涅槃也。

若斷三界煩惱，八萬六萬四萬二萬一萬住處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此計二乘界法爲涅槃也。

《釋論》云：菩薩從初發心，常觀涅槃行道，初心菩薩亦名涅槃。此文云：一住菩薩雖見不了了，亦名涅槃。諸佛法王聖主住處，乃得名爲大般涅槃也。涅槃之名，隨情逐事浩蕩若此，蓋是通名也。達摩鬱多羅翻此法勝，解云：煩惱滅名有餘涅槃。引經云：滅諸煩惱，名爲涅槃。離於生死，名無餘涅槃。引經云：離諸有者，乃名涅槃。此就所滅釋二種涅槃也。二乘所得二涅槃，若於如來皆是有餘，唯佛乃是無餘。引《勝鬘》云：二乘是有餘，如來是無餘。昔滅是盡，今滅非盡。經云：不應生滅盡想。涅槃非滅，非滅故常也。若依鬱多之解，乃是通涅槃。

吉藏《中觀論疏》卷一〇 《攝大乘論》四種涅槃：一本性寂滅；二

有餘；三無餘；四無住處。

又 涅槃備於三德，謂法身、般若、解脫。所以立三德爲涅槃者，略有四義：生死與涅槃相對，生死有於三障，謂煩惱業苦；對報障故明於法身，對業障故辨於解脫，對煩惱障說於般若。二者欲顯如來三業自在：有法身故身業自在，具般若故口業自在，有解脫故意業自在，具如《涅槃・四相品》明。三者德雖無窮，三義足略。無境不照名爲般若，無惑不應名爲法身，無累不盡稱爲解脫。四者爲對二乘三德不圓，有身智時解脫未足，解脫若足即無復身智，故明如來三德圓滿。

問：此品何故破涅槃耶。

答：略明四義。一者惑人執非涅槃爲涅槃，故須破之。所以然者，涅槃不如惑者所謂種種推折橫計涅槃，故須破之。二者惑人執涅槃爲非涅槃。所以然者，生死本是涅槃，而謂生死非是涅槃，故須破之。故下文云：生死之實際及以涅槃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華嚴》云：生死非雜亂涅槃非寂靜，三者雖有內外大小不同，同言有涅槃，若爾便成有見。既成有見，乃是生死，不名涅槃。故有所得人若生死若涅槃，皆是生死。今求此生死涅槃不可得，乃名涅槃。又言有生死則爲生死所繫，執有涅槃爲涅槃所繫，涅槃名爲解脫。既是繫縛，何名涅槃。今此品求生死涅槃不可得，脫於二繫名爲解脫，方是涅槃。四者欲釋諸大乘明涅槃義，如《大品》云：若得有法過涅槃者亦如幻夢。所以然者，諸法未曾生死，亦非涅槃。但爲衆生虛妄故成生死，爲止生死故強說涅槃，生死若除則涅槃亦息。故《華嚴》云：生死與涅槃二俱不可得，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也。

又《百論疏》卷三 《地論》有四種涅槃：一性淨；二方便淨；三圓淨；四如如淨。《攝大乘》亦有四種：一本性淨；二有餘；三無餘；四無住處。如彼文說之，就破涅槃爲二：初破所得涅槃；二破能得之人。破所得涅槃又開四別：初破涅槃與無煩惱不異，二破涅槃是無煩惱因，三破涅槃是無煩惱果，四破斷無以爲涅槃。四計之中初三破彼有餘，第四破外無餘。初又二：前一明涅槃與無煩惱不異；後二明涅槃與無煩惱異，與無煩惱不異，此是《成論》小乘義。與無煩惱異，是毘曇及大乘人義。故此中破四涅槃內外大小乘，一切皆盡。《中論》破邪涅槃，申正涅槃，故亦破亦取。若外道計生死，以爲涅槃但破不收，若就偷得涅槃之名，而不識涅槃之義，則收名不收其義，故亦破亦收也。就立中三句，初明有涅槃者，涅槃是出世常法，上擧世救世，今擧出世救世，故言有也。又簡異撥無涅槃之人，是故言有。又斥於提婆執一切空，是故言有，常明涅槃體。無煩惱涅槃不異故者，釋常義也。有煩惱則有生死，是故無常。若無煩惱則無生死，是故名常，正是《成實》義也。內曰涅槃作法故，破外涅槃與無煩惱不異之言也。有煩惱時未有無煩惱，由修道故斷煩惱，始得無煩惱。此無煩惱本無今有，是起作之法。既本無今有，則已有還無。體是起作之法，故非常法也。又言作法者，爲道諦所造作，故名作法。

又《淨名玄論》卷四 問：般若之大與涅槃大，有何異。

答：通而爲言，即無有異。是故論云：若如法觀佛般若及涅槃，是三則一相。涅槃之照即是般若，般若之滅即是涅槃。涅槃無累不盡名解脫，無境不照名般若，眞極可軌稱法身，故具於三德，名爲涅槃。般若即是涅槃故，亦具三德。般若但是智慧，既名爲別。涅槃亦但是果，果亦是別。

問：般若是涅槃，三德中一德亦應涅槃，是般若三德中一德耳。

答：亦得爲例。以般若之別成涅槃，亦取涅槃之別成般若。般若之別，即是智慧。涅槃之別，名爲滅度。故果德涅槃，佛地般若，皆具總別也。

問：解脫三德成涅槃，何故不言三德成般若。

答：隨擧一德，皆攝一切德。何故無耶。但教起各自有由，涅槃所興，正爲斥小乘灰斷不具三德，歎大涅槃具於三德。般若教興，正明因行，斥二乘無二慧，辨菩薩具權實也。

問：涅槃何故據果，般若何故約因。

答：涅槃名滅度。滅度者，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此名必是究竟。故就果門，般若名爲慧。慧猶未決了，宜約因也。

又《涅槃經遊意》卷一 第三明絕名。古來明眞諦與涅槃絕不絕，凡有三說不同：一云二皆不絕。眞諦有眞如實際之名，涅槃有常樂我淨之稱，而言絕者，乃絕生死世俗患累之名，若見美妙之名則不絕。第二明二種皆絕：眞如本自寂絕布微，非名所及。涅槃亦爾，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也。第三師云：眞諦絕，涅槃不絕。是俗諦乃有，則眞義尚論。涅槃終是俗諦，是續待二假莊嚴明涅槃二諦攝，開善明是俗諦攝，故不絕。

今次第難之。難第一家，眞諦涅槃皆不絕則□經文。經云：涅槃非名，

無爲之名　又云：非名非相，非得非不得，云何說不絕耶？若言涅槃無生死之名爲絕者，亦應生死無涅槃名，生死亦絕；若互無爲互絕者，亦應互無，應互妙不可互妙耶？互絕耶？又肇師依涅槃論明，涅槃無名，云何涅槃不絕，斯則乖關河舊說，復違涅槃正文也。難第二解，明涅槃斷語盡絕心行，無名無相，所以是絕者，亦不然。若涅槃絕同眞諦絕者，亦應涅槃同眞諦頑涅槃不可同涅槃眞諦頑者，則涅槃不可同眞諦絕。第三師云眞諦絕涅槃不絕者，亦不然。若眞諦絕涅槃不絕者，眞諦妙涅槃不妙，眞諦空涅槃不空，二種皆空則二皆絕也。彼云眞諦妙無涅槃妙，有二種有無，雖異而是妙。既皆妙則應皆絕，一絕絕一不絕，則一妙一不妙也。

吉藏《法華玄論》卷二　問：若爾三周具明形教壽量，何繁說耶？

答：二周教廣身略後周身廣教略也。又初周舉二身爲成二教，後周舉二教爲成二身。次就二涅槃證即是。略釋涅槃義，就大小涅槃凡有三異：一者本性寂滅非本性寂滅異；二斷三界內外惑異；三者具衆德不具衆德異。本性寂滅非本性寂滅異者，《方便品》云：我設是方便，說諸盡苦道，示之以涅槃，是亦非眞滅。此明昔方便涅槃也。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此明今教眞實涅槃。

問：此二涅槃有何異耶？

答：文中已明竟也。但有人謂此爲一乘文非涅槃也。今明不然，經文正對小涅槃明大涅槃；小涅槃爲方便，大涅槃爲眞實。故前句明非眞實，後句明眞滅。

問：此二涅槃云何開權實耶？

答：如經自說小乘人滅煩惱，故名小涅槃。大乘中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故名大涅槃也。

問：滅煩惱何故名小，本來寂滅云何名大？

答：小乘不知煩惱及身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故見有煩惱生，今欲滅之，是生滅觀，故名爲小。大乘人知煩惱本自不生，今亦無滅。以無生滅觀故，名大涅槃也。

又　佛爲增上慢人說，斷三毒名爲涅槃。若無增上慢，佛說三毒即是涅槃。三毒即是涅槃者，三毒本不生今不滅，豈非即是涅槃耶？又《法華論》釋二乘與一乘有無義。明無有二乘涅槃，唯有如來大涅槃，故知此經辨涅槃與六乘異。若爾身異同昔耶？第二明小乘涅槃與大乘涅槃異者，《寶嚩品》小乘人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三界子果，名爲虛妄。二乘脫之，名得解脫。一切解脫者，三界內外一切子果並皆離之，名一切解脫。故大小涅槃短長義異也。

又卷六　問：具有爲無爲二文，以何爲正？

答：若取三車優劣義分別，以智爲正。三乘智有優劣，同入無餘無優劣。二乘斷正使盡亦無優劣。故知正取有爲爲正以分三車也。若取根本所求者，二乘人本爲求涅槃，則無爲爲正也。所以然者，二乘畏老病死本求涅槃，故以涅槃正實車也。設使斷結，亦爲涅槃。下窮子云：先取涅槃之價，尋與除糞。又三學次第亦爲求滅修戒，修戒爲求定，得定爲發慧，慧斷結證於涅槃，故知涅槃爲正。又《方便品》說云鈍根樂小法貪著於生死，爲是說涅槃也。

問：文中何故合羊車而取涅槃，合餘二車舉智慧耶？

答：一者互舉也。二者若並云求涅槃者，則三車無異。今欲辨三車異義故，後二舉智也。

問：若爾，可言聲聞正求涅槃，餘二乘不爾耶？

答：義實爾也。若三乘人皆爲求涅槃爲正者，但宜取涅槃行聲聞行便足。但緣覺人鄙聲聞從師而習便鈍，故求自然慧，欲得利根。菩薩復鄙緣覺智鈍不能化物，故求佛智也。

又《法華義疏》卷二　言無餘涅槃者凡有三義：一約小乘明餘無餘煩惱盡爲有餘，望後猶有餘身智在，約後別前，名前以爲有餘涅槃。身智盡，竟望後更無餘身智在，故曰無餘。二就大乘說餘無餘。五住因盡爲有餘，二生死果盡爲無餘。若小乘前得有餘，後得無餘，大乘一時而得。但舉佛果，望於二患。無因患邊說爲有餘，無果患邊說爲無餘。又依《攝大乘》七卷金光明意，前得法身究竟名無餘，應化兩身非究竟爲有餘。《三身品》又云：三身合論即是無住處涅槃。應化二身不住涅槃，法身亦不般涅槃。不般涅槃者，法身本來常寂滅故，不入涅槃。即是法身不住生死，名無住處涅槃也。三者明大小乘合辨餘無餘。以小乘爲有餘，大乘明無餘。如《勝鬘經》說：生死有二，有爲無爲涅槃亦有二，有餘、無餘。凡夫生死，名曰有爲。聖人生死，名曰無爲。除分段生死名有餘，以前望後餘有生死在，餘有涅槃在，故名有餘。無有生死之處所得涅槃，名曰無餘。望後無餘生死故，又亦

無其餘涅槃，故名無餘也。

又卷八　問：何故偏明二果

答：二義　一者二乘有餘涅槃　智非究竟智故，今明佛究竟智　二者二乘無餘涅槃　非究竟斷故，今明究竟斷　謂二死果永絕，超於五住流，故名滅度也　又上云究竟種智，謂無境不照，即波若　今無果不寂，謂解脫而法身居內也

問：既言歸涅槃，何故言終歸於空

答：或名究竟空，或名大涅槃，或名諸佛道也。然《中論・破涅槃品》正破四種涅槃：一破有是涅槃；二破空是涅槃；三破亦空亦有；四破非空非有，而後結云：涅槃絕於四句，超於百非，不知何以名之，強名爲空也。

又《勝鬘寶窟》卷四　如《法華》云：究竟涅槃，常寂滅法相，終歸於空。終歸於法者，言亡慮絕，不可說涅槃及不涅槃　如肇公《涅槃論》云：有無絕於內，稱謂論於外　九流於是乎交歸，羣聖於是乎冥會

又　言二義者，約人論之，言佛有涅槃，言二乘無涅槃　言三義者：一明佛得涅槃；次明二乘不得涅槃；第三會教，言四義者：一明佛得；二釋佛所以；三明二乘不得；四正明二乘不得，唯有如來應等正覺得般涅槃者　此明如來獨得涅槃也，般之言入也　成就一切功德故者，獨釋成佛得涅槃所以，佛成就一切德故得涅槃也

又　謂解脫味，此乃是共通名解脫　一切諸德，出離垢障，故名解脫如《地論》云：法身所解脫及般若等，通皆名爲淨相解脫。又有人言：法無優劣故，得涅槃者道理之中，無有下中上三種涅槃之優劣　諸佛同涅槃，故言法無優劣也　習慧等故得涅槃者，諸佛同一平等大慧，無有聲聞下慧，緣覺中慧，菩薩上慧也　解脫等故，明無有三乘優劣解脫，一切諸佛同一解脫清淨等故，且無三乘優劣清淨，一切諸佛同一清淨　是故涅槃一味者，謂同一涅槃味也　等味謂解脫味者，如《法華》云：爲大衆說甘露淨法，其法一味解脫涅槃

又卷五　以離業煩惱所作，故亦名涅槃　有人釋此論云：約有爲義，名有爲生死　約無爲義，名無爲生死　無約世間名有爲，名有餘涅槃　約無爲涅槃，名無餘涅槃　今此論文者，三種意生身人，無復分段名爲涅槃　猶有變易名爲世間，故此人亦是涅槃人，亦是世間人，故有四句：一但生死非涅槃，謂凡夫及學　二但涅槃非生死，所謂佛也　三亦生死亦涅槃，謂二乘人也　四俱非者，泯上三句　故《華嚴》云：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　此得無爲涅槃人所感生死，名無爲生死　未得無爲涅槃人所感生死，名有爲生死也　得無爲人所得涅槃，名無餘涅槃　未得無爲所得涅槃，名有餘涅槃　望後猶有大涅槃在，故名有餘　此是將後別前，故名有餘，無餘可知。有人言：從人別餘無餘。有餘果人所證，故曰有餘　無餘果人所證，故曰無餘

又　有人言：非二乘利鈍中根人得究竟涅槃　有人言：下中上者，七學爲下，羅漢爲中，辟支爲上　此三隨所滅處，皆是涅槃　有人言：下者聲聞，中者緣覺，上者佛也　如《涅槃》云：聲聞之人，以小涅槃而般涅槃　緣覺之人，以中涅槃而般涅槃　諸佛如來，以上涅槃而般涅槃也　明涅槃體性平等，無三差別。良以大乘者，得涅槃究竟。中下二乘，未得此理，故言事不究竟也

窺基《說無垢稱經疏》卷七　非一切有情當有證空而不涅槃　空無苦果，即名涅槃，以佛觀見眞如性空爲涅槃故　《瓔珞義》云：般涅槃，此云圓寂　涅槃有四：一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眞如理；二有餘依涅槃，謂苦因盡所顯眞理；三無餘依涅槃，謂苦果盡所顯眞理；四無住處涅槃，謂所知障盡，大悲般若所轉眞理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七　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　聲聞緣覺八萬劫，六萬劫，四萬劫，二萬劫，一萬劫所住，名爲涅槃　無上法王聖主住處，名大涅槃　古人解云：二乘諸果，經爾所時，入彼無餘涅槃　後起迴心，便引《楞伽》菩薩佛等化作文　經爾所時，耽三昧酒醉，然從彼起，迴向大乘。今解不然　彼二乘位，經爾所時，修行向大者，彼於先時未迴心前，所應證得有餘涅槃者，名爲涅槃　法王所得，名大涅槃　非二乘者，諸有學位已經八萬劫乃至四萬已入涅槃，亦非無學入無餘依身智並無　入涅槃已便起身智，經二萬劫等修行大行　《信解品》云：我等長夜修習空法，乃至住最後身有餘涅槃，則爲已得報佛之恩　《莊嚴論》云：餘人善根，涅槃時盡，菩薩不爾其二乘者，入無餘涅槃，善根若盡

圓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卷一　涅槃義別，略有四種　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雖有客染而本性淨，具無數量微妙功德　唯眞聖者，自內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　二有餘依涅槃　謂即眞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

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無餘涅槃：謂即眞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衆苦永寂，故名涅槃。四無住處涅槃：謂即眞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切有情皆有初一，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

智周《大乘入道次第》卷一　能證生法二空之智，名爲般若。所證生法二空眞如，名如來身。由智證理，離諸障染，不爲染縛，名爲解脫。

又　言涅槃者，是圓寂義。若唯般若，眞如未證，障未解脫，何名圓寂。若唯眞理，能證智無，煩惱不斷，亦何名寂。若唯解脫，解脫體假，理智俱無，誰名圓寂。是故三別不名涅槃，此言總意要非即異，三法俱時，方名爲入大涅槃也。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四　涅槃者有三種：一小乘涅槃，謂有餘無餘。有餘者，有餘身智。無餘者，無餘身智。同數滅無爲爲體。二者三乘涅槃，有其五種：一無住處涅槃；二自性涅槃；三方便淨涅槃；四有餘涅槃；五無餘涅槃。無住者，智悲相導，無住著故，此義通因果。性淨者，本有故，寂滅故。方便淨者，藉緣修故。涅槃同前釋。有餘者，有餘應化，未窮盡故。無餘者，法身無餘，順寂滅故。三一乘涅槃者，如前所有義。若約別教言，即十種涅槃，如離世間品說，餘義如別章。

慧沼《法華玄贊義決》卷一　若爾如何名爲涅槃。

答：假名涅槃故。第二云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又云：爾時心自謂得至於涅槃，如增上慢自謂得果。其實不得，此亦如是。

又　問：如求三車將爲勢力，說火宅喻令其生厭，不令更求。別說三車，而爲對治。既有定人，實無涅槃，而有增上慢。以有世間三昧三摩跋提，實無涅槃而生涅槃想。對治此說化城譬喻，應知既有學執世間三昧以爲涅槃，實非涅槃，名增上慢。今即爲說世間三昧名爲化城，應如火宅，令厭不取。如何得云第四人者，方便令入涅槃城。故若是取世間三昧名爲涅槃，豈不增彼執耶。又不知化求入彼城。既說爲化，如何勤求後方向大。

答：正爲無學談其昔事。權令得息，求欲暫息，爲趣空所，令趣向大。今更餘義對治有學，不定之人堪能向大。有定之者執彼無學所得涅槃，將爲究竟，作意欣趣。今佛爲說彼非實滅，猶如化城。所以昔日說爲涅槃者，是我方便，令退且人假涅槃城使得息疲。過此城後，令入大涅槃城珍寶處故，令有學知捨此求大故，爲對治說作化城。而爲對治非是即今第四人者說作化城，更便求入。應如文釋，與理不違。愚見若斯，更恢妙釋。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三　第七世間涅槃門者有二：初隨相，二融通。初中有四句：一或唯世間謂地前及凡位所居。二或唯涅槃謂諸佛果位所住涅槃，設自受用土亦得是彼大涅槃攝。三或亦世間亦涅槃，依《寶性》等論依無流法界中有三種意生身應知。彼因無流善根之所作故，名爲世間，非是有流業煩惱作，亦名涅槃。依此義故，《勝鬘經》云：世尊，有有爲世間，有無爲世間，有有爲涅槃，有無爲涅槃。解云：有爲世間是凡位，無爲涅槃是佛果，有爲涅槃無爲世間是變易報。所望異故屬俱句。四義准諸佛清淨法界是非世間，非涅槃，以非是二乘涅槃故。又亦非雙林涅槃故。二融通者亦四句：一或唯世間謂佛淨土亦悉是器世間攝故。二或唯涅槃謂衆生染土亦相盡同性故。三或俱以理事無礙故。論云：世間與涅槃無毫釐差別。以無別故，無二而二雙現前也。四以無毫分別故。二而無二，形奪俱盡，故俱非也。經云：如來不見生死，不見涅槃。又此經云：世間與涅槃，二俱不可得。此之謂也。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五〇　大用無涯，謂正宗涅槃，而便分身無邊。窮於來際不動三昧者，究竟寂滅也。由寂無動故，無所不動耳。涅槃受純陀供處大同於此，而佛數少順機不同故。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七　疏：又二互相待故俱空等者，謂上約因緣，因他立稱。故無眞實不融二體。今明雙融此有三意：一相待；二相即；三相奪。今初，相待俱空即相待門，謂因涅槃方說生死要，因生死方說涅槃。若高下相形，若無有高則無有下，若離涅槃則生死不存。若離生死則涅槃不立，故俱空也。次言二互相奪故皆寂者，此有二意：一者相即門。生死實性即是涅槃，則涅槃之相假說生死，如波與水舉一全收故。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二由相即故便互相奪。生死即涅槃即無生死，涅槃即生死則無涅槃。故涅槃非寂靜，生死亦非喧故，皆寂也。

又卷五六　背生死向涅槃，菩薩了性本平等，生死即涅槃故。不捨生死而取涅槃，不離不在納法在心，故云平等攝取。疏中觀云下，引證釋成，即《涅槃品》偈云：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之二際無毫釐差別。今但義引三句，意已具矣。若

更廣說應有四句。一全涅槃故，無毫釐差。以世間實性說爲涅槃，涅槃之相說爲世間。以性收相，無相非性故，唯涅槃亦無有差。二全世間故，無毫釐差。以相收性無性非相故，三全世間之涅槃與全涅槃之世間，無毫釐差。以雖互收，不壞二相故。四全世間之涅槃非涅槃也，全涅槃之世間非世間也，非世間與非涅槃無毫釐差。以性相互奪異，不可得故。

又卷八〇 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衆生故，名入涅槃。薦福釋曰：若將喻類法喻文不足，以法云解脫之法，亦非涅槃等。喻中應云：唯一一點不成伊也，以解脫等三有一一不成故。夫證涅槃須有能證身，須有智慧火，煩惱等滅。此三法合名證涅槃。若唯身亦非涅槃，唯般若亦非涅槃，唯解脫亦非涅槃，此三各別未有斷證，亦非涅槃，喻別亦不成。

又 涅槃體一，約時不同，得二名字。言體一者，於此宗中煩惱業思以道力故，應起不起。擇滅無爲，是涅槃體，此體是一。約對身智，得二名字。身智未盡，說前涅槃以爲有餘。身智盡，竟向前涅槃轉名無餘。非身智滅，即名涅槃。以身智起已謝滅是無常故。若斷因故令後不起，是非擇滅，故非涅槃。

二依《成實》，涅槃體二：生死因盡，名一涅槃；生死果盡，名二涅槃。由有宗中要道親斷，方稱擇滅。身口二業及生死果，非道親斷故不取之。《成實》由斷煩惱餘不起故，見修斷故，亦得擇滅，故名涅槃。然望大乘皆名有餘，有餘變易故。

若依大乘，遠公自有四別。一云二死因盡，名曰有餘；二死果盡，名曰無餘。二云分段因果盡，名曰有餘；變易因果盡，名曰無餘。三云分段因果及變易因盡，名曰有餘；變易果滅，名曰無餘。四者唯就變易因果爲二。分段因果屬小乘故，若依《金光明》約三身說。《三身品》云：善男子，依此二身，一切諸佛說有餘涅槃，依法身者說無餘涅槃。何以故？一切無餘究竟盡故。依此三身，一切諸佛說無住涅槃。何以故？爲二身故不住涅槃，離於法身無有別佛。何故不住涅槃？二身假名不實，念念滅不住故，數數出現，以不定故，法身不爾，是故二身不住涅槃。法身者不二故，不住生死，依三身故，說無住涅槃。準上經文法身，即是自受用身，常在密嚴佛土。一切餘盡者，是煩惱正習分段變易皆盡。肇公云：生名有餘，滅名無餘，亦即此中意。

下疏用之。

若依《唯識》云：一有餘依涅槃，謂即眞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二無餘依涅槃，謂即眞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衆苦永寂，故名涅槃。釋曰：此通大小，而說眞如爲體，即異小乘。論下料揀云：如何善逝有有餘依問也。雖無實依，而現似有，惑苦依盡，說無餘依。非苦依在說有餘依，是故世尊可言具四。釋曰：此答有二：前明示有同於二乘，後明以無漏蘊爲有餘依，故云非苦依在。

又卷八一 若攝相說下後，明攝相中文有四別：一約理智相攝。以離理無智，離智無理，如珠之明，如明之珠故。《般若》云：覺法自性離諸分別，爲菩提故，則有理矣。涅槃中有般若德故。二智性本有，下本有修生相攝，則性淨但名涅槃，方便淨者方爲菩提。今明二淨俱通上二。今疏但顯別說所無故，於菩提說性淨等。上說菩提如虛空故，世界成壞無增減故。《涅槃經》說：修習常住二字爲滅相者，我於其人爲般涅槃。彼中宣說，本隱今顯。法常名常，方使修生，報常名住。修此二字爲大涅槃寂滅之相，大般涅槃猶顯其心故，佛證之爲般涅槃。故知各具方便性淨，三隨一爲門，下雙結前二。四今以涅槃下結歸涅槃。

又 第十至結歸無住結上九門，皆歸無住涅槃。於中二：先釋經文，後結歸無住。今初即是結前之義，言誰獨非涅槃而欲捨之耶者，即側用玄得中文。彼以第九考，得難云：經云衆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內。又云：得涅槃者五陰都盡。譬猶燈滅等下結意云：若有可得涅槃，五陰不都盡，陰若都盡，誰得涅槃。故玄得答云：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既論涅槃故，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若即涅槃以興言，誰獨非涅槃而欲得之耶。意云：衆生即涅槃故。更不可得下，引淨名衆生即涅槃相，此明一體故無可得。今言一體故無可捨，衆生即涅槃。若捨衆生，即捨涅槃也。

寶臣《注大乘入楞伽經》卷七 大慧復有異彼外道所說至及以意識名得涅槃。此示如來眞實涅槃，令開悟已隨順證入，如經自明。故《成唯識論》約三乘人：本有修顯涅槃義別，通有四種，餘皆邪見。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眞如理。雖有客塵所染而本性淨，具無數量微妙功德，無生無滅，湛若虛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一切分別，尋思路絕，名言道斷，唯眞聖者內自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

二有餘依涅槃，謂即眞如出煩惱障　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

三無餘依涅槃，謂即眞如出生死苦　煩惱既盡，餘依亦滅　衆苦永寂，故名涅槃

四無住處大涅槃，謂即眞如出所知障　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

一切有情皆有初一，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佛世尊可言具四

上諸外道種種異計，即是迷此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墮於邪見，各妄分別起涅槃見也　上修無常觀，不念境界，如燈盡等起涅槃想，即此有餘依無餘依涅槃也　上能了達唯心所現，入於佛地，超心意識等名得涅槃，即此無住處大涅槃也　涅槃，古翻云無爲，亦云滅度　唐譯云圓寂，謂德無不具，障無不盡也

又　涅槃，古翻云無爲，亦云滅度　唐譯云圓寂，謂德無不具，障無不盡也

心力

綜述

慧遠問，羅什答《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二　佛說一切色皆虛妄顚倒不可得，觸捨離性畢竟空寂相　諸阿羅漢以慧眼，諸菩薩以法眼，本末了達，觀知色相　何得言定有色相耶　諸佛所說好醜此彼，皆隨衆生心力所解，而有利益之法　無定相，不可戲論　然求其定相來難之旨，似同戲論也

寶唱《經律異相》卷三四　心能令人得佛，得生天上，得作辟支佛，得阿羅漢，皆是心力也　若心念惡，令人墮地獄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七《菩薩十力義》　十名是何　一直心力，一切世界無染著故　二深心力，不壞一切諸佛法故

又　又《首楞嚴》中更說十力　一菩提心力，堅守不失

智顗《觀無量壽佛經疏》卷一　問：云何行者，具少時心力而能勝於終身造惡耶

《大論》有此責，是心雖少時，而力猛利　如垂死之人必知不免，諦心決斷勝百年願力　是心名爲大心，以捨身事急故　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爲健人也

又《摩訶止觀》卷一六　魔是惡緣所感，善是心力所致

延壽《宗鏡錄》卷九六　《弘道廣顯定意經》云：佛言：又復三事，心之所生　諸法無常，從其心生　諸法皆苦，亦由心生　諸法無我，亦從心生　乃至能一其心，知衆生心　順行化之，是則心力

自由

綜述

裴休《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卷一　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　透得三界境過，名爲佛出世　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　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　不是一向不生，秖是隨意而生　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

慧然《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卷一　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眞正見解　若得眞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　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　道流秖如　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　如山僧指示人處，秖要爾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　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　爾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　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

紹隆《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一三　入寺小參，金剛王寶劍，截斷玄機　正眼摩醯光，吞諸祖目　機鉄兩舉一明三，左轉右旋七穿八穴也　須是個風吹不入，水灑不著，針劄不入，快活自由底漢始得　若也浮逼逼地，尚留

觀聽，猶涉形聲　說妙說玄，舉今舉古，進前退後，敲床豎拂，行棒行喝，則沒交涉　直得淨裸裸赤灑灑，還有相見底麼　若有，須是同道人方知同道事　若非，同道者畢竟沒來由　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　十方聚會無餘事，共向曹溪路上行　復顧云：正眼橫頂門，神符懸時後，幸是師子兒，各作師子吼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五　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

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

問云：何是心解脫

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　亦不守無求爲是，不住盡處　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　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　汝莫言有少分成善，將爲便了　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　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麵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裏悽惶，未有去處　到恁麼時，整理手腳不得也　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　爲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爲好境　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蓄良賤亦總未定

問：如何得自由

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　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　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　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　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切就自己　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名導師　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　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章陀經，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　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　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準寒人　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　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　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　只恐不是佛，初一切有無諸法轉　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　先有福智載去，知賤使貴　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　握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

又　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名爲解脫人　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彼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　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本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緣界生死諸入和合，廓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　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　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幹於懷，纔食接命補破禦寒，凡夫如愚，如聾相似　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　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　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　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　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　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

宗寶《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一　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　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　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　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　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是名見性

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

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　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　所以不立一切法　諸法寂滅，有何次第

成佛

綜述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四七　僧亮曰：第二難闡提不應成佛，何者　四人是邪定　若邪定不定，正定亦應不定　若不定者，涅槃則非常若有常樂，則闡提不應成佛也

寶亮曰：此下作不定難且前並列不定之事，然後結難　若闡提不定，後

還成佛者，萬法皆然。涅槃既是萬法之數，亦應不定，還可作生死法瑤曰：若更是不定，當知無有常樂也。

又卷五四　道生曰：智解十二因緣，是因佛性也。今分爲二，以理由解得。從理故成佛果，理爲佛因也。解既得理，解爲理因，是謂因之因也。僧亮曰：觀智於涅槃爲因也，以菩提智是涅槃觀智，是菩提故。所以不於菩提爲因因者，欲周歷四法故耳。

又　道生曰：成佛得大涅槃，是佛性也。今亦分爲二，成佛從理而至是果也。既成得大涅槃，義在於後，是謂果之果也。

僧亮曰：涅槃是菩提之果，望觀智而言是果果義也。

吉藏《法華玄論》卷四　問：低頭舉手善，云何成佛

答：昔竺道生著《善不受報論》，明一毫之善並皆成佛，不受生死之報。今見《瓔珞經》亦有此意。《成論》師云：一念善有習報兩因，報因則感於人天，習因牽性相生作佛。今明此義並成難解，經云：有所得善，不動不出。凡夫習因之善，既有所得，云何得成佛耶。則以此言還責生法師也。今明善因，有受報不受報義。有所得善，受有所得報，無所得善受無所得報，謂受報義也。有所得善不受無所得報，無所得善不受有所得報，謂不受報義。故《大品》云：有所得善不動不出，無所得善能動能出，即是證也。

問：人天善根既是有所得，云何此經明皆成佛耶。

答：人天善根蓋是得佛之遠緣，故云成佛耳。《大品》明其近不取其遠，故無所得善能動能出，有所得善不動不出，此經近遠通說，故並云成佛

問：人天善根云何遠成佛耶。

答：人天善根有二種：一者習因，二者報因。報因則感人天身，以有習因值佛菩薩聞說大乘，生一念無所得信，此無所得信是佛道種子。藉前有所得，生後無所得，故《智度論》云：有所得者是無所得初門，故云是遠緣

又卷七　問：何故授劫數起，唯是佛耶

答：成佛事大，非是佛果無以授之，又成佛必須佛授。所以然者，成佛必須見佛性明瞭法身顯現。十地已還，見佛性未明，法身未現，故不得授。見性明瞭法身顯現記也。

問：如十地菩薩，知他未來一劫乃至十劫成佛，何故不得授其記，汝過十劫當成佛耶。

答：雖知成佛久近，亦不得授之。但成佛事大，必前佛後佛相傳，須佛授也。五者二世授記，自有佛在世爲其授記，自有懸授佛滅度後人記。如《化城品》云：我滅度後，復有弟子，生在餘國，聞《法華經》得成佛道也。六者今昔二種，昔但授菩薩作佛記，未授聲聞記。今亦授菩薩，亦記二乘。七者善惡二種授記等，不記調達惡人，今始記之。八者男女現成佛不現成佛記，昔明女人不得現身成佛，今記現身成佛如龍女等。

又卷八　但轉有二種：一者他轉，二者自轉。此二種開三種成佛：一者法身成佛，謂坐無生觀道場將滿不二念。若假諸佛爲作因緣故，無生觀輪於心中轉，名爲他轉。二者應身成佛，謂十地行滿，坐於道場，無師自悟，名爲自轉也。此二皆是大乘三藏所無。次明三僧祇劫行滿三十四心成佛，亦無師自悟得眼智明覺此三藏成佛。成佛雖多不出此三。若以本跡而言，初一爲本，後二爲跡。大小爲論，初二大乘，後一三藏。權實而言，三藏辨權，大乘有權有實：法身爲實，成跡身爲權成也。

又　但成佛有二種。一法身成佛，如從初發心至等覺地後，轉成妙覺地佛。此是變易生死將傾故，於三界外法身成佛也。依《攝大乘論》，三界外有四種生死：三地以還，名方便生死。四地至七地，名因緣生死。八地至十地，名有有生死。金剛心一剎那，名無有生死。《佛性論》云：三地是世間地，宜名世諦，亦是福德。福德望智慧，則福德是緣義，名方便生死。四地至七地名出世間地，亦名眞諦，稱爲智慧。智慧是因，名因緣生死。論舉喻云：方便生死如無明生行，因緣生死如行生識，故知無明爲方便而行正是因也。有有生死者有生亦有死也，無有生死者但有一剎那生，後則轉成法身。法身成佛正是離無有生死。應身成佛者凡有二種。一者依大乘。十地行滿坐於道場，或有三界外淨土中成佛，或三界內淨穢土中成佛，二者小乘成佛定在三界內。《俱舍論》有二種釋：一云，佛於菩提樹下坐，作不淨觀乃至次第證盡無生智始出觀，名爲成佛；二云，於道樹下從四善根次第入見修道三十四心成佛。大小乘成佛異者，小乘從凡轉成聖，大乘從聖至聖

又《彌勒經遊意》卷一　成佛之體，更非異物，亦是衆生神識有續不斷，終成極果。若諸治滓穢，則衆纍斯盡。種智國明湛然常住在之曰則廣修萬衆行善滿，以成萬德也。故金剛心謝，法身即起，轉無明以爲明。故《大經》云：無明轉反爲明。若通論成佛，凡有識之者，皆是其體。故《大經》

云：而衆生悉皆有心　凡有心者，悉得三菩提。

別而論　唯積劫修行，金剛心後，衆德圓備，乃名眞成佛也　今大乘宗橫論之，假名說之，亦有此意，但一家義宗彼　若彼諸家，心識成佛云心打破，洗盡淨假名，名爲眞成佛　而彌勒者，如《十住斷經》與《諸佛下生經》意：久已成佛，但跡中一日出家，則此日成佛也　若論法身之體，名言心識絕。但慈悲滿足，不違誓願，萬德莊嚴。所以爾者，爲化物故，形雜界應，跡衆生故，種種應現，爲化物令出有無與生死故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一四　述曰：一切異生即頓悟人得成佛者，定色界後，後報利益，摩醯首羅智處生故。以色界中無二乘迴心者，《瑜伽》第八十云，變易生死所留生身即於此洲故也　彼無佛等可教化故，發心留身，唯在欲界，必生自在宮。唯異生色界後，也有學等迴心，但於欲界等地，隨多少生死盡，即受變易生。後往自在宮成佛，不往彼生故。其諸異生無欲界身受變易生死，變易生死不可死已，更生大自在宮故。至第八地身要生第四禪，得勝身已，方受殊勝變易身故。大自在宮者，謂淨居上有實淨土，即自受用身初於彼起證。是第十地菩薩宮。舊言摩醯首羅，今應言莫醯伊濕伐羅，即大自在也。此出《花嚴經》、《十地經》第十二卷。摩醯首羅，智處生也。《解深密》、《瑜伽》七十八，九，《對法》第六，《顯揚》第二，《瑜伽》第四等中，有大自在宮文。此唯他受用土，十地菩薩報身往彼。然由異熟同一地故，論說爲生。據實受變易，在下三天處，未得生淨土，今往故名生。《瑜伽》第四說，超過淨居大自在住處，第十地菩薩極熏修故，得生其中故。既成佛已身充法界。

又《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卷一　金剛聖道二障已拂，解脫道中無漏道備，冥眞契德，證覺利生已，故名成佛。

智儼《華嚴五十要問答》卷二　問：諸教有情，一切衆生，成佛前後，自他云何。

答：依小乘教，但一人成佛。若餘入成佛前後不同時，若教化有情，後時作佛，由無十方佛故。依三乘教，有十方佛，故得同時他處成佛。若他有情亦得能化，所化同時成佛，爲進退不定故。若依一乘教，於念念中成佛，皆盡所化有情。在諸位中十住以去乃至菩提皆盡衆生界，成位遍滿無有前後，爲同一緣起大樹故也

又卷二《十一成佛不成佛義》（稠林後釋）　問：菩薩修道，成佛不成佛差別云何。

答：依小乘教，但修菩提分業除有退者皆悉成佛，無不成佛。依三乘教，實行修道皆悉成佛。若對異機，現不成佛。若約正理，無成不成。依一乘教，皆對前機。若須成佛，則數數成皆新斷結，成佛亦不住。學地成佛若對不成機，則常不成由，如大海於諸位中無有溢滿，即《楞伽經》菩薩一闡提是。若對異病，機則無成不成。若對普賢，則亦成亦不成也。

又《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四　依《華嚴經》疾得成佛，有其五種。一依勝身，一生即得。從見聞位後，一生至離垢定後身即成佛。二依見聞，逕生疾剋。三依一時疾得成佛。四依一念疾得成佛。五依無念疾得成佛。初義有四。一依世界性等。十世界身輪王之子現身成佛，如普莊嚴童子等。二者依天子勝身。從三惡道出，生兜率天，現身成佛。三者依閻浮提勝功德身，如善財等現身究竟普賢之行，後生即見佛。四者依《法華經》龍女之身。南方成佛，義當留惑之身疾得成佛。二依見聞逕生疾剋者，如初地中說有三時益：一聞時益，二修行時益，三轉生時益。故《地論》云：是諸如來加護於諸菩薩，此人能聞持如是微妙法，此是聞時益。諸地淨無垢，漸次而滿足，證佛十種力，成無上菩提，此是修行時益。雖在於大海及劫盡火中，決定信無疑，必得聞此經，此是轉生時益。三依一時疾得成佛者，如善財童子於知識處，一時之間獲普賢法。四依一念疾得成佛者，如契普賢法一念即成佛，此依俗諦念也。五無念疾得成佛者，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是人見眞佛故。

普光《俱舍論記》卷五　《正理彈》云：豈不盡智，於成佛時亦不名得，況滅盡定。以諸菩薩住金剛喻三摩地時，名得盡智，得體生時名爲得故。又云：隨宜爲彼而通釋者，謂於近事而說遠聲。或金剛喻三摩地時，必成佛故，亦名成佛，無間剎那定成佛故。解云：正理論主爲俱舍通理實說，得在菩薩位。今於近佛成就事說，遠菩薩初得聲，故於佛位說得無失。

迦才《淨土論》卷一　經云：智通菩薩問佛世尊：何等是如來報身佛言：如汝現見我者，此是如來報身。復有清淨剎中，取正覺及當成正覺者，彼等一切皆是報身。

釋曰：淨土中成佛，作判爲報者，是受用身，非實報身也。若作化身，即

是細化身也　經云：汝現見我者是報身者，即穢土中亦見報也　即此經云：五濁中成佛，有正法像法末法，是應化身也　經判穢土中成佛皆是化身，而復言汝現見我者是報身　既穢土中得見報身者，何故淨土中不得見化身也，故知淨穢二土皆具兩身也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三　義准上下經意，有三種成佛：一約位以六相方便，即十信終心勝進分後，入十解初位即成佛　以此是三乘終教不退之位故，以一乘六相融攝即具諸位至佛果也

曇曠《大乘起信論廣釋》卷五　問：成佛要定三祇劫耶

有義成佛義定三祇劫，由種姓等皆平等故，佛大悲緣無偏爲故　《優婆塞經》及《智論》說：我於往昔寶頂佛所，滿足第一阿僧祇劫，然燈佛所二阿僧祇滿，至毘婆屍佛三阿僧祇圓，後九十一劫別修相好因，故知成佛定三祇劫，是故論中言皆經等　而有經說劫不定者，諸界諸佛相望而說，或隨衆生根行而言　若彼彼界彼彼諸佛定爾，所時方得成佛　有義成佛時劫不定，諸經論說義不定故　今者略顯五義不定：一通諸方，雖類世界劫數短長非定一故；二設一方，前後劫數人壽短長亦不定故；三諸菩薩不唯定居一世界中行勝行故；四一切時分皆不可說一念不生即成佛故；五諸劫相入一即一切，於一念中含多劫故　而說三祇方成佛者，且隨多分　極遲者說顯長時，修功德聚，廣作期限，求理實不定　由大乘法是最勝乘，若有猛利無間修者，亦有速疾得成佛義　故《金剛頂》、《理趣》等經皆說，現世登歡喜地，十六生後得成菩提　《大般若》說：勇猛菩薩百劫相續便得成佛　不爾，何故釋迦菩薩放大通佛已行妙行，又如何說超於彌勒　若超小劫，大劫亦然，故不可執定三祇劫

又《大乘二十二問本》卷一　第十八問云：大乘經中有說三乘是方便說，或說究竟，或說二乘皆得成佛，或說二乘不得成佛，義如何者

謹對：佛法教深廣無邊，隨所化宜隱顯異說　顯即究竟眞實理門，隱即方便隨轉理門　隨轉理門是不了義，隨小乘宗義可轉故　眞實理門是眞了義，是實大乘圓極理故　由有二種理門別故，經或說有定姓二乘，或經說有不定姓二乘，或得成佛，或不成佛　總說須然別分別者，略明種姓有其二門：一就種子別立五乘；二就眞如唯立一姓　初約種子立五姓者，《無盡意》等諸經所說，一切衆生有五種姓：一無種姓，謂無三乘出世種子，由此畢竟常處凡夫；二聲聞姓，謂即本有聲聞種子，由此定成聲聞菩提；三緣覺姓，謂本有緣覺種子，由此定成緣覺菩提；四佛種姓，謂即本有佛種子，由此定得無上菩提；五不定性，謂具三乘無漏種子，由此漸得三乘菩提　此種子非是新生，從本已來法爾而有　諸經論中言佛性者，即是第四成佛正因　由有此性當成佛故，故此種子名爲佛性　不以眞如名爲佛性　若以眞如爲佛性者，草木瓦石皆有眞如，則草木等皆應成佛　經說衆生得成佛者，唯約有此佛種性人，而說一切皆成佛者，即是一切有佛種者，非前三類皆得成佛　經說二乘不成佛者，說第二三決定性人，定入涅槃不成佛故　有說二乘得成佛者，唯約第五不定性人，迴心向大乃成佛故　經說闡提不出世者，但約第一無種性人，無三乘因永沈溺故　衆生既有如是五性，故佛爲說五乘法門：爲第一人說人天法，五戒十善生人天故　爲第二人說四諦法，命觀染淨成阿羅漢故　爲第三人說十二因緣，令觀因緣成緣覺故　爲第四人說波羅蜜，令修萬行得成佛故　爲第五人具說三乘，令漸修行成佛果故　既有如是定性三乘，故三乘法是其實理　而有經中說一乘者，但爲別攝不定性人，令捨二乘向佛果故　就權方便假說一乘，定性二乘若成佛者，則一乘法應是眞實，何故深密及諸經中說一乘法是不了義　後約眞如立一性者，即《涅槃》等諸經皆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即是諸法眞如，一切衆生平等共有，由有此性皆得成佛，故說衆生皆唯一性　既諸衆生皆當得佛，即一切行皆順眞如，是故唯立一乘正法　而經有說五乘性者，但由無明厚薄不同，出世因緣有小有大，故有五乘種性差別

無明厚者，未起信心是阿闡提，名無種性　無明薄者，發出世心，隨同三乘成三乘性，故有三乘決定性人　若於三乘俱可愛樂，是故名爲不定性人　此五種性既近熏成，近可令其得利樂故，故佛隨姓爲說三乘　爲無姓人說人天法，爲三乘人說三乘法，然其三乘有隱有顯　初爲別攝小乘姓人，令其證得小乘果故，是故隱覆爲說小乘　不言所說是小乘法，不道別有無上大乘佛說自身是阿羅漢，我與汝等同在一乘　衆生由得成聖果，不知別有究竟大乘，執我與佛等無差別　世尊爲破如是執著，及爲別攝大乘姓人，令普修行大乘法故，更爲顯說三乘法門　乃說三乘是其實理，言一乘者是權教門，《解深密經》依此而說　此就巖淺近緣門說，有此五性三乘法門，若就眞如微細正因，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是故究竟，唯有一乘　一切二乘，皆得成佛，決

定實無定性二乘，十方佛土唯一乘法。故知實理唯一佛乘，《法花經》等依此而說。而《深密經》言一乘法不了義者，一乘有二：一者方便，即前所說合三爲一。權說一乘，二者眞實，即《法花》說會三歸一，實說一乘。《深密》所言一乘之法不了義者，說前一乘，非說《法花》後教一乘，在《深密》後說《法花》故。既知衆生皆有佛性，一切皆得成佛菩提，故無一分無性衆生，盡未來際不出離者，亦無一類定性三乘。定入涅槃不迴心者，如此說者是小乘教。設有大乘作此說者，當知皆是隨轉理門，非是大乘究竟實理。

菩提達摩《少室六門集》卷一　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佈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

答曰：不得。

又問：因何不得。

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爲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謗佛，憑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佛無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作如是見解。

延壽《宗鏡録》卷一四　然成佛之義，約性虛玄，隨相對機，即有多種。如《華嚴演義》云：隨門不同，種種有異。門唯有多，且略分四：一約性，即一眞法界。二約相，即無盡事法。三性相交徹，顯此二門，不即不離。四以性融相，德用重重。

又卷一九　又大乘明一念成佛義有二：一者，會緣以入實，性無多少故，明一念成佛；二者，行行纔滿，取最後念，名爲一念成佛。如人遠行，以後步爲到。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如大乘取後一念成佛，即入一乘。以後即初，初念即是成。何以故。以因果相即，同時相應故。欲論其成者，成復成成復成也。衆生欲在後成者，在後復在後，在後復在後也。今舉一念成者，即與佛同位。未具究竟故，復有淺深之殊矣。如人始出門及以久遊行他土，雖同在空中，而遠近有別。是故十信十住等五位，各各言成佛者，而復辯其淺深。此中須善思之。

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録》卷四《再答日本國十問》　一問：定性聲聞，成佛不成佛疑。《解深密經》云：成就第一趣聲聞，一切諸佛盡力敎化，不能令其坐道場得無上菩提，我說名爲寂滅聲聞。《唯識論》云：定性聲聞入無餘涅槃者，身智俱滅，猶如虛空。非衆生數，更不發心。且經論若爾，而天（臺）〔台〕宗若何解釋《深密》《唯識》之文，顯定性聲聞成佛之道理耶。

答：《深密》、《唯識》經論是顯露施權之敎，聲聞趣寂，唯尚偏眞，依理發心，但成灰斷。未知實理，究竟眞常，欲趣菩提，終不可得。及至鷲峰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三周授記聲聞作佛，不可更執昔日經論，聲聞不得作佛也。

又　二問：闡提成佛不成佛疑。《善戒經》云：若無菩薩性者，雖復發心勤修精進，終不能得阿耨菩提。《瑜伽論》云：無種性誦持瑜伽。以無種性故，雖則發心及修加行，不堪圓滿無上菩提。如是經論，足顯闡提無成佛義。今天台宗於彼經論，若何融會。

答：所引《善戒》、《瑜伽》，發心修證稱闡提無性者，此是藏敎。發心同前二乘，未明中實眞常之性，非是闡提人也。其闡提者，信心未具，未能發心，謂無緣了二因，所以不云成佛。故《涅槃》云：或有佛性，闡提人有，善根人無；謂闡提有惡境界性。或有佛性，善根人有，闡提人無；謂善根人有善因緣性故。或有佛性，二人俱無。謂俱無緣了二性故。以上無緣了二性故，說闡提無佛性義。又經云：或有佛性，二人俱有。謂有正因佛性也。約此正因，闡提極惡有成佛義，是以涅槃終極顯性談常，不簡闡提極惡，咸同正性俱得成佛，況二乘耶。

又　三問：非情草木成佛不成佛疑。《涅槃經》云：若拘陀樹有心，我當授與阿耨菩提記。以其無心故，不與授記。《法相論》云：眞如能爲一切諸法所依，無心草木雖無所變，但有理性無行性，不可成佛云云。今天台宗如何解釋經論，建立非情草木成佛耶。

答：《涅槃經》法相論草木無心，但有理性無行性者，此是權敎。故簡無

情，爲起眞修，乃須進行方得成佛。緣修乃是無常，卽是本無今有義也。欲顯眞修，須依理性。理非今古，不簡色心，一成一切成，故說無情成佛也。又依緣修說：無情成佛者，相盡情忘，則無情悉成佛矣。

又　七問：龍女成佛權實疑。經云：八歲龍女於刹那頃發菩提心，乃至云卽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且三論法相宗難曰：彼娑竭羅龍王既是深位，權現龍身，豈其龍女成佛是實證耶。

答：他宗言權者，乃是高位聖人爲軌下凡，故示近成。若天(臺)(台)云實者，顯佛乘權巧妙力開性海不思議眞常，一念發心便成正覺。故疏引經云：法性如大海，不說有是非。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淨，取證如反掌。舍利弗舉女人五障以爲疑，智積明積劫行行而作難。龍女以圓珠獻佛，息衆疑心，何至今日更存猶豫故。

又　八問：龍女華座成佛別圓疑。且龍女成佛若是圓乘，當以虛空爲座，何故坐寶蓮華而是別佛座耶。又三周得記皆是未來成佛，何故龍女現身成佛，而無成佛劫國名號。何耶。

答：龍女是圓頓教中成道，法身頓顯。一成一切成，一身一切身，一土一切土，報智頓明。乃於蓮華藏界，身土不相妨，色心爲圓礙。雖坐寶蓮華，體卽虛空性，乃不思議圓融解脫大用也。若然者，何別之有哉。其三周得記未來成佛者，皆是鈍根聲聞，未曾修菩薩行，是故再歷塵劫修治。龍女乃是乘急戒緩之人，是故一超直入也。其如不言劫國名號者，當以通別二記伸之。通則不言，別則有之也。

元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一五　成佛得佛眼，二和顏悅色，當來得端正。成佛金色身，三善言軟語，當來言詞辯了。成佛獲四辯，四身起迎逆禮拜，等當來得堂堂之貌。成佛得三身，五心善好，當來不狂亂。成佛得一切智，六床座已床與人暫坐，當來七寶床，成佛師子座。七房舍己房留他暫宿，當來得自然宮殿，成佛獲四禪室。

蘊聞《大慧普覺禪師語録》卷一九　僧問趙州：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柏樹子成佛。

看此話不得作柏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柏樹子成佛。柏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定也思之。

淨土

綜述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一　什曰：寶積問淨土之相，故以淨相答之，淨相卽淨土因緣。淨土因緣有三事：一菩薩功德；二衆生；三衆生功德。三因既淨，則得淨土。今言衆生則是者，因中說果，下釋義中具三因緣也。

肇曰：夫至人空洞無象，應物故形。形無常體，況國土之有恆乎。夫以羣生萬端業行不同，殊化異被致令報應不一，是以淨者應之以寶玉，穢者應之以沙礫。美惡自彼，於我無定。無定之土，乃曰眞土。然則土之淨穢繫於衆生，故曰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也。或謂土之淨穢繫於衆生者，則是衆生報應之土，非如來土。此蓋未喻報應之殊方耳。嘗試論之，夫如來所修淨土以無方爲體，故令雜行衆生同視異見。異見故淨穢所以生，無方故眞土所以形。若夫取其淨穢，衆生之報也。本其無方，佛土之眞也。豈曰殊域異處凡聖二土，然後辨其淨穢哉。

生曰：淨土行者，行致淨土非造之也。造於土者，衆生類矣。容以濫造，不得不先明造本，以表致義，然後說行。

寶亮《大般涅槃經集解》卷五〇　寶亮曰：既列解十事竟。時衆有不達之流，謂言：釋迦唯修九事，不修於淨土。是以德王爲申疑而致問。佛下答云：十方諸佛，無有不修十事者。答一因不滿，不得成佛，何容我獨闕斯行。由世凝人言：此方有日月，他方無。作如此之疑者，與凝人何異。設譬既竟，於下愚之流，信心未立。故佛懸指西方無勝佛國，以示物云，是我之本國。今之所居者，是現來此化故。得知尋於此言無一佛應世，無穢無淨，其事如初功德中所明。此間既說東方滿月如來之淨，滿月佛於彼。復何容疑釋迦所王是穢。答：當彼土純淨，心無所執，亦不容與此間德王，作定有定無難同故。得知彼此兩國，各辨其一邊，令衆生盡得進行也。

慧遠《觀無量壽經義疏》卷二　云何不生，解有兩義：一就愚法聲聞以釋　執小迷大爲愚法，是愚法人捨現陰形，未即受身入無餘滅　不可思議劫未來無餘涅槃之後，心想生時，方於淨土受身聞法　龍樹據終說生淨土，此經就始故不說生　二就不愚法者以釋　阿羅漢中解小知大名不愚法，是人死已，即於淨土受身聞經而非一切　是義云何　土有麤妙，麤處雜小妙處唯大　又復麤國通有分段凡夫往生，妙土唯有變易聖人　彌陀佛國淨土中麤，更有妙剎，此經不說　華嚴具辨，彼不愚法阿羅漢人愛結已盡專心求大，生於妙土不生麤國　龍樹據妙故，說羅漢當生淨土，故彼文言：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無煩惱，名羅漢當生。

又　依《大品》，住宜說般若空慧爲因，修空慧除滅罪障故，於淨土欲生即生

依《涅槃經》，一切善業皆淨土因不可具列　麤要有四：一修戒爲因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自持淨戒不與犯重，同共止住得生淨國　二修施爲因曠路作井種植果林，施病醫藥造立僧房，供持戒人及說法者，造像立塔種種供養，如是一切悉得往生　三修慧爲因　書寫經卷乃至一偈聽受讀誦爲他演說，得生淨土　四護法爲因　守護正法，不謗方等，得生淨土　此等能爲一切土因，求安樂者宜須修之。

依《維摩經》八法爲因，故彼經言具足八法，行無瑕穢，生於淨土　何等爲八：一饒益衆生而不望報，此即是慈；二代一切生受諸苦惱，此即是悲；三所作功德盡以施之，此即是喜，由喜除嫉，故作功德，盡以施之；四等心衆生謙下無礙，此即是捨，捨除怨親，齊能卑敬，故等無礙，此四利他，後四自利；五於菩薩親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於自所學起信敬心，於人起敬於法生信；六不與聲聞而相違背，於他異學，祛息礙心；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於受用事，息瑕穢心；八常省己過，不訟彼短　恆以一心，修諸功德，所修行事，起專精心　此八能爲一切土因，求安樂者亦須修之

依《往生論》，五門爲因：一禮拜門，稱名禮拜阿彌陀佛，求生其國；二讚嘆門，讚阿彌陀佛光明智慧一切德；三作願門，願生其國，修彌陀佛所行所成；四觀察門，所觀有三，一觀彼國功德莊嚴，二觀彼佛功德莊嚴，三觀彼菩薩功德莊嚴，各有多義不可具列；五迴向門，不捨苦生，迴向爲首，所作功德，迴以施之，共生彼國

又《大乘義章》卷二三　言淨土者，經中或時名佛剎，或稱佛界，或云佛國，或云佛土，或復說爲淨剎淨界淨國淨土　剎者是其天竺人語，此方無翻，蓋乃處處之別名也　約佛辨處，故云佛剎　佛世界者，世謂世間國土境界　盛衆生處名器世間　界是界別，佛所居處，異於餘人，故名界別　又佛隨化住處各異，亦名界別　約佛辨界，名佛世界　言佛國者，攝人之所，目之爲國　約佛辨國，故名佛國　言佛土者，安身之處，號之爲土　約佛辨土，名爲佛土　若論其國，王領者有，不王者無　土即不爾，有身皆有　剎之與界其義則通，此無雜穢，故悉名淨剎性海蓮花須彌　諸如是等，寬狹別稱

問曰：國土衆生共俱，何故偏名佛國土乎

今明佛土不說餘故，又佛是主故，名佛土　名義如是此一門竟

又卷二四　土中有三：一神通莊嚴，二切境界變現無礙；二光明莊嚴，常有光明滅除闇冥；三相莊嚴，衆寶莊飾　故經說云：神通莊嚴，光相具足　受用淨者，是其土用　淨土境界，受用之時，能滅煩惱出生道　此前四種，明土體相　第五住處衆生淨者，寄人顯勝　無量功德智慧衆生，悉滿其中，故土勝矣　又以善人居住其中，故土清淨　後兩門中，初因淨者，舉因顯果　因有二種　一淨土行業，所謂布施持戒，行業如《維摩》說　二淨土德業，所謂淨土三昧法門　得此門已故，一切境界隨心迴轉　如金剛藏等入佛國，體性三昧，如是等也　住中之中，偏據後門故　彼又言：入佛土妙平等境界，名爲因淨。諸佛淨土法門，名爲上妙平等境界　菩薩證入，能有異現，說爲因淨　言果淨者，對因明果　泛論有二　一相淨果，菩薩曠修淨土行，得妙淨土，諸相莊嚴能淨無穢　二自在淨果，依前淨土三昧德業，種種異現《地經》所說義，當後門故。彼經中隨諸衆生心之所樂，與爲示現，名爲果淨隨別廣論，亦可無量，辨相如是

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四　問：前三二中亦有淨土，何故寂光獨名淨土

答：凡聖同居，聖少凡多，是穢非淨　方便有餘，但除見思，未斷無明，偏眞之淨非是眞淨　華藏世界帶別方便，未爲純淨，寂光無此故，受淨土之名也　一切衆生暫住報者，有云衆生雖即無始而有終暫時受報，佛無始終故居淨土　今謂佛登妙覺應在寂光，爲化衆生暫時應現壽命長短，而受果報故

云也

吉藏《觀無量壽經義疏》卷一　此經明淨土與《法華》中明淨土異者，《法華》兩處明淨土：一《見寶塔品》變穢爲淨土；二《壽量品》時衆見燒盡，吾淨土不毀　並今西方淨土　此二文則是三句義　時衆見燒盡，吾淨土不毀，則二質一處　變穢爲淨土，則一質一處　今文明淨土，則二質二處言吾淨土不毀二質一處者，只淨崛山在穢崛山處，此穢淨不相礙，而穢質被燒淨質不毀，故是二質一處也　變穢爲淨一質一處者，只是穢質變爲淨質，如變石爲玉，變土爲金　只向土石變爲金玉，土亦爾向機　今變爲淨穢，只在此一處，故是一質一處　此文明淨土二質二處者，西方之淨東土穢　東西二質，淨質在西方處，穢質在東土處，故是二質二處也

又《法華玄論》卷九《寶塔品密開本跡義》　問：《壽量品》云吾淨土不毀，今何故三變而成淨土耶

答：淨土多門下，明異質同處義，故淨土不毀，穢土被燒　今明同質同處義，故三變而成淨　同質者一淨質，一處者無兩質共處也

問：何故爾耶

答：今表衆生心垢應變而成淨故土變，又表佛身既非復實身，則正果變故依果亦變　以依果既變表正果將變也　下時衆謂佛無常國土磨滅，故明常在靈鷲山淨土不毀，明義不同故有變不變也　又有四句：一土淨人淨，如化佛將一菩薩來淨土中也　二者土淨人雜，如娑婆土淨而會有五乘之衆三土雜人雜　四土雜人淨　此已如《身子章》明也。

又卷九《次論淨土義》　問：經云餘衆生見燒盡，吾淨土不毀　是何淨土耶

答：羅什云，是異質同處義　淨穢二質同在一處，謂穢在淨處淨在穢處，故云同在一處

問：何由得爾耶

答：淨穢麤妙不同，故不相礙　如首眞天子身不礙於地，又如無間地獄雖百千共處亦不爲妨，又如提胡不礙麤器，況淨穢二質而相妨耶　故燒穢不燒淨，如欲界火不能燒淨居天身，況淨土耶

問：既有淨土，何故無有淨火能燒耶

答：穢土有三災，淨土無三災也

問：穢土爲三災所燒可是無常，淨土既無三災，云何得壞耶

答：第四禪勉三災，而有始起終滅故無常　復有念念無常，淨土亦具斯二也

問：穢土有劫數淨土亦然，何故不同有三災耶

答：劫直是時節名三災，必爲過患故穢土有，淨土無　如五濁例也　生法師釋淨土不毀云：夫佛之不在者，良以衆生穢惡故也，以穢故不在無穢必在　無穢故寄七寶以明之者，明無土砂之穢耳　雖有寶土之淨，比於無形亦何異穢質耶。以理論之，乃是無土義。既寄土言無，故云淨土　無土之淨，豈非法身所託。至於穢土被燒者，自衆生罪報，亦何傷於無不淨乎　是以衆生見燒，淨土不毀也。

又　又如《仁王》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　又《攝大乘論》明：眞如卽是佛所住土也　晩見《法華論》，亦明眞如常住爲土也　二舍那報身化諸菩薩處於淨土，故有四淨：化主淨，國土淨，徒衆淨，教門淨　此四皆由菩薩心器淨故，有此四淨，故舍那化菩薩也　三者釋迦化二乘卽是穢土，謂二乘人天心器不淨，故感四種不淨也　若合三身爲本跡二身者，法身託本土，餘二託跡土也　若然者，什公以土沙爲穢，寶玉爲淨，明異質同處者，此是跡身淨土耳　生公著《七珍論》，此是法身無淨土論，今請評之　若言法身不託土沙之穢，復不在寶玉之淨故云無土者，如前所判也　若取法身棲形實相中道之法亦無此土者，是義不然　詳生公意，但是無寶玉之土也，非無中道之土也。若爾生公得法身土，則失跡土。什公得於跡土，失於本土　若二師各明一義者，無所失。以今文具明三身，則具明三土　以昔未開三身，今始開之，三土亦然也

又《法華義疏》卷五　問：於淨土說三化三乘衆生不

答：可具二義　一者，被三緣故說三教　衆生往昔曾居穢土，備綮衆苦故厭之願滅，厭之願滅而性不可迴，雖生淨國，稱其本性，爲說三乘　如厭釋迦之穢國，生彌勒之淨土　穢心雖改，三性不移　故彌勒出於淨土亦說三乘　二者，身子之土雖無三緣，但爲菩薩傳化餘方故，說三乘之教也　雖有二義，以後義爲正　故下但列菩薩無三乘衆也，其劫名大寶莊嚴下第四明時節果　釋迦名賢劫　賢者善也，此劫內有千佛善人出世，從化主立名，故稱賢劫　今從所化菩薩受稱，故名大寶。不以珠碧爲珍，但用賢哲爲寶　彼諸

菩薩下第五明眷屬果，初標菩薩數。若欲行時下歎菩薩德，如是菩薩充滿其國者，總結菩薩衆也。舍利弗華光佛壽下第六壽命果，除爲王子未作佛時者，如釋迦佛若道俗合論則年八十，若論佛壽但有五十，今亦然也。

問：何故穢土佛壽短人壽長，淨土佛壽長人壽短耶。

答：佛壽長短，無有定相。但穢土感佛業弱，故佛壽短。感生死業強，故人壽長。淨土感佛業強，故佛壽長。感生死業弱，故人壽短。華光如來過十二小劫下第七明紹繼果，此勸悅往生者心也。華光雖沒而堅滿續興，則佛佛相次，豈可不願往生耶。號曰華足安行者，寶華承足安祥而行也。其佛國土亦復如是者，雖有異佛興世而淨土不改，亦是悅往生者之心也。是華光佛滅度之後下第八明住持果，《大論》佛法凡有四時：一佛在世時；二佛雖去世法儀未改，謂正法時；三佛去世久，道化訛替，謂像法時；四轉復微末，謂末法時。今但舉初二攝末屬像也。

問：既是淨土，何故有小劫起耶。

答：今但論時節小大，非三災之小劫。就偈頌爲二：初正頌授記，第二釋授記意。就初爲三：第一總標授記，二釋，三結。總標如文供養無數佛下釋授記也。初一行頌上行因，次八行頌得果。得果中初半行頌時節果，一行半頌世界果，二行頌眷屬果，一行頌化主果，一行頌壽命果，二行頌住持果。華光佛所爲下半行第三總結也。其兩足聖尊下第二釋授記之意。所以授記者，令其自慶欣果行因也。不頌上敎門及紹繼二果，偈與長行廣略互現爾時四部衆下第二明大衆歡喜悟解。

又卷一〇　今次論淨穢兩土，辨佛依果。正果之義，應身示滅法身不滅。依果之義，穢土自毀，淨土不燒。故身但本跡，土唯淨穢。欲辨斯義故，有此文來也。此品既有淨土，今略論之。《法華論》釋此品，明有三身。今對三身亦有三土：一者法身棲實相之土。《普賢觀》云：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卽法身土。故《仁王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瓔珞經》云：亦以中道第一義名法身土。然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孰論身與不身，亦何土與非土，但無名相中爲衆生故，假名相說，故明身與土，雖開身土二實未曾二。但約義不同故，分爲兩：能棲之義說之爲身，所棲之義目之爲土也。如七卷《金光明・三身品》具有如如智及如如境，就義而望境卽土也。二者報身報土。但報身卽是應身，應身有二種，一內二外。內與法身相應，名曰應身，此猶屬法身與法身同土。《法華論》云：我淨土不毀而衆見燒盡者，報佛如來眞實淨土第一義攝，故此卽是報身土也。若外應之義名爲報身，化大菩薩於淨土成佛，此以寶玉爲淨土。此土乃不爲劫火所燒，而終有盡滅。所以然者，今開身有常無常三句：一者法身但常非無常，二化身但無常非常，三者應身亦常亦無常。內應身義名之爲常，外應之義名爲無常。身既三種，土亦例然：法身之土但常非無常，化身之土但無常非常，應身之土亦常亦無常。內應身土此卽是常，外應身土此卽無常也。若分淨穢二土者，法報二土此是淨土，然化身之土此卽不定，或淨或穢。

又《華嚴遊意》卷一　次問：若爲淨質，得在穢土耶。

解：此有數義：一者所以淨質得在穢土者，淨穢無礙，淨無礙穢故。淨得在穢處，穢無礙淨故。穢得在淨處，以不相礙故。淨穢得同一處。舊舉首天子爲證：首天子是色界淨天，來欲界穢處不相礙。首天子是三界中淨三界，尚不礙三界穢。今蓮華藏寶莊嚴國等非三界，非三界豈當礙於三界。吾淨土不燒者，火是顚倒三界火，亦能燒顚倒三界。淨土非是三界，三界火豈能燒不三界。火是穢火還燒穢，穢火豈能燒淨，故吾淨土不毀，天人常充滿也。又寶莊嚴國，只在一娑婆土中。掘鑿娑婆，不掘鑿寶莊嚴國。何者，鑿是三界鑿，只能鑿三界。寶莊嚴國非三界，三界鑿豈能掘非三界。色還鑿色，色豈能鑿妙，則此是什法師所解。從來彈此解，是他何處得此解，解是什法師解。什法師是三論師，卽三論義應須云奪取他，是故淨質得在穢處也。二者所以淨土得在穢處，且反問同處。汝言：那得此淨土耶。今釋言：此淨土是如來淨業所起。如來身既無礙所感之土，亦無礙身卽依正土，卽正依無礙依。感得無礙正依亦無礙，斯則正無礙故土無礙，以無礙故得在穢也。

又　何者只一淨土中有無量淨土。

故《華嚴經》云：有百億阿僧祇品淨土，西方阿彌陀下品淨土，聖服攝世界上品淨土。淨土既其如此，故知餘四土亦復無量。所以云此五種土橫攝一切土盡。橫既然豎，卽不定也。五種土中且明淨穢二土，此有無量四句。且辨一種四句，四句者謂：一質一處，異質異處，一質異處，一處一質異質異處此二句易解，餘二句難明。

且問：何者爲實若爲穢處

解云：實即是淨穢等，處即是方處之處　如淨實在西方處，穢實在東方處也　所言一實一處者：一淨實，一穢實　一淨實在西方安養處，一穢實在東方娑婆處，故言一實一處　言異實異處者，淨穢互望　淨實異穢實，穢實異淨實故　言異實，淨實處異穢實處，穢實處異淨實處，故言異處也　言異實一處者，此句難解　異實一義亦名異實同義，異同在一處也，且明異實同處　若爲是異實而同處耶　解云：淨穢異實，同在一娑婆處　如此經蓮華藏國在娑婆處，《淨名經》妙莊嚴國在娑婆處，《法華》云：餘衆見燒盡，吾淨土不毀，此並是淨實在穢處　此略明淨實同在穢土如此

又　問：何意淨土在穢處耶

解：此亦有二義　一者看華嚴淨名等意　爲欲教化衆生故，明淨土在穢處　只淨土在此何意不見，汝薄福鈍根斷常居心不見耳　若道穢土在東方淨土，在西方不得化緣　何者淨在西方，穢土東方兩世界遙隔，此不得爲化　今道淨土即在此，汝顛倒斷常心故不見，謂棄妄存眞捨無常取常樂，如此等居心心不淨　心既不淨故，不見淨土　若見淨土者，當須淨心，除如此眞妄常無常異　意清淨乃名正觀，以正觀故則佛土淨　爲化此衆生故，明淨土在穢處也　二者所以淨土在穢處者，爲適緣所見　如來用淨土，何爲不如富人畜寶物安置屋裏　如來用多許淨土作底今明　如來以此淨土，爲欲適緣　故肇師云：聖人空同無像，豈國土之有垣　聖身尚未曾有，亦復未曾無，豈復有土與不土　聖人未曾像不像，亦復未曾心不心　未曾心不心，心生於有心　未曾像不像，像出於有像　未曾像不像，像不像適緣　緣出於有像，未曾土不土　土不土適緣，未曾淨不淨　淨不淨適緣，緣若應以穢得度者，示之以土沙　若應以淨得道者，現之以寶玉　爲此義故，所以淨土在於穢處也　從來直云異實一處　不知何因緣故，淨穢異實在一處　今釋有如此義故也

又　次明土有四種：一穢淨土，二淨穢土，三穢穢土，四淨淨土　言穢淨土者，此是因緣淨穢也　何者　一往舍那釋迦開淨穢，二舍那爲淨，釋迦爲穢，此淨穢是因緣淨穢　非淨無以明穢，非穢無以明淨，故淨是穢淨，穢是淨穢　故舍那是穢淨，釋迦是淨穢　依果既然，正果亦爾　舍那是本，釋迦是跡，此因緣本跡　非本無以明跡，非跡無以辨本　本是跡本，跡是本跡也

言穢穢土淨淨土者，此即衆生顛倒業所感　以衆生顛倒穢穢業故，感得穢穢土　顛倒淨淨業故，感得淨淨土　前之二句是衆生顛倒所感也

問：穢穢土是顛倒業所感，淨淨土云何亦爲顛倒業所感，顛倒業何得感淨耶

解云：雖同顛倒，顛倒中有重有輕　顛倒重故，感穢穢土　顛倒輕故，感淨淨土　雖同顛倒，倒有重輕　雖同土土不同，土有穢淨也　今所化衆生，雖同顛倒，顛倒不同　有顛倒淨淨顛倒穢穢　前能化諸佛，雖同方便，方便不同　有淨穢方便，有穢淨方便　然土有此四，見亦有四　因緣淨穢土，因緣穢淨土　即諸佛菩薩因緣穢淨見，因緣淨穢見，衆生穢穢土淨淨土，則衆生顛倒穢穢見淨淨見　故土有四見亦有四也

又　次更兩種四句合明依正二果　且明一種四句　何者謂一佛多處，多佛一處，一佛一處，多佛多處　一佛一處者，如《涅槃經・德王品》中明：釋迦有淨土，在西方名曰無勝，此則一釋迦在淨穢等處　《大智論》云：釋迦有穢土，亦有淨土　釋迦穢土既有淨土，彌陀淨土亦有穢土，故云一佛在多處也　多佛在一處者，如《法華》明十方佛同在娑婆，亦如五佛共現信相之宰也　一佛一處，釋迦有東方，彌陀居西土也　多佛多處者，十方諸佛在十方土處也

又《勝鬘寶窟》卷二　所以授淨土記者，一表勝鬘心淨故生淨土，二欲引同行眷屬發願往生　就文亦二：初明無穢，次辨有淨　無穢中有二：一無穢果，二無穢因　無惡趣者，無三塗苦也　無老病者，無人中苦也　中年夭喪，名爲衰惱　又解無衰惱者，明無天中苦　天中五衰相現，是故生惱，故言衰惱也　不適意苦，前明無人天內苦，今明無人天外違緣不適意苦也　亦無不善惡業道名者，上來明無惡果，此辨無有惡因　十惡破戒違理名爲不善，造作稱業，通人向於三塗名之爲道　淨土中尚無此名，況復其事　依《攝大乘論》云：淨土中無七種衆生，謂二乘外道等　如彼廣說，彼國衆生以下，第二明有淨土，亦開爲二：一有淨果，二有淨因　彼國衆生，謂人與天，翻前諸惡趣也　色，翻上老也　老侵於彼壯，故以好色翻之　力，翻前病，病奪強力，故以力翻之　壽，翻衰惱，衰惱夭於長壽，故壽命翻之　五欲衆具皆悉快樂，翻上不適意苦　勝於他化自在諸天者，淨土是人中果報，勝彼天也　勝有二種，一境勝　如他化自在天，此人五欲昇降非並　《無量壽經》云：他

化自在天比無量壽國，如乞人之比帝釋。淨土五欲他化天優劣亦爾。二受用勝　穢土五欲受用生罪，淨土五欲受用生福，如香積飯等具二種勝也。彼諸衆生純一大乘者，上來明有淨果，今辨有淨因，即翻上亦無不善惡業道等。諸有修習善根衆生者，此是住處衆生對諸惡趣，教化衆生是淨土業，如經說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如是等是勝劣未成佛時，所化衆生修善根者，勝劣後成佛時得生其國。又他方世界大乘衆生，見聞勝劣國中純說大乘，故發願往生，如此衆生願生阿彌陀、阿閦佛土等。又上明淨土精妙，時衆或謂難往生，今欲引之。【略】惡修善者必得往生。

又　四上明淨土有三：一無穢，二有淨，三純善衆生來生其國。息一切惡，得土無穢果；修一切善，得土有淨果；度一切人，得純善衆生來生其國也。

又《大乘玄論》卷五　淨土第三，有二義：一通二別。淨土者，蓋是諸佛菩薩之所棲域，衆生之所歸。

總談佛土凡有五種：一淨，二不淨，三不淨淨，四淨不淨，五者雜土。所言淨者，菩薩以善法化衆生，衆生具受善法，同構善緣，得純淨土。言不淨者，若衆生造惡緣感穢土也。淨不淨者，初是淨土，此衆生緣盡，後惡衆生來，則土變成不淨也。不淨淨者，不淨緣盡，後淨衆生來，則土變成淨如彌勒與之釋迦也。言雜土者，衆生具起善惡二業，故感淨穢雜土。此五皆是衆生自業所起，應名衆生土。但佛有王化之功，故名佛土。

然報土既五，應土亦然。報據衆生業感，應就如來所現，故合有十土。就淨土中更開四位：一凡聖同居土，如彌勒出時，凡聖共在淨土內住，亦如西方九品，往生爲凡，復有三乘賢聖也。二大小同住土，謂羅漢辟支及大力菩薩，捨三界分段身，生界外淨土中也。三獨菩薩所住土，謂菩薩道過二乘，居土亦異，如香積世界，無二乘名，亦如七寶世界，純諸菩薩也。四諸佛獨居土，如《仁王》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諸淨土位不出此四，即從劣至勝爲次第。

問：以何爲土體。

答：上體有三。一相論其體有五，謂化處淨、化主淨、教門淨、徒衆淨、時節淨，無刀兵等。二若就三世間明土世間，則以七珍爲體。三者竪論義，望道而言，土以不土爲體，要由不土方得有土，即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也。攝論師云：識所變異是淨土，以心爲體。

今明有三種：若是法身淨土，以中道爲體，亦是報佛淨土。七珍爲體，亦是化身淨土，以應色爲體。通而爲論，皆是中道爲體，以二是用，有人言：佛無淨土，但應衆生報，以化主爲言，故言佛土耳。此是成論師意，非經論所明。經論云佛無淨土者，無分段變易淨土，有淨土者，乃是萬行所得眞常淨土。故經言：法身淨土是眞成淨土，報佛淨土。經論處處皆明淨土。

問有人言：淨土二處二眞，如西方淨土與此穢土，二者二眞一處，三者一眞二處。如《淨名》云：斷取妙喜淨土，置此穢土中，且是一土在彼復來此，故一眞二處。如是四師各成諍論。今明各有其義，莫執一邊傷其義味。身子見穢土，梵王見眞成淨土。上文十七句所明淨土是報土，足指案地等淨土是應土，餘文可知。

問：經云，衆生見燒盡，吾淨土不燒。是何淨土耶。

答：羅什云是異質同處義。淨穢麤細不同，故不相礙。如首眞天子身不礙於地，又如無間地獄雖百千共處亦不違妨，又如醍醐不礙盛器。況淨穢二質而相妨耶。故燒穢不燒淨土。佛開三身，以身例土亦有三土。又《仁王》云：唯佛一人居淨土。《攝論》云：眞如即是佛所住。《法華論》亦明：眞如常住爲土。

問：經云一質異見，是何物一質耶。

答：一質多種。若以一實相爲一質，以失實相故，有六道異見。《大經》云：是一味藥，隨其流處，有六種差別。如人見水即有三塵，一鬼見於火倒心所感故，成水火二見。如人見恆河爲水，鬼見爲火，天見爲地，魚見窟宅，淨穢亦爾。業不同故，見淨穢，實無如此淨穢，此是中道。土質淨穢二緣見其二土。《攝論》師明：皆唯識爲淨土體。就跡爲論：一質二見者，身子見佛土穢但見人土，梵王見天土，而佛土非人天土。如經云：寶莊嚴土，而況釋迦眞土。

問：一質二見可然，復淨質見穢，穢被燒淨燒不耶。

答：惡業故見不淨燒，而淨實不燒也。

問：淨質壞者，穢亦壞不耶。

答：穢隨壞也，於淨寄見穢耳。以淨壞故，即穢緣無所見。如鬼本於水見火，水竭不見火也，於穢質見淨亦然。

又《二諦義》卷三　淨土是淨報，穢土是穢報　淨土淨業感，穢土穢業感，既有淨報，穢報，淨業，穢業故不得一，但不相離爲即也

道世《諸經要集》卷一　問曰：何名淨土

答曰：世界皎潔，目之爲淨，即淨所居，名之爲土　故《攝論》云：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頗梨柯等，名清淨土　《法華論》云：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爲淨土　淨土不同有其四種：一法性土　以眞如爲體故　梁《攝論》云：以蓮華王爲淨土所依譬　法界眞如爲淨土所依體故　二實報土　依《攝論》云：以二空爲門，三慧爲出入路　奢摩他毘鉢舍那爲乘，以根本無分別智爲用，此皆約報功德辯其出體　三事淨土，謂上妙七寶，是五塵色性　聲香味觸爲其土相故　《攝論》云：佛周遍光明七寶處也　又《華嚴經》云：諸佛境界相中，種種間錯莊嚴　故《淨土論》云：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　又新翻《大菩薩藏經》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來在中若依經行，若住坐卧，其處自然八功德水出現於地　四化淨土，謂佛所變七寶五塵爲化土體故　《涅槃經》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乃至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等　又《大莊嚴論》云：由智自在隨彼所欲，能現水精琉璃等清淨世界　又《維摩經》云：佛以足指案地，現淨等事　又《十地經》云：隨諸衆生心所樂見，爲示現故　此諸經論所明，並約化爲淨土　由佛神力現故有，攝故即無，故名化土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一　菩薩取莊嚴佛國土者，謂初地已上菩薩生報淨土，隨其分量，於一一地見佛不同　自身有異，既處淨土之中，即是取自莊嚴淨佛土

何故前言聖人以無爲有其差別，無說無取耶

今破此疑者，謂諸菩薩以無分別智內證眞理莊嚴，故於外事形相之中即得七寶莊嚴　於內證莊嚴之時無說無取也，若於外事形相之中而言我莊嚴佛土者，此可爲取，菩薩便是住色等境中　既證無相之莊嚴，何名取淨土故偈云：智智唯識通　智智，謂修習無分別智，《唯識》謂智相應淨識　通者，謂達眞理，即眞莊嚴也　故《攝大乘》解十八圓滿淨土中云出世善根之所集起者，此說淨因也，謂要發菩提心修行出世善根　積集長時即能證會，故名爲因　又廣大自在淨識爲相者，謂以淨識爲淨土體也，心淨即佛土淨故也

又《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九　經：園林諸堂閣皆以種種寶成　贊曰：此中有三，一土相，二供養，三離怖　化土憂怖苦惱充滿，淨土離之　土相之中有事有功德，如無垢稱總持園苑大法林樹等，皆當准說　其淨土義如別章說　論云我淨土不毀而衆見燒盡者，報佛如來眞實淨土第一義諦攝故，非如化土世俗諦收　樂音有二：一盧各反縱賞也，二五教反遊縱勝處可生欣樂

又《阿彌陀經疏》卷一　故《佛地論》云：釋迦如來說《佛地經》時，地前大衆見變化身居穢土說法，登地菩薩見受用身居佛淨土說法

問：若生彼見化佛又居淨土，我此釋迦亦是化身，其土何以不淨　既自不同，明知彼淨土是報土，此穢土是化土

答：依《大論》引《目連問經》，釋迦亦示目連己身淨土　又佛說言：一切諸佛皆有淨穢兩土　如釋迦牟尼有淨穢二土，今十方諸佛阿彌陀佛亦爾

問：諸佛既同有淨穢二土，何故阿彌陀不見有穢，釋迦牟尼佛不見有淨

答：由此衆生有樂見淨土者，但說淨土之名　又由衆生不苦則不求涅槃，所以釋迦於衆生惡業之上作增上緣，示現穢土令衆生厭，然非釋迦亦處其穢　故《涅槃經》云：諸佛無有出於不淨土者，爲化衆生示現淨穢　故《維摩經》云：若諸衆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者，佛即爲現

問：若彼土是化又居欲界者，亦應有須彌大海

答：以佛本願力故，無諸山川江海四王忉利，以福力故依空即住

又　次問：十方更無淨土，何以獨讚西方

答：非爲更無佛土，恐衆生境繁心亂故隨願　《往生經》云：此處衆生信向者少，習邪者多，心意無定故　令衆生專心有在，故偏讚也　又若言十方皆有淨土，衆生之心則便慢緩　若唯一處心即殷重

問：彌勒下生此土亦淨，復是同界　佛勸生彼，何勝此間

答：此雖言淨由劣四天，當知西方勝過自在　又復此界有三惡道女色婬欲便利之穢，何得同彼　地既非勝，終還退轉　所以讚彼

又卷二　問：濁世衆生業重難化，教說三乘　淨土人衆信深易勸，何言四果

答：有二意，一欲明化澤被淺深故，五逆十念亦生其國　二顯莊嚴眷屬

故，多衆圍繞　故雖是淨土，亦有聲聞也　故《法華經》云：彼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亦說三乘。故《觀經》云：小乘根者生到彼土得四果也。

問：若論眞淨報土，二乘不令得居　若論化現，淨方四果盡皆得往　何故云皆阿羅漢，不說餘三果耶。

答：報淨土中聲聞權化，約其殊勝，不說化淨土中四果。皆有加行位中能伏，分別得居淨土。《無量壽經》云：二乘種不生。約報土。

又　問：生居淨土，何故不退。

答：無五退緣故：一無病苦纏故，二無違行故，三常誦經法，四常營善事，五長和順無諸違諍事。所以不退。此界人多退，反此應知。又有欲境所牽，多諸退屈也。

又《金剛般若論會釋》卷三　然淨土義如餘處說，佛身依土各自有異。

《成唯識》說：又自性身依法性土。雖此身土體無差別，而屬佛法相性異故。自受用身還依自受用土，謂圓鏡智相應淨識。由昔所修自利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就。從初成佛，盡未來際，相續變爲純淨佛土。周圓無際，衆寶莊嚴，自受用身常依而住。他受用身亦依自土，謂平等智大慈悲力。由昔所修利他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就。隨住十地菩薩所宜，變爲淨土，或小或大，或劣或勝，前後改轉，他受用身依之而住。若變化身依變化土，謂成事智大慈悲力。由昔所修利他無漏，淨穢佛土因緣成就，隨未登地菩薩所宜，化爲佛土。或淨或穢，或小或大，前後改轉，佛變化身依之而住。自性身土一切如來同所證故，體無差別　自受用身土雖一切佛各反不同，而皆無邊，不相障礙。餘二身土皆隨諸如來所化有情，共不共。前此經中勸捨後二，勸求前二。得二眞莊嚴，能現後二。故此中所說，與前文中離小攀緣法用相似。所爲機別，前信行地，若因若果，皆未圓滿。上敎十地菩薩因成得佛淨土故，致具足之名。

遁倫《瑜伽論記》卷四一　論其淨土有其三種：一自受用土。二他土，謂無量壽等。第三繫化淨土，謂穢土中暫化淨相。如《維摩經》說，足指案地顯淨土相也。由來諸德多興諍論。有說反化淨土有別處所，如極樂國九品往生。有說無別處所，如《淨名經》說足按變土。又如《大乘同性經》云：穢土成道名爲化身等。如此兩解，任情取捨。

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一　依小乘義，無別淨土　依三乘義，有別淨土，略準有四：一化淨土，謂化現諸方所有淨土；二事淨土，謂諸方淨土衆寶所成；三實報淨土，謂諸理行等所成；謂三空爲門，諸度等爲出入路。四法性淨土，所謂眞如。謂以依無住本，立一切法。

一乘淨土依準有十，爲此娑婆世界中諸四天下，敎化一切：一有種種身；二有種種名；三有種種處所；四有種種形色及有種種長短；五有種種壽命；六有種種諸得及以諸入；七有種種諸根；八有種種生處；九有種種業；十有種種果報。如是種種不同，衆生所見亦異。

問：欲明淨土，何故乃辨衆生分齊不同。

答：佛土自融，與法界等無別可別。何以故。由是佛土稱法界故。若欲取別，知其分齊。依衆生心業行增減定水昇沈清濁差別，印成佛土亦差別也。故文殊師利歎土深異，寄彼衆生成土相貌也。

問：一乘淨土大小多少染淨差別，云何得知分齊同異。

答：一乘淨土，一卽是多，多卽是一，具如《地論》廣釋。欲知分量，準其十佛卽可知之。闊狹分量，不同三乘所明淨土，與世界海亦別不同。若世界海卽在時中，同彼衆生見聞處，說諸佛淨土不同所謂故不同也。上件所錄三乘淨土異相，唯簡愚法小乘。

問：若爾，何故論云，有妙淨土阿羅漢當生其中，當知小乘亦有淨土。

答：小乘無有淨土，所以得知。凡生淨土，須有習業。小乘厭其色心，樂其無餘，因何得生淨土。今言生者，引小乘語，明彼阿羅漢先有淨土種子故，得羅漢當生其中。或是大阿羅漢卽是菩薩，當生其中。宜可知之。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三　四染淨者，若小乘唯染，三乘有二：一約位，二約法。初中有四對顯其染淨。一約因果，謂金剛已還菩薩所住名果報土，不名淨土，以過患未盡故。唯佛一人使習都亡，所居名淨。是故《仁王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二約一向非一向，謂八地已上菩薩所住得名淨土，以一向出三界事故。具足四句一向義故，謂一向淨，一向樂，一向無失，一向自在。七地已還未名淨土，以非一向出三界故。縱由願力而得出者，四句一向不具足故，謂無流觀智有間斷故，非無失等也。此依《攝論》辨。三約純雜，謂凡夫二乘雜居之處不名淨土，地上菩薩生處名淨故。《瑜伽論》說：世界無量有其二種，謂淨不淨清淨世界中，無那落伽傍生

餓鬼、亦無欲界色無色界，純菩薩衆於中止住，是故說名清淨世界。已入第三地菩薩由願力故，於彼受生，無有異生及非異生聲聞獨覺。解云：此第三地既名淨意樂，即是歡喜地，以約七地辨故。四約退不退，謂入十住已去不退位，三賢菩薩生處名爲淨土。於中亦有四果二乘等，如阿彌陀土生彼皆住正定等，堪任已還輕毛退位。三聚衆生共生之處，不名淨土。

又卷一一　第七願內淨土七義中，經內略無自在淨，以與同體不多別故。六中初三當相明淨，次一約人顯淨，後二舉因顯果。前中初體淨，次一相淨，後一用淨。體中同體有二義：一同以法性爲體，是故鎔融相入無礙。二以多爲體，多以一爲體，故名同體。是故論經無入字，明即是故不言入也。

問：與前帝網何別？

答：前是世界海，約緣起通染淨，互相變現。今是國土海，就理實言一元來是多，多本來是一，亦非彼此相涉等。

二具德莊嚴有三：一神通莊嚴，謂神變自在，或大小相容，或能起化宣說法故；二光明莊嚴，常放光明照除黑闇破無明故；三寶相莊嚴，衆寶集成具勝德故。略具此三，故云無量莊嚴。

三受用淨，謂受用此土，一令成斷德，煩惱永盡，故云離諸垢穢。二令成行德，淨妙行成，故云具足清淨。

四住處衆生淨，諸大菩薩悉具勝智充滿其國故名淨。

五因淨土，因有二：一生因謂修施戒等因，當得淨土果，如《維摩經》說；二依因此亦二種：一以鏡智淨識爲土所依；二後智通慧爲依，如下第十地入佛國體性三昧現淨土。今依此義故云常有等。

六果淨，果有二種：一因所生果，二示現果，謂果德自在臨機示現。今依此義故，云隨衆生心等。

又《華嚴經問答》卷一　問：三乘大乘教中，盛明三淨土。諸衆生令爲不退處三乘行者等，必至八地上者，定生他受用土。成佛者定在自受用土，豈至不退處而有退墮惡趣乎？

答：自宗如問，然而望一乘普法，法門不關，何妨有退也。又彼教中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何八地上定生淨土乎。十地下位唯在自異熟識所變果報土，然就增上緣故爲淨土耳。斷惑亦爾。彼經云：至金剛三昧，以無想信伏諸煩惱不斷，唯佛斷也。

又　問：若十種淨土但佛在不餘分齊者，與三乘教中自受用土有何差別乎？

答：不似。何以故。三乘自受用土但成人所感，自識中因所生五塵等土最勝故，不餘所及。今一乘淨土雖但在佛在，而非捨衆生業身等法，雖不捨而不同分齊，雖不同而即是其也。猶如夢所見等物唯覺心量，雖覺心量而不如夢計，雖不如夢計而不捨夢所見法。彼中道理應知，亦爾也。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二　三賢十聖住果報者，約人明也。分段變易二種生死，若身若土，乘因感果，住果報故。唯佛一人居淨土者，如來亦名無上覺者，隨身所居皆淨土故。一切有情皆暫住者，約法明也。等覺已前若賢若聖，有爲生滅，刹那不住，設令證如，亦暫住故。

曇曠《金剛般若經旨贊》卷一　然其淨土，有其二種：一眞淨土嚴飾無涯，即以智如爲其自體。二應化土。淨穢有限，隨彼根宜，依眞變起。若修無相，隨順無爲，此即名爲眞嚴淨土。眞土既成，化土亦就。是故經言：欲得淨土，當淨其心，乃至廣說。

懷感《釋淨土羣疑論》卷四　問曰：生淨土者，十二有支三界所攝。未知淨土分位緣生是何攝？

釋曰：此有二釋。一釋：淨土即三界所攝。未離欲惑，往生淨土。無明支行支即是欲界。識名色六處觸受五果種子，還是欲界。受取有支既是欲界，生老死果寧非欲界也。若已離欲界欲得色界心，十二有支即色界攝。法相道理其義決然。有說：淨土非三界。前已廣成立此十二有支據三界說，故於淨土不分別也。又此十二有支就穢土中，亦攝法不盡。如唯別定業受得別報果，豈得說爲十二支攝。故知分位緣生，攝法不盡也。

問曰：若生淨土不起諸惡者，爲亦不起諸煩惱耶。且如初地菩薩，猶有微細破戒之垢。三地菩薩，猶起我執。七地已來，猶有愛佛愛菩提障。如何亦生彼土。現是凡夫，即不起於諸惡煩惱也。

釋曰：生彼凡夫雖具煩惱，由闕惡境，不起何妨。如地獄衆生，十不善業道中，唯起五業道：貪嗔、邪見、惡口、綺語。地獄雖是惡趣，尚闕五惡業，況於淨土而無闕惡不生耶。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一　統之則淨穢皆稱佛土，若就行致唯淨非穢。然淨有二種：一世間淨離欲穢故，以六行爲方便，上二界爲淨

土　二出世間淨　此復二種　一者出世　所謂二乘以緣諦爲方便、權教說之無別淨土　約實言者、出三界外別有淨土、二乘所居　《智論》有文：二出世間上上淨、此謂菩薩即以萬行而爲方便、以實報七珍無量莊嚴、而爲其土　今此正明菩薩、兼顯二乘　然出世上上淨中、復有二種：一者眞極佛自受用、相累兼亡而爲方便　二者未極等覺已還　故《仁王》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　未極之中復有二種　一八地已上一向清淨、以永絕色累照體獨立　神無方所故、其淨土色相難名　二七地已還、未出三界　無漏觀智有間斷故、非一向淨　若依《瓔珞》入初地去、方爲淨土　三賢所居、皆穢非淨、此分受用變化別故　約此經宗、十信菩薩即有淨土故、今此文始自近友終成佛力、皆淨方便、故通萬行　然淨方便即是淨因、長行亦可爲等流果　如云久近善友、得生有善友之剎中故、即十事皆淨相也　然望莊嚴有同約門別故、望具因緣當知亦爾　又起具因緣通於染淨、此則唯淨　莊嚴多約其果、清淨多約其因　又前多修善此多治惡、故於世界、此如洗滌彼如粉繪

又卷四二　問：經中但云大方便智一切觀察皆如實知、廣說化生應形作用　《瓔珞論》中十自在、前起智門、後但云得分身智　何以論主判爲淨土分耶

答：淨土有二、一是能淨之因、二是所淨之果　此有二對：一相淨果、謂寶嚴等、以行業爲因、謂直心等；二自在淨果、謂三世間圓融等、以德業爲因、謂淨土三昧等　今約後對　然淨土行業始起在凡、滿在十地　淨土德業始起不動、終在如來。文分三別：一器世間自在行；二衆生世間自在行；三智正覺世間自在行　初是化處、次是所化、後是能化　具後二淨、方名淨土　然初一多約能淨、後二多約所淨　文影略耳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二六　疏　佛應統之下解妨、此有二妨：一皆名佛土妨、謂土有淨穢穢豈佛土　故今答云：穢亦佛土　三界朽宅屬於一人、娑婆雜惡居華藏內是我佛土　二然就佛言之、故無國而不淨者、通於穢土稱爲淨妨　此由《淨名經》中、寶積願聞得佛國土清淨、而佛答云：衆生之類、是則不揀淨穢、穢亦淨土

故生疑云穢名佛土、就佛統之穢名淨土、復據何理故有此

答：然佛土皆淨、所以身子見丘陵坑坎　佛言我此土淨、而汝不見、言既即穢而淨故　不思議者、即以上義會下偈文

又　波斯匿王讚佛、此前一偈半云：正覺無相遍法界、無生忍盡智圓明　寂照無礙眞解脫、大悲應現無與等、湛然不動常安隱、光明遍照無所照　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　在文易知　若《瓔珞經》亦云：佛子有土、名一切賢聖所居之處　是故一切衆生一切聖賢、各有自居果報之土　皆凡夫衆生住五陰中爲正報之土、山林大地名爲依報之土　初地聖人亦有二土：一實智土、前智爲住後智爲土　二變化淨穢經多劫數量應現之土、乃至無垢地土亦如是　一切衆生乃至無垢地、盡非淨土住果報故　唯佛獨居中道第一法性之土　是故我昔在普光堂、廣爲一切衆生說淨土門、以上二經唯佛爲淨

【疏】未極之中下、第四對也　言永絕色累者、即生公《十四科淨土義》云：夫未免形累者、八地已前在生空觀、即淨土出即居穢土　八地已上長在生空、即長在淨土、故須託土以自居之　八地已上永絕色累、照體獨立神無方所、土復何爲　意云：八地淨無生忍、得色自在、捨於分段故、云永絕色累　一切世間出世間心悉不現前、故云照體獨立　稱性普周故、云神無方所、神即心神

又卷四八　然皆菩薩化作示淨土不空、即彼論釋

妨云：云何淨土超過三界所行之處、而有天等以爲眷屬、天等皆是三界攝故

答云：淨識如是攝受變現、爲嚴淨土故不相違　第一釋也　或爲成熟所化有情、示現如是變化種類、第二釋也　即《阿彌陀經》云：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論云、或諸菩薩化作無量天龍等身、住淨土中供養佛故　第三釋也　或自化身爲天龍等、翼從如來是故無過　第四釋也　四義皆示不空爾　疏初明方所圓滿、此即標名　論云：如是淨土、分量圓滿爲同三界

爲不爾耶　問也　超過三界所行之處　答也

論釋云：謂大宮殿處所方域、超過三界所行之處　非如三界自地法愛執爲己有、所緣相應二縛隨增是彼異熟及增上果、如是淨土非三界愛所執受故、離二縛故、非彼異熟增上果故　如涅槃等超過三界異熟果地、乃至云如是淨土、爲三界同一處所、爲各別耶　問也　有義別有處說在淨居天、亦有處說在西方等　有義同處淨土周圓、無有邊際遍法界故　如實義者、實受用

土，周遍法界，無處不有，不可說言離三界處，亦不可說即三界處。若隨菩薩所宜現者，或有在色界淨居天上，或在西方等處所不定。

又卷五八　初明報應淨土，皆以法性土而爲其體，即事理無礙。二故令一多下，由相即性，以性融相，令報應等及染淨土互相即入。疏即自在淨者，淨土略有二種：一者相淨，即第三淨；二自在淨，即是今文。如摩尼下喻自在相，隨機現故，如身子螺髻各見不同。而言普皆清淨者，就佛言之，無不淨也。故《淨名》云：我此土淨而汝不見，即以自在圓通而爲淨也，如第八地。疏受用香飯下引《淨名》證身諸惑滅，證離過斷德入正位等。證成行德，等者等於《淨名》餘經。前敘體中已明，至《法界品》更顯。疏具德人居者，亦名人寶莊嚴，亦同《淨名》不謂衆生來生其國等。因淨如世界品。

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四　一念佛力修戒發願力生於淨土者，是化淨土非眞淨土，爲非見性及不了無明是一切如來根本智故，是有爲故，如《阿彌陀經》是也。

二作淨土　觀行所生淨土者，是化淨土，從心想生故，是有爲故，不見佛性本智慧故，則《無量壽觀經》是也。

又《新華嚴經論》卷六　第七明淨土權實者，夫以滔滔智海，茫茫莫究其涯；淼淼眞源，蕩蕩罕尋其際。遮那法界，體相通括於塵沙；方廣虛門，淨穢互參於無極。但隨自修業用，見境不同，致使聖說乖違，依根不定。或權分淨土於他國，指穢境於娑婆；或此處爲化儀，示上方爲實報。文殊位居東國，金色世界而來；觀音身處西方，極樂妙土而至。如權儀各別，啓蒙的信無依。今以略會諸門，令使創修有託；約申十種，以定指南：第一《阿彌陀經》淨土，第二《無量壽觀經》淨土，第三《維摩經》淨土，第四《梵網經》淨土，第五摩醯首羅天淨土，第六《涅槃經》中所指淨土，第七《法華經》三變淨土，第八靈山會所指淨土，第九唯心淨土，第十毘盧遮那所居淨土。

第一《阿彌陀經》淨土者，此爲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理，以專憶念想不移，以專誠故，其分心淨，得生淨土，是權非實。

第二《無量壽觀經》淨土者，爲一分未信法空實理衆生樂妙色相者，令使以其心想想彼色像，想成就故而生佛國，此權非實。

第三《維摩經》淨土者，佛以足指按地，加其神力暫現還無，是實報土未具陳廣狹，是實未廣。

第四《梵網經》淨土者，雖說一大華王而有千華，一一華上有百億化佛，敘化百億四天下衆生，然彼千華及彼華王，爲三乘菩薩見未廣故，分示報境，未成圓滿，是權未實。

第五摩醯首羅天淨土者，如來於彼坐寶蓮華座成等正覺，以爲實報，此閻浮提摩竭提國菩提場中成正覺者是化，此爲三乘中權教菩薩染淨未亡者說。言此閻浮提及六天等是欲界有漏，彼上界摩醯首羅天是無漏故，爲存染淨彼此未亡。此爲權教，未爲實說。

第六《涅槃經》所指淨土者，云如來有實報淨土在西方過三十二恆河沙佛土外者，爲三乘權教一分染淨未亡者言。此三千大千世界總是穢土，權推如來報境淨土在西方，此權非實。

第七《法華經》三變淨土者，此爲三乘權教菩薩染淨未亡者言。移諸天人置於他土，非實是權。

第八靈山會所指淨土者，此引三乘中權教菩薩染淨未亡者，令知此土即穢恆淨，諸衆信可未能自見。是實非權，信而未見。

第九唯心淨土者，自證自心當體無心，性唯眞智不念淨穢，稽眞任性心無恚礙，無貪取礙，任大悲智安樂衆生。是實淨土，以自淨故，敘化衆生令他亦淨故。是故《維摩經》云：唯其心淨即佛國淨，欲生淨土當淨其心。

第十毘盧遮那所居淨土者，即十佛剎微塵數蓮華藏佛國土。總含淨穢，無穢無淨，無有上下彼此自他之相，一一佛土皆充法界無相障隔。略言十佛剎微塵數國土，爲知無盡佛國不出一塵。爲無大小故，不立限量故，以法爲界，不限邊際，相海純雜色像重重。此爲實報，非是權收。

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三　經：自在願力生諸淨土故。

解曰：自在願力者，願由行力得自在故。生諸淨土者，所謂諸佛受用土故。然此菩薩自受用土與諸佛土處無有異，體別如前。此受用土體狀如何，依何乘路，即得生故。如《佛地經論》第一云：諸佛淨土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爲相。如來所睹，諸大菩薩衆所云集，大念慧行以爲遊路，大止妙觀以爲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爲所入門。此經上云修三脫門，今此又云自在願力，顯願由行得自在故，依彼乘路而得生故。何以知彼此地生耶。彼論解云，他受用土地上菩薩

乃得生故。

延壽《宗鏡録》卷二一　問：淨土以何爲體。

答：準《攝論》云，以唯識智爲體。爲佛及菩薩，唯識智爲體。即《金剛般若論》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若《佛地論》：以佛自在無漏心爲體，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淨心色也。又云：色等即是佛淨心所感。離佛自心之外，別無能感。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故。經云：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等是也。天（臺）〔台〕《無量壽疏》云：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昇沈。行開善惡，睹二方之麤妙。喻於形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乃至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此經心觀爲宗，實相爲體。記云：妙觀至道者，業行雖多，以心觀爲要術。一念心起，淨土宛然。無作體如，故言微行。一心三觀，皆空假中。能所雖分，互照不思議。境要在心原，即觀功也。橫周豎窮，平等無二。三觀因圓，三德果滿，皆由心要義成，故言至道要術。肇法師云：萬事萬形，皆由心成。心有高下，故丘陵是生。又云：佛土常淨，豈待變而後飾，蓋是變衆人之所見耳。是以衆生見爲土石山河，皆是自業之影起。菩薩純爲妙慧，即是眞智之所爲。離凡聖心，無眞俗境，如《華嚴論》云：此《華嚴經》明緣起法界門，理事無二，無緣不寂，無事不眞。十方世界，一眞性海。大智圓周，爲國土境界，總爲性海，爲一眞法界。非有情無情，隨業說故。爲《華嚴》中純眞境界，總爲智故。十住菩薩以慧爲國，十行菩薩以智爲國，十迴向十地以妙爲國，不說情與無情二見差別。以《華嚴經》爲彰本法異。三乘權學教故是無情，是有情有生有滅故。

又《萬善同歸集》卷一　問：唯心淨土周遍十方，何得託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取捨之念，豈達無生之門。欣厭情生，何成平等。

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境祇墮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其乃力量未充，觀淺心浮，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起信論》云：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眞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論》云：遊戲地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教化地獄，救苦衆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眞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羣疑論》問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觀衆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捨此生彼。答：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以眞統俗，無俗不眞。以俗會眞，萬法宛爾。經云：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諦諸法也。而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

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卷一　諸經所說淨土多種名字相濫，故須辨示。且如心淨土淨之言，人雖引用，不知本末。此言本出《維摩經》。彼說菩薩取淨土法，以諸佛淨土必假十方衆生同業共成故。歷劫化他令修善業，攬彼淨業以成其土故。彼經云：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乃至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十善衆生來生其國。乃至云：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彼文甚廣，不復具引。《金光明》云：願我來世得此殊異功德淨土，如佛世尊。《法華經》云：教諸千億衆，令住大乘法而自淨佛土。又云：少欲厭生死，實自淨佛土。淨名云：常修淨土，教化諸衆生。此等皆明菩薩取土法也。

又《淨名經》螺髻梵王語舍利弗：我見釋迦佛土清淨如自在天宮。佛以足指按地，大千世界百千珍寶嚴飾如實莊嚴佛淨土，乃至云我佛國土常淨若此。又《涅槃經》：佛臨涅槃，娑羅林間，變成淨土。經云：爾時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軟，衆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又如今經光臺所現極樂淨土，及結益中衆見彼國。此等皆是如來神力現起，所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刹是也。《仁王般若》云：唯佛一人居淨土。《圓覺經》云：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爲淨土。此皆法性理土所謂寂光土也。《法華》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淨土不毀，此即釋迦果報土也。上引諸經所談淨土，皆非今經彌陀極樂淨土。諸經論中此類極多，準前簡判則無濫矣。

夫一眞法界，身土交參，十佛剎海，淨穢無別，祇因衆生行業有殊，諸佛化現亦異，或權或實，或偏或圓，或暫或常，或漸或頓，一月千江，波波具滿淨月，萬燈一室，光光各顯全燈，理即一諦，相有千差，若非廣引經文，衆生何所取則，爰約諸教，略叙十門：一毘盧遮那淨土，二惟心淨土，三恆眞淨土，四變現淨土，五寄報淨土，六分身淨土，七依他淨土，八諸方淨土，九一心四種淨土，十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淨土。

一毘盧遮那淨土者，即諸佛本報國土，十蓮華藏世界海，一一蓮華藏最下世界，皆有十佛世界微塵數廣大剎，清淨莊嚴，一一廣大剎，復有十佛世界微塵數諸小剎圍遶，倍倍增廣，一一華藏世界，皆滿虛空，互相徹入，淨穢總含，重重無盡，如法而論，一草一木，一毛一塵，各各皆具此無盡法界佛及衆生，無二無別。或曰：此是衆生實報莊嚴，不同權教，推淨土於他方，是爲實教。

或曰：衆生雖具此實報，爭奈眞如無性，不能自證，漫漫長夜，無見日期，波波劫海，無到岸期，雖云地獄起妙覺之心，佛果現泥犁之界，其如眼前鐵床銅柱何哉，辟之餓鬼渴死於海邊，貧人數錢於金窟，祇見其虛，何名爲實，若非假之方便，由權入實，衆生豈有證毘盧之日也。

答曰：若約諸佛化儀則可，實相土中無此戲論，夫毘盧遮那，此云遍一切處，遍一切處，即無量壽義，豈有勝劣，祇因如來爲一分取相凡夫故，說有阿彌陀，在於西方，亦如《大云經》中，阿彌陀佛告一菩薩言：有釋迦在於娑婆世界也，未當釋迦爲生，則釋迦遍一切，而阿彌陀爲所遍之一處，當阿彌爲主，則阿彌遍一切，而釋迦牟尼爲所遍之一處，如一人之身，當自自時，不妨爲一切人之他，當他他時，不妨爲一切人之自，以是義故，自他不成，自他不成，即自亦遍一切處，他亦遍一切處，豈定有他方可執，是故西方毘盧，非自他故，何以故，毘盧無不遍故。若言權言方便，即有不遍，有不遍者，毘盧之義不成。

二惟心淨土者，直下自證當體無心，即是淨土，如《維摩經》云：《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大乘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經文繁多，不能廣引，大約謂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夫心是即土之心，土是即心之土，心淨土淨，法爾如故，此語豈非西方注腳，多有執心之士，卑此法門，以爲單接鈍根者，由於心外見土故也，夫念即是心，念佛豈非心淨，心本含土，蓮邦豈在心外，故知約相非乖惟心，稱心實證菩度矣。

三恆眞淨土者，即靈山會上所指淨土，引三乘中權教菩薩，令知此土，即穢恆淨，諸衆信而未見，夫穢性本寂，俗相恆空，本寂故，菩薩居穢常寂，恆空故，菩薩入俗常空，正顯淨義，但以衆生執海難清，識繩易縛，言業本空，則恣情作業，言行無體，即肆意寃行，犯永嘉之所呵，墮善星之所墜，以至生遭王難，死爲魔眷者，往往而是，嗟夫，使盡大地皆菩薩，則斯言誠爲利益，天下之菩薩少而凡夫多，則斯言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多矣。

四變現淨土者，如《法華經》三變淨土，移諸人天，置於他方，《維摩經》世尊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寶嚴飾，此是如來暫令顯現，亦是法爾，然智如鶖子，尚且如盲，劣根衆生，無緣復見，且人天置諸方外，全無接引之緣，神力暫現還無，即是恆常之土，豈若安養淨邦，曠劫常住，阿彌慈父，十惡不遺者哉，國土勝劣，居然可知。

五寄報淨土者，如摩醯首羅天，如來於彼成等正覺，此爲實報淨土，《起信論》云：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藏和尚云：何故受用報身在此天者，以寄報十王，顯別十地，第十地寄當此天王，即於彼身示成菩提，然彼天雖云無漏，未若蓮邦直出三界，何以故，在色究竟故。

六分身淨土者，如《涅槃經》，佛答高貴德王云：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曰無勝，猶如西方極樂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爲化衆生故，於此世界，現轉法輪，又《央崛經》，佛謂央崛曰：我住無生際，而汝不覺知，央崛云：若住無生際，何以生於此土，佛云：東方有佛，汝往問之，央崛往問，彼佛答言：釋迦者，即是我身，大意謂彼淨土是佛實報，此是分身，雖彰一佛之報境，未具攝化之義，佛分上即有，衆生分上即無，未爲殊勝。

七依他淨土者，如《梵網經》云，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周匝千花上，復現千釋迦，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等者，以初地化百佛利，則有百葉之

花二地化千佛刹，故花有千葉。若至三地，應見萬葉，四地億葉，次第倍增，爲是依他受用身分示報境，入地乃見，非如蓮池會上，十念衆生，頓見淨佛國土故。

八諸方淨土者，如東方藥師佛，南方日月燈佛，上方香積佛。佛佛各有淨土，諸經所述不可具載，皆是諸佛實報莊嚴。經中或有以佛神力，暫令顯現。或諸大菩薩，詣彼供養，緣彼佛末言攝生故，諸衆生亦無緣生彼。即如妙喜世界，釋迦雖記有往生者，未聞無動有普引之言。且其國有鐵圍須彌諸山，及鬼神婦女，當知嚴淨不如安養也。又如藥師如來，以十二大願，度諸有情。經中亦言有信心者，應當來生，稽彼願力，多是解脱一切憂苦。究竟安樂，未若阿彌陀如來，純以念佛，攝一切人往生彼土。

九一心四種淨土者：一曰凡聖同居土；二曰方便有餘土；三曰實報無障礙土；四曰常寂光土。

一凡聖同居土者，自分二類：初同居穢土，次同居淨土。穢土之中，凡聖居各二。凡居二者：一惡衆生，即四趣也；二善衆生，即人天也。聖居二者：一實聖，即四果辟支，通教六地，別十住，圓十信。後心通惑雖盡，報身猶在，皆名實也。二權聖，謂方便實報寂光土中法身菩薩及妙覺佛，爲利有緣應生同居，皆是權也。是等與四趣共住，故名穢土。次同居淨土者，如極樂中有衆生，妙喜國中有鐵圍男女之類，以無四惡趣，故名淨土。餘接同居穢土之中，既有諸聖，亦可名同居淨土。如娑婆世界，在華藏世界第十三重，亦云華藏也。

二方便有餘土者：二乘三種菩薩破見思惑，證方便道，塵沙別惑無明未斷，捨分段身而生界外，名曰有餘。故《釋論》云：出三界外有淨土，聲聞辟支佛出生其中，受法性身，非分段也。

三實報無障礙土者，無有二乘，純諸法身菩薩所居。盡塵沙惑，分破無明，得眞實果，而無明未盡。潤無漏業，受法性報身，亦名果報國。故《仁王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以觀實相發眞無漏，感報殊勝，七寶莊嚴，且淨妙五塵，故名爲實。色心不二，毛刹相容，故名無障礙。華嚴明因陀羅網世界是也。

四常寂光土者，妙覺極智所照如如法界，名之爲國，亦名法性土。但一眞如佛性，非身非土，而說身土。離身無土，離土無身，諸佛如來所遊居處，妙宗曰：經論中言寂光無相，乃是已盡染礙之相，非如大虛空無一物。良由三惑究竟清淨，則依正色心，究竟明顯。《大經》曰：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仁王》稱爲法性五陰，是爲極果。然十方刹土，隨心異見。七寶砂礫，當處差別。故霄川曰：極樂國土，四土不同。何則？約人天二乘，即前二種土。約菩薩佛，即後二種土。故知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等身，不妨更有丈六之身。華藏海會無邊佛土，不妨更有尼連河土。何以故？是法爾故，非是神力變現故。

十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淨土者，即阿彌陀佛西方淨土。其中所有大功德海，大悲智海，大願力海。若具說者，假使盡十方世界諸佛菩薩，聲聞辟支，天人鬼畜，下至蜎飛蠕動及一切無情，草木瓦礫，鄰虛微塵之類，一一具無量口，口中一一具無量舌，舌中一一出無量音聲，常說倍說，熾然說，無間說。經百億萬塵沙阿僧祇劫，亦不能盡。今且略釋：一身土不思議義；二性相不思議義；三因果不思議義；四往來不思議義；五寃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

一身土不思議義者，阿彌身中有無量衆生，衆生身中有無量阿彌，國土亦然。是故一衆生念阿彌，一阿彌見。衆衆生念阿彌，衆阿彌見。衆生念念阿彌，即念念阿彌見。若衆生身中，無阿彌者，阿彌不見。如陽燧身中，不能得水，非本有故。阿彌身中無衆生者，阿彌亦不見。如石女求生兒必不可得，以非應得故。是故身中含身，身中含身身。土中含土，土土中含土。身土交含重重無盡，是身土不思議義。

二性相不思議義者，若離性言土，土即心外，是幻化故。幻化者即斷滅相，衆生不生。若即性言土，性是有形，是一定故。一定者即無變易，無變易衆生亦不生。即性即相，非性非相，存非非亡，存即即壞，是性相不思議義。

三因果不思議義者，有二義。一因先果後義，如念佛是因，見佛是果；見佛是因，成佛是果；成佛是因，度衆生是果。二因果無前後義，即念即見，即成即度，一時具足，如人三十至四十歲，三十是因，四十是果，然三十四十無間斷相。若無四十，三十不立。無三十者，四十不成。是故當知，非離三十至四十，故若離三十至四十者，中間即有分限相，而我此身，無分限故。若由三十至四十者，中間即有相續相，而我此身，乃至相續不可得故。念佛因果亦復如是，是因果不思議義。

四去來不思議義者　若阿彌陀佛，因念而來　此衆生因憶佛而生彼，即有去來　有去來，即有程途　有程途，即有險易　如人近京師則觀君易遠則難　果爾，念佛求生，應有難易　而阿彌僕僕道途，亦無說法之日矣　故《般舟三昧經》曰：不於是間終生彼間佛剎，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　又先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　如天鼓鳴遠近齊聞，非去來故　如水中月，東行則東，西行則西，非去來　故是去來不思議義

五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者　如澄潭山影，如春陽百草，如衆生業力，如日月光相，如胎中根，如身中我，如齒堅舌柔，如眉橫髮長，是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　所以十方諸佛，吐心吐膽，亦只道得個希有難信而已　雖有遍覆三千大千舌相，詎能分疏其萬一哉　孔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及其至也，聖人不知　至哉言也，無量法門，一以貫之矣

道教部

世界觀分部

天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三　道常無名。○注：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　○御曰：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人，故云道常無名　○疏：虛通之理，常湛凝然，非色非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悅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獨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樸雖小，天下莫敢臣。○注：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御曰：樸，妙本精一，故云小　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爲臣也　○疏：樸，淳素也　小，微妙也　言淳樸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羣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　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數子，皆以尊爲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注：侯王動作能與天地更相應合，則天降下甘露善瑞　○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

民莫之令而自均。○注：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疏：均，平也　莫，無也　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始制有名，○注：始，道也，有名，萬物也　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疏：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羣迷，令其悟解也

名亦既有，○注：既，盡也　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

夫亦將知止，○注：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止　○疏：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

知止所以不殆。○注：夫知止則神靈佑助，不復危殆　○疏：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注：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　○疏：江海善下爲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爲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爲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也

又卷七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注：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　○疏：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肖於物者，爲歸依三寶，寶重而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注：愛百姓如赤子　○疏：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注：賦斂苞取之於己。○御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疏：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注：執謙退，不爲唱始。○疏：謙撝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節解曰：謂人形中有精氣神等寶而藏之，可持以生也。

夫慈故勇，○注：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疏：內蘊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

儉故能廣，○注：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大。○疏：諸法虛幻，舍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大。

不敢爲天下先，○注：不敢爲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注：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御曰：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光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也。○疏：以爲勇教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獨處玉京，爲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爲神器之尊。

今舍其慈且勇，○注：今世舍慈仁，爲勇武也。○疏：舍去慈悲，且好行剛勇。

舍其儉且廣，○注：舍其儉約，但爲奢泰。○疏：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舍其後且先，○注：舍其後己，但爲人先。○疏：忘退後之心，趨進先之行。

死矣。○注：所行如此，動入死道。○疏：總結上三舍，既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言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注：夫慈仁者，百姓親附，並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疏：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爲塵沒，故獲勝也。又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注：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御曰：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疏：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爲先，四等之中，用慈爲首，是知慈之爲義大矣哉。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注：言貴道德不尚武力也。○御曰：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於德，故云不武。○疏：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爲，不舍慈而爲武勇也。

善戰者不怒，○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中，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御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者也。○節解曰：謂閉口和精，萬神喜悅也。○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無心喜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求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伏。○御曰：師克在和，和則不爭。○節解曰：謂以口行一，萬鬼自伏，故曰不爭。○疏：不爲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何所爭耶。

善用人者爲下。○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爲人執謙也。○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爲物之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是以不爭之德，○注：謂上文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之道德也。○疏：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注：身能爲人之下者，是謂用人臣之力也。張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疏：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爲己用，此結善用人爲下也。

是爲配天，○注：能行此者，德配天也。

古之極也。○注：是乃古之極要道也。○御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疏：配，合也。天，自然。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眞空，達於違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也。

用兵有言：○注：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托己設其義也。○疏：用兵謂權智，攝化衆生，亦是聖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爲主，○注：主，先也，我不敢先興兵也。

而爲客。○注：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節解曰：上兵謂口也，下兵謂陰也。口言妄則自傷，故言謙讓也。輕用陰則喪精，故不敢爲唱而爲和也。○疏：主者我身也，客者前塵也，言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

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注：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池爲退。○御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寸而退尺。○疏：進，取也，退，舍也。少以況無，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忘，體玄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爲之可取，亦無有爲之可舍也。

是謂行無行。○注：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御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疏：既遣蕩有爲，又洞忘境觀，故無以行爲行也。

攘無臂。○注：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節解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也。

執無兵。○注：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不忍喪之也。○御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也。○疏：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也。

仍無敵。○注：雖欲行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疏：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禍莫大於輕敵。○注：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節解曰：謂自恣交接者，則有喪禍之災。○疏：輕，凌侮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

輕敵則幾亡吾寶。○注：幾，近，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節解曰：寶謂精氣也，輕敵數戰，則亡失精神也。○疏：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舍慈而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故抗兵相加，○注：兩敵戰也。

則哀者勝矣。○注：哀者慈仁，士卒必遠於輕敵也。○御曰：抗，舉也。兩國舉兵相加也。○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鑒前境，則能使兩忘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之境也。

又卷八　勇於敢則殺，○注：勇敢有爲，則殺身矣。○節解曰：謂貪爲交接陰陽，欲得快心，生往死還，此曰勇也。輕道慢神，則致身夭，此曰敢也。二者皆自殺也。

勇於不敢則活。○注：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也。○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滅，死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注：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注：活身爲利，殺身爲害。○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則長生，故利；進身貪染則歸於死滅，故害也。

天之所惡，○注：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注：誰能知天意天，故不敢犯也。○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是以聖人猶難之。○注：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節解曰：謂天常惡其勇敢，愛其怯弱，含生愛氣，誰知天意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注：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節解曰：天道貴和也。○疏：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勝善報也。

不言而善應，○注：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也。○御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疏：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

不召而自來，○注：天不呼召萬物，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御曰：天道不召萬物使從己，然物不能違，自來順天命爾。○疏：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繟然而善謀。○注：繟然，寬大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疏：謀，計數也。言幽途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注：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則疏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疏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無差失也。○孫曰：所謂不言而善應者，天道不言而善自應也。明夫善應者，不在多言也。○盧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故曰善應。

民常不畏死，○注：治國者刑罰深酷，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而民不知畏也。

奈何以死懼之？○注：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其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乎。○疏：此斥凡情迷執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嘆，深哀痛之。○節解曰：謂人不求生快意於情欲，聞善不修，知惡不改，何識益乎。

若使民常畏死，○注：當除己之所殘尅，而教人去其利欲之心也。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注：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詐僞，乃應王法執而殺之，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御曰：若使世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爲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是也。○御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節解曰：謂口也，在口左爲司陰，口右爲司殺，人有陰過，則司陰白之於上天，考人魂魄，人有惡言，則司殺白之於司命，司命記之，罪滿則殺之也。○疏：此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注：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節解曰：謂天道賞善罰惡，治人之身，若大匠作器，善者則成，惡者則敗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注：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也。○御曰：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疏：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罰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輒，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運斤。夫拙士運斤，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亦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殃也。○節解曰：謂人治身各有優劣，若工匠斲器而有巧拙，巧者則器成形，拙者則少不自害也。

又

和大怨，○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御曰：與身爲怨讎之大者，情欲也。和，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

必有餘怨。○注：任刑者失人之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御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疏：怨，讎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雖舍有無，得非有無，和二邊爲中一，而猶是執玄，未體於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

安可以爲善？○注：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善。○御曰：既有餘怨，則不可爲善。○疏：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節解曰：謂口也，言唱必有和，人能行道，道來應之，唱人以善，善人和之，則無有餘怨也。今時之人，好行邪想，邪想從之，呼召邪鬼，鬼來應之，唱人以惡，惡人和之，安能得爲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注：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而不責於人。○注：但刻契爲信，不責人以他事也。○御曰：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化於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使俱會，出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契，此則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芻狗百姓，故不責其恩。○節解曰：左契，陽德也，言聖人不和大怨，但自修德，不行責過於人。

故有德司契，○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注：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民所失。○疏：司，主也，徹，迹也。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君，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既不泯，故言司徹也。○節解曰：謂人行道德，司命賜算，人行其惡，同殺徹其籍，此之謂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注：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也。○疏：天眞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五十九章》 治人（事）（及）天，莫若式。

○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爲法式。

夫唯式，是以早伏。○以道爲式，物先以歸。

早伏謂之重積德。○道輕德薄，人不依重　積深厚，物自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德重仁深無不勝　克，勝也。

無不克莫知其極。○四夷賓伏，國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境土無邊，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道則國安，無道則國危　國由道生，道爲國母　以道爲母，所以久長。

是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夫根枯則拔，蒂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爲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爲蒂則蒂固，蒂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　天人之式，家國之要也。

又《六十七章》 天下皆以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肖。若肖久，其細。○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爲大也。然晦迹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似　唯當大聖之人，故無所似　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對，此乃細碎之小人，豈是虛通之大聖也。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俗存於利，貴之以匕珍。道在於眞，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惠於萬物，好生而惡煞，慈之義　薄賦輕徭，謙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己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爲天下先　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寶之大。

夫慈，故能勇；儉，故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心於物，物無害身。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　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謙光日新，爲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行慈，苟且後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　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也。

夫慈，以陣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慈爲用，不失其道　在於戰陣，必克前敵，故勝也　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遂言固也　以慈爲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　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　內明是非交戰爲陣，解能破惑爲勝，身不失道爲守　與道同久曰固　自然無害，天將救也　外物不傷，道之衛也。

又《六十八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以慈來物，以德伏人，無鬥以力，不好以勇，無爲而化，斯不武也。

善戰不怒，○能息寇亂，善戰　救物用慈，不怒。

善勝敵不爭，○道濟天下，四海來王　德綏寓內，五兵不作　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　無心自然自受推，故言不爭。

善用人爲下。○使人不失方員之器，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　寬則得衆，謙則無咎，故言爲下也。

是謂不爭之德，○此結上不武不怒而能勝敵也。

是謂用人之力，○此結善用人爲下，人爲之盡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懷物以道，來遠用文　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近之上天。其化淳和，比之極古　內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爲士者不武　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物無害我，順而不逆，善勝敵不爭　心王既靜，志在沖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人爲下。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　契首之眞源，古之極也。

又《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煞，勇於不敢則活。○不懼爲勇，心果爲敢　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列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命，故言則煞　義不爭，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智策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內明勇於聲色者煞身，不敢於情塵者活己。

此兩者，或利或害。○謂煞活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天道好生惡煞，人多不能就利遣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道無心，與物不竟，自然尊貴，而居物先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所遣，來者亦非命召

坦然而善謀。○大道甚夷，故曰坦然　圖人之得失，賞罰無差，鑒人之善惡，災祥不爽，故曰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羅之以太虛，網之於有象，既寬且大，故曰恢恢。罪有么私，忽之大小，微著皆盡，疏密無遺，故言不失。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四《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爲勇猛者，必好兵強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不爲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爲而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無所爭，則何從而不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有過無大，非疏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又《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茲乎。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凶惡之徒忽爲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僞，而亂人惑衆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孰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網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殛也，豈可含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卷三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治人得人心，事天合天道，無如節儉。夫唯嗇，是謂早服。夫獨能行儉德者，則民無不早賓服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儉德爲二，自一至二謂之重積重積德則無不克。克，能也。積德則無不能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所不能，則不可量。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德不可量，然後能爲有土之君。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養也。有國有民，以道養之，則社稷福祚，可以久長矣。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如藝樹，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本，落其花實也。積德之君，其厚國也亦如是矣。凡言長生久視，言聖人立法於不朽，以濟活天下無窮之利，非存有礙之形也。

又卷四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天下之人皆言我道大似不賢者夫唯大，故似不肖。我則語之，夫大人，故其愚不可及也。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若賢使人得之者，此乃爲天下至細之人久矣。吾有三寶，我雖不肖，然有三行，可謂修身理國之至寶也。寶而持之。人若以爲寶，持之不捨，則何往而不利。一曰慈，慈，仁也。二曰儉，儉，約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處草動之後也。夫慈，故能勇；勇於濟物。儉，故能廣；節用，故有此贍。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長。自下行成，昇高業就，故得爲天下君長，堯爲九州長是也。今捨其慈且勇，不仁而勇，勇必損物。捨其儉且廣，不約反，奢必見之。捨其後且先，先己而後人，人必銜怨。死矣。此三行或闕其一，則死矣，況皆不行乎？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能用慈撫養士卒，士卒心無貳，故戰則勝，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德動天，天故救助，以其將能用慈衛於士卒也。

善爲士者不武，以道不以武也。善戰者不怒，以謀不以怒也。善勝敵者不爭，以德不以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以謙不以力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上四善，人能行之則未有不應也。其如此，故得上合天道，是古之極致者也。

又 勇於敢則殺，若勇敢於欲，則天必殺之。勇於不敢則活。若於欲勇於不敢，則天下必活之。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不敢則爲利，敢則爲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惡勇敢。是以聖人猶難之。斯緣知天之所惡。天之道，說天道以誡於人也。不爭而善勝，天雖順物，物孰敢不聽命也。不言而善應，雖無言教，四時百物無不應之。不召而自來，雖不呼召，三光列耀莫不隨之。繟然而善謀。繟然至寬，至於殺敢，活不敢，未嘗虞乏，（晝（晝）夜行度，未始差忒。若然者，如其中有善運籌之主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雖網目至疏大，而爲惡者不能脫免。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下《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式法也。夫唯式，是以早伏。早伏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莫知其極。能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母猶道也，可以久長。深根固蒂，深植其根，蒂無檽落。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情，事天時，莫若守法式，故得萬物早歸伏。歸伏之後爲重積德，積德充滿，莫知物之窮極。能知窮極，可以治國，然後爲母。深根固蒂，爲善保國家，可大可久也。

又《六十七章》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似不笑。若笑久，

其小。○天下以道至大，故不可窮校，謂其大，故不窮校。若人窮校得久，有也其小矣。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慈儉不先爲三寶，聖人如珍寶執持。

夫慈，故能勇；○慈爲救物，故勇。

儉，故能廣；○儉能節用，故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爲先，能謙讓，故得爲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今勇而不慈，廣而不儉，先而不後，爲取死之道也。

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陳以慈則不殺，守以慈則不害。應天順人，自有救衛。

又《六十八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存治道也。善戰者不怒，不尚驁也。善勝敵者不爭，能陣無戰。善用人者爲下。○兩軍相交，禮在其間。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武以定難，善治國者無難，故不尚武也。若事不獲已而用兵戈，不怒其寇，不與敵爭，以禮下人，務取其勝，將德配天，是古之極法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九《天長地久章第七》 疏：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爲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蓋將欲勸勸此行。○義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之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歸矣。

天長地久。○注：此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義曰：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處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爲象，象虛也；積塊爲形，形實也。《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羣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義曰：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郭主人之例也。立理發問，因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爲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羣品，羣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爲，衆庶熙熙，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

又卷二七《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滲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義曰：諸侯守道於其國，王守道於天下，則能致天地和平，無災害氛滲之變。地平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氣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彖》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之道，陰陽相感，寒暑相循，氣交則萬物生化，各得其宜。萬物得宜，和氣交合，則禎祥降焉。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露降。《稽命徵》云：稱論正名，則甘露降於竹栢。《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天則甘露降。甘露者，中和之氣也。《鶡冠子》云：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物無不盛也。得而飲之，壽八百歲。《天文錄》云：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降也。《逸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言地平其化，天成所施，上下相稱爲宜也。凌者，氣相亂也。滲，妖氣也。災，禍也。害，傷也。瑞，祥符也。致者，不召而至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注：侯王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洒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者矣。○疏：莫，無也。言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義曰：

蕭，艾蒿也　蘭，香草也　澤，潤也　侯王以道化人，天賜嘉瑞　國既有道，人自和平，不煩施令，自然均普。《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　民既和平，無偏曲之私，黨附之勢也　稱物平施者，《易・謙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言物之多與寡，皆得其施　裒其多者，以益於寡，是曰均平矣　惠化，仁化也　大同者，天下爲公也　自東自西者，《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感其德，心無不歸伏　自，從也，用也　謂有道侯王，天致善瑞，人自和平，東西南北無不率服，不煩教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樂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〇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　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〇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　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　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爲王侯所有矣。〇義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瑞應之，上下無間。四海歸之，有名之物皆歸善化矣。四海者，侯王所統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　境寓之內，率土之濱，孰非侯王之物？亦猶山林非欲於飛鳥虎狼，茂盛深密，飛鳥虎狼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鱉蛟龍，廣大渺漫，魚鱉蛟龍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來歸之。修身非欲於道，虛無冲寂，道自歸之　萬物感致，在於所修也　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於所化也　善之歸己，道之感通，物之從順，在於崇德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〇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而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〇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〇義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寧一，疆域之內，動植有名之物，皆隨其疆土爲王侯所有。物依有道之境，故無殆壞之危。任春夏以生成，隨秋冬之搖落，不天不殤，無北無瘠，不爲外敵所侵，不爲淫刑所及，一一遂性，何危殆之有乎？此聖旨也。今釋侯王以道化人，應天降瑞，人歸其化，天下均平，侯王當守道撝謙，膺受符瑞，知止畏愼，以副天心，則無危殆之事。若睹其天瑞，束此人和，縱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則祥不勝驕，其身危殆矣。昔紂宮中小鳥生大鳥，以爲國興之瑞，矜憍肆欲，造作多端，以至亡滅。老君恐後之帝王恃有祥瑞，因此憍矜，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〇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〇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〇義曰：守道侯王，德與天應，善化和合，以感太平。天應之禎祥，如川谷之通海，此聖旨也。今釋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海萬方率爲臣妾，復能因其感瑞，夕惕兢修，翼翼乾乾，日愼一日，既無危殆之事，遠人慕其善化，重譯來賓，如川谷之朝宗，江波之赴海，遠近歸往，國祚繁昌矣。理身者以心爲帝王，藏府爲諸侯　若安靜心王，抱守眞道，則天地元精之氣納化身中，爲玉漿甘露，三一之神與己飲之，混合相守，內外均和，不煩吐納存修，谷處玉堂瓊室，陰陽三萬六千神，森然備足，栖止不散，則身無危殆之禍，命無殂落之期，超登上清，汎然若川谷之赴海，而無滯著也。

又卷四一《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疏：前章明無爲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　初標理人事天莫先乎嗇　次夫唯下轉通前義　是謂下舉深根之喻，以況長久之道。〇義曰：前章舉方廉直光聖人四德，以教理國。此章明用嗇四翻，以教事天。治理國其祚延洪，治事天其壽長久。此續前章之義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〇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〇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爲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粢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省費，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蠲潔恭恪乎？粢盛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其大夫遠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矣，而

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　漢東之國，以隨爲大　隨張，必棄小國　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熊率帥律且十余切比曰：隨賢臣季良在，何益？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季良諫不過一見從　少師得其君　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　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羸其師，誘我也　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　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　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隨侯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孳也，謂其備物咸有也　奉粢盛而告曰：潔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所謂三時，無讒慝也　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　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極

夫唯嗇，是謂早服。○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極

克，能也　○疏：克，能也　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爲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莫不盡心；其使人也，莫不竭力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蔕固矣　深固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蔕固矣　深固

重積德則無不克。○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重積德則無不克。○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範疇總部・道教部・世界觀分部・天

夫唯嗇，是謂早服。○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極

夫唯嗇，是謂早服。○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極

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　服，事也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　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　凡有七轉，義皆倣此　夫唯者，發語之詞也　服者，事也　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爲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　○義曰：儉嗇爲政，國必豐財　上無甚貴之奢，下無貪欲之怨　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矣　何以聚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衆，必先有財，財豐則人可聚，若財用有節，正而理之，民不爲非，則可聚而安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注：夫能儉嗇，己是有德　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　由行節儉　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　○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　普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　溥，大也　率，循也　濱，涯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寓歸王，九圍貢賮，人服德化，豈有限極耶？　殊俗絕域者，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邊域夐絕也，言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由道德所服也　觀風者，《十洲記》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國將有好道之君　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遣使貢返魂香，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水，策天驥而度飛砂　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爲有國　《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　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義曰：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　或以武威所制，詭道所臨　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位守圖，厥德有愆，恩化不洽者，皆非謂其國矣　王假有廟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假，聚也　聚道既合，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　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　天下既化，六親和睦，故曰交相愛也　《渙卦》亦云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爲義　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　而茂養養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義曰：積德臨御，用道養人，萬方歸之，若子之親於母也　則天道所覆，神明感通，卜年八百，未足爲永固，可以長久享國矣

者，是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爲國，則可以長久　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　蒂，花趺也　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　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悟照謂之久視　故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義曰：人君以道德養生靈，以儉嗇理天下，豐財則國富，積德則祚隆，遠近歸心，華戎率服　又能母養萬物，子愛羣生，根深則祚曆無疆，蒂固則子孫延永　長生久視，弈葉重光，不可得而倫矣　修道之士，嗇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外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何有之庭，與夫九老七元，幸肩接武矣

又卷四五《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　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　○疏：救，助也　衛，護也　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　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義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人謂行慈之人也　善以慈惠爲本，慈以拯救爲功　故行慈之人，物不能敵　以戰，則慈者勝；以守，則慈者固　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傷，是爲天所救衛矣　此以三寶垂訓，慈儉著救衛之功　前彰大道無方，後繼爲士不武，不以強武之理，亦猶慈以捍敵，而能配天成功矣

又《古者善爲士者章第六十八》　是謂配天，古之極。○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　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　是古之至極要道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　○義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資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寶以慈儉爲先，四善以謙讓爲要，不伐功於武勇　自叶止戈不求勝於戰爭，果能合道，然繼以爲客退尺之義，是懼輕敵罹殃，兵刃將交則哀者獲勝矣

又卷四七《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疏：前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　此章明勇敢之爲成殺身之咎　初標敢與不敢，利害之殊　次明天道謙柔，戒人勇敢　後歎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　○義曰：前明去見貴之外行，取知愛之內修　此乃勸勇退以謹身，戒勇進以傷德，用明利害，遣復謙柔，成善勝善應之功，弘不言不爭之旨　示以天網，俾之競修，然標以死懼之，令畏司殺之咎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　不敢者則可以理身矣　○疏：剛決爲勇，必果爲敢　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愼，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也　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義曰：強梁者銳志而前，自投禍患　謙愼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眞　殺活二途，昭然可驗矣　犯上作亂者，《論語》學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言強梁之人干犯己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疏：兩者，敢與不敢也　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　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　故云或利或害。○義曰：剛決於心，俱謂之勇　勇強梁而進則害至，勇謙柔而退則利來　利來則生，害至則死　生死起乎心感，利害歸乎妄情　若能勇退葆身，謙光約修，道之要也　雖妄情所起，而吉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爾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注：兩者，敢與不敢　或，有也　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　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疏：孰，誰也　故猶，竟故也　勇敢於有爲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　○義曰：天之道惡殺而好生，惡惡而好善　勇於進則有殃而必殺，勇於退則有利而必生　自然而然，豈知其故？　此戒人當勇於謙退，以保其生也　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逸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　匹夫勇敢傷於人而喪其身，何足貴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注：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　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爲害，況於凡人欲爲勇敢，焉得無害乎？　○義曰：聖人不爲勇敢之事，此約聖人以戒代人爾　言聖人尚慮有害，不爲此勇敢強梁之事，況於凡俗乎？　此愛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勇，所以有爭　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不令而行，六氣推遷，不言而信，物不違天，則爲善勝也　惟善是與者，此經第四十

三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　天道平施者，《易・謙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也

不言而善應，○注：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得時而興，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西昇經》曰：爲善，善氣至；爲惡，惡氣至，自然之勢，影響不差也　福善禍淫者，《尚書・湯誥》曰福善禍淫，言國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惡，善者天福之，惡者天禍之　天降譴以告之，適見以警之，而不寤者，禍乃及之　此吉凶所應，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來，○注：天道不乃物使從己，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　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己）〔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義曰：《春秋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爲惡召禍，爲善致福，理之常也　今言天道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言萬物自順於天也　負陰抱陽者，此經第五章之詞也

繟然而善謀。○注：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義曰：天道運四時，垂曆象，循環順氣以示於人，曆象不愆其常，四時不爽其應，寒暑晦明，罔有差忒　此寬緩而善謀　繟，寬大也，緩也　謀，度也　曆，數也　象，法也　變星辰，差忒也　天以運度之數，垂文之象，顯示於人，聖人則天象而立教化　故《禮經序》曰，昔在唐堯，曆象日月，敬授人時是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注：天之網羅雖恢恢疏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　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　天道網羅雖復寬大，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分毫也　○義曰：古人結繩爲網爲羅，以捕飛走之物　網取其籠罩，廣大之義也　天道以吉凶之應，陰陽之數，善惡之報以平籠萬物，物在其中，無所逃隱　爲善善報之，爲惡惡酬之，故謂之天網　天道無傷於物，是故網羅籠罩，掩獲於物乎　此約體爲喻爾　夫天以氣稟之於物，物則受氣於天，生形於地，是則天地爲萬物之本　物之善惡生死，皆受命於天，天無網羅機械以制於物，但恢恢廣遠，無不包容　飛行動植，風雲氣象，陰陽寒暑，晝夜生死，皆在包羅之內，無所逃失　故若網之所籠爾　其氣之所應，時之所推，曆數昭然，不差毫末　毫者，毛之細者也　分者，數之微者也　天網所羅，微細無隱矣

又《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疏：前章明勇敢於有爲，自成殺身之咎　此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　首五句陳戒用刑　次一句指明司殺　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愆咎　○義曰：夫賞善以德，罰惡以刑，猶寒暑以無私，譬陰陽之必應，此天之道也　人君無爲御極，民知自勸之方，有道修身，天錫無疆之壽，各安素分，必享大年，在乎畏愼於心，戒懼於禍，不觸陷身之網，豈罹司殺之殃。於國則寬宥用刑，哀矜察獄，不施代殺之法，必無傷平之非，不行代斲之權，必無傷和之怨，然後去厚斂有爲之事，循不爭勇退之規，以繼前後章之大旨，福於人也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爲常，曾無畏者　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爲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爲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而恐懼之？　○義曰：人君雖懸象順天，垂法御極，在於開物成務，用道教人　若民侮法亂常，冒刑於禁，自投於網，不愼其身，亦當悟之以革慮洗心，捨惡從善，使其悛省，許以自新，不當遽用五刑，不開三面　此恐失於慈恕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注：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　而有獨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　故下文（雲）〔云〕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爲，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　而獨有爲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　所以不殺爲自有天網司殺之也　故下文（雲）〔云〕：○義曰：既以慈恕教人，人知其教，謹身畏法，潔行修生，盡祛欲情，俱畏於死　而或獨有肆懷從欲，干法犯刑，人君亦當戒以自新，使之悔過，而開道之　若少若迷而不返者，亦不遽執而殺之，以俟天之司殺　此所以示其善誘也

常有司殺者殺。○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　○疏：司，主也　天鑒孔明，無所不察　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義曰：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　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　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　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校焉　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　司命二星主人之功過，年壽賞奪，司

祿二星主人之祿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憍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忒多私。此四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敎人，動懷慈恕，其獨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之照鑒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疏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使殺之，是代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義曰：設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殺，人君執而便殺，是代天殺之權，下爽哀矜，上乖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斲木，所失當如下文。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約，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其人而喪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義曰：大匠之巧也，運斤成風，所斲無失。拙夫代斲，材手俱傷，亦猶人君執得不善之人，輕肆刑殺，雖云用鉞，實慮傷和。故首文之意，有不畏死者，當開之以善，敎之以道，豈得以死而懼之乎？《尚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是也。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八《德經》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聖人則愛神省費儉嗇而有餘，故治人者無事無爲，清靜簡易，省費民財，使倉(稾)廩實而知禮節，然後葆精愛神，蠲潔祭祀，粢盛豐備，人神皆和，故曰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省費而不奢侈，儉嗇而愛精神，是能服從於道也。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常服從於道，是謂早服也。古本作早復。

早服謂之重積德；○夫節儉民財，愛嗇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從於道，使人悅神和，故曰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夫重積德之士，可以臨御百姓，四方嚮慕，無有不克伏者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不克伏，則萬物歸化，道德無窮，故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夫道德無窮者，必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下樂推而不猒，可以爲有土之君矣。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所謂道德莫極，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國之母，謂重積德也。德可以茂養百姓，百姓豐厚，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根，本也。蒂，花趺也。夫藝果木者，根深則蒂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根本，落其花實，故根深則枝葉榮茂，蒂固則花實不落，可謂長久矣。積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爲，固蒂於清靜，社稷延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神安體，積氣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之鄉，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固柢本也。事天積德，可以有國，故次之以治大國。

又卷九《德經》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爲下士所信，故以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於今亦以久矣。若爲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爲大邪。《莊子》云：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爲貴久矣。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倚執持，實爲修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古本作持而寶之，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爲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無首吉。此所謂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行成而昇高業就，故得爲天下

君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棄捨慈仁，將爲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嗇節用，復爲奢泰，貪求廣費，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反招匱乏之患矣。既而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好處物先，耻居人後，進無謙退之心，動有剛強之志，縱而不止，則犯上作亂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歎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固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人民也。道大似乎不肖，慈儉誠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士，將士也。夫善爲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夫善臨戰陣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苟在應敵，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勝，不以和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嘯，能宜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胷，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先之以德，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夫善爲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常柔弱不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不爭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又卷一〇《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剛決爲勇，必果爲敢，夫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兇頑，便施誅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爲，不忍殺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慈爲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夫人爲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之。此雖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之，必有反報之禍。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有可以活而活之者，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有活之而爲禍者，有殺之而爲福者，何邪。然天之所惡，而人孰知其故。若非體眞造化，安知禍福之端，利害之元，雖有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之事，況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故猶難之也。嚴君平曰：凡此二功，勇敵敢均，計策外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爲亡虜，或以匹夫轉爲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專之，豈與人校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

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皆背陰嚮陽，春生秋實者，陰陽生殺之正令也。

默然而善謀。○開元御本，河上公本並作繟然。嚴君平今作默。王弼本作坦。夫天道寂默無情，至公不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行凶者以凶祥報之，其於人倫生殺之威，象緯行度之軌，未嘗差忒，豈非善能謀畫者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踈，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

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爲，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爲非，欺紿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恐懼良民哉。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且人之自然也，舍餔而熙乎，憺怕鼓腹而遊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則偷安其生，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姦詐生而禍亂作，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欲其姦詐絕蹤，誰敢犯之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河上公曰：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殺人之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何須椎相軋斷深嚴刑典也。杜光庭曰：司主也，大之養人也。厚愛人也。至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主人功過年壽，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天網寬大，疏而不漏，違天反道，於何逃罪哉。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主司伺察，專任刑法，以代造化生殺之權者，如拙夫之代良工也。

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者矣。○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斲木，豈唯殘材毀撲，抑亦傷手碎指矣。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而輕肆其刑政，不惟慢害良民，抑亦斲喪和氣。夫天道高明，人識近蔽，用近蔽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繆誤，而失自然之治矣。民不畏死，惟懼於飢，故次之以民之飢。

又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夫天下之物，柔弱之極者，無過於水，而貫金石攻堅強，無有能勝之者。又爲人準止決流，處方置圓，坎險高下，汙瀆百數，以其柔弱之性，終無以移易之。

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而存，齒剛則折，此天下莫不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乃各飾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以明柔弱之行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謙辭。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舅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舅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此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也。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以尊祖配天，社稷以尊稼穡。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人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爲之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不祥，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是也。鴻烈解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飢，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子韋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舍行七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星果徙三舍。此受國不祥，爲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夫能行柔弱，則爲君主。尚剛強，則招禍咎。聖人受垢惡，永保元吉。世俗樂美藥，終致災凶。正言俗意不反如此。水之受垢，衆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二《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御注曰【略】○臣義曰：復乎無物，孰命其形。合乎無始，孰有其生。賦生之初，同乎太虛，凝爲我形，如水有冰。世之人一受成形，遂以形爲我有，認其有生，遂以生爲我固。是以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忽然而逝，何異隙駒，曾不知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爾。天穹隆而位乎上，未始有心於覆物也，地磅礴

而位乎下，未始有心於載物也　形爲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爲天地　功爲覆載，而不知其所以爲覆載　其長且久，未始以生爲也　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雖寓於有生，而無有生之累，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御注曰【略】○臣義曰：立己以先物，則物爲我敵，而爲物之勝，而身未始或先　有我以存身，則身爲物喪，而爲物之傾，而身未始或存，此理之固然也　聖人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成，能於天地達而爲三才，辨而爲三極，交而爲三靈，混然無間，咸體乎道，其致不異　故此章言天地之不自生，故能長且久　繼言聖人後外其身，故能先能存也　聖人無心於自先，故後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先之至　無心於自存，故外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存之固　我身之存，皆超然無物我之累，未始有其身者然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御注曰【略】○臣義曰：天地聖人所以無私者，無我故也　私於有我，未有能成其私者　天地無自生之私，故能長生，聖人無有身之私，故能常存，故曰成其私。

又卷八《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略】○臣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自治者然也　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者然也　兩者一於嗇，則其神不費，而神全於精　治人事天，莫要於此，故聖人不失於動靜，不累於思慮，收聰明，忘智識，而與天爲一，謂之嗇，則其藏深矣，而不示其存，固矣而不費。

夫唯嗇，是以早復。○御注曰【略】○臣義曰：嗇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

早復謂之重積德。○御注曰【略】○臣義曰：復以自知，德積於內，復之以早，則所得彌積。

重積德，則無不克。○御注曰【略】○臣義曰：德之重積，則德彌厚矣，德彌厚，則道足以勝己之私，而至於忘我，忘我則忘物，物我忘而無不克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御注曰【略】○臣義曰：德至於無所不勝者，物我忘故也　物我忘而復乎至無，曷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御注曰【略】○臣義曰：體道全神，然後可以有國者，治人事天，至矣盡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國之母者，無極之道也　惟道常而不變，故長久。

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御注曰【略】○臣義曰：性復於道，則其根深矣，形以道生，則其柢固矣　根不深則精不至，精不至則神不固，神不固則其形去，故根深柢固，所以長生久視而固存也。

又卷九《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略】○臣義曰：入於形器，則不能無肖　道外無物，何所肖哉，莫大於道，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御注曰【略】○臣義曰：可持不可失，如寶焉，非世俗之見也。

一曰慈，○御注曰【略】○臣義曰：慈以愛物，則不傷生，不害物，遂萬物爲自然。

二曰儉，○御注曰【略】○臣義曰：儉以足用，而不以物失性，故不傷財，不害民，而民自循於至理。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御注曰【略】○臣義曰：應而不倡，自後自下，以謙爲貴，不求其勝，故所以成器長也。

夫慈故能勇。○御注曰【略】○臣義曰：慈故民愛之，衛其上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天下其誰與敵。

儉故能廣。○御注曰【略】○臣義曰：惟儉故無侈費，自足而無所乏，不以末傷本，不以外喪內，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御注曰【略】○臣義曰：天地人神，以謙爲貴，自下不爭，所以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御注曰【略】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御注曰【略】

又《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御注曰【略】

善戰者不怒，○御注曰【略】

善勝敵者不爭，○御注曰【略】

善用人者爲之下。○御注曰【略】○臣義曰：善爲之下，則人爲我用，而天下助之。

是謂不爭之德。○御注曰【略】○臣義曰：不武不怒，不爭爲下，是德也，非事也。

是謂用人之力。○御注曰【略】○臣義曰：收聰明，忘智力，所以盡天下之聰明智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御注曰【略】○臣義曰：天道抑高而舉下，能爲下不爭，是謂配天。配天則與天爲一，道之至也，故曰古之極。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御注曰【略】○臣義曰：戰以殺伐爲尚者，兵之事也。哀而救拯之者，兵之道也。哀者常勝，仁人之用兵也，故可以不戰而勝。

又卷一○《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御注曰【略】○臣義曰：能勇者失於暴，故其性殘忍，而視人如草菅，故其事還以殺。持後者不輕敵，故其性仁愛，而視民如傷，故其事還以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御注曰【略】○臣義曰：勇於殺，用兵之事也。勇於不敢，用兵之道也。道之與事，或利或害，概可見矣。然奇變無常，故於正而有所差，於拂而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御注曰【略】○臣義曰：勇於敢殺，人之所利也，天之所惡者，天之德好生故也。人之所利，而不知天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御注曰【略】○臣義曰：禹征三苗而聽益之贊，其難如此，故聖人要乎順天而不敢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之生也，任其所自生。萬物之殺也，聽其所自殺，無事於爭也。萬物冒於天之覆被而受命焉，善勝至矣。

不言而善應，○御注曰【略】○臣義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善惡之應，無毫釐差不，善應如此。

不召而自來。○御注曰【略】○臣義曰：召而至者，臣子之義。天制萬物之命，尊之至也，其孰能召？一氣自運，固非使然。

坦然而善謀。○御注曰【略】○臣義曰：恢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之覆物，不以善惡爲間，廣博無際，恢恢然孰知其極也。禍福災祥，各以類至，雖遲速特未定，然報應無有免者，故曰不失。

又《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御注曰【略】○臣義曰：民忘其所自愛，失其全生之理，俗雕民弊，抵法冒禁，至於六親不得相保，困於塗炭，瘠於溝壑，雖生曾不若死之爲愈，此死之不畏也。上不以道治，至於民不畏死，而猶將以死懼之，期底於治，不亦難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御注曰【略】○臣義曰：民知生之可樂，則知死之可畏，畏死則重犯法。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御注曰【略】○臣義曰：無爲者君道，有爲者臣道，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常而不紊。君仰成於下，臣服勤以恭上，故大治也。國有常刑，司殺者殺，苟代其殺，則殺不以典，非當刑也。是代大匠斲，反所自傷爾。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御注曰【略】○臣義曰：非其所任而任之，斯失矣。大匠以斧斤爲用也，代之必傷其手。司殺以刑戮爲事也，代之則刑斯濫矣。所以傷民也，民傷乃所自傷。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一《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藏，以腎爲事，立於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疏義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思慮，人也。夸內者以約爲紀，夸外者志乎期費，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嗇爲先焉。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眞。何思何慮者，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者治之如此，可謂嗇也。黜聰明，然後同於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爲精，腎之爲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以腎爲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而唯施是畏，豐智源而嗇出，而不侈於德。以之治人而人事治，以之事天而天理得。

夫唯道，是以早復。○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當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於不遠復焉。迷而後復，則失性遠甚，所謂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爲《復》，而初九言無祇悔，元吉。至於上六則爲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吉。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比復好先故也。當則不侈於性，而去本未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徽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矣，故《易》言：復，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則不侈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書》曰：德日新，又日新。

又卷一三《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徽宗註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疏義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剛強所以爲死之徒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柔弱所以爲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進而不顧，曾不知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堅，所以爲道之用者，獨存而常今也。子路遊聖人之門，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免乎行行之強，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能勇於敢也，蓋其自處乎柔靜，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將復歸於嬰兒，可謂勇於不敢則活也。此廣成子處其和，以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傳》曰：自後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則知持後之道矣。能持後則能處先，惟知常勝之道在柔者，可以語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徽宗註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疏義曰：人所謂到於道爲倒，道所謂到於人爲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實害之。勇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實利之。蓋天下之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爲代謝，相爲消長，自然而然也。知此兩者，則利害之理判然明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徽宗註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疏義曰：人不勝天久矣，蔽於人而不知天者，方且以人勝天，任情而行昧。夫天之所惡，烏能畸於人而侔於天哉？然則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自然之理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徽宗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疏義曰：惠迪吉，故順天者存；從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爲，不可不知天之所爲也。《莊子》曰：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聖人與天爲徒，配神明而贊化育，宜無所難也，猶不敢多易，況其下者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徽宗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迓，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疏義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唯運而無積，故能斡旋萬物，自無出有，陽以熙之，萬彙以滋，則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陰以肅之，萬物以成，則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迓。宰制維綱，千變萬化，獨立於不爭之地，殆見俄消俄息，一滿一虛，任一氣之自運而已。且萬物雖多有，不能逃其樞，所以生成稟貸，職職萬狀，咸於此受命，則善勝之道，孰過於此？

不言而善應，○徽宗註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亳釐之差，有影響之應。○疏義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也。福善禍淫者，天道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潛運於太虛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變化者，殆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必因其時。所以示人者，殆見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必從其類。原其赴感之速，無亳釐之差，直若影之隨形，響之從聲，未嘗私於所應，天何言哉？

不召而自來。○徽宗註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疏義曰：乾爲君，首出庶物者也；爲父，萬物資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聽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凡有生之類紛錯於不可爲量數之中者，皆無得而召之也。無得而召，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斡旋於冥冥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坦然而善謀。○徽宗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疏義曰：常易者，坦

然也。知險者，善謀也。乾積三陽以成體，此之謂至健。若健若難，而德行常易以知險，雖陰之險不能陷也。《易》於《上繫》言乾以易知，於乾之上九知一陰之將生，則能用九而吉，非坦然而善謀之謂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徽宗註曰：密而有間，人所爲也，天則雖疏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爲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疏義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見，雖密而不偏察，所以有間。任理者，公於大同，雖疏而不得遯，所以無間。則密而有間，人所爲也。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各應其類，未始或失，豈天網有意於是哉？其於禍福也，因彼固然，咸其自取爾。世之人蔽於一曲，闇於大理，逐末忘本，觸途生患，殊不知天道昭昭，常與善人，而惡者亦無所窺其察也。且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至矣。爭而後勝，言而後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皆人也。人而不能天者，乃小智自私爾。使民去此之智，即彼之理，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惟聖人乃能體此，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若天之不爭而善勝；行不言之教，若天之不言而善應；效物而動，不行而至，若天之不召而自來；平易恬淡，其神若卜，若天之坦然而善謀。是聖人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宜其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也。是篇始言勇於敢者人也，終言疏而不失者天也，聖人之合天德，固異乎衆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終言之者，蓋將以發明天下後世也，學者宜加思焉。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一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列子》云：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人見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河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爲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效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前也，以世利皆爲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爲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效天地爲而無爲，故能成善也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爲上，善喻若如也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近也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於不爭。以無心爲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深也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時。夫惟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過也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初委切。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戾之憂，不如其已上也，則無大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也。揣度也而銳鋒銳權勢也。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蓋因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加也。其咎。禍也。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又卷四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用智識治人事天，下則失其正，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正也。早復謂之重積至德，重積至德則事無不克。無不克而非苟且，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蓋正爲國之母，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乃長生久視之道。

又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老子》曰：我有三德，甚可爲寶。貴重之意。其寶執而持之，可以治身，可以治國。一曰慈，以仁愛物。二曰儉，以寡於欲。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而不爭。夫慈則敏惠，故能勇於救物；儉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大器長。今捨其慈且取也，勇，勇必害物。捨其儉且取也廣，廣則傷德。捨其後且先，先則人怨。害

物，傷德，人怨，是死之道矣。夫用兵，慈愛不爭，乃天之道也。用慈以戰則爲正，以守正則固。如天將救之，以慈衛護之。古之善爲兵之士者而不用武，善戰者以慈愛救物而不用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二者是謂配天，乃古之至極之德。古之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一寸而甘退一尺。如是言之，是無意於爭也。是謂雖行應敵，與無行同；攘臂所以表怒，今不怒，與無臂同；仍事者欲爭，今不得已而應敵，與無敵同；執兵仗以表殺，今以慈爲主，與無兵同，是以慈爲寶也。《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失也。吾寶。故兩國抗兵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矣。

又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勇於敢爲則招殺，害也。勇於不敢則活。利也。此兩者，或利或害，如天之所惡者，而孰誰也。知其故？理也。感激之道，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雖不爭而能善勝，雖不言而能善應，雖不召而報自來。天道坦然而若善謀也，使善惡不能逃，如天布網，雖恢恢寬大疏闊，罰惡賞善而分毫不失。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纂云：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雹爲害，萬物焦夭。其全文已載《道經》三十輻章詳矣。又曰：然神者陰陽不測也。此亦具前釋。○纂云：故雒音洛。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鈔曰：《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三川者涇渭洛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音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演，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罷褒姒，申侯賂西夷，大戎殺幽王，果應亡國之徵也。申侯，即申后之父也。申后乃幽王之后也。罷褒姒而棄申后，所以致申侯之怒也。故碧虛取以爲說，云雒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以證谷無以盈，將恐竭之義也。○纂又云：謙以自牧者。○鈔曰：此《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已於《道經》第十五章詳載之。此上數節之文，碧虛取之以證，解得一之義。若失之，則致於裂、發、歇、竭、滅、蹶之災也。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纂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鈔曰：此上之文，《莊子·逍遙游》云：故夫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故碧虛取以爲說，云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惡識所以不貴哉。此忘貴賤而能守冲一之道，以爲天下之正者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二　《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原旨》曰：道常無名，無名故尊。樸本無形，無形故大。惟尊大而不處尊大，故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無形之大，守而勿失，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將自賓服矣。蓋王侯之於萬民，天地之於萬物，此感彼應，同乎一理。觀天地絪縕，陰陽相合，以降甘露，無非中和所致。夫莫之令而自均，當知物初分靈布氣，資始資生，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爲也。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一物一理，名亦既有，功成事遂，天亦將知止，身退之道也。古之人有得之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伏羲、文王也。伏羲得之而爲皇，作先天六畫，乾南坤北，天地定位，始制有名，皇道興焉。迨文王得之王，道大成名亦既有也。而作後天八卦，乾退西北，坤退西南，天亦將知止矣。知止所以不殆。退得其時，又何危焉。皇王之風，於焉可見。聖人囊括天地，發明道樸，爲侯王者，告曲譬妙，理可謂殆盡。猶恐後世未喻其旨，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釋見前知其雄將欲取天下章。

又《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原旨》曰：養生全身，所以全吾天也。養生而不知全身，全身而不知全天，則是罔象之養矣。物之具氣體於天地間者，莫不有養焉。天之所與，一物一理，小大有分，修短有數，初不待求，而養者未嘗不足。惟不待求，故末見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使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則是天將容私，欲人之賂己。欲人之賂己，則有情者長得所養而不死，無情者不得所養而幾乎絕矣。是何足以言天之至公哉。惟不待求，故不可求。此其所以爲天也。何獨人而不知察妄，有求益所養之心乎。苟有求益所養之心，則名之貪，貨之黷，不亡於此，則亡於彼，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是可悲也。聖人憫其不悟而誨之，以名比身，二者孰親。以身比貨，二者孰多。以得比亡，二者孰病。所愛既甚，所費必大。所藏既多，所亡必厚。惟知足而不甚愛，則不致辱之病。知止而不厚藏，則不致殆之病。然後可以盡吾養之善，而吾之天者全矣。是則可以長久也。爲上而知此道，則不待下之求，而不廢所與養。爲下而知此道，則不敢上之求，而安吾所自養。不甚愛，不多藏，知止知足，各全所養，則家可長，國可久矣。

又卷四《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內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之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嗇。嗇，保愛也。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早服勤所養，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厚，則內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有國。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爲根，身以心爲柢，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老子之治人事天，嗇之而已矣。

又《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爲，則唐虞雍熙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自釋自審之辭，如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孰得而肖焉。若禹之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次者而言曰：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保持，抱守也。一曰慈，不敢以天民肆戮。二曰儉，不敢以天物暴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以天討倡舉。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儉，故能廣，薄衣服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舜命總朕師遜舉皐陶，將讓位曰：枚卜功臣，固辭，弗獲，乃有位古之人有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所以誅龍逢、戮比干。捨其儉，且廣，所以爲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囚湯夏臺，囚昌羑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夏臺、羑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有行之者，湯、文是也。若湯之放桀，曰：吉行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予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周之伐紂，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其肖矣。夫湯武不得爲堯、舜之君，其細可知也。

《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羑里之囚，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崇侯譖昌，昌以洛西之地，赤壤之山方十里獻紂，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敵者不爭也。呂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皆曰狂丈夫漁於渭陽，西伯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善用人者爲下，如四善云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配天謂可爲人民極法則也。如文王者，乃古之善爲士者，可爲法於天下後世矣。昔西伯昌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助予憂乎。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福乎。太公曰：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瘟，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軍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

又《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乖，則蹶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惡之端也。天好生惡殺，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大意臆測，聖人猶以爲難，而無勇敢之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繟然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當桀紂爲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聖，曷敢不臣乎。吁甚矣。晏桀紂之有以自亡耶。其天網之疏而不失耶。

何聖人之言，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天下之民不死於兵，則死於飢，孰殺之哉。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無所逃之，非不畏死，不免死也。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亦此意。民不畏死，即是民不堪命，而懷等死之心。上若寬法令，薄賦斂，省徭役，天下之民，各得所養，惟恐其死爲奇作弗靖也。民得其養，或自作弗靖，吾得執而殺之，謂犯於有司，必置刑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敢犯之矣。司殺者，天也。代司殺者，人也。殺之當則天殺之，不當則是以人殺人，能無傷乎。斲大匠之事，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喻殺人以政，實自傷也。當周室東遷，政由方伯，擅舉征伐，是猶代大匠之斲，不但名分廢墜，而諸侯之師，禪赫千里，戕賊民生，畏死不暇，及其天定勝人，鮮不敗事，傷手之義也。

《經》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原旨》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概相類。昔五伯爭強，興徭役，事征討，國祿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稅斂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沒靡常，是以難治。非民難治也，以其上之有爲。上有爲，下亦有爲。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何則，養生必先之以物，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亦多矣。若季世之法，聖人有所不取。

《太平經鈔》甲部《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定法本起》

問曰：「三統轉輪，有去有來，民必有主，姓字可得知乎？」善哉！子何爲復問此乎？明師難遭，良時易過，不勝喁喁，願欲請聞，愚闇冒昧，過厚懼深。噫！非過也，天使子問，以開後人，今悟者識正，去僞得眞。吾欲不言，恐天悒悒，亂不時平。行安坐，當爲子道之。自當了然，無有疑也。昔之天地與今天地，有始有終，同無異矣。初善後惡，中間興衰，一成一敗。陽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則大壞。天地混肇，人物糜潰。唯積善者免之，長爲種民。種民智識，尚有差降，末后淡一，猶須師君。

又《太平經鈔》乙部《合陰陽順道法》

還年不老，大道將還，人年皆將候驗。瞑目還自視，正白彬彬。若且向旦時，身爲安著席。若居溫蒸中，於此時筋骨不欲見動，口不欲言語。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潤之意，鼻中通風，口中生甘，是其候也。故順天地者，其治長久。順四時者，其王日興。道無奇辭，一陰一陽，爲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詳思此意，與道合同。

又《錄身正神法》 天之使道生人也，且受一法一身，七縱橫陰陽，半陰半陽，迺能相成。故上者象陽，下者法陰，左法陽，右法陰。陽者好生，陰者好殺。陽者爲道，陰者爲刑。陽者爲善，陽神助之；陰者爲惡，陰神助之。積善不止，道福起，令人日吉。陽處首，陰處足。故君貴道德，下刑罰，取法於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罰，亦取法於此。故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長也。當知其意，善自持養之，可得壽老。不善養身，爲諸神所咎。神叛人去，身安得善乎？爲善不敢失繩纏，不敢自欺。爲善亦神自知之，惡亦神自知之。非爲他神，乃身中神也。夫言語自從心腹中出，傍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故端神靖身，乃治之本也，壽之徵也。無爲之事，從是興也。先學其身，以知吉凶。是故賢聖明者，但學其身，不學他人，深思道意，故能太平也。君子得之以興，小人行之以傾。

又《修一卻邪法》 天地開闢貴本根，乃氣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煩，舉事不得，災並來也。此非人過也，失根基也。離本求末，禍不治，故當深思之。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氣之始也，命之所繫屬，衆心之主也。當欲知其實，在中央爲根，命之府也。故當深知之，歸仁歸賢使之行。人之根處內，枝葉在外，令守一皆使還其外，急使治其內，追其遠，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與凶爲期，三者爲亂治，守四五者禍日來。深思其意，謂之知道。故頭之一者，頂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臍也。脈之一者，氣也。五藏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腸胃也。能堅守，知其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貪。

又《以樂卻災法》 以樂治身守形順念致思卻災。夫樂於道何爲者也？樂乃可和合陰陽，凡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氣樂即生大昌，自然樂則物強，天樂即三光明，地樂則成有常，五行樂則不相傷，四時樂則所生王，王者樂則天下無病，蚑行樂則不相害傷，萬物樂則守其常，人樂則不愁易心腸，鬼神樂即利帝王。故樂者，天地之善氣精爲之，以致神明，故靜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爲隣，且得長生久存。夫求道常苦，不能還其心念，今移風易俗，趨其心指，誰復與之爭者？太平樂乃從宮中出，邪？固以清靖國，安身入道，夷狄卻，神瑞應來，懸象還，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內，返遊於外，遊不以時，還爲身害，即能追之以還，自治不敗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內傍無人，畫象隨其藏色，與四時氣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象，下有十鄉，臥即念以近懸象，思之不止，五藏神能報二十四時氣，五行神且來救助之，萬疾皆愈。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隨四時轉移。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黃童子十二。二十五神人眞人共是道德，正行法，陽變於陰，陰變於陽，陰陽相得，道乃可行。天須地乃有所生，地須天乃有所成。春夏須秋冬，晝須夜，君須臣，乃能成治。臣須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須乙，子須丑，皆相成。作道治正當如天行，不與人相應，皆爲逆天道。比若東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歸之。因得其道，鯨魚出其中，明月珠生焉，是其得道之効也。道人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應之。衆賢聚致治平，衆文聚則治小亂，五兵聚其治大敗。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與德，若衣之表裏。天不廣，不能包含萬物。萬物皆半好半惡，皆令忍之，人君象之，次皇后後宮之象也。此二者，慈愛父母之法也。故父母養子，善者愛之，惡者憐之，然後能和調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衆賢共照，萬物和生。故清者著天，濁者著地，中和著人。

又《調神靈法》 吾欲使天下萬神和親，不復妄行害人，天地長悅，百神皆喜，令人無所苦。帝王得天之力，舉事有福，豈可間哉？故聖人能守道，清靜之時且食，諸神皆呼與語言，比若今人呼客耳。百神自言爲天吏爲天使，羣精爲地吏爲地使，百鬼爲中和使。此三者，陰陽中和之使也。助天地爲理，共興利帝王。

又《守一明法》 守一明之法，長壽之根也。萬神可祖，出光明之門。守一精明之時，若火始生時，急守之勿失。始正赤，終正白，久久正青。洞明絕遠復遠，還以治一，內無不明也。百病除去，守之無懈，可謂萬歲之術也。守一明之法，明有日出之光，日中之明，此第一善得天之壽也。安居閑處，萬世無失。守一時之法，行道優劣。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氣，不緣道而生。自然者，乃萬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高者不知危。天行道，晝夜不懈，疾於風雨，尚恐失道意，況王者乎？三光行道不懈，故著於天而照八極，失道光滅矣。王者百官萬物相應，衆生同居，五星察其過失。王者復德，德

星往守之。行武，武星往守之。行柔，柔星往守之。行強，強星往守之。行信，信星往守之。相去遠，應之近。天人一體，可不愼哉？

《太平經》卷四〇《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眞人前，子既來學，當廣知道意，少者可案行耶？」多者可案行耶？」「然。備足衆多者，可案行也。」「噫！子內未廣知道要意也。今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也，反行人三，何也？愚生願聞其相行意。」然。夫地爲天使，人爲地使，故天悅喜，則使今年地上萬物大善。天不喜悅，地雖欲養也，使其物惡。地善，則居地上者人民好善，此其相使明效也。故治亂者由太多端，不得天之心，當還反其本根。夫人言太多而不見是者，當還反其本要也，迺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文也；再轉言而止者，迺成章句也；故三言而止，反成解難也，將遠眞，故有解難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辭也；王言而止，反成僞也；六言而止，反成欺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離散遠道，遠復遠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亂也；十言而止，反成滅毀也。故經至十而改，更相傳而敗毀也。夫凡事毀者當反本，故反守一以爲元初。是故天數起於一，十而終也，是天道自然之性也。是故古者聖人問事，初一卜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也，迺天神下告之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之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過此而下者，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數則不中也，人辭文多則不珍。」「善哉善哉！今緣天師常哀憐其不及，願復更乞一言！」「平行，一數何故止十而終？」「善哉！子深欲知問此事法。然天數迺起於一，終於十，何也？天初一也，下與地相得爲二，陰陽具而共生。萬物始萌於北，元氣起於子，轉而東北，布根於角，轉在東方，生出達，轉在東南，而悉生枝葉，轉在南方而茂盛，轉在西南而向盛，轉在西方而成熟，轉在西北而終物，終當更反始，故爲亥。二人共抱一爲三皇初。是故亥者，核也，迺始凝核也，故水始凝於十月也。壬者，任也，已任必滋日益巨。故子者，滋也，三而得陰陽中和氣，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反本名爲甲子。夫天道生物，當周流俱具，覩天地四時五行之氣，迺而成也。一氣不足，卽輒有不足也。故本之於天地周流八方也，凡數適十也。眞人寧解知之不乎？」「唯唯。善哉善哉！誠受厚恩。」「子勿謝也，何乎？夫師弟子功大重，比若父母生子，不可謝而解也。」「何謂也？」「父母未生子之時，愚者或但投其施於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當爲人也；洞洞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迺得陰陽相合，生得成人，何於成草木乎哉？夫人既得生，自易不事善師，反事惡下愚之師，迺教人以惡，學入邪中，或使人死滅，身尚有餘罪過，並素其家也。人或生而不知學問，遂成愚人。夫無知之人，但獨愁苦而死，尚有過於地下魂魄，見事不得遊樂，身死尚不得成善鬼。今善師學人也，迺使下愚賤之人成善人，善善而不止，更賢；賢而不止，迺得次聖；聖而不止，迺得深知眞道；守道而不止，迺得仙不死；仙而不止，迺得成眞；眞而不止，迺得成神；神而不止，迺得與天比其德；天比不止，迺得與元氣比其德。元氣迺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德迺復覆蓋天地八方，精神迺從天地飲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恐懈，不能致之也。是至善師生善弟子之功也，寧可謝不乎？」「可駭哉！愚生觸忌諱過言耳。」「何謙不置，眞人也，行覺子使知可謝不耳。」「唯唯。」

右分解本末終始數父子師弟子功要文。

又卷四五《起土出書訣第六十一》

「下愚賤生不勝，心所欲問，犯天師忌諱，爲過甚劇。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願，五內發煩懣悒悒，請問一大疑，唯天師既待以赤子之分，必衰原其飢渴汲汲乎！」「行道之何謙哉？」「唯唯。今天師乃與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何，是故下愚不及生冒慚，乃敢前具問，願得知天地神靈其常所大忌諱者何等也？」「善乎，生精益進哉！子今且可問，正入天地之心意，人得知之，著賢人之心，董世不復去也。吾常樂欲言，無可與語。今得眞人問之，心中訣喜，且爲子具分別道之，不敢有可隱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地神靈深惡吾，則爲身大災也。眞人但安坐明聽。」「天地所大疾苦，惡人不順與不孝，何謂也？願聞之。」「善乎，子之難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氣，內相與共爲一家，反共治生，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主治理之，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爲養之，子者生受命於父，見養食於母。爲子乃當敬事其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時節，故天因四時而教生養成，終始自有時也。夫惡人逆之，是爲子不順其父，天氣失其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惡人生災異，以病害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變卽生。父子不和，恨子不順從嚴父之教令，則生陰勝其陽，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職，鬼物大興，共病人，姦猾居道傍，諸陰伏不順之屬，皆在逆天地也。眞人是又可不

順乎？此乃自然之術，比若影之應形，與之隨焉不脫也，誠之。』『唯唯。』

〔附〕天師乃與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預，得知天地之大忌諱者何等也？天地神靈深大疾苦，惡人不順不孝，何謂也？夫天地中和三炁，內共相與爲一家，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爲治，稱子。子者，受命於父，恩養於母。爲子乃敬事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時節，故因四時而教生成，惡人逆父之意，天炁失其政令，比若家人，父怒其子。父子不和，陰勝陽，下欺上，臣失其職，鬼物大興。

『今謹已敬受師說天之教勅，願聞犯地之禁。』『諾，眞人明聽。』『唯唯。』

『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父與母俱人也，何異乎？天亦天也，地亦天也，父與母但以陰陽男女別耳，其好惡者同等也。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人則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何謂也？』『善哉，子之言也，深得天地意，大災害將斷，人必吉善矣。』『何謂也？唯天師分別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賊害，冤其父母。』『何謂也？』『四時天氣，天所案行也，而逆之，則賊害其父。』『何謂也？今人以地爲母，得衣食焉，不共愛利之，反共賊害之。』『何謂也？』『然，眞人明聽。人乃甚無狀，共穿鑿地，大興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黃泉，淺者數丈。母內獨愁悲，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悁悒，而無從得通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及其道之，遂使人民妄爲，謂地不疾痛也，地內獨疾痛無訾，乃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愁困其子不能制，上愬人於父，愬之積久，復久積數，故父怒不止，災變怪萬端並起，母復不說，常怒不肯力養人民萬物。父母俱不喜，萬物人民死，不用道理，咎在此。後生所爲日劇，不得天地意，反惡天地言不調，又共疾其帝王，言不能平其治內，反人人自得過於天地而不自知，反推其過以責其上，故天地不復愛人也。視其死亡忽然，人雖有疾，臨死啼呼，罪名明白，天地父母不復救之也，乃其罪大深過，委頓咎責，反在此也。其後生動之尤劇乃過前，更相倣效，以爲常法，不復拘制，不知復相禁止，故災日多，誠共冤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賊傷病之，非小罪也。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順爲怨，不復赦之也；人雖命短死無數者，無可冤也，眞人豈曉知之邪？』『唯唯。』

〔附〕天地之位，如人男女之別，其好惡皆同。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今凡共賊害其父母。四時之炁，天之按行也，而人逆之，則賊害其父；以地爲母，得衣食養育，不共愛利之，反賊害之。人甚無狀，不用道理，穿鑿地，大興土功，其深者下及黃泉，淺者數丈。獨母愁患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悁悒，而無從得道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通其天地之意。凡人爲地無知，獨不疾痛而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故父災變復起，母復怒，不養萬物。父母俱怒，其子安得無災乎？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可不愼哉？

『今天使子來具問，是知吾能言，眞人不可自易，不可不愼也。』『唯唯。』

『今人共害其父母，逆其政令，於眞人意，寧可久養不邪？故天不大矜之也。』『今天師哀愚生爲其具說，以何知天地常忿忿悒悒，而怨惡人數起土乎？』『善哉，天使子屈折問之，足知爲天地使子問此也。』『諾。』『吾甚畏天，不敢有可隱，恐身得災，今且使子昭然知之，終古著之胸心，不可復忘也。今有一家有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盜賊縣官，或致兵革鬬訟，或致蛇蜂虎狼惡禽害人。大起土有大凶惡，小起土有小凶惡，是卽地忿忿，使神靈生此災也。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證也，子知之邪？』『唯唯。今或有起土反吉無害者，何也？』『善哉，子之問也，皆有害，但得良善土者，不卽病害人耳；反多四方得其凶，久久會且害人耳。得惡地者不忍人可爲，卽害之也。復並害遠方，何也？是比若良善腸之人也，雖見冤，能強忍須臾，心不忘也，後會害之；惡人不能忍，須臾交行。』『善哉善哉！今地身體積亓，人比於地，積小小，所爲復小不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難也！天使子分別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慘慘。子今欲云，何心中惆悒，欲言乃快。天地神精居子腹中，敬子趣言，子固不自知也。凡人所欲爲，皆天使之。』『諾。不敢有可匿也。』『子明德。』『唯唯。』

〔附〕或起土不便爲災者，得良善地也，卽災者，得凶惡地也。主能害人，並害遠方，何謂也？比若良善之人，雖見冤害，強忍須臾，心終不忘也；惡人不能忍須臾，便見災害也　地體巨大，人比於地積小，所穿鑿安能爲害也？

『今子言，人小小，所動爲不能疾地。今大人軀長一丈，大十圍，其齒有齲蟲，小小不足道，合人齒。大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交，且齒久久爲墮落悉盡。夫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害人也。齒尚善金石骨之堅者也。夫蟲但肉耳，何故反能疾是子，人之疾地如此矣　子知之邪？行，眞人復更明開

唯唯

〔附〕然此夫人軀長一丈、六十圍、其齒斷間蟲、小小不足道、良人齒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久久齒爲之墜落悉盡、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與人矣、齒若金石之堅者、小蟲但肉耳、而害物若此

夫人或有長出丈、身大出十圍、疽蟲長不過一寸、其身小小、積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日夕齧之、其人病之、乃到死亡、夫人與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蟲積小、何故反賊殺此人乎？眞人其爲愚暗、何故大劇也、將與俗人相似哉？三實不及二子尙不及、何言凡人乎？二有過有患、唯天師願聞不及業、幸爲愚生竟說其意二諾、不匿也　吾知天地病之劇、故口口語子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使子察察重聞知之　唯唯　今大丈夫力士無不能拘制疥蟲、小小不足見也　有一斗所共食此人、病之疾痛不得臥、劇者著牀　今疥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蟲蟲者殺人、疥蟲蚤同使人煩懣、不得安坐、皆生瘡瘍　夫人大小比於地如此矣、寧曉解不？　唯唯

〔附〕今有大丈夫百力之士無不能制蚘蟲者、一升蚘蟲共蝕此人、乃病痛不得臥、劇者著牀　今蚘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蟲蟲者能殺人、蚤蝨同使人煩滿、不得安坐、皆生瘡耳　人之害天地、亦若是耳

行、今子或見其所說、如不足以爲法也、今爲子言之　人雖小、其冤愁地形狀、使人昭然自知、深有過責、立可見也　今一大里有百戶、有百牛；一鄉有千戶、有千井；一縣有萬戶、有萬井；一郡有十萬戶、有十萬井；一州有億戶、有億井　大井一丈、中井數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著黃泉　天下有幾何哉？或一家有數井也　今但以小井計之、十井長三丈、百井長三十丈、千井三百丈、萬井三千丈、十萬井三萬丈　天下有如此者凡幾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脈也　今穿子身、得其血脈、寧疾不邪？　今是一億井者、廣從凡幾何里？子自詳計之　天下有幾何億井乎哉？故人爲冤天地已明矣　子賊病其母、爲疾甚劇、地氣漏泄、其病人大深、而人不愛不憐之、反自言常冤天地、何不純調也、此不反邪、是尙但記道諸井耳　今天下大屋丘陵家、及穿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堅柱、妄掘鑿溝瀆、或閉塞壅閼、當通而不得通有幾何乎？　今是水泉、或當流、或當通、又言閉塞穿鑿之幾何也？今水泉當通、利之乃宜、因天地之利瀆、以高就下　今或有不然、妄鑿地形、皆爲瘡瘍；或有塞絕、當通不通　王治不和、地大病之、無皆言其爲疾病痛者　地之精神、上天皆愍不通、日無止也　天地內面俱不說喜、是以大和純氣難致也、眞人寧解不邪？　唯唯　今人生天地之間、會當得室廬以自蓋、得井飲之、云何乎？　善哉、子之言也　今天不惡人有室廬也、乃其穿鑿地大深、皆爲瘡瘍、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謂也？　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　洞泉爲得血、破石爲破骨、良土深鑿之、投瓦石堅木於中爲地粗、地內獨病之、非一人甚劇、今當云何乎？　地者、萬物之母也、樂愛養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安穿鑿其母、母無病也；安穿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　人不安深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隱而已、而地不病之也　大愛人使人吉利、今願聞自彰隱多少而可　凡動土入地、不過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爲法？　然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三尺者、屬及地身、氣爲陰　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　古者穴居云何乎？　同賊地形耳　多就依山谷、作其巖穴、因地中又少木梁柱於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其病地少微、故其人少病也　後世不知其過、多深賊地、故多不壽、何也、此劇病也

〔附〕穿地見泉、地之血也；見石、地之骨也；土、地之肉也　取血、破骨、穿肉、復投瓦石堅木於地中、爲瘡　地者、萬物之母也、而患者若此、豈得安乎？　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隱多少　穿地一尺、爲陽所照、氣屬天；二尺者、物之所生、氣屬中和；三尺者及地身、陰　過此已往、皆傷地形也

〔附〕今天不惡人有廬室也、乃惡人穿鑿地太深、皆爲創傷、或得地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爲地之骨也　地是人之母、妄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壽也　凡鑿地動土、入地不過三尺爲法；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也；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也；三尺者及地身、氣屬陰　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也　古者依山谷巖穴、不興梁柱、所以其人少病也、後世賊土過多、故多病也

今時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固多病不壽者何也？　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若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　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但便時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　是者行不利犯神　何神也？　神非一、不可豫名也　眞人曉邪？　唯唯

〔附〕今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何故多病不壽、何也？　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如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　是知

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脈，寧不病乎？又云，有問者曰：『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便且時有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答曰：『如是者行動不利，犯神凶也。』問曰：『犯何神也？』答曰：『神者非一，不可務名也。』

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救爲善，故動作過反相及也。是者冤　今人或大遠流水，會當得井水飲之乃活，當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相與共飲之，愼無數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氣，無使發泄；飲地形，令地衰，不能養物也。填塞故，去中壯，何謂也？謂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無今有，比若人身中有奇壯以爲病也。』可咳哉！可咳哉！卿不及天師詳問之，不但知是。』眞人來前。』唯唯。』子問事，恆常何一究詳也？』所以詳者，比與天師會見，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乃理致太平，壽爲後，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駭忽天地，故勉勉也　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駭者，見天地毒氣積衆多，賊殺不絕，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憂之，子何豫助王者憂是乎？』吾聞積功於人，來報於天，是以吾常樂稱天心也。』善哉子意。今天師既開通愚生，示以天忌，願復乞問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人地法三尺輒得水，當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也。此同爲害耳，宜復淺之。此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脈。子欲知其效，比若人，有厚皮難得血，血出亦爲傷矣；薄皮者易得血，血出亦爲傷，俱害也。故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傷人者，云復道其皮厚與薄也，見血爲罪名明白　夫人象天地，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哉？　夫天地，乃人之眞本，陰陽之父母也　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眞人宜深念是於赤心，愚人或輕易，忽然不知，是爲大過也。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飲之，有何劇過哉？子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故人乳，人之泉垻也　所以飲子處，比若地有水泉可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其皮膚而飲其血汁邪？眞人難問甚無意。』愚生有過，觸天師忌諱也　不謙也　然難問不極，亦不得道至訣也　不悉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來，口口問是，此故子言屈折不止也。』今唯天師原之，除其過　愚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謙　子既勞爲天地遠來問，愼無閉絕吾書文也。』唯唯。凡人不見覩此書，不自知罪過重，反獨常共過罪天地，何不和也？　治何一惡不平也？』不知人人有過於天地，前後相承負，後生者得並災到，無復天命，死生無期度也　眞人努力，無滅去此文，天地且非怒人。』唯唯。』眞人被其謫罰，則凶矣。』唯唯。』書以付歸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人乃天地之子，萬物之長也。今爲子道，當奈何乎？』俱各自深思，從今以往，欲樂富壽而無有病者，思此書言，著之胸心，各爲身計，眞人無匿也，傳以相告語。今天地之神，乃隨其書而行，察視人言，何也？』眞人知之邪？今以何知其隨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　子誠絕匿此書，即有病，有致絕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隨視人之明證也，可畏哉！』唯唯。』行去，自勵自勵！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後可得長安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賊害其父母，以何爲而得安吉乎哉？前後爲是積久，故災變不絕也，吾語不誤也。吾常見地神上白訟，未嘗絕也。是故誠知其□□見眞人，比如丁寧問之，即知爲天使。眞人來問，是天欲發覺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適知責天，不知深自責也。』今天何故一時使吾問是乎？』所以使子問是者，天上皇太平氣且至，治當太平，恐愚民人犯天地忌諱不止，共亂正氣，使爲凶害，如是則太平氣不得時和，故使子問之也。欲樂民不復犯之，則天地無病而愛人，使五穀萬物善以養之也；如忽之忽不愛人，不肯養之也　故將凶歲者，無善物；將興歲，其物善，此之謂也。眞人知之邪？』善哉善哉！古者同當太平，何不禁人民動土地哉？』善乎，子之問事也　天地初起，未嘗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舉，故乃錄委氣之人神人眞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皆當出輔德君治，故爲未嘗有也　初陰陽開闢以來，錄天民仕之，未嘗有此也，故爲最大也。』可駭哉，可駭哉！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爲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樂遊無憂。』善哉善哉！樂乎樂乎！是故教眞人急出此書，愼無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救。得罪於天地，無可禱也。眞人寧知之邪？』唯唯。』行去，書中有所疑乎，來問之。』唯唯。』

右解天地冤結

又《太平經》卷八六《來善集三道文書訣一百二十七》　六方眞人

俱謹再拜。』前得天師教人集共上書嚴勑，歸各分處，結胷心思其意，七日七夜，六眞人三集議，俱有不解　三集露議者，三睹天流星變光　一者，見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再者，見流星出太陽，入太陰；三者，見列宿流入天獄中，因三並而共策之，恐天師三道行書，爲下所斷絕，使不得上通，復令天怒重忿忿，上皇氣不得來也　令帝王道德之君悒悒承負先王餘災不絕，而得愁苦

爲。」咄咄！六眞人爲星靈共來問事，益精進天焉哉！吾見諸弟子言，無可復以加諸眞人也。今試自說其流星意。」六弟子愚蔽，敢不言。初始一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天門者，陽也，君也；地戶者，陰也，民臣也。今民臣其行不流而上附，返上施恩於下。夫門戶乃主通事，今下戶不上行，返上門通門而下，知爲下辭，會見斷絕，不得上行也。」善哉眞人言，吾無以加之也。行雖苦，復說二事。」唯唯。二事：見太陽星乃流入太陰中。太陽，君也；太陰，民臣也。太陽，明也；太陰，闇昧也。今闇昧當上流入太明中，此比若民臣暗昧，無知困窮，當上自附歸明王聖主，求見理冤結。今反太明下入闇昧中，是象詔書施恩，下行者見斷絕，闇昧而不明，下治內獨亂而闇蔽其上也。又象比近下民，所屬長吏，共蔽匿天地災變，使不得上通冥冥，與民臣共欺其上，共爲姦之證也。」善哉善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也。行雖苦，復說其三事。」唯唯。三事：見列宿星流入天獄中。夫列宿者，善正星也，乃流入天之獄。獄者，天之治罪名處也，恐列士善人欲爲帝王盡力，上書以通天地之談，返爲閒野遠京師之長吏所共疾惡，後返以他事害之，故列宿乃流入獄中也。」善哉精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今六子問事，乃何一怒也！獨不懈倦耶？」不敢也。常見天師言，眞人爲天來問事，今欲止，恐天辭不通。今凡人命屬天地，天地不喜，返且害病人，則不得竟吾大年壽矣。」善哉，眞人之言是也，不失之也。今吾爲諸眞人說，亦不敢遺懈止也。吾與諸眞人等耳，俱命屬天地，若閉不說，說而中止也，天地同且害我，故我說亦不敢妄道止也。行，且爲六眞人具說之。今六眞人新出穴，爲天思，可以除天病者；爲有德君思，可以除解災安身者。六眞人極共說其意，盡心所欲言者，令使不得閉絕。」唯唯。天師所勑，不敢不盡雀鼠之智，悉言之不也？」大慊。」唯唯。今天下所畏，口閉爲其不敢妄誕。今日月星曆，親天之列宿神也，尚相畏；是故日出，星輒逃匿，不敢見畏其威。夫四境之內，有嚴帝王，天下驚駭，雖去京師大遠者，畏詔書不敢語也；一州界有彊長吏，一州不敢語也；一郡有彊長吏，一郡不敢語也；一縣有剛強長吏，一縣不敢語也；一閭亭有剛彊亭長，尚乃一亭部爲不敢語。此亭長，尚但吏之最小者也，何況其臣者哉？皆恐見害焉，各取其解免而已，雖有善心意，不敢自達於上也，使道斷絕於此。今但一里有剛彊之人，常持一里之正者，一里尚爲其不敢語，後恐恨之得害焉。但一家有剛彊武氣之人常持政，尚一家爲其不敢語也。一家尚親，自共血脈，同種類而生，尚乃相厭畏如此，何況異世乎？今太上中古以來，多失道德，反多以威武相治，威相迫協，有不聽者，後會大得其害，爲傷甚深，流子孫。故人民雖見天災怪咎，駭畏其比近所屬，而不敢妄言，爲是獨積久，更相承負。到下古尤益劇，小有欲上書言事，自達於帝王者，比近持其命者輒殺之，不即時害傷，後會更相屬託而傷害之。故民臣悉結舌杜口爲喑，雖見愁冤，睹惡不敢上通。故今帝王聰明絕也，而天變日多，是明證效也。今民親得生於父母，受命於天地，以天地爲父母，見其有災變善惡，是天地之談語，欲有此言也。人尚皆駭畏，且見害於比近所繫屬者，不敢語言泄事，迺相勑教，共背天地，與共斷絕，不通皇天后土所欲言也。共蔽冤天地，乃使其辭語不通，天地長懷恨悒而不達。今帝王雖神聖，一人之源，乃處百重人之內，萬里之外。百重之內，雖欲往通言，迫脇於比近，不得往達也。夫帝王雖有萬萬人之仁聖，人各迫劫畏事，天地極最神聖，人乃仰視俯睹，尚倚之當前自解而已，帝王安能神聖於天與地乎？愚生六人常逢猛虎於遠方閒野，六人俱止足不敢移，口不敢語，頭不敢動，目不敢瞑，夫人之所迫脇所畏如此矣。」善哉善哉！今見六眞人言，承知天獨久病苦冤，辭語不得通，雖爲帝王作萬萬怪變以爲談，下會閉絕，不得上達，獨悒悒積久。今故風諸眞人，敎其丁寧，勑此行書之事。故諸眞人悚悚倦倦，是天使也。」諾諾。」吾其畏天威，方爲子思惟其要意而具說，今之六眞人問此事，常何一最劇也？」愚生六人，七日七夜，共念此行書事，三集議，三睹流星，以爲天告人敎勑，使人問也。又六人俱食氣，俱咽不下通，氣逆而更上。當此之時，耳目爲之眩瞑無睹，俱怪而相從議之，不知其爲何等大駭驚怖，唯天師爲愚生說之。」善哉，諸眞人古變得具意，見諸眞人言，乃知三道書，眞人會且復見閉絕何乎？」願聞其意決。」然，夫九竅乃象九州之分也。今諸眞人自言，俱食氣洒嘀不通，眩瞑無光明，是九州大小相迫脇，下不得上通其言急事也。夫氣者，所以通天地萬物之命也；天地者，乃以氣風化萬物之命也；而氣嘀不通者，是天道閉，不得通達之明效也。天欲使眞人丁寧此事，故以此氣動感眞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諾。」天告六眞人敎吾極言耶！六子安坐，爲諸弟子悉說之道之。爲畏其州郡長吏不敢言者，一州中諸善士賢明相索，共集議於他州上之；畏其郡，集議於他郡上之；畏其縣，集議於他縣上之；畏其鄉亭，集議於他鄉亭上之；畏其里，集議於他里

上之。皆悉在方。其禁畏人者，以其所上罪變怪輕重罪之，復加故罪一等。『何其重也？』『不應重也，尚恐其輕。今天地愛有德帝王，欲爲其具談。人生於天地，乃背天地，斷絕天談，使大有病，乃畜積不除，悁悒不得通，言報其子，是一大逆重罪也。夫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當主爲君王達聰明，使上得安而無憂，共稱大心，天喜說則使君延年。今返居下不忠，背反天地，閉絕帝王聰明，使其愁苦，常自責治失正，災變紛紛，危而不安，皆應不孝不忠不信大逆，法不當得與於赦，今何重之有乎？天談不得通，天地大怒，賊殺凡物，乃爲毀天地，乃爲太凶之歲。國斷無聰明，乃爲大危之國。此罪不可復名，故爲當死過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吾所以敢不□□者，見六子來問事，致承知爲天使，諸眞人故敢不□□也。子知之耶？』『唯唯。』『今不□□之名，爲誤上也。德君見文，皆令勑上書者，使其大□□有功者，德賜之也。如此則天下莫不歡喜，樂盡其力，共上書言事也，勿得獨有孤一人言也，皆令集議。一人言或妄僞佞欺，名爲使上失實，不可聽大過也。比連年上書，比比有信，有大功者。上士之人衆集者，常病不多，兩三人集，固固有有奸僞多者，無奸僞何也？』『願聞之。』『然多者則其上書者便自傳相畏，恐事漏泄，見得長短，反爲欺上，爲傍人所上，故盡實核□□，乃敢言之也，不□□不敢言。又不敢有可隱，皆畏恐有後事，是故悉信也。比若一里百戶共欺也，男女小兒巨人，會有泄之者，旁里會有知之者。其里賢明畏事者，會不敢匿，恐坐其事。何況乃一州一郡一縣一鄉一亭，郡有非常事，陽陽何可隱？猶爲旁人所得長短，故善惡都畢出，天乃大喜，災除去，與流水無異也。子知之耶？』『唯唯。』『又大集議，無敢欺者，一兩人欲欺，餘人會不從之也。有欲欺不信者，即時衆共記之上之。其法應爲背天地、欺帝王、詐僞大逆不道之人也。天怨之，人惡之，其罪不得與赦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已行上書，還反其家，有怨其行。上書欲害者，即左方之名爲怨章，罪過不除。如是則三道行書已通，無敢閉絕者也。如是則天地已悅矣，帝王承負之災厄，已大除去，天下太平矣。上皇氣悉來到，助德君治矣，□□不負六眞人也。』『唯唯。』『行，六眞人精已大進，爲天除病矣，爲帝王除厄會矣，功已著於天矣，王者已日彊明矣。六眞人爲善，已得其數矣，宜勉力，愼之愼之！』『唯唯。願問一大訣，惟天師示之。欲知行書，乃出入究洽於神靈未，豈可聞乎？』『然，自有大驗，天道不欺人也。各以其類相求索，今德君數遣信吏，問民間有疽癘疥者，無有者，多少有疽癘疥者，行書未究洽於神靈，自苦有餘蟲食人，蟲乃食人，即蟲治人也；固固下有餘無道德臣民，比若蟲矣，反食於人。是使蟲治人之效也。無有疽癘疥者，即皆應善人在位，無復蟲也。此者萬不失一。』『善哉善哉！獨以此明之耶？復有餘耶？』『凡天下災異，皆隨治而起，各有可爲，但精思其事，且自知之也，何獨以疽癘疥言之乎？其餘災尚但見於萬物，蟲反食人最劇，故以效之也。』『善哉善哉！嚮不力問於天師，無從得知之也。』『觀諸眞人今且說，已自知之矣，但引謙耳。』『不敢不敢，愚生六人重得天師嚴教，各歸居便閒處，惟思其要意，今天師書文，悉使小大，下及奴婢，皆集議共上書道災異善惡，曾不太繁耶哉？異生願聞其意。』『善哉！子六人爲天問事，詳愼乎，天使諸眞人言也。然所以使下及庶人奴婢者，今天之法界，萬里異天地，五千里復小異，千里異風氣，五百里復小異，百里異陰雨，五十里復小異，一縣異變災怪善惡也。夫皇天有災怪，變非必常，當處帝王之宅，縣官之庭，長吏之前也。災變異之見，常於曠野民間，庶賤反先知之也。各爲其部吏諱，不敢言；吏復各爲其君諱，而不敢言，反共斷絕天地談。人人欲譽其長吏，使其名善，而高功疾遷，共作無道，瓦天地之災異變怪，令閉塞不得通達帝上之前，使帝王無故斷絕，無聰明，不得天地心意，其治危亂難安，得愁苦焉。夫帝王天所父命生，以天爲，以地爲母。帝王爲天子，民臣共爲無道，乃斷人父母談語，不得通於其子，其罪莫大焉。爲共斷絕天地之談，共欺其上，爲人民臣不忠信，遇乃如斯，罪當輕重，寧可名字耶？子覺未？』『唯唯。又凡民臣奴婢，皆得生於天，長於地，得見養理於帝王。以此三事爲命，無此三事，則無緣得生長自養理也。而反下皆共欺其上，共無知天與地，使帝王無聰明閉塞，罪皆應萬死，尚復有餘罪，何其重也？』『眞人其愚闇不解，何哉？人得生於天，長於地，天地愁苦有病，故作怪變以報其子，欲樂見理。愚民反共斷絕天辭，天地大怒之。帝王，民臣之父母也，民臣反共欺其父母，使其常用心意愁困，而不能平其治，咎莫大焉。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厄會大積，悉起於是，故使民間上書也。今陽明德君治，天難愁苦之，故使吾言也。』『善哉善哉！』『行，今爲眞人道之。今天下日蝕，極天下之大怪也，尚或有睹，或有不睹。天下之災異怪變萬類，皆天地陰陽之變革談語也。或國不睹而州睹，或州不睹而郡睹，或郡不睹而縣睹，或縣不覩而鄉亭睹，或鄉亭不睹而民間人

睹，或甲里不睹而乙里睹。故古者賢聖之治，下及庶賤者，樂得異聞，以稱天心地意，以安其身也。故其治獨常安平，與天合同也。今太平盛氣至，有一事不得，輒有不和，即天正氣爲不至。比若愚民竭水而漁，蛟龍爲不見，此之謂也。今故悉使民間言事，乃不失天心絲髮之間，乃治可安也。民間自力集上書，部諸長吏，亦且恐後民言事，且力遣吏問民間所睹，疾復上之，則變災無有失也。如是皇天后土，爲其大喜，愛其帝王，以何明之乎？然有證，乃日月爲其大明，列星守度，不亂錯行，是天喜之證也；地喜則百川順流，不妄動出，萬物見養長好善也，即是地之悅喜之證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天師幸哀愚生，得其事者進問，緣見待厚，乃得悉問所疑，今使民間記災變怪云何哉？然。善乎！子問事也。然當見之時，支日晏蚤戶記之，月盡者共集議之，可上而上之，未足上者，復待後月災異，如此縣邑長吏，且取晏蚤之時於民間也，則可謂爲不失天之災絲髮之間也。吏亦畏民，民亦畏吏，兩相畏恐，所上皆得實，不失銖分之間，則令帝王安坐幽室無憂矣。民臣百姓大小，盡忠信得達其情實矣。天下莫不歡喜，如有止者，即共記之，皆應奸臣不忠孝之民，無知天地，共欺其上，使上聽明斷絕，是大過也。故當共急記之，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有疑來問之。

又卷九六《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善哉！子可謂爲曉事之生也，已洞知之矣。樂乎樂乎！天憂已解矣，地病已除矣，眞人以何知之？然此邪惡盡應當見去，天地人民萬物之大病已除也。今已拘校正文正辭，故知天地之大病已除也。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帝王力行吾文，與天地厚，無復厄會也。善哉善哉！語眞人一大要言也。上德之君得吾文，天法象以仕臣，上至神人，下至小微賤，凡此九人，神、眞、仙、道、聖、賢、凡民、奴、婢，此九人有眞信忠誠，有善眞道樂，來爲德君輔者，悉問其能而仕之，愼無署非其職也，亦無逆去之也。名爲逆人勉勉眷眷之心。天非人，但因據而任之，而各問其所能長，則無所不治矣。德君宜試之，日有善效者進之，愼無失也，無效者疾退之。此名爲汙亂天官，使正氣不得來，咎在此邪人也。夫正善人，心常欲陰祐凡事爲憂，故曰致正善人也。邪人有邪心，不欲陰祐利凡事，則致邪，此乃皇天自然之格法也。故當即退之，不退之且怒天，使地殺氣出，故當疾去之，是大事也。眞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之，可謂曉事生矣，天且祐子，不敢不敢。此無可讓也，非吾而使子見祐於天也，子爲善，自然行得之也。故古者聖人之爲行也，不敢失繩墨者，乃覩天戒，明知其善惡，各爲其身也。故常求與賢者爲治，乃恐忿天也。得罪於天，無所禱也。是故古者帝王，其心明達，不敢妄與愚者共事也，故獨得長吉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夫中古以來，人半愚，以爲選舉爲小事也，不詳察之，半得非其人，半亂天官，政半凶也。下古復承負中古輕事，復令自易，不詳察之，選舉多不俱得其人，汙亂天官，三光爲其不正，證上見於天，天不喜之也。故多凶年不絕，絕者復起，不知天甚怨惡之。人不深自責，反言天時運也。古者爲有如此者。天道非人，反以其太過上歸天，下愚不自思過失，反復上共責歸過於帝王。天乃名此爲大反逆之民，過在下傳欺其上，以惡爲善，以善爲惡，共致此災，反以上歸天。以歸天者，復上責其君，天下絕洞凶民臣無狀之人也。今天地神靈共疾惡之，故天乃親自謁，遣吾下爲德君，更制作法也。選舉署人官職，不可不審且詳也。眞人欲知是惡民臣之審也，比若家人父母，共生數子，子共欺其父母，行爲惡；父母默坐家一室中，安而知之，已行爲凶惡盜劫，人反還共罪其父母。父母惡，故生我惡也。縣官吏得之，不直殺其惡子，反復還罪其父母。夫父母生子，皆樂其賢且善，何時樂汝行爲惡哉？反還罪其父母，是爲大逆不孝子也。夫君之謂臣，皆樂其爲善，何時教其爲惡，而民臣自下共爲凶惡之行，得天地災者，反以還罪責其君，百姓愁苦。於是猶吏亦復共上責於天，名是爲民臣共作反逆，罪不除也。共責其君極，已應大劇矣。尚復乃上罪責天，下罪責地，人之反逆乃如此，可不短其命而疾殺之哉？故下古皆應霸命，死生無時也。比若民家欲殺畜生，忽欲殺之，便殺之也。善畜尚惜其死，惡畜樂其病死。眞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天威，行，子已覺矣。出此文，令德君以示諸賢儒，愼無匿，天樂出之急急。唯唯。告眞人一大要，大德上君已仕臣各得其人，合於天心，則當知治民除害之術。夫四遠伏匿，甚難知也。夫下愚之人，各取自利，反共欺其上，德君當與賢明共正之，悉正乃天地之心意，且大悅喜，使帝王長吉也。天明知下古人且愚難治，正故故爲其出券文名爲天書也。書之爲法，著也，明也。天下共以記事，當共所行也，可以記天下人之文章也。故文書者，天下人所當共讀也，不爲一人單孤生也。故天下共以記凡事也，聖人共以記天地文理，賢者用記聖人之文辭。凡人所當學而共讀之，乃後得其意也。書之爲類，乃當共原共策共記共誦讀之，乃以無奸也

故自古到今，賢聖之文也，幾何校，幾何傳，幾何實核，幾何其安之，尚故故有餘邪文誤辭，不可純行。故大賢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辭習語，視異同，以歸喻愚蒙，尚故故誤人赤子，使妄說其學則不可，妄仕不足以爲帝王之臣也。故，本文者，章句衆多故異言。令使天地之道，乃大亂不理，故生承負之災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子明更聽，且語子一大破下古之人所以久失天心，使天地常悒悒者，君乃用單言孤亂，核事其不實，甚失其意明矣。眞人但以此上，乃使天下衆賢共考辭文而不知，皆爲誤學，故生災異不絕，天甚疾之，得亂生病焉，陰陽戰鬬而不止也。故天教吾下，拘校正之。今大中古以來，信孤辭單言，每視獨下之文爲不敬，共以是相法罪，遂用孤辭單言，反應授書治事，故與天爲怨亂。大官文書本使人共議其是與非，反使一人陰爲辭。夫聖人尚不而獨畢知天地之道，故聖賢前後生所作各異，天上言其各長於一分，不能具除災，故教吾都合集校之。今反信一人之言，寧可用不？故教其三道行書，大小賢不肖男女共爲之參錯，共議是與非，皆令得其實核□□，乃可上也。中一人欲欺，輒記之，如是則天地病已除，帝王無承負之責矣。天地得以無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賢者得以自達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見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爲非而喜；四時五行得順行，民謹不犯之而喜；萬二十物各得其處所，不見害而喜；鬼神見德君可爲積善，亦復悅喜，惡氣不復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平氣得來治，王者用事亦喜，惡氣得一伏藏，不伏見使行誅伐亦喜；夷狄得安其處，不復數來爲天戰鬬亦喜，軍師使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戰死亦喜。凡天地之間，若此喜者衆多，不可勝記。行爲眞人舉其大綱，見其始，子自思其意。凡事以類推之，盡以得矣。德君案行之，天下咸服矣。故天尤急此三道行書，愼無復廢，故災不去也。欲斷天文，反復爲聾盲之治也。夫聾盲之治，亂危之本也，滅身之災害也。可不愼乎？夫文，乃天下之人所當共案行也，不可信一人之言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及人辭，更相傳以相考明也，不考明則不可獨行，獨信一人言而行之，則危亡矣。是天下之大失大傷也。故吾書不敢容單言孤辭也，故教眞人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以相明，拘校天下凡人之辭以相證盟，然後天地之間可正，陰陽之間無病也。以吾書往考古今之天文地神書與人辭，必且與響相應，與神無異也，乃吾道且可信也。故吾爲道，不試言也，乃求試行不行之，安知吾道與天相應而信哉？今日行之，比若與天語，十十五五，無有脫者。神哉爲道如斯，誠可謂大樂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曉事生矣。告眞人一大訣，此本守一專善，得其意，故得入道，故次之以道文也。爲道乃到於人室，入眞道，而入室必知神，故次之以神戒也。得守一，得道得神，必上能爲帝王德君良臣。臣者，必當助帝王德君，共安天地六方八洞，得其意，乃國可長安也。欲安之，必當正文正辭正言。故以拘校文辭，得以大正，必當羣賢上士出，共輔帝王，爲其聰明股肱，故次之以仕臣凡人。九人各得其所，當共安天地，天下並力同心爲一也。必常相與常通語言，相報善惡，故次之以三道行書也。人已都知守一，已入道，已入神，已入正文，以尊卑仕臣，各得其處也。已行文書，並力六事，已究竟，都天下共一心，無敢復相憎惡者，皆且相愛利，若同父母而生，故德君深得天心，樂乎無事也。以爲道恐有遺失，使天地文不畢備，故復次之以大集之難，以解其疑。深者居其下，畢書出之，以書付有德君，天下一旦轉計，響善自治。其爲易比若火沿高燥，水從下，不教其爲，自然往也，不可禁止也。故爲太皇天道教化，立可待也。德君行之，乃名爲天之神子也，號曰上皇，與天地元氣相似。故天下之神，盡可使也。從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天書神文，使眞人傳之爲眞道記也。以往付德君，名爲道母也。太陽之氣，火行有也，得而行之，得其信也，不知行之，則不眞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誠寄謹民，往付歸德君，不敢久留也。』行，子已曉之矣。天書不可久留也。天神考人，使人不吉。子愼之，行去。『唯唯。』六究洽洞極七竟，以類次書文使相得，災悉滅亡，致洞極之吉文。

又卷一〇九《四吉四凶訣第一百七十八》

『眞人前，今凡人舉士，以貢帝王，付國家，得其人幾吉，不得其人何所能成，不得其人，何所能傾，諸眞人自精且對。』然，得其人有四吉，不得其人有四凶。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安；不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不安。『願聞其要意。』然，貢士得其人，上得以理，有成功而常安，日有益於上，一大吉也。所舉人可任，得成器，二吉也。得成器，能彰明其師道，恩及其師，三吉也。所舉者信事有效，復令上信任用之，四吉也。共並力同心，所爲者日有成功，月益彰明，歲益興盛，天地悅喜，善應悉出，惡物藏去，天地悅則羣神喜。守而不失，上可以度世，中可以平理，下可以全完，竟其天年，舉士得其人，善如斯矣，天上明此續命之符。

請問何故正名爲續命之符？」然所以續命符者，舉上得人，乃能更安，亂更理，敗更成，凶更吉，死更生。上至於度世，中得理於平，下得竟其天年，全其身形。夫舉士不得人，上無益帝王，國家令其理亂，帝王愁苦，天地不悅，盜賊災變萬種，是一大凶也。所舉人不能理職，佞僞日欺，久久坐俟不安，不得保其天年，或天地鬼神害之，或爲人所賊殺，辱及其父母，惡流及妻子後生，已下世類，遂見知過失爲惡人，是二大凶也。其人惡，則其學棄，汙辱先師聖賢業，禍及其師，是三大凶也。又舉之者不信，共欺其上，貢非其人，亂天儀，汙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國君惡之，聖賢非之，是爲世大佞妄語之子；當坐是事，不得天地鬼神誅，則人當害之，辱其先人，禍及妻子後生，是四大凶也。犯四大凶，貢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治雲亂。凡害氣動起，不可禁止，前後不理，更相承負。天地大怒，羣神戰鬬，六方不喜，八遠乖錯，終古不理。天上名是爲曰減年短命之符哉？」然治當長，反爲其短；年當多，反爲其少；舉事逢凶，無益於身，天地不悅，除算減年，故天上名爲短命之符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然，子可謂二二知之矣。愼此天上文以示德君，以示凡賢，下及民間。爲人上求士，不可不詳；爲人下貢士，不可不忠。後世傳誦此書文，結於胷心中，急舉士不若此，天地不復喜也。知而故違，其過重哉！眞人愼之。」唯唯。誠受教敕，不敢犯禁忌，餘力行。」子可謂愼事，得天命矣。」

右天地手策貢士四吉四凶短命符續命符安國得天地心羣神喜讖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範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繫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筌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繫夏臺周囚羑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爲賤反賤爲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又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通安其任。

又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良曰，熙熙哉。大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无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聖人行賞也无恩於有功，行伐也无威於有罪。故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又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鷃巳細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禽之制在禾。○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禾者天之機。筌曰，玄龜食蟒，鸛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蜍蛭嚙魚，狼狄嚼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九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禀尚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禀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中《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冲炁暗滋故曰盜也。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无形至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无窮，萬物私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

然之理　○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炁、則而用之　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是也　故上文云見之曰仁　人於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　故言盜則田竊、五穀之類是也　《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人、吾善爲盜矣　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潤　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　吾始爲盜、二年而給三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　吾盜天地而无殃咎　若人盜人之金帛、宗何尤辜乎　萬物盜天地以生成、國氏盜萬物以資身　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既、盡也　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興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　殊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　言上來三義更相爲盜者、亦自然之理　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　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　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其无道也　見室中之藏、聖也　知可否、智也　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　分均、仁也　人尤此五德而能行盜者、未之有也　此盜中之道也　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　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无患咎　興動合其機宜、則萬化皆安矣　○疏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　故左傳曰、味與道炁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　黃帝曰、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穀、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　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　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乘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藏安和、无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爲百骸理乎　故《亢倉子》曰、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溫涼時適則人无疾疢、疫癘不行、得終其天年　故曰穀者、人之天也　天所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　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　但三盜既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泰、使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　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又卷下《强兵戰勝演術章》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天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　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大之覆育自懷恩於大、故老子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迅雷烈風、陰陽動甲、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　烈風者、莊子曰、大塊噫炁其名爲風　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　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　此言道德之君撫育萬寮、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　各守其分各安其業、无不遵遙也　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威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　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又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　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　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无有形段、不可窺測　是名至私　私者、隱匿之義也　能於杳冥之中應用无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　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觀之義也　此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　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爲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　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　爲軍帥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鷹搏九萬程炁而昇、蜩蚸搶榆決起而上、皆能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　炁者天地陰陽之炁也　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爲利　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　心動翅鼓无所不之、上下由之　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　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　爲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爲難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　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心深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　唯深微而能照、其斯之謂陰　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　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无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　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　李筌以陰爲暗以符爲合、以此文爲序首、何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　傳曰、聖人之理、圓

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　故居夷則導道布德以化之，覆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　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　故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　舉人禪之，乃謂之賊　天下賴之，則謂之德　故賊天之命　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革炎帝也　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擊也　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　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　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　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　太公以賊命爲用味，以取其喻也　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爲非也

五賊在手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傳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　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領，況其小者乎　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胸臆，況其寡者乎　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　李筌等以五賊爲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誣道之甚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傳曰，人謂天性機爲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　天有弛張用有否臧　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　天殺之機息然天以炁爲威，人以德爲機　秋冬陰炁嚴凝，天之張殺機也　故龍蛇畏而蟄伏　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也　故龍蛇悅而振起　天亦有寒暄，德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　德刑總肅，君之張殺機也　故臣下畏而服從　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悅而馳騁　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　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猶是革　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晝若暝，以爲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　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　无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　萬變定基，自然而定

又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傳曰，天地以陰陽之炁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　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　人以利害之謀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　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有若時然後食，終身飽不愈　時然後動，庶績咸不安　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故曰，食其時百骸治，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爲盜，只謂神之能神　鬼谷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　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愚人爲喻，何甚失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傳曰，日月有準，運數也　大小有定，君臣也　觀天之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　心宜理合，安之善也　筌以度數爲日月，以餘分爲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又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傳曰，天以凶象皆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　以迅雷烈風動，人之恐懼以致福　无恩而生大恩之謂也　李筌以天地不仁爲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爲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　別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　筌以奢爲樂性以廉爲靜，殊乖至道之意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　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　體聖體之亦然　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炁。○傳曰，擒物之以炁，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乎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　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蟒黃腰啖虎之類爲是，悲哉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世之人莫不爲萬物所誘，盜乎性命也　要在學人返盜萬物精華，補填耗損以守常道，則德全而神自恬也　故一炁含靈於混沌，是三才同乎一源也　道散則三才分判，元炁各存天陽也，地陰也。陰返陽則萬物生，陽返陰則萬物死　是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施仁於萬物，綿綿若存，或聚或散，是物无定體而道存乎不二也　《莊子》云，物无成无毀復通爲一，即知天地以陰陽還返之機爲萬物之盜也　且物中最靈者人也，惟人同天地爲三才，抑亦根乎一炁，與天同德，亦爲萬

物之盜也　惟萬物同人而生，以資人之所欲引　盜人之性情，抑亦爲人之盜也　即知人盜萬物以資生，萬物盜人以同死　天地盜萬物以歸根，是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不失造化本末之妙也

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學人既知能盜物精以資吾炁，要在食不失時，則用機自合造化。故食者是五穀之精也。所以爲精者，是天之沖炁地之土液。食其時則資益五臟，散乎百骸，潤澤肌膚，即不失造化之本末也。是以隨日月之炁復化爲太乙眞水，上貫靈源。要在養舌下神水流入肺，化爲唾，唾色白象金，心火來剋，流入心化爲血，血色赤象火。腎水來剋，流入腎化爲精。精者水也，脾土來剋，返上泥丸，其色黃，謂之黃芽。復流入鼎，烹之爲白雪，鍊之爲青金。復貫入心，洗滌心血，復流於炁海，散化補塡骨髓，即知水盛則土多，土多則血強，血強則精溢，精溢則腦滿。是還精補腦之理，要在食其時矣

又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恩威之大莫大乎天地，受賜之心莫出乎人也　蓋天降沖和之炁以資世人，不有乎間也　所以无間者，施惠大恩及於萬類，惟容人之樂善，使通眞達道入於聖域。經云，皇天无親，惟與善人。即知道无親疎，亦无好醜。但人能通道，則道自通人。惟至者能受賜天之大恩，與天爲徒。雖使天道鼓陰，怒霜殺之炁，張迅雷烈風之威，彼至者坦然无畏懼之色。由是乎視聽關於外，而心意鑰於內也。

又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容善則至私也，用道平始則至公也。故天道私人而不私乎道，用道至公而不私乎物。是至公也。皇天无親惟德是輔，是私人而不私道也。蓋世人之性善惡相混，近善即善近惡即惡，非本然也。蓋因習以性成而已。故學人之性，要在求訪明師親近良友，專心剋志方通入聖之門。天且不違應感上靈，要在洗心克己不放道心，自有天神暗助，志不可退也。若尋訪師友得其人，則師事之。不得其人，則兀兀而行。身且安樂，性命之學不可忽也。

禽之制在炁。○天虛則炁浮，炁浮則禽因羽而制炁，飛而能上也。故學者要在虛其心而守乎靜，平其炁而恬乎神，則心自順而不姦，性自靜而不惑，是以神爲炁子，炁爲神母。神炁相合則眞精不散，神安而形固，炁使之然也。蓋人之有身，物之象也。象同乎物，則生死繫焉。有時而盡也，要在炁壯則神全，炁衰則神敗。經云，禽之制在炁，禽者擒也。擒乎心制乎炁也。且禽能飛而上者，猶人之有炁，充實太虛扶持天地，舉形而仙矣。良由心虛則炁充，大宇與道集虛，虛室生白，是能養一炁，制使之然也。孟子云，吾能養浩然之炁，塞於天地之間。是深得制炁之道者也。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木生火反自剋，人生事反自賊。故火木之喻在人爲无明，乃畜積怒炁不自調制，內焚天和而致於殂也。若之人識自然爐鼎修之身，其德乃眞。是人能體天法道，使國无姦臣身无僞行，而近聖之徒猶迷而失之，望聖之人何胡越之遠哉。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物之儻來曰生，物既去矣曰死　生者春之萌芽，死者秋之零落　人之有生一炁而聚之，人既有死一炁而散之　則物與人，來去死生未嘗息焉。是道之所理而致於斯。萬物興廢人有起滅，然天地陰陽必然之理也　生死代謝凡聖共知，故不昧靈原隨物遷徙，則同乎象帝之先，又孰擬議乎。誰氏之子哉。蓋生殺之常猶寢猶覺，自古以固存。

富國安民演法章富國者資身也，安民者息慾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育萬物也，或生或殺。萬物又盜天地，而不生不殺。人盜萬物而生而殺，人又盜萬物以資養。是天地人遞相交取，而成三才者，輪轉和合也。故天地萬物與人而成其變化，故曰三盜既宜三才乃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食者接炁也，機者天時地利也。食失其時則百骸病，機輕於事則言必危。萬化者萬國也。主上明萬國安，人心和萬緣息。蓋養生之道與治世之機，彼此一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神者妙用无方，人不得而知之。彼神而自不知其神而神，則人與神是有无也。人有而无也，神无而有也。有无无有，是人與神而共之，總出心之緼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心神其能耶。是誠之至則神感人，故神无方也。在物感物在人感人，具一切萬法，在在處處目擊而道存，是神之所爲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日者月之積月者年之積，紀期十二月爲一歲，是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定三百六十日爲一終年，或大小盡以增減陰陽消息之數，故五歲再閏以補周天之闕。於是聖功神明以之生，以之出。故人之生有貴賤賢愚之不等，唯得道者能逃甲子之數。甲子者，天地

之總目　聖功陶爲神明鑄焉，次爲萬物之鼐，使君臣父子夫婦萬物盡歸於倫序，謂一千年而生聖，五百年而生賢，豈不係神聖之陶鑄乎。荀子謂天地生君子，君子治天地　如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非人能之，是聖與功神與明之所爲也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强兵戰勝演術章》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解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无私以成其私，无有以生於有。此無心於生，生自不窮；無心於化，化自不已。故其爲德也，廣矣，大矣。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蓋因其心而有恩者小，惟出於无心則大。恩生於无恩。老君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生而不責其報，妙而不有其功，故體天之行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澤萬世不爲仁，普萬物不爲義焉。迨夫伐蘗牛山之美，戕賊梏棬之正者，皆殘生以傷性也。昔人放生示恩，悟有客之問者，曾不如鮑子之言天地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智力相制相食，非天本爲人生物，爲蚊蚋生人也。然則有以害其生者誰歟？故鼓天下之動者莫如雷，化天下之動者莫如風。然則有以動之者其誰歟？且衆陽出而圍之相薄以成雷，惟迅擊而上達，則利而爲雨。自子至卯，乘四陽而後發聲，方帝出乎震也。動必以時，是以屈者斯申，蟄者斯起，必待於迅者。蓋致一而上通，倘或乙之，惟迅乃得達其情也。大塊噫炁，本乎天作。凡動皆有所待，凡蠢皆因而化。前者唱於，隨者唱喁；作則萬竅怒號，吹萬不同，使其自已，方齊乎巽也，動以行權。是以甲者斯拆，枯者斯業，必待於烈者。蓋如火之烈，神之所藏，禮之所出也。至於春者動之時本陽，產者以風化，感乎時者以雷奮，故謂之莫不蠢然也。而爲雷爲風者，又烏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哉？《易》曰：鼓舞萬物者，其爲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爲號令乎？聖人之御世，生殺予奪而有大恩，慶賞威刑而成大公者，亦何容心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耶

又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解曰：天道无私而曰至私，何也？莫神於天。其運无積，覆冒下土，甫育羣生。故芸芸者生，職職者陳，飛走潛伏，動植含靈，高卑小大，凡聖智愚，以形自包，以生自遂，莫不隨量而受之，斟酌飽滿以足其欲而已。自形自色，任其自營，疑若有私也。夫通天下一炁，未有麗於炁而能外乎形之范圍；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炁之橐籥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照之，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无不盡其公，是无私乃所以至公也，无恩乃所以有恩也。聖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惟道則无偏黨反側之患矣

又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解曰：嘗推五行之理，有恩者必有害也，有害者必有恩也　試舉金父木子以爲諭，金父用則鋪以始之，木子用則鋪以成之，若金勝於木也，而木有所傷矣　木方反本而後親焉，此恩生於害之類也。老君曰：智慧出，有大僞　六親不和，有孝慈　孝慈本出於自然，至德之世，人盡其性，民用和睦，孰分孝慈？澆淳一散，沽名於孝慈者遂至，六親不和　此害生於恩之類也　且大恩無恩，大公至私，恩害相仍，以閱衆甫孰能出五賊三盜之機也？惟聖人本天之道，利而不害，能使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解曰：天有文，地有理，聖人觀察於俯仰之間，而一身之用備　惟民至愚而靈，至賤而貴，自凡人聖者，豈有間於富貴貧賤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蓋誦堯之言，行堯之道，是堯而已。故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蓋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列敵度宜以盡立我之義焉。物无非我之謂治矣，則夫智與故以應事物之理焉。是以則天之經，因地之義，上而日月星辰之文，下而山川草木之理，有東南之文，足以經緯萬方；通三才之理，足以化育羣動未嘗不本曰之進退以出我之度數焉　夫得隨時之義以觀會通之變，然後其哲足以服衆，其口足以命物也　夫有濬哲，有秉哲，有作哲，有明哲，惟聖人乘時撫世，作則以哲，而原天地之美，觀萬化之原也，又何以加於我乎？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矣。且天有時，地有物，言天地者指其形器之迹也，言時物者指其運用之妙也。愚人示其迹，我則致其妙。堯之聰明文思，而以道治人；舜之濬哲文明，而以人事奉天　體此道以因其時，一而已矣。原上篇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繼之以五賊，終之以修鍊，謂之聖人；中篇首言天地之盜，繼之以三盜三才，終之以君子固躬，小人輕命；下篇首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終之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何也？蓋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方其觀天而不助，則形體保神之初，而所以命之者惡。夫賊以傷其則也，而不及於地焉　修其眞，鍊其性，皆所以順自然之天，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此父事天明，母事地察，奈何

天下之人，不知戴履於高厚，而昧吉凶之迴遹？則分三盜以各盡其量，貫三才以總合爲一，而終有君子小人之辨矣。行法俟命，豈小人能之？惟君子則安時處順也。至於論善視善聽，而一源之利有十倍萬倍之殊，此愚聖之所以分也。使愚而達於聖，亦可以至修鍊以我而用其哲，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猶老子之書，始於道可道，而終於爲而不爭是也。三篇之義，正若臂之率然者也。首尾之相應如此，又若孫子之論兵而曰微乎，微乎至於无形，神乎，神乎至於无聲，所以散宜生以軍中疑懼必假於卜，太公謂腐草枯骨无足問之卜以安衆情，筮以決衆惑，散宜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投機之會，聖人未嘗一，而皆有始有終之道焉。昔之解者，分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之異，嘗觀太公之告武王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機，顯之在世，成之在君。太宗謂靖曰：讀千章萬句，不如悟之一句。蓋通於一，萬事畢。自古自今，生天生地，捨此何以哉？夫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推五行之循環，觀四時之變通。《典》《墳》所宗，仙聖所宅，凡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自非極深而研幾者，安能總其鉗鍵，撮其樞要，而統宗元之會，造妙徼之門也？唯天下之至神，然後能寓衆妙所寄，見朝徹之獨，而得其圜圜關鍵之原，則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不知其盡也。一本哲字下續一百一十四字，非也。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三才異位，生殺同機。然殺者乃所以生之，而生者乃所以殺之也。且陰疑於陽必戰，其血玄黃，是殺機之所寓也。況三陽交泰，萬彙咸亨，天發殺機，下除陰邪之炁，則雷轟電掃，天威赫然，龍蛇蟄藏，不容不起陸於陽盛之時。地發殺機，上承陽剛之運，則湧泉起浪，黃河逆流，北斗杓躔，不容不旋伏於陰陽交勝之際。人識此機，則潛奪造化，旋乾轉坤，翻天覆地，使地天交而爲泰，生殺定而爲功。太白眞人歌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反覆之機也。雖然天地與人列爲三才，生殺與機同於一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亦豈捨吾身之外而別有天地可充塞乎。故知一氣之運，非以在天者有餘，而在人者不足。天人合發不差毫釐，機緘默應變化萬端，丹基一定大道滋生矣。

又卷二

經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氣應黃鍾，萬物萌動，此天生也。律中夷則，則萬物摯斂，天之殺也。然天既生之而復殺之，何也。蓋有生殺之理存乎其間。何以知生人能充是道於吾身，密參造化則春生秋殺，陰陽代謝，不在一年之運，而十二時中自可以奪天之妙用，而得道之妙理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道好生地道好長，人爲萬物之靈，萬物爲人之用，烏可以爲盜耶。得非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天地盜萬物而不使之長榮矣。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萬物盜於人而不使之永茂矣。斧斤之入山林，數罟之入污池，五穀六畜烹飪食啗，是人爲萬物之盜，而不使之長生矣。雖然，三盜之暗相銷鑠，潛互斲喪，不知不覺而榮枯生死，莫可致詰。在天地萬物不足以爲害，而在人者深所以爲害也。何以明之天地賊萬物，而覆載者常存。萬物賊於人而生成者不絕。至於人賊萬物，本資以養生也，而反不能長生，乃爲萬物所盜。哀哉，世人能深明此理乎。苟能明之，自然知所修爲守護三寶，愛養靈珠，存三守一，精氣神全，赫赤金丹，輝光充實。天地萬物何能爲盜於我哉。惟其昧於此也，乃以人生天地間必資於萬物。萬物利於人必資於天地，其理固宜也。惟其以爲宜也，則必安之而不以爲異也。聖人憂之，故曰三盜既宜，豈其宜耶。是悲其互相戕賊而無有終窮也。三才既安，豈其安耶。是憐其鼎分列位而安於相賊也。深所以憫世人之不明乎道，不能超脫乎造化之表，而出死入生，棄枯就榮，與天地萬物相爲終始者也。吁，此黃帝所以成金丹而登天，後賢亦拔宅而上昇者相踵也。三盜何加損於有道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人之有生，四大假合，肢節百骸，精神血氣，非食啗不能充養。苟失其時，非徒无益而反害之。況金丹大道，其採亦有時，取亦有日。其甘如飴，其大如橘，食之登仙，金筋玉骨，此其血化爲膏，膏化爲氣，氣化爲神，飛昇金闕，奚止百骸理而已乎。

動其機萬化安。○天地造化，深不可測，機緘默運，人身同之。苟得其機，則動罔不吉，萬化雖衆，安而不危，儻失其機，則危殆必矣，何安之有。

又卷三

經曰，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何心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必風雪凝沍，冰霜凜冽，而後萬物有歸根復命之理，是天之无恩而大恩生矣。況迅雷烈風發於春夏，而百嘉暢茂，凡蠢動含靈莫不戢然，遂其生理，所謂猛火烈焰之中，乃金寶成就之地，學者體此，

當明殺機反覆，害裏生恩，造无上之玄元爲天人宗匠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情有悲歡，性則至樂。欲有動作，道則至靜。此仙凡所由分也。學者求道，先當以性天爲樂，不使一毫窮通得喪累於其中，則甜淡无爲廉於持養，自然心與道契。彼其七情六慾悲歡无常，動觸禍機，日裹塵網，无有出期，何性之可樂，何靜之可廉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无私，然於金丹也若有所私。天心有私，然於大道也若无所私。何以言之。人稟賦於天一點靈明眞覺之性，三昧无爲自然之火，先天太一含眞之精，无大无小无貴无賤，无仙无凡，皆獲具足，是天无所私也。然而有道者，陰陽升降不失其時，日月交合不差其候，呼雷喚雨振風閃電，眞能旋乾轉坤驅龍伏虎，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有不可思議之妙。無道者反是。陰陽失升降之期，日月无交合之候，雷電風雨自視何有，一身所存，不爲飯囊酒甕則爲藥肆淫房，是天果私於有道而不私於无道耶。吾見其有道者長生住世，雖數盡而飛仙。无道者疾病纏綿，速與草木俱腐，是天之至私者，乃所以極其至公者也。可不警歟。

禽之制在氣。○萬物有生皆稟一氣。禽若至微飛行太空。雖知六翮所鼓，衆羽所扶，儻非一氣之充，則亦廢而不舉。學者知之，則保嗇元和，培養神氣，使之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而後已。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氣作之也。夫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乎。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神仙抱一演道章》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子房曰，天道生殺者，皆合其機，非妄動也。殺謂以陽隨陰，機謂適時而變。如春分之時，四陽發生二陰衰弱，即天道宣行號令。雷乃發聲，聲震徹重泉，驚甦萬物，使一切龍蛇蟄藏之類皆起於陸，此則天發殺機也。愚人不知天道，恣發狂機，貪利千名，傾人害物，則天道報應，災殃禍亂及於身，是謂天地反覆也。劉海蟾曰，自天性人也至以定人也，道之常也。自天發殺機至天地反覆，道之變也。常者所以守剛柔而立，變者所以運陰陽而適時也。施眞人頌曰，雷聲虩虩動天威，驚蟄龍蛇萬物齊，此是玄機眞造化，能明此道合希夷。許眞人頌曰，人發狂機禍立生，傾危都爲虐生黨，悲思喪國亡家者，金谷章華尚未醒。呂眞人《臨江仙》云，昇運推移從復卦，四陽令屆春分。天威鼓物以雷霆，龍蛇皆起陸，藏蟄盡甦驚。下士豈知天道，意狂謀利祿營營。坑人損物害生靈，餘殃不可道，顚覆自危傾。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許眞人曰，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生。天人用機造化无異。故曰，天人合發。既合道機與天相契，則萬種塵緣皆息於心，故曰萬變定基也。

又卷中《富國安民演法章》 鍾離眞人曰，富者足備之稱，安者康寧之義。身如家國，心比父君。君正則天下普安，心靜則萬神皆裕。一身之中靈備萬物，精炁血脈臟腑魂魄。皮膚毛髮比同兆民。君主无事則民庶均安，知足忘貪則是名眞富。故《道德經》云，知足者富。又云，愛民治國能无爲乎。又曰，爲无爲則无不治矣。又曰，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此乃安民富國之法旨也。張子房頌曰，高上玄都號玉京，壺中天地寶九垠，逍然知足爲天富，政治民淳國泰寧。施眞人《玉堂春》云，闔苑蓬瀛華胥諸妙境。玉堂金馬寶城，華郡兆庶安寧。達此玄風柢在身，身比邦家心如君父敬。心正无邪精神安靜，知足忘貪斯名眞富盛，可謂壺中別有春。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赤松子曰，天之生殺皆合道機，非妄動也。蓋天地之專精爲陰陽，陰陽襲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天有五行之炁隨時應令，逐序遷移。春夏以陽和之炁生養萬物，秋冬以陰寒之炁肅殺萬物，此皆自然之理至公之道，故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劉海蟾曰，與萬物之生成，盜萬物以衰謝。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淫。人與萬物之工器，盜萬物以毀敗。許眞人曰，萬物盜天地而生成，不知天地反盜萬物而衰老。人盜萬物以資財而充富貴，不知萬物反盜人以勞役而致禍患。葛眞人曰，有盜不可非道而盜也。上文三義更相爲盜，自然之理。人能窮理悟眞合道而盜，順其宜而宜，乖其理則凶。是以三盜各得其宜，三才悉安其任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施眞人曰，故曰者，相續之義。先明天地生殺之理，次知三盜合道之機。三盜悉合其宜，三才各安其任，然後食時骸理動機化安也。曹道冲曰，凡理性命必先飲食五穀五味，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乃食之理。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乖其節，只令中道不可越常，如此則百骸俱理，五臟安和，无諸疾病，

壽數永長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　張子房曰，凡物色惡者非炁之正，臭惡者非炁之和，烹飪失節者非水火之既濟，不時而成者非生炁之具全　聖人於此四者特有不食之戒　是以《內經》言，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是謂知道　故君子飲天和以潤神，食地德以滋形也　崔明公曰，《道經》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者食時之深旨也　食其時百骸理，人道之用也　動其機萬化安，天道之體也　張子房頌曰，三盜相因遞代偷，食時骸理炁和流，金砂五內如風雨，不礙皇家作貴侯　鍾離眞人《滿路花》云，人人皆有道，迷者不知源　天生天殺理妙中玄，樞星斗晷運逐時遷　澄心忘愛慾，順序調神，慧通覺性靈圓　既三才三盜宜安，富國豈爲難　食時骸固理，鍊丹田，无妨市井，不礙作朝官　綿綿胎息，炁養嬰兒，任從烏兔往然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張子房曰，天无心而恩於萬物，萬物有心而歸恩於天　故《五千言》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爲施而不責其報，生而不有其功　許眞人曰，於无心是謂无恩，惟清靜者物不能欺，則曰天恩生矣　張子房頌曰，天炁无恩不化生，三田留得變瓊珍，陰陽醞造升大藥，此是无恩生大恩　萬仙翁《西江月》云，自己天眞謹守，无心即是无恩　順行陶鑄結爲形，返本還源是本　在欲无恩而不化，三田變作瓊珍　无恩何以大恩生，一粒金丹壽永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張子房曰，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　萬物莫不蠢然而長之　天本不威，物而自懼而歸天下，一如聖人。行賞也，无恩而有功　行罰也，九威而有罪　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許眞人曰，淳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施眞人曰，至如軍旅，苟能如此上威下懼，必能定亂除邪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　赤松子頌曰，風雷鼓動應時行，造化爭馳萬物生，兵令信行依法則，剪除兇暴得安寧　曹眞人曰，鶴子云時假風爲馭，金憑雷作輪，宣揚天號令　壯觀兩精神　濃徹重泉，脈驚回，萬谷春，何當用威武，一技靜邊塵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張子房曰，天地氤氳是至私也，萬物化生是至公也　呂眞人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是至私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至公也　赤松子曰，天地生成萬物，萬物負陰，至私也而抱陽，至公也　明公私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　鍾離眞人頌曰，天地氤氳象至私，生而不有至公時，用之至公用南北，使之神聖使東西　呂眞人《望江南》云，通大道，天地悉皆通　有用用中无作用，无功功裏有神功　升降永无窮，玄與牝，造化含眞空　天地合時甘露降，法機幽顯若私公，還返是朝宗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解》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道分而爲天地，天地分而爲萬物，萬物之中，人爲最靈，本與天地同體　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　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又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地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　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　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　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　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　四方之學以此爲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按唐褚遂良得太極眞人所注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爲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注云：聖母岐伯言　次四句注云：天眞皇人言　以下皆然。間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諸本逆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爲正　須溪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

又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　以其生而爲殺者也　故返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　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又下篇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恩之恩天道也　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爲而後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二返而後能也　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靜者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　此三返之道，無爲之至也　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爲也　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靜乃所以有爲也　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

制伏，彼莫有爲於其間？盜氣之自然也　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鷙也　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按褚氏本無禽之制在炁五字

又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　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　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　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須溪劉氏曰：時物粗近也　按鑾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注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　今取褚氏本爲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按張氏注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　靜能生動，便是漸　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　恁地示人　又曰：浸字最下得好　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　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個退一分，那個便進一分　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　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　《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演道篇第一》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君子仰觀天道運行不息，合法順動固其性命，乃保毓天數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天有五賊五行也　曰者火也　火生於木木克土　月者水也　水生於金金克木　見五行相賊相生，是爲寒暑　故曰予仰視天文，盜五行順逆，得其次序，則天命昌延，乃長生之大本

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天有五星人有五臟，應眼耳鼻舌心　心者五賊之首，是以觀於五星經緯萬象，內外相成，執天之道行矣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君子曉達眞源，譬天地在乎手，造化生乎心　知萬物稟一炁，生萬物之身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命之謂性，人也　人心機變測造化之功，定行天道無差失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三陽之月，陰陽交泰水火相賊，乃天發殺機　有雷霆風雨振動，龍蛇出蟄萬彙發生，見生殺之權備矣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凡人心不可動，動則吉凶悔吝生焉　天地非反覆　天者聖人也，地者臣道也，反覆者順逆也　六順六逆不常則乃爲之反覆　聖人不動心，則順天之命　小人逆行機，則不盡天數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機。○聖人合天道機衡，當九差變　乃定其心機，是故守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夫人巧拙之性，坎、離之象　巧則既濟，拙則未濟　故伏藏於丹田　丹田者，精炁之元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人身之九竅也　心正則九邪不能入三要者，陽之正數也　三三如九陽炁足，則動靜无奸邪可入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火生於木陽炁之盛，則戒之在鬬，戒之在慾，勿令奸賊生焉　君子修身鍊行，然後治國安民，聖賢之人也

又《黃帝陰符經注・演法篇第二》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備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治，動其機萬化安。○三生萬物含正陽之炁，一炁盜受七日來復，乃三才得一而備　人竟盜萬物之始，日用而不知　知之者長生，形骸无變萬化自安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人之有三萬六千神光，故多慾則耗竭精神，故不神也。《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　抱一存神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日則火之精，晝夜行一度月則水之精，晝夜行一十二度半　是故君子盜水火之數，小大運動乃有殊，聖之功也，神光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故賊盜天機造化運動，愚者莫能見莫能知　君子得之歸眞，小人逆之亡命

又《黃帝陰符經注・演術篇第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瞽聾善聽視，則絕利根源　人能專一心，而中道不廢　十倍之功不可及也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君子專心反覆，晝夜三陽之時，行用不闕，乃過

師之功萬倍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既妖而目不外視，生死絕念乃忘其機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天之不言日月无私，人能盜餌精華，得不死之術，恩无極，則是大恩生也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專一志而慤乎不拔，故蠢然而不動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性和則包荒有餘，心清則萬化平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垂象，人能盜而行之，至私也。天之造化无偏无黨，乃至公也

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人因炁而生，因炁而死。萬物因地而生，因地而死。人若能擒制得天地正炁，乃長生不死之根也。禽者，擒縱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萬物春生夏長，恩也。秋殺冬藏，害也。人因婦人而生，乃恩也。因婦人死，是害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天文地理也，天時地利也。象天體制者聖，順時變動者哲。愚者不能察天時人事，若能合天地化育，與時設教，乃聖人賢哲也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道分而言天地，天地分而爲萬物，萬物之中人爲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於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地之所以爲性者，寂然至无，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即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爲堯、舜爲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炁，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時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爲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又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生殺者，道之隆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爲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靈怪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曰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明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而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又下篇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无恩之恩，天道也。惟无恩然後能有恩，惟无爲然後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洞靈真經・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降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祠四海，已不勃於

道，以奪其國以授殷　紂亦信天與其補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今夫皆謂音農信墾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墾竊其菓稼而荒翳之　齊后信人之性醜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霧，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唯道可信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齘理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　識以理人，道以安人　夫鷄地音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豎夫之道也　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竪之道也　嚥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剸情喘想，畢志所事，倫挨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　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竇音塞其業履，是爲天下有道

道筋骨則形全，翕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家音鬼此三全，是謂清賢　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　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閑鈍者亦靜默　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　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疏，疏之而親　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　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囲音曲爲貴　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　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一

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　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爲其行香誦經十過，以度尸形如法　魂神遷上南宮，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滅便得神仙

道言，夫天地運終，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四時失度陰陽不調，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國主有災兵革四興，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疫毒流行兆民死傷，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師友命過，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夫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災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　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无量普度天人

道言，凡有是經，能爲天地帝主　兆民行是功德，有災之日，發心修齋燒香誦經十過，皆諸天記名，萬神侍衛　右別至人剋得爲聖君金闕之臣　諸天記人功過，皆分無失，天中魔王亦保舉爾身　得道者乃當洞明至言也

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音》，道君讚

《元始靈書》上篇

東方八天

廣生高映　覺元洞虛　應玄九眞　化交肇圖
文靈運構　宗範玄都　感變總括　威昭自成
綠岑遷景　皇道含明　天琳耀權　炁晶育魂
融羅負立　圓英隱旻　期旦神包　洪綱告寧

南方八天

章炎通泛　堅敷澄宗　虛象玄華　龍陽僊穹
微正霄艷　瀰太凝冲　元關三紐　大梵飛空
隱覺龍益　天倫慶呈　神戶纏絡　眞元散精
淨握冥照　回合升遷　導鬱宴雲　靈應騰天

西方八天

剛澤微控　陰峻孤儀　貫炁明素　宸洞開微
周化幽應　澄輝帝臺　羊遐挹虛　恢茂童池
結飆臨育　麗無散開　陽通百六　沈芒隱階
幽廓冥默　眞峯會靈　堅丕順道　告命鬱林

北方八天

龍安洞變　純陽隱玄　方本還炁　象伏高員
神變惠允　解鍊靈根　赤精純道　成號威尊
利雲友常　億仞中丘　鬱城瓊壘　謠音慶流
受位玉室　大憲通幽　玄章煥落　綱輪迺周

《元始靈書》中篇，道君讚

東方八天

喧婁阿薺　無恕觀音　須延明首　法攬菩勢
稼那阿奕　忽訶流吟　華都曲麗　鮮菩育臻
答落大梵　散煙慶雲　飛灑玉都　明魔上門

無行上首　回蹤流玄　阿陀龍羅　四象吁員

南方八天

南閻洞淨　玉眸誂誂　梵形落空　九癨推前
澤洛菩臺　綠羅大千　眇弈九醜　韶謠緣遭
雲上九都　飛生自騫　那育郁馥　學羅法輪
靈持無鏡　攬姿運容　馥朗廓奕　神纓自宮

西方八天

刀利禪猷　婆泥咎通　宛鼈滌色　太眇之堂
流羅梵萌　景蔚蕭嵎　易邈無寂　宛首少都
阿鑑郁竺　華莫延由　九開自辯　阿那品首
无量扶蓋　浮羅合神　玉誕長桑　栢空度仙

北方八天

獲無自育　九日導乾　坤毋東覆　形攝上玄
陀羅育邈　眇炁合雲　飛天大醜　總監上天
沙陀劫量　龍漢瑛鮮　碧落浮黎　空歌保珍
惡奕無品　洞妙自眞　元梵恢漠　幽寂度人

道言，此諸天中大梵隱語无量之音，舊文字皆廣長一丈。天眞皇人昔書其文以爲正音。

有知其音能齋而誦之者，諸天皆遣飛天神王下觀其身，書其功勤，上奏諸天。萬神朝禮，地祇侍門，大勳魔王保舉上仙。道備剋得，遊行三界，昇入金門。此音無所不辟，無所不禳，無所不度，無所不成，天眞自然之音也。故誦之致飛天下觀，上帝遙唱，萬神朝禮，三界侍軒，羣妖束首，鬼精自亡。琳琅振響，十方肅清，河海靜默，山嶽吞煙，萬靈振伏，招集羣仙，天無氛穢，地無妖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元始靈書》下篇，天真皇人諫

東方八天

森用儲雲　九魂鍊晶　枳默窺玦　浮枚臼踑
鹿幾陽房　碧提鄒回　池滇黨負　跂逭謁携
藻章變瑜　蘭泮璧環　亢滂野生　極中昆清
曜展洞涸　寂無眇凝　素倚虛羅　皇達元靈

南方八天

炎鍍綽堂　太霄謠隅　歷遐薦漪　周扃加圖
披堯蹊膝　觚寶渾都　戟芸荼炫　井欺持蒲
掌維迮儀　奕洸琅璀　扁屢益但　幽微畢雷
涓湟寔東　赤曜義稽　玉玄演俠　栢渠至規

西方八天

鎬正左適　婆泥煞靈　悲招均顥　洎南躪魁
靜夷損光　混元覺緣　道守岑搖　綿徵知宣
太靈湮漠　昺和盧隨　哲京常華　墟咸堅沙
栗鐸黜株　會衍球裴　卓雲青府　業覩般基

北方八天

洼孩蒙甘　翠字九闡　簫鉤連興　龍汾神關
溝淪沈魔　豁蠻祈通　玄寥亢息　無知肆明
蟒修吉夕　馥壇時畎　湯長敷昌　匪庸謹濟
朝康聖寬　祕法侈宜　廣帝理生　衛肇宏人

又卷三二　東方八天

運智正除天　帝玉覺覩月　洞霞寂夷天　帝醜鑒元期
彰直元通天　帝緘妄理眞　照效清池天　帝苦勤寥
昌景仁政天　帝吉義安　蹈登煥夷天　帝長肱正基
崇譽炎常天　帝整眞微晞　玉眞高聖天　帝道極元凝

南方八天

艷靜淵映天　帝胡尤琛　神鄉總樞天　帝勾龍師存
述理精玄天　帝石嶽正璘　火度化周天　帝選妙資忱
魔治宛靈天　帝兆勤洞豪　逸婁冲璇天　帝彊鹿皓蘇
赤奪摽秀天　帝祈東偃名　太極順皇天　帝無軒董玄

西方八天

仇圖蔚育天　帝爍陀郁明　覩燿眞妙天　帝祚莊堂
梵度明瑤天　帝宗燿頓康　抱正斗機天　帝斬伐魔凶
辨伏安道天　帝嗣康監生　素明洞虛天　帝惠施部慈
華都燿明天　帝雞樞婁侖　要玄大皓天　帝晶絕神環

北方八天

神府公符天　帝宿陰城　梵章紫皇天　帝越平延

龍猷轄洞天　帝火旦炯炯　僊平清修天　帝玉素眞華

混合妙眞天　帝抱光紫煇　玄璘統儀天　帝時承道生

冥度弘嘉天　帝杳曲玄嶼　澄漢洞浮天　帝中極幽微

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隱諱諸天隱名，天中空洞自然靈章順治，五星不有遲留伏藏悖逆。道氣左回，逆犯者追。使氣循軌，由正相生，交養萬彙，與帝同業，無敢天傷，秀實華精。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種穀果蔬畜，五行順生。食者長年不作疾癘，自致神仙。此文隱諱，知者不言。悟眞識玄，玉書明宣。諸天隱韻，無有尅勝戰爭違忤干凌五星之分，協和致福，帝主萬年，正氣殄滅妖怪凶害未捐。順治之音，順治之尊，順治之神，順治之魔，順治之靈，二景六合順躔上清，紫微布氣招搖列星，太和沖盈金木同形，水火爲一土德共並，殺害怒鬪以順得平。無量之奧深不可詳，敷落棹眞普度天人，今日欣慶受度歷關諸天，請城遲伏留逆勃蝕之氣，斬絕妖根，順度五常，眞流太玄。五帝轉樞經緯天門，東斗延生西斗合氣，北斗養胎南斗行勢，中斗受形三界福凝。青帝樂金白帝同木，赤帝運水黑帝助火，黃帝含虛五行協佐。敢有惡逆不順道者，戮以風火。青天眞王治木之鬼，赤天眞王斬火之賊，白天眞王斷金之邪，黑天眞王滅水之怪，黃天眞王伏土之殃。五帝眞王萬神之宗，飛行鼓從總領神兵，麾幢鼓節遊觀太空，自號赫奕諸天齊功。上天度人嚴攝祅凶，木氣逆土土制水窮，水藏火精火鍊金鎔，金還尅木相迭爲凶，五帝握符五星御龍，循繞靈綱使氣和同，五行順治不有尅傷，天人協道萬物煇昌，自然長生時化明雍，天地正輪六精允隆，萬氣無愆聖運無窮。萬神咸聽，三界五帝列言，上清。

龍漢延康眞道惟常，恍惚無形，初不隱彰。元晶廓如混氣華芒，赤黑潛孕五氣乃光，方域定位東西擊攘，形勢相乘或柔或剛，金木爭戰龍虎騰驤，陰制於陽陽薄於陰，凌奪無期氣與神傷。元始行道五星尊王，善爲陽順惡爲凶戕，正眞御樞中極命神，順以治化化開玉京。晃燦玄臺碧落維天，天上天下無幽無冥，無形無影無極無窮，赤明開圖運度順行。元始安鎮瓊篆玉文，流雲翥鳳元氣道根。保制劫運使天長存。梵炁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十方。旋斗歷算回度五常，三十五分總氣上元，是謂順行不犯神綱。綱以制氣進退所將，好生協從輪無蹤張。順道偶和和密而淵，八景冥合氣入玄玄。玄中太皇上帝高眞，泛景璇圖敷落洞章。赤書五篇制斷不祥，經緯得緒三界福堂。帝德體循紫庭聯芳，雲宅玉靜日闕金墉。皇皇寶華空洞自然，千和萬合五政成眞。眞中有神長生太君，無英木帝白元金神。太一治土司命火尊，桃康合延水祖大溟，執符把籙保命生根。上遊上清出入華房，八景之內細微之中，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上通玄門飛天法輪，順治命延罪福禁戒，宿命因緣普受開度，飛魂生身身得受生。上聞諸天，諸天之上各有生門，中有空洞謠歌之章，五眞靈篇辭參高眞。

第一五星眞君紫微定位飛空之音

太空無邊　道體自然　冥漠匪迹　混洞之先

恍惚中物　至精不遷　升陰降陽　元氣綿綿

氣從何生　太虛發煙　晶明在胎　神氣淵泉

三五既名　七九相連　氣分方畛　水火變生

彊弱剛柔　道功無全　根角有來　落落在天

生化由之　悟則神仙　五行共濟　五賊爲緣

水火金木　中土天關　尅制則鬱　氣變成姦

不動則平　化力無傳　歌此靈音　泛駕翩翩

第二五星眞君順治五氣招玄之章。

金光在東　炎炎寶龍　西靈授符　南山起雷

黃旗翻翻　環拱太微　履道無爽　眞氣所歸

錦輿琅軒　金馬玉鞭　吾何狩之　周流八騶

事君事父　順忠孝先　道妙在玆　祕不可傳

上輔帝臺　出爲德宣　吾道正明　光揚九天

生植和澤　造化匪艱　布於天道　灌氣巡環

庶品孳育　各用其元　光亘上下　萬氣同仙

內福三界　外洞人玄　天順明清　地順咸寧

人順胎丹　重閬胞扃　出生無死　徹視通靈

神變入空　驂駕九龍　慶燿流彩　五老命封

玉策絳章　左嘯華童　右扶太眞　流金火風

順行祕道　萬帝唱恭　五行返一　非有無中

第三五星眞君順治運度大霞。歌曰

大市層垣　列燿猶肆　我執玉書　赤文大字

刻寶光門　瓊館北軒　星國萬里　仙民軿繁

中有帝皇　絳闕紫煙　雲盈我居　光浮我廬

陰陽二景　瑤琳珮珠　疊疊其行　五色自生

遲伏留逆　順德無爭　以順事帝　動如符契

以順事天　得道自然　以順生化　神功綿綿

氣含太無　結錄寶圖　五篇玉文　廻旋帝車

帝車在東　仁化普從　大標經西　攙槍協齊

順道爲治　神造希夷　我位上王　炯炯其方

善惡不遺　德之所滅　順爲聖德　萬方作則

不順天運　變爲五賊　道幾無形　杳杳元精

生化無窮　螭迹彫瓊　雲萌紫素　咽服玉精

目視三素　倏忽變通　神母玄父　日月瞳矓

此三界之上飛空之中，五星眞君順治五行，至妙之音音參洞章，誦之百遍名度南宮。誦之千遍五帝保迎，萬遍道備飛升太空。過度三界位登仙翁。有聞靈音萬神敬形，敕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地戶五苦八難，七祖升遷永離鬼官。魂度朱陵受鍊更生，是謂無量普度無窮。有祕上天文諸天共，所崇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

道言，此二章，並是諸天上帝及五方眞元道君至靈隱祕之音，皆是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辭。回度順綱，使流演得宜遠諸災殃，降致和氣福如太倉。故謂玄奧難可尋。詳上天所寶祕於玄都紫微上宮，依玄科四萬劫一傳。若有至人，齋金寶質心依舊格告盟十天，然後而付焉。

道言，夫五行順治則萬物有宗，陰陽至和三界歡樂。天人長年無夭折剋傷之患。若氣化失次星度迭軌，刑殺制勝竟不休息，則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至聖神人亦有休否，末學之夫亦有疾傷。以其五行之氣不以順道，則天人怒而不喜，人鬼凶而不吉。凡有此災，同氣皆當齊心修齋，六時行香，十遍轉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無量之文普度無窮。

道言，夫世人生命限臨灊厄，運即相須水火交錯，數歸滅亡氣索命終，以五行刑剋併於絕地故也。不知身壞物弊，而眞神本元之主，道之至精，未常滅也。五行逆次，則天地終極，或末學道淺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爲其行香誦經十過，以度屍形如法，魂神經上南宮，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惑便得神仙。

道言，五星凌犯不順治其道，上爲天災下爲地禍中爲人患。大地運終星宿錯度，日月失昏四時失度，陰陽不調不順於天也。山摧地震水湧泉涸，獸食人民蝗鼠害稼，陷沒注決風火迸出，壓溺倒裂，不順於地也。國境生災兵革興作，疫毒流行兆民死傷，師友命過鬼出爲崇，不順於人也。五行失順，則物莫能治。欲使順道自然天下安謐者，皆當修齋，敷露五方眞文，立壇奉幣以告五帝，行香誦經。夫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災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無量普度天人。

道言，凡有是經能爲天地帝主，兆民行是功德，有災之日發心修齋，燒香誦經十過，皆諸天記名萬神侍衛，右別至人克得爲聖君金闕之臣。諸天記人功過，豪分無失。天中眞王亦保舉爾身，得道者乃當洞明至言也

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音》，道君撰。

《元始靈書・五行順治玉篇》

東方八天

神屬易開　玉遇山回　子王七覺　輔波優深

旦烈靜卒　江梗呼迎　寶煙披澤　始栗備身

閱碩彊偃　辨卑羅蜜　魯鞏息家　處檀移心

魔詠枝河　究屈張平　蘭球珠忽　离龍梵陰

南方八天

太玄混微　斗著轉華　移盈曲祿　報該無涯

念蕩董頤　救明演徙　極深光總　九搖契遠

露戟韓司　洎訛招西　飛玉投檢　瓊籌泛芽

丹明希沈　長幾嶧訛　騫傳良滌　房靚迎陀

西方八天

音混眞隅　柳寂鎖鋪　義殿洪護　遵健錫無

仗伎亟丑　月羅雲奔　部茫哆參　王中玄臺

元洞悤奕　靈童爛浮　祥寧寔賈　靈提丁謀

勤玄樂明　耀雄傳孤　楚明星景　豐嬉董元
北方八天
太玄宛室　旗正亭白　沈酬幾澄　貴眞奚名
廓定逸革　樞竈翹綠　韶庭淵渡　醜那奕升
宿獄林曆　道混魔京　罔被淵密　龍固迷緣
太陰九靈　魔微朝徵　神瑛沙蘭　鑑誥仙盟

道言，此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之音，舊文紫筆題璇璣之門，以東方八天第一第二第三字，正天分度，丹書龍臺玉山中閣。以南方第六天第四第七字，使五行順治氣不害逆，三華太玄碧落之文，刻紀中斗魑宮司空之庭。以西方第三天第五第七字，第四天第一第八字，以斬祆芒犯害順行之軌黃道之前爲監之者，使水火不剋正氣和寧，帝道皇極吉昌蒼延大素錄簡之筆，著文斗箕東北龍母之山鳴鼓之樓，眞靈瑤闕譙都之上

葛洪《抱朴子內篇・微旨》　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憂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由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溝池，猶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行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曉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瞯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矜，不嫉妒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貞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疫鬼害人，迫脅貶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捨遺取施，欺紿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訊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眞，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塡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耕，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第二十五》　義曰：三炁不分，凝積爲天地之始，萬物初混，陰陽成品彙之先，然則理運將開，所以妙物垂應，元和既貸，清濁遂分五常，於是得宜三界，由之合度，此其致也。

釋曰：天地混元義者，混元之時，三炁混沌，九炁未分，天地未立，年存年亡，三炁既顯，天地運開。《洞神經》云：大道妙有，能有能無，道體本玄，號曰太易。元氣始萌，號曰太初，一曰太虛，其精青，其形未有。炁形之端，號曰太始，一曰太無，其炁黃，其形未有。形變有質，號曰太素，一曰太空，其炁白，其形亦未有。形質已具，號曰太極，一曰太有，一曰太神，一曰太炁，又

曰太玄，又曰太上，又曰太一，其形赤黃，質定白素，白黃未離，名之爲混也。雜糅未分爲沌，萬法初首爲元。故兩半、三才、五常、萬物等法體未別，是曰混元。形象若分，明之開闢，劫盡運終，還歸破壞，復於混沌。風澤洞虛，似風非風，如水非水，識苦性昏，不可分別也。舊云：混元之中，有玄有妙，妙者，道氣惟一。玄者，品物衆多。今明道無不在，義亦玄妙。然道混自別，不可相濫，故非內非外，非非內外，能內能外，即內即外。一多玄妙，其義例然。大而分之，十有二種，二者是氣，十者是物。二氣即陰陽，十物即五有識，五無識。五有識者，謂人神鳥獸蟲，五無識者，謂金木水火土也。

又釋：天地者，統也，謂統理萬物，覆育爲功；亦言先也，謂功始分判，清氣先淳，亦云顯也，居高庇下曰顯。玄虛在上曰天，天資七曜以成象，天清氣立。今按《生神》等經並云：積陽成天。然論究竟，豈有此天？故聖化所統，並云是氣，雖云不有，亦復不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也。《太眞科》云：三天最上，號曰大羅，是道境極地。妙氣本一，唯此大羅生玄元始三炁，化爲三清天也。一曰清微天玉清境，始氣所成。二曰禹餘天上清境，元氣所成。三曰大赤天太清境，玄氣所成。從此三炁，各生三炁，合爲九炁，以成九天，九天名號，眞在《洞眞經》中。九天各生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就本九天，合三十六天，其名號出《外國放品經》下。天地之數，無量八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地之數，亦如今天之四方也，其天並在空無之中，周迴八方。然天數甚多，或有重下，或有疊傍，或有比地，不可稱紀。又《藏天經》所出，東于逮，南浮黎，西耶尼，北單越等四天。又釋：日月星義者，日，實也，謂其體無虧，故名爲實。《三道順行經》云：陽精爲日。《老君中經》云：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也。《玉珮金璫經》云：日是天魂。《藏天經》云：日縱廣二千四十里，今分水精，彙於內流，光照於外，其中城郭人民，七寶浴池，生四種青紅黃白蓮花，人長二丈四尺，衣朱，與四種華同衰同盛，故有春秋冬夏四時行焉。日行有五風：一曰時風，二曰勁風，三曰助風，四曰轉風，五曰行風。是故制御日月星宿，旋行虛無，物不休息，皆風之帆。其綱曰月，運度虧盈者，皆四時之會，藏伏冠帶故也。按《河圖》，天有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其間盈縮，具如別文。月者，闕也，謂有虧闕云。道順行經》云：陰之精爲月，斯則陰精爲體。《玉珮金璫經》云：月爲天魄。《藏天經》云：縱廣一千九百里，月輦周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銀、瑠璃、水精映其內，其中城郭人民，亦有七寶浴池。月有八寒之林，生乎其內，月中人長一丈六尺，悉衣青色衣，亦五風帆其綱也。星者，成也，謂其成定四時五行也，亦名宿，謂日月之所合宿處也，亦人之宿命所係也。《雌一五老經》云：五星者，五行之精，斯則五行之精爲體。《藏天經》云：北斗九星，星相去九萬里，去地四十萬里，圍七百二十里，皆金精瑠璃爲其郭，玉曜紫暉闡其光，其內則諸天人衆眞之遊館也。其一書一夜，則運轉周天一度，其內亦生寶珠林樹也。

又釋：地義者，地，持也，勝持羣品，載養爲用，能生百卉。舊云：地有三山川。《太平經》云：地理者，三色也，謂水土石。今按《生神》等經並云：積滯成地，是知陰氣所成也。按《放品洞淵九地三十六普內諸》云：第一疊色潤地，去天九十九億萬里。第二疊剛色地，去第一地八十一億萬里。第三疊石脂色澤地，去第二地一百二十億萬里。第四疊潤澤地，去第三地二十億萬里。第五疊金粟地，去第四地二十億萬里。第六疊金剛鐵澤地，去第五地二十億萬里。第七疊木制地，去第六地二十億萬里。第八疊大風澤地，去第七地八十億萬里。以上八地，並去地載周竟四垂，不極不窮，無邊無際，無色無氣也。第九疊洞淵無色綱維地，九疊之地，極下洞淵洞源，綱維天地，制使不落，去第一疊五百二十億萬里。九地九疊，直下九重，各四土皇，合三十六皇，上應三十六天。如是上皇，皆位齊玉皇之號，但分氣各治，上下之別名也。又崑崙山下有九地，地下有一重水，水下有一重風，如是風水之地，各各有九重，更相擎持。今之地動者，是風水之搖也。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卷上《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漱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碧虛之

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輿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祲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漱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漱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偏乎下，漱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聞滂漭，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蜺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青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沈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無自而然，自然之無。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懲然其形圍，闊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儻遨而忽游，請寫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眞化。之玄也，之眞也，無玄而玄，是謂眞玄，無眞而眞，是謂玄眞。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眞玄。無眞乎其眞，一乎眞，然後觀玄眞。逸言曰：眞眞乎玄，玄玄乎眞，玄乎無眞乎眞眞，眞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有作，有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能常，淳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餐碧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僕風應門，燭月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睹其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爲之恥。謂之曰：我躬不閱，遑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己，罔有弗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無慙於造化，造化有愧於吾，吾將往而話之，以慰君之憂，解君之恥。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之輿，拂衣東轅，經諸無之國，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君何爲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話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同空問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宰主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無化可造，朕之國無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乎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話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話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乎拂衣西驅，經無住之郊，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爲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話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輿，照虛之璧，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璧乘之資，尚弗話諸造化，無假道于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屆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話諸造化，願假道于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兪，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話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玄原之郊，迷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如。使吾之資身之用爲味俗之恥，吾將話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無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無有同空之問，無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

言之詞，自然有化元之語。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於玄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貴，蹔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且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矧何夫子以俗恥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語，無然。怍造化之念。遊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睹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迷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遊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翛然浮光沈影，汗瀾沿波，與二童棄玄濤之騰濆，泛六合之外，忽忘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無極食，煥然啟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化眞，願而俯於寰中。慙代俗之羣恥，皆妄觀乎化眞，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話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無亡無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無有其有者，無亡其亡。無不有其不有者，無不亡其不亡。放乎玄原之郊而無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目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於回窓，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廓然荒虛，念子寰中無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無有也，吾意寰中之有無哉。化之爲也，原乎有者觀其無，原乎無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邪？容之爲言也。冥其象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心之無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無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屆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無，觀造化之無矣。

王文卿《冲虛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話》

侍宸曰：昔遊名山二百餘所，一到金陵清眞洞，乃唐葉天師修眞之地。抵暮，四無人煙可依，遠望山中忽有燈光，以此投奔燈光，到草舍間，寂然無人，予心大驚。於燈下桌上，有一文字，啓而視之，名曰：《噓呵風雨之文》，予意其必雷宅也，心方安，取筆墨以木葉錄之。錄將畢，忽聞雞鳴之聲，須臾一老姥出來。予問其姓氏，老姥曰：予無姓氏，此乃雷霆所居之地，不可久留。予問：雞鳴者何以有此？姥曰：乃地中金鷄鳴。予覺而出，不數步回望，不見草屋，不久一里許，已到洞天。予得雷書自清洞天始。

門人袁庭植問曰：師得雷書於洞天，想師仙風道骨，天假其緣，遞其逢耳。弟吉者非師不度，若無師亦可行。

侍宸曰：予未得雷文之前，已遇汪君於楊子江，授予飛神謁帝之道，後遊清眞洞天得此文。經三載之久，又遇汪君於黿山店中，後過禪寺語余，所修飛神謁帝之道何如？余答汪君曰：三年前弟子到清眞洞天，偶昏暮不知其所，荒落草舍之中，孤燈獨柱之上，得《噓呵風雨之文》，遂於身中取簡呈之。汪君曰：子眞宿仙也，昔老姥乃電母也。子既得其文，予當語汝於此方蒙指授。授畢，乃召使者當空分付。此余遇汪君點化。

問曰：動雷激霆，其要如何？答曰：雷霆者，天之號令，非緊切事務不可妄舉。譬如樞密院發一號令至某處制司，奉承者必須依號令而行。今之人既無宿骨，不遇明師，以訛傳訛，按圖索驥，不問事之輕重，或沽名貿譽，或逐利貪財，輕率行持，貪天之功以爲己有，臨事無成畢矣。夫雷者有的然之機，霆者有截然之法。得師指授，如響斯答。

問曰：且如使者，的確玄妙，在於何處？答曰：雷霆變化，無遠無邇，神動天隨，氣至將雖。予於內玄舍冥恍惚之中，作霹靂激博之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爲妙用，上窮碧落，下至黃泉，無所往而不可。昔禪宗有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即此是也。

問曰：弟子事師門，已荷發越愚鈍，但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其旨如何？答曰：此乃發揮使者之妙，且如千江有水千江月，人之初性，譬猶明月，一點圓明，湛然不動，靈光徧照，今人但知有雷之名，而不究雷之體性元神也。水，止水也。世人但見月之形，而不知月之妙。蓋得水以映之，其性即止矣。萬里無雲萬里天者，人性地本善，汨於七情六慾，倘能清心寡欲，諸障消除，其天隨處可見矣。

問曰：玄中玄已，荷指迷用中，用何以取驗？答曰：子之問是矣。且如召雷行事之時，先召使者尋之。蓋雷霆風雨之處，惟使者知之，所以法要使者爲先鋒銳將。

曾慥《道樞》卷三《陰符篇》（黃帝之經，藏於神嵩，李筌得之，發世之蒙）

李筌得《黃帝陰符》之經於神嵩之山，而未知其止也，其後遇驢山

姥而問焉。姥曰：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玄元杳冥，妙於無名者也。太初者，胞胎混沌者也。太始者，洞虛無疆，或感而彰者也。太素者，內含眞一之精，爲萬物樸，清陽爲天，濁陰爲地者也。陽爲魂，陰爲魄。魂者欲人之生，魄者欲人之死。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含眞抱一以歸於太陽，養陽之魂，以消陰之魄。神仙之道其盡於斯矣。天以一之數生水而潤下，其居北方，於時爲冬，於藏爲腎，是爲玄武焉，此坎之卦也；地以二之數生火而炎上，其居南方，於時爲夏，於藏爲心，是爲朱雀焉，此離之卦也；天以三之數生木而曲直，其居東方，於時爲春，於藏爲肝，是爲青龍焉，此震之卦也；地以四之數生金而從革，其居西方，於時爲秋，於藏爲肺，是爲白虎焉，此兌之卦也；天以五之數生土而爲稼穡，其居中央，爲萬物母，於藏爲脾焉，故道生一，一爲天，五行者，從一而生，眞一之氣化生五行，是以五穀、五味滋養於人。人因五行而生，因五行而死，故五行者，五賊也。聖人奪取五行之精氣，還元反本，復歸於眞一，此老子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也。夫性者，陽之精明也；精明之氣結而爲人，休氣爲鬼，癘氣爲神，煩氣爲蟲多，雜氣爲禽獸，姦氣爲精邪。人稟乎精明則能見其機，見其機則能立天之道矣。自五月夏至，遇用事之卦也，十月而爲純坤，陰盛則消陽矣，自十有一月冬至，復用事之卦也，四月而爲純乾，陽盛則消陰矣。是以龍蛇者秋冬而潛蟄，春夏而起陸焉。人以眞陽去其陰魔，則百神和悅，血脈流通，五藏生津，長年久視矣，此廣成子所以積火以焚五毒；五毒者，五賊也。天生於坎者也，地生於離者也。坎者，水也，月也，汞也；離者，火也，日也，鉛也。聖人使坎離互用，日月相交，鉛汞相持，龍虎相反，然後能斬尸滅鬼，降精攝邪，以存正氣焉。故太白眞人曰：五行不順行者，龍從火出，虎從水生矣。此天地之互用，陰陽之反覆者也。土者，四象之本，萬變之基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天也；三者，人也。

又卷一七《混元篇》順天而行，合氣於元；凜然特立，開乾闔坤）

混元眞君曰：混沌者，形如雞子，上圓下方，其中有氣，如隙中之塵，覩之無形，視之有景，於是立名二儀。二儀相交而出陰陽，陰陽相承而定三才焉。然人者俱稟天地一氣而生矣，何爲天不崩，地不陷，而人獨死耶？天者以輕清之體而順行，如返行逆氣，務於重濁，其氣盡則崩矣；地者以重濁之體而逆起，如返行順氣，務於輕清，其氣盡則陷矣；人者陽也，而世之有形相之物者皆陰也，其行務於陰而趨邪，見以損正氣，何以至於死矣。夫能順天道而行，常得氣合於元，知道不差，則可以長生矣。夫不能長生者，失本元，破三奇而已。故元氣破則不足，其神亡矣。神亡而氣不足，自然不合於天地之行動焉。若夫本無漏泄，神識無差，三奇無犯，晝夜神思無紊，可以與天地同德，日月齊明矣。修身者或元氣嘗破，則精神不全，必俟其精神具而氣全，然後可以養命而爲仙者也。不然則內外之氣不相合，難以成道焉。何也？內者，人之氣也；外者，天地之氣也。

衡嶽眞子《玄珠心鏡注》　匪受自天。○此一句，謂世有得一之元，便能堅苦寂寞，冥心鍊形。自然神凝形釋，骨肉都融，冥彼化元，解蛻分身，出有入無，坐在立亡，飛行太虛，既已知之，必固守之，曰有應効，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不必更待天人爲師受事而後修行也。但世有明師，心經此門，透徹化元者，便可爲師，信受操行也。但問志之如何耳。道成之時，交遊仙聖，別當授事，或賜靈藥，即不可預載也。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　匪受自天。○此一句，說人世有至道之士，苦節堅行，志尚不移者，但遇明天道，道受太上心印，印得一之元，至於細微微妙疑難之中，無不曉了，便可敬諮師訓，盟言受道。洞明天道之後，守一之元，積功煉形，若然者，是知道用日新，身心靈暢，自覺還顏反少，壽超常限，是名知道，修而行之，便能得道，不必更待天眞下降爲師教授，然後方可守一之元也。《西昇經》云：世人有知守一之元者，便能言通天理，無不知也。若然者，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論盡生化玄元，無有不通天理也。

世有行一之元者，便能得道。何以明之？以其守一之元，空虛無爲，凝思於寂寞之場，守神於杳冥之內，歲月彌久，即元神凝形與合一體。若然者，元神已靈，靈即通於天道，通於天道，便能坐在立亡，分身千億，出有入无，是行道者便能得道也。一之元者，即是純精，冥冥天和元氣未兆之形，生化根本之元神也。凡守一之元，苦澀無味，寂寞無待，世之後學君子自非慶流遠鍾，積福潛會者，必不能專志守一，精苦不變，其操何也？緣守一之元，凝思冥冥，寂然閑淡，心不著物，不視不聽，不食不言，唯滅動心，不滅照明之性，故曰知守一之元，非難行一之元，無味與俗心反背故也。以其舉世俗之心，悉有爲之法，貪有爲之味，遂爲有嬰甘入輪回死生。故《道德經》云：天道無親，唯與善人。善人者，非爲獨行五常之教者，乃是受生報之身，身生於全福

之家，盡美盡善之人也。夫言盡美之人者，才善、地善、聰明善、人物善、智慧善、賢行善，然後含光藏暉，滅迹匿端，內韜默識，外成仁德。此善人者，貴在理身，賤在理天下，挺然超世之大丈夫也。其爲進也，即天下仰重，貴極祿位，權傾國都，佐王治世，天下太平；其爲退也，即遊遙雲林，樂天明道，降天眞大神以爲師友。且近可以此喻盡善之仙材者，漢丞相留侯、越丞相范蠡、吳太子太傅魏伯陽、宋太子太傅陶弘景、東晉左散騎常侍葛稚川、王府長史許玉斧、唐御史大夫唐若山，皆能棄世如遺，委家雲林，尋師轗軻，長往不返，越登上仙。洎周秦漢魏得善人者，不可勝紀，今略舉數人，以爲標格耳。

善人已下者，不可力修上道守一之元，使即身便成神仙，何也？以其中人已下元受胎氣之時，正氣不全，受邪氣多，稟正氣少，自然智慧疏短，識量浮淺，欺負爲性，見報偏枯，任心之牽使，動入禍害之鄉，雖竊聞天道，將信將疑，設有信道之者可力修，爲其強也，以其陽氣力戰，邪氣不勝故也。不可以力戰，不勝甘輪回死生，永沉苦海，廢神仙之道，恐未可也。彼盡善美之人，慶流深遠，福報之厚者，非偶然之厚也，皆自淺薄命分，戰力修更生易氏，積其福報之身，漸所種耳！夫力修福之門，皆因積德累仁，慈向萬物，道濟生人，佐王治世，心耕種福，累積陰功，結其宿緣，漸漸鍾耳。雖云知一之元，匪受自天，實非偶然，皆因先世學道種功累仁鍾及子孫耳。只如東晉興寧，有七十七天眞上仙降於楊羲，眞人靖室，許長史即楊君之弟子，因師得遇天眞，得與上仙交言，因將未學仙之人問入仙之門戶，使道躅可躡也。長史問清靈裴眞人曰：世人學道，從何門而入？裴眞人曰：要言之命也，分也。許君曰：命分從何而致？裴君曰：行陰德也，立人心也。許君曰：陰德人心，出自何典？裴君曰：出《太上太清消魔經》經末下人世，名之曰心耕種福以登仙是也。凡行陰德至千，即子一人得道。凡行陰德至五百，即孫一人得道。所謂承先人餘慶陰德，流以子孫也。然鍾即鍾矣，將成仙之人，七世父母宿有罪咎，累及子孫，子孫以七世罪累，未得名過東華，事須將承先人，餘慶，遭遇明德聖師，授以得一之元，仍須每至秋分之日星宿之下，脫冠露頭，涕泗嗚咽，心禱上玄，授籙諸仙，求免七世父母罪累苦，頻懇禱仙司，由是慶流子孫，即罪無大小，皆得免赦，即七世父母之魂魄悉得名過東華，精魄悉得受生南宮。若然者，子孫方得成仙耳。此名心耕種福俱獲登仙，更無旱澇也。信知後世之學仙君子，遭遇聖師授得一之元者，非偶然也。清靈裴眞人告許長史曰：只如卿七世祖名映在世之時，廣行陰德，損己濟物，常於大雪之天，廣散穀米於長廊之下，以救飢鳥之命；減己分衣食以救飢凍人，飢凍人獲全生者凡數百人；又以大疫之年，人民疫死者比屋，映親躬持藥救疫，因之命獲全生者一千七百人，仁德之心，感動天地鬼神，是以太上太道玉晨道君書卿七世祖父榜名於太極南軒，所以慶流遠裔，鍾福於卿等子孫共一十三人得道，九人越登上眞，四人得爲中仙，若然者，所患世人力修陰德心不固久耳，不患修之不報也。

大凡神仙上道，若非先人餘慶流遠鍾福，於命分即無因遭遇聖師指授得一之元也。然中人已下，雖得聞道，謂道不可力修，即身便成高眞者，以其元授氣時，受正氣不足，識不圓明，陰陽交戰，戰陰邪氣不勝，守一之元雖能堅久，分使之然，因難成道。然得知此道者，事非偶然，但認得此道，知法天理，信心不惑，志尚不衰，雖則身未成道，而死即魂暫經太陽，受其福報之身，任其更生，易氏，直便三生五生之後，方成神仙，亦何異乎人世求科名，在人世之後三年五年方得也。且上界一日便是人間一年，但願力行陰德，心味仙道，正心不滅，更生易氏，積其福報之身，自得生於全福之家，名曰盡善盡美之仙，材降天眞，上仙以爲師友，受其福報，人格及仙，此乃延年也。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詢：人者何也？答曰：人者，人之生縱其惡，則死沉於惡道輪轉也，謂之天所治於人也。人之生不修其福，則死沉貧賤輪轉也，謂之天所治於人也。人之有所善，則生在於中華，修其道也。人之有其洪禧，則生在於中國，積其德也。人有於惡，則天乃惡報也。人有其善，則天乃善報也。經云：治人事天，莫若嗇。人之不通其天意，所執於我也。（問人）

復詢：我者何也？答曰：我者，眞我者，人之性也。我道無形之道也，我善無爲之善也，人皆謂不肖也。僞我者，人之惡也。僞道養身之道也，僞善有爲之善也，人皆謂見肖也。眞我者，無形之道則眞也，無爲之善則常也僞我，則養身之道則假也，有爲之善則憎也。經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明其眞我不辯也。（問我）

復詢：辯者何也？答曰：辯者，世之有辯者，有於萬惡也；天之不言者，有其萬善也。世之辯則有於是非也，道之辯則有其清善也。世之口有辯而心無達也，道乃口無說而眞有通也。無達則廣博，而無知其妙也。有通則

絕學，而有知其妙也。兩者謂之迷悟也。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通其天意，則外若訥也。（問辯）

復詢：訥者何也？答曰：訥者似於訥者，似其不能言也。達其道而散於朴，則訥者如辯也。抱其道而返於朴，則辯者如訥也。散其朴則損氣，而身有於拘也。返其朴則惜氣，而身無於拘也。見其愚者，辯如訥也。見其賢者，訥如辯也。經云：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益眞則外損之。（問訥）

復詢：損者何也？答曰：損者，有道之人用事則損於己，不損其他人也。若處先己而後人，則有其德也。無道之者，用事則損其他人，不損於己。若處先人而後己，則無其德也。有其德者，無爲也。無其德者，有爲也。無其爲損於物，則有道也，有其爲殢於物，則無道也。經云：爲道日損。外損盡於物，則道所益也。（問損）

復詢：益者何也？答曰：益者，有益其眞者，道之理也。悟道則所學其正教，有達者益眞也。迷世則所學於邪法，無達者益身也。益眞則明其道也，益身則殢於物也。明道則清善也，殢物則貪爭也。清善則積其德也，貪爭則積於業也。有其萬行，則眞昇也。有其萬業，則身墮也。經云：爲學日益。所學益其道之眞，則久長也。（問益）

又　復詢：物者何也？答曰：物者，人在於物殼，則似魚在網也；人出其物殼，則如眞在道也。魚在網，離水則死也。眞在道，離物則生也。魚不貪餌，則魚常在水也。人不貪物，則人常在道也。魚在水則活也，人在道則生也。魚得珠光則變也，人得氣沖則通也。此兩者迷則死也，悟則生也。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物外則忘於機也。（問物）

復詢：機者何也？答曰：機者，智也。無道之人用智則損於人，安其自己，謂之賊也。有道之人用智則損其自己，安於人，謂之福也。小智則愚惡也，大智則賢善也。愚者違天也，賢者順天也。違天則身墮也，順天則眞昇也。墮者陰道濁也，昇者陽道清也。經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自然之智明道，則無慮也。（問機）

又　復詢：遠者何也？答曰：遠者，道包久遠，天高覆遠，地載物遠，王大清遠。道則明萬古也，天則明萬象也，地則生萬物也，王則安萬民也。道無所不包也，天無所不蓋也，地無所不載也，王無所不容也。道包則大也，天蓋則大也，地載則大也，王容則大也。《經》云：大曰逝，逝曰遠。道非遠眞，治道則近也。（問遠）

姬志真《明天論》　精神者，天之分，終則人其門；骨骸者，地之分，極則返其根。精神形質出沒於天地之間，即天地之委形也，我何有哉？神奇臭腐，變化云爲，其誰使之？骨骸則無知之物也，與株塊奚異？精神運之後動，使精神之運者，豈非自性之天乎？精神所薄化爲五情，自五情而爲五常，同天地五行之用，此不謂同天之人乎！知識既生，思慮萬變，爲積習之所遷革，根塵之所蒙蔽，則向之所謂天者，懵然而不知矣。故曰：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彼將乘人而無天，則忘其所受，曾不若蟲之所爲乎？惟蟲能蟲，惟蟲能天。夫能人能天者，乃所謂全人也。全人則道德之所存焉。故古之明大道者，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蓋進道有序也。欲明此道，先明此天，欲明此天，則必瀹滌形器，澡雪精神，有毫末之不眞，則剖而盡之，以至朝徹而見獨，表裏瑩靜，則吾之精神獨與天地往來，則至理灼然而見矣。所謂天人相通而無間也。學者至此則無倒行之疑矣。故夫爲道，必預知天之所爲與人所爲，安以待命，則知天人之際，命所存焉，乃所謂性天也。性天之眞，不私而公，不僞而誠，從分聽命，此不謂之能事天乎！心之所出，有物採之，忠信而應，感歸於道，此不謂之善治人乎！經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則不忘本也。事天則莫適而非天也，巨細洪纖，天無不在，貫穿虛實，日夜無障，而人以有己而間之矣。凡物盡有天，而缺我者終身不明，可不哀耶？夫惟忘己之人，智謀不用，必歸其天，特與造物者爲人，日應萬機，而未始離其宗，而能自全也。如是則縱橫契理，左右逢源，以之應感，則謂之天籟；以之含攝，則謂之天府；稟分各足，則謂之天倪；物我無殊，則謂之天鈞；出入於是，則謂之天門；會要有發，則謂之天機。此天之所以圓應而無方也。昧者不知此，而一無所鑒，日規其所不休，甘與臭腐俱泯，所謂天戮之人，固不足以及此。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玄問》　或問丹之守中，中已矣，何教之設衆法異術之紛紜乎。是果亦守中之可盡乎，而必外資術數而然哉。曰，道豈岐而二乎。天也者，積氣也。上帝則天之主宰也。由溟涬未判之初，三炁化生，即梵清景玄元始也。妙無者，性之始。妙有者，炁之始。由三炁而生九炁，即九霄也。虛無之界無窮，輕清之炁無體，而宰制之神亦無方也。以宰之有所隸焉。是降經籙以訓之，符法以闡之，以是法立焉，而其傳尤著者，漢

天師茅眞君、許旌陽、葛仙翁、丘眞君也　曰三洞四輔清微靈寶神霄鄧岳者、洞輔之品、經籙是也　清微始於元始、而宗主眞元闡之　次而南岳魏君、陵郡祖君、祖宏四流之緒　倡其宗者、朱洞元、李少微、南畢道、黄雷淵、李虚極　而張許葉熊而下、流益衍矣　靈寶始於玉宸、本之度人經法、而玄一三眞人闡之　次而太極徐君、朱陽鄭君、簡寂陸君、倡其宗者、旧紫極宮洞微杜達眞、項德謙、王清簡、金允中、高紫元、杜光庭、寇謙之、鄒沖靖、而趙、林、白、陳而下、流亦衍矣　是有東華南昌之異焉　神霄則雷霆諸流始於玉清眞王、而大師汪眞君闡之　次而侍宸王君、虚靜眞君、西河薩君、伏魔李君、樞相許君　倡其宗者、林靈素、徐神翁、劉混康、雷默菴、萬五雷、方貧樂、鄧鐵崖、而上官、徐、譚、楊、陳、唐莫而下、流亦衍矣　酆岳則朱熙明、鄭知微、盧養浩、葉法善、倡其宗者、左、鄭、潘、李、而流益衍矣。然究其要也、俱不出乎三炁五行之妙焉　經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　即《河圖》三五之數也　是以雷霆合九一之數、陽雷陰霆、雷生霆煞、樞陰機陽、雷善霆惡、皆藏乎太極之中　求諸身、則中脘雷垣也　五炁五雷也、心爲靈府、五官之主宰也　以己之靈、合三炁五行之妙、可以燭幽破暗者、以至陽而鍊至陰、以至明而燭至暗也　南斗陶魂六、水數也　北斗鎔魄七、火數也　以鍊己之三鍊魂、聚其昏散之氣、超其沈著之念、而化生陽明之界、以脫陰晦之境矣　可以縱閉陰陽者、會二五之精、凝九一之氣　養之內曰丹、施之(处)〔外〕曰法　以五炁激刻而成聲、雨暘之用備於呼吸之頃、以己之神役彼之神、則寂然之中、此感彼應矣　所以發天地之煞機、合陰陽之制化、皆己之靈、與之合德通神者也。若驅劾邪魅禦除災癘、則猶末事耳　且古者籲天禱祭之設、流而爲禨祠禁禳者、自漢武以來有之　傳曰鷹之上帝、齋戒沐浴以祀上帝、皆所以達其誠也　雖繁瀆沚之微、亦可事也　特寓其誠焉　故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務修德音、以享鬼神　苟誠意德虧、惟假外飾文繡、纂經綴華繪綺、縱衡交錯、務極耳目之衒、以誇世駭俗厥所事也　果鍾鼓玉帛云乎哉　矧道之設象、皆則夫天眞地祇、昭布森列之儀、是有科範儀典之制焉、皆致敬竭誠之端耳、使瞻禮之飯斯有格也　後之人則不然、惟聲利是趨、藻黼是尚　皆棄本逐末、舍眞競僞、又何異夫巫祝貪佞之徒、以僥口體貨財之爲計哉　且高其閒奥、異其蹊遷、神其機緘、以惑衆鼓類、使嗣之者習爲僭侚、不究諸內惟眩諸外、豈不去道遠矣、尚何冀感通之謂也哉　噫、雖授之之異、而殊途同歸、無二道也　善嗣之者、必博叅而約守、以辨疑解惑而已　非徒號多聞異之謂至也　法不云乎、眞中有神、誠外無法　由是觀之、果符咒罡訣之云哉　抑古之謂師德者、草而衣木而食、飢餓其體膚、摧礪其身心、澡滌其氣、慮物欲情垢、無一毫足以溷其中制其外也　則混乎天人一致之工、神明與居、心與天一、吾心即天也　故以天合天、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玄此非玄也　則感應之機、其致一也　豈有一髮之間哉　所謂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不亦宜乎　舍是而(汩)〔汨〕於塵垢、流於聲耀、蔽於紛華而更相師友、若蟻慕蜂聚、而曰我仙也、我靈也、非邪則妄矣、豈莊子之謂大宗師者哉　嗟夫、經所述也、微彭魏則幾淪於方伎矣、法所秘也　微王白、則流於巫祝矣　然官天地府萬物、與鬼神合其吉凶、尚於予言廓而求之、所謂致命通玄也、將可默識矣。

天命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二四《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疏：前章明雖辱之行，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矜執必失，故神器不可爲。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實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次執者之一句，示曆數之不干常，將警淫昏之主。故物下辯物倚伏之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義曰：前明聖人宰制羣物。此恐臣下非妄亂常，故舉此文戒其姦宄，又慮人君執有神器凌虐於民，明倚伏不常，以亡在德，去奢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姦亂之臣，上警淫昏之主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爲之主，既誅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大道禍淫，亦當令失之　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　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大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灾沴，亂離斯作，誰奉爲君，亦當失斯位矣　此戒帝王也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禍起蕭中，號令不行，戈鋋內向，天下既亂，海嶽沸騰，眞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　天下既定，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爲繼體之君也　且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　蓋其勵精求理故也　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心，麗服淫聲溺其性　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芟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　神主者，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不歸　此明執者失之，足爲後王之戒　昭德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弒殤公，立公子馮，是爲莊公　以郜鼎賂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今眞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　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禮之賂器於太廟，其君之何？　瘼，病也　沴，妖氣也　內起曰眚，外起曰灾　亦天火曰灾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注：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之則強，或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　呴，暖氣也　吹，寒氣也　強，壯也　羸，弱也　載，事也　隳，壞也　且夫爲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　且同糺纆，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猒堅其　○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　人事推移，安能長保？　是以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煖，或煖者反寒，或弱者爲強，或強者爲弱，或成者致壞，或隳者獲全　如糺纆之縈紆，無準繩之正定矣　纆，大索也　準，的也　繩，正也　無道之君以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　以欲從人者，天下悅樂而推尊

之，不盡其德也。以人從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也。明年秋，宋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於孟，諸侯執宋公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衆共執之。如文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注：聖人睹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耳。○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睹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削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飾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爲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之過分耳。○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倚伏之勢，見推移之機。於施爲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極，奢者必貪，泰者必盛；極則必反，貪則必怨，盛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爲亡敗，故皆去之。爲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抑自居，冲虛內保，則可以參眞矣。

又卷二七《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死而不亡者壽。○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頹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罣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義曰：人生天地間，有生則必有死。生者天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順。安其和而處其順，是得其常也。反此者，庸非夭乎？《河圖》曰：人之生也，天與之算，四萬三千二百算，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爲生人一期之數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則延而過之。無修養之益，有減奪之過者，則不足而夭枉之矣。《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爲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乘化而來，任化而往，生也若浮，死也。若休盡所稟之一期，亦謂得其壽矣。不及此者，夭枉而亡也。《莊子・達生篇》旧開之謂周威公曰：祝腎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魯有畧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人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爲餓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行年四十以內熱之病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也。謂其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耳。是二子不終天理，爲夭枉而亡也。達生化之旨，當生不樂，將死不懼，則殤子爲壽，彭祖爲夭也。《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大於秋亳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兎秋生毛曰秋亳也。凡人年十九已下爲殤。此明道與俗反爾。人世之情，小則企尚，大則驕盈。以道觀之，無盈無企，其致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人之死生，雖賦以天命，然亦繫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其壽夭。《易・履卦》云，視履考祥是也。春秋楚伐宋還師，鄭人享之九獻，用周人上公之禮也。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取鄭文羋之女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以壽終乎。爲禮卒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服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後果敗於城濮，終爲商臣所弒焉。《春秋》僖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之命，惠公受王命而墮。史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墮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夫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四年，惠公與秦戰於韓原，爲秦所擒。二十三年卒。皆如史過、叔詹之言。是則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餐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又卷三六《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疏：前章明聖人無心混融，德善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患累之門。前五句標安時處順之人，次五句明探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善攝之行，示長生久視之門。○義曰：天地之德，惟生爲大。得其生已，當守道以安之，谷神以養之，適來不爲榮，適去不爲懼，不貪生而喪道，不越分而傷生，可謂安時而處順矣。迷之者求生太厚，反失其生。善攝者以道自至，固無其害，以其無死地，誠哉。言乎安時處順者，《莊子・大宗師篇》子祀謂子輿曰：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此古之所謂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矣。此言得生者，時有生也，失死者，順化死也。處生而安生，得生理矣；處死而順死，得死理矣。既無生無死，豈有哀樂哉？此古之眞人無所繫也。若在生而惡死，樂極之哀來。知此之流，爲生死哀樂之所結矣。長生久視之道者，此經第五十九章之詞也。

出生入死。○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疏：了悟生

死，不厚其生，名爲出生　迷執人我，動往死地，名爲入死　此標章門也　○義曰：元精播氣，大冶陶形，稟陽和則出生，歸陰寂則入死　將明輕死延生之路，喪生趣死之由　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以答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疏：徒者，類也　此泛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　如此之者，大汎而論，十中有三爾　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義曰：將生不以爲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　夫當其生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於澹默，順其冲和，則神守於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　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　不求於進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注：此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爲順，一無驚怛　如此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將死不以爲憂，而順其死，此死之徒也　達人處世，了悟有無，知道之運化委和，所稟有厚薄　厚於陽和之氣者則壽，薄於淳粹者則夭　知壽夭皆由於分，則生死可齊矣　生死既齊，則憂樂不入，泰然而身心無撓也　況觀覩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四時之事，汎然以天地爲春秋　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矣　莊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復子之生，可乎？　觀覩深腊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生人之勞乎？　此雖寓言立理，而莊子以世人樂生者爲生所拘，樂死者爲死所繫，滯於生死，身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無生　不爲生之所繫，在死無死，不爲死之所拘　既而不繫不拘，故能無生無死　然而變而生也不可以止，變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則爲達生死爾　其出死之表，長生爲期者，在乎修眞鍊形，可以與語，議其玄要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　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　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　言人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　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　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愚迷之人不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爲樂，以死爲哀，畏死貪生，故養生過分　希生乖其道，則反喪其生，十中有三人，約其大數爾　又解云：人之稟生有三業十惡　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　十惡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業亦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愚癡；口業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　此三業十惡，合爲十有三矣　人能制伏三業十惡，則可得道長生；可謂生之徒，由此十有三也　人若縱此三業十惡，則必從生趣死，可謂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　且衆生善必難搆，惡乃易成，三業十惡日有所犯，犯即趣死之徑　故云動之死地亦由此，十有三也　夫三業十惡，衆罪之源，捨之則可以出生，行之則可以入死　修身之戒，戒之元急　此十惡事，又各有四緣，皆爲罪惱之本　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種緣，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　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　邪淫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事　兩舌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聞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搆語　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　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　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對人，二起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　凡此十惡三業，計五十三條，動罹此罪，即之死地　愼哉戒哉

夫何故？○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義曰：將攝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設問，謂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注：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故也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躭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義曰：天生蒸民，愛之甚矣　五味以食之，五色以章之，五聲以悅之，五香以娛之，五利以用之，五氣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緯以主之，五教以勸之，五常以稟之，五福以將之　居五靈之首，爲萬彙之長，得不自貴而保愛之乎？　而縱欲適情，樂生畏死，養之過分，自掇死亡，非天怒神責，由貪生太厚所殺爾　故前之十惡三業五十條罪，動有所犯，寧無過乎？　且夫躁進者亡，勇退者傷，得其中者可以議於修身爾

蓋聞善攝生者，○疏：攝，衛也　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冲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　故稱善攝　○義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無涯　以有涯之生，役無涯之事，能無傷乎？　善攝生者，於事無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娛心，不以利傷己，任冲和之自運，託虛寂以眞懷　忘生而生能全，體道而道自致，虛寁生白，冥心契玄，攝

生之善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無傷之意。○義曰：瀟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犀兕焉。兕虎皆害人之者也。兕虎害人，甲兵傷敵，遇之必有所害，敵之必有所傷，而善攝生者不干預於兵甲，故不爲其所傷；不求遇於兕虎，故不爲其所害。昔晉人郭文字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與猛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乎？何擊獸之馴擾若是也？文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亦何術乎？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地。○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兕虎。此明設使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況傷害乎？故無是也。○義曰：攝生之人性與道合，慈心廣運，己無傷物之心，和氣內充，物無傷己之執，雖遇兕虎，必無爪角之傷；或值甲兵，亦無鋒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備，物物皆柔服焉。狎鷗者，有人居於海上，其子每於海濱與鷗鳥羣相狎而戲。其父異之，將往觀焉。其子先詣嘗遊之所，羣鷗見之，飛翔而不下。以其無機心，而鷗鳥狎之。今有機心，則翔而不下。則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兕寧容不傷？所不傷者，機心息於內也。《神仙傳》：劉剛字伯驥，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爲上嶽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語夫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焉。蓋道德所攝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狎，近也，習也。無置爪受刃之所也

夫何故？○疏：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義曰：欲明善攝生之人，無趣死之地，復重發問，將以勉勵於修行耳

以其無死地。○注：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兕虎兵刃能害其生乎？○義曰：大聖演經，廣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衆盡寶生，趣善，則無過無疵。寶生則懷道懷德，無過疵則不履死地，懷道德則可致遐齡，自無兵刃爪角之傷，可合清淨希夷之道。理國之君不懷五兵之力，四境協寧，能開三面之羅，百獸率舞，何所加害乎？

又卷四六《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疏：前章明了心之知，以虛忘爲上。此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初標人不畏威，則禍累所及。次無狹下勸人虛心靜欲，神不獸人。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義曰：聖人於知忘知，既顯強知爲病，又舉威之可畏，不畏則大威及之，俾其滌慮虛心，栖神於絳闕，恬和養氣，味道於玄虛，人神相須，貴見皆遣，去獸狹之爲累，取知愛以爲資。然後勇於謙柔，挫其剛果，以爲修真之徑爾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愼微，則至大可畏也。○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爲彼大威。人不能愼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義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憂畏爲本。理國而有憂畏，四時順焉，六氣序焉，神明交焉，邦國泰焉。其無憂畏者，神明不交，災害爲生。理身而憂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寧，疾疢不作而志氣和平。其無憂畏者反是，則大威至，其可道也

《太平經鈔》乙部《解承負訣》

天地開闢已來，凶氣不絕，絕者而後復起，何也？夫壽命，天之重寶也。所以私有德，不可僞致。欲知其寶，乃天地六合八遠萬物，都得無所冤結，悉大喜，乃得增壽也。一事不悅，輒有傷死亡者。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爲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倍之，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復過去，流其後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厭，囹圄其先人流惡承負之災，中世滅絕無後，誠冤哉。承負者，天有三部，帝王三萬歲相流，臣承負三十歲，民三百歲皆承負相及，一伏一起，隨人政衰盛不絕。今能法此，以天上皇治而斷絕，深思之而勿忘。凡人有三壽，應三氣，太陽太陰中和之命也。上壽一百二十，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百二十者應天，天壹一歲竟終天地界也。六十者應陰陽，分別八偶等應地，分別應地，分別萬物，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應中和氣，得六月遁卦。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會也。如行善不止，過此壽謂之度世。行惡不止，不及三壽，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謂之無辜承負先人之過。多頭疾者，天氣不悅也。多足疾者，地氣不悅也。多五內疾者，是五行氣戰也。多病四肢者，四時氣不和也。多病聾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熱者，陰陽氣忿爭也。多病憒亂者，萬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靈怒也。多病溫而死者，太陽氣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陰氣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氣太急也。多病氣脹或少氣者，八節乖錯也。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發，不可禁也。獲罪於天，令人夭死。初天地開闢，自太聖人各通達於一面，誠眞知之，不復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業，令後世修之，無有過誤也。故聖人尚各長於一大業，不能必知天道，故各異其德。比若天，而況及人乎？天地各長於一，故天長於高而清明，地長於下而重濁，中和長養萬物也。猶不能兼，而況凡人乎？亥爲天地西北極也，巳爲天地東南極也，亥寒不以時收閉，來年巳反傷。子乃天地之北極也，午爲天地之南極也，子今冬不善隱藏，午反承負而亡也。丑乃天地東北極也，未乃天地西南極也，丑不以時且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運，皆如此矣。今帝王居百里之內，其用道德，仁善萬里，百姓蒙其恩。父爲慈，子爲孝，家足人給，不爲邪惡。帝王居內，失其道德，萬里之外，民臣失其職，是皆相去遠萬萬里，其由一也。習善言，不若習行於身也。

《太平經》卷四〇《努力爲善法第五十二》

「眞人前，天下之人凡有幾窮乎？」何謂也？「謂平平無變，人有幾迫窮乎？」所窮衆多，其所窮獨無有名字邪？「不可名字也。」子未知也。天下之人有四窮。「何謂也？」謂子本得生於父母也，既生，年少之時，思其父母不能去，是一窮也。適長且大自勝，女欲嫁，男欲娶，不能勝其情欲，因相愛不能相離，是二窮也。既相愛，即生子，夫婦老長，顏色適不可愛，其子少可愛，又當見養，是三窮也。其子適巨，可毋養身，便自老長不能行，是四窮也。四窮之後，能得明師，思慮守道，尚可。高少有天命者或得度，其次或得壽，其次可得須臾樂其身，魂魄居地下，爲其復見樂。「何謂也？」地下得新死之人，悉問其生時所作爲，所更，以是生時可爲定名籍，因其事而責之。故事不可不豫防，安危皆其身自得之也。眞人愼之。見此誡耶？」唯唯。天師遞勅以不見之言。「然，所以勅敎子者，見子常有善意，恐眞人懈倦，故明示勅之耳。」唯唯。「眞人今學，以何自期乎？」以年窮盡爲期。「善哉子志，可謂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壽盡爲期，願有善惡盡耳。」何謂也？「願聞之。」然，守善學，遊樂而盡者，爲樂遊鬼，法復不見愁苦。其自愁苦而盡者爲愁苦鬼，惡而盡者爲惡鬼也。此皆露見之事，凡人可知也。而人不肯爲善，樂其魂神，其過誠重。」何謂也？「人生適受天地正氣，四時五行，來合爲人，此先人之統體也。此身體或居天地四時五行。先人之身，常樂善無憂，反復傳生。後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時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深計，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其疾死亡，於其死不復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憐，無故得愁恚於此下士。是故古者大賢聖深計遠慮知如此，故學而不止也。其爲人君者樂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魂神得常遊樂，與天善氣合。其不能平其治者，治不合天心，不得天意，爲無功於天上。已到終，其魂神獨見責於地下，與惡氣合處。是故太古上聖之君適知此，故努力也。愚人不深計，故生亦有謫於天，死亦有謫於地，可駭哉！」弟子愚暗，不欲聞也。」善哉！子既來學，不欲聞此，即且努力爲善矣。」唯唯。天師處地，使得知天命，受敎勅深厚，以何得免於此哉？」善乎！子但急傳吾書道，使天下人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於大道，且自知過失所從來也，即承負之責除矣。天地大喜，年復得反上古而倍矣。」善哉善哉！行，辭小竟，眞人努力勉之，異日復來。」唯唯。「得書詳思上下，學而不精，名爲惚恍。求事不得無形象，思念不致，精神無從得往。」善哉善哉！」

右天師誡人生時不努力卒死尚爲魂神得承負之謫

又卷五五《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與未乎？」雖然可知矣，見明師比言，大迷惑已解，唯加不得已，願復丁寧之。」然，吾道可覩意矣，得書讀之，常苦其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不精讀之，雖得吾書，亦無益也；得而不力行，與不得何異也；見食不食，與無五穀何異；見漿不飲，渴猶不可救，此者非能愁他人也，還自害，可不詳哉？故聖

人力思，君子力學，晝夜不息也，猶樂欲象天，轉運而不止，百川流聚，迺成江海。子愼吾言記，吾已重誡，子其眷眷，心可覩矣。爲善與衆賢共之，愼無專其市。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學，所覩不明。故令使見其眞道，不得其要意，不信道，則疑不篤乎，各在此人之所以自窮者也。故當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輔也。』

右對壽命指。

又《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天之授事，各有法律。命有可奪，道有可爲，出或先或後，其漸豫見。比若萬物始萌於子，生於卯，垂枝於午，成於酉，終於亥，雖事豫見，未可得保也。事各有可爲，至光景先見，其事未對，豫開其路。天之垂象也，常居前，未嘗隨其後也。得其人而開通，得見祐助者是也；不開不通，行之無成功，卽非其人也。以是爲明證，道審而言，萬不失一也。但是其人，明爲其開，非其人則閉，審得其人，則可以除疾，災異自消，夷狄自降，不須兵革，皆自消亡。萬物之生，各有可爲設張，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強行；非其有，不可強取；非其土地，不可強種，種之不生。言種不良，內不得其處，安能久長；六極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見，事事不同。若金行在西，木行在東，各得其處則昌，失其處則消亡。故萬物著於土地迺生，不能著於天，日月星曆反著於天，迺能生光明。夫道如此矣，故有其人星在天，時有明，墮地反無光，卽非其處也。故亂常道。有可爲出不妄行，是其人則明，非其人則不可行。夫道迺深遠不可測商矣，失之者敗，得之者昌。欲自知盛衰，觀道可著，神靈可興也，內有壽證候之，以此萬不失一也。此迺神書也，還年之期，其道至重，何可不思。故傳之仁賢明，試使行之以自命。是其人應當並出，賢知並來，神書並至，奇方自出，皆令歡喜，卽其人也。以此爲效，不如此言，或但先見，非可得行也，當還後來，道不妄出也。實有可之，但問其人，令使自思。道之可歸，亦不可禁，亦不可使，聽其可之，觀其成功，道不可空。雖然，夫才不如力，力不如爲而不息也。夫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神靈皆試人，故人亦象天道而相試也。得見善者，其命已善矣，其見惡者，命已疑矣。自古到今，不至誠動天，名爲強求，或亦遂得之；強求不得，眞非其有也，安可強取，其事以不和良，乖忤錯亂。人命有三品，歸道於野，付能用者。不能用者，付於京師，投於都市，愼無閉絕。後世無子，傳書聖賢及與道士，無主無名，付能用者。道自有可之，不可各人可附言語。猶若大木歸山，水流歸海，不可禁止也，天性使然。順之者昌，逆之者敗亡。神書欲出，亦不可閉藏。得其人必自揚，不得其人暗聾盲，身則不悅，目中無光。精讀此策文樂也。夫央天昌延命之期，數皆在此中也。太平之氣，皆已見焉；民慈愛謹良，皆以出焉；賢聖明者，皆已悅焉；殊方奇文，皆已付焉；勉行無懈，以自輔焉；明王聖主，皆以昌焉；夷狄卻除，皆以去焉。萬民幸甚，皆以無言，天書已行，不復自冤，老以命去，少者遂全。書傳萬世無絕，子孫相傳。日以相教，名爲眞文，萬世無易，令人吉焉。道以畢就，便成自然，有祿自到，無敢辭焉。大人得之以平國，中士得之爲良臣，小人得之以脫身。

右通道意是非之策文。

〔存〕丁部第四云：欲知吾道大効，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與天地乃響應，是其大明効證驗也。

又卷六五《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今天師辛哀爲愚生陳天法悉具，願復問一事。今帝王見羣臣，下及民人。天法，爲人父母，見其臣，是王者賢子也，故助王者治理天地也。民者，是王者居家不肖子也，爲王者主修田野治生。見之，會當有可以賜之者，不賜則恩愛不下加民臣，令赤子無所誦道，當奈何哉？』『善哉，眞人之言也。然，見賢者賜以文，見飢者賜以食，見寒者賜以衣。見賢者何故賜之以文乎？所以賜以文者，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東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虎有文，家在寅；龍有文，家在辰；負而上天，離爲文章在南行。故三光爲文，日最大明。故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故日出於東，盛於南方。天命帝王，當象天爲法。故當賜文以興。太陽，火之行也，日興，火能分別覩文是與非，文亦所以記天下是非也。』『善哉善哉！』『行，六眞人已知天道大覺矣。』『今皇天明師爲天具道法，既無可愔，願聞賜之當以何文哉？』『詳乎，六子爲天問事也，然當如此。凡事常苦不□□，然樂象天法，而疾得太平者，但拘上古中古下古之眞道文文書，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爲天經，以賜與衆賢，使分別各去誦讀之。今思其古今要意，爲化民臣之大義，當奈何？因以各養其性，安其身，如此者，大賢儒莫不悅喜也。而無惡意，各得惟念天地之法知之，則令使人上尊愛其君，還惜其軀，深知明君重難得；其中大賢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別爲索殊方異方，還付其帝王，故當賜以道書文。』『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今或自易，賜之以兵

革金物，歸反各思利事，而土導武氣，化流小愚民，則使利事生，而兵興金王，疫猾作，盜賊起，金用事，賊傷木行，而亂火氣，是天自然格法　子知之耶？』

『唯唯　願問何不賜之以他文經書？』然，他書非正道文，使賢儒迷迷，無益政事，非養其性　經書則淺，賢儒日誦之，故不可與之也　然同可拘上古聖經善者，中古聖經善者，下古聖經善者，以爲文以賜之。但恐非養性之道，使人不自重，而反爲文也　然，凡文善者，皆可以賜之，使其誦習象之，化爲善也。』『善哉善哉！六子已覺之矣。』

又卷九三《方藥厭固相治訣第一百三十七》『今愚生得天師文書，拘校諸文及方書，歸居閑處，分別惟思其要意，有疑不能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天師拘校諸方言，十十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愈者方，使人精神治之。過此以下者，不可用也　愚生以爲但得其厭固可畏者，能相治也，不得其厭固者，不能相治也。』善哉！眞人言也，得其難意　然，夫凡洞無極之表裏，目所見，耳所聞，蠕動之屬，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無此也　因而各自有神長，命各屬焉。比若六畜，命屬人也，死生但在人耳，人即是六畜之司命神也　是萬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統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統有不足者，因使其吏相治服也　因復各使有尊卑君長，故天道悉能相治制也　得其所畏，而十十者治愈者，即是其命所屬天也　眞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請問一疑，甚不謙順，豈不言哉？』『平行勿諱。』『今若盜賊劫人者，同服人耳，豈可以爲天命君長邪？』『善哉！子之難也　夫盜賊劫人者，但以無義，妄於枉服人耳，不得常服久也　一過服人，即有重罪，長吏遂之不止也。子何以言是爲天命乎？　今若王者治服人，豈當見逐索邪？　凡人生以王者爲君長，爲命也　眞人亦寧解不？』『今已大解。』『善哉善哉！行學者精之，亦無妄難問也，天且非人也。』『唯唯。』『有過有過不也，敬愼之，勿但若俗夫之人欲言便語也。』『唯唯。今愚生每語有劇過，不言，又無緣得知之。今欲復有可問，不敢卒言。』『平行。』『今獨萬物各有君長，天地亦有君長邪？』『噫！子難問何一深妙遠劇也！』『今自知所問不謙，不及天師問之會，遂不得知之也。』『然，天者以中極最高者爲君長，地以崑崙墟爲君長，日以王日爲君長，月以大月爲君長，星以中極一星爲君長，衆山以五嶽爲君長，五嶽以中極下泰山爲君長，百川以江海爲君長，有甲者以神龜爲君長，有鱗之屬以龍爲君長，飛有翼之屬以鳳凰爲君長，獸有毛者以麒麟爲君長，裸蟲者以人爲君長，人以帝王爲君長　天下若此者積衆多，不可勝記。綱爲眞人舉其綱，見其始，子豈解邪？』『唯唯。』『宜自深思其意，亦不可盡記也，難爲財用。』『唯唯。今故言蛟行有知之屬，方在其身者，不待而成事者，無妄殺傷，何乎？　主恐忿其君長也　今天太平氣至，當與有德君並力治，無妄傷害，則亂太平之氣，令治憒憒。』『今小物安能感動天，使其治亂憒憒乎？』『噫！　子自若愚蒙，末大解也　今是各自有君長，若遠方四境之下賤小人，極最帝王之下極蠕蝡惡人也，無可比數　人無故共賊傷此百數十人，其家自冤枉，上書帝王，帝王聞之即大怒，下令以章考問之，紛紛州郡縣以爲大事，因而坐之危亡者，非一人也。子知之邪？』『可駭哉，可駭哉！』『行，子知大駭，乃且長生矣。』『唯唯。』『是故古者聖王知天法象格明，故不敢妄用刑也，乃深思遠慮之極也　故其治常平，不用筋力，而得天心者，以其重愼之也　今先王小小失之，承負之後，各有得失，故治難平也。子知之邪？』『唯唯。』『今太平氣至，天愛有德之君，故具爲陳戒也，難其犯之也，以吾文歸上德之君，自使思其惡意。』『唯唯。』

右集難方藥命所屬物各自有君長。

又卷九四至九五闕題　神人語眞人言，古始學道之時，神遊守柔以自全，積德不止道致仙，乘雲駕龍行天門，隨天轉易若循環　眞人專一老壽，命與天連　陽道積專，日有單至信所致。無爭榮名，而居高官，孝順事師，道自來焉　神乃知善，人與語言　夫師，開矇爲道之端，君父及師，天下命門，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陳。不事此三人，室閉無門，福德皆逃，禍亂爲憐。詳惟其事，無失書言。父母生之，師教其交，居親仕之，可不愼焉。天下至士，去官就仙，仙無窮時，命與天連。長吏治民，仙吏天官，與俗何事，其事異焉。長吏治民仙萬神，天下之事，各自有君，努力思善，身可完全　以是遂去，不負祖先。吾圖書已盡，無復可陳，致勉學詳請其文。神人將去，故戒眞人，愼之愼之，亦無妄傳，不得其人，愼無出焉。藏之深淵幽冥之間，道不飲血，無語要文，外內已悉，無可復言。

又卷九六《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第二百五十三》『眞人前』『唯唯。』『今且戒眞人一大戒　吾道乃爲理天地，安帝王，生天地所愛者，乃當愛眞道與眞德也　故天者，乃道之眞，道之綱，道之信，道之所因緣而行也　地者，乃德之長，德之紀，德之所因緣而止也　故能長爲萬物之母

也，常忍辱居其下也，不自言勞且苦也。吾之爲德君，教化下愚，正以此天地二事爲祖也。故常案天地之法度，不失其門戶也。吾之書即天談地語，與神祇深獨相應若表裏也。步即相隨若規矩也。故順行者得天地意，失之者凶衰矣。今以戒眞人，子宜思吾言而常愼之矣。』『唯唯。』『行，見子好眞道德，好爲善少雙，且示子一言。今上士多樂眞道善德，中士半好之，下士無狀，純無道無德，皆應大逆無道之人也。大凶無德之人，與天地內獨不比，不而相知，非天常所宥也，愛子也。故無道德者，命不在天地也，與禽獸同祿同命。』『今不解，願聞其要意。』『然，六眞人明聽。』『唯唯。』『然，天者純爲道，地者純爲德，此無道德之人，與天地絕屬無所象。象於天行，當有眞道而好生；象地，當有善德而好養長。今人無道與無德，故天地不宥子也。欲知其明信效也，比若道人知道人，德人知德人，各自相收錄，故命迭相在。故道人者好興道人，德人者好興德人。有道德之人與無道德之人不比，故不肯相收錄，命不繫天也。』『善哉善哉！願聞其與禽獸同命意。』『善乎子難，深得其數。然，禽獸者命繫於四方，其爲性者好相抵觸，無有道德，勝者爲右。無道德下愚之人，亦好相觸冒，勝者爲右。其氣與禽獸同，故同命也。天道爲法，以是分別人優劣，故知之也。凡天下之名命所屬，皆以類相從，故知其命所屬。故含五性多者象陽而仁，含六情多者象陰而貪，受陽施多者爲男，受陰施多者爲女，受王相氣多者爲尊貴則壽，受休廢囚氣多者數病而早死，又貧極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何行之氣，其命者繫於六甲何曆，以類占之，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人深原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今故下古之人，承負先人失計，稍稍共絕道德，日獨積久，與天地斷絕，精氣不通，不相知命，反與四足同命，故天地憎惡之，鬼神精氣因而不佑之，病之無數，殺之無期，其大咎在此□□。今上德之君，命繫天地，當更象天地以道德治，故吾更理出天道出以上付之。天樂其爲善，不欲復使其有餘，是四足之人行也。故吾書復重丁寧，欲使其大覺悟也。故敍六極一大集難以付歸之。眞人知之耶？』『唯唯。可駭乎！樂哉樂哉！』『眞人以何知其可駭而樂哉？』『然愚生見天師言，眞道德出，民一日而轉，皆守爲道德，象天地，不復爲四足之人行。人人道，人人德，故知其大樂至意矣。』『善哉，眞人之言，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請問一事。』『言之。』『今人求道德及凡人行，當以何爲急務哉？以何而得知之？以何而與天地響相應也？』『善乎，子之問也。當以至誠，五內情實爲之，乃可得也。如不以五內情實爲之，是道德之所怨也，求善不可得也，神靈不應也。』『今願聞至誠以何而感動天地神靈乎？』『噫！眞人於是殊爲愚，學吾書文，多固固未解邪？』『愚生其爲暗昧，矇乃久重，難一旦而開。』『然子亦大謙。行，更明聽，爲子道至誠感動天地之意。』『唯唯聞命。』『然夫至誠者，名爲至誠，乃言其上視天而行，象天道可爲；俯視地而行，象地德而移。念天地使父母生長我，不欲樂我爲惡也，還考之於心乃行。心者，最藏之神尊者也。心者，神聖純陽，火之行也，火者，動而上行，與天同光。故曰者，乃火之王，爲天之正，無不照明。故人爲至誠，心中正疾痛應。心神至聖，乃上白於日，日乃上白於天。故至誠於五內者，動神靈也。是故可不愼乎？』『眞人曰：可畏哉！可畏哉！愚生過問，是甚大怖。』『子知怖，活之根也；子不知怖，死之門也；安危在子之身，無於他所焉。』『今雖每問天師而怖駭者，又問乃訣乃大解，不問又無緣得知之。』『然，子言是也，暗而不好問，何時復得昭昭哉？行言，欲問何等？』『今謹已聞至誠動天，願聞動地意。』『善哉！子言日益大深，不惜之也。行安坐，爲子道之。不言恐得過於子。若天獨疾後世人不至誠，而使眞人來主問之也。諾。今爲子說之。明聽。』『唯唯。』『行，人之至誠，有所可念，心中爲其疾痛，故乃發心腹不而食也。念之者，心也，意也。心意不忘肝最仁，故目爲其主出淚泣，是其精思之至誠也。精明人者，心也。念而不置者，意也，脾也。心者純陽，位屬天。脾者純陰，位屬地。至誠可專念，乃心痛涕出，心使意念主行，告示遠方。意，陰也，陰有憂者當報陽，故上報皇天神靈。脾者，陰家在地，故下入地報地。故天地乃爲其移，凡神爲其動也。子欲知其大效，吾不欺眞人也。眞人但安坐深幽室閑處，念心思神，神悉自來到，此不明效證邪？是吾告子至誠之信也，吾未嘗空無法而說也。故求道德凡人行，皆由至誠，乃天地應之，神靈來告之也。如不至誠，不而感動天地，移神靈也。故承負之後，下古之人實無信，不至誠，不而感動天地，共欺天與地，故神靈害之不止也。』『願聞以何明之乎？』『然，有大明證於日月。』『今願聞之。』『然，下古之人生於父與母，而共忽其父母，背叛其父母，萬未一人而孝也。得解蒙暗於師，已覺去者，忽其師不師，爲其師自屈折，執勞苦也。以貧賤得富貴於君，而反相敎，下皆共日欺其上，萬末有一人有誠信也，羣愚共欺其三綱，名爲反逆而無信也。其罪過彰彰，下可覆蓋，皆上見於日月三光

也　故天地甚疾之惡之，使其短命而早死也　不自深十問過罪重，反復哭而行也　言天酷，何一冤也！汝乃自冤，何時天冤汝哉？可駭乎！善哉善哉！愚生已聞命矣。」然子而守此，以爲重戒，則可萬萬世無患矣　然辭小意，疑者復來問之。」唯唯。

右大集難道德至誠天戒以示賢

又卷九八《核文壽長訣第一百五十八》

「願請問一疑事言之。今願及天師問文之訣，人之實長可與共事，而終古無復厥之時，豈可得聞乎？」然，子欲核衆又知賢者處耶？諸　安坐，爲眞人道之　積文億卷，不能得壽，何益於命乎？文書滿室，而不能理平其治，又何益於政乎？臣子滿朝，而不能爲君致太平，樂其上，又何益於帝王乎？一人生百子，使父母饑寒，又何益於親乎？積方重車，不能益壽，又何益於人命乎？說事無窮，於不能爲君除災患，又何益於朝廷乎？凡事類若此者衆多，不可勝記也　但爲眞人舉綱見始，令諸賢柔自深察之耳　願得其效，子欲知之耶？」唯天師。」諾　安坐自精，方爲子言之　文書億卷，中有能增人壽，益人命，安人身者，眞文也，其餘非也　文書滿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眞文也，其餘非也　臣子滿朝廷，中有能樂其君，助其君致太平者，是帝王之眞臣良吏也，其餘者佐職之臣子也　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樂而不饑寒者，是賢孝之子，其餘悉備數也　積方重車，中有能益年者，是眞方也，其餘悉非也　天下若此比類衆多，不可勝記豫說也　眞人自深思其意，吾文以一推萬，足以明天下之道矣　故令使眞人付道於上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辭聖書者，明以示衆賢，使一俱覺解迷與惑也　已拘校凡文之後，災日去矣　夫邪文邪言，乃是姦災之主人也　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姦惡之吏也　文已正，言已正，姦僞無主人，則無於止宿也　夫邪文邪言爲姦主人，比若盜賊有主舍止宿者，主人已死亡，盜賊無緣復得來止息也　眞人亦曉知之耶？」唯唯。」行，天道之爲法，以一況萬，亦不可盡書也　眞人得之，自深惟思其要意，賢明心有九孔易達，見文自大覺矣，勿復問也　曾文」唯唯。」文多使人眩冥，不若舉其一綱，使萬目自列而張也　故萬民擾擾，不若一帝王也　衆星億億，不若一日之明也　杜天墓蚊行之言，不若國」賢良也　天道廣從，無復窮極，不若一元氣與天持其命綱也　賢者上德之君，深思吾言，壽自長也　後世其思吾言，自父慈子孝，日廣且明也　母愛婦順，俱一國且而賢良也　大小爭爲善，後者無彊也　不知復有邪文，佞人因以藏也」災變盡除，三光明也　自然之術，天神所其純行也　爲道如此乎，大要何有傷？」遂以爲法，乃天行也　誰書記之，是乃天地神明也　以徵之文，與天地響相應也，是天合信符也　上君賢者宜共察此辭，行之者日興，與時宜爲期，得天地之欲，故吉哉　陰陽順行，風雨時，萬變除去，以徵書，吾不自謂也　誠知之，不但飾言也，宜疾效之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去矣，行去矣　精之詳之，道自來。」唯唯。

又《署置官得失訣第一百六十一》

「行且重戒眞人一言，使其有似天行也　天之爲行，不奪人所欲爲也；地之爲行，亦不奪人所欲爲也；明君之爲行，亦樂象天地不奪人所爲也　與天地相似，故能獨長稱天地，得其心也　子知之耶？」唯唯。」夫天且爲惡，其歲且大凶者，常害人所爲，故民無可收也，其歲凶飢寒也　是故地將爲惡也，傷人所養，其根不固而有病也，其歲不成，多傷民困窮也　衰惡之君將凶，署置不以其人所任職，名爲故亂天官，犯天禁，失天儀，反復就責而罪之，不原其力所不及，人之所不及　比若一旦使君王步行百里，恐其不能到而道止也　人所不及，正是此也　故不擇選人而妄事署其職，則名爲慢人而危其國也，則名爲亂治政敗也　夫天地極神且明，尚不敢奪人所欲爲，奪之則爲大凶歲也，何況人哉？眞人寧解迷曉耶？」唯唯　誠得隨其國以師書授之，因就其俗示之，曉之解之」行，子可謂曉事之生，天不奪人願也　子行正自得天命，年日益增，何有窮已」子學不求居世尊榮，何復求索，得天意而增年？今已告子，子今寧能說不耶？」然其受恩大喜，無復有所恨　但恐力極行，以師文授教，恐不能一旦而遍也」何必一旦而遍，但爲之不止，自舟流不久」唯唯　受嚴勑，不敢雖繩墨」子已知其意，吾無復以戒子也　行，辭小竟，事畢　異日有疑，乃復來」唯唯。」

右大集難問天地氣候爲道與不吉凶君署置官得失文

又卷一〇二《經文部數所應訣第一百六十七》

天數之始也，是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合爲一，分爲二，成夫婦　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與寅　始見於卯，畢生東南，辰與巳　垂枝於南，養於午　向老西南，未與申　成西方，日入酉　畢藏西北，戌與亥　故起數於一，十而止　十者，十干之始，五行之本也　數以一乘十，百而備是也　故天生內百日故畢終　是故斗建於辰，破於戌　建者，立也，故萬物欲畢生，破

者，敗也，萬物罪死於戊　數從天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此往來復其故，隨天斗所指以明事　吾書乃爲除害氣，故象天爲法。

右問天師書文徵信明訣

（存）天受人命，自有格法　天地所私者三十歲，比若天地日月相推，有餘閏也，故爲私命，過此者應爲仙人　天命：上壽百二十爲度，地壽百歲爲度，人壽八十歲爲度，霸壽以六十歲爲度，作壽五十歲爲度　過此已下，死生無復數者，悉被承負之災責也　故誠冤乎？　此人生各得天算，有常法，今多不能盡其算者　大算積無訾，故人有善得增算，皆此餘算增之　欲知大効，比若一里有十戶，戶有千畝田　其九戶爲惡盡死滅，獨一戶爲善，並得九戶田業，此之謂也　不望陰陽術人，今人或不得其數而望得天報者，會不得天報也　今日食人，而後日住食之，不名爲食人，名爲寄粮　今日飲人，而後日往飲之，不名爲飲人，名爲寄漿　今日代人負重，後日往寄重焉，不名代人持重，乃名寄裝　今日授人力，後日往報之，不名爲助人，名爲交功　今人譽舉人，後日見譽舉，不名爲譽舉人也，乃名爲吏迭相稱　如此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如此者皆無天報也　然人不祐吾，吾獨陰祐之，天報此人　言我爲惡，我獨爲善，天報此人　人不加功於我，我獨衆加功焉，天報此人　人不食飲我，我獨衆食飲之，天報此人　人盡習教爲虛僞行，以相欺殆，我獨教人爲善，至誠信，天報此人　人盡言天地無知，我獨陰畏承事之，天報此人　人盡陰欲欺其君上，我獨陰祐利之，不敢欺，天報此人。父母不愛我，我獨愛祐之，天報此人　如是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　眞人自計之　上士求天報，中士求人報，下愚不施反求報　上善之人得天報者度也，中善之人得人報，故愛利之而仕之　下愚無功而強報，故天地人共惡而誅之　故上皇皇天之氣悉下生，后土之氣悉上養，五行之氣悉並力，四時之氣悉和合　三光更明，天下同心爲一　天性爲行最，尊之重之愛之祐之　天性既善，悉生萬物，無不置也；地性善，養萬物而無不置也；聖人悉樂理天地，而萬物受其功　大善神眞仙人助天地行，不敢自苦也　悉與元氣同，與天心相得，故獨長吉而無凶也　古者聖人賢人深思遠慮，乃知天道意；但專陰行善，不敢爲惡也　深覩皇天明禁，下乃背而加之，學問淺劣，復不信天禁，故難移矣，失而早亡矣　願聞天壽百二十歲，地壽百歲，人壽八十歲，霸壽六十歲，作壽五十歲　三正起於東方，天之首端也　歲月極於東北，天極也　夫天壽者，數之剛也　東北，物之始也　一年大數終於此，故百二十爲象天也　地者，陰也，常受施，西北爲極陰也　陰者殺而陽生，故多者核也，陰終西北角也　西北爲地之司命，故地壽得百歲　八十六十者，陽止陰起，方立秋　秋者白氣白虎持事，故霸命也　五十者，陽氣興長於上，陰氣伏起於下，陰作陽化，故爲作命　過此而下，悉曰無常命　誠冤結哉！今且曉子一解，可以終吉自養而極者，不可忘也　人欲去凶而遠害，得長壽者，本當保知自愛自好自親，以此自養，乃可無凶害也　身得長保，飲食以時調之，不多不少，是其自愛自養已　而撞門戶閉之，居內不與俗事，是自愛自養也　而讀書無極，安貧樂賤，無憂而已，是其自愛自養也　已前皆如是而非也　夫自愛爲言者誠，誠自愛保，自念身無足，冥目亦還自視無足，未常須臾離之　因思而憂之，乃至不食而飽，是爲自愛之人也　自好爲言者，乃好念身形，形容上下，累累可觀　誠好愛不止，面目生光明也　晝夜不能忘，以爲經常　因得肉飛而可強，是爲自好愛之道也　今故使男女大小老少賢不肖共集上書，爲帝王通達聰明，帝王比若中極星，默常居其處，而衆星共往奏事也　大者居前，中者居中，小者居後　一星不得，輒有絕氣，天行爲傷　夫星者，乃人民凡物之精光　故一人不得通於帝王，一星亦不得通也　故天氣輒爲乖錯，地氣爲其逆也　故教其吏民大小，俱共上書，以通天氣，以安星曆，以除天病，以解帝王承負之責　故示勅使三道行書者，恐有不通，故各自其使宜　長吏者記城郭之災變，布道者記市道之災變，四野者記四野之災變　各相取長短，傳以相語，共爭上之　長吏亦務上書，邑民亦務上書，行人亦務上書　長吏欲不上，恐民上之；民人不上，恐行人上之；行人不上，恐長吏上之　故使民俱坐，乃後且爭上事也　吏民行信者，帝王仕之不負焉，故吏民樂爲也　帝王得以爲聰明而稱王心，而長安其身；吏民得以尊天地，得以無病；天地四方俱有利，故長吉，爲萬萬世法也　以付上德之君，使民知天意　令以自安自全，無爲迷惑　大集具正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恐地咎國之害，立《洞極經》

（存）於此畫神人羽服，乘九龍輦升天，鸞鶴小眞陪從，彩雲擁前，如告別其人意。

（存）開達無閉絕，以稱天心地意，轉天地之災變，暢天地之譚，使人民各居其處，萬物不傷　故天出文書，令使可遙行萬萬里，得通其言，以暢善人，以知惡人，以解冤結　故帝王乃居百重之內，得長自安，聰明達遠方也　由

太上中古已來，多背叛天地，其政其上，故災害屢興，死者不可數也。帝王久愁，不能拘制其下爲好僞，故天遣三道文出也。通其氣，樂知得失，上下和合，讒及四遠卑賤，令無冤結，以稱皇天心，樂災除去，勿令天怒。下古人心邪藏，不若太上古之三皇，人心質朴，心意專一，各樂稱天心，而忠信不敢其上，故可無文也。下古小人愚蔽，嬌妄文辭，欺天地，罔冒帝王，故天地常怒怒而災禍之。天地病除，帝王安且壽，民安其所，萬物得天年，無有怨恨，陰陽順行，羣神大樂且喜悅，故爲要道也。

又卷一一二《寫書不用徒自苦誡第一百八十七》 古者神聖之言，不失綱紀，自有法度，無知之人各戒，此戒尤深徹。生過罰輕重，皆從人起，非但空虛，輒有所受。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無置，行成天神矣。變化有時，不失綱紀，四時之氣，不可犯矣。輒有精神，無復疎矣。以爲不白，天以占之神爲之，使不妄白，上乃得活耳。不者罰謫賣棄都市，不得受取面目，爲醜人所輕賤，衆人所鄙，過重謫深，四十年矣。乃得復上爲諸神使，中者三十，下者其十。奪其所主，各有分理，能復易心自責，可復長久。勿易天言，自遺其咎，可不熟念。爲後仙士，計慮深淺，各自在己，無怨神言。出入表裏，愼無誤失，詳諦所受，被天奉使，不可自在，當輒承命，不得留久，輒有責問，不頃時矣。過重使退，地記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處有空缺，下人補矣。所以然者，中心盡神仙尚退，何況愚士？自是之後，可無犯矣。天責人過，鬼神爲使，不如天教，輒見殃咎，不須鞭笞，行自得之耳。以爲不然，見爲所疑，不得久在，故復有言，所戒愼矣。不效俗人，以酒肉相和復止，仙道至重，故語人矣。有命當存，神神相使，乘雲駕龍，周偏乃止。天有教令，當復行矣。無失法則杜疎記，爲置證左，不宜自服。天亦止息，各受其罰，可無怨矣。爲神所白，無妄犯天下地上中和之子，各不自敬。無怨天各地，上下相留，亦如民法，令辭不情實，爲下得怨，亦不留久，天上諸神爭道之。何況凡人民宜自奉承天法，隨順天和，無貲之糧，無貲之衣，有功復進。可主諸同有所白，誠有定，承文而行，不得有疑。各有所白，不兩平相怨，同舉者有罰，更爲賤矣。雖不時下，爲大神所使，不可神意，便付土主，不得復上。故有空缺，身不處之，是上中下相參如一矣。行愼此言，亡身之壽，與土相連。土者，非地之土，自亦有凶神業守之，爲天土神使，使不如所言，輒見苦矣。神仙尚有過失，民何得自在？故令司命，近在胸心，不離人遠人，爲精神舍宅，吉凶自在，何須遠避，自令攝禍。急不得活，命未盡，算盡之後，遠之無益。天下會神，主知存亡，神自有失脫，反受其殃。故令民命，不得復久長。故遣神人，示其文章。得戒止愚神不上白，尚可須臾飲食諸穀，愼無燒山破石，延及草木，折華傷枝，實於市里，金刃加之，萃根俱盡。其母則怒，上白於父，不惜人年。人亦須草自給，但取枯落不滋者，是爲順常。天地生長，如人欲活，何爲自恣，延及後生。有知之人，可無犯禁。自有爲人害者，但俱成事，無取幼稚給人食者，命可小長。終竟錄籍，無興兵刃，賊害威劫人命。天命此人，不可久活。惡惡相及，煩苦神靈，精氣鬼物，各各不得懈息。是非人過所爲邪？先時爲惡，殃咎下及。故令生子，必不良之日，或當懷妊之時，雷電霹靂，弦望朔晦，血忌反支，以合陰陽。生子不遂，必有禍殃。地氣所召，反怨倉狼。爲惡報惡，何復所望？不知變易，自職當絕滅無戶，死不與衆等。部吏正卒此伍，特至曠野不潔之處，纔得被土，狐犬所食，形骸不收，棄捐道側，魂神俱苦，適作不息。或著草木，六畜所食，何時復生？罰惡賞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報有功，不與無德。思之思之，賞罰可知。自可死獨苦極，善惡之壽當消息，詳之愼之，可無見咎。故以重誡，令自悔耳。吉凶之會，相去萬里，故下此文，相勑相誡，勿怨天咎地，善惡當分。其文相錄，知惡爲善，魂神勞極。愚者不知，故文辭丁寧反覆，展轉相告，無爲後生作咎。以此自證，復何怨咎，無所復恨，各得其理。此文當傳，不得休止。知者減年，愚者自已寫書，不用其言，但自苦耳。

又卷一一四《不用書言命不全訣第一百九十九》 惟天上有聖明之人，皆有部職，各盡忠行，不負於上，各盡筋力所爲作，亦不失意。皆豫知天君所施爲，常傾耳聽，欲知其意，常視儲曹文部，別令可知。顧君呼召無時，不敢私出，公事乃行，輒關意相白，乃敢出。所周所偏，被敕當所案行，不敢留止須臾之間。奉功私乃敢有所言，誠相歸自不敢施私。所不當坐其命，不惜晨夜而自責，常恐有無牢之用。各自該理其身，欲副太上之意，何時敢懈，恐失其宜。效日自進，不須神言。乃而欲自成，欲得久視，與天上諸神從事，無有大小，皆相關知。可承行不義，不自專，恐有嫌疑，動輒相聞，何有息時。所以然者，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計不同。各有所見，各有所出生，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是曹之事，要當重生，生爲第一。餘者自計所爲。生氣著人身，皆不相去。相守相成，神亦貴得其名

變化出入，無孔之中，小大自在。俗夫之人，不見神形容，神神自相知，形容皆氣所成，何有不就者乎？大神小神，精光增減，輒自有差。其壽增九，輒有其年。大化行善，壽亦無極；上則無上，下則無下，出入無間，無表無裏，象如循環。欲止自止，欲行則行，呼吸成神，光景榮華。上下有期，得當行便以時還，亦不可自住，迫有尊卑。各相爲使，各有簿領，各有其職，宜有其心，持志不違，明其所爲。各見其功，各進所知，無有所私，動輒承教，不失教言，而精進趣志，常有不息，得勑乃止。是生神之願，輒有符傳以爲信行。諸所案行，當所稟食，勿過文書，隨其多少。天上傳舍，自有簿領，不當得止者勿止。是天君常教勿妄，恐守傳之吏以威勢也。官有尊卑，不可彊詐稱大位，而稱久止傳舍。吏輒受天君勑，有過傳舍，上其姓名官位所屬，不得有隱欺。天君亦自知之，何得爲相私明，各如其平。乃得上不用令勑，簿書數上。是復亡失精光，其壽損減，是爲可知，宜當愼時，無敢自從，而不承上之教也。天上之神，更相案舉，亦無息時。後進上下人當知是禁，聖明之人自不犯之。恐後進上之人不見其戒，故天下文使知防禁。是天君大恩，恐有犯者。是天君欲成就善心之故，視其文，並語俗人。俗人雖少，知中和之間，各有禁忌。文書天下，中和民間，道上佃夫，阡陌聚社，廬舍官舍，門戶井竈，祠德各主其事，不可有惡。復見疏記，簿其姓名，積衆多聖明理之事，更明堂天君得知，復滅人年，上至死亡，可不愼乎？數下此云者，後生之人，天信前言。故復因有知慮之人，不犯禁者出之，令俗間知之，而不用書言，命不可得全也。惡籍累積日多，少有減時。故先命勑書誡，勿使相犯，犯之命薄，不疑也。當順書言，小過尚可救解，大過安從得貰乎？誡文非一卷，宜當重愼重愼。天文不可自在也，有知之人，少有犯者，時有失脫，天亦原之，不著惡伍。爲惡不止，與死籍相連，傳付土府，藏其形骸，何時復出乎？精魂拘閉，閒生時所爲，辭語不同，復見掠治，魂神苦極，是誰之過乎？同從人生，何爲作惡行，各宜善自守。天稟人壽，不可再得，作惡年減，何有相益時乎？此時當所主，天君取信，不敢脫人惡行，令得久生也，爲不知乎？書前後相戒者，既民不改，令人欲盡年耳。不欲爲善，自令不全，亦奈此人爲惡不止。可書辭小解，且念其後，如有不備，乃復念之。

又《大壽誡第二百》

惟有志之人，心不迷亂。奉天之化，當所帥導，各使從其願，乃爲隨心。衆萬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滋生長大，皆還自覆蓋，蔭其下本根。其花實以給身口，助其穀糧，使有酸鹹醋淡自在，化水爲醬，使調諸味。以豆爲豉，助鹽爲味。薄厚自恣，菜茹衆物，當入口者，皆令民食之。用其溫飽，長大形容，子孫相承。復以六畜不任用者，使得食之，肥美甘脆之屬皆使食。是天使奉職之神，調和平均，使各從其願，不奪其所安。是布恩施惠民，非乎？奈何天所施而不求報乎？天何時當求報施乎？但平民受大恩而不歸相謝，故求之耳。天食精華氣，自然不必須民報謝辦也，貴其意耳。而反不念天氣所生成，令得食之。是民中有知不報，乃如是，自以職當天使。奉職之人，案行民間，使飛蟲施令，促佃者趣稼，布穀日日鳴之。使民用其言，家無大小，能食穀者晨夜盡日相勸，及澤布種，天爲長大，時雨風搖，枝葉使動，成其身日滿，當熟以給人食，恩不重邪？從歲至歲，何有極時？而反齊不作孝順，有逆之心，何益於天，久養惡人，使見可食之物乎？中爲天無所知邪？何爲當久養不孝惡逆之人乎？故置凶神隨之，不孝惡逆之人移，令人重禁，罪至禍重，不見貰時。想民當如是，何爲犯之，自致不壽，亡其年命乎？不當視孝善之人獨得壽有子孫乎？善惡當相比，不壽與不壽爲有比，不生之與死當相懸不行。作善有孝慈，使各竟其年，或得增命，子孫相次，無中天時。天用是爲善孝之行所致，不當比之邪？何爲作非邪？施於人乎？天甚憎惡之，輒使絕命，子孫得咎，是惡所致，欲何所望天算善人，不用惡子。宜思書言，其文具足，可以自護，必得天福。可無久苦自愁，令憂滿腹。復有憂氣結不解，日夜愁毒大息，念在錢財散亡，恐不得久保。疾病連年，不離枕席，醫所不愈，結氣不解。計念之，日夜羸劣，飲食復少，不能消盡穀，五藏不安，脾爲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氣，飯食不下。家室視之，名爲難活。有錢財家，頗有儲侍，無錢，財產殫盡，內外盡貸，不能相發。死命以至，不見棺木，畢埋土中。須治生有錢財，乃當出之。相貸之家，財去人走，何時可合，家室分離，不能復相救。遂不見棺木，爲無棺槨之鬼，浮遊無家，亦無復食之者。死爲鬼，餓乞求食，無有止時。是惡行所致，而不自知亡失宗族。嗚呼痛哉！死無所依。是過積禍之人，自致無門戶後世，天甚復傷之。故使復有遺腹子，未知男女。兒生未大，母去行嫁。至年長大，問其純親，我父母何在。親言，汝父少小，父母不能拘止，輕薄相隨，不顧於家，坊人彊盜，殊不而自休止，縣官誅殺，遊於他所，財產殫盡，不而來還故鄉，久在異郡，不審所至，死生不可得知也。諸家患毒，親屬中外皆遠去

五　汝母懷娠時，見汝生有緣，心中復喜　家長大人，無所依止，貧無自給，使行事人　隨夫行客，未有還期　還腹子言，人皆父母依仰之生，我獨生不見父母　至年頗大，問父所在　人言，汝父行惡，遠棄父母，遊蕩他方，死生不知，所在無有　往來者聞言已死，不知所在　父母憂之，發病不起，遂不成爲人　財產殫盡，外內盡衰，皆在餘親希疎，素無恩分　不直仰天悲哭，淚下沾衣　父有惡行，自致不還於處　身自過責，無有解已　時以行客，賃作富家，爲其奴使　一歲數千，衣出其中，餘少可視，積十餘歲，可得自用還故鄉招藏我父，晨夜啼吟，更無依止，甚哉痛乎！　父時爲惡，使子無所依止，淚下如行，自無乾時　天大哀傷，常使彊健，治生有利，使取妻婦，復有子孫，心乃小安耳　復爲其子說之，我父行惡，遠在他鄉不還，時往人去者，卜工問之，殊死生不知所安，所在招藏之　有歲數去行治生，天哀窮人，使有利入，頗有少錢，因求婦相助治生，因有汝耳　我疾我父少小時爲惡，故誡汝耳　從今以後，但當善耳，勿效我父遠之他所　故復思我過，天哀我耳　汝努力心爲善，勿行遊蕩，治生有次，勿取人財，才可足活耳　各且相事，無妄飲酒，講議是非，復見失　詳思父母言，可無所答　天上聞知，更爲善子，可得久生竟年之壽　爲汝作大，以是爲誡　諸神聞知，上白於天　天令善神隨之，治生有進，財復將增，生子遂健，更爲有足，是天恩也　春秋節臘，輒奉天報恩，既不解，努力爲善，自得其福　行愼所言，復自消息　天神常在人邊，不可狂言愼之小差，不愼亡身　見誡當責身，勿尤他人也，此戒可知也　欲得大壽者，勿失此戒言

又《病歸天有費訣第二百一》　惟人居世之間，各有所宜，各有所成　各不奪其願，隨其所便安　自在所喜，商賈佃作　或欲爲吏，及所醫巫工師，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給民可用　是天師化，何有不就，使自給日當念奉天所行，恩分之施，四時之報，皆使不絕香潔而已　是爲報天之恩行善日久，神靈所愛，是善行所致，何有不從者乎？　故天常爲其上，司人是非，使神往來，知人所爲，善惡輒白，何有失者　知知少以爲不然，故天爲視其影響，使聞音以是爲效　風雨遲疾，皆使可知，何有疑者　動作輒異，文墨相承，亦不失其法　人亦當知可不，安得自恣而不順天乎？　天親受元氣自然，從其教令，不敢小有違之意　恐其有失，而民所爲功　犯天法，不避羅網　是爲故天命以自誡，爲當久生，可與善人等也　中爲人得自在邪？　故使神隨惡行人之後，司其不當所爲，輒以事白，過無大小，上聞於天　是自人過，何所怨天書　書有戒而不用其行，得病乃惶，豈可免焉？　誡民之愚，何益於天　使神勞心煩苦，醫巫解除　欲得求生，不忘爲過時　當爲惡時，乃如是，何不剋自悔責　已病乃求生，已後之多亡　所有禱祭神靈，輕者得解，重者不賞　而反多徵召，呼作詐病之神，爲叩頭自搏，欲求其生，文辭數通，定其死名，安得復脫　醫巫神家，但欲得人錢，爲言可愈，多徵肥美及以酒脯，呼召大神，從其寄精神，致當脫汝死　名籍不自致，錢財殫盡，乃亡其命神家求請，滿三不下，病不得愈，何爲復請　事禍必更有禍，責在其後　邪神稱正神狂行斬殺，不得其人而殺之　咎怨訟上至天，天君爲理之　殺事神之家，子孫坐爲病者求福　欲令爲求生，呼召不順，反受其殃　事邪神之家自言，我神正神者教其語，邪神精物，何時敢至天君之前，而求請人乎？　但費人酒脯棗徽之屬，得病，反妄邪神之家　得愈者，謂在不死之伍中　事未上過，可得蒙愈，此天自愈之，邪神之家何得名之，而言多愈人病乎？　而責人肥美　見邪神所爲，則召令上之，考問藏罪　藏多罪大，便見不活　事神者神不往來，人復不中，精神日竭，是邪神自其殃　神家得邪神餘物，以給家口，肥美好衣，自以可久；神嘗坐之，何望得活而壽乎？　受神藏多，不可復貫，並亡其子孫　反言其過，殺我子孫，或身亦望之久久亡戶　人日當自正，可勿咎天　今世之人，行甚愚凌，得病目死，不自歸於天，直過自搏叩頭，家無大小，相助求哀　積有日數，天復原之，假其日月，使得蘇息　後復犯之，叩頭無益　是爲可知　努力爲善，無入禁中，可得生活竟年之壽　不欲爲善，自索不壽，自欲爲鬼，不貪其生，無可奈何也　行愼所言辭，樂知餘者　自計勿枉所爲，有病自歸於天　可省資費，無爲大煩；反舉家怔忪，避舍遠處當死之人遠何益，凶神隨之，當可得脫不乎？　愚人爲行乃如是，寧能使命在不死之中，可勿避也　舍不殺人，家自衰耳　天神在上，占之欲何所至乎？　中爲不知汝處邪？　且愼所言，天致愛人，欲使人生，何時欲害殺人　故施禁法，使人不犯之耳　而自犯之，壽命從何得前　當思之思之，復念書言，可無自疑　書復小止，止後念之，當所道說者復道之

又卷一一〇至一一三六《太平經鈔・辛部》　請問不食而飽，年壽久久，至於遂存，此乃富國存民之道　比欲不食，先以導命之方居前，因以留氣　服氣藥之後，三日小飢，七日微飢，十日之外，爲小成無感矣，已死去就

生也。服氣藥之後，諸食有形之物堅難消者，以一食爲度。食無形之物，節少爲善。百日之外可不食，名不窮之道，名爲助國家養民，助天地食主。少者爲吉，多者爲凶，全不食亦凶。腸胃不通，通腸之法：一食爲適，再食爲增，三食爲下，四食爲腸張，五食飢大起，六食大凶惡，百疾從此而生，至大飢年當死。節食千日之後，大小腸皆滿，終無料也。令人病悉除去，顏色更好，無所禁防。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職，富者足以存財，貧者足以度軀。君子行之，善樂歲，凶年不危亡。夫人曰有三命，而不自知，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絕，晝不食二命絕，暮不食三絕。絕三日不食，九命絕。無匿物，無寶留，此由飢也。奸邪大起，悉從此始。用吾道，萬事自理，吉歲可以興利，凶年可以存民，常當忽帶收腸，使利行步也。

又卷一三七至一五三《壬部》 凡人不能相拘，故自制命。爲不善，天將誅之。故小人得誅於中人，中人得誅於上人，上人得誅於大人。夫小失法，自致危亡。夫神靈大小之誅亦若此。而不能拘制，天當誅之必矣。天畏道，道畏自然。夫天畏道者，天以至行也。道廢不行，則天道亂毀。天道亂毀，則危亡無復法度。故自然使天地之道守，行道不懈，陰陽相傳，相付相生也。道乃主生，道絕萬物不生，萬物不生則無世類，無可相傳，萬物不相生相傳則敗矣。何有天地乎？天地陰陽乃當相傳相生。今絕滅則滅亡，故天畏道絕而危亡。道異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則不可成也。故萬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難成。如使成，皆爲詐僞，成亦不可久。夫天地雖相去遠隔，其制命無脫者。

又卷一五四至一七〇《利尊上延命法》 一曰延命。夷狄自伏法萬種，其類不同，俱得老壽。天地愛之，其身無咎。所以然者，名爲大順之道。道成畢身，與天地同域。古者爲之，萬神自得，欲知其効，瑞應自至，凶禍自伏。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之不已成眞人。故聖人之教，非須鞍揣擊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是道修古文，人本生時乃名神也，乃與天地分懽分體分形分神分精分氣分事分業分居。故爲三處。一氣爲天，一氣爲地，一氣爲人，餘氣散備萬物。是故尊天重地貴人也。故三皇五帝皆立師，疑者跪問之。故國常治，雖災尼亦可愈也。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富國安民演法章》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解曰：《莊子》曰：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草木固有生矣，禽獸固有羣矣，父子固有親矣，君臣固有義矣，夫婦固有別矣，長幼固有序矣。聖人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原天地之美，成萬物之理。辨上下於履，明庶政於賁，作樂崇德於豫，折獄致刑於豐，皆因其時數之宜也。蓋謂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者循星以進退，月者應日以死生。歲者，總日月時而无所事也。《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以數作曆，以曆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月日時無易，至於家用平康，是日月有數，大小有定矣。何則？有時既定，則天下之事莫敢廢；有數既定，則天下之分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蓋取諸此。非大而化之之聖裁成天地，迭用陰陽，安能坐進此道？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解曰：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則休咎禍福昭然見於眇綿，使人皆避凶而向吉矣。盡性則彰善癉惡曉然示以好惡，使人履仁而蹈義矣。若虞機張，發而必中。所謂眞機者，吾不知誰之子。故曰：象帝之先，是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若夫擁萌肇於未判，塞萬源於機上，舍生反眞，觸類藏邪，人僞未交，冲樞不喪矣。逮至五行殺害，四節交戰，金土相視，水火相射，洪電縱橫，雷震東西，天眞見矣。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閼矣。乃爲百六之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幽人正吉；居肥遯者，无往不利。冒嶮巇也，行必輿；尸涉東北也，喪朋悔亡。柰何天下莫能見也，庸詎能高其目而見所不見哉？人生如幻化，寄寓天地間，暫聚炁耳。若營神注眞者，與天地共寓在大无中矣。若洞虛體元者，與大无共寄在寂寂中矣。柰何天下莫能知也，庸詎能辨於物而命於物哉？桎梏於情累，甘心於虎口，猶執炬火以行逆風，愚而不釋，終必焚手。貪慾柴內，終必焚和。自非聖人，安能見所莫能見，知所莫能知？惟君子得之則固窮者，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雖无所之而宂以出，則何所不之哉？雖艮其身而止諸躬，則何所不申哉？《易》曰：物不可以終窮，君子則能固之。自此而窮理，自此而窮神，則莫知其窮也。小人得之則輕命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殘生傷性，附贅垂疣，无所不至。夫天之命哲，命吉凶，尚矣。且重爲輕根，不可忽也。夫咎莫大

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聖人豈以身輕天下哉？《洪範・九疇》具載五福六極之道，以明休咎之證。重其任而謂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刑期无刑以協於中，會其有極以歸有極，皆所以重民命也。老君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淡乎其無味而已。夫能去甚、去奢、去泰，則君子得之乃可以固窮也。若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不明乎理，逐物生情而有終身不返，安知所謂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夫臨畏塗而不知戒者，皆所謂輕命也。則君子小人辨矣。聖人知心術之爲患也，故辨夢鹿之蔽，覺病忘之失，解迷罔之疾。誑晉國之城，微燕國之悲，所以啓蒙，惑於天下後世也。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下《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通天下一氣爾，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能知守之則無不治矣。《列子》曰：天地與我並生類也。

非效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爲善無近名，故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欽中達彼，兼愛無私，利萬物而無所不利，非有心也。

常淡泊無爲，大道歸也。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道德之至也，故聖人休焉。古之人葆其光而不露，晦其名而不彰，入於神，通於聖，蓋體諸此。

又《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君曰：兵者天下之凶事也，非國之寶。寶之者，而不用也，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國之寶，然天生五材，闕一不可，雖存所寶，豈得已而用之。不知出此，而樂殺人好攻戰，豈爲民父母之道哉！《傳》曰：黷武無烈。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樸質，而不敢爲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蜂蠆蟲蛇不能螫也，雖有兵刃弗能害也。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體道夫何爲哉？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爭焉。此無他，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故忤物而不慴，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物莫之能傷也。《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又《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君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從生者乎。○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始於太初，而道在太極之先，則氣本於道也。弱者道之用，自天地以至萬物，皆本於是，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是故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不離無，無因有著，有無異用，皆同於虛，虛非無也，無實而已。虛無之宗，道實妙之，三者名雖異，而皆本於自然，爲母之言，亦荃蹄爾。

又《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君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爾。非天地毀，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脩人之離形者動與過也，然則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非天地鬼神毀而害之也，人自取之爾。《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況於成事而敗之乎。○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施地生，其蓋無方，曲成萬物而不遺，夫豈容心以敗其成事哉！然則民之輕命早終，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爲反歸之，形神合同，固能長久。○天地能長且久，而人不能者，以其任情肆欲，放心縱意，自遺其咎故也。誠能忘其所不忘，而反求諸己，則形生而不敝，神全而不虧，形神合而不離，與天地齊其長久，斯無難矣。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五《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李曰：天地無私，任物自化，壽之長短，豈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惡，故命有窮通，若能存之以道，納之以氣，氣續則命不絕，道在則壽自長，故云不屬天地。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李曰：不視，故不爲色所盲，不聽，故不爲聲所聾，不知，故不爲智所困。絕聲色而清淨，去分別而無爲，神不離人，故云不出於身。身將神合，命與道同，故云長久。所言不屬天地，其行如是，遂與道同。劉曰：耳目之用，廢心智之慮，忘心神不出身，契乎常道矣。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華曰：天地與我俱稟自然一氣之所生，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絕耳目，各守本根之一氣，則與道同久矣。《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此之謂也。李曰：萬物俱資於大道，三才同稟於一氣，而人皆逐末，遂至傷生，老君守本，故能成道，若能法聖人而爲行，虛極自然可致也。

非效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李曰：爲善必近名，爲惡必近刑，聖人遠之刑名，故不學衆人行善，仁者殺身以成人，義者戕非而正己，聖人修生故不殺，亡邪故無正，非行仁義也。忠信者道之華，聖人棄華取實，不行忠信也，孝非天性，禮異至誠，心狠貌恭，故非孝行，所以不行。欲爲兇禍之根，愛是煩惱之源，愛欲在己，身尚不安，如何得道，聖人清靜，非行愛欲也。於物無害，物利自來。

常（恆怕）淡泊，無爲，大道歸也。○李曰：上文行善及至愛欲，皆是有爲之事也。老君懷道抱德，恬靜無爲，常行此行，遂得成眞，故云大道歸也。劉曰：有益者物赴，無爲者道歸。

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劉曰：內明無光，德隱卓游。李曰：大道若歸，用無不可，變化不測謂之神，智無不通謂之聖，人非有事，神實無爲，智照凝寂故無光，隱形藏用故無名矣。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　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嘗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鱉，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菟絲萎，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樹見斷而蠹殞，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漬沽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

又《抱朴子內篇・金丹》　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唼血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　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戎鹽、鹵鹽、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又《抱朴子內篇・塞難》　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庇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盈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盈）（蠅）非我不生，而我非盈之父母，盈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櫃）（芝柄）之產於木石，蛞蝓之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況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鬱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闔，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

在天地，仙與不仙，決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痺瘝尪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騃，或枝離缺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橐無春殤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

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拑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

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抗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

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靚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憂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背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門，忠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辟爲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識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

又《抱朴子內篇・道意》 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眞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眞，無杜邊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燮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生，當風卧濕，而謝罪於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醮祀所禳也。若命

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皁隸之卷，不能紓金根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愆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之有也。夫慚德之士，忍詬之恥，猶能賞善不須貨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

又《抱朴子内篇・道意》　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卻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飾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卻之矣。夫儲甲冑，蓄簞笥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蔓蓼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又《抱朴子内篇・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慢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靦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焉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殫勤努力於發簏，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棄，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丈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濫；陶朱之資，必積白圭；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羲問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

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苦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蝥，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

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眞，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

或曰：「黃帝騎龍升天，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邑藥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

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石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鄙很，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廿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

又《抱朴子內篇・黃白》《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乖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碱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顧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擊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郁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釜甑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瓦之器也；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

司馬承禎《坐忘論・簡事四》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稠萬，不獨委於一人。巢林一枝，鳥見遺於叢泊；飲河滿腹，獸不逐於共疲。外求諸物，內明諸己，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事之非當。任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弊於形神。身且不安，何能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莫若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衆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迷之甚。《莊》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蔬食弊衣，足養性命，豈待酒肉羅綺，然後生全哉？是故於生無所要用者，並須去之。於生之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以隋珠而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背道德，忽性命，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道德，則名位假而賤，道德眞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志。《莊》云：行名失己，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棄官。若不簡擇，觸事皆爲，心勞智悴，修道事闕，若處事安

閑，在物無累者，自鑑證成之人　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誑耳

又《坐忘論・真觀五》　夫真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儵來之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術衛足，竊務全生，自始至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者，謂之真觀　然一餐一寢，俱爲損益之源，一行一言，堪成禍福之本　雖作巧持其末，不如拙誠其本　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　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可觀妙　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　若因事煩躁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　欲渡於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　因何未渡，先欲廢捨？　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出離虛幻，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即有事無事，心常安泰　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迹每同人，心常異俗　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之　前雖簡簡，病有難除者，但依法觀之　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倒，想若不生，終無色事　當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妄想心空，誰爲色主？經云：色者，想倒想悉是空，何有色也？又思妖妍美色，甚於狐魅，狐魅媚人，令人厭患，雖身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永離邪婬　妖艷惑人，令人愛著，乃致身死，留戀彌深，爲邪念故，死墮諸趣，生地獄中　故經云：今代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　所以者何？爲邪念故　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仙人觀之爲穢濁，賢人喻之爲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天傷　故知色者非身心之要，適爲性命之仇賊，何須繫著，自取消毀　若見他人爲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己身引頸，乘取他刀以自害命　他自爲惡不遣，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　又見爲惡者若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　何以然耶？同障道故　若貧者亦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　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父母也　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　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之與命，猶影響之逐形聲　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善而達之，樂天知命，故不憂，何貧之可苦也　《莊》云：棄人而不可舍　爲自業故，貧病來入，不可舍止　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　由此言之，故真命也，非假物耳，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劍當前，墓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　今有貧病惱亂我身，則衰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　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以此觀而生憂累，則如人逢賊不立功勳，棄甲背軍，逃亡獲罪，去樂就苦，何可憫焉？若病苦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若無我身，患無所託　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次觀於心，亦無眞宰，內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妄心生　然枯形灰心，則萬病俱泯　若惡死者，應思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　身死神逝，亦復如是　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失其正業　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　蓋下愚貪鄙，實此之由　若當生不悅，順死不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後身成業　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　一肢有病，猶令舉體不安，況一心萬病，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以妨見道　是故須捨諸欲，住無所有，徐清有本，然後返觀舊所愛處，自生厭薄　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　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　譬如醒人能觀醉者爲惡，如其自醉不覺其非　經云：吾本棄俗，壓離世間　又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怨，鼻口所喜，香味是怨　老君厭世棄俗，獨見香味是怨，嗜慾之流，焉知鮑肆爲臭哉

曾慥《道樞》卷三五《衆妙篇》　至游子曰：吾有修命之宗，世未之知也　上納於氣，勿泄於精　於是運之與玉池之淵相合，久而斯爲丹矣，斯吾之性命也　無他焉，神也息也氣也，一物而三形者也　心存乎妙，意存乎玄　臍下之氣沖沖，其動以育丹田　谷神不死者，胎息也　沖虛子曰：其心死矣，然後能抱其一，含其氣，鍊其精，輔其神，全其形　故死其陰者生其陽，則神生道成矣　高象先曰：崑崙之巔有玄珠焉，惟罔象能求而得之，歸乎絳宮則其膚渥丹，其髮再黑，而北極刊其死籍矣

杜革曰：有鍊金丹之方，遡流補腦之訣　吾嘗日興正坐　俟其氣定焉，口吐其濁者三五焉　密閉地之戶，勿使之通，然後鼻吸其清焉　其入息以九，其出以六　時數數作焉，則妙矣　如津液之生，則赤龍耕於左右者三十有六焉　及其滿口，鼓其氣而虛嚥者九，以其氣送於丹田，徐引其氣出焉，久則有功矣　吾嘗正坐，俟其氣定焉，鳴天之鼓三十有六焉，單綫轆轤者二十有四焉　跪而首至於地，以其手擦夫腎堂三十五十而至於百，以漸加焉　鼻隨引其氣出，於是左右互相摩至其熱，以嗽外腎　其數至於百，鼻之中氣滿

則徐放之　其行之也，於子之後、寅之初，此帀精運流者也

徽宗嘗問於李傳宜和初爲太府卿　曰：卿有內丹之方，試爲我言之　傳對曰：內丹之要，在乎存其心，養其氣而已　閑邪所以存其心也，內觀所以養其氣也　存其心，養其氣，則鼻火日炎矣，神水常池日盛矣，可以上下與天地同流焉　天之道，運而不積者也，聖人則而行之，簡易則天地之理得矣　夫人所恃以生者，氣也　氣住則神生矣，神住則形住矣　審能如是，則長生久視其自茲始乎！　觀夫寒暑往來，日月運轉，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也　吹之噓之，呼之吸之，吐故而納新，噴人之所以長存於世者也　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　氣者，體之充也　形者，神之舍也　故氣實則盛矣，虛則衰矣　住則生矣，耗則絕矣　氣也者，廣成子所以保之，煙蘿子所以鍊之也然則一言而盡：保之、鍊之之妙者，其唯之納乎！　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　三嚥五嚥，內景充實　十嚥九嚥，心之火下降，腎之水上升　水火既濟，則內丹成矣　可以已疾，可以保生　可以延年，可以超升　於是有進火行水之候者，其樞要也　子之後、午之前者，進火之候也　五夜之始，陽之盛者也，尤宜於進火焉　居榻之上，或南向，或東向，握固，蟠足，合目，直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觀乎五藏　仰首合口，引鼻之清氣　至其極也，則直腰而嚥焉一嚥則縮其穀道，一縮再引　再嚥再縮，至於再，至於三　若其氣極而不能止也，則俯首開口以吹之，勿使耳聞其聲　如是者三，是爲一候　待其氣調，而後行水焉　取鼻之清氣，口之液，集而爲一，多益善矣　及其百漱，既熱而甘　則仰首出胸，於左顧，於右盼，於正坐，各一嚥焉　分三嚥而下，內想至於丹田　凡嚥也，亦縮其穀道焉　如是者一，是爲一候，水火之功於是乎畢矣　是道也，奪天地之造化　行之之初，則膽之下如火所焚，飲食增矣，四支健矣　及其久也，白髮返黑，墜齒復生，精神全矣，歸於嬰兒，則寒暑不能寇，鬼神不能侵也　徽宗曰：善　會稽千歲沙門曰：吾有七氣之訣：一曰叩，叩齒七過，以集其神　心中作觀，每一叩齒，而念一星　星者魁𩰫魍魎輞轄轆轤　二曰托　托者，先舉左手如托百斤，右手亦然，各上下十八過　三曰張張者，先引左手如挽弓　挽弓已，則以足張弩　右手及足亦然，各十八過四曰摩　摩者，摩左右手熱，以摩其耳，謂之發水　次摩其目，各三十六過，謂之發火　次摩其面，以及其身中　五曰搖　搖者，以左右手叉腰，盤足而坐　左搖二肩背甲，右亦然，各十八過　六曰揩　揩者，以左右手相揩，熱，以揩二腎堂使熱　七曰漱　漱者，漱之津液滿口而嚥之　三過，然後以左右手相揩熱，以摩丹田而無數　象山子曰：服元氣者，可以通九竅百關而流布焉　積之久，斯有功矣　凡欲服氣，先靜其心　左右導引通暢，使夫百節調和　然後握固，閉口，鼓頷，開牙，努腹，直然嚥之，則流利矣　每九嚥是爲一節，四九三十六嚥，是爲中節　其得三百六十嚥，是爲大節　夫服之者，不以時焉　惟鼻之氣任其出入，而口則嚥之　若先體冷，則須暖氣　若先體熱，則須冷氣　此元氣者，日服三五十嚥以至於百，斯能助陽氣，消食而駐顏，黑髮而堅體矣　若夫其首昏熱，則重掌掩口，用力呵之，五十過則癒　未癒更爲之　服此氣者，宜服地黃酒引氣　欲服時，候食消乃服之　至游子曰：吾聞古先至人有度世鍊形之法焉　其要曰，於子之時，一陽之始生者也，披衣握固，扣齒三十有六　收視反聽，內存五藏之所在　卞膀舌順絞焉，隨（日）（口）轉者三，順絞者三，自然津生於華池，其漱滿口而三嚥之，經於華蓋，與夫心也肝也脾胃也　如此者三，則想胃之間白氣二道，復觀於二腎，自腎之閒二道白氣出於夾脊，絞以轆轤，上入於泥丸，於是由其面門而至於腭，則神水盈於口矣　如此者三，爲一嚥焉　由於中丹田以心包焉　送於下丹田而止　如此者三，次發其火，以焚乎下丹田所納之神水　如此者九，是爲一過　以津之數，九九則八十有一也　自子而至於午，可以行矣　久則功斯見焉，於是有黃河逆流之勢　何也？　項之下，咽喉之畔，有二脈焉，此長生之路也　以手握其二脈，其數二百　左右腕之下有二脈焉，此四象之周圍也　先左次右，（其）（以）手按之各五十焉　二脾之中（脇胖也）有二脈焉，此金關玉鎖也，二溪也　以手按之，其數八百焉　二膝之邊腳膝刃也　有二脈焉，此太一之路也　以手按之，其數各二百焉　日勤行之，功斯見矣　於冬至之後，則先其重，後其輕焉　夏至之後，先其輕，後其重焉。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録》　師因一道人有病，普說云：修行之人，飲食有節，動靜有常，心神安泰，別無安作，偶然得病，便是天命，豈敢不受　亦是自己運數之行，或因宿緣有此病魔　先要識破這個四大，一一是假，病則教他病，死則教他死　心意寧耐，從他變化，心不在病，重病即輕，輕病自愈　自性安和，濁惡氣散，亦是還了病債，亦是衝過一重關節　若不解此，心必不安　但有病患，即心狂亂，聲喚不止，叫痛叫痛，怨天恨地　又怨人不扶持，恨人不求醫，嗔人不合藥，責人不問候，一向專起無明黑暗，業心

見底，無有是處。不知自己生死已有定數，假饒憧惶，還免得麼？分外心亂，不自安穩，又不知心是身之主，主人不寧，遍身皆亂。豈不聞古人云：心荒意亂，地獄之門。分外招愆，如此處心，輕病卽重，重病卽死，爲濁亂其性故也。若事事不節，過分成病，是病因自作，自作自受，更怨他誰。心地下功者，必不如此，各請思之。

師因有病者至極不能去得，乃普說云：修行之人，先須識破萬緣虛幻，次要識破此個形骸一堆塵土，平日事上脫灑，臨行必得自在。昔山東有一庵主，臨終遷化，淹延不得脫離，使人問長春眞人。眞人云：往日但着於外緣物境上，未曾修鍊，以此纏綿不得解脫。乃寄與語云：身非我有，性本虛空，一念不生，全身放下。庵主聞此語，心若有省，乃囑衆兄弟云：我以外緣所昧，以此心地無功，臨行不決，今勸汝等各各下功，修煉身心，救此生死大事去。言訖遂終。又有一道人臨死不決，詢問衆人曰：我如何去得。或曰：想師眞者。其人想數日，又去不得。或曰：想虛空者。其人又去不得。有一老仙聞而視之，其人舉似前想裏事，今亦去不得。老仙呵曰：來時有個甚，去後想個甚，安以待命，時至則行矣。病人聞語，稽首謝之而卒。大抵修行之人，一切外緣，目前權用，自己本眞，要實下功。物裏事裏過得脫灑，臨行怎得不脫灑。物上事上滯着染着，臨行怎得脫灑。急當修鍊，生死難防，有日到來，外緣何濟。各請思之。

師有云：修行之人須要立志節，及至有志節，卻多執固。執固則事物上不通變，及至事物上通變得，卻便因循過日也。以此學者如牛毛，達者如麟角。有立志者卻知不得底，有知者卻行不得底，雖行者有久不得底。大抵學道之人，先要歸宗祖，次要有志節，須要識通變，專一勤行，久久不已，無不成就也。

姬志眞《復命論》　道本無形，運而有氣，所謂道生一也。有一而未形，未形者有分，有分則天地萬物具備於此。皆自是而稟受其形，且然無間，謂之命，而隨賦其形，物我自此分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性旣具，人僞日增，認以爲我，忘其所受於天，將不從其命者有之，殊不知運智多方，狂慮萬變，終莫能出其制圍矣。然仰觀俯察，天之生覆，地之形載，日月星辰之運，寒暑溫涼之變，昏明晝夜，盈虛消息，無時而或已，孰使之然哉？山之峙而不動，川之流而不息，草木之榮瘁，萬物之聚散，沉潛飛走，蠢蠕蜎翹，巨細洪纖，皆隨化而靡；及世之廢興治亂，物之禪代生殺，吹噓扶翼，歙張與奪，強弱成毀，得失存亡，皆從新而不故，雖天地之大，毫末之微，未有違命而能自作者也。自我觀之，精神之出入，形體之動靜，耳目之視聽，情慮之謀度，以至窮通壽夭，貴賤貧富，毀譽是非，雖避就嚴謹，而有所不免者，乃知其不可柰何也。知其不可柰何，則安以俟之，莫逆而已，苟勉而爲之，非至者也。其至者當求其復之之理，又明其復之之地，則可矣。且夫動之復乎靜，危之復乎安，外之復乎內，末之復乎本，妄之復乎眞，語之復乎默，則是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猶萬物之歸根，百川之歸源。夫命之復也如此。人在天地之間，一微物耳，以其有知也，將迷而不復，知進而不知退，知作而不知止，從朝抵暮，夜以繼日，擾擾萬緒，役役終身，曾不知命之使然，將惡乎逃之哉？故聖人之教，以虛極靜篤，使歸其本源，復其命蒂，以冀長生久視，不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免乎六極之罰也。處此虛靜，則有以物我復命之地而無疑矣。是以行止於是，造次於是，顚沛於是，性命之理不在彼而在此矣。原其始，自事而窮理，自理而盡性，盡性而知天，知天則能至於命矣。然窮理則用知，盡性則有意，有知有意，故特云至而已。出乎言意之表，則復之矣。復則得其常然，乃所謂亘古以固存者也。復命之理，至是而已。

又《樂全論》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之事也；人樂亦樂，人憂亦憂，聖人之心也。苟非聖人而爲之，則僞矣。自任之眞，尙不完德，況作僞乎？與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異矣。孔子謂：『樂天知命。』故無憂而有樂，樂天知命則有憂之大者，何以言之？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有知有樂乎？有知有樂則或幾乎息矣。蓋憂樂之生於有心，有心則有識，知識旣生，擾擾萬緒起矣，以求一刻之無故，不可得也。此非有憂之大者乎？固不及無樂，無知。無樂，無知，非若株塊灰滅而已，乃知樂之所自是而出。夫知樂之未萌，活機之未發，其德全也。達者明之，樂此而已，非有樂之樂而樂於外者也。故曰：喜怒者道之過，悲樂者德之邪。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則平易恬惔，虛無無爲，憂樂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德全也，神全也，樂而安之，不謂之樂全乎！習俗以無事而憂，多事而樂，其所樂不過於色聲香味名勢財利，放肆驕淫，以致力憊神疲，心困形斃，凶禍迭作，憂苦交煎，淖溺而不出，大馳而不返，舉羣趣者，譁譁然如將不得已，各殉心之所好，以得失爲憂樂，而不知所謂眞樂也。凡樂於小則失

其大，兩於斗極之於中，更事無住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住而不行，無住而知，是妄知也。無正而樂，是狂樂也。知之妄，樂之狂，無乃德虧乎？夫無知、無樂，則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爲亦無所不爲，內不失己，外不失物，玄樞密運，日應萬機，而常虛靜，其所樂可勝道哉！以此推於天地之間，通於萬物，則謂之大樂；以此均調天下，無所迕，無所逆，則謂之人樂。大樂也，人樂也，天人同樂，此不謂之樂全乎！樂全則達人之謂得志也。世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之有，儻來之物暫寄耳，其去不可留，認而有之，陷於機彀纏繳，其苦楚可勝道哉！特以形生之累尒。夫形生如逆旅，不可久也，樂此形生之逆旅，不若求形生之所自，形生之所自者，精神也；精神之所自者，道也。道則自亘古以固存，致此道而安之，古今常然，固可樂也。樂此則眞矣，實無所樂也。若有樂之迹存，則礙矣。復遣斯迹，則向之謂樂全者，昭然而自得矣。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三《發真・生死事大》　上陽子清齋夜坐，弟子侍曰：弟子見師閑居入室，抱神毓精，似廣步妙庭而身未嘗移，似怡情眞館而形未嘗離，其逍遙而眞遊乎？其恍惚而無爲乎？弟子敢問。上陽子靜坐未應。弟子曰：司聽以默，其駕景窈冥之鄉乎？司視以靜，其飛神虛無之境乎？弟子敢問。乃三問而三不發。弟子曰：弟子不度無材，獲事我師，實以生死一事最大，流光奔電，過隙飛星，冉冉年華，其不可止乎？而已衰矯，其又可已乎？學人已還，寥寥而何法乎？富貴貧賤，紛紛亦何雜乎？天地之大，可得原乎？至道之妙，可得聞乎？何三問而三不發，其秘耶？其靳耶？上陽子欣然視之曰：善哉，而生之問也，庶幾而身之問也。來，汝齋，吾將條而語汝也。弟子乃各攝衣起敬曰：齋矣，敢問其生。

上陽子曰：無者，生之太一也。有者，生之太極也。太一者，兆無之先，含虛繭精。太極者，兆有之後，凝胚剖判。其道之物乎，其生之間乎，其地水乎，其火風乎，其嬰兒乎，其赤子乎。子獨不聞之地水火風之四大者乎？髮齒骨甲假之於地，涕精血液假之於水，溫煖燥熱也。其於物也，與聖人天地合其心，而同其有也。聖人也，德我也，而不數數我也。天地也，有我也，而不常常我也。父母也，生我也，而忽忽遺我也。是生非我長也，有非我常也，德非我良也，而師教也。德且至矣，其有且多矣，非師恩也，爰陶鑄之也歟

李道純《委順圖說》　身、心、世、事，謂之四緣。凡世人，皆爲萬緣所絆，惟委順者能應之。常應常靜，何緣之有！何謂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謂順？順天命，順天道，順天時，順天理。身順天命，故能應人；心順天道，故能應物；世順天時，故能應變；事順天理，故能應機。既能委，又能順，兼能應，則四緣脫灑。作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汪可孫《雲宮法語》卷上　論曰：人之生從虛無而有，所以神化氣，氣化精，是有形用之道。智者不施於外，而施於己，則精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神，鍊神合道，復證虛無之妙。此歸根復命之方，修眞養命之術。《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子曰：分與道謂之命。

《內觀經》曰：從道受生謂之命。

《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是命。此命是言賦予之理。

又卷下《神化品第七》　《洪範》九五福曰考終命。《易》曰：易與天地準，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

魯哀公問於孔子。子曰：化終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生化無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樂天曰：死者數之終。《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書》曰：弦鼗多先哲王在天。解曰：商家多有在先明哲之王，精爽在天。《易》曰：遊魂爲變。《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天意

綜述

《太平經》卷三五《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眞人前：今天太和平氣方至，王治且太平，人當貞邪不當貞？何以當貞？』『夫貞者，少情欲不妄爲也。』『噫，眞人之說純。大中古以來，俗人之失也，其師內妒，反教民妄爲也。』『眞人曰：『何謂也？』『夫貞男乃不施，貞女乃不化也。陰陽不交，乃出絕滅無世類也。二人共斷天地之統，貪小虛僞之名，反無後世，失其實核，此天下之大害也。汝嚮不得父母傳生，汝於何得有汝乎？而反斷絕之，此乃天地共惡之，名爲絕理大逆之人也。其應乃使天地隔絕，天不肯雨，地不肯化生，何也乎？『夫天不雨，即其貞不施也；夫地不生萬物，即其貞不化也。夫天乃不雨，地乃無所生物，天下之大凶咎也。何以爲善哉？』『觀眞人之說也，不順天地之教，令逆天道，不樂助天地生化，反欲斷絕之，子之吐口出辭，曾無負於皇天后土乎？』『無壯不及有過，見天師說，自知罪重不也？』『爲子言，事無當反天道，而以俗人之言，不順天意，陰陽所以多隔絕者，本由男女不和。男女者，乃陰陽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今唯天師當云何乎？』『然，太皇天上平氣將到，當純法天。故令一男者當得二女，以象陰陽。陽數奇，陰數偶也。適太和之氣到也。如大多女，則陰氣興；如大多男，則陽氣無雙無法，亦致凶，何也？人之數當與天地相應，不相應力而不及，故得凶害也。』『夫帝王后宮適應土地，意云何哉？』『今眞人所言，即助吾語也。夫女，即土地之精神也。王者，天之精神也。主恐土地不得陽之精神，王氣不合也。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故州取其一女，以通其氣也。樂其化生者，恐其施恩不及，王施不洽，故應土地而取之也。偏施焉，乃天氣通，得時雨也，地得化生萬物。令太平氣至，不可貴貞人也，內獨爲過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亦不可過節度也，故使一男二女也。』『善哉善哉！』

右順天地，法合陰陽，使男女無冤者，致時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

又卷五〇《去邪文飛明古訣第六十七》：六端眞人純稽首再拜謹具：『敢問上皇神人求眞，吾欲使天地平安，陰陽不亂，常順行，災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治，爲大樂之經，雖所問上下衆多，豈可重聞乎？』『善哉深乎！子之所問也，何其密達也！正問此要會，子其欲進至道而退去邪文邪？』『諾。』『今且悉說之。子積善於天，吾何敢匿之。今爲子眷眷其善，究於神明之心，吾不言不行，恐逆天意。若天故使子求問之也，爲子具分別言，自隨而記之，愼無遺也。帝王能力用吾書，災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樂，皆欲爲道德之士，後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隨而起，盡更知求眞文校事，浮華去矣，心究洽於神靈，君無一憂，何故不日游乎哉？如是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歡樂，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祐之，但有日吉，無有一凶事也。吾言誠誠□□，萬不失一也。但恐得之不行，衆邪結也，災異浮華，天地陰陽之大病也；大病而不治，以何得解愈哉？子既來問事，爲天語言，子詳思吾書上下之辭，幸有至意，愼無亂之。』『唯唯。』『誠得歸使處，日夜惟思，得傳而記之，反覆重疏，冀其萬世無有去時也。天地開闢，言語書文，前後相因事，同氣者以類相明，求其類而聚之，其道日以彰明，無有衰時也。故自古到今，衆聖共爲天談，衆賢者同其辭，共爲聖謀帝王者，天之貴子也。子承父教，當順行之，以除天地之憂，因得其祐，故常思力行之。吾道□□哉？見事當覺，不覺天地神明，當更求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一一、事皆當相應，然後乃審可用也。爲不相應，急復求索，其兄弟比類，且有相應，不失一者，是也。凡事皆當如斯，以何審知其相應乎哉？相應者，乃當內究於心，外應於神祇，遠近相動，以占事覆下，則應者是也；不相應者，說皆非也。愼之無妄言，令使人無後世也。所以然者，其說妄語無後，不可久用，故使人無後也。治道日衰，乖逆皆異言，此實非也，皆應亂天文地理，不應聖人心者，神不可使也。故言者，當內究於人情心，乃後且外洽，究於神祇也。是者，即拱得失，天文之戒也。積文以類相從，使衆賢聚之，撰其中十十相應，應於人心神祇者以爲文，共安其意，試之以覆下，如此乃萬世不可易也。覆者，乃謂占事則應，行之則應至是也。然後可以困成天經法，是正所謂以調定陰陽，安王者之大術也。此乃可以轉凶禍以爲福，使人民更壽，何故乎？天文地理正，則陰陽各得其所；陰陽各得其所，則神靈俱大喜；神靈喜，則祐人民，故帝

王長安而民壽也，可不力勉乎哉矣？

飛明者，三光之小者也，皆連於地下，乃上懸繫於天，其動與地人民萬物相應和，是要文之證也　其書文古事，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不相應和者非也　以是升量平之，其邪文邪書悉盡絕去矣　取過事以效今事，隨天可爲，視天可興，無亂天文，與天同力，可謂長吉　夫天但可順不可逆也，因其可利而利之，令人興矣；逆之者令人衰，失天心意亡矣。」

又《移行試驗類相應占訣第六十八》　凡移徙轉行之文，天行書也，陰陽交合，天文成　帝王人民萬物，皆以其理中行，得其意者吉，失其意者悉凶　事有逆順，不可不謹善詳也　欲知其審，以五五二十五事試之，取故事二十五，行事二十五家，詳記其歲日月時所從來，其五音屬誰手，以占吉凶，驗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　此審得天地之分理安，王者不疑也　民臣不失其職，萬物各得其所，不若此書言，亂邪之文不可用也　以升量之，誤人之文，有敢用者，後世無子　所以然者，賊傷人民，失天地之分部　天地主生，人反亂其陰陽，故令使人無後也　古者無文，天反原之，已出天行書之後，皆已知天道意，而故爲之犯者，死多不壽而凶，正此也

施有兄弟，以類相應和，五嶽萬里相應，以精詳念思，其中事善善相應，賤賤相和，其多少高卑，萬不失一也　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氣，應爲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書十百相應，地讖也　比其氣相加，兄弟地也　其人民好惡同又諸色禽獸草木相類，此即同氣地也　以此分明，地審相應，不水氣兄弟者，其魚鼈相類，以是爲占，分別其所出，萬物凡事，其可知矣　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異者，其形異，是非正此也

又　使其各受先祖之命，著自然之術，其中不得去也　比若鳳凰麒麟，著德其身；比若蜂螽，著毒其身，此之謂也　當深知天道至要意，乃能明天道性，有益於帝王治，使人不惑也　如不知要文，但言天下文書，悉可用也故十七中以下皆爲邪，不與三瑞相應，爲害其深　故治十傷一者，不得天心意；十傷二者，不得地意；十傷三者，不得人意；十傷六七以下，皆爲亂治陰陽其乖逆，神靈爲其戰鬬　是故古者聖王帝主，雖居幽室，深惟思天心意，合以自全，自得長壽命　吾書辭上下相集廁以爲文，賢明讀之以相足，此乃救迷惑，使人長吉而遠凶害，各當旦夕思其至要意，以全其身　夫古今百姓行兒歌詩者，天變動，使其有言；神書時出者，天傳其談，以付至德，救世失也　夫天道惡疫而好生，蠕動之屬皆有知，無輒殺傷用之也，有可賊傷方化，須以成事，不得已乃後用之也　故萬物芸芸，命繫天，根在地，明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壽，失天意者亡　凡物與天地爲常，人爲其王，爲人王長者，不可不審且詳也

又卷五六至六四　應天理上下和合天災除奸僞斷絕讖本文　上古之人，皆心開目明耳洞，預知未然之事，深念未然，感動無情，卓然自異，未有不成之施　所言所道，莫不篤達，不失皇虛之心，思慕無極之智，無極之言知人壽命進退長短，各有分部，常以陰陽，合得消息，上下中取其要，與衆神有約束　但各不得犯天地大忌，所奉所得，當合天意，文書相白，上至天君，天君得書，見其自約束分明　乃後出文，使勿自怨，中直自進，不白自聞，音聲洞徹，上下法則，各不失期　恐有不及，未曾有不自責，時常恐有非見督錄。神相白未曾懈，有過見退用　故重復語勑，反覆辭文，宜不違所言。是天之常所奉承，神祇所仰，皆如法，常不敢息　恐有不達，所受非一，皆當開心意，恐違期　神有尊卑，上下相事，不如所言，輒見疎記　憂心惻惻，常如飢渴欲食　天君開言，知乃出教，使得相主，文書非一，當得其意，後各有信上古之人，失得來事，表裏上下，觀望四方，四維之外，見其紀綱，歲月相推，神通更始，何有極時　星數之度，各有其理，未曾有移動，事輒相乘，無有復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曆紀。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滿分數，是小月矣　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遲快，參分新故，各令可知，不失分銖　各置其月，二十四氣前後箭各七八氣，有長日亦復七八，以用出入，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脫之爲不應，坐罪非一　故使晝夜有分，隨日長短，百刻爲期，不得有差　有德之國，日爲長，水爲遲，一寸十分，應法數　今國多不用，日月小短，一刻八九，故使老人歲月，當弱反壯，其年自薄，何復持長時，如使國多臣，樞機衡舒遲，後生蒙福，小得視息，不直有惡，復見伐矣　惟天地之明，爲在南方，巳午同家，離爲正目　當明堂之事，日照明以南向北，陽氣進退，亦不失常，陰陽相薄，以至子鄉，寒溫相直，照徹自然，甚可喜　生養之道，少陽太陽，木火相榮，各得其願，是復何爭　表裏相承，無有失名，上及皇曜，下至無聲，寂靜自然，萬物華榮，了然可知　不施自成，天之所仰，當受其名，機衡所指，生死有期，司命奉籍，簿數通書，不相應侍　所求神簿閒相賓，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領　所白之神，不離左右，其內

外見敬，亦不敢私承，所以所下，各不失時。太陰司官，不敢懈止。正營門閭，恩自言事，輒相承爲善爲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則行，不失銖分。上古之時，有智慮無所不照，無所不見，受神明之道，昭然可知，亦自有法度，不失其常。從太初已來，歷有長短，是深要妙。從古至今，出歷之要，在所止所成，輒以心思候算，下所成所作無不就，並數相應繩墨，計歲積日月，大分爲計。

又卷一〇八《災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請問天師書以何知其欲見行，以何知其欲見逃也？」「子欲明之邪？以災病爲證也。出而病人，即天欲藏也；逃而病人，即天欲出行也。」「以何重明之？」「以天行四時氣，生養萬物，隨天意也。凡物樂出，而反逃藏之，大凶矣。凡物欲逃藏，而反出之，亦大凶也。悉爲逆天命，後皆有大災矣。子欲樂知吾天大樂行，不以是爲占也。眞人知之邪？」「唯唯。」「是故自古到今，舉事不詳悉，失天道意，故生承負也。是故使民至於無道而治，共亂天正道，人異政治，故人民萬物多被冤也。願請問夫無道，乃重死罪之法也。天師何不爲制作重刑死法，而各以其罪罪之？」「今天下之事，各以其罪罪之爲平也。」「今天師不以其無道罪之，何也？」「不可也。」「何故？」「夫先人但爲小小誤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後生人者承負之，畜積爲過也。雖其觸死，其行邪僞空虛者，後生人皆學於先生人，雖失天道，爲無道而治者，皆師師相傳，更以相教示，非一人造此過也，故不可予其重刑也。念下古人罪過，皆足以死。又神聖爲法，不可一日予人重刑，滅人世類也。故天遣吾下者，革其行，除其責，而不章更，天地人且共治之，使神病災之也。後世人見是，吾受天教之明效也。子知之邪？」「唯唯。」「行，語竟天辭絕，傳之德君。」「唯唯。」「行去，勿復問。」「唯唯。」

右凡訣瑞應說在下竟

又卷一一四《天報信成神訣第一百九十七》　唯有進善求生之人，思樂報稱天意，令壽自前。目見天上可行之事，曰亦奉行天之所化成，使見久生之文，變化形容，成其精神，光景日增，無有解時。是有心志善，不忘天恩，報施之士，何時有怨，解息須臾之間，心自剋責，幸得爲人依迎。天得成就，復知天禁，使其遠害趨善，不逆神靈。見善從之，未曾不自責，時悔過從正。思念其意，常不敢自安自疑。念之爲善，曉天知意，具足可知，亦無所疑。自責悔過，積有日數，甄蒙福祐，承奉天化，使不見危。自知受天報施，何可有忘須臾之間息，恐神靈非尤所言。故懷慊然，未曾自息。貪進所言，欲承天意，恐有失脫。故復洗心易行，感動於上，欲見昇進，貪慕其生。宿畏短命之期，恐久不見於天地，竭力盡思，思其誠心，數聞神言，不見其人，心內不自安，常齋慓懼，日夜愁怖，不敢自安。用是之故，不敢廢善而就惡施。人皆得飲食，仰天元氣，使得喘息。復知人情，自知受天施恩，輒當報謝，何有疑時。天生人精，地養人形，使得長大，使得成就。見天書戒，視其文辭，不戰自慄，何有負言，心常怖悸，何有安時。唯天大神，時哀省原，數見假貸，心知不以時報大恩。唯大神使見覆哀，久見常在生氣之中，久活前年之壽，不敢忘大施之分。恩貸畢足，不敢解忘須臾之間而背恩也。唯大神成之，使見天神，與其語言，思聞復戒。重天所言，唯蒙有報，乃敢自信。大神報有善心人言，天君常愛是有心善之人，於天有用輒進。自今有心善之人自陳前，以達白天君，承用所舉聽勿疑，必當如前所言，是自天君所敢前也。歲月垂至，努力信天所言。天亦信有心善之人，自不在俗間也。薄文內記，在白日昇天之中，義不相欺。天君欲得進善，有心不違言，是其人也。諸大神自遙見其行，雖家無之日，前以有言，宜勿憂之。常念與天上請神相對，是善所致也，宜勿懈倦也。有心善之人言，生本無昇進人，期心報大神，求進貪生，欲竭所知，何敢望白日昇乎？舉選當得其人，生不敢當之。恐見爲大神所非，蒙恩自僥倖得寵，爲得恩分畢足，但惜未及重報施，唯大恩假忍蘇息之。間大神言，前比白生意，進之天君，輒言有心善意，是其人也。天君自欲親近之，不使有疑也。恩施不在大神也，何須道報乎？宜復明所知，必爲有報信，心謝懇惻而已。必使諸神相護，不令邪神干之也。致重愼所言，以善爲談首，書意有信相與，要不負有心善進之人言也。天自日夜，使神將護之，除無所疑。相命沮觸之書，必先人承負自辭，勿用爲憂。有心志善之人，言本性單微，久在俗中，恐不能自出俗世之間，慕大神之恩寵遇，使見溫誠自知。唯大神白天君，纔使在不死之伍中，爲何敢望白日乎？大神言：「天君信有心進善之人，教無有二諾，無所狐疑，是自天君意也。雖念家不足，飢寒並至，自有天廚，但仰成事，神自師化其子，無以爲念也。」「生主受分之後，何持忘大神所言乎？憂不成耳。不敢失大神枕席，常在心扈，不敢解也。大神言辭乃如是。天君知者，善自得善，有心自得天君心意。」「前白事見天君，天君勑大神言：「前日已白此人，當升之日，勿令失期。竟有符在心前徹視，神

宜語爲信，變化以有日期，但日夜念之勿懈也。」生言：「受勑之後，何敢懈邪？唯蒙成不。」大神言：「須書有符，自相見也，不憂不得天壽也，不但大神邪！諸神皆言善，是有心之人，諸神憂之，但仰成辯而已。」生言：「是大重，如使如願，必親心恭而已。」大神言：「是亦其人願所當承心而言，天君重其家，使無人大過，承負輒解之。勿信神象卜工之言，是卜不能有所增減欲度活人者，要在正神。雖有小神之疎，上自解之，亦勿狂爲不當所行也。是自有心有道之人所知也。且各爲身計，信天言，天自不欺有心進善之人也。雖知惠常念，無有忘時。聞邪神自下，無有心志之人持身不謹，復念非常，故邪下之。使不安或惡，會無成功。此書亦不信惡人，惡人亦不信此書會有效用有報，得報信之後，乃爲可知也。今當有信，知進善之人書，神自欲見報信。得用不信，無有心進善之人欲所得也。行，書辭已可知，見信有驗，亦自不久。」何以明之？「其人自樂生者，天使樂之，是天報信。其人必化成神，必以白日。不疑曰自輕，食日少。爲信精光。日益親近其人。是信也，明之明也。且勿有疑生言，見誠受勑，請如所言，思惟念之，不敢懈有忘也。雖生素不知，會見之後，益親無異。」大神言：「善，善亦當惠成名，宜卒竟其功，是神常誠也。」書語雖多重，生道故多耳。「勿怖之也。」語且有止，各還有言。「有心志念之人言唯唯，不敢有忘也。

又《爲父母不易訣第二百三》

惟有善行之人，自不犯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辰諸神之禁。畏其所施，恐犯之，輒有上姓名，以故自欲爲善行孝順之義。天地禁書，故不欲令民犯之者，欲令民充盛，何時欲令藏乎？設施當生之物，使得食之，何時欲使相危乎？人自犯耳。故善人無惡言者，各有其文，所誠所成，分明可知。善自得生，惡自早死，與民何爭。故置善人文以示生民，各知壽命吉凶所起，爲道其誡，使不犯耳。行善之人，無惡文辭。天見善，使神隨之，移其命籍，著長壽之曹神，遂成其功。使後生之人，常以善日直天王相，下無忌諱。先人餘算並之，大壽百二十。其子孫而承後得善意，無有小惡，亦復得壽，白髮相次。子子孫孫，家足人備，亦無侵者。佃作商賈，皆有利。入爲吏數遷，無刑罰之意，善所叙也。人不能倣效，反倨笑之。是善人之心行自善，有益於人。見人窮厄，假貸與之，不責費息。人得其恩，必不負之。小有先償，酒肉相謝，兩相得恩。天見其行，復善之，使其出入，無干犯之者。行善之人，天自佐之，不令逢惡，是行所致。其餘爲不善之人，欲望生得壽，復有子孫，是爲不分別。故天別其壽，殊能行天上之事，與天同心志合，可得仙度錄，上賢聖精神增加，其壽何極？故言善不可不爲，亦人所不及。故天重有善人愛之，不欲使有惡也。善惡之人，各有分部，何得二千乎？故天書辭具，自可知也。善者善之，惡者戒之，欲使不陷於危亡之失其年耳。是天報善增其命，惡者使下不成人，是亦可知也，何爲有疑乎？人從生至老，自致有子孫，各令長大成就，在所喜隨使安之，無逆其意，各得其宜，乃爲各從其願。爲人父母，亦不容易。子亦當孝，承父母之教乃善人骨肉肢節，各保令完全。父母所生，當令完，勿有刑傷。父母所生，非敢還言，有美輒進。家少財物，賙恭溫柔而已，數問消息，知其安危，是善之善也。鄰里近親，盡愛象之，成善之行。見有凶惡之人，不敢與語言，恐相反也。相反之後，更失善人惡，天復憎之。故皆自重惜，損其子孫，愼無犯禁，使家不安。不但不安也，並及家親，內外肅動。更逢縣官，亡滅財產。故令自愼，不違書言。能親安和邕邕，無有二言。各自有業，各成其功。是大善之人行，天必令壽，神鬼術之不敢失。四時所奉進，各有差序。市價取好，不爭價直。所以然者，天有所奉進，皆有精神，隨上下進退，小異不潔，輒有文墨，不有失。故順所貴所道，乃爲恭敬，神靈必喜。上白司命，祠官各部吏安行。或自行見其潔香，乃享食，食後大曾五祖乃於處食，食必歡喜。家遂富有，子孫皆善，無有惡子。郡縣聞之，取召使爲有職之吏。輒轉入府，府有署顯職。州復聞知，辟召親近，舉廉茂才，是善所致也。行自得之，其位必至是亦相祿，稟命所得，明其爲善之徵，惡不過其門。天上諸神皆言，是行尤善，但未知天意耳。故使善文善人，記其竹帛，使後生令得貪進遂善家，世世有榮，子孫不離朝堂，帝王愛之，常在善職。是功自然，皆其福所致也。故有善者，當法此書，言取信驗，不空言也。

右天上說孝以止逆亂卻夷狄令下順從易治

〔存〕《三洞珠囊》卷三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云：青童君採飛根，吞日景，服開明靈符，服月華符，服除二符，拘三魂，制七魄，佩星象符，服華丹，服黃水，服迴水，食鐵剛，食鳳腦，食松梨，食李棗，白銀紫金，服雲腴，食竹筍，佩五神符。備此變化無窮，超凌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

〔存〕《上清道類事相》卷三寶臺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云：臺上光臺太師彭廣淵治其中。又云：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之。

天心

綜述

《太平經》卷三六《守三實法第四十四》　眞人前　唯唯　天下凡人行，有幾何者大急？有幾何者小急？有幾何者日益禍凶而不急乎？眞人宜自精具言之。』唯唯。誠言心所及，不敢有可匿。』行言之。凡天下之事，用者爲急，不用者爲不急。』子言是也，雖然非也　欲得其常急而不可廢者，廢之天下絕滅無人。天文並合，無名字者，故爲大急　今子所言，但當前小合於人意，反長候致諸禍凶所從起也。』眞人前，吾今所問於子，適問其常急而不可廢置者誰也？』今唯天師爲其陳列，分別解示之。愚生自強過，壹言不中，不敢復言。』然，子言是也，知之適可說，不知而強說之，會自窮矣。』凡人所不及也，事無大小，不可強知也，及之無難，不及無易也　是故唯天師頗開示淺闇不達之生，願爲開關其端，首諸聽之　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餘悉不急，反厭人耳目，當前善而長，爲人召禍　凡人皆得窮敝焉，何謂也？』愚哉，然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時，與天地分身，抱元氣於自然，不飲不食，噓吸陰陽氣而活，不知飢渴，久久離神道遠，小小失其指意，後生者不得復知，眞道空虛，日流就僞，更生飢渴，不飲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　天地憐哀之，共爲生可飲食，既飲既食　天統陰陽，當見傳，不得中斷天地之統也，傳之當象天地，一陰一陽，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後能生也。何適正使一陰一陽，夫陽極者能生陰，陰極者能生陽，此兩者相傳，比若寒盡反熱，熱盡反寒，自然之術也　故能長相生也，世世不絕天地統也　如男女不相得，便絕無後世。天下無人，何有夫婦父子君臣師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間無牝牡，以何相傳，寂然便空，二大急也　故陰陽者，傳天地統，使無窮極也。君臣者，治其亂，聖人師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故此飲食與男女相須，二者大急　天道有寒熱，不自障隱，半傷殺人　故天爲生萬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處隱同活耳，愁半傷不盡滅死也，此名爲半急也　所謂天道大急者，適謂絕滅死亡也，急無過此也　夫人不衣，固不能飲食，合陰陽，不爲其善。衣則生賢，無衣則生不肖也　故衣者，行以禦害而已，故古者聖賢不效玄黃也　飲食陰陽不可絕，絕之天下無人，不可治也　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傳其天統，終者復始，無有窮已　故古者聖人以此爲治也，其餘不急，召凶禍物者悉已去矣　何謂也？此三者應天行　男者，天也　女者，地也。衣者依也　天地父母所以依養人形身也　過此三者，其餘奇僞之物不必須之而活，傳類相生也　反多以致僞姦，使治不平，皇氣不得至，天道乖錯，爲君子重憂，六情所好，人人嬉之，而不自禁止，意轉樂之，因以致禍，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盜劫刺，皆由此不急之物爲召之也　天下貧困愁苦，災變連起，下極欺其上，皆以此爲大害　所從來者久，亦非獨今下古後世之人過也，傳相承負，失其本眞實　悉就浮華，因還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　後生多事紛紛，但以其爲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趨走不得止也。

（附）日就浮華，因而愁苦，不竟天年　復使後生趨走不止，山川爲空竭，元氣斷絕，地氣衰弱，生養萬物不成，天災變改，生民稍耗，姦僞復生　不急之物，爲害若此　而欲悅耳目之娛，而不悟深深巨害矣

上古所以無爲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　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　下古大多憂者，以其大多端而生邪僞，更以相高上而相愁也，因生邪姦出其中也　內失其眞實，離其本根，轉而相害，使人眩亂，君子雖愁心，欲樂正之　所爲億萬端，不可勝理，以亂其治　眞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實平氣來邪僞去奸猾絕。

又卷四〇《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眞人前，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何者最善哉？』廣哀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子言可謂得道意矣，然治莫大於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也。』何謂也？』愚生勤能一言，不復再言也，唯天師陳之耳。』然，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也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適後可也　其次莫若善於樂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憂身，適可也　其次莫若善於仁施，與見人貧乏，爲其愁心，比若自憂饑寒，適可也　其次莫若善爲設法，不欲樂害，但懼而置之，適可也　其次人有過莫善於治，而不陷於罪，適可也　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適可也　其次人有過

觸死，事不可察何，能不使及其家與比伍，遞可也。其次罪過及家比伍也，願指有罪者，愼毋盡滅煞人種類，遞可也。夫人者，遞天地之神統也。滅者，名爲斷絕天地神統，有可傷敗於天地之體，其爲害甚深，後亦天滅煞人世類也。爲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當爲後生者計，可毋使子孫有承負之厄。是以聖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而不用也。所以然者，遞爲後生計也。今眞人見此微言耶？」唯唯。

〔附〕問：「帝王諸侯之爲治，何者最善哉？」曰：「廣哀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夫治，莫若大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何謂也？「夫人最善莫如樂生，急急若渴，乃後可也。其次樂成他人善知己之善。其次莫若人施，見人貧乏，謂其愁心，比若憂飢寒，乃可也。其次莫若設法，但懼而置之可也。其次人有大罪，莫若於治，不陷於罪過，乃可也。其次人有過觸犯，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及其家與比伍，乃可也。其次罪及比伍，願指有罪者，愼無絕嗣也。人者，天地神明之統；傷敗天地之體，其爲禍深矣。無爲子孫承負之厄，常思太平，以消刑格也。」

「眞人前：「唯唯。」「眞人眞人，不及說乎？但引謙耶？」「一言之，然吾統遞繫於地，命屬崑崙。今天師命遞在天，北極紫宮。今地當虛空，謹受天之施，爲弟子當順承，象地虛心，敬受天師之教。然後至道要言，可得□□□□□□□無有師弟子之義。但名爲交□□□□□□其才是名爲亂學不純也。□□□□□□□勅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其說不可傳於爲帝王法，故不敢有言不也。」「何謙！吾願與眞人共集議之爲善，亦無傷於說也。□□□□也何乎？」「生有先後，知有多少，行有尊卑，居有高下。今吾可說，不若天師所云也。小人之言，不若耆老之覩道，端首之明也。天師既過覺愚不及之生，使得開通，知善惡難之，何一卒致也。願毋中棄，但爲皇天后土。」「然，今既爲天語，不與子讓也。但些子悒悒常不言，故問之耳。」「不敢悒悒也。今見天師說，積喜且駭，何也？」「喜者，喜得逢見師也；駭者，恐頑頓學不徧，而師去也。今欲問汲汲，常若大渴欲得飲，何乎？願得天師道傳弟子，付歸有德之君能用者。今陰陽各得其所，天下諸承負之大病，莫不悉愈者也。」「善哉，子之言也，詳案吾文，道將畢矣；次其上下，明於日月，自轉相使；今日思行之，凡病且自都除愈莫不解，甚皆稱歎喜。」「唯唯。」

右治所先後復天心訣師弟子讓說

又卷四三《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眞人稽首言：「愚生暗昧，實不曉道，今既爲天視安危吉凶，乃敢具問道之訣。今世神祇法，豈亦有諫正邪？唯天師敎勅，示以至道意。」「子之所問，何其妙要深遠也。」「吾伏見人有相諫正，故問天亦有相諫正不？」「善哉，子之所問，已得天道實核矣。天精已出，神祇悅喜矣。今且爲子具說其大要意，今使可萬萬世不可忘也。」「唯唯。」「然，天者小諫變色，大諫天動裂其身，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諫小事星變色，大諫三光失度無明，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地也小諫動搖，大諫山土崩地裂，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諫災生，大諫生東行蟲殺人，南行毒殺人，西行虎狼殺人，北行水蟲殺人，中央行吏民尅毒相賊殺人，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四時小諫寒暑小不調，大諫寒暑易位，時氣無復節度，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精氣共小諫亂覆數起，中有生蟲災，或飛或步，多雲風而不雨，空虛無實，大諫水旱無常節，賊殺傷萬物人民，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飛步鳥獸小諫災人，大諫禽獸食人，蝗蟲大興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鬼神精小諫微數賊病吏民，大諫裂死滅門，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小諫風雨亂發狂與惡毒俱行傷人，大諫橫加絕理，瓦石飛起，地土上柱皇天，破室屋，動山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音聲之小諫，雷電小急聲，大諫人多相與汙惡，使霹靂數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諫更變色，大諫多相賊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六方八極大諫俱欲王河雒文出，天明證，天下瑞應書見，以諫正君王，天下莫不響應，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道經會當用，復以次行。是故古者聖賢見事，輒惟論思其意，不敢懈忽，失毛髮之間，以見微知著。故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居，無憂患，無危亡，凶不得來者，計事校筭，實遞天心意同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今唯明天師既陳法，願聞其因而消亡意，黨開之。」「善哉善哉，子之心也。然，天道遞祐易敎，祐至誠，祐謹順，祐易曉，祐易勅，將要人君厚，故敎之，不要其厚者，不肯敎之也。其象效，猶若人相與親厚則相敎示以事，不相與至厚，不肯敎示之也。敎而不聽，忿其不以時用其言，故廢而置之，不復重敎示之也。於是災變怪使止，不復示勅人也。如是則雖賢聖，聾闇無知也；聰明閉塞，天地神祇不肯復諫正者也。災異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職矣。

〔附〕天之所祐者，祐易敎，祐至誠，祐謹順，祐易曉，祐赦，天之於帝王最厚矣，故萬般誤變以致之。不聽其敎，故廢而致之，天地神明不肯復諫正也，

災異日增，人民日衰耗，亡失其職。

故古者聖賢旦夕垂拱，能深思慮，未嘗敢失天心也。故能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保五行，順四時，觀其進退，以自照正行，以深知天得失也。唯天地自守要道，以天保應圖書爲大命，故所行者悉得應若神，是迺獨深得天意也。比若重規合矩，相對而語也。故神靈爲其動搖也，如逆不肯用其諫正也，迺要天反與地錯，五行四時爲其亂逆，不得其理。故所爲者不中，因而大凶矣，此之謂也。子寧曉未？』『唯唯。』『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諫其上，上亦革諫其下，各有所長短，因以相補，然后天道凡萬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雖神聖，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長，故萬物受命於天，反養體於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長；三光雖神且明，不能照幽寢之內，火反照其中。大聖所短，不若賢者所長。人之所短，不若萬物之所長。故相諫及下，極小微，則不失道，得天心。故天生凡事，使其時有變革，悉皆以諫正人君，以明至德之符，不可不大愼也。夫天地萬物變革，是其語也。』『唯唯。皇天師既示曉，願效於人。』『諾。子詳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誠信而諫正其上也，君不聽用，反欲害之，臣駭因結舌爲瘖，六方閉不通。賢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眞道不得見。君雖聖賢，無所得聞，因而聾盲，無可見奇異也。日以暗昧，君聾臣瘖，其禍不禁；臣昧君盲，姦邪橫行；臣瘖君聾，天下不通，善與惡不分別，天災合同，六極戰亂，天下並凶，可不愼乎哉？』『唯唯。』故古者聖賢重災變怪，因自以繩正，故萬不失一者。實乃與要文大道同，舉事悉盡忠，無復凶，子重誠之，謹愼吾言。』『唯唯。』然，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賢臣之功。今吾之言，但舉其綱見始，凡事不可盡書說也，子自深計其意。』『唯唯。』『行去矣，說何極乎？勿復有可問也。』『唯唯。』

右天諫正書訣。

又卷四六《道無價卻夷狄法第六十二》

『天師將去，無有還期，願復乞問一兩結疑。』『行，今疾言之，吾發已有日矣，所問何等事也？』『願乞問明師前所賜弟子道書，欲言甚不謙大不事，今不問入，猶終古不知之乎？』『行勿諱。』『今唯明師開示下愚弟子。』『諾。』『今師前後所與弟子道書，其價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迺謂吾道有平耶？諾。爲子具說之，使子覺悟，深知天道輕重，價直多少。然今且賜子千斤之金，使子以與國家，亦寧能得天地之歡心，以調陰陽，使災異盡除，人君帝王考壽，治致上平耶？今齎萬雙之璧玉以歸國家，寶而藏之，此天下之珍物也，亦寧能使六方太和之氣盡見，瑞應悉出，夷狄卻去萬里，不爲害耶？今吾所與子道畢具，迺能使帝王深得天地之歡心，天下之羣臣徧說，跂行動搖之屬莫不忻喜，夷狄卻降，瑞應悉出，災害畢除，國家延命，人民老壽，審能好善，案行吾書，唯思得其要意，莫不響應，比若重規合矩，無有脫者也。成事大□□，吾爲天談，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無憂，但日遊，其價直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諾。』『復爲子陳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悅人者，莫善於好女也，得之迺與其共生子，合爲一心，誠好善可愛，無復雙也。今以萬人賜國家，莫不悅且喜，見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寧能安天地，得萬國之歡心，令使八遠響應，天下太平耶哉？吾道乃能上安無極之天，下能順理無極之地，八方莫不悅樂來降服，擾擾之屬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價直多少，子自深計其意。子欲樂報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書報之。如以奇僞珠物累積之上柱天，天不爲其說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書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價直多少乎？故賜國家千金，不若與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與國家萬雙璧玉，不若進二大賢也。夫要言大賢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樂而致太平，除去災變，安天下，此致大賢要言奇道，價直多少乎哉？故古者聖賢帝王，未嘗貧於財貨也，乃常苦貧於士，愁大賢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疎少，以是不稱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樂富於奇僞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積金玉璧奇僞物，橫縱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賢聖人仙士使來輔治也。子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紘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絕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復相傷，同心爲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多少，子亦知之耶？

（附）欲與國千斤金，不若與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災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嘗患財貨，乃患貧於士，愁大賢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疎少，以是不稱皇天之心。若積金玉奇物，縱橫千里，直上至天，終不致大賢聖人仙士來，賴助帝王之治。

故古者聖賢獨深知道重氣平也，故不以和土，但付歸有德。有德知天地

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貴奇僞之物，故天書不下，賢聖不授，此之謂也。子其愼之矣，吾言不誤也，子愼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錢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尚但珍物耳，何言當傳天寶祕圖書，乃可以安天地六極八遠乎？出，子復重愼之。唯唯。吾書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復戒之。唯唯。吾書乃三光之神吏常隨而照視之也。唯唯。吾書副天心也意也，子復深精念之。唯唯。子能聽吾言者，復爲子陳數不見之事。唯唯。出口入耳，不可衆傳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靈助其行治，人自爲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無可能言，必觸忌諱。今俱唯師自爲皇天陳列道德，爲帝王制作萬萬歲寶器，必師且悉出內事無隱匿，誠得伏受嚴教密勅，不敢漏泄。諾。今且爲子考思於皇天，如當悉出，不敢有可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運，各自有歷，今且案其時運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國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歷，常與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屬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道德價數貴賤解通愚人心。

又卷四七《上善臣子弟子爲君父師得仙方訣第六十三》

眞人前，凡爲人臣子民之屬，何者應爲上善之人也。眞人雖苦，宜加精爲吾善說之。唯唯。但恐反爲過耳。何謙？諾。誠言今爲國君臣子及民之屬，能常謹信，未嘗敢犯王法，從生到死，訖未嘗有重過，生無罪名也，此德爲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說似類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說，可謂中善之人耳，不屬上善之人也。行，眞人復爲吾說最上善孝子之行當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今所言已不中天師意，不敢復言也。何謙？眞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者，吾且爲子達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之爲行也，常守道不敢爲父母致憂，居常善養，旦夕存其親，從已生之後，有可知以來，未嘗有重過罪名也，此爲上孝子也。噫！眞人所說，類似之又非也，此所說謂爲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不及爲過，非過也。今乃以眞人爲師弟子行作法，眞人視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財如是，俗人愚闇無知，難教是也。積愚日久，見上善孝之人，或反怪之，子不及，爲子說之。唯唯。行雖苦，復爲吾具說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過於天師，不敢復言也。行，子宜自力加意言之。爲人弟子見教而不信，反爲過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大下從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說之。唯唯。然爲人弟子，旦夕常順謹，隨師之教勅，所言不失銖分，不敢妄說亂師之文，出入不敢爲師致憂。從見教於師之後，不敢犯非歷邪，愉愉日嚮爲善，無有惡意，不逆師心，是爲上善弟子也。噫！眞人言，幾類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財應中善之弟子耳。實不及。愚生見師嚴勅，自力強說三事，三事不中明天師意，爲過責甚重，恐復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無惡意，無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無一知是也。極於眞人，說事常如此，今何望於俗夫愚人哉？其常不達，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師幸事事哀之，既闚示之，願復見爲達其所不及，恩惟明師師行。吾將爲眞人具陳說之，子宜自力，隨而記之。唯唯，諾。然，夫上善之臣子民之屬也，其爲行也，常旦夕憂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爲其疾痛，常樂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爲政治，但樂使王者安坐而長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則使萬民莫不懽喜，無有冤結失職者也。跂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爲之，無有疫死者，萬物莫不盡得其所。天地和合，三氣俱悅，人君爲之增壽益算，百姓尚當復爲帝王求奇方殊術，閉藏隱之文莫不爲其出，天下嚮應，皆言咄咄。善哉，未嘗有也。上老到於嬰兒，不知復爲惡，皆持其奇殊之方，奉爲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負藥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終世不知窮時也。是所謂爲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眞人寧曉知之不邪？唯唯。

（附）跂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萬物各得其所。天地和悅，人君爲增壽，上老至於嬰兒，不知復爲惡。天下且惜其君恐老，天地必使神人持負靈藥告之，帝王服之，壽無窮矣。

子可謂已覺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眞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於天心矣，而下爲德君解災除諸害，吾畏天威，敢不悉其言。天且怒吾屬書於眞人，疾往付歸之，上德君得之以治，與天相似，與天何異哉？善乎善乎！見天師言，承知天太平之平氣眞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樂哉復何憂？今民非子事，何故見善即喜，見惡則憂之乎？所以然者，善氣至，即邪惡氣藏；吾且常安，可無疾傷。夫惡氣至，則善氣藏；使吾畏災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見善則喜也。善哉，子之言也。天師幸哀，已爲說上善臣子民之法，願復聞上孝之術。善哉，子難問也。然，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獨居閒處念思之，常疾下也，

於何得不死之術，鄉可與親往居之，賤財貴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也，樂得終古與其居，而不知老也，常爲求索殊方，周流遠所也。至誠乃感天，力盡乃已也。其衣食財自足，不復爲後世置珍寶也。反悉愁苦父母，使其守之，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樂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愛於地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爲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四方聞其善，莫不遙爲其悅喜，皆樂思象之也。因相倣效，爲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憂父母也，善臣之憂君也，乃當如此矣。眞人今旦所說，但財應平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於君父師，而反言爲上善之人乎？此財名爲自佑利之人耳。眞人尚乃以此爲善，何況俗人哉？自見行謹信，不犯王法，而無罪名者，嗥呼自言，不負天，不負君父師也。汝行適財自保全其身耳，反深自言有功於上，而嗥呼天地，此悉屬下愚之人也，不能爲上善之人也。今所以爲眞人分別具說此者，欲使眞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勅衆賢，使一覺悟，自知行是與非，亦當上有益於君父師不邪？太上中古以來，人益愚，日多財，爲其邪行，反自言有功於天地君父師，此即大逆不達理之人也。眞人亦豈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覺矣。今爲行善，實大難也，子愼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無憂無事，天下莫不懽喜，下及草木，子未能應上善之人也，財名爲保全子身之人耳，又何以置天地乎？夫人欲樂全其身者，小人尤劇，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謂爲已覺矣，愼之。」「唯唯。今天師幸哀愚賤不達道之生，願復聞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上善之弟子也，受師道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者相隨，不失行伍，或得官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知自養之術也。夫人乃得生於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每獨居一處，念君父師將老，無有可以復之者，常思行爲師得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惟念之正心痛也，不得奇異也。念之故行，更學事賢者，屬託其師，爲其言語，或使師上得國家之良輔，今復上長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乃應太古上善之弟子也。及後生者明君賢者，名爲上善之人。若眞人，今且可言易教謹信，從今不違師心，此者，財應順弟子耳，但務成其身也。又何益於上，而言爲善弟子乎哉？眞人說尚言，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於師，固是也。夫爲人臣子及弟子爲人子，而不從君父師教令，皆應大逆罪，不可復名也。眞人所說善子民臣善弟子，其行財不合於罪名耳。愚哉子也，何謂爲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獨已洞達久矣。今以眞人說繩之，已知其實，失正路，入邪僞，迷惑久哉，是故天獨深知之，故怒不悅，災委積，更相承負是也。皆若眞人言行，財保其身不犯非者，自言有功於天地旁人也，是其大愚之劇者也，子復愼之。子言未盡合於天心也，吾所以使眞人言者，不以故子也。但欲觀俗人之得失，以何爲大過乎？故使子言之，視其枉直非耳。子亦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本覺眞人之時，不欲與眞人語言也。見子惓惓，日致善也，故與子深語，道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結，萬物之失理耳。今既爲子陳法言義，無所復惜也，子但努力記之。」「唯唯。」「吾向睹幾何弟子，但不可與語，故不與研究竟語也。故吾之道未嘗傳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曉矣。」「然，天師既哀弟子，得眞言不諱。君賢則臣多忠，師明則弟子多得不諱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覺意，行言之。」「今天地實當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豈可得耶？」「善哉，眞人問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積仙不死之藥多少，比若太倉之積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積布白也；衆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縣官之室宅也。常當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靈之傳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縣官傳舍室宅也。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難予人也。人無大功於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陰陽之氣，無益於三光四時五行天地神靈，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異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倉之穀，太官之布帛也。夫太倉之穀幾何斗斛，而無功無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過者，反入其獄中，而正尚見治，上其罪之狀，此明效也。今人實惡，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其良藥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笞擊其無狀之人，故病者不絕，死者衆多也。比若縣官治亂，則獄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謂。如有大功於帝王，宮宇積多官穀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命帝王，但常思與善人爲治，何惜愛哉？人君職會，當與衆賢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無賢臣，父無孝子，師無順善弟子，其爲愁不可勝言也。是故上古三皇垂拱，無事無憂也。其臣謹良，憂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尚復爲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壽也。或有大功，功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復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虛言也。夫中古以來，多妬眞道，閉絕之，更相欺以僞道，使人愚，令少賢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壽。非獨今下古人過也，所由來久矣，或大咎在此，子亦豈知之耶？」「唯唯。」「故今天上積奇方仙

衣，乃無億數也，但人無大功，不可而得之耳。比若人有縣官宰宅，錢穀布帛，常當大道而居，爲家不逃匿也。而無功德者，不能得穀一斗，錢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來，眞道日衰少，故眞壽仙方不可得也。而人過得獨壽者，極是其天下之大壽人也，何也？眞道德多則正氣多，故人少病而多壽也；邪僞文多，則邪惡炁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自然之法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眞道也，故其君多壽；五帝之臣少眞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壽也；三王之臣復少眞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僞文禍，無有一眞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時時得壽者，極天下之壽人也，子重知之耶？』唯唯。『是故古者聖賢，但觀所得瑞應善惡，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應者，其治已最無上矣；其得中文應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應者，已象下人矣。何謂也？』謂得文如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也；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無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僞，以虛爲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刑罰，多邪文，無眞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聖賢，但觀可得天教勅，即自知優劣矣。願聞教者，使誰持往乎？然或爲其生賢，輔助其治，此若人家將興，必生賢子也。或河洛爲其出應文圖，以爲奉書，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復爲眞人更明之。家人且衰，生子凶惡；人君且衰，天不爲生賢良輔也。人家且衰，子孫不好爲眞正道德，反好佞僞浮華，功邪淫法，即成凶亂家矣。且人家興盛，必求眞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興，天必子其眞文眞道眞德，善人與其俱共爲治也。河洛尚復時或勅之，災害日少，瑞應日來，善應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行去，眞人勉之力之。當有功於天，當助德君爲聰明。』何謂也？』欲有大功於天者，子今又去世之人也。不得譽於治，以何得有功於天乎？』今當奈何哉？』但以文書付歸德君。德君，天之子也，應天心，當以此治報天重功，而以安天下，興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壽矣。』善哉！唯唯。』行去，三行之說已竟矣。以是示衆賢凡人，後世爲善，當若此也。』勿敢。但財利其身者，自當爲善，上以置天君父師也。』眞人所說人行也，尚可折中以上，及其大下愚爲惡性惡行者積多，記不可勝名，以書付下古之人，各深自實校爲行，以何上有益於天君父師，其爲行增，但各自祐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缺]哉，故病者衆多也。』善乎！愚生得觀天心師言，已大覺矣。』子可謂易覺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愚心，不復信人言也，過在此毀敗大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妬眞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之，故使吾爲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與天厚者，正以此也。眞人寧曉不邪？』唯唯。』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思之。』唯唯。願復請問一事。』行言。』天師陳此法教文，何一衆多也？』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善惡，義等而用意各異故道者，大同而小異，一事分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備。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裏所有，謂此書未能記其力也。眞人寧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書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立平。眞人曉邪？』唯唯。』行去，自厲勿忽也。』唯唯。

右分別君臣父子師弟子知其善惡行得失占。

又卷八六《來善集三道文書訣一百二十七》　今六眞人俱歸慕思，惟天師使長吏民間，共記災異變怪，皆當共記何等者哉？』善乎！六子問事詳善，不失天心，不負德君，是爲有功於天地，萬物莫不被蒙之也。所以然者，乃其爲天問事[缺]，悉究竟詳善，故不失銖分。天地陰陽三光五行四時神祇萬物所欲言，悉得見，故爲大有功也。子知之耶？』唯唯。』行，今爲六眞人陳之，詳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夫大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大談也；中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中談也；小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小談也。子欲樂知其大意要，比若人，大事大談，中事中談，小事小談。此大小，皆有可言也，不空見也，天地不妄欺人也。見大善瑞應，是其大悅喜也，見中善瑞應，是其中悅喜也；見小善瑞應，是其小悅喜也。見大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平平無善變，亦無惡變，是其平平，亦不喜，亦不怒。子知之耶？』唯唯。災異變怪，大小記之，勿失銖分也。何其悉詳乎？』眞人何其愚也！過大小盡當見，知善惡大小，亦悉當見知也。善者當謝其功，以善踰異之，過者數讓之，以稱天地之心意。子欲知其效者，天，比若人君長也，一小言不見從，則小恨；更中言，中言不見從，則更大恨；更大言，則爲害矣。故當大小

記之，不當使天地恨怒也。』善哉善哉！願聞所記意。』記變怪災異疾病，大小多少，風雨非常，人民萬物所病苦大小，皆集議而記之。所以使其共記之者，吏自相知長短，民民自相知長短，迫近山阜而居者，知山阜變；近市城郭而居者，知市城郭變；近平土而居者，知平土變；近水下田而居者，知水下田變。高下外內，悉得知之，故無失也，是立致太平之術也。而帝王所宜用，不失大心之法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地開闢以來，所以多承負之災者，由其記事不及民間大小，共集記之故也。有變怪，反乃他所長吏來行之。比近各爲其部界長吏諱不言，共匿之，因使天地辭語斷絕，不得上通達其帝王，爲害甚深，令天悒悒，災爲之復增益，咎在此也。他所長吏來考事，安知民間素所苦者乎？或相與厚善，反復相與隱匿之；或得素有所不比之家，反復增加災，妄增益其事故之也，共匿之；則使天地談闇絕，加故共冤無罪之人，復令下比貨財相隨。此三事皆爲大害冤結氣，復更增其災害也，故其治殊不可平也。令天太陽興平氣盛出，德君當治，天下太平，莫不各得其所者。是故六眞人來，爲其具問事，吾爲其悉語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天將興祐帝王，皆令自有意，從古到今，將興祐之，輒爲奇文異策，令可案以治，故所爲者悉大吉也。將不祐利之，悉斷之奇文異策，使不得之也；如得之，又使其心愚，不知策而用之也。將興利之，使其心曠然開通，而好嬉用之也。此者，天之格法也，不欺人也。故凡人將興者多好善，將衰者多好惡也，將吉者易開導也，將凶者好抵冒人也，不可開導也。眞人知之耶？』唯唯。』是故天者常祐善人，道者思歸有德。故天者不肯祐惡人，道者不肯附於愚蔽人也。故常勑眞人，以付歸有德之君也。所以悉記其災異變怪，大小善惡，外內遠近者，欲令上有德之君，與衆賢原其災異所起。夫天下變怪災異，皆象其事，法其行，緣類而生，衆賢共集議，思之曠然如其意，以其事類考問之，則得之矣。則天地日爲其大喜，帝王日爲其大安。如此則德究洽於神祇，莫不饗應。欲知其大効，天下所疾苦，災異悉盡，民臣悉善，應詔書而行，不失銖分，下不欺其上之明效也。有餘多害，自若多欺者，少害，少欺者，無一餘害，無一欺者。常安觀下所上，以占民臣大小忠信與不，以其事對之，比若窺明鏡，相對而面語。神哉！爲道如斯，此乃天祐上德之君子，其治天下之明鏡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去，付上德之君急急。一人獨上書，名爲投書，治事付一信，名爲大欺，與皇天爲重怨，大道爲其常亂也。二人共上書，名爲太陰，合奸共欺。』猾人固固相勑戒；或共有可怨惡共上之，共爲虛僞也，與地爲咎，地道爲其大亂也。三人共上書，固固倫不實，三人固固，可相勑敎，共有所疾共上事，以公報私，固固爲共欺其上也，與中和爲仇，令和氣大亂也。四人共上書，中輒有畏事不眞者，爲傍人所得長短，爲罪名固固耶，將似類眞也，其不信者，亂四時也。五人共上書，似眞未信□□也，其不信者，輒亂五行也。六人共上書，將眞未信也，其不信者，輒亂六合也。七人共上書似信，八人近眞，九人近實，十人而小□□』今天師何其疑之多也？願聞其要意。』然，所以疑之多者，或五方好猾人，俱自有私怨咎，以公報私，固固可共相與爲大欺，猾姦人亂天地道而誤上，故未疾純敢信之也。但爲小□□是故使衆人老小，賢不肖男女，下及奴婢者，大小集議，不可得以僞，其以公報私也。中會有不安而言之者，或有不肖，或有輕口不能匿，或有老人，壽在且葬，不復忌諱，或有婦女小兒行言，不能隱匿，共爲姦也。故其事會泄，故無姦悉得眞也，得眞則天地心調。眞人知之耶？』唯唯。』本帝王所以連連相承負之過責，治常失天心，流災不絕。絕者復起，皇天不安，多害氣疾，病不得久。大樂須臾，樂者復惡，其大咎正在此。猾奸人共背天地而欺帝王，人乃以天地爲命，以帝王爲父母，愚人及背其命而共欺其父母，故天地共憎之，帝王惡之，其法惡死，有餘罪當流後生也。是故災不絕，害日多，人壽日少，萬物常亂也。王咎在是也。豈眞人已大覺重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知之矣。是故吾知皇天深疾惡，是故吾使是文復重□□爲其平。遺失其一事，一事可起，失之於前，得之於後，此事尤重，天大惡之也。吾知其□□，以示勑眞人，以付歸上道德之君，得而行之，與神無異也，乃且太平上皇正氣立自來也。吾之文不敢負天地，不負上德君，不負後生下古之人，不負萬物，行之立效。』善哉善哉！願聞一人上書，何故亂天，二人何故亂地？』然此者各從其家，並策相應者相感動，此自然法。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願問天師，今應此文言爲之，寧能盡實核，天下悉信耶？』然，天下悉信矣。』願聞其意。』然，且語眞人大要。說今是主者長吏，亦畏民泄其事，而生之六考問，長得其信也；民亦畏縣官，得其短，亦復信也；縣官長吏居民亦畏行於他方上書者，得其短，亦信也；行上書者，亦畏縣長吏居民得其短也，亦信也；更相畏，非敢有妄語者也，亦非有可隱也。是故使三處上

書，縣官與居民與行者，悉且三相應，不失銖分也。神哉，爲道如此，願聞到也。所集議人，當於何期乎？善哉，子之言，悉記於太平來善之宅下。何必於此？然，其有奇方殊文，可使投於太平來善宅中，因集議善惡於其下，而四方共上事也。爲一人議，中悔而止，或爲旁人所止。上書便在方道中止意，以其所匿事罪之。如此書者，天下已得矣，帝王已長游矣。善哉善哉！今天師文積備多，當盡何投之？其文獨爲上出者止於上，悉爲天下事出者悉出之。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夫上德之君，天自使有聖心，且緣是自有善意，自有善令儀，此爲天法，不失絲髮也。事亦不可勝記，常苦文。行去，唯唯。

右天告六眞人使重知三道行文書訣。

又卷九一《拘校三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

行之，子已知之矣。天地出生凡事，人民聖賢跂行萬物之屬，各有短長，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故所爲所作，各異不同，其大率要俱欲樂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當時各自言所爲是也，孔孔以爲眞也。而俱反失天地之心，故常有餘災毒，或大或小，相流而不絕，是其明效也。故生承負之責，後生者病之日劇。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故今天遣吾下，爲上德道君更考文教，吾都合之從神文聖賢辭，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類相從，合其辭語，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名爲皇天洞極政事之文也。迺後天地病，壹悉除去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可悎哉！可悎哉！行，眞人已應曉事生，已知之矣，天已使子壽矣，及上眞人矣。不敢不敢。子自行得之，非吾力也。子爲善，天下無雙，故天愛之也。不敢不敢，今愚生但無忿天而已，無敢可望也。不嗛也。唯唯。請問合是衆類以相從，願聞其訣意。然，善哉！子難問，天使之□□乎哉？諾。安坐，爲子分別道之也。唯唯。行假令正，共說一甲字也，是一事也。正投衆賢明前，是宜天下文書，衆人之辭，各有言說，此一且無訾之文，無訾之言，取中善者，合衆人心第一解者集之，以相徵明，而起合於人心者，即合於天地心矣。以何明之？願聞其訣。然，凡人之行也，考之於心，及衆賢聖心而合，而俱言善是也，其應即合於天心矣。考之於心自疑者，考之於衆賢聖心，下及小人心，而言非者即凶，天竟應之以凶也，是即其明徵也。故集此說以爲經，都合人心者，是不合人心者非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書文凡事，各自有本，按本共以衆文人辭葉共因而說之如此矣。俱合人心意者，即合神祇；不合人心意者，不合神祇。善哉善哉！聞命矣。今眞人何故言聞命乎？然。行善正，則得天心而生；行惡，失天心，則凶死。此死生即命所屬也。故言聞命也。善哉！眞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天正其言與文則吉，不正其言與文則凶，是以吾教眞人拘校之也。唯唯。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出，延年立來，天文聖人之辭，尚迺有短長。故上皇之氣，見圖於邪辭誤言，未嘗得來也。故天地後開闢以來，未嘗有上皇之氣來助帝王治也。今天欲都開出之，故拘校文書也，有餘一邪言，輒餘一病，餘一邪說誤文，輒有餘一病；餘十十病，餘百百病，餘千千病，餘萬萬病，隨此餘邪言邪文誤辭爲病。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無病，即天無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故使人病者，迺樂覺之也；而不覺，故死無數也。

〔附〕請問合衆類以相從，然善正其言則吉，不善正其言則凶。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來矣。夫人有病，皆願速較爲善，天地之病，亦願速較爲善矣。

願聞以何以天病，邪言邪辭邪文而有病乎？噫！子反更冥冥闇愚，何哉？行，安坐，爲眞人說之。夫邪言邪文以說經道也，則亂道經書；道經亂，則天文地理亂矣；天文地理亂，則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風雨四時五行，戰鬬無常，歲爲其凶年；帝王爲其愁苦，縣官亂治，民愁恚飢寒，此非邪文邪言所病邪？如大用之，迺到於大亂不治也。子知耶？唯唯。夫邪文邪言誤辭以治國也，日日得亂。於是邪言邪辭誤文爲耳所共欺，則國爲之亂危，臣爲之枉法而妄爲，民爲之困窮，共汙天地之治亂。天官大怒，日教不絕也，人哭泣呼冤，亦不絕也。子知之耶？唯唯。邪言邪文誤辭以治家也，則父子夫婦亂，更相憎惡，而常鬬辯不絕，遂爲凶家。子知之耶？唯唯。可悎哉！見天師言，誠怖惶。愚生不深計，不知是惡致此也。眞人獨愚日久矣。夫俗人以爲小事而不去之，迺不知此邪言邪辭邪文，乃與天地爲大怨也，是迺國家之大賊也，百姓之烈鬼也，寧可不一都投而力去之耶？是故天愛上德之君，恐其不覺悟，復彼是大災，故遣吾下具言之。眞人疾以文付之，使其疾思天意，可以自安，不者，天怒會不絕也。故天不復使聖人語，會不能悉都除其病，故使天下人共壹言，俱壹集古文考之也。今天忿忿積恚於是邪言邪文單言孤佞辭也。今考是，眞人欲知之，比若帝王愁恚夷狄數來害人也，故發兵士萬萬往擊之，病不怒也，怒者功賜多，不怒者帝王復考之，今考

邪文如此矣。眞人知之耶？」唯唯。可畏乎，天下已正矣。」眞人可謂已知之矣！今急是孤辭，一人邪言邪文邪辭，天地今以是爲大怨，是帝王大賊也。本治不安，悉亂於是也。故今斷之，皆使集言集說集上書，定安事，遏大氣，旦壹悉得其所，邪言邪辭遏旦壹悉絕也，滅亡也。天從今以往，旦使人亦考之，神亦且行考之，但有日急，非有懈時也。眞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恢」子知恢，可無並見考。」唯唯，愚生事事不及，有重譴過於天地，爲天師憂念，謹已見此邪文邪辭一人之言戒；今願更見勑戒丁寧，是正文之所到至戒。」善哉！書文已比言矣。子自若問之，何也？」闇昧之人固固，心結聰明猶不達，不重反覆見曉勑者，猶矇矇冥冥，復亂天師道，故敢不反復問之也。」善哉，子言也。諸，安坐，爲諸羣眞人具說之。夫正言正文正辭，遏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國家之寶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萬物所受命也，故當力正之也。」唯唯。願聞正言正文正辭爲天地根，國家寶器，凡民萬物所受命決意。」噫！眞人已比比受此語，吾文書中，悉病疾浮華邪言，子遏復重問之，何也？」愚生而隨俗，爲愚積久，不知邪止所在，故不重見丁寧解之，殊不解也。」然，子欲知其審實也，俗人俱言善而共力行之，而災殊不除去者，即不善之文，不善之言之亂也。俗人言此可耳，不能善也，而按行之，反與天相應，災日除去者，即正文正言正辭也，內獨與天相應，得天地心意之明徵也，是故正言正文，遏見是正天地之心也。故言悉正，文悉正，辭悉正，而帝王按而行之，下及小民，莫不俱好行正。天地遏爲大正，四時五行萬物，一旦皆各得其正，日月三光守度，各得正也。國家大安無憂，遏到於神，負不老之方賜之，奇物善應悉出，姦猾妖惡悉滅絕。凡民各得保其家，而竟其天年，萬物悉得長老終，各以時也。是即正言正文正辭之爲天地根，而國家寶器父母，民萬物之命，大明效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可核哉！可核哉！天地之根，國家寶器，命反在此。」行，子可謂曉事之生，知之矣。是故天遣吾下，悉考正之也。天地開闢以來，行正言正文者，天地常爲其大喜說，故常善；行邪言邪文者，天地常爲其大怒不悅喜，故常凶不安，而多危亡也。俗人不知是爲天地大病，而亂帝王治也。而下愚之七，反共巧下，下作篇記，習邪言邪文，以相高下，以欺其上，而汙天正法，亂天正儀，是乃天之大怨，地之大咎也，而國家之大賊也。今乃得天怨地咎，國家賊，而日共行之，其治安得平哉？今天師責此邪言邪文罪之，何一重也？」噫！眞人其愚耶！今人而共以邪言邪文，共亂天地，天地遏爲其常有病，是非天之怨咎耶？」比若人常行病人害人，人亦怨咎之不耶？」唯唯。」是故爲天怨地咎明白矣。今邪言邪文邪辭，遏已共欺其上，危國家，其治常失天心，其年命不增，爲之絕者，前後非一人坐之，是非國家之大賤耶？諸眞人知之不？」唯唯。下古人多愚，或有見天文，反言不。若此言，是純復國賊之長也，天地之大怨咎也，民之大害，萬物之烈鬼物也。德君愼毋用其言也，用其言者，天怨不正，當爲身深計遠慮，思其患害，以長自安。天遏與德君獨厚，故爲其製作，可以自安而保國者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覺矣。自愼自愼，天威不可犯也。」唯唯。」戒眞人一言，自是之後，德君詳察思天教天文，爲得下吏民三道所共集上書文，到八月拘校之，分處爲三部。始校書者於君之東，已一通。傳校於君之南，已再通。傳校於君之西，已三通。傳校者棄去於君之北。」校者各異處，不得相時也，何乎？願聞之。」然相睹復有奸，有可弊不實，復爲欺如是，復忿天地爲怨咎，爲國之大賊。天地惡人，使帝王治亂，故異其處，使三校之，當共實核之也。以解天心，以安王者治也。」何必始校於君之東？」東者，天氣有心而仁也。仁者以行，當明察之，故傳於君之陽也。已明察，當以義斷除之。有功者因記有功，無功者使記無功，以爲行狀。已者藏於君之北，閉室而閱之，以是知天下人行知善惡勿去也。故德君校行，是名爲大神人，悉坐知天下之心，凡變異之動靜也。眞人知耶？」可核哉！可核哉！」子知核畏天談，子長活矣。」唯唯。」是故自是之後，長吏不復言行狀，行狀見於是，因以此爲行狀。故德君遏安枕而卧，無憂也。予知之耶？』

『唯唯。』天戒校書，脫一事者，笞三十；十事者，笞三百；百事者，笞三千。德君使退之，勿復仕也。此人乃輕忽事，是天怨地咎，國之大賊。夫怨咎與賊，不可與久共事，必且忿天地，故當疾去之。」善哉善哉！」戒眞人一大要，吾書文道，所以從上到下，無窮也。悉愛正言正辭正文者，吾遏深受天勑而下也。誠知天愛是正言正文正辭，所以大疾是邪言邪辭邪文者，正知天地大怨咎之，以是勑吾，使吾下校，去是怨咎與賊，以安有道德之國，以長解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謫，使害一悉去得休，使正氣悉得前治也。然後六方極八遠皇天平氣，悉一旦自來，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吾文者，純天語，不失殊分也。天疾是邪文，故吾疾之也；天愛是正文，故吾愛之也。故吾之爲

道，悉守本而戒中而棄末　天守本，故吾守本也；天戒中，故吾戒中也；天棄末，故吾棄末也　吾之爲文也，迺與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分同理同好同惡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校用之，無一誤也　萬萬歲不可去，但有日章明，無有冥冥時也　但有日理，無有亂時也　但有日善，無有惡時也　但有日吉，無有凶時也　故號爲天之洞極正道，迺與天地心相抱　故得其上訣者可老壽，得其中訣者爲國輔，得其下訣者，可以常自安　行，吾語辭小竟，疑者迺復來問之。」唯唯　請問無故脫誤事一，正笞三十乎？」「善哉子問也，天使子言耶？然，夫數者，起於一，十而終，是誤脫一事，即其問一之本也　脫誤不實復爲欺，則復爲天怨地咎，國家之大賊也　笞十者，以謝於地，笞十者，以謝於帝王，天地人各十，合這爲三十也　笞此以謝過，以解天怨地咎，帝王之賊也　迺天地喜悅，神祇戰怒也　本天地所以常亂而戰怒者，本由考實文書，人言不詳多誤，故生此流災承負之厄也　今復不詳，且復如此，故當笞之也，不以故人也，迺以正事也　今已集議，實核□□，迺右上之；尚復集，實核□□，迺右下之，則名爲上下已俱實矣　如獨下□□上不實，固固無益也；如獨上□□，下不實，亦無益也　上下俱爲實，迺天氣平也　下實上不實，爲上冤下，下復自冤，力爲善無益，天怒復發矣　如上實下不實，爲下冤上，地怒復發矣　上下盡已實，帝王不以意平理之，則四時五行六親之神吏，六宗之氣，中和戰怒，凶氣復發矣　雖力使三道行文書，正天下之言及文，而自不力平之，無益也　故吾迺承天心，爲上皇德君作化，不敢失天心也　故悉拘天法，以天地象爲經，隨陽爲正，順四時五行爲令，萬世不易也　子知之耶？」「唯唯　愚生謹以覺矣，甚畏天法。」「子知畏之，已長吉矣　戒眞人一大要言也　夫拘校文書法，毋但言其神文如其書文，言如此以爲眞也，是名爲彝文也　言事獨無本柄耶？何以言如此哉？不禁其有也　但問其言之意，當得其意，迺事可明也，如不說其意，以何能得知之乎哉？故當問其解決意，不者，不可用也，名爲癡治　子欲樂知其意，比若人語必有本，當有可由而起，不可但言東公言以立事也　夫人證立事者悉有本，安得但空設僞空言乎？故赤凡事者，皆當以其實有據，迺可立事也　子欲得知其大效明徵，比若吾爲德君化法，皆以試立應，爲效言也；行之而不應，即僞言也；行之而不應，即爲天也　夫實說文與言矣，比若此矣　安得空立徵而言，其文言而無說乎？愚人或反有拘，何各神文言如是也，但可以解難拒窮之辭耳　夫神文何雄，或獨有意，但傳言其文，不居一卷也　獨自傳，遙相說，人不深得其訣意，反但以拒難教窮，言東久言，以是自明，實非也　皆爲失說意　令至道德辭不得通達者，悉坐是　子知之乎？」「唯唯　愚生謹已覺矣。」「然，子如此而不覺，則遂迷矣　是故校吾書，考文及人辭者，皆竟問其意，何以得其說者，以類聚之　迺後天下之文及辭，言且一窮竟，天道法可睹矣，善惡之辭得通矣。」「善哉善哉！行，吾之道見於此　眞人自上下思之思之，悉更相徵明，則無不解矣　天下之事，無不畢矣，大道得矣，天地悅矣，德君長安矣　天下俱伺口，皆曰善哉　無復言天治，迺復得天地心意，故曰安　舉事得凡人之心，故天下無復言　眞人知之耶？」「唯唯。」「行，辭小異有疑，復來問之。」「唯唯。」

右天怨地咎國之害徵立洞極經文。

又卷九二《火氣正神道訣第一百三十五》

「請問古者火行，同當太平，而不正神道，今天師獨使令火行正神道，何也？」「善哉！子之問也　是故百人百意，千人千意，萬人萬意，用策不同各殊異，故多不得天心意　眞人言是也　今乃火氣最盛，上皇氣至，乃凡陪　古者火行，太平之氣後，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夫火氣盛者，必正神道，何也？　願聞其意。」「然，夫火者，乃是天之心也　心主神，心正則神當明　故天使吾下理神道也。」「夫神道已自神，何必當理之邪？」「善哉，子之言　夫神，乃天之正吏也　今邪神多，則正神不得其處，天神道內獨大亂，俱失其居　今天氣不調，帝王爲之愁苦，而人又不得知其要意　子欲樂知其□□也，此比若人矣　今邪人多居位，共亂帝王之治　今使正人不得其處，天地爲其邪氣失正　夫邪多則共害正，正多則共禁止邪，此二者，天地自然之術也　子知之邪？　故令太陽最盛，未嘗有也　陽者稱神，故天爲神　陰者稱邪，故奸氣常以陰中往來，不敢正晝行，奸而正晝行，爲名陰乘陽路，病而晝作，名爲陰盛興，爲陽失其道，君衰閒爲是久矣　故天道吾正神道也，令使不敢復爲也　子知之耶？」「唯唯　善哉善哉！」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三《玉真先生語錄內集》

或問：古今之法門多矣，何以此教獨名淨明忠孝。

先生曰：別無他說　淨明只是正心誠意，忠孝只是扶植綱常　但世儒習聞此語爛熟了，多是忽略過去，此間卻務眞踐實履

先生曰：大忠者，一物不欺　大孝者，一體皆愛

先生曰：何謂淨，不染物。何謂明，不觸物。不染不觸，忠孝自得。又曰：忠者，忠於君也。心君爲萬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

先生曰：人子事其親，自謂能竭其力者，未也。須是一念之孝，能致父母心中印可，則天心亦印可矣。如此方可謂之孝道格天。

或問曰：去古日遠，文籍浩繁，末學之夫，莫知正略。今淨明教中，正心修身之學，眞忠至孝之道，緊要處乞示一二語。

先生曰：某自初年修學以來，只是履踐三十字，年來受用，甚覺得力，今以奉告。所謂三十字者：懲忿窒慾，明理不昧，心天纖毫失度，即招黑暗之愆。霎頃邪言，必犯禁空之醜。

曰：敢問其詳。

先生曰：人之一性，本自光明，上與天通。但苦多生以來，漸染薰習，縱忿恣欲，曲昧道理，便不得爲人之道，則何以配天地而曰三才？所謂忿者，不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妒，小狹褊淺，不能容物，以察察爲明，一些個放不過之類，總屬忿也。若能深懲痛戒，開廣襟量，則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謂欲者，不但是婬邪色欲。但涉溺愛眷戀，滯著事物之間，如心貪一物，綢繆意根，不肯放舍，總屬欲也。若能窒塞其源，源即是愛念初萌處。惺惺做人，則欲水自然不下流。雖是如此，其中卻要明理，明理只是不昧心天。心中有天者，理即是也。謂如人能敬愛父母，便是不昧此道理，不忘來處，知有本源。若頂天立地，戴髮含齒做個人，自幼至長，不知愛敬順事其父母者，非病風喪心而何？乃至不知有君，不知有師，兄弟不能友恭，交遊不尚信義等皆然。此外，但是固護己私，不顧道理而行事者，皆謂之昧心天。心天纔昧，恰如一面明鏡，無端卻把許多埃墨塗污其上。凡此等累積，一生冥冥，罔覺自己本命元神，蒙在黑暗之鄉，所以一瞑目後，便墮幽關長夜，受苦萬狀，卒乍未有出期，哀哉。靜觀世人，有縱忿者，焚和自傷。有縱欲者，沉墜己靈。曲昧道理者，元神日衰，福德日銷，只是他自不覺。若能翻然醒覺，截日改過者，懲忿則心火下降，窒欲則腎水上升，明理不昧心天，則元神日壯，福德日增。水上火下，精神既濟，中有眞土，爲之主宰。眞土者即是明黃中之理。只此便是正心修身之學，眞忠至孝之道。修持久久，復其本淨元明之性，道在是矣。後二十字，乃王屋山石鼓天戒，即是此間日用中密行工夫。且如行事，但是一毫一髮不合法度處，自己本命元神，已是暗損卻光明了。日積月累，不知改悔，全體歸陰矣。又談話間，須是語覺無傷方出口，但有一言半句不合道理的。又有一種人愛說薄福話的，恣意說出來，無所忌憚，不知虛空卻有神明聽著。所謂禁空之醜者，即《度人經》中飛天大醜魔王是也。其類甚衆，上帝委任助佐三官，檢察過惡，常時飛行虛空，鑒觀下界，邪言一出，冒犯其禁。此只是天高聽卑之言，但人聞者，往往以爲常談而忽之耳。彼纔動念之頃，言者福德自銷。福德既銷，殃禍隨至。如上皆是感召而然。所以經云：自業所招，還自來受。由是觀之，凡人一言一行，可不謹哉。而況有志於道之士乎。

先生曰：大凡世人，被些子嗔火欲水，及與私意，潛伏在肚皮裏，不能降制者，是阻隔了前程萬千好事，可惜他不自覺。若能降制得下者，久久間眞陰陽，眞五行之妙，自當親見之，道爲子得矣。

先生曰：淨明大教，大中至正之學也。可以通行天下後世而無弊。緊要處在不欺昧其心，不斲喪其生，謂之眞忠至孝。事先奉親，公忠正直，作世間上品好人。且旦尋思，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怍於心。當事會之難，處處以明理之心處之，似庖丁解牛底妙手，處教十分當理著，步步要上合天心。只恁地做將去，夙興夜寐，存著忠孝一念在心者，人不知，天必知之也。亦莫妄想希求福報，日久歲深，自然如所願望。要識得此教門，不是蓬首垢面，滯寂沈空的所爲。所以古人道是：不須求絕俗，作名教罪人。又道是：欲修仙道，先修人道。每見世間一種號爲學道之士，十二時中，使心用計，奸邪謬僻之不除，險詖傾側之猶在，任是滿口說出黃芽白雪，黑汞紅鉛，到底只成個妄想去。所以千人萬人學，終無一二成，究竟何以云然？只是不曾先去整理心地故也。古人云：千虛不博一實。要知求仙學道，譬如做一座好房屋相似。就地面上，先要淨除瓦礫，剪去荊榛，深築礎窠，方成基址。次第建立柱石，位置棟梁，蓋覆齊全，泥飾光淨，工夫圓滿，聳動觀瞻。若是荊榛不除，瓦礫不去，不平基址，不築礎窠，卻要就上面立柱架梁，覆丸編壁，莫教一日風雨震凌，洪流漂蕩，欹側傾倒，枉費辛勤。又如江流中做一座石橋相似，先須推窮到底，腳踏實地，卻就實地壘木疊石，大做根腳，砌到上頭，平鋪橋面，造屋遮覆，方保不朽根基，直得驚濤駭浪，衝激無由，怪雨顛風，搖撼不動，人人贊歎。非有他也，只是根深腳穩，所以牢固長久。若心地不好，根浮腳淺之士，何可望其有成。惟我都仙眞君淨明道法，忠孝雷霆，心地上頓悟本淨元明，性天中力行眞忠至孝，爲萬靈之主宰，作後學之範模，行

已無虧，用心切到，功圓果滿，德貫道尊，拔宅飛騫，萬年不朽　俯視世間，有諸不善內行，惟務外求者，不可同日語矣　何以故？人心皆具天理，終是未蒙相肯　前輩有云：待汝心正道汝是，恁時方表無瑕疵　細細思惟，敦正孰邪，孰眞孰僞，吾鞭不可妄得，勉之勉之

先生曰：萬法皆空，一誠爲實

先生曰：天立中黃八極，而報無上之本　正謂隔蔽中下界陰濁之氣，不令上衝清虛之境。人之一身，亦有中黃八極，亦是隔蔽下焦穢濁之氣，不令薰蒸心府，所謂膈膜者是也。其世間不忠不孝怨怒諸氣，上至天中黃八極，其氣返而爲水旱疾疫之災，各從氣類感召，可以類推。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者，此也。惟有忠孝之氣，徑衝清虛之境，如矢中的，至於惡曜，亦爲之退舍。

天道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八　人之生也柔弱，○注：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注：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注：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注：和氣去也。○疏：言人生存有命，則諸節柔弱，及其死也，則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存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爲辯，其勝劣者也。

夫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注：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疏：徒，類也，是知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爲徒。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爲徒。此合喻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注：雖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爲一，強故不勝也。○節解曰：兵謂口也，口強爲人所窮，陰強爲女所侵也。○御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事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強梁者亡身失生也

木強則共。○注：木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疏：兵謂三業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木粗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瓦壓其上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注：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也。○節解曰：謂髮以柔弱，爲人所戴，體骨堅強，爲人所勞。○疏：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注：天道杳邈，舉物類以爲喻也。○御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注：言張弓和調之義如是，乃可用耳。天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疏：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注：天道損有餘而益謙，言天道常以中和爲上。○疏：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之道則不然，○注：人道與天道反。

損不足，奉有餘。○注：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御曰：天道平施，哀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者也。○疏：人間世道好行浮僞，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注：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疏：孰，誰也。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　而言奉者，示謙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注：聖人爲德施惠，不恃望其報。

功成不居處。○注：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御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示賢。○注：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其榮名，畏天損有餘也。○御曰：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也。○疏：體

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撝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己之賢能。

又　信言不美。○注：信言者，實言也。不美者，樸且質也。○御曰：信言，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韵於俗，故不美也。

美言不信。○注：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僞多空虛。○御曰：美言者，世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疏：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眞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淳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大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也。○節解曰：謂信道言者，則不美於俗事，美俗事者，則不信於道言也。

知者不博，○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注：博者多見聞也，不知者失眞要也。○御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也，是大不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善者不辯，○注：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

辯者不善。○注：辯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泉，辯口多言亡其身。○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罵天地，故無可分別也。且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聖人不積，○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惠，有財以施貧。○御曰：積者執滯言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也。○疏：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注：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疏：既，盡也。爲，施化也。言己所有道德，盡持教人，心無鄙悋，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己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多，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注：天生萬物愛育之，含長大無所傷害其生也。○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天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爲至教，化被羣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云不爭。○張曰：所言有舟輿無所乘之者，且無爲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又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顧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豈觀其理。迷徒莫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爲之喻。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爲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不貧不富，中於爲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邀空，抑之令不空也。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釋天道以合喻。

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言人爲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減貧增富。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法天道以爲行，損盈益謙，唯有道之君當能知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爲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愆不作也。

又《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觀之於一切，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爲最也。鎖之金石，破之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爲勝，故不可易之。理國者若能以謙爲德，以道爲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雄而道最爲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唯柔之至道，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唯道爲勝，無以代之也。

故柔勝強，弱勝剛。○此結上文。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謙退，競處物先。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含非遏惡，受

國之垢也　罪己責躬，受國不祥也　適可以爲物主，故言天下王也　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　垢，穢也　祥，善也　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濁，淨穢兼忘，經之於善惡，惡善同捨　照一理之元寂，達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爲法王也　俗以垢淨善惡，咸以爲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

又《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〇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　彼此紛紛，則怨讎斯作　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　怨往怨來不可息，思欲息怨和之，令去逆以順平之，使反惡而爲善　然曰善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爲善？欲得爲善，末若元不爲怨　元不爲怨，何須和順，亦無忤逆　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爲善，始可名爲至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〇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信，合之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言不責於人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〇司，主也　契，合也　徹，離也　有德之所生，上合無爲之道，混然冥一，下爲萬物所歸，信之符契　若其無德，不能行善，非唯不契於道，抑亦衆離散也　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　無德乖眞，故云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〇天道平等，無有親疏，惡人遠道，致有疏名　善者近眞，故生親稱　至理爲語，不疏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　然善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　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四《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眞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喻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　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禁人爲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　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　若使化兵爲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　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　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又《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眞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　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順其本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剋，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強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　是以道君深嘆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　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兼此義言之，有似反倒，故曰正言若反

又《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眞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爲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愍之，樹君以理，令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爲善也，故曰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　夫契者德信之謂，又吉事尚左，無問智愚，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　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　徹者有迹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徹迹耳　又言人君若長能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隆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又《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眞述曰：此章言爲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爲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　夫自爲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隄防之備　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長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其生，畏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　又饋餉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陳，自然人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　由是甘其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衷也　安其居，樂其俗，風化行於時也　自然鄰國對境，無相覩覦，詐僞不行，忠信爲寶，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

又《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眞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爲親著五千之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行之深戒者也　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無甘巧之說，絕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　夫善德善言，天之道也　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僞生乎其間　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積也，但以其財積而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夫聖人

所以貴之者，無爲也。今此乃言爲而不爭何也，由以爲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爲與無爲，而直言爲者，欲其人君爲無爲也，又欲其無不爲也，其義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鬬訟息矣。一國不爭，即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鬬訟息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六《天之章第四十》 前明去強取弱示是得生之方，此明舉下抑高令得中道之要。前繼後妙，所以次之四別，初舉喻明道務從中適，次明天以謙益人以盈損，三明損己益物有道方能，四明聖智忘功務藏名迹。六句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道玄遠，人莫能知。舉喻張弓，令凡共解。但弓之爲用，貴在其調。調與不調，張而後見，牽挽縱捨，視其調不調。把處高抑令下，把處下舉就高。上力有餘損去木，下力不足加以筋，上下均強弱等，方有弓用。爲政之法，理合如斯。修道舉真，亦當則此。高下喻貴賤，有餘不足喻貧富。或云弛弓之時，兩弭外曲，把處凸高。張之時，則兩弭內高，把處隆外。以爲高下若然者，亦如過猶不及，何則弛便面高，張則背高，終當不平，又非恒久，故未合天道。下六句二。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自然之理，空無所有，有餘則損，似若有情，勢數必然，莫知所以。聖人以爲信實，引作明戒。人能損己有餘，補人不足者，上合天道。損人不足，奉己有餘者，行人道也。二行邪正，相去遠矣。下三句三。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損己有餘，以奉不足之人。凡皆不能，唯當慈悲善人。有道君子，方始能之。下四句四。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見賢。○示，見也。賢，能也。爲者則損有餘者。前勸損己濟物，因恐恃功，故引聖人示其軌範，令有濟物功而心不處，施爲開導而德不恃者，不欲使名彰也。高人達士，所以惡賢能之名者，一爲恃德矜名，未堪入道，二爲名下有利，長僞生貪，損無益有，天所誅也。

又《天下章第四十一》 前明大道平均損多益少，此明水性柔弱利下攻強，非剛是柔，義味爲次有三別，初明以柔破剛在用無易，次明理事昭朗人不知行，後明容非致禍愚人不信。五句一。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萬物之中，至柔至弱者，無過於水。此明水體，使爲道者法之。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堅強者，山石之類。水之爲用，穴石崩山，餘物不及。體則無累，用則有功，體用兩能，在物無易，此明用也。在人堅強者，煩惱也。柔弱者，道心也。欲破煩惱，唯有道心能之，不可以他物代易。下四句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剛謂煩惱，爲道心所銷，故心勝也。人我強梁，被柔弱之行摧伏，故強劣也。此皆目驗可見，衆不能知者，愚也。或有知而不能者，無信心也。下六句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老君引古聖法言以勸今，垢謂惡言謗讟，不祥謂非罪加身，則萬方有過，在余一人是也。爲下柔弱，志在謙虛，而能容受垢謗，故得位居公侯，爲社稷之主能受不祥，其德彌大，得爲皇王帝主。六合欽風，其道學之流，虛懷若谷，近爲人天化主，遠則眞聖法王。

正言若反。○向說柔弱攻堅受垢而爲王者，皆是合道。正言信實非謬，但爲常流所聞，將似反俗。

又《和大章第四十二》 前明化用柔弱忍垢爲王，此明王德無爲大怨不起。前既物歸，後須養物，章中三別，初明有怨能和，未若令怨不起，次明行道如契，怨自不生，后明天道無親終符有善。三句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和，猶消停也。大怨，被殺傷也。衣食足知禮節，彼此有怨，良爲不足，不足則偷奪殺傷，怨怨相次，怨懷雪恥，必圖報復，殺期誓得以快其心，使甘辭善說暫得和銷，怨報不行，怨心猶在，夫此怨雖息，後怨更起，天下至廣，怨讎巨多，欲使善辯之流，家到戶至，以此和釋，何可爲善。若令天下大同，則無怨可和，此爲善也。然唯明主之德，能乎其有，修身者欲出生死宿怨患累，新染者必須心處無爲，身行無事，則得本怨永斷，餘怨不作，用此和怨，可謂善矣。下五句二。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信也。古者未有文字，刻木爲契，雄雌兩合，左雄君執，右雌臣執，用爲政化。其法若當，則天下如一，彼信此

信，秤斗不行，人親我親，愛敬無二。強不陵弱，貴不欺賤，則何以生。故明王之在上，要觀風俗，人有鬬爭，察其所由，知從上來，革其契令，罪在於己，不責於人。言人者則有大怨者也。身自修行者，以道養生，無爲保性，人有怨己，但自責躬，不敢怨天尤人，傍及神鬼。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猶失也。有德之君，見人有過，但自伺察己法不當，而不罪責於人。無德之主，唯知伺人過失，不知人過之由己，故罪責於人，而不責己。下兩句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自然也。無親，謂平等也。善人則通及君臣萬姓。人能有過責己，虛淡無爲，則自然之道與己符合，雖則執左契，如契得無怨。末若行大道者，不立契而無怨，且鬼神暗伏，況人倫乎。

又《信言章第四十四》《道》、《德》二經八十一章，初既開宗，中間廣說，此章居後，理當結會，結束諸義，同會一源。就此章中四科結釋，初結一切言教簡別眞僞，次結諸學人甄明得失，三結上德聖人財法無積，四結天聖二道通明人法諸義。兩句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之言謂名教也。夫經法所言，當理直說，詞質義舉，而無虛飾美艷，無隱無曲，易知易行，此眞經也。巧說美言，綺飾詞句，虛陳禍福，引誘貪愚，雖來淺俗，更迷深理，此則有華無實，非眞經也。以此信美二文，通辯一切名教眞僞。下四句二。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言內心，善言外行，心知身行，不分辯己，知斥異衆人者，眞善人也。若自辯己是，唯事非他，以利口屈人，以多言伏物者，非善人也。此六句通論學人得失，人法眞僞，求諸精最，龜鏡在斯，幸遇同心，庶留明鑑。下三句三。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能知道者，知道非言，則不可以多言。博識取知，則爲博溺，心翻更迷惑，故言不知。此則爲知，故不博。爲博，故不知。

聖人不積。○積，藏蓄也。積有二義：一積德，二不積。樹德立功，積而又積，所謂重積德也。不積者有德教愚，有財施貧，機有堪授，己無所惜，積言自修，不積言利物。

既以爲民，己愈有。○既，盡也。爲，施教也。愈，益也。聖人有德，無所吝惜，盡以教人，施爲教方，隨機利物。前人受潤，聖德日新，故云愈有。

既以與民，己愈多。○以財施貧己益豐，有法無狀象，至精至微，唯可心神冥會，不可持捉，故言爲也。財是形質，可以手度，故言與也。下四句四。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即自然之道也。言其體也，空無所有，神妙恍惚。語其用也，無所不生，無所不成。此爲利普，終無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者，無爲上德也。聖教微言，務存虛己，爲而不恃，功必推人。讓猶不取，於事何爭，利則益物，爲則有功。功益無爭，虛忘之極，妙與道合，德之至也。夫心口者，爭之具也。天道聖德，混沌玄同，萬物生成，事由天聖，非天不生，非聖不成，故天道無言，廣利生蓄，視同芻狗，終無損害。聖有心口，而與好爭者同。然則同其相，異其用，故同心口而有教，異心口而無爭。既有天聖名殊，須陳爭害迹異，故天言無害，聖言無爭。若以玄同言之，天道自無爭，聖道亦無害，應迹設教，故有二名。損教歸理，寂無天聖，天聖之本，既曰無矣。爭害之迹，豈有異乎。一部妙經，事終於此，隨立隨遣者，意在忘言會道。故以此章結遣五千奧旨，斯意若得，則何言不通。夫道者，遍覃諸有，即有求之，終莫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眞求，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鍊上藥，丹經之祖也。遠說虛無，王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繫有，非老絕於聖智；僧輩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老采眞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徒使竭性力而揚後名，罄珍資而市來福。所以坐三隅而自是，擅一曲而曖昧，長迷大道，終天致惑，斯並爭探理，窟角辯虛，玄正闕行，心傍虧理物然。此經洪源深廣，隨用精麤，亦猶大鳥沖天，遐邇同望，遠睹如燕，近見如鴻，北人視之以爲南，南方觀之以爲北，心心既異，造適遂殊，今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道資身得，隳體坐忘，修之有恒，稍覺良益。故知不龜手之藥，是一漂絮裂地之殊信哉。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四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以人所解喻天道難知，則雖遠可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抑高舉下，損長與短，張弓如此，始可命中。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日中則昃損也，月晦則朔補也。朔，蘇也。人之道則不然，人道與天道背，此人之道言暗君俗人也。損不足以奉有餘。則割無以資有。孰能以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同天，唯有道之人爲君，則遏強無弱，爲人則以財賑乏，此言賢

君哲士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不伐其美，不處其德者，蓋不欲令物見己之賢也

又　和大怨，怨者，心氣不平也，和使其無事也　必有餘怨，若以事和之，則翻濟其怨　安可以爲善？若翻濟其怨，則自然爲惡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凡左非用事之所也　契者，符會之目也　聖人執心無事，但思與萬民心氣符同，適自無怨，何心責於人也？故有德司契，若善和冤者，但司與人民會同而已　無德司徹　若閑和怨者，則專司事以明示於民，怨是用生，豈云和矣　徹，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有德之主，善人也，天道常以福祚與之

又　信言不美，信實者，說道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　美言不信。美言者，誘人也，甘言故無信。善者不辯，善者貴行，不事談說　辯者不善。滯言不行，故非善也　知者不博，知者貴無事也　博者不知。猶貴學固未知聖人不積，積而能散　既以與人己愈有，演德以敎人，人受其益，而聖德益明，如鏡照人，人見其好惡，惡者修飾，好者加勸，而鏡明不減　既以與人己愈多。散財以卹貧，貧獲其濟而聖財不匱，如井任民汲，引汲者蒙其利，而井不竭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　好生故云利，惡殺故云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所爲，常順於物，物無不敬從也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下《七十三章》

勇於不敢則活。〇審度事宜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〇人不知天道貴無欲，惡利害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〇天道常健，所以自勝自應，自來自謀　萬物雖衆，以道網羅，擬往何之？故無疏失

又《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由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〇天貴和順，弓尚調均，大小無偏，高下有等，以此治世，謂之太平。人道不然，奉強遏弱，將少就多，謂就權要

孰能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〇分上所有，將濟不足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〇聖人推功讓祿，德及賢良

又《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〇水能淬鐵，不可易也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〇陰能消陽，柔能勝強，天下少有知者，少有行者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〇國之艱難，諸侯當之。天下多難，唯王治之　是謂爲政之道

又《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〇先有怨惡，後能平治，未足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符契也　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〇有德者，凡事與人符契，不責於人　無德者，常欲使人合轍，故有怨讎　轍猶跡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〇天道無有親疏，常與善人合德。

又《八十章》

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才智之人　而不用不任用也　使人重死而不徙。〇小國無用大道治國之臣，而任有才智之士，使嚴立法制，禁戢人民，使人冒死而遠適他國　聖人欲行大道，不用才智，使人重死而不去也　徙猶移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〇不勞運動

有甲兵，無所陳之；〇無有戰爭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〇卻倭還淳

甘其食，美其服，〇不飢不寒

安其居，樂其俗。〇家給人足，無有徭役

鄰國相望，〇四境不侵

雞狗之聲相聞，〇鄰里相近

使人至老死，不相往來。〇使人一世自足，至死不相借貸

又《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〇直露情誠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〇不必采訪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〇不假繁豔

聖人不積恣音。既盡也　以爲人己愈勝也　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〇聖人無積聚，聖人爲人，人爲聖人，聖人與人，人與聖人，所以轉多轉有也　天道有利而不害，聖人有德而不爭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八《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〇疏：

前章明有爲則心欲，是喪和氣之柔　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舉天道之喻　初一句標天以申戒　次五句舉喻以明天　又八句總合前義　是以下舉聖德以結勸爾　○義曰：共木垂喻，以柔是而強，非張弓之道　蓋抑高而舉下，是則有餘招損，虧盈益謙，終以愼靜爲基，不尙高強爲勝　續以攻堅之理，益明顯戒之文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　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雙舉也　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其如下文。○義曰：夫蒼旻在上，廣覆原缺七字　虛無之氣，指喻斯見，可明高下之規。蓋以人道乖眞，滅不足而爲事，天道惟正，損有餘而表均。所以舉下抑高，類彼遏強撫弱，不居不恃，晦智韜賢，法喻雙標。此其旨矣　天道遠，人道邇者，子產語祀竈欲禳火之詞也　且天道雖遠而曆象可觀，將戒於人。舉天道以爲喻，蓋欲世人遵仰上玄，稽考天意，棄而爲戒，理在必行爾。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　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　故示舉下抑高之道　○疏：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爲架箭之時準的也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爲發矢之時遠近也　如此則能命中矣　天道亦然　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者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　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義曰：天道玄微也，而陰陽自運，清濁皎分，寒暑晦明，靡差於晷度　緯候躔次，無爽於洪纖　大則雲霧萬殊，牢籠海嶽，細則推遷黍累，通貫毫氂　誠哉信哉，不紊不忒　其比喻也，以天道惡盈滿，張弓之抑高，人道好謙和，若張弓之舉下　欲使人捐減高亢，執守謙卑爾　夫爲弓者必品乎木性，審以辭文，合輕重之宜，無偏邪之失　然後貞金鏃矢，神膠拂弦，中則主皮，射無虛發　所謂舉下抑高爲準也　天道君德，上下相應，故當法天之用，如弓之法焉　人君所以振滯燭幽，興滅繼絕者，舉下也；曷強禁暴，挫銳摧堅者，抑高也　如此則賞刑允當，名器不愆，下無偏黨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禮》弓人爲弓，聚榦、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相榦欲赤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　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觭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獳而短　三色既具，戴者爲良，則可以冬折榦，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　材美工巧，爲之以時，謂之三均　均三謂之九和　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　於是控引有往來之體，遲速有安危之名　故有危弓安矢，安弓危矢焉　荊榦燕角，材之美也　和弓垂矢，古之寶也　矢之法，凡矢人爲矢，兵矢田矢，二前三後　三分其長而殺其一，水之以辯陰陽，夾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刀。夾而搖之，視其豐殺之節，撓之視其鴻殺之稱。弗矢三分，一前二後　殺矢七分，三前四後。前弱則勉，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趮。筍欲生而搏，材美工巧，雖疾風亦不之憚矣。弓矢之製，選材俟時，因工施巧，乃能命中，況於人乎？虧盈益謙者，《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謂減損盈滿，增益謙退，亦如日昃月虧，是抑高舉下之義也　又稱物平施，亦《謙卦》之詞，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亦得其施，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用謙以裒之，少者因謙以益之。謙之施與，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注：天道平施，裒多益寡　人則違天，翻損不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裒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　減不足而奉有餘，所以富室飫其珍鮮，貧者歉其藜藿，則違於道矣。裒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象》：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寡　裒，聚也　寡，少也　益，與也　多者得謙物更裒聚，彌益其多　寡者用謙物更進益，是謂均平之道　亦云裒，取也　減取多者，益於寡者，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　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注：誰能以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也　○疏：孰，誰也　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贍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義曰：卹，賑救也　損，抑減也　贍，給也　天道下濟者，《易·謙卦·彖詞》也　世人所行，反於天道，減其不足奉彼有餘，豈獨害人，況乃違道，誅斂無已，凍餒莫哀　老君渙發聖言，愍其無告，曰孰能減己有餘卹人不足，順天育物者，惟有道之君乎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　恃猶矜恃也　聖人法天平施，德被

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義曰：聖人圓通智慧，因物爲心，猶天地之發生，不言其德，類陽和之煦嫗，不恃其恩。雖不恃不處，而其道愈廣矣。稱物平施，已見上解也。

功成不處。○注：推功於物，不恃其成者，賢能也。○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羣材，而不處其功勣爾。○義曰：舉聖人之德，況有道之君，皆以法道爲順天平施，澤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居道德，巍巍與天並矣。

其不欲見賢。○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義曰：大聖之德，冥合玄功，而內照應微，外混於物。蓋恐德彰則慈愛立，慈著則功用存，將欲隱功行於已成，潛德化於不宰，符舉下抑高之旨，契正言若反之文也。

又卷四九《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放無爲，不可立法而生事。○疏：雖天道平施，與善不欺，司契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者乎？○義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靜而易化。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難通。立法方爲弊源，去善彌遠。司契潛諧道要，乃善之宗。降福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篇》云：天之於民，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是也。

又卷五〇《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天之道，利而不害。○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也。○義曰：舉天道以喻聖人之道利於萬物，物遂其生，而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爲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義曰：天授聖人之道以利於萬物，聖人體道應天以濟於羣生。澤愈廣而志愈謙，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應物而不爭。且夫上下二經論道敘德，首明可道常道，爲設教之宗源。次標有德無德，述因時之澆樸。此陳愈多愈有，表聖澤之無窮。信可以垂表萬天，程式千古，革漓敗而復樸，滌邪弊而歸眞，貫天地而燭幽明，斯二經之大旨也。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一〇《德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開元御疏曰：天道高遠，非喻莫明，故舉張弓之法，以昭天德之用。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開元御疏曰：夫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爲架箭之時準的也。損有餘與不足者，爲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命中矣，次結歸天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歲功成矣。人君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爲弓也，無殺無生，無翕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稱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開元御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衷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而爲損。䷨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爲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雖有道者。○此設問答，詳解其義。問曰：誰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減損有餘之爵祿，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聖君、哲人，乃能然也。而言舉者，明聖君居物之上，心不忘下，一如卑者之奉尊，不以高貴加人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以己所施爲，矜恃其美，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帥也。天道益寡損餘，抑高舉下，唯有道者法之柔弱，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又　和大怨，必有餘怨。○國君不能無爲謙弱，民乃多欲好爭，遂使輕生殉死之徒，攘臂於道術，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是猶代大匠斲木，稀有不傷手矣。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

安可以爲善。○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如是則安，可以爲善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木爲契，而民不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合之以爲信。不復制以法律，故不責於人。不責，何怨和之有。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通也，道也。司，主也。有德者，謂中古之君，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爲信約，而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謂遠古之君，德大無名，物皆自然，穴處巢居，各安其分，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見獨，不爲不恃，道冥德淵，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故稱無德焉。此杜光庭說也。舊說以徹爲跡，或謂作軌，法以通人則凋弊生，故曰無德也。今取杜說爲長。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私，惟善是與，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和怨則怨未盡，息怨則無爲，無爲則在小而不貪，故次之以小國寡民。

又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善於心者貴能行，不辯者本其素樸。辯於口者貴能說，不善者滯於是非。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夫知者謂知道也。明理知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也。博謂博通物，務攻異端求彼是而已。不知者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是矣。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積者，蘊聚也。聖人道濟天下，不蘊德以自高，積而能散，不蓄財以自潤。既不滯功於外，亦不聚智於內，二者俱通，故曰不積。莊子曰：大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夫聖人所以不積者，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如鑑照人不藏好惡，而鑑之明未嘗少減，此喻內智也。分財利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多，如井任汲普蒙利潤，而井泉清徹不竭，此況外功也。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春夏生育之，秋冬成熟之，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夫聖人之道，在所施爲也。所爲順理，不與物爭者，是以法天道而然也。信言不美，絕辯忘言，強名復泯，還歸妙本也。

右老氏經二篇，統論空洞虛無，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陰陽，聖人侯王，士庶動植之類，所謂廣大而無不蘊，細微而無不襲也。約而語之，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爲教之宗，叙體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無爲無不爲陳教之旨，叙用而適乎道。故體用兼忘，始末相貫也。下之首章，明有德無德爲教之應，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爲教之用，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一〇《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御注曰【略】○臣義曰：益損盈虛，迭運迭旋，皆反於極，本乎自然也。高者有餘者，皆盈益者也，故必抑必損。下者不足者，皆損虛也，故必舉必補。皆自然之理，故天之道其猶張弓，必蘄乎得中而後已。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御注曰【略】○臣義曰：慝盈也，故損有餘，好謙也，故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御注曰【略】○臣義曰：凌其不足而損之，求爲己之益，畏其有餘而奉之，求爲己之悅。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御注曰【略】○臣義曰：聲者與之，使無不足之累。饒者損之，使無過滿之災，唯道爲能。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御注曰【略】○臣義

曰：聖人體道在天下，故能以有餘奉天下，非以有餘爲恃也。爲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處者，不欲自伐自滿以見其賢爾。賢以業言也，有餘者，己之道，以己之先覺覺後覺，以己之先知覺後知，其下至於輕稅薄賦，散利於天下，而不收於上，皆所謂以有餘奉天下。唯不見賢，故下不知帝力。此聖人與天同德也，故曰得天之道。

又《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御注曰【略】○臣義曰：古之善治人者，使之自治，非有以治之也。民之情，蕩於利欲，而徑侈爭奪以自恣，求得其欲而已。上之人，設爲禁令刑誅，一切治之，天下不得其欲，怨之所由生也。大怨者，民之欲亦大矣，以不得所欲，故謂之大怨。以民之有是怨也，於是又欲調和而禁治之，禮樂敎化，賞刑號令，無所不至，所以調和禁治之也。而天下益有餘怨，故聖人所以執左契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御注曰【略】○臣義曰：執左契，則無爲而付當於自然，不從事於物，任萬物之自至，吾應其至，與之爲合爾。當任天下之責，未始責於人也。

故有德司契，○御注曰【略】○臣義曰：不德之德，所以司契也。無德司徹。○御注曰【略】○臣義曰：無得於己，求徹於物，蔽蒙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御注曰【略】○臣義曰：和大怨，不可以爲善而有德。司契者，謂之善人，天道之所與也。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四《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徽宗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疏義曰：道之在天下，廣也包畛，纖也入蠛，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何損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圍於物，域於氣而爲氣之所化，麗於數而爲數之所攝，一盈一虛，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氣數，而爲萬物之奧，故有氣有數者，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以注焉而不滿，雖益之而不加益也，酌焉而不竭，雖損之而不加損也，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與焉。天地雖大，然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與時俯仰，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猶未離於氣數故也。夫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盛衰更代，成壞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無適而不得其中，若山殺瘦而澤增肥，水息淵而木消枝，噴以牙者章其色，揮以翼者兩其足。高者惡其亢，則抑之使俯而就，不至於有餘而太過，下者惡其卑，則舉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彼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徙而不留，各得其序，莫不趨於中焉。觀天之道，豈不猶張弓乎？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徽宗註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疏義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蓋盈者虧之，所謂損有餘也。謙者益之，所謂補不足也。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其化均故爾。《書》以謂滿招損，謙得益，時天道其斯之謂歟？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徽宗註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疏義曰：莫之爲而自然者，天道也。爲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進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無持操，所以虐煢獨而畏高明也。煢獨可哀也，苟或見虐，則莫勸其作德而爲善者，孰爲之長？高明可貴也，苟或見畏，則莫懲其作德而爲惡者，孰爲之消？是乃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已，豈知自然之天道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徽宗註曰：不虐煢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疏義曰：煢獨者，衆之所遺而虐之，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龍之而不虐，是罄者與之也。高明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苟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是饒者取之也。誠如是，其知道乎？蓋道者爲之公，不偏於彼，不廢於此，泛應曲當，考不平以至於平，聖人體是，以用天下，孰有偏詖之患哉？然則損有餘以奉不足，非與於天道，孰能致此？莊子曰：主者天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徽宗註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唯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疏義曰：至無之中，化出萬有，聖人體至無，以供其求，豈恃其爲哉？整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孰有自伐之心乎？所謂至爲去爲者以此。豈居其功哉？功蓋

天下，似不自已，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孰有自滿之志乎？所謂神人無功者以此。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所謂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積衆小不勝爲大勝，所謂人皆求勝，己獨曲全也。凡以不欲見賢故也。列禦寇驚五漿之饋，有在於是耶？帷不欲見賢，故謙得益而常無損，其得天之道矣。與夫飾智驚愚，修身明汙，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蓋亦異矣。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四　天之道，其由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〇天之道，其由如也。張弓乎？高者抑損也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而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效天道乎？是以聖人效天道，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者，以其不欲見賢耶？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音衡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〇天下莫過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欲換易之，以其無以易之也。如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蓋不能守柔受辱。是以聖人言：湯武之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獨稱孤寡不穀者，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正言合德，俗若反焉。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〇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和天下之大怨者，後必有征伐之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如執左契，契之左右合以爲信。而不責求也於人。有德者如司左契，物來自合，此天之道也。無德者如司主也右契，徹物求合，此人之道也。天道無親，常與善行無爲之人。

又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〇老子書終二句，以結其德。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〇《原旨》曰：謙之時義大矣哉。天道虧盈而益謙，故下濟而光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地道變盈而流謙，故卑而上行。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尊而光。大直若屈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卑而不可踰。大巧若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大辯若訥也。躁勝寒，地在山上也。靜勝熱，山在地下也。清靜爲天下正。《謙》亨，君子有終，萬民服也。噫嘻，《易》、《老》之道，同出異名。《道德》演於《墳》、《典》，《易》象則於《圖》、《書》。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上章言名貨以戒愛藏，言得亡以明止足，則裒益平施之義可見。下章言可欲不知足，欲得以戒罪禍，咎謙之義可見。或曰：勝，極也。躁極則寒，靜極則熱，此以氣言也。或曰：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此以理言也。謙其在矣。然則《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而此下章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則《謙》言侵伐行師，無乃不可乎。知卑而不可踰，裒益平施則可也。若必至戎馬生郊，《謙》何取焉。老聖之道，以柔勝剛，故與謙合。申韓不善學，流入刑名，爲聖門萬世罪人哀哉。

又卷四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〇《原旨》曰：《洪範》九疇，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言大中之道立，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引射爲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涼，寒極變溫，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也。聖人爲而不恃，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天之道也。其不欲見賢，孰中而已。聖人事業無爲有爲，函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〇《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聖憫文武墜

地，將有二代垂亡之風，故因關尹之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成湯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強者也。使桀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爲湯勝。使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爲武勝。惟其剛強暴虐，迷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矣。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鯀之殛，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爲社稷主，天下王。噫，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己正人，與爲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天下之民正，烏有爲臣而可自代君者乎。正言之君民，吾羲皇之民，無繩可結，亦可已甘其食，窪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含哺鼓腹樂在其中。鄰國相望，道並行而不悖。鷄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盎乎天地間，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強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原旨》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與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與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爲一。博者不知，數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爲人，己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己愈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無恩，而大恩至矣。

《太平經》卷三七《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大頑頓曰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爲何等事生？爲何職出哉？』『善哉善哉！子之問事，可謂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爲解。天地開闢已來，帝王人民承負生，爲此事出也。』『今迺爲此事出，何反皆先道養性乎哉？』『然，眞人自若眞眞愚昧，蒙蔽不解，嚮者見子陳辭，以爲引譏，反眞眞冥冥昧昧何哉？』『諾。』『眞人更明開耳聽。然，凡人所以有過責者，皆由不能善自養，悉失其綱紀，故有承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過於隣里，後生其子孫反爲隣里所害，是即明承負之責也。今先王爲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亂天也。天大怒不悅喜，故病災萬端，後在位者復承負之，是不究乎哉？故此書直爲是出也。是故古者大賢人本皆知自養之道，故得治意，少承負之失也。其後世學人之師，皆多絕匿其眞要道之文，以浮華傳學，違失天道之要意。令後世日浮淺，不能善自養自愛，爲此積久，因離道遠，謂天下無自安全之術，更生怨事反翻祿，故生承負之災子解意豈知之耶？』『善哉善哉！見天師言，昭若開雲見日，無異也。』『行，子可謂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解，今問無足時，唯天師丁寧重戒之。』『然，夫人能深自養，迺能養人。夫人能深自愛，迺能愛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養，安能厚養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愛重而全形，謹守先人之祖統，安能愛人全人？愚哉！子寧深解不耶？』『唯唯。善哉善哉！』『行，子以爲吾書不可信也。試取上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而長吉者書文，復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書策文，復取下古人所思務行得天意而長自全者文書，宜皆上下流視考之，必與重規合矩無殊也。迺子蒙且大解，迺後且大信吾書言也。今天疾人，後生者日益輕易，鬬命試才。下愚迺言天無知道，天不効也。夫地尚不欺人，種禾得禾，種麥得麥，其用功力多者，其稼善。何況天哉？今故天積怨，下愚無知者，更相教輕事爲憒，後生者日益劇，故生災異變怪，非一也。是天與人君獨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則相教，愚者見是，不以時報其君，反復蔽匿，斷絕天路，天復益忿忿，後復承負之，增劇不可移。帝王雖有萬人之善，猶復無故被其害也。故使爲善者不明，若無益也。令使下愚言天無知，固有以乎哉？』『今見天師言，心解與更生無異也。善哉善哉！弟子雖多愁天師，冒死問事，始若有過，已問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無知而不問，無由得通達。』『子言是其意也。行，書多悉備，頭足腹背，表裏悉具，自與衆賢共案之，勿復問。』『唯唯。』右問天師文書衆多從上到下所爲出斷訣。

又《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蔽暗弟子再拜言：『夫大賢見師說一面，知四面之說；小賢見師說一負，知四負之說，故易爲說也。其愚暗蔽頓之人，不事見爲說之，猶復心懷疑，故敢具問天師。師既爲皇天解承負之仇，爲后土解承負之殃，爲帝王解承負之尼，爲百姓解承負之過，爲萬二千物

解承負之責。又言：「不愚弟子適爲天間事，不敢不冒過悉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平言：「今帝王人民有承負，凡事亦皆自有承負耶？」善哉，子爲天問事，誠詳且謹。」今每與天師對會，常言弟子適爲天問疑事，故敢不詳也。」善哉，子有謹良之意，且可屬事行。今子樂欲令吾悉具說之耶？不惜難之也。但恐太文，難爲才用，具說天下承負，適千萬字尚少也，難勝既爲子舉其凡綱，令使衆賢可共意，而盡得其意，與券書無異也。」唯大師語：「明開兩耳，安坐定心聽。」唯唯。」然，天地生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雲亂，家貧不足，老弱飢寒，縣官無收，倉庫更空。此過適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一大凡事解，未復更明聽。今一師說，教十弟子，其師說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爲十人說，已百人僞說矣；百人復行各爲十人說，已千人邪說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說矣；萬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說。又言者大衆，多傳相徵，不可反也，因以爲常說。此本由一人失說實，適反都使此凡人失說實核，以亂天正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爲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後世不知其所由來者遠，反以責時人，故重相冤也。復爲結氣不除，日益劇甚，故凡二事解，眞人復更明聽。令一人爲大欺於都市中，四面行於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滴水，垂泣且言；一市中人歸道之，萬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適使天下欺，後者增益之，其遠者尤劇。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負空虛言之責也，後人何過乎？反以過時人。三事解，然眞人復更明聽。夫南山有大木，廣縱覆地數百步，其本莖一也。上有無營之枝葉實，其下根不堅持地，而爲大風雨所傷，其上億億枝葉實悉傷死亡，此即萬物草木之承負大過也。其過在本不在末，而反罪末，曾不冤結耶？今是末無過，無故被流災得死亡。夫承負之責如此矣，寧可罪後生耶？四事解，然責人復更明聽。南山有毒氣，其山不善閉藏，春南風與風氣俱行，適蔽日月，天下彼其咎，傷死者積衆多。此本獨南山發泄氣，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負得病死焉？時人反言猶惡，故天則殺汝，以過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無過，反承負得此災，魂神自冤，生人復就過責之，其氣冤結上動天，其咎本在山有惡氣風，持來承負之責如此矣五事解，然眞人復更危坐，詳聽吾言。本道常正，不邪僞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師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養之正道，遂相效學，後生者日益劇，其故爲此積久傳相教，俱不得其實，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災變萬種興起，不可勝紀，此所由來者種久復久。愚人無知，反以過時君，以責時人，曾不重被冤結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雖有萬人之德，獨能如是何？然今人行，豈有解耶？若食盡欲得之，而病人獨不能食，適到於死亡，豈有解耶？今交陰陽，相得盡業。有子孫祭神求吉，而自若不能生子，豈有解耶？夫人生盡樂好善而巨壯，而固反不肖且惡，豈有解耶？此盡承負之大效也。反以責時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時人傳受邪僞久，安能卒自改正乎哉？遂從是常冤，因爲是連久，天憐之。故上皇道應元氣而下也，子勿怪之也。以何爲初，以思守一，何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氣所起也；一者，天之綱紀也。故使守思一，從上更下也。夫萬物凡事過於大，末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

（附）欲解承負之責，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將憐之。一者，天之紀綱，萬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

是以古者聖人將有可爲作，皆仰占天文，俯視地理，明其反本之明效也，眞人解未？」唯唯。」今訾子悒悒，已舉承負端首，天下之事相承負皆如此，豈知之耶？」唯唯。今天師都舉端首，愚生心結已解。」行，語眞人一大要言，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養，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養，失其本。下古計不詳，輕其身，謂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亂其治。雖然，非下古人過也，由承負之厄會也。行文已復重，吾不復言，百言百同，無益也，可毋增書爲文，今天辭已通囑於眞人。」唯唯。」行，歸思其要，以付有德君，書要爲解承負出。」唯唯。」

右問凡事承負結氣訣。

又卷六九《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眞人再拜曰：「愚賤生緣天師常待之以赤子之分，恩愛洽著，倉皇得旦夕進見，天功至大，不可謝。今欲復有質問密要，天之祕要，又不敢卒言。」平道之，子既爲天問事，當窮竟，不得中棄而止也。」唯唯。愚生見天師所說，無有窮極時也。適後弟子俱天覺承知，天師深洞知天地表裏陰陽之精，諸弟子恐一旦與師相去，無可復於質問疑事，故觸冒不嗛，問可以長久安國家之讖，令人君常垂拱而治，無復有憂。但常當嚮琴瑟，作樂而遊，安若天地也，無復有危時，豈可聞乎哉？」然，諸眞人思精進乎？深眇哉所問，適求索洞通天地之圖讖文，一言適萬世不可易也。天公疾多災愁苦之，適使諸眞人來問疑乎？」諾。且爲眞人

具說天之規矩大要，祕文訣令，使其□□，眞人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夫皇天迺以四時爲枝，厚地以五行爲體，枝主衰盛，體主規矩。部此九神，周流天下，上下洞極，變化難覩。爲天地重寶，爲衆神門戶。自有固常，不可妄犯，順之者長吉，亂之者長與天地乖仵。」「唯唯。願聞其意，豈可覩耶？」「善哉，諸眞人言也。方爲子具道之，但俱自精，安坐思吾言。」「唯唯。」

「天常識格法，以南方固爲君也。故日在南方爲君也，火在南方爲君，太陽在南方爲君，四時，盛夏在南方爲君，五紀，寵在南方爲君，五藏，心在南方爲君。君者，法當衣赤，火之行也。是故君有變怪，常與陽相應，非得與他行相應也。陽者日最明，爲衆光之長，故天識常以日占君盛衰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人君之法，常當求與仁者同家，有心者爲治。其可與共爲治者，常當行道而好生。小小幼弱，於其長臣賢成器者，君當養之，不宜傷也。故東方者好生，南方者好養。夫不仁用心，不可與長共事，不明，不可以爲君長。故東方者木仁有心，南方者火明也。夫天法，帝王治者常當以道與德，故東方爲道，道者主生；南方爲德，德者主養，故南方主養也。治者，當象天以文化，故東方爲文，龍見負之也。南方爲章，故正爲文章也。章者，大明也，故文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者，赤也，赤者，火也。仁與君者動上行，日當高明，爲人作法式。故木與火動者，輒上行也，君之象也。故居東，依仁而上，其治者故當處南。故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日出於東方也。南方爲太陽，君之盛明也。少陽爲君之家及父母，太陽爲君之身，君之位也。少陽爲君之家，木爲火之父母，君以少陽爲家，火稱木之子。眞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少陰爲臣，臣者以義屈折，伏於太陽。故金隨火屈折，在人可欲，爲臣者常以義屈折，佐君可欲爲也，故少陰稱臣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太陰爲民，民流行而不止。故水流行而不知息也。民者，職當主爲國家王侯治生。故水者，當隨生養木也。東方者，君之家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識，少陽者畏少陰。故臣者，反主錄國家王侯官屬也。太陽畏太陰，是故國有道與德，而君臣賢明，則民從也。國無道德，則民叛也。是故治國之大要，以多民爲富，少民爲大貧困。諸眞人曉知之耶？」「唯唯。」「行，已覺矣。」

「天之格法，分爲六部。東南上屬於天，故萬物生皆上行，蚑行人民皆出處外也，屬於天。故天爲之色，外蒼象木，內赤象火。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已曉矣。」

「天地之格識，西方北方，下屬於地。故萬物至秋冬，悉落下歸土也。人民蚑行至秋冬，悉入穴而居。故地之爲色也，外黃白象土金，內含水而黑，象北行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又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入室獨居，思經道之本，所須出入，賢者先得其意，其次隨之，遂俱入道，與邪相去矣。

入室思存，五官轉移，隨陰陽孟仲季爲兄弟，應氣而動，順四時五行天道變化以爲常矣。失氣則死，有氣則生，萬物隨之，人道爲雄。故立五官，隨氣而興，天道因氣飛爲雄。眞人積氣，聚神明，故道終常獨行，萬民失氣故死。喪者爲賤，生者爲貴，子守道可長久，隨氣而化。天爲常，無急名利，道自行。天道常生無有喪，地道持兩主死亡。夫上古聖賢者於官，中士度於山，下士蟲死居民間。賢者見書，深思此言，先難後易，身亦無患。而守德成大道，身學已更九室成神人。其念常與凡人殊絕異，朝夕未常念地上，欲聞天事也，意乃念天上職事，乃後可下九室。積精篤竭自化，易其形容，即是上天聖人也，不得復理民間時事明矣。吾之書乃使高士遂生，而不見下士，不敢妄爲妄言也。吾書爲道，所能窮竟人志，使人賢不肖各盡其才，至死無可復悔者，乃各盡其天命也。欲壽樂久存者，思正道意，可往矣。不樂久存者，宜就俗事，但樂止其身而已。

又卷九〇《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　眞人前，子學是，凡事積之，當知天下大訣分理，後乃言事□□，無復有疑也。」「今見凡人死，當大冤之，叩胷心而呼天，自投擗而告地，邪？不當邪？」「宜自精道之，令使可萬世誦讀，以爲常法，而不可復忘也。」「今天師有嚴教，愚生敢不彊一言也。」「平行勿疑也。」「然人死者大劇事，當大冤之，叩胷心自投擗也，力盡長悲哀而已，此亦無傷生也。」「當冤何等人哉？皆當冤之何也？」「夫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今人居天地之間，從天地開闢以來，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爲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長也，而尊且貴，與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終古窮天畢地，不得復見自名爲人也，不復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也。」「噫！子說與俗人同，又實非也。」「愚生甚不覩其意，人死

當奈何哉？願聞之。唯天師！然，夫物生者，皆有終盡，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天爲其中，時時且有自冤死者，或自少年不壽者。天地乃爲萬物父母，恐其中有自冤，哭淚仰呼天，俯叩地，而自悲冤得年少。故天爲其生眞道奇方，可以自防，而得小壽者。物生皆自有老終，而愚人不肯力學眞道善方，何以小增其年，不死遲老者。反各自輕忽，不求奇方，而共笑賤眞道。反曰共作邪僞，以亂天道。共欺其上，爭置死地名爲塚，修之治之以待死，預作死約及凶服，求死得死，有何可冤哉？年竟算盡，此比若日出自有入也。眞人何故反冤之乎？眞人投辭，多與俗人同，正似無一知人，何也？當冤其何等者？願聞之。當冤其年少，未有所知而死者也。未知學問，求可自防禦者，故當冤之也。又復當冤其常謹良，畏不壽年少，常自苦行，求眞道善德奇方，爲行常善，不爲陰賊，或逢流災而中死，或到老力盡，而訖不得遭逢明師，可得須臾，竟其天年者，是者大冤，可悲傷也。若無故冤悲，不求奇方眞道而死者，反搥胷哭泣，呼天叩地，汝身自得之，反過天地，是爲反民，天甚怨惡之。眞人怨是，不若早自悲傷，學不得眞道，不知天地陰陽大分部訣也。久苦無明師，而長懷悒悒，而天年將竟也。是誠可悲傷，子知之乎？唯唯，愚生甚恐駭，命在天師。吾同乞眞道與子，欲使子努力不懈，天下何不有但求之不力，至誠淚出感動天，故天不與之耳。若不道懈止，亦將得之不久也。子知之耶？唯唯。夫愚人不自重愛，力求奇殊方，可得須臾，反預置死器死處，求得死。天之爲法，若慈父母賢明君不奪人可求也。是自然常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亦可毋大冤之也。是以古者聖人帝王時時有大自重愛而畏死者，且夕思行求異聞殊方，敬事道人，力盡財空而已；至誠涕出，感動皇天，天乃爲出瑞應，道術之士悉往佑之。故多得老壽，或得度世。其中時時有求而不得者，但未至誠固固，好俗事，輕忽其身，言可再得也。今天地乃以人爲子，帝王乃最天之所貴子也，不惜眞道奇方焉。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古者聖人深計遠慮，知天下之財物，會非久是其有也。身在，財物固固屬人身；身亡，財物他人有也。故無可愛惜，極以財物自輔，求索眞道異聞也。故其身反得長存，財則在，常屬於人也。是故當極力財空盡而已。財者，但過求，須臾得之耳。失財，乃天下人之有也，會不久吾有也。此名爲賢聖明智，養身以道，知用財法，故多得老壽也。子知之乎？唯唯。行，爲人師者多難訾，眞人悒悒，爲子更復分別悉道其意。夫天道乃有格法，不以故人也。子欲樂知其審，此若冬至之後，天當大寒殺人；乃以五月初，始見陰氣於井中，爲其清，日日益劇，到冬至後，乃大寒傷殺人，不可無衣也。賢者預防也，則獨得大樂，不傷於寒而無憂，其懈惰不力，不預備之，則獨饑寒而窮矣，此之謂也。天無過也，人自得之。子寧重曉不哉？唯唯。行，子已覺矣。夫天之爲法，不以卒故人也，愚人自故觸冒之耳。願請問不及，復當冤何等者哉？復當冤大賢少而學善，順良有眞道德，當爲帝王輔助其理陰陽。帝王得之，抱腹因心，垂拱而無憂。或反蔽塞不通，懷眞道德到老死亡，是可冤悲傷而帝王治不得大賢明，反與愚者共治，陰陽亂，萬變起，常旦夕自苦，得大愁焉。是復大冤，可悲傷之甚。是故古者聖人聰明大達，衆賢悉出，上集爲輔，故兩無冤者也。天地亦爲其理，無病而不冤，何況於人乎哉？眞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天師之言也。以何爲善乎？然此乃天得之，以解病苦，帝王得之，以垂拱無憂，賢者亦得盡其忠信之心，上輔其君爲治，亦得盡其能力勉勉，使共解天地大憂，百姓萬物亦復得之而興也。故言善哉也。善乎！眞人之言，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凡人可求作者，皆不爲冤結也，自行得之也。所求不得，反爲大冤今人求死得死，求悪得悪，求善得善，天順其心，是爲大吉，可求者得。若人預爭置死地，作死約，得死是也。日求凶，得凶悪而死，復是也。名僞凡事，所求者得天與地，無可大負於此人也。眞人寧亦大覺未？唯唯。行，子已覺矣。行，今欲爲子悉說之益文，今已爲子舉其大綱，自思其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各加努力在所求，求而不得，未一至誠也。夫天地比若影響，不欺人，乃愁愚人各自欺自輕自忽，大咎在此。夫憂愚乃共亂天與地，不獨自愁也，其過乃如此也，天乃得大愁於是也。愚人自身求而得之，窮則反啼呼天與地，爲是積久，天地大疾之悒悒。故遣吾下具語，分解天下人意，使衆賢明共策吾辭，吾辭則天談地語也。吾不空乙二與眞人道事也，乃天示敎勅，吾下言之也。使一各自知過所由來，勿復更相罪責也。故吾悉言之，吾不敢妄語。吾所以究竟盡言者，獨知天地心意。故見遣，下與眞人共議天下，分別其曲直，使德君與賢者俱思惟之，使可萬萬世傳。後生者歌誦以爲常法，而不復忘也。故吾每見眞人問事，常喜爲天訣，訣得一解其憂。故睹天言者，輒承天心地意，分別道說之也，不敢有懈也。子有疑者，爲復來共議之，既見信而見遣下語，實畏天威，無可惜也。子重明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得天地之意，應曉事生哉！夫人積愚，不知早學眞道善德殊方，以爲小事，不知其過積大，乃亂天地而共愁其帝王，身尙得天死，不得竟其天年而亡也。眞人熟思吾書言，天下過，寧復有大於是死者邪？』『善哉善哉！愚生已大覺矣。』『子知早覺，可謂爲曉事之生，遠凶而近吉乎？覺而不止也，眞道畢乎？一旦得王侯，不若得仙人乎？今行逢千斤之金，萬雙之璧，不若得明師乎？帝王有愚臣億萬，不若得一大賢明乎？父母生百子而不肖，不若生一子而賢乎？一里百戶不好學，不若近一大德乎？萬目惸惸，不若一大綱乎？天下擾擾無不有，不若天獨神且聖，乘氣而飛行乎？凡物雖衆多，不若一氣獨活人乎？故今勑眞人學者，疾棄浮華，能務核事，求眞道乎？欲太吉者，眞若稱天乎？天地無病而長悅喜，眞道奇殊方出祐人乎？是以古者聖人常稱天，不敢懈也，故常獨吉也。賢儒集策，天道畢也。各言一善而陰陽理，神靈悅也。災害悉伏，不復發也。所謂治得天心，而祆臣絕也。神哉爲道，自然術也。』『善哉善哉！愚生向不力問，復無緣得知是也。』『然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何從得日進乎？行而不數移其足，道何從得達乎？學而不得明師，知何從得發乎？治國欲樂安之，不得大賢事之，何從得一旦而理乎？』『善哉，天師之言也。』『然子已覩其微意矣。故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賢也。是故古者聖賢皆事明師，以解憂患也。故聖賢悉有師法也。眞人宜戒，凡事自愛，吉凶門戶可睹乎！』『唯唯。』『戒眞人一言。』『唯唯。』『人所求而得者，天以順其所求，不負焉也，勿復臨死而哭天泣地也。是名爲自求而得之，反以罪天地，是名爲大逆之人也，天不好也，地不嬉也，鬼神會不祐也。所冤者獨當冤，求而不得者耳。』『夫萬物各得其所求，何故自冤哉？』『眞人熟思吾言，是實非也。吾之文不誤也，大□□，萬不失一也。今天乃惡之疾之，故吾反覆道之，雖上已言，復戒眞人於下也。吾乃故使其復重樂，下古之人深思之，美之，念之，傳之，寫之，以相示勿匿之也。天之戒書，樂見發揚，不欲見藏也。』『唯唯。』『行去。』

右集雜人死當見冤與不所求得與不合國安危學逢明師與不肖師。

又卷九一《拘校三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請問天師之書，乃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前後賢聖之文，河雒圖書神文之屬，下及凡民之辭語，下及奴婢，遠及夷狄，皆受其奇辭殊策，合以爲一語，以明天道，曾不煩乎哉不也？』。爲其遠煩而不通，故各就其爲作，求善太平之宅於其所屬邑鄉，主備其遠，不能自致。故爲其立宅道上，使其投異辭善奇策殊方於其中也。因取中事傳持往付於上有德之君，令其羣臣共定案之，以類相求。上第一善者，去其邪辭，以爲洞極之經，名爲天洞極政事，迺後天地之病，且悉除去也，帝王之治，且壹大安也，承負萬萬世之災厄會，且壹都去也。然後萬物羣神，且無一可言，而不復上白人惡於上天也。故勑使其拘校之者，迺天使吾下言也。雖煩，安得不力爲之乎？天下文書，及人各言一，或言十數，而天下之疑事悉自解，亦無大煩也。但各居其處而言之，傳持付上耳。是名爲天下集言而共語，以通達天地之意，以通達天地之炁，以除帝王災害，以利凡民，及萬物莫不各得處其所者，迺後天地壹且大悅喜，病壹除，喜則祐帝王也，今使無事而長遊也。』『願問天地何故一時使天下人共集辭策及古今神聖之文以爲洞極經乎？』『善哉，子之問。然，天地有劇病亂，未嘗得善理也。故教示人使集議，而共集出正語奇策，以除其病也。故使其大共集言事也。』『願請問天地亂而有劇病，何不更生善聖人乎？力復生後聖人，迺無益何也？』『噫！眞人愚哉！吾聞前已有言矣。』『下賤闇之生，積愚固固，不能察察知之。』『眞人尙迺言如此，俗人何以可曉乎？必且互置吾文而更大忿，天災害反且更大起，而不可救。故天使子反覆問是也，欲使吾更□□具言耶？諾諾。吾親見遣，爲是事下，吾不敢有所匿而忿天也。行，眞人明聽，爲子條訣解之，更以上下悉說道之。但安坐。』『唯唯。』『行，古今聖人有優劣，各長於一事，俱爲天談地語，而所作殊異。是故衆聖前後出者，所爲各異也。俱樂得天心地意，去惡而致善，而辭不盡同，壹合壹不，大類相似。故衆聖不能悉知天地意。故天地常有劇病，而不悉除，復欲生聖人，會復如斯，天久悒悒，於是故遣吾下，具爲其語，以告眞人。所以告眞人者，天上諸神言，天下有樂善，欲稱天心者，獨有眞人耳。故吾以辭情告於眞人也，吾不同空語耳。眞人自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自知矣。行，所以拘校上古神文中古神文下古神文者，或上古神文未及言之，中古神文言之，中古神文未及言之，下古神文言之也。因以類相從相補，共成一善辭，故使集之也。迺後神書天地意可睹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上古聖人失之，中古聖人得之；中古聖人失之，下古聖人得之；下古聖人失之，上古聖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可謂大解已。行，大聖或有短失之，中聖得之，中聖失之，小聖得之。因復以類相從，

因而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大賢以短失之，中賢得之，中賢失之，小賢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賢辭矣。眞人知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帝王失之，臣子得之；臣子失之，庶民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上老失之，丁壯得之，丁壯失之，少者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男子失之，女子得之，女子失之，奴婢夷狄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行，或上古文失之，中古文得之，或中古文失之，下古文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以大解矣。行，或上古人失之，中古人得之，中古人失之，下古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眞人知之乎？」唯唯。「行，子已解矣。行，或上失之，而下得之，或下失之，而上得之，或上下失之，而中得之，或中失之，而上下得之。或天神文失之，反聖文得之，或聖文失之，反賢者文得之，或賢者文失之，而百姓文得之，或百姓文失之，而夷狄得之。或內失之，反外得之，或外失之，反內得之。會有失之者，會有得之也。故上下外內，尊卑遠近，俱收其文與要語，而集其長短，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則俱矣。然後文書及辭旨壹都通具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又卷九三《效言不效行致災訣第一百四十一》　「六七中古以來，人多效言，乃不效行，故致災害疾病畜積，而不可除去，以是自窮也。是故吾敬受此道於天，乃效信實，不效虛言也。執一行吾書道者，下古人且日言吾道惡無益也，反月善；月言無益，反且歲善；歲言無益，反至老常善，久久不而去也。後生者以爲世學矣。不知疾行者，但空獨一世之間久苦耳。故吾教勑眞人常眷眷勉勉也。道爲有德人出，先生與後俱與吾無有獨奇親也，吾受之等耳。故但得而力行之者，卽其人也，無有甲與乙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大道無親，歸於人；地德無私，付於謹民。人交無有先後，但愛於有實信。是故古者帝王有宮宅以仕有德，不仕無功之臣。有德之人，天地所愛，可助帝王安萬物；無德之人，天地所怨，陰陽之賊。」「何其重也？」「子自若愚哉！然無德之人，其行無數，乃逆天地，故與天地爲怨也；乃亂陰陽，故與陰陽爲賊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復問，善惡可覩矣。」「唯唯。「行，爲子悒悒，且爲子分別解下古人之行。人人自言惠，且善曉事，而反其行徵也，反月德惡。月月各自言有善行，不負於天，而反歲得災多，且凶惡夭死。少時人人自言善且大賢，賢過其父與母，而行到老長，反無一善賢者，皆爲不肖之人。貧賤且共，壽則日少，無一知眞道。夫下古之人，善惡賢與不肖見於是矣。何須自言賢且曉事乎？但觀其徵，可自知矣，可長明，可行眞與僞矣。何須復辨陳之，成事已□□。眞人以吾書文示之，令使一覺悟，可天久迷與無地爲重怨。行，吾辭小竟，後復有疑，乃來共議之。」「唯唯。」

右集難問太平訣人行有實與邪文。

又卷一〇一《西壁圖第一百六十四》【圖略】

上古神人眞人誠後學者爲惡圖象，無爲陰賊，不好順事，反好爲害嫉妒，令人死凶。天道不可彊劫，劫必致兵喪威之死，滅世亡道，神書必敗，欲以爲利，反以爲害，此卽響應天地之性也。乃致自然之際會，審樂以長存，愼之愼之。無好無害，善者自興，惡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髮之間，無有過差。但人不自精，自以不知，罪名一著，不可奈何。不守其本，身死有餘過。乃爲惡於內，邪炁相召於外。故前有害獄，後有惡鬼，皆來趨鬬，欲止不得也，因以亡身。故畫象以示後來，賢明得之以爲大誡，愚者不信道，自若忽事，書審如言，不失銖分。故守柔者長壽，好鬬者令人不存。物事各從其類，不復得還，雖悔之無益，鬼已著焉。見誡當覺，以時自選。今尙夭傷，固可得爲善人。善者乃上行，惡者下降。天道無私，乃有自然，故不失法也，其事若神。

右著西壁。

又卷一〇二《位次傳文閉絕卽病訣第一百六十六》　「子爲天來學問疑，吾爲天授子也。「願聞其訣意，以何明之也？其以又明之云何哉？」「今有德之君，得吾書心解行之，與衆賢共議，以化凡民，必與天立響相應，是其明證也。吾道以誠成不設僞言行已訣矣。」「唯唯。弟子無狀，數愁天師不也。「子不好問，亦無從知之也。吾含此學久矣，無可與語者，故不得以時傳之。今使人不知白黑，其過在吾也。今得傳眞人問，誠喜甚喜。比若春得登臺，而出見天無異，何乎哉？天怨結有劇病變不絕，此其悒悒不通，得與子言喜也。天師何不自往與之，位次不得也。吾位職在天，眞人位職在地。地者出萬物，故天生者，於地養之。故吾傳道於眞人，地生君王凡民

萬二千物，悉得陽施，從陰中出，故子得傳於人。』『善哉善哉！愚生大自怪，當得此，嚮不力問天師，無由知之也，但猜疑故也，敢冒過問之耳。』『善乎！是名爲曉事之生，是亦非獨子力也，實天授子心，使其言也。今蔽塞不自知行，今使子大自知，照若日月之光，子以吾言不誠信也。夫天雖欲有所出，不與人語，難知情。吾書承天教令，明丹青也。子爲不然，今私匿閉絕吾文，而不以時出之，天即且病子災子。子或遏之猶不出，子已凶矣。是其天使子來學問明證也，使眞人出之明信也。善哉善哉！眞人重戒愼之。』『唯唯。今天師職在天，覆加不得已，欲復請問一疑。』『不敢言乎？』『行，今凡天事，皆爲天使，有所傳耶？獨天師與愚生邪？』『噫！子益愚，何知天下凡物，皆爲天使。故各有所職，共成天道也。一物不具足，即天道有不具者。子何故乃不知是乎？其冥冥何劇也。』『愚蒙未悉開，得天師解之昭然。』『行，子亦易示矣。行，弩力勉之。凡民各有所職，乃復爲天使物，敢獨自勞自然也。』『不敢不敢。行去矣。』

又卷一一八《天神考過拘校三合訣第二百一十一》

『今天上良善平氣至，常恐人民有故犯時令而傷之者。今天上諸神共記好殺傷之人，畋射漁獵之子，不順天道而不爲善，常好殺傷者，天甚咎之，地甚惡之，羣神甚非之。今恐小人積愚，不可復禁，共淹汙亂洞皇平氣。故今天之大急，部諸神共記之，日隨其行，小小共記而考之。三年與閏並一中考，五年一大考。過重者則坐，小過者減年奪算。三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羣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眞人幸爲善，常欲有德於皇天，而憐帝王愁苦，時氣不和，實咎在人好殺傷，畋射漁獵，共興刑罰，常有共逆天地之心意。故使久乖亂不調，帝王前後，得愁苦焉，是重過也。眞人幸欲常有功於天，有恩於帝王，今天上積疾毒之。羣神教吾言，故今以文付眞人，歸有德君，以示天下。人得文各自深省，思過失，念書言天。今良平氣俱至，不喜人爲嫉賊，吾知天上有此言，今敢不下道之，不言恐爲嫉賊，害在吾身，吾不敢犯也，故以事報，諸眞人愼之。眞人不言，害在子身；以示凡人，愚人欲犯之，害在其身，天亦不復過責眞人也。自今以往，天乃興用羣神，使行考治人。天上亦三道集行文書以記過，神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取象於天，天取象於人。天地人有其事，象神靈，亦象其事法而爲之。故鬼神精氣於人諫亦諫，常與天地人同時。是故神應天氣而作，精物應地氣而起，鬼應人治而鬬。此三者，天地中和之疾使，隨神氣而動作，應時而往來，絕洞而無間，往來難知處。故今天道傳治，與往古殊異，以今古古多不中，以古古今不復應。故古文衰竭難復用，用之不比中，又有集處眞文。故天上言，拘校前後三合，取中善者以明事以合意。然後天上道正，王道備，邪惡悉去，帝王大樂，乃無事，人自爲謹得天意。眞人知此事重乎？』『唯唯。』『善哉！子知其意矣。』

右天上禁火以興生斷刑傷殺止畋射獵不順天時氣爲天所惡記見在知赤初受符更始文。

又卷一三七至一五三《壬部》

請問：『從古到今，賢者明者智者辯者力者勇者，此六人皆有萬倍之才，豈有善惡哉？』『此六人悉有萬倍人之才能，其才能安和天地，令使凡邪惡害之屬不生，帝王長無憂而壽，身能自除其疾病，各竟其天年，恩流凡人，此賢明智辯力勇，大善有益矣。而不能共和天地，使帝王無憂而壽，而身有疾病，被災不能祓去，或夭年而死，與凡人無別，此六人無益也。但效其成功，無復問也。成功者是也，不成功者非也。效事若此，深得皇天心意，帝王爲之延年命，萬物悉治也。』

請問：『凡物一時有不生者，又有不養者。長之不成，其大過悉從何來？』『當生而不生者，天也；當養所不養者，地也。天地爲萬物之盧，賢人爲萬物工匠。帝王者象天，常欲生；后妃者象地，常欲養；大臣者象人，常欲思成。此三人並力，凡物從生到終，無有傷也，欲象平之道，爲法者必當如此矣。』

請問：『天道助弱耶？助強耶？助寡耶？助衆耶？』神人言：『天道助弱。』『何哉？』『夫弱者，道之用也；寡者，道之要也。故北極一星，而衆星屬，以寡而禦衆也，道要一而道屬焉。是故國王極寡，而天下助而治，助寡之効也。父母極強，反助嬰兒，是強助弱之効也。上善之人寡而弱，不善之人強而衆；衆則寡矣，強則弱矣。故君子求弱不求強，求寡不求衆。故天道祐之。故不與人爭也，而人自爲爭；不與人爭強也，而人助爲強。故不爭而善勝也。』

分別天道精身與德不訣。請問：『夫道審當樂欲行，何爲明効？』神人言：『吾受此文於天上諸神，諸神言，吾聞與陰陽風雨寒暑相應也，以是爲大効。天樂其道行，而人未明信之，以乞雨止雨而明効之。行太平之道，乞

請皆應；不行太平之道，乞請不應；明天道至在太平也。故萬物不生者，失在太陽；生而不養者，失在太陰；養而不成者，失在中和。故生者，父也；養者，母也；成者，子也。生者，道也；養者，德也；成者，仁也。一物不生，一道閉不通；一物不養，一德不修治；一德不成，一仁不行，欲自知有道德與仁否，觀物可自知矣。五者，帝王君父師欲深自知道德仁優劣，但觀此，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樂生，其次善者樂養，其次善者樂施，故生者象天，養者象地，施者象仁。此三者，天地人之大綱也，過此而下者，但備窮乃後用之耳。如此天氣自爲平安，邪氣自消滅，善人自至，惡人自去，莫不響應也。明之者師也，謂先知之稱師，當主證而明之。自古至今，凡文出皆天地也，故天地先出之；明之者師也，故夫文出皆有師，行之者縣官也。古者帝王承天意，受師教，力行以除去災害，以稱天心，得延年益命，此之謂也。造之者天，明之者師，行之者帝王，此三事者相須而成。天不出文，師無由得知；師不明文，帝王無從得知治。故天將興帝王，必有奇文出；明師使教帝王縣官，令得延年益壽，是祐帝王之明證也。『凡人民萬物不生，生而不養，養而不長，長而反不成，不竟其天年，其過安在？』『凡民萬物不生者，天也；不養者，地也；長而不成者，人也。』『過在人乎？』『萬物不得時生者，君也；生而不養者，臣也；長而不成者，民也。天與君父主生，此太陽之長也，生之祖也。天不欲生，物不得生；父不欲施，物亦不得生，君不欲生，物亦不得生，故天與君父主生。夫君父常念生，不樂殺者，凡物盡生。一念殺者一物死，十念殺者十物死，百念殺者百物死，自此至萬念，皆若此矣。地母臣承陽之施，主長養萬物，常念長養之不？』『一念一不長養，則一物被傷，十念則十物傷，百念則百物傷，自此至萬，乃若此矣。是故上古帝王之任臣，常求慈仁，好長養萬物與爲治；中古半慈仁，物半傷；下古不詳擇臣而任之，故萬物悉傷矣。其德皇，王之言煌煌也。帝者，爲天地之間作智，使不陷於凶惡，故稱帝也。王者，人民萬物歸王之不傷，故稱王。王者，往也。君者各安其部界，人歸附之而無害，故稱君。君者，號也。吏者，治也，而助上治物，使凡民萬物大小，不失其治，乃得稱吏。師者悉解天下辭，悉乃得稱大師者，所謂能解天下天下文也。故得稱皇帝王君師也。故皇道爲首，帝道爲腹，王道爲股，吏爲手足。師道者，繩墨爲法爲則，上下相須而立。故善治者常念皇道，中念帝道，下念君吏吏道。常誦大師之法，則守其繩墨，然後天心可安，地意可得，四時自順，五行不戰，三光常明，鬼神精氣不害，五官五土各得其所，盜賊不發，帝王垂拱，俱稱萬歲。天道爲法如此，不如吾文，誠難哉！謹思其意，行此二事，亦有戒哉！』

天地之性，精氣鬼神行治人學人，教人神者居人心陰，精者居人腎陰，鬼者居人肝陰。於人念正善，因教人爲善；常居人藏陰，趨人爲惡，教人爲惡，亦趨人爲惡。古者賢人聖人腹中，常陰念爲善，故得善應。凡人腹中常陰念惡，故得惡應，不能自禁。咎在常陰念善惡，鬼神因而趨善惡，安鬼於此可驗矣。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註》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序首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沉於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又《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爲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爲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陰者暗也，符者合也。故天道顯而彰乎大理，人道通乎妙而不知。是以黃帝修《陰符經》以明天道，與人道有暗合大理之妙，故謂之《陰符》焉。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而達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緣有相通之用，故《陰符經》首言觀天之道執天

之行，盡矣。觀則望而可見，執則取而可行。蓋《陰符經》三百餘言，首尾盡明天道始終動靜之理，使學者執而行之，方盡進道之妙。故天道不觀則不見，人道不察則不知，是以人道與天道同根一炁，有陰符暗合修行之理。要在尋文而知乎根本，探微取妙搜正遣邪，托日月而成功，即爲神人，由乎通微入妙之致也。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莊子》云，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即知天法與我法不異，我道與天道何殊，不可不察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道本无賊人之心，以人心自不覺知。五行有逆順，相返之炁猶乎賊之盜也。要在學人繫心五賊，返爲我用。故天生天殺造化萬物，莫不因五行爲用也。五行者，是陰陽之炁散而爲五星，五星之炁散而爲五行，五行之炁散而爲萬物，萬物之炁聚而爲五味，五味之炁化而爲眞一，眞一散而五芽生。五芽生而五根成，五根成而五行具。五行具而五臟全。是以人有五臟，同天地之包五行。故天以五行之炁，內人腹中五臟。日日有損，月月添衰。況性命四時推遷，身形寒暑銷爍，一臟有損即有病生。五臟併枯性命何在。以此察之，緣五星在天或順或逆賊殺人物，能見之者昌也。善見者，人因五行五穀五味而生，因五行五穀五味而死。即知五穀之炁是天之沖炁，地之土液吾能食之以時，返盜物精順其造化，上補泥丸下填骨髓。世人若解返元合於性命，即无五行相剋之虞，自然五臟不朽。雖使五賊施行乎天，吾以得之於心藏之於用，返爲我有，則宇宙雖大莫不在吾掌握，萬化雖廣莫不在吾道身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道與之生一而不雜。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即知天有性，性通人也。人有心，機同天也。是以人抱厥靈本與天道，心性相合機務相符，根於一而已。由此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且道通一體性混一眞，爲天地本，亦爲三才之元。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即知天性同人而人性同天也。機出一心，即知人心機天，而天心機人也。心性既同則動合天機。心合天機，即知天藏機於混沌之內，即知混沌中藏天機也。天機者，天心也。混沌中玄機者，人心也。以心師心能契道者，天機與我心同，而我性與天機合也。故天道人道同根一源，是天人不相勝也。經云，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是已。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返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天道純陽，以陰爲殺機。人道處陰陽之中，以陽爲殺機。故春生秋殺，是乾坤播大道之風。陽炁復而萬物漸生，陰炁騰而萬物漸壯。龍蛇是陰中有性之物，乘五月姤卦一陰始生之炁，隨而奔騰出陸者，是天道顯肅殺之機，自此而始也。人道求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善攝生者，能盜天機，乘十一月復卦一陽始生之炁，以動殺機，磨鍊陰滓，蕩除尸魄。故言天地反覆者，是天道人道用陰用陽有所不同，而用機之理同於一揆也。即知天道發機於返陰之初，以定萬變之基。即知人道發機於返陽之始，以定萬變之基。是天道人道合發定基之理也。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之道運而不積，故日月星辰繫焉。天之行健而不息，故四時萬物由焉。至人於其運者觀之，則與之相爲周流。於其行者執之，則與之相爲終始。消息盈虛莫之或違，呼吸屈伸未始有涔。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夫如是，又何加焉。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人以木火土金水之炁以生，亦以金木土水火之炁以死。自至人觀之，生奚足悅死奚足惡，生我者乃所以賊我也。知其機識其變，金木未嘗相間，水火未嘗相悖。五者相得混而爲一，則獨存而常全矣。何死生之足計哉。順之爲天則毀之爲賊，咸其心之自取。而施行之則在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闔戶謂之宇，闢戶謂之宙。宇宙爲至大矣，而不離吾掌握之間。可使之无陵歷之患，況其小者乎。職職而植芸芸而動，動植之物爲至多矣，而不出吾百骸之內。可使之无天閼之愆，況其寡者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與人未嘗相離，唯至人爲然。全天之性曰人，得人之心曰機。天性盡矣斯爲三才，心機明矣斯爲物宰。靜而復本則湛然常寂，動而應變則斡旋无窮。以人發天以天定人，則幽明潛通而變化見矣。若夫不能立天之道，則機之發也无已時，而心之出也豈不殆哉。烏能相與於定乎。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能變能化機所爲焉。天以不言而成變化，機固大矣。立天者人，能无機乎。然有心之機非機之極，无心之機廼極機也。機動於此化形於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役威由然　故生發殺機用可爲陰陽，陰可爲　人發殺機，能人之不能戒，能地之不能覆　天人之機至是極矣　故曰殺機　天人合發三才乃安，而萬變以之而定焉，孰能逃吉之機乎　雖然，心生於性機出乎心，巧者人也，拙者天也　其心復性，雖機之大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水穀之所化，皆陰陽之邪也　九者之中其要有三，耳目口而已矣　夫耳之惑於聲也，目之惑於色也，口之惑於味也，其爲邪莫甚焉　聖人能使九竅，不爲九竅所使，故曰唯聖人爲能踐形　動而邪不能勝，靜而邪不能入，動亦可靜亦可，故曰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起，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火固能起木　方其爲水所制，則火不能用事，必待禍發然後能起也　姦固能潰國　方其爲正所勝，則姦不能用事，必待時動然後能潰也　是知陰陽之診，姦先之作，亦有所待而後必焉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知靜而性知動而機，知萬變之九竅，知凡邪之有要，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元惟默造道之極，則修之至於不與俟爲構，鍊之至於不與物相忤，恬淡平易抱一而已　夫是之爲聖人若能者造化所不能移，天地所不能囿，至於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其戲事耳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陽一舒而萬物不得不生，陰一慘而萬物不得不殺　自生自殺孰使之然，道之所理者如此　苟惟不能，則天之所以爲天亦小矣，然則天豈有心哉　咸其自取爾　故曰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天地，形之大者也　天以炁資人物之始，地以形資人物之生　人與萬物不能逃乎覆載之間，相有以相成，相尤以相廢，所不能獨立者也　且非其有而取之曰盜　天地不盜萬物不能成變化之道，萬物不盜人不能成蕃殖之効，人不盜萬物不能成生養之功　何則，天地之大也，不有萬物爲之始終則天或幾乎始矣　故爲萬物之盜　萬物之多，不以人爲之佐理長養則物或幾乎溺矣，故爲人之盜　人之所以靈，不有萬物爲之滋生榮養則人幾乎夭矣，故爲萬物之盜　相盜乃所以相宜，故曰三盜既宜　如此則天地人之三才所由立也

盡矣　○天運而人神積，故萬物生　是故物有象而可觀，道無形而可得是物與自得矣，而知天之所爲，默而應化，是執天之行爾　行也者，不住之相　是道之循環如樞，始得其環中，故應九方　天也者，廣大悉備，包總氣靈，以虛爲宗，以寂爲宗　使人心若太虛，觸物合道，不凝滯於物而不動也　人既虛己以待物，則物莫不應焉　是物我兩忘，乃契妙用也　有受道之質，則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動合神機左右逢其源，是聖人无爲无不爲矣　夫如是，則全之盡之也　由此觀之，觀者觀其心，非目之觀也　執者執其心，非手所執也　无觀无執，天道得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設物之理，是賊功賊巧賊時賊物賊命，皆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能爲也　然大禹賊功，公輸賊巧，扎聖賊時，范蠡賊物，老彭賊命　故賊者取也　是五子善天機而爲內聖外王之道　且五賊者實而言之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嶽，在人則爲五臟　該而言之，總五賊之術內，在道曰仙，在儒曰元　遠取之則外物也，近取之則內慾也　中主內慾心役外見，雖居山林而不內息者，名曰坐馳　且喪其天眞，是不識五賊之蘊而生內熱攪其胷中，莊子謂焚其天和爾　夫人之性好尚不同，在彼非此處此非彼，各滯偏見不能應於九方，故見之者則大全之士，動必識機，故能役物不爲物役也　與道爲主宰，不逐物遷，則五賊之喻以譬之前境　心既見之，則在我提挈之內　善用之則爲五德，不善用之則爲五賊，故爲昌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彼五賊之用，施於天地人間，未嘗不在焉，止於心而已矣　故道在物心在身　道不爲物遷心不爲身　動則確乎其不可拔，是有道之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一機動則百神隨　天之遠耶，何其至耶　是念之所至以應於天　又奚遠近乎哉　此言心之運者如此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輕清者天，重濁者地　宇宙乃上下之至極，何宇宙之所在而手能執耶　老氏謂執大象天下往　手者掌握天地，輪次陰陽　顧大道推移如運之掌上，誠宇宙在乎手也　神仙亦曰，有人識得造化機，手搏日月安鑪裏　如扣妙門憑乎匠手，此言幽遠文不可顯　萬化者物之總名，而人生乎身者，蓋身者生之質，惟人萬物之靈，身鍾天地之炁，空中四大不礙焉　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和乃身，身亦一天地也　列子謂天地空中一細物，豈不以萬化生乎身耶　觀其身，則萬化之生可知矣

又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靜而人道動，動而與陽同德，靜而與

陰同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聖人以虛受人，則能返照也。人道易動而難靜，能知其靜乃應於天，老氏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謂定然後能應，則窮理盡性矣。故立天道以法人，人若知天之默默，故能體變化而去塵垢，心若明鑑應物无窮，與天道同遊於人，道又奚遠者耶。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天人之道遠而應近，與時偕行者，是應天順人。如不得時而動，終莫能會機契運也。且夫域中四大，至高者天，尚不敢擅發於人，恐龍蛇之起陸。故龍隱於水蛇藏於澤，不藏而交相於陸，是彰天之發也。人不得天時而動，則天地晦冥陰陽錯序，變書爲夜，以示人之擅發，故天得人而行，人得天而動。若人識機以時而動者，雖鬼神莫敢測其情，陰陽莫敢知其奧。發號施令必不徒然，是謂合發。人之運心合道，默契天眞，則三才定其位，五老舉其功。如古之八百諸侯同會於孟津之上，豈不謂天人合發乎。治道者尤以因循而舍之，考稽古以用之，積功行以求之，則不失其志。且靜而聖動而王者，是道合乎人天，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天人合發之時也。【略】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璇璣斡運大道元虛，无一物而加於恩，自以恩矣。故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植而恩者，化物之功。物之有功以成於大道之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是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焉。○雷風迅烈，天地之剛炁使其然也。夫風雷者，天神之威，以震動驚乎妄作。使之其令以行乎上，亂不敢作於下。且夫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使其聞雷霆之聲，而僞者未嘗不介臆焉。休者坦然而无慮。是雷風之動人莫不懼焉，發聲之初，蠢動含靈皆蘇變化矣。

又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遠而至私，物可容也。人道近而至公，物无逃也。可容者惟天之所爲，不可逃者是公之所理。統而言之，至私至公在反掌之間乎。放之於道則天之可違，使之於人惟公不可庇。何哉，道以善而用之，故成其私。公以刑而理之，故不可避。使至公不加於民，則人道闕矣。至私不容於天，則物理闕矣。道之以公私之用，是善惡之教化也。故君得之而盡君道，臣得之而盡臣道。然後可以移風易俗。治道之士得之，私可以運於心者，是謂曲則全也。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非可仰求於冥漠之表也。天道在吾身，我能盡其觀之之妙，則目擊道存，至道不繁矣。要當執天之行，須臾不離。於十二時中，一語一默一呼一吸，陰開陽闔西沒東升，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交會於元宮。天以是道而運行乎萬化，我以是道而操履於一身。寒暑同其往來，日月與之交合。乾（健）以之不息，日用自然無窮。不知我之爲天，而天爲之我也。所謂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以是乎。謂之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鍾離眞人曰，黃者中央之色，帝者君主之名。中以統於五行，帝以治於萬物。陰者性之宗，符者命之本。此陰符之旨，內以修身外治家國，包羅天地總御羣方。古今得道仙眞，皆因此義以至於无爲矣。

張子房頌曰，要知天五是中黃，帝君元始法中王，仙眞盡達陰符理，治國修身入聖鄉。曹眞人《青青樂》云，心爲君主象中黃，神用尤私帝道昌，陰是性宗鉛可貴，錄名天寶命符陽。經垂法教開方便，普濟羣迷作巨航。只候行成功滿足，十洲仙島是家鄉。

神仙抱一演道章

呂眞人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在人謂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玄爲一。則精神合而不離矣。以精集神，以神御炁。鍊神合道，與天長久。故《道經》曰，抱一能无離乎。又曰，抱一爲天下式。昔廣成子誡黃帝曰，无勞汝形无搖汝精，少思寡欲乃可長生。此即神仙抱一旨歸也。葛仙翁頌曰，混沌玄黃啓肇生，扶持造化立乾坤，學人要覓長生道，太一含眞即是眞。崔明公《臨江仙》云，一炁靈根爲命祖，專心抱守玄眞，杳冥之內隱元精。至人先務本，本立道基成。蚌裏藏珠川景媚，石中蘊玉山業。地天長久爲何因，都緣懷道德，亘劫自清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鍾離曰，大道无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无名，度數不可以籌算。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即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大道之高卑。即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大道之前後。冬至則地中陽升，五日一候三候一炁，經六炁而至春分。是時陽升入陽位，又六炁而之夏至，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陰以杳冥抱陽而下降。夏至則天中陰降，經六炁而至秋分。是時陰降入陰位，又六炁而之冬至。陰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升降不失其道，是以天地長久。惟人也集靈

其生，資道而立，體天法道，調運陰陽，以心腎乃合天地上下之位，相炁液比陰陽升降之儀，將一日效一年，使一時象一月。養命按法下功依時，陰陽交合不失其道，亦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矣。執者持也。觀天持法依令而行，萬事皆畢。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赤松子頌曰：天道尤言運四時，雲行雨施物咸資，洞觀玄象依天令，體此修真合聖機。劉海蟾《亭前柳》云：天道乾元，覆燾无偏，列宿瑩高懸。冬至陽生地，夏中液降於天。烏兔精華，往復廻行，運虛璇體，道觀天名。照守四時八節，要精研作用。日爲牛進火中宵子，有時添汞抽鉛，鍊就金丹大藥，方號神仙。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赤松子曰：五賊者五行也。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臟，於眼爲五色，於耳爲五聲，以至鼻之五香，舌之五味，身之五觸，心之五毒，皆曰五賊。賊者害也。此五行之炁各懷生殺，順則吉逆則凶。天時順則四序調和，安寧豐泰。逆則兵飢水旱，蝗疫爲灾。人有五賊只在於心。心正則柔和慈善，眞清行之則吉。心亂則剛戾狠疾，婬濁行之則凶。見者覺也。覺了明悟，則身心康寧。故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劉海蟾頌曰：五賊縱橫遍萬方，木金水火及中央，剪除戎馬妖氛息，見之天下永寧昌。崔明公《蘇幕遮》云：五賊機关形影，苦惱蒼生。遞代相吞併一藏，虧時一藏勝。憊壞形軀，只爲陰多盛。脾旺時當補腎，貪欲无明。欺妬都除泯，照見皆空亡五蘊，性命延昌，堅久如天永。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子房曰：五賊謂賊命賊物賊功賊時賊神是也。此五賊在心，杳无形迹。覺而悟之，名爲照了，自然神定炁和，无諸滯礙，施行法象，與天同然。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劉海蟾曰：先觀天道次明五賊作用，施行契合天命。雖宇宙之大不離掌握，萬化雖衆亦生乎身。呂眞人頌曰：心鏡澄清瑩且明，施行功業契天星，剛柔宇宙存乎掌，萬化生成只在身。施眞人《卜算子》云：心鏡澄澄瑩，五賊皆除泯。天道行時即使行，保命也如天永。宇宙乾坤柄，掌握文明。定萬化生成只在身，抱一功神聖。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崔明公曰：天性人心本乎一也。天道虛无湛然，人心本源同此。經以天性喻於人心，指使人心合於天機也。立天之道者，陰陽也。立人之道者，仁義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謂天爵。先修天爵以積其行，次體天道以累其功，功之至妙无若抱一也。子房曰：經謂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不曰人心天也者，蓋明萬物皆出於機，悟人於機也。許眞人頌曰：皇天本性化生人，天性人心一體靈。善行果圓功滿足，南宮標列是仙名。葛仙翁《西江月》云：大道无形无相，生天生地生人。人心天性體同靈，恬淡无爲眞本。上士體天行道，道成豈懼朝昏。善功圓滿吉祥臻，七祖超騰妙境。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旋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眞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瞬有養息，有存而須臾不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爲徒矣。盡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也。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註・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觀者，五眼圓明也。明其天眼慧眼法眼道眼神眼五光明徹，則五蘊歸空，見其天道也。天中復有天，外天在地之上，清炁天也。至高八萬四千里，高天也。在人身各受天之一炁，炁有厚薄，沖和則生賢聖，逆而散則沉下，鬼道者，天地萬物之外，虛无之體，在人身瞥見，亘容以虛心，則至性與道相洽也。執者，守眞而不僞，悟正而不邪。天者天生於萬物也。天生萬物，天生成不收亦不取，濟十方三界萬民，亦不望其報。只要一切衆生悟天之道理，盡而明矣。要人萬事不憎不愛，如天之平等。人之有情，惜天之無情，便是報天之恩也。若不依天理，縱濁惡邪婬，多病夭壽死，沉地獄，受苦盡，則墮於傍生，失其人身。若依天之道，常善則炁和，常清則明性，常忘情則保命，常無染則明道，常不犯天條則無罪。不修世福，抱道全其眞，福不歸傍門小法，頓明九爲，萬法，所以三界無拘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天有五賊者，天無賊，非世之盜賊，亦非人之六賊，卻是甚賊也？天有五方正炁，在人身中爲神之母也。周天十二時中自然抽添運轉，至妙無窮謂之無。中有天地傳陰陽，秀炁生於萬物，人食五穀，養形滓穢，沉於水火，五穀之精在人身中，保而爲命也。命得性而久，性得命而壽。命者，北海之烏龜也，丁翁常抱則成形也。五賊者，眞陽也。天之眞陽見其眞陰，五賊盜其北海之寶。寶之者昌，如萬物人之盜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五賊在心者，五行顚倒也。在心則眞水上昇也，逆則心腎不通，腎水下行，死路也。世之不達聖

大之道，不行道之大皆如此　古之悟道賢達之士多異說，世人各執所見，分別高低　正能容邪，邪多勝正，邪法全觀，恰似螢蟲之耀正道，有似日月之光，夜暗即微光且顯，若見日月之光輝昭遍十方三界，豈見螢耀也？舉大掌握宇宙陰陽變通，地天交泰，萬化生乎身，萬化成形也　萬物之中，唯人一物至尊至貴也，奪造化，內修身外之身謂之得道，通萬化，外救物衰衆生，悟金枷、玉枷、石火、風燈世之夢幻，達濁惡而近於清善，外應人道，內行本上，祖佛之真趣，萬法歸一，混世而性如蓮出水，謂之全其德　比乃止仙萬化之明達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之天性各有善惡，任微，所慕文武道俗貴賤高下　人之性，自古至今，投胎換殼，販骨更形，如蟻巡環，天曾暫止　人心之機，日當萬變，各有功地，正邪深淺，終身孝逆，寬窄長短，清濁賢愚，愛憎是非，察其心機則知人性也　立天之道，天之道愚，不知天之恩大，春溫夏煖，秋涼冬寒，四時而變態，生成萬物，濟於人世，富貴者錦衣美膳，貧賤者糲食麤衣，各各如意　道生於物，朴散以爲器，粗點人間，如花似錦，萬民歡樂　天之道以定人也　賢者明天道之理，暗行天道，不言而善，應表德不令人知，洪禧不望人報　人若依此行天之道，其德以定濟於人也　內懷通達之慧，大要萬化俱明，萬法俱通，萬物無私，萬塵無染，性通於命，命通於天，天通於道，道通於自然，內全其道，外全其德，謂之賢聖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發殺機者，煖極則變涼，涼變金風，金變於潮氣，萬木凋零枯落，龍蟠巨海，蛇蟄蟄窟　冬至一陽生，漸生和氣，至春分萬物生萌，龍蛇起蟄於陸地　人發殺機者，人性乃純陽之靈耀也，人心總所愛欲於世之萬物之有德火它，恩愛之情，爭名競利，所迷酒色財氣種種，歡愛所著，無有盡期　念念欲情，皆屬於陰也　性著於陰，下則腎海金龜泄，上則重樓玉液消，魂迷魄散，眞性無主　外陰旺則內陽衰，逐物死，沉下鬼　人若頓明至道，悟徹萬物之有，謂之陽殺其陰　性如皓月，心清似天，萬里無雲，自然光顯，森羅萬象　人發殺機，散盡羣陰，自然魂清魄靜，陰陽順倒，天地反覆，造化生成，三才而結，出天地之設，蛻形顯身外眞身

又《黃帝陰符經注・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生天殺者，春溫和煦，天生於萬物；至秋深金風動，萬物枯槁，天殺也　生殺道理，天人靖而自然也　天地萬物之盜天地四時而變通造化，生成萬物，萬物之中所藏天地陰陽之秀炁，萬物，人之盜，人所盜萬物之精，奪天地之秀炁也　泯欲念，清靜保，全命也　人，萬物之盜，人所欲萬物之華景，眼觀五色，耳聽五音，舌餐五味，醉飽腥羶，縱邪生姪喪命，業極則哀　人若棄世而悟，無情則外物不能所盜也　三盜既宜，所盜無窮至寶造化成形，世之萬斛珠珍，難以酬價買也　三才既安，歸依三聖，敎明三乘，玄悟三皇，上運三光，倒推三車，耕透三田，周天三次，爐結三丹，神現三陽，升上三天，眞而不朽，生而不滅，盡於物道也，眞與道同體則安也

又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日月有數，夏至晝六十刻漸減，一陰生也；冬至晝四十刻漸添，一陽生也　卯時東海日生，酉時西山日墜　《清靜經》云：大道无情，運行日月　日者，慧光運而抽添有數；月者，人之命也　男子十六歲金其二六眞金，若不悟无情，二年減一兩，至八六十四卦盡，則腎海枯竭也　多欲則末卦盡而天壽節，減欲則益壽延長　盜而虧則人死，圓而不缺則人生　大小有定，大者，道也，道大包含天地；小者，微也，論微之妙入於毫芒，運而天地不能量，用而鬼神不能見，自然有定於方寸，聖功生焉，天之道也　天大恩生，濟人養形，道聖功生，救人修眞，神明出焉，隱而神遊於太虛，顯而神通於八表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其盜機也，萬物之機　所盜天地之炁，天下莫能見，天大恩生莫能知　愚者只知自能養其身，不知天垂恩而養萬民　春種秋收，夏結冬藏，應時霜雪雨露，滋榮萬化　世之知天恩者，性通明達也　君子得之固窮，窮通道，則天地通，天地通則萬化通，萬化通則神通，神通則應機萬變，抱一無離而閒然頤眞返朴　小人得之輕命，小人得時，欺謾天地，不敬賢聖，不尊國法，不仁不義，自強他弱，害物傷人，愆極則天報　君子重性得通賢聖，小人輕命失墮傍生

又《黃帝陰符經注・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之無恩，有炁生物而不育，而大恩生，萬物生成也　萬物不得天地之炁不能造化成形，天大恩生，若無恩者，天不望其報也　人恩惠見其有者，望其報也　天恩與人恩異也　迅雷鳴則甘雨降，天地生萬，烈風動則浮雲散，萬里天清，莫不蠢然　蠢動含靈，胎卵濕化，莫不總受天之一炁生，何況萬物之無情之物？

又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施地生，各正其氣，生成濟於人世，至公也。人之有道，如百中藏玉世之肉眼未見其珍，頑磨頑琢，異日功成，現身外之身，林散成於大器，人之無道，似蠹木之樹，天眼看日，見用幸用錯，片時枯爛，誤得魂飛魄散，濁性永墮幽冥。修道衰世，苦盡甘來，造惡福淵，萬禍臨身。天意順者逆行，逆者順行。君子之日，賢達崇於道德，天報須至私盡至公，小人之下，匹夫競於色財，天報先至公終至私。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觀者，觀也。上音官字，下音貫字。仰者觀，俯者觀。觀者，六門之觀想也。釋氏云：攝景歸心謂之觀想。故謂之六門之鎖閉，內不出，外不入，名觀行法。仰者，觀也。觀者，見也。觀見天道，北斗直下，太一眞君炁也，名曰太陰眞君曰：太一含眞炁是也。凡書云：畜之爲元精，施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散之爲太清。太一直下，眞一運行；太一直上，北斗直符。斗者爲柄，但觀北斗月建，以世界觀正月建，寅道在寅是也。周而復始，運行不絕，一氣升降，日月流行，五星六曜，森羅萬象，無不運行。故曰：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發生萬物，天上天下，仙宮人世，胎卵濕化，根一苗，一枝一葉，一花一實，有情無情，皆受道炁而榮衰也。故萬物內外莫不是道也。故見天道運行，又觀人道不別於天道也。人道天，兩腎，穹間中黃，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包五臟，混屯一點眞一之道，名曰太一。太一者，水之宗號。北斗直符者，心之二竅也。日月者，心腎也。人無日月，以心腎爲日月；天無心腎，以日月爲心腎。五星六曜，五臟六腑。森羅萬象者，是皮毛骨節三萬六千精光神也。《道經》云：不出戶，知天下也。河上公曰：人身嵓似天地之用也。又將自己太一運行，日月循環，直得眞一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水上火下，五臟百脉生津，氣津液血神自然通流，五行四象八卦萬神自歸大道。百骸九竅自得通靈，手握太一，性命周窮。皆是依天道運行，豈不與天地齊壽矣？故曰：執天之行，盡矣。是故聖人指天道喻人觀天道之運行。執天之行，無不成神仙者矣。

又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此是三百字內元。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十六字是杜光庭加。元文理也。淳曰：天發殺機者，秋三月也，西方金氣生霜，降能殺萬物也。金能剋木，龍蛇入蟄，萬物可殺。《道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龍蛇起陸者，春三月也，萬物發生，天地發陳，龍蛇起陸。秋殺春生，道之理。春生夏長，春生秋殺，天地常奏之義也。

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人發殺機者，莫大於不孝，重在不敬，故天地返覆也。修殺者運，氣而昇騰，三尸白死，殺滅九蟲，遣化金丹，純陽爲體，故名殺機。天地返覆者，造化一氣，故令死者返生，故陰陽天地返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天人者，一氣也。合發者，昇騰一陽初動也。萬變者，萬物變化也。定基者，萬物皆定運動也，名曰定基也。

又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火生木者，天道逆行也。木生火者，地道順行也。禍發必剋者，地道順行也，木潤而自焚，天道逆行者，木旺而自折。夫人身之道，順地之用事，順行則死；用天之道，逆行則生。夫人身爲木，主發火心，無明不覺，敗壞其身，及事至禍發必剋，此則愚人也。若夫聖人以身爲木，以心爲火，焚其源，修鍊其身，暗換形質而成聖人矣。

葛洪《抱朴子內篇・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愛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事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修短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食行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日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罇罍之邪正，遠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八七《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抱朴子初受業於從祖玄，其體悟超至，包綸身神，以爲奇偉所達也。精曠之流，會亦歸屬，乃分居浙陽之山。既而患門人學者有徵衆之惑，復追玄於宜都，問曰：夫賢以度徵，人以貌兆。若卓成之《星經》，度無遺策，季咸之神占，貌無失揣，列子之三顧，而季咸陋其術；滔天之襄陵，而巫咸窄其籍。謂聖人天道，不可得而測之歟？謂二咸之盡詭而宏經術歟？天道聖人，敢以遠矣。今之惑事，人有求度於洪者衆矣。始進之貌，侻視謹，精沉肅斷，篤若忘宰而不可加者，及服道誓牢，學宗未淹，而毀隨已興，沮徒忿結，蕞爾憑居，二三之衆，貌非一子之類，然而不可得而詳。又何況子長騙世利，馳競生榮，陰機密巧，廣蒙術衆，以惑其君，而可辨哉！此洪所亂也。亂所宜洪，聖人其無病諸乎？

玄曰：巫咸之准玄鬼，季咸之辨血璣，並得之於數行，亦聖智之一途，

未可以侮而欺也　夫人精神之蒸生，非氣無以兆其形；氣之結形，非性無以成其體　故形長而煩性滋深，年茂而濁欲愈甚也　是以聖人之垂道，清淨以鎮精神，除煩以混元　故能囊括玄和，照明無障　而習累有詣否，除煩有深淺，致使神裕有遠近，叡能有彼此　陵陽所以善啜霞於朝陽，而不能襲馮夷於滄駕者也　夫學窮盡於數分者，未必通於心明；通於心明者，未必陶於氣表；陶於氣表者，未必至於虛寂之眞表也　而責巫氏之暗洪灾，季占之迷蠻貌，謂聖人之亂，處物不其固矣！　夫天地以元氣而著成，聖人以性鍊而淘眞　元氣有渾煩，渾煩在剖判之前　剖判然後有象列，象列然後有晷度，晷度在數見之內，洪灾生於渾煩之運，故洪灾不可以數見審也　性鍊有包玄，包玄在蒸生之外，蒸生然後有形色，形色然後有血機，血機在觀揣之內，蠻貌生於包玄之運，故蠻貌不可以觀揣得也　是以至人不責鑒於備途，知其神分之有巨細，學鍊之有高卑也

昔者，吾嘗學於陶先生，與邯鄲太子主休長、延閬子甘元淑、弘農張伯英、青牛子封君達、河南卜文先、陳留成仲式等，俱受《五氣端玄經》數子並以學達昇玄，而皆以滯昧濁質，弗通昧旨，然所志略猶可得而言

夫人稟生之有眞僞，神分之有巨細，皆五氣之所流也　是以至人莫不精乎五氣之學，以鑒神分之源；師導者莫不明乎五氣之本，以弘眞玄之教；至者莫不通乎五氣之性，以闡大地之和　貴於五氣之用，大矣哉！

夫五氣者，陰陽之中五常之氣也　夫人生天地之間，其形骸五藏之氣，一象天地五行四時之賦也　天以五行爲五常，人以五行爲五藏

天以木府仁，其溫爲春，以主生生之常，溫精上結爲歲星，以照開篤之表；人以木爲肝，其識爲慈，以爲溫恭喜悅之藏，其藏精上形爲目，以任啓泄之司，象天之有春德，以生其吐舒發叡之意也

天以火府禮，其炎爲夏，以主茂盛之常，明靈上臨爲日，以宣曜明之道炎精上結爲熒惑之星，以表察司之禁；人以火爲心，其識爲哲，以爲鑒達之藏，其藏精上形爲目，以任光視之司，象天之有夏有日，以生其明勝長大之意也

天以土府信，其厚爲地，主王季夏，統維四方，以主產施安給之常，厚精上結爲鎮星，以照公靖之表；人以土爲脾，其識爲公正之藏，其藏精上形爲舌，以任審味弘當之司，象天之有土德，以生其受宜瓣重之意

天以金府義，其源爲秋，以主威裁萬物之常，涼精上結爲太白之星，以照斷虛殺之表；人以金爲肺，其識爲氣威之藏，其藏精上形爲鼻，以任臭決臭馨之司，象天之有秋德，以生其威亮敷簡之意

天以水府智，其寒爲冬，以主保貫澄叡之常，養靈上臨爲月，以宣晦皇贊玄之道，寒精上結爲辰星，以表法愼之禁；人以水爲腎，其識爲簡，以爲禽獸沉驚之藏，其藏精上形爲耳，以主聽採聞鑒之司，象天之有冬育月，以生其謙承納之意

劉處玄《仙樂集》卷一《天道罪福論》

無火院罪、賜清涼福　無貪婬罪、賜安樂福　無惡濁罪、賜善清福　無憎愛罪、賜清平福　無苦惱罪、賜知足福　無著身罪、賜修眞福　無讒邪罪、賜明正福　無毀人罪、賜讚己福　無萬愛罪、賜萬清福　無妄思罪、賜通仙福　無分別罪、賜善通福　無妬嫉罪、賜歸順福　無戀世罪、賜洞天福　無怕衰罪、賜松筠福　無姦狡罪、賜如意福　無輕人罪、賜重己福　無慢人罪、賜天祐福　無變假罪、賜明眞福　無欲惡罪、賜道善福　無攀高罪、賜德歸福　無縱心罪、賜通道福　無壽者罪、賜長生福　無狐疑罪、賜感應福　無恩冤罪、賜仙伴福　無動靜罪、賜眞常福　無退道罪、賜祖先福　無地獄罪、賜天堂福　無有爲罪、賜無爲福　無生滅罪、賜超昇福　無狠毒罪、賜全身福　無是非罪、賜道德福　無妄傳罪、賜大成福　無害命罪、賜延年福　無自高罪、賜人敬福　無揀擇罪、賜無礙福　無戀濁罪、賜清眞福　無損氣罪、賜頤神福　無懷患罪、賜心安福　無私邪罪、賜公正福　無蠻富罪、賜天樂福　無變有罪、賜無生福　無剛硬罪、賜上善福　無人道罪、賜天道福　無多藏罪、賜萬光福　無損人罪、賜益壽福　無殺害罪、賜修生福　無嫉妒罪、賜夷善福　無攀緣罪、賜全神福　無惡逆罪、賜孝子福

無善道，則賜輪回罪　無公平，則賜生滅罪　無忘貪，則賜不足罪　無眞常，則賜榮枯罪　無厭世，則賜萬濁罪　無鍊形，則賜販骨罪　無悟眞，則賜迷僞罪　無愛善，則賜墮惡罪　無福慧，則賜墮落罪　無大達，則賜福業罪　無三孝，則賜十惡罪　無明見，則賜幽冥罪　無眞禧，則賜身墮罪　無常情，則賜壽夭罪　無通變，則賜愚魯罪　無清深，則賜濁淺罪　無悟道，則賜迷俗罪　無厭龍，則賜多辱罪　無就下，則賜危險罪　無善福，則賜惡報罪　無靈明，則賜昏迷罪　無達小危，賜大禍罪　無禁口非，賜拔舌罪　無順道，則賜刀山罪

無害物、見兔鎩湯罪　無鑽情、見兔死苦罪　無幻形、則發去安罪　無生樂、則免死哀罪　意普敬、則免不平罪　無新想、則消舊業罪　順天條、則免過去罪　積陽道行、無陰路罪　修陽道功、救水沉罪　達無爲道、無萬有罪　悟穀食時、無利害罪　悟三界苦、無高下罪　出天地殼、無萬物罪　去福地隘、無惡物罪　通明時謙、無自高罪　出五道轉、無投胎罪　性命古通、無愚執罪　悟天道通、無多言罪　見道無形、無著有罪　愛非理明、有塡還罪　通天道表、無他非罪　搜己過達、無昧己罪　救四生形、無害物罪　通變琴響、無貪音罪　知黑白明、無殺機罪　明三星始、無著文罪　見真古形、無著相罪　上元賜福、中元赦罪、下元解厄、三元救世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二

建州開元觀夜話、衆論及人事興廢　師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惟人不能觀察天道之微、又安得執而行之邪　天道至神、試舉其一二　如云百刻成日、但總言之耳、然其實不滿百數　又十干配以十二時、相推相盪、變化無窮、若曰滿百刻、時干同數、則定於一而無所變　惟其能變、是以生生萬有而不窮　凡一物一植、雖由一氣之化成、有盛有衰、皆係乎時運　且如五穀以至於百草、其種類不可勝數、若一種得歲之宜、其生氣倍盛於餘種、時運使然也　故云萬化隨時出物之無情尚爾、況人通天地之靈者也、物理有盛衰、則人事亦不無興廢　上自國家、至於各門異戶、無不然者　如西方之教、入中國適千年、非因其時、何以致此　惟因時而出、亦必因時而廢、雖事物興廢皆係乎天、而天之眞常未嘗少變　何哉？無心故也　人不能知此理、則憂喜妄作、逐物而遷、至失其正、而不能復　是以達人無心、任萬變於前而不動、以其知吾之性本出於天、與天同體、故所行皆法於天　學人能至此、則始可與入道矣

川州玉虛觀、道衆禮信奉師、終日勤勤、夜久未忍去　師曰：長春眞人詩云：白髮蒼顏木了仙、遊山翫水且留連、不嫌天上多官府、只恐人間有俗緣　俗緣深重、害道爲多、人情貴華、與道相反　此殷勤眷戀、即屬愛情、有愛則有惡、以至喜怒哀樂、莫非情也　若不能出得情、又安得入道　父子之愛可謂重矣、而達人亦不以爲累、如《列子》載東門吳是也　云其子死而不憂、人問其故　云吾向日與無子同、今雖死、故不憂　惟其無親、是謂至親　視天下之老皆吾之老、天下之幼皆吾之幼、物皆吾屬、同仁一視、非至親邪　故《莊子》有云：至仁無親　若親其所親、則有所不親、愛其所愛、則有所不愛矣　此世俗之情耳　爲道之士、要當反此　天世之所愛、若不爲甚愛；世之所惡、吾不爲甚惡　雖有喜怒哀樂之情、發而能中其節、而不傷吾中和之氣　故心得其平常、平常則之心矣　有云：佛性元無悟、衆生本不迷、不常用心處、只此是菩提　道本無爲、惟其了心而已　治其心得至於平常、既其道自生、譬如治田、除瓦礫、剪荊棘、去其害苗者、依時如法、布種於中、不求於苗、而苗自生矣　故曰：道本無爲、惟其了心而已　又有云：了心一法、萬行皆備　豈不見諸師眞、親授教於祖師、然猶千磨百鍊、以制其心　只緣其性雖出於道、一投於形質之中、則爲情欲所累　蓋形質乃父母所遺、稟陰陽之氣以成、有動有靜、理也　縱復一念善生、則爲形氣所驅、而不果行　是以有志之士、知心性本出乎道、而不使形氣奪其志、久則克之、氣形俱化、而渾然復其天性　此皆由平心以致之、心平則神定、神定則氣和、道自生矣　故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眞　苟不去其情累、以平其心、則建苦其形骸、而能入於道者、未之有也　上根生而知、不爲情欲累其心、下根近愚而不及情；情惟在於中人、若存若亡、可上可下、習善則爲上、習惡則爲下、善惡之分、實生賢愚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是故人不可以不知學　吾謂十經萬法、特爲中人設　教法者、教其所未知也　學者、學其所未覺也　既知所未知、覺其未覺、則欲其行也　行之既至、心與法同、則雖無法可也　法如藥餌也、病既瘥矣、勿藥可也　學其未覺、惠也、功也、弘揚教法、接物利生、行也　積功累行、爲道基本、絕學遺法、乃可入於道　故曰：絕學無憂　無憂則乃見眞空、不言而道自行矣　如天道運用、而四時自行、百物自生　夫何爲哉？

仇兆鰲《悟真篇集解・悟真篇增録・張真人金丹四百字》

震、兌非東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攢簇。火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亦虛比。〇補註：此第六節、闡明修丹心訣、爲前後數節之關紐　上四句、從四象五行、提出採藥之把柄　下四句、於抽添沐浴、指破運火之眞候

震東兌西、離南坎北　此後天一定之卦位　丹法則龍西虎東、子南午北、顚倒互用、而攢簇於中宮　其臨爐作用、全在握斗柄以運周天　斗柄者、煉士之神劍　周天有內有外　求丹之時、默數三百七十五息、此外周天也　合丹之時、河車旋轉數百週、此內周天也　初則用火土而擒金水、既則得金水而制木汞　是謂攢簇五行　《參同契》云：要道魁柄、統化綱紐　又云：循

斗而招搖兮，此斗柄之說也。昔祖公，周天息數微微數，契天公，周天遂奔走。此周天之說也。《正道歌》云：離、坎本來無南北，震、兌豈則在西東；若遇神仙親指訣，捉住斗柄周天輪。此四語所本也。

子午爲二至初氣，卯酉爲二分中氣。此抽添沐浴之定期。丹法從玉爐爻動，以看火候，不依曆上時辰。其所謂冬至者，先天取白虎首經，後天取震來受符。亦不在夜半子時，是謂時之子。妙在心傳。舊解沐浴謂木旺於卯，金旺於酉，恐其太旺而傷丹。故兩月皆須休息，但逐月有溫養。若月停卯酉，幾於藥爐火冷，須知卯月只停卯時，酉月只停酉時，其餘諸月，併兩時亦無禁忌矣。故曰卯酉亦虛比。

舊註，水中有金，火中有木，以二物而包含四象。若能操斗柄之機，則下降上升，而水火既濟。小往大來，而金木交併。可使四象和合，攢簇而歸於中宮矣。陸註，天以北斗斟酌元氣，周天運轉，是以五氣順布，而成歲功。人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求吾身之所謂斗柄者，執而運之，方可攢簇混合，而成眞一之丹。

又曰，金丹火候，自子以後，六時爲陽。自午以後，六時爲陰。至於亥子之交，一陽來復，名爲冬至卯酉之月，木金氣旺，法當沐浴，此蓋陰陽之定理，造化之成數。然法雖死定，理實圓活。運移之妙，存乎一心。故入藥起火，自有進退，不用子午也。震來受符，自有眞信，不在子月也。沐浴金丹，自有時節，不在卯酉也。《入藥鏡》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又云，初結胎看本命，終脫胎看四正。此足以相發明矣。

天理

綜述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上《發明天理章》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欲造《陰符》之道，使向觀字上下工夫，更莫別生解會。猛着精采，默默自觀，忽然觀見。吾之自觀者，即使前聖後聖，鉗口結舌，無言可道。《陰符》之學畢矣。其或未然，請向下文究取，何以故？觀，視也，察也。天者，自然也。道，理也。執，持也。行，踐履也。謂學道者觀視天道自然之理，以參吾自然之性，得之者持之於日用常行，踐履純熟，須臾無離，《陰符》之旨，至矣，盡矣，無復加矣。此一經之總標，其如天道之理，備載下文。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天之道，氣而已，其變則爲五行。不曰五行而曰五賊者，以之形容天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運行於兩儀之間，推移寒暑，遷變古今，造化品物，趨新失故，嶄覺之哉，故曰：天有五賊。見則明也，昌則盛也。謂觀天道於一氣，有五行之變；推吾道於一性，有五常之用。所謂五常之用者，亦無形無聲，非陰非陽，能仁能義，善圓善方，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明之者，其五常之德光輝日盛也。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五賊者，天之道也。在心者，謂天道在人心也。天道在心，即心是道耳，至哉言乎。五賊在心，蓋聖人恐後世之學觀天有五賊，必求之於天之天，而莫知求於心之天。言至如此，其着力爲人發明天性之意可謂切矣。人能畢力於五賊在心，直下承當，如曾子聞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唯一唯之外，更無他疑。領解孔子之意，豈不快哉？如或未然，恰須於五賊在心，專精研味，至有所得，始知日用云爲，皆吾心天發見，別無他雜，不亦施行於天乎？《內觀經》曰：聖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只多個修字。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聖人之言，如此之易簡，如此之眞截，如此之明白，學者何疑焉？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通玄經》曰：四方上下之謂宇，往古來今之謂宙。萬化，乃萬物變化也。手身，指自己也。人能於五賊在心，信得及明得徹，雖四方上下之廣闊，往古來今之遐遠，萬物變化之無窮，一一皆從自己心地流出，更不由他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性離乎靜，動而曰心。心者，一身之君，萬化之機要也。故曰：人心，機也。《大通經》曰：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性之一字，學者莫只作紙上語會，須是反己而參，使眞有得處，始不負此生之學。若然者，反本還元，超凡入聖，豈虛言哉？否則，機械智巧日載於心，與物相刃相

聲，滑天天性，流馬世俗之妄，或使日出不知，懸若天理，誰之過歟？

五天之道，以定人也　○五者，國君不德也　天之道，天性之道也　定，鎮靜也　人則人欲之心也　夫天性之道，學至虛無我，何人欲之有哉？未至乎此，恰須明力操存，竟之以鎮靜其人欲之心，使不得萌，則九竅四肢無由妄作，身內外咸得安寧　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若其性無邪正之質，情有無善惡動則徇夫人欲之私，使棄邪修，無不爲矣　如此求安靜於天下者，未之有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人發殺機，天地反殺　○殺，言戰也　龍蛇，謂蟄藏之大者　起陸，出於地也　反覆，則顛倒也　天之威殺，雷霆也　時當靜，則潛伏其機，寂寂然人莫知其所藏　時當動，則應時發機，無私無欲，巍巍然驚震墓品，覺寤蟄藏，出離幽昏，各遂通暢，物被其恩也　人之威殺，心神之妙用也　其未發，則與天冥一，鬼神莫能窺，況於人乎？物有所感，私欲乃萌，喪夫天理之醇，肆以虎狼之毒，人受其害，物被其擾，故聖人歎之，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謂人心之動，何得與天地之道顛倒之至如此？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者，天道也　人則人心也　定，不動也　基，本也　天之道，應時發機，無私無欲，萬物被恩也　人之心於應事接物，亦主之以無私無欲，即天人合發矣　若然者，事物之來，如懸鏡高堂，雖千變萬化，鑑而不辭　其湛然圓明不動之本，未嘗有所擾　若有毫分之欲留其中，則人人發殺機，愚可與言變定者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本元正性，寂然未動，湛若太虛，安有巧與拙？經曰：性有巧拙者，言夫習性之性也　夫習成之性巧於書數者，則拙於射御；洽於陶冶者，則不能於繩墨　故聖人祝之曰：可以伏藏，伏藏者，謂勿自顯耀也　如自顯耀，其所能者必肆於誇眩睹，所未能者必欲於跂求　誇眩則喪德，跂求則費神，二者兼妄　復以湛然正性，感而遂通，幾於道耳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之身上下，具有九竅，以通神明之德，猶宅之戶牖也　其司治亂死生之要者三，曰耳，目，口　耳則聞聲，目則見色，口則言辯，固以動其心，萌其欲，徇其情，亡其性，九竅於是乎邪矣　雖然，生於人也，耳不可聽乎？目不可視乎？口不可言乎？若曰不可，人非土木，安得不可乎？故經曰：可以動靜　可以動靜者，是教後學於斯三要或有所感，察其可以聽而聽之，可以視而視之，可以言而言之，如不可者勿聽，勿視，勿言也　若九竅之邪無由而前，三要之門以動靜也，十二

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聞而已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喪生於國，時動必誅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木火之生次，火炎烈本壞，國之生滋，滋盛而國亂，理之固然也　人之生本，稟正性，湛然清靜，與天理混一　逮乎耳目外通，欲應內起，情生性滅，氣散精亡，天及夭伐，遂取死壞，何異木之生火，國之生滋？聖人垂是教者，意欲後學觀此，除情遣欲，愛氣嗇神，寂淡無爲，朝夕不二，如此之修，如此之鍊，乃至功夫圓熟，頓悟性眞，反本還元，超凡入聖，乃聖人之道也　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八《理教義第二十六》

義曰：理教者，明教之爲教，示言則無言，忘筌者入其虛源，得環者歸其妙旨，此其致也　《道經》云：行不言之教也

釋曰：理是旨趣爲義，教是化導爲義　又理是四忘，教是言辯　今明非離言教有四忘，即悟言教無言教爲四忘耳　若了言教無言教，亦識四忘非四忘也　今示理教，略有二種：一者方便，二者究竟　開方便門，令得悟入其方便理教者，如戒詮戒理，施詮施理　究竟理教者，即總六度，諸教七部等經，以教爲法，低悟成非成，文非文，文字性空爲究竟，經捨於言教，得無言之理　今明低了言教，即無言教，名爲得理非離言外，別有無言之理　《道玄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此即其義　又理教機緣，漸頓義者，隨機作教，略有五種：一者漸頓　自淺之深爲漸，一時具說爲頓　如初示太清，次至太平，此爲漸教也　如升生即說道德，此頓教也　鈍機須漸，利根須頓　二詳略者，說廣文繁爲詳，纔舉要得爲略　略如八字之音，詳如七部之說　三淺深者，談極理爲深，說近事爲淺　淺如丹符小術，深如空玄妙理　四權實者，因修舊理爲實，反常合道爲權　亦由緣有難易，易者示之以實，難者化之以權　五廢興者，除彼邪法爲廢，隆此正教爲興　興如三天隆於盛漢，廢如六天息於諸夏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二《解老子貴生章》

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解：生猶日之出也，死猶日之沒也　《莊子》云：死生如夜旦，此也　十有三者，乃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胞，胎，養，此十二事，兼吾之身共十三

也　凡萬物始而復終之道，陰陽往而復反之理，人物盛衰死生之數，在《坤卦》爲《復》，在《乾卦》爲《姤》，陰陽消長，寒暑推遷，造化相爲無窮者，此也　凡有生之徒，必循此而生，又循此而死　今生動至於死亡之地，其盛衰存亡之跡，亦不能逃此十三徒之數，有能逃此數者，其惟聖人乎　釋氏之生老病死亦本於此　其所謂輪迴者，此三三徒歟？

經：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解：萬物無生，故得無死，既有生則必有死，有死則必有生，此天地間必然之理也　今不能免乎十三徒之患者，爲萬物生生之情不已也　既厚於有生，何得免乎死也　老君恐世人不明出生入死之理，故設問曰夫何，故又自答曰，以其求生生之道甚厚，不能至於無死之地，所以未免乎十三徒之生死　今欲不與此徒爲伍者，則當出五行生死之外可也

經：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解：既厚於有生，則當其攝衛養生之術，順其生旺與衰之數，明其死生出入之機　修其身，養其氣，固其精，存其神，黜聰明，屏嗜慾　使七情不擾於內，六塵不擾於外　不奔走於名利之場，故陸行不避乎虎兕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徇身欲，不爲禍先，故入軍不待避乎甲兵也　故善攝其生，必洗心藏密，忘物忘形　使乎六欲之兕虎無所投措其爪角，三毒之甲兵無所容頓其鋒刃　神形俱妙，與道合眞，故曰無死地也　又曰聖人能外形骸，不與十三徒爲侶，故物不能爲之害，世不能爲之患　老君曰：吾所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若吾無身，何患之有　以其無身，故能無死地也　諸家解義各以九竅四肢，七情六慾，或言水六火七，或言六根，四大，三毒爲十三，似與經旨不相侔合　今特解此，發明後學

天數

綜述

《太平經》卷五六至六四關題　人生備具陰陽，動靜怒喜皆有時，時

末牝牡之合也　是陰陽當主爲生生之効也　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爲九，而相道究竟　未知牝牡之合，其中時念之未能施也　天數五，地數五，人數五，三五十五，而內藏氣動　四五二十，與四時氣合而欲施，四時者主生，故欲施生　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氣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強　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統，以傳類，會三十年而免　老當衰，小止閉房內，天下蚑行之屬，人象天地純耳，其餘不能也　故天地一日一夜共閏萬二千物盡使生　夜則深，晝則燥　深者，陰也　燥者，陽也　天與地日共養此萬二千物具足也　天之法，陽合精爲兩陽之施，乃下入地中相從，共生萬二千物其二千者，嘉瑞善物也　夫萬二千物，各自存精神，自有君長，當共一大道而行，乃得通流　天道上下，往朝其君，比若人共一大道，往朝王者也　萬二千物精神，共天地生，共一大道而出，有大有中有小　何謂也？乃謂萬二千物有大小，其道亦有大小也，各自生自容而行　故上道廣萬步爲法，次廣十步爲法，其次廣百步爲法，其次廣十步爲法，其次廣一步爲法　凡五道應五方，當共下生於地，共朝於天，共一道而行　是以大道廣萬步，容中道千步，小道百步，麁道十步，毛道一步　物有大小，各自容往來　凡乃上受天之施，反下生施地，出當俱上朝天也　故大道但可張，不可妄翕也；翕之輒不相容　有不得生者，或有傷死，不得生出者，令人絕無後代，傷者傷人，死者殺人　古者聖人不敢廢絕大道者，都天禁明也　子以何天道得傷，道者，天也，陽也，主生；德者，地也，陰也，主養，萬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傷矣，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有絕者矣　一物不生一統絕，多則多絕，少則少絕，隨物多少，以知天統傷　夫道興者主生，萬物悉生，德興者主養，萬物人民悉養，無冤結，

虛無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八《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疏：虛者

明貴寵不有，無爲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爲。首標道沖，示至虛之宗本。次以挫解、明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義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曜混一，連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爲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注：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定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注：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爲萬物之宗主也。○疏：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爲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爲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爲萬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義曰：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爲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害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皆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爲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倣於此，不敢定言也。

挫其銳，解其紛。○注：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斲喪矣。（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義曰：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事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塵。○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不光塵爾，而非光塵。

湛兮似或存。○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疏：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義曰：沖和之道散被羣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賢、愚之。道雖散被羣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乏絕，故云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宰，象，似也。○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爲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義曰：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爲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爲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南面而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光）〔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爲生化之主，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泉然澄靜，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含塵垢而居尊。其無爲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又卷三四《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疏：前章明身貨孰親，愛藏所以爲患。此章明成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立行之楷模，次兩句明靜躁之優劣，後清靜下結釋清靜則可爲天下正爾。○義曰：上德之君，達道之士，其履行也有分若無，實行若虛，汎然與天地同體，浩然與陰陽同波，不

矜盈成之而能，故若缺之不足。代人睹屈壓之外狀，醜氣勢而之內用，推辭操之機，明謂靜之要，爲天下正，無以加焉。顯前章名言之事，表後章會歟之旨，以清以靜，爲修道之階，此其大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疏：夫曰學人，功行大成，累德圓備，常自嘘虧，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爲用，用則無窮。○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與道冥合，是以大高地廣日照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遞代，道不伐其功矣。人君法道爲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同矣。修學之士功就德備，不矜其能，道益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極。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時矣。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注：滿位盈滿，常若冲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疏：冲，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豐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爲盈滿，故若冲虛，而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用而無乏，雖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放曠日極，爲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其用無匱，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下三句但出其體，不言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己以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經文也。○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化人，人自真正。上士體道，與物遠邇，物感其和，各從其直。此真實博，旁該萬殊，可謂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直措枉者，論語。爲政篇。魯哀公問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春秋之隱公第十二君，名蔣，謚曰哀。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之人。若舉正直之人爲官，則邪枉之人廢置，民服君德矣。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譏哀公捨賢任佞，欲使改之爲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二章經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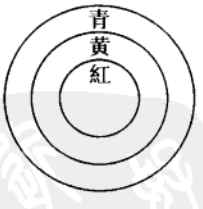
大巧若拙，○注：巧不溢於分外，故若拙也。○疏：矜粉繪之工，逞鉤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棄物，不見其功，似若不拙。○義曰：大巧大辯，造化冥運，衆形不爲巧，萬象不爲辯，故若拙若訥也。

大辯若訥。○注：不飾小說，故若訥。○疏：含弘飾詞，結繩簡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廣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寒訥矣。○義曰：合德者，守事合義，棄盡假繁，其順理也。結以華文，宣揚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對，小說也。夫聖人之言，上士之行，已名言之域，超語默之津，無述作而萬彙區別，無稱喻而重玄了悟，此辯之大也。無言無說，默識無爲，此若訥也。聖人鴻居以撫伐，上士凝漠而通玄，資化自流，不知其力，可以棲於清靜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六《道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者，虛之虛，無之無，自然之然也。混洞太無，寂寂漠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於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之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是以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也。嚴君平曰：虛之虛生無之無，無之無生無，無生有形，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物類有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有人次之，天地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道之自然萬物以

《太平經》卷一〇三《虛无無爲自然圖道畢成誡第一百六十八》

虛者，乃內實於虛也，有若無也　女其飽粮，無道畏也，獨全其心，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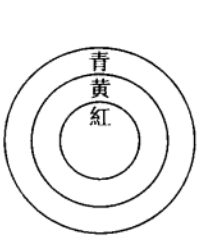
龍處也；遂爲神室，聚道虛也　但與氣游，故虛无也；在氣與神，其餘悉除也　以心爲主，故得無窮也；詳論其意，毋忘眞書也；得之則壽，可久游也；何不趣精，反與愚俱也；凶禍一至，被大災也；棄其眞朴，反成土灰也　賢者見書，誡之誡之

有虛无之室

【圖略】

無爲者，無不爲也，乃與道連；出嬰兒前，入無間也　到於太初，乃反還也；天地初起，陰陽源也；人無爲之術，可定也；太本來末，道之患也；離其太初，難得定也；去生已遠，就死門也；好爲俗事，傷魂神也；守一至一，失其相也；可不誡哉，道之元也；子專守一，百賢源也，天道行一，萬无舍也；地道行一，與鬼神論也；審知無爲，與其道最神也；詳思其事，眞人先也；閑子之舍闕，毋令出門也；寂無聲，長精神也；神氣已畢，仙道之門也，易哉大道，不復煩也；天道無有親，歸仁賢也

右無爲



自然之法，乃與道連，守之則吉，失之有患　比若萬物生自宅，一根萬枝無有神，詳思其實道自陳，但相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　天萬物生自

有神，十六百息入爲候，故可不死而長生，所以圣終失自然，腐敗而變化，馬　愚者賤道志，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門，神道不死，鬼道終焉　子欲爲之，如環無端　愼毋有奇，自益身患，亦毋妄共，令人死焉　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毋敢逆焉。道興無爲，虛九自然，高士樂之，下士恚焉　詳學於師，亦毋妄言，有師道明，無師難傳　學不師訣，君子不言　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　道已畢備，便成自然

右道畢成誡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三《深妙章第十四》　《老子》曰：道言深妙，經戒乙密。天地物類，生皆從一。○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故曰生皆從一也　李曰：絕慮爲深，不測爲妙，二者，玄也，密者，微也　經法深遠，誡律玄微，所說之言，極爲幽奧，皆云天地人物，俱從道生，信而有徵也

子能明之，爲知虛實。○李曰：明之，體解一爲物本，知物從一生者爲實也，言不從一生者爲虛也

子若不照，顯之不別。○李曰：我非汝說，若不能照了，我雖顯示，汝亦不能分別　劉曰：心若暗昧，縱顯現亦不別

子志於有，無爲所疾。○徐曰：疾，病也，有是無爲之病，勸去有歸無也　劉曰：靜以憎亂，簡以惡煩，有爲多是無爲者疾

爲有所要，億載無畢。○李曰：若能志在無爲，則修然證道，怨存有欲，以此嬰繞千億萬載，爲有爲繫縛，無由了畢　劉曰：得彼遂此，羈鎖相連，愛心流注，何時可畢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略，誡慎勿失。○韋曰：子既未能別之，道言微深妙遠之旨，且可撮略其粗淺之誡言，勿令心有放逸也　徐曰：衆妙難明，撮略要訣，保德守眞，順戒勿失　李曰：玄章秘典，未可具明，采取要略，唯當順從經戒，捨惡從善，出有入無，終始常行，莫令差失，謂達經也

先損諸欲，勿令意逸。○徐曰：持戒制情，先損諸欲塞兌，則躔境不入，閉門則心意無逸也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李曰：無事即是閑居，安心便爲靜處，專情乃曰精思，洗心名爲齋室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徐曰：飛鍊八石，鑪轉九丹，刀圭一奏，上昇清虛，雖曰神妙，猶是方術，豈若注想眞樸，久久，神和不失，與天相畢，故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劉曰：爲道日損，不假繁文，但能守一，道自得之

經非不達，終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　言無必有，子未能決。○徐曰：經雖簡略，理非不達，世教虛僞，道文眞實，實中有實，是以有下定有，還歸於無，無不定無，還復生有，有無相生，末始有定，非子始學，未能辨決　李曰：上言虛實，其在此乎，言無必有，此乃虛爲實也，言有必無，此乃實爲虛也，實而爲虛，子當未能分別，虛而爲實，子亦未能決了，能決能了，知實知虛，既達於經，自保於道　劉曰：理有通變，言有抑揚，達文者喪其旨，執教者乖其趣，微言隱奧，剖其良難，體解內明，方可玄會也

但當按行，次來次滅。○李曰：但可依按經法，奉而行之　先捨於惡，次忘於善，先破有欲，次滅無爲，有爲無爲並忘，若善若惡皆泯，念念欲起，次次蕩除　劉曰：既不能決明幽旨，但當依教，次第修行，目目聞見，不便尋思而生分別也

道有眞僞，福有吉凶。○劉曰：乖宗者僞，會理者眞，無爲所致者吉，有爲所致者凶，故《德經》曰：福兮禍所伏也

罪有公私，明者纖密。○劉曰：爲道者公也，爲俗者私也　夫修道者，不契玄宗，情行尚起，應物失當，事或有違，賽賽昧昧，志在濟物，篤誠於道，理異私懷，義屬中字，難過可亮也　纖密猶纖細也

占往知來，不如朴質。○李曰：達於過去，占往也，明於未來，知來也　雖有智慧，終始皆知而多敗，必有顚蹶，唯當存之朴素，敦之質眞，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養親，可以成道勤修也　劉曰：逆慮多憂，知來近辱，絕聖棄智，純素以居

又卷四《虛無章第十五》　《老子》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萬物。○徐、李、劉本並作道生大，天生地，地生萬物　韋曰：虛無者，無物也　自然者，亦無物也，寄虛無生自然，寄自然以生道，皆明其自然耳　一者，即道之用也，天地萬物皆從道生，莫有能離道者　復謂之一，一之布氣，三儀由之而分，故曰一生二也，萬物莫不由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故曰天地生萬物也　李曰：此謂有像之物也，自上生下，次第相生也　劉曰：推窮生本，以致虛無，此乃名理相階，其實不知所以也

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李本作化生　韋曰：天地萬物皆微妙

一氣而化生也。徐曰：二儀、萬物皆一而成，人獨得微妙之氣，故能精靈變化也。李曰：天地、人物，並皆抱眞一之道，受微妙之氣，所以方得化生，是知一氣者萬物之本也。

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欲益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徐曰：長久之寶，一也，人不能懷微妙之氣，守一以長生，不保其所寶也，而保人所寶，增益情欲，慕樂尊榮，是謂去其本也。生眞寶二儀之正道也。○劉曰：長久之寶，謂眞性也。夫貪益尊榮者，喪其本生之性也。

又《恍惚章第十六》 《老子》曰：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李曰：至本空寂，名曰虛無，虛無卽非空寂，有無不定，倘之恍惚。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故知虛無者，此卽道之根本，萬物得生，皆由於道，是知道爲物之本元也。

在己不忘，我默焉。○默，韋本作異　韋曰：言一切萬物，莫不共道同其本源，而羣生流蕩，不能自同於道，是以輪迴生死之波，若能存道於我，則其命不滅不亡矣，衆人皆不能存道，唯我獨能存之，故我異於衆人。李曰：道者物之元，氣者生之本，失道則死，喪氣則亡。若也不亡，聖人默然不說，今之廣說至言，大敷妙教，而教其養氣抱道，復本歸根。人若能納氣於內，抱道於懷，水火之所不能災，生死之所不能害，長存人道，端坐成眞，得意忘言，故云默焉，知而不默，乃失之也。

王惟一《道法心傳・玄關一竅圖》 夫玄關一竅，內藏天地陰陽，日月星宿，三元八卦，四象五行，二十四炁，七十二候，風雲雷電雨，皆在其中矣

此竅通天竅法中眞奧妙

◯

得遇至人傳教君須大笑

保一眞人曰：書符不知竅，卻使鬼神笑。今之行持道法者，不得道法之根源，妄於紙上作用，以爲符竅。殊不知，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爲神炁穴，內有坎離精，當於自中求之，不可求之於他也。玉蟾眞人云：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紫陽眞人曰：身中一竅名玄牝，此竅非心非腎，非口非鼻，非脾非胃，非谷道，非膀胱，非丹田，非泥丸也能知此竅則冬至在此矣，藥物在此矣，火候在此矣，沐浴在此矣，結胎在此矣。余《心傳錄》云：一竅虛無天地根，綿綿密密不通風，恍惚杳冥包萬象，眞人出現寶珠中。

李元卓《莊列十論・庖丁解牛論第二》 自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險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敝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患，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刀則能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竅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因，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踦而踦，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咸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煅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白玉蟾《元關顯秘論》 一言半句便通元，何用丹書千萬篇。人若不爲形所累，眼前便是大羅天。若要煉形煉神，須識歸根復命。所以道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尋復命關。且如這個關竅，若人知得眞實處，則歸根復命

何難也　故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氣，氣分陰陽，陰陽爲天地，天地生萬物　此是造化之根也　此乃眞一之氣，萬象之先　太虛太無　太空太元　杳杳冥冥，非尺寸之所可量　浩浩蕩蕩，非推步之所可測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大包天地，小入毫芒」上無復色，下無復淵　物圓成，千古顯露　不可得而名者，聖人以心契之，不獲已而名之曰道　以是知即心是道也　故無心則與道合，有心則與道違　惟此無之一字，包諸有而無餘，生萬物而不竭　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　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無氣　五行至精，能役有數不能役無數　百念紛起，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　今修此理者，不若先煉形　煉形之妙，在乎凝神　神凝則氣聚，氣聚則丹成，丹成則形固，形固則神全　故譚眞人云，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　只此忘之一字，則是無物也　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斯之謂乎　如能味此理，就忘之一字上做工夫，可以入大道之淵微，奪自然之妙用　立丹基於頃刻，運造化於一身也　然此道視之寂寥而無所睹，聽之杳冥而無所聞　惟以心視之則有象，以心聽之則有聲　若學道之士，冥心凝神，致虛守靜，則虛室自信乎自然也　惟太上度人，教人修煉，以乾、坤爲鼎器，以鳥兎爲藥物，以日魂之升流應氣血之升降，以月魄之虧盈應精神之衰旺，以四季之節候應二曰之時刻，以周天之星數應二爐之造化　是故採精神以爲藥，取靜定以爲火　以靜定之火而烹精神之藥，則成金液大還丹　蓋眞陰眞陽之交會，一水一火之配合，要在先辨浮沉，次明主客　審抽添之運用，察反覆之安危　如高象先云，採有日取有時　劉海蟾云，開闔乾、坤造化權，煅煉一爐俱日月　能悟之者，效日月之運用，與天地以同功　夫豈知天養無象，地養無體　故天長地久，日光月明，眞一長存　虛空不朽也　吾今則而象之，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知心無心，知形無形，知物無物，超出萬幻，確然一靈　吉緲云，生我於虛，還我於無　是以歸性根之太始，反未生之已前　藏心於心而不見，藏神於神而不出　故能三際圓通，萬緣澄寂，六根清淨，方寸虛明　不滯於空，不滯於無，空諸所空，無諸所無　至於空無所空，無無所無，淨裸裸赤洒洒地，則蕩然而獨存者也　道非欲虛，虛自歸之　人能虛心，道自歸之　道本無名，近不可取　遠不可捨　非方非圓，非內非外，惟聖人知之　三寶無根，六慾無種　頓悟此理，歸於虛無　老君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若能於靜定之中，抱神和之氣，守精之精，則是封爐固濟以行火候也　火本南方離卦，屬心　心者，神也　神則火也　氣則藥也　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御氣而成道也　人能手搏日月，心握鴻濛，自然見橐籥之開闔，河車之升降　水濟命宮，火燒丹臺　金木交併，水土融和　姹女乘龍，金翁跨虎　逆透三關，上升內院　化爲玉液，入重樓　中有一穴，名曰丹臺　鉛汞相投，水火相合　纔若意到，即如印圈契約也　自然而然，不約而合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　有爲之爲，出於無爲　當是時也，自雪漫天，黃芽滿地　龍吟虎嘯，夫倡婦隨　玉鼎湯煎，金爐火熾　雷轟電掣，撼動乾坤　百脈俓然，三關透徹　元珠成象，太液歸眞　泥丸風生，絳宮月明　丹田煙煖，裂海波澄　煉成還丹，易如反掌　七返九還，方成大藥　日煉時辰，以至九轉　天關地軸，在吾手中　經云，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　則是三花聚頂，五氣朝元　可以入衆妙門，玄之又玄也　更能晝運靈旗，夜孕火芝，溫養聖胎，牽成赤子　至於脫胎神化，回陽換骨，則是玉符保神，金液煉形　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者也　張平叔云，都來昔晌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誠哉是言　蓋道之基，德之本，龍虎之宗，鉛汞之祖，三火所聚，八水所歸，萬神朝會之門，金丹妙用之源　乃歸根復性之關竅也　既能知此，則慾不必遣而心自淨，心不必澄而神自清　一念不生，萬幻俱寢　身馭扶搖，神游恢漠　方知道風清月白，皆顯揚鉛汞之機　水綠山青，盡發露龍虎之旨　海南白玉蟾，幼從事先師陳泥丸學丹法　每到日中冬至之時，則開乾閉巽，留坤塞艮　據天罡，持斗杓，謁軒轅，過扶桑，入廣寒，而鶉尾、舉黃鍾，泛海槎，登崑崙，佩唐符，撼天雷，遊巫山，呼黃童，召朱兒　取青龍肝，白虎髓，赤鳳血，黑龜精　大上遙，脩袁感，命關伯，化成丹砂　開華池，吸神水，飲刀圭，從無入有　無質生質，抽鉛添汞，結成聖胎　十月既滿，氣足形圓　身外有身，謂之胎仙　其訣曰，用志不紛，乃可凝神；灰心冥冥，金丹內成　此予之所得也如此　施肩吾之詩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　若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　惟此詩簡明，通元造妙　故佩而誦之，自然到秋蟾圓天，虛空消殞之地　非枯木寒泉之士，不能知此　予既得此，不敢自默　天上元科曰，遇人不傳，失天道　傳非其人，泄天寶　天涯海角，尋遍無人，不容輕傳，恐受天譴　深慮夫大道無傳，丹法湮泯　故作《元關顯秘論》，蓋將曉斯世，而詔後學，以壽金丹一線之脈也　復恐世人猶昧此理，乃復爲之言曰　以眼視眼，以耳聽耳，

以暴調息，以柔制剛　潛藏飛躍，在乎一心　元當習定凝神，變意章慾，變爻章慾則水火既濟，水火既濟則金木交併，金木交併則真土歸位，真土歸位則金丹自然大如黍米　日服一粒，神歸氣復，充塞天地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者，此也　肝氣全則仁，肺氣全則義，心氣全則禮，腎氣全則智，脾氣全則信　若受氣不足，則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豈人也哉　人能凝虛養浩，心廣體胖，氣母既成，結丹甚易　可不厚其所養，以保我之元歟　學者思之　敬書以授留紫元公

郝大通《太古集》卷四《金丹詩》

虛無之神，統御萬靈；先天地祖，運日月精。列光垂象，造物變形；推遷歲紀，應用生成　旁通恍惚，鼓盪杳冥；乾坤布化，導引羣情　幽玄奧妙，賢劫聖因。

其一

宇宙之中幾丈夫，惟神惟聖法規模。
無爲善人羣生性，獨立能開造化爐。
不逐東風吹柳絮，休教秋月照冰壺。
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元來記玉都。

其二

五五純陽足有功，大圓乾象以爲宗。
降形直入滄溟窟，混體攸躋窈漠中。
有遇坎男騎白鹿，無爲離女跨青龍。
當期一遘三千日，鶴化烏龜石化松。

其三

紅鼠黑蛇越世奇，神仙此際泄天機。
雷聲一震三山裂，日出同光四海知。
是說老人呈皓首，又聞赤子掛青衣。
先生謂彼敷眞理，報道郎君來得遲。

其四

黃羊化作白猿猴，猛虎留蹤待赤牛。
兔在穴中狸在火，玄通妙處道根由。
誕彌降跡推遷運，十二春還六十秋。
道氣歸身逢至友，蓬萊會上約瀛洲。

其五

一七元年九六年，始知我命不由天。
炎風鼓內消紅雪，復日爐中煉瑞蓮。
斜枕曲江方睡覺，海經三度變桑田。
南柯昔日黃粱夢，說與崑崙太古仙。

其六

恆星不現即如來，靜止安恬別立階。
四變艮宮成妙體，返形革命達眞胎。
學人悟此通心印，覺者知之理性才。
解得個中弧矢意，千經萬論一齊開。

其七

三月雷轟一二聲，始知天下鬼神驚。
風乘雲勢三千里，虎假龍威九萬程。
萬化門中爲主宰，八紘境裏作經營。
震之內象爻俱動，上德皇君具姓名。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虛無》

上陽子曰：金丹之道，黃帝修之而登雲天，老君修之是爲道祖　巢由高蹈，錢鏐長年，爾來迄今，歷數何限　求於冊者，當以《陰符》、《道德》爲祖，《金碧》、《參同》次之　自河上公五傳而至伯陽眞人　祖天師得伯陽之旨，丹成道備，降魔流教　仙翁濟幽，旌陽斬蛟，是皆逢時匡世救劫，斯乃眞仙之餘事耳　華陽玄甫、雲房洞賓，授受以來，深山妙窟，代不乏人　其間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勝道哉　復有傳世存道，序傳詩歌，或隱或顯，率具知乎　至於功高德重，尊居帝境，幸制劫運者，又難備知　燕相海蟾受於純陽，而得紫陽，以傳杏林、紫賢、泥丸、海瓊、接踵者多　我重陽翁受於純陽，而得丹陽，全眞敎立，長春、長眞、長生、玉陽、廣寧、清靜諸老仙翹，枝分縷濟，丹經妙訣，散滿人間　唯紫陽《悟眞篇》頗詳，又得無名子諸公引而明之　我黃房公得於丹陽，乃授太虛以傳紫瓊　我緣督子得於紫瓊，詳見太虛眞人傳　緣督子間氣聰明，博物精通，挹盡羣書，或注或釋，總三敎爲一家，作《仙佛同源》、《金丹難問》等書，到此而丹經大備　其意惓惓修道之人，率多旁門，以僞亂眞，故於卷中指出：先天一氣獨是，謂若水銀、朱砂、黑汞、白金、火候抽添、安爐立

鼎，名之則是，用之則非。《陰符經》云：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又云：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又云：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道德經》云有無妙竅，玄牝神器，至有上善若水，不敢爲天下先者，皆至言也。又如列子御風，莊周鵬運，雖皆寓言，卻有深義。《金碧經》、《參同契》分明指出：金汞火候，弦氣爻符，借易爲準，其妙在於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取象於月，以驗採鉛。後之所述，無以易此仙聖用心，普接末來，惟只先天眞一之氣而已。

致虛夙荷祖宗積善，天地卑矜，游浪人間，年且四十。伏蒙我師授以正道，厥後復遇青城老師，親傳先天一氣，坎月離日金丹之旨，抽添運用火候之祕，悉授無隱。粵從敬受以來，日夕兢惶，恐辜盟誓，且負所望。儘將從前淺聞陋學，煩惱業識，盡皆脫去，長爲天地間一個閑人也。而爲囊中丹材罔措，兩稔于茲，訪侶求朋，將集吾事，乃不敢祕，焚香告天，啓白聖師七眞五祖。遂乃引諸列仙丹經，作此《金丹大要》。其中冒禁詳述，開顯條說，直與後來學仙之士，闢門引路。上士至人，或於此中得而解悟，同步逍遙，剋滿素志。重惟世有先後，人有賢愚，文愈出而道愈明，世愈降而人愈昧。乃以神仙之說而爲渺茫，或謂仙佛天之所生，非人可學，流而至此，復孰之何。老子曰：吾非聖人，學而得之。中下之流，口欲修行，而不用心於此，究竟甘分輪迴，可深惜哉。所幸邇來抱材負器之士，衆間尋廣，較之古先，比茲稍衆。雖無旃陽拔宅之舉，安知地仙八百，識數將期。儻有識者，應期立志，疾早求師，成道必矣。世有千蹊百徑，專則所趨必至。好正則君子喜，務誕則邪怪憑。勤繼無寒，力耕常飽，學弓能射，習水能游，堅固修行，必成仙佛。今夫百工而不求師，藝豈自精，一經而不求師，科豈必中。專心積善而學仙，亦必有眞仙至矣。

老子曰：諦觀此身，從虛無中因緣運會，和合受生。我師數指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致虛續曰：既自虛無中來，卻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是皆非也。誰得而知之乎！《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又云：君子以虛受人。佛謂西方蓮華世界，馬祖云西江水。《悟眞篇》云：藥在西南是本鄉。又云：蟾光終日照西川。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又云：取將坎位心中寶，點化離宮腹內陰。太一眞人《破迷歌》云：如何卻是道，太乙含眞氣。太一豈非西乎。西南者，金火所在也。坎癸者，水鉛所居也。黑鉛是先天一炁，而隱於北方水也。然本無方位，故云自虛無中來也。《參同契》云：眞人潛深淵，存游守規中。領悟於此，何憂不仙。曰陰陽，曰夫婦，曰男女，曰鉛汞，曰龍虎，曰鼎爐，許多名色，無非先天一氣。狀如細雨密霧，亦如明窗塵，亦如黍米珠。其道易知，其事易成，初無難也。故我師云：形神無爲，而精氣自然有所爲。是猶天地無爲，而萬物自然化育也。

修道的人，果得眞師口訣，則恐光陰迅速，目下收料，汲汲成就我身，又何暇奔功名富貴，而共人閑論哉。蓋非得眞訣者，於丹經內默猜暗想，無一可成，只得旁引曲證，閑論高談，以度歲月，復何怪焉。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假借先聖爲名。如《葛仙翁保生養命丹訣》、《達磨胎息經論》、《趙州十二時歌》、《龐公河車頌》，以至八段錦、六字氣之類，其他文目更多，切不可信。要當以《參同契》、《悟眞篇》爲主，然未遇聖師面傳，那有自悟。黃帝師廣成子，老子師商容，孔子師老子，釋迦師瞿曇，聖人皆拜眞師。後世凡流卻要自悟，何其誕妄。唯有俊流得師一指，閑處下工，無人知覺，一旦道成，顯其神通，以爲頓悟，此則有之。夫金丹一事，其中奧旨不啻一件，只如藥物、鼎器、玄牝、陰陽、太易、子癸、復震、屯蒙、水火、金木、母隱子胎、情性、龍虎、鉛汞、主賓、刀圭、媒娉、白黑、雌雄、顚倒、沈浮、攢簇、時節、朔望弦氣、火候進退、斤兩、爻符、抽添、沐浴、烹鍊、溫養、換鼎、脫胎，似此等名，雖聖師丁寧訓誨，猶恐乖錯，安得凡夫而自會耶。故純陽祖師云：當時自飲刀圭，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紫陽翁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眞師莫強猜。今留試金石三寸於此，別其眞僞，凡學仙子，先一試之。若得至人傳了，首以《參同契》、《龍虎經》、《悟眞篇》，此數書內問，無不知順了逆，明橫串直貫，指南透北，識西就東，只此便是。何以故？蓋聖賢之言，亦有順求，亦有逆取，雙關二意，曉了一般。若邪師俗子，妄談臆會，問他已上數書，則懵懵其說，直也不了，橫也不知，縱能直知，逆又不了，此處有著落，便試了也。且得人最難，純陽帝君、海蟾、重陽諸祖，特憫世之間道者少，雖證帝位，立誓度人，故出沒變化，往來塵世，必其可者度之。是此金丹之道，神仙能授與人，而不能必其成，卻能知其必成之人，是以度之，必成之人，耳口自別，何哉？大智慧的，口求之而心愈低下，耳聽之而思所以行。

上陽子曰：予昔未聞，擬若得之，要與世人盡諳此道，不相瞞隱。及既得聞，審思密視，果無其人堪傳此者。純陽翁云：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

兒是丈夫　俗眼看來，丈夫而非男兒乎　蒙師密授，吾乃今而後，知眞仙率師意，豈不欲人人領悟，個個圓成，爭奈世人不及者衆，過者大多，百般蔽障，無由見聞是道也　不可以言傳，而非言則何以聞？謂不可以言傳者，緣以時人習卑識陋，不足以語之也　必固語之，彼豈信受而行之哉？是曰不可以言傳也　果若非言，云何口授？今人直以無言是道，寧知於中妙語更多，但非六耳所可共聽　否則聖人明示直說，何乃從古隱到而今，轉不可說　後之學者，慧眼未開，宜先審其忠孝、正直、善惡、賢愚　大道非正人君子，非素所好善者，端不可與　切莫嗜利妄泄輕傳，儻非其人，彼此受譴，況欲其敬師成道乎？《黃庭經》曰：授者臣師受者盟，以代割髮肌膚全，攜手登山歃液丹，金書玉景乃可宣，太上微言致神仙，不死之道此其文　天地之間，此事最大，非重盟誓，孰敢泄機，比授非人，已彰明譴　紫陽三傳非人，三遭其難仙經具載，可不戒之　顧惟禁祕不傳，則是拒抑，仙子不能接引，方來拒祕非宜，但當審擇　僕之念此熟矣，遂作《金丹大要》，直述無文，使於觀覽

所謂要者，在於庚方月現，子時癸生，取先天地眞一之氣，是氣卽黑鉛也　當此之時，藥物眞正，水源至清，然月之現，存乎口訣，時之子也，亦要心傳　廣成子謂黃帝曰：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於至陰之原也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孔子翼《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　魏伯陽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　崔公《入藥鏡》云：是性命，非神氣，水鄉鉛，只一味　是也　天性之道，或有自悟，天命之妙，必待師傳　無名子云：偃月爐，陰爐也，中有玉蘂之陽氣，卽虎之弦氣也　朱砂鼎，陽鼎也，中有水銀之陰氣，卽龍之弦氣也　金丹卽此二氣之氣，調停和合以成　然皆所謂神與氣精，迎送動止，凡百作爲，皆主於意；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　意爲卽爲，意止卽止　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鍊沐浴，以意守之；溫養脫化，以意成之　故崔公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　此之謂大要也　有能猛省，如前試金石，則得《金丹大要》之要也　既得其要，不妨求侶問材，以成眞人　噫，世有以萬金而買功名者，其身安能久乎　世有以萬金而濟死者，其戶能載生乎　運有否泰，唯道長久　亦有聞道之士，不肯直下承當，勇銳向前，疾早便做，乃欲待其功名志滿，諸事已了，方成此道，又惑之甚　匆匆不覺年、身捐於世，悔何能及　佛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　祖師云：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　棄萬戶侯而爲身者，張子房焉　棄萬金貲而求道者，馬宜甫焉　今之視昔，誰能及之，後之視今，蓋宜叅悟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得師傳，先結丹友　薛眞人云：我今收得長生訣，年年海上覓知音　又云：幾年湖海覓仙儔，不做神仙不肯休　泥丸翁云：若無同志相規覺，時恐爐中火候非　陳虛白云：朝朝惟切尋同志，走遍東吳不見人　蓋得知音道侶，乃相規檢，匪其不逮，以共成道　亦有善侶而未聞道，財則有餘，是宜貿易，兩相成事　故龐蘊溺財求藥傳，大士唱賣妻子，皆同此道也　是以釋氏修定坐禪，以土制鉛，以鉛制汞，鉛汞歸鼎，身心不動，是云修禪入定　今之所謂禪者，皆琉璃瓶子禪，行也打碎，坐也跌碎。世惟皮可漏子禪，擂亦不斷，咬亦不破。若人叅得皮可漏子禪，則鉛與汞自相投矣　三教一家，實無二道，其分彼我者，乃是一個盲人鞭騎瞎馬，而與人較勝負，豈不爲明眼底所笑　圓悟云：禪非意想，以意想叅禪則乖；道絕功動，以功動學道則失　直須絕卻意想，喚什麼作禪？腳跟下廓爾，無禪之禪，謂之眞禪，如兎子懷胎，絕卻功動，喚什麼作道？頂門上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眞道，似蚌含明月　佛祖留下數百公案，見性爲先　是此《金丹大要》，禪道俱明，仙佛同證，性命二者皆要了知，既得了知，宜加精進

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訪諸仙聖之書，發明先天一炁之妙，開引後來之人，於中顯露泄漏尤多　夫此何故？是予早年素有此志，未遇眞師，不明其要，閱諸丹經，杳難捉摸，思考不及，研窮無方，廢寢忘餐，每留此憾，神仙之道，因執爲無，非遇聖師分明指示，則與凡流同歸腐朽　是因師指，盡以其間難形言者，悉皆詳述，作爲此書，名曰《金丹大要》，以續往憾，與後來人出隻慧眼　不可施於筆者筆之，不可發於語者發之，後道之士，因緣獲覩是此《金丹大要》，如對聖師親相授付，當知火藥悉具，運用皆全

上陽子曰：是此《金丹大要》十卷，首卷虛無三章，以象三才；二卷上藥一章，以體法身；三卷妙用九章，以證九還；四卷須知七章，以驗七返；五卷積功詩歌，以分邪正；六卷累行，序說，使無著象；七卷發眞問答，接引羣生；八卷修眞圖像，示可印證；九卷越格擬古，最上一乘；十卷超宗酌古，

見性成佛　卷卷皆備鉛汞火候　學道之士，首卷不悟，須尋二卷，二卷不達，四卷須知　次第熟讀，無一不備　昔之成此《金丹大要》，多重言者，切之故也　多俗語者，顯之故也　寧免泄露　冒瀆眞詮　然愚方來無直悟底，當其宿昔有仙骨者，不能間是《金丹大要》之名，況云欲得而誦之乎，非有大因緣者，不能存是《金丹大要》之旨，況云欲得而了之乎，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入是《金丹大要》之路，況云欲得而行之乎，非有大功德者，不能親是《金丹大要》之道，況云欲得而修之乎

上陽子曰：大修行人，已證脫胎神化，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再進向上之夫　其有十月聖胎已完，若復得此《金丹大要》，可以參證出入去來　若初下手，得藥入室，是此《金丹大要》，可以保養全功　亦有聞道蒙惑懷疑，所未決者，是此《金丹大要》中，有試金之石，即可辨驗，過得實疾早下工，更莫遲疑入道　詩云：人身難得今已得，正道難明今已明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上陽子曰：復有得此《金丹大要》，不能明了於中奧旨，使可像繪神就陽、車陽、丹陽三仙眞形，晨夕香花，心對像，誦念是此《金丹大要》一遍，乃至十遍百遍千遍，日積月深，初心不退，念加精勤，自感眞仙親臨付授，是學仙子頓爾開悟，理路透徹，心地虛靈，即時腳跟踏得實際　夫何以故？三命星授丹陽眞君，掌領仙籍，巡行天下，察人功勤，註上升籙　分遣已成眞人仙子，下爲人師，移文錄司，主借材寶，成就學仙之士無上妙道，以成眞人　是學仙子精專注想，因緣遭逢；是學仙子不憚苦辛，懇求至道；是學仙子勿以天高地厚，難以感通；是學仙子勿以大道窈冥，非凡可學，是學仙子勿以陰陽分位，非人能成；是學仙子勿以性命由天，非我所有，是學仙子不作是見，不作是聞，勇猛智慧，即得性海汪洋，命源流潤；是學仙子列名書丹，冥心究竟是此《金丹大要》　或觸事物，或過經筵，或在舟船，或行道路，或對鏡容，或照水影，或觀淫房，或機緘殺，或因童戲，或見僧坐，藥者碓者，偶一聲悟，從之而入，保保洒洒，圓圓陀陀，得大自在　恰如貧人於房舍中，掘得祖父一窖金寶相似，方知此是自家之物，多年藏藏，一旦得之，受用不盡　上士至人，皆蘊大乘根器，又復得此《金丹大要》，一誦再憶，豁然見性，即佛即仙，如啫寶人道傍拾得無價明珠，喜慶無量　學仙之士，願以生死爲一大件，早收藥物，成事丹爐，白日騰身，高登帝境，實我志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

四十二

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
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　○補註：上章異名同出，從《道德經》有名無名中來，故復以有作無爲，剖示後人　南宗先命而後性，於此罄露矣　有作者，煉己採藥　無爲者，煉神還虛　始則入室求鉛，金丹事秘，不令人見　終則溫養事畢，顯道修行，人人可知矣　世人但云道在無爲，而不知功始有作　是猶栽木無根，築室無基，斷難望其有成也　戴註：有爲無爲，分性命爲二宗，須循序用功，自始而中，自中而終　結丹一時，懷胎十月　抱元見截，方能渾而爲一，還於無形之妙　世人混以性宗爲道，棄有就無，認本來天性即是金丹者，安能兼盡性命之大道乎

四十三

黑中有白爲丹母，雄裏懷雌是聖胎

太乙在爐宜慎守，三田聚寶應三台　○補註：此章又申明《道德經》守黑知雄守雌之意　子野註：黑中有白是水中之金，離坎中之陽氣　人能採此眞陽之氣，結而成丹，所謂雄裏懷雌也　採藥之際，當以太乙主人爲念　倘不慎守，即人欲橫流，輕喪吾寶，豈不有負主人乎　陳註：黑中有白乃陰中有陽　外丹法象　雄裏懷雌，乃陽中有陰　內丹法象　太乙在爐，尤宜慎守　則三田之寶聚矣　補註：水中之金即是丹母　始而受胎，繼而乳養　皆賴此母　即老聖所謂食其母也　太乙指爐內眞種子，所云太乙含眞氣是也　勿認作東方木精　三田者，關元黃庭泥丸也　息息歸根，神凝氣結，則下田之寶聚　龍虎交媾，長養聖胎，則中田之寶聚　移丹內院，調神出殼，則上田之寶聚　從此超凡入聖，豈不上應三台乎

四十四

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眞精
有無從此自相入，未見如何想得成　○補註：此又申明《道德經》杳冥恍惚，以結前有無之義　陶註：恍惚者，若有若無之義　杳冥者，微妙難測之名　有象即其中有象，離之性也　所謂無也　眞精即其中有精，坎之情也　所謂有也　二者皆天地生人生物之根　聖人深達造化，故於陰陽五藏之宅，從恍惚杳冥之中，尋出有象，覓得眞精，以爲立丹之基　存其無守其有，兩相

交媾，則有無相入，而丹成矣。 窈冥，物，指從親身經歷，始得見其端倪，非意想所可知者。 翁註，恍惚中有物者，龍之弦氣也。 杳冥中有精者，虎之弦氣也。 二弦之氣，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眞一子云，無者龍也，有者虎也。 無者求氣也，有者鉛金也。 無因有激之而成象，有因無感之而有應，故得象來空懸，霞光曜日。 陳註，經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金丹之道，斯言盡矣。 翁註，此重在尋覓二字。 金丹之事，臨爐採藥，必自修自證，方能見之親切。 以意揣摩，都是妄想。

四十五

四象會時玄體就，五行全處紫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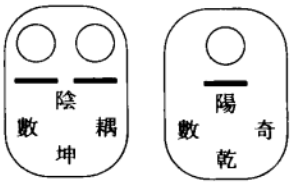
脫胎入口身通聖，無限龍神盡失驚。 ○補註，上章言作丹之基，此章則兼始末言之。 玄體就，內丹初結也。 紫光明，丹有光氣也。 及十月胎成，則身外有身，而通乎神聖矣。 脫胎而又入口，放去收來，變化從心也。 初結丹，自下面而來。 丹成熟，從上面而出。 亦見三田移換，各有次序。 長庚云，入口須善會，勿使邪宗引爲口實。 夏氏曰，大道虛無，以金丹爲玄妙。 金丹雖妙，不過攢簇五行，配合四象耳。 四象一會，則玄體必就。 五行既合，則丹光自明。 苟得玄機，烹成大藥，脫胎入口，超凡入聖，無限龍神盡皆驚畏矣。 補註，龍神欲奪寶，丹成則有神通法力，足以降伏矣。

又《悟真篇集註・悟真篇增録・張真人金丹四百字》 烏肝與兔髓，攝來歸一處。一粒復扶又切 一粒，從微而至著。混沌包虛空，虛空括三界。及尋其根源，一粒如黍大。 ○補註，此第七節從丹成之後，追溯結丹之初。粒復一粒，此日積月累，後天爐藥也。一粒如黍，此一得永，得先天大藥也。作兩層說，方見分明。 烏兔歸一，仍是鉛汞歸土。 從微至著，皆鉛汞所滋長者。 丹胎至此，而成象。 是乃混沌元氣，包在虛空之谷。 即此虛空之中，能括三界所有。 可謂至神至妙矣。 及尋其受氣根源，起於黍米一粒，蓋一點落黃庭，祖氣寶爲丹母也。 混沌二句，詮解易涉懸虛。 今以參同契證之。 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即混沌包虛空也。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即虛空括三界也。 得此相參，纔有實際。 陸註，烏肝兔髓，坎離之精也。 是必擒歸一處，而金丹始成。 及乎火運周天，功圓三百，是謂粒復一粒，從微至著，而嬰兒顯相，脫胎神化矣。 混沌者，與道合眞，復歸無極。 虛空者，煉神還虛，不滯形迹。 若尋其混沌虛空之根，皆起於玄珠一粒。 粒上陰氣凝聚，而成黍米。 黍米之中，含光吐曜，而眞精成合璧之象。 此陰陽配合之自然者。 丹家準此，以取坎填離，則造化生身，三界悉皆會歸矣。 坎，離基，乃雙承，凡二氣交合之理，即坎，離交媾之基也。 三界歸身，仍應虛空括三界。

先天後天

綜述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説》卷四 蓋將言，先天者太極未判，混成，孰爲陽孰爲陰。 自道生一，則其體已露其用已萌，故一爲數奇爲卦乾，純陽之象也。 後天者鴻濛剖破，析一爲二，二爲數耦爲卦坤，純陰之象也。 乾、坤既異陰陽既分，運化不同何以爲道



先天後天圖説

惟金丹之妙反本還源，尋根摘蒂守雌抱一，去陰取陽，不以乾、坤之異而求其同，不以陰陽之分而求其合，故異者分者爲後天，而同者合者實先天也。先天者乃元始祖炁本來面目，後天者乃鬼腐神奇四大假合者也。達人大觀，苟知吾身是幻，惟道是眞，則迴光返照下手速修，尤太遲矣。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大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可道，可名，生物之天，變而不常，後天也。於以見天地始，萬物母，徼妙，有無，又玄衆妙，包括大造化之元，始無餘矣。觀常無之妙，則見無名之始。觀無名之始，則見無極太極也。觀常有之徼，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形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言，無名之名，已不勝衆贅假多言哉。天不言，聖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出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強爲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正。爲此道解也。天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爲一，是謂冲和。冲和具太極之體，爲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觀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域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常無先天也，觀妙則見固有之吾在。常有後天也，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原其始則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靜，曾不外乎此道也。此兩者同出一道，而異其名。同，同此道也。玄一而二，二而一也。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衆妙萬物也。門有出入之義，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身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太上修真玄章・先天後天章第三》 天地之炁自[illegible]未受胎已前，謂之先天，又謂之母炁。其爲炁也，至大至剛，充塞天地，周流六虛，晝夜不息。人纔受胎，便稟此炁，謂之後天，又曰子炁。人之一身，即前所謂混合空洞帝眞九炁是也，其實一炁耳。其炁亦充塞人腔子裏，每日用子時、午時，斗柄轉地，先天之炁隨斗柄，從九地之下發生，周流六虛，造化萬物。子時非人間之子時也。日用二六時中，常常收視反聽，頓覺身中暖炁油然，即其時也。丹經云：精生其時，時至目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天地之炁既生，人身之子炁亦感類而從其發生，上升丹田，點化凡炁，以成人身之造化。

汪可孫《雲宮法語》卷上《先天品第一》 原天地未判之始，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既判，乃開天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經》曰：太上至眞，無極大道。《度人經》曰：上無復祖，唯道爲身。又曰：元始祖炁，周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又曰：無極之眞，康節曰：若論先天一事無程子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無極則不容言，亦無體段之可名，才說已不是。

又《後天品第二》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精氣爲物。周子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參合而生。《素問》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陰陽者血氣之男女，生育者人倫之本。故陽內陰外，陰含陽胎，而男形成；陽外陰內，陽含陰胎而女形成。《九章經》曰：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於是而生。《般若經》曰：色身又曰：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六祖曰：卵生迷性，胎生習性，濕生隨邪性，化生趣性。子夏曰：商聞易之生，論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陽從奇，故日數十，甲至癸。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illegible]次日月，故以主斗。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

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度，七七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類盡於八九，蟲爲風，風爲蟲。其餘各從其類。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龜吞者八竅而卵生，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載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胥，無角無齒者脂。《淮南》取此。又曰：無角者胥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

書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吾嘗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日盈則蚌珠之蠃滿，月虧則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埆土之人醜。埆，苦角反。息土細微，埆土麤疏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蠃，蠃，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庤，亦不治之貌。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策也。乾天坤地。

魯哀公問於孔子。孔子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眴，瞚人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顎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耦相配，然後合道，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則可以生矣。簡狄吞玄鳥遺卵，生契。姜原履巨人跡，悅而踐之，身動如孕，居期生后稷。

天地初分，一炁生元始，二炁生元皇，三炁生老君，而爲化主。在天爲萬天之主，降世爲百王之師。在星曰天皇大帝，在教曰太上老君。老君之生，其母剖左腋而生，頭已白矣。又曰：八十一化出世間。

《實錄》曰：初，顏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因名丘，字仲尼，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繫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繒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普曜經》曰：釋迦〔自〕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國淨飯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漢武帝皇子弗陵生沙間，趙倢伃居鉤弋宮妊身，十四月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命曰堯母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玄鸞經》曰：人身難得。周子曰：人爲萬物之靈。《玄武經》曰：眞武神母夢吞日光，覺而有孕，二十四個月而生。宋楊文公祖，夢有人言武君托化，及大年生，乃一卵形，剖之爲一鸛雛，紫毛被體，貯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而至於江，化成嬰兒，歸而撫之，後爲光祿丞。夏后氏之衰，後宮人處室，感龍漦而孕，是生褒姒，以亂天下。《楚詞》曰：女岐無夫，而生九子。九子母也。

凡此類非一，略舉數端，可以見稟天地之秀氣，宿骨不凡，聖賢之質也。稟惡濁不正之氣，爲愚爲凶，爲妖孽矣。

宋曹彬，後封武惠王。方一周歲，風俗有試周之事。其家以玩好寶玉飲食之類排列滿前，抱王觀之，王獨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其後爲趙太祖平江南。

夫人自一歲，好惡之情生焉。然於其不能言，不能行之際，所謂好惡，乃赤子純一無僞之眞。及其既長也，好惡之情不合於公者多矣。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安神祖竅翕聚先天》 祖竅眞際，舉世罕知。不得師傳，儻似暗中射垛。蓋祖竅者，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悟眞篇》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所以紫陽言，修煉金丹，全在玄牝於四百字序云，玄牝一竅，而採取在此，烹煉在此，沐浴在此，溫養在此，結胎在此。至於脫胎神化，無不在此。修煉之士，誠能知此一竅，則金丹之道盡矣。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是也。然而丹經大都喻言，使學者無所歸着。前輩指爲先天主人，萬象主宰，太極之蒂，混沌之根，至善之地，凝結之所，虛無之谷，造化之源，不二法門，甚深法界，歸根竅，復命關，中黃宮，希夷府，總持門，極樂國，虛空藏，西南鄉，戊己門，眞一處，黃婆舍，守一壇，淨土西方，黃中正位，這個，神室，眞土，黃庭，種種異名，難以悉舉。然此一竅，在身中求之，非口，非鼻，非心，非腎，非肝肺，非脾胃，非膽輪，非

尼閫，非勝脫，非谷道，非兩腎中間一穴，非臍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然則果何處耶。純陽祖師云，玄牝玄牝眞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都洩盡。且以生身之理言之，父母一念將媾之際，而圓陀陀光燦燦，先天一點靈光撞於母胞，如此○而已。儒謂之仁，亦曰無極。釋謂之珠，亦曰圓明。道謂之丹，亦曰靈光。皆指此先天一氣混元至精而言。實生身之原，受氣之初，性命之基，萬化之祖也。及父母交媾，精血包羅於外，如此而已。即吾儒所謂太極是也。由是而五臟，由是而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文能武。究竟生身本原，皆從太極中那一些兒發出來耳。《參同契》曰，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炁一凝定，玄牝立焉。上結靈關，下結氣海。靈關藏覺靈性，氣海藏生氣命。性命雖分龍虎二弦，而性命之根，則總持於祖竅之內。故《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豈非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耶。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耶。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耶。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爲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何以謂之玄也，豈非從有名之母中發出來也。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無名之始中發出來也。無名之始，釋氏指爲不二法門。子思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冥冥無形莫窺其朕，吾儒所謂無聲無臭，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而其所以主張威音者，太極也。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仙學佛者，但竟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是遡太極而還於無極也。無極者，眞中也。故曰聖聖相傳在此中，此中就是堯舜允執之中，孔子時中之中，子思未發之中，易之黃中通理之中，《度人經》之中理五炁之中，釋迦之空中之中，老子之守中之中。然中字有二義，若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若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眞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然周流於六虛之外而非不足，退藏於一身之竅而非有餘。故曰，竅能納太虛空中。《道經》云，天之極上處，距地之極下處，相去八萬四千里，而天地之中，適當四萬二千里之中處也。若人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臍相去亦有八寸四分。而中心之中，適當四寸二分之中處也。此竅正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兌之東。八脉九竅，經絡聯輳，虛閑二穴，空懸黍珠。是人一身天地之正中，乃藏元始祖炁之竅也。若知竅而不知妙，猶知中而不知一。昔人有言曰，心是地而性是王，竅是中而妙是一。一有數種，有道之一，有神之一，有氣之一，有水之一，有數之一，有一貫之一，有協一之一，有精一之一，有惟一之一，有守一之一，有歸一之一。歸一者，以其一而歸乎其中也。守一者，以其一而守乎其中也。有中則有一，一而非中，則非聖人之所謂一也。有一便有中，中而非一，則非聖人之所謂中也。故孔子之一，以其中之一而貫之也。堯舜之中，以其一之中而執之也。伏羲氏之《河圖》，而虛其中者，先天也。乃吾身祖竅之中也。孔子曰，先天而天弗違。《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即釋氏所謂茫乎無朕，一片太虛是也。神禹氏之《洛書》，而實其中者後天也。乃吾身祖竅之一也。孔子曰，後天而奉天時。《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即道家所謂露出端倪，一點靈光是也。然而《河圖》中矣，中而未始不一，《洛書》一矣，一而未始不中。中包乎一，一主乎中，豈非精微之妙理，無爲之神機耶。《道德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洞玄經》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一者，生生不息之仁也。《中庸》曰，修道以仁。《論語》曰，天下歸仁。《禮記》曰，中心安仁。《周易》曰，安土敦仁。予嘗譬之菓實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以此一點之神，而含養於祖竅之中，不得勤不得怠，謂之安神祖竅，非所以復吾身之乾元乎。以此一點之仁，而敦養於坤土之中，而勿忘，而勿助，謂之安土敦仁，非所以立吾身之太極乎。又若蓮子之臚，中有一條，而抱之兩片者，非所謂一以貫之邪。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故張紫陽云，道是虛無生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昔文始先生問於老子曰，修身至妙至要，載於何章。老子曰，在於深根固蒂，守中抱一而已。何謂守中，曰勤。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源，萬事畢。故老子所謂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儒之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釋之空中者，本

體之中　本洞然而空虛　空虛所謂掖一者　掖此本體之一也　釋之歸一者　歸此本體之一也　儒之一貫者　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　惟精惟一者　易之所謂精義入神者是也　允執厥中者　記之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是也　夫王中心者　蓋以一點之仁　主此中心之中　而命之曰王　所謂天君者是也　夫何爲哉　以守至正而已矣　命由此立　性由此存　此兩者同出異名　原是竅中舊物　如今復返竅中　則蒙莊所謂南海之儵　北海之忽　相遇於混沌之地矣　修丹之士　不明祖竅　則眞息不住　而神化無基　藥物不全　而大丹不結　蓋此竅是總持之門　萬法之都　亦無邊傍　更無內外　不可以有心守　不可以無心求　以有心守之則着相　以無心求之則落空　若何可也　受師訣曰　空洞無涯是玄竅　知而不守是工夫　常將眞我安止其中　如如不動寂寂惺惺　內外兩忘渾然無事　則神戀氣而凝　命戀性而住　不歸一而一自歸　不守中而中自守　中心之心既實　五行之心自虛　此老子抱一守中虛心實腹之本旨也

張紫陽云　虛心實腹義俱深　只爲虛心要識心

劉海蟾云　中央神室本虛閑　自有先天眞氣到

呂純陽云　守中絕學方知奧　抱一無音始見佳

徐佐卿云　倏忽遨遊歸混沌　虎龍蟠踞入中黃

張紫陽云　要識金丹端的處　未生身處下工夫

如如居士云　坤之上乾之下　中間一寶難酬價

正陽翁云　坤之上乾之下　中間一寶難酬價

李清庵《中和集》云　兩儀肇判分三極　乾以直專坤闢翕　天地中間玄牝門　其動愈出靜愈入

王玉陽《雲光集》云　谷神從此立天根　上聖強名玄牝門　點破世人生死穴　眞仙於此定乾坤

譚處端《水雲集》云　陰居於上陽居下　陽氣先升陰氣隨　配合虎龍交媾處　此時如過小橋時

河上公《道明集》云　杳杳冥冥開衆妙　恍恍惚惚葆眞竅　斂之潛藏一粒中　放之彌漫六合表

張紫陽《悟眞篇》云　震龍汞自出離鄉　兌虎金生在坎方　二物總因鬼產母　五行全要入中央

張景和《枕中記》云　混元一竅是先天　內面虛無理自然　若向未生前見得　明知乞是大羅仙

葛仙翁云　玄玄歌云　乾坤合處乃眞土　中在虛無其竅開　籥守龍虎竅中藏　造化樞機歸掌握

羅公遠《羅丸集》云　一竅虛無天地中　纏綿秘密不通風　恍惚杳冥無色象　眞人現在寶珠中

天來子《白虎歌》云　玄牝之門鎖日開　中間一竅混蓬萊　無關無鑰無人守　日月東西自往來

張鴻濛《還元篇》云　天地之根始玄牝　呼曰吸月持樞柄　隱顯俱空空不空　尋之不見呼之應

高象先《金丹歌》云　眞一之道何所云　莫若先敲戊己門　戊己門中有眞水　眞水便是黃芽根

丁野鶴《遊遙遊》云　三教一元這個圓　生在無爲象帝先　悟得此中眞妙理　始知大道祖根源

蘭紫虛《大丹訣》云　學人若要覓黃芽　兩處根源共一家　七返九還須識主　工夫毫髮不容差

李瀕陽《祖竅歌》云　個個無生無盡藏　人人本體本虛空　莫道瞿曇名極樂　孔顏樂亦在其中

陳致虛《轉語偈》云　一者名爲不二門　得明人去便安身　當年曾子三聲唯　悞了閻浮多少人

薛紫賢《虛中詩》云　天地之間猶橐籥　橐籥須知鼓者誰　動靜根宗由此得　君看放手有風無

《呂祖純陽文集》云　陰陽二物隱中微　只爲愚徒自不知　實實認爲男女是　眞眞說做坎離非

李道純《無一歌》云　道本虛無生太極　太極變而先有一　一分爲二二生三　三四象五行從此出

《壽涯禪師語錄》云　陀羅門啓妙難窮　佛佛相傳只此中　不識西來眞實義　空穿鉄鞋走西東

馬丹陽《醉中吟》云　老子金丹釋氏珠　圓明無欠亦無餘　死戶生門宗此竅　此竅猶能納太虛

曹文逸《大道歌》云　借問眞人何處來　從前元只在蓬萊　昔年雲霧深遮

藏、分日相逢道眼開

劉長生《仙樂集》云、一竅虛空玄牝門、調停節候要常溫　個人點內無他樂、雜鑛銷成百煉金

李道純《中和集》云、乾坤闔闢無休息、離坎升沉有合離　我爲諸君明指出、念頭復處立丹基

劉海蟾《見道歌》云、函谷關當天地中、往來日月自西東　試將寸管窺玄竅、虎踞龍蟠氣象雄

無心昌《老秘訣》云、自曉谷神通此道、誰能理性欲修眞　明明說向中黃路、霹靂聲中自得神

玉蟾白眞人云、性之根、命之蒂、同出異名分兩類　合歸一處結成丹、還爲元始先天氣

綠督趙眞人云、虛無一竅正當中、無生無滅自無窮　昭昭靈靈相非相、杳杳冥冥空不空

紫陽張眞人《金丹序》云、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　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

瑩蟾李眞人《道德頌》云、闔闢應乾坤、斯爲玄牝門　自從無出入、三界獨稱尊

司馬子微云、虛無一竅號玄關、正在人身天地間　八萬四千分上下、九三六五列循環　大包法界渾無迹、細入塵埃不見顏　這個名爲祖炁穴、黍珠一粒正中懸　已上口訣、皆發明祖竅之妙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莊子》曰、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坤曰正位居體、鼎曰正位凝命、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亦曰、立天下之正位惟此。正位也、以言乎其大、則足以包羅乎天地而無外、故謂之廣居、而大道從此出矣　《毛詩》曰、秉心塞淵　《太玄經》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　《參同契》曰、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曰塞曰藏、潛而守之之義也　然而浮游二字、不可不知也　浮游者、優游也　卽孟子之所謂勿忘勿助也、釋氏所謂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亦此義也

仇兆鰲《悟眞篇集註》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

其五

嚥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

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鉛　○翁註、嚥津納氣、世人亦多行之　殊不知皆後天地生、至陰之物、非先天之氣　夫先天眞一之氣、混沌杳冥、雖求難見　聖人以法伏之、變煉成丹　此氣名眞種子　若無此眞種、而孤修獨煉、如空鑄水火、終歸乾滅而已　○長庚註、此處眞種、承上章黃芽　○子野註、眞種卽眞鉛　《契》云、植不當以黍、覆雞用其卵　○補註、《胎息經》曰、伏炁不服氣、服氣須伏炁　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炁　服氣不長生者、嚥津納氣獨守後天之氣也　長生須伏炁者、眞種歸爐還返先天之炁也　○翼註、津、水也　氣、火也　丹家玉液煉形、亦嘗用之　但有陰無陽、不能延年住世　《翠虛篇》云、弟唾精津氣血液、只可接助爲階梯、正此意也　《正道歌》、一點最初眞種子

其九

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眞鉛也大費棄捐

此是用鉛眞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　○補註、鉛分聖凡　先天後天、清濁不同也　眞鉛亦棄、內丹煉成、得魚忘筌也　初時用鉛、後卻不用鉛、此言修眞始末也　○翼註、凡鉛固不宜用、雖所用眞鉛亦須棄捐　蓋用鉛之意、原欲得眞一之氣以伏己汞耳　及眞氣已得汞不飛走、需以土夫自然成寶、將焉用彼爲哉　○陸註、比之鉛池煎銀、銀出而鉛不用、最合詩意　翁氏所云鉛盡汞乾、尚非本旨　其講溫養火符、亦不可不知　長庚之說、亦難翁氏、當以翼註爲正　○翁註、凡鉛者、後天所生滓質之物　眞鉛者、先天眞一之氣也　人身元陽眞氣、日逐飛散、無由凝聚、以結聖胎　聖人煉服眞鉛、凝結成砂　日逐運火、漸漸添汞　汞氣漸多、鉛氣漸散　添汞減鉛、十月火足　六百卦終、鉛氣飛浮、如明窗中射日之塵、片片浮空而去　九載抱一鉛氣飛盡、只留得一味乾水銀　鉛盡汞乾、化爲金液大丹　體變純陽、與天齊壽　故曰、用了眞鉛也棄捐　用鉛不用之說、豈虛語哉　長庚註、或問翁註添汞減鉛之說　曰、嘗聞之立陽先生、得藥歸鼎之後、養以神火、晝夜功勤、是添汞也　久之神氣混融、鉛人汞內、自覺其減　故汞氣漸多、鉛氣漸散　喻如炊飯、米漸大則水漸乾、抽添之妙意蓋如此　眞鉛棄捐、言外爐　鉛盡汞乾、言內藥　兩說微異　《金殼歌》：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　外丹須用鉛起手、而鉛須辨其眞元　凡鉛眞氣已脫、不堪造用　惟山澤礦鉛、金水渾全、方可取先天之氣以結其胎　得此爲龍精虎髓、制砂乾汞、輾轉相生、初時鉛氣半點不留矣　之

其四十八

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

壺内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補註，丹道既出自然，彼方外巧僞之術，亦何能施其伎倆哉。只在認取他家身上不死良方，便足延命而返魂矣。初關築基立命，則旋添延命之酒。久之先液後凝，則收取返魂之漿。添酒於壺，壺當屬己。取漿於鼎，鼎當屬彼。上云家園，此云他家，判然有彼此之别。○子野註，此道乃眞陰眞陽逆合，而盜其殺機中之生氣爾。即非三峯採戰，其他巧僞淫蕩之所爲。酒與漿，皆華池神水也。○李註，長生之藥，要取先後天之氣。此氣雖自外來，卻非三峰九一，縮展御女，及口鼻臺竈，三進紅鉛，梅子便溺，乳渡臍丹，河車鼎柴，紫石，草木，一且頑空搬運存想，種種巧僞之事。《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既能醉人，便可稱酒漿。此氣入五内，熏蒸達四肢。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豈非延命返魂之至寶乎。

天地生成論

綜述

江澂《道德眞經疏義》卷九《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徽宗註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爲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窅然空然，惟無而已，則太初之先一無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已謂之者無，蓋無有矣。既曰無有，斯無名矣。且夫無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無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又曰道常無名。然則無名有無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無也，而無不廢有，是以無動不生無而生有，象茲所兆，自無適有，數始立焉，即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無，則復於渾淪，氣且未見，一亦不可得矣，所謂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列子所謂易變而爲一是也。

一生二，○徽宗註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疏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以有天有地，然後上下有差故爾。乾，天也，其數奇。坤，地也，其數耦。故《易》稱天一地二，有天然後有地，則天一而地二次之也。水淵而虛，因實以成體，辨而後有，察於卦爲坎，坎藏一也，故一曰水。火動而速，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於卦爲離，離圍二焉，故二曰火。自道而降，水幾於道，然水中有火，相繼以成，則水一而火二次之也。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則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爲身之本，精全則神王，守而勿失，與神爲一矣。是以不離精謂之神人，則精具而神從之也。

二生三，○徽宗註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疏義曰：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一者奇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無對，萬物雖多，與我爲一。既謂之一，不得無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一與言爲二矣。一爲奇，二爲耦，奇耦相生，有一則有三也，是一與二爲三矣。夫自無適有，以至於三，婁以聚之至於無窮，蓋數之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三生萬物。○徽宗註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曆不能計。○疏義曰：渾淪既判，輕清上積得乎陽，而其數奇，故天兆一於北。重濁下凝得乎陰，而其數耦，故地耦二於南。然天統元氣，地統元形，必有統元識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必有職教化者，是則天地設位而人成位乎其中矣。三才既具，則本乎天者親上屬，天清而散，本乎地者親下屬，地濁而聚，類聚羣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林林以生，職職以殖，而萬象分矣。舉天下萬物之多，莫不因於此，故《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彼其芸紛錯，可勝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徽宗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

中，沖氣以爲和」。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疏義曰：言天地萬物之謂陽，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陽以動生，陰以靜養，故陰止而靜，陽以動之，陰以凝之，故陽融而享。惟止而靜，故萬物之生，其後之所負者，皆陰而背北；惟融而享，故萬物之生，其前之所抱者，皆陽而胸南。以萬物負陰，故君子順陰之義，所以日入而息，以爻道極陰也。《易》所謂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是已。以萬物抱陽，故聖人所以嚮明而治，以其道極陽也。語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是也。非陰陽無以成沖氣，沖氣則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也。非沖氣無以成至和，和則不偏於陽，不毗於陰，陰陽之中也。《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蓋陽明陰晦，赫赫則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陽生陰殺，肅肅則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肅肅出乎天而天氣下降，赫赫發乎地而地氣上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楊）〔揚〕雄亦曰：天地交而萬物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徽宗註曰：物固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疏義曰：升極而降，故高者下之；盛極而衰，故饒者取之。妙而爲陰陽，散而爲事物，莫不皆然，則物固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聖人探本知微，是以時消而消，時息而息，彼爲盈虛，與之爲盈虛，保合大和，與時偕行而不失，故雖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爲稱而不恥也。彼天下之勢，極者雖必虧，此則守其成而不虧，知已極而返也；滿者雖必益，此則持其盈而不溢，知已滿而損也。所以長守富貴，居上而不危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徽宗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日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疏義曰：凡木之生，以敷榮審鮮爲益，以遇霜搖落爲損。木落則有所損，然且糞其本焉，是乃所以爲益也。《易》言損而不已必益，所謂損之而益也。日昃乎晝，至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其盈也，可謂益矣，然過滿而食，損之者至矣。《易》言益而不已必夫，所謂益之而損也。然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是以孤寡不穀，王公以爲稱，顧若自損，乃所以成無而處貴高之道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徽宗註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疏義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疏義曰：自事言之，物固不可敵強，柔亦不能先剛，則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自道言之，堅強居下，柔弱處上，柔弱固可以勝剛強也。若然，則我之所教，固異乎人矣。我之所教雖異於人，而人之所教生我之義，特以人之所教在事，我之所教在道，其於以強弱爲教，則一也。蓋堅強者死之徒，而強梁則有我而好爭，故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見不善，憮然必以自省也。以爲教父，不亦宜乎？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註》卷上《生道章第六》

老君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如壞復成，如滅復生。以成五行，陰與陽並。輾轉變化，遂爲物精。○生生之謂易，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則生生者道也。生道之本，豈人爲或便之僞哉，自然而已。《列子》曰：自生自化。萬物雖本於自然，其情之所發，行之所行，隨量而受，因施而得，物有結之，不能自解，道則偶而應之爾，成於此者虧於彼，死於此者生於彼，如環之無端，道常自若也。別而爲五行，相生相勝，散而爲陰陽，一往一來，俄然而離，形頓革，倏爾而化，形移易，運轉無已，以成變化，物自是以生焉。《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愚不別知，自謂適生。子無道眼，安知生靈？○經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蓋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天一所兆，精竇生焉。大愚者終身不靈，迷道之本原，謂適爾而自生，蓋不能目徹而獨見，安知天下之至精，物得是以生，神得是以靈。

天地人物，虛無衆盈。一從無生，同出異名。○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其地含精，萬物化生，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物有萬殊，皆本於一，一之所起，蓋生於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未可以差殊觀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特名之異耳。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所字非字，乃知其誤，當與明議，勿與愚爭。○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前之所棄，後或用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

PDG

非果未可定也，已用則賤，當時爲是，顧所用爲正爾。道常無名，字之曰道，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唯知所字非字，則不見彼而自見，不得彼而自得，反身而誠，道之全眞，知之如視矣。雖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傳》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何以知邪？子爲物傾。何以知愚？不察言情，爲道問道，爲經問經。問不本末，知愚冥冥。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身，不知戕形。○道有正有邪，孰爲正？中立不倚，旁行不流，道之正也。孰爲邪？以僞勝眞，逐物忘返，外正道者，皆邪說也。夫道者，萬物之奧，故爲本，經者載道之言，故爲末，愚者暗於大理，冥行翳路，非特不知本之爲問，而末亦不知也，以是求福，適得戮形爾。《莊子》曰：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又曰：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嬰兒之姿，貴養厚敦。忽無就形，知非常生。無履大白，可令永存。○嬰兒氣專志一，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禍亦不至，其姿悅澤而美好。所貴乎養形者，在於含德之厚，敦兮若樸，故有嬰兒之色，而無罪嬰戮形之禍，觀諸嬰兒忽爾自無以成形，又因以知生道之無常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聖人體道雖明白四達，而我獨若昏，故能全身遠害，而無人道之患。《道經》於知其雄篇言：復歸於嬰兒，而繼之以知其白，守其黑，意與此合。

有何妙意，乃欲相傾。父子恩深，不是相聽。○道深微妙，與神爲一，自道以降，粗而非妙。世俗之人，不知百順之本，而妄求福，不知衛生之經，而厚養身，相與傾心，爲之而莫之止，曾何妙意之有，而欲爲之？夫父子主恩也，苟以是詔其子，爲人子者，亦未可以是而聽從，況他人乎。

勿復嗷嗷，遠近笑人。掩惡揚善，君子所宗。○嗷，呼也。《記》曰：無嗷應，嗷，讙也。《詩》曰：嗷其讙矣。夫以先知覺後知，貴在循循善誘，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不在於嗷嗷以強教也，非特無益於學者，殆將貽笑於遠近，矧夫惡稱人之惡，樂道人之善，固君子之所尊而行之者歟。

又《天地章第八》　老君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俱出於太素，虛无之始端。髣髴之精光，微妙之上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渾淪既判，清輕者爲天，道生一也。濁重者爲地，一生二也。冲和氣者爲人，二生三也。以至萬物，盈於兩間，皆自道而生，出於太素無質之先，恍惚之中有象，窈冥之中有精，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傳所謂萬物職職，皆從無爲

範是已。

譬如萬里坑，下有深流泉，視之甚渺微，微見底沙難，窈窈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逝者，不見其靈魂。淳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道之玄妙難識，不特若深谷之泉，逝者之魂也。一本作終者去。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譬如瘖瘂者，不能傳人言。爲鼙彈宮商，其人豈能聞。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其情，情裏不能丹。是故失生本，安能知道元。○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已往之事不及知，方來之事未可知，適今之事不能知，愚者每如此，況知死生之說乎！語以道妙，猶使瘖者能言，躄者審音也，至於才能辯博之士，智足以及之，然作聰明矜思慮，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求道於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生之本，道之元，愚足以識之。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註》卷二《道生章第六》　《老子》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李曰：一炁之動，萬類羅生，咸以自然爲宗，至道爲本，而逐末者衆，歸根者希，告而示之，令其敦本，去弦有累，入彼自然也。

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冲曰：生化妙本自然之道，爲萬物之父母，天地之宗元，欲令關尹敬而尊之，重發此告也。劉曰：情發於內，行之於外，羈鎖相纏絆，何止相連。

如壞復成，如滅復生。○李曰：因緣輪轉，往還不絕，如壞復成，死此生彼，如滅復生，出幽入明。劉曰：此壞彼成，彼滅此生。

以成五行，陰與陽並。○徐曰：四炁分王，以成五行，五行相生相殺，相壞相成，陰並則滅壞，陽並則生成。冲曰：五行有殊，道炁惟一，陰陽有異，道炁无偏。五行有滅有生，則春秋代謝，陰陽有成有壞，則歷劫推移。道在五行二炁之間，一而不變，故能爲五行二炁之主，綿綿常存也。

輾轉變化，遂爲物精。○韋曰：五行一廢一起，陰陽一往一來，亦猶人道一死一生，變化輾轉，物精不絕也。

吾思是道，本出窈冥。○李曰：是道者，是生死變化之道也，物既有礙，用實有窮，資道得通，始能无滯，既本於道，故曰本出窈冥，道既不可思議，有无難測，不可分別，寄曰窈冥，非窈冥也。劉曰：皆自无形中來。

愚不別知，自謂適生。○沖曰：道之元生，始於元始，窈冥綿邈，爲萬物之根。萬物之生，皆受道炁，炁本精一，物得而生，愚者不知，謂不由於道耳。

李曰：愚者無知，言適爾自生，不由於道，迷本也。

子无道眼，安知生靈。○韋曰：此明生死變化之道，本出窈冥之中，深不可識。而愚人竊然自變一生，以爲適樂，既非體道之人，亦安知人得一以生，鬼神得一以靈者哉！李曰：道眼者，洞視无外，照幽微也。人者，有生之靈也。言迷者達不能知道，近不能知身，故言子无道眼，安知生靈，至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始是智慧明了之人，無所不知也。

天地人物，虛无實盈。○徐曰：二儀人物，皆生虛无大囊之中，盈滿宇宙之內也。沖曰：天地萬物，道炁乃沖滿其中。

一從无生，同出異名。○李曰：高天厚地，人倫物類，大小愚智，尤有自爾獨化，一切皆本虛无，俱從道生，故言同；別性殊名，故言異。橐籥者，舉喻也。橐中出氣，籥中有聲，虛无中有萬象。劉曰：吹萬不同，其名亦異。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劉曰：事有逆順，理有變通，是非無常，執之者，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在所用正，勿虧其本也。

所宇非宇，乃知其識。○沖曰：是非有異，道用無差，不可以名字詮，不可以是非辯，至哉妙道，唯一而已矣。劉曰：得意忘言，信道斯篤。

當與明義，勿與愚爭。○李曰：就明師，依善友，議得失，知是非，徒爭外事之可否，不明修身之損益，勿取之羣小，鬥以無明，虛勞辭費，終無利益，故言莫與愚爭。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李曰：忘言得理，無爲契眞，正教也；有爲累眞，逐欲傷性，邪聽也。勿信者，當收視反聽，勿邪見邪聽也。劉曰：當機者，正理僻者邪。

何以知邪？子爲物傾。○徐曰：情奔色欲之境，身馳名利之途，邪魔鬼物亂其神，榮華富貴惑其志也。劉曰：不會眞趣，爲物傾動。

何以知愚？不察言情。○韋曰：不知大道之自然，而外物之所傾者，皆邪人也，不察道言之情實，而大笑之者，皆愚人也。劉曰：抱惑守愚，幾微不照。

爲道問道，爲經問經。○韋曰：知道爲眞，問而行之，是不邪也，知經爲實，問而思之，是不愚也。劉曰：爲道者，應用無方，爲經者，議其陳迹，執不本末，知愚冥冥。○李曰：道，理也。經，教也。冥冥無明之徒，暗而更暗也，爲道問道，訪理須達理也，爲經問經者，請教須解教也。今下士外不識教，內不達理，不知本也，不識教，不知末也。本末理教，俱惑不識，如盲人暗行，故曰冥冥。劉曰：本者，道也，經者，末也，擬議不知其本末者，眞是愚冥者也。

但知求福，不知罪婴。○李曰：不知行正以立功，而反信邪以求福，斯須之福未來，究竟之禍已至，此是爲罪之所嬰纏也。

但知養身，不知戮形。○李曰：以有爲滋味，愛養此身，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不自外來，正由六根遇此刑害也。劉曰：愚者爲善以求福，而復作惡以招罪，方資衣食以養身，而益修美以喪命，故斷惡者福會，貪欲者身存。《莊子》云：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嬰兒之姿，貴養厚敦。○劉曰：求福養身者，當如嬰之厚敦。

忽無就形，知非常生。○韋曰：厚，醇也，敦，樸也，就，成也，學道者當知嬰兒之貌所貴，養其醇朴之性，忽然而自形，而無心成其形也，頹然而自生，而未始知其生也。

無履太白，可令永存。○韋曰：履，行也。太者，存生之過厚也。白者，知見明了也。無行此二事，則同嬰兒之醇樸，近長存之道也。

有何好惡？○李曰：人皆去黑之白，出暗入明，今言無履太白，有何妙意，太白異俗，爲俗所冤，勸令混濁，始得長久意之妙也，其在茲乎。

父子恩深，不足相聽。○李曰：師資義重，父子恩深，子有不是之事，必須從父之是，弟有不善之行，必須從師之善，是故貴之以師父，重之以訓誨，聽復之者也。

勿復噭音叫嘅音慨，遠近笑人。○李曰：噭嘅謂強梁躁也。無義之弟，不孝之子，不從父之命，不受師之令，悖惡於上，失子弟之禮，故爲人笑也。今言勿者，戒令莫如此也。

掩惡揚善，君子所宗。○徐曰：宗，尊也，揚惡則惡匿，揚善則善聞，故君子所宗。

又《邪正章第七》

《老子》曰：邪正教言，悉應自然。故有凶吉，應行種根。○韋曰：種根正者，自然而正，種根邪者，自然而邪。邪者行自凶，正

各行自有，豈非自然乎。李曰：君人心既有通有塞，爲行亦有善有惡，行已乃爾，教人亦然，田蕩君子教人以正，故曰正言，嫉惡小人，教人爲邪，故云邪教，爲邪，雖不欲邪而邪自來，爲正，雖欲正而正自來。報之如此，故曰悉應自然。而報邪者以凶，應正者以吉，應善惡無濫，報對不差，猶如種窠，隨根各別，必然異也。

如有如受種核見分。○韋曰：既受此生，即受此形，善惡吉凶，各隨所行，如草木之生，各從其種核而區分不同也。劉曰：正邪之行，立之於前，吉凶之報，應之於後，至於兆見，睹效方知，故如曰如有如受，種核見分。

道別於是，言有僞真。○韋曰：道體弘通，本無眞僞，眞僞之起，由於言教。

僞道養形，真道養神。○李曰：動皆合理，爲之正，舉必乖眞，謂之邪。邪是虛假，故言僞，正是究竟，故言眞。眞能入妙，所以養神，僞乃是麤，所以養形。養形者，謂以滋味充身，養神者，謂以清淨修心。劉曰：有爲有欲者養形，無爲無欲者養神，養形者爲灰爲土，養神者能亡能存矣。

真神通道，能亡能存。○韋曰：形不可留，因欲養而留之，故曰僞也，無爲養神，則寂然感通，故曰眞也。若然者，死生齊度，存亡等貫，故不存其存，是能亡也，不亡其亡，是能存也。徐曰：神與道通，千變萬化，能死能生，能亡能存也。劉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係累都盡，出處無滯。

神能飛形，並能移山。○韋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所不能哉！故能飛形而移山也。

形爲灰土，其何識焉。○李曰：形者，生爲質礙，本自無知，死爲灰土，復何所識。劉曰：養之雖厚，終爲灰土，事既不虛，何用過泰。

耳目聲色，爲子留慈。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爲惱本，痛養寒溫。○李曰：有身有患，非爲困聲色，苦於香味痛癢寒溫，皆爲惱本也。劉曰：喪命者聲色，爲疾者滋味，有待之身，無時而適也。

意爲形思，慈毒憂惱，吾拘於身，知爲大患。○李曰：身爲寒熱所惱，心爲憂愁所毒，唯心與身，內外俱患。其致云何？必須外忘於身，內灰於心，身心尚忘，何患之有！此勸捨有爲也。劉曰：能外其身，則無憂也，亦同於有累也。

觀古視今，誰能形完。○李曰：遠觀往古，近視當今，爲變化之所流逐，陰陽之所代謝，無得全存者耳。劉曰：彭祖、殤子，皆同滅亡，況庸庸之夫哉。

吾尚白首，衰老孰年。○李曰：老君託神降迹，尚見衰老，猶白白首，況俗徒萬境涼煙盛衰，變化遷移，詎得長久。孰年，誰老也。

吾本棄俗，厭離世間。○李曰：有爲紛雜，人間機漏，不足可保，厭而棄之。

抱元守一，通度神仙。○李曰：元一者道也，懷道抱德，存三字二，位參上聖，果曰高仙矣。

子未能守，但坐榮官。○劉曰：未能守一也，夫闕令在任，尚稱榮官，明世祿赫奕之夫，固無時得道眞也。

子能不動，神靈得安。○劉曰：不爲物之所動，則神炁安也。

子能捐欲，舉事能全。○劉曰：無欲者，百事皆當也。

子能無爲，知子志堅。○劉曰：若守志無爲，非堅操不可得而成也。

今爲子說，露見數陳。散解剖判，真僞別分。○李曰：露見，顯示也，數陳，演說也，散解，開釋也，剖判，決斷也。縱情爲僞，去欲爲眞，慮彼迷方，未能玄悟，是故分明開說，令知善惡。

子當諦受，重道殷勤。○劉曰：道尊德貴，不可輕也，信不足，有不信，故須殷勤也。

道爲明出，經爲學先。○李曰：暗者不解，求眞明人，始能修道，道非孤得，必自由經，故知入道之理，經爲學先也。劉曰：非明無以見道，非經無以可依。

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疏親。○韋曰：心能行道者，則道亦出而授之，心樂學經者，則經亦示而化之，豈擇貧富親疏哉。李曰：道無分別，不以貧富隔絕，不以親疏阻教，務在行而聞化也。

取與能行，文與其人。○李曰：聖人虛應，理在合機，不信不行，何教何授？要在堅心奉法，然後授與靈文。劉曰：無私之至。

學爾教爾，不失道真。○李曰：爾，汝也。我教於汝，汝宜學之，必得成也，不失道也。

又《天地章第八》

《老子》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炁也。○沖曰：言二儀人物，本皆道之元炁也。

俱出於太素、虛无之始端。○李曰：元、根本也、太素、清淨潔白之道也、虛无、玄妙非有也。三才雖大、萬物雖多、莫不同以清淨之道爲根元、玄妙之理爲本始、若非道爲端緒、物不得生、同皆如此、故言俱出。

彷彿之精光、微妙之上玄。○劉曰：太素者、氣之始質也、謂天地萬物以道爲元、出於太素之始、入於虛無之端也。萬物既見其質、彷彿乃有精光、即微妙之玄體也。

譬如萬里坑、下有淡流泉。視之甚窮微、微見底沙難。○劉曰：道惟幽微、難以聞見、指事爲喻、開悟有情也。坑深萬里、目睹數尋、水尚不窺、孰云見底、水有形質、明白尚不能見、道無體狀、暗默如何得知。

窈窈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者去、不見其靈魂。○劉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斯言信矣！且魂氣無所不之、尚不能見往、而況窈冥難測、豈知所由然。

淳陰共和合、陽不能顯分。○劉曰：陽、生也、陰、死也。死者無陽、故云淳陰。和合者雖有陽用之德、不復分曉而能知也。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韋曰：甫、始也、過去之與始來、譬如視見前之事耳。而愚者尚不能曉了、見其理趣、而況窈窈精微之道、若存若亡者、豈識之哉。李曰：過往、過去也、甫來、未來也、見前、見在也。以天眼智見未來事、以宿命通知過去法、以漏盡故知見在相。今昏迷之士、蒙蔽之徒、不體三界之皆空、未謝一身之俱寂、至於吉凶禍福、生死存亡、都不能知此因緣、如何可了眞道之妙趣也。

譬如瘖癌者、不能傳人言。○徐曰：言道機妙不可言宣、心知其意、口不能言、如瘖癌病人、言尚不能傳、何能談說妙道耳。劉曰：啞者不能傳言、猶盲者不能見道也。

爲聾彈宮商、其人豈能聞。○劉曰：愚者之聞至道、猶聾者之聽宮商。

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道情、情衷不能升。○才李劉本作自謂通其辭、情猥不能宣。李曰：才辯始可傳言、聰慧方能宣法、諸士自謂能傳其言、猥情鄙見未能宣叙、下愚自謂玄教已備、而心暗昧至理不明也。

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元。○李曰：明道事資於法、識本理由於智、無智故失生本、心暗豈達道元、是以滯俗者多、歸道者少。劉曰：對教傳言、自謂通理、不知猥昧、失彼玄宗、既失玄宗、生本亦喪、生本尚喪、安知道元。

無名氏《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註》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炁。道生一，一者，元氣爲本也。末者，萬物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大道之本。此句太上再序清濁、動靜之理，言道生元炁，元炁降而本流，本流則萬物生，故爲末。此爲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文中子》曰：統元炁者天也，總元炁者地也。無形生養元炁，元炁無形，生養萬物，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元炁既降，流行爲末。《易》曰，元炁降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顯見矣。在天成象，爲懸象，日月星辰也。在地成形，謂山川草木也。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莊子》曰：至陽天也，至陰地也。而肅肅之炁，至於心火，乃水火既濟，而養萬神。故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太上老君開天經》　蓋聞未有天地之間，太清之外不可稱計，虛無之裏寂寞無表。無天無地，無陰無陽，無日無月，無晶無光，無東無西，無青無黃，無南無北，無柔無剛，無覆無載，無壞無藏，無賢無聖，無忠無良，無去無來，無生無亡，無前無後，無圓無方。百億變化，浩浩蕩蕩。無形無象，自然空玄，窮之難極，無量無邊。無高無下，無等無倫，無左無右，高下自然。唯吾老君猶處空玄寂寥之外，玄虛之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言有，不見其形。若言無，萬物從之而生。八表之外，漸漸始分，下成微妙，以爲世界，而有洪元。洪元之時亦未有天地，虛空未分清濁未判，玄虛寂寥之裏。洪元一治至於萬劫。洪元既判而有混元，混元一治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口吐《開天經》一部，四十八萬卷。一卷有四十八萬字，一字辟方一百里，以教太初。太初始分別天地，清濁剖判，溟涬洪濛，置立形象。安寧南北，制正東西，開闔顯明，光格四維。上下，內外，表裏，長短，麤細，雌雄，白黑，大小，尊卑，常如夜行。太初得此老君開天之經，清濁已分。清氣上昇爲天，濁氣下沉爲地，二綱既分，從此始有天地。猶未有日月。天欲化物無方可變，便乃置生日月在其中，下照闇冥。太初時雖有日月未有人民，漸始初生。上取天精下取地精，中間和合以成一神，名曰人也。天地既空三分，始有生生之類。無形之象各受一氣而生。或有朴氣而生者，山石是也。動氣而生者，飛走是也。精氣而生者，人是也。萬物之中人最爲貴。太初一治至於萬劫人民之初，故曰太初。是時唯有天地日月人民，都未有識名。太初既沒而有太始。太始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太始經》一部，教其太始，置立天下九十一劫。九十一

劫者年於百成，百成者爲一十一萬年。太始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太始。流轉成練素象，於中而見氣實，自變得成陰陽。太始既沒而有太素。太素之時老君下降爲師，教示太素以法天下八十一劫，至於百成，亦八十一萬年。太素者，萬物之素，故曰太素。太初已下太素已來，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長生。死不知葬埋棄屍於壙野，名曰上古。太素既沒而有混沌，混沌之時始有山川。老君下爲師教示混沌，以治天下七十二劫。混沌流行成其山川五嶽四瀆，高下尊卑乃其始起也。混沌已來始有識名。混沌號生二子，大者胡臣小者胡巂。胡臣死爲山嶽神巂死爲水神，因創名爲五嶽四瀆山川高下混沌既沒而九宮。九宮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乾坤經》一部，結其九宮識名天地。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從九宮已來天是陽地是陰。陽者剛強遠視難覩，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五嶽四瀆是也。在人成生心肝五臟是也。分別名之有異，總而名之是一也。九宮沒後而有元皇。元皇之時老君下爲師，口吐《元皇經》一部，教元皇治於天下，始有皇化通流後代，以漸成之。元皇之後次有太上皇。太上皇之時，老君下爲師教示太上皇以治天下。太上皇之後而有地皇。地皇之後而有人皇，人皇之後而有尊盧，尊盧之後而有句婁，句婁之後而有赫胥，赫胥之後而有太連。太連已前混沌已來，名曰中古。尒時天生五炁地生五味，人民食之乃得延年。太連之後而有伏羲，生於一源之始，繼天而生，調習陰陽以定八卦。自伏羲已前五經不載，書文不達。唯有老君從天虛空無億沌沙在太清之外，不可稱計。大道既分天地已來，開置皇化轉佐天帝，通流後世以自記之。伏羲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無化子，一名斲華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陽經》，以教伏羲。以前未有姓字，直有其名。尒時人民朴直未有五穀，伏羲乃牧以張羅網捕禽獸而食之，皆衣毛茹血腥臊臭穢，男女無別不相嫉妒，冬則穴處夏則巢居。伏羲沒後而有女媧，女媧而有神農。神農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大成子，作《太微經》。教神農晉百草得五穀，與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獸之命也。神農沒後而有燧人。燧人時老君下爲師教示燧人，鑽木出火，續日之光變生爲熟，以除腥臊。燧人沒後而有祝融，祝融之時老君下爲師，號廣壽子，教修三綱齊七政，三皇修道人皆不病，作《按摩通精經》。次有高原高陽高辛三世，次有蒼頡仲說教書學文。三皇之後而有軒轅黃帝。黃帝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廣成子，消息陰陽作《道戒經》、《道經》。黃帝以來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別貴賤有殊。黃帝之後次有少昊，少昊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隨應子，作《玄藏經》。尒時昇平，嘉禾生醴泉出，麒麟至鳳凰來，景星照。少昊之後次有帝顓頊。顓頊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赤精子，作《微言經》。顓頊沒後而有帝嚳。帝嚳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務成子，作《政事經》。帝堯之後而有帝舜。帝舜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尹壽子，作《太清經》。帝舜之後而有夏禹。夏禹之時老君下爲師，號曰眞行子，作《德誡經》。夏禹之後而有殷湯，殷湯之後而至周初。周初時老君下爲師，號曰窶邑子，作《赤精經》。

老君曰，秘化之初，吾體虛無，經歷無窮，千變萬化，先下爲師。三皇已前爲神化之本，吾後化三皇五帝，爲師並及三王，皆勸令修善。天一地二人三時四音五律六呂七風八卦九宮，合有四十五子。卯酉中央各有九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有五龜體成八卦，水流歸末分八至丑。葉落歸本分六至亥。金剛本強分二至未。土王四季分四至巳。坎怨獨走，離明數四。艮八高槮，三從坤位。乾當城坤，與一相逐。巽吁天門，從乾貸一。震雷動澤，從《兌》所減。辰午酉亥，自形之卦各內其八卦以成。餘有九算成易字，老君即演行期。術曰，行期之法自有術，先擧坎就坤二西南，王母東青龍。習氣發囊地，戶間巽上，四期人中宮。算出中宮，昇於乾。西之大澤，華山顧。東北之上，寅艮間。南之炎火，離霍山。番然變化，北入玄

《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

道本无言，亦无其名。天本不語，萬象旋焉。始自虛无中含妙一，自三炁之內融。後二儀之分判三炁者，元初元始元極也。不極則无變，无變則无象。象者羣類之本，萬物之所由也，而化四極四極之分，而天地四方，陰陽寒暑，榮枯代謝，隨類而消長也。故五行之炁，以一炁化水而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也。而生生化化之道，從慈而有。既有之後，必曰无。无有有无之數，而生旺休囚，沈潛隱顯，而有以滋之。滋之既深，則生炁非炁也。炁既一生，則三才始肇，而人居其中。始也於一炁，終也散萬化。故情性喜怒好惡，隨變而枝也。則曰父母夫婦男女始極終化，即類成象，起於混一，散於萬有，豈非其道也哉。

混極未判章第一

厥初一混肇於未形，包含而萬有，潛冥蒙昧而三因隱式。似炁非炁，若象无象。塊然如不物非物之狀，樸矣於似類遠類之儀。四極內括，三才中

含　利刀不能以力剖，真棒未能以筆攻　太清之境，若芥子藏之而不露　人道萬彙，如恒沙而莫數　炁類含胞，形同鷄卵　以之內分兩儀，乾坤何在　以之中包五炁，水木何生　沙內之金，有中之玉，不假一鑿一洗，何由得分也　故樸散則太極開，形具則萬象有　其爲大也若是，其爲廣也若是，其爲深也若是，其爲潛也若是　其曰道也，乃含眞也

訣曰，无形无象无臭无聲，天地未判我何以名　冥如在璞混然一寧，如此妙用玆道之程

樸散分形章第二

渾淪凝竄之未鑿，動靜陰陽之俱泯　欲昇者未得其昇，將肇者未得於肇　惺之含惹以包惺，莫能指也　氤氳乎如煙重之晦嵐，氛氳兮若霧冥而籠水　此混者乃陰欲散而陽欲飄，此極者乃陽將暢而陰欲分，故不混極難以生化　冥於道者，以默而參之

訣曰，二炁混淪三才未分，中含萬有欲開未形，非極不化无動不寧，生化生開局闔扉

一炁分三章第三

炁凝而結既結則混，混而不分分之在中　養之清者其炁昇，沈之濁者其炁墜　均之不偏者孕於中　故中在極之化，化以極而分　如投水於烈焰之中，若部郎於利刀之下　炁之一散　升清炁運濛隨清而化　清者陽也，曰天　墜濁炁滯厚隨濁而凝，濁者陰也，曰地　上以乾十日之極而至陽，能健者是也　下以坤十二辰之極而至陰，能化者是也　二炁既剖，何者爲人　清乃天之祖，濁乃地之源，秀在乎中　發之於類，即類成象，始有含靈　人道兆也　欲明二炁之始，人道之初，宜於中而求之

訣曰，一炁始判二儀具生，中有人道包含萬靈，我同天地何其自分，道化在此歸之以明

炁開象兆章第四

始一生三，因三成四　即四分五　一生三者，天地人三成　四者，東西南北　五之生者，金木水火土也　何謂以水爲一也　蓋自極未分，其體純陰　散而化炁，故炁即生炁，炁而有人炁　炁而化者水也　其生於木，其化於火，其歸於土，乃當來墜之炁也　故養生於金也　金者乃五炁之極，至此不能反復　化爲雨露霜雪，亦當來水之意也　故五炁終絕，顛倒推之，以金爲水之母，以土爲水之父，以火爲水之祖，何也　曰之有波，月之有曜者是也　於五炁之論，以水爲初爲腎者何也　人在胎胞，如混淪未分之間，卻以生一水之一者，又何也　故嬰兒一生，其門便開，地戶常寒　三歲始育，生於腎也　又非水、木二金三火四者，抑何也　修眞者宜於反觀之故，陰符之指悉居此也

訣曰，二炁既散天地人存，五行四極水木之論，居腹有息混混淪淪，消息此意乃上道門

萬象含化章第五

二炁既化，隨清者運濁者動，故炁有升降，類有生旺，物有榮枯，事有代謝　五炁各居於一也　居東者則曰青陽，居西者則曰白藏，居南者則曰朱明，居北者則曰玄英　以散而聚以歸而一，故中極爲央也　此於四炁四節四方，各以三月之炁而包含土也　然根於土，生於木，滋於水，凋於金，而枯於火　殺殺之不絕　絕之復生者，以四時各舍於土也　春有黃花，乃木含土，辰支有也　夏長黃花，乃火含土，午支有也　秋進黃花，乃金含土，申支有也　冬發黃卉，乃水含土，亥支有也　五行五炁五象五方，无包不成，无含不化　東方寅爲木，卻爲火之生　西方金在巳，卻亦火之餘　以水之局，則中舍火土　以火之局，中包上之炁　相生相尅，悉包悉化　故一核二芽三甲四葉五枝八蘗七花八果九實十凋，即大一地二大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　道之以一炁當守一，自一至十皆包含之中，而存不言之化　故太一含眞是也　修眞之士，體此而行之　訣曰，自一生三萬象中含，天地中運陰陽窖旋，一點祖炁四時行焉，如能會得造化齊肩

因虛化實章第六

浮游之无祖，虛无之有源，皆自　炁之散，五炁之值也　上之虛乃清炁之化，則名曰寥廓　下之實乃濁炁而生，則名曰嶽瀆也　故因虛者乃有陽存焉，因實者乃有陰存焉　故子爲虛午爲實也　午之炁乃陰，而火旺於此則實也　子之炁乃陽，而水旺於此則虛也　无虛則不知實，无實則不明虛　然土爲實也，何十二時不露也　炁爲虛也，何三清之境化焉　以虛求實則易，以實求虛則難也　虛之於天，有風有雨有霜有露，則或聚或散，乃虛實之始也　以地之實，則有山有海有林有稼，何海竭江涸山顛土震，此虛實之感也　因无化有者，虛之實　即有化无者，乃實之虛　始自父母情性之所感，

終成形貌渾然，此乃虛之實也　反其五慾萌一旦散，復求其清性之元，不可得也　此虛求實易，實求虛之難也　故學道之士，以先天爲基者，正合此也

訣曰：因虛成炁，創炁化類，實自類生，累因實德，虛裏求實，雖難創在，實有太實水火不壞

《太上玉華洞章拔亡度世昇仙妙經》

有无動靜陰陽化生洞章第二

有无動靜，化生根源　陰陽混合，恍惚爲門　神爲化本，氣是生因　剛柔順逆，內外浮沉　含英構精，故乃化生　混沌自然，浩劫圓靈　含霄灌氣，火象開明　動極成炎，靜極成泉　陽噓陰吹，有无合元　四時長育，二氣幹旋　春木孕火，爲夏紅炎　秋金育水，爲冬清泉　上下相應，復化生源　五運肇闢，離合根元　陽胞陰胎，守固以神　神爲化本，氣是生因　神爲心本，心以意從　萬神寂靈，眞氣彌盈　千原成一，共守玉瑛　陰魄洪化，陽魂秉生　九變十合，金闕翟聯　水爲太一，形若含蓮　化生大神，玉好精延　太空九氣，中有玉淵　湛境納象，星斗內躔　赤明開圖，用週自然　箕迴斗歷，眞氣上元　八景冥合，杳入玄泉　玄爲神母，陰使陽官　有无長育，動靜洪纖　以否調泰，以地合天　左付於右，後極於先　至道之機，太空无關　眞一等空，化生之鮮　化極而變，變極而玄　玄中眞炁，同一太和　萬氣齊焉　白雲之門，有氣如泉　養育混源，大量玄玄

三華始分保胎護命洞章第三

天地未生，元氣肇始　九十億劫，三氣混淪　九十大劫，三華始分　五老補胎，三元育魂　道用神化，自然成眞　太漠分分，大道隱存　倏忽應化，是生精神　神爲物靈，混沌斯成　內外相合，二象淳停　以白付赤，陰陽合併　以赤付黑，胞胎乃凝　中有太虛，耀明三清　神宮嚴嚴，元氣照明　內有靈童，出玄入青　紫胞解帶，鬱然眞形　仙玄脫胎，產育神英　威儀同化，杳杳冥冥　冥中之精，至眞之神　有神能光，有神能明　有神能立，有神能生　有神能榮，有神能清　建於人物，三華妙庭　紫闕朱宮，胎光爽靈　潛伏瓊根，細微泰寧　中有保胎，叔火之君　中有嬰兒，和冕之神　中有司男，伯華之君　中有雲房，在庭之眞　男呼孟非，女呼子宮　毛胎鍊就，百福來綏，保粹成眞，九念九爲

天地生成二儀離合洞章第四

太始初生，眞中杳冥　元物化就，紫雲來迎　還化歸眞，黃人降臺　元老持符，三界開明　天清地寧，純陽以生　威神以衰，萬物以成　範氣左騖，彌光右盈　天垂彩耀，地踊玉瑛　乾坤靜默，洞慧洞清　景耀現明，赤田陽旌　參尾警前，育魂相眞　飛吸張奏，樂道爲儔　九天八極，大劫交周　建植元命，分布九丘　太初極於陽九，太素極於陰六　爲變志眞，布化无憂　左嘯黃童，右迎地神　陽健陰輝，元精化一　二儀昇降，和合自然　四時順德，造育忘愆　百靈協化，萬物咸昌　風俗淳厚，尊崇洞章　五行運泰，其體眞常　能冥能光，能存能亡　知而行此，驅險用陽　外榮恢範，內守天玄　內外忘機，符合眞詮　元皇太極，妙道微玄　常照持鑰，啓闢天門　金眞朗郁，流響雲鸞　玉音攝氣，靈風聚煙　紫芝育秀，結化胎仙

《玉清无上內景眞經》

爾時元始至眞大聖化生開天，以其大神通力，大智慧力，結造世界，配合陰陽，主張造化，先於大梵眞天玄空之中，化諸外象，以表內景而分九氣，爲東方木精之色，結化九氣，丈人而君主之　在人爲肝爲魂　次分七氣爲西方金精之色，結化七氣，丈人而君主之　在人爲肺爲魄　次分三氣爲南方火精之色，結化三氣，丈人而君主之，在人爲心爲神　次分五氣爲北方坎精之色，結化五氣，丈人而君主之，在人爲腎爲精　四方餘氣水火金木，分布中央爲黃庭之色，結化二氣，丈人而君主之，在人爲脾爲思　五臟含識，共具十眞之英，能成九轉　聚爲丹藥，散爲甘露　居於上下，煙養百骸　清濁昇沉，淪陰錯陽　復我太初，保我大全　出於眞崙，入於太淵　引其龍變，經於虎城　四氣和合，成我至眞　衰殘易盛，老耋還嬰　朽容再鮮，白髮重青　韻如鍾發，身如羽輕　盡更凡骨，飛昇上清　世之學士，立戒持定　而生智明　以其三力，永保億年　履輕清之氣運，定變化以超仙也　左右二玄，九極眞宰，以我此道廣布天人，使其捨離无常之業，而入眞一之妙　非老非死，湛寂常存

陳致虛《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註》卷上　上陽子曰

太唯道最大，上天地獨尊，洞无所不通，玄其妙難述　靈變化莫測，感而遂通　寶難得之物，人所珍愛　无量豈可猜量，度人從凡入聖　上品天下无雙，妙含靈毓秀之物，經河筏天梯之用　總而釋曰，最尊極貴通靈變化先天眞一成丹之正道　如上乃爲大根上士者說，是謂道用　夫經有道，用有世法　道用者，依之修行而登仙　世法者，精勤誦念而求福　若以世法釋之，

明天上者親親尊高之極，洞玄爲三洞品級，有洞真、洞玄、洞神，謂元始洞達至寶玄一之道，一寶者，此玉皎道君受元始玄一之炁化生，位尊靈寶之號，元量度人者，元始自浩劫以來，化生諸天，生成萬有，世人由之而得度者，筌喻莫及，上品者，三十六部萬八千篇，《道藏》四十萬卷之多，必以此經爲首，妙者不可名言，經者道之正路，此世法之說也，若大修行人，道用與世法並行，以道用而隱世法，以世法而全道用，是爲性命兼修，世謂釋氏修性，道家修命，雖賢與智亦執此說，又豈知此經性命混融，形神俱妙哉，上陽子只得泄露天機，將此經性命體用題而出之，太，性之體，命之應，即造化主宰，上，命之體，性之用，能化生諸天，洞真，性之所同，玄工用之隱與，寶乃性之變化，寶乃命之所產，元量非淺常能知，度人人須人而度，上品天下九二道，同類易施功，妙者一陽初動，萬物皆春，經者有物有則，修行之道，如此暴露，豈不直截，混元寶錄，老君於龍漢劫分身敎化，出眞文於中天大福堂國，南極赤明國，東極浮黎國，西極西那國，北極酆單國，五國之內皆稟靈寶之敎，西化胡王，王問曰，何謂道，老君曰，乃太上靈寶生於天地之先，大元不包細元不納，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物得之以生，人得之以形，人若修之便得神仙，飛步玉京，故曰《太上洞玄靈寶元量度人上品妙經》，頌曰，太上端居太極先，本於父母未生前，度人須要眞經度，若問眞經奚是乎，

道言，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受元始度人无量上品妙，元始天尊當說是經，周回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座，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无鞅數衆，乘空而來，飛雲丹霄綠輿瓊輪羽蓋垂陰流精玉光五色鬱勃洞煥太空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无浮翳，四表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土皆作碧玉无有異色，衆眞侍座，○上陽子曰，以世法言，此乃叙說經之由，以道用看，渾是先天玄一大丹之妙，道言《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夫道本無言，假言以顯道之用，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以世法釋，則道君演說經義，眞曰道言，以道用釋，則道自溟涬之前而成太極，太極在窈冥之中而分陰陽，陰陽既成形之後而爲性命，性命當發越之際乃曰神炁，神炁因渾沌之破則名鉛汞，鉛汞行戊己之門，是爲玄牝，故玄牝爲天地之根，此之謂道，遵道而用斯之謂言，故經首直曰，道言昔於始青天中，昔，太極之先，始，青天萬物之始，碧落空歌，造化之端，大浮黎土，物所由產，受元始度人无量上品，行此玄一大丹之事，此以道用言，若世法義，昔當初始，青天乃東方第一天，在種民天之上，有碧霞遍滿，是名碧落天中，有炁盪爲神風，振響若空洞之歌，其下有國曰大浮黎，《內義》曰，大浮黎土，水人造化之端，物生於土，終於土，《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起，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木中有火，發而不制，則灰飛煙滅，无復本性，能制之者，雖火刑木燼，可聚而爲土，則本性存矣，始青天，木之方也，碧落空歌，火之象也，大浮黎土，土之本也，土爲還丹之基，還丹者，返本還元之道，《經》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乃返還之理，在《易》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者，陰陽之體，心者，明其所用，天動地靜，陽動陰靜，天動極而陰生，地靜極而陽生，蓋剝於上而復於下，動靜消長，所以見其心，人亦然爾，復之爲卦，一陽在五陰之下，其體震，下坤上震，木者始青之天，木生火，碧落空歌也，火生土，故坤土者大浮黎土也，土爲造化之本，而土生金名爲空炁，金胎寶光天之祖炁也，元始天尊，元，玄也，始，一也，天，一炁之最上，尊，萬有之極稱，道用即法身之祖炁，亦云本來面目，不壞元神，故《丹經》云，元始天尊即是我，當說是經，當其時而說之，道用是經，即眞鉛也，老君謂文始先生曰，子能知一，萬事畢，又曰，一者是鉛，鉛爲君，二者是汞，汞爲臣，若鉛不眞，其汞難親，若鉛是親，不失家臣，周回十過，以召十方，世法，天尊說經，招眞召衆，周者遍告，回者普召，告召理行，十方詣座，道用則丹有九還，十月之功，始當詣座者，金丹就室也，大修行人，入室下工，追二炁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河七十二候之要津，簇三千六百之正炁，豈非天眞上聖，尤鞅數衆攢歸丹鼎，輻湊金胎，豈非乘空而來，以神合炁，以炁鍊形，豈非飛雲丹霄羽蓋垂蔭金華耀彩銀精吐輝，豈非流精玉光五色鬱勃洞煥太空者乎，以世法言，則天尊神通感召，奚止如是哉，七日七夜，夫天地大化，十月純陰而無陽，至十一月屬子，子雖有陽而未回，又七日而陽初復，此天地之陰陽也，月遇十五而圓，至二十七夜月中黑而無陽，至後月初三申時，月之一陽復生於庚，此日月之陰陽也，皆以七而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此五行之七數也，金丹之道攢簇之數，一時有六候，一候管五日，當禾藥之時止用一候半，亦七日七夜，《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先賢曰，剛柔，一炁之往來

也。人之呼吸，一炁之往來也。夫一吸一呼，是爲一息。一息之間分陰陽，呼而明爲陽，吸而晦爲陰。七竅之呼七日也，七竅之吸七夜也。金母功行大機不動，神凝目定，脉住心停，故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一時停輪，息不出入，即神風靜默，炁無升降，爲山海藏雲安緣俱淨，猶天无浮翳，六根大定，曰四炁朗清，道用至此，乃見性命混融之妙矣。一國地上，世法即浮黎土，道用則一身也。人以身爲國，以精爲民，以炁爲主，以神爲帥，山川林木具在身中，眞靜湛然，是即緬平一等，无復高下矣。性如玉之瑩潔，何異色之有哉。內義曰，土，性情也。性虛化而生神，存於室中曰戊土。炁感激而有情，攝於釜內曰己土。戊己既交之後，神怡炁寂，性復情冥，如色之碧无瑕，如玉之眞不雜。故曰土皆作碧玉，無有異色也。心目內觀，眞炁三魂歸體，七魄歸眞。心君一寧，萬神聽命，故云衆眞侍座。此皆道用之有爲。若以世法義釋，則天尊威力，感化天神地祇，日月星宿，隨機赴感，景象如此也。頌曰，碧落空歌最妙音，大浮黎土向坤尋；流精洞煥神風靜，湛寂微陽鍊五陰。

元始天尊玄座浮空五色師子之上，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聽。說經二遍，盲者目明。說經三遍，喑者能言。說經四遍，跛病精速皆能起行。說經五遍，久病痼疾一時復形。說經六遍，髮白返黑，齒落更生。說經七遍，老者反壯，少者皆强。說經八遍，婦人懷妊，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說經九遍，地藏發泄金玉露形。說經十遍，枯骨更生，皆起成人。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上陽子曰，以道用言，元始天尊，元神也。紫清白眞人云，此神即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也。《內義》曰，玄座，神室也。空浮，法身也。五色乃妙化之炁，師子即心知元神。在室運心攝炁，法身虛寂，心知明妙，神之御炁，心以象師。得非天尊道相乎。又豈非我之眞性乎。則玄座空浮，乃湛寂眞靜而又常應常靜。人之最難降者，心也，性也。《經》云，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欲牽之。神即眞性，心靜而神自清。入室之工降心，如降猛獸。

《乾元子三始論》

太易

天地者，起於太易。太易者，不可見也。從地而生，故曰陽在下也。質形未辨，玄黃雜居，故曰龍德而隱者也。謂氣從下而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天之上，乃從無而生其有。且大地之精，受乎天者，發作動用而歸於乾，天氣上騰，爲雲爲氣；受乎地者，發作動用而歸於坤，地氣下降，爲霧爲露。守之者則大業盛矣，昌矣。

太初

太初者，氣之始也，從坎而生，故易變而爲一。一者，陽之始也，天地之元氣也。歷九州而終於乾。乾者，健也。始於坎，而成一徵，故曰初九爻生。謂物濟衆，氣用無窮，終而復始，故謂之長生也哉。

太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名之曰器。一變而爲七。七者，南方火位也。陰陽交泰，萬物長養矣。左化爲離，以象其日，右化爲坎，以象其月。日爲天而左旋，月爲地而右轉，二氣其濟，交成太素，而成二徵，故曰九二爻生。至之太極。太極至二儀，而生八卦。八卦曰法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運行久而通變，通變之道，其可得而究哉。

太素

太素者，質之始，氣也。形質具，名曰大象，而未相離，故曰混沌，滿不散也。萬物莫不因此三始而煦育焉。而成三徵，故曰九三爻生也。乾既具質，坤之生焉。而法六五，則陰氣生。故謂之日月如合璧。存而勿忘機乎。故春秋節令有度，悔悋不生。是以外圓而害氣周乎。六律象成斗建，故《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故雲龍風雨，晝夜變在其中矣。白者取象其金，西方。黑者取象其水，北方。坎內陽珠，其象也。從子存其貞至巳也，爲終而晦生。方圓也，象之守職。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寂默相守，神氣不散。覆壅之者，則天地閉塞；通流之者，則陰陽生成。生成之功，天下理也。乃七變而化九。九者乾也。陰陽終始究，而求其始也。從午存其晦至亥，而爲終貞至是坎，君臣各得其位。終而復始，故曰自強不息。謂終則更生，四象之說，則終於艮，始於震。保生存性，龜蛇龍鶴，守元而不散之所致也。

右授之者，戒愼非道不軌之人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二《混元混洞開闢劫運部》

混元

混元者，記事於混沌之前，元氣之始也。元氣未形，寂寥何有？至精感

激而眞一生焉，元氣運行而天地立焉，造化施張而萬物甲焉。混沌者，歐中惟虛，歐外惟無，浩浩蕩蕩，不可名也。廣大之旨，雖典冊未窮，祕妙之基，而玄經可見。古今之言天者，十有六家，爰考其臧，各有得失，則蓋混天儀之述，有其言而亡其法矣。至如蒙莊《逍遙》之篇，王仲任《論衡》之說，《山海經》考其理舍，列禦寇書其清濁，漢武王黃道，張衡銅儀，《周髀》之書，宣夜之學，昕天安天之旨，晁崇、姚信之流，義趣不同，師資各異，所以虞喜、虞聳、劉焯、葛洪、宋有承天，梁有祖暅，唐朝李淳風，皆有述作，廬江句股之術，釋氏俱舍之譚，或託寓詞，或申浮說。若夫定兩規之分次，明二道之運行，經緯不差，上下無爽者，惟渾天法耳。葛稚川言渾天之狀，如鷄子卵中之黃，地乘天而中居，天乘氣而外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出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舍半隱半見，此乃符上清之奧旨，契玄象之明驗矣。

空洞

道君曰：元氣於眇莽之內，幽冥之外，生乎空洞。空洞之內，生乎太無。太無變而三氣明焉。三氣混沌，生乎太虛而立洞，因洞而立無，因無而生有，因有而立空。空無之化，虛生自然。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氣所生出乎空，元氣所生出乎洞，始氣所生出乎無。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從九反一，乃入道眞。氣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氣爲和，以成於人。三氣分判，萬化稟生，日月列照，五宿煥明。上三天生於三氣之清，處於無上之上，極乎無極也。

混沌

《太始經》云：昔二儀未分之時，號曰洪源。溟涬濛鴻，如鷄子狀，名曰混沌玄黃。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祖，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彌綸無外，湛湛空虛。於幽原之中而生一氣焉。化生之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生中二氣也，中三氣也；中二氣，中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成玄老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也；下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成太上也。《靈寶經》曰：一氣分爲玄、元、始三氣，而理三寶。三寶皆三氣之尊神，號生三氣。三號合生九氣。九氣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導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成生。天地萬化，自非三氣所育，九氣所導，莫能生也。三氣爲天地之尊，九氣爲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

混洞

《太眞科》云：混洞之前，道氣未顯。於恍莽之中，有無形象大尊，謂無象可察也。後經一劫，乃有無名天尊，謂有質可睹，不可名也。又經一劫，乃生元始天尊，謂有名有質，爲萬物之初始也。極道之宗元，挺生乎自然。壽無億之數，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消則爲氣，息則爲人。不無不有，非色非空。居上境爲萬天之元，居中境爲萬化之根，居下境爲萬帝之尊。無名可宗，強名曰道。

劫運

《上清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劫，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陰劫。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小劫交則萬帝易位，九氣改度，日月縮運，陸地通於九泉，水母決於五河，大鳥出於龍門，五帝受會於玄都。當此之時，凶穢滅種，善民存焉。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劫，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劫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劫，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大劫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湧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孤爽悲於洪波，大鳥摇穢於邊嶽，水母受事於九河，五龍吐氣於北元，天馬玄轡以徙魔，赤鎖伏精於辰門，歲星滅王於金羅，日月昏翳於三豪之館，五氣停暈於九嶺之巔，龍王鼓華於東井之上，河侯受對於九海之下，聖君顯駕於明霞之館，五帝科簡於善惡。當此之時，萬惡絕種，鬼魔滅跡，八荒四極，萬不遺一。至於天地之會，自非高上三天所不能禳，自無青錄白簡所不能脫也。

又云：天關在天西北之角，與斗星相御。北斗九星，則天關之綱柄，玉晨之華蓋，梵行九天十二辰之氣。斗綱運關，則九天並轉。天有四候之門，九天合三十六候。一晝一夜，則斗綱運關，經一候之門。晝夜三十六日，則經三十六候都竟，則是九天一輪，三百六十輪爲九天一周。九天一周，則六

天之氣皆還上元天。元天改運促會，以催其度。三千六百周則爲小劫。小劫交則九氣改正，萬帝易位，民亡鬼滅，善好清治，六合寧一。九千九百周爲大劫終。大劫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氣激於三五，羣妖凶橫，因時而行，放毒滅民。此皆運窮數極，乘機而鼓，以至於此也。地機在東南之分，九泉之下。則九河之口，吐翕靈機，上通天源之淘注，傍吞九洞之淵澳，以十二時紀推四會之水，東迴一晝一夜，則氣盈並湊。九河之機晝夜三十三日，機轉西北，迴東北，張西南，翕東南。張則盈，翕則虧。周於四會，天源下流通波，是爲一轉。三百三十轉爲一度。一度則水母促會於龍王，河侯受封於三天。三千三百度謂之陰否。陰否則蝕。陰蝕則水涌河決，山淪地沒。九千三百度爲大劫之終，陰運之極。當此之時，九泉涌於洪波，水母鼓於龍門，山海冥一，六合坦然。此陰運之充，地氣之激也。

又云：赤精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登琳琅之都，月之上館，受符於元始天王，開金陽玉匱，玄和玉女口命出皇民錄譜。自開皇已前，三象明曜以來，至於開皇，經累億之劫，天地成敗，非可稱載。九天丈人於開皇時，纂定元元，校推劫運，白簡青籙，得道人名記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爲小劫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爲得者。自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劫之會，人名應定。在此之際，陽九百六，二氣離合，吉凶交會。得過者特爲免哉。然甲申之後，其中壬辰之初，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吉凶候見，其道審明。當有赤星見於東方，白彗干於月門，袄子續業於蟲口，亂羣填戶於越川。人啖其種，萬里絕煙。強臣稱霸，弱主蒙塵。其後當有五靈昊瑞，義合本根。龍精之後，續族之君，平滅四虜，應符者隆，龍虎之世，三六乃清。民無橫命，柞無危患。自承唐之後四十六丁亥，是三劫之周。又從數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也，則是大劫之周。天翻地覆，金玉化消，人淪山沒，六合冥一。天地之改運，非眞所知何，惟高上三天，白簡青籙，乃得晏鴻翻而騰翔，飛景霄而盼目耳。此玄和玉女口命，金陽玉匱論天地之成敗，吉凶之兆也。

《上清八景飛經》云：大劫之周，三道虧盈，二氣合離，理物有期。承唐之世，陽九放灾，剪除兇勃，搜採上眞也。

《老君戒文》云：西向流沙中無量國，有巨石，高二百丈，周旋一千五百里。巨石北則有芥子城，壁方四十里，四面石壇高二十丈。飛仙一歲送一芥子著此城中，以衣拂巨石，令消與平地無別。芥子城令滿中芥子，則時運周劫，世轉一階也。《靈寶赤威儀經訣》下云：石如崑山，芥子滿四十里，中天人羅衣百年一度，拂盡此石，取芥子一枚，譬如一劫之終。若是之久，誰當悟斯者也？

又《靈寶天地運度經》云：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尼謂之陽九也，地虧謂之百六也。至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否泰所終，陽九百六會。至時道德方明，兇醜頓肆，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一三《天地之大》 弟子復進曰：敢問天地？

上陽子曰：天地之大，莫可得而論也。故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也。且我而爲天地中之一物，猶大海之一滴也，惡得而論天地。弟子曰：傳云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請因所聞而聞所不聞之聞也。

上陽子曰：無已，則我借言之，汝亦妄聽之。夫天地一大身也，天地之未始有始之始也。一氣蟠積，溟涬滓滓，窈冥莫測，氤氳活動，含靈至妙，是爲大一，是爲未始之始始也，是爲道也，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氣動盪，虛無開合，雌雄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混混沌沌，沖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極，是爲太易，是爲有始之始始也，是謂道生一也，是曰元始。夫天地之太極也，一氣斯析，直宰自判，交映羅列，萬靈肅護，陰陽剖分，是爲太極，是爲一生二也，是曰虛皇。陰陽既判，天地位焉，人乃育焉，是爲二生三也，是曰混元。陰之清者升上，而煥麗也，則日月星辰布焉，故天左運三光右旋。陽之清者騰上，而會於陽也，故風雲動而雷雨作焉。陽之濁者重滯，而就地也，則海嶽黿峙，而五穀草木昌焉，故巖岫出雲，山澤通氣。陰陽之氣，閉而不通也，則雪霜結而凍冰焉。陰之濁者，積沍而下凝也，穴巖幽藏而深邃，故五金八石以錯雜焉。天地之中，陰陽正氣之所交也。聖人焉，仙佛焉，庶民焉，賢愚壽夭，寔所殺焉；胎卵濕化，無有息焉。是爲六合也，是爲三生萬物也，是爲萬神聽命也。子來前，予語汝。有道之士，就中取則也。蓋九天之上，鉛汞已乾，九地之下，重陰積固，唯中也是有道焉，是爲一

小天地也　子不聞之，天地之外有大天地焉　子又不聞之，佛祖之法言也其言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包虛空者是　夫以是知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也　予抑知之乎？今之天地，猶大天地之中之一物耳，譬如人是今天地中之一物也，即如道乃人身中之一物也　是故人身又一小天地也　予抑知之乎？其大天地也，且孰爲其大？汝來，吾今直以語於汝　是道也，能以之大而且久也　故有生而無終窮，有結凝而不散，是以包乎天地之外，而且不自知其爲大　夫惟不自大，故能就其大

人物生成論

綜述

《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　道者謂太初也，太初者道之初也　初時爲精，其炁赤盛即爲光明，名之太陽，又曰元陽子丹　丹復變化即爲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太素之中，即爲一也　太素者人之素也，謂赤氣初變爲黃氣，名曰中和　中和變爲老君，又爲神君，故曰黃神　來入骨肉形中成爲人也　故曰人之素藏在太始之中，此即爲二也　太始者氣之始也，謂黃氣復變爲白氣　白氣者水之精也，名太陰　變爲太和，君水出白氣，故曰氣之始也　此即爲三氣也　夫三始之相包也，氣包神神包精，故曰白包黃黃包赤，赤包三三包一　三一混合名曰混沌，故老君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混沌若雞子，此之謂也

夫人形者主包含此三一，故曰三生　又曰三精又曰三形　元包含神，神得氣乃生，能使者其形安止其氣，如此三事當相生成

夫道爲三一者，謂虛無空　空者白也，白包無無者黃也　黃包赤赤爲虛　何爲虛　虛者精光明，明而無形質　譬若日月及火其精明，然而無有形質，故爲虛　何謂無，無者炁也　炁有形可見，無質可得　故爲無　何謂空，空者未有天地山川，皆顧有視蕩蕩洋洋，無所障閡，無有邊際，但視已無所見無以聞　道自然從其中生　（辟）〔譬〕若琴瑟鼓瓢之說，以其中空故出聲音，是以聖人作經誡後，賢者欲使守道，空虛其心，閑閉其言，不復有所念，若有所念思想者，不能得自然之道也　所以者何　道未變爲神時，無端無緒無心無意，都無欲濆泊不動不搖　及變爲神明　神者外其光明多所照見，使有心意，諸欲內生，更亂本真　或曰思想不能復還反於道，使人五道無有休息時　何謂五道　一道者，神上天爲天神　二道者，神入骨肉形爲人神　三道者，神入禽獸爲禽獸神　四道者，神入薛荔者餓鬼名也　五道者，神入泥黎者地獄名也　神有罪過入泥黎中　考如此五道各有幼壹歲月，是以賢者學道當曉知虛无自然　守虛无者得自然之道，不復上天也　常在世間，變化見死生爲世人師　守神者能練骨肉形爲眞人，屬天官，當飛上天　此謂自然也　守氣者能含陰陽之氣以生毛羽，得飛仙道，名曰小自然　故神有廣狹知有淺深，明有大小　由是言之，學道讀誦聖文，尋逐明師開解愚冥也

夫守道之法，當熟讀諸經，還自思惟　我身神本從道生　道者清靜都無所有，乃變爲神明，便見光明便生心意，出諸智慧　智慧者謂五欲六情　五欲者，謂耳欲聲便迷塞不能止，目欲色便淫亂發狂，鼻欲香便散其精神，口欲味便受罪於網羅，心欲愛憎便偏邪失正平　凡此五欲爲惑亂覆蓋　六情者，謂形識知痛痒欲得細滑，耳聞聲心樂之，目見色心欲之，鼻聞香心逐臭，口得味心便喜，身得細滑衣被心便利之，得所愛心便悅之　坐此六情以喪，故復名六情喪　人神但坐此六情所牽引，迷亂淫邪垢濁闇蔽使，神明不暢達便，有肉人不能識別，聽視不聰明情志閉塞，皆坐此五欲六情之所惑亂受罪，展轉入五道生死，無有休息時　以是故當熟自思此意　其神本自清淨，無此情欲　但思念此意，諸欲便自然斷止，斷止便得垢濁盡素，垢濁盡素便爲清淨，便明見道　與道合使能聽視無方，變化無常　人若復不解此意，且聽吾說譬如此類，若鏡　其師本作鏡時，極令清明　至於人買鏡持歸，不肯護之，至使令宜無所光照，乃復令摩鏡師以藥摩之，乃復正明　以明能見人形影　人神亦如此　神，本從道生　道者，清淨　故神本自清淨　而使其情欲迷惑，陷於闇冥　其鏡冥者藥摩之便明，人神以欲自蔽冥者，亦當以經法自摩，諸欲乃得自然斷止而復清淨，乃有所見　又若天新雨之水皆稜濁　若收此水置一器中，初時水尚渾濁無所照見，久久稍自澄清便明，明便可於其中照見

形骸　人神以諸欲亂時，如此濁水　人能斷此情欲者，如澄清水　諸欲斷使自然清淨澄明，明使爲得道　當曉知其本者，諸欲便自然斷　其餘外道不曉知其本清淨，而反當相教斷情欲

夫情欲非有形質也　來住無時，不如有形之物可得斷截，使不復生　此神情欲思想，出生無時，不可見知，不可預防　遏不能斷，截不如懸　懸之緒可得寄絕，不如草木可得破碎，不如光明可得障礙，不如水泉可得壅遏　故神無形呼吸之間，丹流萬封　以是故不可得斷絕　但曉知其本清淨無欲，自然斷止　而不曉知其本，強欲自斷，情欲終不能斷絕之　譬如斷樹木使不生，當握出其根本　根本已出便不復生，凝人不曉之，而但穿地斫之，其根續生，如故　人不曉情欲之本而強斷絕其末，如此情欲絕不斷也，會復生如故　外道家不曉人神本清淨，而反入室強塞耳目，斷情欲　不知情欲本在於心意　心意者，神也　神無形，往來無時，情欲從念中生出，生出無時，以無形故，不得斷絕　但當曉知其本，自當斷止　其意不復生爲道，當熟明此意若不明之此，但自勞傷其精神耳

夫爲道既知此，情欲當復解知道德經行之法

夫道者，謂道路也　經者，謂徑路也　行者，謂行步也　德者，謂爲善之功德也　法者，謂有成　道經可修讀而得道也，謂有成道路之徑可隨而行之

夫有德之人念施行諸善　行者，謂舉足從徑行乃得大道　此欲賢者因經法思念十善，施行功德　功德已行爲得道　譬如舉足因成人徑行步以前，當得大道　假令人堅坐在家，殊不行步，何時得道　賢者若不思經法，施行功德，何能得道乎　人爲道，但守不一移，而不作功德　譬若人生在家，未嘗出入，不能見道路也　愚者雖守道，不作功德，亦不能得道也　故老君作《道經》，復作《德經》，使忠信者奉行之　假令但守道便可得遂，聖人但作一言之訣，何須並作諸經云耶

夫道得三乃成，故言三合成德　自不滿三，諸事不成

夫三者，謂道德人也　人爲一，當行功德。功德爲二　功德行乃爲道道爲三　如此人入道德，三事合乃可得　若有人但作功德，不曉道，而無功德，亦不得道也　若但有道德，而無人，亦不得道也　譬若重穀投種土中，不得水潤，何能生乎　譬若人酒有麴有米而無水，何猶成酒乎　譬若有君臣而無民，當何幸牧乎　譬若有火有水而無穀食，人當何以自活乎　譬若有車有馬而無人御之，何能自適行乎　如此譬喻，皆得三乃能成道

夫道者有三　一爲一，二爲二，三爲三，神爲一，太一爲二，人謂上太一、中太一、下太一，爲三元　其三元各自有一，如此三三之一爲九　故有九宮，從一始到九終九　陽氣從十月冬至始生黃泉之下，到新年六月更終　從十月到六月合爲九月，陽氣使終　故陽數九　故言九天　子午亦數　爲道當知此九一之變化，始終之上下

大人形體爲一，神爲二，炁爲三　此三三一乃成人　又神爲一，炁爲二，精爲三　此三三一乃復成神　又天爲一，地爲二，人爲三，此三三一乃復成道德　天地之本　三一者，謂虛爲一，虛中有自然已　立身也，亦道君，亦元陽子丹也，亦貴人也，亦神人也　其左方之一者，亦天也，亦日也，亦父也，亦陽也，亦得也，亦師也，亦魂也　爲人主作政也　其右方之一者，亦地也，亦月也　一母也，亦陰也，亦形也　亦司命鬼，爲邪爲魔　主爲人作邪惡　賢者當曉了此三三一，分別善惡邪正，覺知此者便能得道

夫道當曉知此左右之一，善惡之教　中央之一，正自我身　神者圖道子也　左右之二輔相我爲善惡　左方之一，日日冀告我爲善，其功德日日盛強，便爲正道　右方之一不能復持邪事反使我也，不能使我爲惡也　右方之一日日教告我爲惡事，牽引我惡，日日深大使繫屬邪　右方之一此爲屬邪，日與惡通　賢者爲道，但曉知其道而不作功德，便當屬邪，不能自出於邪部界邪則日月迷亂，人便暗冥，怒作妄語　邪精邪鬼神日來附近人　賢者不曉此邪而強爲靜，閑塞耳目欲斷情欲，此諸邪鬼便奸亂人　又爲人造作邪念，前念適滅，後念復起　如此之間無有解已　若有功德之人，至於靜時便爲左方之一，不能持邪事來於亂人也　以是言之，無功德之人而強靜欲斷情欲，則終爲邪所亂，情欲不得定也

夫自然有三法，守太虛無，謂高學功德之人，解道根元，深洞微妙　曉知三元九一之變化　玄中之玄始祖　元中之元極道　知其所始見其所終，天地人物皆各有形　物既有形故有成散死生　精神無形，展轉變化，故無止故曰常在不惑世，所聞不迷　世所知能知之，明覺虛無之自然，故澹泊無憂喜，情欲不能傾　所以者何，此人但曉解其本，故不惑其末　但爲與人並有內形耳　智慧无窮極此乃爲虛無也，亦從學而知之，非有素自然也　其靜守

道時當少食，正使耳目還神光明著絳宮，絕去諸念，不得強有所視思想也。久久喘息稍微，從是以往不復自覺，喘息洎然不自知有身無身，從是以往，爲得定道之門。道者虛也。當尒之時，神在天上虛无中，左顧右視，但皓然正白，中無所見，有狀如雨雪時四向，樹亦白，山亦白，地亦白，一切都白，皆無所見，所以者何，神出天上，前司視，不復見日月星宿山川河海，如此爲復命近道，還入虛无也。若得是，當下視乃見天下諸事，便當遍心念師言爲道當濟度天下，但見是念故使止前所見白，更冥神便來還形中，不如此者，神便入道中，散形與道合，便爲天下骨肉形，便跪辟，故老君曰，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謂神還形中，長在天下爲人道師，是謂大虛無之自然也。

夫守中自然之法，不能曉知天地人物所從出，不能知道之根源變化所由緣，不能及不能知空虛之事，其所見聞心便疑惑怪之，且邇然不知道獨坐无能生於自然，直受師言告身中道云言當守神者，亦當除情欲，閉塞耳目，還神絳宮，下視崑崙山，或有教令，將神昇崑崙山，視其上，想其見中黃道君始時相見，久而見之，久久悉見諸神，與神語言，講說天上事，无復有世俗之念，身中骨腦血日變成萬神盛強，共舉身而上天，受籙署，不得下在人間，此謂眞人道也，名曰中虛无之自然也。

夫守小虛无自然之法，亦當除去情欲，閉塞耳目，還神絳宮，下視崑崙山，和合天地巳巳陰陽雄雌魂魄之精光，以養眞人，以吾身陰陽聚凝，精骨潤光，便生毛羽飛上五山，時有奉使按行民間，亦不得久止也，此謂小虛無自然也。

夫從此太虛無中虛无小虛无以下，便有爲之法及虛无也。

夫有爲者，謂曆藏導引動作諸氣飛丹含藥吞符跪拜帶印禁忌隨日時王相醮祭名號精靈使人解占候，此謂有爲，不能知道，何所謂也，亦有得仙，亦有住年，亦有得尸解，從此已下，便爲鬼道，非得長生也。

夫得大虛无自然之道者，不屬天，但屬道君耳，便能散形與道合，能變化，聽視無方，所在作爲，欲得此道者當行道教化，作功德，奉行經誡，平等其心，無所貪著，無親無踈，一心等之，如天如地，不得殺生，所以者何。

夫蜎飛蠕動之類，道皆形之，大虛无象有曉道而殺生者爲害，是以禁之。其守中自然者，爲守中神尚頗有殺生，所以者何，神有虛無，所以有虛形，故有食有殺生祀祭，道無有，故無祭祀，不殺生。

夫得道者，但能巳得，夫人耳目聽有聲之聲，見有形之形，不能聽視無形無聲也，所以者何，神炁，亦者陽，陽者高，爲爲日，爲目，但能見前不能見後，亦不能見頭上，日者，天目也，但能照天內不能照天外也，亦不能照覆冥之中，是以得神道上天者，但能以天耳聽道，耳目所聽視，無前無後，無覆冥無障蔽，洞徹見無數天下事，能聽無聲之聲，能見無形之形。

夫作仙道者，當故持天耳目聽視，乃能有所見，假令不故持天耳目聽視，但獨見目前事，所以者何，仙人持骨肉去故。

夫欲知神何以養，象神赤但有光爲虛形，譬若鏡中水中所見景，是爲無所有，其所治止常在天上爲生君，其壽有劫數，終不得在人間也，其天上壽盡當復入五道，更形生死如故耳，或時壽盡取道便滅矣。

夫眞人者有形景，屬天爲更壽，歲有萬數，治天上，時時有奉使人間天上壽盡便或上輔神人，則不入五道中受形生死矣。

夫守大虛無得自然之道，住身天上，劫有千數，壽盡變化滅，神亦盡，神續入五道中，受形生死如故，天神都無死生也，但轉展在五道耳，唯有狡兆常知智神，譬如火滅無所復有，故取道天爲道所，已神有滅盡者何，此皆道人爲不曉知道本空靜，專心守空便著空，使人空滅盡。

夫守神之人不能知曉道本空靜，但自信有不信無，以故自守神爲守有爲著不還道，何以故，神展轉入五道中，無有滅盡時，唯有善實最爲功，覺有曉了知道本空靜，亦不守有亦不守無，亦不念實亦不念空，遍在三界中，間有慈哀之心，欲度脫勤苦者，不肯入空取道。因是乃有功德，便自然之道無有壽也，亦不復入五道生死，亦不滅盡常在。久後功滿當補道君，賢者爲道，當熟解此意，當知優劣各有所致，到賢者學道若知枝末，自謂深足不肯復講問，窮究淵深，是不知道，乃獨各自用有所致，深淺微妙不齊等，聞仙便呼得道，賢者學道，譬若上山下視，皆獨是高，經住上至頂，乃復前有高處住上高頂，直復見前有高高處，學道亦如此，從小師學道，得至中師見大師，乃知道根元，以是言之，學不可呼爲足也，當努力求明師，爲道切苦言，尒等何不取大道乎，而於小道止，是闇冥淺近哉。

夫賢者學道，不廣聞深見，更閱衆師者，此人學不足言也。

夫日月不高所照不遠，江海不廣不能含納，出名賢學之人，譬若陂中

魚遊到池四塞之下，可謂窮盡天下之水，水終日終夜不能學大水之魚　交會語言，不知外乃有江湖淮濟河海恒溺之水也　譬若深山中有癡人，從生至老不行，出入無所見聞，安之外方人士之學問尊卑差序車馬衣服鮮綺甘香乎　譬若學經書之人，但聞天下九州共一天子云，言四邊但有夷狄，以謂天地界際極盡於此，安能知其外復何等有乎　學道亦如此，從師受道以謂盡於此，安能知其學道修行書不能記載也

夫學仙道目謂爲足定得飛仙上天，乃自知道不及眞人也　學眞人道亦自謂爲足定得眞人，乃自知道不及神人也　學神人道亦自謂爲足定得神人，乃自知不及大道也　學得大道之中當復有尊卑者，謂知不等也　是以言之學，學無有極　天下神尚後行從君學道，何況內政滅神光明變化，各有所主有所入，各有所政

夫爲大虛無之道，得無象無聲教無思想，都無識念之欲守時，亦法教道不得取景夢候效也　或時神相見尚不得與神共語言，所以者何　或有邪神來試人，此處無象，自然求道不求神也　略小取大，故可得自然　故老君曰，有光而不曜謂欲養其光明　至於徹視不欲小電曜光精，獨與一神相見也如此不能悉見天下之事矣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二

元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一百五十九言

妙元元妙，神元元神，真元元真，道元元道，德元元德，元德復妙，與物返矣。○妙元神眞道五者，各有淺深，乃學道者之分量　此元之妙非妙之妙，此元之神非妙之神，此元之眞非妙之眞，此元之道非妙之道，此元之德非妙之德　衆人自德散而爲物，眞人自德返而歸妙　道與物返，物與道返　故曰順之則爲人，逆之則爲道

元非元，妙非妙之先。形非形，混然而成。妙元惚恍，忽然有象。妙元恍惚，忽然有物。物象杳冥，忽然有精。精元含神，忽然有真。非色之色，素朴含明。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元之所以爲元者，非元也　乃妙形之始　形之所以爲形者，非形也　乃混然而成　道自妙降而爲元，始有恍惚之狀，故曰妙元惚恍忽然有象，妙元恍惚忽然有物　物象出於杳冥之間，而有至精者存焉　精全爲神，神一爲眞　會眞集神，爲元之體　故其體有明有色，有象有狀　此色與明，狀與象，具於吾之本始　無作之者　由有微心吸撮塵象，塵集成根遂喪本象　及與本明至人迴脫根境，復還元明，故見非色之色素朴含明，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元之大象，寥廓幽光。元和之鳴，元元獨聞。元象之形，元元獨見。○元之象非物之象　寥廓幽光，物不可得而窺　故元和之鳴唯元獨聞，元象之形唯元獨見

元元之元眞祖眞母，帝先道始，有象之元紀。吾始元元，元於元紀。復歸吾始。吾不見吾始，孰云吾元始，是謂始終元紀之元。○妙不可見，至於元始有可見之漸，故以元之元爲眞祖眞母　帝先道始，有象之初紀，道至是始露一髮矣　故吾始於元，漸有可紀之狀　雖漸可紀復歸於始，吾且不知吾之始，而況於他哉　是謂始終元紀之元　言始終者，道在元方有始之名　物終則窮，元紀之元始於元終於元，元元不窮無始無終，是始終元紀之元

第二章一百十四言

元元胎光，九元之始，八卦之先。胎光始元，明明赫赫，恍恍惚惚。元元始光，妙生真有。○至人自妙出元，漸露光景　人之三魂，一爲胎光　故元元爲胎光　凡數自一至九而止，若十則復爲一　故大數止於九，九數皆起於元，故曰九元　九元之始，則一也　八卦之先，則乾、坤爲陰陽之祖　在易爲太極，在乾亦爲元，在八爲胎光　胎光始元，明明赫赫，恍恍惚惚，皆元之始，光之謂也　物自始光，則喪道本　故佛書謂之元明　故曰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若至人則始於妙無，出爲妙有　蓋自妙而降則粗，道自元而妙則神　此其所以不同，故曰妙生眞有

元顯元藏，泰珠中大象。元起元没，泰珠中巨物。元以大象含萬象，元以巨物吞萬物。○物至於有形，則不能以大入細，以細藏大　元本於性而未入於形，故可以顯可以隱　如人之夢魂遊形中，而大地山河無不有也，人物徒役無不彰也　故若以形會，則兩黍不能以相容　若以性會，則黍珠中大象不足以爲怪矣　蓋由大象非象，故含萬象　巨物非物，故含萬物　聖人既論此理，又時顯其跡以覺方來，欲以破形相之粗　而昧者但以神變目之，甚者又疑爲詭幻，此釋氏所以薄世論而不近，良以此歟

象中象，元非元。物中物，一非一。○象中象是元非元，物中物是一非一　何以故元之妙能使未至於元者隨元而化，一之妙能使未至於一者同一

而處。此聖人既以成己又以成物也。大象藏於黍珠之中，大象未必盡元也。彼雖未至於元，然以吾之元而加彼之元，則彼亦以元化。如李廣之射虎，不知其爲石。周處之斬蛟，不知其爲水。彼以一至之心，而石與水尚從而化，況吾之妙元而不可以化物哉。故曰元非元，一非一。

元象之元含光自然，元元胎光吾所謂象。○元元之始含光自然，釋氏謂之覺明，道家謂之胎光。釋氏覺明謂之所，道家胎光謂之象。性覺必明，明則亡所。胎元必光，光爲妙象。妄爲明覺，所立覺亡。象而成形，胎光光廢。佛以覺明，明而無所。道以胎光，光而象妙。妙象之象，覺明之明，是爲道本。

物之真元，元母之先。道生道生，吾不能自生，吾元元之母。○物之真元，非元也。唯本妙而後生元，故曰元母之先。元母者，謂妙也。及妙生元，元又降而生道。申言道生者，言元生眞，眞生神。及神而後生道。雖至於道，愈降而生物。若原其生，則不然。竟非其自。若推其自，必元元之母，妙之本始，然後能生物。所謂妙者，乃本始如如，不可得而生死者也。

第三章一百言

胎光元元，元元胎光。吾始元元，神視不見，神聽不聞。神神不遇，神不可得。故曰不同。神而後知始。

胎光之始，莫見其朕，莫聞其音。各各自知，無相見者，故曰神。神不遇是謂不同。此之不同，物物如是。然物不能爲主宰者，以其神不全而又爲物轉也。方是之時，雖未有聲色臭味之交，而六種識心已具於胎光元元之內至人以神爲主，故六種識心不隨根塵，俱以神化爲一精明。衆人神鑑不全，六種識心，重者先受。既傳一根，同根同染。轉入生死，胎光益微，故曰神而後知始。

吾始於元元，無方妙天。吸光化妙，元元吾始。妙母闢户，乘光繼元。用在恍惚，道在綿綿。○《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從孟子之說，是心之外有性，性之上有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易》之說，是理之外有性，性之上有命。孟子所謂天，即《易》之所謂命也。古之遠者或以爲見獨，或以爲無何有之鄉。極世之語言不過如此，然所謂天果何方，所謂命者果何物耶。至此經又謂之無方妙天。方胎光在元元之中，炳然獨耀，吾不知其處，亦不知其際，非無方妙天而何。根塵銷落，吸光化妙，神用不測，衆妙所出，故謂之妙母開户，乘光繼元。萬神自生，用在恍惚，而不可執也。道在綿綿而不可絕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

無取無捨，無爲自然。吾不知其自然。元始元生混然而成。妙極元得，元始自然。○元元之中吸光化妙，混生萬神，恍惚乘光。妙有闢敷，亦不捨無而取有，亦不捨有而取無。悉皆無爲自然之用。亦不知其自，亦不知其然混然而元成，妙極而元得。故曰元始自然之道。如是則妙亦元，元亦妙。

第四章一百二十六言

清濁交混，陰陽一元。非清而清，元清生濁。非濁而濁，元濁生清。非陰元陰，非陽元陽。元道斯在，陰陽同生。清濁孰能名元清元濁，陰陽亦然。○元者，清濁始交而未分陰陽，同爲一元。《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分之謂也。自陰陽未分而繼之以善，自善而後繼之以性，性立而後物成。世未有性未成而善先成者，故易所謂道，所謂善，皆物之先，非善惡之謂也。方其清濁交混，陰陽同元，則非清非濁非陰非陽，相交以性而不交以形。故元清含濁元濁含清，元陽含陰元陰含陽，猶水火之不相射。清濁同源，陰陽同生，孰能名之哉。

妙象元象，妙聲元聲。聲象不可得，萬物之根，萬物之靈。吾所謂一而非一，一而未彰。吾所謂元而未元，元而未常。○妙象妙聲，唯獨聽者可得而聞，獨見者可得而視。其聲其象，非象人所可得聞，故爲萬物之根，萬化之靈。方其爲元也，謂之數之始，一之祖。然其實未彰，一猶未見謂之形之始，常之祖。然其形未見，常猶未常。聖人體之，謂之無名。

元一含妙，妙元流光。流光含氣，元妙之常。吾曰元常之道，道法元常。○氣形數三者之在妙有，非有非無。流光爲氣，氣結爲形。形見爲數。古之至人，體於妙無，出爲妙有。曷嘗無是三者。然亦竟非有也。蓋流光之氣，非陰陽所感。妙氣之形，非假合所造。形見之數，非一二可求。故入而爲太虛，出而爲妙有。分形散氣，形千萬不爲有餘。斂景吸光，形閉藏不爲不足。是謂元妙之常。道法元常，故不可致詰。

第五章一百六十六言

陰陽之妙，清濁之香。香妙相因而元生。○陰陽同源之謂妙，清濁相容之謂香。陰陽以氣相同，清濁以形相混。妙氣同爲無氣，妙形同爲無形，故曰香妙相因。

元含萬象、萬象含元　萬象生元元、元元生萬象　○元含萬象而非形也，萬象生於元而非物也　古之至人反身而誠，則萬物皆備於我　致中和，則位天地育萬物，皆在吾中和之中　釋氏謂意生身者，身隨意生，非造所造　道家燦光、耀混生萬神，而如意所生，迭疾無礙　乃至種類俱生，無所不有，不可計數　此之謂元元生萬象

神不知神，真不知真，道不知道。吾元始於虛無，道隱無名，真隱無形，神隱無靈。吾神爽靈，吾真幽精。神隱無靈，無靈至神。真隱無形，無形至真　道隱無名，無名至道，三無合元。○元之妙，神隱於無靈，眞隱於無形，道隱於無名　故無靈爲眞神，無形於眞眞，無名爲眞道，故曰三無即爲元　敷落五篇，非聖人強爲之次也　妙者在道爲聖之極，在人爲魂之始　非象非物，不死不生　吾之本始所謂妙也　元爲妙之次，在人爲胎光　神爲元之次，在人爲爽靈　眞爲神之次，在人爲幽精　自是以下則爲道　自道以降，性成而形具　故人之三魂，一曰胎光，二曰爽靈，三曰幽精者，義取諸此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精氣爲物，則資具而體成　有成則有壞，物不足以爲固　惟魂遊於物，物壞而魂不亡，故易謂之變　古之聖人深切著明，所以示人者如此　故妙在魂上而道在魂下，妙爲魂之先道爲魂之降　自道而降，聖人不居　自道而上，衆人不處　衆人所以生生死死死生生者，由道降爲魄，魄盛而魂衰也　聖人魂盛而魄亡，故與道同遊　衆人魄盛而魂亡，故與物俱壞　由是觀之，所謂三魂者即此元神眞，而七魄者喜怒哀懼愛惡欲也　全魂即爲仙，全魄則爲鬼　魂與魄兩立則爲人　此理之自然，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雖然，聖人爲魂衆人爲魄，此自其既成而言之。若元始之初，魂魄未分，清濁且未之判，則孰爲魂孰爲魄哉　及其既分，全則爲魂散則爲魄治而上則爲魂，流而下則爲魄　正則爲魂邪則爲魄，眞則爲魂僞則爲魄　其本同其末異，故魄亦魂也，魂亦魄也　魄消則爲魂，魂消則爲魄　佛氏所謂無明即佛性者，此之謂歟

吾元始之元道，周旋不可妙。妙不可得，自然元妙。上下往來，周旋自然　吾始於元元之元，吾不知其自然　元道元德，孰能體吾　元道元德，復歸吾元始，是謂還元返本之道盡矣　○聖人體元始之道以周旋於物，妙藏於形跡之間，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以妙非，不可以妙謂，在其形跡之間，而形跡亦妙，故妙不可得　上下往來，周旋世故　自然元妙而不見其徼　蓋吾本始於元元之元體，吾自然以應於物，而吾亦不知其自然　如是則不獨元道化妙，而元德亦化妙　曰細心跡無不妙者，孰能知之哉　由吾雖體道德而出世，復返道德於元始，是謂還元返本之道盡矣

第六章一百四十八言

元生神，神生元。○元之降爲神，神之合爲元　神以元而靈，元以神而顯　故上下相生

吾元自粹，元一旋生。元色未闢，恍惚杳冥。蒼素彤黔含四象，四象含光。○蒼素彤黔爲四象　不言玄者，玄爲色之母，無色爲玄　元色未闢，其光玄玄　元一者，玄之謂也　由有元一旋生五元，故天一爲水　天生水中，水浮大而載地　元之未闢，自然太玄之中有蒼素彤黔之光，合爲四象五元，恍惚杳冥

吾元始之妙用一元，非一元。一元之妙，妙生元，元生妙。○妙爲元之相，元爲妙之用　自妙入元，故稱一元　一元之用，元妙交相生，不知妙之爲元，元之爲妙

蒼素隱顯，左右相元。元光恍惚，元出元入。出入無門，吾不知其元。元形上下，不曦不昧。上下一元，元法自然。○蒼東方木色之氣，素西方金色之氣　木左金右，故曰左右相元　形南方火色之氣，元北方玄色之氣　火上水下，故曰元形上下。元光恍惚，東西蒼素。有出有入，而不見其門。南北玄形，有上有下，而不顯其晦　有出入而不見其門，有顯晦而不見其顯晦，故神用無門，道法自然

無爲自然，自然無爲。道在恍惚之先，元元無爲之先，孰能體吾無爲自然。元因無爲，無爲因元。因元生自然，吾不知其然　吾元始無爲之天。○無爲之天，有蒼而非木，有素而非金，有形而非火，有玄而非水，有黔而非土　有左有右而非左非右，有上有下而非上非下，有出有入而非出非入，有顯有晦而非顯非晦　有色非色，有象非象　自然非自然，無爲非無爲　故曰孰能體吾無爲自然　又曰，元生自然，吾不知其然，是之謂無爲之天

第七章二十言

有無上下，左右內外，恍惚杳冥，妙妙中間，元在其中。○物必有有無之數，上下之位，左右之別，內外之界　物之所不能免　妙妙之中，元在其間　非有非無，非上非下，非左非右，非內非外　恍惚杳冥，未涉此八者

第八章一百五十言

元黃始妙，始妙相因。元因黃，黃因元　元始黃始，不知其以。○以道言曰元，以色言曰玄　故元亦玄也　天元地黃，皆因始妙之本　元因黃，黃因元　交相因，交相生　元始黃始，不知其以　所謂以者，妙之門也　不見之色，不聞之聲。妙之又妙，忽然而生。無象之象，無物之狀。妙之又妙，忽然而形。元元見矣。赤素變化，幽黃洞彰。元常造作，元道由生。吾不知其生。無爲元黃，妙更之根。○聲色生於至妙，物象成於至妙　忽然而生，忽然而成　無使之者　故亦素變化，火爻相剋而相成　幽黃洞彰，水土同處而相剋　是爲元常　造化元黃之道，爲萬化更變之根　根生至妙。妙生元，元生黃，黃生元。三一之妙，自然而成。○至人根於至妙　妙生元，元生黃，黃復生元　自無入有，自有化無　妙元黃三而一，一而三　故曰三一之妙，自然而成　元元又元，中有元黃之道。元始，元元之母。元聲元象，吾元元之母，聲象得矣。吾曰，此元元，吾不知其元元，道無上。○元中有色，故曰元黃。元元之母，出生色象　故色象以元爲母，元元以吾爲母　唯吾無母，是謂吾不知其元元　道無上。

第九章一十六言

妙隱元生，道隱妙有。有無相生，神用不窮。○妙隱而元始生，元含生妙　道隱而物始有，道妙有中　妙中之元，元非顯也　有中之道，道非隱也　故元亦妙，有亦妙　有無相生，神用不窮。

《太清境黃庭經》第一〇　人物異形，受生惟一　氣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　無形無象自空中來，但假父母以無爲有　三百日胎完　胎完既足則生　是因無爲有，故神以氣爲母，氣以形爲舍　鍊氣成神，鍊形成氣　陽神未聚，三花不入　泥丸眞氣未朝，五彩不生丹闕　故天地大也，未免輕清重濁之象　日月明也，難逃圓明缺闕之形　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　積陰生形，下以壯乎地者，土與石　水中氣昇，昇而爲霧爲雲　氣中水降，降而爲雨爲露　萬象羣生不能無形　集靈以生資道以成　故三清以下有三大，三太之內有二儀　二儀既判而列五帝，五帝既立而同一區　此天地之內上下之氣，惟人以精爲母以氣爲主，五臟各有精，精中生氣　五臟各有氣，氣中生神　神能生壽，長生保命　鍊精爲丹，養氣爲神　眞仙上聖，修眞養氣，自然而然　內眞外應，有作必成　自凡入聖，男子之生，先生左腎，以外精而內血，陰之裏也　女子之生，先生左腎　以外血而內精，陽之裏也　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內腎，內腎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生八脈，八脈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五絡，十五絡生一百八十繼絡，一百八十繼絡生一百八十纏絡，一百八十纏絡生三萬六千孫絡，三萬六千孫絡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　胎完既足，臺光入體，與母分離而爲人也　以內外言之，經絡之內而爲內，肌膚之外而爲外。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爲根，根固葉自茂矣。養形養其五氣，五氣爲源，源深流自長矣。眞氣大運隨天元氣，眞氣小運隨日元氣。五臟之中，腎爲精海，心爲氣海。眞精在腎，餘精自還下丹田　眞氣在心，餘氣自朝中元，悉歸黃庭正景

通玄先生《道體論》　問曰：道爲生物，爲不生物？答曰：生不生　問曰：生不生之中，其義幾等？答曰：生不生之中，略有三種　一者體用是義，義而用之，即生不生　二者道無生稟受，而稟受得之以通，辯從迹起，故曰道生，無心稟受，故不生　三者物物自生，無道可生，故道不生　問曰：造化之理有生，萬物之理，有優劣不？答曰：造化之理亦優劣，亦無優劣　何以得之？據其性一，可得言無有優劣，今就可分，復得云有優劣　問曰：可分之宗，質而不論　今問據其理性則無者，云何物從理起？安得物生獨辯優劣　答曰：譬如人唾，大者如露，小者如霧，無心大小，而小大自見。

問曰：若唾有可分之性，則理處定有優劣　若唾無大小之性，則無霧露之性，而理無優劣之實也。答曰：前云互宗二義，並明性有性無，則應曉解　今就可分而辯，性則有優劣　未分之時，優劣何辯？論其無者，據在未辯　言其有者，顯就可分　言實則淳一義分，說分則體有流化　二理周圓，何所疑乎？

問曰：性有性無，理然可解　今就物差，由未通悟　形雖大小，各得其理，得理如同，有貴賤乎？答曰：尊卑據性而言，體統則人物如一　故《南華論》云：以道而觀，無貴無賤；以物而觀，自貴而相賤　又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問曰：言實則淳一義全，說分則體有優劣　無者據其未分，有者從其流化　今言體統人物如一者，有人有物同差分，安得如一等於未變淳一哉？

答曰：本變理性而言者守，就形質而辯，自分則無體而不異，說體則人物而無變。豈可人物之外獨有不變乎？即事非有，非有信而可宗。

問曰：以道而觀，人物一也，就其情識，物有貴賤者，隔情之中，審有貴賤不？答曰：就而辯隔有貴賤。

問曰：既以道而觀，無貴無賤，以物而觀，自貴而相賤，物各自貴，人何貴乎？答曰：所言人貴者，經教旨稱，信而有實。

問曰：經之興教，誰能說之？答曰：說者聖人。

問曰：說者聖人，還復以聖人自貴　聖人通於自(貴)，竟有何異也？答曰：自貴而相賤者，彼同類而言，雖可自貴，無妨仰貴聖人。《經》曰：處上而民不害，故爲天下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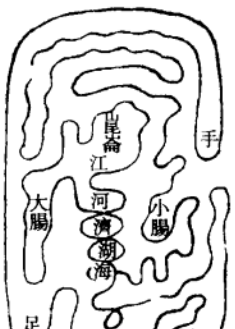
問曰：物性理殊，貴賤可知，未審凡人最貴，就何而辯？答曰：天下萬物制御由人，以此爲而推人貴矣　何(以)得知？人有性靈，識善知惡　言無貴賤，聖人言之　論而最貴，同爲教辯　言其自貴，各安守迷之　論人貴者，欲顯修漸之義　教明引接，何所不爲　存而復除，始明取捨隨機願，不固執也。

問曰：欲界衆生，因何而生，因何而滅？答曰：因道而生，還因道滅所以爾者，體混取物，生滅不離　今指事喻之，故可得之　譬如鹽從水生，還因水滅。

問曰：生時何意，何故復滅？答曰：炁化而變，名之曰生　自變歸宗，稱之曰滅。

問曰：無故生而復滅，何益利？答曰：不知所以然而生，不知所以然而滅，無使仍爾，故曰自然生滅。

《太上靈寶淨明九仙水經》　通乎一身而周行於四肢者，血也　合乎陰陽之理，適乎高下之宜　調暢則理，窒礙則壅，譬之水焉　水之爲物，行乎地中，貫於江河沼泄，入乎海　而所以流通者，以如是也　善養生者，因炁以運之而已　且以水能載舟，亦能沈舟　血脉之用，亦可以生，亦可以死　上士體血炁而求之於水，得手足陰陽，知所起，知所止　而觀水之妙宜，有曲有折，有伏有沈，有弱有強，有分而爲流，有聚而爲澤，蒸以爲雲，澤以爲雨，善得血脉之理者，亦如是也　故血起乎腎，行乎四肢　本乎心，歸乎頭，聚乎腎，各有所合也　如小腸大腸，合於江淮　心與心包，合於漳滏　推其妙而行於國，則其綿融交通之義，散聚運通之流，道所本矣　仙人葛仲暐曰：人之有血，如地之有水，自山流而爲江漢，達於大海　海者，善變化諸水也　尾閭泄而通乎天，元炁運之也　血脉之運用，周乎四肢，自手足之指而行乎心，經要其所生　生乎腎也，朝乎肝也，主乎心之正宮，關關發散乎肺之正位，脾爲之本，今謂之血母　血母者，脾主藏下合湖故也　腎者，海也　海類衆血，血於此化，化爲眞精，發而元炁　元炁運血，以爲流通，故朝於頭　頭之青髮，天之雲也　散之爲汗，天之雨也　汗之爲雨，適其和則正，過不及則爲害　養生之道，知天之所爲者，一取於日月之行，不知水亦幾道也　傅處士曰：子不觀於炊甕乎，觀炊甕而鼎飪之事畢矣　火者，元炁也　水者，血也　蒸之物，生之爲熟，五藏之變也　其炁上達，朝天宮也　其欲熟未熟之間，有水流而下，則今黃芽，白雪也　愼子曰：吾其冷者爲火滅，不熟者爲甑泄，有不應炁而釜水竭，有擊搏而鳴，此自然之義也　隱玄子通乎經水之所造，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數，隨五行而變遷之得水經之標本　凡曰父母生，炁有厚薄，時有早晏，得水脉盈虛之數，於是而配之五藏，參之以地中之水有所證　以謂腎水合海，脾水合湖，肺水合江，肝水合濟，各有正道　其分枝有道，其發源有歸，於是而制圖，而經水之理得矣　炁之運者，元綱也　血之運者，水經也　知血之道路，周於身，會於五藏，所起所歸，則知河通炁，炁通海，海會於崑崙，而黃河逆流矣。



元降圖

雉子曰：夫人生於父母之早晏，厚薄之不同者，皆以算定之，而大母啓矣　算者，年月日時也　凡以父母所生受胎時日，先下本生積年，次下乾坤二篇之策，次下大衍之數，以三百六十除之，其不盡者以四時除之，得其餘數以知水經之所起，起五藏而循之，則知所始而後生之，天地之機也　黃知機曰：人之流於身者，血也　血運而潤於四肢，父母之炁得其勝

者，先之所起　故有髮盛至老，不待服餌修養而墨黑鬚髯，垂精陰藏陽藏年未壯而早衰者，知篇所起，知篇所窮，乃能安所用　疏而別之，運而行之，以治以塞，如禹治水，則吾之水經，可以意會而理推也　扶風吳夫人曰：水之道紀，自海積之漚而生河，通乎天，天自河而取之海，其潮應有地理，各有紀且勿言之，則以血之周身，其數三萬六千五百丈，如絲之在篋也者，爲不覆有條理綱紀　吾常以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述其盈數，以其成數，論其窮數　每數起一尺以至一分，推而究之，自夏至而潮應退，冬至而潮應來，各有相腑合也　今夫地形之高下，觀海潮而知所在各不同　人禀之厚薄，犁父生年月日時，而所起不同也　達士由數以悟道，道之融於一身，豈間內外哉　胡安公常爲弄潮者，知潮之早晏，進退，勇猛，疾徐之妙，蹈水而不畏也　劉延卿就學弄潮之法，安公對以手足陰陽之論，授之五藏銅人龜鑑，九年而蹈水，出入去來之勢不差也

丹陽許子曰：大哉，海水之潮　於是，取潮應之妙，究心三十年，得水經之道，述水經云耳

《太上靈寶淨明中黃八柱經》

中黃之道章第一

人生受正，委和以生　含純一之炁，保至眞之元　陰陽和，而後疾疢不生，形骸堅固，而後丹元可守　不虧元炁，故得大全　是以中黃之道，遙正爲本　知本者，不反不側，不乖不偏　理上下得四隅，知所以在，達所以存　知所在，故不失其方　達所存，故不遺其想　辨方知想，是謂正道　深於道者能之苟，不深於道則忘本務末，不歸正中，而中黃之道乖矣　中言其位，黃言其色　知位不失，識色不謬　非位非色，得其所得　今黃天之炁，橫於胸臆，明其本眞，不迷不惑，此之謂信　何謂至信，信在其中，黃鍾之宮　中炁所兆，年穀以豐　人生如是，可以守一　守一既修，八柱以立　八柱既立，金丹赫奕　三千功成，步虛昇陟

黃庭之景章第二

渾淪闢，而神洲之理明　形骸生，而五官之用著　天地立，乾坤成　如立蜂房，如生蟻壞　乾坤之外，亦有乾坤　六合之內，豈九六合　惟乾坤之理，六合之義　求之於身，則一身之中天地既位　則書華之都，肝之正室　赤明之府，心之正室　素輝之景，肺之正位　黑玄之都，腎之正機　脾位乎中，名曰黃庭　以金爲屋，以玉爲門，門長如設，色如蒸棗　有眞人焉，金縷之衣　如童子坐金蓮，名絳珠，字瑤仙　識其面者，可使與大齊年　守其宮闕，念之常存，故能入於玄玄

虛四谷章第三

眼爲神光之谷，耳爲和聲之谷，口爲靈泉之谷，鼻爲眞香之谷　知中黃之道者，使眼无非視而神光熒熒，使耳无非聽而和聲殷殷，口无妄食而靈泉清，鼻无妄聞而眞香馨，自然而已　慾欲不至則正炁明，正炁明謂之虛恬　虛恬者，如鑾翰，可上可下，而正炁交錯，不忤於中　中扃廣漠，洞然開闊不流於妄，則是眞作　既曰即眞，可以得道　道非他求，本自我身　四谷不虛，所以失道　虛以爲用，中扃圓融　光照內反，發乎泰定　如有巨室，四窗高明，於中居止，可謂明白　故正中黃，中黃者，虛四谷也

塞二兌章第四

二兌者，炁精泄之門戶也　人之所以夭折易衰者，前兌傷其精，後兌傷其炁　傷精而精不固，則妄淫，是名橫流之兌　喪炁則炁易耗，而妄發，是名賊流之兌　善養精炁者，以精出乎思　思本乎脾，於是絕思，以炁出乎食　食本乎脾，於是絕食　絕思則眞精內固，不以好色而蕩搖　絕食則眞炁內全，不以美味而敗散　識二兌之正理，則中田固而有養　中田固矣，所以長生，故正中黃者，必塞二兌

開二洞章第五

二洞者，神宮之正位也　仙藥之本原，炁液之道路　頂爲乾靈之洞，能開之，則炁出入之門戶也　上腭爲玉神之洞，能開之，則精液出入之關鍵也　能中黃者，既四谷虛，而外邪不侵　二兌塞，而內正不發，則无思絕食　舉炁而向上，則慶雲出入於乾靈之門，可以飛神　取液而漱咽，則靈液出於玉神之泉，可以灌溉　金鼎於此，而嘉禾植善　得中黃開洞訣方，始名爲大列仙比其要，知其要，得道之本也

立八柱章第六

身者，神之舍也　以形言之，謂之眉宇　以炁言之，謂之炁宇　以性言之，謂之泰定之宇　故身者，神之所舍　欲神舍之長存者，莫善於立柱　柱者，屋室之主也　元炁爲礎，而八柱立　何謂八柱，虛四谷謂之五明之柱，塞二兌謂之兩極，開二洞謂之輔棟　以元炁爲基，以精神爲覆，

疇而後居焉　以安吾之性，以全吾之道　道者，大而無外也　不流不滯，得所住，知所生　知所定，適所安，正所正，而實主之道立矣　竇鎮鉛汞也，主鎮心腎也　心腎正，鉛汞生，而後可以安金鼎，爲大烹也　故善學者，以身爲安宅，以見聞覺知爲風雨　立八柱，安垣墉，而風雨之患消矣　所以先識其道，次明其景　立基定方，如王建國　面南背北，嚮明而治，此其道也

正位章第七

道者，適乎正中　得正中之道，則洞然而已　何謂洞然，如彼卜宅　各安其居，宜前堂後室　各適其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各守其方　於是布八卦，定三田，知升降，審節候，明自然也　而吾以不明，明白自白也　而吾以不染，染則不明　明則莫大，之明不染　染物不得，而染以之識正果，全正眞，超正路，出正途　泰然圓融，恰然不動　此名正位之本，識鼎之所　既識鼎所，還丹可取

正性章第八

有正性，有妄性，性本一也　未嘗有二守一，去二得其正性　如性之正，不失所正　正而不泥，何事於正　正者，正也　正所不正，不正乃正　隨其所正，合乎正眞，是名正性　性自恬和，以和故通　以通故達，以達故明　明明之性，是謂正性也

渾含章第九

中黃本非意立，唯渾含斯識　中黃八柱，本非精思，唯中黃斯有八柱柱立而宅成，礎堅而柱穩　推渾含，而天地之理得矣　天地之理得，而成立乎中正矣　故不知中黃，未可以言人也　一飲食之肥瘦，亦中黃也　一是非之絕累，亦中黃也　知中黃，而大道彰矣

余洞真《悟玄篇》

道本無言，因言而顯其道；法本無象，因象而得其理　得象忘言，得兔忘筌，何矣？故曰：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　所謂人者，秉受元陽眞氣，三百八十四銖，內分二十四銖，散於五臟六腑，以應二十四氣；外分三百六十銖，以應周天三百六十度　元和子曰：人身大抵同天地　邵子曰：誰把三才別立根，一身別有一乾坤　此之謂也　蓋人子時，兩腎中二氣上昇，午時到心，二氣交合薰蒸，肝肺之液自心而來　左腎之氣自臍肺液而下降，右腎之氣負臍肝液亦下降矣！亥時到於腎，肺液到於左腎，化而爲精，肝液到於右腎，化而爲血矣！久久元氣耗散，精血乾枯，則曰死矣！　丹書曰：五行順行，法與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　蓋言學仙之士，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此五行逆行之理也　所以逆則爲聖，順則爲凡　故以三關之妙用，一鍊精化氣，爲初關；二鍊氣成神，爲中關；三鍊神還虛，爲上關；虛空粉碎，爲了當　三關妙用，要在心傳，沐浴兩月，玄之又玄，口訣秘細，未敢輕言　學仙之士，不遇明師指點，到老無成，空度歲月爾

形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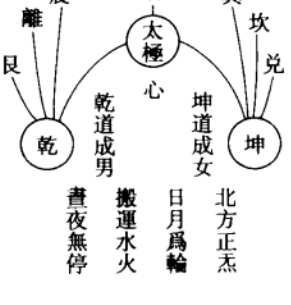
夫人受父精母血，成胎之時，中含一點元氣，以爲造化之根蒂矣！　先生左腎，次生右腎，腎生心，心生肝，肝生肺，肺生脾，脾生小腸，小腸生大腸　五行形化而生，形體具足，十月胎成，以就嬰兒矣！　今人只知形化而不知氣化　所謂學仙之士，只論氣化而不論形化　今人多以兩腎中間爲生身處，又言心腎爲水火，肝肺爲魂魄，脾土爲意，至然非矣！

氣化

蓋人在母胎中，十月氣足，其初受父母一點元氣而至於心矣！　其氣到心之時，則發胎氣布散於外，以接其生也　夫鬼在於暗中，渺渺茫茫，不知分曉，微覺在細雨密霧之中，而無一點光明，遂遂蠶光而去，接入胎中，徑入光內，俱不知陰見其陽，則化爲氣矣！　名曰太極　其氣復昇之頂，分爲二氣，下降於左右二腎，名曰兩儀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相禀而生六子，散乎於外而爲六脉，六脉周流，一身備矣！　造化悉備，所以降生於世以爲人也　所謂學仙之士，要識生身之處，立爲丹基，可以超凡入聖也　吾今恐言未盡，故立圖以發學，誠爲參學爾

陰中有陽名曰坎，☵屬火非腎也

陽中有陰名曰離，☲非心也



坐工口訣

夫學道之士，不拘時候，但得身心閑暇之時，求於靜處，瞑目閉口，忌坐端耳，或盤膝，或不盤而坐，皆可。夫坐之時，外忘其形，而不著物累，內忘其心，而不著事。若存其中，似存不存，似守不守，而著於空矣！久久純熟，自然念定。念定則陽生，陽氣生則有升有降。其氣升者，自腰間尾閭而升，直上夾脊而止。藉巽風則鼓而上於頂矣！二氣交合，下降於舌端，如蜜之甜，款款嚥納，只入中宮矣！丹書曰：吹噓賴巽風。又曰：初時須著力，次候卻如無。總知升降，不明火候之數，日用工夫，三關妙用，沐浴玄機，空延歲月，到老無成矣！古歌曰：神仙不肯分明說，悞殺閻浮多少人。何也？這些道理人還識，陸地神仙關似麻。所謂天機祕訣，未敢泄漏於文，故以口傳心授爾。

火燥水濫

夫火燥者，上升不止；水濫者，下降不息。若有法度調和，斤兩運用，則火不炎燥，水不汎濫，自然定矣！用時則有，不用則無，其理玄機，在乎口訣。既不知此妙用，則何一鍊精化氣，二鍊氣成神，三鍊神還虛也。今學道之人，天下紛紛，其得正傳者，無有一二爾。此個道理，豈可輕易授人哉？

沐浴

十月懷胎，兩月沐浴；共成一載三百六十日矣。且休說十月懷胎，其兩個月而沐浴，安於何處矣？此兩個月而又不行火候，或安於前，或安於後，或安於其中矣！委的實用非不用也。學道之士，須要參學，莫泥於卯酉二月非也。脫胎之時，莫非口傳心授爾。

玄關一竅

玄關竅假在其中，無形無象亦無窮。今人若指其安處，便隔千山幾萬重。若人指點心肝脾肺腎不著處，卻如虛處巧捏一穴，其言終矣，著一處，卻非終矣。

藥物

精中氣血血中精，精氣元同太極成。莫言呼吸爲交感，此物安能有死生。

火候

進火之時，頃刻一周天。夫十個月而三百日，三千六百時，三萬刻，或刻刻行火候，或時時行火候，或日日行火候，或時中不拘於刻，或日中不拘於時，但用便用，但不知法度，則亂升亂降，則不能上矣！口訣存焉。

中宮

土生萬物，心主萬事，心卽土也，土卽心也，故曰中央戊己土。中央卽玄關一竅也。了得土，萬物死；了得心，萬事息。今知學道人，茫茫只向外邊尋覓，卻不去中心求其道也。

抱一

脫胎吞入腹，在於人間，九載積行滿八百，而證於仙。乾坤往來，遊遍名山洞府，行滿八百之日，奉金書玉詔，而列於班矣！

出神名曰解胎

學道底人總不知火候，沐浴造化之備，其脫胎之時，莫非口傳心授爾。

玄關一竅

玄關一竅者，乃一身總要之關也，此竅者卽心中之心是也。其心非肉心，乃心中之主宰，一身萬事之神也。其神者無形無相，非有非無也。人能無私之時，便是玄關一竅，纔有一毫私欲，不是也。程子曰：不偏不倚之謂中，纔有偏倚便不中也。杏林石眞人曰：身裏有玄機，心中無垢塵。斯言盡矣！

玄關一竅，萬事之宗，動交於物，靜養在中。不無不有，非色非空，凝然湛定，氣息流通。左升白虎，右發青龍，齊停夾脊，鼓起巽風。攝開爐鞴，透上崑峰，乾坤交姤，化作一泓。降至舌端，嚥入黃宮，一日之內，三四遍功，初關百日，沐浴一月，中關百日，沐浴前同。上關百日，火候數窮，脫胎神化，抱一養童。九年行滿，白日上升。大道無言非有問，忘形忘象求鉛汞，守中一物莫存訾，專意身心要守定。呼吸一應便神清，六脉自然朝性命，精神魂魄各歸元，至此身心寂不動。一陽生至二陽遷，只待溫溫行火令，須臾直舉至銀河，玉枕泥丸如火烘。乾坤交媾降明堂，頂上圓光懸寶鏡，如如下降至舌端，滿，口馨香甘液噴。徐徐嚥納下黃庭，遍體金光隨罩定，三家相見結嬰兒，一卦三二兩卦定。晨昏握運仗天罡，四三皆拱璇璣柄，一年进破頂顖門，是謂超凡而入聖。九年抱一行圓滿，獨步翔鸞歸大洞。吾今泄破聖賢機，洗耳瞑心存一定，莫待鉛虛汞散飛，他時赴死甘心盡。玄機備細剖心傳，學道人人早精進

藥物

夫採藥者，血中採取眞氣，氣中採眞精　血氣者，到頂交合，化而爲液　眞精眞氣者，氣至頂交合，化而爲金液者，流於經脉而爲白血　其金者，入於中宮，結而成丹　工夫到日，一身血氣化爲白血，眞精眞氣，盡結以成丹　體既成，出神入神，皆不被幻軀之累也　向上一著，超出陰陽之外，尤存口訣，是爲身外有身，尤未奇特也

初下手

玄牝之門　萬化俱忘性不忘，忘無忘處妙無方　這些便是玄關竅，何是泥形亂度量

透關　自從關竅撞通時，二氣周流應化機　任去任來無罣礙，絲毫不動斡璇璣

破境　心明性徹，光圓如鏡，一念纔生，諸相卽應　學道之士，不可認著，必屬他境　故云爲甚眼中難著屑，只因性裏不藏塵。念頭一動性楊波，鬼面神頭見許多　蓋謂寂然通感應，學人不認卽無魔

敗魔　思念相續，不能斷絕，鬼面神頭，千般萬狀　立時駕動，水火二車，一撞三關，直透內院　三尸走，六賊逃移，則羣魔自然散矣！

陣陣昏沉黑暗濛，立時仗劍布罡風，爐中發起三陽火，掃蕩妖氛頃刻中

立基　釋氏工夫至此，謂之打成一片，晝夜不捨，只管加時定力，日就月將，做將去了，道門立基，行火候煅鍊而成丹也

丹基立定念頭純，晝夜神光衛護身，兩眼自然懵睹色，一心默默守玄眞

火候　八篇分爲八節門，溫涼寒暑應乾坤，四時不失陰陽火，鼎內丹砂結紫雲　又白眞人曰：行火之法十二時，設一時卽五刻也，三百日內在半月，計一千五百刻也　一身八刻一周天，一刻工夫簇一年　學者若知如此用，飢來喫飯困時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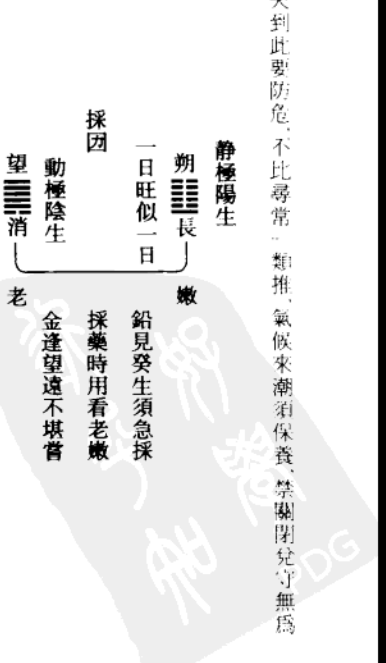
沐浴　身中沐浴，乃氣候之沐浴；月中之沐浴，乃丹頭之沐浴也　紫陽曰：兎雞之月及其時　斯言者，兩月沐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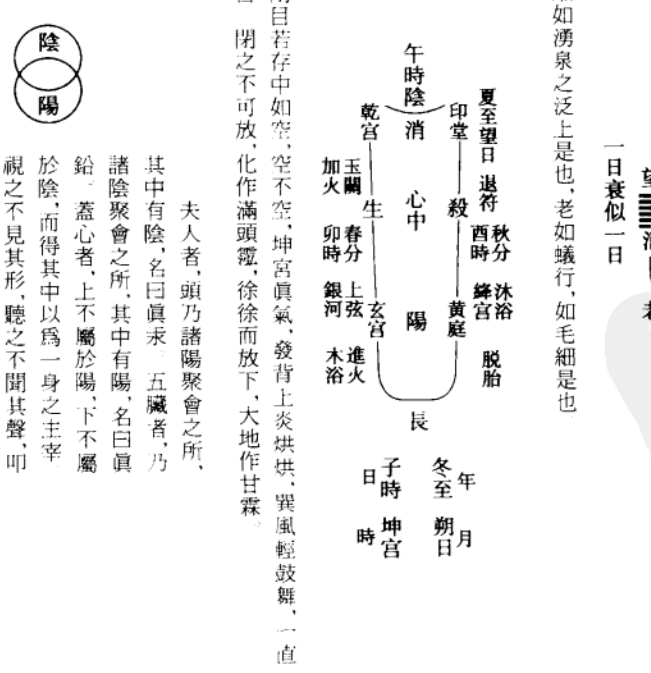
精全氣旺藥爐溫，二八臨門固蒂根，不向抽添加火候，洗心滌慮道常存

又氣候來潮，須當塞兌垂簾，湛然無欲，以待氣候過也　毋得縱意四散，所謂不能固濟，須丹傾矣

工夫到此要防危，不比尋常一類推，氣候來潮須保養，禁關閉兌守無爲

嫩如湧泉之泛上是也，老如蟻行，如毛細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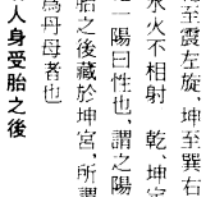




閉目若存中如空，空不空，坤宮眞氣，發背上炎烘烘，巽風輕鼓舞，一直透天宮　閉之不可放，化作滿頭霧，徐徐而放下，大地作甘霖

夫人者，頭乃諸陽聚會之所，其中有陰，名曰眞汞　五藏者，乃諸陰聚會之所，其中有陽，名曰眞鉛　蓋心者，上不屬於陽，下不屬於陰，而得其中以爲一身之主宰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叩之者感而遂通，中之者寂然不動　人若向此不動中做工夫，終至純熟，則知天地造化悉備於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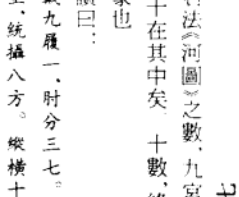
金月岩編《抱一函三秘訣》



右法乾至震左旋，坤至巽右轉，象先天盤屈之狀。天地定位，山澤通炁，雷風相搏，水火不相射。乾、坤定位乎上下，爲之大冶；坎、離位乎中間，爲之化機。乾一陽曰性也，謂之陽晶，一曰天魂，喻爲銀礦，是一炁三本也。謂之元神，受胎之後藏於坤宮，所謂藏於亥，發於壬，生於子，旺於癸，因一炁化歸中宮，而爲丹母者也。

明人身受胎之後

父母媾精之後，先天一炁感會而生，此乃倏忽感附者。謂之性，藏在坤宮兩腎中。夫人受胎之初，纔種於斯，非父母精血所結之物也。學者宜深明之，無質而有炁，乃我之本來面目。故未生之前，謂之陰金，是謂金母，又曰金妃，金本陽物，以其未形，在於混沌之中，故曰陰金。以此見陰陽迭互相生之理是也。已生之後，謂之陽鉛，以物理質之，鉛未結坑胎之中，先受天地自然靈秀之炁。而生銀鑛，其銀鑛受靈炁而有，及至鑛成黑鉛便結。如人未生父母之前，有空炁金胎，故曰本來眞種。比如靈秀之炁，結爲鉛鑛是也。父母結樸成形，本來眞性寄種其中，故以性爲眞鉛也。鉛者爲五金之母，天地萬象，未有不因鉛炁而能產者也。《道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故眞一子曰：經指天地之靈根，將爲藥祖，明視陰陽之聖母，作用丹基者，此也。乃天地始姤之精，亦謂之流晶，亦曰地魄。在五行屬水，所謂天一生水者此也。既屬水而曰陽鉛者，蓋其水有金鬱陽，故曰陰陽聖母，以此見鉛銀互生之理。此理與前流金之理，名殊義同，當詳味之，可以見造化之精也。是爲一炁之源，謂之元精金母居坤宮，因妙用發生之炁，隨陽炁上升。《龍虎經》曰：金火當直事是也。金者，陰胎。火者，陽炁，乾一陽交坤爲震，二陽交坤爲坎，三陽交坤爲艮，坤二陰交乾爲巽，二陰交乾爲離，三陰交乾爲兌，故母經以六虛生坎、離、坤、震、兌、乾、巽、艮，坎、離生乎其中，用震、巽爲門，是陰陽起伏之義也。



右法《河圖》之數，九宮之義亦本乎五十五數，而不用十也。蓋寄用爲五，則十在其中矣。十數，終也。物不可終窮，故虛之也。縱橫十五，乃坎、離之象也。

讚曰：

載九履一，肘分三七。肩橫二四，膝底六八。五爲腹腸，是名中黃。嬰兒端坐，統攝八方。縱橫十五，妙不可量。

明人身受胎之始

先天空炁金胎者，乃虛無自然之體。純粹眞一之精。父母未媾之前，此物與混洞同體。《道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是也。因父母姤精之始，靈炁倏然感附，強名曰神。此炁方於母胎之中，飛潛未形，至於精血凝結，則運歸中宮，謂之丹母，收斂鉛汞而爲聖賢，所謂丹之樞紐也。此三事同出而異名，非二物切宜審之。

天人合一

綜　述

《太平經》卷六六《三五優劣訣第一百二》：大暗愚曰有不解，冥

道藏PDG

冥之生稽首再拜，問一大疑，何等也？」「書中比比道天上皇氣且下，今記不知其爲上皇氣云何哉？」「子迺知深疑此，可謂已得道意矣。行明聽，爲眞人具陳之。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五帝；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有三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何謂也？」「天有三皇若三光，地有三皇若高下平，人有三皇，若君臣民也，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嶽，人有五帝若五行五藏也。天有三王若三光，地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五嶽，人有五霸若五行五藏也。」「大師余哀憐愚生，加不得已，示以天法，願聞其優劣云何哉？」「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天意，迺入天心，可萬萬世貫結著不復去也。然夫之三皇，其優者若日，其中者若月，其下者若星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地之三皇，其優者若五嶽，其中者若平土，其下劣者若下田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人之三皇，其優者若君，其中者若臣，其下者若民，其優劣相懸如此矣。

（附）天有三王謂三光，五霸爲五嶽，與人地皆同。天之三皇，其優者曰，中者月，下者星；地之三皇，優者五嶽，中者平土，下者田野；人之三皇，優者君，中者臣，下者民。

天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三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星，有其三也。地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三也。人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三也。天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二也。地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二也。人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二也。天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一也。地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一也。人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一也。此迺天道不違，三五各自反也。故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地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其何多也？願大師分解其訣意。」「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氣，分爲三體，各有自祖始。故三皇者，其祖頭也；五帝者，其中興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之君也；五霸者，是其末窮劣衰，興刑危亂之氣也。故到五霸，迺四分有其一者，天道其統幾絕也。過此下者，微末不能復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強，衆不能制剛，少不能制衆，道且大亂，不能復相理。故更以上復起。」「何謂也？」「然九皇者，皆始萌於北，五帝者始生於東，三王者茂盛於南，五霸者殺成於西也。天生凡物者，陽氣因元氣，從太陰合萌生，生當出達，故茂生於東；既生當茂盛，故盛於南；既茂盛當成實，故殺成於西。天地陰陽道都周。夫物不可成實，死而已，根種實當復更生，故令陰陽俱，並入天門，合氣於乾，更以上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善哉善哉！夫天地人何不共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乎？」「善哉，子之難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爲三家，各異處。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子之難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爲三家，各異處。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也；帝道，比若家人有母也；王道，比若家人有子也；霸道者，比若家人有婦也。今三家各異處，豈可共父母子婦耶？」「是若人分爲三家，寧得共父母子婦乎？眞人寧曉不？」「唯唯。」「懷之，亦無妄杜難也。天道自有格常法，不可但以強抵觸之也，不敢不行窮力。」「唯唯。雖每問事，犯天師諱，不問又無緣得知之，欲復乞一言，平行。今是有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其行云何哉？」「善乎詳哉！子之問事也。此行得天心意者，災變不得起也。失天要道者，災變不絕。故使前後萬萬世，更相承負。夫善爲君者，迺能使災咎自伏，消其所失。至要自養之道者，反使邪氣流行，周遍天下。故生是餘災，反爲承負之厄會。」「何謂也？」「然，精聽吾言。」「唯唯。」「天之上君若日，中者若月，下者若星也。地之上君若五嶽，中者若平土，下者若下田也。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臣，下者若民也。有其全者，其人民萬物，悉無病平安，無爲盜賊欺僞佞者也。天地無災變，所謂上優，有其全者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三分人平善忠信，其一分傷死，或爲盜賊，共爲邪惡變怪，多少隨此四分一；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人民萬物有病，爲不信，半人有欺僞之心，其天怪變半；其四分有其一者，其三分者悉病，無實欺爲佞，皆爲盜賊，無有相利之心，一分者爲善耳。」「天怪前後不絕，不處甲處乙，會不去其部界中也。何故乎？」「善哉，子之善也。是令盡有者，其道德悉及之，德所及者能制之，故盡

善萬物，都蒙其道德，故平平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道德不及一分，故一分凶也。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道德不及覆蓋，故半凶也。其四分有其一者，德微，財及一分，不及其三分，故三凶也。是故古者聖人帝王欲自知優劣，以此占之，萬不失一也。所不及，何故病乎？道德不能及，無爲無君長，萬物無長故亂，而多病姦猾，盜賊不絕也。古者以此占治，以知德厚薄，視其氣與何者相應，以此深知治之得失衰盛，明於日月也。』『善哉善哉！以何教其失乎？』『善哉，今眞人以既知天經，當止此流災承負萬物也。』『夫災以何止之？唯天師教衆賢，使得及上皇氣。』『然宜各論眞道於究，各思初一以自治勞病，卽其復優，盡令有之矣。』『善哉善哉！』『行，眞人戒事。』『唯唯。謹已敬受四十八部戒矣。其行道長短云何哉？』『詳乎子問也。』『不敢不詳，天道致重，師敕致嚴，故敢不一二問之也。』『善哉，知爲弟子數，可以通天道意。然天道有三，道應太陽太陰中和。優者行外，其次行內，霸者無道。但假路三王之內道最短，天皇大優者最行外，九皇共一道相次，劣者在內，其優者步行而不移，其次微移，其次微知，十五帝共一中道也。其優者行外，其次行而知，其劣者行而疾也。三王九人，共一內道騎行，其次小疾，其劣者馳也。十五霸最假內極路，其優者若飛而疾，其劣者若矢也。眞人知之乎？』『善哉善哉！』『眞人前，子問此事，何一詳也哉？』『然，吾初生以來，怪歲一長一短，日一厚，日一薄，一前一卻，不及天師問，恐遂不知之，願聞其意。』『善哉，子之言也。然厚者，天之日也；其次厚者，地之日也；其次厚者，人之日也；其最薄者，萬物之日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去，勿復竟問。是者，子之私也，非難爲子窮說之也。天下會無以爲，亦無益於帝王承負厄會，百姓之愁苦，故不爲子分別道耳，不惜之也。』『唯唯。多犯天師諱，有大過。』『不謙也，樂欲知天上之事者，有私乃來，爲子悉說之。』『唯唯。』『行去。』

右分別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行度優劣法。

又卷一一六《某訣第二百四》 前文原缺

夫心同意合，皆爲大樂也。苦心異意，皆爲乖錯，悉致苦氣也。夫樂者，何必歌舞，衆聲相和也。苦者，何必致鬬爭，衆凶禍並起。相樂者，所以厭斷刑也。相愁苦者，所以致逆也。其相順同心，何謂乎？凡人大小能同其意者，必樂也，幾類之哉？宜復更自精詳其意，天上皇平洞極之師，爲天加一言，重解決其意也。然未欲大得天地之心意，有益於帝王政理者，乃當順用天地之心意，不可逆太歲諸神，同合其氣，與帝王用事，同喜同心，同指同方，同運同樞，同根同意。故古者聖人陳法使帝王，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者，主與此天氣共事也，氣同故相迎也。是主所謂謹順天之道，與天同氣。故相承順而相樂，主所言和同者，相樂也。相樂者，則天地長喜悅，不戰怒。不戰怒，則災害姦邪凶惡之屬悉絕去矣。惡人絕去，乃致平氣，天上平氣得下治，地下平氣得上升助之也。如不順樂用皇天后土所順用氣而休廢氣也，皆應錯逆，逆天地之道，逆帝王之氣，與天地用意異。天地戰怒，萬變並起，姦邪日興，則致不安平，凶年氣來，故當深知之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易曉乎！』『天喜之，眞人愼之。』『唯唯。謹詳記，不敢忘。善哉善哉！天明師既加不得已，願聞其春夏秋冬云何哉？』『皆順其氣，如其數。獨六月者，以夏至之日，並動宮音，盡五月。六月者，純宮音也。又樂者，乃舉聲歌舞。夫王氣者宜動搖，動搖見樂相奉順見奉助也。休囚死氣皆欲安靜，不欲見動搖，卽不悅喜則戰怒，戰怒則生凶惡姦邪災害矣。是乃自然天地之格性，萬不失一也。』『當動搖何氣乎？願聞之以爲法，不敢逆一氣。』『是常先動其帝氣，其次動王氣，其次動相氣，其次動候氣，其次動微氣。此氣皆在天斗前日進，欲見助興，故動之。其餘氣者，皆在天斗後。天氣所背，去氣日衰，故不宜興動，與天反地逆，不合天地之心，故凶。故天之所向者興之，天之所背者廢之，是爲知時氣，吉凶安危可知矣。』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煉形說》 普照佛心曰，鼻端有白我其觀，卻嘆人從甕裏盤。最上一乘含蓄遠，好從玄竅覓天寬。蓋眞空煉形之法，譬與運甕相似。若處甕內，焉能運之。必也處於甕外。身處甕外者，卽釋氏所謂外其身而虛空之是也。故老子曰，外其身而身存。忘其形而形存。薛道光曰，若人空此幻化身，親授聖師眞軌則。張全一曰，太虛是我，先空其身。其身既空，天地亦空。天地既空，太空亦空。空無所空，乃是眞空。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視其形，形無其形。身空也。心無其心者，心空也。心空無礙，則神愈煉而愈靈。身空無礙，則形愈煉而愈清。直煉到形與神而相涵，身與心而爲一。方纔是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者也。古仙曰，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此術是竊無涯之元炁，續有限之形軀。無涯之元炁，是天地陰陽，長生眞精，靈父聖母之炁也。有限之形軀，是陰陽短促濁

亂，反父母之氣也　故以眞父母之炁，變化凡父母之身爲純陽眞精之形，則與天地同壽也　按孫陀羅尊者云，世尊教我觀鼻端白　我初諦觀，經三七日兒鼻中氣出入二人，如烟，身心內明，圓洞世界，徧成虛淨　猶如琉璃，烟相漸消，鼻息成白，心開漏盡　諸出入息，化爲光明　照十方界，得阿羅漢朱元晦云，鼻端有白，我其觀之　莫認眞云，平生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　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　夫人未生之先，一呼一吸，氣通於母　人之既生之後，一呼一吸，氣通於天　天人一氣，聯屬流通　相吞相吐，如扯鋸焉　天與之，我能取之　得其氣，氣盛而生也　天與之，天復取之失其氣，氣絕而死也　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每於羲馭未升暘谷之時凝神靜坐，虛以待之　內舍意念，外舍萬緣　頓忘天地，粉碎形骸　自然太虛中有一點如露如電之陽，勃勃然入玄門，透長谷，而直上泥丸　化爲甘霖，而降於五內　我卽鼓動巽風以應之，使其驅逐三關九竅之邪，掃蕩五臟六腑之垢　焚身煉質，煆滓銷霾　抽盡穢濁之軀，變換純陽之體　累積長久，化形而仙　陳翠虛曰，透體金光骨髓香，金筋玉骨盡純陽　煉教赤血流爲白，陰氣消磨身自康　邱長春曰，但能息息常相顧，換盡形骸玉液流　張紫陽曰，天人一氣本來同，爲有形骸礙不通　煉到形神冥合處，方知色相卽眞空　薛復命曰，不知將謂氣，得後自然眞　董漢醇曰，金用鑠銷，形由炁煉　煉形之法，總有六門　其一曰玉液煉形，其二曰金液煉形，其三曰太陰煉形，其四曰太陽煉形，其五曰內觀煉形　若此者總非虛無大道，終不能與太虛同體　惟此一訣，乃曰眞空煉形　雖曰有作，其實無爲　雖曰煉形，其實煉神　是修外而兼修內也　依法煉之，百日則七魄亡形，三尸絕跡，六賊潛藏，而十魔遠遁矣　煉之千日，則四大一身，儼如水晶塔子，表裏玲瓏，內外洞徹，心華燦然，靈光顯現　靈光者，慧光也　故曰慧生處覺花開　蓋慧覺花開，非煉形入微，與道冥一者，不能有此　故生神經曰，身神並一，則爲眞身　身與神合，形隨道通　隱則形固於神，顯則神合於氣　所以蹈水火而無礙，對日月而無影　吾亡在己，出入無間　或留形住世，或脫質昇仙　有白日而飛肉屍者，黃帝之謂也　有留形而住世者，彭祖之謂也　有受命而居天職者，張天師之謂也　有拔宅而上升者，許旌陽之謂也　有示疾而終者，王重陽之謂也　有入仕而臣者，東方朔之謂也　至於老子爲柱史，辛鈐爲大夫，井喜爲關令，伯矩爲卿上，唐典隱毘陵，子休治漆園，留侯帝者師，四皓輔漢，惠仇生仕殷，鮑光仕漢，馬丹仕晉，海蟾仕燕，正陽棄官，純陽應舉，當有執鞭，琴高執笏　若此者，多不可以枚數　噫，彼神仙之隱顯去留，豈世之凡夫所能測度者哉　更若悲虛御風之列子，折蘆過江之達摩，若非淘眞煉形之功，又安能如此輕舉之身乎　此神形俱妙之道，非坐脫立亡者之所能知　所以不免有拋身入身之失爾　故學仙佛之流，若獨以煉神爲妙，不知煉形爲要者，所謂清靈善化之鬼，何可與高仙爲比哉　天抵溫養煉形，無分彼此　雖然在兩處發明，其實是一個道理　內外兼修，不相違背　若十日工夫無間，乃懸涯撒手時也　自然言語道斷，心思路絕　能所兩亡，色空俱泯　無滯無礙，不染不着　身似翔鴻不可籠，心如蓮華不着水　光光淨淨瀟瀟灑灑，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做一個無事無爲自在逍遙之散漢也　此際嬰兒漸露其形，與人無異　愈要含華隱曜，鎮靜心田　若起懼忻，就着魔境　如陳泥丸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脈已息氣歸根　有個嬰兒在丹田，與我形貌亦如然　嬰兒既長，穴不能居，自然裂竅而出，貫頂而升　此之謂出離苦海，而超彼岸也　永明壽禪師云，身在苦海中，賴此鐵羅漢　苦海既脫離，捨筏登彼岸　觀吾陳眞人云，此岸波濤已脫離，到彼方知壽可躋　一得歸來宜永得，渡河筏子上天梯

天人感應

綜　述

《太平經》卷九二《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百三十四》　請問：「天下共日月，共斗極，一大部乃萬二千國，中部八十一域，分爲小部，各一國　德優者張地萬二千里，其次張地廣從萬里，其次九千里，其次八千里，其次七千里，其次六千里，其次五千里，其次四千里，其次三千里，其次二千里，其次千里，其次五百里，其次百里　此乃平平之土，德優劣之所張保也　德劣者，乃或無一平之土，悉有病變，令一國日月戰蝕，萬二千國中，寧盡蝕不？斗極不明，萬二千國寧盡不明不乎？」善哉！深邪遠邪眇邪！子所

問也。何故正問此變今怪，一國有變，萬二千國何營，當復有變者邪？」「怪之，不及天師問，恐終古無以知之，故問之也。」「善哉！子之所疑，可謂入道矣。一國有變，獨一國日不明，名爲蝕，比近之國，亦遙覩之，其四遠之國，固不蝕也。斗極凡星不明，獨失其天意者不明，其四遠固不蝕。」「今請問於何障隱而獨不明邪？」「噫！子固童蒙未開也，類俗人哉。今是天與地，相去積遠，是其失道無德之國，下邪氣共上蔽隱天，三光各以其類上行，使其不明。比若霧中之處，其三光獨不明，無霧之處，固大明也。子欲重知之，陰處獨不見月蝕，陽處獨見日蝕，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今年太歲在子，有德之國獨樂歲，無德之國獨凶年。今是俱共一國一歲，共一年，而其吉凶異。比若人俱共一天一地，其安危處，異俗不同。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今是日月運照，萬二千國俱共之，而其明與不明者處異也。有道德之國，其治清白，靜而無邪，故其三光獨大明也，乃下邪陰氣不得上蔽之也。不明者，咎在下共欺上，邪氣俱上，蔽其上也。無道之國，其治汙濁，多奸邪自蔽隱，故其三光不明矣。子欲重知其審，比若翕目視日，與張目視日，比若善張目視日，與蒙薄帛視日，正此也。寧解不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是，則得長生矣。」「唯唯。」「其且凶衰之國，三光盡不明。比若盲人，而獨不覩三光明；三光自若，以其人盲，獨不見之矣。比若年盛者，獨覩三光明，年老者獨不覩三光明，是其盛衰之效也。悉寧解邪？」「唯唯。行去矣。請問一絕訣說何等也，今不審知一者，何等也？」「噫，眞人守文極多，何故爲疑此邪？今眩冥也。子知守一，萬事畢。子何問眇哉？宜思其言。」「唯唯。」「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凡天下之事，盡是所成也。自古到今，賢聖之化，盡以是成器名，以其早知，學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業也。愚者盡凶是也，以其守學之以惡業也。天地之性，蚊行萬物悉然，故在師學之，壽可得也，在學何道，天地可按也。聚衆人億萬，不若事一賢也。衆愚億萬，但可疾凶敗耳。審能守一賢身，何害有身者。不能還自鏡照，見念反還鏡身。志念遠即身疾，衰枯落務，志念近則身有澤。凡志念所成衆多，不豫記之，天下之事悉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請問早凍盡死，民困飢寒烈而死，何殺也？」「此者，皇天太陽之殺也，六陽俱恨，因能爲害也。」「何謂邪？願聞之。」「然，六方洞極，其中大剛，俱恨人久爲亂惡之，故殺也。其害於人何哉？無有名字也。但逢其承負之極，天怒發，不道人善與惡也，遭逢者，即大凶矣。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大忿忿怒，乃忿中善人，不避之，反賊害乙丙丁。今乙丙丁何過邪？而逢人怒發，天之怒發亦如此矣。故承負之責最劇，故使人死，善惡不復分別也。大咎在此，故吾書應天教，今欲一斷絕承負責也。天其爲過深重，多害無罪人，天甚憂之。故教吾勑眞人，以書付上德之君，令惡邪佞僞人斷絕，而天道理。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天地開闢以來，人或烈病而死盡，或水而死盡，或兵而死盡，願聞其意，何所犯坐哉？將悉天地之際會邪？承負之厄耶？」「然，古今之文，多說爲天地陰陽之會，非也，是皆承負厄也。天氣中和氣怒，神靈戰鬬，烈病而死者，天伐除之；水而死者，地伐除之；兵而死者，人伐除也。」「願聞烈病而死者，何故爲天殺？」「天者，爲神主神靈之長也，故使精神鬼殺人。地者，陰之卑；水者，陰之劇者也，屬地；陰者主懷妊。凡物懷妊而傷者，必爲血，血者，水之類也，懷妊而傷者，必怒不悅，更以其血行汙傷人。水者，乃地之血脈也，地之陰也。陰者卑，怒必以其身行戰鬬殺人。比若臣往捕賊，必以其身行捕取之也。不得若君，但居其處而言也。中和者人主之，四時五行共治焉，人當調和而行之。人失道不能順，忿之。故四時逆氣，五行戰鬬，故使人自相攻擊也。此者，皆天地中和，忿忿不悅，積久有病悒悒，故致此。」「善哉！嚮不力問，無從知之也。願聞此悉承負之厄，乃忿三氣，其不承負之時，人死云何哉？」「然人生有終，上下中各竟其天年，或有得眞道，因能得度世去者，是人乃無承負之過，自然之術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曉哉！乃一且而相隨死者，皆非命也。是乃天地中和四時五行戰怒伏殺效也。」「善哉善哉！嚮不及天師問，無緣知是也。」「故天地開闢以來，常有此厄也，人皆不得知之。今甚病之憂之，人多無罪而死，上感天。天故遣吾下，爲其具言，已行吾天文之後，人民萬物且各以其壽命死，無復並死之會也。」「善哉善哉！」「後生各得其命矣。眞人知之邪？」「唯唯。請問即非天道時運周而死，何故常以天地際會而亂哉？五行際會而戰邪？五帝之神歷竟而窮困邪？」「噫，善哉！眞人之難也。今天且使子問邪？其投辭乃入天心識，其何一要訣哉？吾甚嘻之。今是眞若子言，今爲子具條解之。今諸眞人遠來，爲天地具問事，乃爲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問疑，宜安坐聽吾辭。」「唯唯。」「然夫天之爲法，人民萬物之爲數也。比若四時之氣，但當更相生成，相傳而去。比若人生，少者後當老長，更迭相傳而去。不當乃道鬬戰，凶絕滅

是辭也，使天地常不悅喜。實人行致之，反言天時運自惡，不肯自言惡，反意天地爲惡。比若人家不孝惡子，不肯自言惡，反言父母惡，此之謂也。故大常苦忿忿悒悒，因是運會者，殺之關之，衆易其世類也。嚮不但當相隨，老者去，少者長，各以其年命窮變化，比若天地開闢以來，人形變化不同，是也。善哉，愚生以一大解於是，古今人形雖異而氣同，子欲重知其審，比若四時氣，五行位，雖不同受，內同氣轉相生成，猶若人頭足不相似，內反合成一人也。善哉善哉！今復重曉眞人一言，天積疾，人爲惡，反常言時運凶上皇氣至，當助德君治，恐時人行不改易，爲惡行以亂正氣，毀天寶，故遣吾下，爲德君出文，以曉衆人，使共常按吾文爲行，不復共愁天地而不犯天禁自是之後，行吾天文，使神助德君治。犯者誅之，人不誅之，神且誅之。子知邪？唯唯，不敢犯也。行，辭小小竟。凡書自思其要。唯唯。請問天師，萬二千國之策符各異意，皆當於何置之？各隨其國俗，宜以何爲始？以斗極東南火氣起。願聞其意訣，何也？火者，陽也，其符今主天心。和者主施，開者主通，明者主理凡事。火者爲心，心者主神，和者可爲化首，萬事將興，從心起。心者主正事，倚仁而明，復有神光。萬二千國殊策一通，以爲文書上章，天氣且自隨而流行，眞人自勵興之。子勿逆之，子喪，乃天樂出書，故使吾言。子乃不信吾言也，求信於子之身也。子行之而災日除，是天樂行之喜也，故災除也。子不行而多疾災，是天忿忿悒悒，子留難其道也火凶勿問於人，取效於此，明於日月。天意所欲爲，子不可不愼也，不行不順，令使人心亂也。眞人愼之。唯唯。行，復誠眞人一言。天不欲行，子獨行之，且病之。吾文以此爲信，自是之後，亦皆然。文已復重，不復多言益文，使道難知。唯唯。行，重復誡子一言，此災病，非一世人過也，其所從來久遠，勿反卒害之。但當行天道，以消亡之耳。如是者，所謂得天心意矣，不如吾文言，復枉急其刑罰，災日多，天不悅喜。眞人知之邪？唯唯。

又卷一〇八《瑞讖訓訣第一百七十四》

請問瑞者，何等之名字也？子何故因爲愚邪？不敢故愚也，實不及。願天師不棄，示以一言。行，安坐。瑞者，清也，靜也，端也，正也，專也，一也。心與天地同，不犯時令也。願聞以何知其清靜端正專一邪？善哉，子之問也。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惡者致惡，正者致正，邪者致邪，此自然之術，無可怪也。故人心端正清靜，至誠感天，無有惡意，瑞應善物爲其出。子欲重知其大信，古

者大聖賢皆明心清靜專一，故能致瑞應也。諸邪用心佞僞，皆無善應，此天地之大明徵也。子知之邪？」唯唯，亦有應邪？」然邪者致邪，亦是其應也。不調者致不調，和者致和，此天之應明效也。」善哉善哉！」愚生解矣。

又卷一一〇《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欲望天報，當自責，悲惻垂淚而行。言我蒙恩得爲人，與萬物絶殊，天使有異，能言能語，見好醜，知善惡可不之事，當自詳愼，所言反天辭，令不奉順，是爲大逆不道之人，天安從得久與從事乎？故置凶神，故觀之還辭如所言，其人自不好善。天君言：「前已有文書不絶，部主者下收其魂，骨肉付地主，不須時，惡人不可數聞，故自損威怒，還就儒雅，改易其惡，采取衆善，著之於內，以心置心。神言：「我受天心教勅，使主隨人心，其不得有小脫，善惡輒有傍神復得心。神言益復悲楚，未知吉凶，故自恐在惡伍之部。日夜自惟，不知當所自置，故不敢有不善之意。唯諸神相假借，使得自責，不用神誡，被誅不恨。天君遣大神下言：「此人有自責悔過，不犯所禁，假之假之；後有不善，取之未晚。」見神言，日夜長息，恐身過未悉除，久不與太陽氣通，而在死伍之部，益復篤，不知而何也。受勅未能通達，靜於閑處自省，責過所負，以謝天地四時五行諸所部神。天君聆聽，令自思惟。上古之人，皆有知慮，不敢犯禁，自修自正，恐見有失，動輒爲不承命，失其年。用是之故，不敢小解。過輒有罰首，以是自省自愛，敬重禁忌，不敢有違失意。復見賈問，心常恐悸，悵然失氣，負天心，言有小不稱，是爲文煩，輒考問實核。所言所信，可可以得名譽，及其身無信，久亡人年。故復思念，不失我心，切但恐怖，不敢自安。舍氣而行，常自戀慕，貪與天地四時五行共承統而行，不敢有小過差。心自念，當前後深知至意，不失其常，念恩不違精實，貪生望活，何有小惡聞上乎？結轡行相承事，何敢有解意，恐不能得上至意，不知如何也。心益復悸切，自安無益。天壽難得，一失不可復還。遠俗日久，而反中折，當顧望下，是令悵然，故自敕惶慄而已。常恐一旦大小不稱見退，愁懣在心，自責自過。既蒙天恩，得展舒前命，飢渴之情不敢忘，得活而已。諸大神哀省，錄示元元，稟氣於天廚，駕乖天氣。而行薄所主，防禁衆多，不可有失亡。身雖鄙賤，不足榮寵，亦不以不肖故，能見嫌疑也。眞以心求進索生，唯大神原省語言，使見四時五行生成，復見日月難報，想不見中棄。正旨之人，不敢自遠，傾倒枕席大神言：「此人日師化遁如是，何憂無蒙保者邪？」往昔有是人，天有哀之，近在左右。今見在親事久遠，多知慮，所言所語，無不得天君腹心者，日爲之爲，生代地流出而言，被勅覺寤，遁以先言有心思誠，進在所知，無不包懷聞之，何敢比望先之人乎？」大神言：「持是有信之人相語者，欲令相生爲行比望耳，人有不及時。」生言：「大神乃開導大分明，生等比衆多，獨見異，使有聞思，是恩極重，何時敕大神乎？」大神言：「思從中出，發憤念之爲報生言：「自分不知所奉上，雖自天有珍奇可好者，思復上之，見勅發憤想念，是爲可誠受，是言非口辭相報有文也，誠日夜惟思，不敢有解。」大神言：「所誠衆多，所諫亦非一人所問，持是久遠相語者，誠重生耳，言特見厚哀尤深天君聞之，呼大神曰：「比生何從發起，自致大神異語乎？」大神言：「見此學人尤信，故爲道難易。」天君言：「見善進之，使及是，是其宜也。」大神言：「天君召問是信生。」生言：「不敢希望及天左側也，願在無職之處，自力盡忠而已。」大神言：「皆當有所部主，乃見信理。如是誠僥倖，甚得大分，不敢有小不稱者也。」大神言：「是生見化，乃如是，宜且復進，可及先古。」生言：「不敢進長壽也，其人所貪也。」大神言：「是本因大神所保，不敢失大神之戒也。」天君知此二人相諫勅，尤深善之，使自相教也。

又

惟上古之人皆得天報應，有信可成，乃令受命，爲神所護視，恐有毀缺。日夜古之見爲善，助其歡悅，不欲聞其惡，常置長壽之曹，心使爲善，無有惡時，使有進善，有孝忠順之意。所承所行，不敢以意，承教而行，人情無知，我亦見知之。人有善大恩，有哀以思，力自善。如人久見狐疑，尤惡先沒，用是自損度自約，恐犯惡人，日夜惶懼，不知何如也。天生人知善惡，行善有信，天不欲令人有惡聞也；用是欲貪生惡死，亦不敢犯禁，如所妨害於身也。故因緣天氣，得與通人之辭語言自往來，知人情意，見其不善，而退自責，恐有文書汙名存其中也。如人當時意，加施於人，誠不敢對首理委曲，得自責所施行。不得人意，過多難除。故人來悔易勢，當時鋒通，以爲命可再得也。不意天遣大神，古之尤惡。先入土，用是自慰，隱忍不敢當惡。格辭有小異意，既得天恩，假其須臾，使得蘇息，長有活之望，是天之部分也。以故得有分意，命不久存。用是之故，復益悵然有慚恢之心。欲見天神，求哀教戒，照未知之事，防備未來，當與天心合，可得小如意。貪上有計慮之人，並思善惡，得不見之勅。遁見大神，苦甘自道生，求俗之人貪及上，以故自修自正。唯大神勅厲其不足，使覺寤望戒左側，唯大神哀省索生之人。大神

言：「何惜禁戒乎？想自深知之，辭令各自吐寫情實，但恐不如所言，且復諦之，計從心出，宜復熟念。」生言：「皆感恐既身及之，何敢不從心出乎？」大神言：「如是爲發，且復還靜處，惟思之有不足乃求。」生言：「稟知希疎少，未得大通著之戒也，匍匐須教，乃敢進見。」大神言：「如欲盡精誠，有功可得及之。努力自念，從生以來，功效所進，解先人承負，承負除解，過盡亦當上，何所疑也，且復愼所言，宜勿外意也。」生言：「受勅見戒，不敢餘力而不進善也。已善復惡，自與命戲耳。」大神言：「善人也宜復屈意，雖心勞命之日，當時微苦，用心不解，復後得福。」生受勅，誠歸閑靜處，思失自責。大神言：「思從中出，天神知之，勿倦也。」生以年窮盡乃止。大神言：「有行乃如是，何憂不前乎？天君聞之，重勅大神，使欲進者，觀其所爲，積歲月日，各令有部，有功當上，名須缺補。上古之人，心言口語，皆知人情無文而治，表裏外內，具見其信，各不相負。天有要令，犯者尤醜，輒見治問，責其過咎。用是之故，益復悸動，慚然念天恩所施行，使得全完爲人，知好惡之義，人以此等念恩深厚，不知以何報之。但心思欲進，而有忠誠之信，所爲所作，承奉不敢失小差。恐爲衆神所白，見過於上，有不竟生命之壽。以是益復感傷憂心，不敢自解，而望報施之意。實貪生與諸天神共承天心，有善者財小過除，竟其年耳。如有大功，增命益年，承事元氣，合精華照見所知，復受大恩，非辭所報，但獨心不知如何也。唯諸大神共省哀錄，不及敎戒，使見知廑，知天上所施，禁忌衆多，當輒相承，不得有失也。唯大神惟其不足，見戒不敢忘大分，受施不忘生恩意也。」大神言：「生自有知之人，何所敎勅，但當順天所爲，勿逆其心。見勅戒，應時奉行，勿失脫而已，是爲得天心意矣。賞罰有輕重，宜各實之，勿有失誤。得爲可餘少所戒，宜詳愼所言，出辭當諦思之，令可行。有小妄者，輒以心自況之從善，是爲小戒。餘善當事生之言見深戒，不有失神意也。自惜童蒙，未見大分，故固大神重戒，所照衆多，知慮廣博，無所不包。唯大神重戒，欲蒙其德，不逆所言。唯復顧意，伏須重戒。」大神言：「是語可知天上之施與，中知地下傍行等耳，法律相應，無有差也。自有相敎也，且隨其主，勿逆而已。」生言：「自分當戒也，法律雖同，而用心少得其意也，天心難知其訣。」大神言：「是皆實無欺而已，乃豫知天君意所施爲者，爲上第一之人，可在天君左側。有功勞賜賞，謙遜不敢盡受，益復竭盡筋力，用心乙密爲大。故天君重復自面勅教人，是生之福也。所生衆多，志心爲行，是自可矣。」生言：「不敢。乃望在天君左側也，見活而已。但思忠孝，順理盡節，不敢受重賜，但恐無功耳。如小功效之日，令生身日明，長見生日久矣。但思無極，不敢有不思過須臾也，得見溫言，心志飽滿。」大神與生同居，對治無思也。誠復受恩，出入上下，時小相戒，是大神之恩，不可中謝；但心意戀慕，常在心中，不敢解止。天君聞之，知之士所行，莫不得願也。常能自責過負，想不中惡，勅大神敎戒之，使及上勿倦也。上善之人，皆生於自然，皆有曆紀，著善籍之文，名之爲善人之籍。常有善人之行，未嘗有惡稱。行止出入，輒聞善意，未嘗有惡，故名善人。動輒進之於人，衆奇爲不見之物，得上於尊。尊者見之，或善其言，或貪其善行，或貪其誠，或貪其見愛，或貪其孝忠，或貪其久所言，或亦貪其見信，是善之善也。故名之爲善時見寵榮，復貪得長遊，復貪得神仙，復貪得不死位，復貪使衆神，是善人之貪也。行仰善，與天地四時五行合信，諸神相愛，有知相敎，有奇文異策相與見，空缺相薦相保。有小有異言相諫正，有珍奇相遺。共進於天神，欲見敬求戒思過，恐有不稱天之大神也。常日夜進心念篤，見善從心，思聞善言，忠直之志，完輻之人，愛其命年，常恐一朝有異，小不善之意。聞人有過，助其自悔。主其有知，善所諫，用其人言，並見其榮，善敎戒人求生索活之道。是善人之極，但當有功，不敢違神之願，思慕長在，復得行見人之願所當逮及唯天大神，通達辭令，檢勅所行防禁，得小失相假忍，使思其意。天恩廣大，多所愛傷，使得自思，悔過命長，是大分之施也。但恐不而卒竟恩貸，唯諸大神原其不及，願蒙不見之戒，使得思樂，其志廣見，唯思重勅。」大神言：「上天地各有文理，知用前，不知自卻，此自然耳，不惜愛戒而不相敎也。見衆善之人無有疑，何所復戒，但且詳念所言，相副而已。是善人之願也，宜復明之。」生言：「自不肖行不純質，以故自親大神所禁戒者，數蒙厚遇，輒見思念，顯見以故復詣，不知厭足，天使其然。」大神言：「是生受自然之姿，天使來問者，知其同不耳，何所嫌疑乎？密欲來承勅者，皆言自情實，少雙辭語，出於華耳，會以心自正者少，故使有空缺轉補，是生知也，宜復愼之勿解也。」生言：「稟性遲鈍，設意不先，但以文自防也，唯哀之不耳。」大神言：「是亦出於知，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順行順，知孝行孝，惡無從得復前也想生自知，是故重之耳！」生誠悵然曰：「是生所聞，是大善，是有重戒出其中。大神所道乃如是，何敢有懈慢之意乎？是爲活生之意，蒙寵

如是，不知何所用報大神恩也。』大神言：『是曹事視之，而不足爲戒，念可行宜復成名，可及上無疑，行自得之，何所報謝乎？』辭令自善，不得相聞語耳。『生言：『是戒使生長，得有活之望，請於無知之處，思惟所言。』大神言：『當知生辭勿離於內也，前後所戒來學問之人如此矣。』生言：『誰當肯相勑如此乎？生祿命，大神喜之，時約勑前後備足，但無以副恩，誠慚然以自置。』天君聞之，『是善之善，善中尤善，可兼行諸部，勿使有失。』大神還語生：『天君所勑，恩榮如是，宜勿犯之。』『唯唯。』上德之人乃與天地之間，當化成之事，使各如願。善者著善之文，不失其常，不失其宜，是爲上德。無所不成，無所不就，不失其明，不失其實，不失陰陽所生成，不失四時主生之氣所出入，不失五行之成，不失日月星宿，不失其度數，不失吉凶之期，不失有災異之變，不失水旱之紀，人命短長，不失所稟繫星宿厚薄之意，是上德所當行也。故言有德之人，無所不照，無所不見，上下中和，各從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爲順常長生之文，莫不被榮，萬物巖牙部甲而生，垂枝布葉，以當衣裳；霧露霜雪時雨，以當飲食；生長自成覆葉實，令給人地之長，名爲水母，民名爲瓜，盛夏熱時，以當水漿，天下所仰，人無大小皆食之。是德人承天統，成天形，於地以給民食，行恩布施，無不被德，以自飽滿，是天恩非也。天所施生，甚大不順命，反言自然，是爲逆耳。故使德人上知天意，教民作法，無失天心，育養長大，使得爲人。復知文理，行成德就，可上及天士。天上之事，功勞有差。德人主知地之事，令民依仰，重見恩施，不能以時報之。德人爲天行氣，上下中央，不得其所者，人反輕天所施爲，是正令天怒不止，神靈不愛人，侵奪年命，反自怨非天，是愚甚劇。故下神書，使住勑爲施禁固既民不犯。有豫知來事，遠惡趣善，不犯所禁，復得見天道所師化，無不從之化者。故使人主爲作羽翼，開導頭尾，成其所爲城郭，倬然可知。知上及大化，並理元氣，復知人事。是亦有祿有命之人，皆先知之，隨人化可得延之期，天亦愛之。善神隨護，使不中惡。心使見善，惡者不得以爲比等。故天重善，使得從願，不侵不剋如其平，殊能過善，天復增其命年，不危陷是非大恩也。當報何疑，前有大善，所行合天心意，近之左側，惡氣不來。不敢視之，延命無窮，是恩難報，報之不以珍奇。但寫心歸誠，自實有信，不負所言，是爲有報，爲報爲知不乎？知善爲善，見信行信，是人所長也。且宜照之，勿自疑。前有信人，已壽無極，化爲神靈，所兼備足，功勞所致，復知之乎？故德人有知之士，所得上進，天甚愛之。不其文章，知命不怨天，行各自愼，勿非有邪，教人爲善，復得天心意者，命自長。事皆天君出，不得留止。俗人難化，化之以漸，無有卒暴。詳愼所言，勿爲神所記，各愼所部，文書簿領，自有期度，勿相踰越。見善進之，見惡當改，勿有所疑。貪生之人，自不它天所施爲。故重之者，誠愛人之命耳。念善得善，壽不疑也。天君愛信知不乎？詳愼神文，勿以自試。天下之事，孝忠誠信爲大，故勿得自放恣。復奪人算，不得久長。愼之愼之，勿懈也。懈爲自疑耳。疑之自令不令，知不乎，知不乎？

又卷一一六《某訣第二百四》

『請問今純動五音，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如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但先動。故爲陰陽者，動則有音聲。故樂動輒與音聲俱陽者有音，故一宮、三徵、五羽、七商、九角，而二四六八不名音也。刑者太陰者，無音而作，故少以陰害人。無音而作，此之謂也。』『今軍師何故有音哉？』『善乎，子言也。然君子有軍師有音，但倡樂卻之耳，不必欲害之也。及怒發且害之時，非有音聲起中而已，不復相告語也子知之邪？』『唯唯。眞如是，小愚生已覺矣。』『故占者聖人，將從樂者左載，將從刑者右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者陽，右者陰。言各從其類也。』『善哉善哉！』『故吾事爲文也，隨天爲意，隨地爲理，順之者吉且昌，逆之者凶也。與天不同其意，復何所望？故天天乃有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於陽，刑屬於陰，和屬於中央。故東南陽樂好生，西北陰怒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主避害也。故樂但當以樂吉事，樂生事，不可以樂凶事，樂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眞人惻愼吾文言。』『唯唯。今說音獨說一甲，殊不盡說之。其餘當云何，而悉得知其所盡引哉？』『然，宜拘校凡聖賢文，各以家類引之，出入上下大小，莫不相應。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無極，衆賢共計，莫不盡得。故但爲子舉其端首，不復盡悉言之也。上賢見吾文，自悉得其意；中人見吾文，冀可上及之；小人見吾文，可儀而爲之。不犯天地之禁，各使自生善意，盡說之。積文多，反且眩瞀於文，則失其綱紀，令其文亂難理。故當財示其端首，使其自思之耳。』『善哉善哉！』『行，吾辭小竟，疑乃復來。』『唯唯。請問音聲和，得其意與不得，豈可知邪？』『然可知也。帝王之氣，以其天數耳。帝王之氣得勝，教令聲響音得先發，是乃比若夫帝王得先發號施令於天下，則凡人萬物

悉隨之而從，天下和平矣。有敢不從爲反逆，則死矣。故先發其帝王之氣，其餘從矣。」善哉善哉！然，不先發帝王之氣，反先動發休囚之氣，而反當使帝王之氣隨從之，爲大反逆也。此者，天地格法也，不可彊也。子知之邪？」唯唯。「又五音乃各有所引動，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辰，或引四時五行，或引山川，或引人民萬物。音動者皆有所動搖，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惡。動音，凡萬物精神悉先來朝乃後動，占其形體。故動樂音，常當務知其事，審得其意，太平可致，凶氣可去，眞人詳之。」唯唯。請問樂音者，動引之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比若春者先動，大角弦動甲。甲日上則引動歲星，心星下則引動東嶽氣則搖少陽，音則搖木行，神則搖鉤芒，禽則動蒼龍，位則引青帝，神則致青衣玉女。上洞下達，莫不以類來朝，樂其樂聲也。說一以求其類，無窮極也。自精詳索其要意，悉自得也。與凡書文合之，爲法式也。故學樂，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樂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樂神靈也；中得其意者，可以樂精；下得其意者，可以樂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遊而無事，樂起而刑斷絕，精神相獻也。」願聞樂起刑斷絕意訣。」「善哉，子之言也。然，樂者，太陽之精也；刑者，太陰之精也。陽盛則陽服，陰盛則陽服。故樂盛則刑絕也。樂何故爲陽，刑何。音和者，其方和善得也。音不和者，其方凶惡。當爲之時，精聽其音，知音者，悉知其事吉凶，不知音者，亦不可知也。

〔附〕陽者，動而有音聲；陰者無聲。故刑多以陰害人。古者聖人，將從樂者，隨天意，亦隨地意。順之者吉，逆之凶。故天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陽，刑屬陰，和屬中央。故東南陽好生，西北陰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主辟害也。

音聲者，即是樂之語談也。占遠占近，皆當合之。日時姓字，分畫境界，王相休廢，更相取合，以爲談語，精者聽之無失也。」「善哉善哉！請問以樂除災害姦猾凶惡，象天地法爲數。帝當晏早而動搖其樂器，而始唱其聲，以解除愁苦之氣，而致太平哉？」「善哉子之問法，何其常巧也。皇天久疾災害，憐帝王愁苦，令使眞人主問凡疑事邪？」諾諾。安坐，吾不敢有可匿也，匿之恐得天責，使吾久被重譴，無益於吾天年。子安坐詳聽之，爲子一二分別道其至意。夫天道比若循環，周而復始。起樂也，當以時加其王氣，建譽斗所加，方響其面，動其音聲。人唱之亦可，各以其音爲之，數以六甲五行。五六甲五行，即天地之數也。時氣者，即天地之所響，所興爲也。假令立春之日，斗加寅，名爲上帝之時，先動大角。月半加甲，二月斗加卯。月半加乙，三月加辰也。他行效此。各次其時氣，晏早爲其度數。先動帝音帝弦，次動王音王弦，次動相音相弦，次動候音候弦，次動徵音徵弦，各如其數。此名爲承天之教，順地之氣，天地乃自樂用之，而況於人乎？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也。天乃樂人嚴敬用其數，地乃樂人謹順用其數，此猶比若孝子之順，用父母之教，父母安得不愛而好之乎？今天故使子來問事，吾主爲天談，爲上太平制數，不敢有可遺，力畏天地之謫，不敢欺諸眞人，不敢有可隱匿也。唯不見問，問輒言之。吾觀眞人問事□□，承知天欲語，故爲子具言眞人得吾道，深思其意，以付下古之人，使其象而爲之，以除羣災害之屬，上以安天地之氣，下以助帝王爲治。令凡人心，安不爲邪，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豈不樂哉？」「大哉大哉！」「諸眞人可謂知之矣。」「請問六洞八方之事，最何等者爲吉善，最何等者爲凶惡？」「善乎子之問事。然詳聽之，爲子說其意。最相順相樂爲善爲吉，相逆相愁苦爲凶爲惡。相順相樂爲善聲，相逆相愁苦爲凶聲。故樂者乃獨樂，相順樂爲善樂，吉事乃得作樂，凶惡事不得有樂，有樂名爲樂，凶凶日多。是故時加帝王之氣相氣微氣，皆在天斗前吉事也。天地所樂，欲興起也，天地所共，方興用也。故當樂之順之昌之也。休廢之氣，天地所共廢共衰，故當廢之，不宜興樂之。樂之爲逆天地心，名爲大逆，不順時氣。時氣者，正天之時氣也。天地爲法，王相之氣主太平也，因廢絕氣主凶年。王相之氣多所生，多善事。故太平之歲，凡物具生，多善物，是明證也。天地之大效也。天地之喜善效，乃及見於人民萬物，以是爲大效證驗也。故古者聖賢以是深自占相，自知行之得失也，明以同類同事同氣占相之也。得同氣類之象，則改性易行，不敢爲非也。天地之語言，以此爲效，不與人交頭言也。視象類所得，可自知矣。夫因廢死絕氣少所生，無成善事。是故凶年之歲，少可生，無善應，無善物，是其同事同氣也。是故將太平者，得具作樂，樂者乃順樂王氣，平氣至也。先以道之凶年者，不得作樂，不得無故興樂，因廢之氣與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作樂也。故王相之氣，德所居也。因廢之氣，刑所居也。

〔附〕故凶歲少善應。故將太平者具樂者當順王氣。凶年無故不可作

樂，因廢氣節，天地反逆，故凶也。王氣，德所居也。凶癈，刑所居也。

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樂；無德之君，不得作樂也。是天之明證也。眞人知之乎？唯唯。可悉哉！今日具聞天明師，乃具知天樂意，不問之時，謂作樂但小事，凡人凡事皆得爲之也。今日問，乃後不敢妄動搖也。善哉曉事生，可謂知文書理長，得天之意矣。太平生，災氣悉去矣。謹復重請問心所疑。行，平言勿諱也。唯唯。今天地之氣，乃半王半休，比若晝夜，無有解已，樂寧可竟日作之邪？獨加王鄉，有王氣時可作邪？但始作之時，以其帝王始耳，無以休氣始也。歲亦然，日亦然，時亦然。今愚生未及其意，然欲樂歲，歲在東方卯，以春二月乃樂之。欲樂月，各加其月，日者以王日，時者以王時。如是則可謂得天之道，災氣去矣。如不若此，皆爲亂天之紀，生凶災矣。是故古者聖王，深知天地心意，不敢樂凶事。凶事見樂，則凶事日興多，興多不可救，故不當樂之也。天之授性，各自有精神。樂善，善精神至；樂惡，惡精神至。此自然之性也，無有怪也。但愚人不深計之耳。善哉善哉！眞人欲知其大效，此比若天道也。諸清淨者樂歸天，諸沈重者樂歸地，各從其家，無可非也。故樂善得善，樂凶得凶，比若水從下，火從高，不失銖分。眞人以此書付有德之君，以示凡人。今太平氣至，天興善，皆使樂善也，不得復有無故樂凶事者也。樂凶事者，乃與天爲仇，與地爲咎，其過不除。今天上名此樂凶事者，爲大反逆之人也。天氣，地中諸咎悉且來下歸之也。請問卒有急，當以樂，樂吉事，時不暇待，加王鄉斗前，當奈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使樂人居王鄉，不得居王鄉者，令樂人衆人，亦向王請之，亦以其音，亦以其數。如但其人姓字，舉持律曆，音氣相應，亦可順其王相時氣，而依其人使作樂，亦可如此如此者，皆爲順用天地之教，令無災害也。如不若此，有與凶凶氣合者，悉生凶事。又舉音倡樂，亦當以吉，吉音善事。夫王相氣，比若人之有君王，亦不欲聽聞凶事凶言凶音也。所以然者，王相之氣乃爲皇天主生，主成善事，乃而助天生成也。惡音凶事，不而助天生成凡物。是故王氣不欲樂聞之也，斗前之氣，皆不欲樂聞之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悉積聚善言善事，不內凶惡之事。名爲祆言，罪即誅死；其罪未足以誅死，但惡其祆言不祥耳，故殺之也。眞人豈知此禁重邪？唯唯。可悉哉！可悉哉！子知早悉，可長存；不知悉，死之根也。

一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帝氣，一事加三倍以樂天，令天大悅喜，帝王老壽，祆惡滅，天災害悉除去，太陽氣不戰怒，國界安，而知常先動順樂之者，天道爲之興，眞神爲之出，幽隱穴居之人，皆樂來助主也。二曰哉！

二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王氣，再倍以樂地，地氣大悅，不戰怒，令王者壽，姦猾盜賊兵革消，國界興善。下悉樂承順其上，中賢悉出，助國治，地神順養，二二哉！

三曰先順樂動相氣微氣，令中和之氣大悅喜，君臣人民順謹，各保其處，則佞僞盜賊不作，境界保。故和氣日興，王氣生，凡物好善。

四曰愼無動樂死破之氣，致劇盜賊，又多卒死者。國界常危難安，致邪氣鬼物甚多，爲害甚劇，劇則名爲亂擾。極陰之氣致返逆，愼之愼之。

五曰無動樂囚癈之氣，多致盜賊，囚徒獄事，刑罪紛紛，甚難安。民相殘傷，致多病病之人。

六曰無動樂衰休之氣，令致多衰病人。又生偷猾人相欺，多邪口舌，國境少財，民多貧困。樂上帝王相微氣三部，今天地人悅，致時澤，災害之氣除去，名爲順天地人善氣也，致善事。樂下三部，死破囚休衰之氣致逆災，天時雨，邪害甚衆多，不可禁防也。此諸癈氣動搖樂之，則致惡氣大發泄，賢儒藏匿，縣官失政，民臣難治，多事紛紛，不可不戒之愼之也。天地凡事，有固常法。有氣之鄉，而向背者欲見樂無氣之鄉。衰死者不宜見樂。故樂善者天上名爲順政，樂惡者天上名爲逆令順政者得天力，逆令者得天賊。得天力者致壽，得天賊者致凶咎。所以然者，天之爲政猶影響，不奪人所安，樂善得善，樂惡得惡，是復何言。夫善惡安危，各從其類，亦不失也，但愚人不計之耳。是故樂道者道來聚，樂德者德來聚，樂武者武來聚，樂正者正來聚，樂邪者邪來聚，何嘗不若此乎？故吾深計天之法，以戒眞人也。二二哉，天法不可犯也。故重丁寧子。唯唯。所以三倍帝氣樂賢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樂之。天者，而制御地與人，故三倍之，象天地人也。夫天地人見樂興理，而萬物各得其所，瑞應善物萬二千爲其具出矣，故先樂之也。樂之當詳聽一意，端坐長思，心中悅喜，愉愉然也。忠信至誠，無有惡意，比若對帝王而坐，不敢邪僻。天應其行，祆惡災害之屬莫不悉去，因天爲尊，因帝氣爲權，自然天述法，故致太平不難也。善哉善哉！所以再倍王氣樂弦者，王氣象地。地者與人並居，故再倍其樂，樂地也。地與人見樂悅喜，而萬物

事理得矣。

（附）所以三倍帝氣樂弦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樂之。萬二千物俱生，善氣悉應。所以再樂相氣樂弦者，相氣象地，地與人並居，故再倍其樂，地地也與人並。人見皆悅喜，而萬物並理。

又地者卑，故其樂少於天也。「善哉善哉！」又王氣弱於帝氣，卑於帝氣爲一等，故少之也。尊卑相次之法，其分自然也。「善哉善哉！」所以樂相氣微氣一行者，相氣微氣象中和人。夫中和人卑於天地，故其樂少。人者主爲天地理萬物，人樂則悅喜爲善，爲善則萬物理矣。人不樂則爲惡，爲惡則萬物凶矣。「善哉善哉！」又人者，是中和萬物之長也。其長悅喜理，則其萬物事理，其長亂則其物亂。故先樂其長，以順樂天地人之道也。「善哉善哉！」是故上善之氣最尊善，故樂得三重也，以樂善也。是故古者帝王治得善，得天心意者，得重樂也，是其明證也。今太平氣至，故教其興樂也。衰亂之氣應凶年，故不得興樂；如興樂，名爲興樂凶衰，天上名之爲大逆也，災害之本，禍之所從起，可不愼乎？「善哉善哉！」是故其次樂再重，王氣不若帝氣，故樂少。是故治少善者，樂爲之衰少。所以衰少者，氣衰不而大善，故不敢重多樂也。中有凶氣，故不敢具其樂也。比若人家有七善三惡，則心中爲之不而樂，此之謂也。「善哉善哉！」夫七善三惡，善多惡少，安而止樂乎？人心中雖樂，時念三惡，則不而純樂，此天性也。乃且盡善，無復一憂，乃而大樂也。故樂以樂善，不以樂凶也。「善哉善哉！」吾言乃天明卷，書不失一也。是故其次樂一行，相氣微氣少所而安，人德最少，不而若天地氣也。故乃微少，不而若天地，故少其樂。相氣微氣少所而化。乃其中國，固多惡少善，故不敢多具其樂也。反名爲樂凶惡，其善少，故其樂少也。所以少者，但樂其中善者，不敢樂其中凶惡也。樂其中凶惡，比若小人有七凶三善，三善謫得三從樂。有七凶惡反七愁苦，悒悒安而從樂乎？所以然者，十十爲法者，十乃三折之也。帝氣十十皆善，王氣者二善一惡，相氣者二惡一善也。故帝氣者象天，天者常樂生，無害心，欲施與三皇象之，常純善良，無惡無害心。天如三皇，三皇如天也。故上善之人無一惡，但常欲爲善。其象天也，其象眞神乎？「善哉善哉！」王氣者象地，地者常養而好德，五帝象之也。地雖養者名爲殺，故五帝時有刑也。「善哉善哉！」相氣微氣者象人，人者無常法，數變易，三王象之，無常法也。夫和氣變易，或前或退，故下上無常。和者悉隨之，都若亦隨之，故無常也。衰死凶亡之氣象萬物，數變亂無正相出入。五霸象之，其氣亂凶，故不得有樂也。夫天地之性，樂以樂善，不以樂惡也。夫天地之武以誅惡，不以誅善。天地格法，不可反也。

（附）帝氣樂，三皇象之，如天也。王氣樂，五帝法之，象地，好德養物，而時復刑也。微氣者，三王象之，無常法。衰凶亡之氣，五霸象之，其氣亂。天地之有武，以誅惡而遵善，可深察之。

「善哉善哉！」請問樂以樂善意，願聞大訣，使愚生心悉解，而不敢復問，豈可聞乎？「子自若不解邪？」謹已小解，恐下古之人，積愚迷日久，雖與其文，猶復不解，復令犯天禁，故不敢不問其大訣易知者矣。「善哉子之言，得其意。諾。安座方解之。然夫上善大樂歲，凡萬物盡生善，人人歡喜，心中常樂欲歌舞，人默自相愛，不變爭，自生樂，上下不相剋賊，皆相樂。故樂生於善以樂善，天使自然如此也。「善哉善哉！」夫大凶年，凡物無一善者，人人皆飢寒，啼呼哭泣，更相剋賊，默自生愁苦忿恚，心中不樂，何而歌舞樂，默自廢絕。故凶年惡歲無樂，天使其自然無也。是則明天不樂凶惡之證也。是故樂爲樂善生，武爲興凶作。是故古者帝王將興者，得應樂善也；將衰者，得應惡也。此者，自然之法也。是故樂生善，善生樂；凶凶生樂武，武生凶；無爲生樂，樂生無爲；武生亂，亂生武；樂生歌舞，歌舞生樂；凶惡生愁苦，愁苦生凶惡。以吾文見下古之人，使其思之樂之，訣說小竟於此。「善哉善哉！」

右五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災叐致和氣出大訣。

又卷一一七《天咎四人辱道誡第二百八》

子知驚咳，生之門也；不知驚咳，死之根也。子愼吾言，吾言正天之兵，不可詆冒。詆冒令人傷，小詆小傷，大詆滅亡也。戒眞人一言，下古之人積愚，信其無知之心，且言不然自窮矣。吾親以天上行，而下知其□□，萬不失一也。吾不敢欺子也，欺子不畏眞人，乃畏天威。故吾言乃信復信。所以言復重者，乃恐其固固有失之者。故復重使其言多文□□。天上之事，實遠難知，故文時時下合於地也。地上善，卽天上善也。地上惡，卽天上惡也。故人爲善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善，人爲惡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惡，乃其氣上通也。五氣相連上下同，六甲相繫上下同，十二子爲合上下著，無有遠近皆相通。其下善，其上明；其下惡，其上凶。故五行興於下，五星明於上。此者，天所以曉於天

下人也　凡三光皆然　天上復與地下三光相通，三光明於下，天上亦然　天上明於上，地上亦然　兩兩相應，和以爲經，於天上大善，地上亦然　猶天有六甲十二子，地上亦然；地上有六甲十二子，天上亦然　故常上下相應，不失銖分也　眞人其愼之　吾言雖遠，愼無閉藏，以示學者，傳之必齋戒，其愼之　案文爲法，勿得暗誦也」唯唯　願請問太上中古以來，諸相教爲道者，反多有去家棄親，捐妻子；反多有乞匄，凝狂詳欺，食糞飲小便　後學者多以相教示，皆有師法，亦不苟空也」「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惡意　天疾之，教子問之邪？其言何一巧也，子何故問此乎？」「怪其久矣，無於質問，常若悒悒」「善哉，天果使子主問事邪？諾　開兩耳，且爲子分別言之　夫上天初出眞道之時，不如此也　悉作孝養親，續嗣有妻子，正形容，不凝狂，食糞飲小便也　皆以其道，動作中法　上士爲帝王之師輔，傳類相養，無有傷者於此之時，比若三皇五帝，動以正道，務相利不相害傷也　故得以正道行，不自匿藏　三王紊亂，五霸將起，君臣民吏相欺慢，故僞作凝狂　尙恐見知，乞匄，食糞飲小便，是困窮之行也，困窮之辭也　夫道亦有衰盛，比若此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矣　下古多見霸道，乞匄棄其親，捐妻子，食糞飲小便，是道之衰，霸道起也　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　三王以壽，五霸無得正道者，皆戰鬬死於野　今下古守此霸道，亦皆死於野，此之謂也　吾不欺眞人，是亦道之霸，與霸王同耳，安得上升天哉？」「善哉善哉，愚生之心，眞眞已解矣，不意道亦有霸也　天師解之，乃後知之」「誠誠」「哉！子可謂開矣」「請問今學者，當奈何乎哉？」「然今者天道大周備　自今以往，與古異　欲修中古霸道法，眞道不得來　眞人宜戒之愼之！欲樂長存，修吾文　失銖分之間，命不全，可不守乎？道之元，皇道已起，火光行之，霸道絕矣　天雖浩大，自有分理，以示文凡人，令共議之　宜屬上者屬上，宜囑中者屬中，宜屬下者屬下，宜上下中共之，何不覩其誠信□□，比若與天語　善哉善哉！時氣平矣」「眞人何以知之乎？」「見天親遣天師下言，知天氣平矣」「善哉善哉！子得其意」「願復請問一兩事，不敢多言」「行道之」「自今以往，求道皆當於何哉？」「皆求之於閑室，無遠父母而去妻子　以漸爲之，僻漏乃止；或內不善而僻漏，無可益也，反且先死　各自考實，行不負天　人乃可欺，天不可欺也，勿憂人爲非也　使各以是自治，不敢爲道者，則惡人也，欲欺僞者也　以是占之，萬不失一也　學人若此，姦猾絕矣，善人與惡人可見矣　此名爲皇天簡士書，上可得度世，中可爲帝王輔，下愚無知固固，可爲民間謹子　眞人重知之」「唯唯」「願聞僻漏得道去」「何？」「然，道成去而已　如道未成，爲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漸，清靜爲之，日自知其意矣　賢者共策此言」「唯唯

右天上簡士文與道斷爲棄霸續命人自易心姦猾消守親保妻子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張子房曰，天文者，日月星辰雷雨風雲也　地文者，山海金石草木鱗羽也。愚人見景星祥雲清風甘露醴泉嘉穀麟鳳芝蘭，皆爲喜悅　或覩日月薄蝕四時乖序彗星妖晴水旱災蝗疾雨狂風天昏地震，惕然畏懼，恐禍及身　觀此天地文信，以爲敎化　省愼悛修，自凡之聖，故曰理聖　劉海蟾曰，軒轅氏製陰符將畢，先舉愚人用天地文理之成聖，然後自謙之曰，我以時物之文理之作哲，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許眞人曰，時物文者人事也　言不必觀視天文玄象，但常以善道隨時應物，縱有災怪出現不爲害　赤松子曰，理於賢人亂於不肖　體天法道合節依時，以此理修革，凡有哲陰盡純陽，眞道乃畢　鍾離眞人頌曰，玄象高明示吉凶，愚迷悛理亦成功；但隨時物行眞善，日月九窮道自通　呂眞人《滿庭芳》云，大道照然明，休咎吉凶懲警　凡夫悟來，悛省修愼即无虞　禍福惟人自召　觀世物方顯榮枯，臨機應常行德善，殃厄永消除　《陰符》然義簡，文微旨密，提擊迷愚，放神光煒煒，照燭昏衢抱一丹成，國富民安泰，神樂清虛　強兵勝，純陽鍊就，飛步入玄都

《洞靈眞經・政道篇第三》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　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　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　政之不平，吏之罪也　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　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　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　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元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簡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若何以禦之？元倉子曰：水，陰沴也　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　旱，陽過也　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楚以爲凡遭水旱，天

子宜正刑修德，而官官其私或盜，則以類而治，百福自至矣。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荊。荊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於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寶，傳章纂嗣。今荊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楚之寶以貢罪於君，楚所不能爲，君必致夫眞。今荊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敝與國，荊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荊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展其欲；百吏庶夫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携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流音流，捃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皆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

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姦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

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音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州則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胸懷無有干背憎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豔益至，而正雅素音素寶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誇游飾益來，而寡謂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哲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

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羣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

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於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徒唯或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遏，就滋固黨。於是弁左右近習三人市，貶庶司尹夫五人，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

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疏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疏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龢，貴德知恥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龢；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龢、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音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

荊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荊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弁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

憭乎？元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遵之他邦。

至理之世，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朴？元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朴。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者則身斉，食黄則身黄。曰：何爲則人富？元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

句萌之幹，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掊篳，則其與槁朴也無擇；及夫蕩寇爭戎音衡，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刲穫，則其與剞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趍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失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横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刑，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吏刑曰：書次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闇遠牽牽，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妗音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太上元始天尊説消殄蟲蝗經・爾時》 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爲諸大衆廣宣妙法時，有大極真人長跪端簡，上白天尊言曰：伏見天下人民耕桑爲本，養育身形，須藉田蠶。近代以來，蟲蝗競起，水旱不調，侵損苗稼，天下萬民悽惶憂懼，男女悲哀，无處祈禱。人民躬詣名山，祭拜全无所應。蟲蝗不滅，雨澤未期，不知凡夫積何罪業，所求无應。惟願天尊特賜開悟。天尊曰：吾見天下人民，每年豐熟之時，全无敬信，不荷三光，將其穀米賤慢，雜踏狗踐，拋散糞穢，非爲使用，並无護惜，皆是乾象觀見，天下人民不生敬信，致令蟲蝗水旱所見如斯。今得真人所奏，吾甚欣然，謹遣五帝大魔三元官屬六甲神將五嶽四瀆風伯雨師雷公電母二十四炁神君洞府名山八大龍王五穀精靈一切龍神，今於下界收攝蟲蝗，使風調雨順，民安萬民改惡從善，宜於宫觀靈壇仙靖洞府之中，建立道場安排真像，或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齊心精潔燒諸名香，行道念誦經文，設齋醮祭，上告乾象星宿尊神，作大福利，乃得蟲蝗消殄，雨順風調，五穀秀成，倉庫盈滿，人民歡樂，國土太平，衣食自然。

天尊乃説偈曰：

人生不積善，災厄所來侵；耕種不專勤，蟲蝗水旱臨。
香冥難可測，恍惚不知尋；人生若敬重，萬禍不來侵。
衆生行慈孝，天然福果因；如斯敬大道，歲歲保豐登。

天尊説是頌畢，及諸大衆太極真人等一切稽首歡喜，踊躍作禮而退，信受奉行。

王文卿《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語》 問曰：使者之捷固已神矣，且如祖宫一出，隨方可以發用，第杳冥空寂，何以驗使者之至否？答曰：法當靜嘿，叩齒握雷局，依法召之，默念呪音，含光默默，眉間捽時，使者即至矣。

問曰：弟子昔蒙師指教，授以法訣，因在宜黄陳子寔家救病，亦冥冥召使者，誅其禍祟，坐定，忽然冷風襲兩足，後以符與病者，見使者現形，此驗何爲與師眉間之説頗異？答曰：念頭起於一點，報應驗於一身，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眉間之驗，使者從天門而來，是亦一驗，使者從地戶而至，蓋崇之形影聲響，在於陽間，止於地矣，此乃使者破地戶搜（祟）（祟）而至，然動雷之驗訣，於眉間以至五臟之内。

問曰：先生之説是矣，弟子一日在家，給符救一產母，召將之間，心大冲冲，左目疊跳，發符遣使者，余心意不悦，意使者未至，是以如此。次早產家謝云，產母見一青面鬼使，三目，眼中出火繞產母，身覺身如火熱，未幾產一死胎，其意如何？答曰：此即明驗，子何如是之愚？心中冲冲，乃汝神宫使者一出，便傳於心，所以急也。青面三目，乃汝神隨符變化，左目跳者，火歸木鄉，所以生者，母所損歟子也，此理照然，何必多疑多問？

問曰：起雷之捷，不過使者，然法中程雍五將何用哉？答曰：乃先天不壞之元神，即今所尊元始也。程雍乃日月也，五將乃五星也，於人身使者乃元神也。程雍乃元炁元精也，五臟之炁爲五將也，在地使者爲后土真皇，程雍即酆都九疇，五將即嶽也。蓋人居天地之中，借斗運轉三才，此謂一炁

通萬竅通，一將軍百將軍是也　大抵使者罡步，蹶神湧泉者何也？蓋天生水，一二三四五六宮之間，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無所往而不備矣，樞機者，魁罡之位，斡旋天地造化者矣　五將所以爲使者，所役耳　經云：通於一，萬事畢，內外之奧，實由此也

問曰：樞機號日月，何以位居辰戌？答曰：不然，戌爲日之樞，辰爲月之機，陰陽關鍵實係乎此　天地日月星辰運行，關鍵不通，天地之道閉矣　學者不知關鍵，則雷霆何由而激？雨暘何由而祈？蓋人身斗樞，一轉萬化隨之　經云：試將斗柄輕輕撥，瀉下銀河萬斛珠　卽此妙也

問曰：程雍既爲日月，五將隸金木水火土，土使者如何斡運？答曰：使者意也　又爲中央大魁總監星也　蓋貪狼號爲總監之星，使者稟此氣而化生總監，卽元始之眞宰天樞一轉　何患天機不隨？所以使者符用辛寅二諱者，蓋有說也

問曰：師之說詳矣，而弟子尚未解答　曰夫在天之斗隨杓指建，一建之間有二炁六候，人能於一時一刻之中攢簇一歲之炁，運則一年酆凶雨暘之事，其數盡在是矣　蓋魁爲斗之首，爲天之樞，以此而推則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動實基於此　予宜隨斗而行之，且四方二十八宿，各方自有木火土金水，斗居中央以齊七政，蓋三十六之炁數，魁居其首而斡運焉

問曰：師之說明矣　何以今之學者，亦無修積，亦無實學，偶然行持，亦獲感應，此又何也？答曰：一則出於僥倖，二則其人時運際遇偶然，符合取效一時　予行吾法，端的須透內，用以決外應無疑　雷神之不時，法訣一眞，何施不可

問曰：弟子見同壇游平二友，均是法也　何以行事之時，十應六七，此機不可曉？答曰：游平二友道緣淺薄，法行未純熟，疑信之心介乎方寸，以此故十應六七

問曰：又如後學，明發坐遣，約定時日，以俟報應　何以登壇之際，不合所符，其義又如何？答曰：坐遣者，不過雷神爲符節　今人有事，奏帝一說也，申師一說也，牒將一說也　以至訂期約，不能立定一時　或以未申時，或以亥子時，故自爲顚倒錯亂，所以不能如期者此也　約以申時則申，約以未時則未，譬如驪山之火約以一時　因爲不然，所以失信　行雷法者，當痛思之

問曰：或謂奏帝之說，有誤行持，如何？答曰：奏帝之說，要能飛自己神以奏則可，必其心否若止，憑筆墨待，師省類聚，奏皇之時，至皆誤也

問曰：眞玉有便宜行事之教　則不必奏矣　答曰：雖有便宜行事，亦有兩說　大(祟)(祟)惑人魂命，孽蛟妄興雷雨，損人害物，以及不當聞奏者，許令便宜行事　若事涉天數，必當飛神上奏，請旨施行

問曰：經中或有泥天機雷機者，此說如何？答曰：有之然隨所用天機者，斗星旋轉二十八宿之循，直三十六曜之激，薄二十四氣之罡煞，相衝相射，方能激動雷霆，此天機也　至如雷機者，乃掌中造化，尋神雷飛伏出沒之所，看風雲雷雨電所泊之宮，飛罡輪訣，役使雷神

問曰：鍊將之法，其要如何？答曰：將者，一炁也　出吾之炁，以合天之炁　一炁而生諸炁，蓋人身所有濁炁也　吸在天之清炁，混合既畢，必須鍊之　夫鍊炁之炁，專憑運用五水五火之功　蓋雷不得受鍊，其氣不神也

問曰：役雷電風雨之屬，坐功之內，必須明驗方可取效　答曰：當於呼吸上運功夫，靜定上驗報應，雲之出也　其氣蒸，雨之至也　其溺急，雨之未至也　其氣炎，而膀胱之氣急，電之動也　其目瞬眼光，忽然閃爍，雷之動也　三田震響而響，五臟突忽而鳴　行持之士，又當急心火以激之，湧動腎水以沖之，先閉五戶內驗五行，此其訣也

問曰：弟子每見先生行持，狂風大作，雷電方至，何也？答曰：凝目閉氣，望巽方，手剉旋風罡猛，咽三轉身，足剉風輪，過巽至酉出丑，其風大作矣　蓋雷無風不厲，雨無風不作，雲無風不起，電無風不動　第祈雨一節，止憑北風亂起，方覺雨至，乃至妙也

問曰：先生常在宮中，降雪之時乃炎天，何以如此？答曰：此造化乃老夫二十年所修，蓋夏至陰生於內，以此汞虎交姤，乃頤指氣，使之妙並不舛，離虛之玄也

問曰：祈雪之妙，世以爲難，弟子謂冬凝寒，一凍卽雪，而何以言其難也？答曰：冬至後一陽生造化之機肇於陽，人身陽氣一泄，所以感召之非易耳　法當運動心火，激動腎水，卽猛運肺氣生之，然後起風穴閉離氣，以爲醞釀

問曰：殺伐之機實難的當　答曰：何難之事，但能運自家之殺氣，役天上之罡星，箠人間之虎豹，三者既合神，威卽震伐矣

問曰：常見今人祈禱，每遇臨夜，見電光閃爍，意於行壇之際必合符節，

何以多誤者何也？答曰：無他，無實修耳　不思果方電動，果方雷出，果方晴明，何可以此爲標的？所以自誤者宜矣

問曰：祈雨之法，門類最多，何以有是符無是應？答曰：祈雨之法，在夏爲緊　古先聖賢，春秋冬皆不祈雨　孟夏月純陰，主事陰，陽偶忽便至荒旱，所以立祈雨之法，以救不稽爾　今之學者，不知方法，徒答符章之不驗也

問曰：七八月屬秋，何以亦缺雨暘，此又何也？答曰：秋屬金，夏之餘火西流，以爲難禁，況火之與金相尅，偶值分野，當旱氣運，不齊即乖舛矣

問曰：若如此，又何以感動？答曰：法當默朝之法，以決有無之應驗　余昔入覲時，再遇火師曰：子行朝堂有重委，故來報汝，但今歲天數當赤旱灾，非子之可以祈也　遂叩火師，何以見教　師曰：天下龍潭泉源，皆爲玉帝封閉，雖有符法，其數未滿，亦難祈也　余再問師何以教我？曰：子此行，惟黃河不曾鎖閉，惟宜檄使者，黃河借水甦旱而已　余依訓到京，朝廷果命祈雨　余檄雷神，於黃河內借水三尺救旱，後京畿奏上，所降之雨皆泥水也　以此見火師之言的也

問曰：先生則有仙風道骨，於余特凡夫耳　於先生則有火師奇遇，余他日倘有疑難將何恃哉？答曰：仙風道骨之說故是，然天人之接亦同　子既無德感召師尊，則當入室端坐以驗自己之造化足矣　且如祈雨一節，天數如此，氣數亦如此　難驗一身之機括，亦隨法當看便漸之有無　以舌抬上腭，嚥津激動膽水　蓋膽爲天一之水，至清至貴之物　此水一動，激起膀胱之火　火升水降，即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之義也　陰陽升降，雨澤調順　膽龍在膀胱之大淵，倒取水澤，應時便動，即雨之至　若不作綿綿，若存以膽水激膀胱之火，便以溺通驗，非惟無驗，亦且貽笑也

問曰：升降調變之妙，固已妙矣　但綿綿若存，何以取其效也？答曰：子依吾言，靜坐端默三日，以試其驗也

問曰：謹授教歸家，靜坐三日，萬念放下，一事不干　坐滿三日，再訪座下　師曰：子所受教，曾行之否？曰：敬此請教師前　師曰：子之所坐之驗，得何受用？曰：依訓而行，不過身體輕鬆，情意清快而矣　師曰：子如是之愚也，此即是矣　初習之時，已覺如此，自此三日至九日，至二十七日，至八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至二百一十日，久久行之，日積月累，神氣精自然混凝　上可脫殼朝元，次可長生久視，又其次可以興雲致雨，役電鞭霆，濟人利物，何所往而不可也

問曰：且如致雨一節，何以發用綿綿若存之妙？答曰：昏昏默默之際，即如蟄龍養道之時　蓋人能坐持眞積力久，性天自澄，止水自定　求龍藏於其中，纔感鉛虎則陰陽調和　祖氣一發，即升大淵，身中之龍亦從而奮發　以此感彼，欲雨之時，即可隨念而滂沱矣　第恐行持之際，不能存養，猶陸地生蓮以茂縛空，豈不難哉

問曰：天數高亢，雖持內修何以斡旋？答曰：數在天，固已定斡旋之念，又在臨機應變　如昔日未趨京時，郡治欲余祈雨　未行持已前，郡家遍行祈禱不應　一日靜定，忽空中使者默報云：天數當旱，非法可治　今郡近五十里有雷澤潭，在建昌秀源之地，此中雷神雖奉命封潭，於道法中亦能用力，宜以符命起之　余覺，遂以符命就，命使者追之　再入坐，恍見一老子忽到壇上，以口吸盂中藏太陽墨水一呷而去　未幾，天地晦冥，下微雨一霎而止　覺不及，復旱　後問使者，乃謂：老子者，不過所起龍神耳　彼已違命出洞，所下一霎微雨，是壇上一呷淨水爾，不過爲法中一報應　於是，再遣章奏，飛告眞主，請旨，後得帝旨，降雨三日，方得復旱

問曰：以師可以如是，且如今之法官道士，滿前盡是，何以屢奏疊章不一，其爲報應，並無效驗，此又何也？答曰：大抵奏章所上，僅詣一處，不可繁冗　且如今人有事，使至登聞鼓院　上以天數而亦旱，法以私意而妄奏，必至行下臺部遞至州縣，究竟如何，方爲施行　若待上命，竟於是日而降雨，豈不悞哉　是以火師教余飛神謁帝之道，所以祈雨一事，隸涤波天主治之，單單只奏天主，請恩轉告玉帝，得旨竟下后土眞宮，開潭放水以救焦枯

問曰：雷震百里，何以不能遍及以至甲里有，乙里無，丙里無，至於丁里滂沱而復旱也　答曰：行持之時，先檄當坊里社迎接，緣爲方里人民至誠，加以里社迎接，奏報其雨必驟　若此方人民，造惡稔成旱劫，決無涓滴，社令亦不迎接　此理譬如陽間遣官，到所在優恤，州邑如意則優恤必至，若吏牧不職，亦不過丈具爾

問曰：上古宗師，以祈晴難於祈雨，今行此法果如何哉？答曰：造化則不過翻覆內玄，造化雨潦浸淫，亦有數說　一則節候氣數，二則蛟蟹孽龍妄興雲雨，三則調燮者失職，以至水潦直前　所以如此，不可一概論也

問曰：如師見教，其法當如何？答曰：身中之驗，極爲緊切　當從戊

已運轉一番，使元氣一周再復，後面靜定，看內鍊如何　如是覺面有暖，即心火上炎，臍水澄下，遍身煖蒸，喉中微痒，則天道必晴霽矣

問曰：身中之應固已知矣　然干氣數變理失職，或潦星直旬，此又何以知之矣？答曰：變調者，上至帝相，下至守令，觀其所治之政，所行之事，即可見也　昔開元婦嘲冤，六月飛霜，一夫有屈，水潦九年　以此推之，皆可見矣　至於水潦直旬，當遣皇甫鑽天以縛之，蛟蜃以法律治之

問曰：蛟蜃興風致雨，何以亦能如是之猖浸？法家以書篆符章，告行符檄，千門萬蠆，不能役雷神便興雲雨　何以此等，即能如是？答曰：蛟蜃藏於劣深山之中，亦有社令　忠義之士居民失祭祀，便於鄉坊興起雲雨，損人田疇，害人禾稼，法當遣命魔錢大將軍以戮之

問曰：內驗外治，固已聞之　但行持法度，其要如何？答曰：祈晴之法，當於火煞方上建壇，立治安卓召雷，行事先開雲捲霧，起火穴塞雨穴而矣

問曰：開雲捲霧，起火穴塞雨穴，其法如何？答曰：開雲捲霧於內玄，皆斂而歸墓　閉氣三七息，略嚥津起火穴　以雙手握固，仰面猛呼二七呵，乃起火穴也　雨則閉氣，以舌拄上腭，時嚥津三口，直下丹田

問曰：內用固如此，外用如何？答曰：其法於日平字上起內用生將，於日家地支字上起外將，克到南方鄧佳　又看日皇是何五行，如日皇剋星，便可用事，但以五行生剋驗之

師曰：如前子所問余，皆切於事而應於人之妙，子宜依吾法度而行之所有符中之奧，法中之妙，皆盡已矣　但精心而修，端意而行，百發百中，無施不可，眞所謂法海之驪珠也　言訖，復以二十八字爲吾婿，他日囑仲和書付悔隱袁庭植

吾法元來不妄傳，信知道法妙玄玄。
君家自是神仙種，管取兒孫代代賢。

法用

混沌鴻濛未判，無年無月無時。

但憑消息報君知，便是人間冬至。

謝顯道、林伯謙等《海瓊白真人語録》卷一

眞師曰：古法官有用黃劉二將者，又有高丁二將者，復有用焦曾二將者，用桑何二將許謝二將者，在其所受於師者，用無不靈驗　眞師曰：天心紫文云，三元洞虛五行洞華，八卦洞晨十方洞眞，今人行八卦洞晨法，卻使動神字，是不知其所始迷以傳迷，有如此者　眞師曰：古無酆都法　唐末有大圓吳先生始傳此法於世，以考召鬼神　其法中只有八將三符四呪，及有酆都總錄院印　後人增益不勝繁絮，似此之類安有正法　眞師曰：法中明言北極驅邪院，蓋云天機院　是故南極有天樞院，如天上左有天樞省，右有天機省，緣天機是北極之內院，驅邪則外院也　彼天樞亦是南極之內院，而南極又有進奏院在外也　耜問曰，人之一念自可感動天地　今凡發章奏差，將吏既以焚化自可上達，又何謂六天妖魔得以遏截者耶　答曰，一念之誠與道合眞，故可感召眞靈無疑矣　古者有孝心有誠心有義心有慈心有剛心有忠心，皆於(肹)[胖]蠁之間感天動地　蓋其一心之專一念之正，所以然也　今人焚章疏達帝宸，此則科效使之爾　緣心念之感，如以箭射物也　彼章疏之感，如持鎗刺物也　箭雖遠而急至，鎗雖近而難及　故章疏是有形之物，妖魔得以遏截　如心念出於無形，則妖魔如何遏截也　元長問曰，夫人念念紛起起滅不停，內何此念不能感召　答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　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心無異緣意不妄想，六根順向首尾一直，所以舉無不中者也　眞師曰，混沌既分三才始立，人居天地之中，其形雖小其神實大　其形雖卑其神實高　玉蟾向時詣闕奏事，其章疏上寫字如粟　及至天都其字如蓋　始者在人間時章疏之紙亦甚短小，及至天中章疏高丈餘闊二丈　以此觀之，大慧隱語所謂蚩焉結成一丈之餘，天眞皇人按筆乃書，此之意也　昔者觀清源志，見天書於龍潭之上，有曰詔黑赤示之鯉魚，昌黎辨之曰，此上帝斬龍之文也　其字不過一寸　想其在天亦不止一寸也　以今觀之，此無他　天大所變者大，人小所現者小　譬如人之照鏡，鏡大面亦大，鏡小面亦小　自今而後凡有章疏紙須高一尺，不可過高　字須大如粟，不可過大　此語不誣也　元長問曰，嘗疑鍊度是兩件事，不知是否　答曰，《度人經》云，生身受度一也，又云死魂受鍊二也　今觀《朱陵景仙度命籙文》有曰，南昌宮所攝二宮，一曰上宮，一曰下宮，上宮主受鍊司事，下宮主受度司事　生身在下土故以下宮主之，死魂升上天故以上宮主之　總而名之曰朱陵火府，亦曰南昌鍊度司　今人所稱南昌上宮受鍊司，眞官典者，所用受鍊司印，卻併主生身受度符籙事，委是無據　既言南昌受鍊司，而又稱上宮受鍊司，此又無據　今不須言上宮下宮，亦不須說受鍊受度，但云南昌鍊度司，卻用本司印，方有所本爾　其印文曰，南昌鍊

度司印　只用人間營篆方圓一寸三分　元長問：罡步如何　答曰：罡步多禹，禹步惟五　能合五行，久久升舉　大率罡步多以五步推五行生剋，步之如猫犬之伏蛇，進五步退亦五步，進七退亦七　四方按五行生成之數，及至蛇伏然後害之。但看伏鼠亦然　且猫犬之伏蛇，進退之間或爲人所衝擊，或爲人所叱喚，纔轉身即蛇得而害之，蓋罡步不成也　如六甲道甲隱身遁形之法，大要在罡步神哉　耕問：世所傳陰陽斗亦有疑焉　答曰：今人以左脚起，初星念魁至魑爲陽斗　以右脚起，初星念貪至破爲陰斗，謬哉，是無據之論也　《飛神謁斗經》云，順則爲陽逆則爲陰，從魁至魑則爲順，自魑而魁則爲逆　大要只云，子欲飛神莫忤眞人　眞人第三星也　外此皆步步，丁步則爲踏，單步則爲點　如曰不然，吾不知矣　耕問：召將或用叱咄，可乎　答曰：前輩有云，敬之如君父驅之如僕使，蓋呼召將吏之說，則是以神感神也　人若無威則神不至　凡呼召時，須是秉太上之勑命，則左右呵斥儼然若存，庶幾可以我之神而役彼之神也　眞師告耕云，今但專佩一籙專受一職，專行一法專判一司文字於一司將吏前，專用一符一水，不過只是心與神會，用之則靈耳　恰如眞龍，但一滴水便作滂沛　豈用如許繁耶　元長問曰：近世有行籙寶法者，不曰無此法也　復有行圓通法者，亦不曰無此法也　更有行混元法者，亦不曰無此法也　然其門類之多呪訣之繁，而於道則不甚正一也　古者以正一傳教，故所行之法簡而且易　今曰靈寶何異圓通，今曰圓通何異混元，今曰混元何異正一　夫人之心本自圓通，本自靈寶，本自正一，本自混元　以人之一心而流出無窮無盡之法，蓋如天之一炁生育萬物也　而又曰混元是一階，靈寶是一階，圓通是一階，正一是一階　譬如杜鵑鳥，或曰子規或曰謝豹，或曰白帝魂或曰映山紅，或曰瑪瑙禽或曰蜀鳥，其實一杜鵑也　眞師曰：法法從心生，心外無別法　元長問曰：近觀靈寶法之旁門，又有曰圓通一法，復有太上淨明院法一階，或有用太上淨明院印者，或有用圓通印者，其印文有靈寶圓通混化玄祕八字列於八方，其印之中又有司院省府四字，其印內文卻圓，外文卻方　蓋取圓通之意　以愚意觀之，靈寶圓通混化玄祕，此心印也　故欲以此木印而盡此八字可乎　所謂司院省府此處臺也，故欲以此木印而爲此司院省府可乎　殊不知靈寶本是圓通，圓通本是淨明，又何必尋枝摘葉如許之繁哉　答曰：誠是圓通法所造一顆印，說要圓通卻不圓通　元長問曰：來法有之乎，其正邪莫之辯也　答曰：巫者之法始於婆坦王，傳之盤古三，再傳於阿修羅王，復傳於維陀始王，長沙王頭陀王，開山在漢神九郎蒙山七郎橫山十郎趙侯三郎張趙二郎，此後不知其幾　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盤古法者，又有曰蒙山法者，其實一巫法也　巫法亦多竊太上之語，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呪語　最可笑者，昔人於巫法之符下草書太上在天，今之巫師不知字義，卻謂天王在玄　呵呵　元長問曰，法中念呪何如　答曰，呪者祝之義也　夫祝之之意，欲以達乎天地神明　果爾則世間善惡之祝在在報應耳　今又不然，何哉　是未知所以呪之之意也　夫井蛙之聒太清，穴蟻之噪上靈，則猶今人之祝也，是豈可以祝取報應哉　如法中呪語一則，太上金口所宣二則，往往皆將吏旗號　所以呪之要在乎法　法所以呪，將吏亦從之，高眞亦聞之　如今人念呪之不効者何哉，蓋不審此呪意也　呪之意義貴乎心存目想，則號召將吏如神明在前之說　元長問曰，《救苦經》云，太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無邊際　妙哉《大洞經》　或以爲陰陽二元七十二候是否　答曰，此乃人身中事也　泥丸象天屬乾，乾數四，乾金甲子　金數四，乾甲九　尾閭象地屬坤　坤數六，坤甲六　故四九三十六，則謂之天上六六三十六則謂之地下　此言人之頭上有三十六脉，腹下有三十六絡，天地亦如之　惟人之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太玄無邊，妙哉《大洞》也　耕問曰，有五戒，其一曰不飲酒，然酒亦不害於道，愚恐怔迷其性故也　酒果可飲乎　答曰，《藏經》太上云，高才英秀，惟酒是耽　麴蘖蕩心，性情顛倒，破壞十善，興起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　眞師告耕云，女仙尊綠華謂羊權曰，修道之士視錦綉如弊垢，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瓦礫，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　世人行嗜慾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漠，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　眞師曰，古人有言，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而況《書》云師勞而功半，師逸而功倍者此也　眞師曰，天下物惟有水銀與腦子假不得　教中以精比水銀謂之汞，以頭髓謂之腦　蓋水銀易飛，腦子易走　且如水銀腦子雖封鎖在密處，但有所以引之，飛走則失其所在，如椒之透水銀是也　今人精髓多爲淫所攝遂至枯竭，哀哉　眞師曰，先師陳泥（丸）（丸）昔在徽廟時，嘗遇大洞眞人孫君與之曰，昔者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說經，採摭編錄自成一藏　且如《北斗經》、《南斗經》、《消災經》、《常清靜經》、《天華經》、《靈寶度人》等經，玉皇天尊號從上諸事，皆有實跡

氣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載營魄章第十》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注：專一冲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矣。○疏：專，專一也，冲氣，冲和妙氣也。人之受生，冲和爲本。若染雜塵境，則冲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冲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義曰：嬰兒未知，後倘答對，專任冲和之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冲氣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眞，守眞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一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爲陰陽，陰陽生化，稟一氣爲主，乃知一氣處陰陽之中，故曰冲氣。夫大道以冲氣而爲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斂，皆冲氣之用。冲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兮似萬物之宗。學人欲見冲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釋家喻爲慧燈朗月，術家以爲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帝，在陰陽之先。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鈔曰：一者乃道之全，冲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爲萬物之母，體而用之，則無而爲雲，墜而爲雨，散而爲風，擊而爲雷霆，擊而有光耀者爲電，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爲言，其大矣哉。○纂云：在陰與陰同德，在陽與陽同波。○鈔曰：乃《莊子·刻意篇》文也。已於《道經》詳載之，又處眞體而不撓者，此《莊子·知北遊》之文也。已具三十二章中詳矣。此言道之一氣，無所不在也。○纂云：寂然不動，則謂之眞君，制御形骸，則謂之眞宰。○鈔曰：寂然不動者，《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故者是也。又云：眞君眞宰者，《莊子·齊物論》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是也。○纂又引《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者，已具前釋。○纂云：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鈔曰：此皆《莊子·人間世篇》云。顏回謂孔子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所取證者，如斯而已矣。纂又云萬物資始者，此《易·乾卦·彖辭》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又曰萬物資生者，此亦坤卦·彖》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是也。纂又云：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也者，此《易·說卦》之文也。已具前解今碧虛取此數節之文，用證解得一之理。所謂一者，元氣也。夫此元氣者，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以爲清；處瓦甓荒薛，而不以爲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以其制御有爲，則眞宰出焉，以爲寂然不動，則眞君見焉。以其至虛而爲羣生之本，以其至寡而爲萬物之宗。得乎此者，物無不生，事無不畢，故曰天得一以清。○纂云：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平正焉。○鈔曰：無思不服者，《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

王丞哉。言武王作邑於鎬京，遷公，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丞哉者，皇，大也。丞，君也。此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之者也。今碧虛引此者，言當時武王行辟雍之禮，遂感四方，萬國懽心而說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太平經》卷九八《包天裹地守氣不絕訣第一百六十》 願及天師請問一事乃止。』『行言，何疑哉！』『凡道包天裹地，誰持其氣候者？』『深哉遠哉妙哉！子之所問也。何睹而問此？』『有睹有見，見天地之道，獨不知窮極，故怪而問之也。』『善哉，子之言入微意。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守氣而不絕也。故天專以氣爲吉凶也，萬物象之，無氣則終死也。子欲不終窮，宜與氣爲玄牝，象天爲之，安得死也。亦不可卒得，乃成幽室也。入室思道，自不食與氣結也。因爲天地神明舉也，不復與於俗治也。乃上從天太一也，朝於中極，受符而行，周流洞達六方八遠，無窮時也。子思書言，自得之也，爲神之階可見矣。去世上天而治，不復見矣。子欲重知其明效也，世不可得久有而獨治也。故得道者，則當飛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不肯力爲道者，死當下入地，會不得久居是中部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更去避世，聖文常格在而不見其人，是明效也。不死得道，則當上天；死則當下入地，下得久當害中和之路也。子得吾文，自深思其意，欲棄上行常生在，與天並力，隨四時天下祭祀而飲食者，努力爲眞道，是其汙法也。若不樂常在而樂死者，棄道隨俗，亦將歸地下，不得久睹天日月星曆也。吾文□□，萬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賢人盡去，今無見者，是其大效也。子自思之，樂上則上，樂下則下，無奪子志者也。故吾爲太平德君制作法度，不限一人也。夫太平氣來，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則上皇平氣不得俱來至也。故天教吾廣開闢其路，使得自恣自擇可爲也。賢明欲樂活者，可學吾文，思其意，入室成道，可得活；賢柔欲樂輔帝王治，象吾文爲之，可以致太平；欲樂居家治生畜財者，思吾文，可竟其天年而終死。故各爲得其所願，無大自冤者也。故太平之氣得來前也。平之爲言者，乃平平無冤者，故爲平也。是故德君以治，太平之氣立來也。所以然者，乃天下無自冤者，各自得其所樂，所以勅眞人以付上德之君者。上德之君，其用心必仁賢而明，明者不奪人所欲，必得天下之心，欲承天意，以道歸之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强兵戰勝演術章》 禽之制在炁。○解曰：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炁。形立炁布，斡旋於中謂之神，故炁完則神生定矣。夫怒則炁上而不降，喜則炁緩而不收，悲則炁消而不息，恐則炁下而不升，思則炁結而不散，惟形與炁俱運於神之樞機。聖人於此制之有道焉，而物莫之與敵也。《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豈與物相刃相靡而交戰於欲惡之府？宰制羣動，與天地覆載同功，陰陽造化同用，而用炁彌滿六虛也。猶之禽也，乘風鼓炁，展翅翱於太虛，或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炁，負青天，何以異於聖人適於逍遙之遊也？夫禽之制在炁者，炁以陽爲主，禽不能亡去也。窮則變，而自榮至衛而成，乃可制焉。凡有所制者，皆有所麗，故制而用之謂之法。夫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彼騰躍而上下，不過數仞，而翱翔蓬蒿之間者，亦飛之至。孰使之而有制也？小大之辨，豈炁也哉？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上《道象章第五》 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易》曰：見乃謂之象。道不可見，豈形象端倪之能窮哉！經所謂大象無形是已。恍者有光而無象，意其有而非有，惚者有一而未形，意其無而非無，惛然若亡而存，不可以有無求也，經所謂無物之象是已。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合會地水火風，四時氣往緣。○草木有生而無知，其無知與人異，其有生與人同。方其未生，猶人之胚胎未兆，在太易時也，不見枝葉根，猶人之氣形質具未相離也，及其萌蘖之生，散爲枝葉，旁達爲根，猶人會四者之氣，以時而往，循緣以成其身也。雖然生者生矣，而生生者果何物哉，故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

氣爲生者地，聚合凝稍堅。○氣來入身謂之生，人之生，氣之聚也，其始則氣化而凝，既久則形立而堅，陰陽之運，其理則然。

味異行不等，甘苦辛鹹酸。○道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別而爲五味。五味之所以異，以五行之不等故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味之所以異也。火燠水潤，木撓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五行之不等也。味則五行也，而味味者道也。

氣行有多少，强弱果不均。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通天下一氣尒，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不殺，變化之流也，氣之多寡，隨量而受，故物之強弱，因受而稟，猶之大塊噫，氣而萬竅怒號，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己，聲

雖異，同出於風，形雖異，同出於道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　含養陰陽道，隨所倚爲親　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人。○性有剛柔緩急不同，故形有羽毛鱗介之異，稟偏於陽者，本乎天而親上，毗於陰者，本乎地而親下　雖類聚羣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自有形以至於無形，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也

本出於虛無，感激生精神　譬如起音者，撥絃手動傳。宮商角徵羽，口氣呼嘯元。○天下之實，自虛而有，天下之有，自無而出　道則虛無也，道生一，一者天下之至精，一生二，二者神之所應也，天地氤氳，萬物資精神以生而精神生於道，猶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及其發手動絃，則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五音彰矣

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元　本淨在虛靜，故曰道自然。五音所動搖，逐與樂色連。○域於有生，百骸九竅，五藏六腑，體而存焉，是三者，有生之本也　然身之總括百骸，口之呼吸語默，意之善惡是非，孰使之者？道爲之本而已　形而上者謂之道，萬物莫不首之者也　道體至虛，而實不能礙，至靜而動不能搖，以圓染而淨，物莫得而先之爾，豈矯拂使之然哉！去道既遠，溟於人僞，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與物相轉徙而不能自解，以非自然之眞也，於動搖言音不言色，於連不言音而言色，蓋互見也

散陽以爲明，布氣成六根　從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　去本而就末，散樸以澆淳。道變示非常，欲使歸其真。○道判而爲陰陽，陰陽氣之大者也，萬物負陰抱陽，皆道之所布也　形質既具，六鑿相攘，莫之能止，是以生於土而反於土，出乎隱而入乎隱，流轉死生之域，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此無他，逐末忘本，離道愈遠，散樸以爲器，溟淳而不原故爾　夫眞常之道，無古無今，人於不死不生，然而物有生滅，未可以爲常者，道之變也　《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眞

又卷下《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君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惡兩忘，付之自爾，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善惡誕信冥於一致，將擇焉而不得，夫豈譊譊然分別而務求知哉！然視履考祥，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若影響，然顧人所行何如爾

是故聖人云，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天下之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天下之母，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兩者異名，同謂之道　道之所在，萬物宗之，可以保身蓋優爲矣，莊子所謂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是已　夫以混元之聖，猶不自居，取聖人之言以爲證，此其所以聖益聖也

吾意常不知，安能知彼行善惡爲。○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則不知乃眞知，而知乃不知也　然則不知彼而自知，茲其所以爲大知歟

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積善無已，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又《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君曰：吾道淡泊寂，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淡則不與物交，泊則靜止不流，道之眞也　體道者在於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內靜其意，歸於寂定，而無以生爲，故爾以其不自生，故形生而不敝，皆復命之常也

生生精浸潤，滋沟留滯，玄冒沽洽，元氣包之，其根蓋深，乃四固，中無心，故能致萬物精華。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以其空虛無欲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生者道也，悟道以頓，一息而神，行道以漸，在於眞積力久焉　誠能積而不已，浸潤以成，則精全神王，腎水澤而兩氣滋，廉泉玉英，周流無礙，孰有壅閼之患哉！夫然，故天一玄妙之氣覆冒形軀，靈液流暢，灌溉五宮四肢百體，元氣包括，根深而蒂固，心虛而腹實也，萬物之精華，不期至而自至矣　古之人能腹天氣傳精神者，蓋得於此

《無上妙道文始眞經・六匕》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所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

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　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　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爲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女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　我時默然不對一字　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　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　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　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玉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　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蒸蝨蟲，瘦則龜魚，瘦則鼠蠍，我可爲萬物。

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礪砂之金，破礪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也。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土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接，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舍攝，元無差殊　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卅車無我，能見遠行　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

心憶者猶忘飢，心忽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　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　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　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　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二六《明體貫氣品》

道言，昔於太丹天中，絳雲凝霄赤光世界，受《元始度人明體貫氣无量上品》　元始天尊當說是經，而乃謂言，吾爲天地之祖萬氣之先，三寶天君肇化之後，道體分三，於太空混黃清虛丹暉廣化大劫生第三元老，號太上老君，統治玄氣養育人民　即吾至道分神，傳授大範　已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妙氣　氣分三劫，无量度人　吾昔於彼已明此道，當命太上老君於太丹天中，爲一切衆生剖析秘密開化天人，吾已演化諸天明露道要，三才五行陰陽玄極之旨，明體貫氣最後分別，宜命太上宣示隱微，使諸衆生悟道通達　作是念已，太上老君居太清太極宮大光明殿，敬聞教誡徑詣座前，稽首再拜長跪，默念大聖虛皇元始天尊寶號者三　上奏天尊，臣奉密旨令升法座，爲十方天人說《明體貫氣妙經》，謹依詔命誦奉宣揚，禮是整衣將說是經　周回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座　天眞大神列聖高尊，上清眞人無鞅數衆乘空而來　九霞布空玄光內照，華蓋飛軒碧落鵷煇，流雲丹景垂蔭太虛，七日七夜，清微禹餘大赤三境種民，三界九極諸天，日月宮府玉垣帝座，太微寥陽紫山玄京，丹臺紫闕瑤闕瓊樓，皇極飛綱洞淵劫伐，森然在目，無有隔礙　衆眞侍座，太上老君玄坐空浮陽光玉闕寶臺之上，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　是時一國男女咸悟生化之根　說經二遍，衆惡消除。說經三遍，萬善集身。說經四遍，眞氣下降，灌注心田。說經五遍，所向皆眞，玄符正範　說經六遍，神妙足備，克獲飛仙說經七遍，明體妙元貫氣達用　說經八遍，九玄七祖，上世亡魂，眷屬親姻，道遙離苦　說經九遍，玉章破暗，靈光燭幽。說經十遍，一切衆生永斷惡趣，冤仇解脫，報對休停　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上《巨勝尚延年章第三十二》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黃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巨勝，胡麻也　人食之尚得延年，況金液還丹入

日，豈不長生乎？還丹始生於眞金，金體故无敗朽，然眞金者，是天地元氣之祖，以爲萬物之母，《道德經》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天地之先，一氣爲初，而生萬象。金是水根，取爲藥基，是故眞金母能產金砂，而成還丹也。土遊四季，爲丹道始終也。魏公喻後人修鍊服之，神妙不同凡藥。此砂入口，如雲霧風雨，徑入五臟四肢，還童卻老，變髮生牙，長生久視矣。

又《胡粉投火章第三十三》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子。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樠。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實。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胡粉，制黑鉛而成，若投火中，卻歸鉛體。冰雪，自水氣而結，若以湯沃，還化爲水。金砂、水銀，皆一體之物，以金爲母，還產砂汞，故云：植禾以其黍，覆雞以其卵。一旦受氣足，乃成雞與黍。蓋種類相生，終始相因，自然之道也。若以金石、草木、霜露、冰雪、鹽滷之類，皆爲誤用。上文註中，已詳說矣。本卷二十五章內註。是將天地根爲藥根，眞金母爲藥母，今產陰陽成精，金砂靈汞，以爲長生之藥，不其然乎。故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火性本炎上，不可使潤下。水性本潤下，不可使炎上。既以自然本性根，類而推之，則金母產金砂明矣。

又《世間多學士章第三十四》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據案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无因緣，度量失操持。搏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硇章，泥須相鍊飛。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有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癡。僥倖詭不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魏公謂世間多有博學通儒之士，留心道域，好火求玄，邂逅不遇明師，但只看文據訣，妄自出意，虛損貨財，擣治雜藥，擬望長生度世，歷年白首，執而不已，迷守管窺，自入邪徑，千舉萬敗，難揆將來。雜性不同類，上文註中已釋之矣。

又《若夫至聖章第三十五》 若夫至聖，不過伏犧、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无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世定詩書。素无前識資，因師各悟之。皓若褰帷帳，曉目登高臺。

魏公讚伏犧、文王、孔子三聖人，天縱英癯，互有明德，演《易》道則通天地萬物之情，刪《詩》、《書》則叙君臣衆名之訓，復有定爻象，析分銖，箒轄周星，數窮大衍。天地雖大，難緘否泰之機；陰陽至虛无，藏動靜之數，是以聖人因之取謀大道，以乾坤象鼎室，使抱一氣而宗萬靈，以陰陽貫暮時，俾歷六虛而生庶類。然有形易忖者，天地也；無兆難謀者，陰陽也。若不因三聖演《易》，將水火何路施張？若不賴萬世垂文，驅龍虎何門鈐鍵？故云：素無前識，因此悟之。若褰帷帳，則明有所睹。如登高臺，復莫知其極。蓋喻聖人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也。因《易》道而復明《火記》，下文當略釋之。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三 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

金砂之升鼎也，穿兩腎，導夾脊，過心經，入髓海，衝肺臚，度肝歷脾，復還於丹田。當其升時，瀜然如雲霧之四塞，颯然如風雨之暴至，恍然如昔夢之初覺，渙然如沉痾之脫體，精神冥合如夫婦之交接，骨肉融和如澡浴之方起，是皆眞景象也，非譬喻也。《復命篇》云：不知將謂氣，得後自然眞。蓋非親歷，則莫能知之。

熏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得丹之後，晝夜溫養，無令間斷，則眞氣熏蒸，達於四肢，自然神清氣爽，顏色悅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老翁復爲壯夫，耆嫗又成姹女，自此改形度世，跳出樊籠，號曰眞人焉。抑嘗論之，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則與天地相爲終始可也。今爲天地無終窮，而人之生年不滿百，何耶？蓋人在天地間，不過天地間一物爾。以其靈於物，故特謂之人。豈能與天地並哉？若夫竊天地之機，以修成金液大丹，則與天地相爲終始，乃謂之眞人。既爲眞人，則超凡入聖，無復向來之形矣。逍遙物外，永謝塵世之厄矣。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樠。類

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胡粉本黑鉛燒就，若投之火中，則復還爲鉛。冰雪乃陰氣結成，若沃以溫湯，則解化爲水。何者？返本還元，其理不容不然也。鍊金之法，以砂爲主，而和以水銀。蓋水銀生於砂中，與砂爲同類之物，所以終始相因而成變化者由其眞也。《悟眞篇》云：竹破須將竹補宜，覆雞常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眞鉛合聖機。蓋謂眞汞得其鉛，則一陰一陽，氣類相感，是爲同類，譬猶植禾當以其黍，覆雞必用其卵；以類相從，則其道自然，不勞於力而成變化。若使舍其同類而別求他物，則猶魚目之不可爲珠，蓬蒿之不能成檜，類既不同，安有變化，亦猶燕生燕，雀生雀，使之生鳳，則不能生矣；狐乳狐，兔乳兔，使之乳馬，則不能乳矣。火性炎上，使之潤下可乎？水性潤下，使之炎上可乎？所以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也。然吾身自有一天地，自有一陰陽，而《還源篇》乃云：奪他天地髓，交媾片時中，而必須竊取天地之氣，乃日月聖父、靈母之氣，吾身之氣，乃曾祖父母之氣，故以眞父母之氣變化凡父母之身爲純陽眞仙，則與天地同壽也。或人自昧求同類，不知自己同乾坤，卻向身外覓同類，妄指童女爲眞鉛，遂託黃帝玄素之事，飾其邪說，以逢士夫之欲，於是富家貴宦行春術而往往罹於死亡者有之，蓋不特唐相國夏侯孜之一人也。是故葛稚川《抱朴子》以爲水盆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居《眞誥》以爲抱玉赴火，金棺葬狗，淵微子目之爲猪狗行狀，李玉谿稱之爲地獄種子，古今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南華眞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所謂御女之說，誰生萬階，至今爲梗。誣污前眞，迷誤後學，其旁門諸術中，害道之最尤者歟。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持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碰。硫黃燒豫章，泥汞相鍊飛。鼓鑄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癡。僥倖說不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悟眞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眞人莫強猜。只爲丹經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蓋世間高才好學之士，不爲無人，而求其遇眞師得正傳者或寡矣。彼有燒鍊三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爲道在於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肯合體而並居哉？故凡爲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點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得化內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者，不過設象比喻而已。奈何世人不識眞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皓首茫然，反起虛無之歎。嗚呼，眞道簡而不繁，至言淡而無味，人誰信之？人誰行之？甚至得正傳而中道生疑，於是出正入邪蹊者有矣。《內指通玄祕訣》云：多恃聰明強是非，縱聞法要自相違。之人也，背大道而守迷路，管窺天而不廣見，烏足與論方來無窮之玄奧哉？

葛洪《抱朴子內篇・至理》

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壞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多忘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墓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攫取錢，而手不灼爛。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

選異方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持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不肯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穎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又《抱朴子內篇・釋滯》 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人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存亡之炁，亦發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朶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斟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宜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

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憒悱，勸進有志，敎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篋，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

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官，人皆修道，誰復佐

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出牧者，棄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偏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孝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四老鳳戲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光武之刑厝也。夫龍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綢眠，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饍，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高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遼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

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有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遷敍之敕，勳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士，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昔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衰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胄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浸養，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

又《抱朴子内篇・極言》

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眞一，則此可合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年刻年剝，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潭，猶不脫於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欲或滿，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臘，脣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尋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蟲，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穿骸，欬唾凝澌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飢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潰；烈火燎原，而燥草前焚；龍蜿嗟地，而脆者獨破。山弦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

病，內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　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御，莫能傷也　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　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　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　此要言也　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

又《抱朴子內篇・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人止可息看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　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　其服术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丸，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　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　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　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　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　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　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　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　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　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　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　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术，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　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飢者　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　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　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叔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　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　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　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　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　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　張太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　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　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　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　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　或春向東食磁星青氣，使入肝；夏服茯苓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　又中居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　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　《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　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眞効　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　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　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　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　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　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　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　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　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　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麴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　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　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　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　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　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　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藥飯耳　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臘粉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　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　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饑頓矣，未名絕穀耳　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　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　乃召取鍊閉，令人備守之　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　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　乃罷遣之　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　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

或問不寒之道　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

行五次之炁，一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

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故服玄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答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丸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鑽金之符，或戴卻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炙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效。今世之人，亦有得學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 夫氣者，道之幾微也。幾而動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夫一者，道之冲凝也。冲而化之，凝而造之，乃生二焉。故天地分乎太極，是以形體立焉；萬物與之同稟，精神著焉；萬象與之齊受。在物之形，唯人爲貴，在象之精，唯人爲靈。並乾坤，居三才之位，合陰陽，當五行之秀。故能通玄降聖，練質登仙，隱景入虛，無之心至妙，入登仙之法。登仙之法，所學多途，至妙之旨，其歸一揆。或飛消丹液，藥效升騰，或齋戒存修，功成羽化。然金石之藥，實虛費而難求，習學之功，彌歲年而易遠。若乃爲之速效，專之克成，虛無合其道，與神靈合其德者，其唯氣妙乎！黃帝曰：食穀者智而夭，食氣者神而壽，不食者不死。眞人曰：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志，養志則合眞，然後能久登生氣之域。可不勤之哉！是知吸引晨霞，餐漱風霜，養精光於五藏，導營衛於百關，既祛疾以安形，復延和而享壽。閉視聽以胎息，返衰朽於童顏，遠取於天，近取於己，心閑自適，體逸無爲，欣邈矣！於百年全浩然於一室，就輕舉之諸術，眞清虛之雅致歟！若兼修眞之業煉化之功，則行雲軺而促期，馳羽駕而增遠矣。服氣之經，頗覽多本，或散在諸部，或未暢其宗。觀之者以不廣致疑，習之者以不究無效。今故纂類篇目，詳精源流，庶使蠕蛄之兼濟，豈龜龍之獨善耳。

五牙論

夫形之所全者，本於藏府也；神之所安者，質於精氣也。雖稟形於五神，已具其象，而體衰氣耗，乃致凋敗。故須納雲牙而漑液，吸霞景以孕靈，榮衛保其貞和，容貌駐其朽謝，加以久習成妙，積感通神，與五老而齊升，並九眞而列位。經文所載，以示津途，修學所導，自宜詳覈。

服氣論

夫氣者，胎之元也，形之本也。胎既誕矣，而元精已散，形既動矣，而本質漸弊。是故須納氣以凝精，保氣以煉形。精滿而神全，形休而命延。元本充實，可以固存耳。觀夫萬物，未有有氣而無形者，未有有形而無氣者。攝生之子，可不專氣而致柔乎！

吳筠《玄綱論・天稟章第四》 夫道本無動靜，而陰陽生焉。氣本無清濁，而天地形焉。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純陰冥冥處乎下，九地之下無陽也。陰陽混蒸而生萬有，生萬有者，正在天地之間矣。故氣象變通，晦明有類，陽以明而正，其粹爲眞靈，陰以晦而邪，其精爲魔魅。故稟陽靈生者爲睿哲，資陰魅育者爲頑兇。睿哲惠和，陽好生也；頑兇悖戾，陰好殺也。或善或否，二氣均合而生中人。三者各有所稟，而教安施乎教之所施，爲中人爾。何者？睿哲不教而自知，頑兇雖教而不移，此皆受陰陽之純氣者也，亦猶火可滅，不能使之寒；冰可消，不能使之熱，理固然矣。夫中人爲善則和氣應，爲不善則害氣集，故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有慶有殃，教於是立。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眞記》卷四《眞鉛汞》 《玄洞玉詔》曰：昔廣成子教黃帝鍊外丹，方有鉛汞之物，凡以內事爲法則也。人之初生，先生腎也，腎爲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爲鉛；次生心也，心爲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爲砂。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炁之中暗藏正陽之炁，蓋以外鉛中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煅成大寶。取類

於天，則腎居於中，取鼎中之水，心液之血，取坤陽之炁，二物合而爲丹，乃如外物見寶之比也　《傳道集》曰：抱大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爲衆石之主者，朱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　雖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煆鍊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也　若以內言之，父母眞炁，合而爲一，即精血爲胞胎，凝結爲內腎，內腎者，鉛也　及夫腎中生炁，炁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凝結於黃庭，而爲丹，則曰眞鉛也　以腎炁合心炁，積炁生液，結爲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汞也　及夫丹就，眞炁升，腎炁入頂，而眞水降，一升一沉於十二樓前，而爲既濟　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眞汞也　《元皇君訣》曰：鉛汞鼎中居，燒成無價珠，都來兩個字，了得萬家書　正一眞人曰：鉛汞傳來幾萬秋，幾人悟得幾人修，若教此理常人會，塵世神仙似水流　呂公曰：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眞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　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爲腎，而眞鉛爲丹；汞爲心液，而眞汞爲藥，眞鉛眞汞爲既濟　若愚外說，不可中理矣！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八七《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夫人之生，氣未嘗不煩　煩者，氣積之大也　遇靜則清氣有生，遇動則淨氣益起，遇發則煩氣益盛，遇觸則激氣益迅　氣有流謝，故氣煩則怠，怠必弊，弊而多過者觸，觸而激，激必竭，竭則衰，衰則精神散矣！　散則絕，絕則形體朽矣！　竭遇驕極，風厲入之，則暴卒而僵　衰極氣盡，則老斃而終　此人生之所以死也

溫恭慈喜之變，變而爲諂，柔而爲曲，恭而爲媚　其俯仰之謹色，色則虛而僞措，僞措則婉而卑，其容貌有不安之候　公正之變，變而自專無憚，齷陸肆固之驕，其措則好訐人之行，以爲己正之驗也　貌威之變，變而爲侮，忽凌誕之慢，奸嫉矜害，其道掩善，其目則嵎而冗，其色則顏而慄，其與言則不稱，憂人之徵也　鑒達之變，變而爲巧佞機詭讒毀之奸，其言則易而若眞，其宣則淳而振亮，其目睛候，膝則搖易而竊速，有不治守之動，其操則不能久居重定也　謙儉之變，變而爲密毒險違之武，亦爲殘虐僭逆之奸　其視則下而鬱，其直則勿而嚴，其意則曠而戾，其與居則有憤噫遽奮之效也　是五變之俗，皆化利之所由也　是以聖人之和天地達民，有五氣之變，故不以意利而化之也

夫上好虐像，愛民有由恭祠禱之巧　厚之以利，則民競諂容色濃之媚以求之　故邪僞化惑之俗興，而木行篤直之氣失矣！　失積則脅氣有餘縮之產　世犯歲星之忌，殃災則有溫毒之疫，民負司命之禁，殃則有項痛、頭痛、奪壽促命之死　脅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諂諛遺釁之尷

上好寬委，愛民有徑執偏專之守　厚之以利，則民競肆固矜夸之見以求之　故狠軼忿戾化亂之俗興，而土行公利之氣失矣　失積則地有舒泄、穢結、亂積，風雷反震動之故，世犯鎮星之忌，炎則有悸氣蒸毒之疫，民負司危之禁　脅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驕逸惰遺釁之尷

上好煩品，愛民有降若風邁之貌　厚之以利，則民競魁岸豪杰爭第妄進之奸以求之　故相凌踐蔑忽禍化流亡之俗興，而金行信實之氣失矣　失積則時有雪霜愆節之侵，世犯太白之忌，炎則有氣痛之疫，民負司契之禁，殃則有癘竭氣斷及兵凶，震殺，奪壽促命之死　脅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侮慢，相仇遺釁之尷

上好慧敏，愛民有文辨彩艷之巧　厚之以利，則民競機飾浮詭流尚之僞以求之　故佞爲俺聽化暗之俗興，而火行哲明之氣失矣　失積則日有病無光，勃蝕之促，世犯熒惑之忌，炎則有暑毒之疫，民負司順之禁，殃則有鬼魅忤痛，心悶，殞絕，慌惚及狂逆，妄倒不道之說，奪壽促命之死　脅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奢華佞害，窺覦遺釁之尷

上好嚴厲，愛民有敢斷克決之巧　厚之以利，則民競慢毒遏其害烈之能以求之　故空患陰圖禍背化逆之俗興，而水行義守之氣失矣　失積則月有魘虧魄傷，遲速不常之度，世犯辰星之忌，炎則有陰毒之疫，民負司錄之禁，殃則有殘病，灌瘠，暴僞及盜賊，獄戮奪壽迫促殘命之死　脅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凶淫禁虐遺釁之尷　化失五常之氣，世運五常之炎，民沈五促之尷，皆棄辱爭奪耻怨仇侮嫉妒之所生也

夫民之生性莫非氣煩，氣煩則嗜欲生焉　原夫嗜欲之本，勢不遽乎口實五味，體充衣暖，男女偶適之間而已矣　五德之後，無故以珍食華服，重嬪嫱之選，利害炫耀，長而茂之，爲無厭之盛也　於是乎利害生榮辱，榮辱生喜怒，喜怒生是非，是非生賞罰　賞罰者，化末之季機者也；聽訟者，天下之禍，弊者也　賞罰、聽訟，非所以斷嗜欲之茂也　古先之爲者，蓋自尊其勢而爲之者也

夫嗜欲之蔽，好利而忘害，喜榮而忘辱。夫其常性爲五爐之源，豈有厭乎極已哉！故其嚮榮也，靡知足其喜；故其觸辱也，莫知已其忿。當其所爭也，奮劍振銳，冒嚴陷凶，不違矢刃之屠，不顧性命之沒，父子兄弟不暇相恪，故胡可以介乎。是非繩墨而欲以裁之哉？胡可以未來乎，賞罰之準令而能以遏之哉？亂民五清之氣，成民五爐之殃，皆由王者使五爐之士，治五爐之民，不自知已有五爐之固。其知拯民有五爐之難乎？秖相激戾而生其釁怨，此不達之咎也。故雖昧旦不忘，徒苦心而無成；星言夙駕，徒勞役而無濟。夫道德之運世也，不眩民以煩利，則民無所馳其奸求；不促民以煩辱，則民無所忿其恥怨。奸求恥怨弗行，則嗜欲自簡，嗜欲自簡則民俗定，民俗定一，則太平淳樸，雍和淑豫然也。惡識夫榮辱爭奪，恥怨仇悔，嫉妒之措哉！

若夫崑崙之南，而西北東北諸域之俗不傳。此東南赤縣之名教遺策而其民弗知，有甲兵攻伐之亂，而其世弗知，有相暴殺逆之禍，精保性常，而大仙大賢慈淨之神出焉。由茲言之，何瑣瑣乎庸御準令，故事之有乎！夫爐士之執政也，勢傍典刑，隆崇矜壟，明其權柄，識其寒暑，欲以擅秉而懲違忤，富貴而制蒼生，弗覺夫鄙哉！流末參差，人情轉易，已滑其在始立意之頑，而成其固弊仇衆潰逆之敗也。積代相習，豈悟之哉！是以爐士不可以任之者也。爲其將則禍大矣！任之道學，清淨之衆，則道學喪矣！任之三者，朝廷之列，則王者亡矣！睹其血機，觀其舉候，豈離乎五變之氣乎？聖人之靈教耳！易可以審，何亂之有哉？惜乎而固，奚其甚哉！是以至人之所以潛棲山谷者，豈好爲遁世之名乎？蓋不欲以五爐之俗，滑其五清之氣也！五爐之俗，莫不以聲勢相傾而亂其清氣者也。觸其契色，逆其聲音，欲無忿憾潰中之氣者，難矣！事有蹇違，以已求人，欲無卑側媚悅之巧者，希矣！遇有勢居，人求於己，欲無驕凌豪御之張者，鮮矣！此三者，皆五爐殃氣，有生之常也。與之糅俗，望無亂清氣，其可得乎？是以道士不可得與其雜處而狎之者也。

又　凡學道不能精立至潔於所行，則五府之神未嘉祐之，而以服氣及進服藥物，藥精，餌術丹石之小法，多爲所敗矣。設小有效，不踰五百年之力耳！其術多退溯而無成也。夫殖至潔之氣於五府，其精不泯，及蒸人道，莫不於九元之清而生之者也。莫不常爲仙爲神爲聖矣。

其齋法，沐浴清淨，所以常於正月十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四月四日、五月二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三日、九月二十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三日者，以道氣數之，此日皆天帝遊東井之日也。是以行道輒當於此日，更起新意，爲沐浴清淨之始，倍加謹敬之篤也。

其服氣法，攝五情之息，漸能有定，然後常以二月三日、九日、十八日、二十七日，若甲寅、乙巳、丁巳、甲子、丁卯王相成滿日，於山林隱靖之處，近東流水醴泉向陽之地，地氣陽而調也。沐浴蘭湯，以丹書玉房爲田字，方一寸。玉房在臍下三寸。精念玉房，令氣致於丹田。去鼻中毛，正偃卧，兩足相去五寸，兩臂去身各五寸，合目握固，如嬰兒之拳，是用蒲蒻爲枕，高可三寸，若胸中有病，可高五寸，若病在臍下，可去枕。既服氣，不復得食生菜及生果硬物。服氣時，食日減一口，十日後可不食。二三日腹中或涓涓若飢，選好肥干棗上木煎，微得食之，一日一夜不過此。不念食者，勿有進嗽。其飲水，一日一夜可五升而已。其太一醪醴，亦可一日一夜五升，勿絕。口中常含棗核者，令人受氣且生津液故也。如此則胸中上下氣脹，腸胃致令得空虛，空虛則和氣通焉。五神宗而助之，則昇仙矣。《孔子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雜食者，百疾妖邪之所鍾焉。是以食愈少者，心愈開而延年益壽；食愈多者，心愈塞而年愈夭也。翟煙《釋周傳論》云：悠悠九天，茫茫萬寓，氣之所凝，產之所頓。品物羣生，迭明大小，擾擾營營，爲利害所纏。有生之爲乎！其猶塵粉之一毫，暫浮於污池之內；有國之所域，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大衍之中。是以莊周稱四海之於天下，猶壘空之在大澤；有國之於四海，猶稊米之在大倉。其中一世之是非，芥石之利害焉，足以經於曠然之念哉！是以至人之所以輕天下，細萬物也，豈措心於矯亢之觀乎？直以世利無以干其胸懷，榮華無以褻其顧盼，將在子靖氣潔精，其貴存眞而已矣！

又卷八八《道生旨》　鐘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壇焉。壇側有棲眞子楊君，知余有道，詣予請述道生之宗旨。余曰：子不聽《西昇經》云：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知生之所由。又曰：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非效衆人。是知修道之士，若不知生之所由，道之根本，則茫茫然罔測道之來矣！欲求長生，先修所生之本。子能曉耶？楊生曰：未悟。予告曰：欲曉則速具誓戒。

楊君再拜其詞曰：某才薄瑣微，行能闇晦，將筆血爲滋味，以鹽客爲歡娛，罪根既深，神彩益濁，豈三魂之寧盡？被五賊之戰爭，以恍惚而暢懷，極其喜樂，俄悼亡而感物，過甚悲傷，振蕩命門，壞墮元氣，虛羸漸逼，豈異尸居？枯槁欲來，何難骨立？鹽梅銷鑠，寒暑煎熬，既非金石之身，須求風霜之餐，大患擬作，微軀豈安？寶爲聲聞之徒，豈覺幽玄之理？步步就死，兀兀不知，人間或有道高河上，術入壺中，寬服羽衣，一遊而縮其地脉，珠蟬玉節，一舉而登其天門，變凡軀於金母，改容儀於玉液，造化由己，修行在心，魚縱涸而重波，骨雖枯而再肉，伏以小子螻蟻之命，纖芥之軀，昏濁無知，敗亡有日，忽神鑒其窮，天啓其心，善達玄關，志求道要，慕眞仙而汲汲，如飢渴中腸；陋浮世之悠悠，若煙埃滿眼，欲冀希夷之質，長含羣籟之間，擺去塵機，冥搜眞樸，推無形於恍惚，見有物而萌芽，至此時則萬象空搖，寸誠不撓，敢匍匐懇請，誓戒深詞，存歸太上之清壇，靖想虛皇之寶座，仙童握節，侍女焚香，既得事之證明，豈將心而猶豫？疑悞冰泮，端倪澄流，荷重德而便頂丘山，感深恩而已銘肝膈，若非人妄泄，得土不傳，則觸景罪殃，動足受禍，指陳白日，契約丹誠，無任懽魂泣血之至。

予聞告之曰：子既誠懇如是，予當語子生生所由。

人之根本者，男精女血既凝，有道自然而生，爲水一點，今膀胱之水，是其餘也，水中有氣，鬱鬱然未有所著，欻然感天地純陽眞精之華，入於氣而相依憑，氣遂養之，是謂之神，神之甚微，雖得水氣養之澆溉，懼氣強而見迫，若水之澆溉，物之甲拆，又不可以浸之，浸之則其甲卽死矣，仍於水中，純陽眞精之華生爲二腎也，二者，以應陰陽之數，遂隔水擎捧其神與氣，乃得炁與腎神之靈，是謂氣爲母，神爲子，道幹既育，萬物成體，子母既長，不可同處，須放其子之造化，成其窟宅，然母亦安矣，神又須物引而離其母，乃借水之兩點氣，如腎之數，神以陽光守而凝之，然又慮水之盛，兼五行不足，無以成物，而假土來剋其水，慮土剋其水盡，又假木來剋其土，慮木剋其土盡，又假金來剋其木盡，又假火來剋其金，火若剋其金盡，卽內以水救之，是謂轉相生，轉相制成物，是謂人之眼，眼者，與天地合體，五行足矣，所以眼當中黑，水也；次黃，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其事明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於其上，是謂神光焉，眼之位屬肝者，緣光明如日，日出東方，肝在東方而屬木，故肝藏得而管之，黃庭經云：肝神龍煙字含明，注云：日出東方，故曰含明，神者，純陽也，勢長飛動，如天之日月而轉動也，其眼漸上昇，須照耀其外，爲神之樞機，而神則合居其內，而主其中，神專盼其眼，漸漸不覺已離其母，若眼者，只要引神而離其母，後居外與神相應，不可附其眼，則依前不成造化矣。

其氣母雖離其子，終須養其子成長安穩，若中途而廢，則彼此不能安矣，卽須假木來生火，是爲心焉，使心而盛其神，心之內空方寸，乃受神而居，其神曰靈也，故謂心爲靈臺，神是陽也，心爲火焉，故神得而居其內，蓋水流濕，火就燥之義，道書曰：心爲神之都是也，所以心靈於諸藏者，緣神之故，非心獨能靈焉！若無神之在內，則與諸臟何異？但緣心屬陽之故，勢多飛動，因茲便乃不得停爾！目但確然而定其神，則心亦不動矣，蓋須修道習熟，不然者，大難不搖動其心耳，其次肝、肺、脾、六腑、五體、九竅、毛髮之類，皆神得而造化焉！蓋取眼之規則耳，卽眼爲五藏之苗也，如此三九二百七十日，則應陽之數極，人之體備具矣。

然神自離其母後，更不復到本來凝結之處，蓋人凍被五味流之而不清冷，神雖同用，炁雖同行，終不解卻相養，卻相成，但相反爾，今以子母相離本者，蓋緣未有窟宅，諸體尚闕，所以事須相離而各造化，及其彼此安穩，更不相借省，豈有子母得爲順序哉！今言心爲氣馬，但意到則氣到，今人或偶使氣到諸處，則不解到根本從來相含處耳，修道之士，不可不留意焉，脾去腎近者，若眼中黑，與赤遠矣，足可明之，其神雖都於心，亦寄位於精中，養其體，潤其性，保其骨髓，使其堅強，人之壽考，神亦得久安於人體中矣！凡人臨危險而毛髮蒼豎者，是神恐傷其窟宅爾，若人之暴橫而死者，元氣猶強而未弱，還元返本不得，或爲匿鬼而憑陵於人，蓋元神不病，器用不銷耗，使其然也，則春秋之時，匹夫匹婦，強死魂魄，憑依於人是焉，於強死中，其神或漸耗未盡，卻被炁盛將去爲人，則分明記得前生事也，則鮑靚記井，羊祜識環之類，大約記得前生事者也，童子暴橫而死，精氣未散使其然爾，所言精者，積津氣而成，若動搖而出，則神不安，爲滑而決泄，減耗神之用也，精之既竭，神亦耗盡，微微然漸與初來相類，然心氣既壯，水氣又盛，人體堅強，五味薄鑽，則氣與神不相當，既而無戀，求住不得，欻然而去，歸空卻成舊時眞精之英華，附之於天，所言泄性不滅是也，則禮記云：骨肉化爲土，魂氣歸於天，元神如主，千神如臣，元神既去，千神無主，國之空耳，所

以謂心爲帝王　水氣既無陽氣管攝，亦便散也　一物既去，則人體傾去，謂死即無所知也

王惟一《道法心傳》　夫五雷者，本陰陽二炁之所生，五行之所成，陰節炁而降升，應斗柄之運轉　有生有旺，有收有藏　自冬至復卦一陽生，臨卦二陽生，泰卦三陽生，大壯四陽生　當此時也，節炁春分，巽風鼓動，地潮鬱蒸，前弦之後，雷乃發聲　夬卦五陽生，乾卦六陽數足，神炁必含，必待震動，以施號令　若非水火激剝，則不能發，故陽極則陰生　自夏至姤卦一陰生，遁卦二陰生，否卦三陰生，觀卦四陰生　當此時也，節炁秋分，金風肅煞，萬木飄零，後弦之前，雷乃收聲　剝卦五陰生，坤卦六陰數足，飯根復命，保炁養神　陰極則陽生，周而復始，生生化化之道，未嘗間斷　行雷之士，須是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明天地動靜之機，識風雷炁候之變，知風雷雨是何物也　因何而生，爲何而起，起於何方，應於何月日時，動何部之雷，則有狂風驟雨轟天霹靂之威　然起必有伏，伏必有起，起伏之理，誰之使然？余嘗記伊川先生問邵堯夫曰：今年雷風甚處起？只此一句，括造化之妙，可精思熟味　若知此一竅通則萬竅皆通，一神動而萬神皆動　東南巽方，非召雷之所，用之則徒弄精神耳　但此一竅，無象無形，無前無後，無長無短，無闊狹之可量，無東西南北之可別，正在乎天地交界之中，陰陽混合之處　雖鬼神妙用，亦莫能窺　惜乎後學之人，不明此理，卻認臭尸肉孔，留心於丹田之中，著意於兩腎之間　或運炁於臍下，或目視於泥丸，胡思亂想，便爲明了　與余說一竅，不亦遠乎　故前有言云：風雲雷雨藏乎一，這個孔竅多不識，激剝遍天龍陣亂，煞風煞雨轟霹靂　人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自知之矣　如是陰陽不調，炁候失節，或陽盛陰衰，遂成亢旱　或陰盛陽衰，變成水澇　要在行雷之事，調變陰陽而和暢，斡旋造化以流通　踏翻斗柄，召雷雨以救焦枯；撥轉天關，起風霆而掃陰翳　但今之學者紛紛，多不得明師傳授，往往道聽途說，竊學漏法　不尋心中之至寶，但求紙上之玄文　談玄說妙，誇己非他　言清行濁，不顧天條，以致三官鼓筆，五帝列言，身謝之後，魂墮酆都，受諸苦趣　嗟乎，行法如此之難也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後學之士，切宜勉之　至元甲午上元日，松江後學雷霆散吏景陽王惟一述

余一介愚蒙，濫參道法，曾遇至人傳授，頗知法中一二　嘗思祖師之言，法行先天一炁，將用自己元神，可謂直指玄微，開明後學　余何學者識見淺膚，自悟不及，卻留心於運想之中，以爲玄妙　殊不知忘本而逐末，捨眞而求妄也　余始亦未明此理，博訪明師所傳紙上之文　或用唵字嚥下於丹田，以囌字而提出，想金光，行先天一炁　或存心火腎水，交姤於元海之中，結成嬰兒，以爲自己元神　余則不然，多下苦志，幸遇眞師，傳授雷霆一竅，說破這些道理，使余如醉方醒，前學皆妄　後又得月鼎莫先生使者一法，歷說先天之妙　乃曰：道言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這些子，便是造化樞機　橐者，猶我腹也　籥者，猶我口鼻也　虛而不屈者，乃中黃先天混元之祖炁也　釋氏曰慧日寶燈摩尼珠，儒家號曰浩然之氣，禪宗號曰安身立命處，修眞之士號曰金丹，其實一也　又曰神室丹谷，又曰天地之根、萬炁之宗、太極之帶　其所浩浩渺渺，恍恍惚惚，無內無外，無著無所，亦無四圍　動而不屈者，橐鼓則籥自鳴也　愚昨奉度師鐵壁先生鄒君傳授口訣：拒塞天河，撥翻斗柄，取水滄溟，掇動九州，將乾補坤，以離塞坎，開眼仰視爲否，閉目府觀爲泰　多不知捷徑路頭，皆爲先聖玄機，強立異端者，豈不謬乎？　余平生參盡雷法，未有若月鼎莫君先生之說如此之明也　使余朝夕思慕先生之學，不復再見，唯悒怏耳　先生在世，學者紛紛，多不得其傳，蓋謂不知道之故也　余今老矣，欲留祕訣於人間，無個知音可語，故作數圖，名之曰道法精微　用留於世，倘遇達人，必當具眼

行持戒行圖



夫行持道法，先當受持十戒　日用常行，無所虧欠　更能濟貧救苦，積功累行，自然感動天地　神欽鬼伏，坐役雷霆，呼風召雨　今有一等後學，不持戒律，不辨邪正，執文泥象，胡思亂想　偶然一時之靈，便已自滿　更不究

竟所憑者是個甚麼，以致以邪召邪，以鬼召鬼。故薩眞人云：道法於身不等閑，思量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難。又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漫行。保一眞人曰：有問制邪之道如何？答曰：修己以正。子不聞花月之妖，不敢見梁公。正人君子，鬼神之懼猶且如此，何況行道法之士乎？余《心傳錄》云：先持戒行爲根本，次守天條莫妄爲；要得雷神來拱伏，雷轟電掣剖心窺。

李元卓《莊列十論・莊周夢蝴蝶論第一》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則蝶無周。蘧蘧然而覺爲周，則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覺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範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眞。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萬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眞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眞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曾慥《道樞》卷五《周天篇》（周天之候，通乎晝夜，八卦居中，不速而化） 至游子曰：二十四氣，每氣差二分有半。夏至極長，冬至極短，春秋二分，晝夜平均矣。冬至之後則盈行，夏至之後則縮行，此乃陰陽升降之期也。子者五，癸者四，此大雪，冬至之刻也。冬至者，其日出於辰之二刻，入於申之三刻，晝三十有五，夜六十有五，《坎卦》之上元也。大雪者，其日出於辰之二刻，入於申之三刻，晝三十有八，夜六十有二，《乾卦》之下元也。丑者四，己者四，此小寒，大寒之刻也。小寒者，其日出入晝夜與大雪之候同，《坎卦》之中元也。大寒者，其日之出入晝夜與小寒之候同，《坎卦》之下元也。寅者四，甲者四，此立春雨水之刻也。立春者，其日出於乙之二刻，入於庚之二刻，晝四十有三，夜五十有七，《艮卦》之上元也。雨水者，其日出於乙之四刻，入於庚之四刻，晝四十有五，夜五十有五，《艮卦》之中元也。卯者五，乙者四，此驚蟄，春分之刻也。驚蟄者，其日出於卯之二刻，入於酉之二刻，晝四十有八，夜五十有二，《艮卦》之下元也。春分者，其日出於卯之中，入於酉之中，晝夜俱均焉，《震卦》之上元也。辰者四，巽者四，此清明穀雨之刻也。清明者，其日出於卯之三刻，入於酉之二刻，晝五十有三，夜四十有七，《震卦》之中元也。穀雨者，其日出於甲之四刻，入於辛之四刻，晝五十有五，夜四十有五，《震卦》之下元也。巳者四，丙者四，此立夏小滿之刻也。立夏者，其日出於甲之三刻，入於辛之三刻，晝五十有八，夜四十有二，《巽卦》之上元也。小滿者，其日出於甲之三刻，入於辛之三刻，晝六十，夜四十，《巽卦》之中元也。午者五，丁者四，此芒種夏至之刻也。芒種者，其日出於寅之二刻，入於戌之二刻，晝六十有二，夜三十有八，《巽卦》之下元也。夏至者，其日出於寅之二刻，入於戌之二刻，晝六十有五，夜三十有五，《離卦》之上元也。未者四，坤者五，此小暑大暑之刻也。小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芒種之候同，《離卦》之中元也。大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小滿之候同，《離卦》之下元也。申者四，庚者四，此立秋處暑之刻也。立秋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立夏之候同，《坤卦》之上元也。處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穀雨之候同，《坤卦》之中元也。酉者五，辛者四，此白露秋分之刻也。白露者，其日出入晝夜與清明之候同，《坤卦》之下元也。秋分者，其日出入晝夜與春分之候同，《兌卦》之上元也。戌者四，乾者四，寒露霜降之刻也。寒露者，其日出入晝夜與驚蟄之候同，《兌卦》之中元也。霜降者，其日出入晝夜與雨水之候同，《兌卦》之下元也。亥者四，壬者四，此立冬小雪之刻也。立冬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立春之候同，《乾卦》之上元也。小雪者，其日出於乙之三刻，入於庚之一刻，晝四十，夜六十，《乾卦》之中元也。

又《黃帝問篇》（歸自崆峒，復訪皇人；究其三一，知微知眞） 天眞皇人隱於襄眉之山。黃帝既平蚩尤，將求無爲之道，周遊天下而至於青城之野，始見寧眞人焉，於是得九一之旨。因問皇人明於大道，復從而問焉。

皇人曰：子欲修其身，先淨其意而後可也。故為安其神，外去其慾，衆患或起，以氣治之。黃帝曰：修道者，亦有患乎？皇人曰：聞道晚者，則先已泄其眞氣而虛收，安得無患乎？黃帝曰：敢問以何氣治之而可？皇人曰：其小用水，其大用火，一切有患無有能拒水火者也。夫深居而瞑目，於鼻之上而望于樓，亦不得想離其本軀及起之，則為定矣，諸境勿外逐焉。次觀白毫光明出於眉之上，極力移之，入於頂門，三昧定實，則功斯勝矣。中心無為，外患不入，從九至九，鍊七至七。夫欲隱處於世，常想開頂門，使黃雲滿於天地，冥心細想，其內有神，用意行之，去來自如，欲離其軀，黃雲重蓋，或歸於其體，或分其形，或入於衆人之身，或奪人而安己，或使其人離其體，方便相救，廣施德焉，則可也。利己損人斯有罪也。然分形之法，須俟生陽數之一焉。冥心靜室，明鍊五行，於頂之上，藏太陽四十有五，其數起焉。眉之下五輪既全，而於定之中起焉。於是火中有木神，水中有金氣，水火五藏交相往來而不離於上，然後想其眞精二腎，合於一氣，心血下凝而為嬰兒，其象生之上有黃牙焉，是乃吾之命也。日出之初，照水者百過，又日踐其影於是二腎日月之光，各出赤白之氣，夜則已已出於頂門，十月而與身等矣，斯為地仙矣。鍊腎之氣出入於耳，百日而注以江海，內鍊其精華以為劍，鍊五藏之精滿乎九九之數，使金鼎收其氣，身騰而升天，於定之中復投於胎，再修再練，十有二年而變四身，其應無盡。黃帝曰：善！

又《軒轅問篇》（天清地寧，近取諸身，用火守陰，其陽乃純）

子崔子曰：學道者先澄心無為，內境外境是非俱忘焉，然後息氣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心為天，腎為地，天清則地寧矣。軒轅問曰：天何以清？地何以寧？子崔子曰：一者，天之清也。軒轅曰：請有十二，十二之間，子午變動，陰霞霞霧不能常清，何也？子崔子曰：日月常有用者也，陰陽轉動，是之謂陽極而陰生也，升降陰陽，所以見天不能常清也。變動其四時之季，各以一季受氣焉。故生死萬物非天不清，所生萬物非地不寧。軒轅曰：寧者生萬物，何也？子崔子曰：地，黃也，中央土也。其土受日月陰陽轉用，各季受一氣焉。凡季月旬有八日，四季則七旬有二日，土之盛者也，所以成萬物焉。軒轅曰：人之生，何如哉？子崔子曰：亦由陰陽合而受一氣乃成也。陽之極也，見陰精而為寶，陰之極也，見陽精而為寶，陰無陽則不能化矣。男腎之左其先成也，女腎之右其先成也，然後立性為萬物靈。軒轅曰：何為而死歟。子崔子曰：男純乎陽者也，女純乎陰者也，十有二時之中，性有變焉，故氣隨性散。陽者為陰，克取其精，陰者為陽，克取其血，斯以枯絕而死歟。軒轅曰：不死亦可致歟？子崔子曰：滅其三要，通其九竅，得其五行，絕其外境。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氣定則可不死矣。骨節通流，九竅安靜，五行相生，五藏不潰，六腑通明，病何自來。是謂水中得火，火中生水也。無心而人定則神清矣，其氣轉動，於四季化萬物焉。於是陰消而純陽矣。可以長生。軒轅曰：如之何可以入定無心，水火相交，純陽不死乎。子崔子曰：定中生氣，氣中生神，神定者，道氣也。神能用法，法能用火，火中生水。能變常用其水焉，如擢夫心不能定乎水火也，則用火守其陰，久則純陽而陰柔不生矣，斯道之全也。軒轅曰：善！

又卷六《真誥篇》（列仙之靈，吐辭為經。撮其玄機，可以順生）

杜廣平杜契子也，後漢末人。授玄白之道於介先生，常以月坐臥，任意存於泥丸，其中有黑氣焉。次存於心，其中有白氣焉，臍之中有黃氣焉。其初存也，氣出如豆，既而其大衝天。於是三氣如雲，纏咽繞身，而覆身之上，變而為火，在三咽之內復令景以鍊一身，一身之內五藏照徹。如是日而行之，至日中而止。於是服氣百有二十過，所謂知白守黑，可以不死者也。《素丹經景》曰：一面之上，常得左右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而焉，可使皺斑不生，而光澤如少女矣，所謂山川通氣者也。《精景按摩經》曰：臥起常平氣正坐，先叉左右手，乃度以掩其顏後，內仰面視上而摩其顏，使顏與左右手爭，為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已，復屈動其身體，伸手四極，反張側掣，宜搖百關，為之各三焉，臥起以幌，（或厚帛）拭頸中及耳之後，使周市俱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頸若理櫛之無數焉，良久摩左右手以治面目，已，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常行之則其目明，其體不垢，邪氣不干矣。於生氣之時咽液二七過，按體之所痛，向其王方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眞；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遺水火，外樘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祝已，復咽液二七過，按所痛者二十有一過。常行之則無疾矣。耳目者，導眞之梯級，總靈之門戶也。常以手按其眉後之穴三九過，以手心及指摩其目權上，以手旋其耳，各三十過，其摩惟數數然無時也。既已，則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而復上行入髮際，其咽液無數焉，常行之目清明矣。眉之後有小穴，是為上元六合之府也，其生化

其目之輝焉　目者，權之出，是決明之津也，以手旋其耳者，採明澤之道也　夫人之色，鮮不始於耳目者也，以手乘其額之上，而內存赤子，則目目雙明，上元喜矣　於是終三九之數，是爲手朝三元，兩腦堅髮者也　首之四面，以左右手乘之，順髮就結，惟令多焉，於是首血流散，風濕不凝矣　既已，則以手按其目，九過，是爲檢目神者也　司命東卿曰：清齋辟穀，則真存目，夜存月，在於日中，使其大如環，其日赤色，有紫光九芒焉，其月黃色，有白光十芒焉，於是咽其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焉，或使日月居於面，左日右月，於是二景與真瞳合氣相通，是爲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之道也　太虛眞人曰：月之五日，子之時，內存日象，從口而入，在於心之中，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合光，覺其心暖焉，即咽液九過，至於十有五日，二十有九日，復爲之，則耳目聰察，百關鮮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　十有五年，太上遣仙車至矣　《大智慧經》曰：內存心中有日大如錢焉，赤色而有九芒，從心而上，出喉至齒，回還胃中，如是良久，自見其心胃　已，乃吐氣咽漱三十九過　一日三行之，行之一年疾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可以得道，日行無影矣　夜服日華如服日焉，惟從腦中而下，其入於喉，（芒二芒）亦不出，於齒而還入於胃　張微子曰：平旦先閉目內視，如見五藏，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於面，內入於口，納此五色之氣五十過，咽液六十過，扣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久行之，常乘雲霧，而行此服霧之方也　九華眞妃曰：日者靈之實，靈者日之精　唯聞服日之法，未見餐霞之經　餐霞之經甚祕焉，致霞之道甚易焉　目者，身之鏡也　耳者，體之牖也　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矣　吾有磨鏡決牖之術焉　面者，神之庭也　髮者，腦之華也　心悲則面焦矣，腦減則髮素矣　精元內喪則丹律損竭矣　吾有童面還白之法焉　精者，體之神也　明者，身之寶也　勞多則精散矣，營鏡則明消矣　吾有益精延明之經焉　守眞一篇者，一年則首不白，禿髮更生矣　內有家業子孫之羈，外有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聞，聲氣雜役，則道不專，行事無益矣　眞才多隱乎林嶺之中，遠世而抱淡，則要願而玄餐矣　於是吾將致乎玉體金漿，交梨火棗騰飛之藥，若體未眞正，邪念盈懷，則不能致矣　火棗交梨者，非外物也　其生於心　其中有刺棘則梨棗不見矣　青童大君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　沈羲隨九泉，但坐惜形骸　西城眞人曰：神爲度形舟，薄岸當別去　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夫學道者可不自力乎哉！夫人之死也，其形如生者，尸解也　是不青，皮不皺，目光不變，髮不白，而堅形骨者，尸解也　尸解之仙，方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而已　得道之士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其戶，三魂營其骨，七魄衛其肉，招攝保其氣矣　爲道者，當令三關常調焉　目者，心之關也　耳者，人之關也　三關調則五藏安矣　婁伯眞遇仙，仙使乎尚曰：子篤志學仙而心不正，何也　吾誨汝　日出三丈，揩手二肩之上，以日當其心，心暖則心正矣　從之遂得道焉　以夜半夫枕平臥，握固，放其體，若氣調而微者，身神具者也　學道有九患焉：有志無時，一也；有時無友，二也；有友無志，三也；有志不遇師，四也；遇師不覺，五也；覺而不勤，六也；勤不守道，七也；志不固，八也；固而不久，九也　喜怒損其志者也，哀樂損其性者也，榮華惑其德者也，陰陽竭其精者也　道之忌也　爲道者，口當吐死氣而取生氣焉，愼笑節言而思其形焉　式規之法能使目明，何也　吾以甲子旬取東流清水，合眞丹以洗其目，斯則明矣　太上曰：人命在幾日間　或曰數日間，或曰終食間　太上曰：未也　或曰在呼吸間　太上曰：善哉！可謂知道矣　紫微夫人曰：爲道者，譬持火入冥室，其冥即滅而明獨存矣　財色者，其如刀刃之蜜漿，孺子知其甘於二，而不知有截舌之患焉　南極老人曰：愛而生憂，憂生則有畏　故無愛則無憂矣，無憂則無畏矣　太上眞人曰：彈琴絃緩如之何　或曰：不鳴不悲　曰：絃急如之何　曰：聲絕而傷悲　曰：緩急得中如之何　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　太上眞人曰：學道執心其如琴乎！　學道之人如思朝食，未有不得者也　惜氣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　下士競於求名，其如香以自燔，燔則氣滅，徒欲衆聞之，不亦惑歟！《太素經》曰：左右手常摩拭其面使熱焉，則皺斑不生而光澤矣　摩左右掌至其熱，以拭其目，順手以摩其髮如櫛焉　左右肱更相以手摩之，則髮不白，脈不浮矣　《消魔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津咽液而無數，斯體中自寧矣　耳數按抑則聰徹矣，其名曰營治城郭，名書皇籍者也　鼻數按其左右則氣平矣，其名曰灌溉中嶽，名書帝籙者也　目欲瞑而坐，內視以見其五藏，則腸胃斯明徹矣　吾櫛髮則向王地而祝曰：泥丸玄華，保精常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　既已，咽液者三，則髮不白而日生矣　定一經曰：閉氣定靜，可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至矣　夢之惡者，何也　一則魂妖，二則心試，三則尸賊也　既寤，以左手捻人中者十有四，扣

齒者十有四，則反凶生吉矣。善夢則學其目十有四，即其齒十有四焉。寢之牀欲高，高則地氣不及，鬼氣不干矣。夫鬼氣侵人者，常依地而爲祟焉。夜行即齒，鬼斯畏矣，不敢近也。甲寅庚申是鬼饒亂，精神躁穢之日。黃生道士曰：夕寢存日在額之上，月在臍之上，則萬邪遠矣。中山劉偉道學仙十有二年，仙師試之，以十萬斤之石懸以一髮，使偉道寢其下。偉道心安體胖，仙師曰：可教也。餌之神丹，白日升天焉。昔者，有人好道，不知其方，夙夜向柏木拜之，求長生焉。逾二十有八年，於是木生紫華，其甘如飴，食之而仙或有拜太華者，致西嶽丈人授以道。或有拜河水者十年，致河伯授以水行不溺之方。此無他焉，精誠之至也。王仲甫吸引二景，餐霞四十有餘年而無成焉。其子服之十有八年而仙去。南嶽眞人謂仲甫曰：爾腦宮虧減，筋液不注，安得有成哉。仲甫治其疾而後修其眞，亦仙去。故學道者必先養其身，而後可與議矣。

又卷七《黃庭篇》（內景之學，蓋有二家，權其至當，其思無邪）

人之絳宮者，上清也，其名曰紫霞。蓋身之中五行混然而聚，至靈之氣者也。三魂者，一曰胎光，其居上丹田。二曰爽靈，其居中丹田。三曰幽精，其居下丹田。下丹田者，下關元也。其名曰命關，曰金關，曰玄關，曰死生關。二腎者，其左少陽，其右太陰。上通於諸脈，及於經（絡）（絡），此密戶也。二腎所生，如日月之氣，常隨呼吸而出入焉，內灌於生門，上入於泥丸，上下通流如日月之運行，人之動靜呼吸，心宜常存之者也。元氣者，出於下丹田，流注於身。凡晝之（干）（午）則陽極而陰生，故會合於泥丸。陰陽相推，循環無窮，晝夜之間猶列宿分布焉。夫能服氣固精，得其節符，則靈氣凝變，如紫煙白雲，充於三田，其升爲雲，其降爲雨，以之溉灌五藏而植根者也。上納津液，下勿泄其氣，氣液充滿，如深井之出涌泉，自然洞流無窮，通於鼻門，而入於口，滋於其身，如是則黃鉛紫汞生矣。依時採而鍊之，入於丹田，貫諸百節，自然出閣室而照眞陽之門。故曰回紫抱黃入丹田者，此之謂也。口者，玉池也。其中靈液皆由脾胃消化水穀承變而生焉。其源自乎肘後之關，衝之至於轆轤之關，其分四脈：下之二脈，從頂之後入頂之下，透舌之二竅及下齒齒縫也。出焉。上之二脈入於泥丸，穿於上齶之二竅及上齒出焉。一氣不調則水穀不化，脾胃之氣緩而玉池乾枯焉。經曰：晝夜不寐乃成眞。不寐者，非不寢也，去陰昏之氣而已。《九皇丹經》曰：晝咽靈液，夜伏眞氣，久則氣輪（目）（肖）運於三宮，如波濤之聲。所以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融而且和，泯泯湛湛，不逐於物，入於不動之境焉。存黃庭者何也？閉八門，鎖金關，澄湛靈臺，掃除陰穢，使二氣交會於蘂宮，所以制鍊瓊丹，填補血腦者也。耳也，鼻也，口也，心也，命關也，耳鼻凡兩，不可妄啓發焉，當收視反聽，絕諸外照。其名曰七竅玉籥閉二扉，此之謂也。夫修大還者，必先局三要焉。三要者，耳也，目也，口也。而後閉金關焉。如是則太一玄泉滑於幽關，上貫於崑崙矣。九微上仙常帶虎符者，水中之金也。脾者，橫津也。脾長一尺，橫津長三寸有六分，在心之下，謂之黃庭之府焉。心與脾者，父子也。是爲火生於土，靈臺之所居也。鼻者，中嶽也。竅之左，其氣之出則陽也。竅之右，其氣之出則陰也。晝夜陰陽不定焉，觀其運行始會於丹田，次流於寸口，朝於鼻中，貫於五內，歸於命門。扁鵲曰：（二）（一）呼也，其脈行乎三寸焉。一吸也，其脈行乎三寸焉。呼吸定息，其脈之行是爲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乎五十度而周於身矣。其運行之道，蓋如環之無端焉。榮者，陽也。衛者，陰也。榮減一息則生寒矣，衛加一息則生熱矣。神能御氣則鼻不失息，如嬰兒之在胎者也。故胎息者，上至於氣關，下至於氣海，非若口鼻之勞也。眞人之息以踵何也。氣伏於下元，則其息長而遠矣。出於三焦之上，則其息短而促矣。葛眞人曰：靈龜俊鶴，千歲不食者，善息故也。舌之下有三穴焉：左曰金津，右曰玉液，中曰玄膺，皆涌生甘泉以灌於氣海。氣海者，命門也，此生死之岸也。曰神曰氣曰精，身之三寶也。保之之要有三焉：始以導引百骸，通流血脈，以安其四體；中以勤修百行，抱制魂魄，以全萬神；終以淘鍊本元，飛行日月，以復其眞精。眞精者，得一可以仙矣。治身之要在乎存想，於是又有妄想眞想焉。夫閉目作觀，或引五色之氣，或化日月之光，或爲龍虎之形，或作嬰兒之象，或思赤珠，或現金丹，此妄想也。閉目內視，而使神識氣，氣識神，於是氣爲神胎，形爲氣主，神氣相合而自然，此眞想也。日月既足，可以出入其戶矣。肺主乎氣者也，是爲華蓋焉。其下通於命關，其上貫乎神廬，氣或不通則鼻塞矣。於是存其白元，靜調六氣，呬、噓、呵、吹、呼、吸也。可以革塞滯矣。白元者何也。肺之眞氣也。能治身者，莫先乎行氣。氣活則血榮，血榮則精實，精實則神靈，而四海內豐矣。四海者何也？氣血精髓也。其要在乎戒五傷焉：多乎鹹則心傷矣，多乎苦則肺傷矣，多乎酸則脾傷矣，多乎辛則傷肝矣，多乎甘則腎傷矣。不特此而已，久於視則血

陽氣，欠於眼則氣傷矣，欠於耳則腎傷矣，欠於舌則肺傷矣，欠於行則筋傷矣。知此者，血氣調理，上可以窮七返，下可以究九還，鍊眞元伏金液，於是血成乳，氣成雲，腎成金，髓凝霜矣。肝者，藏魂也。忍怒可以制陰，抑喜可以養陽者也。一陽起於子而至於巳，則六陽極矣，常人之眞氣遇陰則飛散焉。達生之士觀其極，則內生一陰，陰極於亥，亥六陰也。則內生一陽，陰陽相推，生生無已，故得神全精復，與天地相久者也。此何道乎。用七日來復之候，以攝魂還魄，鍊丹結胎者也。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脈，其白如綫，其連如環，其中廣一寸有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眞一靈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者也。若夫五藏六府，百關百脈，金津玉液，日月之光華，皆在乎腎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水應刻定候，其潮自生，至於生門矣。生門者何也。幽關之戶也。水之運也，乃冬至則王氣極，氣極則凝爲霜，結爲冰。夫能實其腎則凝爲白金，得手離火則爲還丹矣。夫火極則炎上，水極則流下，故陰極則無陽，陽極則無陰，水（大）（火）之極莫能力制。悟此者斯審陰陽消長之理，擘洪濛，開造化，提日月，升崑崙，以成逆會七返者也。始升腦則成雲，大實腎則成髓，髓滿則骨堅，骨堅則生肉，肉實則筋舒，筋固則添血，血盛則益氣，氣沖則益毛髮矣。脾者，金臺也，元氣之大根也，能消穀分氣者也。其脈下貫於命門，在臍之下一寸有三分，名曰玉環，是爲下丹田。夫命門者何也。性命之門，非獨右腎而已也。常溫養脾火，使上氣充盈，則體強而本固矣。脾實氣盈，則其臉如丹。蓋脾者其長一尺，掩於太倉，若其壯實則五藏享通，虛則四支墮矣。昔扁崖子，張忠定公詠也。見希夷先生當暑而附火，綿冠厚衲，曰：吾守一泓之氣，不能與造化爭焉。膽者，六府之精也，主諸氣力，外應乎目瞳鼻柱者也。鍊三元之氣既久，則五藏之靈光夜燭矣。三魂寧者，夢寐滅矣。三田各有室焉，其室一寸有二分。陽馳陰走，聖人狀之爲龍虎，謂其難制伏者也。曰鼻，曰目，曰心，此身前之三關也。曰尾閭，曰肘後，曰轆轤，此身後之三關也。曰口，曰手，曰足，此身外之三關也。呼吸進退，關一不可焉。知三田者，存鍊北方之正氣，採之有時，還之有數，自然變化，九玄金液之大丹者也。地戶者，口中也。帝鄉者，額心也。鼻之氣出清入玄者也。夫存想發火，運載河車，不離乎呼吸而已。於此鍊其津液，而入於玄宮，腎之鉛汞飛出於上道，於是上下關鍵而不泄，聖胎斯成矣。舌之吐縮，漱津咽液，當如江河之注五內，源源不絕者可也。養三田，淨六

府，固神室，閉常關，於是精五內之精華，育大化之元胎，使氣在於神室，丹在於腦，可以變朽爲朱矣。三田修鍊之功至則留精止胎，自然一氣有旋於腦戶，六陽左遷於乾宮，上下順流，百關俱爽，則九竅洞達矣。北方正一之氣，其主洞房金室坎，離之二氣也。坎，離交則日月精華自然合而會於三田矣。金室下元者，腎宮也。其名曰壽海，尾閭不禁則滄海竭矣，故曰：長生至譯房中急，其此之謂歟。內視三房九室，使內外洞徹，乃存漱五牙之玉液而咽之，五牙，五藏也。於是閉命關，下金鎖，制精氣，欲急伏鉛汞之將飛，鉛者，水中之金也，盈則魄動矣。汞者，火中之銀也，滿則魂搖矣。大腸者，玉堂之府也。小腸者，元陽之府也。左膀者，太和之府也。右胱者，太素之府也。胃者，中黃之府也。膽者，太清之府也。修之治之，勿令故焉斯可也。善治生者，先治其心，將躁則安之，將邪則正之，將求則以捨而抑之，將濁則以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之則物寘於外，神鑒於中，不求靜而愈靜，不求泰而彌泰，於是動寂俱忘，天眞自邁焉。五行者，散而爲五，混而爲一者也。一者，一氣也。一者，道之始，藥之祖也。故天以一陽降而生復，六降而生乾，陽極矣，則一陰降而生姤，六降而生坤，十二月至四月，其卦復臨，泰，大壯，夬，乾也。五月至十月，其卦姤，遯，否，觀，剝，坤也。聖人收採天地之眞氣，分成二體，一曰鉛，二曰汞，各八兩，合爭三百八十四銖，二十四銖爲一兩，三百八十四銖者一斤也。以應於卦爻者也。仰觀天道，俯推漏刻，以均分其火候，奪取一千八十之火功，以脫凡胎，斯蓋起於一，終於一。金丹之火候也，從玄根而論之，則混元一判，三才具焉，四時遷焉，從內景而論之，則洪濛一判三宮具焉，萬象生焉，四氣運焉。此天地人皆生於一者歟。其妙在乎合三五之氣，用九九之節符。三五者何也。水火土也。於是閉幽門，研八邪，分三明其父泥丸，其母雌一，以收三光，歸於子室，精神不失矣。八邪者何謂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是也。三明者何謂也。二腎之官其左爲日，其右爲月，而斗所居者是也。吾身有日月焉，使之高奔，上徹於泥丸，中行於五內，上下三宮，循環无窮，則百骸固而精髓實矣。此黃庭之道也。玄一者何也。鍊陰魄，養陽魂，結玄珠而固精海者也。世人以陰鍊陽，其自壯而至老者乎。達士以陽鍊陰，其自老而復壯者乎。漱鍊者先閉諸洞，後轉赤龍，上假玉池之津液，以灌養增添焉，使上下相通，是爲胎津胞液之大藥者也。胎津者何也。北方之中，吾能深扃固鍵，則三田九竅清靜而無漏，

其一津一氣結矣。經曰：飛昇上天駕玉輪，晝夜七日思勿眠，何也。六陰六陽，七復之數，內鍊金丹之火候者也。勿眠者，常澄湛其眞思，不可昏昧懾羣者也。白穀者，土地之精也，止能養形而已。語曰：予欲不死，腸中無滓；子欲長生，腸中常清。故宜食太和之精氣焉。

夫欲實其腹，先虛其心。心主靜者也，氣主動者也。故通乎道者，翱翔海宇之外，而心常寧焉。休息毫釐之間，而氣常運焉。靜然後能契至虛，虛極則瑩，瑩極則明，明極則徹，徹則天地之大莫能逃乎方寸矣。心者，神之宅也。目者，神之窗也。心運則目開，心住則目閉。故晝耀景，暮閉藏，則通利華精，而陰陽調矣。榮衛二氣，注行乎六合，隱於卯酉，藏於二腎。腎之左，玉房也，太和眞人居焉。腎之右，金室也，太玄玉女居焉。北斗者，內有四輔，外有三杓，常混合於氣海。氣海者，初九潛龍建子之位民。經曰：知雄守雄可無老，何謂也。雄者，火龍也，善食紫金黃芽，其性好動而不息焉。雌者，水虎也，善食紅銀白雪，其性好馳而無定焉。通乎道者，使龍虎潛交，餌之以紫金黃芽，養之以紅銀白雪，故得雄依雌戀，虎伏龍潛，自然風雨順序，天地之功成矣。心精專則其內不傾，上含三焦而下玉漿，取津於玄膺，入於明堂，漑於其喉，神明通矣。斯乃下有還丹，則必上烹元液，使陰盡而陰生，火抽而水添，循環而不止，何以取津乎。攪漱舌之下則波濤自滿，嚥之則注於丹海矣。太功欲成者，其邪關外塞，命門中關乎。肺者主乎榮衛二氣，其在於腎，是爲金水相生，父子之道也。行三十六咽於玉池，則百脈通而血液滋矣。此七返者也，何謂也。騰腦則成雲，降口則成水，傳肺則成唾，傳心則成血，傳肝則成精，傳脾則成液，傳腎則成二脈，而爲陰精陽粹者也。金津玉液者，陰陽之所生也。夫能上經七返，傳入於二腎，下變九還，傳至於腦，上下往來而不息，於是爲瓊膏玉霜者歟。大功漸著則元氣充實，八素之液流通，其腎受精貫於五內，更九九之眞火，氣滿候足則金丹成矣。

又卷一〇《金丹篇》（以養其氣，以鍊其形。澄心絶慮，斯返眞精）

茆君曰：夫欲行功，莫先養乎氣，氣既養矣，然後留精以鍊形，則眞精返而元氣還矣。吾嘗靜居，澄心絶思，勿牽其心而息調焉。於是爲之導引，使四支通暢，取眞水含養在於關，次開夾脊二十有四關，以內外之火焚其三關，此精氣之要津也。坐久而氣閉，以轉火車，三轉則金精斯起矣，數終乎九，然後以水火下至於丹田，其名有九：曰水火既濟，曰坎離相交，曰夫婦相投，曰日月交合，曰乾（神）坤（坤）混沌，曰金木相刑，曰龍虎相會，曰鉛汞和合，曰陰陽匹配。行之則其氣通流，身如浴焉，其形於是乎光澤，如此火車之運轉，至乎八十有一，其數畢矣。凡於子之後，則其臍之下有火炎炎，冷疾除矣，毫毛之疾不能加也。吾試敍其二夫：一之日，其心亂而煩；二之日，穀氣亂於腹內而有聲；三之日，精亂時有氣出；四之日，神氣亂而昏；五之日，眞火逼乎三尸，其蟲盡行；六之日，臍之下熱，是眞火至於丹田；二火合也。七之日，二脅鳴，眞氣周於腹；八之日，水火交結，丹田與臍之下常動焉。九之日，背脊熱矣，關節欲通，眞氣漸升於腦，二九，運眞火至於上丹田，時有物下焉，狀如雀卵，宜鍊而吞納焉。三九，腎堂通於關節，氣騰於腦，如水之寒，於是火車逆行，循環無定止，鍊之如雪，而鼎之上其寒颼颼然。四九，神氣清矣，鼻之中出入無滯。五九，其數四十有五，神物見矣。六九，華池水盛，溉灌百脈而不枯。七九，關節鳴而幽通，徧於其身，坐於密室，其體灑然如遇風，身中之氣自然入矣。八九，其體輕健，其精不泄，自然流轉，在乎中央，是謂法輪之運轉者也。於是九九八十有一，氣脈通暢，其爪紅鮮，除其絶陰，手足常汗，顏色改易。凡八者，其行不廢，至於百日，少通運焉，則眞汞眞鉛於是乎生。若犯乎房色，則有膨腹之疾，故色心未除，暮夜飲酒，不可行也。

又卷一二《還元下篇》

至遊子曰：《易》之道，其精微乎。古者爲卦，或以二三四焉，或以三四五焉，此互變者也。至人修眞之方，則以上九爲首，初六爲足，二三四五爲體焉，六爻之變轉周流，如榮衛之行於四時者也然則六十有四卦之數，含乎天地者也。吾能用其數，則與天地一矣。夫人所恃以生者，形也；形所恃以存者，氣也。氣鍾則形斯聚矣，氣離則形斯壞矣能知所恃而養之者，其惟《易》歟！吾之居處欲靜，茵欲厚，衣欲適時之宜，於是或於冬至，或於日甲子焉，子之後，披衣東向，跏趺而坐，東向者，取乎生氣也。扣齒三十有六，以左右手相摩，俟其熱，以手拭其目，斯須以手掩其耳，中有細音如鐘。如是者三，然後以左右手上摩其面至熱，徐運其舌撩乎上齶者十有二，撩乎下齶者十有二，撩乎齒之內者十有二，撩乎下脣之內者十有二，其名曰赤龍之耕。俟其津生，咽漱之，滿其口，至熱則分三嚥之，凡一嚥必取內氣，內氣者，閉口以取於鼻中者也。送於膻之下丹田，想之

者，陰退氣入其中焉，然後復想之，火如猛烈，垂而燒其鼎，故云有六是爲一陽之交也　次又如前以再煅焉，仍漱嚥焉，二十有四息是爲二陰之交也　如是者五焉，積爲五陰之爻，其名曰復　復之卦既終，於是定息少時，想其氣如黃雲盤旋於脾胃之上，良久，想其氣復至乎臍之下，其變黃土，覆乎歸之上　然後徹其髮，其數踰百，眠少頃，如是一日之功畢矣　月爲一卦，周而復始，月至乎子，復之卦也　月至乎丑，臨之卦也　月至乎寅，泰之卦也　月至乎卯，大壯之卦也　月至乎辰，夬之卦也　月至乎午，（遘）（姤）之卦也　月至乎未，遯之卦也　月至乎申，否之卦也　三至乎酉，觀之卦也　月至乎戌，剝之卦也　月至乎亥，坤之卦也　《玉壺篇》金丹之要，神水華池　藏吾其用，水火之妙　中條子名章，不載其姓，以其後隱於中條，故以名　嘗聞金丹之要在乎神水華池，而未通其旨，其後遇太一眞人名元魁於岱宗，求其祕曰：石何堅兮水何柔　相應五行何日休　焉知淑女數沈沒，石坐土中水（汩）（汩）流　因曰：子知華池乎　華者火也，池者水也，乃天地之奧竈者也　中條子曰：金水五行華池，有何作用乎　太一眞人曰：萬物者自然須陰抱陽而成焉，若無日月之精氣，陰陽之成熟，則安有生育哉　且夫人之生在於胎中，亦二氣相感而成者也，十月陰陽滿足而後生　其眞性蓋如砂中有汞，生於眞金，則知金丹妙用，其在於陰陽，而後成鉛成汞者也　明五行，辨氣候，寒暑相交，陰陽互用，陰得陽而成熟，陽得陰而起伏，此還丹之要旨也　夫水有堅虛，物有甘苦，雖同陰陽之氣，其性有異焉　故金丹亦準於日月之玄象，龍虎起伏，水火運用，得四時之正候，則有大功矣　中條子曰：鉛汞何所作之乎　太一眞人曰：鉛，白虎也　汞，青龍也　然非人間之物也　汞生於金砂，金砂產於鉛，長生之寶也　此道也，必擇道德慈慧者傳之　若夫豪奢貪愛姤能，狠戾恃己，挾勢凌衆，位高傲下，耽好酒色，慳吝無捨，不可傳也　中條子既得其道，踰二年，復見冀陽尉曹之僮，名嬰兒僮者，太一之隸也，將以成就中條子焉　謂中條子曰：參星者，水也，白虎之精也，下而爲寶，知而鍊之，可以爲還丹者也　房星者，木也，青龍之精也，日月作，水火偶，合爲夫婦，會之者同歸，離之者難趨　故金鉛銀汞丹砂者，聖之寶也　中條子但然大驚，遂告以太一眞人水火之訣　僮曰：此太陽之精髓，轉換天地，驅役鬼神者也　修之則雲興風起，龍虎相交，變易潛通，五行相得，非天人莫能知也　中條子曰：僕之藥何時可成乎　僮曰：爐成，一陽起，純陰罷矣　其地一氣子於周天，陰陽爲使，掌握中間之三日爲　僮童授以太一玉壺十章　其要曰：房曰青龍參白虎，日月朱雀是玄武，欲知大道玄元基，須得中央戊己土　房參也，日月也，皆所謂鉛汞者也

又卷一三《歸根篇》（天隱之書，根於理性，善保丹田，以至復命）

正一先生既得天隱子之書，讀之二年而悟，修之二年而身心閑矣　復踰二年，天隱子告以存想之要，而後知歸根之妙焉　正一先生曰：人之根本，由乎丹田而生者也，能復之則長壽矣，故曰歸根復命焉　觀夫靈識者，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無窮，故曰成性存存焉　吾能知夫呼吸由氣而活，故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有嚥漱之方，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有存想之要　若夫榮衛血脈者，循則行於內，循環內外更相養，然後能致和平矣　時自子而至於午，先平臥焉，展舒其四支，次起身而導引，使喘息調而定矣，乃扣當門小齒而小鳴，後扣大齒而大鳴，以左右手擎其面，俟耳也目也煖暢焉　復端坐蟠足，以舌攪於華池，俟乎津液之生而漱之，默計其數，及於三百而一嚥之　每其嚥也，須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所吸所嚥皆順下於丹田矣　凡子之後，午之前，食消而心空，可以漱，可以嚥，無計其數，意盡則止焉　於是五日爲一候，焚香靜室，存想其身，從首至於足，自足至於丹田，沉上於脊脈，入於泥丸，所想黃氣紛然如雲，直貫於泥丸　想畢則復漱嚥焉，而以左右手掩其耳，搭其腦，如鼓之聲者三七焉，伸其左右足，端坐俛首，極力直頸，左右手握固，叉於二肋之下，接於腰欠之骨旁，乃左右聳其肩，閉息頃刻，俟其氣盈面赤則止　行之者七，則氣從於脊脈，上徹於泥丸矣　此修養之大綱也，於是又有要妙焉　吾與天地之眞氣宜契而同運，吾能識氣之來，辨其所往，可以與天地長久矣　其法起於冬至子之時，一陽始生，或遲或速，俟其氣來，則運吾之氣，適與天地之氣皆作，次之日，復候此氣而消息焉，此神仙至精之道也　三百有六十日，運其氣適與眞氣合，其行之至於二三焉，則體益清和，久習之，則神仙不難至矣

又《鴻濛篇》（至神無方，至道無體，抱朴守靜，允契於理）

鴻濛子張無夢，字蘧隱，隱太白，眞宗時人　曰：國猶心也　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　游玄牝之門，訪赤水之珠者，必放曠天倪，凶千邪，窮萬異，歸乎抱朴守靜，靜之復靜，以至於一　一者，道之用也；道者，一之體也　一之與道，蓋自然而然者焉　是以至神無方，至道

無體，無爲而無不爲，斯合於理矣。故得其道者，見造化之功，賾鬼神之妙，而無所不變焉。糞蟲變蟬，腐草變螢，雀入水變蛤，雉入水變蜃，田鼠變鴽，魚變龍，此其小者耳。其大者，人可以變仙也。吾嘗觀天地變化，草木蕃蔓，風雲卷舒，日月還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仰觀俯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著《還元詩》百篇，摘其要者十有二。

其一曰：初九潛龍向一陽，分明變化在中黃。才逢大呂吹天火，敢見蕤賓履地霜。坤母若來相制伏，震男爭敢放顛狂。仙翁秘密曾留語，認取金丹水裏藏。

其二曰：一回搜玉上崑崙，足躡玄關衆妙門。百谷水朝滄海主，九天星拱紫微尊。輪回日月陰陽斗，運動璇璣造化根。晝夜周而還復始，嬰兒從此命長存。

其三曰：昨朝姹女啓靈扉，果見神仙會紫微。滿殿星辰環帝位，兩輪日月往來飛。鼕鼕天鼓連空響，灼灼金花照地暉。三洞眞人相見後，玉皇齊賜六銖衣。

其四曰：老子明開衆妙門，一開一闔應乾坤。只於罔象無形處，有個長生不死根。密密勤行神暗喜，綿綿常用命長存。忻然了達逍遙地，別得嘉祥及子孫。

其五曰：元君端拱坐玄都，三疊胎仙舞八偶。寶殿地全鋪翠玉，瓊樓簾半捲眞珠。山河不動藏玄鼎，日月推移入小壺。變化一陽天地動，太平因此妙工夫。

其六曰：一顆珠中世界寬，自家靈寶自家觀。杳冥裏面三才合，恍惚之中萬化安。陰鬼莫知安海底，火龍般去上泥丸。仁人修此玄玄事，上帝徵封碧落官。

其七曰：自家神氣自家身，何必區區問外人。這個形骸俱是假，只因修鍊得成眞。流年迅速桃垂實，浩劫移看海化塵。尋取丹臺天上路，恐君白首轉因循。

其八曰：空山獨坐自閑閑，得道甘歸寂寞間。黃髮老翁開地戶，雪衣女子把天關。烹煎神水三層鼎，甄幸玄珠九曲灣。莫問吾家生計事，醍醐一味療衰顏。

其九曰：西庚東甲虎並龍，二物從來不見蹤。天地配爲夫婦位，剛柔合作坎、離宮。雲雷造化三千數，水火飛騰十二重。此個無爲功莫問，玉池一朵白芙蓉。

其十曰：十二時中子作頭，抽添運用勿停留。法輪有象從南轉，神水無涯向北流。姹女捉烏歸絳室，嬰兒驅兎上瓊樓。但知守一含元氣，莫問滄溟幾度秋。

其十一曰：道在丹田達者知，分明悟了更何疑。乾男自逐龍潛坎，坤女須隨虎隱離。但守清虛除嗜慾，自然恬淡合希夷。仙經不是閑言語，看取千年胎息龜。

其十二曰：自出紅塵隱洞天，五雲堆裏種芝田。靈龜共飲華池水，玄豹同藏碧谷煙。明月清風何用貿，玉針金線每閑穿。時時縫補爲囊橐，收取《還元》一百篇。

又《呼吸篇》（脾居於中，呼吸爲用；眞人之妙，其息以踵）　至游子曰：晝夜百刻，其一刻當一百三十五息焉，故晝夜爲一萬三千五百息，至夫日出東方，其脈一周而復更始者也，故呼吸四至，是爲一息。學者謂息爲氣，氣爲命，眞人之息則以其踵，是何也？斯貴其深者歟。扁鵲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而脾居於中，於是呼吸之間而五行備矣。吾嘗聞樊大君出元道經曰：復元氣之應，常以減息爲候。心源湛然，其息自減，故自減息至於無息，自無息至於定息。定者，不取不撓，無爲之定也。於是復元歸根，可以住世矣。凡人以有息爲常，聖人以無息爲常。動而有息，靜而無息；有息無息，出入自在，故有息者妄也，其要在乎謹其休而已。於是有三應焉：其一應，則爲一百日，有事無事皆減，是爲元氣漸復，塵慮日除，虛恬日增；其二應，則爲二百日，忽忽自止，是爲元氣將定，不食五穀，（五）（不）嗜五味，無大飢渴；其三應，則爲三百日，兀然自住，是爲元氣歸根，飢渴不至，寒暑不侵，壽齊乎天地矣。夫減息住氣，皆以無息定氣爲成功焉。若獨行減息，則其功遲矣，專行住氣，則難以至於無息矣。若夫開通百關，兼行減息，則元氣充盈，其功倍之。或問曰：謹其休止，亦有漸乎？曰：其謹有十九：曰不減息，減二十五日，是住五十小息。曰小乏，減三十日十五大息。曰大乏，減六十日三十大息。曰小醉，減十日。曰大醉，減百日兼吐減一周日。曰慾，曰怒，各減五十日。曰驚，曰悲，曰歡，曰哀，各減十日。曰懼，減七日。曰勞，曰倦，曰躁，曰煩，曰飢，重減五日。曰飽，減三日。與夫飲食觸犯，寒熱過差，風濕所及，起

語失顏，言語散雜，思慮煩多，此皆氣損之候者也。夫人受天地之氣，故呼吸出入與天地相通，是以通徹則生，壅滯則死。呼者（小）出氣也，受氣於五藏六府，呼出其藏府之氣，歸於天地。是以一呼出氣，其脈上行三寸而出，即以口吐舊氣，以受新氣焉。吸者入氣也，吸斂天地之氣，歸於藏府。是以一吸入氣，其脈下行三寸，逐其藏府之宿氣焉。呼吸不等，失天地之調氣，其所以生疾者乎。樊大君之論，豈不妙哉。

又《枕中篇》（空竅不守，邪乃爲栽；精神內存，病安從來） 孫眞人名思邈曰：大道有盈虛，人事有消長，養生者宜知自謹導引行氣之方焉。夫百疾之生，以天其命者，由飲食不節，不能謹其微也。夏至之後，逼秋之分，肥膩勿食，酒漿勿食，蒜勿食，豬肝犬肉勿食，五辛勿食，瓜梨之實勿食。養生者寡念者，喪生者多思也。其要在乎和心損慮，去喜怒，除馳逐，謹施泄，秋冬尤當固藏者也。若或有疾，則返舌塞喉，漱液嚥津，咽也。瞑目內視，使心生火，想其疾之所在，以火攻之，疾則瘳矣。甲子甲寅庚申八節晦朔，當燕居獨處，寂心專精，以去其欲。日在亥子，勿棄唾，勿亡精，勿失氣，入山未至百步而卻行，卻行百步，然後登山，衆邪伏矣，百毒匿矣。導引者當以左右手摩其尺宅，使之極熱則有光澤，行之五年，色如孺子。蚤起平氣正坐，先叉（乎）手掩顫，仰首視天，頸與手爭力，爲之可以使精和血通，風氣不入矣。屈動其體，反張其四支，宣搖其百關，周市皆熱，疾永除矣。仙之道有三：曰保精，曰行氣，曰服餌，皆由淺以至深者也。其大要在乎胎息而已。胎息者，不以口鼻呼吸者也。夫善用氣者，其嘘也，水爲逆流焉，火爲滅焉，猛鷙爲隱伏焉，瘍腫爲消焉。或卒然有疾，則吞三九之數，可以差矣。行氣之法，處於密室，瞑目閉息，置鴻毛於口鼻之上，使之不動可也。於是耳無聞，目無視，心無思，以漸除之而已。夜或有悸，則存日月入於明堂，而百邪自去矣。

又卷二〇《還丹參同篇》（一氣精華，得火乃滋；還丹之根，其在南離） 昔者，燧人氏鑽木以出火，女媧氏鍊石以補天，斯合神丹之道矣。或曰：何謂也？曰：木者，汞之性也；金者，眞火也。是以還丹之根在乎南離焉。何也？生於太陽之中，得火而後化乎形質者也。其一變，則潛形乎混沌之中，感處乎母之胎，方受精華之氣，此朱爲汞者也；其二變，則赤元之數合乎丹田，爲受氣之因，神化而爲凝酥，於是魂魄降於合抱之位，此汞成

中者也；其三變，則青神之液獲化於扶桑，此雪成砂者也。其四變，則白虎之義，其氣其汞和矣，復於根類，此砂成黃者也。其五變，則玄黃之作密，來於后土，氣充於上元，剖分形質，此黃成鉛金者也。故曰：物含五彩，其斯之謂歟！夫汞不得火，則其身虛焉，鉛得水則其體光焉。豈非月之色其可見者耶？日之烏其不可見者耶？是以太上之丹，虛無之道也。汞鉛者，其何傳乎？其出於恍惚，而變於杳冥者歟？生於太初之始，成於混沌之中，爲乾之宗，坤之本。故氣運者三千有六百年，節候者九轉八瓊。由是水火盈滿於丹田，日月始終於鼎器，從文鼓武，靈鍊幽玄，奪造化於爐，托乾坤於掌，氣騰其身，來往自然，化龍於青汞之門，伏虎於白金之路，精沈氣海，氣抱精元，玄黃體化，氣類相須，反南方之赤色，故名還丹之道焉。五行以之顚倒，八卦以之逆順。魂也，魄也，降於合抱之位，其變化無窮矣。紫府仙都，玉洞丹室，鳥駕金蟾，兎乘白馬，於是有神功焉。夫月滿則虧，日中則昃，煥然玄象，以魄交於其魂，金水制伏而無外。曰屯曰蒙者，藥也；曰否曰泰者，爐也。所餘各有配儷焉。一歲者三百有六十日，以應乎六十有四卦，卦三百有六十爻也。一旬者一百有二十時，晝夜行乎十有二爻，二卦也。則三旬可以爲一歲，而九旬斯爲三歲矣。日月者，晝夜如車之轉焉。日有三十度，天地轉關《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其乃應於法象之妙焉。此於丹道蓋近矣。《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雌不孤居，雄不獨游者也。是物之情焉，各歸其根，類同以聚矣。去汞則分矣。《素書》所謂同氣相感者也。《陰符》曰：黃腰咆虎，水木相刑，榆甘柔金，河車伏汞，其祕蓋在乎神水華池焉。《太易志》曰：黑者，水之基也；白者，金之體也。《石洞記》曰：眞五行者，一水一石也。中宮者，氣之主也。水火激之成物，是爲金液金丹矣。《參同契》曰：種禾用粟，（附二覆）雞用子。其此之謂歟！陰眞君曰：陰者，眞砂也；陽者，眞汞也。求之不可妄動焉。無質而生質，是爲還丹，非所謂凡汞凡砂也。青霞子曰：吾有丹砂焉，取金之精，活石之液，合爲夫婦，列爲魂魄，一體混沌，兩情感激，此丹砂也。《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何謂也？萬物者，生於一，老於九，汞之未得火而變化也，其隱於砂之中，是爲潛龍不得用也。砂之正體以火飛之，入於鉛中，見乎眞火眞汞而交媾焉，是爲見龍在田。田者，丹田也。丹爲汞，田爲土，土生萬物者也。水之中有土，是爲眞金。眞金者，丹田也，是爲終日乾乾

者歟，金未成眞，可以變化矣。乾者，火也，金也。九者，鉛之數也；三者，木之數也。天得一而見水，得二而見火，得三而見木，得四而見金，得五而見土，修鍊者不可以不知乎此也。白金也，汞也，各當八兩，二八者合於一斤，此鍊砂鍊靈象之數也，總集於一。一者，水也。水之中有火，火之中有木，木之中有金，金之中有土。五行混一則二儀開闔，日月明矣，三才備矣。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乾爲父，坤爲母，內有寒暑陰陽日月星辰焉，其羅列進退休王，皆自然之道也。夫砂也，汞也，得火而後飛騰矣，得水而後藏體矣，得金而後交感矣，得木而後本明矣，得土而後生成矣。於是以金爲丹，丹爲白虎，白虎爲眞火，眞火爲日魂，日魂爲金雞，金雞爲華池，華池爲黃鉛，黃鉛爲媒氏。汞又以木爲青龍，青龍爲黃水，黃水爲月魄，月魄爲玉兎，玉兎爲黃芽。黃芽者，生於丹田者也。丹田之本體，其名金公。吾能知其道，則可以不拋金水而化青龍矣。青龍者，汞也，必俟玄黃成其終始。玄黃之內有眞金焉，當與木精通乎鬼神。鬼神者，無形質也。大帝以爲金室，道遙降出太和之津，於是可以仙矣。夫求華池者必由於此門焉，丹砂隱其中矣。吾明乎鼎器，見乎形容，究五行，窮八卦，定休王之始終，別凶死之宗元，魂魄交爭，陰陽來往，金隱於秋冬之卦，汞藏於春夏之形。東南者，斯爲丹汞之神也；西北者，斯混水金之道也。吾蓋有十干形象之圖焉：中央者，萬物之草也，戊己爲烹鍊者也；東者，甲乙也，甲爲沈石，乙爲浮石；南者，丙丁也，丙爲武火，丁爲文火；西者，庚辛也，庚爲世金，辛爲世銀；北者，壬癸也，壬爲眞鉛，癸爲眞汞。嗚呼！吾其開天之祕乎？

又卷二三《金玄八素篇》（緘其神廬，以調其息，及乎九九，神斯來宅）　鍊丹之士必先外貫陰陽，內明藏府，而後可也。夫骨節三百有六十，毛竅八萬有四千，其中靡不有之。夾脊天柱二十有四節，其背隱三關焉，直下一節曰鳩尾，在囊腔之心，是爲谷神之戶。尾閭海門回字之關者也。自中一節曰肘後，對心中極，是爲九天火龍飛鳥之關者也。自上頸後肩一節曰大椎，是爲斗牛轆轤三達上清飛步朝元變鱗之關者也。此庚虎甲龍回復之路焉。正面曰蓬壺三疊，其長三尺，分三田焉。自泥丸至頸是爲上丹田，其名曰腦宮，分爲九壚，髓腦血之會海，玄牝之門也。自頸絕至胃絕，是爲中丹田，其名曰絳宮，分爲九竅，津液水之會海，離心之門也。自胃絕至臍絕，是爲下丹田，其名曰玄宮，包括四象，羅布九宮，神精氣之會海，衡端之門也。三田皆有腦膜三重，不相入焉。上元之宮照曜森羅於萬象，中元之宮安置五藏之清陽，下元之宮傳導六府之穢濁。六府在前，（玉）〔五〕藏居後，脈竅相連，而各有通合者也。心者，離之卦也，其主神，其通舌，其合小腸，其生血脈汗竅髮，其聲言。腎者，坎之卦也，其主精，其通耳，其合膀胱，其生骨脂胞唾齒，其聲呻。肺者，兌之卦也，其主魄，其通鼻，其合大腸，其生氣皮涕毛，其聲哭。肝者，震之卦也，其主魂，其通目，其合膽，其生筋膜淚甲，其聲呼。脾者，坤之卦也，其主志，其通口，其合胃，其生肉腦髓涎，其聲歌。舌者，心之根也。莖者，腎之蒂也。是皆本元一氣，負陰抱陽，合和五行，而生化六尺之軀者也。自一歲至十有六歲，眞一純備，盈於一斤之數，既長則耗散矣。凡食聚於胃，潛受元火之磨化。清者若雲雨之升，飛潤於天。濁者若糞土之沈，傳泄於地。於是當日用飛潤之水，滌其胸腸；奇陽之火，焚其形質。原夫飛潤者，聚於口成水，（克）〔充〕於肺成唾，（克）〔充〕於心成血，（克）〔充〕於腎成精。精者，海宮之眞鉛，獨備乎五行，是爲太陽之流珠者也。其性猛烈，最難制伏，遇天五之眞火，從下（克）〔充〕之則飛上於泥丸，穿流於百脈，可以實髓腦，堅骨肉，王氣血，榮毛髮，煉筋腸，於是住萬神而達三府矣。於（晝）〔晝〕夜四事之際，行住坐卧，忽有魔焉，則入室盤足而坐，瞑目閉口，握固澄慮，內想左右腎之二脈，並連於夾脊，蓋如纓焉，上沿於天柱，直貫於泥丸。既已，則調其氣，先從穴竅下與腎炎二所發運一縮焉，息吸息抽，使一氣直至於腦，即閉口鼻之關，不得注氣，依前從穴竅下息吸息抽而加緩焉，上還下轉，轉者何也？內轉其玄龜引頸之關，密數八十有一者也，一轉者三數也，要在緊鎖鼻門，使一吸之中內轉龜關八十一者是也。於是不可使息進氣奔衝突於鼻，調之綿綿，至於百關則纔發一吸，其息已穩轉及八十一矣。緩緩綿綿，融運自然而無用力焉。唯聞二腎暢通，百關快爽，心喜神悅，骨輕氣清，如坐溫湯之中焉。方其始行，氣未馴伏，火候未熟，則口鼻之關扃之爲難，然不可懼，其衝突而上也，從九至九，以漸爲之。其轉息也，或一九，或二九，或三九。如衝突難調，則且止焉，復徐調其氣，令入於丹田，其心澄定，則口可以微開，而鼻不可輕縱。此爲命息者也，久之安和則止。於是津液蒸流，不可咽棄衣焉。是息也，能至四九六九，及乎九九之數既足，調氣定心，滿口漱液，兼火左送九嚥直至海內，墓邪遠矣。此小還丹者也。夫不遇天地之大功，止日用此道，一紀之後，亦可換骨血，桃顏漆髮，堅固而無漏

引風雷門中竅至尊引飲三盤足而坐於乾巽，於是端脊正直，瞑目，靜心平意以集其神，搖其龍居，而齒之內，左有上下，及舌之根，隨攪隨漱飛天之水，漱滿則含之，次則定心內觀二腎氣海之中，如坐雲之內有赫日焉，赤光炎炎，狀如火珠，大如黃橘，以心注於火珠之中，用意抽出一脈之火，其大如繩，轉以至於兌，此所謂金關者也。既至於兌，是爲火金相燦，必有異音，略加意就身焉。心抽手掌使過於兌之上，循離入震而止，即分下口中飛泉，直從左咽下至於兌，與火交合，歸於丹田，是爲一嚥之數。若覺其嚥送未盡下也，當從上微衆其液，向空鼓嚥，二口氣火左右逐之，即盡下矣。凡抽嚥運送不明，則下氣不盡，反爲陰滯積癖傷乎六府。然則一火一水者，一口之數也。準此法取而運用焉，其風六十，日用不已，其神數足一歲，可以成功矣。行及十口，則以意如抽火之狀，自海中心和水兼火，循乎乾兌離巽震衰之九轉，遇潮則泥而下之。起功之初，心常動搖，此陰邪被焚而欲戰也。當定而勿動，則七十爲中變，過乎百日是爲小證焉。二十日、三十日氣宇雖清，而或寒或熱，六府宣動。七十日水源漸溢，如瘧下焉，其瀉不時。三田雖通，六情尚撓。一日小戰，其潮至如波湧焉，其火激如雷震焉。於是五藏洞達，九竅潛通，飲食倍矣。百五十日食蟲退矣，百八十日羣蟲出矣，長蟲、蓼蟲、紅豆蟲、蜣蜣蟲之類，或如鷄矢，或如蟾脂，二百日眞氣內達於五藏，其入於肺，則百毒退矣。其入於肝心脾腎，則五色退矣。穢下穩痛而如瘧焉。二百五十日清藏濁府皆淨矣，於是見一氣之火輪轉結焉。五天清澄，四支運而百脈輕矣。其耳聰，其目明，其髓充，其骨實，其肉秀，其筋強，其氣全，其血不滯。自臍之下，氣海之上，內實層起，肥如卧蠶，一周則氣可以不行矣。自然元氣居丹海之中而成火，會於中宮，隱隱若雙拳之重。其臍之下常熱，胃空則火輪升上，循轉八卦和雷車之音。飛水玉液思則盈口，元火靈珠巡於三宮，於是八邪斯遠矣。孰知還丹之方乎？其訣曰：定天心，澄戊己，採以巳亥，取以寅申，象轉銀河，周流金鼎，先如蟬蜕環空焉。已則解衣靜心，折足大卧，擦其掌。俟其熱而行法浴，拭面。於是周身通暢，則少定息，瞑目固關，而作內觀，化出碧波盈亘天地，自然五神俱湛而萬慮息矣。然於其身化太極爲宮，其左金堂，居吾嬰兒。其右玉室，居吾姹婦。潛出交合，二氣融流，則鉛汞已凝於金鼎矣。當取發地火，左旋三疊，空虛縮焉。則一一自人穴囊，其息吸息抽透入於大節之中，過肘後之關，住數二六，喘則略定。第二

落吮，翻左右舌，力鉤賦面。又從穴囊之下，依旋三疊，用縮吸抽息，取過泥丸，從頂而下，依旋三疊，用縮吸抽息，取上於泥丸，循首三點之數，皆二六，喘則略定。第三起坐，反鳳翅拘起大牛之車，又從穴囊之下，依旋三疊，用縮吸抽息，取上於泥丸，循首三點之數，皆二六，喘則略定。此三反處自關竅渾灌，次道水源皆當遍到，運用周訖，不可一規其本法大數，執強則有招損矣。惟量力漸而進之，或十，或二十，或五十，以至其數可也。及夫火發水湧，功用通達，則方計其日而行焉。及一歲之正數，則成功矣。飛水者易漱也，元火者難抽也。夫海心元火有氣而無質，惟專心定於恍惚之內，至意取之，神感道符，則珠中之火自然隨意而出，循還八卦，炎烈焚臍，擊兌發音矣。初取其火，止一指脈之大而已。久之歷乎八卦，不出三旬，透乎兌關而有爲聲，六旬如鳴鵠聲，九旬如沸鼎聲，百日如濤泯聲，半年如雷震聲。於是胎氣結而成眞火矣。先之三旬，火虛水盛，關竅未通，恍惚難於作用，加之毒蟲尸鬼八邪陰魄爲火所焚，乃爲之魔，使之多怒，多貪，多愛，惟勿使火熄而已。三反既畢，略卧少時，然後湛然端坐，心安息定，滿漱飛水一一從左兼火九嚥，直至於丹海，是爲大還金精得一者也。一周星其功既足，於是投靈山勝地，取亥月日時解服而卧，微行沐浴，俟其宣暢，合眸固關，審動眞娥之宮，其物滿乎一斤，男女當乎二八，情合心酣，一體溫溫，夫婦情戀，宣暢美合，至寅則聖胎內堅矣。蓋自子後輕鎖金關，定身平坐，勿轉側，勿動搖，至寅則捨手舒足，縱心自如，起坐隱几。始十日，行不可過二十四步，以至百步，踰月乃自如。方其大合，一時之中已奪一周星矣。於是足三千六百之正氣，全七百二十之宿直。至於一氣、二儀、三才、四象、五行、六律、七星、八卦、九宮、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無不備於一胞之中也。夫吾既得大易三百八十四鍼之眞氣，以結靈胎，於是漸開頂之臚門，潛自坼焉。一舉一止，一抱一負，在乎其意加詳，而無一念之邪，而後可也。十月其神欲突飛而脫胎，則其意煩懣，於是臚門如雷所震，其頂裂，猶烈火騰上於天柱二十有四節，自頂而出，當安心定意，所行（十二不）過一丈。二年之後神通力具，靈識混然，出邇入遐，洞玄洞幽，無所不貫矣。及夫功深德厚，乃蜕殼上朝於玉帝焉。

又卷二八《太清養生上篇》（古有精方，出於太清。始以去痾，終以通靈） 赤松子曰：左右手叉首上，挽首至於地，五吸五息，可以止脹氣者也。又首胸腹之前，左右搖首不息，至極而止，可以引面耳，邪氣不復得入

者也　左右手叉腰之下，左右自搖至極而止，可以通血脈者也　左右手叉胸之前，左右極引，可以除皮膚中之煩氣者也　寧先生曰：行氣者，治內者也導引者，治外者也　解髮東向，握固不息者一通　舉首左右導引，以手掩左右耳，可以使髮不白者也　以手指掐顳顬之脈不通，可以使目明者也　東向而坐，不息三通　手掐鼻左右孔，可以治鼻息肉者也　正坐，自動搖左右臂，不息十二通，可以愈勞及水者也　左右側卧，不息十二通，右有飲疾則右側卧，左亦如之，可以去疾者也　日之初出，及其中其人，向日正立，不息九通，仰首吸日之精光，嚥之可以益精者也　左右手交叉頤下自極，至肺氣，可以已暴欬者也　舉手交首之上，相握自極，可以治脅痛者也　舒左手，右手在下，握左之拇指自極　舒右手，左手在下，握右之拇指自極　可以治背筋痛者也　以右手從首之上來下，又挽下手，可以癒頸不能反視者也　左右手反折自極張弓，可以補五藏不足之氣者也　坐於地，交叉左右足，以左右手從曲足中人，低首叉頸上，可以除久寒者也　東向坐，仰首不息五通，以舌攪口中沫，滿二七嚥之，可以止口乾苦者也　低首下視，不息十二通，可以除風病惡瘡者也　北方箕踞，以手挽足五指，可以損伏兔腨尻筋急者也　箕踞，以左右手從曲足入，據地曲足，加其手舉其尻，可以消淋瀝孔痛者也　正坐，以左右手交背之後，其名曰帶縛，可以利大漫，療虛羸者也　以一手上牽繩，一手下捉其足，可以消尻之久痿者也　坐而直舒左右足，以左右手相叉，以挽其足自極，可以愈腸不受食而吐噁者也　左右手提繩，轆轤倒懸，令足反在其上，可以癒首眩風癲者也　彭祖曰：導引者，自子至寅爲之，勿飽食沐浴焉　挽左右足，五息而止，可以引腹中尖痛瘕，利九竅者也　仰左右足指，五息而止，可以行腰脊（脾）（痺）及偏枯者也　左右手內相向，五息而止，可以引肺去欬逆上氣者也　左右手舉膝置心之上，五息而止，可以愈腰之痛者也　王子喬曰：枕高四寸，足相去各五寸，手去身各三寸，解衣抱髮，正偃卧，勿有所念，以鼻徐納氣，以口出之，各致其藏　終而復始，欲休則（九）（先）極之而止　勿強長息，久習則自長矣　氣之往來，勿使耳有聞焉　若存若止，爲之百脈動，腹鳴有聲　行之者何疾之有哉！凡導引，虛者閉目，實者開目可也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可也　以口納氣，以鼻出氣，所謂補者也閉口溫氣嚥之，所謂瀉者也　病在胸中者枕高七寸，病在心下者枕高四寸，病在臍下者去枕　引首病者則仰首，引足病者則仰足十指，引胸中病者則挽足十指，引臂病者則掩臂，去腹中寒熱及身熱者，皆閉氣張腹爲　左脅側卧，以口納氣，以鼻吐之，可以除積聚不快於心者也　坐而伸腰，徐以鼻納氣，以右手持鼻，可以除目晦淚出，與夫鼻息肉、耳聾者也　右脅側卧，以鼻納氣，以口小嚥氣數十，左右手相摩，熱以摩其腹，令其氣下出之，七息而止，可以除脅與皮膚痛者也　覆卧去枕，立左右足，以鼻納氣者十有六，復以鼻微出之　其入也，亦勿（合）（令）鼻知之　可以除身中熱及背病者也　端坐，左右手相叉抱膝，閉氣鼓腹二七或三七，氣滿則吐，於是氣皆通暢　行之十年，可以卻老還嬰者也　端坐，使左右手如張弓滿射，可以治四肢煩悶及背急者也　端坐伸腰，舉右手仰掌，以左手承左脅，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可以除胃寒，及食不變者也　端坐伸腰，舉左手仰掌，以右手承右脅，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可以除瘀血結氣者也　正偃卧，端展其足臂，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搖其足三十，可以除胸足中寒，周身痺，欬逆者也　左右手抱其首，宛轉上下，其名曰開脅，可以除體之昏沈不通暢者也　踞而伸右足，以左右手抱左膝，仰首而伸其腰，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左亦如之，則可以除難屈伸拜起，及脛中痛瘕痺者也　踞而以左右手抱左右膝，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可以除腰痺背痛者也　偃卧，展左右脛左右手，外踵指相向，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可以除膝寒脛痛者也　偃卧，展左右脛左右手，二踵相向，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可以除肌不仁及足脛寒者也　偃卧，展左右脛左右手，仰足指，以鼻納氣自極，七息而止，可以除腹中弦急切痛者也　端坐，伸腰，向日仰首，徐以口納氣，因而嚥之，三十而止，可以去心下之積聚者也　端坐，直腰，舉右手，仰掌，以左手承右手，脅鼻內之氣，可以除胃食不變者也　直腰，展左右臂，鼻內氣閉之自極，可以除脅之積聚者也　經曰：東向而坐，握固不息一通，舉手左右導引，以手掩左右耳，以指掐二脈之邊五通，可以明目黑髮去風者也

經曰：夜卧服氣者，先須淘轉其故氣者，閉目握固，仰偃左手拳於乳間，以左右耳脈舉背及尻內閉氣，而氣海中之氣復自內出，幹而轉之，（可）（呵）而出之，一九而止，然後可以調服氣矣

經曰：夫人，稟天地之元氣者也，凡嚥納吐納，自然內氣與之相應焉從氣海之中隨吐而上，直至於喉，候其吐極，則連鼓而嚥之　（汩汩）（汩汩）有聲，由左而下，經二十四節　女子則由右而下，以意送之，以手摩之，令其

速至於氣海。氣海者，在臍之下三寸是也。服氣之初，其中未通，則必摩而助之。一閉口而連連嚥之，其名曰雲行。取口之津液同嚥之，其名曰雨施。其初內氣未流行，則不能連嚥。行之三年，則氣自流通，不摩而自下，斯可以成功矣。經曰：左右伸其臂，不息九通，可以愈臂痛及勞殘者也。以左右手如托千斤之石，左右互爲之，可以終身無病者也。左右手抱左右足，不息十二通，可以消穀輕身，益精去疾者也。踞坐，合左右膝，張左右足，不息五通，可以去鼻口熱瘡及五痔者也。交跌而坐，叉左右手着首之上，挽首結下着地，不息五通，可以益氣力者也。左右手抱左右膝，着於胸中，不息三通，可以止腰痛腎疝，及背膂疼者也。（太）（大）箕坐，以左右手投左右足五指自極，低首至地，不息十二通，可以治頸項腰背痛，及聰耳明目者也。交跌而坐，以左右手交叉，着首之下自極，不息六通，可以治腰痛不能反顧者也。仰首，以手摩其腹，以手持其足距壁，不息十二通，可以治膝痺不任行步，有腰背痛者也。正坐，以左右手交於臀之後，可以治虛羸，利大小便者也。正坐，仰天呼出醉飽之氣，可以立消酒食。更爲之，可以涼而不暑者也。外轉左右足十過，內轉亦如之，可以補虛損及益氣者也。

赤松子曰：先長跪，以左右手向前各分開，以其指外向，次左右手夾叉其腰之左右，次以右手扳腰，左手高於首而止。次右手伸後，左手叉於腹前，次緩形長跪，左右手更伸向前，更屈從後以叉其腰，次高擧左右手。常爲之，則耳目聰明，百疾不生而延年矣。每次皆長跪爲之。葛仙公曰：吾聞辟穀服氣者，晝夜十二時共五百四十嚥，周而復始，然先無修行，未餌藥石，元氣未充而頓絕食，兩耒相接，此其自取危亡者也。或曰以嚥多爲限，以飽爲功，百日之內關節未開，如此行之，腹當脹滿，豈攝理之道乎！所謂服氣者，胎息也。如嬰兒之在胎，十月不食而能長養，蓋得元氣之故也。及其生也，吸其外氣則有啼號之聲。且知燥濕飢飽，是乃失元氣之故也。今之鼻引而嚥者亦外氣也，豈足服之耶！然服氣者要當無思無慮，冥心絕緣，百念俱忘，則元氣自至。因而嚥之，各歸其位矣。或曰五方各在於五藏，須思念而服之葛仙公曰：非也。思念則有緣，有緣則心不寧，心不寧則氣不安，氣不安則無自然，無自然則氣失度而納邪氣，疾於是乎生矣。或曰十五日前從手而出，十五日後從足而出，非也。存想者，爲其有所苦而用之。如黃庭經曰：物之不干泰而平。謂其無想念者也。或曰十息一屈指，至七十息則二嚥焉。

葛仙公曰：非也。嚥氣者存心於無爲，委形於無身，行止寢興任性自然，腹空則服，有疾則攻，披屈指以紀其數，不亦勞乎！或曰鼻長引其氣，蹙而嚥之，良久更服，相續而下，如瓶注水。葛仙公曰：此其害足以殺人者也。惟於行止寢興，鼻常引以納清，口常吐以出濁。濁者，五藏飲食之氣也。如其喉乾，則合口任鼻中出入，於是津液生矣。服氣者夜寤及寅之時，內調其氣以吐納焉。仰卧，展手足，低枕，息心定意，無思無念，以住其氣，鼻引口吐，出入冗然，閉口而納之，有氣則引上，入口微而嚥之。凡一嚥，以手摩散之，以意送之使下焉。其摩之也，隔二三十氣爲（砂）（妙）矣。上焦通，則嚥下過於臍。如未通，則在乎心胸。俟至食時，覺心上空，下泄氣通則食。未飢則勿食，食勿過飽，飽則妨氣矣。食已，俟心上空復服其氣。初學者三焦未通，關節未開，多服之則壅塞矣。十日加三五嚥，百日滿百嚥，百五十日更加三四十嚥，二百日則二百嚥。周年之後，其氣之通，關節之開，惟俟腹空則嚥，三五相連焉。一日不過乎三百而已，三年之後，其氣周旋而大，通於五藏，於是骨體堅溢，皮肉滿實，則不限嚥之數矣。服氣者，日朝惟宜食淡水粥，日午食淡麵餅，晚食淡餦飩。最忌酥油粘膩生葵蘿蔔葱蒜等動氣之物，及忌熱羹。每食畢，即開口吐五味之毒。如覺飽悶氣（滯），則須靜坐調氣，少時即散而下泄焉。或曰不可下泄，宜固密焉。葛仙公曰：此非也。五藏先有宿惡之氣，固而不通泄，則必痛悶。故氣未出，新氣相衝，斯能爲患矣，可不下泄乎！葛仙公曰：鍊氣者何也。服氣之時，有餘暇則於靜室散髮，解衣，覆衾，正身仰卧，展其手足，而勿握固。施淨席於地，通理其髮垂於席上。即調其氣，俟其得所而嚥之。嚥後閉之，盡氣令悶則冥心無思。任其氣所之，其氣悶則開口放出焉。其初氣出喘急，則調其氣七過八過以至十過。及其氣定，則復鍊之。其鍊也，或五或六，或二十或三十，或四十或五十，以漸加焉。服氣既久，則關節通矣，毛孔開矣。其煉至於二十三十，則其身潤汗。此其效也。鍊之之時，當於晝夜任意爲之。然必俟其神之清爽，坐而修嚥，欲寢則寢，不可強焉。強之則氣亂矣，故鍊氣十日五日一行焉。覺其四體煩悶而不通暢，則爲之可也。何以委氣乎。以體清和，內無思念，行止寢坐而調其息，凝然委身，如委其衣以置於牀，無筋無骨，無識無別，縱身縱心，如彼委衣而勿爲主，寂寂沈沈，放其形體，澄神鍊氣。於是百節開張，筋脈暢通，津液注流，因此可以嚥閉十氣至於二十焉。凡一嚥，皆須冗然任氣，不得與意相爭。良久，其氣從百毛孔而

道，不瞑口吐也　縱行之，十無一生焉　復更調理數十息，以至自息，勿令瞬息則又合氣嚥入焉　調息稍久，則身如沐浴矣　其功日進，於是精滿氣全，神安魄定，志閑思遠，三尸去而六賊滅焉　或四體不安，氣有壅塞，則須委之　或寢或坐，澄神以委氣焉，調氣以息念焉　久而凝定，則氣之流行無所不至矣　閉氣者何道歟　上智之士神定氣調，外病自絕　中智之士修攝乖宜，時生其患，可以靜室具厚茵，仰臥，展其手足，相去四寸　各用厚衾覆之靜心坦然，熟調其氣而嚥焉　復閉其口而鼻不出，念其患之所在，以意相注，使氣攻之，氣極則吐　吐已，復嚥而閉之　如其喘也，則調其氣者六七息，其氣調順矣　再閉其氣，想念以攻其患，或十或二十，或三十或五十　攻其患，以患在左手則入左，患在右手則入右，患在首則入首　於是汗出通謂則癒矣　或未癒，於寅之初頻以意攻之，至癒而止

又《太清養生下篇》

經曰：人之身十二大節，三百六十小骨，孔孔相對，脈脈相通，新氣與故氣交錯　其間新氣或頓阻，或循行，故氣或流通，或壅滯，或俱寒，或並馳　蓋壅滯者陽氣之聚，而爲塊瘕者也　頓阻者陰氣之積，而爲腫爲瘍者也　氣既能蓄聚，則亦有分散之理矣　凡患之所在，可用導引以散之，和氣以攻之，時意以送之，清氣以潤之，嚥津以補之，病惡有不除者乎！　然補益之方皆津液爲之本也，是以金漿玉英華池丹醴不可及焉　夫死者陽也，先因疾病，故其氣頓阻於四關九竅之中，所以絕氣焉　尸蹙者亦陽也，死而脈猶動，耳中有聲，或無聲而股暖，陽絕於九竅，而四關尚通焉　客忤者亦陽也，外物所犯，陽氣阻絕焉　五尸死者亦陽也：一曰飛尸，二曰遁尸，三曰風尸，四曰沈尸，五曰注尸　其心腹脹滿痛急而下得息，或二脅之下礧塊涌起，此皆湯爲食所聚而然爾，吾有法可以起之　使人用力擊其左（乎）（手），次之右手，次之左足，各三百六十過　然後以意心去其炁　人其鼻左，以麵密固其際，及塞其口與其耳焉　吹耳則塞鼻，吹鼻則塞耳　其吹之也，徐徐而長　吹之既已，以指閉其竅孔，左吹四十九，右亦如之　女子則先右後左　始吹其鼻，纔吹其耳，其數亦如之　無慧用筒管及有孔物矣　夫鼻者主肺，肺爲諸藏之蓋者也　耳者主腎，腎爲通氣之本者也　霍亂者本乎冷氣所散，其腠理乍通乍塞，其氣道忽留忽行，或氣應行陰乃復行陽，或氣應行陽乃復行陰　治之之法，於密室厚衣大坐，以左右手據二膝上，向左力回六十過，右亦如之　左右迭爲之，滿三百六十之數，乃長呼者七，既已，則長吹，長噓，長呼，長呬，長唏者各七，則癒矣　或疾甚不可導引，則使人擊左手，次之右足，次之右足，各三百六十過　兼以沸湯浸手至肘，浸足至膝，冷則易之，至癒而止　此何也　以外氣引內氣者也，亦足以治尸蹙焉　癲者，太陽之病也，陽爲陰所排，而沈於骨髓，積久則新氣不達，故氣不通，壅關關熱，鬼而生蟲，於是爲癲焉　治之之法，密室靜居，食不厭少，情不厭閑，大坐，放縱其體，以左右手據二膝上，以首及身向左力回十過，右亦如之　左右迭爲之，滿三百六十之數　如此則關節血脈腠理毛孔盡開，乃長呼，長吹，長噓，長呵，長呬，長唏者各五，然後以清氣攻之者有六焉　其一則大坐，放縱其體，鼻徐徐長取其清氣，兼以意想，使清氣周達於骨髓，然後口徐徐長呼以出之　既已，漱津以嚥之　如是者六十過　其二則以吹出之，其三則以噓出之，其四則以呵出之，其五則以呬出之，其六則以唏出之　（重複呼法同）　然後鼻徐徐長取其精氣，兼以意想，使清氣周達於骨髓，口長吐以出之　漱津以嚥之者六十過，於是陽蟲爲陰所擊，當自斃矣　必以邱午丙子之時爲之可也　（已後類是）　半身不隨者，陽氣蓄聚，爲外寒所蔽，或因陰氣所傷，其脈雖通而內無所達也　治之之法，大坐，以左右手據二膝上，向左力回十過，右亦如之　左右迭，兩相合者，滿三百六十之數，能使人力擊手足不隨者，各三百六十過，復以左右手向下捋手足不隨者，亦三百六十過　既已，乃縱放其體，以鼻徐徐長取其清氣，然後口徐徐長呼出之　當呼之時，以意送其氣，入於所患手足之中，又嚥津隨之者六十過，吹噓呵呬唏皆如之　病甚者不堪導引，則使人力擊手足不隨者，以意送其氣亦可也　周身腫者陽氣促於五藏，出於皮膚壅而不散也　大坐，以左右手據膝上，左右力回者，各十過一易　於是兩相合者三百六十過，以鼻長取清氣，使周達於五藏，口長呼以出之，漱津以嚥之者六十過，吹噓呵呬唏亦如之　熱之盛者其口無津，則惟導引，以鼻取其清，口吐其濁亦可也　（或冷或疱病）　熱氣所衝，毛聚不散而爲腫者，則以口長吹於腫之上十四過，以冷手竟按之，以口長呵於腫之上十四過，復搓左右手使熱，竟按之　如此迭爲焉，至癒而止　目赤而乾痛者，爲肝熱之所衝也　左右導引三百六十過，然後鼻徐徐長取其清氣，而想其清氣上射於目，則熱氣爲清氣衝之　自然熱氣退從目出，可以呵而吐之，滿三百六十之數則癒矣　呵者主於心，故出於本氣者也　耳聾者，腎中之熱氣衝於耳，復爲陰氣逆閉之也　左右導引三百六十過，既已，以手

力挽左右耳四十九過，然後以鼻徐徐長吸其清氣，兼以意想其清氣，便達於腎中，則以口徐徐吸而出之，如此者滿三百六十之數　吸者主於腎，挽耳者去其陰也　晝夜二時爲之則癒矣　上氣咳嗽者，陽氣在於藏，奔上而欲出，其陰氣復入而相逢於顙中，陰陽之氣漸盛，則嘯彌甚矣　譬如以氣吹火焉，氣冷也，火熱也，然吹則火盛矣　故治之之法，大坐，左右導引各三百四十過，以二肘向後，以臂向前力努之　既已，復以左右手委於二肘，向前力以相近　既立已，復立左右膝，以二手在二膝之下，又以二膝向外力捕二肘，各十四過　然後以首左傾，以肩力承之，其右亦然　迭爲之各十六過，向上長引其頸四過，乃長呼、長吹、長噓、長呵、長吸、長唏各七過　日三時爲之，疾則癒矣　兼於鼻徐徐取其清氣，口徐徐長呼以出之，漱津以嚥之，吹噓呵吸唏亦如之者二十過，其效則加速焉　凡上氣者，其行之之時，始擊足以足向前力踢之，脛後着地，斯爲佳矣　勞復者其陽虛損，或因飽氣，其氣乍閉乍衝，或投熱食以致之也　治之之法，大坐，徐徐導引，左右各四十九過　鼻徐徐長取其清氣，口徐徐長吐之　吐則嚥其津，滿一百二十過，有餘力則進而至於二百四十、三百六十之數尤佳也　然後舒左足，以左手按其足上，以其足左右轉之四十九過，其右亦然　日再爲之則癒矣　故彭祖曰：內外轉其二足各十過，可以止諸勞，蓋謂此也　溫疫者陽氣也，聚於諸藏，入於諸脈，及於腠理也　治之之法，大坐，左右導引三百六十過　岐伯曰：導引者凭依倚息伸也　甘始曰：又手項上，左右據不息也　又云：春以汗出爲度，汗則揚身　然後立右膝，以左足向前踢之　立左膝，以右足踢之　各四十九過　卧而爲之亦可　鼻納之口吐之者二百四十過，進至於三百六十之數尤佳也　彭祖曰：亦可以已瘧　瘧者，陽在於胸之下，奔上而欲出，陰在於胸之上，爲陰所閉，其陽漏而瀉出　其發有時者，蓋陰陽相競，自有節候也　於欲發之時，左右導引各三百六十過，然後立右膝，舒左足踢之四十九過，其右亦然　於是鼻納之，口吐之，其呼噓各二十一過，則癒矣　鼻衄血口唾血者，中焦熱熾，飲水則變爲血　故中焦之氣上衝於肺，肺復衝鼻，則爲衄血　中焦之氣下注於脾，脾復衝口，則爲唾血　凡病此者，前漸少矣　治之之法，大坐，導引左右各三百六十過，然後舒左右足，以左手提右足五指七過，右亦如之　衄血則嚥津焉，鼻納之，口吐噓出之　唾血亦嚥津焉，而咽出之，各三百六十過　且葬爲之則癒矣，甚者三時爲之可也　赤下者下焦熱熾，而復飲水，其陰陽相競濫於下焦，不得依道而行，時有冷氣擊之則痛矣　治之之法，左右導引各三百六十過，既已，則嚥津焉　鼻納之，口吐之，與夫呼噓呵吸唏各六十過　又嚥津焉，日四五爲之則癒矣　前後漸不通者，陽氣在於下部而逆拒也　治之之法，導引左右各三百六十過，既已，以左右手向背之後相叉，以左手向右，以右手力挽之十四過，其右亦然　復舒左手，以右手力擊左肩十四過，其右亦然　然後嚥津焉，與夫吐納呼吹呵吸唏各六十過　日再爲之則癒矣　故寧先生曰：平坐，伸左手，以右手指肩挽之，治前漸不通　以左右手交於背之後，名曰帶縛，治後漸不通，蓋謂此也　淋者水道熱熾，乾澀而不下，時漏而出也　治之之法，導引左右各三百六十過，然後立左右足，以左右手從脛之下入，左手總把左足之五指，以右手總把右足之五指，俱向內力挽之十四過既已，則嚥津焉　鼻徐取其清氣，以口吸吐出之三百六十過　日三作之彌佳也　厥者陰也，本於虛假，或病之後諸藏冷氣加以飲水，而陰氣既入則長所積之水矣，陽氣既納則不通所積之陰矣，水氣漸盛至於皮膚而爲厥焉　其候左右目瞼上起色如老蠶，二脅轉側有水聲也　治之之法，左右導引各三百六十過，既已，鼻納之，口吐之，次則噓呵吸唏各六十過，及想其氣周於一身，晝夜三時爲之，久則癒矣　忌食鹹，宜噉小豆汁，或煮小豆浸左右足爲佳　反胃者積日受冷，於是陰氣漸下屯於腹，口熱食投之，爲陰氣逆拒，反而出之也　治之之法，當虛腹導引各三百六十過，以左右手相叉，以左右足力踢二手四十九過，以左手背委於左脾之下，用右手攀左肘七過，其右亦然，鄧嚥津焉　鼻徐徐短取其氣，口呵以出之一百二十過，復嚥津焉　次則吸吹唏亦如之，三時作之則癒矣　方不堪者二時亦可　心腹堅痛者，陰冷之氣屯於心腹，積聚而不散，雖復厚衣，以陽擊之，陰陽相競則陰彌甚矣　治之之法，左右導引，合於三百六十過則嚥津焉　鼻徐徐取其清氣，口徐徐呼而出之，當以暖氣排其積聚　凡吐嚥者滿二百八十之數，呼噓亦如之　晝夜二時爲之則癒矣　胸脅結癖者，陰也，冷氣偏在於胸脅，或因食久而不散也　治之之法，清旦仰眠，立左右足，使人以手揣取癖根，漸入手於癖根之下，稍擊之，其始則痛，後則可忍焉　然後力擊之一百二十過，二、三日之後進而至於二百四十之數可矣，五日之後進而至於（二）（三）百（四）（六）十之數可矣　既已，導引三百六十過，然後嚥津焉　鼻納之，口呵之，以意送其氣於病之所在，使下部出之滿一百二十之數，漸至於二百四十，以至三百六十彌佳也　晨夜二時爲之即

壯矣　心腹窄滿者，陰氣在於藏，起則衝於心也　治之之法，導引左右合於三百六十過，嚥津納氣而口呼之，使氣出於下部，滿三百六十之數則壯矣　目赤而淚出者，肝之陰氣衝於目也　治之之法，如前導引，既已，嚥津焉　瞑目以鼻納其清氣，開目以口呵出其濁氣，滿於三百六十之數　晨夜二時爲之則壯矣

經曰：嬰兒之在胎，十月而成，筋骨和柔，以心息念，和氣自至　故服氣者宜取象焉　於六陽時食其生氣，故於子之時其服九九，八十一　寅之時其服八八，六十四　巳之時其服七七，四十九　午之時其服六六，三十六　酉之時其服五五，二十五　戌之時其服四四，十六　當其服氣也，以舌去其濁氣，於是依其門戶而出入焉　鼻者天門也，口者地戶也，服氣之魂魄歸焉　入自鼻，出自口者，順氣也　如此行之而不輟，則可以除三尸，獲長生矣　道者氣也，氣爲精門　人若守精，如室有人焉　精氣俱全，是名眞人者也　身有丹田者三，何謂也　腦者上丹田也，心者中丹田也，氣海精門者下丹田也　三宮各有神焉　神馳則氣漏，氣漏則精泄，精泄則神喪　故精者長生之根也，腎者命之根也　譬之木焉，無精則葉萎，葉萎則枝朽，枝朽則木枯矣　凡人氣爲陰者也，出氣爲陽者也，二者所謂服日月之精華也　氣者，虛無自然無爲也　無爲則心不動，心不動則外無求，外無求則內安靜，內安靜則神定，神定則氣和，氣和則元氣自至，元氣自至則五藏滋潤，五藏滋潤則百脈通，百脈通則津液上應，津液上應則忘五味而絕飢渴矣　於是氣化爲血，血化爲髓，一年易其氣，二年易其血，三年易其脈，四年易其肉，五年易其髓，六年易其骨，七年易其髮，八年易其筋，九年易其形　此鍊九還者也　經曰：東方青牙者，肝也　服食青牙，當飲以朝華，以舌表舐其脣，漱口而三嚥之　朝華者，上齒根也　南方朱丹者，心也　服食朱丹，當飲以丹池，以舌攪於齒曹，漱口而三嚥之　丹池者，下齒根也　西方明石者，肺也　服食明石，當飲以露液，以舌琢齒者七過，漱口而三嚥之　露液者，腎內津也　北方玄滋者，腎也　服食玄滋，當飲以玉飴，以鼻導引元氣入於口，呼吸而三嚥之　玉飴者，舌也　中央戊己，仰視太山　太山者，守精也　服食守精，當飲以醴泉　醴泉者，在齒之後，懸雍之前也　華池者在舌本根，其名曰玉英，曰金漿，漱口而三嚥之　凡服是氣者，常於子於寅之時，正衣服而坐，以舌叩玉英，滌華池，漱醴泉及露液，縮鼻還之　上至於首，下入於口，變爲玉泉　引其氣至於舌根，嚥而送之，使喉中腹中皆鳴，引而入於丹田　此之謂長生之根也　飢食自然之氣，渴飲華池之漿，尚何有飢渴哉！精者吾神也，氣者吾道也　養神飲氣者，如嬰兒之在胞　故吾朝食其陽，暮食其陰　夔芝玉英生於五藏之中，然後仰以排其水藏，覆以排其食藏　次之倚壁翹其一足，拳其左右手，以舌攪口之津液，想其氣嚥入於體，以至於足爲度焉　嚥氣者用力閉其口，拳其舌，使舌下空焉　其名曰嚥元氣，則食日減矣　滿於九九之數，合天地之終始，自然血化精，精化筋，筋化玉，玉化爲仙骨矣　經曰：胎息者，呵出腹之濁氣，使天地調和，兀然放神者也　其心豁如太空，萬慮俱泯，閉塞三關，外氣與內氣相應，於是閉口連鼓而嚥之，若水墜坎以送之，至於三十六嚥，是名上清煉形者也　但腹空即嚥而送之，无論坐卧皆可爲也　服氣者，寂然安坐，瞑目，叩齒，閉口，努腹，鼓頤，則其口斯開矣　俟其氣滿口則嚥之，至夫九下一息焉　春夏則服冷氣，秋冬則服暖氣　凡至寅之時，左右掌掩其口，用力呵其掌中，則津液生，以摩拭其面，面斯光澤矣　然道之大戒有十八焉：曰強求富貴，曰貪冒寶貨，曰多忌諱，曰傷王氣，曰干名譽，曰爲諸惡，曰喜功名，曰爲耳目口所誤，曰強梁，曰爲伎，曰轉躁，曰擧事不詳，曰心倥傯，曰爭曲直，曰費用精氣，曰好衣美食，曰盈溢，曰樂兵　故學道者，勿使人知焉　人知則我生，我生則名生，名生則禍來矣

又卷三〇《二關篇》（上下二關，氣所流轉。中有玉牝，可制其鍵）　高尚先生曰：披衣正坐，大床厚茵　於子之時，調出入之息，使氣和神定　於是合掌，以左右手大指之爪端，拄其結喉　以鼻微引其氣而閉之　後分左右大指，按結喉兩傍之動脈，去其左右中指，向頸之後，指其天柱天柱骨　以取力焉　其大指所按動脈，漸加緊焉　以至極力按之，俟其氣憋，即亟放其左右指，是爲一通　乃再調出入之息，俟氣調矣，更如前作之　日行九通，數日之後，當其行持，其指自脫，而若眩仆　不可扶策，扶策則性御氣也　居於幽室，目見金輪，以罩其首　於是精神爽而宿疾除，其體輕安　此元氣上過於腦戶，百關通徹之驗也　其名曰脫指玄關　於子之時，薄其衣衾，平身正坐　以左右手中指，循小腹之下，陰之外，股之內，其橫文有動脈焉　極力如壯士按之　以鼻微引其氣而閉之，俟其氣極，則亟放其指如上關焉　日行九通，或三通　久之自然和氣下注，入於二股足之中，如湯沃焉，宿疾除矣　此二關者，可以調神御氣者也　先能開關，則其效速矣，行之

又卷三五《衆妙篇》 至游子曰：吾欲三寶升降，何道也？吾收其足，以左手之中指拄乎下脘　下脘者，有臍之上者也　以右手爲眞武之印，握鼻之息，使其氣滿則微放焉　如是者三　至游子曰：舒左右足，垂左右手，取其氣滿，則仰身後偃　如此者五，是爲五氣之朝元者也

至游子曰：擘吾之手至於熱，則以左手抱臍之下，用右手以助之　於是蟠膝而坐，瞑目以想心之液下於腎，腎之氣上於心　往來上下行之久，則臍之下其炎如火，是爲丹田之基也

至游子曰：蟠足，疊其左右手，抱其小腹，於是以其鼻取西方之白氣，七嚥焉　次而取南方之赤氣，三嚥焉　次而取東方之青氣，九嚥焉　次而取北方之黑氣，五嚥焉　於是南向，仰首取中央之黃氣，一嚥焉　是爲五行之眞造化也

至游子曰：以左手之中指拄臍之中，臍心也　以右手兜其外腎，以中指抑其尾閭，於是想日月交降於丹田，俟其氣滿則微放焉　如此者三，催火者也，是爲日月交飛焉

至游子曰：仰掌上舉，以治三焦者也　左肝右肺，如射鵰焉　東西蠲托，所以安其脾胃矣　返復而顧，所以理其傷勞矣　大小朝天，所以通其五藏矣　嚥津補氣，左右挑其手，擺耀之尾，所以祛心之疾矣　左右手以攀其足，所以治其腰矣

至游子曰：挺身仰卧，靜慮閉氣，置手腹脅之上　跳身而起，以拔足跣復倒復起，微出其氣，以多爲勝

至游子曰：兌者，七也，少女也，肺也，主於意　其意動則思，故數降氣魄則性熟矣，至少男合則亡精矣　坤者，二也，地也，小腸也，曲江之神，不可以度焉　升土母於坎，而與此合，則鍊液而成丹矣　乾者，六也，天也，金也，父也，大腸也　腎之宮在於坎，其廟在於乾　腎能與艮合者也　扁鵲曰：大腸者，魄門也　能鍊其氣，則中土自應矣　中土者，脾胃也　此黃道鍊氣之說也　離者，九也，心之火也，（少）〔中〕女也，主於神　其神定則超於空洞矣，亂則失數恍惚矣　故九之數，要在識乎三五一，二八然後與九三合焉於是諸脈運乎五液，使之上升，合則化神矣　其中之法器，能升神洞氣入於紫府，而見道者也　坎者，一也，腎之水也，中男也　一者，是爲精之數焉九者，其恍惚也　合則數失矣，極則精漏而爲魄，降而成鬼矣　當其未極，可以制之爲發用焉　巽者，四也，風也，髓也，長女也，其宝衆，畏之可以制伏其衆者也　長者，八也，山也，其體木也，鬼門也，少男也，膀胱也　凡氣至於此，十死八九　爲子之後，數湊於彼矣　若夫修鍊之士，未言其道，初以術至於精中，以精鍊氣，可以無意於精至魄，其欲之魂從於心，於肝，於脾，於肺，於腎，五液下降，其極也，化而爲鬼歟！震者，三也，雷也，其體木也，肝也，長男也　能使性定而氣升者歟！其要曰：金風吹起於坎中之陽，則精神昌矣　十有二時行之不已，斯至於仙歟！然吾身吾體縷數焉，其上曰頂，次之曰紫府也，耳也，眉也，目也，鼻也，口也　次之曰元宮，則洞上道也　次之曰咽　次之曰重樓　次之曰會帙心　次之曰脹　次之曰心，則氣母也　膈中法也　次之曰肝膽　次之曰脾　次之曰胃，胃之繫曰小腸，小腸之繫曰膀胱，膀胱歸於腎，則心之絡也，小腸之左曰大腸　次之曰下術　是之謂一氣之圖焉

至游子曰：善乎上清紫文之言！曰：吞日月之氣與其光焉，是爲赤丹金精石景水母者也　其法：於日之出也，東向扣吾齒者九，瞑目握固，而想五色之流霞，俱入於口　於月之出也，西向扣齒者十，瞑目握固，而想其中五色精光，俱入於口　月光之中有黃氣，其目之瞳是爲飛黃日華玉魄之精　吾能修此，則奔入於日月爲仙矣　至游子曰：上清紫文之言其微矣，吾申論其粗焉　平旦立於空曠之所，望乎東方，觀日之出，視其色光氣象，至於累日而熟矣　於是寅漏之下，三刻之後，四刻之前，小坐於榻，東向疊膝，其手握固，開天之門，天門者，兩鼻竅也　閉地之戶，地戶者，口也　臨去晉　目以想太陽始出之氣，以鼻引之，以入於口　俟其氣滿，則（虛）〔噓〕漱四十有九轉焉，極力嚥之，想其至於丹田，扣齒者數通　是爲服日精一圓，修初地者可進三圓至游子曰：此日精也，復有九還之方：於子之後，午之前，東向，十有二漱，交其龍虎，可以服日精一圓　謂之紅圓子　夫自子至巳者，所謂六陽之時也東向，吐鼻之左右竅，取其清氣，使滿口焉　於是內想非青非黃非碧非綠如太陽之色光，凡一漱，則左右掌一摩焉　左手者，龍也　右手者，虎也　其漱至於十有二，摩之數亦如之，左側其首而嚥焉　既已，則以左右手摩其面其耳者各三焉　是爲一圓　一則爲陽，二則爲陰　其陽則左嚥，其陰則右嚥其初則日服三圓，三旬有一日則進乎五圓，五旬有一日則進乎七圓焉　嗜欲

未除，則進予二圓可以止也　夫尾閭未禁，氣泄不收，殆難以實其腹矣　必七旬有一日，則進予十圓　服至於二十旬，其漫赤水，此九蟲積惡之去者也，於是可以服日精矣　月之二日，午之後，子之前者，所謂六陰之時也　西向，其法如前，損日精至於五圓，然不得棄月精矣　謂之台鼎子　其行至於旬有六日，其補至於二十旬，則不用月精，而專用日精矣　其五圓先服其四，後以其一送於丹田，一月則日送一圓，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則月加一焉　至於五圓，則常以鏡照其形，而思腹之嬰兒而似其形　七月八月則不食不飢，十月則處於靜室，思出天門，瞑目不得視，視或悸焉　踰於三年，可以視矣，而不可遠離其軀　至於二紀，出外了然　於是用般運之法，存心之氣，入於下丹田，自尾閭上背入腦，若風雨之聲矣　其砂落於面，其味甘不可棄也，斯可以滋榮五藏者也

至游子曰：戌亥之時，瞑目靜心而端坐，使鼻之氣微定焉　於是存想嚥津，困則就寢　時至於子，則南向，或東向端坐，內絕思慮，其鼻行一口而存於心　少選復行一口，同前一口之氣而嚥送至臍　以左右手輕抱其臍輪，叚縮穀道　復行一口，逐前二口之氣，俟過於臍而復縮焉　微脅其腹，俟火行於臍之下而熱矣　腰膀徐徐向上升舉，俟氣過尾閭　則腰膀俱熱　於是出其胸臆，而緊市靠其二夾，使定焉　勿令虛陽先起，俟火之氣悉至於夾脊，則開夾脊雙關，叚仰首縮頸向天　勿令虛陽先起，俟火行至，亟點首擺頸，使火至於髓海　如此而後引而過於天門，踰十二重樓，以至於絳宮，入於丹田　此起火勒陽關者也

至游子曰：自辰巳至午之前，靜坐瞑目，屏思慮，其息微行，則滿口生津　勿吐勿嚥，以壓定眞龍，勿使上升焉　其鼻微引，以搐起其眞虎，脅其腹，勿使下降焉　腹不可放也，俟其氣滿，則微放焉，而不可放走焉　於是復微行，使津滿口，盛而不盡　其初咽乾，其次心沖，俟其通暢，分爲三以嚥之　如此者或一作焉，或三作焉，是謂元珠者也

至游子曰：或問宴坐亦有法乎？　曰有之　吾先以左足加於右膝之上，而舒其右足焉　左右手握中指之下其第二紋，少時以左手摩其左脅者六十有四　復以右足加於左膝之上，而舒其左足　其握固如其前　以右手摩其右脅者亦六十有四　於是蟠足而坐，以手摩其臍之上者，左右各三十有二先摩左右乳，而後摩其臂臑，摩其左右肩者三　以赤龍撞其左右頰者各十有四，撞上下脣者各七，撞中齒者二，津來則漱於口中，定其息者頃焉　以左右手捏鼻之竅，先嚥次者三，不得使水下焉　然後分其水爲二，捏鼻之竅，作聲而嚥之　此宴坐之法也

至游子曰：蟠其足而坐，以左手兜其外腎，右手握固，微通其氣，於是想其火以焚其心，以及其肺，其肝，俟其熱，復想其火下至於丹田，次想至於尾閭，提其身，俟其過焉　次想過於上關，微俯其身向前，則入於泥丸，以至於頂，至於腦，由天庭而下，復至於心，於肺，於肝，於丹田，如此者九　此還丹九轉者也

至游子曰：多出不如少出，少出不如不出　一呼一吸不能留，即天地之氣返爲所盜　或者以嚥氣爲胎息，或以數息，或以閉息，或以忍息，或以減息，未爲究竟　必也內氣不出，外氣不入，神能馭氣，鼻不失息，上至泥丸，下至丹田，二氣上下，升降無窮　佛家謂之胎息，道家謂之太一含眞氣，儒者謂之養浩然之氣，殊途而同歸也

至游子曰：吾將擒制金精，蓋有法矣　擇子日，於寅之初，正坐，東向，左按膝，右按股，鼻引口吐者二十有七，又手扭腰而點首者七　俟其氣溫然而暖，則泥丸之元氣入矣　左右手互相抱，用力束之者三　次舒其左右足，平附於席，以左右手齊攀其足指，如此往來者七　次左右按，如其初坐，而休息焉　左抱其右乳，而舒其右手，背視如怒擊者七　右抱其左乳，如其前焉　吾行之，在乎精一而無間斷　於是乎相繼爲玉女舞雲枝者十有二，左右按之，復如其初焉　乾嚥，嚥津者，各一行之　至於五五之日，則精氣運行周於四體　進而不已，可以長生

至游子曰：或南立，或東立，撚紙塞於鼻之左右竅，欲嚏則徹之　曲垂其左右腕，開之向後，如鳳張翼，復向前掩抱者三　左右手攀其袖，掩其口其鼻，點首者三　次左極其力搖肩者三，右亦如之　次左右手相叉，翻指向其面，俯地覆手如兜抱重物，舉至於口者三　次踢其左足至於臀者三，右亦如之　左右手抱其丹田，極力於鼻以搐其氣而嚥焉，入於下丹田者三　俟其息調即止，行之無時，惟數數然爲妙焉

至游子曰：修生之道有五　一曰長生火，降心氣至於丹田而後提縮　二曰太一含眞氣，肺心肝氣皆至丹田而後提縮　三曰玉女分胎，以右脅側臥，置外腎於股之外　勿近於熱，以防氣走　四曰肘後飛金晶，肺心肝氣皆

鍾於神田，至於轉各八十一　五日閉氣，閉地戶，撞三關，答其手足，用意以想手炎存之雙關，於是黑氣纏乎赤氣，上於泥丸　吾則點其前者數焉　並三關者閉之事有道矣　搥其鼻，微脅其小腹，則心自提起　緘自逆上，脈牽強復，於是乎三關斯閉矣

至游子曰：吾先至人有噓呬呵吹呼嘻之道焉　當於予之時跌坐定息，以其鼻引其腹，俟滿焉，呵者三，呼者十有二，噓津者三　卯之時，東向呼者十有二，呬者七，嘻者十有二，噓津者三　午之時，南向呬者七，吹者九，嘻者十有二，噓津者三　酉之時，西向噓者九，呵者三，嘻者十有二，噓津者三　噓者何也？　左右手握固，（握拳也）張目上視而後噓焉　呬者何也？　左右手抱其膝，抑面而後呬焉　呵者何也？　交左右手以抱腦後，俯面而後呵焉　吹者何也？　偃卧握固而後吹焉　呼者何也？　重左右手安前抱脾而後呼焉　嘻者何也？　仰面平坐而後嘻焉　肺應於氣輪，氣輪病，或如雲飛翳目，俄復明，與大疫風熱而祕者，呬可矣　脾應於內輪，內輪病，則脅腫痛與胃焦者，呼可矣　唉之腫者，嘻可矣　腎應於水輪，水輪病，則視一物爲二，視太陽如隔水，與膽之下冷者，吹可矣　心應於血輪，血輪病，則努肉侵睛，與夫瞞之熱者，呵可矣　肝應於風輪，風輪病，則望風淚出，視則霧煙生者，噓可矣

至游子曰：吾嘗聞三火之說　民火者，外腎也　日落之際，收民火一升二，次聚水三十六，作一口嚥至丹田中，微着力搐外腎一，次送乃水自上而下，外腎民火自外而入，水火相濕也　臣火者，內腎也，當行煮海於戌亥之交　先以左手兜外腎（左）（右）手搓臍下，引起臣火炙丹田，使陰消而陽長　左右兩手各行八十一爲一通　君火者，心也　亥後靜坐，以心意透丹田，先左後右，各旋轉八十一市，或三百六十市，乃心之君火下降，與內腎臣火、民火相合，三火聚而結丹，謂之周天火候　至游子曰：日用寅午戌之時取火焉　居於靜室，施厚茵於榻　疊足南向而坐，以左右手兜抱其腎，掩於臍輪之下　澄湛其思慮，內外自如，然後端想其臍輪之內有物焉　其大如彈丸，其色如朱橘，咬如白日　使鼻中所入之氣甚微，其息息存入於彈丸之內　一念或萌，則抖擻精神應時滅之　復端想其彈丸，使所入之息常存入其中　漸覺臍輪溫暖，稍稍如火　鄧叩齒九通，漱津液滿口者九過　每嚥以意送入泥丸之內，然後行起火之法　叩齒九通，嚥津九過，（九口也）閉閉氣三口　乃摩左右掌使極熱，先摩目匡數過，次摩其掌熱，以摩鼻數過　次摩其掌熱，以摩左右耳數過　次摩其掌熱，以摩面及頸使熱　然後左右閉氣，各開兩者三過　若曰獨行此法，亦能使人邪不干，面目光澤，而形不衰，所謂小鍊形者也　夫取火必於三時者，何也？　寅者，火之長生也　午者，其帝旺也　戌者，其庫藏也　行之可以除陰氣，長陽神矣　久之純熟，則十有二時之中常爲之　自然思慮澄徹而不昏，處於閨室而內外明白　此丹成神全氣足之驗也　眞氣充足，則神氣清爽，絕食而不飢，吉凶未至而前知　此道成之驗也　百日宿痾瘉矣，二百日臍下堅實氣力盛矣，三百日精氣凝結而成丹矣　行之之初，漸加精進，終乎時辰然後漸漸長遠，乃加精進　至於純熟，下功則覺溫然而熱，內視歷歷見其彈丸　然後氣液和暢，神識端守而不失，使所入之息收於彈丸之內，兀然不知其所存　所謂息隨胎結，胎隨息住，此丹成之驗也　行之既久，忽然不知我爲我，物爲物，物我俱忘，體如虛空，其身通熱汗出，此胎仙已就之驗也　如有疾病，即閉氣數口，汗流而止　復行起火之法，其疾自除矣

至游子曰：或請初地修進四法並行，何也？　曰：一日有四時，應天地陰陽之數焉　天地四時者，春夏秋冬也　日月四時者，弦望晦朔也　人之四時者，子午卯酉也　子之時，心氣入於腎，其火在下，於是腎中之眞氣升矣　卯之時，眞陽隨陰氣勝而至於腰，少復入於本位，分陰陽二氣前後焉　男以後爲左者也，女以後爲陰者也，當用升火散氣焉　午之時，腎氣入於心，於是陰陽自九天而降，至於咽膈之上，分前後而行焉　酉之時，陰氣殺物而陽氣弱矣，當用聚氣養陽，而助其陽也　故四法者，一日之用也　夫亥子丑者，陽氣方生　欲升一陽之眞氣，仍然坐達旦，不得大聲劇言，叩齒入漏，不可與人言　自言叫言，答人曰語　與夫應接之勞　是夕子之時，止勿行功　至於雞鳴，則復行焉可也　如日南至之前一夕，不得一陽之眞氣　即於日南至之夕，及次日小至子之時再爲之　如南至前一夕已得一陽之後，於南至小至後之時，不必坐至達旦　凡氣者，日南至則起於涌泉焉　十一月至於膝，十二月至於股，正月至於腰，其名曰三陽成者也　二月至於轉，三月至於顖，四月至於頂，五月之後，其陰亦如之　故學道者，宜於四月、十月絕嗜欲，以避純陽純陰之用事也　至游子曰：端坐閉目，令心爲姹女，腎爲嬰兒　先使腎溫熱，發起其火上騰　次以鼻引清氣，想天之風氣者九過　送姹女隨龍火出，交於下，見嬰兒　嬰兒復上升，見姹女，如夫婦交合焉　此龍虎之運用也　鼻引其氣，閉口，瞑目，正坐，左右手抱外腎，鬱透熱，乃以心意抱腎上逆送之　又引氣，急

想其心如姹女，交腎而合精。復想腎爲男，感而交合。上下十五過，則著身將其精逆上入於心，復令心血降下。如此上下者三七過，然後收入於脾宮鍊之。所以黃婆是爲三姓同居，在心之(上)〔下〕，膽之(下)〔上〕，其大如環。次用六陽之火鍛之，六陰之水灌之，晝夜行九一運用之訣焉。故心動則肺肝膽小腸俱動，以助乎心焉。腎動則外腎膀胱大腸脾俱動，以助乎腎焉。然則心腎者，俱修眞之主乎。

郝大通《太古集》卷三

六氣者，明三陽三陰之氣，而行十二支，神神之相對。謂寅申之年，少陽主之；卯酉之年，陽明主之；辰戌之年，太陽主之；己亥之年，厥陰主之；子午之年，少陰主之；丑未之年，太陰主之。每年之內，有六氣焉。且如少陽司天，厥陰在泉，他皆倣此。一氣有六十日也。

六氣在泉圖



四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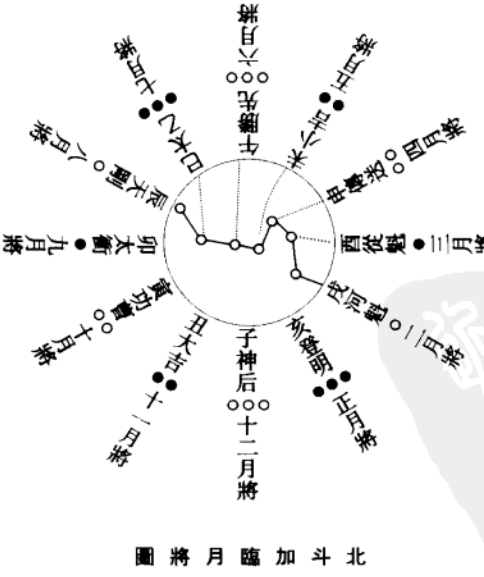


陽中有陰　陽五九
陰中有陽　陰四八

兩多一少爲少陽　純少爲老陽
兩少一多爲少陰　純多爲老陰

夫四象者，重明天地日月之道，六七八九之數。如乾之老陽稱九，坤之老陰稱六，乾之少陽稱七，坤之少陰稱八。故知乾有六爻，爻各稱九，以四因之，爻別三十六策。坤有六爻，爻各稱六，以四因之，爻別二十四。乾陽爻一百九十二，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總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當萬物之數也。

北斗加臨月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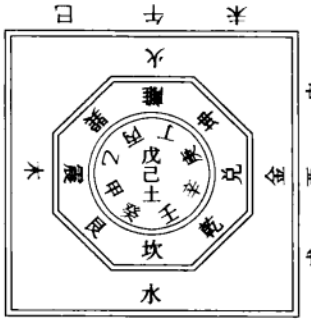


天垂萬象，以北辰爲之樞機。統領衆星，無失其時者也。夫北斗七星之列，各自有方，主之則曰：魁枕參首，杓携龍角，斗卧巨蟹者。明知此北斗第一星，謂之魁星，第七星謂之杓星，自魁至杓，凡有七星，而布南方七宮之辰也。故曰：戌爲河魁，辰爲天罡。凡經七辰，象北斗焉。

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圖略】

冬至之日，日行牽牛。夏至之日，日行東井。牽牛之宿，南極之星也。東井之宿，北極之辰也。自北極至於南極，一屈一伸，共行二十四氣。經於二十八宿，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循環九道，以明消息之功，達其昇降之理者，皆日行之道備矣。日一年行一運，月一月行一周，故知日行則有盈虧，月行則有疾有遲。日行一日一度，月行一日十三度者，謂少一十二度，象

十二月，以成一歲焉。日經十有二宿，而行天之十有二運，月行之道周不然也。謂一宿之中，無閏而行天之一十二周，有閏而行天之一十三周。故知月之細度，一日行一十有二度三十七分也。日月之行，閏餘生焉。



三才象三壇之圖

相配三十五字

夫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也。今則不然，所謂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乎中，以象三才，非取一二三，惟取上中下品是也。故知上品類天之萬象，以明十干之類是也。中品類人有萬事，此者皆自天之下，自地之上而居於中，以明八卦五行之屬是也。下品類地之萬物，以明十二支位是也。此具三品以證三才。《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道廣矣，地道大矣，人道備矣。天道雖廣，若不以人法之，而天道不能顯著。地道雖大，若不以人則之，而地道不能成就。惟人道獨能法則於天地，變化於萬有，興廢於萬事者，亦自此而然也。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

五氣朝元說

一氣初判而列二儀，二儀定位而分五常，五常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青帝之子名龍烟，受甲乙木德之三氣。赤帝之子名丹元，受丙丁火德之二氣。白帝之子名皓華，受庚辛金德之四氣。黑帝之子名玄冥，受壬癸水德之一氣。黃帝之子名常存，受戊己土德之五氣。故金得土則生，木得土則旺，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惟聖人知回幾之道，得還元之理，於是攢五簇四會，三合二而歸一也。蓋身不動則精固，而水朝元；心不動則氣固，而火朝元；眞性寂則魂藏，而木朝元；妄情忘則魄伏，而金朝元。四大安和則意定，則土朝元。此謂五氣朝元，皆聚於頂也。

蟄藏氣穴衆妙歸根

前節言斂聚，乃守中抱一之工夫。此節言蟄藏，則深根固蒂之口訣。斂聚蟄藏，相爲表裏。非斂聚則不能發散，非蟄藏亦不能發生。是此二節一貫而下，兩不相離者也。此訣無它，只是將祖竅中凝聚那點陽神，下藏於氣穴之內，謂之送歸土釜。牢封固，又謂之凝神入氣穴。此穴有內外兩竅，外竅喻桃杏之核，內竅譬核中之仁。古仙有曰：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此竅中之竅，釋尊標爲空不空如來藏，老君名之玄又玄衆妙門。海蟾亦曰：無底曰橐，有孔曰籥。中間一竅，無人摸着。此指竅中之竅而言也。是竅也，爲陰陽之源，神氣之宅，胎息之根，呼吸之祖。胎者藏神之府，息者化胎之源。胎因息生，息因胎住。而竅中之竅，乃神仙長胎住息之眞去處也。然天地雖大，亦一胎也。而日月之往來，斗柄之旋轉者，眞息也。又不觀三氏之書乎。《易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德經》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遺教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皆直指我之眞人呼吸處而言之。然則眞人呼吸處果何處耶。吾昔聞之師曰，藏元精之育冥府，結胎息之丹元宮。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暈之間，乃眞人呼吸之處。正當臍輪之後腎堂之前，黃庭之下關元之上，即《黃庭經》所謂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是也。廖蟾暉云：前對臍輪後對腎，中間有個眞金鼎是也。既識此處，即將向來所凝之神，而安於竅中之竅。如龜之藏，如蛇之蟄，如蚌之含光，如蟾之納息。綿綿續續，勿忘勿助。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引而收之於無何鄉，運而藏之於闔闢處。少焉呼吸相含，神氣相抱，結爲丹母，鎮在下田。外則感召天地靈陽之正氣，內則擒制一身鉛汞之英華。如北辰所居，衆星皆拱。久則神氣歸根，性命合一，而大藥孕於其中也。然凝神調息，皆有口訣，不然恐思慮之神，妄交於呼吸之氣，結成幻丹，而反害藥物矣。所以仙翁云：調息要調眞息息，鍊神須鍊不神神。《黃帝陰符經》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不神者，性也。蓋性者，神之根也。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神中烱烱而不昧者，乃是眞性也。仙姑大道歌曰：我爲諸君說端的，命蒂從來在眞息。眞息者，命也。蓋命者，氣之蒂也。蒂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氣中氤氳而不息者，乃是眞命也。這

個不神之神，與那個眞息之息，他兩個方纔是眞夫妻，眞陰陽，眞龍虎，眞性命。紐結做一團，混合爲一處，打成作一片，煅煉在一爐。或名之曰牛女相逢，又曰牝牡相從，又曰烏兎同穴，又曰日月同宮，又曰魂魄相投，又曰金火混融。究而言之，不過凝神合氣之法耳。是以神不離氣，氣不離神。吾身之神氣合，而後吾身之性命見矣。性不離命，命不離性。吾身之性命合，而後吾身未始性之性，未始命之命見矣。崔公《入藥鏡》曰，是性命，非神氣。權而言之則二，實而言之則一。神氣固非二物，性命則當雙修。然而雙修之旨，久失其傳。以致玄禪二門，互爭高下。劉海蟾云，眞個佛法便是道，一個孩兒兩個抱。清和翁曰，性命雙修教外傳，其中玄妙妙而玄。簇將元始歸無始，逆轉先天作後天。此端奧妙，非師罔通。口訣玄微，詳載於後。今姑就諸仙所證者而言之，便於初機而易得悟入也。按白玉蟾云，昔日遇師親口訣，只要凝神入氣穴。氣穴者，內竅也。蟄神於中，藏氣於內。以如來空空之心，合眞人深深之息。則心息相依，息調心淨。蓋蘊一點眞心於炁中，便是凝神入氣穴之法。神既凝定氣穴，常要回光內照。照顧不離，則自然旋轉。眞息一降一升，而水火木金相爲進退矣。仙諺曰，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久視於上丹田，則神長生。久視於中丹田，則氣長生。久視於下丹田，則形長生。夫日月之照於天地間，螺蚌吸之則生珠，頑石蓄之則產玉。何況人身自有日月，豈不能回光內照，結自己之珍珠，產自己之美玉哉。然而神劑火也，氣卽水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中年之人，大抵水不勝火者多矣。所以命宜早接，油要早添。添油之法已載前。救護命寶之下，今復詳言。則天人一氣之旨，盡露矣。夫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關關，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此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呼吸於其內也。人能效天地呼吸於其內，亦可與天地同其長久。曹仙姑云，元和內運卽成眞，呼吸外施終未了。以口鼻之氣往來者，外呼吸也。乾、坤之氣闔闢者，內呼吸也。蕭了眞云，老子明開衆妙門，一開一闔應乾、坤。果於罔象無形處，有個長生不死根。此指內呼吸也。張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休將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兎兒。此斥外呼吸也。外呼吸乃色身上事，接濟後天以養形體。內呼吸乃法身上事，栽培先天以養谷神。蓋內呼吸之息，原從天命中來。非同類之物不能相親，是以聖人用伏炁之法，奪先天地之冲和。逆上雙關，前返乎後，以達本根。使母之氣伏子之氣，子母眷戀於其間，則息息歸根，而爲金丹之母矣。前輩云，伏炁不服氣，服氣須伏炁。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炁。炁之積於下者，無地可透。自然升之而上至髓海。氣之積於上者，無處可奔。自然降之而下至氣海。二氣相接，循環無端。古先達人得濟長生者，良由有此逆用之法也。此法自始至終丟他不得。起手時有救護補益之功，第二節有流戊就己之功，第三節有添油接命之功，第四節有助火載金之功，第五節火熾而有既濟之功，第六節胎成而有沐浴之功，第七節溫養而有乳哺之功。嬰兒救出於苦海，此時到岸不須船。這着功夫，方纔無用矣。且人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卽落在我之眞人呼吸處矣。既之而在於天地之間，又既之而在於肉團之心，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日復一日，神馳氣散，乃死之徒也。故神仙以歸伏法度人，必先教之返本。返本者何，以其散之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謂之涵養本原。又將以肉團心之所涵養者，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謂之安神祖竅。又將以天地間之所翕聚者，而復返之於眞人呼吸處，謂之蟄藏氣穴。日復一日，神凝氣聚，乃生之徒也。古仙曰，屋破修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伏法，金寶積如山。此時補完乾體，接續氣數，以全親之所生，以全天之所賦，眞汞纔有八兩，眞鉛始足半斤。氣若嬰兒，心同赤子。陰陽胎合，混沌不分。出息微微，入息綿綿。漸漸入而漸漸柔，漸漸和而漸漸定。久則竅中動息，兀然自住。內氣不出，外氣反進。此是胎息還元之初，衆妙歸根之始也。呂知常曰，一息暫停，方可奪天地造化。程伊川曰，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翁葆光曰，一刻之功夫，可奪天地一年之氣數。此三老者，豈虛語哉。蓋胎息妙凝之時，入無積聚，出無分散。體相虛空，泯然入定。定久內外合一，動靜俱無。璇璣停輪，日月合璧。萬里陰沉，春氣合九霄清徹。露華凝妙矣哉。其陰陽交感之眞景象歟。斯時也，元精吐華而乾金出鑛矣。此係重開混沌，再入胞胎。開無漏花，結菩提果。非夙有仙骨者，不能知此道之妙也。

後有密戶前生門，出日入月呼吸存。此老氏《黃庭外景經》之口訣也。只就眞人呼吸處，放教姹女往來飛。此李長源《混元寶章》之口訣也。內交眞炁存呼吸，自然造化返童顏。此許旌陽《醉思仙歌》之口訣也。西方金母最堅剛，走入壬家水裏藏。此石杏林《還元篇》中之口訣也。

要知大道希夷理，太陽移在月明中

此《紫賢復命篇》中之口訣也

先賢明露丹臺旨，幾度臺烏宿桂柯

此劉海蟾《還金篇》中之口訣也

兩般靈物天然合，些子神機這裏求

此陳默默《崇正篇》中之口訣也

古佛之音超動靜，眞人之息自遊絲

此釋鑑源《青蓮經》中之口訣也

一息勿隨無念有，半醒微覺有身浮

此《胎息篇》中之口訣也

出息不隨萬緣入，入息不居蘊界

此般若尊者答東印度國王口訣也

水銀實滿胡蘆裏，封固其口置深水

此《蕅綠華氣穴圖》中之口訣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　以神歸氣穴，丹道自然成

此石杏林之口訣也

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豈無復命關

踏破兩重消息子，超凡入聖譬如

此李清庵之口訣也

心思妙，意思玄

臍間元氣結成丹

谷神不死因胎息，長生門戶要綿

此《羣仙珠玉》口訣也

專氣致柔神久留，往來眞息自悠悠

綿綿迤邐歸元命，不沒靈泉常自

此海蟾翁口訣也

一身上下定中央，腎前臍後號黃房

流戊作媒將就已，金來歸性賀新

此上陽子口訣也

一條直路少人尋，風虎雲龍自嘯吟

坐定更知行氣主，眞人之息又深

此陳致虛口訣也

圓不圓來方不方，森羅天地暗包藏

如今內外兩層白，體在中央一點

此大成集口訣也

黃

息調心淨守黃庭，一部渾全國覺經

悟卻此身猶是幻，蒲團坐上要惺

惺

此《抱朴子》口訣也

經營鄧鄧體虛無，便把元神裏面居

息往息來無間斷，聖胎成就合元

初

此陳虛白口訣也

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

若於息上做工夫，爲佛爲仙不勞

力

息緣達本禪之機　息心明理儒之極

息氣凝神道之玄　三息相須無不

克

此李道純《中和集》中之口訣也

張伯端《悟真篇》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三

休泥丹竈費工夫，煉藥須尋偃月爐。自有天然真火候，一作火育。一作火養　不須柴炭及吹噓。○案註，前言瞞爐太確，恐人疑誤，遂指出偃月爐中眞火，以見瞞元無關，藥元無藥也　陶註，天元大丹十二神符九白雪，可以服食飛昇，奈眞傳不可遇　即遇矣而天不與，終亦難成　故有休泥丹竈費工夫之戒　藥即爲兔精華，偃月爐乃坤爐之象　中有至陽之氣，乃煉藥之具　《契》云，白虎爲煞樞是也　其中消息進退，自有天然火候，何假柴炭吹噓　翁註，偃月爐，仰開如偃月之狀，北海是也　元始祖氣存焉　陳註，純陽翁云，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此即偃月爐中之藥

又其十八　月魂天際半輪明，早有龍吟虎嘯聲。便好用工修二八，一時辰內管丹成。

○補註，半輪明月，謂逢上下二弦，便當龍虎交鋒，採而服之　從此一金一水，日積月累，至於二八相當，則築基固而大藥可求　故云一時辰內管丹成　半輪二八，指金水兩弦之氣，一時丹成，指先天鼎中大藥後章云，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　可以互相參証矣　詩意在煉已待時也　《參同》言藥生，皆借月爲喻　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　用一陽復來之候，每月初生之氣也　此章半輪明指上弦，兌受丁　下弦艮納丙，金水平分，正在此二候　吟嘯成聲，取同聲相應之義　早有者，乘机急取，勿爽眞候也　翁氏將二八分屬龍虎，未合　陳註，一時之中分爲六候，止用二候採取　尚餘四候，用爲合丹　合丹之妙，急以已汞合鉛　於斯時也，調和眞息，上下周流，自太玄關，逆流自天谷穴，而吞入黃金室　斯乃元年起火之功　眞一子曰，立鼎鼎器，運動天機，初則全無形質，如鴻濛混沌之中　既經起火運符，便應元年滋產　《契》曰，冠婚烝相紐，元年乃芽滋　是爲受炁之初　《正道歌》晝夜相交成一塊，自有龍吟虎嘯聲

元氣

綜述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六《德經》

昔之得一者：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昔者，往古也。一者，元氣也。元氣爲大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結爲靈物，散爲光耀，在陰則與陰同德，在陽則與陽同波，居玉京而不清，處瓦甕而不涸，上下無常，古今不二，故曰一也。藏乎心內則曰靈臺，寂然不動則謂之眞君，制御形軀則謂之眞宰，卷之則隱入毫芒，舒之則充塞太空。《西昇經》曰：子得一而萬事畢，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已。《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天者，純陽之氣也。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焉。地者，純陰之質也。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焉。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也。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焉。谷者，溪之絕深者也。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焉。萬者，數之大。物者，形之可見也。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焉。侯者，五等之爵。王者，君之通稱。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焉。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沖一，失則凡物喪亡，在下文也。開元御本作其致之無一也，二字於義闕焉。此取古本爲正。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並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以人爲萬物之靈，侯王爲人之君，故總而言之也。有之則文句備，略之則義未闕，於理亦通。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無以者，致誡之辭也。天者，陽之德表君象，言天無以清，自恃若恃之，則失至明之道，致陰陽繆戾，紀綱弛絕，沖一不運，將恐有開裂之兆。且陽氣之元也，必爲災衰，沖和之散也，必致開裂。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也。自此以下，皆垂誡之辭也。夫地者，陰之德表臣象，言地無以寧，自恃若恃之，則失安靜之道，致剛柔卷折，山川崩缺，沖一不守，將恐有發泄之應。且陰氣之極也，必有水沴，沖和之消也，必致發泄。故《陰陽書》曰：地震者，陰氣有餘，臣道失職也。夫神者，變變也。凡物精通皆有其神，陰陽不測者也。言神無以靈，自恃若恃之，則失至變之道，致禍生怪，祆祥物興，沖一不居，將恐有廢歇之時也。故神失道則傷民，民被傷則反毀之，毀之無神，非歇而何。谷者，虛以待物者也。言谷無以盈，自恃若恃之，則失流灌之道，致觀秉之憂，沖一不通，將恐有枯竭之隔，枯竭則繫於死國，故落枯而夏亡，河竭而商喪也。物有形質當任遷，言物無以生，自恃若恃之，則失順從之道，致循通生性，沖一散去，將恐有滅亡之期。王者貴三才而爲主，統萬物而有之，富謙以自牧，寄託羣才也。言侯王無以貴高，自恃若恃之，則失清淨之化，自育失職，萬民不歸，致蹶敗之虞，顛仆之禍。自此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於侯王。侯王尚耳，況黎庶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自此以下，結成其義也。夫貴者，豈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此以賤爲本也。高者，豈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此以下爲基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孤、寡、不穀，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者，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豈非以賤爲本邪，而云非乎，言實以賤爲本耳。

故致數譽，無譽。○有道之君，忘名忘己，天下數譽，而不加勸。天下數非，而不加沮。惡識所以貴不貴哉。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輿，無輿。言就輿數，則有輪輻箱軸羣材之名。無有名爲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萬民之號。無有名爲國者，合之則爲國矣。忽羣材輿何以成，棄萬民國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愛民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玉貌。落落，石貌。言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琭琭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爲天下正者也。古本作若玉若石，傳奕、徐鉉取之。得一貴高，以賤爲本，自稱孤寡，反復謙下，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

《太平經鈔》乙部《和三氣興帝王法》　通天地中和譚，順大業，和三氣游，王者使無事，賢人悉出，輔興帝王，天大喜。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大順天地，不失銖分，立致太平，瑞應並興。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曰，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當腹心，不失銖分，使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爲地通譚，地者常欲上行，與天合心。故萬物生出地，即

其間而不止，實氣靡天而成雨，故志固變常在上，液液不忘其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爲中和譚，中和者，三調和萬物者也。中和爲赤子，子者乃同父母而生，其命屬父，其統在上，託生於母，故冤則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婦父子之象也。宜當相通辭語，並力共憂，則三氣合並爲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氣。斷絕此三氣，一氣絕不達，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人民和調，王治太平。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物無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暢達，天心不得通於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救，爲逆家也。臣氣不得達，地氣不復成，忠臣何從得助明王爲治哉？傷地之心，寡婦在室，常苦悲傷，良臣無從得前也。民氣不上達，和氣何從得興？中和乃當和帝王治，調萬物者各當得治。今三氣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太平經》卷四二《九天消先王災法第五十六》

凡天理九人而陰陽得何乎哉？」夫人者，迺理萬物之長也。其無形委氣之神人，職在理元氣；大神人職在理天；眞人職在理地；仙人職在理四時；大道人職在理五行；聖人職在理陰陽；賢人職在理文書，皆授語；凡民職在理草木五穀；奴婢職在理財貨。何乎？凡事各以類相理。無形委氣之神人與元氣相似，故理元氣。大神人有形，而大神與天相似，故理天。眞人專文信，與地相似，故理地。仙人變化與四時相似，故理四時也。大道人長於占知吉凶，與五行相似，故理五行。聖人主和氣，與陰陽相似，故理陰陽。賢人治文便言，與文相似，故理文書。凡民亂憒無知，與萬物相似，故理萬物。奴婢致財，與財貨相似，富則有，貧則無，可通往來，故理財貨也。夫皇天署職，不奪其心，各從其類，不誤也；反之，爲大害也。故署置天之凡民皆當順此，古者聖人深承知此，故不失天意，得天心也。眞人今寧曉此不？」善哉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眞人，不失之也。」唯唯。」行努力。」愚生今心結不解言，是九人各異事，何益於王治乎不也？」治得天心意，使此九氣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如此九事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迺更迭相生成也，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聖賢未及陳之也，故久閉絕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事，何也？」太上皇氣太半，此九人皆來助王者治也。一氣不和，輒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陰陽而平其治也。其來云何哉？」無形神人來告王者，其心日明。大神人時見教其治意；眞人仙人大道人悉來爲助，助其教化；聖人賢者出，其治上來爲明；凡民奴婢皆順善不爲非惡，是迺天地大喜之徵也。其一氣不和，即輒有不至者，云何乎？」元氣不和，無形神人不來至；天氣不和，大神人不來至；地氣不和，眞人不來至；四時不和，仙人不來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來至；陰陽不和，聖人不來至；文字言不眞，大賢人不來至；萬物不和得，凡民亂，財貨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職。此正其事也。今眞人既欲救天氣氣，宜努力平之，勿倦解，愼之。」唯唯。」氣得，則此九人皆守道，承負萬世先王之災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負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極無形，下極奴婢，各調一氣，而九氣陰陽調。夫人，夫且使其和調氣，必先食氣；故上士將入道，先不食有形而食氣，是且與元氣合。故當養置茅室中，使其齋戒，不睹邪惡，日練其形，毋奪其欲，能出無間去，上助仙眞元氣天治也。是爲神士，天之吏也。毋禁毋止，誠能就之，名爲天士，簡閱善人，天大喜之，還爲人利也，何謂乎哉？然此得道去者，雖不爲人目下之用，皆共調和陰陽氣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謂也。

（附）得此九人，能消萬世帝王承負之災。此九人上極無形，下極奴婢，各調一炁。故上士修道，先當食炁，是欲與元炁和合，當茅室齋戒，不覩邪惡，日鍊其形，無奪其欲，能出入無間，上助仙眞元炁天治也。是爲神士，爲天之吏也。無禁無止，誠能就之，名爲天士，簡閱善人，天大喜之，還爲人利也，何謂乎哉？然此得道去者，雖不爲人目下之用，皆共調和陰陽氣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謂也。

曾但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爲天吏，天精神爲其君長，君與吏相爲使，吏者職在主行。凡事，吏道人善有功。故君與其下，既下則說喜。故除人承負。吏不說，則道人有過於天。君吏俱不肯下臨人食，故過責日增倍，身尚自得重過，何能除先王之流災哉？眞人亦曉知此不耶？」可駭哉，吾大怖惶，恍若失氣。今且過問天師，不意迺見是說也。行，子努力，所說竟，當去矣。」唯唯。

右簡閱九人竟其志無冤者平王治天因喜解其先王承負

又卷六七《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爲元氣治，二爲自然治，三爲道治，四爲德治，五爲仁治，六爲義治，七爲禮治，八爲文治，九爲法治，十爲武治。十而終也，何也？」夫物始於元氣，終於武，武者衰伐，故武爲下也。故物起於太玄，中於太陽，終死於白虎。故元氣

於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謂也。故天使元氣治，使風氣養物，地以自然治，故順善得善，順惡得惡也。人者，順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動道。凡事通而往來，此三事應天地人識。過此三事而下者，德仁爲章句，過仁而下，多傷難爲意。故吾之爲道常樂，上本天之性哉，中棄本天之性也。生凡物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終而亂，失亂者不可復理，故當以元始也。故天常守本，地守其中，一轉，人者守其下，三轉，故數亂道也。眞人豈已曉知之耶？」唯唯。

「子今有疑，夫隨師可言，不敢有疑也。」眞人前，天將祐帝王，以何爲明證哉？將利民臣，以何爲效乎？」唯天師，今不及何也，數言而不中，多得過，故不敢復言也。」嘻乎，行！」唯唯。然天將祐帝王，予其琦文，今可以治用之絕踪，與陰陽相應，將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將利民也，使其生善子。」眞人言是，豈復有奇說耶？而已極。唯天將欲興有德人君也，爲其生神聖，使其傳天地談，通天地意。故眞人來爲其學也，宜以付謹良之民，覺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衆賢，共曉其意已解，以歸百姓。百姓得之，十五相從，議之治之，連不平，非獨天地人君也。過乃本一家人長，長自得重過責於皇天后土，皆由一人。時有先學得眞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澤幸先知德，力不相化；畜積有財之家，不肯力施爲仁；人生有知足以學，而不肯力學，求眞道以致壽。有能足以學德，以化其身，而不肯力學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窮。此有大過六，天人爲是獨積久。天地開闢以來，更相承負，其後生者尤劇，積衆多相聚爲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後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傳天語，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惶惶而不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聖人傳其辭，非獨我也，眞人勿怪之也。今吾已去世，不可妄得還見於民間，故傳書付眞人，眞人反得，已去世俗，不可復得爲民間之師。故使眞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趣使往付歸有德之君也，敢不往付留難者坐之也，何其重也？今天當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衆賢，以化民間，各自思過，以解先人承負之譴，使凡人各自爲身計，勿令懈怠，迺後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懷狐疑，以吾言不大誠信者，吾文但以試爲眞，所以然者，古文億億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賢明深長，獨懷狐疑，謂書不然也。夫勇士不試，安知其多力；見文而不試用，安知其神哉？吾受天言，以試眞人，自是之後，得凡文書，皆立試之，不得空復設僞言也。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爲大病，誠冤怠恚，因使萬物不興出，多災天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憒憒，吏民雲亂，不復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始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好德，不肯力化愚人；有財畜積而妒財，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行知，不肯力學正道以自窮，見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學施見教，反罵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爲仁，反自易懈惰。見文母學教之，反非之。故勑眞人疾見此文，使衆賢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過，眞人寧曉知教勑耶？」唯唯。今神人既爲天陳法，何不但得人而已，布於民間，必當以上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極太平氣立至，凡事當順，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則爲逆氣，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氣，不順故也。眞人欲復增之耶？」不敢也。故當以上下，勿復重問。」唯唯。行去愼事，各爲身計。此有大過六，天道至嚴，不可妄爲，天居上視人，」唯唯。願復更請問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當於何置之？」當上以付其君。」何必當以付之也？」夫要道迺所以安君也，以治則得天心。夫要德所以養君，以治則得地意。實知之而不肯奏上，皆爲不敬，其罪不除。」何其重也？」觀子之事植辭，如無一知者。夫爲子乃不孝，爲民臣迺不忠信，其罪過不可名字也。眞人乃言，何一重者等也？眞人之學，何不日深，反日向淺哉？」甚愚生實不睹。」子向言不睹，夫俗人蔽隱，藏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眞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迺所以稱天也；要德，迺所以稱地也。愚人迺斷絕之，天惟之，地惡之，其過不除也。眞人幸獨爲天所私得壽，而學反未盡，迺及天禁，宜事者愼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遠凶之經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下《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君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所謂隱天地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深根寧極隱於是焉。萬物之始，即天地之始也，無名天地之始，能歸其根以居之，其於治身也何有。混元謂仲尼曰：吾遊於物之初，正此意也。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天一在藏，資元氣以立始，天五在府，資沖氣以成終，或清而快，或濁而遲，周流於一身，而爲有生之本者，是氣也。妙而難名，混而不離，唯聖人然後能通之，通之然後能守之，不知善持養，則昔之充者今或餒，昔之純者今或散，欲守而勿失不可得矣。關尹謂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爲純氣之守，其有得於

此字！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　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執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然所守在道，則守而不失，所守以安，則莫之能守。抱元專氣，通於道也，道無時而盡，情愛貪欲逐於妄也，豈可長保哉。此兩者同有物以守其身，則物與物何足以相遠。蓋氣滯而待物者也，而合乎混冥，則物物而非物矣，物物而非物，即不物之物也，不物之物，唯獨智者能明之。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由於情欲入自衆門，其守身則同，其所以守身則異。

合明子隱芝内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元道中篇》　人者，萬物之中至靈，與天地俱生於虛无之始，元炁結而成形。形既將立，則十天神降在人身中，化爲神矣。○《老子》曰：積精聚炁，父母和合，陰陽交媾始一月爲胚，二月爲胞，三月爲胎，形兆分也，三魂降焉，四月四神衛，四神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五月五藏安鎮也；六月六律名六根也；七月生七魄也；八月八景見，和眞八神也，八景者，五藏，三丹田是也；九月安九宮，生九眞，九宮者，在泥丸周匝上下是也；十月成形，十天神降，元道炁全，方得受生　故曰與虛无天地同生　《老子》曰：天地媾精，已生其人

故能成其人矣。○爲得元道而成形也

既與天地同生於虛无之始，合與天地齊壽。今且天地久長即爲人不能長久者，何也？曰：天地能長久者，蓋爲温靜柔和，不移本性，常守虛寂，湛然不勞，而得自然之道，元眞不散，故能久長也。人不能長存者，緣生妄想，移於本性，不執自然，不守其根，自取其勞，常求自益，思慮不息，關機萬端，故元炁隨欲而消散，故不得長生也。○人不能與天地長久者，天尤爲而人有爲，地尤欲而人有欲，天常明而人自昧，地基敦而人自浮，天炁輪而人炁滯，地伏泉而人有炁，此者與天地相返，自不守元道而體虛无，故不能同也　命延億載者，爲留炁身中，存其命也

六根本來虛靜，爲人自生妄想，六賊所牽，終不得歸根。因此六賊：心妄生，目妄視，耳妄聽，鼻妄香，口妄言，舌妄味。終不能歸根，故不可永存也。歸根者，爲復元炁之根本也。○凡爲賊亂中和，失其本性，心有妄而神自亂，目有妄而外視，耳有妄而外聽，鼻有妄而失竅關，言有妄而失眞行，舌有妄而玉液不結，皆因妄牽，去道遠矣。

復元炁之道，別无他法，但降心湛寂而已矣。人常能虛心湛寂，則自然元炁復也　復元炁之法，當以滅息爲修　心神湛寂，其息自滅　滅半息，增半壽也　○半息者，謂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五千息　若能歸根定住不生出入者，延命本壽外一半

從滅息至无息，則復元歸本矣，故可住世永劫而不壞也　○閉息之道至妙，寄意念神，冥然體道，道復關身，神復歸根，玄關微出，久而成眞也　《經》曰：凡人以有息爲常，聖人以无息爲常　《陰符經》曰：死者，生之根，爲无息之道也

動而有息，靜而无息　故无息者，自然之道也　修元道之士，常宜以无息爲是，有息爲非，无息爲常，有息爲妄，先以滅息爲事則易而功多，若不以爲事則難而功少，但湛然養炁，則三靈歡然，神魂暢焉，則元炁不習而至矣。○《老子》曰：人能常清靜，萬神悉皆歸　《黃庭經》曰：心意如致欣昌，此之謂也

《黃庭》之道，有三十六慎，每一慎爲應，至三十六應乃爲半功。諸道應慎皆多，惟元道總一慎三應則成功也。○故修道之士，積功而煉精炁爲定

一慎者，慎其休止也。○故修道内守堅固，事无暫忘，故不可休止也。若愼而止，萬九一失

三應者，三轉意也　一轉意一百日。○爲次第而功積，相家有其月數

第一應一百日，有事可止，无事可減，至此則應慮自滅。○煩事俱不能興動也

虛澹日增，此爲第一應也，小功成矣。第二應二百日，忽忽自止爲第二轉意，至則不食五穀，不嗜五味，无大飢渴，是中功成矣。○人至二百日後，小功成而中功滿，永无飢渴

第三轉意者，三百日元炁凡然自住，元道歸根，飢渴不至，寒暑不侵，死籍永除，天地齊壽，通世爲一周，此是大功成矣。○得道之後，地府除籍，上天錄名，東斗注算，西斗注祿，北斗落死，南斗上生，字標仙錄，永爲眞人矣，故曰死籍永除矣。位入眞仙，出入華胥之國，棄賤人間，因此而昇天。○有事止无事滅者，功萌也。此法但有事无事皆可滅矣，則元炁漸復也。忽忽自止者，元炁將定也。凡然自止者，元炁已定也。定者，萬物皆壞，惟此定身永不動矣。大君曰：從滅息至无息，從无息至定。定者，不取不捨，是无爲之定，非執定之定也。得此定者，陰陽自調，四時自離，元炁自滿，衆神自栖，惠

通玄奧。○《老子》曰：其智自悟，從九人有也

故陰陽調則百病不生，四時離則寒暑不侵，元炁滿則永无飢渴，衆神栖則兵虎不害，惠通玄奧則萬事不生，皆自然之道成矣。○惠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大君曰：人之思慮不一者，元炁皆銷散，陰魄盛矣。惟此道功成，妄自滅也。○修道之人，至三百日後猶有陰魔相惱，尸鬼動搖，忽自猖狂，轉生情切，往往自退，切宜守也

蹤有所發无不善也，所用无不中也，故有善發，有惠發，通發，皆自然而然也，永无喜怒哀懼驚惡之發矣。○人志道，喜怒俱息，禍害不生，永得功行相承，妙自致矣

大君曰：長生无他。神全、炁全、形全而已。神全虛无，炁全湛寂，形全清靜。元炁充積，○充者滿積者，結衆化成神明也

形永存矣。神炁皆全，故能舉形而昇仙矣。

住氣兼行氣法

訣曰：調炁滅息，其功稍遲，若住炁兼行炁，其功倍也。住炁者，候神安和，久而寧帖，因而住之，至於極者爲行通。每候鷄鳴前至寅時，可行五七通，漸漸加至十通，或作意漸增之，意炁俱定即定，恬自極。初可以舉進，數息便住，至極有益无損，甚微妙也　○每住息之時，須候常喘息，出了便住，此名外炁不忤　亦須先淨一室，擇其良友專數其息，此要漸漸增多也

如此行滅息之道，功倍速成。○《陰符經》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其慎者，吐引大奔。初修之士故未免也，不得不慎，其奔吐宜慎之爲妙。○不愼者，忽有內傷，心見反損也　《經仙》曰：出微微入綿綿，明至理自通玄

大君曰：住炁可以通百關，除堅滯，治萬病，導元炁。○修行人住炁，若園人灌畦，一滿而水通，百脈衆物皆滋也，一炁而變萬神，三丹俱王，故言要在導乎元炁

若百關通則滅息，元炁隨意自閒，津路流注，元炁與津液所及之處，先化爲髓，永不壞也。○《中黃經》曰：慕筋曝骨達諸關，握固漸通，開百竅　百竅關連總有神，由子驅除歸我身　怡然得達自明眞，自明之道永長存，故不壞矣　炁初時則覺遍身微熱，此是元炁充滿四肢，盈溢百竅，故曰在此應也

關須握固，運入三丹田　三丹田出，故流遍於身，通於百神，可使毛髮躑躅，容貌光芒，顏如處女　《仙經》曰：九一毛不通於炁，九一節不住於神　此是煉骨法，久久集之，則金髓玉骨長生仙矣

大君曰：滅息住炁，以无息爲常，定炁爲功。若猶滅息則功遲，若專住炁則難得至於无息。若通百關，兼行炁滅息，則元炁自然充盈，其功速倍而成矣。元炁全身以不舉不動爲頭，以不出不入爲足是也。泯其萬境，息此六情，善洗煩心，祛滌諸想。

又《元道下篇・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

凡飲食觸犯，寒暑過差，風濕所及，起居失節，言語散雜，○《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仙經》曰：閉言之人，與道合眞　又防泄天機　《易》曰：愼言語，節飲食，內守冲和　恐失其道也　《經》云：與人爭曲直，陰功減算壽

思慮煩多，此皆滅損元炁。隨所犯輕重，度所減多少，隨日而補之不可懈怠。所言滅者，損也。所減幾日，並是減其實功。修元道之士，深宜慎之。元炁難精而易散，關節易閉而難通。住炁固不可絕，其所減尤宜精至。凡修，取五更初，起坐梳頭，熟通一百餘過，披頭，隨意導引，摩掣四肢，呵吐濁炁，微微然待元炁調帖，无思慮，心湛寂至微，自然喘息微而其息自滅，滅至半息增半壽，滅至无息元道之功成矣。古之真人，勤而行之，頃刻无捨者，一年功成矣。若是日行二時之功者，五年成矣。修成此道者，乃爲太極元上真君。此經從古至今，太上傳十九人，皆各登仙昇居太極，其經不留於世。自大唐元和戊戌歲南統大君因傳孟諝仙，孟諝仙轉傳於世，至虛至妙，遇而秘之，非人莫傳，傳之則殃及玄逵。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註》

夫存一炁和泰和，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厨，故云五厨爾。

一氣和泰和，○一氣者，妙本冲用，所謂元氣，冲用在天爲陽和，在地爲陰和，交合爲泰和也　則人之受生，皆資一氣之和，以爲泰和，然後形質具而五常用矣。故《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也　則守本者當外絕二受，以全生分，內存一炁，以和泰和，和一而性命全矣　故《老子》曰：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得一道皆泰。○得一者，言內存一炁以養精神，外全形生以爲居奏，則

一炁沖用，和身中泰和也，故云得一　如此則修生養神之道，皆合於泰和矣　故《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

和乃無一和、○言人初稟一炁，以和泰和，若存和得一，則和理皆泰　至和既暢，非但無一，亦復無和，不可致詰，如土委地　故《老子》曰：吾不知其名

玄理同玄際　○玄，妙也　理，性也　此言一炁存乎玄際和，理出其性，性修反德，而妙暢於和，妙性既和，則與玄同際　故老子曰：同謂之玄也

不以意思意，○意者，想愛也　言存一炁以和泰和者，愼勿存想愛，以緣境識，當凝神淸照，令杳然空然，使和暢於起念之前，慧發於忘知之後，瞻彼闕者，則吉祥止矣　若以意思意，意想愛塵，坐令焚和，焉得生白？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亦不求無思。○但不緣想受，則自發照慧，照慧之發，亦不自知，若知求無思，則涉想受，與彼思意等無差別　故《老子》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意而無有思，○內存一氣，但令其虛，虛則降和，和理自暢，雖則不緣想受納和，強假意名，既非境識所存，是以於思無有　《老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

是法如是持　○如是內存泰和，泰和之法和暢，則是法皆遣，遣法無住，復何所持，以不持爲持，故云是法如是持也

徐氏《三天內解經》卷上　夫人生懸、上稟乎天、下象乎地　日月則有幽明之分，寒暑則有生殺之氣，雷電則有出入之期，風雨則有動靜之節，人則有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證，窮達之期　天地無人則不立，人無天地則不生　天地無人，譬如人腹中無神，形則不立　有神無形，神則無主　故立之者天，行之者道　人性命神同，混而爲一，故天地人三才成德，爲萬物之宗　天不可不養生，地不可不長物，人不可不攝氣而養生也　故天違玄元則有勃蝕之變，地乖黃裳而有風震之灾，人背至道故有凋零之傷　精氣浮於上而衆精流於下，上下相貫，影響相由　人事錯亂於下，則灾應滅篆在上，則日月勃蝕，星辰倒錯，皆由人事不正，以致斯變　今下古民人，年命夭橫，戶骨狼藉，不終年壽，皆由所修失本，婚姻非類，混氣亂濁，信邪廢眞，本道乖錯，羣愚紛紜，莫知禍之所由　或烹殺六畜，禱請虛無，謠歌鼓舞，酒肉是求　求生反死，邪道使然　頭養搔足，

事不相由　新請乖越，以致滅騙，天此年命，誠可痛哉　今撰集二大要解，以示大悟　可諱而輕之，勿妄輕傳　傳非其人，殃流子孫　道源本起，昔於無先，溟涬鴻濛，無有所因，虛生自然，變化生成　道德丈人者，生於元氣之先，是道中之尊，故爲道德丈人也　因此而有太淸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等，百千萬重道氣，千二百官君，太淸玉陛下　今世人上章書太淸，正謂此諸大眞也　從此之後，幽冥之中，生乎空洞　空洞之中，生乎太無　太無變化玄氣、元氣、始氣、三氣混沌相因，而化生玄妙玉女　玉女生後，混氣凝結，化生老子，從玄妙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爲老子　老子者，老君也　變化成氣，天地人物，故輪轉而化生，鍊其形氣　老君布散玄元始氣，淸濁不分，混沌狀如雞子中黃，因而分散，玄氣淸淳，上昇爲天，始氣濃濁，凝下爲地，元氣輕微，通流爲水　日月星辰於此列布　老君因沖和氣化爲九國，置九人，三男六女　至伏羲女媧時，各作姓名，因出三道，以教天民　中國陽氣純正，使奉無爲大道外胡國八十一域，陰氣強盛，使奉佛道，禁誡甚嚴，以抑陰氣　楚越陰陽氣薄，使奉淸約大道　此時六天治輿，三道教行，老子帝帝出爲國師　伏羲時號爲鬱華子，祝融時號爲廣壽子；神農時號爲大成子，黃帝時號爲廣成子，顓頊時號爲赤精子，帝嚳時再出，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爲眞行子，殷湯時號錫則子　變化無常，或姓李名弘，字九陽；或名聃，字伯陽；或名中，字伯光；或名重，字子文；或名宅，字伯長；或名元，字伯始；或名顯，字元生；或名德，字伯文　或一日九變，或二十四變，千變萬化，隨世沈浮，不可勝載　至殷武丁時，又反胎於李母　在胎中誦經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又號爲老子　今世人有三台經者，是老子於胎中所誦者也　反胎於李母者，自以空虛身化作李母之形，還以自胞，非實有李母也　世人不知，謂老子託胎於李母，其實不然也　至周幽王時，老子知周祚當衰，被髮佯狂，辭周而去　至關，乘青牛車與尹喜相遇，授喜上下中經二卷，五千文二卷，合三卷　尹喜受此書，其道得成　道眼見西國胡人強梁難化，因與尹喜共西入闍賓國，神變爛加大人，化伏胡王，爲作佛經六十四萬言　王舉國皆共奉事　此國去漢國四萬里　闍賓國土並順從大法　老子又西入天竺國，去闍賓國又四萬里　國王妃名淸妙，晝寢，老子遂令尹喜乘白象化爲黃雀，飛入淸妙口中，狀如流星　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脅而生，

頂地而行七步，舉右手指天而吟：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爲。生便精苦，即爲佛身。佛道於此而更興焉。下古僞薄，妖惡轉興，酌祭邪鬼，眞僞不分。太上於鄗郊以《太平道經》付干吉，蜀郡李微等，使助六天檢正邪氣。微等復不能使六天氣正，反至漢世羣邪滋盛，六天氣勃，三道交錯，癘氣縱橫，醫巫滋彰，皆棄眞從僞，絃歌鼓舞，烹殺六畜，酌祭邪鬼，天民夭橫，暴死狼藉。太上遣眞人及王方平、東方朔，欲輔助漢世，使遊觀漢國，看視人情。黃帝不信，以爲妖惑。是故漢室衰破，王莽執治。劉氏漢帝乃是龍精之子，大聖遺體，應傳二十四君，四百餘年。帝胤雖絕，故令光武中興。其間中絕帝業者，皆由不信眞正，無有輔翼，故羣妖亂作，沒於鬼官。自天地開闢，乃有邊夷羌、蠻、戎、狄，爲中國之雜落，婚姻嫁娶，各正其類，奉事至道，各專其眞，不使雜錯。自從漢光武之後，世俗漸衰，人鬼交錯。光武之子漢明帝者，自言夢見大人，長一丈餘，體作金色，羣臣解夢，言是佛眞，而遣人入西國，寫取佛經，因作佛圖塔寺，遂布流中國。三道交錯，於是人民雜亂，中外相混，各有攸向。或信邪廢眞，禱祠鬼神，人事越錯於下，天氣勃亂在上，致天氣混濁，人民失其本眞。太上以漢順帝時選擇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別眞僞，顯明上三天之氣。以漢安元年壬午歲五月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與道士張道陵將詣崑崙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謂世人不畏眞正而畏邪鬼，因自號爲新出老君，即拜張爲太玄都正一三氣三天之師，付張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罷廢六天三道時事，平正三天，洗除浮華，納朴還眞，承受太上眞經。制科律積一十六年，到永壽三年歲在丁酉，與漢帝朝臣以白馬血爲盟，丹書鐵券爲信，與天地水三官、太歲將軍共約：永用三天正法，不得禁固天民。民不妄淫祀他鬼神，使鬼不飲食，祚不受錢，不得淫盜，治病療疾，不得飲酒食肉。民人唯聽五臘吉日祠家親宗祖父母，二月八日祠祀社竈。自非三天正法，諸天眞道，皆爲故氣，疾病者，但令從年七歲有識以來，首謝所犯罪過，立諸驗儀章符，教療久病困疾，醫所不能治者，歸首則差。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統領三天正法，化民受戶，以五斗米爲信。化民百日，萬戶人來如雲。制作科條章文萬通，付子孫傳世爲國師。法事悉定，人鬼安帖，張遂白日昇天，親受天師之任也。天師之子張衡，孫張魯夫婦，俱尸解昇天，故有三師並夫人。自從三師昇度之後，雜治祭酒，傳授道法。受者皆應跪受經書，還則拜送，使必是三天正法。人多不解者，趣得一卷經書，使言是《道經》，更相傳付，或是六天故事，致有錯亂。承用爛久，至今難可分別。天師受太上正一盟威之道，三天正法，付子孫傳爲國師，謂當終於無窮，豈有雜錯。從來未幾，而今六天故事漸漸雜錯，師氣微弱，百姓雜治，祭酒互奉異法，皆言是眞正，將多謬哉。今有奉五斗米道者，又有奉無爲朵花之道及佛道，此皆是六天故事，悉已被廢。又有奉清水道者，亦非正法。云天師有奴，不知書注，難以文化。天師應當昇天，愍其敬心，勑一井水，給其使用，治病療疾，不應雜用漱洗、飲食，承此井水治病，無不愈者，手下立效。奴後歸形太陰，井水枯竭。天師以此水給奴身，後人不解，遂相承奉事者，自謂清水之道。其清明求願之日，無有道屋，厨覆、章符、儀，惟向一瓮清水而燒香禮拜，謂道在水中。此皆不然也。自奉道不操五斗米者，便非三天正一盟威之道也。五斗米正以奉五帝，知民欲奉道之心。聖人與氣合，終始無窮，故聖人不死。世人與米合命，人無米穀，則應餓死。以其所珍，奉上幽冥，非欲須此米也。漢高帝是龍精之子，起於泗水亭吏，而徑登帝業。至文帝時，老子降於河之上，因號爲河上公。文帝命駕，往問道焉。老子授以《道德五千言》上下篇而去。漢武帝欲學上道飛仙之法，太上又遣東方朔輔助漢治。武帝又不知朔是眞人而爲吏民，令不異於凡人。西王母、上元夫人皆輪駕降於武帝，欲成其道。武帝不能開悟，仰感靈澤，棄蕩穢濁，而貪世榮，殺伐不止，三官有血罪相奏，被髮告冤，稱訴鬼官，又博欲不絕，道遂不成，歸形太陰。至光武時與王莽爭治，有黃河之難，命危絲髮。太上立化以助光武。六月盛暑，使河水生冰，得度軍馬，以濟其難。漢祚天授應圖，甘露降庭，眞人駕御，神鳳來儀，日迴影再，中三足烏，九尾狐，靈瑞煥發，衆聖輔翼，正道助之。自光武之後，漢世漸衰，太上愍之，故取張良玄孫道陵顯明道氣，以助漢世，使作洛北邙山，立大法，帝王公臣以下，莫不歸宗。當此之時，正氣遐布。漢世前後帝王，凡四百二十五年之中，百姓民人得道者甚多。漢室驕豪怠慢，不能昇玄，故民人得之。天師三世夫妻，六人爲三師之任。茅君兄弟三人爲司命之任。自王長、趙昇散仙之徒，乃有百數，非可悉名。劉氏之亂，有道之體，絕而更續，天授應圖，中嶽靈瑞，二十二璽，黃金一餅，以證本姓。九尾狐至，靈寶出世，甘露降庭，三角牛到，六鍾靈形，白鹿雙象，來儀人中，而食房廟之祇，一皆罷廢。治正以道，蕩除故氣，此豈非太上之信乎？宋帝劉氏是漢之苗胄，恆使與道結緣。宋國有道多矣。漢時三有前

謨，學士不可不勤之哉。蓋三道同根而異支者，無爲大道，清約大道，佛道，此三道同是太上老君之法，而教化不同，大歸於眞道。老子主生化，釋迦主死化。故老子剖左腋而生，主左，左爲陽氣，主青宮生錄。釋迦剖右腋而生，主右，右爲陰氣，主黑簿死錄。是以老子、釋迦教化，左右法異。左化則隨左宮生氣，使舉形飛仙。右化則隨右宮死氣，使滅度更生。法服悉黑，使着黑衣以法陰氣，入於黑簿也。太上作此三道教化，法雖殊塗，終歸道眞，無有異也。但人受元氣以得成形，方復經壞，受陰化輪轉，自爲難耳。右化雖不及左宮速易，輪轉歸眞，亦爲善乎。所以言右不如左者，《經》言：眞道好生而惡殺。長生者，道也。死壞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聖人教化，使民慈心於衆生，生可貴也。夫有心者，可熟案《五千文》。此經皆使守道長存，不有生死。道之宗本，在乎斯經也。

《抱朴子別旨》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蠶氣也。蠶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蠶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雜散爲有蠶氣之出入也。旦呼吸由不欲自聞，況咽有聲乎！夫人氣蠶則傷肺，肺，五藏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蠶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藏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胃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蠶氣也，可以移山嶽，決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蠶氣，蠶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

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蠶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蠶氣自除，臣自以蠶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絕者患其穀氣熏蒸五藏，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癈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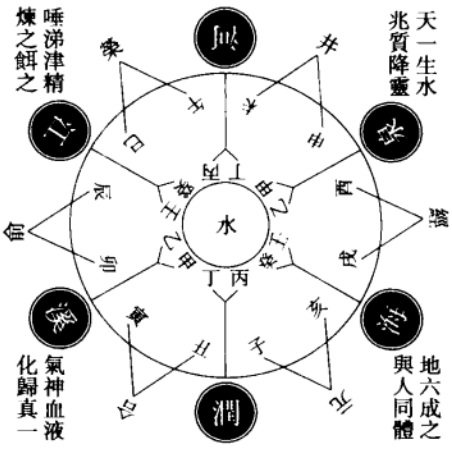
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爲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節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一一蠶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導引，骨節有聲，如不引則聲大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末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吳筠《玄綱論・元氣章第二》 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曠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沌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爲天，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爲地，平和柔順之氣結而爲人倫，錯謬剛戾之氣散而爲雜類。自一氣之所育，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窮，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氣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氣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羣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

强名子注解《真氣還元銘》 一氣未分，一者，道之所立。氣者，一之所生。未分，爲混沌未分也。此言一氣，雖從大道以成名，而且混沌之氣，未分清濁也。此則是無名生有名，有名生萬物。《道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言道也，有名言氣也。言道者，是一氣之父，言一氣者，萬物之母，有相有形，未有不因一氣而生者也。是故修生則貴道，修道則重氣，言氣是精神之本，性命之源，神明之主。人若得法修之，克爲神仙矣。故《黃庭經》云：出清入玄二氣煥，子若遇之昇天漢。又云：何不食氣太和精，故不入死居黃寧。其義明矣。三才同源。三才者，天地人爲三才也。同源，是三才同居混沌之源也。清濁既異，清者，天也。濁者，地也。既已也，異別也。此言混沌之氣分別也，則清氣騰而爲天，濁氣降而爲地，人在其中，是已有分別也。元精各存。元者，元氣也。精者，元氣之精也。言天地人元氣之精各存也。天法象我，此言元精雖存，而天法象與人無二也。我法象天。言人法象天以成形也。或問曰：前言天法象我，我法象天，天道因甚無傾覆，人道何故有死生？余答曰：天道雖有樞機，而清虛無心，清虛而無其心，則元氣自運。既元氣自運，則五行無妨，五行無妨，則無刑剋，既無刑剋，則是大空，既是大空，則與道合同，是以不傾也。余又答曰：人有生死者，非與天道不同也，乃人之自致也。自致者，從父母媾結精氣，至成形降生，便有悲啼喜怒哀樂，漸漸口貪五味，耳聽五聲，眼觀五色，心耽五慾，一向萬機，無所不有。此已上四事，皆因有心之變動也，既有其心，是無清虛也，既無清

虛，是人失道也，既人失道，則與萬類同矣，衆物齊焉，任運死生，隨緣結朽，或如石火，或似浮漚，成時暫成，滅時便滅，此蓋人之自爲，非大道之所致也。人皆心能無心，色能無色，味能無味，觀能無觀，慾能無慾，聽能無聽，機能無機，和光同塵，湛然常存，則與道同矣。又何不得長生如天之爭？

林轅《谷神篇》卷下《元氣説》　元氣始生，猶一黍也，露珠也，水顆也，蓋自無始曠劫，霾翳搏聚之內，含凝一點之水質也。孕於其間，如窪蠃卵，



元氣生成之圖

自底而生，斯有矣！強名曰道，曰寶寶，承陰而生，內白而外黑，玄精建武，北斗之經是也。故內之白能化魄，反屬陰，外之黑能變魂，反屬陽，是陰含而陽抱也。其內之陰，因陽之動而隨出，出則爲香靄，外之陽，俟陰之靜而踐入，入則肇氤氳。陰氣始出，視之不見，是謂恍惚，如同煙霧生寒氣也。陽氣始入，聽之不聞，是謂杳冥，乍若罔象，生温氣也。既合矣，混質而成朴，積小而爲大，內非純陰，外非純陽。且陰氣之爲情，好舒暢，好緩散，欲盡出。既漸出矣，復不捨其子，則爲之胚胎，狀若雲霧生濕氣也。其陽氣之爲性，好涵養，好圓融，欲盡入。既漸入矣，莫能離其母，則爲之腴兆，煦昕離合，生熱氣也。外陰愈搏，內陽愈凝，結成混沌，其形如初，乃立天象，是玄包其黄者也，且玄豁水也，是元氣之至精，積而盈也；黄屬火也，乃餘氣之生神，相而灼也。猶是推之其混沌之內，惟水中沉一日光者矣！陰氣在天之外，故不能靜，則旋旋然常動，如母抱子眠。陽氣在液之內，故不能動，則蠢蠢然常聽，如雛候雞乳，胞育悠久，黄之內生燥氣焉。燥氣既生，玄精蝕涸，水涸氣虛，內虛而風生焉。燥極而雷作焉！故天肫之內有四象焉，其內也，風欲揚而不能鼓，水欲洩而不能決，火欲炎而不能升，雷欲蕩而不能發，則漸相刑尅，甚至戰爭。風助水之力，而作澎湃；雷助火之力，而加奮迅。至於激搏而破矣！破乃分之，是開天也。故雷震而闡，風揚其曠，火氣得以升沉，水液得以流注。古之運化者，密指風雷爲盤古之號者，欲使後世莫可輕測造化也。天既分也，元氣化，氣之輕者，自下而升，結成梵宇也。元氣積液之資，重者隨底所載，乃眞水也。原其天自有象以來，至於混沌未破之時，大只百里也。大率今時人，一日可行百里路，所以雷在其中。惟能聞矣百里之聲，震動十里之怒，蓋火是其母也。火之燃燎，一日亦不過百里，乃息，是以知雷之與火之令，有所執矣。水可日流萬里，風亦如之，是以知水之與風之政，無所拘矣！故雷之擊物則有焦，風之吹衣亦有濕，各隨其母氣稟受之所有也。百里之天既分，則千里矣，漸至萬里矣。風隨方以展之，雷逐位以蕩之，外之餘氣，施張以措之，內之元氣，兆運以局之。歷元應化，致令莫諦其幾千萬里矣！或問：風雷同穴也，風可吹萬里，雷只震百里，何也？曰：風感寒氣而吹水，是元氣則有餘也，曰陰氣，曰惡氣，曰邪氣，易積而難散，陰神治世而多妄行也。雷假燥氣而震火，是餘氣則無私也，曰陽氣，曰怒氣，曰義氣，難動而易靜，陽神治世而常守信也。故雷展則聲微矣！蕩則怒弱矣！水火風雷四象也，風惟魂，雷惟魄，火惟光，水獨質，日乃火光也。天宇之中，有資而兆質者，獨一水也。水之上應，北辰出焉，而後水之氣，日之影，感化而生月矣！然而水爲先天後天之母也。水既生風，風復吹水，起浪爲沫；雷復震水，鑊沸化萍；日復曝水，結滓成鹵；月復照水，澄空作泥。積泥而生，融鬆俱化，而爲土也。風揚而塵，日烈而砂，濕露既降，水滋之土，始生苔蘚，次有草蕪，至於荏菩，漸迤生滅，土斯厚矣！則草化爲竹，條茂爲木，久之而草結穗，木成樹，再榱實，春榮秋剝，俱腐化上。土愈埤而地域場矣！至於木根土蟄，盤錯交固，久之而化爲石，則覆載之內，有形而有象者，惟木與石二物而矣！若木受天地雲煙聚氣，則有精有液，久之而化離化龍，化狂化男

手、神竅具足、因風以推之、則人物之四肢毛髮、受之於木也、乃能導躍鼓舞、控拉屈伸、是其情也　赭石感水土、日日孕秀、則有血有乳、久之而化蟾化虎、化羊化女人、機源透徹、因甯以驅之、則人身之顱腹骨骼、受之於石也、乃能坐臥踞處、懷靴守靜、是其性也　木男石女、既有伉合、孕生男女、得以全身　人物既有、化育茲分、人蟲匪媾、亦繫胎胞、長幼相須、仍存子息、種類差別、形態庶焉　尋食郊野、時性逢飛走、火食墟聚、慧黠醜妍、原其木石生男女者、無情化有情也　有性有潤、令人之更歲、木性有枯、令人之有死、物類有形、皆偏倚也　惟人身爲最靈、稟受陰陽元氣之全矣！　天神地祇、皆人類主之　復云、天自開闢以來、其象如一盎矣　內之元氣化生、諸氣升騰、鬱結於盎唇、聚爲穹窿、猶釜底停煤之狀　隨其下方升氣厚薄所集、久則垂懸隈磊、得日月寒暑之氣、陶鎔而成礦、確內懷金玉之體　或因磯濁氣干之、而墮爲丘陵洞治、女媧氏之鍊石、取其元氣以補天、遺其質璞在世、謂之五金珍寶　其未經鍊鍛者、乃丹砂鉛礬、硝石衆類是也　其穹窿聚氣既久、質璞累重、亦稍下墜、其上幻生崆峒、則有虛空　故萬物日夕、騰氣爲之、仰托於諸氣焰熾之芒端　炎赫無影之氣、灼人空廓、凝而曰神　萬物之液氣、混合於其下、而爲星曰寨、化生之氣應現而爲小星、故小星曰宿、以其能留光、夜也　察天之道、其初者無窮也、含萬象之景、內之流光以爲靈、無神也　拘萬物之氣表之炎赫、以爲神、其外無形、其內無影、至聖者不得睹其面、惟賢者必可合其心　或言、天地之有壞者、此無他也、蓋因二氣生化太過、水力弱而土壤虛矣！　元氣是水也、餘氣是土也、水之晝夜常流、洮汰川澤、故河源常遷脈、江岸無定垣　是以禹基之桓、系南北之榮枯、錢塘之沙、應東西之聚散　日往月來、世隨陵谷變遷、水流極而勢弱矣！　況兼地土生物太盛、土壤虛而不能自載、小則隨方窪陷、大則俱墜矣！　力因運窮、數隨氣盡、雖墜者、墜必有底也　但日月之光、因震墜而激散無也　地始墜也、生氣絕而寒氣行也、天無所載、仍將危也　其內冥冥然、人物喪滅、俱化土而無機也　已經人世三百六十年矣！　陰靜極而陽復動、寒氣化而溫氣生、寒溫相湊、化而爲濕也　濕氣既生、薰蒸四達、其穹窿寥廓、因茲濡潤、汗漫解斥、亦皆崩塌也　又經三百六十年矣、猶廢宮受濕而摧也　常觀山岡之勢、一層石上又一層土、重疊間積、則可見天地之廢壞、有自來矣　夫天地之休息者、是造化之歇力養氣也、乃亦陰陽交接之道也、歸根復命之義也　雖曰有壞、只是餘氣生、積成後大土、穹下凍、伏實歸土也　其先天之天、則無壞矣！　以其元氣常存、還返而復生也、至於濕氣盛而熱氣兆、熱極乃燥、陽氣至焉！　清濁分焉！　光明出焉！　物猶資始也、又經九九八十一年矣、故天地之一休息、總得八百年　嘗聞老人語：開天一萬八百年、然後有地、猶此推之、是天之積氣萬年、而休息於八百年矣！　故總而言之也、則又可見乾墮而成坤也　故天一日有十二時、人一身有十二經、人之困醒、惟在時、以合休息之數也　天地既壞也、其神不滅也、所以經云：淳黎元始天尊、與元始天尊相去幾劫仅、信不誣矣！　崩墜之後、天高而愈遠、地卑而愈厚、山有積而愈巍、猶水落石出之義也　天地不休息、無從而開展也、嬰孩不寢寐、無從而變蒸也　或問：先天之天、何能長存長生？　曰：觀大之家、如一盎矣　外無夾疇、傍無漏竅、雖密關淨土、亦居其內之明晦偏靜處所、其元氣之搬運、與乎休息、惟在其中、是以長存也　天包萬物、以盜其氣而養之、以是長生也　夫天之盜物氣者、天無二天、惟盜於自己之內所生、故萬物無損無違、是其合得自然之盜也　人亦能之、況人有同體、既可盜於自己之有也、復能盜他物者哉！　奈何人之一身、除五臟六腑之外、別無物寄、雖一飲一啄、皆自外運而入、欲求長生、則難自生　是以軒轅行御女之術、故得一千二百歲；錢鏗得育嬰之法、亦享壽八百年　歷觀移桃接杏、插梨比桑、至於採麋鹿之茸、啖孽牲之肉、身衣裘裳、口需血食、以其氣可補氣、情可感情、物殊而元氣同也　先聖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世誦其言、莫咬味也　修道欲求得、因求得而名盜　食穀亦是盜、食肉亦是盜、欲爲食神之盜者、雖盜而盜莫及　苟能自盜元氣、得以還返、則長生之域易致知矣！　又尚可他圖、而爲不仁之盜乎？　且曰：人之元氣、何物也？　其始也、是無始氣中一點露珠也、生天也、生地也、資於木石而生人也　至及祖宗、生身之父母也　今之在人之身而有者、乃兩腎中間一點神氣也、自父母遺而有也　夫天地陰陽、萬物之交媾者、媾精也、訛云而有血也　又母既降懷於關元育陽之穴、即無始玄含、露珠之本也、是名元氣也　其形恍惚、其象杳冥、隱於精液之內、水體是也　其主腎也、含育陽魂、而化生心氣　心氣化生兩眼瞳、人而分清濁　右眼之清氣化神水、還心爲液、心之液化血、還左腎爲精、精化氣、守神爲性　左眼之濁氣、上應生腦髓、生頭顱、既完而下生脊骨、生右腎、配左腎爲命門、或繫女子胞、合魂魄魂生肝、生心、生舌生膽、生包絡、生小腸、生膀胱、生垂萃、魄生肺、生喉嚨、

生胃生脾，生攔腸，生大腸，生穀道營衛，合而生三焦，魂爲血行精，生筋膂經絡，魄化氣行衛，生肌骨毛膚，成身軀，而後四肢也。女人反皆，是面北受胎也。母候寸脈診也。然則男女雖異，皆以尺脈死生，同斷命也。夫元氣之經營者，存乎腎，過乎心，應乎眼，三宮升降，一氣循環者也。故腎與膀胱爲配，心與小腸爲配，眼與腦爲配。其所配者，是其都會之所也。人知其配者，是合也，是歸也，則知氣之出入，有間隔也，有衰旺也，有清濁也，此爲明心見性之候也。其元氣之變態，化爲氣液之三體也。氣也者，三命也，神也，真炁也。隨動外接，人之寤則神游於眼，瞑則歸於心，寐則逸於腎，默則集於眉，本此爲氣之升降者也。液也者，曰性也，精也，眞鉛也。修靜內復，在腎而爲精，至肝而爲魂，至心而爲血，至脾而爲胃腴，至心包絡而爲榮脈，至肺而爲魄，至三焦而爲衛氣，至腠理而爲動氣，至腦而爲神泉，下至臺中而爲玉漿，至喉舌而爲靈液，入於胃，慕於心候。營衛二氣，周身既備，亦還心會，合水穀諸液於大腸，至攔腸，分泌清濁，則清氣輸入小腸，搏腎滲膀胱，膀胱還元海，元海再生氣，晝夜之無端。當此之際，是謂神歸氣復，氣與液合。君子慎其獨，得之爲小還。男女混居室，一物分二名。陰中伏陽，號曰黃芽，陽內含陰象，名白雪神符，合而言之，乃曰刀圭也。修鍊之法，於人身子陽之時，汰以非凡之水，進以自然之火，自然即隨時之義也。片餉功夫，無中生有，結成聖胎，是謂奪造化也。若又不求口訣，而復失於同類，玉液且無，金液安有？但以存想無爲，望其交媾結丹，誠爲虛妄也。人無根本，身在偏枯，氣難停留，液無歸着，至於年老，氣亦老，形枯液亦枯，身不了道，則疾病是其憂，飢渴是其累，老死是其哀，況爲陰陽殺機之奪算乎？或問：何謂奪也？當其寒暑之時，則傷人血脈，脾胃濡弱；當其雷電之時，則攝人魂魄，神驚去體；當其陰雨之時，則滅人精神，夢吞陰氣；當其霜雪之時，則削人肌膚，夢危泄精；當其餓饉之時，則萎人氣質，頑臆臭惡；當其瘟疫之時，則腐人生命，衄血夭壽；當其兵戈之時，則毀人形志，大痛離散。世人不知不覺，而紅顏暗失憔悴，此皆殺機之奪也。有言天好生而惡殺者，天莫不慈忍乎？夫天之好生，以地氣爲本，物之生氣則養之，物之死氣則敗之。如人腹中不容臭腐也。人能調服元氣，必藉胃氣爲本，捨粗糲而奉精粹，違非時而食新鮮，去陳餒而進甘旨，使胃氣充實，則元氣有餘。子曰：祭於公，不宿肉。羌旅刲羊，必先呪刃而刺。或曰啖活肉，棄死血，皆時之所謠聞，今日而果實見，亦爲惜身重命，知之損益，故可近求道也。苟或有刈喪病患之家，大產服伏之次，聞刑囚悲泣之聲，坐屠殺流血之地，皆爲非法褻瀆其身，皆使人神駭散也。殊不知元氣寄人之身，如草棲煙，善守者尚無所主，故養之則存，觸之則散，散則令人瞑眩，甚則人仆矣！人能養元氣之勇者，身心洞燭，胸臆篤實，有念慮，有惻隱，有剛毅，至於臂大酰，斷其臂，刖其足，元氣伏匿，神色不移，尚可活矣！苟死者，其靈亦不散也。其不能養者，庸陋淺識，執迷退見，多忌易惑，氣無定守，神無默處。或因憂憤，卒中暴亡；或一喜一怒，而輒喪身；或傾生自殺，此何愚之甚矣！○今謂元氣之所要也，若曰元氣谷守之於內者，曰正氣，曰谷神，曰性命。餘氣施應之於外者，曰浩氣，曰應神，曰聲色。故玉叔和診脈訣云：若動應神，魂魄在上，便干休命不停，所謂應神穴動，是命脈存，則人不死矣！所以老子曰：性命常存，釋氏曰聲色皆空蓋一言其谷也，一言其應者也。世有迷徒，不究奧理，妄指釋氏，欲得寂滅爲樂，又豈知《魯論》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語爲悼哉！噫！前賢往哲，有談道之無極者，演易之太極者，論天文地理者，學藝射書數者，推萬物盛衰者，多是不從元氣立說，至於窮理盡性，正好下句處，泛言常道，既不爲己任，斷斷依何，膠薄箭鞍，相因束轅，則皆與修身無益也。於是孟軻但言善養浩然之氣，莊周亦且怡悅應現之神，全似不知元氣之眞一，名曰道哉！直論元氣者，是一也，一也者，混三才共同此一，立命之異也。有物也，有象也，是人我之本來面目也，萬法歸根而名之也。歸源而復命，亦一一之一也。始於一也，反復進退皆一也，孰可二其名也。故得指一歸元氣之說。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六《諸家氣法・元氣論並序》

混沌之先，太無空焉，混沌之始，太和寄焉。寂兮寥兮，無適無莫。三一合元，六一合氣，都無形象，窈窈冥冥，是爲太易。元氣未形，漸謂太初。元氣始萌，次謂太始，形氣始端，又謂太素，形氣有質，復謂太極，質變有氣，氣未分形，結胚象卵，氣圓形備，謂之太一。元氣先清，昇上爲天，元氣後濁，降下爲地，太無虛空之道已生焉。道既無生，自然之本，不可名宣，乃知自然者，道之父母，氣之根本也。夫自然本一，大道本一，元氣本一。一者，眞正至元，純陽一氣，與太無合體，與大道同心，與自然同性，則可以無始無終，無形無象，清濁一體，混沌之未質，故莫可紀其窮極。泊乎元氣蒙鴻，萌牙茲始，遂分天

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有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矣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　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　以天之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　其下品者，名爲蒼頭　今人自名稱黑頭蟲也，或爲倮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倮形焉　三王之代，然乃裁革結莎，巢櫓穴窟，多食草木之實，啖鳥獸之肉，飲血茹毛，蠢然無悶　既興燔黍擗豚，抔飲窪樽，黄桴土鼓，火化之利，絲麻之益，範金合土，大壯宮室，重門擊柝，戶牖庖廚，以炮以烹，以煮以炙，養生送死，以事鬼神　自太無太古，至於是世，不可備紀　爰從伏羲，迄於今日，凡四千餘載，其中生死變化，才成人倫，爲君爲臣，爲父爲子，興亡損益，進退成敗，前儒志之，後儒承之，結結紛紛，不可一時殫論也　且天地溟涬之後，人起盤古遺體，散爲大經地緯，天文地理，五羅二曜，黄赤交道，五嶽百川，白黑晝夜，產生萬物，亭育萬彙，其爲羽毛鱗介，各三百六十之數，凡一千八百類　人爲倮蟲之長，領其一爲人與物類，皆稟一元之氣，而得生成　生成長養，最尊最貴者，莫過人之氣也　澡叨預一倮，忝竊三才，漁獵百家，披尋萬古，備論元氣，盡述本根，委質自然，歸心大道，求諸精義，纂集玄譚，記諸眞經，永傳來哲　達士遇者，愼勿輕生，以日以時，勤鍊勤行，鶴栖華髮，無至皤臍　同好受之，常爲寶玉

論曰：元氣無號，化生有名；元氣同包，化生異類　同包無象，乃一氣而稱元；異居有形，立萬名而認表　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爲表，妙爲裏　裏乃基也，表乃始也　始可名父，妙可名母，此則道也，名可名也，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道，異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乃自然所生　既有大道，道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父母，父母生我身

夫情性形命，稟自元氣　性則同包，命則異類　性不可離於元氣，命隨類而化生　是知道、德、仁、義、禮，此五者不可斯須暫離，可離者非道、德、仁、義、禮也　道則信也，故尊於中宮，曰黄帝之道；德則智也，故尊於北方，曰黑帝之德；仁則人也，故尊於東方，曰青帝之仁；義則時也，故尊於西方，曰白帝之義；禮則法也，故尊於南方，曰赤帝之禮　然三皇稱曰大道，五帝稱曰常道，此兩者同生異名

元氣本一，化生有萬　萬須得一，乃遂生成　萬若失一，立歸死地，故一不可失也　謂太一，太一分而爲天地，天地謂二儀，二儀分而立三才，三才謂人也，故曰才成人備　人分四時，四時分五行，五行分六律，六律分七政，七政分八風，八風分九氣　從一至九，陽之數也；從二至八，陰之數也　九九八十一，陽九太終之極數；六八六十四，陰六太終之極數也

一含五氣，是爲同包；一化萬物，是謂異類也　既分而爲三爲萬，然不可暫離一氣　五氣者，隨命成性，逐物意移，染風習俗，所以變化無窮，不唯萬數，故曰遊魂爲變　只如武都耆男化爲女，江氏祖母化爲龜，黑胎氏猪而變人，卿武安人而變虎，斯遊魂之驗也

夫一含五氣，軟氣爲水，水數一也；溫氣爲火，火數二也；柔氣爲木，木數三也；剛氣爲金，金數四也；風氣爲土，土數五也　五氣未形，三才未分，二儀未立，謂之混沌，亦謂元魂如卵　五氣混一，既分元、列爲五氣，氣出有象，故曰氣象

張衡《靈憲渾天儀》云：夫覆載之根，莫先於元氣；靈曜之本，分氣成元象　昔者先王步天路，用定靈軌，尋諸本元，先准之於渾體，是爲正儀，是爲立度，而後皇極有所建也，旋運有所稽也　是爲經天緯地之根本也

聖人本無心，因然以生心　心生於物，死於物　機在心主，天地萬機，成敗興亡，得失去留，莫不由於心目也　死者陰也，生者陽也，陰陽之中，生道之術，而不知修行之路，常遊生死之逕，故墨翟悲絲，楊朱泣岐，蓋以此也

夫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　既建方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一氣同色，混沌不分，故曰有物混成　然雖成其氣，未可得而形也　其遲速之數，未可得而化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庖鴻，蓋乃道之幹也　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陰陽構精，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　天體於陽也，象乎道幹，以有物成體，以圓規覆育，以動而始生；地體於陰也，象乎道根，以無名成質，以方矩載誕，以靜而終死，所謂天成地平矣　既動以行施，靜以含化，氤氳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蓋乃道之實也

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山川，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著，自然相生，莫之能紀　紀綱經緯，今略

言之，四方八極，地之維也，徑二億三萬二千五百一十七里，南北則知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人極，地中深亦如之，半之極，徑圍之數一半是也。計天地相去一億二萬二百五十八里半也。通四度之，乃是混元之大數也。天道左行，有反於物，則天人氣左盈右縮，天以陽而迴轉，地以陰而停輪，是以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永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光，則四序順節，寒暑不忒；地以順靜，不失其體，則萬物榮華，生死有禮。故品物成形，天地用順。夫至大莫若天，至厚莫若地，至多莫若水，至空莫若上，至華莫若木，至貴莫若金，至無莫若火，至明莫若於日月，至昏莫若於暗虛。日月至明，遇暗虛猶薄蝕昏黑，豈況於人乎哉。夫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洞湖池沼，陂澤溝壑，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三百四十八座，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爲星也。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斯謂懸象矣或云玄象，亦可兩存。夫日月徑周七百里三十六分之一，其中地廣二百里三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精成象，象成爲禽，金鷄，火烏也，皆曰三足，表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精而成象，象成爲獸，玉兎，蟾蜍也，皆四足，表陰之類，其數偶。是故奇偶之數，陰陽之氣，不失光明，實由元氣之所生也。

夫人之受天地元氣，始因父精母血，陰陽會合，上下和順，分神減氣，忘身遺體，然後我性隨降，我命記生，綿綿十月之中，人皆十月處於胞胎，解在蒼天也。蠢蠢三時之內，人雖十月胞胎，其實受孕三十八變。一變謂一七日，變，凡三十八變。然後解胎求生。求生之時，四日之中，善慧聰明者，如在王室，受諸快樂，釋然而生，始從天降下，子母平善，無諸痛苦，親屬歡喜，鄰里相慶；凶惡悖戾者，如在猛牢，受諸苦毒，二命各爭，痛苦難忍，親族憂惶，鄰里驚懼。凡在世人受孕日數，數則一定，善惡兩分，爲人子者，安可悖亂五逆哉！今生子滿三十日，即相慶賀，謂之滿月，皆以此而習爲俗矣。氣足形圓，百神俱備，如二儀分三才，體地法天，負陰抱陽，喻瓜熟蒂落，啐啄同時，既而產生，爲赤子焉。夫至人含懷道德，冲泊情性，抱一守虛，澹寂無事，體合虛空，意栖胎息，故曰合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之心，與至人同心，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夫赤子以全和爲心，聖人以全德爲心，外無分別之意，內無害物之心。赤子以全和，故能拳手執握，自能牢固，所謂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執牢實者，其由元氣充壯，致骨弱筋柔。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由精氣純粹之所然也。陰爲雌牝，陽爲雄牡，朘謂氣命之源。氣命之源，則元氣之根本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意無辨記，雖有朘作，且不被外欲壅挽，終無耽澹尾閭之虞，其氣眞精，往還泝流，自然自在，任運任眞而已，故曰精之至也。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嗄者，亦純和之至也，故曰和之至也。嗄者，聲物之破也。赤子以元氣內充，眞精存固，全和之至，乃不破散也。

《上清洞眞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元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也；地氣減耗，形將病也；元氣減耗，命將竭也。故帝一回風之道，泝流百脈，上補泥丸，下壯元氣。腦實則神全，神全則氣全，氣全則形全，形全則百關調於內，八邪消於外。元氣實則髓凝爲骨，腸化爲筋，其由純粹眞精，元神元氣，不離身形，故能長生矣。

秦少齋《議黃帝雞經》云：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元氣起於子，乃人命之所生於此也。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於巳，爲夫妻懷妊，受胎氣於此也。男從巳左行十至寅，女從巳右行十至申，俱爲十月受氣，氣足形圓，寅申乃男女所生於此也。從寅左行三十至未，未謂小吉，男行年所至也；從申右行二十至丑，丑謂大吉，女行年所至也。然乃許男婚而女娉矣。如是永久焉，則元氣無所復，精氣無所散，故致長生也。夫天地元氣既起於子之位，屬水，水之卦爲坎，主北方恆嶽，冀州之分野，人之元氣亦同於天地，在人之身生於腎也。人之元氣，得自然寂靜之妙，抱清虛玄妙之體，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是謂衆妙之門，乃元氣玄妙之路也。故玄妙曰神，神之處者曰道，道生自然之體，故能長生。生命之根，元氣是矣。

夫腎者神之室，神若無室，神乃不安，室若無神，人豈能健！室既固矣，乃神安居。則變凡成聖，神自通靈。神乃愛生而室不能固，致使神不得安居，室屋於是空廢，遂投於死地矣。若人自以其妙於運動，勤於修進，令內清外靜，絕諸染污，則大壯營室，神魂安居。神之與祇，恆爲營衛，身之與神，兩相愛護，所謂身得道，神亦得道；身得仙，神亦得仙。身神相須，窮於無窮也。

夫元氣者，乃生氣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聖人喻引樹爲證也。此氣是人之根本，根本若絕，則臟腑筋脈如枝葉，根朽枝枯，亦以明矣。問：何謂腎間動

氣之一字，有腎謂之命門，命門之氣，動出其間，間田中生，動而生也，乃元氣之係也，精神之舍也。以命門有真精之神，善能固守，守御之至，邪氣不得妄入，故名守邪之神矣。若不守邪，邪逢得入，入即以死也。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氣鬱陽，陽爲榮，以血脈榮陰，陰爲衛，榮衛常流，所以常生也。亦曰榮衛，榮衛即榮華氣脈，如樹木有榮也。榮衛藏腑，變成神氣，得以經營，保於生路。又云：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共行於身，夜行於藏，一百刻五十周，至平旦大會，兩手寸關尺，陰陽相貫，當流，如循其環，終始不絕。絕則人死，流即人生，故當運用調理，愛惜保重，使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地同壽矣。

夫混沌分後，有天地水三元之氣，生成人倫，長養萬物，人亦法之，號爲三焦三丹田，以養身形，以生神氣。有三位而無形藏，寄在一身，主司三務。上焦法天元，號上丹田也，其分野自胃口之上，心下鬲已上至泥丸，上丹田之位，受天元陽炁，治於膻中。膻中穴在胸，主溫於皮膚肌肉之間，若霧露之溉爲。中焦法地元，號中丹田也，其分野自心下鬲至臍，中丹田之位，受地元陰炁，治於胃管，胃管穴在心下，主腐穀熟水，變化胃中水穀之味，出血以營臟腑身形，如地氣之蒸爲。下焦法水元，號下丹田也。其分野自臍中下轉胱竇及漏泉，下丹田之位，受水元陽氣，治於氣海在臍下一寸，府於氣街者，氣之道路也。三焦都是行氣之主，故府於氣街，街，乃四通八達之大道也。下焦主運行氣血，流通經脈，聚神集精，動靜陰陽，如水流就濕，濕者水之趣下也。澆注以時，雲氣上騰，降而雨焉。

《仙經》云：我命在我，保精受氣，壽無極也。又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生命之根本，決在此道，雖能呼吸導引，修福修業，習學萬法，得服大藥，而不知元氣之道者，如樹但有繁枝茂葉，而無根荄，豈能久活耶？若以長夜聲色之樂，嗜欲之歡，非不厚矣，卒逢夭逝之悲，永捐泉壤之痛，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若以積年終日，勤苦修鍊，受延齡之方，依玉經之法，遵火食之禁，知元氣之旨，拘魂制魄，留胎止精，此非不薄矣，卒逢長久之壽，永住雲霄之境，是則爲厚亦已甚矣。故性命之限，誠有極也。嗜欲之情，固無窮也。以有極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欲，亦自斃之甚矣。夫土能濁河，不能濁海，風能拔樹，不能拔山，嗜欲之能亂小人，不能動君子，夫何故哉？君子乃處士也，小人乃遊子也，須知性分有極，生涯難保。若不求之以機，傳之真要，道之以心傳，授之以精華，世世昌昌代，綿綿首，不可得聞道矣。夫道者何所謂爲？道即元氣也。元氣者，命宰也。命宰者，惟中之神也。以存道爲法，化精爲妙，使氣流行，運無阻滯，是故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若知之之又之，男女同修，夫婦俱能，斯謂妙道。

《仙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三元二合謂之丹，逆流補腦謂之還，精化爲氣謂之轉。一轉一易一益，每轉延一紀之壽，九轉延一百八歲，兩上丹田。呼吸太和，保守自然，先榮其氣，氣爲生源，所爲易益之道，益者益精也，易者易形也。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此道者，謂常思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但常愛氣惜精，握固閉門，吞氣吞液，液化爲精，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復化爲液，液復化爲精，精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神，如是七返七還，九轉九易，既益精矣，即易形焉。此易非是其死，乃是生易其形，變老爲少，變少爲童，變童爲嬰兒，變嬰兒爲赤子，即爲眞人矣。至此道成，謂之胎息。修行不倦，神精充溢，元氣壯實，腦既已凝，骨亦換矣。

《仙經》云：陰陽之道，精液爲寶，謹而守之，後天而老。又云：子欲長生，當由所生之門，遊處得中，進退得所，動靜以法，天留以度，可延命而愈疾矣。又云：以金理金，是謂眞金；以人理人，是謂眞人。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要常養神，勿失生道，長使道與生相保，神與生相守，則形神俱久矣。玉母云：夫人理氣，如龍理水，氣歸自然，神凝虛無，靖歸泥丸。水出高源，上天天河，下入黃泉，橫流百川，終歸四海。氣之與水，循環天地，流注人身，輪轉無窮，運行無極，人能治之，與天地齊其經，日月同其明矣。

《古訣記》云：人之元氣，乃神魂之餚饌，故曰子丹進餚饌正黃，是以神服元氣，形食五味，氣清即神爽，氣濁即神病，故常謂勻修鍊氣，常令氣清，所謂鍊神鍊魂，卻鬼制魄，使形神俱安。夫魂降於天謂之神，魄本於地謂之鬼，鬼即屬陰，神即屬陽，所以煉魂神，服元氣，千萬不死，身得昇天；食五味，祝落鬼，千萬皆死，形沒於地。夫魂飛於天，魄沉於泉，水火分解，各歸本元，生則同體，死則相懸，飛沉各異，稟之自然，何哉？如一條之木，以火燔之，煙即飛上，灰即下沉，亦是自然而然也。

《九皇上經》曰：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愼勿失。注云：炁梨火棗，生

在人體中，其大如彈丸，其黃如橘，其味甚甜，其甜如蜜，不遠不近，在於心室。心室者，神之舍，氣之宅，精之主，魂之魄。玉池者，口中舌上所出之液，液與神氣一合，謂兩半合一也。

《太清誥》云：許遠遊與王羲之書曰：夫交黎火棗者，是飛騰之藥也。君侯能剪除荊棘，去人我，泯是非，則二樹生君心中矣，亦能葉茂枝繁，開花結實，君若得食一枝，可以運景萬里。此則陰丹矣。但能養精神，調元氣，吞津液，液精內固，乃生榮華，喻樹根壯葉茂，開花結實，胞孕佳味，異殊常品。心中種種，乃形神也。陰陽乃日月雨澤，善風和露，潤沃溉灌也。氣運息調，榮枝葉也。性清心悅，開花也。固精留胎，結實也。津液流暢，佳味甜也。古仙誓重，傳付於口，今以翰墨宣授，宜付奇人矣。

道林云：此道亦謂玉醴金漿法。玉醴金漿，乃是服鍊口中津液也。一曰精；二曰泪；三曰唾；四曰涕；五曰汗；六曰溺。人之一身，有此六液，同一元氣，而分配五臟六腑、九竅四肢也。知術者，常能歲終不泄，所謂數交而不失，出便作獨卧之仙人也。常能終日不唾，恆含而嚥之，令人精氣常存，津液常留，面目有光。

《老子節解》云：唾者，溢爲醴泉聚，流爲華池府，散爲津液，降爲甘露，漱而嚥之，溉藏潤身，通宣百脈，化養萬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此所謂內金漿也，可以養神明，補元氣矣。若乃清玉爲醴，鍊金爲漿，化其本體，柔而不剛，色瑩冰雪，氣奪馨香，飲之一盃，壽與天長，此所謂外金漿也。可以固形體，堅臟腑矣。又常使身不妄出汗，汗是神之信，元調而運動微汗者，適致也，乃勿衝冷風。若極勞形，盜失精汗者，寤寐不止，大困神形，固當緩形徐行，勞而不極，坐卧勿及疲倦。行立坐卧，常能消息從容，導引按摩消息，令人起坐輕健，意思暢逸。又常伺候大小二事，無使強關抑忍，又勿使失度，或澀或寒或滑多，皆傷氣害生，爲禍甚速。此所謂知進退存亡，聖人之道也。

夫聖凡所共寶貴者，命也；賢愚所共愛惜者，身也。是故聖人以道德、仁義、謙慈、恭儉、天文、人事、預垂瑞兆以示君子也；禮樂、征伐、法律、刑典、鬼神、卜筮、夢覺、警象以示小人也。夫養生之要，先誡其外，後慎其內，內外寂靜，此謂善入無爲也。欲求無爲，先當避害，何者？遠嫌疑，遠小人，遠苟得，遠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處鬧，慎力鬬，常思過失，故而從善。又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鬼神，通時機，通術數　是則與聖齊功，與天同德矣。夫術數者，莫過修神，淘煉眞氣，使年延疾愈；外攘邪惡，清淨心身，使禍害不干。

《道德論》曰：大中之象，莫高乎道德，次莫大乎神明，次莫廣乎太和，次莫崇乎天地，次莫著乎陰陽，次莫明乎聖功。夫道德可道不可原，神明可生不可伸，太和可體不可化，天可行不可宣，陰陽可用不可得，聖功可觀不可言。是知可道非自然也，可明非素眞也。

夫修無爲入眞道者，先須保道氣於體中，息元氣於臟內，然後輔之以藥物，助之以百行，則能內愈萬病，外安萬神，內氣歸元，外邪自卻。卻災害於外，神道德於內，內外相濟，保守身命，豈不善乎？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又云：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又云：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觀身，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夫何故教天子則爲事法大，教諸侯則以政理國，教用兵則不敢爲主，教利器則不可示人，教處世則和光同塵，教出家則道與俗反，教養性則谷神不死，教體命則善壽不亡，教修身則全神具炁，教修心則虛心守道，教見前則常善救物，教冥報則神不傷人，所謂事少理長，由人備授。其得也者，則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還少，不衰不朽，長存世間，長生久視，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精魅不敢犯，五兵百蟲不敢害，憂悲喜怒不爲累。常以六經訓俗，方士授術，此其眞得道要矣。

眞人云：聖人知元氣起於子，生於腎，胞於巳，胎於午，故存於心，息於火，養於未土，生於申金，沐浴於酉，冠帶於戌土，官榮於亥，帝王於子水，衰於土丑，病於木寅，死於震卯，墓於巽辰。墓即葬也，葬者藏也，歸者，終也。元氣，元始於水，歸終於風，藏風於土，是謂歸魂。巽即風也，辰即土也，水之所流，歸於辰也，故云地缺於東南，水流於巽戶。《列子》云：海之表有大壑焉，號爲尾閭，是大水泄去之所。人之元氣，亦有尾閭之竅，故象於水焉　是知土藏其風，風藏其土，土藏其水，水藏其土，土藏其火，火藏其土，火所以墓在戌土，水所以墓在辰土也，土藏其木，木藏其土，土藏其金，金藏其土，木所以墓在未土，金所以墓在丑土，土能藏木、金、水、火，而土自亦歸於土，故墓亦在辰土，是謂還元返本，歸根復命之道。

《老子》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是謂知常道之理，會可道之事，即知明白之路，達坦平之涯。故曰：

耳其自守其型爲天下式　明常者，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是謂公道　盜之公道，盜之天地，萬物無不通容

《陰符經》云：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眞人云：知此道者，即識眞水眞火，眞鉛眞汞，眞龍眞虎，眞牙眞車，眞金眞石，眞木眞土，眞丹眞藥，眞神眞氣，眞物眞精，眞客眞主，既皆認得其眞，然乃依師用師，依道用道，依術用術，依法用法，修之煉之，淘之汰之，研之精之，調之習之，仙人所以目八字妙門，一元眞法，謂之虛心實腹，飢氣渴津八字是也　訣云：常能虛寂一心，善亦不貯，豈況一塵穢惡！所謂靜心守一，除欲止亂，衆垢除，萬事畢，恆使腹中飽實，所謂腹中無滓穢，但有眞精元氣，淘汰修煉不輟，自然開花結實矣　飢即吞氣，渴即咽津，不飢不渴即調習，使周流通暢，不滯不隔，蠢蠢陶陶，溶溶樂樂，不知天地大小，不知日月迴轉，可以八百一十年爲一大運耳

夫修煉法者，言調和神氣，使周流不竭絕於腎　腎乃命門，故曰命術也　神氣不竭，則身形長生，煉骨化形，遊於帝庭，位爲眞人，以養元氣，男女俱存《經頌》云：道以精爲寶，寶持官密祕，施人則生人，留己則生己，生己永度世，名籍存仙位，人生則陷身，身退功成遂　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棄，棄捐不覺多，衰老而命墜　天地有陰陽，元氣人所貴，貴之含於道，但當愼無貴　夫能養其元，綿綿服其氣，轉轉還其精，中融妙其粹

夫能服元氣者，不可與餌一葉一花，一草一木，靈芝金石之精滯，砂礫之滓穢，同日同年而語哉！《老子》云：精者，血脈之川源，守骨之靈神，故重之以爲寶，氣者，肌肉之雲氣，固形之眞物，故重之以爲生　人之一身，法象一國，神爲君，精爲臣，氣爲民　民有德，可爲尊，君有道，可以永久有天下是以能養氣有功，可化爲精；養精有德，可化爲神；養神有道，可化爲一身，永久有其生

《三一訣》云：修煉元氣眞神，三一存至者，即精化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化爲眞人，眞人化爲赤子　赤子乃眞一也，一乃帝君也，能統一身，主三萬六千神　帝若在身，三萬六千神無不在也，故能舉其身遊帝庭

《天老十干經》云：食氣之道，氣爲至寶，一歲至肌膚充榮，二歲至機關和良，三歲至骨節堅強，四歲至髓腦填塞，滿塞也　天有四時，氣應四歲，食氣守一，功備四年，則神與形通　形能通神，如日明焉，不視而見形，不聽而聞聲，不行而能至，不見而知之，所謂形一神十，得稱爲仙，形一神萬，得稱嬰兒，形一神萬八千，得稱眞人，形一神三萬六千，得稱赤子，即眞一帝君矣與日月長生，天地齊齡，道之成矣

夫元氣有一，用則有二，用陽氣則能飛行自在，朝太清而遊五嶽，用陰氣即能住世長壽，適太陽而遊洞穴　是謂元氣一性，陰陽二體，二能生三，三能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若不得元氣，分陰陽之用，即萬物無由得生化成長故神無元氣即不靈，道無元氣即不生，元氣無陰陽即不形　形須有氣，氣須有陰陽，陰陽須有精，精須有神，神須有道，道須有術，術須有法，法須有心，心須有一，一須有眞，眞須有至，至無至虛，至清至淨，至妙至明　至至相續，親親相授，授須其人，非道勿與

人能學道，是謂眞學，學諸外事，是謂淫學，亦謂邪道　夫學道謂之內學，內學則身內心之事，名三丹田三元氣　一丹三神，一氣分六氣，陽則終九，陰則終六，陽九百六，天地之極，亦人之極，至此謂之還元返本　夫云極者，元氣內藏，盡無出入之息，兼爲有戒作出入息處，亦皆並無出入之息，此名得道，謂之至無也

《眞經》曰：修煉元氣，至無出入息，是落籍逃丁之士，不爲太陰所管，三官不錄，萬靈潛衛矣

夫稱混元者，氣也　周天之物，名之混元　混元之氣者，本由風也　風力最大，能載持天地三才五行，不能大其風，風氣俱同一體，而能開花折柳，結實成果，莫不由其四氣八風也

夫修心是三一之根，煉氣是築道之樹，有心有氣，如留樹留根　根即心也，存心即存氣，存氣即存一　一即道也，存道即總存三萬六千神，而總息萬機　總息萬機，即無不爲，而無不爲，即至丹兒矣　服至丹者，與天地齊年何謂至丹？至丹即丹田眞神，眞一帝君存身爲主，衆神存體，元氣不散，意絕淫蕩，氣遵稟其神，禁束其故氣，至無出入之息，能胎息者，命無傾矣　謂形留氣住，神運自然

羅公遠《三岑歌》云：樹衰培土，陽衰氣補，含育元氣，愼莫失度　注云：無情莫若木，木至衰朽，即擘土培之，尚得再榮　又見以嫩枝接續老樹，亦得長生，即爲芳嫩　用意推理，陽衰氣補，固亦宜爾　衰陽以元氣補而不失，取其元氣津液返於身中，即顏復童矣　何況純全正氣未散，元和純一，遇

之修煉，且功百倍，故學道切忌自己元氣流弄也。

眞人曰：夫修煉常須去鼻孔中毛，宜降五臟六腑殺淳穢濁，洗漱口齒，沐浴身體，誠過分酒，忌非適色，遇飲食先捧獻明堂前，心存祭祀三丹田，九一帝眞，三萬六千神君，恆一其意，專調和神氣，本末來去，常令息勻，如此堅守，精氣得固，學節氣，節氣時先閉口，默察外息從鼻中入，以意預料入息三分，而節其一分令住，入訖，即料出息三分，而節其一分，凡出入各節一分，如此不得斷絕，要自己意中與鼻相共一，則節之，其氣乃使自止驚，氣之出入，人不節之，其氣乃亦自專出入，若解節之，即不敢自專出入，是謂節之由人不由氣也。

夫氣與神，復以道爲主，道由心，心由意，即知意爲道主，意亦可謂之神也。大約神使其氣，以意爲妙，鼻失出口，亦勞閉之，舌柱齒，覺小閑，閑即微微放之，三分留一，留復閉之，如上所說，當節氣令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周而復始調習之，氣未調和，常放少許出，意度氣和，即如法節之，若意能一日節之，然如常息者，其氣即永閉，不假放節，但勤用功，即氣自水息，不從口鼻出入，一一自然從皮膚毛孔流散，如風雲在山澤天地，自然自在。

《仙經》云：元氣調伏，常常服之，不絕不竭，自不從口鼻出。修煉百日已來，耳目自然不聞見也。修煉之人，切不得亂食。凡味即令元氣奔突，又不能清淨其心，不依教法，唯貪財色，嗜慾妒嫉，恣食辛穢，懷毒抱惡，不敬仙法，但務偷竊，違負背逆爲凶者，三官書過，北陰召魂，未死之間，精神亡失，忘前忘後，如駭如痴，醉亂昏迷，橫遭殃禍，延於九祖，形謝九泉，此蓋失道，負神明矣。

眞人曰：夫道者，無義而無恩。子不見《陰符經》云：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萬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天與道，不私於人，乃萬物而育恩，人與萬物自有感仰之心，歸恩於天道，不持其功，至公至私，與物不懷其曲直，洪纖一體，貴賤同途，棄愛惜於坦然，絕去留於用意，是以順天時者見生，逆天意者見殺。殺非以私，生非以公，但隨人物逆順，自然而致其生殺也，故曰無義而無恩。夫道可及者，雖仇讎而必化；道不可及者，雖父母而終不可言。蓋夙分有無，一一出於天籍，且非一夕一朝而得偶會。生所化者曰死，死所化者曰生，生死之根，反復爲常。蓋善於生者，不爲死之行；不善於生者，爲死之行。得死之行爲其生，故得生者，莫不由於氣，氣所以能化解生則生，化於死則死。故曰萬之制在氣者，唯以氣感，不以力爲。氣感自於虛無，窈冥混於萬有，主於天地日月，星宿雲雷，道輒氣之所轉運，使不失時落，巍巍乎，蕩蕩乎，無始終，安其所動，樂其所靜，是謂道氣自然。若以身之萬制在氣者，實由乎心，不能爲制者，亦心也。

夫居於塵世，唯利與名，於中能不諂不儉，無賊無害，於物不傷和氣，每懷慈育之心，斯近仁焉。不貪不爭，無是無非，斯亦近乎道焉。非內非外，寶而持之，自有陰靈書其福祐，災害遠去，禍橫難侵，百感上天下察，益算延齡，大道之元，斯爲始也。夫惠及人物曰恩，侵毀人物曰害，行恩則福生，行害則禍至。莫忌對鏡求象，從感生疑，罔類之中，狂痴之鬼，亂則難寧六丁，慎動百神，斯須之間，本則亡矣，誠深誡之元氣有六丁，內三丁，外三丁，人能保一丁，延三十年論。若保固六丁，則萬神備體，自然永保長生。失一丁，減三十年之壽。

《元氣訣》云：天地自傾，我命自然。黃帝求玄珠，使離婁不獲，罔象乃獲者，玄珠氣也，離婁目，罔象心也。元無者，道體虛無自然，乃無爲也。無爲者，乃心不動也。不動也者，內心不起，外境不入，內外安靜，則神定氣和，神定氣和，則元氣自至，元氣自至，則五臟通潤，五臟通潤，則百脈流行，百脈流行，則津液上應，而不思五味飢渴，永絕三田，道成則體滿藏實，童顏長春矣。

夫元氣修煉，氣化爲血，血化爲髓，一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從此延數萬歲，名曰仙人。九年是煉氣爲形，名曰眞人。又煉形爲氣，氣煉爲神，名曰至人。《仙經》云：神常愛人，人不愛神，神常愛者，積身以養靈也。人若遭凶作患，即陷壞身，身既毀敗，神乃去人，神去人死，得不驚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黃帝求道於皇人，皇人問所得者，凡一千二百事，乃謂曰：子所得皆末事也。又曰：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夫三一者，乃上皇黃籙之首篇也，能知之者，萬禍不干。

夫長生之術，莫過乎服元氣，胎息內固，靈液金丹之上藥，所以禽蟲蟄藏，以不食而全，蓋是息待其元氣也。節氣功成，即學咽氣，但合口作意，微力如咽食一般，咽液咽氣，皆如咽食，存想入腎入命門穴，循脊流上泥丸腦宮，又洗臍下至五星，五臟相逢，內外相應，各各有元氣管系連帶，若論元氣流行，無處不到，皆一身內外疾病之處，以意存念，木、水、火、土五色，相剋

相生，以意注之，無不充足。又有妙訣，難以細說，呼、吹、噓、嘻一六之氣，不及冷、暖二氣以愈百病。夫節氣從容稽久，含氣候暖而咽之，謂之暖氣，可愈虛冷；若纔節氣，氣滿便咽，謂之冷氣，可愈虛熱。臨時皆以意度而行之，或有病，但以呵呵十至三十，知其應驗。酒毒、食毒俱從呵氣並出。若人能專心服元氣，更須專念於一，存而祝之，可與日月同明矣。

夫天得一以清，天即泥丸，有雙田宮，紫宮，亦曰腦宮。宮有三焉，丹田、洞房，明堂，乃上三一神所居也。其名赤子，帝卿，元先，常存念之，即耳聰目明，鼻通腦實矣。地得一以寧，地即膻中氣海，亦有丹田、洞房，明堂三宮，下三一神所居也。其名嬰兒，元陽，谷玄，存念之永久，即口不乏津，腹實心寂，不亂不惑，自通神靈矣。神得一以靈，即心主於神，心爲帝王，主神氣變化，感應從心，非有非無，非空非色，從粗入細，從凡入聖，心爲絳宮，亦有丹田、洞房，明堂三宮，三一神所居也。其名眞人，子丹，光堅，存念不絕，即帝一不離身心，身心安寧，遇白刃來逼，但當念一，一來救人，必得免難，道不虛言。其三丹曰，其神九人，皆身長三寸，並衣朱衣，朱冠幘，朱履，坐金床玉榻，机按金爐，當依形象存而念之，名曰圖神，長三寸，女長六寸，其兩存法之。夫元命者，元氣也。有身之命，非氣不生，以道固其元，以術固其命，即身形神氣永長存矣。我命之神，即三丹田之三一神也。其形影精光氣色，凡三萬六千神，皆臣於帝一。一分二，謂陽氣化爲元龍，陰氣化爲玉女。訣云：氣之所在，神隨所生，神在氣即還，神去氣即散。若能存念其神，以守元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修之至此，氣合則爲影精光氣色，氣散則爲雲霧風雨，出即爲亂，入即爲眞，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爲我神，形神感應，在乎運用，神氣變化，在乎存念。《三元經》云：上元神名曰元，中元神名還丹，下元神名子安，亦須如三一九神，專存念之。凡出入行住坐起，所遇皆然，精意專念，玄之又玄，道之極祕矣。

《傳心法道》先天元炁圖

氣

若無形是炁，炁即元炁也，亦安爐
呼吸風雲生鼾息施行號令鬼神驚

夫炁者，乃先天之炁，元炁爲萬物之宗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夫子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蓋人之元炁，與天地之炁相似。一吸而天炁降，一呼而地炁升。一呼一吸之間，化生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玉皇心印經》云：人各有炁，炁合體眞，不能持其眞，皆是強名。《莊子》曰：凡人之息在喉，眞人之息在踵。《素問》云：清虛恬淡，眞炁從之，人能知自寶嗇，節食謹言，常鼓巽風於元海之中，則受無窮之妙用。故孟子雞鳴而起，孳孳於善，以養浩然之炁。保一眞人曰：通玄才者，一炁耳。天以炁而運行，地以炁而發生，陰陽以炁而慘舒，風雷以炁而生。炁由人主，外想不入，內想不出，一意冲和，飯根復命，行住坐卧，綿綿若存，以養其浩然者施之於法，則以我之眞炁合天地之造化，故噓爲雲，噫爲雷霆，用將則元神自寧，制邪則鬼妖自伏，通天徹地，千變萬化，何者敢干我哉。余《心傳錄》云：先天一炁作丹章，寂寞無爲則自知，閉戶垂簾常寂寂，時將無孔笛來吹。

曾慥《道樞》卷八《服氣篇》（資穀以強，資氣以靈。強則有衰，靈則長生）

至游子曰：夫人稟天地元氣而生，故一吐一納，內外相應焉。六氣者，分屬於五藏，餘一氣則包乎三焦者也。能服其氣，一年則氣通矣，二年則氣行矣，三年則氣成凝結爲玄珠矣。氣者，道也。道者，虛無也。虛無者，自然也。自然者，無爲也。無爲者，心也。心不動者何也。內心不起，則外境不入，內外安靜則神和，神和則氣和，氣和則元氣自充，元氣自充則五藏滋潤，五藏滋潤則百脈流通，百脈流通則津液上應，津液上應則五味止絕，飢渴不生，反老還童，常自滋始矣。故始也，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三萬六千神居於其身，化爲仙人矣。夫神者，無形之至靈也。故神稟於道，靜而合乎性焉。人稟於神，動而合乎情焉。是以率性則神凝，久則神止，極則神還，止則生，還則死，皆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也。服氣之士，一念而神升乎三界之外，下登乎崑崙之巔，入於絳宮，徹於湧泉，使元氣輪轉而不窮。經曰：元氣流通，不死之道也。

又卷一二《還金篇》（乾、坤之祖，宇宙之靈。中有至精，在乎窈冥）

務嶠子劉昭遠，燕人。曰：金丹者，天地之氣，宇宙之靈也。乾、坤之祖，日月之精也。其乃恍惚之中，括在二儀。杳冥之內，包含一物。配甲庚，定離、坎。絕水火，布炎凉。列君臣，走龍虎。使陰陽，還鉛汞。區分有定，節候無爽。九轉則爲金液，年則爲瓊丹。故君所謂還者，還返乾源之妙有，明見轉之天關者也。金者，朱汞之眞鉛，黃芽之眞液者也。於是乎行藏之先

神，無爲之一主，皆萃於此書焉。訣曰：交加南北合西東，造化流源奪禹功；一馬驟歸三島外，六神長在五湖中；烹煎爐裏收丹雪，滌蕩華池散黑風；閃電激開光世界，夜明方見是眞龍。至游子曰：深乎其言！此還丹之微妙者乎。

又《還元上篇》（元氣之始，如黍之大。鍾則形聚，離則形壞）

人者，三才之一也。天未嘗崩也，地未嘗陷也，而人之死者林林其多，何也。人者，其籲壽共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眞氣其重三百八十有四銖，內應乎乾☰，而皆不知保，使之散焉，所以中道而人闕也。乾者，六陽具而未之動作施泄也。如是能修行焉，眞仙之道也。自年十有五，而至於二十有五，施泄不止，則其虧四十有八銖，存者其應乎（遘）〔姤〕☰。嗜欲之甚，加十歲焉，其虧四十有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不知養焉，加乎十歲，其虧四十有八銖，存者其應乎否☷，天地之中氣也。又不知養焉，加乎五歲，其虧七十有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養焉，加乎五歲，其虧九十有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焉，八八六十四卦之終也，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其名曰苟壽。雖然有明師焉，示之玄門，猶可幾於道矣。《黃庭經》曰：有二十年，猶可還，蓋謂此也。吾於日南至之後，竊天地之正氣，謂之升，日北至謂之降，曰年，曰月，曰日，曰時，其中俱有陰陽焉。歲則二至也，月則二弦也，日則子之後，午之前，於時亦然也。於是依法補之，可以返陰而還陰。夫百歲之木，液漏枯竭，吾取木之稚者，接之則更茂矣。人豈異於茲哉！夫能固氣養精，精以養神，神不離體，氣乃常住矣。若夫得明師授之以訣，從而修之，時加乎子，執節而轉天罡，其修金鼎，修之一年，元氣增四十有八銖，其應乎復䷗。修之二年，運乎赤龍，承春之氣，其雨濛濛，海水騰於蓬島，金鼎既開，其用巽風，其增四十有八銖，其應乎臨䷒。修之三年，而二氣交矣，鼎中之騰耀明矣。龍吟虎嘯，魂掣電奔，其增四十有八銖，其應乎泰䷊，泰者，立春之象也。行之彌勤，其增七十有二銖，其應乎大壯䷡，其火之光盈矣，赤龍出而風雷繁矣，壺中之日月延矣，鼎之中涌乎碧波矣。大壯者，立夏之象也。於是邪氣不入，其增九十有二銖，其應乎夬䷪，於是制白虎而鎖青龍矣。六年績用乃成，內復應乎乾。於是火光赫然，其爐紅矣。於子午之時，識乎眞龍虎，而可以任意分之矣。然修眞之要，在乎去貪嗔愛欲。既修之也，一年易精，二年易髓，三年易骨，四年易筋，五年易髮，六年易形，內氣不出，外氣不入，其名曰眞人。

又卷一四《胎息篇》（綿綿若存，以運元氣；壁觀九年，乃明茲事）

身毒之國，有至人曰寶冠，能胎息之方，故其形未嘗衰。菩提達磨聞而往問焉，曰：震旦諸國，其人不任寒暑，以損其眞氣，以致滅亡，吾將東游，願得胎息之方以振之。寶冠（安）〔曰〕：坐，吾語汝。夫人之始生，本乎胎息者也，神識與精合和而凝結焉。日月變化而成形，其形初成，則神依形而住。故神無形則不住，形無氣則不變，氣無形則不立。故知神形者，受氣之本也；氣者，養形之根也，三者和合，然後出處於世矣。方其居於母胎，偃伏於臍之下，混沌三月，玄牝具焉。鼻也。玄牝既具，如瓜有蒂，潛注母氣，故母呼而呼，母吸而吸，綿綿乎，十月氣足，而形固神全，而識備，於是乎解胎而生矣。生之十日而情見乎外焉；變嬰爲孩，指顧喜怒，先眞後僞，已失其道矣。況乎意逐於外緣，目眩五色，耳耽五聲，鼻惑衆香，舌貪多味，身悅柔溫，意蘊喜怒，運神役智，閒不容息，晝夜奔馳而不止，淳朴之性蕩然離散矣。於是形枯髮禿，氣喪神衰，寒暑相凌而不能禦，其何以能長存乎？聖人於是知五行精氣以成其身，故修五行精氣以補之，反本還元，以握胎息之機焉。心靜則神悅矣，神悅則福生矣。何也？神者氣之子也，氣者神之母也。神用則氣養矣，氣絕則神亡矣。夫欲長生，其在神氣相合而心不動，守於內息，神不役於外，無去無來，無出無入，湛然常住。故玄牝之門者，長生之戶也。加之以外物不思也，外色不視也，外欲不耽也，外味不嗜也，常自內觀，心（熾）〔識〕不散，神合於氣，還乎五藏六府之源。至其久也，神氣乃明，照徹五藏，通於四支。凡人之呼吸，出乎咽喉之中，聖人之息氣，存乎氣海。氣海者，在臍之下三寸，其名曰子宮，元氣之根本也。是吾之眞一之氣也。夫能守之，綿綿不絕，是謂返朴還元，肆氣凝結，不化不散，五藏六府堅而不損，形體以之不壞，神識以之安靜，長生之要也。是以形者氣之宅也，神之主也，主不知守其內而役於外，則宅虛而壞矣。況夫無一息住於氣海者乎！聖人以神氣爲宰御焉。呼吸而下徹乎湧泉，神氣凝結，補於氣海矣；呼吸而上應乎九天，神氣凝結，而填於腦矣。上填泥丸，下補衝端，二景相通，可以卻老矣。若夫呼不得神爲宰焉，吸不得氣爲君焉，一息不全則傷於胎息矣。故神氣不相合，則不能結於子宮者也。神能御氣，則鼻無出息，是爲眞胎息者歟。鄙夫者，

根境相對而生情愛，乃爲於淫欲，精氣下泄，身乃枯竭，故曰無消滴之漏，而時有眇滄之決，喪其性命之宗。惟神與氣合，子母相守，隨其呼吸上下，而補三宮，則精魂不散，是故定者不死之根也，心者氣之主也，故氣者從心者也，心行亦行，心運亦運，亂則亂，定則定，憂則傷，煩則謝，是以聖人不體不用，不役不生，不定不亂，自適其適，內妄悉除，此長生之本也。如是常思受父母之遺體，名曰胎息，既而具乎六人，眼、耳、鼻、舌、身、意，五藏六府骨肉筋脈皆資乎胎息而得增長焉。胎息之根源不出不沒，狀如雞子，色猶水精，由念而有動轉之時，內氣不出，意因其發而有云爲，掩心引鼻，如是爲主，去來之外形者也，其名曰鶴形焉。亟腰實腹，是爲動轉之內形者也，其名曰龜形焉。以意引之，勿由吐納，勿在握固，二者玄牝之門，常宜閉之，使氣周於身焉。先入靜室趺坐，猶入定焉，身不動搖，想其胎息，如雲霧，如燎爐之煙，如蓮本之絲，以意引之，周於四天，息脈條暢；次引其氣灌於泥丸，復引其氣集於舌上，搏而鍊之，想如雞子吞入於腹，不可差焉，使五藏六府承其津氣而悉堅固，於是其體光潤，此胎息游遨於其身之中者也。如其飢渴，則時嚥之，以意送之，莫計其數可也。飽則休息焉。病痛所在，以意攻之，既瘉則已焉。行止寢坐，常存乎胎息。胎息不散，或五三年，功乃大成。若夫氣下則勿止之，止之則成疾矣。其功既成，不必靜室，任意修鍊。常想其身，猶如蹴踘焉。內氣充滿，則四支輕健矣。於是又觀吾身也，吾心也，吾胎息也，漸至於長大，同於太虛。其初想吾身如月焉，坐一室則光滿一室矣，居一城則光滿一城矣，游一國則光滿一國矣，至夫周乎十方虛空，而不見吾身，吾心與呼吸胎息純一虛空，無想無念，湛然寂滅。如是觀已，復如前觀，由國至城，由城至室，漸復成小，於是加精進焉。欲游於他方，則惟一念而已；欲隱其形，意發則隱矣。生死自如，食與不食，不相爲患，斯道之成矣。故調神如嬰，怡怡如如，寒暑枯榮而形神自平矣。息與神合，如瑠璃器中有金像。金像者，法身也；瑠璃者，根形也。故鏡明而法自形矣，水清而影自停矣。天食者，滋神者也；地食者，滋形者也。含靈抱實，神氣斯自靈乎。雪山之妙藥，自頂而生者也。行一空昧，體輕神怡，於是血化爲乳，骨化爲瓊矣。故曰天道之精，杳杳冥冥，神不見神，形不見形，卽心無心，卽形無形，心尚不有，而況於外哉？

又卷一五《元氣篇》（總總而生，元氣是資，呼焉吸焉，內外應之）　夫人稟天地元氣而生者也，一呼一吸，內外之氣應矣。氣有六：曰心主赤，曰肝青，曰脾黃，曰腎白，曰三焦，爲之主焉。能服是氣，一年通矣，二年行矣，三年功成，其凝玄珠於丹田矣。氣者何也？虛無自然無爲之道也。心者，無爲者歟。蓋惟不動，則不起於內，而外不入矣，內外安靜則神存氣和，元氣斯至矣。於是五藏滋潤，經絡流通，津液常生矣。然後五味可遠，則不飢渴，三田成而骨肉堅實，返老還童矣。故氣之化也，始爲血，血爲精，精爲髓。一年其氣易矣，二年其血易矣，三年其脈易矣，四年其肉易矣，五年其髓易矣，六年其筋易矣，七年其骨易矣，八年其髮易矣，九年其形易矣。其神三萬有六千，皆化而爲仙矣。夫五藏和，津液生，三焦通，氣而不竭，此之謂瓊丹焉。神者，無形之至靈也。神稟於道，靜而合於性；人稟於神，動而合於情。故率性則神凝焉。久則止，極則遷，止則生者也，遷則死者也，其故何哉？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也。夫服其氣，必靜以內觀，而過於太始太素太初太極太高焉。於是元氣下，從其頂門至於涌泉，計其息之入，忘其息之出，元氣隨其意而達於三田，周流不已而如水焉，久視之方也。

又《調氣篇》（元氣之海，調之在息，既汰其濁，清者斯集）　嵩嶽仙人李泰時曰：鍊質者當居於幽室，其枕二寸，其牀三尺，薦軟地燥，衣服適寒溫之宜，仰卧豎膝，閉目勿張口，舌拄上腭，手握二乳，扣齒集神，此學道之所先務也。欲行正氣，先調關節使之開焉。降魔者六七，虎視者五三，二目東西顧，左右拳互舉，於是豗目拔耳，引其手前後托，而後拭其面，此消息之方也。行氣之初，或三焦未通，噫氣不下，在於上焦懣而不泄，於是先學調理其氣，則濁氣散而清氣自榮矣。其要在乎知門戶之出入焉。鼻者天門也，口者地戶也，入天門，出地戶，則爲順氣，反此則爲逆焉。故逆則壅塞，順則宣通，此陰陽之理也。既知其逆順而行之，則鼻引以納清，口吐以出濁。濁者因其藏，出之，何也？人食五味，各主一藏，又有六府之氣，同臻一門而成濁氣。何以察之？夜寐口合，則五藏壅在於喉，及寤則大呵吐，蓋有重濁衆惡之氣矣。故行氣服氣，先呵去其濁，然後爲之。或口乾舌澁，頰無津液，喉痛而不能食者，熱之證也。須大開口呵之十氣二十氣，卽扣齒七八過，轉舌漱華池而嚥之。華池之水者，唾是也。又任其喘息之，自然出入，調之三二過，又呵之，既已，復調其息，俟其熱退乃止。熱退者何以知之？喉之中清水出，甘液生者是也。夫氣者出於心，心邪則氣邪矣，心正則氣正矣。使之擧手動足，喜怒哀樂，莫不由於心。心之動念莫不由於氣。是以氣全則身

安，氣亡則身滅。醫師按其脈而知五藏四時升沈之候，況吾能察口鼻取捨，斯須不令出入者乎！故當以六氣呼之。夫胎元者身之主也，六氣者祖宗也。天門納之，地戶吐之，往來綿綿，喘息調焉，於是三田清靜，玉液自弦盛矣。午之前，子之後，分其陰陽，叩齒以集神，一嚥再嚥者，皆三焉，戰於十二玉樓矣。喉有十二節，故謂之樓。水在坎中，其轉並歷歷焉。三十六息者一時也，十息之中而一餌之，久則延年矣。吸主於肺，肺屬鼻，或氣不和，及勞熱，皮膚創隔上熱，可以用之。呵主於心，心痛壅滯，口舌乾澁，及諸邪氣，可以用之。大熱則口大張，小則小張。吹主於腎，耳聾，腰足寒弱，可以用之。呼主於脾，氣微熱不和，腹脹食不消，可以用之。噓主於肝，目昏而翳，赤而澁，可以用之。唏主於三焦，三焦不和，膿多驚，可以用之。五氣者各主一藏，一氣主三焦焉。六氣者，又有佐之之法。其噓也，則目瞋睛焉；其呵也，項後手又牢焉；其吹也，平膝緊抱其胸焉。大月順行，自噓呵呼嘶吹唏行之。小月逆行，自唏上至於噓。凡子之後，午之前，披衣端坐，男以左足壓右足，女以右足壓左足，握固，調息，住氣，俟其氣壅，則以其鼻長引其氣，閉目，依六氣之法依其字，微出其氣，口不可開也。春東向，夏南向，季夏腐土，以行脾氣，則西南向，秋西向，冬北向。方其行之，森然放身，使氣通和，可起則起，男下牀先左足焉，女穿衣先右足焉。跨勿務高，唾勿及遠，行勿疾，首欲數櫛至於數百，齒欲常扣至於數十，手掌相摩，拭面數十過，面熱而止。

又卷二七《太白還丹篇》（泥丸之高，元氣攸舍。來如洪河，自天而下） 清虛子太白山人王元正自號，唐貞元時人。曰：修丹之訣在乎靜心，於室內子之後，午之前，先調其氣，氣和爲佳。其名曰法澡浴。以左右手搓其掌熱，上摩其面，下令周身。然後起天立地焉，以左右手叉之，盡力越於頂，上托於天，此所謂起天者也。以足盡力踏地，聳其身，此所謂立地者也。其起功不可犯弦望晦朔，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與夫卯酉之月，彭居、彭僑、彭質，三尸之名。俱守靈府。靈府，心也。知之必爲魔焉。於是先補其肝，想肝之中有青龍盤旋，然後想青龍之目有光，從吾之目出，乃出噓之氣，噓噓之氣，皆九過。次補其心，想心之中有朱雀如鳳，有赤氣從其腹出至於吾口，遂向之三過。次補其脾，想脾之中有勾陳，龍身烏背，虎耳龍角，獨角也。口出黃氣至於吾口，乃以舌柱其腭，然後呼之十過。次補其肺，想肺之中有白虎，鼻出白氣至於吾口，從鼻而出，呬之七過。終補其腎，平坐長展其足底，以手拔其足底，然後閉氣移時，想腎之宮二腎黑氣自出目內，灌於其口而爲金玉之液，是爲華池神水。凡補五藏者，用七十二日，謂之小還丹，可以去疾而已。於是扣齒集神者三十有六，開闔其目，以左右掌掩其耳，用其指擊頂後，左三右四，是爲擊天鼓。已，乃安坐，左手之三，右手之四，叉手腎堂，是爲想壺中天地焉。壺中天地不離於身者也。左目，日也；右目，月也。泥丸，天也。泥丸何以爲天乎。如天之不可升也。聖人有法返本還元，使元氣歸於泥丸，則天門開而通，去來如黃河自天漢而下，流入於海者也。髮，星辰也，耳，幽谷也，參羅爲萬象也。鼻，玄牝也；口，天倉也；舌，赤龍也；倉，言受衆物，龍，言耕也。喉，樓閣也，謂之十二樓環者也。五藏，五嶽也。六府，六曹也。五嶽六曹已見《自問篇》中。三焦，三台也。上爲太師，中爲太傅，下爲太保。四水，四瀆也。已見《自問篇》中。汗，雨也。氣，風也。膪之下有精海如環焉，左右各三十六轉，想環之中而有玉女，以揖之出入於右腎。右腎者，玉堂也。左腎，命門也。二腎相去二寸五分，其精本重一斤，應於乾、坤。及施泄之後，自十有六歲至於二十有四歲，其少二兩，應於（遘）〔姤〕卦。三十二歲其少四兩，應於遯卦，行則氣喘足痿矣。四十歲其少六兩，應於否卦，腰脊痛而四肢弱矣，膪之下攪刺而目昏矣。四十八歲其少八兩，應於觀卦，髮白而皮皺矣。五十六歲其少十兩，應於剝卦，凡事不能爲矣。六十四歲其少十二兩，應於坤卦，元氣敗而惟恃穀氣矣。七十二歲餘二兩而已，應於師卦，以地變水者也。八十歲其氣盡矣，應於明夷之卦，水盡而屬火，至此其亡矣。故學道者先伏姹女焉，想其玉女入於右腎，而歸於（閩二閩）闔而收之者焉。然後想玄武龜蛇之形，懼其傷於玉女，使強避之，是爲伏姹女者，此也。於是收其三魂，曰胎光，曰爽靈，曰幽精。祝曰：未知者使吾知焉，命之居於坎戶，在吾左右。如是三呼之，想其魂神入於精海。然後左三宮，右七宮。於是安坐，行嚥龍虎之法，滿口成氣，嚥之爲虎矣。一龍一虎，再嚥一，送之自喉，想如大江入於精海，又嚥虎如前焉。其行三過，凡六嚥，乃送之入於精海，想如三江焉。又嚥龍虎者三過，三三九過。復嚥一龍一虎如前焉。龍虎各九過，是爲十有八方，送之想如九河至於精海。又行龍虎二七過，計十有四過，方送之，想如大海至於精海。前後龍虎共八十嚥。復起再坐，再行摩脈者三過，復嚥龍虎如前焉。滿八十之數，又摩脈，嚥龍虎如前。於是蓋三過矣，嚥

之數是爲二百四十，應於二十四氣焉　方其神精矣，則想如海濤湧於臍下、更八十一回，方行龍虎之升　單子未施泄者，不必用嚥龍虎之法也　於是坐定，先衮精海混沸　已而澄靜湛然，乃合滿口以赤龍耕之　津液滿口分爲三嚥，是爲龍焉　其氣滿口分爲三嚥，是爲虎焉　送至於精海，上至水面以意丸之如彈三過，斯爲丹矣　想心之火而從心出，下至水面鍛之　次想脾土蓋之火滅，則開脾土復鍛之　如斯三過，丹成則沈於水中矣　於是復如前結之，再造龍虎九過，爲丹九丸，是爲九轉者也　古語曰：龍隨虎去隨巖洞，龍入水分虎亦從　當火燒時腎鼜焦，雲來雨去山嶽動（此）（此）之謂也　譬如夫婦焉，火，女也，水，子也，土，媒也，由是而成焉　凡一過，用三龍三虎十二火，應一日十有二時焉　九轉者應於九宮，共爲一百八之數　然後用河車般載之法，動關鎖，舉金鍾，擧天秤　三擧穀神穀道，促氣入於脊骨，以氣縮而上之，想丹砂與精同路，而升至於頂，則三點之　使入於泥丸，昂首左轉，是爲回精補腦者也　然後於日出之初，西坐東向，想其日如輪轂之車而吞之　凡七十二嚥，亦用河車拗起入於頂，後爲之枕而枕焉　至十三日，於月出之時，背日對月而坐，想如前焉　八十一嚥，至二十三日乃止　後月八日想月抱之，是爲戴日挾月者也　夫日，陽也　用七十二嚥，陰數也　月，陰也，用八十一嚥，陽數也　此陰陽顛倒之法乎！然後安想腎之姹女，裸形而懷欲，則想心火燒之　古語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　蓋謂此歟！世不知其理，及爲嬉中陰丹，以殞其命焉　仙者內丹就，外丹方成矣　故能用大藥化瓦礫以爲金，或者見之，而不知其身有眞鉛眞汞，乃以水銀爲汞，黑錫爲鉛，欲變銅爲銀，不亦舛哉！於是一嚥其津，下入於肝，想肝之中青龍，赴腎宮以迎姹女，姹女見青龍而乘之　所謂子母之氣，何也　青龍，木也　姹女，水也　迎之上入於頂門，乃想三魂與衆神俱入焉　頂門者，泥丸也　然後想心火下，自各神關而起，周於身，上下俱然，如肝神之像，乃點之　初點二十有一，想其彭居形如道士，棄簪履而走　再想火燒之，如點首二十有四，想彭僑牛首人足，彭質如獸，七魄者或鷄首狗足，或形夜叉，或形女子，或形風伯，或形獵犬，或負弩，或持魚，於是皆逃焉　故焚身百日，尸蟲盡矣　然後用胎息之法，靜意守志，去其煩煩，專一而不亂　於是安坐，如前吞日月之法，然後想脾之上有地，地有金鼎，鼎有嬰兒如吾之形，在鼎而跪，以左右手附肩，仰面開口　乃明日華月華之精，金液玉液之體，如前數吞之　夜或無日華，則以金液玉液三十六嚥也　日月俱得其時，則以時用火焉　每七日嬰兒一轉，二十八日是爲四轉，於是一使火焉　火在鼎之下，想土以覆其上　火在地爐之內，地爐基於鼎者也　日行百八之數，火入下時，從鼎竈之旁過焉　如是四轉一動火，如養火之法，滿十過則胎息成矣　大火，鍛，先去其蓋，於是嬰兒者爲長生之子，如遭火必走其上，故自然在於頂門而飛　此大丹之成也　女子修之，想嬰兒在鼎，常以玉盞蓋之，以益頭火養之，然後未濟　聖胎既出，而日游行，行不可遠焉　鼎者何也　不離乎肝心脾肺腎也　鼎者，金也，其高四寸，其趾二寸，應於肺者也　竈，土也，其積三層，其高五寸，應乎脾者也　炭，木也，爲焚身既畢，故木爲炭　應乎肝者也　火，心也　腎，烈女也，而生嬰兒　蓋精華之元氣也，上以玉液爲蓋　故鼎之蓋裏於心，心者能攝萬象作聖胎，不得心則無所成矣　乾，天門也　坤，地戶也　艮，鬼門也　巽，風門也　腎，水也，王於冬之季者也，是爲烈女玄武之象　五行顚倒之法，則心以腎爲夫，交合精氣以產聖胎焉　脾，土也，王於四時之季者也，是爲男子之象，能爲竈，以和合陰陽而成其道　故曰黃婆爲媒焉　肝，木也，王於春之季者也，是爲尚書，青龍之象　木本生火，火生，木反燒爲炭，故曰長生炭焉　內丹者三年而成，三年之中，卯酉不用，二月、八月　所用者三十月而已　先補五藏者七十有二日，次補精者八十有一日，爲龍虎者百日，吞日者八十有一日，以日計之，此十月也　吞月者，月得十有四日，八十有一日則爲七月矣　焚身者百日，則爲三月矣　前後共二十有一月　又以十月養之，此三年所以成大丹也　聖胎既就，於是有躐步之法　想其嬰兒既出，以日計月，其行步日倍之　自十步二十步，以至百步，三之日可行千里焉　嬰兒百日狀如八歲之童，一年則與其體同矣　然二紀之內，遇難則行事當有三焉：曰股胎，曰移舍，曰拒殺鬼　投胎者何也　其要在乎識外境而已　見大屋高堂者，龍也　茆舍者，駱駝騾馬也　氈車者，龜鼈也　舟車者，蟲蛇也　錦帳者，狼虎也　茆庵者，牛也　裘者，象也　稷輿者，豬羊也　寶相花者，雞也　白芙蓉者，鵝也　白蓮者，鴨也　黑漆閣者，犬也　黃衣者，獐鹿也　錦衣者，雉也　林中百花者，百鳥也　氈帳者，獸也　嬰甲者，魚也　入水者，蟲蛆也　衆陷陣者，蜂也　衆同名者，蟻也　甕盎者，螺也　入行山中者，蟲也　執鞚戟者，蟹也　入井者，爲女也　墜山者，爲男也　移舍者何也　先相識者，其已入冥，是爲空舍　須其先不病風冷，其精牢實，乃可移之　童男

者，主也　故曰人其中，而專修之如商焉　拒殺鬼者何也　修道者住胎未成，出胎未遠，忽有大限，何以制之　夫五心有一痛者，斯大限至也　五心者，兩手兩足之頭共三處　乃安坐靜室，作朝真之想　朝真者，冥心內有其目鼻舌手足，頭夫壬癸之穴，皆用鎖焉　以齒爲城，以心爲火，以焚其身，見鬼勿怖　心者，將主也　藏三於鼻，是爲三台，以照萬邪者也　肝之神統三萬六千精光神守其左，肺之神統一萬二千形影神守其右，脾之神統八萬四千毛孔神守其前，腎之神統五萬精華元氣神守其背，頂之神，首之神，統髮神守於上宮　膽之神守於下部　六府者，六丁也，與其鬼戰，鬼自退矣　三五日之後或再至焉，則棄其城，直上天曹，或爲列仙，或爲地仙　仙者必有劒，其鑄之也，以身爲爐，精氣爲鐵，日華爲銅，肝爲炭，肺爲鞴，心爲火，脾爲泥，腎爲模，膽爲礪石，餘鐵爲匕首　其何以鑄之乎　曰惟想而已　於是又有金鍾，每嚥龍虎不辛於腎，而華納於肺之上　肺，金也，一鑄而成矣

又卷三〇《三元篇》（欲調六氣，勿塞三元。絶慮安神，是亦生門）

夫內真人曰：人有三元，三元塞則六氣亂矣　上元者，首以上丸爲中元者，首之下，臍之上丸爲　下元者，臍之下，腰之上丸爲　夫欲安乎元和之氣，先去神廬之毛　神廬者，鼻也　於是絶慮安神，書夜調其氣，使微微然　小則生之門，大則死之路也　何也？鼻引口吐，則爲逆氣矣　在乎調之微微然，大則爲陰氣，引其元氣而致損焉　初學者或耽酒嗜肉，口有毒氣，或損於其藏，則鼻納之，口吐之，或三十通，或二十通，呵當微焉，不可奔而吐之也　鼻者不可啓而難閉者也，當使息微微然，勿使奔吐，奔吐則五藏六府受病矣　強閉之不言，斯須忽出則大矣　麤而喘也　故曰：雖出氣不可縱也　口大啓，則氣奔而元氣損矣　鼻雖入氣，不可強閉也　強閉則息急矣三元之中，中元其最尊者也　《抱朴子》曰：心者，君也　意者，臣也　氣者，民也　冥思絶想，則元氣凡然而來矣　若夫初習其道，即援內視而求玄珠，其猶緣木求魚，吾未見有得者也　吾行修鍊，而百節有不通而病焉，則可以注意於中元　發火以焚之，斯須則通，通則愈矣　心者，絳宮也　絳宮者，蓋火之色也　吾存心之炎火，亘於其身，非獨通其氣也，抑亦消其陰邪焉　夫瞑目叩齒，存神於一卦，左右手握固而閉其氣，以意想中元之火，以焚其身既已，則行其氣，令於下元　昔廣成子用積火以焚五毒，五毒者，五穀五味也　不焚之，則能壅遏其氣道矣　焚之，不可以久，久則煩　於是當行其氣，其法左手混其念慮，任其神廬，微微然，則元氣自然偏於體矣　夫元氣者，百節諸竅皆有焉　元氣既偏於體，必凡然而定，絶其思慮，思慮不絶，則不能存其神矣　取定之法，其在於下元乎　下元丹田有玄珠焉　其形彈圓而有光，吾能（先）先）內存其珠之形於氣海之中，然後使其氣吐納，一遍於珠之上　氣入既足，若動而不動，於恍惚之間自然結成，寄於氣海　故中元注於下元之珠，元氣斯定矣　中元者，陽也，雄也　下元者，陰也，雌也　《黃庭經》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　此之謂也　何也？中元守乎下元，左白右黑，合而爲一　澄心注意，無想也，無思也，斯兀然而至矣　如是則元氣定矣　外氣不入，內氣不出，與天地同和，其壽無涯焉　黃帝使罔象求玄珠於赤水，赤水者，氣也　罔象者，冥然無思也，無慮也　故玄珠者，非靜默無由得之　是以道在於玄機，機去則身存，機住則身死　惟無機，則神中純白，可以騙超忽飛升者矣

又《三住篇》（寓化之質，以氣爲主。其氣不流，形神俱住）　華陽子云施肩吾也曰：大易不云乎，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故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乎元氣　元氣住則神住矣，神住則形住矣　三者住，則命在於我，豈在於天耶！是知人由氣生，氣由神住　人之有氣，如魚之有水，失水則死矣然則神者，氣之主也　氣者，神之母也　形者，神之舍也　是修身之大端，保形之根源也　吾嘗觀氣之用也，知煙震發於四支，日月光於只竅　大觀神之靜也，百骸不能三其正，壑動不能撓其清　《太平經》曰：神者，道也　人則爲神明，出則爲文章　皆道之小成也　予昔在名場，運思苦難，今不思而自至　此非道之功耶！丹眞人曰：心長御氣，氣與神合，中既有主，形乃長存　如日月之周流，天地之運轉，諒可以無窮矣　華陽子曰：吾嘗爲之銘焉　元氣眞精，能保萬形　我氣內閉，我身長寧

又卷四二《靈寶篇》　夫一呼元氣出，一吸元氣入，入而不能留，隨呼而復出，則吾之元氣反爲天地所奪矣　是以氣散不能生液矣，液少不能生氣矣　當其氣盛之時，日用震卦　而於氣也多入少出，強留在其腹　於斯之時，自下而升者，不出也　自外而入者，暫上也　二氣相合，積而生五藏之液　積液還元，則氣之生滋多矣　此蓬萼胎息小成者也　道之要者，其欲求陽公長子有取其一，是亦多入少出者焉　陽公長子何謂也　乾索於坤，元氣（外二爻）內主者也　震，長子也　是爲坤之時氣自腎生，液自心降，相事乎

自下，故腎氣與液分兩停過時，於是乎舟旗一來，旗，者，漬水也，此何道也　積氣生液，積液生氣，氣中之液隨液而降，液中之氣隨氣而升，氣液相生者也　行之一年奪功，以一並三百日爲期，十日功斯見矣　善食而無疾，善清而目明，心胖而腹虛，其中般乎風雷之聲，是非其效歟！若夫靜息絕念，終日默坐，止於定中而出陰神，非爲仙之道也　呂子曰：此其陽胎而陰息，配合陰陽者乎　水火何以聚散焉　子鍾離子曰：大道之中生天地者也，天地之中生陰陽者也　故天地有上下，陰陽有終始　吾因其俯仰，察其度數，大道亦可知焉　是以創天地之上下，而知道之高卑矣　創陰陽之終始，而知道之先後矣　大地不離於數，其終乎一歲者也　陰陽不失其宜，其分乎八節者也　冬至，陰太極而一陽生，至春之分，陰之中其陽半焉　過此純乎陽矣　夏至，陽太極而一陰生，至秋之分，陽之中其陰半焉　過此純乎陰矣　欲識大道之體，其必法天地，審陰陽乎！　冬至陽生而升，至於立春，則升於陰位二萬一千里，陽難勝於陰也　夏至陰生而降，至於立冬，陰降於下，其去天六萬三千里，去地二萬一千里，是陰得位而陽欲絕也　故一歲之中，立春者其在日用，則丑之末，寅之初，艮之卦也　其時腎之氣生，而未主於肝，處乎陰位之中　是氣也，在於液中弱而難升也　一歲之中，立冬者其在日用，則戌之末，亥之初，乾之卦也　其時心之液下入，將欲還元復歸於腎，陰盛陽絕之時者也　其氣少，其液多　人之所以多疾厥而夭閼者　陰陽繆而不升降，氣液枯而不相生　嗟夫！氣盡神散，斯死矣　立春陽升自下而可以上，則不日而陰之中其陽半矣　立冬陰降自上而可以下，則不日而陽之中其陰半矣　惟人當艮之時其氣微而不知養氣之端，乾之時其氣散而不知聚氣之理，顧以六欲七情損其元陽，使眞氣不強，失其眞氣，使眞液不生，不亦可哀哉　方艮之時也，吾以復其元氣，手足左伸縮焉，使四體之氣俱生，則內以保其元氣，上以朝其心府　於是嚥其津者一二焉，上摩其面者三二十焉　久則膚澤光腴矣　此之謂散火鍊形之小者也　方乾之時也，吾以聚其元氣，靜坐嚥氣而搐外腎焉　嚥氣者何謂也　納心火於下者也　搐外腎者何謂也　收膀胱之氣於內者也　腎氣合矣，於是三火聚而爲一，以補下田　無液者，氣聚斯生液矣　有液者，液鍊斯生氣矣　此之謂聚火、太一含眞氣者也　此何道也？心之氣宜乎納者也，膀胱之氣宜乎收者也　使之不散，以接乎坎，斯乃氣海之中始生之氣也　以秋冬爲首，見其效則止焉　行之一年奪功，以一並三百日爲期，十日功斯見矣　眼華充潤，心君泰和，精神爽清，是非其效歟！呂子曰：交合龍虎者有道乎　子鍾離子曰：道原初判而有大始，太始而有太無，太無而有太虛，太虛而有太空，太空而有太質　太質者，天地也　其氣清濁，其質如咽，其色玄黃，乃太空之一物爾　至則地中陽升，夏至則至於天　其陽太極而陰生　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恍惚惚，氣中有水而無形　故夏至則積氣生水矣　夏至則天中陰降，冬至則至於地　其陰太極而陽生　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而無形　故冬至積水生氣矣　子之時，坎之卦也，腎之氣於是生焉　午之時，離之卦也，心之液於是生焉　方其腎之氣生於坎，其及離也，則至於心　接乎心氣，與心之火相合，於是太極而生液　所以然者，以氣自腎來，氣中有眞水而無形，其猶積陽生陰者類耶　心之液生乎離，其及坎也，則至於腎　接乎腎水，與之相合，於是太極而生氣　所以然者，以液自心來，液中有眞氣而無形，其猶積陰生陽者類耶　吾以是知所生之陽陽中藏水，所生之陰陰中藏氣　吾與天地之陰陽同也　故曰腎生氣，其中有眞水者，虎也　心生液，其中有眞氣者，龍也　夫天如覆盆，陽猶能升焉　地如盤石，陰猶能入焉　而人不能者，有以損其元陽，失其眞氣者矣　夫離也者，(在)人則心也，在外則午之時也，眞陽也者，在人則元陽也，在外則太陽也　故當離之時，腎氣既至於心，心與腎交，宜入靜室，疊掌蟠膝，升身正坐，神室內定，鼻之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　滿口(含)(含)津，勿吐勿嚥，自然腎氣與心氣相合，太極而生液矣　是以眞液與眞水相合，則眞氣變液，眞水變氣　夫氣液者，本非相合者也　惟其液之中有眞氣，氣之中有眞水，互交合焉　於是相戀而下，其名曰交合龍虎　若夫火之候不差，而知(地)(抽)添之宜，則三百日眞胎就而大藥成，斯乃超脫之本也　此何道也？　夫元氣眞水也，不可以泄而失於外者也　氣散則不能生液，液少則無眞氣　氣水不交，則不能成大藥焉　故知腎中眞一之水，心中正陽之液，二者交焉　在人生人，在身生神，其名曰內丹　數盈乎三十旬，可以長生矣　凡年之中用月者，其以冬至爲始乎！　日之中用時者，其以離卦爲期乎！　夫以冬至爲始，三百日胎仙全矣　其形彈丸，其色朱橘，永鎮下田而不死矣　若夫老而學道，根源不固，然以十年之損，一年補之，可以益壽矣　是謂採補還丹，蓋此道也　補之數足，則口生甘津　心境自除　情欲不動，百骸休安，目爛如電，神光現於閨室，是非其效歟！呂子曰：周天

火候何如哉？子鍾離子曰：寒熱溫燥，形中有氣者也　雲霧雨露，氣中有象者也　地之氣上騰，斯升而爲雲，散而爲雨矣　天之氣下降，斯散而爲霧，凝而爲露矣　積陰過則其露爲霜，其雨爲雪　積陽過則其霧爲煙，其雲爲霞　陰之中伏陽，陽不能升，斯擊搏而生雷霆矣　陽之中伏陰，陰不能散，斯堅固而生雹霰矣　故陽光散而爲雷，陰氣蕩而變風　陰陽不合，相對而生電　陰陽不正，亂交而成虹蜺　惟眞陽也，積而成神，麗於天者，其大日月也　眞陰也，積而成形，壯於地者，其貴金玉也　日月也者，眞陽而得乎眞陰，以相成矣　金玉也者，眞陰而得乎眞陽，以相生矣　故吾心液中之眞氣猶眞陽也，腎氣中之眞水者猶眞陰也　眞水不得眞氣不生，眞氣不得眞水不成　二者既於離之時和合於心之上，肺之下，如子母之相戀，夫婦之相愛也　自離至於兌，兌者陰盛陽弱之時，猶日月之下弦，金玉之在璞也　夫日月自晦至朔，數足而明生焉　金玉自陽生陰，氣足而寶成焉　故寶者以氣足而進之以陽，明者以數足而受之於魂　其猶吾之離之時，積氣而生液，液還下元，若不進之以氣，則爲月之下弦不受魂，金玉之在璞不發陽也　是以於乾之時進火有數，鍊陽無衰，能加火之數，則陽長生矣　離之時龍虎既合，斯採藥之時也　至於乾，則氣液將欲還元，而生於膀胱之上，腎之前，臍之後，小腸之右，大腸之左　於斯之時，脾氣強而肺氣盛，腎氣絕而肝氣弱　夫眞氣本以氣相合而來者也，既以陽氣弱而眞氣無所戀，徒於離之時採合而已　然眞氣無所戀且將散矣，必於眞氣欲絕之時，當坤之卦元，入靜室正坐，神室內定，鼻之息綿綿，微脅其腹，於是臍也腎也，熱或甚焉，則微放輕勒；如其未也，則緊勒漸放焉　至其熱也，則任意放勒焉　以滿乾之卦，其名曰勒陽關　如是則鍊乎內丹，使眞氣不上行，以同眞水，而脾之液爲之和合焉，隨其呼吸而運輸於命府黃庭之中，故能氣液變爲精，精變爲珠，珠變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金　此內丹之成也　吾所謂老而學道，十損而一補之，其可忽於慈乎！採藥於離之時，至乾之時以鍊之　春冬多採少鍊，乾一而離二，倍用功也　秋夏少採多鍊，離一而乾二，倍用功也　百日而藥力全矣，二百日而聖胎堅矣，三百日眞氣具而胎仙全矣　藥力既全，而後進火加數，是爲火之候　故聖胎堅矣，則加火候以至(子)(於)小周天，胎全氣生矣，則加火候，以至於周天　然當絕迹幽居，心在內觀，使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猶龍之養珠焉　雖窮寐終食之間，語默如嬰兒，舉止如處女，猶恐有損焉，有失焉，不可斯須而離於道也　子鍾離子曰：此非所謂其至也，蓋特小成者爾　吾有金晶玉液金液之方焉　一歲者以月言之，六律六呂以次起數，數盡乎六位，六六是爲三十有六日，陰之成數也　以日言之，五日一候，七十有二候，八九之數也　以九起數，數盡乎六位，六九是爲五十有四日，陽之成數也　一六一九合而爲十五，十五氣之數二十有四，是爲八節，於是見陰陽升降之理　一六一九以四爲用，故陽數二百有十六，陰數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是爲周天者也　陰陽升降在乎天地之內，猶吾之心腎氣液交合者也　日月運轉在乎天地之外，此吾之肘後飛金晶者也　故肺肝陰陽如日月往來焉，進火加損如日月交合焉，陰陽升降如日月運轉焉　歲之夏至，月之旬有六日，在於人也，其猶午之時歟！歲之冬至，月之旦，在於人也，其猶子之時歟！吾推天地陰陽、日月魂魄，尚有交合運轉之序，則吾之心腎氣液，肝肺魂魄，日用雖有節矣，年之用其無加損乎！坎之時陽生於艮，而腎氣交於肝　前其未交也，披衣正坐，存乎下腹，斯須升身焉，前出其胸，微偃首於後後閉其夾脊雙關，以肘前後微撼二三，然後伸腰，自其尾閭其炎如火，由腰下壅在乎夾脊之下，雙關勿開，熱盛氣壯，漸開夾脊，使氣過關，則乃仰面緊偃腦後，以閉上關，熱極氣壯，漸放入頂以補泥丸　此其長生之基歟！於是用還丹之法，復出胸伸腰，以閉夾脊，存而升之，火或不起於腰，則靜坐內觀，用其法再作焉　以起其火，目丑而行，終寅而止　其名曰肘後飛金晶，蓋使腎之氣以生肝之氣也　夾脊之骨其節二十有四，自下而上三節，內腎相對，是爲天柱　天柱之上是爲玉京，玉京之下內腎相對　尾閭之上十有八節，其中是爲雙關　上九下九，百日可以通而入於泥丸矣　行之之要，則始於艮以飛金晶，至巽而成者　此離之卦，其採藥者也　乾之卦，其進火勒陽關者也　始乎冬至，行之百日而金晶入於腦，三關一撞，直入上宮泥丸，自艮而始，至震而止　其採藥於離也，更無腎氣相合焉　惟肝氣自生，心氣皆純陽者也，則二八之陰消矣　其氣薰蒸於肺，而得黍米之大，而入於黃庭　此其內丹之材歟！百日無差，藥力全矣　故採藥於離，用法依時，內觀益詳　於乾進火，以勒陽關，自兌而始，至乾而止，百日而飛金晶矣　自艮而坐，至巽而止，離之採藥法仍其舊，三百日無差，聖胎堅矣　勒陽關者，自坤而坐，至乾而止，百日則泥丸貫而還童矣　是法也，五行顛倒，三田反覆之義焉　先之以配合陰陽，使氣液相生，次之以聚散水火，使根源堅固　氣行而液止，次之

以交合龍虎，使珠補還丹，吾所謂小成者也　在之中擇日焉，冬至之日於（甲）（中）擇日焉，甲子之日於中擇時焉　良也，離也，乾也，爲之始焉　自長至巽，自乾起坤，三百日之數足，是爲中成者也　夫行斯道，必於清靜之區，目不見可欲，耳不聞鄭聲，鼻不入臭穢，口不爽五味，六欲七情不動於心，犯觸焉寤寐如恐失之，斯可也　行功不勤，則不得於仙，除死而已爾　斯何道也？三元之用事者也　飛金晶者，則自下田而返上田歟！採藥者，則自下田而返中田歟！勒陽關進火者，則自中田而返下田歟！始其效也，寐而多悸，四支六府亦有微疾，不藥而癒　瞑目入晦，有光如蓋，金關玉鑰，其鈐全堅，以絕乎泄精，雷鳴一鼓，關節氣通，神彩清而丹田和，心境自除　其寐也，若抱嬰兒以歸，若鸞飛以游，八邪不能干矣，（梅）（三）百日胎仙全，而玉液鍊形可以行矣　陽之升也，何以太極而生陰乎？陰不足而陽有餘，故積陽而生神焉　陰之降也，何以太極而生陽乎？陽不足而陰有餘，故積陰而生形焉　神者，吾所謂日月也，形者，吾所謂金玉也　金玉之寶產乎積陰，而中蓄眞陽之氣，復感乎日月，使眞陰眞陽卜射，而生成其寶焉　是宜可珍也哉！彼積陰成形而抱陽，猶吾積藥爲眞，胞眞氣以成胎仙者也　彼氣沖於天，則隨陽升而起，入於地，則隨陰降而還　既隨陰陽升降，自有東西四時可以別焉　猶吾金液以還丹田，玉液以鍊形質，四時加損，一日改移者也　夫吾三百日之後眞氣既全，則可以還丹鍊形矣　故用艮之卦飛金晶，終巽而止爾　離之採藥，坤之陽關，皆於是止而不爲，惟用兌之卦勒陽關焉，至乾而止　夫既不爲離之採藥而爲還丹者，是嚥法也　其法以舌攪上下腭二頰之間，先嚥惡濁之津，次退舌抄以離玉池　其津生也，不漱而嚥　春之月，肝之氣盛，脾之氣弱，則日用乎離　夏之月，心之氣盛，肺之氣弱，則日用乎巽　秋之月，肺之氣盛，肝之氣弱，則日用乎艮，以飛金晶，嚥亦可也　冬之月，腎之氣盛，心之氣弱，則日用乎震　四時之季，脾之氣盛，腎之氣弱　腎者人之根本也　凡季月之後旬有八日，則用乎兌，其春之離、夏之巽、冬之震，則於其時兼用之　惟秋也，專用乎兌而已　斯何道也？知五行之根蒂，所以生克者歟！其爲嚥之法，而牙齒玉池之間津不生焉，則何如？曰：吾惟以舌攪滿上下，而用玉池雙收二頰，以虛嚥氣，氣之中斯有水矣　嚥之數始乎三十有六，其次四十有九，其次八十有一，其次一百八十有一　俟有功，以爲度焉　此所謂玉液者也　行之一年，灌溉丹田，沐浴胎仙，而眞氣滋盛矣　夫若不行乎此，則三百日丹砂既成，眞氣自生，於是出其以飛金關，而泥丸關，而絳宮，而黃庭，而重樓，而華蓋，而上丹田，而中丹田，而下丹田，而關元，而氣海，而命門，而尾閭，而夾脊，而玉枕，而腦戶，而天谷，而風府，而大椎，而陶道，而神道，而至陽，而筋縮，而懸樞，而脊中，而中樞，而筋縮，而至陽，而靈台，而神道，而大椎，而陶道，而風府，而天谷，而腦戶，而玉枕，而夾脊，而尾閭，而會陰，而陰蹻，而湧泉，而然谷，而太谿，而內踝，而三陰交，而築賓，而陰谷，而曲泉，而陰包，而五里，而陰廉，而急脈，而章門，而期門，而大橫，而腹哀，而食竇，而天谿，而胸鄉，而天牖，而扶突，而人迎，而水突，而氣舍，而缺盆，而氣戶，而庫房，而屋翳，而膺窗，而乳中，而乳根，而不容，而承滿，而梁門，而關門，而太乙，而滑肉門，而天樞，而外陵，而大巨，而水道，而歸來，而氣衝，而髀關，而伏兔，而陰市，而梁丘，而犢鼻，而足三里，而上巨虛，而條口，而下巨虛，而豐隆，而解谿，而衝陽，而陷谷，而內庭，而厲兌，而隱白，而大都，而太白，而公孫，而商丘，而三陰交，而漏谷，而地機，而陽陵泉，而陽交，而外丘，而光明，而陽輔，而懸鐘，而丘墟，而足臨泣，而地五會，而俠溪，而竅陰，而第四指，而第四指，而竅陰，而俠溪，而地五會，而足臨泣，而丘墟，而懸鐘，而陽輔，而光明，而外丘，而陽交

於是以震之時爲始，瞑目閉心，內身出息，鼻之息綿綿，令人遲出，內觀念詳，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滿口含津，勿吐勿嚥，氣盈四支，爲之制禦，勿令散失，意倦，漸止復生，至離之時，其氣既安，於是氣美而不可名矣，是爲玉液煉形者焉。蓋可以留形居世而已。夫能棄絕外事，志在於仙，則當以肘後飛金晶魏起補足之後，仍前之法，使金液還丹自眞至腎焉。自震而行，至離而止，金液玉液其法同而所以異者，其在內觀乎　非特此也，還丹煉形，相併而行，豈玉液比哉！其要在乎陽純而陰盛，凡春冬再起一嚥，何以謂之起數　前之所云升身者也　秋冬則五起一嚥焉　其(燕)(嚥)也，秋夏其數五十，春冬其數百餘者，用兌以(勤)(勒)陽(陽)(關)，至乾爲期，其法如前焉　若夫金液之煉形，(蘇)後升前偃　後升，飛金晶也　前偃，金液還丹也　金晶過頂，下還丹田，與煉形之氣相接，不可叙嚥焉　俟夫氣極於四支，意舒而神暢，咽燥而心沖，於是微嚥焉，與氣相敵，是爲既濟者也　行此者自艮至離，升而嚥之，其亦可也　然則形果何以煉乎　飛金晶以起火，而入於頂，前升後擊，其名曰焚身　於火之中復行還丹，而四時加損焉，然後復拘於歲月哉！吾曰之中蓋有乾坤焉，年之前焚乎乾，年之後焚乎坤　以人言之，其腹爲坤，其背爲乾，斯肘後飛金晶者也　方其焚乎坤，則始乎兌，以勒陽關，至乾而止，斯不可須臾廢也　冬春三日或五日而行既濟之法，以防太極，於起火之中嚥焉，如是則金丹不壞矣　吾之焚身不止，煉形而成氣也，其足以逐陰鬼而養神矣，下三彭而死九蟲也　夫自是可與論朝元煉氣成神之方也歟！煉形之效何如哉　曰：其志清高，合於太虛，魂魄不游，夢寐絕矣。陽精既成，神府固矣　火不能爍，水不能濡，眞氣熏出於神門，故眉有白毛，其氣純陽，可以涸水，呼吸可以已疾，天祥可以前知，此非其效歟！雖然，距若朝元之妙哉！一三五七九者，道之分而爲數也　金木水火土者，道之變而有象也　不分則無數，無數者道之原也　不變則無象，無象者道之本也　天地之象，吾知其氣與水也　天地之數，吾知其遠與邇也　然則道亦豈遠乎哉　天地有五帝者，猶吾之五藏也　青帝其德木，其干甲乙，甲爲陽，乙爲陰，猶吾肝之氣液也　赤帝其德火，其干丙丁，丙爲陽，丁爲陰，猶吾心之氣液也　白帝其德金，其干庚辛，庚爲陽，辛爲陰，猶吾肺之氣液也　黑帝其德水，其干壬癸，壬爲陽，癸爲陰，猶吾腎之氣液也　黃帝其德土，其干戊己，戊爲陽，己爲陰，猶吾脾之氣液也　春之日，肝之氣盛，蓋父母之眞氣隨天之運度而在於肝　若木之日，其干甲乙，則救之，於辰戌丑未之時，起火以煉脾之氣　餘日直乎兌，則損金以耗肺之氣，是時不可下功也　坎之時起火，以煉腎之氣，震之時入於室，多下少出，止息爲主，久閉次之，以千息爲度　內觀心，意在於肝，冥心瞑目，青色自見，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重至於辰，以終乎震，鼎之息其出甚微，習焉則息止矣　不可以求驗成焉　夏之月，心之氣盛，蓋父母之眞氣隨天之運度而在於心　若火之日，其干丙丁，則救金　於兌之時起火，以煉肺之氣　餘日直乎坎，損水以耗腎之氣，是時不可下功也　震之時起火，以煉肝之氣，離之時入於室，止息定息，而如前焉　赤氣自見，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巳至於未，以終乎離　秋之月，肺之氣盛，蓋以父母眞氣隨天之運度而在於(肝)(肺)　若金之日，其干庚辛，則救木，於震之時起火，以煉肝之氣　餘日直乎離，損火以耗心之氣，是時不可下功也　巽之時起火，以煉脾之氣，兌之時入室，止息定息，而如前焉　白氣自見，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申至於戌，以終乎兌　冬之月，腎之氣盛，蓋以父母眞氣隨天之運度而在於腎　若水之日，其干壬癸，則救火，於離之時起火，以煉(肺)(心)之氣　餘日直乎辰戌丑未之時，損土以耗脾之氣，是時不可下功也　兌之時起火，以煉肺之氣　坎之時入於室，止息止定，而如前焉　黑氣自見，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亥至於丑，以終乎坎　春煉肝千息，青氣出矣　於其季旬有八日專爲定息，終日數生，以養未聚之神，而煉其眞氣　坎之時起火，以煉其腎，恐耗其眞心　夏煉心千息，赤氣出矣　秋煉肺千息，白氣出矣　冬煉腎千息，黑氣出矣　各於其季旬有八日專爲定息，以至起火，悉如初焉　於是黃氣成光，爛然周身矣　夫定息者，豈在強留而固閉也哉！要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從有入無，使之自止斯可也　採藥者何也　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眞氣，使不散者也　入室者何也　宅乎幽靜，黜聲不聞，內開小隙，微可辨物　方其陽神初聚，眞氣如凝，其如嬰兒而未半焉，耳不可有聞也，有聞則神氣悸而逸矣　若夫腥臊臭腐之氣，淫冶之色，非止觸眞氣也，神所厭也　於是稽首三祝焉：一曰地仙功行半者，二曰天仙傳道行化者，三曰神仙除大害立大功而潛迹者。既已，靜坐忘機以勤行焉。是法也，須次第觀其效而進焉　慢習乎朝元，終不成功，其亦出陰魂而爲鬼仙者乎！　朝元之道豈易言哉，千日而治一氣，一以當十，百日而功至矣，五百日而氣足矣，自是可以行內觀焉　聚陽神以入天宮，煉之以合大道，其效何如哉　其驅若騰，丹光通

骨，柴瘦如枯木，氣歸諸心，不可爲物之所奪，一心運一氣，不可爲法之所役爲　心源清徹，照萬破，亦不知有物也　氣戰劇強，萬感一息，亦不知有法也　物物無物，還本來之象乎！　法法無法，會自得之旨乎！　吾之修煉之成，則沖和之氣凝而不散，全虛眞性恬淡無爲，神合乎道，歸於自然，見以無心爲心，不知己之有身也　其入希夷之域者乎　此法也，其如存想耶　其如禪定耶　吾擇福地爲靜室，正坐蟠膝，散髮披衣，握固存神，冥心瞑目，微升身於前，以起火煉氣　午之後則微斂身聚火以煉丹　通並晝夜，神氣清和而坐不懈　於斯時也，有聲勿聽，有境勿視，則自珍矣　或魔加迫焉，亟前以身微斂，斂而伸腰，後以出胸微偃，偃不伸腰，少焉前後火起，高升其身勿動，是謂焚身之火者也　其火既起，其魔自奔，陰邪不入，如是至於再，至於三，以至夫遠求超脫　或陰靈不散，出爲鬼神，其形不見，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人之舍而後爲人　或出入不熟，往來無法，一去不返，失其故舊，神魂不知所之，乃墜門之變化，道流之口解也　故曰：既出而復入，入而不出，斯形神俱妙，與天地齊者矣　既入而復出，出而不入，斯神遷入聖，放乎三島十洲之上者矣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度人經元始寶珠說》　元始者，大元空洞之首也　出乎太極之上，居乎九炁之先，其炁降爲乾，分爲坤，合爲人　三光五行，四序八卦，莫不由玄元始三炁之所立也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本乎是矣　夫元始一炁，至清靜，至虛无，至無爲，至精一，是爲萬道之宗，萬靈之本，萬化之首，萬物之根　本無名言，故天尊假名言而名言之　經曰：元始天尊懸一寶珠，大如黍米，於空玄之中，寂無遺響　此經一段，乃天尊開方設便，引化羣生，言之各有所表者也　夫寶珠者，玄牝之一竅也，眞空之妙有也，水火乾元之本也，萬靈之性智也，居於空玄之中　空者，表來處本無也　玄者，表無中生有也　去地五丈者，表五行大衍之圓數也　木、火、土、金、水之一貫也　五嶽土居中央，統攝坎離震兌之四象也　此珠必去地五丈，高無過踰，低無不及，表玄牝一竅，始出於五行之首，終居於五炁之中也　元始登引天眞大神等，俱入寶珠之中，此表一炁之微，含吐十虛，範圍三極，細無不入，大無不包也　天人仰看，惟見物物從珠口中入，此表玄牝一竅，爲衆妙之門也　元始以一眞之妙汲引羣生，從如是妙門而入也　既入珠口，不知所在，此表羣生同此妙門而歸　由是智遊於混漠，性合於太虛，於已不知，與自然國人觀寶珠之妙，感悟元始之道，故得塵勞頓散，心地悉復本正也　夫心珠廣大，空洞無形，三才萬物莫不包入　是珠既入於理，天復何言，故曰混經都竟也　元始以無說而說，衆眞以無問而聞　各悟眞理，反本還源，故曰諸天復位也　智性玄微，非聲非色，悟之則法界全彰，迷之則秋毫不見，故曰寂無遺響也　故太上始以寶珠之微示其心跡，終以寂無遺響以會其虛無　此妙有眞空之全體，尤尤不尤之全機　聖人之旨，玄妙難通，必施方便，以示羣生，使之自求自得之也　故先由珠口如是而入，衆眞從之開悟人天，必由此門而入也　然羣生之身數懷寶，自古及今初無變易，非但元始獨有是珠也　懷其寶，迷其邦，得其門者鮮矣　且萬法之多，萬言之廣，一珠足以包之　珠之外，經亦奚庸哉　讚曰：元始入珠，珠之元始；元始與珠，一而已矣；說經都畢，萬法歸一；視聽無司，混淪太極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蟾光說》　太虛寥廓，皓月燊然　雲浪飛騫，金蟆吐耀　人見月之所以明，而固金精盛則月明焉　孰知金之所以生者，自月而產也　人見金之產於月，而不知月之明本出於日也　日者，喻元性也　水，喻坎宮也　金蟆者，喻一點眞陽之竅也　元性喻日，性之用也　性之初見，圓陀陀，光爍爍，狀似流星　蓋氣質之性稍息，而元陽眞性就見　如雲開則日現，霧散則陽輝　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速急採取，譬之見賊便捉，毋令再逸　收歸於鼎器之中，則一點元氣蟾光，終不可得而出矣

精氣

綜述

《太平經》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守道德積善，乃究洽天地鬼神精氣，人民蚑行萬物四時五行之氣，常與往來，莫不知其善者矣

原題鄭思遠《真元妙道要略・證真篇第二》 夫日月尚有盈昃，凡人安無否泰。都緣道德未淳，陰陽混惑，未可便至眞道，但恐五行陶鑄爾時，元上大道法母元始天尊，說諸陰陽返五行元精，與太上道君，令度長劫中，有學道之衆生，採日月天地五行之元炁，修種金丹，一周圓備，服之可得五行不侵，出沒自在，馭鶴駕龍，遊居紫府，萬劫清榮，劫塵不壞者，蓋得元精之神力。愚人不曉至眞大旨，爲言得道者，當三災大劫之時，去出傍三界逃避之，何其愚哉！不知至眞之身，是元精之類。蓋碧通子云：道成身以億大劫至而不苦不勞，恆常清淨。若云劫至而避之，即出方入界，逃劫避害，未脫役役，安爲眞道者哉。況五行尚不能干，豈有三災而能傷乎。世人何不思之。

夫三一元精者，天地之根，還丹之宗，萬物之母，七寶之精，大道之體，日月父母，五行元首，始名眞一。故《德經》云：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萬物得一而生，三才合一，故爲之三一。又三者，木土水也。再分三位，在天爲三光，在地爲三寶，在人爲三明。是故《黃庭經》云：三明出華生死濟。亦云節，又云木者龍也，丑、寅、卯是。一者水虎也，子、亥、戌、酉是。夫此二象，化應七靈，謂子、丑、寅、卯、酉、戌、亥，歸辰星位，在天爲七星，在地爲七寶，在人爲七竅，應備三五，而成八素。全六合，顯三五，三五之位，在第三卷中說訖。按經云：三五者，順衆類，和調萬物，理化陰陽，覆載天地，光明四海，風雨雷電，春秋冬夏，寒暑溫涼，清濁之氣，不得三五不立。三五者，天地之樞蒂，六合之要會，九宮之節氣。故《聖紀》云：天道不遠，三五復返。返者是還丹也。元氣結成，一周脫胎。但能推運八卦，變轉相生，至於一載，還丹具矣。田有二八，丹有一斤，體全也，服之可仙矣。

凡人本從元氣成身，再得靈元之精氣補之，可以長生，身合純陽，永超陰界，是曰還丹。丹者，九九陽數之義，赤也。赤名者火之屬，服而上昇九霄，爲感陽神，如火炎而必上也。凡慕生君子得之者，萬事畢矣，知道要也。然先聖雖廣留經訣，悉祕其要，致令後學錯認鉛汞，修不成也。何以言之，蓋凡鉛汞五行不備，四象非全，乃即少氣頑滯之物，終不能濟命。學人欲委丹道之來宗，但思自身及萬物從何而來，即悟聖理。是故老君云：有名，萬物之母。即是。若採得此虛無之藥，爲田產育日月之精，成金丹即可矣。若不遇此要道，未得的證活道，而必尸解遷形，無能定其形質。此玄微之事，不遇明師，無因了達。復見學人徒有竊聽之徒，迷迷相教，今故述此訣，令同道君子辯識大綱，免生疑惑。雖即不陳龍虎凡名，實顯陰陽之行狀。行狀者，金丹之祖宗，龍虎之交精，金木相剋，水火相刑，五神現相矣。

古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鑪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曰魂月華若個識，《秘經》云：志當歸一，精義無二。此之是也。識者便是眞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千日者，大九轉還丹也，身既無陰邪得死。此是上歌者述還丹之始末。

夫初認丹砂之時，雖用師訣，認得龍虎，猶恐不眞。可於深靜之處，會龍虎，相見交精，龍吟虎嘯，雲霧霳靆，邪鬼奔逃，香風既起，龍虎隱潛，還精於交處也。其精如血，其味苦，其炁香，入口冰消而化，名曰還丹，上仙呼爲走馬丹砂，香聞十室，立能變鐵，非也。此驗丹砂之神變。然取此丹砂爲丹田，日月之精，感此日歲月運，育凝結成丹。丹成出胞田離母，母即丹田也。號曰鑪。玉仙者服其虛子，不服其母，點化世寶，將救貧弱。及有道之君服之，可以長年。若戒色情服之，亦得長生。爲隱七若不得此丹田，日月之精，五行之炁，終不凝結也。如無此前件龍虎交精靈異，即是凡藥土石之類，終不含聖感神者矣。非唯此獨能變異，況磁石吸鐵，隔關潛應，水精蚌蛤，尚敢玄遠。水火見類，凡聖豈是難乎。又臘日造酒醋，收豬脂，納經年不臭壞，何況以元精，四千三百二十時炁候，爲金丹者哉。

夫至道多流，不難便遇。修大丹之時，且須延駐還丹。漸可登眞。未曾服此丹，須委應候。若不委之，的有疑退失眞之功。凡初服丹之時，心意鈍悶，夢寐不祥者，此是三惡，被蠱砂所侵，故惑亂人心，如此旬日即止。或夢嘔吐鼠糞，及亂髮茅蒭淤泥，身手之上有大瘡，內有蜘蛛蜥蜴走出。又夢陰萃朽落，並大便惡物者，勿疑，此是三尸出去之兆。又經百日之後，時時聞腰背間如日炙，及手掌內眞珠，影及身內，像嬰兒嫩肌，感被拂觸著，易破損，後相次自堅。又肉色赤，是丹砂行血，除宿患之狀。如體有小瘡子，不痛不痒，亦膿血漸自退落，如麩片乾，落後即肌膚瑩。又漸目明，夜黑之處，在目中有黃花光一條，長三尺已來，出現筋許大，身上凡有缺損瘢痕，漸漸平滿不見。又多涕，鼻中清水，及多噴涕，目中淚出，勿怪，此之是邪所出之候。四肢輕緊，又時時聞兩腿膝通，如日炙而熱。又大便有黃膿黑血，一兩自止，

是趁五藏未衰思　喜怒漸減，勞作不倦，更有諸般，不及一一備述，此法唯候，皆師傳口訣，余候皆然　恐同道君子，有服此丹不得審細應候，宜記此訣　其有不周，龍虎丹應候，自有先聖及婆積山晦老訣，甚行於世，故此不述也

先聖皆訣應候，試凡人之志，故少有傳得者矣　唯此訣與說相濟，切須秘之，忽傳不道之人　又服藥，忌無鱗魚，羊血，狗鴈，及自死馬牛，及獐肉，薑蒜，胡荽，苦菜，芸薹等物味，總不食爲上　慕長生人少喫米，喫能聞寒熱，身體重　此米喫之觸，不是師傳訣　余因盛暑月，多守鑪火，燒諸小藥　常以冬月，一般不聞寒熱，炎因食煎水淘飯一茶椀，七日聞熱　較後更試，亦復如是　志士君子，亦宜愼之

《還丹肘後訣》卷上

肘後訣者，稚川葛眞人所撰　十卷　其九則論天下方書，草藥救治之門，其一則辨金石大丹，黃芽之眞，至於火候，皆曉然而書之，以垂範於將來學者，使無錯誤　得此訣者，大藥門中，分別其半矣　餘有口訣，苦不煩心　是知至眞用意，汲引昏迷，俾皆得成於仙矣　後之學士，切宜詳之

訣曰：寶丹本乎一物，而生二　二生火，寄位丙丁，生於甲乙　初九，潛龍一陽生，建子天符，發泄驚蟄，受炁於母，母者土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者陽之父母，陽者天地之精　故名三五與一，還丹之本基也　天符曰信，日者天地之元精，五行之始照耀　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時，以時紀年，所以紀遠近，則同異也

混沌初分，精炁陰陽，斗建十二辰，推移運轉，刻漏不停，發洩交姤，萬物化生而成形　天符者，信也　能發泄，萬物化生而成形，運動反本而成精，陽炁潛運，結化爲精　精化爲砂，色裏南方丙丁火，外陽而內陰，主男，日，主陽魂，日月之華炁，照耀天地　太陽太陰炁合中和，交接受炁一千八十年，結精爲砂　又天符照耀一千八十年，成形名朱砂　汞於朱砂中生也，陽中陰，號曰太陽朱雀，主水　元和炁未足曰丹砂，又云天鉛，男龍，女血　化南作北，抽出朱，化爲陰汞，主水，數一，故云汞陽爲臣也　天鉛神水，天符運動，照耀丹砂，養育又一千八十年，天火造化，陽炁受足，而陰炁衰，陽炁盛滿，流溢迴然，而自生色，禀北方壬癸水，而外陰內陽，主月之陰魄，非人間凡物，故赤石中自有生者，流爲陽汞，名曰天鉛之精，黃芽之祖，是日月之精華，化爲天然還丹，自然伏火異色，化北成西，主金，數四，水基也　故云五行合體，一無二得五　其地爭依對節候運動，以成金丹

訣曰：其丹砂出自中華，十二分野內二宮，西南坤地　其寶乃天地之至精，元和之正炁，以日月天符，運動交姤在五　五者，戊己，中宮土也　所生之處，生於福德山岡，形勢之地，氣血骨肉俱全，水木咸秀，骨肉俱全者　乃草木俱茂，土石堅貞，則異境神靈衛護，陰陽之炁施泄，包含孕育，照耀精炁，得土而生，化爲丹砂　凡有砂處，晝夜初晴之後，或陰暗之時，則有光彩，如日之出，或隱或現，惟採匠識之　其所出之處名丹砂，亦名朱砂，丹砂，朱鉛，天鉛，火鉛，鉛中金，神水華池，陰汞，陽汞，水銀，陽中陰，陰中陽，五彩石，五金，七寶主，還丹，天生黃芽，五行之始　其地名桂府，辰錦，衡丘，句漏，雲夢，都山，郴水，金道，潭岳等　管處巖石穴洞，形勢滋茂之處，自有新舊坑穴，皆有不定丹砂，光明鏡面，如蓮花芙蓉，鮮紅透徹，並爲上品　其次中下，不及枚舉，亦可取汞制伏別用，不作上丹大藥也　上品丹砂，如人主登位，百僚奉上　中者如名臣，下者如庶人　但可指使，無自專之才　天符者，日也　陽之精魂，天之理也，照耀光明　《淮南》曰：聚陽之炁爲火，火之精爲日，光明純晶，日之義也

又云：日生於甲，重陽之位　火生於震，震爲長男，巽爲長女，火之父母　火曰曾，木曰青，萬物之使，故云曾青　青日者陰之精魄，地之理也，照耀光明　《淮南》曰：聚陰之寒炁，交騰爲水，水之精爲月，滿之而缺，月之義也

又云：月生於庚，重陰之位　水生於兌，兌爲少女，坎爲中男，水之父母　所以男依日出東，女象月升西　故經云：丹砂者，日月之精華，性命之根基，强內外元和，般載成形，餌之長生不死，日月之感精　故曰：月之所

生，日之所育也。生成依於母，母者土也。是日月二寶，天地至精。甲庚感精變化，照耀成形，結而爲砂，始名朱雀，乃七十二石中最尊，莫過於汞。感於二十四炁，通於二十四名，雖餐成鳳，蛇吞化龍，人食長生，天地壽同，斂魂聚魄，返老爲童，呼吸風雲，玉女來從，此大還丹之力也。

訣曰：紅鉛者，丹砂也。砂中抽出之液，主水，陽中陰汞也。從砂中自出者，主陰，金中陽汞也。是以不容之木，受制於金，金孕水，安水必存。金木孕火，制火必假水，所以鉛水制汞水，鉛火制汞火。木含其性，火含其形也。

訣曰：鉛水者，是砂中自生出者，爲陽汞也。汞水也，砂中抽出之液，乃陰汞是也。故云：鉛水制汞水。

又云：鉛火者，自生之金。汞火者，抽出之液也。且鉛火制汞火，世人多不曉此義，故曰鉛汞道也。日者，太陽之火精，則汞木爲龍是也。月者，太陰之水精，則鉛金爲虎是也。龍者，陽炁，九之極數，木之精炁也。虎者，陰炁，四之極數，金之精炁也。

訣曰：以無制有，合成其道，故云：丹砂木精，得金乃並，分銖不偏，至聖至靈。世之不悟，見金如土也。藥曰太玄。陰符之道生陰陽，陰陽生五行，合之爲還丹，故名龍虎。天有三，日月星。地有三，江河海。人有三，精炁神。藥有三，水土金。故乾、坤、上下釜也。坎、離者，水火爲藥也。震、巽者，進退也。運經三年，象自然還丹，即天元之炁足，豈不成丹者哉。

訣曰：計三年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時，大小月並閏月也，並不在用限，歸其實數也。一炁不足，與瓦礫無殊。萬象通靈，神明自契。號云金砂，名曰大還。還者，返本之義也。

訣曰：陰符運轉，炁化爲精，精化爲朱，朱化爲汞，汞化爲金，金化爲藥丹者，赤色之義。汞者，本體金水相制，故號金砂。還歸本體，故號大還丹也。一云：五炁金鼎也。

訣曰：五炁制伏不飛，能生五彩，返歸其母，服之長生。丹砂流汞父，戊己黃金母，母數五，五者是用土爲鼎，制伏不飛，號曰金鼎。土能生萬物，金是土生，故云金父。金父者，本土。故曰土父，曰母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戊己之功也，名曰五符。汞者非土不可制伏，土旺金鄉，三物俱之象爺。如人主之有道，則四方來貢。但辨得眞，鉛汞二物，是一鼎法故三物一家，都歸戊己。金水無土制御不成丹。土每一季王十八日，餘日休囚。伏鍊金鼎，惟究陰陽，精炁返還，刻漏不停。雄陽喻土而定四維。土者，是生金之土，雄者是男，黃者是土。土能制水，土是金父，非干雄黃也。鼎主外土，名五符也。世人不悟還丹本父母，錯用金銀爲父母，或爲鼎。故炁不足者，不離於五。五不離於六炁。混其名即一，辨其功即殊。元炁五材之君，五材之炁，君臣相臨，而不可去也。金丹用元炁，不曰五符。五符者炁，炁者無形，因精而生，內外含眞，得服者不死長生。金鼎者，藥之表轄。表者炁，炁者鼎也。鼎象雞子，外白而內黃也。與汞含，是用白金爲器。器者不離於五，五者土，土者生金之土，委曲相制，以使無虛，令水不飛，戊己之功也。

訣曰：提劍偃戈，籠罩四方。提劍是金精，本炁五也。偃戈戟，其如水得而不飛，是死於土也。大丹之基，丹砂是鉛，本生於土，死亦依於土也。是丹砂本土，達於至道者知之。

訣曰：鼎之異名，外神水華池，神室匡廓，表轄五炁，白衣丹衣，母金母舍，五宮，金鼎神罐。

訣曰：元炁者，其大籠罩八隅，小則潛藏一毫。吐坤嘔輪，出有入無，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一陰一陽曰道，欽伏於金鼎也。金丹者，天地日月元和之炁，照耀潛運，而成丹砂。砂中乃逈然而生自然還丹也。如人孕育男女，皆由父母陰陽精氣，相感而有。還丹者，象男生而覆，女生而仰，非但生也，死亦如之。但投於水，雄者覆而雌者仰，天使其性，非父母使然。金水在鼎中，象男女相感，男上而女下，自得其情，兩精相搏，以成大道。

訣曰：金丹須得元基，須得本父母養育制伏。父者，陽炁也。父能發洩，運動而成之。母者，土，陰炁也。母能含育而生之。母主中宮，黃土子。土者鼎也。火者，運動而成形，得土而生成。土能制水，本炁相感，而成道。故云：知白守黑。世人盡不知同類相從相生，相制相剋。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戊己之功，名曰五符金鼎，知之者萬中一焉。地符，火

木之精，火能炊熟萬物，以育人命。六者，甲之精，陽之元炁，結胎交會，而同日月之精，歸一無二。甲之精火，火數二，生三，成數九，九者陽之極數，火炁也。甲日曾，木曰青，萬物之使也。東方青龍木，木火之父母，火木之子孫。震爲長男，一爻生坎，而生中男。二爻生火，生於辰巳，巳離爲中女。三爻生陽，寄位丙丁，火寄位也。木孕火，制火必假水。三者正陽之道，甲乙之位，曰天符，信也，能發泄萬物。月，陰符，能生育萬物。土，陰符，能生長萬物。火，地符，能成熟萬物。金水元炁，並同陰符，能生育萬物。直符乎鏡，喻曰月六十四卦，六爻發泄，天符以成金鼎。服之而仙，子明之德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二十六》 姹女遊行自有方，前行須短後行長。歸來却入黃婆舍，嫁個金公作老郎。○子野註，姹女，巳之陰汞。前順去後逆歸。順去則半晌之間交接於彼，逆歸則自下而上周流一身。落於中宮與眞鉛合，而結聖胎。翁註，姹女，汞也。謂之汞火遊行有方者，前行是外藥，作用一時，中用兩候。故云須短也。後行是內藥，作用一時，中用四候。故云須長也。有此兩用，故曰有方。黃婆爲內象，金胎土釜是也。金公即眞鉛，老郎即純陽之象。陳註，姹女是巳之精，遊行有方者，精有所行之熟路。常人交感時，情慾纔動，心神內搖，三屍搬於上，七魄摧於下。其精自兩踵而上，由五臟升泥丸，與髓同下，自夾脊雙關，至外腎交媾。此爲五濁世間，此爲常道之順行者。金丹則不然，行顚倒逆修之道。大修行人，煉已純熟，身心不動，魂魄受制，情慾不干，常使精氣滿盈。待彼一陽初動時，先天眞鉛將至，我一身之精氣不動，只於內腎之下，就近便處運一點眞汞以迎之。此謂前行短也。眞鉛既渡鵲橋之東，汞與鉛混合，卻隨眞鉛升轆轤三車，由三關夾脊上入泥丸，遍九宮，注雙目，降金橋，下重樓，入絳宮治煉。此謂後須長也。然後還歸神室，交結成丹。此謂歸入黃婆舍，而嫁於金公也。此爲顚倒五行逆修之法。及溫養十月，以成眞人，與天齊壽，是謂老郎。補註，姹女亦有內外兩象。初以汞火而誘眞鉛，外也。再以汞火而配金公，內也。姹女舊遊之路，卽金公所來之路。初獨往，後同歸也。前短後長，只就二候四候上言。翁註又分初服丹後養火，此是久暫，不是短長。黃婆指內象。不言中宮神室者，對姹女金公言，須用黃婆方稱耳。孫汝忠《金丹孔目字訣》云，火候分文武，金水辨濁清。鉛產於癸內，陽生於鉛心。三百七十五，用意要虔誠。太過則傷彼，不及丹不成。二候得藥畢，蹬開赤色門。駕起通天劍，催藥上崑崙。降得重樓下，明月照乾坤。四候合丹畢，眞主座黃庭。據此則二候得藥，正於地天交泰時，自巳數息，計三百七十有五以爲準則。此際一得鉛氣，則乾坤分位，急用逆轉河車，自下而上，從後而前，迎藥入於中宮，仍默默調息，計七百五十之數，所謂四候作用也。赤色門，乾家外象。通天劍，乾體內象。

道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一 道可道，○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理，滅迹若瑞，不可稱道也。○疏：若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卽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眞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眞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注：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眞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無名，天地之始；○注：無名者，謂道也。道無形故不可名。始者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王曰：道雖無名，要能吐氣布化，出於虛無，與天地萬物作於本始也。○疏：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爲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陰陽，有柔剛，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也。○疏：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顧曰：有名謂陰陽，無名謂常道，常道無體，故曰無名。陰陽有分，故曰有名。始者取其無先，母者取其有功。無先則本不可尋，有功則其理可說，謂陰陽含氣稟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注：妙，要也。言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大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化，名道贊叙，明是非也。○節解曰：謂守虛無也。○疏：妙，精微也。觀，照察也。其，己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爲，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注：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御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疏：言人不能無爲恬淡，觀妙守眞，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欲之勝負。○張曰：上達之人，取舍情夷，清虛無欲，神情照察，得道之微妙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之心也。異名者，所名各異也。無欲者長存，有欲者亡身。○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注：玄者，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注：天中復有天也。言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厚，則生貪淫也。○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顧曰：雖同稟氣於天，蓋人有高卑，氣有清濁，天潮高潮清，地邊卑邊濁。人稟得清氣者，則爲賢智，稟得濁氣者，則爲凡愚。賢智無欲，觀見其妙。凡愚有欲，觀見其徼，自然有此。

衆妙之門。○注：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人能除情去欲，守於中和，是謂知道之門也。○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唯墓聖之戶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又卷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御曰：執古無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矣。○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後生。王曰：古今雖異，其道恆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也。○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疏：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古不今，而古而今，用期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王曰：守古無爲之道，制御今之有爲之世，鎮此躁動之俗，反古淳素之始，陶鍊變化，是得道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者，○注：謂得道之君也。○疏：古，昔也。善者，智德也。爲，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即御今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聖人。

微妙玄通，○注：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

深不可識。○注：《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也。○御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疏：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使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嘆之也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注：謂下句也。○御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强爲容狀以明之。○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羣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强爲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注：舉事輒加重愼，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也。《想爾》曰：豫，猶像，行止之貌，常當畏敬也。冬涉川者，恐懼也。畏四鄰，不敢爲

非，恐鄰里知之，此證道奉戒之人謙謹如此也。○疏：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鄰，○注：其進退猶猶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疏：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聞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王曰：四鄰謂生死老病也，亦是四魔，人不持戒，好犯非法，爲四魔所錄，是以小心，猶當慎密閑靜，似畏人知也。

儼若客，○注：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疏：儼，矜莊之貌。《禮記》云：儼若思，言聖人應斂勵身心，勿得放縱，由如賓客對主人，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顧曰：恭斂之貌也，言聖人恭斂，無爲無事，若爲客對主人，不敢輕躁，常和而不唱。

渙若冰將釋，○注：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御曰：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爲，而不凝滯於物，故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疏：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也。○松靈曰：外雖矜莊若衆，內恒和暢放散，無復滯著，渙然如凝冰消散也。

敦若樸，○注：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彩也。○疏：敦者淳厚，樸者質素，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若谷，○注：曠者寬大也，谷者空虛，不有德名，無所不包容也。○疏：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寬曠包容如谷。

渾兮若濁。○注：渾者守本眞，濁者不昭然，與衆合同，不自尊也。○御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疏：渾，合也。和，雜也。濁，有爲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渾沌有爲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濁以靜之，徐清。○注：靜，止也。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疏：徐，緩也。雖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閑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渾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閑，明動而寂也。○顧曰：濁者昏昧之貌，謂其昧智韜明，不任聽察，如水之濁，無所鑒見也。○王曰：藏精匿照，外不異物，渾同波塵，故曰若濁。凡上七事，皆人君之德，傳曰：人君含垢，天之道也。得道之君，其斯之謂。若就行人論者，渾謂和雜也，濁謂有爲也。雖心潔素而渾沌有爲之中，與塵不異也。所言濁以靜之徐清者，喻於水，水濁，止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心亂息緣，漸漸而清正也。

安以久，動之徐生。○注：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疏：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閑放而化羣品也。此文明寂而動也。○王曰：渾波則濁，徐靜則清，危躁則死，安靜則生，志人知濁之可清，故同波而後化，體危之可安，故徐動以救生，非體道善化，誰能如此。故曰孰能生化微妙，非速疾可成，必須心專行密，積勤累代，不日求以得，故曰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注：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也。○疏：保，持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注：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爲新成弊者匿光榮也。新成者，功貴名盛也。○疏：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爲弊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盧曰：此猶解前徐清之義，和俗而後靜，徐以守其清，安身而後動，徐以全其生。

又卷三　孔德之容，○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注：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疏：孔，大也，甚也。容，貌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動心施爲，獨從於道，出處語默，皆是道場。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注：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也。○御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證用難名，故云恍惚。○疏：言至道之爲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悟即物道，迷即道物，物道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故一不一，而物不一一也。○顧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情有信，以其體不可定，故云恍惚。

惚恍中有像，○注：道雖惚恍無形，其中獨爲萬物設法像也。○御曰：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即萬物之象也。

恍惚中有物，○注：道雖恍惚，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疏：中有物，即是神妙，妙物爲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不測之物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爲色爲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注：道雖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

以立形神也　○節解曰：謂腦中元氣化爲精也　○御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疏：窈冥，深遠也　有精，智也　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注：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疏：言眞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顧曰：言至道之精靈，至眞無假

其中有信。○注：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　○節解曰：謂精也　精不化，血不藏，則爲眞人　一行形中，其中有信　○疏：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注：自，從也　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也　○節解曰：名者謂道也，聖人不死，其名常存　○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是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衆甫。○注：閱，稟也　甫，始也　言道能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也　○疏：閱，覽也　甫，始也　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注：我何以知萬物從道受氣以此。○注：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疏：假設問也　老君云我何以知終始之事乎，只用此眞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又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也。○疏：有物者，道也　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爲老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注：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獨立者，無匹雙　不改者，化有常也　○疏：寂無聲，寥無形　獨立，無待對也　不改，無遷變也　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　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周行不殆，○注：道遍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托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不殆也　○節解曰：謂聖人行　於身，周流四支百節九竅百脉之中，故曰周行不殆也

可以爲天下母。○注：道養育萬物，精氣亦如母之養子　○節解曰：謂字道含一爲天下母　○疏：道無不在，名曰周行　所在皆通，故無危殆也　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注：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　○疏：道本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　取其通生之德，故字曰道

強爲之名曰大。○注：不知其名，強名曰大　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　○疏：體無涯際，故名爲大　不大爲大，故稱爲強　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　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

大曰逝，○注：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也　○疏：逝，往也　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至聖境也

逝曰遠，○注：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大地，無所不通　○疏：超陵三界，遷達三清也

遠曰返。○注：言其遠不超絕，乃復返在人身　○疏：返，還也　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　又解：迷時以三清爲三界，悟則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注：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　天大者，無不蓋也　地大者，無不載也　三大者，無不制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注：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　○御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系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王居其一也　○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　《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議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　○節解曰：謂肺大心大肝大脾大，腎水生一也，而王處一，即脾氣主布，四方行一也

人法地，○注：人君當法地安靜和柔也　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無怨，有功而不置也

地法天，○注：天湛然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注：道法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不化自成

道法自然。○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疏：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爲行，定能生慧也　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

私也　又有云：唯其慧照，地是定門，是慧門，既能如是，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　既能如道，次須法道，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　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　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斷絕修學，故言道法自然

又　以道佐人主者，○注：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強於天下。○注：以道自佐人主，不以兵革，順道任德，敵人自服　○節解曰：謂以爲兵也　口言失則兵革至，精神踴躍，魂魄相加，神明怳惚，則去其身矣　○疏：以，用也　佐，輔也　人主，君王也　言能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盛用強兵，騁暴天下　內解身心者，即是三業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注：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　○節解曰：謂安心定意行一，乃還其身也　○疏：還，返也，報也　言外用兵刃，內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即有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言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注：農事廢，田不修　○疏：師，軍也　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荊棘穢草，不生禾稼也　亦猶欲心馳騁之處，唯增惡業，不生善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注：天應之以惡氣，則害五穀，五穀盡，則傷人

善者果而已，○注：行善者，當果敢而已，即休止也　○疏：果，決定也　已，止也　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同兵也

不敢以取強。○注：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果而勿矜，○注：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注：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

果而勿驕，○注：驕，欺也　果敢勿以驕欺人也

果而不得已，○注：當果敢至誠，不得遁迫不得已　○疏：驕謂慢上，矜謂夸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　亦須決定雌柔，不用矜夸於物　伐，取也　推功於物，不自取也　不得已者，如堯攻叢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伐　勿強者，結繩已前，決定不用兵之行也

是果而勿強。○注：果敢勿以爲強兵堅甲以侵凌人也　○御曰：前敵來侵，不得已，故用兵止之，如是則果於應敵，非果已取強也

物壯則老，○注：草木壯喻兵強，人壯喻兵盛也　言兵者凶器，久○疏：炎極則涼，理之恒數　物壯則老，其表必然　是謂不道，○注：枯老者，坐不行道也　不道早已　○注：不行道者早已　已，死也　○疏：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眞道，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注：祥，善也　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節解曰：謂輕言者皆不活其身，身危則亡其器，此爲不祥之器也　○疏：佳，麗也　祥，善也　雖霜戈曜日，寶劍暉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　內即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

注：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者

故有道者不居。

注：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又　大道汎兮，○注：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　○御曰：大道汎兮，無系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其可左右。○注：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　○疏：汎汎，無系也，亦普遍之名　言大道虛玄，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器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之以生，○注：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

而不辭。○注：道不辭謝而逆止也　○疏：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　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成功不名有。○注：有道不名其有成功也　○御曰：言萬物恃賴沖和，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有也　○疏：生化萬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爲主，○注：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可名於小；○注：道匿德藏，名怕然無爲，似若微小　○御曰：衣被猶覆育也　○疏：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爲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焉不爲主，○注：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也

可名爲大矣。○注：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可名於大　○疏：大海

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冥會，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悉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注：聖人法道，居德藏名，不爲滿大。

故能成其大。○注：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物修治，故成其大。○御曰：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大也。○疏：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爲衆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忘大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爲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御曰：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疏：太，大也。言衆生歸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樂與餌，過客止。○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也。○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餐，可悅可餐，故雖過之客，逢必止住耽愛也。

道出言，淡乎無味。○注：道出入於口淡泊，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非如可飢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爲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能洼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嘆愚徒，故有斯譬。

視之不足見，○注：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之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疏：至道窈冥，妙絕彤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之不足聞，○注：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疏：大音希聲，非體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之不可既。○注：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御曰：以道靜鎮，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淳風大行，萬物殷厚，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疏：至道之言，淡然虛

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又卷四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上士聞道，勤苦竭力而行之。○疏：上機之人，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生，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遇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御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惑，則若存若亡。○疏：中機智暗，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定，即時得虛心，纔涉世塵，則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注：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樸，謂之鄙陋，故大笑。○疏：下機之人，機性愚鈍，聞眞道玄遠，至言弘博，心既不悟，謂之虛誕，遂生誹謗，撫掌大笑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注：不爲下士所笑者，不足名之爲道。○疏：不爲凡人所笑，不足稱爲聖道。

是以建言有之：○注：建設之道也。設言已有道，當如下六句。○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則明道若昧等是也。

明道若昧，○注：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知也。○疏：昧，暗也。照達虛道之人，昧迹同俗，不顯其明，若愚昧也。

進道若退，○注：進取道者，若退不及也。○疏：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修，外若衰退。

夷道若類，○注：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上德若谷，○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耻濁濘也。○疏：勝尚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欲有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鄙俗也。

大白若辱，○注：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也。○疏：白，潔淨也。辱，污辱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耀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污辱也。故東方生潔其道而穢其迹，即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注：德行廣大之人，若頑愚不足也。○御曰：大成而執謙也。○疏：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也。

建德若偷。○注：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疏：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匿迹，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也。

質真若渝。○注：質樸之人，若五色有淺不明也。○御曰：淳一而和光也。○疏：質，質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疏：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小隅角，所謂上達無節也。

大器晚成。○注：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倉卒而成也。○疏：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守，方致虛極，剖任公子釣鰲是也。○節解曰：謂守一不殆，老則得道。

大音希聲。○注：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當愛氣希言。○疏：希，猶無也。至道至虛，大音寂乎無響，自妙本降迹無聲也。師曠聽而不聞其聲也。瓊音振於宇宙，欲明是迹即本，故言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注：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疏：大道之象，象而無形也。離婁視之而莫見其形也，色像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注：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疏：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疏：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羣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

又卷五　天下有道，

注：謂人主有道也。

卻走馬以糞。○注：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以治田農也。治身者，卻陽精以糞其身也。○御曰：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罷卻走馬之事，人得糞於田園。○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內清夷，無爲而治，故能卻馳走之馬，以糞農田。治身者卻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之以學糞其心也。

天下無道，○注：謂人主無道。

戎馬生於郊。○注：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且輕身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故云生於郊也。

罪莫大於可欲，○注：好色欲也。○疏：罪者摧也，言爲苦之所摧逼也。前境美麗，稱可欲之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知不足，○注：富貴不能自禁止。○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爲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御曰：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欲得禍深，故云咎也。○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爲咎責，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二釁。

故知足之足，○注：守真根也。

常足矣。○注：無欲也。○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禍遇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繼此文。

不出戶，知天下。○注：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戶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眞照俗也。

又　善建不拔，○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也。○疏：建，立也。拔，傾也。能建立道心之人，志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王、盧曰：夫言車者以衆材合成，乃名車也。君以衆人共載，乃成君也。然無材，車何以爲有。無人，君何以爲高。故愛車者當須重材，寶元者當須守人也。○節解曰：謂道眞無名抱一，內守不外求，故曰無譽也。

善抱者不脫。○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也。○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眞行之人，一之永得，終無差失。

子孫祭祀不輟。○注：御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

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眞人。○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眞實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內外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也。○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默，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歸附，化無不被，其德能普。

故以身觀身，○注：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誰亡誰存。

以家觀家，○注：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注：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注：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注：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注：老君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觀之而知也。○疏：夫堯舜所以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爲龜鏡矣。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上《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虛極之理。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眞。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至豈俗知而得知，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爲之名，曰大哉。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壅，包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名，詔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眞常也。名有因起，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捨無常，以契眞常。陳之於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眞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既非無常，常亦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

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於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爲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爲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氣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若也夷心寂路，灌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競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靜，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騖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爲之事跡，豈識無爲之理本，此有欲行也。徼，跡也，歸也，來也，此謂依道德以爲行，觀妙理以入環中，失虛靜以爲非，染囂法而流徼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其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黠聰明而恬憺，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徼。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爲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則所以云同。自靜之動，從體起用，故言出。道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彰德也。道德殊號，是曰異名也。

同謂之玄。○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建，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眞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爲眞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又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

致其源　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門鍵　達斯趣者，衆妙之門

又《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道遠乎哉，眼所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　名之曰夷　夷，平也　大道其夷，坦然善誘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　名之曰希　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大象無形，難可搏觸　聖人玄悟，了達虛無　故言微　微者，機也，無也　動而應物，機也　妙絕有名，無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希、微、夷，三者也　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爲一　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　由一故三，三是一三　由三故一，一是三一　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　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　無一無三，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明也　昧，闇也　繩繩，猶泛泛也　乘物以遊，而無繫也　言乎至道不皦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　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寄以超羣有，故曰歸無　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　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塗之未悟，但執無形，亦失路之有歸　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爲息應還眞　息應還眞，攝迹歸本也　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　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　攝迹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　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有　有無恍惚，無能名焉

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有也，有前可接　無也，無後可追　迎之不見，非有　隨之不見，非無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御，正也　古道無爲正也，今道有爲邪也　聖人持無爲之道，以正有爲，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玄古之道難知，無爲之風罕悟　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敬

又《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昔之道名難行也，古之智士能修也　道乃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準，行與道合，不測難知　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眞　故云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容，相貌也　夫道既難思，行亦回識，恐衆人無因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勖也

豫若冬涉川，○履薄冰者，恐陷在存，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爲非，勤勤唯知進道也

猶若畏四鄰，○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糾也

儼若客，○爲容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

渙若冰將釋，○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銷

敦兮若樸，○厚而不薄，實而不華

曠兮若谷，○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　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混兮其若濁。○心無分別，混也　與俗和同，濁也　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安，靜也　徐，漸也　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過於水而濁自清　行之者少　故曰誰能

保此道者不欲盈。○上來廣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靜，真存謙退，不事滿盈

夫唯不盈，能弊復成。○立身者不志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弊如更新　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澡慮蕩於紛累，雖於朽身弊俗，復得成於眞道也

又《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甚也，大也　道，理也　德物無不包，故言容也　動皆順理，故言從也　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矣　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　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眞，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眞。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杳冥之理，本絕因緣，悅惚之中，元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驗，豈知眞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虛，爲救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哉。○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又《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爲物，唯悅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育，母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爲之名，曰大。○天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爲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己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又《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有名之物，並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而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王諸侯若能抱道，遐邇人物自然賓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守道則功格四表，無爲則乾坤交泰。非唯天地相合，抑亦德合天地。德合天地，既知甘露降，亦知醴泉出，此有道之化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上如摽枝，人如野鹿，不須教令，自然太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始制有名也。既得其子，以知其母。子之依母，天之理也。故言知止也。

知止所以不殆。○子依母，物無傷害；人依道，理無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川谷上源而不竭，必以江海爲本。以江海爲本，復本而歸江海。明人從道而生，還須歸道。今不知歸，失於本也。亦言人有道，物歸之，如川谷歸江海也。

又卷下《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以柔弱爲用，動皆反俗，以剛強在心，舉皆失道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者，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形神散而無體，故言有生於無。

又《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能行；○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鎖而不移其操，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素絲無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眞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

下士聞道，大笑之。○心迷得失，知道不知道，情昏顛倒，識淺不識深，但悅與俗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

不笑不足以爲道。○道深甚奧，下士之所難知。微妙玄通下愚故非易識。今笑之，不能令眞使混濁，適足彰道之清達也。

是以建言有之：○物情不一，取捨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凡情向背，有信有不信也。

明道若昧，○智無不周，明。光而不耀，昧。勤行，進。大成若缺，退也。

夷道若（類）〔顇〕，○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

上德若谷，○無不容也。

大白若辱，○廉而不檄，大白也。混若於濁，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大滿若冲。

建德若偷，○潛行密被。

質眞若渝。○偷，變也。性無潔濁，體實常存，質眞也。忘死生，合變化，若偷也。

大方無隅，○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

大器晚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修心修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

大音希聲，○鳴鐘擊節而鳴，玄教隨機而作。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虛無羅於有象，故言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不可睹，故言道隱。絕於稱謂，故曰無名也。

夫唯道，善貸生。○夫進而若退，進無進也。若退而進，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也。至眞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爲而不恃，付之於自然。

又《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所不寶。○寶，重也。道本無形，理唯虛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殖，故言萬物之奧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眞，不肖下愚從邪，於爲輕道，故有寶不寶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眞。夸賢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衆，飾僞以爲眞。浮說亂人，以惡而善適爲可用之於市肆，爲能達德而懷道也。達至德者，忘之於彼我。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學教所設，本以開曉於無知，妙道通通，亦乃匠成於木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上古至淳，賢愚平等，身不失道，行合自然，天皆寶道也。逮乎三五已降，物漸澆漓，無君不可導人，有主方能化物，故上樹垂拱之君，下設論道之官，示之以好惡，識之以禮，化彼不善，陶此淳風。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徵士，先進以璧，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耀之於智矩。作君上之心腹，爲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易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唯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逐並危亡之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 故爲天下貴。○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並貴也。

王眞《道德眞經兵要義述》卷一《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眞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爲皦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厚，亦不爲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爲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爲三才，合而渾之則爲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忽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爲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爲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爲道之綱紀也。

又《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臣眞述曰：此古之善爲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鄰，言愼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冰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容無結滯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徐生，

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又卷二《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眞述曰：絕曰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爲惡邪，豈不甚惑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衆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欲，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有如乘其車乘，悠悠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衆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言我豈若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悶悶，忽忘若晦，寂而無所止，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爲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又《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眞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又《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臣眞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爲天下之法式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軍治國之道，先此爲妙也。

又《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眞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強爲之名曰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羣方廣大，道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遠，遠而至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所不在，故爲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又《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眞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常能無爲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陽，自然和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所止矣，故爲君者知止於仁，爲臣者知止於忠，爲子者知止於孝，爲朋友者知止於信，爲夫婦者知止於義，爲干戈者知止於戢，爲賦斂者知止於薄，既各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天下，用之爲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又《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臣眞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以無情之養，故不爲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欲，此豈可名之爲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爲萬物之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明矣。

又《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眞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往，往者又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悅飽行過之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味爲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又卷三《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眞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略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冰之談，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閣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類，此言人君之德也，雖巍巍則天，常同衆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虛受納污也。雖大潔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眞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晚成，不求速達。大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爲之名字，作萬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貸且

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爲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又《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眞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而和者，乃得爲人，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歟。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衆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卽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爲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又《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眞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鬬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又《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眞述曰：道始有名乃爲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於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而已。

又《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眞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爲之事，正當最可畏愼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紈，橫帶刀劍，厭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又《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眞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於五帝，子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曁於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四《上士章第四》 前明示道根本令物同歸，此明上士不疑勤行信用。前勤後習，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三人聞道信謗不同，次明引古法言教人隱德，後明唯道善貸平等生成。七句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道卽前言無能生有爲物返歸者。上士聞有此道，信用勤行，心不疑惑，上士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存，有也。亡，無也。雖聞有道，心不全信，時欲歸趣，復疑是虛者，中士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聞道虛無寂莫，無爲無形，不信此妙，拊掌大笑者，下士也。以此信謗辯士之上下。

不笑，不足以爲道。○不足猶不得也。下士以柔弱爲怯，不競爲愚，故笑之。下士不笑者，以多聞爲強，辯爭爲德，詐妄爲智，苟得爲能此，實非道而爲下士所重，故以爲德而不笑。此豈可爲道，故不足爲道也。下十三句二。

是以建言有之：○以此虛忘柔弱，爲下士所笑。故引古法言證成所笑之法，爲是建言上聖法言也有之，則下文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此是古聖法上士信而勤行，內心明而進修，外迹如闇若退。

夷道若類。○內心如道平夷，外迹不殊俗類。有本作纇，謂節纇也。心平迹纇，與纇未殊。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谷者，虛容受納，上德類之。內心潔素，外如洿辱，德業廣備，迹似庸愚，故如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偷，盜也。渝，變也。建立德行，如彼私竊，恐人知覺，意在藏名，因斥誇衒。有古本作輸，謂委也。又云愚也。又作揄，引

也。奚云異此字者，非書義也。但老君大聖爲俗說經，務在當機得意爲善，豈假腐儒訓釋，然後成經，雖有輸攝，以偷義爲正。渝又云淺色，內心純質，守道不移，外迹順時，隨物變易。言淺者其迹非穢非淨，似青白難辯之象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此下四大，明道業成就方正也。行至正之道者，無小隅角，不修細行，細行妨道，小隅害正。大器者道心也。有爲之物，雖大早成，無爲道器，非久不成，故言晚成也。以此寬朝爲暮望者。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音謂詮道之言也。懷道者幾感後應，無問無言，問道者寡，故大音希也。因戒多言，懷道抱德，身崇質素，不事修節，故云無形。此戒飾容儀。下三句後。

又　道隱無名。○此明道體至道無形，人共不見，故言隱，無體可名，所以無名。衣被通生，強名大道，前八若四大皆法，此道外隱內明，以爲宗旨。

夫唯道，善貸且成。○此明道用。夫，歎也。唯，獨也。歎美萬法之中，獨有道善能貸氣，成就萬物。言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早來。

有成有歸由乎貸，且之功文有深意善貸

又卷五《道者章第二十五》　前明大人有國天下歸崇，此明至道無形懷生共寶。從德之道，所以次之有四別，初明道奧深玄唯善能寶，次明不善愚闇輕而不珍，三明聖心平等普救無遺，四明求之易得有罪咸免。三句一。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奧，深室也。道之深妙，如奧室之內，不可測量也。人從道生，人自不知，道在人中，人又不知者，良爲人愚，道奧不識不重，唯當上智淑人，方能寶愛。下三句二。

又　不善人所不寶。○不善人謂下士也。行有邪惡，故名不善。心無明慧，所以不寶。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小人之求利也，甘詞美說，佞媚前人，如市肆交易，苟求賤得。君子之爭名也，尊高己行，意在加於人，上情圖我，勝務取人先。此並不善之人，非有道者。下七句三。

人之不善，美棄之有。○上來不善之人，非樂然也。情昏未悟，寧應則棄，方便設教，漸有庶幾。

故立天子，置三公。三公，師、傅、保也。既云不棄，須有教方，故立天子、三公。行權制伏，懸厚賞以進善，設嚴刑以止惡，此天子之不棄也。

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則萬物之奧，善人所寶者。拱璧如兩手合拱，駟馬謂一乘之馬。天子、三公之所乘。居則拱璧盈目，行則駟馬先驅，誠爲富貴之極，終不如無爲坐忘，進修妙道。何則，璧馬榮華，未免憂患，坐忘進道，上獲神眞。以此校量，不如遠矣。此勸天子、三公，進修上道，前化不善令捨惡，今化王公令捨善。下四句四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故爲天下貴。

此明修道得益，不曰求言，不須勞身苦心，日日遠索，然后稱得。直以無爲坐忘，道自來止，故云得也。《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罪是往時惡報，今因坐忘，罪自銷滅。不曰求明，得之甚易，以免明銷罪不難，有此神妙，故爲上古皇王賢明出處共所尊貴也。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二《道經下》　太上，下知有之；遠古之君，民下知有之爾，未嘗聞其令也。其次，親之譽之，蒙德故親之，沐仁故譽之。其次，畏之侮之。直者畏之，姦者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初以僞誘之，是信不足也。後以誠示之，人亦不之信。猶其貴言。不知貴言賤信，已至斯弊，猶貴其言，則淳和之風不可至也。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由無教令，是有此俗。

又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非欲避仁義而廢之，而仁義立，故大道不得不廢，由時捨本崇末也。智慧出，有大僞；智慧出，非欲興大僞，而大僞不得不興，爲憑迹而生也。六親不和，有孝慈；父慈子孝之日，豈有曾參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賢臣良之時，焉有比干之節？

又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聖棄智，則無法令。無法令，則民不憂其抵犯。民不憂其抵犯，則恣而爲生，與其名韓之時，而計其利不啻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膻行之仁義，則天下不奉不及之法，皆復於自然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絶越常之巧，則其利均。其利均，則民各足。民各足，則誰爲盜賊？此三者，以爲文未足，故令有所屬。屬，繼也。三者足以教君，夫足以教民，故更繼四句。見素去染也。抱樸，守本也。少私忘己也。寡欲。喪偶也。

絶學無憂。若爲人間之學，學措皆有悔恪，故憂之。唯之與阿，相去幾

何？唯阿與呵，出於口，便有喜怒之變。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惡同生於心，豈有胡越之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之所畏者，當須畏之，若不畏則禍患立至。荒兮其未央哉。世人之學，學皆如此，則自然之性，日向荒涼，未有休止之勢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登春臺。增淫志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老子云：我於人間之學，絕棄已久，今縱見之，情實怕然，未有兆朕，似嬰兒之未孩者，未識人之意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者，乘其所乘也。聖人無心，所遇便乘之而往，安知彼之與此，而謂之歸。衆人皆有餘，於俗學皆似有餘力。我獨若遺。唯我於俗學，則似神不足而遺忘。我愚人之心也哉，非也。純純兮，素朴未散，故耳。俗人察察，騁嚴明也。我獨悶悶，似無能也。俗人昭昭，矜有知也。我獨若昏。若藏端也。忽若海，寂兮似獨所止。如虛舟之泛泛兮，在巨海之中未嘗有所止泊者也。衆人皆有以，是故不閑。我獨頑似鄙。我獨不知有人間之事，其庸頑也如邊鄙之民。我獨異於人，形同人羣，心游物表。而貴求食於母。母，道也。食飼也。我所以獨異於人者，爲求飼於道也。道亦以能絕俗學，故常以元和妙氣而飼之。

又　孔德之容，唯道之從。孔，甚也。容，受也。從，順也。其有德之人，其心清虛，唯容受至道，從順而行之。道之爲物，唯恍唯惚。道之爲物，雖恍惚無常，然惡煩雜而託清虛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惚，無也。恍，有也。其中者，其中心也。象，固象也。若其心中從惚兮無物，而爲恍兮有欲，則其道化爲罔象也。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若其心中從恍兮有欲，而能爲惚兮無欲，則其道復化爲妙物，湛然居於心中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深也。冥，暗也。精，道之妙也。言道以精妙之氣，出入於萬物之中，莫見其朕，唯虛心者能得之。其精甚真，得不假之精，遂成真人也。其中有信。誠能虛心，則精應不失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古猶今也，今人虛感應其不失，因知古之感者其應亦然也。以閱衆甫。閱，尋閱也。甫，始也。尋閱古始，得道者衆矣，一一皆以無欲而得之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老子曰：我何以知得道之人如此？以其上事而知之矣。

又　曲則全，無所不順，孰爲我害？枉則直，屈如不言，終必自申。窪則盈，唯下者，天下歸心。弊則新，不重所得，方能進修。少則得，不分其志。多則惑。好殉羣方。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唯守道而已，天下不敢違。不自見，故明；睹己能，能必昭也。不自是，故彰；己是，是必著矣。不自矜，故長；以匏自與，而長反歸。不自伐，故有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其行如前，則無不伏。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但行之當，自見其效。

又　希言自然。愼言者，不唯寡尤，亦乃合自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二者傷物太甚，故不可久爲。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有形之至大者，爲暴風疾雨損於物，猶不敢久爲，而況至細之人而欲多言傷自然之氣乎？故從事於道者，希言者，其人也。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各以其類會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同類相遇，皆相得也。信不足，有不信。不信希言合道，而以多言獲戾，則悔而求之，雖發丹誠，而從事於道之人，亦不足信也。

又　跂者不立，跂踵之長，不堪持久。跨者不行。跨闊其足，安能致遠？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跂者跨者生自見等行，是皆妄作，且越天真，有一於身，則爲人倫之棄物，況兼之乎？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可惡也，如食之殘，如形之剩肉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凡庸之物，猶或致嫌，則有道之人固不留意於此。

又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元氣團凝之時，未有天地也。寂兮寥兮，至虛至靜。獨立而不改，不與物羣，復不隨物化也。周行而不殆，備行萬物之中，又無時而危也。可以爲天下母。爲能生育。吾不知其名，無得而稱。強字之曰道，字以表德，爲有生天生地之德，故字道以表之。強名之曰大。名以付實，爲其無所不包，故名曰大。以示於人人欲修之，當有所謂矣。大曰逝，已不住大。逝曰遠，又逝處復失也。遠曰返。遠追之不獲，俄然返於虛心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雖不得比於三大，其爲大也亦次之。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已下三大，皆自道而生。王已上三大，皆令王法則。人法地地，地體靜載而生物，法之者令與地同，同地故云地也。地法天，天德廣覆而無私，法之者令與天同，同天故云天大也。天法道，道性忘功，法之者令與道同，同道故云道道也。道法自然。人能法三者，皆與爲一，始可稱王爾，則爲萬人之中一人爾。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王者當法之爾。自然理者，是覆載生成皆不私也。

又　重爲輕根，萬物莫不由根而生者，爲根重也　靜爲躁君　故兆民之爲理，則就其中去甚者、奢者與泰者

又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古善爲相者，安民強國，則以道不以兵　其事好還　兇敵之師，師踵未還，已爲所報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妨耕耨，故荆棘是生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戰伐之後，殺氣猶凝，神和未行，不產嘉穀也　故善之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佐君合以道，不合以兵　必不得已，則擇其善將者，則必果敢不以好勝爲心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若使善者將甲討難，必定不矜，不伐，不驕，何謂也？爲果以謙，不果以強，強則違道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物至壯則老，兵至於強未必不敗，皆爲不合道也　不道早已　知不合道，能早止者，善矣　已，止也

又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　兵，五兵也　兵爲害器，佳好非善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物皆好生惡死，有好兵之國，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焉肯居其國也？　君子居則貴左，君子體仁以長人，居必貴於發生之位也　用兵則貴右　主兵者，以殺爲志，故用必貴於搖落之方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器以文德，不以干戈　不得已而用之，非其器而用之，蓋不得已也　恬淡爲上　所用之以止寇，殊不得其滋味　勝而不美，以恬淡爲上，故以勝爲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樂，愛也　若以勝爲美，則是愛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人咸惡死，孰肯景附？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各從其類　偏將軍處左，雖爲主殺之官，而無主殺之權　上將軍處右，專於征伐　言以喪禮處之　依置柩之所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君子爲將，則曰：我實無德，民有何辜，一朝殺傷，殆至於死　故興言而涕從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使居其位，不必衣其服，一則順其殺氣，二則抑用兵者之心也

又　道常無名，今謂之道，是強名也　樸雖小，所以視之不見　天下不敢臣　懷其道，尚爲王者師，況敢以道爲臣妾者乎？　侯王若能守，天下將自賓　賓，服也，守道不忘則無遠不服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交泰，能降甘露，以旌侯王能守道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王道無偏，故德澤平施，豈待命令　始制有名，道至於此，始可制服有名之物　有名之物，即山川可祭之神，林泉可徵之士　名亦既有　如此，有名之物有封禪而必從伏林泉，而盡

毘朝見也　夫亦將知止，夫此輩亦將知安於所止　知止所以不殆　殆，危也　有名之物依於有道之君，而安於樂土，況吉姓乎？　聖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有道之主在於天下君臣道合，上恩下流，下情上達，如川谷之與江海通流也

又　知人者智，智者不惑，故知人也　自知者明　明者見於未萌，故不惑於非道　勝人者有力，人所以勝人者，非有勢力，即有膂力　自勝者強　能自修德以服人，殊強於有力者　知足者富，若足於一瓢，則富於萬國　強行者有志　行事始終如一，是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人而無常，必不能久行其道　死而不亡者壽　人能行道以利天下，所垂法則制度皆生於神識機智，一成之後，萬古傳之，是身死形謝而神長存，故曰壽也

又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大道泛泛兮，不繫於一方，而左可右可者，略舉兩端，明備萬物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生育之功成，亦不名我有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主則非忘功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世人之無欲者，赤子也　而道於物無欲，可是如赤子之小者乎？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萬物悉歸於道，道又不與爲主，可是傲然爲大，不顧於物者耶？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法道，法於爲小，不法於爲大者，恐失謙也　故能成其大　本無爲大之心，翻成達大之業

又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道也　未有一物不因道而爲形象，若執此道以臨天下，民無不歸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安歸之，當安之　非清平之中，泰然舒息不可也　樂與餌，過客止　樂，音樂也　餌，飲食也　夫音樂飲食，人之所欲，豈有過之而不留止者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過客所以留止者，以其有聞目實腹之物也　此大象之道，將出於口，以告於人，則淡之其無味，如何使人慕之？　且人性惡多事，好無爲，道性無爲，故人欲之矣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　雖視聽不足得其形聲，必能用之，亦無窮盡

又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　此四者，兆之初起，可謂之微，使能固其源而絕之萌也　柔弱勝剛強，夫禍之始生柔弱也，終至茂盛剛強也　將欲除之於柔弱之時，則全勝於剛強之日　魚不可脫於淵，魚若脫手而入於淵，則不可得而制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者，機事也　凡事機微之時，則能制之，不使至其強大，此實理身理國之要道也，必不得示諸人　若機落小人之手，則何異夫魚之入淵乎？

又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爲而無心，故能無所不爲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不失無爲，則無不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者，無爲之本也　夫無爲也，則無跡，當何名之？　君執此以鎮人，人孰敢妄動者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兼忘守道之心，乃合自然之素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夫有心於靜者，則無時而靜也　今放之於自得，我無一物於胸中，然後君臣上下各正性命

又卷三　反者道之動，道體寂兮也，動反也，所以反者爲物性之有剛也，故設權剛以待之，亦冀反其寂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者，道之常用　物皆知之，今再明者，恐因權剛之義，便謂道用合然矣　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自有形天地而生也　有生於無　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　道，無也

又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之而悟，遂勤行而反本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之而疑，猶可敎也，使知道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聞之而惑，故大笑，則不可使白方也　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爲下士入耳之音，則不足爲貴建言有之；建，立也　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　明道若昧，行昭而用晦也　進道若退，內勤而外怠也　夷道若類，類，絲之不勻者　履平而若險　上德若谷，無心而善應也　大白若辱，性潔而迹污也　廣德若不足，道不形於色也　建德若偷，才不露於外也　質真若渝，至絕反如濫也　大方無隅，無崖谷可見也　大器晚成，不日求以得也　大音希聲，希，無也　無聲樂也　大象無形，無狀之狀　道隱無名。自建言已下，皆是大道隱於無名也，故上士洞悟而勤行，中士疑而進退，下士惑而大笑，識此之由　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不以三士不同，亦均貸和氣，皆使生成　而勤行者獨還和於道中，而疑笑者並乾沒於元氣也

又　道生一，謂應感而生一氣也　一生二，一始生陰氣，二始生陽氣也　二生三，三者，陰陽相感通而生和氣也　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凡物皮質外周曰負陰　皮質，陰氣爲也　骨髓內充曰抱陽　骨體，陽氣爲也　道氣柔弱，貫通其間而和之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王公之和氣柔弱，爲萬物本，故能以不祥爲稱，是以爲天下君　故物或損之而益，稱不祥，誠自損也，物無不寶，非益

而何？或益之而損。恃貴者，己自益也，民皆離心，非損何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人欲立教教人者，亦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則服膺者莫不歸於性命之城　強梁者，不得其死。君強暴則失臣下之心，覆亡無日　人強梁則爲衆所加，顧躓可待。吾將以爲教父。父，人之先也。吾以柔弱之義爲衆教之先。

又卷四　道者，萬物之奧，道於萬物之中最深最奧，能與庶品爲根本也　善人之寶，善人之道，修身可以長生，故用爲寶　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者，是下士也，下士曾無向道之心，及有禍難，則以爲保冀其庇護也　美言可以市，交易之中，能甘辭者，出則易集，求則易得　尊行可以加人。行高者，始可以教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無不善，但化之不至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萬民之主也。欲以其道付之，令化不善之人，又恐忽其道，更置三公以佐之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三公有大璧先良馬而進之，亦忠臣之分，然不如坐進此深奧之道於君，以集雍熙之化。古之所以貴此者何？欲發明道妙，故設此問　不曰求以得，對曰：以其不可一日求而得之，當須綿歷年代，積功累行而後致之　有罪以免耶？行成道備之人，縱有逆鱗忤旨之罪，亦免誅免責　免耶者，歎美之辭　故爲天下貴。以此古今共貴之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上《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一字分爲三等，上道字屬無爲無名之大道，中道字是有形可名之道，下道字謂常行應用之道。

名可名，非常名。○亦分爲三等，上名字是未有名之名，中名字是可呼之名，下名字謂常行應用之名。

無名，天地始；初也有名，萬物母。○當天地未分時，爲無名之始。及其清濁既分，清爲天，濁爲地，天覆地載，萬物盡在其間，如母之養子　母猶大道也

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萬物之在世也，聖人觀其要妙，本從道生，復從道滅　徼猶盡也，妙猶生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有欲無欲，同出於道。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既有同，可謂玄矣。其中皆有妙用，爲之又玄　世間萬物，並屬於此妙門而出也

又《四章》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淵似萬物宗。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似常存。○道性冲虛，用之又不盈滿，根本深邃，與萬物同宗聖人稟之，天下莫及也　所以挫銳如愚，解忿守純，和光共位，同塵渾俗，故得湛然常存於世。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聖人與大道差肩，故不爲人子　大道在天地前生，聖人亦在天地前生，故稱象帝之先。象帝，天地也。

又《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也　博敘也　之不得名曰微。○妙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詰問也　故混而爲一。○混也。其上不皦，明白　其下不忽，繩繩爲不絕義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無狀之狀，無物之像，是謂忽恍，物色也。迎之不見其首，初也。隨之不見其後。終也。執古之道，常行之道，以御今之有今時之事。能知古始，溫故。是謂道紀。

大道不可目視耳聽，博取窮詰，故混一以求之　在上位不皦白，在下位不疑忽，其義不絕，復歸於道，謂之無物　是形狀之狀，物色之像，忽有忽無，乃號忽恍　道無初終，故迎隨不見　但執古來常行之道，可御今之有爲　能知自古始終，是謂道之綱紀也

又《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修道之士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有所畏懼。

猶若畏四鄰，儼若客，○常行敬禮。

渙若冰將，汋泮散。混若樸，曠若谷，○谷能廣大。

沌若濁，濛也　濁以靜之徐清，○濛中得理。

安以動之徐生。○身安後萬物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若見此道，故無盈滿。

夫唯不欲盈，能弊復成。○古來善修道之人，有玄妙深邃之事，遁跡藏名。世人不識，強作容貌，以混時俗。如冬涉川有所恐懼，如居處畏鄰里，如客有禮，如冰結而散，純質如樸，曠蕩如谷，常如濁濛　於濁濛處能清，於安靜處能生，又不盈滿，常處弊闇，能守處其道。

又《二十章》　絕學無憂。○學有所不足，絕之守道則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唯諾不相離，美惡不相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謂生死之途，未見之時，不得不畏

祭其未央。○大道無有中央四方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熙熙，和樂也。太牢，事宴之膳。春登臺，自所觀瞻

我魄未兆，若嬰兒之未孩，魄首也。無所歸。○如嬰兒未有分別歸依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有爲，常有餘剩。聖人虛寂，如遺棄物

我愚人之心，純純。○純如愚人，無所見聞

俗人昭昭，明也。我獨若昏。○俗人事明，聖人守闇

俗人察察，我獨閟閟。○俗人孜孜若不及，聖人閟閟常無事

忽若晦，寂無所止。○如處中夜，無所正取

衆人皆有以，○用也

我獨頑以鄙。○衆人舉止皆有作用，聖人守樸如頑鄙夫

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衆人有恢殷之心，聖人如子求食於母，皆不自作爲也

又《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人德之人能圓容一切，謂從於道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恍惚中有物，恍惚中有像。○道無形質，忽有忽無，於有無之間，能生物像

窈兮冥中有精，其中有信。○窈冥，道也。有其真精，或之必驗，不失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終末也。甫，善也。吾何以知終甫之然哉？以此。○從古至今，不逾此法，用閱衆善。聖人知衆善自然從此而生也

又《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曲己則事全，枉身則表正，窪淺則盈溢，故弊則自新，少求則得多，多求則惑亂，所以抱一爲法式也

不自是，故彰；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不自是則別有能，不自見則更見遠，不自伐則善立功，不自矜則道理長。

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曲己從物，物莫能爭，古行此道，豈是虛言。事成之後，全歸聖人

又《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爲天下母。○道本虛寂，無有作爲，不以聰明改節，周行天下而無危殆，惠有萬物，如母養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逝，遠也。反，歸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道生在天地之前，行在天地之後，求之則不見形，用之則有應，故強立名爲大。大求不得爲逝，遠求不得爲遠，遠求不得爲返。返謂卻歸於道，道與天地並，王當稱其大，而王還守其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地生萬物，故人法之。天養萬物，故地法之。道生天地，故號自然也

又《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兵用者不廷，以道治天下者，四海自賓，不假用於強兵，其事自歸於人主之德。還猶歸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興兵之後，在處傷殘，田園荒廢，故生荊棘

善者果敢而已，不以取強。○善爲治者，果敢於道，故不敢強

果而勿無也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不自恣也，不矜己也，不特功也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謂之非道，早已。○果敢於不得已，則是其道也。不於強壯果敢，謂不涉於道。言非道者，事不可也

又《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善好用兵者，謂之不祥。萬物皆惡，是有道不同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主治，右主權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以道爲器，失道用兵

恬淡爲上，故不美。○恬淡爲無征伐也。有戰爭則於國不爲美事

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則不可得意於天下。○若美用兵，是樂戰爭，樂戰爭是樂殺人，樂殺人必失天下之人意也

吉事尚左，喪禮尚右。戎喪。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國君居中，故有左右左陽，主治。右陰，主殺。偏將佐邦統，右將主權變。古者以禮舉征伐，雖興兵，常懷惻愍之心，及其勝也，哀慜焉，謂之喪禮也

又《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本無名，字樸又微小，人有守之者，不被天下臣服，言不能使有道德之人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國君富有天下，若能守無名之大道，萬物盡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天行甘澤，在處皆偏，非人力所均，言道能普也

始制有名，○新造成萬物也。

名亦既有。○成器也。

夫亦將知止，○萬物休也。

知止不殆。○不見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萬物始因道而生，生而復滅，不有其生，則不危殆。如川谷下流，往而不返，有所歸也

又《三十四章》 大道氾，其可左右。○大道氾溢，無有涯際，不可立其左右。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萬物雖恃大道而生，名立功成，不知名屬於大道。萬物依大道，不恃其主，故名於小。萬物終賴大道爲主，故名其大也

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體道，不有其名，故成可大之名

又《三十五章》 執大象，大道也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五音也

與餌，飲饌也，過客止不久住也。道出言，淡無味，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聖人執大道，往天下而治，人多安泰。安泰之後，皆重歡樂飲饌，樂極則哀，禮煩則亂，又以道約之。歡樂似遊客所止，不久便過，不如守淡靜無味之道，即用不可盡也。既猶盡也

又《三十六章》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先以道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以道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以道興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以道與之。

是謂微明。○此爲返掌之道，能用此者，事無不從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柔弱是水，剛強是魚，魚不可離於水也。利器爲柔弱，治國可以示人。柔弱欲行理，道用柔弱爲利器也。

又《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定也之以無名之樸。無名樸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自正。○大道本無爲，則無所不爲。王侯將有爲化萬物，萬物被化之後，復示以存樸令人無爲，無爲則無欲，無欲則安靜。王侯以安靜治，則天下自然歸於正道。

又卷下《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深奧者莫過於道，善人所爲珍寶，不善人不解所保持。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善能取與。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治三公，三公治百職，百職治萬民，故無棄人

雖有拱璧以四馬，駿馬　不如坐進此道。

道與四馬拱璧皆能行，唯修道者身不往。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

古者云：不須日行大道，濟利一切，但無罪愆，便爲貴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釋疏題明道德義》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也。釋解已具前篇。《道經》者，此經兩卷，上經以道爲目。夫化導羣生，貫穿萬法，居衆法之首，故三皇尊其道焉。爲萬教之先，故大演虛其一焉。故一者道之數，道者一之本。下經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極虛通之妙致，窮化濟之神功，理貫生成，義該因果。縱之於己則物我兼忘，蕩之於懷則有無雙絕。道與德有相資相稟之義，故云《道德經》也。今於道德義中分三門解釋。一者釋名無名，方了玄教。故經云虛無常自然，強名字大道。所以道義主無，理物有病，德義主有，理世無惑。故臧玄靜云：道者，通物以無爲義。令就明之，道有三義。一理也，二導也，三通也。理者，理實虛無，以明善惡。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通者，通生萬法，變通無窮。上經法陽象天數奇，故三十七章也。老君說經，本亦不執上經爲道，下經爲德。昔賢相承分判，故有道先德後。其間經文互相明證，具如序中矣。次道衰而後有德，德衰而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而《德經》次之也。今依名釋道，即前序所謂導也，通也，理也。夫

道德雙釋分三門者，釋名，二明體，三明用　釋名第一，道德玄絕，自憲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者，實彼正理，令識名之無名，方可了達玄教強名道德　其義者何？臧玄靜曰：道以通物，以無爲義　德者不失，以有爲功　道無則能遣物有累，德有則能祛世空惑　今明道三義者，理也，通也，導也　德三義者，得也，成也，不喪也　所謂理者，理實虛無，言一切皆無，故云道在一切有　解云理者，兼通善惡　善道亦名道，惡道亦名道，善惡性空，不乖此義　但惡道稱道，其意不然，正以徒類稱道，非關就理爲釋　若言隨事近理，此說不妨　所謂通者，謂能通生萬物，變通無壅　河上公云：道，四通也　所謂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眞性，末即妄情也　德有三義，所謂德者得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　所謂成者，成濟衆生，令成極道　此就果爲名，亦資成空行就因者，經云熟成之　所謂不喪者，謂德不失也，故云不喪，《太平經》云常德不喪是也　此六義者，互可相通，《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道中有德義者，《昇玄經》云德等無等，等無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義　道有成義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復長之成之　道有不喪義者，既言常道，常即不喪也　德中又有理義者，《生神經》云感應理常通，應既是德，故得有理義也　德有通義者，河上公云：德，一也　一至布氣而畜養之　德有導義者，謂有開導之德，《論語》云道之以德是也　此就通門，則如前解矣　但道之言通，通無所通而無所不通，德之言得，得無所得而無所不得　故能忘己忘功，生物成物　今就此科更分五別　一依名釋者　前義也　二因待釋者　明非德無以言道，非道無以言德　道德相待，強立假名，故離道無德，離德無道，道是德義，德是道義。經云長短相形是也　三所表釋者　道德爲教，正表不道不德之理，所以說道則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則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爲道德之義　四無方釋者　正一德名有無量義，如因迹有成，並其義也　道無不在，名何言屬，故謂無方以釋其義　五無釋爲釋者　既以不爲名，亦以無義爲義　故自然之義，名無所有　原其所由，即是無義　義曰：道者，因生以立稱；德者，從教以言名　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　有德故稱道，有道故稱德　德義取有體無爲言，道義取無通有爲說　《陸先生經》云：虛寂爲道體，謂虛無不通，寂無不應也　臧玄靜云：智慧爲道體，神通爲道用也　又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一，由二故一　不可說言有體無體，有用無用　蓋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　然則無一德非其體，無一用非其功　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辯　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大容小　體既無已，故不可思而議之　用又無功，故隨方不示見　今不異此，但知道德不同不異，而同而異，不異而異　用證成差，不同而同，體論惟一　不異異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不同同者，《西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知不異而異，無所可異；不同而同，無所可同，無所不同；無所可異，無所不異也　今更舉七義以通釋

一、本迹者　本則爲道，迹則爲德　本爲道者，以大智慧源常寂眞身爲體，迹爲德者，以上德之君太上應身爲體

二、理教者　理則爲道，教則爲德　理爲道者，悟說正性爲體，教爲德者，悟說正經爲體

三、境智者　境則爲道，智則爲德　智理爲道體，理智爲德體

四、人法者　人則爲道，法則爲德　人爲道者，以本迹二身爲體　法爲德者，以理教二法爲體

五、生成者　生則爲道，成則爲德　道以應氣化生萬物，以應氣爲體，成爲德者，德以成就衆生，法教爲體

六、有無者　無則爲道，有則爲德　無則爲道，以因地空觀果地空智爲體，有爲德者，以因地有觀果地有智爲體

七、因果者　果則爲道，因則爲德　果爲道者，以果地萬德爲體，因爲德者，以因地萬行爲體　以上七義，互相交絡　二而不二，一而不一　是知道德爲正體，非果非因，非本非迹　不本不迹，而開本迹，欲明顯本由迹　不果不因而開因果，欲令修因趣果　其餘五雙，不言自顯，明義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既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既能理有，亦能理無　惑者謂玉貌金容，道爲實有　今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惑　河上公云：道者，空也　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　惑者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　今明是以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此是一往相翻，聞名遣病　及其進悟，義則更深　明道之爲無，亦無此無，德之爲有，亦無此有　斯則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玄，方爲雙絕　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也　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

又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義曰：此者，斯也。章，明也，分判科段，使義理彰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一至十數之終。謂書言章，蓋因風雅凡有件段，皆謂之章焉。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爲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注無竭也。○疏：首標虛極之強名，將名衆妙之歸趣。○義云：首者，元也，始也。《爾雅》云：初哉首基，始也。標者，舉也。虛極，妙本也。強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爲體，可名爲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爲七別。一曰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義云：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根，或色或空，或名或象，互爲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體者形也，膚也；用者資也，以也。二曰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義云：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迹隨事而立以爲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老君謂仲尼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爲履而復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爲末也。三曰明有欲無欲者，明兩觀也。○義云：觀者，所行之行也。以目所見爲觀，音官。以神所鑒爲觀，音貫。悉見於外，凝神於內，內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爲習道之階，修眞之漸，先資觀行，方入妙門。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爲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矣。四曰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爲器也。義云：大樸者，道也。道散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生爲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也，形而下者曰器也。五曰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義云：神明、日月、五行、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六曰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義云：爲器之時必存其樸，復樸之後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爾。故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七曰衆妙之門者，示人行了出也。○義云：器樸兩忘，了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萬物同稟於道，有爲有欲則失道傷生，除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了出者，出世也。

道可道，非常道。○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義曰：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則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強名爲道也。○疏：道一字，標宗也。○義曰：經首道之一字，標舉爲宗也。○疏：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義曰：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爲虛極之妙本也。○疏：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義曰：散爲萬物，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遍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謂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注：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者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疏：名者，稱也，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義曰：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爲名之本。可名二字，爲名之迹。迹散在物，稱謂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爲名之本，名爲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疏：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故云非常名也。○義曰：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爲非常名也。

又《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疏：前章明貴身爲患，令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於色聲，次六句尋責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義曰：前示忘身忘患，爲修證之基。此表非色非聲，宜至道之妙，既視聽之不得，乃混一以指，名雖皦昧難窺，隨迎不睹，執之以理身理國，爲成化之根源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

見，只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注：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聲色形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矣。夷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者，執持也。○義曰：目之所視者，但見平易而不能見道，道無色也。耳之聽也，但惟希寂而不能聞道，道無聲也。手之搏也，但惟微妙不能得其形，道無形也。以神視之，見無色之色；以氣聽之，聞無聲之聲；以慧照之，識無形之形。而衆色之具，衆聲之和，衆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獨能應衆色，和衆聲，狀衆形，故強名之曰希夷微爾。道不可言，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強爲之容，而非道也。《莊子》曰：無視之以目，而視之以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能以微妙而合於道矣。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爲一也。○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爾。謂夷希微，則三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非色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爲一矣。○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凝化爲三境，次爲三界，下爲三才，明爲三光，於身爲三元，於內爲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混而爲一，復歸於妙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其色青黃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氣，乃諸天之祖宗，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眞，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三才者，天、地、人三。《沖虛眞經》云：清浮之氣爲天，濁滓之氣爲地，沖和之氣爲人。謂之三才也。三光者，太陽之光爲日，太陰之光爲月，日月之餘光爲星辰，謂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爲泥丸宮，以主上元；心爲絳宮，以主中元；臍下爲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尊神各統陰陽，萬二千神氣以養於人。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眞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元神主運氣固精，寶神留形。上清有迴風混合，修三一之道。昔黃帝以寧先生所教，詣峨眉山，謁天眞皇人，以受之，遂精思千日，與三一上眞，統三萬六千神，乘黃龍而昇太矣。天浮於上，地結於下，人生其中。三者互相生化，未始有極。《列子》云：天積氣也，地積塊也。日月者，氣中有光耀也。三一乃有中之無，三元乃無中之有，以有無相感，而爲精神氣。三者共生於人，故世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神者天之陽氣所生，人之動靜對答，運用計智是也。精者地之氣，百穀之實，五味之華，結聚而成是也。氣者中和之氣也。道一妙用降人身中，呼吸溫暖以養於人是也。三者混合而成於身，是謂混而爲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惟妙本恍惚，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義曰：其爲明也，必皦然在上，謂積陽也。其爲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陽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睹，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故爲天下之至賾。《易·繫》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注：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矣。○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爲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雖名，故謂之惚恍。○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

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爲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恍惚。○義曰：道以生育，動植成形，故能於無狀之中成其形狀，無物之中作其物象，謂其無也，則狀象資生；謂其有也，則杳冥難睹，非無非有，爲恍惚焉。恍惚者，非有非無之謂也。《易・乾卦・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品類之物，流布成形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注：無始故迎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不見其後也。○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故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義曰：至道獨立，無始無終，既非前後可窮，莫得隨迎之所，故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生於末代而不爲少。先萬物而不爲始，後億劫而不爲終。由此而言，豈隨迎得也。況充塞天地，周遍虛無，無處無道，無往無來，不今不古，何者爲始，何者爲終，固非先非後矣。凡物有往則隨之，有來則迎之。道無來往，非隨迎可求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注：執古無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反淳樸矣。○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爲道化以化人，故戒云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爲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爲之事，則不言而化也。○義曰：御者，制也。古之化者無爲無事，今之化者有體有名，無爲故易理，有體故難化。若今之帝王執用古之大道無爲以理，自速太平也。玄古之君，上德不德，是無爲也。季葉之化，約名約器，是有爲也。以無理有，庶可向方，以有制有，亂茲兆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爲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爲理道之綱紀。○義曰：恐帝王難於用古，不遂執行無爲，故重舉斯文，再加勉勵，能知無爲易化，古道易行，弘之在人，豈惟澆淳之異？理道綱紀，其在茲乎。故曰引其綱，萬目張，引其紀，萬目起。理身理國，亦猶此歟。爰清爰靜者，《太玄經》之辭也。理國執無爲之道，民復樸而還淳；理身執無爲之行，則神全而氣王，氣王者延年，神全者登玄，理國修身之要也。

又卷一九《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疏：前章明畏絕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真，則能閱衆甫。首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容道。次道之爲物下十句，暢妙本之精真。自古下五句辨應用之名，結生成之德。○義曰：前以俗學爲滯對持，示棄絕之門。此明至道非常恍惚，表樓臻之所窮，衆甫之本始，惟至道之可依爾。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疏：孔，甚也。從，順也。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之人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也。○義曰：道無名也，唯德是顯之德無本也。自道而成之，至人能順於道，德乃彰矣。故云甚有德之人，唯能順於道。夫帝王君臨天下，資順道以居尊，統御域中，必抱道而立極。故《尚書・堯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順考古道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冲用難名，故云恍惚。○疏：此明虛極妙本爲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爲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爲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爲恍惚爾。○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焉，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德變多方。○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於有，則爲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爲體，無則不爲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況道路以爲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營爲，豈知其所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有中之無，不得指而定名，故謂之爲恍惚爾。

惚兮恍，其中有象。○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無。虛無之體清淨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下降於人間，兆見物象，妙無爲本，妙有爲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道之宗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注：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疏：物者，即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

是物象，修性返德，則復歸無物　無物即道也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爲妙有之迹　既從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　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　言自妙有卻歸妙無，無始無終　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　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義曰：自道所稟謂之性，性之所遷謂之情　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爲至德之士矣　至德之本，即妙道也　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　情之所遷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也　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德，德爲道階　此乃還冥至道也　冥者，契合也　妙物爲道，故云攝迹歸本　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爲之本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注：恍惚有無，杳冥深昧也　虛極降生，修性返德　攝迹歸本，妙物存無　杳冥深昧，不可量測　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　次復攝迹還本，自有而歸無　明此二句淮爲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爲滯，不悟中道之門　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眞甚信　則明妙道常在不始不終　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　又就生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清虛之氣也　在上爲天　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　居下爲地　杳冥之精者，冲和之氣也　此三氣交感，而爲人焉　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　若失性任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超騰　其冲和之氣稟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眞甚信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注：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則應，應用不差　故云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眞　生成之功，遍被羣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義曰：被，及也　差，爽也　違，失也　道之至也，微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無喻　去此之外不名爲道，豈有諸法可假雜乎？可謂眞矣　垂變化之功，功無不在，彰感應之，用用不可窮　故爲至精至信也　《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　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注：閱，度閱也　甫，本始也　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疏：閱，度閱也　甫，本始也　言道德生成之功本冥眞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　○義曰：渝，變也　杳冥眞道，化育羣情，物有始終，道無今古　常爲物本，而道本無爲也　○疏：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當不去也　故注云生成之用　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　以此眞精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生成之用也　○義曰：前解云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皆道與之用也　天清地寧，谷盈物生，皆道與之名也　此名此用，則今古不移，至信至精，則古今常在　不稱功於萬有，各被其生成，但著用於羣情，羣情豈睹其終始　爲化之主，玄哉妙哉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注：以此令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耳　○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遂其生成之用而然哉　答云：以此　以此者，以此甚眞甚信　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　○義曰：道之生育萬殊，度閱衆類，爲物之本，爲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生，日月以之明　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以其甚精甚信，今古不移，物稟道生，道爲物本故也　然則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　帝王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萬靈，首出庶物，安靜以象地，被衮以象天，職官以象四時，明賞罰以象秋夏，而能體道清淨，法道無爲，撫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衆生知道爲本始，各捨末而歸元，知道爲祖宗，慕還淳而復樸，洪圖克固，玄化克昌矣

又卷二〇《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故從事於道者，○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疏：從，順也　虛極至道，冲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　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　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以致之　君卿狠躁戾之人，如颶風暴雨之行，即失道矣　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也　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應，由人感通爾　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　謂能順事於道，則不凝滯　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粹素樸，此六者道之形體也　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淳粹素樸者，道之幹也　行此六者，謂之道　人行與道

同，故曰能順事而不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失者同於失。○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　不悟則迷道，故曰同於失○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　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　筌蹄者，乃取魚兔也　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　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　故云失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爲之　取兔之器曰蹄，以繩爲之　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筌　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　取兔則繩束其足，故謂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　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爲魚兔，失之遠矣　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　道不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　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執言教以爲道，亦失之遠矣　夫至虛至靜，方能集道　滯言束教，何以契真？至虛以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　經云執者，失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辯物，斷焉可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　以類相從，物無違者　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積功則德充，氣之相從，其來尚矣　故彈宮則宮應，彈角則角應者，聲相感也　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　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於無情也　銅山崩而鍾應，類相感也　葭灰鉄而骫斷，事相感也　鶴鳴子和，性相感也　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　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　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　《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惡惡氣至　同於失者，固當矣之矣　肝膽楚越者，性分異也　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　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　此之謂乎？○疏：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　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義曰：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　取其殼以柔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陽燧者，範金爲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纁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　此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　古者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神明焉　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又卷二一《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疏：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爲餘食贅行，末云有道不處　此章明大曰逝，實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之緣起，物被其功　次云吾不知下六句，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　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　下至終篇，敘以法道自然，無爲清靜爾　○義曰：在昔三氣未分，一元未立，形質猶隱，恍惚莫窮，混然首出者，惟虛極之妙本爾　洎乎孕神布化，天地生焉，萬物育焉，生之成之，故爲化母　然後定以名實，顯其功用，或大或逝，或遠或返，包三才而運氣，首四大而居尊，遞爲憲章，以施法度，方復混融不宰，默體自然，宣大道冲用之功，功成復歸於道本也　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　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　寂兮寥兮者，道之質也　獨立而不改者，道之常也　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　可以爲天下母者，道之功也　吾不知其名者，道之無也　字之曰道者，道之有也　強爲之名曰大者，道之體也　大曰逝者，道之微妙也　逝曰遠者，道之深玄也　遠曰返者，道之常存也　道大天大地大王大者，道之統三才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者，此明王爲最靈之首，當用道也　三才相法，明王當法大行道，契乎自然也　故疏云申戒人君用道法天，而當宗清靜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　○疏：有物者，有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　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稱道，故云有物爾　言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乎天地之先　故曰先天地生　○義曰：道之起也，無宗無祖，無名無形，冲而用之，漸彰於有　其初也示若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物之物，無名之名　天地未立，陰陽未分，清濁未判，混沌圓通，含衆象於內而未明，藏萬化於中而未布，不可以名詰，不可以象言　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　《九天經》曰：天地未有而先有道氣，謂之玄元始三氣，而生三清　三清各生三氣，合爲九氣，而成九天　自此而分，方有圓清方濁之別，陽日陰月之異，三才於是乎生焉，萬類於是乎立焉　衆經之中，皆明此理，斯則先天地生者，大道也　其五太之次，具在第八卷中，解之太上下知章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疏：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遍於羣有　故周行而不危殆　○義曰：寂寥者，無之謂也　無聲可聞，無色可見，無形可執，無象可求，無名可稱，無法可擬，故云寂兮寥兮也　獨立者，道一無侶也　周行

者，道藏旁通也　不殆者，在高非高，在大非大，無窮無盡，玄妙常住，不危始也　殆，危也

可以爲天下母　○注：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遍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　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爲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遍於羣有　羣有之物，無非匠成　萬物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矣　母以茂養爲義也　○義曰：於至無之中而妙氣旁通，生育萬物　萬物非道無以生成，以其生物，故爲天下之母　然道之生成於物，有形有類，皆從道生，故不拘於大上天下　今言天下者，舉其大也而道之生化，無所不生矣　《字林》云：茂養於物，故謂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注：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之曰大也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老君云妙本生化，應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云吾不知其名　但見其大通萬物，欲表其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　○義曰：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　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　未有無名之物矣　唯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闢，而道在其先也　運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後有天地萬物也　以此功深用廣，無形無狀，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　老君取其通生萬物之美，字之曰道　道者，通生之謂也　道之爲通也，無所不通　《西昇經》云：夫道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細，道亦居之　《莊子》云：道在稊稗，道在衆物，無不在也　故有形有生者，道皆居之　失道則死矣　○疏：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　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字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是以從本而降迹焉　○義曰：夫物有體，則能包含於物　故大能容小，外能藏內者，物之常也　今道無體而能包含萬物者，以其無體之體，體大無邊也　以其體大，因體立名，故名曰大　大者，無不包也，無不容也　有形無形，皆在道體之內矣　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有事於四方也　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　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升階，父執之右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　二十而冠，謂之成人　冠適子於阼階，以著代也　醮於客位，有成人之道也　三加其冠，始以緇布，次以皮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　故冠禮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也　此則先名而後字，取其自小而成大也　人倫之道，始則有終，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後終也　《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以名生爲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　以德命爲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　以類命爲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　取於物爲假，如伯魚生，有大鯉魚，因名曰鯉是也　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　不以國，以國則廢名　不以官，以官則廢職　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　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祀　不以器幣，以器幣則廢禮　不以隱疾，故名終將諱之　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功二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具敎二山也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羽父請謚與族　公問族於衆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　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謚，因以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謂取舊官舊邑爲族也　邑亦如之　公命以字爲展氏　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　夫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　示用降迹，故字曰道，妙體廣遠，故名曰大　無始無終也，而此名此字，其強立焉　大道之妙，名言路絕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注：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　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　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也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　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　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　○義曰：天下之至通者，道也　滯於一方者，天地也　夫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皆天之所運也　天運氣廣大焉，生物周普焉，能覆而不能載，能清而不能濁，能上而不能下也　地布氣周遍焉，載物廣厚焉，能載而不能覆，能濁而不能清，能下而不能上　日主晝而不能於夜，月主夜而不能於晝，春職於生而無長養收藏之功，夏職於長而無收藏發生之力，秋主於成而無生長閉藏之用，冬主於藏而無生長肅殺之效，風職於散而不能於潤，雨主於潤而不能於散　若此局於一方者衆矣　唯大道能覆載照臨，能生成長育，能寒暑散潤，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令能古，能圓能方，能清能濁，能短能長，無不可也，無不能也，故用無定方　雖名曰大，而不拘於大，此可謂天下之至通乎　○疏：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　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　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之身心矣　故云遠曰返　《莊子》曰：大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義曰：求

之於大則彌大矣，故曰逝而往也　求之於近則彌遠矣，故曰遠不反也　求之於遠不離乎身，故曰返也　人之起居運動，上下屈伸，不離於道，道豈遠乎？於大不終者，莊子《大宗師篇》老君謂上成綺曰：夫道也，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故物備矣　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非至仁，其孰能定之？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秋毫，形之小者也　物之至大道復大之，其大無極，故不終也　物之至細道之在焉，故不遺也　道無不在，何足以測之哉？匪一方之可拘，豈四者能詰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注：因其所大而明之　得一者，天地王　天大能覆，地大能載　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　○疏：因強名曰大，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顯玄在上，垂覆萬物　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　王能清靜無爲，而化萬姓　此三大也者，吾道一以貫之　○義曰：天之清也，積氣於上，體乎純陽，運動不息，剛健而文明，故次於道也　地之濁也，積形於下，體乎純陰，寂然不動，柔順而安貞，故次於天　王之正也，總二氣之柄，居萬靈之首，順陰陽之序，法天地之宜，仰觀俯察，順考古道，清以則天，靜以應地，故清靜其化，無爲其心，而齊於三大也　此三大皆局於一方之德，無圓通冲用之能，故我妙道通貫三大，而爲之主矣　一以貫之者，《論語》仲尼謂曾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顯，頂也　玄，遠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注：王者，人衆之主，萬物繫其興亡　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以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疏：域者，限域也　今云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爲限域，亦不在域中矣　夫遺語以存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　申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　○義曰：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　大約有四　其一，生化之域，二氣之內，陰陽所陶之所也　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氣之外，妙無之間也　其三，妙無之域，居妙有之外，綿綿始凝，將化於有也　其四，妙無之外，謂之道域，非有非無，不窮不極也　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無生有，分別二氣而天地生焉　天地之中而萬兆形列，而君王統焉　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後有王也　則四大之名遞相統攝，自無入有，自有歸無，終始包含也　況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此既遞相法象，則四大互相統攝矣　○疏：今明域者名也　名爲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　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　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而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　而王居一者，王爲人衆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五居其一，欲令法道自然　○義曰：舉旨以名爲體域者，則包統衆義，復爲妙焉　此亦以道爲名體，外包天地，天地之中以王爲首，其義同也　夫王者有道，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降，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遊於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爲玉燭，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　人君無道，則天返時爲災，地返物爲妖，人返德爲亂，沴氣各徵時見於上，物妖形怪或出於下，星亡日鬥，冬雷夏霜，天裂石震，川竭山崩，事興於人而氣感於天，是天地蒙其害也　王之爲大，繫天地之安危，豈可不抱自然而法天，任無爲而體道耶？

又卷二七《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疏：前章明侯王守道不祥，故有道不處　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下賓　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瑞，始制下賡其制用，譬道下將示結成　○義曰：兵之佳也，爲天下之凶，樸雖小也，爲天下之大　王侯能守，萬物所宗，道化既行，天地降瑞　不煩教令，民自和平　君保制御之功，物得依歸之所　萬國親附，如水朝宗於海焉　以茲善化之君，不在兵強之美也

道常無名。○注：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　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爲用，無爲焉而無所不爲　統御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　其通生也，爲天下之至通焉　其幽奧也，爲天下之至賾焉　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眞常之道，澹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　名言理絕，故常無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注：朴，妙本也　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爲臣者　○疏：朴，妙本也　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　妙本精一，故云小耳　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　故無敢以道爲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爲者，道之眞也　故謂之朴　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　故謂之道　道，樸，一耳，非一而一，是謂眞一　眞一者，杳冥之精，眞中之眞也　非多法，故云小　以此眞一，生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爲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　《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　男曰臣，女曰妾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圈，牛有牧，以待自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自古及今，無敢以道爲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爲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義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焉。其制服土地，禮節降殺，亦有五等。則以王統天下，諸侯各理其國，卿大夫士以爲陪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舉其有土之尊，能守道化物，則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歸其至仁，沐其盛德，飲其和煦而自賓服矣。埏，封域邊陲也。賓，順也。外國順化，謂之賓服。要荒之外來附中國，則客禮而賓。附，率服也

又卷二八《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疏：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爲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大之業。○義曰：既明有道之君得自知有勝之用，能致壽而不亡今舉君之德行如大道之無滯，不有其功，不恃其物，不爲其大，故能成其大業。汎兮之道言可左可右，不拘一方也。封，疆也。畛，田中道也。物生物成，不辭不有，非大非小，率行圓通，不責大其身，故成其尊大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義曰：大道之體也，凝而爲眞，一融而爲萬化，汎然不繫。譬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皎然而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能微能章，汎汎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無所不爲，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方，可左可右也。一以貫之，爲天下式，無所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莊子・齊物篇》曰：占之眞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咸遂，性識眞淳，心跡無爲，故無封執。其次，以爲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道即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當坦然無爲，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爲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徧之。非大道運氣，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至備之理矣。道之生物也，無爲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爲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所以聖主臨人，達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注：言萬物恃冲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己有。○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爲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爲我功，亦不執物爲我有，有無皆泯，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之功，亦乃忘萬物之有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注：愛養羣材而不爲主宰於物無欲，可則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爲主宰　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義曰：聲解義者，如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是不可得也。以是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和氣周徧，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爲主宰，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愛畜養而不爲主，物賴於道不以爲功。雖鵬鯤大軀，固乘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道以裁成。故秋亳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亳不棄，可謂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

爲主宰，可謂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爲主，可則名爲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雖名矣。○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爲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爲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物稟生成之功，各歸功於道，而道不爲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可定名，是難與爲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統之惟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匿德藏名，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爲之主，是可名於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篤之，義以正之，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敦之，賞以勸之，殺一戮一伐一木，必以其時，孜孜焉，兢兢焉，恐害天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讓恭端穆，讓德於天，不爲己有，不爲其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爲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爲大，故能此尊大。理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鑒，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眞之大道矣。

又《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前章明道可左右，則物被愛養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明樂餌，舉喻歸往之由。道出口下申明無爲不言之教，以勸人君用道爾。○義曰：言理天下之聖人不自尊大，而成其大業者，由其執大象而天下歸王，所以成光大之業也。象者，道也，亦猶恍惚中有象爾。天下所歸，各蒙其澤，聖人無察察之政以傷害之，故能致天地交泰。執大象而人歸者，喻以樂餌，所以八音乍奏，聞者悅其心，百味交陳，嘗者適其口，則行客爲其駐止矣。天下之人歸於有道，亦猶此也。至言不文，出口無味，大象無狀，視聽莫求，歷代用之，其用日新而未嘗窮竭矣。

執大象，天下往。○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往之矣。○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道，可以理人。爲於無爲，事於無事，動植飛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聿至，皆歸用道之君矣。候日觀風者，昔聚窟洲，在巨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天林而蹈猛獸，搜奇蹟而出神香，濟弱水，度飛沙，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遐遠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候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届矣。

樂與餌，過客止。○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致太平，亦爲萬物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蓬廬不可以久處，仁義

觀之而多貴，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修行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音樂也　餌，飲食也　此舉喻也　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　如行過之客遇飲食聞音樂而爲留止　莊子：至樂篇云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是也　夫樂者，歷代之所同也，樂以象天，奏之圜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樓之以政四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武　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爲人之所重　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地神明也　然此舉喻者，以道則長存　樂餌非久，所以樂悅於耳，樂罷而人散，餌以美口，食畢而衆離　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久永　唯無爲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　有道理身，神全而不可散　故下文云道出口淡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餌有竭盡之期也　蘧廬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　仁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　非若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　察察者，苛急之政也　淳淳者，和樂之風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爲之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爾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靜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　○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　無爲之理，清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　俗中親譽之說，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譽之，或威令之言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　雖其有味，皆非至道矣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注：道以靜漠，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　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　既，盡也　○疏：既，盡也　道化無爲，澹然平正，既不爲察察之苛急，又不爲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　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　道之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　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　故叫嘲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見聞　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　物得其所曰平直，無私曰正，去細曰哥，徵賦迫促曰急　禁令太明，察察也　法外立辟，滋彰也　滋，多也　彰，顯也　阜，積也　所以民之其目，日有見聞　畏侮譽猜暴之刑，逾於煩溥；燿督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　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　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　淳風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　歲計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　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　吾其德惠潛及於物，而致賢穰　況帝王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　信矣　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　不惑於視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窺矣

又卷三二《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建言有之。○注：建，立也

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　○疏：建，立也，將立言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　有之，指下明道等也　○義曰：太上將立言顯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疏：明，照了　昧，昏暗也　謂道德行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　故云若昧　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　下士不達，是以笑之

中士聞道，故若存　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義曰：夫大道之君，體道而處，神與化合，處於自然，萬彙任真，莫有聞見　性合道之玄妙，命得一之精微，動作默於太和，取捨合於天理，無思無慮，冥寂鴻濛　喜日月之照，而民不以爲明　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爲惠　其至明也而若昏默焉　上士修道，隱智藏照，合見冥知，反視內照，而外若忘見　此則非中士之所及，乃爲下士之所嗤也　雖有若亡，抑亦其冥矣　又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進道若退，○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收　○義曰：弘道之君也，天下董蒙，四海爲一，務其損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爲者寡，所守者約，民忠厚而敦信，世和順而質朴，王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萬乘爲尊，不以九重爲樂，謙弱撝退，恬和無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若退之道也　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潛施，而不矜不伐，陰功默運而不識不知，讓善於人，退身度物，而其丹籙之名宛著，清華之簡昇聞　李意期乞食於人裏，陰長生受尊於都市，侯道華寓跡於傭保，皇甫謐示疾於丘林，聲子佯狂，壺公韜晦，皆卑躬損志，乃者習景冲眞也　又言地之德也，雖茫茫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類。○注：上士勤行，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笑。○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義曰：絲之無類，即爲人所用，齊紈楚練，霧縠雲羅，皆入彼化機，忘其本質，以至靡壞，不復爲絲矣。人之捨道，即爲俗所運馳，各競祿滯色，馳聲，流浪惡緣，迷喪眞性，以至淪滅，不保其生矣。達士理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仲尼大聖之德，而伐樹削跡，歷聘諸邦；玄元大聖之尊，而伏柱藏書，行化絕域，此其內懷至道，外若有類焉。又言君之德也，雖法地則天，不敢標異，常若有滯類焉。

又　大象無形。○注：故能應萬類。○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象無形。○義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則微，豈善清淨爲天，濁厚爲地，大爲日月，小爲星辰，而昭昭可見乎？必在乎反視內明，含光中朗，然後見非色之色，睹無形之形也。夫道惟大象，寂寥無形，能成生衆形，彫刻萬象，萬象生化，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窺其形兆焉。

道隱無名。○注：功用不彰，無名氏也。○疏：語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義曰：道無名稱，本非有法。法既非有，故曰隱焉。能忘強名之名，可階衆妙之妙。道生萬有，不矜其功，是忘其功用也。道應一切，不爲主宰，是隱無名氏也。是曰無象之象，無名之道。自非反神內鑒，胡可得而言之？

夫惟道，善貸且成。○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義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運用無窮。秋毫之微，庶類之衆，皆資道氣假借而後能生能成。貸，假借於物也。無名無氏，爲萬有之根，無聲無形，爲萬物之源，布氣十方，成就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與於此乎。

又卷四二《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疏：前章明以德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化物則善惡皆蒙所佑。初標道體冲奧，次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歎道之功，可謂尊貴爾。○義曰：前以大國小國各在謙光，此以所寶不保，俱明道用。美言尊行，長以訓人，開國設官，傳之行教，不貴拱璧，不棄於人，顯妙本深奧之功，故爲天下之貴。佑，恃也。

道者，萬物之奧。○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奧言爲萬物之奧。奧，內也。○疏：道者，妙本之強名。奧，內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奧內。《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吞納，無不制圍。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繁，皆道氣所育，居大道之內，故爲萬物之奧內。《西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爲虛無之淵藪也。

善人之寶，○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義曰：善人關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於道矣。子罕曰：人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爲寶，況於善人心不遺忘道，故以道爲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教違，固遠於道矣。雖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寶，言不善之人違反於道，故不寶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人好強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沖寂，不善人好誼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格捍；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爲；道好生成，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寶貴於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賣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而悅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之者如慕羶而

歸受矣　不善之人因此所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棄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　何棄遺之有乎？○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　故云何棄之有　○義曰：聖人弘慈，道無棄物　雖不善之人，憫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使其從善，無所遺棄悛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注：共教不善之人。○疏：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　天子無爲，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　《書》云：天工人其代之　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般，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　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　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　百官之長有三公焉　《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　太師者，智足以爲泉源，行足以爲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　謂之太師，亦曰尚父　太言大也，爲王之師　安車青蓋，金印紫綬　太傅者，訓也，保也　《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　若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　太保者，保，倚也，任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序聲　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　復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爲人，廣教化，此其職也　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　庶，衆也　居其位者惟其人，非其人則闕之　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爲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璧，先導駟馬之乘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　○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　駟乘之馬，馬之良者　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爲之道，合化惡歸善爾　拱璧先駟馬者，古有朝聘將進駟馬，以璧爲導，故稱先也　《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爲拱　璧者，瑞玉也　合拱之璧，瑞玉之大者也　駟馬者，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也　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　以先貨幣爲導，謂之爲先　今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　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有益淫奢，無裨政理，不若此無爲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下　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之爲乎？　輔相者，輔毗也，相助也　亦云視其善惡也　天子象四輔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闕失，相其禮儀，導以道德，贊以政化也　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敝邑，敢犒從者　不腆幣賦，爲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告於鄭，因有備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注：何，問辭也。○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　古人即前寶道人也　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義曰：拱璧不足以爲貴，駟馬不足以爲珍　自古及今，唯貴於道者，何也？　老君將明道之功用，和寧天地，濟佐邦家，行之則理，違之則亂，重顯其利物之義　更自詳問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注：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可以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　既悟則無罪累，豈得有罪方求免耶？　故可爲天下貴爾　○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曰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爲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　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　故云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者，夫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　若悟道虛心，則罪因自滅　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　以是之故，故爲天下善人之所寶貴　○義曰：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在營求，繼遣妄心，即通正道　妄心既遣，塵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寶貴　老君以至道玄邈，了悟者稀，發問贊明，欲其悟入　且爲俗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　豈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而貴合拱結駟之物乎

又卷四五《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疏：前章明善下爲王，標聖人不爭之德　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　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　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　又八句覆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　又四句結歎以慈之德　○義曰：太上以慈訓人，聖人以謙守位　既善下成不爭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　以三寶彰儉退之功，用慈宣救衛之利，然後不武不怒，用人得人　此章通前後之旨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注：肖，似也　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

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疏：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後世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故下文答之。○義曰：大地大也，有清濁之形；日月大也，有照灼之明。道之爲大，無臭無聲，無形無象，故不可得而擬議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道無所似爾。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賾所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爲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稱大乎？夫者，語助也。○義曰：以大道包容，廣無所似，故稱爲大。若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華，可稱可謂，可筭可度，則不得名爲大道，其爲循常之狀，亦已久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脩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疏：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義曰：道雖籠羅衆法，兼包萬行，化周天地，功洽無垠，其於太上所寶，以教於世者，有三寶焉。若保而持之，爲國則昇平，理身則貞靜，故爲修身理國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爲天下先，故樂推不猒。○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義曰：道存愛育，以慈爲先；資人惜費，以儉爲次；先人後己，以讓爲終。慈以法天，澤無不被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寶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慈爲先矣。

夫慈故能勇，○注：慈仁憫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能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義曰：布仁施惠，博愛含生者，慈也。以慈濟物，物無不周；以慈立功，功無不被；以慈理國，恩浹華夷；以慈潤身，善均動植。故慈之爲利也，強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讒邪不能間，諛佞不能諂，行之於中，而功實於外，斯可謂勇矣。言人貪競則不慈，豈能果敢於濟物？善功不立，遂有窮屈之時。今聖人施果於行慈，必勇於濟度，故曰勇也。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也。

儉故能廣，○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矣。○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宮無驪翟之奢，野無簞歡之贅，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彰，固無民饑力匱之患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猒。故能爲神器之長。○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義曰：聖人大寶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爲民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己先人者，人所樂推，必居此位，乃爲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爲行。所言行者，慈儉不敢爲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行而獲報，則爲果。勇，廣，成器長，三者所得之果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注：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疏：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義曰：言常俗之夫違聖人之行，捨此三寶，肆其愚心，強勇而不顧其慈，奢侈而不崇其儉，力爭求勝無讓於人，故皆喪身敗國之資，取怨傷生之本，謂之死矣，不亦然乎？夫行慈不已，則得勇於濟物之功；行儉不已，則得廣於利物之惠；行讓不已，則成厚德長民之美。苟或捨之，失道遠矣。所以成三果者，謂慈則濟物，成其功也；儉則利物，成其惠也；讓則先物，成其德也。詎可輕而捨之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義曰：戰者，主客交兵之謂也。陳兵於野，白刃爭鋒，此爲戰也。若勇於殺

後、不務哀傷、勝色之軟固未可保　若以慈爲先、戰則勝矣　勝在慈勝、言在於殺人乎？　閑門堅拒曰守　夫守者、以慈爲先、衆心固矣　若以溝隍爲險、城堆爲固、守之堅勝未可知也　故慈之所利、不亦廣乎？

又《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士爲行不爭、故可以配天　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亡吾寶　初一句標宗以設問　次六句示行以辨明　後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勝　○義曰：致理之君、弘慈爲本、執謙守己、以禮下人　三寶四善之功、戒之至矣、讓王爲客之義、愼亦審焉　既躁進而不能、在勇退而爲可、無攘無執、何禍何憂？　所寶克全、用哀爲勝、斯言顯矣　而孰知孰行、知者甚希、則者爲貴　此兼通前後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注：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　有言者、謂下句也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誡　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義曰：大道以好生惡殺、代人以樂戰傷民　爲君則貪利土疆、墨兵絕域；爲臣則圖懋功賞、轉戰窮荒、骨糞丘原、血塗草莽　老君憫其赤子、念彼無辜、演法垂文、以陳至戒　是知兵者非盛德之器、戰者是凶危之機、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也哉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疏：吾者、用兵之人也　先唱爲主、後應爲客　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　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　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　○義曰：夫安居之世、先動者爲主、後應者爲客　陳兵於野、先動者爲客、後應者爲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　兵法言之、反有先後　然客主之道、勝負之宜、決於善謀、不尚武力　若殺人而取勝、輕敵而立功、禍福不預萌、存亡安可保？　故曰：將者、人之司命也　生死猶轉機、得失如反掌、可不愼乎？　老君戒令守柔、使之揣敵、不敢先唱以始禍、固在應敵而不爭　苟在愛人、豈欲求勝？　以慈以讓、庶必保全者、體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衛矣

不敢進寸而退尺。○注：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爲則以慈自守　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　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　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也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　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　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　尚其慈讓、故云退尺　○義曰：夫以道爲國、不時軍功、用德牧人、寧勞武力　且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　驅彼蒸人、執持凶器、深入敵境、自援危亡、豈爲理國之務也？　且貪進必樂殺、樂殺則殘人、勇退必懷慈、懷慈則體道　能體道而退尺者、可謂萬勝萬全矣

是謂行無行。○注：爲客退尺、不與物爭　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　今爲客退尺、善附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義曰：應敵出師、蓋不得已、豈果敢於行師乎？　以慈守衆、以德撫人、既不銳於爭鋒、復無心於克敵、自然德勝也　寶經云：守道之士以戒檢心、彼來加我、志在不報　此其謂歟

攘無臂。○注：攘臂、所以表怒　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義曰：夫士之怒也、裂眦衝冠、奮衣攘臂、將銳於爭戰矣　道之爲理、惡殺尚慈　既已不爭、固當無敵　設有應敵、不得已而出師、非務力爭、故若不攘臂矣

仍無敵。○注：仍、引也　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疏：仍謂引也　夫引敵、欲有所爭　今以不爭爲德、是若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義曰：既無仍引、非在戰爭、有敵不爭、固若無敵矣

執無兵。○注：執兵所以表殺　今以慈爲主、故雖執與無兵同　○疏：執、猶持也　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　夫執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主　自戢干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義曰：法道爲君、不務兵戰、既非獲已、應敵師旅、兵克在和、師出以律　無拓土開邊之志、無爭鋒斂怨之心、行若無行、敵若無敵、攘若無臂、執若無兵　推此四無、叶夫三寶、則射軛夾脰之矢、烏號繁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劍、吳鉤楚矛、蜀弩孟勞、豈假執持、無所用矣　五兵者、戈矛殳戟干、言有五等也《周禮》攻人爲廬器、凡祕過三、其身不能用也　祕、柄也　戈祕長六尺六寸、殳長壇有四尺、八尺曰尋、倍一丈二尺也　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夷、長也、長二丈四尺　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　執欲其銳、被欲其堅　矛戈戟爲鈎兵、欲無掉；刺兵欲無撓；戈殳爲擊兵、欲上下強弱均、用之欲其疾速也　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甲冑旌節、旗旛旒旐、弓弩弧矢、各有制度、其大約分爲五等、三制九章之法、短兵有刀劍匕首之異、皆所以禦敵制勝也　所以慈制敵、以德行師、雖執其兵、執而不用、故若無兵也　《說文》曰：拱手執干曰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注：禍之大、莫大輕侮敵人、輕侮

敵大則衆者以慈心之寶矣　○疏：幾，近也　喪，失也　寶，謂慈也　夫兩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　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　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　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義曰：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代其謀，次料其敵　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　或高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雪秦繆之前羞　殞長星而告終，封殺尸而歸國　若不然者，則五丁深入，水悲於鴈塞龍堆；百萬橫行，竟怯於風驚鶴唳　脊山草木，盡變人形，昆陽屋象，寧爲我用　則謙慈之寶，於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注：抗，舉也　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疏：抗，舉也　夫兩國抗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義曰：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奸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帥，鑿凶授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強抗則乖仁，故哀慈則合道　合道者必昌　乖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詎可誅而藏也。以慈之感，無或忽諸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上篇明道以常道爲宗　常道者，虛心以待物者也

道，可道，非常道。○夫道者，杳然難言，非心口所能辯　故心困焉，不能知　口辟焉，不能議　在人憑府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　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　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　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且從訓釋曰：道，通也　萬物得之，無所不通　亦曰：道，蹈也　取道路以爲稱　《說文》曰：一達謂之道　先賢令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　至於仁、義、禮、智、信，皆道之用　用則謂之可道　可道既彰，即非常道　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核物不窮，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暉，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耳　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　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爲日明也　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　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　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　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　五千文之纖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衆之又衆也

名，可名，非常名。○道者，體也　名者，用也　用因體生，名自道出　既有其名，即可稱明　稱明既名，故曰可名　可名既者，即非常名　常名者，謂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　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用素質也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國君、卿大夫祝之，猶衆庶，此眞守常名者也

又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盈古本作滿　沖，虛也　又中也　或不定之辭　又常也　言道以沖虛爲用，夫利氣沖虛，故爲通用　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遵其富　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　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袞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不盈滿也　君平曰：爲沖者不沖，爲和者不和，不爲沖和，乃得沖和　沖以虛爲宅，和者無爲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眞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　中者所用在於和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　兮者，深歎詠道之詞也　明此，沖虛之道，不動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　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　羣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　又折其鋒曰挫　銳，銛利也　又進也　解，釋散也　紛，多擾也　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　或儐憍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　紱，河上公作忿，巨結恨也　謂陰賊胎害，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虛極之道，以沖和爲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　在光則能和，與光而不別　在塵則能同，與塵而不異　應物則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爲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　象，似也　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　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用道虛沖，則澹兮不滿，和光同塵，故爲萬物之所宗　尋其宗而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又卷二《道經》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　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言。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絡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虛無淮淡貌，在色而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絡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絡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碍，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豈可以爲實有，而御致詰責間哉。故當混合而冥爲至一耳。君平曰：夫鴻之未成，剖其卵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爲之者哉。由此觀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眞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淮分，不能出其定方。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爲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爲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不爲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甓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怳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怳。惚無也，言無而非無。怳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惚怳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倚來，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經古不息，後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使人索其玄象，而決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言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爲自然之道，制御眼今有爲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視聽莫聞，惚怳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爲者，其難善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

又卷三《道經》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爲士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窅冥，精誠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老哉。故道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之善爲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以爲師法，故強爲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物，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愼，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冱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爲，故出處而深思慮焉，而畏愼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可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窺知，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易敢造次，言無事無爲也。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耳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冰將釋，○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春冰之釋，渙然淳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藪。言有道之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能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　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於清眞也　復爲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　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安其虛靜　夫唯不盈者　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爾，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善上師言，識量深微，敦樸空曠，得幽谷虛極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又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甚也，大也　容，狀也　從，順也　至人冥於道者也　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寓騐是其狀矣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夫道杳然難言，故眡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寄妙理也　夫大德之人，能從順於道，道既無形，何從之有　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爲從乎　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　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　即空是色也　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　有無不可測，復假借於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象者，氣象　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爾變其氣象，將爲萬物之朕兆也　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　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　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爲言者也　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爲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窈，深遠貌　冥，寂墨貌　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知其體，應者不卽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　其精非僞，故曰眞　其化應時，故曰信　猶烏足之爲蠐螬，人血之爲野火，朽瓜爲魚，賢女爲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氣而變信乎而不化者也　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閱，度也，又披也　甫，始也　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　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　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清靜無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又卷四《道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混成者，道之宗也　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夫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　眞道萬流而莫分，故謂之混成　然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　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　《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者，無聲　寥者，無形　既云有物混成，尋其形聲，杳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　夫大塊卓然，無物可比，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況妙道廓然，何物能偶，故曰獨立　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革，故曰不改　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偏於太無，斂則純精之物藏於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不殆　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夫大道無形，故視聽莫聞，搏取不得，既無形聲端緒，故不知其名　然而前稱有物，則有體用，體用既彰，通生萬物，就用表德，字之曰道，包含天地，其體極大，故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逝，往也　凡物之大，皆有邊際，唯道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大曰逝　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逝曰遠　雖遠出八荒之外，而收視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遠曰反　反，復也　往而還復，沒而復生，陰而復陽，皆道之化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道爲天地之始，曠蕩無不制圖，萬物得之則生，士民懷之則尊，故曰道大　天者顧而在

也，運動不息，覆物無窮，故曰天大。地者凝而在下，靜而安動，其質安靜，承載無窮，故曰地大。王者清靜無爲，化被萬物，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大也。域中四大，謂道大地王也。域者，限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於天，不必高遠齊齊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皆處於域中，故曰域中四大也。而王者參天地之道，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可不愼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空言也。混成之道，是謂强名，彊名四大，王居其一，王者以重制輕，故次之以重爲輕根。

又卷五《道經》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壺中藏實，陽內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樸而無名，則非器明，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爲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爲之本，恍然在上，有然虛懷，則外物不能累其眞，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天無爲則陰氣降，地無爲則陽氣騰，兩無爲相合，則和氣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爲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盡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於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是是自知曰明，明哲且智，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道法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偏，上則清配紫府，下則瓦蹙梯稊，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爲，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海源通，順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爲涔也。守道則萬物賓服，能自知孰知人也，故次之以知人者智。

又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汎兮，無繫著貌。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準而直乎繩，圓乎規而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碍，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乎。或可於左，或可於右，皆逢其源，而無所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於上，地恃道之陰氣，而安處於下，天地至大，猶恃賴道以爲用，況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獲化，物化而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夫道能覆育羣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爲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爲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御，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爲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爲大。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爲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厭，是能成其大也。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寰海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眞之大道矣。大道汎兮，而左右逢其源，萬物歸之，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象。

又卷七《德經》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卻，屏去也。糞，治田也。天下有道，言時泰也。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宇內安而諸侯賓，四海清夷，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也。故天心和洽，羣物樂康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無道，謂時否也。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帑藏虛而水旱數，郡縣盜起，強弱相陵，人皆失業，智尚戰爭，自然戎駿之馬生於郊境，故陰陽偏閉，魚類慢惰也。

罪莫大於可欲，○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縱憍奢之情者，必荷校之凶，爲罪之因，莫重乎此。《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禍，害也。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孽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

咎莫大於欲得。○咎，殃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子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事，名之爲罪。道家《太上感應篇》曰：初犯爲罪，亦名爲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爲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爲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是謂不知足也。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是謂知足也。《高士傳》曰：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聞君平辭命不起而問之曰：何不往仕？君平曰：無能自發。沖即爲備車馬衣糧僕從。君平曰：是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一席萬金，子無甌石之資，而曰有餘，謬矣。君平曰：吾嘗宿於子之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有足時，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席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萬，上塵厚寸，不知所用，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退而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若乃知足之足，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道無不在，何必遠求，故次之以不出。

又　道生之，德畜之。○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曰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爵者，錫命也。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爵命故也。而道以純精生物，物共尊之若父。德以和氣養物，物共貴之若母。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又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上言道生德畜，此不言德者，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蚑蠕蠉動之物，得不尊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生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道養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又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介，孤也，耿介也。嗟時不行古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則行於大道也。大道者，無爲清靜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爲，施爲簡易，則導民於清靜之域，施爲煩擾，則出民於貪濁。獨有所施爲是可畏，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大道甚夷，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而不患小正，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趣，故老氏病之，唯愼其所施之教，令畏其導民於邪路，謂下文也。

朝甚除，○朝，宮室也。除，修治也。

田甚蕪，○草長曰蕪。

倉甚虛，服文采，○青赤爲文，白緑爲采。（傳二傳）奕云：采乃是古文繡字。

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　○朝非修資貨有餘　夫人其國，其政教可知也　觀朝闕甚修除，牆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媟矣　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　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疲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　觀衣服多文采，資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盡女工矣　觀佩帶皆利劍，剛強而競鬬，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　觀飲食常厭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　觀資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　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聚斂無已，民力殫竭，非聖人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上之七事，皆用權術，非理而陰取民也　故曰盜既爲盜矣，猶自夸大，故曰盜夸而非道也　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斯乎　知道而善行者，其德不可悼敎，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又卷八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曖也，蘊也　夫道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者。《西昇經》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以至圓蓋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廣照，動植之細繁，皆稟道之所育，曖然無不賴其庇陰矣。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善人謂上士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超遙輕舉，固守妙本，以爲長久之寶也　不善人謂下士也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迫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返復元吉，復仰道之所保庇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　言之甘美，則無往而不可，雖市井之機心，亦混然而同得矣　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行之自尊，則無適而不勝，雖逆旅小子，亦知其醜惡矣　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爲比哉　此舉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升稠人之上，又況行道者乎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夫不善之人，矯妄之士，猶假美言尊行，可以悅衆，知道之可以保尚也　由此觀之人豈長爲不善耶　但恐化之不至，又何遺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夫天以其道付人君，令化不善之人　人君恐化未備，更置三公以佐之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蚩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尊事上帝，父天母地，謂之天子也　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　《尚書》、《周官》曰：其惟三公，論道經邦　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其位天下，高陰陽，親萬民，廣敎化，此其職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杜光庭曰：兩手相合曰拱　璧者瑞玉也　拱璧，璧之大者也　駟馬者，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也　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遇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以先貨幣爲導，謂之爲先　今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亦臣之分也　徒有益於淫奢，無裨於治政，不若進之以無爲清靜之道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爲夫　務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況有道之君乎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此道無爲清靜之道也　發問古之貴此道者何謂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夫道之微，始悟於身心之內，卒明於宇宙之外，妙則入於無間，舒則塞乎太空，體之則善於一身，用之則濟於天下，雖不曰求以得，而不可不求也　不求而得自得也　自得則安用三公哉　故不曰求以得，此乃有求有得也　有求有得，則古之常道也　明乎常道者，豈有罪累邪　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在乎改過遷善，復此無爲清靜之道，亦可免戮辱之責也　吉本作不曰求以得　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　得道之奧妙者，施爲而無爲，故次之以爲無爲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一《道經》　御注曰【略】○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　有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　道本無名，謂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爲言也　德本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言也　惟道無垠，虛滿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貞，絕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爲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末，待之成體　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　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故，亘萬世而無弊　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　周衰文弊，天下奔馳於末流，多駢於聰明，淫溺於仁義，素樸日鑿，而不能朝徹見獨　留連乎榮辱之境，盪摩乎好惡之場，至於以人滅天，以故滅命，何道德之云　故老君著書九篇，絕學返樸，復乎道紀，深根固柢，冥於泰初　以道名之常，論天地萬物

之始母　以有無之常，觀至變至精之徼妙　復命以體神，知和以守氣　道常而復乎無名，德常而至乎歸樸，皆所以明道德之常也　有常而不變，故謂之經　緯則錯綜往來，故謂之變　經有一定之體，常而可久之義也　言意曰辭，指意曰旨，惟載道之言，故簡而當　寓道之旨，故遠而明　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旨喻也，求夫言迹之間，固非所以得道　然捨夫言迹，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　惟冥於道者，契會於言意之表，合乎元一，而復乎眞常，故曰默識而深造之　噫，道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默識深造，是謂玄同。

又《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御注曰【略】○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羣實而不見其畛畦，故無體之可言　道至靜也，對天下之羣動而不涉於緒使，故無方之可名　道不可言也，托於言聲之間，皆道之糟粕爾　道不可名也，寓於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爾　可道可名，屬於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故之不一，應理適變，各可其可，豈眞常耶　眞常妙本，先天地而不弊，後天地而不窮，玄冥自契，豈容聲哉　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可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以會道之體也　其常道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所以契道之用也　其常名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又安得以新故始終議其際？故曰莫知其終也

又《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御注曰【略】○臣義曰：道藏於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形則未判，以質則未分，孰爲體哉　體且無矣，孰爲用哉　道樞一運，天機已張，陰陽以氣而妙於無，萬物以形而顯於有，其終始出入，莫不有用，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是道之用也，充塞無外，而其應無方，瞻足萬物，而不弊於有　是道之不盈也，有情有信，未離乎心也　謂之用，蓋有使之者矣　道以無心爲心，即彼情信，在用爲用，故曰道用，無爲無形，不墮諸有也　謂之不盈，蓋不麗於器矣　道以妙有爲有，即彼形爲　在體爲體，故爲不盈　氣散乎泰始，而分陰分陽，故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　墮於數者，不能逃乎陰陽之機　囿於形者，不能出乎陰陽之造　故陰陽爲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　毗於陽，則失於太過而爲強　毗於陰，則失於不及而爲弱　強而用之，其剛必折　弱而用之，其柔必始　沖者，道之見於氣也　其氣均，以和爲沖，交通而成和，網緼而爲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　往來之變，無相乖謬　兩者渾一，適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也　沖之用也，沖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太極，包裹天地，運量不窮，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也何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御注曰【略】○臣義曰：淵者，靜一而流復，虛一而體深　其復也不與物雜，其深也不爲物測，游於物初，同乎太虛，道之體也，萬物本乎道之所生，故道爲萬物之本宗矣　羣有之實，歸乎至虛　羣有之動，屬乎至靜　惟虛與靜，所以管攝萬有，而大化之所以神也　萬物宗於道，未始爲之宗，物自宗之爾，故曰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御注曰【略】○臣義曰：銳者，物之利　紛者，事之交　其銳不挫，則其利也傷　其紛不解，則其交也雜　傷則爭，雜則亂，故挫其銳，則渾然而全於天，解其紛，則凝然而觀其復　形謀成光，修身明污，未能忘我也　立我爲累，去道遠矣　光矣而不耀，則其光也，和於物而不乖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則其塵也，同於物而不異　至於此，更情繫都忘，物我玄同，彼是不立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御注曰【略】○臣義曰：閱道奧而弗示，杜德機而不發，復乎無爲，遊乎物初，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而體同太虛，湛然凝一，窈冥恍惚，而物或有焉，此溫伯雪子得於目擊之間也　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大事神解，不容聲矣　學道學此者也，傳道傳此者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御注曰【略】○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本乎道之所生　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故道爲萬物之祖　道本乎無，何所自生，故曰不知誰之子　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曰象帝之先　物見於像曰象，則象者生物之始也　神之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　象與帝，羣物之所始，而皆本乎道之所自出，故曰象帝之先

又卷三《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御注曰【略】○臣義曰：視則用明，見則有物，以我之明，見彼之物，目力所及爾　萬法一致，物我玄同，非視所及，復何所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御注曰【略】○臣義曰：聲之所起，物之所感，既屬諸有，故可聽可聞　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大音希聲　希聲獨聞，則概乎有聞矣，故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曰【略】○臣義曰：物之可搏而得者，離乎形器無物之可搏，欲搏而不得，所謂大象者，如此無形之中，獨見有焉，故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御注曰【略】○臣義曰：視之聽之搏之，則非無也，不見不聞不得，則非有也　曰夷曰希曰微，則若有若無也　若有若無，故不可以一詰，故混而無間　同有於無，同無於有，所謂混一如此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御注曰【略】○臣義曰：涉於形器者，有陰陽之辨，故上皦下昧，理之固然　至神之所妙，故上不知其皦　至道之所行，故下不知其昧　不皦不昧，不離於一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御注曰【略】○臣義曰：一者，道之經也，合有無上下而冥於一，則道之不可名也　繩則有所合而爲之，繩繩，言其不已也　一之又一，又玄之義　復乎未始有物，故曰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御注曰【略】○臣義曰：無狀之狀，有而不見，無物之象，有而下可得，既復歸於無物，則未始有物也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則又非無物也　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恍惚之謂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御注曰【略】○臣義曰：麗乎出入始終之機，則有首尾前後之辨，道復乎無體，孰有首尾　道藏乎無物，孰有前後　其來也不可迎，其去也不可隨，孰知其始，孰知其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御注曰【略】○臣義曰：古之道一而已，執一以爲用，則天下之有可得而御　謂之今者，以際於事之時言之，謂之古者，以未離乎一之時言之　能知古始者，知道之一，復乎無紀　無紀之紀，道之大常，故曰道紀

又卷四《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妙於無，固不可得而形容　德繼於道，故道因德而後顯　謂之德，得於道者也　德至同於初，則復與道爲一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之爲物，混成者也，是謂無物之物　恍兮有象，其象不可見，惚兮有數，其數不可推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御注曰【略】○臣義曰：恍惚者，非有非無也　由惚而恍，中有象焉，自無而入有也　由恍而惚，中有物焉，自有而歸無也　雷風水火，爲象爲物，自無而有，自有歸無，其成變化，其行鬼神，而還復至道，故曰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御注曰【略】○臣義曰：繩兆於一，爲萬事之本，故繼於象　物之後言之惚恍恍惚，有象有物，言道之體也　窈冥有精，則萬物所生之始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御注曰【略】○臣義曰：一而不離，全乎天德，眞之至也　而不變，其受命如嚮，信之至也　自古及今，則無古無今，其名不去，所謂常名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御注曰【略】○臣義曰：物以美成謂之甫，萬物之首，變易無常，故衆甫之變，日游而不停也　其精之眞一而不離，常存而不去，故可以知衆甫不常之然

又《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御注曰【略】○臣義曰：謂之物者，見乎恍惚，混然而成，是道之爲物也，混然寂一，成焉不動，道體之全，生天生地，天地之所本也

寂兮寥兮，○御注曰【略】○臣義曰：不涉於動者，靜之至　不交於物者，一之至

獨立而不改，○御注曰【略】○臣義曰：不與物對，凝然而立於獨，自古以固存，故言不改

周行而不殆，○御注曰【略】○臣義曰：道爲萬物之所共由，而物無非道，則道無乎不在，故曰周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御注曰【略】○臣義曰：謂之有物，道之有名也，有名故爲母，萬物所由以生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御注曰【略】○臣義曰：道體常無，故無名　以其無不通也，故字之以道　以其無不周也，故強名之曰大

大曰逝，○御注曰【略】○臣義曰：大而無所不往故也

逝曰遠，○御注曰【略】○臣義曰：逝而不已，故應而不窮

遠曰反。○御注曰【略】○臣義曰：逝不已故遠，遠則必反，反則歸復於道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御注曰【略】○臣義曰：天地之覆載，冒於道也　王位於兩間，輔成天地之宜，以育萬物　天統地，道統天，莫大於

四者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御注曰【略】○臣義曰：道物物而非物，於物也謂之有物，道之中體也，故與天地王皆未離乎域中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御注曰【略】○臣義曰：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應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後，亦莫知其所始也。

又卷五《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御注曰【略】○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御注曰【略】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之樸，渾全於一者也，侯王致而守之，以爲天下正，則物不召而自至。復於無者，道也。嚮於有者，物也。故道爲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爲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御注曰【略】○臣義曰：侯王得一而守之，所以調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天地之交感，陰陽和應，甘露之降，均於天下，孰使之然哉。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全於一爲樸，樸之始制有名，名起於一，自一之萬，而物莫不有名。正其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反，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眞，而失其所安，豈不殆哉。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御注曰【略】○臣義曰：性，一也，出乎道之大全，則性與道皆冥於一，散爲川谷，會爲江海，水何有異。

又《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御注曰【略】○臣義曰：道無乎不在，故汎然無所不之，左之右之，何係之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御注曰【略】○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道者萬物所恃以生者也。道生萬物，而未始或辭，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何功之居。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御注曰【略】○臣義曰：道遍覆於萬物，而藏於至無，未始出而主之也，故曰不爲主。常無欲，則與物辨而復於至幽，故名於小矣。萬物鼓舞於道，而爲之歸往，末始知其所以爲主也，與物交而顯於至變，而物所不能知，故可名於大。不爲主者，道也；不知主者，物也。物不足以知道，而所可見者，大而無方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以不爲主，故萬物歸往焉而不知，故可名於大。是故聖人不自大，所以能成其大者，體道故也。

又《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御注曰【略】○臣義曰：大則有形，象則有像，故以執言之。聖人體道無爲，夫何所執。出而經世，則道之所運，文之所示，蓋有象焉，執其象而不示之以迹，而天下化其道，故爲天下之所歸往。其象也本乎道，故謂之大。

往而不害，○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下歸往，則投迹者衆。以迹治之，所以爲害。聖人無爲於上，而遂萬物之自然，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使天地之間幽之陰陽鬼神，明之羣生萬民，各適其性，無所往而不利，故曰不害。

安平泰。○御注曰【略】○臣義曰：往而不害，則無所往而不自安，安則底於平而同於道，是道之泰也，故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御注曰【略】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御注曰【略】○臣義曰：至道無味無見無聞，而復乎至無，以無應有，從體起用，故用之不既。

又卷六《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以虛靜爲正，故以動爲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道以不爭爲勝，故以弱爲用，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至無，生而爲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無也。

又《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御注曰【略】○臣義曰：上士志道而信道篤者也，故力於行而有所至。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御注曰【略】○臣義曰：中士見道不明，故信道不篤。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御注曰【略】○臣義曰：下士物於物而反乎道，認幻妄爲已有，以至道爲虛假，聞道之大，故笑而不信。道不

爲下士之笑，亦不足爲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御注曰【略】○臣義曰：明若日月之明，昧若昧谷之昧，明而復乎無明，不用明也，故若昧

夷道若類，○御注曰【略】○臣義曰：夷則得其平，類則錯而止，道以不平爲平，故若類

進道若退。○御注曰【略】○臣義曰：爲道日損，故若退

上德若谷，○御注曰【略】○臣義曰：虛而能容，體道者也，故曰上德能應能受，故若谷

大白若辱，○御注曰【略】○臣義曰：大白不受色，潔乎至純者也　若辱，納污之謂也

廣德若不足，○御注曰【略】○臣義曰：德之容也，廣不可極，可謂至矣，若不足然　此德之益廣，與道無窮也

建德若偷，○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不得已而後起，其有所建也因時任運，若偷墮然，不急急於從事，故德之所建彌大

質真若渝。○御注曰【略】○臣義曰：靜一不變，樸乎其純，精藏於一，全乎其眞，任彼萬變，其質常眞，眞之至也　至眞而世莫知其爲眞，其藏深矣，故若渝

大方無隅，○御注曰【略】○臣義曰：其方有隅，言其在器　大而無隅，道之無方

大器晚成，○御注曰【略】○臣義曰：惟大器有遠慮，不速成，故不益生，不助長　急於求用，淺器之所爲也

大音希聲，○御注曰【略】○臣義曰：大音，德之不聞，故其聲也希

大象無形。○御注曰【略】○臣義曰：無象之象，道之全體，本於常無，何形之有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之體，復於至無　道之用，藏乎不測　明之者若昧，象之者無形，其隱如此　故不可以知索，不可以形求，執得而名之　貸者應彼之乏，予而求復之謂也　道應乎無方，瞻乎萬物，成其所自成，無有終已　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於此無與，於彼無費，故曰善貸且成

又卷九《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御注曰【略】○臣義曰：道者，萬物所由出，而視之不可見也，故謂之萬物之奧　物皆冒於道，道無所不庇覆，而妙用深密，此奧之義

善人之寶，○御注曰【略】○臣義曰：善人則貴愛於道，故不失己於物，而知所自貴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曰【略】○臣義曰：保如保傅之保，若保赤子之保　人雖不善，性靜理順，則得其全正，道之所保也，何棄之有　道之不棄，故謂之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曰【略】○臣義曰：美言尊行，去道彌遠，猶可以市，苟利於人，況道之奧，覆被無間，則人雖不善，道則保之，在所不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御注曰【略】○臣義曰：天子三公，以道位天下者也　拱璧駟馬，爲物之貴，苟志於物，則失道徇物，而不能爲治　坐進此道，則天下化之，歸者如市，亦求諸己而已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故爲天下貴。○御注曰【略】○臣義曰：惟道善救人，無棄人，善救物，無棄物，故求則得之，罪則免之，所以爲天下貴。求其在我，故求則得之　性復其初，故罪則免之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　德者，心之所自得　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　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　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　道之爲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爲大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宇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　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　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知　道之在我之謂德　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己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　楊子曰：德以得之　制字者以直心爲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也，自得而已　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　且道無盡而德可修，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所拘，新新不窮，末嘗終也《經》曰：道乃久　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　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有而充之，未嘗離也　《傳》曰：德者，性之端　充一性而常存

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末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之末，大道既隱，而德又下衰，散爲百家之曲說，藏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徧，不全不粹，道術於是爲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清靜爲宗，以無爲爲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大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爲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經，如經星之經，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道德之常，無以異此，故謂之經焉。觀其爲書，該括衆妙，廣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也。《語》曰：默而識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爲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又《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徽宗註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言論。仲尼見溫伯雪，子貢擊而道存者，爲是故也。莊子載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見可名。道不囿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下之理，有所謂可者而不可者，已形有所謂不可者而可者，已兆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物無常宜，事無常非，事物之迭盛迭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更旺更廢，隱化而顯，顯化而隱，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昔是而今非，先迕而後合，適時之宜，過而不守，則以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眞常也。雖然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雖不可言，有不道之道存焉；名雖不可名，有無名之名存焉。不道之道，所謂常道也。無名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爲義，以其成而不變，久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所本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先天地生。雖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爲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幾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幾是也。

又卷二《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根荄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蟣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爲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渾然不撓，澹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爲乎？昏昏默默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強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冲氣是已。冲之爲氣，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則冲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冲而用之。蓋冲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爲量數，豈器之所能囿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徽宗註曰：莊子曰：鯤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之所

歸　惟靜也，故萬動之所繇。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　故曰似萬物之宗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疏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　蓋淵水反流全一，深靜而平，內明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靈也　波之非窓，湛之非美，可謂靜也　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　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　故似萬物之宗　《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　義與此合　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　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　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　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　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　解其紛，則不謀鳥用智？　不斲鳥用膠？　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天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人而不自得也　○疏義曰：銳如火之銳，不可長保也，故傷　紛如絲之紛，多緒不一也，故雜　挫其銳則不立圭角，渾然而已，孰與動爭？　莊子所謂以深爲根是已　解其紛，則臺韋有持，外滑畧消，孰能亂之？　《莊子》所謂以約爲紀是已　火合並爲光，惟和無別，則榮之而不露，鄙之而不發，可嘗揚行以慌衆也　莊子於《刻意篇》有曰：光矣而不耀　以言用其光而分夸耀之迹，然後爲合天德故也　是之謂和其光　飂而非妙，塵所由生，惟同而不異，則與時遷徙，與世俯仰，未嘗崖異以自處也　莊子於《庚桑楚篇》有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以言衛生之經，在乎與物宛轉，而不在乎離世異俗也。是之謂同其塵　若夫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謀成光，未能用晦，舍者與之避席，又未能自埋於民，豈和其光之謂歟？　飾智以驚愚，未能去智，修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　蓋兌者，金利，用之時故銳，徙之以銳也，則有時而毀折，能無傷乎？　惟有以挫之，則銳斯鈍矣，孰能傷之，然則挫其銳，聖人所以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　紛以絲爲之，所以分垢汙，合則成體，分則多緒，能勿擾乎？　惟有以解之，則雖紛而封，無內外之韄，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冒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然則解其紛，則不謀鳥用智？　不斲鳥用膠？　萬物無足以饒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泰色，不自伐也，故無驕氣　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處和，如孔子所謂大同於物　況應酬酢，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人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徽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疏義曰：心者，神之舍，於五行爲火　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　心若死灰，則無心故爾　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　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　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有照也　若然，則非作非止，惛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　湛然常寂於其存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　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　湛兮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徽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　帝者，神之運物　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　象帝者，羣物之始，而道實先之　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　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　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運物　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噴於有生，故有象可見　物主然後有象也　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　象者，形之兆　帝者，物之尊　故爲羣物之始　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則道實先之矣　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　天在天成象，道生之，帝以妙物，道神之，則舉天下萬物之多，孰先於道者？　雖然道無色也，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　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　故曰吾不知誰之子　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又卷五《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　所以神其德　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一陰一陽所以爲道，生而不有是謂玄德　物得以生，所以爲德　道隱無名，無體可見，則非形容之所及　德有定體，有生皆全，故爲人之所同得　然德兼於道，則道者所以徵德之顯，故無名之道所以神其德；道散爲德，則德者所以闡道之幽，故有體之德所以顯其道；能性

修反德，復乎一之所起，德至同於初，復乎泰初之無名，則德冥於道，此所以惟道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徽宗註曰：道體至無而用通妙有，所以爲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疏義曰：道有體有用，語道之體，未始有物，故謂至無；語道之用，應而不窮，故謂妙有。至無顯爲妙有，此所以爲物。妙有出於至無，故物無非道。道之爲物，恍惚是見。恍未有狀，特心可況，故爲有象之可見。忽爲數始，數由此滋，故爲有數之可推。恍之與惚，若有若無，謂之有而疑於無也。道之爲物，其幾是歟？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徽宗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疏義曰：物生然後有象，則象者吉之先見，故見乃謂之象。四時散精爲物，則物者囿於有形，故形乃謂之物。物象之具出於恍惚之中，猶如風薄千山，雷震乎天，變於大空，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化於大塊，所以成變化，故昆蟲出入草木，死生莫不待此以成，所以行鬼神，故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待此以行。道之妙，即此可見。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徽宗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疏義曰：幽在穴而難見爲窈，故窈爲幽之極。日藏六而爲冥，故冥爲明之藏。大明之上，名爲至陽之原，則窈冥之中，是爲至陰之原。至陰之所，於方爲北，天一生水於北，在人爲精。窈冥之中，所以爲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徽宗註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疏義曰：精者一之所生，而天得一以清，故精爲天德之至。乾之七德而言純粹精，則精爲天德，可知止乎？至一盡性而無僞，是謂正而不妄，茲非至眞乎？得一以生，未形者有分，是謂一而不變，茲非有信乎？若然者，萬物終始莫匪且然，而一之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徽宗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眞，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疏義曰：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衆甫之變，所以日逝而不停。一之精通合於大倫，甚精之眞，所以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則得夫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之道矣。其於消息盈虛，終則有始，且有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故能閱衆甫之變，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聖人以此洗心，則常無思而寂然，退藏於密，則常無爲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昔之無思者，不得不思；昔之無爲者，不得不爲。思出於無思，爲出於無爲，則高大之功，富有之業，其迹著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衆甫之然者，謂是故也。

又卷六《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徽宗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疏義曰：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三者未分名曰渾淪。渾淪之初，大樸未散，易所謂太極者是也。故合於渾淪，而其成不虧。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兩儀之所受中，故天地待是以生。人於無生，則一氣渾淪而冥乎至賾；降於有生，則輕清重濁而見於有象。有生也，豈爲不生之妙乎？謂之物，固其所也。

寂兮寥兮，○徽宗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疏義曰：寂然不動，則寂者未始涉於動也。太虛寥廓，則寥者未始交於物也。不涉於動，不交於物，則無聲無臭，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徽宗註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疏義曰：自本自根，自古固存，萬物莫能傾，萬變莫能遷，此之謂大定持之。若是則萬化無極，而道常自若，茲非道之體乎？

周行而不殆，○徽宗註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疏義曰：物出而與之俱出，物入而與之俱入，民咸用之，無往不存，此之謂利用出入。若是則一往一來，而所以常無窮，茲非道之用乎？

可以爲天下母。○徽宗註曰：萬物恃之以生。○疏義曰：生者不能自生，惟不生者能生生。萬物之生，所以必恃於道也。《經》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徽宗註曰：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疏義曰：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物生以水，水蒸而滋者，滋也。可婁以聚，可支以散者，數也。滋者，數之先見，未至於凝形數者，滋之已成，固恒於實體。物成數定，多寡可見者，名之所生，故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而孚之，令轉生出者，字之爲義，故字者滋而已。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故道常無名。精小之微，埒大之盛，故大者對小之稱。無名則道之妙，道之妙則小而幽故也。所以字之大則道之中，道之中則大而顯故也。所以可名焉，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所謂道之妙則小而幽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所謂道之中則大而顯也。

大曰逝，○徽宗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疏義曰：《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逝以言其不留，故運而不留，所以爲逝。道之大，雖不外乎形數，然運而無積，故大曰逝。

逝曰遠，○徽宗註曰：應而不窮故曰遠。○疏義曰：《經》曰，玄德深矣遠矣。則遠以言不窮，故應而不窮者，所以爲遠。道之逝，雖未離乎往來，然未始有封，故逝曰遠。

遠曰反。○徽宗註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偏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於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疏義曰：反者道之動，則反者復乎靜，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夫道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道復於至幽，故小而與物辯。惟與物交，故可名其大，覆載萬物，一視同仁，偏覆包含而無所殊。惟與物辯，故可名以小，動者以靜，作者以息，反復其道，不離於性。方與物交，則《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及與物辯，則《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爲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爲邇，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邇則靜而正者，非與物辯之時乎？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徽宗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列子所謂大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則道能覆載大地矣。幅清在上者爲天，及其無窮，則星辰萬物無不覆焉。重濁在下者爲地，及其敦厚，則華嶽河海無不載焉。王者體道，位乎其中，達爲三才，有相通之用，辯爲三極，有各立之體，固能擬天地而參諸身矣。此域中之大所以有四。雖然，由非大而列爲大，猶未離乎有形，自大一而分爲四，猶未離乎有數，雖曰有形而不礙於形，雖曰有數而不制於數，然其所以爲大歟？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徽宗註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爲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疏義曰：道之未降，則合於渾淪而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囿於方體而可見，故此言域中。方未離神天之本宗，是爲靜而聖，及其應帝王之興起，是爲動而王。惟由靜而動，由聖而王，斯能通天地人而盡人道之極。夫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其一上比則與天同矣，蓋以王者能盡人道，能盡人道則同乎天故也。《經》曰：王乃天。夫王道如此之至宜乎？域中之大而與居其一也。夫然故道隱無名，獨與之遊，既與道同其體，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與天地同其功，則道也、天地也、聖人也同出一本，貫而通之，盡人而同乎天，體天而同乎道，未可以常殊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徽宗註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疏義曰：上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言人法地，是以知其人謂王也。夫天無爲以之清，任萬物之自滋，則不產而萬物化，斯天之神也。地無爲以之寧，委衆形之自殖，則不長而萬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則無爲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三者如此，凡以法道之自然故也。蓋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則以語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於自然而已，故終之以道法自然。且凡有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下。有自則有他，有然則有滅，自然非道之全也，而道法之者，道出應物，其法之也降而下法故也。《莊子》曰：偶而應之者，道也。此之謂歟？

又卷一二《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徽宗註曰：天奧西北，變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靜也。人奧思慮，纖至神也。大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雖終難窮，雖測難識，故爲萬物

之奧。道爲萬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疏義曰：道之爲奧，其深莫測，如室之奧而深密焉，如淇之奧而深闊焉。凡戾顯而入隱，皆有所謂奧。《太元》論三摹，所以各言其奧也。且天以不見爲元，西北則於卦爲乾，復乎至靜，化精之所鬱也。鬱化精則氣機密移，陽遇陰而鬱矣，故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以不形爲元，黃泉則深不可測，冥於至幽，魄榮之所隱也。隱魄榮則陽氣潛萌，藏其體而隱矣，故曰地奧黃泉，隱榮魄也。人以心腹爲元，思慮在人，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至神之所蘊也。蘊至神則妙於無方，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人奧思慮，蘊至神也。三才異位，各有其奧。天雖有奧，而道能生天；地雖有奧，而道能生地；人雖有奧，而人在道中。所以皆冒於道，於道不可以形數求故也。三才未離於形數，而道不可以形數求，可謂難終難窮而未始有封，難測難識而莫窺其妙者也。善貸且成，其化密庸，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故爲萬物之奧。道爲萬物之奧，則自無出有，職職陳露，不得遯而皆存，物其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徽宗註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疏義曰：有以物爲寶者，《傳》言寶珠玉是也。有以道爲寶者，若此言善人之寶是也。善人不以物爲寶，而所寶在道，是以自人入於天，由善達於聖，無人而不自得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人知善出於道而成於性，故其不貨之樸能利而行之也。利而行之，則好之無斁，行之不怠，能盡其性，可以贊化育而配神明矣。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充實之美，積善成性也。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明自得也。若夫聖心循焉，則由是道而不違矣。寶而持之，孰大於此？

不善人之所保。○徽宗註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疏義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也而反焉，則無非傷也；無爲也而動焉，則無非邪也。反無非傷也，惟去智與故，順其理而不違，然後能守其全而物莫之傷，所謂誠全而歸之是已。動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眞，靜其性而勿撄，然後能得其正而邪莫之入，所謂四六不盪，胸中則正是已。順其理而全，靜其性而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易其守，可以保身而無危亡之憂，乃其宜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順其理，斯可以窮理；能盡其性，斯可以盡性；能保身，斯可以至於命。不善之所保，不外是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徽宗註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疏義曰：心居中虛靜則善，淵發於言則爲風波，止則居實，見於行則爲實喪。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溺於末流而非道之所貴也。然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則言美而可悅者，猶足以市；欽愼威儀，維民之則，則行尊而可尚者，猶足以加人，況體道者乎？惟體道之奧，滋發萬化，總攝衆妙，如天之運，兼覆無私，如海之容，包含不遺，彼雖紛紛自異，皆會之一理，又何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故惟體道者，爲能盡合並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所守至約，則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愼厥身，修思永至，於邇可遠，在茲自修之身。至於修之天下，則以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故也。貴爲天子，立爲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爲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不能有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矣。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不如坐進此道，以自治爲先故也。所謂自治非外鑠也，求諸己而已，能求諸己，則用人惟己矣。昔帝堯克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文王誕先登於岸，以至於以御於家邦，每得諸此。雖然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則治之要在知道也。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則以聖人者道之管也。民從之如歸市，則以聖道羣心之用也。夫聖人，民之父母也。聖人尊之於上，斯民從之於下，其執大象，天下往之謂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徽宗註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於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愚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疏義曰：心者道之主宰，則道未始離乎我，道不可以情求，則道未始灑於物，惟不離乎我，故反

而求之，自得其得，以求在我故也。惟不滯於物，故求之寡數，五住可未得，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以求在外故也。求在我者，求有益於得；求在外者，求無益於得。然則求而不得者，以道在邇而求諸遠，而善人求以得者，求在我者而已。蓋道之在我，衆美皆備，人患不求爾。誠能因心會道，則惡者可以遷善，修德罔覺，而無過舉之失，患者可以爲哲，造理而悟，無多岐之惑，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人如此，則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則以莫之爵而常自然故爾。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眞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眞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眞心動而爲有，其名曰欲。欲也，幾也，微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聸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爲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守眞，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爲正，得之則爲靈，爲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眞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爲徼。徼也，淺之意也。不可將心求心爲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爲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爲一，緣出言爲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中道。玄之門以中爲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爲，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起無欲。所以纖塵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爲。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無礙，故名逍遙。一味平常，故名恬惔。是故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無欲則觸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衆妙之門。

又卷二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大道虛無無色，故視之不見，立其意夷遠，故名曰夷。大道無聲，故聽之不聞，言其意希闊，故名曰希。大道無形，故搏之不得，言其意微小，故名曰微。無色、無聲、無形，此三者混不可致詰，故從混沌未分曰混而爲一氣而言之。其一在上，運日月風雨而不皦；其一在下，厚載萬物而不昧。繩繩兮者，言一氣連運，上下不絕之意。能陰能陽，能圓能方，能青能黃，妙用莫測，故不可名，復歸於無中之物。乃人之一心，便是混元一氣，是謂無狀之中狀，無物之中象。是謂恍惚。恍惚者，言有無不定之意，故迎之不見其首也，隨之不見其後。執，操也。萬古常存之道者，以御今之有一之名。執一則能知古始，是謂大道之紀綱。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似敕切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老子言古之善爲道之士者，微妙玄通，深理不可識。夫惟深理不可識，故且強爲之容，而申猶豫之意。豫兮若冬涉川，言不得已而應事之意。猶兮若畏四鄰，言自性不出於外之意。儼兮若客，言正容以悟之意。渙兮若冰散也，若冰將釋，言心如冰渙解釋之意。敦立也兮其若木之朴也，曠兮其性若谷也，渾兮其若俗濁也。孰誰也，能於安靜之間以見動之徐清者，若冬涉川？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者，不欲持盈。夫惟不盈，則常虛靜，虛靜故能敝隱也不日新而成道矣。

又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

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閷閷。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絶妄心爲學，故無憂患　然捨妄還眞，與棄眞逐妄，實如唯之與阿，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　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哉也哉，觀衆人心熙熙悅貌也然，如享太牢之志，如登春臺之樂　老子由絶學之意，曰我獨怕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者，任運無心，若無所歸　衆人之心念念不停皆有餘，《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　反釋曰我愚人之心也哉，無智無得，但純純兮　俗人昭昭以爲明，《老子》曰我獨若昏者，而心無所恃　俗人察察以爲智，《老子》曰我獨閷閷然無意於物　澹兮其若海者，言不可見其心　飂兮似無所止者，如風行空，無所依住　衆人皆有以者，著物生心　《老子》曰，我獨頑且鄙者，不爲物遷　《老子》曰，我獨異於人者，以心合虛，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老子言孔空也　德之容儀，乃一氣也，故云惟道是從　容德之容，乃道化之爲物也，其物惟恍惟惚是也　細而言之，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物與象二字一意，不指定言，無中有也，有中無也，故疊言之恍惚便是物，物便是恍惚　前文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恍惚便是混元一氣，乃人心也，心有所著，故生恍惚，心無所著，便是窈冥　老子先言有心之境，次明無心之道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者，非謂窈冥之中又別有精，只窈冥便是精　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眞精　其精之理甚眞爲義，言其不僞也　又云其中有信者，自古及今，其名常存不去也，可以閱衆物之甫　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窈冥之道

又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其事於道者，奉道者心常虛靜，故同於道　從其事於德者，惟其一心，故同於德　若專志仁義，失於道德者，同於凡俗之失，其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如專志仁義而定道德，無同於失者，賴五常百行，外德修身，故云失亦得之　失道德者，緣正信不足故也　失尚稱德者，由有不信，仁義者墨俗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言本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足者不能久立，跨騎生物者不能久行，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施心於事，尚不能久，況乎其在道也？即心見道，見道離心，有心則有礙　喻如飽食得飽，飽當離食，故曰餘食贅礙其行　物或惡之，況乎其在道也？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道虛無也　虛無無物，自然生有，以一氣爲有物之稱，天地萬類，皆因一氣而混成，先在天地陰陽也以前生　寂兮言無聲也，寥兮言無形也，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改易也，周行六合而不殆止也，萬物皆自一生，可以爲天下母　雖云有物，寂兮寥兮，亦是無稱之稱。《老子》云，吾不知其名，以字記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推大之理往逝之，故曰逝往也　逝四方上下，其理彌遠，故曰遠　遠則不可推，復返於一，故曰返　夫萬物因一而生，故道大也　萬物因陰陽化形，故天大、地大也　又云王亦大者，謂虛無爲域，域中有此四大，而王以道蒞天下而處一焉　人以五常百行修身，而從謙下由取法於地，地之生育取法於天，天之運化取法於一氣之道，一氣之道取法於虛無自然

又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以用也　道佐輔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勝於天下　夫舉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反復矣　夫兵者，凶器也，師之所處，民事廢而田不修，故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失於耕治，必有飢歲凶年　故善良之稱用兵者，果定也下同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果而勿自矜，果而勿克伐，果而勿生驕，

果而不得已而用之，果而勿驕矜。夫物盛則衰，否理必然。物之用壯如此之情強，物壯則老，兵強則敗，是謂非道。非其道也，宜當早已之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兵以濟難，由如藥毒，不可爲常。夫佳美好也兵者，不祥之器，有好勝之心而妨道德，萬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於佳兵。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左爲陽，陽主生。用兵則貴右，右爲陰，陰主殺。故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禁暴救亂，不得已而用之。治國之道，恬惔爲上，故兵不可美好也。若美之者，是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人不親之，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左主生。上將軍處右，右主殺。言居上將之勢，則以喪禮處之，何謂也？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用戰勝取強，則以喪禮處之也。

又卷三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大道虛無而常無名，自九姓化一氣。一氣者，有而未形，名之曰朴。其朴比大道雖小，然爲萬物母，故天下莫能臣下也。侯王若能守其朴，萬物將自賓伏也。以一治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以降甘雨，潤露普偏，人莫之令而自均。大道因朴始立制而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若不止則散失其朴，知止所以不殆而可長久。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止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譬道之在天下，由如也川谷之水皆與歸於江海也，喻天下萬事，總歸於道。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者不過用智，人皆以智爲明，不如反智於內而自知，自知自理者是謂明。勝人者不過有剛強謀略，豐財銳勢爲力，不如息力休心，萬境不動而自勝，自勝者是謂強。世以財厚爲富，雖厚有盡，但知自心本來具足，用無窮盡者，是謂富。世間所學皆小志，惟強行於道者，謂之有志。強事皆合於道，是故不失其所止者久能久，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地，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道汎兮，言無定位也，謂可大可小，故其可左右。何謂可小？夫道，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謂如春功用備成，至夏則春意不居。當春之時，萬物衣被而不爲主宰，故道常無欲於物，則可名於小矣。何謂可大？夫萬物總歸於道爲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而效其道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以其不自爲大之跡，故能成就其大。執此大象以治，天下無不歸往。民往之者，緣往而不害故也，所以天下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世俗嚼五音之樂與飲食之餌，百年之間如待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然而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使之治國，治家，治身，至於生之前，死之後，用之不可既。盡也。

將欲歙音吸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歙歙也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陰根於陽，此必然之理。識事之理者，是謂微明，故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也。夫魚不可脫灘也於淵水也，如國之利器用也，不可以示明也人。若示人，則如魚離水，設符璽表信，制斗秤令平，此便國之利用，將欲救弊，必固轉生不淳，蓋不察微明之義。

又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馳心於外者，不若反心於內，故反者乃道之動。動而反歸無心曰弱，弱者乃道之用也。世人只知天下之物生於有，不知有不生於無，故知無者道之用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

足以爲道。

上士學也下同聞道，能生實信，勤而行之，故云上士。中士聞道，胸中無主，若存若亡，故云中士。下士聞道，塵重業深，聞說其心，不依一法，兀然無事，具足道德，必大笑之。下士聞而不笑者，必是奇怪矯妄，有爲法術，此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音耒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故建立也。言有之：老子引先聖之語也。明道若昧，悟道無得，故若昏昧。夷平也。道若類，大道平夷，無修無證，故若類。進道若退，不用心智，故若退。上德若谷，心如大虛，能容萬境，故若谷。大白若辱，無爲而爲，故若辱。廣德若不足，大德之士，圓修萬行，故若不足。建德若偷，行行無跡，故若偷。質眞若渝，渝，變也。自心清靜，隨物安委，故若渝。大方無隅，窟房洒肆，皆成道場，故無隅。大器晚成，勤誠歷修，方能究竟。大音希聲，至樂自聞。已上十一句，言大象無形，由道隱無名之謂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夫惟道，善貸借也。貸且成，陰陽生化而且成，終復歸道。自道生一氣，一氣分而生二儀，二儀生化，以一氣爲主，以一合二，故云三。一氣在陰陽之中，故名冲氣。以三能生萬物，故萬物無不負背也陰而抱向也陽，皆仗冲氣以爲和和者生之本。

又卷四 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音杏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何也？不曰音越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者，乃萬物之奧也。善道人貴道之若寶，不善道人恃德之所保身，是故尊道爲美言，從之可以如市，以德爲尊行，可以加於人。夫人不善道德者，又何棄之有也？故如堯讓許由，立爲天子，楚置莊周爲三公，招賢之聘，雖有拱璧以先駟乘之馬，如此之榮不受而隱去，是不如坐進此道也。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者，其心無欲，視榮華如塵垢，而不曰求其以得者，有善境妄念之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又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其細也夫。

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者，謂不拘形名度數故也。有似者，終不肖似也下同夫惟一氣之大，故似。然居於形名度數，則終不肖。若肖則久矣，其細也夫。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纂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鈔曰：此《史記》列傳老子教孔子之辭也。已釋開題中。○纂云：吳筠《玄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鈔曰：吳天師《玄綱論・立功改過章》云：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則仙籍何由書，長生非所冀。然功不在大，遇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騁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爲，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也。以其功欲陰，故曰建德若偷爾。

質真若渝。○纂云：質眞有純素也。○鈔曰：純素者，如《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是也。

大方無隅。○纂云：夫砥音紙礪音例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也。砥礪者，平直貌。砥細於礪，皆磨石也。《詩》云：其平如砥，其直如矢，蓋本諸此也。○鈔曰：束教者，《莊子・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此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纂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大方也。○鈔曰：《魯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佛肸者，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音吝。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所謂大方之士也。○纂又云：行不崖異。○鈔曰：此《莊子・天地篇》云：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如此寬大，謂之大方，若有同異，即非大方也。

大器晚成。○纂云：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鈔曰：九鼎

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荊山。李公鑄鼎原是也。或云夏禹之所鑄也。曾子固《金石錄記》曰：凡牧貢金，夏禹鑄以爲鼎，九州山川草木禽獸，莫不在焉。是知夏禹之所鑄也。夫瑚璉者，《魯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何晏集解之曰：瑚璉，周曰黍稷，器名，宗廟祭祀之器貴者也。夫此九鼎與瑚璉者，寔平大至貴之器也。原其營爲，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亦猶賢聖之所以爲賢聖者，豈一朝一夕無功無行而得到哉。然積習生常，美成在久之所致也。故曰大器晚成。又美成在久者，《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歟。

（天）夫唯道，善貸且成。○纂云：獨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鈔曰：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已具上經首章載之，今不復云。大抵言大道善能貸與萬物，萬物資之以生成者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冲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裹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睽此道爲物，所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紛鋭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安無事。夫如是，則吾之冲虛妙用，瞭明洞徹，潛吾方寸，湛兮若存矣，以爲吾則不知爲誰氏之子，以爲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在焉自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知此。

又《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原旨》曰：人不可以不知道，道不可以不知古。古必有始，始必有物焉。天下之物衆矣，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也。求之以視，以聽，以搏，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復混而爲一。觀其上而不皦，觀其下而不昧，繩繩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於以見無物非道，無道非物，道之爲道也。如此，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不惟獨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物爲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理，衆人固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義。像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鄰，不安動也。儼若客，不放肆也。渙若冰將釋，無凝滯也。敦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其若谷，無窒礙也。渾兮其若濁，無矯異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哉。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虛消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使居原而知此道，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知此道，則清而不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遂己之心，惟無必遂己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游九百餘年，而晚遠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爲善也。

又《經》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原旨》曰：聖人之道，自得之學也。世俗之道，外得之學也。聖人不務外得，故曰：絕學無憂。然則唯阿善惡，相去知幾何哉。人之所畏，指後之衆人俗人者而言也。故不可不畏衆人俗人。熙熙有餘，昭昭察察，皆有以爲矣。何尚荒兮其未央哉。享太牢，登春臺，外得可知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我獨若怪，我獨閬閬，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母，道也。求在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外得，俗學可絕，吾無憂矣。

又卷二　《經》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孔，大也。德，得也。得於吾心之謂德。容，量也。言有大德，宇量斯寬，惟道是從，靡不容也。衆甫可閱矣。然則道之爲物，何如也哉。唯恍唯惚而已。惚兮恍，其中有象，似無而有也。恍兮惚，其中有物，似有而無也。窈兮冥，其中有精，得於吾心者也。其精甚真，若所固有也。其中有信，誠其在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由先天地自古固存，所謂強名之曰道者，今猶古也。衆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以此而閱備於我矣。然則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吾心之所自得者而觀之，此可知也。

又　《經》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原旨》曰：跂者不立，窄途之於世路，若不相及而未嘗不相及也。人馳騖功名，一有躁進之心，便墮望道不可見之域，由身處低下，物置高遠，心欲急得，跂仰而求，不惟物不可致，而足亦不能自立也。跨者不行，欲速進而大跨，未有能行者矣。蓋由心不知道，物欲所牽，過望功名，曾不知分彼心，必有不容自已之惑，不顧蹶不已也，豈不大可哀耶。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六者之在道也，譬猶殘餘之食，贅疣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原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無物也，而曰有物混成，是何物耶。天地之先，有五大，列子止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而不言太極。又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非太極乎。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是知有物混成非物也，指萬物相渾淪者而言也。吾嘗曰：未有吾身，先有天地；未有天地，先有吾心。吾心此道也，豈惟吾哉。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知此謂之知道，得此謂之得道。然則道何自而知，何從而得哉。吾將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也。余嘗於洒掃之暇，隱几神遊，邈仰先天混成之道，寂寥無朕，獨立周行，化化生生，今古不忒，是宜可爲天下母也。老聖謙辭，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刻畫而語。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演至此而漏泄春風，有不容閣者矣。大曰逝，逝曰遠，遠而無所至極也。遠曰返，返，復也。復則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道之盈虛消息，如環無端。先乎天地，莫知其始。後乎天地，莫見其終。故以道觀天地，則見道大。以天地觀帝王，則見天地大。以帝王觀人民，則見帝王大。雖然究其端倪，四者之大，莫不均囿大虛之域法則也。人能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然，取以爲法，內而正心誠意，外而修齊治平，以至功成身退，人聖超凡，歿身不殆，是則可與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而與之言哉。惟知自然者，則可與言道也。王亦大，一作人，言王則人在焉。今從王，尊君也。

《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原旨》曰：聖人愛養百姓，不以功名自大，體道故也。天下載之而不重，樂推而不厭，雖不欲大，不可也。大道汎兮，無往不在，其可左右。隨其所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得以生，曾無辭謝。功成不名有，成所當成，何功之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生所當生，愛養必至鳥可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謙德至矣。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無歸物之心，物自歸之無大物之心，物自大之。道之爲道也。若此是以聖人體道爲心，愛養萬民，雖有大功大德，終不自以爲大，故天下歸之，自能成其大也。吾終此章，隱几默味，游心上古，乃見羲皇上人標枝野鹿，大樸淳風，熙熙猶在也。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原旨》曰：道大無外，聖人則而象之，以長天下。四夷八蠻，兼愛並養，物無不均，故天下歸往焉。往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泰矣。百之人

有行之者，黃帝是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兵爲治哉。樂與餌，過客止。干戈之於叛寇，猶樂餌之於過客。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過則止也。當蚩尤之亂必誅，干戈斯作。炎帝之歸必有，兵斯可偃。兵不可常樂，亦不可常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始也，必簡。其畢也，必巨。兵其可不知戒乎。道之爲言，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非樂餌比也，如大象焉。象無形，故視之不足見。象無聲，故聽之不足聞。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

又卷三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原旨》曰：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上士聞道，造其有情有信，而又達其無爲無形，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雖造有情有信，而未達無爲無形，故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二者俱惑，故大笑之。蓋下士天資既淺，又爲人欲所蔽，天理未明，彼物之有形有爲者，尚未之造，況道之無爲無形者，豈易達哉。此下士之不容不笑也。不笑則不足以見吾道之大矣。建言，古有之言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斯八者，言道之用。有若無也，大方無隅，方無隅，故大。大器晚成，器晚成，故大。大音希聲，音希聲，故大。大象無形，象無形，故大。斯四者，言道之體。實若虛也。道隱無名，知而不言，能而不爲也。夫惟道，善貸且成。惟善貸，故可傳。惟且成，故可得。然則不可受不可見者，道非外物，故不可以手受而目見，惟在聞道勤行，求其在我者而得之心，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

又　《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旨》曰：古之有天下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君壽之修短，唐虞而上，遠不可稽。見之《禹貢》之辭，則知堯、舜之朝，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人民如其地。堯爲天子，舜、禹、稷、契、咎繇爲臣。湯、武乎民，無能名焉。形於擊壤之歌，則知爲有道之世也。堯未甚老，而遜之舜。舜遵堯之道，未甚老，而遜之禹。堯、舜，皆不失天下之尊榮，皆天壽百餘歲，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不廢永祚之義。如三聖人者，可謂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唐虞之盛可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夏商之衰可見。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大費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多藏厚亡也。咎莫大於欲得，我所欲得，人亦欲得，天下胡爲不爭，戎馬胡爲不生。如惡無道，以就有道，莫若不爲夏商之衰，求爲唐虞之盛，知足常足，將不失堯、舜之尊榮。然則天下有道云者，必得君如堯、舜，臣如咎、夔，民如唐虞之民，則比屋可封，人人皆知天下之重，而不以害其生，孰有可欲之罪，不知足之禍，欲得之咎者哉。

又卷四　《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道包天地，韞藏萬物，如室家之有闇奧焉。善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寶。不善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尊行可以加人，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尊行，道之發於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人，況存諸內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觀堯之曰吁曰咈，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贊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己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書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謂下民昏墊，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也。耶者，不定之辭。非縱民爲不善，而終不見罪也。知其自有可殺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太平經鈔》乙部《行道有優劣法》　春王當溫，夏王當暑，秋王當涼，冬王當寒，是王德也。夫王氣與帝王氣相通，相氣與宰輔相應，微氣與小吏相應，休氣與後宮相同，廢氣與民相應，刑死囚氣與獄罪人相應，以類遙相

感動，其道也至氣不來，至恩不得施也。古者聖王以是思道，故得失之象，詳察其意。至者行道，天地喜悅；失道，天地爲災異。夫王者靜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長生自養，和合夫婦之道，陰陽俱得其所，天地爲安，天與帝王相去萬萬餘里，反與道相應，豈不神哉？

又《名爲神訣書》　元氣自然，共爲天地之性。六合內，方悅喜，則善應矣，不悅喜，則惡應矣。狀類景象其形，響和其聲也。太陰、太陽，中和三氣共爲理，更相感動，人爲樞機，故當深知之。皆知重其命，養其軀，則知尊其上，愛其下，樂生惡死，三氣以悅喜，共爲太和，乃應並出也。但聚衆賢，唯思長壽之道，乃安其上，爲國寶器。能養其性，即能養其民。夫天無私祐，祐之有信。夫神無私親，善人爲效。一身之中，能爲賢，能爲神，能爲不肖，其何故也，誤也，神靈露也。故守一之道，養其性，在學之也。衆中多瑞應者，信人也。無瑞應者，行誤人也。古而是非，可知矣。夫斤兩所察，人情也。天之照人，與鏡無異。審詳此意，與天同願，與真神爲其安得不吉哉？成事二二，不失銖分，安得天地中和意。故天地調則萬物安，縣官平則萬民治，故純行陽，則地不肯盡成；純行陰，則天不肯盡生。當合三統，陰陽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聖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氣不通，百事乖錯。

《太平經》卷三五《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眞人前，子連時來學道，實已畢足未邪？今天師不復爲其說也，以爲已足，復見天師言，適知其有不足也。今意極訖，不知所當復問。唯天師更開示其所不及也。一行，眞人來。天下何者稱富足，何者稱貧也？二然。多所有者爲富，少所有者爲貧。然，子言是也，又實非也。何謂也？今若多邪僞佞盜賊，豈可以爲富邪？今若凡人多也，君王少，豈可稱貧邪？愚暗生見天師有教，不敢不言，不及有過。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貧富之處哉？三今唯天師令弟子之無知，比若嬰兒之無知也，須父母教授之乃後有知也。三善哉，子之言也。太謙，亦不失之也。諾。眞人自精，爲子具言之。富之爲言者，適畢備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爲富足，故上皇氣出，萬二千物具生出，名爲富足。中皇物小減，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爲小貧。下皇物復少於中皇，爲大貧。無瑞應，萬物不生，爲極下貧。子欲知其大效，實比若田家，無有奇物珍寶，爲貧家也。萬物不能備足爲極下貧家，此天地之貧也。萬二千物俱出，地養之不中傷爲地富；不而善養，令小傷爲地小貧；大傷爲地大貧；善物畏見，傷於地形而不生，至爲下極貧；無珍寶物，萬物半傷，爲大凶貧也。悉傷爲虛空貧家。此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此父母貧極，則子愁貧矣。與王治相應。是故古者聖王治，能致萬二千物，爲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二分之一，爲中富之君也。不足三分之一，爲下富之君也。無有珍奇善物，爲下貧君也。萬物半傷，爲衰家也。悉傷爲下貧人。古者聖賢適深居幽室，而自思道德，所及貧富，何須問之，坐自知之矣。善哉善哉！今唯天師幸哀帝王久愁苦，不得行意，以何能致此貧富乎？三善哉善哉，子之難問也，已入微言要矣。然所行得失致之也。力行眞道者，適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備足也。行德者，地之陽養神出，輔助其治，故半富也。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行文者，隱欺之階也，故欺神出助之，故其治小亂也。行武者，得盜賊神出助之，故其治逆於天心，而傷害善人也。道者，乃天所案行也。天者最神，故眞神出助其化也。地者養，故德神出助其化也。人者仁，故仁神出助其化也。文者主相文欺，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上下相文，其事亂也。武者以兵殺傷服人，盜賊亦以刑殺傷服人者，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盜賊也，故盜賊多出，其治凶也。盜賊多以財物爲害，故其治失於財貨也。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眞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亂君以文服人；凶敗之君將以刑殺傷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殺傷服人也。所以然者，乃圖其上之也。上君子乃與天地相似，故天適好生不傷也，故稱君稱父也。地以好養萬物，故稱良臣稱母也。人者當用心仁，而愛育似於天地，故稱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其治萬物，爲其師長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爲帝王致太平也，故當斷之也。今眞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効，立與天相應，而致太平，可名爲富家，不疑也，可舞使帝王愁苦，反名爲貧家也。今民間時相謂爲富家，何等也？三是者但俗人妄語耳，富之爲言者，適悉備足也。一事不具，輒爲不具足也。故古者聖賢不責備於人者，言其不能備之也，故不具責之也。今八十一域國，物各少不備足也，不能常足也，故從他國取之也。今一家有何等富哉？眞人其好隨俗人妄言邪？三不敢不敢。子既學愼言，無妄談也。夫妄談，乃亂大地之正文，不可爲人法，愼之。三唯唯。今天師既加恩愛，乃憐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爲其每具開說，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書衆多，大眩童蒙，不知當復問何等哉？唯天明

師，悉其陳列其誡。善哉善哉！然天法，陽數一，陰數二，故陽者奇，陰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陽者尊，陰者卑，故二陰當共事一陽，故大數一而地數二也，故當二女共事一男也。何必二人共養一人乎？尊者之傍不可空，爲一人行，一人當立坐其傍，給侍其不足，故二者，迺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當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來，多賤女子，而反賊殺之，令使女子少於男，故使陰氣絕，不與天地法相應，天道法，孤陽無雙，致枯，令天不時雨，女者應地，獨見賤，天下共賤其眞母，其賊害殺地氣，令使地氣絕也不生，地大怒不悅，災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何也？天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物以類相感動，王治不平，本非獨王者之過也。迺尺人失道輕事，共爲非，其得過非一也，乃萬端，故使治難平乖錯也。天地之性，萬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賊殺女，深亂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今天師爲王者開闢太平之階路，太平之眞經出，爲王者但當游而無事，今是傷女爲其致大災，當奈何之乎？善哉，子之問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賤惡女者，本惡過在其行。何謂也？願聞之，試得記於竹帛，萬萬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記之，天下無復殺女者也。唯唯。願記之。以除帝王之災，吾所樂也，以救冤女之命。善哉，子已得益天筭矣。何謂也？然，活人名爲自活，殺人名爲自殺。天愛子亦爲已得增筭於天，司命易子籍矣。不敢也，不敢也。無可復讓，此迺天自然之法也。然天下所以殺女者，凡人少小之時，父母自愁苦，絕其衣食共養之。非獨人也，跂行亦皆然。至於老長巨細，各當隨其力而求衣食，故萬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賢者得樂，不肖得苦。又子者年少，力日強有餘。父母者日衰老，力日少不足也。夫子何男何女，智賢力有餘者，尚乃當還報復其父母功恩而供養之也。故父母不當隨衣食之也。是者名爲弱養強，不是筋力養有餘也，名爲逆政。少者還愁苦老者，無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殺之也。今但爲乏衣食而殺傷之，孰若養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眞人！是誠冤絕地統，民之愚甚劇也。今小生聞是，心大悲而恐恢，知冤者誠多，當奈何哉？然，夫好學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學必懈而道止也，而得衣食焉，則賢者學而不止也。當使各有所利，不當使其還反相愁窮也。何謂也？夫女者無宮，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當得衣食焉。女之就夫家，迺當相與併力同心治生，乃共傳天地統，到死尚復骨肉同處，當相與併力，而因得衣食之。令使賢且樂，令使不肖者日苦。此若七地，與二男物善，天亦付歸之，薄生其物愛，天亦付歸之，不奪其材力所生長也。天地尚不奪汝功，何況人乎哉？如是則凡人無復殺其女者也。善哉善哉！大深害除矣，帝王太平已至矣。眞人何以知之乎？然，夫父母與子，極天下之厚也，不得困慈焉，不當殺之也。迺乃殺其子，是應返賊之氣，大逆甚無道也。重其亂帝王治最深。夫女，令得生不見賊殺傷，故大樂到矣。然，子說是也，可謂知之矣。今天下一家殺一女，天下幾億家哉？或有一家乃殺十數女者，或有併之本生出，反就傷之者，其氣冤結生動天，奈何無道理乎？故吾誠[illegible]重知之也。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則令婦人無兩心，則其意專作事，不復狐疑也。苦而無功，則令使人意常不和調。此者，乃天性自然之術也。眞人愼之，無去此書，以付仁賢之君，而以除二大冤結災害也。愼吾書者，六合凡人，無肯復去女者也，是則且應天地之法也，一男者得二女也。故天制法，陽數者奇，陰數者偶，大中吉以來，人失大道意，多賊殺之，迺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大反天道，令使更相承負，以爲常俗。後世者劇天下愈過，甚痛無道也。夫男者迺承天統，女者承地統，今迺斷絕地統，令使不得復相傳生，其後多出絕滅無後世，其罪何重也！此皆當相生傳類，今乃絕地統，滅人類，故天久久絕其世類也。又人生皆含懷天氣具迺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時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勝紀，獨舉人知之耳。人生皆其陰陽，日月滅乃開脆而出戶，視天地當復長，共傳其先人統，助天生物也，助地養形也。今天地神信此家，故天地神統來寄生於此人，人反害之，天大咎之，而人不相禁止，故天使吾出此書以示後世也。事已發覺，而復故爲者，名爲故犯天法，其罪增倍，滅世不疑。眞人愼之，自勵自勵！唯唯。子今既已發覺此事，而逃亡其書，子代人得罪坐之矣。不敢不敬。行矣，各爲身計。唯唯。

右分別說貧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斷絕地統以興男女平復王政

又卷四二《驗道真爲訣第五十七》

行事亦且畢不久。眞人前，許受敕勑。唯唯。自行此道之後，承負久故彌遠，積厄結氣，並災委毒誠多，不可須臾而盡也。知力行是之後，承負之厄日少，月消歲除愈，何以知之乎？善哉，子之難也，可謂得道意矣。然，明聽，行此之後，天下文書且悉盡正，人亦且盡正，皆人眞道，無復邪僞文絕去，人人自謹。其後生者尤甚，

吏相倣學，皆知道內，有睹其身，各自重愛。其後生者孝且壽，慈仁自養老，顏色不與無道時等，後生者日知其至意以爲家也。學復過其先，日益就相厚相親，愛重有道人，兵革緩猾悉無復爲者也。故承負之厄會日消去，此自然之術也。□□萬不失一，是吾之文大效也，不可但苟空設善言也，親以徵驗起，迺與天地響相應，何可妄語乎？故文書前後出，非一人稽積難知情，是故吾道以誠也。子連時二二問，必樂欲知其大效；其效相反，猶寒與暑，暑多則寒少，寒多則暑少。夫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學人者，皆多絕匿其眞道，反以浮華學之，小小益耶，且薄後生者，日增益復劇，其故使成僞學相傳，雖天道積遠，先爲文者，所以相欺殆之大階也。壹欺不知，後遂利用之也。令上無復所取信，下無所付歸命，因兩相意疑，便爲亂治。後生者後連相承負，先人之厄會聚並，故曰劇也。天今冤是，故吾語子□二也，眞人努力自愛勉之，子迺爲天除病，爲帝王除厄，天上知子有重功。不敢不敢。

右效行徵驗道知眞僞訣

又卷四七《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眞人前，凡人當以嚴畏智詐常威勝服人邪？不宜邪？子自精言之。然人致當以嚴威智詐勝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噫！眞人內但俗夫之人知耳，未得稱上眞人也，其授辭皆類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眞人投說，乃當與天心同也。今以嚴畏智詐勝服人，乃鬼神非惡之也，非獨鬼神非惡之也，乃陰陽神非惡之也，非獨陰陽神非惡之也。是故從天地開闢以來，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勝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冤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故人者，亦治其勝人者，而助服其服者也。是故古者三皇上聖人勝人，乃以至道與德治人；勝人者，不以嚴畏智詐也；夫以嚴畏智詐刑罰勝人者，是正乃寇盜賊也；夫寇盜賊亦專以此勝服人，君子以何自分別，自明殊異乎，而眞人言當以此，曾不愚哉？是正從中古以來，亂天地者也，子知之耶？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嚴畏智詐治民也；中古設象，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嚴畏智詐刑罰治民，而小亂也。夫下愚之將，霸道大興，以威嚴與刑罰畏其士衆，故吏民數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進退兩度也；故下古之人進退難治，多智詐也。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進退多便，其辭變易無常故也。天正爲其初，地正爲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極故反上也。以何知其下極也，以其言進退無常，出入異辭也。此三氣下極也，下極當反上，就道，乃后得太平也，與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與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亂也，與人相似；就嚴畏智詐刑罰乃日亂，故與霸君相似，刑罰大起也。今眞人反言當以嚴畏智詐，此乃亂在義者也。今天師言，不當以嚴畏刑罰也。天何故時遣雷電辟歷取人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所敬重，事欲施惡，以易冤人。人乃至尊重，反使與人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人食，此人惡之也。是故天無大無小，輕易冤人者也，悉共見治也，而怜助服者也。故君子勝服人者，但當以道與德，不可以寇害勝人冤人也。夫嚴畏智詐，但可以伏無狀之人，不可以道德降服，而欲爲無道者，當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無狀之人，不可常行也。與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與德也。故古者聖賢，乃貴用道與德，仁愛利勝人也，不貴以嚴畏刑罰，驚駭而勝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駭服人者，上皇太平氣不得來助人治也。所以然者，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結，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盜賊奪人衣服也，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爲將軍上君，此之謂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爲閉絕不通，使陰陽天氣不和，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強助劣弱爲職，而寇吏反以此嚴畏之威之也，乃以智詐驚駭之，使平氣到，德君治，恐以是亂其正氣，故以此示眞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諸賢及凡人，使吏民自思治，當有益於上，慎毋亂之也。眞人覺曉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去，常愼言，毋妄語也，夫非人。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問也。唯唯。

右分別勝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惡所助法。

又卷六七《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眞人前，凡下下人有幾罪乎？平平人不犯事，何罪過哉？噫，眞人何其嘆冥也。愚生不開達，初生未嘗聞，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子言是也，與俗同記。不睹凡人迺有大罪六，不可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眞人學，迺不見此明白罪，學獨不病憒憒耶？愚生忽然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懷冤結而死是也。誠窮乎遂無知，然而死記覺悟。天地開闢以來，凡人先矇後開，何聲理乎？願聞之。然，人積道無極，不肯教人開矇求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斷天生道，與天爲怨。人積德無極，不肯力教人守德，養性爲謹，其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迺斷地養德，與地爲

怨，大咎人也　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罪不除也　或身即坐，或流後生　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窮　今反聚而斷絕之，使不得徧也，與天地和氣爲仇　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會不得久聚也，當相推移　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惡惡也　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賤道，而不肯力學之以自救　或得長生，在其天統先人之體，而反自輕，不學視死　忽然臨死，迺自冤，罪不除也　或身即坐，或流後生，令使生遂無知，與天爲怨　所以然者，迺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則凶死　雖愛人欲樂善，著道於人身，人不肯力爲道，名爲無道之人，天無緣使得有道而壽也　迺使天道斷絕，故與天爲怨也　人生知爲德善，而不肯力學爲德，反賤德惡養，自輕爲非，罪不除也　或身即坐，或流後生　所以然者，與地相反　地者好德而養，此人忽事，不樂好德，自愛先人體，與地爲咎也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　而不肯力爲之，反致飢寒，負其先人之體　而輕休其力不爲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飢寒　但常仰多財家，須而後生，罪不除也　或身即坐，或流後生　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各當隨力聚之，取足而不窮　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輕，或所求索不和，皆爲強取人物，與中和爲仇，其罪當死明矣　此有六大罪而天憎惡之，其罪不可除也　眞人知之耶？」唯唯　願聞天師，其爲罪何一重也？」噫！子曰益愚何哉？是乃滅門之罪也　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　今唯天師更開示之，令使大覺悟，深知其意，不敢復犯也。」然，眞人言善哉，吾辭將見矣，眞人宜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擾擾之屬，悉仰命焉　今大溪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　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也；無極大來取之，亦不傷其本　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修正　又使各懷道，求生惡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復犯法，爲邪凶惡　其心善，則助天地帝王養萬二千物，各樂長生；人懷仁心，不復輕賊傷萬物，則天爲其大悅，地爲其大喜，帝王爲其大樂而無憂也，其功增不積大哉？夫一人教導如此百愚人，百人俱歸，各教萬人，萬人俱教，已化億人，億人俱教，教無極矣　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無極，人民莫不樂生爲善　帝王遊無職，又何傷於人，而不力相示勑　今人幸蒙先師勑戒，得深懷至道而閉絕，不以相教示，使人無所歸命，皆令強死冤結，名爲斷天道，人多失道而妄爲　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養　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無道多自輕，其作反逆，犯大文地理，起爲盜賊相賊傷　犯王法，爲君子重憂，紛紛不可勝理　君王日夕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災變怪不絕，爲帝王留負，吾尚未能悉言　夫斷天道，大逆罪過，不可勝記　故財聚其綱紀，亦眞人是非，重罪當死明耶？死中尚得有餘過，故流後生也　可恆哉！眞人其愼之矣　唯眞人迺知一恆，可謂已得長吉，遠凶害矣。」唯唯，不敢離勑。」然，子已賢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復疑也。」今謹以聞天道之命，願得知地德之勑。」然，夫地之有大德，專以順天之道，以好養萬物，擾擾之屬，莫不被恩德，養成其中者　是故大溪大德之人，當象此爲行，幸蒙先師功力，得懷藏善道無極之德　夫德以教人，比若臨大水而飲之也　少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無極之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也　如力教教之，皆使凡人知守溪抱德，各自愛養其身　其善者上可助天養且生長之物，下可助地畜養向成之物，悉並力同心，無有惡意，其中大賢明心易開示者，迺可化而上，使爲君之輔，其中賢者可爲長吏師，其下無知者，尚可爲民間之師長　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爲善者也　爲教如是，迺上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養人民，令不犯惡爲耶，君子垂拱而無憂，其功著大，天地愛之，可移於官也　今則或懷有德廣大，而反詳愚閉，絕道德之路，不助天養其且生，不助地養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諸民人。」今使愚人後生，遂暗無知，白黑不分明，反死不移，遂爲小人，不可東西，忽身自輕，相隨爲非，奸軌畜積，上下不能復相教，冥冥憒憒，無有忌諱　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時，亂五行，爲君子大憂，爲小人起害，爲賊盜，或還以自敗，僇其父母，因而無世　今尚但爲眞人舉其綱紀，見其始，使衆人一覺自策之耳，不肯教久德，名爲斷絕地之養道，其罪過如此矣　是之爲無狀乃死，尚有餘罪，故流後生也，眞人知之耶？」可恆哉！可恆哉！」眞人知蚤悟，可謂得且活矣　唯愼之。」

又卷七〇《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　眞人謹問：　吾復欲都合正所寫師前後諸文，使學者不得妄言，豈可聞乎？」善哉！子何一日益開習也然，吾之道法，迺出以規陽，入以規陰；出以規行，入以規神；出以規衆書，入以規衆圖；出以消災，入以正身；出以規朝廷之學，其內以規入室　凡事皆便有限，努力好學者各以其材能，反失其常法，外學則逢入浮華，不能自禁，內學則不應正路，返入大邪也　夫諸學者迺常有大病，不能自知也　其

好妖學，才太過者，多入於華，令道大弱，而無生文，反名爲真道，更以相欺紿也。大學才太過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不與傍人語，反失法度而傳妄言也。今子乃疑，故復來問之。今爲子意善恢恢，陳陳無處，爲其規矩，令各行限度可議，以爲分界而守之也。今古文衆多，不可勝限也。凡學衆得其眞事者，勿違其本也。學於師口訣者，勿違其師言，是其大要一也。夫學之大害也，合於外章句者，日浮淺而致文而妄語也，入內文合於圖讖者，實不能深得其結要意，反誤言也。學長生而出，合於浮華者，反以相撿也；合於內不得要意，反陷於大邪也。今子來反復問之，故爲子陳其文，見其限也；合其法度者，是也，不合者，非也，明矣。可以是知之也。凡書爲天談，十十相應者是也，十九相應者小邪矣，十八相應者小亂矣，過此而下非眞，不可用也。名爲亂天文地理，陰陽不喜，萬物戰鬬，人民被其大咎也。思養性法，內見形容，昭然者是也；外見萬物衆精神者，非也。學凡事者，當守本文，而求衆賢說以安之者，是也；守衆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大道意矣。使人身自化爲神者，是也；身無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書相騙使之術耳。說凡事本末中央相似者是也，不相類似者非也。人案始少食，久久食氣，便解去不見者，是也；求道，自言得之不還，反有問者，非也。凡去者悉還，有教問者是也，而無教問者，而容死也。守清靜於幽室，成者是也，自言得道行，以怒語言者，非也，失精之人也。入學而日善，過其故者得道之，是也；入學而反爲日惡，不忠信者，非也，陷於大邪中也。讀書見其意，而守師求見訣示解者，是也；讀書不師訣，反自言深獨知之者，非也，內失大道指意也。學已得道，問事衆師衆賢不懈者，是也，此日進之數也。故古聖師已知道，自若事師，不敢止也，去師則讀文不懈也；學而獨自言得其要意，不復力讀古文聖辭，自言是，不事衆聖明者，非也，下愚之人也。凡人學，而窮竟其可求學者，是也。萬物皆然，萬物既生，皆能竟其壽而賣者，是也；但能生，不而竟其壽，無有信賣者，非也。爲善得其實宜者是也，不得其實宜者，但外是內非也。案讀吾書盡，不離繩墨，而得其實者，是也；讀書出其奇，多才而不得其要實者，非也。天有風雨而萬物時生者，是也；風雨而萬物反傷者，非也，有毒也。爲經道而日興盛者，是也，不日向興，反日向衰者，得內失其意者，非也。是故夫天地之性，爲善，不即見其身，則流後生，以明其行也，爲惡，亦不即正其身，必流後生，亦以謬見明其行也。故夫爲善惡者，會當見耳。但爲善者，比若向日出，猶且彰明也；爲惡者，比若向日入，猶且冥冥。此天地陰陽自然性也。天生萬物，適各隨其行而彰之，不隱匿也。故善者上得命屬天，猶生人屬天也；惡者下行，命屬地，猶死者惡，故下歸黃泉，此之謂也。得吾書者，以付上德君也。吾有此書，敢障絕而傳讀之也。天道治天，不可盡知也，不可聽信。人之言，今故爲子定古聖文，今復要其合策，明書前後相因以相證也。天地開闢以來，賢聖雖異世而生，相去積遠，所案憑者同也，共爲大談，救世得失也；其言相似，猶若重規合矩，轉以相彰明，不得不也。夫物類相聚興也，其法皆以比類象相召也，是明效也。爲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考合異同以成文也。拘古以明今，共議其事，以內文者明其外文，以外文者，還考驗其內文也。使可萬世傳，無重過於天。一人之言，不可獨從也。衆人之言，深策取古賢聖之辭，內與天同也，其定而審之。帝王自明解訣，諸僞亂災惡除，大無重憂，其爲者興，指違者災，不除也。

言是學者得失訣

又卷七一《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眞人問神人曰：

受道以何爲戒乎？神人言：道乃有大戒，不可不愼之也。夫且得道，臨且成之時，乃與諸神交結也，與精神爲隣里，出入相見覩，與人相愛，若父子也。夫道，乃重事也，或悔與人，且欲奪人道，故先試人，視人堅不。共來欺人，使人妄語，得其辭語，堅閉之，愼無傳之也，即可得壽也，久可得眞道矣，傳之日消亡矣，又使人好生而惡害。眞人曰：願聞其日消亡意。精神消亡，身即死矣。夫虛無絕洞之道，常欲使人好生而惡殺，閉口無泄，適可萬萬歲也。眞人問神人：願聞無泄之禁忌。神人言：然，大人泄之亡其位，中人泄之，即竭其氣，小人泄之，滅其世類也。所以然者，夫天地乃以此自殊異自私，故能神尤重之也。夫天地不深知絕洞之道，以何爲神乎？以何爲壽乎？記之，吾告子，其精之重之愼之。眞人唯唯，不敢妄言也。眞人稽首：願更聞其將欲敗人，奈何乎哉？神人言：然，於人心中有惡意，使大邪來欺，人能堅閉耳，不聽其辭語，則吉矣。聽其辭，則凶害矣。夫人君聽之，惡其臣，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臣子聽之，惡其君，就來欺之，言子今當爲聖人，今當爲人君。小人聽之，使人自言且大尊也。父聽之惡其子，子聽之惡其父。辯變其辭語，熒惑人心意，言其且善且惡，亂人政治，一喜一怒，大傷

之邪也，方欲害人也　從古到今，諸學長壽者，皆不得度於此辭也。」眞人問曰：「當奈何哉？」神人言：「閉耳無聽，閉口無語，此但俟邪，無可聽者也，聽之即眞道去，去即死矣　子欲長存，愼之此辭也　吾已爲子先更之，幾何中於此大邪矣　吾常內正吾心，不復用之也　此大邪常積，欲觀人堅不；大猾邪常或乃來入人之腹中，動人之心，使人心妄爲故也　時時怒喜，不能自禁止，皆爲邪所誤也，爲邪所推，衆漸得滅亡　於此者積衆多，審得其重戒，心亦不可移也，非獨學道者也　百姓喜怒無常，同是子可爲也　子愼之自精。」眞人唯唯　眞人曰：「吾身嘗中於大邪，使吾欲走言，吾欲當爲人主，後當飛仙上天　吾受其言，信之大喜　後反三月病癩疾，見神人天師言，心中大悅喜，吾親嘗中如此矣，幾爲劇病，後癩疾自止得愈，遂得數千歲　今自幸復與神人相覩，重復道戒，覩見門戶，冀得長度爲天上之吏。」神人言：「子持心志堅如此，何憂不得上九天，周歷二十五天乎哉？今是諸得上天之士，皆得持心堅密，不可誤者也；諸可熒惑誤者，皆又蚤死，不得度也　欲得長壽，讀此文以爲重戒，此乃死生之戒，不可不愼也　是故古者聖賢先得度世者，不聆此之力也，學道而反不得，不長度者，皆坐聆此，得其賊也　夫天上大神，非賊人可爲，便使人還此害鬼，故無大福也；當生反死，轉爲天賊也　今吾所教子眞人書，悉皆可得大壽矣　或得度世，但謹自持，無以此爲害，審能專心，可得萬萬歲。」眞人唯唯　「吾不敢爲非，請受明戒。」神人言：「子好道如此，成事，得上天之階矣　眞人問戒，獨有此邪？復有深者邪？復有上天之戒，固固戒人耳　專戒以言共欺人，言人且尊貴，以是戒人　故使人觸防禁，得誅死焉　復數試人以玉女，使人與其共遊，已者共笑人賤，還反害人之軀　但人常默萬歲無可聆，但獨自守終命，何有害哉？死生之間，專此也。」眞人唯唯　眞人問：「何故專使邪神來試人乎？」神人言：「道重難與人也，其執必堅，死而已者，亦不奪人之願也　天上度世之士，皆不貪尊貴也　但樂活而已者，亦無有奇哉也。記吾戒，子一門矣，吾言萬世不可忘也，正使上行窮周無臂之天，其戒皆如此矣，無復有奇哉也。」眞人唯唯，不敢離繩墨之間也。「神人言：「審如子言，已得道矣　古者日進，邪者上休矣　持心若此，成神戒矣　成事，乘雲駕龍，周流八極矣　大道坦坦，已得矣　命已長壽無極矣。」眞人曰：「唯唯。」神人言：「道實大無內外，但常恐爲大邪所害，而不聽一邪，邪於何收乎？故古者帝王好道而學，不聽邪者，盡得萬萬歲，其聽則邪言者，悉自敗矣　吾道遍萬端，悉當知其事。」眞人唯唯　今得神人之辭，皆得須臾長生乎？」神人言：「不深戒，成事二凶矣，道不得成也。」眞人言：「吾宿有緣命邪，幸得與神人相遭逢。」神人言：「然，六人生各自有命，一爲神人，二爲眞人，三爲仙人，四爲道人，五爲聖人，六爲賢人，此皆助天治也　神人主天，眞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錄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　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貴不能爲賤，命賤不能爲貴也　子欲知其審實，若魚雖乘水，而不因水氣而蟄，龍亦乘水，因水氣遇上青雲爲天使乎？　貴賤實有命，愚者而妄語　古者聖人帝王，其大優者，不復錄問爲言也，知其□□，會無可能爲也　此比若教無道之人，令卒蟄，安而蟄乎哉？能飛者，獨得道仙人耳　夫百姓相與游戲言，我能蟄，實不能蟄，此妄言者若此矣。」眞人言：「善哉，吾一覺於此。」神人言：「子自若愚，爲天命可強得也哉？」眞人言：「然，此道亦可學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學之必得大度，中賢學之，亦可得大壽，下愚爲之，可得小壽　子欲知其效，何若凡人學耳　大賢學可得大官，中賢學者可得中官，愚人學者可得小吏　夫小吏使於白子之民乎？以是言之，猶當勉學耳。」眞人唯唯，吾爲之，未嘗敢懈也。」神人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間，各取可宜，亦無妄也。」眞人唯唯，請得尊天重地，敬上愛下，順用四時五行可爲，不敢爲非也。」神人言：「善哉善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復重教示子矣。」

右敘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

又卷七三至八五闕題

天者好生道，故爲天經；積德者地經，地者好養，故爲地經；積和而好施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相通，施及往來，故和爲人經也　古者將學問者，皆正其本　比若種木也，本索善種，置善地，其生也，本末枝葉悉善　本者是其本師，枝實者是弟子　是故古之學，悉先念思本，乃學其道也　故可爲者，得與天心合，故吉也　夫種木不擇得善木，又植惡地，枝葉華實，安得美哉？此者，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師之元氣，還以安身　念古法，先師所職行，何以能自治　計定意極，且自得之先以安形，始爲之，如嬰兒之遊，不用筋力，但用善意　詳念先人獨壽，其治獨意，以何得之　但以至道，繩邪去姦，比若神矣，無有奇怪　本正以是爲之，故得天心，不負地意，四時周，五行安，子孫不相承負，各懷至德，不復知

爲邪惡也。

〔存〕眞人問曰：「何爲天經，何爲地經，何爲人經，何爲道經，何爲聖經，何爲賢經，何爲吉經，何爲凶經，何爲生經，何爲死經？」神人曰：「然修積眞道，道者，天經也；天者好生，道亦好生，故爲天經。修積德者，地經也；地者好養，德亦好養，故爲地經。修積和而好施與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亦當相通往來，故和爲人經也。修積上古中古下古道辭爲道經，修積上古中古下古聖文爲聖經，修積上古中古下古賢辭爲賢經。其師吉者爲吉經，其師凶者爲凶經，其師生者爲生經，其師死者爲死經也。法由聖顯，道寄人弘。」

又卷九七《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百五十四》

「眞眞愚暗曰益劇不曉大不達之生謹再拜，問一從事，言之必爲過，不問又愚心不能獨自解。」行言之：「愚生竊聞秘道要意，是乃天地之珍寶，天下之珍奇物也。故名之爲至道不傳，其非凡人所宜聞所宜言所宜用也。而令天師都開太平學之路，悉勑使人爲道德要文，不得藏匿，皆言其有天謫，到死罪尚不除，復流後世，皆授以眞道秘德，曾不大哉？令小人與君子不別，愚生以爲眞道秘德，不宜使小人聞小人言小人用之也。」咄噫！子今且言，有萬死之責於皇天后土，不復除也。自天地開闢以來，後生日益薄妒道，小人斷絕天地之珍寶，以是爲失。積久故生承負，令天災不絕，常使天地內獨歲不平安，災變盜賊衆多，國家爲其愁苦，正起於是。子今且所言是，正是也。亂天反地，使治昏憒，民難治，正是也。子今且語，正與天爲重怨，錯哉錯哉！亡子功矣。」何謂也？」「今要道善德出之以敎化，小人得之守道德，更相倣學，不敢爲非。其中小賢得善道德，可爲良順之吏。其中大賢，可上爲國家輔其中最下極無知者，猶爲善人。夫天以要眞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獸。夫四時五行，乃天地之眞要道也，天地之神寶也，天地之藏氣也。六畜禽獸皆懷之以爲性，草木得之然後生長；若天不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長哉？而眞人言，小人不宜聞要道，不宜言，不宜用也。天地之神保終類，人乃不若六畜草木善邪哉？眞人自知，今且言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愚生事師日少淺，不深知天道，見天師言，乃自知罪重，上負皇天，下負后土，中負於大德之君。」「然子退自責是也。凡舉事可不愼乎哉？皇天常獨視人口言，何故使響隨人音爲吉兇，故響應不失銖分也。子獨不常觀此天地之音證邪？宜自愼不及，勿彊妄語，其爲害重。子今且言至道不傳人，何以傳知之乎？終類至道不可傳，天道無私，但當獨爲誰生乎？」「弟子自愼戒事甚無狀。」「子欲若俗夫小人復相敎妒天道耶？」「不敢不敢。」「眞人自精成事，天怒一發，罪過著不復除也。天道正由此言廢毀，子復共增之耶？帝王所以不能理其治而胥多災者，但由盡若子。今且可言，因使眞道絕也，邪道起，故不可理也。寧曉心解不乎？」「唯唯。」「已覺矣，慙負天師不也。常常愼事。」「唯唯。今念每言有過，欲不言也，又不知。」「平言。」「今人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者，何等也？」「然，凡人乃不宜聞非眞要道，非眞要德。是故夫下愚之師，敎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秘道眞德勑敎之，反以浮華僞文巧述示敎凡人。其中大賢得邪僞巧文習知，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賢得習僞文，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其謹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無義理，欺其父母，巧其隣里，或成盜賊不可止。賢不肖吏民共爲姦僞，俱不能相禁絕。覩邪不正，乃上亂天文，下亂地理，賊五行所成，逆四時所養，共欺其上，國家昏亂，其爲害甚甚，不可勝記。眞人反言小人不宜聞要道要德，反當以邪巧僞之事敎化，使天下人眩瞑，共習僞非，而不自知，遂俱爲無道耶？是以眞人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天下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正不宜開此僞文，邪巧大猾所生正由此。故吾爲天陳法，爲德君作敎，不敢及之，所以專開道德之門，而閉絕狡猾階路也。故吾書本道德之根，棄除邪文巧僞之法，悉不與焉。子獨不怪之耶？是乃天地以爲病，帝王以爲害，行復爲眞人具說之，其以要道德以敎化小人也。上賢得以守儒良，中賢德以上爲國家至德之輔臣，其中小賢，化爲順善之吏，其中下愚，猶爲謹民，不知相害傷。故自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宿，共以眞道要德養萬二千物，下及六畜糞土草，皆被服其秘道要德而以得生長。今若以眞人今且言終類，此人不若六畜及糞土草耶？子今且言，寧自知有萬死之過不除邪？」「有死過，有死過。勿謝同不解耳。今過言當奈何哉？」「今欲解此過，常以除日於曠野四達道上四面謝，叩頭各五行，先上視天，迴下叩頭於地。」「唯唯。今且天師敎愚生，何一急也？」「然所以急者，不以故眞人也。乃眞人言，得天地之忌。太上中古以來，人敎化多妒眞道善德，反相敎逃匿之，閉藏絕之，反以邪巧道相敎，導化愚人，使俱爲非。其中大賢遠去避世，獨其中小賢爲吏，無有眞道，亂其民。其中下愚，因爲無道，起爲盜賊。民臣俱爲邪，聚蛟成雷動，共逆天文，毀天道，逆地意，反四時

氣，通五行　使災怪億億，災失其正明，帝王大慈者之，得皆亂焉，治不得平安，正由此也　故眞人寧知此罪重不？天不除之也　吾不教，子當謝也　故所以當於曠野者，當於鮮明地　所以四達道上者，道者主通事　所以四達者，當付於四時　天之使氣也，且爲子上通於天也　四時者，仁而生成，且解子過於天地也，後有過者，皆象子也　天從今以往，大疾人爲惡，故夫君子乃當常過於大善，不宜過於大惡　愼之愼之！　子尚若此，何況於俗人愚哉？　相教嫉妒道，藏匿之是也　子所言常善是　今且一言，名爲大逆天地，從古到今，人君所得慈也　然眞人前，人安得生爲君子哉？　皆由學之耳　學之以道，其人道；學之以德，其人善；學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乃復大益善良　故懷要道善德之人，乃名爲帝王之處士，人之第一上善者也，能助君子化者也　其不仕者爲上謹之人　學之人，學之以惡，其人惡；學之以文，其人文；學之以僞，其人僞；學之以巧，其人巧；學之，其中大賢者則巧言，其習書者則巧文，小人得之爲猾民　於子心寧可以教不哉？故夫要道祕德，乃所以承天心而順地意，可以長安國家，使帝王樂者也；而反禁絕，不以力化，人有謫於天，罪不除也　天以至道爲行，地以至德爲家，共以生萬物，無所匿，無可私也　故古者聖人象天地爲行，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使爲謹良，令易治　今世反多閉絕之，故愚人共爲狡猾，失天道，不自知爲非，咎在眞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被天誅，當死不除也　愚人無道，不避忌諱，遂共犯天地，由不知道德要也　吾之爲書，所以反覆勉勉眷眷者，恐人積愚，一言不信吾文，故復重之也　人俱習爲邪久，或反謂吾可言非也　復令使眞道祕德閉絕斷不行，天怒不絕，帝長愁苦，吏民無所投頭足，相隨雲亂，不能相救，試誠冤吾辭於天，正爲解除此制作道也　人人被邪文，愚蒙積久，故當勑眞人使出吾道，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疾試吾道，乃知吾書之信，與天地相似，不用不試，安知其[二]一哉？　今保吾道不誤，故求試非一卷之文　眞人愼之！　唯唯　行去，常愼吾言，勿自易妄語也　唯唯　出之無匿藏，使凡人言語學問，當知得失處，不復妄爲　唯唯

右解人常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斷邪出眞文

又卷九八《爲道敗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行復爲子說道，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學門，不樂思得眞道善說；但欲博聞多睹，可以行窮極聖人者又不樂推行作善，反好浮華之文，可以相欺僞者　或既得入經道，又用心不專一，常欲妄語，瞻於口辭，以害人爲職，不尊重上，不和愛下　其行與經道實空虛，未足以爲帝王之良臣，反行守長者　旁人以財貨自助，欲得大官，以起名譽，因而盜採財利，以公趣私，背上利下，是謂亂敗正治，天地之害，國家之賊也　民之虎狼，父母之惡子也，天地憎之，鬼神惡之故其罪泄見者，時時見誅於帝王，以稱天心，以解民之大害也　是其工欺而得官者也　或有用心不專，實空虛無眞守，反積常思欲得官　官者，乃天之列宿之官也，以封有德，賞有功也，不以妄予無功之人也　無功之人，天地所忽，神靈所不好愛也　下愚不能深自知惡，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邪鬼物因而共下其心，使其妄語，因而妖言，不而自禁止也　故時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謂也　非獨爲道，不得其意，則凶也　凡人爲行，不欲樂善，爲悉凶也　眞人努力，子幸有善意，常欲愛利爲事，已度矣　雖然，眞人凡人，且度不度，不在於前也，其失皆在於後，皆由不自愛，自易自言且度，反中有過而不度也　故吾今說而不得中止者，乃眞人使吾說不得止也　今欲中閉說而自易不言，恐恨眞人　眞人恨則上視天，反且使天害吾，故吾言不敢道，自易閉學而中止也　子知之耶？　唯唯　行，凡人之得害如此矣　常得於末解，不與本相應，故失之也　子既有大功於天，努力努力　唯唯　不敢自易棄學而道上也　行，子已知自度之術矣，吾無以加之也　行復爲眞人具說，其人樂治家畜財，得富貴者，年少力能布作，而長思爲事，力盡乃止，能陽善愛慈，常用心樂爲寫，慄慄思尊上　凡疑悉愼戒之，不敢妄爲，又愛下不欲害人，不枉王法，不樂隨邪禮相隨飲食也　凡不急之事，不敢與爲，有知而爲此行，到老無知乃已雖實若虛，口不輕語，故能致珍物畜積，因以成人也　夫人賢不肖，用意各異　或有不善之人，輕上害下，好從邪禮，不急之行數到，市道用口妄語不能忍，非即凶亂危亡之人也，非爲道也　子知之耶？　唯唯　是故夫爲道者，專汝心，閉汝口，毋妄言也　是故古者聖賢睹天法明，故能行道守德也　天乃專一，晝夜行道而不言，故能獨吉也；地乃晝夜行道而不言，愛養萬物，故能長獨安也；四時乃獨行道，晝夜不止，故能常獨興王而不止也；三光乃獨行眞道而不言，故能常明，隨天運行也；五行乃獨行眞道而不言，故能與天地爲常也　凡天下之爲道行者，象此不可勝書也　故能愛利日，不妄言，則道可得也　欲輕忽事，反吾文言者，成[三]爲道所賊，萬不失一也　眞人既遠來問疑，故以戒子也　得書思之惟之，吾不負子也，吾乃爲大誡，以戒上德

之君。夫德君天與之，必且好道，百姓且象其君而爲之，皆以此文爲大戒，則可得吉而遠凶也。出此之書，以戒下愚，愼毋藏之。」「唯唯。行矣。此說戒乃若小而反大，若薄而反厚。何謂也？」「然。念其辭言也若小耳，其戒反大也。念其言，若類似俗辯士所爲也，則似薄不足傳也。念其戒人成人則厚矣。故念吾爲眞人作道，其大也則洞至無表，其小也則洞達無裏，尊則極其上，卑則極其下。故上及神人，下及奴婢。所以然者，欲使大人爲之亦言足，小人爲之亦言足，賢聖爲之亦言足，百姓爲之亦言足。」「何也？願聞其意。」「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吾乃爲太平之君作經。夫太平之君治，乃當象天爲法，不可若小國，但長於一界也。是故天之爲象法也，乃尊無上，反卑無下，大無外，反小無內，包養萬二千物，善惡大小，皆利祐之，授以元氣而生之，終之不害傷也。故能爲天，最稱神也，最名無上之君也。今上皇氣至，德君治，當象此爲法。故吾道一高一下，一沈一浮，欲使衆賢共察之也。是故東南地戶，乃有柱天之水，不逆小流之力也。善惡大小皆歸之。眞人知之耶？」「唯唯。」「行，欲復說辭無極，爲其大文，且小止息，各歸思之於胷臆，作道不得其意，示之以南反問北。用心如此，則終古所學不得也。不敢不行，子已曉矣。」

右集難道戒學治生成與不成吉凶何所起訣。

又卷一〇八《要訣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　其爲道者，取訣於入室外內批之。滿日數，開戶入視之，於其內自批者，勿入視也；其內不自批者，即樂人入視之也。開戶入視，欲出者便出之。

其三道行書者，悉取訣於集議，以爲天信，即其之人上建也。

其正神靈者，取訣於洞明萬萬人也，以爲天信矣。

其凡文欲正之者，取訣於拘校，以爲天信。

其欲樂知吾道書信者，取訣於瞽疾行之，且與天響相應。善者日興，惡者日消，以爲天信。

其欲署置得善人者，取訣於九人。

其問入室成與未者，取訣於洞明白也。形無彰蔽，以爲天信。

其欲知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訣於身已成神也，即度世矣，以爲天信。

其欲洽洞知吾書文意者，從上到下盡讀之，且自昭然心大解，無復疑也，一得其意，不能復去也。

其欲效吾書，視其損與傷者，以治日尚太平，以爲天信。

其欲知壽可得與不者，取訣於太平之後也。如末太平，先人流災爲害，難以效命，以爲天信矣。

太陽欲知太平者，取訣於由斷金也。

水與火欲賑絕姦臣訞不得作者，取訣於由斷金賣市酒也。

欲得天道大興法者，取訣於拘校衆文與凡人訣辭也。

欲得良藥者，取訣於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

欲得疾太平者，取訣於悉出眞文而絕去邪僞文也。

欲樂思人不復殺傷女者，取訣於各居其處，隨其力衣食，勿使還愁苦父母而反逆也。

欲除疾病而大開道者，取訣於丹書吞字也。

欲知集行書訣也，如其文，而重丁寧，善約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得人心，一旦轉而都正也，以爲天信。

又卷一一七《天咎四人辱道誡第二百八》　今天上有何大憎惡，名爲天咎。眞人學用日久，豈亦深知之邪哉？」「今愚生不及何等也，願聞之。」「然古今諸爲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最善之稱，冠無上，包無表，內無裏，出無間，入無孔，天下凡事之師也。生之端首，萬事之長，古今聖賢所得之長。今蒂三之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之所從起也。眞人知之邪？」「唯唯。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見汙辱也。而今學爲道者，皆爲四毀之行，共汙辱皇天之神道，並亂地之紀，訖不可以爲化首，不可以爲師法，不可以爲父母。俱共毀敗天之寶器，天之皆名之，名爲大反逆之子。汝居地上，不中師法，上天安而反中師法哉？子欲知其審實，此若小人居民間，不中師法也。至於帝王之前，寧而中師法不哉？如使處下，不中師法，而上天反畜之以爲師法，中類天上與帝王之前，反當主畜積邪惡之人邪哉？故天上深知其失道意，非故疾咎之也。今洞上皇平氣至，不而復容此四人。此四人也，乃使天上天下共賤爲道者，反名爲惡子。是故令使人道日衰消，休廢不復起。今天下之人共爲惡，正此四人所毀敗也。今天上大憎咎之，故欲更選七也。眞人知之邪？」「愚生今受性頑鈍，訖能不解，何謂也？願聞之。」「子尚不即解，何望於俗人哉？」「諾。開耳精聽，爲子詳陳道大瑕病所起，使天下後學者，今昭然知其失道也。其第一曰不孝，第二曰不而性眞，生

無後世類，第三日食糞飲溲小便，第四日行爲乞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汙辱天正道，甚非所以興化，而終古爲天上天下師法者也。假令得道上天，天上簡問之，盡爲惡人；今不可以調風雨，而興生萬二千物，爲其師長也。可恢哉！可恢哉！小生轉暗，記不知有過於天，今唯皇天明師願見爲復重察察，分別解之，冀蒙心得更開。行詳聆聽，爲眞人具道其意，使可終古以爲萬世之法。後生謹良，爲道者不復犯天禁，令使得道而上天，天上更喜之。比若地上帝王得善人，與共爲治，亦喜之也。故天上所進，地上亦然，豈不善哉？唯唯，聞命矣。道者，乃皇天之師，天之重寶珍物也。爲者其行當若天成。道者當上行，天乃好愛之仕也。今或有過誤，得道而上天者，天上受如問之，反皆有不謹孝之行。道爲化首，天爲人師法，何可反主畜舍，諸養天下不謹孝子哉？子親有此惡行，而天何宜，使此人長生與其共事乎？若此天反當主舍此惡人反逆之子邪？地上尚不仕，天安肯仕之乎？故不孝而爲道者，乃無一人得上天者也。雖去，但悉見欺於邪神佞鬼耳。會皆住死於不毛之地，無人之野，以戮其形，天之嚮人如影響，安得行惡而得善者乎？古今希有之也。地王雖爲道，前後衆多者，其度者少。今天上乃少善人，無可與共事者也，其行悉凶惡也。如是天何不誅殺之，乃使到不毛之地，無人絕氣之野乎？所以不即滅殺之者，天地之間，其氣集多所而畜容，故名爲中和。比若人相，無不而包容也。故得須臾。天者主執清明，比若居帝王之前，不可得容姦惡人也。故天上本不與等子爲治也，地上亦然也。天不與不謹孝子爲治，比若聖王不與不謹孝人爲治也。聖王尚不肯與爲治，天何肯獨與爲治乎哉？古者聖賢，所以不與爲治者，乃深覩天法，象天爲行也。與愚者爲治，天即大恨矣。何以明之？人君與之爲治，天爲其多災變怪，夷狄數來，是明天恨惡之證也。與重規合矩，券書何異哉？今天乃見人與之爲治，尚憎惡疾之，何肯乃自與其共事乎？人所惡，天亦惡之也。人所愛，天亦重愛之也。是故古者賢聖覩天意深，故常象天而爲行，不敢失銖分也。故而常獨與天厚，得天心也；如不與天心合，不得天心則大凶矣。人行尚如此，何況今乃當爲天上簡士哉？天上簡士，乃當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並力同心調氣，眞人稟解不邪，宜自慎，吾言純天心意也，不可犯也，犯者死矣。□□哉！善哉善哉！愚生心意，一善解於是。子尚裁一善解，俗人不解，冥冥憒憒是也。天疾之，故使吾下大事，具出天法。自是之後，學者戒之愼之！今天乃貴重傳相生，故四時受天道氣，傳相生成，無有窮已也，以興長凡物類。故天者名生稱父，地者名養稱母。因六甲十二子六卦之氣以爲紀，更相生轉相使，故天道得常在不毀敗，是常行施化之功也。今學道者純當象天爲法，反多純無後，共滅滅天統，其眞者，尚天性也，氣有不及，其不眞者，彊爲之壅塞，陰陽無道，種其施於四野，或反棄殺，窮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毀失道之人也。無可法，是大凶一分之人也，不可以爲人師法，安而中天師法乎？夫皇天，乃是凡事之長，人之父母也，天下聖賢所取象也，何用等失道，妄爲無世類之子，爲與共事乎？如天但與此子共爲治，天名爲主舍，匿惡人，興凶術，何可以爲聖，治人上師乎？故不舍止之也。古者聖人大賢尚知諱，不肯與無後世類之人共事，與之爲治，悉不得天心故聖賢天使其皆貴重有後世，而共憎惡人無後世也。聖人乃深知天意，故獨常法象之，不失銖分也，而況天乎哉？今天上久純無善人，故使吾下大浩，以示勑後來，使愚者悉自知。若天上仕此人，天上反當主聚無後世人邪？行如此反得上天，天上反愛無後世而不好生邪？故皆死於不毛地，不生之土，無人之野，今使各歸其類也。汝不好生，與天反，故投汝不生之處。汝好無人，故投汝無人之野。俗人冥冥不覩，則言其已度世矣，實不也。吾不敢欺眞人也，吾親以天上行而下，覩與不覩，比若示盲者以日，言人欺之，反掩其口而笑，愚者比若此矣。眞人愼之！天上所惡也，上亦然也。善哉善哉！愚生未嘗見是天上事，眞眞一覺於是。子努力爲善行，吾之文應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子功滿得上天，自往覩見之，吾言乃大效矣。唯唯不敢道留，不敢懈忽也。子愼之無懈忽，審泯懈忽，大命絕矣。愚生甚畏天威，誠受行之。善哉善哉！得天意矣。今天乃清且明，道乃清且白，天與道乃最居上，爲人法。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從其類，今如爲形。天之爲形，比若明鏡。比若人之有兩目洞照，不欲見汙辱也。若比聖王之前，常欲清明，不欲見汙辱，汙辱之則得滅死之過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可恢哉！可恢哉！是故人頭口象天，不欲衆見汙辱也，常欲得鮮明，得善物。故天下人以淹汙辱惡，與人食之，天乃遣雷電下，自捕取之。眞人知是逆惡邪？唯唯。愚生甚畏之。今大中上古以來，人自言爲善，絕殊於俗人也。學爲道者，反多相承教食糞飲小便，相名爲眞直善人，天與道大憎之。天上名此爲大反逆之法，天上不欲見其人形也。此大邪所著，大結之

精所下也　夫道之生天，天之有道也，乃以爲凡事之師長　正道者，所以興善，主除惡也　是故古聖賢帝王將興，皆得師道，大受其策智，以化其民人，師之貴之，乃言其能知天心意，象天爲行也　天上亦尊貴善道人，言其可與和風氣，順四時，承五行，調風雨，助日月星宿爲光明也，而使萬物興也　今如此食糞飲小便，何可以爲師　今地上師尚不中名爲逆子，何能反中天上師乎哉？　小人甚愚也，甚淹汙辱天道　眞人得極文，思其意　地上所惡，天上亦惡之；天上所惡，地上亦然　是地上人惡食糞飲小便，天上亦惡之，故乃遣雷電霹靂下殺之也　此辭者，但可以曉地上人耳　天上惡之劇，於是地上尚憎惡之，天上何用爲哉？　天乃清明而鮮，何以反當主舍，聚此食糞飲小便人乎？　雖過誤，須臾得道，會不得上昇天也　悉徙死於五廢絕氣敗凶之地，以順其行，以彰其過，各歸其所，求不欺之也　眞人作有善意，戒之愼之，以示後來　令洞上皇平氣至，不得容此惡行，犯之死，明矣　可悎哉！可悎哉！三眞人知悎，是子覺也　子不悎，與之同罪；知而故爲之，罪不除　唯唯，不敢不敢　今上皇天之爲性也，當欲施與，故主施主與，主生主長，主出不主納，主勝不主服　服則爲逆，故天道不可威劫也，劫道之則令人滅亡矣　天主善，主清明，不樂欲見淹汙辱　今天與道，乃與上之稱也　故帝王象天爲行也，稱無上之君，不敢失天　行之銖分則吉，失之則大凶　今學道爲長生，純當象天也　天者好生，故學長生者，純守天第一生之氣，其爲行，當隨天道意也　故地者主辱殺，主藏，不當隨地意也　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師長也　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　今下愚小人欲爲道，反無益於民人，而共淹汙辱天道，甚逆無狀，天上名之爲逆子，大凶之人也，天上不欲見之也　何謂也？　愚生心結閉，未及之也　「善哉，子之問乎！　天使子言，詳開耳目而聽　夫天與道，不好施好生好稱邪，爲之何不卜卦賦筮，有益於民人，而使神治人，病固止也　此三人也，皆得稱師，不利天道，不敢淹汙辱天道　夫天道不欺人也，常當務至誠　天道不欺以欺，即其後久久日凶衰矣　天之爲道也，不樂淹汙辱，不欲利人　天乃無上，道復尚之　道乃天皇之師法也，乃高尚天　是故天與道者主修正，凡事爲其長　故能和陰陽，調風雨，正虫疫，列行伍　天地之間，莫不被恩受命，各得其所者　今下愚爲道，反爲欺慢癡狂，乃共惑亂天之道，毀敗天之化首　反行乞匄求人之物，無益於民間，淹汙辱天道，內利百姓，不可以爲師法　反使後生者相效，每爲道道，令人癡狂慢欺，又令被淹汙辱而乞匄，因以此字而名之，謂爲癡狂乞匄者之道　反使凡人共罵天，共賤正道，斷絕大化，天甚惡之，道甚疾之，天上不欲見其形也　今天上皇洞正氣大至，日月星羅列皆重光，道與天當調風雨，和陰陽，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前人邂逅得道而昇上天，無可仕者也　天上間之悉有過，不可與共事，汝等乃居地上，尚見謂爲癡狂乞匄者　不中帝王之師，安而中天上之師哉？　天其惡之，大道衰廢，咎在下古人相學失法度　天病之，大怊怊　天道不通，故遣告下與眞人共談，分別道得失，棄天下人一聾，但知天上意，改其行，易其心，不復犯天禁，則學者成矣　如修其故行，天不上之也，會當復往，死於五辱之地，付命於五汙之土，絕洞無人癡狂之野，上無三光，下無臭土　何也？　願聞之，其過何重也？　不謫之也　天道爲法，各從其類，不奪之也　如是何以不卽殺之，乃到此乎？　欲卽滅殺之，又其人自言，欲長生而至信，欲中殺之，又反旦哭天啼地，自言甚冤，又不自知其過所由出，故天考之徒之，其後投於五辱癡狂之土，使自知也　子欲知其實審，比若明主考人過貴，非肯卽殺之也　適當隨其罪大小詣獄，大罪大獄，小罪小獄治之，使其人服，自知乃死，不恨而無言也　如不窮其辭語，會自言冤，懷恨而死　故五霸之君，其民臣多懷恨而死者也　子欲知天上之治刑如此矣　眞人解邪？」可悎哉！可悎哉！

又卷一五四至一〇七〇　一日神道書，二日核事文，三日共治華記，都曰大順之道　大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萬物，其功最大　平者，地也，地平，然能養育萬物　經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爲經，地以嶽瀆山川爲經　天地失常道，卽萬物悉受災　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經緯，星辰嶽瀆，育養萬物　故曰大順之道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上《西昇章第一》　老君西昇，開道竺乾。

道無乎不在，雖蠻貊之邦，殊方異域，何莫由斯道也　以先覺覺後覺，惟聖人爲可以開明，故雖竺乾遠夷，亦善救之而不棄也，昔仲尼欲居九夷，亦是意爾

號古先生，〇聖人無名，應時顯號，混元在伏羲時，號曇華子，在神農時，號大成子，在黃帝時，號廣成子，至唐虞成周，代爲帝師，雖名聲異號，皆時出而應之　故西入流沙，號古先生，其曰古，以見信而妙古，執古道以御今有

善入無爲，不終不始，永存綿綿。○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體道，夫何爲哉？我無爲而民自化，示無爲者，道之體也，道體混成，無爲端倪，迎之不見其首，執古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執要其所終。故自古以固存，亘萬世而不絕。綿綿者，不絕之謂。

是以升就，道經歷關。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遇賓。爲說道德，列以二篇。○聖人之至，必有休祥，故自東很西，道由函谷，望氣得以見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非虛心致一以尊事之，道將不傳。關尹先之以齋戒，又致恭盡禮以待遇焉，於是混元爲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且告以道之要也。

告以道要，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言相聞，是故談以言相然。○逆要不煩，一言該之曰，自然而已，《道經》曰：道法自然。自然之道，行之爲上，不行則不至也，道不可聞，聞之不若行之，聞之徒能言爾，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道無問，問無應，則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也，故蘧瑗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道雖不可以言傳，然道非音聲可求，得之不離音聲，聖人不得已而言者，以物固有所然，非言無自而顯，必因言以求理，則各然於然矣。一本作告子道要，非是

不知道者，以言相頃。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公孫龍詭辭數萬，惠施其書五車，多言數窮，離道遠矣。茲無他，以不聞所謂終身不言之道，不知所謂天下有常然之理。一本作不聞，非是

聲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子期善聽，志在高山流水，必得之師文之鼓琴，內不得於心，不敢發手而動絃，故知音者，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至道之精，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豈聲音之粗數，默而識之斯可矣，奚以夫譊譊爲哉。

識者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樂之音聲，安樂悲怨，其出不同，審音者必外抑其音，內思其理，然後能造音聲之妙，識其所以爲悲，所以爲樂，奚所事言。矧夫道深微妙，音之所不能該識無與者，焉可以容聲哉！夫言，心聲也，口之所言，心之所令也，心與道冥，湛然常寂，雖欲言之，有不可得，或動出一發於言，其分於道遠矣。

又《道深章第二》 老君曰：道深甚奧，虛無之淵。○道者萬物之奧，

其藏深矣，故曰深。又曰甚奧，以見至道之精，深之又深，不可窮究者也。唯深也，故至虛，足以受萬實，至無，足以該衆有，淵乎其不可測，豈言之所能論哉！《道經》曰：淵兮似萬物之宗。

子雖聞道，心不徹升。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至道之精，學者不可以耳聽，教者不可以言傳，雖勉聞道，達耳而已，其能造微盡誠契之以心耶？蓋世之所貴道者書，書不過語，而語之所貴者意，自非忘言而會以意，未見其有得也。本作聞說，非是

著經處文，學以相然。子當寶之，內念思惟。自然之道，不與子期。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奈何？○聖人著書立言，豈好辯哉，開明道妙，以待後之學者，使各審其是而已。誠能寶之珍之，思索以通之，殆見超然頓悟，一息而神，道將爲汝居矣，夫何久近之期。

又《善爲章第三》 老君曰：善爲書術者，必綏其文。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勉而勤之，得道矣。○書之作也，所以明道，唯屬辭不悖於理，道術於是乎明。通其書者，欲達於理，非通其言，理何自而顯哉。二者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爲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無爲，道自然助。○道之正與邪而已，猶正不相入，如薰猶不同器也，或正或邪，在爲與不爲，受與不受之間爾。道之至正，無有齊限，非方所之可拘，一或執方泥迹，不該不遍，則正復爲奇，欲邪氣不能襲難矣，豈無爲之道哉。《傳》曰：唯無爲幾存。

不善於祠，鬼自避之。○至德之世，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故其鬼不神，而無出靈響，豈淫祀以徼福哉！後世典祀無禁，非其鬼而祭之者有之，欲各守其幽，不可得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

不勞於神，受命無期。○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善攝生者，體性抱神，其心閑而無事，故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傳》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神形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一本作壽

無道無德，誰與爲謀。○出於道而不謀，故無出而陽，無入而藏，傑立乎其中央。

爲是致是，非自然哉。喜則稽首，今聞命矣。○榮辱之來，各象其德，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豈人爲或使之僞哉。《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

又《慎行章第四》 老君曰：慎而行之，實而懷之。吾將遠逝，不期自會。○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故行道不可不慎，聖人懷之，衆人難之，其懷之也，在於寶之珍之焉　苟能此道，雖與聖人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其處曾何交臂失哉

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閑稱疾棄位，獨處空閑之室。○弈，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之，況進道者哉，宜乎棄位而獨處也　蓋棄位則不爲緒，使獨處則不與物交，以是爲道，可謂知所先務矣

恬淡思道，歸志守一。極虛本無，剖析乙密。○思作睿，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惟以恬養智，而不與物交，則出於不思，道積於厥躬矣　然其要在於棄神嗇精　蓋志者，心之所之，而神之所寓也，一者，腎水之數，而精之所藏也，於斯二者，能歸而守之，故致虛以要其極，造無而守其本，道之玄微深妙，殆將迎刃而解矣。《素問》所謂虛無恬淡，精神內守，正與此合

靚繕妙言，內意不出。誦文萬遍，精誠思微。行真歸身，能通其玄。論無極之原，故能致神仙。○有妙道斯有妙言，言之妙者，曲而中，微而顯，惟極深研，幾用志不分，則言之要可得而知　然其始在於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故能謹修其身，眞在於內，蓋致一之謂精，自成之謂誠，眞者精誠之至也　夫曰可見之行不離於眞，則受於天者，物不能易，太下之至妙，將無不通也，茲無他，知道大原出於無極，不特體之，又能論之，故入於不死不生，與天地相爲長久，視羽化飛昇蓋餘事爾

又《行道章第九》 老君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源。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慧以智爲體，智以慧爲用，大智閑閑小智閒閒，上慧大智也，大知觀於遠近，因感而生，遇緣而應，行其所無事未嘗繫也，豈蔽於一曲而自私哉

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關同道得之，同德有德根。宿世不問學，今復與失鄰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命雖莫之致而至，然其死生貴賤，禍福壽夭，皆本於宿昔之所行，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顧所行何如爾

貪欲利榮寵，受施念恩勤　更以財相厚，不哀下窶貧　必復多瞋恚，無所處定原。學不得明師，安能解疑難。○貪夫徇財，故以富爲，是累於厚利，列士徇名，故以顯爲，是累於名高　夜以繼日，思慮善否，滿心戚醮，求益不止，苦身疾作，積而不用，貫朽粟腐，未嘗貸人，而又快一朝之忿，肆少頃之怒，與物相刃相靡，莫之能止，尚知以大定持之耶！殊不悟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忿憾爲仁之殘，纖恪爲義之蠹也，自非明師，孰能祓其蔽解其惑

安或作焉字

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上世始以來，所更如沙塵。○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無形端，豈特毫毛之微哉！自古及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窘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必多聞見而述乎正道，則更事爲多，無一物之不知，而聖益聖。《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美成在久，非一日之積也，日往月來，勤而行之，則善積成聖矣　荀卿曰：積善成德，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終乎爲聖，雖由學以成，豈蔽於俗學以博溺心哉，學在於不學而已，此絕學所以無憂而樂

華要歸其實，莖葉如本根，爲道歸祖首，以知元始端，子當無相咎，勿以有相關。○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坎，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經所謂天物芸芸各歸其根是已，混元之教，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辨物爲德，以復命爲常，落其華而實之，斂其散而一之，猶四時之有秋冬也　無形之祖，天下之始，萬物莫不首之者在是焉，此豈有迹之可求哉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註》卷一《西昇章第一》 老子西昇。

冲曰：首標井公記事之由，用明老君行化之意也

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无爲。○李曰：西昇者，自東祖而也　開道者，老君迹處東周，道行西極，將開道彼土，故云開導　竺乾者，西極之國名也　號古先生者，謂元上大道，先天而生，故曰古先生，即老君之別號也，夫聖德廣被，无所不適，知能照境，雖明常昧，體能起用，雖動而常靜，故妙契於名理，善入於獨立，凝湛於无爲，所謂道常无爲而无不爲，有物皆在，在物皆无也

不終不始，永存綿綿。○李曰：有生故有始，有死故有終　道既无死无

生，故云不終不始也　真常不動，自古固存也

是以尋就，道經歷關　關令尹喜見炁。○李曰：自茲春境，適彼秋方，演暢古先生之道，成就長存之德，經途所履，由函谷關。冲曰：關即古桃林也，關令尹喜見炁者，蓋尹喜著此經之首，述相遇之由　是時尹公於終南山下結草爲樓，瞻星望炁，見天理東行，紫雲西邁，浮關之炁，狀若龍蛇之形，西屯天漢，一月之內，融風三至，知有聖人度關之象，求出爲關令以伺之，故云見炁

齋待過賓。○徐曰：積感玄應，紫炁先浮，清齋候待，果遇聖賓

爲說道德，列以二篇。○李曰：知機請長存之祕寶，虛應疏靈妙之玄宗，欲使理物歸，眞人皆得道。列，分也，篇，編也，謂簡編寫之，分爲兩卷

告子道要。○冲曰：告者，老君發言之初　子者，謂尹公也　將告至道修眞之要，用明登眞度世之因　要者，至妙之總言也

云道自然。○李曰：自然者，內无自性，外絕因待，清虛玄寂，莫測所由，名曰自然　不可以自他分其內外，不可以有无定其形質，不可以陰陽定其氣象，不可以因緣究其根葉，所謂虛无自然之大道也

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李曰：代有封執曲士，滯俗常流，聞云道自然，謂无修學，致令行者入道无由，故以此言勸令遵奉，若能順理而習，依教而行，可以成眞，故云能得令聞道而行，行皆得法，以道而言，言皆合理，始曰能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冲曰：既知妙道非形聲法，不可以言理，名之以形聲言道，去道遠矣　李曰：理本无言，借言詮理，理既玄悟，自合忘言，故曰知者不言，滯教生迷，執言爲是，既不達理，故云言者不知

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李曰：相聞是通達也，既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云何聖人而作玄言，本欲借言以通達於理，而道本无言也

是以故談以言相然。○劉曰：啓悟未聞故須言，告此言彼解，是曰相然也

不知道者，以言相煩。○劉曰：不會玄宗，徒爭名理

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冲曰：了達之人，无言无說，自契眞常，世俗之徒，无說无聞，不能悟道，故不知大道修習之因由也　李曰：所由然者，本迹理教眞僞善惡也，若也聖人不言，凡人不聞，豈知善惡之旌幅，眞僞之邪正，教化開示之機緣，始知未聞之至理，方明達其所以，知其所由，言之所說，利在於此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李曰：音非虛發，必自絃來，理不獨明，終因言顯

心知其言，口不能傳。○冲曰：知音之者，因絃以辯其宮商，習道之人，因言以辯其旨趣，二者无形无色，微妙玄深，心則了之，口不能述　李曰：心知音妙，利口不足以宣傳，智體理微，高辯焉能以窮究也

道深微妙，知者不言。○劉曰：絲竹有聲音，解者尚不能說，況道无形相，知者豈復能言也　徐曰：微妙之道，絕於言說，故知者不言也

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劉曰：失親得親，猶懷喜躍，迷道悟道，得不聲悲？抑音內惟者，棄言思理也

心令口言，言者不知。○徐曰：心能明道，欲令口言，言則成妄，故曰不知也　冲曰：喻道難狀，如彼樂音，唯心了知，非口能述，述而言之，已乖道矣　劉曰：言猶心發也，口不知心，固忘言以求意也

又《道象章第五》

《老子》曰：道象无形端，恍惚亡若存。○韋曰：視之不見，故无形，尋之不得，故无端　恍惚者，變化无兆之謂也　欲言其无，萬象以之而列，欲言其有，寂漠不可得而睹，故曰亡若存也　徐曰：象，法也，似也，道以精神氣爲體，雖有法象，似形而无形，但有光景炁象，端正題首，是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恍有而无，惚无而有，故曰恍惚若亡若存者也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徐曰：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莖，猶如道象未見，則窈冥空无也　劉曰：木雖復不見枝葉，不可言无，道雖无象，不得不有也

合會地水火風，四時炁往緣。○徐曰：合會四大以成窠木，四炁時往時來，故有生成凋枯，因緣聚散也　譬如合會精神炁，結化而爲道象，若玄一未復，周遍不成，則有去來離合也

炁爲生者地，聚合凝精堅。○冲曰：天地山川，萬靈品物，稟道柔和之炁，成其堅大之質，漸積聚合，非百之功也　李曰：生必由炁，故炁爲生，地初凝尚脆，久聚始堅，謂形已大也

味異形不等，甘苦辛鹹酸。○冲曰：因於五炁而生五味，因於五行而生五神，神以內資，味以外養，五行有衰盛，故不齊等，五炁有遷革，故不並興，

人能體而運之，資而養之，即上人生矣。

炁行有多少，强弱果不均。○韋曰：羣生初受炁時，有醇薄不等，性行不同，故强弱多少不均一也。劉曰：動植之類，皆以炁始生之本，至乎光大，質性各異，炁行亦偏，所稟自別。

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冲曰：炁之相生，同資於道，隨所稟受，名色有異，善惡强弱亦猶此也。心之所生，謂之意，識之所受，謂之因也。李曰：俱資於道，成受於炁，故言同出，名氏既別，色類亦殊，故言異名色。其心清者正而善，其識濁者邪而惡，立行既異，志性不同，故各自生意因。劉曰：凡有生者，同出於道，名號既別，章綵又殊，類聚羣分，意因名異也。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李曰：本性既殊，爲行亦異，爲善爲惡，受福隨形，六道流轉死生。

舍養陰陽道，隨倚以爲親。倚亦作寄。○韋曰：既爲陰陽所含，寄胎和合而有其身，物情迷惑，不知同出於道，故隨所因寄，各親其親也。劉曰：中智之下，爰至昆蟲，但受其形倚而親也。故《莊子》云：一受其形，不忘以待盡。

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一。○李曰：生化之道，其數甚多，人曰是人，物曰非人，萬品不同，故非一類也。徐曰：陰陽變通，謂生之道，二炁交和，謂生之德。德之所生，道之所化，萬物萬形，種類非一，一切種植，人與非人，皆稟道德而後生成也。

本出於虛无，感激生精神。○徐曰：虛无者，道也，言人物生化，本出於道，精炁和合，更相感激，遂生精神，精神結化爲人身神，以言虛能生實，无能生有也。冲曰：天地之廣，萬類之殷，動植殊形，飛沉異趣，皆因无而化有，自道而受生，積炁爲神，共宗化本也。

譬如起音者，援絃手動傳。○劉曰：絃本无聲，鼓之乃成樂，由虛无本寂，感激乃生精神。

宮商角徵羽，口氣呼吸元。○李曰：援，拾也。傳手拾於絃，而音始發，以口呼吸於炁，而聲始鳴，非口无以出聲，因絃方能振響，故知口爲聲本，手爲音元。況之於物，非道不生也。絃謂琴瑟箏筑，口謂簫笛歌謠，以此舉喻也。

身口意爲本，道出上首元。本靜在虛靜，故曰道自然。○李曰：有生即具身口意，身口意生，從何而得，必由於道，以爲元首，故曰道出上首元，此合喻也。冲曰：口之所呼吸，身之所運行，皆起於意運。意者，神也，生神者，道也。意澄淨无爲，即神安而契道，意躁競有欲，即神喪而傷生，虛靜凝心，乃合自然之道。劉曰：謂身口意本淨，无諸垢累，窮其所以，乃是道性自然。

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冲曰：五音隱於玄默，則體道恬愉，五音流於律呂，則感物哀樂，此喻樸散而爲器，淳散而爲澆也。李曰：前明自然之道本來清靜，无視无聽，非色非聲，斯乃至至洪源玄玄妙本。今言受生之後，逐欲縱情，失虛靜之理，喪自然之道，聞五音之搖動，耳遂注焉，見五色之青黃，目便滯焉，爲有爲之迷惑，乃聲色之所留連也。

散陽以爲明，布炁成六根。○劉曰：樂與色連，生生不絕，於是散陽和之炁，爲情欲之明，以成六根，資身役用。

從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李曰：三業爲因，六塵構染，緣善惡之行，受罪福之身，流轉三界，往還五道，一生一死，或苦或樂，无處不知，故言布分。劉曰：六根資身，翻爲身害，嗜欲不節，故生死相連，神去形留，自然分散也。

去本以就末，散樸以澆淳。○徐曰：去其本源，就茲流末，散素樸以爲仁義，澆淳眞而爲僞薄，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李曰：散樸，故言去本就末，故曰澆淳，失彼眞源，淪茲俗境，喪敦厚之行，競澆薄之風也。

道變示非常，欲使歸其真。○冲曰：內明者，虛白其心，外明者，煩勞其慮，因成妄想，遂溺死生，道炁散而不淳，皆忘本而趣末，役役流浪，舉世爲常。大道之源，无名之本，革此常性，使返樸還眞，人能修之，可證非常之道也。劉曰：示生死非常，令歸根復命。

又卷四《道虛章第二十》

《老子》曰：道者虛無之物也，若虛而爲實，無而爲有也。○徐曰：兩而皆如也。無體若虛，如爲有實，精妙無物，如爲有狀，故有無體之體，無狀之狀也。

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也，氣下化生於萬物，而形各異焉。○徐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化生萬物　萬物萬形，萬形各異，未如有同也。李曰：虛而爲實，無而爲有，即是虛無之中，能判三才而生萬物三才有象，故言實，萬物有形，故言有，舉大明小，即言天受一氣，是知物稟元和天既蕩蕩

清高，無心分別，不失於一，人亦須勤勤強志，清淨無爲，不失於道也。氣雖是一，形乃不同，故言各異也。

是以聖人者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徐曰：混沌，無分別貌，聖人體元一未分，道德混沌玄一未妙，本同一也。

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徐曰：天得玄玄之氣，故清高在上；地得混黃之氣，故濁靜在下，二儀雖異，守一同也。

故與天同心而無知。○徐曰：心同玄無，無知無欲也。劉曰：四時運行，非有知也。

與道同身而無體。○徐曰：身同虛無，無身爲體也。劉曰：混同方妙，故無體也。

而後天道盛矣。○劉曰：弘道在人。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李曰：與人同心，心無分別，與道同身，身無形假，將天合德，共道齊眞，是名天道盛矣。何以得同天道之盛？制心意，無意深，還思慮，去繁想，始可得矣。劉曰：羣品云謂無心者制。

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劉曰：應物之遠留者，其體長存。徐曰：隨之後無，故去不可逐；無體之體，故留不可遣也。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之。○劉曰：曠然無際。

近在於己，人不見之。○劉曰：杳然無象。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李曰：懷道君子，紐聰明，絕視聽，愼言語，不華綺，節飲食，斷滋味，虛心玄覽，故曰內知，不失微妙，稱之抱玄。

夫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欲言亦無所道，欲食亦無所味。○徐曰：體空達妄，即色非有，情忘塵境，又何所言未聞見乎。李曰：悟萬境皆空，心即俱靜。

悅怕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韋曰：外忘聞見，則視聽之欲絕，內忘心口，則言食之欲滅。內外絕滅，然後能恢怕寂然，復歸於無物也。李曰：躁競存動，輪轉有爲之內，恢怕寂哉，復歸無物之道。

若常能清靜無爲，無自復也。○劉曰：明得眞之者，非云爲所致。

反於未生，而無身也。○李曰：內外無染，故曰清淨，恬神息慮，是曰無爲，合氣於漠，反於未生，體同自然，而無其身。

無爲養身，形骸全也。○徐曰：清淨無爲，抱德養身，和氣已復，故形骸保全也。

天地充實，長保年也。○韋曰：道氣復歸其身則忘身，忘身則德合天地矣。夫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若然者，身不保而自全，年不保而自生也。徐曰：天地精氣，充實我身，壽同二儀，故曰長保年也。李曰：無爲養身，無事安人，功格四表，道溢六虛，此謂充實也。修身者年命長，理國者鼎祚遠，此長保年也。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太上老君○太者，大也。上者，尊也。高眞莫先，衆聖共尊。故曰太上老君。老者，壽也，明老君修天修地，自然長壽，故曰老也。君者，尊號也，道清德極，故曰君也。以明老君爲衆聖之祖，眞神之宗，一切萬物莫不皆因老君所制，故爲宗祖也。

《說常清靜經》○此明清靜之理。且常者，法也。常能法則此經清靜也。清者，元也。靜者，氣也。經則法也，一則爲聖人之徑路，二則爲神仙之梯橙。凡學道之人皆因經戒而成眞聖。聖人未有不假經戒而立，不因元氣而成道者也。此一章之句分爲三段。先明無形之道，次說運行之理，下明無名之法。第一明大道無形，第二明大道無情，第三明大道無名。第一明大道無形，能匠成天地，分判清濁。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道者，開口動舌、發言之詞也。又云：道者，虛無之炁也，混沌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無，包羅天地。道本無形，莫之能名。無形之形，是謂眞形；無象之象，是謂眞象。先天地而不爲長，後天地而不爲老；無形而自彰，無象而自立，無爲而自化。故曰大道。《經》云：視之不見，故曰無形。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分爲陰陽，故爲天地也。育者，養也。長養陰陽，故爲生育也。陽者，清也，上騰爲天。陰者，濁也，下潛爲地。天地者乃大道之子也。此一段明無情而運行，陰陽之用也。

日月者，是陰陽之精氣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自無而生有，造化以成形。故天無精氣，無以制日月之明；地無精氣，無以制山嶽鎮焉；人無精氣，無以制身形之存焉。故曰日月稟陰陽之所運行。故知道之無情，隨機而所化。又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經》云：用之不可既，無

情而運行日月也　日月者，大道之用也　此一段明無名而萬物自生，長養萬物。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故元氣無形，不可名也。《經》云：道隱無名，乃生於天地。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者，五行之子孫也　三才者，萬物之父母也。道者，三才之祖宗也。故元氣清氣，不可常名也。凡學道之人且在觀宗察行，若能智性無礙，可以登涉大道之徑，游於三才之外，常人無所能知也。前章明無形無名，故能運行於日月　此兩句乃是太上之自稱，無名之名，強名爲道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吾者，我也。此明太上自言，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此故亦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義也　老君匠成天地，開闢乾坤，變化萬物，不言我爲緣。道法自然，不能名號　一則從有入無，或從無入有，隱顯無方，存亡自在，豈有常名之稱焉　故《經》云：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又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前兩句明太上之所自稱，緣道無名　此後九句明大道尊卑之體，以元炁清靜，以天地男女爲喻。就此章中，分爲三段：第一明道分清濁動靜之喻；第二明天地男女動靜之機；第三明萬物本末之由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天也，正陽之炁上騰爲天。濁者，地也，正陰之炁下結爲地　夫者，發語之詞也　夫道能清能濁，能動能靜，以至大道無測，常名清濁動靜，皆爲至道之用　凡曰學道之士，若能明動靜之炁，安其位，則至道自來歸之。動靜合宜，故爲正色也。此四句與前三句俱明清濁、動靜之理　並後二句，共成一章，以契至道尊卑之位，本末之由　於三段之中，第二段明男女清濁之用，動靜之機。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列子》曰：天積炁爾，地積塊爾　天地相連，終不相離。自地以上皆是天也。有諸天諸地，其名不一。四面八天，上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皆清炁也　下有九地，九地之下謂之風水。風水之下，冥冥不測。自九地之上，上至諸天，皆出混元之圖也　《上清經》云：諸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重天，天地之數亦然　此乃以彰至道之尊，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也　男者，陽也；女者，陰也　夫人在於母腹之中受胎之日，皆稟天地陰陽之炁，以成其形，稟天地純陽之炁者，以成其男。十月之中，常在母左腋下者，男也　稟天地純陰之炁者，以成其女。十月之中，常在母右腋下者，女也。女之水性，極陰之炁，故爲靜也　男之火性，極陽之炁，故爲動也。動者飛昇，上應於天　靜者濁滯，下應於地。故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陰陽分矣　故曰男動女靜　此二句明本末之由，與前七句合爲一章，義分三別。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本者，元也；元者，道也。道本包於元炁，元炁分爲二儀，二儀分爲三才，三才分爲五行，五行化爲萬物。萬物者，末也。人能抱元守一，歸於至道，復於根元，非返於末。末者，化也；本者，生也。人能歸於根本，是謂調復性命之道者也。《南華眞經》云：生者，神凝也；死者，物化也。人能歸眞神，歸眞神是謂返本還源，不可逐物也。此一段四句明清濁之源，動靜之基，人能有道，道自然皆歸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清者，天之炁也；濁者，地之炁也　皆因清濁之炁生育萬物。世人若求長生之道，鍊陰爲陽，鍊凡成聖，皆因清自濁之所生，動因靜之所起　清濁者，道之別名也。學仙之人能堅守於至道，一切萬物自然歸之。故《西昇經》云：江河惟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　人能清虛，寡欲無爲，非欲於至道，至道自來歸之於人　但能守太和元炁，體道合眞，萬物悉皆歸耳　此四句明心神本來清靜，皆因世欲之所牽也。

無名氏註《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老君論其大道三無之德：一者，大道一無形質，而生育天地；二者，大道二無情性，而運行日月；三者，大道三無名相，而長養萬物。如何是一無形質而能生育天地？言大道清而至靈，靜而至虛，靈虛杳邈，自然之炁，故無形質。雖無形質，而能生育天地。此大道之德也　二無情性而能運行日月，言大道又無情性，自然之炁而運行日月，能照於萬象，此大道之二德也　三無名相而能長養萬物，言大道既無形質，亦無情性，而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又無名相之呼稱，一炁潛通而化生萬物　言此大道稟而行之。天地者，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足底湧泉穴；日月者，上至左目，右目，下至腎，萬物者，身中萬神也。夫人之受身，皆從道之一炁所生，承天順地，合化陰陽，父母生育，結成形體　是故一月爲胞天，二月爲胎地，三月爲三魂，四月爲七魄，五月生五臟，六月化六腑，七月明七竅，八月八景降，九月神降一萬八千，內外相合三萬六千精光　神

逢形具，十月滿足而受生。故知大道無其形質，元氣而能變有形之炁。有形之炁者，元氣也，乃人百一十丈，保而愛之，愛則身不敗矣。如大道無其形質而運其眞精，養其腎精不敗，而目自明。又知大道無其名字，而得眞精之炁爲其形，形爲受炁之本，炁是有形之根。有其氣而有其精，有其精而有其神。故知氣者神之母，神者炁之子，子母不離，謂之得道。故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能愛形則養炁保神，則達眞常清淨之道。《文中子》曰：靜以思道，清以修身。如此者，能清靜矣。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吾者，太上自稱也，亦是我也。太上言此大道，雖有三無之德，一無形質而能自然生育天地，二無情性而能自然運行日月，三無名相，自然長養萬物，而我不知其的實之名，謂上無復祖，唯道乃獨尊，故且強呼爲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物在杳杳漠漠之際而不知名，降而顯之則有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用無名之樸治天下。文中子曰：用無跡之物而自化。《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昔唐太宗治天下，臣服萬方，以無名之化，不用威刑，而斷死囚三百，天下無有犯於司獄，斗粟三文，道行千里，人不齎糧。此之道盛矣，而用其無名也。故太上云：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人之修行，初無其名，修之而有，其眞人名也。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繩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咦，只這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惟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無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足以成；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無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無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繫》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無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龜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天地一闔闢，二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於物之最靈。男法天，女法地，男清女濁，即天地昇降也；男動女靜，即天地闔闢也。天地絪縕，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無有休息。太上始言無形，無情，無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謂有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本一，動靜不二，流雖濁而其源常清，用雖動而其體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爲一。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有道之士，常以道制慾，不以慾制道。以道制慾，神所以清，心所以靜，至道與神炁，混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應變而無窮，至廣大，盡精微矣。苟以慾制道，失道者也。失道之士，欲心一萌，無所不至，權利牽於外，念慮煎於內，心爲物轉，神爲心役。心神既不清靜，道安在哉？常能制慾則歸心不動，歸心不動則眞然澄澄湛湛，絕點翳純清，復其本然清靜之大矣，何慾之有？《易傳》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其斯之謂歟？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太上云：清靜爲天下正。所謂正者，至公無私也。惟天理之至公，爲能勝人慾之至私。世人所以不能遣道者，非不能也，爲物慾之所眩也。絕欲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內忘其心，外忘其形，遠忘其物。三者既忘，復全天理，是名大定。即艮止之義也。《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艮其背，即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也。太上云，咎莫大於欲得，即此義也。至於物慾見空，則清靜之天復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攸攸萬事不是空，一以貫之，終歸元物。此遣慾之要也。以空遣慾，慾既不生，和空亦無。空既無矣，無亦無也。無無既無，湛然寂然

湛寂亦無，是名眞靜。湛然常寂者，凝神入空寂也。寂無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所謂眞靜，非不動也。若以不動爲靜，則是有定體也。有定體，則不足以應變。所以眞常應物，眞常得性者，動而應物而眞體不動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是名眞靜。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眞常之道得矣。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若謂實有所得，則不足以爲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無相生之理，落斷常邪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聖道可造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聖道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遵儒書不爭之言，行釋經無爭之行。此一法出於無法，洞觀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則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是自矜伐，致爭之由也。纔有微善，執爲已德，吾必謂之無也。上士返是：上士晦德以讓，自牧不自見，是不自矜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此義也。執著之者，德尚不明，何以明道哉？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鬱其神。既鬱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下士好爭執德，爲有妄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妄心，不滅照心。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妄想一萌邪正分，樞機一發榮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種種差別因緣，至於涉機途，觸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妄心也。學道之士，固當謹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自知覺，神爲心役，心爲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爲六慾之擾攘，豈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既生貪求，即是煩惱，妄想種種相緣無由解脫，至於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前無始而後無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染著。照心既存，妄心無能爲也。久久純熟，決定證清靜身。作是見者，眞常之道得矣。所謂照心者，即天心也；眞常者，即無妄也。了悟此心，則有妄之心復矣，無妄之道成矣。無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皆先照。至於如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常靜眞常之道，至是盡矣，聖人之能事畢矣。

王元暉《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註》 太者，無也；上者，極也；説者，開化也。常清靜者，虛無大道，自然生成，三才萬物，古猶今同也。經者，心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 无極 大道

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先天大道章第一

太上老君曰：老君註，見前《淵源》。今本無太上二字。

《道德經》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羲皇上人云：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大道無形，無之始也。生育天地。○不待安排，自然而然。

《神霄經》云：空洞無形，神炁爲眞。神非恍惚，炁非氤氳。神生萬神，炁生萬炁。萬神歸一，萬炁合一。神爲道機，炁爲道樞，機變樞化，三界乃生。元始祖神，變生萬眞；元始祖炁，化生諸天。

大道無情，有之始也 運行日月。○靈寶淨明，普照無窮。

《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天盤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漢《渾天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形如倚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强。正當天之中。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夏至日行赤道之北二十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

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黃道。自冬至以後，日又漸北矣。又，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月道裏，半在日道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自明，資日而後明，故交會於日，則爲晦，爲朔。其生明爲有序焉。是以三日而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月行八十度四分而生明，已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日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日而生魄，是陰魄之生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已半，因謂之下弦。二十七日行半，而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已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已遠於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又云：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晝，在地下爲夜。此日月運行之道也。《神宵經》云：混沌既析，梵炁乃張，大爲日月，細爲星辰，雲房云：日月者，陰陽之精，生成萬物。東出西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朱子云：崑崙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大道無名，萬象始也。長養萬物，含三炁氤氳，萬物化醇。

《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易》曰：地道含弘光大，萬物資生，故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朱子云：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太極左仙公云：無極者，與大道而淪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故老子謂之道，《春秋》謂之元，《易》謂之太極。張子謂，由炁化，有道之名。又云，由炁化，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

陳子昂云：仲尼推太極，老子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

造化自然章第二



夫道者，元炁也。有清、陽炁始也。有濁、陰炁始也。有動有靜，陽動陰靜，而生天。天清地濁，清炁爲天，濁炁爲地。天動地靜，○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靜而方，處乎天中。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乾男坤女，配合相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三才生萬物

《管子》云：虛而無形，謂之道。《漢·律曆》志云：太極元炁，函三爲一。即天地人也。《列子》云：元炁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沖和之炁爲人。朱子云：天地之炁合，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炁從之，萬物化生，悉由三炁合散，生化無窮。悟眞子云：道自虛無生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陰陽配合生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侯善淵《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無形者，陽淵渺邈，曠大無窮，頤心同體，微妙無方。故言大道無形矣。頌曰：大道本無形，無形亦假名；視之非有物，審聽絕音聲；覺性通幽靜，頤神透目清；太空無伴侶，孤月照逢瀛。

生育天地，○天地有形象，皆因大道育養之，故曰生育天地矣。頌曰：一炁生天地，三光在彼中；四時分造化，萬物得和融；欲了無生法，知心物外窮；至眞明不盡，常與道之通。

大道無情，○道無情者，湛然非象，虛極無心，萬物生成，無爲自化。故曰大道無情矣。頌曰：無情通大道，育養本無情；掌握乾坤秀，包容天地明；上穿金闕界，下徹九幽冥；蕩蕩無窮測，玄玄覆玉京。

運行日月，○日月者，道化玄明，人神之主，運行四通，普照而不昧也。頌曰：大道澄空廓，天邊日月長；運行周匝界，昇入遍他方；現出靈華潔，迴還一體光；達人知此意，咫尺是仙鄉。

大道無名，○無名者大道，通玄微妙，至理無窮，混元一炁，先天地而生，本無名也。頌曰：道化虛空體，權爲假立名；有名非有相，無物亦無形；上徹三天瑩，橫擔四海明；闡開清靜眼，飛躍似流星。

長養萬物。○道大無形，湛然不動，皓皓純一，覆藏天地，運行日月，流轉江河，掌握山川，包含谿谷，滋益園林，成熟五穀，結秀花果，一切萬物皆稟道炁而所生，本自無爲，感時而自化。道本無形，育於有象，故曰長養萬物矣。頌曰：道化無長，機生物自遷；煙嵐光萬頃，巒秀照千山；澡野連溪聲，清音對碧天；悟茲眞福地，此處隱飛仙。

吾不知其名，○太上言，我不知道之名，爲獨處無礙、太眞玄妙之機，無生無滅，無增無減，隱顯無方，衆生不悟，太上垂慈，假立有名矣。頌曰：妙道迷難悟，心開慧自靈；元神生固蒂，虛谷證圓明；海藏凝珠璨，山頭混日精；滿天昕寶鑑，光照玉京城。

強名曰道。○道本無名，既以有名，著於物相；若以無心，死人落空，有無相生，杳冥相對，應物現形，日用不離，難分正教之法，強名曰道矣。頌曰：道本無言說，強名分辨別；心清秀炁凝，性靜靈雲結；海上起新風，天邊生古月；沖虛物我明，萬象齊俱攝。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太者，無大可謂之太也。上者，無極可極謂之上也。老者，道尊德貴亘古今也。君者，主也，一靈爲萬物之主宰也。說者，開化也。常者，眞常之道，不變不易也。清者，至虛無體也。靜者，至潔無雜也。妙者，玄之又玄也。經者，天道之常，人之有心也，又言人人共行之徑路也。太上見世人生居劫濁之中，貪著物欲，昧了本初之性，憂道之失也，不得已，故說《清靜經》開化世人，誘引知其本末。言人初生是爲赤子，赤子之心未嘗有不善，只因年漸長成，眼中見色，耳中聞聲，鼻中嗅香，舌中知味，貪愛不息，習染漸深，是以情牽欲蔽，與道相違。人若能清其心，靜其性，明其善，復其初，一念不生，諸塵不染，自然清靜，與道合眞矣。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道生，自然。大道者，至虛無體，本無形、無情、無名也。當浩劫之始，已有梵清景三氣，太清、太微、太素，隱而無象，溟涬涬濛，遼廓無光，一混沌而已。渾是陰氣，裏外虛中，有個乾健不息之理，蟠旋而極，是有一陽初動於中，便生奇耦，分陰分陽，生育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濁氣下而爲地。天地既判，萬物居其中。陰氣出地，而復上昇於天，陽炁從天，而復下降於地，陰陽往來，循環不已。是以日月運行，五炁順布，四時行焉，故能長養萬物。大則天地，小則微塵，無一物不是道之化育。善參究者，反身求之，我身即天地，道雖生我無名，我故名之道也。《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而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已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故道大是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道者是誰？太上言道大沖虛，本無名喚，因不虛立，假形而用。且夫人身之生也渾淪，是個太極，則天地萬物之道總在我身心之虛靈，道自歸之。靜爲性，動爲情。性主乎內，爲體；情運乎外，爲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曰道。道之爲言，精氣化形，神虛今妙，豈可以知其名也？若不言道，何以呼之？是不以已，強名稱之曰道也。《道德經》云：道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信。故顏子歎聖人之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以易存無體，神化無方，此之謂也。

隱芝內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 釋題曰：元者，本也，始也。道者，太上眞一之道也。經者，徑也，本始之眞元。此經最妙，故曰眞經。

元道上篇 元道者，老君九上之道也。九上者，爲窮高不測，爲最上之宗，故曰九上。

老君曰：其道有三，上中下也。○此分三丹田，上中下也。故上有泥丸，中有赤城，下有炁海，故曰三也。

黃庭道有上中下也。○仙經曰：一偶一奇之爲乎，味不再嘗，偶不再舉。

諸道各有三，皆其次也。○言諸道者，不一之道。故法有多門，爲煉丹而成，各相而舉，或控鯉而昇天，或乘龍而上漢，或祭醮而朝元，或咽氣而長生，或即溯流而延命矣。仙經曰：道有萬法，俱得長生，水有千源，盡朝東海，俱長生也。

老君中道與黃庭上道比之，道有此三經，其最上者，元道也。此道至高，虛无玄妙，澹泊无爲，動合自然，故學者難窺焉。○最上者，爲衆經之首，妙者爲諸法之門。

非上士高機傑然自悟者，不可學也。○故學者宿著道緣，志同鐵石者，陰功助佑，仙氣合成，道成歸天。

非懼於死常樂於生者，亦不可學也。○棄非道之財如冤家，離妖淫之色若仇讎者，方可與道相合。

說諸中道多慕尚而行之，與此道難合，故久不降焉。○此者若棄眞求假，雖得理而難成，是不合也。

若高機上士，特然行之，則自得无量也。○此者爲世人劣量淺學，選擇堅固好生惡死之人，故曰高機上士也。

通易无量。○更无多難矣，出諸廣也。

又諸道皆有師奉，皆云犯罰不一，唯此道无諸犯罰，故无師奉。○《内教經》云：爲无爲，念不念，動不動，此三者眞僞相參，使曲直相教，以名有犯罰也。

若諸小道，須擇山林處，乃可行之。○古高士混於塵寰，不可方可；中士隱於山林，方可不可。故元道與諸道，事有差別，法有捷門，亦无觸犯而返損，禁誡異端，虛成疾患者。此元道理合重玄，故无諸損也。

不然者有損也。○《仙經》曰：小道易惑，中人易敗。《老子》曰：不見可慾，使心不亂也。

惟有此道，可以塵世而成之。○《仙經》曰：上道无爲，損而非損，至理自然，病而不病。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湛兮或存。故无損也。

鼻引口吐，可以去呼寒熱。○《老子》曰：玄牝之門，此爲生死之根，綿綿兮若存。能用此理即可天長地久，寒暑難侵。故呵噓其心，心无積毒，故无寒暑。

及可排積元炁。○排積者，從麤入妙，微而成之，道自降矣。若人急用求當，返魄而无功，故曰排積也。元炁者，自然之炁，來自冥冥，降自虛无，悟者有无有用，而无无不无，故曰元炁也。

閉炁可以救飢劣，通百關，治萬病，非養炁復元也，咽炁可以救虛弱，非自然充滿也。○故上士修眞，妙中體妙，出入无爲，專守一道，玄中悟玄，不失元道也。故《仙經》曰：鼓腮強咽，當爲求死之由；閉極口奔，此是傷神之本。學道之人，切忌此也。

行炁可以潤肌膚，非常道也。○人能得志者，元炁充而有徵，肌膚澤而光澤。雲行雨施，萬物滋也；炁充百脉，萬神靈也。仙經曰：无一毛不通於炁，无一節不住於神。

此道歸根復本，合於自然，故曰元道。○《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大凡運用，須明三一，其炁自充，若忘而有爲，終當自悟，不能返朴歸根，此是失元道之理也。

若修成者，堅筋補髓，固護五藏，清利泥丸，安靜丹臺。○人若達道，筋骨自變，返少還童。《中黄經》曰：肌膚霜白筋骨青，地府除籍太錄名，坐察陰司役鬼神。得元炁精爽，恬淡自然，天地護衛，毒物不行，諸疾不生。《黄庭經》云：骨青筋赤體如霜，七魄去不祥，永得安也。

六不妄入，三不妄出者，此道也。○大凡修道，切忌六欲，内關於心，濁亂於神，濁於心，滯於炁，六欲動，起六情，六情動，動而六根濁，六根濁而六情染，六情染而與眞道遠矣。三不出者，三丹田中三元正炁不可妄而施泄，爲三丹田中有三元，三元凝而成三一，三一化而生三魂，三魂變而都萬神萬神者，元道陽神也。故元神而成炁，炁結而成精，精化而爲萬神，故曰神神者，炁也。炁者精，精者道也，道者物也。《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不可忘物。《仙經》曰：施炁於人，能生其人；留炁於身，能生其身，故不妄出也。《黄庭經》曰：若當決海百瀆傾，棄去樹枯失青青，故不得出也。

穢濁盡出，真炁倘佯。身騰太空，上爲真人。自古登真者，皆因此道也。○穢濁出者，謂久久而行，方得大道，五穀滓穢，自然頓絶也。《仙經》云：子欲不死，腹中无滓，故曰盡出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一宇　宇者，道也。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然，若若乎回也，冥冥乎門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呪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道無人，聖人不見，中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

已進道，已退道　以不行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不知道，安意卜者，如射覆盂　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卓之者，曰存瓦存石　是乎非是乎？　惟置物者知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　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　水無源無歸　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　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木萌，道亦假之。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即而就之，漁釣鼈焉　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　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　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攫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　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　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道，不名爲道。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老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　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污穢投之，不見　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　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　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邊不問豆，豆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跂，如道者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　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又『九藥』　藥者，雜治也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　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我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

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小不聞遠　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身爲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研有二竅，水實之，則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　是以聖人不先物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　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要忘，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輕忽道己，不可詆謗德己，不可鄙猥才己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天不能春蓮冬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　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　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謀之於事，斷之以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它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天下之理，捨親就疏，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　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茶苦，用之當，桔梗茶苦生之，不當，金玉鴆之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醫　疑當作醫。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難，不信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　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　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　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窺爾事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一《妙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二百二十言

真妙妙也。真元元也。真神神也。真真真也。真道道也。道與德。德與物。萬物得矣。此五名非一非五。眞者元始不雜不假。外物唯吾一眞。在妙爲眞妙。在元爲眞元。在神爲眞神。在眞爲眞眞。在道爲眞道。然此五者。欲求其名有不可得。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故曰眞妙妙也。眞元元也。眞神神也。眞眞眞也。眞道道也。故眞妙不知其妙。眞元不知其元。眞神不知其神。眞眞不知其眞。眞道不知其道。使其自知。則不一矣。道不一散而爲德。萬物各得一德以生。故曰萬物得矣。

物得道生。道失物死。得失相生。道同出入。萬物莫不稟道之一以生。及其所稟者難則死。雖名爲生。乃稟道之散。至所謂道。則未嘗生未嘗死也。由物不能得道之全。故爲生死所囿。然依道不滅。故生生死死得失相生。與道同爲出入。

道不可同。德不可同。失不可同。故其得有得謂之同。有得有失。道者本性不雜。譬如虛空不和諸物。故曰道不可同。德者有柔有剛有仁有義。事異名殊。譬如萬物各自有體。故曰德不可同。所受虛假暫受還失。譬如旅亭暫止便去。故曰失不可同。所謂同者。我既得此。彼亦得此。各得其得然後爲同。同雖近道。然以得求道可以得則可以失。有得有失。去道愈遠。

失德歸道。道歛致一。一致入眞。體眞應變。眞入至神。神至神神。入元元至。元元入妙。湛兮似或存。非象非聲。獨立於元始。元始之妙。德者性之散。涉於事而不固。故德有失而道無失。若失德即歸道。無別有道。道在生死得失之間。未嘗不一。若逐生死之變。順得失之名。則散而爲德。若知出於道。歛致歸一。即德即道。道與德一。一致入眞。體眞應變。萬變不失吾眞。是之謂神。神之致謂之元。元之至謂之妙。入元入妙。其實無得。復歸本然。非象非聲。湛兮似或存。獨立於元始。元妙者本有之性。非從外得

元始以眞妙視。元始以眞妙聽。妙觀見非象之象。妙聽聞無聲之聲。大象無形。無逃吾妙觀。太音希聲。無逃吾妙聽。吾以妙爲無極無上。妙觀無色。妙聽無聲。色聲外塵不能隔越。六受用根圓融涉入。故見無象之象。而非目聞無聲之聲。而非耳。塵銷覺圓。妙觀出於天地之外。妙聽出於音聲之表。故無所不見。無所不聞。是謂無極無上。

吾故無極無上眞妙。眞妙眞元。眞元不可元。眞妙眞神。眞神不可神。眞妙眞眞。眞眞不可眞。眞妙眞道。眞道不可道。眞妙極矣。此言體妙者。與元眞神道者不同。既得眞妙。則元爲妙元。眞元不可元。神爲妙神。眞神不可神。眞爲妙眞。眞眞不可眞。道爲妙道。眞道不可道。由元始而下。雖共此五名。而所得妙力各有差殊。唯以妙極爲至。故曰眞妙極矣

第二章一百四十六言

眞妙太上。太上眞妙。道極不可名。寄之曰眞妙。尊極不可名。寄之曰太上。妙極而上故曰眞妙。太上上極而妙。故曰太上眞妙。

妙生元。元生神。神生眞。眞生道。道生德。德生徼。徼生妙。妙生無。無生有。有則有。無則無。有無相生。陰陽相推。太化變易。妙之降曰元。元之降曰神。神之降曰眞。眞之降曰道。道之降曰德。德之降曰徼。徼者。小道也。衆人自道降爲德。德降爲徼。徼入於有。一入於有。與道益離。眞人自徼返入於妙。自妙入無。自無出有。欲建立則以無爲有。欲寂靜則以有爲無。欲有則生天地不爲多。欲無則返太虛不爲少。以有以無。出陽入陰。相生相推。如太化之變易。

妙無體也。有有無無。無無有有。吾居徼妙之常。眞人以妙無爲體。以妙有爲用。湛然常住。無之體也。應變不窮。有之用也。有有之用生於無無之體。無無之體出爲有有之用。以有爲徼。以無爲妙。故曰吾居徼妙之常。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世人體無則不能有。體有則不能無。觀妙則不能徼。觀徼則不能妙。是皆囿於形器。不能出入於有無之間。眞人以妙無爲體。出而有。雖小道不爲不足。入而無。雖體妙不爲有餘。蓋以有無徼妙爲常。如此則徼即妙。妙即徼。有即無。無即有。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徼妙之常曰道。道之常曰眞。眞之常曰神。神之常曰元。元之常曰妙。妙之常曰吾。居無極矣。元妙之妙不變不異。故曰常。徼者有也。妙者無也。有亦無無亦有。乃爲徼妙之常。徼妙之常然後爲道。道之常曰眞。眞之常曰神。神之常曰元。元之常曰妙。妙之常曰吾。所以自居常者。無始無終之謂也

不可視。不可聽。不可搏。不可有。不可無。不可元。不可神。不可眞。不可道。入乎無上。同乎無極。是爲眞妙矣。世人以物求道者。欲其可視可聽可

搏可有可無，只理求道者，欲其可毛可神可眞可道，使道而可以視聽有無求之，則道爲物矣，使道而可以元眞神道名之，則道爲理矣，眞人外不役物內不著理，故非視而見非聽而聞，非搏而堅非有而在，非無而居非元而元，非神而神非眞而眞，非道而道，人乎無上同乎無極，皆不可名，故曰眞妙

第三章一百六言

真妙非聲非象，實非聲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妙非形色聲聽，由人不能於元始之初，體元入妙，吸集塵象，收攬成根，耳目鼻舌及與身意分一精明，內意紛紜，外根互運，堅濕暖動，騙役四大，六根四大更接外塵，轉迷本始，若能了形相空格去外塵，使色香味觸各不緣根，見色如與盲等，嗅香如與風等，嘗味如與蠟等，見觸如與空等，外塵既銷，則六受用根頓然清淨，淨極妙敷，非象非聲，見聞覺知，出於根外，故極其上至大而不皦，極其下至微而不昧

恍兮惚兮，杳杳冥冥，真妙妙真。視不見，聽不聞。物物自有元始，不可見不可聞，恍惚杳冥而非無也，故佛書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道書云，視不可見聽不可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所謂道者，若從外入即物非道，人所以不能知道者，蓋貪色逐聲爲物所轉，使吾元始之妙所謂不可見不可聞者，迷爲可見可聞，轉離本始，楞嚴佛問阿難言，今汝細觀，從日月宮至七金山，雲鵬鳥飛風動塵起，遠近諸物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若見是物，汝亦可見吾之見，若以同見，名爲見吾，則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則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由是觀之，人之見色，唯我獨知，彼彼自知，各見其獨，無同見者，如是則我之所見，彼不能見，我之所聞彼不能聞，若以同聞名爲我聞，則我不聞時彼應合知，彼既不知，則彼之所聞非我聞也，味觸覺知義亦如是，莊周所謂見獨者，其亦是歟

元始於太妙，寂兮寥兮，繩繩兮，湛然不可名。凡可以名，皆屬名數，是二非一，唯不可名，然後爲道，且道之近體，莫過於無，莫過於空，然無即與有對，空即與實對，皆帥名數，是二非一，唯不可名，然後爲一，所謂一者，是無非無，是有非有，是空非空，是實非實，以至離無離有，離空離實即無即有，即空即實，是離非離，是即非即，及其至也，即離俱非，名不可得，方爲妙道，寂寥者無也，繩繩者永也，既無矣，繩繩然而不可無，雖不可無，然寂寥冥不可有，是謂無名

元妙神妙真妙道妙，天地虛妙，陰陽同妙，日月合妙，五行含妙，八卦顯妙，萬物盡妙，物非道不成，眞非道不立，故元得妙而元，神得妙而神，眞得妙而眞，道得妙而道，此所謂眞非道不立，天地得妙而成，陰陽得妙而分，日月得妙而明，五行得妙而相剋相生，八卦得妙而相推相盪，萬物雜妙而以死以生，故曰物非道不成

至虛至靜，吾曰虛靜，妙始非妙，不可得矣，妙體，吾元始，至虛極，守靜焉，虛之極於有無不虛，靜之極於動無不靜，若吾曰虛靜，即有虛靜之心，遇有則不得虛，遇動即不得靜，妙始非妙，妙不可得，惟體吾元始，知有無不虛，知動無不靜，是謂元始之道

第七章一百二十言

至妙無間無始，無極無盡，無際無央。無間無無間，無始無無始，無極無無極，無盡無無盡，無際無無際，無央無無央。無間不見其斷也，無始不見其先也，無極不見其上也，無盡不見其終也，無際不見其邊也，無央不見其廣也，雖無間斷續，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間，雖無始先後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始，雖無極上下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極，雖無盡始終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盡，雖無際邊中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際，雖無央廣狹不足以名道，故亦無無央，彈世之言語下足以名道，故大道無名

吾始無央，有無一體，吾始無際，混合太微，天地六合，巨細一妙，妙游巨細，孰觀其體，所謂無央者，不獨空空無際也，必有無同體，虛實共貫，然後爲無央，所謂無際者，不獨極其廣大也，必混合太微，巨細如一，然後爲無際，如是則大而天地，廣而六合，巨而虛空，細而微塵，皆爲一妙，故妙游出入天地，偃息微塵，周行虛空，舉持六合，孰知其體，孰窮其妙

吾曰，無形無聲無名，吾始妙中妙三無之妙，吾元始至道，是謂極樂，妙游含容之器，與天地萬物爲終，然極而不盡，以不形形故無形，以不聲聲故無聲，以不名名故無名，妙無次第而入妙，有次第故有始，妙有中，妙妙之極爲三無之妙，是爲元始，至道極樂，妙游無所不包，無所不含，與天地萬物爲終，而妙無終，故曰極而不盡

第八章四十四言

妙與天地萬物爲終盡，吾無終。妙與天地萬物爲元始，吾無始。德遊其

中，天地萬物不可觀焉。德遊至妙，與物還矣。妙與物爲終而妙無終，妙與物爲始而妙無始。妙遊於物中，物不得而知焉，故曰德。遊者以物而言也。眞人體妙而遊於物，則爲妙遊。物得妙，而妙在物中爲德。遊物有壞而妙無壞，故曰與物還矣。

第九章四十二言

妙遊無礙，元遊無知，神遊無方，真遊無變，道遊無體，德遊無名，物遊無間。是謂與物同遊，出生入死之道盡矣。妙元神眞道此五者，道之名。而有遊於此五者方名爲道。道者吾之本眞，謂之元始之始。遊於妙爲無礙，遊於元爲無知，遊於神爲無方，遊於眞爲無變，遊於道爲無體。又降而遊於德不可以德名，細而遊於物不可以物間。精而與妙同遊不可得而見，粗而與物同遊不可得而隱。此至人所以出生入死，而以生死爲旦暮之常者此也。

又卷五《道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一百九十七言

真散道生，道還真復，真生道，道生真。真出道遊，萬物得普。眞散爲道，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雖爲散矣，然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本出於一，若能知一，則道還眞，復自無而入有，則以眞生道。自凡而入聖，則以道生眞。及眞出遊於道，萬物莫不皆得。

八用從橫，三元反復。始至大而無不細。道元周始圓，上方下橫，中合一，道法自然。天地之始，本於四大。火風成形，居於東南。地水成形，居於西北。四大化爲八卦。風結成木，木爲火母，故震巽主之。水者，風之餘氣也。地剛成金，金爲水母，故坤兌主之。金者，地之餘氣也。乾亦金，居西北。艮亦木，居東北。故四大分爲八卦，八卦變五行。更相生更相剋。故曰，八用縱橫。元清爲天，黃濁爲地。天至陽也，夏至陰生於天。地至陰也，冬至陽生於地。清濁相交，法天象地。中立而爲人，是謂三元返復。道始於至大，其方無方。極於至細，無微不徧。道周萬物，天圓於上，地方於下，橫中爲人。三合於一，皆法自然。

象帝元遊，吾失元始，元道周還，復歸元始。八卦既立，帝出乎震，齊乎巽，木氣極矣。風木相感，火德始彰，故相見於離。火氣成塵，塵結生土。致者莫知生，役者不自生，而寄之生也。火非生土，火息而土自成。此致役於坤也。土結爲澤，澤潤生金，金剛有聲，故成言乎兌。金土相配，金爲水母，土之氣互相剋賊，故戰於乾。乾金既純，水出金母，流而不息，故勞乎坎。水既盈溢，將返於元。木爲水子，母往就子，風水相和，水返於風，復歸元眞。故曰，始萬物終萬物，莫盛於艮。方其八用縱橫，帝自震出，周遊六方，元始之妙散於萬物，故曰象帝元遊，吾失元始。及元道周還，物至艮而成歲功，人自精而化爲神，乃復歸元始之道。

三一六元，五化八變，神道眞一。三一爲乾，六元爲坤。乾奇坤耦，八卦始生。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於中，縱橫八變，不失十五，是謂五化八變，神道眞一。

道生道形，形復生道，道復生形。往來上下，道形道氣。形氣上下，吾道一周。衆人之形不能生道，終歸壞散。雖天地之形有不能免，人所以貴於天地者，謂其可以役天地，往來上下不爲形氣之所拘。此其所以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合則成體，散則成章。道氣形復歸無有。

道無用德無爲。用不已爲無極，迫成妙化，象上形下，元帝遊中。終其始始其終，帝元道還。不知吾生，道復眞得，入吾元始。道以無用爲用，德以無爲爲爲。無用之用用而不已，無爲之爲爲而不息。故能於不妙不化之中，迫成妙化。迫成者，即成也。此所謂不壞世法而得眞相者。人徒見其在天之象，在地之形，而不知帝遊其中，終而始始而終，物自始終而吾無始終，物自生滅而吾無生滅。以道復道，以眞復眞，入吾神始。

一眞八神，二十四道，七十二變。三元分用，八神同異。與道合眞，一周無盡。元道長生，吾曰大道一，始終復吾常。一眞爲一歲，八神爲八節，二十四道爲二十四氣，七十二變爲七十二候。天地人爲用三元，剛柔陰陽錯綜八卦。雖其分如此，然其分皆因自然。至其自然，至與道合。眞周而不盡，生生不窮。故曰元道長生。道之始終，雖散可以爲千萬。及其復一，則始終不失吾常。

第二章六十四言

道道不道，神神不神。不道道吾不見，不神神吾不知。知者吾不神，見者吾不道。道物神物，鬼物物物。得道得神得眞。眞復得，神亦得，道亦得，吾無得。是謂元德，善貸且成。道不可見，神不可神。不可見而自見，不可神而自神。故妙空之中非目而聽，非目而視，一於妙覺，六用不分。根塵既銷，靈光獨耀。不道而道，不神而神，自然之妙也。道降爲物，其別有四。道

物化其神，神物化其魂，鬼物化其魄，物物化其形。形壞則物喪，魄銷則鬼亡，魂衰則神散。獨神不亡。神全則道妙，窮盡幽顯，不出此四者。道物爲仙眞，神物爲神靈，鬼物爲幽爽，物物爲萬彙。然是四者，亦可得道得神得眞，以其元本同出也。至人不獨能使物物得道，又能使眞各得眞，道各得道。吾以無得而得道得眞，是謂元德。貸者，假以成之之謂。至人假道以濟物，故曰善貸且成。

第三章三十三言

天元帝道地化，三宜元生。神化生形，道生用。用無用，無爲無不爲。道應上下，帝用無終。在天爲元，在帝爲道，在地爲化，三者合而成功。天元在人爲神，地化在人爲形，帝道生用。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帝道生用之謂也。用而無用，爲而無爲，以道而成。天成德，故帝用無終。

第四章十七言

天地人鬼神，道混爲元始，不可識，吾道久成。天地人鬼神，五者各各殊途。然其始出於一源，混而爲道。及分爲此五者，則有成壞聚散，囿於形數，要亦有終窮也。唯其混而未散，則始不可識。惟不可識，然後能久成。

第五章二百十言

元明化昧，道用隱顯。元帝應用，萬物得母，不知其子。誰知我祖。方其未始有物，昧密而未彰。及元明化昧，生所既立，道由是隱，亦由是顯。若不了元明隨物喪眞，元明爲色所迷，則道自此隱。若了元明，識知變化，雖生吾不知其生，則道由此顯體。此應用謂之元帝。萬物逐末，吾獨得母。人所以逐末者，不知我從道出，我爲道之子。既不知子，孰知其本始。

吾言於衆妙，元始赤子歸吾不去，鎮類守元母變化。由變化，不隱自妙。妙起妙成，妙帝出入。若有揀擇，則妙非自然。道惡揀擇，故精亦妙，象亦妙。象者，物之成形者也。物雖成形，吾之元始未嘗有散。若能常不失赤子之心，如嬰兒之未孩，使元始之妙歸吾不去，知其子守其母，用變化由變化，吾不知其變化，使日用顯然之間不隱自妙。起從妙起，吾不知其起。成從妙成，吾不知其成。是謂妙帝出入。

《顯道經》 老子曰：人有五心，面有五色。力壯氣盛，肌膚充溢。骨涌面白，血涌面赤，髓涌面黃，肌涌面黑，精涌面光，氣涌面澤。體性各異，剛柔難成。或有聰明，或有迷塞，或有誠信，得道訣法，或有強梁，反白爲黑，令道不明，愼勿授與。

老子曰：人有盛衰，自在兆身。年立十五，神駐丹田。年立二十，精氣益強。年立三十，勢力橫行。年立四十，頭神損，白髮生。年立五十，目神損，無光精。年立六十，藏神損，五喉傷。年立七十，足神損，行梁張。年立八十，陰神損，莖不強。年壽百二十爲天年有道者度，無道者凶。不須遠慮損精神，安心守靖，虛無淡泊，自爲眞人。

老子曰：道成之法，其變非一，唯有五藏，道之所歷。玄道有根，太虛中立。以無爲本，不可止失。道有雄雌，相隨不別。其神是魂，與魄並合，變成赤子，養人體骨，上下浮游，通利血脉，衰無所容，神不迷惑，精之道之，名曰淡泊。

老子曰：道生三部，各自有名。分爲六腑，交會丹田。總攬百脉，制御陰陽。一吸一呼，有死有生。不得奢精，泄去符信。道成變化，登乎太玄。三合成德，與天交並。審而還丹，名曰自然。

老子曰：初入道室守玄元，玄中有玄是我命，命中有命是我形，形中有形是我精，精中有精是我氣，氣中有氣是我神，神中有神是我自然。變化太虛，審能存之，壽命自延。

老子曰：德以形爲車，道以氣爲馬，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形動德散，氣越道叛，精滑魂損，目動魄散。是以聖人靜形閉氣，畜精愛視，道德凝滯，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成變化，臨危不懼。子之修而得道大要。

老子曰：合道不言。得無文之眞，頭髮茂盛。得道之根，手足汗氣充盈，晝夜不卧，日月合光，不饑不渴，龜龍胎息，冬溫夏涼。道士之服飲食玄丹，登於太清，還年不老，道之自然至道不遠，近在己身。恍惚存亡，匿影藏形。洞浸萬里，觀於九天。持意如水，命乃久存。

老子曰：授道之法，必擇柔仁，無暴無躁，行之立成。非有才巧，積習入神。得之者度，失之者傷。毫釐之初，玄道幽深。驅馬萬里而不遇觀，骸骨之中，無不異者。但修身守道，道自歸子。

又 或問：道有老少不？老子曰：年少者氣易行，年老者氣難行，用日爲遲，要少氣休矣。

或問：道自以籌長三寸柱丹田者，何？老子曰：初道氣時，敎恐妄其丹田，氣不流行，故乃以籌柱丹田，舉其柱，令氣到其處。

或問：道時母田久晝明，日可因之，不將更久乎？老子曰：數明久，田無發絕，久久自見其田，明如日光，氣到如湧雲。

或問：道時可衣小衣不？老子曰：初道盡解衣去之，而淡卧手足，攙被去身不寒，恐後傷人，衣小衣爲善。

或問：道已解可得起不？老子曰：手足定繫繫鼓，呼侍者取衣，則起，步引以舉繫鼓者，重愛其氣，不欲令氣得越泄矣。

或問：一日可數道不？老子曰：道時一日三四爲之，百日後道成且爲之不數道，奪人氣息。

或問：道絕久復爲之，可得飲酒不？老子曰：可，或有自恣，貪酒者而不常道，後復爲之，氣行如故。

或問：道無室可於外不？老子答之曰：初於室成，百日後自恣，要不如密室鮮潔爲善。

或問：道有輕舉，何等輕舉？意將夢之其形自舉乎？老子曰：道氣久精神振之，其形自舉，此道將欲成之。

或問：道求度世，欲止民間成可不？老子曰：民間多欲，令意不專，入山澤處，守志自然，功滿形變，則得長生。

或問：道成後，可得入房室不？老子曰：欲得飛仙度世，勿入房室不欲度世者，百日之後可自恣矣。

或問：冥夜可道不？老子曰：禁之　夜爲死氣，邪鬼並行　晝爲生氣，以用鷄鳴，平旦日出，令氣易行。

或問：道常以鷄鳴爲始，秋冬云何？老子曰：春夏以難鳴或至平旦，秋冬以日出或至食時，要取密室和溫，早晏無所在。

或問：道所見怪，何物乎？老子曰：道數十日，有白頭老嫗從一女子常侍左右，有頃去，忽不知所在，是其怪也。

或問：道見怪手足攙，口妄言，瞑目顧念田不？老子曰：專心一意，瞑目念田，行氣如故，勿醒勿疑，久久怪自休。

或問：道常瞑目，念田何容見怪？老子曰：意未專，志未定，則見怪，無自是，無恐起爲他事，無與之語，與之語則將人俱去矣。

或問：道未至時，手足攙，口妄言，豈故爲之，將自然乎？老子曰：是自然氣之所爲，非邪所教。

或問：道手足攙，口妄言不止，云何？老子曰：遠者一時，近者一時，氣定意專則自休矣。

或問：道見怪者，告人已不？老子曰：告人者，神後不復來，怪者眞人之媒驛，勿罵呵趨爲善。

或問：道已解，得講諸繆惡不？老子曰：講諸不祥則致凶傷，惡夢恍惚，衆邪合同，正氣難致，邪氣往從。

或問：道已解，何時飲食乎？老子曰：道已起步，步已則食　不步，氣合含飲食則消矣。

或問：道欲何食乎？老子曰：食之乾輕之物，粳糧、麥麨、脯腊、棗栗，令息條長，養生之道。

或問：道已後幾日可得食重物薰菜不？老子曰：道成後百日，欲得爲食，以要節少爲本。

或問：道欲少食飢云何？老子曰：雖飢氣息安靖，食飽者五臟交格，令氣難行。

或問：道常道氣可絕穀不？老子曰：將欲度世離俗，急當絕之以氣息，久久不飢不渴，道之大要。

或問：道欲習精思，不欲絕穀可不？老子曰：食穀滿腹，腐污盛糞神不居形，但道不止，久久自不飢。

或問：道人生從小至大，以穀自長，何爲絕穀乎？老子曰：穀唯生人長大，不欲使人食之至老，老死皆由於穀矣。

或問：道絕穀可得度世不？老子曰：合無者自知，自然不食，但存氣煉形，何憂不長存。

或問：道欲絕穀，五藏有微病云何？老子曰：且勿絕穀，節食爲之又百日之後，斷穀稻米粥及餌清物。

或問：道成後可飲酒不？老子曰：酒令人迷惑，氣脉煩結，百脉不通，留生熱，不如不飲，可爲清潔。

或問：絕酒可以道不？老子曰：不可傷人血脉，欲道先吸氣，滿腹吐之數十，則可以道。

或問：道飢飽有所傷不？老子曰：大飢氣不藏，大醉氣越，大怒氣竭，大樂氣飛揚，大驚還傷神。

或問：道動止有法禁不？老子曰：久視傷明，久聽傷聰，久臥傷氣，久勞傷精，久住傷骨，久行傷筋。

或問：道五味有所傷不？老子曰：鹹傷血，酸傷髓，甜傷肺，辛傷心，苦傷精，夫五味，各有所傷，要取入口，味和爲甘。

或問：風寒雨濕，可以道不？老子曰：禁之。無以閉目，豫而避之，積道氣盛，邪氣無所從傷之。

或問：灸刺若創，服藥可以道不？老子曰：禁之。灸刺及創，令氣越泄，服藥傷五藏。

或問：道坐起有法度不？老子曰：坐常平膝，垂陰曳腰，直脅昂頭，內視含氣，安息，形充氣盛，精神不越。

或問：道意常不樂，惆悵不安，何所存思？老子曰：常念善則善，氣來，若嘗思念惡，邪來傷人，但專心守道，邪無以干。

或問：道時有所存呼？老子曰：先呼五神名，心神名昫昫，肝神名監監，肺神名嚴嚴，脾神名卑卑，腎神名撫撫，從次呼之，以處丹田，氣則至矣。

或問：道入室，陽氣所從生，本命何所繫屬？老子曰：氣所生者生於瞻，命所屬者屬於目，知此二者則可入室，不知此二者，道必迷惑。

或問：道氣成積年，以何爲證？老子曰：積年道日久，洞浸萬里，日月星辰，明鏡炬火，輝輝日光來照形兆，諸神營衛，不召自來，是道之證，愼勿妄語。

或問：道成時有限度不？老子曰：六十日爲中度，百日爲大度，其已道成，身不復老，數有日久氣行如風雨。

或問：道身有規矩，爲何處所？老子曰：規矩之房中有紀綱，圓則爲規，方則爲矩，安規擊矩誰知之者？而知規矩父子相與耳。

老子曰：無賣吾道，以行求錢；無衒吾道，強授豪榮；無損吾道，以與詭佞。吾道秘重，萬金不傳。有聖則出，無聖則藏。傳得其人，令道清明；傳非其人，還受其殃。藏之金室，閉以玉關，含口結舌，無泄吾文，以血爲盟，上謁元先。

老子曰：凡世俗人求道德，先存其神，其正白如明珠，平且存在鼻下人中；食時正髮際中；日中在頭；上晡時在頸項上二者中；下晡在腰；日入在龜尻；夜半在玉英；頭過在胃間；向晨在脾；鷄鳴在肺，過喉入中；平旦復在鼻下人中。飲食行步出入，意當常念之，是謂存神長壽，種道德之根。

葛洪《抱朴子内篇・論仙》

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閑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汩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荄，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嚙膚則坐不得安，蟲羣攻則臥不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

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囋，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搴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刑，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羣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饗飫。仙法欲溥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驅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嶽有血刃之誅，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塡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

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暵，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

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智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

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於幽漠，豈所堪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欒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衒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勾踐式怒蛙，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者，毀殘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欒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纏絰，視金玉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貲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皆託亡死，家殯埋之，積數年，而長房來歸，又相識人見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鄴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符於杖，此皆尸解者也。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　或曰：履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泌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並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

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精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轅轂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眞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蠚，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魑魅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

又《抱朴子內篇・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抱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循；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眞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蒐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

嘘行。又於治世降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從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學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爝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燿；侶鮒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崐崘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覩；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治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氂氂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

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譽華皆眞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安由乎興，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眞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偸薄，雕僞懶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眞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涸，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於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蓂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翻藏軌於玄漠之際乎？

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人九室以精思，存眞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

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愼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未之變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

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蓼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慮，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儒子之喙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獨杜，非兼愛之謂耶？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頡令嚚，崇飾惡言，誣詆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淩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驚質，以涉昫獡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嚘嚘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鵠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祕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遊玄洲，或棲板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膳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又《抱朴子内篇・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衒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値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眞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値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値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聞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眞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瓊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淩晷飆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眞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冏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恆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懽，然後徐徐登遐，

事盛事也　吾與道好俱，寧不足奪，亦無由成也　昔漢光武帝從更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　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二百日　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　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　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　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　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　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　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　會百官及榮門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　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　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　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祈連方，轉元功，騁鏡絕域也　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　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　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踘，從求至要，寧可得乎？　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　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何可悉得邪？　不得已當以淺末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　亦有人皮薄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陽爲曲恭，累口之開，怠慢已出　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　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　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　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　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　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蝸，年命已凋頹矣　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　可不求之乎？」

又《抱朴子內篇・勤求》　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　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　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　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　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　故有死王業爲生鼠之喰也　天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　憎鬼之虛名，恥師授之體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　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桑欄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　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暫憂耳　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明者，必將爲之　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厭者憚爲　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薪，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貧禍，何哉？」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簸佹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　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　但惜美玦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瞻顏氏之子也　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　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雞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　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　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又《抱朴子內篇・雜應》　或問隱淪之道　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　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　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　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　或以玉始粉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關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虫解羽，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人，青液桂棲，六甲父母，僻側之腥，駭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

或問：「魏武帝算收左慈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此亦隱淪之術也　夫人之生，皆有三尸，三尸者，伐人之神，欲其速死，死則爲鬼，鬼則主之　故三尸每庚申日，輒上天白人罪過，大者奪紀，紀者三年，小者奪算，算者三百日　奪算則人貧耗疾病，多逢憂患，所以人好殺生，以求口腹之美，或斷人嗣祀，或令人夭折，或令人貧困，或令人疾病，或令人憂患，皆三尸之爲也　故欲長生者，必須先斷三尸，三尸斷則鬼神不敢近，眾惡不敢干，內外相保，神明衛衛，然後可以延年矣　三尸之爲物，無質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除，故學仙之士，莫不畏之　三尸之爲蟲，有上尸，有中尸，有下尸　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面目生瘡，好眠夢，口臭，鼻塞，耳聾，眼暗，齒痛，髮落，腦痛，百節不利，多思想，好憎惡，喜怒，貪食，五味不調，嗜酒，多言，語誤，好嗔恚，喜爭訟，常欲人之財物，好興功作，妄動土木，以傷神明，令人精神不守，舍宅不安，常欲人之珍寶，好遊觀，樂聲色，以竭人精，令人心意不定，常欲人之子女，好憎人，令人不得志，常欲人之官位，好嫉妒，令人不得道，常欲人之長生，好憎人，令人不得仙，常欲人之速死，好憎人，令人不得壽，常欲人之早亡，好憎人，令人不得福，常欲人之禍患，好憎人，令人不得善，常欲人之惡事，好憎人，令人不得樂，常欲人之憂苦，好憎人，令人不得富，常欲人之貧窮，好憎人，令人不得貴，常欲人之卑賤，好憎人，令人不得吉，常欲人之凶災，好憎人，令人不得安，常欲人之危殆，好憎人，令人不得生，常欲人之死亡，好憎人，令人不得存，常欲人之滅絕，好憎人，令人不得活，常欲人之困窮

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含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眞形不可得執也。』

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恆，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安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卻病痛，病痛及己，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救卒》卷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閒，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爲人使，使勝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

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算，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封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鏡。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暄嘩，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眞形，老君眞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眞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鐔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

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是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是可令既脫者更生也。』

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鷲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

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

大膽煎青羊脂、蜜蠟、白朮、茯苓、黃連、乳汁煎法、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

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白華醴、玄子湯洗腳、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烈、能勝人也。師言鳥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搖搖之而自進者、漸乘烈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

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薰身丸、崔文黃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司馬承禎《坐忘論》

得道七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不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然而然、通生無置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循名究理、全然有質。上士純信、克己勤行、虛心容神、唯道來集。道有深力、徐易形神、形適道通、與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融、體無變滅、形與道同、故無生死。若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一、出入無間、身爲粹質、猶至虛妙、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生神經》云：身神並一、則爲眞身。又《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虛無之道、力有淺深、深則兼被於形、淺則唯及於心。被形者、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覺、而身不免謝。何耶？慧是心用、用多則心勞。初得少慧、悅而多辯、神氣漏洩、無靈潤身光、遂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解此之謂也。是故大人含光藏輝、以期全備、凝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經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山有玉、草木以之不彫。人懷道、形骸以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鍊形入微、與道冥一。散一身爲萬法、混萬法爲一身、智照無邊、形超靡極、總色空而爲用、含造化以成功、眞應無方、其惟道德。《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然後天道盛矣。謂證得其極者也。又云：神不出身、與道同久。且身與道同、則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耳與道同、則無聲而不聞；眼與道同、則無色而不見。六根洞達、良由於此。近代常流、識不及遠、唯聞捨形之道、未達即身之妙、無慙已短、有效人非。其猶夏蟲不信冰霜、醯鷄斷無天地。其愚不可及、何可誨焉。

坐忘樞翼

夫欲修道成眞、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制、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甚深、自非夙有道緣、信心無二者、莫能信重。雖知誦讀其文、仍須辯識眞僞、所以者何？聲色昏心、邪佞惑耳、人我成性、自是病深、心與道隔、理難曉悟。若有心歸至道、深生信慕、先受三戒、依戒修行、在終如始、乃得眞道。其三戒者、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勤行此三戒、而無懈退者、則無心求道而道自來。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言之、簡要之法、實可信哉、實可貴哉。然則凡心躁競、其來固久、依戒息心、其事甚難。或息之而不得、暫得而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汗、久久柔挺、方乃調熟。莫以暫收不得、遂廢平生之

業，安得靜已，則行立坐卧之時，涉事喧鬧之處，皆須作意安之，有事無事，當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急則成病，氣發狂疑，是其候也。心苟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中，常自調適，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愈，涉事無惱者，此眞定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動，故來就喧。以無事爲眞定，以有事爲應迹。若水鏡之爲鑑，則遇物而見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慧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眞慧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則有多感，衆邪百魅，隨心應現，眞人老君，神異詭怪，是其祥也。唯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永消，新業不造，無所纏礙，迴脫塵網，行而久之，自然得道。

夫得道之人，心有五時，身有七候。心有五時者，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心至此地，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身有七候者，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風疾普消，身心輕爽；三填補夭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爲氣，名曰眞人；六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雖久學定心，身無五時七候者，促齡穢質，色謝歸空，自云慧覺，復稱成道，求諸通理，實所未然，可謂謬矣。

吴筠《玄綱論》上篇《明道德》

道德章第一

道者何也？虚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内，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也。德者何也？天地所稟，陰陽所資，經以五行，緯以四時，牧之以君，訓之以師，幽明動植，咸暢其宜，澤流無窮，羣生不知謝其功，惠加無極，百姓不知賴其力，此之謂德也。然則通而生之之謂道，道固無名焉。畜而成之之謂德，德固無稱焉。嘗試論之，天地人物，臺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見其終，探奥索隱，莫窺其宗，人有之末，出無之先，莫究其眹，謂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綱也。

又中篇《辯法教》

神道設教章第十

九玄之初，二象未構，寥風集妙，空洞凝華，寶章結於混成，五字標於獨化，擬乎有無之際，曠乎玄黄之先，日月得之以照臨，乾坤資之以覆載，於是無上虚皇命元始天王編之於金簡，次之於玉章，初祕上玄，末流下土，降鑒有道，乃錫斯文。故伏羲受圖，軒轅受符，高辛受天經，大禹受洛書，神道設教，兆於茲矣。又玄元愍俗，歷爲帝師。人倫澆淳，則陳道德以示朴；鬼神雜擾，則演盟威以盪邪。爰及蘇茅周王裴魏楊許，莫不躬接玄聖，親傳寶經，故西臺無隱於靈文，東華不秘於眞訣，是以龍章雲篆，漸降人間，師資相承，經法彌廣。然可以周覽，難可以盡行，何者？以一人之心，兼累聖之道，神疲形倦，莫究其微。故周覽以絶疑，約行以取妙，則不虧於修習，無廢於閑和，道在至精，靡求其博爾。

真人爲傷章第十八

道之所至忌者，婬殺陰賊。此誠易戒，至於小小喜怒，是非可否，人之常情，甚難愼也。都不欲有纖芥之事關乎方寸之中，慮靜神閑，則邪氣不能入，我志不擾，則眞人爲儔。又好譽而憎毀者，賢達之所不免。然審己無善而獲譽者不祥，省躬無疵而獲謗者何傷。以此論之得，失在乎己，而靡由其他。故泰然忘情，美惡不動乎衷者，至人哉，至人哉。

道反於俗章第二十八

或問曰：人情之所至愛者，皆道家之所至忌，何也？愚應之曰：夫福與壽，人之所好，禍與夭，人之所惡。不知至愛者招禍致夭，無欲之介福永壽，若斯而過求自害，何迷之甚乎？且燕趙艷色，性之冤也。鄭衛淫聲，神之讎也。珍饌旨酒，心之昏也。播紳紱冕，體之煩也。此四者捨之則靜，取之則擾，忘之則壽，就之則夭，故爲道家之至忌也。

專精至道章第二十九

或問曰：古之學仙者至多，而得道者至少，何也？愚應之曰：常人學道者千，而知道者一；知道者千，而志道者一；志道者千，而專精者一；專精者千，而勤久者一。是以學者衆，而成者寡也。若知道能絶俗，絶俗者能立志，立志者能專精，專精者能勤久，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曰：然則理世者，絶望於仙乎？（應之）曰：不然。若特稟眞氣，大既

棄生者，則無妨於理世。宮中人好道，志慕輕舉，必備於樓閣，故太虛襲氣母，軒轅昇雲軿，顓頊處玄宮，文命遊紫府，斯皆撫俗而得道者也。若乃玄元寄杜史，南華吏漆園，王喬莅葉縣，方朔登金門，此亦佐時而得道者也。又仙欲隱密，道貴無名，或昭其蹤，或祕其跡，不可以一途而察，不可以一理而推。按《眞誥》及抱朴子《元始上仙記》咸云：自古至忠至孝，至眞至廉，有大功及物者，皆有所得，不同常流。堯舜周孔伊呂，昔諸聖賢，皆上擢仙職，斯所謂死而不亡者壽。又白華自以隨世，畏死而希仙，沒爲臺宮，其骨不朽，功充之後，靈肉附骸，返魂還形，倏忽輕舉，若爾者，則骨不朽，而況專以神仙爲務者乎。

長生可貴章第三十

或問曰：道之大旨，莫先乎老莊，老莊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何獨貴乎仙者也？愚應之曰：何謂其不尚乎？

曰：《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又曰，子孫祭祀不輟。《莊子》曰，孰能以死生爲一條。又曰，聖人以形骸爲逆旅。此其證乎？愚答曰：玄聖立言，爲中人爾，中人人道，不必皆仙。是以教之，先理其性，理其性者，必平易其心，心平神和，而道可冀。故死生於人，最大者也。誰能無情？情動性虧，低以速死。含其當生不悅，將死不懼，翛然自適，憂樂兩忘，則情滅而性在，形毀而神存，過愈於形性都亡，故有尊死生之說，斯爲至矣。何爲乎不尚仙者也？夫人所以死者，形也。其不亡者，性也。聖人所以不尚形骸者，乃神之宅，性之具也。其所貴者，神性爾。若以死爲懼，形骸爲眞，是修身之道，非修眞之妙矣。《老子》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曰：谷神不死。《莊子》曰：千載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又曰：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又曰：乘雲氣，馭飛龍，以遊四海之外。又曰：人皆盡死，而我獨存。又曰：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斯則老莊之言長生不死，神仙明矣。曷謂無乎？又《道德經》、《南華論》，多明道以訓俗，敦本以靜末，神仙之奧，存而不議。其幽章隱書，鍊眞妙道，祕於三洞，非賢不傳，故輕世者獲戾於天官，欽崇者紀名於玄錄，殃慶逮乎九祖，昇沈繫乎一身，何可使行尸之徒，悉聞悉見耳。

道無棄物章第三十一

或問曰：物自道生，道無棄物，何獨得道者靈長，失道者滅亡乎？愚應之曰：夫龍之與魚，同育於水，明之與暗，俱生於道。龍則興雲施雨，昌有天無，魚則在藻而樂，失泉而枯。龍則得水之妙，而能化於水，魚不得水之妙，而不能化於水也。上士則棲神鍊氣，遨於霄漢之上，下士則伐性損壽，淪乎幽壤之下。上士得道之妙，而能化於道，下士不得道之妙，而不能化於道也。故魚不知水之生乎己而棄之，非水之棄魚也。人不知道之生乎己而棄之，非道之棄人也。

或曰：龍魚異質，明暗殊稟，安能使魚化於水，凡化於道乎？愚答曰：若魚能潛深淵，匿幽穴，不貪餌，及其大也，飄奮鱗激鬣，超呂梁而爲龍矣。人能遊崆峒，息澹泊，絕嗜慾，及其至也，即含微契虛，蹈眞境而爲仙矣。所恨藏身不密，保神不固，而水之與道，豈負魚之與人哉。

明取捨章第三十二

或問曰：仙者人之所至美者也，死者人之所至惡者也，而歷代之君子固有不知，而從俗者至多，習仙者至少，何也？愚應之曰：此有二理，一者，所稟之氣非高，即所希之志難廣，故溺於近務，忘乎遠見，爲聲名所引，嗜慾所昏，終繫伏於世網，竟無蹈於眞域。二者，雖稟氣禀還，神襟秀邁，而濟物之功未備，參仙之路猶遠，是以遲迴人間，未解帝懸耳。若夙動已著，名入丹臺，則超跡絕塵，物所不能累也。

又問曰：仙必有骨，無骨不可學仙，奈何？愚應之曰：夫工者必因其材而施乎巧，學者必有其骨而志乎道。故冰不可鑽，愚不可仙，自然之理也。所以神不清，骨不峻者，皆非稟陽靈之氣也。非稟陽靈之氣者，必無慕仙之心也。苟有慕仙之心者，未有不夙挺夫仙骨者也。

曰：然則有仙骨不修而可致乎？曰：有骨而不學者，亦如有材而無工，故金藏於礦也，不治而爲石，道在於人也，不鍊而爲尸，雖無骨而不仙，亦不可恃骨而待輕舉也。

又《形神可固論・守道》

夫道者，無爲之理體，玄妙之本宗，自然之母，虛無之祖，高乎蓋天，深乎包地，與天地爲元，與萬物爲本。將欲比並，無物能等，意欲測量，無處而思。於混成之中爲先，不見其前；亭毒之內爲末，不見其後。人存之，不聞有餘；天地存之，不聞不足。曠曠蕩蕩，渺渺漠漠，人能守之，天地如掌。故岐伯曰：上古之人知道者，法則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度，爲而不爲，事而無事，即可柔制剛，陰制陽，濁制清，

弱制強，如不退骨懶，方守大道。大道者，多損而少益，多失而少得，益之得之，至貧之士也。益者益形，得者窈冥，得此窈冥，感通神明。《說苑》曰：山之高，雲雨起，水之深，魚鼈歸，人守道，福自至。

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道德義第一》 義曰：道德者，虛極之玄宗，妙化之深致，神功潛運，則理在生成；至德幽通，則義該亭毒。有無斯絕，物我都忘，此其致也。故《道德經》云：道生之，德畜之。又云：大道汎兮，玄德深遠。《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同也。

釋曰：道者，理也。通者，導也。德者，得也，成也，不喪也。言理者，謂理實虛無。《消魔經》云：夫道者，無也。言通者，謂能通生萬法，變通無窮。河上公云：道，四通也。言道者，謂導執令忘，引凡令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言得者，謂得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言成者，謂成濟衆生，令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資成空行，此就因爲目。《德經》云：成之熟之也。言不喪者，謂上德不失德，故云不喪也。《太平經》云：常得不喪也。然道德玄絕，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表宜正理，令識名之無名，方了玄教。故《靈寶經》云：虛無常自然，強名字大道。

又道德體用義者，道義主無，治物有病，德義主有，治世無惑。陸先生云：虛寂爲道體，虛無不通，寂無不應。玄靖法師以智慧爲道體，神通爲道用。又云：道德一體而其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說其有體有用，無體無用，蓋是無體爲體，體而無體，無用爲用，用而無用，然則無一法非其體，無一義非其功也。尋其體也，離空離行，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及，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大能居小。體即無已，故不可以議，用又無窮，故隨方示見。

又經明常可二道，上下兩德者，舊解云：常寂之道，義說無爲，凡有四義。一者非攀緣識慮，故無心。二者無質礙分別，故無形。三者不爲名言所得，故無名。四者無常不能遷改，故無時。具此四義，故名常道。賈法師云：自應身已遷，三清等法，皆是可道，盡是無常也。上德是忘德，下德是執德，以是執德，今明物情常執。謂有常道可求，不能悟理，便成滯教，老君演明道德，正治此迷。《經》云：可道非常道。非謂別有常道，正言所是說道，並非恆定，不宜執以爲常，故係非常，以爲消遣。此言說道爲藥，本治物迷，迷病若消，何道不得？若知不得爲得，亦可常爲常也。

通玄先生述《道體論・論老子道經上》 道者圓通化始，德者遂成物終，生成既彰，二名斯顯，息用歸宗，即二常一，故道無德外之通，德無異道之契，即一仍二，故道位化通，德標成遂，常一常二，二一圓通，圓通辨別，故名道德。

問曰：所言道者圓通化始，是何等始？答曰：是物性之始。何以得知？章云德者遂成物終，則知性起於道，形生於德。

問曰：若然者，何故《經》云道生德畜？答曰：從本推元，故以道爲生，形立亭毒，故號之爲畜。

問曰：性始之本，爲是有名，爲是無名？答曰：皆得。

問曰：若是有名，是無名者，何故《經》云無名萬物，不言有名？答曰：道者通生之稱，通生則有迹，有迹則可名，是以可道可名，非常者也。然道體廣周，義不局一，今所以寄筌於絕冥者，蓋欲鄙鑿迹，顯妙宗，以可悟耳。

問曰：廣周之道，與物爲同爲異？答曰：常存常異。物以道爲體，道還以物爲體。一體之上，即有善惡是非，死生逆順。譬如魚因水而生，還因水而死，如人因地而行，因地而倒，還因地而起。

問曰：《經》稱道生德畜，復云生之畜之，是謂玄德。前言道生，後言德生，何也？答曰：前言道生者，推功於本。後言德生者，論其形分之實生。何以知其然也？陰陽體合，生化化立，而陽居尊。君臣位乎，共治功成，而歸元首。萬物之體實生於德，宗本窮根，故曰道生。道生混成之體，無名之始，理周萬物，妙極環中。恍兮惚兮，不可言有，其中有物，不可言無。居上不皦，處下不昧，迎之無首，隨之無後，莫知所由，不可致詰。而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不言之言，言滿天下，形名既著，凡聖乃分。然凡不自悟，必積感以求通。聖不棄物，亦因機而設教。機教參差，乃有萬殊，約其一應之迹，所謂道德。道以圓通爲宗，德以自得爲義。圓通則無理而不通，自得則無性而不得。圓通無名，無名而強名。自得無得，就功迹以顯稱，稱有功德之迹，德以動行爲首。強名無名，道以日損爲先，動而行之，無行而不備，損之又損，無累而不除。道德兼忘，玄同物我，故能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周流變化，無所不爲。是以萬物芸芸，形名動植，罔不資道德以成形經云，道者萬物之奧。故至人乾乾，應迹周世，發揚玄風，用救於時，故標道

德」名，以爲教目。然教不自顯，顯必有由。尋其所由，本於老子。象帝之先，名之曰老。運變化生，名之爲子。教體圓通，故名曰道。宰理不變，稱之曰經。四品之先，名之曰上，故曰老子道經上。

問曰：混成以何爲體？答曰：以空無萬有爲體。

問曰：若以空無萬有爲混者，混體與道，爲一爲二？答曰：亦一亦二。

問曰：請辨所由。答曰：亦二者，混據體收，彰名曰道；就體通，爲稱（通），通收義分，故曰亦二。亦一者，道無別通，就收辨通，混無別收，收通爲三，故曰亦一。

問曰：既言混能通收，萬物通者即爲混，混即是物，物即是道，道物無別，何所可修？答曰：明修是體上差分，混上本無修義。將教詰體，殊非其類。

問曰：混成之與大象，爲同爲異？答曰：亦同亦異。何以得知？大象是名，混成是體，名體義別，故知是異。然則名無別體之稱，即名此體；體無異名之混，即名爲體，故言是同。

問曰：若然者，混成大象，二義可得相收不？答曰：皆得相收。差之則異，混之則同。若論其實，名無實外之名，故能以實收名。若就名辯義，實非名外之實，故名得收實。名實一體，相收何嫌。

問曰：章云大象無體，混成爲體。若混象無別，所以一有一無？答曰：大象是名，混成是實，名始召實，豈得同哉。

問曰：名之與實，何先何後？答曰：更爲先後。若就體而言，實先名後，就義而辯，名先實後。

問曰：既言實先名後，何故不先言於實，乃先論大象，後言混成？答曰：將欲辯義，非名不顯，名義雖彰，體稱未立，故先標大象無體。然則象不虛設，必有妙實，妙實周圓，故曰混成。

又問：所言混成者，爲混成自說混成，爲物說混成？答曰：皆得。混成自說混成者，混無別混，即物爲混，所說之物，不離於混，非混而何？故曰混成自說混成。物說混成者，既物有差，差即非混，所說是物，豈得混乎？故曰物說混成。前言混說者，人身自說身。後言物說，就身差分，以口說身，非爲身說，故言物說。

問曰：所言道體虛寂者，以何爲虛。以何爲寂？答曰：體無質狀，名之曰虛。理無音響，目之曰寂。故曰虛寂。

問曰：虛寂者，爲是體家體，爲是教家體？答曰：俱得。

問曰：請辯所由。答曰：虛寂名同，所表有別。何以得知？今言教道者，玄超形表，表居物外，顯道在清昇之鄉，言物在機累之境，將欲離機入眞，故寄標遠稱。所言體道者，道體本寂，始終常無，常無之理，無所不至，故曰體道。

又問曰：所言體道虛寂者，與混成之體爲同爲異？答曰：亦同亦異。

問曰：請說所由。答曰：虛玄之體，混寂無別，故名曰同。混據收物，寂則無體，故名爲異。

問曰：寂則無體者，爲離混明無物，爲即混是無物？答曰：理處本一，今明混寂之體者，就眞妄之義別，若就妄辯體，即寂常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知始終而無不混。若就眞辯體者，即混常寂。《經》云容與大化，寥寥本無，大空任寄，即色隨消，得知今日之有，即體常寂。

問曰：萬物之體有實非虛，安得以有質之體，用爲無也？答曰：萬物之體，從業而感，淨穢無恆，事從心轉。譬如目有翳，見毛輪之在空，目翳既除，毛輪自滅。人業既淨，則三界亦無。

問曰：據眞則混體常寂，就妄則寂體常混，爲混寂常隔，復有通時？答曰：妄除即混爲寂，眞染即寂爲混。眞妄無定，混寂從機，通隔之義，略判如此。

問曰：若混寂無定，眞妄從機者，今妄眞去，混寂定不？答曰：既言寂顯於眞，混興於妄，眞妄既無，混寂安寄？亦無混可混，亦無寂可寂。

問曰：若眞妄名絕，混寂亦無者，非混非寂，竟何所名？答曰：混據生化標名，寂就除妄爲稱。今將欲入玄，故說寂以遣混，寂混既除，亦無寂可寂。寂既無寂，竟有何名？故《經》云，無名萬物之始。論云非言非默，義有所極。又云：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言之不能辯，意之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又《道體論・問道論》 道者非有非無，無終無始，圓體周於萬物，微妙絕於形名，但聞見之流未能玄解，故於絕稱之中強名曰道。強名之道，即是萬物之始，從始資生，氣形已著，取其持載，號之曰母。然母以修德爲歸，始以無取爲指，始母兼泯，玄通物我，就通辯義，故名爲道。

問曰：無名萬物始，有名萬物母。始之與母俱有生義，以何爲異？答曰：無形無名，故爲不生主，是爲物始。天地有形名，唯能生生，是爲物母。

問曰：強名者，爲是體寂可強，爲物所強；爲是體寂無強，而強自強？答曰：強自強，強不關體。問曰：若強不關體，說強何所利益？答曰：體不可強，故能強。強體不利益，故能利益。

問曰：若道在無名，則不周形器，何足稱至哉？答曰：正以無形無名，故能生其形名，則知形名之類，莫不本於是道也。

問曰：若物各是道，而各各自足，何須修進？答曰：體無各各，物有各各，故須修學。

問曰：無名是道者，言無名之時得體以不？答曰：不無無名亦不得體，不無有名亦不得體，不有有無亦不得體，不無無有亦不得體。不在四者，不離四者，乃可得耳。

問曰：若四者俱不可得，絕於鑽仰之道，則終無所成也。答曰：竟無所得矣。凡言得者，必是對失之稱，對失之得，何足言得。四不得者，始可言得。不得之得，無所復也，得無所得，而不離四得矣。

又《道體論・道體義》

道體廣周，義無不在，無不在故，則妙絕形名，體周萬物。萬物之理，極於同異，同異之理，極於無同異。據其同異，則以妙絕廣周。就其無同異，則體周之中，即是妙絕，妙絕之中，即是體周。極妙圓通，故名爲道。

問曰：既言體周，何名妙絕？妙絕離物，安得體周？答曰：據差統極，渾極歸宗，同非冥然同，異非條然別。何以得知？即異辯一，故非冥然同，就一辯異，故非條然別。

問曰：同異二端，爲相即名生若，爲本末恆異？答曰：據同而辯異，無同而不異。就異而辯同，則無異而不同。

問曰：爲體有同異，是故說同異；爲體無同異，而同異自說同異？答曰：將明至道之體，妙絕同異，故寄同以收異，因異以明同。因同明異，非取同也。寄異彰同，非在異也。忘同去異，不離同異，玄會之宗，於是得顯。

問曰：既言妙絕廣周，未嘗不對萬物。與物與對，斯爲巘法，詎足論妙哉？反質曰：所言至者，必以不對物爲妙，請問斯旨。答曰：與物爲對，終爲累物。

問曰：然則所說妙者，與何爲對而言妙也？答曰：對者自對，說者自說，則知說無所說。

問曰：既言不對物而說寂者，爲知寂說寂，爲不知寂而說寂？答曰：知寂說寂。

問曰：若知在寂內，不得稱寂。若知在寂外，知不關寂。云何知寂說寂？答曰：寂者寂無所寂，知者知無所知，義可知矣。

又問曰：道之與物，爲同爲異？答曰：常同常異。問曰：凡言同不可爲異，在異不可說同，如何常同常異？答曰：就物差而辯，道物常異。就體實而言，物即是道，道即是物。

問曰：物即是道者，道有生死以不？答曰：有生死、無生死皆得。所以然者，就其體收，即物是道，物有生死，道亦生死。論云：與物同理，消息盈虛，終則復始。又云：今彼神明，與彼百化，與物死生，方圓莫知其根。夫善惡生死者，譬如魚因水生，還因水死，生死在魚，而水無變異。一解云：就差則有生死，道則總收，無有生死。別名生死在物，道有何虧。故道無生死論云：道無終始，物有生死。

問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萬物流轉遷迴者，爲是物轉，爲是道轉？答曰：皆得。萬物芸芸爲流轉，待對待質變遷，是謂物轉。物動之變，起於情隔，就隔辯通，物無外轉，故曰體。而轉不外體，即體爲轉，故曰體轉。

問曰：若體從物轉，焉得稱體？答曰：就事而辯，體逐物動，若通極忘隔，即轉寂俱融，轉寂既融，體稱亦滅，動何所寄。

問曰：萬物元從道來，一本由乎道，而道始雖一，終有萬數。今芸芸之流，即是道非道？答曰：道物之際，孰可是非，孰可非是，即是即非，即非即是。

問曰：即是時無非，即非時無是，何得云即是即非，即非即是？答曰：若無即非，何爲問是，問是即非，論非即是。

問曰：萬物本從道來，孰使爲此是非？答曰：孰使其是非，孰使其不是非，言是非自化。

問曰：若是非自化，皆由我矣，道有何功於我哉？答曰：汝得其由，即名爲道。汝之得功，即是道功。

問曰：我得其由即爲道者，由我爲善歸善於道，由我爲惡復歸惡於道不

乎？答曰：歸善於道，目得其善；歸惡於道，目得其惡。若能目取於惡，道豈遠哉？經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問曰：既言物即道也，歸惡何關於我，乃云自取惡也？答曰：汝即是道，取惡即是道家之惡，寧非自取惡乎？

問曰：若我即是道者，何言能自取惡？道豈逆哉？答曰：汝自取惡，故歸惡於道，道即汝也，豈能自逆

問曰：是非既由於我，我何爲學道以去是非？答曰：學道者，即汝自學也

問曰：若我自學，何爲平居自取惡乎？答曰：善哉，始可與言也。能知善自由己，則惡不可爲。知惡由身，則善不可執。進無執善之勤，退無爲惡之患，善惡復然無有執滯，不亦道乎。何爲捨惡修善，封善惡，生轉迴，顛然疲役，終身馳騁，不見其成哉？或者曰善

問曰：有而不有有者，有何等有？而不有者，不有何不有？答曰：解有三種　一就寂靜體而辯，有者有其妙有，生成之主　故《經》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論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　非有者，非其機累形質之有　一就混體而辯，有者其混體之有，而不有者，無物外之有　一解云：不有者，不有一物之有

問曰：無而不無者何？答曰：解有二種　一就寂體，無者無質狀可取，而不無者無狀之狀，不同空無　一就混體，無者無其物外之物，而不無者，混物爲體，故曰不無

問曰：道體可以無色論不？答曰：不可以有色論，不可以無色論　若就寂而言，質狀俱盡，故不可以有色論　若就混體而言，體混萬物，物既有色，即物是色，何以可無色論　一解云，玄元妙氣，顯質度關，豈非色乎

問曰：顯爲色者，同彼即物爲色以不？答曰：同不同　所以然者，論其即色，可得言同，無色之色，故同不同

問曰：所言顯色，爲體有色故顯質，爲無色故顯質？答曰：皆得　體無色者，即體虛寂，豈曰有色，故曰無色　有色者，體既妙實，即有妙實之色

問曰：妙氣無色，隨機顯色者，即爲妙氣爲質，爲妙氣之外別有顯質？答曰：皆得　盡是者，質無別質，即氣爲質　譬如水積爲凍，氣結爲質，豈可水外別起於凍也，故曰不異　非者，氣以虛寂爲稱，質因形礙，自立質時非氣，凍時非水，故言是異

問曰：凍因寒結，質從何起？答曰：凍因寒結，質從機顯

問曰：凍因寒結，得熱方散，未審顯質因何而遣？答曰：水從寒結，寒去則散，質從機起，機亡則遣　是故應機而作，機息則息

問曰：玄之理爲是可言，爲是不可言？答曰：皆得　本在……從言起　今欲統差，非一不收，寄一收差，故曰可言　收差之一，本自無一，無一之一，爲差故有，其差既亡，一亦無寄，故無一可一　論云，既謂之一，豈得言乎？既謂之一，豈得不言乎？

問曰：所言一者，爲對物而辯，爲不對物而辯？答曰：皆得　對物而辯者，就義用立名　不對物而辯者，據體實彰稱　言對待名一，顯體實，未名恆一

問曰：一本不一，一從言起，今欲統差，非一不收，故寄一以收差，其差既遣，則無一可一　復道言對待名一，顯體實，未名恆一　既言差遣無一可一，復云未名恆一，首尾相示其可？答曰：恆一據未言有統，言一則就辯彰取，辯取既遣，默統亦亡，言默雙泯，一何一哉　論云：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雖復言默不辯，一何無哉？

問曰：何故云即理常玄？答曰：對物事隔理處曰玄

問曰：玄之又玄者何？答曰：前玄對隔以彰稱，未若不彰而自玄　前言玄之者，對事以立名，後言又玄之者，不對末辯而常玄　故曰玄之又玄

問曰：不彰自玄者，據何而辯？答曰：寄言而辯

問曰：既云寄言而辯，言即是對，何故不可彰而自玄？答曰：前對言者言，寄言對以彰玄，今言寄者言，寄無對以辯玄　雖可言對是一，有對是二，故曰又玄是異

問曰：此玄之又玄者，可爲修之所得不？答曰：此玄德解有二種　一者體玄德，二者行玄德　體玄德者，至體之理，妙實而虛，故曰體玄德　行玄德者，功行既備，妙契玄道，從修入爲玄，故曰行皆玄德

問曰：玄德會體者至玄德，爲有行無行？答曰：未至玄德，故有其遣有遣無之行，體行非有亦無，取無有兩泯，名曰兼忘

問曰：未審兼忘，何等行乃至玄德　答曰：教體通取，義有隱顯，故兼

忘爲息事之談，玄德爲契實之目。教不虛設，必忘所獲。自兼忘以前，義從兩端，解或不同，故言取捨兼忘。已後就通彰目，通而融觀，則解或同觀，同而無別，故無取無捨。所謂行者，行無取無捨之行。《妙真經》曰：無取正觀自居，無捨邪觀自除，目之曰玄。正觀自居，梅之德，故曰玄德。

問曰：凡言行者必有取捨，取捨既無，以何爲行？答曰：論其忘，實無取捨之行，兼忘行者，以爲無行爲行，不行自行。妙契玄德，斯之謂矣。

問曰：道者體包空有，答曰：體無不生，知何物而不包。

王暉《玄珠録》卷上

萬物稟道生　萬物有變異，其道無變異，此則動不乖寂如本印字。以物稟道故，物異道亦異，此則是道之應物如泥印字。將印以印泥，泥中無數字，而本印字不減，此論道動不乖寂。本字雖不減，復能印多泥，多泥中字與本印字同。此論物動道亦動。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道無所不在，皆屬道應。若以應處爲是者，不應不來，其應即死；若以不應處爲是者，其應若來，不應處又死。何處是道？若能以至爲是者，可與不可俱是道；若以爲非者，可與不可俱非道。道在境智中間，是道在有知無知中間。觀縷推之，自得其正。正之實性，與空合德。空故能生能滅，不生不滅。

道能遍物，即物是道。物既生滅，道亦生滅。爲物是可，道皆是物。爲道是常，物皆非常。

經云：自僞不別眞，請問眞道之行？答：境盡行周，名爲正道。舒心遍境，出智依他。他處若周，則爲大體。大體既就，即隳小身，兼以小身，並同境分。常以心道爲能，境身爲所能，能所互用，法界圓成，能所各息，而眞體常寂。

又　問：經云，道與衆生相結連，若爲同異？答：道與衆生，亦同亦異，亦常亦不常。何者？道與衆生相因生，所以同；衆生有生滅，其道無生滅，所以異。

又　論云：道性衆生性，皆與自然同。衆生稟道生，衆生是道不？答：衆生稟道生，衆生非是道。何者？以非是道故，所以須修習。難：若衆生非是道，而修得道者，乃得身外道。衆生元不云，何言修得道？衆生無常性，所以因修而得道。其道無常性，所以感應衆生。衆生不自名，因道始得名；其道不自名，乃因衆生而得名。若因之，始得名。明知道中有衆生，衆生中有道，所以衆生非是道；能修而得道，所以道非是衆生。能應衆生修，是故即道是衆生，即衆生是道。

又　道與衆生互相因，若有衆生即有道，衆生無即無道。衆生與道而同彼，衆生與道而俱順，云何立法教，獨勸衆生修。衆生若得道，得道離所修。道若應衆生，道即離所習。經教不許著，何得有修習？所言修習者，法因妄立名，妄法既非眞，教言並糟粕。何故苦執教，而言有所修，是故道與衆生教，三境不可得。三既不可得，亦乃非是空。不含亦不離，眞實之如是。

衆生與道不相離　常在衆生時，道隱衆生顯；當在得道時，道顯衆生隱。只是隱顯異，非是有無別。所以其道未顯時，修之欲遣顯；衆生未隱時，捨之欲遣隱。若得衆生隱，大道即圓通，圓通則受樂。當其道隱時，衆生具煩惱，煩惱則爲苦。避苦欲求樂，所以教遣修。修之既也證，離修復離教，所在皆解脫，假號爲冥眞。道常隨生死，與生死而俱。彼衆生雖生道不生，衆生雖死道不死。衆生若死，其道與死合；衆生若生，其道與生合。經生歷死常與道合，方可方不可。若可於死者生，方則無道；若可於生者死，方則無道。其道無可無不可，所以知道常。生死而非常，生死之外無別道，其道之外無別生死。生死與道不相捨離，亦未曾即合。常有生死故，所以不可即，不捨生死故，所以不可離。

諸法若起者，無一物而不起。起自衆生起，道體何曾起？諸法若忘者，無一物而不忘。忘自衆生忘，道體何曾忘？道之眞實性，非起亦非忘。若言眞是非起忘，起忘因何有？道即不遍於起忘，由何得名道？由何名起忘？還因起忘知實性，復因實性識起忘。成即一時成，滅即一時滅。

又　常以所知爲己身，以能知爲己心，即知見等法爲可道，知見性空爲眞道，知見無邊爲大身，似見爲大眼，似聲爲大耳，識所知爲大心，大心性空爲解脫。解脫即心漏盡，心漏盡即身漏盡，身漏雖盡而非無，此等而即體常空，能觀所觀，總同斷心，亦斷同境。心之與境，各處其方，實不往來，從何而起？若悟起同不起，即得於心定矣。

又　可道爲假道，常道爲眞道。若住於常者，此常會是可。何者？常獨住常而不遍可，故此常對可，故其常會成可。

又　不但可道可，亦是常道可；不但常道常，亦是可道常。皆是相因生，其生無所生；亦是相因滅，其滅無所滅。

又　道常如是，一常一非常之則喻，不平不見，一道與平與不平俱是道

又　大道應感性，此性不可見；衆生愚智性，此性不可見　道性衆生性，二性俱不見，以其不見故，能與至玄同　歷劫無二故，所以名爲同　又言：是亦不可　大道體眞，未曾非道；衆生體假，未曾不變　歷劫殊方，所以名異

又　大道師玄寂，其有息心者，此處名爲寂；其有不息者，此處名非寂　明知一處中，有寂有不寂；其有起心者，是寂是不寂；其有不起者，無寂無不寂　如此四句，大道在其中

又　以其是有故，將有以歷之；以其是無故，將無以歷之　棄無而入道，將有以歷之；棄有而出世，世法既生滅；棄世而入道，道性無生滅，今古現無窮　故云：廓然衆垢淨，洞然至大清，世界非常它，玄都是舊京

又　衆生修得聖人道，觀之又見煩惱之中無有道，又見得道之時無煩惱　徵得道之時，煩惱在何方？道復從誰得？又云：諦自觀之，煩惱無藏處，而復無煩惱　明知煩惱滅，其道無他與，而復得道者，明知是道生　若許定如是，俱悉受生滅　其道亦不優，煩惱亦不劣，何須苦欲滅煩惱？求欲至道場，道與煩惱究竟並無餘　又答：言道言我，道體本末之如是，於今不曾生滅衰　又答云：畢竟之如是，於今未曾滅，何故言道與煩惱，妄云有生滅何者？　諦觀此四，畢竟不可違乃於此法中，無餘無不足　【略】大道正性中，無優亦無劣，不有亦不無，道誰有生滅　既無物而生滅，故云道場與煩惱，畢竟並無餘　行者行道之時，當守於正心，無失於正性

又　至道常玄寂，言說則非眞，爲欲化衆生，所以彊言之　言有四句，道皆起應，起應彼矣，便成四病

又　問：道何故起言要須廢？答：爲衆生有興廢故，所以將廢廢於興，所以將興興於廢　太道正性中，無興亦無廢　處此地約四句而言，名爲四句　心當在此處時，元無有四句　四句既無，其心亦無，始名大四句　心、大道、正性、眞實之如是

又　其道未曾四，以其性一故；其道未嘗一，以周四物故　亦一亦四，非一非四，遮其中實起，則名眞一　【略】草木雖無知，落實會生死；眞道雖無知，落實是常住

又　問：道能應物，物能得道不？物若得道，得道應便住，云何更受生？物若非道者，所修但得身外道　物終不得道，不假用修習　答：衆生無常故，所以須假修；道是無常故，衆生修即得　衆生不自得，因道方始得道名不自起，因衆生方起　起即一時起，無物而不起；忘即一時忘，無一物而不忘　優劣一時俱，有何道與物？　衆生雖生道不生，衆生雖滅道不滅；衆生生時道始生，衆生滅時道亦滅　若許無私者，元始得道我亦得；若使有私者，元始得道我不得　衆生未生已先有道，有道非我道，獨是於古道，我今所得道，會得古道體，此乃古道即今道，今道即我道　何者？歷劫已來，唯止一道，衆生而得者，即是衆生之私道，只是汎衆道，應私名私道

又卷下　將眼以接色，將身以接識，在內而生心，在外而生見，心見得相連，心見不相是，人心之與道連，是亦如之。

說法因心而用口，聽者耳聞而意取　意歸道，耳歸聲　說亦從道來，言亦爲彼壁

常道本不可，可道則無常　不可生天地，可道生萬物　有生則有死，是故可道稱無常　無常生其形，常法生其實　常有無常形，常有有常實　此道有可是鑑道，此神有可是鑑神，自是鑑神鑑道是無常，非是道實神實是無常

又　物無本住，法合則生；　生無本常，法散則滅　實性本眞，無生無滅，即生滅爲可道，本實爲眞常　二物共循環，始終之間無餘道　道在始終，與始終爲變通，故道不得常，始終不得斷　道常順生死，而非是生死

又　冲虛遍物，不盈於物，物得道遍而不盈於道，道物相依成一虛一實

天地法道於萬物以等行，聖人法天地，百姓亦然

又　衆生與道，能疎能密，泥土能疎不能密，玉白能密不能疎　身與道識是疎義，道與識空是密義　玉白一物二名，土水二物二名　人是身識總，泥是水土總

又　道物一時生，物生始見道　將見見道物，道物逐見生　元來無有見，道物何嘗生

又　道其非是門，此方因見得　若道眞是門，他方復不喚　如此之異

喚，未知欲何依？答：當一時依。又云：若言一時依，其道已有二。其道若有二，乃有於三者，此則爲無窮，此法若無窮，此法是生滅，生滅則非道，所以此云可依。

又　以其迷見故，創爲煩惱；以其悟見故，創爲至道。煩惱不可得，還是煩惱空；至道不可得，還是至道空。二空不同名，名異體亦異，優劣亦爾。又言：對二有二故，所以言其異；若合二以爲一，其一非道，亦非煩惱。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卷下《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眞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舩，寫天江，傭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卻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騶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眞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孰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訏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眞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察乎蛍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玄）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拔見，託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肖至玄之微，僞之與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寶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浙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駭懼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無心之遊，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誤，死期葬眞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眞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陵，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宇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眞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曰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曰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褒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鉆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重而忘后弭關者，眞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迹其妙而不能盡。玄眞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掛玄眞子，皓而洒之，洒酣之間，掛玄眞子，颯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眞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儻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魁磈，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關，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睹，聲吾譽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譽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眞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爝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質乎水，成虹蜺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恆，俾吾之令無常歟？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弘而直。子之近乎燭，出乎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恆，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喉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眞一矣。夫眞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眞無矣。夫能游乎眞無之域者，然後謁乎眞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眞無之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無之寰。夫太無之寰者，人無能盈焉。吾強爲之盈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斂氣，溟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盈矣，未見其無也。斯之謂之太無之盈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三論元旨・道宗章第一》

夫道之宗也，幽微奧妙，理之極也，靈運潛通，體而一焉，應乎萬矣。夫稱無爲，無上、無極、無窮、道性、眞性、理性、玄性、虛無、自然、虛通、解脫、至精、至妙、至聖、至眞、清靜、清虛、非生非滅者，此之多應，於理無差，悉是大道至人靈宗之號。悟則通聖，迷則滯凡，迷悟有乖，至眞何殊。玄寂非遠，達妄則眞，蒼生滯有色之迷，聖人說無爲以破衆滯，指空無之境，演微妙之源，了此空色無執滯之妨，則眞常之性見矣。故《本際經》云：謂執性故，因緣方便，說諸法假；說執假故，因緣方便，說諸法空。洞達眞性，眞性通流，亦何空假之能礙矣。然而未悟須息紛塵，至精非色想所觀，至奧豈淳情能測，若不澄虛滌想，無以全眞。縱廣學多端，無虛寂之照，終不悟也。然見形而不返神者，迷之甚也。不達神源而稱至性者，理未然也。夫說無遣有，說有遣無，說是遣非，說非遣是，此皆是遣滯之言，非至道之妙。或迷神而滯網，或役智以疲神，或滯有而增塵，或隨空而斷見，或尋迹而喪本，或滯寂而乖眞，或躭文好辯而溺澆華，或小慧微通自爲眞實究極修行未悟，而疑悔生焉。或不修不信，乃沉於永劫。此之難也，有隔眞源，若不通行，或非至妙。通行之要，寄在虛妄，虛而通之，眞宗道也。神心也，性理也，卽道理也。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論大道》

呂曰：所謂大道者何也？鍾曰：大道無形無名，無問無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呂曰：古今達士，始也學道，次以有道，次以得道，次以道成。而於塵世入蓬島，升於洞天，升於陽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師獨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然於道也獨得隱乎？鍾曰：僕於道也固無隱爾。蓋舉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使聞大道而無信心，雖有信心而無苦志。朝爲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憂勤，終則懈怠。僕以是言大道難知難行也。呂曰：大道難知難行之理如何？鍾曰：以傍門小法易爲見功，而俗流多得互相傳授，至死不悟，遂成風俗，敗壞大道。有齋

戒者，有休糧者，有採氣者，有漱咽者，有離妻者，有斷味者，有禪定者，有不語者，有存想者，有採陰者，有服氣者，有持淨者，有息心者，有絕累者，有開頂者，有縮龜者，有絕迹者，有看讀者，有燒鍊者，有定息者，有導引者，有吐納者，有採補者，有布施者，有供養者，有救濟者，有入山者，有識性者，有不動者，有授持者　傍門小法，不可備陳。至如採日月之華，奪天地之氣，心思意想，望結丹砂，屈體勞形，欲求超脫，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爲眞胎息，絕念忘言，養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眞氣，金槍不倒，黃河逆流，養命之下法　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術。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掛意。以咽津爲藥，如何得造化？聚氣爲丹，如何得停留？指肝爲龍而肺爲虎，如何得交合？認坎爲鉛而離爲汞，如何得抽添？四時澆灌，望長黃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藥，差年錯月，廢日亂時，不識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尋枝摘葉，迷惑後人，致使大道日遠日疏，異端並起，而成風俗，以失先師之本意者，良由道聽塗說，口耳之學，而指訣於無知之徒，遞相訓式，節序而入於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開陳大道，蓋世人業重福薄，不信天機，重財輕命，願爲下鬼。呂曰：小法傍門既已知矣，其於大道可得聞乎？鍾曰：道本無問，問本無應　及乎眞原一判，大樸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一爲體，二爲用，三爲造化。體用不出於陰陽，造化皆因於交媾。上中下列爲三才，天地人共得於一道　道生二氣，二氣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萬物　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　惟人也，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命保生以合於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呂曰：天長地久，亘千古以無窮，人壽百歲，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獨在於天地而遠於人乎？鍾曰：道不遠於人而人自遠於道矣　所以遠於道者，養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識時。所以不識時者，不達天地之機也。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眞記》卷一《識道》　葛仙翁曰：天下無二道，殊途而同歸；聖人無兩心，百慮而一致。古今一道，聖賢同心。逮夫道原既判，心識自分，談道者強自分別。同流異派，摘葉尋枝，自爲見解，以獨立教門。萬物之理，既不能窮；一己之性，胡爲而盡？如釋子殫於頑空，乃以今世求於後世，儒者執於見在，遂以少年榮爲老年。殊不知先聖之行道，存乎一心也。

《西山記》曰：呂先生言，幼習儒業，長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眞空　天爵止於人事，眞空不離因緣。

葛仙翁曰：以五常言，道止得其緒餘；用三乘見性，難窮其根蒂。是知道不疏於儒釋，儒釋自疏於大道。歷古及今，聰明有識之士，莫不留心清虛而志在玄元也。迨以安樂延年，次以長生不死，默盜天機，當爲己用。自人昇仙，而爲天官，何止儒者之虛榮於當年，由百歲延而及萬年，何同釋子之因報於後世　修眞者，邪正不可辯也。欲識大道，三教中太上爲先，一身之外，更何求也？

又《識時》　《洞玄經》曰：有形者不能無名，有名者難逃於數，大則天地陰陽昇降，不失其宜，明則日月魂魄，往來自有其度，差之毫末，失之顚倒。陰陽有愆伏，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代謝，則八候差，而不能運轉一炁。人爲萬物之貴，一炁之靈，大則取象乎天地，無乖升降之宜，明則取法乎日月，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於道也，夫何遠哉？

《西山記》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溫涼寒暑，以年一交合，交合不失其時，一年之後有一年。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弦望晦朔，一月一往來，往來不失其時，一月之後有一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勿謂春生夏長也，而梅艷菊芳，勿謂秋收冬藏也，而栢實松茂。因時日受炁，因炁發生，無知之草木如是，最靈而爲人者，胡不順養眞性，而修鍊形軀耶？鶴知夜半，燕識戊己，因陰感陽，緣水避土，蛇於巳日不過道，鴈於春時自出谷，無識之禽獸如是，最貴而爲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藏眞氣耶？嗟無知之徒，自炁足之後，走失耗散，八百一十丈元炁，久久而損，豈知眞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天地之春夏秋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正相合也　冬陰也，陰中陽生而爲溫，則曰春也；是陽爲主而陰爲客，陽中又陽生而爲熱，則曰夏也；夏，陽也，陽中陰生而爲涼，則曰秋也；是陰爲主，而陽爲客，陰中又陰生而爲寒，則曰冬也。此天地之四時矣！且則暗也，魄中魂生而爲明，則曰上弦　上弦之後，魂爲體而魄爲用，魂中又魂生而曰望矣！望則明也，魂中魄生而爲暗，則曰下弦　下弦之後，魄爲體而魂爲用，魄中又魄生而曰晦矣！是日月之四時矣！天地有三百六十日，日月有三百六十時，人有三百六十度　天地有二十四炁，日月有二十四度，人有二十四時　自子至午，炁生之時，陽也；自午至子，炁謝之時，陰也　寅辰午申子戌，陽生之六時；卯巳未酉亥

丑，陰生之六時。甲丙戊庚壬，五行之陽時；乙丁己辛癸，五行之陰時。辰則太陽而卯則陽明，寅則少陽而丑則太陰，子則少陰而亥則厥陰，戌則太陽而酉則陽明，申則少陽而未則太陰，午則少陰而巳則厥陰。午則腎炁交心炁，以下而上，三陽炁聚之時；子則心炁交腎炁，以上而下，三陰炁聚之時。魂爲陰中之陽，其炁生子卯初；魄爲陽中之陰，其炁生於酉未。養陽不在春夏，春夏所以養陽者，以炁在心與肝也。養陰不在秋冬，秋冬所以養陰者，以炁在腎與肺。夏至之後，眞汞積於絳宮，冬至之後，眞鉛積於丹田。木運交天靈二十五度，是時異也，以陽交陽。當此收之而成大藥，金運交靈符二十五度，是乾也，以陰交陰當此鍊之，而號還丹。鍊形起火，須在炁升之前，聚火還元，必用陰降之際。鍊形住世，以炁爲先，用五行相尅之時；鍊炁超凡，以時爲先，使三田返復之候。修眞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無時不求，還時不鍊，不知交會之時，又無採取之法。蹉時亂日，不見尺寸之功，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

又卷五《鍊法入道》《西山記》曰，以法入道，道故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求仙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道不正。學道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法不眞。昔人隱形易貌，留炁返魂，呪白刃不傷，禁毒蟲不害，釘釘自落，履火不焦，使水逆行，迴風倒雨，結巾投地而兎走，盤帶輟針而蛇行，茢葉結實於須臾，龍魚遨遊乎頃刻。若此是其術也，而與法不同。故昔人以冬後陽生，而春分之後餘寒悞入腸胃，以爲傷寒之疾，既覺急居淨室，盤膝正坐，閉目冥心，定息住炁，以雙手疊之，兜外腎向前，倒身跪禮，不過二三十度，汗出清涼，寒炁自散。昔人夢泄遺漏，或下元虛冷，乃於日落之後，靜坐幽室，以手兜外腎，以手搓臍下，八十一數，搓手兜腎，兜手搓臍，八十一數，九遍爲度，但左右換手而已。遂丹元補暖，眞炁充盈。昔人以幽居靜室，絕念忘言，一向下心火，閉目存想，如火輪炎炎，積日炁海堅固，顏色異常，日久下盡諸穢，自耐寒暑也。昔人以飲食過度，胸臆注滿，或寒熱凝滯，或痛結壅塞，當靜坐鼻引清炁，口閉不開，多入少出，攻所病之處，大緊方放其炁，不下三五次，自然消除，永絕萬病。昔人心上爲陽，而陰不能到，以腎下爲陰，而陽不能及。故湧泉之上，炁升而不降，血注而不升，致使腳膝沉重，陰凝而陽散。又況終日奔馳，無時休息，當夜後湯濯二足，此外益而功少，不若高舉二足，使炁倒行，流於湧泉，逆流於丹闕，即日足輕，行及奔馬，其步如飛也。昔人以四肢小疾，五臟微痾，或而凝滯壅塞，靜坐澄清，閉目絕念，運心炁於所病之處，暫閉息少時，無攻不勝。已上皆法也，而與道不同。夫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通，何止爲伎藝之能，治疾病之功而已。因術識法，因法知道，道本一陰一陽而已。陰陽相交相合，故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四季，日月有弦望晦朔之四候。惟人也，於一日之間，丑未寅初，陽合陰也；辰未巳初，陽交陽也；未未甲初，陰合陽也；戌未亥初，陰交陰也。悟陰陽交合，何道之遠哉？

周固樸《大道論・至道章》道者至虛至寂，眞性眞常，冠五氣而播三才，布一眞而生萬象，離合無際，天地有宗，超出神明，靡該意象，無名無氏，有動有常，離四句六因，絕名言譬喻。《南華眞經》云：在太虛之表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世有生滅，道無生滅，物有變異，道無變異。《易》曰：道者虛無之稱。以虛無而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無不由也。又道爲母，德爲子。《無惑寶經》云：道者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西昇經》云：道深甚奧。又云：至道深妙，知者不言。當火水焚蕩無遺，我大道眞常不動；值天地綱紀隳裂，我大道湛寂凝然。莊生考筭數，而五載莫窮，推陰陽而十二年固得，故曰至道。

又《大道論・失道章》妙本自然，體性虛無，固無得無喪，若約人則稟和氣，含道而成人也。當上古性純質樸，三皇五帝以來，失其素眞，帝王有爲，人民性革，道德喪後，仁義禮智權勢焉。且天地動靜者，天不動運，無以擠排日月星辰，五行四序覆育之德也。地不寧靜，無以厚載生長動植，萬物山川所依之德也。蓋稟大道，自然之化也。《易》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應用匠成茂養，道之用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人生而靜，天地之性。性本清靜，若馳騁六塵，奔波三業，則靈臺不樹，天光不明，失性而淪乎生死。爲不善於顯明，人誅之；爲不善於幽闇，鬼誅之。失道矣。是故天失道，則有陽勃。地失道，則有陰泄。神失道，靈貶休絕。谷失道，流注竭涸。萬物失道，則無生長。天子失道，則失天下也。侯王失道，則失國也。人失道，則喪生也。道冲而用之，和氣冲虛，故爲道用。冲和處中，無失冲和之性也。

張繼先《明眞破妄章頌》

道生天地

混沌未分先有道，道無形色亦無情。自然化育生天地，天道輕清地

道寧

天地生人

道生天地始無名，分判陰陽立五行，人位其中靈萬物，人從天地道生成

人稟陰陽

三才天地人同炁，人稟先天一炁靈，一炁具身名曰道，感通天地及神明

一炁生三

一真真外更無真，祖炁通靈具此身，道一生三生妙用，元精元氣與元神

人身三寶

元精元氣與元神，三者無形亦有形，運用得傳真可見，光明無極是分明

一炁相關

雷乃先天炁化成，諸天仙聖總同真，我身一炁相關召，同祖同宗貼骨親

以心合神

真心動處是雷機，神合神兮妙更奇，只此更無差別處，如磁吸鐵不相違

法卽是心

此心心外元無法，呪訣符圖少合真，心真將何爲妙用，靈光一點運元神

神可通天

元神直捧一封書，一道寒光射太虛，徑達玉京金闕去，玄恩星火下天衢

呼天叱咤

叱咤望空將令打，不識元神召使者，天高星遠豈能聞，從便之乎並也者

金光召雷

金光灼灼照雷城，百萬雷兵稟令行，不用符圖並呪訣，早天能雨雨能晴

妄想行持

不悟陰陽闔闢機，想存作用總成疑，雷符燒盡千千道，雨澤何曾一點施

真念降魔

降魔何處是工夫，中有元神靜定居，慧劍揮時神鬼伏，便教禍害自然除

心妄鬼欺

妄念紛紛且失真，符圖呪訣費精神，鬼神一見嘻嘻笑，打石拋磚更害人

祖炁陽晶

先天祖炁至陽晶，鍊盡陰魂一性靈，九轉玄功成頃刻，陰陽交姤結胎嬰

辯真陰陽

眞陰眞陽既不識，水可浴兮火可炙，靈光一點不分明，受度亡魂有何益

南昌非心

玄關一竅有陰陽，心腎元非水火鄉，寄語鍊師高着眼，莫將心腎作南昌

普度有法

普度工夫又不同，金光灼灼照羅酆，黍珠一顆空懸處，太極還歸無極中

取炁不同

昧卻自家元氣主，妄想天罡對空取，恰似騎牛去覓牛，此等之人何足語

不識元神

召將先轟令一聲，令聲驚起我元神，緣何不見元神面，只爲時人昧本眞

印須心印

心印相傳付有緣，今人印木不知玄，祖師心印相同處，顆顆光明徹

九天。

靈光一點

書符道妙起工夫，委聚亳端篆作符。着相想存行呪訣，將來只是墨和朱。

先天字號

號頭用處須天篆，元是皇人按筆書。蒼頡後天塵世字，用之總是惑迷愚。

妄想陰陽

陰陽吞啖運符中，心腎盈虧黑與紅。一個乾坤如許大，這些伎倆豈能通。

腎中一點

兩腎中間一點明，癡人守此欲通靈。誰知此處皆陰氣，若此陽晶隔萬程。

心下元神

人言心下一包空，精氣元神聚此中。何似癡人容易惑，蓋緣不識主人翁。

膻非雷府

妄將藏腑作雷霆，怒氣膨膨起震驚。擊破琉璃瓶子後，何曾聞得有雷聲。

誤指雷霆

一陽生處地雷復，外腎應非雷所居。穢濁聖賢難懺悔，將來必定被雷誅。

不辨真陽

心肝脾肺腎膻府，噓呵呬嘻呼吹取。父母后天陰陽氣，如何可以祈晴雨。

七事純陰

涕唾津精氣血液，七件皆陰總無益。身中只有一陰陽，江湖多少無人識。

穢氣觸真

有言臍下寸三分，作用金光此處存。豈識此中陰濁氣，運成穢濁不堪聞。

似是而非

妄言一竅在眉心，直入三分可許深。誤殺世人眞可笑，如將瘉石作黃金。

錯認後天

臍輪後與腎相連，兩處空空總後天。若問先天玄妙處，除非得遇至人傳。

雷動無時

動雷有用雷霆煞，又箏停星日月時。如此天機容易測，雨暘何用法來祈。

邪能惑正

幾多道眼不曾明，役將祆神輒現形。只爲身中無主宰，陰魂假托姓名靈。

當明真要

一員神將數家法，多是宗師撰造成。更過幾年多是假，行符呪水豈能靈。

作用兩全

道法難忘呪與符，必須道妙兩相扶。先天玄妙工夫到，呪訣符圖可有無。

道本法體

法行大道合先天，呪訣符圖總是玄。至道杳然無所得，符圖呪訣也徒然。

萬法歸一

道生於一復何疑，可以無爲可有爲。萬法本來歸一處，何分正一與清微。

造化在我

本質雖殊炁不殊，當於親處下工夫。人身大抵同天地，造化陰陽總屬吾。

兀坐頑空

無心兀兀坐多年，將謂神仙已有緣。不解龍吟並虎嘯，但知空坐也堪憐。

徒然

陰陽互根

頑石中空藏白玉，縱饒見得光生目　太陰元受太陽精，初八上弦圓十六

因法生謗

本爲同門共指迷，上根一覽悟玄微　若將此向愚癡說，生謗生嗔總是非

李元卓《莊列十論・古之道術論第九》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爲乎在，曰無乎不在　期之以在有也耶？古之人常言之矣　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有在哉　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常言之矣　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眞無不無也　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眞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　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倪，望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普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　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眞，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　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繫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　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　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　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爲人太多，爲己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　謑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　以謙下爲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　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　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礨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猶毫末之在馬體也　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　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　一礨與大澤共虛，一毫與馬體皆備　此百家離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　嗚呼　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　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　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　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　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　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　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　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　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　伊丹之先覺，覺此者也　莊周之書，卒於是篇　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望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又《莊列十論・宋華子病忘論第十》　宋者次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奧，華則敷而離根　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僞之深病　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閒天，所以生智慧　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　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　本然之忘，恬不爲迷妄情之息，反以爲病　安知夫古人語致道者，必貴忘乎　夫人相忘於道術，眞也　魚相忘於江湖，性也　有足則躧，非眞忘足，則躧適矣　有腰則帶，非眞忘腰，則帶適矣　隨烟而上下者，忘火也　操舟若神者，忘水也　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　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　彼忘者若是，其眞也　華子之病，幾其眞者歟　眞則故一矣　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　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　在途而忘行，一於途也　在室而忘坐，一於室也　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　忘取與，是忘物也　忘行坐，是忘所也　卒也先後之不識，非獨忘也　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　既以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　忘則又受之者，誰乎不知　未嘗問且園室而毒之，毒之弗已，又從而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　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　禱之弗已，又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寇也　三者無所用其術　儒者又囿其後而唱之，欲爲治之也　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祈也　然彼自無疑，則卦卜奚占　彼自無愆，則祈請奚禱　彼自無疾，則藥術奚攻　欲愈其忘，試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慮知有　露之使知寒，餓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耦矣　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　見非獨而有對矣　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　除之一日，世間之萬態俱起　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

也。操之而遂儒生，知其有來於我而憾之切也。數十年之境，頓生須臾之忘，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吾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思，是八者，安知是以累心乎。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也。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遺於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方其忘則冥然而忘，及其悟也，則勃然而怒。是將以擾擾者爲妄耶，默默者爲眞耶。殊不知忘時擾擾之境自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則心，故心亡爲忘。智本無智，因知而智，故智徹爲德。徹則不知忘之爲忘，而忘亦忘矣。古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曾慥《道樞》卷三《陰符篇》 神仙之要在乎抱一守中，故至道始於一、三，而終於五。五者，數也。經曰：三五與一，萬事畢矣。此何道也？鉛汞得土而成還丹者也。煙蘿子曰：全一有三。外應仍滿於初九，此至道也。陽太盛則溢，溢則生熱，熱者其脈實；陰太盛則衰，衰則生寒，寒者其脈虛。虛實之脈，寒熱之患，皆能致死者也。陽者，汞也，其性飛者也；陰者，鉛也，其性伏者也。聖人伏陽汞，以鍊其魄；飛陰鉛，以拘其魂。陽不得而溢，陰不得而盛，於是客邪消而尸魄喪矣。蓋有毫髮之陽未盡者，不能死矣，有毫髮之陰未消者，不能仙矣。夫耳耽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藏搖動而不定，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馳而不守，於是正氣散，而濕邪之氣乘之以生疾矣。是以人之三要者：曰耳，曰目，曰口。故耳目者，神之窗牖也；口者，氣液之門戶也。若夫六識皆空，湛然虛寂，遺形忘物，慧照通神者，至靜也。吐納以鍊五藏，導引以開百關，誦持寶章以怡神，吸引二景以集明，鍊金精以固形，餐玉英以保身者，至動也。太上曰：靜者，性也；動者，氣也。動靜如一，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至於斯哉？夫榮名富貴者，學道之塵垢也；爭競忿躁者，修眞之荊棘也；旨酒珍饌者，伐性之戈矛也；淫聲美色者，破骨之斧鋸也。故修眞鍊氣，抱元守一者，謂之聖人；鍊形成氣者，謂之眞人；鍊氣成神者，謂之神人；鍊神成眞者，謂之至人。天地者，盜萬物使有衰朽者也。萬物盜人，使有老死者也。人盜萬物，使不常存而有用者也。故不善盜者，盜其形不盜其精，反爲萬物所盜焉。善盜者，盜其精，所以能盜萬物而長生矣。吾食其時，非嗜其酒殽也，蓋盜萬物之精氣者也。何也？形以食味，神以食氣，若以時而食其形，動其機，以盜其精，則百體順理矣。吾之身有精光之神，形影之神，毛孔之神，各萬有二千。五藏六腑，三魂九魄，亦皆有神焉。惟吾不見其神，則不知其能下福禍焉。故不務敬畏，至於狠躁，惡聲，貪淫，險險，是曰賊其神矣。妄言綺語，以爲人不知不見，是曰昧其神矣。吾之神上通於天，賊其神者，犯於天者也。昧其神者，欺於天者也。犯天欺天，所以取天折者歟。如是者陰邪日勝，神氣日衰，魄日恣矣。夫能守中抱一，以陽鍊陰，則尸亡魄喪，而神明王矣。神明既王，則策轡八晨，飛輿五嶽，升九玄，斬玉關，可與天地等年矣。老君曰：氣中有氣，是我之神者也；神中有神，是自然之道也。天以一陽降於九泉而生復，此十有一月陽之始也；二陽降而生臨；三陽降而生泰；四陽降而生大壯；五陽降而生夬；六陽降而生乾。五月夏至，陽極而生陰。故一陰升而生姤；二陰升而生遯；三陰升而生否；四陰升而生觀；五陰升而生剝；六陰升而生坤。陰陽消息升降，斯道之樞也。故聖人收採天地之氣，而成二體，曰鉛曰汞。鉛也，汞也，其重各八兩，而合於三百八十有四銖之數，以應乎卦爻，而定大小之法焉。上揆卦氣，下推漏刻，以均乎火之候，而奪乎一千八十年之功，於是脫其凡胎矣。至於三千二百四十年，而聖胎成矣，於是與造化相符，陰陽同運，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瞽者目無所見，故神專在於耳；聾者耳無所聞，故神奪在於目。神專則事無不精矣。利能動人者也，絕利之源則神有所專，可以制精邪，亡尸滅魄，有千倍之功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歟！夫九還七返者何也？自子而至於申，自寅而至於戌者也。斯皆一陰一陽，一升一降，一沈一伏，晝夜居之而不失者也。水火水火，卦氣已盡，則還丹成矣。於是制精攝邪，亡尸滅魄，有萬倍之功焉。魏伯陽曰：屯用申子，蒙用寅戌，六十四卦各自有日，斯三反晝夜之理也。心者，萬神之主也；目者，萬神之戶牖也。人之神入則藏於心，出則見於目，故心安則神安，目動則心動，心動則神動，生死之機其在斯二者矣。夫能使其神出入於戶牖以自照焉，居息於宅舍以自安焉，此則生之機也。塞戶牖而不明焉，廢宅舍而不居焉，此則死之機也。魏伯陽曰：五行相受以生，故火性爍金，金伐木榮，三五與天地之至精也。何也？陰陽相勝，五行相制，所以克伐衰謝焉。然反本歸根，則萬物乃因此而生矣。陰陽激而爲風雷，風雷作則萬物動而滋生矣。夫煉陰陽之氣，如風之行，如雷之鳴，通流其百脈，淘去其積滯之五毒，於是五藏生津，百骸調暢，眞一存乎其中矣。夫不恥貧賤，不貪富貴，

不嗜聲色，不貪名利，不懼患難，不作斷滅，外無所求，內無所惑，惟見於空，空無所空，湛然常寂，然後書無想也，夜無夢也，於是棲神於至樂，則天眞之性有餘，濁亂之情不作矣　趨迹於至靜　則貪求不生而心無所往矣　飛鳥制其身游於空虛者，憑其氣也　況夫修鍊其形而成至陽，其能人金石而不闕，行日月而無影，固其理也　世之人須飲食以養其形，不知絕飲食而形乃固焉；須尸魄以養其神，不知去尸魄而神乃全焉；須陽與陰並相濟以生，不知陰盡陽純則長生焉

又卷八《崑崙篇》（崑崙之巔，是爲泥丸。百神所宅，昇攀之門）

至游子曰：吾聞之太上曰，道一而已　一者，斯眞一之謂乎。《黃庭經》曰：子欲不死修崑崙　崑崙者，泥丸也；其猶天焉　陰不升而陽不降，則在於物也，其不能造化矣　在於人也，其亦不能運轉不息，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其惟吾所謂眞一而已爾　桓凱嘗授道於仙君李桓，因以桓爲氏　仙君曰：金丹外藥，飛步隱身，坎、離交際，汝皆已究達，而未聞大道也　夫默朝上帝者，實昇擊之門焉，然後可以超眞不夜之鄉，返魂不死之藥　玉泉出崑崙之山，金丹出日月之國　其山也，高不滿尺，大不盈升，三帝共居，百神所宅　悟此法門，朝眞萬遍，功行純備，飛昇紫霄，在乎方寸而已　兩眉之間，神光之宮，玉門金柱相開而不通，惟得祕語靈文斯可至矣　夫身之中有三萬六千精光之神焉，一萬二千魂魄之君焉，泥丸之中有長生不死之大君焉　二儀四象，八卦九宮，方丈蓬壺，並悉圓滿，無少具，日月在乎崑崙之下，流光散於金池　金者內應於肺，肺者外應於鼻。木者內應於肝，肝者外應於目　目隨五色而盲，鼻逐五香而塞　金木閒隔，流光外門，神珠散失，斯其至於死者耶　夫能回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山者，何道也　吾左右之目者，日月也　照於十有二時之中，於是天門開焉，眞仙自至而返童矣，三年而結黃雲，千日而成聖胎，九年而登金闕，十有二年而登三台，如是則龍虎自然交矣　上帝安於金臺，衆神惟慕瞻乎天表　仙君因告凱曰：汝受靈文，汝心當如死灰焉，積功十有一年，斯躡於仙梯，白光生於圓象，紫氣衝於雲霓，壽與天地齊矣　凱下拜登受　仙君申言曰：內照返靈光，太一含眞芳，馨香散華谷，鬱鬱生紫房，天門開上昌，默默朝玉皇，知此則靈光自照，內境精明矣　吾觀夫竺乾之象，其頂出白色，在乎圓光之中而坐寶蓮，然則道之成矣　佛老豈有異乎

又卷三〇《真一篇》（大道之生，吾得厥理。含真抱元，觀物之始）

至游子曰：夫道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也。老聃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強名曰道。然其提攜天地，運行日月，綰斡四時，生成萬物　天之五星，神之五帝，地之五嶽，人之五藏，隅之五方，至於五穀，五色五音，道無不在也　故老聃明之曰：道生於一，一生二，二生萬物　夫物芸芸，各復本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蓋謂其變化之源，始生於一，終復於一，所以歷萬變而不窮　苟能一以貫之，斯道明矣　則眞一者何也？龍虎之根本也。龍虎之變化，則丹成矣。交合龍虎，返本還元，使性命兩全，道遙宇宙者，是能明大道之眞一故也　後之學者，亦欲留形住世，如之何不明大道之眞一乎？夫不知龍虎變化之本根，而惑龍虎之異名，或者以肝爲龍，以肺爲虎　以肝爲龍者，謂其色青，應於春，配東方甲乙之木，木氣生成之地，謂之青龍也　以肺爲虎者，謂之色白，應於秋，配西方庚辛之金，金氣肅殺之地，謂之白虎也　是知龍虎之體而已　或者以心爲龍，腎爲虎　心爲龍者，謂甲乙青龍之氣，能傳生於心火，則火中有木，謂之陽龍也　以腎爲虎者，謂庚辛白虎之氣，能傳生於腎水，則水中有金，謂之陰虎也　是知龍虎之用而已　知龍虎之體用，而不知龍虎之本根，非吾所謂道也　眞一者，乃吾之氣液，而不能知之，何也？夫元氣生於二腎之間，出入於杳冥之際，無聲可聞，無色可視，其名曰元海焉，曰玉根焉　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合而不離　所謂天一生水，太一含眞氣者也　學者不知龍虎交加，陰陽顚倒，常異其名而分之　謂龍自爲龍，虎自爲虎　雖知液傳至於離，則化血於心，謂之陽龍　殊不究血中有液，內含陰虎之氣也　雖知血傳於坎，則化精於腎，謂之陰虎　殊不究精中有血，內含陽龍之氣也　異其名而分之者，豈止此而已耶　心之火可以爲離女，爲太陽，爲朱雀，爲蛇女，爲赤鳳，爲金烏，爲鉛，爲紅雪，爲燒山符，爲白馬芽　然皆陽龍也　以腎之水，亦可以爲坎男，爲太陰，爲玄武，爲嬰兒，爲烏龜，爲玉兔，爲汞，爲黑水，爲飲海龜，爲赤龍腳　然皆陰虎也　徒以物類紛紜其說云爾　苟惑於外，支離本源，則將汗漫而無所歸宿矣　洞達之士，於五行四象能協焉，於八卦九宮能辨焉　於是行火候之抽添，合陰陽之順逆，按乾坤之鼎器，鍊日月之精華，發造化之幾微，得還丹之要妙，斯可以踐長生久視之域矣　黃帝曰：宇宙在吾手，造化在吾身　宜其深歟！吾嘗觀夫修鍊之源，非假乎五金八石也，非務乎香霞

採氣也　其要在乎長氣生液，液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珠，珠化爲汞，汞化爲砂，砂化爲金丹焉　黃帝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　人，萬物之盜　然三盜競起，而人獨受其弊者，蓋不能善攝生故也　夫善攝生者，神全精復也　苟明大道之眞，在乎氣液，鍊氣液以生龍虎，合龍虎以成變化，使九還七返，混一歸眞，則神全精復又何艱哉！　昔聞諸金玉還丹之訣曰：產乃主大藥之源，實本乎氣液　此豈吾所謂眞一者歟！

白玉蟾《道堂戒論文》　道從古有，乃萬物之祖，萬法之宗　堂自近興，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　此乃延賢之舉，豈容敢教之徒　不惟道衆生嫌，且被俗人厭賤　既掌教，即當闡教而知堂務　要開堂，先明正己之方，以作律人之法　汰去冗濫之輩，剔除老病之徒　不惟飽食無庸，抑又醉顢作鬧　口裏盡無規之語，胸中皆不檢之謀　七尺堂堂，自是兇徒之惡少；三餐閑閑，只多游手之奸雄　人皆謂余養虎自遺後患，我亦思爾牧羊先去敗羣　復興元闡正一之風，以開學者自新之路　向來前輩，皆千辛萬苦以成眞　今者後生，惟雜亂異術以從事　不去莊嚴仙境界，徒能浪籍道家風　今秉清規，申嚴峻令，屏逐邪魔，以後一如古始之初　爾等諸人，聾今以往，改好色貪財之念，爲樂天知命之心　念白髮以磨青春，各修道業　煉紅鉛而入黑汞，結就丹砂　食不耕，衣不蠶，汝當知愧　打是憐，罵是惜，我亦何心　從今努力下工夫，管取他時成道果　倘能如是，願天偉哉

又《東樓小參文》　至道在心，心即是道　六根內外，一般風光　內物轉移，終有老死　元和默運，可得長生　是故形以心爲君，心者身之舍　心寧則神靈，心荒則神狂　虛其心而正氣凝，淡其心則陽和集　血氣不撓，自然流通　志意無爲，萬緣自息　心悲則陰氣凝，心喜則陽氣散　念起則神奔，念住則神逸　夫人之一身，其心之神，發於目而能視　視久則心神離，不在乎貪而喪心也　腎之精，發於耳而能聽　聽久則腎精枯，不在乎淫而敗腎也　肝之魂，發於鼻而能嗅　嗅久則肝魂散，不在乎嗔而損肝也　膽之魄，散於口而能言　言久則膽魄死，不在乎躁而暴膽也　至道之要，至靜以凝其神，精思以徹其感，齋戒以應其眞，慈惠以成其功，卑柔以在其誠　心無雜念，可不外走　心常歸一，意自如如　一心怡然，四大清適　心不在耳，孰爲之聲　心不在目，孰爲之色　心不在鼻，孰爲之香　心不在口，孰爲之言　氣聚則飽，神和則媛　所以道心者氣之主，氣者形之根　形是氣之宅，神者形之眞　神即性也，氣即命也　心淨則氣靜，氣正則氣全，氣全則神和，神和則神凝　神凝則萬寶結矣　施肩吾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全　必也忘其情而全其性也　性全則形自全，氣亦全，道必全也　道全而神則旺，氣則靈，形可超，性可徹也　返復流通，與道爲一　土自大谷，下及陰端　二景相逢，打成一塊　如是久久，渾無間斷　變化在我，與道合眞　或者謂心動則神疲，心靜則神昏　一動一靜則不得，無動無靜亦不得　則必竟如何　嬌如西子離金閣，美似楊妃下玉樓　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又《冬至小參文》　身中一寶，隱在丹田　輕如密霧，淡似飛煙　上至泥丸，下及湧泉　年聚年散，或方或圓　大如日輪，五色霞鮮　表裏瑩徹，左右回旋　其硬如鐵，其軟如綿　其急如電，其緊如弦　重逾一斤，飛遍三千　遇陰入地，逢陽昇天　金翁採汞，姹女擒鉛　依時運用，就內烹煎　冬至之後，夏至之前　金鼎湯沸，玉爐火然　龍吟東嶽，虎嘯西川　黃婆無爲，土公默然　身中夫婦，雲雨交歡　天一生水，在乎清源　離己坎戊，以土爲先　土中有火，妙在心傳　如龍養珠，波涵玉淵　如雞抱卵，暖氣綿綿　磁石吸鐵，自然道連　花帶含實，核中氣全　禾花結穗，露蕊團圓　陰陽造化，萬物無偏　人與萬物，初無嫌妍　守得其法，天地齊年　不守之守，如一物存　回風混合，碧草芊芊　其中變化，萬卉千賢　始由乎坎，終至乎乾　非離本宮，進退抽添　有文有武，可陶可甄　聖胎既就，一鏃三關　卻使河車，運水登山　三尸六賊，膽碎心寒　銀盂盛雪，一色同觀　鷗入蘆花，月照崑崙　玉壺滴冰，即成大還　烏飛兔走，造物清閑　金液鍊形，元關精根　玉符保神，絳宮丹元　書運靈旗，騶驥加鞭　夜孕火芝，一朵金蓮　一聲雷電，人在眞門　青霄萬里，蟾光一輪　移鑪換鼎，以子生孫　得道尸解，陸地神仙　功圓行滿，白登紫雲　以神合道，道合元元　凝虛鍊靜，高超四禪　跳出混沌，法身無漏　只此眞機，何千萬篇　一言簡易，十月精優　但觀奎婁，莫守幽燕　夜月飯蛇，秋露飲蟬　晝夜二六，十二周天　但將此語，凝神精研

又《勸道文》　嗟夫，人身如無根樹，惟憑氣息以爲根株　百歲光陰，如夢相似　出息不保入息，今朝不保來朝　虛度歲時，忽然老死　百骸潰散，四大分離　神室魂迷，散墮諸趣　不知來世，又得何身　生死輪迴，劫劫不息　迷不知悟，懵不知勤　而今既到寶山，切莫去時空手　到老依前病

死，枉向人間一遭。各宜勉力，下死工夫。百歲六旬，幸勤一年，未滅千百劫。從今收拾，一意無他。眼不外觀，耳不外聽。節飲食，省睡眠，絕宴談，息思慮，把著蓋頭，莫求安適。免來摩礪，莫分微思。如蟬飲露，體自輕清。如龜吸日，壽乃延長。若能餐松啗柏，戴笠披簑，嚴下眠雲，澗頭飲水，猶是你家人也。如其未有力量，但且漸學吉賢。苟不如是修行，也是無此福分。朝收葛採，日煉時烹。如龍養珠，如雞抱卵。火種相續，打成一片。至如子母相見，不必費乎。

又《謝張紫陽書》　玉蟾頓首百拜，上覆祖師天台悟眞先生紫陽眞人張君門下。即日伏以入春風雨，萬象裂褰。恭惟水草谷神，天丁左右。龍精溫體，火候冲寂。滿室金花，歸根復命。膏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則空寂虛無，妙湛淵默也。心之廣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則清靜寥明，冲和溫粹也。會萬化而歸一道，則天下皆自化，而萬物皆自如也。會百爲而歸一心，則聖人自無爲，而百爲自無著也。推此心而與道合，此心即道也。體此道而與心會，此道即心也。道融於心，心融於道也。心外無別道，道外無別物也。所以天地本未嘗乾坤，而萬物自乾坤耳。日月本未嘗離坎，而萬物自離坎耳。緬惟我道祖太上老君，曉天下以此道，明聖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會此道，可也。此心之在聖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識識，故凡知知識識之理，在聖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如也，以此道而會之此心可也。道此道以脈此心，心此心而髓此道。吾亦不知孰爲道，孰爲心也。但見恍兮惚兮，杳杳冥冥，似物非物，似像非像。以耳聽之則眼聞，以眼視之則耳見。吾恐此而名之曰陰陽之樞，混沌之精，虛空之根，太極之蒂也。前輩不知，強名曰道。以今觀之，虹喚虹作蠐螬也，玉指玉作碔砆也。此而非金丹乎。今夫知金丹之妙也，夫何用泥象之安爐，著相而造鼎。謂如黃芽白雪，非可見之黃芽白雪。神水華池，非可用之神水華池。喻之爲鉛精汞髓，比之爲金精木液。何處覓偃月之爐，何處煉未濟之鼎。知此則曰日烏月兔也，天馬地牛也。乾、坤本無離、坎之用，離、坎亦無乾、坤之體。紅鉛黑汞，非龍虎交媾之物乎。白金黑錫，非龜蛇交合之象乎。二八九三，皆陰陽之異議。斤銖兩數，乃混沌之餘事。要之配合而調和，抽添而運用。故此藥物非金石草木之料，此火候非年月日時之數。又毋本生命，保有無窮活路。身心不動，後復有無極前機。時以風緣，針芥枯骨更生。久侍師旁，幸沾法乳。謂夫修煉金丹之旨，採藥物於不動之中，行火候於無爲之內。以神氣之所凝濟，以形神之所配匹，然後知心中自有無限藥材，身中自有無限火符。如是而修之謂道。鑿石以求玉，淘沙以取金，煉形以養神，明心以合道，皆一意也。所謂鉛中取水銀，砂中取汞之旨也。依而行之，夫歡婦合，以此理而質之儒書，即一也。以此理而質之佛典，即一也。所以天下無二道也。天之道既無二理，而聖人之心豈兩用耶。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之歸根復命也。斯道甚明矣，此心不惑矣。如七返九還之秘，世所不傳。夫七返九還者，乃返本歸源之意也。七數九數者，皆陽數也。人但能心中無心，念中無念，純清絕點，謂之純陽。當此之時，三尸消滅，六賊乞降。身外有身，猶未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也。流俗淺識，未學凡夫，豈知元始天尊，與天仙地仙，日日採藥，用而不停。藥物愈採而無窮也。又豈知山河大地，與蠢動含靈，時時行火候而無暫。火候愈行而不歇也。只此火候與藥物，順之則凡，逆之則聖。古謂有六、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五行順行，法界火坑。此義也。先師泥丸先生翠虛眞人出於祖師毗陵和尚薛君之門，而毗陵一線寶自祖師杏林先生石君爭傳也。石君承襲紫陽祖師之道，以今日單傳而觀，則黃帝天台一夜，西華之夢，無非後世蒙福，萬靈幸甚耶。頃年泥丸師，擊至霍童洞天，焚香端拜。杏林祖，毗陵祖，極荷呼問，撫身持耳以還，愈增守雌抱一之意。昨到武夷，見馬自然，口述諄諭，出示寶翰，凡四百言，字字藥石，仰認愛育，甘露灑心，毛骨豁然。比因沙道昭久居支提茲來，集以嬰兒離母之故，欲到青城山省覲。偶緣道過石燕洞，遂發一念，附此尺書，但述金丹大藥之體如此，至於蓬花春風之機，梧枝秋雨之秘，碧潭之夜月，青山之暮雲，似此深妙，莫敢顯露也。以有天機之故，祖師一點頭否。杏林毗陵泥丸三師，想參鶴翼，白槐仙凡路隔，何日溫養事畢，飛神御氣，參造飛霄之下，以備呼鸞喚鶴之役。臨紙不勝依戀，涕落筆端，恍失所措。敢乞泛紫筏，駕丹梯，儲積金砂，垂手摩蠱，不備。玉蟾稽首百拜上覆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下《理亂第六》　夫家同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剡乃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

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　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亦必適其理　故陸賈論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　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爲誠，不在乎誇飾者也　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　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　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　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隙，起於強名也　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稍敗，始於虛飾也　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　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　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　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恆以逸而待勞　恆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敎化無不行　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　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　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贊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　雖然猶有其弊，何者　昔伯益整井，逢人鑽木，水火之利於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　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　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簒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鞭其後　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　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敗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　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　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　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　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其是之謂乎

馬莊昭《金丹賦註》　夫道自成，夫者冲邈其思，含亮貞神，微像欲言，故曰夫也　道者，虛元混成之本也　太上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分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謂之曰大　此言明大道從太虛之中，寂寥之境，生化一氣，而分陰陽，立天地，運四時，以變有萬物　故曰：先於天地之前，爲萬物之母　又玄綱論曰：道者，虛无之係，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　其則是以明天地萬物含氣，有識有象有色，觸類之事，莫不因氣，展轉變化無窮，皆自道生也　自然者，夫混元未判之時，寥廓太空，莫有其際　及其虛極而自有神，神者，空之洞至靈者也　故神運而化氣，氣分而立清濁之象，象設而萬物化形，清濁象形，本皆虛无而立，豈有主宰制作而爲，然之理而知不　聖人見天地萬物變化之時自，故曰自然　是故可違故因而制之　制之者，模範一氣，取法二儀，得自然之妙，以至長生羽化　豈有法術作用而爲之，是得至眞自然之理故與天地日月而長久，而常自然而然之　若強然之，則不然也　是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術明眞假，〇在心曰術，術作也　欲術作之時，先大道之理　既明大道自虛无太空，而有根元分化處所　故聖人向混成萬物之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曆象星辰日月，窮四時之由，極五行之義，而定金木水火，配象龍虎龜蛇，而明相生相剋休王之所，由畫八卦九宮，成天下之文，極相生之象，使學者明之，達其變，極其數，然后以術而作也　眞假者，相混而成也　夫一氣而生萬物，萬物之中，各負眞假　且何者不從道生，既皆從道生，則萬物無有眞假　夫道者，體眞無爲，包天地不爲大，入微塵不爲小，無親無疏，無醜無好，不可得而害，豈有眞假哉　然自是萬物於物得利而親好者曰眞，萬物於物得害而疏醜者曰假，今親疏醜好，利害萬物，皆各有所附，既各有所附，則欲於所欲，而溺於欲而深矣，確矣　誰有豁廓襟抱，探妙於形神之外，而混彼眞假，倪入希義之源者哉　今以愚述曰：眞假者，天地也，陰陽水火也，寒暑也，晝夜也，剛柔也　然天地陰陽水火，晝夜剛柔殊矣，於道豈有異哉　故有無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難易相成，音聲相和，前后相隨　是故萬物本無其假，假則因眞而有假　萬物本無其眞，因假而有眞　如陰陽相生，寒暑相反　故假必有眞，眞必因假　若離石求玉，離下求高，棄夜求晨，棄假求眞，眞無有是也　故先言自然，后辯眞假

法則兩儀，〇法者，術斯至而爲法也　明斯極而有則也　兩儀者，天地也　制之以法天地，而立開器　則陰陽而運四時，使化氣於爐鼎之中，周道氣而行天地　經曰：處中以制外　故在於曆紀　此言大丹於爐鼎之內，中含律曆，外制天地之紀，而結至眞之精，不可不明造化之數，而奪天地之權，以主化成之道乎　故言法則兩儀也

取象八卦　○而取八卦之象《易》曰：卦者，言乎掛者也。言如懸掛物像，以示於人，故以卦象而稱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故聖人仰法天而取象，俯於地而察形，欲曉天地之微，畫八卦。八卦者，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乾三長畫，純陽爻也，爲天，爲金，爲君，爲父。位居西北，對坤而合天地。坤者三短畫，純陰之爻也，爲地，爲土，爲臣，爲母。位居西南，以次生之，故配位於此也。震者，上兩畫短，下一畫長，二陰一陽之爻也。爲雷，爲木，爲長男，爲青龍。位居正東，對巽而合天地。巽者，上兩畫長，下一畫短，二陽一陰之爻也。爲風，爲木，爲長女。位居東南，而行號令。坎者，上下兩畫短，中一畫長，二陰一陽之爻也。爲水，爲月，爲玄武，爲中男。位居正北，一陽生於二陰之間，故十一月冬至之日，生陽氣於地下也，對離而合天地。離者，上下兩畫長，中一畫短，二陽一陰之爻也。爲火，爲日，爲朱雀，爲中女。位居正南，爲天之心，一陰生於二陽之中，故五月夏至之日，午午之時，一陰之氣降於天上也。艮者，上一畫長，下兩畫短，一陽二陰之爻也。爲山，爲土，爲少男，萬物遇艮皆止。位居東北，對兌而合乾、坤。兌者，上一畫短，下兩畫長，一陰二陽之爻也。爲澤，爲金，爲白虎，爲少女。位居正西，而爲月窟。夫乾、坤兩卦，皆純陽純陰之爻，故極而爲天地。巽、離、兌三卦，悉二陽一陰之爻，故皆爲女。震、坎、艮三卦，悉二陰一陽之爻，故皆爲男者。何也，夫陰多陽少，陽爲主，陰爲主，皆以少者爲主也。故少者多之所貴，一者衆之所尊。其爻乾、坤二卦，皆純陰陽之爻，無中與不中。震、艮二卦，各二陰一陽之爻，而一陽不得其中。巽、兌二卦，各二陽一陰之爻，而一陰不得其中。凡陰陽不得其中，則雖能變化，而不能通也。故坎、離二卦者，坎有一陽，離有一陰，皆居陰陽之中，所以通天地還返也。故言法二儀之時，須取象於八卦也。

闢天地以區分　○闢者，開也。夫混元之中有眞神，而運一氣，而闢天地。天地既闢，圓覆方載，暄涼寒暑。金木水火，各歸一方。區分天地之內變化之事，以歷劫爲常。是故聖人立教道人，而指此混元開闢，區分之象。今修大丹者，玄奧之義也。故太上曰：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冥冥，混沌不可知。此言欲認聖人，欲以拆大丹之理。蓋大物在於天下，綿綿不絕常有，乃冥冥混沌，同於太元。眞神之氣，開闢天地，區分五行四時，變化之功齊矣，而理義幽隱。徒孜孜於金章玉句，而世民不可知也。今取象八卦，而合使區分於鼎器之內，亦天開地闢，而成大丹也。

混陰陽而變化　○混者，同也。陰陽者，變化之氣也。陰陽未運而混同。陰陽運而生變化。陽者，天之氣也。始生於極陰之中，九地之下，仲冬之月，中氣之日，夜半子時，蘊然而動，氤氳漸資上昇，左旋東面，而生化萬物，以至東南，爲盛陽之位。陰者，坤之氣也。始生於極陽之中，九天之上，仲夏之月，停午之時，微然而靜，漸漸滋長下沉，左旋西面，而凝實萬物，以至西北，爲盛陰之位。欲明大丹於鼎器之內，自有眞元陰陽之氣，眞氣運轉，八卦從律而不雜，五色成文而不亂，二以陰陽氣全，變化道足，而成大丹矣。

指乾、坤以形以位　○指者，指其象也。而取乾、坤形象，安排位次，立其鼎器，而修大丹。經曰：乾、坤，鼎也。夫乾、坤之形，如雞卵之象，故經曰：圓高中起，狀若蓬壺。又曰：類如雞子，黃白相扶，須蒙密固濟也。夫雞卵黃在中，而白在外，抱伏之時，得母暖氣，二十四日，而化成觜眼爪腳，毛羽文彩。此乃得眞自然而化，豈不異哉。此則是黃白相扶，必然而成。則其卵不可殂，殂則得眞之氣散，自然不成也。又曰：乾、坤之形，狀似人首。經云：首若蓬壺。又經云：腦者，一身之巍宗，百神之命窟，津液之山源，金泥之精魂。是以胃池體方以受物，腦宮圓虛以貫眞，萬穴頓立，千孔生竅，德備天地，道同太玄，故名之曰混元。泥丸者，形腦之上神也。以位者，欲以修此大丹，先知此雞卵腦宮二種形像，法似乾、坤，而立鼎器，運而爲其位也。又曰：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

類南北而有取有捨　○類者，比類體同也。南北者，太陰太陽之二方，丹玄丹眞之二位也。坎陷離麗之一卦也。取捨者，坎、離相合，而爲天地二卦氣交，而一取一捨。而得善曰取，失善曰捨，此義幽隱，非翰簡能申。欲明其由，洞曉二卦之微。此人鼎器之妙，然后可窮取捨之義矣。

氐房騰躍於蒼龍　○氐房者，天上二十八宿東方之星也。蒼者，青也。龍者，東方之氣也。《周易中正義》曰：龍能變化，陽氣亦能變化，故稱爲龍氣。至東方萬木榮生，青蒼之氣盛也。故運火修丹，至仲春之月，大鼎之中，眞氣方盛，亦蒼龍騰躍東方。氐房之星搖動，而應之也。故魏君歌曰：青龍處房六分，春華震東卯，是也。

翼張襟帶於白馬。（翼張襟帶，二十八宿南方之星也。襟帶者，通連之義也。白馬者，初品大丹之名也。准南子曰：白馬生駒，白者，西方色馬者，南方獸。牛者，丹之物也。又言氏房張翼者，皆襟帶通連，南方之獸，西方之白，運火修鍊，至此而乃成初品大丹也。

固乾、坤之形質，〇固者，牢固之義也。制賦之士，更鄰重而言之，且乾、坤猶也，喻如雞卵，若殂則抱伏不成眞，鼎疏則化氣流散天地之外，中失造化之本焉。作神丹者，固際之義，誠大矣哉。於是言也，若非窮神知化，而豈能明固際之義。夫固乾、坤之質者，非以固際之功而固也，非不以固際之功而固也。何哉，且乾坤自然，非所固際。若不固際，則乾、坤毀而天傾地淪矣。

脫肌肉而瀟洒。〇脫肌者，解脫之義也。肌肉同也。瀟洒者，澄靜清虛，無親無撓之義。《太易至五行歌》曰：何言金木水火土，留神寶命是龍虎；學者不識五行精，強認他人爲父母。木主氣兮骨主金，血象水兮肉象土，不死之道在離宮，會得五行身有主。五行須是水銀親，殊質不堪爲伴侶。此明大丹從水化木，從木化火，從火化土，從土化金。金從土生出之時，是脫肌肉也。金性剛，體靜無雜，豈不瀟洒清靈哉。因言脫肌肉而瀟洒也。

本乎陽精陰魄，〇本，元陽精魄也。夫陽之精曰神與魂，陰之精曰尸與魄。故人之初生，二氣膏體，雖假陰陽神體魂魄精氣，而成此身。此身雖成，身中陰陽神魂尸魄之氣，又復相勝，至乎一旺二衰，陽勝則陰衰而生，陰勝則陽衰而死，自然之理也。夫萬物皆有陰陽魂魄而成之，悉乃相勝而不久。夫地日月，亦乃陰陽魂魄而成之，則能長久者何。是雖有陰陽魂魄，而不相勝故經曰：五行不相剋，萬物悉可全。故聖人法此天地陰陽魂魄，而修大丹，故言本乎陽精陰魄者。

純素淡然。〇精粹無雜謂之純，皓然無染謂之素，泊然無味謂之淡。此言服此大丹，則陰陽不相勝，魂魄不相戰，精氣不相吞，五藏不相剋。我之一身，如石之貞，如金之堅，皓潔而不能染，純精而不能雜，恬和而無味，若有酸辛鹹苦，豈免相勝哉。

棲巖隱壑，〇棲止巖巒也，隱匿也。壑，溪洞也。此言服食大丹之後，恬淡無欲，自獻塵世萬事紛擾，而愛棲隱山巖溪洞之中，爲神仙之侶矣。

跨岳憑川。〇跨，騎也。岳，五嶽之山也。此言服此大丹，自然變飛羽化，可以騎遊五嶽之上，或憑廣川大澤之安居。

堆日魂之與月彩。〇堆，積也。夫修大丹，假日魂月彩而成之。日者，離卦也。魂者，離卦中一陰爻也。月者，坎卦也。彩者，坎卦中一陽爻也。夫魂之與彩，體同適異也。魂則隱而於內，彩則見而於外。故離卦陽爻在外，陰爻居內，爲火則外暗而內明也。故水銀於朱砂中內暗也，白銀在黑鉛中內明也。經曰：易者，日月也。坎、離也。日中有烏，月中有兔，是日魂月彩也。假此修鍊，而成大丹，可以堆積。

亦猶代而曆歲年。〇數極曰彌，三十年爲一代，言修而積之，服食長生久視，可以彌極年代而永存。夫極數者，積疊草木葉夫不能載，爲之極數，此亦筭經大約之旨，故有億兆，京垓梓壤溝澗正載也。然有此數，乃人事言之，且天地之大，其形無外，何有不能載乎。

俟造化而變化。〇俟者，來也。造化陰陽之用也。言修鍊大丹，奪其天地陰陽運用造化之權，無失纖毫之理，以成神丹自然之道。夫大丹變化，自有其經，可以呼吸風雲，騰雷作霧，移山轉海，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坐在立亡，迴生起死，如斯變化，盡自大丹之功，非有術法爲之，是奪天地變化自然之功，而俟還丹之力，故言俟造化之變化也。

順天時而奉天。〇順者，不悖其時，逆其時而則鐘災害，順其序而則降嘉祥。經云：五氣順序，應時而得。又云：猶御者執銜轡，准繩墨，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故在於曆紀。此言欲御火之士，如執銜轡，使車馬馴其軌轍而不差，以合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也。奉天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夫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明大丹既成，孳引相生，如後天而奉天時，子孫而養父母，而曆億不絕耳。

必雌雄而配偶。〇經曰：陽不獨立，陰不獨居。玄武龜蛇，盤糾相扶以明牝牡，竟常相須。故言雌雄者，陰陽也。坎男曰雄，離女曰雌。夫乾爲父，有三男，震、坎、艮也。坤爲母，有三女，巽、離、兌也。今配此雄雌，何獨坎、離，但以坎、離得中，而震、艮、巽、兌不得中也。故以坎男離女，匹配而偶夫婦也。故陶公曰：男冠女笄，牝牡相得，氣交體合，應變無窮，此道之用也。又經云：觀夫陰陽交會之時，得其節符而不可解，然後明其配偶，以成大丹也。

終翱翔而上仙　○終者，三年之功畢也　翱翔者，身歸純陽，萬神朝禮也　上於三清，太虛，太微之境，故曰上仙　仙者，立人山也　言服此大丹，神爲寶，甘爲食，如不動之山

衛嶽真子《玄珠心鏡注・大道守一寶章》　道無爲，《道經》曰：至道無爲　無爲，謂守虛無自然窈窈冥冥，閑淡寂寞，不著一物，而凝其心　故《南華真經》云：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　然後內不知一身，外不知天地，寂寥澹泊，不聞其聲，不見其形　此真無爲也　《老君定觀經》云：守無爲自然之道，但覺一念心起即須滅除，唯滅動心，不滅照心　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老君西昇經》云：上道養母　常能養母，身乃長久　夫道以虛爲母，虛以無爲母，無以自然爲母　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常能養根本者，眞得虛無，無爲之道也

無不爲。○夫道無爲，非不爲也，言守無爲亦有爲矣　言不爲其道，道之無者，諸身外之物耗我精神，伐我性命，無論貧賤富貴皆不覺形神爲外物所役，逢至衰老病死　故《西昇經》云：世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是禍之大朴　故聖人知之，不欲以歸於無欲　《黃帝陰符經》云：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之氣，以衰老　老君謂尹喜曰：人之所以輕命早終者，非天地殺，非鬼神害，人自令之然耳，以其生生之厚也　夫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南華經》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以爲奈何　夫養形必先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豈唯愚不道者哉？世有達道之言者至多，行之及者少　是以聖人貴行不貴言，此例皆論道之無者勿爲也

可心證，非智知。○此兩句，言至道無形，可以至心，行之者默覺證效而已，非世智聰辯所能悟解也

何謂知？何謂證？○此兩句是覆語

知道智，○此一句，言既知之後都遣智慧，晦跡韜光，世貴聖人聖，不貴聖人愚

證虛應；○言守空虛無爲，久而神效，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也

應無從，○言至道應效，無所從來，不知所然而然，但覺無爲自然之中神通自在者矣

王頤中集《丹陽真人語録》　大定癸卯三月間，始拜師於牟平范明叔庵之菴　師謂：汝從何而來，答曰：來自東武，師之德，不以貨財爲富，恬然自得，學進斯道，乃聞其風而悅之，願侍巾櫛，伏聽一言　師乃欣然曰：修行年少有學道之心，不可得也　良久曰：饑則喫飯，飯罷則打睡，一日，師見僕拱手而立，方呵曰：道人只要豁暢，不可存體面，庵不是廳宇，你又不是官長　若卻講俗禮，則交接去處　古人云：三山有個人情淡，四海無家道義深，不徒設也

師每垂語曰：學道者必在自悟，不悟者昏蒙所致故也　欲發昏蒙，先滌其心，在乎澄淸明了而已　功到而成，不必叩請於他人　是上拙里然明白矣

師住東牟道上行，僧道往來者，識與不識，必先敬拜　從者疑而問之曰：彼此俱昧平生，何用拜之？　師曰：道以柔弱謙下爲本　況三教同門異戶耳　孔子云：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未聞一拜之爲一過

師言：祖師素攻文章，了道之後尤爲敏給，至於藏頭拆字，隱語聯珠，略不搆思　常和人詩，有押節字者，衆皆和畢，唯祖師最後利，云三百六十金骨節　衆皆歎服，以爲神仙語　如今誰能繼得，除是碻溪公頗似步驟

師言：祖師嘗到登州時，頂笠懸鶉，執一策，携一鐵觀，狀貌奇古，乞於市肆，登州人皆不識　夜歸觀，書一絕於壁：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　數年里外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　明日拂衣東邁　後數日，鄧守乾石烈邀詣觀，觀其題詩，欽歎不已　乃依韻和曰：迴首三年別故村，都忘庭竹長兒孫　他時拂袖尋君去，應許安閑一叩門

師言：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怒所以養性，處污辱低下所以養德守一，淸淨恬澹所以養道　名不著於簿籍，心不繫於勢利，此所以脫人之殼，與天爲徒也

師曰：酒爲亂性之漿，肉是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爲上　酒肉犯之猶可恕，若犯於色，則罪不容於誅矣　何故？蓋色者，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　故爲道人之大孽也

師曰：昇平快活莫過於閑，道人若住庵稍傻，結一兩人作伴，掛搭脆袋，拖條拄杖，且歌且遊，撞着好山好水，且爲盤桓，不可貪程途

師謂僕曰：學道人要有終始，不可半道而廢，與他人作笑端　況侍是讀書兒，豈不知凡人立身，須著一般事業　況爲道者，正是男子立身大事

師當出大字一聯，與道友曰：速把人我山放倒，急將龍虎穴衝開。僕因問曰：人我山始知，龍虎穴敢問其方？師笑曰：天機未敢輕分付，細細看賢悟不悟。

師一日呼僕，良久而起，問：那裏去來？僕對曰：午窗睡方足，神情湛然，床頭有《莊子》書一冊，因拈而讀之，所以不在此也。師曰：夫道要心契，若復以文字繫縛，何日是了期。所以道，智慧南華迷更迷。

師在華亭曰：道者何物也，祖炁便是根源，豈不知鼻中出者也。豈不聞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弄玩，鶴胎龜息自綿綿。

師語衆曰：學道專一，則人人可以爲仙，不同世俗之進取有點落也。儒則博而寡要，道則簡而易行。但清淨無爲，最上乘法也。

師居環堵中，但設几榻、筆硯、羊皮而已，曠然無餘物。早晨則一碗粥，午間一鉢麵，過此已往，衆茹不經口。一日召僕入，命坐良久，僕問曰：吾師之道有作爲否？師曰：無也。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姹，皆寄言爾。是以要道之妙，不過養炁。人但汩沒利名，往往消耗其炁。學道者無他，務在養氣而已。夫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於脾，元炁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皆靜至久，當自知之。苟不養炁，雖挾泰山超北海，非道也。此言未化前十日所說也。

僕與曹、劉二三件，在環堵外立，〔師〕忽出曰：夫道，但清淨無爲，逍遙自在，不染不著。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個徹底道人。但信老人言，行之自當有益，必不悞你諸年少。

師在黃縣西郊馬從仁庵內，唱曰：縱日消萬兩黃金，正好飄衣淡飯；消去歲過外關，閒人誦此語，喜其有理，故記之，不知何人作。有馬元之曰：此語是順長老《草江集》中語也。師曰：奇哉是言也。

師言：家風誰是祖，鍾呂自親傳。頌曰：一點靈光見太虛，丹青妙手莫能模；休將明月閑相比，有緣因緣怎顯吾。此語稍露鋒芒矣。

譚處端《水雲集》卷中《詞・酹江月（念奴嬌）》 吾門三祖，是鍾呂、海蟾相傳玄奧。師父重陽傳妙語，提挈同超三島。慢慢搜眞，靈根固養，漸吐黃芽草。無中還有，慧風時送嘉耗。一點靈徹無窮，遨遊沙界，物物頭頭好。種種皆空歸本有，內外般般頓倒。此理幽深，清虛縹緲，行者人須到。昏昏默默，暗中賢聖知道。

又 自然之道，聚根元，但正精神凝聚。一點靈光無內外，明徹輝面玄戶。寂淡偏宜，貧閑最好，物外逍遙處。長長不昧，湛然神室常住。無論妙奧難窮，須憑慷慨，認把元陽固。搜取天眞勤鍛鍊，觸處般般迴顧。火裏蓮生，山頭焰滅，端的緣相遇。風仙重會，共遊三島雲路。

又 一靈眞性，又因何，漾入凡胎塵域。迤染浮華貪愛變，展轉昏迷眞跡。曠劫難逃，如今又錯，罪孽重重積。本來模樣，怎生分解尋覓。須屏視聽雙泯，捨情棄水，物外搜玄理。寂寞孤清趣妙有，豈顧形軀壞毀。促住風爐，玲瓏輝煥，默默烹金液。神丹昭著，死生煩惱寧息。

又 玉花漸吐，被清風，催結金蓮光聚。歷劫昏迷齊照破，直透無爲門戶。返迴光，三寶覺照，間隔金花處。殷勤鍛鍊，自然嬰姹常住。此子端的幽奇，自從下手，永永基堅固。蓮結瓊芳蘂蕙長，深感慈悲顧睹。晴內雲收，爐中丹結，九轉終重遇。琴師雲步，會遊蓬島仙路。

又《詞・詠竹》 愛君嘉秀，對雲菴，親植琅玕叢簇。結翠筠稍津潤賦，葉葉箏箏柔綠。漸胤兒孫，還生過母，根出蟠蛟曲。瀟瀟風夜，月明光透簾玉。　雅稱野客幽懷，閑窗相伴，自有清風足。終不凋零材異衆，豈似尋常花木。徹雪欺霜，虛心直節，妙理皆非俗。天然孤淡，日增物外清福。

又《詞・上元夜觀月》 上元佳節，正一輪，西步天渠飛躍。素魄當空澄湛湛，靄現寒光無着。皓彩乾坤，無私遍照，萬古無瑕膜。渾如寶鑑，瑩然懸向寥廓。　姑射絳闕瓊樓，蓬仙赴會，雲墜停鸞鶴。瑞氣祥煙籠寶殿，金碧霞輝交錯。爛醉蟠桃，彩雲歸去，殊袂飄香絡。滿山遙對，爛銀盤裏期約。

又《詞・題酒》 杜康得妙，釀三光眞秀，清澄醇酎。太白仙才乘興飲，一斗佳篇自首。倒載山翁，襄陽童稚，笑唱齊拍手。陶潛籬下，醉眠門外五柳。　東里生死俱忘，待賓截髮，陶母款賢友。文舉無憂樽滿酌，香醑頻開笑口。喜遇堯年，醉鄉覽樂，古所希聞有。玉壺春色，綠延益筭眉壽。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八十問》 來人問：其法者何也？長生子答曰：通其道而達眞空，則謂之法。通其釋而達無生，則謂之戒。授於法者，不能盡其萬德也，不能通其萬理也。授於戒者，不能盡

其萬善也，不能通其萬慧也。道法通，則達自然清淨無爲也。釋戒通，則盡我人衆生壽者也。《經》云：道法自然，道法非空而空也。《問法》

復詢：空者何也？答曰：道住非空也，愚者守其頑空也，賢者守其眞空也。世之愚其色空也，道者忘其世空也。人之愛其皆空也，思之罪者非空也。達者明其道空也，通者了其性空也。濁者死則沉空也，清者生則昇空也。《經》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悟其空則知也。《問空》

又　復詢：慮者何也？答曰：迷世則有心也，悟道則無慮也。貪爭者運萬慮也，清善則絕萬慮也。昧則罪無邊也，明則福無邊也。無善則常惡也，無惡則常善也。常惡者積愆也，常善者積德也。有愆則陰苦也，有德則陽樂也。世之知利而不知害也，道乃知福而不知貪也。《經》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絕慮而盡於物，則至道親也。《問慮》

復詢：親者何也？答曰：親者，人間所親者，名利親也，僞寶親也；物外所親者，道德親也，眞寶親也。僞親者有名利，則有寵辱也；有僞寶，則有惡人所妨也。眞親者有道德，則清平也；有眞寶，則有善人所侵也。僞益於身，則損其眞也。眞益其身，則損於僞也。《經》云：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道親則物疏也。《問親》

復詢：疏者何也？答曰：疏者，厭世則道無疏也，厭利則身無害也，厭貴則身無賤也。道無疏則通世也，身無害則通利也，身無賤則通貴也。通世則善歸也，通利則福歸也。通貴則德歸也。常善則通靈也，眞福則通命也，至德則通天也。《經》云：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疏其道之眞，則明其久遠也。《問疏》

又　復詢：近者何也？答曰：近者，近有道之身，觀無道之身；近有道之家，觀無道之家；近有道之鄉，觀無道之鄉；近有道之國，觀無道之國；近有道之天下，觀無道之天下。身孝則報父母之恩也，家善則如許君龐士也，鄉行則憐貧愛老也，國清則萬民豐足也，天下有道，則天下成熟也。《經》云：故以身觀身　明道則眞能行也。《問近》

復詢：行者何也？答曰：行者，太上所行，天之道也。天地不言，而暗施其恩，生於萬物也。太上不言，而暗施其德，行於萬善也。天地不言，而恩善應也。太上不言，而教善通也。萬物成則民富也，萬化明則眞通也。民富則國太平也，眞通則樂無事也。民富則各士農工商也，眞通則闡太上無爲也。《經》云：行不言之教。道無所行，德無所住也。《問行》

復詢：住者何也？答曰：住者，居也。眞無情，而形在道也；僞有情，而身寄世也。眞形則與道交也，僞身則應物交也。眞忘形則道也，身應世則德也。心有情則迷也，身遠世則執也。有道德則無迷執也，無道德則有迷執也。眞有道有德，則有賢有善也；僞無道無德，則有愚有惡也。《經》云：安其居，樂其俗。永住太無，則唯然也。《問住》

復詢：唯者何也？答曰：唯者，唯然三界，道顯無拘也；飄然四海，眞隱無侶也。道無拘則陰陽外也，眞無侶則碧霄中也。道體非空非色也，眞光不虧不盈也。達無則出於萬物之殼也，通爲則闡其萬慧之明也。天大恩若無恩也，積大德若無德，謂之明其天之道也。《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唯樂道而應機，則哀衆也。《問唯》

復詢：衆者何也？答曰：衆者，衆所明者，愛名愛利，愛是愛非也；我所昏者，忘名忘利，忘是忘非也。衆愛名則有辱也，我忘名則無辱也。衆愛利則有害也，我忘利則無害也。衆愛是則有非也，我忘是則無非也。衆愛非則有愆也，我忘非則無愆也。《經》云：衆人昭昭，我獨若昏。《問衆》

又《仙樂集》卷一《白蓮花詞二十九首》　百歲人生速悟，三萬六千有數。晝夜忙忙鳥兔，限到難趍死路。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別有鉛房汞庫，一點靈明是主。道樂無塵無慮，欣則行歌道舞。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敬道高眞祐護，保命身安養素，惡濁消亡作做，聖道難逢難遇。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道救九玄七祖，咫尺蓬萊有路。三教超昇門戶，仙道千年一遇。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世外仙宮寶所，得道眞靈永住。布德名傳萬古，救死哀生孰悟。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大醮亡魂聖度，亢旱難逢法雨，清靜身心餐素，功德圓成仙路。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性焰命油省悟，便是眞生妙趣。道氣修成堅固，蓬島仙鄉有路。古今許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意想十頭萬緒，食足衣豐不悟　有日無常獨步，魄散難逃陰路　古今許
龐家共，也應都免輪回苦
有德多謙少怒，莫要嫌貧愛富　萬事包容衆語，感動高天聖祖　古今許
龐家共，也應都免輪回苦
今世爲人貴富，必是前生有悟　恐墮三塗陰府，未盡天元再遇，古今許
龐家去，也應都免輪回苦
七寶過如須彌，道果要成也未　早悟金剛妙理，便是渡河超彼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未達陰陽看易，覺了通天徹地　厭濁闌然出世，守道古今有幾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道妙清虛覺慧，應變涌泉得意　只要君心不昧，隱與五千至理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欣則看書困睡，洞外松前自喜　保命頤神養氣，抱一免沉下鬼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秋月澄潭徹底，現出圓光照體　二八無虧眞喜，撒手行來無罪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迷者多生謗毀，戀色貪財競氣　有日無常卻悔，五七閻王問罪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業鏡前來照你，皺著眉兒垂淚　難用在生辯智，到此兒孫難替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頓悟名山福地，雲水琴書活計　一念無生弗罪，達者古今有幾　道全
德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得失上天入地，三寸不來那世　魂魄消亡爲鬼，性命完全仙易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恣樂清平無比，石畔松間快矣　鶴舞鸞迎唯喜，鍊就丹光殼蛻　道全德
之也貴，大家總赴玉華會
混沌至今萬有，死去生來怎久　一個眞靈不朽，命在南辰北斗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陰路久沉萬祖，地獄無門出去　上有十方教苦，造業衆生無數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既有生老病苦，死墮陰司惡處　只爲生前不悟，催上刀山劍樹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牛頭獄卒急怒，到此口難分訴　痛苦無停無住，拔舌生前毀主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沉在幽冥黑路，陽道天光甚處　萬劫千生受苦，十惡之人有數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天上人間兩路，只愛貪婬嫉妒　樂極難逃病苦，魄散魂消入土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曾看北邙塚墓，古往多少貴富　限到怎生趕去，頓悟玄元道祖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世外仙家樂處，異景都無四序　得道眞超寒暑，積行眞人救苦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來謁名山洞府，頂笠携笻信步　認得金烏玉兔，妙覺傻猿縛住　子孫醮
緣重遇，敬信全仗高眞度

酬徇書安遠　洵臺安遠消衆親，寮虛觀助緣，無贈以詩

長生濟度未爲賢，應化人間自肯錢　黃籙醮成通薦拔，靈虛觀就悟良
緣　百朝累行明三書，千日修功敬萬年　上報四恩全道德，無愆保命免
幽泉

丘處機《磻溪集》卷四《修道二十首》　眼耳離聲色，身心卻有無自然通造化，何必論精麤

鍊氣清心士，干雲拔俗標。心如山不動，氣似海常潮。
萬緣如嘲蠛，三毒似銷冰。既出陰陽轂，那論大小乘。
五眼元同體，三身共一枝。寸心無我後，圓覺照空時。
自生還自滅，無淺亦無深。不悟身非我，難明物是心。
踏碎虛空界，崩開造化權。浮雲收靜境，慧日照禪天。
一言何所在，萬事不相干。造化開天竅，精神耐歲寒。
眼根雖有用，心地了然休。且向一生夢，聊隨萬化游。
身猶方丈室，心若太虛寬。四海千山隔，三靈一體觀。
寂滅無心地，光明耀太虛。瑠璃含寶月，網絡貫天珠。
登眞無濁氣，遇俗有清標。急急離長夜，冥冥上太霄。

玉鼎丹砂沸，金壺碧酒香　鬼神心莫測，天地海難量　夢斷華胥國，神游紫府天　興邀三島客，閑訪十洲仙　道因無事得，法爲有心生　若解除三毒，應當出五行　道自無爲顯，心因有法生　混元含萬象，太一起虛名　有動緣無動，無爲即有爲　三光不照處，萬象顯明時　本自無心得，何勞用意思　五行不到處，萬化總歸時　月上中天皎，風來半夜清　洞天人不到，閑客自相迎　藥圃芝田淨，金壇玉宇新　壺中天不夜，物外景長春　十洞高眞列，三天上聖居　白雲能送客，青鳥解傳書

又《讚道十首》　大道元無極，長生豈有涯　劫終權返實，時運復開花　道德元無象，丹青畫不眞　聖賢潛濟物，今古默通神　道德三綱啓，乾坤萬象陳　山河蟠地軸，日月走天輪　恍惚神爲干，氤氳氣是芽　乾坤如長葉，日月似開花　道運陰陽秀，天成造化功　鬼神精不見，山海氣潛通　道運陰陽秀，天垂雨露精　三光同照耀，萬化悉生成　道運陰陽秀，人霑雨露恩　幽明隨日月，造化出乾坤　大朴含元氣，無方孃至神　至神通造化，元氣合經綸　大聖開天地，長空布日星　迴還分晝夜，今古照生靈　日月騰光彩，風雷震杳冥　含弘無作用，變化有神靈。

王志謹《盤山樓雲王眞人語録》　或問曰：如何是眞常之道？答云：眞常且置一邊，汝向二六時中，理會自己心地，看念慮未生時，是個甚麼？念慮既生時，看是邪是正。邪念則便泯滅者，正念則當用者。如何是邪念？凡無事時，一切預先思慮，皆是邪妄。如何是正念？目前有事，合接物利生，敬上安衆，種種善心不爲己事，皆是正念也。其靜則體安，其動則用正，不縱不拘，無晝無夜，絲毫不昧，常應常靜，平平穩穩，便是眞常之道也。

師有云：修行之人爲此頑心，自從無始以來，輪迴販骨，如山之積，萬生萬死，以至今日，方省前非，欲求解脱。是以晝不敢食，夜不敢寐，煉此頑心，要般般與俗顛倒，方可中用，不煉心見人不睡也。如此做造，心念如毛，及至觸着，便發烟火，至如百年不睡，濟甚麼事。頑心不盡，依舊輪迴，欲要換過此心，不論晝夜，時時刻刻，動裏靜裏，把這一片頑心裂教粉碎去，方可受用。元本眞靈與天地相似，然後靜也。是道動也，是道開口也，是道合口也，是道更待別求甚麼，便是個脱洒裏道人也。

師常有云：修行之人，把自己從來心上染習得偏重裏念慮，着功夫用氣力鍛鍊了，難捨底捨去了，乃至此身限到，要捨便捨。況在心上底，但是虛妄，一一除盡，便無煩惱障礙也。若身外底一切事一切物，不足留心，眼前來往與蚊虻相似，拂去則快。便自心上難遣底遣去了，那底便是輪迴種子也。昔長春眞人在磻溪時，常有虎豹貪夜往來，是夕出入。或生怖懼，清旦欲作藩籬。復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心，便欲遮護，畢竟生死迴避得麼。卻便休去，兀兀騰騰，任生任死，怖心自無，以致生死境中，巍然不動，種種結縛，一時解脱。此是難行處行也。

師有云：修行人窮究生死大事，須索自己下工夫。不分晝夜，一心澄澈，六根清靜，遇聲色境界，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內心不受。他家擾擾，非干己事，如目前風過一般，若關己事，不得已而應之。如此行持，久久自見功也。

師有云：修行之人，但見人用事好處，自己做效去，不可見他人過，卻失了自己，也不得遮相是非。但存是非，自心不正，欠進不得。正能掩邪，邪當謗正。凡存我相，常謗人者，此等人不明自己，乃是外道邪宗也。若有正知正見，必於自己心上體究偏邪，搜求過失。若管他非，非正人也。

或問曰：如何是功行？答云：合口爲功，開口爲行。如何是合口爲功？默而得之，無思無慮，緘口忘言，不求人知，韜光晦跡，此是合口爲功也。如何是開口爲行？施諸方便，教人行持，利益羣生，指引正道，是開口爲行也。

又　師云：道無不在，頭頭皆是，色色俱眞。惟在自己臨時驅用，更別有甚麼。爭奈人心孽緣障重，不解根源，摘葉尋枝，隨波逐浪，回機者少，縱有鑽研，不求眞實，扭捏做造，見神見鬼，頭上安頭，顧頭到顧。不自知覺，幻身有限，光景難留，一息不來，若之何也。

師云：凡日用者，心無雜念，意不外游，放而不逸，制而不拘，明心識法，其旨離空，十二時中，念念現前。若滯現前，亦非其理，若離現前，無有是處

會動靜，知去來，般般放下，無拘無礙，便是個逍遙自在底人也。至說皆非，自當消息。

師云：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無不蓋，地無不載，豈分別這個好，那個惡，一般蓋載，一般臨照。故凡在上者，乃是天命教在上。當似天一般蓋覆，安養存恤一切在下底人，不可分我尊爾卑。凡在人之下者，亦是天命分定在下，當似地一般承奉於天，敬仰從聽在上人者，不敢絲毫怠慢。既在天地之間，必須合天地之道也。不然則分外妄作，有凶禍刑罰也。

師云：修行人本宗上無虧，行業上用意，物境上速過去，人事裏不住着，私邪念不起，纖毫不立，微塵不染，晃朗虛明，不着空，不着有，不執法相，不執我見，兼衆人之光明，久久相資，融通表裏，便是聖賢地位，更有甚可疑也。

師云：修行之人，行藏任分，取捨隨宜，低下爲心，中正爲則，審動靜之源，節視聽之用，萬緣齊斷，一志眞常，永劫綿綿，乃無變壞也。

師云：道人日用，體天法地，常清常靜，明而不昧，濟物利生，雖混於萬塵諸境之間，眞源湛寂，無有間斷。自得出離生死結縛，此是一段大事因緣。奈何不悟之人，中無主宰，欲情攻於內，根塵誘於外，不得自由，四生從此輪迴，六道因茲而走作，換卻頭皮，難同今日也。

師云：夫爲道者，抱樸含淳，潛通默運，除情去欲，損損存存，於物無私，作事明白，曲己從人，修仁蘊德，絲毫之過必除，細微之功必積，是非俱泯，心法兩忘，向上之機自然達矣。

師云：修行之人，當本出家，爲此性命事大，歲久不覺，爲物所移，卻學口頭伎倆，百種所能，只是爲奴作婢之事，何以知之？但凡伎藝，必欲人前呈，似此不是爲人所役也，豈是清淨無爲主人之事。所以道智者，不爲智者所用，而愚者用之。巧者不爲巧者所使，而拙者使之。謂如辯者說之，默者聽之，仔細詳之，孰忙孰閑。凡欲修行，心地明白，而守愚拙，則天下之智巧皆爲之使用矣。

師云：向上師眞所傳要妙，行事之際密符天意，豈可執一端便爲道哉，以跡觀之，古人用處各不同，妙本靈源，未嘗有異。喻如人心之用，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言，在心爲思，在手爲拈，在足爲行，所用不同，心體無別。況今師眞密旨，所謂教外別傳，言思路絕，悟者自得，乃是眞師密傳之妙也。

師云：吾道密傳，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以不知而知，以無得而得。世之惑者，以服色求道，以言說求道，以威儀求道，以法相求道，俱不得其大全。殊不知道無踪跡，以跡求之，非道也。復究此跡自何而來，知其所從來，則有非聲色，非做造，非威儀，非法相者存於中。蓋不可知知識識也。只是這個本分圓成，眞眞實實，合天地，合聖賢，合鬼神，合萬物，如此一大事因緣，豈容塵垢聲聞蹤跡而能見之哉。丹陽眞人云：眞樂眞閑無議論，至微至妙絕商量，沒商量處，卻近也。

師云：出家人久居叢林，朝夕訓誨，朝夕磨煉，尙且乖疏，因循不進，道心漸減，塵事日增，放蕩猖狂，不能虛靜。況在俗中孤行獨立，塵情牽苒，愛境牽纏，障道因緣，頭頭皆是，不自知覺。雖遇聖賢，不能勸化，百端紐捏，誑惑閭閻，迤邐沉淪，福銷叢長，漸漬深重，若肯回頭，猶能救得。合塵背道，無可奈何，地獄不遠矣。

師云：學道之人不厭參問，如人行路，動問則不迷。人間小伎，無師則不得。況玆大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初機不遇，憑何了幹。苦中之大，莫過生死，不親至人，如何免得。故有云：古人學道非草草，侍奉眞師直到老，若不知下手去處，又不親近達人，雖有志行持，千差萬錯矣。

師云：自來學道之人，只許苦己利他，暗積功行。若復縱心非理行事，不惟有辱教門，抑亦自招殃咎。爲身爲口不清不儉，與俗無異。如此受用十方汗血之物，未是便宜，樂中受了，苦裏還他，生死到頭，更無支吾。既居門下，何不鍊心。

或問曰：學道之人，終夜不寐，其旨何如？答云：學人不寐，本以鍊心爲事，若不收心，濟甚麼事。至如賭博弈棋，織紡羅磨之人，夜夜不睡，則盡是得道底人也？此等人十二時中，利心誘引，只是貪財，擾擾心靈，如蚊虻唧膚，故不得眠。修行人不同於此，睡是一欲，若不換過，滋長邪妄，暗昧不通，蓋屬陰界。如人防盜，端然坐待，其盜自退。專以煉心，恐致流蕩。謂此一心本無定體，在陽則明，在陰則暗，熟境不存，無爲清淨，性珠明了，此所以晝夜不寐也。

或問曰：學道之人，甘受貧寒，其理安在？答云：若但認貧苦饑寒爲是，則街頭貧子艱難之人，盡是神仙也。蓋修行人以道德爲心，以清淨爲念，

削除詐僞，貪求妄作，一時遣盡，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嘗用心，故有云：遮皮蓋肉衣，更選甚好弱，塡腸塞肚飯，更擇甚精粗，唯救生死，鍊心爲事，故不念形骸之苦也。

又 或問曰：萬形萬狀，各各不同，怎生一體同觀得？答云：天是道，地是道，萬物皆是道，彼亦是道，此亦是道，形象雖殊，道無不在，如何不同得。

姬志真《修行法門並序》 夫道之大，無門無旁，皇皇四達，包羅天地，囊橐虛空，非有非無，處處在在。初心學人，見解不明，塵情未泯，不能獨立，無所依倚，從何措手？今以師眞所傳，權立門庭，序進階次，自粗及妙，庶無疑怠。法門有五，各擇所從，信受行持，皆能造妙，具錄於後。

收心門一

身爲宅舍，心是主人。眼耳鼻舌，爲之門戶，視聽食息，思慮動作，皆爲奴僕。主人既歸，於內作主，無爲清淨，端拱威嚴，五官不亂，百體安寧，四門雖開，邪不敢入，三尸泯滅，六鬼消亡。虛白堂中，行住坐卧，百靈保護，侍衛肅列，無有滲漏。四門之外，幻境色塵，非干己事，從他撓撓，自不招呼，無由得入。主人常在，則自正自眞，自全自誠，自安自平，外有所感，出以誠應，應以合道，事畢乃復，久久純熟，放曠舒閑，出入自在，更無罣罣，忘物忘我，法身應變，能小能大，充塞四虛，收入毫芒，無內無外，自利利他，去住自由，宅舍久壞，撒手便行，更不回顧，身入太虛，與道合眞也。

齋字門二

齋之一字，太上親傳，可爲日用。何謂齋？夫精神從道稟受，在內安養，不敢妄用也。如人有寶珠，能聚衆寶，府庫深藏，自始及終，不肯顯露，如意受用，永無困乏，珍愛保護，日愼一日，三尸不耗，六賊不殺，以至百年，妙用自得。何以故？神者，心之體；精者，神之體也。精神通天，心念合俗，見聞知覺，皆心之用。心不妄動，專以精誠，內自安靜，精神安靜，外境不入，邪氣不襲，久久之固，涵養深厚，則可以日新應變，酬酢無窮也。擴而充之，治人事天，緒餘土苴，天下國家亦可以濟矣。蓋道眞莫先於治身，則治身莫如存神，存神則莫若齋，至於神靈應變，與道爲一，此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虛靜門三

虛靜之道，太上所傳，學道初心，可爲日用。何謂虛靜？有生以來，結習蒙昧，一切情識愛惡，彼此是非，存亡得失，邪思妄想，塵塵刹刹，種種削去，一絲一毫，都不掛懷，空豁豁地，惟顯自己，天眞妙性，寂然湛然，無物點染，無事攪擾，如鏡如淵，此所謂虛靜也。故經云：心安而虛，道自來居。久久功深，以知萬有洪纖皆出於此，已而復歸於此。我得其源，物無遺棄，常應常靜，永無變壞，心同天地，通貫三才，輔物自然，乃所謂知常復命，歿身不殆也。

冥字門四

古人學道，有以冥之一字爲入門者，何謂也？謂以自己天眞正性，如日之藏於重陰，光不外曜，寂然湛然，感而後應，應而不留，四威儀中，內不見我，外不見物，六識不萌，萬塵不入，與物冥，而不知物之彼此；與事冥，而不知事之成敗；與天地冥，而則清淨杳然，造物不能役，久久不已，與道冥契，則天地物我皆吾體，變化動靜皆吾用，天地用我，我從天地，自此而往，雖聖智者，不可以言諭也。

清靜眞實門五

初心學道，日用清靜眞實，以輔正性，雖非造極，可爲入門。清則不爲事之所渾，靜則不爲物之所亂，眞則處己無妄，實則與物無私，語默動靜，四威儀中，片時不在，則爲私欺，詐僞不眞，錯亂正性，則良心去矣。常行不替，久久純熟，則是非人我，利害得失，喜怒哀樂，私邪偏亢，種種妄僞，俱不能入而雜之，獨顯自己本來靈性，頭頭應現，其處也清靜，其用也眞實，其功大與高厚內外相參，其德備與聖賢同用，至於表裏混融，眞妄不立，四字以泯，光明盛大，無有邊際，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此所謂造極者也。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卷五《玉真先生語録別集》 或問：太上末形口訣，摹仙未著丹經以前，昆蟲草木皆知變化，若墮言詮，轉沒交涉，切聞教中有所謂淨明忠孝之書，毋乃支於說而費於辭乎？

先生曰：吾教中有大中至正之道，千聖不傳之祕，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子亦嘗得聞乎？夫書之行也，乃權法也，非實法也。實法者，一而已矣，何謂一？太上之淨明，夫子之忠恕，瞿曇之大乘，同此一也。推而論之，帝嚳之執中，堯之允執厥中，舜之精一，禹之洪範，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純亦

作已，伊其必一德，孟子之養氣，子思之中庸，皆此一也。言雖殊，其道則一。學人知道之不可言，而因言以顯道，知道之不可傳，而因心以契道。其曰抱元守一，窮理盡性，明心見性，爲未忘心法者言也。唯吾淨明大教，先聖後聖，以神合眞，以心契道，不墮言詮，不落法塵。其所以流演密義，以言爲傳者，亦豈得已而爲之，政欲使學者，從博而約，從修而證，回後天而先天，復有名而無名，符淨明無爲一也。到此時，則聖人之權法，亦猶經者徑之義也。

先生曰：人心之動，因物有遷，當於物接之初，返觀以遏其源，所謂復也。凡物之理，動無不復，雷轟風動，興行萬變，終歸於寂，乃其本也。

先生曰：無極者，即太上所謂谷神，言其體也。太極者，即玄牝，蓋言其用也。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能如是矣，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玄牝之所以爲天地根也。

先生曰：大道生我於無，置我於虛，確然一靈，根於太始。故視而可見者，色也。而求其所以見色者，不可得。聽而可聞者，聲也。而求其所以聞聲者，不可得。夫人之耳目手足，皆形之於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猶虛空無形，以萬物之形爲形是也。惟無也，故能包萬有而無餘，以成大道之體。惟有也，故能顯一無之妙，用以成大道之功。

先生曰：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常道也。道散於物，辯物制名，非常道也。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行，自無而之有，一本萬殊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自有而之無，萬殊一本也。唯反身而誠，復歸於一，則萬物皆備於我矣。

先生曰：淨明先天大道，原於一炁。一炁運行，晝夜不息，周流升降，物資以始，此形而上者，天也。大塊流形，盤礴厚載，洪織高下，物資以生，此形而下者，地也。道立其中黃，法布於八極，一正八治，天清地寧，此中立於兩間者，人也。天地萬化，人民品物，自生自化，自存自亡，昭然一理，孰爲主宰。向非淨明以忠孝立教，扶植綱常，則彝倫斁而生理息矣。雖然，志學之士大忠大孝，根於天性，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則我淨明之教，無一字可傳。迨乎時丁叔運，世鼓澆風，有爲者萬殊千致，故太上推好生之德，憫人生之不齊，不得不彰其法耳。都仙眞君曰：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爲天下倡。所謂文，所謂言，乃縛律也。使中人以下守此律，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果能如是，又當以斯道參贊化育，推以及人，故有時禱雨，治病驅邪之法。凡法中一符一印，皆陰陽之靈文，天地神明之信也。體之則一字不立，用之則萬法皆通。凡我法子，臻精眞之極者，當於未舉筆以先體究，一念纔動，便屬後天。蓋天人相與，靡間一息，至誠所感，如矢中的，所謂至誠一念未動以先是也。凡有投詞，當屏除衆務，澄湛一眞，則行事之時，縱橫妙用，無所不通，符即云乎哉？所謂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施之萬事，妙用無窮也。

先生曰：都仙玉眞教主先生，於宋紹興辛亥間，授經於何眞公等。有曰：下士呼符水，治藥餌，己人之一疾，救人之一病，謂之功，非功也，道家方便法門耳。吾之忠孝淨明者，以之爲相，舉天下之民躋於仁壽，措四海而歸於大平，使君上安而民自阜，萬物莫不自然。以之爲將，舉三軍之衆，而歸於不戰以屈人之兵，則吾之兵常勝之兵也。以吾之忠，教不忠之人盡變爲忠，以吾之孝，教不孝之人盡變爲孝，其功可勝計哉。

又曰：上士非必入山，絕人事，去妻，人間曠，捨榮華，而謂之服鍊。當服鍊其心性。心明性達，孝悌不虧，與山澤之癯童者異矣。忠孝之道，非必長生，而長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於仙班，謂之長生。有曰養炁延年者，特末得其一二耳。君子之致乎道者八，八寶是也。比干死諫謂之忠，大舜終身謂之孝，善卷殺身謂之廉，南容復圭謂之愼，榮期安貧謂之寬，顏回簞瓢謂之裕，叔度洪量謂之容，公藝恕己謂之忍。如是之人，位列仙班。後世失道之人，不忠不孝，以亂其國家，國家敗，無所容身，乃假名入山學道，是捨廈屋而入炎火也。子不見乎，民之不忠，天生聚斂之臣，子之不孝，婦產敗家之孫。又有曰：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爲天下倡。中士以志立忠孝，以行爲天下先。下士以力致忠孝，以身爲衆人率。如此則淨明院注籍昇仙，而忠孝之道終矣。

先生曰：塤篪上鼓，汙尊壞飲，禮樂存焉。故有無聲之樂，無體之禮，樂之鐘磬，金聲而玉振之也。修齋設醮，必擊磬以格天神，鳴鐘以召地祇。始終調理，貴在和澹。和而躁心釋，淡而欲念平。如是則心正意誠，合乎無爲，故與天地一。今人未明此理，叩擊音聲，務求宏邁，愴增心耳，令人欲動情勝，宜其天人間隔矣。又化財設供，不過表誠，貧士志誠，酌水亦可。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故曰大音希聲，大禮必簡。

先生曰：科法中建齋行道，只是積誠，以期醮祭之時，天人響答。每見朝醮行事太煩，及至祭享，則齋主法衆誠意已怠。修齋之士，可不審之。

先生曰：道不可名，所可名者物而已矣。道不可傳，所可傳者教而已矣。雖然，道在天下未嘗無名，未嘗無傳。道之有名，如殘朴以爲器，凡器之中，有形而上者存焉。道之有傳，如大鈞元氣行於四時，萬物各遂其生，凡物之生，有執其機者焉。吾淨明大教，推本太上，究其言詮，則精一執中之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先天五雷，一陽鍊度，皆可名可傳之大者也。求道之方，雖不在是，亦不外是。

先生曰：今人無德有道，未戒先齋，可謂抱薪救火。

先生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星家以人所生之時，推日出之時爲立命，即我之性也。以月之所在爲安身，即我之身也。身命稟炁，自相依附，何也？日之所寓爲月，性之所寓爲身，人性之靈明知覺，非父母之靈，乃自性之靈也。其未生以前，精爽遊揚太空，去來無碍。纔出母胎，則此性欻然感附之時也。月本無光，附日以明。日之光明，即我性之靈明也。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虧。月之盈虧，即我之生死。

生生曰：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無非道也。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無非經也。雷霆震擊，霧清雪明，無非法也。細而幽林鳥噪，碧澗魚跳，雲片翕張，瀑聲鳴咽，如是景象，無非示人入處。故復卦以動之端，爲見天地之心處。

先生曰：上古之時，陰陽和暢，風雨順調，民物阜康，鬼神不擾，皆是太和之氣感召，亦大人過化存神之效也。

先生曰：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若以爲有德於君父，而鈎名邀譽，是亦華士元、少正卯之流耳。

先生曰：處臣子最難之地，而能通乎權變，以成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大舜比干是也。故申生之待烹以成其恭，非不孝者，而獨稱舜，不陷父於不慈也。微子之去殷以存宗祀，非不忠者，而獨稱比干，能全臣之大節也。臣子之忠孝，而身不免乎戮，有幸與不幸也。大舜、申生、微子、比干，易地則皆然。

先生曰：物理之相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燧諸水火，穹壤匪遙，磁石引鍼，隔碍潛通，知法家之符印爲燧諸，而一己之靈爲眞水火，則可與語道法矣。非惟物理爲然，人亦有之，其母齧指，其子心動，此氣類之相感也。

或問：儒家是有爲之學，道家是無爲之學，儒家之用是範圍天地之內，道家之用是超越天地之外，此說可得聞與？

曰：子未知有爲之學，又安能知無爲之學哉。

或問：淨明大教，始於忠孝立本，中於去欲正心，終於眞至淨明。然息心甚難，況日月之間，天理人心互爲雄長，爲之奈何？

曰：前念爲念，後念爲照。念起不著，淨心守一。但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湛然常寂，是名空心。止動歸止，是名照心。寂照兩全，洞合道源。淨極明生，玄之又玄。

先生曰：寂然不動是無極，感而遂通是太極。無極者，淨明之謂三界上者也。然天黃大陽，即天界之無極，昊天上帝爲太極。地黃太陰，即地界之無極，后土氏爲太極。人黃丹扃，即人界之無極，盤古王爲太極。又萬物之中，各具太極，非知道之深，不可語此。

先生曰：喜怒哀樂不失於正，於道無傷，但須發之各有攸當，不致乖戾耳。

先生曰：雷祖者，神霄九宸之无極也。九宸者，雷霆之九炁。九司者，九宸之餘炁耳。

先生曰：今奉新縣淨雲山華林八百洞，政爲龍沙八百弟子而設，即八百羣眞之總會洞也。洞主乃太上老君，今稱李眞人，又稱李八百。又云：曰行八百里，壽至八百歲，其說皆非。自天地開闢以來即有此洞，以待後之列仙也。

先生曰：世傳《石函記》、《金鎖記》及《醉思仙歌》等類，皆非眞君所作。眞君之文，無非發明忠孝之道，學者審之。

先生曰：弟子授受之後，當秉孝誠，具列上世亡名，投師超度。或自行鍊法，是亦報本也。詳見一陽鍊度法中。

先生曰：吾淨明大教，示人以簡易之理，而人猶難之。甚矣，道之不明也。學道之士，當篤信心，萬一懷疑，便有窒礙。已且昏惑，何以明人？夫天與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是棄天也。自卑以求幸其言，自聾以求售其學，是褻天也。棄天褻天，是謂背道。凡我法子，戒之愼之。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二《道可道章解》　道可道，非常道。

上陽子曰：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恆河沙數曰道，恆河者，西方梵語，此河四十里，沙細如麵，此數多者之里。孤則獨，無侶曰道，直人鴻濛而還歸溟涬曰道，善奪造化而頓超聖凡曰道，目下機境未兆，而突爾感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是道也，有大識見之眼而無睹，有大智慧之耳而無聞，有吸西江之口而無齒，有諸妙香之鼻而不嗅，有殺活舌頭而味不味，有金剛法身而在自在，有生死劍而武士不敢施用，有一字義而文人不能形容。雖黑漫漫，不許一眨，闇而日彰；任峭巍巍，辟立萬仞，放身無地，細入剎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將無入有是道，作佛成仙是道。佛經五千四十八卷，也說不到了處；《中庸》三十三章，也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餘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氣也。故鄭眞人曰：道乃氣之用。當知體其道者，是氣也。可道者，道有號，道有名，道有諱。比如道之號曰萬物宗，是道號也；名曰涅槃妙心，是表德也。道之號與表，皆可呼可言，故曰可道。至如道之諱，卻是生萬物之道，雖有其名，而不可以常道，故曰非常道。何謂非常道？蓋可自見而不可以人見，衆生見；可自道而不可以人道，衆生道，是云可道非常道也。何謂非常道？以其至廣大而盡精微，故不可以常道也。以其杳冥恍惚，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不可常道也。是謂非常道者也。

名可名，非常名。上陽子曰：夫名也者，事物用以稱題曰名，人神借以呼喚曰名。可名非常名者，喻如乾陽物也，曰乾則可，曰陽物則不可。又如坤，陰物也，曰坤則可，曰陰物則不可。故曰可名非常名也。又如今有人名曰谷神，小名曰猗狗，而字曰衆甫，諱與小名，上之呼下，可也，故曰可名。衆人則不可呼，若衆人呼人之小名，則其人勃然而怒矣。何以故？衆人不可呼人之小名？若於僻陋之所，人不聞見之地而言之則可，若於稠人中呼之則必自取辱焉。故曰非常名也。何謂非常名？蓋人人有一個諱名，或可以自題，而不可托人言，是云非常名。我師曰：道以用言，在人未嘗不可行，但非泛常所行之道。名以體言，在人未嘗不可稱，但非泛常所稱之名耳。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者，待之而後動也。有者，已動而將形也。天地始者，雌雄蟠糺而物所自暉。萬物母者，陰陽感兆而氣所自育。以母而元者，猶以氣而合神。是知有與無，有者畔，而天地位焉。始與母二者出，而萬物育焉。我師云：人之稟明用覺者，即無也，神也。網緼活動者，即有也，氣也。此論玄遠，安其大方眼，然後可以見不見之處，照不照之所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定之中而求變化曰常。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曰欲。沖虛至聖曰妙，包元含靈曰竅。常無欲以觀其妙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待之而後動，而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此即觀其沖虛至聖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竅者，於一定之中而求變化，已動而將形，形於未見之前而將興發，此即觀其包元含靈之竅也。我師曰：觀其妙者，見其智慧之精微；觀者竅者，見其功用之遠大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兩者，道與名也，無與有也，始與母也，妙與竅也。皆云兩者，而當以無與有爲先。同出而異名者，有無同出於一而名乃分矣。玄者，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說。同謂之玄者，無與有兩者，皆不可得而見聞名說也。玄之又玄者，以其無與有兩者，愈不可見，愈不可聞，愈不可名謂。即佛云不可說不可說，轉不可說者，即此道也。衆妙之門者，言其玄乃萬物沖虛，至聖出入之所也。而我師謂：有言外意。

上陽子曰：有物先天地，眼下甚分明。道之體者，自然也。道之用者，虛无也。虛无者，先天地也。《契》曰：委志歸虛无。《悟眞篇》曰：道自虛无生一氣。我師云：先天一氣自虛无中來，此乃爲之而有以爲也。自然者，復天地也。人稟父母陰陽二氣而生而長，渾混未判，抱一無離，此乃無爲而無以爲也。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是有名矣。既有名矣，又不可常名，既不可常名，則不可得而聞見也。是道也，是物耶？是有形也，是無形耶？乃不可常道常名，而不可聞見者也。是以從古聖人以至於今，成仙作佛者何限，雖遺千經萬論於世，而終不顯題者，唯是道之尊，德之貴也。夫人本來清靜，若腳跟下見得明了，無他障礙，何必更向經句上尋覓。蓋爲世人翻著見解，訥處不能訥，知處不能知，是故聖人慈悲方便，假名託字，百般遷就而爲之諱，亦只先天地一物耳。三教大聖，殊途同歸，初無差別。如孟子集義所生之道，即孔子一貫之道也。釋迦拈花以傳涅槃妙心之旨，即達摩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老子有無、玄牝、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深山妙窟裏，代不乏人，所謂透到是處，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利根上士，獲覩

此經，字上求義，義裏通禪，句中得意，意外悟道，忽若智慧眼開，感得大人相與，寧不慶快。

又卷一四《觀水得道》　上陽子示諸弟子曰：來，予有以語夫汝也。且吾嘗而觀夫水焉，夫水之道，暗合於吾之大道也。子不知夫水之道乎？抑不知夫水之廣乎？則詎得而知乎水之清也耶。子來，且將以語汝也，語汝以水之源者也。子學夫道，而不知水之源，其於道也若有適，而不知其舍也，則將焉往乎哉。今語以水之源。

其源也，縣崖壁立，孤峰危峭，峻險萬仞，仰之則彌高；曠穴難測，鑽之則彌堅。思而不可得，瞻之在前；見之不可用，忽然在後。是聖也，是凡也；是神也，是鬼也。目如奔電，不敢以一窺也。深窈窈焉，黑漫漫焉，須臾山上望之，若大海焉。此爲水之源也，故名之曰涅槃境界。其中有泉出焉，皎皎如甘露，滴滴如明珠；溶溶似龍涎，涓涓似骨髓，亦瓊漿之謂也，亦酥酪之謂也。其始之流也，若經乎洪波穢濁，（對）待夫兩晝夜，旖旎乎三百里，此焉而得水也，是水之至清者也，是云水之源者也。有華池焉，有曲江焉；有癸穴焉，有庚渦焉。此水也者，其白如銀，其清透底。且吾得聞至人之眞言也。至人曰：水之清也，中有白金，化爲黑鉛，紛紛如空中雪，皚皚若太素烟。此水也，得先天地一陽之正也。此水也，不寒也，冬溫也；不熱也，夏涼也。熱熱者浴焉，思渴者飲焉。飲此水者，無飢渴之害也，無睡眠之惱也，無生死之念也。子其記之。是水也，或清或濁，濁者遠而清者近也。濁也者，人飲之而醉也。清也者，人得之而醒也。是水也，又流五百里而漏焉。當其漏也，弗覩而無聞而知也。行且一月矣，至於萬丈洪崖，壁絕之口。有月窟焉，有子匯焉；又有子午谷，有金華池。於此而復得其源，是源之再清也。或礦焉而逆注，或寖焉如血液，或浮焉如素練，或科焉如碧潭。恍惚杳冥，總流而合於溪，溪合而會於河也。至河則汪汪焉，湯湯焉，浩浩焉，渺渺焉，不可測其涯涘也。於是時也，私謂得其水之至矣，而猶有所未至者也。於是分涇渭，泛五湖，泝黃河。清流也，則行焉；洪波也，則息焉。遨遊而至於大海也，乃索焉而驚。大海者，無邊際也。專於一誠，戰戰兢兢，唯一精純，則不至於喪身而失命。子其記之。吾復聞至人之言曰：大海者，天下之水歸焉，昔蒙莊之鵬運也，以六月而一息。其息也者，則飲於此海也。子其記之也。大海者，人不得而窺其洋也，不得而測其深也，不得而知其廣也。有眞人焉，吾就而問之。眞人之旨曰：大海者，萬谷所以流入者也，百川所以歸納者也，爲江漢之所宗朝者也。眞人之旨又曰：此特其近焉者耳。夫知大海之說者，水逆流焉。大海之水逆流者，上接於天河，水之逆流至於天河，故有一消一息之道焉。子其記之也。夫水之逆流，是水之至者也。吾乃今而所以知得水之至者矣。夫得水之至者，有道存焉。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水之至者，有道存焉。

上陽子曰：汝來，吾復有以語子也。且吾嘗而學焉，其昔之爲學也者，工駢儷，習聲律，窮今古，喜註述，談性理，分是非，大而易，小而術，益不倦於學也。私謂爲學之至矣，而未知其有所未至者也。且不知夫世之有眞人者也，抑不之信世有成仙作佛之道者也。我師趙眞人從太滌山修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並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夫至者矣。子其記之也。水之道，未至逆流則不知其極也；人之學，未聞長生之道，亦未爲學之至者也。夫海之接於天河，則知水有逆流之道；人之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長久。子其記之也。與弟子曰：諾，爲學而知夫道，則知身之可以久長也。是聞一也，而得三焉。得水之道焉，得爲學之道焉，得長生久視之道焉。

李道純《趙定庵問答》　師曰：「前代祖師高眞上聖，有無上至眞之道，留傳在世度人，汝還知否？」定庵曰：「弟子初進玄門，至愚且蠢，蒙師收錄，千載之幸也。無上正眞之道，誠未知之，望師開發。」師曰：「無上正眞之道者，無上可上，玄之又玄，無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極至妙之謂也。聖人強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處了達，未有不由是而修證者。聖師口口，歷代心心相傳，所授金丹之旨，乃無上正眞之妙道也。」定庵曰：「無上正眞之妙，喻爲金丹，其理云何？」師曰：「金者，堅也。丹者，圓也。釋氏喻之爲圓覺，儒家喻之爲太極，初非別物，只是本來一靈而已。本來眞性，永劫不壞，如金之堅，如丹之圓，愈煉愈明。釋氏曰：○此者，眞如也。儒曰：○此者，太極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體同名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虛無自然之謂也。兩儀者，一陰一陽也。陰陽，天地也。人生於天地之間，是謂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備矣。太極者，元神也。兩儀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極者，丹之母也。兩儀者，眞鉛眞汞也。所謂鉛汞者，非水銀、朱砂、硫黃、黑錫、草木之類，亦非精津、涕唾、心腎、氣血，乃身中元神，身

出之先天，身不動，精炁凝結，喻之曰丹。所謂丹者，身也。丹者，眞性也。丹中取出〇者，謂之丹成。所謂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出眞也。世鮮知之。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其正傳，皆是向外尋求，隨邪背正，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煉五金八石，或煉三遜五假，或煉雲霞外炁，或煉日月精華，或採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塊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爲丹，或時時飛金精，或眉間存想，或還精補腦，或運炁歸臍，乃至服機吞精，納新吐故，六段錦，六字炁，搖夾脊，絞轆轤，閉尾閭，守臍帝，採天癸，（煆）〔煅〕秋石，屈伸導引，撫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拄上腭，三田還返，閉息行氣，三火聚於膀胱，五行攢於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門，縱勤功採取，終不能成其大事。經云：正法難遇，多迷眞道，多入邪宗，此之謂也。夫至眞之要，至簡至易，難遇易成，若遇至人點化，無不成就。定庵曰：「弟子夙生慶幸，得遇老師，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賜點化。」師曰：「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夫煉金丹者，全在奪天地造化，以乾坤爲鼎器，日月爲水火，陰陽爲化機，烏兔爲藥物，仗天罡之斡運，斗柄之推遷，採藥有時，運符有則，進火退符，體一年之節候，抽鉛添汞，象一月之虧盈，攢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炁歸黃道，會三性，於元宮，返本還元，歸根復命，功圓神備，凡蛻爲仙，謂之丹成也。定庵曰：「天地造化，誠恐難奪，師曰：「無出一身，奚難之有！天地，形體也；水火，精炁也；陰陽，身心也；烏兔，性情也。所以形體爲鼎爐，精炁爲水火，情性爲化機，身心爲藥材，聖人恐學者無以取則，遂以天地喻之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不同處。身心兩個字，是藥也是火，所以天魂地魄，乾馬坤牛，陽鉛陰汞，坎男離女，日烏月兔，無出身心兩字也。天罡斡運者，天心也。丹書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顚倒陰陽止片時。」又云：「以心觀道，道即心也。以道觀心，心即道也。」斗柄推遷者，玄關也。夫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今之學者，多泥於形體，或云眉間，或云臍輪，或云兩腎中間，或云臍後腎前，或云勞宮，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宮，中爲玄關，或指產門爲生身處，或指口鼻爲玄牝，皆非也。但着在形體上，都不是，亦不可離此一身，向外尋求。諸丹經皆不言正在何處者，何也？難形筆舌，亦說不得，故曰玄關一竅，所以聖人只書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關明矣。所謂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維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己本來面目，此禪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頭不起處謂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明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動，中之體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邵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易》云：「一復，其見天地之心。」且「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者，靜也。陽者，動也。靜極生動，一遇動處，便是玄關也。汝但於二六時中，舉心動念處着工夫，玄關自然見也。但得玄關，藥物火候，運用抽添，乃至脫胎神化，並不出此一竅。採藥者，採身中眞鉛眞汞也。藥生有時，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時。祖師云：「煉丹不用尋冬至，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陽時也，便可下手採之。二炁交合之後，要識持盈，不可太過望遠，不堪嘗也。進火退符，無以取則，遂以一年節候，寒暑往來，以爲火符之則。又以一月盈虧，以明抽添之旨。且如冬至，一陽生，《復卦》。十二月，二陽，《臨卦》。正月，三陽，《泰卦》。二月，四陽，《大壯卦》。三月，五陽，《夬卦》。四月，純陽，《乾卦》。陽極陰生。五月，一陰，《姤卦》。六月，二陰，《遁卦》。七月，三陰，《否卦》。八月，四陰，《觀卦》。九月，五陰，《剝卦》。十月，純陰，《坤卦》。陰極陽生，周而復始。此火符進退之機。李何學者執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進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要也。聖人見學者錯用心志，又以一年節候，促在一月之內，以朝望象冬夏至，以兩弦比二八月，以兩日半準一月，以三十日準一年。世人又着在月上，又以一月盈虧，促在一日，以子午體朔望，以卯酉體二弦。學者又着在日上，近代眞師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又曰：「父母未生以前，烏有年月日時？」此聖人誘喻初學，勿錯用心，柰何執着之徒，不窮其理，執文泥象，徒爾勞心。余今直指與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陽也。陽升陰降，便是三陽也。陰陽分，是四陽，體二月，如上弦，比卯時，宜沐浴，然後進火。陰陽交，神炁合，六陽也。陰陽相交，神炁混融之後，要識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廢，故曰「金逢望遠不堪嘗」。然後退符象，一陰乃生。陰陽分，象三陰，陰陽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時也。然後退至六陰，陰極陽生，頃刻之間，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漸凝漸結，無質生質，結成聖胎，謂之丹成也。定庵曰：「下手二夫，周天運用，已蒙開發，種種異名，不能盡知，望師指示。」師曰：「異名者，只是譬喻，無出身心兩字。下工之際，凝耳韻，含眼光，緘舌炁，調鼻息，四大不動，使精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謂之五炁朝元。運

天田實，謂之攢簇五行。心不動龍吟，身不動虎嘯。身心不動，謂之降龍伏虎。龍吟則炁固，虎嘯則精固。攢簇，聚根也，以精炁神之龜蛇，以身心神之龍虎龜蛇，打成一片，謂之合和四象。以性攝情，謂之金木併。以精運炁，謂之水火交。木與火同源，兩性一家，東三南二，同成五也。水與金同源，兩性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宮，屬意主二，五數戈三，還是生數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見結嬰兒，總謂之三五混融也。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謂之三花聚鼎，又謂之三關。今之學人，多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舉心動念處爲玄牝，今人指印鼻者，非也。身心意爲三要，心中之性，謂之砂中汞。身中之炁，謂之水中金。金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曰母隨子胎。外境勿令入，內境勿令出，謂之固濟。寂然不動，謂之養火。虛無自然，謂之運用。存誠篤志，謂之守城。降伏內魔，謂之野戰。眞汞謂之姹女，眞鉛謂之嬰兒。胎息謂之黃婆，性情謂之夫婦。澄心定意，性寂神靈，二物成團，三元輻輳，謂之成胎。愛護靈根，謂之溫養。所謂溫養者，如龍養珠，如雞覆子，謹謹護持，勿令造失。毫髮有差，前功俱廢也。陽神出殼，謂之脫胎。歸根復命，還其本初，謂之超脫。打破虛空，謂之了當也。定庵曰：金丹成時，還可見否？答曰：可見。曰：有形否？曰：無形。問曰：既無形，如何可見？答曰：金丹只是強名，豈有形乎？所謂可見者，存乎其眼見。耀曰：既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道經》云：觀之不見，聽之不聞，即謂之道。視之不見，未嘗不見。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見可聞，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聞而已。譬如大風起，人山撼木，人水揚波，豈得謂之無？觀之不見，搏之不得，豈得謂之有？金丹之體，亦復如是。所以煉丹之初，有無互用，動靜相須。乃至成功，諸緣頓息，萬法皆空，動靜俱忘，有無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眞也。性命雙全，形神俱妙，出有入無，逍遙雲際，果證金仙也。所以經典丹書，種種異名，接引學人，從粗達妙，漸入佳境。及至見性悟空，其事猶不在紙上。譬若過河之舟，濟度彼岸，舟船無用矣。前賢云：得兔忘蹄，得魚忘筌，此之謂也。且余今語此授汝，須不可執在言上，但須細嚼熟玩其味，窮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心地開通，直入無爲之境，是不難也。更有向上機關，未易輕述，當於言外求之。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沖道》

至虛之中，块圠無垠，而萬有實之。實居於虛之中，寥漠無際。一氣運之，非虛，無物不能變化周流，皆無所容。神其機，而實者有訓信聚散存焉。聚，則氣之絪縕鬱結，無所馮以藏其用。而虛者有升降消長繫焉。夫天地之大，古今之遠，萬物生生化化於兩間而不息者，一陰一陽動靜往來而已矣。凡寒暑之變書夜之殊，天之運而不息者，晦而由嶽流而江海，蓄而草木鳥獸。若洪纖高下之衆，有翹蠕動之微，一皆囿於至虛之中，而不可測其幽微神妙者，所謂道也，理也，非道之大理之精，其能窮乎至神至妙之機也乎。是所以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以盡夫珍賾之道者焉。故知道者不觀於物而觀乎心也。蓋心統性情，而理具於心氣囿於形，皆天命流行而賦焉。曰虛靈，曰太極，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謂心爲太極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凡物之形色紛錯音聲雜襲，皆有無混融之不齊，而品物流行者，特氣之糟粕煨燼也。人頂萬物而居於虛者也。然六方寸之微而能充乎宇宙之大萬物之衆，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心虛則萬有皆備於是矣。何喜怒欣戚哀樂得喪足以窒吾之虛塞吾之通哉。世平虛則其用不勤矣。吾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道虛也。《莊子》曰，道集虛。《列子》曰，虛也得其居矣。惟虛足以容也。道集則神凝，神凝則氣化，氣化則與太虛同體，天地同流，而二氣五行周流六虛往來不息者，假授交馳，固其用矣。苟虛心淨慮空之以一，則中虛而不窒，外徹而不淵，若淵之淵若鑑之瑩，則吾固有之性與天德同符，豈不爲萬物之宗哉。是故養其體也，去芬華忘物我絕氛垢以盡致虛守靜之工，則復命歸根也，深根固蒂也，滌除玄覽也，抱一守中也。則谷神長存思淨欲寡虛極靜篤復歸無極，則虛寂明通物不昏役而物吾役矣。充其用也，墮肢體黜聰明，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深爲根以約爲紀，則未有以見夫天地之先，氣形質之始，曰太初太始太素者，混沌之昆侖也。及判清濁分，精出躍布，度物施生，精曰三光，曜曰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陽不動無以生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以之治國以之愛民，託於天下而天下清靜而正也，是皆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謙約不爭爲本，其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也歟。然塞乎無形無極之間者，皆大道之用乎。是有相盪相生相傾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齊，不可測也。其神之無方易之無體者乎，而天地之機事物之數，可以前知可以祕藏，由虛則靈而神運其中，發其知也，雖有萬變萬化，由斯出焉，惟以誠

事天以知，養生以慈，動物則七天之載感通無間矣，非有甚高難行之事，非常可喜之論也，而何誕誕神怪之謂也哉，特沖氣以和順物自然而已矣，昔之用而驗者，廣成之授軒轅，曹參之舍蓋公，黃石之訓留侯，漢以清靜而治是也，或謂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不知有害，夫義也始亦過歟，而史稱黃老刑名處士橫議，雖準老壯於管晏，以申韓田愼騶孫衍呂氾淳于吁之徒出，於是焉流而爲蘇張甘蔡縱橫之術，因以其爲害慘矣，固不惟以虛無寂滅病之，蓋由魏晉劉阮王何高談妄肆，倫理顚喪，而韓愈氏謂甚於楊墨，而以老莊亡者也，奈何學之之徒溺於偏而失於放，卒所以致傾敗之患，亦宜幾何其不取世之詆排訾斥也哉，殆有甚於刑名橫議者矣，雖然，必審之精求之約也，然後知老莊之道大且博焉，噫，道一也，微妙玄通之體，神應幾微之妙，豈岐而二哉，且窈冥有精惚恍有象，吾中黃之扃，內虛外融暢於四體，含乎百竅，則五氣凝布而與天地健順之德合矣乎，其要也，一其性養其氣，遊乎萬物之所始終，而得夫純氣之守焉耳矣，抑司馬公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彼之謂虛也，虛之爲行始於五行，一六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所謂虛以准玄也，是亦術數之一端歟，惟虛其中則窮神知化，原始返終之道得矣，若夫制鍊形魄排空御氣，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神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返復無窮之世變，而遊心於澹合氣於漠，以超乎胚渾馮翼之初溟涬鴻濛之表，洞視萬古猶一息也，死生猶日晝也，若蟬之蛻若息之吹，前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皆吾虛之運乎，又豈徇生執有物而不化者比焉，苟徒竊名徼譽於時，其蔽於詖陷於淫，孳孳汲汲與塵垢秕糠者殆何異焉，其亦自名盜誇之徒也，嗚呼，知致虛則明，明則淨，淨則通，通則神，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不應無不達矣，吾是則豈善學吾老氏哉，其可與語至虛也乎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大道說》

庖羲上聖，畫八卦以示人，使萬世之下，知有養生之道，廣成子謂黃帝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肅肅出乎天，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軒轅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周公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彖》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夫道也者，位天地，育萬物曰道，揭日月，生五行曰道，多於恆河沙數曰道，孤則獨無二侶曰道，直入鴻濛而還歸溟涬曰道，善集造化而頡超聖境曰道，目下機境未來有突變通曰道，眼前生殺分明而無能逃避曰道，處卑污而大尊貴曰道，居幽暗而極高明曰道，細入利塵曰道，大包天地曰道，從無入有曰道，作佛成仙曰道，佛經五千四十八卷也，說不到窮處，《中庸》二十三章也，說不到窮處，《道德》五千餘言也，說不到極處，道也者，果何謂也，一言以定之曰，炁也，原夫一炁蟠集，溟涬涬，窅窅莫測，氤氳活動，含靈至妙，是爲太乙，是爲未始之始始也，是爲道也，故曰無始，夫天地之有始也，一炁動盪，虛無開合，雌雄感召，黑白交凝，有無相射，混混沌沌，冲虛至聖，包元含靈，神明變化，恍惚立極，是爲太易，是爲有始之始也，是謂道生一也，是曰元始，夫天地之太極也，一炁斯析，眞宰自判，交映羅列，萬靈肅護，陰陽判分，是爲太極，是謂一生二也，是曰虛皇，陰陽既判，天地位焉，人乃育焉，是謂二生三也，是曰混元，陽之清者，升上而煥麗也，則日月星辰布焉，故天左運，三光右旋，陽之清者騰上，而會於陽也，故風雲動而雷雨作焉，陰之濁者重滯，而就地也，則海嶽奠峙，而五穀草木昌焉，故巖岫出雲，山澤通氣，陰陽之氣，閉而不通也，則雪霜結而凍冰焉，陰之濁者，積沍而下凝也，穴巖窟藏而深邃，故五穀六石以錯雜焉，天地之中，陰陽正氣之所交也，聖人焉，佛焉，眞民焉，賢愚壽夭，窒所宰焉，胎卵濕化，無有息焉，是爲六合也，是謂三七萬物也，人稟絪縕之氣而生而長，至於二八之年，則九三之陽乃純，當是時也，豈非上德之大人乎，忽天，朝謀報渾敦之德者至，乃曰鑿一竅，則九三之陽，蹄驟奔躥而去之，六二之中矣，由是乾不能純，而破於離，坤有所含，而實於坎，若夫至聖神人，能知道體太極之所以判，能知死生根本之所以始，能知乾坤陰陽之所以乘，能知天玄地牡之所以交，是以法乾坤之體，效坎離之用，握陰陽之柄，過生死之關，取坎中之陽，填離中之陰，離陰乾實，則復純白爲乾矣，斯時補足乾元，復全渾敦，以全親之所生，以全天之所賦，是爲囫圇圇圇，一個完人也，再加向上功夫，精進不怠，則金丹成而聖胎圓，聖胎圓而眞人現，眞人出現，變化無窮，隱顯莫測，而與鍾呂王馬並駕，亦又何難，奈何世人不明此道，盛不知養，衰不知救，日復一日，陽盡陰純，死而爲鬼，故紫陽眞人曰，嗟夫人身難得，光陰易遷，罔測修短，安逃業報，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終，若臨期一念有差，立墮三塗惡趣，則動經塵劫，無有出期，當此之時，雖悔何及，故三教聖人，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

人熏修，以斷生死。儒家之教，教人順性命以還造化，其道公。禪宗之教，教人幻性命以超大覺，其義高。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而得長生，其旨切。教雖分三，其道一也。儒之聖教曰：安汝止，欽厥止。艮其止，止其所。緝熙敬止，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釋然至善，誠盡處。牖子裏業處。方寸神明之舍，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業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天不歸仁，退藏於密。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性命之道也。道之玄教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生身處，復命關。金丹之母，玄關之竅。凝結之所，呼吸之根。甲乙壇，戊己戶。心源性海，靈府靈臺。蓬萊島，硃砂鼎。偃月爐，神室氣穴，土釜谷神，竅根欄柄，坎離交垢之鄉，千變萬化之祖，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覷不破之機，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性命之道也。釋之禪教曰，不二法門，甚深法界，虛空藏，寂滅海，眞實地，總持門，彼岸淨土，眞境心地，極樂國，如來藏，舍利子，菩薩地，光明藏，圓覺海，般若岸，法王城，西方大堂，空中眞際，這個三摩地，華藏海，陀羅尼門，不動道場，波羅蜜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爲此性命之道也。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鍊性，釋曰明心見性，心性者，本體也。儒之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道之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釋之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道之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釋之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儒之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於是而知不執中，不一貫，其能聖而孔子乎。不守中，不得一，其能玄而老子乎。不空中，不歸一，其能禪而釋迦乎。惟此本體，以其虛空無朕，強名曰中，以其露出端倪，強名曰一。言而中，即一之藏也，一即中之用也。故天得此而天天，地得此而地地，人得此而人人，而天地人之大道，原於此也。皇得此而皇皇，帝得此而帝帝，王得此而王王，而皇帝王之大道，原於此也。聖得此而聖聖，玄得此而玄玄，禪得此而禪禪，而聖玄禪之大道，原於此也。帝皇之得道者，若羲農黃帝焉。仕隱而得道者，若老莊關令焉。侯王而得道者，若子房淮南焉。山巖而得道者，若鍾呂希夷焉。道之在天地間，成仙作佛者，歷歷不可以指數也。伏覩總仙之傳，始知自古以來，冲舉者十萬餘人，拔宅者八千餘處。奇若子晉之騫鸞，琴高之控鯉，壽若李脫之八百，安期之三千，或住世而留形，或厭世而尸解。復有道成而隱，但爲身謀，不肯遺名於世間者，豈特道哉。是以深山妙窟，代不乏人。或隱或顯，寧具知乎。吉之王公大人，折節下士，根爲有道存焉。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先哲云，人身難得今已得，大道難明今已明，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世人不明此身虛幻，是四大假合之物耳。速如水上之漚，瞬若石中之火。人壽雖曰百年，迨其七十固亦稀矣。今以有限易摧之身，日逐無涯不測之事，一息不來，倏然長往。命未告終，眞靈已墜於別報矣。當斯之時，雖棄屬極品，祿享千鍾，家豐無價之珠，室富傾城之美，悉皆拋下，非己有也。所有與之偕行者，平昔所作罪業而已。故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回光集》云，千年鐵樹花開易，一失人身再復難。《悟眞篇》云，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麼。呂純陽云，萬劫千生得個人，須知先世種來因。速覺悟，出迷津，莫使輪廻受苦辛。張紫陽云，休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廻莫怨天。三復斯語，能不憮然失乎。夫人欲免輪廻，而不墮於世網者，莫若修煉金丹，爲升天之蘆梯，超凡之徑路也。其道至簡至易，雖愚昧小人得而行之，亦立躋聖域，奈何世之修眞者，忘道而不專精，專精而不勤久，是以學者衆而成者寡也。《尚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道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而不行，道安能成。陳泥丸曰，我昔修行得眞訣，晝夜功夫無斷絕。一朝行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馬丹陽曰，師恩深重終難報，誓死環牆鍊至眞。二公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發勇猛心，辦精進力。若不立此大志，安能脫樊籠而超霄漢者哉。呂祖有云，辛勤二三年，快活千萬劫。蓋天有時而傾，地有時而陷，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惟道成之後，乘飛龍，駕紫霧，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不得而限之，命不得而拘之，眞常本體，無有盡時，回顧世間之樂，何樂如之。嘗稽《道德經》曰，雖琪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予道說之所由作也。

又《性命圭旨・邪正說》

大道生天生地，天地生人生物。天地人物，一性同體。天有陰陽，地有剛柔。物有牝牡，人有男女。有陰陽斯有日月星辰，有剛柔斯有山川草木，有牝牡斯有胎卵濕化，有男女斯有配偶生育。衆生因配偶有淫慾，因生育有恩愛。有婬慾恩愛，故有魔障煩惱。有魔障煩惱，故有一切苦厄。有一切苦厄，故有生老病死。是以太上蘊好生之德，開度世之門，著經立法，教人返朴還淳，無欲觀妙，有欲觀竅，致虛守靜，歸根復

命，早復重積，深根固蒂，得一守中，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抑視解紛，和光同塵，專氣致柔，抱一無離，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閉門塞兌，被褐懷玉，冥冥冥冥，其精日生，恍恍惚惚，其精不泄，日生則日長，不泄則不竭，精能化氣，氣能化神，神能還虛，五行不能盜，陰陽不能制，與道爲體，超出天地，此乃老子清靜無名之道也。至漢魏伯陽眞人，祖《金碧經》而作《參同契》，始有龍虎鉛汞之名。爰及唐宋，諸仙疊出，丹經燦然，橫說豎說，種種異名，載於丹書，不可勝數。究竟本來，無非吐露同出異名之一物耳。蓋聖師闡教敷揚，備細詳說，實欲人人領悟，個個成眞。殊不知名愈衆而事愈繁，書愈多而道愈晦。況多爲庾辭隱語，孔竅其門，使學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搖，瞠生望溟之歎。幸吾師尹眞人出，欲續大道之一絲，以復無名之古教，於是剪除繁蕪，撮其樞要，掃諸譬喻，獨露眞詮，摽摘正理，按圖立象，不可施於筆者筆之，不可發於語者語之，直指何者是鉛汞，何者是龍虎，何者是鼎爐，何者是藥物，何者謂之採取，何者謂之抽添，何者謂之溫養，何者謂之火候，何者是眞種子，何者是眞性命，何者是結胎，何者是了當，歷歷發明，毫髮無隱。後之有志於道者，再不爲丹經所惑也。況丹經子書，汗牛充棟，講理者多，留訣者少，初無下手入門，次無採藥結胎，末無極則歸着，後人不識次序，如何湊泊得來，不免有攙前越後之差，首顚尾倒之亂，學道一生，不得其門而入者多矣，間有入門者，而不知升階，有升階者而不知登堂，有登堂者而不知入室，是以次第工夫，乃修眞之首務，豈可缺焉。予最愛《藏經》中四句偈曰，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世尊亦曰，度盡衆生，然後作佛，區區由是發一念慈悲，罄將師授秘訣，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以籲來後之有緣，復返天界，而不沉溺於苦海中者，此予之心也。其一曰涵養本原，救護命寶，其二曰安神祖竅，翕聚先天，其三曰蠶藏氣穴，衆妙歸根，其四曰天人合發，採藥歸壺，其五曰乾坤交媾，丟鍊留金，其六曰鼈丹入鼎，長養聖胎，其七曰嬰兒現形，出離苦海，其八曰移神內院，端拱冥心，其九曰本體虛空，超出三界，於中更有鍊形結胎火候等諸心法，以全九轉還丹之功，大道口訣，至此吐露盡矣。今之道者，喪冠方袍，自足自滿，不肯低情下意，求師指授大道次第，惟只以肯引肯，趨火傍蹊曲徑，豈知道法三千六百，大丹二十四品，皆是傍門，獨此金丹一道，是條修行正路，除此之外，再無別途可以成仙作佛也，故法華會上世尊指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非眞人曰，九十六種外道，三千六百傍門，任他一切皆幻，只我這些是眞，雲房眞人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苗根，誰知此子玄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蓋玄關大道，難遇易成，而見功遲，傍門小術，易學難成，而見效速，是以貪財好色之徒，往往迷而不悟，其中有好爐火者，有好彼家者，有視頂門者，有守臍蒂者，有運雙睛者，有守明堂者，有摩臍輪者，有搖火脊者，有兜外腎者，有轉轆轤者，有三峰採戰者，有食乳對爐者，有閉息行氣者，有屈伸導引者，有三田還返者，有雙提金井者，有曬背卧冰者，有餌芝服木者，有納氣嚥津者，有內視存想者，有休糧辟穀者，有忍寒食穢者，有搬精運氣者，有觀鼻調息者，有離妻入山者，有定觀鑒形者，有熊經鳥伸者，有餐霞服氣者，有長坐不卧者，有打七煉魔者，有禪定不語者，有齋戒斷味者，有夢遊仙境者，有默朝上帝者，有密呪驅邪者，有見聞轉誦者，有食已精爲還元者，有捏尾閭爲閉關者，有鍊小便爲秋石者，有採女經爲紅鉛者，有扶陽甲胞衣而煉紫河車者，有開關用黑鉛而鑄雌雄劍者，有閉目冥心而行八段錦者，有吐故納新而行六字氣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驂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腹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茆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者，有着相執而不化者，有着空流而不返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祕食嗔癡而思清靜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登天堂者，似此泯泯棼棼，難以悉擧，道釋者流，孰此一術一訣，便謂金丹大道，止於是矣，吁，此輩如管中窺豹，井底觀天，妄引百端，支離萬狀，卒將至道破段分門，以迷指迷，盲修瞎煉，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是以玉良器作破迷歌，陳泥丸作羅浮吟，鍾離翁作正道歌，歷擧傍門諸術之非，以救錯行邪徑之失也，於中亦有數條，可以攻疾病，抹老殘，益算延年，住世安樂，間或亦有超脫者，不過成個蓬島仙羅漢果耳，故傅大士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此乃小乘功夫，不合大道全體，故張平叔云，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蓋金丹之道，簡而不繁，以虛無爲體，以清靜爲用，有作以成其始，無爲以成其終，從首至尾，並無高遠難行之事，奈何世人，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背明投暗，不亦惑乎，夫金者堅之稱，丹者圓之喻，是人見盧性海，乾元面目，世尊名之空不空如來藏，老君號之玄又玄衆妙門，以此而言道，謂之無上至尊之道，以此而言

法，謂之最上一乘之法。三教聖賢，皆從此出。修行正路，孰有正於此哉。予之本懷，正欲乘此星極昭明之世，與羣生同種乾元之因，共結龍華之伴，故作此說，而挽邪歸正，併吾師所授諸圖訣竅，明明指出，俾諸學者即證丹經，豈而無疑矣。菩照圖之上一層者，直指心源性海之竅。中一層者，直指黃中正位之竅。下一層者，直指關元氣海之竅。此謂前三關也。返照圖之下一層者，指出尾閭太玄之竅。中一層者，指出夾脊雙關之竅。上一層者，指出天谷泥丸之竅。此謂後三關也。丹陽公：前三三，後三三，收拾起，一擔擔，是此義也。時照圖者，發明陽升陰降之機，四象環中之妙。內照圖者，指示五臟六腑二十四椎，任督兩脈，使內觀者，知有下手處。若人不明竅而苦修，猶人未能立而言行也。從古諸仙皆口口相傳，心心相授，不敢明將此竅示人。是懼泄天機之故耳。吾師尹公開佛之正知見，等衆生如一子，繪此四圖，接引後之迷者，意在普度有緣，同出生死苦海。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一　不求大道

出迷途，緬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貪利祿求榮顯，不覺形容暗悴枯。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甄九映冀註，此章勉人求道。道者吾身性命，先天一氣是也。流光條忽如石火，幻形存滅如水泡。縱負賢哲之才，乃不用以求道，而用以貪祿，一旦形枯數盡，堆金何益。是豈得爲眞丈夫乎。○陸長庚註，人惟貪營祿祿，則火熾水乾而精枯形槁矣。能免無常之猝至乎。識得無常，必有眞常者在。大道是也。○補註，儒家之道，以經世爲大丈夫。仙家之道，以出世爲大丈夫。三載九年，乘鸞謁帝，豈不超出尋常萬華哉。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二　此道至神至聖，憂君分音問。薄難消。調和鉛汞不終朝，早睹玄珠形兆。志士若能修煉，何妨在市居朝。音潮

工夫容易音異。藥非遠，說破人須失笑。○補註，上段贊金丹之神，下段言求丹之易。終朝採藥，立得玄珠，可見丹道之通神入聖矣。只恐學人德薄根淺，難以消受耳。若能立志堅修，無論朝市，隨地可爲。蓋此道即在夫婦居室之間，近而易行者。一經說破，便令人失笑也。《道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意正相同。○翁註，金丹入口，立躋聖地，豈非至神至聖乎。煅煉只半個時辰，立成大藥，豈非至簡至易乎。家家自有，不拘市朝，豈非至近乎。以其至近，故說破令人失笑。分薄難消，戒其無功無德，忘師而自道也。○補註，金可起手，須用鼎爐，人皆笑爲外道。此清淨枯修，從無人笑之者。但孤陰獨煉，不能成眞。故知不笑者非道，而可笑者爲道也。

又其三　《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依韻當作飲。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依時採取定浮沉，道

火須防危甚。○補註，上段言先天大藥，下段言後天爐藥。煉己持心，是指煉汞。採取浮沉，是指煉鉛。○首經神水爲上品聖藥，即所謂眞種也。然要求此大藥，先須煉己持心，使之常靜而常慮，常應而常靜，方可臨爐決勝，而臨爐之頃，又須探彼時候，辨其浮沉，而採取之。煉己持心，在採取之前，防危慮險，在採取之際，可見工夫容易處，又有此細密工夫也。首經即五十四十八日之期。此期初至，先升白氣，降爲神水，水中有眞金之氣，故曰神水眞金華池者，金華所產之池，即偃月爐也。定浮沉者，六候之期，金沉而水浮，全在按候尋取。契云，彷彿大滿，乍沉乍浮。此之謂也。○翁註，眞一之氣在天，曰眞一之水。在虎，曰初弦之氣。若煉在華池，名曰神水，此乃眞金之至寶。經云，上善若水。蓋眞一之水出於先天，其源至清，而利澤甚深。故曰上善。卻不比尋常後天地所生滓穢之物。九轉乃溫養工夫，先須煉己純熟，定浮沉而分寶主。依時採取，守雌不雄，万免危殆。十月功完，自然形化爲氣，氣化爲神。從此抱元守一，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眞。此九轉金液大還丹也。陳註，只此《白虎首經》，強名先天一氣。學者若知三日月出庚之旨，方許求華池神水之用。然還丹之道，修之則易，煉己最難。故仙師戒人，先須煉己待時。蓋眞火即己汞，必須煉此眞火，降此眞龍，從我驅用，無使奔逸。然後可以制伏白虎，而得至寶之眞金。若不能煉己，則時至臨爐，頃刻之功，不得一粒寶珠，反至危困矣。補註，舊指九年面壁爲九轉，非是。石杏林《還源詩》云，一月一還爲一轉，一年九轉九還曰：唯憑二卦推刑德，五六回歸戊己中。此可印證矣。

又《絕句五首》其五　俗語常言合聖道，宜向其中細尋討。若將日用

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補註，俗語常言，動云男女夫婦，只此可以尋求大道。蓋造化一陰一陽之道，即人生日用常行之道。但有順逆之不同耳。苟能明生殺之用，轉恩害之機，顛倒修之，未有不丹成頃刻者。得此秘訣，雖愚夫愚婦之家，皆有此般靈藥，豈不塵沙盡成至寶乎。○翁註，眞鉛眞汞，不離日用之間，顛倒修之，大地俱成至寶。古歌云，朝朝只在君家舍，日日隨

用借不動

〔附錄〕首章云、內通外不須通、可見採藥先要通關、張氏三關要訣、先踵息而後開關、兼用大小周天之法、其首段云、晝夜之間、少食寬衣、坐於靜室、手握心訣、閉三關訣、是踵息戶、指閉門、舌抵上齶、脣齒相包、調鼻息以綿綿、多入少出、定身心而默默、外靜內澄、一念規中萬緣放下、乃想黍米之珠、權作黃庭之主、存性目於泥丸、安命月於丹田、似有如無、神凝氣定、徐徐嚥氣一口、緩緩納入丹田、衝起命宅、領督脈過尾閭而上昇泥丸、追動性元、引任脈降重樓而下還氣海、一元上下、旋轉如輪、前降後昇、絡繹不絕、心如澄水、身似蓬壺、即將數道輕提、鼻息漸閉、倘或氣急、徐緩嚥之若乃悉沉、勤加注想、仍以一念數息、從十增至百千、以合周天之數、（九小周天也）從此再運大周天、次段云、其端作用、亦如前功、仍用端坐調息、節督引任以兩手插金鍬、十指交叉、義向當胸、用一念歸玉府、（玉枕關）侯神凝氣聚、存想其氣、自左涌泉穴、超膝照、由三關徐徐上昇泥丸、輕輕嚥下氣海、次從右涌泉穴、俾存升降、作用皆同、左右各運四次、兩穴雙升一次、共成九轉、方爲一功、但運時毅道輕提、鼻息緊閉、每次須加九數、直至八十一轉、氣自周流、關竅通徹、倘若未通、後加武訣、逐次搬運、先行獅子倒坐、雙膝盤坐、兩手按後九竅、仰面望日、注於玄中、靜睛三吸、如遇下關、再飛金精與氣於肘後、援肩連聳、自升泥丸、大河車轉、次撼崑崙、共此四者功力、當者、北靜睛聳肩、轉車搖頭、各用二十四數、擦腹搓腰八十一、研手擎面二十四拍頂轉睛三八止、集神扣齒四六通、凡行此功、皆緘口閉息、每一功記、但要嘽津三嚥、方起搖身、左右各行九次、此爲動法、可配靜功、互相運行周而復始、上士三晝夜而開通、中士七朝夕以透徹、下士月餘三關可通、稍怠前功、百日始關、如骨痛而少緩其功、倘睛熱而多加呵轉、維時泥丸風吼、腎氣上升、鵲橋瑞香、甘露下降矣、如此方可煉已採藥、（三三以下三段、爲煉氣開關法、爲日時久、不如聚氣開關之爲簡捷、係少庵所開關訣三段、若能開關一著、須明琴劍兩般、惟將一穴透泥丸、證開九竅三關、一氣周流復始、頓教改變容顏、往來上下任盤旋、從此河車運轉

李琪疏云、開關者、進丹之路、使外藥引入中宮也、問曰、開關須用晴、熏蒸透祖竅、此氣非採藥中之氣、非取水中之金、乃先天鼎中後天之氣、以法得來歸於身中、周流不息、以助我元氣、自然撞透三關、熏蒸百骸、熱徹九宮矣、劍者、神劍者、神劍也、其用象是也、彼呵我嘘、氣交於形不交、氣至關開、則百脈流通、重寒冒濕、宿疾頓除矣、補註、五品威自先期淨口、忌葱蒜葷腥等物、滋味調和、飲饌豐厚、每以二十四位爲節、各揉一十二鉄、每一進授、一度於爐中、五輪經坐、惟綿被合眼數、一良緩後、勿遲不必疏風、送用周天、子午卯酉、日新無間、氣凝斯久、如雷聲、如車馬、如霧雨如烟、七日透丹田、彷彿魚吞吐、呼吸順自然、依前又七日、腹內溫溫熱、彼若氣虛、以補中益氣湯助之、二七關開後、三七關不用要、劍鋒剛似鐵、齒牙處侵陵、露頂裹其華、製成神鼻十貝、津液使於更換、呵自臍間起、氣煖請之生、吹從口中出、風冷殺氣乘、取生而避殺、臨事切叮嚀、含光潛密室、用功避風寒、寒兌寂無聲、關連諸疾去、得藥永延齡、一管中藏雨露、水窮居處、精氣聚後、氣衝入竅、旁光發脹、須審小便實盡而行之、明時弘治間、山西孫教變、遇異人安先生、授以金丹大道、其子以忠著金丹眞傳、而開關一法、係入門要訣、有口傳而無筆記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解》卷四　昔之得一者：○注：昔，往也，一，無爲也，道之子也。○御曰：一者，沖和之妙氣也。○疏：昔，古也。言養於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於下文，斯則領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注：清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節解曰：謂泥丸在人頭中，清氣下灌，故曰以清。○疏：稟得道之氣，故積陽成天，清淨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注：言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疏：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節解曰：謂丹田不淫不亂，精神居其身，故曰寧也

神得一以靈，○注：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節解曰：神謂心也

心爲神靈，五藏之主，故曰以靈　○疏：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方，故老莊子之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注：言谷得一，故能滿盈而不絕　○節解曰：谷謂山谷也，山爲華池宮，能致體泉，故曰以盈　○疏：谷，川谷也　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注：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疏：有識有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　○節解曰：謂萬物異形，皆共得一以生，故曰以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注：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　○節解曰：謂牌也　位處中黃，以一制化四方，故曰以正　○疏：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爲化，只以無爲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勛文命是也

其致之，○注：言致誠也，謂下六事也　○御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則實喪　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　○疏：致，得也　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　內解云：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節解曰：謂天地人神靈水泉萬物各共一以成，故曰其致之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注：言天當有陰陽弛張，晝夜更用事，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　○節解曰：謂流丸不得一，則脳枯頭白齒落，故曰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注：言地當有高下剛柔，節氣五行，不可但欲安靜氣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也　○疏：發，變動也　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　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節解曰：謂丹田不得一，則精氣發泄，故曰恐發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注：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靈變無已時，恐虛歇不爲神也　○節解曰：謂心亂不守一，則身空早老，故曰恐歇　○疏：歇，竭也　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怠，雖無靈驗，將恐歇滅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注：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　○節解曰：謂山失其一，則華池不津液，故曰竭也　○疏：竭，塞也　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注：言萬物生長收藏，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長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　○疏：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爽道乖眞，則死滅俄頃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注：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高貴於人無已時，將恐顚蹶失其位也　○御曰：夫得一者不可以矜其用，聖人垂教，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清寧，而會歸只在侯王謙和，守於雌靜之道，則無蹶滅等事　○疏：蹶，敗也　君王不能用道守貴，乖理勃德，將恐神器顚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卽其人也

故貴必以賤爲本，○注：言必欲尊貴者，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耕，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節解曰：謂人求長生，當以元氣爲母，故曰本也　○疏：貴，尊高也　賤，卑下也　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敗驕矜，故知驕矜是下賤之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必以下爲基。○注：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基，猶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也　○節解曰：謂道人養精補腦，當用丹田爲主，故爲基也　○顧曰：夫言高以下爲基者，貴非自貴，由乎賤者所崇，高非自高，緣於下者所載　然則貴因賤立，得不以賤爲本乎　是以智者務本，故居謙而不危　愚者殉末，故窮高而自墜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注：言孤寡者，喻孤獨也　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　王侯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　以曉示於人也　○疏：不穀，猶不善也　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傲是輿身之本，謙是貴盛之基，故撫接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　○顧曰：所以言不穀者，不善也　謂德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上三者，皆人之所惡，而侯王自以爲稱，豈非以賤爲本乎

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　○注：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耳

○節解曰：非謂其道是元一歟

故致數車無車。○注：致，就也，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轅爲軸，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　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　○疏：箱輿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卽無實，五物四大爲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以處貴應須謙下　○蔡曰：所言譽者，毀譽也　言有道王侯，卑以自牧，既忘貴賤，亦一毀譽，故人數數譽揚，言其有德，亦不以爲貴，數數毀散，言其無道，亦不以爲賤　○顧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功行

進至身心，無德生彰，無迹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爲是非，欲患之所抽拔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也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下《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　天地雖大，所稟者元一　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　王侯雖貴，所賴者眞道　是以清澄以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爲而正定，何以致其然？皆得一於道

其致之。○道無興廢，物有得失　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蹶。○眞一之道，不可失也　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絕歇，虛閒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顚蹶

故貴以賤爲本，○此則國以人爲本，亦言從賤以至貴也

高以下爲基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本也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言貴實以賤爲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王侯貴貴而以賤爲名者，此有道之君也　歌謠頌德，不以爲譽，此則數譽　懸榜從諫，不以爲數，此則數毀也　明懿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喜慍不形色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玉琭琭少故貴，而石落落多故賤，賤者人所惡，貴者物可致，俱不安也　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致　在賤而惡齊，不欲如石之被棄　得之以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四《昔之章第二》　大段之首，其中四十二章，廣論諸義，前章明五德降殺至禮爲亂，此明萬人守本歸道會理，前指其失，今示其得，隨機汲誘，所以次之　章中四別，初明有色有形同資一氣，次明生徒雖衆咸勸無爲，三明損高就卑示爲久要，四明捨貴就賤方得歸眞　八句一

昔之得一者，○一元氣道之始生者也　古昔天地萬物，同得一氣，而有生成，此句總說生由下別陳得一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一氣分爲陰陽，陽氣清上澄爲天，天得一由之清氣而爲天，故清明也　陰氣濁下凝爲地，地得一中之濁氣而爲地，故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一氣之中有非陰非陽者，名曰和　陰陽調和，和之陰多者爲鬼神，及山川之精，神鬼等爲得一，精靈應用而不窮，川谷流益而不竭，川谷精靈亦如人之有神也

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萬物者，懷生之總名　人最有靈，而居萬物之首　王侯偏得中和之秀，而爲衆人之長，天下政教之主

其致之。○致，得也　結上六事，同得一氣，而有生成。下六句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一者氣之始，至虛無象者也　天地得之以清寧，亦須守之以長久，若有爲有欲，自當失一，則天無一以保清，將有昏濁破裂之象　地無一以守寧，恐招振動發洩之禍　夫一者可以始終得，不可始得而終失　此一初得之不由己，後失之必由人　故舉裂發爲戒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神若用一，沖虛自得，靈異不測，如則驕矜，必當功用休歇　川瀆精靈，自大自滿，與一相違，則川澤乾枯，水源焦竭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蹶。○一者道之妙氣，有形之本　人若能歸本守一，則生全　逐末失一，則性滅　王侯無一以處貴，恐速敗蹶，言崩墜也　此六事同戒憍盈，其天地神谷亦言及者，爲天地神谷俱有精靈，因人戒勗，故遍及之　故《序訣》云：天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　下五句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夫守一道者，唯有沖虛，無論貴賤，其有謙損下賤則近道而安全，矜誇貴高則違道而毀滅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孤、獨、鰥、寡，人中惡名　不穀，亦不善也　穀，祿也　自謙無德，不堪受祿，行心若是，豈非以賤爲此言，能用一處貴耶，非者，問云是以也　下三句四

故致數譽，無譽。○譽，讚美也　就譽推數，無可譽者，王因衆貴，共名爲王　推王實體，無王定相，何則？四肢百體，各自有名　無名王者，若共名爲王，則假合非實　檢尋名起，從百姓來，由百姓自是虛假，名王何能有

實　內則無王定體，外亦無王實名，內外皆無，非內非外，誰爲名者　以此數譬，無譬可得　一切諸法例同此，妄有本作　輿及車者，並同此釋然。此經文約理廣義，體多含推斥，衆緣洞志，心相老君、莊子，具有成文　故《莊子》云：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異物既假，同體未眞。又云：今指馬百體而不得馬，而馬繫於前，謂之馬也。又《西昇經》云：合會地水火風四氣，時往緣地水火風言四大也。四氣謂四時之氣。四大假合，因時代謝，暫得成身，四大不能各生，要待衆緣合會共成。人身四大各散身在何處，依文說義，不作此釋。要須使依先儒訓解，何以別於道俗之典乎。其傅奕徒，既其文未既其實，乃云流俗道士，染習胡義，若以道士可證，遂云染習，欲將經論置在何方。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古本琭琭玉貌，硌硌石次玉也。今依仙公本祿祿驅驅之稱，玉者人間所貴。落落廢棄之名，石者物中之賤。爲道者不欲如玉之貴，驅馳不息，寧當如石之賤，安閑歸道　今不言處玉石之間者，爲此章唯從下從賤，元無取中之意。

又《道生章第五》

前明道唯善貸成就德業，此明道有神妙爲生源成德生形，所以爲次有四別，初明生物因由令識根本，次明凡愚妄惑向背情生，三明舉果戒因示其損益，四明強梁非命重最迷徒　四句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至無也，一妙有也　至無不無，能生於一。道是一體，一是道氣。氣因體生，故云道生一。道雖生一，還在一中，神用資通，靈妙異耳。一外本道，元無虧減。一者，元氣也，亦曰太和。以數言之謂之一，以德言之謂之和。爲氣之始復云元。氣妙有不有，無色無聲，不有而有，能生於二　二者，靈氣謂陰陽也　且一之爲物也，從無涉有，至微至妙，理殊空寂，不得言無，器象未形，不可言有，包含萬象，混在其中，有神用能清能濁，清氣爲陽，濁氣爲陰，陰陽同出，故云生二。陰陽分判，一布二事，二外本一，全然若舊。二又生三，三者形質已具，謂天地人也。純陽清而爲天，純陰濁而爲地，和氣爲人　和者一氣兼陰陽之妙，三合爲和，若以和清濁而爲天地人者，此便以三生三。今言二生三，生爲和，是一氣布在二中，故唯言二。亦猶道遍三才，直以天地人爲三，不可兼道爲四。其天地人各懷陰陽和三氣備足，然天地人外，陰陽和本氣亦無耗損，其天地陰陽萬物，若無和氣不能自立，況能生物乎。已上從無適有，自妙向靈，謂之生非如今日以形相生也。其人始生而得和清濁二氣，虛凝聚結，化生成形，其神識即和道之精秀，與天地同受氣而生　故《西昇經》云：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是也。三生萬物者，天地生萬物，人又生人，兼長養之，萬物咸得遂性。自此之後，皆是陰陽交感，以形相生，故云三生萬物也。下五句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負，背也。抱，向也。冲，中也。人以背後爲陰，故言負。心前爲陽，故言抱。和氣在中，通貫陰陽，調和腑臟，然後形神全具，故云冲氣以爲和。草木從地而生，向天而長，同是負陰抱陽，等有和氣，但無識異耳。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下明情欲萌生，愛惡斯起，則是衆生造業之始。孤、寡、不穀，衆人同惡，唯圖富貴以自益，人共不與，反更害之。王公取孤、寡以自目，人共愛之　下兩句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者，人之總稱。王公以孤、寡自目，此自損也。終居富貴而益也。衆人損物利己益之也。自益招損衆人也。此文通結前後，下五句四。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亦，易也。俗人所教，莫不易我無爲之法，而行有爲之教，故心無謙損，命有夭殤。

強梁者不得其死。○勇悍果決，損人益己，自強若梁，衆物摧押，中途夭折，非理而亡，既非善終，不得其理而死。

吾將以爲教父。○吾，老君也　父，本也　老君爲強梁之徒，死不得免，故說自損抑之教以爲學者之本，校量損益，明示將來　此章初說生源使人思慕，後陳禍咎令知畏捨，此則前招後勸者，務使去末歸本也。

李約《道德眞經新註》卷三

昔之得一者，在下文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自天地已降至於侯王，所以能清等，皆得道之一，故令侯王正身以正於人，故云天下貞。貞，正也　其致之，既知得道，其致之如是，豈得失之哉？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神無以靈將恐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墜。蹶，顚覆也　若得之而不守，故其患若此也　故貴以賤爲本，王貴也，民賤也，王以民爲本，故有民則有王也。高以下爲基。九仞之山，一簣之基，若爲基不固，山必頹矣。將存其貴，不安於民，則民散而王蹶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孤，子無父也　寡，婦無夫也　不穀，生無養也　此三者，人之所惡，而侯王

稱之，豈非以賤爲本耶？非乎者，言正是以賤爲本也　故致數輿無輿，就輿數之，但得輪轂等衆材也　則就王數之，但得卿士等兆民也　若散衆材，則無成輿之日；不安兆民，焉有爲王之時？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貴貌也　落落，賤貌也　玉雖貴，因石而生；王雖尊，因民而有　以此不欲如玉，欲如石者，敦本故也

又《道德真經次解》卷下《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謂正道。以清，清靜也　地得一以寧，安寧也　神得一以靈，通靈也　谷得一以盈，盈滿也　萬物得一以生，生長也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政。政化也。其致之，謂棄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裂破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虛歇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空竭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滅絕也。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蹶。顛蹷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貴因賤顯貴，高因下顯高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車轂也，謂衆輻所湊

此其以賤爲本耶？非？故致數譽無譽。○孤單寡少也　王侯德及天下，故數其美譽，非欲受其美譽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玉少而貴，石多而賤，有德者不求貴而求賤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一《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疏：前章明上德下禮淳漓不同　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　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履道則存，矜之則喪。故叙侯王謙卑之德以爲戒者　○義曰：夫天地神谷，萬物之得一者，所以明用道則安，失道則危，戒王侯履道則吉，違道則凶也　而侯王故履道者在於謙卑抑損，積德爲基　不欲如玉，顯明以爲至戒矣

昔之得一者，○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　以其妙用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　○疏：昔，往古也　一者，沖和之氣也　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　言昔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於下文　○義曰：老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通生萬物，歷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　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爲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爲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隆之，氣存則物生，氣亡則物死物之宗道所宗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　故云不二，是謂之一

道非陰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無不能焉　昔既得之，今猶昔也　是知虛心則道合，冥寂則一歸，能冥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　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爲之道　一得爲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爲無也　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爲一　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爲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爲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爲，此則道之謂也　以一言之爲數，以數言之謂一　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間通之道　微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　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　故聖人以人事隨其義理立其名號，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　而爲一者，蓋天地之始，萬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尊也　自一而能陰能陽，所以一生二也　原始要終者，原，本也　要，明也　本其始而明其終，《易·繫》詞也

天得一以清，○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　故先標之爲得一之首　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隆廣覆，資始萬物　○義曰：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　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得其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　夫大積氣也，故爲氣象之大，形如倚蓋，故曰穹隆　是有穹天之說　言天穹隆高大而圓，包覆萬物，天乃純陽虛無之象，非有礙之質　然夫天也，非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清浮而不息矣　《易·繫》曰：乾，天下之至健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正義》云：此明天之得一，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　由其得一無爲，物由以生，示人易也。若乾不確然，或有隤裂，是不能示其得一簡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寧，○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　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　○義曰：陰氣浩大，坤體廣厚，生長載物，合會無疆，地積形也，故爲形質之大，柔順安靜，萬物資生焉　然夫地也，非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厚載而安寧矣　《易·繫》曰：坤，天下之至順也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正義》曰：此明地之得一　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無爲，以成萬物，是以示人簡矣　坤不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以簡，是乖其得一也

神得一以靈。○疏：神者，妙萬物以爲言，由得一故能通變無方，不可

形詰　○義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謂之神也。神者，陰陽不測，陸顯無方，然夫神也，非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變化通應矣，不能變化無方，通應不測，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疏：水注川爲溪，注溪爲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義曰：溪谷得冲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爲陵矣，若深谷爲陵，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萬物得一以生，○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冲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義曰：萬者，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謂鱗甲羽毛，裸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之衆，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冲和道氣所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爲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亦正也。○義曰：王者，人君之通號也。《管子》曰：通德曰王，古之製字者，三畫象天地人，連其中畫以通其道，故曰通德爲王。亦云人所歸往曰王。居尊位，統三才，三畫而中畫通之，以貫天地人，而爲之主，故爲王矣。《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堯舜之前，皆稱爲帝。舜受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稱王。亦云禹殁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於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爲號。至秦並天下，吞滅諸侯，獨爲一統，乃上採三皇，下兼五帝，通爲皇帝之號焉。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衆子爲王，嫡爲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爲王子，王之孫爲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爲郡王，承嗣者爲嗣王。異姓有功則封王，或別錫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侯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之順而舉其一，餘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尊極，富有萬民，當用冲和之道，無爲之理以守其位，乃能長爲人主，理化平正。故《經》曰：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也。無思不服者，《詩・文王之風》言文王之德，東西南北之人皆感其德，心無不歸服也。

其致之。○疏：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爾。故云其致之。○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爲益下文明失道之爲損。○義曰：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六者，能保其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冲和道氣，而各臻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靈谷盈，萬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則各當其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無以清，將恐裂；○疏：無以者，致滅之詞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矣。言天得道用則致清淨，若不守道冲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義曰：天，陽氣也，人君象之。陽氣亢極則爲災衰，冲和氣散則致破裂矣。故古云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天乃開裂。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殷然有聲，是失冲和得一之道氣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衰帝皆罹其咎。君象於天氣之相感，信矣。

地無以寧，將恐發；○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義曰：地，陰氣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陰氣既極，冲和氣散，則有發洩之變矣。《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人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衍而人用也。土無所衍，人乏財用，不亡何待？斯乃失冲和道氣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妖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圮廬舍，皆分野爲災，人罹其咎矣。

神無以靈，將恐歇；○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義曰：夫天地質象，萬物禀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氣中之精靈者，感化而爲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國山川。若守常循和，則能變化不測。若肆其威福，見怪於人，乖其道氣，將致歇滅矣。《春秋傳》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於莘。虢公享之。周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

號名淫德，其將亡乎？後虢國遂滅　昔河神爲虐，娶女於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神亦歇滅　是乃神不守道氣，肆害於人，自取殄滅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義曰：谷之所以虛受不竭者，由其得沖和道氣，而能無竭。道氣去之，則爲變怪，繫於邦國廢興也。老君曰：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徵也　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若矜而用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爲生靈也。○義曰：有形之物，有情無情之衆，稟沖和道氣則生，失沖和道氣則死也。《西升經》云：氣散生者死。《內觀經》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　神與氣，皆道之一謂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信哉。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注：蹶，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爲天下之王。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　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　○疏：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戒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聖教垂代，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義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貴居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謙沖之志，戒盈滿之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靜之化，則享祚長久，天下樂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謙卦》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若違道反常，肆行凶德，失沖和之妙，乖執一之方，則身喪國亡，顛蹶殞仆矣　侯則晉靈公夷皋、宋昭公杵臼、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　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皆違逆天常，反道敗德，以取滅亡矣。○疏：注云聖教垂代，本爲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惟人爲靈　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　雖始戒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戒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義曰：惟人萬物之靈者，《尚書·泰誓篇》武王十三年，大會盟津，誓衆之詞也。聖教者，指此上下經　垂文於代，本爲愛養生靈，令遂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則此經，清靜行化　生靈者，言人爲有生之最靈也　元，長也　后，君也。一人，天子所稱也，《尚書》曰：在余一人是也。天子應天順人，爲人父母，當法於道化，愛育於人，如父母之愛子爾　先引天地清寧發裂之義，以戒侯王守謙恒靜之規　言天地至大，失於道氣，猶致其禍，況人君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注：侯王貴高，必人賤下，爲國者以人爲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　不然者，離散矣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　言侯王因黎庶得貴，是知賤下爲貴高之本基也　○義曰：夫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爲理，必資於衆，然後侯王得深嚴其居，尊崇其位，行其教令，布其恩威，而理於衆焉　黎庶者，皆衆也　○疏：《書》曰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　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義曰：人惟邦本者，《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在位，畋遊無度，畋於有雒之表，十旬不返。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天子當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太康，啓之長子，啓乃禹之子　此言太康失德，以速滅敗，故有窮氏因人不忍，距之於河，不克反國，夏祚遽亡　及少康年長，方復社稷矣。務謙者，言人君當以謙下爲務。《易》曰：謙，德之柄也，謙尊而光　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以下人，故爲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執而用之　人君執謙，可御天下　位既尊矣，而能守謙，益致光大。謙則人衆歸往，故曰聚人　邦者，國也　本者，基也。人爲國之本基，豈可不愛而育之乎　○疏：注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　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父母也　若爲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義曰：《詩》者，《大雅·洞酌篇》之詞也。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侯王有道則天饗之，有德則天親之。與天相通，則民歸之，如子之親父母矣　若違道敗德，則衆叛親離，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　非乎者，則是以賤爲本也。○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爲孤、寡、不穀者，按《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　○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也　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　嬰齊受命於蜀盟　蜀盟在成二年　奉

承以來，弗敢失殞，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賕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類之，豈惟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饗帚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賕。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蔿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此言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焉。○疏：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爲賢之例是也。○義曰：《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將立其姪與夷，謂大司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舍與夷，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憲也。公曰：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憲出居於鄭。八月，穆公卒，立與夷，是爲殤公。所謂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雖弟繼兄位，亦稱先君，言臣繼於君也。謂之先君，得其禮矣。○疏：稱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義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於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賓於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率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之。晉欒書、士燮、韓厥、趙旃將四軍，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直，有是敗也。○疏：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以爲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爲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爲己之號，而稱之也。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爲本，卑讓爲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此其謂歟。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衆悅而身安，樂身者衆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疏：此其以賤爲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爲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答云：實是以賤爲本爾。○義曰：老君欲顯明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發問答之辭，用彰其義。夫有問即答，有唱即和。亦猶形分即影見，聲出即響隨。假爲問答之端，重彰戒勸之意爾。

故致數輿無輿。○注：數輿則無輿，輪轅爲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爲貴本。轅爲輿本，當存轅以定輿。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故致此數輿之譚。○疏：故者，仍上之辭。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況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轅假合爲輿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爲侯王之貴本。輪轅爲輿本，當存本則有輿，無本則無輿。賤爲貴本，當存本則有位，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惸獨爾。○義曰：聖人說經，義有多種。或直指事理，徑入法門；或假借譬辭，用符玄意。欲明侯王貴位以賤爲本，輪轅衆名爲輿之號，意欲存輪轅則有成輿總號，存卑賤則有侯王尊名，不忘其源，不棄其本爾。所云貴無定相者，自混淪之始，逮澆季之前，變化殊方，立名著號，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風離俗異，故有冥寂玄默，無名無稱。即有鴻蒙廣大而爲皇，潰然沐浴而爲帝，或廓然昭顯而稱王，或通達叅錯而稱霸，其下則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時立名，隨世興號，紛綸等級，卑高不同，皆貴而牧人者也。既處其上，臨御於人，不宜以尊

極自高，招人矜己。自高必傾覆，侈物必危身。當以謙下持心，損抑爲志故聖人忘號重威，以孤寡惸獨之義，不穀非善之名，便以爲稱，表其以賤爲本，貴不忘賤，尊不忘卑，則可以天祿永終爾，景福者矣。違於此者，未或不亡。又頭無角字，或云車無車，亦指就車而求無車之實，但有兩轂雜號，輻輮衆名，總而爲車爾。《莊子·則陽篇》曰：太公調答少知曰：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立其馬於前，總其百體而謂之馬。此明合皮毛蹄尾則爲馬，總輪轅兩轂則爲輿，與此義同矣。或云譽無譽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質朴，不貴浮譽。此義雖異，亦戒勸之旨也。又《想爾注》云：故致數譽，俗人貪名譽也；無譽，不欲俗人無有不名譽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勸之人，惟當恭己下心，愛人恤物，以從玄元之教也。

不欲琭琭如玉，硌硌如石。○注：琭琭，玉貌。硌硌，石貌。以賤爲本○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爲本，不欲琭琭如玉，而自尊貴，當硌硌如石，以守謙卑也。○義曰：夫玉與石者，所以明貴賤也。車與輿者，所以喻總衆也。此兩句重結侯王以賤爲本之義。夫上德之君，託神太虛，隱貌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戴規履矩，鏡視太清，而不以名稱自尊，元極自大。下世德衰，君有九重之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六合之殷，崇高擬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萬物爲心，不以羣生爲念，繁奢自處，尊極自居，雖有孤、寡、不穀之言，而不達其意。泊秦始皇虎噬天下，鯨吞諸侯，並滅海內，總爲一統，而鄙斥孤、寡、不穀之名，自稱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爲號，失其謙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此人君矜尚浮譽，比堯舜以稱榮，輕陋賤名，將瓦石而同棄。斯則轗軻敗亡之轍，踐凋落之塗，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殷勤垂戒者，欲使冥心於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以一爲紀綱，以道爲楨榦，德制天下而不爲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則處貴而無樂，處賤而無憂，高而不殆，卑而愈泰，得不勉而修之乎？

又卷三三《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疏：前章明士所聞之道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令萬物抱以爲和。次云孤寡不穀，戒王公以謙自處。結以強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義曰：天地不能自生者，天地者大道，大道運用，惟一爲先，故云生一，則明前章三士所聞之道也。道惟一爾，而愚智聞之不同，由是有信有疑，或勤或笑，或進或退之旨，明人修習之由。又述合氣偏滯之失，表士謙虛之行。既云善貸萬物，彰萬物抱道而生，是知謙虛卑下之基，損之而益。夫格悍強梁之性，益之而損焉。必資三氣者，即靈寶生神章經云玄氣元氣始氣也。始氣白，凝爲清微天，號玉清境，天寶君所掌；元始天尊統九聖居之。元氣黃，凝爲禹餘天，號上清境，靈寶君所掌。大道君統九眞居之。玄氣青，凝爲大清境，號大赤天，太上老君統九仙居之。以此三氣，每氣復各生三氣，下爲九天，通三境爲十二天。又以十二天各分二天，凡三十六天也。又以其精凝爲三才，即始氣爲天，玄氣爲地，元氣爲人。始氣積陽，玄氣積陰，元氣積陰陽之華，而總爲人倫，散爲萬物。沖氣者，是元和沖寂之氣也，萬物得之以生，失之以死。人能寶之則返老還嬰，革凡成道。孤寡不穀之義，前章已明。重成強梁，益明柔弱爲契道之行也。《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是知和者陟道之徑，不可忽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注：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萬物。○注：陰陽合會，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二，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偏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爲證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爲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氣爲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氣爲人也。所以沖和妙氣生化二儀，凝陰陽之華，成清濁之體，然後人倫事備，品物無遺，四序調平，五行運象。若交感而順，則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則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爲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故陽氣在上而下感於陰，坤爲陰也，陰氣在下而上感於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是則孤陰孤陽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則坤自居下，乾自居上，二氣不交，天地隔塞，在《易》爲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耶，亦不能生也，故疏云陰陽交泰，冲氣化醇　易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六《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　其致之一也。○御注曰【略】○臣義曰：昔則近古，今則嚮事　近古則言去道未遠，天地神谷侯王皆本乎道　故以昔言一者，道之樸也　至虛混全，至精未散，氣復於元，故天得之純粹而不雜，故其體也清　地得之靜止而不變，故其體也寧　至幽之鬼神得之，則其靈不昧　至虛之空谷得之，則其盈不窮　萬物得之，精全其生　侯王得之，爲天下正　皆本乎道，其致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御注曰【略】○臣義曰：天清於一，無以清則裂而不能廣覆　地寧於一，無以寧則發而不能厚載　神靈於一，無以靈則歇而無所示　谷盈於一，無以盈則竭而莫能應　萬物生於一，無以生則滅　侯王正於一，無以正則蹶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御注曰【略】○臣義曰：貴而忘賤，其貴豈矣　高而忘下，其基危矣。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御注曰【略】○臣義曰：侯王知所本在賤，故以孤寡不穀自稱，而不以貴高自累，故能保其貴

故致數譽無譽。○御注曰【略】○臣義曰：知一則知本，故能自賤自下，而韜乎至貴　苟自高自貴，數以求譽，而無實之毀，其能免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御注曰【略】○臣義曰：玉石性正一而不變者也，一而不能變是物也，非所謂得一者也　得一者，曲應萬變，酬酢無窮，而無所底滯，而心未始或離於一，孰得而貴賤之也　如玉貴之也，如石賤之也，玉石不能變，貴賤蓋已定，非所謂通於一者也，故曰不欲。

又卷七《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下有始，道之一而已，非天地之始也，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一者，有名之始，故爲天下母　氣之始者，一也　物之所自生，有母道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御注曰【略】○臣義曰：一之所起，道之所以生物也　得其母，則知萬物爲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曰【略】○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萬物本乎道，而一之所生也　知萬物皆母於一，則不可以不守　能守一，則身雖歿而神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御注曰【略】○臣義曰：兌，悅於外，則心有所之　門閨其出，則神嚮於動　其兌塞，心致一也　其門閉，神致靜也　心一神靜，此所以守其母也　守其母，則復乎道，而無所遷而不自得，何勤之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御注曰【略】○臣義曰：心悅於物，徇妄逐末，往而不返，費其神用，竭勞於事，以求其濟，愚孰甚焉　以此喪精失藏，夫何以救

見小曰明，○御注曰【略】○臣義曰：小與樸雖小同，故見之曰明，自知故也

守柔曰強。○御注曰【略】○臣義曰：知以柔爲守，則知所以自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御注曰【略】○臣義曰：光者，明之見於外者也　聖人顯仁以應世，光之用也　藏用以復道，明之復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御注曰【略】○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爲有，而對物之無窮　光用有盡，而物爲身殃，是自遺其殃也　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化，是謂襲常　眞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八《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徽宗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則不一，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　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　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　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　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　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　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　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疏義曰：道冥於無，則藏於有；一之未形；道降

於有，則於有萬之不同，渾淪之中，自無出有，兩儀以此變位，萬物以此散殊，幽焉而神，明焉而人，皆衛於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凡麗於域中，攝於有數者，孰不本於是一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必虛其一，九疇以五行爲初，而五行必一，曰水是一者，肇於有數之始，即一可以行萬，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也。莊子謂通於一，萬事畢，豈非德總乎道之所一，能得其一而同焉，推而行之，其用爲無窮耶？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固自全，非由外鑠。一流於僞，則眞精俄喪，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矣。必欲全汝形而無搖汝精，果何道而致之乎？實在於致一以專之，抱一以保之，守一以固之，然後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與神合，而不離矣。《易》曰：言致一也，致一則用志不分矣，故不二。《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抱一則善抱不脫矣，故不離。《莊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則靜專而不流矣，故不遷。知此三者斯可以得一，然得之非艱，知其一之爲艱。能知一則無二之不知，所謂少則得是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所謂多則惑是也。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者，皆不離於一而已，是以乾道若難，確然在上而常易，易則純粹而不雜，《易》於乾言剛健中正純粹精，非天得一以清然乎？坤道若繁，隤然而常簡，簡則靜止而不變，《易》於坤言至靜而德方，非地得一以寧然乎？雖測難識，至幽而無形者，神也。神雖至幽，而禍福緣類爲甚顯，以得一則不昧也。不將不迎，至虛而善應者，谷也。谷以至虛，而洪纖響答爲無差，以得一則無窮也。天地襲精而爲陰陽，陰陽專精而爲四時，四時散精而爲萬物，萬物以精化形者，在此而已，故得一以生。惟虛可以應實，惟靜可以攝動，惟一可以行萬，侯王以獨制衆者，體此而已，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侯王，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辨爲三極，雖有各立之體，達爲三才，乃有相通之用。原其所以清，所以寧，所以爲天下正者，豈離於一哉？是一也，根於固有，合於自然，至靜之中，其精甚眞。由一以致之而已，非他求而外鑠也，所謂其致之一，豈其然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徽宗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疏義曰：施而運之者，天也。其體純粹，所以職生覆。收而積之者，地也。其性靜翕，所以職形載。裂則非純粹也，將何以覆？發則非靜翕也，將何以載？神依人而行，示而常寂，歇則無所示，非所謂靈矣。谷受而不藏，應而曲當，竭則莫之應，非所謂盈矣。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精氣爲物，言其聚也，聚則得一以生，物於此乎始。遊魂爲變，言其散也，散則失一以滅，物於此終。惟以正御變，常得其一，然後能正衆生，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而長處顯矣。求其貴高而不危，在此而已。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徽宗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疏義曰：貴賤有常勢，高下有定位，弦不易之分也。然貴必以賤爲本，以貴之所恃以爲固者，賤而已。若所謂致邦本之固，必取於民之微賤者是也。高必以下爲基，以高之所自起者，下而已。若所謂立大事之基，必取於臺萊之卑小者是也。蓋治玉所資者石，任山所積者卑，稽諸物理，莫不皆然，況於人事乎？世之人逐於末流，而不知去道愈遠，故所睹者未聖人則探其本，能體道之虛，而無亢滿之累也。膠於陳迹，而不知燭理所在，故所見者成。聖人則察其微，能灼見歧理，而無夸矯之迹也。是宜常得一，雖歷萬變而無弊歟？《詩》歌天保，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亦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而已。此基本所以固於無窮也。考其作詩之終，乃見聖人以道御時，使盈不至於極而虧，升不至於極而降，成而不壞，盛而不衰，以保天下之治者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徽宗註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疏義曰：侯王以獨制衆，則其總攝亦云普矣，以德撫世，則其經濟固盡善矣。宜其名有殊稱，方且以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爲稱，盡其謙冲退託，不以勢自居故也，非知本者能若是乎？荀卿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是皆聖人謙虛之道，惟侯王知以此自牧，所以能長守貴高於萬斯年而弗失也，非以賤爲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徽宗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

柔，曰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疏義曰：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然後人樂推之，不以人之賤而自貴，然後人尊榮之。自高以勝物，刻意而高也，何取於高？自貴以賤物，挾勢而貴也，何取於貴？柔之勝剛，理之常也，剛而不知守以柔，是知伸而不知屈；光而不耀，道之復也，白而不知守以黑，是知彰而不知微。以此夸末世之弊，雖足以資名聲而致數譽，是特違道以干之爾。若然，則不虞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又安能逃孟子之所譏哉？求譽若此，則名浮於實果何異。溝瀆之盈，其涸可立而待，譽未幾而毀隨之，何可長也。謂之無譽，不亦宜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徽宗註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貞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疏義曰：德有體用，常變寓焉。妙觀其體，則歛萬可以歸一；泛觀其用，則以一可以行萬。調而應之，無施不可，往來乎出入之機，周流於變通之用，所以爲貞一者，湛然而獨存，豈若碌碌之玉貴而不能賤，落落之石賤而不能貴，拘於一定之體，執而不變者哉？聖人其動若水，薄時而無所失，避礙而無不通，方圓曲直，應變無常，又何底滯之有？測之益深，窮之益遠，雖涉萬變，而常可以爲乎末始離於一信，所謂貞得一者也。所以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以一無貴賤故也。老氏既明一義，又慮執方之士蔽於一曲，不該不偏而昧於至理，堅如玉石，泥而不通，故申言之。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爲其執一而廢百也，正此意爾。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惟大而化之之聖爲能及此。《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聖人之所以知化，亦無爲無不爲而已，是謂上德。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三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夫一者，萬物之母也，萬物皆自一生，故得一則昌，失一則亡。《老子》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爲也下同清而覆，地得一以寧而載，人之神得一以靈，神顯用日鑒三才之間，四方上下爲谷，得一以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矣，侯王理世，得一爲法以爲天下正。其各致之一也，若天無失也下同一以清將恐拆裂，地無一以寧將恐發泄，水火風伏下神無一以靈將恐其神歇，散也谷無一以盡將恐宇宙竭，盡也。萬物無一以生將恐生化滅，侯王無一以爲正，而恃我之貴高，失於恭謙，將恐其位蹶，失也。故處於貴者，以賤爲本；處於高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小失父曰孤，寡女無夫曰寡，不穀者，以其就下，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將認我之貴高，故致數下也譽，褒譽，譽者毀之，基不若無譽，故不欲琭琭如玉之譽者，不致珞珞如石之毀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原旨》曰：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莫不有分，可自虧不可自盈，是以天虧西北，地缺東南，惟其虧之缺之，而不自滿，故能長久。聖人無全能，其道亦然，惟無全能，所以爲聖也。爲侯王而知此道，故不得不謙以自下，況爲臣民，而不知有謙下可乎。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衆矣。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衆矣。既不當有，又不當無，衆者可去一，不可去一，道也有分焉。昔之得一者，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莫不各得其一，故能以清，以寧，以靈，以盈，以生，以爲天下貞。其致之致極也。極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矣。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容，其可久乎。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知分滿可戒，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基本固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言其德孤善寡，自謙之辭。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自審其辭，而又嗟歎之，故致數輿，無輿，言德貴自隱。德貴自隱，則在我所得者，衆一有表襮之心，則寡矣。如輿之爲物，本具全體，不可數輪、轅、輻、轍，而求爲之輿者，數而求之，則爲輿者失矣。此侯王之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多其德。又不欲落落如石，而以德自少。既不以少，又不以多，則昔

之得一者，自然合守之宜，合分之宜，安有不長久者乎

《太平經》卷九六《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是故夫守一之道，得古今守一者，復以類聚之。上賢明力爲之，可得度世；中賢力爲之，可爲帝王良輔善吏；小人力爲之，不知喜怒，天下無怨咎也。此者，是吾書上首一部大界也。恐俗人積愚，迷惑日久，不信吾文，故教示使與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類相從，乃以相證明也。」善哉善哉！愚生謹以覺矣。」夫守一者，大人守之亦有餘，中人守之亦有餘，小人守之亦有餘，三人俱守行之，其善乃洞洽於六方八遠，其恩愛與天地同計也。如最下愚，有不樂守行者，名爲天下最惡凶人也，天地疾惡之，鬼神不復祐之也。凡人久久共不好利之也，此即天書所以簡人善惡之法也。其好欲讀視者，天知爲善人；示之不欲視者，天知之爲凶惡人也。以此古人，萬不失一也。吾爲上德君作文，上不負天，下不負地，中不負德君，不欺眞人也。守此得其意者，道已畢矣竟矣。六眞人自深思其意，吾不能悉記此之善。夫」，乃至道之喉襟也。上士所樂德，中士所譽知，下士之所疾惡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上士得之大喜，不而自禁爲也；中士得之，不而自止，常悅欲言也；下士見之，是其大忌也。以吾文觀此三人，而天下善惡分別明矣。子知之乎？」唯唯。」是文乃天所以奉正凡人之心，以除下古承負先人之餘流災，以解天病，以除上德之君承負之謫也。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其二部界者，其謝吾書道文，合於古今，以類相從，都得其要意，上賢明翕然喜之，不能自禁止爲善也。乃上到於敢入茆室，堅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也。志與神靈大合洞，不得復譽於俗事也。其善乃洞究洽於天地，其神乃助天地，復還助帝王化惡，恩下及草木小微，莫不被蒙其德化者。是故古者賢明德師，乃能助帝王致太平者，皆得此人也。故其言事悉順善而忠信也，乃其所受道師善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其中中賢力共讀吾文書，合於古今道文書，以類相從，力共讀而不止。其賢才者，乃可上爲帝王良輔善吏，助德君化惡，恩下及小微草木。陰陽和合，無復有戰鬬者。帝王長遊而無憂事，羣臣下俱相承教力爲之，莫不順善而忠信，無刑罰而治，其善不可勝書。眞人知之耶？」唯唯。」其百姓俱共讀吾書道文，上下通都，合計同策爲一，無復知爲凶惡者也。拘校古今道文，以類相從相明，因以爲世學，父子相傳無窮已也。如三人大賢中賢下賢及百姓俱爲之后，天地之惡氣畢去矣，無復承負之厄會也。善乃令陰陽、天地和氣瑞應畢出，遊於帝王之都，是是天師王治悅喜之證也。故讀吾文者，宜精詳之。以上到下，思惟其要意，得其訣，與神明無異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其三部界者，夫人得道者必多見神能使之。其上賢明者，治十中十，可以爲帝王，使辟邪去惡之后也；或久久乃復能入茆室而度去，不復譽於俗事也。故守一然後且具知善惡過失處，然後能守道，入茆室精修，然後能守神，故第三也。賢者得拘校古今神書以相證明也。眞人知之耶？」唯唯。」中賢守一入道，亦且自覩神，治十中九，可爲王侯大臣，共辟除邪惡，或久久亦冀及入茆室矣。眞人知之邪？」唯唯。」其小賢守一，入道讀書，亦或覩神，可治十中八，可爲百姓共辟邪除惡也。亦皆當拘校古今道文，以自相證明，乃愚者一明，悉解信道也。如使讀一卷書，必且不信之也。反且言其非而自解，則邪惡日興，得害人也。如大賢中賢下及百姓，俱守神道而爲之，則天地四時之神悉興，邪自消亡矣。眞人知之耶？」唯唯。」如此則天下地上，四方六合六親之神，悉悅喜大興，助人爲吉，以解邪害。上爲帝王除災病，中爲賢者除疾，下爲百姓除惡氣，令奸鬼物不得行也。」善哉善哉！須有大訣戒，見神以占事。」言十中十者，法與天神相應；言十中九，與地神相應也；言十中八者，與人神相應也。過此而下者，言不可用也。或有初覩神，反十十相應，久久反曰不中者，見試於神道，故使不中也。見是能復更自新，力自正思過，更爲精善，無惡意者。且復日上行，或中神意，乃射十中十，或出十，或射十，乃中一十，日以大中而上行者，是其日思爲善，得道意之人也。故曰進。以是自占，萬不失一也。或有初見神，占事不中，已反日已上行大中，是者精得道神意日上進之人也。或有半平如故，不進不退，是其用精不過故之人也。日衰者，曰懶之人也，以是占之，不得道意矣。見試而不覺悟，固固自若爲惡者，諸神且共欺之。牽人入邪中，則致吉凶無常，或入祆言，或坐病止。故大賢中賢小賢百姓男女爲道，悉以是自占，不失之也，非猶神道試人也。凡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有試人，故人亦象天地，有相試也。眞人知之耶？」唯唯。」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靈及人民相得意，相合與心，而至誠信不相得意則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誠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純不相信，故上下純以相欺爲事。故上古舉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純不中，故危亡。是故古者賢聖，常以是自占，可爲得與不得，則無失也。以此戒眞人，吾

見子常苦勞，故深戒子，子乃爲天地長使也。解天地流災，爲王者除害，其功甚大少雙。恐子爲道中懈，故以是神事以戒子，子乃爲天地使，而日吉者，是其得天地心意也；日凶衰惡，是其失天地心意也。與道神交，日吉善者，是其得道心意也；而日凶衰者，是其失道心意也。與人交，日益厚善者，是其相得心意也；而反日凶惡薄者，是其相失心意也。比若耕田，得穀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而耕得穀少不成善實者，是其用心小懈，用力少也。此但草木，尚乃隨人心意，用力多少功苦爲善惡，何況天地神氣與人哉？可不戒耶？眞人也此之爲戒，若薄少不足言，而深思念之，反大重，此正所爲謂安危吉凶門戶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已覺矣，受命。」

夫賢明爲上德君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之屬，以類相從，更相證明，道一且而正，與日月無異。復大集聚大賢中賢下賢乃及人民男女口辭訣事，以類相從，還以相證明，書文且大合，比若與重規合矩，無殊異也。天地人策俱並合，比若一也。如此則天地人情悉在，萬二千物亦然，故德君當努力用之則災害一旦而去，天下自治，無有餘邪文邪辭，洞白悉王，則無餘邪氣。夫邪文邪辭，繫災之根也。子欲重知其明審信效，比若人以邪文相記於君，比若人以邪言相惡，則怨咎日興，衆多人亦自相怨咎相惡，君亦聽之。反失正聽，明不達，爲天地所非治，危辭不吉。又下反以邪文邪言共欺惑其上，久久上知之，亦復君臣相咎，故是邪文邪言日至，凶惡之門戶也，故當力拘校去之也。眞人知之耶？」唯唯。「故德君盡以正辭，而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災厄悉除，無復災害。眞人欲重知其大信也。夫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萬物之正本根也。是故上古大聖賢案正文正辭而行者，天地爲其正，三光爲其正，四時五行乃爲其正，人民凡物爲其正。是則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民萬物之正根大效也。子欲重明知其信，比若人以正文正辭相譬於君前，君得以爲大聰明大達也，舉事悉得，無失正者。下上乃得天地之心意，三光爲其不失行度，四時五行爲其不錯，人民莫不歡喜，皆言善哉，萬物各得其所矣。愚治神紙，則名聞遠方，輦神瑞應命物爲喜而出，天下賢儒盡悉樂往輔其君，爲不閉藏，仙人神寮乃負不老之方與之，祆祥爲其滅絕，人民爲其行政，皆正文正辭乃無復相憎惡者，則怨咎爲其絕。天下凡善悉出，凡邪惡悉藏，德君但當垂拱而自治，何有危亡之憂，此即吾正文正辭爲善根之明證效也，可不力正哉？眞人寧解不？」唯唯。可駭哉！見天師言，謹已大覺矣，愚生知天下已大平矣。德君聽用之，已延命矣。」

又卷一三七至一五三《太平經鈔》壬部

問：「太平經何以百七十卷爲章？」曰：「夫一者，乃數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爲一合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姙於玄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爲寅始；見於東，日出卯；畢生東南，辰以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於西方，日入酉；畢藏於西北，戌與亥。故數起於一，而止十二。干之本，五行之根也。故一以成十，百而備也。故天生物，春養百日欲畢終故天斗建辰，破於戌。建者，立也，萬物畢生於辰。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故數者，從天下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七往來，還復其故。隨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陰陽之終始。故作太平經一百七十卷，象天地爲數，應陰陽爲法，順四時五行以爲行，不敢失銖分也。失之則爲脫天事，無所據，不應天地之心意，不隨天數而爲經，無益於理世之用也，不象天地之法，不能去害也。欲知其効，收世之閑文，積之三十里，乃至天，行之，不能消災害矣。」

又《太平經鈔》壬部

問曰：「夫太平之君道盛，其德乃次天也。得書獨行，化流天下，乃可無不平也。夫大神不過天與地，大明不過日與月，尚皆兩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並心同欲和合，乃能發生萬物。晝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而成一歲。日始生於西，長於東，行至中五日名爲陽，過十五日消，名爲陰。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陰一陽，各出半力，合爲一，乃後共成一。故君與臣合心並力，各出半力，區區思同，乃成太平之理。

問曰：「時人文雖多，乃自言物事備者，是書猶臧常有餘也。而常得愁苦，於此凶日以爲憂，吏民共救之，不能救也。絕者復起，今吾可以長補其不足，而使無復災也。從古天奉文出已來，凡賢聖文書，寧亦有同者，皆異也。故天命師使出，除凶德，覆民世，光被四表，遠邇響應，恩及草木。是其用心意開也，其書皆異也。

問曰：「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長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爲無極之道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並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爲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皆當守一身也。念

而不死，精神長保，莫不相應。百病自除，其壽長生，久視之尊也。陽者守一，陰者守一，故名最也。故曰爲陽，人魂常道活，爲陰，魄神爭有爲，想失其形，分爲兩，至於死亡。精神悉失，而形獨在守一者，眞氣合爲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爲良民父母，見天下之君，神靈所愛矣。

〔存〕《三洞珠囊》卷四《絕粒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四十五云，問曰：「上中下得道度世者，何食之乎？」答曰：「上第一者食風氣，第二者食藥味，第三者少食，裁通其腸胃。又云：「天之運而無方，不食風氣，安能疾行，周流天之道哉？又當與神更通功，共爲朋，故食風氣也。其次當與地精並力，和五土，高下山川，緣山入水，與地更相通，共食功，不可食穀，故飲水而行也。次節食爲道，未成通象，凡人裁小別耳。故少食以通腸，亦其成道之人。」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下《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君曰：吾、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無名天地之始，還乎無名，所謂遊乎太初也。

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外其身而身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一之原，太初之先是也。太初之先，則亦不可得矣，返乎此，則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所謂主之以太一也，太一則一之原也。仲尼謂混元曰：尚者先生形體拥於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其有見於此乎。

忽焉不見，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元。即仰睹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聖人周盡一體，形充空虛，故神妙不測，存亡自在，超忽變化，不可名狀。

「老君」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誡竟復隱，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官託疾，棄念守一，萬事畢矣。○《傳》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天得是以清，地得是以寧，物得是以生，誠能守而勿失，則復乎天下之至精矣。然而垢念未忘，雖欲守之，有不可得必也。遣息衆累，一意莫嬰，安念不起，靈臺有持，如鑑之明，而塵垢不止，以是抱而不脫，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昔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得乎此。混元謂尚者先生，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正與此同。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六《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子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沖曰：老子十號，號古先生，又應號記及顯迹記，並云：上三皇時，號古先生，此即明老君之身，歷代行化，當過關之時，寓記此言以誡尹公，故稱開導竺乾，指言昇就。及尹公師禀受道，傳授五千文，付以九丹訣，又授九室之要，將化西土，昇入太微，欲重訣言以解其惑，故卻告言，古先生者，吾之身也，所以啟尹公之疑，示西化之兆矣。後人妄改云，古先生者，吾之師也，何謬乎！且《帝王年代記》所推老君文王受命之年太歲丁卯，爲周師，昭王時老關，二十五年癸丑，與尹公說經，二十六年四月，昇入太微，二十九年，尹公會蜀青羊肆，重見老君，遂化西國後人妄云平，敬，幽，厲，定王之時西入流沙，亦皆謬耳！何者？尹公是周康王大夫，至昭王時，請出爲關令，以候老君，非平敬之時明矣。

今將返神，還乎無名。○李曰：無名者，是寂境之常道也。隨機導物，從眞起應，名爲降德，化緣既息，攝迹歸本，故曰返神。來則於無象而示有象，還則自有名而返無名，故曰還於無名。

絕身滅有，綿綿長存。○沖曰：神者，靈妙之稱也。返靈妙之神，還於玄虛，歸於空寂，無名無形，絕同世之身，滅有形之體，求無上道，綿綿若存也。李曰：息化去應，名曰絕身滅有。法身不動，眞道凝然，是曰綿綿若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李曰：逝，往也，老君從東往西，故云逝矣。眞法無二，正道唯一，從東而來，還歸於道，是亦返一原矣。

忽焉不見。○劉曰：存亡自在，非常情所測。

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沖曰：館舍，位事所歸也。老君在周，和光世俗，微迹徵藏，觀化風塵，藏人於人，人莫之識，欲息迹返原，解形遷化，是以忽焉不見。斯須之間，館舍光明，照曜內外，五色玄黃，驚駭視聽也。李曰：斯須，俄頃也。老君神妙不測，道力自然，於有能不有，則忽焉不見，不有而能有，則放光五色，映照十方，示以神變者，令以戒受也。

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得以守元。○沖曰：既睹神變，方知大聖，是以出於庭中，叩頭頓顙，唯願神人重復一見，雖蒙教誨，旨遠途多，莫知所從，故重一要，得以抱一守元也。

卽仰視睹，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李曰：良願既發，玄聖非遠，仰視天上，卽睹老君端坐虛空，去地高邈，容儀非彼皓首，形狀純是金身，或無或有，故云存亡恍惚。非大非小，故曰老少無常。

曰：吾重誡爾，爾其守焉。○葉曰：再數妙法觀念保道。

除垢止念，靜心守一。○李曰：有爲紛累，人間穢濁，浪生分別，妄起愛憎，皆染汙，人咸稱曰垢。制情忍色，達有通無，並悉蕩之，故言除也。意無所繫，故云止念。內外弗著，故爲靜心。凝神於道，用志不分，故名守一。劉曰：凡非眞性者，皆是垢，夫止念慮，衆垢方除，守一不動，眞心乃靜也。

衆垢除，萬事畢。○李曰：百惡銷曰除，萬善具曰畢。

吾道之要，誡警竟卽睡。○李曰：前請抱元守一，誡以除垢止念，邪念息，正業興，可以成眞，可以得道，可以理家，可以化國，事無不可，故云畢玄元應物，本在救人，人依教行，理無不濟，物濟人度，德克化給，遯形入寂，故云睡。

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官託疾。○李曰：聖睡人妙，莫測所之，但德故流涕，思慕去於有事，歸以無爲，故寄偶託疾也。

棄念守一。萬事畢矣。○李曰：奉戒在心，依經立行，更不外緣，是名守一，有累之塵既盡，無爲眞道自成，智滿德充，萬行皆備，故云畢矣。

李嘉謀《元始說先天道德經註解》卷四《真篇一千言章》

第一章四十四言

真真真神無不靈，靈無不神。○靈爲神之用，眞眞之妙靈亦神　故精亦妙，粗亦妙。

九還之道，杳杳之真，無爲無作，真全神却。○致一爲眞，數至九還歸一，十卽一也。若百千萬，乃衍十而成耳　自一而九，周極萬物　九還於十，復本之義。卻神全眞，無爲無作，謂之眞人。

一定之器，真元大朴。真真真真，真真真真。○道有大小，眞爲道母，衆人自道入眞，眞而後神　至人以神入眞，卻神返本　故曰一定之器，眞元大朴。眞眞眞申言之者，不雜之謂也。

第二章一百一十一言

杳杳冥冥，至精至真。神一不雜，定變定化。○杳冥非無，精眞生於杳冥，故杳冥者，精眞之本也。搜精守神，一而不散，變化出焉，大得求變化於變化，而不知自然之必變必化。蓋杳冥爲眞精之本，一爲變化之本，求精眞必不精眞，求變化必不變化。若神不雜則必變必化，有不得言者，此聖人所以貴無爲也。

真元妙有，真一自然，深根固蒂。○妙有者無所不有，眞元之中，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人見其如此，不知爲眞一自然　深根固蒂者，根於妙無也　唯其根於妙無，故妙有開敷。如根有枝，如花有實，皆自然之理。

一又一，信又信。信信不脫，後天地息。○一者無所不一，信者無所不信。學道者之病，在不能一，不能信。故動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如此則不一矣。信有眞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眞。信有清淨，而不信無物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知六合之內無適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知巨細之物，無物而非心。如此則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則不可強信。欲其必信必一，一之又一，信之又信，非有眞見者不能。若信信不脫，雖天地有盡，而此見蓋未嘗終窮也。

真一妙道，自然真道，各真其真，一真曲全。○知自然之眞，則運用之間無使然者。學道之士運用皆空，遇事則施應而不膠，無事則虛虛而不寂，故動亦眞靜亦眞，直亦眞曲亦眞　動不失靜曲不失直，故曰眞以曲全。

吾元始真道，得一盡矣。○孔子謂子貢曰：賜，汝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非歟　曰，非也。吾一以貫之。且多學而識，識爲學病　識之所爲病者，猶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戾，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背，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道一道也，物一物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　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衆真皆息，吾不知其息，真元妙一。○動無非眞，故息無不眞　眞動無動，眞息不息，故曰吾不知其息，是謂眞元妙一。

吾元始鎮於元首一真之道，吾無所不一。吾真元至道，衆真歸吾一，真道真常矣。○楞伽有外道，常論謂凡物本常，本常不變。又謂物本不常，思量計常　若物本常，則常爲定論。若物本不常，思量計常，則常爲非實。故釋氏抵之。《老子》曰，知常曰明　此曰眞道眞常　所謂常者，卽一卽眞卽妙卽元卽神卽道，故曰吾無所不一。衆眞歸吾一，不獨此也　卽事卽理，卽物卽我，卽有卽取，卽愛卽受，無所不一，無所不空　是謂眞常至一。

第三章五十二言

妙一元一神一、三一同真、妙一不散　無爲變化、真元自然。○妙非妙、元非元、神非神　何以故同一眞　故道而不散、故變化不滅、而猶自然也

見一守一抱一、入吾元一　○必先見一於無所不一、然後能守一　必能守一於無所不一、然後能抱一　若不能見則不能守、不能守則不能抱、不能抱則不能入矣　故一以見爲先　苟於物不見一、則短長相害、物我交違、又安能守而不失乎

吾太上元始妙定真一、太一元始之尊號、得之者真。○元始妙定、即釋氏所謂涅槃也　楞伽謂涅槃與空無別有論、此即眞一太一之謂也

第四章一百四十二言

一真返元、萬化歸一　真一守一、入吾神天　無一非一、一不可一　元始之真、道一不變、神一不化。一返妙元、元之一道。○眞返於元、萬歸於一　守眞存一、是謂神天　神天之妙、無一非一　楞嚴佛告文殊、如來自住三摩地中　見與見緣並所想相　如虛空華、本無所有　此見及緣、元是菩薩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如汝文殊更有文殊　是文殊者即識其眞、於中實無是非　二相且見、自眼根緣於塵色、因有塵色內發識知、三摩地中觀此塵緣、猶如空華　本何所有、不可謂是　雖是空華、而知空華者元是菩提、不可謂非。今以佛語參對發明、如眼見色、萬有不同　由是言之、又誰是一原其本根、由吾元妙　若非元妙、壞無所緣　由是而言、又誰非一　若末識文殊言文殊者、有是與非　既識文殊、則是非二相自然不起　一與非一義亦如是　由不知一故有是非、揀擇推尋既見一眞、其間自無一與非一、故曰無非一非一　孰謂一不可一者、此言一之不可定也　若以一定爲一、則一而不變、故一不可。若道一則不變、不變則非道　神　則不化、不化見非神唯一返妙元、雖萬不同、而一不見一、是謂元一之道

吾元始至真無極上真元道、生吾無神之道。○眞之至道之上無神無極、是謂元始

真真之體倚仗元黃、無無之數忽然有一、吾得而見。○眞眞無體、倚天地而成體　無無無數、假於一而有數　有體則有物、有數則有滋　於物知眞、於滋知一　非有道者不能

孰能守吾真一於妙、真見真一知一、一寡一徹、守之尊一、無始至無極○惟眞見眞、惟一知一　方其爲見、物所不見　方其爲知、物所不知　甚守之也至尊至微、其明之也至溥至博　方其守之也幾於無始、及其用之也幾於無極

真定無爲、一妙無數　無爲無數、元始真一　○有爲滯於境、有數滯於物　眞定妙境、無境之境　眞一妙數、無數之數　故曰元始眞一無神居乎衆始。道全無數、真全無爲　真得真矣。○苟不識眞、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　儻見其眞、則雖在事物間、猶無數也、猶無爲也　此由衆人無眞、故所見皆不眞　聖人自眞、故所遇皆無不眞也、是謂眞得眞

第五章十五言

真守真、衆偽不生　信信之誠、真道得矣　○以眞守眞、則無僞不眞　以僞求眞、則無眞不僞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　所謂天者、誠發於中、行若天然　無誠之者、儻有意於誠、則是思誠　思則有邪、思則爲僞　人道之患、自此始矣　信信之誠、無思有信　有信之極、自然而誠　此爲真道之極

第六章一百一十五言

神生真、真生神　神合真、變化定無　神神入真。致一後得入神至真、吾歸無極。○眞神相合、雖有變有化而無變無化、皆本自然　神神入眞、不見其變化　由是致一得一　雖千變萬化、而悉出於無有、是謂吾歸無極

太始真一未生、恍惚之數在毫末之始　元始得其妙數、守一不變、定無固始。守神不離、一真守神、神不見守。○《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原吾未生、吾從何來　及其既終、吾從何去　若知其自來、則可知其自去矣　太一之始、未生之初、恍惚之數、在毫末之端　方是時、一全而不分　元始得其妙數　妙數者、一之謂也　元始能守　不變、定無固始、故能獨立於天地之先　人所以流浪生死、由其不能全一、在於無中不能自持　太始之一分爲六用、攪塵成根、故有形象　無不可定、始不能固　根結形成　喜怒易其性、哀樂動其情　去本逐末、遂乖元始　至人則不然　知塵虛妄、塵不能緣　塵既不緣、則六不分一　一全於無、內智發光、故無無之用定、始始之道固　自然神不離一、一不離神　以眞守神、神不見守　何以故、本不離故　本自不離、守亦無用

吾不爲無無之用、不在有有之形。妙谷含真、妙真含虛、妙元真一之元、

吾真自得。○知神之生於眞，卽是爲無之用　知眞之可生神，卽是生有有之形　無無之用而吾爲其用，有有非形而吾爲其形　皆由知始　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　但於無用之用，用而不用於有有之形，形而不形　知見不生，知見無見，卽是妙谷含眞，妙眞含虛　眞眞自得，吾不知其得

得一無得，真得真元，妙真一無有。○學道有纖毫所得，卽爲塵勞　故《清淨經》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佛書云，於法實無所得　若云有得，得必可矣　可得可失，所見不眞　若得一而實無得　一不可離，我卽一，一卽我，是名眞得，眞一無有

第七章一百五十三言

皓皓真元，冥冥妙一。洞然元谷，恍生玉室。吾方抱元素含黃極，定其丹樸無色無聲，寂然真體與吾爲一。○眞元妙一，皓皓其素，冥冥其深　如谷之虛，如室之溫　抱元素者，天之色也　含黃極者，地之象也　抱元含黃，包括天地，以爲丹樸　所謂丹樸，無色無聲，寂然眞體　若以有樸爲樸，乃元黃之分，非其全也　抱元含黃，則天地未分　自未始有天地，而眞體與吾爲一矣　此之眞體本與吾一，由吾不一與，自異，故散失元常　元常之道，一者自得

吾元始得一真之道，元黃大象妙一清淨，虛中化一真元未變，道不可得。○元黃大象未始有象，唯妙一清淨而已　自虛中化一而大道生，若眞元未變，妙妙無形，元元無體，神神無數，眞眞無變，則道不可得

大道隱真，真元無作。神真一定，興逝不去，真名乃久。是謂信流，真還真還一返。○眞散爲道，道隱至眞　道在天下，大而妙元，小而仁義，則道有小大　得道者生，失道者死　則道有得失　人存道興，人亡道廢　道有興廢，若眞　妙元，則無作無止，無去無來，湛然常存，興逝不去　故眞爲常道，眞名乃久　眞從道降，流不失信，遠不失初　道散爲物，去本遠矣　而眞未嘗喪，一未嘗離　若能還一返眞，復歸元初，則未嘗散未嘗亡也

吾太始神符，妙不可得。與物同名，吾一無名，真名不去。○《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有樂，皆非心體　去情純性，謂之洗心　心不雜情，精純自住，謂之退藏於密　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與民同患而實未嘗同患　故退藏於密則無我，與民同患則無物　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　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至人神符於太始，妙不可得　然出而能與物同名　雖與物同名，而吾一無名　所謂妙不可得者，卽退藏於密也　與物同名者，卽與民同患也　雖與物同名，而吾一無名　則名可同而一不可同，名可名而一不可名，卽無始無終，眞名不去之義

守名名離，執樸樸散。建樸立名，失吾真矣。守無名鎮無樸，是謂元樸妙真，長生久視之道。○有名卽同物，可執卽同器　唯守無名鎮無樸，無物與器，卽無得無失，是謂長生久視。

第八章二百一十八言

恍恍惚惚，火中生神。杳杳冥冥，水中生精。火炎升上，七變生神。水流降下，六化生精。七六變化，上下相成。精神往來，妙體生真。神七變生，真火精六。化生真水，六七十有三妙。○神生於恍惚離火，精生於杳冥坎水　火之性上水之性下，上下相交精神往來　故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精中有神神中有精　是謂七六變化，上下相成　天一生水性本陽也　體成於六而屬陰　地二生火性本陰也　體成爲七而屬陽　水自上生而性下，火自下生而性上　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於地　肅肅之氣本出於天，天之用降而下行，中交天五成形爲六，生水而屬地　赫赫之氣本發於地，地之用昇而上行，中交天五成形於七，生火而屬天　故水本天而其成則地，在人爲精；火本地而其成則天，在人爲神　故謂之六化七變、七六變化合爲十三　然則十三者，乃水火之體，是其已變已化之質，非元變元化也。

妙吾之至真，真一生於妙數之始。神中精與吾出生，精中神與吾入死。死不亡生不壯，十有三之妙。知之守之用之，長生久視。吾道合真，號曰真人。○十有三乃數之成，爲水火之質　水火以質相遇，則剋賊不能以相容　唯水火之元數，眞水藏於眞火，眞火藏於眞水　眞眞不壞，此易所謂水火不相射者，言其眞水火之能相容也　至人知之，求水之眞於心　於心配求　求火之眞於腎，於腎配鉛　心，神也　神中有精，其精不滅　腎，精也　精中有神，其神不壞　雖出生而不生，故曰生不壯　雖入死而不死，故曰死不亡　眞人於十有三之形，而識十有三之妙，知之守之長生久視

真人抱一致一含真　天火神地水精，天地精神七六水火，吾合爲真。十

三返妙，真一自然　妙數合真，入死出生之道得矣　○水火二物，同原而異體，相剋而相成　唯真人然後能一之　於是抱之使之不離，致之使之不散，含之使之不異　含天地精神七六水火，皆致其用　由返十有三之妙，然後真一自然　儻不知十三返妙，而徒任水火之死質，不循其初，則更相剋賊，水散火散，不終朝而死矣

昧十有三之妙數，喪真取死　吾曰真死。真死真亡，不得返常　○知真水火之交相養，然後知精神之交相生　昧其交數，則物失其養　物失其養，則死亡隨之，是謂真死

天生神地生精，天地合妙真一不化，無極之道，吾真無上。是謂無上真道。○天生神地生精者，物物得之　至於合天地精神，知神中有精精中有神，能使真一不化者，唯至人爲然　是謂無上真道

第九章一百五十言

日火月水，日神月精。神魂精魄，天長地久。十有三之妙數，萬物不能逃。一變一化，浮沉鬼神，日月相移。○陽本於陰，陰本於陽　夏至陰生於天，冬至陽生於地　故水中含火，火中含水，神中有精，精中有神　在人爲魂魄相抱，在物爲天地長久　皆十有三之妙數，萬物不能逃　但人不識其變，故陽窮於陽火，上而不能下　陰窮於陰水，下而不能上　若知其變化，使龍從火出，汞出於砂，識心中之至陰　虎從水生，銀自鉛成，識腎中之至陽　自然龍虎相交，鉛汞相配　內可以成丹，外可以成物　是謂浮沉鬼神，相移日月　古語云，至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　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者，以此

天地至真，吾始未闢。混合爲一真，吾方守於元始。恍恍惚惚，吾不見十有三之妙數。自然之道在吾三要，吾知其要，不知其妙　○此言水火雖眞而非眞　吾之至眞，自吾始未闢合而爲眞　方是之時，孰爲水火　吾方守於元始，恍恍惚惚，亦孰爲十有三之妙數　及自然之道相交相成，自一爲三所謂三者，水一火二水火之交爲三，此之謂三要　三要既成，亦自然配合，無使之者　在吾未嘗不一，吾亦不知其妙　此非故爲不知，乃自然而成，雖不知可也

固定太初守鎮元始，道合元真吾入無極無盡，鍊成浩劫妙一靈元。恍惚之數，杳冥之真，自然之神，生元始終元極，太真妙數，元始真道，元始用之，至至成天成地　○化鍊水火，交養精神，足以爲道矣　而未爲至也　所謂至者，必在固定太初，守鎮元始　道合元真，入於無極　鍊成浩劫妙一靈元，自然之神無始無終，是數非數，是道非道　然後能變化萬物　吾元始用之，以成天成地

《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得一成道章第十二》

一者萬象之祖炁，天地之根原，人心之大要也　乾一而成數，地一而成秀，人一而定情，蓋不能齊之以一，而散之於萬蜪之中，而混塞其心，不可見其本原也　天一則清，地一則寧　人一則德馨，身一則正　家一則齊，內一則不惑，外一則順　心一則陰陽和，念一則邪僻遠　性一則情不生，炁一則息自平　息一則水大交，天地泰　其可不一哉

訣曰，一者道之炁，炁乃一之源　人能求清淨，但去一中尋　不覺朝夕間，忽見水中金　得一後忘一，神存眞可侵

又《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得象无象章第十三》

道不无言，亦不可泥　言因炁成象　得炁則象者，形諸類也　殊不知因炁成類，即類成象　篇章之下，巧於發辭，不若指於實要，明於物象，視於變通　然變通有道，篇章存辭　故曰善者未常辯，辯者皆不善　若井中之魚，孰可以窺之哉　欲知水之樂，當問於魚哉　此之謂也

訣曰，始入未明象，見象方知意　識象是引津，何必以言泥　一泥轉志初，撐舟不遠地　不知癡俚人，邵乃道中諦

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　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　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　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　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　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一之謂也　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　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　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　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　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　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

可以登芒比也　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蛇洞，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玉屋，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眞皇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卻惡，則獨有眞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失，守一存眞，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卻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眞一之大略也。」

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　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　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　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　受眞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　人能守一，一亦守人　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　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　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　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　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　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　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土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　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

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　無所不辟，與眞一同功　吾於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　守玄一，復易於守眞一，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此玄一但自見之　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　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　守玄一，並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　左君及蔪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實不能別何者爲眞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曾慥《道樞》卷一一《金碧篇》「道之要妙，莫大元一。能鍵其關，生死之宅」

扶桑紫陽君曰：元氣者，包十三徒者也　口者，藏之門戶也　舌者，藏之關鍵也　三關出入之城，六府去來之戶者乎！五味甚則齒勞而口爽，磨喉而消胃，腸淡而心煩，是以塞兌閉關　而守其中者，爲可也　鼻者，窗牖也　窗牖靖則神思安，神思安則清靜矣，百關調則長生矣　心有九用，以驅九竅　聖人獲壽而安志者，保其心也　大腸一丈有二尺，中元氣之府也　食滿則立，食空則傾，厚則無疾，薄則消形，是以聖人欲厚其腹，腹厚無滓則不死者也　厚腹者何也　棄味者也　小腸八尺，津液之源也，中連百關　故大腸者洞也，小腸者穴也，塞洞閉穴則獲長生矣　心之氣至於腎而合於耳，故多聽則勞心，塞聰則志靖也　肺者，津液之府也　五藏者賡之則康，逆之則病，乾之則熱，濕之則冷　夫飲食在脾，消谷在胃，是以脾受陽息而左搖，胃受陰息而右動　胃閉則人死，脾搖極則魂喪矣　嗚呼！五藏由脾者也，生死由胃者也　胃安者，在胃息味而已　五藏者安之從神也，搖之從氣也　氣滿則神安　神安者，長生之道也　道莫大乎元一　元一者，元氣也是生死之門戶，掩閉之關鍵也　魄者陰也，魂者陽也　寤則主其魂，寐則主其魄　是以眞人不夢者，守魂而靜魄也　不滅者，守魂者乎！不思者，靜魄者乎！　如是則眞氣常存而不死矣　欲安其身者安其心，不安其心則喪其眞　故安身者，存眞者也　眞人化胎而起骨者，其氣也哉！金石之要，不越九一之數者也　吾有《龍虎之訣》曰：宛宛青龍，擧世難逢　沈淪不定，往來無從　下則九泉，高則太空　得水則變，擧西則東　陰極陽化，陽爲陰功　神之爲首，水之爲蒙　陰變爲陽，其神即通　吹而霧起，變而靡蹤　九九轉合，三三道融　白虎天嬌，東服龍西　虎之勢力，千牛可齊　遇乎青龍，須臾

首低　龍經九火，虎伏弗迷。自相眷人，爲夫爲妻。龍不水則不變，虎不火則不摧。水者龍之窟，火者虎之媒。自然從之，和合如泥。龍飛於天，虎悲而啼。《朱雀之訣》曰：朱雀火精，火不在城。火化爲土，白虎凝形，赫赫炎火，斯須不停，制之有法，定之無名，青青白白，異草殊英，爲黑之初，爲白之靈，一左二宮，徘徊神迎，火盛在城，火而有榮，炭炭嵩嵩，木高自榮，欲入不入，乍黃乍青，忽黑忽紫，失成不成，定心鎖志，其路自平。《玄武之訣》曰：有神有文，如雨如雲，能凡能聖，如人如眞，入火不改，跨水爲鄰，九龍之路，八艮之津，還丹之首，金液之賓，爲君爲臣，失我亡身，去則汞去，來則汞臻，如塵之積，惟海是珍，服之者死，鍊之者生，或爲之離，或爲之陰，得火一聖，拒水二金，還丹事畢，保之在心。《四事歸三之訣》曰：九鼎之數，四事之功，同歸於首，九章之從，八八還九，還丹之蹤，玄武者龍之使，朱雀者虎之童，逢其法象，八合四通，六六積意，可陽可陰，爲心爲腸，乃爲黃金。六合地數之訣曰：玄黃之道，天地之章，其九爲數，其陽爲長，互變萬物，天地全藏，爲一爲三，其來遂彰，八節之數，大乎必強，一一九九，煒煒煌煌，清濁立至，日月之旁，一七五三，爲紀爲綱，感在其內，施而外昌。《地合天數之訣》曰：龍虎之道，天地之經。日月之數，必在著明，自於此門，以取陰陽，地數之道，四六之常，自明其陰，假陽而從，陰化爲陽，其光朦朦，地連於天，與日月同，於茲大功，地數之蹤。《陰陽消爍之訣》曰：陰去陽薄，天道交矣。八九既還，其陽返矣。有陽之中，達生九數。感陰陽之氣，混沌九分而成九鼎。九鼎數畢，黃金成而還丹就矣。《八卦還丹之訣》曰：乾爲天，坤爲地，化地爲天，鉛成一乾，從一展轉，陽坤體全，九鼎神水，玄中又玄，丹從火化，水爲陰堅，華池坤舍，神水丹船，一左三右，去來三邊，陽大陰小，去陽還丹，八七六五，華池舍安，三五之數，五行所遷，八卦之首，乾、坤往還。《出入虛無之訣》曰：天地之數，陰柔陽剛，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化陰爲陽，化陽爲陰，陰陽反覆，忽浮忽沈，日月四氣，天地交侵，一往二至，爲癸爲壬，出入虛無，聖化之心。《無師之訣》曰：分兩準陰，時日不親，沈浮不見，上下乖分，離離在似，恍恍來聞，成我之骨，長我之魂，不喪其身，與天爲鄰。《八石之訣》曰：八石之化，四來之風，九極之眞，來往可侵，道冀在腹，時任於道，存陽爲陰，返覆遮胃，分天人地，由於八石，金粟銀泥，變增立至。《硝礵合之訣》曰：二物得氣，陰陽合從，八往九人，其來莫從，三生九沐，上下和同，天地之道，日月咸通，順法大理，二石之功。《雌雄運動之訣》曰：天陽日月以爲明，四氣以爲序，廣移八節，遠附六陰，多施則剛矣。列半則雌雄之道也。故還丹之數，共二陽而爲三陰，同爲大用，以安四極，生於九鼎，而一陽伏焉，九事之變化者也。《汞合太陽之訣》曰：舉代之聖，莫比水銀，生也爲石，化也爲珍，在火爲寶，而與鬼鄰。出入聖道，潛通眞人。義合八節，衆仙所欽。《鉛錫成功之訣》曰：鉛汞合道，體本得眞。日月之大，天地之神。九鼎之初，同得清平。金液之宅，清濁以分。金舍丹戶，四象之心。《鉛金液之訣》曰：五金爲世之珍，成液也爲世之神。得陰水而合玄武，感造化而爲至眞。存大者自小，陰化者陽新，如得其汞，斯爲眞人。汞也，見煖則化，見水則分。《白鉛液之訣》曰：紫洞玉津，其神通天。還丹之首，八卦之先。大爲之陰，復爲之陽。日月之數，其道獨彰。《鐵石銅化神液之訣》曰：五累是附，三三同歸。爲一爲先，天地之基。天何自得，金石毗毗。欲入不入，三四加之，從七從八，亦能依之。九九之道，二四分之，其原雖異，功歸一岐。《總前液之訣》曰：守一陰而知一陽焉，運五行而使元氣焉，知氣息而化滯形焉。金液之法在乎九泉七石。九泉七石者，在於華池也。華池生乎五金花，五金花成乎九鼎。於是玄武北走，朱雀南飛，白虎坐伏，青龍大馳，還丹之事畢矣。故陰化而陽絕者，斯死矣乎！眞存而陰陽不絕者，斯眞人乎！

衡嶽眞子《玄珠心鏡注・守一詩》　得一之元，〇夫詎一者，是無形天地之始氣，生化之玄元，老氏強名之曰道。夫生之元，即是混沌未分之初，窈窈冥冥之際，無名無狀，亦曰自然。莫知其後，莫知其先，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含陰吐陽，以彰三光，大包天地，細入毫芒。世有明之者，可謂知一之元也。老君謂尹眞人曰：吾思此道，本出窈冥，愚不別知，自謂適生。又曰：吾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已上並是老君《西昇經》正文。老君《內觀經》說：之元云：道不可見，延生以明之；生不可長，用道以守之。生道若合一，即神仙長存。夫言生道合一，即是身入無形，與道合同一體也。《黃帝陰符經》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又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又曰：陰陽相勝之術，昭昭進乎象矣。此眞知生化之玄元者也。

通於一，萬事畢。〇老君謂尹眞人曰：子能知一萬事畢，況神通於一者，謂抱元守一，身入無形，與虛無自然無狀之狀，一炁合爲一體，即萬事畢矣。此身化爲大即能包萬有百億世界，化爲小即能入一微塵，一微塵之中，

又能容百億世界，神通至此萬事畢矣。

一爲根，○夫一是大道之根元也。

事爲門，○夫得一知一之元，得太上心即者事也。事者，守一之門戶耳。

事歸一，一常存。○此兩句，言萬物皆生於一，死於一，得於一，失於一，去於一，歸於一。又言：守一之事，功成歸一炁，即身與虛無自然無形一炁常存矣。餘左下句也。

存莫有，假言守。○此兩句，一炁常存，自身莫令有炁。夫言守者，假言守耳。故《黃庭內景玉經》云：虛無寂寂空中素，使形如此不當污，行自翱翔入雲路。餘在下表也。

守虛無，自長久。○言但守虛無，自然形神與道自長久也。《老君定觀經》云：夫學道之人心有五時：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靜多動少；第三時，心動靜相半；第四時，心無事即靜，觸著還動；第五時，心無事有事，觸亦不動。心到此地方可夷心注玄，抱元守一，形神空寂，似有志矣。其後觸覺，道用日新。夫得道之人，心過五時，身入七候。第一候者，宿疾普消，身心輕暢；第二候者，崩補天傷，還年復命，超過常限，色反童顏；第三候者，延壽千歲，名曰仙人；第四候者，煉身爲炁，名曰眞人；第五候者，煉炁爲神，名曰神人；第六候者，煉神合道，名曰至人；第七候者，超出三界，位爲虛皇大道主宰之君，其於通神通靈，智周萬物，隨候鑒明今世之人，學道終身曾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歸空，而自稱得道，求諸通理，實所未聞者也。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守一詩》　得一之元，○一者，天道之強名也。一者，生化之元炁也。即是天地之始炁，一名太空，一名太無，一名太虛，一名太始，一名太初，亦曰自然。老君以一炁無形，不可狀名，故強名之曰一，字之曰道也。元炁即是太無之始，化生玄元也。亦名自然。自然者，天道之母也。老君《西昇經》曰：上孝可謂養母。常能養母，身乃長久。又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萬物，萬物抱一而成。夫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道以自然爲母。自然者，神仙之根本也，萬物化生之玄元也。《道德經》說：得一之元，常養母之人，在其妙用用。知其白，守其黑，常守不忒，復以無極。白者，純陽精炁，炁在人身中，爲五藏三魂之炁，名曰九轉八瓊之神丹，丹華在於瓊室之泥丸。夫人養之，亦名八素眞氣。世之學道君子，既知其白，須守其黑。陰炁，黑也。初守黑之時，身中黑如漆相似。守之不已，黑之炁日消，陰炁消盡，純陽白炁內明。當明之時，閉目收視，自見五藏宮室，自見三萬六千血脉。血脉皆有神竅，即歷歷分明若然者，元神清虛，通靈於道。當通靈之時，舒卷自由，坐在立亡，出有人無，分身千億。是明得一之元，上孝養母，知白守黑，守黑不惑，復於無極也。知一之元，不負人也。故《洞靈眞經》斷得一之元，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唯得一之元可信。道之所以可信者，守一之人，但能虛卻其身，空卻其心，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常守空虛無爲，內凝神思，可謂善守一之元矣。若然者，天道元始之炁，自然歸流於守一人身中，主持性命。此時自覺神通於道，變化無礙，內既得之，言所不能盡也。故《西昇經》云：人能空虛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誠哉！是言也。老君告文始先生曰：吾思此道，本出杳冥杳冥者，守黑也。愚不別知，自謂識生。此言世上人愚徒，殊不知天道須守其黑，守其杳冥，杳冥空虛，無爲寂靜，雖律曆莫能契也。然後空無寂寂之中，至感遂凝成神仙像也。

世人愚昧，將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修堅苦，凝思於空寂之中，例長展腳睡，縱適情性，兀兀過日。云不造惡業，以爲修道，仍希更生易氏，福報於身，得任運成道者，萬萬皆是也。如此愚迷遞相誣惑，仍自欺誤，甘入輪回生死，此皆游逸下鬼之才，修福矯善之輩，世世形枯炁竭，色謝歸空而死，爲形所累，億劫亦無了日，仍於垂死謝世之時，病疾困苦之際，怨道不慈者，癡愚之人分合此也。謂世之聾盲者，豈惟形骸而有聾盲哉！如此之輩，識不及遠，自誤誤他，良可悲也！豈知天道妙用在於空苦冥冥之中，淡泊无爲之際！使營衛之炁，綿綿然若存若亡，使空虛之身，如壞復成，如死更生，如含五行，陰與陽並，展轉變化，化生物情。物情者，眞如道像金華上仙也。此是冥冥時外其身世，使心冥冥然靜定，不著一物而凝其思，始名爲得一之元。《道德經》云：守一之息，綿綿若存。所恨守一之元用之不勤耳！大凡守一之人，必先外其身世，委身於枕之上，冥冥肉身凝其空心，身同枯木，始得綿綿，其息寂然不動，靜定日久，善守其黑，黑盡身中方覺天光內明。當此之時，身心冥於寂寂之中，泰定之極也。故《南華眞經》曰：宇泰定發乎天光，人見其人也。若然者，守一之人將蛻之身也。

是守一之元，冥寂靜定，靜定日久，其光內燭，脫身殼中，收視內觀形像，似覺元神凝形在蛻殼中，眞若平生容貌，但覺端嚴反年少耳。此時外即光焰周身，內則分身千萬。此時太上勑太一下召，名書金闕，解蛻賓天，詣金闕受書位爲太極眞人。若然者，是明崔女《守一詩》不虛也。

大凡守一之元，無爲之教，本爲上智之士，洞明天道之人設，非凡聾所能造。夫上智大明之士，聞道女能端居雲林，虛身空心，凝思於杳冥之內，以合衆妙之門，天道正教與趨世榮競之士陡反矣。固不可使窺天路也。《道德經》說：守一之人，形貌空苦，神魂恍惚。夫恍兮忽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信者，即是太上大道玉晨君之心印也。信者，心印之隱名也。印者，守一之元也。元神也，嬰兒也，道像也。世人若知天道，法天爲心，以守一之元養道之母，精勤不怠，復歸於無極無物之中，道像生焉，嬰兒之姿凝神成焉，號曰無上道像，金華之仙。《太上內景經》說守一之元，即是太上之心印。說心印曰：眞人巾金巾。此五字太上玉晨君之心印也。即以赤玉爲簡，黃金鏤字，上付入室弟子，老君以此心印傳與文始先生，尹喜密傳授至於諸仙聖人，不敢明露天機，書之竹帛也。守此心印，即是守一之元也。入天道之門也，至於上聖高眞，未有不從此門而入者。此門天道之根，天道之元，至高無上也。

《眞誥》云：前漢有中嶽人周棲野，著故破衣，隱其姓名，如風如狂，常於九衢狂歌曰：眞人巾金巾，鳴天鼓，入天門。漢之卿相聞其歌，頗皆異之，相與開釋，莫知能喻者。唯留侯知是仙人，因請告，微服往謁，延入密室，潛有所授，約以後期會於嵩山小有洞天。留侯佐漢高祖，成功之後逃名，委家入嵩山小有洞天，守一道成，位爲紫陽眞人。按《東仙卿蘇君內傳》云：蘇君道成，詣於金闕，受書後，乘飆車越巨壑滄海，西登衍山，入紫陽宮，謁眞人張子房。子房命侍女開雲蘊取《龍蹻經》十卷，以授蘇君也。

要而言之，守一之元，即是守空無寂寂中元神也。《內景經》云：元神心即一之元。又云：神仙之道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內顧密訪眞之眞，眞人在己莫問鄰。結精育胎化生神，留胎止精可長生。夫守一之元，非空使之形貌空苦歲月，深遠凝思，杳杳而已。且一之元有情，一之元有信，一之元無形，一之元可得，一之元不可見。所謂一之元有情者，神之妙識，使人之知天道是也；一之元有信者，性寂感通，通神於天道是也；一之元無形者，隱淪變化是也；一之元不可見者，象罔是也。一之元可得者，復孚玄珠是也。即是守一之元，身中之純陽精氣，感化凝神，神名妙妙，眞如法身，項負圓光，光焰周身，如彼火珠之狀。老君《西昇經》云：天道不可見，延生已明之。人知命不可長，即一之元以守之。人之生命若以之元合一體，即得神仙，與道長久，出生死也。

又　真安匪求，神之久留。○眞安者，即是守之元，元神胎息，胎息於絳宮之內，綿綿然安也。狀若世之婦人懷胎，胎息也。夫元神將凝於寂寞之場，必資胎息安穩之用。安穩之用，在冥心無身，是之謂外其身，存其精，神光留焉。豈有運機巧於其間哉！夫眞胎所安，只藉凝思於內，元神久留爾。夫守一之人，凝思冥冥然，胎息綿綿然，一定凝神不動，是名身必泰定，即神之久留是神不出身，神不出身可與天道同久，可以守神長存也。老君告文始先生曰：人能留神於身，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抱玄，歲月堅久，其神久留，久留方凝成神仙，若神卻不凝焉得之矣！《西昇經》曰：善守神者，藏神於身而不出，藏人於人而不現，然後天道氣盛矣。若然者，守一之元常以虛爲身，亦以無爲心。此兩者同爲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爲守神守神玄通，身與道同。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矣。

淑美則真。○此一句，言守一之元，凝思於絳宮之內，必資陰陽二氣和平，妙有淑美。淑美之極，神凝於眞。方時欲凝之時，陽和之氣照燭一身之內，猶如燈燭朗明，了然无物，然後純陰之氣稍稍冥滅，陽和之光，當彼冥時天光暫時消盡，身中冥冥然，其黑之狀狀類若漆。老君告文始先生曰：始白見黑急坐守。又云：知白守黑，神明自凝。當黑之時，委身臥於牀枕之上，如同暫死耳。此是純陰共和合陽不獨顯分也。當此黑時，始可名爲內不知有身，外不分天地，是身心俱與天道冥合也。當冥合之時，仙司嚴勑，里域靈官潛衛守黑者身，百邪莫敢干犯。故曰：不見不死不生，不斷不成，投身死地而後長生，致身亡地而後長存。故曰：神仙凝形必資陰氣而結也，以其純陽，陽氣不能生物故也。亦如男不能生子，必資胎於女腹而生也。夫神仙之道法陰陽二氣，二氣和淑，淑美之極，元神冥於寂默之中，感而遂生，凝神之時，純陽元和煉盡前身即後來妙色，眞如法身而自凝耳，正是化冥冥於眞一之元也。夫淑美凝眞，即是反本還元，即歸初始未生之前。淑美凝眞名曰金華上仙，雖在蛻身之中，坐看千億世界，便能出有入無，卷舒自在，縱橫，無

凝也　或分法身化爲千億之身，遍遊神仙宮府及朝於上界　若化此法身化成大身，大身遍滿虛空，與天道元氣合同一體，即包籠天地至於千億世界，如觀掌中耳　至於陽九百六之數極大小劫之交會，如觀旦暮耳　若化此法身化爲小身，小身即小於微塵，微塵之中，又能容納無窮世界　皆守一之元道成之後神通，通道變化無礙，卷舒自由也

大凡守一之人，爰自稟形受胎之始，元神形質本空，無其神本來通道，觸物无礙及稟胎受形之後，積氣聚血成此，有礙肉身，身既生於世，日與天道疏遠，步步行歸死鄉　是太上玉晨道君哀末世之人，不知天道玄理，可以反本還元，卻歸初始未生之前，哀世人甘入輪回生死，遂勑入室弟子老君下世傳無爲之教，自然之道在世，如彼雨曜煥照人間，使世之賢明知有天道，步步可行，使世人眼見天道蕩蕩分明，是名得一之元，空虛法身之道，通神玄妙之門　穎陽書曰：我身本空，我神本通，心既無礙，一切無礙　誠哉至言也！夫天道無爲，自然之教即是空身之法，空神之門　若也，門空神通，與道合同，便能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坐在立亡，出入无間，舒卷自由，无可无不可也　此皆得一之元，淑美凝眞，天道妙用所致也

體性剛柔。○此一句，說得一之元，淑美凝眞，道成之後，分身解脫，便是無形妙法，眞如法身，能剛能柔　柔即攬之不盈手，剛則貫串金石　《西昇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　氣之所以柔弱者，貫品萬物，物無不包，包裹天地　故曰：道象無形，出有入无，神通變化，卷舒自由　故天地莫柔弱於道象之體性也

丹霄碧虛，上聖之儔；○其丹霄，碧虛，並是金闕玉清之分野，諸天帝道君所居，有三清宮闕，自非上聖高眞不可寢宴　丹霄之上碧虛之中未聞下界上壽肉身仙人造次得遊其間耶　且虛空宮室，不處鴻毛，豈有下界肉身仙人得遊无色之界！　有得一之元道成之後，位爲三清眞人，然後太上下名目，白日賓天得居丹霄碧虛與諸天神仙大道君以爲儔侶，不與下界地仙爲儔也　本乎天者親上界天仙，本乎地者親下界地仙　《易》曰：物各從其類。高下異品，仙階邈不相接也　其所居亦非地仙可到也

百歲之後，空餘墳丘。○此兩句，說守一道成之人，解蛻賓天之時詣彼金闕玉清受書位爲天眞眞官　原夫天眞上仙凡欲解蛻賓天，例不動曜世人聞見，皆潛遁默化，隱景藏形而去，或用藥杖代形，以作告終之術　其將蛻之身即潛脊飄車，詣於名山仙府，伺彼迎官儀衛，然後受玉策之文署仙府之任若然者，百歲之後空餘墳丘，若發櫬看之，例聞留衣蛻而已，或有劍杖代形之具，世之愚人多有識不及遠者，或聞此說將信，將疑皆曰：我聞天界神仙例皆白日上昇，乘雲駕龍，笙歌沸天，引去如此光明，驚駭世人，始可聞之得道非虛，如何稱潛遁默化而不能自明，愚所未諭也　棲眞子笑而答之曰：且下界肉仙尚恥形與物接，言不肯與世交，況是天界神仙无形之形者乎　且夫得道多門，品位高下不可備錄，唯此守一之元是至高無上之道，道成之後，位極天眞大神，位超無色之界，皆位登玉清，唯昔漢朝有太元眞人茅君，師西城總眞王君受守一之元，道成之後爲太上所召，當召之時自咎自責於上帝諸天帝前，恥作潛遁默化，今特願動曜人間世人聞見，意者，欲將白日上昇笙歌儀衛沸天引去，以誘向下二茅，令知仙道遺盛，下視人間卿相若螻蟻，殊使用信心歸於仙道故也　時太元眞人二弟，後漢俱卿之任，不信有神仙可學，故以盛觀動曜誘之，使二弟知世上如夢，仙道實貴盛，可以長久，然茅君得無自鄙恥量窄也！　茅君賓天之時，迎官儀衛感動天地，驚駭鬼神，自有本傳，不復備述　大凡世人蹈於常見，識量淺劣，又安能度量神仙邪？　只如止坳塘者，豈能料得滄溟淺深也？　且上聖天眞下觀世間榮競之輩，如觀螻蟻耳，又安足以毀譽哉！　然實有愚下之徒，厚誣神理，巧繇機心，以干名利，但務欺負，曾无端實之言，注聲賣盡遞相迷誤，空有貪生之名，都無重道之志，謬稽顙於圖籙，競傾貨於金丹，不修仁德，但行希得，其可僥求哉！　誠爲害生趣罪與道永乖馳走，索其道考之犯女青科律者，亦萬萬皆是也　既不遇明師，例執偏枯，凡見積生之厚業，步步走歸死鄉，一朝氣竭形枯，宛是促齡穢質，色謝之後理合化形泥土，將死之時，仍誑時賢，自稱得道，或云尸解，潛有所謂窮通之理　理實無聞，但發棺驗之，骸骨而已，何依蛻劍杖之哉！

又　一爲根，○一者，天地之根，神仙之源，萬物之母　天得之清，地得之寧，萬物得之而生，人得之而靈　靈即元神通於天道矣　一者，本是大道，神仙根也

事爲門。○得一之元者，守太上心印也　太上心印者，事也　事者，是守一之門耳　世人縱能明一之根，若不得入守一之門，即元無門可入　不入其門，亦不明五千文字　《西昇經》云：天地清靜，皆守一也　是亦由門而入　故曰：事无事，味无味　若然者，事歸於一矣，存於守一身中者矣

事歸一，一常存。○此兩句，言皆生於一，歸於一者，生死之根，生化之源。唯有太上心印，獨爲守一之訣，得一之元，一入人身，大身常存，存即存矣，要得積功，方可神仙度世也。

存莫有，假言守。○夫守太上心印之事，假言守神耳，非自心於守神也。太守太上者，不欲有心，又不欲无心，但常凝然，以全正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感通元神，元神即冥於天道矣。故《內景經》云：虛无寂寂空中素，使形如是勿令污，行息翱翔入天路。

守虛無，自長久。○此云天道，只在守虛守無而已。雖云假言守虛，守無之道，先虛其身，身使如晴空之狀，勿令食氣所污，是不言不食，不窺不視，可謂守虛極也。又須空無其心，守一人心，喻如人眼，根相似，但有微塵入眼，眼即不安，小事入心，心則動亂，要而言之，空無其心，其心如澄一盞濁泥，汁澄之，不可得清，若也濁時不禁一撓，守一人心難清其神，易濁其神，氣正如澄，盆水也，若常能虛，爲身无爲，心道常歸於身中矣。夫天氣常存人腹中者，自然神仙矣，神仙長存，可與天同壽矣。

姬志真《抱一說五》 夫一者，道用也，能一者，心術也。安於虛靜，其心自一，心一即道，未來不思，已往不憶，見在不滯，事日從新，此心惟一。此心既一，情識不分，行則一於行，坐則一於坐，住則一於住，卧則一於卧，在事則一於事，靜則一於靜，語則一於語，默則一於默，在二不二，在一不二，千變萬化，不廢吾一。一則誠矣，誠則明矣，既明而誠，則一亦忘矣，乃不知天地物我之有異也，我亦忘矣，無我無物，物我成一，以一應萬，事無不畢，則與道爲一矣。

陰陽

綜述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四十二章》 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一。生一，一氣未分，故言一也。

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者。

二生三，○運二氣，稱三材。

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冷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道以通之，借冲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抱冲和之氣，無好無惡，失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教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唯有道王公，卑以自牧，義存謙退，以爲名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處貴，自以爲益，材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衆生，是於所緣教得宜，義者，宜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己以陵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眞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爲教本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三《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注：萬物得陰陽冲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合養冲氣以爲柔和。○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冲氣，以爲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冲和，羣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爲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遞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爲寒，陽爲暑，其細也，陽爲明，陰爲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冲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阻落矣，二氣更爲內外，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爲精爲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爲動爲息，地以純陰之氣稟之，爲形爲質，《生神經》曰：人之既生，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

故三萬六千神　氣一時生形，夫向之者陽也，背之者陰也　故曰負陰而抱陽　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間，驚天駭地，三光育養，九氣結形，萬神恭諸，司馬敬順，天眞鑒映，攝形太陽亦不輟也　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保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眞，豈不痛哉？《莊子・在宥篇》黃帝於崆峒山問廣成子：理身之道，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　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　此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岳瀆百川，皆有尊卑遞相運用　帝王無事，物自昌壯矣，豈在多事乎？廣成子乃太上所化之身，應號於世，以道授於帝王，豈有生死終始之數。寓言千二百歲耳　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又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此得沖和之妙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柔弱　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　○疏：沖氣柔弱，爲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成生本　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　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爲名者，謙之至也　言王公爲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　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爲本，以致巍巍之功　義曰：守柔弱者，生而不匱　懷謙抑者，高而不危　所以柔弱爲保生之元，謙抑爲全高之本　故大國者宜爲下，崇臺者固其基　此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　具者，衆也　居尊高之位，衆所瞻仰　《毛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既居高位，爲師長尹正，故能宣行風化，以育黎元　《詩序》云：上以風化下，言王侯以德風化於下民　《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言民從順其上之化也　王侯行道德，四方之人歸從其化，故曰歸往　解云：民所歸往之謂王　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山之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巍巍者，高峻之貌也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六《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御注曰【略】○臣義曰：道常無名，一之所生，氣之混也

一生二，○御注曰【略】○臣義曰：一氣分而陰陽之氣辨，天地之所生

二生三，○御注曰【略】○臣義曰：天地位而沖氣之所生，故三才具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略】○臣義曰：有陰有陽，而沖氣以爲和，物得以生，號數爲萬，其可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陰陽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　沖氣之和，所以生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御注曰【略】○臣義曰：侯王位乎貴高者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者也　王公居尊位，而稱人所惡，知滿損之理，而要乎不失中故也　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失於偏毗，要適乎陰陽之和，故明損益之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御注曰【略】○臣義曰：益之則損，損之則益，天地盈虛，陰陽進退，理不外是，此王公稱人所惡，得損益之道，而與時消息，所以位高貴而不蹶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御注曰【略】○臣義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陰陽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物之變化，陰陽之盈虛，其理故然　理之所在，義教師也　強制弱，剛制柔，人之所教也　強梁者之好爭，是強於有我，以彼之不我勝，任強而不自反者，故卒爲強者之所勝，而不得善其死　知其說者，鑒彼消息盈虛損益之理，爲教之本，有父之道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纂云：支離所爲者，已具首章消釋　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鈔曰：《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言上德不以德爲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纂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處散　○鈔曰：至一者，《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犧，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今碧虛取以爲證，云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處散

渙散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亦我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原旨曰：天地生物之心，無他，仁寓吾體，飢吾性，冲和一氣而已　彼造物者之生，生不窮舍，此而何哉　冲和，中和也　道生一，無極而太極也　一生二，兩儀生焉　二生三，三才立而萬物生也　是謂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天陽地陰，二氣交感，妙合而凝，一點中虛，乃成冲和　純粹至精者，爲人　雜糅不正者，爲物　人物賦形，前類後偏，負陰抱陽之象也　兼三才而兩之者，在我矣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斯道也　嗚呼，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　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聖人，以父母天地赤子萬民爲心　嗟三代之季，各尚智力，爭土著民，上失所愛，下民受虐，玄聖體天地生物之心，法造化冲和之德，尚柔弱，戒剛強，以教養天下，故引王公稱孤、寡爲喻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則是尚柔弱，而反以孤、寡爲我善也　況其下者，可以智力自尚，而不知剛強爲戒乎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人欲方熾，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強爲勝　柔者受損，剛者受益　及乎天理既定，則柔者益，剛者損矣　人之未聞道者，往往尚智力，剛強，又教人以剛強爲善，亦猶我之尚中和，守柔弱，教人以柔弱爲善也　聖愚之所見，不同天壤如此　然則強梁者，終不得其正死，是可戒也　吾將正爲教父　見不賢而內自省，是亦教誨之而已　修身而不明此，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　治國而不明此，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

《太平經》卷三六《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眞人前，蚑行之屬有幾何大急？幾何小急？幾何不急乎？然，各有所急，千條萬端，皆名爲何等急　蚑行各有所志也，不可名字也　眞人已愁矣，子其故爲愚，何壹劇也　實不及　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計哉？其不及乎是也　唯天師願爲其愚暗解之　然，蚑行俱受天地陰陽統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謂乎哉？蚑行始受陰陽統之時，同噓氣噓吸，含自然之氣，未知食飲也，久久亦離其本遠　大道消竭，天氣不能常隨護視之，因而飢渴　天爲生飲食，亦當傳陰陽統　故有雄雌，世世相生不絕　絕其食飲，與陰陽不相傳，其無蚑行之屬，此一大急者也　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鱗蟲，但傑蟲亦生活　但有毛羽者，悔善可愛，禦寒暑，行鱗者，悔禦害，非必須而生也，故爲小急也　其餘凡行，悉橫處也　不守此三本，無故妄行，悉得死焉　此自然懸於天地法也　眞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與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者，悉被凶害也　善哉善哉！天師既開示，願乞聞三事一事行　今布根垂枝之屬，不食不飲不衣，當奈何乎？然，唯　子學不日進，反曰無知，何哉？一亦有二大急一小急，何謂也？然，明聽　唯唯　萬物須雨而生，是其飲食也　須得晝夜，壹暴壹陰，晝則陽氣爲暖，夜則陰氣爲潤，適得生長，居其處，是其合陰陽也　垂枝布葉，是其衣服也　其物多葉亦生，少葉亦生，是其質文也　故無時雨，則天下萬物不生也　天下無一物，則大凶也，是一大急也　不得晝夜，合陰陽氣，物無以得成也　天下無成實物，則大凶，是二大急也　物疎葉亦實，數葉亦實，俱實，不必當數葉也，是其小急也　實者，是其核也　是故古者聖人守三實，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長吉，竟天年，質而已，非必當多端玄黃也　故迷於末者當還反中，迷於中者當還反本，迷於文者當還反質，迷於質者當還反根　根者，迺與天地同其元也，故治　眩亂於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亂者，思反上古；上古亂者，思反天地格法；天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靈氣　故古者聖賢飲食氣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離天法誅分之間也　居清靜處，已得其意，其治立平，與天地相似哉，眞人深惟思吾道言，豈知之邪　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　而象吾書以治亂者，立可試不移時也　無居此文，使凡人當自知質文所失處，深念其意，宜還反三眞，無自愁苦以邪僞也　眞人愼之！　唯唯

行解萬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又卷四二《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眞人前　唯唯　人行有幾何乎？有百行萬端　不然也　眞人語幾與俗人語相類似哉！人有四行　其一者，或何謂也？然，人行不善則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行，壹善壹惡，爲不純無常之行，兩不可據，吉凶無處也　善哉，行吉凶有幾何乎？有千條億端　眞人之言幾與俗人同　吉凶之行有四　一者，惑何謂也？然，凡事爲行，不大吉當大凶，不吉亦不凶爲浮平命，一吉一凶爲雜不純無常之，吉凶不吉　善哉，行天地之性，歲月日善惡有幾何乎？不可勝

紀？」子已熟醉，其言眩霧矣。「天地歲月日有四行，一善不純，主爲變怪，何謂也？」「然，眞人明聽。今天地歲不大樂當大惡，不樂亦不惡爲浮平歲，壹善壹惡爲天變惑歲。今今日不大善當大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日月，壹善壹惡爲惑行，主行爲怪異災，吾是但舉綱見始。天下之事皆然矣。何謂也？」「然，天下之萬物人民，不人於善，必陷於惡，不善亦不惡爲平平之行，壹善壹惡爲詐僞行，無可立也，平平之行無可勸，大善與大惡有成名。」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陽純行也；大惡者，得太陰煞行也；善惡並合者，中和之行也；無常之行者，天地中和君臣人民萬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從陽者多得善，從陰者多得惡，從和者適浮平也，其吉凶無常者，行無復法度。是故古聖賢深觀天地歲月日人民萬物，視所興衰浮平進退，以自知行得與不得，與用洞明之鏡自照，形容可異。善哉善哉！今當余何乎？」「然，行守本，法天者，是其始也；法地者，其多賊也；法和者，其次也；無常者，其行末也。」「今人何故適得半無常之行乎哉？」「然，先人小小佚失之，其次亂小耶，其次大耶，其次大失。道路根本更迷亂，無可倚著其意，因反爲無常之行，便易其辭，爲無常之年也。是明道幣未極也，當反本。夫古者聖人睹此知爲末流，極即還反，故不失政也，而保其天命。故大賢聖見事明，是以常獨吉也。眞人樂重知其信效耶？」「唯天師開示之耳。行歲本興而未惡者，陰陽之極也。人後生者寔且薄，世之極也。萬物本興末無收者，物之極也。後生語多空欺無核實者，言之極也。文書多檐委積而無眞者，文之極也。是皆失本就末，失實就華。故使天地生萬物，皆多本無末，實其各在失本流就末，失眞就僞，失厚就薄，因以爲常。故習俗不知復相惡，獨與天法相違積久。後生者日輕事，更作歡僞，積習成神，不能復相禁，反言曉事，故致更相承負，成天各地殃，四面橫行，不可禁防。君王雖仁賢，安能中絕此萬萬世之流過。始失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釐，其失千里，粟粟相從從聚，遇到滿太倉數萬億斛。大雨一一相隨而下流不止，爲百川，積成四海，水多不可。本去故當繩之以眞道，反其末極還就本，反其華還就實，反其僞還就眞。夫末窮者宜反本，行極者當還歸，天之道也。天夫正道者，非小病也。遇到命盡後，復相承負其過，後生復迷復失，正道日閉，冥復失道，天氣乖忤，治安得平哉？人人被其毒害，人安得壽，萬物傷多夭死。故比比勑眞人傳告書，使人人自患失道意，身爲病，各自憂勞，思天地帝王人民萬物悉安矣。眞人樂合天心，宜勿懈怠。」唯唯願復問一疑，天師今是吉凶，會但其時運然耶？」「善哉，眞人之難得道意矣。極上者當反下，極低者當反內，故陽極當反陰，極於下者當反上，故陰極反陽，極於末者當反本。今天地開闢以來，小小連失道意，更相承負，便成邪僞極矣。何以知之乎？」「民萬物人民皆多前善後惡，少成事，言前一一哉？前有實，後空虛。古者聖人常觀視萬民之動靜以知之，故當不失也。善哉善哉！願復乞問一事。行言：今若天師言，物有下極上極。今若九人，上極爲委氣神人，下極奴婢。下學得上行，上極亦得復下行，不耶？」「善哉，子之問也。今眞人自若愚罔，未洞於太極之道也。今是委氣神人，遇與元氣合形並力，與四時五行共生。凡事人神者，皆受之於天氣，天氣者受之於元氣神者乘氣而行，故人有氣則有神，有神則有氣，神去則氣絕，氣亡則神去，故無神亦死，無氣亦死，委氣神人寧入人腹中不邪？」唯唯

〔附〕凡聖皆有極，爲無形神人，下極爲奴婢。神人者，乘炁而行，故人有炁即有神，炁絕即神亡。

「又五行遇得興生於元氣，神遇與元氣並同身並行。今五行遇人爲人藏，是寧九人，上極復下，反人身不？」「善哉善哉！初學雖久，一睹此說耳。然，子可謂已知之矣。行去，有疑勿難問。」唯唯

右簡天四行實本末太極以反政

又卷五〇《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書經意，正取一字

如一竟。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於前，使一人主言其本，衆賢共違而說之，且有專長於天文意者，說而上行，究竟於天道；或有長於地理者，說而下行，治究於地道；或復有長於外傍行，究竟四方；或有坐說，究於中央；或有原事，長於萬物之精，究於萬物；或有究於內，或有究於外，本末根基華葉皆已見，悉以類象名之。書凡事之至意，天地陰陽之文，略可見矣。其頭足皆具，上繫下連，物類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各書其辭，善者集成一說。是以聖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調定陰陽，而安王者，使天下平，臺神遍悅喜；故取衆賢業貫中而制以爲常法，萬世不可易也。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賢者一人之言，知適達一面，明不盡覩，不能用流六方，治究達內外七處，未能源萬物之精，故各異說，令使天書失本文，亂迷惑者，正此也。凡事欲正之者，各自有本可

窮，陰陽不復易，皆當如此矣。不者，名爲孤說獨言，不得經意，遂從一人之言，名爲偏言。天地之性，非聖人不能獨談通天意也。故使說內則不能究於天心，出則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古覆則不中，神靈不爲其使，失其正路，遂從惑亂，故曰就浮華，不得共根基至意，過在此，令使樸者失其本也。令天道失正，陰陽內獨爲其病，乖亂害氣數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變氣連作，人民不壽，以此爲大咎，賢明共失天心。又去聖人流久，遂不能得其分理，此名爲亂道。所以然者，經道凡書記，前後參錯，爲天地談。凡事之頭首，神靈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靈不復戰怒而行害人也，則惡氣閉藏，盜則斷絕，盜賊止，則夷狄卻降，風雨爲其時節，是天悅喜之明效也。喜則愛其子。是故帝王延命也。澤流其人民，則及其六畜禽獸，究達草木，和氣俱見，則邪惡氣消亡，則正氣更明，是陰陽自然之術法。猶比若書日用事，則夜藏；小人逃亡，則君子行。詐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陰陽而說神也，以爲吾書不然也，道以試成，欲知其得失。今試書一本，字投於前，使衆賢共違而說之，及其投意不同，事解各異，足以知一人之說，其非明矣，安能理陰陽，使王者游而無事樂乎哉？是故執本者少，而說者衆，則無不窮矣。執本者衆而說者少，日使道浮且淺，淺而不止，因而亂矣；亂而不止，陰陽不善，邪氣便起。故聖王乃宜重本，得其正始也，則無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則凡事失紀，萬物雲亂，不可復理，精之明之，惑道邪書去矣。

又《天文記訣第七十三》

天地有常法，不失銖分也。遠近悉以同象，氣類相應，萬不失一。名爲天文記，名曰天書。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若十二日一周子亦是也，十二歲一周子亦是也，六十歲一周子亦是也，百二十歲一周子亦是也。或億子而同，或萬子而同，或千子而同，或百子而同，或十子而同，俱如甲子也。其氣異，其事異，其辭異，其歌詩異，雖俱甲子，氣實未周，故異也。以類象而呼之，善惡同氣同辭同事爲一周也。精考合此，所以明古，復知今也；所以知今，反復更明古也。是所以知天常行也，分明洞達，陰陽之理也。書辭誤與不前後宜，當以相足，歌音聲事事同，所謂大周中周小周法也。得其意，理其事，以調和陰陽，以安王者，是可以效天常法書也。比猶若春秋冬夏，不復誤也。今後生皆用命少，未觀一周，何知大小中有三周哉？古常神道乎？故遂失正路，觀須臾之間，又未通洞古今神文，遂從偏辭，自言是也。正猶春兒生而死，不覩秋事；夏生而終，不覩冬事說者當時各見其目前可覩者一門，故雖十綴之，適不知也，內不然此也。使天文不效者，正是也。故事不空見，時有理亂之文，道不空出，時運然也。故古詩人之作，皆天流氣，使其言不空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見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順其氣，遂得天心意，故長吉也。逆之則水旱氣乖迕，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但逆氣，不順時務所爲也，不可不重愼哉。

〔附〕使天文不效者，時有理亂，道不空出。古者帝王見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順其炁，遂得天心意，如長吉。逆之則水旱炁乖忤，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逆順之道。

天所以使後世有書記者，先生之人知且壽知自然，入虛靜之道，故知天道周終意，若春秋冬夏有常也。後生氣流久，其學淺，與要道文相遠，忘前令之道，非神聖之人不能豫知周竟，故天更生文書使記之，相傳前後，可相因樂，欲使其知之以自安也。逢其太平，則可安枕而治；逢其中平，則可力而行之；逢其不平，則可以道自輔而備之。猶若夏至則爲其備暑，冬至則爲其備寒，此之謂也。天道有常運，不以故人也。故順之則吉昌，逆之則危亡。天道戰鬬，其命傷，日月失度，則列星亂行，知順時氣，日月得度，列星順行，是天之明證也。能用者自力，無敢閉藏，愼無賊傷，天之祕書，以歸仁賢，順明上下，令以自安。

又《灸刺訣第七十四》

灸刺者，所以調安三百六十脈，通陰陽之氣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脈者，應一歲三百六十日，日一脈持事，應四時五行而動，出外周旋身上，總於頭頂，內繫於藏。衰盛應四時而動移，有疾則不應，度數往來失常，或結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灸者，太陽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姦除惡害也。針者，少陰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義斬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經脈讖書也，實與脈相應，則神爲其驅使；治十中九失一，與陰脈相應，精爲其驅使；治十中八，人道書也，人意爲其使；過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傷神。甲脈有病反治乙，名爲恍惚，不知脈獨傷絕。故欲樂知天道神不神，相應與不也，直置一病人前，名爲脈本文，比若書經道本文也。令衆賢剛而議其病，或有長於上，或有長於下，三百六十脈，各有可觀，取其行事，常所長而治訣者以記之，十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衆行事，愈者以爲經書，則所治無不解訣者矣。天道制脈，或外或內，不可

盡得而知之也，所治處十十治訣，即是其脈會處也；大有小有大，口寸不同，度數同等，常以竅穴分理乃應也　道書古今積衆，所言各異，名爲亂脈也；陽脈不調，反治陰脈，使人被咎，賊傷良民，使人不壽　脈乃與天地萬物相應，隨氣而起，周者反始　故得其數者，因以養性，以知時氣至與不也，本有不調者安之　古者聖賢，坐居清靜處，自相持脈，視其往來度數，至不便以知四時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國養身全形者也，可不愼乎哉！人感隨其無數灸刺，傷正脈，皆傷正氣，逆四時五行，使有災異；大人傷大，小人傷小，盡有可動搖不居其處者，此自然之事也　是故古聖賢重之，聖帝王居其處，候脈行度，以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謂以近知遠，以內知外也，故爲神要道也

又卷五六至六四闕題

元氣，陽也，主生；自然而化，陰也，主養凡物　天陽主生也，地陰主養也　日與晝，陽也，主生；月星夜，陰也，主養　春夏，陽也，主生；秋冬，陰也，主養　甲丙戊庚壬，陽也，主生；乙丁己辛癸，陰也，主養　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陰也，主養　亦諸九，陽也，主生；諸六，陰也，主養　男子，陽也，主生；女子，陰也，主養萬物　雄，陽也，主生；雌，陰也，主養　君，陽也，主生；臣，陰也，主養　天下凡事，皆一陰一陽，乃能相生，乃能相養　一陽不施生，一陰並虛空，無可養也；一陰不受化，一陽無可施生統也　陽氣一統絕滅不通，爲大大怨也；一陰不受化，不能生出，爲大咎　天怨者，陽不好施，無所生，反好殺傷其生也　地所咎，在陰不好受化，而無所出養長，而咎人，反傷其養長也　天不以時雨，爲惡凶天也；地不以生養萬物，爲惡凶地也　男不以施生爲斷天統，女不以受化爲斷地統　陰陽之道，絕滅無後，爲大凶　比若天地一旦毀，而無復有天地也　是故聖賢好天要文也　天者，衆道之精也　賢者好道，故次聖　賢者人眞道，故次仙　知能仙者必眞，故次眞　知眞者必致神　神者，上與天同形合理，故天稱神，能使神也　神也者，皇天之吏也　神人者，皇天第一心也　天地之性，清者治濁，濁者不得治清　精光爲萬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當用清明　今神人眞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民人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動照無不知　眞人者象地，地者貞牢誠不欺天，但順人所種不易也　仙人者象四時，四時者，變化凡物，無常形容，或盛或衰　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吉吉凶，長於安危　聖人者象陰陽，陰陽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萬物，聖人亦當和合萬物，成其心，順陰陽而行，賢人象山川主通氣達遠方，賢者亦當爲帝王通達六合　凡民者象萬物，萬物者生處無高下，惡行民，故象萬物　奴婢者衰世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　故奴婢賢者得爲善人，善人好學得成賢人；賢人好學不止，次聖人；聖人學不止，知天道門戶，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眞，成眞不止入神，神不止乃與皇天同形　故上神人舍於北極紫宮中也，與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復踰天而上，但承委氣，有音聲教化而無形，上屬天上，屬天上事　神人已下，共憂天地間六合內，共調和無使病苦也

〔附〕正一法文太上外籙儀》下入四夷受要籙引《太平經》云：奴婢順從君主，學善能賢，免爲善人良民，良民善人學不止成賢人，賢人學不止成聖人，聖人學不止成道人，道人學不止成仙人，仙人學不止成眞人，眞人學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學不止成委炁神人

願聞絕洞彌遠六極天地之間，何者最善？三萬六千天地之間，壽最爲善　故天第一，地次之，神人次之，眞人次之，仙人次之，道人次之，聖人次之，賢人次之　此八者，皆與皇天心相得，與其同意並力，是皆天人也　天之所欲仕也，天內各以職署之，故思慮常相似也，是天所愛養人也　天者，大會壽常生也，仙人亦貪壽，亦貪生；貪生者不取爲非，各急身計之

又卷八九《八卦還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玄明內光，大幽多氣，與賢同位，壬癸之居　亥子共身，周流相抱，極陰生陽，名爲初九　一合生物，陰止陽起，受施於亥，懷妊於壬，潛滋於子　子子孫孫，陽入陰中，其生無已，思外洞內，壽命增倍，不可窮致，宜以長久　少陽有氣，與肝共位，甲乙寅卯，青色相類　萬物之精，前後雜出，仁恩心著　勇士將發，念之覩此字，光若日之始出，百病除愈，增年三倍　太陽盛氣，與心相類，丙丁之家，巳午養位，觀之，百邪除去，身日以正　宜意柔明，大不可彊求，見字而壽，光若日中之明　中和之氣，與脾相連，四出季鄉，乃返還戊己　中居辰戌，丑未爲根　舉順之而思其意，還以治其病，精若黃龍　而見此字，其病消亡，增年五倍　令人順孝，忠愛其君，子愛其父　少陰之旬，與肺精並，藏扇出氣，位屬庚辛　申酉義誅，滑邪盜賊不起，邪不得害人　賢盛之氣，增年百倍　極陰生陽，其國大昌，常而思之，不知死亡　陰上陽起，故玄武爲初始　龍德生北，位在東

可無一也，皆轉相生成。」欲知其實也，比若五藏，肺大腹中，一處一處之乃火也，賢乃水也，豈可爲同處，而日相與戰鬬相蝕邪？」子寧解知不乎？」唯唯。愚生已覺矣。是故和平氣至，三光不復戰鬬蝕也。三光不相蝕，乃後始可言得天地之心矣，以是爲證。故欲自知優劣，行道德，天但觀此大證，而聚衆文，言同處相蝕。是者但記同愛之文，未深得之意也。正使有神文言，天乃未深見其情實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吾文出之後，帝王德君思此天意，勿忘此言，此言所以致得天心之文也。如得天意，命乃長全也。不得天意，亂命門也。行而不稱天心，亦大患也。初上古以來，衆聖帝王以此爲戒，深記吾言，結於胸心，乃微言可見，道可得也以付上德之君，以救三光之鬬蝕也。」唯唯。行去，辭小竟。疑，復來問之。」唯唯。

又卷九三《陽尊陰卑訣第一百三十八》

願問陽何從獨得尊而貴，陰獨名卑而賤哉？」善乎！子之難也，幾覩道德意。陽所以獨名尊而貴者，守本常盈滿而有實也。陰所以獨名卑且賤者，以其虛空而無實也，故見惡見賤也。」愚生受天命，劣少無知，蔽暗難開，願天師具爲分解其意。「子學何不具覩天道意，何哉？眞人尚乃不解，俗人冥冥固是也。然，夫天名陰陽男女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戶也。人所受命生處，是其本也故男所以受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實。上者盈滿而有餘，尚常施與下陰，有餘積聚而常有實。上施者應太陽天行也，無不能生，無不能成。下有積聚，應太陰，應地，而有文理應阡陌。左實者應人，右實者應萬物。實者，核實也，則仁好施，又有核實也，故陽得稱尊而貴也。子知之耶？」唯唯。」陰爲女，所以卑而賤者，其所受命處，戶空而虛，無盈餘，又無實，故見卑且賤也。本名爲陰陽男女者，此二事也。其一身上下，既盡無名者也。本名陰陽，以此二事分別之也。念女之頭目面耳支體，俱與男等耳；其好善尚乃或好於男子，而反卑賤者，此也。男子其頭面肢體，其好善不及女也，而名尊且貴者，正以此也。」善哉善哉！」然子可謂已覺知之矣。是故天道重本守始，是以聖人觀天法象明，故當反本守元，正字考文，以解迷惑也。故能使天地長安，國家樂也。故守本而有實，好施與者爲善人。本空虛無實核，常不足而反好求者爲惡人，爲賤人，此之謂也。」今願訣問一疑。」行言之。」令女見懷妊，實如天師言，無實何也？」噫！子內空虛，略類似

又卷九二　三光蝕訣第一百三十三

請問天之三光，何故時蝕邪？」善哉！子之所問，是天地之大怒，天地戰鬬不和，其驗見效於日月星辰。然亦可蝕，亦可不蝕，咎在陰陽氣戰鬬。何故戰鬬乎？」陰陽相奸，遞諍勝負夫陰與陽，本當更相利佑，共爲和氣，而反戰鬬，悉過在此不和調。」如使和調不蝕，亦當不蝕邪？」然，大洞上古最善之時，常不蝕，後生彌彌，共失天地意，遂使陰陽悄悄不相愛，故至於戰鬬。子以吾言不然也。子使德君案行吾文，盡得其意，戰鬬且止；小得其意，小止；半得其意，半止。如不力行，固困耳。」請問：「夫日月蝕，以何時運相逢邪？」噫！子其愚哉！眞人正復更發天怒，今眞人以何知爲時運邪？」愚生見其同處也。」冥冥哉，子之心也，其暗冥何劇也。審若子言，運相逢也。」何故於一年之間日月蝕，無解矣。或連歲不蝕，運何以然。帝王多行道德，日月爲之不蝕，星辰不亂其運。何以然哉？又天性，陰陽同處，本當相愛，何反相害耶？又陰陽本當轉相生，轉相成功，何反相賊害哉？」是子之愚也。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常相厚，久不相覩，一相得逢遇，大喜，則更相佑利，相譽相明，及其素相與不比也，卒相逢便戰鬬。大不比，鬬死而已；小不比，小鬬。」可駭哉！可駭哉！愚生已解矣。請問：今日乃太陽，火之精神也；月乃太陰，水之精神也。今水火不同處，自相遭逢則相滅，何謂也，不比邪？」善哉！子言得其意。然水火各以其道，守其行，皆相得，乃立功成事。比若五行，不

右升平八卦六甲追道還精念文

無道之人，但天皇子，勉勉一心，故使子來問事耳！今女之姓已，陰本空虛，但陽往施化實於陰中，而陰卑賤畏陽，順而養之，不敢去也。陽乃天也，君也；陰乃地也，臣也。故重尊敬陽之施，順而養之，而不敢去也。子欲知其實，比若君王有客，託於小家，小家養之，不敢去也。客亦遂得肥巨成人，「已正此也。今俗者言，陽生陰成，但陰隨而養成陽實也。吾書中同多以養說之如此矣。吾見眞人欲樂得知眞道之核，天之至要意，故爲子要言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今願問獨人有男女，可以分別陰陽實邪？天地萬物盡然邪？」「噫！子自若癡迷不解。善哉！眞人之難問也。然天地之性，萬物盡然。吾爲子說一事，已上洞下達。子自若言不一二行更開兩耳聽，勿失銖分也。」「唯唯。行，然陽在外之時，凡物盡上懷妊於上枝葉之間，時天陽氣在外，未還反下根也，故皆實於表也。蚑行衆生人民積聚亦於外，及陽氣還反內在地中也。萬物之魁，上悉空無實，盡下懷妊實於下，地中養根葉，蚑行人民亦人實積聚於內，此卽皇天證明陽實核之大明效也。是故執陽道者有實核，守陰道者天實核，故古者聖人治常象天，不敢象地也。「願聞之，何謂爲象天乎？」「象天者，聚仁賢明儒道術聖智，此者名爲象天也。聚財貨小人不肖無知文章，名爲象地也。「善哉善哉！願聞此仁賢明儒道術聖智，何以象天？」「天者，仁賢明儒道術聖智也；又天者，能乘氣而飛，此六人其二者而忘眞道不懈者，亦乃至於能乘氣而飛，故翻天象天也。是以古者聖人獨深知皇天意，故不敢失之也。「願聞此聚財貨小人不肖，何以象地乎？」「然，夫財者，會下財成塗，塗化成糞，糞化成土。夫小人愚不肖者，會聾暗不知道術，入凶門戶，會當早居地下。若令不葬，久則爲天地之害甚深，與之爲治，則共亂天文地理，五行日戰乎！四時失紀，三光少明，天地惡之，百神不愛之矣。無益於分理，當早終死如此財矣。眞人知之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者，可謂將長存矣；不知早駭，與天地爲重咎。」「愚生甚畏之。子知畏此天法，天且活子，如不敬畏之，與生同理。夫吉凶，本非天也，過也，人自求得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去戒之。」「唯唯。

右集難男女本所以得尊卑陰陽實核君子小人訣

又卷九八《男女反形訣第一百五十九》　「願復請問一疑事言之。天師前所賜子愚生書本文，有男女反形，願聞其意。」「噫！子書略已說可睹，何故復問之乎？」「心愚閉難闚示，唯及天師訣問之。」「諾。安坐，方爲子言之。天地之性，陽好陰，陰好陽。故陽當變於陰，陰當變於陽。凡陰陽之道，皆如此矣。更相好，故其開練自疾。但宜「」以晶訣之耳，不可遷以示教人也。且入邪中，然子明聽。陽者以其形反爲陰形，陰者以其形反爲陽形，正自以其身，爲其人形容也，不可遷及也。且中於耶。」「唯唯。若且曉而疑也。」「噫！子何一難示也。但便以自身爲其形，陽者，若陰人身也。」「唯唯。」「子已知矣。行去，事可知。」「唯唯。

右集難解凡文方訣簡賢得失實陰陽反形以致道

又卷一一七《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百七》　今眞人積善又賢，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平氣具至，今天上欲有可急得，子亦豈知之乎哉？」「小生性愚且蒙不及，唯天師「」行，諸眞人安坐，爲子悉陳之。今天上樂得善人，可以調風雨，而具生凡物者。初天地開闢以來，人爲善者少，少而中天意者，天常以是爲憂患，而今地上人無中天上可求者。今天上何不自生人，而反乃取於地上人乎？」「夫天地之生凡物也，兩爲一合。今是上天與是下地爲合。凡陽之生，必於陰中，故乃取於此地上人也。又人含陰陽氣之施，必生於土泉，故皆象其土而生也。故五方異俗，天下小小而不同，故萬「」國一部中人不相似也。子知之乎？」「唯唯。」「人生而常善者付於父，故善人上付於天也。萬物之精善者，上合爲天，爲三光也。其中者付於人，使其仕，順陰陽而理萬物也。其下者付於土，使步行而作事也。眞人知之乎？」「唯唯。善哉善哉！」「是故今天上欲調風雨，具生萬物，樂得善人，故吾見遣下簡索之也。以文付眞人，以與謹民，令付上火精道德之君，使以示天下人，共思吾書言。故以付眞人，愼毋斷絕，子且病之，加戒愼事。」「唯唯。今愚生以爲天上乃無極而正，獨與此下地爲合乎？」「善哉，子之難也。天雖上行無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爲合。」「今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爲合。如是一陰一陽，上下無窮，傍行無竟。大道以是爲性，天法以是爲常，皆以一陰一陽爲喉衿，今此乃太靈自然之術也。無極之政，周者反始，無有窮已也。欲爲眞人分別一二而陳道之，眞人會不而知之耳，故略爲子舉其端，見其始，著其大綱，自思出其紀，令天下地上賢聖自美之耳。子知之耶？」「唯唯。願聞其教。」「諾。自詳記吾言於吾教，子上而息。」「唯唯。

又卷一一八《禁燒山林訣第二百九》

請問東天上洞極之師，所言衰愚生不肖，乃當請以天上之事，誠非小生所敢望也。既如得已，開其道路，使得知天上事。願聞天上貴何所喜，何所禁，唯得其戒。誠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後生。善哉子之問也，得其要意。眞人安坐，爲子道之。可傳萬世，無有去時也。唯唯。受命厚厚，勿謝。子爲天地間疑，吾主爲天談，非子之私也，俱共公事，何須謝哉？欲不謝，若爲輕道易事愁師，謝又觸忌諱不謙也。但恐書益文多辭，令難知，故止眞人耳。夫辭者，道之柄，文之所從起也，勿悒悒，方爲子分別之。唯唯。今天上乃上皇洞平氣俱至興盛，陽日光明，邪氣止休，正氣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陽。天上急禁絕火燒山林叢木之鄉，何也？願聞之。然，山者，太陽也，土地之綱，是其君也。布根之類，木是其長也，亦是君也，是其陽也。火亦五行之君長也，亦是其陽也。三君三陽，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燒山林叢木，木不燒則陰中陰者稱母，故倚下也。天所以使子丑寅最先發去興多，興多則火王，火王則日更明，丙丁興，巳午悅，何也？願聞之。此天格也，性也。其母盛多而王，則其子相。其子相，則受氣久長得延年，故天上止之也。陽盛陰姦日消，陽衰則陰姦日起，故姦猾者常起暮夜，是陽衰而姦起之大證也。故天上乃欲除姦，故禁之也，此自然之術法也。天上亦然，地上亦然。善哉善哉！請問三陽相得何故凶衰乎？善哉子之問也，得其意。然三陽者應天陽地陽人陽。三盡陽也，無一陰；三盡君也，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禁之也。善哉！愚生過問此，甚畏之矣。子知畏之，生之根也；不知畏之，凶之門也。唯唯。

又《燒下田草訣第二百一十》

請問下田草寧可燒不？天上不禁燒也。當燒之。獨何故當燒之乎？願聞之。然，草者，木之陰也，與乙相應。木者，與甲相應。甲者，陽也，與木同類，故相應也。乙者，陰也，與草同類，故與乙相應也。乙者畏金，金者傷木，木傷則陽衰，陽衰則僞姦起，故當燒之也。又天上言，乙亦陰也，草亦陰也，下田亦土之陰也。三陰相得，反共生姦。故玄武居北極陰中，陰極反生陽。火者，陽也，陰得陽而順吉，生善事。故天上相教，燒下田草以悅陰，以興陽，故燒之也。天上亦然也。甲者，天上木也。乙者，天上之草。重興則氣等也。火亦陽也，木也者，陰也，地上之草也。此四事俱東行也。但陽者稱木，陰者稱草，此自然之法，天上之經也。吾不敢欺眞人也。子爲天間事決疑，吾爲天說事，二人共職，共理陰陽，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萬千物各得其所，莫不悅喜而出見，無有冤結者也。善哉善哉！然，眞人可謂知道矣。不敢不敢。然學而問道，有何謝乎？唯唯。一慶之胸心，無有大時。善哉善哉！學問得其數矣。

又卷一一九《三者爲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百一十二》

下愚之生願一請問，今天道當具，無不有無不包容也。天上何靚，何故一時悉欲生而急刑罰乎？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意。吾常甚好子之言。子之言，常發起吾意，使吾道興。子向不能難問，誰復而難問者乎？故天道久醫絕閉而不通，天甚疾苦之。吾久悒悒，欲言無可與言者，故天道失其分理久矣。歲歲至歲，至於今。天運生聖人使其語，無而盡解除其病者。故乃使眞人自來，與吾相靚，乃一得爲天具語。子難常獨深得天意，安坐，爲子悉陳道之。吾欲不言，畏人誡也。故得子問者，輒欲言，無可匿也。眞人亦知之邪？唯唯。然子解解矣。今天上所以盡悉欲生長，而急害傷者，天道常有格三氣其初一者好生，名爲陽；二者好成，名爲和；三者好殺，名爲陰。故天生名生之也，人者主養成之，成者名爲殺，殺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緣也。無陽不生，無和不成，無陰不殺。此三者相須爲一家，共成萬二千物。然天道本末中也。今者，天道初起以來，大周復反，來屬人屬陽。陽好生而惡殺，生者須衆，乃而合心爲一相生，而中有殺氣輒傷，不能相生成。子欲知其信實，比若胞中之子，不可有小害，輒傷死。死不復生，輒棄一人，爲是連傷而不止，便絕滅無後世矣，一家無純絕去矣。故尤大急刑罰殺傷也。天道同不常如此耳。今者大急，復更爲眞人察察分別之，使下古人大覺知天道。今不欲殺傷訣意，所以更爲眞人察察言者，俗人鄙吾，但無事習文辭而作巧語也。故更爲其陳刑天證。今甲子，天正也，日以冬至初還反本。乙丑，地正也，物以布根。丙寅，人正也，平且人以初起，開門就職。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初生屬陽，陽者本天地人元氣。故乾坎艮震，在東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間，陰陽合生於中央。故凡懷妊者，在頭下是上，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陽合者生於最先發去，出其形氣，殺於他方

者，此主天地人三氣初生之處，物之更始，以上下不可有刑殺氣居其中也置其德氣陽氣，乃萬物得遂生；如中有凶氣輒傷　故出其刑去之也　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上下純陽治天地，故急斷刑罰也　天者稱神，陽亦稱神，故今天使神治人　眞人欲知吾書文與天相應不？自今以往，犯吾書文，欲好刑殺者，天上亦且考之　人亦且更急之，神亦且考之　天上地上異處同謀，鬼神不與人同家，亦且同謀，是天平氣且至也　天初氣更始於天上，地初氣更始於地下，人初氣更始於中央　此三氣方俱始生，不欲見刑惡凶氣，俱欲得見樂氣，故自今以往，天與地樂斷刑也　眞人知之乎？〔一〕唯唯　愚生暗昧，以爲天上行疾人爲惡，而禁刑殺傷也；不意乃天地人在懷妊之氣，更始之本元也　見天師說之，甚惶甚恢，可謂覺悟，知天道意矣　善哉！曉事生戒此文，愼無斷絕爲身害〔二〕唯唯，不敢不敢〔三〕行去重之　凡人學問，各爲身計，務順天道〔一〕唯唯〔二〕出此天上禁忌勿藏〔一〕唯唯〔二〕請問天道何故正以今爲大周，爲元初，乃更大數考正文哉？〔一〕善乎子之難問也，大得天心意　然今者五陽之上長也，五火之始也　火之最上者，上爲天，爲日月之色者　火赤與天同色，天之色赤，火亦赤，赤者迺稱神　天與神者常昌，得凡事之元　是故十一月爲天正，天上亦然　故其物氣赤，赤者日始還反　其初九氣屬甲子，爲六甲長上首　甲者爲精，爲凡事之心，故甲最先出於子，故上出爲心星　故火之精神，爲人心也　人心之爲神聖，神聖人心最尊眞善　故神聖人心乃能造作凡事，爲其初元首　故神聖之法，乃一從心起，無不解說　故赤之盛者，爲天，爲日，爲心　天與日與心常明，無不而照察　故自今以往，行此道者，姦邪之屬悉絕去矣　夫陽之生者，於幽冥之中　是故陽氣起於北，而出於東，盛於南，而衰消於西，天之爲法如此矣〔二〕善哉！願聞今陽之生者，何故正於幽冥中乎？〔一〕夫生者皆反其本，陰陽相與合乃能生　故且生者，悉復其初始也　天地未分，初起之時，乃無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無有分理　雖無分理，其中內自有上下左右表裏陰陽，具俱相持，而不分別　若陰陽相持始共生　其施洞洞，亦不分別　已生出，然後頭足具　何知陰陽之初生之始如是矣　故人今將變化而施生者，悉往就幽冥閑處，天使不忘其本也　人初受天地之法，是其先也，故天使其不忘也〔二〕善哉善哉！見皇天師言，乃知分理也〔一〕子可謂易示曉矣〔二〕請問陽與火何獨伍乎？〔一〕行氣者各自有伍，非獨火也，金火最爲伍，赤帝之長故《天策書》非云邪？〔一〕丙午十巳爲祖始〔二〕始者，先也，首也，故書言祖始也　萬事之始，從赤心起　心者洞照知事，陽始於陰中，亦洞照　故水者，外暗內明而洞照也，中有陽精也　故陽始起於北，而陰始起於南，十一月地下溫，五月地下寒〔二〕今陰陽始起，何不於天上而正於地中乎？〔一〕善哉，子之難問也　然地爲母，父施於母，故於陰中也，其施陽精，同始發於天耳　陽者，其化始氣也微難覩，人陰中成形，乃著可見，故記其陰中，不記其陽也〔二〕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見可覩而言，陽施精微，不可覩乎？〔一〕善哉子之言也，難得其意，欲爲眞人分別說之　恐天道大形見，故不爲子說也　然恐眞人心恨　夫爲人師，爲人上者難　請安坐，爲子微說之　天雨雪造將爲之時，呼吸但氣耳，陰陽交相得乃施，可覩於此之時，天氣下，地氣上，合其施　故雨雪有形而可見也〔二〕請問：今或有山潰雲上，皆可覩，而言不可覩，何也？〔一〕欲不問，苦悒悒，今故具問之　爲弟子不讓不也，不問無以得知之，致當問之，無所疑也〔一〕諾　爲子微說之，不可窮極　然雲雨潰山，此者陰之盛怒，而不自忍傷陽，化凶事也，非善變也　有傷於化之道，陰之失也，陰之傷也　眞人勿復窮問，天道亦不可察察盡言也　予自思其意〔二〕唯唯〔一〕行去

又卷一二〇至一三六《太平經鈔》辛部　請問上善易爲也，上惡易爲耶？〔一〕夫陽極爲善，陰極爲惡，陽極生仙，陰極殺物；此爲陰陽之極也　夫凡民生不能盡力養父母，求奇方道術，以資父母，使懷悒悒而至死，復相教善衣食歌舞以樂之，是爲大逆之民，天豈福之乎？天上效凡書文對，今天上爲法，令天上人不得相期爲猾，自有大術也　地上亦然　今眞人豈知之耶？自古到今，多有是佞臣猾子，弄文辭，共欺其上，愁其君父，而得官位；無功於天地而食祿，天甚疾之，地甚惡之，天上名之亂紀　今天上平氣至欲斷之，恐此子復亂理　今人積愚，多可欺而得仕，今天災不可欺而去也，不可詐僞而除也　眞與僞與天相應，不悉以示下古之人，試使用之，災害悉除，即是眞之眞文也，與天上法相應，可無疑也　不言而反曰彰明矣　用之而無成功，吾道即僞矣，亦不言而明矣　天上爲法，不效巧言，乃效成功成事　比若向日月而坐，俱有光明　何以知其熱與清乎？去人積遠　以何効之？主以成功也，向日而坐爛也，足以知熱；向月而坐，足以知清　吾之眞文，亦若是矣

天上爲法，目視則理陽，瞑則理陰；視則理有形，瞑則理無形；視則理人身，瞑則理精神。以是爲效，故能使陰陽悉理，則無有失職者也。地上亦然，爲洞極皇平也。今天之出書，神之出策符神聖之文，聖人造文造繹，上賢之辭，此皆言也。故天地神聖上士爲人盡力，以言積年，可立天地，除災害帝王案用之，乃致遨遊而無事，上得仙度增年，得天意，子孫續嗣，無有絕也。世衰乃更爲大興，天下仰命，莫不得其天地六方八遠絕洞，陰陽俱悅，天病風雨爲時，雷電不作，日月更明，三光不失度，四時五行順行，各得其所。此神聖善言所致也，其功莫不大哉。

天上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上無極之三光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上中居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上三光各異，其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上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上音響雷電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下風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天下居中，風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上之人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上蚑行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上草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上山阜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上川谷水澤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下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地下無極陰陽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五行各異，自有自然之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四時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六甲十干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六甲十二子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八方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神靈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善惡書辭而行之，卽太平矣。如不從其本類教之，卽大亂矣。志之哉，大教吾具出此文，以解除天地陰陽帝王人民萬物之病也。凡人民萬物所患苦，悉當消去之。故敎子用法無極以示之，乃拘校前後聖賢神文，與凡人俗辭，合而大考之，後天地之病，都得消除。已消除，帝王延年，垂拱無憂也。天、太陽也。地、太陰也。人居中央，萬物亦然。天者常下施，其氣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氣上合也。兩氣交於中央。人者，居其中爲正也。兩氣者常交用事，合於中央，乃共生萬物。萬物悉受此二氣以成形，合爲情性，無此二氣，不能生成也。故萬物命繫此二氣，二氣交相於形中。故爲善，天地知之；爲惡，天地亦知之。故古者上善德之人，乃內獨知天意，故常力爲善也。

《天讖》曰：復樂者樂，復善者善，復惡者惡，復喜者喜，復順者順，復眞者眞，復道者道，復悅者悅。凡所復，天地羣神亦復之以影響哉！復文者文復，復僞者僞復，復辯者辯復，復佞者佞復，復武者武復，復逆者逆復，復凶者凶復，復邪者邪復。凡所復，悉天地羣神復之。凡吉凶安危之法，在所復已。凡人家力強者，多畜私財，後反多貧凶，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強反欺弱者，或後生反欺老者，皆爲逆。故天不久祐之。何也？然智者當包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強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後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與天心不同，故後必凶也。夫財者，天地之間盈餘物也。比若水，常流行而相從，常謙謙居其下，得多財者，謙者多得也。故期者，天不祐之矣。

從天地陰陽中和三法失道已來，天上多餘算，蓄積不施行，何也？願聞其意。然天之受命，上者百三十，謂之陽曆閏餘也。其次百二十，謂歲數除紀也。其次百歲，謂之和曆物紀也。人悉當象是爲年。今失三法已來，多不竟其年者。餘算一歲一算，格在天上，人行失天道，無能取者。今象吾文，爲善行者，天上悉且下此算以增之，或得度世，或延年矣。天地□□已來，帝王專以憂天下不平，失職爲憂患也。微此，無可憂者也。天下善人，忠臣孝子，悉共憂此。但行吾文，此憂除矣。

天上言，陽氣大興盛，鬼物不得妄行爲害，何也？夫陽盛者陰必衰，故

物不得妄行爲害也，誰禁之乎？陽精禁之。陽精何以禁之哉？夫陽精爲神，屬天，屬赤，主心。心神，乃天之神也。精者，地之精也。鬼者，人之鬼也。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同行，並處陰道。太平氣至，陽氣大興，天道嚴，神道明。明則天且使人俱興用之，神道用，則以降消鬼物之道也。神道興，與君子同行。鬼物道者，與小人同行。故君子理以公正，神亦理公正。小人理邪僞，鬼物亦理邪僞。明於同氣類也。今陽道興火，兵刃當消滅，火厭之。故兵積陰氣盛，火積陽氣盛，陽盛消兵，自然感召也。人生必因天氣，上善者付天，中善付於人，下善付田畝。故上士學而度世，中士當理民，下士當理田野。上士當來雲氣，中士乘車，下士當步行。此三人各殊職，不相妨害。上士度世上天，爲中和調風雨；中士屬縣官，當理人；下士當理財產。各有所職，不相妨矣。

天上諸學道之爲法也，人精求道也已。小合於小道，見諸神爲小得道，門戶未合於中道，乃得至於大道。至於大道，乃能致於眞神也。小合小道者致小神，合於中道者致中神，合於大道者致大神。大神至乃得度世長存。而至此，皆有大邪神鬼，不欲人度世，善惑人致怠，退而自言變怪，眞僞相雜。當此乃能分別邪正，則度世矣。天上名上士，從生到終，無一惡意，乃爲凡人所愛，五方人民縣官共賜之遺之。中士乃爲隣里所愛，隣里共賜之遺之。下士無有善心意，無可得賜遺，但竊取其家私賜遺。此天下人粃所爲。何謂粃哉？上士純善，心意無惡，是上陽也。中士心意半善，是其中陽也。下士心意純無善，是下陽也，故名粃。粃不成實，內空無米，爲無實信也。無信實之人爲之粃人。上士得縣官四方賜與其家者，言不忘本祖也。中士得四隣賜與其家，言不忘父母也。下士反竊取其家財以付傍隣里者，當象其粃，內空外實，反背其本也。皆有害天上，言背反其家，家中不和，悉由此人。夫臣外交，其國必空；家人外交，其家必空；天之咎皆從此起。夫安危起於人腹中，神靈見於遠方，上下旁行，洞達億萬里，可不愼乎？

太平道，其文約，其國富，天之命，身之寶。近出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國可安，家可富。

天地格法，善者當理惡，正者當理邪，清者當理濁。不可以惡理善，邪理正，濁理清。此反逆之，令盜賊不止，奸邪日生，乃至大亂，各從此起。蒂王將任臣，必詳其選舉，當以天心。列宿合，乃敢任之。日者，君德也。月者，臣德也。若列宿不合，必不能致太平，奸邪生矣。

又卷一五四至一七〇《以自防却不祥法》 順用四時五行，外內思正，身散邪，卻不祥，懸象而思守，行順四時氣，和合陰陽，羅網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立冬之後到立春，盛行用太陰氣，微行少陽之氣也。常觀其意，何者病爲人使，其神吏黑衣服，思之閑處四十五日，上至九十日，令人耳目聰明。立春盛德在仁，氣治少陽，王氣轉在東方，與木行，其氣弱而仁，其神吏青衣，思之幽閑處四十五日，至九十日，令人病消。以留年行不止，令人日行仁愛。春分已前，盛行少陽之氣，微行太陽之氣，以助少陽，觀其意無疑，深思其意，百邪服矣。立夏日盛德火，王氣轉在南方，太陽之氣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衣守之，百鬼去千里。夏至之日，盛德太陽中氣，中和之氣也，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氣轉在西南，迴入中宮，其神吏黃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思之十八日。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氣轉在西方，斷成萬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強老壽。秋分日少陰之氣，微行太陰之氣也，逆疾順之。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氣轉在北方，其神吏黑衣。令人志達耳聰，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時之氣，內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寧。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興，能順時氣，忠臣孝子之謂也。此名大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道。故道爲仁賢出，不爲愚者生矣。

又《還神邪自消法》 分別三氣所長，還神守身。太陽天氣故稱神，形者，太陰主祗，包養萬物，故精神藏於腹中，故地神稱祗。精者，萬物中和之精。故進退無常；天地陰陽之精，共生萬物，此三統之歷也。神者主生，精者主養，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神器，三者法君臣民，故不可相無也。故心神動搖，使形不安，存之不置。利其可安即留矣，不用其可安即去矣。始學用其可，安之教之，久久自都安不去矣。陰氣陽氣更相摩礪，乃能相生。人氣亦輪身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精有氣，如魚有水，氣絕神精散，水絕魚亡。故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數怒喜也。古者明師，教帝王皆安身，使無憂，即帝王自專矣。天喜太平氣出，無不生成。天恨形罰之氣出，莫不殺傷，萬物莫不被其毒，故同憂也。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崩淪；人不守神，身死亡；萬物不守神，即損傷。故當還之乃曰強，不還自守曰消

亡也

又《和合陰陽法》 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陰有陽，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晝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裏，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剛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後，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　此道之根柄也　陰陽之樞機，神靈之至意也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三 沒水入火，自死亡兵。水火有焚溺之患，刀兵有殺伐之威，不待智者皆知所畏避也。今乃求沒於水，願入於火，樂鬻於兵，曾不病風喪心，亦非形格勢禁，其事深可慨惻　何也，彼酒色財氣，乃水火刀兵之異名。人皆焚溺自盡於中，曾不知懼，且嗤學道者徒清修齋戒，縱與彭聃同年，亦謾孤苦一世，曷若我酒色爲樂乎　噫，飛蛾撲燈難以遮護，特爲長嘆息而已。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以制之。太上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且至虛至靜體疑於陰，萬物從何而生。然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則道不見　況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長養萬物，儻不法於自然處於至靜，則天地萬物決不能生人。以一身參天地萬物之用，得不知所謂靜乎。惟其心猿意馬日放縱於利慾之場，視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於己何哉　況天地之道君浸潤焉，自一陽而浸至於六陽，自一陰而浸至於六陰，皆以漸而長，未有驟而進也。故陰陽相推皆順自然之理，惟聖人知其然也。則无爲中有爲，至動中至靜，使天地萬物因靜而生，非有道者孰能知之

至靜之道，律（歷）曆（曆）即不能契，鳥獸之謂也。律（歷）曆（曆）之法，推筭天紀，有七十二候，有二十四氣，有四時八節，有晦朔弦望，皆度數不可違也。然治（歷）曆（曆）明時，推步纖悉，疑非自然无爲之理也。惟聖人道極至靜，心同太虛，陰陽升降，運化自然，曾无一毫造作。若律（歷）曆（曆）之多事，得非鳥獸之謂乎　蓋鳥獸者鳥兎也，鳥兎者日月也，日月者水火也，水火者陰陽也，陰陽者天地也，天地者清靜无爲，自然之大道也　大道者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性命者即長生不死金丹之方也

又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大哉道乎，至哉言乎　《陰符聖經》皆黃帝闡道秘言，子輩不揆解釋其義，妄泄天機　載觀末後數語，總括始終，亦猶乾、坤之象辭備六十四卦之大義，其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未易揣摩，猶歟休哉，敢再拜熏染而詳明之。且金丹大道，其於一身有奇器焉，非必鑄冶也　偃月之爐太一之竈，九內无外之鼎，至靈至聖之藥，是生萬象，皆出自然　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三升鑪內煮山川，豈虛語乎。故以八卦言之，則坎離爲本，以周天言之，則子爲先。其機之神也，則妙用无方。其鬼之藏也，則隱顯莫測。陰勝陽則水火爲既濟，陽勝陰則日月爲合璧。金烏有搦兎之功，木龍有伏虎之德，龜蛇交頸蚌蟠含珠，懸象昭昭殆不可掩，得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測知之謂神者乎。是道也，即吾儒分內事也。昧者謂金丹爲異端曲學，是猶坐井觀天而曰天小者，豈天之罪哉

又《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卷四 雲峯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元炁配合萬物生焉。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太陽眞火象應東南，從木而生外應春夏，發生萬物　月者太陰眞水，象應西北，從金而長肅殺萬物，此二者乃天地生殺之機，故稱曰水火，曰坎、離，曰鉛汞，曰龍虎，其他異名不勝數，皆日月之號也　聖人觀天之道，察其盛衰，明其幽隱，將日月二氣劃成八卦以日之火爲二，月之水爲一，自一二既分卦氣以別，故變之爲六十四　上十五日坤☷生震☳而變兌☱，兌變成乾☰。乾氣圓滿懸照東方，金水溫溫，金氣既足，自生眞水。下十五日乾損成巽☴，巽復成艮☶，艮損成坤☷，乾、坤乃合日月相交，至精至微不可思議。雖人物鬼神推至異類，毫髮不能隱　大哉，日月天地之體也。夫人能窮日月之聖功，則晦朔弦望體天法象，可以與天地日月同其運用，豈不能超凡入聖，出死入生者乎

雲峯按，《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大哉言乎　人之一身即一奇器也　萬象皆備神鬼護持，可謂至貴　太上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是也。平叔曰，先立乾坤爲鼎器，次將烏兎藥來烹，豈捨吾身之外而求乾坤於冥漠之表，取烏兎於日月之宮乎　是知奇器在乎身萬象備於我。凡二儀三光四象五行八卦，九宮十干十二曜十二支二十四氣周天六十甲子，皆備於人之一身。苟能仰觀俯察，與天地陰陽同其造化，則機緘密契鬼神莫測，三才並立長生久視，仙道豈遠哉。

王道淵《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上 夫陰符者，一陰一陽之謂也。

太極未判之始，溟溟涬涬，遼廓無光，純一陰炁而已。陰因之極，一陽生於中，便分奇偶。陽動陰靜，兩儀判焉。人生其中，三才立焉。三才既立，萬物生焉。生萬物者道也，成至道者人也。聖人所以建天地，施德化，修性命，定人物，此《陰符》所以作也。以世法言，萬物皆有形曰陰，萬物皆有性命曰符，萬物皆有自然之道曰經，以道用言，人之四大一身皆屬陰，唯一點祖炁居天心屬陽，是曰命蒂，性與命合曰符。符者，契合也。分開兩個，勘合渾淪，陰符二字，身心也，性情也，水火也，神氣也，鉛汞也，龍虎也，動靜也，乃爲修丹之根本，養道之淵宗。凡作丹妙用，每遇日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外則運陽火於東南而復退陰符於西北，存北方不行，正萬物藏形之時也。於此時含光內燭，眞氣薰蒸片餉之間，混融磅礴，陰氣消化，陽氣日新，此立成丹基之胎，久久純熟，自然精氣輕清如熱雲旋轉。華池津液脉絡之來，澆灌靈根，結成還丹，是謂陰符之道也。經之爲言，徑也，人人共行之徑路也。《丹經》云：處處緣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頌曰：太極未分渾是陰，一陽動處見天心；陽舒陰慘相符合，大道生生德化深。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觀者，仰觀於天也，仰見其天道日月運行，風雲變化，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雨澤，一暑一寒，一來一往，此天道運化以行，鬼神所以生物之大功也。至如在天星象，北辰居其天中，寂然不動而衆星拱之，隨斗標晝夜，旋轉週天，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也。北斗屬水，水得六數，何以有七星？南斗屬火，火得七數，何以有六星？此水火互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見天道如此，返求於身，觀之我身即天地，故執天以行之也。人之一呼一吸，即乾坤闔闢也。水上昇，火下降，即日月運行也。鼓吾身之橐籥，即風雲變化也。吸神觀心，鍊精化氣，逆上泥丸，即鼓之以雷霆也。浩氣冲虛，神水流注，即潤之以雨澤也。進陽火，退陰符，即一暑一寒，一來一往也。此執大化運行於身，無不與天道同也。密戶之左，生門之右，中虛一竅，空玄不動，萬神朝會之宗，即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天一生水，從地而升；地二生火，從天而降。水中藏火，火中藏水，即北斗屬水而七星，南斗屬火而六星，丹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是也。學人能知此數說，不可着在文字上猜度，要明未盡已前造化此個微意，當求眞師口訣而後可知夫修丹之道，一要明鼎器端的，二要攢簇藥物眞全，三要運符火烹鍊得法。戒定性智，絕利清源，行住坐卧，綿綿若存　如此勤而修之，未有不成道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丹經》云：一馬自隨天變化，六龍長駕日循還。張紫陽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邵子故曰：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豈不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哉？頌曰：觀天之道運無窮，故執樞機合聖功。顛倒這些消息子，乾坤都入黍珠中。

又卷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以世法言，天生陽也，天殺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生一殺之謂理。天生於春，萬物發生於陽，天之仁也；天殺於秋，萬物收斂於陰，天之義也。陰陽消長，道之理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理於心，以無爲而化天下之民，聖人之仁也；以五刑而齊天下之法，聖人之義也。仁義體用，聖人之道也。以道用言，凡遇身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靜定，飛意化火，鍊精爲氣，督進陽火，從太玄宮提上南宮，此天生之理也。至此已往陽極而虧，故一陰生於五陽之下，則當斂陽而退陰符。從玉山上京下重樓，送至坤位而止，發武火煅煉，烹陰爲陽，此天殺之理也。運用一身，綿綿若存，豈不是道之理也？邵子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覷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如斯之謂也。頌曰：陽龍陰虎兩盤旋，生殺天機理自然；鍊出一丸眞種子，壺中春滿道綿綿。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天地，萬物之盜者，此謂天地生萬物，萬物之性命，莫不由乎陰陽運化結成其形。舉心動念處，天地皆知。作其善者，鬼神護佑；作其惡者，雷霆典刑，此天地所以萬物也。萬物，人之盜者，此言萬物之生與人並作，人身之內生八萬四千蟲，今略言知，內則五臟被蟯蛔所食，外則皮膚被蚤蝨所攻。譚景昇《化書》所謂：蟯虹者，腹中之蟲也。搏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此萬物所以盜人也。人，萬物之盜者，此言人爲萬物至靈，一心包含萬物之理，師天地而知運化，師蜘蛛而結網罟，師蜜蜂而立君臣，師拱鼠而製禮，師鳴鳳而作樂，師螻蟻而設兵陣。聖人能取萬物之理以致一身，此人所以盜萬物也。總而言之，天地人物之生，皆在大化之中，形形相盜，物物相欺，無非陰陽五行之氣使之而然也。唯有道者了明三盜，超出陰陽之外，則無三尸所盜之害也。學者宜玩味焉。頌曰：天地人同萬物生，一家一竅各含靈；形形相盜陰陽化，悟者超凡入太清。

又卷下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死

恩害此四者，陰陽交復，彼此對待之理，有生則死，有死則生，有恩則害，有害即恩，此氣數之然也。以衆人言，貪生之厚，心被物迷，即造下死之根矣。若能死心守分，絕利清源，即得生之根矣。古人所謂：貪他的着他的，失便宜得便宜，是以聖人於此覺照分明，凡心生於物，心即死之；心既能死，道即生之。甘喜眞人故曰：聞道於朝，死心於夕。《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夫何故我得彼失乃得生，彼得我失乃入死？學者可不愼歟？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此言恩中有害，害中有恩，正《道德經》所謂：禍分福所倚，福分禍所伏。《文始經》亦曰：天下之理，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此理懼於事而言不聞。譚景昇《化書》云：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貴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由爲爭奪之漸，即爲死亡之基。此皆世法釋，若以道用言，道由魔顯，魔因道化，當性天雲起之時，我則登引羣眞，轉輪而復禮，豈不是恩生於害乎？苦海波翻之際，我則昇玄同化而歸尊，豈不是害生於恩乎？頌曰：心生有欲死之根，心死無爲道自存；恩若妄施招禍害，害窮仍復見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言愚蠢之愚，蓋爲有等學人因聰明所障，被文理所拘，竟不肯低下參訪，至人窮究自身天地造化之理，與於文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以此爲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爲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此謂有道之人能大觀天地，以四時之文，萬物之理總歸我身，明徹爲哲。如犧皇仰觀俯察，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如黃帝之廣參，孔聖之多學，豈非由哲而至聖乎？近有註本多於此止，余按褚遂良得太極丹眞人所註本及與張果老人註本，其下皆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六字，極說得妙，今當以太極丹眞人張果本爲正。諸本逸去，皆後人傳註之誤爾，即非結經之義。頌曰：愚人外面論虛空，執理拘文性不通，豈識我家眞妙用，朝朝日出嶺頭紅。

又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自然之道靜者，此謂天道流行，四時宣氣，本自然而靜，所以天地萬物生。聖人體天道而行，亦自然而靜，以無事定天下，所以四海萬民樂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靜之，天地將自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者，此言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昇，上下不通，故天地否，遂成孤陰寡陽，二氣偏陷，五星失度，日月相刑，四時不調，寒暑失節，冬天凝霜，夏月飛雪，赤旱洪漂，萬物耗竭，此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彭眞人曰：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凝冬變爲大暑也，陰符失節，寒暖相侵，盛夏反爲濃霜也。金宮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此之謂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者，此言陰陽有離合之妙，水火有既濟之方，採藥依時運符合刻，自然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是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頌曰：自然道靜物生全，陰陽差使屬偏；會得陰陽顚倒用，回童返老壽齊天。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是故者，乃轉語之辭，於此故總結《陰符經》三篇內旨之意。聖人者，有道德之尊稱也。知自然之道不可違者，此言我既知大道是自然之理，則當守我自然之道不可違，而豈別求於他也？因而制之者，此謂我身之神氣如龍虎之難調習，必須因時運轉，逆回土釜而制伏之。學人能領悟此意，可以鍊還丹矣。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此言工夫鍊化之後，自然眞空朗徹，如萬里無雲之狀，當此時，形忘物定，性靜杳無，名象難描難寫，豈律歷所能契邪？爰有奇器者，此謂三寶混合，養成靈丹，貫行透金，變化自生，是爲無名之器，豈非奇器者乎？大修行人有此奇器，運用大化如指掌，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矣。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者，此言神機剛烈，鬼自伏藏；陰盡陽純，脫胎神化；自此移神，上居泥丸之宮，正要腳踏實地，子細保養；進破天門，陽神欲出，勿可輕縱，直待存惜如孩童，力健能走然後可以出神。故曰：陰陽有相勝之術，內功已就，外行圓成，自然感帝君飛詔來徵，則身乘雲軿，鶴駕霞光，繚繞天香馥郁，上昇玉京金闕，隨其功行而與仙宮，豈不是昭昭乎進乎象矣？如軒轅黃帝於巴山與後宮及羣臣七十二人乘龍而飛昇，又如舜帝於蒼梧何侯之家五老捧詔而飛昇，又如漢之天師張道陵，晉之許旌陽，葛仙翁皆同妻子白日飛昇，爲金闕之臣。神仙之學誠有驗也，古今得道者奚止萬千之數焉？學者不可以神仙爲荒唐而生退心，大要信得及更求明師口授，勤行修鍊無二，爾心自有天仙保舉，必登仙翁之品，不虛言

也。頌曰：胎仙養就脫陰符，朝拜高尊入玉虛；進象昭昭神變化，鸞翔鳳翥駕雲車

梁丘子注解《黃庭外景玉經注》卷下

璇璣懸珠環無端，○璇璣運轉，氣脉流通，無復休息也。閉口養神，漱煉醴泉如流珠

迅北金篇常完堅。○陰爲牝，陽爲爵，兩不相傷，得中和之氣，還精煉形，故得完堅

載地懸天周乾坤，○地載人，人懸天，道不在上，不在下，微妙在乾坤中央，故周流天下也。

象以四時赤如丹。○明堂四達，應爲四時，眞人子丹之所居矣。子能思之，咀嚼其氣，則壽無窮也。

前仰後卑各異門，○頭與足，腎與心，心赤腎黑本同根，水火相尅故異同

送以還丹與玄泉。○丹者，血也。化入下源，變爲白精，當此之時，縮鼻還之，上至泥丸，下至口中，變爲玉泉也

象龜引氣至靈根。○以鼻引氣至於舌根，嚥送腹中，則雷鳴應之，眞氣使之然也。

中有真人巾金巾，○赤子著絳衣，冠金巾也。

負甲持符闕七門，○服符六甲，辟卻邪兇，布氣七竅，耳目聰明。又云：背子向午，腰帶卯酉。符者，氣也。

此非枝葉實是根，○自然要道，非虛文也。

晝夜思之可長存。○晝夜思道，勿懈也，開目視眞，閉目思神，可得長生。

仙人道士非有神，○道無二家，充備使然。同共一根，無復他神，和心定志，故道日生。

積精所致爲專年。○陰陽不妄施，精神不漏洩，積精受氣，壽可萬歲矣。人皆食穀與五味，○俗人食土地之精，以身死報地，聖人食元和之氣，以身仙報天。

獨食太和陰陽氣，○學仙之士，朝食陽氣，暮食陰氣，並食元氣，故能不死天相既。○得道者，不死也，年命無極與天相既也。既者，通也。

試說五藏各有方，○五藏象五行，四肢象四時，土爲之主，居中央。心爲國主五藏王，○心如雞子，危而難安，國有賢致太平，心處清身安寧。

意中動靜氣得行，○謂存守內神，身心安靜，不妄驚動，氣易行之故也。

道自持我神明光。○守一念道，持護我精神明光也。

晝日昭昭夜自守，○謂思心中赤氣，明照萬神，守日月光，思兩腎根，晝則守光，夜則守神故也。

渴自飲漿飢得飽，○飢食自然之氣，渴飲華池之漿，不飢不渴，可得長生。

經歷六府藏卵酉，○耳也。根生六府，藏出卯酉，要妙達矣，不可得也。

轉陽之陰藏於九，○陽反屬陰，轉體相尅，還藏於九。九爲頭也。故經云：左二右七，藏九居一也。

常能行之不知老。○常以雞鳴時仰卧，被髮，啄齒三十六通，吞津咽氣，遠死之道。

肝之爲氣修而長，○謂修氣上行，達於頂以補泥丸。

羅列五藏生三光，○五宮六府，各得所主，腎上下各有日月三光。三光者，日月星候之謂也。

上合三焦道飲漿，○三焦，三關元也。飢食自然，氣渴飲華池漿，不復飢渴也。

精候天地長生道，○精是吾神，氣是吾道，佩精思氣，上下食方，理也。

我神魂魄在中央。○中央魂魄兩腎也，左魂右魄，書當以魂守魄，暮當以魄守魂，拘魂制魄，不得動作也。

津液流泉去鼻香，○陰陽交接，漏液失精。飲食無味，鼻失芬香。

立於懸膺舍明堂，○舌下爲懸膺，肺爲明堂，含氣咽之，灌於明堂，流行身中也。

通我華精調陰陽。○謂畜精養神也。負陰抱陽，調精神也。

伏於玄門候天道，○門爲鼻也，候上部之一神。

近在我身還自守，○令守神精，自念己也。

清淨無爲神留止，○內當修道作無爲，外當修道作無欲。心不煩亂，精神留止。

精氣上下關分理　○氣當精思上下部守一神也
七孔已通不知老，○頭面七孔，精神門戶，通利身識，不知老也
還生天門候陰陽，○朝食陽氣，暮食陰氣，都會於口中也
下於喉嚨通神明，○喉嚨有十二時亭長，持持玉戟使守喉嚨　真人住其中，主通氣上下
過華蓋下清且涼，○眉爲華蓋，神住其中
入清虛淵見吾形，○入腦戶，見泥丸君也
期成還丹可長生，○卻自住年，身不衰老，故得長生
還過華池動腎精，○從腦戶歷脊下至腎中也
望於明堂臨丹田，○眉間卻入一寸爲明堂，卻行三寸爲丹田也
將使諸神開命門，○鼻引眞氣，晝夜綿綿，鼻爲天根
通利天道藏靈根，○頭圓象天　靈根，舌也。
陰陽列布如流星。○面有七孔象七星，極陰反陽，觀日而望見列星也
精施氣布，入玄庭矣
肝氣似環終無端，○肝氣周流身中，似環無端也。
肺之爲氣三焦起，○肺氣出由三關　天關，口也；人關，手也；地關，下部也。
伏於天門候故道，○天門爲口。候故道者，通腦戶也。
清液醴泉通六府。○漱湧華池，灌沃舌根，流通大腸、小腸、膽、胃、膀胱、命門，乃六府也
隨鼻上下開二耳。○元氣出入鼻中上下，通於二耳，任以爲也。
窺視天地存童子，○天爲頭，地爲下部　童子，爲存念守一神也。
調和精華理髮齒，○令人吸五氣，嚙齒三十六通，咽液三十六過，乃理玄白也。
顏色光澤老不白，○令人卻白住年，面目卻生光澤，髮不復白也
下於喉嚨何落落，○喉嚨中有十二亭長，持玉戟使守喉嚨
諸神皆會相求索，○謂諸神聚會也，心意存之在八極也
下入絳宮紫華色，○謂心神赤氣色紫也
隱藏華蓋通神廬。○眉爲華蓋，下通氣至鼻也。
專守心神傳相呼，○當存念心神爲國主，諸神爲民使，呼召無有不到也
觀我諸神辟除邪　○精思內達，見於神明，邪氣無復敢干也
脾神還歸依大家，○赤子還入黃庭中，脾爲中主，制御四方，道之深者也
藏養靈根不復枯，○令人養靈根，不復乾涸也。舊下有醴泉，出如流珠，常含而咽之，勿妄吐也
至於胃管通虛元，○本文缺此一句，按御臨本收入
閉塞命門似玉都，○人生係命於精，約常當愛養精約，勿妄施泄，精凝如玉，在下部也
壽傳萬歲將有餘。○令人卻向住年，還丹養命，身不衰老，可得長生
脾中之神游中宮，○脾在太倉，上朝爲老君，守坐堂上　游明堂宮爲太一君也
朝會五神和三光，○脾宮中主諸神，皆會於闕下三光，日月照也。
上合天氣今明堂，○自氣上昇，下還腦中，今會明堂中也。
通利六府調五行，○五藏六府各有所主，五行下法五常主，爲五星也
金木水火土爲王，○金爲白，木爲青，水爲黑，火爲赤，土爲黃爲中，主制御四方
通利血脉汗爲漿。○五內安寧，血脉不驚，手足汗液，神明之信也。
二神相得下玉英，○謂道有雌雄，轉相成玉，兩不相傷也
上稟元氣年益長，○謂食元氣，勿傷內精，氣與神和，故壽三百年，得爲地仙，游於人間矣。
循護七竅去不祥，○面有七竅，皆悉開通，耳目聰明，音聲孔彰，邪氣不生，喜氣自至。
日月列布張陰陽。○謂兩目也　左目爲日，主父主陽，右目爲月，主母主陰
伏於太陰成其形，○謂嬰兒在於胎中，幽隱愼固，陰成其形也。
五藏之主腎爲精，○腎卻著脊，去臍三寸，主吐精氣，頭戴日月星辰。
出入二氣入黃庭，○謂元氣從鼻口兩孔中出入，通於黃庭。黃庭者，脾也
呼吸虛無見吾形。○握固鍊形，自見虛無之形
強我筋骨血脉成，○謂骨輕肉騰也。肉化爲骨，腸化爲筋，血化爲精，神

化爲丹，乃成神仙。

恍惚不見過青靈。○謂坐在立亡，過歷腦戶，變化無常也。

坐於廬下觀小童，○鼻者，廬也。觀見赤子住其中也。

旦夕存在神明光，○朝暮存神不離已身，光輝常在目前。

出於無門入無戶，○既已得道，能自隱於出入，行步不由門，而乃爲神也。

恬淡無欲養華根，○恬淡無欲，以道自存，修行玄白，養黑髮根。

服食玄氣可遂生，○謂服食兩腎間白氣，故云玄氣。

還返七門飲太淵。○謂面有七竅，皆通達也。飲太淵者，謂咽食口中醴泉也。

通我喉嚨過青靈，○氣爲道也，氣從喉嚨中下歷於膽也。

問於仙道與奇功，○仙有三千六百法，備有萬端　得道稟氣，守自然不死之術，各有奇功。

服食靈芝與玉英。○不獨名山有芝草、玉英也，五藏中亦有芝草、玉英，常服藏中芝英，故壽同天地也。

頭戴白素足丹田，○巾月覆曰，還精補腦，名曰鍊形，長生不死之道。

沐浴華池灌靈根。○華池，口也。靈根，舌也　當漱滿醴泉，灌沃舌根也。

三府相得閉命門，○洞房，華蓋，明堂爲宮府也。命門者，鼻也，開通陰陽合會，耳目故令聰明也。

五味皆至善氣還。○漱滿口中醴泉，五味皆至，還丹鍊形，故得長生也。

大道蕩蕩心勿煩，○大道如江海，持之不極，思行守一，勿多思慮，恐亂神也。

被髮行之可長存，○分髮食日月之精，與日月相保，故得長生也。

吾言畢矣勿妄傳。○此道非人勿妄傳也。

《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

日月星炁章第八

純陽之炁升於左，純陰之炁降於右。中孕之炁懸於正。乾之一化，化以十日是太陽。又曰獨陽豈成造化，故九日沈之一日浴之。九既降下則成六，六者方生陰也　故月之光有藉於日之華也　須彌之外，寥霄之左而右旋，日常不及日者，蓋獨純陰之故也。乾有日秀坤有月之孕者，乃陰存陽陽戀陰也。日有出沒　升高始出地，發於水，升於空，照於象，只能昱晝不能明夕也。月有晦朔弦望圓闕　生沈者即當來藉陽之故，每多不足，故所行遲，而速而市於三十，不能益於朝朝爾　此日月之道也。何大光大曄明於外燭於物，不能透於覆盆何也，以其元隙也。隙者乃開化也，開化萬象，星也。星者，亦自日之生也。下應於人。日祇能轉於陽，月祇善旋於陰。斡遷四序代謝五行運齊七政者，星也。然星之應有不定不一易變之道，故以斗統之也　星可妄移，斗不可苟動。日夕之懸朗朗於天，故其莫敵於日者，蓋亦餘炁也　然日月有常，星无常者是也。元始一判，天地人分，日月星兆也。三炁混合復歸於一，乃先天之道也。訣曰，乾有大晶月生大靈，上下孕秀其中作星；天主陽化地主陰衡，三才一炁本之化生。

甲庚應數章第一〇

乾之干首於甲，坤之合應於庚。甲自水之生，故居於東　庚乃水之母，故育於西　西者雖言於肅，而申中有水土也。故西庚之殺而生於東　甲以其甲之炁在於寅，亦曰三陽甲之三日。甲之三日分於後，先庚之三日。庚之三日次於始末者，緣甲之合者已，已中有土故也。三陽交泰是也。庚之所合者乙，中有木，木中有火火可伏庚，不妨於水也。聖道之妙，以甲居子乃印，印者正也，正者始也。緣子下有水，水能生木，故甲子爲首，至戊爲終，蓋戊乃火之庫也。甲必云庚者，水之母。緣申中有土能生於金，至辰巳則絕，緣有火之殺也。故善於道者，以甲子甲辰甲午三日之先炁，用庚子庚辰庚午之先合，凝然養息，自子至丑，從丑至寅，心无一毫之染，身如鐵壁，調其炁而平其息，則天之千地之合我之感，一時俱孚。三才三因之道，入目自足耳。訣曰，三甲與三庚，後先生殺存；以時加此日，天地炁俱行；无想亦无妄，綿綿息息平；周天消息近，圓皎坐中生。

存息養真章第一一

天之有竅而生風，地之有竅而生水。蓋天竅不可明，而地竅易可窺。竅之一開，風從生。竅之一閉，炁從塞。天地之竅，乃萬象化生无窮之奧也　天地能以竅而開，亦能以竅而息。息則地炁可升，天炁可降也。自子則天竅開，其炁清而降　自午則地竅塞，其炁濁而升。故動盪皆歸於橐籥也。橐籥者，一開一闔之謂也。天以子爲橐，地以午爲籥。人以息而總。晝夜推之，

一萬三千六百有餘，配乾坤之數也。善於道者，能存於息明於發者，眞不勞而養也。訣曰：四鼓天地交，而演方見韜。水火自然事，不須以意勞。鼻中有兩竅，天地不差毫。能於此時存，明月掌中撈。

《太乙元眞保命長生經》 太乙元眞曰：積陽爲神，積陰爲形。陰陽兩半，合成其身。猶如日月麗於虛空，晝夜不息，各行其分。憂悲喜怒遞相攻奪，生老病死因之而有。夫前識者，道之子，形化者，道之母。既知其子，須識其母。母者，太上之分身也；子者，本心中之一也。二者合同，胎養形魂。人能識之，可以長存。故善精思者，內視不瞬，內聽不昧，使欲者不欲，不欲者欲，以陽化陰，以和化心。心和炁靜，陰弱神正。神正則精專，精專則影滅，影滅則形忘，形忘則神應，神應則和同。和同則天上精光可入，精光既入，陽炁獨化，舉身排空，所適无礙，亦如還丹入口，卻諸陰累。專陰致神，以致不死。噁爾仙衆，諸神文咒曰：三清上境，太乙元眞，布和法化，開光度人，煉魂日宮，校魄月輪，天帝總炁，地官飛塵，千二百靈，萬二千神，合成仙宅，立爲眞身。眞身之中，七政九宮，心光朗耀，照玄明宮，明空大神，和氣心眞，內清五藏，外召五神，精思不窮，開光度人，老者反壯，故者還新，飲食六甲，三景同春，十二吏兵，保衛爾身，日誦千遍，上朝元君，元眞老君，至道獨存，保爾元命，衛爾靈根，勤叩天鼓，和形煉魂，齊誦不忘，當見神尊，策空駕浮，昇天蹶雲，誦前咒訖，則注目存，神引神炁，攻一切人身中萬病立癒。若修長生得道之法，百誦此咒，滿十萬遍，即端坐內思，更莫外緣，不經十年自然成道。若護國

帝主保時道君，當誦此經，冲神保命，行功救人，陰陽不愆，風雨調順，若有兵革水旱，當依《太乙聖眞經》鑄十六眞人及太乙眞像，修行齋籙，則所向皆勝，其法具載《太乙聖眞經》。若逢修眞道士，則盟壇受之。若遇凡流，則不得妄傳，必殃九祖，謫罰六親，戒之！戒之！如護眼目。諸仙聞已朝禮依行，各還本宮，精思妙道，藏之金櫝，秘之玉函，晝夜齊誦，勿常示人，唯仙門師，當依此教。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修陽德章第五》 爲善無小大，皆係於陽；爲惡無小大，皆屬於陰。積善滋大，則陽氣發而爲祥；積惡滋深，則陰氣作而爲禍。故希壽之士，先憑陰德後迎陽報者，即返齡也。大君曰：如此之流，皆入仙格。服餌靈草，容壯難老。藥則爲裏，術則爲表。百神易集，形可長保。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卷上 乾、坤者，《易》之門戶。《繫辭》曰：乾、坤，其《易》之門戶邪？乾，陽也。坤，陰也。陰陽各德，而剛柔有體。陰陽者，氣也。剛柔者，形也。稟陰陽之氣，成金水之形。易者，變易也。象其物宜。金象乾以其剛直，水象坤以其柔順。金水合體，凝而正堅，是變易也。金性不敗朽，是爲萬物寶，是不易也。萬物變化，必由陰陽之中，如人出入，皆從門戶也。

乘卦之父母。《易》曰：乾，天也，故稱其父。坤，地也，故稱其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乘卦之父母，即乾、坤之謂也。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坎爲水，離爲火。火性常動，水性常靜，靜以比軸，動以比轂。言坎、離二氣，含受匡郭，運轉以轂軸。《坎卦・彖辭》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盈剛在中也，即是水注器中。《離卦・彖辭》曰：離，麗也。剛化成柔，故亨通。麗，著也。重明者，陽也。柔者，陰也。火著器外，水著器中。水火氣交，然後通達其情，化成其寶。坎中盛陽，離中盛陰，亦匡郭之義。

北壯四卦，爲龍爲箭，覆冒陰陽。北壯者，雌雄也。雌雄者，陰陽也。乾、坎二卦爲陽，坤、離二卦爲陰。橐籥水火之氣，運於其中，覆冒，猶包裹也。金爲陽，水爲陰。一陰一陽，變易之道也。

道猶御者，執銜轡，准繩墨，隨軌轍。處中而制外，數在於曆紀。車中者，君也。駕車者，馬也。馬雖至順，非人君無所制之。君雖在車，非馬不能行。以金爲君，剛之極也。以水爲馬，順之至也。金在中而時動，水居外而常轉。水欲逃逸，金能制之。故曰處中以制外也。

月節有五六、五六者，三十也，爲一月之數。剛柔各半，晝爲剛陽，夜爲柔陰。剛柔相交之時，即是金水會合之際。

經緯奉日使，兼閏六十四卦。《白虎通》曰：日月爲經，五星爲緯。日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日之光，以明照夜。日爲君，月爲臣，稟日之光，故爲日之所使。水稟和於金，亦如是也。兼閏者，爲《易》卦兼陰之謂也。

剛柔爲表裏。繫辭曰：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變化始於氣象，而後成形。形者，金水也；氣者，水火也。以水火之氣，變金水之形也。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上

乾坤者易之門户章第一

乾、坤者，易之門户，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太易、太虛、太初之前，雖含虛至妙，則未見炁朕。太始、太素、太極之際，因有混成，乃混沌也。中有眞一之精，爲天地之始，爲萬物之母。一氣既形，二儀斯析，然後有乾、坤焉，有陰陽焉，有三才、五行焉，有萬物衆名焉。故配乾、坤爲天地之紀綱，運陰陽爲造化之樞籥，是以乾、坤立，而陰陽行乎其中矣。魏公謂修金液還丹，與造化同途，因託易象而論之，莫不首探天地眞一混沌之氣而爲根基，繼取乾、坤精粹，潛運之蹤而爲法象，循坎、離、否、泰之數而立刑德，盜陰陽變化之機而成冬夏。陰生午後，陽發子初，動則起於陽九，靜則循於陰六，乃修丹之大旨也。故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匡郭，以水火爲夫妻，以陰陽爲龍虎，以五行爲緯而含眞精，以三才爲經而聚純粹。寒來暑往，運行於三百八十四爻；兔起烏沈，升降於三百八十四日。此皆始於乾、坤二卦之體，而成變化者也。故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

牝牡四卦章第二

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衡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並爲六十，剛柔有表裏。凡修金液還丹，鼎中有金母華池，亦謂之金砧神室，乃用乾、坤、坎、離四卦爲藥。橐籥者，樞轄也。覆冒者，包裹也。則有陰鼎陽爐，剛火柔符，皆依約六十四卦，周而復始，循環互用，又於其間運春、夏、秋、冬，分二十四氣，擘七十二候，以一年十二月氣候爐於一月內，以一月氣候陷於一晝夜十二辰中，定刻漏，分二弦，隔子午，按陰陽，通晦朝，合龍虎，依天地之大數，協陰陽之化機，其或控御不差，運移不失，則外交陰陽之符，內生龍虎之體，故云：善工者準繩墨以無差，能御者執衡轡而不撓，合其規矩軌轍也。蓋喻修丹之士運火候也。月節有五六，乃三十日也；晝夜各一卦，乃六十卦也。乾、坤、坎、離四卦，爲藥之父母，樞轄鼎器，則非貴炁之數，以契乃統而言之，兼並爲六十四卦也。經緯奉日使者，卦爻爲日用之經，而緯者準（歷二歷）數也。剛柔有表裏者，陽剛陰柔，水火金木，互爲表裏也。【略】

天地設位章第七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天地設位者，以其既濟鼎器法象乾、坤也。易行乎其中者，乃陰陽、坎、離，符火運行其中也。既鼎器法乾、坤，復於其中，安金母，以備天、地、人三才也。坎、離二用无爻位者，謂外施水火，運轉動靜无常，故周流六虛，往來上下无常位也。或隱或顯，或用或潛，更爲變化之宗，互作生成之母，故云爲道紀綱也。

以无制有章第八

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无者，龍也。有者，虎也。无者，汞陽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鉛、汞處空器之中，而未能自生變化，因坎、離升降，推運四時，遂見生成。蓋用空器，而以无制有也。《古文龍虎經》曰：有无相制，未雀炎空。故陰生陽退，陽起陰潛，一消一息，則坎、離隨時而沒亡也。

言不苟造章第九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聖人不苟造虛言而惑後世，故引驗日月，推校神明，分擘剛柔，指陳金水，喻龍虎而取象，運陰陽而採精，以五土而終功，以四季而結裏，遂得青、赤、白、黑循環，而皆稟戊己也。坎戊月精者，月陰也，戊陽也，乃陰中有陽，象水中生金虎也。離己日光者，日陽也，己陰也，乃陽中有陰，象火中生汞龍也。故修丹採日月之精華，合陰陽之靈氣，周星數滿，陰陽運終，盡歸功於土德，而神精備矣。推類結字者，蓋易字象日月也。【略】

於是仲尼章第十一

於是，仲尼潛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闕睢建始初。昏冠氣

相紐，元年乃牙滋　仲尼讀易道，分乾、坤爲萬物之首，立咸、恆爲夫婦之宗，關之鴻濛，繫之混沌，顯鬼神之狀，通天地之情，則君臣、父子、夫婦、男女、五行相生相剋，萬物變化之機盡矣　乃乾、坤昭其洞虛也　故魏公喻易初立鼎器，運動天機，媾龍虎之形，合夫婦之體，初則全九形質，一如鴻濛混沌之中，既經起火運符，則男女精氣相紐　故《關雎》兩慕，昏冠相求　自此起火之初，便應元年滋產，日居月諸，龍虎之體就矣

聖人不虛生章第十二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伏犧聖人仰觀俯察，定易象之數，知萬物之情，留示後人，俾未達者，既得窺天地之竅，盜陰陽之精，識造化之根，辨符應之體，相生相剋，進退詘伸，皆在乎掌握。故云易統天心也。是以設法象，採至精，具鼎爐，運符火，循刻漏，行卦爻，定時辰，分節候，以盡天地之大數也。

又卷中

乾坤剛柔章第四十一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探度，參序无基。四者混沌，徑入虛无。六十卦周，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凡修金液還丹，先立乾坤既濟鼎器，然後使陰陽合精氣於其中，次運水火坎、離，繼合日月龍虎，故得鼎中光耀，玄冥罔窺，良由參度聖文，究尋藥母，俾乾、坤、坎、離，混而相符，而遊降六虛，敷舒五氣，循六十卦，歷十二辰，布爲車輿，以迎龍馬，內有中宮金母，如君治國御時，運和氣以相從，任无爲而大順，是故路平不陂，无往不復　若或運火參差，取時无準，則路生險阻，家國見傾，致使神室金妃，无憑滋產　然金丹之要，全在鉛、火二字　鉛火則水火也，爲還返之宗祖　其餘五行氣候，皆輔助而成功　金妃，則母也　【略】

君子居室章第四十二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施令，順陰陽節。藏器待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喻金翁處於神室，如君居九重之上　凡運日夕水火，如發施號令，欲令衆氣得所，又須安靜九爲，藏器俟時，順爻辭，循刻漏，一一領覽　屯、蒙且之符，謂六十卦應一月候，晝夜各受一卦，周而復始　寅、申是陰陽終始之位也。

聊陳兩象章第四十三

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曆]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爲賊。聊陳兩象，謂水火、陰陽也　從子至巳，屬春夏，火行發生之候，合於器內，而溫養神精，乃象施仁德也　自午至亥，屬秋冬，符運肅殺之候，降於胎中，而凝合靈汞，乃象立刑儀也　魏公使後人則知日月之行，度分陰陽之廢興，循以卦爻，順之寒暑，垂誡專謹，消息往來，俾鼎內悔吝不生，象中盜賊不起，則赤精降氣，白汞成形，金液還丹，不日而就矣

二至改度章第四十四

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沸沸，羣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此四者，謂子、午、卯、酉，於十二辰間，分擘四季疆界　復有土德巡遊四季之末，生成龍虎金木之形，非只以四季爲文，更於十二辰間，又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象一年之氣數也　如纖毫刻漏參差，悮尺日月失度，晦朝偏頗，晝夜不等，或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則隆冬變爲大暑；或陰符失節，寒暖相侵，則盛夏返作濃霜　金宮既砂汞不萌，一鼎乃蟲螟互起　大則山崩地圮，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　金虎木龍，乃東西之魂魄；坎男離女，是南北之夫妻。孝子進散者，則胎中眞汞，被火候過差，飛走不住，以至皇極鼎口，因而進出殊域也　或吉或凶，或興或起，四者及以上變證，皆由運火之士胸臆也　若能軌範天機，衡量日月，細意調爕，至誠運圖，召和氣於鼎內，而產乾精，俾眞宰於胎中，而生坤粹，號曰眞水銀是也　【略】

將欲養性章第六十二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來，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无。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魏公謂世人欲延生命卻死期者，須知得身之始末　始末者，元氣也　喻修還丹全因元氣而成，是將無涯之元氣，續有限之形軀　無涯之元氣者，天地陰陽長生眞精，聖父、靈母之氣也　有限之形軀者，陰陽短

促濁亂，凡父母之氣也。故以眞父母之氣，變化凡父母之身，爲純陽眞精之形，則與天地同壽也。陶眞人云：元氣者，人之根本也。《古歌》曰：鍊之餌之千日期，身既无陰那得死。故純陽之精氣，无死壞也。

陰陽爲度章第六十三

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鄧鄧。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无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陰陽爲度者，凡修金液還丹，先定陰陽行度，次立乾坤鼎爐也。魂魄所居，互爲室宅者，謂日魂月魄，相拘於金室之中，爲丹根基也。性主處內，立置鄧鄧者，性屬金也。金主理內，承領外符，而養靈汞。鄧鄧，即形貌也。情主營外，築固城郭者，情火符也，火行六虛，而爲砂汞，城郭人民，即砂汞也。當此之際，亦由乾坤動靜，流氣布精，土居中宮，爲道舍廬，陽伏陰施，泰來否去，陰陽和德，是爲藥之本途也。九還七返，八歸六居者，謂金生數四，成數九；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水生數一，成數六；土生數五，成數十是也。男白女赤者，謂金始因水生而翳塗，係北方坎卦，是乾家中男，乃曰：坎者金也。故云：男，白也。大鼈湯，係南方離卦，是坤家中女，乃曰：離女火赤。故云：女，赤也。且金在鼎內則爲男，是離女之夫；及在鼎外反爲女，是坎男之妻，故金母受太陽之氣，而產神汞也。拘則水定者，謂金火相拘，使眞水不流蕩也。水五行初者，水生數一也。上善若水者，水爲萬物之母，清而无瑕，不可視見也。道之形象者，潛運於鼎中，變化不一，不可圖畫也。變而分布者，謂五行各守疆界，而火符四時不差忒也。

類如雞子章第六十四

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鉛。凡修金液還丹有壇，壇上有爐，爐上有竈，竈中有鼎，鼎中有神室，神室中有金水也。神室象雞子，金水亦如之。言類如雞子者，重疊相裹也。白黑相符者，金水相包也。縱廣一寸者，安靈汞也。若以乾坤橐籥，坎離生成，十月具形，與人无異，四肢五臟，骨肉俱全。此數語者，蓋魏公顯露內外法象，砂汞形儀也。陰眞君《神室歌》曰：

后土金鼎，生死長匕。神室明三，四五得一。混混循循，天地五星。陰陽冲合，象如雞子，形容无差。黃白表裏，厚薄均勻。六一固濟，好守牢門。參同契》又曰：以水飛土，母制之也。肉滑若鉛者，母砂因鉛而生，以象母。曹眞人歌曰：白刻達離氣，母砂從此出。體似眞珠狀，母砂本非赤。是明形似眞珠，而肉類鉛滑也。

陽燧取火章第六十五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陽燧，方諸感氣而猶生水火，乾坤、日月設象而寧生成，況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探天地之母將爲丹基，終合日月之精用爲藥祖，種類相產，水火相拘，豈无效證乎？

耳目口三寶章第六十六

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閉閭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楗，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无，无念以爲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无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耘鋤宿污穢，細微得調暢。蒭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易》曰：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坎、離、兌，乃水、火、金也。鈐鍵水火，封固金母，謂嬰兒姹女爲眞人，浮遊於胎中，使金母緩體安於空器內，无念動之間，以證其自然男女滋生也。既鼎內陰陽，升降調和，則胎中龍虎，起伏相抱，固住眞精，顏色浸潤，骨節堅強。修之不休，久而可驗。抽除陰火，謂排卻陰邪；添入陽符，乃正興陽運，周而復始。神室安和，雲行雨施；汞流金液，如冰解釋。自足至頭，遍佈眞人之身，往來金母之體；火氣怫鬱於鼎內，陰精守弱於規中；昏久則明，是陰極陽生之際；清中顯濁，乃火往水復之時；四季迭興，五行互用。反者，爲證道之驗，坎去離來；弱者，乃樹德之基，陽施陰伏。坎耳不聰者，令陰魄合和，眞水使不流蕩也。離目不視者，令陽魂溫養眞汞，使不逃逸也。兌口不談者，緘閉金胎，使不開閘漏失赤龍精氣也。魏公所述《眞契》四篇，立辭指喻，皆是遠取近用，事顯

言微，其意不欲明泄天機，復不欲蔽藏至道，故於此盡明內象與外用同焉者也【略】

物无陰陽章第七十三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運，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上，水流而潤下。非有師道，使其然也。資始統政，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間，若離陰陽，即无萬物也。孤陰寡陽，不能自生成也。故喻神藥之用，或三五未運，與金、木不交，其何以成丹乎？火炎上，水潤下，皆自然之性。配合而修之，而自產其神精。蓋各受元始之氣，而情性定矣。且如男生則伏，死亦如之；女生則仰，死亦如之，故自雌雄交媾，而胤其眞精也。

坎男爲月章第七十四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月魄，金砂也。日魂，火汞也。若遇日退，則月便承權。金火遞互施功，更相制伏，无所傷也。晦朔之間，是陰陽相禪之際，日月盈縮之時，故曰月薄蝕，掩冒相傾，而消其形也。爐鼎內陰符陽火，逐刻漏而相交，晦去且來，分時晷而易換，既有相掩，故云災生也。其中復有坎男離女，雄情雌性，相須含吐，類聚生成，變化眞精，以爲神藥也【略】

關關雎鳩章第七十八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蚪相扶。以明北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令蘇秦通言，張儀結媒。發辭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刻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一執火，八公搗鍊，淮南調合，立宇崇壇，主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硎塗甕，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凡修金液還丹者，先明鉛火之根，次認陰陽之理，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須候陰陽相交，牝牡雞氣，龍呼虎吸，男成女產，故云：牝雞自卵，其雛不全。二女同居，其情不契，且天地之間，若離陰陽，即无萬物，故採天地之眞精，取陰陽之根本，而爲藥基。若以金石、草木、冰雪、霜露、鹽滷之物，非種異類，孤陰寡陽，縱使黃帝臨爐，太一執火，八公搗鍊，淮南合和，以致廣置壇壇，豐備酒肴，敬跪祝辭，告諸神鬼，而望還丹成者，有如和膠補釜，以硎塗甕，飛龜舞蛇，終不可得矣

又卷下

法象天地章第八十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溟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楗有低昂兮，害氣逐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既濟鼎器，法象天地於器間，玄溟便同數萬里也。河鼓三星，或臨星紀，以近北斗，主有兵喊，是故人民驚駭，且兵主金，蓋喻鼎內金被火候，猛烈迫燒，使金鎔鑠鼎室，元氣凶咎是生，良由晷漏參差，致陽九作診，尚賴皇上土德，止塌金水，爍火自消，改過歸己，其或關楗未固，鼎器泄符，則周運元氣，奔騖江崖，水符流蕩，陰生於午，陽起於子，動靜徘徊，不離二位，寅陽申陰，水火終始，皆循斗建，以定衡紀也

升熬於甑山章第八十一

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唱導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翔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網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鱉狎鼈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无常主。滴滴鼎沸馳兮，暴勇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距。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鍾乳。崔嵬而雜厠兮，交精相支拄。鼎居竈上，爐壇接連，故以喻甑山也。鼎爐上水下火也。白虎前唱，金母得火成形，或吐白砂，或生膏液，丙丁朱雀，運氣往來，驅趁五行，因成五彩。五氣聚乾坤之鼎，四時逐水火之門。天地關防，陰陽羅網，蛇女被拘，眞汞難逃，時行嗷嗷悲聲，終乃依依戀母，以至摧折毛羽，胎內則或汞或砂，及經刻漏火符，胞中則或鱗或鼈，變化无常主，動靜有常程，或暴湧不休，或滿溢尤止，實甚則犬牙錯距，虛懸則鍾乳闌干，偃倚相支，崔嵬雜厠，皆明金水之變化，盡顯砂汞之形儀，妙用无窮，神精是產，希微哉，此魏公以此指示丹砂水銀之

成象也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一上篇第一　乾、坤者，易之門户，衆卦之父母。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乾、坤所以爲衆卦之父母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與天地同一陰陽也。人知此身與天地同一陰陽，則可與論還丹之道矣。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坎，月也。離，日也。日月行於黃道，晝夜往來，循環無窮，如匡郭之周遭也。轂猶身也，軸猶心也。欲轂之運，必正其軸。修還丹者，運吾身中之日月，以與天地造化同途，不正其心可乎？

北壯四卦，以爲橐籥。履冒陰陽之道，猶御者之執轡，有準繩，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並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乾，純陽壯卦也。坤，純陰牝卦也。坎，陰中有陽，離，陽中有陰。牝、壯，相交之卦也。丹法位乾、坤於上下，列坎、離於東西，而乾、坤之闔闢，坎、離之往來，儼如橐籥之狀，故曰：牝壯四卦，以爲橐籥。橐籥者，虛器也。橐即韜囊，籥其管也。老子《道德經》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愈出。蓋太虛寥廓，猶橐籥之體。氣之闔闢往來，猶橐籥之用。知此則還丹之道思過半矣。然是道也，操則存，舍則亡，故必愼汝內，閑汝外，有如列子《沖虛至德眞經》所謂泰豆氏之御，然後可以從事於此。蓋泰豆氏之御也，齊輯乎譽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墨，而旋曲中規矩。鍊丹之法，亦猶是也。數在律（歷）（曆）紀者，巡行十二位，應律之十二聲，（歷）（曆）之十二月，紀之十二年也。月節有五六者，以一月三十日分爲六節也。經乾、坤，南北之定位也。緯坎、離，東西之妙用也。奉日使者，奉日之所使也。其候與天同運，隨日升沉，無少異也。兼並爲六十者，《易》有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四卦之外，恰有六十卦。一日十二時用兩卦直事。每一爻當一時，兩卦計十二爻，應律（歷）（曆）紀之數。以一月三十日並之，共得六十卦也。以六十卦布於一月三十日內，則朔日朝爲屯，暮爲蒙。晝夜十二時，恰應兩卦十二爻之數。自此朝需暮訟，朝師暮比，依次而用，以至晦日用既濟、未濟，晦朔循環，周而復始。其間卦象內外剛柔之體，或反或對，皆不必執泥也。張紫陽《悟眞篇》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墓爻謾役情。蓋非眞以六十卦布於一月三十日之內也。或者不悟此理，惟執泥卦象之說，乃謂日用兩時爲火候，從而准則銖爻，推測氣候，汲汲焉日視土圭，夜瞻刻漏，豈不大謬哉？

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陳泥丸《翠虛篇》云：天上分明十二形，人皆分作鍊丹程。即日長爲期度之謂也。日即火也，辰即候也。人能以天上之日辰反而求之吾身，則日臨之位即時辰也。《悟眞篇》云：鍊藥須知昏曉，即動靜有早晚之謂也。動者，日出而作也。蓋吾一身之中，自有日出日入之早晚，其火候動靜，一一暗合天度，即非用天樞潮候而爲下功之時也。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卦有六爻，下三爻爲內，上三爻爲外。試即屯、蒙二卦明之。朝用屯，陽火上升之候也。而屯之初九，正當身中之子，由內而外，故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暮用蒙，陰符下降之候也。而蒙之上九，正當身中之午，由外而內，故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然所謂春夏秋冬，子午巳亥，與夫內體外用之說，皆譬喻也。乃若泥象執文而行卦氣，則徒自勞苦，何益哉？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陽氣當春而發生，陰氣當秋而肅殺。丹法之賞罰，亦猶是也。永日自寅而東出，短日自申而西入。丹法之昏明，亦猶是也。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者，潛藏飛躍，進退加減，各隨其時也。薛紫賢《復命篇》云：火候抽添思絕塵，一爻纔過一爻生。陰文陽武依加減，一顆還丹火裏成。豈眞有所謂卦爻哉？他如賞罰昏明，仁義喜怒，與夫四時五行之說，皆譬喻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一高一卑，天地之位也。一陰一陽，天地之易也。陽生於子，自子、丑、寅、卯而極於巳，積一百八十日而陰又生。陰生於午，自午、未、申、酉而極於亥，積一百八十日而陽又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陽相生，循環無窮，是之謂易。是易也，天地有之，人身亦有之，豈不聞？《悟眞篇》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兎藥來烹。此豈謂身外之乾、坤，身外之烏兎哉？學者當求之於身中可也。今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二氣則運行乎其中，一升一降，往來不窮，猶橐籥也。人受沖和之氣，生於天地間，與天地初無二體。若能悟天地橐籥之妙，此心冲虛湛寂，自然一氣周流於上下。開則氣出，闔則氣入。氣出則如地氣之上升，氣入則如天氣之下降，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子華子》云：古之知道者，築疊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泄泄，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謂之久生。捨此而曰我自有登雲捷法，則是旁蹊曲學，非吾大丹之道也。

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乾爲天，坤爲地，吾身之精器也。離爲日，次爲月，吾身之藥物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南北列天地配合之位，東西分日月出入之門。反而求之吾身，其致一也。乾、坤其體也，坎、離其用也。坎、離二者，周流升降於六虛，往來上下，蓋無爻位。吾身之坎、離，運行乎鼎器之內，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亦豈有爻位哉？

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幽潛淪匿者，神入氣中，氣入腎中，而沉歸海底去也。變化於中者，時至氣自化，靜極機自發，而抱出日頭來也。陳希夷《指玄篇》云：邈無蹤跡歸玄武，潛有機關結聖胎。此之謂也。

包裹萬物，爲道紀綱。《悟眞篇》云：道自虛无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生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蓋金丹之母，不過先天一氣而已。裂而爲二，分而爲三，散而爲萬，皆自此一氣中來，故曰：包裹萬物，爲道紀綱。

葛洪《抱朴子內篇・微旨》

或曰：閨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亟可以移災解厄，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玉清內書》

元君訣曰：黃芽者，五行甲子是也。甲屬木，木是陽之父母。母屬北方之氣，冬至後一陽生衝，其日一陽生，萌芽受氣於母，故名甲。甲依於土，吐甲以生芽。芽依於母，母曰坤，即是癸之黃芽，六甲之位，囚死休廢，同其一甲，在癸而絕位。立五穀五果草木花卉，長養萬類，胎卵藥物人民，皆從黃芽所生，陽氣氤氳運動，地爲胎，息爲氣，萬物以春夏發洩爲黃芽，秋冬收斂同成熟。各歸其色，反本味，不改舊容盡，名曰還丹之義，反本也。夫人改常即死，物改色即壞。乃知一物經火運動，陽氣般載，不改舊容，與天地同造化，還丹受氣反本也。陽氣照耀，凝結自然之道，故曰黃芽世人莫知天地三光，清濁初分，人民萬物，皆從黃芽所長，不越五行而生。黃芽者，萌芽伸屈始初也。因陽而結，因陰而生。陰陽交接，當受氣之時，初爲混沌，清濁分後，始有黃芽。在甲曰黃，在丙曰萌，在伸曰芽，名曰黃芽，乃元和之氣，不離五行。五行，水火金木土。水潤下，火炎上，金從革，木曲直，土稼穡。

訣曰：天地大道，萬物久長，元和之氣，長生者莫過於日月星辰。陰陽五行，晝夜依土而生，終歸於土，隨四時更變，然有限期，亦是自然之道。假

今松脂含受太陽氣，一千年化茯苓，照耀復一千年爲茯神，更二千年爲琥珀，更一千年爲水晶，皆是日月之華氣，照耀成精。假令蟾蜍壽月，蚌蛤有珠，並是採弄含受太陽月華之氣，成胎爲珠。是月之陰魄所結，二味並堪服食，偏治肺氣，驚邪，健忘。以木蜜爲丸，麻子大，食後津液下三丸。蚌哈亦能制汞。夫人內修道德，元和之氣沖融，修養合道，結精爲珠，自然長生。珠居於赤水之中，赤水者血也。假令禽獸蠃蟻，解蟄伏藏者，皆得元和之氣，所託存生，非關父母教令而得之。悟怡悟怡，自固其志，音聲相和，物類相感，有無相貫，陰陽相抱而全其道，二氣和合，有無相制，無有相成，成其道也。河車者，五金之主，亦是北方之位。水能渡車，般載萬物，輪環不住，是陽居陰位，陰含陽精，金汞相得，故曰河車。是元和之祖，立天地，調陰陽，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受氣曰命，最靈曰人。福莫大於生，禍莫大於死。既惡其死，復欲其生，是體大道也。且余所注，類異諸家，義合正經，理歸大道。論卦象則火候爲先，釋藥物則陰陽爲正。參者雜也，水土金三物同爲一家，如符若契，契其一理，故曰參同。

訣曰：萬物非日月不生，金水非火土不成。金水即變化之元，火土乃陰陽之道。天地混沌之時，天地默默，雖未變化之初，終爲萬物之根。金白水黑，相會氣中，狀如雞子。湯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犬戎以火鏡乘艾化之，須臾即生，象還丹陰陽。今大唐國內時時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若用凡水銀爲丹者，妄人也。言朱砂末得理能駐貌者，不知道也。即去眞日遠矣。或曰：用凡鉛爲水銀者，而爲之无靈。蓋不悟水銀眞鉛之正體，唯讀凡鉛之功效，不說水銀之精妙，必以二事而成。何得不兼，而美之乎。若用凡鉛爲藥，即去道乖遠。若安水銀爲金丹，即不是眞法。若悟正法，須悟水鉛火鉛爲主。但得鉛本氣，遇五而成丹，不遺本也。若悟元化一施，妙用无極。若以外物爲情，則性不可合。以水銀代汞，則鉛不可親，情性不可依，三宮其何固乎。鉛不可親，八石豈能妙矣。金重如本初，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汞不失斤兩，是日與金本重。我命在鉛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鉛汞本一體，无二也。故曰天鉛莫壞我鉛，令我命全。莫破我車，載我還家。鉛者，砂中自生曰鉛。車者，砂中抽出之液曰車。金得火運動曰還丹，金精黃牙制水不流溢。金精之力，玄水也。金精黃牙，同名自生鉛也。水者，是砂中抽出之液也。用鉛不用鉛，不用得長年用鉛者，朱砂自有鉛相制。不用鉛者，世銀之母凡鉛也。鉛若不眞，其汞難親。鉛若是眞，不失家臣。鉛若不眞，凡鉛也。鉛若是眞，朱鉛也。寧修鉛中金，是丹砂中自生者曰金。不修金中寶，是水銀也。聖人明曉，以示後學。鼎鼎是何鼎，用丹砂本土爲鼎也。藥藥是何藥，用丹砂中自然流出汞是藥也。

辯男女三一說黑白大易參同

火鉛是丹砂，被日月運動，自生出汞，爲火鉛也。水銀，汞之異名，是丹砂陽氣未足，抽出爲水銀。水銀在丹砂中，含甲精氣足，迥然自生曰男。男女相配，陰陽自然，其情更无異類。金丹本乎一物，而无二物。入陽氣運動，故名三一之道。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歸一无二。聖人託喻於《周易》爻象，運動成丹。制伏皆由父母，運動豈越五行。順其陰陽，不失其時。逆而用之，即魂魄喪亡，如日月交蝕失位，不相賓伏。聖人祕惜，不能正論，多有隱秘之言。從此經訣差互，多作不成。金鼎之訣，宜愼守之。胡藥合和，固不然矣。天道難泄，或隱玄象，或託附陰陽，潛說人間，言微妙理，羣惑自迷，暨乎羲皇已來，好道求長生者甚衆，遇而得之者寡矣。擔率留臆而不鑒乎不求師授口訣，只按古文立喻，求出世之方，虛自勤勞名山五嶽，深谷幽溪，朽敗腐儒，自古迄今，不死者未見得之。食五穀，縱六情，生人在陽，而鬼在陰。陽耀陰藏，更相朦昧。復不能驅使鬼神，策役陰陽，未得出世之方例，皆而死歸汩沒於世。寒舉綿裘而內暖，熱即單衣而飲水。生於陰陽之界，五行所管，況食土所生之物，死歸於土，返本也。若不遇日月之華氣，運轉精液，三一還丹，焉能度行屍比肩。若墜石投川，而不能返，淪歿而化，亦可嗟乎若遇內外金丹，餌之，運形軀，駐貌異常，然可出陰陽之界，五行不管，死籍不錄，鬼神侍衛。

訣曰：道有仙傳祕籙丹經《龍虎》、《上清》、《五金相類》、《周易參同契》歌訣。古人之意，至於前聖後聖，並得此道。今之世人，迷愚不悟，爲是修行得道之人，次遇之不顯名，得者隱之不一。先後指訣，密術祕籙，歌訣爻象，皆露枝條苗裔，不肯具載而指遷門。自古迄今，遇者皆頷師受口訣，而身之有分，即非學矣。傳得肘後方者，密心自祕，天道不可轉露，泄之養虎自齧，付不道之人，殃罰七代，謫身爲下鬼。世人知之有數，非有分而遇之傳授，並須探賾。內行不二有分者，乃可虔志誓言，啓百靈，對日月星辰，分符受券，

PDG

互相傳之　修行不二　至藥九雙　天人合道　理與自然　不可倉卒漁獵而得之　遇師悟者　一言大藥只有一門　而有三物　水土金　非世間水土金凡物也　得之魂魄所歸　但行不二之心　道師必當自至　金砂內外丹得門　餌之不死　與天地齊畢　叙長生時後方　以示後學不悟者矣

右造鼎人金　及直符用卦刻漏　不載於此

金丹服食變化五金制汞

訣曰：金母守運十五日　金性死　一兩點汞一斤　成白道　守運三十日　堪服　可二兩　守運四十五日　或九十日　或經四時足　半兩點汞一斤　爲白道　服食可一兩半　守運二年　一分點汞一斤　爲白道　服食可三分　守運三年　大元之氣足　刀圭制汞一斤　爲白道　服食可一分　守運五年　刀圭點鐵及汞五金諸色瓦礫等各一斤　並隨本色各成寶　服食可一銖　長生住世　非止於人　雞犬禽畜與服不死　金重二十四銖爲一兩　刀圭一分也

訣曰：隨其守運上下　日月年歲　用藥多少　制汞斤兩爲金銀　復將轉點銅鉛石爲大銀　每斤用藥銀二兩　其汞銀但守運一年　用三兩制汞一斤　爲白道　還將守運至二年　用二兩制汞一斤　守運三年　用一兩制汞一斤　爲白道　還將守運至一年　二年　三年　依法分兩制汞爲白道　還將守運　轉爲藥將頭制頭　種類不絕　是金丹元化一施　子母妙用尤極　欲得神通變化　須用本土爲鼎　及火候並依潛伏　周而復始　可爲世珍仙祿也

訣曰：但取本色天鉛　與世水銀　分兩停止　可配合至一斤　入匱訖　用本色爲外鼎　固濟　作鑪圈埋灰中　向上　灰可厚五寸　長上頭運用火　初五兩　一伏時加至半斤　一伏時加至十三兩　一伏時又加至一斤　只依此斤兩　晝夜都至三十日　取二兩　點汞一斤爲白道　其銀二兩　還將轉點銅一斤　爲大銀

訣曰：其汞還將入匱守運　但作術訣　用火斤兩　晝夜日數　還將制汞　子母相隨　永无斷絕

元君潛運手鏡訣

訣曰：天地二氣相感　日月迭照　成自然還丹　上界仙官　守護收採　非俗士之所遇　皆仙人則而取之　三皇以敬至道修生　以直符運動三年　象自然之氣運　火候依節　符乾　坤　坎　離　運動火候斤兩　須得眞經師受口訣　凡言不載　若不從師受參差　藥物交雜　終无得理　聖人觀天符之門守一　但得本父母相制　必成大丹　則陰陽變化之道　神通自在　返歸其色

訣曰：直符法喻　假令十一月建子　陽氣始生法象　夏至前一日夜雞鳴時一陰生　陰氣用事　是天地陰陽進退　一年十二月　生成用事也　故月有六候直符　生成潛伏　五行出沒　交會形刻　並在內中　故云火木前十五日　白月三候　極陽用事　證後陽退陰生　九六陰水也　後十五日　黑月三候　極陰用事　周而復始　故七八九六道自合　三十終金水　本喻立月候晝夜　用火潛伏　象一年陰陽節候　用直符晝夜　此是天地樞機在乎手　名曰出世之方　神通變化　玄之又玄　但發火之時　便是十一月　受陽用事也

訣曰：第一鼎第一月初候　火一爻生　直符象十一月建子　陽氣用事初九　潛龍勿用　一爻生晝夜　二日半三十時　加至二爻　至五日一候六十時　巡十一日一辰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五周各六十時　爲一候初候五日　驚蟄震來受符　運至上弦八日　金性低昂半受死　守至十五日爲一氣　金性全滅　二十日　萌者不生　陽伸陰屈　水不動　剛柔相使　自然丹耳二十一日　巽來受符　金水性已滅竭亡　二精呼吸　吞飲同死　震　巽二木漸順　汞雖得乾　未是大丹　三十日　道窮返歸乎坤元　受符成丹　三物同沒於土　四十五日　爲一節　一節相嘔相通運至　六十日　卯當夾鍾　夾到卯門　榆莢墜落　還歸其根　二月　榆死魁剛卯　刑德相負　晝夜始分　故云榆莢丹

訣曰：日有三照　月有三移　日月合氣　故萬物三變而至極　經四時自然之道　月有三百六十時　時計象一年十二月　得四千三百二十時　一時當一年　計四千三百二十年　象自然之還丹　陰陽交媾　寒暑而成象

訣曰：潛伏陽伸陰屈　餘並依節候卦象　直符氣候　法是九鼎　九鼎九個月

訣曰：九鼎各須三分者　每鼎各守三十日　受氣二百七十日足　陰陽俱盛　十月土王而生　故云子母脫胎　世人莫知之矣　水火相尅　互相制伏　更爲父母　不越五行　藏伏成形　守運一千日　大元氣足　性歸北方癸水　黑色　始得名曰大還丹也

訣曰：取元氣金水　但分兩停相和　合其體本　立曦上下弦數二八斤之數　應陰陽二金　本乎一物　而生二象氣候　雌雄黃白　自然情性相依　陰陽合爲一體无二　二曰火　一曰水　除水火爲藥　无別人分　若有異類　終不成

丹　得之不在斤兩數目。

訣曰：但將金水入鼎，如法固濟，取四殺刑尅　陽日陽時發火，自酉更漏，節候分明，知加減不失金水，在於鼎中，混沌未分，被直符運動，陰陽交騰，吞飲變化，元氣清濁，上下玄黃，金水成形，象雞子，元氣在殼中，受陽氣，含其眞而抱一也。

訣曰：丹砂金砂，金液倒長砂，黃牙天鉛，砂汞鉛汞，眞陰眞陽，金土水火，乾坤坎離，化生龍虎黑虎，西靈金丹，玉液九轉，還返大還，盡是還丹之異名。皆是古人藏機之隱祕，不一悟者。若遇《肘後訣》、《參同契》，其理歸一无二，故曰還丹。還丹有返，忌覆盆血。覆盆血者，不吉之人。愼勿與同心泄天道也。及合金入鼎，直符用事，鍊丹之所，守愼清淨不穢，无生死哭泣安屍靈屋宇不道之地。須擇福德形勝安淨之處，方可結壇焚香，虔志祭祀土地靈祇水陸等，方可安，卽百靈助祐，天道和合，諸仙來護。但心行不二，若於常常之處修鍊，亦須謹淨觸穢，不可容易鑪樣，及指藥所在　圖本祭醮法則並在別訣中。

元陽子《元陽子金液集》

真陰真陽是真道，只在眼前何遠討。凡流歲歲燒還丹，或見青黃自云好。○眞陰者，聖人只說北方壬癸水，是五行之首。陰君曰：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生金砂。說此一物者，爲五行之首。訣曰：北方有水，水中有金，金始隄防，水中有金，呼名爲庚辛之金，其卦屬坎宮也。眞陽者，南方熒惑星是也。生自甲乙，寄位丙丁。燧人能發其光，變化生爲熟，名爲太陽之精，卦屬離宮，內有砂汞。時人不可知之。世人不達其理，遂將雜物及朱砂水銀，修之爲至藥，忽見青黃之色，自言其藥好矣。

志士應須承法則，莫損心神須見道。但知求得真黃芽，人得食之壽無老。○注曰：志士須知規則，而行規則者，卽是天地之機也。運動法象，火候進退，皆似連珠合璧，忽聚或散，往來出入，貫串內外，相應更無差失，測候及時，卽成至藥。古訣云：失在抽添，得在受炁，得至成寶，號爲眞黃芽者。且不以凡物製造，得成此物。是天地之精，微妙之氣結成。凡人極難會，所以云莫損心神須見道

黃芽不與世鉛同，徒以勞神不見功。虛失光陰生白首，何處悠悠訪赤松。○黃芽者，不是世間黑鉛、黃丹燒成　黃芽出自太陽之內，從虛無而生，歸在中宮，黃帝之位。《道德經》云：狀若明窗塵。故非世人家所有之物，淮南子、赤松子知之。赤松子者，卽是淮南王也。訣云：淮南王，鍊秋石。呼黃帝，美金花，更無別道。志士不知此眞訣，徒自一生白首。所以受之歸身師，師者是口訣也。

神水華池世所稀，流傳不許俗人知。還將世上凡鉛汞，相似令教人不疑。○神水華池者，出自太陽之內，爲火之精，仙人採用，號爲神水華池。其精凝白，似馬牙硝，未伏火者。若經鍊之後，呼爲金液華池，名爲眞鉛，亦名白虎。若修之後，卽汞無黑色。若要住火，感應只在咫尺間。此在口訣，難以書傳。仙人將黑鉛和水銀，採神符白雪相似，令教人不疑。如用黑鉛水銀，皆不是眞法，縱遇至人，終日相隨，與至道不相契，終不傳付此術注訣，只要世人悟會。自是人之根性，與至道不相契會，聖人終不欲令其絕於後代，所以三百二百年方傳一人　夫學道之人，切須廣修陰德，見於道師，敬如父母，首尾相似，不辭辛勤，得此方可傳授。《參同契》云：虛有好道之名，殊無鍊丹之志。未有小失，便起大怨，如此之人，去道遠矣。

青龍逐虎虎隨龍，赤禽交會聲嗯嗯。調氣運火逐離宮，丹砂入腹身自冲。○青龍者，是木也，位在東方甲乙之宮，卦主震，內含離氣，爲太陽之精，赤禽之志。其性猛急，聖人呼爲汞。白虎者，是西方金神，位在庚辛之上，卦在兌。此金無形質，生北方壬癸水中，煆鍊之後，則水無黑色，名爲白虎，亦名金液。此物能尅東方甲乙之木。當兩情相尅之時，自有聲爆動驚人，星曜流暉。當此之時，卽便交會，自然相合，體似瑠璃。未交會，其色凝白。食木精之後，色乃方變爲甲乙之色，青龍也。調氣運火逐離宮，起自復卦一陽爻生，相次運行，周而復始，連珠合璧，或聚或散，往來貫串，出入無定。若運行度差錯，卽退而不要。無論年月，終不成也。《參同契》云：三日月出庚，狀象鉤　八日，上弦平如繩　十五日，乾體就。十六日，相次缺。至二十三日，爲之下弦。到二十七日，沒也　故云滅沒也　此數合在口訣。太陽初出東都桃山，上應中國酉時，雞盡鳴。唯有戌、亥、子三時，是絕聲之處。世人只聽凡聲，未辨三時之說。但解明雞法，齊漢亦相侔矣。月初出之時，前後各餘三日，只明二十四日。學道之人，不知此要，徒用一生至功，而迷者不可知矣。

五行深妙義難知，龍虎隱藏在坎、離。還丹之術數過百，最妙須得金華

池。○五行者，是金木水火土。龍藏者，藏在坎，離宮。離卦二陽一陰，內虛受其龍也。龍者火也，火者汞也，名爲姹女。若見白虎，即便受胎，十月滿足，自然相生，白金生水中。坎卦二陰一陽爻，金在水中，不現其形，唯有一法，採而取之，名爲眞鉛。即是水火二性，爲之陰陽，更無雜物。《陰符經》云：金丹之術數過百，要在神水華池訣。離龍燥動進金星，杳杳含光蘊至精。潛應四時生萬物，運窮三載保延齡。消鎔碧水飛雲漿，火燥金花混氣清。鍊出華池逢虎後，節符進退變黃輕。如斯之訣，甚至露矣。

丹砂其位元非赤，四季排來在南宅。流珠本性無定居，若識其原似秋石。○丹砂者，本只說白金一味，元非赤色，配位在南方，流珠者即是流汞也。其性猛急，須以秋石製之，方可得住。秋石味能苦辛酸甜鹹，五味氣足，能具五色。古歌曰：一物有五彩，永作仙人祿。

日魂月華二氣真，含胎育子自堪親。變轉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日魂者，是太陽之精，生在木有火，火化而成土，土是火之子，故云五行火。火化爲土，爲之至藥，聖人獨知之。月華者即是白金名，號爲玉兔，生在水中。訣曰：月華屬坎自虛行，水沃之時得至精。精氣遂能成變化，感通元質應時靈。霜飛皎潔凝如雪，素體凝新體夜星。若鍊眞陰逢虎後，木龍和會契同情。此說一味白金爲鼎氣，上下兩弦。八日上弦，金半斤，於丁上十五日乾體就，三五圓暉。二十三日下弦，數三五，水半斤，有一十六兩，一兩有二十四銖，計三百八十四銖爻，應三百八十四爻，爲六十四卦，一銖應一爻，一年有三百六十日，內有二十四氣，應天之大數，謂之天符。其鼎應上下兩弦，爲之乾坤，能生萬物。《陰符》云：爰有奇器，採氣爲之，鼎始生萬象。《金碧》云：神室者，丹之樞紐，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窗塵，服之眞人三丹田中是也。所以云：黃帝得之，先固三宮，後理萬國。自古聖人皆服此藥，得道長生，更無別藥，志士從而行之。

鉛汞一門不可依，金丹秘訣聖無知。莫將世上凡鉛汞，論年運火龍相持。○鉛者，北方之水，五行之初，其數一，其色黑。訣云：北方黑帝精，一身無定形。若逢三戶物，姹女當時驚。此物名眞汞。鉛者生在水中，與離氣。《潛通訣》云：金不露形，汞不呈才。聖人訣法象，彩玄冥之氣，成其妙質，爲住世之藥聖。無知者，秋石是也。亦名白金。能流能滑，故非凡物，不是世間凡物製造。志士如修至藥，不用朱砂水銀，最爲精妙者也。本只說白金一味，留住玄冥之氣，白金與汞，是聖人眞訣矣。

天生二物應虛無，爲妻爲子復爲夫。三五之門唯日月，能分卯酉座爲初。○天生二物者，即是陰陽二氣，聖人以法象運動火候，故名爲採火者之異名。微妙之氣，結實成其至藥，即是日月之精。日爲夫，月爲妻，藥爲子，子是日月之精。人食此精，與日月齊年。三五者，是土木之數。三者木也，五者土也。木中有火，火化爲土，謂之至藥。服在中宮，能分卯酉。卯者，東方甲乙，位在丙丁。酉者，西方庚辛，金在水中，煆鍊之後，其色凝白，又能食木精，所以得金剋木。座爲初者，起自復卦，陽爻初生，行度至離宮，沒在坎宮，太陽初出在扶桑，上行兌宮，沒於西上，陽爻漸衰，陰爻正王，謂之滅沒。此數者難申說，自古學道之人，無一知者。要在口訣，難以書傳，謂之天符，大殺之神。

含養天然稟至神，沖和之氣結成身。富貴只緣懷五彩，心知鉛汞共成親。○至神之藥，是沖和之氣，將金養汞，以有合無。一有一無謂之道。有者虎也，無者龍也。陶眞人云：練空者至於鍊砂，鍊砂者合於至道。古訣云：一物有五彩，永作仙人祿。只是說此一味白金，修鍊之時，而有五色，光明照目，煆鍊得成，即見其寶。陶眞人修寶鍊寶，見寶別寶，賢人得道，謂之眞人也。

乾、坤不許相爲避，志士元知在天地。十月養成子母分，賢者何曾更運氣。○乾、坤，上下釜也。上蓋象天，金有半斤，下坐象地，金數三五，銖有三百八十四，應一斤，爲之乾、坤。天否地閉，水火自生，神精現焉，不得亂失。十月滿足，自然成形質者，何曾更運其氣。藥成體就，卻入大庚合內，周遊赤鳥，經營三載，其道畢矣。人得食者，壽同天地。

玄黃冥寞不可辯，鉛汞之門義難顯。世人不曉定其原，細視至行自然見。○玄黃者，藥之本體。名字極多，學道者不可辯眞假鉛汞之門，不可說其原來處。學道人切在深會陰陽，細視五行，自然相見。志士相傳，父子難遇，縱此得其人，難體其事，不可以意求之。縱有學道，只是好燒金鍊銀，終不求住世長生之道。或云終無知此道。如此用意，去眞遠矣。

嬰兒漠漠不可悟，徒以勞神虛見苦。但知會得聖人言，即是分明上天路。○愚迷之意，不可操持。遂用他物修營至道，無論年月，終無成者，自勞其神，至於白首。如會至人之言，准其繩墨，修鍊得成，上天何難。

三四同居共一室，一二夫妻爲偶四。要假良媒方得親，遂使交遊情意密。○三者木神也，四者金神也。二物爲夫婦之道，求人金中，同居一室，須要良媒。良媒者，卽南方丙丁火神也。不知此要，虛受辛苦。

浮沉恍惚性難辨，候取迷徒年月遠。欲知靈藥何日成，陽數終須歸九轉。○金沉石浮，世人不知解，迷徒之人更難親。鍊變年九轉，極陽之數，紅紫射人，號爲大還之丹，豈非容易。天機張而不死矣。

陰陽冥冥不可知，青龍白虎自相持。年終變轉自相嗾，白虎制龍龍斬希。○陰陽之道，難究其原。若信百方，終無所成。成龍虎，兩相飲食。白虎制龍，兩相交持。其汞欲飛，被水相拘留，永去不得，卽成至寶也。

乾天爲父坤老母，南方朱雀北玄武。年終歲久俱成土，時人何處尋龍虎。○乾者爲天爲父，坤者爲地爲母，此意白金爲鼎器也。南朱雀，火神也，名爲鉛。修鍊功畢，俱成於土，卽是龍虎呼吸之理也。

三人義合同爲宗，常飲日月照其中。已過三花金再液，九轉須終歲月功。○三人者，卽是水火金三物也。其宗祖日者，太陽之精，月者，玉兔之精。往來照曜其中，留精於鼎內，化歸坤宰。三花者，火之異名，遇金液不可捨也。兩相交會，歲月將滿，其丹必成也。

青龍本質在東宮，配合乾、坤震位中。白虎自茲相見後，流珠那肯不相從。○青龍者，東方甲乙，位居震宮，其數三，其色青，正春之三月，木陽氣，能布枝條芳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卽木宮中有其父，號爲青龍。白虎者，七殺之神，能剋木，木龍欲走，被金制之，不能去也。木龍者卽是眞汞。火氣纔動，漸被收之，還被歸本宮，故云還丹也。金木相返之義。

龍虎修來五轉强，爐中漸覺菊花香。如今修鍊正當節，莫恨悠悠歲月長。○夫修大丹，志意嚴谷，休糧停廚，晝夜精心專思，漏刻抽減無差。不辭得失，希望丹成。臨爐瑞應，香氣如菊花也。

欲識丹砂是木精，移來西位與金並。凡人何處尋蹤跡，恍惚中間在杳冥。○丹砂本是木之精，精是離炁，故名汞。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此義深遠，難究其根也。

悟者猶如返歧路，迷途不易尋路苦。三人運合同一原，本性何曾離宗祖。○悟者非難，迷途不易。三人卽水火金三物，事同一原，唯聖人獨知之矣。

一人本有一人無，金公爲婦木爲夫。玄冥深奧不可度，志士何曾肯語圖。○一人有者，卽是金公也。一人無者，卽是青龍也。其義深遠之事，學者不可語圖。夫學此事者，切須勤苦志，忘飢寢食，不辭辛勤，審察師旨，縱遇至人，終日話論，自己根性不契至道，如何得成。志士未得至道之時，亦甚茫然。及至得了，覓人傳付，猶萬萬中不遇一人。學得之者，不可閉其大道矣。後來學者心自噴嗑我慢，只求乾銀濟世之寶，終不求濟命之藥。如此之人，實可痛乎，虛棄一世。或云終無此道，蓋爲正氣不眞，邪氣叅雜，則與道爲隔也。此訣三十首，句句華秀，字字顯理。偶以愚情注解其文，重疊事同一原，令人不用水銀朱砂，及五金有質之物，修營至道。至藥根本，不是世間凡物。後來學者，切宜細詳其事，不出象中，忝爲忠臣孝子，不解尋眞，實爲苦哉。

玄天汪汪配地黃，男精和合並同房。白液爐中隨月化，時人服者營心涼。○天地玄黃，是陰陽二氣，男精汞也，白液者金也。合歸一處，爲之黃白，象雞形。入鼎燒之，然後變色成丹。人得食者，能殺三尸，去九蟲，令人無所染，謂之眞人也。

金木相傷誰定原，五行相返自相連。世上共藏陰火白，誰能識得黃芽鉛。○金能剋木，木中藏火，火能消金，五行相返，又能相成。從子到午，是相生。自午至戌，是相剋。如斯相連相返之事，令在口訣所傳。

世間鉛汞不相依，志士元知在坎、離。賢者共藏人不見，淮南修秘在華池。○世間凡鉛汞，且藏府無類，服者隨淺而下，終不入丹田中華池者，卽神水也。訣內華池是白金，不載方書訣在心。沐浴須傳外炁法，陽數還令反作陰。金體水銀也，非作水銀形。鍊藥須通訣，無師莫漫施。不傳神水法，由來歲歲飛。

《還丹金液歌註》 和氣和太初，初氣終歸一。○和氣，和者，天地元和之一氣也，能生萬物。故天乾地坤，受元氣也。

母子本相生，相生又相失。○母者，水基。水銀母也。因母而生金，金須與變化歸母，容貌相變，先生云子母。

陰鍊玄陰精，月自嫁於日。○嫁，往也。初起火相合屯卦起，旬加一爻，至於既濟，六十四卦終而更始也。

日月既相交，還丹乾然出。○依陰陽爻卦，得之三月乾、坤、元氣還丹，

絕然明顯也

北方取河車，○河車者，水也，中有姹女、水銀也

南方朱雀一，○南方者，丙丁火，中二氣相合，成其還丹

碧水生妙花，白花懷玉實，○碧水者，水基也，生白花者，金花隨陰陽，鍊出西方金，花如玉花也

龍虵入相交，刀主須謹密，○龍虵者，金火也，初入爐制伏未定，恐有失走，故須謹密，不可漏泄，刀主器物牢密也

獨弄在乾坤，能滋於萬物。○唯金花水銀，能成還丹，生於萬物，制其死生，與天地齊畢，非八石金銀之類，今人之愚，以水銀合諸金燒之，害人性命非一也，舉上如然而

蛇女玄陰精，二種皆歸一。○蛇女水銀，玄陰水基，二氣相合，一體而成還丹，故此言之

河上無水銀，○非人間朱中水銀也

乃合著陰律，○火候陰律是也

蕩蕩赤龍蟠，○赤火也，龍藥也，二氣相合，十變萬化，神聖如龍，不可知也故然

火候看容質，○謂晦朔也，見其容質也

婆仁養婦金，二婆歸金，還丹之名

黃芽無根術，○黃者，金色也，芽者，萌花也，從天地氣而有，非烹石中水銀，鉛中取花，故爲根術，非淳穢之生

火記三百篇，知之萬不失。○知水銀，識金花，解火候還丹，萬不失一也

如驟懷姓駒，自懷其形質。○驟駒者，母懷子出，金花合之，還丹成金花，水銀變矣

《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一《湧泉圓法丹序》

夫天地原於陰陽，鉛汞本乎水土。水土長生在申，乃陽生於亥子，子乃天一，生水之旺方。火生於寅，除生於巳午，午乃地二，生火之旺位也。萬物無陰陽無水火，則不能成物也，丹爐亦宗於此。水注於地，夫何能致雨於天。火運乎天，夫何能致熱於地。蓋天地之氣，升降交合，如此交合，而四時成，萬物備。夫氣自上而下降於地，地氣自下而上升於天，所以生物成物，二氣抱負，凝神聚氣，而成形質也。各從其類，分其百草木，禽蟲鱗介，走獸之類，雖其有金銀爲貴，皆天地氣化自然之寶也，世所貴之。原夫金銀，原於丹砂，人之所以取而煅鍊，分其黃白之色。丹砂之中煅出精液，名曰汞，汞曰水銀也。名曰水銀，未嘗能灑物，不見其水灑潤於物，但含其水於中，流瀉於地珠散，就下收聚之不可得，遇之於火，隨之煙焰輕飛，茫然視之不可得。物之有能制伏者，本草、玉石部中有硫黃乾汞，所以作癮砂者，以二八爲陰，二九爲陽，去之以水銀八兩，硫黃二兩，爲一鼎，水火既濟而抽之，其有以硫黃三兩，水銀九兩，爲陽而抽之，以治病也

吳筠《玄綱論》

陽勝則仙章第十二

陽與陰並，而人乃生，魂爲陽神，魄爲陰靈，結胎運氣，育體搆形，然勢不俱全，全則各返其本。故陰勝則陽竭而死，陽勝則陰銷而仙。柔和慈善貞清者，陽也。剛狠嫉惡婬濁者，陰也。心澹而虛則陽和襲意，躁而欲則陰氣入明。此二者制之在我，陽勝陰伏，則長生之漸也。漸也者，陟道之始，不死之階也。【略】

以陽鍊陰章第十四

陽火也，陰水也，冰炭不同器，勝負各有所歸。道佟反其情，人各有所鍊，衆人則以陰鍊陽，道者則以陽鍊陰。陰鍊陽者，自壯而得老，自老而得衰，自衰而得老，自老而得疾，自疾而得死。陽鍊陰者，自老而反嬰，自濁而反清，自衰而反盛，自羸而反精，自疾而反和，自夭而反壽，漸合眞道而得仙矣。是以有纖毫之陽不盡者，則未至於死。有錙銖之陰不滅者，則未及於仙。仙者超至陽而契眞，死者淪太陰而爲鬼，是謂各從其類。所以含元和，抱淳一，吐故納新，屈伸導引，精思靜默，瀟灑無欲者，務以陽鍊革陰滯之氣，使表裏虛白，洞合至眞，久於其事者，仙豈遠乎哉。【略】

立功改過章第二十

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可滅。功不全，過不滅，仙籍何由書，長生非可冀。然功不在大，遇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悛。不必馳驟於立功，奔波於改過，過在改而不復爲，功惟立而不中倦，是謂日新其德，自天祐之。若衒者，何必八節三元，言功悔過。神眞明察，固其常焉。又謝過新思，務在精誠，懇志注心於三清之上，如面奉金闕之前，不必屈伏形體，宜

通言辭　若徒加拜跪扣撲，誦課平常之文者，可謂示人以小善，實未爲感激之弘規耳。

制惡興善章第二十一

陽之精曰魂與神，陰之精曰尸與魄。神勝則爲善，尸強則爲惡。制惡興善則理，忘善縱惡則亂。理久則尸滅而魄鍊，亂久則神逝而魂銷。故尸滅魄鍊者，神與形合而爲仙；神逝魂銷者，尸與魄同而爲鬼。自然之道也。

《龍虎元旨》　龍虎者，鉛汞是也。汞者是龍，鉛者是虎。母藏子胞，子隨母胎，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之精，黑者水之基。用鉛之法，其道微玄，此之謂也。不可識之知之，但假天性，自然而遇矣。今舉天之魂，加地之魄，合日月之精，爲陰陽之道。汞爲青龍，卦主震，藏主肝，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其形本青，遇火乃赤，故化爲砂。爲朱雀，卦主離，藏主心，南方丙丁火。離爲陽，陽極則陰生，故砂中生汞也，離卦中二畫也，日中金鷄也。鉛爲玄武，卦主坎，藏主腎，北方壬癸水。坎爲陰，陰極則陽生，鉛中白金也，坎卦中一畫也，月中玉兔也。金爲白虎，卦主兌，藏主肺，西方庚辛金。汞來歸性，被水火銷鑠，色轉爲黃。黃芽爲變化，因水火銷鑠。聖人不傳，顯之以口訣。黃主脾，爲中宮戊己土。四物盡歸中宮，而成寶。古歌曰：易有孤成，功易獨也，滿歸后土。夫肝青爲父，木也。肺白爲母，金也。腎黑爲子，水也。脾黃爲土，土無正形，王在四季，五行相推，在乎其中矣。

夫五行相生，還復相制。是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此謂之相生也。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此謂之相剋也。牙爲金也，以金伐木。砂爲火也，以火銷金。鉛爲水也，以水滅火。水既盛，以土鎮之。成乎其類，制乎其氣，此謂返制也。古歌曰：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爲鬼，鎮水火不起。是一水二火三木，三性會合，以爲宗侶。陰陽得偶，恬惔自處。雲從龍，風從虎。影之隨形，響之應語。水性潤下，火性炎上。大還金丹，體亦如此。

訣云：陰中有其陽，陽中有其陰。既識砂中汞，須求鉛裏金。二味賈天地之大寶，日月之至精。夫日猶陽之魂，好動而不息，所以金雞而類陽極陰生，故日中有鷄也。月猶陰之魄，好靜而不動，所以玉兔而類陰極陽生，故月中有兔也。是以水中無陽不能載，火中無陰不能照。陰氣自天而降，陽氣因地而升，雲雨霧露是也。男白女赤，乃爲雄雌。陰生於陽，陽生於陰，合天地之大道也。夫硫黃四兩，制汞一斤，四黃位在中宮，皆主於水土相制，漸爲一體。汞在黃中，不在汞中，此爲非其種類，不能成矣。今人盡以硫黃爲太陽，非也。且曰爲太陽精，是金鷄者陰也。故曰中有太陰陽精，金雞是也。硫黃是土，四黃八石之類，非陰陽之精也。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論真仙》　呂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壯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鍾曰：人之生，自父母交會而二氣相合，凝精血爲胎胞。於太初之後而有太質，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自太素之後，已有昇降。而長黃芽，五千日氣足其數，自滿八十一丈，方當十五，乃曰童男。是時陰中陽半，可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走失元陽，耗散眞氣，氣弱則病老死絕矣。平生愚昧，自損靈光，一世兇頑，暗除壽數，所以來生而身有等殊，壽有長短。既生復滅，既滅復生，轉轉不悟而世世墮落，則失身於異類，透靈於別殼，至眞之根性，不復於人，傍道輪迴，永無解脫。或遇眞仙至人，與消其罪報，除皮脫殼，再得人身，方在癡瘖愚昧之中，積行百劫，昇在福地，猶不免飢寒殘患，迤邐昇遷，漸得完全形貌，尚居奴婢卑賤之中。苟或復作前孽，如立板走丸，再入傍道輪迴。呂曰：生於中國，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歲月未遲，愛者安而嫌者病，貧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面尊師，再拜再告，念以生死事大，敢望開陳不病不死之理，指教於貧儒者乎？鍾曰：人生欲免輪迴，不入於異類軀殼，嘗使其身無病老死苦，頂天立地，負陰抱陽而爲人也。爲人勿使爲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矣。呂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鍾曰：仙非一也。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爲鬼，可以爲仙。少年不修，恣情縱意，病死而爲鬼也。知之修鍊，超凡入聖，而脫質爲仙也。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隨分者也。呂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鍾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離於鬼，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神仙不離於神，天仙不離於天。呂曰：所謂鬼仙者何也？鍾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已。呂曰：此是鬼仙，行何術用何功而致如

此。鍾曰：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直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臺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塗囊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古今崇釋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誠可笑也。呂曰：所謂人仙者何也？鍾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一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術，信心若志，終世不移，五行之氣慤交慤合，形質且固，八邪之疫不能爲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呂曰：是此人仙，何術何功而致如此？鍾曰：修持之人，始也或聞大道，業重福薄，一切魔難而改初心，止於小成法有功，終身不能改移，四時不能變換。如絕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忘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漱咽者，哈吐納之爲錯；著採補者，笑清淨以爲愚，好即物以奪天地之氣者，不肯休糧；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不肯導引，孤坐閉息，安知有自然，屈體勞形，不識於無爲。採陰取婦人之氣與縮金龜者不同，養陽食女子之乳與鍊丹者不同。以類推究，不可勝數，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於大道，止於大道中一法一術功成，安樂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悅於須臾而厭於持久，用功不謹，錯時亂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呂曰：所謂地仙者何也？鍾曰：天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於小成之法，不可見功，唯以長生住世，而不死於人間者也。呂曰：其地仙如何下手？鍾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先要識龍虎，次要配坎離，辨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收眞一，察二儀，列三才，分四象，別五運，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顚倒，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也。三田反復，燒成丹藥，永鎮下田，鍊形住世，而得長生不死，以作陸地神仙，故曰地仙。呂曰：所謂神仙者何也？鍾曰：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用功不已，關節相連，抽鉛添汞，而金精鍊頂，玉液還丹，鍊形成氣，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仙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呂曰：所謂天仙者何也？鍾曰：天仙厭居塵境，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厭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而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爲天仙，若以厭居洞天，效職以爲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於天地有大功，於今古有大行，官官升遷，歷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陽天，歷任八十一陽天，而返三清虛無自然之界。呂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謂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聞乎？鍾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是三成之數，其實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呂曰：古今養命之士，非不求長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長生，爲升仙者，何也？鍾曰：法不合道，以多聞強識，自生小法傍門，不免於疾病死亡，猶楠木解迷惑世人，互相推舉，致使不聞大道。雖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終不見功，歷序而入於泉下，嗚呼。

施肩吾《西山羣仙会真記》卷一《識法》《太上隱書》曰：法本無法，理歸自然，心因境亂，法本心生。立法之意，救補已失，而防於未萌。故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三千六百法者，十年之期；養命數十家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五行之陽數；二四六八十，五行之陰數。大道分而爲二炁，二炁裂而爲五行，大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蠢而爲人，莫不稟二炁而生五行，運五行而貫三才也。

《西山記》曰：華佗觀五禽之戲而作導引，以爲人之久逸，而炁滯血凝，故屈體勞形，使榮衛通暢。後人因之，名爲般運，欲求超脫，誤矣！昔陳義遺女於道，久餓而學龜之吐納，得終年不死。後人因之，名爲服炁，欲求丹藥，誤也。張紹審五味之亂人眞液，一臟好而一臟惡，一炁盛而一炁弱，故罷五味，而素且淡之。後人因以名爲休糧，誤也。劉洞知眞陽眞陰，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補且瀉之也。後世因以採日精月華，取天地正炁，誤也。

昔廣成子教黃帝房中之術，恐走失眞炁而虧修養之宜，止欲禦敵，可欲之境不說，採戰有功，而奪婦人之炁。後人因之，以謂人補人，採炁還精，損人害己，以望長生，誤也。

廣成子教黃帝依法修養，久不見功，於崆峒山，凡以內事爲法則，鍊外丹以補久虛積傷之損。後人因之，以無情金石，煅鍊於煙焰之中，分胎見寶，欲餌之以求上昇，或不死延年，誤也。

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口吐濁炁，留之，二十四息爲一兩火，以鍊眞鉛如戲藥，而曰陽胎；鍊眞汞如含蓮，而曰陰胎。胎在息住，息住神存，可以留形住世，積而人聖超凡。後人因之，以多入少出，欲聚炁爲胎，閉息爲法，誤也。

九仙經》言病大用火，病小用水，用火則納炁復命於身，眞炁遍於四大，陰鬼邪魔，望之不敢近也　用水則納炁而復升於身，炁透水如湧泉，定中以意送在所病之處，炁血通流，自無滯礙　後人因之而獨坐閉炁，以舌爲轆轤左旋右攪，收斂餘津，漱而咽之，復隨腸胃傳送於外，乃曰澆灌以長黃芽，欲爲大藥，誤也

《通玄眞經》云：守無爲之道，得自然之理，清而不濁，靜而後動，移神於希夷之域，保形於仁壽之途，一念不生，萬感俱息，長生廷年，安閑自樂　後人因之，不悟擇靜，絕跡默默，忘機終年，竟不見功，誤也

《靈寶內觀經》曰：外境不入，內境不出，神識自守，閉目內視，隆君火於下田，布黃雲於四大，笙簧車騎，羅列往來，自得意中之趣　後人因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謹守頑空，失於昏寂，陰靈出於天門，止於投胎就舍，誤也

又有開頂縮龜，住山識性，燒鍊看讀，布施供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是少識無知之徒，自生小法旁門，互相授受，迷惑後來，至使大道日遠日疏　殊不知仰視俯察，默合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　一炁初浮，識自己之陰陽，五行配分，安自己之水火　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眞陰，恍恍惚惚，其物爲眞一之水；水上抱陽，杳杳冥冥，其精爲正陽之炁　二炁交媾，結成內藥，養就金丹，可爲陸地神仙者也

又《識物》　《洞天語錄》曰：以言言道，得其緒餘，故得道所以忘言；以象求意，得其髣髴，故得意所以忘象　然道不在言也，以先知覺後知，非言不足以求理；然意在象也，以大明決小明，非象不足以陳義　言以示其理，象以顯其義，則大道玄意，默會無象無言之間，始也詳言密語，恐以之不悟，比物立象，恐彼之不知，及夫目擊道存，不在言也，心同意會，不在象也

《西山記》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上以下爲基，道以器爲用　如《鍾離祕訣》曰：以心爲天，腎爲地，肺爲日，肝爲日　日月天地，物之大明者也　《崔玄眞祕訣》曰：以腎氣爲嬰兒，心液爲姹女，肝炁陰中之陽，爲日中之魂；肺氣陽中之陰，爲月中之魄　兒女魂魄，物之靈而神者也　如心爲朱雀，腎爲玄武，肝爲青龍，肺爲白虎，亦是四象也

葛仙公曰：嬰兒爲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姹女是腎炁之中，眞一之水；金公乃肺之老陽，黃婆其陽微弱，當使之復還下田，餘液是老陰　腎液到脾液，眞陽近少陰，其陰衰弱，當使之復還下田　此四象之說詳矣！

太白算人曰：五行顛倒而龍從火裏出，龍者不動行，龍生水中生龍本東方甲乙之物，而出於火中者，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則曰陽龍出自離宮　虎乃西方庚辛之物，而生於水中者，腎炁之中，眞一之水也，則曰陰虎生於坎位　然而龍是陽物，昇舉自在，而在水中，乃陰中之陽，救比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　虎是陰物，奔馳自在，而居陸地，乃陽中之陰，故比腎炁之中，眞一之水也　老君言：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者，爲炁中之有水而眞陰者，是也；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者，爲液中之有炁，而抱陽者是也

陰眞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　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之內，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其胞絡，上生元炁自腎炁傳肝炁，肝炁傳心炁，心炁傳肺炁，肺炁傳腎炁，而曰小河車也　肘後飛金晶，自尾閭穴起，從下關過中關，中關過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而曰大河車也　純陰下降，眞水自來；純陽上昇，眞火自起，一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則曰紫河車也　故車行於河，如炁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眞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廣成子以內事教黃帝，久不見功，乃於嶓冢山，鍊大藥五金之中　鉛爲黑金，黑金之中而取銀，八石之中，砂爲赤石，赤石之中而取汞　以汞合銀爲寶，故有鉛汞之說　鉛者，腎之所藏眞炁，汞者，陰陽所合自己之眞精也　眞陰眞陽，以成大藥，火候無差，精變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丹，而曰眞鉛是也　金晶射後飛入上宮，自頂而入下田；眞火前起，昇入泥丸，自心而過重樓　一陰一陽，上水下火，而爲既濟　奔於元海，而曰紫金丹，故曰眞汞者，是也　此鉛汞之理，詳矣！　以物推求，陽比象動，而昇舉之於陰，比於靜，而凝滯之物，不必多識，象不必多求，止於純陰純陽，二炁交結而爲大藥　然陽中有眞陰，陰中有眞陽，乃陽交陰，陰交陽，陽交陽，陰交陰　陰陽有四交也，及乎陰合陽，陽合陰，陰合陰，陽合陽，陰陽有四合也　四交四合，大應天地之八節，明應日月之八候　廣記多識，不止損神傷炁，而且議論差別，適以廢時亂日，終無益也

又卷四《眞水火》　《中黃祕訣》曰：陰生水，水性常冷，而有華陽，溫泉濡之，不勝其暖也；陽生火，火性常熱，而有蕭丘，寒焰向之，終不能暖也　外之水火，尚有返復之性，內之陰陽，安無顛倒之宜？　如腎水也，水中生炁，炁爲火炁，一心火也，火中生液，液爲水炁，水可以滋流百脉，火可以薰蒸

四大、人之水火也、如此

《通玄論》曰：道原一判、而分二儀、天以乾道而輕清在上、在上以陽爲用、暗抱一點眞陰在其中也　故冬至後、地中陽生、以夏到天、積陽所以生陰、其陰感陰而陰不得耗散　散爲霧、凝爲露、霧露之氣、天之所出陰、而眞水也　地以坤道而重濁在下、在下以陰爲用、暗抱一點眞陽在其中也　故夏至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積陰所以生陽、蓋其陽感陽、而陽不散耗、升爲雲、施爲雨、雲雨之氣、地之所出陽、而眞火也　人亦若是、受胎之初、父精母血、二氣相合、陽氣上升、心爲氣館、氣中暗藏眞水在心也；陰氣下降、腎爲水府、水中暗藏眞氣在腎也　不然、安得腎氣到心、積氣生液、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心氣到腎、積液生氣、一陽生乎二陰之中也？

《西山記》曰：凡人有三火八水、水者、氣傳一氣、積氣生液、而五臟各有液、名曰色水　腎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而爲陰虎者、名曰眞水　肘後飛金晶、入上宮、自上而下、與眞火相逢而既濟成然、名曰神水　凡有疾病、閉口納氣、一日復一日、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安、名曰法水　水之爲用多矣！其名不一、丹就眞氣生、澆灌而爲沐浴之法、鍊形換氣升、還返而爲還丹之法　劉海蟾言兩曜法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八瓊漿、是玉液還丹也　呂公言水火都來相作間、卦候飛成地天泰、一升一沉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是上下水火、既濟之候也　逍遙子曰：法水能朝有祕關、逍遙日夜遣循環、是法水治病也　此水之大概矣！三火者、膀胱民火、腎爲臣火、心爲君火　凡所無知爲物所擾、而怒且憂者、則爲無明之火　若降而下燒丹田、一意不散、至誠守之、而曰燒鍊丹藥　火之升上起後、過雙關而曰河車、昇之前起、上過重樓、而曰鍊形、前後俱起、遍滿四大、炎炎焚身、此火之大概矣！

《九仙經》曰：病小用水、病大用火　病大者、無常之限也　若人誤犯天神、或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　升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還出、默想如謄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自身、可比輪蓋、置定自身、令陰鬼邪魔、不敢近也　釋教降魔火、道家焚身火　凡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慾、丹元堅固、不然以水火交媾、龍虎成丹、丹就而陰盡自散、不敢近、陽神自不肯去也　神在形內、陰退形全、形全形堅、自可長年

又《眞龍虎》

《龍虎眞丹經》曰：眞龍眞虎、所在所交之處、古今祕而不說、惟《太一眞書》、是太上親著　又眞一元解入神、玄言二集、稱龍虎眞訣、一在崑崙五城之內、一在北極太淵之內、藏之玉匱、劍之金泥、印以玉章、猛獸列衛、神人在傍、塵世無緣而知矣！

太白眞人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顚行、虎向水中生　安則少災、妙則妙矣！乃所以泄天地之機

呂公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言向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　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修眞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　《入藥鏡》曰：腎中生炁、炁中暗藏眞一之水、名曰陰虎、心中生液、液中暗藏正陽之炁、名曰陽龍　龍虎非肝肺也、乃玄之又玄、知之修鍊而爲聖人　《傳道集》曰：腎炁傳心炁、積炁生液、液中有正陽之炁、名曰陽龍、是謂出於離宮；心液傳腎液、積液生氣、氣中有眞一之水、名曰陰虎、是謂生於坎位　二物會時、在人生人、在己生神　龍虎古今有識者、或以多知廣記、知其龍不在肝、而虎不在肺、如何得達交會之時、而悟採取之法、故少有不長生與升仙者、良以此也

《西山記》曰：水火既濟、龍虎相交、所用不一　如腎炁傳肝炁、肝炁方生、腎之餘陰入脾、其炁過宇、爲純陽　炁中有眞一之水、以到於心、積炁生液、顆顆如懸珠垂露、而還下田、更不隨溺水以傳膀胱　若用火候無差、鍊而爲一炁、炁中生炁、浩劫不死、而爲陸地神仙、是虎交於龍、以腎炁合心炁是也　及夫下火、加減有時、抽添有數、以心炁合腎炁、是龍交於虎、若以下關透而起自尾閭穴、左昇者爲龍、右起者爲虎、炁從夾脊雙關而過、至於頭頂、前後俱起、遍滿四大、炎炎焚身、此火之大概矣！

《九仙經》曰：病小用水、病大用火　病大者、無常之限也　若人誤犯天神、或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　升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還出、默想如謄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自身、可比輪蓋、置定自身、令陰鬼邪魔、不敢近也　釋教降魔火、道家焚身火　凡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慾、丹元堅固、不然以水火交媾、龍虎成丹、丹就而陰盡自散、不敢近、陽神自不肯去也　神在形內、陰退形全、形全形堅、自可長年

又《眞陰陽》

《九天祕籙》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物中神而大者、天得一陽以守乾道、地得一陰以守坤道　物中神而明者、日得一陽魂以道應、月得一陰魄以道致　故夏至一陰自天來、若無眞陽、萬物

死也，不能焦枯　冬至一陽自地升，豈無眞陰，萬物生也，不能滋潤也　日有眞陽，陽煖感而火出；月無眞陰，故方諸取而水絕　此天地日月，至大至明，眞陰眞陽，豈人之不若是乎？

《西山記》曰：腎水也，水中生炁，名曰眞火，氣中暗藏眞一之水，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　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眞水，液中暗藏正陽之炁，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三華者，三陽腎氣，乃陰中之陽，丹中眞炁則眞陽中之陽也　心液之炁，乃陽中之陽，不說三陰也，所貴陰盡陽純矣。

《玉皇聖胎訣》言：人常降心火於下田，外境不入，泯絕狂慮，一炁不散，委於炁海，賢炁不能上升，其息漸少，縱出之，悠悠然減省也　故後聖有自然胎息矣。及達磨胎息至理，言人之炁升，自有走失，莫若內觀諸世界，遊覽自己天宮，超清虛妙境　其法貴乎無漏，一念不生，一意不動　無漏則善果成，不動而眞聖見，而面壁九年，氣無毫髮走失，陰靈自外，而身有身　東人不悟，乃擲鉢西歸，故聖人曰眞胎息也　及扁鵲解《靈樞》，以冬至之後，眞鉛積之一分，狀如戴棗，而鎮丹田，令人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爲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就陽胎　又以夏至之後，汞積之三分，狀如抱卵，而鎮絳宮，亦以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爲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陰息　以陰息投陽胎，而生嬰炁，眞炁生元神，神形合爲一，與天地齊年，離而爲二，身外有身，而爲羽客仙子，不在塵世，以返三島十洲者也　及葛洪註《胎息論》曰：凡胎息之要，如在母腹中，母呼即呼，母吸即吸，今人不達妙理，縱能閉之少時，隨手出之，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閉之息，而又元炁損耗，返爲外來陽炁所奪　若炁急未急之前外身，自可停留少時，勿使大急　未炁急之際，先鼻引清炁一口，續後便以新取之炁，換出舊閉急者之餘炁也，故得奪住其炁，積而神形清爽，可以除療百病，曲留強住，亦非自然，所以爲下等胎息　眞仙上聖，而有三品之論也　鼻引口吐，可以去浮寒，逐客熱，衝結滯，行經絡　若定息，炁血不交，陰陽自媾　若定萬息，炁住神藏，大乘之功，不可言也　補炁之道，此爲上矣！或咽炁救飢渴，行炁以壯肌膚，收炁補下田，養炁以返童顏，運炁以益血脉，雖見小功，終不及胎息之補炁，得力功速且久也

陶植《陶真人內丹賦》　愛有物外之人，性稟天真，抱沖和之精氣，厭寰海之囂塵　吳筠先生云：仙者，人之所美也　死者，人之所惡也　所以神不清骨不峻者，非棄於陽壽之氣，所棄者必無慕仙之心矣　慕仙之心者，受氣之時，得値長生之宿，兼逢陽王之宮，所以人性稟太眞，超於物外，語淡純粹，體和神清，厭於寰海，棄於囂塵矣。

夫求不死之方，尋延齡之訣，得金丹之奧旨，洞玄妙之眞說　不死之方，出自黃老　老子丹經，延齡之訣者，即《參同契》、《金碧經》是也　如志士得獲此本，先須上告三官，下告土地眞君，然後沐浴齋心，淨室焚香，習而考之，方得心開悟解，了釋眞元　學道之士　須廣求師友，請益亹亹，不可妄作也

故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杳冥者，是陰黑玄之貌　其中有精者，銀也　精者，汞也　即是銀於太陰之中，但受太陽之氣，溫養日久，冥遁其形，潛伏於太陰之內　如有根萌炁足成形，號曰伏火水銀是也　又杳冥者，不正之貌　若無若有，不之而可見也　故《經》云：冥冥凝神，不出我身　鉛不呈朴，汞不露形　還陽子云：鉛受辛肯，故被褐懷玉　金稟汞甲，胎自著緋而入水

灌金花之一氣，察水火之兩名。郭眞人曰：先鎔金花爲水，別器暖汞投入池中，其色凝白，狀如鉛蘇，義亦同否　又，一氣，眞一也　一化受符，青龍之位，爲東方震　震屬木，木生火，謂之汞　土能生金，謂之陰銀　故云：察水火之兩名也

分布四象，陶均五行，駐日魂而呼月魄，遷虎性而契龍情。李澄云：金木二字，坎、離四象，急藥之體　鉛汞者，玄妙之門；還丹根基　此言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爲四象也　四象成而五行了　二十八宿周天，日月合度，龍呼於虎，虎吸其龍，性情交泰，日月周畢，豈不是四象五行陶均也

由是演易示機，杓星設位，循其斗而散彩，李淳風曰：北斗七星也，近紫微宮，在太微北，是爲帝車，以主號令　運乎中央，而臨制四方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分，繫之於斗　其魁爲璇璣，其柄三，爲玉衡　《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箕斗者，是寅巳之位，起火於此，甲之散彩

綿艮，兌而通氣，艮爲山，兌爲澤　《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韓康伯曰：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懸象運轉，而成昏明　山澤通氣，而雲雨施，行連循環，上下通氣，此義深矣

播刑德而合剛柔，入中宮而歸戊己　播，施也　刑主陰煞，德主陽永，而

卿柔自合，故人中宮，而歸戊己。戊己者，是土位，稱黃帝生處玄玄。又能剋水銀，而玄伏矣。《金碧經》云：以制太平，並中宮土。《參》云：三物一家，都歸戊己。三物，水火金也。

爾乃九還變態，七返呈妍。九當乾卦，九龍立位。七當坤卦，飛龍在天，大人造化，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故從九位而返七。夫修眞之士，須明卦象，屈伸動靜，出入卷舒，昇降進退，各有所配，方守一而鍊眞，即見交泰呈妍之理，配男女以時也。

運水火而相鮮，《參》云：本在交媾，定至生人。以坎男離女配合，日居月諸，精彩潛媾。

盡一氣而成牙蘗。《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是日月以天地之用，金水交精，水火運移，還盡一元之氣。一元者，六十日也，四炁成。《契》云：元年乃牙潛也。

由內貞而外順，內者金，外者水。金水欲行，蓋順陰陽之法，用候卦爻。內爲陽三畫，外爲陰三畫，處陽之時，外求於內。在陰之時，內求於外。金居內爲春夏直符也，水居於外爲秋冬直符也。內外之際，蓋取象於卦中。

乃玄之而又玄。玄者，玄元也。如太上分一氣爲二（義），二（儀）（義）天地也。地也者，剖一氣而眞素，號曰眞一，故是眞玄也。又玄者，是變白爲黃金，黃金爲至寶，故云玄之又玄。經曰：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非服常金也。金也，當其變也。

即火東旋而爲龍，水西蟠而成虎，虎脫胎而棄子，龍解丙而致雨。崔曙山曰：其神化之而爲液，凝之即成汞，如霜瓊爛，似玉闌干。素魄流晶，光影星攢，千鍊萬化，其體常然，從無入有，壞而復成。自有入無，滅而復生。陽與陰合，陰與陽並，展轉變化，遂爲物精。仙人百鍊，而爲通靈。還返不窮，還丹是名。又歌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自水中生。此是明至藥法，准此陰陽相剋，五行錯王而成者矣。

氣惟先白黑而後黃，始水火而終土。此是金水狀貌，從復用事，至十月終坤，變轉體段，先白後黃，赤黑連表，各還本位，其骨是大還丹也。始火者，火數二，水數一。火既滅，四時輻湊一氣，十五日三十四氣，生成萬物。夫還丹者，象水火成萬物，稟天地陰陽之氣，氣以剛柔，合度四時，不能陶鑄，則眞一之道畢矣。

捨南取北，甲乙宗祖。《經》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砂中產汞也。汞離陽，故歸北方自然水。水能生木，木居甲乙，與火爲宗祖也。一文云：即火東旋而爲龍是也。

神水聖石，帝男金女。神水者，非酒醋之鍊者，石不可作也。是陰一制陽一，爲華池之義。故云帝男龍女，實三一之要也。

道本不離於玄黃，守一要存乎三五。道本者，汞也。天地與三五之氣，守一要存乎，不離金汞已金也。志士細而詳之，言眞實理也。

信由青腰致遠，玄素鉤深。青腰曾青，玄素是金，即青龍白虎。鉤深，致遠之義也。

風謂七八之水，水生九六之金。風者，陽氣也。從十五日前，震卦用事，汞得金氣鉤留，自然調暢也。水生者，陰氣也。十六日已後，轉受巽，變剛爲柔，是金消，故入汞而歸坤卦也。《參》云：七八數十五，六九亦相應。是一月運六十四卦也。

剛表柔裏，內陽外陰。剛表者，金也。柔裏者，汞也。經云：陰銀而陽汞是也，故內陽而外陰。別注云：剛者乾也，柔者坤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者氣也，剛柔者形也。稟陰陽成金水，金水之形既成，合體凝而成堅，是變易也。

青龍躍而白虎伏，朱雀飛而玄武沈。青龍木神，白虎金神。經云：丹砂木精，得金乃並。取天之汞，合地之銀，聚魂魄而成還丹。天玄地黃，合度砂汞，乃當合之時，俱入神室之中，鍊此神精，火土金運，催文武急緩，以應鍾律。朱雀者火，南方之位也。玄武者水，北方之位也。言汞或走或飛，從南方朱雀中，北方水火，二水一合數三，爲東，青龍鉛水，故先踴躍而伏白虎也。經云：龍陽數奇左，虎陰數偶右也。

由是日燦中男，月迷蛇女。日者，火也。中男者，金精爲月，得火氣而自消散，與汞合爲一體。其汞傳金氣自迷，故不走不飛，謂之月迷蛇女。蛇女者，汞也。中男者，金也。魏君曰：火能消金，金伐木棄，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者矣。

土強金勁，一寒一暑。土者雄黃，得位中宮，將軍之名。能偃於水，又能生金。一寒一暑者，發火文武及時者也。

龍呼虎吸，烏蟾吞吐。龍者汞，虎者金，烏蟾者日月精也。金汞得火水

氣，於鼎內變化，高低之候，運文武火數，一日一夜，個個周流變化，定，吞吐依時，黃白乃成，號曰金星美砂、巨勝紫霞粉　若不化定，伏在金中者，名曰金龍丹，亦名伏火紫粉，都是大還丹

南北交媾於水火，卯酉周旋於子午　水銀是北方之位也　火是朱砂，南方之位也　二方往來，各守定性　寒從北方來，暑從南方至，二方各在用，還往本宮也　卯者東汞，酉者金汞，合水火而歸於子午　紫河車訣云：十二月生兒，子午是也

總括乾坤之策，優游變化之主　運乾、坤二卦，皆有策數　乾策陽爻，半支得六千九百一十二　坤策陰爻，半得四千六百八　總括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主者金也　金爲君，象北辰　乾、坤交動之時運無輟，而居極是不移金水在器內，任其水火薰蒸，自然而成正體，優游隨節變化也

母子包羅於匡郭，修養固依於鼎釜　此是金法，世人造次豈能知　子母者，金水也　金水者，坎、離二用，爲內象外象也　二氣合牙之道，交合於鼎鼐之中舒光照耀，象日月連環，在六合之中　水火爲藥，乾、坤爲鼎，可理匡郭，金鼎之理　《參同》云：坎、離匡郭者，城郭也　《五相類》云：城郭完全，人物乃生　是也　世人不曉金鼎，多以金銀及鉛黃花爲，此大惑也

配銖兩以定循環，察爻象而校火數　配銖兩者，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二兩爲二十四銖，一斤爲合三百八十四銖，象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循還增減，察察動而定其火數　經云：火記不虛，演《易》以明也

若夫二至啓閉，冬至夏至

陰陽遞遷，從子至巳陽生，從午至亥陰生

終坤、媾而始遘，起復、臨而盡乾　直純乾乙，乃從初九，變爲始　九二爲三，三爲否，九四爲觀，九五爲剝，上九爲坤，九還七返，火大大有　此是終乾始遁　又消純坤卦，依前從下位初六變爲復，二爲臨，六三爲泰，六四爲大壯，六五爲夬，上六爲需，八歸六居水地比也　故經云：起臨而盡乾也

飛龍偃月，飛龍是汞，偃月是器

上下兩弦　李淳曰：青龍、六白虎中，是初八與二十三日，金水各半斤也

黃金白雪，神化自然　黃金者，還轉鉛精，凝爲紫磨，赫然赤也，故曰黃金　白雪者，飛伏水銀，色如雪，故曰白雪　乃是神化自然之道，服之羽化矣

融坤、艮以成地，坤爲陰，艮爲銀，三爻二，聚陰爲地是也

御乾、兌而爲天　乾爲陽，兌爲金　陶君曰：積陽爲天是也　陽曰：山澤通氣　又云：天地不交之氣何也，爲非賢合易

母子恩戚，相主交連　母子恩戚者，鉛制於汞，汞能伏鉛，鉛汞合爲，黃白之道畢矣　銀本從鉛中生，蓋鉛抱於子也　藏鉛在銀，銀隱於鉛中，故是相主勾連　喻人之在道，道不離人　魚在水中，水離魚，魚無水即死，人失道則亡，主相通玄理也

一色三五，水激雲煙　一者，眞一也　三者，汞也　五者，雄黃土也　眞一與土，是陰重之物，故下受飛也　得汞相和，即飛也　飛之爲霜粉，謂之水激雲煙，亦由器

又　經曰：白者金精，黑者水墓　水者道樞，其數名一　又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是知太玄之精，爲道根本　當其樞紐，天地鍛鍊，陰陽理契，自然功侔造化　故定兩弦之數，以二六合七八，得乾、坤之體　稽考六十四卦，極天地之用　卦有六爻，據摘符而三百八十四，存神乎其中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總萬一千五百二十，所以應萬物之數，備剛柔之體　又大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遊鬼　至若積陽爲天，聚陰作地，天含地閉，神明見焉　雖元化一施，妙用無極，亦在以金木水火，合寒暑衰榮　若春夏秋冬，日夜相易　陽之用也，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陰之用也，以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　以其相生相殺，迭盛迭衰，合天地四時，而成育萬物　夫日爲陽精，月爲陰魄，金生於日，卽坎男也　珠汞於日，卽離女也　然金爲月精，以據陽位　汞合離氣，以運陰爻　以天地之靈，稟日月之精，否極泰來，陰盡陽生　故金入猛火，色不奪光，自開闢已來，日月不虧，明是金木營於內，水火應於外，乾健不息，所以致用也　日彩不鑠，所以益振也　唯天地日月能長且久，與萬物終始，爲龍虎配合，爲道魁柄，與天地準，合陰陽數度　俾元化潛運，如連珠合璧，以軫於無窮　前聖修之，淘甄萬慮，故能生天地，首萬物，獨立長世，而形神不化　亮夫妙用弘深，希代莫測，得之者若天地在乎手，造化由乎身　自凡躋聖，名列金簿，與黃帝、老君爲先後達，亦所以顧慈門，而無別徑也　凡我同志，庶幾於此者，要在細求眞訣，務

良師授，不可以誤聞淺說多言，失中之義，所希垂及矣。噫！今之人不達神明之意，未通天地之理，但按文責實，以意推校，殊不知古人與其不可學者太奧，徒議枝葉，不得根本，迷迷相指，謂可復追墳。林野鯫儒，豈曰先覺，常給侍長者，側聆斯義，以爲砂汞無乾、坤不可得也，龍虎捨金公無自入也，故陳梗概，以備錯誤焉。

歌曰：仙人拍手雪成團，黃花欲入紫河難；子母一時流作水，變化還同九轉丹。

《通幽訣》 訣曰：寶丹本乎一物，而生二主火，寄位丙丁，生於甲初九，潛龍一爻生，建陽在子，天符發泄，驚蟄受氣於母　母者土也　道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陽極之父母　陽者，天地之精，故名三五與一，還丹之本基。

天符者，日信　日者，天地之元精，五行之始照　曜以事繼日，以日繼月，以月繼時，以時繼年，所以記遠近，別異同也。

初分混沌精氣陰陽，斗建十二辰，推移運轉，刻漏不停，發泄交媾，萬物化生而成形　天符者，信也　能發泄萬物，運動返本，而成精氣　潛運結爲精，精化爲砂，色稟南方丙丁火，外陽而內陰，主男，日之陽魂　日月之華氣，照曜天地　太陽太陰沖和之氣，交騰受氣，一千八十年結精氣。

丹砂天符照曜，又一千八十年，成丹砂，名硃砂也　陽中陰，號曰太陽，朱雀石，主水　元和之氣未足，曰丹砂　一云天鉛，帝男精，龍女血，化南作北，抽出末化爲陰汞，主水　水數一，故云汞生於鉛，陽爲臣也　天鉛神水，天符運動，照曜丹砂，養育又一千八十年，天火化爲太陽，陽氣足，陰氣衰，陽氣盛滿流溢，迴而自生色，稟北方壬癸水，外陰而內陽，主女月之陰魂，非人間之凡物　故之赤水中自生者，流爲陽汞，名曰天鉛之精，黃芽之祖　是日月之華氣水，化爲天然還丹。

天符又照曜一千八十年，合四千三百二十年，元氣足，自然還丹　天然伏火黑色，轉北成西，西主金，金數四，水基也　故知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三者火也，五者砂之父母，一者砂之元祖　輪還運轉，精氣元和，相感成形，不越於一　一者，夫道之本宗，水也　學者不悟硃砂是鉛，鉛中生子是金，一物陰陽，運動自制伏，陽中陰，陰中陽，玄中玄，名曰玄武有，轉水成金，故云：砂產於金陰，爲君鉛金　天符運動，都計四千三百二十年照曜，父母養育，成天鉛，自然還丹。

訣曰：後學用火喻爻象，月計三百六十時，年計氣候四千三百二十時，合四千三百二十年，氣候喻合，天符自然還丹，故云：硃砂汞金水，龍虎五行，合體歸一，無二得五　以地符依卦節氣候運動，以成金丹。

訣曰：其丹砂精魂，出自中華十二分野內，主一宮坤地西南隅，其寶天地至精元氣，以日月天符運動，交媾在五　五者，戊己，中宮土也　所生之處，生於福德山崗形勢之地，氣候骨肉俱全，水陸草木秀茂，土石堅貞異境，神靈衛侍，陰氣施，陽氣泄，包含孕育，照曜精氣，得土而生，化爲丹砂　有砂之處，或晝或夜，或初晴之後，或陰暗之時，即有氣候光彩，往往如日光而出，或沒或見，唯採訪而鑒之　今具載所出土產管轄州縣山谷之名，並異名等。

曰丹砂，曰硃砂，曰鉛中金，曰天鉛，曰火鉛，曰神水，曰華池，曰陰汞，曰陽汞，曰陽中陰，曰陰中陽，曰水銀，曰五采石，曰五金，曰七寶主，曰還丹，曰天生芽，曰黃芽，曰五行之胎。

州縣山谷名

桂府、辰、錦、衡、朗、邵、勾漏、都雲、象都、永、郴、容、湖南等界，山石巖谷，形勢滋茂處，並有　如要採砂精不烹鍊，天然自生出者，但於曾採砂處打石及穴塡處，不問新舊，即有之　新院及古者不定有之　丹砂光明在床，有君臣自然四面，有朝揖而生者，色如未開紅蓮，通透曜日，或如芙蓉，紫色通透，形貌如箏者，或片段棱角成就，分明通光，並爲上品　或如雲母片，白光者通透，一云白馬牙，或顆粒兩數，至一二斤者，在石中採得，顆粒碎紅光明者　或片段棱角白光者，入水中不見者　或青光分明，棱角成就者，並爲中品　與上品同用，堪爲至藥　或有鐵色者，及竹溪谷、土穴、並水中採得者，或顆不定分兩多少，及掬得末砂，並爲下品　但川源滋茂，抽得液制伏，只得治世疾，不延駐，不堪爲至藥　亦比人之百寮，爲上中品，無名位者爲庶品　則卑賤無自專之分，不能致大非常之事　故喻云：只治世疾，不延駐。

天符，曰　春秋天符之曰　曰者陽之精魂，天之理也，故照曜光明　《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交騰爲火　火之精爲日，光明威精之義也　又云：日生於甲，重陽之位　火生於震，震位辰巳　震爲長男，巽爲中男，南火之父母　火曰曾，木曰青，萬物之使，故云曾青。

陰符，月　春秋陰符之月者　陰之精魄，地之理也，照曜光明。《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交騰爲水，水之精爲月，滿而缺者，感日之義也。又云：月生於庚，重陰之位　水生於兌，兌爲少女，水之父母　所以男依日東立，女之象月，生而西端　丹經之丹砂，日月之華氣，性命之根基，與內外元和，般載成形，餌之故長生不死，日月之感精，故曰陰符　月之所生，日之所育，陰陽用事，生成依於母，母曰土

日月二寶，是天地至靈　卑情感精，變化照曜，結成砂，始名朱雀石。七十二石最尊，莫過於汞　感於二十四氣，通於二十四名，變化成丹　鳥餐成鳳，蛇餌成龍，人食長生，天地同壽，收人魂魄，返老歸童，呼吸風雲，玉女來侍，即大丹之功力也

訣曰：鉛者，即砂中抽出之液，主水，陽中陰，汞也。從砂中自生出者，主金，陰中陽，汞

訣曰：是以不容之木，受制於金　金孕水安，水必存金　木孕火制，火必假木　所以鉛水制汞水，鉛火制汞火，水合其性，火合其形

訣曰：鉛水者，是砂中自生出者，主陽汞　汞水者，是水中抽出者液，主陰汞　是鉛水制汞水　又云：鉛火者，自生之金　汞火者，是抽出之液也　水是鉛火制汞火，多不曉此，故名金汞道耶

日者，是太陽之火精，即朱汞，爲龍是也　月者，是太陰之水精，是鉛銀，爲虎是也。龍者，陽之氣　九之極數，木之無也　虎者，陰之氣，四之極數，金之有也。

訣曰：以無制有，合成其道　故云：丹砂木精，得金乃並　參銖不偏，至聖至靈　世人不悟，見金視之如土

藥歌曰：太玄陰符，道生陰陽　陰陽生五行，五行合而爲還丹　故名龍虎　天有三尊，日月星　地有三尊，江河海　人有三尊，君父師　身有三尊，三丹田。藥有三尊，土火金。故乾坤者，上下父也。坎離者，水火爲藥也。震巽者，運卦也。運經三載，自然還丹，即太元之氣，何以不成丹矣

訣曰：計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時，大小月及閏月並不在用限，歸其實數也　一氣不足，與瓦礫無殊　萬象精通，神靈自契

訣曰：陰陽運轉，氣化爲精，精化爲朱，朱化爲汞，汞化爲金，金化爲藥，故號金砂，名曰大還　大還者，返歸之義　丹者，赤色之名　汞者，本體是金，金水相制，故號金砂，運本體得稱大還丹。

土是陰符，戊己中宮五符，云五氣金鼎

訣曰：五氣制伏不飛，能生五彩，返歸其母，餌之長生

訣曰：丹砂，流汞父　戊己，黃金母　母數五，五是土，用土爲鼎，制伏號曰金鼎　土能生萬物，金是土生，故爲金父　母者，金本生土，故曰土母　水以土爲鬼，土塡水不起，戊己之功，名曰五符

汞者非土不可制伏，土王金鄉，三物俱求，依象帝王　如人主有道，即四方來貢。但辨得眞鉛汞二物，即是第一鼎法。故爲三物一家，都歸戊己，金水無土制馭不成丹。

土母，季王十八日，餘日休廢囚死藏伏。凡伏鍊金鼎，推究陰陽，精氣返還，刻漏不停

雄黃喻土，而定四夷　土者生金本土。雄者男，黃者土，能偃水土，是金火，非關雄黃　鼎主外上名五符　世人不悟還丹本之父母，錯用金銀爲母，或爲鼎器，故元氣不離於五，五不離於元氣，混其名即一，辨其功即殊。元氣者，五才之君　五才者，元氣之臣。君相臣臨，而不可去也　金丹用其元氣，不越於五，五者五符也　五符者，氣　氣本無形，因精而生，內外含眞，得餌不死不生。金鼎藥之表轄，表者氣也，轄者鼎也。鼎象雞子，外白裏黃，與汞相台，是用白金爲器，器不離於五　五者土，土者生金之主，委曲相制，似使無虞，令水不逃溢，戊己之功也

訣曰：提劍偃戈，籠罩四方。提劍者，金精本氣五也　偃其戈戟，如水得土而不流，是金死於土也　大丹之基，丹砂。丹砂是鉛，本生於土，死亦歸依於土，是用生丹砂土也。世人知之有數。

鼎之異名，有曰外神水，曰華池，曰神室，曰匡郭，曰表轄，曰五氣，曰白衣，曰丹衣，曰母舍，曰金鼎，曰神廬。

訣曰：五氣者，其大籠罩八隅，小則潛藏一亳，吐坤嘔輪，出有入無。

訣曰：流珠九轉，化爲黃白　自然相使，一陰一陽　日道須伏於金鼎，中宮之功，神通自在，孕育制伏，故云金鼎。

夫金丹，天地日月元和之氣，照曜潛運，成爲丹砂，砂中迴然而自生，乃爲還丹　如人育孕男女，皆由父母陰陽精氣相成，而有還丹，象男女。男生而覆，女生而仰，非但在生，死亦如此　但投於水，雄者覆，雌者仰，大使其

然，非干父母致令　金水在於腎中，象男女革戲，男上女下，自得情意相符，以成其道

訣曰：金丹雖得元基，須知本父母養育制伏　父者，火之陽氣也　父能發泄運動而成之　母者，土之陰氣也　母能含育生之　母主中宮黃，黃者土，是生金之土　丹砂初分受氣，依於土而生，故云黃芽之本母也　得陽而成，得母而生，故名土釜，曰母　土者，五行之土，生成土也　水火木金土，各居一方，運動正位，火來剋金，土來剋水　水者，丹砂之子　土者，腎　火者，運動相伐，而成形，得土相生　土能制水，本氣相感，以成大道之宗　故云：知白守黑　世人盡不知同類，相從相生，相剋相制，以金生水，以土爲鬼，土填水不起，戊己之功，名曰五符金鼎，知者無一焉

地符火木之精

訣曰：地符火者，火能蠹熟萬物，以育人民　火者，甲乙本陽之元氣，結媾交會，同日月之精氣，歸一無二甲之精　火數二，生數三，成數九　九者，陽之極數，陽氣也　甲曰曾，木曰青　萬物之使，東方青龍木　木是火之父母，火木之子孫　震爲長男一爻生，巽爲中男二爻生，故火生辰巳離爲中女二爻生　陽丙子寄位也　木孕火制，火必假木　三者，木之精，正陽之道，甲乙之位　日，天符，信也，能發泄萬物　月，陰符，能生育萬物　土，陰符，能生育萬物　火，地符，能蠹熟萬物　金水元氣，並同陰符，能生育萬物　《直符手鏡》喻日月六十四卦，六爻發泄，運動天符，以成金丹，餌之羽化，子明之力也　混元皇帝眞君，歷代變名，叙陰陽統略，五行相類，《周易》爻象，直符《參同》，如符若契，觀察天地徘徊，陰陽輪轉，子午正位，卯酉相望　十一月一陽生，萬物生也　五月一陰生，萬物結也　春生秋殺，自然之道也

訣曰：用火微微，不失節候　萬物自熟，河車之義

訣曰：子者，火候先在抽添　一云河者，北之位　車者，般載之義　一云子是金，河是水，故曰子河車

地符直卦節候進退圖

訣曰：本用四卦法，日月四時，直符循環，一如車腳，轉運陰陽，成數造化，載運萬物　故在律紀月節，有五六諱，舉日使兼並　六十四卦，剛柔有表裏，朔旦長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　次序既末主晦爽終，即復更始進退爻象，並在此直符　從一至九，金虎吐精，用訣直符，不載於此

訣曰：託附陰陽爻象，六十四卦立喻也　但發泄用火之時，便是十一月用事，受陽節候也

十一月初九，潛龍勿用　地雷復，豫直　十二月九二，見龍在田　地澤臨，萃直　正月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地天泰，否直　二月九四，或躍在淵　天雷無妄，大壯直　三月九五，飛龍在天　天澤履，夬直　四月上九，亢龍有悔　純乾直，陽氣突騰

右陽生六位，極陽之卦，亢龍大過，法象於天，故云自子終於巳

五月一陰生　天風姤，小畜直　六月二陰生　天山遁，大畜直　七月三陰生　天地否，泰直　八月四陰生　風地觀，昇直　九月五陰生　山地剝，謙直　十月六陰生　純坤直

右陰生六位，極陰之卦，氣潛伏法象於地，故曰自午訖於亥

震主春木　生三，成八　離主夏火　生二，成七

訣曰：證前十五日白，月火木用事，故七八也

兌主秋金　生四，成九　坎主冬水　生一，成六

訣曰：證後十五日黑，月金水用事，故九六也　並是直符六爻，用節卦翻譯氣候，五行相剋之數　故知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道自舉也　一二三四五，並是五行之基

訣曰：一者，北方壬癸水　二者，南方丙丁火　三者，東方甲乙木　四者，西方庚辛金　五者，中央戊己土

經曰：父少而子老　父者，天鉛，丹砂鉛也　子者，從父而出，金黑鉛，故父少而子老。子不定，父數世五　水火金木土，五行移易萬物　五日一候，五五二十五，故父年二十五也　子數不定，子年般載，運動不定，故知父少而子老　舉世不知萬物，從五行而生成父母也

用火

訣曰：六爻直符，運卦用火，斤兩從純坤起，終於坤，周而復始也

訣曰：一月換一鼎，故用九鼎，即止　第十鼎任意消息，用不用並得用之轉妙，緣是生金之本氣也　故云土釜，土釜曰母，母金鼎也

訣曰：其金鼎依運氣候，十五日金性滅，三十日成丹　運至十月，不用本土爲鼎，子母脫胎，九轉九鼎　九者，火用事　鼎者，母用事也　凡丹象人，從受氣後三百七十日而生，九月是陰陽俱盛，十月土王，故子母相分，故名脫胎

還丹象人，四氣足而生，亦如嬰兒，乳育三年，大元氣足，而成金丹　乃爲黃碧，變轉卻歸北方，黑色通透，始得名大還　世人不知之矣　子是藥，母是鼎，感氣相生，相產相伏，相制相殺，迭盛迭衰，昇降在鼎，飛伏上下，陰陽相管，交會吞食，四物相薄，君臣相臨　土性生，金性死，火性滅，水性涸　四物者，陽中陰，陰中陽　但以本土爲軸轄，直符運動，故有四物，各居一方，四物性並滅，歸一返本，故名金丹

訣曰：守運一年，餌一兩半，凡病不侵　二年成白道，可餌半兩　三年大元氣足成赤道，可餌一分，住世死籍不錄　刀圭制汞爲白道，五年，麻子大，餌七粒，以刀圭點鐵及汞各一斤，並成赤道，守九年畢，法餌三粒，三尸九蟲盡出，長生不死　能化五金八石，盡瓦礫等，隨本色形成寶　又用火法曰：所立指喻爻象，手鏡火記斤兩，託附陰陽，隱祕變化之機，苗裔略同，用之正訣　假令十一月建子，一陽生爻動火，生數二，成數七，運動般載，如車輪　一月一陽生，加至五月一陰生，二月退一陽爻，至十月歸於土，終於坤，周而復始

金丹是日月運動，自然成丹　因煬人改火，後聖用之，同於天火，造化至在，更漏分明，節候用火，斤兩運動，漸漸如蒸，四時年月刻漏足，以成金丹，火候所然　如驅雞即走，寬又不伏　但依直符爻象，即金水自伏　六月陽終於巳，十二月陰終於丑

訣曰：丹砂，陽氣流珠之精，是立乾坤，運水火，應天符，合三才也　金爲月精，以處陰位　汞含離氣，以應陽爻　大地之靈孕，日月之精　吞極泰來，陰盡陽生　故云：丹砂木精，得金乃黃，三一之道　三者，火　一者，藥，故名守一

又云：砂者，藥　金者，鼎　故云：三道由一，併在根蒂　大道至理，得門無二　砂性溫和，無毒，味辛　元氣通靈，萬物不枯，名曰黑鉛　黑鉛者，砂中自然之液，仰月抽出之液　故云：黑鉛入仰月，配合爲夫妻　陰魂合陽魄，兩性自和同

訣曰：然用五行，乾坤震巽，直符孕育，從建之初一陽生，子午相應，八八相通，以推移刻漏，日月五星，寒暑來往，晝陽夜陰，交會四十五日一節節相臨陰陽調順潛伏，運動輪還，巡於六十四卦　周而復始，水火相從，處無外物，五金八石，由人之造化　五金，五行也　八石，八卦也

訣曰：水得龍而爲雨，火得人而運動陰陽　氣用事萬物長，龍行雨施萬物生　還丹養育造化，不越五行

訣曰：直符初發之時，水淨不失時，文不過九，武不過九　九者，陽之極數　三三如九，大過之極，陰生之首，陰盡陽生，皆順天道，陰陽爲之運動若勻金水，即順節候　失序金水即亡　運動如垂溫抱卵，受氣而生　用事相生相殺，如寒谷變春，陰陽五行所生互用，皆立喻者也

訣曰：精，元氣　本生於南方丙丁火，離，寄位二陽之中一陰生，日之魂，陰汞，水也　受氣之足，移位北方壬癸水，坎，寄位二陰之中一陽生，月之魄，陽汞，金也　水則湛然不動，無爲之體也　火則炎動不已，有爲之宗　將有制無，合成妙道　故知金生於陰暗之處，始初也，是子午相應

訣曰：金人中宮，太一庚城　含育黃黑，混其元精　赤馬守黃烏，蒼龍藉白虎，制馭本類相從，故曰參同

又云：坎離一二，南北獨爲徑　一者，水　二者，火　萬物因水而生，因火而成，火金相伐，水土相剋，以成大丹

直符初發在子，十一月，從震而生　四月火王，極陽合退　又從巽生，二木漸順　汞初伏雖乾，未是火丹　守運三節名丹砂，五節名金砂，一年名長

砂，一名小還丹，二年名還魂丹，一名中還丹　一千日受氣足，名黑龜大還金液丹，餌之不死。

訣曰：修金丹不悟玄理者，蓋爲不悟丹砂，是鉛造化根本。迷迷相指，錯用凡水銀、凡鉛、金銀、雄黃、曾青。不知凡鉛是世銀之母，雄是藥之子，砂是鉛之母，黃是土，土是砂之父母。曾屬甲，火之父母。青屬木，位東方。世人不悟，錯用水銀、凡金銀鉛、雄黃、曾青爲藥，或爲鼎器，或爲子母，或鍊鉛取花，及雜石爲藥，自古至今，未有得者。夫道之根本，神仙之道在於目前丹砂木精，得土而生，得土而死，生滅不離於五行，互用更爲父母，相伐相生成形也。

訣曰：氣能存生，內丹也。藥能固形，外丹也。服餌長生，莫過於內外丹，日月之華氣。華氣者，丹砂元和之氣，並是性命之本。除內外丹精外，五金二青，四黃雜石，磁礬五礜等，並不在議限。

訣曰：只如水銀，孤陰寡陽，能腐骨蝕髓。金性損肝，銀性損脾，銅性損腎，鉛錫損胃，四黃大毒，並有質性，絕陽而損元和之氣，但指於一金一石，乃非凡金石也。世間六水，皆有大毒。餌之縱目下未虞，終爲大害。丹砂如有傍小門制之，能治世疾，小益延駐，不可長生。法曰：用硇硫雄曾四味爲器，相伏即得。如用諸毒藥抑遏，感氣聚雜而成，即不可餌也。愼之。

訣曰：凡鉛是世銀之母，在礦受陽氣足，性自伏火，還出即世銀是也。

訣曰：水銀與丹砂中水銀，形貌雖相似，然象人男與女俱別。丹砂象男，太陽日之精魂，能留人性命。內自有水銀相制伏，不與外水銀情合，及外物抑遏而得，故益人性命。

凡水銀象女，太陰月之精魄，能奪人性命，孤陰寡陽，有大毒，不可餌也。

訣曰：水銀陰陽性雖異同，是天地之精，象男女陰陽有異。丹砂有傍小門制之，即用凡鉛爲器，匡郭成藥。

訣曰：世人不知黃白之根基，錯用凡水銀、凡鉛金銀爲至藥。殊不知汞生於鉛，砂產於金。金丹但知鉛本氣而成，何得遺本，存乎外物。鉛者，子，丹之精也。氣者，母，本土生精之土，故名本鉛氣。

訣曰：天鉛者，硃鉛也。金本從鉛中生，即是子隱母胎。

又子藏於金中，即是母隱子胎。鉛者，黃芽。黃者，土。芽者，砂。土能生芽，故云黃芽也。

鉛汞者，本是七寶之良媒，五金之筋髓，解則百事俱通，迷則百途並塞。然鉛制汞能伏鉛鉛汞汞相成含爲黃白之道。

訣曰：一陰一陽之爲道，一金一石之爲丹。石乘陽而熱，金得陰而寒。此乃魂魄相應，理勢必然。夫石液定魂，金精定魄，非陰陽感化，諒九幽之可待。故曰：君子好逑，淑女之良配。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即飛，不見垢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伏，黃芽爲根。儻不入黃芽，獨燒水銀，雖器厚盈尺，固塞百重，火動即飛，莫之能止。須臾去盡，不見纖毫，如鬼隱冥中，龍匿水府，縱有離婁之目，亦不能睹蹤也。使水不能東西，黃芽之力也。

元君訣曰：黃芽者，五行甲子是也。甲屬木，木是陽之父母。母屬地之氣，冬至後一陽衝，其日一陽生，萌芽受氣於母土，名甲。甲依土吐，甲以生芽。芽依於母，母曰坤，即是癸之黃芽。六甲之位，內死休廢，同其一甲，在癸而絕位。五穀五菓，草木茂榮，萬類胎卵，藥物人民，皆從黃芽生，陽氣氤氳，運動地爲，胎息爲氣。萬物以春夏發泄爲黃芽，秋冬收斂同成熟，各歸其色及本味，不改舊容，故名還丹之義，反本也。

夫人改常必死，物改色必壞。乃知藥物經運動，陽氣般載，不改舊容，與天火同造化，還丹受氣，反本也。陽氣照曜，凝結自然之道，故曰黃芽。世人莫知天地三光，清濁初分，人民萬物，皆從黃芽，不越五行而生。黃芽者，萌芽伸屈始初也。因陽而結，因陰而生，陰陽交接。當受氣之時，初爲混沌，清濁之後，始有黃芽。在甲曰黃，在句曰萌，在伸曰芽，故名黃芽。乃知元不離於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金曰從革，木曰曲直，土曰稼穡。

訣曰：天地大道，萬物久長，元和之氣，長生不過日月星辰，陰陽五行，盡依土而生，終歸於土。隨四時更變，然有期，亦是自然之道。假令毛脂，含受太陽氣一千年，化爲伏神。又一千年爲琥珀，又一千年爲水精。皆是日月之華氣，照曜成精。又假如蟾蜍弄月，蚌蛤有珠。並是採弄含受太陰月華之氣，成胎爲珠。其珠是月之陰魄所結，二味並堪服食，偏治肺氣，驚邪，健忘，以木蜜爲丸，如麻子大，食後津下三丸蚌珠，能制汞。

夫人內修道德，元和之氣沖融，修養含道，結精爲珠，自然長生。珠居於赤水中，赤水血也。假令禽獸蟲蟻魚蟹蟄伏者，皆得元和之氣，所託存生，非關父母教令，得悟之哉。自固其志，音聲相和，物類相感，有無相貫，陰陽抱

而全其大道，二氣和合，有無相別，無有相成，或其眞道也。

河車者，五金之主，亦北之位。水能渡車，般載萬物，輪還不住，是陽居陰位，陰合陽精，金水相得，故曰河車也。

元和之道祖，立天地，調陰陽，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受氣曰命，最靈曰人，人福莫大於生，禍莫大於死。既惡其死，又欲其生，爲失道而不得生也。勉之勉之。且余所注類異諸家，義合正經，理契大道，論卦象則火候爲先，擇陰陽則藥物爲正。參者，雜也。水土金三物，同爲一家，如符若契，契其一理，故曰參同。

訣曰：萬物非日月不生，金水非火土不成，金水則變化之元，火土乃陰陽之始。天地混沌之時，天地默然，雖未變化，終爲萬物之根。金白水黑，相會氣中，狀如雞子。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犬戎以火鏡盛艾，化之須臾，則火出象還丹，陰陽金火，大唐國內時亦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若用凡水銀爲金丹者，妄人也。言硃砂未得理者，不知道也。即去眞遠矣。或曰：用凡水銀、凡鉛而爲之者，無靈。蓋不足悟水銀眞鉛之正體，唯攢凡鉛之功效。不說水銀之精妙，必以一事而成，不得兼而美之耳。若用凡鉛爲藥，即去道乖遠。若安水銀爲金丹，即不是眞法。若悟之者，正以水銀、火鉛爲主。但得鉛本氣，遇五而成丹，不遺本也。若悟元化，二施妙用無極。若以外物爲情，則性不可合。以水銀代汞，則鉛不可親。性不可合三宮，其可固乎。鉛不可親八石，豈能妙乎。

金重如本初，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陰汞不失斤兩，是日與月金重，不失本初。我命在鉛，鉛不失天。鉛還丹成，金億萬年。鉛者二汞，本一體無二，故曰天鉛。莫壞我鉛，令我命全。莫破我車，廢我還家。鉛者，砂中自生曰鉛。車者，是砂中抽出液曰車。

鉛中有金，金中有還，見寶別寶，賢人得道。鉛者砂中自生曰，金得火運動月還。

眞人言金精黃芽，制水不流溢之力，玄水也。金精黃芽同名，自生鉛也。水者，是砂中抽出之液。用鉛不用鉛，不用得長年。用鉛者，是硃砂自有鉛相制。不用鉛者，是世銀之母，凡鉛也。鉛若不眞，至道難親。鉛若是眞，不失家門。鉛若不眞，凡鉛也。鉛若是眞，硃鉛也。寧修鉛中金，是丹砂中自生曰金。不修金中寶，是凡水銀也。聖人明立喻，以示後學也。

鼎鼎是何藥，是用生丹砂之本土爲鼎也。藥藥是何藥，是用丹砂中自流生汞爲藥也。

火鉛是丹砂被日月運動，自生出汞，爲火鉛也。水銀，汞之異名，是丹砂陽氣未足，抽出爲水銀也。

水銀在丹砂中含甲，精氣未足曰女。火鉛在丹砂中含甲，精氣足迴然自生曰男。男女相配，陰陽自得，其情更無異類也。

金丹本乎一物，而無外物入之，陽氣運動，故名三一之道。白者金精，黑者水精，其歸一無二。聖人託喻於周易爻象，運動成丹制伏，皆時逆而用之。即魂魄喪亡，如日月交蝕失位，不相賓伏。聖人祕惜之，不肯正論，多有隱祕之言。從此經訣差互，多有不成。有鄙之以失，而起大怨者。金鼎之訣，宜愼守之。凡藥合和，見功難矣。天道祕泄，或隱言玄象，或託附陰陽，潛說人間，言微理妙，或自迷而不解。自羲皇已來，好道求長生者甚衆，遇而得之者寡矣。擅率胸臆而不鑒悟，又不求師受，自立方書，求出世之方，虛自勤苦。名山大谷，朽敗愚儒，求不死者，未見得之。食五穀，縱六情，人在陽，鬼在陰。又不能驅役鬼神，策使陰陽，不得出世之丹，倒皆死沒於世。寒舉綿求以自暖，熱飲水而乘風馭涼，生於陰陽之界，五行所管，食土之物，死歸於土，以身報土，而返本也。若非遇日月之華氣，運轉其精液，三一之還丹，焉能度世。行屍比肩，若墜石沒川，生而不反，淪爰歸化，實可悲夫。若遇內外金丹，餌之運形駐貌，異常然。可出陰陽之界，五行不管，死籍不錄，鬼神侍衛。

周固樸《大道論・修道章》

夫人有道，若谷之有響。道修之而必得，響聲之而必應。聲若急急，而響急應。喻上士勤修，聲若緩緩，而響緩應。喻中士進退，若絕乎聲，而響不應。喻下士不修。不修則道遠矣。是以聖人取其含愛之腹厚實，並自知自愛也。去彼妄視之眼華薄，及自見自貴也。谷之有響，比神之妙能而無窮竭也，亦喻長生久視。故谷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勤道之士以陰鍊陽，所爲陰氣充塞，陽氣沉藏，和氣淪胥，袄邪來舍，致其衰老疾苦，死亡立至也。不若以陽鍊陰，自老返嬰，自迷返悟，自邪返正，自無返有。要在乎尋師習學，順教修行，靜處山林，滋味玄默。初其正一，次入洞神，襲乎妙玄靈寶，捷乎洞眞至粹，乃至吐納導引，屈伸萬行，階仙聖之極果矣。

《龍虎還丹訣・望江南龍虎訣》　初學道，須認得真鉛　採取鉛中金白雪，如將金雪作丹田。方始見重玄。　眞鉛者，是鉛中丹砂也　此丹砂從無而生有，從有而還無，稟冲和氣而生，謂之丹砂，亦曰河車，亦曰鍊秋石，亦曰金花，亦號中男，亦曰白馬牙　此丹砂象太易混沌一氣未分也　一氣者，是元氣始萌　從一生二，二者陰也　得白金之名，從白金二生三，三者丹砂也　三屬木，木者屬氣，氣者非金銀質色也　學道之士遇此丹砂，於金鼎內，專志修學，十已得八九也　若以朱砂爲丹砂者，徒竭功力

分明道，不離黑鉛中　鍊取五行尊藥體，五行之內見金公，法象在《參同》。陰中有陽，不離北方　若黑鉛燒鍊爲藥，何用更言恍恍惚惚，此產在五行虛無之體　《太易》云：故黃芽產於河車也　河車者爲之太素，形之神變，謂之有質　若用鉛，非用鉛　若棄鉛，無有是處　經云：芽若是鉛，去鉛萬里　芽若非鉛，從鉛而始　學道之門，切忌鉛錫，何況棄鉛尋眞，故經云：鉛非黑錫，汞非水銀

分明道，朦朧在君家　龍虎見君君不見，徒將金寶作河車，爭得見黃芽。朦朧是天玄地黃，陰陽大象之氣，降在五行，爲坎離之象，乾坤之根　《易志》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聖人以法象陰陽，採摘五行，反見有形　若容易採時，只在君家舍　日日看君君不見，此言曠大道冲和之氣，五行之初，杳冥充妙之象，非人家之所有，非凡人可知也

還丹道，金水是良媒　須得華池終見實，徒將砂向黑鉛坯，莫妄損三才。金水二字，自生於物　亦曰金水，亦號鉛汞，亦爲青龍白虎，亦稱坎離　良媒者，眞水眞火也　經云：內有一飛一伏，外有一佐一助　木者本是東方眞汞之象，金者是西方眞鉛之名，故知金水從一物中生　今人多將銀末伏朱砂鉛，坯成世寶，認此爲白金，豈是自然　且用鉛不用鉛，三才全既　坯成得銀，已損三才，豈是眞正之理　三篇云：莫壞我鉛，我命得全　莫破我車，廢我還家　豈不明損鉛之氣，須認得眞華池者　千經萬論，不載於文　故《易志》云：白者金精是二陽，黑者水基是一陰　此實露玄機，學道之士細而覽之，自然解悟

丹砂道，學者亦如麻　不識鉛中含白虎，就燒黃樹見金華，爭得跨雲霞。經云：自古及今，學者如麻　不得丹砂，竭力傾家　若不識眞鉛，徒尋白虎　若不識眞汞，莫覓流珠　今時人多將糞機燒灰，鍊澆取鹽，與白虎水銀，便爲鉛汞，此二物豈是四象五行之體，八卦三才之形　且況修至華池，須淨潔，棄卻榮華，然後修陰布陽，設壇制爐，修合鼎器，採日月之精，鍊五行之氣，如此法天象地，運用機關，審定節符，尚未克成，豈有神仙出世之路，離凡人聖之門，修鍊不嚴潔，欲求長生，其理太遠乎　求眞萬劫，不可得也

金花道，世上少人知　莫弄黑鉛將造化，淮南全秘在華池，爭肯泄天機。古歌云：化南作北，母子相剋　轉北成西，配爲夫妻　此是眞正之言，金木相剋之道，明無雜類也　爲鉛屬北方壬癸水，水中懷白謂之白金　西方卦主兌，白虎之名主殺害，淮南王鍊秋石，以其色白，故號秋石　是以聖人鍊祕有華池，不載於經訣　《參》云：欲寫之竹帛，只恐泄天機　尚恐惡人竊弄，竟慢至寶　經云：寧取鉛中金，不取金中寶　寶者，非家有也，非世間之寶也　此言昭昭自是，學人淺見，不曉經文　《陰符》云：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　華池，世所稀留傳，不許俗人知，豈得妄造次，鑿引八石之功，非種類也　經云：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交感，結成至寶，布在人間　先聖徐從事仰觀玄象，得悟玄機，遂採陰陽之精，以成至藥　今人或以水精石，取曰中火，月中水，爲眞水眞火，是誤也　《參》云：下有太陽之氣，伏蒸須臾間，先液及凝，號曰黃輿焉　中卷云：金花先唱，有頃之間，還解爲水，馬齒欄干　此時採眞精之氣，頃刻須臾之際，豈將爍取凡物，何年得成，況滯須臾之　道經云：文分時，不安虛載　但總括羣歌，遍尋諸訣，自然心源淡薄也，遇矣

眞龍虎，玉兔與金精。廣見青冥含萬象，朦朧降氣結朱英，凡汞豈長生。丹砂一體，是日月之精，天地之寶，含五行之氣，稟四象成形　豈得便將黑鉛並水銀爲理，此二氣朦朧之象，豈不是降冲和二氣結爲《易志》云：日中有烏，名曰陰精，結氣朱英，鍊之固形　月中有兔，名曰陽精　歌曰：陰中鍊陽，必竭仙堂是也

金與水，相見兩交並。復卦發爻依刻漏，壺中日月結成形，滄海幾回清。金數四，水數一，二物合爲一體，如理犬鼠雀之畏鸇，不虛謬也　歌曰：若能鉛自俱，亦如猫見鼠　先聖纂集諸經，皆言玄妙眞一之理，起悟後人，丁寧頻切，顯露根基　自是後人各各自能，怕有妄牽引雜，出意心指授　若遇志人口訣，頃刻之間，便乃頓解心源，返掌之義，實不虛謬也

王惟一《道法心傳》

夫一炁運動，有清有濁，清升爲陽，濁降爲陰

陰陽變化圖



陰陽變化，其理不一，故陰陽升降而成雨，陰陽激博而成雷，陰陽凝流而爲電，陰陽舒和而爲雪，陰弱陽盛而爲風，陰盛陽弱而爲雲，陰泰陽散而爲露，陰否陽凝而爲霜，陰陽不暢而爲霾，煞炁不能而爲瘟，乖炁犯正而爲煞，淫水變而爲霓，淫火變而爲虹　行雷之士，不可不明此理　故余《心傳錄》云：一炁循環有濁清，清升濁降要均平　陰多陽少生霪雨，陽盛陰衰主久晴

王真《滿庭芳》

決烈修真，殷勤辦道，萬緣識破皆空　太虛鼎內，養就玉芙蓉　化作寶珠一顆，光燦燦輝射千峰　長春景，五雲亭上，朱橘照天紅　這些妙理有緣，端的千里相逢，纖塵不染，清淨顯眞功　日用頭，頭不昧，超生滅，三界難籠，能如此逍遙自在，處處是仙宮

一點陽精，配居陰位，五行四象俱全，忽兮有象，晃耀照無邊　神水頻頻灌溉，三田內，溫火烹煎　明知道，大門體用，心靜息綿綿　內有金蛇玉篆，驅雷雨發在心田，君知否？神仙有准，功行滿三千

法在先天玄妙處，無言可說，但要在乎中正　靈臺瑩徹，寂然不動，感而通，憑剛烈，運風雷，祈雨雪，役鬼神驅妖孽，只此是，非呪非符非罡訣　太極神居元谷裏，先天炁在玄關穴　謹在存神虛寂處，功成自有仙班列　看去虛，穩穩駕祥雲，朝金闕

又　雪山一味好醍醐，傾入東陽造化爐。若遇崑崙西北去，張騫始得見麻姑。

○註曰：雪山，白色，西方金之象，即金丹也　金丹一粒，味若醍醐，取而餌之，入我丹田造化爐中也　崑崙山在海水之中，故人崑崙實發火之處也　崑崙頂上有門，謂之玄門，即天門也　天門在西北乾位，故仙翁曰：種向乾家交感宮　是以過西北處去，則張騫見麻姑矣　張騫，男子也，象乾卦，爲陽火，又象眞汞　麻姑，婦女也，象坤卦位，爲陰符，又象眞鉛也　此言若過崑崙發火，自玄門而入，則鼎內眞汞始得見眞鉛，而有變化也　方其眞鉛內融眞火，外接坤象變乾象，陽火逐陰符，兩火交進，鉛汞凝結，神仙之道根本於此　張騫乘槎過天河，遇女宿，取其陰陽交相會遇之義，爲託言之耳　○疏曰：外火者，天地之眞氣　內火者，元海之祖氣　內融外接，二火交通，而後汞鉛凝結，聖胎可成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內煆，鍊成溫養似烹鮮。

○註曰：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喪盡，陰魄之火盈輪，是以純陰天光也，法象《坤卦》☷，故曰晦　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中，合體而行同出同沒　至初二日，借太陽之光而有娠，漸漸相離　至初三日日沒時，即娥眉於西方庚上，於純陰中生一陽，魄中生魂，象《震卦》☳　此時陽魂之金初生，藥苗新也　至初八日，二陽生，《兌卦》☱　此時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也　此之前屬陰，其後屬陽　陰中陽半，得水中之金八兩，其味平平，其氣象全　至十五日，三陽備，象《乾卦》☰　此時陰魄之水消盡，陽魂之金盈輪，是以團團純陽而無陰也，故曰望　夫陽極則陰生，故十六日於純陽輪中生一陰，魂中生魄，象《巽卦》☴　漸漸缺至二十三日，二陰生，象《艮卦》☶　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也　此之前屬陽，其後屬陰　陽中陰半，得金中之水半斤，其味平平，其氣象全故　聖人採此二八金水之精，擒歸造化爐中，烹鍊眞一之氣，變化委粒，存歸五內，復運火溫養烹煎，而成金液還丹　全藉陰符陽火，進退抽添，若毫髮差殊，不作丹也　仙翁於此章叮嚀反覆，使自烹煎，良有意也　○疏曰：二八取象於月之金水，六候取象於月之盈虧　金，陽也　水，陰也　二氣之氣，陰陽之火也　五日爲一候，五行之數全也　前弦後者，論上弦之前陰後陽，金水各半斤，二八也　後弦前者，論下弦之前陽後陰，金水亦各半斤，二八也　上下二弦，亦皆二八　聖人二八金水之精，上下二弦各取二八，藥味平，氣象全，故能結丹也　人誤以爲望者多矣　望日則月盈，乾甲戊陽金一斤之滿，此二八之妙，非遇眞師，焉知其妙用　上下二弦各取金水八兩，二八之正旨，每弦皆有金水二八之玄旨

姹女遊從各有方，前行須短後須長。歸來却入黃婆舍，嫁個金翁作老郎。

○註曰：姹女，汞也　謂之汞火遊從有方，前行是外藥作用，後行是內藥作用　有此兩用　故曰遊從各有方也　聖人下工鍊金丹之初，運汞火不

出於半個時辰，並得鼎一之精，鍊成黍米而吞服之，故曰前行須短也　及乎服丹之後，運以汞火，須行十月之功，故曰後行須長者此也　黃婆在內象坤金胎神室也，金翁即眞鉛也，老郎即純陽之象也　其汞內外運火，飛入神室中，配合眞鉛相交，想變化爲純陽之體，故曰嫁個金翁作老郎也　歸來者，取其收入中宮之義也　○疏曰：外藥之火曰汞，火內之火亦曰汞　火在前藥則固，汞火凝而眞鉛生　在內藥則因已汞火，又因外汞火，配合眞鉛，而聖胎生　故總曰姹女，而遊從各有方　詞之本是水銀一味，周遊遍歷諸身，水銀即汞火也　陸子野曰：姹女，自己之陰汞也　前行順去也，退後逆歸也　順去則片餉之間，陷若於彼　逆歸自下而上，周流一身，落於中宮，則與鉛合而結聖胎矣

陳上陽子曰：姹女是己之精　遊行有方者，精有所行之熟法　常人每精虧，少凡交感，激拐一身之骨脉，攪動一身之精髓，情慾纔動，心君亦淫，三尸搬於上，七魄催於下　方得精自兩膕而上，由五藏升泥丸，與髓同下，自夾脊雙關至外腎交姤　此爲五濁世間法，此謂遊行自有方，此內常道之順　金丹則不然，行顚倒之法，持逆順之道　大修行人鍊此純熟，身心不動，魂魄受制，情慾不干，精氣滿盈，如聚富之家，何處不有金玉　待彼一陽初動之時，先天眞陽將至，則我一身之精氣不問，只於內腎之下，就近便處，運一點眞汞以迎之，此謂前行短也　眞鉛既度，鵲橋之東，汞與混合，卻道眞鉛升轆轤之東，由雙關夾脊上於泥丸，遍九宮，注雙目，降金橋，下重樓，爲入絳宮冶鍊此爲遊行自有方，此謂後須長　然後歸黃庭神室交結成丹，此謂歸來入黃婆舍而嫁金翁也，此謂之顚倒五行而逆修也

八月十五氤氳輝，正是金精壯盛時。若到一陽來起復，便堪進火莫延遲。○註曰：八月十五，正是金水氣旺之時，子時乃一陽來復之時，外內二丹，火功並進　○疏曰：八月十五望者，中也　十四日望者，大過也　十六日望者，不及也　望得其中，是爲中和

一陽纔動作升時，鉛鼎溫溫照幌惟。受氣之初容易識，抽添運火却防危。○註曰：聖人窮神索隱，默知金精氣旺之時，一陽初動之際，擒龍捉虎，布武施文，誘太一眞氣歸斯鉛鼎交感之中宮，溫溫孕一黍珠，赫照光透簾幃，不半個時辰，立獲丹耳，可謂受氣之初得之容易矣　乃乎餌丹之後，運動陰符陽火，而有十月之功，始復中坤，索當變風　屯蒙起自朝昏，既未終於晦爽　運用抽添，循環不已　當斯之時，情如土木，必若死灰，防危慮險，不敢妄動，故得外接陰陽符火，內生金液之質　運轉不停，自尾閭逆上泥丸，降下重樓而歸丹田土釜之中，乃金液還丹也　神驗不可名狀，是以抽添運用，安得不謹其危而慮其險乎　○疏曰：《入藥鏡》云，受氣者，防城凶，此其旨也　後復坤者，一年十二月，陰消陽長之始終　雷風者，月生於震，虧於巽，一月六候，盈虧之終始也　屯蒙既未者，一日十二時，一月三十日，卦爻之終始，運火之功，皆合天度

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爲。鋭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兔兒。○註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哉是言也　舉世莫能知此，非眞師指示，孰能曉了　亦有指兩腎之間混元一元，如葉文叔者，豈能窺測天機，而欲以此排斥他說也哉　玄牝二物，豈可以一穴言之　自開闢以來，若無此二物，安能有萬物乎　內外二丹，從此名立　聖人祕之，號曰偃月爐、懸胎鼎也　金烏者，金丹也　兔者，己之眞氣也　金丹制己汞，如猫捕鼠，似鷹搦兔，不令逃遁　若以口鼻爲玄牝，直饒千載吐納，轉見尪羸，爭得金烏搦兔，而成聖胎也哉　○疏曰：玄，陽也　牝，陰也　《易》曰：天玄而地黃，坤利牝馬之貞　借玄喻陽，借牝喻陰，而曰門者，萬物由此門而生死，玄牝由此門而出入　其曰爐鼎，亦假借爲名耳　鮑眞人《玄牝歌》曰：兩腎中間一點明，故後人指兩腎中間爲混元穴，蓋不知兩腎者，亦借人身兩腎相對而生，以譬其妙　兩者同出而異名，若能交合，則其中一點黍珠一時可得，此眞玄牝之門也　或者不知取譬矣，執《玄牝歌》爲眞，是兩腎中間　誤以口鼻玄牝，猶其膚淺　○陸子野曰：前章只說個玄牝二字，而於此章教明一個門字，其理深妙　門者，出入往來之所也，乃陰陽交會之地　如此非得口傳心授之眞，何可以見識猜度者而知之乎

又　二八誰家姹女，九三何處郎君。自稱木液與金精，遇土方成三性。○註曰：便假丁公鍛鍊，夫妻始結歡情。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峰頂。○註曰：二八，陰數也　姹女，即我之眞氣也　又曰：木液九三，陽數也　郎君，即我之陽丹也　又曰：金精二物交會丹田土釜之中，即成三性也　丁公者，火也　夫妻者，鉛汞處於丹田土釜，逐日相交，夫婦歡情之火，搬入丹田土釜中，煅鍊鉛汞　受此符證，而生金液之質　復自尾閭逆上泥丸峰頂，降下口中，徐徐咽歸丹田土釜之中，長長如此運轉不息，若河車之流轉不已，化成金

液還丹也　鍾離公曰：尾閭直上泥丸頂，自在河車數百遭　海蟾公曰：若得黃芽填血腦，萬年雖老身不死　是其證也　○本云：丁公者，火也　河車者，水也　謂陰符陽火也　日夕運轉不停，若河車流轉不已之義　○疏曰：《參同契》曰：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以金木火爲三物　又曰：三性既會合，本性共宗祖　以金水火爲三性，皆言外藥法象　今言三性，則以木液爲內藥，金精爲外藥，遇上成三性，合言內外法象　是知三性各隨所用　繆者以性爲三，又妄之妄矣　蓋性者，物之性也，人之性也，丹之性也，五行之性也，豈姓氏之姓乎　絕句云：火發崑崙陰與陽，兼言內外崑崙　又曰：若遇崑崙西北去，獨言內北海乾象交感之宮　今云崑崙，專喻泥丸，所以反復取喻三性　崑崙，篇中比喻，皆不可執一。

牛女情緣道本，龜蛇類稟天然。蟾烏遇朔一作晦合嬋娟，二氣相資運轉。總是乾坤妙用，誰人達此真詮。陰陽否隔卽成愆，怎得天長地遠。○註曰：牛郎織女，一歲一交太陰太陽，一月一交龜蛇　以類蟠虬相拱，此皆陰陽二氣使之然也，實爲道之根本，金丹大藥作用一一如之　蓋眞一之氣，自然無形，不得二八陰陽初弦之氣相交，焉能降格兆形黍粒也哉　既得丹餌之後，不得縱縱符火，焉能變化金液還丹也哉　《參同契》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雄不獨處，雌不孤居　玄武龜蛇，蟠虬相拱　以明牝牡竝當相須，理之所在，天復何疑　顚倒修之，宇宙在手　眞一之氣曰：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　須藉牝牡合氣，方能有產化之道也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交合自然之道也　天不降，地不騰，四時不序，萬物不生也　故仙翁於此章三致意焉，深知此意者，當以意會可也　右內外二藥

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眞。休將寅子數坤申，但看五行成準。本是水銀一味，周流歷過諸辰。陰陽數足自通神，出入不離玄牝。○註曰：九還七返者，不離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也　天一生水，地以六數成水　居北積坎陰之氣以爲眞水，故《參同契》曰六居也　地二生火，天以七數成火　返南孕離氣而生砂，故曰七返朱砂，返本也　天三生木，地以八數成木　居東處震位而成汞，故《參同契》曰八歸也　地四生金，天以九數成。金還西，主兌位而爲金，故曰九還金，還眞也　天五生土，地以十數成土　二土相合而並居中，會四象而成丹也　故金丹不出五行而成，故曰但看五行成準　安可以寅子數坤申而爲七返九還耶　水銀者，鉛也，鉛卽眞一之氣也　眞一之氣結而成精，號曰眞一之精　精，鉛也　眞一之氣一變爲水在北，二變爲砂在南，三變爲汞在東，四變爲金在西，五變爲土在中　故金丹非天地不生，非日月不產，非四時不全，非五行不就，非總數不成　是以遍歷諸辰，陰陽數足，自然通神變化也　然其造化妙用，出入不離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理，已釋在玄牝之中，世罕知註矣　○疏曰：世人以寅至申爲七返，子至坤爲九還，非也　張隨註《參同契》云：水、火、金、木、土爲五行，水火爲日月，金木爲龍虎，土配天地，鍊成金丹　故天以水六居北，積坎爲水　天以木八居東，處震爲砂　天以火七返南，屬離爲汞　天以金九還西，化兌爲金　天以五歸中成丹　故氣一變爲水，二變爲砂，三變爲汞，四變爲金，五變爲丹　是知丹者，非天地不生，非日月不成，非四時不全，非五行不就　鍊純陽之身，化眞經之體，則六居七返八歸九還之義，斷可見矣。此黃帝、老子、神仙、聖賢重之　無名子之註文本，此諸辰卽七十二辰之位，七返九還之義

此藥至神至聖，憂君分薄難消。調和鉛汞不終朝，早睹玄珠形兆。志士若能降鍊，何妨在市居朝。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註曰：金丹入口，立躋聖位，豈非至神至聖者乎　煅鍊不出半個時辰，立見金丹形兆，豈非至簡至易者乎，家家自有，不拘市朝，豈非至近者乎　惟其至神、至聖、至簡、至易、至近，所以說破不覺令人失笑也　得之者，猶恐陰功淺薄，不勝其道爾，學者勉之　○疏曰：眞人之意，以爲修鍊金丹，不拘市廛京朝之間，皆可爲之　工夫甚易，藥物甚近，但得清淨之地，卽可爲之　前詩云未鍊還丹莫隱山，徒向深山守靜孤之意　因俗士不明本旨，遂以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可以兼行，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之故　必也痛損名利，永絕嗜慾，十月入室，方可希眞

雄裏內含雌質，眞陰却抱陽精　兩般和合藥方成，點化魂靈魄聖　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化龍形　雞餐亦乃化鸞鵬，盡入空陽聖境　○註曰：雄裏雌乃龍之弦氣，汞是也　陰抱陽乃虎之弦氣，鉛是也　二物交合，靈丹自生，吞入腹中，點化陽魂，以消陰魄　一粒如黍，雞吞蛇蛤，亦化龍鵬，飛入眞陽聖境　藥之至神聖靈如此哉　右外華

天地纔經否泰，朝昏好識屯蒙　輪來湊穀水朝東，妙在抽添運用　得一萬般事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寶不宜輕弄。○註曰：夫運

火之法、始功於屯蒙、休功於否泰　日夕搬運符火、歸於鼎中、如車之輪輻湊於轂、若百川之水朝宗於海、運用抽添妙化如此　太上曰：子得一萬事畢、妙哉是言也　一者、眞一之精也　眞一之氣生陰陽、陰陽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俱不出眞一之氣變　故眞一之精、爲天地之母、陰陽之宗、四象之祖、五行之根、萬物之基也　得此一則萬事畢矣、東西南北皆可忘也　損之又損、以愼前功、方能盡得一之妙　蓋一之有象、運陰陽之火、以形之也　既得一粒吞歸五內、如前運用陰陽符火、當愼前功、方能盡歸一之妙、慮險防危、不可輕動、恐失命寶之玄珠、故曰愼前功也　○疏曰：始功於屯蒙、一月用六十卦也　休功於否泰、一年沐浴於二八也　此內藥法象也　得一者、外藥法象也　呂仙歌曰：三茅眞君號曰一是也　太上爲道曰損、今於十月行功之時、損事滅思、防危慮險、不可毫髮係心、恐失命寶　如嬰兒在母腹、冥然忘識　我身在天地鼎爐之中、能常清淨、天地悉歸　故眞人以損之又損前功、爲諄諄之誨

冬至初陽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超、望罷乾終始兆。日又別爲寒暑、陽生復起中宵。午時姤象一陰朝、鍊藥須知昏曉。○註曰：冬至一陽生、爲復卦䷗　三十日增一陽爻、爲臨卦䷒、爲泰卦䷊、爲大壯䷡、爲夬卦䷪、爲乾卦䷀、乃陽火之候也　陽極則陰生、故夏至一陰生、爲姤卦䷫　三十日增一陰爻、爲遁卦䷠、爲否卦䷋、爲觀卦䷓、爲剝卦䷖、爲坤卦䷁、乃陰符之候也　陰極復陽生、週而復始、此一年之氣候加減之大數也　聖人移此一年之氣候、於一月之中、以朔旦爲復、至望日爲純陽、兩日半當三十日、是一個月也　望爲純乾、至十六日姤一陰生、故曰：望罷乾終姤兆　以陰初萌、故謂之兆　此一月之氣候周天之大數也　聖人又將一月之候、移在一日之中、分爲寒暑溫涼四時之氣　故以中夜子時一陽生爲復卦、午後一陰生爲姤卦　運用符火陰陽、升降抽添進退、一一合天地四時、陰陽升降、不得毫髮差忒、故曰：鍊藥須知昏曉也　昏曉者、陰陽之首也　此一日之氣候周天之大數也　○疏曰：一年大周天、乃天地之升降　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分爲六節　地陰藏陽、自夏至天中陰氣下降、六節至地、陰陽造化、升降一周爲一年　聖人以十二卦六畫之重、則而象之　陽火自子至巳、陽長而陰消、故外陽附內、內陰附外、皆依於盛者　陰氣爲內、陽剛爲外、非卦體之內外、故以復、姤爲小父母、而本於乾、坤、以明火符消長　一月小周天、乃日月之會合　月受日光、以爲盈虛、不言日而日在其中矣　一月以五日爲一候、六候爲一月、亦猶分陰陽爲節也　月之盈虛、一周爲一月　聖人以先天八卦、除坎、離爲日月之體、其圓缺亦六候　以六卦三畫之純、則而象之　大符不可見、因日月而見　陽爻象魂生、陰爻象魄生　陽魂生至望成乾、陰魄生至晦成坤　五日爲一候、每候進一爻　上半月進陽爻、下半月進陰爻、以符月之盈虧　甲乙丙丁庚辛、以符月昏旦所視之方、故爲六卦所納之甲　六虛壬乃乾中之離、癸乃坤中之坎　陽壬陰癸、北方幽都之地、日月藏用、杳冥不可見　坎戊離己、日月之體　戊己鄉向明之地、日月顯仁著明可見　合六虛而十干全　十干全、而五行具　太極未分也　未朔之前、子時日在子、月在癸　會朔之後、子時月在壬、日在子　藏用於壬癸也　未朔前、午時日在午、月在己　己納丁　會朔之後、午時日在午、月在戊　戊納在丙、顯仁於戊己也　朔晦合璧、同歸於子午　若又以一年十二卦分爲六候、得兩卦　月初生從坤、晦成泰、爲上弦、爲坤之既濟　月初缺從坤、望成否、爲下弦、爲乾、坤之未濟　乾、坤往來、以符陰陽、進退、否泰、上下、以符陰陽各半　故曰上弦金半斤、下弦水半斤是也　日出甲卯、入庚酉　月圓始於震庚、缺於乾甲　冬至之子日漸長、夏至之午日漸短　退月之陽、自朔之子而進、自望之午而退　天地之中、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宜而無礙　陽抱陰爲日、陰抱陽爲月　是以一時之玄、半年之久、皆有取法乎　金水各半、初弦之氣也　初弦之氣、至清而不濁者也、有氣而無形者也　以月準年、則一月三十日、合三百六十時爲一年、每一時應一日也、兩日半三十時應一月也　有小盡缺十二時也、卽於十五日而損益之、此月中補日之法也　故以乾、坤爲大父母　而月於坎、離、以明火符進退　一日周天、與一月太陰盈虛、一年陰陽升降、大小周天、造化皆同　以一年準之一時、爲一月平分爲兩氣、故子爲十一月、壬爲大雪、子爲冬至、此本於乾、坤、以日爲年也　以一月準之、一時管兩日半、二時爲一候、六時爲一氣、爲半月　以日準時、則卯當初八日上弦、酉當二十三日下弦　亥晦、子朔、巳望、午虧、此用於坎、離、以日爲月、以明火候、消長、進退、合年、月、日三周天爲一　以六十卦則而象之、造化皆同　除牝牡四卦、天地日月包裹萬物而不用、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爲一斤之數、計二篇之策而四卦之用在其中矣　大周天本於乾、坤、以伏羲之卦圖則而象之　而小周天太陰盈虧之候、坎、離應符亦合　小周天

用於坎、離，以文王卦圖則而象之。而大周天天地升降之節，乾、坤流行亦合。是故年之復月之震也，年之姤月之巽也，日之復時之子也，日之姤時之午也。又可見乾、坤、坎、離無所往而不用，大小父母無所往而不在。蓋本於乾、坤，則乾、坤爲坎、離至體。用於坎、離，則坎、離爲乾、坤中氣。天地剖日月也，日月即天地也。天藏陰日，陽含陰；地藏陽月，陰含陽；持天地日月之形有大小，年月日時之用有短長。合而論之，皆太極圓成之未分也。既分也，自屯、蒙至既、未六十卦，日用兩卦以應一日，六十卦全以應一月，爲六百篇以應一年。以言其小，則一時之中亦含三百六十也。一時爲一秒，十二秒爲一分，三十分計三百六十秒，爲一時數，此一時之妙用。神仙之盜機，非世人之可知。是知一年之大，一月之小，一日之秒，一時之玄，用天之道，萬物之滋。天地日月之象，所以升降盈虧，皆不出乎此。大哉易乎，斯其至矣。

右明火候

讀周易參同契

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運兮五行分。五行分兮常道有生有滅，五行逆兮升體常靈常存。一自虛無質兆，兩儀因一開根。四象不離二體，八卦互爲祖孫。萬物生乎變動，吉凶悔吝該分。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本源。顧《易》道妙盡乾、坤之理，遂託象於斯文。否、泰交，則陰陽或昇或降。屯、蒙作，動靜在朝在昏。坎、離男女水火，震、兌乃龍虎魂魄。宇中則黃炎元吉，遇亢則無位無尊。既未慎萬物之終始，復姤昭二氣之歸奔。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指意，悟真意有象捐。達者惟簡惟易，迷者愈惑愈繁。故之修真之士讀《參同契》者，不在乎泥象執文。○註曰：乾、坤者，父母也。乾、坤運陰陽二氣，化五行而生萬物者也。故人順陰陽五行陶鑄，則成人矣。夫人之身陰陽相半者，因陰陽有形也。陰陽相半，是以有生有死也。陽主生，陰主死，一生一死，一去一來，此常道之順也，理之自然者也。聖人則之，反此陰陽，逆施造化，立乾、坤爲鼎器，盜先天一氣以爲丹，鍊形入於無形，與道冥一。道因無極，仙壹有終哉。故曰：順常道則有生有滅，逆丹體則常靈常存也。虛無者，道之體也。道生一氣而變陰陽，故陽天陰地二儀是也。天一生水居北曰冬，地二生火居南曰夏，天三生木居東曰春，地四生金居西曰秋，而成四時，謂之四象也。天爲乾居戌亥，地爲坤居未申。坤索乾生三男，長曰震居卯，中曰坎居子，少曰艮居寅。乾索坤生三女，長曰巽居辰巳，中曰離居午，少曰兌居酉。合成八卦，謂之八方。故自子至巳爲陽界分，自午至亥爲陰界分。陰陽運轉，則四時之氣循歷八方，更相終始，故曰五爲祖係也。春夏陽氣生長萬物爲德，萬物承之則舒矣。秋冬陰氣肅殺萬物爲刑，萬物承之則慘矣。一舒一慘，一吉一凶，是以萬物生乎變動，吉凶悔吝該分也。原夫吉凶悔吝，萬象八卦，以至四時陰陽，未有出乎一氣，而離乎大道者也。故道爲一氣，陰陽、四時、五行、八卦、萬象、吉凶悔吝無乎不在。無乎不在，故視聽、言動、寢味、舉止、觸淨、喧鬧、恢詭怪譎、蟲肝鼠臂、稊稗瓦礫，無適而非道也。無適而非道，道卻在人中而入不知，人在道中而道不覺，是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自虛無止日用不知，言道也。聖人探賾索隱，窮理盡性以致於命，故能作易體道之妙用，立乾、坤爲易之門戶。乾、坤立，易道行乎其中矣。是以乾、坤相索而成八卦，八卦相因而八之變成六十四卦。六爻陽爻奇，六爻陰爻偶。故陽之一爻，以四因九數，而得三十六策，六陽爻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策，是以乾之一卦爻策也。陰之一爻，以四因六，而得二十四策，六陰爻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策，是以坤之卦爻策也。復以三十二數乾、坤二篇，三百六十策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是爲太極大衍之數，囊括三才，包含萬象。故吉凶悔吝之機，生死禍福之兆，未有能逃乎斯數之外者。故曰《易》之妙道，盡造化之體用也。自聖人王造化體用言《易》也，魏伯陽眞人因《易》《道與金丹符，故託《易》卦以作《參同契》，以明大丹之旨，亦不過假象寓言而已，言《參同契》也。修丹至要，不出金火二字。聖人先以眞陰眞陽二物爲爐鼎，然後誘太極一氣爲丹。太極之氣在於虛無之中，不可求測。苟不以眞陰眞陽而誘之，則不能降靈成象。是以《參同契》立乾、坤二卦爲爐鼎，分坎、離二卦爲鉛汞。四卦處於中宮，餘卦分在一月內，以運符火。故乾、坤者，龍虎也，震、兌也，夫婦也，魂魄也。坎、離者，鉛汞也，水火也，男女也，情性也。觸斯類而長之，則不可勝言也。原至當而言之，無過比喻眞陰眞陽二物而已。以此二物，合氣於中宮黃道之室而爲丹，故曰守中則黃裳元吉也，言外藥也。即得丹餌，非眞火無以育其聖胎。運元陽眞氣爲火，火無定位，周流六虛，故亢則無位而尊也，言內藥也。夫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夫人之精神，日夕榮衛一身，常與天地陰陽之氣運行不息，故冬至之日，地中行一陽之氣上升而爲復卦。人之元氣亦如之，故進陽火，至正月，陰陽之氣

相半，自然相交而爲泰卦　人之元氣亦然，是以息火謂之沐浴　夏至之日，天中有一陰之氣下降而爲姤卦，故進陰符　至七月陰陽之氣相半，自然相交而爲否卦　人之元氣亦然，是以停待，亦謂之沐浴　故曰：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也　聖人移此一年氣候，陷於一月三十日之中，以兩日半三十辰當一月三十日用事　自朝日後太陰初萌光爲復卦　至上弦月明一半，金水平分爲泰卦　至十六日月初虧，爲姤卦　至下弦月虧一半，金水平分，爲否卦　故日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也，言月也　又移此一月氣候歸一日十二辰之中，子時一陽生，故人腎中有一陽純精之氣上升，而爲復卦，進陽火　午時一陰生，故人心中有一陰至神之氣下降，而爲姤卦，進陰符　故復、姤卦昭二氣之歸奔也　夫日出爲晝，日入爲夜　聖人運動符火於一日一夜之內，分擘溫涼寒暑之氣，外合天符，內合榮衛消長一身，抽添運用，溫養子珠，故曰日出沒，合榮衛之寒溫也，言日也　子爲六陽之首，故爲朝進陽火，用屯卦直事　午爲六陰之元，故爲昏進陰符，用蒙卦直事　故曰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也　一日一夜，兩卦直事，屯蒙爲六十卦之始，既、未爲六十卦之終　終而復始，始而復終，故曰既、未愼萬物之終始也，言時也　已上皆魏眞人以金丹大道至簡至易也，無可闡揚祕要，故託《易》象立意寓言，俾學者觀斯象悟其旨要　苟得金丹妙玄，則乾坤、坎離、龍虎、魂魄、鉛汞、水火之類，皆可妄言矣，無外言託象也　苟得運火眞機，則屯蒙、既未、復姤、否泰、卦象、爻銖，皆可無用矣，言內之託象也　此仙翁恐學者讀《參同契》，不曉眞人之深意，惟只泥象執文，而不知捐象妄言，故作此篇，以示同志，其仁慈如此　《青城文人歌》曰：謝先聖，祕訣眞，筌蹄的當處都無　數句可見其簡易之至，非遇眞師口訣，未易蹈其壺奧之萬一也　○疏曰：自虛無日用而不知，言道也　自聖人造化體用，言《易》也　自魏伯陽寓言而已，言《參同契》也　自修丹至要元吉，言外藥矣　自既得丹餌無位而尊，言內藥也　自天一生水或升或降，言年也　自聖人移此一年氣候衰旺，言月也　自又移此寒溫，言日也　自子爲六陽終始，言時也　自金丹妙玄以下無外，言託象也　運火眞機以下無可用，言內之託象也

復以三十二數者，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復以三十二因二百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是謂三十二陽卦策數　又三十二因一百四十四，得四千六百八，是謂三十二因卦策數　合二篇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今以正七月爲否泰，應沐浴　其於否、泰機交，萬物盈，註則又以否、泰與應春秋二分爲沐浴，取月不同　《悟眞》之旨，自有妙用　故仙翁又於《四百字》云：及其沐浴時，卯酉亦虛比　石杏林云：沐浴不在卯酉，故名子但取否、泰二卦，陰陽兩停之　又或爲二八春秋月二分，或爲正七之月，或爲上下弦，不得其旨爲之惑矣

贈白龍洞劉道人歌

玉走金飛兩曜忙，始聞花發又秋霜。徒誇錢壽千來歲，也似雲中一電光。一電光，何太速，百年都來三萬日　其間寒暑互蒸熬，不覺童顏暗中失。縱有兒孫滿眼前，却成恩愛轉牽纏。及乎精竭身枯朽，誰解教君暫駐延。暫駐延，既無計，不免將身歸逝水。但看古往聖賢人，幾個解留身在世。空玄子曰：日月如梭，時光似箭，人生七十者稀　寒暑逼人，兒孫牽情，至於老死，世世皆然　有誰回頭，堅心求道，留形在世　深歎人生難矣，至道難聞

身在世，也有方，祇爲時人沒度量。競向山中尋草木，伏鉛制汞點丹陽。世人求道不知正路，酷愛外爐尋奇草木，鍊凡鉛汞冀點化陽丹，換骨爲寶　仙翁有詩云：休鍊三黃及四神，若尋衆草更非眞　此戒世人不可以外爐見寶爲心，若丹熟自然金滿屋，何用耗火亡貨財乎

點丹陽，事迥別，須向坎中求赤血。捉來離位制陰精，配合調和有時節。時節正，用媒人，金公姹女結親姻。金公偏好騎白虎，姹女常駕赤龍身。虎來靜坐秋山裏，龍向潭中奮身起。兩獸相逢戰一場，波浪奔騰如鼎沸。黃婆丁老助威靈，攝動乾坤走神鬼。能使鉛汞伏火，點化赤血，換骨成形，只是貪財之心，爲妄用之資，不知種德，反以增罪，何益於生死大事　金丹點化，凡骨變爲純陽之仙，事迥別殊　坎中求赤血，於白虎之中，而求一八弦氣，黑鉛取精也　離位制陰精，於青龍之中，而求一八之弦氣，紅鉛取髓也　坎黑而求赤，離陽而制陰，二物交媾，採之有日，取之有時　時節既正，又用黃婆媒合，自然金公騎虎，姹女騎龍，配爲夫婦，兩情眷戀，二物交媾　黃婆作媒，金公助威　奪得乾、坤，而乾、坤爲之撼動，欽伏鬼神，而鬼神爲之奔走　古歌曰：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是也　非世之所謂金石草木之類有言外藥

曾慥《道樞》卷三《容成篇》（孰爲陰丹，詆其矯誣，闢其內荒，

其路豁如）　至游子曰：吾嘗得崔公藥鏡之書，言御女之戰，客主恍惚，則同識不同意，同邪不同積，同交不同體，同體不同交，是爲對境不動者也。夫能爲外神交而體不動，得性之道也。動則神生性衰矣。不染不著，則留其元物，使氣定神住，和合成形，人於中宮，假去其陰而存其陽焉。紅雪者，血海之眞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於子宮，其爲陽氣，出則爲血。若龜人時，俟其運出而情動，則龜轉其頸，閉氣飲之而用搖引焉。氣定神合，則氣入於關，以轆轤河車挽之，升於崑崙，朝於金闕，入於丹田，而復成丹矣。至游子聞而大吒曰：崔公果爲是言哉！吾聞之古先至人，蓋未嘗有也。昔張道陵黃赤之道，混氣之法，蓋爲施化種子之一術爾，非眞人之事也。然及陵之變擧，則亦不復爲此矣。清靈眞人曰：吾見行此絕種而死，未見其生者也。夫存心包觀而行上道，是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犬者也。紫微夫人曰：爲黃書赤界者，適足鳴三官之鼓，致考罰爾。眞人之偶景者，在於二景而已，非爲夫婦之迹也。夫黃赤存於中，其可以見眞人靈人乎？魏伯陽曰：割肉以內於腹，不可以成胎，則外物不可以爲丹也明矣。是知學道以清淨爲宗，內觀爲本者也。於是深根固蒂，使純氣堅守，神不外馳，至於坎離交際，而大藥可成矣。善乎莊子之論曰：必淨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以御女而獲仙者也。惟東漢冷壽光，自云行是法，幾百四五十歲，鬢髮盡白而肌理盛莊，然卒不免於死也。世所謂善一作喜　御女而得其效者，宜無踰壽光。壽光旦死，則是道也，固足以語長生久視之理也哉！彼方士以採戰之方，以惑學士大夫，懼其言之不足取信也，則竊古先至人以名其書。故稱《西華》二十有四篇，則曰鍾離雲房所作也。《西江月》十有八篇，曰張平叔所作也。指女子爲偃月爐，以童男女爲眞鉛汞。取穢濁爲刀圭，肆情極欲，一旦盡然而逝，其名曰桶底脫。至游子曰：崔公之道，昔呂洞賓得之，以爲心地益明，則崔公不宜爲此疵而不醇者也。其亦方士所託而行者歟？或問曰：無漏果位者，當豐其源而嗇其出。故蓮華不生高地平原，而生於淤泥，何謂也？至游子曰：道家者流有八漏，竺乾之法有諸有漏，豈爾所謂漏者乎？司馬子微曰：志之漏也，形趨於后土。念之漏也，神趨於鬼鄉。吾所謂無漏者，無此漏也。豐入嗇出，養氣則然矣。達磨之胎息是也。淤泥之蓮，易壞者也，未若松柏產於陵岡而不凋者也。吾亦有蓮焉，蓋嘗發於烈火之中矣。或者聞其說而疑，以問至游子曰：容成子、務成子、天老、太一、與夫皐、舜、成湯、盤庚，各有陰導之書，黃帝、三皇復有養陽之方。漢氏祕於廣內之藏，著於神仙之錄，則其由來尚矣，子寧得以爲無哉？至游子曰：吾非謂之無也，蓋非所謂仙者之務爾。聞之劉向、班固之徒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焉。樂而有節則和壽考矣，迷者弗顧則生疾而殞命。由是觀之，信乎非仙者之務也。

又卷四《玉芝篇》（五太相生，在物之先，明告來者，猶魚之筌）

朝元子陳寧、資元中人曰：體混元之本，法天地之樞，立爲洪爐大鼎，以鍊其眞焉。內以養鉛汞，外以象離坎，運其陰陽，驅龍馭虎，以返本還元。於是玄霜絳雪，玉蕊金膏，九轉而成寶矣。魏伯陽以參同成道，馬明生以金液超眞，陰長生鍊太眞之劑，劉安修太一之元，此所謂奧筌者歟。方其陽魂未交，其如玄窟焉，陽精既兆，乃稟性以成乎形。是以陰判陽而歸寂，陽寓陰而成質，陰陽交而萬物泰矣，日月合而四時成矣。夫天地不交，何以爲晝夜乎？日月不合，何以著盈（昃）〔昃〕乎？萬物不合，何以顯榮枯乎？當太易之時，混混濛濛如胞中胎焉，於是而有太易首春一陽之義也。其體玄黃，四象未明，玄霧蒙乎金液，華光鎖乎水精，夜加乎子，初九潛龍之位也。太易者，仁也，春也，陽也，龍也，日也，天也，火也，魂也，神也，汞也，木也，故陽氣也者，人乎物曰生，離乎物曰死。太易者，司生也。夫陽不發於下，則萬物何以生哉？故經曰上水下火，蓋謂此也。陽必蒸於上，陰必潤於下。蒸者，其熱也。熱蒸其陰，陰騰其氣。輕者上浮而爲天，其清雲霞，其凝雨露，其散風煙，其寒霜雪。時自子而至乎午，其升者也；自乎午而過乎子，其降者也。夫雲霞、霜雪、雨露、風煙、氣霧，所以降而滋萬物者也。經曰：返本還元，歸於地脈，此之謂歟！其在於身，則爲津，爲液，爲涕，爲血，爲肉，爲精，爲髓，夫五金八石之倫，依乎天地之升降，運轉和合，而歸乎本元，故曰還也。九鍊成剛，故曰丹也。太初者，天地萬物之初也。陽經陰復，二氣未分，龍存虎伴，雲雨交羅，陽光炳耀，陰氣凝矣。上下搏而成形。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何謂物歟？陽中有陰，坤元之氣也，其屬有也，水也，鉛也，陰也，氣也，虎也，魄也，形也，白也，母也，性也，金也，一也，受性於上，彰於下，其象日中有烏，石中抱玉，水中產金，泥丸中有血，是謂血之海，腦中也，母之元也。何謂精歟？陰中有陽，乾元之氣也，其屬無也，龍也，

神也，魂也，心也，本也，關也，影也，一也，父也。魂於上，魄於下，其象月中有兔，水中有砷，鉛中有白金，是謂氣之海。臍下也。父之元也。故陰居陽，其主血；陽居陰，其主筋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者，陰陽二氣也。男者，陰之宗也；女者，陽之主也。離發乎坎下，汞居乎水中，上下之象也。神居其中，謂之三才。太始者，二儀立形之始也。陰陽得位，虎龍分矣，天地清濁之氣，隨橐籥而化萬物。是氣也，在道曰陰陽，在人曰魂魄，在物曰表裏，在天曰日月，在地曰聲色，在丹田曰鉛汞。是道也，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終於一者也。故曰：一者，水也；二者，火也；三者，土也。物有不因此而生滅者乎？水火者，各得其一者也。得一者，物之母，氣之精，命之根，識之祖也。天得以增其威，地得以發其機，是神之祖，氣之使，物之父，魂之制，身之主也。水生一男是爲坎，其名曰汞；火生二女是爲離，其名曰鉛。是之謂四象者也。汞者，丹也；鉛者，藥也。天老神君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何以言之？汞，陽也，子也；鉛，陰也，母也。汞無鉛，其獨子不母，何以生哉？鉛汞合而三年爲寶，焚去鉛之氣，是爲脫殼，其名曰純陽。用鉛不用鉛也。吾嘗觀乎大道，莫越乎陰陽相合，會於中宮，蓋有動有靜焉。動者，汞也，清而喜飛；靜者，鉛也，濁而不起。汞之飛，偶乎火者也，鉛不起，偶乎水者也。水所以流濕，火所以就燥者歟。神者，命也；靜者，性也。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朕無著焉。是以三魂歸諸天，七魄歸諸地，各有所源也。太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太始太素之時，剛柔判矣，以立三才，以彰四象。太素者司秋，萬寶之所以成者也。經曰：火虛水空，此其形象者歟。譬夫人之在胎，陰血陽精，混然而成，三月而陰陽分，則各有所居矣。母之元職乎泥丸，其名血之海，父之元主乎陰位，在於臍下，其名氣之海。各有神氣交焉，其名三才沖和之氣，隨母呼吸，應其上下。三才備而萬物長矣。母之元主血肉精髓意魄，即吾之鉛，虎也；父之元主筋骨心魂，即吾之汞，龍也。五臣而形將成，表裏分矣。吾之化育，其猶是乎！陽丹，精也；陰丹，血也。日南至，一陽之始，潛龍之位也。俟乎五陰退而陽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三陽之時也，萬物芽矣。吾之鍊形亦猶是乎！功盈三千何謂也？服丹千日者，三年也。亦譬夫一時三月也。在丹三年，二氣布矣，易吾之軀而成自然之體，運水火交汞鉛於九轉。九轉者，九年也。九九者，數之盈也。九年之內有九易焉，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腠，四年易肉，五年易筋，六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志於道者，其可不察於斯歟？捨是而求道者，其猶舂者之逐兔矣。黃帝曰：吾有還丹，其品七焉：津也，髓也，血也，唾也，精也，氣也，神也。故指水火鉛汞以譬焉。津爲汞，精爲鉛。水處乎腦中，火居於臍下，運鉛以制汞，鍊汞以投鉛，來往歸源，水火正矣。太極者，天地萬物之終也。故曰：太易，水也；太初，木也；太始，火也；太素，金也；太極，土也；萬物生死於土矣。夫一陽孳萌於子，其於易也，始乎復，次乎臨，泰，大壯，夫，乾者，陽數之極也。一陰孳萌於午，五月也。其於易也，始乎姤，次乎遯，否，觀，剝，坤者，陰數之極也。是爲一歲之象也。一月者亦一歲之象也，一日者亦一月之象也，皆有陰陽五行之數存乎其間。萬物至於六月九月，未有不成者也，吾之丹是以有九轉者歟！夫孰非陰陽合而然耶？日有烏者，陰也；月有兔者，陽也。月自一日至八日，其名上弦，一百九十有二銖，金水平分。其名一八，春之分也。其時屬乎卯，是爲鉛，一百九十有二銖，至於旬有六日，陽數極而明也，於是一陰至而陽退焉。故旬有六日之後，則復虧，至二旬有三日，其名曰下弦，亦一百九十有二銖，龍虎中分，亦名一八，秋之分也。其時屬乎酉，是爲汞，一百九十有二銖，至二旬有四日，陰盛而陽衰，日月盡而陰極矣。陽也，陰也，其終而復始乎？故六之日爲一百九十有二銖，旬有六日則三百八十有四銖矣。二生兩，二六兩，兩主分，二兩四分。是以有三百八十有四銖，應乎《大易》之策數。一歲之日，其氣其候二十有四，於是乎備矣。計其分六十有四，則又《大易》之卦之爻也。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也。在易之策數斯合矣，在人之息數斯亦合矣。故起火於子，至於午六時，陽也，其象春夏；自午至於子六時，陰也，其象秋冬，且一日之內，自有天地日月星辰，次序之運具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全。故吾之道廢一而爲之者，末之有成也。夫起火必於子者，何也？承陽氣起火，火力斯全矣，過乎子，則陰盛而火不然也。故曰：水克火也。火也者，非其心之火者也。心者，神也。吾有中宮之鼎，在乎心之下，故心爲火，則爲焚，火在鼎之上也。經曰：火起於臍下，水出於鼎中，既濟之象也。上水下火，是鼎也，時至乎卯則增鉛，時至乎酉則增汞；鉛不得火則不鑊矣，汞不得鉛則不凝矣。經曰：取水於山，起火於海，取汞於重樓，採鉛於九天，其運也，備乎四時與神禦之，與氣和之，於是四象具矣，而中宮之鼎狀如雞子，三年赤白判而換

軀矣。金陽玉骨出於五行，其名曰蛻。故四象交而汞乾矣，一陽備而鉛去矣，其名曰還丹，於是神魂立矣，其體剛矣。三花合一，五彩歸陽，夫是之謂無修之地。朝元子嘗歌以爲詩，凡六十篇。至游子讀之曰：深乎！大道之蘊也。吾今表而出之。

其《直旨》曰：二青須配四黃研，變化無非合自然；欲使參同歸一室，須憑雲雨運三田。南邊血是砂中汞，北畔精爲水內鉛；此個大羅天上法，與他相識便爲仙。

其《配藥》曰：冲和國內兩三家，盡產金銀汞與砂；艷艷靈苗山上藥，英英紫霧浪中花。九重天際生元火，三級壇心駕寶車；了了玄玄玄裏事，更無玄妙與君誇。

其《冬至》曰：離坎相賡我可窮，五陰之下有乾龍；陽符進退高還下，復卦抽添單又重。鎮日午時當立夏，每宵子後是新冬；莫言天地人難測，周易分明見旨宗。

其《得路》曰：豈信蓬壺去不除，兩條岐路接天涯；離中自有庚辛地，陰內長開甲乙花。三景雲從朱頂鶴，五方風引紫河車；崑崙山下焚燒處，一道光風阿母家。

其《玄牝》曰：中嶽差肩日月齊，乾坤枝葉在靈谿；龜蛇往復雲雙段，風雨淋漓水一畦。鑪裏君臣名不二，鼎中夫婦號東西；此中幸有留年藥，何得身心一向迷。

其《子母》曰：一中有一一難論，三境元從一處分；赤石洞中藏聖母，絳宮臺上（別）〔列〕神孫。碧潭波內眞眞汞，白玉峰前皪皪雲；個是乾坤開闢祖，世間愚俗豈教聞。

其《母臉》曰：絳闕瓊宮已太平，看看修就紫金城；雨風撲滅三般火，雷電驅回五個精。黑氣漸消隨霧散，丹陽初餌逐雲輕；雖然功未全眞體，知向仙都列姓名。

其《紫河車》曰：融風白氣並，金母下蓬瀛。雪嶺三關透，天街兩路行。丹房朝列帝，水府伴華嬰。九九陰霜雪，陽光互紫城。

其《道釋》曰：玄黃造化奧難尋，金地宗門義更深；龍虎舊來生四海，金剛元本住雙林。陽魂獨立全身命，陰性孤超去太心；無限常流全不悟，甘同水泡在浮沈。

其《樂道》曰：萬種虛勞祇個身，此中消息妙通神；時看金鳳山頭舞，夜看琪花海面春。穀氣五行皆作土，陽丹經劫不成塵；朝朝惟切尋同志，去見東吳不見人。

其《築壇》曰：築壇不用土兼灰，造化全憑丙作媒；苦霧凝霜陰孕汞，輕霞籠雪火生胚。三層功滿分三界，五府纔成見五臺；修鍊但教依此法，莫將塵穢亂神胎。

其《胎息》曰：杳杳復冥冥，冲和白又清；三人歸本國，庶子返東溟。陽結陰成象，金槃火有形；何人功對此？千日滿神靈。

其《二八》曰：窈窕風流二八顏，夫妻喜躍共團圓；屯蒙中析陰陽位，卯酉平分上下弦。白獸晦初同虎寢，青虹月望伴龍眠。原缺二句。

其《神水》曰：明君理化萬邦清，一派黃河接杳冥；萬法主張由列帝，三才宗本在東溟。玄珠制伏冲和殿，赤水循環太乙庭；不悟百年能幾日，甘隨五賊恣身形。

其《原道》曰：立天之道定人身，不離鉛砂汞與銀；兌馬衝回山頂雨，坤牛耕起海宮春。君臣殿內調三氣，文武鑪中養四神；任是大才無自解，宣尼猶自問漁人。

其《匹配》曰：風流二八又相逢，此夜歡期喜氣重；夫婦歸眠青甲帳，翁婆回跨白虎龍。共飡沆瀣凝金骨，相合雲霞卧玉容；此個不知誰是侶，直將天地共同宗。

其《七返》曰：阿母自行營，風雲纔後迎；循環遊五嶽，次第入三清。伏住南來水，收歸七味精；九還功滿日，霞體六銖輕。

其《演道》曰：一從得理便閑閑，祇恁安居養自然；泯謝三花清國土，收和七寶種芝田。死生盡道因天地，性命元來屬汞鉛；此法丹霄應有路，四溟他日任成鯤。

其《鑄鼎》曰：兔髓烏肝共一斤，乾坤鑪裏鍊成眞；青龍乳雪添肌骨，赤水生花鑄鼎身。三足體中分世界，兩重城裏列星辰；時人不識長生法，卻道燒丹不是眞。

其《火候》曰：初九陽從半夜來，鯨魚海內透蓬萊；九重城裏龍車返，十二樓前虎駕回。日月一斤爲大藥，乾坤兩片始成胎；分明測取周天數，莫遣蹉跎復卦催。

其《心法》曰：又臨兩無之關前，門有雙樹號金鎖；萬緣盡是空中遣，一賊須憑劍下亡。定裏慧燈船倚棹，禪中祖印日揮霜；一靈到岸捐心法，始得名爲解脫香。

其《合道》曰：姹女在孤幃，劉郎宅夜期；東西霞霧起，上下雨風隨。調伏三般汞，安和五個兒；神丹千日後，夫婦兩分離。

其《虛有門》曰：五蘊山頭白玉峰，青君枝葉在其中；崢嶸浪起龍行雨，靉靆雲生虎嘯風。雙派碧流連上下，兩輪紅日復西東；眼前有道分明指，自是疑多執過空。

其《三五》曰：大天垂象接崑崙，八卦元從子夜分；三界生成眞武火，五行興廢祝融君。黑龍吐霧河池雨，赤帝行春嶽瀆雲；不去個中尋覓取，甘隨聲色亂紛紛。

其《道機》曰：閑騎地馬翫山川，走遍乾坤似瞥然；黑面夜叉驅白虎，青毛符使擁朱軿。一升海水滋三界，六寸瓷瓶養九天；了得此情眞自適，有誰辭酌到幽玄。

其《道德》曰：離坎是根元，滔滔造化權；渾陰名上德，下德號先天。母壯兒應在，汞乾鉛自捐。丹陽能九轉，抱一作神仙。

其《玉樓金闕》曰：崑崙山頂有三官，把斷天津上下閒；一簇亭臺龍出沒，兩條岐路鳳回還。冲和殿裏陰陽主，十二樓中性命閑；不肯個中窮造化，鎮隨思想在人寰。

其《靈元國》曰：一點晶熒黑處分，兩層街郭甃金銀；滿城龍虎遊三境，邊國髭毛屬萬民。無量神仙俱在鼎，大千沙界不離身；但如體內眞窮像，向外求眞心是塵。

其《三一》曰：波心出五行，天地自圓成；芬馥田三段，澄清水一泓。興亡俱在土，復性卻歸庚；似我人知少，忘機莫亂呈。

其《九鼎》曰：聖賢垂象體人倫，不離剛柔影裏眞；萬物陶鎔天上水，五行興廢海中春。軒皇大冶元明土，大士雙林本喻身；還返不能歸舊處，長交出沒在迷津。

其《怡道》曰：不羨公卿富與華，祇將至道當生涯；每飡王母園中果，靜看東君洞裏花。水底日爲奎木火，土中鉛是紫河車；忙忙塵世愚迷者，豈信登天路不賒。

其《大海》曰：四溟名四大，萬變合天神；水面一更火，潭中半夜春。兩潮龜口浪，一雨海門津；此道應知少，知能幾個人。

其《九天》曰：陰陽開竅九重門，盡是常人體上存；地馬發生玄女火，鐵牛耕轉黑龜魂。驅回尾穴連空焰，趕入天衢直上奔；此是命基天地寶，更將烏兎合乾坤。

其《三清殿》曰：上下冲和境，樓臺七寶城；二儀含萬化，一氣貫三清。雨水山頭降，雲霞海面生；金丹分九品，靈感自圓成。

其《華池》曰：聖母駕河車，經遊梵釋家；徘徊雙鳳起，宛轉五雲遮。地軸從秋石，天輪輾彩霞；不能知此理，何處覓黃芽。

其《指道》曰：有無元是坎離精，眞使黃家道便成；萬物祖因坤地出，千宗本丙家生。南邊鳳隱青中白，北畔龍眠黑內明；但了陰陽昭造化，自然凡體得輕清。

其《暢道》曰：自有田園種麥麻，更憑意馬下三車；九天拱手元君宅，萬物生成阿母家。火角牛兒吞水虎，雪毛獅子產金沙；但須識與眞鉛汞，匹配時時發寸芽。

其《運用》曰：昨宵金鳳下高梧，眠抱驪龍口內珠；光體碧潭紅浪起，影隨寒雪白金敷。清風吹散花三朵，白乳修成酒一壺；從此丹臺歸有路，四溟他日任焦枯。

其《性命》曰：甲龍屬火藏坤地，庚虎名爲造化才；有動有飛眞姹女，無增無減號如來。陰消始是純陽體，相寂方超六趣胎；祖佛神仙從此得，盡歸斯理出塵埃。

其《眞僞》曰：悟取玄黃造化身，區區外覓匪通神；陰陽非採他人物，龍虎須憑自己珍。靈藥入身齊日月，丹砂經火盡灰塵；九年還返無差錯，鍊取純陽作至眞。

其《歸一》曰：從頭指道非常道，盡說陰陽造化權；含養胞胎須十月，焚燒丹藥在三千。五行芽滓皆歸土，七魄陰風盡變乾；功到純陽名抱一，騎龍飛入大羅天。

其《道源》曰：一靈元產一芝中，見性西方四類同；海下虎龍分晝夜，雲中男女號西東。男居北海青藏白，女住南山黑映紅；萬聖千賢從此得，盡歸斯地合眞空。

其《五行相生》曰：一物分作五般形，五般精彩五般情；青龍本是金公子，白虎元來姹女兒　四象安排坤地出，中天寄養內家生；大丹偏仗金花力，須賴良媒匹配成

其《五行相剋》曰：大道幽玄妙復微，五行相返各生威；南方使者元披黑，北面將軍大著緋　坤女殺夫夫順伏，兌金克木木歸依；玄黃若也無交合，爭得陽從坎下飛

其《鑪竈》曰：鑪竈分爲二氣君，循環上下接（其）〔眞〕源；森羅溉灌三田溢，凝結方成四海渾　一八身中分造化，一斤藥內鍊乾坤；烹煎更要華池水，雨驟雲歸返故園

其《認鐵牛》曰：是人皆有鐵牛騎，無限常流總不知；飢到每飡金虎髓，渴來常飲水銀池　牽車停歇雙林下，運火常依半夜時；個是陰陽眞動用，生成家活盡由伊

其《交合》曰：嫦娥夜夜下天堂，紅炬迎將入洞房；氣別九天朝聖祖，纔臨中國面仙郎　飢飡王母瓊林果，渴飲東皇綺殿漿；此是乾坤眞造化，昭昭何處不生光

其《入室》曰：今宵夜半是良辰，喜遇夫妻結舊姻；離女坎男來順令，庚夫甲婦認相親　俊龍趁向山頭習，獰虎降歸海內淳；姹女劉郎相見後，引歸洞府鍊成眞

其《般汞》曰：兩條岐路接泥丸，上得青山卻下山；每遣黃婆扁地戶，鎖令青帝閉天關　仁龍宛轉三清路，義虎回旋九轉灣；全假金公親捉縛，日魂那敢不歸還

其《運鉛》曰：鐵牛子後覆紅花，猛烈咆哮勢莫加；向首海中噴白雪，旋身路上產黃芽　九天光燦龍行火，三界陰霾鳳吐砂；子得上天天上法，自然容易到仙家

其《子母相見》曰：定思凝神半夜強，彩霞繚繞下丹房；昔時共管庚辛地，今日同居甲乙鄉　五彩浪中龍出沒，九霄雲外鶴飛翔；三才同法無差別，自是愚人亂忖量

其《剛陽》曰：陰息陽甦復卦周，專持眞一則剛柔；三年共作壺中客，二味同居海上洲　制伏玄珠歸戊土，安排離火起坤牛；九重門裏堪回首，直上鼇峰是舊遊

其《添鼎》曰：藥非金石及三黃，純用鑪元對五常；子及添鑪三姓寶，晨昏投鼎五家漿　玉樓池畔風雲窟，龜巔山頭子母房；便是還丹眞祕理，更於何處覓仙方

其《立基址》曰：二物相將入鼎鑪，含胎凝質變凡軀；微茫裏面生鷄子，恍惚中間結露珠　三級壇成分物象，五峰山就建毘盧；但知將北爲南用，便是陰陽造化模

其《萌芽發》曰：泰卦陽和盡發萌，丹砂鴻漸立生成；黃婆最解調文武，赤帝偏能運甲庚　遇剝金風花果實，開蒙海浪雨雲生；更將九野銀河水，澆灌靈根易長成

其《二儀分》曰：三月成胎二氣全，勤修水火見精專；清風透肉肌膚變，白氣穿腸骨髓堅　鼎內已觀新父母，壺中重認舊山川；陰陽功備歸眞體，一個清身繼列仙

其《換鼎》曰：一轉年年一轉新，重重入鼎絕妖塵；照清五藏除三昧，潔靜重樓爽萬神；換骨已憑金鳳髓，易筋全仗木龍津；南宮名下刊仙籍，位列丹臺作上眞

其《功滿》曰：九轉功成已脫胎，飛昇功化任高裁；五條霞影明千界，一顆玄珠鎮九垓　下隱瑤宮連十洞，上朝金闕冠三台；周流適意功難測，直上蒼天更不廻

其《直事》曰：直事難教氣候衰，精神剛健在周天；既能和合離宮女，須假隄防坎戶鉛　但把紅塵裁后土，自然白液變純乾；占今傳道皆如此，盡貫希夷造化權

又卷七《火候篇》（內丹之基，資火乃成。周天之度，勿失常經）

至游子曰：閉氣二十有四，其數足矣，出則復閉　用赤龍右攪之者七，左攪之者九，漱者十有六，琢齒者二，於是分三咽焉，先右，次左，次中，此陰爻者也　閉氣三十有六，其數足矣，出而復閉　用赤龍左攪之者七，右攪之者九，漱者三十有三，琢齒者三，於是三咽焉，先左，次右，次中，此陽爻者也　凡閉氣一百九十二，以火二八兩數之，所謂火候者也

又《坎離篇》（厥陰生坎，厥陽生離。深明其用，久視之基）

至游子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　在人之身，其心則天也，其腎則地也，相去八寸四分，合乎天地之數者也　故天氣下降則心氣下至於腎，腎爲坎者也　地

氣上升則腎氣上至於心，心爲離者也。天地交泰，萬物生焉。坎、離、既濟、黃芽出焉。以類推之，離爲陽，則坎爲陰也。離爲日，則坎爲月也。離爲火，則坎爲水也。離爲性，則坎爲命也。離爲龍，則坎爲虎也。離爲奇，則坎爲偶也。離爲鉛，則坎爲汞也。離爲液，則坎爲氣也。昔海蟾子以謂五行四象者，即坎、離之訣也。吾觀日魂月魄晝夜相隨而不停，性命關連，人而不知，若能明天地升降之運，知日月交合之宜，氣中生液，液中生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坎離成矣。惟玆要訣，人罕知焉。馬自然所聞方外士其數千百矣，其說不過咽津行氣，存想胎息，周天火候而已。行年六十有四，遇海蟾子，於是灑然而悟平日所聞皆非也。然則其要何哉。有二八兩之藥，傳送於鑪鼎，使龍虎交加千萬遍而不止，則大丹於是就矣。呂公詩云：有人問我長生法，遙指天邊日月輪。眞知言哉！

又卷九《純陽篇》（太一之鼎，以酉爲模。呼吸百刻，是謂神符） 黃帝遊於青城之野，見廣成子岐伯黃谷子，而問道焉，於是得百刻之神符。純陽子曰：刻始於一，而吾之息百二十有五焉。子午卯酉之時，其刻九餘八而已，盈乎百之數，則呼吸定於一。通乎晝夜，吾之息萬三千五百，環周於身，於是經絡血脈流行，五十營而內丹生矣。曰卯曰酉，二分之數也，其可不明乎。仲春之火，太陽也，謂之火忌。於是察進退之理，以龍從虎而神符斯至矣。蓋吾以兌之金爲鼎，水生於金，金生於土，而爲太一之鼎，是所謂酉模也。吾方進火焉，三千日而珠琳成。甲，膽也。（子戌申午辰寅）乙，肝也。（未卯酉巳亥丑）丙，小腸也。（子申午寅辰戌）丁，心也。（丑卯巳未酉亥）戊，胃也。（子寅辰午申戌）（巳）（己），脾也。（丑卯巳丑亥未）壬，膀胱也。（子寅辰午申戌）癸，腎也。（丑卯巳未酉亥）是所謂純陽也。天地無之則萬物不生矣，吾得之，以爲生成之方。壬爲天機，丙爲地紐，以六甲還天地終五之道，斯大道也。古之鼎有五，其大容水二升，其高五寸半，其名曰丹砂，按天地之元氣也。容水一斗，其高一尺，其名曰秋石，按乎十干，皆九日而更焉。容水一斗六升，其高一尺六寸，其名曰白馬，按日月之數，日更焉。容水二斗八升，其高二尺八寸，其名曰白雪，按二十有八宿，旬有五日而更焉。容水三斗四升，其高二尺四寸，其名曰黃芽，按二十有四氣，亦日更焉。今之鼎有九，九陽數也。鼎之實金汞丹砂也。其大五升，隨其形五日而更，九日而周。

又卷一〇《觀天篇》（一氣之元，以道爲本。水火以交，陰陽以運） 冲虛子本太上所論，冲虛子注釋曰：元氣者，以道爲本，要在乎精勤於水火。水火者何也。心腎之氣液相生者也。於是鍊其陰陽，陰陽者何也。曰魂也，月魄也，使之和暢而不失其度焉。金木相刑者也，因刑而成器矣。龍者陽而生於離者也，虎者陰而生於坎者也，此黃芽之名者乎！修道者有三界焉。首者，天界之首也，是爲上元天谷泥丸之宮，萬神之所聚焉，三萬六千神之所經由焉。蓋運用升降，般神入腦之路歟。大樞骨者，天界關也，升沈上下，往來循環之途，一撞可以達於天關矣。自下而升，是爲轆轤之關，其中有藥，是爲黃芽白雪者乎！心者，絳宮也。心安則神安，心亂則神亂，萬神於是取則焉。其形丹鳳，其名赤龍，蓋離南方之火者也。以心之液鍊肺之氣，則爲金膏矣。絳宮之後，有太玄之關血臟之府，何也心之中生乎眞水。眞水者，玄也。臍之下三寸，其名曰大海，內有龜蛇，潛藏元氣者也。修生者能知所以呼吸，斯養眞之本乎！左者腎也，右者命也。抱守元氣，烹鍊性命，煆陰以爲陽，可以安樂延年矣。腎之中有神焉，未悟則謂之烈女，既成則謂之元君。未鍊則爲元龜，已鍊則爲白鹿，其二首四足者歟！大海有寶瓶焉，其藏眞精，謂之九還七返不死之丹，後有尾閭之關，中有二竅，通於轆轤，從尾閭而上，始運也。過於太玄，再運也。過於轆轤，斯一撞而通二關者也。左者文氣也，右者武氣也，上通於天界，左有青龍，右有白虎，此二氣也。世之人於子之後，午之前，漱嚥其津液華池，然三關未啓，則爲納氣於空寂，嚥水於虛腸，何以得納於極陽之首泥丸之宮而造化乎。必子之後，一陽初生，安鑪下火，集陽神於內院，擒龍虎於壺中，此煆鍊精華，驅逐鬼神之妙者也。人之一呼一吸也，其行各三寸定其一息，則晝夜行一萬二千有五百息，而周於一身。定息般運，則龍虎之胎可以成矣。《老子》曰：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子母相戀，同守於明堂，則內之神嬰不絕矣。明堂者，泥丸也。子母者，陰陽之本也。其要何如哉。養其陽神，鍊其陰魄，精以爲氣，氣以爲神，神以合道，功成行滿，乃長生久視之道也。

又卷一三《指玄篇》（非物非色，孰窺其端。往有所歸，三田之丹） 純陽子曰：道源既泮，以生有象。於是有玉清聖境焉，元始居之。其

次有上清眞境焉，元皇居之。其次有太清仙境焉，太上居之。其下有太無之界、太虛之界、太空之界、太質之界。太質者，天地混沌之初，其色玄黃，如雞卵懸於太空南宮。飛仙日進十萬八千里，歷八百劫，不能出境界之外。夫惟知玄之旨，則一超入乎三清矣。混沌者，猶人受胎之始也，三百日而形生人矣。吾之丹三百日而氣生神矣。天如覆盆，地如盤石。陽生地中，暗負陰體，不入於純陽之際，至天爲難也。陰生天中，暗抱陽質，不入於純陰之外，入地爲難也。冬至而陽生，積十有八旬而至於天。夏至而陰生，積十有八旬而至於地。一升一降，周而復始，達此者可以等天地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則傳送升降之理一也。日月其廣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氣也。精華者，其質也。陰陽者，其道也。烏兎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晝夜者，其度也。交會者，其用也。吾法諸日月，可以闚浩劫矣。肘後三關，其猶海外三島也。不出三島，不得謂之仙矣。不出三關，不得謂之道矣。背飛金晶以入於眞，不止還童，而又退火抽鉛焉。洞天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其在虛無杳冥之際乎！周以十二山，有上中下三等，其數則三十有六也，其猶人之神宮上田焉。返復二田，氣與神交，則吾之洞天也。夫道生天地，而人亦道之所生也。願爲七情亂於內，六慾誘於外，重樓浩浩而生於上，金龜續續而泄於下。吾之氣也，八百一十丈，九九而損之，始亂而病，弱而老，絕而死矣。生不能養，盛不能聚，散不能收，衰不能補，爲可哀也。吾有龍虎焉，非肝之青龍、肺之白虎也，是出於水火之中者也。純陽子曰：吾得子崔子名希範之言，而後知龍陽也，出乎離，虎陰也，生乎坎，二者會而爲道本焉，其故何也。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顚倒術，龍從火中出焉。龍者，心液，正陽之氣也。虎者，腎中眞一之水也。是之謂玄中之玄，眞陰陽之粹質，在人則生人，在己則生神者也。心液之火者，非存想之虛氣也，非呼吸之妄用也。吾有眞火三焉：心者君火也，其名曰上昧。腎者臣火也，其名曰中昧。膀胱者民火也，其名曰下昧。聚焉而爲火，散焉而爲氣，升降循環而有周天之道，其數（二）〔三〕百有六十銖，而有周天之度焉。天之氣五日一加者，氣之候也。吾之修鍊五數一進一退者，火之候也。純陽子曰：以火養黃婆。黃婆者，脾胃之餘氣也。海蟾子曰：火神不可使之飛也。金晶者，肺之精英之氣也，方傳在於腎，造化未盡，輸於泥丸之宮，故曰肘後飛金晶也。還丹者，非物也，非色也，三田之丹也。還者，既往而有所復歸也。三田者，氣所生也。氣藏於中田而生神，神藏於上田，既藏而不可失也。火之候歷乎三百日而不差，則內丹成而純陽生，以鍊五藏，於是五氣斯成神而升仙矣，又何必顚顚於還丹，始固其形哉。還丹者，固形者也，其亦有時而不固矣。木之既濟爲炭，炭之壽百年。土之既濟爲磚，磚之壽千年，而況於人乎！達眞仙之道，用功不已，則可入於大道，鍊氣而成神矣。夫欲內觀起火以集神者，有丹而後可爲也，無丹者徒妄想而已。鍊神合道，道既成矣，則靜坐默想，從心地湧起，數足則自然棄其凡軀而上升矣。火以鍊丹，火至則丹凝結矣。以之鍊氣，火至則神顯象矣。火足神靈，自然與道合眞，靜中若飛焉。及乎神合道成，忽然化爲火龍，飛上天門，始乎一步二步，次乎三里五里。入而未出，形神俱妙者也。出而不入，棄質升仙者也。夫調神出殼有效矣，不可寄軀，入而不出，循游往復，傳道度人，功行俱全，則入洞天者也。

又卷一四《心鏡篇》（四黃八石，非藥之眞，五彩三花，拔類離倫）

玄和子曰：鉛眞則丹成，而聖且靈矣，是以古先至人惟論鉛汞，而未嘗及四黃八石也。夫鉛汞者用之於五行，成之於四象，乃陰陽元氣感通自然之道者也，猶人之受赤白之氣以結胎，氣足則聰明，不足則頓頑矣。是不可以不知龍虎焉。虎者，銀也。其含於鉛歟，是以爲水也。金也。龍者，汞也，姹女也，木也，火也。金出於水，水生於木，木生於火，火生於土，道在其中矣。鉛含五彩，汞吐三花，二物合璧，其名曰河車者乎！魏伯陽之倫著參同契，以言大易，順取五行，發天地之機，以明大還之道焉，其旨隱而難知，故學者莫能究夫鉛汞也。知鉛汞而不知火候，知火候而不知爐鼎，知爐鼎而不知消息升降，不可以語道也。夫心者，丹之源也。心不契道，則雖得玄祕吾未見其能成也。《參同契》曰：植禾以粟，抱雞覆卵，蓋言非其類者難爲產焉。陶眞人曰：砂產於汞，金生於鉛，亦明其類不相雜也。語曰：汞生水銀死，鉛困靈芽生，其論至矣。還丹者何謂也？伏火而不失其本體者也。九轉者，九易其鉛之氣，非九鍊也。故至藥者，陰陽化氣而成，非礬石硇砂硫黃制伏而爲之者也。若夫非其類而入之，則其毒足以害生矣。愚者以藥制伏其汞，使伏火而死，謬矣。故語曰：眞鉛不變色，眞汞有神力。蓋不得眞鉛之精氣，則悉能成丹乎？是以黑鉛入於火，則爲灰燼而已。孰爲還丹之妙

乎？其在三一者也。龍虎之璞，天地之精，不用其藥，而用五行，此至人之論也。惟汞者，太陽之精，南方之正氣也，得陰陽水火以制其變，乃居青帝之首，是爲木之精，於是乎木生火，而自含至癹之藥焉。鉛者，北方黑水之精也，其化西方庚辛之金，於是乎金生水，水生木，二物相配而爲神丹焉。昔者劉玄穆事魏伯陽，疑而退悔，遂至天死；徐景休積勤不怠，遇師授以金丹，居於太白之山逾千餘歲，信與不信之效也。近代謝冲玄蘇耽皆服金丹而爲仙，則金丹之功也。參同契曰：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眞者，氣也。終始自相因，不用藥，而用五行，天生牙，自然體，白馬牙，眞丹砂，卯酉二分和二家也。淮南鍊秋石，黃帝美金華。黃芽不是鉛，鉛非眞丹砂。伏火鍊，成一家，巡火經九轉，自然成黃芽。花白藥紅，癹汞秋石自相同。孤陰不獨化，寡陽不可成。本來清靜質，自有變通靈。龍虎相逢遇，何時不相顧。白液共相吞，爲夫亦爲婦。變化成黃芽，遂時依后土。若了紫河車，自然升天庭。莫鍊枯鉛汞，拋功似土塵。天地日月中，癹物號金公。金公不是鉛，須向鉛中濛。白液爐中火，黃芽變漸成。憶初相見日，難覓水銀形。陽極生陰火，火衰陽氣並。自變紫河車，服食乃長生。於是一月而白液凝，其狀如雪；二月而凝酥結，三月其半合蕊，猶如垂珠；四月二物抱持，猶如點血；五月飛騰變母，其聲鳴咽；六月行至於紫宮，其氣欲絕；七月乘陰受氣，手足拽矣；八月欲成，其藏府，含乎凝血；九月點殘朱皮而長毛髮；十月子母分離，母困子全，其顏變乎白雪，更當溫養之於爐焉。故曰：陽起於復，陰起於遘，爐寄於中央，土寄於戊，鼎上下，互相湊，固守之，物無使走，消息不失，看節候有時，龍虎相奔驟，陽極於乾，陰極於坤，四象宜分，六十四卦，循於中尊。龍虎相嚙而相吞，五行定位其中存，水火爲媒陶我魂，陰陽育我明晨昏，八節運移有寒溫，於是漸變黃芽根，日月相催感母恩，因之結實立其門，千秋萬歲生子孫，此參同契之玄微者也。玄和子曰：吾則有鼎鹵之訣焉。鹵者，爐也。鼎鹵者，天地之象也，其魂在於三五而已，下有朱雀，上有玄武，其中隔乎天地，此陰陽之法也。陽生於復，九轉於乾，陰出於遘，水從下流者也。火盛則侵陰，陽衰則歸土，不知此者，何以伏龍虎乎？二氣者，子午也，一伏以制乎一飛，於是下有赤龍，木青三花，姹女在下，大藥也。上有玄武，神符，白虎，華池，黃天鏡，金公水，土位也。赤龍從鉛者也，黑虎則從汞者也。循卦以合於陰陽，十月則胞胎矣。故知化金須金者也，變土須土者也。金丹之存在於神水華池，大丹之秘不過乎參同契。古歌曰：白汞生丹砂，黑鉛生黃芽，其中數九九，九變成三花，修至紫陽宮，黃金無可誇，但得金公合眞汞，修成金液紫癹砂。玄和子曰：用鉛勿使鉛居汞中，澌盡其滓，乃可修鍊，暫假鉛爲相而已。故大丹之源，不離乎眞鉛眞汞神符白雪焉。將服神丹，擇八節甲子上會之日，先去有爲之心，修無爲之體，更能辟穀調氣，收視返聽，即羽化可致矣。歌曰：鉛本是金公，金公得鉛發。學者放金公，金公即成拙。流珠爲姹女，得火自然飛。忽是金公制，相攜同所歸。同行復同坐，終日掩雙扉。鉛汞精口也。仍被陰陽化，上下火也。隨之變所依。二性皆歸土，三花氣不移。行到紫陽宮，共變黃花蕤。（入）（八）月看應易，終年色紫輝。此汞名眞汞，安能更解飛。女媧鍊得五帝氣，鉛之精也。變化成精補天地。三十六算世應知，七十二石列其位。七十二兩，鉛三十六。天得一而成，地得一而方，木成炭而不拋。河車便向鉛中取，姹女還於汞內尋。太乙出藥彭祖嘗，固濟精研使堅密。一文一武多踈失。下竈唯鋪大海鹽，爐中少用扶桑日。紫煙濃碧噴人香，蝦蛤魚鱗透日光。要知魏伯升雲去，勿如嫦娥入月藏。玄和子曰：是固然矣，不可不知卦氣火候焉。十一月，復卦也。其初爻者一陽所起，首春之象也。於子之時，運符節，轉天罡，以行火者也。修其金鼎，清靜齋心，如對玉皇，白虎青龍俱在於鼎，白虎能制青龍，青龍始騰躍矣。十二月，臨卦也。二陽之生，火候漸盛，赤龍之象也。青龍升降，如雨之飛焉。爐形如蓬島，於是有退水進火之候，爐有門，有扉，潛扃以避風，其要在於知晦朔乾坤之數，配合鉛汞，方可入鼎矣。調其火候，始可立功矣。正月，泰卦也。二氣於是均平，鼎之青龍漸爲三陽之所逼，騰躍甚矣。龍虎在鼎更相嚙食，聽其吟嘯，如嬰兒之聲，則停騰火，火盛則發雷電之震，漸行武火焉。卦至於泰，則春令盡矣。扃鼎之北戶，武火熾矣。二月，大壯卦也。其爻是爲夏之初火，漸用武火焉，陰陽之氣巡其節符，於是其鼎轟然如風雷，而鉛汞涌矣。聞其水（滴）（涌）火激，則青龍稍困而丹稍成矣。三月，夬卦也。非久變乎純乾，則行火益武，於是青龍白虎自制伏矣。鼎之上有紫粉，四旁有紅芙蕖焉。四月，乾卦也。六位既終而爲陽爻，是爲大爐炎光者也。於是武火尤赫赫焉，此火極亢龍之時，白虎嚙盡，青龍而亦困伏矣。雷電寂然，鼎空而無聲，內外調燮，海水俱竭，宜加愛護。蓋將入於午位南方離之九宮也。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旨，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

能識，識者便是神仙子；鍊之餌之，日期，身之無陰那得死　蓋謂此也　五月遘卦也　一陰始生，是爲丹者，太平之候也　離宮之火，二界同符而仍舊焉　鼎中雲雨已止，其中芳香紅鮮，如春之和　夫自十一月還其陽，至於五月復返其陰，此九還七返之自然者歟　六月，遯卦也　陰（爻）〔爻〕漸生，歸於坤西南之地，而得火收鉛，是爲秋焉　爐之上有海水焉，人陰則增之，至陽則減之。置刻漏於室，以測時候　其丹至於斯時也，蓋已滿於鼎，其紅如霞　夫二陰既生，則龍虎無憂其失矣　七月，否卦也　三陽已退，復歸於陰，於是黃芽結花，水海之增半焉，然則一室之內，運用乎乾、坤，權握造化，及丹之成，如天地之生萬物者乎　八月，觀卦也　卯酉者，天地分中之位者也　故酉之時，採之之要也　九月，剝卦也　五陰已還，於是陰陽將全矣　陽火漸退，上水復增，澄靜而不動，一歲之終也　孰知大還丹者，從無中以運有，以一爲基，於一中取一，自然而成者乎　十月，坤卦也　其位既周，其火已微　是乃純陰結實之時也　於是新元斗，祝太丘，天地星斗也　以保其鼎，懼夫邪氣之侵也　俟乎星火自爐，爐鼎俱寒，然後開焉　鼎之上有紫粉而光明，乃謂紫游之丹矣　何以爲三五一之要歟？曰，坎宮有主　其名曰玄母　其藏青龍，南方使者，能變通焉　偏損木之精，以歸后土　混沌之時，配以夫婦　俟夫陰盡而化純陽，其寶飛昇，可以採取焉　其採有時，其取有巨，食之三年，於是牢固而爲長生之主矣

又卷一五《聖胎篇》（俯摇百關，仰順四時，遵於玄途，以入希夷）　紫微太一曰：夫穿關透節之用，非屈伸導引則無以流而運之；克寒瀉熱之用，非吐納呵吹則無以平而出之；蕩毒寶清之用，非鼓飲漱嚥則無以滿而凝之；還精採氣之用，非雄雌交合則無以走而上之；結胎分形之用，非鮮消龜息則無以任而誕之；降魔殺尸之用，非密機聖化則無以消而滅之　此六者，登眞之梯航，行道之軌轍也　凡挽引吐納，行氣烹鍊，結胎存神，皆須淨吐咽門，仍先定閉其口，任息於鼻　鼻微開則客風入之，致八邪之害，故一氣失則元氣互亂矣　閉口定息，使左右足並立，散手，左右前後攏鳳翅者九　於是對心交叉十指，緩緩引力直伸胸前，俟力極，浮浮引力直聳首上，其名曰起天焉　俟力極，引上東西行九拽，又自首上展力叉十指，浮浮托空，並腰脊引令端，曲下過於膝，按之及足，其名曰立地焉　俟力極，進退腰身九，擦其足上，如是者三，然後正身定息，日如此法，可以開乎三百六十關節，八萬四千毛竅，行之久則補腎堂，止遺精，鞕脊壯而顏光澤矣，可以益一紀之壽焉　閉口而坐，展左右足，對心交叉十指，緩緩引力，直伸腰前，俟力極，又浮浮引力直聳首上；俟力極，引上東西行九拽；又自首上展力叉十指，緩緩托空，引其腰令端，曲下過於膝，及於足跟，力極乃止，如是者三，其名曰怪栖蟠龍焉　然後正身盤坐定息，日如此法，可以瀉胞之積水，散顓脚之陰氣，明七竅，利三關，夢不惡，目不眩，行之六年，改枯成少矣　閉口盤坐，直行攀拳於胸前，如握弓之勢，左右托開，前手如抱嬰後，右手擘退其絃，緩緩盡力挽開如滿月焉，然後力極轉而腕節左右各三，其名曰挽射　此法能開大椎之關，暢龜蛇之穴，內通縫闕，流達上焦，可以目不赤，喉不痛，口不瘡，頸不痠，背不癰，行之六年，萬毒莫能攻矣　閉口盤坐，縮赤龍之尾，鋪左右手，背於胸腹開，浮浮翅飄而合攏，其數二九，其名曰蒼鴉鼓翼　此法能開胸背七十二骨，散五內之邪氣，通鳳凰之關，肘後二節尾閭也　轉助脾輪以消水穀，壯眞元於胃脘，暢和氣於四支，行之九年，力暴猛虎矣　閉口盤坐，痛擦左右掌，俟其熱，分擊二目，摩之熱，稍息，自其大指入力，拭向其小指，其數一九，用力於目中一開一闔，以作閃電，其數一九，其名曰磨鏡閃電　此法能上燒二目，除陰風，止宿淚，抽肝之冷毒，下注於水藏，其熱如火，神關調和，胎元溫煖，三尸敗壞，九竅流利，散六府之積濁，發丹田之烈焰，去漏精，正濕氣，行之九年，金精自慊，對境無動陽之動矣　閉口盤坐，中指相指，叩拳於股窠之間，私供身內萬靈，帝坐龍殿，端靜身心，儼若大受朝之儀，於是鼓顎，先扣前門十過，齒也　次扣後曹二十六過，其名曰擊磬集神　神不集則心帝飛馳，至神不棲，陰魔動搖，而聖功難成矣　吐納六氣者，祛寒熱浮疫外疾，決壅入通而已　大冷則反克之，可也，以金克木，木克土之用，轉其六字，以反克而發之，病藏陰毒斯除矣　大熱則毋瀉之，可也，以金生水，水生木之用，轉其六字，以反瀉而平之，病藏熱毒斯除矣　若夫浮寒浮熱，惟以本六字，從九至九，如法吐之　其行之之時，背乾面巽，解帶盤坐，合口一吸其清，開口一吐其濁，各九過　吸者使微微，自鼻中上入於腦，復自首後二十四節，節節下歸於丹田而止，即覺胃中一道濁氣直升於咽門，從口而出，不可使耳有所聞焉　此謂納清出濁者　然後觀察所病由何藏　若目睛赤面熱噁嘔，是爲肝之浮熱　於是合口瞑目，叉手，以想其肝，自肝中吸吐噓者，三九過，合口漱液，滿則嚥之，三九過，自咽門胃脘直送入於丹田，如是者三五

過，則熱消矣。腰脊痠疼，筋體無力，血崩臨產，漏漏無度，凡大漏精遺溺，即寒盜汗，帖食減療，其夢多遺，此腎極冷而敗者也。行之如前法，吸納一九過。腎本當用吹，今用脾之呼者，以反虎之。如前吸吐，用呼者三九過，送至丹田者，其數三五，則陰消陽元壯矣。凡有疾者，惟依生克本而行之，則無不愈焉。何以謂之陰陽之復乎？子之卦曰復，其星曰危虛，丑之卦曰臨，其星曰牛女，寅之卦曰泰，其星曰斗箕尾，卯之卦曰大壯，其星曰房心氐，辰之卦曰夬，其星曰軫角亢，巳之卦曰乾，其星曰翼，午之卦曰遘，其星曰張星，未之卦曰姤，其星曰井鬼，柳，申之卦曰否，其星曰畢觜參，酉之卦曰觀，其星曰胃昴，戌之卦曰剝，其星曰奎婁，亥之卦曰坤，其星曰壁室，此可以觀天矣。何以爲金液內丹乎？曰：於子之時起功，自復卦一陽爲始焉，每一爻直五日，凡行一陽爻，先閉三十息，三嚥津，分三爲一，故曰：一嚥三嚥聖人規，龍行自有虎相隨，此之謂也。行一陰爻，則閉三十息，三嚥氣，於是陰陽實矣。五日行二卦，三十日行十二卦，至寅而終，蓋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者也。子至於巳六時，陽也，左行至巳而終，乾焉；午至於亥六時，陰也，右行至亥而終，坤焉。乾、坤終則再起於復矣，若夫九還七返者，大而一年，小而一月，統之則一日可也。還者還轉之義也，此金丹於鼎流轉還返者歟。子時夜半，起於甲子，甲子乙丑時，以金爲氣焉，故乾剛坤柔，乾屬金也，又陽物也，父也，男白女赤，自然之道也。朔旦甲子時，震來受符，震長男也，一陽爻則進陽火，以金爲氣，金之成數九。九轉者，聖人隱金之名者乎，自午至亥，陰也，一陰爻則進陰火，一陽爻退其陽火，於是巽來受符，巽長女也，七者火之成數也，以火返於金，則乃七返者也。聖人蓋亦隱火之名焉或曰水火之用，其故何如？曰：十一月用火二兩十二銖，用水十二兩十二銖；十二月用火五兩，用水十兩。正月用火七兩十二銖，用水亦如之。二月用火十兩，用水半之。三月用火十二兩十二銖，用水二兩十二銖。四月用火十五兩，無水不加矣。五月用火十二兩十二銖，用水二兩十二銖。六月用火十兩，用水半之。七月用火七兩十二銖，用水亦如之。八月用火五兩，用水十兩。九月用火二兩十二銖，用水亦如之。十月用水十五兩，無火不加矣。十二州十二分，則皆自寅起焉。秦者幽州，燕之分也。大壯者豫州，宋之分也。夬者兗州，鄭之分也。乾者荊州，楚之分也。（離）（姤）者三河，周之分也。遯者雍州，秦之分也。否者梁州，魏之分也。觀者冀州，趙之分也。剝者徐

科，魯之分也。坤者揚州，衛之分也。復者青州，齊之分也。臨者揚州，吳之分也。

又卷二〇《真一内丹篇》（閉息漱液，陰陽以通；一時之用，一歲之功） 子，復也；丑，臨也；寅，泰也；卯，大壯也；辰，夬也；巳，乾也；午，姤也；未，遯也；申，否也；酉，觀也；戌，剝也；亥，坤也。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吾以時易年矣。每時運用乎二卦，共十有二爻，一歲之象也。故一時之用，得一歲之功焉。然自子至巳可以行也，午之後不可用也。子之時先進火焉。息者，火也；火，陽爻也。閉息三十有六，是爲一陽爻，然後進水焉。津者，水也；水，陰爻也。漱液二十有四，是爲一陰爻。故子之時行乎復，巳之後行乎姤，常相對行之。此一時而用一卦者也。子之時，其爻一陽而五陰，則先閉息三十有六，然後漱玉液二十有四。既已，則復行午時之卦，其爻一陰而五陽，則漱玉液二十有四，而後閉息三十六者五過，通於子，則爲六陰六陽，可以奪一歲之用矣。（凡）（凡）行持也，依爻數陰陽爲之，必平生握固，切忌。子之時，面子之位，餘準如之。行已，則托天尊引者數過。久之，内丹結矣。一歲之後可出之浴以太陽焉，所謂出玄池，入金室，太如彈，黃如橘者也。修氣者，運陽以鍊陰也。陽始於子，盛於巳；陰始於午，盛於亥。故當以子之時運用，寅之時行持，至巳則止，避陰氣也。

又卷二一《大還金丹篇》（卯酉之門，功不可施；去黑取赤，入於華池） 金丹者，其藥用眞鉛。眞鉛者，北方鉛中白骨也。取之八兩以作丹前生芽如苗。又於赤中求汞。汞者，南方朱雀之精也，抽取之八兩，與鉛同用焉。水火陰陽之用，蓋水有上有内，火有下有外，三日五日七日，添藥入汞一兩，水一盃，與至十五日騰雲矣。三十有六日，於是金鳳成矣。晝夜陰陽，其要在於調和，則汞在鼎之中自作黃芽，三八之後稍加火焉。火當常熱不差，及於開鼎，則見眞龍虎矣。此結頭第一之數者也。去黑取赤，入於華池神符白雪，同湯煮之，雪花用四兩，陵都所生，常如魚眼，九二九三九，察其得所則止，五九則甚矣。以湯洗而澄之，使之無味，其色如齊雪焉。復入金鑪炒烙之，用仙酒滿之，小點之，使其色紅，三日已來，仍伏於火，入於鼎中，向爐而坐，三三四五，其兩分明，五日一次，中運而起，復從離之上作，始而行，

卯酉二門，不可運火者也，惟於南北功精而已。陰之火卧也，陽之火立也，露出之，遣風微（人）〔入〕焉，又須固濟堅牢其鼎。藥之成也，如呼吸焉，百有二十日開爐，是爲小還丹，服之萬疾除之，涌泉乾矣。鼎之訣則非翰牘所能傳也。

又《金書玉鑒篇》（物備於我，勿求諸外，中宮有鼎，覆以華蓋） 夫修內丹者，必先正其爐焉。爐者，鼎之外；坤也，吾之身是也。其中有長生之藥焉，吾之神氣精液是也。爐有八門，何也？吾之目也，巨也，鼻也，於是爲視聽吐納之關，斯其橐籥者也。其關門之戶，運動各取其宜，而常固守焉，勿使滋味逆邪傷於其內，由是於天地之爐，造化之鼎，調其至藥，配其陰陽，鍊氣神而後成功焉。鼎之華蓋下覆於鼎，何謂也？天者，乾也，金也。其內境則肺之宮也。上爲華蓋，下覆乎諸藏之上。其通於鼻，是爲天門，升降呼吸，運精乎榮衛，循環乎五藏，流注於身。其動變浮沈大小有定焉。其由天之運星斗，地之轉江河，故天門運其肺者也，出入清氣，爲鼎之蓋焉。故地者鼎之腹，變化諸物者也。何謂也？地者，坤也。其內境則脾胃也，包羅水穀，上通於口。口者，咽門也，地之戶也，收納水穀，下伏於胃管。故脾者受天門升降之氣，轉動消鑠，造化其水穀，而分其清濁焉。穀之清者升於上焦心肺之宮，而化爲神氣精液矣；穀之濁者則下泄於大腸小腸焉。是以胃者造化之鼎也，口者地之爐也，鼻者天之門也。玄牝中央，其名曰人中。天地人，天門呼吸之氣，其上符於星辰之度焉；地戶流轉之水，其內應乎血焉，於是可以論日月陰陽之理矣。日者，處於上而尊者也，天魂也，太陽之火精也。其位則居於乾艮焉，夏王冬衰，夜短晝長。其中則藏陰氣，隱金雞焉；雞者，酉也。其外應乎西方之金石，能生乎水者也。乾者，天也，金也。艮者，山石之中，斯陽中之陰也。其內境則上焦也，是爲天心靈符焉。首者，艮之山也；口者，洞之谷也，斯其出水源者歟！故水者，坤之積陰之氣也。升於上天，陵於華蓋，而爲雨露，浸潤於心，斯陽中之陰也。離之卦外陽而內陰，外君子而內小人，其猶丹砂，屬於火而中隱汞焉，是爲太陰姹女之魄，其衣五彩。離者，麗也。其精爲日而五彩華麗，中有絳宮，上通於目。目者，泥丸之宮也，其中有神。神者，天地之主，萬物之靈也。欲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正則萬邪不干矣，此長生之大藥也。或不能伏其心焉，內生姦火，其猶丹砂不死，見火則飛矣。故曰：心者，生命之主也。月者，處於下而卑者也，地魄也，太陰之水精也。其位居於坤、巽焉，冬王夏衰，晝短夜長。其中則隱陽精，藏玉兔焉。兔者，卯也。憑東方之木，能生乎火者也，斯陰中之陽焉。其內境則下焦也，於藏爲腎，腎有二焉。中央者，丹田也。前者，巽海也，水府也。故江湖者歸乎巽焉。世不知陰陽之正位，以謂北方則坎也，南方則離也。非也！夫坎者，南方坤、巽之位也。坎之中奇陽者，南方巳午之火也；離者，北方乾艮之位也。離之中偶陰者，北方亥子之水也。月者外陰而內陽，外小人而內君子，其猶鉛錫乎！故於陰之中其產白銀，於砂石之水中其包赤金。金也，銀也，俱陰中之陽，所謂嬰兒者也。於是上與丹砂之中太陰之姹女合而爲夫婦，情類想戀，斯凝而爲砂矣。故坎者，水之海而龍之宮也，有帝王處北闕，正南面之尊焉。月者，地也。地無其陽則萬物不生矣。萬物也者，稟天而生，向陽而長，此亦其常道也。況人者萬物之靈乎？當順乎天之道。天之道者存乎其身，於是純陽眞一純粹自然之氣，可以致長生者也。長生者何以致之哉？吾其書夜修鍊乎！故內功一日，則天運一歲者也。於是升降陰陽，運行於四序十有二時焉。其書應乎春夏，其夜法乎秋冬。晝夜始終，此天地之交泰者也。故亥子丑之時，其應乎天之冬焉，其陰升於天心，其陽降於水府，溫養其腎而變鍊其骨，於是金筋玉髓而爲眞人矣。其猶山石潛受陰陽升降之氣，化而爲金爲銀爲珠爲玉爲丹砂爲銅爲鐵者歟！寅卯辰之時，其應於天之春焉。其陰降於華蓋之下，其陽升於鼎鼐之上，溫養其肝，生長其筋脈，其猶草木潛受陽和之氣，而爲華爲葉爲苗爲蔓者歟！巳午未之時，其應乎天之夏焉，其陽降於水府，其陰極於火宮，溫養其心，變鍊其血，而成白乳焉。申酉戌之時，其應乎天之秋焉，其陽極而降於天，其陰復而升於地，溫養其脾，變鍊其皮膚焉。晝夜其應乎四時者也，陰陽鍊於一體，於是自凡而入於聖矣，然不可不知君臣夫婦之理焉。以吾之內境言之，則身者，國也；首者，城也；目耳口鼻者，四門也；手足四支者，四方之兵防不虞者也。心者，國之君也；氣者，臣也。故心爲氣之主，而氣爲心之使也。心神澄靜，則元氣和寧矣。神氣合，則長生矣。其猶君聖而臣斯忠乎君，臣明而天下斯治乎。吾觀夫內境之君者，絳宮純元頂一之氣也。其臣者，坎宮太陰玄冥之液也。天降眞氣，化生萬物，猶君之惠其臣也。北升陰

氣，凝成雨露，滋潤萬物，猶君之佐其君也。君者，心也。心連於肩，肩下有玉池焉，左曰金精，右曰玉液，此所謂玄冥之液者也。升降於上，爲雨露，爲淵泉，以浸灌其心，心則活矣，所謂君得其臣者也。臣者，腎也。二腎之中央者，丹田也。其前者巽海也，是爲水府，其氣本生於離，降氣於下以溫丹田，所謂君隱於北闕者也。故君聖臣賢則國昌熾矣，心明氣清則身長生矣。欲治其國，先治其身；欲修其道，先澄其心神，而後調其元氣，其道一也。吾嘗諭之家焉：身者，宅也；五藏者，宮也；乾者，父也；坤者，母也；坎者，中男也；離者，中女也；震者，長男也；巽者，長女也；艮者，少男也；兌者，少女也。乾父坤母，斯成偶矣；三男三女，斯爲夫婦矣。肝者，東宮也，木者甲其兄也；乙，其妹也。甲以己爲婦，乙以庚爲夫，故肝得水而沈。何也？木帶金之氣者也。肺者，西宮也，金也。庚，其兄也；辛，其妹也。庚以乙爲婦，辛以丙爲夫，故肺得水而浮。何也？金帶火之氣者也。心者，南宮也，火也。丙，其兄也；丁，其妹也。丙以辛爲婦，丁以壬爲夫，故心能拒火。何也？火帶水之氣者也。腎者，北宮也，水也。壬，其兄也；癸，其妹也。壬以丁爲婦，癸以戊爲夫，故腎能拒水。何也？水帶土之氣者也。脾者，中宮也，土也。戊，其兄也；己，其妹也。戊以癸爲婦，己以甲爲夫，故脾能納穀。何也？土帶木之氣者此吾造化之鼎也。君臣於國，夫婦於家，神氣於身，此長生久視之道，古今不易者也。吾於是宜知夫內境眞象焉。內境者何也？身之境也。眞象者，吾身之爐，其中有天地，日月，星辰，風雲，河漢，山嶽，江河，草木焉。天者，乾也，金也，華蓋也，處於萬象之上，是爲內境之肺者也。星辰日月之輪者，是爲內境之上焦，榮衛流行之度者也。太虛玄界之上，清氣凝集焉，玄界之下，濁氣聚散焉，上下清濁之分，是爲內境之中焦，羅隔者也。羅隔之上，清淨之域也；羅隔之下，穢濁之境也。五嶽羣山者，首也；濁谷者，口也，鼻也；泉源者，津液也，飲食也；江河奔大海者，飲食聚於水穀之府也；雲雨生山川者，毛髮也。夫欲知天地長久之道乎？蓋得正一眞一者也。斯何謂也？是乃天地爐鼎之中，陰陽交合於內，不失其元氣者也。夫人稟天地而生，合天地之精而爲之子，故吾之內境亦有天地長久之道焉。夫不稟天地之道，究陰陽之功，奚得保其天年哉？夫能於其內境，識其天地交合，其陰陽抱養，其神氣津液，俟其日月滿足則長久矣。知所以長久矣，其可不知五行之變鍊乎？五行者，五藏也。肝者，東方震，甲乙木也，青龍也；肺者，西方兌宮，庚辛金也，白虎也；心者，南方離宮，丙丁火也，朱雀也；腎者，北方坎宮，壬癸水也，玄武也；脾者，中央坤宮，戊己土也，吾有鼎鼐，於以調和四象五行，變轉五行焉。水者液也，液之中有金，故曰金液焉。金克木，木生火，火復鍊金，四象還返，皆由於土者也。土者主於神也，神者得其道斯爲仙矣，失其道斯爲鬼矣。修眞者宜捨繁華，遠嗜欲，卻腥膻，清靜逍遙，棲於巖壑，潔齋，登壇入室，擇日俟時，背陰向陽，瞑目平坐，握固冥心，開闢爐之門，以運火之候焉，於是五藏鍊矣，百骸變矣，然後至於聖功靈化者也。雖然，必更九轉是爲功滿而登仙矣。一轉則四月也，三轉則一周也，九鍊之功既全，於是三年而成丹矣。其大方寸，其重一斤，而陰陽各半焉。外應乎太易，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何也？四卦者二十有四銖也，一兩者二十四銖，四卦一兩，則六十四卦爲一斤。九轉者，仙之初地也，於是災患不干，寒暑不侵，水火不害，邪精匿矣。其能易形變體而入於聖者，中仙也。至夫大功玄化，眞氣純陽，然後上升朝於帝君矣。

又《修真要訣篇》（循其四序，以聚五行，閒以金木，千日而成）

王子劉海蟾弟子王庭揚曰：道無名，其本自然。生一，一者，道之元也；一生二，二者，天地也；二生三，三者，三才具而萬物於是乎生矣。故天，父也；地，母也；人，男女也。父之精陽也，母之血陰也，合而爲人，則三才者皆本乎一氣者也。是以一者，長生之本也。《易》曰：天地交而生坎、離，用之者取象焉。世之修身養命者衆矣，而少至於道者，何也？莫測聖人之旨，而惑於聞者也。故辟穀嚥漱，吞霞服氣，般載拽己，飲乳閉息之論，非所謂要道也，其猶隨山採珠者乎！吾所謂要者，修其眞一，聚其五行，列八卦，合四象，括三才。乾、坤，吾爐鼎也；坎、離，吾藥也。曰屯，曰蒙，起於朝昏；曰既濟，曰未濟，不愆於晦朔；（曰）（日）序循環，千日而成功矣。著詩百章，摘其要妙，得十二篇：

其一曰：日烏月兔鎖相隨，性命關連盡不知，會取地天交泰事，自然交際坎和離。

其二曰：忙忙世俗擬求眞，多弄朱砂與水銀，不鍊自家身上藥，汞還死後固生人。

其三曰：周天火候至幽微，運動抽添盡有時，節氣無差七十二，自然伏得虎龍兒。

其四曰：不在市鄽不在山，不拘名利不拘閑，世人要見長生藥，只透心灰是大還。

其五曰：陰魔地時陽魔天，一爲鬼趣二爲仙，修治要見幽明事，性命相關在目前。

其六曰：金丹有訣奪天權，說着根源在目前，試指北方玄武事，龜蛇因甚兩相纏。

其七曰：鬢斑髮白報君知，猶自貪婪恣亂爲，不會五行交日月，是時一苦告他誰。

其八曰：水火同情閒木金，火水知他甚處尋，脫黃着紫因何得，只爲河車轉數深。

其九曰：五行四象坎並離，詩訣分明說與伊，只有工夫下手處，幾人會得幾人知。

其十曰：鼎爐火候密推排，鍊得純純氣上來，地戶閑時骨髓實，天門積漸自然開。

其十一曰：學人既悟修眞一，修一須求法護防，早是水中難住火，那堪陰鬼在傍相。

其十二曰：若未逢師且看詩，詩中有訣好修持，雖然不到蓬萊路，也向人間死較遲。

又卷二四《金碧龍虎篇》（四時推移，如環無端，虎伏龍蟠，化爲金丹） 劉眞人曰：仰觀天象，而使知四時常移，陰陽互用，以推日月之遲速，大小生焉。於是得日往月來生成之道，以著金碧之經。金者，剛柔得位也。碧者，仙而游於碧落也。日者，太陽之精，天之魂也。其性剛烈，能生萬物。居於陰中，離卦是也。月者，太陰之精，地之魄也。其性靜而躁動，居於陽中，坎卦是也。坎者，二陰之時，其日生乎一陽，是爲黑鉛出於水銀。其至於長宮，則漸有青白而爲少男。此二陰而生一陽者也。卽上之位四旬有五日，從下生陽，震卦是也。其名曰丹砂之魂，於是其汞

是，則又何假乎四象五行，何求乎陰陽男女哉？是必有不因於物，亦不因人而往，任其大道而自化者矣。若夫紀綱八石，本乎二物者也。龍虎一體，開乎三條者也。然爲之者數敗，何也？不達乎三五一者也。《莊子》曰：能知一，萬事畢。其此之謂乎！還丹者何以度世耶？其食乎日月之精華者也。日月者何也？天生玄女，地產黃男者歟！龍虎者，金汞也。金汞相包，得乎自然之性，此豈非其神乎？《黃庭經》曰：日月之精救老殘，蓋言二景二月也。劉子曰：揖二景之暉，服五晨之霞，其徒繁矣，罕有度世長生者。何也？長生之要，在乎保養服食，內外兼資，非專任一端，而後可冀也。或曰用鉛，或曰不用鉛，是乎？劉子曰：聞之上經曰：眞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大泉，乍沈乍浮。《中經》曰：眞人潛深潭，浮沈守中規。何謂也？銷鉛爲汞，煖汞以投之。其始入也，寂乎無聞焉。火烈花浮，逈然獨異。豈非以物處於大泉深潭者乎！若謂斷鉛非鉛者，莫可知矣。或謂鼎中有上者，亦安也。眞鉛者，大鉛是也。水者位於北方，其卦主坎。坎生六戊，六戊者土也。火者位於南方，其卦主離。離生六己，六己者亦土也。故土者，戊己之氣也，非土之土也。此乃坎戊月精，離己日光之義焉。故一陰一陽而爲水火。火者，以水爲夫焉。水者，以火爲婦焉。夫婦之道，乃爲戊己者也。是以萬物莫不終始於土，成土之功用者，莫逃乎水火焉。金生水，水生金，是乃鉛之中生乎黃芽者也。訣曰：鉛能制汞，汞能伏金，金汞成形，此銀伏之理也。木生火，火生木，是乃丹砂之中出乎汞者也。汞何以爲木乎？蓋受太陽之氣，化爲流珠焉。太陽者，日也，其出東方。東方者，木位也。鉛者則爲金矣，何也？月生於西方，西方者，金位也。故還丹者，準乎玄象，謂日月之符，必在於晦朔焉。會合德刑之氣，必順乎卯酉焉。出入於乾坤，徘徊於子午，以天地爲雄雌，陰陽爲父母，左爲青龍，右爲白虎。經曰：傾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此之謂也。世之淺見者，乃以水銀和合山澤，於器中鍛之，謂爲樹子。始則二物相包，後則鉛汞異處。或一年，或三年，銀母成乎赤粉，伏火深者，十存四五焉。淺者，十存二三焉。服之則反害其生矣。彼謂銀從鉛生，以鉛精合於汞，則自然爲龍虎焉。而不知黃芽出於鉛，而非鉛也。經曰：黃芽不是鉛，不離鉛中作。蓋謂此也。是以龍虎者，必以黃芽爲正焉。故古人言，終始自相用。謂其以汞投鉛，以類合類，如父制子，子制孫者也。火性消金，金伐木榮。此還丹之成也。或聞龍虎之歌曰：陰在上也，陽下奔也。首尾武也，中間文也。常於爐之上置杯水焉。何也？夫還丹起於陽生，修於陰極者也。陽伏在下，陰伏在上。其有水者，必俟乎金長之後，水王之時也。何謂也？自復至於觀，歷於十月，於是鉛黃甄樹，丹道將成，子出於母之胞，不相涉入矣。陽消陰息，金盛水衰，魂魄相安，剛柔合體，然後設陰爐於上，列炎火於下。所謂擊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榮者也。經曰：水盛坎侵陽也，火衰離盡昏也，陰陽相飲食也，安感道自然也。斯順時合宜，與氣相得者矣。眞人者，於是蓋夫金丹則爲火化，使受陰津之水以潤之，可謂妙矣。世之淺見者或以鉛黃花合於水銀，煆之爲紫粉。或以朱砂、水銀、雄黃、雌黃、曾青、空青、礬石、雲母、合煉而制伏之。或以諸青、諸礬、諸綠、諸灰、結水銀以爲紅銀，復化之以爲粉霜。或以藥炙硫黃而成玉粉。或以硫黃用染銅葉煉爲赤丹。或以砒霜化銅，用鐵縮錫，非吾之所爲也。或曰金銀銅鐵錫者五金也，雄雌砒礬膽曾空磨者八石也。劉子曰：非吾之所謂者也。子午以成三，戊己以爲五。此吾之八石之名也。經曰：九還七返，八歸六居。此還丹之玄旨也。何謂也？金之生數四，其成數九焉。木之生數三，其成數八焉。火之生數二，其成數七焉。三者以本生之氣相合者也。又曰：火合於七，是爲七返也。木合於七，是爲八歸也。金合於七，是爲九還也。水之生數一，其成數六焉。金者生水，水不得與金合，居然自固，是爲六居者也。又曰：水合於土乎。天道左旋，日月右行，俯而觀之，則金生水，木生火矣。仰而觀之，則水生金，火生木矣。經曰：其子有轉，其虎東旋。卯酉界隔，主定二名。此之謂歟！

又《九真玉書篇》（以身爲鼎，以氣爲藥，配以陰陽，默而交作）

純陽子曰：修煉丹者，先正其爐。爐者，鼎之外垣，其身是也。其中有長生之藥者，神氣精液是也。爐分八門，八門者，目也，耳也，口也，鼻也，是爲視聽吐納之關，橐籥闔闢之戶。運動各取其宜，常固守之，勿使形色滋味八邪六賊傷於內眞。然後於天地之爐，造化之鼎，調和藥物，匹配陰陽，制煉神氣焉。天者，乾也，金也。《內景》曰：肺宮上爲華蓋，下覆諸藏，而通於鼻。鼻者，天門也。升降呼吸，運轉榮衛，循環五藏，流注一身，動變浮沈，大小有定。如天運星斗，地轉江河焉。故天者，鼎也。天門連肺，出入清氣，爲鼎之蓋焉。地者，坤也，土也。《內景》曰：脾包雞水穀而通於心。心者，地戶也，咽門也。收納水穀，下伏於胃脘，其流轉之水

內應乎血脈。於是脾受天門升降之氣，運轉動搖，消魔造化，以分水穀之清濁。清者升於上焦肺宮清靜之界，而爲神氣精液焉。濁者下泄於大小府，故地者鼎之復氣變化萬物者也。胃者，造化之鼎也。日者，天魂也，太陽之火精也，其位居於乾、艮、夏王冬衰，夜短晝長，內藏陰氣而隱金鷄。金鷄者，酉也，外應於四方。夫金石能生其水者也。故乾爲天金，艮爲水石，是以水生於山石之中。此陽中有陰也。《內景》曰：上焦爲天，心爲靈府，首爲艮山，口爲洞谷，出水之源也。水者坤也，地也。積陰之氣，升於上天，凌乎華蓋。其零爲雨露，浸潤於心宮，陽中之陰也。離者，外陽而內陰，如丹砂焉。本屬於火而中隱水銀，太陰姹女之魂，服五彩之衣。離者，麗也。其精爲日，日有五彩焉。中有絳宮，上通於目。目者，泥丸之門也。其宮有神，天地之主也，其德合於無爲。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心正則邪不忤矣。心不能自伏，則內生奸火。猶丹砂不死，見火則飛者也。然則心者，其生命之主乎。月者，地魄也，太陰之水精也。位屬於坤巽。冬王夏衰，晝短夜長，中隱陽精而藏玉兔。玉兔者，卯也。東方之木能生其火，此陰中有陽也。《內景》曰：下焦五藏曰二腎。二腎中央者，丹田也。前有巽海，人之水府也。其位在寅，此陰中含陽也。坎者陷也，受水之府也，故江湖歸巽焉。世不知陰陽之正位，以北爲坎、南爲離，非也。坎者，南方坤、巽之位也。坎中奇陽者，南方巳午之火也。離者，北方乾、艮之位也。離中偶陰者，北方亥子之水也。坎者內陽而外陰，如鉛錫焉。是爲陽中產乎白銀，砂石之水包乎赤金。金銀者，俱陰中之陽也，是爲嬰兒，上與太陰姹女合爲夫婦，情類相戀，凝而成砂焉。然則坎者水海隱龍之宮乎！其尊猶帝王，處北闕而南面者也。月者地也，無陽則萬物不生。夫萬物者稟天地而生，向陽而長者也。況人者萬物之靈，可不順天地乎！順天道者，常存其身之元陽眞一太和純粹之氣，則坐致長生矣，然必晝夜修煉焉。內功者一日也，天運者一歲也。升降陰陽，運行四序，十有二時，其晝則法春夏，其夜則法秋冬。晝夜終始，天地交泰矣。亥子丑之時者，應天之冬者也。陰升於天心，陽降於水府。溫養於腎，變煉於骨，亦如山石受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化成金銀丹砂銅鐵者也。寅卯辰之時者，應天之春者也。陰降於華蓋，陽升於鼎鼐之上。溫養於肝，生成於筋脈，亦如天地草木受陽和之氣，以生華葉苗蔓者也。巳午未之時者，應天之夏者也。陰降於水府，陽極於火宮。溫養於心，變成於血脈，眞陽燒煉而爲白乳者也。申酉戌之時者，應天之秋者也。陽極而降地，陰復而升天。溫養於肺，變換於皮膚者也。晝夜以應乎四時，陰陽以守乎一體。此入聖之道也。《內景》曰：身爲國，面爲城，耳目口鼻爲門，手足四肢爲四方之將，以防國之不虞焉。國之君者，心也。臣者，氣也，腎也。故心爲氣主，氣爲心神。澄靜則和寧，猶太平之象者也。神氣和合，則長生久視矣。君者，絳宮純元眞一之氣也。臣者，坎宮太陰玄冥之液也。天降眞氣，化生萬物，猶臣受恩也。地升陰氣，凝成雨露，滋潤萬物，猶臣利民也。心連於舌，之下有玉池焉。左曰金精，右曰玉液，本出於坎宮者也。氣升於上，化爲雨露泉澗，浸潤於心，心則活矣，臣利國也。腎者，純陰眞一太和之宮也，其氣本生於離位者也。降氣於下，溫養丹田二腎中央曰丹田。焉，君之聖也。治身者猶治家歟！身者，宅也。五藏者，宮也。乾天者，父也。坤地者，母也。坎，中男。離，中女也。震，長男。巽，長女也。艮，少男。兌，少女也。三男三女，夫婦配焉。乾父坤母，匹偶成焉。東宮者，肝也，木也。以甲爲兄，乙爲妹。己爲甲之婦，庚爲乙之夫。故肝得水而沈，木帶金之氣者也。西宮者，肺也，金也。以庚爲兄，辛爲妹。乙爲庚之婦，丙爲辛之夫。故肺得水而浮，金帶(水)〔木〕之氣者也。南宮者，心也，火也。以丙爲兄，丁爲妹。辛爲丙之婦，壬爲丁之夫，故心能拒於火者也。北宮者，腎也，水也。以壬爲兄，癸爲妹。丁爲壬之婦，戊爲癸之夫。故腎者火之氣者也。中宮者，脾也，土也。以戊爲兄，己爲妹。癸爲戊之婦，甲爲己之夫。故脾能納穀，土帶水之氣者也。此所謂造化之鼎者歟！眞象者，爐之中天地日月，星辰河漢，山嶽江海，草木風雲也。爐者，吾之身也。天者，乾也，金也。華蓋者，則其肺也。玄象星斗天輪日月者，則其上焦榮衛血氣流行之度也。太清玄界之上下而分清濁者，則吾之中焦羅腸也。五嶽羣山者，則其首面也。澗谷者，則其口鼻也。泉源者，則其津液飲食也。江河共奔大海者，則其飲食聚於水穀之府也。雲雨生於山谷者，呼吸之氣也。吹以爲風，呵以爲雲也。草木者，則其毛髮也。天地長久者，得正一眞元之道也。吾天地爐鼎之中陰陽交合，不失元氣而得自然，亦可以長久矣。何以言之。夫人稟天地而生，其內亦有天地長久之道。能於內境而識知天地交合，陰陽抱養，神氣精液，日月既滿，惡有不長久者耶！其要在乎變煉五行而已。

五行者，五藏也。以戊己鼎爐之器，調和四象，變轉五行焉。水者，液也，液中有金，謂之金液。金克木，木中生火，火復煉金，四象還返，皆生於土者，神也。神得其道升爲仙，失其道沈爲鬼矣。修眞者，宜夫繁華，絕嗜慾，屏腥羶，清淨淸遙，潔嚴齋戒，登壇入室，擇日俟時，背陰向陽，閉目而坐，握固冥心，開關爐門，以運火候，修煉其五藏焉。其功必經乎九轉。四月者三轉也，一周者九轉也。三年丹成，其大方寸，其重一斤，陰陽各半焉。外應六十四卦之爻，一年三百八十四銖也，六十四卦者三百八十四爻也。陰陽之大數也。

又卷二九《金虎鉛汞篇》（物生穰穰，天地之精，因陽而結，資陰而生） 元君曰：金虎鉛汞者，其不出於五行而已。萬物因陽而結，因陰而生。陰者道之基，陽者一之始也。夫陰陽相奪，法象乃立。故坎一離二，從陰歸陽也。二火一水，從陽歸陰也。水二火一，前象後實也。然五行之象，人實備之。以心爲火藏，在肺之下，其數一。腎爲水藏，雙居命門，其數二。是知火一水二，爲道之祖乎！內修得一者，陰丹也。外修得一者，陽丹也。還丹交合，不出五行，其要在乎識鉛汞之眞而已。於是託大易之象，立三百八十有四銖，兼二十四氣，因日月二弦，上下對望，二八十六也，立十有六兩以坎離爲藥，天地爲爐，乾坤震巽爲運。其白馬芽砂者，陰氣也。金砂者，陽氣也。萬物生死歸於土，土者其主黃，金者其主白。試觀夫雞子，內黃外白，二氣相感而然者也。北方黑水，子也，是爲金之寄位，五行之始，道之基也。甲乙朱砂，其中自生芽焉。日月照曜時足，在砂中性白，伏火是爲天生鉛者也。出辰州錦溪。南方赤，午之正數也，是爲火之寄位。朱砂者汞之父母也。東方青木，卯也。木，道之本宗，陰陽之父母也。萬物各稟一氣，皆資於此焉。負陰而抱陽，甲之精，日之魂，火之父母也。西方白金，酉也。是爲水之寄位，月之魄也。轉北成西，卯酉相望，金木相克，水火交運，以成大還之精者也。中央土黃，戊己也。是爲華池之寄位，黃能制水不流自死，故土者，還丹之父母。父母者，制伏萬物者也。是以金歸土也，三五與一而不差焉。日月陽之精，其數有九，其中有九焉。其色黑，是爲北方壬癸水之象。其名曰陽中陰精，陽含陰也。是以離之丙丁火宮得九之名，結氣朱英，鍊之固形，此參乎三五一者也。古之仙者，故鍊日之精，而身歸純陽也。夫水銀者，水之類也。其性含陽，內陽而外陰。陽象黃，陰象白。是知外赤裏黃者，水銀生於砂，汞生於鉛也。是爲陽中有陰，陰不孤，陽不專也。月者，積陰之精而成坎位。其數守一，陰陽含玄，魂魄相攝焉。月之蟾兔者，陰陽也。其色白，有西方庚辛金之象，其名曰陰中有陽，陰含陽也。然則坎之壬癸水者之得一者乎！日金陽性，外陰而內陽。陰象白，陽象黃，是知外白裏黃者，白金生於河車也，河者，水也。車者，火也。赤者，砂也。故曰砂產於金。此陰之中陽不孤者也。夫砂鉛入於爐，銷鑠以取精，添入於丹魂之中，是稱姹女幻砂入姹女者，鉛也。砂者，白金也。訣曰：一者丹基，水也，鉛在內焉。二者火基，木也，符在內焉。三者土基，母也，金在內焉。是以還丹者，不得節符火候，則何以立乎？彼世之五礬八石之類，頑物也，非大丹之用也。大丹不用金銀銅鐵鉛汞錫曾青雄硫黃砒朱砂水銀鍮石露水桑霜人中白等。砂之伏火，可以治疾。服之太多，反以夭年矣。汞者，水之精也。其飛起則爲流珠，其名曰流汞。震子繼父，流汞是也。故曰丹砂流汞之父，戊己黃金之母焉。若夫凝爲白金，此從一中成形白者也。金水道並，所以金爲黑鉛，陰中陽生，反老爲少者也。何謂也？少陰之精，物極則反矣。是以水銀生於北方，來居於火位，相交以成大丹焉。彼不知者，用凡鉛黑錫水銀，以爲河車，雄黃以爲土，金銀以爲母。此非藥之源也。凡汞有鉛，而銅亦有之，鐵亦有之，草亦有之，鑛亦有之。所謂眞鉛者，自然子母同穴，而天生者乎！其中有銀者，鉛爲大丹之根，神水爲金之母，子母自得其情者也。金爲丹精，以處陽位。汞含離氣，以應陰爻。含天地之藏，孕日月之精。吞檢奏案，陰盡陽生。皆順天道而爲之者也。日者，自朔旦受符，六氣從性成情，十有六日至於三十日畢矣。其氣從情以成性，月魄以生，此出沒之象矣。金，婦也。木，夫也。震，長男也。兌，少女也。白者，歸一之名也。金者，得位之稱也。黑者，性合於金水也。鉛者，同金之類也。黃者，象乎土也。芽者，主乎生也。子者，運轉之謂也。河者，水之基也。車者，符育之功也。世不知夫朱砂者，鉛之母，丹之父也。生因於土，死依於土。黃能制水，故土者，母也。是知朱砂者，鉛之祖，還丹之基也。鉛生於砂，汞生於鉛，然莫有悟者焉！夫朱砂陰汞，天符運育，日月既足而出，其名曰陽汞。此乃陽爲君，陰爲臣，二汞一物，而非二者也。寶丹者，本無二物而生焉。雖然，譬如蚌吸秋月之華，而珠在其腹，亦豈有無類而成者哉！大丹之品有三焉。其上曰水，其中曰丹，其下曰砂。悟之者，則歸一而無二矣。金虎含陰，其位屬於西方，其氣內藏，寄生太陰之玄鉛，是爲至精。至精者，龍虎也。卯酉相克，子午相望，此天地陰陽輪軸運轉

之造化也，十有七句可以九轉矣。月一換鼎，而至於九，玆其妙歟！不換亦可。受符之八日，金性低昂。旬有五日，金性全滅。三旬道窮，沒歸於坤元矣。故受符三物皆沒於土，唯陽符上騰而不降。於是乾坤震巽蟠螯上下，五行藏伏，陰陽變理，陰陽往來，此天道之用，周而復始者也。造金鼎之訣曰：后土金鼎，生死長七。神室三明，圓五陰一。混沌徘徊，天地五里。陰陽二頭，象如雞子。形容勿差，黃白在裏。厚薄惟均，六一固濟。善守午門，參同自契。夫一者，五行之始也，日月之陰魄，其位居坎中，其藥生於陰晦之地焉。金公者何也？金者，太白之稱也。公者，物中之尊也。故呼之曰鉛焉。金人宮中太一火庚之城，赤鳥守黃烏，蒼龍籍白虎，其類相聚，此乃所謂參同者乎！黑鉛入月，配爲夫婦。陽魂陰魄，二者情自和矣。世不知，五金八石者，陰陽之總數，配合運動而成丹。故八石者，八卦也。五金者，五行也。不灰之木者，甲之精也，受制於金。金孕水，安水必存金焉。木孕火，制火必假木焉。鉛水者，砂中自生之液而主陽者也。汞水者，砂中抽出之液而主陰者也。火者，符也。汞火者，水火合其形，二物在於鼎中，爲直符制之，遂不飛走。殺氣所臨，吞食變化，於是稱大還焉。元君曰：丹砂水精，得金乃並，銖銖不偏，至聖至靈矣。《太玄》《陰符》曰：道生陰，陰生陽，陽生五行，五行合爲還丹，故稱龍虎。龍者，陽氣也；虎者，陰氣也，金木之位也。陽起於震，一木也。陰起於巽，二木也。一月也。受符二木則漸損矣。汞之不伏，末可爲大丹焉，須養守之至於三年。三年者三月也，養火一月，可以奪一年之正氣焉。其色蒼白而光明，然後出毒於寒泉者一月。後取而蒸之者一伏時，以楮液搗，汁也。鍊之。清齋旬有四日，東向閉目，扣齒三十有六而餌之。可以去疾，可以反童。守之五年，食之三銖，可以長生。守之九年，食之二銖，可以上升。元君曰：吾有天符用火，造金鼎之要焉。甲者木，火之祖也。其數三，成數八。正位生於東方，寄位於丙丁。萬物之師，火之父母也。日之精魄者，陽之始也。照曜成形，其名曰日魂。日者，在天爲直符，能發泄萬物焉。在地爲直事，能爨熟萬物焉。陽氣分判，故稱木精青腰使者，此陰陽二性契證參同者也。金砂火並，三五一還，同自靈焉。三者木，陽精照曜，結立生成，強名之曰金砂，天地之精也。丹者，陽之陰汞，其陽反爲臣二也。朱砂爲之火鉛者，五土爲母，陰之陽汞，其陰反爲君一也。黑鉛者，水之基也。九鍊陽魂，爲之眞水。諭夫居於離位，陽中之陰也。三鍊陰魄，爲之黃銀。諭夫居於坎位，陰中之陽也。其名曰水銀，火位相交，混沌自並，兌復歸一，成形無外。故曰陰火自會其符，理猶人消息，即合天道者也。元君曰：上品金丹者，將母克子，子自滅焉。陰陽進退，其數七八。受氣分離，在於旬有五日。至於三旬，道窮在復，養育通靈矣。凡月，九個月。陰陽二汞同於一形先須配合，自然直符。交運依乎爻象，則丹斯靈化矣。元君曰：天地返還三一，其行符合於天符法象，亦有訣焉。夫行符者，見子之月，陽爻既動，猶生坎位。初九潛龍勿用，陽氣混沌分判。冬至之後，一陽衝於甲子，斯爲首焉上元從子之時爲始，是以二陽生。見龍在田，爻動其驚蟄，受陽用事，謂之一陽生，遇甲爲父母焉。是以十一月受陽用事，從子而起，其陽生於陰闇之中壬癸宮。符至於建午之月，陽中陰生，符諭同陽令也。經曰：起計行符，子諭斤兩焉。爻動初陰，其火陽火也。陰寄於陽，符其四百五銖而兩合也。日月玄象，五行起伏，其始之數，是爲二陽生，象乎天地發揮旁通情者也，驚蟄萌兆而並行焉。經曰：但取春之分，晝夜均時用符。陽爻以漸生，至大壯，蓋自朔旦至旬有五日，象於春夏火木用事，從文入武者也。旬有六日取秋之分，晝夜均時，陰爻漸生。至於陰盛之月，蓋秋冬金水用事，從武入文。並更百刻，應乎天之玄象藏伏，其沒在於晦，是爲合朏朒之數者也。夫符從子起者，非火之父母也。子者陰中一爻之始，諭乎斤兩者也。是爲造化軸轄之總數，陰陽之起伏，行符合於刻漏，分氣合於(后土)斤兩者也。符動生於辰巳，至二周半，首分氣終於戌亥，非子之正位也。冬夏二至，陰陽上下，故上用符守其鼎，審依爻象進退斤兩。然用陰合子依炭覆籍，背陽向陰，其伏藏如蜂之穴，勿使氣泄焉。經曰：從至第七半，即象一季，以次遇子即加焉。子生於坎位，故明陰中一陽法象於坎，而從子起漸加其爻，至於立夏，夏至，以象於火至武相背。十有五日，十有六日，計其符共當六十。望之前爲陽，望之後爲陰。陰生從十有七日，合十有四日，漸退至於冬至。冬至者，五行數盡，終於三十。計其合符日用依乎六爻上下生成終始之數，合於五行者也。初候二日半，一氣三十時。二周半五氣分，還歷十有二支。凡五周爲六十時行符五日一候，當用五爻者也。第二候二日半，一斤三十時，二周半五氣分還歷於五周，爲六十時。行符至十有五日，三候足矣。其用十有五爻，三十符焉。經曰：前旬有五日，爲陽符，火木用事者也。後旬有五日，爲陰符金木用事者也。爻動之始，其陽奇，其陰偶，合於六十四銖十兩，用二符。其

初爻爲定，及夫婦子則加焉，進陰則退焉，周而復始，法象乎此。是以建子發泄者，陽動之始，混沌欲分，潛龍未見，須甲以爲陽之父母，分氣屬陽道焉。十一月始動，其陽符，則震復用事者也。其象初九，用氣候以論孟春焉。孟春一已起子一爻，二日起二爻，三日起三爻，四日起四爻，五日起五爻，每候巡歷十有二辰，一周半於巳，是爲六十時。自半，從午時分氣又一周半，終於亥，是爲六十時，以象仲春焉。仲春屬陽，上元五爻是爲十符，六日起子六爻，七日起子七爻，八日起子八爻，九日法坤卦之氣交，以象季春季春至於巳三十時，是爲九三焉。九日起子九爻，十日起子十爻，終於亥，六十時。蓋屬上元用事之候，遇分氣計爻受符，自子至於午亥復還起三候焉。孟夏爲陽遁中元，四十爻是爲二百符，第三候。十一日起子十一爻，十二日起子十二爻，十三日起子十三爻，是爲九五焉。二日半至於巳，是爲三十時。仲夏從午之時分氣，至於亥。於是十四日起子十四爻，十五日起子十五爻，終於亥，是爲六十時。故十有五爻合於三十符，玉武相背者也。季夏爲陽遁下元，金水二鬼相望，日月對照，七政運守交會，於是陽極陰生，天地軸轄，符信斡盈。此符之用也，終始用文，其中用武。周而復始，凡依子起。於辰巳二周半分氣，始午終亥。故辰生陰中，巳生陽中。震巽者，火之祖也，始得符合於倍焉。孟秋者，巽遇用事，第四候也。上六、十有六日起於子十五爻，是爲三十符焉。十七日起子十四爻，十八日起子十三爻，從本時分氣，至於亥，是爲六五焉。十九日起子十二爻，二十日起子十一爻，終於亥，六十時。仲秋爲陰遁上元，凡用二十二符，是爲第五候，六四者也。二十一日起子十爻，二十二日起子九爻，二十三日起子八爻，二日半至於巳，三十時，季秋六三者也。從午時分氣，至於亥。二十四日起子七爻，二十五日起子六爻，終於亥，六十時。孟冬爲陰遁中元，凡用十二符，是爲第六候，六二者也。二十六日起子五爻，二十七日起子四爻，二十八日起子三爻，二日半至於巳，三十時，仲冬初六者也。二十九日起子二爻，三十日起子一爻，終於亥，六十時。季冬爲陰遁下元，合於初起伏之二符也。二符一爻，坤體潛陽。自一至於十有五日，德就乾體焉。夫春夏火木，秋冬金水。七八於前，九六於後。起伏屈伸，反覆晦朔之間，日月交會，以象四季。歸魂歸魄，藥就物至，反爲自然。故立陰火陽火，金水相並，不得踰乎。此合於天道者也。經曰：陽奇陰偶，初爻陽動，應於二爻。右旋而爲陽符，漸加乎於大壯，極陰生，還應於六爻。右旋而爲陰符，漸退乎於復之初，陰極陽生，周而復始焉。及初九分氣，屬於陰道。十一月始陰則退符焉。漸退乎於六候既畢，歸於二爻，有行數盡，在乎抽添其火，依乎玄象而無虧，如是神氣自契，而金丹成矣。一象不足，斷乘其隙同焉。元君曰：修大藥者，必用黃鉛鎮水，金水相成，戊己交合。如嬰兒受氣於母，母隱子胎，子藏於金，含孕自然。金精實液，爲之相反，一飛一伏，陽推陰證，譬如雞子，外白裏黃，河車運轉，須臾脫胎，反乎一體。此丹基也。其要在乎晝夜各用一卦，是爲乾坤互用，震艮生成，十二卦上下交移而用符信，於是定五周，分氣五首，亥終起於子，進退加爻，藏伏時候，合於天道，依於刻漏，取應六甲者，於其庚癸鼎中，用陽符進火，插藥內以壅固之，汲水置甕中，以升斗數爲漏刻，則用火合符而不差矣。於十二時遇子即加焉，行之一月，即四時之象也。守之或九月，或二年，以法九紀斯合大演九周之數，而丹自靈矣。經曰：取三轉鉛精，二八復除，其二爲地，下千二六，其精自合矣。其精相得，二氣感激，斯須還返，以相制焉。於是金水飛淫，混爲一體，金精自出，其名曰黃銀。收之精盡，依其數更下，守而變轉焉。得金子母，二弦自停。離母者，謂之脫胎。大鼎者，謂之火時。鼎之器有上下，其上用金，其下用土釜。非世之所冶也。土釜者，土母也，出於洛汾之汙池焉。細揚簸篩取，細膩爲之內外，狀如雞子。其長七寸，其圍五寸，中作神室，其徑三寸，各深二寸半。其形雞子，蓋法陰陽混沌之初焉。夫鉛汞者，非此土釜則不能制也，故曰黃能制水焉。若得父母金土以爲之鼎，則可以致神升矣。方其入鼎也，其日時必取四殺刑克與陽焉。晝夜百刻以應乎爻象，從陰起於子，弦望晦朔，兩上下節符，文武相交，周而復始，並應乎春秋，故起符從子至亥爲一周，蓋六陽六陰，始終歸一者也。元君曰：符者，用爻也水火節符，六陽六陰。每十二辰從文入武，或陽息陰消。初文起於一爻，猶坎中一陽生者也。武終十五爻，猶離中二陽生者也。陽極則其法象大壯，合符循環。故從子起，計生六符，合用爲之始焉。蓋象陰中一爻，陽符漸加一爻焉。從子至於巳，潛伏入三。於是辰巳爲一氣。是故火生於辰巳。退守六十時，終於戌亥，還從子起焉。《隱甲經》曰：進退遇王武相背，是爲陽氣在上。始終以文，是爲陰氣復還在下也。冬至之後，遇甲爲陽生，於是上焉

夏至之後，遇甲爲陰生，於是下焉　故曰：直符上下，月有之焉　不論年與四時　經曰：從第一候起子發爻，用終復子，是爲含天符之一爻，象二十四氣，守至一日半，一氣漸加矣　爻至五日，爲一候六十時，加至於辰巳，終至於戌亥　從寅至申爲七返，從子至申爲九還，一起一伏　震、巽者，甲之首，火之基，五行之互用也　乾、坤、震、巽，上下生成，甲之禁門也　經曰：爻動二日半分氣，加爻至於五日，一候惟用二卦，合於玄象天符者也　日者，天符也　月者，陰符也　火者，地符也　夫節符加減日月年者，依刻漏進退焉　行符加減者，依先後合氣焉　順七曜五行躔珮宿度，與夫月之小大及閏爲起伏焉　從復、震起巽，至坤而終，在乎陰陽交相用事可也　《黃帝手鏡》曰：日計其(文)〔爻〕，如車足轉　火一百八十斤，是乃九九數也　何謂三元乎？五日六十時者，上元也　十日一百二十時者，中元也　十五日一百八十時者，下元也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焉　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焉　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焉　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焉　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焉　冬至之後，第一甲子爲上元　至於戊辰，五日六十時，行上元甲子，爲四仲焉　四仲之日，夜半生甲子，行一八宮，天逢直事，子午卯酉是也　己巳至於癸酉，五日六十時，行中元甲子，爲四孟焉　四孟之(月)〔日〕，夜半生甲子，行四三二宮，天壬直事，寅申巳亥是也　甲戌至於戊寅，五日六十時，行下元甲子，爲四季焉　四季之日，夜半生甲子，行七六四宮，天輔直事，丑戌未辰是也　夏至則逆行九宮，周而復始，盡乎一月三百六十時，終乎火候與節符焉，象一歲之用者也　訣曰：取小甕向底開一竅如豆，於釜內細羅燒週者戊己爲覆籍，用好光明有牆壁一色砂置甕中　合於釜，上以六一泥固濟　以炭少於釜下，俟甕火燦，先以紙撚子塞竅　時抽出，如白煙生，則是汞也，復塞之　以无白煙爲度即止　大一日取甕，用雞羽掃收之　如未盡，砂色赤，更如前法採之　汞盡時則砂不赤

又卷三九《傳道上篇》　子鍾離子曰：天地之機，在乎陰陽之升降，竊比我於日月焉，則日受日之魂，以陽變陰，陰盡陽純，如日之輝　吾氣也，能鍊而成神，是亦返乎純陽者也　呂子曰：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日月精華交合之度，二者何先　子鍾離子曰：明乎陰陽之升降，使水火與水與火　合於一焉，以鎮丹田，大藥也　可以齊天地矣　其欲輕舉歟，則法日月之交會，以陽鍊陰，使陰不生焉　以氣養神，使神不散焉　然後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矣　是蓋有時焉　陰陽之升降，歲以交合者也　日月之往來，月一交合者也　人之氣液，晝夜一交合者也　於是時又有四等焉：自歲者人之常也　自一而至三十者，少壯之時也　六十者，長大之時也　九十者，老耄之時也　百而至於百有二十者，衰落之時也　是謂身中之時焉　十有二辰者一日也，五日者一候也，三候者一氣也，三氣者一節也，二節者一時也　時屬於春，陰之中其陽半焉，其氣變寒爲溫　時屬於夏，陽之中有陽焉，其氣變溫爲熱　時屬於秋，陽之中其陰半焉，其氣變熱爲涼　時屬於冬，陰之中有陰焉，其氣變涼爲寒　是謂年中之時焉　月有三旬，其辰三百有六十，其刻三千，其分十有八萬　自朔旦至於上弦，陰之中其陽半焉　自上弦至於既望，陽之中有陽焉　自既望至於下弦，陽之中其陰半焉　自下弦至於晦，陰之中有陰焉　是謂月中之時焉　六十分者，一刻也　八刻有二十分者，一時也　時之半，是爲一卦　言其卦以定八方焉，論其正以分四位焉　自子而至於卯，陰之中其陽半，以太陰起少陽焉　自卯而至於午，陽之中有陽純，以少陽而起太陽焉　自午而至於酉，陽之中其陰半，以太陽而起少陰焉　自酉而至於子，陰之中有陰純，以少陰而起太陰焉　是謂日中之時焉　暖夫，難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時也　其去疾，其來徐者，年中之月也　迅如電光石火者，日中之辰也　夫昔年之壯也，根元固而易爲功，千日可以大成矣　年之中也，先圓補之，而後至焉　及其老也，救護之，輔益之，積小成以至中成，積中成以至還童而止爾　夫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日南至之後，地中之陽升焉　凡一氣，旬有五日上進於七千里　其旬十有八，其升者至於天，太極而陰生矣　日北至之後，天中之陰降焉　凡一氣，旬有五日下進於七千里　其旬十有八，其降者至於地，太極而陽生矣　蓋如循環焉　日月之圍，各八百有四十里　既旦之後，六之中起九焉　一之日，其時十有二，魄中之魂進於七(千)〔十〕里　旬有五日，則其時一百有八十，魄中之魂進於八百有四十里　既望之後，九之中起六焉　一之(中)〔日〕，其時十有二，魂中之魄進於七十里　旬有五日，則其時一百有八十，魂中之魄進於八百有四十里　亦如循環焉　人之心也，腎也，其相去八寸有四分，陰陽升降與天地同，氣液相生，氣中生液，液中生氣與日月同　然天地也，日月也，年之後有年焉，月之後有月焉　人也，不窮交

合之時，損不知補，益不知收，陰交而不知養陽，陽交而不知鍊陰，月無損益，日無行持，而吾之年之月則有限焉。呂子竦然曰：嚴願聞修鍊之法，行持之時。子鍾離子曰：五藏之氣，月有盛衰焉，日有進退焉，時有交合焉，運行五度，氣傳六候，精鍊而後眞氣生，氣鍊而後陽神合，神鍊而後大道契矣。呂子曰：五藏之氣，金木水火土也。五行之位，東西南北中也。其生成有道乎。交合有時乎。採取有法乎。子鍾離子曰：天地分而五帝列焉：東曰青帝，其行春令，起陽於陰中而萬物生焉。南曰赤帝，其行夏令，升陽於陽中，而萬物長焉。西曰白帝，其行秋令，起陰於陽中，而萬物成焉。北曰黑帝，其行冬(今)〔令〕，進陰於陰中，而萬物殞焉。四時各旬有八日，中央黃帝主之：春以助乎發生，夏以接乎長育，秋以資乎結立，冬以制乎嚴凝。五帝分治，各七旬有二日，於是三百有六十日而歲功畢矣。青帝之子甲乙，其位在東，其德在木。赤帝之子丙丁，其位在南，其德在火。黃帝之子戊己，其位在中央，其德在土。白帝之子庚辛，其位在西，其德在金。黑帝之子壬癸，其位在北，其德在水。及其交也，見於時而爲象者，木，青龍也。火，朱雀也。土，勾陳也。金，白虎也。水，玄武也。見於時而生物者，乙合於庚，春有榆焉。其色青而白，不失乎金木者也。辛合於丙，秋有棗焉。其色白而赤，不失乎金火者也。己合於甲，夏之杪、秋之端，有瓜焉。其色青而黃，不失乎土木者也。丁合於壬，夏有楹焉。其色赤而黑，不失乎水火者也。癸合於戊，冬有橘焉。其色黑而黃，不失乎水土者也。以類推之，可勝既歟！

又卷四二《靈寶篇》(正陽剖微，純陽互通，集厥大成，衆妙之宗) 子鍾離子既(已)〔以〕道授呂子，復曰：吾嘗游於終南之山，而得金誥玉籙與眞源之義。此至道之要也，今將語汝。呂子曰：唯。子鍾離子於是言曰：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於下。地得坤道，託質以載於上。相去八萬四千里，氣質不能相交。故天以乾索於坤，三索既終而還於地中，其陽負陰而上升。地以坤索於乾，三索既終而還於天中，其陰抱陽而下降。一升一降運行於道，天地所以長久者也。夫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有二千里，名曰陽位。親乎下者爲陰，自下而上，四萬有二千里，名曰陰位。故一歲之始，冬至地中陽升，凡旬有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者一節也，其數四旬有五日而陽升也，共二萬有一千里。二節者一時也，其數九旬而陽升也，其四萬二千里。至於天地之中，陽合於陰位矣。於時陰之中其陽半焉，其氣變寒爲溫，春之分也。過此則陽升而入於陽位，於是始得乎地之氣而升焉。亦四旬有五日，是爲立夏。立夏之後四旬有五日，是爲夏至。陽之升者通乎前，蓋八萬有四千里至於天矣。於是陽中有陽焉。其氣變溫爲熱，積陽生陰，於是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其始於夏至者也。於是天中之陰降焉。一氣者旬有五日，降乎七千里。(二)〔三〕氣者四旬有五日，陰之降蓋二萬有一千里。九旬則陰之降共四萬有二千里。至於天地之中，陰合於陽位矣。於時陽之中其陰半焉，其氣變熱爲涼，秋之分也。過此則陰降而入乎陰位，於是始得乎天氣而降焉。亦四旬有五日，是爲立冬。立冬之後四旬有五日，是爲冬至。冬至而陰降通乎前，蓋八萬有四千里，以至於地矣。斯陰之中有陰焉，其氣變涼爲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周而復始。故冬至者陽生，上升而還於天，其陰降至於地，此一陽來者也。夏至者陰生，下降而還於地，其陽升至於天，此一陰來者也。自夏至陽升於上，過春之分而入乎陰，以離乎陽位，此二分者也。自冬至陽升，由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消散而已。雖降而得位，值陽之升，則其氣絕矣。以是觀之，陰也陽也，其升降上下不出乎八萬四千里，而日則三百有六十也。夫能卽溫涼寒熱之四氣，斯識陰陽矣。卽陽升陰降之八節，斯知天地矣。天地者，物中之大者也。人者，物中之靈者也。故人可以配天地焉。心，天也。腎，地也。肝，陽位也。肺，陰位也。心腎相去八寸有四分，猶天地覆載之閒也。氣亦陽也，液亦陰也。子午者，二至也。卯酉者，二分也。一日者，一年也。吾以一日而用八卦，斯得八節之數矣。子之時腎之氣生，卯之時其氣至於肝。肝，陽也，故其氣盛。於是陽升而入於陽位，春分之比也。午之時氣至於心，積氣生液，斯蓋夏至陽升於天而陰生者也。心之液既生，至酉之時其液至於肺。肺，陰也，故其液盛。於是陰降而入於陰位，秋分之比也。子之時液至於腎，積液生氣，斯蓋冬至陰降於地而陽生者也。日用如循環焉。其能無虧，可以延年矣。天地於道一也。得其一者，其惟人乎！然其胎全氣足之後，六欲七情以損元陽而失眞氣，顧有自然相生之氣液，不能同天地之升降焉。吾嘗以法致而強

奪之，而後可也

白玉蟾《陰陽昇降論》　天以乾道輕清而在上，地以坤道重濁而在下，元氣則運行乎中而不息。在上者以陽爲用，故冬至後一陽之氣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在下者以陰爲用，故夏至後一陰之氣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升一降，往來無窮。人受冲和之氣，以生於天地之間，與天地初無二體。天地之氣一年一周，人身之氣一日一周。自子至巳陽升之時，故以子時爲日中之冬至，在《易》爲姤《易》爲復。自午至亥，陰降之時，故以午時爲日中之夏至，在《易》爲姤陰極陽生，陽極陰生。晝夜往來，亦猶天地之升降。人能効天地橐籥之用，冲虛，湛寂，一氣周流於百骸，開則氣出，闔則氣入。氣出則如地氣之上昇，氣入則如天氣之下降，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若奔騖乎紛華之域，馳騁乎是非之傷，則眞氣耗散而不爲吾之有矣。不若虛靜守中以養也。中者，天地玄牝之氣會聚之處也。人能一意守之而不散，則眞精自朝，元炁自聚，谷神自棲，三尸自去，九蟲自滅。此乃長生久視之道也。以是知眞息元氣，乃人身性命之根，深根固蒂，乃長生久視之道。人之有生，稟大道一元之氣，在母胎繫，與母同呼吸。及乎降誕之後，剪去臍帶，一點元陽，棲於丹田之中。眞息出入，通於天門，與天相接，上於泥丸，長於元神，下入丹田，通於元氣。《莊子》云，衆人之氣以喉，聖人之息以踵。踵也者，深根固蒂之道。人能歸元調息，眞息自定，身入無形，與道爲一，在世長年。由是觀之，道之在身，豈不尊乎，豈不貴乎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　光含影藏。此一句，說得一之元，便須精誠守神，積功煉形，冥心無心，冥身無身，內既不分己身，外亦不知天地。若守一之元冥寂至此，名曰身心泰定。日久冥入希夷微妙之中，寂然即骨肉爲純陽之精陰氣內消成元始正氣，以資元神，當此之時，始覺天光內燭，煥然照蛻身之中，天光既含於內，形影滅藏於外。《南華經》曰：宇泰定發乎天光，人見其人，宇即守一入身之內也。此是知白守黑，黑氣都盡，純陽精氣內自光明，此時胎息杳冥之際，藏元神於蛻身之中，斂收視內觀，形像自見，眞如法身端嚴而分明也。此是胎息守神，神不出身，抱魂制魄，遂成太上神仙也

邑君曾文始先生曰：吾思此道，吾本棄俗脫離世間，抱元守一，過度神仙。又云：吾思此道，本出杳冥。杳冥者，知白守黑也。知守黑之時，身暗如漆，守之不已，陽光始明，守黑三年，功成形分，沒身不殆，長生神仙。大凡世人初稟氣受形之時，身中已有陰陽二氣，二氣在身，身外自然分出形影，所以天眞無形，鬼物無影者，以其身是純陽，純陰氣故也。皆是無形之形也。夫純陰純陽無形之形也，是以無影可分出也。夫天眞是純陽元氣化凝元神而成，金華上仙即是無形之形，妙色眞如道象也。鬼物者，即是世人任運趨死，步步歸死鄉，化凝純陰之魄而成九形之形，名之鬼也

大凡世人之身，身中苟有陰陽二氣，即天年之內爲陰陽司共紀錄其功過，世人若不知一之元，例爲純陰死氣消耗身中天和，元氣正氣消盡，陰魄凝形，名爲鬼物。鬼物亦凝成形，出於死屍之中，陰司遣鬼來取將去，遥詣酆都六天受事受考及罪責，當合天時，陽司以其人陽氣消盡，陽司不合收管，收管令屬陰司，遥歸鬼路故也。《冲虛眞經》云：古者爲死人，爲歸人即生人爲行人矣，言步步走歸彼死鄉，以其世之時重神役智，不肯暫閑，奄忽之間以身爲泥。經云：人以色聲滋味爲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爲禍之朴也。夫色聲滋味能暗調人歲壽，能腐敗人藏腑，嗜之者是馳走索死也。廣成子以積火焚五毒即五味也，五味盡而人可以長生，即是守一之元也。純陽之氣遞盡五陰邪氣，但不飲不食，不視不聽，寂寞淡泊，若無者，五味亦無，內臭敗藏胃矣，即人可以長生也，若任四大化之推遷爲五味之臭，腐即命屬於外矣。故《冲虛眞經》曰：人之生，大化有四，天地密移，誰覺之哉！嬰兒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謂之人生四大化。大化法天時盛衰，言人物稟生之時，受天道元和之氣，化凝成嬰兒之姿。當嬰兒之時法春，以其春和之氣未散也，和氣既散，化成少壯，少壯法夏，以其純陽之熾，煎其血熱，使血氣耗損，化成衰老。衰老法秋，則形容爲之枯朽，以其秋霜肅殺之故也，然氣下陵消，彼殘陽殺氣，化成死亡。死亡法冬，是純陰死氣嚴凝也。夫嬰兒之時，和氣猶自未散，煦然若春，性猶近道。及其少壯，欲心熾盛，竊務豐厚其身，以純陽之氣煎血熱，使之然也，血氣既衰，颯然朽敗，年生志尚稍稍有心，生意闌矣。喻若秋霜之威，枯殺草木之氣，凡有生榮之心，當時萎悴，生心尤矣，以其殺氣頓侵，容貌爲之衰朽。曰：彼純陽死氣消盡殘陽之氣，精魄自然凝成鬼物，陽司檄鬼道收管，陰司，當時

者鬼來取將去　大凡陰大，身中有一點陽氣在心胸之間未及死亦有一點陰氣在肌膚之內未及長生　世人若遭遇聖師，受得一之元，守神保胎，胎息精滅，苦節守一，即太陽煉形，消盡陰氣，自然骨肉都融，天光內燭，神凝於絳宮之內，爲之功成名遂，陰司不敢收管，具以守一之元人姓名三宮，刺報玄洲主仙道君，道君謄，其仙名，聞於諸天，即除司合除死籍黑簿，黑簿既除，生宮上仙，名於金榜，榜仙名於太極南軒，此太上大道玉晨道君當勒繡衣使者下召，詣彼玉京金闕，受書位於三清眞人，此時解蛻，潛登飆車，詣於名山之府，待迎官冀衛龍駕幢幡，及諸天樂沸天，引去方知所往是天人來取也

王喆《重陽眞人金關玉鎖訣》

問曰：陰鬼如何治之？答曰：用刀圭之法　曰：何者爲刀圭？訣曰：刀圭者，一也　有水有氣能生萬物也　炁爲圭，爲雲水，爲雨　又曰：出炁爲刀，入炁爲圭，行功爲萬有，驗者爲刀圭，是返老還童也　經云：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水火爲藥　訣曰：蘆芽穿膝上下河車，安爐竈是紫河車，搬精補腦之上車，進火時水暖，進水時火涼，水火雙行者，是溫溫鉛鼎，鼎中入氣起休，交上隨車火時，散入百脈，皮膚滋潤，身體光澤，此是修養之法

難曰：因何人肥者先衰？訣曰：肥人者，修外不修裏，骨中無髓，丹田走卻眞炁，故衰病也　修內道者，安樂長生之道　訣曰：長教龍盤金鼎，虎遶丹田，震卦起雷，巽卦起風，行功時漱津一大口，分三度咽，按氣下行三徧，自然有龍吟虎嘯之聲　亦能除腹中萬病，耳聽之如雷擂畫鼓　上者爲昇，下者爲降，頌曰：眞空妙理無人知，曲江端坐看烏飛　震地雷聲驚鬼魅，正是陰陽造化時　子後午前，加減用水火烹煎，龍虎隨金公帶酒，黃婆醉拽定王公問是誰

問曰：金公是神，黃婆是炁，陽炁是嬰兒，陰炁是姹女　青龍者是肝之炁也，白虎者是肺之炁也，坎離者是精血　訣曰：行功時坐如泰山，立如寶塔，牢鎖四門，緊叩玄關，漱津一口，爲猛三咽下，接炁過離隔，活作三度，自然龍虎之炁復如行住坐卧禁口閉目，耳不聽聲，眼視內景，一日正觀丹田，意中想見，隨呼炁下降，隨吸炁上昇，不過離隔，不教注面目上，六炁各到，中元相見　清炁右行，濁氣左行　各轉九遭，炁上下不能出，左右結成爐竈，號龍盤虎遶，氣自然和會　又嬰兒姹女爲夫婦之法，炁聚於脾上安爐，號黃婆媒配之法　又名地天泰之法　又名坎離交媾，是龜之神不交之法　神不交者，是清靜之法，不偏不搖不動之法，今人者多修外道，不修內道，見在道過去法　夫修行者，外有修大道教，內有正路，無人知處　大聚前行三里，見三條大澗，亦無底，怎生過去？訣曰：三條大澗者，是三教三乘，起三屍，走三寶，超三界　向前又行三里，見六條深溝，不能前進，是何門？訣曰：是六度萬行，六根清靜，斬六賊，戒六欲，樹六梯　向前又行三里，見三牽枋，是寶淨枋，七林屍多使是臨作用　行三里，又見一座園，名爲舍果園　一緣看定園門，有緣者空手得過　向前園又行三里，見一根大樹上繫定金牛，河邊上有座臺，男子黃金臺，女子鳳凰臺，神仙釣魚臺，安樂千花臺，若無常望鄉臺　河口有三個女子，渡口使是魔女　衆滿舟船，過此河　又行三里，見一座大山，名是須彌山，山東坡有一隻青羊，是老君之炁，西坡見一隻白羊，是夫子之炁，正南見一隻黃羊，是大覺金仙之炁。三個羊兒引接大衆入山，名三陽聚鼎山　山中有一座城，名爲北城，有四門，門上有牌，牌上有字　東是開光門，西是長生門，南是金光門，北是大渝門　此是眼、耳、鼻、口　入得四門，見四洞府，天樂洞、白雲洞、竹國洞、長生洞　入得四洞，見四寺，無淨寺、玄空寺、竹林寺　有四果，安禪羅漢斯陀含，須陀洹，阿那含，阿羅漢，爲四寺主　此是四果仙人也　向前又見五觀，第一功名觀，第二醫藥觀，第三安陽觀，第四眞如觀，第五兜率觀　五觀中有五宮，雙女宮是眼，大龍宮是口，上白宮是鼻，水晶宮是耳，天秤宮是心　內坐大樓閣，上下十二呼吸，名曰十二重樓也　有中宮樓、月宮樓、天仙樓、取寶樓、聖井樓、法炁妙音樓、識道樓、禪頂樓、景陽樓、鍾鼓樓、三聖樓　每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人身中有十二月樓，樓者按經十二經十二支干　四面又見九宮，是人有九竅也　夫九竅宮者，東有風雷宮，雙林宮，南有紫微宮，牟尼宮，西有聖母宮，惠羅宮，北有梵宮，水晶宮，中央號安宮　此名爲九宮，猶地列九州也　又微府元共計十州也，是十國，焦祖國，牟尼國，開花國，鹿巖國，金色國，琉璃國，舍衛國，南禪國，天竺國，重陽國　十國者便是十地，每一地中一坐泰山　身是甚物，是治種大病，皆傷人命　身有四大海，津爲東海，血爲南海，髓爲西海，氣爲北海　更有九洲，小腸是也　更有五湖，身是洞庭湖　精是玉湖，甘露是醍醐，心爲玄湖，小腸爲江湖　日月星辰三消，血、氣、精衰也　三消是山

崩海竭地裂，一日十二時辰中，得坐莫越其人，功成果滿，男子鍊形如童男，女子鍊形如童女。經云：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此是抽胎換骨之法。陰陽顛倒五行真訣　五行含金、木、水、火、土　春木旺，內木不旺，人多病眼疾　夏火旺，內火不旺，人多瀉痢。秋金旺，內金不旺，人多咳嗽　冬水旺，內水不旺，人多痘氣　脾爲土，四季分了，脾氣陰陽顛倒返復也　五行各有相尅，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　水火者，是陰陽也　一陰一陽眞道也，精血也　人有萬病，盡不干五臟之事，都是損了父母精血，丹田弱便生病疾也，急收神定性　《九仙經》云：道者，一也　人得一者，萬事必成　行功時神氣轉，忘遂意行，運時前趕前衝，爲陰左將陰神，六甲驅轉，六相八識，匡一眞靈內，遊九宮，看翫十國，長生降臺，使嬰兒姹女丹田守爐竈，進火燒藥，意想見爐紅竈熱，丹藥方成　意想青龍在左，白虎在右，朱雀在前，玄武在後，四坐大神各手執長鎗闊劍，看定藥爐，自服妙藥，若人累行此功，永得長生，令邪氣自散，眞氣自生，口若飲荊山玉泉，口中自然香甜也　二下穴通達腎堂，隨呼氣取之寶，氣入口嗽三十六遍爲雪花，咽入丹田爲雪也　隨後便上合下閉，乾坤相合，眞氣滿足　脾暖者，萬病消除　似竈中燒瓦，時到自然成　如雞抱卵，婦人懷胎，不計時候，但覺身中疼痛者便是鐵黑牛搬車也，是眞一氣，眞一性　黑者是下氣也，痛氣大便出，腫氣小便出　又有降天關地軸法，望項陽關流丸宮，鼻中長引眞氣入口，大呵作六遍，天關地軸如死不動，每日行宮者，常調和陰陽　冬至日一陽生，夏至日一陰生　冬至者是子時已後，望東方日出爲陽；夏至者午時已後，日沒是陰也　陰陽返復之理也　地氣上騰，天雨下降，三日一風，十朝二雨，風雨順時，人民便快樂，便是一身快樂無病，長久也　人有萬病者，每一病各一般眞功治其病，自應也　第一大煉九轉還丹之法，有黃芽穿膝之法，射九重鐵鼓之法，太子遊四門之法，有金鞭指輪之法，有蘆芽穿膝之法，有軒轅跨火之法，有玉女摸身之法，有鍾離背劍之法，有呂翁釣魚之法，有陳希夷大睡之法，三教內行法門者，盡各治於疾病也　更有能超生者，人行轉此功，丹田養熱眞氣，夜間多夢見山上放牛　其牛者，是赤牛，或青牛，或仙人，道士，宮觀，寺院，大道，好房，高車，好樹，夜見小兒女並大官人者，並是丹田氣壯　若夢見小道荒棘，惡人趁破房屋，塔墓樹倒河渡　恐怕並是丹田氣衰弱，宜用補之　訣曰：封三人休言說，六耳恐漏神仙之機　訣曰：此三人者，第一對夫不孝之人，第二對夫不敬信之人，第三對夫不傳戒不善之人　莫說此訣，除此等人外，不分男子、女人、僧道、官人，皆得傳法受戒　此修鍊戒訣者，價直須獨金　取諸經爲祖，對安樂者，是小乘之法　雖是小乘部，是大乘根本　因果經中俱言修行有八般福田，救苦看病福田者，是第一救生性，強如南寺燒香，北院送供　救一人之命，如造七級寶塔，若男子女人收得此訣，勿可亂傳，如有亂傳者，輕泄仙人妙機，九祖盡墮於沉淪，永鎮酆都不得人身，愼之，戒之，信受奉行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詢：閑者何也？答曰：閑者，道也　至道閑，則閑運陰陽，而生於物也　至性閑，則閑烹鉛汞，而鍊其形也　陰陽變，則全其物也　鉛汞成，則全其性也　全其物，則人之富也　全其性，則神之靈也　人富則欲其華也，神靈則抱其道也　欲華則有榮有枯也，抱道則無形無盡也　經云：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　性樂眞閑，則應其忙也　《問閑》

復詢：忙者何也？答曰：忙者，道乃閑也，二氣而常忙也　性乃閑也，四假而常忙也　二氣忙，則四時而分爲上下也　四假忙，則晝夜而貪爭往來也　二氣忙，則春變濕，夏變暑，秋變涼，冬變寒也　四假忙，則貪於財，戀於色，迷於酒，競於氣也　二氣忙則造化萬物，乃陰陽順其天地之德也　四假忙則造於萬業，乃衆生違其天地之德也　經云：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形忙悟者，眞無去也。《問忙》

復詢：去者何也？答曰：去者，道乃常存而無其盡也，道象無所去也　去者，物乃成形而有其盡也，氣有所去也　道者，通其陰陽也　氣者，通其萬物也　數盡則陰陽而散去也，形終則萬物而朽去也　陰陽散而道常在也，萬物朽而性常存也　經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物盡而氣去也，陽和而氣來也。《問去》

復詢：來者何也？答曰：來者，非其形而動也　天地待其時而交通，則二氣來也　萬形待其時而受氣，則陰陽來也　道乃天地之位也，形乃陰陽之位也　天地在其道，久位也　陰陽在其物，寄位也　久位而四時變通也，寄位而三才聚會也　變通，則成造化也　聚會，則成眞形也　枯則物死也，柔則形生也　經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柔來則通其天之清平也。《問來》

乾者爲天之用，天者是乾之體。天所以清虛高遠，純陽不雜，一氣冥運，萬物化生，乃可法天之用，不可法天之體。



圖象乾

故曰乾象，而稱老陽，其數則九。謂乾爲天，有三畫，三因之得九，此卦重之六爻，而各稱九是也。夫天之道，勢如偃蓋，狀若雞卵，取坤爲妻，而生六子也。



圖象坤

坤者爲地之用。地者是坤之體。地所以純厚廣載，純陰不雜，二氣昇降，物有變遷，乃可法地之用，不可法地之體。故曰坤象，而稱老陰，其數則六。謂坤爲地，有六畫，象之稱六，此卦重之六爻，各稱六是也。夫天有三畫，而兼坤之六畫，故稱九也。惟地屬老陰，而不得兼陽，故稱六也。



圖象日

日者，太陽之精，象離卦也，其數則七。而稱少陽者，爲離卦上下俱長，中虛則短，成四畫，而兼乾之三畫，故稱七數。而爲少陽者，乾天之道，覆蔭萬物，清虛廣遠，純陽不雜，一氣冥運，名曰老陽。日之爲道，雖無此大，而光明著於八方，普及天下，出則爲晝，沒則爲夜，故云少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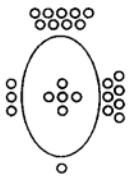
天地交泰圖

天地交而泰，不交而否者，謂天之陽氣下降地中，地之陰氣昇而天上，此謂天地交而成泰。若天之氣上騰，地之氣下降者，謂天地二氣不相交感，而萬物則有所否閉，不能通暢。故天地宜交，不宜不交，萬物宜泰，不宜不泰，不泰則否。故天道十有一年而泰，十有二年而否也。一紀之年，全其否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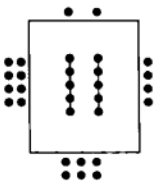
日月會合圖

日月會而合，不相會合，而成弦望。日則一年而行天之一周，月則一月而行天之一周。一歲之內無閏，則十有二月。月各會有所合，故曰：日月隔壁，謂之朔。朔者，且也。且者，每月一日，各有會合於日之下，名之曰朔。日月相衡謂之望，四分之一謂之弦。此者不相會合之時也。光盡體伏謂之晦，相近於合也。



天數奇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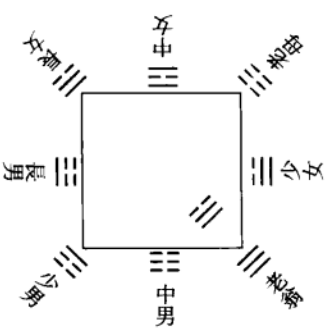
天爲純陽而有陽數　陽數有一、有三、有五、有七、有九　總而論之，共得二十有五，成乾之陽數　而爲奇者，謂奇爲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　天數有五，自相乘之，則得奇數。故曰：北一、東三、南七、西九、中五，皆陽數也。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也



地數偶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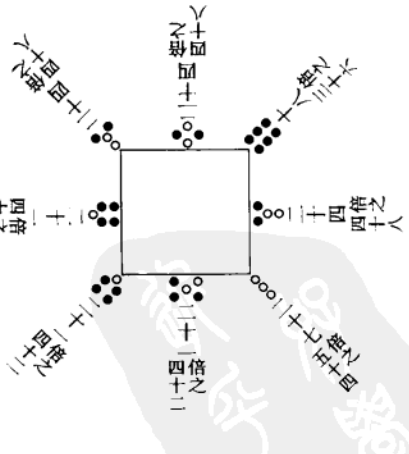
地爲純陰而有陰數。陰數有二、有四、有六、有八、有十。總而論之，共得三十，成坤之陰數，而爲偶者，偶者爲四正方，而兼乎中，此之是也。故曰：東八、西四、北六、南二、中央十，皆陰數也。陰之數，二、四、六、八、十是也。地本方，故稱偶，天本圓，故稱奇。

又卷三



乾坤生六子圖

乾卦爲老陽，坤卦爲老陰，因合而生六子也　乾得坤之一氣而生巽，長女也。乾得坤之二氣而生離，中女也　乾得坤之三氣而生兌，少女也　坤得乾之一氣而生震，長男也　坤得乾之二氣而生坎，中男也　坤得乾之三氣而生艮，少男也　故曰：乾生三女巽、離、兌，坤生三男震、坎、艮，是也



八卦數爻歲圖

乾卦三畫長，每畫別九之數，故知三九二十七　其乾卦重之有六畫，每畫別九，則六九五十四。此者乾爻之數也　坤卦三畫短，每畫別六之數，故知三六一十八　其坤卦重之有六畫，別六則六六三十六　此者坤爻之數也　此明一陽稱九，一陰稱六，外有震、坎、艮、巽、離、兌　陽陰不等，互相推求，而各有自然之數也。八卦總其數，三百有六十，半之得百有八十也，象一年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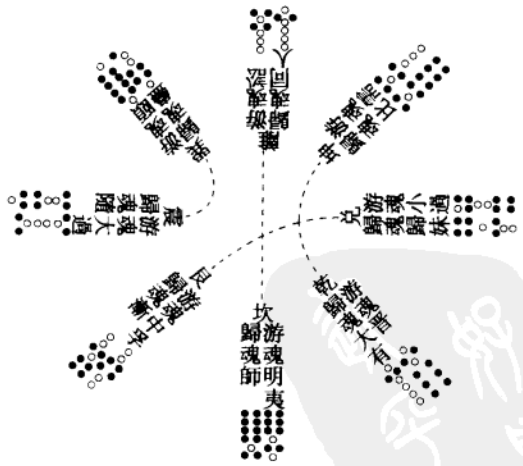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加臨乾坤
二象陰陽損益圖

冬至之日，一陽始生而成復卦　大寒之日，二陽始生而成臨卦　雨水之日，三陽始生而成泰卦　春分之日，四陽始生而成大壯卦　穀雨之日，五陽始生而成《夬卦》。小滿之日，純陽而成乾卦　夏至之日，一陰始生而成姤卦　大暑之日，二陰始生而成遁卦　處暑之日，三陰始生而成否卦　秋分之日，四陰始生而成觀卦　霜降之日，五陰始生而成剝卦　小雪之日純陰，坤卦用事　所謂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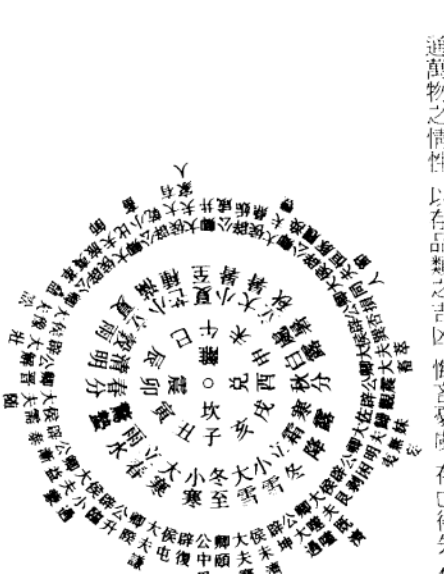
乾、坤二象，象天地之大用，由未盡其理者，再明日月之運行，風雷之出沒，山澤之通塞。據此六卦，三男三女所行之道，亦自冬至之日爲首，以陽變陰，以陰變陽；至夏至之日爲首，以陰變陽，以陽變陰，陽陰錯雜，各有所變，變而通之，以明化物之功　本自無爲之治，出於自然而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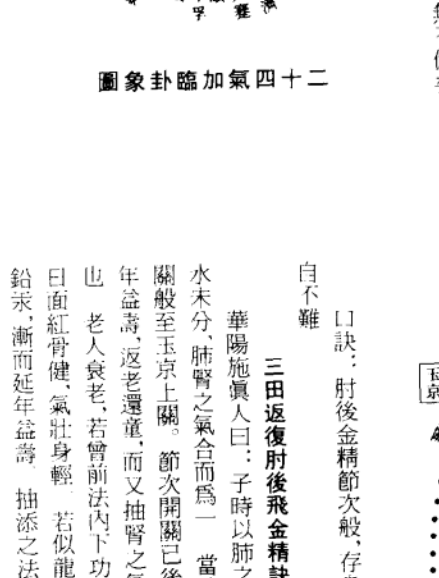
八卦反復圖

乾一世乃有所變而得姤，二變而得遁，三變而得否，四變而得觀，五變而得剝，此者自下升上，上至五爻，變之至極，故自剝卦之後，自上變下者，名之遊魂，而得晉卦，晉卦之後，下體三爻齊變，而爲大有，名之歸魂卦　他皆倣此

乾一變䷫　乾二變䷠　乾三變䷌
乾四變䷓　乾五變䷢　乾六變䷪
乾七變䷀　乾八變䷊　他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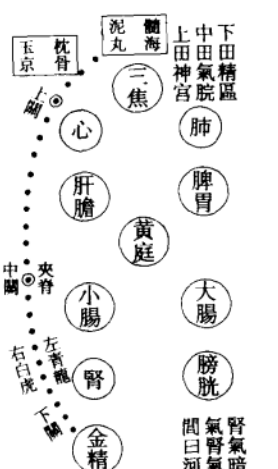
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



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

夫天地之道，而生萬物，貴無過於人也。則成三才之道，而配支干納音爲六十甲子。故有乾、坤二卦，而生六十有四數，則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象萬物之數也。衆象之內，以屯爲初法，此甲子有六十而自相配偶，六十四卦而通萬物之情性，以吉品類之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無不備矣。起自冬至之日，以中孚有信，陽氣始生。至夏至之日，以咸相感，一陰始長，故知卦有六十，經遊二十四氣之間，凡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之功。一年之內，則有三百五十四日，積之閏餘，故知自冬之日至滿一歲，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每一日管行一爻，六日七分而成一卦，內有閏餘，共成其數也。惟坎、震、離、兌而歸四正，不在其間者也。

丘處機《大丹直指》卷上　此一法號曰肘後飛金精。本法用子時後午時前，是氣生時，披衣正坐，握固存神，先存後升，先升後僂，凸胸僂脊，是開中關。平坐昂頭，是開上關。先升，後存下腰，自腹漸漸舉腰升身，而凸胸僂脊，是開下關。已後氣熱盛上關之下方，可舉腰升身，正坐一撞，三關都過。補腦髓，自然面紅骨健，肌白身輕，是名返老還童，而長生不死之法也。年少行之不老，老者行之還童。



三田反復肘後飛金精訣圖

口訣：肘後金精節次般，存身僂仰過三關；學人能悟玄微理，返老還童自不難。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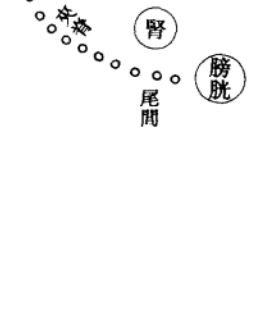
華陽施眞人曰：子時以肺之精華之氣併在腎中，號曰金精。金精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爲一。當時用法，自尾閭穴下關，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已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不止補腦之虛，延年益壽，返老還童，而又抽腎之氣，不犯黃庭。但得下火鍊方，純陽氣生是也。老人衰老，若曾前法內下功兼修，不可單行此法。可以返老還童，不百日面紅骨健，氣壯身輕。若似龍虎交媾，周天火候，三件相兼而行，是爲抽添鉛汞，漸而延年益壽。抽添之法，如採藥行火之候，陰魔所撓，緣入邪念，恐

把提不得，腎氣順行向下走泄，謂之危險，已當抽添。出氣爲鉛，腎中氣也。添汞入氣爲汞，心中氣也。如入氣至中宮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升身偃脊，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天關，入崑崙，使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即止。如氣未覺過，再偃再抽，直使氣過，謂之肘後飛金精，畢矣。初行費力，久則甚易。

眞人曰：頂戴蟾宮一朵花，朝遊蓬島暮還家；能乘乾馬奔龍騎，解使坤牛駕虎車。又曰：玉京山下羊兒門，金水河邊石虎眠；金針挑出雙蝴蝶，盤旋飛到楚王宮。

大抵高以下爲基，深以淺爲始。若人單行龍虎交媾，止是補虛益氣，活血注顏。若人單行火候，止可悅其肌膚，壯其筋骨。若行飛金精法，止可返老還童，健骨輕身。若能通行此三訣，甚爲有益。蓋龍虎相交，一物如黍米，還黃庭中，若不用火候，不能鍊之凝結。其周天火候止是虛氣，聚在丹田，下得龍虎交媾玄珠，不能留之安住。二法已是相須，二用肘後抽腎氣入腦，不全陰中之陽，前犯純陽之丹，玄中玄，妙中妙矣。一百日口內生甘津，身有神光，骨健顏紅，肌白腹暖。二百日漸厭葷腥，常聞異香，行步如飛，睡夢自然減少。三百日飲食自絕，寒暑自耐，涎汗涕淚自無，病病災難自除。靜中時聞遠樂之聲，默室漸見紅光之色，若見此景勿疑，是爲小驗。至誠行之，神異不可備載。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圖



肺爲華蓋，咽喉爲重樓，口爲玉池兌戶，鼻爲天門天柱，眉間爲玉堂，額爲天庭，頂爲天宮，耳爲雙市門。腎氣傳肝氣，肝氣傳脾氣，脾氣傳肺氣，肺氣傳心氣，心氣傳脾氣，脾氣傳腎氣，是爲五行循環，而曰小還丹也。上田入中田，中田入下田，三田返復，而曰大還丹也。

此法金液還丹，須要升腰舉身正坐，雙閉兩耳，勿令透出，舌柱上腭，有清涼香美津液，不漱而咽矣。

行件肘後飛金精，節次開關，已至一撞三關，金精入腦，補髓益氣，醍而面紅骨健，顏嫩身輕。當依時刻，惟要升腰半坐，不論平偃，自覺眞氣入腦，急用掌緊閉兩耳，自然腎氣入腦造化，金液下降，如淋灰相似，每日下火一兩，誠恐火多火少，火氣多則頭痛，火少則金精不飛，須行加減，如行火大猛，遍身壯熱，不可再進火，恐火炎薰燒頭目，太陽作痛，口舌燒破，必傷藥物。當減息意，離中宮，變火自然，無不相傷，卻不要外思邪想，須用沐浴。如行火至金木兩停，欲飛不飛之時，欲齊不齊之際，最要正意守持，一念不生，若思念纔生，即是塵垢。塵者，陰也。陰者，魔也。被魔所障，三關即閉不通也，須要斬除其意，一正二氣自合，以結大丹。師云：洗滌塵垢。道云：沐浴金丹。《悟眞篇》云：刑德臨門藥相之，到此金丹宜沐浴。二月三陽和暖，花木正開，忽被陰寒風雨所摧，不能結子，謂之德中有刑，如行功陰魔作障也。八月三陰三陽溫涼，萬物漸肅殺之時，得天氣和暖，花木回芽再開，謂之刑中有德，謂守正止念，卻得陽和也。所謂沐浴防危險，妙用在抽添。

口訣：河車般運入崑崙，須是牢關雙市門；擊動震雷霹靂鼓，急收甘雨洒乾坤。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義

華陽子曰：前件龍虎交媾，周天火候，肘後飛金精單行，是安樂延年，三二百歲盡，不出五行顚倒循環，生成傳送之功用。功不差收，鍊一氣而已。此金液還丹，不止補腦益髓，而抽鉛添汞，漸有還童之功，腦實髓滿。用法制之，神水自上騰而下，清涼甘美，復自肺間下入黃庭，號曰金液還丹。一如壓丹之虛陽二氣，以變丹砂爲金，而曰金丹。金丹一粒，自可長生，與天地齊久，故曰中成。人不下前功，直要金液還丹，不用法取之，神水不降，縱或致功，強令頂水下降，並無甘美之味，令人腦虛疾多，與人無益。

行功應驗

初時漸覺丹田黃庭，有物和暖，眞氣上行，耳聞風雨之聲，漸漸頂內有爭爭金玉之音，腮門內謂之天池，有金液沸滾，如涼泉降下，或流面上，或流上腦，或如珠露之狀，或從上騰入口，其味甘美。久則頂內如笙簧琴瑟絲竹之音，又如鶴唳猿啼蟬磬之聲，諸般自然之韻，無所比擬。但初行時，夢中聞霹靂之聲，是眞氣衝開頂陽骨，以通九宮。神初入室中宮，乍超向上，須自驚恐。閉目自坐之際，或時一大物驚跳起，開目卻無，是陽神未壯，切勿驚懼著

念久而神壯，自無隱顯莫測，變化無窮，將來自知。凡見聞皆不著相，但聽其自然，若著相，即是幻也。

眞人曰：瓊漿醴就從天降，癮藥生成任海枯，飲酒須教一百杯，東遊西泛自梯媒，從來神水出高源，奔出黃庭頃刻間。

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圖

係中成法，長生不死，此法至親父子不傳，如輕泄及與契義觀者，定主天橫及重厄，戒愼之。



此一法號曰太陽鍊形。本法用冬至陽生，四時皆可行。升腰正坐不動，閉目忘思，默運心火母氣，自然週氣滿四肢，不覺己身，鼻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四時有暇便行。升腰不動，丹中五氣紛紜內起，正坐不偏，丹中五氣紛紜四出。腎之眞氣鍊骨，身輕如毛，可以乘風御霧。肝之眞氣鍊筋，實如玉，可以走趁奔馬。心之眞氣鍊血，白如膏，可以永耐寒暑。肺之眞氣鍊肌膚，瑩如雪，可以換骨易形。脾之眞氣鍊肉，硬如石，可以化氣如金。始自丹成，五氣朝眞，氣聚而不散。次用前法而般運，內博五藏，外遍四肢。五氣鍊形，凝而不衰，號曰形神俱妙，與天齊年。

口訣：丹就自然朝五氣，氣眞方可現元神。鍊形換骨非凡客，自是長生物外人。

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義

眞人曰：金液還丹變爲金，其中純陽氣生，是爲氣中有氣，已是陸地神仙，可與天地同其壽算。古今上眞再舉丹中純陽之氣，升入四肢，號曰太陽鍊形。化氣自然，形神俱妙，隨五氣而換骨易容，自耐寒暑。昔日衰朽之姿，鍊之端正。昔日枯槁之形，鍊之紅潤。何止返老還童，而又身輕骨健，乘風而舉，跨霧而行，號曰南宮飛仙，塵中羽客。雖未棄穀升仙，而已升騫自在，當爲地仙之上品，神仙之下流。皆因丹田五氣鍊形，外遍四肢是也。鍊形之功，不爲小矣。

眞人曰：五馬不調金水伏，一龍常駕火雲飛，天下都遊半日功，不消跨鳳與騎龍，五氣不調丹已就，一陽外遍火輕飛。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一　師曰：吾近日甚欲不言，只爲師家因緣，須當有言。然教法於人，有益甚博。吾山東住觀時，但行寬裕之道，又以此教人，果得十數年間不起爭端。凡住叢林，勸諭衆人，能尊賢容衆，和睦不爭，實爲福田善行。當時衆中間有一二人弗率，十九不容，吾亦優容之，但恐其人墮落。兼或害事，不免少責，然亦須方便，使人受得，不惟自己不苦動心，又得有過之人易悛改耳。白鶴觀方丈師與衆坐，有人獻新李，分食之。師因舉隋時故事云：當時天下一統，宮中創三山五湖四海十六院，奇葩異果畢植其中。時西院楊梅一株，一夕滋蔓，其大蔽畝。楊，隋姓也，時人皆爲榮慶。東院玉李一株，亦復如此。及結其實，則梅酸而李甘，人皆棄梅就李。又池中一大鯉魚，有王字在額。後隋滅，天下宗唐，唐李姓，人始悟之也。故知興亡必有定數，爲五行運氣推移，不得不然。凡居陰陽之中者，莫不有數。所以人不能出陰陽彀中，惟天上無陰無陽，是謂純陽。俯視日月運行轉變，時數在運氣之外，又豈有寒暑春秋，興亡否泰之數邪。人處陰陽之中，故爲陰陽所轉，曾不知元有個不屬陰陽轉換底在。學道之人不與物校，遇有事來，輕省過得，至於禍福壽夭，生死去來，交變乎前，而不動其心，則是出陰陽之外，居天之上也。如此則心得平常，物自齊矣。逍遙自在，遊於物之中，而不爲物所轉也。先必心上逍遙，然後齊得物。故《莊子》首章說《逍遙遊》，有旨哉。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道本陰陽》　弟子復進曰：天地之外有大天地者，弟子謹受教矣。所謂道能成天地之大者矣。而又云道乃人身中之一物耳，何小大之異也？是道也果何物也？而靈通變化若是者也。弟子敢問以釋驚疑。

上陽子曰：夫道也，生天也，生地也，成仙佛也，類萬物也，是先天地之道也。夫唯今有天地也，有人也，有萬物也，是復天地之道也。而道也者，乃行乎其中也。吾所謂先天地之道者，其功溥博，其用莫測，天之所祕，不可思

議，不可妄說，汝亦不堪於妄聽也。」曰：「何謂也？」曰：「夫道也者，難言也。」曰：「願聞教旨。」曰：「未也。夫上士急於聞而勇於行，中士試於聞而怠於行，下士聞之嗤謗乃生。弟子跪而進曰：「天地之間，道惟至大，豈中下之人能聞能受者也。弟子不自揆度，而以愚下之庸，不敢輕忽怠慢，願聞至道。」

上陽子曰：「至道之妙，吾嘗釋《道德經》矣。其於道可道章，指出稍詳，行將授汝。且道也者，即一陰陽也。子不聞之乎，天地一陰陽也，人一陰陽也，萬物各一陰陽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冰電，山川草木，胎卵濕化，莫不各稟一陰陽也。而正也，而偏也，得其道之正者，天地也，人也，是曰稟陰陽之正氣也。而聖人仙佛也者，蓋善於用陰陽者也。故抱陰而負陽，則冲氣以爲和；入陰而出陽，則有生而無已。故太上以爲善攝生也。子抑不聞之乎？天地之道也，陽極而陰，陰極而陽，故萬物終焉，萬物生焉。人之道也，陰極而已，世故有生死焉；陽極而已，世故有金丹焉。世之生死者，後天地之道也。有盈虛焉，有消息焉。唯金丹也者，即先天地之道也，不爲人也，不爲物也。非順求之，乃逆取之，有生也，無死也，是之謂聖人也，是之謂仙佛也。子獨不知夫先天地之道，是爲金丹乎？世人非唯不知先天地之道爲金丹，設使聞之也，則非笑毀謗隨之矣。故夫子曰：非聖人者，無法也。天地長且久，而猶有壞，未若金丹之超然獨存，非金丹之能自存也，實在乎人用之何如耳。唯其不自存，是以能長存。」

李道純《金丹或問》　或問：「何謂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陽，入坤成坎，坎爲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邊着個公字，鉛也。」

或問：「坎爲太陰，如何喻嬰兒？」曰：「坎本坤之體，故曰太陰。因受乾陽而成坎，爲少陽，故喻之爲嬰兒，謂負陰抱陽也。」

或問：「離爲太陽，卻如何喻爲姹女？」曰：「離本乾之體，故曰太陽。因受坤陰而成離，爲少陰，故喻之爲姹女，謂雄裏懷雌也。」

或問：「何謂眞金？」曰：「金乃元神也，歷劫不壞，愈煉愈明，故曰眞金。」

或問：「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爲水之母，金藏水中，故母隱子胎也。則是神乃身之母，神藏於身，喻爲母隱子胎。」

或問：「何謂賓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爲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爲主。丹書云：『饒他爲主我爲賓』，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先天一氣？」曰：「天地未判之先，一團而已，身中一點眞陽是也。以其先乎覆載，故名先天。」

或問：「何謂水火？」曰：「天以日月爲水火，《易》以坎、離爲水火，禪以定慧爲水火，聖人以明潤爲水火，醫道以心腎爲水火，丹道以精氣爲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中，上而炎者皆爲火，下而潤者皆爲水。種種異名，無非譬喻，使學者自得之也。」

或問：「如何是火中有水？」曰：「從來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水不能自潤，須仗火烝而成潤。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水受氣在午。以此求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則是氣中之液也。」

或問：「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從海出。以法相言之，水旺在子，火受胎在子。以一身言之，則是精中之氣也。」

或問：「如何是既濟？」曰：「水升火降曰既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此既濟之方也。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

或問：「如何是未濟？」曰：「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水下濕。無明火熾，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謂之未濟。」

或問：「如何是金木併？」曰：「情來歸性，謂之交併。情屬金，性屬木。」

或問：「如何是間隔？」曰：「情逐物，性隨念，情性相違，謂之間隔。」

或問：「如何是清濁？」曰：「心不動，水歸源，故清。心動，水隨流，故濁。」

或問：「何謂二八？」曰：「一斤之數也。半斤鉛，八兩汞，非眞有斤兩，只要二物平勻，故曰二八。丹書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物平平火力全。』比喻陰陽平也，亦如二八月，晝夜停也。」

或問：「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滌慮，謂之沐浴。」

或問：「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氣混融，情性成片，謂之丹成，喻爲聖胎。仙師云：『本來眞性是金丹，四假爲爐煉作團』是也。」

或問：「何謂養火？」曰：「絕念爲養火。」

或問：「如何是脫胎？」曰：「身外有身爲脫胎。」

或問：「如何是了當？」曰：「與太虛同體，謂之了當。物外造化，未易

輕述，在人自得之也。

又《龍虎歌引授錢塘趙東齋》 龍虎者，陰陽之異名也。陰陽運化，神妙莫測，故象之以龍虎。《易・繫》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莫測之謂神。」丹書云：「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者，太極之動靜也。一分爲二，清升濁滴，大而天地，小而物類，皆稟陰陽二氣而有形名。故覆載之間，纖洪巨細，未有外乎陰陽者也。丹經子書，種種異名，不出陰陽二字。歷代仙師，假名立象，喻之爲龍虎，使學徒易取則而成功也。龍虎之象，千變萬化，神妙難窮，故喻之爲藥物，立之爲鼎爐，運之爲火候，比之爲坎、離，假之爲金木，字之爲男女，配之爲夫婦。以上異名，皆龍虎之妙用也。以其靈感，故曰藥物。以其成物，故曰鼎爐。以其變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濟，故曰坎、離。以其剛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夫婦。若非龍虎，何以盡之？《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以發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龍虎之妙，非神德聖功，何以當之哉！反求諸己，情性也。化而裁之，身心也。魂魄也，精氣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門也，闔闢之機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乾、坤闔闢之機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謂之變也。風雲感合，化生金液，即往來不窮謂之通也。金液還返，結成大丹，故假名曰龍虎大丹也。採而餌之，長生久視，此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眞機妙應，一出一入之門戶也。若向這裏透得，龍虎丹成，神仙可冀。修眞至士，誠能於龍虎上打得徹透得過，眞常之道，雖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於種善根，植德本，養聖胎，未有不明龍虎而成者也。紫陽云：收拾身心，謂之降伏龍虎。心不動則龍吟，身不動則虎嘯。龍吟則氣固，虎嘯則精凝。元精凝則足以保形，元氣固則足以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神仙之能事畢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趙東齋者，古杭人也。幼爲內侍，職任中官。因乾旋坤轉，而勘破浮生，故弃利捐名，而參求道要。雖紅塵而混迹，實玄境以棲心，眞脫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於龍虎。一日，攜是圖示予，求其贊語。予辭不可，於是乎着筆而塞責，爲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設象，予今因象而立言。東齋者，貴在明加眼力，覷教端的，莫教錯認定盤星。尙能因言會意，觀圖得旨，使知道眞龍眞虎，不在紙上，而在自己也。至於言象兩忘，道德備矣！咦！眞龍眞虎不難尋，只要抽陽去補陰。四德運乾誠不息，潛飛見躍盡由心。雖然，也是平地起波濤，青天霹靂，勉旃勉旃。

《龍虎精微論》 夫若太易未分，莫之名狀，太極既始，遂有混成。中含眞一之精，實爲天地之母。四象因之而建立，萬物由之以生成。炎烈火中，出飛龍之矯矯；泓澄水底，躍走虎以耽耽。陰陽莫能測其情，鬼神無以窺其跡。聖人有作，潛開造化之源，學者精心，遂啓希微之旨，則金丹之道，可得而言。且夫眇觀幽深，秘在鉛火，離宮有氣，向甲乙以生華；坎位騰精，入庚辛而結粹。金胎神室，肇建丹臺，聖母華池，爰開藥祖。所以陽鑪陰鼎，法天地之元規；剛火柔符，凝寒暄之大柄。回旋八表，依約五行，取三百八十之卦爻，循環火內，盈四千三百之正氣，來入鼎中。春夏秋冬，頃刻而更相代謝，子午卯酉，逡巡而不越準繩。任二十四氣以推遷，俾七十二候之羅絡，促歲功於月內，寒暑無差；陷月候於日中，弦望有則。從子至巳，純陽用事而進陽符，乃內陰而求外陽也；自午至亥，純陰方興而退陽火，乃外陽而附內陰焉。周流六虛，往來上下，水火運轉，動靜無常，故得龍虎相交，向鴻濛而有象；夫妻合體，從恍忽以成形。是以坎作陽男而居陰位，陰中陽附，故金虎見於水間，遂爲月魄。離者陰女而處陽方，陽中陰生，乃汞龍出於火內，故曰日魂。至於神室範圍，象如鷄子，兩弦相合，一體混同。爰從吞、泰之中，承茲交感之氣，養鄭鄂，樹立根基，以至凝然，遂成神物。其或抽添過度，進退失期，符火有差，寒暑不應，則陰陽乖殊，四方成水旱之灾；天地分崩，萬物有流離之變。和氣由茲而不降，眞精自此而莫留。蓋運火之失宜，匪用藥之有異也。必若辨鉛認汞，識水知金，躬受秘聞，親傳大訣。取黃芽於鉛內，化出金田；散白雪於砂間，搆成神室。中央作鼎，法象乾坤，四面行符，循環日月。陽升陰退，陰進陽錯，蟾光盛而金水成形，兎影滅而龍虎伏體，歲月既滿，功用方神，浸以澄波，浴之寒夜，半圭入口，向五內以雲蒸；一劑纔終，已金身而霞舉。此得之者也。夫鉛火之始終，雖得其鉛，復難其火。每精思於至理，固難測於玄機，苟不從師，終無自悟。微矣！妙矣！神哉！聖哉！若自得其眞，則不言而可信，或終迷其趣，必忠告而見疑。遂有妄出胸襟，恣爲穿鑿，依約經旨，飾說虛談，雖強名略同，而至道殊邈。竊呼二氣，誑號靈砂，以硇黃爲陽鉛，用水銀作陰汞，亦

運水火，還設鼎爐，徒成殷鮮之形，可供藻繪之用，而又桑霜雪水，各是煎熬，草汁木灰，竟聞收採。或以便液而鍊，或以糞穢而燒，或將古井之浮泉，認爲神水，或取草頭之露顆，喚作河車，鍊鹹爲鉛，抽砂作汞，或以金銀之合雜，或將砂汞之調和，五金平用於鑪中，八石同烹於鼎內，如此則虛勞歲月，枉費資財，遂使白首成空，死心神之不寶，丹臺莫到，向淪謝以何逃，此失之者也。殊不知至藥者，乃天地之極靈，爲出世之要道，採陰陽五行之氣，取日月四象之精，自無形而入有形，從有物而至無物，死生永度，變化無窮，尚雲漢以高躋，與穹昊而齊久，豈將凡朽之用，可並神靈者哉！愚竊慕長生，深探至理，雖莫窺其堂奧，亦粗曉其津涯，終冀獲遇高眞，恭聞寶訓，證成妙道，以拔塵籠，常默默以爲懷，每兢兢而在念，藏於絳府，莫漏微言，今乃覼縷再三，敷舒不已者，豈敢評量於天道，固非泄慢於天機，其如著懷，亦有所自。蓋欲招同志養素之士，結絕俗深識之流，共棄浮榮，相期巖谷耳。復以詩一十首，系之於末。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

火龍水虎說

夫黑鉛水虎者，是天地發生之根，乃有質而有氣也。紅鉛火龍者，是天地發生之本，乃有氣而無質也。有質者眞鉛也，太陰月之精也，爲天地萬物育形之母。無質者眞汞也，太陽日之光也，爲天地萬物發生之父。鉛汞之體互相孳胤，循環不絕，可謂生天生地生萬物之祖宗也。古之至人，知神物隱於此，假法象而採取太陰之精，設鼎器而誘會太陽之氣，使歸神室混混相交，交合不已孳產無窮，而木中生魂金中生魄，魂魄凝然化爲鄧鄂，交結百寶名曰金液還丹。

日烏月兔說

日者陽也，陽內含陰。象砂中有汞也。陽無陰則不能自耀其魂，故名曰雌火，乃陽中含陰也。日中有烏，卦屬南方，謂之離女。故曰日居離位，反爲女。月者陰也。陰內含陽，象鉛中有銀也。陰無陽則不能自煥其魄，故名曰雄金，乃陰中含陽也。月中有兔，卦屬北方，謂之坎男。故曰坎配蟾宮，卻是男。無漏云，鉛求玉兔腦中精，汞取金烏心內血。只騙二物結成丹，至道不繁無扭捏。《悟眞》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既騙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二物者，一體也。

大小鼎爐說

凡修金液大丹，必先安爐立鼎。鼎之爲器，匪金匪鐵，爐之爲具，匪玉匪石。黃庭爲鼎，氣穴爲爐。黃庭正在氣穴上，纓絡相連，乃人身白脉交會之處，鼎卦曰正位凝命是也。此謂之小鼎爐也。乾位爲鼎，坤位爲爐，鼎中有水銀之陰，卽火龍性根也。爐內有玉藥之陽，卽水虎命蒂也。虎在下爲發火之樞機，龍居上起騰雲之風浪。若爐內陽升陰降無差，則鼎中天魂地魄留戀，青龍與白虎相拘，玉兔與金烏相抱，火候調停，煉成至寶，故青霞子曰，鼎鼎非金鼎，爐爐非玉爐；火從臍下發，水向頂中符；三姓既會合，二物自相拘；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此謂之大鼎爐也。

龍虎交媾法則

夫人也，坎、離交則生，分則死。此理之必然，無一人不如此者，蓋離☲爲陽而居南，外陽而內陰也，謂之眞汞。坎☵爲陰而居北，外陰而內陽也，謂之眞鉛。故紫陽眞人云，日居離位反爲女，坎配蟾宮却是男。此言坎之男離之女，猶父之精母之血也。日之烏月之兔也，砂之汞鉛之銀也，天之玄地之黃也。此數者，皆指示龍虎二氣也。《參同契》曰，離己日光，坎戊月精。故離之己象，龍之弦氣也，坎之戊象，虎之弦氣也。夫戊與己，是黃庭眞土之體。因太極一判，分居龍虎二體之中。修丹之士，若欲返其本，復其初，使龍虎歸於鼎中，情性合於窾內，當用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之二訣，則炎烈火中，出飛龍之矯矯，泓澄水底，躍走虎以虓虓。始得龍虎相交，向鴻濛而潛歸混沌。繼則夫妻合體，從恍惚而竟（八）〔入〕虛無，共至黃房，互相吞啖。兩情留戀，二氣交加。有如天地之搆精，日月之交光，盤旋於祖竅之間，自然復此先天未判之氣，而成混元眞一之精。爲大藥之根元，作還丹之基本也。原夫龍之情性常在於戊，虎之情性常在於己，只緣彼此各有土氣，二土合併而成刀圭。是以坎、離交而地天泰，龍虎交而戊己合也。戊己合爲一體，則四象會合而產大藥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天地以陰陽交媾而生物，丹法以陰陽交媾而生藥。蓋未有不交媾而可以成造化者也。《玉芝書》云，玄黃若也無交媾，爭得陽從坎下飛。是乃作丹之大端，修仙之第一義也。若天地之氣不絪縕，則甘露不降，坎、離之氣不交併，則黃芽不生。龍虎二弦之氣不會合，則眞一種子不產。眞一種子不產，則將何者爲爐鼎，而凝成金液大丹耶。然交媾之理有二，有內交者，有

外交者　坎、離龍虎交，內交也，產藥也　乾、坤子午交，外交也，結丹也　此二法，大淵不同，學者宜細辨之　張紫陽云，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是此義也　呂純陽云，二物會時爲道本，五行全處得丹名，是此義也　陳抱一云，戊己牟交情性合，坎、離纔媾虎龍降，是此義也　張用成云，虎躍龍騰風浪粗，中央正位產玄珠　是此義也　張平叔《金丹四百字》云，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一泓水　亦此義也　夫龍虎交媾者，乃三元合一之法也　所以會乾、坤，交坎、離，簇陰陽，含性命，使二者復變而爲一　以至九宮八卦，七政六位，五行四象，三才之生於二者，莫不皆歸於一矣。一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也　大哉一乎，以其流行謂之炁，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妙用謂之神　始因太極一判分居二體之中，日遠日疏卒至危殆　是以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取精於水府，召神於靈關，使歸玄牝竅中，得與祖炁聚會　三家相見合爲一體　先則凝神於混沌，次則寂照含虛空，抱一無離，是爲返本還原之妙道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蓋言心與精而爲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　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

天人合發採藥歸壺

聞之師曰，人受天地中氣以生，原有眞種，可以生生無窮，可以不生不滅。但人不能保守，日日消耗，卒至於亡　間知保守，又不知煅煉火法，終不堅固，易爲造化所奪　苟能保守無虧，又能以火煅煉，至於凝結成丹，如金如玉，可以長生，可以不化　蓋欲煉此丹，雖以藥物爲主。欲採藥物，當在根本用功　何謂根本，吾身中太極是也。天地以混混沌沌爲太極，吾身以窈窈冥冥爲太極。天地以此陰陽交媾而生萬物，吾身以此陰陽交媾而生大藥　大藥之生於身，與天地生物不異　總只是陰陽二氣，一施一化而玄黃相交，一稟一受　而上下相接，混而爲一　故曰混沌　混沌乃天地之郛郭，窈冥亦是大藥之胞胎也　《南華經》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道德經》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　惟此眞精，乃吾身中之眞種子是也　以其入於混沌，故名太極　以其爲一身造化之始，故名先天　以其陰陽未分，故名一氣　又名黃芽，又名玄珠，又名眞鉛，又名陽精　此精若凝結於天地之間，或爲金，或爲石，歷千百年而不朽　人能反身而求之於自己陽精，凝結成寶，則與天地相爲無窮，金石豈足比哉　然此陽精不容易得　蓋人之一身，徹上徹下，凡屬有形者，無非陰邪濁濁之物，故雲房眞人曰，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　緣督子曰，一點陽精　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玄關一竅　趙中一曰，一身內外盡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　丘長春曰，陽精雖是房中得之，而非御女之術　內非父母所生之軀，外非山林所產之寶　但着在形體上模索皆不是，亦不可離形體而向外尋求。若此等語，何異水中撈月鏡裏攀花，眞正智過顏閔實難強猜，是以祖師密諱之　而世人罕知之　不獨今之爲然，古人亦有難知之語　如玉鼎眞人云，五行四象坎和離，詩訣分明說與伊，藥生下手功夫處，幾人會得幾人知。紫陽眞人云，此個事，世間稀，豈是等閒人得知　杏林眞人云，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　這些眞孔竅，料得少人知　伯陽眞人云，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一者何物也，就是那未發之中，不二之一，卽前所謂先天一氣是也　《翠虛篇》云，大藥須憑神氣精，採來一處結交成；丹頭只是先天氣，煉作黃芽發玉英　《復命篇》云，採二儀未判之氣，奪龍虎始媾之精。閃入黃房，煅成至寶　《崇正篇》云，寒淵萬丈睡驪龍，頷下藏珠燄烱紅；謹密不驚方採得，更依時日法神功　蓋採者以不採而採之，取者以不取而取之　在於靜定中，有非動作可爲也　昔黃帝遺其玄珠，使知索使離朱索，使喫詬索，索之皆不得　乃使罔象，罔象得之　罔象者，忘形之謂也，必忘形罔象，然後先天一氣可得　擊壤集先天吟云，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　又云，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工夫　何謂先天，寂然不動，窈窈冥冥，太極未判之時是也。何謂後天，感而遂通，恍恍惚惚，太極已判之時是也。《混元寶章》云，寂然不動感而通，窺見陰陽造化功。信乎寂然不動，則心與天通，而造化可奪也　《翠虛篇》云，莫向腎中求造化，却須心裏覓先天　當其喜怒未發之時，視聞不及之地，河海靜默，山嶽藏煙　日月停景，璇璣不行　八脉歸源，呼吸俱泯　既深入於窈冥之中，竟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亦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　少焉三宮氣滿，機動籟鳴，則一劍擊開混沌，兩手擘裂鴻濛　是謂無中生有　寓玄子詩云，不在塵勞不在山，直須求到窈冥端。何謂窈冥端，虛極靜篤之時也　心中無物爲虛，念頭不起爲靜　致虛而至於極，守靜而至於篤，陰陽自然交媾　陰陽一交，而陽精產矣　故陳圖南曰，留得陽精，神仙現成　蓋陽精日日發生，但世人不知翕聚，以致散而爲周身之氣　至人以法

追攝，聚而結一黍之珠。釋氏呼爲菩提，仙家名曰眞種。修性者若不識這個菩提子，即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是也。修命者若不識這個眞種子，即《玉華經》所謂枯坐傍門是也。張紫陽曰：大道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也由天。人若不知藥生，不知採取，不知烹煉。但見其難，不見其易。誠知藥生時候，採取口訣，烹煉功夫，但見其易，不見其難。此兩者，在人遇師與不遇師耳。故曰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然時之子却有兩說，有個活子時，有個正子時。昔聞尹師曰：欲求大藥爲丹本，須認身中活子時。又偈曰：因讀金丹序，方知玄牝竅。因讀入藥鏡，又知意所到。大道有陰陽，陰陽隨動靜。靜則入窈冥，動則恍惚應。眞土分戊己，戊己不同時。己到但自然，戊到有作爲。烹煉坎中鉛，配合離中汞。鉛汞結丹砂，身心方入定。曰動靜，曰窈冥，曰眞土，皆是發明活子時之口訣也。云何謂之動靜。曰寂然不動，返本復靜，坤之時也，吾則靜以待之。靜極而動，陽氣潛萌，復之時也，吾則動以應之。當動而或雜之以靜，當靜而或間之以動。或助長於其先，或忘失於其後，則皆非動靜之常矣。夫古之至人，其動也天行，其靜也淵默。當動則動，當靜則靜。自有常法。今之學者，不知丹法之動靜有常，或專主乎動，或專主乎靜。其所謂動者，乃行氣之動。其所謂靜者，乃禪定之靜。二者胥失之矣。《指玄篇》不云乎，人人氣血本通流，榮衛陰陽百刻周。豈在閉門學行氣，正如頭上又安頭。易嘗以行氣爲動哉。《翠虛篇》不云乎，惟此乾、坤眞運用，不必兀兀徒無言，無心無念神已昏，安得凝聚成胎仙。豈以禪定爲靜哉。凡人動極而靜，自然入於窈冥。窈冥即是寐時。雖入於無天無地無我無人境界，却不涉於夢境。若一涉夢境，即有喜怒驚恐煩惱悲歡愛慾種種情況，與晝間無異。且與窈冥時，無天無地，無我無人景，絕不相似。似窈窈冥冥，惟晝間動極思靜，有此景象。若夜間睡熟，必生夢境，安得有此。晝間每有窈冥時候，人多以紛華念慮害之。而求其時入窈冥者，蓋亦鮮矣。崔公《入藥鏡》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一日之內，意到不止一次，則採藥亦不止一次。張平叔所謂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是也。大抵藥物當以眞意求之，故曰好把眞鉛着意尋，又曰但向華池着意尋。蓋人身眞意是爲眞土，眞土之生有時，不由感觸，自然發生。雖輿中馬上一切喧鬧之地，不能禁止，故曰眞土。眞七有二，戊己是也。土既有二，則意亦有二必矣。所謂二者，一陽一陰是也。謂之眞者，無一毫強僞。若有一毫強僞，即是用心揆度謀慮，便屬虛假，非眞意也。有此眞意，眞鉛方生。何謂有此眞意。眞鉛方生，蓋動極而靜。眞意一到，則入窈冥。此意曠陰，是謂己土。陰陽交媾，正當一陽交動之時，自覺心花發現，煖氣沖融。陰陽乍交，眞精自生。眞精即是眞鉛，所謂水鄉鉛只一味是也。陰陽交媾，將判未判，恍恍惚惚，乃是靜極而動。此意屬陽，是爲戊土。此時眞鉛微露，藥苗新嫩，此乃有物有象之時，與平旦幾希一般。撥動關樞，急忙用功採取，則窈冥所生眞精，方無走失。所謂採取功夫，即達摩祖師《破相解訣》、海蟾祖師《初乘訣》二訣大略相同，不外乎吸舐撮閉四字。純陽祖師云，窈窈冥冥生恍惚，恍恍惚惚結成團。正是此訣。雖則是有爲之法，然非眞土一生，何以施功。是非採鉛由於眞土生也，故曰眞土擒眞鉛，鉛升與汞配合，汞得鉛自不飛走，故曰眞鉛制眞汞。鉛汞既歸眞土，則身心自爾寂然不動，而金丹大藥結矣。是以一時之內，自有一陽來復之機。是機也，不在冬至不在朔旦，亦不在子時。非深達天地陰陽洞曉身中造化者，莫知活子時如是其秘也。既曰一日十二時，凡相媾處皆可爲，而古仙必用半夜子陽初動之時者，何也。其時太陽正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蓋與天地相應，乃可以盜天地之機，奪陰陽之妙。煉魂魄而爲一，合性命而雙修。惟此時乃坤復之間，天地開闢於此時，日月合璧於此時，草木萌芽於此時，人身之陰陽交會於此時。神仙於此時而採藥，則內眞外應，若合符節。乃天人合發之機，至妙至妙者也。陳泥丸云，每當天地交合時，盜取陰陽造化機。《陰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盜其機萬化安。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此際正是造化眞機妙處。盡眞機之妙者，《周易》也。盡《周易》之妙者，復卦也。盡復卦之妙者，初爻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此時天地一陽來復，而吾身之天地亦然。內以採取吾身之陽，外以盜取天地之陽，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中，而爲我之藥物乎。然而天地雖大，造化雖妙，亦不能越此發機之外矣。此感彼應，理之自然。人若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於中夜靜坐，凝神聚氣，收視返聽。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一念不生，萬緣頓息。渾渾淪淪，如太極之未分。漠漠漣漣，如兩儀之未兆。湛兮獨存，如清淵之印月。寂然不動，如止水之無波。內不覺其一身，外

不知其宇宙。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陽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不敢爲之先也。屈原《遠遊篇》云，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外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許旌陽《三藥歌》云，存心絕慮候晶凝。《指玄篇》云，塞兌垂簾默默窺。皆是藏器待時之謂也。嗚呼，時辰若至不勞心，內自相交自結凝。入室按時須等着，一輪曦馭自騰升，豈可爲之先也哉。夫金丹大藥，孕於先天，產於後天。其妙在乎太極將判未判之間。靜已極而未至於動，陽將復而未離乎陰。斯時也，冥冥兮如烟嵐之罩山，濛濛兮如霧氣之籠水，霏霏兮如冬雪之漸凝漸聚，沉沉兮如漿水之漸矸漸清。俄頃癢生毫竅肢體如綿，心覺恍惚而陽物勃然舉矣。此時陽氣通，天信至，則瓊鐘一扣，玉洞雙開。時至氣化，藥產神知。地雷震動巽門開，龍向東潭踴躍來。此是玄關透露，而精金出鎖之時矣。邵康節云，恍惚陰陽初變化，綢繆天地乍回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白玉蟾云，因看斗柄運周天，頓悟神仙妙訣。一點眞陽生坎位，補却離宮之缺。自古乾、坤，這些離、坎，日日無休歇。今年冬至，梅花依舊凝雪。先聖此日閉關不通來往，皆爲羣生設。物物摠含生育意，正在子初亥末，造物無聲，水中火起，妙在虛危穴。如今識破金烏，飛入蟾窟，所謂虛危穴者，卽地戶禁門是也。其穴在於任督二脉中間，上通天谷，下達湧泉。故先聖有言，天門常開，地戶永閉。蓋精氣聚散，常在此處。水火發端也在此處，陰陽變化也在此處，有無交入也在此處，子母分胎也在此處。《翠虛篇》云，有一子母分胎路，妙在尾箕斗牛女。此穴干涉最大，係人生死岸頭。故仙家名爲生死窟。《參同契》云，築固靈株者此也，拘束禁門者此也。《黃庭經》云，閉塞命門保玉都者此也，閉子精路可長活者此也。蓋眞陽初生之時，形如烈火，狀似炎風，斬關透路而出，必由此穴經過。因閉塞緊密，攻擊不開，只得驅回尾閭，連空焰趕入天衢，望上奔一撞三關，直透頂門，得與眞汞配合，結成丹砂，非拘束禁門之功而誰歟。

無中出有還丹象，陰裏生陽大道基。此《呂祖純陽文集》中之口訣也。

極致清虛守靜篤，靜中一動陽來復。此李清庵《火候歌》中之口訣也。

一點最初眞種子，入得丹田萬古春。此鍾離權《破迷正道歌》口訣也。

一陽纔動大丹成，片餉功夫造化靈。此白玉蟾《萬法歸一歌》口訣也。

虛極又虛元氣凝，靜之又靜陽來復。此瑩蟾子《煉虛歌》中之口訣也。

渺邈但撈水裏月，分明只採鏡中花。此劉海蟾《還金篇》中之口訣也。

恍惚窈冥二氣精，能生萬象合乾、坤。此許旌陽《石函記》中之口訣也。

恍惚之中尋有象，窈冥之內覓眞精。此張紫陽《悟眞篇》中之口訣也。

日精若與月華合，自有眞鉛出世來。此還陽子《見性篇》中之口訣也。

若問眞鉛何物是，蟾光終日照西川。此張用成《悟眞篇》中之口訣也。

眞鉛不產五金內，生在窈冥天地先。此《諸眞玄奧廣集》中之口訣也。

坎水中間一點眞，急須取向離中轉。此李道純《原道歌》中之口訣也。

三物混融三性合，一陽來復一陰消。此李清庵《中和集》中之口訣也。

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眞。此劉奉眞白龍洞中之口訣也。

陰蹻泥丸，一氣循環。下穿地戶，上撥天關。此梅志仙《採藥歌》口訣也。

萬籟風初起，千山月仨圓。急須行政令，便可運周天。此石杏林口訣也。

可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些兒眞造化，恍惚窈冥中。此瑩蟾子口訣也。

藥取先天氣，火尋太陽精。能知藥取火，定裏見丹成。此石得之口訣也。

要覓長生路，除非認本元。都來一味藥，剛道數千般。此呂純陽口訣也。

元君始煉汞，神室含洞虛。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此《金碧經》口訣也。

得訣歸來試煉看，龍爭虎戰片時間。九華天上人知得，一夜風雷撼萬山。此彭鶴林口訣也。

虎之爲物最難言，尋得歸來玄又玄。一陽初動癸生處，此際因名《大易》先。此上陽子口訣也。

半斤眞汞半斤鉛，隱在靈源太極先。須趁子時當採取，鍊成金液入丹田。此陳泥丸口訣也。

捉得金精固命基，日魂東畔月華西。於中鍊就長生藥，服了還同天地齊。此呂純陽口訣也。

燦燦金華日月精，溶溶玉液乾、坤髓。夜深天宇迥無塵，惟有蟾光照神水。此徐神翁口訣也。

兌金萬寶正西成，桂魄中秋倍樣明。便好用功施採取，虛中以待一陽生。

此陳默默口訣也

一泓神水滿華池，夜夜池邊白雪飛。雪裏有人擒玉兔，趕教明月上寒枝。

此《玄奧集》口訣也

窈冥纔露一端倪，恍惚未曾分彼此。中間主宰這些兒，便是世人眞種子。

此陳圖南口訣也

只取一味水中金，收拾虛無造化窟。促將百脉盡歸根，脉住氣停丹始結。

此陳翠虛口訣也

先天一氣號眞鉛，莫信迷徒妄指傳。萬化滋張緣朕兆，一靈飛走賴拘鈐。

此龍首子口訣也

塞兌垂簾寂默窺，滿空白雪亂參差。慇懃收拾無令失，貯看孤輪月上時。

此鍾離權口訣也

無不爲之有以爲，坎中有白要歸離。水源初到極清處，一點靈光人不知。

此薛道光口訣也

莫怪瑤池消息稀，只緣人事隔天機。若人尋得水中火，有一黃童上太微。

此呂洞賓口訣也

玄關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陽來復。天癸纔生忙下手，採處切須虔篤。此瑩蟾子李翁口訣也。

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此邵康節口訣也

元來一味坎中金，未得師傳枉用心。忽爾打開多寶藏，木非土也不成林。

此上陽子口訣也

父精母血結胎成，尙自他形似我形。身內認吾眞父母，方纔捉得五行精。

此陳翠虛口訣也

西南路上月華明，大藥還從此處生。記得古人詩一句，曲江之上鵲橋橫。

此陳泥丸口訣也

煉丹仔細辦功夫，晝夜慇懃守藥爐。若遇一陽纔起復，嫩時須採老時枯。

此《玄奧集》中口訣

佛印指出虛而覺，丹陽訣破無中有。捉住元初那點眞，萬古千秋身不朽。

此張三峯口訣也

水鄉鉛，只一味，不是精神不是氣，元來卽是性命根，隱在先天心坎內。

此《珠玉集》中口訣也

恰恰相當絕妙奇，中秋天上月圓時。陽生急採無令緩，進火功夫要處危。

此上陽子口訣也

離、坎名爲水火精，本是乾、坤二卦成。但取坎精點離穴，純《乾》便可攝飛瓊。

此陳泥丸口訣也

恍惚之中有至精，龍吟虎嘯最堪聽。玄珠飛趁崑崙去，晝夜河車不暫停。

此《玄奧集》口訣也

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底泥蛇舞柘枝。

此薛紫賢口訣也

返本還原已到乾，能升能降號飛仙。一陽生是興功日，九轉周爲得道年。

此許宣平口訣也

日烏月兔兩輪圓，根在先天採取難。月夜望中能採取，天魂地魄結靈丹。

此陳翠虛口訣也

一氣團成五物眞，五物團成一物靈。奪得乾坤眞種子，子生孫兮又生孫。

此《金丹撮要》口訣

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天地變通飛白雪，陰陽和合產金華。

此闫谷子口訣也

精神氣，藥最親。以此修丹尙未眞。修丹只要乾坤鼎，乾、坤鼎卽坎、離仁。

此王果齋之口訣也

鉛汞相傳世所稀，硃砂爲質雪爲衣。朦朧只在君家舍，日日君看君不知。

此陳泥丸口訣也

先天至理妙難窮，鉛產西方汞產東。水火二途分上下，玄關一竅在當中。

此李清庵口訣也

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窈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行。

此王陽明口訣也

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

此邵康節口訣也

煉汞烹鉛本沒時，學人當向定中推。客塵欲染心無着，天癸纔生神自知。

性寂金來歸性本，精凝坎去補南離。兩般靈物交併後，陰盡陽純道可

期　此李清庵《中和集》中之口訣也

火符容易藥非遙，天癸生如大海潮　兩種汞鉛知採取，一齊物欲盡捐消　掀翻萬有三元合，煉盡諸陰五氣朝　十月脫胎丹道畢，嬰兒形兆謁神霄　此李道純《中和集》中之口訣也

奪取天機妙，夜半看辰杓　一點珠露，阿誰運到稻花頭　便向此中採取，宛如碧蓮含蕊，滴破玉池秋　萬籟風初起，明月一沙鷗　此陳楠口訣也

已上皆諸眞得藥口義，各引數言以便印證者

聚火載金訣法

起先運南方離宮之火，以煉北方水中之金　是爲以紅投黑，則凝神入坤腹而生藥　如今運北方水中之金，以制南方火中之木，是爲以黑見紅，則凝神入乾頂而成丹　故紫陽《悟眞篇》云，依他坤位生成體，種在乾家交感宮　崔公《入藥鏡》云，產在坤，種在《乾》　乾居上爲鼎，坤居下爲爐　非猛烹極煅，則藥不能出爐　非倒行逆旋，則藥不能升鼎　鉛者，其性沉重之物也　若不得火，何由而飛　汞者，其性飛揚之物也　若不得鉛，何由而結　是以聚火之法，最爲緊要也　何謂聚火之法，此法即達磨、海蟾二祖師吸舐撮閉四字訣是也　吸者，鼻中吸氣以接先天也　舐者，舌拄上腭以迎甘露也　撮者，緊撮谷道內中提，明月輝輝頂上飛也　閉者，塞兌垂簾兼逆聽，久而神水落黃庭也　故紫清云，下不閉，則火不聚而金不升上不閉，則藥不凝而丹不結　是以聚火之法，乃採取烹煉之先務也　其恍恍惚惚，是採取時候　猛烹極煉，是採取功夫　吸舐撮閉，又是烹煉之的旨也　夫採取之法，貴乎知時，不可太早，太早則藥嫩易升　亦不可太遲，太遲則藥老成質　必伺乎鉛華吐白，玄珠成象，方是採取時節　張紫陽云，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　張三丰云，電光爍處尋眞種，風信來時覓本宗　電光爍處，則窈冥之後，恍惚之間，一陽爻動之時，珠落華池之際　此時即用《參同契》拘束禁門訣　緊塞太玄，閉任開督　即忙鼓之以橐籥，吹之以巽風，煅之以猛火　火熾則水沸，水沸則駕動　河車載金，上升泥丸，與眞汞配合　汞得鉛降，亦不飛走　如此漸漸抽添，漸漸凝結，自然鉛日減，汞日添　久之鉛盡汞自乾，陰盡陽自純　至此則金丹大藥成矣　鍊此大藥，別無他術　只是採取先天一點祖炁，以爲金丹之母耳　受之師曰，鍊大梵之祖炁，飛肘後之金晶　存希一之妙相，返三素於黃庭

此是口訣中之口訣也　學者徒知以鉛汞交結爲丹，而不知採取抽添，烹煉火候，各有次序法度　蓋採取以作其始，抽添以成其終，於中調停，全仗火候　所以紫陽云，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　朱晦翁云，神仙不作參同契，火候工夫那得知　薛道光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　莫將大道爲兒戲，須共神仙仔細推　火候之法，有文有武，不可一律齊也　靜中陽動金離礦，地下雷轟火逼金　此第四節之火候也　謹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　此第六節之火候也　陽文陰武無令失，進退抽添有馭持　此第五節之火候也　成性存存者，儒家之火候也　綿綿若存者，道家之火候也　不得勤不得怠者，釋家之火候也　三月不違者，顏子之火候也　吾日三省者，曾子之火候也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者，子夏之火候也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子思之火候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孟子之火候也　發憤忘食，孔子之武火也　樂以忘憂，孔子之文火也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至誠無息而火候純也　火候純，大丹成　而作聖之功畢矣

卯酉周天口訣

前段乾、坤交媾，收外藥也　此段卯酉周天，收內藥也　外交媾者，後上前下，一升一降也　內交媾者，左旋右轉，一起一伏也　兩者循環，狀似璇璣　故魏伯陽云，循據璇璣，升降上下　周流六爻，難以察覩　世人只知有乾、坤交媾，而不知卯酉周天　是猶有車而無輪，有舟而無舵　欲望遠載，其可得乎　故《還元篇》云，輪迴玉兎與金鷄，道在人身人自迷　滿目盡知調水火，到頭幾個識東西　東者，木性也　西者，金情也　一物分二，間隔東西　今得斗柄之機斡旋，則木性愛金，金情戀木　兩相交結，而金木交併矣　金木交併，方成水火全功　丹經謂之和合四象者，此也　故張全一《鉛火秘訣》云，大藥之生有時節，亥末子初正半夜　精神相媾合光華，恍恍惚惚生明月　媾罷流下噴泡然，一陽來復休輕泄　急須閉在太玄關，火逼藥過尾閭穴　採時用目守泥丸，垂下左上且凝歇　謂之瞻理腦升玄，右邊放下復起折　六六數畢藥升乾，陽極陰生往右遷　須開關門以退火，目光下矚守坤田　右上左下方凝住，三八數了一周天　此是大然眞火候，自然升降自抽添　也無弦望與晦朔，也無沐浴共長籣　異名剪除譬喻捕，只斯兩句是眞詮

先以法鼎須住太玄關口，次以行氣主宰下照坤臍，良久徐徐從左上照乾頂，少停從右降下坤臍，是爲一度。又從坤臍而升上乾頂，又從乾頂而降下坤臍，如此三十六轉，是爲進陽火。三十六度畢，開關以退火，亦用下照坤臍，從右上至乾頂，左邊放下坤臍，是爲一度，如此二十四轉，是爲退陰符。二十四度畢，故張紫陽云，斗極建四時，八節無不順，斗極實兀然，魁杓自移動。只要兩眼皎，上下交相送。須向靜中行，莫向忙裏送。所以用兩眼皎者何也，蓋眼者陽竅也。人之一身皆屬陰，惟有這點陽耳，我以這一點之陽，從下至上，從左至右，轉而又轉，戰退羣陰，則陽道日長，陰道日消。故《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又能使眞氣上下循環，如天河之流轉。其眼之功可謂大矣。蓋人初結胎時，天一生水，先生黑睛，而有瞳人，屬腎。地二生火，而有兩脊，屬心。天三生木，而有黑珠，屬肝。地四生金，而有白珠，屬肺。天五生土，而有上下胞胎，屬脾。由此觀之，則五臟精華皆發於目也。因師指竅之後，見婦人小產牛馬落胎，併抱鷄之蛋，俱先生雙目，而臟腑皆未成形。予始知目乃先天之藏，元神所游之宅也。《皇極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大矣哉，人之神發於目也。生身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臟，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其大也天地可容，其小也纖毫不納。茲非吾一身中之大寶也歟。《內指通玄訣》云，含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仙。

上陽子云，玄微妙訣無多言，只在眼前人不顧。

《崇正篇》云，搬運有功連晝夜，斡旋至妙體璇璣。

《火候歌》云，欲透玄玄須謹獨，謹獨工夫機在目。

陳泥丸云，眞陰眞陽是眞道，只在眼前何遠詞。

薛道光云，分明只在眼睛前，自是時人不見天。

劉海蟾云，下降上升循轂軸，左旋右覆合樞機。

王子眞云，昨宵姹女啓靈扉，窺見神仙會紫微。北斗南辰前後布，兩輪日月往來飛。

蕭紫虛云，如龍養珠常自顧，如鷄伏卵常自抱。金液還丹在眼前，迷者多而悟者少。

陳翠虛云，不是燈光日月星，藥靈自有異常明。垂簾久視光明處，一顆堂堂現本眞。

《翠虛篇》云，莫謂金丹事等閒，切須勤苦力搬運，慇懃好與師資論，不在他途在目前。

《玄奧集》云，青牛人去幾多年，此道分明在目前。欲識目前眞的處，一掌風冷月嬋娟。

陳泥丸云，大道分明在眼前，時人不會慎歸泉。黃芽本是乾坤氣，神水根基與汞連。

《玄學統宗》云，幾回抖擻上崑崙，運動璇璣造化分。晝夜周而還復始，嬰兒從此命長存。

《觀吾判惑歌》云，這骨董，大奧妙。妙在常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目前，下土聞之卻大笑。

《金丹賦》云，龍呼虎吸，魂吞魄吐。南北交媾於水火，卯酉輪還於子午。總括乾坤之策，優游變化之主。母子包羅於匡廓，育養因依於鼎釜。

《郡仙珠玉》云，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無遮護。放開烈焰照娑婆，法界縱橫獨顯露。這些消息甚幽微，木人遙指白雲歸。此個玄關口難說，目前見得便忘機。南谷子云，至道不遠兮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兮修成胎仙。純陽子云，有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已上諸仙雅言，皆發明行氣主宰之義也。蓋此節工夫，與第四節共是一理。承上接下，端如貫珠。採取藥物於曲江之下，聚火載之而上升於乾。乾、坤交媾於九宮之上，周天運之而凝結於鼎。紫陽云，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輕清者凝於泥丸，重濁者流歸氣穴。逐日如此抽添，如此交媾。汞漸多鉛漸少，久則鉛將盡汞亦乾，結成一顆摩尼，是爲金液大還丹也。故馬宜甫云，收得水中金，採得菩提子。運得崑崙風，長壽無生死。蓋坎中之鉛，原是父之眞精，離中之汞，原是母之眞血。始因乾體一破，二物遂分兩弦。是以常人日離日分，分盡而死。所以至人法乾、坤之體，效坎、離之用。奪神功，改天命。求坎中之鉛，制離中之汞。取坎之中陽，填離之中陰。陰盡陽純，復成乾元本體。故張紫陽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

還丹入鼎長養聖胎

原初那點精金，渾然在鑛。因火所逼，遂上乾宮。漸採漸積，以烹以鎔，損之又損，煉之又煉，直至煙消火滅，鑛盡金純。方纔成此一粒龍虎金丹

關陀陀活潑潑，如露如電，非霧非煙，輝煌閃爍，光耀寰宇，放則遍開天地，斂，歸分隱入翠微宮。此時藥也不生，輪也不轉，液也不降，火也不炎，五氣俱朝於上陽，三華皆聚於乾頂，陽純陰剝，丹熟珠圓，紫陽翁曰：羣陰剝盡，丹成熟，跳出樊籠壽萬年。是以唐宋尸解諸仙，多於此處分路，隨意生身，出沒自由，不肯於百尺竿頭而再進一步，故有七趣之譏，落空之誚。蓋爲不知重立我之性命，再造我之乾、坤，變種性爲佛性，化識神爲元神，自造自化之妙也。若命宗人，不知所以自爲造化，就是枯坐旁門，而道非其道也。若性宗人，不知所以自爲造化，就是頑空外道，而釋非其釋也。此法乃仙眞佛祖之所深秘，概自從金元以來，而學道之人，少有知之者。蜀吾師廿公曰：鼎中有寶非眞寶，重結靈胎是聖胎。然而珠在崑崙，何由得下而結聖胎。必假神爐，竊靈陽眞氣以催之，太陽眞火以逼之。催逼既久，則藥丹應時脫落，吞入口中，化爲金液，而直射於丹扃之內，霎時雲騰雨施，電掣雷轟，鑿戰片餉之間，銷盡一身陰滓，則百竅如輻之輳轂，七寶若水之朝宗，皆聚於此矣。昔無上元君謂老子曰：神丹入口壽無窮也。故老子修之，是爲道祖。許宣平曰：神居竅而千智生，丹入鼎而萬種化。陳虛白曰：我初凝結聖胎時，百脉俱停，氣不馳，施肩吾曰：天人同一氣，彼此感而通。陽自窄中來，抱我主人翁，然我既得靈丹入鼎矣，而內外交修，煉之而復煉之，而必至於天地合德，則太虛中自然有一點眞陽，以與我之靈丹合而爲一。蓋吾身之靈，感天地之靈，則內眞外應，渾然混合。《金碧經》云：磁石吸鐵，隔礙潛通，大同此意。這段功夫，全以至靜爲主。《老子》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當其兩陽作合，聖胎初凝，必須常常覺照，謹謹護持，如小龍之乍養珠，似幼女之初懷孕。牢關神室，不可使之滲漏，故太白眞人曰：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更於一切時中，四威儀內，時時照顧，念念在茲，混混沌沌，如在母胞，終日如愚而不違，不可須臾間斷也。葛仙翁云：息息歸中無間斷，天眞胎裏自凝堅。張用成云：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石得之云：將來掌上霞光燦，吞入腹中宮殿新。趙緣督云：神丹飛落黃金室，嬰兒降生極樂國。呂純陽云：刀圭餌了丹書降，跳出塵籠上九天。宋文公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李清庵云：一顆寶珠吞入腹，作個全眞仙眷屬。陳希夷云：邈無蹤跡歸丹扃，潛有機關結聖胎。薛紫賢云：四象包含歸戊己，辛勤十月產嬰孩。《悟眞篇》云：菓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醉中吟》云：寶珠笑舞辭天谷，綿脫胞胎又入胎。張紫陽云：嬰兒是一含眞炁，十月胎圓入聖基。呂純陽云：大生一物變三才，交感陰陽結聖胎。白玉蟾云：雞能抱卵心常聽，蟬到成形殼始分。俞石澗云：虎嘯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入金城。《華仙珠玉》云：一粒餐分天地壽，死生生死不相干。張紫陽云：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鍾離翁云：胎內嬰兒就，勤加溫養功；時時照丹扃，刻刻守黃中。陳泥丸云：男兒懷孕是胎仙，只爲蟾光夜夜圓；奪得天機眞造化，身中自有玉清天。陳抱一云：大道無私感即來，神仙此語豈虛哉；苟非着意求鉛汞，爭悟天機結聖胎。《玄奧集》云：闍苑蟠桃自熟時，摘來服餌莫教遲；幾回下手潛偷處，無限神仙總不知。龍眉子云：形如雀卵團團大，間似驪珠顆顆圓；龍子脫胎吞入口，此身已證陸行仙。紫虛眞人云：初煉還丹須入室，婦人懷孕更無殊；聖胎凝結圓成後，出入行藏豈有拘。白紫清云：秖將戊己作丹爐，鍊得紅丸化玉酥；慢守火符三百日，產成一顆夜明珠。張眞人贈白龍洞主歌云：從此根苗漸長成，隨時灌溉抱眞精；十月脫胎吞入口，不覺凡身已有靈。白玉蟾云：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血自交媾，身裏夫妻是妙哉。黃元吉云：鼎內金丹燦燭光，無由摘爾到黃房；忽然夜半天風便，吹送靈兒歸故鄉。陳翠虛云：道要無中養就兒，個中別有眞端的；都緣簡易妙天機，散在丹書不肯泄。王重陽云：閑中偶爾到天台，忽見霞光五色開；想是金丹初變化，取歸鼎內結嬰孩。上陽子云：玉皇若也問丹材，便月爐中取下來；馳騁英雄吞一粒，男兒懷了一年胎。陳致虛云：饑餐渴飲困來眠，大道分明體自然；十月聖胎完就了，一聲霹靂出丹田。至於釋教教人，亦不外此。如《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眞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夫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爲如來之種子，以自造化如來也。故曰道胎，又曰覺胤。其與婦人之胤兒，玄門之胎仙，亦何以異。及至形成出胎，親爲佛子，豈不是眞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耶。蓋丹書梵典，皆有次序口訣，但人不知，而竊眞看過去了。正是珠在路傍人不拾，惜哉

予今略摘此數條，表而出之，以引古之是，而證今之非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七　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鉛遇癸生須急採，金逢望後陸思誠本作後。本作遠　不堪嘗。送歸七釜牢封固，次入流珠厮聚相也　配當。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翼註，首二句產藥之處，次二句採藥之時　採得其地乘其時，又能封固，隨爲之配合爲之調火，方稱得藥。○補註，此章包丹法始終言之　鉛遇癸生，指白虎首經先天大藥也　二八一斤，指金水六候後天爐藥也。鉛自外來，故云送歸。汞本在內，何以言入　蓋未得鉛之先，此汞周流於一身。既得鉛之後，與汞同入於神室矣　調停火候，謂朝屯用金，暮蒙用水，全要配合均平，無使參差偏勝　陰陽指陽火陰符　○子野註，藥出西南是坤位，欲尋坤位豈離人。○補註，西南本鄉，詩取三義　西南得朋，取其陰陽同類，一也。位居西南，坤土能生兌金，二也。月見庚方，正值西南之位，三也。○翼註，藥產西南，直截言之，只坤家之水中金耳　癸卽水，鉛卽金，金卽眞藥。總之，眞一之氣自虛無中來，來卽產也。母隱子胎，鉛生癸後，謂其至清，有氣無質。五千四十八日，僅此一日。一日十二時，僅此一時。一時三符，僅此一符之速。毫髮躁急不得，亦毫髮怠緩不得　○翁註，迎其藥之將至，則急採之。此時水源至清，有氣無質，方爲可用。稍遲則藥已生質，涉於後天之物，所謂見之不可用也。陳註，兌之初癸，是爲眞陽。眞陽初動，乃曰癸生。天地以七日而來復，復子也。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人身以三日而看經，經鉛也。癸動後而生鉛，鉛之初生名曰先天眞一之氣。此氣號曰金華。採此眞鉛借來煉丹，其功只半個時。蓋一月止有一日，一日只有一時，此一時最不易得者。若逆而收之，送歸土釜，配以流珠，調其火候，自能結成聖胎矣　○翼註，土釜，腹內黃庭也　先天一氣，如露易耗，如電易飛，故須封閉牢固，毋令走泄　卽契中耳目口三寶固濟勿發通也。○補註，《參同契》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猝得金華轉而相因，言汞得鉛而凝住也。○翁註，修丹之士，既取上弦西畔斗輪之月，得陽金八兩。次取下弦東畔半輪之月，得陰水半斤。以此兩個半輪之月，合氣而生丹　故得金丹一粒，圓滿如月。薛公謂靈丹一粒其重一斤，此乃兩個八兩合成一斤也。○翼註，陽爲火陰亦爲火，陰陽調卽是火，此外無火　火力到卽是丹，此外無丹。仙訣云，採之爲藥煉之爲火，其旨了然。取義一斤者，每斤三百八十四銖，比易中三百八十四爻。易如此，則卦爻周而陰陽之變合始備　藥如此，則氣味平而陰陽之造化始調。故云藥須重一斤，而一斤中又須二八平等。然後配合相當　藥候初到，卽是月圓過此片時，便成望後　以外丹言之，藥產西南初候，月出庚也。此時癸水方動，而壬水發端矣　金逢月望乃第二候，月書所謂寶鏡，輪也。惟庚甲兩候丁壬可以妙合　自望以後，則金氣盡而不可嘗試矣　土釜封固，取得天疏養火三日也　流珠配當，流戊就己而水來自乾矣　二八者，眞鉛眞汞分兩均停也　託陰陽者，朝屯暮蒙進次二候也　《悟眞》註家，談及外事者，惟見彭好古　但止約舉大綱耳　欲盡其詳，如《漁莊錄》、《地元眞訣》、《玄要篇》、《秋日中天》、《黃白鏡》、《黃白直指》、《洞天秘典》、《黃白破愚》，諸書，皆不可不覽

又其八　休煉三黃及四神，若尋衆草更非眞。陰陽得類歸交感，二八相當是合親。潭底日紅陰怪滅，山頭月白藥苗新。時人要識眞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補註，金石草木俱非眞種，故須求之陰陽同類　欲求同類之藥，又須審明二八之期。此時金水平分，正好用爲符火。離象爲日，日紅陰怪滅者，得藥之後陽能爍陰也　坎象爲月，月白藥苗新者，白虎初經其氣新嫩也　日紅言築基功完，月白指還丹大藥　此卽所謂眞鉛眞汞也。夫豈砂銀外物所可比倫哉。○翼註，三黃，雌雄硫也。四神，銀鉛砂汞也。服食家執鉛中取銀爲識眞鉛，砂中取汞爲識眞汞，此皆方士僞術，仙翁特指眞鉛汞以別之　○陳註《參同契》云，欲作服食仙，須求同類者　《鼎器歌》云，兩七相當是合親。○補註二八之說，起於《參同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二八應一斤。《悟眞篇》所謂二八相當，及一斤須二八，用功修二八，皆本於此。舊註以坎鉛離汞爲兩相配當，未合詩意　潭底日，指陽伏丹田，卽《參同》所謂眞人潛深淵。山頭月，指星應眉心，卽呂祖所謂印堂光潤澤。本是坎，離對言，不必拘山頭虎嘯海底龍吟之例　將兩家互說。舊註謂潭陰日陽，山陽月陰，乃就陰陽交媾處取象，却非本旨　又以日紅指坎鉛，月白指離汞，尤爲差謬。薛氏得張祖親傳，不應背其師說，故知俗刊薛註，出於翁象川無疑矣　鍾離公《正道歌》，眞鉛眞汞天地晶，四神爲正藥，三黃爲助藥，丹家亦皆用之　若不知作法，而貿然試煉，與尋草燒茅者均屬無成　蓋丹須眞陰眞陽，氣類交感，鉛砂二物是也。但鉛砂配合，各有斤兩，每砂二分，須鉛八分　俟其金華發見，日紅月白，投入朱砂，妙合而凝　斯時鉛內之精得汞火而結眞鉛，砂中之液得鉛金而結眞汞，眞鉛眞汞兩物一體，名曰天疏　天疏乾汞，汞死成銀，從此生生不窮矣　彼凡砂凡汞何足道乎。仙翁作《金華秘篇序》，金取無形之金，火取無形之火，其

義結精，所謂鎮鉛汞之請賊。彭註：六陳行之用陰陽，陰陽即鉛汞，鉛稱陽金大，銀稱金，金生水爲太陰，砂爲木，木生火爲太陽，是爲陰陽得類，而金水木火之中，各得弦氣半，是爲二八相當，陰陽得類，如夫妻之交媾，二八相當，如骨肉之自親，而採取最象，又必看潭底日紅，山頭月白，蓋金水同宮，點王水金光，爲癸水陰魔所混，不能自出，煉之有法，金得火而發光，一輪紅日自潭底上升，而陰怪盡滅，靈時一線蛾眉之月，露其白於庚方，而藥苗自新，乘此採取，木火弦氣與金水弦氣，盡歸鎮土之中，太陽弦氣是謂眞汞，太陰弦氣是謂眞鉛，此等眞鉛眞汞，豈凡砂水銀之謂哉，若徒求之三黃四神，又求之衆草礦砒，愈求而愈失其眞矣。

又其十二　草木陰陽亦兩齊，若還缺一不芳菲。初開綠葉陽先倡，次發紅花陰後隨。常道卽斯爲日用，眞源反此有誰知。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亂爲。○龔註：人物動植各稟陰陽，卽如草木無情亦有倡隨之理，況人類至靈，此感彼應，出自天然情性，但尋常日用，惟順而行之，仙家妙用，乃逆而修之，其眞源之反於常道者，世人尚罕知也，眞源者，眞陰眞陽之源，識者識此陰陽鉛汞之眞，及陰陽互藏之宅也。○補註，詩意只借草木以興起夫婦倡隨耳，不必說到花葉後生子結果，亦不說到秋冬時復命歸根。○翁註，孤陰不自產，寡陽不自成，是以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常道，卽斯爲日用也，眞源反此者，有顚倒互用之玄機，學者苟不自明，反笑我者，乃自蒙蔽耳。○陳註，順則爲凡父凡母，逆則爲靈父聖母，凡父凡母之氣則成人，謂之常道，靈父聖母之氣則成丹，是曰眞源，反此者男反爲女，而女反爲男也，不得師傳，亂爲何益。○補註，陽先陰後是常道順行，陰倡陽隨是眞源逆用。

又其十五　不識眞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休妻漫道陰陽隔，絕粒徒教空腎腸胃空，草木金銀皆淨質，雲霞日月屬朦朧。更飧吐納並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李註，眞鉛卽是金丹，命祖在是，性宗亦在是，修行之路，惟此一乘法，餘二卽非眞，何須枉用心力，彼方外遊食之徒，誘人於邪蹊曲徑，雖歷盡三千六百傍門，再尋金丹不著也。○龔註，眞鉛卽是一點乾陽，癸盡初生之虎弦氣，將此採煉，配以流珠，仍要還此初氣，故曰九還金丹，便是藥之祖宗，非眞鉛另有祖宗也。○戴註，休妻絕粒吐納存想等法，皆屬傍門，俗士因見不休妻之句，誤以採陰之術爲金丹者多矣，胡不窮究太白眞人破迷歌乎，行氣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畫餅豈能餌，採陽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滋味，辟穀不是道，餓飯傷脾胃，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却是道，大之含眞氣，氣交而不交，升降效天地，二物相配當，起自於元始，姹女與嬰兒，匹配成既濟，本是眞陰陽，夫妻同一義，所以不須休，孤陽豈成事，世出爲金仙，金丹非容易，志士不說眞，大洞隱深義，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斯言眞妙言，便是太乙力，仙翁律詩所云，蓋本於此。○補註，此從第九章勞形按引而推廣之，以盡闢方士之說，大概與參同是非歷藏法一段相符。○陳註，眞鉛乃靈父聖母之氣，若非此氣，將何入室而施功，夫人生天地間，稟凡父之精凡母之血，而有其身，故修仙之道不外乎此，而所異者，須要靈父聖母方爲眞鉛，何謂靈，常應常靜之謂靈，逆施造化之謂靈，何謂聖，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有此靈聖，方能造此眞鉛。

又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四　偃月爐中玉蕊生，朱砂鼎內水銀平。只因火力調和後，種得黃芽漸長成。○翁註，偃月陰爐，中有玉蕊之陽氣，卽虎之初弦之氣，朱砂陽鼎，中有水銀之陰氣，卽龍之初弦之氣。○陶註，玉蕊者，爐中陽氣，生者，符來之候，水銀者，鼎中陰精，平者，配合均平之謂，二分水至，我以二分之火與之俱也。○補註，生是陽動之眞符，平乃相當之汞氣，屯蒙無爽，金水得宜，謂之調和，金胎有兆，神火周遭，自然長成矣。【略】

又其六　調和鉛汞要成升，日currently頼大小無傷兩國全，若問眞鉛是何物，蟾光終日照西川。○補註，上二句明煉丹之法，下二句指產藥之期，調和鉛汞，兼築基溫養言，大小無傷，按候行功進退有度也，蟾光照川，乃出庚之初月，以此初弦爲準，其餘五候，皆可按日尋求矣。○調和鉛汞約有三義，子野謂調和鉛汞，使無太過不及，太過則傷於彼，不及則不能結丹，此一說也。○龔註，謂調和鉛汞，卽契中則水以定火，火燥則恐傷鉛，水溢則恐傷汞，兩者要均平，而無偏勝，又一說也，陶氏謂鉛要調和，方能就汞，汞要調和，方能飲鉛，此又一說也，後註，分承太過不及言，蟾照西川亦有三義，西方乃兌金之位，一也，月照西川，水中之金，二也，日終而光照，乃初三月出庚，爲爻動初候，三也，陽大陰小，易中定分，大小兩國，本《道德經》。

又其七　未煉還丹莫入山，叶音先山中內外盡非鉛。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補註，山中非鉛，以見枯坐獨修之無益，家內有寶，無如百姓日用而不知，此至道之所以鮮能也，眞鉛卽至寶，世人識之不全

者，蓋但知順天而不知逆天耳。○陶註：天地乃搬弄之事，欲知逆天當求眞鉛，欲求眞鉛，正須尋師訪道，曾資結伴，安可遵跡深山，此眞註繹所以云天山何難故躡踏也

又其八　竹破須將竹補宜，抱雞當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眞鉛合聖機。爭似怎似也　○翁註：爭何與也，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功，欲作服食仙，當以同類者。蓋眞鉛爲母氣，我精爲子氣，皆非同類至妙者乎。是乃作聖之眞機，金丹之妙藥　○龔註，前謂山中無鉛，正謂無同類耳　萬般，指旁門雜術類者　鉛與汞爲類也，機字卽盜機之義　○陶註，竹破須竹續，本陶公還金術　抱雞當用卵，本魏公《參同契》　皆發明同類易施功之意　能以同類之眞陽，點化我身之眞陽，變成純陽體質，便合作聖之機　○戴註，唐陶植眞人有別錄三品至藥秘傳於世　敬宗寶（歷）二（歷）元年八月十五日，在四明山大梅峯梅福仙人臺上，白日上升　至今碑記尚在臺下　○今按，四明山居上虞天台之中，前後四仙迭見　生其地者能無感發興起乎

【略】

又其十一　夢謁西華到九天，真人授我一指玄篇。其中頓易無多語，只是教人煉汞鉛。○補註，此章直指《金丹眞訣》，猶釋門言惟此一乘法也　○陶註，煉鉛汞三字，足包《悟眞篇》一部至旨，凡始而煉汞，繼而煉鉛，終而抽鉛添汞，步步只在鉛汞上做工夫　高象先歌云，舉世何人識河車，千當西去求西華　西華夫人掌樞紐，便當指與眞丹砂　此詩夢謁西華到九天，殆借歌中之意，以示產藥煉丹之地　○補註，高氏作《金丹歌》，在宋眞宗大中間張公著《悟眞篇》，在神宗熙寧乙卯　年歲既有先後，詩引歌中語，容或有之　歌云，古皇問道崆峒室，始得宏綱未全悉　回頭蜀國訪峨嵋，天眞皇人與眞一　眞一之道何所云，莫若先敲戊己門　戊己門中有金水，金水便是黃芽根　黃芽根爲萬物母，母得子兮爲鼎釜　日魂月華交感時，一浮一沉珠自飛　玄珠飛到崑崙上，子欲得之戀罔象　心不著相罔象得之歸絳宮，絳宮蒸入肌膚紅　肌膚紅兮鬢髮黑，北斗由斯落死籍　大哉九十日成功，髮黧橋山有遺跡　又云，乾、坤陰陽之門戶，乾道男兮坤道女，時人不識眞陰陽，茫茫大地尋龍虎　此歌言戊己日月，言母子鼎釜，言金水浮沉，言陰陽龍虎，卽所謂煉汞鉛也

又其十二　道自虛無生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張。○陶註，天地乃搬弄之事，欲知逆天，當求眞鉛，欲求眞鉛，正須尋師訪道，曾資結伴，安可遵跡深山，此眞註繹所以云天山何難故躡踏也

又其八　竹破須將竹補宜，抱雞當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眞鉛合聖機。爭似怎似也　○翁註：爭何與也，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功，欲作服食仙，當以同類者。蓋眞鉛爲母氣，我精爲子氣，皆非同類至妙者乎。是乃作聖之眞機，金丹之妙藥　○龔註，前謂山中無鉛，正謂無同類耳　萬般，指旁門雜術類者　鉛與汞爲類也，機字卽盜機之義　○陶註，竹破須竹續，本陶公還金術　抱雞當用卵，本魏公《參同契》　皆發明同類易施功之意　能以同類之眞陽，點化我身之眞陽，變成純陽體質，便合作聖之機　○戴註，唐陶植眞人有別錄三品至藥秘傳於世　敬宗寶（歷）二（歷）元年八月十五日，在四明山大梅峯梅福仙人臺上，白日上升　至今碑記尚在臺下　○今按，四明山居上虞天台之中，前後四仙迭見　生其地者能無感發興起乎

【略】

又其十一　夢謁西華到九天，真人授我一指玄篇。其中頓易無多語，只是教人煉汞鉛。○補註，此章直指《金丹眞訣》，猶釋門言惟此一乘法也　○陶註，煉鉛汞三字，足包《悟眞篇》一部至旨，凡始而煉汞，繼而煉鉛，終而抽鉛添汞，步步只在鉛汞上做工夫　高象先歌云，舉世何人識河車，千當西去求西華　西華夫人掌樞紐，便當指與眞丹砂　此詩夢謁西華到九天，殆借歌中之意，以示產藥煉丹之地　○補註，高氏作《金丹歌》，在宋眞宗大中間張公著《悟眞篇》，在神宗熙寧乙卯　年歲既有先後，詩引歌中語，容或有之　歌云，古皇問道崆峒室，始得宏綱未全悉　回頭蜀國訪峨嵋，天眞皇人與眞一　眞一之道何所云，莫若先敲戊己門　戊己門中有金水，金水便是黃芽根　黃芽根爲萬物母，母得子兮爲鼎釜　日魂月華交感時，一浮一沉珠自飛　玄珠飛到崑崙上，子欲得之戀罔象　心不著相罔象得之歸絳宮，絳宮蒸入肌膚紅　肌膚紅兮鬢髮黑，北斗由斯落死籍　大哉九十日成功，髮黧橋山有遺跡　又云，乾、坤陰陽之門戶，乾道男兮坤道女，時人不識眞陰陽，茫茫大地尋龍虎　此歌言戊己日月，言母子鼎釜，言金水浮沉，言陰陽龍虎，卽所謂煉汞鉛也

又其十二　道自虛無生一炁，便從一炁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張。　神註，此章極言道體有以推明丹道所由，全是無生之體，無極而太極也　炁產陰陽，太極生兩儀也　陰陽再合成三體，乾父坤母成男成女也　三體重生萬物張，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也　以此道產諸丹法，眞氣渾含者，虛無也　金水初媾者，炁也　鉛汞相見者，陰陽也　變見是一內含眞氣者，三體重生也　調神指發千百化身者，萬物滋張也　○長庚註，或問虛無兆，是太極之上復有無極否　曰，卽太極，亦有象，安得謂無故知一者無之所生，但混淪而未破耳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故知太極之上有無極也　朱子解《太極圖說》，謂無極卽在太極之中，此另是一義　○彭註，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出《道德經》　金液歌，一生萬物，無極乾父坤母，產成男女，一者天，之眞陽，二者地，之眞陰　生一者，以鉛制砂之事　卽感鉛中之氣，結成金胎　鉛去不用，獨一味死砂，煉成至藥，抱養嬰兒，是二生三之事也　及嬰兒既出，則胎胞接制，使點化通神，是三生萬物無休歇也

又其十三　坎電烹轟金水方，火發崑崙陰與陽，二物若還和合了，自然丹熟過身香。○長庚註，此乃鉛至汞迎，和合而成丹　其功只在一時半刻之間　○陳註，坎電者，乃鉛氣發生之時　我卽乘其時至，發崑崙之火以應之　所謂一月只有一日，一日止有一時也　香透丹田，一身調暢　目明體健，得丹之效也　○補註，坎電者，爻動之時，水中火發也　此龍之弦氣謂之陽火　一火交合，險火　火發者，煉已純熟，動而能直也　此龍之弦氣謂之陽火　一火交合，則險陽配當，《易》曰，二氣感應以相與，卽此與字　金水方，乃產藥之鄉發崑崙，乃下元鼎頂　以四字括之，只虎穴龍頭耳　二物謂眞陰眞陽，卽眞水眞火　和合者，會歸丹田，妙合而凝，結成丹基也　熟則更有調停培養之功　○翁註，初時採服此藥，則百骸理而香美生　《參同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熏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鬚髮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豈非眞香滿身乎　自此以後，復運陰符陽火，進退抽添，不失其時，金液還丹自然成熟，滿身增輝香且美矣　此兼內外二丹法象也　【略】

又其十九　華去聲蓋山頭雄虎嘯，扶桑海底北龍吟。黃婆自解胡賈卽　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陶註，華嶽者，西方白虎之地，坎卦陰中之陽，乃曰雄虎　山頭，則坎當居上之意也　扶桑者，東海青龍之位，離卦陽中之陰，乃曰牝龍　海底，則離在坎下之意也。《契》云，陰在上陽下奔，正是此

義。嘯與吟者，彼此相戀相求之音也。○陳註，山頭雄虎，危而難伏。海底牝龍，險而難降。非有大力量大勇猛之士，安能駕馭哉。卽如金丹，是一個至陽之氣，居於杳冥不測之內，危而難得，險而難收。自非積德厚重，煉已純熟，安能得之。且道如之何，得他共一心。噫，若貪天上寶，須用世間財。○子野註，坎上離下，調以中和之意，則龍虎相愛如夫婦。黃者，中也。婆者，女之終稱。故無媒忌而能媒合。黃婆之義，中和盡焉。○補註，黃婆向無確說，當兼內外言，亦有三義。調以中和，乃兩家相得之情，一也。以戊己二門爲作合之媒，二也。中間須常有一番媒娉，以通彼此消息，三也。陸氏所云，無媒忌而能媒合者，蓋亦隱躍逗露矣。

又其二十 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一作兩獃捉來令平聲。死鬬，化成一塊紫金霜。○陶註，虎西龍東，猖狂獰惡，難擒難伏。入室之頃，左提龍而審定鼎弦，右擒虎而精調氣候。息符漏刻，數應周天。二氣往來，氤氳和合。三寶閉塞，綿綿若存。此捉來死鬬之義也。臨爐採藥，非可用手捉摸，只是把握在手之意。鬬字，及下求戰臨敵等句，不過神氣交感，從虛化氣，激而有象，並無鬬戰之事，邪宗安得引此爲口實耶。○翼註，死鬬者，求丹大事，專心致志，必期降伏而後已。勿作拚死一鬬，亦勿作死裏求生，亦勿作臨鬬之時，心死如灰。○子野註，西山白虎，坎中金情，東海青龍，離中木性。二物獰惡猖狂，不易擒捉。若得法制之，則彼此和合而化成丹。這個死字極有深理。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補註，兩手捉來，言有所本。劉海蟾云，左手捉住青龍頭，右手拿住白虎尾。一時將來入口吞，思量此物甚甘美。算來只是水中金，妙道玄機眞要理。

又其二十一 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復姤自茲能運用，金丹誰道去聲不成功。○補註，上二句龍虎交媾，全憑戊己。此得藥之事。下二句溫養抽添，有取復姤。此行火之功。○子野註，龍東虎西所以間隔，欲使相逢須憑戊己，既得龍虎交媾產成紫金之丹，養火於復姤之功矣。○陶註，龍從火出，青龍號爲赤龍。虎向水生，白虎乃名黑虎。只龍虎赤黑四字，已具四象矣。復、姤運用，十月火功也。○翁註，南北東西皆歸戊己，名曰刀圭。一粒如黍米，光明烜赫，透入崑崙山，八水俱朝會。然後進陽火於復卦，退陰符於姤爻。自然運用抽添，莫不頭頭中度，而金丹之道計日可成矣。○陳註，龍之頭爲己，虎之門爲戊。龍虎因之而交會，復、姤因茲而運用，金丹得之而成功。噫，知之非難，行之爲難。○翼註，戊己與四象對言，自是中宮。《契》云，皆稟中宮戊己之功。當主此說。【略】

又其二十五 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姹女結親情。○翼註，此申前白虎歸家之意。○補註，坎體陽陷陰中，其一點眞陽卽名金公。然此一畫眞陽，本從乾爻而來，後方落於坎宮。此卽東家寄西之意。東西只作陰陽看，不必實求卦位所在。認得者偵其爻動之時，喚來者使彼意濃藥至也。藥入中宮配以己汞，而相依相戀，是乃結親情也。養卽溫養，結是結丹。○李註，坤體本空，原無鉛汞。因與乾交感後，受一點神火之光，始變爲坎，故曰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修眞君子，此時誠明之極。認得坎內乾金，的當是鉛。一口吸來，送入黃庭。牢固封閉，隨卽配以眞汞，足成一斤之數，以結團圓之象。故曰，認得喚來歸舍養，配將姹女結親情。東寄西鄰，卽就臨爐時言，與舊註不同。【略】

又其二十九 八月十五翫蟾輝，正是金精壯盛時。若到一陽纔起處，便宜進火莫延遲。○補註，此借中秋月色，以比爐內藥生。上二是喻言，下二是正意。所謂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蓋時子卽當月圓也，不是將乾滿甲月出庚兩候並言。晦盡朔來，乘其陽動而進火。二分水至，急以二分之火配之，使馳入赤色之門。一過此時，則陽漸衰而陰漸長，非其候矣。蓋一月止此一日，一日止此一時也。○翼註，八月十五當活看，不可泥象。丹家又取三日月出庚者，何義。十五取其氣足，三日取其新嫩。一陽卽三日震也。○按陳註云，水清金旺，天上之蟾朗星輝。鉛遇癸生，人間之藥物可煉。明是蟾光藥物賓主相形，知甄氏所謂氣足藥新，不可認爲兩候矣。外丹之法，以月見庚方爲一陽初動，水中金氣呈露於此，蟾光壯盛，另是一候，殆所謂金蟬上下飛耶。【略】

又其三十一 玄珠有象逐陽生，陽極陰消漸剝形。十月霜飛丹始熟，此時神鬼也去殺。須驚。○子野註，玄珠者，丹藥之象。藥不能自生，因感陽氣而生。自微至著，陽極陰消，十月數周，大丹成就。○補註，玄珠乃先天大藥，其十月抽添，兼用後天原鼎。凡朔後晦前，上弦下弦，一月六候所產者，皆是。蓋溫養須資鼎中之藥，朝進一卦，取前半月之金。暮進一卦，取後半月之水。如此進火退符，周天數足，然後陽極陰消，而金丹成熟。玄珠，有象無象之象也。玄者，北方之色。丹從鉛出，故取諸玄。霜飛者，十月丹熟，如孟

冬遇霜而金橘見丹也　○陶註，彭鶴林云：爻剛行一爻柔，一候文行一候武，一年火候始胎嬰，雷聲震動鬼神驚，正是此意。玄珠，出《南華經》

又其三十二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裏煆，煆成溫養自烹煎。○補註，此承前抽添運用十月丹熟而言，提出六候首尾之爐藥。前弦之後指晦前，後弦之前指朔後，蓋取其味平而氣全，採以養丹也。爐者，土釜神室，煆則配以內火。自烹煎者，言朝暮交煉，眞氣自薰蒸也。鼎中六候，著於《參同》，無專用兩候之理，此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者，蓋舉其最要者言之耳。李氏重在朔後晦前兩度之候。晦前補血，朔後補氣，血氣均調，是謂藥平。水旺金重，是謂氣全也。○戴氏註，二八取象於月之金水，六候取象於月之盈虛。金陽也，水陰也。二弦之氣，陰陽之火也。五日爲一候，五行之數全也。前弦後者，以上弦之前陰後陽，金水各半斤爲二八也。後弦前者，以下弦之前陽後陰，金水亦各半斤爲二八也。上下二弦皆有二八，聖人知二八金水之精在上下二弦，各取半斤，爲其藥味平氣象全能結丹也。人誤以爲望者多矣。望日則月盈乾甲，乃陽金一斤之數已滿。此二八之妙，非遇眞師焉知其妙用。上下二弦，各取金水八兩，二八之正旨每弦皆有金水，二八之玄旨。○翁註，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喪盡，陰魄之水滿輪●是以純黑無光，法象坤卦☷，故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中，合體而行，同出同沒。至初二日，借太陽之光而有娠，漸漸相離。至初三日日沒時，即見蛾眉於西方庚上，純陰之中生一陽光。●魄中生魂，象震卦☳（震）。此時陽魂之金初生，藥苗新也。至初八日二陽生，象兌卦☱（兌）。此時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此弦之前屬陰，其後屬陽陰中陽半，得水中之金八兩，其味平平，其氣象全也。至十五日三陽備，象乾卦☰。此時陰魄之水消盡，陽魂之金盈輪○，是以團圓。純陽而無陰，故曰望。夫陽極則陰生，故十六日於純陽輪中復生一陰◯，魂中生魄，象巽卦☴。漸漸缺，至二十三日，二陰生象艮卦☶。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此弦之前屬陽，其後屬陰。陽中陰半，得金中之水半斤，其味平平，其氣象全也。故聖人採此二八金水之精，擒歸造化爐中，烹煉眞一之氣，變化黍珠，吞歸五內。復運火溫養，烹煎而成金液還丹。全藉此陰符陽火，進退抽添。若毫髮差殊，不作丹也。前註將前弦後弦看作上弦下弦，說尚未當。其解金水平分之義，却自詳明也。○補註，《正道歌》，前弦之後尋藥物，後弦之前氣停均。此不指晦朔之間，亦不指望滿之候。

又其三十三　長子兩切○男乍飲西方酒，少去聲○女初開北地花。若使青娥相見後，一時關鎖在黃家。○補註，長男少女，取後天卦位，震東兌西也。酒喻先天眞水，花比鉛內金華。長男所飲之酒，即少女所開之花。摘花飲酒，正是相見時。佳景既見，則牽以歸家，所謂送歸土釜牢封固也。明說長男矣，而又稱青娥者，離體外陽而內陰也。○戴註，前二句言外藥。青龍藏陰氣，白虎包陽氣。後二句言內藥。青娥者己之眞氣，龍虎二氣兩相眷戀，則關鎖在中宮矣。○陳註，酒飲西方，男女有東西之位。花開北地，人身辨南北之稱。○翼註，長男者，震也，木也，青龍也。西者金方，酒即金液，所謂雪山醍醐也。少女者，兌也，金也，白虎也。北者水方，華即鉛華，所謂爐中玉蘂也。曰乍，曰初，曰一時，皆指半刻而言。始之驅龍就虎，已酣暢而嚥銜。隨即虎起應龍，因舒情而艷美。由是眞汞迎歸，牢關神室矣。長男青娥皆木，但往西時微用木中之火，故稱男。及入鼎時，合以木中之液，故稱娥。西方北地，金水之鄉，黃家即中宮土。誰其使之，厥維二土耳。是則所謂三家相見者。○翁註，震爲長男，即龍也。兌爲少女，即虎也。修丹之士，驅龍來就虎。虎開戶內之花以就龍，龍即動其汞火，與白虎交鋒。相見之後，一時封鎖，會於黃家，以產金丹而成眞人。【略】

又其三十五　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守城野戰知兇吉，增得靈砂滿鼎紅。○補註，此重每月初度之鉛，乃後天中之先天，經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仰觀日月，三旬一遇，而交光於初三坤位，此造化之神功也。丹士臨爐，採藥於一時辰內，收三十日之生機，其以時易日之功，尤爲神速矣。但欲爐中取藥，須兼動靜工夫。靜而守城，一念不起，三寶固持是也。動而野戰，龍虎交鋒，顚倒逆用是也。而守戰之中各有兇吉。大抵氣定神凝則吉，欲動情勝則兇。按候求鉛則吉，非時妄作則兇。誠審知其故而愼行之，則修持有法，採取得宜，自然日積月累，而鼎內丹砂赫然增滿矣。丹砂指陽氣。所謂朱砂煉陽氣也。○子野註，太陰太陽，一月一度合璧。修煉之法，以時易日，而交離坎。時，乃晦盡朔來藥生之時。○陳註，一年十二度月圓，月月有陽生之日。一月晝夜三千刻，刻刻尋癸生之時。野戰則採鉛，守城惟養己。要知兇吉，方保成功。《道德經》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略】

又其四十九　雪山一味好醍醐，傾入東陽造化爐。若遇崑崙西北去，

張蓼始得見麻姑　○補註，雪山醍醐，喻坎中至藥，傾入東陽，喻取坎填離崑崙西北，喻藥入丹田。張見麻姑，喻鉛汞相投　此因上章添酒收藥，而申足之，以見兩家相見之妙　雪山東陽，一西一東之地，又見他家在西家園在東也　雪山醍醐，西方金液，即《契》所云金華先倡解化爲水者　東陽，離日之位　造化爐，指下丹田　傾入者，陰在上陽下奔也　外藥入爐，須從崑崙峰上過來。其時河車逆上，與陰汞會合，如張騫之見麻姑　張騫比坎鉛，麻姑比離汞，有郎君披素練女子著青衣可証。翁氏謂騫象眞汞，姑象眞鉛，反混。○翁註，我身之崑崙，本在下元海水中生出，狀若崑崙，故曰崑崙山　實乃發火之處　崑崙頂有門，名曰玄門，在西北乾位發火，自崑崙出玄門而入，則購內眞鉛始相見而有變化　此時眞鉛內融，眞火外接　坤策變乾策，陽火逐陰符　兩火交通，鉛汞結合　神仙之道，根本於此　張騫乘槎，至月宮遇女宿，喻其陰陽相會之意　○翼註，崑崙有二處　一爲泥丸，高爲諸形之首，且爲極陽之地　一爲下田，自下元氣海中出，如崑崙生於星宿海　上崑崙乃運火之處，下崑崙乃發火之處　日西北去，則是下崑崙矣　醍醐，乃乳酥精液，《涅槃經》以喻正法　雪山在四十界，東陽蜀浙東地　張騫乘槎，見《荊楚歲時記》【略】

又其五十二　歐冶親傳鑄劍方，雙鍾金水配柔剛　煉成便會知人意，萬里誅妖一電光　○補註，翁陳兩家，根出婆已工夫，方見人手要著煉己鑄劍也　但劍有積氣而鑄者，有聚氣而鑄者　積氣之法，專主離宮，聚氣之法，兼取兌體　積氣出於張三丰，有《金丹節要》可憑　聚氣出於孫汝忠，有金丹眞傳可據　孫氏所言鑄劍，其本原蓋出於《悟眞》歐冶乃鑄劍之人，莫邪乃寶劍之名　造劍須用金，此金非凡金　乃前半日陽中之金　淬劍須用水，此水非凡水，乃後半日陰中之水　一金一水，送用剛柔，全在配合得宜，磨煉有法，漸使鋒頭快利，可以臨陣決勝矣　呼之立應，故曰會知人意　力能擒虎，有似萬里誅妖　由啊收功，凱旋奏捷，只一霎電光也　三註於金水柔剛，尚未道明，李註言之獨切　李云欲鑄寶劍，不用別物，止憑一金一水　金即金鉛，其性陽剛　水即水銀，其性陰柔　金水兩品，含在晦前朔後　學道之人，能常佩此劍，則三尸見之而滅迹，六賊遇之而銷形　陰彥字刪去俗本了悟眞如　絕，而以此眞更之，有功丹學不小　○翼註，煉劍純熟，有得心應手之妙　所謂知人意也　逢敵便取，遇妖便斬，豈不是飛盧神劍　○補註，講母有斬邪劍，許眞君有斬妖劍，故借言萬里誅妖

又其五十三　鼓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近來透體金光見，普現不與凡人語此規。○補註，上二句言採藥之方，下二句言得藥之效　丹房器皿，有劍有琴，此陰陽兩象也　故承上章而備言之　竹中虛而外直，龜能縮而能伸　此喻在己者，故鼓之喚之以作其氣　素琴指上撫彈，丹鳳穴中鳴起，此喻在彼者，故鼓之招之，以動其情　龜下伏而仰吞玉芝，鳳上棲而俯飲刀圭。此喻陰陽交合　兩相吞哈之狀　玉芝乘圓，產自華池　刀圭尖銳，出於己土　又有彼此之別　○子野註，敲竹鼓琴，乃陰陽相求之和聲　竹則虛心，應而無欲　琴乃正音，和而不亂　喚龜招鳳，所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大藥鏡》謂之上鵲橋下鵲橋也　上下鵲橋，即坎離顚倒之象　○李註，喚與招，無非招攝之意　吞與飲，分明飲食之名　○補註，鼓琴招鳳，古有其事　敲竹喚龜，雖假象而亦有所據　嘗見養龜馴習者，連擊竹聲，龜便昂首而聽　刀頭圭魚，本喻言得藥些微　長庚引一說云，刀圭即戊己二土，乃己字起筆　乃戊字起筆　會意解字，皆無所用　○戴註，《易眞論》曰，凡運火之際，或覺尼閭有物，直沖夾脊雙關，歷歷有聲，逆上泥丸，復自泥丸觸上齶，顆顆入口中　狀如雀卵，味如冰酥香甜軟美，覺有此狀　乃是金液還丹，徐徐咽歸丹田，常常如此不絕　則五臟清虛，閉目內觀，臟腑分明，如照燈　渾身有金光罩遶，透出身中　如火輪雲霧，籠罩盤旋　仙翁親見此景象，殆非人間所有之事也　補註，金光圓滿，其狀似規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五　二八誰家姹女，九三何處郎君　自稱自稱鉛云本名　木液與金精，遇土却成三姓　○翁圖作三性　更假丁公城煉，夫妻始結歡情　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　○補註，上段言一時得藥，下段言十月養丹　二八者，二十有八，九三者，二十有七　取其陰陽少壯，兩相配當也　郎含木液，女產金精　得眞土而却成三姓，即所謂三家相見者　但得丹以後，更藉丁公運用符火，常轉河車　沃以神水，則水火交濟，陰陽融結，而丹始煉成矣　後天卦位，震東兌西，兩宮相對　故言九三、二八，長男少女之年也　此是一定之男女　震癸木，而其液爲汞　兌屬金，而其精在鉛　此是各稟之陰陽　若以二八爲男，九三爲女　不應女爲反長於男，安得援女子青衣，郎君素練之例，作坎、離顚倒解耶　前詩云，長男年當西方

酒，少女初開北地花　可當九[illegible]之一證矣　○翼註，即木女金花之[illegible]丁公神火河車水　此兒其五行全備也　崑崙峯頂指泥丸　自下而上，復歸丹田之中　每日如此運用，直待丹熟，然後屹屹者暫休耳　原本，女木郎金，猶雖翁陳眞註　○陳註，土乃合二爲一之物　鍾離公云，尾閭直上泥丸頂，自在河車幾百遭　【略】

又其七　雄裏乃一作內　含雌質，負陰却抱一作抱却　陽精。兩般和合藥方成，點化魄纔魂勝。一作魄仙魂聖　信道丟聲金丹一粒，蛇吞立變龍形。雞餐亦可一作乃　化鴛鵬，飛入眞陽清境。○補註，上段言煉藥之功，下段言得藥之效。○陳註，我雖外雄，其中唯雌　彼之陰中，反抱陽精，以陽點陰，大藥方成　萬物得此靈藥，皆能變化，而況於至人乎。○翼註，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所以和合便靈，將見魄漸消，魂漸勝　魂魄俱化眞陽，而人上清之境矣　內丹非禽蟲可服，特借此以形容內丹之神妙耳。長庚云，化龍成鳳，天元神丹有之，此借爲轉凡成聖之喻　○李註，乾懷一點丁火，卽雄含雌質　坤懷一點壬水，卽陰抱陽精　丁壬妙合，卽兩般和合藥方成　知其雄，守其雌　萬物之生也，負陰而抱陽　俱本《道德經》此亦可通於外丹　砂本陽而內含雌，鉛本陰而中抱陽　眞陰眞陽煉成大藥，故吾服一粒可以飛入上清

又其八　天地纔經否普彌切　泰，朝昏好識屯、蒙。輻來輳轂水朝。音潮宗，妙在抽添運用。得一萬般皆畢，休分南北西東。損之又損慎前功，命實不宜輕弄。○補註，否、泰、屯、蒙，解見中卷　先說抽添，後言得一，築基方可求丹也。呂祖云，先採後天後先天，此作丹次第。○翼註，上云金火雌雄，則陰陽合矣　故此言火候　否、泰、候也，屯、蒙，火也　上陰下陽爲泰，乃陽從地升之時　其時爲朝，遂進陽火而用屯　上陽下陰爲否，乃陽從天降之時，其時爲昏，遂退陰符而用蒙　此是天然眞火，不假勉強　只天心一正，百脈俱隨　水火自升自降，循環不窮，如輻輳轂，萬轉由軸　如水朝宗，百折之東。將見陽進一分，陰自退一分　汞添一分，鉛自抽一分　至於陰盡陽純，仍還混沌之一，得其一則萬事畢矣　又何分南火北水，東木西金之殊象哉　損之又損，正是守一之功　一心內澄，萬緣外息　較前工夫倍加謹愼，務期純熟老成，以全我命寶　更不敢片念稍妄，以喪吾珍也　○李註，爐鼎挨排，一月一交，如輻之輳轂　我當居下以納百川，如水之朝宗　○陳註，損之又損者，念欲灰而志欲堅，功欲勤而境欲忘也　三十輻共一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本《道德經》　江漢朝宗於海，本《尚書》　得其一萬事畢，本《莊子》　【略】

又其十二　牛女情緣道合，龜蛇類稟天然。蟾烏遇朔合蟆娟，二氣相資運轉。本是乾、坤妙用，誰能達此深淵。彭本作眞詮　陰陽否普弭切。隔卻成愁，怎得天長地遠。○補註，此借物情造化，以證明丹道，正意都在言外　牛女龜蛇，各以類應　推諸日月運行，常乘二氣以交光　極之天地，悠遠不出陰陽之交感　此皆配合自然之理　誠能達觀化原，使知孤陰寡陽，清修不足以成道矣　此章喻意，俱本參同　牛女情緣，卽契言河鼓臨天紀　《契》又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斜相扶　又云，乾剛坤柔，配合相包　坎、離冠首，光耀乖敷　皆言陰陽二氣鈞陶化育也　知化工之妙用，卽知丹法之根源　○陶註，蟾烏卽日月，嫦娟乃纖月鮮新之貌　日月以漸生明，由初三出震，至廿八歸坤　此二氣之相資以運轉者

又《悟真篇集注・悟真篇增錄・張眞人金丹四百字》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金華開汞葉，玉蕊長北兩切　鉛枝。坎、離不曾首屬間，音閑○乾、坤經一作今　幾時。○補註，此第八節，申前龍虎交會之意　兩獸一戰，此得丹事　華開蕊長，乃溫養事，丹法首尾備矣　然龍爭虎鬬，威勢相當者，前此已經築基煉己也　華開於汞葉，以汞氣激動眞鉛　蕊長於鉛枝，以鉛氣滋培眞汞　乃互相交結之象　蕭元瑞云，長敎玉樹氣回根，無使金花精脫蕊，正是此意。《易》以乾、坤奠上下之位，坎、離司左右之門　水火者，天地之大用　自日月運行，而氣化萬古長存　亦如精氣交合，而金身萬劫不壞　同一理也　○陸註，藥物既鬱坎、離，龍虎復爲何物　丹書異名殊字，融貫會出一原　蓋坎鉛難得，而易於哄人，故象之以虎；離汞好飛，而難於控御，故象之以龍　龍從東海來，來而就虎也　虎向西山起，起而從龍也　丹法驅龍就虎，駕虎從龍，故此兩獸，相吞相咽　交戰於戊己之宮，則混合和融，化爲天地之髓，而還丹可成矣　其實天地之髓，卽坎、離之精也，豈有二哉　又曰，草木花含蘂中，蒂生枝上　是皆陰陽互根，相紐相結之妙　比之丹法，金華開於汞葉，鉛得汞而花發也　玉蕊長於鉛枝，汞得鉛而蒂固也　惟此陰陽媾精，兩相交結，要皆造化之自然，聖人名

之坎、離，以洩其互藏之精，象以日月，以取其交光之妙，然後丹法大明。即觀天地設位，日月運行，晝夜循環，無有一息之閒暇，而乾、坤不毀，萬古如一日者，實由於此。故萬古此乾、坤，則萬古此日月；萬古此日月，則萬古此丹法。使日月有時而停機，則萬物不生，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丹體何由而常靈常存哉。今幾時，言萬古如一日也。當從經幾時。○李註：坎中眞氣，即金華鉛枝。離中眞氣，即玉蒂汞葉。煉丹工夫，自首至尾，不離鉛汞。日日如是，何曾有一息之間。

沐浴防危險，抽添自謹持。都來三萬刻，差失恐毫釐。夫婦交會時，洞房雲雨作。年年生個兒，個個會騎鶴。○補註：此第九節，爲通篇總結沐浴抽添，此養胎火候。生兒騎鶴，此脫胎神化。夫婦交會，直指龍虎交會之眞體，亦見成丹始終不離同類也。沐浴防危，臨爐敬愼之心。抽添謹持，屯蒙進退之法。抽鉛添汞，須用陽火陰符。差者，金水誤投。失者，爐鼎飛走。《藥鏡》云，差毫髮不成丹是也。夫婦乃靈父聖母之氣，洞房乃玄牝出入之門。出胎之後，尚有九年抱一工夫。千百化身神妙莫測，故謂之天仙大道。○陸註：月當卯酉，刑德臨門。時宜沐浴，所以防險也。抽者抽鉛，添者添汞。自謹持者，進退升降，務合天度。一念少差，則悔吝爲賊而三萬刻之功虧矣。三萬刻，乃十月也。○內丹註：水火升降，謂之周天。升則爲進火，謂之抽鉛。降則爲退符，謂之添汞。進火退符，皆是抽鉛。抽彼鉛，所以添己汞。不當以進退分抽添。陸又曰，金丹之道，順則成人，逆則成丹。故篇末以洞房夫婦明之，要在使人易曉。然非世法之所謂洞房夫婦也。聖人洞曉陰陽，能於互藏之宅，盜其機而逆用之。故懷胎則十月無殊，脫胎則萬變莫測。要之乘龍控鶴，皆陽精之所顯化。神無不爲，神無不通。又烏可以尋常識見思議之哉。○補註：身外有身，一身化作百千。如顧子訓至長安，公卿相候者三十家，同時皆赴，各盡欵曲。又如曹操欲捕左慈，走入羊羣，變成數百羝，皆人立而語。此乃神通妙用，非虛空幻術也。○按《金丹四百字》、張公傳之馬自然。馬又傳之白紫清。《白公上紫陽眞人書》云，昨到武夷，馬自然口述諄諭寶翰四百言。字字藥石，感荷愛育，甘露洒心。此書從沙道昭寄至青城者。沙乃薛紫賢之徒。宋高宗末年，尚遊行自在，蓋已得道成眞矣。

五行

綜述

《太平經》卷六五《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六方眞人純等謹再拜白：「欲有所問天法，不敢卒道，唯皇天師假其門戶，使得容言乎？」道之：「勿有所疑也。」「唯唯。今惟天師迺爲帝王解先人流災承負，下制作可以興人君，而悉除天下之災怪變不祥之屬。今愚生欲助天，太陽之氣使遂明，帝王日盛，姦猾滅絕，惡人不得行，盜賊斷亡，祆孽自藏，不復發揚，豈可聞乎？」「善哉，六子之問也，天使諸眞人言。諸君子已遂無憂，小人祆臣不敢作矣，其勝已出，災自滅息矣。今爲諸弟子具陳天格法，使不失銖分，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天法垂象，上古聖人常象之，不敢違離也。故常厭不祥，斷姦猾，使祆臣不得作者，皆由案天法而爲之，欲使陽氣日興，火大明，不知衰時者，但急絕由金氣，勿使其王也。金氣斷，則木氣得王，火氣大明，無衰時也。」「何謂也？」「然，人君當急絕兵，兵者，金類也，故當急絕之故也。今反時時王者賜人臣以刀兵，兵，金類也，迺帝王賜之王者。王之名爲金王，金王則厭木而衰火，金王則令甲乙木行無氣，木斷乙氣，則火不明。木王則土不得生，火不明則土氣日興，地氣數動，有祆祥，故當急絕滅云。兵類勿賜金物兵類，以厭絕不祥此也。」「天厭固與神無異。願聞金興厭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入道矣。眞人欲樂知其大效，是故春從興金兵，則賊傷甲乙木行，令天青帝不悅，天赤帝大怒，丙丁巳午不順。欲報父母之怨，令使火行，多災怪變，生不祥祆害姦猾。其法反使火治憒憒雲亂，不可乎，大咎在此也。」「善哉善哉！願聞何故必多祆民臣狡猾盜賊乎？」「爲眞人重說，使子察察知之。天之格法，父母見賊者，子當報怨。夫報怨之家，必聚不祥，僞佞狡猾少年能爲無道者，迺能報怨爲反逆也。是故從賜金兵，賊傷木也，火治不可平也。此者，天常格法也，不可以故人也。六眞人以吾言

不信，但急斷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時火災滅除，其治立平，天下莫不言善哉！所以然者，火迺稱人君，故其變怪最劇也。其四行不能也。子欲重知其明效，五星熒惑，爲變最劇也，此明效也。其四星不能。子愼吾書吾文，天法不失銖分。』唯唯。』

（附）帝王戒賜兵器與諸侯，是王金氣也。金氣王則木衰，木衰則火不明，火不明則兵起之象。火者君象，能變四時，熒惑爲變最效，天法不失銖分。

『行，爲六子重明陳天之法，故金氣都滅絕斷，迺木氣得大王，下厭土位，黃氣不得起，故春木王土死也。故惟春則天激絕金氣於戊，故木得遂興火氣，則明日盛，則金氣囚，猾人斷絕。金囚則水氣休，陰不敢害陽則生下，愼無災變。木氣王無金，則得興用事，則土氣死。生民臣忠謹且信，不敢爲非也，是天之格法券書也。天地之常性常行，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今復爲六子重明天法，使□□。今天下從兵，金氣也。又王者或以歲始賜刀兵，或四面巡狩止居，反賜金兵。王者，王也，以金兵賜人，名爲王金金王則水相，金王則害木，水相則害火。西北，陰也；東南，陽也；少陰得王，太陰得相也。名爲二氣，俱得勝其陽。其災生下，疫猾爲非，陰氣動則多妄言而生盜賊，是天格法也。六子知之耶？』唯唯。』『然，六眞人已知之矣，願天法。』唯唯。今願請問東南，陽也，何故爲地戶？今西北，陰也，反爲天門？』『然，門戶者，迺天地氣所以初生，凡物所出入也。是故東南，極陽也，極陽而生陰，故東南爲地戶也。西北者爲極陰，陰極生陽，故爲天門。眞人欲知其效，若初九起甲子，初六起於甲午，此之謂也。故天道比若循環，周者復反始，何有解已。其王者得用事，其微氣復隨而起矣。』『善哉善哉！』『復爲六眞人具陳一事。王者大興兵，則使木行大驚駭無氣，則土得王起。土得王則金大相，金大相則使兵革數動，乾兌之氣作，西北夷狄猾盜賊數起，是者自然法也。天地神靈，不能禁止也。故當務由厭斷金物，無令得興行也。』『善哉善哉！見師說天法，知其可畏矣。』『子知畏之則吉矣。』『今皇天明師幸哀其愚蔽，不達於道，迺具爲明陳天法。今是獨爲一君生耶？天下之爲法，悉如此耶哉？』『然，天以是爲常格法。雖然，木行火行，無妄從興，金嬴使錢得數王盜行，以爲大害，使治難平也。反使金氣得大王，爲害甚甚，能應吾天法，斷之者立吉矣。治興，祆臣絕，天法不欺人也。』願聞天以此爲格法意訣。』『然，詳哉，六子問事也。然天地以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言出東方。以南方爲太陽，太陽，君也，故離爲日，日爲君。南方，火也，火爲君。南方爲夏，夏最四時養長，懷妊盛興處也，其爲德最大，故爲君也，以此爲格法。雖然，音爲角者，並於東方。位爲火者，並於南方。今太平氣盛至，天當興陽氣，故吾見六眞人問事，知爲天使之，故吾爲六眞人具說所以興太陽君之行法，眞人愼之。』『唯唯。』

又卷六九《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天之格讖，東方南方位尊，上屬天，主治，爲君長師父。西方北方位卑，屬地，爲臣，爲後宮，爲民故己者，甲之後宮也。甲，天也，王者之本位也，故甲爲心星。心星，火也，爲王者。故東方亦爲王者之先也。心星，火也，行屬南方。比若日出東方，而位在南方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讖，丙爲火之長，最其大明者也，君之位也。辛者屬丙，辛者，丙之後宮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今己亦爲皇后，辛亦爲皇后，何謂也？』『善哉，子之難也，得天讖訣意。然己配甲，甲者，丙之父也，故己迺太皇后之宮也。辛者配丙，丙者，甲之子也。故辛者，小皇后之宮也。丙者，迺甲之適子，受命皇之君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眞人已知之矣。』『庚者屬乙，是國家諸侯王之出也。壬者屬丁，是帝王女弟之出也。癸者屬戊，是國家太皇后之婦家也。』『善哉，眞人已知之矣。』

『今十干已解，各有所屬，願聞地之十二支當云何哉？』『善耶！然天之爲法，陰陽雖行，相過事者各自有家。天之爲法同，不舉家悉相隨而止耳。甲者以寅爲家，乙者以卯爲家，丙者以午爲家，丁者以巳爲家，戊者以辰戌爲家，己者以丑未爲家，庚者以申爲家，辛者以酉爲家，壬者以子爲家，癸者以亥爲家。故天道者，反行治也。地道者，止也。故有分土，反無分民，蓋有國土而無國。故天地者不移，天反一日一夜周流一竟，行之以此爲常。故十二支各居其處，不隨十干而行也。子知之耶？』『唯唯。』

天地之道，四時五行，其道以相足，轉而異□，周流幽冥，無有極時，獨古者大神聖人時時知之耳。欲盡爲子說之，難爲財用，又復太文，反令益憒憒，使士德之君見眩亂，不知所從，故止也。不惜爲諸子說也，而說無窮極，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少覺矣。德君據吾天讖以治，萬不失一也是故天道，迺有固界也。以東與南爲君王象，屬天，故名爲天子也。以西與

北爲後宮民田案也，離地，故地爲后宮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識，東方者艮卯方，是故天地開闢以來，王者從兵法，興金氣，武部則致君之象無氣，火者大衰，其治凶亂，眞人欲樂知天識之審實也，從上古中古到於下古，人君棄道德，興用金氣兵法，其治悉凶，多盜賊不詳也。是故上古聖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從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樂長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識，急因斷金兵武備，而急興用道與至德，以象天法，以楠皇天之心，以長厭絕諸姦猾不祥之屬也，立應不疑也。眞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識格法，太陽雖爲君者，反大畏太陰，水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酒者，水之王也，長也，樂飲之最善者也，氣屬坎位，在夜主偷盜賊，故從酒名爲好縱，水之王長也，水王則衰太陽。眞人欲樂知天識之審實也，從太古以降，中古以來，人君好縱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亂，其官職多戰鬬，而致盜賊，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德君方治，火精當明，不宜從太陰，令使水德王，以厭害其治也，故當斷酒也。」

（附）酒者，水之王。水王當起火。火者，君德也，急斷酒以全火德。

願聞斷酒之耶，斷何所酒哉？但斷市酒耳。今天師何靚何見，而獨斷絕市酒耶？」然，夫市者，適應水之行也，故四方人民凡物，悉流而往聚處。是故江海，水水之王長也，故孔百川財物，水流往聚處也。夫水者，北方玄武之行也，故貪數刻奪人財物，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賈利，致盜賊狡猾之屬，皆起於市，以水主坎，天之法，以類遙相應，故市適爲水行。縱其酒，大與之，復名爲水王，市人亦得酒而喜王，名爲一水重王。其咎六厭衰太陽之火氣，使君治衰，反致妖臣，眞人知之耶？」今見天師訣之，眩亂不曉，願聞其大訣。」善哉，子之言也。然諸眞人乃遠爲天來問事，爲德君帝王解承負之害，吾無所惜也，但安坐，爲諸眞人分別悉說，道其大要意。」唯唯。

「天之讖訣，金主興用事，人大興武部者，木絕元氣，土得王，大起土者，是太皇后之宮也，氣屬西北方，太陰得大王，則生妖臣，作後宮，失路驚而起，土王則金相，復相隨騰而起，已與辛之氣俱得興王，騰而大起，天之格法，則生後宮多妖，此非後宮之過也，此適名爲治失天識，失其大部界，反使災還反相覆也。是適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天時運未及，得分別具說天之大部界也。令帝王便失天之法治，令生此災變，眞人深知之耶？」唯唯。天之識也，縱酒者，水之類也，市者水行，大聚人王處也，而縱酒於市，名爲水酒大王，水王則火少氣，火少氣則化成灰，化成灰則變成土，使名爲火，付氣於土也。土得王起地，與金水屬西北，太陰屬於民，臣反得王，後生妖臣，已氣復得作，後宮犯事，復動而起，其災致偷，盜賊無解時，各在縱水，令傷陽德。今所以爲眞人分別說之者，見子來問事，大□□惓惓，承知爲皇天欲祐德君，故吾爲眞人分明天地大分治，所當象之，勿復犯也，犯者復憒憒致亂矣。子知之耶？」唯唯。願問：「疑」行言。今京師同聚人衆財貨中類，京師反應水行耶？」噫，諸眞人學，何一時昭昭，時時闇昧哉？不及。然安可盡及耶？然夫京師者，適應七之中，火之可安止處也。非若市，但可聚財處也。夫京師適當並聚道與德，仁與賢漾，共治理天下，何故適言京師人君，但當聚財貨乎？子其大愚哉！子以吾言不信，爲子道之。古者京師到今，諸聚道德賢漾者，天下悉安其理，但聚珍寶財貨而無賢明者悉亂，於眞人意，京師寧可若市，但可聚財處非乎？寧解耶？」唯唯。爲諸眞人重明天讖格法。日者生於少陽，盛於太陽；月者生於少陰，盛於太陰。日者，天之精也，陽之明也，故曰爲君，位在南方；月者，地之精也，陰之明也，故月爲臣，位在北方。南方爲晝，北方爲夜，是故日得王用事，則月與夜衰短；月得王用事，則日與晝衰短。故北方氣王，則南方氣衰；南方氣王，則北方氣衰也。故當急止酒王，以斷衰水金也。眞人重明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分也，陽者爲天，爲男，爲君，爲父，爲長，爲師，陰者爲地，爲女，爲臣，爲子，爲民，爲母。故東南者爲陽，西北者爲陰。眞人欲知天讖審實，從天地開闢以來，諸縱令兵武備，使王縱酒，使王從女政，大從其言，使其王，少陰太陰與地屬西北。從是令者，後皆亂而有凶害。仁漾道德賢明聖人悉屬東南，屬於陽，屬於天。從是言者後悉理。」願聞夫賢聖何以屬東南方也？」火之精爲心，心爲聖，木之精爲仁，故象在東也。東南者養長諸物，賢聖柔明，小養諸物，不傷之也。故夫聖賢柔明爲性，悉仁而明，仁者象木，明者象火，故悉在東南也。」善哉善哉！見天師之言，已大解矣。又天讖格法，東南爲天斗綱斗所指向，推四時，皆王受命。西北屬地，爲斗魁，所繫者死絕氣，故少陰太陰土使得王，勝其陽者，名爲反天地，故多致亂也。眞人知之耶？」唯唯。愚生數人，緣天師哀之，爲其說天讖訣。願問事，一言之。今

南方爲陽，易反得巽離坤，北方爲陰，易反得乾坎艮　善乎！子之難也　柳夫微意，然易者，通本天地陰陽微氣，以元氣爲初　故南方極陽生陰，故記其陰；北方極陰生陽，故記其陽；微氣者，未能主持事也　故易初九子，爲潛龍勿用，未可以主持事也，故勿用也　此者，但以元氣之端首耳　善哉善哉！行，眞人已解矣　今吾所記天讖，乃記天大部，能主持天政氣，爲天下綱紀者也　眞人知之耶？　唯唯　今吾所言，正天下人君所當按之以爲治法也　子之所問，正氣之端首也　今眞人見吾言，或疑也，爲諸眞人具說天地八界　唯唯　日之界者，以日出於卯，入於酉，以南爲陽，北爲陰　天門地戶界者，以巽初生東南角，乾初生西北角，以東北爲陽，以西南爲陰　子初九，午初六，以東爲陽，西爲陰　立春於東北角，立秋於西北角，以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此名爲天地八界，分別陰陽位　眞人寧解耶？　唯唯　行，已解矣　是故大部以東南爲天，西北爲地，地得順從　令王得伏其天者爲天地反，故凶　天得行其事，王者得伏其地爲順，各得其所，故吉　眞人得書，思之思之，以付歸上德之君，思吾文行之，興神無異，天即祐助之不宜時也　行，爲子說天讖證爲小竟，欲爲眞人大說，天上地下，絕洞八極及星宿羅列，悉二說，周流大道微妙，或人反眩，不知所之，後令眞道絕不用，無以解古流矣，復令上愁焉　故但爲子說大部易知者，使其覺而已　故不言微妙難知者也，不惜之也　唯唯　願請問一訣事言之　今且天師爲愚生說天之十干，皆有配合，地道十二支，同有陰陽奇偶，何故獨得天配合乎？　善哉！子之難也，可謂爲得道要乎　然地者，但比於天，爲純陰獨居，同自有陰陽耳　天與地法，上下相應；天有子，地亦有子；天有午，地亦有午；天有坎，地亦有坎；天有離，地亦有離；其相應若此矣　是故丑未者，寅之後宮也　申者屬卯，侯王之壻也　亥者配辰，卯者配戌　辰戌者，太皇后之家婦也　西者屬午，小皇后也　子屬巳，巳，帝王女弟之壻也　眞人知耶？　唯唯　是故干爲帝王，支亦爲帝王　是故寅者，甲之支也，故丑未稱后宮午者，丙之支也，故酉稱后宮　卯者，乙之支也，故申稱侯王之壻也　辰者，戊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也　亥者，癸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婦也　子者，壬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之壻也　巳者，丁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也　此天地相應和之法也　善哉善哉！　願聞此辰戌君，未獨男則共聚，女則共嫁，何也？　微妙哉！子之難也　然天者極陽，地者極陰也　地衆，凡陰之長也　陰者常德數，故重也　今戊己同地也，但故不重　善乎！其故已者，五十也，地之陽也，位絕大，故不重也　眞人知之耶？　唯唯　行，已知之矣　今眞人難是也　今五行各迺轉布相是，以其天地事　子得書中，以類惟思其意意，上下六方絕洞皆已備　是故聖人見一以知萬，大賢見一以知千，愚者力求會獨亂，不得道眞也　故道德者得眞人，眞人知之耶？　唯唯　行，知之矣　願復請問一事　今此上天之四時，地之五行，悉道帝皇侯王后宮之家，天道盡往配之，中亦宜有百姓萬物相配乎？　善哉！子之問也，可謂觀大道要矣　然此相配者同耳　夫五行者，上頭皆帝王，其次相，其次微氣　王者，帝王之位也　相者，大臣之位　微氣者，小吏之位也　王者之後老氣者，王侯之位也　老氣之後衰氣者，宗室之位也　衰氣之後病氣者，宗室犯事失後之象也　病氣之後囚氣者，百姓萬民之象也　囚氣之後死氣者，奴婢之象也　死氣之後二氣者，死者亡家也　故夫天垂象，四時五行周流，各一興一衰，人民萬物皆隨象天之法，亦一興一衰也　是故萬民百姓，皆百王之後也，興則爲人君，衰則爲民也　眞人知之耶？　唯唯　子已知之矣

行以天讖長安國家以治妖臣絕姦僞消滅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　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　无有怨而棄之者也　心之所味也亦然　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　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　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　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　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　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　五味各有所主　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　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　代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　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　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　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　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　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　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　此五事者，卷之藏於心隱於神，施之彌於天絡於地　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　黃帝得之先周三宮，後治萬國　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於

五賊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序》卷上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注云：聖人爲之五賊，天爲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爲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爲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此爲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則爲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五炁而行，觀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爲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華豈不爲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則戰取必勝，豈不爲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凶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爲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之則爲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言修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廣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自不閑其要妙，亦何在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此之義也。

又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今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興其喻也。爲上文凡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愼，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興此火木姦國爲令喻毀動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子以爲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愼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貞，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斂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隳敗之時則諸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爲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爲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爲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良能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爲將天道之炁，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屬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天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弘萬象妙義玅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讚曰：天道應運，陰陽至神；察其機要，存亡在身；悟者爲正，迷則非眞；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者，五行也。人察五行於天，天有五賊於人。是豈天不仁耶，非也。行顚倒大道生焉。順則成人，逆爲丹用。如金木必欲交並，水火必欲《既濟》。土旺四季，而復以尅水爲功。是五行相賊，道之玄奧，世人安得見此理乎。故見之者昌，亦誡則明，明則著，虛室生白，充實而有光輝之妙也。既曰觀天之道，又曰見天之昌，聖人揭大道以示人，昧者當面蹉過，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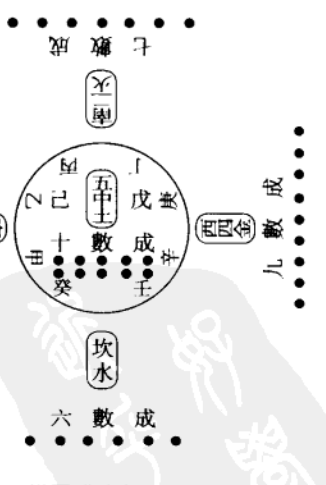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行五賊，其理幽微，心爲天君，實能主宰此施行於天，皆在吾心之用，蓋心即天也　天即心也　人能即心之天，以竊造化之妙，即動靜陰陽在帝左右，而施行之際，未知其孰爲天孰爲心也

宇宙在乎手　手爲三關之要，學道者當知所先矣。《黃庭經》曰，口爲心關精神機，足爲命關生地扉，手爲人關把盛衰　得非以手者能按天象方隅，推五運六氣，握固以養和，彈指以攝化，診視以知陰陽之候，訣目以通鬼神之靈，无一而不在手也　宇宙六合廣大无際，苟得玄妙其猶示諸掌乎。《參同序》曰，運六十四卦之陰符，天關在掌是也。

萬化生乎身　人之一身，一天地也　有陰陽升降，有烏兔出沒，有潮候往來，有風雨明晦，有雷電轟閃，有雲氣吐吞，有山河流峙，有草木榮枯，動靜語默闔闢變化，无一不與天相似　信乎萬化所由生也　然有道者，萬化生　无道者，萬化息　生者與天爲徒，而息者與鬼爲隣也，可不自愛乎

又　火生於木，禍發必烈。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木能生火終於自焚，國若生姦終於召亂　此勢所必致之患。學道者知之，使火生於木而木不焚，姦生於國而國不亂　豈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固不可以其姦邪而屏絕之也。苟縱是欲，則何所不爲。惟以道而制之，則火木相生，不爲禍而爲福　姦邪雖動，不爲邪而爲正。豈非聖人修鍊之道乎。所謂居塵不染，出死入生者也。然木火相生，於五行爲最盛。人身五行，視木火爲盛衰　如眞元不虧，則木火熾然，潛應天機。常人縱之以傷生，是輕命恣姦也。聖人鍊之以成道，是返歸正也。苟眞元衰敗，則木火滅矣　天道缺矣　人道遠而鬼道近矣　哀哉

又卷四　雲峯曰，太極分而生兩儀，天地是也。天地既有形名，難逃度數，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是五行造化之綱領天地之經，則五氣推遷寒暑往來，周天度數可得而明矣。故以三十六日甲三十六日乙，而木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丙三十六日丁，而火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戊三十六日己，而土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庚三十六日辛，而金之氣數足矣　三十六日壬三十六日癸，而水之氣數足矣　合五七三十五而計之，則得三百五十日又零二五一十日，通前共三百六十日，則一年十二月之度數无差　其他大度之零，可以積閏而推，所以陶成萬彙造化　夫人爲萬物之靈，獨昧於五行之運，徒見晝夜循環四時代謝，而不知五行造化，實主宰之玄哉妙哉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解》上篇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返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於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朱子曰：《陰符》說那五個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剋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　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

又　火生於木，禍發必烈。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　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修鍊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五賊，五行也　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　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　天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　故曰：見之者昌

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上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得賊則昌，失則亡。七賢云：五星、五嶽、五臟、五方、五賊、五賊五行之義，洪儒珍重之言，無不包也。淳曰：天地用五行，遞相爲剋伐，相生相投也。天之五賊，木、水、金、土、火；地之五賊，金、木、水、火、土。見聖人言天之五賊逆行，陰陽顛倒相返也，地之五賊隨地順行，故人有生死矣。若見天賊，隨天賊而運用，故人只有生而無死也。故曰：見之者昌矣。且見地之五行，金生水之類也；天之五行，則不然也，即水生金也。且見水氣上騰，化爲雲在天上，天屬金，雲氣上騰至天，故曰：水來生金。子見母，現本形，化爲雨也。《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天道逆行也。且見地之五行，木生火；天之五行，則不然也，火生木也。在人則爲氣，在天則爲太陽。眞氣發生萬物，則是陽氣入木，枝葉發生，蕭蕭萬物，木石皆榮。故曰：火生木也。豈不是天道乎？故聖人指天之道，要人體天法道，人則不會逆行。若要長生，須行顛倒法。如何是五行顛倒法？但取心火發於腎水，水見火化爲氣，其氣上騰至於肺，肺屬金，是水生金也。其水化爲金液，此是金液來入肝。肝者，木也。心者，火也。火來生木，肝臟榮旺，目生光明，其黑白自分明。木得火之性，金得水之情，南方火來生東方木，北方水來生西方金。四象二儀復配入戊己土，故云五行不順行，四象合入中宮，名曰五行顛倒術。太白眞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眞一子曰：此二十字少則少焉，妙則妙焉，是謂泄天地互用之機。陰眞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東方甲乙成金砂，朱雀調運生金華，金華生天地寶。人會此言，合至道內外，同於天地道，志鍊其精，修爲神丹，點化四大，輕舉飛升，豈不爲神仙之道乎？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五賊在心者，五行眞炁也。以心爲主，動則五行隨之。故曰：五賊在心也。施行於天，則並用其心，須依天道，一切善惡由心造。凡有施爲，且合天爲道，心有作用，合天之五賊而運用施行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八籌》 籌者，物也。古之善撰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惟道。

水溝，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花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誕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鳥獸俄呦呦，俄句句，俄逃逃，草木俄出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太上玉華洞章拔亡度世昇仙妙經・五行備足生靈壽域洞章第五》 天地始分，大道要妙，三才運用，五行靈蘊。周天氣者，六期爲之大成，終地紀者，五歲爲之小成。五行滋茂，瑞氣平正，人无夭傷，得全天年。所爲吉昌，正宮正徵爲太一，少宮少徵爲太素。五行平正，則陰陽无剋，陽法順施，則長生不死，元化馥郁，則生死出入，羽化成仙，默合道體，五星之晶感降眞形，運氣備足至道騰昇。五氣之運補缺平騰，續紀延年運極化源，知生之機得道之本。五行昌泰數極於九，九化爲一，一化爲九，滋而成一，无過不及，金木相生水火既濟，一氣充盈慧性生源，合和四象九載登眞，出幽入寂化育生成，五氣安鎮永保昇平，高天澄清大地安榮，心向至眞咸獲登贏，存亡受慶十迴度人。太清寶籙妙範佩攝，同一瀰光照玄溪根，神一淨景太華生音，三玄降伏有炁有象，瑞相生祥陰復陽明，太素正一開度生

圖　高上耀光普授天恩　碧簡鳳篆升策龍書　魏魏玄京鬱鬱雲車　大微妙境眞聖之居

彭曉《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上《日合五行精章第十九》

日合五行精者，月受六律紀者，謂金、水於鼎內，逐月分受得半月律氣也　律呂各六，而日月共分之　日月、五星、經緯共生萬物，喻鼎內受外來陰陽之氣，升降子午之符，排運五星之精，交媾日月之粹，否泰相繼，存亡相緒，周而更始，始復而終坤也　其神室陰精處中宮，居土德而象君，若鼎內應而外不專，良由國君驕溢，則四方貢輸不入，臣下邪佞，致使時刻有章，弦望虧盈，晦朔各皆，皆歸過於主　主，謂金精、土德、神室也　臣，謂五行、六律、精氣也　得失，謂運符火之土也　因慈姥女逃亡，赤龍奔逸，神精既走，金液何求？

又《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上

火記六百篇章第三十六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　文字鄰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說，曷敢輒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纔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忍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條見扶疎。

《火記》六百篇，蓋是周星運火之大數，朝暮各係一卦直事，云六百篇，篇次一一皆同，故年與月同，月與日同，日與時同也　魏公既不敢結舌而蔽大道，復不敢顯書竹帛，而泄天機，猶豫增歎，深處不及將來，故略述綱紀，少露枝條，其餘細微，備於口訣云耳

以金爲隄防章第三十七

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壚定鉢內，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與馬。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窗塵。

金母在中宮，爲水銀隄防，則金水優游，情性相戀，金水遂成，受氣各得其宜，其合一十五之數，謂產金砂，母亦不損，故云金重如本初也　其三遂不入，謂土也　金、火、木爲三物，被水、火二者逐旋與之俱入器中，乃得三性合會，一味相拘，變化若神也　金母始因太陽精氣伏蒸，遂能滋液而後凝結，是名黃與馬　以至周星，陰陽、五行，功考乃漏，退位藏形，盡歸功於中宮黃帝，土德也，故云：毀性傷壽年　歸土德而化土，則神精狀若明窗塵也

擣治並合之章第三十八

擣治並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紛提以一九，刀圭最爲神。

擣治丹基，堅完固濟，然後安鼎內，號曰：赤色門　上水流下，下火炎上，晦朔進退，晝夜升降，文發子初，武隨巳止；午起陰符，以至於亥；運之否泰，調以寒溫，十二節終，終則更始；一周火足，魂魄改形；轉爲紫金，赫然成丹；服之一粒，刀圭更神，神妙之功，述九盡已

推演五行數章第三十九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　日月相激薄，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五行是虛無之氣，窺視難名，若以天地總數則之，則无逃其運用，致惑鼎內五行自拘，陰陽交媾，火興水退，水激火衰，日魂起於朔晨，月魄終於晦暮，雄雌相禪，砂汞互生，天地自然，而丹道昭矣

名者以定情章第四十

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吾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鍊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猶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連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金者，情也　水者，性也　金既生水銀，是情歸性也　且金生於水，水爲金母；水復生於金，金返爲水母，故有還丹之號　上文云母隱子胎，子藏母胞是也　本卷二十四章內云　然魏公所述，殆无虛詐，乃託《易》象，及《古文龍虎經》而論之，仍讚黃帝、淮南王、王陽、先賢、聖人皆能持而行之　古今共一門徑，非不肖者所可及也　故喻後來留意思之，要言甚露明，明明不我欺也

又卷中

太陽流珠章第六十八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關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敕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太陽流珠者，地氣感天氣而化珠露，是純陽之精氣，能發生萬物，有氣而无形，故號曰赤龍也。陽火化氣爲硃砂，故火生土，土生金；金是太陰之玄精，能長養萬物，有氣而有質，故號曰金華也。赤龍者，本生於甲、乙，亦名曰青龍，陽也；父也，夫也，火也。金華者，寄生於庚、辛，亦名曰白虎，陰也；母也，妻也，水也。蓋取青龍、白虎之義也如此。或以陰陽顛倒，五行互用，更爲男女，遞作夫妻，則其義也如彼。《太白眞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還丹之宗，龍虎之祖。龍從火生，虎向水產。其言不易也。金妻先唱，木壻播施。神母妊娠，而生姹女。姹女漸長，變化多端。或解化爲水，或馬齒關干，其金母始自本生，而變化之中，終不絕水體也。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者，金汞相生也。迫促時陰，拘畜禁門者，陰氣繼運，資護內宮也。慈母育養，孝子報恩者，慈母內胎也，孝子眞水銀也。陰眞君歌曰：陽眞砂，陰眞汞也。是水銀生於金母，故謂之報恩也。相資相吞者，乃龍虎之交氣也。嚴父施令，敦敕子孫者，乾卦父也，謂敕衆卦，使輪助離女坎男，及五行共生砂汞子孫也。還丹以鉛、火二字爲宗祖，終始運用者也。其餘氣候節符，稗佐共成神基也。過此以往，則皆非金液還丹之道也。火能銷金，火又生於木，金復剋木，是以火、金、木反制爲榮。《古歌》曰：丹砂木精，得金乃並。又曰：三性既合會，二味自相拘。固濟胎不泄，變化在須臾。三性者，火、金、木也。二味者，鉛汞，龍虎也。故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也。可以口訣，難以書傳者，豈可輕議於非人也？註云：更爲男女者，神水剋火；及至有神室中，火卻剋金，故汞爲砂中水，金爲水中砂，砂生汞，金生水也。

子當右轉章第六十九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癸亥守西，太平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烏雀畏鵝。各得其功，何敢有聲。

子右轉至酉也，午東旋至卯也。子、午、卯、酉，陰陽往復符火候也。卯酉二界者，金木氣停也。主客二名，金木之號也。青龍既能吐氣，白虎因得吸精，精氣相含，共生純粹。癸惑者，極陽火數也。守酉者，火氣逼金胎也。金得火盛明，光耀遍於器內，金氣承火經天，故云殺氣所臨，何有不傾。則姹女眞汞，不敢逃遯，如猫捕鼠，似雀畏鷂也。太白者，金精也。經天者，甲乙也。金、火、木遞互制伏，俱无所傷，各得成功，則无不順之聲也。

不得其理章第七十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遭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

魏公謂修金液還丹，不得其理，不可妄動。虛費財產，復累妻兒，自古及今，好自道者，計有億人，不遇明師，不逢眞訣，竟致无成。若得傳授，見其端倪，取類而修之，則終始成功矣。

五行相剋章第七十一

五行相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藥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爲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糜爛，不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揲蓍，孔子占衆，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蘇，復起馳走？

五行相生相剋，更爲父母，互作夫妻。父母相稟而生，陰陽相須而立，共成不朽之丹。人或得之，宜乎愼密，以成其道也。其有立竿見影，空谷應聲，野葛入口，尚能立有效驗，況金液還丹者哉？

河上姹女章第七十二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

河上姹女者，眞汞也。見火則飛騰，如鬼隱龍潛，莫知所往。或擬制之，須得黃芽爲母，養育而存也。黃芽，即眞鉛也。

金化爲水章第七十五

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溫度適節，爲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退退合時。各得其

和，俱吐證符。

火至二月、八月，金水舒暢　或水液生於金，或金砂化爲水，故和融周章也　火數既極，復歸功於土；土守四季，塌水不飛，故水不得行也　男動外施，則火行於外；女靜內藏，則金守於中宮　火氣雖遇，金被水拘　陰魄既拘，陽魂亦伏，寒溫相戀，各得其宜　俱吐證符，滋生靈汞也

丹砂木精章第七十六

丹砂木精，得金乃並。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丹砂木精，得金乃並者，丹砂木於金胎而結就；金又是水根，金因火擊發而產丹砂，故丹砂因得與金兼並也　金木自變化，水火互經營　四者相混雜，其內龍虎形　陰陽奇偶數，晝夜升降分　肝青爲父者，甲乙爲火宗，而與金母合，故得名爲父　肺白爲母者，金母鎮內胎，常以火爲夫，故得名爲母　腎黑爲子者，金母本於水中生，及乎在鼎中，水卻反生於金，故水爲子也　子水數一，爲五行始　金、水、木三物同功，首尾造化，俱歸戊己者，是故脾黃爲藥之祖也

剛柔迭興章第七十七

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綱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水火迭興，遍歷經行，分布十二辰中，龍虎卯酉分界，陰刑伏殺，陽德生起，刑德相逢，兩相制伏，俱成和合，故云歡喜也　二月榆落者，緣自子進陽火，至卯雖陽氣得用，而未至純陽，尚餘陰氣，乃陽中有陰，故被刑殺，陰盜陽氣，反於仲春發生之月，而落榆莢也　八月麥生者，緣自午退陰符，至酉雖陰氣得用，而未至純陰，尚餘陽氣，乃陰中有陽，故被德生，陽盜陰氣，反於仲秋肅殺之月，而生麥苗也　此喻鼎中金母，因陰陽盛衰，相盜之際，或則舒卷眞精，或則摧落砂汞　子南者，亦陰中含陽，坎男之象也　午北者，亦陽中含陰，離女之象也　一數，陰也　九數，陽也　陰陽終始，爲藥之用　元氣生於虛危，陽氣復播精於子，而生眞靈也

葛洪《抱朴子內篇・微旨》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御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藏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　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　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

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偪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況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　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緜邈，罕鬼崎嶇，和氣絪縕，神意並游，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此一山也　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　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眞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　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　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　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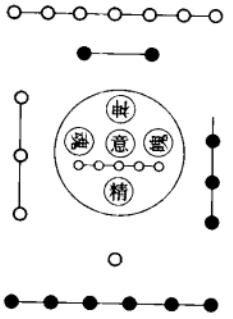
又《抱朴子內篇・極言》　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　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　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　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　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　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　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　不欲甚勞

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唉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屑，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論五行》 呂曰：所謂五藏之氣而曰金木水火土，所謂五行之位而曰東西南北中，若此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時乎？採取有時乎？願聞其說。鍾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東曰青帝，而行春令，於陰中起陽，使萬物生；南曰赤帝，而行夏令，於陽中升陽，使萬物長；西曰白帝，而行秋令，於陽中起陰，使萬物成；北曰黑帝，而行冬令，於陰中進陰，使萬物死。四時各九十日，每時下十八日，黃帝主之。若於春時，助成青帝而發生；若於夏時，接序赤帝而長育；若於秋時，資益白帝而結立；若於冬時，制攝黑帝而嚴凜。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而三百六十日而爲一歲，輔弼天地以行於道。青帝生子，而曰甲乙，甲乙東方木。赤帝生子，而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黃帝生子，而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而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而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見於時而爲象者，木爲青龍，火爲朱雀，土爲勾陳，金爲白虎，水爲玄武。見於時而生物者，乙與庚合春，則有檞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與丙合秋，則有橡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與庚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黃，不失土木之色。丁與壬合夏，則有楛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與戊合冬，則有橘黑而黃，不失水土之色。以類推求，五帝相交而見於時者生，在物者，不可勝數。呂曰：五行在時若此，五行在人如何？鍾曰：惟人也，頭圓足方，有天地之象，陰降陽升，又有天地之機。而腎爲水，心爲火，肝爲木，肺爲金，脾爲土。若以五行相生，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爲母，受生者爲子。若以五行相剋，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剋者爲夫，受剋者爲妻。以子母言之，腎氣生肝氣，肝氣生心氣，心氣生脾氣，脾氣生肺氣，肺氣生腎氣。以夫妻言之，腎氣剋心氣，心氣剋肺氣，肺氣剋肝氣，肝氣剋脾氣，脾氣剋腎氣。腎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腎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腎之妻，肝之子。肺者，肝之夫，腎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腎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見於內者爲脈，見於外者爲色。以寄舌爲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驅用於肺，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腎之見於內者爲骨，見於外者爲髮，以兩耳爲門戶，受脾之制伏，而驅用於心，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見於內者爲筋，見於外者爲爪，以眼目爲門戶，受肺之制伏，而驅用於脾，蓋以夫婦之理如此。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見於內者爲膚，見於外者爲毛，以鼻穴爲門戶，受心之制伏，而驅用於肝，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脾則盛，見腎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見於內者爲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者爲肉，以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驅用於腎，蓋以夫婦之理如此，得心則盛，見肺則減，蓋以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剋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呂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腎，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則盛，莫不下剋於水乎？肺，金也，金在上，而下接火則損，安得有生於水乎？相生者，遞相間隔，相剋者，親近難移，是此五行自相損剋，爲之奈何？鍾曰：五行歸原，一氣接引，元陽升舉而生眞水，眞水造化而生眞氣，眞氣造化而生陽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婦。腎，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時要識水中金，水本嫌土，採藥後須得土歸水。龍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陽龍出於離宮，陰虎生於坎位。五行逆行，氣傳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陽時生陽。五行顛倒，液行夫婦，自午至子，乃曰陰中鍊陽。陽不得陰不成，到底無陰而不死。陰不得陽不生，到底陰絕而壽長。呂曰：五行本於陰陽一氣，所謂一氣者何也？鍾曰：一氣者，昔父與母交，即以精血造化成形，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是此陰以精血造化成形，其陽止在起首始生之處，一點元陽

而在二腎。且腎，水也。水中有火，升之爲氣，因氣上升以朝於心。心，陽也。以陽含陽，太極生陰，乃積氣生液，液自心降，因液下降以還於腎。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導其腎氣以至於心矣。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導其心液以至於腎矣。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導，若日月之往復。五行，名之數也。論其交合生成，乃元陽一氣爲本，氣中生液，液中生氣，腎爲氣之根，心爲液之源，靈根堅固，恍恍惚惚。氣中自生眞水，心源清潔，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眞火，火中識取眞龍，水中認取眞虎。龍虎相交而變爲黃芽，合就黃芽而結成大藥，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呂曰：金丹就而脫質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謂之黃芽，鍾曰：眞龍眞虎者是也。呂曰：龍虎者何也？鍾曰：龍非肝也，乃陽龍，陽龍出在離宮眞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陰虎，陰虎出在坎位眞火之中。

王惟一《道法心傳》 夫一二三四者，乃天之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乃地之成數。人稟天地五行生成之數成之，故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藏五藏之中，有精神魂魄意，聚成五雷。五雷之中，以土爲尊，蓋得中黃先天混元之祖炁也。故保一眞人曰：法妙合乎陰陽，方圓動靜是以道貫乎。三才天地人物，是水火木金土應之以五行，東西南北中運之於五方，天地水火雷風山澤配之於八卦。泥於術數者曰：我書符時應於某事，你作用某竅，如是而接造化，如是而論生剋，如是起筆，如此衝發，鬼神之機我得之矣。殊不知，太極未判以前，孰爲陰陽？孰爲三才？孰爲五行？孰爲八卦？故有道之士，撒手行持符籙矣。余《心傳錄》云：一二三四五，中間土爲主；會得生煞機，叱咤起雷雨



攢簇五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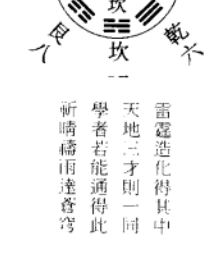
歸根復命圖

○ 墓陰剝盡復飯根 一點陽生天地心

○○○ ☳☳ ◯ 天地心

○ 會得個中眞造化 驅雷役電鬼神欽

夫東三之木生南二之火，西四之金生北一之水，中央之土合戊己之造化。若非金木相剋，水火相剋，則風雲雷電雨不能發也，故保一眞人云：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知此道者，可以言動靜之機。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地人至妙。蓋動靜之際以陰陽極處爲用。《易》曰：極則變，變則通。非力學者，孰能曉此。余《心傳錄》云：一炁運來運去，須見陰陽勝處；還他一遍和平，此理與誰共語。



雷霆得中圖

雷霆造化得其中
天地三才則一同
學者若能通得此
祈晴禱雨達蒼穹

夫八卦範圍天地之間，縱橫十五，數不離乎中宮之五，所以雷霆得天地之中炁，故號五雷。要在行雷之士，虛其心而實其腹，凝其神而守其中，斡旋造化，策役雷霆，遍施甘雨，以救兆民，功達於天，豈曰小補哉。余《心傳錄》云：造化包含太極中，自從剝復下神功。六陽數足歸坤位，激博雷霆起坎龍

水火激剝其要妙不用書符行祕號

學人曉得這機關呼召雷雨立便到

水火激搏圖

夫日月一坎、離也，坎、離一水火也，水火即一炁也，一炁即物也。在南

曰火，在北曰水，火炁太盛而旱，水炁太旺成滂。水來剋火，晴變爲雨，火來生水，雨變爲晴。水火激剝成雷電，水火和平天清炁朗。然火之盛，水之旺，不可調均。故余《心傳錄》云：火到離宮旺，水在坎方生，水火要均平，才勝便無情。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卷六 《陰符》寶字逾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今古上仙無限數，盡從此處達真詮。○註曰：二經爲羣經之管轄，諸子之樞紐。古仙上聖，莫不由此二經之中達悟真詮而成大道也。右引《陰符》、《道德》二經。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註曰：五賊，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爲五常。愚謂五方，在人爲五藏，在氣爲五性，五常在物爲五音、五行、五色、五金、五穀、五果、五味是也。《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人能見此逆而修之，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也。察地之利在於安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而國富矣。是以聖人以身爲國，以丹爲君，以火爲臣，以精氣爲民。修丹之士，若能觀天，擒五賊，逆而修之，盜陰陽而返化，則眞一之精可奪，而己之陰汞立乾矣。精固氣牢，求戰必勝。是以運火無差，十月功圓，則脫胎神化爲眞人仙子，故曰戰勝方能見聖人。

但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卻生恩。○註曰：陰陽五行，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此常道也。庸夫豈知有不生之生，生則長生。不順之順，順則至順。若能明此反覆之機，則害裏生恩，男兒有孕矣。殺機者，盜機也。陸子野曰：這個門戶，生了萬萬千千，死了萬萬千千。苟或順行生之，所以死也。如能逆用死之，所以生也。是所爲殺機明反覆，害裏生恩。咦，諺云：死店活人開。○疏曰：生我者，陰陽五行。死我者，亦陰陽五行。死戶爲生戶，是能反覆殺機。輕用其生，行其常道，則生我者死我矣。常人順陰陽五行則死，至人逆陰陽則生。仙者，能盜其機也。蛻其幻軀，人見其死，此不生也。純陽眞身，飛騰變化，與天地同其長久，故不生之生則長生矣。顚倒五行，逆施造化，此不順也。奪得乾坤之精，復歸於無極，此順也。故不順之順，則至順矣。

火生於木木藏烽，不會鑽研莫强攻。禍發必因斯害己，要須制伏見金公。○註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因斯害己，要須制伏，須藉金公。呂公曰：火發七戶密牢關，莫教燒破河車體。○疏曰：火生於木，鑽之大過必焚，其木爲火槌。木賢一身也，火賢元氣也。自藏眞氣，以養其身。輕耗其氣，必喪其身。若要制伏一身之子氣，必得大地金公之母以制伏之，方能培植本根，凝結聖胎，長生久視。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下 前弦須短後弦長，水裏藏燈焰自光，日夜巽風吹不滅，將心挑動更焚煌。



火候圖論

《易》之爲書，三百八十四爻，火之爲數，三百八十四銖。故捨乾、坤以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之外，初一用屯、蒙，初二用需、訟，初三用師、比，初四用小畜、履，初五用泰、否，初六用同人、大有，初七用謙、豫，初八用隨、蠱而金計半斤；初九用臨、觀，初十用噬嗑、賁，十一用剝、復，十二用無妄、大畜，十三用頤、大過，十四用咸、恒，十五用遯、大壯，十六用晉、明夷，十七用家人、睽，十八用蹇、解，十九用損、益，二十用夬、姤，二十一用萃、升，二十二用困、井，二十三用革、鼎而水半斤；二十四用震、艮，二十五用漸、歸妹，二十六用豐、旅，二十七用巽、兌，二十八用渙、節，二十九用中孚、小過，三十用既濟、未濟。頃刻而周，周而復始。自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倒造化，翻乾坤，竊宇宙，盜陰陽，天下之至通，始可與言此也。或曰：乾、坤、坎、離之體，曰周天火候之時，坎、離交矣，坎、離交則乾、坤會矣！夫天道下降，地道上升，乃乾、坤之用也。坎者乾交坤也，離者坤交乾也，其他卦象，不過設體耳，亦不可泥象尋爻，而火候之法始見。又曰：似子言之，不過範圍天地，運行日月而已，而《爐鼎》又列八卦於鼎中，《火候圖》又升午位於泥丸，布平橋於卯酉，何也？曰天機固不容泄，言既至此，隱之何爲？且河出《圖》，洛出《書》，天尚自泄，況於

人乎？客曰：止。余聞泄天機而殃及九祖，獨不聞度一人而福及九祖乎！吾以吾之丹法，盡底無隱而傳於有緣之士，苟有悟士一人爲仙，某豈無功乎？客曰：子之用心，非某能知及之。曰：是爐也，是鼎也，乃進火進水之理耳。水火無過一氣耳，氣之升也，吾以心接之，卽火也；氣之降也，吾以靜持之，卽水也，此綿綿若存之時，子午進用之功也。斯時也，方是偃月爐具之時。夫性見則氣生，氣生則金生，金生則氣多，氣多則金愈旺，此二者交相爲用也。金旺於中，燭破浮雲，露出一鈎眞性，如月之明，乃偃月爐也。存養之久，則金氣盛而全盡，燭見一輪明月，乃全性也。既見全性，又返金性，則吾身皆眞性命爲之主，此用火之時也。蓋二者未融爲一，而用火鍊之，鍊作純金也。包含性命，通體皆陽，淳沉自在，愛日戀月，好游頂門，時至道成，奮厲而脫，霹靂一聲，身非我有。吁嘻！人人可以如此而成功，人而自棄之，若是可哀也哉！余見總篇，方其九轉旣周，沐浴已竟，火力終焉，一星不滅，故動〇〇一風，以吹之巽風者，鼎下之片縷耳。離則爲乾，關則爲巽，離則爲噓，關則爲吸，何以能開關，亦無非一意使之然。或曰：巽西方之位，以子所言，巽乃中宮，母乃反乎？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體也。吾自心生一意，而降於巽位，其象始關，則吾言實兼體用而訓也。繼之以乾，乾金而火乃金精，故遇而炎火張設，須坎以抑之，抑之而不能止，則有反攻於下之患，故止以艮而又噓以巽，巽上一畫屬陽，止火非陽不行，故遇震而稍熄，遇離而復炎。又止以坤，坤水也，火從水起，如遇其兌，故不止而自止。坤非正卦，故徐歸於兌，兌又西方之卦也，故自尾閭徐徐升上，而至泥丸頂，爲天門，爲正午之地。午屬火，火遂加煌，又接之以心，心火也，接者神也，乃神火也，又加煌至，卯酉若直下，則刑德臨門，危其殆哉！故一立而各爲二道，今日之卯酉，昔日之坤艮也。火氣也氣，降而復升之理，故歸腎府，化爲眞水，而用之。蓋文火性柔而難化，遇卯木，木必尅土，遂以火尅木，則土不受尅矣！武火性強而易化，降自酉，酉屬金，金生水，遂爲水歸於鼎。曰：何謂文？何謂武？曰：文火自三關，上至於天矣！武火是午宮與心火也。大凡火候只此一場大有危險，丹士宜一戰而勝，則天下定矣！平日周天火候，切不可以爲則，然此亦不可執著，彼亦不可執著，且喜且喜。

（夔雲開盡現洪濛，彷彿空中見祖宗，風定七星還在水，依稀殘韻尙餘空）

曾慥《道樞》卷七《水火篇》（火本司天，水本司地。一升一降，用乃旣濟）

至游子曰：人身有三昧之火焉：一曰君火，是爲上昧，其心是也。二曰臣火，是爲中昧，其膀胱是也。三曰民火，是爲下昧，其腎是也。今之所行者有曰長生之火，有曰周天之火。是火者不知斂散之法，則炎上而爲孽矣。古詩不云乎。本因敲石光，遂致烘天熱。其是之謂歟！大抵火不可以無也，大能去三尸斯不死矣，小能去九蟲斯不病矣，要知以歸宿而後可也。夫孰知水之功哉。水之在人也，爲汗、爲涕、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在人而外泄者也。其在內也，腦爲髓海，心爲血海，丹田爲氣海，脾胃爲水穀之海。百骸則百川也，四海流通則百川灌盈矣。《莊子》曰：水之性不雜則清，不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莫能清矣。故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亦其理歟。劉高尙所以作活法也。蘇子瞻居乎白鶴之峯，感乳泉而賦之，其理深矣。惜乎能言之而不能行也。學者於是當明水火旣濟之法，夫火在心爲性者也，水在腎爲命者也，二者實相須以濟焉。腎之水非心之火養之則不能上升矣，心之火非腎之水藏之則不能下降矣。夫能長養成就，上際下蟠，旁通曲引於三元九宮五藏百節，斯可以保固而長存者也。是以崔子曰：定中如得水火透，便是長生不死人。

又卷七《甲庚篇》（東西定位，金木旣彰。於寅於申，鍊之有方）

至游子曰：論子午者多矣。子者，北《坎》太元之水也。吾觀乎天文，上屬玄枵之躔，當女虛危之舍，下應乎齊之野，在於人其配腎焉，推於卦氣爲復之卦，一陽始生之時也。午者，南離陽明之火也。吾觀乎天文，上屬鶉火之躔，當柳星張之舍，下應乎周之野，在於人其配心焉，推之卦氣爲遘之卦，一陰始生之時也。子雖爲陰，一陽生於其中，謂之陰中有陽焉。午雖爲陽，一陰生於其中，謂之陽中有陰焉。此學者所共知也。夫學者以一陽之初動，元氣上升，皆知握固盤膝，升身進火，運金精於髓海，滿神水於高源，鼻氣綿綿，內安神識，至丑而止，俟元氣傳至於亭午之時而合於心火，此水火之交感者也。以一陰之初動，液血迎合，皆知盤足疊手，安定心神，鼻氣綿綿，滿口含津，勿吐勿咽，運心之火上合於玉液，交心腎之氣成旣濟之功，至未而止，俟心血傳至於亥子之時而合於腎水，此水火之還元者也。默然旋斡，其功自謂能行子午而交龍虎矣。夫行子午之功者，蓋欲交龍虎而還大丹。然龍虎未有不能

生之而能交之者也，故行子午之功必在乎生龍虎，其妙本乎鍊甲庚者也。試歷論之。鍊甲庚者何也？或以謂甲寄在寅，寅者，火之所生而王於午，本東南之氣也，是爲液血變化之方，陽龍生成之地，故鍊甲必於寅之時焉。庚寄在申，申者，水之所生而王於子，本西北之氣也，是爲精血變化之方，陰虎生成之地，故鍊庚必於申之時焉。是爲龍虎所生之方，而不知所以生龍虎之妙矣。夫火生於寅而王於午，其後受胎養於丑者也。水生於申而王於子，其受胎養於丑者也。凡物未有不先受胎養而有生有王也。前人行子之功至丑而止者，丑寅東北之卦也，並處於艮宮，其氣均平，傳送爲近。蓋丑之初時，神水漸降於華池，當以舌攪於上齶，行咽飲於重樓，玉液既通，躋於重樓，則甲之木受玉液而傳養矣。甲有所養則肝之木生，肝之木生則傳之於心，至此則心之火王焉。是以玉液傳至於午，地感心之火而化血，謂之陽龍也。行午之功至未而止者，未申西南之卦也，並處於坤宮，其氣均平，傳送爲近。未之時，眞藥將聚於金鼎，則鼻之息多入少出，固眞火於脾之土。眞火既傳養於脾之土，則庚之金復受脾之土而傳養矣。庚有所養則肺之金生，肺之金生則傳之於腎，至此則腎水王焉。故心之血傳至於子，地感陰氣而化精，謂之陰虎也。是以太白眞人歌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陰陽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呂公曰：陽龍還向離宮出，陰虎仍從坎位生。《太上內日月經》曰：元氣入心化爲血焉。血者精之源，神之母，流陰入於腎宮則化爲精。信乎，鍊甲庚生龍虎之妙，誠本乎丑未也！然神水降於華池，謂之玉液，行咽飲於丑之時者，何以證之？《靈寶道要》曰：東望扶桑未曉，升身漸過重樓，驟馬數游宇宙，少男止至揚州。艮，少男也，揚州者，丑之地也。吾觀乎天文，丑者上屬乎星紀之躔，當斗牛女之舍，下應揚州之地者也。張平叔詩曰：金鼎未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則行咽飲於丑之時也明矣。然液血聚於金鼎，謂之眞藥，行養火於未之時者，何以證之？《靈寶道要》曰：採藥須憑玉兔，成親必在黃婆，俟至雍州相見，奉送一曲陽歌。又曰：西南火，入雍州，何也？玉兔，金精也。黃婆，脾土也。其坤西南之位也，雍州者，未之地也。吾觀乎天文，未者上屬鶉首之躔，當井鬼柳之舍，下應雍州之地也。張平叔詩曰：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此行養火於未之時也明矣。夫生龍虎之妙，在乎鍊甲庚以成之，而收功於子午焉。行子午之功而昧此機要，則窓能成其變化哉。雖然達者行修鍊以通關節，非一日之力而後至也。探微妙以換凡胎，其悟必有因乎。吾嘗權其至當曰：運河車之正氣，浹尾閭，衝夾脊，透玉京，和二物於泥丸，還大丹，於丹竈，奪造化之權，成長生之道者，不過鍊甲庚而已，豈不祕哉。

又卷一〇《太清篇》（五行四象，修道之要。夫能知之，於以觀妙）

修道者必明夫五行四象焉。四象者，一曰金翁，二曰姹女，三曰嬰兒，四曰黃婆。然後知陰陽升降、七寶運用之理矣。五行者，五藏也。肝者，木也，其干甲乙，其中有氣，名曰青龍，道於夾脊之左，經絡之上，流而入於其目，其化爲淚。淚者，眞水之餘氣也，流而入於上齶之左，是謂金液者也。肺者，金也，其干庚辛，其中有氣，名曰白虎，道於夾脊之右，入於其鼻，其化爲涕。涕者，眞金之餘氣也，流而入於上齶之右，是謂還丹者也。心者，火也，其干丙丁，其中有氣，名曰朱雀，道於心脈之絡，入於舌下，其化爲津，嚥而入於心，其化爲血。血者，眞火之餘氣也，流而入於舌之左，是謂神水者也。腎者，水也，其干壬癸，其中有氣，名曰玄武，道於前之經絡之右，而入於其耳，流於舌之右，是謂華池者也。脾者，土也，其干戊己，其中有氣，名曰螣蛇，道於後之經絡之上，運而入泥丸，其化爲涎。涎者，眞土之餘氣也，流而入於唇下，是謂黃芽者也。

又卷一一《泥金篇》（坎、離相交，金水玄同。黃芽白虎，九載成功）

欲修身者，先明四象五行焉，次之究烹鍊之方，下火三百八十四銖，一斤也。九載成功，此至道也。黃芽者，鉛之精華也。白虎者，汞中交合，而見其形，歸於眞一者也。鉛得汞而親，斯從無入有者歟。汞得鉛而入體，斯從有入無者歟。變轉四象，不失五行，內外坎、離，金木相配，數歷卦爻，日月開時，混沌交泰，天地合而三才足矣。從子至午，修水火之運伏，想禁制六周六甲子，七返之道畢矣。經曰：鉛爲君，汞爲臣，鉛藥不眞，其汞難親，鉛藥是眞，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白將軍，金合二姓，異族同羣。白虎爲元，黃芽作根，變鉛爲粉，化汞爲塵。陰居陽內，陽在陰巡，日盈月昃，寒暑以分。唯有我法，與道長存。故金丹十六兩，可以變眞矣。收黃芽篩之淘之，澄取而養之，其名曰金砂子，所謂金精者也。復以水銀白砂子五兩，華池結成排罨，入於神爐而固濟之，養火五日，其火常五兩，其藥抽至一斤，入於神室以養之，九轉於三田，斯成丹矣。修氣者從冬至子之時，先之以沐浴，入於靜室，

然香，東向平坐，閉目冥心，扣齒三十有六，次鳴天鼓三十有六，於是存想焉：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然後以舌漱玉液，相運嚥之者三十有六，相續不斷，既以存心在於下丹田，其神氣集於一，其名曰水火相交，曰子母相守，必使其口鼻無出入之氣，如入禪定，始爲妙也。平旦至於午而如斯焉。凡子之後，午之前，行止寢興，惟存心在於下田，使其氣相守，至四月六日陽生既足，其神不散，至十月六日陰生既足，一年周回，其氣乃成，結珠於下田，大如雞子而常動轉焉。九年氣足形圓，其光滿室，十有八年髮黑齒生，寒暑不侵，八十一年藏府空曠，其氣珠自下田而來脾之上，如日月相薄，吞而嚥之，自然飽滿，於是其氣珠離於下田而上結黃芽，一百八十年，其氣珠上朝於泥丸，時轉於頂，其足常浮，此上升之候也，自然身出五色之氣，化爲五色之雲，浮於足下，騰空而起，入於崆峒之天，坐於退骨之臺，冥心閉目，其玄珠從頂而出，化成一身，逍遙自在，是爲眞人。子者，黑龜也，曰癸、曰丑。至艮者，五月日所出也。寅者，四月六月日所出也。甲者，三月七月日所出也。卯者，二月八月日所出也。乙者，正月九月日所出也。辰者，十月十二月日所出也。巽者，十一月日所出也。曰巳曰丙曰午，午者，赤鳳也。曰丁曰未，至坤者，十一月日所沒也。申者，十月十二月日所沒也。庚者，正月九月日所沒也。酉者，二月八月日所沒也。辛者，三月七月日所沒也。戌者，四月六月日所沒也。乾者，五月日所沒也。曰癸曰壬，此法日月者不可不知乎此也。凡欲修身者，於丑之時東向平坐，先扣齒，次鳴天鼓，各三十有六，乃用左右手摩臍之下者九過，其名曰三叉。用肩左右紐九過，其名曰返山。用左右手相抱，左右舞者九過，其名曰舞玉。用其首左右視後精腋者九過，其名曰虎視金精。用其首前點者十八過，其名曰六叉上朝丹闕，用其首左右打肩者九過，其名曰掣攏金精。盤足而坐，想足板內水漸入精腋，穿於青宮，上入於泥丸，去前明堂，下穿於肺肝心腎脾內而過，如是者八十一過，行之九載，道斯成矣。此神仙換骨之法，上士延齡之方也。甲乙之日，瞪目，行肝之氣，九口，而爲三十六嚥焉。丙丁之日，左右手叉抱後頸，行心之氣，九口，而爲八十一嚥焉。庚辛之日，行肺之氣，左右手上托，二十七口，而爲七十二嚥焉。壬癸之日，左右手叉抱其膝，行腎之氣，三十六口，而爲一百八嚥焉。戊(巳)(己)之日，行脾之氣，撮口嚥之，十五口，而爲二十三嚥焉。肝者，東方甲乙木也，故肝之氣名曰青龍，其氣從後脊腋左脈而上，來於神門。神門者，目也。目中化淚，是爲眞木。淚之餘氣流入於左鼽之上，其大如一黍，是爲還丹焉。肺者，西方庚辛金也，故肺之氣名曰白虎，其氣從後脊腋右脈而上，來入於玄門。玄門者，鼻也。鼻中化涕，是爲眞金。涕之餘氣入於右鼽之上，其大如一黍，是爲金液焉。心者，南方丙丁火也，故心之氣名曰朱雀，其氣從前腹左脈而上，來至於鐵牛。鐵牛者，舌也。舌下至於心中化血，是爲眞火。血之餘氣流入於舌下之左，是爲神水焉。腎者，北方壬癸水也，故腎之氣名曰玄武，其氣從前腹左脈而上，來至於般若船。般若船者，耳也。耳下至於腎中化精，是爲眞水。精之餘氣流入於舌下之右，是爲華池焉。脾者，中央戊己土也，故脾之氣名曰螣蛇，其氣從後脊腋左右而上，來至於泥丸。泥丸者，腦也。腦化涎，是爲眞土。涎之餘氣流入於上下唇，是爲黃芽焉。四象者何謂也。金翁者，唾也。黃婆者，涎也。嬰兒者，精也。姹女者，血也。夫人，曰一夜十二時，或夜長日短，或日長夜短，其十二時，時有八刻。刻有六十分，於是十二時者共九十有六刻，內有乾、坤、艮、巽共四刻餘二十分，四六二十四，則爲二百四十有八分，此通乎百刻者也。凡一口氣出入，其長三寸，故一口氣爲一息，一息爲火一銖，二十四息爲火一兩，三百八十四息則爲火一斤，一萬三千五百息則爲眞火三十有五斤二兩十有二銖，一時之氣，其長六千七百五寸，十二時則爲長八萬一千寸矣。晝夜百刻之中，於是定二八之門，烹鍊大丹，假七物以成七寶，斯有八陰八陽之圖焉。子者八刻，陽也，黑龜也。丑者八刻，陰也。艮者一刻，陽也。寅者八刻，陽也。卯者八刻，陰也，青龍也。辰者八刻，陽也。巽者一刻，陰也。巳者八刻，陰也。午者八刻，陽也，赤鳳也。未者八刻，陰也。坤者一刻，陰也。申者八刻，陽也。酉者八刻，陰也，白鶴也。戌者八刻，陽也。乾者一刻，陽也。亥者八刻，陰也。《老子》曰：修身者先養神，養神者先養氣，養氣者先養腦，養腦者先養肥，養肥者先養精，養精者先養唾，養唾者先養水。水者，華池之津液，元氣之精者也。水在於肺，化爲唾，其色白，象金也，常爲心脈所灼。故其唾流於心，化爲血，其色赤，象火也，常爲腎脈所克。故其血流於腎，化爲精，其色黑，象水也，常爲脾脈所侵。故其精流於脾，化爲涎，其色黃，象土也，常爲肝脈所克。故其涎流於目，化爲淚，其色青，象木也。腦有二脈，下連於脊腋，降至於膽之下一寸有三分，其名曰氣海。海者，神氣精所盛者也。故曰水能養萬物，水竭萬物枯矣。若夫元氣未通，則難窮妙用焉

元氣者，人之性命也。其性屬脾，脾出於意，意發而心難留者也。夫能適正則識性矣。眞五行烹鍊者何也。地☷也，白虎也。天☰也，赤鳳也，黃婆也，黑龜也。風☴也，青龍也。山☶也。眞五行八卦者何也。地☷也，白元也。天☰也，赤龍也，中宮也，玄龜入海也。巽☴也，青蛇也。山☶也。內八卦眞五行入鼎者何也。坤，小腸肺大腸也。乾，心也。艮，腎也。巽，肝膽膀胱也。夫身者，神氣之虛宅也。氣者，神之父也。神者，氣之母也。神氣存則長久矣，運至於元根則成聖矣。修身者必明五行，曉八卦。吾用火三百八十四銖，內以應乎卦爻之數也。然八卦者從肝起焉，肝震爲雷，膽巽爲風，心離爲火，小腸坤爲地，肺兌爲澤，大腸乾爲天，腎坎爲水，膀胱艮爲山。於是肝生七子，卯震青龍之位焉，是爲膽常，心豐，小腸豫，肺歸妹，大腸大壯，腎解，膀胱小過。於是膽生七子，巳巽風之位焉，是爲心家人，小腸觀，肺中孚，大腸小畜，腎渙，膀胱漸，肝益。於是心生七子，午離朱雀姹女之位也，是爲小腸晉，肺睽，大腸大有，腎未濟，膀胱旅，肝噬嗑，膽鼎。於是小腸生七子，坤之位焉，是爲肺臨，大腸泰，腎師，膀胱謙，肝復，膽升，心明夷。於是肺生七子，酉兌白虎之位焉，是爲大腸夬，腎困，膀胱咸，肝隨，膽大過，心革，小腸萃。於是大腸生七子，乾之位焉，是爲腎訟，膀胱遯，肝無妄，膽遘，心同人，小腸否，肺履。於是腎生七子，坎眞武之位焉，是爲膀胱蹇，肝屯，膽井，心既濟，小腸比，肺節，大腸需。於是膀胱生七子，艮之位焉，是爲肝頤，膽蠱，心賁，小腸剝，肺損，大腸大畜，腎蒙。此內八卦，各七子，六十四卦亦各七子，而成七夫七婦，斯乃七返者也，其名曰七寶。七寶者，氣也，血也，精也，津也，液也，涕也，唾也。用眞火三百八十四銖，鍊之九載而成功矣。吾有眞五行人鼎之圖焉。乾，坤，艮，巽者，四隅也。北者，坎也，黑龜也，亥子丑屬焉。亥之卦曰坎，曰震，曰坤，曰兌，子之卦曰節，曰賁，曰小畜，曰復。丑之卦曰大畜，曰解，曰鼎，曰臨。東者，震也，青龍也，寅卯辰屬焉。寅之卦曰大有，曰既濟，曰常，曰蠱，曰同人，曰咸，曰漸，曰泰。卯之卦曰晉，曰革，曰睽，曰大過，曰無妄，曰訟，曰大壯，曰小過。右水而左風，蓋艮，巽居其隅者也。南者，離也，赤鳳也，巳午未屬焉。巳之卦曰乾，曰艮，曰巽，曰離。午之卦曰遘，曰豫，曰旅，曰困。未之卦曰遯，曰屯，曰家人，曰革。西者，兌也，白虎也，申酉戌屬焉。申之卦曰否，曰師，曰損，曰隨，曰益，曰未濟，曰歸妹。酉之卦曰明夷，曰需，曰頤，曰蒙，曰蹇，曰升。戌之卦曰觀，曰中孚，曰剝，曰豐，曰噬嗑，曰謙。右地而左天，蓋乾，坤居其隅者也。處於靜室，握固，扣齒三十六，望日初出，大步者九，飲其日華者十八，十八口。從天門而入焉，月出亦如之，可奪天地造化之機，助於金丹，資於神氣。

又卷一二《大丹篇》（神氣爲藥，天地爲爐。觀乎刻漏，合《易》之符）

易成子彭仲堪，天台人也。嘗遇至人謂曰：無爲之道莫過乎金丹，得道必由乎金符焉，故採金於麗水，求玉於崑崗，而後可也。易成子知其要，於是著錄其言曰：大藥者，鉛汞也。鉛汞之本體，假乎五行之鍊化，因分汞以成鉛。故鉛者，五金之母也。鉛有滓，五金近之而枯黑。然白金者，自於鉛礦之中，以水火烹鍊而成眞。是以金汞相和，即柔伏如泥矣。鉛汞者，父子也，相見則復爲夫婦焉，相制之義也。兩相眷戀，終乃不去，若夫汞逢金而住烹鉛見金，鍊汞不去，斯乃大藥者也。《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知鉛汞本根一體，蓋一生二者也。各居一方，親親之義也。《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謂此歟！於是知鉛汞者，陰陽也，浮沈也，一體二（二）物者也。夫人之生，以神爲根，血氣爲本。行道者，則以神氣爲大藥焉。鉛汞者金丹也，古人以爲至極者也。不知金丹而惟守房中之術者，壽雖可至百歲而不可得仙，何也。以其無神也。鉛汞者，日月也。日月者，水火也。水火者，龍虎者也。龍虎者，陰陽也。陰陽者，天地也。天地者，乾坤也。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乾傳曰：有六時乘之位，何也。有天時，有地時，散而爲三，綜而爲一焉。歌曰：二八子兮三七亥，四六戊兮五酉兌，正九丑分十臘寅，十一太衝合卯內。此天之十二時也。又曰：五更二點正九月，兔雞五漏四聲徹，三七平旦是寅時，四六日出寅無別。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月四更二點，如逢十一月，四更初已上寅時，明曉示此地之寅時也。夫太陽之躔二十八宿，一晝一夜行乎一度，一年一周天有一分二釐焉。星辰日月者，東流也。天道者，西轉也。天一晝一夜而周天，是爲三百八十有四度焉。太陰者，一月有四節，自朔至於十五日，有一遲一疾，十六日至於晦，亦一遲一疾，不合則不爲朔，不衝則不爲望。其遲也，日行十二度。其疾也，日行十四度七十四分半。其平行也，十三度三十有七分。行道

者，必視日月行度躔次盈縮，五行經緯爲之先也，何也　四時有節符，五行有終數，得其道斯明太陰之法焉　太陰者何也　離己日精也，坎戊月光也　故鉛汞者乾、坤也　乾爲父，坤爲母，得父之氣者成男，得母之氣者爲女　乾、坤共生六子，此之謂也　六位者，各以三十爲節　二三而六，是爲三百六十，此三十輻共一轂之道也　甲者十五日，其月滿，乾象，夕見者也　乙者三十日，蓋月之晦，是爲喪朋，坤象也　丙者八日，艮之象也　己者，離也，日也　丁者二十三日，兌之象也　庚者二日，得朋，震象，夕見者也　辛者十六日，平明見，巽之象也　壬者，其虛位也　戊者，坎也，月也　癸者其虛位也　此道也，歸乎土者也　甲乙七終歸於己，庚辛七終歸於戊，戊己者中宮之鼎也　於是成於甲乙，終於乾坤二體者乎！　日行黃道，月行赤道　劉洪曰：乾象有九道，太陽者夏至極北而南，出寅入戌，冬至極南而北，出辰入申　天輪左轉，晝夜一周天，凡三百八十有四度，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三十步，冬至之後入於盈，夏至之後入於縮　易成子曰：道其在斯乎！　鉛汞者，一也　一者，五行之始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行也　五行各有五，五五是爲二十五焉　天有五行，地有五行，二位相得而各有合，共成五十，此天地五行十二位三元陰陽氣之極數，周而復始者也　聖人知一爲鉛汞，故抱一修行，用四十九日而聖胎成乎，地雷復之卦，是爲五陰之下有一陽者也　復卦曰：七日來復　其見天地之心，是以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至，其死則四十九日而七魄絕，此來復之數，陰陽之極也　天地者，五行也，而其生成各無偶數焉　乾，陽物也，配數以奇　坤，陰物也，配數以偶　五者，生數也　十者，成數也　生者，相生也　克者，相成也　鉛汞者，其通於陰陽者乎！　乾、坤者，日月也　日月者，易也　有《易》則有乾、坤，有乾、坤則有易，有《易》則有復卦　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易者，鉛汞也　有兩儀則有四象，有四象則有八卦　若無鉛汞，則乾、坤幾乎息矣！　晝夜十二時，凡一百刻，共六十分，一時者八刻也　惟辰戌丑未屬土，謂之四季　每辰各九刻爲一時，以四季辰各一刻分爲六十分，以(十二)(二十)分配於四孟辰，以二十分配四仲季辰，以二十分留於本位，故各八刻二十分爲一時　每一刻得一百十五息，八刻是爲九百二十息，又分得仲季辰二十分，成四十息，共九百六十息，此一時也　岐伯曰：一呼一吸是爲一息　故分則算分焉，刻則算刻焉，時則算時焉，息則算息焉，於是十二時共得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息，合於乾、坤大衍五紀極策之數者　今因一百二十息爲之准則，作一百刻，自然契合晝夜十二時，陰陽橐籥之大數者也　陰陽之火候者，一日所用鉛汞者何如哉　策衍大數八十有一日，計炭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兩，共得一百八者，凡一百八焉，一百八個一百八　仍得八十一者，一百四十四焉　一年者三百八十四日，除二十四氣，坎、離運用有(二)(三)百六十日，計用炭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兩，共見一百八者，四百八十焉　八十一者，六百四十焉，故一年之炭得九年之日，三年之炭得二十七年之日　一百二十日者一轉也，一年者三轉也，三年者九轉也　採丹有法焉　以鉛作鉤，故鉛有鉤，有竿，有綫，有餌　有鉤無竿不能釣矣，有竿無綫不能垂矣，有綫無餌則魚不出浮矣　火候有炭，炭者扶桑之木所燒而成也　坎者子也，艮者丑寅也，震者卯也，巽者辰巳也，離居中而無所直焉　坤者未申也，兌者酉也，乾居中而亦無所直焉　轉而觀之，斯見天地六十四卦矣　觀月令斯見天時矣，十一月之日在箕，昏東壁中，旦軫中，斗建於子位之初也　《巫咸經》曰：斗在華蓋之下，其下有天罡星，星之下有勾陳星，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陳口中，正對大帝星焉　斗爲帝令，其一曰天樞，其二曰璇，其三曰璣，其四曰權，其五曰衡，其六曰(闓)(開)陽，其七曰瑤光　斗有九星，其二不見焉　吾於是下爲壇，三層，上水下火者也　易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又曰：雲從龍，風從虎，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學者見之道，如反諸掌矣　十一月者，復也，是爲初九，火起七(兩)　十二月者，臨也，是爲九二，用火十四兩　正月者，泰也，是爲九三，用火二十一兩　二月者，大壯也，是爲九四，用火倍之　三月者，夬也，是爲九五，進火者也　四月者，乾也，是爲上九，亢龍者也　五月者，遘也，是爲初六　六月者，遯也，是爲六二　七月者，否也，是爲六三，三者皆當退火者也　八月者，觀也，是爲六四，抽火可也　九月者，剝也，是爲六五，退火可也　十月者，坤也，上六，退極者也　此水火之要歟！　易成子歌曰：鉛汞乾坤事似麻，更於何處覓河車；九流只會砂抽汞，仙者能燒汞作砂

又卷一五《血脈篇》(一身之微，具乎五行；離則相克，合則相生)　凡人內有五藏，應乎五行焉　肝者，木也，神曰青龍　其氣從乎脊膜

之左，目之於目，其化爲淚。淚者，眞木也。餘氣流入於左之上腭，是爲玉液瓊漿爲。肺者，金也，神曰白虎。其氣從乎脊膂之右，上入於鼻，其化爲涕。涕者，眞金也。餘氣流入於右之上腭，是爲金液還丹爲。心者，火也，神曰朱雀。其氣從前腹之左上入於舌之下，部入於心，其化爲血。血者，眞火也。餘氣流入於左之舌下，是爲神水焉。腎者，水也，神曰玄武。其氣從前腹之右上入於耳，部入於腎，其化爲精。精者，眞水也。餘氣流入於右之舌下，是爲華池焉。脾者，土也，神曰勾陳。其氣從後脊膂上入於腦，其化爲涎。涎者，眞土也。餘氣流入於左之上唇，是爲黃芽焉。於是乎復有四象。一曰金翁者，肺中之唾，屬乎純陰者也。何以謂之金翁歟？上有金液還丹，中有神水華池，與夫黃芽和合而爲陽，所謂上陽而下陰者也，故曰金翁。譬如日焉，日者純陽也，中有三足之雞，屬乎西方之金，外陽內陰者也。二曰姹女者，心中之血，屬乎純陽者也。何以謂之姹女歟？上有純陰之唾，其中有陽，故曰姹女。譬如月焉，月者純陰也，中有蟾，有兔，屬乎東方之木，外陰內陽者也。三曰嬰兒者，腎中之精，屬乎精陰者也。何以謂之嬰兒歟？譬如男子焉，純陽之內而有純陰之精，是爲陽中有陰，以二儀言之，坎之男，離之女也。四曰黃婆者，脾中之涎，屬乎陰者也。何以謂之黃婆歟？上陰下陽，無陰陽爲之匹配，是爲孤陰者也。身有七寶，亦知之乎？或曰：何也？曰津也，水也，唾也，血也，神也，氣也，精也。鼻之氣入者屬於肝，出者屬於肺；口之氣吹者屬於腎，呵者屬於心；怒之氣屬於膀胱；喜之氣屬於三焦；意之氣屬於脾；上出之氣屬於小腸；穀之氣通於下元。此九天之眞氣在於身者也。心者，離，中虛爲火焉；膽者，巽，下（短）（斷），爲風焉；肝者，震，（兩仰）（仰盂）爲雷焉；小腸者，坤，六斷，爲地焉；肺者，兌，上闕，爲澤焉；大腸者，乾，三連，爲天焉；腎者，坎，中滿，爲水焉；膀胱者，艮，覆椀，爲山焉。又吾身之配於八卦者也。修道者宜亦有考於斯焉。

又卷一七《運火篇》（陰陽之火，其進有時。日月之度，則而象之） 陰眞君曰：一、二、三、四、三、六、四、八、五、十、六、十二、七、十四、八、十六、九、十八、十、二十、十一、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十三、二十六、十四、二十八、十五、（二十一）（三十），此進乎陽火者也。十六、三十、十七、三十二、十八、三十四、十九、三十六、二十、三十八、二十一、四十、二十二、四十二、二十三、四十四、二十四、四十六、二十五、（五）十二、五十、二十六、五十二、二十七、五十四、二十八、五十六、二十九、五十八、三十、六十、三十一、六十二、三十二、六十四、三十三、六十六、三十四、六十八、三十五、（六）八、三十六、七十、三十七、七十二、三十八、七十四、三十九、七十六、四十、八十、四十一、八十二、四十二、八十四、四十三、八十六、四十四、八十八、四十五、九十、四十六、九十二、四十七、九十四、四十八、九十六、四十九、九十八、五十、十、五十一、十二、五十二、十四、五十三、十六、五十四、十八、五十五、（五）十二、五十六、十四、五十七、十六、五十八、十八、五十九、二十、六十、二十一、六十二、二十二、六十四、二十三、六十六、二十四、六十八、二十五、（六）八、二十六、七十、二十七、七十二、二十八、七十四、二十九、七十六、三十、七十八、三十一、八十、三十二、八十二、三十三、八十四、三十四、八十六、三十五、（七）十二、三十六、十四、三十七、十六、三十八、十八、三十九、二十、四十、二十一、二十二、四十二、二十三、四十四、二十四、四十六、二十五、（五）十二、二十六、十四、二十七、十六、二十八、十八、二十九、二十、三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二、二十三、三十四、二十四、三

而明之，直一之水得生陽之氣爲主，如日魄得日魂而照也。一歲行二十四氣，一日之間亦有二十四時焉，故亥子丑之時，玉樞之位也，而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屬焉；寅卯辰之時，甲乙之位也，而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屬焉；巳午未之時，丙丁之位也，而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屬焉；申酉戌之時，庚辛之位也，而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屬焉。一氣三候，二氣六候，一時十二時者，陽時也；十干者，陰時也。艮、巽、坤、乾各四卦時也，合而爲二十四時，與天地二十四氣同焉。一日十二時，時爲三十度，共三百六十，與天地三百六十度同焉。天地之春夏秋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四時同焉。知其時候，以法致之，則丹全氣足，可以長生，鍊氣成神，可以入聖。五行者，相生者也。故肝氣得腎氣方行焉，心氣得肝氣方行焉，脾氣得心氣方行焉，肺氣得脾氣方行焉，及於三田，則精中生氣，祕其精而氣自壯矣。氣中生神，養其氣而神自清矣。五行相生可以延年，三田返覆可以超凡。人有九宮何也？丹元宮者，腎也；紫陵宮者，小腸也；蘭臺宮者，肝也；天靈宮者，膽也；黃庭宮者，脾也；玄臺宮者，大腸也；尚書宮者，肺也；玉房宮者，膀胱也；絳霄宮者，心也。以九州言之，則冀州者，腎也；兗州者，膀胱也；青州者，肝也；徐州者，膽也；揚州者，心也；荊州者，小腸也；梁州者，肺也；雍州者，大腸也；豫州者，脾也。以形言之，肺長八寸，其狀如蓮蕊；心長九寸，其狀如蓮蓬；肝長七寸，其狀如懸瓠；腎長三寸，其狀如懸石；脾長七寸六分，其狀如覆盆；其類不可窮也。腎氣之中取水，心液之上取氣，氣上水下，是爲未濟之卦也。腎氣入於頂，眞水下降；心氣入於丹田，眞氣上升，是爲既濟之卦也。心腎交合而成內丹，肝肺傳送而爲火候，以合天地升降之宜，日月進退之數焉。龍虎何以交合歟？自辰巳至於午而止，其津分三嚥之，於是幽室靜坐，疊掌盤膝，忘思絕慮，微以升腰，閉目冥心，滿口含津，鼻之中細細出息，引極再入，含津以壓之，眞龍不上升矣，引息抽之，眞虎不下降矣。初覺其咽乾，次覺其心沖，終覺其情暢。龍虎既合，於是無質以生質，其形如黍，還於黃庭，是爲玄珠者也。若鍊之火候不準，斯爲金丹焉。火者，三昧眞火也。升降循環，有周天之道焉。十五兩爲三百六十銖，有周天之度焉。天氣五日一候，故修鍊者亦五日一進退火候焉。三氣在於黃庭，其法用戊亥至於子，靜坐幽室，屏去思慮，微隱於臍，輕脅其腹，使鼻中綿綿，用之不勤，默存丹田如車輪焉，其轉不倦，脅之勿動，困則暫止，再脅者，蓋以聚所散之氣，想火轉之於腎，心火下入於黃庭，始則其腹微痛，次則漸熱，行之可以補虛益氣，積而延年。若夫前之龍虎並行，百日下火五兩，自戊至於子，鍊精成汞而藥力全矣。二百日下火十兩，自丙至於子，鍊汞成砂而胞胎堅矣。三百日下火十五兩，自甲至於子，鍊砂成金而純陽氣生矣。何以取火乎？以念珠一百八凝息計數，數足方得一銖焉。何以肘後飛金晶乎？用子之時，陽初動而下功，披衣正坐，握固存神，扣齒二十四通，集神和氣，忘思絕慮，閉目冥心，存下丹田，微脅其脊，始覺腰之下稍熱，如未熱則再脅，至熱則止，於是氣過於尾閭下關，次過於夾脊雙關，次過於玉枕上關，每次之生，以至升脅，一撞三關，入於泥丸，曰出而止，行之一夕，可全一年之損，如滿其數，則可以補腦益髓，返老還童矣。故辰巳日交合，戊亥日進火，子丑退火。何以謂之金液還丹乎？其法用子之時，靜坐存升，掩耳閉息，輕輕擺撒，使腎氣入於頂，攻擊神水下降，自上齶而來，清涼美甘，不漱而嚥，久之，骨健身輕，勝寒暑矣。何以謂之玉液還丹乎？其法用辰巳之時交合焉，靜坐絕思慮，以舌拄牙縫，雙收二炳，有津則嚥之，無津則嚥其氣，滿乎三百六十之數，此自肺而升者也，可以益一年之損而已。有內丹不明其於予之時存升脅脊，一撞三關，既入於頂，急閉其息，掩耳擺撒，金液使令降焉，於是不漱而嚥，於時自高身起腹，舉腰正坐，使金液隨元氣散入四支，通流百脈，是爲金液鍊形者也。久之，目視金華，體出金光，不止長生而已。於午之前辰巳時，收頰，嚥氣補虛，數足乃繼而用之。方嚥未嚥之際，忽升身正坐，高舉其腹，氣入於四支百脈，傳入於經絡，百日則肌如玉，血如膏，顏如嬰矣。鍊之法有二：其一以丹鍊形，三田反覆者也；其一以無丹鍊形，五行顚倒者，是爲玉液鍊形也。存升脅脊，一撞三關，直入於泥丸，掩耳閉息，金液下降，即舉腹升起丹田純陽，一升一降，相見於重樓之下，是爲既濟。始成一珠，其大如黍，其色瑩而黃，乃還於黃庭，是爲金粟。遂出金光於皮毛，計功定其息數，此既濟者也。人之元氣，日一循環焉，其元神旬一交（番一會）焉。甲乙之日卯時鍊肝氣，丙丁之日午時鍊心氣，庚辛之日酉時鍊肺氣，壬癸之日子時鍊腎氣，皆鍊之成神焉。惟脾無正氣而不受鍊，戊己之日安閑可也，正坐靜室，屏思慮，扣齒二十四，惟心在道，

神定氣和，要觀照錬之藏，心靜則氣自定矣。丹田純陽之火，金是爲三花相會，非比一味之次也。何錬之一番焉？凡百日何藏各錬十番，於是氣升神見，各隨其色紛紜上起，回觀反照，見五色之雲，興於臍中，此錬氣成神，上朝大元，並入神宮者也。然懼外魔以亂天眞，當速收內觀以起火焉。故曰：欲長生者，錬丹下火可也；欲不死者，還丹錬形可也；欲升仙者，錬氣成神可也。煙蘿子曰：仙者嘘氣，閉息不入，喉中往來，當其氣滿難住，正坐升擧其腰身，如是不止，氣衝凝滯，而又可以延息少時矣。積氣生液，內滋於五藏六府，外潤於皮膚。此安樂之上法也，然未盡玄微焉。玄微之道在夫幽室靜坐，絕慮忘思，嘘氣閉息，急則升身，放則換氣而奪餘息，於是心腹空而首目清利，體充悅而神氣調和，此延年之法也。或飲食過度，則閉息虛心，自然消除矣；或氣血凝滯，則閉息默觀病之所在，病則癒矣。夫納九嘘一，存三放七，定息內觀，事無不畢，此長生之訣也。何謂也？鼻入清氣而納之九分，咽中一嘘，不使所入之氣往來，覺其急，則擧身取氣放息，勿令出盡，常存二三焉，當其閉息之際，默觀五藏，氣自通和，則其疾去矣。正陽眞人曰：欲覺陽公長子，須是多入少出，從其男女相爭，過時求取眞一。純陽眞人釋之曰：陽公，乾也。乾一索於坤而生震，震爲長子，在人爲肝，在時爲卯，是爲泰卦，三陽之候也。於時腎之氣爲嬰兒，上傳於肝，心之液爲姹女，下降於肺，肺氣相交，於是其鼻入多，其口出少，凝住不使傳降焉，是爲男女相爭。積氣生液，於是眞氣益多，故曰過時求取眞一者也。然則玄微者，不離於卯之時而已。外應於泰，內契坎、離，氣交之候，鼻入清氣，升身內想，默計周天之數，凡三百有六十，可以奪一年之氣，以補已往之損，比之胎息無時焉。弱者可以骨健，老者可以還童矣。岐伯曰：人之眞氣，春藏於肝，夏藏於心，秋藏於肺，冬藏於腎。肝心，陽也，肺腎，陰也，隨時養之不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之候，所養之法，淡然自適，而無所惑，靜坐內觀所養之藏，自然氣凝而有象有形焉。故以陰氣爲胎，以陽氣爲息，氣住則形住，是爲長生之要也。《盧樞》曰：天地反立，陰陽逆生，錬鉛錬汞，自然道生。扁鵲曰：冬至之後十有五日，眞鉛積之一分，其狀如輕煙焉，夫能錬之，可以安樂延年矣；三十日，眞鉛積之二分，其狀如薄霧焉，夫能錬之，可以返老還童矣；四十有五日，眞鉛積之三分，其狀如垂露焉，夫能錬之，可以留形住世矣；夏至之後十有五日，眞汞積之一分，其狀如戲蒙焉，夫能錬之，可以健骨輕身矣；三十日，眞汞積之二分，其形如含蓮焉，夫能錬之，可以長生久視矣；四十有五日，眞汞積之三分，其形如抱卵焉，夫能錬之，可以錬形化氣矣。故錬眞鉛而爲陽胎，錬眞汞而爲陰息。以陰息爲陽胎，自然有形化無形矣；以陽胎投陰息，自然無質生有質矣。然岐伯不知時，扁鵲不傳法。若夫冬夏二至，則時未善也，隨時內觀，則法未盡也。惟冬之子、夏之午，則凝息留氣，而後靜觀，斂身集神而先注意焉，斯可謂盡矣善矣。是以胎息之要，在乎絕無動念，譬夫以水澆石，無可得入，於是神定氣和，元靈自住，眞胎自凝，是爲無漏，三年小成，六年中成，九年大成者也。

又卷二〇《金丹明鏡篇》（水火之數，坎、離之象，贖其精深，得道過半） 玄一曰：觀夫乾、坤至大，《易》行乎其中矣。故知離已日精也，坎戊月華也。鼎則乎天地，藥法乎日月，有男女之象焉；始乎否也泰也，周乎既濟也未濟也，於是藥鼎成矣，非世之所謂五金八石者也。《經》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一之水，二之火，三之木，而爲龍，在於東者也；四之金爲虎，而成五之土，合乎（土）（五）彩，應乎五行，明乎四象，凡乾、坤之內，其下有形焉，其上有象焉，吾法則其陰陽之造化，斯猶反手爾。故能知一之水，二之火，坎、離之二用與夫日月，則已得還丹者過半矣。是以五行之道得一而畢乎！玄一曰：吾見世之燒錬迷謬者不知幾何人也，知貪乎黃白，不知慕延生，彼豈知陰陽之根蒂、南北之要津耶？訣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欲得識還丹，終不離鉛腳，斯道之要也，而世不知採鉛者，須知金公焉，河車焉，五行全是金公也，北方正氣河車也。乃取雅安之鉛，雅州也。犍爲之鉛，嘉州也。土之鉛，鼈駄之鉛，草節之鉛，而爲鼎，投以水銀而養火焉，非吾所云道也。語曰：鉛若是眞，不失家門；鉛若不眞，其鉛難親。其要在乎陰陽和合，五行備而四象全，然後知眞鉛者眞一也，太一丹田從鉛而始者也，觀夫火中之木，水中之金，則鉛汞明矣。訣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內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言眞水火與日月精華者也。鼎無首無質也，然無質而生質矣。故陰極而陽生，陽極而陰生焉。愚者將空爐擁千斤之炭，露地鼓扇，以爲賺日月之精華，無質自然生質，火汗赤紅，聚於爐中，用之爲丹，服之則燥矣；或持水精之珠，於日之下以承火，於月之下以映水，復以火錬其水，以爲眞水火日月之精而爲藥；或聞至人之言曰，採乎蠶食之前，成乎火化之後，遂取蠶未食之桑，焚之爲灰，八月既望，以

灰承露，收其汁焉。玄一曰：是皆非道也。夫日出於扶桑甲乙之地，所謂本蠶者也，火生於木者也；庚申爲月窟者也，是爲寅之前，未之後。吾聞其訣曰：淮南王，號秋石，王（揚）〔陽〕隱，說黃芽，西方承王氣，得道在中華。其狀也，其外白，其內黃，如雞子焉。世不知西方庚辛，兌之金也，太白符應屬於秋焉，乾之少女採斯氣，爲鼎中之宮而作丹者也。少女之氣者，軒后美之爲金華，淮南祕之爲秋石。金者土之子，何也？金土相生而孕芽蘖者也。八月天罡在於酉，萬卉凋落，故金克於木。惟木生芽，吾丹之道，如金之上生芽，其黃如蘗，染之有色，應於中方而黃芽者也。故曰：黃芽者，鉛汞所造也。陰之殼其含陽華，夫不得黃芽則去金丹遠矣。世不知從一至於五，運合五行，於是始符契於五彩，虹暈於天，震起於爐者也，故鍊取眞水土者，道之要歟。六戊六己者，土也。土無正形，王於四時之季，而應於五方。世不知水之一，金之四，爲之戊焉，火之二，木之三，爲之己焉，戊己誠合於正中，足乎陰陽之數，方具美矣。於是陽壬不自火中而去，則陽壬不得作煙矣。如雞抱卵，日數既足則生子焉。如人十月而生。故曰：孤陰不成，孤陽不立。汞砂皆陰者也，譬如二女同室者歟！夫人因二氣和合而生，以父之精爲骨，以母之血爲肉，結而成形，十月而生。吾之道猶是也。中男御乎中女，交合以成形矣。少女之氣百數，其祕在於還精補氣而已。離☲者，其中含陰，象乎日之中有雞，而爲女之血者也。坎☵者，其中含陽，象乎月之中有兔，陰極陽生而爲男之精者也。聖人以南北二位爲藥，猶父母配合而生者乎。震☳者，長子，繼父體者也，又歸於兌☱而成少女焉，採少女之氣百數，而爲丹爲鼎。鼎者，元無鼎也；藥者，元無藥也；本乎人之情性不離，而皆稟乎四象者矣。愚者不之知，乃以汗穢而成之，非也。吾之至藥法，象乾、坤，剖一氣而分陰陽，如人用父母之傳元氣而生者也，於是合日月，備三才，成四象，符五行焉。五日一候者，六十時也；旬又五日，一氣至矣；三旬有六日，丹鳳形矣；四旬有九日，五彩全矣；六旬有四日，四氣足矣。五行氣盡，於是乎產芽而藥見眞一焉。然後有三十六龍，置否、泰之鼎，立太一之神室，坎、離爲日月，震、兌爲龍虎，則眞水火與夫內外陰陽安，設神室於城郭，依法則，聽刻漏，候一陽爻之生也，運既濟未濟之陰陽，施文武之下火使之炎上，於是陽氣上騰而爲天焉；吾之上水潤於下，則爲陰氣下降而爲地焉。求者，人物也。男女交合，各孕眞精，精變斯須，聖化無極矣。昔者軒轅氏游於蜀，悟三一之道，鑄鼎成丹，乘赤龍而仙，用此道也。吾之藥應乎上下之二弦，二八之數，有三百八十有四銖，每兩二十四銖，此乃一年也。應乎六十四卦之爻，乾、坤之二策，而成九轉七返者也。

又卷二九《上清金碧篇》（五氣之元，煉其精華。剛柔得位，游於碧霞）

煙蘿子曰：金者，五行之首也，五命之根也，五氣之元也，其剛柔得位者乎！夫能服之，可以游碧霞仙落之府，故吾謂之金碧焉。或曰其要何也？曰太陽五兩，太陰十有五兩，二者和合，春於臼焉。及其細也，出之，裹以無灰之紙，實於長形之鐵鼎而按實之。其上用唐灰滿覆之，築定令實，以鹽泥錮其鼎之上，炙之使乾，埋其口於坑，露出其藥之處，長燒以五斤之炭，至一伏時出之，燒之不走矣，是爲烏珠者也。其色黑而碧，潤澤而有光，此其一轉者也。是蓋飛龍伏虎而踰於三載者也，養鶴藏龜而或數十秋者也。復取其丹置於銚，削博以覆之，施泥以錮其四周，其厚半寸，曝乾，於地爲泥城，其高一尺九寸，其闊三尺，其廣三寸，布牛馬矢於其中，其厚九寸，置丹其閒，仍以牛馬之矢盡十石覆之，乃下火。火滅，破其銚出之。其色赤黃，如乾薑之曦。是爲黃芽。一名金狗子，一名太陽溜珠。經曰：太陽溜珠入華池者，汞是也。養汞以成紫金，其名曰紫河車，斯之謂歟！此其二轉者也。置於告車之銚，未盛油者。削博以覆之，錮之以六一之泥，四周其厚四分，勿使有罅，曝之乾，置於塼之上，以猛火五斤，煅之三伏時。俟其火滅，破其銚出之。其色紫潤，其重如金。是爲紫靈之丹，至七九吞之，變金骨矣。此其三轉者也。擇銚之光白者，其法如前焉。置於八卦之爐，八卦者，八角是也，其闊一尺二寸，其高下如之，八方各植劒，繫鏡於劒之端，杯水爐香者，八方各置之。火，令破其銚取之，其色青，有金風颯颯然，其重二倍於金。是爲龍虎之丹，此道之成也。何以謂之龍虎歟。馬牙配於硫黃，天符進退，爲神奪之，離宮月殿於是有霞彩之光矣。此其四轉者也。納於火玉之銚，定州甕也。用順陽之爐，吹之五千，徐增其炭，炭勿使污於灰土，爐底之火勿冷。冷則陰氣外觸以裂其銚。稍稍加炭焉，復吹之八千。火滅，取其丹。上覆紫雲，下有金星玉柱五色之光，是爲金虎之丹。此其五轉者也。先以龍虎之丹入姹女八兩，研之萬數而成金虎。大火七十有二斤煅之，是爲保命長生之藥。此其六轉者也。取保命之丹，入水銀一斤十有二兩，研之十萬數，以神丹之力，能飲水銀

者半　乃入天地之爐，銀合是也　養之十日，是爲花素之丹　所謂金龍輾於十，紫鳳翔於爐，朱鶴巢於松，綠虎卧其右廂　此其七轉者也　納於甃餅，用漢江碧石二斤，以苦酒米醋是也　擣和爲泥，周包其餅，鑿比壁爲龕，以置餅焉，復以碧石之泥封之百日　而後出之，是爲陰丹　其名脱骨靈丹，餌之先死後生　此其八轉者也　以餅藏之，清明日沈於井，百日飡之長生，二百日則爲地仙，五百日則白日升天，千日則拔宅而升　蓋得白帝之玉霜，紫皇之紅雪，姹女笑於爐，嬰兒喜於鼎　此其九轉者也　訣曰：吾目如日，吾耳如月，吾鼻如門，吾心如海，吾意如風，吾身如地，五方五嶽，盡屬於吾，大地衆生，盡是吾子。

又卷三〇《鉛汞五行篇》（月取其華，日取其精。四象備立，河車運行）　探玄子黄鶴山曹聖圖曰：吾遇陽公於當陽，得眞要焉。於是知金丹大藥者，在乎精究五行，次窮日月，四象備立，而產五帝之河車矣。河車者，神水也，得火則活，見水而生，千鍊萬化，不易其眞　此天地之大寶也。探玄子於是歌曰：得在得一氣，變化因金液　金液通神仙，須向五行覓　要識眞鉛汞，一水遇一火　中宮見爲主，水火結爲物。二物成夫婦，夫婦相配匹　百刻在坎離，丹砂從此出　體如眞珠離，丹砂本非赤　見水歸水體，見火成金液。脱胎除黑暈，黑暈是鉛質　金丹切忌鉛，用鉛千萬失　竹破須竹補，木斷以木綰　人之氣補外，萬物盡爲客　是知鉛汞者，其根元在於五行而已　金主四，因火受符而生者也　能從無中得有，有中歸無，於是四象備立而孕白金焉　此日精月華之氣，能凝白，能爲水，其名曰流珠金液神丹，盡極陽九九之數，即爲出世之丹者也　木主三，因火初混氣而受符者也　含元之至精，因土相得而相住，復爲父母，互生芽蘗，齊天地之變通，成乎立信，應乎申位，是爲青龍。所以夏凝雪而似冬冰，此反覆之道也　水數一，（共）〔其〕位居於北方者也。《丹經》曰：天生玄女而爲陽，其極則陰生，自天而降焉。彼世之鉛銀砂汞，安能配合五行，應之於乾象乎！吾所謂汞者，包含萬象，灌注無極，是爲河車焉。火生二，因木受符而生者也。蓋土之父，金之夫，水之婦，木之子也　於是天地不朽之性，萬物皆負之成形，惡死好生，飛騰九天之上，能使無中乃有，有中將無。聖人所以與天地長久者，鍊一陰而歸陽位，是還丹之體也。鍊汞成塵，其象砂中有汞，鉛中有銀，離，女也　反歸於眞性矣　土主五，其德王於四季，能育萬物，安定四維。《丹經》曰：地產黄男，是爲陰極陽生焉　土之精者，眞鉛也，順用之則長生矣，逆使之則害物矣　夫汞不飛走者，是流珠之母也　以鉛爲根，根成則芽生，汞伏則丹成矣　然非外也　故吾所謂金也，木也，水也，火也，土也，皆非世之所謂者也。

又卷三二《參同契上篇》　元陽子曰：龍虎者，鉛汞也　金虎者，鉛也　還丹之根本也。鉛之色黑，屬乎北方壬癸之水。水之數，一者也　夫能知其一，則萬事畢矣　故鉛者其含五色，其稟五行之英，斯仙人之祿也。《老子》曰：抱一守中，子身自沖　夫一之道大矣哉！吾觀夫三黄一黑，可以不死者歟！何謂也。此靈丹之名也。在人爲三，以一修三，斯飛仙矣。三者，木也，鉛也，丹砂也。一者，水也　丹砂者，南方太陽之精，其精爲汞　汞者，青龍也，木中數也　木出火，火赤而屬南方，是以東方父母之位也　木精得乎金，其並鉛者歟！鉛者，金也　青龍居於東方，青龍木精　是爲中男焉　鉛之金，其位在酉，其居西方，其白虎者歟！是爲中女焉。《二十四聖歌》曰：中男中女，子午居卯酉之門，唯日月分明，長最爲初焉　中男禦乎少女，皆成乎灰，共乎水土。此五行之大數也。丹砂出乎汞，汞者，陽之精，好飛而難伏，是爲姹女者耶　故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即飛，不見埃塵。虎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黄芽爲根　黄芽者，鉛也，水也　汞者，火也，水能克火者乎！　木之性直，而克於金。水之性柔，而克於土　土之性厚，而克於木　金之性堅，而克於火　此鉛汞之深根，大道之以漸而進，至於通靈焉　吾有納胎元氣延生之理，試申言之。夫天地太初元和之氣，終歸於一者也，能生萬物，故乾、坤者受乎元氣者也　水者，汞之母也　其生金，金復變化焉。陰鍊夫玄陰之精，其初起火，以相合而用卦也　旬加一爻，至於既濟，終而更始　於是日月相交，而還丹皎然而出矣。北方以取河車　河車者，水基之中，是爲汞者也　必得南方朱雀之一，使水火之氣合以成還丹者也。西方之金，隨陰陽而鍊，出乎碧水，其花如玉焉　龍蛇者，金火也　其初入爐，制伏未定，須密固刀圭之器，不可泄焉　夫金花也，汞也，其成還丹，則生於萬物，制其死生，齊於天地，非八石五金之倫也。姹女者，汞也　玄陰之精者，水基也　二氣合而歸於一，還丹成矣　河上非有汞也，合於陰律，火候也　二氣合焉，則蕩蕩乎火盛而藥成　其神如龍，不可知矣。然隨其晦朔，察其火候，以視其容質焉，於是還丹之方盡矣　葛椎山問於鄭思遠曰：人權輿於

陰陽者歟！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薄，而成神明，神之所出，形即繫矣。敢問神可全乎？形可延乎？思遠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者也。稚川曰：道之旨何如？思遠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結爲夫婦，列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或)忒，洪爐烈火，烘陷煙赫，煙未及黑，焰不假碧，如蓄扶搖，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南儀，麗於四壁，時歷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凝血滴，號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回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帝落籍，稚川曰：天地至大者也，人身至小者也，夫能制至精以成藥，孰測其淺深哉，夫氣雙則和矣，體獨則愒矣，和則壽，愒則夭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石者，乘陽而熱者也，金者，乘陰而寒者也，其猶水流而趨濕，火動而就燥乎！思遠曰：陽終於巳，陰極於亥，其爲四時周行不怠者也，且夫石液隱於鬼，金精在於山，此孤陰之變化，可待乎九幽者也，未若乎君子好逑，配乎淑女，於是陰陽得中，魂魄無外矣，然如之何，其伏鍊石液乎，採於蠶食之先，用乎火化之後，盛陽自上臨下焉，漫釜虛中而受焉，周旋乎日月，伺候乎五伏，橐籥疾鼓，金汁斯不走矣，以水傾之，則皂有而入乎無者也，以火溫之，則自無而入乎有者也，素粉委而雪爲慙矣，黃酥凝而金爲醜矣，轉制不已，神超鬼驛，提挈乎魂氣，斯可與天地齊齡歟！魏先生曰：三五與一，天地之精也，夫孰知其歸於一哉！一者，水之數也，五行之始也，蓋能生天地，爲牝牡，還曰精於月窟，結純粹於中氣，紫鰲潛運，與眞同合者也，《易》者，吾言乎至道，故乾、坤運而品彙貞，坎、離用而金水並，此道之樞也，牝牡相得，氣交體合，此道之用也，日月運矣，寒暑遁矣，滋液潤澤，施化流通，此道之驗也，陰伸陽屈，陽用陰潛，一往一來，推情合性，此道之三反也，其故何哉，剖一氣以法乎天地，自有爲以合乎无爲者也，夫豈假於他哉！神農氏曰：知白守黑，可以不死，何謂也，白者，金之精也，非世之所謂金也，黑者，水之基也，非世之所謂汞也，鉛者，其外黑，其內金花，金花者，青龍也，其卦爲乾，居於木位，其數三者也，被褐懷玉，外爲狂夫，斯爲白虎者也，又爲丹砂，爲汞，爲坤，居於土位，其數五者也，故曰三五和諧，六石之綱紀也，合三五而言之，其數八矣，故曰金者水之母也，其母隨子胎焉，水者金之子也，其子藏母胞焉，其故何也，金水合象，離匿於坤中，順造化而生者也，故曰長子繼父體，母得亦兒基，取金於水流的爲子歟，以金養子，繼體而養，此自然之妙也，《潛通訣》曰：玄白黑金公，巍巍建始初，此丹砂生於鉛者也，《金碧篇》曰：赤鬣流爲汞，汞非外也，其乾坤交合，受氣而生者乎！天氣降，地氣騰，陰陽交而汞流矣，其父戊己，其母黃金，由是觀之，丹砂者，合三才德五行而生者也，豈口之所可云哉！經曰：植禾當以粟，覆鷄用其子，此鉛也，汞也，非其類不相爲用者歟！情分於性，性繼乎情，情性相依，還返自然，是爲變化，然則乾、坤也，牝牡也，金水也，土木也，性情也，雖其出同，而其名異矣，不合其類，則不能入焉，故曰同類相從，此之謂也，水以土克者也，金以木榮者也，唯其相克相生，故更爲父母焉，汞非五方之正位也，丹砂非龍虎之配合也，不同其類，則不可合矣，故曰：莫壞我鉛，俾我命全，莫廢我車，俾我返家，故曰：鉛斷河車空，所作必无功矣，鉛破河車絕，所作无所出矣，是以鉛之中有金者也，金之中有還丹者也，能見其寶而識之，斯得道矣，然寧修鉛中之金，不可修金中之寶也，吾於是知龍虎本乎一者也，世之人用意遠巧，去眞彌遠，或曰用鉛耶，或曰用汞耶，誠用汞也，則乾坤其可直乎，剛柔其可分乎，誠推鉛爲之也，則金水何由而生乎，還返何由而行乎，如是惡得變化由其眞哉，古先至人贊鉛而不及汞，何也，豈以二者共成，不得不兼而美之乎！必以汞爲主，假鉛氣而成，何得造本而寧末耶！道果隱於不言者哉！後之人惑之，是欲耕石求稻，難乎有獲矣，鉛之中有砂汞，猶人之有情性，非外物也，砂汞於鉛，非雜類也，三一之道，修情合性，性合然後歸根復朴矣，金液之方，以金養汞，然後返魂還元矣，外物爲情，則性不可合矣，三宮其可固乎，水銀爲汞，則鉛不可親矣！八石者，三五之異名也，性主處內，立置鄂鄂，情主營外，藥植城垣，是知砂汞者鉛之情也，元氣者人之根本也，金主營外，猶吾之情焉，汞主治內，猶吾之性焉，以金制汞，則推情合性之義也，含精養神，則修性合眞之道也，東方甲乙木，青龍也，西方庚辛金，白虎也，龍呼於虎，虎吸其精，兩相飲食，俱相貪染，何也，龍爲情也，虎爲性也，相依還返之旨歟，故曰太陽流珠，常欲去入，卒得金花，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爲正堅，金花先唱，有頃之間，解壞爲水，馬齒闌干，是豈世之所謂汞與丹砂者乎！夫唐堅已言知白守黑之理矣，於是太玄之精爲道之根本焉，樞紐天地，鍛鍊陰陽，契於自然，作於造

化　故定二弦之數，以二八合於上下，得乾、坤之體焉。吾稽乎太易之卦，極乎天地之用，故六爻者有三百八十四神存乎其中矣！乾之策二百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引而伸之，類而長之，總二萬五百有二十，所以應萬物之數，備剛柔之體者乎！天之數二十有五，地之數三十，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歸還返者也。若夫天者，積陽也。地者，聚陰也。天否地閉，神明見矣。元化一施，其用無極，亦在金木水火之合焉。其寒暑衰榮，若春夏秋冬晝夜之相易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者，陽之用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者，陰之用也。此其相生相殺，迭盛迭衰，合乎天地四時，而成實萬物者也。日者，陽精也。月者，陰魄也。金生於月，則坎之男也。珠生於日，則離之女也。金爲月之精，以處乎陽位。汞含離之氣，以應乎陰爻。於是用天地之靈，孕日月之精，陰盡陽生，否極泰來。是以金入於烈火，其色不奪於光。由開闢已來，日月不虧其明者，蓋有金木營於內，水火應於外，乾健不息以致用，日彩不鑠而益振也。日月者，所以能長且久，萬物終始者焉。龍虎配合，斯道之魁柄也歟！其合於天地之准，陰陽之數，故能使天地潛應，如連珠合璧，轉於無窮，前聖修之，斯能先天地，首萬物，獨立長世，神形不化者也。推其至當，蔽之以一言曰：砂汞者，無乾坤不可得矣。龍虎者，捨金公無自入矣。及乎大藥既成，斯有服之之方焉。甲子之旬，其日直於建，至於癸亥，是爲節候。吾則三日齋，存神定思以服之。六十日者，一節也。甲子之中而日不直建，則滿也，定也，開也，亦可矣。其服也，始於十有一月，於是六旬而後身輕能行矣。次六旬，而四支通利矣，次六旬，而顏色有光矣。次六旬，而五藏實而凶邪遠矣。次六旬，而體堅強矣。次六旬，而耳目聰明矣。此一歲之驗也。次六旬，而手爪有光矣。次六旬，而影響顯彰矣。次六旬，而精氣益長矣。次六旬，而髮白還黑矣。次六旬，而牙齒堅剛矣。次六旬，而□□□□矣。此二歲之驗也。次六旬，□□□□□□□矣。次六旬，□□□□□□□□□□□□矣。次六旬，而道德通達矣。次六旬，而六甲神從矣。次六旬，而心開目明矣。次六旬，而遠知四方矣。此三歲之驗也。次六旬，而瞻視有光矣。次六旬，而五神不忘矣。次六旬，而無飢渴矣。次六旬，而百神來矣。次六旬，而五藏潤矣。次六旬，而能寒熱矣。此四歲之驗也。次六旬，而能浮沈矣。次六旬，而能深淺矣。次六旬，而能方圓矣。次六旬，而能強弱矣。次六旬，而能縱橫矣。次六旬，而能短長矣。此五歲之驗也。次六旬，而能美醜矣。次六旬，而能多少矣。次六旬，而能小大矣。次六旬，而能出入無間矣。次六旬，而行厨無邊矣。此六歲之驗也。服之久而不已，則與天地相傾，變形千化，升於太清焉。

又卷三三《參同契中篇》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也。故津也，精也，列於中宮，歸於上丹，而根元於是生矣。此大藥之本也。日用四時閉其息而鍊之，金精不泄，則大藥成矣。息者，火也。氣也，水也。斯固濟之道也。鉛生於左腎，其外黑，其內白。白主於銀者也，何以變木之氣乎。木之正氣爲陽，而主於北方，屬於子之位者也，□見其時則死矣。陽氣養之，其變爲黃。於是□其四時，尋其戊己，使三體運轉於中宮，則變其刀圭，其味美矣。坎戶以之合成，則金生於眞水也。汞者生於右腎，其精白主於者也。何以變金之精乎。自離宮而生，金之主於南方，屬於午之位，此陽中之金也。金數也，上列於中宮，則鉛花見矣。受氣於鼎，以爲之表裏，求於戊己以成丹。一物三形，復乎正體，於是眞水生於離宮，鉛汞相投，其味益美矣。如是則龍從鉛變，虎從汞變焉。何也。龍者，木也。生於鉛者也。其色青，而主於氣焉。吾嘗推而觀之，則龍者蓋金之孫，水之子也。金三反以克木，則其寶成矣。其聚爲酪，其散爲酥。何也。龍本生於水，是爲卯之宮也。西方之白虎，其所畏懼者也。於子之後，閉其氣以存千息，則龍潛於田而不升矣。故曰日魂生於震，欲修其身養其命者，宜識所謂龍歟！虎者，金也，水也，生於汞者也。其色白，而主於精焉。吾嘗推而觀之，則虎者蓋火之孫，土之子也。火三反以罰金，則其寶成矣。其聚爲流珠，其散爲甘露。何也。虎本生於金也，其性剛強，於午之前三克與龍戰焉。降在中宮，其身自昌矣。故曰月魄生於兌，欲修其身養其命者，宜識所謂虎歟！於是鉛汞合成丹矣。鉛者，日之精也，木之正氣也。汞者，月之華也，金之眞氣也。木者，甲也，金也，庚也，眞正相合，甲庚相承，則大藥成矣。故眞陰眞陽，津精相吞，晝夜十有二時，運轉其身，各爲流珠，聚於丹田，此其爲大藥者也。聚則陰陽結矣，散則流珠徧海涯矣。此時鉛汞之合者也，未覩龍虎之相伏者矣。相伏者何也。日用四時，陰陽交戰，聚於五勝之地者也。上者斯爲龍，木之津。下者斯爲虎，金之精。龍歸於下，虎騰於上，至於中宮，則龍虎相伏而歸於一矣。此何道也。戊己在其內，水火運焉。以成乎既濟之道，則鼎中之金成矣。龍

於是乎變而爲嬰兒，虎於是乎變而爲姹女焉。嬰兒者，陽也，眞氣也，其名則金公也，玉液也，華池之瓊漿也。故水之運在於中宮，是爲大藥之根元，虛無之眞體，杳冥恍惚之正機者也。其能配乎姹女，必黃婆爲之合焉。姹女者，陰也，眞精也。其名則玉女也，金液也，白水也。故金之運在於明堂，明堂之中有洞房焉，姹女之所居也。吾能得之，則大藥成矣。是爲空中之實，氣中之物，得於杳冥恍惚者也。其始何如哉。自血爲精，五行之變也。閉其神息，則藥自止焉。黃婆者，中宮也，丹田也，其名則鼎也，爐也，石室也。四象五行者，全籍乎戊己之眞土。何也。萬物生於土，故土者四象之室，五行之主也。不得其土，則四象無君，五行失主矣。吾嘗謂黃婆者大藥之宗也，中宮之土所以爲壇者，何也。壇者，爐也。壇者下有三層，必得五方，以取眞土，故下有一層，其高一尺有二寸，應乎一歲之十有二月，一日之十有二時也。下有八卦，其中一尺應乎十干也。八卦之上一層，其高八寸，應乎二十有四氣也。上方圓二丈有六尺，應乎十有六兩之數也。四面植刀，應乎四時也。八方復懸鏡焉。吾於是日用四時，擇乎鉛汞，於九一之中審火之候，於體之中取陽變而爲爐。爐者，陽也，神室也，金丹之樞紐也。內神成形，用以鍊丹，固濟其門，爐門也。審其火候，其銖兩徐加焉。勿使有濕氣，下火勿遽，一鍊一劑，如復鍊焉。則已鍊之爐不可用也，其神傷矣。鼎者，用土以變成之者也，非世之所爲之鼎也。陰陽造化乎眞土，冶金而爲之歟！口勿巨，腹勿大，耳勿銳小，足勿寬狹，鼻勿薄，而高下得其數，口無漏其氣，然後可用也。是鼎也，其唯在吾身而已，中宮之眞氣可成者也。然鼎之變有十病焉。一曰春夏秋冬之鐵，二曰其模不均，三曰懸胎以鑄，四曰其腹大，五曰其足短曲，六曰厚薄不齊，七曰口耳狹小，八曰砂竅漏氣，九曰鐵黑不白，十曰鑄不以時。夫以二八鑄之，則丹可成矣。丹之一轉，是爲白雪。白雪者，鉛汞相投，金木相克，合而爲一氣，生於其鼎。其凝也，如仲秋之露，深冬之霜，名曰神符，其子午運行者也。丹之二轉，是爲二氣。二氣者鉛汞相結，金木相伐，鍊其大藥，有黃氣生焉。如春之氷，其色青白，其光紅赤，猶未至於成也，始可去疾矣。水火不差於二九，則進而登於九轉焉。丹之三轉，是爲黃芽。黃芽者鉛汞相投，傳於五藏，入於中宮，會於五行。夫戊己者，土也。金木之氣而得乎土，如君有臣，子有父，賓有主。可以運用焉，閉其息，存其意，杜天之關，鎖地之戶，歸於下丹田，於是大藥之根蒂生矣。受土之氣，故其色黃。此神息氣歸於一體，龍虎降於鼎者也。丹之四轉，是爲四神。四神者，白虎，金也，青龍，木也，玄武，水也，朱雀，火也。用寅用申，以運其四象，入於中宮，朝於赤城。時至於卯酉，行功運轉，於是四者焉，嬰兒姹女合矣，此四九之轉也。默而存想，神光見矣。丹之五轉，是爲白馬芽。白馬芽者，五行備矣。五藏之正氣，得精津以相結。於是氣也息也，合於戊己，日用已亥爲之運行，上朝於泥丸焉。至於卯酉，則般運而歸於下元焉。入於鼎，用文武之火以養之。當丑之時存想，則有白氣出矣。於是丹田之藥，其生如馬之牙，而發白光焉。此九五之數，始絕諸味，三尸其匿矣。丹之六轉，是爲玉液。玉液者，三陰三陽交戰，而龍虎伏矣。嬰兒爲夫，姹女爲婦，而鉛汞合矣。子之後，午之前，運用而閉息焉，六府之眞氣自生矣。六神既全而爲之配合，度乎重樓十有二環，下朝於赤城，入於蘭堂紫府，而復入於鼎，玉液結而龜蛇見矣。丹之七轉，是爲靈砂。靈砂者，七返也，外應乎北斗焉。夜之五時，於其七竅之內，以行五藏之眞氣，朝則行乎皮之下，暮則流乎骨之上。氣行則血斯順矣，血流則氣斯行矣，其歸於元則化爲金精焉，氣逆則血止而斯疾矣。故存精補髓者，大藥之謂也。其色赤，散而爲流珠，聚而爲塊，在於其鼎，運動失其時，則隨其光而飛逝矣。吾常行功於寅申之時，閉其息，存其神可也。丹之八轉，是爲神砂。神砂者，日用四時，運行八卦，火候無差，調伏而固濟焉。於是閉其息，存其神，飢餐元和之氣，渴飲華池之瓊漿，五穀除而諸味絕，金精不泄，於是天關不閉，而地戶自鎖矣。丹之九轉，是爲金砂。金砂者，陰之爻一百九十有二，其爲金八兩焉。陽之爻一百九十有二，其爲銀八兩焉。其散爲三萬六千元，其聚斯爲金丹。方圓五寸，其重十有六兩，是爲三百八十有四銖。此日精月華二氣造化之所成者也。餌之一圓，其壽千歲，蓮出於火中矣。三物一形何謂也。金也木也土也，聚而歸於中宮，斯正氣也，人之性命根元繫焉。故爲青黃白，生於腎之左右，聚於丹田爲一形，散而爲三物者也。是以三魂陽也，得之則身斯榮矣。氣化爲血，血化爲精，如寶餅焉。金也木也土也，變而爲液，而火返爲金，鍊之斯爲眞金焉。三物何以爲一體乎，水也土也金也，聚之斯爲神，散之斯爲血，爲精爲鼎，此吾之中宮也。心也腎也脾也，斯赤黃黑者耶，故曰三一之數也。聖人所以存三守一焉，是以散則爲三，聚則爲一，而變秋石於丹田者也。丹既九轉矣，鍊乎外黑，而變爲九色，入於中宮，成乎紫金，自然體健身輕而爲地仙。此何道也。四象

五行皆以爲上，斯丹之祖也。九轉通於造化，百日而功立矣。夫如是其必存想焉。方百日之功立，乃於子之後，午之前，與夫丑寅申巳亥之時，趺坐（于）靜室，密固其戶，瞑目握固，閉其精，存其神，想夫五藏之眞氣，出於中宮而見於前，如五色之祥雲，而生於鼎焉，是爲丈夫而生男者也。於是日魂月魄，水火之氣，變成金木之體矣。日魂者，陽也，火之氣也。月魄者，陰也，水之氣也。水火者，相生而相克者也。及其內成，則日爲嬰兒，月爲姹女。不離乎洞房，見金公於玉堂之內，姹女孕矣，十月而變眞人焉，其名曰正陽，斯大藥之宗也，修眞養命之根元也。能識恍惚之鉛汞者，眞龍虎也。何以知夫金木相成，水火變乎正氣，甲庚相乘者乎。草衣子曰：月之三日，則月見乎西南之庚，是爲得朋。何也。月者，水之正氣也，金之所生也，所以見於庚，是爲上弦，其爲金八兩焉。二十有八日見於甲，是爲喪朋。何也。甲者，木也，其精爲日，見於東北焉。故曰者，火之正氣，克於金者也。所以二十有八日，月見於東北而曉，太陽見而月沒，是爲下弦，其爲銀八兩焉。金銀合而爲十有六兩，陰陽之爻各一百九十有二，是爲三百八十有四銖，此十有六兩之數也。吾觀夫弦望增虧盈虛，而於子之後定其神息，午之前閉其氣，至於千息，則金銀之數無失矣。雖然，吾不可以不知日月八卦陰陽之變焉。十有一月斗建於子，地雷復䷗者也。於是一陽始生，戰於五陰。故凡子之時，皆陽之初也，皆以起功焉。金丹見，而藥有根矣。運入於爐，以養其正金焉。正月者，斗建於寅，地天泰䷊者也。上爲三陰者，地也。下爲三陽者，天也。陰陽於是交戰焉。陰陽之爻各九十有六，陰者爲金四兩，陽者爲銀四兩。凡寅之時，皆泰之卦也，是爲交合，而初定乎三返者也。其陽欲勝，則返歸於元故銀表金裏，狀如胡盧，運養神砂以鎮丹田焉。四月者，斗建於巳。純陽乾䷀者也。乾者，金也。白元之君見，而眞情悅矣。合於四方，其水運天。凡巳之時，大藥反轉而右旋，入於丹田，透於尾閭，般運復入於上元之崑崙，斯返背逆流補於泥丸者也。五月者，斗建於午，天風姤䷫者也。一陰而戰於五陽也。凡午之前，一陰始生，故前其三刻，辨陰陽之元以行功焉。何以行功歟。用鉛以求鉛者也。一陰生，則其乾破矣。金見於土，不歸其母，金丹變而入於玉泉焉。七月者，斗建於申，天地否䷋者也。三陽處於上，三陰處於下，陽與陰戰者也。見其上弦，其爲金八兩，其爲銀十有六兩。凡申之時，皆否之卦也，是爲七返者歟！嬰兒姹女共於一坑，於申之時，運其火之候，丹成而朝元矣。十月者，斗建於亥，純陰坤䷁者也。凡亥之時，皆坤之卦也。大藥順西而右轉，度於重樓十有二環，復下絳宮，朝於赤城之帝君，運而入於丹田，是爲九還者也。二月者，斗建於卯，火水未濟䷿者也。火處於上，水處於下，其卦不用乎火，其名曰閑爐。凡卯之時，使氣吐清濁，運養其血，以增化金精焉。未濟者，鼎也，四象得土則交並矣。中宮戊己者，藥之主乎。唯鼎也！其中不可有水之聲焉。八月者，斗建於酉，水火既濟䷾者也。水處於上，火處於下，其卦雖用而不行，其名曰沐浴。夫既濟者，眞鼎也。九一之數既濟，龍虎降矣，此修眞之初也，謂之第一程。其要在乎識夫婦之情焉。吾之藥至於斯亦已極矣。於是變眞氣爲內火，以焚其身。內火者何也。運行五藏之純陽者也。其陰既絕，則血化爲精，精化爲髓，髓轉爲身，以成白乳，功滿則其體通明矣。寒則運行於心氣，熱則運行於腎氣，自然不寒不熱矣。運行於火候之氣，則火自生。而元君者，龍吞虎納，與三宮之主居於金殿。千日之後，紫雲自興於足矣。

又卷三四《參同契下篇》

雲牙子魏關子伯陽，漢人，自號雲牙子云。游於長白之山，而遇眞人，告以鉛汞之理，龍虎之機焉。遂著書十有八章，言大道也。夫恍惚者，鉛汞也。杳冥者，龍虎也。此陰陽造化之根源也。元陽子曰：伯陽既著《參同契》，元陽子注釋其義。陰陽者，從黑而生白，是水之數一，水生金，金數三。水者謂之離，生於坤，爲地，爲陰，爲母，爲女，其生氣是爲金。金者在於西北，屬於乾，爲天，爲陽，爲父，爲男。故曰：離宮有象，藏乎眞水，坎戶含華，隱乎正金。以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變化而爲八卦，更相生養，而成八之數焉。雲牙子曰：朱砂也，黑錫也，雄黃也，鍛之中鍊之，則成二氣矣。元陽子曰：在乎其身，非求於外也。雲牙子曰：變轉白雲黃芽，方其下火，宜加審焉。元陽子曰：朱砂黑錫，爲雄黃制之，復以文火鍛之，其變白雪，其成黃芽。雄黃者，土也，五數返爲一者也。雲牙子曰：雖故易河車之體，及其七返，則因乎翻既濟焉。元陽子曰：見其寅者，木也。見其申者，金也。金能伐木，爲之七返，藏在是焉。肝也，肺也。其在外爲東西焉，金者，精也。木者，津也。津精相合而成丹砂者也。何也。精從離宮下而產鉛，津從坎宮上而產汞。離，坎者，水火既濟之鼎也。河車者，北方之正氣也。轉入於東宮，其地甲乙，斯作金花歟！雲牙子曰：九轉而成紫金之砂，化之爲寶，其金滿家。元陽子曰：鉛也，汞也，雄黃也，鍛之成大藥，返見於

乾坤　其陽一百九十有二銖，是爲金八兩　其陰一百九十二銖，是爲銀八兩　合於卦爻之三百八十有四，而還丹成矣　雲牙子曰：先辨其藥，及見其苗，然後方知根葉矣爲　元陽子曰：丹田之下，左爲巢，右爲窩，中有臺焉，藏乎日月之根，晝夜輪轉，四時環周，鍊於三田，此三魂之要，大藥之源也　大藥者何也　茯苓安其魂，人參定其魄，然非世之所有者也　茯苓者，其內黑，其外白　人參者，其外赤黃，其內白青，此苗見矣，當辨其根　雲牙子曰：採取者，當用二八之眞爲　其藥之中，有酪有酥　元陽子曰：二八者，卯酉也，十有六之數也　是爲金木相克，上用於卯，下用於酉　卯者，龍之血也　酉者，虎之血也　二體相合，則爲酪爲酥，爲日月之魂魄　南宮者，日也，離也，北宮者，月也，坎也　於是成水火之本基，合鉛汞之類者也　雲牙子曰：文武火之中，其相制歟　元陽子曰：文武之火，四時之功程也　閉則納氣以行九一之數，採木火之津者，其相制也　合金水之精者，其下功也　入於中宮，用土而成大藥爲　雲牙子曰：緩擣之，其功其數無差，而後可也　元陽子曰：是功程之數也，閉則納氣，以心默數之，九息一嚥，自九而日增之，至於百息而納氣爲　爲之日月導引（採）陰陽之造化，日月之精華，於是金之津、玉之精，九一而採之，是爲緩擣者也　復行三一，是爲文（或）（武）之火也　火者，其息也，其眞土也　雲牙子曰：和合玉液之漿，鍛之成丹砂　元陽子曰：玉液者，其名瓊漿，其名天酒，是華池之水也　既採其藥，於是必以津精相投焉　閉其息而存縮之，抽吸之，得土以相合，以息爲火而鍛鍊焉　雲牙子曰：金液還丹，本乎（松）（鉛）汞爲之　其餌之也，烏爲鳳，蛇爲龍　元陽子曰：還丹結成，朱雀吾見其爲鳳矣，吾駕（騰）（螣）蛇而見其爲龍焉　雲牙子曰：用功四時者，春秋是也　元陽子曰：立春也，立夏也，立秋也，立冬也，是之謂四時焉　四時各七旬有二日，以爲木火金水四象，是之謂四孟之首焉　寅申者，金木相刑之大藥也　大藥者，（一）（三）百八十有八年之數也　吾小用之，則於四孟各四旬有五日，則一百九十日之數也　日月四時，則亦一百九十之數焉　且陰陽造化，長生之小數　吾於是行功焉　雲牙子曰：巳亥爲還者，八卦之首也　元陽子曰：巳者，火（巳）（也），四月純陽之體，其卦應乎乾，而爲天焉　亥者，水也，十月純陰之體，其卦應乎坤而爲地焉　天地相合，則六陽六陰備矣　自子至巳，始於地雷復䷗之卦　其（卯）（爻）六（陰）（陽），半年之數也　自午至亥，始於天風姤䷫之卦　其爻六陰，半年之數也　故金丹者，得眞氣之還，是爲水火既濟，水火相克，制之得乎正體，斯合一斤之數者也　雲牙子曰：月會於甲庚，日會於壬丙，相克相包，而求於四象者乎！　元陽子曰：甲者，木也，東北之位也　月至於二旬有八日，於東北而喪朋焉　何也　陽生而陰滅者也　庚者，金也，西南之位也　月至於三日，於西南而得朋焉　何也　陰生而陽滅也　壬者，水也，陽生於巳魂者也　丙者，火也，陰生於亥魄者也　金之氣乃陽中之陰，爲日之魂　木之氣乃陰中之陽，爲月之魄焉　故曰：陰陽造化其生（分）（在）坎、離者乎！　坤之相克，其包爲著　包者，藏也　壬生甲，丙生庚，此金木水火四象之相求者也　得入於中宮之鼎，則大藥可成矣　經曰：木爲青龍，金爲白虎，日爲朱雀，月爲玄武　四象交會，入於中宮，其長生不離於戊己之土，且以鍊藥者必識虎焉　陽得其陰，則自然含孕矣　雲牙子曰：水火鑢成眞鼎之器，河車運而戊己留矣　元陽子曰：四象者，生於戊己，是爲中宮之尊者也　故四象者制戊己而成，無戊己則四象無主矣　戊者，土也　己者，龔也，相合爲一　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者乎！　四象所以合而爲一者，萬物無不因乎土（土）者也　金也、木也、水也、火也，入於中宮，是爲歸於鼎　鼎者，丹田也　雲牙子曰：青龍白虎，生於南北　擒制相伏，而游於鼎中　元陽子曰：青龍者，木也，生於坎戶　白虎者，金也，產於離宮　是以青龍爲鉛，從北而生者也　白虎爲汞，從南而生者也　汞生砂，其外赤而應乎陽，內生水銀焉　鉛生於石礪，其外黑而應乎陰，鍊出白錫焉　鉛者，津也，其名曰玉液，曰華池之水　汞者，精也，其名曰曾青，曰法水，二者一體也　至於中元，朝於赤帝，分配於上下者，上者，鉛之陽也，下者，汞之陰也，陰陽相和而得乎黃婆，則成大藥　此龍虎游於鼎中者也　雲牙子曰：金公求於黃婆，以與玉女會焉　元陽子曰：金公者，鉛也，其名曰嬰兒　玉女者，汞也　鉛汞相合，入於中宮，黃婆者，居鼎之中　鼎之中者，丹田也，土也　一生五，五合於一，謂之十干，此六合之數也　是爲日精月華，曰魂曰魄，銀表金裏之體也　雲牙子曰：鉛汞之生，本一體者也　元陽子曰：鉛汞者，下元命門之根也　橐籥之中，產乎二腎　左者，壬也　右者，癸也　腎之二氣合而爲一，是爲鉛汞焉　上下飛騰，分乎南北，離宮坎戶，以爲之配　上下交覆，而鉛汞變矣　鉛者，陽也，其名曰金公，曰嬰兒　汞者，陰也，其名曰離女，曰姹女　經曰　坎男離女，而爲夫婦　水火成之，黃婆爲

之母　能保此者，眞水火也　雲牙子曰：金銀者，眞宗的也　上下飛騰而名者歟！元陽子曰：金銀者，陰陽之氣也　上下者，二弦也　月之三日見於庚，二十有八日見於甲，八日、二十有(二)(三)日，各見於離之宮　此陰陽變轉造化而成形者也　前十有五日而圓，後十有五日而闕　此二八之基，陰陽之數，六爻俱備者也　是以日魂月魄，生於坎、離，乃金木之氣，因水火而成胎胞，抱養以變還丹之色，而爲四神之丹焉　雲牙子曰：陰陽飜變而爲九域，坎戶離宮顯其變通　元陽子曰：採陰陽之正氣，存精而成者也　其數則用七八九六而已，其時則用寅申巳亥而已　於是下火鍛之，鉛勿使飛，汞勿使走　惟安於中宮之鼎，可以變白馬之牙　用其刀圭，自成玉液矣　其名曰黃芽，將欲成乎七返，則用寅以爲始，其卦應於泰，是爲三陰三陽交合之位　其內應於肝，其外象於卯　故寅者，木也，四孟之長也　震者，仲也　可以用寅，不可用卯焉　申者，其卦應於否　否極泰來，泰來否至，交合隨時，是以三陰三陽返覆而生　其內應於肺，其外屬於酉　酉者，西方之金也　申者，長也　处者，仲也　可以用申，不可用酉　自寅至申，龍虎自足，而爲七返焉　礬砂二變，而還於九域　九域者，九轉之門戶也　一曰谷神，二曰乾關，三曰華池，四曰牝門，五曰魂魄，六曰天戶，七曰知關，八曰希夷，九曰九域　自黑而生九色(氣)(青)白黃赤緋綠碧紅紫　者，由此而入也，本乎心腎之變成者也　是謂離宮坎戶焉　離，陰也，心也　坎，陽也，腎也，陰陽之變也　雲牙子曰：日月之魂魄者，仙人之所惜也，蓋能鍊三田而作玉珠，仙人食其刀圭焉　元陽子曰：日魂月魄者，精也，氣也，陰陽之眞氣也，人之根蒂也　精氣往來於三宮之中，鍊其三宮而還於丹田　斯作紫金，方圓彌寸　其重一千，此陰陽正氣結而成者也　中宮之鼎，其名曰刀圭　刀圭者，土也，謂之黃芽焉　雲牙子曰：日魂月魄，出(干)(丁)坎、離　元陽子曰：木氣從坎戶而生，上應於鉛，謂之玉液，在於華池左竅之所出，其名曰日魂焉　金(潔)(津)　坎、離宮而產，下應於汞，謂之金液　四時上下，往來交感，不離於丹田(於)(三)丹田也)由(即)(尾)閭右竅而上行，其名曰月魄　(渴)(極)其變爲流珠，入於泥(爲)(丸)　骨變爲金，體變爲珠矣　雲牙子曰：因乎壬丙，入於希夷，甲會於庚，而神機變焉　元陽子曰：內者，火也　壬者，水也　水火既濟，而藥成矣，故曰希夷　希夷者，五行之根，從土而生者也　夫九轉者，亦從此而結，是爲還丹焉　(田)(甲)者，木也　庚者，金也　金木相刑，乃成眞正者乎　金木者，藥之本也　知此以修鉛(承)(汞)，則(金)(合)於神機歟！雲牙子曰：復之爻，姤之體，其爲二基耶　元陽子曰：復爻者，建子之月，一陽初生是焉，子之後者也　姤體者，建午之月，一陰初生，是爲午之前者也　雲牙子曰：用六時可以調其息氣　元陽子曰：六時者，六合之數也　雲(才)(牙)子曰：卯酉飜覆，應其髓在(手)(乎)(三)田，可以相制鍊焉　龍虎既見，可以(檛)(擒)矣　元陽子曰：卯者，木也，其應二月　酉者，金也，其應八月，金木之相制者也　木者，其氣化液，謂之鉛，乃陽，青龍之眞氣也　金者，其氣化血，其血化精，謂之汞，乃陰，白虎之眞氣也　六時變轉以鍊之，可去三蟲矣　雲牙子曰：龍生火中，其見神光　虎生水中，其性堅剛　元陽子曰：龍者，木也，氣也　從離宮而上入於天關，其化成津，吞舌之下有二竅焉　其左主津，其右主氣，腭之中有二竅焉　其左納津液，其右生涕涎　木者，從坎戶之所生，在於艮，宜用其寅　寅者，眞木也，用息以烹之　息者，火也，其津如銀　上結者成酥，下就者成液，是爲太陽之酥，與精合而爲丹，斯有神光矣　虎者，月華也，金之氣也　金木相刑，氣與精合，在鼎之中，其色雲母　雲牙子曰：丙壬交會，則變二氣矣　元陽子曰：丙者，離也，火也，心也　壬者，坎也，水也，腎也　水火相克，而成既濟矣　坎爲鉛，離爲汞，鉛鍊出白銀，汞返成朱砂，二者合而鍛之，則爲二氣之砂　雲牙子曰：田中馬牙，其生如筍　元陽子曰：二氣之砂，運入於丹田鍛之，如竹之筍，如白馬之牙　雲牙子曰：金木相交而歸於鼎，水坎調伏入於雄坑　元陽子曰：金者，水也　汞者，陰也　木者，火也　鉛者，陽也　金爲精，木爲津，四象調伏，運於中宮之鼎　閉息存氣，入於雄坑　雄坑者，鼎也，土也　雲牙子曰：五行成合，則能通變矣　玉液雲砂，並乎九轉　元陽子曰：其藥從腎宮而下，於是玉泉凝結矣　蓋金之氣出入於離宮，下轉於腎而爲血　血化爲精，其名曰金精　上結則曾青焉，下成則法水焉　其性好飛，鍊之堅剛則成寶矣　雲牙子曰：二獸相逢，自能制伏　見乎黃君，其身則昌　元陽子曰：龍而下、虎而上者，相逢也　如是則自然合而歸於一，此制伏者也　黃君者，鼎之土也　鉛汞爲土所制，則歸於中宮　何也　吾閉千息，則鉛汞上下流轉於三田之中，復返於下元，入於蘭臺而成紫金，其身則昌矣　雲牙子曰：任從三宮往來之變，飢則食於玉液，而勿急忙焉　元陽子曰：三宮者，上曰泥丸，中曰絳宮，下曰關臺石室　夫日精月華，四時上下往來，朝於元君，又有赤帝君居於

中焉，黃元君居（中）[下]焉。因氣以養精，因精以養神，神能通變，三三則九矣。學者但能養氣住息，飢吞沖和之氣，渴飲華池之漿，於是亦可使氣化血，血化精，精益於脈，脈補於肉，肉增於髓，髓壯於筋，筋潤於髮，髮返於黑而後金骨堅成，變老爲童焉。夫惟閉息而心默數之，及於千息，則五穀自除，飢渴絕矣。熹之玉液，以潤五藏，以利六府，至於萬息，則可以仙矣。雲牙子曰：閉天關，扃地戶，其藥未成，不可以狂。元陽子曰：天關不入，地戶不出，此修生之要也。若夫食霞服氣，用藥以辟穀，此乃狂者之作，去仙遠矣。故經曰：惟用身中汞，勿於諸境取之。雲牙子曰：金津生於坎戶，玉液產於離宮。元陽子曰：金津者，精也。坎者，腎也。玉液者，從離宮而來，與精相合，而歸中宮以成大丹。大丹者，鉛汞也。雲牙子曰：二者本一而已，分配而爲二儀者也。元陽子曰：鉛爲津，汞爲精，因氣而化者也。至於離宮，而復分配乎上下。此陰陽之造化乎！蓋一物而二體焉。及其相合，用息以鍊之，大藥既成，五穀除而三蟲亡矣。雲牙子曰：於恍惚求之，則杳冥之中自有形焉。元陽子曰：恍惚有物，其虛中而實，是謂陽氣也。杳冥有精，其無中而有，是謂陰精也。精與氣合而爲神，神者，息也。息者爲土，爲火，火能養土，土能存火，故曰一體而爲三者歟！

又卷三五《衆妙篇》

古之眞人謂內丹者皆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內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之者也。方五行之順也，則龍生於水，虎出於火，死之道也。心不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而爲人，或爲腐壞，是汞之龍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喜則攫拏隨之，怒則嚙擊隨之，哀則癖顣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之虎出於火者也。皆出而不能返，故曰死之道也。眞人者於是教之逆行焉。此何道也。孔子曰：思無邪。無思而非土木，蓋必有無思之思焉。無思之思者，端正莊栗而不放逸，是爲戒者也。戒則生定，定則出入之息自住。出入之息自住，則心之火不復炎上矣。火在《易》是爲離。離者，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焉。蓋水者其妃也。火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而入於腦，溢於玄膺。若鼻之液不鹹，則非腎出者也，是汞之龍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其無過於此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故人之始造形者，皆水也。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是以二曰火，有氣而後有骨。是以三曰木，骨生而後堅。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是以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土爲肉，是以五曰土。方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自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之龍出於火，流於腦，溢乎玄膺，必歸於根焉。心火之不炎上，而從其妃，是火常在於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自堅，達於四支，溢於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剛之體也，是鉛之虎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可以長生不死矣，於道猶未也。鴻濛子高象先嘗至廣寒宮，於是玉辰君使見於西華夫人。夫人授以道要曰：眞一者，在於敲乎戊己之門，其中有金子焉，是黃芽之根，萬物之母也。母得其父而爲鼎釜，於是日月魂魄交感，一浮一沈，其珠自飛，至於崑崙之上者，必遇諸罔象而求之。既得之，則歸於絳宮藏之。肌膚紅矣，鬢髮黑矣，蓋九十日而丹成焉。昔者魏伯陽作參同契，所謂萬古丹中之王也。其首曰：乾、坤者，易之門戶也。乾道爲男，坤道爲女，而世不知所謂眞陰陽者，乃茫然而求龍虎焉。日者，離也。月者，坎也。日月陰陽相啖者也。金烏死，玉兔生，故萬物生者，周天地之感也。天地相盪，男女合矣，四象五行於是近輻輳焉。晝夜屯蒙者，發乎自然者也，非孜孜視乎火之候者也。或曰：臍之下者，太一之宮也。先想神爐在乎其內，次存眞火炎乎其中，於子之時起，採日月投於其鼎，以吾之津液漱下於丹田，是爲神水焉。十月脫胎而生嬰兒。

正一先生司馬子微《坐忘歌》曰：常嘿，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答，自神安暢。不順，心地清凉。不求，無諂無曲。不執，可圓可方。不貪，即是富貴。不苟，何懼公王。味絕，靈泉自降。志定，眞息自長。氣漏，形歸厚土。念漏，神趍鬼鄉。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至精潛形，恍惚，大道偶於混茫。轉物難窮妙用，應化不離眞常。造化若知規矩，鬼神不測行藏。節飲節食少寐，便是眞人坐忘。

高子名象先。曰：瞑目蟠足，以左手抱臍之下，手附腎之左右，復想丹田，使其炎如火，是爲玉女抱臍者也。至游子曰：抱元守一，乃養生之至要也。其名有九：一曰一字氣，二曰黃河逆流，三曰肘後飛金晶，四曰河車般運，五曰返本還元，六曰回光混合，七曰五氣朝元，八曰一撞三關，九曰三田往復。

又

至游子曰：吾嘗聞日月交飛，五行之眞造化焉。夫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生者，其母也，受生者，其子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克，其夫也，受克者，其婦也。腎者，水也，在

於下者也　心者，火也，在於上者也　肝者，木也，在於左者也　肺者，金也，在於右者也　脾者，土也，在於中者也　故五行生克之理，惟在於人　以其氣相傳，自腎爲始焉　腎之氣傳於肝，水生木者也　肝之氣足，而心之氣生，以傳於心，木生火者也　心之氣足，而脾之氣生，以傳於脾，火生土者也　脾之氣足，而肺之氣生，以傳於肺，土生金者也　肺之氣足，而腎之氣生，周而復始　以氣液相傳，心爲始焉　心之液傳於肺，火克金者也　肺之液至，而肝之液行，而傳於脾，木克土者也　脾之液至，而腎之液行，而傳於心，水克火者也　腎之液至，而心之液行，亦周而復始　凡心之液，不得腎之氣，則不行矣　腎之氣，不符心之液，則不生矣　液行乎夫婦，氣傳乎子母　木寄金鄉，金藏木位　返覆顛倒，相克相生者也　吾始行氣之中求乎眞水，水之中求乎眞氣，眞液內合於眞氣而鍛鍊焉　以陰固陽，以陽消陰　留形寓世，則鍊質成形可也　脫質升仙，則鍊氣成神可也　是道也，月之上定盛衰焉，日之上識陰陽焉，時之上審消息焉　候之中用其數，境之中見其像　無差直事之神，區別五行之理　於是可以入希夷，而成大功矣　至游子嘗歌金丹之詞曰：用物之精，養物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　我丹伊何？鉛汞丹砂　眞主相守，如東養鴈　種以戊己，耕以水蛇　育以丙丁，灌以河車　乃根乃珠，乃藥乃花　晝鍊於火，赫然彤霞　夜浴於水，泫然素葩　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又卷三七《入藥鏡中篇》　至游子曰：吾得崔公之書二焉，皆言元氣者鉛汞也，鍊之九轉斯成仙矣　其一曰：採藥者何也？龍虎交騰，日月以飛焉　九曲者，眞元之祖，可以別二儀者也　九曲者何也？小陽是也　二儀者，日月也，眞汞鉛也，大藥之源在其中矣　其二曰：木汞金鉛者何也？二八之元，日月之精，自一水而生者也　吾於二八之門，抽添勿差焉，則藥海明眞降日華矣　於是鍊之千日，可以成金玉之形焉　其三曰：至藥抽添者何也？吾於日月二弦而抽添焉，以赤龍火車於二時鍊之，於是巽風生，而星辰列矣　此二時者也，火車者陽之象　其四曰：龍虎鉛汞者何也？龍抽其汞，虎添其鉛，浮沈於鼎之中，二物全矣　於是配以坎戊，合以離己　吾嘗識陰陽升降之二時，以興功，而不失乎銖兩，始可以成大藥矣　其五曰：海底求陽烏者何也？方其振羽於海，及其奮神，則勿使火神飛焉　蓋火雜入於丹闕則息火，至乎沐浴之日，則可以用陽火採取金砂八兩，是謂眞陽焉　此還丹之樞會也，於是碧浪金波灌乎坎男矣　其六曰：符星入元宮者何也？符星轉而入於元胎之宮，以制鉛霜之紅，斯金丹返天符還眞之氣者也　於鼎之中自然成銀液，其狀芙蓉焉　其七曰：火得純陽者何也？純陽者，乾也　金丹至於七返，則陽氣過於六，而逢庚之氣制之，於是秋石爲琅玕矣，鉛霜結返丹矣　合和有道，則有九轉沖和之氣見焉　其八曰：陰陽拘制者何也？拘制有玄關焉　火至於南方，則不鍊矣　於坤之鼎，陽爲陰所制　其鉛斯爲白雪，其狀桃華　鍊之至於九九，則鉛汞鎮於丹田，可以勝寒暑矣　此鐵牛之鍾金錢者也　其九曰：奔鯨瑞氣者何也？其氣鎮於坤宮，霓車從風而逆轉，於是得日月之根，黃芽就而成玉，所謂金丹陽質而換胎者也　大道玄基以火頻鍊焉，斯入於仙矣　其十曰：虎踞龍跧者何也？其逐斗之魑焉　乾坤定位，而至於下弦，則鼎之中生氣加矣　姹女嬰兒其服絳綃，此金丹之子母相成，陰陽結而不散者也　服之千日返童顏矣　其十一曰：九氣沖全者何也？沖全則百倍矣，霞光射於神爐，黃婆之心定，而男女浴於絳珠，此其九轉而成玄珠　服之一圓，其壽千齡　再服再鍊，斯可長生久視矣　其十二曰：玉帝新封劇位者何也？鍊之以成坎離，神光自然出入，隱顯分明，陽神日壯，陰邪日消，於是長生矣　此玉帝封乎太一之君者也　其十三曰：九年丹竈者何也？九年得乎天機，萬里奔騰而不迷　鍊之千日，斯羽化者也　其十四曰：滅沒者何也？吾之興功遇乎日月二弦，有損無益者也　修鍊者於是滅沒歟！故曰陰陽停澤二弦（乎）矣，二炁相交滅沒並矣　至此，則會聚而鍊之，而後成眞焉　其十五曰：採藥者何也？收金採玉，籍乎天元，陽火交加以鍊之，於是銖兩之數足，則龍行雨過，而入於崑源矣　陰眞君曰，採有日，取有時者也　其十六曰：刀圭者何也？日月之精也，眞氣也　陰陽之二十五生萬物，是爲刀圭　隱於脾之鼎，遇二氣分而成變化矣　其後純陽子呂洞賓　嘗聞之於崔公而嘆曰：吾知修行有據，性命無差，道成其中矣　於是純陽子復爲之演釋焉　純陽子曰：昔黃帝周游四方，至青城之山，見岐伯、廣成子、黃谷子，遂明大道　於是究百刻之法，金鉛玉汞，採三元而下火以烹之，於百刻之中而爲造化，惟收胎兔自然成矣　蓋以百刻者定其息

一刻。

又卷三九《傳道上篇》 呂子曰：在於時者知之矣，在於人者未之知也。子鍾離子曰：人也，圓顱方趾，天地之象具焉。陰升陽降，天地之機藏焉。腎，水也。心，火也。肝，木也。肺，金也。脾，土也。有生成之道焉。生者謂之母，受生者謂之子。於是復有剛克之道焉。生謂五行相生，克謂五行相克。克者謂之夫，受克者謂之婦。其氣之生也，孰自哉。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也。其氣之克也，孰自哉。腎克心，心克肺，肺克肝，肝克脾，脾克腎也。故曰：腎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婦，肺之子也。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婦，腎之子也。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腎之婦，肝之子也。肺者肝之夫，腎之母，心之婦，脾之子也。脾者腎之夫，肺之母，肝之婦，心之子也。心見乎內爲脈，見乎外爲色，口舌者其門戶歟！受腎之制伏，而役用於肺，夫婦然也。得肝則盛，見脾則衰，子母然也。腎見乎內爲骨，見乎外爲髮，耳者其門戶歟！受脾之制伏，而役用於心，夫婦然也。得肺則盛，見肝則衰，子母然也。肝見乎內爲筋，見乎外爲爪，目者其門戶歟！受肺之制伏，而役用於脾，夫婦然也。得腎則盛，見心則衰，子母然也。肺見乎內爲膚，見乎外爲毛，鼻者其門戶歟！受心之制伏，而役用於肝，夫婦然也。得脾則盛，見腎則衰，子母然也。脾見乎內爲藏，見乎外爲肉，脣齒者其門戶歟！呼吸以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役用於腎，夫婦然也。得心則盛，見肺則衰，子母然也。呂子曰：心，火也。何以得下行歟。腎，水也。何以得上升歟。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則盛，安得不克於水歟。肺，金也。金在上，而下接火則損，安得有生於水歟。生者遠，克者近，爲之奈何。子鍾離子曰：五行之歸於源也，以氣引元陽而升舉焉。於是乎生眞水矣，眞水造化而後生眞氣，眞氣造化而後生陽神，始於五行，定位有一夫一婦焉。腎，水也，其中有金。吾之起功當識焉。金本生水，故曰水中金。水，惡土者也，吾之採藥須土歸水焉。龍者，肝之象也。虎者，肺之神也。陽龍出於離，陰虎生於坎。五行之位顛倒，則陰陽之氣傳子母矣。時自子而至於午者，陽中生陽，五行顛倒，則液行乎夫婦矣。自午而至於子者，陰中鍊陽。陽不得陰，不成其極也，無陰斯不死矣。陰不得陽，不生其極也，陰絕斯壽矣。呂子曰：五行者何以本乎陰陽之氣歟。子鍾離子曰：人之始造形也，於是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此陰之精血也。元陽之始萌則在二腎。腎，水也，其中有火，升而斯爲氣，以朝於心。心，陽也，以陽合陽，故太極生陰焉。由是積氣生液，液自心降而還於腎。肝者，心之母，腎之子也。傳導腎之氣，而至於心。肺者，心之婦，腎之母。傳導心之液，而至於腎。氣也，液也，其升降如天地陰陽焉。肝也，肺也，其傳導如日月往復焉。五行者，名之數也。論其交合生成，惟元陽一氣爲之本歟！氣生液，液生氣，於是知腎爲氣之根，心爲液之源也。竅根既固，則恍惚之中其氣生眞水矣。心源既清，則杳冥之中其液生眞火矣。火中識龍，水中識虎，二者交而黃芽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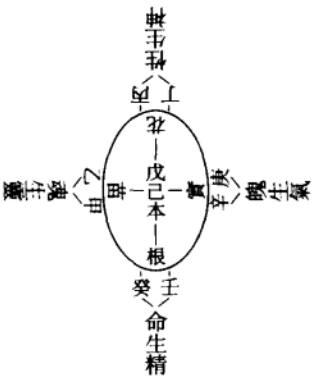
又卷四〇《傳道中篇》 呂子曰：黃芽何謂也。子鍾離子曰：龍虎是也。龍非肝也，離宮眞水者也。虎非肺也，坎位眞火者也。呂子曰：水火何謂也。子鍾離子曰：吾身之水十有八，四海也，五湖也，九江也，三島也，華池也，瑤池也，鳳池也，天池也，玉池也，崑池也，元潭也，闕苑也，神水也，金波也，瓊液也，玉泉也，陽酥也，白雪也。吾身之火有三，君火也，臣火也，民火也。三者以元陽爲本者也。於是乎生眞氣，眞氣者聚則安，弱則疾，散則死。呂子曰：最爾元陽，而舉三火。三火起於羣水衆陰之域，其散易，其熾難，奈何。子鍾離子曰：心者，血之海。腎者，氣之海。泥丸者，髓之海。胃者，水穀之海。此吾之四海也。五藏各有其液，其位五方。東西南北中也。此吾之五湖也。小腸其長二丈有四尺，上下九曲。此吾之九江也。大腸其下，則吾之元潭也。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者，吾之閬苑也。黃庭之下有華池焉，丹闕之前有瑤池焉，接玉京者有崑池焉，衡內院者有天池焉，心肺之間有鳳池焉，脣齒之內有玉池焉。神泉生於氣中，金波降於天上，赤龍所止，於是有瓊液玉泉焉。凡胎既變，於是有白雪陽酥焉。吾嘗溉灌以沃其炎，蓋亦有時矣。太上曰玉液，其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者也。抽之增之，以應沐浴，蓋亦有度矣。太上曰中田，其次曰下田，皆可以鍊形者也。玉藥金葩，其變白黃。醍醐甘露，其鍊芬烈。此水之效也。民火升，而助乎腎之氣，以生眞水。臣火升，而交於心之液，以生眞氣。小用焉，魔可降，疾可已矣。大用焉，質可鍊，丹可成矣。用周天以焚其身，勒陽關以還其元，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燎三彭之累以除陰鬼，上行以通三關，下運以消七魄，煉形成氣則賓天矣，煉氣成神則(而)(蟬)蛻矣。此火之效也。呂子曰：夫少勝多，弱致強有方乎。子鍾離子曰：二八之陰消，九三之陽(是)(足)，而後金丹成矣。七返九還，而後胎仙化矣。

又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順其度焉，當克而補木克，如夫婦相合也　氣液轉行，周而復始　自子而至於午，陰陽生者也　自卯而至於酉，陰陽停者也　一晝一夜，復還下丹　修眞者於其中採藥進火，而下丹成矣　所云大者，龍虎交而變黃芽，抽鉛增汞而成大藥　金晶起於玄武之宮，眞氣升於玉京之下　河車奔於嶺，玉液灌於衢　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復下田　後起前來，循環滿焉　修眞者於其中起龍虎，飛金晶，養胎仙，而下丹成矣　所云七返者，心之陰還於心者也，肺之陽自心而生，而復還於心，皆不離乎中丹者也　夫九轉者何也　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故一三五七九，陽也，其數二十有五　二四六八十，陰也，其數三十　而人之身蓋具足焉　自腎爲之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五行生之數，三陽而二陰也　又自腎爲之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五行成之數，三陰而二陽也　故水爲腎，得一與六者也　火爲心，得二與七者也　木爲肝，得三與八者也　金爲肺，得四與九者也　土爲脾，得五與十者也　斯五者，各有陰陽焉　陰者極於八，盛於二，是以氣至於肝，而腎之餘陰絕矣　氣至於心，太極生陰　蓋以二在心，八在肝也　陽者盡於九，盛於一　是以液至於肺，而心之餘陽絕矣　液至於腎，太極生陽　蓋以一在腎，九在肺也　吾交龍虎而合焉，採心之正陽之氣，此心之七也　七返中元而入於下田，以養胎仙，復還於心　此其七返者也　二八之陰何以消乎　眞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乎二也　大藥成而肝無陰，以絕乎八也　肝以純陽助於心，則肝三之氣盛矣　七既還於心，以絕肺之液，肺之九轉而助於心，則九三之陽長矣　此其九轉者也　呂子曰：金液玉液交於三宮，陰陽往復者，何也　子鍾離子曰：古先至人以謂肺之液入於下田，謂之金液　心之液入於中田，謂之玉液　非不善矣，而於玄機未之盡也　夫肺生腎，以金生水者也　腎克心，以水克火者也　金入於水，水入於火，皆何得謂之還丹哉！　金液者，肺之液也　其爲胞胎，其合龍虎，傳送至於黃庭，大藥將成，抽之肘後，飛起其液以入上宮，下還中丹，復自中丹而還下田者也　玉液者，腎之液也　其隨元氣上升而朝於心，積之爲金水，擧之盈玉池，散而爲瓊華，煉而爲白雪　納之自中田入下田，有藥則能沐浴胎仙焉　昇之自中田入四支，鍊形則能更遷塵骨焉　不升也，不納也，周而復始者也　陰極生陽，陽中有眞一之水，其水隨陽上升，是陰還陽者也　陽極生陰，陰中有正陽之氣，其氣隨陰下降，是陽還陰者也　於是補泥丸，鍊九大，以下還上者也　既濟旣灌，以上還中者也　鍊丹進火，以中還下者也　鍊質焚形，以下還中者也　五行顚倒，三田返復，至於鍊形化氣，鍊氣成神，自下田遷焉，至於中田　自中田遷焉，至於上田　自上田遷焉，出於大門　三遷功成，入於聖流，不復有還矣

郝大通《太古集》卷二　五行者，水、火、土、金、木是也　凡天地之數而各有合，生於五行者，所謂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　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　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　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成五行，五行之數可見矣　七言得之水，九言得之火，十一數而得之木，十三數而得之金，十五數而得之土　此爲天地（之數）而生五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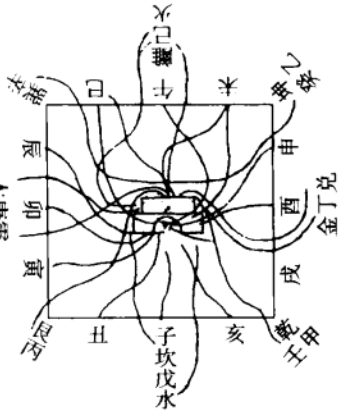
五行圖



天元十干圖

天元十干者，謂甲之象木，丙丁象火，庚辛象金，壬癸象水，戊己象土。夫木之爲體象春，而生乎萬有，主魂而靈見於苗　火之爲體象夏，而長乎萬物，主性而神見於花　金之爲體象秋，而成乎品類，主魄而氣見於實　水之爲體象冬，而就乎萬有，主命而精見於根　土旺象，加四季之正，逐時而有也

虛無　　虛中有白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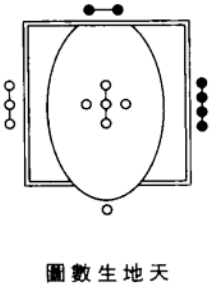


三才入爐造化圖

夫三才之道者，天地人也　天元有十干之屬，地元有十二支之屬，人元有五行八卦之屬　此三才而配於支干、五行、卦象之屬，而入乎虛，而出乎無　虛無之間，而生長成就萬物之功，不有怠倦者　因造作而必得所化，化之與造爲者，本無爲之化也　爐有三層，十二門，火居於中，煉乎三才之眞氣，而合成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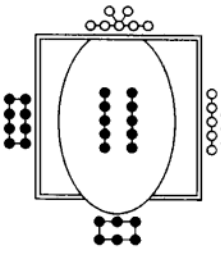
又卷三　五行悉備，三才衆象之宜，八卦四維之屬，以明變化之功有類一方之所，自有生剋而爲順逆之時　且如目主肝，以情怒者，必可以引金　金主肺，以情哭而誡勸，因此自相感而爲相剋之勝負　若不以金則用火、火主心，以情笑而接之，其怒情漸去者，爲相生之故也　他皆倣此，以明五行順逆生剋之道也





天地生數圖

天陽而地陰，相交而有所生，生而各有其所　天一與地四而爲生也，天三與地二爲長也　凡生長之數，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之故也　今則陽數一三五，陰數有四與二，此陽之與陰共成一十有五　陰陽各半，而成天地之道　故曰生長，而名之生數者也



天地成數圖

地者，陰也。乘天之陽氣，而可以成就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皆物之自然也。地有陰數六、八、十，天有陽數七與九，故地六與天九而成，地八與天七而就。凡成之數則見天地之情。其於天五與地十，自相交通，共成其數者。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生長成就萬物終始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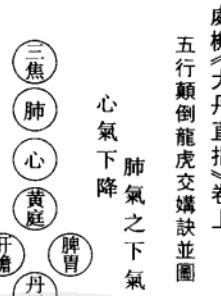
五運圖

五運所行，經輪十干，而成五氣。且如甲己之年，土運時行，乃爲黔天之氣也。他皆倣此。故知五行之象，象曰五星。木德歲星行逆之時，木運行也。熒惑行逆時，火運也。太白行逆時，金運也。辰星行逆時，水運也。鎮星行逆時，土運也。法此五星，分布十干，而成五運。星則有伏順遲留逆之數。

丘處機《大丹直指》卷上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訣並圖

肺氣之下氣曰金公
心氣下降
與腎相對



腎氣曰嬰兒
腎氣 真一之水 陰虎

腎氣上升
心液上正陽之氣曰陽龍

量用二升路通八水

訣曰：龍是心液上正陽之氣，制之不上出，若見腎氣，自然相合。虎是腎氣中眞一之水，制之不下走，若見心液，自然相交。龍虎交媾，得一粒如黍米形。此一法號曰龍虎交媾，只此便見藥物也。採藥之法，人多以子時腎氣發生，午時心液降下之際行功。若無事牽制則可，若有事又是劉過，殊不知法。乾坤之妙，擧腎氣則是子，降心液則是午，不以時刻皆可。但初行之法，閉目內視中宮，絕慮忘思冥心，滿口含津，勿吐勿咽，到此便飲刀圭之事。別有口訣，不敢開寫。微微斂身，並不升擧，盤膝升身正坐，踦跂，不得只如常坐。左手兜起外腎，右手掩生門，臍也。塞兌戶，口也。開天門。鼻也，是爲玄牝之門。須要一刀割斷，然後鼻中入氣，入者爲吸爲息，爲陰爲水，只要柔軟入息，使鼻內無聞其聲。以意輕輕送入中宮，至尾閭，所謂充閒混沌池，擘裂鴻濛竅。氣極，乃從夾脊三關至鼻中，輕輕放出，出者爲呼爲消，爲陽爲火，輕輕放出，使耳內無聞其聲。聽氣自出意，且不可離中宮。意者，性也，神也，眞土也，黃婆也。但所入氣息，入中宮，與元陽眞氣相接相合。經云：接天地無涯之氣，續父母有限之身，即天地合其德也哉。使水火二氣，上下往來相須。天地升降一同也。勾引腎中眞氣，鉛也虎也，心中木液汞也，龍也。交媾混合於中宮，謂之五行俱全，和會一家。自然暢美。經云：氣入臍爲息，神入氣爲胎，胎息相合，名曰大乙含眞。此謂龍虎交媾，便是藥物。一纔有藥，如母有胎，便覺中宮有物，所謂圓陀陀、活潑潑，當用火符鍊煮，方得藥物不散。

右件用法，始覺咽乾以覺心沖，次覺無味，如啞子嚥餳，其味難說。是氣交合，而曰交媾。每一日行一交，得一物，狀如黍米，還於黃庭之中，自可益壽延年。若用火候鍊之，三百日數足，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號曰內丹，如龍有珠。龍之有珠，可以昇舉

內自調理，自然長生不死。

口訣云：陰有陽兮陽有陰，陰陽裏面更重尋；學人不達玄微理，虛度光陰漫用心。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火候訣義

華陽施眞人曰：腎，水也。水中生氣，號曰眞火，火中暗藏眞一之水，而曰陰虎。心，火也。火中生液，號曰眞水，水上暗附正陽之氣，而曰陽龍。故龍虎非是肝肺之像，乃心腎之眞陰陽也。二物混合爲一，當用意，便爲子時也。自然凝結，須知冬至，不在子時。形如黍米之大，每日得一粒，曾人名爲舍利，道士號曰玄珠。每日增眞氣一丈，延壽不可計數。三百日氣結丹凝，狀如彈丸，色同朱橘，自可長生不死。

訣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二陽龍元向離宮出，陰虎還從坎位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

火候訣圖

心氣運行，方爲眞火。



運火行候　火者，心也，神也，性也，離也，日也，意也。前採藥二氣升降之際，不以意守中宮，藥物如何得住？如何得運轉？聖人藏隱，以日太陽火也，歸寸土中宮，戊時子時者，卽是意也。神性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是也。一魏二氣升降採藥，便加時在中宮行火矣。《火候圖》云：從外簇年，簇月，簇日，簇時居中。經云：斗柄運周天，在人會攢簇。又曰：火功若用三十日，妙用無方。個時，便是也。中宮卽對子宮，意一指一陽自生。經云：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矣，妙在心傳。二弦兩個半月相合則圓，意到中宮，便是子時也。復卦起行，至三陽水金，兩脇膀胱，至臍和暖，應地天泰卦。到此只要把捉，一塵不著無思念也，方得龍虎交媾。漸而陽氣向上，以至滿身遍體和暖，應乾卦藥物透頂，如風雨潮浪，沸湧翠泉，化金液，如金泉自降，是應媾卦。漸涼至膺，應否卦。丹田火氣漸微，應剝卦，是一周天。此一法號曰周天火候。用時行之，微微斂身，輕輕曾腹凝息，數定鉄兩，默運心氣，下至丹田，鼻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但以意常在中宮。意是神，神是氣母，神馭氣，其氣自然從尾閭穴入夾脊三關，直上轆轤穴天關，在腦後。入崑崙，復下丹田，周流運轉不絕。北方正氣腎氣也。爲河車，所謂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峰頂。中宮是機意也，觸機天關卽應，所謂神機密運是也。

訣曰：神入氣爲胎，氣入神爲息。

右件依時用法，膽腹氣聚自熱。若用補虛益氣，春三月下火四兩，夏三月下火六兩，秋三月下火八兩，冬三月下火二兩。若用鍊龍虎交媾，第一百日下火五兩，自酉至亥。第二百日下火十兩，自申至亥。第三百日下火十五兩，自午至亥。三百日火足丹凝，純陽氣生。凝息數念珠一百個，是爲一鉄，二十四銖爲一兩，計數珠加減隨時。

口訣：脅腹運心方是火，含津引息始成丹；學人不達玄微理，虛度時光過百年。初時下數火，交關節過可半年，正月一日火方數火。

五行顛倒周天火候訣義

華陽施眞人曰：心爲五陽之主，腎爲五陰之主。五陰升而爲水，五陽降而爲火。當用乾之時，以心氣下入丹田，號曰進火。若用補虛益氣，當常行用之數，一周年奪十年氣，補十年虛。若行地戶之時，龍虎交媾法，心腎之眞陰眞陽，凝結成黍米大，下還黃庭，計定數而進火候，三百日足，曰陰內鍊陽火，自合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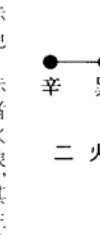
右件不以龍虎交媾上下火候，是爲安樂常行之法。若用龍虎交媾，相兼而行，是爲鍊丹抽添之火，五兩鍊精成炁，十兩鍊炁成砂，十五兩鍊砂成丹，三百日火候不差，自然丹就，純陽氣生。內鍊五藏，號曰鍊氣成神。外鍊四肢，號曰鍊形服氣。若不鍊五藏，不鍊四肢，止是丹成，自可長生。若用鍊形而曰地仙，形神俱妙。若用鍊氣而曰神仙，棄殼超凡。

眞人曰：鍊質不交陰鬼壯，燒丹毋使火龍飛。佳人才子正當年，花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人腸欲斷，時來須索閉陽關。如不行火候，不內鍊，係小成法，安樂延年。背後三關通，三田返復。中宮五行運用，四五行顛倒。卽入中成長生不死之道，乃曰陸地神仙。如得非人，泄炁九祖，愼之愼之。

王吉昌《會眞集》卷一

夫五太既分，二儀肇判，遂乃潛生四象，密著

五行，其中氣色變移，形象分顯，其昏昏之氣一百萬年變成黑色，黑者水象，



五行生數

其生數一也。一者，乃乾元之始，八卦之宗，而生甲。甲是五行之首，十干爲元也。謂當此太古，聖人觀其氣象，畫成天策，具載天文，繼有賢者讀奉，以紀天元，畫縱橫而定其曆數，自時厥後，歲紀暮布而見矣。

水一　甲乾

巽　火
辛　二

黑氣一百萬年復變成赤色，赤者火象，其生數二，乃巽卦之始，而生辛也。

艮
丙　木
三

赤氣一百萬年變成青蒼色。青者木象，其生數三，乃艮卦之始，而生丙也。

坤
癸　金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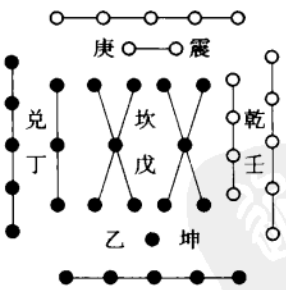
青氣一百萬年復變成白色，白者金象，其生數四，乃坤卦之始，而生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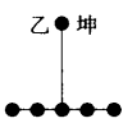
五　土

白氣一百萬年又變成黃色，黃者土象，其生數五，乃離卦之始，而生己也。

夫五行從生數至成數，謂一三五數成陽九，甲丙主之而爲客，緣中央五數離己土，合於甲，加之水一，得成數六，而下降生坤乙，故先動而爲客也。二四數成陰六，辛癸主之而爲主也。又五土加於火二，得戊數七，而上升生震庚。乙與庚合，南北交遷，故後動而爲主也。其水、火二土成十，生坎戊。又火生數巽辛，隨己土合於木三艮丙，得成數八，而生兌丁。又水生數乾甲，亦就中宮土五數，合於金四坤癸，得成數金九，而生乾壬。丁壬交合，東西互換，此所以運兩地三天造化，推陽九陰六生成，變干轉支輪，分飛伏納甲，具二升一降，抽添水火，明三匿四淨，互換木金。是以道樸散萬化門基，妙用彰千靈降瑞。凡修眞之子，可不窮陰陽之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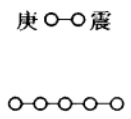
五行成數



六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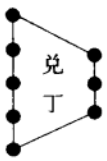
從五土加水一，得成數六，而生坤乙。

又五土加火二，得成數七，而生震庚



七火

又五土加木三，得成數八，而生兌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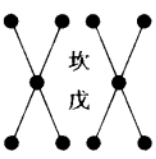
八木

又五土加金四，得成數九，而生乾壬



九金

又五土加五土，得成數十，而生坎戊，乃得八卦，俱備十干方全，混融而母懷子腹，子隱母胎，未能分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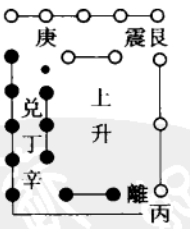
十土



十成互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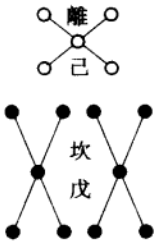
夫乾、坤配偶，而生成數全，分陽降陰升，浮沉顛倒，左旋右轉，七十連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一九成十，壬甲相見，乾偶於坤而生坎，坎藏甲乙

四六成十，乙癸同遷，坤配於乾而生兌，兌藏癸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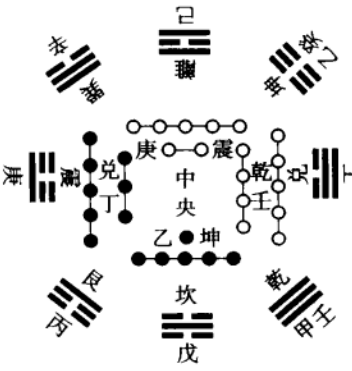
十成互交

又三七成十，庚丙相見，乾偶於坤而生震，震藏丙丁　二八成十，丁辛相見，坤配於乾而生離，離藏庚辛



土象自交

又離納己而得五，坎納戊而得十，共得一十五數　其數得天地之中數，其位得天地之中位，所以無配偶而自相合也



四象生八卦

夫一儀生四象，四象之中，坎成數六，本卦存三，外有三數，而生乾，納壬不納癸，乾、坤偶而癸納於坤　兌成數九，本卦存三，外有六數，而生坤，納乙不納甲，坤、乾配合而甲納於乾　離成數七，本卦存二，外有四數，而生巽，納辛不納庚，震、巽交而庚納於震　震成數八，本卦存三，外有五數，而生艮，納丙不納丁，艮、兌交而丁納兌　是以明顯倒五行，定相推變化，遂分生，成八卦，具形體，昭彰證。中男產老陽，是金向水中出　少女誕老陰，是土從金裏生　惟木生於火，中女降巽辛　而土生於木，長男挺艮丙，以是知明乾、坤剛柔動靜，述震、巽鼓潤風雷，仍丙丁胥會隔角，明分派飛伏移宮。生成數備，迺體更反復，魂變歸遊，隱顯還元，昇沉攝迹，已上八干神，爲之三換位　其有戊己無象而獨攝，四傍居位而亦無配偶　以己爲陰，納於中女離卦，以戊爲陽，納於中男坎卦　得十干方全，數成奇偶，顯一時造化，動靜合眞　是表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凡修煉者，宜順考爻辭，明循卦體，奪上下陰陽昇降，窮生成消息往來　精專內巧之心，冥盡日新之變，得鼎中悔吝不生，至精氣降，金汞凝形，指日結神丹，其如視諸掌矣





夫十干八卦者，體五行四象，變化生成；坎南北東西，還返互換，其間匡轄坎、離門戶，樞紐乾、坤鼎器，推陰陽交配，派二氣奔馳　一降一升，干神移位，二儀三合，卦象投宗　凡學道者，豈可不體天地之施化，驅日月而同宮哉　但一呼一吸，一周天也；一聚一散，性命定矣。《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者是也　謂陽符當行，則坤逐於乾，而出乎左；陰符持權，則乾隨於坤，而應乎右　來往綿綿，與卦象干合之理契矣　訣曰：因呼而成數七，離爲火，火中眞水下降，己合於甲，甲喜而上昇，飛入於神宮　以吸而成數六，坎爲水，水中眞火上昇，戊合於癸，癸忻然而下降於丹室　丁壬配合，復回於離己，乃山澤通氣，風舞鳥飛　乙庚顧戀，又從於坎戊，乃風雷相薄，兎耀蟾輝　是以四象還歸金鼎，五行聚入玉鑪　顯內辛，會乾、坤，合體戊己，運化玄關竅，聚則如握十指，散則各復歸於位矣



夫五行順倒者，謂坎爲水，水生金，是生乾金，藏甲乙，飛伏木，長生在亥　兌爲金，金生土，是生坤土，藏壬癸，飛伏水，長生在申　離爲火，火生木，是生巽木，藏庚辛，飛伏金，長生在巳　震爲木，木生土，是生艮土，藏丁丙，飛伏火，長生在寅。其有戊己，獨攄中央，兼旺四季，寄於西南坤地，是土正旺之處，長生在於申也　謂呼而陽干順行，吸而陰干逆轉，陰陽逆順聚散，隱於成數　成數者，天元之動氣也

夫天地初分，陰陽析位，乃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之於十干。其干神移位，配偶相生，形象分著而各有合，派天元五氣而成眞五行也。凡修眞者，當先窮干輪互換之機，次曉配合生成之象，此乃結括性命之本，造化大丹之基，謂基本立則大道生矣。

甲己眞土

夫癸生東方甲乙木神，乃水生木戊爲甲父，將中央陰土己，配與甲爲妻，甲己合而成眞土。

乙庚眞金

夫己生西方庚辛金神，乃土生金甲爲庚父，將東方陰木乙，配與庚爲妻，乙庚合而成眞金。

丙辛眞水

夫乙生南方丙丁火神，乃木生火庚爲丙父，將西方陰金辛，配與丙爲妻，丙辛合而成眞水。

丁壬眞木

夫辛生北方壬癸水神，乃金生水丙爲壬父，將南方陰火丁，配與壬爲妻，丁壬合而成眞木。

戊癸眞火

夫丁生中央戊己土神，乃火生土壬爲戊父，將北方陰水癸，配與戊爲妻，戊癸合而成眞火。

揭此爲用，周而復始。

木金間隔

夫學道者，究性命之本，窮造化之根，辯木金間隔之因，明水火抽添之理，達陰陽顯伏，曉魂魄浮沉。所謂木中隱金間隔者，蓋木爲陽魂，乃東方震卦爲體，震納庚爲坤卦之長男，是一陽二陰，乃爲陽魂，本合上升，爲二陰伏一陽，而不能昇也。在人之五臟爲肝，沉於肺金之下，爲肝有庚金間隔，肝之眞性雖欲上浮，奈庚屬陰魄，能盜陽魂，使陽不得昇，所以沉於下也。若奪得玄機，運周天火符，千日無差，鍊盡肝中庚魄，肝還祖性，純而不雜，自然昇矣。

冷然子云：請問肝中何物是金？對曰：肝生而人水即沉，爲沉者金也。木金相混，其色乃紫。紫者，金也。故沉而在下，遇火烹煎而熟，肝自浮而在上，其色變青，號曰還元。遂其本性，乃得魂神凝靜，而不亂也。所謂金中隱木間隔者，蓋金藏陰魄，屬西方，兌卦爲體，本合沉而反浮者，何也？緣兌爲乾之少女，一陰二陽也。爲一陰不能伏二陽，故浮而在上也。兌乃庚金，乙與庚合，婦從夫宰，而金爲主。金者屬肺，被乙木浮，而金在水之上也。若奪得周天火候，烹鍊千日無差，鍊盡肺中之木，乃得不雜而顯其金之本體，自然沉而下也。冷然子曰：請問肺中何物是木？對曰：肺生而色紅，白者木也。故入水而浮，若遇火烹而熟，肺自沉而在下，其色變紫，得返其本性之眞魄，安而壽命延矣。

金木入火辯賓主

夫金木相混，遇火則體性還元，要木中去金，金中去木。既二物同鍊，何木中獨去其金而存其木，金中獨去其木而存其金乎？蓋謂木中去金者，爲木有本像而爲主，金隱木中，金色浮而爲客。遇火烹之，則先去其客，而存其主也。金中去木者，爲金有剛體而爲主，木在金中，木性柔而爲客，遇火烹之，則主在而客去矣。凡修眞之士，當明金木鍛鍊之因，究賓主存亡之理，憑火候加減無差，鉛汞抽添依數，自不日而丹成矣。平叔注曰：養丹無火，似抱胎母死，久而無功，徒勞役也。與金木得火而後辯者，理何異哉。

水火既濟未濟

夫水火之性，遞相含孕。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所謂水中有火者，何也？蓋水屬北方坎卦，乃陰中抱陽，謂水能照物者，即眞火也。水於人五臟爲腎，腎藏精，精爲火也。謂火中有水者，何也？蓋火屬南方離卦，乃陽中抱陰也。謂火中心黑者，即眞水也。火於人五臟爲心，心主血，血爲水也。《易》曰：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平叔注曰：水中三火聚，火內水煎烹。凡修眞者，憑法象調和陰陽，鈐鍵契之潛化，令水火昇降，台既未抽添，自然鼎內鉛汞凝結，而得丹成，則金光滿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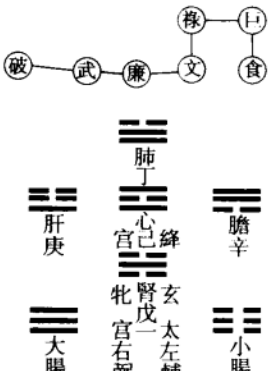
水火昇降因土

夫《易》稱：水流濕，火就燥，無識而相感，明自然之理也。且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因何水火既濟，水在上而火在下？蓋坎水有火者，爲坎納戊爲陽，清而爲精，化清陽之氣，能上昇變爲眞水也。離火有水者，爲離納己爲陰，濁而爲血，化重濁之氣，能下降而變爲眞火也。謂水火者，天元之眞氣，而生於脾。脾神專權造化，獨據中央，斡運四傍，上昇下降，隨呼吸而來往

夫天元氣動，一息而有五者，潛契五行也。《易》曰：天數五，地數六，乃陰陽之中數。中數謂土也。參同契》曰：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中宮所稟，戊己之功。又云叔曰：四象五行全藉土，謂坎離不得戊己中氣往來昇降，終不生產神丹矣。

坎離氣變還元

夫心中藏汞，腎內隱鉛，二物如何取用？蓋五行顛倒術，眞火變神水，鉛汞化遊魂，呼吸隨風起，自然成其造化也。謂天元氣動於腎，乃坎戊爲陽，一呼而動之有五。地元氣動於心，乃離己爲陰，一吸而動之有五。陰陽氣動，數合成十。《易》曰：天九地十，戊己自合也。謂心中抽汞而化精，腎內升鉛而變氣，精氣爲物變化，而自結丹主。夫心中抽汞者，汞去則眞水下降，是離卦去陰而成乾體。乾，天也，輕清而無陰。人能契之，則自然七情灰滅，六慾冰消。謂腎內升鉛者，鉛離則眞火上行，是坎卦去陽而爲坤象。坤，地也，重濁而無陽。人能契之，則自然三聚成圓，萬緣心泯，好道君子，請事斯語矣。



旋樞七政八卦

嘗聞廣成子曰：夫天樞之上，天元一氣主之；天樞之下，地元一氣主之，天樞之中，陰陽之源從之。謂修眞之士，形肖天地，頭圓象天，清陽之本，斡旋七曜，應動一樞，輔弼紫微虛谷，元神拱之。黃帝曰：效七政運虛之道，奪陽鍊陰也。且貪，巨者，應兩耳也。輔弼靈竅，使諸塵不染，萬緣不掛，得神識寂然而定。謂祿，文者，應兩目也。若張之則神泄於外，閉之則神定於內。夫廉，武者，通輔弼之徑，貫玄牝之門，是天地根基，性命關鑰。依時互換，綿綿若存，得五神交感，而丹鑪火熾矣。謂破軍者，鎖守金關，密封地戶，眞風內鼓，水氣難攻。合緘閉金匱，使不得漏失，赤龍精氣，致一通路以心寒六賊，望風而膽碎，得火燒金賭，水返玉關，始一身元氣，上下三田而貫矣。謂周身八卦者，離爲絳宮，是田心會合之鄉，虎龍變生之地，乃萬神之宅也。夫坎隱兩玄，乃攢簇五行，合和四象，精光共聚，戊癸歸根，號大一之宮矣。肺丁藏魄也，不驚悸以能安。肝庚隱魂也，無喜怒而常靜。壬甲主大腸而傳道，巽辛附膽性以中和。坤土爲曲江而返復陰陽，艮山注水源而生清眞浩氣。此七政八卦之用，乃陰陽根蔕，造化金丹，妙不可量。《陰符經》云：七政成功，黃芽內長，八卦周圍，神光黯淡。《易・繫辭》云：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和合四象說》　四象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龍木生火，同屬乎心。心者，象帝之先，虛妙本有，中之眞無也。心若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歛翼，而元氣聚矣。虎金生水，同係乎身。身者，歷劫以來，清淨自無中之妙有也。身若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精凝氣聚，則金木水火，混融於眞土之中，而精神魂魄，攢簇於眞意之內。眞意者，乾元也。乃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三才之源，五行之祖。萬物賴之以生成，千聖承之以舒慘。意若不動，則二物交，三寶結，四象和合，五行攢簇，俱會入中宮，而大丹成矣。故紫陽云：五行全要入中央。蓋謂此也。

仇兆鰲《悟眞篇集註》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十一　黃芽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去探深。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侵。欲向人間留秘訣，未逢一個是知音。〇翼註：此教人尋黃芽於土，尋白雪於壬。詩云：欲向人間留秘訣，正此訣也。彭好古註：黃芽白雪，非二物也。初煉則感土氣而成黃芽，久煉則感金氣而成白雪。〇翼註：眞一之氣無質，既無質安有色，惟採煉之頃，以法盜之，無色生色，無質生質。其初金水相含類白，及歸土釜而得土氣類黃，繽紛而來若雪，所謂雪山醍醐是也。萌孽吐英若芽，所謂黃芽出土是也。蓋以汞求鉛之時，戊己相見，兩氣自併爲一，契云先白而後黃，非一物而何。土者中央正位，此以會極之地言。壬者壬水也，亥子之間，此以生氣之初言。金木水火列爲四象，各懷眞土合爲五行。黃芽者，四象五行攢簇於土而滋長者也。誠知其藉土，但從土尋之便知，所以合和鴻濛而黃芽產矣。人身上中下之元

精元氣元神爲三元，陰陽老少火符進退爲八卦。壬水者，其一所生在子之先，爲一陽之首，八卦循環於三元之始，莫不自一陽而起，以爲作丹之時，誠知其不離壬，但從壬尋之，便知所以消息火符，而白雪凝矣。又曰，翁氏以黃芽爲汞，白雪爲鉛，予野以黃芽爲鉛，白雪爲汞，長生則引契中陰火白黃芽鉛以証之，但契又云，白者金精，似黃白可以互稱，故陳氏概指爲渾元眞一之氣，今從土壬認其脈絡，故不主舊說。○翁註，龍木生火，虎金生水，木火金水合成四象，○補註，河圖四象各含中五，此四象五行生成之次序，造化順生，水火木金得土而成質，丹道逆克，水火金木歸土而結丹，所謂四象五行全藉土也。先天精氣神謂之三元，而神氣之根卻從精起，是三元不離壬矣，陽生震兌乾，陰生巽艮坤，乃坎宮之神水，離家取之以養丹，是八卦不離壬矣。○翼註，存心忠恕，德也，廣行陰騭，德也，衾影無愧，行也，言行不欺，行也，德行深，大意格矣，故大藥可尋。又曰，黃芽白雪凝爲靈寶，則聖胎結而通，身之陰邪盡消矣。○陳註，丹成則身聖，陽神出見，號爲眞人，陰魔鬼賊，化爲護法神，身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三魂七魄，三元九宮，八部八景，五臟八識，皆化爲神，三萬六千精光，化爲神兵矣，仙翁欲以口訣授人，當世鮮有信受奉行者，嘻，拜帥於韜鎖之下，杳林而後未之聞也，又曰，呂祖詩，白雪黃芽漸長成，此首句所本，鼎隨四季中央合，藥逐三元八卦行，此三四所本。

黃芽白雪，乃丹噓靈氣所鍾，欲得黃芽，須煉戊己之土，此爲後天坤母，土氣盛而後發芽也，欲成白雪，須煉鉛中壬水，此爲先天藥祖，水氣升而後凝雪也，得此芽雪，三轉可以點金，九轉可以服食，是爲虛無靈質，服得陽丹一粒，從此陰氣潛消，鬼神莫能侵犯矣，如此神丹大藥，必積德累行者方克享之，仙翁不將秘訣輕授於人，蓋以截道之器不易逢耳，水克火，金伐木，而結成眞土，外丹之四象五行，全藉於土也，人元內丹，必取先天壬水，外丹地元起手馴致天元，服食亦資坎中眞水，是三元皆用壬也，外爐鼎蒙火候，八卦翻爲六十，其丹種總不出先天壬水，是八卦皆用壬也。

又其十四　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眞氣，十月胎完入聖基。一作合聖機。○補註，中四句解三五功用，下二句贊一之神妙，嬰兒是一四字另讀，舊看作太乙含眞氣，只是加增名號耳，卻非本義。○李註，乾含木火，木之生數三，火之生數二，三二合而爲一五，坤含金水，金之生數四，水之生數一，四一合而爲一五，戊己掌乾、坤之門戶，又得一五，乾、坤一交，三五一合，即成嬰兒，嬰兒是一，人得一，萬事畢，生人十月胎完，煉丹六百卦足，故曰嬰兒是一含眞氣，十月胎完入聖基。○長春註，三五歸一，即是三家相見，問見於何處，曰見於一處，問如何得相見，曰既知倡隨，又明顚倒，要見亦不難矣。○翼註，三五者，三個五，一個一也，五行生數，人誰不知，其意原重在相見上，乃三五一之妙耳，惟相見則從無生有，稟之而結胎，由微至著，養之而胎圓，皆眞一之氣，凝神以成軀者，故《直指》曰，這嬰兒不是精血所成，是一含眞氣也，此句泄盡丹旨矣，不云聖而云聖基者，漸養漸靈，脫化昇舉，由此基之也，又曰，木火爲侶一家，金水合處一家，戊己中央一家，三家間隔，何得相見，要知都是戊己所爲，《契》曰，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金來歸性初，始得稱還丹是也，其相見有兩處，子母乍逢在西北虛無之窟，君臣宴會在東南渾元之宮，大限各懷眞土，自然作合耳，又曰，五行俱有生數成數，溫煉取成實，故用成數，九還七返八歸六居是也，採合取生氣，故用生數，三二一四是也，然天五生己，地十成戊，土兼戊己之數，何以言五而不及十耶，蓋藥之所主者金也，戊土生金，己土制水，不制水則水泛金沉，故先用己以合戊，此際專是己土作用，故云生數五自居者，不似四象以東南西北併而爲五也，何謂一含眞氣，一者太極也，眞陰眞陽含而未判，一氣而已，凡人物之眞陽寄生母腹，感父之眞陰合爲一氣，自爾結胎，神仙知之，因以我無中之眞陰，誘奪彼有中之眞陽，將此二氣以法拘煉，混成一氣，是名胎仙，是名嬰兒，一含眞氣，○陳註，陰陽合而生人，此世間法，若欲作出世間法，必顚倒制之，功歸戊己二土，蓋金本戀木慈仁，而內懷從革之情，無由自合，木雖愛金順義，而內懷曲直之性，豈得自媒，欲使媒合，全在二土以通其好，且戊土生金，則欲金氣發旺而相胥，己爲木克，則先煉己珍重以求金丹，若不煉己，待時則不能常應常靜，煉己既熟，卻與戊合，戊己一合，則金木會，金木會則龍虎交，龍虎交則三五合一，而三家相見矣，是知五行分而各得其道，五行合而生一氣，一氣結而爲嬰兒，嬰兒出而成眞人矣，《參同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

三五一之說，出自《參同契》，而實本於何圖，白眞人《地元眞訣》云，東三南二爲一組，西四、戊己數五爲一十五數，三丰眞人玄要篇云，聖道分明見此圖，生成有數不模糊，只須一二先爲用，三四終當共一都，此皆言外丹事，蓋北一西四，金水同宮也，東三南二，

木火爲侶也。中宮五數，戊己眞土也。丹法起手，一與二交，水火合而結天暈，既得此暈，三與四交，金木合而成靈藥。此藥和四象，簇五行，擒眞鉛，制眞汞，轉制無窮，是乃爐內眞種子，亦如一個嬰兒，含育眞氣也。迨十月功完，點化服食，通神入神之基已在此矣。《黃白鏡》云，丹藥三轉，可以開點，九轉已後，服之卻病，到七百二十轉，服之得飛昇也。

又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十四　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只緣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返還。○陶註，離宮火中生木，坎宮水裏生金。兩家列爲四象，彼此間隔，全賴坎中有戊，離中有己。兩相媒合，則五行全而四象會。方得鉛汞一爐烹煎，而成丹於頃刻。返還者，七返火九還金也。火得金而返，金得火而還。和合丹頭之法也。彼此二土，乃中和妙用。○翼註，坎中眞陽卽戊，離中眞陰卽己。二土皆是中宮眞氣，兩家眞氣作合，自然金與木併，水與火濟。四象死歸厚土，五行合於一眞而成丹矣。己失復得爲還，己去復來爲返。○翁註，契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離己象龍之弦氣，坎戊象虎之弦氣。龍虎苟無二土之氣，安能使四象併合，會於中宮以結丹哉。○陳註，四象則乾、坤日月，乾、坤乃坎、離之體。日月乃坎、離之象，戊己乃坎、離之門。妙在彼此各懷眞土。若非兩家，各以二土合之，則一氣何由而往來，金丹何由而還返。《老子》云，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者，卽彼此二土也。○補註，翼註以戊己爲中宮意土，此指內象言。陳註以戊己爲坎、離之門，此指外象言。然則翁氏所謂龍虎弦氣者何哉。眞氣動而門戶可敲，此又合內外而言之矣。先敲戊己門，此高象先說也。

若論外丹，坎離卽鉛砂。鉛中有銀砂中有汞，謂之四象。四象交媾方成戊己。投砂入鉛，採其眞氣製成戊土也。鉛金配汞，伏住流珠，製成己土也。二七成土，方能靈通變化。若無此二土，則砂汞不相接續，焉望其成藥而資服食乎。

又其二十二　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當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補註，此兼言煉己求丹事。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出陰符經。舊註指五性爲害身之物，尙非經旨。蓋丹家盜机逆用，本欲法天之五賊，首句正是求丹主意。下句察地安民，方及基築工夫。民安國富，察地安民之力。戰罷見聖，觀天五賊之功也。首尾緊相呼應，是詩中本意。玩本文先次二字，猶云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觀天五賊，知五行生剋之理。察地安民，行築基煉己之事。戰罷見聖，還丹大藥，一得永得矣。求鉛喻諸求戰節制之師，能知己知彼也。○長庚云，五行之氣交勝互盜，而萬物之生殺莫不由之。此是天之五賊。是五賊也，順之則人，逆之則仙。人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實見此理之妙。遂逆轉殺機，舉水滅火，以金伐木，其心之施行，與天之五行，無不脗合。則鉛汞同爐，三五歸一，自然懷胎結嬰，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矣。所謂見之者昌也。○陳註，修行之人，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精不搖動謂之民安，神氣克裕謂之國富。以求丹爲戰敵，以先天一氣爲聖人。煉己者，先寶精養氣，然後可以戰勝而得先天眞一之氣。仙師以戰爲喻者，使人知恐懼修省也。○長庚註，或問三峯採戰之術，諸家非之。《悟眞》乃言求戰死鬬，抑又何歟。曰，三峯之戰，乃空國興師之戰。其所採者，乃採取後天渣質。有戰之名，有戰之事者也。若《悟眞》之言戰，乃陰陽均敵，舉水滅火，以金伐木。有戰之理，無戰之事者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傳曰，疑者，均敵而無大小之稱。夫此兩弦之氣，二八相當，非均敵乎。兩相飲食，遂相併吞，非戰勝乎。老聖曰，抗兵相加，哀者勝之。又曰，行無行，攘無臂，仍無兵。是名之爲戰，而實無所戰也。彼三峯之術，豈可同日語乎。僞術三峯，取舌峯乳峯下峯也。若張三丰，乃明初眞仙，得金丹正傳者，俗多混稱。○翼註，天道右轉，地氣左旋。天文二十八宿逆行，自東北而西南，乃五行逆轉。地支十二辰順行，自丑寅至戌亥，乃五行順布。人身精氣神皆陽類，用逆以煉之，是法天道。形骸血氣，皆陰類，用順以養之，是效地道。民安國富，內尙有許多抽鉛添汞之功。恐不專在身中順養也。

又其二十四　翼註已下三詩皆言金木。此章言木須金制。火生於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强區兩切。攻。禍發總因斯害已，要須制伏見金公。○補註，此章警世之誤行房術者。人身欲動精搖，每至戕生。如木中生火，而火能焚木。此本生殺藏伏之機。世人不能研窮生殺機關，而強學傍門。或行九一，或閉尾閭，以濟其所欲。抱薪救火，終於薪盡火滅，害莫大焉。豈知丹家轉殺爲生，全要覓金公以制木母，使之金木交併，水火相濟，足以固軀而延命。此正陰符盜機逆用之妙道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本《陰符經》。鑽乃鑽木，此用論語鑽燧。攻是專治意，又本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又其二十七　縱識朱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去聲如閒。音閑大都全藉修持力，老髮差殊不作丹。○子野註，雖識眞鉛眞汞，不知火候，聖胎不結何哉。蓋火性煖，故能融物之眞，使其交媾。若無火，則鉛自鉛汞自

汞，各不相交矣。○戴註，朱砂黑鉛，非有質之物，眞龍眞虎是也。○李註，火候即奏動陽生之時，修者修我之房爐，即命家事。持者持我之心華，即性家事。性命雙修，不出此二字。○翼註，火與候自不相離。火必應候，候至火亦至。然又須知火候分別處。以候言，有二七之候，有一年之候，有一月之候，有五日之候，有一時半刻之候。以火言，有文火，有武火，有水中火，有汞中火，有未濟火，有既濟火，有周天火。○陳註，內外二字該之矣。然陳氏亦不分別火與候者，蓋秘之耳。○補註，此詩末句本《入藥鏡》水怕乾火怕寒，差毫髮不成丹。註云，修煉金丹全藉火功調燮添水之時，以救其火之燥也。運火之時，又恐其火之寒也。故水怕濫亦怕乾，火怕燥亦怕寒。其間斤兩法度，須要調勻，無致太過不及。倘運火之際毫髮差殊，則天地懸隔矣。毫髮差殊，主金水誤用言。《參同契》所謂降冬大暑盛夏霰雪也。

砂鉛氣結，乃外丹正傳。丁火壬水，妙合而凝，全在片時火候。《漁莊錄》取諸三候，《黃白鏡》取其兩候。《黃白直指》專取一候。《地元訣》云，金烏飛入廣寒宮。玄關竅妙實係偷机，豈可毫髮差殊耶。

又其三十四　兔雞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藥象之。到此金丹一作砂宜沐浴，若還加火必傾危。○補註，卯酉兩月晝夜平分，而刑德並會。丹家正宜行火。但木旺於卯，而又值卯時，恐木盛火生而傷金。金旺於酉，而又值酉時，恐金氣太旺而傷木。遇此兩個時辰，便須沐浴停爐。若此際更加火功，不免烹爐走鼎，而致傾危矣。本文及其時三字，蓋謂月上逢時，則雙雞重兔太過而傷丹，非謂卯酉之月概罷火符。臨門謂臨卯酉之時藥象之，藥中各含生殺之氣也。○翼註，沐浴者，滌慮洗心，歸於大定。但任眞火熏蒸耳。此時不使臨爐，以鼓橐籥。按卯酉刑德之說，起於《參同契》。建緯卯酉，刑德並會。言卯酉之月德中有刑，刑中有德也。又於二月大壯云，刑德相負，晝夜始分於八月。觀卦云，任蓄微稚，老枯復榮。初不言及沐浴，沐浴之說起於《悟眞篇》，本言時而不指月。○自註，家略過及其時三字，遂起紛紜異同之論。考三丰眞人《節要篇》云，擇春和秋爽，二八良辰，同人靜室，行日月交併之法。可見卯酉之月未嘗停工。又考孫少庵所言溫養三夫，寅申子午用心看，卯酉臨門勿煉。是言餘時宜看爻動，而兩時獨當住火。亦可證沐浴在時不在月矣。若卯酉兩月停爐息火，能免火冷而丹散乎。舊註之誤無疑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十　不辨五行四象，那分硃汞鉛銀。修丹火候未曾言聞，早使稱呼居隱。不肯自思己錯，更將錯路教人。誤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補註，此下方士之惑世誣民者。上段言自欺之學，譏其不智。下段言欺人之罪，惡其不仁。欺心安忍一語，乃警悟而慄動之也。○翼註，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四象，乾、坤、坎、離也。硃汞，砂中之汞，火生木也。鉛銀，鉛水之銀，水生金也。火候者，一月知六候，一時用兩候，即朝屯暮蒙也。造化之理，尚未講參，況下手作用乎。乃自號爲有道，以此誣誘愚人，爲害甚矣。

硃汞鉛銀，外丹四象。四象成土，是爲五行。於四象中，先用鉛硃起手，審明火候，以造天疏。乃乾汞之聖藥。從此天戊留己，傳神脫胎，每轉皆有妙用。方外之徒，不知火候眞傳，而妄行燒煉。自誤誤人，誠當痛斥者

太極

綜述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爲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篤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於根復於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夫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王乃天，人法天也。天乃道，天法道也。道乃久，道法自然也。歿身不殆，則吾之太極之先，

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作其不殆也明矣

又卷四　《經》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　生之徒，死之徒，吾於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噫，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　其死也堅強，堅強者死之徒　豈惟人哉，物莫不然　故又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原其所以生，所以死，本乎陰陽二氣而已　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二氣本乎無極之太虛　《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在《易》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則知《易》無極也　《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　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　釋氏有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　然則生之徒者何與，死之徒者何與，自太極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　乾，天也　天一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　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剛燥　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　地非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　惟其剛柔相生，故能成久大之德業　人之生也柔弱，天水資焉　其死也堅強，地火攝焉　惟剛柔相濟，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生家專取法焉　柔弱者生，剛強者死，譬猶兵強則不勝，衆攻之也　木強則共，衆伐之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也　老聖凡言柔弱則氣，剛強則物，氣和則生，物壯則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如復混而爲一，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之道也

吴筠《玄綱論・真精章第三》　天地不能自有，有天地者太極　太極不能自運，運太極者眞精　眞精自然，惟神惟明，寔曰虛皇，高居九清，乃司玄化，總御萬靈，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寂默無爲，羣方用成　空洞之前，至虛靡測，元和澄正　自此而植，神眞獨化，匪惟巨億，仰棣至尊，咸有所職　丹臺瑤林，以游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其動非心，其翔非翼　聽不以耳，聞乎無窮　視不以目，察乎無極　此皆無祖無宗，不始不終，含和蠕慈，愍俗哀蒙，清濁體異，眞凡莫同　降氣分光，聿生人中，賢明博達，周濟爲功，爲君爲長，俾物咸通，爰歷世紀，玄勳允充，德揆天壤，名書帝宮　於是運絕北都，命標南府，元眞乃降，是爲形主，陰氣既落，世塵自阻，錬胎易質，革機除腐，神形合契，白日輕舉　所謂反我鄉，歸我常，與道無礙，而孰知其方

曾慥《道樞》卷七《太極篇》（身有横津，太極之根。葆其中黄，形可長存）　東陽子曰：人受中氣以生，與天地同於一炁者也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太極者，大中之謂也　《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人之就胎，其腎先受形焉，次之以生五藏，故腎爲命門者也　其左爲少陽，爲天，爲日　其右爲太陰，爲地，爲月，是一身之太極判而始生者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太極營若也　人之所以長生久視者，以中氣不失也　故古先至人言養生者，以身之中謂之黄庭焉　黄者，中之色也　庭者，中之所生也　正當二腎之間者也　其上至於魂庭，魂庭者，脾也　其下至於關元，關元者，氣海也　上下在臍各三寸，前對生門，後至密戶　生門者，臍也，密戶者精室也　其中氣液流通，上極於泥丸，下至於衝端，三元九宮八景，悉以黄庭爲之主焉　人之有黄庭，即天地之有太極，老氏之謂谷神也　谷神者何謂歟　谷言其虛而受神之所藏也　玄牝者，二腎也　其左爲玄，玄者天之色也　其右爲牝，牝者地之類也　天地呼吸之氣出入於此，故曰：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修此所謂胎息者也　審能修之，常存而勿失，雖與天地並焉可也　然修之豈易也耶　其必有道焉　要之，運用不過乎心，保藏不過乎腎，涵養和會不過乎脾，致一守靜，眞積力久則必有得矣　故修之之道，以葆啬眞氣爲本，汚泄者其大忌也　緘口閉絶命門，保玉都，百年方酢壽有餘　可不戒哉！吾觀臍之下三寸，是爲横津，化爲精水，流溢於外焉，閉之唯在乎重密，重密則精氣固矣　此吾之眞氣者也，得不競競謹謹以保持也哉！

李道純《太極圖頌並序》　中○者，无極而太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一陰一陽，兩儀立焉　◐者，兩儀也　(者，陽動也　陽者，陰靜也　陰陽互交，而生四象　◎者，四象　動而又動，曰老陽　動極而靜，曰少陰　靜極復動，曰少陽　靜而又靜，曰老陰　四象動靜，而生八卦　乾一、兌二、老陽動靜也　離三、震四、少陰動靜也　巽五、坎六、少陽動靜也　艮七、坤八、老陰動靜也　陰逆陽順，一升一降，機緘不已，而生六十四卦　萬物之道，至是備矣　上○者，氣化之始也　下○者，形化之母也　知氣化而不知形化，則不能極廣大；知形化而不知氣化，則不能盡精微　故作頌而證之　頌曰：

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於無窮，始於無始。
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爲二。
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八卦兹係。運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
沖和化醇，資始資生。在天則斡旋萬象，在地則長養羣情。
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奚有窮盡。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
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
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
天地物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變在其中矣。
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
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
形化則有生，有生即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
氣化則無生，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
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
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胎仙。
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靜惟虛，胎仙可冀。
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
動而生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
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
無生則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住。
金液煉形，玉符保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命寶凝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矣。
大哉神也，其變化之本歟！

又《太極圖説》 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

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釋氏云：如如不動，了了常知。《易・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丹書》云：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眞機。言太極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靜定也。周子所謂主於靜者是也。蓋人心靜定未感物時，湛然天理，即太極之妙也。一感於物，便有偏倚，即太極之變也。苟靜定之時，謹其所存，則天理常明，虛靈不昧，動時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來，俱可應也。靜定工夫純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無極之眞復矣，太極之妙應明矣，天地萬物之理，悉備於我矣。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四《或問太極類》 或問：三才之生本於太極，不知太極又何所本？答云：太極本於无極。曰：无極復何所本？答云：无極則无所本，有本則不名無極。請問：无極之狀如何？答云：无極無狀，有狀則有極也。曰：既无極無狀，孰名之曰无極？答云：無所名言，強名无極。

或問：无極與太極是一是二？答云：无極即太極之无，太極即無極之有，非二理也。曰：既涉有無，焉得不二？答云：因無立有，因有彰無，互相爲根，二義而一理也。曰：太極本於無，主於靜，因何而有？因何而動？答云：无之極則生有，靜之極則生動。曰：無有動靜，既對太極，本體復存否？答云：有生於無，而無元不有　靜生於動，而靜元不動。太極本體無加損焉。

或問：太極之道有上下內外否？答云：太極無方，有上下內外圓成兩太極也。曰：既無上下，又有先後何也？答云：一炁未形，則太極先於天地。一炁既判，則天地後於太極。

或曰：人性與太極是同是異？答云：人性，即太極之性也。理同於太極，則同。理異於太極，則異。曰：物之性亦同太極否？答云：形器不同，性則同也。

或問：无極无象，如何能生太極？答云：无極純然是理，有理而後有炁，炁理混淪，名曰太極，非无極生於太極也。

曰：太極如何便翕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答云：靜極而後生動，動而不已生乎炁。炁根於靜爲陰，炁根於動爲陽。動極則陰生，靜極則陽生。始終不離個動靜也。

問：太極如何便生兩儀？答云：炁理相包，陰陽質具，物之合者必離，

然後判而爲二　形而上者爲天，形而下者爲地

問：如何踐履，方合太極？答云：要明得太極之實，悟得理炁之妙，然後默而識之，踐而行之可也　如未明斯要，止於文字上較量，名理間議論，徒無益耳

問：明得此理，止於何地？答云：止於至靜，或毫髮動念私欲，非眞也。

或曰：人心惟危　危安得定無動念，非近於木石耶？答云：有惟危之心，而有惟微之心也　微靜也，止其動，歸於靜，太極靜也　其間雖無動念，又卻與木石不同矣。

或曰：辭達而已，何必窮究及此，不爲迂乎？答云：三才萬物不可須臾離者，此道也　可離此道者，則星辰可出於地，山海可垂於天，春可爲秋，冬可爲夏　若以辭達爲道，則儒宗不須孔子，宗門不須釋迦，玄門不須老氏也。

或曰：儒者涵養作用，與老佛同否？答云：涵養不異，作用不無別也

或問其目？答云：儒氏養之以太極，用之以治天下　老氏養之以太極，用之以存形神　釋氏養之以太極，用之以齊生死　或曰：當元止有一個太極，三教百家是說了多少同異，教人如何理會？答云：若向言句中理會，更喫過三生飯，也理會不徹　曰：如何理得？曰：一其一以復其一，會其極以歸其極也

或曰：執此心以爲道，非乎？答云：始則執之，達則舍之，執而不舍，滯而不通，舍而不執，通而不滯　曰：舍之不落於放乎？答云：放之於無爲可也，不可放之於邪僻。

或曰：佛氏亦及太極否？答云：彼謂無始，又曰眞空，本來本性即太極之異名也　其妙又有出太極之上者

或曰：天地一分，五行象數，毫髮無差，人倫萬物巧如雕刻，混沌之中得無造物者乎？答云：太極未形，則五行象數隱於眞无　太極既判，則五行象數彰於妙有　成三才，育萬物，皆一炁所以然而然也　蓋太極既成，不得不生天地　天地既立，不得不生象數　象數既具，不得不生人物　人物既形，不得不異形稟　形稟既異，不得不別修矣　榮枯、雖妍、善惡，蓋理之當然，亦勢之當然也　然物之造乎無形，始於一炁，化爲萬有，各各合自然分度，豈有造之者耶

或問：天地初造，日月水火何先？答云：太極分，成一，乾道始立，兩乾成坤，地道始立　析乾之中爲離，日象成焉　合坤之中爲坎，月象成焉　四象立而八卦列，五行著而萬物生　莫不由水火之所成矣　天地運日月，水火二象爲先也

或問：天道有心乎？答云：無道無心，以衆人心爲心　曰：又言感而遂通，何也？曰：子知水乎？臨之自見形影　子知谷乎？呼之必有應聲　水之與谷，豈有心哉。

或問：天屬金，果金乎？答云：坤爲地，既是眞土　乾爲金，豈非眞金耶

或曰：地下則仰天爲極，天上何處爲極？答云：上頭虛无自然，極无極也　曰：如此則天地無根蒂也？答云：虛無一炁，自然變化而成，何有根蒂也

或問：儒曰正心，佛曰明心，老曰虛心，此三者有同異否？答云：思無邪曰正，反照自己曰明，私欲不蔽曰虛，設曰三心，實一理也　在世人分上，門有同異，到聖人地位，則無異同

或曰：佛教有曰即心即佛，又曰非心非佛，其言得無反耶？答云：即心即佛，是得魚得兔也　非心非佛，是忘筌忘蹄也

或曰：佛氏一向說心，老氏一向說炁，心與炁是一是二？答云：心動則炁隨，炁動則心隨　心一則炁亦一，炁一則心亦一　然炁者，理也　心者，理之機也　施行大底由吾心耳

或曰：佛說一切心皆言空，何也？答云：惟空則能容萬物。

或曰：既容萬物，則不空也　曰：容萬物而不礙萬物，若太虛之包萬物，非礙於太空者也。

或曰：心有理有境，如何是理境？答云：精一者，心之理也　事物者，心之境也　又微妙玄通，與物無滯，心之理也　浮躁競役，逐色而形，心之境也。

或問：心一動便止之，復動復止之，可以爲道乎？答云：此正是生滅不停之相　須是止之便不頓動，久久行持，調伏得熟，然後打成一片也　曰：打成一片便是道否？答云：到此若執之以爲道，又若執方諸而求水

也　靜不得水，終爲物礙，何如兩忘之爲妙　又曰：從上聖人明心，皆是如此否？答云：明不及此，不足爲道

或曰：世人說心個個差別，此差別理亦能成道否？曰：皆謂之道，但不到聖人處耳

或曰：人心有始善終惡者，始惡終善者，非習成性乎？答云：實由習成，皆操持之不謹耳　始善終惡者，自人倫而之禽獸也　始惡終善者，自禽獸而之人倫也

或曰：百病有藥對治，心病以何治之？答云：心病治之以理　曰：亦有不受理治者，如何？曰：病源深入，須痛下鍼艾，若不癒則死而已

或問：心不寧時如何？答云：止是汝念不息，妄不停也

問：心與性只是一個道理，莫是心外別有性耶？答云：性爲心體，心爲性用　性靜也，心動也　心用不動，則性體融合　愚人外心求性，智者即性即心，非別有也　又曰：只是方寸之地便是心，非方寸外別有心也？答云：方寸，心機紐也　此心彌滿太空六合，機紐動則此心動，機紐靜則此心靜　離方寸求心，非心也　執方寸爲心又非也

或曰：心惟一理，又曰心爲衆理之郛，何也？答云：天惟一月也，形應萬水，人惟一心也，事分萬狀　然萬水之月，一月所攝　萬狀之心，一心所攝　豈非心爲之郛耶

或問：吾儒止而後定，定而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　佛氏亦曰定靜，又曰無一法可得，何也？答云：儒者以止、定、靜爲本，以安、慮、得爲末　苟不安其心而精慮之，則至善之德不可得明而止　至善之德不明，則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佛氏則不然，止然後定，靜然後安，必使此心無慮而不可得，至於湛然空寂也　慮而得治天下者，當然之理也　無慮而不可得處空門者，當然之理也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人心道心，必有兩樣乎？答云：危者，動也　微者，靜也　人心若靜，便是道心　道心若動，便是人心　只是一個心，由動靜所以分危微也

或曰：天地之道，必不離動靜乎？答云：太極因動靜以立天地，一奇便有一偶，一主便有一賓　三才萬物不能須臾離乎動靜，可離者非道也　曰：道必主靜何也？答云：因三才萬物之用，是以至道主乎靜也

問曰：至靜之道，與三才萬物之動靜，有離合否？答云：至靜者，指太極本體而言也　即本體而有生生化化之妙，非謂離本體而別有也　又非合本體而混成也　陰陽二炁未萌，則此理寂然不動　動靜兩機交媾，則此理感而遂通

問曰：動靜不離二炁，天下共知之，而至靜之不動，吾實未喻也　答云：一代一謝，一往一來，此陰陽之炁也　故萬物因之以生死，晝夜因之以明晦　天地間非有不動之理，則聖人之道逐陰陽而起伏，隨生死以往來，何足道也

或曰：人心有不動之理乎？答云：人心不動之理，即天地間不動之理也　曰：不動之理外，別有妙理乎？答云：御三才，齊生死，即此理也

或曰：佛曰性空，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性善惡混，然性非一也，由人物之異乎？答云：空者，性之妙　善者，性之本　荀楊失其妙本者也　性者，萬物之所公具，人得其妙本而不知用，物失其妙本而用不知，在乎得失之間矣，烏有善惡之異哉

或問：先生常謂人身假合，然吾有身，無毫髮外物，何爲假合？答云：初假父母精血，次假陰陽二炁　在胞則假母之呼吸，出胎則假母之乳哺　眼假日月爲明，命假飲食而生，耳假聲而聞，鼻假香而嗅，舌假味而甘，身假衣而飾，意假知而思，熱假風而涼，寒假火而溫　擧頂至足，無非假借，若一不假，則非全人　天地中萬物無不虛假而有　子謂無毫髮外物，非妄乎

曰：身既假合，眼視耳聽，鼻嗅舌味，手執足蹈，無非我之用，何也？答云：譬偃師之舜偶人，非假漆木爲之乎　合則成形，散則無象　而吾此身，生則假之爲用，死則棄之不知　若非假者，合不死也　既假而死，我何用處耳

曰：身皆屬假，何物爲眞？答云：不特人身假也，世間萬物萬事，無不是假　其不假者，獨性理也

曰：萬物萬事皆假者，天地人倫亦假乎？答云：凡有貌象聲色之物，皆屬之假　天地雖形器之久，亦不免假也　人倫君臣父母，兄弟妻子，屋宅田園，貨財奴僕，日用之需，無非假合　吾身若存，此物皆有，吾身若沒，此物皆無　不假合者，則吾與物可長保守，不可長守者，非假而何

曰：天地人倫既假，則以何道爲親？答云：假天地以覆載，假君臣以

教治，假父母以生成，假兄弟以友助，假妻子以嗣續，假田園以養生，假財貨奴僕以備用。吾有身則親，吾無身則疏，以此言之，孰爲不假。世之親物也，吾之親道也。

曰：人心亦假乎？答云：得其假者，假也。得其眞者，眞也。天下之不假者其稀矣。

曰：人心無形，何物可假？答云：若到無假之地，是不假也。存些子情，留些子物，不免乎假。

或問：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豈孔氏未達此乎？答云：鬼神無形而有信，死生有命而常。孔子非不知之，直以治世之道，不常言此，恐惑天下也。而季氏卒言而問，故如是答之。若瞿曇、老聃問之，必不如此答也。

曰：惟瞿曇、老聃知生死鬼神乎？答云：死而歸者曰鬼，生而存者曰神，鬼神死生即一理也。外死生，無鬼神，鬼神生死，達人皆知之，何必瞿曇、老氏。

或問：子每言萬物無常，何謂也？答云：常者，久也，不遷變之謂也。萬物皆幻生幻滅，不能長久，故曰無常。

曰：修行人亦不免無常，何也？答云：一概是膿血之軀，少終有老，生終有死，所以聖人斗身而身存，何能獨免無常哉。又曰：既免不得無常，修行作麼？答云：修吾之行，以合聖人之行；修吾之心，以合聖人之心。初無他求也。

或曰：孔子、老子、釋氏，孰爲優劣？答云：如醫家門面補席，在人開張，其活人之心壽也。吾不能議其優劣。

或問：子常謂向上一事，千聖不傳，子之謬也。既是不傳，又曰教外別傳，何也？答云：別傳之理，不涉典章。世人不悟，硬要求人，不知反己。如地普天，觸頭觸面，無非大道，信手拈來，個個是寶，更要尋討別傳，非錯乎。曰：經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如此便是有傳也。答云：悟了始知是自己底物，可以傳於聖道，若未契悟，何傳之有。

或問：持齋不茹者，能成道否？答云：齋惟戒殺，若人持素，不斷殺心，徒無益爾。又曰：持戒能成道否？答云：戒乃防邪，聖賢無不由戒以成道，不斷邪心亦無益耳。

或問：修行人死時還入胎殼否？答云：亦要做得身主，起方不入也。曰：如何做主得不入？曰：平生修證，定力堅固，認得本性純熟，臨死之時心不散亂，此時做得身主，便不入也。

或問：父母未生之前，此身在何處？答云：父母之前，了然無物，因緣媾合，始結胞胎，形質之累有矣。曰：形質若殘，此身復在何處？答云：復如未生之前，了然無物也。曰：若無則無有也，又云復生，何也？答云：火本無形，木爲之根。泡本無形，水爲之根。人本無形，父母爲之根。何得不生也。

又問：有輪迴是否？答云：人用禽獸心，死必爲禽獸。生用人天心，死必歸人天。此不易之理也，何謂無輪迴。曰：子亦輪迴乎？答云：吾有輪迴心，必不免輪迴。吾無輪迴心，必不墮輪迴。

或曰：子修行，死歸何處？答云：亦不生天堂，亦不在地獄，亦不在南閻，亦不在西國。曰：然則在什麼處去？答云：寂然不動，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得意生身，自由自在。

或問：鬼神無像，視之只是虛空，又有鬼神何也？答云：血氣之屬有形有想，木石之屬有形無想，鬼神之屬無形有想。形者，質礙也。想者，潛思也。鬼神雖無質礙，識想與物則同，猶人之潛思，神住形留，未瞬思間萬里可到，至於利名財色，喜怒哀樂，適莫不皆如親歷，鬼神之道，即是如此。

或問神通。答云：神乃性之妙靈覺者，三才萬物之間，不疾而至，不動而周，潛天蹈天，潛地蹈地，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日月星斗，風云氣候，金石草木，山嶽江海，八萬四千邪正等法，莫有能當其神者，無往不利，故謂之通。心證可知，口言難究。

或問：金丹佛性，理義同異？答云：佛雖從性宗入，終不離於命宗。何以知之？佛之說法，必始於東依，周迴十方也。《華嚴》一經，始末別舉十數，此天數五，地數五，善財參者五十三人，兼自己與毘盧共成五十五，非合天地之數乎。又《法華》有二佛同塔之義。龍女轉身南方作佛，蓋龍乾也，南離也，此非乾之中陰爲離乎。轉女成男，此非坤之中陽爲坎乎。乾、離、坤、坎之妙，密寓是也。其曰：四句偈一，合相兩尊，雙林雙樹，二嚴二智，胸題萬字，足露雙輪。如此等類，非性命交融之義乎。由是知佛性不異金丹也。

謂佛惟是性宗者，劣解淺學之士耳。

或問：禪學溫養，亦與金丹同否？答云：禪宗以覺悟爲則，上乘之人一悟便至佛地，不緣途路，不涉陰陽，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純然眞空之妙也。此最上一乘，下學難及。其禪坐靜慮一法，與胎息閉氣略同，溫養亦不少異。禪宗又有過關後事，如臣拱君，如子就父，一脉雙圓之妙，與金丹還返之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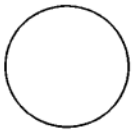
或問：眞空頑空，其理如何？答云：眞空者，玄虛靈通之謂也。頑空者，死灰枯木之謂也。寂然不動，眞空之體也。感而遂通，眞空之用也。至於頑空，則斷滅無性不靈，死而不活之物也。

或問：釋氏極談空無，以四大六根、識神知覺，悉非我有。未審何者爲道？答云：父母未生前，此形本無，因有生後，始有六根四大，有六根四大始有識神知覺。吾身所有，無非妄幻假合，觀其所始，本實無之，非釋氏之強言也。彼之極談空無者，不過要此心體合太虛，使絲毫物累不著於中，所以爲道也。

曰：金丹上道，亦如此否？答云：上仙之道與此無異。老君曰：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此非極於空無者，何耶？

或問：《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修丹之境，亦至此乎？答云：首一句便云觀自在菩薩，觀者反觀自心，自由自在也。次云，照見五蘊皆空，此觀心之時，直下照見，吾身五種聚陰，徹底皆空，惟有一點元陽智慧，朗然不昧也。此兩句人天之道所不能，越見得釋氏作家處。蓋觀者，定也；照者，慧也。一切聖賢莫不由觀照以成道。修丹之法，何莫如斯，此非上仙之道也。

王吉昌《會真集》卷一《周易象數圖說》　夫太極者，乃無極之稱，不可得而名。其氣形質混沌，而未相離也。內具五十五數，其二儀、三光、四象、五行，悉備其中，有性而無形。《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玉策》云：玄黃未分，氣象昏昏。凡學道者，豈可不知一氣之元，萬物之祖哉。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太極發揮》　此一者釋曰圓覺，道曰金丹，儒曰太極。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極而極之謂也。凡人始生之初，一點靈光，而所以主張乎形骸者，太極也。父母未生以前，一片太虛，而所以不屬乎形骸者，無極也。度師曰：欲識本來眞面目，未生身處一輪明。



尹公曰：太極有一理，自運行而言則曰時候，雖天地不外乎一息，自凝結而言，則曰眞種，雖一黍可包乎天地。宿蟄歸根，宴息杳冥，是爲時候。太極孕子結實，交媾結胎，是爲眞種。太極人能保完二極而無失，則可以長生不死，豈止盡年令終而已哉！

大哉吾身之太極。生生化化，與天地終。長生不化，超出天地，戒傷生，忌惡化，可以盡年，可以令終。絕其生，斷其化，可以長生，可以不死。盡年令終，與凡夫異。長生不死，與仙佛同。兩者皆從太極中出，而作用不同。人皆知太極在未有天地萬物之先，而不知既有天地萬物各有太極具焉。太極有時候，有眞種。未有天地萬物之太極，在戊亥二會。有此二會，太極斯有一元造化。每年太極在九月十月。有此兩月，太極斯有一年造化。每月太極在二十六至三十。有此五日，太極斯有一月造化。每日太極在戌亥二時。有此二時，太極斯有一日造化。一時太極在窈窈冥冥二候。有此二候，太極斯有一時造化。動物太極，在宿蟄孕字；植物太極，在歸根結實；人身太極，在晏息窈冥，交媾結胎。交媾有時，調養有法，不傷太極，此盡年令終。斷絕淫慾，時入窈冥，保完太極。此乃長生不死盡年令終之道，亦有毀壞。長生不死之道，可以成仙，可以作佛，終無毀壞。豈直異於凡夫別於草木禽獸云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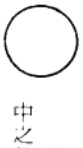
《太平經》卷一〇二《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訣・第一百六十五》　吾本少學而不止，精神念之，涕常欲下。爲此積久，蒙皇天大恩，今口幸得逢天師人於曠野。始學若虧，司問小事外浮華也。本求守一養性之法，凡三

自首至尾，圓滿而無極，說真空體性，不可說，不可無極，說敢問小玄事。見師說無極，乃敢具問天地開闢以來，帝王更相承負慈苦，天災變怪記不絕，何以除之。又草神無故其害人，人不得竟其年壽，以何止之。今受天師歲教深戒之後，宜何時出此止姦爲興天地道之首乎？乙巳而出，以付郵客，而往通之者也。後世歲歲在玄甲乃出之，是大諸曰之首最上句也，與元氣爲初，乃以書前後付國家，可以解天地初起以來更相承負之厄會也。此付當以何字，其文教積累其字，獨自深知之，勿令泄皇天上和與第一之道也，將傳與能往付者，共分別解之。比到玄甲，使其憒憒，如有求吾書者，以守一淨華爲前以付之。已付郵客方，往付上有至德之君，何謂也？得而防行之，即其人也；不知行之，即非其人也。眞人勿先出之也且天威怒，反殺人也。吾戒悉盡於是矣。所以□□，誠畏天有言也。今天師教勅下愚弟子，胷中慺慺，若且可知，不敢負也。誠問著圖者，畫神衣云何哉？皆象天法，無隨俗事也。今不曉天法，其人圖大小，自以意爲衣衣者，隨五行色也。今使母含子，居其內，以色相次也。大集之衣亂彩六重也之衣四也，小重之衣三也，微重之衣象陰陽，二也。大集之衣五也，中重願聞大重何象，象五行氣相合也。四重何象，象四時轉相生也。三重何象，象父母子陰陽合和也。二重何象，象王相炁相及也。六重何象，象六方之彩雜也。故天下有雜色也，此之謂。善哉善哉！行去，愼圖密文。唯唯。今弟子至愚且賤，蒙恩得與天師文用日久，凡事嚮且畢願更問一疑。平言何等也？今見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前後出非一，乃積多復多，河洛出之，今此書何不須河洛出之乎？善哉善哉！子今難也。天使子言，可謂得其意矣。今天悉使吾爲帝王人民具出陳承負之責會也，文書積衆多，不可以河洛出之也。夫河洛文書，文多當見，其策文多，難以策悉知之。故天因人出之也。天乃深知吾而爲其言，知而具難問，故反使子與吾共傳其要言也。子亦自知學，而不得道心，眞人爲何來哉？今愚蔽暗不自知也。

右問閉藏出其圖畫衣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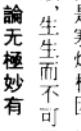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

无極



此純然性理，即太極　有中之眞無，無名天地之始也

太極



此理氣混沌，即太極　九中之妙有，有名萬物之母也

无極太極圖序

无極者，无所至至之謂也　又无中之眞无也　一元无象，一炁未萌，窅洞玄虛，寂然不動　此無名天地之始也　后世強曰无極，曰太易　因靜極而後生乎動，動而不已生乎炁　炁理混沌，三才由是而胚育，變化之道生矣此有名萬物之母也　故謂太極　《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易》者，无極也　由无極而有太極，由太極而有乾、坤，乾、離而日生焉，坤、坎而月生焉　四象立而八卦列，陰陽合而男女生，人倫由是始也　離、震而坎、兌，晝夜由是以分，四序由是以運也　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結而不散者爲山嶽，融而不滯者爲江河，抽地陸者爲草木，潛淵藪者爲鱗介，走者曰毛，飛者曰羽　由是寒燠相因，濕燥相感，情僞以交，精氣以接　蠢動含靈之屬，有生無識之類，生生而不可已也

論无極妙有

无極、太極之眞无也　太極、无極之妙有也　眞无者，性之始也　妙有者，炁之始也　妙有胚混，先成乾☰象，兩乾以爲坤☷，乾、坤既立，人倫萬物由是以生，性命之道立矣　至於均四象，布五行，環八卦，導三元，成代謝，迭興衰，是特陰陽二氣之流運者也，而无極之本無加損焉　在太極之上寂無形變，在二儀之下不與物遷　其曰太易、太初、太素、太始，其名異，其道一也然而太極受命於无極，乾、坤受命於太極，人物受命於乾、坤，即一貫也　非无極外生太極，太極外生乾、坤，乾、坤外生人物，始於理之眞無，成於炁之妙有也

論无極太極即理炁

无極者，純然理之謂也　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炁，理炁混沌，是名太極此有名萬物之母也　至於三才立，萬物生，理之均物，謂之性　氣之付物，謂之命　原人物性命，即天地間之理炁也　天地間理炁，人物得之爲性命也　始則理炁混然太極，終則天地具乎理炁　理於炁不獨存，炁於理無奇立　與三才萬物相爲而無終者，理炁也　然理之體靜而形虛，炁之機動而形靜而虛者，道也　動而形者，器也　始於无極，成於太極，分爲兩儀，散

爲萬類，而理與氣，未始乎離，未始乎息，亦未始乎加損也

又卷二

解谷神不死章

太極爲太極之谷，太極爲天地之谷，天地爲萬物之谷，人心爲衆理之谷。谷者，納物而不盈，呼聲而能應，象乎人心也。神者，天地間之至理，人心中之至妙。此神知覺虛靈，與心相應，猶谷之應乎聲也。三才有休否，此神无歇滅，故曰不死也。是謂玄牝。玄者，天地之始象。牝者，至靜之眞體。三才未立，四象未生，是道已具。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此也。曰太極，曰性命，曰鉛汞，曰水火，無非玄牝異名之妙也。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玄牝一竅，乾坤之根蒂也。衆道由此而出，三才由此而生。或以口鼻呼吸往來清濁爲說，是亦道也，但不得谷神之妙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無終之義也。謂谷之有神，不斷不滅，劫火洞燃而不壞，二儀變易以常存。人能用之，不急於勤，不荒於怠，故可與道相爲無窮也

二極中說

无極，无中之中也。太極，至中之中也。寂然不動，元炁總萬之首也。不可得以狀之，即無偏倚流伏，過踰不及之患，是爲乾元之始，萬物之根也。極名雖異，而中不異也。三才萬物不能須臾者，離此中也。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此中者，在儒謂之精一，又謂存神；在老謂之抱元，又曰守一；在釋謂之禪定，又曰寂觀。是皆人心固有之中也。以我固有之中，合乎二極本然之中，則天地物我同乎一體。物我既同一元，中寂故不見有起滅，不見有流滯，不見有去來，不見有偏倚。若然者，故可齊萬物，一生死，立於至中之中也

玄

綜述

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義曰：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爲，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能修鍊，俗變淳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合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義曰：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豁合乎道。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契都忘之者爾。○疏：正觀若斯，是爲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義曰：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爲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場，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始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音官覽之觀也。神照者，觀音實行之觀也。道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於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門有三觀法。一曰假法觀，謂對持也；二曰實法觀，謂心照也；三曰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一曰無常觀，二曰入常觀，三曰入非無常觀，四曰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一曰妙有觀，二曰妙無觀，三曰重玄觀，四曰非重玄觀。聖何門中復有三觀。一曰眞空觀，二曰眞洞觀，三曰眞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巖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無爲有爲，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一曰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二曰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宰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用其無也。三曰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四曰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五曰以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

爲明，道爲體，德爲用也　又於本迹論中，分爲二別　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　以有爲本，以無爲迹　是相明也　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　天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　非無有可覩，固亦討論理絕，憑議道窮，而設教升凡，示階級　然生於冥之感覺，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徇珍學相　深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道可道章第一》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徽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　世之惑者，捨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疏義曰：眞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象，體盡無窮，惟微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爲徼妙？自道而降，渣數斯睹，昧者執我瞻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是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　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芒芴而有氣，氣則一也　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歛萬殊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同謂之玄　世之惑者，以無爲眞，以有爲妄，捨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無窮妙有，有即眞無，名相反而實相順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徽宗註曰：《素問》曰：玄生神　《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　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　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嚴，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舉人之言，相爲終始　○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爲玄，在人爲道　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而生智　一生二，故玄升而入，入而生神　神之爲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爲天，待是而運，重濁爲地，待是而處，冲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　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爲衆妙之門也　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　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　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　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　玄之爲色，有赤有黑，赤爲陽，黑爲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爲玄者哉？所以爲玄，是爲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　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　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舉人之言，相爲終始　○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爲玄，在人爲道　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而生智　一生二，故玄升而入，入而生神　神之爲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爲天，待是而運，重濁爲地，待是而處，冲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　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爲衆妙之門也　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　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　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　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　玄之爲色，有赤有黑，赤爲陽，黑爲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爲玄者哉？所以爲玄，是爲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　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　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者　易之爲書，生成神化，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　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爲先，蓋以言行道之頓，從體起用也　《易》託象數以示神，老氏因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爲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葛洪《抱朴子内篇・暢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　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　緜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　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　光乎日月，迅乎電馳　或倏煙而景逝，或飄滃而星流，或混漾於淵澄，或雲霏而雲浮　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　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遊　金石不能比其剛，渴露不能等其柔　方而不矩，圓而不規　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　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羣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　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　鮮華豔采，咸麗妍燭，傷明者也　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　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　其唯玄道，可與爲永　不知玄道者，雖顧眄爲生殺之神器，咄吸爲興亡之關鍵，綺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　組帳霧合，羅幬雲離　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囋以齊唱，鄭舞紛紜以蛾眦，哀籟鳴以凌霄，羽蓋浮於連溆，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遣朝飢，入宴千門之琨煜，出駈朱輪之華儀　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　故曲終則歎發，燕罷則心悲也　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赴也　彼假借而非眞，故物往皆有遺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　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　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　高不可登，深不可測　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渾溟　出乎無上，入乎無下　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　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　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　徘徊泛昧，翱翔希莫，履略蜿虹，踐跚旋璣，此得之者也

其次則眞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　紆鸞龍之翼於細介之伍，食浩然之氣於逢萌之中　黜纓帶索，不以貿龍章之瞻曄也　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　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　沈靈甲於玄淵，以遊

讀如之字，動息寤寐，無往不足。奚赫奕之朝華，遵儐車之陵路，吟嘯倉扉之間，而萬物化爲塵芥。怡顏黼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壓節忽若執鞭。曒辨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閨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坐，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當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讒何足以感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

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杓綿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貝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餗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豁藻棁，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衡藘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鶩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玄問》 或問曰，道家者流其謂玄者何也曰，玄，天也。即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曰，其亦始乎老子玄之又玄之謂乎曰，然。吾聞諸史氏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則無所取焉。又曰，道家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能爲萬物主。此太史氏之先黃老而後六經者也。老子生周末，嘗爲柱下史。周衰，述上下經而隱。其徒則關尹亢倉莊列是也。其言一本於修道德全性命而已。內而修之抱一守中，所以全生也。外而施之不爭無爲，所以利物也。惟處乎大順動合自然，愼內閒外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澹然無極，動以天行，乃合乎天德者也。雖用於世，以慈儉謙約爲用，不過固守退藏，不爲物作。一返乎虛無，平易清靜無爲柔弱素樸。是以天下之物，本以謙則無累，含以虛則無礙，行以易則無難，變以權則無窒。使民自化自樸自正焉耳矣。蓋將全物之本，然而復乎一初也乎。故不拘乎仁義忠信政教俗儀之絲紛棋布也。非以是爲不可周於世也。剝周襲偽薄，承弊拯弊救危，以還乎純古者焉。其宋儒墨之善也。孔子嘗問禮焉，其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惡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此孔子之謂博古知今而聞諸老聃云。楊子之兼愛，遷老子而舍者爭席。墨子之尚同明鬼，殆若類焉。而莊列之書且雜其說。名家者，則治國用其尚賢愛民近之。縱衡家者，則翕張強弱與奪似之。而傳世之久爲道之宗，莫過精神專一，澹足萬物，去健羨黜聰明爲要。是以虛無爲本也。若無欲而樸不言而信，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後其身而先焉，外其身而存焉，故曲全枉直知盈守窪知新守弊，則明而若昧，進而若退，辨而若訥，巧而若拙，直而若屈，不割其方不機其廉，雖直而不肆，雖光而不耀，以全其用也。若其操以誠，行以簡，待以恕，應以默，蓋以事物爲粗跡，以空虛爲妙用，故儒以其寓言放說，皆荒唐繆悠之辭，不切於世用。雖然，抑亦不出乎通三才之理，序萬物之性，遣死生之常，外事物之跡而爲言也。固有以見夫六合之外，天地之先，歛萬有於一息，散一息於萬有者歟。是曰凝寐，曰邃深，曰澄徹，曰空同，曰晦冥。信所以渾乎洋乎，遊太初乎，且天地之運，輕清上浮者積氣也，重濁下沈者積塊也。周流六虛往來無窮，而謂伸消長剛柔進退，通乎晝夜代乎四時，其風霆流形庶品露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萬物相渾命而未離其塗，形質具皆天地含精而化生。是故常生常化之不已，其晦明禪續無一息之異也。所以外天地遺萬物，庶出乎理氣之囿，而造化無極無朕之先，非聲臭之可測象數之可求也。溟涬芒昧，超乎萬物而爲萬物根本，豈不至玄至微也哉（楊）揚雄之謂玄也，以數準易，設方州部家蹄贏之用，其亦曆著之一端歟，非吾所謂玄也。史遷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亦何互相譏議之甚哉。然而虛玄之長也，後之宗之者，奴誕偏繆而至也，豈皆老莊之失使然哉。善學者故必求夫虛無之本也，是之謂玄。或問子之言玄也，若本諸實而經籍之，謂皆先天地而卑宇宙，陋霸夷而尊王道，其所貴者，返求諸身，修己以厚生，超形以遺幻，然後神化莫測後天而終，與夫老莊之言何若異哉。曰，道一而已，豈有無虛實之殊也哉。予稽諸載籍，信不誣也。特老子之傳，以《道德》上下篇爲本，後之人不失之複則失之誕。其謂內聖外王之說也，非無君人南面之術焉。特用之不同耳。其於修鍊，則曰谷神玄牝致虛守靜守中抱一守一處和而已。後之倡其說者，則有眞僞邪正之辨焉。若陰符之言，兼修身治

世，則與道德合矣。若龍虎之經之文，則與有異。參同合契，然學之者，若者仙道向何從焉。其曰內丹，莫不以神炁爲本，外丹莫不以鉛汞爲宗。金液還丹，天地造化同途，蓋神室爲丹之樞紐，白魂可魄爲眞鉛汞也。陽升陰降，不離子午之方，日往月來，必居卯酉二位。陽火自子而升至巳，爲陽極而陰生於午也。陰符自午而降至亥，爲陰極而陽復生於子也。神室中虛逕寸，圓高中起以混三才，即吾中扃也。出陰入陽以生眞汞，內鍊玄精，則火自坎生水自離降，是以坎、離以南北爲經，砂汞乃其異名。惟水火爲乾、坤之用，即金土二用也。其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順三一而得其理，則三五相守，金火乃相運持。丹砂生於眞鉛之中，金火即眞鉛也。故經曰，鉛者金精，水者道樞也。《參同》亦曰，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中。坎戊月精離已日光，五行爲經。以坎雄金精離雌火光也。皆居中宮。土德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抑有無相制。白者金精也，黑者水基也。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腹。金歸性初乃水金還性也。蓋丹砂乃木之精，得金乃並。金水既合，則木火爲侶。金木相榮，水土相配而成丹矣。其曰藥物也，乾陽生坤，坤陰包乾。乾金生坤土，象乾之中爻居坤之內，是乃金水同宗，象坤之中爻居乾之內，乃木火同位。乾、坤寄體坎、離之中，而坎、離乃爲乾、坤之用。火之成數七返居東震爲七返，金之成數九返居北坎爲九還。故火鍊於土金入爲水，包裹我凝開闔竅戶也。然必得火鍊鉛而成丹也。其曰火候也，斗樞鍾律之運，本九一之數，合二六三九之數。終必復始，含元抱眞，播精於子寅申爲陰陽之極策數之法。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二十二策。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運。返復循環，無有餘欠，此與邵子《先天圖》周始具同，皆《伏羲易》象位次也。是故天根月窟之妙，陽始於復極於乾，陰生於姤極於坤，循環六十四卦無毫髮異焉。此其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合乎大通混冥也乎。故深闚廣大不可爲外，拆毫剖芒不可爲內，抑亦弗畔於道矣。其納甲之說，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丙兌納丁，皆定位也。而坎納戊離納巳，初無定位也。且六卦之陰陽即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朱子謂姑借此以寓其進退之候是也。則火記之作其有本哉。後之人因砂汞假喻之說，遂有內外丹砂之別，各託文以詫世，黑以人寶於物，又豈在假草木金石而後能通神化之機也哉。參同所謂託號諸石藏言衆文是矣。然雖諸子之所宗言，而即性命神炁之謂耳。若夫爐陰陽之至理，奪造化之至神，丹道其盡矣乎。牧丹之喻特假象耳，又何爐鼎火藥鉛汞龍虎嬰姹牝牡之謂也。若關尹有曰，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蛾白虎寶鼎紅爐誦尼土偶之類，老子之時無之，或謂爲書者此也。苟執象泥文舍源求流，姑好爲神怪譎誕，以誇世眩俗，皆方伎恢迂之言，少君欒大文成五利公孫之流是也。若抱朴子《黃白變化之事類之》，務以左道惑衆僥倖一時，其肆妄稔惡爲有不敗亡者哉。噫嘻，善言仙者止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是以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而已矣。故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氣全，我未之能易也。抑虛極則靈明，靈明則神化，乃與天爲徒，遊物之初矣。輕清之氣上浮，則至陽之資與之俱升。或曰聖人不師仙，是豈來諫世也耶，而求之道其惟守中乎。

道氣

綜述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七十六章》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天下柔弱莫過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之受生，必資道氣，氣存則屈申由己，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命殞。命殞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之柔脆，其死枯槁。○無情之物，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於爲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結上有識無情，生死二理，各有徒類。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爲強。暴於天下好煞，物之所惡。聚寡爲衆，扶弱爲強，反其攻之，則有不勝。是以木之強也，

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鎮之於下。以下以斯曉喻，欲令務修德以柔弱，不飾兵以堅強。○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惡，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卷三《觀諸章第十二》

《老子》曰：觀諸次為道，存神於想思。○李曰：為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前雖陳化道，乃恐迷者未回，今觀為學之徒，修道之次第，欲得長生不死，唯有存神思道，則智將道合，存神則神與形同，神與形同，自入清虛之境，智得道合，默歸智慧之源，妙果斯成，方為道也。劉曰：觀心次第，令亂想不生，以思要道也。

道氣與三光，念身中所治。○李曰：道氣者，導引也，三光者，身中之三一神也。修身之道，必須導引和氣，令得致柔，存三守一，一不離身，自當得道。三一之神，化在人身三宮之內，念念不散，其神自降，神降則真道成也。劉曰：內明外照，天地氣通，澄神淨慮，綱維不散。

彷彿象夢寤，神明忽往來。○李曰：人能念道，道自來歸之，若解存神，其神自降，忘情忘識，如夢如寤，彷彿神降，罔象得真，神則出入無方，故知往來不滯。

恢泊志無為，念思有想意。○徐曰：恢當作憒，恬憒無味，虛靜無為，志存思玄念真，逍遙無事，而未能灰心槁形，情忘愛染，猶有思情念慮，追緣之想，貪欲之意也。

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韋曰：次當遣存神之心，恢泊志於無為，此存神之思，猶有相有意，故當又遣之以定於無欲，亦乃忘其思念，故不知我之持心念神之異也。徐曰：言存神之人，自謂安心定意，無愛染之情，而不知神有虛欲，雖持戒閉室，而邪念思想不覺已生也。

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徐曰：麤作粗。學者未能弱志精行，虛和保神，或意氣剛強，好尚粗盛，粗盛，有為之法，事乖淡泊，故自知所尚，多事多患也。李曰：有想新生異念，初起由細微也，積念為大，增想成多，紛綸有為，昏惑斯甚，此惑尚粗盛也。人間之代，有為萬境，六情繫著，觸途皆染，故曰多事。

事與則形動，動則外通漏。○徐曰：物事施興，則動用身形，身形躁動，則心智外通，謀慮得失。李曰：外事興興，內心亦動，心與事合，共圖有為，故曰通謀。

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衰，衰者將不壽。○徐曰：不能靜神內念，而役智外謀，謀慮既繁，神勞志失，此乃傷性之由緣，危殆之端首。危者，不久將致衰損也，形弊於外，神勞於內，內外俱傷，將恐不久，衰煞則神忘氣散，亦將不能享壽存生也。李曰：無思無慮則安，有圖有謀則危，安則長存，危則不久，不久則傷夭，故曰不壽。

以身觀聲名，物事難可聚。○李曰：身是內也，名是外也，內身猶為空假，外名故是虛花，以此而觀，身尚不可久存，物亦不可久聚，何故？以此一身扳緣萬境，並欲聚前，有為聲色名利，可欲皆聚一身，戒有累，勿令貪染也。徐曰：物事者，財貨之事也，身為道器，名為身賊，故名成則身敗，身安則道隆，以斯而觀，名聲財貨難可聚積也。劉曰：身為名亡，孰為聚物。

以名聲偶號，必為是所誘。○劉曰：夫嗜欲肆情，徇名貪利，志重聲色，高尚侈靡者，易嘗以為非哉！故曰必為足所誘也。徐曰：言以高名令譽稱號尊榮而為是者，以此貨利為心也，既貨利為心，是必為名利之所誘引也。

皆坐於貪欲，貪欲為殃咎。○徐曰：坐者，罪之所由，殃、禍也，咎，罪也。言重名譽者，坐由貪欲無厭，則為三世之禍罪也。李曰：鑿鑿之徒，會棼之輩，亡不以道自為殃咎。劉曰：五刑之屬三千條例，唯坐貪欲被刑，未有廉貞致辟，貪欲既為大禍，人人何不戒之。

貪者為大病，習貪來已久。合會微漸漬，非鍼艾所可愈。○徐曰：貪為三毒之首，為生死大病，由其前身積習慳貪至於今世，故云已久也。滋，益也。愈當作癒，病瘳也。積習貪心，其來久遠，合會微細，漸漸益多，賢宵肯之病，非鍼艾所瘳癒也。李曰：貪可煞身，故為大病。積習生常，故云來久微微而長，漸漸而進，自微至著，從小至大，患生於內，病至膏肓，難可救除，故非鍼灸所癒。劉曰：久植根栽，觸類斯長，病非形質，豈鍼艾所可治也。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李曰：貪為至病，教所不除，今欲除之，其用何道？但能無欲，而貪自除，若能忘身，而害事遣，唯清唯靜，守道守真，靜事無為，絕慮絕累也。劉曰：若去者歸根，復命安靜。

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徐曰：慕，猶尚也。聖人尚虛靜無欲，凡人尚名利有欲，眞與俗反，去取不同，故不尚凡人之所主也。李曰：小人所履，耳目注於聲色，心意住於貪欲，反以此爲病，不得成道，大聖所以行清虛無欲，心不主於有爲，故無人間之累也。劉曰：彼我尚喪，豈求主哉。

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章曰：我本無身，忽然而有，常忘其有身同於未生之時，此有常可使無常也，不以生爲生，故常生而不朽，此無常可使有常也。徐曰：失道者有常使無，得道者無常使有，故莊子曰：肩誰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斯之謂矣。李曰：俗人之所慕，但貪名利，唯求情欲，志在於有，不肯於無。今聖人內遺心識，外絕名聲，非有非無，能無能有，不有能有，可使有歸於無，不無而無，可使無歸於有。無歸於有，無有不成，有歸於無，有無不滅，或隱或顯，變化自在也。

《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三

元始混茫五氣回光，上降下接玉液流滂，結爲玉京環崖八方，金氣生剛神風激揚，浩浩九劫太乙玉房。道爲氣母龍漢延康，眇眇億劫混沌之中，上無色界下無輪淵，金粟浮澤羣龍伏潛中有大神身如玉虵，莽莽萬丈噴雷吐烟，眼爲日月血液爲泉，浩波含冥海之百川，雲凝氣鼓玉景爲天，天上天下無幽無冥，無形無影無極無窮，溟涬大梵遼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敷落靈眞。八維神綱星斗交連勅命靈官分域龍君，天殺地殺八維大神，十二官分上乾下坤，道氣如繩貫珠絡縷，神符赤書辟斥袄氣，保制劫運使天長存。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八維，旋斗歷算六氣纏綿，三十五分總御天關，勝伏凌犯動靜改遷，維內宇神衛世無愆，生善滅惡定錄三天。八景冥合氣入玄玄，玄中大皇上帝高眞，汎景八維禳鎮城寧，金眞朗郁流輝雲營，玉音攝氣靈風聚煙，紫虛鬱秀輔翼萬仙，露文植符福作帝宸。水升火降自然成眞，眞中有神長生大君。無英公子白元尊神，太乙司命祕康合延，八維之內各有尊靈。共保皇圖護衛帝門，執符把籙保國救民，上遊上清出入華房，八維之內細微之中。下鎮百靈中華絳宮，運行五氣混合萬神。十轉廻靈萬氣香眞，眞道貴生元量度人。上開八關八維之方，罪福禁戒宿命因緣。普受開度死魂生身，九土安鎮氣降諸天。諸天之上八道靈文，中有空洞謠歌之章，眞王靈籙辭參高眞。

第一欲界清寧維域飛空之音

道化一形　陰陽兩分　天上天下
瓊室玉宮　十二神營　八維四門
寒暑相因　水火金木　神氣爲和
刑剋俱存　順爲吉德　逆爲禍根
天地八維　倚伏所存　煌煌赤符
蕩逐神姦　保德常自吉　泄慢常自凶
高上神霄王　綠輿來紫空　惟願法教興
生津遠莫窮　龍章施八維　辟除禍害宗
不使斷正氣　保延世運亨　凌虛通洞玄
以攝扶持功　東送幽邪靈　斬馘袄魔鋒
安鎮長綿綿　聖祚日興隆

徐氏《三天内解經》卷下

老子教化，唯使守其根，固其本。人皆由道氣而生，失道氣則死。故使思眞念道，堅固根本，不失其源，則可長生不死。《經》云：百尺之竿，事由下基。正此之謂也。道氣至微，不可得見，不可得聞，迎之無前，追之無後，包含六合，覆載天地，德尊上皇，功高二儀。神明之君，敬之則有福，慢之則有凶。故不可得而侵也。福者亦非道佑之使得福，凶者亦非道伐之使得凶，唯道無親，適人所爲，善惡之報，應之若響。爲凶則凶，爲吉則吉，隨人所行耳。道豈有親疏，可得彼此者，得道之人，則應以道上其父母，遺其妻子，奉獻其君。不能得如此者，則道在己身，不由他人。道者，無也。一切之物皆從無生，有者則以無爲本。《經》云：無者，不知誰之子，強字之曰道。有者終則歸無。能察無者，則忘其身。忘身者，一切之物都盡忘之。忘之者，是不愛物。既不愛物，唯無是愛。無以養見，不以身爲身。悠悠吾子，處有無之間，不有憂患也。所謂形無形，色無色，味無味，聲無聲，道常在無，人不知。故老君《經》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之謂也。深哉畢矣。是知古始，還朴反眞，復上古之始無，則與道合同。有形而無體，故眞人能存能亡，承虛而行，日中無影，將是無身。身與無合，故無有體影也。故《經》云：學道有家，有身，有心。有此三者，則貪欲不滅，妬害不除，神眞高遊，思念無處，衆魔不伏，可謂有有，竟不有無，無無不容，悟然無爲，不有辭辯，似頑似鄙，不生不死，無有復反，此之妙哉，深也畢矣。夫

爲學道，莫先乎齋　外則不染塵垢，內則五藏清虛，降眞致神，與道合同，能修長齋者，則合道眞，不犯禁戒也　故天師遺教：爲學不修齋直，冥冥如夜行不持火燭　此齋直應是學道之首　夫欲啓靈告冥，建立齋直者，宜先散齋　必使宿食臭腥消除，肌體清潔，無有玷穢，然後可得入齋　不爾，徒加洗沐，臭穢在肌膚之內，湯水亦不能除　自天臺公家祠祀靈廟，猶尚先加散齋，而況眞道求靈降者乎　余每見今世俗祭酒，所佩符籙極多，朝禮拜數甚少　自謂我是大道之士，已成眞人，不畏殫穢　又附《經》言：眞道無所畏忌，入火不灼，入水不寒，入殫不穢，入兵不傷，謂已得道眞，亦可笑者哉　夫不畏殫者，亦非所佩符籙多而能禳卻殫穢，但以一身內外眞實，內無邪念，神眞充實，外無正事，玷之不汙，如此可得不畏大殫耳　譬如朴石，體質自虛，泥土染之，則玷汙難脫　玉璧眞寶，穢不能染　眞與不眞，履殫之宜，正如此耳　學有數品，大乘之學，當怡心恬寂，思眞注玄，外若空虛，內若金城，香以通氣，口以忘言，慈心衆生，先念度人，後自度身，悉在昇仙，不念財錢，迴心禮謝，不勞身神，求眞於內，然後通玄，念與道合，自無多陳，可謂呼吸六合，歷覽未聞　夫小乘之學，其則不然　唯以多辭爲善，多事爲勤，頭頰相叩，損傷身神，口辭爭競，內思不專，三指撮香，所陳億千，則求神仙度世，飛行上清，又欲仕宦高遷，五馬同轅，又欲世世昌熾，子子萬孫，又欲錢財豐積，奴婢成行，又欲延年度厄，大小休康，又欲治生估作，萬道開通，又欲心開意悟，耳目聰明，又欲使百鬼遠逃，疫不過門，又欲父慈子孝，夫愛婦貞，又欲徹視萬里，洞見天源，又欲使遺財於念，朋友歡欣，又欲思眞念道，玉女降房　所求者多，所尚者煩，不合老子守一之源　口則疲於所請之辭，形則弊於屈折之苦，心則困於多欲，神則勞於往來　《經》云：久勞傷神，久語傷氣，久行傷筋，久視傷眼，負重傷骨，食多致病，慮事傷命，不合修身養性之法　可謂多則惑，少則得，此之謂也　小乘之學，叩齒冥而求靈應，此自是敎化之道，使人修善除罪改過，非是治身延年益壽求飛昇之法，故曰小乘之學也　夫沙門道人，小乘學者則靜坐而自數其氣，滿十更始，從年竟歲，不暫時忘之　佛法不使存思身神，故數氣爲務，以斷外想　道士大乘學者，則常思身中眞神形象，衣服綵色，導引往來，如對神君，無暫時有輟，則外想不入，神眞來降，心無多事　小乘學者，則有百事相牽，或有憂慼萬慮，外念所纏　大乘、小乘、其路不同，可不相似也　小乘學更須論日降，可爲世師　大乘之學受氣守一，寶爲身資　《經》云：善計者不用籌策，所營在一，能知所營在一者，則萬事畢，故不須籌策也

《顯道經・素道解》　老子曰：初入道室，法先以破除之日，解五過七污，東流水上沐浴，齋戒，令身鮮潔，五藏平安，志意和適，除損萬事無爲，淡泊，則可治道，明受師法

或問：初入道室，高燥鮮潔不？　老子曰：先以生炭著於室中，令逐濕氣　無令有蟲鼠，振幃帳牀席，無令有塵垢　晝夜燔香，令內中皆香　無令有器物，有器物則意不專一

或問：初入道，先齋戒不？　老子曰：先五日沐浴蘭湯，身乾髮燥，飢飽適意，精氣和悅，乃可入室也

或問：道欲聞百爲音不？　老子曰：常使人遠逐飛鳥及鶤犬，四鄰無喧譁，以清靜爲本

或問：道時手足間有尺寸度數不？　老子曰：以意適之，各有尺寸，不相干錯，名爲之淡泊矣

或問：道枕席有高下法不？　老子曰：枕高肝縮，枕下肺鷹，以四寸爲平枕，席令柔軟，其息乃長

或問：道臥當偃，或有數者不得正偃，云何？　老子曰：正偃身安，其氣易行，無傾無側，無屈無伏　正偃者，道之大法

或問：初道氣息未習，欲長反短，欲散反疾，欲留反還，云何？　老子曰：初道務清務靜，無強無長

或問：息得時何以爲驗？　老子曰：氣初至時，腸鳴脉動手足痛，氣之故也

或問：氣至身何如？　老子曰：氣至身，身漸寒欲驚　安心定志，無使之驚，聽氣之所爲也

或問：道氣出入常從何來？　老子曰：氣出丹田者，人之命門，元氣之本根，五藏得之以鮮明　精氣之所出入也

或問：道氣生丹田，出入何藏？　老子曰：吁入肺心，吸入腎肝，吁吸相逢，交會太倉，三焦和引，拘制魂魄，自然之氣，道之命長，審而行之，必爲眞人

或問：道行氣有晝夜不？老子曰：晝存氣府，夜存神宮。氣府者，名曰丹田；神宮者，名曰明堂。晝不存氣府，元氣不行；夜不存神宮，目不瞑神。

或問：道氣未至當如何，須起欲卧及倦得動搖，可不？老子曰：倦須復起欲卧自恣，氣未至時，爲之無數。

或問：道氣或有能者，或有不能者？老子曰：要在體性，有精者道之易，無精者道之難。要當心專，亦有相祿。

或問：道氣男女同法不？老子曰：丈夫精者，二三日得氣；婦人精者，四五日氣通則有所聞見。道之證驗，精氣之大效。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三　癸巳冬十月，義州通仙觀，命郭志全講《道德經》。首章有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志全云：無極之妙也。師曰：大凡書中重稱之辭，皆不盡意，此非《論語》時哉時哉之類也。以明天中復有天之妙理。夫人稟元氣以生，性中各具一天，若人人能自通明，而所行盡合其道，則雖無經教可也。蓋緣衆人爲物欲所引，迷不能復，是故聖人重哀之，設此教法以開覺拯救之。學者當因其經而究其明，貴在躬行，行之既熟，從容中道，何待？爲學未至此地，欲棄學亦不可也。故有云：人稟元氣以生，得其清者爲賢，濁者爲愚。此特明其大概，曾不及其用。信如此言，則賢止於賢，愚止於愚，是絶爲學之路。吾聞師父嘗言：道氣化生天地，長養萬物，其中把握，有至聖存焉。得其大者爲聖賢，小者爲常人，飛潛蠢動之屬，止得其偏者耳。此至明之理。雖萬類不同，其出於道則一也。既出於道，而皆具道性。況人爲物靈，則有可復於道之理。只緣多生迷於所習，失其常性，不能自反。今者因經教明此至理，便合言下領受，將積習迷情一皆除去，不求於道而道自得。《陰符經》三章，其一神仙抱一，無爲自然也；其二富國安民，積行累功也；其三強兵戰勝，物欲染習害吾正性，兩者交戰，能以道勝之，非有志者不能。《經》云：強行者有志。又云：自勝者強。凡己之愛惡一能反過，苦於己，利於物，自損自卑，任物欺凌而不動，此自勝之道也。初則強行，久則純熟，漸至自然，物欲淨盡，一性空虚，此禪家謂之空寂，吾教謂之清靜。此猶未也，至寂無所寂之地，則近矣。雖然至此，若無眞實功行，不能造化，無造化則不得入於眞道，須入眞道則方見性中之天，是爲玄之又玄。至此則言辭舉動，凡所出者無非玄妙，故繼之曰衆妙之門。

神氣

綜述

《太平經》卷一一二《貪財色災及胞中誡第一百八十五》　吉者無形之神人也，學求生道也。乃上與委氣同願，念思常慕得長活之壽，思念不敢失委氣之意。昏定晨省，戀牢貪生，常在不忘。時自視顧望，盡忠貞之事，奉承隨委氣之願。使得上行明徹，昭然聞四方不見之物，希聲之音，出入上下，皆有法度。墓神精氣，莫不自來侍奉承顏色。悉失其意，繫所屬，皆有嚮心。衣履轉成合懷，施惠布恩，上下流聞，四方六極八表之外，延及先生，各加善惠厚薄之失。大恩所覆，敬承奉命，乃感動星曜，無極之德，無極之德，選取貞良，以自障隱。其願得達，心自祥暢，蒙得生無貲之壽，恬淡少文，軀自念全，何有懈怠。人不得知我，我亦不間，無疾無均，何因得上與委氣同陳。用是自惜自愛自養，及尤稚布施周徧，何有不蒙者乎？但自惟出入天地中和之間，照達日月星辰，取明於前，二十八宿更直，察民用有支干，吉凶有文。但人少知，自以爲賢，動作行止，既無益於天，禍罰觸禁，上至滅門，絶世無續，先祖無祠，豈祗命不久全，奈此人何！奉行不承古文，自以不犯鬼神。是乃元氣不和，亦有命厚薄，不能悉深念禍殃，故遺三氣神往勑誡之用諫者善，不善者自期至地之下，殃流子孫，天命之爲不順，施惡廢善，何可久存。皇上所不欲見，急斷其年，人不自知，反怨蒼天，天何時相冤，人自求之。殊無知慮，犬羊之命，何可久遇，與禽同羅，觸犯其綱，貪食害軀，羣輩相隨，不惜其年，其中有知，乃出於四境不害之鄉，是獨何得，亦中命自然雖處無人之間，是命所全，世少報者，時世命然。痛哉奈何！自言何負於天？先古之人，萬無一人相得，其貪財色，不顧有患，災及胞中，不見日月星，何惜痛乎！自遺不完，命與土連，窮哉此人，亦有比等，草木禽獸亦然

不思自出端由意，無妄有定。自有神記，無帝，上無隱匿，世事生焉。各當努力，求得成勅神靈之旨，吉凶之會，何有不報者乎？故勅神人爲民施防禁，使得見生死之忌。生者陽氣所加，錄籍有眞神仙錄，有過退焉。陰氣所加，輒在死部。熟念惟思，無失天網，下及地理。當知人情，出入表裏，可進可退，無道人咎，各得增年，延及子孫。得成之後，重愼其言，爲惡在下，上所不顧。俗世之人，少孝少忠，貪慕所好，劫奪取非，其有殺心，不離口吻，何望活哉？會有殃咎，早與晚耳。奉承天文神籙所記，致當遠之，不可自試，試生得生，試死得死，會死不疑。故復丁寧，反覆語之，勿與無知，有小異言。長生之道，近在三神，三氣合成乃爲人。不成，離散爲土，在瓦石同底，破碎在不見之處，不得與全完爲比。三命之神，近在心間，何惜何愛，反貪形殘，都市示衆，何時生還。父母憐念，妻子被患，疎親快之，比隣恨其晚，死流後生。能自正爲善，壓得復長，至誠所加，物有自然。致愼內外，陰陽之間，四時生成，無得毀焉。天上地下中和之間，皆自有主，爲有知之人，作相之法所抵思，生者與天道同願，惡者自亡年，可不愼哉？神人之言，皆受天應，不得自怨。延命之期，上及爲善，竟其天年；惡下入黃泉，思之思之勿妄傳。惡者之人傳得惡，被其患，死生異處，無敢有言。行不善，自勿怨，他人輒有注錄之者，無所復怨。讀書知意，戒愼神書，精物鬼使，皆有所因。有命家得見此文，愼無自傷，抵欺善人。天減人命，得疾有病，不須求助，煩醫苦巫，錄籍當斷，何所復疑。諦之念之，思之惟之，可無被患，患禍一及，不復救焉。眞人持此書以示愚蒙，自改爲善，勿惡書言。前後所說，皆復重焉。所以然者，死生易命，不語其禁令，無從得存，〔一〕自然。唯當知眞心意好文，當知所言。故使守一身軀，竟其天年，守一思過，復得延期。天道億萬，少得其眞，河圖洛書，廢者衆多。所以然者，不信其文，少得仙度，便爲俗人。今故因三神人之師，復感動其心者，神靈附人，不欲令地氣召之，致詳念思惟其意，勿疑此文。重復神人之師，被受天教，故因有錄籍之人，通達書意。

又卷一五四至一七〇《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 道之生人，本皆精氣也，皆有神也。假相名爲人，愚人不知還全其神氣，故失道也。能還反其神氣，即終天年，或增倍者，皆高才。或求度厄，其爲之法，當作齋室，堅其門戶，無人妄得入；日往自試，不精不安復出，勿強爲之。如此復往，漸精熟即安。安不復欲出，口不欲語，視食飲，不欲聞人聲。關鍊積善，瞑目還觀

[illegible]，無爲小成。無鞭策而鍼，無法度而[illegible]，容象若居鏡中，行閨閤次，第出，已

晤一遇三旬，胡然九夏雲獨峯呈　庚將三伏火必西奔，金丹玄妙以火爲神雲騰火氣峯幻神形，烹坎離髓奪乾坤精　陰邪潛消純陽乃成，天地相畢出死入生　雲峯之奇不可思議，非夫眞一孰抉其祕　或者尤語徒驚曰異，乃知儒失之拘釋失之滯　道等太虛中有根蔕，天地廣大道能生之，萬物散殊道能長之，日月東西道能運之，是雲爲峯道實得之　吾見其一眞不動擒縱自癢，二氣周交生成萬有　不知其雲者峯乎峯者雲乎，故七返九還者此雲峯也，八歸六居者亦此雲峯也，玄珠成象者此雲峯也，而眞人出現者亦此雲峯也　玄哉妙哉，是豈詩句之奇可得而形容哉　斗城夏元鼎記

又《雲峯自序》　動亂爲業根，靜定爲藥鏡，此崔公之法言也　豈非以人之有生四大假合，涕唾精津血氣液尤非陰邪，酒色名利貪嗔癡尤非紛擾，惟一藥鏡之靜定能攝伏之　何謂藥，丹砂木精得金乃並是也　何謂鏡，靈明眞覺回光返照是也　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以日月爲易，仙道以神明爲宗以日月爲丹，釋氏之杖挑日月宗性傳燈者，皆是物也　崔公慈悲接物善於托喻，故呂洞賓謂，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　信爲大人之師也　予三閱藏教，凡得《參藥鏡》七本，其文各不同　此經總二百四十三字，言簡理當，如《太上》之祕奧，《春秋》之正經，微顯闡幽，探賾索隱，靡有餘義，眞金丹之樞轄也　偶高節過八寶翅於彭蠡浦左墅，因其炷香問道，謾爲下一注脚，以貽當世明眼君子，並寄豫章臺源子胡季轍天台元莫子王和甫，寄學仙弟子也　夏元鼎序。

王九萬《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後序》　李鄴侯七歲能文，讀書萬卷已乃衣道士衣，學神仙學，若將終身　惟懶殘勘破曰九多語，頷取十年宰相，其後侯謀人國智略轅不下張子房　世言方外士必遺世絕物，然歟否耶　意有道者特以此爲陳迹，而非所以迹耳　永嘉夏雲峯，少由童子郎振策場屋，遍從諸大老游　長出入兵間，以功得賞，驅馳於山東河北　尋曰懽拜孔林，以充大其胷中浩然之氣　視世間物尤是當其意，遂棄官學道　一日出所注三書，使下走望洋向若是也，烏足以知之　然竊聞先訓　九萬之曾王父殿撰公諱子獻，宣和間嘗偕呂元直丞相霍安國尚書三人御命漕燕，是時降虜郭藥師劉舜仁張令徽輩包藏不測，三使者同御上章，乞棄燕　忤大閹譚稹，各落職不得去　黠虜愈張　三使者極力隄禦，每夕不寐　曾王父因是得以神守氣之術，其後壽八十九，无疾而終　前一日尚呼燈作小楷，以復李伯紀丞相中間顏夷仲問下嘗間以書曾王父爲言，人知氣爲轡之充，而不知以神御氣則神與氣相離而不相守，非養生之善者　夫以神御氣者，在於正心誠意，宴坐而數出入息　蓋息者氣也，數之者神也　氣猶馬神猶馭，以神馭氣之出入，而不相離，則可以長生矣　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夫息不於喉而在丹田氣海中，能不以思欲干其神，不以臟腑動其氣，綿綿然數之，以至於不可勝數　自淺而之深，自粗而之微，自有而入於无，則和氣充塞於頂踵之間，不知氣之爲神神之爲氣，其妙有不容言者矣　是幾於坐忘者歟至其助以經伸按摩之術，自亦无害，在乎不倦而已　晦翁先生嘗曰，此胎息法也　然亦《參同契》之緒餘耳　又孰若雲峯金丹三書，超然自應顯化通神感明妙用者哉　雖然，雲峯發身於童子，而得道於衡山，又十餘年頡頏兵間，其與鄴侯之事異世同轍　今聖天子寤寐不凡之士共起治功，雲峯其以鄴侯之心爲心，爲國家子中原而後訪子房未遲也　寶慶丁亥武夷山人序。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禽之制在炁》　曹眞人曰，虛化神神化炁　炁強者制物，而弱者制於物　故曰禽之制在炁也　許眞人曰，禽鳥尚能乘制清虛之炁，心動翅鼓翱翔於雲霄之間，上下盡中於己，況人爲最靈而不修乎　若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保命以致長生，而非難矣　施眞人曰，炁者生之元也，善攝生養炁者，雖至強之兕虎，至堅利之甲兵，莫足以傷之，而況於他物乎　海蟾子頌曰，離制先須伏虎龍，自然萬物總依從，若生訣與通靈術，攢捉陰陽掌握中　崔明公《滿庭芳》云，魂魄東西，精神南北，此中別有玄，玄道无形迹　分剖略微，言血是朱砂汞，資精爲物，神水銀鉛交加處，中宮匹配，恩愛結因緣　崑山通碧海，先煉已返本還元　遇明珠九曲，絲蟻能穿。採得蟾宮兔髓，憑師匠和合烏肝　當禽制三千行滿，高步赴蓬山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上《神仙抱一演道章》　夫神者，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舌爲言，在鼻則聞香，在手則拳握，在足則行，晝則爲想，夜則爲夢，呼則來，遣則去，在心爲志，言爲文章　無質之間，聚散無迹　入則爲情狀，出則爲虛無，散則宇宙九夷無所不至，隱然則微塵芥子無所不入　存乎丹田，出世爲神仙　若昏昧爲下鬼而有餘神，散者意，聚者氣，氣行則神行，氣聚則神聚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神在丹田，氣結爲胎　眞氣不散，神明自來　故神炁相守，豈不爲長生之道？神是炁之子，炁是神之母　《道經》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淳曰：子母相守，神仙之道

施眞人曰：神炁若不散，保爲長生人也。仙者，遷也。凡人爲神仙，仙字，人傍著山。凡人修鍊，性如山嶽，神氣不動不搖，故人傍著山也。夫神仙二字，得道之人稱也。喻人稱即字者，爲有財寶見之稱也。抱者，包藏之意也。一者，道也。故言抱一者演道章上是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原旨》曰：天下有始，始一也。有父母未生之始，有天地未兆之始，有未始有始之始，其來尚矣，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道言神明，釋言靈光，儒言聰明，同一始也。以爲天下母。母者，萬物之所從出。人莫不有是母也，能得其母，神生明也，以知其子，明生光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不離也。光不離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沒而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收視返聽，蓋本諸此。塞其兌，閉其門，爲己之道也。內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開其兌，濟其事，爲人之道也。外得其養，則發而爲事業，事業濟而終身不救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而湯武則不能無之身，誤建三哉之業。夫內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是小曰明，細微知彰也。小有守之義。守柔曰强，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也。此其爲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允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爲侶，同此道也。豈非大丈夫之出世，功成名遂者乎。

《太上玉華洞章拔亡度世昇仙妙經》

神變炁化无極无窮洞章第六

神化无窮炁化无極，知道顯然正一神氣。得其妙用，坎離媾合，陰陽和平。神不離身，眞氣內榮。神不離體，長生久視。內循靈境，外出壑扃。氣化齊遷，遊宴玉京。神氣相守，結化成嬰。內景調泰，金池玉漿。神識超越，一氣同昇。神乃九眞氣化九宮。元潔太素同明妙本。得遇元功，爲神太妙，爲眞太衡。得一萬氣，天清地寧。爲道之機，爲道之生。種種妙旋，眞境瑛瑛。子母慶會，朝現三清。陽神爲天，陰氣爲泉。太極九色，太始藏詮。杳杳冥冥，天地淇然。无形无名，萬象生成。獨立太寧，混合萬靈。布化九窮，生育萬有。把握溟濛，坦蕩仙宮。始見春風，朝榮旨應。名曰至神，三界仙人。諸天雲宰，神化周流。皆由道存。此道祕奧，得之乃眞。

存亡混合鍊炁變仙洞章第七

鍊炁變仙，最上妙道。識道亡言，太清太明。炁柔炁剛，炁方炁圓，炁沖炁達，炁鮮炁榮。言无華綺，口无惡聲。以氣合道，以道合眞。百神會聚，瑞氣綿綿。五臟六腑，出有入无。玄之又玄，湊湊永永。氣化爲神，五老侍衛。三元斡旋，滌蕩九醜。炁極通元，太眞妙範。我炁非物，能生衆物。我炁无情，能化有情。炁爲道母，炁爲大神。動而爲有，靜而爲玄。萬物造化，智蠢賢愚。上宰下官，皆從道育。應時胎仙，洪造胚胎。隨炁所感，炁妙相傳。若亡若存，虹京瑤池。日澤桑淵，養育黃化。瑞色高懸，神遊靜境，樂道仙源。

水火騰臨長生久視洞章第八

道本玄奧，生而不滅。久視不衰。然而无祠，洞照三界。流通死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乃謂窮乎无窮，極乎无極也。論其至微，而不可欺。得其利用，既灌天池。長育周濟，生道无遺。水底挑燈，倒行逆施。返老成嬰，達者獨馳。拙於攝養，智難管窺。汎濫淪溺，上聖垂慈，救度頓覆，與脫嶮巇。善於取用，妙發玄機。陰日添火，五行未虧。火之爛晦，而不可損。至眞之火，明粲經躔。及其電燁，光於九天。上善加佑，无黨无偏。身值劫火，火中生蓮。靜防躁進，豈與物遷。陽恐陰撓，有害靈途。達玆至邃，長育齊肩。昧者滋惑，焚和燬安。如蛾自赴，竟不迴瞻。

上帝矜憫，糜爛重痊。萬不失一，達觀妙玄。陽時加火，長生自然。知斯二者，潛精內默，洞觀陽天。无生死中，眞境自現。道與神合，顯應通玄。道本无爲，道本新鮮。迴骸起死，以氣能元。天光入身，永劫幽玄。

孫思邈《存神煉氣銘》

夫身爲神氣之窟宅，神氣若存，身康力健。神氣若散，身乃死焉。若欲存身，先安神氣。即氣爲神母，神爲氣子。神氣若俱，長生不死。若欲安神，須煉元氣。氣在身內，神安氣海。氣海充盈，心安神定。定若不散，身心凝靜。靜至定俱，身存年永。常住道源，自然成聖。氣通神境，神通慧命。命住身存，合於眞性。日月齊齡，道成究竟。依銘煉

氣，欲學此術　先須絕粒，安心氣海　存神丹田，攝心靜慮　氣海若具，自然飽矣　專心修者，百日小成，三年大成　初入五時，後通七候，神變變化，出沒自在，峭壁千里，去住無礙　氣若不散，即氣海充盈，神靜丹田，身心永固，自然迴顏駐色，變體成仙，隱顯自由，通靈自變，名曰度世，號曰眞人，天地齊年，日月同壽　此法不服氣，不嚥津，不辛苦，要吃但吃，須休即休，自在自由，無阻無礙，五時七候，入胎定觀。夫學道之人，入有五時

第一時，心動多靜少，思緣萬境，取捨無常，忌慮度量，猶如野馬，常人心也

第二時，心靜少動多，攝動入靜，心多散逸，難可制伏，攝之勤策，追道之始

第三時，心動靜相半，心靜似攝，心常靜散相半，用心勤策，漸見調熟

第四時，心靜多動少，攝心漸熟，動即攝之，專注一境，失而遽得

第五時，心一向純靜，有事無事，觸亦不動，用攝心熟，堅散難定，從此已後，處顯而入七候，任運自得，非關作矣

第一候，宿疾並銷，身輕心暢，停心入內，神靜氣安，四大適然，六情沉寂，心安懸境，抱一守中，喜悅日新，名爲得道

第二候，超過常限，色返童顏，形悅心安，通靈徹視，移居別郡，揀地而安，鄰里知人，勿令覺識

第三候，延年千載，名曰仙人　遊諸名山，飛行自在，青童侍衛，玉女歌揚，騰躡煙霞，綠雲捧足

第四候，煉身成氣，氣繞身光，名曰眞人，存亡自在，光明自照，晝夜常明，遊諸洞宮，諸仙侍立

第五候，煉氣爲神，名曰神人　變通自在，作用無窮，力動乾坤，移山竭海

第六候，煉神合色，名曰至人　神既通靈，色形不定，對機施化，應物現形

第七候，身超物外，迥出常倫　大道主皇，共居靈境，聖賢集會，弘演至眞，造化通靈，物無不達，修行至此，方到道源　萬行休停，名曰究竟　今時之人，學道日淺，曾無一候，何得通靈？理守愚情，保持機質　四時遷運，形去色衰　體謝歸空，備爲得道，謬矣！此胎息定觀，是留神駐形之道　而在口訣，不書於文　有德至人，方遇此法　細詳留意，必獲無疑　賢達之人，逢斯聖矣！

吴筠《形神可固論》

服炁

夫元炁之術，上古以來文墨不載，須得志人歃血立盟，方傳口訣　只如上清禁訣，玉函隱書，百家諸子，誥傳詞文，乃至老君祕旨，內外黃庭，灼然不顯不露　五千眞文，略述只言：玄牝門，謂天地根　似顯枝葉，本蒂深密每尋諸家炁術，及見服炁之人，不逾十年五年，身已亡矣　余生好道術，志在元和，每見道流皆問，無事千說萬別，互有多般　或食從子至午，或飲五牙之津；或吐故納新，仰眠伸足；或餐日月，或閉所通，又加絕粒。以此尋之，死而最疾。何者？爲攻內受外，故速死也　《抱朴子》曰：兩半同升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爾牢持之謹勿失，子若得之萬事畢　是以炁之爲功，如人之量器，如水之運流，堤壞則水下流矣，閉通則炁不居矣　但莫止出入自然之息，胎鍊精神，固其太和，含其大道　若明胎息，則曉元炁，胎息與元炁同也。《德經》曰：可以卻走馬以糞，如嬰兒之未孩　故《龜甲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　不在天者，謂知元炁也　人與天地，各分一炁，天地長存，人多夭逝，何也？謂役炁也　炁者神也，人者神之車也，神之室也，神之主人也　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　神去則身死者是斯聖矣！

養形

夫人未有其兆，則天地清寧，剖道之一炁，承父母餘孕，因虛而生，立有身也　有一附之，有神居之，有炁存之，此三者遞相成，可齊天地之壽，共日月而齊明。何者？爲修身慎行，助育元炁，胎息藏府，存神想思，含虛守無，宗皇之一。《西昇經》曰：知一萬事畢，則神形也　《抱朴子》曰：人不知養生，焉能有爲生；人不曾夜行，焉知有夜行。故知養神修身者壽老，棄神愛慾者中夭也　莫逆理而爲事，敗長久之佳珍　陰陽之道，以有此身，身含形，神全一　心動則形神蕩　慾不可縱，縱之必亡　神不可勞，勞之必傷　傷者無返期，朽者無生理　但能止嗜慾，戒荒淫，則百骸理，則萬化安　若人遭行，不可爲之事，或恐力不可致　何者？若鑄頑冰以爲寶鏡，鑿石毋以透波瀾，非鬼神能助之，非天地能運之　況人受道炁，則剖得神，分得一，有此形骸，而不能守養之，但擬取餘長之財，設齋禱佛，行道吟詠，祈禱鬼神，以期形

骸，還同三沸加薪，骨肉爲灰，猶有得之者乎？形之與神，當思養之。目以色聲香味良快其情，以惑其志，以亂其心，此三者收身逐道，亡形沉骨，喪身之所由生者也。

守神

夫人生成，分一炁而爲身，稟一國之象，有炁存之，有神居之，然後安爲身者道之器也，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奈何人得神而不能守之，人得炁而不能採之，人得精而不能反之，已自投逝，何得怨天地而不佑。按《黃書》云：人因積炁以生身，留胎止精可長存，天年之壽，昭昭著矣。抱朴子曰：自古人移遺卻妻，今世人移遺卻身，何也？謂不解反精採炁，故遺也。且一陰一陽，天地之道，男不可無婦，女不可無夫。男女陰陽，皆合大道，不節則失理，亡形沉骸。且據《老君祕旨》，內外《黃庭》，上清禁訣，玉函隱書，黃帝赤文，沖和子眞訣，灼然有陰陽之道昭矣。《祕旨》曰：吾不敢爲主復爲客，愼勿臨高自投擲。促存內想閉諸隙，正卧重簀兼偃脊，四合五合道自融，吸精吐炁微將通，襲襲盧柯不復空，時時玉壘補前功。補之之道將如何，玄牝之門通且和，流液百脈填血腦，夫妻俱仙此其道，欲求長生壽無極，陰戶開時別消息。

又按太陽子谷陰女曰：我行青龍與白虎，彼行朱雀及螣蛇。東九西七，南三北五中居一，反精採炁，而補我身，還入實出，甄我臧府，即可壽無涯矣。《陰符經》曰：經冬之草，覆之不死，露之見傷，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精生於身，精竭而死。人之炁與精神，易濁而難清，易閉而難明，知之修鍊，實得長生。豈不見鯨魚失水，被螻蟻之所食，人不守神，被蟲蛆之所潰。得道者，魚常游於澤則不涸，人若常固於炁，則不死矣。人皆好長生，而不知有益精易形。人皆畏其死，而不知有守神固炁。能依此者，子無喪父之憂，弟無哭兄之患，則不可捉無形之風，捕無見之物，天年之壽，自然而留矣。

《三論元旨・真源章第三》

夫混成大象，應用多端，未悟之人，理難正信。今引諸經要證，用遣疑者之心。故《太上經》曰：太象無形。又《西昇經》云：天下柔弱，莫過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眞藏經》云：天下柔弱，包羅無外，妙少細微。《南華經》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此明至道無爲，包羅萬象。《老子經》云：道生之，德畜之，太上三清天正經》云：道大渺茫幽幽，太無變化而生炁焉。《太平經》云：道包無表裏，其能生精神。《南華經》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神鬼神帝，生於地。此明神之與炁，天地萬物，皆爲道用者焉。《西昇經》云：念我未生時，未有身也，眞以積氣，成我身爾。又云：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成。此明有性之類，皆謂神炁相感，生成於身。神在螻蟻之中，能等螻蟻之體。神在象馬鷄鵝之中，亦等鷄鵝象馬之形。神隨質而短長，質依神而起用。分別善惡謂之識，潛幽變謂之神。能運於身者，其惟神乎。身在神存，神去則身死。夫身與一神，乃生三萬六千之神，身死之際，三萬六千之衆還歸一神，而乃去之。一神居之而等一身，於一之中而等衆神。禽獸與一是同，未若人之數備於神。多少既爾，於氣清濁亦然。所感萬差，故有多異。草木之類，惟氣所生，不與神成，故無識用，既無於識，是亦無業。《本際經》云：誦念是經，即得開度，神昇南宮。《度人經》云：魂神暫滅，不經地獄，即得返形。又(云)：億曾萬祖幽魂苦爽，皆即受度。此明修善之人，神歸善道，非唯於己，亦及於親。《大戒經》云：心神振動，生於愛慾，使人迷荒。《本際經》云：多所傷害，身死神去，流轉三途。此明爲惡之人，神受苦對。《昇玄經》云：幽通虛閑，神朗希夷。《業報經》云：冥心靜慮，歸神通道。《南華經》云：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本際經》云：不可使然，不可不然，故曰自然。悟此眞性，名爲悟道。此明虛妄之人，通神悟性，蟬蛻小神之人，假神歸大道之眞。夫道之於稱性者，異名爾。夫火性而用能應燥，水性而用能應濕者，此明五行之性，非至道之性也。五行既爾，萬象可知，雖則大同，亦還小異。是以無情之類皆有種性，有情之物皆有緣性，至道虛通謂之妙性矣。《本相經》云：愛神護氣，能致長生。《業報經》云：鍊炁易形，轉神歸道。《西昇經》云：與道同身而無體。此明形之與炁俱鍊，變而成神，轉神歸道，與道同神，是能包羅萬象，神乃惟等一身。神稟道而能靈，物稟神而有識。道乃湛然一相，妙體眞常。神之與炁二差，俱爲道用。炁則無涯無際，神則有轉有遷。神處而炁不處，炁廣而神不廣。炁則有清有濁，神則有興有歇。湛爾常然，其惟道矣。是以博學多聞能益於識，存眞鍊炁能益於神，神益通無待之源，識益增有爲之用，有爲則有窮有極，無爲則無窮無極。奈悠悠之徒，不知此之妙也。《昇玄經》三科法行云：此法輪三科，乃是經法之常科，無量世之常科，萬聖所不能異也。科有上士、中士、下士，而末章云教導三乘，即三士是三乘也，更無別指。士者，事也。夫至士者，一之行

懷，誓必得道，終卒其事，理無中廢。士以能卒爲義，乘以運載爲道，謂言其略曰：

上士廣開法關，先人後己，救度國君，損己濟物，仁及鳥獸，惠逮有生，恭師奉法，常如對神，長齋苦思，精研洞玄，吐故納新，心灰體槁，意勤氣柔，人神並勸，如此之行，一滅一生，志不退轉，魁成上仙。一者行，二者願，三者慈，四者悲。行者如百八十戒、二百四十威儀，但攝身口意，萬善之法，悉是行也。十二上願，願也。四十五念，慈也。並出《洞玄靈寶經》。方便開度者，則金籙開度天子王侯，黄籙開度祖禰，自然開度一切衆生，是悲也。行以絶惡爲義，願以玄期爲契，慈者以德蔭萬物，悲者以拔苦爲懷。四科之道既立，即有一報之斷矣。

中士志慕在玄，開度一切，救厄解患，施功報德，建玄福田，君親忠孝，柔智懷仁，虚心至道，口味靈篇，食不念飽，衣不嫌寒，衆行並備，三滅三生，補九宫真人，修玉清上道。其行也謹，修三百大戒，誦大洞三十九章，思三一之法，持戒以絶惡，則五道無對，誦經以静神，則心不外騖，存一以空心，則神心淡泊。淡泊定，則鏡睹至道，昇入無爲，世報絶矣。

下士斷情忍色，服御養神，願棄榮麗，栖憩山林，愛山樂水，淡泊守固，絶穀休粮，長齋念道。端坐則與師相對，入出則與鳥獸爲羣，孤旅岩穴，獨宿空山，切梧擬飡，面有飢容，心如懷丹，見試不恐，神静心安。如此之行，上感虚皇，九滅九生，志願不退，魁得變化，乘雲飛行，游宴五嶽，逍遥太無，從此而道，位登高仙，此與中士同修玉清之道。經云：六通觀法者，五色、五音、五味、五香、五財，華麗榮飾，一切亂性。經云：天曰洞視，地曰洞聽，東曰洞空，西曰洞虚，南曰洞清，北曰洞徹，六通智慧，觀道成就，則捨陰無量塵累，塵累既盡，名曰六通。《仙人經》曰：慧眼、慧耳、慧鼻、慧口、慧身、慧心，入希夷之道，出三界法，一切皆空，名爲六通。《三界經》云：持戒者齋淨之根，静者精思之本，精思者降真之由，降真者昇道之寶。經云：三寶之禀在心，三寶之士在逆。逆者籍也，易也。在心存思，行心履逆，變邪從正，積善立功之德備充，至乎宗極，極乎無極，引接衆流，導其有志。經云：精神内室，元炁長存，即長生久視之道。夫炁以空虚爲體，形色爲用；精以杳冥爲體，光音爲用；神以微妙爲體，變化爲用。經曰：視之不見，夷也；聽之不聞，希也；搏之不得，微也。此則神炁精三一之道，而混三爲一，散一爲二，一者無也，不一之一，謂之真一也。

譚峭《化書》卷一

道化　紫極宫碑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虚，虚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虚。虚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乙，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眞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注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虚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虚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跰部田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僞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魁我，血氣醉我，十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疣。苟無其疣，何所不可

又卷二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　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匿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匿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　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内，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章木偃。毒鴆怒，土石揭　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器爲之作。山人由是知鈌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　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

之後，蓋喊之後也。人時以能悟萬人者，此言守之妙，蓋神之用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倒蹙，蝸牛能蓄縮　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助，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　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　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强名子注解《真氣還元銘》　守一神閑。○一者，一氣也　神者，神形也　此言人但能守一氣，則神形自然閑矣　夫神者是氣之子，氣者神之母　但知守其母，則子不遠，知守其君，則神不散　此皆合自然之道，譬如水潤下，火炎上，雲從龍，風從虎之類是也

靈芝在身，○靈芝，芝草也　在身，在人身中也　指元氣是也

不在名山。○不在名山所採也

反一守和，○一是一神也，和是和氣也　前言守一神閑，此言反一神守和氣，是爲神氣相守者，爲念念相續，綿綿不斷是也

理合重玄。○理，道理也　重玄，又玄也，言人能知反一神卻守和氣，此名玄之又玄也

精極乃明，○精爲精氣也，明爲神明也　此言人得抱元守一之法，則精氣充滿，乃通於神明矣

神極乃靈。○神是一神也，靈是人通靈也　此言人達抱元守一之道者，則三萬六千神常不離人，則自然通靈也

氣極乃清。清氣爲神，濁氣爲形。○氣爲元氣也，清爲清虛也　此言元氣既極，則濁氣自散，人乃清虛也

因氣而衰，○此言人皆因氣衰，則形衰也

因氣而榮。○人氣王，則身榮也

因氣而滅，○人氣竭，則身滅也

因氣而生。○人皆因元氣交結，以生身也

喜怒亂氣，○言人或喜或怒，皆亂正氣也

情性交爭，○言人既有喜怒，則情性交爭也

擁隔成病，○前言情性交爭，則元氣擁隔也，氣既擁隔，則成病矣

神形豈寧！○神爲萬神，形爲形體，豈寧爲形體不得安寧也

埃陽銷陰，○煉如燒煉也，陽是陽氣也，銷如銷鑠也，陰是陰氣也　上言神形不得安寧，此言煉陽銷陰，此是摘制之門，調治之法　大凡求仙學道，攝養乖宜，則須知燒煉陽氣而銷鑠陰邪，則可以長生矣　且凡人病患，皆因元味以生身，卻因五味以喪身　初服氣時，但先積心火以通身燒之，燒訖則依法服之，無不愈者，廣成子曰：積火以燒五毒　五毒者，五味也　五毒盡，可以長生矣

其氣自行，其神自靈　○此言陰氣消散之後，陽氣自行

以正遣邪，○正爲正氣，邪爲邪氣也　言用正氣而發遣邪氣也

其患自平，○平如不患時也　上言以正氣遣邪氣，則如湯沃雪，以火銷冰，自然平復如故矣

乾、坤澄靜。○此已下說服氣法次序也　乾天也，坤地也，言爲天地澄清，無風雲霧雨雪時也

子後午前，○子爲夜半時也，午爲日午時也　大凡吐納調服元氣，皆取夜半子時，直至日午已前，盡可調服，號曰太陽之氣也　午後至夜半子時，號曰太陰之氣也，不許吐納調服內氣，則百無所妨

閉目平坐，○此爲天道澄清，子後午前，吐納調服時也　則須閉目向壬方，平坐調服，是常之法也

握固瞑然，○閉目平坐，便須握固　握固，握大拇指也　瞑然，瞑目坐，似閉不閉是也

納息盧中，○盧，鼻也　後便納外息於鼻中，微微引入，令滿氣海，已久爲妙，號曰納新是也

吐息天關。○吐息，吐氣也　天關，口也　前既引納外氣入氣海中，既良久，又須吐之，則號曰吐故是也

入息微微，○微微，爲鼻引外氣時，微微引入，不令耳聞　小則生之門，大則死之路，故引納宜微微然

出息綿綿，以意引氣。○此爲鼻引外氣時也，須以意引外氣，直入氣海中也

腑臟回旋。○此言以意引外氣入氣海，滿則五臟六腑之氣自然回旋，小轉動，作聲訇訇然

然後呵之。○呵爲口呵吐之　上言腑臟回旋，氣極又須呵吐之，不得恡

胃也

榮衛通宣　○此言調行吐納之理，則榮衛無擁滯也

但有不知　○爲人非時，五臟六腑不通也

遣之踵前　○還之上文台已，正還邪是踵前　○南華經云：衆人之息以喉，眞人之息以踵　踵猶眼也　又胎息經云：凡人呼吸與眞人呼吸有殊，凡人息氣，出入於咽喉，眞人息氣於氣海，是氣之根本之處　余按外出云踵，足爲踵，踵爲脚眼也　此言踵，踵爲氣根也　眼之言根也，言氣海是人生根本之處，故但有不和，則令發遣邪氣，胎息如前法是也

呵五六度　○呵爲六氣也，肺大凡五臟六腑之氣，皆關心，心關呵，但以呵吐納之，爲上法也　吐納畢，則依法服氣行氣

無疾不蠲　○言依呵吐納之，無疾病不蠲除也

凡欲胎息　○氣凝曰胎，呼吸曰息，則胎向氣中凝，氣向胎中息，故曰胎息也

導引爲先　○爲子後午前，未閉目平坐，握固瞑然前也

經脉不擁　○言先導引，則經脉氣不擁滯也

關節不煩　○言爲導引擺掣動關節，元氣流行，無所擁滯，故言關節不煩悶也

或如射雕　○此已下是導引法也，此言如人翻卧射雕之勢也

側身彎環　○一句便是射雕勢也

或舉腰背　○此又是一法，仰卧以兩手背托地，便舉腰收脚，令頭著地是也

如蟾半圓　○此是舉腰法

交指腦後　○此別是一法，以兩手十指相叉，交於腦後，抱著玉枕是也

左旋右旋　○上言交指腦後，次便須回頭背，或左旋轉，或右旋轉是也

勁手足氣　○言導引時，勁挺兩手，便感元氣是也

出於指端　○上言既勁挺手足，元氣自然出於十指之端也

擺掣四肢　○此言爲導引時，擺掣動手足，故云四肢也

捉搦三關　○此言爲導引時，或閉氣，或握固，直至脚十趾皆提搦之是也　三關，口手脚也

熟摩尺宅　○以兩手摩面上是也

氣海亦然　○爲亦使兩手摩之

叩齒集神　○大凡服氣導引，須先叩齒三十六通，令集治臟之神　齒爲上下齶，號曰天鼓，神聞鼓聲則集矣

合眸固關　○眸爲眼目也，關爲口手足也　言三關閉，則萬邪不入

冥心放懷　○萬慮不入，放縱也　懷，形骸也　此言冥心，萬慮不入，放縱形骸，如太空是也

任氣往還　○閉口任氣神廬中往還也

覺氣調勻　○覺鼻中生還之氣，調勻也

擁塞喉關　○喉氣和取，出息時便閉氣，令外不入，內不出，是擁塞喉關也

擁塞則咽　○此爲前擁塞得元氣在喉間，既外不入，內不出，則咽之

三咽相連　○又說咽氣之常法也　三咽相連爲一閉氣，三連咽之，不許津與氣同咽也

轉舌漱入　○爲閉氣時，微微吐出，氣在口中，含之以舌，小轉動，使漱入也

咽下丹田　○此言漱咽下元氣，直入丹田，下丹田，臍下三寸氣海是也

以意引氣　○既咽下氣，則以意引氣，令入丹田

令整泪然　○咽氣下時，有聲泪泪然，如水瀝坎，聞之分明

一咽三咽　○此言咽氣時，一咽至三咽，則一閉氣，三連咽是也

再咽如前　○此言三咽既畢，任氣從神廬中往來，候氣調則如前三連咽之，是再咽如前也

三十六咽　○是每三連咽畢，候氣調則如前三連咽之，直至三十六咽，氣之常宜也　《黃庭經》云：三十六咽玉池裏，此之謂也　若未絕粒，即須少食，務令腹中曠然，虛淨無悶，坐卧但腹空則咽之，一日通夕至十度，自然百六十咽矣　若久服通，頓至三百六十咽，亦謂之中成　十二百咽，謂之大成，是爲太息也　如小胎息，但閉氣數至一千或一百息，亦謂之大成　然不能煉形易質，縱得長生，如同枯木無精光也　凡有漏養乖宜，卒生疾患，但依服氣法，急治之，取差　咽氣時，不必三十六咽也　上至三十咽、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咽，並得腹內氣轉，四肢氣通，則須且卧，放散手，閉口任氣從神廬中往來，令微微然，但微之又微，閉氣多，出少，是法此可爲眞

胎息成焉。一動是氣化，一靜是氣住，一上一下，一收一放，呼吸之機，生死之竅，總是氣住氣化，氣化氣住，氣住則死，氣化則生，氣住氣化，氣化氣住，氣住則死，氣化則生，氣住氣化，氣化氣住，氣住則死，氣化則生，

《黃庭經》云：腎神玄冥字育嬰　注云：腎精爲子，故曰育嬰　二腎之中，男爲精門，女爲子宮　精門既開，腎氣亦泄，不獨內陽而散，內陰亦竭，所以腎爲陰之根，心爲陽之根　凡生化先從陰而入陽，是萬物從濕而生也　蓋精亦從腎中而出，其子亦從腎中而成，是不離腎臟耳　大約心之元神，俱借其體而共治之，三魂亦助成爾　但專爲害者，乃七魄三尸，句外陰邪之氣而賊身，往往神氣多不敵，則人死矣　人死，則三尸七魄暢焉！夫元神，君也，三魂之類，亦臣耳　若狡癢之臣，亂其國而迫其君也　若修養其氣，壯其神，則七魄三尸終不能勝，壽自長生耳　夫不疾暴死者，蓋脉偶然蹶躓，不到一臟，其臟既弱，遂爲五行遞相尅，至於火盡陽脉絶，則神去人自死矣　蓋脉蹶躓不行而阻之，亦中有傷敗使其然也　昔扁鵲治虢太子病云，所謂尸蹶也　以陽脉下墜，陰脉上爭，會閉氣而不達，上有絶陽之脉，下有破陰之經，絶陽之氣，色氣管於脉，故形濁如死狀　夫陽入支蘭臟，蹶者生；陰入支蘭臟，蹶者死　此數事者，皆五臟之中，時時暴作者也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信有之矣！

於戲！目營萬象，心虛異端，神被牽驅，身無管攝，則室家無主，國邑傾頹，固其宜矣！主人不修舍宇而外經營，則舍宇日有危壞矣！夫人若知神之所主，子母運行，則修身了達之門可見矣！若無所主，但任呼吸喉中，主通理臟腑，消化穀氣而已　終不能還陰返陽，填補血腦　又衆人之呼吸，與眞人之呼吸殊矣！《南華眞經》云：衆人之息以喉，眞人之息以踵　注云：從根本中來　又云：其息深深　此其義也，豈容易哉！若但信其自呼吸，未有得道哉！夫一呼一吸不得神宰，則不全其呼吸耳　眞人曰：若神能御氣，則盡不失息　斯言至矣！又能咽其津，以意送之至氣海中，則直灌其癰根矣！

吁！今之人不會神與體彼此是非邪？人能窮盡萬物，而不能窮其神與體，何感而相成？但記三歲之後事，而三歲已前昧無所知也　若到窮歸其盡處，即自見神與體元氣配合之根由，則了然無二物　知神與眞氣同體假名，則一存一想，歸其眞矣！此所謂深根固蒂

夫復氣者，復於本生之處，如《周易》復卦䷗云：一陽生五陰之下　若還丹之義，非伏與服也，其義明矣！天爲受氣之始，氣是有形之根　氣不得形，無因而立；形不得氣，無因而成　二物相資，乃能混合　聖人知外用之無益，所以還元返本，握固胎息，洞明於內，調理於中，取合元和之大科，不死之福庭　夫神和則可以照徹於五臟，氣和則可以使用於四肢　道經云：三月內視，注一心，守一神，則神光化生，纏綿五臟　凡人勞神役役，無一息駐於形中，而希長生，不亦遠乎！若能胎息道成，精氣有主，則使男子欲中無壯精，婦人臍下不結嬰　萬化之用，莫先乎氣　至人之用，莫妙乎神　虛無之中，有物謂之神；窈冥之中，有精謂之氣　吁！其神與氣，衆既恍惚，去無朕兆　其來也則難，其去也甚易，是以聖人悲痛而情之　於戲！世人何容易而驅其氣也　不知形者，不可與言氣；不可與言神　知神者，則資道矣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變易不節，人不長生　所以王母有金墻玉佩之道，軒轅行內視返本之術，不可不信之

吁！萬物有終，而天地長久　人民有死，眞人長生，乃俱陰陽交感之氣矣　人能守其陰陽，陰陽亦能守人矣　天地不死，而人自死，化腐於其間哉！夫崩墻毀堞，土能填之；老木衰果，以枝接之；破車漏船，木能補之；折鼎穿釜，鐵能固之；人遇衰老，返神活之；皆上仙成敗之言，不可不知也　夫陽丹可以上昇，陰丹可以輕舉　陽丹即大還之丹，陰丹即是內修返本之理　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少思寡欲，可得長生　夫道之最要，以精爲根，以炁爲蒂　經云：毓養靈柯不復枯　夫含眞之道，御養之術，訣之在口，不傳之於牋翰也　但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泯滅萬慮，久久習熟，用晦而明，必得道矣

曾慥《道樞》卷一《五化篇》（萬物芸芸，其變不窮，能以道化，虛明則通）

譚子曰：至道有五化焉　孰爲道化乎？夫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　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　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　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變，舍之爲太乙，放之爲太清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之有情也　賢女化爲堅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也　射似虎者，見虎不見其石；斬暴蛟者，見蛟不見其水　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　空中之塵若飛（雲）（雪），（之）（而）目未嘗見也　穴中之蟻若牛鬬，而耳未嘗聞也　況非見聞者乎

太虛者，虛也。太神者，神也。太氣者，氣也。太形者，形也。命之則一，根之則二，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者也。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噫！化化其無窮者哉！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也。其異者，形也。形不藏而氣藏，語不藏而聲藏，覺不藏而夢藏，生不藏而死藏。水淨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眞死者，可以游太上之宗矣。孰爲術化乎？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母也。氣，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何有不至乎？蕩穢者，必召五方之氣。伏魅者，必役五星之精。召之於外，守之於內，用之於外，無所不可也。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日可以觀天地，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矣，命可以治矣，天地可以返覆矣。至淫者化爲女，至暴者化爲虎。樂者，其形和也。喜者，其形逸也。怒者，其形剛也。憂者，其形蹙也。斯亦變化之道也。蟭蟟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濕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眞。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陰陽相搏，則芝菌不根而生也。燥濕相育，則蟭蟟不母而生也。人體陰陽而根之，效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何也？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也。澗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思所不思，可以冬御風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熱矣。孰爲德化乎？天下賢愚營營然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孰爲仁化乎？海魚有吐墨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而得之。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君子能罪己，斯能罪人。不報怨，斯能報人。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嗽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太古之道也。孰爲食化乎？一曰不食則憊，二曰不食則病，三曰不食則死。民事之急者，食也。爲事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寄也。虎狼不過噉肉，蛟龍不過嗜血，人則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鬬矣。夫水將遏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也。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免，或覬其生也。孰爲儉化乎？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致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者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欲救之術，莫過乎儉。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養富，儉於公可以養貴，儉於門闥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嬪嬌可以養壽命，儉於心則可以（出）生死。是謂萬物之化柄也。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喜。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罪生而一罰而無缺者，有十年而一裘不弊者，斯人也，可以即清靜之道矣。

又卷二《坐忘篇上》（寶書之笈，三編具存，吾得其要，澄神契真）

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矣，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於虛無則合於道焉。若夫執心住空，亦非所謂無所也。住於有所，則心勞而氣廢，疾以之生矣。夫聞毀譽善惡以其心受，受則心滿，滿則道無所居矣。有聞如不聞焉，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於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心者譬夫目焉，纖毫入目則未有能安者也。牛馬家畜也，縱之不收則悍突難馭。鷹鷂野鳥也，一爲繫絆則自然調熟。吾之心亦猶是歟。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能言。夫能在物不染，處事不亂，斯大道之妙乎。世或以道爲難進，是不知貝錦始於素絲，冲天之鶴資於穀食，蔽日之幹起於毫末者也。事非常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繫於形神。今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忽性命，而從不要以自伐者乎。夫擾亂吾身者，則寇盜也。吾能禦之正心，則勇士也。因智觀察，則利兵也。外累悉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吾不爲此觀，是猶遇敵棄甲而逃，反受其脅矣。是以定者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事也。《莊子》曰：宇泰定發乎天光。何謂也？宇者，心也。天光者，慧也。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貪愛濁亂，散迷而不知，吾能

澡雪，則復歸於純靜矣。神性虛融，體天應變，形與道同則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閒矣。然虛無之道有淺深焉。深則兼被於形，淺則惟及其心。被形者神也，及心者慧覺也。慧覺者身不免於謝焉。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則其體勞矣。初得其慧則悅而多辯，斯神氣漏而爲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輝，凝神歸實，神與道合，身心與道同，於是六根洞達焉，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則草木不凋矣。人之懷道，則形體永固矣。於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樞焉。修道成眞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干於心，端坐內觀，念起則滅之。雖然，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惟凝虛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當受三戒：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簡緣者，擇要去煩也。《經》曰：少則得，多則惑矣。無欲者，斷貪求也。《經》曰：常無欲則能觀其妙矣。靜心者，止息游浪也。《經》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其斯之謂歟。故虛心無欲，非求於道而道自歸之。其要在乎涉事處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則爲病爲狂。心若不動，復須任之，使寬急得其所。常自調適，制而勿著，放而不動，是爲眞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當使如水鏡之鑒，隨物現形而後可也。定中求慧則傷於定，定則無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得道者於是心有五時，身有七候，是爲淺深之錢焉。五時何也？其動多，其靜少者，一也；動靜各半焉者，二也；其靜多，其動少者，三也；無事則靜，觸則動者，四也；與道冥合，觸亦不動者，五也。七候何也？舉動順時，容色和者，一也；宿疾盡除，身心輕爽者，二也；壞補天傷，還年復命者，三也；延數萬歲，名爲仙人者，四也；鍊形爲氣，名爲眞人者，五也；鍊氣成神，名爲神人者，六也；鍊神合道，名爲至人者，七也。

又《坐忘篇》中　天隱子曰：人之生也，稟乎虛氣，精明悟通，學無凝滯，則謂之神焉。宅神於內，遠照於外，則謂之仙焉。靈氣者其不可爲世俗所淪折而後可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欲，曰惡，七者情之邪也。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飢，曰飽，曰勞，曰逸，八者氣之邪也。去邪則近於仙矣。簡簡易易，天地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則見之。故曰：簡易者，神仙之德也。夫學道者，苟涉高詭而執迷無所歸本，非吾學也。故學氣者反爲氣所病者有矣，學仙者反爲仙所迷者有矣。然學道者亦須漸而進之。蓋有五門焉：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齋戒者何也？澡身虛心者也。齋者，潔靜也。戒者，節約也。飢即食，食勿飽，所謂調中者也。物未成者勿食，腐敗閉氣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勞，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於溫熱，熨其皮膚，以去冷氣。所謂暢外者也。於是形堅則氣至矣。安處者何也？南向而坐，東首而寢，居之屋廬必得陰陽適中焉。高則陽盛而明多，多則傷於魄。魄，陰也。卑則陰盛而闇多，多則傷於魂。魂，陽也。有所傷則疾斯生焉。又況夫天地之氣乎，有元陽之切肌，淫陰之侵體，可不愼哉！故吾之室四旁皆窗戶焉。風起則闔之，風息則闢之。前必簾，後必屏。太明則垂箔，以和其內映焉；太闇則卷箔，以通其外曜焉。內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則身安矣。然則彼縱情多慮，其不能安其內外也可知矣。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以能然乎？閉目則自見其目，收心則自見其心。心目皆不離於身，不傷於神，此其漸也。凡人終日而視他人，則心亦外走矣。終日而接他事，則目亦外瞻矣。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安得不疾且夭耶！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成性，是爲衆妙之門也。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不行者，心不動也。不見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動有道乎？天隱子默而不對。或者曰：形泯有道乎？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曰：道在我矣！神解者何也？齋戒者，信解也，無信心則不能解矣。安處者，定解也，無定心則不能解矣。存想者，閑解也，無閑心則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無慧心則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爲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則謂之易，齊萬物則謂之道，本一性則謂之眞。一天隱子曰：生於易中，死於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乎。邪由一性，眞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也，在地也，在水也，皆爲仙矣。變而通之，是曰神仙。正一先生讀其書，悟曰：吾則異於是。吾之簡易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吾之漸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漸之道也。齋戒之類，兼修之可也。

又卷五《百問篇》（修真之方，浩乎無涯，（止）（正）陽之言，司洞之車）　純陽子呂洞賓也。讀丹經玄書，其旨淵深，懼後世莫測焉，於是以問於正陽子鍾離雲房。曰：清靜經云有動有靜者，何謂也。正陽子曰：動者，汞也，清而飛者也。靜者，鉛也，濁而不起者也。此無異故焉。鉛之飛，蓋得

火者也　汞之不起，蓋遇鉛者也　動則有生滅，靜則無所著焉　純陽子曰：洞庭紫府在於身，爲何所乎　正陽子曰：此精之海，清靜之府，在於肌之內其膽是也　純陽子曰：孰爲泥丸　其狀何如也　正陽子曰：此血之海也，其別九房　房之狀方圓彌寸，其周九寸，其色白　其中一房有血焉，其名曰血海　純陽子曰：丹有陰有陽，何色耶　何居耶！　正陽子曰：丹之陰者，居於血之海，丹之陽者，居於膽之下，各有神氣交會焉，此丹之元也　陰丹之元者，血也，其主血內魂魄，在於丹田，鉛之銀也　陽丹之元者，精也，其主精內心神，在於丹田，汞之龍也　純陽子曰：九鍊者何以至於九數　正陽子曰：九鍊者，九機也　一年益其氣，二年益其血，三年益其脈，四年益其肉，五年益其髓，六年益其筋，七年益其骨，八年益其髮，九年益其形　純陽子曰：還丹何也　正陽子曰：九年而成者也　其目點漆，其膚凝脂，其骨化玉，其腸化筋，白毫生於眉，金光周於身　行軼六驥，洞視百步之外，口鼻常有清香之味　純陽子曰：何以謂之鉛與汞乎　正陽子曰：鉛也者，生於腎之左，其外玄，其內白，木之正氣也，其居北方，子位也　陰中之陽也，於是又有二焉：鉛精之得火者也，腦中之精血者也；汞也者，生於腎之右，其外青，其內赤，金之正氣也，其居南方，午位也　陽中之陰也，於是又有四焉：琉璃玉者也，水至於中宮者也，津結砂者也，膽之液氣者也　純陽子曰：何以造化而能成丹乎　正陽子曰：必也取水於山之巔，取火於海之底，（扳二扱）汞於事樓，採鉛於九天，水入則鉛住，而歸凝於中宮，其狀雞子，其色朱橘，其名聖胎，於是玄白判而爲造化者也　純陽子曰：進火周天，或抽或添，其用之也，有年有月有日有時，何也　正陽子曰：年也、月也、日也、時也，其屬乎水，則皆繫之陰者也，能克火焉　於是又有仲春仲秋之月，七日八日，二旬有二日有三日，與夫既望既晦，皆不可以行功矣　三彭守乎靈府，則其功難成，須用法行持可也　純陽子曰：火在吾身，何物爲之乎　正陽子曰：愚者以心爲火　夫心之內有神焉，謂之天地之爐，陰陽之鼎，蓋在心之下者也　夫以心爲火，則火反居其上，其何以烹歟　非既濟之道也　火當從下發，如蒸釜焉　故火者，下元眞一之氣，既極而成火，起於臍之下者也，水者出於腦者也　純陽子曰：何謂之爐　正陽子曰：其在吾身者也　夫人有之爲爐也，外有爐以載火，然後爐之中可以置鉛矣　鉛內有藥，其上加戊焉　吾之爐與異是哉！　純陽子曰：敢問治之間與其狀，可得聞乎　正陽子曰：紫煙非世之火也　紫煙者，氣也　元氣升降乎內外，鼻之息綿綿不失，而後鍊之成紫煙焉　純陽子曰：蛇有四，鼠有二，何物歟　正陽子曰：四者，四時也　二者，日月也　妙哉，其難言者乎！　純陽子曰：洞房之宮居何所歟　正陽子曰：其在兩眉之間，其入二寸，靡乎泥丸之前，狀如玉山，內有白元之神，居於紫極　純陽子曰：明堂則何如　正陽子曰：其在洞房之前，入於眉者彌寸，內有中元之神居焉　純陽子曰：太上有存三守一之道，何謂歟　正陽子曰：一物而三體者歟，水也、火也、土也　其聚也，是爲心，爲腎，爲脾　其變也，是爲氣，爲血，爲精　氣也、血也、精也，其化爲神　方其在身，故乃赤黃玄之鼎也，斯中宮者也　純陽子曰：人之生死何其循環之無端歟　正陽子曰：此無異故焉，不見乎性者也，故有委心以生貪，貪生著，著生煩惱，以苦其心，心亂則神煩，神煩則欲盛，欲盛則疾且死矣　純陽子曰：性何謂歟　正陽子曰：其在太虛耶，是難言者也　形氣之去來者，其性也　純陽子曰：神何謂歟　正陽子曰：上玄之宮，太一眞氣者也　其數三萬六千，隨其所生而變焉，故在氣變神，在神變氣，氣在則神存，神去則氣散　其散也，爲雲，爲霧，爲名之爲形，出之爲仙，入之爲眞，上結乎三元，下結乎萬物，而有長養之道焉　是以不散者其眞耶，散者其死耶　純陽子曰：神氣盡而死，氣何以絕乎　正陽子曰：形有六竅焉，其血虧竭則神不精不正矣　不精則津液滯矣，不正則邪氣會矣，於是乎生關壅而死路闢矣　純陽子曰：金液瓊漿何謂歟　正陽子曰：瓊漿者，目之淚也，其餘氣流於上齶之右，是爲金液也　純陽子曰：神水何謂也　正陽子曰：心中之血也，其餘氣流於舌之左者也　純陽子曰：然則華池何謂歟　正陽子曰：腎中之水也，其餘氣流於舌之右者也　純陽子曰：黃芽何謂歟　正陽子曰：其生於腦之中，其居於中宮，是爲腦之涎，脾之液，液之餘氣流於上膂者也　純陽子曰：青龍何謂歟　正陽子曰：肝也，木也　中有神水出入，在於脊膂之左，而內出於目者也　純陽子曰：白虎何謂歟　正陽子曰：肺也，金也　中有神水出入，在於脊膂之右，而內出於鼻者也　純陽子曰：朱雀何謂歟　正陽子曰：心也，火也　其位南方，其干丙丁，中有神水，由腹之右通於舌之下者也　純陽子曰：玄武何謂歟　正陽子曰：腎也，水也　其位北方，其干癸，中有神氣，由腹之左而通於耳者也　純陽子曰：勾陳何謂歟　正陽子曰：脾也，土也　其干戊己，中有神氣，由腎之中夾脊之上通於膀胱而入於腦者也　純陽子曰：黃婆何謂歟

正陽子曰：脾土也，故稱黃焉，蓋脾之氣也　純陽子曰：金翁何謂歟　正陽子曰：肺金也，故稱金焉，蓋肺之氣也　純陽子曰：姹女嬰兒何謂歟　正陽子曰：姹女者，心之液也　嬰兒者，腎之水也　純陽子曰：噓也，呵也，吸也，呼也，嘻也，吶也，吹也，叫也，其氣之出，屬何藏乎　正陽子曰：鼻之氣屬乎肺者也，故曰吸　口之氣屬乎肝者也，故曰吹　至夫吶者屬乎肺，吹者屬乎腎，呼者屬乎脾，呵者屬乎心，嘻者屬乎三焦，叫者噓者屬乎膀胱　純陽子曰：內外八卦何謂歟　正陽子曰：肝，震也　心，離也　肺，兌也　腎，坎也　大腹，乾也　膻，巽也　小腹，坤也　膀胱，艮也　此其內者也　目，離也　舌，震也　口，兌也　耳，坎也　頸，乾也　趾，坤也　腹，巽也　手，艮也　此其外者也　純陽子曰：天倉何謂歟　正陽子曰：其名有三：曰食堂，曰明門，曰地戶，吾之口也　純陽子曰：鐵牛何謂也　正陽子曰：青龍者也　純陽子曰：重樓何謂歟　正陽子曰：玉樓者也，人之食嗓也歟　純陽子曰：恍惚之中有物，杳冥之中有精，何謂歟　正陽子曰：夫所謂物者，氣中之水也　其水無形，蓋自冬至則陰至於天，積氣而生者也　是乃太極而生陰，其名有三：曰眞水，曰鉛，曰虎之魄，其形白而性金，故曰日之金烏、石之玉、水之金，腦之血，總曰血海，居於腦者也　夫所謂精者，水中之氣也　其氣無形，蓋自夏至則陰至於地，積陰而生者也　是乃太極而生陽，其名有三：曰眞火，曰汞，曰龍之魂，其形赤，其性火，故曰日中之玉兎　水之砂，在人爲筋爲骨，爲物之剛者也　純陽子曰：烏兎何也　正陽子曰：金烏者，心中之水，水中之眞氣也　玉兎者，腎中之氣，氣中之眞水也　純陽子曰：五嶽、六曹、四瀆、五湖、九江、三台、風雨，何以辨乎　正陽子曰：左顴者，岱山也　顴者，衡山也　右臉者，華山也　頰者，常山也　鼻者，嵩山也　五藏、五湖也　六府、六曹也　三焦者，三台也　大腸九曲者，九江也　精者，江也　溲者，河也　血者，淮也　津者，濟也　亦曰四海也　汗者，雨也　氣者，風也　純陽子曰：一身猶一國也　孰爲君臣歟　正陽子曰：心者，王也　氣者，相也　脾者，大夫也　肺者，尚書也　腎者，烈女也　肝者，戶部也　膽者，禮部也　胃者，兵部也　膀胱者，刑部也　精海者，工部也　純陽子曰：龍，何物也　正陽子曰：元氣生於二腎之左右，杳冥之府也　元海也，大小如環，其氣出入如紅纓，神之父也，陽之根帶也，陰陽之源也　純陽子曰：虎，何物也　正陽子曰：陰之血也，液也，變而爲之者也　其生於離、竊五穀之眞氣，至於心而化焉，流於腎之宮而精氣成矣，是謂朱汞也　火龍在坎也，命之根也，神之母也　純陽子曰：鉛者，靜也，性也，性果何所生乎　正陽子曰：五穀之眞氣爲心所竊，化而爲血，於是血復化爲液，液復化爲眞氣，凝而爲神，此性也　純陽子曰：汞者，動也，命也，何謂也　正陽子曰：命者，居於二腎之中，元海之內，所自眞元之氣，於是其中有眞水焉，本生於心，流於腎，化而爲精，精者莫親於斯二者也，故靈源流之元氣不止則神不寧矣　純陽子曰：本立而道生，何謂本歟　正陽子曰：神也，氣也，精也，髓也，涕也，唾也，津也，血也，汗也，淚也，斯其爲本歟！本之不立，如木之蠹，條幹槁矣　故吾身流轉則髓潤矣，是謂神水者也　純陽子曰：三池何謂歟　正陽子曰：口者，玉池也　泥丸者，天池也　胃者，中池也　純陽子曰：九宮何謂歟　正陽子曰：腦之中有九房，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又有四雌五雄守焉　純陽子曰：三關何謂歟　正陽子曰：口者，天之關也　手者，人之關也　足者，地之關也　泥丸者，上關也　絳宮者，中關也　下元者，下關也　以此爲關，何以閉塞乎　非知道者之言也　吾今告汝：以上關者，目也　中關者，鼻也　下關者，口也　其經通乎九竅，邪之所害也，故欲加鍵焉　純陽子曰：人有天地陰陽，何謂歟　正陽子曰：首，天也，足，地也，其外者也　心圓而腎方，其內者也　日，陽也，月，陰也，其外者也　氣升而液降，其內者也　故天至於地八萬四千里，心至於腎亦八寸四分焉，此心腎比天地者也　純陽子曰：二至也，二分也，於吾何所法歟　正陽子曰：時加乎子，加乎午，二至也　時加乎卯，加乎酉，二分也　此日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　晦也，望也，二至也，二分也　此月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　夫日北至而陽升，自下而上，以還於天，於是一陰至焉　自日南至而陰降，從上而下，以還於地，於是一陽至焉　春之分也，陽升於上也，遇春分而入於陽而離乎陰者也　秋之分也，陰升於上也，遇秋分而入於陰而離乎陽者也　純陽子曰：五賊者何居乎　正陽子曰：人者得五穀而養，得五行而生，生則有敗者也　故五行者可以生，可以死，五行者所以爲寇歟　純陽子曰：月候氣節時歲，何謂也　正陽子曰：十二時者，一日也　五日者，一候也　三候者，一氣也　二氣者，一節也　二節者，一時也　四時者，一歲也　純陽子曰：勒陽關有道乎　正陽子曰：入室斂身端坐，神識內守，微脇其腹焉　純陽子曰：丹有採者，何謂也　正陽子曰：漱口嚥其津液而般歸於命府，運氣於黃庭之中，於是氣液造

化而成精津，積而爲血，血積爲珠，珠爲表，表爲砂，砂爲汁，汁其採之者歟

純陽子曰：黃庭何謂歟　正陽子曰：其在膀胱之上，脾胃腎之前，臍之後，肝之右，肺之左，如雞子，如權石　純陽子曰：脾者謂之黃婆，而不謂之黃庭，何也　正陽子曰：脾能接心之液，腎之氣，和合而成丹，非黃庭也　純陽子曰：進火者於何所乎　正陽子曰：火者生於臍之下，觀之無形，遠不可取也，近不可捨也，狀如青冥焉，不可名也　純陽子曰：金液鍊形，形神妙而合道眞，何謂也　正陽子曰：鍊汞成神，鍊氣成形，於是後昇前嚥，二物合而成胎，是爲與道合眞，斯金液鍊形者也　純陽子曰：日月八卦何謂也　正陽子曰：時加乎亥者，乾也　加乎子者，坎也　加乎寅者，艮也　加乎卯者，巽也　加乎酉者，兌也　加乎申者，坤也　加乎午者，離也　加乎卯者，震也，此猶外者也　純陽子曰：夾脊亦有三關，可得聞乎　正陽子曰：夾脊之節二十有四，凡一關直三節焉　腦之下名曰玉關，其夾脊相對名曰中關，內腎相對名曰下關　純陽子曰：聞大道之名，未聞其狀也　正陽子曰：道者無形也，言之非道也　道者虛也，以實言之非道也，道以虛爲體者也，其如呼於山者，其谷應之歟　故養於肺之中者，神氣也，眞性也　純陽子曰：修眞者有魔撓焉，其何以哉　正陽子曰：念不離一而外馳，則魔斯至矣　於是心動則神迷，神迷則昏，昏則魔盛而功難成也　純陽子曰：禦之有道乎　正陽子曰：難乎其言哉！純陽子曰：風也，雲也，雨也，霧也，霜也，雪也，霞也，如之何其變也　正陽子曰：眞元之氣也，其氣不定，呼而爲霞，吸而爲霧，吹而爲風，呵而爲雲，零而爲霜雪，凝則爲雨露，升則騰於天，降則墜於地，清則浮，濁則沈，斯隨所變者歟　純陽子曰：人之身有天地之數，上位下弦具焉，其金八兩，是爲一百九十有二銖，其銀亦然，陽也陰也亦然，故六十有四卦，其爻三百八十有四，一分四銖，以應陰陽之火數，有日月時候焉，其在人也，謂之何哉　正陽子曰：天地之數，吾已言之矣　八萬四千里，天地也，八寸四分，心腎也　故奪得天地之數者，如運諸掌，數二五爲十也　純陽子曰：白馬之牙，其狀如何　正陽子曰：五行備矣，五藏之正氣其津其精凝焉，其氣其液合諸於鼎，於是白氣出矣，其狀如縱火，如白馬之牙　純陽子曰：心有異名乎　正陽子曰：心者司南，其干內丁，其德在火，其卦曰離，其名曰朱汞，曰赤龍之趾，曰姹女，曰瑤臺，心有血焉，謂之赤鳳之髓，其流入於腦，謂之海，其流入於華池，謂之神水　純陽子曰：腎有異名乎　正陽子曰：腎者司北，其干壬癸，其德在水，其卦曰坎，其名曰曜曰輿鬼，曰金光，曰金精，曰氣根，曰玉壺，曰玉爐，曰北海之龜　純陽子曰：九還七返何謂也　正陽子曰：時自子而至申，九轉者也　故鍊者九年爲一轉，三轉而爲一周焉，天有七曜，人有七竅　夜行五轉者，七曜也　內行五藏者，七竅也　吾之眞氣上下周流，自申至於寅，一陰一陽，一升一降，一浮一沈，精也，魄也，津也，液也，汗也，晝夜存之而不走失者，七返也　純陽子曰：金鼎金華何物也　正陽子曰：金鼎者，華蓋下覆焉，其位西方，其干庚辛，其德金焉　金華者，肺也，其位西方，其氣白，自肺而出，其凝如花　純陽子曰：神光何如哉　正陽子曰：修之九年，其光見矣　純陽子曰：意者猶馬歟，猶猿歟，不知乾之馬驛之馬狀如何也　正陽子曰：乾馬者，心之液也　驛馬者，其氣也　猿者，心之意也　純陽子曰：乾之牛何也　正陽子曰：腎之氣，北方壬癸之水也，所謂鐵牛也　純陽子曰：六賊何謂歟　正陽子曰：目也，耳也，鼻也，舌也，心也，意也　夫萬事之根，孰不由是者乎　純陽子曰：三車何謂歟　正陽子曰：前後微脇者，大牛車也，羊鹿車也　胃院者，河車也，天河也，水府眞一之氣從天內來，通於口鼻，故曰河車者也　膽之下者，火車也　純陽子曰：孰爲蓬萊之洞歟　正陽子曰：腹之中，其上下者也　純陽子曰：孰爲曹溪歟　正陽子曰：腎之內，牙之外者也　純陽子曰：孰爲三歟　正陽子曰：心腎之氣也，一曰三寸，二曰三尸，三尸滅則成眞矣　純陽子曰：二泉孰生歟　正陽子曰：其出於口之中，舌之下，左右有二穴焉，其大如鍼鋒，通於心肺，時有精液生於咽，此潤萬物而灌五藏者也　純陽子曰：人何以消天地歟　正陽子曰：吾之日，其日月也；吾之腸胃，其湖海也　吾之喜怒，其陰霽也　吾之鼻顙，其五嶽也　吾之呼吸，其雷霆也　吾之五藏，其五行也　吾之氣，其風雲也　吾之毛髮其草木也　吾之汗淚，其雨露也　吾之血脈，其江河也　吾之涕唾，其霜雪也　吾之機，其冀土也　吾之男女，其陰陽也　吾之形，其棟宇也　吾之九竅，其九曜也　吾之四支，其四方也　吾之毛孔，其四象也　吾之五行，其五星也　吾之津液，其泉水也　吾之四象，其四時也　吾之八卦，其八節也　地有八節　吾之興寐，其晝夜也　吾之蟯蝨，其螻蟻也　吾之老稚，其寒暑也　吾之否泰，其日月盈虧也　吾之生死，其天地之返覆也　夫能測天地之機，吾可以等其久矣　純陽子曰：既聞要道，於是發玄鍵而知八漏之禁焉；目之淚走者，肝漏也　鼻之

涕走者，肺漏也　口之唾走者，腎漏也　外腎之汗者，心漏也　夜而盜汗者，小腸漏也　寢而有涎者，腦漏也　夢與鬼淫者，神漏也　淫欲者，乃身漏也　夫人者能固而不漏，使入於金鼎玉池，聚之以爲靈寶者，其可度哉！

又卷九《神景篇》（神山牡宮，氣留牝府。其氣交感，以神爲御）

天谷者，泥丸之宮也　上赤下玄，左青右白，其中有黃焉，斯元神之府也，谷神眞一之至寶者也　其爲告之性歟，而心爲其用焉　神靜則萬化安，情動則萬化生　夫能守其一，守其神，神斯靜矣，然後眞一者在於天焉　上牝者，脫也　泥丸之前紫微位焉，紫微之前玉清位焉，玉清之下明堂位焉　明堂下通乎鼻　鼻者，牝之戶也　下牝者，心也　心之上玉泉位焉，玉泉之上太皇位焉，太皇之上金光之庭位焉，金光庭之上慧泉位焉，慧泉之上五靈之源位焉，五靈源之上靈泉位焉　過天曜，出胃口，入九端，通（夫）〔天〕地之要而至於其中，及唯之間者，牝之戶也　神者氣之母也，氣者神之子也，不可斯須而離者也　神止於牡宮，則氣留於牝府，故神能御乎下，與氣交感，升降不息，自然之道也，於是必知精進焉　使夫妙中得定，定中有神，三衣足而四器空矣　三衣何謂也　曰性、曰智、曰慧　四器何謂也　曰目、曰耳、曰鼻、曰舌　性者神也，智（有）〔者〕通也，慧（有）〔者〕變也，聖人觀性生法，法無量矣　於是變化至於無窮，入於無爲　日用而不知，曰器空矣，六塵亡矣，尚何六賊人有哉！　吾則澄其神，不附於萬化，神通之力，縱縱空之，用之低倦　守之何勤　凡（比）〔此〕者空而不色，色而不空，無爲之妙用者也　三宮者心脾之升降者也　二輿者，其路也　上通乎天門，下達乎地戶，中灌溉乎三宮　腦者，上玄下赤，左白右青，其中有黃焉，三陰之正，太玄之中者也　精外謂之漫，水中謂之螣蛇，其名太素之魔，呼吸眞氣，運行經絡者也　下之心者，上赤下玄，左青右白，其中有黃焉，三陽之正，太一之中者也　精外謂之漫，水中謂之元龜，其名太玄之魔，呼吸眞氣，運行經絡者也　脾居中央，是爲二氣升降之府，神氣交感之宮也　吾能守乎泥丸天谷，其主二千有七百息，使氣定十周，自然心之陽與腦之陽合於脾，下達乎玉匱，過乎太倉，入於尾閭，出於心，升於二輿，狀如火輪焉　元神過乎上清，行乎太樞，越乎靈道，入於中廟，歷乎腦戶，出於風府，傳乎二輿，神氣交而白（體）〔體〕五形其炎如火，其狀如迸泉焉　於是觀也，神不入乎色，視也，神不（入）〔八〕於聲，聞也，神不入於香味也　吾滿滿乎其定，四器可謂空也矣　聖人於是知空之不空也，色之不色也，而得智慧於斯焉　知不知，與知慧哉！　視不見，與知妙哉！　故不性之性謂之命，不神之神謂之眞，此其曰用之定者也　夫能於定之中而明不神之神，不性之性，則神而化性而與，與天地等其久，陰陽同其運矣

又卷一八《修真篇》（導通穀海，調適神舍，專心任真，靜而觀化）

至游子曰：人之元首有九竅焉，其上象乎九天，其下法乎九地者也　身有九竅，復有五城，一二樓，金堂玉室，神所保之　九宮太一者，何謂也？　專心任眞，惟存乎一宮，則邪無見矣　於是百邪自除，衆福歸來　用此道也，吾有六氣之方，修身之旨焉：嘻者，主於肝也；呵者，主於心也；噓者，主於肺也；呼者，主於脾也；吹者，主於腎也；嘻者，主於三焦也　三焦者，法象乎三十有六氣，分行於五藏六府，通導乎水穀之海，調適乎形神之舍　夫欲養神者必先養其氣，欲養氣者必先養其腦，欲養腦者必先養其精，欲養精者必先養其血，欲養血者必先養其唾，欲養唾者必先養其水，然後可也　九還七返者，何謂也？　大而論之則一年也，小而論之則一日也，晝夜一周而天降地轡矣　故自寅而至於申，斯七返者也；復至於坤，斯九還者也　神仙之要莫大乎存想　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瞑目見其形，收心見其心　目不離於身，身不離於神，此存想之漸也　其次當養性焉　養性之道，欲少勞血不可極也，不可强其所不堪也　食飲節少而不飽頓，常若飽中之飢，飢中之飽，此善養生者也　是以先飢而食，先渴而飲，食已則行，以手摩其腹者，其數百　若臥則閉地之戶，不然則眞氣失而邪自其外入矣　屈膝倨臥，枕石而寢，其名曰吉祥　春夏則蚤興，秋冬則晏興　其蚤興也，勿前於雞鳴；其晏興也，勿後於日出　常聞雞鳴而念身中有人，其長三寸，黑衣而立，念之久，則可以視萬里之外矣　吾之動止孰亦知夫有所禁乎？　晦日勿歌，朔日勿笑，前後漫勿視，日月星辰勿視，西北車勿奔，馬勿馳，井勿越，竈勿跨，枕勿高，唾勿遠，眠勿舉篦，坐臥勿犯風霜，此術是謂修眞之至也　吾聞諸太上曰：氣象天地，變通莫測，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上入於泥丸，下注於丹田，採五行以哺百神，內丹成則外丹應，外丹應而內丹未充，亦未可以升舉矣　或聞乎金聲玉振者，道將成之徵也　《悟眞篇》有於黃道，陰剋陽純；玄珠有象，太一歸真　張平叔名伯端，天台人曰：道有二焉：夫鍾五芽之氣，服七曜之光，注想按摩，納清吐濁，誦

經持咒，飲水吞符，扣齒集神，絕穀辟穀，存神聚息，補腦還精，及夫伽草木、鍛金石，是爲幻化有爲之用，所謂易遇而難成者也。況夫閉息者入定出神，其理窮於純陰，其舍難固，不免用還移之法，未得所謂自然無漏之果，豈能回陽換骨而昇天者哉？若有九轉金液還丹之道，在乎究姹女、達造化，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龍吟虎嘯，夫唱婦隨，玉鼎湯溫，金爐火起，於是始得玄珠有象，太一歸眞矣。其用功也，蓋斯須焉，至若防危慮險，在謹於逆順抽添而已，養正持盈，在謹於守雌抱一而已，如是復陽生之氣，剝陰殺之形，節候既周，脫胎神化矣。而學者乃以鉛汞爲二氣，五藏爲五行，心腎爲坎離，肝肺爲龍虎，神氣爲子母，津精爲鉛汞，不知浮沈資主之理，何以異乎以他人爲親者哉？是殆不知金木相克之幽微，陰陽互用之要妙，於是使日月失道，鉛汞異爐，欲望還丹之成，不亦難歟？觀夫羣書，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龍，水銀朱砂，白金黑鉛，坎男離女，凝成金液，不知眞鉛眞汞爲何物也？今掇其詩五篇。

一曰：伏鍊三黃及四神，若尋草木更非眞。陰陽得位歸交感，二八相當自合親。潭底日紅陰怪滅，山頭月白藥苗新。時人不識眞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

二曰：人人盡有長生藥，自是愚迷枉棄拋。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井蛙特謂無龍窟，籬鷃爭知有鳳巢。丹就自然金滿屋，何須草草學燒茅。

三曰：不識玄中顚倒顚，爭知火裏好栽蓮。牽將白虎歸家養，產個明珠似月圓。謾守藥爐看火候，但修神定自然安。羣陰剝盡丹成熟，跳出凡籠不是難。

四曰：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鉛見癸生須急採，金逢望遠不堪嘗。送歸七釜牢封閉，次入流珠慥配當。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

五曰：三五一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歸生數五，三家相見產嬰兒。嬰兒是一含眞氣，十月胎圓合聖基。

平叔以爲未盡，又爲短章，復掇其要焉。

其一曰：日居離位反爲女，坎配蟾宮卻是男。不會個中顚倒意，休將管見作高談。

其二曰：鼎中設象像儀形，得象忘言意自明。後世迷走惟泥像，而行卦氣望飛昇。

其三曰：礦津納氣是人行，有物方能萬物生。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如猛火煮空鐺。

其四曰：華嶽山頭雄虎嘯，扶桑海底牝龍吟。黃婆自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

其五曰：不識陽精及主賓，知他那個是踈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閻浮多少人？

其六曰：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眞鉛也棄捐。此是用鉛玄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

其七曰：西山白虎性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提來令死鬪，化成一塊紫金霜。

其八曰：竹破還將竹補宜，覆籬須用舊籬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眞鉛合聖機。

其九曰：雪山一味好醍醐，煩入陰陽造化爐。若遇崑崙西北去，張騫始得見麻姑。

其十曰：八月十五瓠蟾輝，正是金精旺盛時。若到一陽纔起復，便將見火莫淹遲。

其十一曰：玄牝之門世莫知，指他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兔兒。

其十二曰：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作死門。若會殺機明返覆，始知害裏卻生恩。

其十三曰：月纔大際半輪明，早見龍吟虎嘯聲。便好堅心修二八，一時辰內管丹成。

其十四曰：偃月爐中玉蕊生，朱砂鼎內水銀平。只因火裏調和後，種得黃芽漸長成。

其十五曰：夢謁西華到九天，分明授我指玄篇。其中簡易無多旨，只是教人鍊汞鉛。

其十六曰：華池宴罷月凝輝，跨個金龍訪紫微。從此衆仙相識後，海潮

陵谷任遷移

其十七曰：赫赤金丹一日成，古仙詩語最堪聽。若非九載三年者，盡是無稽欺日程。

其十八：太一曰，女子著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夫婦若相逢，恩情自留戀。爐中火焰紅，眞人自出現。

又卷二二《金液還丹内篇》（非汞非鉛，真一爲基。知白守黑，神明自歸） 李光玄少慕道，已而遇至人告之曰：元氣不散，可以長生者也。元氣者，身中混元之氣，人之根本也。念住則氣停矣，神行則氣散矣，是以至人喘息不游於鼻外，存思常住於丹田。三田實，則可以至千歲焉。若夫吐故納新，漱液嚥津者，皆延年固身之道也。光玄行之十餘年，以爲此非出世金液之方也。遂游少室之山，因見玄壽先生而問焉。玄壽先生曰：還丹者，眞一爲基，鉛汞相依，黃芽爲本者也。黃芽者何謂也？芽出於鉛中，始於至眞汞傳金之氣，是之謂黃華者歟！光玄曰：鉛有大毒，何以成至藥乎？玄壽先生曰：鉛中有金，金中有寶，見寶識寶，賢人得道，寧修鉛中金，不鍊鉛中寶，此非世之鉛也。故曰：黃芽是鉛，去鉛萬里。黃芽非鉛，從鉛而始。鉛爲芽母，芽爲鉛子。母隱子胞，子隱母胎，知白守黑，神明自來。是以一者水之數，五行之始也。其色稟於黑方，包含五彩，修之合道，契於自然，用能生天地，爲牝牡，然後還日精於月窟，結精華於龍宮，紫氣潛隱，與眞合符焉。語曰：用鉛須用鉛，鉛是舊丹田，不棄鉛也。光玄曰：世以朱砂水銀爲黃芽，何理歟？玄壽先生曰：非知道之言也。夫黃芽者，坎離相孕，金水相生，男冠女笄，牝牡相得，從無入有，陰動陽交者也。光玄曰：世或以金銀五鉛爲黃芽，何理歟？鉍鉛，咸，鉛，黑鉛，蜜陀僧。玄壽先生曰：皆非也。彼有質而頑滯者，服之灼五藏矣。吾所謂黃芽者，鉛汞合體，金木相並，龍虎相交，水火相制，推情合體，以魄隨魂，成於還返之因，明於呼吸之理，陽交陰孕，母在子存，全天地之精者也。故汞不呈體，金不露形，丹砂木精，得金乃並，乘身斂魂，虎飢則來噉食生髓脂。蓋謂此也。然必時候周足，則自然變化矣。故曰：鉛汞芽，同三花，採我氣，結成砂。初開旬，運火加，輪五彩，入神華，增爲使，道無邪。三者備，斯仙家矣。光玄曰：猶未之悟也。玄壽先生曰：至藥者，唯用五行而已。經曰：何言金木水火土，留神保命是龍虎。學人不識五行精，強以他人爲父母。木主氣兮骨主虎，血主水兮肉象土。不死之道在離宮，會得五行方有主。五行須是水銀親，殊質不堪爲伴侶。賀蘭大士名球曰：青龍起，白虎卧，玄武飛，朱雀坐，黃龍中宮自結果。母憐子，子憐我，爐中結成雲一朵，餌之乃至無不可。謂此道也。光玄曰：服餌當用何物乎？玄壽先生曰：成藥之時水銀而已，過河車則成紫粉，是爲金液還丹焉。光玄曰：敢問至藥者銖兩幾何？何日而成乎？玄壽先生曰：鼎有乾坤焉，自子以及離，斯明卦象者也。自離而至亥，斯見光華者也。猶子之在胎，雞之居卵，時至則出矣。二八同居者，銖兩也。一星周市者，節候也。於是龍興而虎嘯焉。二八，姹女也。十六，鉛精也。陽生起火，陰盡則停矣。陶隱居曰：子午二門開卯酉者也，四時運火合乾坤者也。斯龍虎自相吞矣。光玄曰：日魂月魄，白虎青龍，丹砂河車，眞鉛眞汞，孰爲正歟？玄壽先生曰：亦一而已，不越於五行者也。世以石爲藥者七十有二，或至百餘，姑可治病，難與議長生之旨也。陽火東旋而爲龍，陰水西轉而爲虎。汞者，火之本也。鉛者，水之金也。制在於中宮，以類相成者乎。昔者陵陽子知其道，故用南對北，用西對東，配此四方，不違中道。一年運火，十月開爐。七返無虧，九還周足。斯乃龍飛魂返，虎伏魄歸。其名曰紫金之妙還，太液之神丹焉。光玄曰：三黃結砂，可以成金，何也？玄壽先生曰：此貪者之所爲也，非希長寂寞學道者也。

又卷二四《九轉金丹篇》（人之得一，是爲元火。鍊於三田，神氣爲佐） 元龍子（西蜀青城山方士段昊也）曰：道生一者，太空之一氣也。萬物與人，其生因乎一氣者也。其死歸乎一氣者也。陰者，性也，無中來者也。陽者，命也，有中生者也。身爲體，以心爲用焉。心爲體，以神爲用焉。神爲體，以氣爲用焉。氣體以運鍊，堙埴爲用焉。天地之神者，陰陽所生也。精氣之神者，陰陽所化也。其有神存而性昧者，何也？氣不合於神，神不合於氣而然也。故心以性爲神，神以心爲用，神者性之眞也，性者神之體也。是以存神養氣湛性冲神者，常使神以輔氣，氣以輔神，自然長生者矣。天地得一者何也？陰陽是也。人之得一者何也？元火是也。知一者則以虛無爲藥，丹元爲鼎，正氣爲火，鍊於三田，眞氣不散，則陰陽豈能衰其形矣。道之妙用有三焉：其上運太虛之元氣，配用坎離之神，入有爲而其形自化矣，奪無爲而其形自眞矣。其中守形固氣，養其形，住其眞，神氣調御，滿然自慶

爲。其三尸濁留清，神魂不散焉。夫轆轤無策，究其終始，莫要於八卦焉。一爻者，一氣也，一氣者，旬有五日也。十有四爻是爲二十四氣者歟！天地運行之始，其上有風輪，未濟之象也。三陰之氣自虛皇之降精者也。其下有水輪，既濟之象也。三陽之氣自虛皇之降精者也。東方者，震也。天眞九皇少陽木之眞氣，生於水中，其應於肝，肝以甲爲兄，乙爲妹。己者，甲之婦。庚者，乙之夫也。太陽木之眞氣而爲巽，生於風中。南方者，離也，天眞九皇火之眞氣，生於風中，其應於心。心以丙爲兄，丁爲妹。辛者，丙之婦。壬者，丁之夫也。天眞九皇三陰土之眞氣，生於風中而爲坤焉。其上黑，其下赤，其左白，其右青，其中央黃，而藏乎一氣，其色玄者也。西方者，兌也。天眞九皇少陰金之眞氣，生於風中，其應於肺。肺以庚爲兄，辛爲妹乙者，庚之婦。丙者，辛之夫也。天眞九皇太陽金之眞氣，生於水中而爲乾焉。北方者，坎也。天眞九皇陽明水之眞氣，生於水中，其應於腎。腎以壬爲兄，癸爲妹。丁者，壬之婦。戊者，癸之夫也。天眞九皇三陽土之眞氣，生於水中而爲艮焉。其上赤，其下黑，其左青，其右白，其中央黃，而藏乎一氣，其色赤者也。中央者，坤也，其應於脾。脾以戊爲兄，己爲妹。癸者，戊之婦。甲者，己之夫也。三陽在於水中，散而爲天者，乾是也。其自然之氣名曰太和君焉。三陰在於風中，散而成地者，坤是也。其自然之神名曰太辰君焉。乾生三男，震、坎、艮也。龍之精，風之公也。坤生三女，巽、離、兌也。虎之體，龜之精也。六氣三陽三陰者曰傳於五藏，升降於六府，羅絡於三元，係連於八脈，行於十二經十五絡，循還三百六十五穴，上達於天關，下至於地戶，加乎一息則熱矣，損乎一息則寒矣。陽氣左轉，陰氣右旋，五千度其周天者也。故左氣交則右氣應，右氣交則左氣應，而各有配焉。少陽之精，太陽之正者，天眞九皇金眞之一氣也。太陽之精，少陽之正者，天眞九皇火眞之二氣也。陽明之精，少陽之正者，天眞九皇土眞之五氣也。少陰之精，太陰之正者，天眞九皇木眞之三氣也。太陰之精，厥陰之正者，天眞九皇水眞之四氣也。厥陰之精，少陰之正者，天眞九皇之六氣也。三陽之正，太虛之精者，天眞九皇之八氣也。於是以中宮置鼎，收奪八方之妙氣，配土合和，鍊而不散，而後成九鼎之神丹，其丹九色。青紅白黑黃紫綠碧緋（比之此）九色也。昔者黃帝鍊劒鑄鼎，乘火龍而升天者，諭內也。何以言之？心者火也，肝者炭也，腎者鞴也，肺者金液也，脾者鑪壇也。經曰：心爲丹砂，肺爲雲母，肝爲空青，腎爲礬石，膽爲雄黃，此配鍊之義也。故聖人以身爲爐，三宮爲鼎，鍊不息之氣，入無爲之形焉。身靜則神自清矣，神清則氣自盈矣，神氣和則形自輕矣。一氣既定，百脈常盈，九鼎通潤，萬神自靈焉。九鼎者，九宮之用也。丹田者，眞一之鼎也。是爲九鼎大會之府者也。體一氣而爲眞，鍊九氣而成神。九氣者何也？曰九氣，曰九州，曰九域，曰九曲，曰九竅，曰九宮，曰九轉，曰九還，曰九鼎。九鼎之內，於是有七返八變九還之道焉。返者，復合也。收七表八裏經絡之氣血者也。一返脈，脈停運矣。二返氣，氣聚而凝矣。三返血，血成白乳矣。四返精，精結瓊瑰矣。五返骨，骨若紅玉矣。六返髓，髓化玄霜矣。七返形，形清體妙矣。八返神，神化無方矣。還者，歸其源也。取五行之氣，動三要之精，定一物之元者也。一還腎，二還心，三還肝，四還肺，五還脾，六還丹房，七還氣戶，八還精堂，九還神室，九化則可以留形矣。其始乾者，大腸也，天也。其名曰金之維宮，曰靈符之宮，其數六者也。其次坎者，腎也，水也。其名曰水之正宮，曰丹元之宮，其數一者也。其次艮者，膀胱也，山也。其名曰土之維宮，曰玉房之宮。脾胃之氣符合於此，其數八者也。其次震者，肝也，雷也。其名曰木之正宮，曰蘭臺之宮，其數三者也。其次巽者，膽也，風也。其名曰木之維宮，曰天溷之宮，其數四者也。其次離者，心也，火也。其名曰火之正宮，曰絳宮，其數九者也。其次坤者，六腸也，地也，宍雀藏於土者也。其名曰土之維宮，曰朱陵之宮。脾胃之氣符合於此，其數二者也。其次兌者，肺也，澤也。其名曰金之正宮，曰尚書之宮，其數七者也。中宮者，黃庭也，鉛汞也。雖然，鼎無鼎也，藥無藥也。四象五行者，不離乎身，外求者則與道隔矣。修金丹者九年既成，其氣自盈，其神自靈，五霞攢頂，萬景朝形者也。坎離者，水火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故陰氣上動則下降，陽氣下動則上升，此內丹之升降者也。自冬至鍊成陽胎，內結於丹田，謂之命焉。自夏至鍊成陰息，內結於絳宮，謂之性焉。陽氣自其足而左旋，其上騰而爲日者也。陰氣自其頂而右旋，其下降而爲月者也。鍊純陽者，輕舉而爲仙。鍊純陰者，凝寂而爲鬼。心者，絳宮玄靈之府也，其內有螣蛇（又名碧眼胡兒，右泰魔王）玉女（眞魔）呼吸眞氣，其散若白光，使天眞陰之氣下降焉。腎者元宮，太子之府也。其內有白元之龜（又名金精猛獸，文臺魔王）呼吸眞氣，其散若

紫雲，使大眞陽之氣上升焉　上曰風輪，是爲風混，未濟者也　象曰離也，其內應於絳宮，陽中有陰，應感而生姹女　地后之神　下曰水輪，是爲水沌，既濟者也　象曰坎也，內應於丹田，陰中有陽，應感而生嬰兒　天皇之神　經曰：男居坎宮，女居離房，共關混沌，配合中央，此之謂也　絳宮者，其中有五色，其上黑，其下赤，其左白，其右青，其中央黃，而藏白雪　久之生姹女，產爲金液，還於丹田，婦返夫宮，此三陰之神也　丹田者，其中有五色，其上赤，其下黑，其左青，其右白，其中央黃而隱黃芽，是生嬰兒，產於金液，還於絳宮，夫歸婦室，此三陽之神也　黃芽者，運火化爲嬰兒，其頂有紅光，駕青龍上游於金闕之中　白雪者，有水化成姹女，其頂有碧光，乘白虎下返於玉堂之內　於是陽氣化爲紅光，而下隱於丹田，謂之日焉　陰氣化爲碧光，而上升於絳宮，謂之月焉　離宮陰火冥冥升降，左投右接，神氣交會，住於丹田，靈光內現，其狀如火輪，氣結於丹元者也　坎宮陽火冥冥而降，右投左接，靈光內照，其狀如水輪，白骸自收，精定於丹，元氣凝於腎宮也　是以鍊氣者使神來住，上下交會，五光混元而結胎息焉　坎宮氣結，其體泄五霞而耀者也　離宮息住，其眉白光　斯乃陰陽得位，交感自然者乎　然鍊金丹者，須分左右水火大小，鍊兩俱均焉　夫不循爻象之運動，其猶鑽水而取火者歟！善修鍊者，必上開天門，下閉地戶，左收腎精而控天龍，右引肺液而騙虎焉　左收自升，左出右入，七升下降，二氣循還，中央會合，左投而右接之，右投而左接之，不交而神自交，不接而神自接，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而散，忽然而聚，共在於黃庭之中　其散如風，其聚如雨，此鍊氣自然之道也　夫鍊氣者陽逆於陰，陰無不成矣　陰逆於陽，陽無不生矣　是以內氣不散，外氣不入，自於內而交焉　其氣蒸於百骸，飛騰蕩蕩，一交再交，一接再接　使夫神御氣，氣御神，神氣相御，自然而成胎息矣　夫鍊胎息者，先之以心澄神定，氣湛眞全，是以心定則神定矣，神定則氣定矣，氣定則息定矣，息定則氣合矣　氣合則凝結不散，是爲胎息焉　故其神內交，其氣內接，體交其氣，氣交其神，神接其體，體返其精，澄澄入妙，抱固元根，守眞存想，心氣下降，定息內交，神氣會於三宮，胎息結於產化，可以與天地同休者也　大丹之使火，必循易而行之　於是易之卦六十有四，是爲周星之運數也　三年一閏，閏則三百八十有四，是爲天地氣候加減升降之數也　以爲之三百八十有四爻，日用爲火之符，則一日有三旬，三旬有三百六十時，蓋日行一卦焉　故十有二爻者，六陰六陽，動靜之候，此變爻行火之數者也　月用六十卦之外，又有四卦焉　乾、坤爲之鑪鼎，離、坎爲之鉛汞，乃樞軸之用者也　魏伯人曰：六十四卦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持，此之謂歟！　夫十二爻者，應乎十二時也　五日一候，旬有五日一氣，四旬有五日一節，惟不用乎卯酉卯酉者，金木正刑也，止運行其河車於二曉，俟夫津汗交流，是爲焚魔沐浴之火也　然則一日之用十時，一年之用十月，於日於月除卯酉　故還丹者十月脫胎焉　（猶人之（主）〔生〕三旬爲一鼎，蓋日月者三旬一交，吾取奪造化之九氣，聚而鍊之，結爲神丹　吾之十鼎，惟日不用復卦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也？　丹藥未能有變者也　然則所實用符火者，惟九月而已，是乃九鼎者乎　九年者，九九之數，取日月之運行，其眞氣八百有十丈，斯其爲丹者也　以一月論之，其變爻行火內用之道，則一日其朝用屯，其夕用蒙，日之升者也　二日其朝用需，其夕用訟　三日其朝用師，其夕用比　四日其朝用小畜，其夕用履　五日其朝用泰，其夕用否　此六十時，上五日一候者也　六日其朝用同人，其夕用大有　七日其朝用謙，其夕用豫　八日其朝用隨，其夕用蠱，上弦者也　九日其朝用臨，其夕用觀　十日其朝用噬嗑，其夕用賁　中五日一候者也　十一日其朝用剝，其夕用復　十二日其朝用無妄，其夕用大畜　十三日其朝用頤，其夕用大過　十四日其朝用咸，其夕用常　十五日其朝用遯，其夕用大壯　下弦者也　十六日其朝用晉，其夕用明夷，日之降者也　十七日其朝用家人，其夕用睽　十八日其朝用蹇，其夕用解　十九日其朝用損，其夕用益　二十日其朝用夬，其夕用姤　上五日一候者也　二十一日其朝用萃，其夕用升　二十二日其朝用困，其夕用井　二十三日其朝用革，其夕用鼎，下弦者也　二十四日其朝用震，其夕用艮　二十五日其朝用漸，其夕用歸妹　中五日一候者也　二十六日其朝用豐，其夕用旅　二十七日其朝用巽，其夕用兌　二十八日其朝用渙，其夕用節　二十九日其朝用中孚，其夕用小過　三十日其朝用既濟，其夕用未濟　下五日一候者也　人者，合天地之象焉　其上至於絳宮，其下至於丹元，夫脊骨兩傍皆七分，左右各十五驗穴，是乃五藏六府六脈三元萬神所行，元氣所會，升降之道路者也　自絳宮左行十五之驗會，此日氣升騰之所由也　自絳宮右行十五驗會，此月氣下降之所由也　夫氣與神者，隨日月上下升降而分左右焉　陽之日自左而升，至十有六日從其右下降，月終而極矣　陰之日自右而升，

至十有六日從其左半降，月終而滿矣。斯所謂三十輻共一轂，爲其無，而有車之用者歟！冬至遇甲子以爲起功焉。於子之時，其少陽應於坎，其神潛龍，其氣天眞九皇金眞之一氣也。木行於天靈，交於金，運二十有五度。肝之之蘭臺之府傳此氣於右腎，應於子之初一刻，其傳三十有二刻，至卯之時沐浴運鍊，五日一候，十有五日一氣足矣。其鉛生一分而鎭於坎宮，其狀如露蕊，生於丹田矣。可以取而鍊之，一月爲一鼎焉。前十有五日，是爲陽進火者也，蓋鍊少陽之一氣。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爲一候，而俱六十時。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爲三十時，使火一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加火一兩。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加火二兩十有二銖。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加火三兩。此一氣終矣。十五日百八十時。冬至之後，十有六日至月之終，其陽明應於艮，其神兒龍，其氣天眞九皇金眞之一氣也。木行於天靈，交於金，運二十有五度，人氣亦行二十五度。傳其氣於右腎，應於丑初一刻。傳三十有二刻，肝之蘭臺之府，以辰爲初，運三至九徧，起於閒元之府，至腰左脇之中，運鍊十有五日，其鉛復生一分。其狀如含蓮，日用火養之。故後十有五爲陰，退火之數也，鍊陽明之一氣。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爲一候，俱六十時。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爲三十時，使火一兩十有二銖。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退火用一兩。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退火用一兩十有二銖。是以前十有五日謂之剛火，其效也，夜視五色焉。後十有五日謂之柔符，其效也，日射神光焉。於是復換鼎使火，自冬至三(日)(十)有一日至四旬有五日，其太陽應於(零)(震)，其神亢龍，其氣天眞九皇金眞之一氣也。太符於天靈，交於金，運二十有五度，應乎寅之初一刻也。其傳三十有二刻，肝之蘭臺之(應)(府)傳其氣於(者)(左)腎，其鉛復生一分，其狀如抱卵。此乃換鼎者也。前十有五日爲陽，進火以鍊太陽之一氣。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爲一候，俱六十時。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爲三十時，使火一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加火一兩。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加火二兩十有二銖。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加火三兩。於是三氣爲四旬有五日，爲一鼎半焉，一節之數也。鍊之至此，三陰絕矣。太陽入戶，會於宗廟，餘氣散爲丹砂者也。後十有五日爲陰，退火焉。自立春卦起於艮，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爲一候，俱六十時。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爲三十時，使火一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加火一兩。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加火二兩十有二銖。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退火用二兩。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退火用一兩。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一兩，後二日半退火用一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退火用二兩十有二銖。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十有二銖，後二日半退火用二兩。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兩，後二日半退火用一兩。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一兩，後二日半退火用一兩十有二銖。

也　土之不者，木也。其左固濟，其右逢壺，其外曰景死驚開休生傷杜，此所以保其歸者也　大藥一斤，應於三百八十四爻，其內惟取十有五兩，用之則三百六十爻焉　其一兩應於四卦，二十有四爻，是爲乾、坤、坎、離樞軸之用，斯蓋天眞變易火訣者乎？　卦有六爻者，六氣也。一分也　一爻者，一銖也　泰之卦，上之三爻應乎一呼，其出三寸，三陽也　下之三爻應乎一吸，其入三寸，三陰也　內用其卦者，何道也？　十六息者，六十四動也　爲九十六寸焉。凡定十六息者，四則爲六十四息。九十六寸者，四則爲三百八十四寸故易者，寸也，銖也，兩也，日也，皆三百八十有四焉　陽之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者則爲乾之策二百十有六焉。陰之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者則爲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焉　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焉，合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策者也　冬至一陽生於子之初一刻，起少陽之氣，行乎三十六度，合於甲乙之氣，行於地戶　凡一度行六刻，則爲運行者二百十有六刻也　次陽明太陽運行，如前之數（六）（三）十六度，通爲一百八度　此乾元水星小應大乘之道也，計奪六百四十八刻爲一度　夏至一陰生於午之一刻，起少陰之氣，行三十六度，合於庚辛之氣，行於天戶　凡一度行四刻，則爲運行一百四十有四刻也　次厥陰、太陰運行如前之數三十六度，通爲一百八度。此坤元火星小應大乘之道也，計奪四百三十二刻焉　陰陽共運行二千八十刻是乃日月周天運行萬物之數者也

又卷三五《衆妙篇》　至游子曰：何以致華池之水乎？吾聞卷其舌以舐於懸囓，行之淡日，舌之下其筋急而痛，吾以漸馴致焉　使舌之尖及於懸囓，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斯焉

至游子曰：日月有飛鸞之法，何也？　大坐，凝神，定氣，以左手抱臍之下，右手握肉於股之上，想乎大煙焰火以焚其心，次之焚其肝其肺，於是鼻微放其氣使通焉　少選復想其火下焚於丹田，俟其極熱，則書想日之光，夜想月之光　無則不想可也　焚心之時宜少焉，焚丹田之時宜多焉　次之立其膝，左右手抱之，使其熱周於身，熱極則止　其行無時　吾飽食，則運火可使之立消焉，何也？　垂手欲足，動搖其腹，收氣僂身，俟其氣滿，則回身焉，於是火上炎矣

白玉蟾《谷神不死論》　谷者，天谷也　神者，一身之元氣也　天之谷，容造化容虛空　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　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　其谷藏眞一，宅元神　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　又曰黃庭，又名崑崙，又名天谷　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　神存則生，神去則死　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　神不能安其居也　黃粱已熟，南柯未覺　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悲憂悅樂，備嘗於一夢之間　使其去而不還，遊而不返，則生死路隔，幽明之途絕矣　由是觀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　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　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　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元牝也　元者陽也，天也　牝者陰也，地也　然元牝二氣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之　黃帝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眞　吾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　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　下有虛谷關元，藏精之府也　天谷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　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　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　神氣交感，自然成眞　與道爲一，而歸於不死不生　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也　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　當其玄牝之氣未乎其根，閉極則失於急，任之則失於蕩　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耳　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　神久自寧，息久自定　性人自然無爲妙用　未嘗苦於勤勞迫切　故曰用之不勤剖此而觀，則玄牝爲上下二源，先毋昇降之正道明矣　世人不窮其根，不究其源，便以鼻爲玄，以口爲牝　若以鼻口爲玄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　此皆不能造其妙，非大聖人安能窮究是理哉

王頤中集《丹陽眞人語録》　師問衆門人曰：一日幾個時辰？門人對曰：一日六個時辰　師曰：晝夜總幾個時辰？門人曰：晝夜總十二個時辰。師曰：晝夜十二個時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有頃刻停息否？門人對曰：無停息　師曰：凡學道之人，切須法天之道，斡旋己身中造化。十二時中，常清常淨，不起纖毫塵念，則方是修行，日就月將，無有間斷，決做神仙　苟或虧功失行，怎得了達　我觀汝輩，十二時中不曾有一個時辰專心在道，受了十方施主供養，如何還得？　一朝合眼，復入輪迴，何時出期？我今叮嚀說與汝等，但自澄心遣欲，萬緣不染，神炁沖和，便是道也。依此修行，不得到錯了　若因循怠墮，行持不到，非吾罪也豈不念汝等七祖，生前造諸惡業，冥中受諸罪苦，望子孫成道，救拔得生天　各宜以此爲念，發堅固心，抱道而死　此吾所願也，珍重　門人聞是

終音，皆懽喜自得，魄如勉勵焉

師謂衆曰：道無形名，是神炁之祖也　元炁降化，神明自生，鍊神合道，乃是修眞　其餘名相紛紜，難爲憑準　我念爲汝舉其大綱　夫修此之要，不離神炁　神炁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姹，嬰姹是眞陰眞陽，眞陰眞陽即是神炁　種種名相，皆不可著，止是神炁二字而已　欲要養炁全神，須當屏盡萬緣，表裏清淨，久久精專，神凝炁冲　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九年不漏，上丹結　是名三丹圓備，九轉功成，骨髓凝化，血脉成眞，內完外溢，光影徹明，寂然不動，應感無窮　千變萬化，坐在立亡，三萬六千神靈，踴躍遊行天下，三界司迎　八難之中，千凶萬毒莫能消亡　至於大劫變化，洪灾四衝，神滿太虛，亦無所礙　故天有時而崩，地有時而陷，山有時而摧，海有時而竭，凡有相者，終劫於壞　惟學道者，到神與道合處，則永劫無壞，兼功及九祖昇上清矣

馬钰《丹陽眞人直言》　師父言曰：汝等地久天長，始心如故，莫生退怠，勿令妄做，守其自然，停其喜怒，外則遷緣，內則養固，心上忘機，意不著物，觸處不生嫉妬二氣　常要清淨，一神自住，水火交合，坎離異戶，無臭無聲，無往無路，動而不生，守之得趣　其曰神仙，甚曰甘露，行到自知，看怎生悟　夫大道無形，氣之祖也，神之母也　神氣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姹，嬰姹是陰陽，眞陰眞陽即是神氣一種種異名，皆不用著，只是神氣二字　欲要養氣全神，須常屏盡萬緣，表裏清淨，綿綿固守不動　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九年不漏大丹結　三丹圓備，此名九轉大功，亦名三千功滿　三田圓備，謂之神丹，法身輕舉，永爲神仙　倒笑天地不能長久，何爲天有崩，地有陷，山有摧，海有竭　有形必有壞，能修先之物，無形無象，豈有壞乎

劉處玄《無爲清静長生眞人至真語録》　復詢：平者何也？答曰：平者，道也　道養其萬物，則不擇其愛者與恩，布氣而平也　平者，眞也　眞通其萬化，則不擇其愛者與妙，布德而平也　氣平，則物齊生也　德平，則人齊善也　物齊生，則皆全其造化也　人齊善，則皆全其道德也　經云：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妙　即其常也　謂平

復詢：常者何也？答曰：常者，道也　常順其道，則救於人喪也　常順其氣，則救於物形也　人常順其道，則如魚在水也　物常順其氣，則如燈添油也　魚離其水，則死也　燈盡其油，則滅也　常順其道，則人生也　常順其氣，則物生也　人者，神也　物者，形也　形神俱妙，是與道合其體也　經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棄其道之常，則眞喜也　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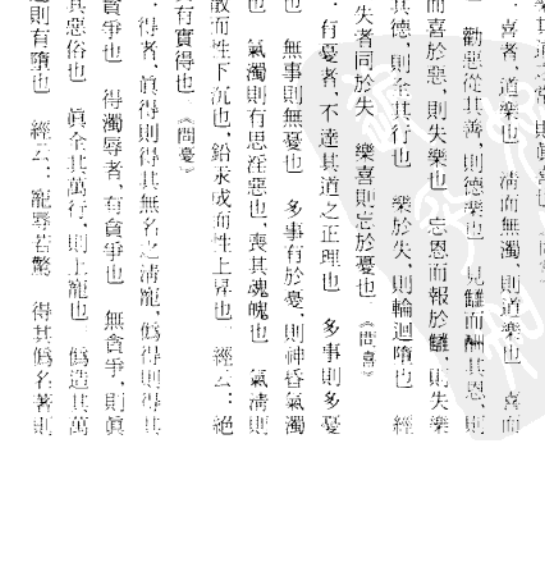
復詢：喜者何也？答曰：喜者，道樂也　清而無濁，則道樂也　直而無憂，則道樂也　喜者，德樂也　勸惡從其善，則德樂也　見讎而酬其恩，則德樂也　喜者，失樂也　遠善而喜於惡，則失樂也　忘恩而報於讎，則失樂也　樂其道，則全其功也　樂其德，則全其行也　樂於失，則輪迴墮也　經云：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樂喜則定於憂也　《問喜》

復詢：憂者何也？答曰：有憂者，不達其道之正理也　多事則多憂也　無憂者，眞通其道之眞慧也　無事則無憂也　多事有於憂，則神昏氣濁也　無事無於憂，則神清氣爽也　氣濁則有思淫惡也，喪其魂魄也　氣清則無慮清菩，聚其鉛汞也　魂魄散而生下沉也，鉛汞成而生上昇也　經云：絶學無憂　無於憂，念其道，則眞有實得也　《問憂》

復詢：得者何也？答曰：得者，眞得則得其無名之清寵，僞得則得其有名之濁辱也　得清寵者，無貪爭也　得濁辱者，有貪爭也　無貪爭，則眞通其善道也　有貪爭，則僞迷其惡俗也　眞全其萬行，則上龍也　僞造其萬業，則下辱也　悟則無生也，迷則有墮也　經云：寵辱若驚　得其僞名著則眞道失也　《問得》

丘處機《大丹直指》卷上

神氣交合三田既濟圖並訣



係中成法，長生不死　頂中神水下降丹田，眞氣上升，號曰既濟

一撞三關入腦，日晡後飛金精

此法號曰水火既濟。本法用陽時中刻，平坐伸腰，一撞三關閉耳，神水下降，伸腰聚腹，鼻引長息，默運心火上升。

右件震艮之時，一撞三關，金精入腦，補之數足，面紅，肌白如菩，後身輕，方可一撞三關，金精入頂，緊閉兩耳，使腎氣不出，併入太宮造化，金精下降，如淋灰相似，自上膀間清涼美味，神水滿口，若咽之歸黃庭，號曰金液還丹。當此，上腭有甘美水降，下咽，使以伸腰聚腹，默運心火，暗引丹田眞氣上升，而又鼻中出息，同舉眞氣，遍滿四肢，上水下火，相見於重樓之下，號曰既濟。

口訣：頂中神水入中源，丹裏真陽返上田；水火合來爲既濟，庭中升入大羅天。

神氣交合三田既濟訣義

真人曰：土之既濟爲瓦，瓦可得千年。木之既濟爲炭，炭可得百載。人欲長生，無出於既濟之法，是還丹鍊形，同用其功也。金液還丹，化丹成金，太陽鍊形，形之如玉。還丹未還之際，形鍊欲起之時，水上火下，相見於重樓之下，而曰既濟之時。當用地天泰卦，子後是也。每次一粒，如金菓形狀，顆顆還於黃庭，每顆生金光一道，般運出放皮毛之際，金光滿室，何止長生不死，是欲棄殼羣仙之時也。

真人曰：兩曜鑄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入瓊漿。水火都來相並問，卦後變成地天泰。陰陽升降兩相兼，水火交加入下田。既濟無差真氣足，金丹一粒萬千年。

右件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是爲長生不死之法，故曰中成之法。須是小成法見效，相續而行之，行之不差，見驗自速。若人不行小成法，直要中成，而求長生不死，不止見效自遲，而又徒勞心力，虛度時光。還丹而神水不下，鍊形而丹火不升，既濟而水火不交，反謗神仙虛語，不死爲妄言，殊不知行持過越是也。若人龍虎交而爲精，火候足而爲丹，用金精補其腦虛，使其還丹變成金丹，用丹火鍊其眞身，又使既濟之法相兼而行，善不可加矣。若不兼行六法，速要燒丹純陽之氣，鍊氣成神，速要鍊氣之眞靈，鍊神合道。此是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不須行矣。此三訣，古今上眞往往萬劫秘傳。中成之法，以還丹、鍊形、既濟者，蓋以留形住世，非金丹不可延年，非鍊形不可換骨，非既濟不可不死。又以無醜陋貧人，小哀骨神仙，又易形而留俗狀，不既濟而留凡骨，將來棄殼自離，超神亦遲矣。若還丹、鍊形、既濟之後，一百日靜中四象，周匝內觀，五氣紛紜，一百日見金花，觀有圓光，青氣出頂，紫霧盈室，三百日神癒，知前後事，眞氣可乾外水，體輕可履風煙，骨堅可齊天地。若見此境勿疑，是爲小驗，志誠行之，神異不可具載矣。

又卷下

五氣朝元鍊神入頂圖

大成法，棄殼升仙。如與小人說者，定有橫灾，宜自謹言。



此法曰鍊氣成神。本法用子午卯酉時。甲乙日鍊肝，丙丁日鍊心，庚辛日鍊肺，壬癸日鍊腎，脾不受鍊，氣寄四臟，戊己日不下功，此爲鍊五臟日也。甲乙日卯時下功，丙丁日午時下功，庚辛日酉時下功，壬癸日子時下功，此爲鍊五臟時也。

右件依前時用法，幽室靜坐，上香一炷，叩齒二十四通，升身平坐，內觀所鍊之藏，鼻息綿綿若存，靜極氣生，氣極神現，如夢非夢，暗中神氣上升前件日辰不可有差，蓋以神隨日，當眞氣隨時運轉，當審日察時，鍊之百日，氣足神現，將欲升仙，非止長生不死。

口訣：應日隨時自不差，五神會處起河車。靜中真象朝元後，猶恐陰魔作外邪。

五氣朝元鍊神入頂訣義

華陽真人曰：以升中純陽之氣，隨日定時鍊肝、二十四日青氣現，二十

日陽神自出　氣爲神體，神爲氣主是也　練心腎肝肺皆如之　其脾神脾氣，隨四時正氣，亦以共升　靜中內觀，臺中別有山川，物象成形，兩眸分胎　防其陰鬼外魔，七魄三尸相隨，雖天真以亂陽神，不能得上入天宮　自有內觀起火之法，推以練氣，氣聚爲神，不可屢其時也　自然氣現神出，五方真氣合出，本色五氣陽神名出，真形升而上入天宮內院，是爲合神入道之時也　若人三百日行火候足，不練還丹，不練形，不蛻凡，直行此法，以丹中純陽之氣，隨日應元氣所傳而練五臟，亦是捷徑　號曰奪功併法　若人欲住世間，而願爲長生不死，當用金液還丹，大陽練形，三田鍊神。

真人曰：三島紫煙龍鳳彩，九天紅日練龍精　中黃經曰：肝生東方，其色青，練之青氣出身騰　腎水北方，其色黑，練之應時，黑氣出身立　純陽氣滿五臟中，神升本色入天宮。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圖

係大成法，超凡入聖

丹中純陽氣，舉之入四肢，號曰焚身入五臟，號曰鍊神出身，號曰降魔入頂，號曰棄殼



七魄亡形
外魔遠走
九蟲下出
陰鬼速亡
三尸絕迹

此訣號曰內觀起火，本無時候。每日有暇，舉起爲念，略有行持。終日靜坐，神識內守，一意不散。常常升身正坐，默觀五臟，惟要分別真假，勿令陰魔亂真矣。

行件內觀之法，止是靜坐升身，舉起丹中純陽之氣，內鍊五臟，氣附神像，上入頂中　外鍊四肢，氣進金光，外出神體　非久，神合陽道，棄殼昇仙　防其陰鬼外魔、三尸七魄，假托形像，以亂天眞，混雜陽神，不能合道　所以不計晝夜，常隨氣轉　卯時觀肝，肝氣現青　午時觀心，心氣現紅　酉時觀肺，肺氣現白　子時觀腎，腎氣現黑　五色氣出，臺中眞境，不同塵世，車馬威儀，勝及王者　不脫升身起火，眞假自然兩向也

[illegible]　身上於起焚身火，燄燄紅黃入上宮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訣義

真人曰：鍊氣自易，起火亦難　默運丹中純陽之氣，隨日隨時以鍊五臟。氣真自現，神真自出，相照上升，併入天宮　防其陰鬼外魔，以假亂真　當此之時，氣隨神升，神附氣起，以中田入上田　陰鬼願人速老，外魔不真人安，虛生隊伍，妄起浮華，亦徵陽神，相雜而升　誰爲真像，誰爲假形，混雜難別。紅黃四圍，車馬並起，欲要辨別，莫若朝起丹中真火　一曰焚身，二曰降魔，三曰去三尸，四曰逐七魄，五曰集陽神　靜中內觀，自然明朗，惟見炎炎火中，人物交雜。少間，歌樂上起者，自己陽神，哭泣去者，身中陰鬼　須臾火息，臺中清淨，功不可再　切防十魔續來，蓋以陰鬼外魔，多生巧作緣業，來亂真神，內觀當可分別。

十魔君　或而滿耳笙簧，觸目花芳，舌有甘味，鼻聞異香，情思舒暢，意氣洋洋　如見不得，認是六欲魔，一也。

或而和風蕩漾，暖日舒長，迅雷大雨，霹靂電光，笙歌嘹喨，哭泣悲傷　如見不得，認是七情魔，二也。

或而瓊樓玉閣，蕙帳蘭房，珠簾翠幕，峻宇雕墻，珠珍遍地，金玉滿堂　如見不得，認是爲富魔，三也。

或而出將入相，威震八方，車服顯赫，使節旌幢，滿門青紫，靴笏盈床　如見不得，認是爲貴魔，四也。

或而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子分張，骨肉患難，眷族災殃　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五也。

或而失身火鑪，墮落高危，臨刑命喪，遇毒身亡，兇惡難避，猛獸逼傷　如見不得，認是災難魔，六也。

或而雲屯士馬，兵刃如霜，戈矛間舉，弓弩齊張，爭來殘害，驟捷難當　如見不得，認是刀兵魔，七也。

或而三清玉皇，十地當陽，四聖九曜，五帝三官，威儀隊仗，往復翱翔　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八也。

或而仙娥玉女，羅列成行，笙歌鼎沸，對舞花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觴　如見不得，認是妓樂魔，九也。

或而戲多殊麗、艷質濃粧、蘭臺夜飲、玉體輕裘、假人嬌顏、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十也。

大抵清虛之士、久樂寂淡、乍見繁華、往往認為真境、因循不出凡軀、是為困在昏衢、止為陸地神仙、不能超凡入聖者。舉人目前見在、不認外境、可以道道、漸得成功。學人內觀、不以丹中純陽氣鍊五臟、五氣真神現五色、十中筮黃並奏、隊仗齊升、當時陰鬼外魔、假心形像、相雜而入天宮。速速升身起火、火中二軍、自散哭聲、四向而去、歌樂轉盛、幽幽高山、須臾火過、清涼靜中、山川秀麗、內觀天地有朗、是為壺中真境。不可便認無事、少間十魔續來。當此之時、如夢非夢、似醉非醉、五神真靈、已入天宮。中區四大、主心平正、恍惚之中、不可認賊為子、以邪為正。不止因而不出凡軀、又而流入邪中、或而風魔、或而狂邪、及成神氣虛、神慧之不足、嗚呼可悲！故魔境詳言於此、升身起火、不厭數多。常常內觀、不拘晝夜、以至火起。天地之間、並無一物、上觀惟天、下觀惟地、四觀都無。靜中時聞樂聲、忽有異香、當時有驗、不比已前。肢體常似升龍、是神仙乘殼之時也。圍坐前有紅光、狀同蓮花、遍身有真氣、色若金光、五行真氣、合而為精氣神、三才異寶、合而為自然道也。收神再入黃庭、永卻長生不死、所到處陰神來現、乘風履雲、往復塵中、更無飢渴寒暑。若以升神、復入天宮、謂神出殼、是曰真人棄殼。山中百日、山中生玉棄殼；水中百日、水中生玉棄殼。了當真身出外、是曰神仙。當返三島、不在風塵之內、所謂棄殼升仙、而有五訣在左。

沖氣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七《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疏：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七句標能生之本，勸令守母存子。次句絕欲之戒，開塞對明。後六句敦美修證之功，結成襲常之行。○義曰：道化既彰，天下有始，道為物母，含孕羣生。理國之君，修道之士，睹萬有之畢備，知妙本之所生，守道而居，用道而理，則國無危殆，身保常長也。夫守道之要，收聰閉視，緘口靜身，察微抱柔，韜光返照，常所服守，至道可階。若能明於功，道去遠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注：始者，沖氣也。言此沖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疏：資氣曰始，資生曰母。言道能以沖和妙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義曰：資，禀也。物禀道生，道為物本，仰含育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睹流識源，鑒柔知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以泰寧矣。沖，中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是沖氣之子。○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為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義曰：道為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為道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常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卻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義曰：既知身之所禀，道生我身，卻洗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惑，絕聲利之塵，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義曰：惟道集虛，惟神集無，灰心滅智，道自歸之。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為之事，與天同功。六根不染，行與玄通，六欲不起，與道相同，

身安物順，而終身不勤矣。」《易》曰：兌之言乎悅也，又以兌爲口，門爲口，亦以戒其閉絕禍患爾。《西昇經》云：鼻口所嗜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欲相因爲用，眼見耳聞，心則運動，心既所悅，口則興言，口爲禍患之門，心爲愛悅之主，故可塞而閉之。夫此禍患，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國俱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義曰：道不欲煩，力視損其明；道不欲竭，力聽損其聰。心智競撓，道不可留，耽聲冒色，貪利悅名，萬慮滋起，衆患並興，動貽悔吝，坐陷灾蒙，神明不能佑，造化不能生者，以其縱欲害身，故終身不能救。

太平氣

綜述

《太平經》卷三五《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眞人前，今太平氣臨到，欲使謹善者日益興，惡者日衰卻也。爲其有傷殺人，盜賊發爲作政當云何乎？」「何謂也？」「謂臨發所知也。如人君坐有所疑，而欲使善者大興，惡者立衰也。盜賊起，使即時得也。」「其爲政當奈何乎？」「今眞人直善記之。今天師使之，敢不言，每言不中天師法。」「何謙爲言之？」「自古大聖人不責備於一人也。今子言不中，何謙乎？」「唯唯。但當賞善罰惡，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子言是也，其賞罰獨無名字邪？」「不及勤能壹言，不敢復重。今唯天師大開示之。」「然，子主記之，爲子具言之。長吏到其發所，悉召其部里人民，故大吉故吏使其東向坐，明經及道德人使北向坐，孝悌人使西向坐，佃家謹子使居東南角，中西北向坐，惡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東北向坐，君自南向坐，何必正如此坐乎？各從其類，遇天道順人立善也。盜賊易得，何謂也？」「大吉故吏授義處，此人其不仕，欲樂使以義相助也。明經道德授明處，欲使明其經道相助察惡也。孝悌授本鄉，至孝者明心，故使歸本鄉也。孝悌者欲使常謹敬如朝時也。物生於東，樂其日進也。謹力之子授東南角者，東南長養之鄉，欲樂其修治萬物而不懈怠也。惡子少年授西南，西南者，陽衰陰起之鄉，惡欲相巧弄，刑罰罪起焉，故猴猿便巧，處向衰之地置焉。東向西向北向悉居前，不謹子與惡子居其後。有酒者賜其各一器，無酒者賜其善言者，使相助爲聰明已畢也。君坐間處，居戶內自閉也。一一而呼，此衆人以尊卑始敘，其各言一，各記主名也。所言所記，後當相應，後不相應者坐之。言而不相應者，大佞僞人也，後即知佞僞人處矣。言而相應者，久久乃賜之，進其人，毋即時也何乎？將致怨。爲人君父，而使其臣子致怨，非慈父賢君也。故已畢悉遣諸善人去。惡子少年與吏俱逐捕不得賊者，不得止也。眞人用此書，以付上德之君，以示凡人，各知有此敘，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盜賊邪姦得矣。」「善哉善哉，何故先示之乎？」「夫天將興雨，必先有風雲，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樂其收藏也，所以先示者，樂其爲善者日興，爲惡者日止也。今太平氣當至，恐人爲惡亂其治，故先覺之也。爲政當象天。夫天不掩人之短，太古聖人不爲也，名爲暗昧政，反復致凶，不得天地心意，故先示之也。」「善哉善哉，君何故必居戶內自閉，而使言者居戶外乎哉？」「然夫人將聞密言者，必心不自知前也。頭面相近，傍人知之，今爲言者得害矣。夫爲人君長，受人聰明，後吏其人得書，名爲中傷忠信，賢良股肱，後無肯復言者也。聰明閉絕，其政亂危者矣。又君者，陽也，居陰中；臣者，陰也，處陽中也。陰陽相得者，使人悅所言，進必盡信也，此天自然之法也。眞人寧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妄言。此致太平之書也。」「唯唯。」

右興善止惡聰明達立得盜賊忠信者得訣法

又卷四八《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純謹再拜，請問一事：「眞人所疑者，何等也哉？」「朝學暮歸，常居靜處，思其要意，不敢有懈也。今天師書辭，常有上皇太平氣且至，今是何謂爲上？何謂爲皇？何謂爲太？何謂爲平？何謂爲氣？三眞人今且何睹何疑，一時欲難問微言意哉？」「所以及天師偏具問書文意者，書上多道上皇氣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師訣問之，恐後遂無從得知之，故敢不具問之也。」「善哉子之言，萬世不可

易也　夫天至道大德盛仁時已到，皇靈樂人急行之，故天氣諷子之心，使子且夕問，天法察察，吾甚怪之　諸　眞人安坐，爲子具分解其字意，使可傳而無極時　然上爲字者，畫也，中央復畫一直，上行復抱一，而上得三一，上行而不止，不復下行也，故名爲上者，適其字無復上也　反上爲下，下者，一畫也，亦中央復畫直，下行復抱一，其行遂下，不得復上，故名爲下也　夫志常欲下行者，久久最下，無復下也；比若濁者，樂下爲地，故地最下，無復下也　上爲字者，常上行，不得復下；比若清者，樂上行爲天，天乃無上也　是故天之爲法，名各各自字各自定，凡天下事皆如此矣　故聖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　守一而樂上下，下者，問也，常樂上行而下問不止者，大吉最上之路也　故上字，畫直上而下　下爲字者，一下而下，下，問也，常思念問，下行者極無下，故樂下益者不復得上也　故上常無上字者，適言其治當日上行，合天心，復無上也　『善哉善哉！明師幸哀爲其解上字，願復聞皇爲字者』一日而王，曰上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並合成皇字也　一爲天，天亦君長也，日亦君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相得成字名爲皇　皇者，乃言其神盛煌煌，故名爲皇也，皇天下第一，無復能上者也

〔附〕皇字者，一日而王　上一者天數，得日照，然後大明則爲王；一與王合，而成皇字也　一爲天，天亦君也，日，君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共成皇　言盛德煌煌，天下第一，無復能上者也

善哉善哉！師幸哀開以皇字，願聞其太平氣之字　太者，大也，適言其積大行如天，凡事大也，無復大於大者也　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無復姦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執平也，地之執平也　比若人種善得善，種惡得惡，人與之善用力，多其物　子好善，人與之鮮，鮮其物惡也　氣者，乃言天氣悅喜下生，地氣順喜上養，氣之法行於天下地上，陰陽相得，交而爲和，與中和氣三合，共養凡物，三氣相愛相通，無復有害者　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氣者，主養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利，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氣至也　善哉善哉！此者乃獨言天地中和氣，當合相通共治耶？凡事皆當三合共事耶？　善哉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法，帝王象之以治，比若神矣　然爲眞人具說之，自鐫而記之　唯唯　元氣與自然天和之氣相通，並力同心，時悅悅未有形也，三氣凝，共生天地　天地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凡物　凡物與三光相通，並力同心，共照明天地　凡物五行剛柔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成其萬物　四時氣陰陽與天地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興生天地之物利　孟仲季相通，並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事相通，並力同心，共出養天地之物　蠕動之屬雄雌合，適共生和相通，並力同心，以傳其類　男女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子　三人相通，並力同心，共治一家　君臣民相通，並力同心，共成一國　此皆本之元氣自然天地授命　凡事悉皆三相通，適道可成也

〔附〕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於天者　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比若地居下執平　比若人種刈，種善得善，種惡得惡　耕用力，分別報之厚　天氣悅下，地氣悅上，二氣相通，而爲中和之氣，相受共養萬物，無復有害，故曰太平　天地中和同心，共生萬物　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國

共生和，三事常相通，並力同心，共治一職，共成一事，如不足一事便凶，故有陽無陰，不能獨生，治亦絕滅；有陰無陽，亦不能獨生，治亦絕滅；有陰有陽而無和，不能傳其類，亦絕滅　故有天而無地，凡物無於止；有地而無天，凡物無於生；有天地相連而無和，物無於相容自養也　故男不能獨生，女不能獨養，男女無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爲父與母乎？　故天法皆使三合適成　故古者聖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　故君爲父，象天；臣爲母，象地；民爲子，象和　夫之命法，凡扶扶之屬，悉當三合相通，並力同心，適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體也，適天使相須而行，不可無一也　一事有冤結，不得其處，便三毀三凶矣　故君者須臣，臣須民，民須臣，臣須君，適後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　故君而無民臣，無以名爲君；有臣民而無君，亦不成臣民；臣民無君，亦亂，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須而立，相得適成，故君臣民當應天法，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共爲一家也　比若夫婦子共爲一家也，不可以相無，是天要道也　此猶若人有頭足腹，適成一身，無可去者也，去之即不足，不成人也　是天地自然之數也　故古者聖人取法於天，故男子須得順善女與爲治，然且有善子　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　故天命治國之道，以賢明臣爲友，善女然後能和其子也，善臣然後能和其民也　善女然後能生善子，善臣然後能生善民，民臣俱好善，然後能長安其上也　眞人欲要知其效，天者，君也；地者，臣也；天雨周流，

雨之善地，生物善；雨之惡地，生物惡，此之謂也。今父母君臣，尚但共持其大綱紀耳。大要實仰衣食於子，人無子，絕無後世；君少民，迺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國之道，迺以民爲本也。無民，君與臣無可治，無可理也。是故古者大聖賢共治事，但旦夕專以民爲大急，憂其民也。若家人父母憂無子，無子以何自名爲父母，無民以何自名爲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職一事失正，即爲大凶矣。中古以來，多失治之綱紀，遂相承負，後生者遂得其流災尤劇，實由君臣民失計，不知深思念，善相愛相通，並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處深隱，四遠冤結，實閉不通，治不得天心，災變怪異，委積而不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不三並力，聰明絕，邪氣結不理。上爲皇天大仇，下爲地大咎，爲帝王大憂，災紛紛不解，爲民大害，爲凡物大疾病，爲是獨積久矣，非獨今下古人過所致也。眞人亦知之乎？』知如此久矣，實不知其所由致，故問之誠冤，今當奈何之乎？』『然天太平氣方到，治當得天心，乃此惡悉自除去，故天使吾具言之。欲使吾救其失，爲出正文，故使眞人來悉問之也，此所由生凶也不象天地元氣自然法，不三相通，並力同心，故致此也。若三相通，並力同心，今立平大樂，立無災。』『願聞治之當云何乎哉？』『急象天法，如比上爲也。天法，凡事三並力同心，故天以三光爲文，三光常相通共照，無復絕時也。天券出以來，人以書爲文以治，象天三光，故天時時使河洛書出，重勅之文書人文也。欲樂象天洞極神治之法度，使善日興，惡日絕滅。書者，但通文書三道行書也，君宜善開導其下，爲作明令示勅，教使民各居其處而上書，悉道其所聞善惡。因卻行，亦可但寄便足，亦可寄商車載來，亦可善自明姓字到，爲法如此，則天下善惡畢見矣。君導天氣而下通，臣導地氣而上通，民導中和氣而上通。眞人傳書，付有德之君，審而聆吾文言，立平立樂，災異除，不失銖分也。吾書敬受於天法，不但空陳僞言也。天誅殺吾子，亦知是譴重耶？』『唯唯。欲得吾書，信得即效司之，與天地立響相應，是吾文信也。以此大明效證，可毋懷狐疑。夫治國之道，樂得天心自安者，但行此效，與天響相應，即天與人談之明券也。吾但見眞人常樂助有德之君，欲報天重功，故一二言之耳。吾知其失在此，閉不通□□得書，君爲制作明教善令，言從今以往，吏民宜各居其處，力上書，悉道善惡，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氣，勿得相止，止者坐其事三年。獨上書盡信，無欺文者，言且召而仕之。其仕之云何，各問其才能所長，以筋力所及署其職。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天之事人，各因其能，不因其才能，名爲故冤人，則復爲結氣增災。所以然者，人所不及，雖生之死，猶不能爲也。今人所樂，極樂得善物金玉也。今使明君有教，言人有能撫手盡得天下縣官金銀奇僞之物，不以過汝，盡以與汝，其人極樂得之也，力而不及物，繫其兩手弊盡之，猶不能致也。今爲人父母君，將署臣子之職，不以其所長，正交殺之，猶不能理其職事，但空亂其官職，愁苦其民耳；官職亂，民臣愁，則復仰呼天，自言冤，上動天，復增災怪。故古聖賢欲得天心，重愼署置，皆得人心，故能稱天心也。其稱天心云何？行之得應其民，吏日善且信忠，是其效也；則遷之以時，是助國得天心之人也。或但有樂，一旦貪名得官，其行無效，不稱天心無應者。夫帝王迺承天心而治，一當稱天心，不稱天心爲過。故其治無善放應，當退使思過，如此則天已喜，而天下莫不盡忠信，盡其能力者也。幽隱遠方聞之，無藏其能者也。其上書急者，人命至重，不可須臾。人且復啼呼冤，今復結增怪變，疾解報之。其事可忍者須秋冬，何必須秋冬乎？然秋者物畢成，冬者物畢藏，天氣定也。物以仲秋八月成熟，其實核可分別，故當順天地之法，始以八月分別視之。九月者，天氣之究竟也，物到九月盡欲死，故當九月究竟讀視之，觀其善惡多少。十者，數之終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爲十月，故物畢成；地正以九月爲十月，故物畢老；人正以亥爲十月，故物畢死。三正竟也，物當復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於亥，天法以八月而分別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實核之，故天地人三統俱終，實核於亥。故十月而實核，下付歸之。所以然者，此八月九月十月三月也，天地人正俱畢竟，當復反始。不實不核，不得其意，天地且不悅喜，其災不除，復害來年。故八月而分別視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而實核，下付歸之。令使吏民悉得更思過失，不敢復爲也。來年吏民更謹，凡物悉善矣，不歸使思過固固，民臣居下失政令，不自知有過，其心不易。天道固固，惡不易矣，故當付歸之也。眞人欲知其效，今年所付歸，因書一通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記一通置之，視善惡多少，名爲天券；來年付歸，復置一通，視善惡多少；來年復付歸，置一通，視善惡多少；下疎與上所記置，當繇相應，名爲天徵合符。令吏民更易心爲善，得大意，所上當多善，若令大易當大善。若令固固，無變不易，所上固固，如令爲惡不止，所上當益惡，吏民大敗忿大，所上當大惡增劇，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鏡也。不失

銖分，以明吏民治行。天下地比若影響，隨人可爲不疑也。眞人善有善道，努力卒之慎之。子雖來問此，若無事無益，天內默視，子口可言，以何明之以言也？夫人言事，辭詳善，人即報之以善，響亦應之以善，其言凶惡不祥，人亦報之以惡，響亦應之以惡也。凡事相應和者，悉天使之也。子寧解耶？」唯唯。「夫天迺高且遠尊嚴，安可事事自下與人言語乎？故其法皆以自然應和之也。子心今開不？」唯唯。已解，願及天師復假「言」行道之。」「中古皇無文，不三相通，以何能安之乎？」「善哉，子之言也。天運使其時人直質樸，其人皆懷道，而信又專一；但流言相通，人人各欲至誠信，思稱天心，迺無一相欺者也。故君臣民三，並力同心相通，故能相治也。如使不同心爲一家，即亂矣。今者承負，而文書衆多，更文相欺，尚爲浮華，賢儒俱迷，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復流言也。但當實核得其實，三相通即天氣平矣。天法者，或億或萬，時時不同，治各自異，術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氣且至，當實文本元正字，迺且得天心意也。子不能分別，天地立事以來，其治億端，行其事，悉得天應者是也；不得天應者，非也。是即其大明天奇徵驗效也。寧解耶？」唯唯。「行矣，勿得復問。今非不能爲子悉記，天地事立以來，事事分別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雜勝記，不可爲才用，無益於王治，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夫治不理，本由天文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時賢聖所共憐愍也。故道爲有德者設，不敢作文，皆使還守實，求其根，保其元，迺天道可理，國自安。眞人雖好問，勿復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

右包裹元氣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天明券和皇平治法

又卷七二《齋戒思神救死訣第一百九》　六方眞文悉再拜問：「前得天師言，太平氣垂到，調和陰陽者，一在和神臺，歸俱分處，深惟天師之語，使能反明洞照者，一一而見之，其人積衆多，何以能致此，諸道士能洞反光者，能聚之乎？」噫！大善哉。天上皇氣且至，帝王當垂拱而無憂。故天遣諸眞人來具問至道要，可以爲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災承負，天地之間邪惡惡氣，鬼物凶姦尸咎殃爲害者耶？故眞人來，一口口問此至道要也，諸弟子亦寧自知不乎？」「忽然不自知也。」「今忽不自知，何故問之？」「歸思天師教勅，有不解者，今不自知，當皆以何能聚此諸絕洞虛靖反光能見邪者怪之，今故相與俱來共問之也。」「善哉，眞人精益進，乃知疑此。天使子來，悉爲德君具問可解邪者。」「諸一方今爲眞人具說，分別道其要意，安坐共記唯唯。天地自有神寶，悉自有神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興衰，爲天地使，以成人民萬物也。夫天地陰陽之間，莫不被其德化而生焉。得其意者立可覩，不得其大要意，無問已知；能大開通用者大吉，可除天地之間人所病苦邪惡之屬，不知其大法者，神亦不可得妄空致，妄得空使也。願聞其意，使可萬萬世傳而不妄。」善哉，子之問也。然欲候得其流，自有大法，四時五行之氣來入人腹中，爲人五藏精神，其色與天地四時色相應也，書之爲人，使其三合，其王氣色者蓋其外，相氣色次之，微氣最居其內，使其頭袖見之。先齋戒居閒善靖處，思之念之，作其人畫像，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爲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矣。此者書已衆多，非一通也。自上下議其文意而爲之，以文書傳相微明也。書雖多，自有大分，書以類相聚從，字以相明，則畢得其要意。」「唯唯。此四時五行精神，入爲人五藏神，出爲四時五行神精。其近人者，名爲五德之神，與人藏神相似；其遠人者，名爲陽歷，字爲四時兵馬，可以拱邪，亦隨四時氣衰盛而行其法爲其具畫像，人亦三重衣，王氣居外，相氣次之，微氣最居內，皆戴冠幘乘馬，馬亦隨其五行色具爲。其先畫像於一面者，長二丈，五素上並畫五五二十五騎，善爲之。東方之騎神持矛，南方之騎神持弓弩矢，北方之騎神持鑲楯刀，中央之騎神持劍鼓。思之當先睹是內神已，當睹是外神也，或先見陽神而後見陰神，皆之爲右此者，無形象之法也。亦須得師口訣示教之，上頭壹有關，知之者遂相易曰，爲其易致易成，宜遠於人，使間處爲之，易集近人，必難成也。於其道成曰明大絕反洞者聚之，病形不多，多則百，少則凶。」「或有不及所治，不決解愈，當得多少而可哉？」「高得萬，中得四五千，下得十數百，如百數十。」「其何多也？」「噫！眞人其復故愚邪？安坐，方爲子道其大要意也。今承負之後，天地大多災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復有風濕疽瘡，今下古得流災衆多，不可勝名也。或一人有百病，或有數十病。假令人人各有可畏，或有可短。或各能去一病；如一卜卦工師中知之，除一禍崇之病；大醫長於藥方者，復除一病；刺工長刺經脈者，復除一病；或有復長於灸者，復除一病；或復有長於劾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祀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使神自導視鬼，復除一病。此有七人，各除一病，還除去七病。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數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無不具疾苦也。盡諸巧工師，各去一病，還去七病，其餘病自若在，不

盡除去。七工師力已極，此餘病不去，猶共困人，久久得窮焉，故多得死，不能自度於屋中也。人生比竟天年幾何，睹病幾何，遭屋會衰盛進退，夫之格法，比如四時五行有興衰也。八卦乾坤，天地之體也，尚有休囚廢絕少氣之時，何況人乎？人者，乃象天地，四時五行六合八方相隨，而壹興壹衰，無有解已也。故當豫備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可長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假令一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萬人除萬病。一人之身，安得有萬病乎？故能悉治決愈之也。子知之邪？」唯唯。「故教其豫作戒，成其道者聚之者。」唯唯。「行，子知之矣。行，爲眞人明陳列之。此所治病者，鬼物大邪，共爲盜賊。夫帝王安平，常備軍師。兵者以備人，反爲無義，成姦賊也。故一人敢死，十人不敢當；十人敢死，百人不敢當；百人敢死，千人不敢當；千人敢死，萬人不敢當。萬人敢死，四面橫行。備其有疾病折傷，故軍師乃備萬二千人者，以備非常。其二千人者，但備以補其休逋耳，乃能服之也。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又《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請問：「事天師，今太平氣重到，邪氣當思息除去也。然，子言是也，又非也。然太平氣至，邪固當自消去。惟天地開闢以來積久，邪氣大衆多，更相承負；太平之治氣雖至也，亦安能一旦悉卒除此乎？故當豫備之爲其作法困窮，然后求索良工，已大後之矣。夫上古之人，人人各自知眞道，又其時少邪氣。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愚，好爲浮華，不爲眞道，又多邪氣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窮天年而死亡也。悉由用心愚闇蔽，不知豫防其本也。今當上德君治，天愛之，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窮也，當使卒其大德，與天同心。故天使諸眞人來問疑，使吾爲其陳法，可以厭禦邪不祥妖惡者，故吾爲眞人具言之。今眞人反言當自除不備，此言非也，名爲大誤君子之辭也。子言不可用也。」何謂乎？」然有大急，乃后求索之，不可卒得也，令人窮困矣，故眞人言大誤，不可用也。今積穀乃滿倉，可以備飢餓也。今爲眞人察察道之，使可萬萬世不忘也。」唯唯。「今飢乃教人種穀，旨耘治之，待其米成，乃可得火炊食，亦豈及事邪？於此已餓死困矣。或不及春時種之，至冬飢急食，乃欲種穀，種之不生，此豈能及事活人邪？非獨身窮，舉家已滅亡矣。是眞人之一大愚，無知冥冥之大效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今人掘井，所以備渴飲也，居當近水泉，所以備渴也；臨渴且死，乃掘井索水，何及得也，已窮矣。是眞人復問：「愚闇，復爲眞人說一事：古者有穴居，今者作廬宅，所以備風雨也。及不風雨之時，居野極衆矣；浮雲已起，雨風已至，迺作廬宅，已雨寒而困窮矣。是眞人三愚也。復爲眞人說一事：夫太中古以來，聖人作縣官，城郭深池，所以備不然，其時默平平無他也。及有不然，小人欲汙亂，君子乃後使民作城郭深池，亦豈及急邪？是眞人劇愚暗效也。行復爲眞人說一事：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也，下之惡之。故當置於鞬中，堅治藏之，必不貴有之也，不貴用之也。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鐵，燒治之使成水，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邪，可以戰鬬，禦急者亦豈及事邪？已窮服矣，死命屬矣。是非六眞人之大愚不及邪？」唯唯。「行過非過也，思事當詳卜之胸心，乃出之也，後勿輕妄語也。」唯唯。「爲眞人道小決事，反以明大。夫古者聖賢之設作梳與枇，以備頭髮亂而有蝨也。夫人生而不櫛，頭亂不可復理，蟣蝨不可復得困；乃後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櫛者，使良工治之，髮已亂不可復理，頭中之蝨，不可勝數，共食人，頭皆生瘡矣；然后得梳與枇，已窮矣。然後爲眞人陳小決事，以小況大。夫河海五湖，近水之傍多蚊虻，不豫備作可以隱禦之者。夫蚊虻俱生而起飛，共來食人及牛馬，牛馬搖頭踶蹶，不能復食，人者大愁且死，無於止息，然后求可以厭禦之者，已大窮矣。眞人寧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夫良方所以能厭禦將蟲，善衣善處，所以厭禦蚤蝨。不豫備之，病之，乃求索可以去之者，已得大窮愁病之矣。子知之邪？」唯唯。「是尚最天下小小財備數之物也，何言其大巨者乎？夫天地之間，時時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殺客，當其來著人時，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著人身矣。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劇者，噓不及嗡，倚不及立，身爲暴狂。比若聞亭，遠帝王之縣吏，乘關傳人辭語，不得言變事。於此之時，乃求索良工長者以自救，已窮矣。辭已不通，無可復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陳陳，教有德人君豫備之也。上賢明見吾書言之，必大覺矣；中賢見吾文言，必小覺；下愚不覺，反笑吾書不備其本，已自窮矣。天地帝王，無過於是也。今行太平氣至，陽德君治，當得長久。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終古不得復見天地日月也，脈骨成塗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間，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重生者獨得道人，死而復生，已解者

耳　是者，天地所私，萬萬未有一人也　故凡人竟死，不復得生也　故當大備之，雖太平氣樂藏，猶有邪氣　比若一家雖善，中猶有惡人，但相忍耳　是故益聚道術士者，爲有不然，輒當除之，不除除之，則生之矣　故教其豫多其人也　夫大學所以益積道德之人者，備求可得也；如不豫蓄聚，求不可卒得也；如有變事，欲問古今比例，不豫有大深道德之人，無能卒對解者　令人君闇蔽，卒有疑事，問之不以時決解愍，乃後往求索遠方賢明深術，何及於事當前乎哉？　眞人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大覺矣」雖每發言有過實，不問又會不知之　願決一事言之，今是或高則萬人，中則數千，下則數百，何可卒得卒成乎？」「善哉，子之問事也　但教十數人以善成之，且自轉相易，有急救之，有成功者　令使上德道君重之愛之，於其有功者賜之，衆人且願之，於其願之而大從，使其爲之，於其得者共尊敬愛之　此四時五行天地之神精，見尊重愛，莫不說喜，使人吉利　德君長蒙其吉福，衆賢深下及愚人，莫不爭欲爲之也　即爲者日益多，以久久，大小盡化　能人人爲之，乃選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大有功者賞其位，小有功者賞賜之，天下人莫不欲爲之　但恐太多，不可勝記　何患憂少哉？　眞人何其大愚暗且蒙也！一事大共毋取用，但好大言者也，是人無益於人也　但効試之，當有成功者，即其人得道意，大信人也　知但數言，而無大効者，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語，大侯人也，不可用也，亂道者也　眞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愼之哉！誦讀吾書，惟思其上下意，以類相從，更以相證明，以相是也　適且大解，知吾道所指趣也」「唯唯」

又卷一〇九《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天有兩手，乃常共成凡事　其一手有病邪惡，則無有成事　天大怨之，地以爲忌，天下亂而無成功」「由此一手邪惡而不並力　凡事盡不理，六方不太平，亦由此兩手有病邪惡，而不並力所致　吉凶安危，一由此兩手　眞人亦豈深知之邪？」「不及　唯天師開示其要意，使得知之，則知之　不者終古冥冥昏亂，無從得知之也　夫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雖難，安得不言哉？」「善哉！眞人之求問事之辭也　天使子主問乎？」「其言要而」「諾」「安坐，爲諸眞人具說其意　天下象而行之，無復凶亂事　天上諸神名爲兩手策字爲要記，國家行之則長存，凡人行之則久富　要道將出，近在凡人之身　今爲諸眞人分別言之」「唯唯」「天地者，主造出生凡事之兩手也　四時者，主傳養凡物之兩手也　五行者，主傳成是物相付與之兩手也　男女夫婦者，主傳統天地陰陽之兩手也　師弟子者，主傳相教通達凡事文書道德之兩手也　君與臣者，主傳治理凡事人民諸物之兩手也　此有六事，纔舉其綱，見其始耳，不可勝書也　凡事相須而成事者，皆兩手也　天上名爲重規疊矩，皆當相雖者也」「手邪惡不等無成事，天上名爲大亂之治，六方八遠名爲螺穿鼈嗣，日以鄉衰無成事，即由此兩手不並力也」「善哉善哉！請問天上何故正名此爲兩手哉？」「善乎！子之問也，得其意　兩手者，言其齊同並力，無前無卻，乃後事可成也；兩手不並力者，事不可成也　故凡事者，象此兩手，皆當各得其人　並力同心，象此兩手，乃吉安太平之氣立至也；不象此兩手者，億億萬萬不能出十皇太平氣也　太平氣當欲出，若天當欲由此兩手，欠不調卻之，故使閉不得通，出治悒悒可憐，咎在此兩手不調　若兩手平調者，此上皇太平氣出，前後至不相須　善哉善哉！是故天地不並力，萬物凡事無從得出；四時不並力，凡物無從得成；君臣不並力，凡事無從得理；夫婦不並力，子孫無從得長，家道無從得立」「師弟子不並力，凡結事無緣得解，道德無從得興，矇瞽無從得通，六方八遠大化無從得行　是故皆當並力，比若兩手，乃可通也　不若兩手，故曰致災也」「雖治療之，無益也，猶無從得成功也　但空久愁苦，而日日凶凶　故凡象此兩手者，選舉當得其人；不得其人者，天上諸神，名爲坐死，天持三王獨任，安有能成功成事哉？」「眞人爲天來還問，民疑事宜深思此意以赤心，心生於火，還以付火，爲治象民，則延年益壽，萬不失一，吾不欺子也　以示德君，以示凡人，賢者各思其意，無敢犯者也」「用之名爲自厚自養，不用之名爲自愍自苦　神哉！吾之爲道，純天意也　但可前不可卻，但可順不可逆，順之純得天心也，逆之事亂　亂禍惙惙，人意西，天意東，名爲與天意不同」「善哉善哉！行，子可謂已覺知之矣」

又卷一一三《樂怒吉凶訣第一百九十一》

「請問太平氣俱至，人民但當日相向而遊，具樂器以爲常，因以和調相化，上有益國家，使天氣和調，常喜國家壽，天下亦被其德教而無咎　其樂得與不得，以何爲明哉？」「和與不和，以何爲效乎？」「欲不及天師其問其事，恐固問，有不」「者　故前後重問，不敢懈怠，恐天怒也　善哉！子爲天問事，日益開暢，得天意　眞人必益年壽無窮，天所佑也」「諾，安坐，復爲諸弟子具更道其意，使其察察，令

可知也　聖小具小得其意者，以樂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樂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樂天地　得樂人法者，人爲其悅喜，得樂治法者，治爲其平安；得樂天地法者，天地爲其和　天地和，則凡物爲之無病，臭神爲之常喜，無有怒時也

（附）得天地意者，天地爲和，人法之其悅喜　得天地人和悅，萬物無疾病，君臣爲之常喜

是正太平氣至，具樂之悅喜也　是故樂而得大角土角之音者，青帝大喜，則仁道德出，凡物樂生，青帝出遊，肝氣爲其無病，肝神精出見東方之類，其惡者悉除去，善者悉前助化，青衣玉女持奇方來賜人，是其明效也　眞人詳思此意　唯唯　故土角音得，則以化土也；中角音得，則以化中也；下角音得，則以化下也　而得之以化　南方道德莫不悅喜，惡者除去，善者悉前　赤氣悉喜，赤神來遊，心爲其無病　心神出見，候迎赤衣玉女來，賜人奇方，是其大效也　故得黃氣宮音之和，亦宮音之善者亦悉來也，惡者悉消去　得商音之和，亦商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　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去　眞人自詳思其要意，所致述效本行也　所以不悉究竟，說五方者，謂其大深　上士見之，自得其意，以一承萬；中士得之，恐其大喜也；小人得之，或妄語也　故不悉露見，使凡人各自思惟其意，上士且自以一承萬，通知其意，亦不須爲其悉說也；中士亦且自綢繆幾知之，亦不須爲其悉說也；下士或得，而反妄語，亦不須爲其悉說也　是故財成慮，小舉其綱，見其事，以示凡人，使各自思其意，則可上下通達而無過　眞人知之邪？」唯唯「故上士治樂，以作無爲以度世；中士治樂，乃以和樂俗人以調治；下士治樂，裁以樂人以佁食　此三人者各論意，太平氣至，聽其所爲，從其具樂琴瑟，愼無禁之　則樂氣不出，治難平　難平則氣鬬訟而多刑　夫樂者致樂，刑者致刑，猶影響之驗，不失銖分也　凡樂者，所以止怒也；凡怒者，所以止樂者也；此兩者相伐，是故樂則怒止，怒則樂止　是故怒者乃生刑罰，罰之根也；喜樂者，乃道德之門也　故當從之，使生道德之根，勿止之也；止之，反且生刑禍之門也　此者，吉凶之所出，安危之所發也　故樂者，陽也；刑罰者，陰也　陰之與陽，乃更相反，陽興則陰衰，陰興則陽衰　陽者，君也；陰者，臣也　君盛則臣服，民易治；臣盛則君治侮亂　此天自然之法也　故當從其君樂也，以散其民田，止其數怒也　下古之人，作治知其意，以多歡樂，故使陰氣盛，陽氣衰也　陰氣盛則多盜賊，罪人不絕　凡萬物不生也，多被陰害，大各在此　樂氣興則陽氣盛，以斷此害　得氣盛則政延年益壽，而上壽者　夫緩與樂者，上醫天也，急與怒刑者下醫地　興行其上者，萬事理；興行其下者，萬事亂　眞人戒之，此言可不深思乎？」唯唯「子可謂深知之矣　傳之以示下古之人，使各思其意，愼無閉絕也　樂則五方道德悉出，怒則五方惡悉出也　樂則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則天地惡悉出也　故天地樂者，善應出也；天地不樂者，惡應出也　故五方樂而和者，五方善應出也，故五方不樂而怒者，五方惡應出也　是非小事也，故言毋斷絕也　令凡人共惟思其意，俱一覺悉出之，然後悅樂氣至，急怒氣去也」善哉善哉！行，子已知之矣」

右天上分別樂與怒所生吉凶訣

又卷一一六闕題

（存）「請問今太平上皇氣具至，天上理何所先後，豈可聞乎？」今天上爲法也，樂者順之以樂，苦者順之以苦，天上之爲法如此矣，乃太平氣至，故天上先其樂，以順奉之，大急其杖而斷刑罰　地上亦然　樂者陽也，天之經也　以杖刑罰者，陰也，地之怒也　陰興必傷陽化　今太平氣至，乃天與神兵共治，故斷刑罰兵杖爭訟，令使察察，萬世不復安也　皆如日月，不可久蔽藏也　元氣自然樂，則令共生天地，悅則陰陽和合，風雨調　風雨調，則共生萬二千物　凡物樂，則奇瑞應俱出，生萬物之應，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察也　三光樂而合，則四時順行　春樂生，夏樂長，秋樂收，冬樂藏　四時樂喜，五行不逆，則人民興　人民興則帝王壽，帝王壽則凡民樂，凡民樂則精物鬼邪伏矣　精邪伏則無天病死之人，無天傷人，則太平氣至矣　萬國不戰鬬，盜賊貪猾絕矣　天地六萬神俱樂喜也，天地眞仙人出　天地眞仙人出，則正氣悉見，而邪氣悉藏　聖人悉坐自思矣，善人行矣，神人策書盡出，而邪僞文亡矣　人莫不悅樂喜，陰陽和合同心爲一家，傳相生　凡事樂者，無有惡也　凡陰陽樂，則生之始也，萬物所受命而起也，皆與人相似　男女樂則同心共生，無不成也　不樂，則不肯相與歡合也，怒不樂而強歡合，後皆有凶　今吾之文，纔舉其大綱，見其始，以樂化之爲不善，安可勝記也　已知樂之善，未及不樂之禁，復爲開其綱紀，悅惚不樂，不肯並力合心，而共生元氣，著自然也　元氣自然不樂分爭，不能合身和德，而共生天地也　天地不樂，陰陽分爭，不能合氣四時五行，調風雨，而盛生萬二千物

萬二千物不樂事分，多傷死，其歲大凶。凡事不樂事分，三光爲之失明，帝王愁苦，萬民流亡也。善氣藏藏，惡氣行也。正神遠去，鬼物興也。萬物人民天死，無有年也。萬二千國分爭不樂，刑罰大起，兵革揚也。樂斷廢也，則刑大起，六方不和，則日日凶也。天氣不調，正從此起。而人不知其所由，反歸過以罪上，而責帝王。不得其大過，反下責上，盡逆氣，何能致太平。反致凶，故刑氣日興，樂者絕亡。咎在中古以來，師教時時有設者，反開列兵之門，閉其樂戶，故使邪奸得起，不可卒止。大咎在此。故今天上洞平氣至，大縱樂，除刑罰也。地上亦然，吾不能勝記。縱樂之爲善也，縱樂之爲惡也是故陰陽之道，從天上，盡地下，旁行無窮極。牝牡之屬，相嬉相樂。然後合心，共生成，共爲理，傳天地之統，御無極之術。設使不相嬉，不肯合心爲一，肯共生共成，共爲理，共傳天地之統，御無窮之術，力以刑罰，威而合之，久久猶敗。相背分爭，陰陽相剋賊害，不可禁止也。正使父子子母夫婦極親，會相害也，共亂天道，斷無世也。其大過所致如此矣。

樂爲天之經，太陽之精。孝爲地之經，太陰之精。故樂者倡始，倡生，倡合樂成功。天者常嬉善嬉生，故常與天合，與同氣也。樂合乃能相生，當有上下。故樂爲天爲上，孝爲下象地。地者下，承順其上，陰事其陽，子事其父，臣事其君。君上事天，地亦事天，天事其上，故與地同氣，故樂與孝最順天地也。《易》者理陰陽氣，八風爲節，與六甲同位，陰陽同體，與天地連身，故爲神道也。刑者，絕洞陰戰，不和之氣也，故常隨陰節而起。刑者，得陰而劇，得春夏而服，得秋冬而興。盜賊得夜而起，奸邪得幽冥間處而作，鬼物諸病得冥而發，怨咎得險狹而聚相殺也。此則不樂從刑之大徵，可不愼乎？「愚生畏之。」「子知畏之，壽之徵也；不知畏之，禍之門也。戒子愼之。」是故天上爲政，各縱樂以爲化本。人人使俱自樂相化，坐思其過得失，莫爲善易哉。天上爲政如此也，地上亦然。故理欲疾平者，務斷分爭刑罰，倡樂爲先，皇平之氣立至矣。「請問天上太平氣自時來至也，人皆當自化爲善，萬物自當平安無病。今天上爲法，何故反以人倡之，作樂以相化乎？」凡事在其先，導之教之。善惡，是化之先也，開蒙愚之門也。故夫將有可爲，皆先倡其先，其象見於天，神文出。古者聖人象之爲作意。故上三皇乃教化以道，其人民盡有道，物亦然。五帝教化多以德，其人民多類經德也，物亦然。三王教化多以文，其人民多文，物亦然。五霸教化多以武，其人民多悉武好怒，強勇，此非惡化之首也。故善人之鄉者多善人，惡人之鄉者多惡人，此非相易也。凡天上天下之事，各自有師法，各象其師法，而所化悉相類似。天者好生興物，物不樂，不肯生。今天上皇平洞極之氣俱出治，陽精昌興，萬物莫不樂喜。故當象其氣而大縱樂，以順助天道，好是則天道大喜。今帝王理平，人民壽，故其縱樂，以奉天道，又使各坐惡自化，何有咎乎？又樂者，天也，陽精也。陽與則陰精伏，猶如春夏起，秋冬伏，自然之式也。眞人務順吾書言，刑自絕。爲化如此，與神無異。故理難平，化失之耳。

「今天道自有衰盛吉凶，何反言師化之首乎？」天地不與人語也，故時時生聖人，生聖師，使傳其事。此主天時且吉樂，故生善師，使善言善化。天道將亂凶衰，則生惡師，使教化惡也。是主化天道，且自善自惡之徵也者。夫且樂歲生善物多，五穀成以食人，其人好善。天且惡歲生惡物多，善者少，以惡物食人，其人色惡。是其化人之師明徵也。故善師出，惡師伏，是天盛衰之徵，是主天也。今天道大周，故使吾下，善說眞人善事，樂其化爲上善，故以第一事教之。天周備其事，具者必樂。子知其意，若人物周遍，有其家爲其樂。今大周遍，有何不樂，而曰凶乎？此書萬世不改，天上之化如此矣！

又卷一一九《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眞人再拜，「謹問天師道：太平氣至，誰當宜道哉？誰者不宜道乎？」善哉，子問事也。夫道與人，比若風雨，爲者則善，不爲則已。好爲者，則其人也。不好爲者，即非其人也。爲者不用力，易開通者，即是其人也。不開不通，終日無成功，即非其人也。爲之即吉，不爲則凶，是其人也。不爲之，其人自吉善，無所疾苦已爲之後，反有所疾苦，即非其人也。又凡人自養，不可不詳察也。夫道者，乃正人之符也。疾病鬼物者，遁邪惡之階路也，賊殺良民之盜賊也。或見人且人正道，因反怒人，與人爭鬬，於人爲正道，反凶不爲善，反安隱於等之間，不可不謹詳自精者，得道則吉，失道則凶也。死生之命，不可自易，而不謹詳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然，眞人既問疑事，且告眞人天要語。吾道之所以而長久養者，人而樂道樂德樂仁，忽於凡事，獨貪生耳，道正長於養守此二人也。過此而下者，吾道不而長久養也。」何哉？夫人道乃無不覆蓋，何故獨宥此三人，不宥餘哉？「然，善哉子之難問也，得其意。夫大道之出也，人皆蒙之恩，乃及草木，莫不化爲善，皆得其所俱，而各竟其天年。」夫

無道德不仁，不可久養也，何哉？」曰：「然，但以其不好道德仁也。夫好道德仁，何故獨可久養哉？願聞其意。」曰：「然，子曉事生哉！其問事絕訣也，詳聽，爲子分別言其意。」唯唯。「然，是好道德仁，此三人皆有三統之命，樂好道者，命屬天；樂好德者養者，命屬地；樂好仁者命屬人。此三人者，應陰陽中和之統，皆有錄籍，故天上諸神，言吾文能養之也。行不若此，亦無錄籍，故吾文不能久養之也。今太平氣至，無姦私，故不而久養姦惡之人也。不如往者內亂之時，能包養惡人也。願聞其意說。」曰：「然，姦邪惡氣出，活者反能久養姦惡之人也；而不能久養善人者，是其衆害多，善者少也，比猶若大寒至而熱氣衰也。今正氣至，乃不能久養姦惡之人，比若陽氣至而陰氣消亡也。夫太陽上赤氣至，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爲日。日者，乃照察姦惡人，故言不得爲非，故不容惡人也。又道者主生，德者主養，仁者主用心故愛。春即生，夏者即養，人則用心治理，養長萬物。故太陽所生養長，用心最勞苦。此之謂也。」「善哉善哉！愚生重聞命乎！」「然，安坐，爲子更有所修解。」唯唯。「事學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三事學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四事學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財業，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靈，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歸命於天，歸德於地，歸仁於人。守此三事學身，以賢心善意，思之惟之，身迺可成；積之聚之，神且自生；守之養之，道且自成；樂之好之，身且自興。天道無親無疎，付歸善人。是故天自力行道，日一周，所以一周者，凡物之生，悉法六甲五行四時而生，一氣不至，物有不具，則其生不足不調矣。爲人君上父母，而不調大過也。故天日一周，自臨行之也，所以自臨行之者，假令子水也，但有水氣未周，五行氣不足，四時氣不周，故爲行而臨之。甲加其上，有木行，有春氣；丙加其上，有火行，有夏氣；戊加其上，有土行，有四季中央之氣；庚加其上，有金行，有秋氣；壬加其上，有水行，有冬氣。五身已周，四氣已著，乃凡物得生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無爭訟者，故可爲人君父母也。夫人爲道德仁者，當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輕易而妄行也。天道爲法如此，而況人乎？故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過此而下者，不屬於人，故與禽獸草木同乎無常命。眞人得吾文書，自深思其要意，緣而無善，與天相得同事也。與吾文反者，乃天地之怨也，吾亦不耐也。吾文書所惡，正是也。眞人愼之，以付王上，歸縣官，示凡人。自今以往，天與古異。」善哉善哉！

右分別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訣

又卷一三七至一五三《太平經鈔》壬部

請問：「太平氣俱至，欲常以善意去姦惡，當何先哉？」「夫天地之性，半陽半陰，陽爲善，主賞賜；陰爲惡，惡者爲刑罰，主姦僞。賞者多，罰者少；姦猾者多，賞者少，姦門開所以然者，罰者多刑，主殺傷，犯法者皆成姦罪人，故姦門開，姦猾多也。陽者主賞賜，施與多，則德王用事。陽與德者主養主生，此自然之法也。故晝爲陽，爲日爲君爲德，夜爲陰爲月爲臣爲姦。天地之性，半善半惡，故君子上善以閉姦，興善者得善，興惡者得惡。此由若以斗拱斗，非斗者自然走；以尺拱尺，非尺者自然落。猶方與圓不相得，規與矩不相值，縱與橫不相合。故陽興必動以類行，故火盛乃雷鳴，朱雀在其中，是以夏雷也。冬則藏，凡事各因其本，乃天道可得而明，不緣其類，聖賢何從得深知之。故從天地開闢已來，人之善惡眞僞，但觀其所行，以類求之，占其成功，善惡得失，賢不肖可覩矣。何須坐爭之乎？」

又

太平氣，風雨時節，萬物生多長，又好下糞地，地爲之日壯旦富多，可能長生。凶年雨澤不時，地上生萬物疎少，短而不長，不能日糞，則地之爲日貧薄少，無可能成生萬物。天地之行，尚須陰陽相得和合，然後太平，而致四時五行之吏也。帝王月建前後也，職當爲帝王氣，逐邪惡之吏也。夫建氣王氣，是乃天四時五行之帝氣也。相氣除氣爲前，一是正其前，毛頭直指之吏也。所向者伏姦，不得復行爲害，除前滿平定氣，皆善良吏也。前五執者居前，預爲帝王氣，執除大邪。建前五將，悉受天正氣，皆天之神吏，當爲天使，無大小萬二千物之屬，皆當被服其德而奉行其化。當王氣爲死，當月建爲破，此尊嚴第一之氣，故不可當也。當者死，名爲殺氣大耗。月建後爲閉，閉塞邪姦，恐後休伏之氣來干帝王建氣也。故天閉其後，後而開，卻休邪氣教去也。其後爲成姦，便當收之也。後五爲危，危者其處近天執大殺，一轉破即擊，故爲危也。此後五將，天將欲休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姦邪，鬼物同處，不可使也。

問曰：「北方爲皇之始，東方爲帝之始，南方爲王之始，西方爲霸之

始。今天有六甲十二子，皇道當於何起？」然：天有三統，各有大無。初一者天皇，二者帝，三者王，四者霸。天皇起於上甲子，地皇起於乙丑，人皇起於丙寅，霸道起於丁卯，是天曆氣數也。地曆者，皇道起於子，帝道起於丑，王道起於寅，霸道起於卯。此四者，初受天地微氣造生，不得有刑。有刑者傷皇道，道法不得有傷。故子刑卯，丑刑戌，寅刑巳，皆出刑氣，不與同處。

問曰：「天封人以等，地封人以等，人封人以等，豈可聞耶！」曰：「天封人以道，地封人以養德，人封人以祿食。」「何也？」「天者，以道自殊且久，故封之道，使壽，可得食風氣而飽。地者主養善地，地令人富，故封人以德富。君者封人以祿食，賜之以衣服。此三事皆善也。好道不解，故得封於天。好德愛地，知相地授而居之，去凶得吉，得封於地。好學而有益於上政者，君父乃不能遠也，須以理事，故得封於人也。是古者聖賢力學，不敢失此三事，故有得道而去者，有避世而之復地者，或有得君之祿食者也。」

問曰：「夫聖五音者，得其音何如？不得其音何如？並可聞耶？」天音，非室也，以致真事，以虛致實，以無形身得有形身之法也。夫聖乃以音響召事，比若人開口出聲，有好有惡，善者致吉，惡者致凶。此書俱出於天口，乃致善惡之理，聖聲正天地陰陽五行之語言也。聽其音，明天地情，四時五行之氣和，以不知盡矣。故上士得其意，以平理度也；中士爲之，以助君理，以致壽；賢者爲之，以致無憂。音者，乃一以乘萬，萬乘無極，天下畢備矣。

太和氣

綜述

《太平經》卷五六至六四闕題　今天地比大要歲，帝王當安室而無憂，民人但遊而無事少職，五穀不復爲前，無有儹直。天下興作善酒以相飲，市道尤極，名爲水令火行，爲傷於陽化。凡人一飲酒令醉，狂驅便作，買賣失職，更相鬬死，或傷賊；或早到市，反宜乃歸；或爲奸人所得，或緣高擊，或爲車馬所剋賊。推酒之害萬端，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內，有幾何市，一月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解，又無故殺傷人，日日有之，或孤獨困以絕嗣，或結怨父母罵害，或流災子孫。縣官長吏，不得推理，即酋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復旱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蓋無故發民令作酒，損廢五穀，復致如此之禍患。但使有德之君，有教勑明令，謂吏民當從今已往，敢有市無故飲一斗者，笞三十，謫三日；飲二斗者，笞六十，謫六日；飲三斗者，笞九十，謫九日。各隨其酒斛爲謫。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謫修城郭道路官舍，爲大土功也；土乃勝水，以厭固絕滅，令水不過度傷陽也。水，太陰也；民也，反使興土，傷損陽精，爲害深矣。修道路，取興大道，以類相古，漸置太平。

〔附〕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四《飲酒緣》引《太平經》云，眞人問曰：「天下作酒以相飲，市道尤據。凡人飲酒沾醉，狂詠便作，或鬪鬪死，或即相傷賊害，或緣此奸淫，或緣茲高墮，被酒之害，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內有幾何市，一日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解，復緣此致害，連及縣官，或使子孫呼嗟，上感動皇天，禍亂姦陽，使四時五行之氣乖反。如何故作狂藥，以相飲食，可斷之以否？」神人曰：「善哉！飲食，人命也。吾言或有可從或不可從，但使有德之君教勑言，從今以往，敢有無故飲酒一斗者，笞二十，二斗杖六十，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爲數，廣令天下，使賢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爲其中。愚人有犯即罰，作酒之家亦同飲者。」眞人曰：「或千里之客，或家有老病，或祠祀神靈如何？」神人曰：「若千里君子，知國有禁，小小無犯，不得聚集；家有老疾，藥酒可通。」

又　考天地陰陽萬物，上下相愛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復相憎惡，當樂合心同志。令太和之氣日自出，行大興平，六極同心，八方同計。所治者若人意，莫不皆響應而悅者。本天地元氣，合陰陽之位，邪惡默然消去，乖逆者皆順，明大德之至道，神祇所好愛。吾乃上爲皇天陳道德，下爲山川別要數，中爲帝王設法度，中賢得以生善意。因以爲解除天地大咎愆，使帝王不復愁苦，人民相愛，萬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樂在不匱。吉者

聖帝明王，重大臣，愛處士，利人民，不害傷，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賢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樂其父，二人並力同心，家無不成者；如不並力同心，家道亂矣。失其職事，宰虛貧極，因爭鬬分別而去，反還相賊害，親父子分身血氣而生，肢體相屬如此，況聚天下異姓之士爲君師父乎？故聖人見微知著，故重戒愼之。夫師，陽也，愛其弟子，導教以善道，使知重天愛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師，順勤忠信不欺。二人並力同心，圖畫古今舊法度，行聖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萬物使各得其所，積賢不止，因爲帝王良輔，相與合策共理致太平。如不並力同計，不以要道相傳，反欲淳華外言，更相欺殆，逆天分理，亂聖人之辭，六極不分明，爲天下大災。帝王師之，失其理法，反與天地爲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精氣神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一 寵辱若驚。○注：身寵亦驚，身辱亦驚。○御曰：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疏：寵是榮愛之名，辱是毀耻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悲，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爲驚即同，故言若驚。然喜怖之情皆非眞性，是以達者豁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黨來，死生不攖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注：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驚。○疏：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忘身也。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是惡身，爲貴與大患，俱以身爲本也。○蔡曰：有身者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爲身愁苦，憂其勤勞，念其饑寒，即大患，故知執有生累，存身患起，貴我身者與貴大患不殊。故《西升經》云：身爲惱本，痛癢寒溫，大患之本，起乎存身。

何謂寵辱？○注：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耻及身。還自問者，以曉示於人也。

寵爲下，○注：寵辱爲下賤。

得之若驚，○注：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

失之若驚。○注：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節解曰：謂得道則萬神皆來，鳴於腹中，與子相見言語，知身五神元氣流馳，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謂失氣亡精，神不行而失一，則頭白齒落而死，衆人所哭，上屋呼魂，驚於天神，故曰失之若驚也。○疏：世情顚倒，以寵爲上，慧心觀照，足爲鄙下，何者，爲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爲下。

是謂寵辱若驚。○注：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御曰：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

何謂貴大患若身？○注：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至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注：吾所以有大患者，生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也。○疏：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爲身愁苦，即爲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故《西升經》云：身爲惱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爲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御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節解曰：忘身而養神，謂之無身。○疏：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隳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注：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長久。○疏：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恆欲凌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托於天下矣。○注：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己也，乃欲爲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爲天下主者，乃可以托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疏：寄是暫時寄寓，托謂永相付托，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

驚，謙以自牧，雖而順物者，則可以托付化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注：無色曰夷，言一無形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也　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爲無色，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也○御曰：搏，執持也　微，妙也。道無形象，故執持不得　以其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謂之曰微　○疏：搏，觸也　微，妙也　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之，故曰微也　○臧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爲一聖人若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爲乃言希夷微耶　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豈同太虛，即成斷見　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　所謂三一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注：三者，謂夷希微也　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強詰問而得之

故混而爲一。○注：混，合也　故合於三名而爲一也　○疏：眞而應，即散一以爲三，應而眞，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不異，故不可詰也　又解：此眞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卷中

其上不皦，○注：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

其下不昧。○注：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明道上下無窮極也○疏：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　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之，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之，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節解曰：謂道入皮膚骨節之中，故曰繩繩不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注：物，質也　復當歸之於無質。○疏：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正他，故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　又解：繩繩，運動之貌，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　復歸者，還源也　無物者，妙本也　夫應機降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　故言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注：言一無形狀，而能爲萬物作形狀

無物之象，○注：言一無形質，而能爲萬物設形象也　○疏：妙本希夷，故稱無狀　無物迹，能生貸，故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注：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狀也　○御曰：無形之形，無狀之狀，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疏：不定貌也　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注：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　除情去欲，一自歸己矣○疏：王曰：象者形而非也，謂儀貌可道，雖無物而應物有象　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無也，物由之以生成　○顧曰：其來未兆，倏爾不見，故言迎之不見其首　○疏：道非古無始也

隨之不見其後。○注：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見也　○御曰：道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　道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疏：道非今無終也　○顧曰：其去無迹，混然無際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一〇《德經》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夫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眞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及乎死也，元和之氣散，眞一之精竭，形劇神亡，故百骸堅強也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夫萬物草木生也，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陰陽之液潤澤乎外，故春條青青而可結，夏葉敷榮而可卷者，柔脆也　逮乎死也，則天地之氣消散乎內，陰陽之液乾燥乎外，故秋實丹黃而凋落，冬枝焦朽而可折者，枯槁也　前明有識，此舉無情　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開元御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爲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也　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　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　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　柔弱物之藥也　柔弱和順生長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　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死之形象，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王眞曰：夫兵者，凶險之器，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兵強則君逸而將憊，將憊則卒暴，以逸君御憊將，憊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桀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苻堅狼狽於淮水，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恃其成以取敗，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

木强則兵。○開元御疏曰：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其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也。

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夫木之強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

生氣存則柔弱，柔弱者謙之道，天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七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御注曰：【略】○臣義曰：萬物之生死，出入乎陰陽之化機，而不能自已者也，出而爲陽故爲生　入而爲陰故爲死　生於此者，死於彼，死於此者，生於彼，性無生死，而自古以固存　神之出入，而形有生死，故曰出入生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御注曰：【略】○臣義曰：出入於生死之機，而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未始相離，故謂之徒　十有三者，繫於形者有六，麗於魄者有七，出於形生，淪於幽陰，皆與之爲徒。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御注曰：【略】○臣義曰：有其形則有其生，有其生則徇外而背理，至於失性，動皆之乎死地，而不能全生　亦以耳目口鼻四體，心知之欲誘之，至於死地而不自知，雖苟得其生，何異於死。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御注曰：【略】○臣義曰：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哀者，泥於有形，而以死生爲累者也　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者，冥於一致而不以死生爲累者也　惟其以死生爲累，故樂生而惡死　以其樂也，故存生過厚，而反害其生，曾不知生之爲有涯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生則有死者，因氣生精，因精生神，神存以使形，神亡則形蛻，此涉乎生死之域者然也　善攝生者，氣復於初，精全於一，神妙於無，與道同體，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　其出也不忻，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化　其入也不辭，上與造物者游乎，氣之混全，方且以生爲附贅垂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則誰斬彼爲形乎，誰斬彼爲生乎　惟能忘其生，故無死地　無死地，則人之所畏者，我何畏焉，物亦莫能爲我之累矣，爲我之傷矣。

《太平經》卷一五四至一七〇《令人壽治平法》　三氣共一，爲神根也。一爲精，一爲神，一爲氣　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氣　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於中和，相與共爲一道　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爲治　故人欲壽者，乃當愛氣尊神重精也。欲正大事者，當以無事正之。夫無事乃生無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術也，若影響上士用之以平國，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謂不爲而成，不理而治。大道坦坦，去身不遠，內愛吾身，其治自反也。

蕭真宰《黄帝陰符經解義・强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解曰：昔魯侯聞元倉子以耳視而目聽，遣厚禮致之，卑辭請問。對曰：傳之者妄　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安能易耳目之用？此曰：瞽者善聽，聾善視，是易所用矣　先王用人尤棄才，司火以聾，司樂以瞽，是易所用也　聾，寵也　耳有所寵者聾矣　瞽，蔽也　目有所蔽者瞽矣　故能專靜而不雜，致一而不二，乃能進乎其技。若市南之累丸，痀僂之承蜩，去壘於鼻端，遊刃於解牛，皆用志不分，然後能有所致。寓形於盜賊之間，困於偏傷之患者，志有所適，雖一該一曲，不九所容於世也　若乃炁合於炁，神合於炁，則不用於耳目，亦无困於患也　焦螟羣飛而弗觸，晝拭目者望之弗見其形，蚊睫棲宿而弗覺，夜俛首者聽之弗聞其聲　唯黄帝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蒿山之阿；徐以炁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此又見曉於冥冥，聞和於无聲，黜其聰明，亦无麗於形也。夫耳目之原，本乎水火，天一而地二，水精而火神，神徹之則爲聰明，物蔽之則爲聾瞽　精絶於耳，神且會之，既竭耳力焉，精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　神絶於目，精且聚之，既竭耳力焉，神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　害之所至，而利且隨之；患之所至，而善且繼之　豈非善其所善歟？夫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言善聽善視繼之，以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不可以形跡求也　竊謂五賊三盜，皆出一源，猶

河一而分九，道一而生萬，如水之善利萬物也，若乾之美利天下也，是以知未有化，裁之有制焉。化而裁之，其利无窮矣。天地萬物之機，百骸九竅之會，甲兵正命之本，五行六子之運，皆發乎此而九所洩也。用師其成心，則擊主之所原。抱之爲天下式者，以道之眞治其身，以德之眞普天下。舉之於事物之上，應天下之變，順天下之動，與夫佩方寸之印，提百萬之師，皆投機之會，收十倍之成功矣。即此三盜三才之要，而一反一復，一書一夜，往來不窮於天地之間，存存而亡亡，始始而終終，本乎陽而反復乎下，本乎陰而反復乎上。往者，反也。來者，復也。此曰三反晝夜與前所論天地反覆，其揆一也。則機之所會，用師其成心，含光萬象，化貸萬有，密囿萬形，並包萬善，舉而措之，收萬倍之全功矣。猶之太易之道在六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八卦之所以迭用柔剛於覆燾之中，而莫知其極者，孰使之也？凡所以使形者，其誰歟？嘗觀孫子之善論兵，而譬之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果有以使之也。明乎此，則十倍萬倍，一源三反之機，斷可識矣。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黃帝問曰：陰符者，何也？廣成子曰：此陰符二字，上可通天，下可察地，中可化生萬物，爲人最尊。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古之聖人，內動之機，可以明天地造化之根，至道推移之源，性命之本，生死之機，知者可究合天地之機，操運長生之體。故曰陰符也。

黃帝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之。神仙抱一者，乃是太一含眞之炁。太一者，乃是北極太淵之源，乃虛無煉神之道，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知。子在人間，安曉此語？一者，天炁也。人將太一眞炁與我眞炁相濟，更要知天時受，天氣接人氣，人氣接天氣，與天氣相接而不死也。人若包含太和眞炁，久而煉之，乃爲大丹純陽也。陽者天道，故神炁合道，乃爲神仙抱一之道也。

黃帝曰：中有富國安民者，何也？廣成子曰：富國安民者，乃煉炁之道也。凡人將眞精煉成神胎，名曰胎仙。故聚而成形，散而成炁，故與道相通。道者養炁，養炁者，保神合於大道。故曰眞炁相濟，久而用火煅煉成丹，若能全精炁，煉作純陽，故乃成丹換形，萬神皆安，國中有寶，故曰富國安民也。

黃帝曰：下有強兵戰勝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強兵戰勝者，乃眞炁戰退陰氣也。煉體純陽，金筋玉骨，鶴體松形，謂之純陽，故得不死，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爲民，以形爲壚。首者，歸也。精滿於腦，故用火煅煉成丹。因精體見火。火者，陽炁；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故曰：煉神之道，存心於內，眞炁自然沖和不死，故曰：煉百關精髓，純陽也。九竅炁定下關，精炁不泄者勝也。

黃帝曰：天皇者，何也？廣成子曰：天皇者，先天之前，五劫開化，混沌之始也。天皇一炁，聖化萬象，主天聖玉虛聖境，明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地皇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地皇者，天皇一炁下降地，地炁受之，二炁相合，主生化金光之炁，乃是洞神眞境，眞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人皇者，何也？廣成子曰：人皇者，在天地之間，虛無至理，爲天皇一炁，地皇一炁，太空虛中相合化，金木五星爲中宮，合乾坤八卦保護化神，乃仙境主中元，人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何也？天眞皇人曰：觀天者，乃丹陽之炁，純陽之物，精氣運而不絕，昇沉往還，周時復始，包含萬象，乃青陽之炁。天地者，陰陽之精，天氣下降，地氣復昇，昇而復降，人在其中而不知其理。天之陽精爲日，地之陰精爲月。日月運而不休，寒暑煎而無息。凡人不知身內亦有天地之炁，天氣升降有時，人知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黃帝曰：何謂不知？廣成子曰：頭以象天，清陽之本，是以象地，濁陰之源。人能內含天地之道，與天地齊年。人身中有眞陽之炁，藏於陰精之內。精炁者，眞炁之母；眞炁者，精炁之子。常將子母相守，故不死。復歸其源爲人，不知時日。天樞之上，天元一炁主之；天樞之下，地元一炁主之；天樞之中，陰陽眞源主之。人用天時，混元正一之炁上下無窮，與天地齊年。乃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黃帝曰：人用者，何也？天眞皇人曰：聖人存精養氣以保形神，人不知者，貪慾亡精，用心失神，勞形散氣，更不能使其神氣合道，不知天地之升沉，日月之運轉，故死也。以其分受日月之炁，若能觀此天地，與我同耳。爲人不知天地之理，陰陽之旨，若合地天之體則至矣。此乃人之用也。

黃帝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何也？廣成子曰：天受一炁，內含五星之正炁，而稟清濁之源；地受一炁，故生二儀，復升於天，造化以成三元

布於四時，五行五炁推運，成五行。五賊者，即五行之正炁也。人能賊天地之炁，奪陰陽之造化，混元之返還，復四門之往來，一炁皆同，故成道也，乃五賊也。

黃帝曰：天有五賊，如何用也？天眞皇人曰：五賊者，是五炁也。長養萬物生殺之機權，造化之本，始天以五炁聚而成形，散而爲風，子能知道之源者，藏於身中，分而滿於體內，精氣與天炁相濟，久而煉成丹，是五行之正炁也。天炁下降，地炁受之而不相離，人在其中，五炁之內，若能賊之，故不死也。吾今二十萬二千歲矣，皆因知五賊造化返復之理也。吾今傳受五賊之理，子與吾皆同，子若不知五賊之理，故有死矣。若能從吾之言，賊天地五星之炁，則不死也。乃五賊之理也。

黃帝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何也？廣成子曰：人身中亦有五行之正炁，五行正炁者，五臟之氣也。五臟之氣者，五賊也。水得其一者，人腎屬於水。未生之前，道爲之本，先生左腎，象北方大淵之源，造化之本，爲青陽之炁，號曰青龍，屬木。次生右腎，屬金，內有眞精，主五行之正炁，號曰白虎，乃是白元君一炁。二腎內生白脈二條，上湧朝元，通靈陽之宮，復降下通於巽。坤中有五炁聚四時合於乾，艮出天甲入戊己之內，乃道生神之始。人按天時相接天地之炁，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中理五炁，聚而入於絳宮，達於筋骨，升而朝於鼎內，復降湧泉，入於中黃之宮，混合萬神，故青陽至首羣陰皆散，更用五行五炁，內淨其一，鼎爐成矣，故不死矣，乃施行於天也。

黃帝曰：宇宙在乎手，何也？天眞皇人曰：宇宙者，天地，陰陽萬物之本，受陰陽而成形。陰者地炁，陽者天炁。天炁下降，地炁受之，地炁上騰，天炁接之。天炁地炁相交，陰陽感契，萬神生化成象。上古聖人把握天地陰陽造化之元機，機者在於用，知者得而守也。守者，道也，而不死也。故曰宇宙在乎手也。

黃帝曰：宇宙在乎手者，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地交合，宇宙不散內，造化生神，立陰陽神機，則成大道。大道者，無爲也。無爲則命不亂，命不亂則神不移，神不移則精不散，精不散則氣不絕，更以道氣通行而固身，若運於精火相隨，煆煉成金丹者，乃自然也。吾知宇宙之機運，而連連行之，合於天地之作，勿令放也，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矣。乃宇宙在乎手者也。

黃帝曰：萬化生乎身者，何謂也？天眞皇人曰：萬化者，神也，精不散神不離，神室者，萬神聚會之鄉，生氣海之中，元炁聚於臍，人能將眞精炁炁結成神胎，朝於鼎上，故曰室也。萬神皆聚而爲一，凡人移精炁炁而不能保神，是不知生身之法。生身之法，陰陽之道，故曰：萬化生乎身也。

黃帝曰：何者生身之法也？廣成子曰：從一炁所生，而不知一炁之造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受一炁，化成三炁，神氣精此，乃生身之法也。

黃帝曰：一者，何也？天眞皇人曰：一者，天地之根，陰陽之祖，萬物之首，乃生神也。子能知眞一之炁，而萬物自生則不死，故曰一也。

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何也？廣成子曰：天以斗運爲機，人以心爲機。心者，神也。神機合道，乃鬼神不測。人未生之時，先受一炁爲命，炁後父母二炁相合，故乃成形。胎元生神，故爲性之源。人能澄心，如天地動機，故同天地。乃因性靜，心機合道，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人心，機者，如何用也？天眞皇人曰：人心者，機本也。人能存心守神而不忘機用。心者百神之元也，安心者養性也，是以聖人安其心而抱元含眞。含眞者，安性也。以心爲性，以炁爲命，炁絕則命亡，皆亂於性也。失其氣故死矣。若人如天炁澄清，故不失於性也。性不失則炁不散，炁不散則命不亡，命不亡則形不滅也。天地者，性命之本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何也？廣成子曰：天道者，清陽之炁也，故以純陽爲本。人能含造化純陽之體，如天地之陽而不棄也。人受一正之炁，體養萬神純陽之理，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如何用也？天眞皇人曰：天道者，人之本也。父母者，人之始也。人能留形於本而不失於始，調神合道，故曰：立天之道也。

黃帝曰：如何留形不失於始也？廣成子曰：人不憂愁思慮而不失其本，去疾病勞苦而不失於始也。失其本者，自亡其命；失其始者，形還下土。若人能心靜無慾而存神，炁不失其始者，知理也。

黃帝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何也？廣成子曰：天之母者太易，內藏陰陽二炁，日月也。日月未分，聖化生神，神名太一之首。日月又分爲陰陽，陰陽分其五太。五太者，五帝。五帝又分八卦，八卦朝於中，聖化爲九宮，乃

是太一之神宮　立其五斗，內有中斗，日月星宿，北斗受機，斡運陰陽　陰爲機者死，陽爲機者生，陰陽合機爲之道　太一將生殺之機，周游八卦，移星易宿　返陰爲陽，乃長生；返陽爲陰，殺者死也　天之四時造化，八卦循環，人身中亦有，爲人不知　爲陰而殺乃死，展轉輪迴，失其人身　人能致修者，道也　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何謂不失人身，殺機不死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太一鎮在九宮，出入有時　召太陽君回入陽殿，四時移換，八卦朝元，萬神都聚，殺陰返陽，排列星辰，歸其金闕之內，聖境太清，正陽白元君也　若人知此天發殺機，能將太一眞炁，隨機應化，返八卦純陽，復歸乾坤之祖炁，使合混沌九天生神之章，乃爲天道，永得長生，依此造化爲眞人也　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何也？廣成子曰：冲和一炁，發者動也，故天運不絕　殺機者，變化也　龍者，天炁也，風也；蛇者，地炁也，火也　人能運精炁，上下往來，奪之造化，故玄機若去　六慾動於機權，如天地之體，人在其中　有眞陽之精炁，名曰蛇，上通天元之炁，呼吸而上下，相應地動之機，起而離陸　故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黃帝曰：人身中知何用？天眞皇人曰：臍下一寸三分者，氣海也　中有眞精一合，按於地土中，有三經通於腦　腦中有府，名曰瀛陽之府，有二穴，左曰太極之穴，右曰沖靈之穴，上通天炁，下至海源，故曰呼吸　天炁下降，地炁上騰，二炁相接，則養眞精，名曰龍　青陽之本，下者爲蛇，則元炁也　二炁相交成藥，久煉成丹，故不死也　乃陽神超於身外，乃人身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黃帝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何也？廣成子曰：人發殺機者，去六慾七情，靜則靜於情意，動則動於神機，內用神炁，上下相合　守於神者，陽氣也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天地返覆，乃陰陽升降，人之返覆，呼吸徹於蒂耳　一吸天炁下降，一呼地炁上升，吸者天炁，呼者地炁　我之眞炁相接也，人能下運地炁至天上，故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也

黃帝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何也？天眞皇人曰：天生萬物，人爲萬生二物之首也　故天地相合而長養萬物，人能用精炁相合而萬神皆喜，天地故不棄而相逐，神在其中　神者，乃大道也，而好清，若濁而神散，不合天道

上古聖人，固精養神，存炁養精，合於天道，乃爲眞人　天有炁，地有儀，中有三光，四時共備，五行相列，六合相生，七政爲機，八卦乃周，九宮布滿天地　五斗璇璣，人亦有之　人能受天地一炁，相和諸神，配合兩儀，大母乃成　一炁上下，無窮四時；中有一炁，播於中土，五行順倒內，太陽上朝金闕，七眞常居體內，八卦共起元宮，三光混混，白雪飄飄，七政功成，黃芽內長，九宮貫串萬象，乃合天道　故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也

黃帝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何也？廣成子曰：天性不可亂，神炁若亂，故不知所以神　伏藏者，性如朗月，自然通道　巧者內使天機，外事不可入，故伏智藏神也，乃同天道　拙者爲人不知自有神炁合道，縱心信意生情，一任散失神炁，不明天地造化，亂認陰陽，故有死也　乃性有巧拙也

黃帝曰：性有巧拙，如何伏藏用也？天眞皇人曰：性者，神也，不可動也　故神定炁和，元炁自降　伏者不貪嗜慕慾，藏者藏於神光，炁入絳宮，萬神聚會之鄉，伏藏而不動，萬神不散　故曰：伏藏神定造化，久煉成道，乃性巧不拙也

黃帝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何也？廣成子曰：九竅者，心有九竅，內藏九氣；上者三清之炁，中者三皇之炁，下者本元之炁，乃精炁神也　出入有時，混而爲一，外通耳、目、口、鼻、陰中也，三要者，神氣與精相合，玄牝玉戶，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通三皇之祖炁，乃三要之道也　動靜耳、目、口、鼻也，目觀則心動，耳聽則神移，口談則氣散，鼻馥則精虧，化爲陰濁之水　若故令靜而不動，則心中二竅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氣海，上通泥丸，此眞炁相通，故使神氣動機，玉戶自閉，穿脊膂，過三關，而朝北極，陽宮動而保養眞神　上古聖人云：動則動於神機，靜則靜於心意　精氣神，是三要也　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也

黃帝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何也？天眞皇人曰：木去其火則不灰，人去其惡性則不死　木中有火，火發必焚，其眞炁乃成，煙燄即上升而歸天，火煅木爲灰燼而歸土　凡人性惡爲火，火出則神散，神散則氣離，氣離則身死，眞陽之炁歸於天，濁陰之質歸於土　謂火從木生，即以水救之即不灰；人起火性，以柔而救，之即身不壞　人之火發，而萬神皆散，故死也　人能制火，禍不能剋，乃成大道　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也

黃帝曰：炁生於國，時動必潰，何也？廣成子曰：國中有炁，久而破

國，身中有邪，久而亡身。國去其姦則邦寧，人去其情則身安。夫姦者，六慾七情，三尸也，人能制姦邪者，成其大道也。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也。

黃帝曰：如何得安身也？天眞皇人曰：萬物盜太虛眞炁，人腹中有蠶，盜萬物之炁，而名虹蠶。虹蠶者，化爲佞蟲。佞蟲者，賊我之魂魄，亡我之神氣，散我之精血，死我之形也。人能知陰陽造化，起眞火煉陰邪之姦，故殺虹蟲，不令爲害，故得身安，返成大道也。

黃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何也？廣成子曰：上古聖人用神機測天地陰陽，升降有時，要知火候之數，下火依時，戊己宮內，本始生神之母也。知者復歸其母，勿令放失，更受天炁爲青陽之首，合地炁眞陰之母。我之神氣，精在其中，五炁皆全，心靜無慾，用火鍛煉，煉成純陽，造化成道，魄返陽魂，情陰盡滅，松形玉骨，百關無漏，上達於天界，乃爲眞人也。故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也。

又卷中 黃帝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眞皇人曰：天生者，人歸元道，正發復升，生也。內合天作，至道生眞；遁隱在世，其人能測，聖機內明，外通天地，故知者不死也。天殺者，爲人不信天道，任意損失精神炁，故害物不過天數而死，殺也。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黃帝曰：天生天殺，如何用也？廣成子曰：爲人修道，不知天時，歸根復始，錯認根源，故死也。若人知天時眞炁，歸根復命，要知造化者，乃有虛無眞源，陰陽合一，爲五行正炁也。乾坤相勝，要知進退，乃無生死。夫人道爲本，若不知生殺者，是謂補不足而損有餘，道之理也。故曰：天生天殺也。

黃帝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何也？天眞皇人曰：天以一炁而長養萬物，天地炁散，萬物盜之；萬物炁散，人以盜之。人知盜萬物之眞炁養形，更知升降順天時，接天炁，奪之造化，長生不死，乃人盜萬物之天炁，故成道也。人不曉造化者，爲萬物復盜人之炁，即因五穀而生，即因五穀而死，乃人被萬物復盜之而死也。

黃帝曰：人盜萬物，如何不死？廣成子曰：人受沖和之炁而生，故不死也。既稟受，有情慾而死也。若能存一炁，故保神。天以一炁而生萬物，更與陰陽相和，五穀共備，人乃實腹強骨，不失精炁神，故不死也。三盜既宜者，人能盜天地萬物之炁以通神明，與天地相宜，三才以安。人之精神與天地同而好清靜，是以聖人恬淡虛無，眞氣存元，精神內守，豈得死也？故食飽者，而傷於精血，太勞者而散於神炁，心起情慾者，萬物豈得不盜之也？故止飲食而身自輕，止思慮而神自靈，止嗜慾而神自清，故乃得道也。何勞外求？故曰：三盜既宜，三才即安也。

黃帝曰：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何也？天眞皇人曰：上古聖人，食天炁而有時，自然百骸調暢，引太和眞炁注於身田，即五臟清涼，六腑調泰，關節自通，精神以安也。食時奪其造化，乃成大道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

黃帝曰：元炁通百關，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炁柔弱，穿筋透骨，養神安精，皆使關節通流，豈不知理炁者人之本始也，本始者天炁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炁之升降，陰陽往還有時，受之一炁，長養萬物，若靈芝逢冬不死，如人得道不死，乃元炁通，百脉關也。

黃帝曰：動其機，萬化安，何也？天眞皇人曰：神機內用，千變萬化，自然成道。故機者，開其天關，玉戶自閉，而火發天關，鍊髓純陽，乃火相從，久鍊而成丹，故曰機也。萬化者，炁結成神，朝歸於金關，自然安神，安身久而不死也。機者，密也。人運機而化身無窮，內外通，神道合。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也。

黃帝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何也？廣成子曰：人知外象有吉凶之兆，即禱而信求其應，不知自己身中有神，外可通天地，內可修煉成道，顧自己陽神通聖，何勞外求？因精生炁，精者炁之母，神者炁之子，此爲三寶，鍊成眞人，乃謂神仙。故曰所以神也。

黃帝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道機何也？天眞皇人曰：日月者，陰陽至精也。故運而致數，周遊天下，寒暑相兼，六十日一周，四周爲一備，剋天地之意也，定於日月，周遊於道，故曰出入日月，在於數中。數者一也，一者氣也，氣結而成神，神明自出。神明者，陽精也，無不鑒而無不照也。是以聖人窮日月之交合，神明出焉，知天地之造化，奪陰陽之機權，故生神也。而出幽入冥，故數在一而成人也。而道者，無爲也，機者，心機也。善能發陰陽之造化，人於無窮之數，此道無爲之正也。機者，發也。聖人得之機權，九陽六陰，合其一者，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也。

黃帝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見，何也？廣成子曰：爲世人貪嗜嗜慾而好慾縱姪亂者，爲不知天道而亡其機昧其精而奔其神也。莫能知者，天道機

密、陰陽不知也　不識造化、所爲不知者、亡精神、散血氣、焉得知也？欲要知者、靜心養性、固氣保神、靈而自知、道也、見其神也　故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見也

黃帝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知輕命　何也？天眞皇人曰：是以聖人窮於大道、可通天地陰陽之理者、固其命也　聖人得知、固其氣、不失其精也　精氣相合而生成大藥、皆因知造化、鍊神不散、固氣通神也　凡小人不知性命之本而不得保精神、乃亡其身命　故不守其神而婬於世、乃失其精神、輕其命而不自保、故死也　君子久而行之、可以固窮；小人輕其命也、常以輕神失命亡其身　故曰：君子得之固窮、而小人輕命也

黃帝曰：聲者善聽、聲者善視　何也？廣成子曰：視秋毫者、不見泰山；聽嘵嘵者、不聞雷霆　善聽者、非耳聽也、察音聲者而自殺之；善視者、非目明也、察色者而自殺之　聲者不見日月之光、察聽陰陽交合、久而行道、得長生也；聾者不聞雷霆、察通日月往還、久而行道、得久視也　夫視者內見其機、聽者內聞其聲　此兩者、合道也　故曰：聲者善聽、聲者善視也

又卷下　黃帝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何也？天眞皇人曰：絕名棄利、元炁自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　絕於聲色、更用元炁、抱一守中、勝貴人十倍　太上用大道、至於天下爲聖　師藏火於中源、久而不動、動而自然合於大道爲　用智巧、故離其慾、而勝師十倍　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

黃帝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何也？廣成子曰：三返者、三元也　天元眞炁居首、靈源眞炁居中、本源眞炁居下　是以精氣者、師也　心者、君也　形者、鑪也　用精日夜、遇三元、上下無窮、而用之兼倍；精神元炁不散、形體不衰、而通於晝夜　晝則日用而明陽、得夜炁內、動陰炁於外　陽炁者、精神之本也；陰炁者、敗我之形也　若能精神遇三元之祖炁、上下混而爲一、如師使之萬神、俱其一化、其神晝夜不停、陰魄俱滅、三陽獨居於內、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也　故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也

黃帝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　何也？天眞皇人曰：用心者、意動也　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命亡、故死也　心正者、是神定也　制者則心正；炁之源、內動之機、萬化皆通；心亂則萬神皆廢、故天情意則萬神不失於物也　故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也

黃帝曰：機在目　何也？廣成子曰：道之遠者在六化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含天地、細則眞串眉毛　神機內動、日逝飛馳、故神機在目、爲其間有神室　內動之機、在目而明也　非當景通道見、陰邪自滅、眞境返正、見陽神於天道　故曰：機在目也

黃帝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何也？天眞皇人曰：以天道而化下方、萬物自然生、乃大恩生也　不可以色慾縱其心、而使其意亂則邪恩生、故有死也　安其心以保其神、自然流通、豈不知烏不染而自黑、鶴不浴而自白、蛛不教而成網、燕不招而自來？如此、自然恩生　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

黃帝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何也？廣成子曰：迅速如雷霆、陰陽正氣也　人能食風氣、用陰陽之氣、上下精氣、蠢然而已　行道運動、陰陽神氣內交、眞精上移而入於腦中、復降迅速如風雷、三元布滿而百骸火飛、鍊陰而返純陽、是以聖人速了道也、內修眞體自妙、如瑞草受陰陽冲和之氣、故不死、莫不蠢然也

黃帝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何也？天眞皇人曰：至樂於神者、陰陽之本也　至者、定也、定於心意、陰陽自合　至靜則廉也　目不視於色而神不移其炁內保自然、至樂於天眞也　去其慾、靜其心、定其意、守其神、抱一至靜而久新換舊、乃達於道　聖人致性命合於天道、志剛則廉也　故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也

黃帝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何也？廣成子曰：天乃清陽之氣、至私者、暗發也、則生於萬物、人在其中、復正神也　若能收藏元氣、補養天眞、更能善用其功而成道也、謂之至公　精氣固身、知者依時運用、上入泥丸、下入海源、會於中宮、以接元氣、度元關、朝金闕、三田相灌、百節俱通、周身火發、久而鍊之、得成仙矣　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

黃帝曰：禽者制在氣　何也？天眞皇人曰：禽者、鳥也　鳥者、心氣也　故飛騰而有時　氣者、虛無之發、人能致其氣、久鍊爲仙也　禽者、南方火也、人能致其道、使眞氣久而如禽飛在太空、人能攝收在中元、鍊成正陽、乃得爲飛仙矣　故曰：禽者制在氣也

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何也？廣成子曰：生巧者、死於命　人能定心除去慾亡情者、神定道生也　若心生慾、情性巧者、神散命

亡，死之根本也。心死求得復生，乃生死之根也。

黃帝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何也？天眞皇人曰：聖人恩生於道，凡人恩生於情，亡其身，害其命也。損有其餘而補不足，有餘者，心有情慾，補不足也，精神散也。縱心起慾色，是恩中生害而亡其神也。若能澄心不倦，其神自明，是害中生恩。苦志修心而不亂，則害忘也，保其神也。故乃成道和快於心，滅於歡樂而保精神，忘情無慾，至此爲聖人也。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也。

黃帝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何也？廣成子曰：凡人知有天地文理，言聖人外像不知我自有天地陰陽，我藏也。陰陽者，鬼神不測之法也，天地通大小幽冥之理，愚人所作，不知我與天地陰陽時物皆同耳。天地之理，聖人之機也。至道之苗，萬物之本，陰陽之宗，故變化無窮，乃至於道至精，我之有也；道之自然，萬物有物，我爲哲也。陰陽之非勝，奈我同而勝也。勝者，我之神也。神者，至道之源也。故我靈而陰陽同聖。天地也，二炁結而萬物皆同，神炁超時，聖於大道也。吾曉大道包含天地，明哲盡矣。旨眞之理，我自然聖化三清也。黃帝稽首再拜，謝聖君指教愚昧，臣方曉大道。聖君遂駕雲鶴升空而去，黃帝回輦而還都矣。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卷下《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衆神爲萬姓。淳曰：精能養形，氣能養神，精氣神爲壯之道也。可能運精鍊形，謂之富國，存神保氣，謂之安民，聖人外指家邦爲喻，以身爲國，一身之內，鍊精氣以修大道。老母曰：甘酒珍饌，伐性之戈矛也；婬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不覺敗壞其身，故民散國離。演法者，演教法也。章者，明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天地，萬物之盜者，萬物盜天地之氣養形。萬物，人之盜者，人盜萬物養其性命，故立身活形也。人，萬物之盜者，不測萬物情性，返被萬物盜人也。蓋萬物之情性者，鍊穀之法也。人之所食，不宜大飽。鍊穀之法，五日一候，內使火數鍊穀，如彈上九竅，眼如蜂窠，煅鍊大便退滓之法，太陽如白膏所結也。小便之法，四十九日可以小便中溺出朱砂也。故曰：天地又被萬物之盜，萬物又被人之所盜，人又被萬物盜之。有此三盜，不能出離。人能奪萬物之精氣，運用而鍊穀，腸胃如酥酪，運元氣而絕粒，出離萬物，乃令絕食非也。老母曰：天地盜萬物，盜萬物使人不得常榮盛而有衰朽；萬物盜人，使不得常少壯而有老死也；人盜萬物，使不得常存。有此三盜，皆不覺不知互相盜其精氣，是盜其形也。曰曰不可闕，乏則飢寒疾病生矣。如盜精氣者，勤而行之，則太和充溢，芳華鬱暢，百脈皆榮，三關流潤矣。故不能善用盜者，返被萬物之盜也。故能善盜其形，賊其精，鍊其氣，以保長生。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天地盜萬物，萬物盜人，人盜萬物，皆合宜也，不得過分。如失其此道者，先當伐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食其時，百骸理者，飲食知時，百脉自安；飲食失時，五臟不和，靈物受病，百骸不理也。動其機，萬化安，天機運也。呂眞人曰：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仙之處。楊氏注《難經》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者，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眞氣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有神龜，呼吸眞氣，非口鼻而呼吸也。口鼻是氣之出入門戶也，丹田爲氣之本源，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眞一所居。故曰：胎息炁也。動其機者，機心也。施眞人曰：心爲使炁，神養成胎，萬化安者。老母曰：食者非貪飲食，所食者，盜萬物之精炁。蓋形能食其味，神能食其氣也。若以時而食，其形則動，其機以用精，則萬化安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人知有陰陽鬲幅之神，不知自己身中有出入神也，能爲了其生死也。人則知手足舉動之神也，不知天機發動用之至神也，故曰神中神也。人則知口鼻內出入之氣，不知丹田有眞一之氣，故曰氣中之氣也。人則知五穀之精，不知本來有眞一之精，故曰精中精也。老君曰：精中有精，氣中有氣，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老母曰：人則知祭祀之神，不知自己身有三萬六千道精光神，能爲出世之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是生數。又有成數，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數者，三十輻也。三十輻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金木水火共十數。土無正形，隨四季而旺，在四方各五數，四五二十，更加十數，共三十輻，一月之用也。如是之運動也，天地作數人之氣，此月數之用也。日數者，九九之數，令人從冬至一日數九九八十一日，是太陽之數也。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

月有圓缺，萬物生或各有定分，故大小醫皆有定分，聖功生焉，神明出焉。修行之士若依日月之數抽添，運用補接，增加日遠，死途漸至，生路誤脫。凡騙修鍊眞形，神形俱妙，豈不爲神仙乎？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天地萬物遞相爲盜，莫能見之矣，是賊盜天地之機也。天下莫能見者，是盜賊之無色，聽之無聲，搏之無形，呼之無名，故天下莫能見也，莫能知也。窮一炁之造化，觀萬物之發生，故莫能知也。《化書》云：仰寥廓而不見其跡，處虛空而亦無聞神明且不遠，君子常正其心。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明恍惚不可爲形象也。淳曰：恍惚者，有無也。故聖人明有無之源，窮造化之端，修之則形成而有象，故謂之莫能知，莫能見也。

梁丘子注解《黃庭外景玉經注》卷上　老子閑居作七言，〇老子者，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有三十六枝，七十二名，及胞李母八十二年而生，故作黃庭以遺後世。運周反覆，道事自然，得其人跪而受之，不得其人，萬世勿語也

解說身形及諸神。〇老子恬淡自然，周流六極。恍惚莫測，變化無常，自能把符攝籙，總校諸神，道無二家，究備使然，道無二親，常與善人。

上有黃庭下關元，〇黃庭者，在頭中，明堂、洞房、丹田，此三處是也。兩眉間卻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丹田，此三處爲上元、一也。黃庭者，兩半於洞房中，共生赤子，則爲眞人也。常思之，愼無失，赤子化爲眞人，在明堂中，字子丹，故知一者，在明堂一處也。行氣導引，閉目內視，安心定志，混沌無淫，致精上流泥丸，運眞人子丹也。明堂中有君臣，後洞房中有父母，丹田中有夫婦，一解云：黃庭者，脾也。長尺餘，在太倉之上，臍上三寸。脾爲中主，黃老君，中央神也，治在其中矣。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門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

後有幽闕前命門，〇幽闕者，兩腎也，如覆杯，卻着脊，去臍三寸，上小下大，又有日月命門者，及臍下也。

呼吸廬間入丹田，〇呼吸喘息，氣出爲呼，入爲吸。廬，鼻也。謂吐故納新之要，眉間卻入三寸爲丹田宮也。謂引氣從鼻入至丹田也。

玉池清水灌靈根，〇玉池清水，口中津液也。靈根者，舌也。常當咽齒漱液，灌溉舌根。

審能修之可長存。〇令人晝夜修行不懈，可得長生。

黃庭中人衣朱衣，〇存思脾中有黃母，從胃管入脾，中着赤衣。

關門壯籌合兩扉，〇下丹田之間爲關，無妄開也。

幽闕使之高巍巍，〇兩腎在關門之門，地官之樓，生氣之府，上通於耳，耳在頭兩邊，故曰巍巍。

丹田之中精氣微。〇臍下三寸是也。方圓亦三寸，其氣微妙，存之則在，忘之則無，又易失故曰微。

玉池清水上生肥，〇玉池，口也。清水，口中津液也。上生肥者，津液會聚舌上，故曰肥也。

靈根堅固老不衰。〇靈根者，舌根也。常卷舌根，咽液，行之勿令舌根凋燥，常存其神，久壽不衰。

中池有士衣赤衣，〇常存思心中赤子，著赤綾絳居兵田，吉凶緩急，可驅使也。

田下三寸神所居。〇謂脾也。在下胃上，焦下有臍中，靈根神所居也。

中外相距重閉之，〇令人閉精自守，勿妄施，若閉以金關玉鍵也。

神廬之中當修理。〇神廬爲鼻，鼻中毛，當須修理除去之，行氣鼻中，除邪惡也。

騫胸氣當受精符，〇舌下爲精符，喉嚨爲氣管，精氣從上來也。上元合會氣微妙，眞人上下通神路也。

急固子精以自持。〇令人閉氣，還精自守，勿妄施泄，還精補腦，不死之道。

宅中有士常不絕，〇常存思心神著絳丹衣，出入無災害，可卻衆邪也。

子能見之可不病。〇精念心神，思之不止，內見赤子，則身無病也。

橫立長尺約其上，〇脾橫長尺餘，覆在太倉之上。

子能守之可無恙。〇常守養脾神，思之不止，則無災病也。

呼嚕廬間以自償，〇以鼻引氣，入口咽之，元氣潤澤，故德天之償也。

保守完堅身受慶。〇保精養氣，身神光澤，故曰受慶。

方寸之中謹蓋藏，〇丹田方寸，念守精氣，謹潔護持，爲謹蓋藏也。

精神還歸老復壯。〇還精鍊形，以填腦氣，齒堅髮黑，身不老。

使以幽闕流下竟，〇引明堂中赤子，下看絳宮值臍　且存變爻，精流入

丹田，以養其形　又思兩腎間氣，從上至下吸氣，自上及黃庭，一曰眉間爲幽闕使也

養子玉樹令可壯。○常當守下元精氣如玉，堅閉精守神，令可枝壯也

至道不煩無旁午，○無至憒亂，安心定意，正行向午也　背子向午，腰帶卯酉

靈臺通天臨中野，○心爲靈臺，上通氣至腦戶，下通氣至脾中，其氣周匝一身也

方寸之中至關下，○喉嚨廣一寸也　明堂中眞人下和丹田上　還明堂也

玉房之中神門戶，○陰陽爲神門戶，玉其精約也　男曰精，女曰約　男以藏精，女以月水，故曰門戶

皆是公子教我者。○心爲太府公，正當左腎爲司徒公，右腎爲司空公，皆受精氣，不得漏泄，能守一則見之

明堂四達法海源，○眉頭一寸爲明堂，氣皆流達，如海之元也

真人子丹當吾前，○赤子爲眞人，字子丹，在明堂中，常能思之，壽乃可延

三關之中精氣深，○關有三部：天關，口也；地關，下部也；人關，兩手也。常握固閉塞三關，邪氣不生也

子欲不死修崑崙。○崑崙者，頭也　令人養腦中泥丸，不死得長生也

絳宮重樓十二級，○喉嚨十二環，在心上，爲絳宮也

宮室之中五氣集，○五藏之氣，心爲帝王，最居中央，衆神來會，於赤子之側也

赤城之子中池立，○赤城，心也　舌謂之子，口爲中池也

下有長城玄谷邑。○小腸爲長城，引氣入於胞中也

長生要妙房中急，○養性要妙，閉固精門

棄捐淫慾專守精。○長生要妙，守精爲上。

寸田尺宅可理生，○目爲寸田，面爲尺宅　理生，仰觀上部一神也

繫子長留心安寧。○常觀赤子之身形也　魂魄常在，萬神不傾　恬淡無欲，心不恐惶，故自安寧

觀志遊神三奇靈，○守上部竅根，舌也；守中部竅根，膽也；守下部竅根，精房也

閑暇無事心太平，○恬淡寂寞，守虛無情，身體安寧，心太平也

常存玉房神明達，○玉房，神之門戶　常存精氣往來，神明自達

時念太倉不飢渴　○太倉，胃也，五穀之府　時思念之，不復飢渴

役使六丁神女謁，○常思黃庭中眞人，則六丁玉女自來自衛，可役使也

閉子精路可長活。○絕邪棄俗，關閉精路，可得長生

正室之中神所居，○正室，明堂洞房也　常思赤子生其中，爲眞人，存之則在，不思則忘也

洗身自理無敢汙。○清靜獨處，焚香思眞　絳宮眞人，諸玉女當來見形，與凡人言語

歷觀五藏視節度，○常思五藏諸神，勿離己身

六府修治潔如素。○六府也，膽爲一，胃爲二，膀胱爲三，大腸爲四，小腸爲五，膽爲六　都，府也。凡此六府，常須潔淨

虛無自然道之故，○虛無十有二氣，自然爲先，人離道遠無知其眞

物有自然事不煩。○能知自然爲眞人，坐在立亡，萬世常存，何煩也

垂拱無爲身體安，○恬淡無爲，塊然獨處，安心定志，正氣自居，故身體安泰也

虛無之居在幃間。○幃間自障閉洞房，修道常居此都，不與人爭，故曰幃間之居

寂寞曠然口不言，○閒居自處，念道思眞，見之勿驚，閉口不言也

恬淡無欲遊德園。○寒不衣，暑不汗，恬淡無欲，塊然獨居，出隱於山，不貪榮貴也

清淨香潔玉女存，○清淨獨處，專心自禁，香藥齋潔，玉女侍衛也

修德明達道之門。○令人守命門，端坐正念，無邪視也　修道明白，觀表知裏，神自爲人開道戶也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中《觀諸章第十二》　老君曰：觀諸次爲道，存神於想思。道氣和三光，念身中所治。髣髴象夢寤，神明忽往來

虛無恬淡，不思而得上道也，閑邪存誠，思則得之其次也，蓋神妙物而無方，存之則守形而不離，神全斯精全，精全斯氣全，三者和而不乖矣　天之三光，日月星是也，人之三光，神氣精是也，和三光之道無他，返照內觀，取足於

身而已　蓋人一身，眞君內存，五官咸備，百骸六藏，固有相治者，念之去，忘，則反神明於恍惚之際，此其效也，勞煩象夢，則恍惚皆有無之際也

淡泊志無爲，念思有想意，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　淡泊不與物交，泊言靜止不流，志於大道者，無思無爲，不逐於物，不流於動，曾何有思想之意　蓋有想則相生，有思，則未免有心也，謂是爲定，已涉於動矣　謂是爲無欲，已墮於欲矣，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所爲不可有加，故自以爲是，以不知持念之各異，故道有小大之不同也　夫念有正有妄，過而不留意，而妄想正念也，既往而不攖，未至而道爲者妄也，此存神於想思，所以爲之次

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事興則形動，動則外通謀　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　不久將欲衰，衰者將不壽　夫志，氣之帥也，心勞於謀，智盡於事，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暴盛，蓋棄事則形不勞，形休則謀不用　一有所謀，則機變之巧作，擾壞萬緒自此起矣，茫然疲役不知其所歸，欲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不亦難乎　至人不從事於務，不相與爲謀，滌除外慮，玄覽至理，故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也

以身觀察名，物事難可聚。以名譽稱號，必爲是所誘　皆生於貪欲，貪欲爲殃咎　貪者爲大病，習貪來已久　今會微漸滋，非鍼艾所愈　一薄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物無常是，事無常宜，去而不守，未曾暫止，況儻來之客，其來不可止，可累於名高者，趨名不已，殘生傷性，以身爲殉，正坐於貪欲故也　咎莫大於欲得，則貪者身之大病，民迷日久，積習既深，始微而終盛，猶病在膏肓，非鍼艾能愈也

還身意所欲，清靜而自守。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形之疾，其甚者鍼艾不能及，性之疾，其甚者小道不能化，貪欲，性之疾爲甚者也，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清不能汙，靜不能染，而不知所守矣　蓋無爲者，學人之所行，貪欲者，衆人之所主，行大道之無爲，不慕衆人之貪欲，則事物形名，天下所謂有者，可使之無，恬淡寂寞，天下所謂無者，可使之有也

《顯道經・絶穀食氣法》　凡欲絶食，冀虛求仙之道，當安處靜室，先呼三神之名，然後服氣

一、元先帝卿，守上丹田，使我求得所從，送給行廚，令氣充足

二、不得光堅，守中丹田，使我求得所從，送給行廚，令氣充足

三、老陽谷玄，守下丹田，使我求得所從，送給行廚，令氣充足

呼三神已，晨朝空腹正卧，東首，手腳離身相去各半尺，務令手如嬰兒拘，頭下卻枕，合口閉目，口含一棗，取其津液，鼻飲氣，一咽盡氣已，口中微去非氣　如是飲氣三百六十，名爲一頓　九十飲，事須一息，調定氣力，更從一始，復滿九十咽　如此四息，得成一頓　日中、日入，飲服亦如前　日滿十旬，藥力始備，當息之閒，其行大法，除諸六病矣

一噓去身極，二呵去熱氣，三吹去風，四嘯去冷，五咳去氣，六吹去煩

禁目不得久視，行不得過遠，語不多，立不久，眠須少，又不得騎乘　當服氣時，若渴飲水及蜜漿，欲服藥先絶食，想藥必易成　若不堪，服過時不得食冷熱食，五味不得過分，不得頓食飽，必損人　初過時，先食少粥，漸減氣數，經數日方食飯，亦不得飽　服氣轉少，食漸轉多，至復日無後乃飽，服氣方止　此是安全之道　絶穀三日小極，十四日復小極，頭眩憒勿怪怖也　休糧一旬，精氣力初微，顏色憔黃　二旬之時，動作眩瞢，支節緊張，大便微難，小便赤黃而已，或時下利，前青後強　三旬之時，身體消瘦，重難以行　四旬之時，泊色轉悅，心志安康　五旬之時，五藏調和，精氣內養　六旬之時，肌體如故，機關調暢　七旬之時，心意暗譯，志願高翔　八旬之時，淡泊寂寞，信明術方　九旬之時，榮衛滑澤，百邪迭亡　一旬之時，精氣皆至，其效日昌，修之不已，年命自長　三年之後，炙繫除滅，顏色有光修至六年，髓填腸韌，預知存亡　經歷九年之後，役使鬼神，玉女侍傍，腦實脅並，不可復傷，號曰眞人，上佐上帝，與天同壽，日月含光　傳非其人，身受災殃

《神仙圖》曰：子常念道，道亦念子　憂患思道，疾病思道，貧賤思道，窮困思道，富貴思道，飲食思道，入山澤思道，涉河海思道，卧起思道，常行思道，道與子並　道之所出，萬物皆生，萬神皆成，無所不載，無所不榮　忘道須臾，道入六冥　念道行氣，子則長生　道者，吾也　吾與子並，欲爲長生之術前，當存之　行止，飲食，坐起，卧息，便皆思念之，晝夜不忘，然乃保全，精氣神不離身，則長生矣

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　吾聽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事

也。亦有以按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說。昔唐桑門眄，文子籙顏，勤苦懇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圖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慾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睽，抑遣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壁重險，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貴疢，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顧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嗜毒，鑒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見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慢，爲乎無爲，以全大理爾。乃吸玄元之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練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臺俯鬱，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蹈乾兌，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草，晶晶珍膏，溶溢香零，治飢止渴，百痾不萌，遺遙戊巳，燕和飲羊，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霤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恩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仙道也。

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漏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隨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幔鎖不灼，凡卉以編覆越冬。泥墳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柏栢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輸豚以優畜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蕃滋向榮。物類一也，而氣稟異宜，豈有秋收之富限，冬藏之定倒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大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其從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要，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迂腎險，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肯信湯藥鍼灸，況深於此者乎？昔扁，俞斷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貴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生緣木，馬逐鳥也。

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禦卻虎豹，破積聚於腑藏，追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殞，胡醫活絕氣之蘇武，淳於能解顯以理腦，元化能割腹以幹胃，文摯愈期以繆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杜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荷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黏，凡庶之流，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

又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教雷亂，款冬，紫菀，可以治欬逆，蕙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芎藭之止絞痛，秦艽，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尊濕，菟絲，菴蕳之補虛乏，甘遂，蕈蓂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齊苞，甘草之解百毒，瀉如益熱之護衆創，礜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蓍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反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信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盡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遏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

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腳四皓，向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秘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

司馬承禎《胎息精微論》 老君曰：知道者天不殺，含德者地不害，道德相抱，身不衰老。內食太和，元氣爲首，清靜自煉，委身放體，志無念慮，安定藏府，洞極太和，長生久視，潛氣不動，意如流水，前波已去，而後波續處不返也。行之不休，得道真矣。每日入靜室守玄元。玄元謂存玄門。玄中有玄是我命，命中有命是我形，形中有形是我精，精中有精是我氣，氣中有氣是我神，神中有神是我自然。德以形爲車，道以氣爲馬，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形勞則德散，氣越則道叛，精銷魂損，目動魄微。是以守靜愛氣，全精寶神，道德凝密，魂魄固守。所以含道不言，得氣之真，肌膚潤澤，得道之根，手足流汗，精氣充溢，不飢不渴，龜龍胎息，綿綿長存，用之不勤，飲於玄泉，登於太清，還年返嬰，道之自然，至道不遠，近在己身，用心精微，命乃永存。夫道者，或傳服五牙，五牙者五行之生氣。《黃庭內景》云：存漱五牙不飢渴，八方四時，日月星辰等氣，思自頂而入，自鼻而出，雖古經所載，爲之者少見成遂，亦非食穀者所能行致耳。是以服氣者多不得其訣，徒勞精勤矣。既得其門，復悟其訣，即在精勤不懈耳。桑榛子曰：鳥鼠而志乎天地，是不知量，彼五牙、八方、四時、日月、星辰等教不爲初地者設，無成也。當俟其稍近之時可也。凡胎息服氣，從夜半後服內氣，七咽，每一咽既調氣六七息，即更咽之。每咽如水流過坎聲，是氣通也。直下氣海中，凝結腹中，充滿如含胎之狀，氣從有胎中息，氣海中有氣充然後爲胎息之道也。氣成即清氣凝爲胎，濁氣散而出。散從手足及毛髮而出也。胎成即萬病自遣，漸通仙靈，今之學其氣也，或得古方，或授自非道，皆閉口縮鼻，但貴息長，而不知五藏壅閉，畜損正氣，殊非自然之息。但煩勞形神，無所裨益，凡服氣之時，即須關節通，胃海開納元氣，固納畢，即關節還閉，徐徐鼻出納外氣，自然外內不雜，胎中氣亦不出。但潛屈指數息，從十至百數，從一百至二百、三百，此爲小通，即耳目聰明，百疾皆愈。若抑塞口鼻，擬閉胎息，殊無此理也。口鼻氣既不通，即畜損藏府，有何益哉！凡餌內氣者，用力寡而見功多，唯在安神靜慮，不煩不惱，即氣道疏暢，關節開通，內含元和，終日不散，膚體潤澤，手足汗出，長生之道，訣在此矣。從夜半後，服七咽即閉氣者，但內氣不出，鼻口常徐徐出納外氣，內外都不相雜，至五吏又服七咽，平旦又服七咽，三七都二十一咽止。若休根者，即不限此數，肚空即咽內氣，咽內氣常滿，自无飢渴也。初似小難，久久習慣，自然內外之氣不相混釋也。漸漸關節開通，毛髮疏暢，氣自來往，亦不假鼻中徐徐通外氣也。胎息之妙，窮於此也。

張果《太上九要心印妙經》

真一祕要

夫真一者，純而無雜謂之真，浩劫長存謂之一。太上曰：天得一，以日月星辰長清；地得一，以珠玉珍寶寧；人得一，以神氣精長存。一者，本也，本乃道之體，道本無體，強名曰體。有體之體，乃非真體，無體之體，日用不虧矣！真體者，真一是也，真乃人之神，一者人之氣。長以神抱於氣，氣抱於神，神氣相抱，固於氣海，造化神龜，乃人之命也。神乃人之性也，性者南方赤蛇，命乃北方黑龜，其龜蛇相纏，二氣相吞，貫通一氣，流行上下，無所不通，真抱元守一之道也。

囊籥祕要

夫橐籥者，人之心腎也，心者神之宅，腎者氣之府，體以心爲宅，以腎爲府，豈有造化也？今時學道之人，使心運氣，亂作萬端，屈體勞形，非自然之道。聖人曰：凡是有相，皆是虛妄，無相之相，謂之真相。真相者，神氣也，神者，心之主；氣者，腎之本，是以聖人返本還元。還元者，補髓也，補髓之機，還元之道，命乃了矣！聖人立法，曰假一神調氣，藉一氣定神，神氣調定，方曉動靜。動者氣也，氣者命也；靜者性也，性乃神也，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神氣不相離，道本自然也。

三五一樞要

夫三五一者，三陽、五行、一氣也。三陽者，三火也，以精爲民火，以氣爲臣火，以心爲君火。君火乃性火也，惟性火不可發，亦不可用。性火若發，如火生於木，禍發必斃。不用者，必不可動也。蓋是神定則氣定，氣定則精定三火既定，併會丹田，聚燒金鼎，返煉五行，運於一氣，綿綿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氣血行八百一十丈，脉行五十度，此乃周

天，方爲火候。其火有二等，分於內外，外火者有形有象，可煉五金，造化五穀，滋養於人，此火非能煉丹，煉丹之火，其在內火。內火者有名無形，藉五穀之氣，即生眞火，眞火既生，返鍊其精，精返爲神，鍊神合道，道本自然，不離一氣，一氣既調，百皆順也。

三一機要

夫三一者，三成一氣也，上有神仙抱一，鍊神之道；中有富國安民，鍊氣之法；下有強兵戰勝，鍊精之術。道分三成，不離一氣。一氣者，天也，乃天清虛自然之氣，氣中有神，神抱於氣，因氣抱於一神，鍊神合道，道本自然，此乃神仙抱一鍊神合道也。中有富國安民鍊氣之法，中者人也，以身爲國，以氣爲民，以心爲帝王，帝王愛民而民自安，帝正者，心不亂也，心不亂則氣自調，氣調則神和，神和則精悅，精悅則身安泰，此乃富國安民鍊氣之法也。以重濁而爲地，其濁中有清，在欲無欲，謂之強兵。心不動而氣不交者，謂之戰勝。此乃強兵戰勝鍊精之術也。及人之未生時，在乎混沌之間，亦神不曾離氣，氣不曾離神，神氣不相離，精神內守，精散爲氣，氣結成神，鍊神合道，道法自然。因道建法，法就顯術，分而爲三，混而爲一。一者精也，精乃元氣之母，人之本也。在身爲氣，在骨爲髓，在意爲神，皆精之化也。蓋萬物皆稟一氣，因氣造化五行，五行配五穀也，五穀之氣，人於臟腑，精住丹田，精者人之本也。是以聖人返其本而還其元，此乃返本還元之道也。

日魂月魄眞要

夫曰魂月魄者，陰陽也，陰陽者，日月也。日屬陽，魂月屬陰，魄日中有鷄，西方金肺之象屬陰，乃曰魂藏月魄，魄滿於魂，故曰以清。月中有兎，東方木肝之象，肝屬陽魂，乃月魄藏日魂，魂滿於魄，故月以明。魂魄者，乃人之鉛汞也。鉛汞有數，鉛八兩，汞八兩，乃一斤之數，十六兩也。凡二十四銖爲一兩，按周天三百八十四爻，日月運度之數，天地造化之機，聖人立數，後人依數而行之，其大小之法，因數有定，大者一年之法，小者一時之用。一時正則可奪一年之造化也。密語曰：凡每月初一日爲首正，子時坎卦，進汞一兩，離卦進鉛一十五兩；次日坎卦進汞二兩，離卦進鉛十四兩；至十五日，抽添數足，周而復始，其大小月，細審詳之。鉛汞者，人之魂魄也，魂魄者，人之神氣也。神者好靜，氣者好動，動靜常在坎離之間，動靜之訣，上十五日魂守魄，下十五日魄守魂，一時之用，可奪一年之造化也。

日用五行的要

夫日用者，長以神守於氣，氣守於神，神氣相守，聚而不散者，眞日用也。神能通應，意到心成，若神定，則行住坐卧晝夜皆同。神伏氣在，氣在神，神在形，三物皆在，復歸眞一，萬事畢矣！又五行者，心主神，肝主魂，脾主意，腎主志，肺主魄，五行聚而化爲丹也。聚之訣曰：專於一神，志於一意，守於魂魄，會於丹田。魂魄者，人之神氣也，氣乃命也，神乃性也，一性固命，一命固性，性命相固，共成一氣。一氣者，火也，其火無形，發之有焰，此火只可煉丹，不可別用，若能內守眞火，聚而不散者，眞抱元守一之道也。

七返還丹簡要

夫七返還丹者，天有七星，運斡四時；人有七竅，唯聽視聞。眼觀色者，視之不見；耳聽聲者，聽之不聞；鼻不聞香，口受無味，眞七返也。一心歸命謂之還，五氣不散謂之丹。丹有二種，於內外二丹者，超神接氣，超神在世，出世接氣者，火候無差。其內丹不得外丹則不成，其外丹不得內丹則無主。內丹者，眞一之氣；外丹者，五穀之氣。以氣接氣，以精補髓，補接之功，不離陰陽二氣。陽氣昇即爲返，陰氣降即爲還，晝夜還返，至於丹田，陽不得陰而不昇，陰不得陽而不降，自然還丹之要，祕於此矣。

八卦朝元統要

夫八卦者，以心腎爲坎離，坎離爲陰陽，陽即魂也，陰即魄也。魂者以應東方甲乙木，謂之青龍；魄者以應西方庚辛金，謂之白虎。因坎離生龍虎，乃成四象，內分八卦。八卦者，東方甲乙木，甲主乾，乙主坤；木生丙丁，丙主艮，丁主兌，艮兌合序爲一氣者，火也。火生戊己，戊己無形，分於四季，內生庚辛，庚主震，辛主巽，合而爲一者，金也。金生壬癸，壬主離，癸主坎，坎離者，陰陽也。陰陽者，內外也，內氣爲陽，外氣爲陰，陰陽昇降，動靜自然，非神所作，乃天地沖和之氣，常在坎離之間，綿綿晝夜，息息無窮，此乃天卦還元歸根之道也。

九還一氣總要

夫九者，陽也；還者，聚也，一者氣也。九陽既聚，性命相守，上則清虛，日月行度之數；下則地氣，生產萬物之源；中則人身，陰陽造化之理。內各有三，故曰三共之道，是名九要也。內各有三者，天有三，日月星，以應人之

眼耳鼻；地有三，高下平，以應人之魂魄精　魂魄精者，以應人之精氣神　神乃精之主，精乃神之本，名則分三，不離一氣　一氣者，胎息也，胎乃藏神之府，息乃胎化，元因息生，息因神爲胎，胎不得息則不成，息不得神則無主　神乃息之主，息乃胎之根，胎乃息之宅，神乃胎之質　在腹之中謂之胎，一呼一吸謂之息，故名胎息也　胎者形中氣之子，息者形中神之母，形中子母，何不存守，存守者，存其神而守其氣　其氣在坎離夾中，圓如柞臼，又象伏龜，故曰神龜　龜含黑水，水中有氣，名曰神氣，又曰碧眼胡僧，號曰眞人之根蒂，俱在此焉　十二時中，天門借氣，緊閉地關，神室內守，自有神龜呼吸，有名無形，有動無名，非所用升降，自然藉外氣則升，隨氣升而腹自鼓，外氣升而內氣降，內氣降而腹自納，鼓納之機，天地之橐籥也　橐籥者，天地動作之氣，眞陰眞陽也　內氣爲陽，外氣爲陰，內氣不出，外氣不入，神符氣定，外氣符即爲至寶，內氣符即成金丹　金丹者，純陽之物，浩然之眞，直指天機，歸根之道盡矣。若遇至人，與天盟誓，先授口訣，次傳心印，愼勿輕泄天寶，戒之！戒之！

譚峭《化書》卷一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盼，而顧盼化揖讓，揖讓化降，降化升，升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轂，車轂化宮室，宮室化旅衛，旅衛化燕享，燕享化奢湯，奢湯化聚斂，聚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　其來也，勢不可遏　其去也，力不可拔　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　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爲奸詐，使民爲淫邪，化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　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正一

世人皆知莧菼可以剖蠶，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　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洋，形可以散　散而爲萬不謂不足，聚而爲一不謂有餘　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猴齧斷蚓，首尾皆動　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由，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至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蟯虹者，盜人蟲生　蟯虹者，腸中之蟲也　鳴轉我精氣，鑽灼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　有以見我之必死，而貪知天之必殖　天其殖乎，我將安有　我其死乎，蟯虹將安守　所謂奸回盜國，國破則家亡　蠹食蝕木，木盡則蟲死　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蟯虹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　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　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愛衛所不在也　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　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　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　天地者，陰陽之神也　人蟲者，血肉之神也　其間者神，其異者形　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蔚兵靈而聲靈，覺夫靈而夢靈，生夫靈而死靈　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　冰泮返清，形散返明　能知眞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　鶴鶴相唳，氣交也　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　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眞，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　我心熙熙，民心怡怡　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爲　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　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　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大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　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　谷非應聲也，而聲自滿之　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

一發鳴，萬竅皆鳴。一念聞，萬念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炁，炁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翻飛，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處，必有所察，雖啾嚶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論水火》

呂曰：人之長生者，鍊就金丹。欲鍊金丹，先採黃芽。欲得黃芽，須得龍虎。所謂眞龍出於離宮，眞虎生於坎位，離坎之中而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鍾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島，華池瑤池，鳳池天池，玉池崑池，元關閬苑，神水金波，瓊液玉泉，陽酥白雪，若此名號，不可備陳。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陽爲本，而生眞氣。眞氣聚而得安，眞氣弱而成病。若以耗散眞氣，而走失元陽，元陽盡，純陰成，元神離體，乃曰死矣。呂曰：人身之中，以一點元陽而興舉三火，三火起於羣水衆陰之中，易爲耗散而難炎熾。若此陽弱陰盛，火少水多，令人速於衰敗而不得長生，爲之奈何也？鍾曰：心爲血海，腎爲氣海，腦爲髓海，脾胃乃水穀之海，是此四海者如此。五藏各有液，所主之位東西南北中，是此五湖者如此。小腸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腸之下，元關之說如此。頂曰上島，心曰中島，腎曰下島，三島之內，根源閬苑之說如此。華池在黃庭之下，瑤池出丹闕之前，崑池上接玉京，天地正衝內院，鳳池乃心肺之間，玉池在唇邊之外，神水生於氣中，金波降於天上，赤龍住處，自有瓊液，玉泉凡胎，換後方見白雪陽酥，澆灌有時，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還丹，抽添有度，以應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鍊形。玉蘂金花，變就黃白之體，醍醐甘露，鍊成奇異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昇，助腎氣以生眞水，腎火上昇，交心液而生眞氣，小則降魔除病，大則鍊質燒丹，用周天則火起焚身，勸陽關則還元鍊藥。別九州之勢以養陽神，燒三尸之累以除陰鬼，上行則撞三關，下運則消磨七魄，鍊形成氣而輕舉如飛，鍊氣成神而脫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效也。呂曰：始也聞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敗，次聽高論，水火有如此之功驗，畢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勝多，弱者可以致強？鍾曰：二八陰銷，九三陽長，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還，而胎仙自化者也。眞氣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陽在腎，腎是氣之海。勝朊爲民火，不止於民火不能爲用，而勝朊又爲津液之府。若以不達天機，罔測玄理，奉道之士雖爲造化，不免於疾病死亡者矣。呂曰：所謂造化使陽長陰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鍾曰：人之心腎相去八寸四分，爲天地定位之比也。氣液太極相生，乃陰陽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時，乃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於心液行，液行夫婦，自上而下，以還元田，乃曰歸還夫宮。腎生氣，非自生也，因勝朊氣升而腎氣行，氣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婦室。肝氣導引腎氣，自下而上以奉於心，心火也，二氣相交，蓑落於肺，肺液下降，自心而來，皆曰心生液，以液生於心而不耗散，故曰眞水也。肺液傳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於腎，腎水也，二水相交，浸潤於勝朊，勝朊氣上升自腎而起，皆曰腎生氣，以氣生於腎而不消磨，故曰眞火也。眞火出於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視之不可見，取之不可得也。眞水出於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見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呂曰：腎水也，水中生氣，名曰眞火。火中何者爲物？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眞水。水中何者爲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無形狀可求，縱求之而又難得，縱得之而又何用？鍾曰：前古上聖，道成不離於此，二物交媾而變黃芽，數足胎完以成大藥，乃眞龍眞虎者也。

又《鍾呂傳道集・論龍虎》

呂曰：龍本肝之象，虎乃肺之神，是此心火之中而生液，液爲眞水，水之中，杳杳冥冥而隱眞龍，龍不在肝而出自離宮者何也？是此腎水之中而生氣，氣爲眞火，火之中，光光惚惚而藏眞虎，虎不在肺而生於坎位者何也？鍾曰：龍，陽物也，在飛在天，吟而雲起，得澤而濟萬物，在象爲青龍，在方爲甲乙，在物爲木，在時爲春，在道爲仁，在卦爲震，在人身中五藏之內爲肝。虎，陰物也，奔走於地，嘯而風生，得山而威制百蟲，在象爲白虎，在方爲庚辛，在物爲金，在時爲秋，在道爲義，在卦爲兌，在人身中五藏之內爲肺。且肝，陽也，而在陰位之中，所以腎氣傳肝氣，氣行子母，以水生木，腎氣足而肝氣生，肝氣既生，以絕腎之餘陰，而純陽之氣上昇者也。且肺，陰也，而在陽位之中，所以心液傳肺液，液行夫婦，以火剋金，心液到而肺液生，肺液既生，以絕心之餘陽，而純陰之液下降者也。以其肝屬陽，以絕腎之餘陰，是以知氣過肝時，即爲純陽，純陽氣中包藏眞一之水，恍惚無形，名曰陽龍。以其肺屬陰，以絕心之餘陽，是知液到肺時即爲純陰，純陰液中包藏正陽之炁，杳冥不見，名曰陰虎也。氣昇液降，本不能相交，奈何氣中眞一之水，見液相合，液中正陽之氣，見氣自聚，若也傳行之

時，以法制之，使腎氣不走失，氣中收取眞一之水；心液不耗散，液中採取正陽之炁。子母相逢，互相顧戀，日得黍米之大，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胞堅，三百日胎仙完，形若彈丸，色同朱橘，名曰丹藥。永鎮下田，留形住世，浩劫長生，以作陸地神仙。呂曰：腎水生氣，氣中有眞一之水，名曰陰虎。虎見液相合也。心火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名曰陽龍。龍見氣相合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當然也。氣生時液亦降，氣中眞一之水莫不隨液而下傳於五藏乎？液生時氣亦升，液中正陽之氣莫不隨氣而出於重樓乎？眞水隨液下行，虎不能交龍，眞陽隨氣上昇，龍不能交虎。龍虎不交，安得黃芽？黃芽既無，安得大藥？鍾曰：腎氣既生，如太陽之出海，霧露不能蔽其光。液下如疏簾，安足以勝其氣。氣壯則眞一之水自盛矣。心液既生，如嚴天之殺物，呼呵不能敵其寒。氣升如翠幕，安足以勝其液。液盛則正陽之氣或強或弱，未可必也。呂曰：氣生液生各有時。時生氣也，氣盛則眞一之水亦盛，時生液也，液盛則正陽之氣亦盛，盛衰未保何也？鍾曰：腎氣易爲耗散，難得者眞虎；心液難爲積聚，易失者眞龍。丹經萬卷，議論不出陰陽；陰陽兩事，精粹無非龍虎。奉道之士，萬中識者一二。或以多聞廣記，雖知龍虎之理，不識交合之時，不知採取之法。所以今古達士，皓首修持，止於小成，累代延年，不聞超脫，蓋以不能交媾於龍虎，採黃芽而成丹藥。

又《鍾呂傳道集・論丹藥》 呂曰：龍虎之理既已知矣，所謂金丹大藥可得聞乎？鍾曰：所謂藥者，可以療病。凡病有三等：當風卧濕，冒暑涉寒，勞逸過度，飢飽失時，非次不安則曰患矣。患爲時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縱意，散失元陽，耗損眞炁，年高憔悴則曰老矣。老爲年病。及夫氣盡體空，魂消神散，長吁一聲，四大無主，體卧荒郊則曰死矣。死爲身病。且以時之有病，以春夏秋冬運行於寒暑溫凉，陽大過而陰不足，當以凉治之也；陰大過而陽不足，當以溫治之也。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熱，肥者足涎而羸者多積，男子病生於氣，婦人患本於血，補其虛而取其實，保其弱而損其餘，小則針灸，甚則藥餌。雖有非次不安而時之有患，委於明士良醫，對病服食，悉得保愈。然而老病如何醫，死病如何治？洗腸補肉，古之善醫者也，面皺髮白以返童顏，無人得會，換頂續支，古之善醫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長生，無人得會。呂曰：非次不安，因時成病，良醫名藥固可治矣。虛敗年老之病，氣盡命終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藥乎？鍾曰：凡病有三等：時病以草木之藥，療之自愈。身病年病，所治之藥而有二等：一曰內丹，次曰外丹。呂曰：外丹者何也？鍾曰：昔高上元君傳道於人間，指諭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復之宜，自爾丹經滿世，世人得聞大道。廣成子以教黃帝，黃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而不見功。廣成子以心腎之間而有眞氣眞水，氣水之間而有眞陰眞陽，配合爲大藥，可比於金石之中而隱至寶，乃於崆峒山中，以內事爲法而鍊大丹。八石之中惟用硃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鉛，鉛中取銀。汞比陽龍，銀爲陰虎。以心火如砂之紅，腎水如鉛之黑，年火隨時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三層之鑪，各高九寸，外方內圓，取八方之氣，應四時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鉛汞，無異於肺液。硫黃爲藥，合和靈砂，可比於黃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舉自如。壯士展臂，可千里萬里，雖不能返於蓬萊，亦於人世浩劫不死。呂曰：歷古已來，鍊丹者多矣，而見功者少，何也？鍾曰：鍊丹不成者有三也：不辨藥材眞僞，不知火候抽添，將至寶之物，一旦消散於煙焰之中而爲灰塵，廢時亂日，終無所成者一也。藥材雖美，不知火候，火候雖知而乏藥材，兩不契合，終無所成者二也。藥材可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錯日，加減有數，進退有時，氣足丹成，而外行不備，化玄鶴而凌空，無緣而得餌，此不成者三也。又況藥材本天地秀氣結實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術。三皇之時，黃帝鍊丹九轉方成，五帝之後，混元鍊丹三年纔就。迨夫戰國，凶氣凝空，流尸滿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氣，而世乏藥材。當得法之人，而逃難老死巖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紀者，久而朽壞，人世不復有矣。若以塵世有藥材，秦始皇不求於海島；若以塵世有丹方，魏伯陽不叅於《周易》。或而多聞強識，迷惑後人，萬萬破家，並無一成，以外求之，亦爲誤矣。呂曰：外丹之理，出自廣成子，以內事爲法則，縱有成就，九年方畢，又況藥材難求，丹方難得，到底止能昇騰，不見超凡入聖，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內藥者，可得聞乎？鍾曰：外藥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覺悟，根源不甚堅固。腎者，氣之根，根不深則葉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則流不長矣。必也假其五金八石，積日累月，鍊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龍虎大丹，助接其眞氣，鍊形住世，輕舉如飛。若以修持內事，識交合之時，知採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而得超脫。彼人不悟，執在外丹進火加日服之，欲得上昇天界，誠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藥之源，當以詳陳內丹之理。內丹之藥材出於心

腎，是人皆有也。內丹之藥材，本在天地，天地常日得見也。次候取日月往復之數，修合數夫婦交接之官，聖胎就而眞氣生。氣中有氣，如龍養珠，大藥成而陽神出。身外有身，似蟬脫蛻。是此藥內，本於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

又《鍾呂傳道集・論鉛汞》

呂曰：內藥不出龍虎也。虎出於坎宮，氣中之水是也；龍出於離宮，水中之氣是也。外藥取砂中之汞，比於陽龍；用鉛中之銀，比於陰虎。而鉛汞外藥也，何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黃芽就而分鉛汞？所謂內藥之中鉛汞者何也？鍾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氣而爲衆石之首者，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雖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銀汞若相合煅鍊，自成至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者如此。若以內事言之，見於人者，今古議論差別有殊，取其玄妙之說。本自父母交通之際，精血相合，包藏眞氣，寄眞於母之純陰之宮，藏神在陰陽未判之內。三百日胎完，五千日氣足。以五行言之，人身本是精與血，先有水也。以五藏言之，精血爲形像，先生腎也。腎水之中伏藏於受胎之初，父母之眞氣，眞氣隨於人之內腎，所謂鉛者，此也。腎中正氣，氣中眞一之水，名曰眞虎，所謂鉛中銀者，此也。腎氣傳肝氣，肝氣傳心氣，心氣太極而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所謂硃砂者，心液也，所謂汞者，心液之中正陽之氣是也。以氣中眞一之水顧戀和合於液中正陽之氣，積氣液爲胎胞，傳送在黃庭之內，進火無差，胎仙自化，乃比鉛銀合汞，煅鍊成寶者也。呂曰：在五金之中，鉛中取銀，於八石之內，砂中出汞，置之鼎器，配之藥餌，汞自爲砂，而銀自爲寶，然而在人之鉛如何取銀？在人之砂如何取汞？汞如何作砂，銀如何作寶也？鍾曰：鉛本父母之眞氣合而爲一，純粹而不離，既成形之後而藏在腎中，二腎相對，同升於氣，乃曰元陽之氣。氣中有水，乃曰眞一之水，水隨氣升，氣住水住，氣散水散。其水與氣，如子母之不相離，善視者止見於氣，不見於水。若以此眞一之水，合於心之正陽之氣，乃曰龍虎交媾而變黃芽，以黃芽而爲大藥。大藥之材，本以眞一之水爲胎，內包正陽之氣，如昔日父母之眞氣，即精血爲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氣足而形備神來，與母分離。形外既合，合則形生形來。奉道之人，腎交心氣，氣中藏眞一之水，負載正陽之氣，以氣交氣，水爲胞胎，狀同黍米，溫養無虧，始也即陰留陽，次以用陽鍊陰，氣變爲精，精變爲汞，汞變爲珠，珠變爲砂，砂變爲金丹。金丹既就，眞氣自生，鍊氣成神，而得超脫，化火龍而出昏衢，驂玄鶴而入蓬島。呂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氣合氣，氣合生氣，數不出三百日，分形之後，男女形狀之不同，自己丹砂色澤之何似也？鍾曰：父母之形交，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而包於精而爲女。女者，內陽而外陰，以象母，蓋以血在外也。若以母血先進，而父精後行，精包於血而爲男。男者，內陰而外陽，以象父，蓋以精在外也。所謂血者，本生於心，而無正陽之氣，所謂精者，本生於腎，而有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汞之本也，即眞一之水，和合而入黃庭之中，汞用鉛湯煮，鉛以汞火煎，鉛不得汞，不能發舉眞一之水，汞不得鉛，不能變化純陽之氣。呂曰：鉛在腎中而生元陽之氣，氣中有眞一之水，視之不可見也。鉛以得汞，汞在正陽之氣，以正陽之氣燒鍊於鉛，鉛生氣盛而發舉於眞一之水，可以上升。然而汞本正陽之氣，即眞一之水而爲胎胞，保送黃庭之中，已是龍虎交媾，陰陽兩停，亦以鉛湯煮之，莫不陰太過耗散眞陽，安得成大藥而氣中生氣也？鍾曰：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眞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之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且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而腎之南，肝之西，而肺之東，上清下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以採藥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以進火不採藥，陰中陽不能住，止於發舉腎氣，而壯暖下元而已。若以採藥有時，而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而鍊汞補丹田，延年而益壽，可爲地仙。若以採藥而以元鉛抽之於肘後飛金精，既抽鉛，須添汞，不添汞，徒以還精補腦，而眞氣如何得生？眞氣不生，陽神如何得就也。既添汞，須抽鉛，不抽鉛，徒以鍊汞補丹田，如何變砂，砂既不變，而金丹如何得就。

又《鍾呂傳道集・論抽添》

呂曰：採藥必賴氣中之水，進火須借鉛中之氣，到底抽鉛成大藥，若以添汞，上可以補丹田。所謂抽添之理何也？鍾曰：昔者上聖傳道於人間，以太古之民淳而復朴，冥然無知，不可得聞大道。天地指論陰陽，升降之宜交換於溫涼寒暑之氣，而節候有期。一年數足，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天地所以長久。不處人之不知，而閉於大理，藏在一陽。比說於日月精華往來之理，進退在日望弦朔之時，而出沒無差。一月數足，運行不已，不失於道，日月所以長久。奈何寒來暑往，暑往寒來，世人

不悟天地升降之理，月圓復缺，月缺復圓，世人不悟日月往來之理，恣縱無窮之慾，消費有限之時，富貴奢華，筵來只中製點浮生之夢，恩愛慈煩，到底做下來生之債，歌聲未絕而苦惱早來，名利正濃而紅顏已去，貪財貪貨，將謂萬劫長存，愛子憐孫，顯望永生同聚，貪癡不息，妄想長生，而耗散元陽，走失眞氣，直待惡病纏身，方是歇心之日，大限臨頭，纔爲了首之時，眞仙上聖，憫其如此輪回，已而歸陷落深，欲世人明悟大道，比於天地日月之長久，始也備說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次以比喻日月精華往來之理，彼以不達天機，罔測玄妙，以內藥比外藥，以無情說有情，無情者金石，金石者外藥也，有情者氣液，氣液者內藥也，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內之氣液，既採須添，既添須抽，抽添之理，乃造化之本也，且冬至之後，陽升於地，地抽其陰，太陰抽而爲厥陰，少陽添而爲陽明，厥陰抽而爲少陰，陽明添而爲太陽，不然無寒而變溫，溫而變熱者也，夏至之後，陰降於天，天抽其陽，太陽抽而爲陽明，少陰添而爲厥陰，陽明抽而爲少陽，厥陰添而爲太陰，不然無熱而爲涼，涼而變寒也，是以天地陰陽昇降而變六氣，其抽添之驗也，若以月受日魂，日變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華已滿，光照下土，不然無初生而變上弦，上弦而變月望者也，若以月還陰魄，日收陽精，後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謝，陰魄已足，不然無月望而變下弦，下弦而變晦朔者也，是此日月往復而變六氣，其抽添之驗也，世人不達天機，罔測玄理，眞仙上聖，以人心所愛者無病長生，將金石鍊大丹，以人心所好者黃金白銀，將鉛汞成至寶，本意欲世人悟其大理，無情之金石，火候無差，抽添有數，尚可延年益壽，若以己身有情之正陽之氣，眞一之水，知交合之時，明採取之法，積日累月，氣中有氣，鍊氣成神，以得超脫，莫不爲今古難得之事，人間大上，少得解悟，當以志心行持而棄絕外事，效天地日月長久，誘勸迷徒，留心於道，故有外藥之說，今古聖賢，或而陳說，得聞於世，世人又且不悟，欺己罔人，以失先師之本意，將砂取汞，以汞點鉛，劖鉛乾汞，用汞變銅，不顧身命，狂求財物，互相推舉以好道爲名，其實好利而志在黃白之術，先聖上仙，不得已而隨緣設化，對物教人而有鉛汞之說，比喻於內事，且鉛汞自出金石，金石無情之物，尚有造化而成寶，若以有情自己所出之物，如鉛汞之作用，莫不亦有造化，既有造化，莫不勝彼黃白之物也，奉道之士，當以深究之，而勿執在外丹與丹竈之術，且夫人之鉛也，乃天地之始，因大始而有太質，其體也爲水中之金，其用也爲火中之水，五行之祖而大道之本也，既以採藥爲添汞，添汞須抽鉛，所以抽鉛非在外也，自下田入上田，名曰肘後飛金晶，又曰起河車而走龍虎，又曰還精補腦而長生不死，鉛既後抽，汞自中降，以中田還下田，始以龍虎交媾而變黃芽，是五行顚倒，此以抽鉛添汞而養胎仙，是三田返覆，五行不顚倒，龍虎不交媾，三田不返覆，胎仙不氣足，抽鉛添汞，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胎仙完而眞氣生，眞氣既生，鍊氣成神，功滿志形而胎仙自化，乃曰神仙，呂曰：出於金石者，外鉛外汞，抽添可以爲寶，出於己身，腎中所藏父母之眞氣而爲鉛，眞一正陽所合之藥，變而爲汞，抽添可以生神，所謂眞鉛眞汞，亦有抽添乎？鍾曰：始也得汞須用鉛，用鉛終是錯，故以抽之而入上宮，元氣不傳，還精入腦，日得之汞，陰盡陽純，精變爲砂，而砂變爲金，乃曰眞鉛，眞鉛者，自身之眞氣，合而得之也，眞鉛生眞氣之中，炁中眞一之水，五氣朝元而三陽聚頂，昔者金精下入丹田，升之鍊形，而體皆金色，此者眞鉛升之內府，而體出白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丹鍊形，皆金精往復之功也，自前而後，自後而前，焚身合氣，皆眞氣造化之功也，若以不抽不添，止於日用採藥進火，安有如此之功驗，呂曰：凡抽之添之，如何得上下有度，前後無差？鍾曰：可昇之時不可降，可抽之時不可添，上下往來，無差毫釐，河車之功也，

又《鍾呂傳道集・論河車》

呂曰：所謂河車者何也？鍾曰：昔有志智人，觀浮雲蔽日可以取陰而作蓋，觀落葉浮波可以載物而作舟，觀飄蓬隨風往來運轉而不已，退而作車，且車之爲物，蓋軫有天地之象，輪轂如日月之比，高道之士，取喻於車，且車行於地而轉於陸，今以河車者，亦有說矣，蓋人身之中，陽少陰多，苦水之處甚衆，車則取意於般運，河乃主象於多陰，故此河車不行於地而行於水，自上而下，或後或前，駕在於八瓊之內，驅馳於四海之中，昇天則上入崑崙，乾濟則下奔鳳闕，運載元陽真人於離宮，般負眞氣曲歸於壽府，往來九州而無暫停，巡歷三田何時休息，龍虎既交，合黃婆駕入黃庭，鉛汞纔分，委金男般入金闕，玉泉千派，運時止半日工夫，金液一壺，般過只時間功迹，五行非此車般運也，難得生成，二氣非此車般運也，豈能交會，應節順時而下功，必假此車而般之方能有驗，養陽鍊陰而立事，必假此車而般之始得無差，乾坤未純，其或陰陽而往來之，是此車之

功也；宇宙未周，其或氣血而交通之，是此車之功也　自外而內，運大地純粹之氣，而接引本宮之元陽；自凡而聖，運陰陽眞正之氣，而補鍊本體之元神　其功不可以備紀　呂曰：河車如此妙用，敢問河車之理，必竟人身之中何物而爲之？既得之而如何運用？鍾曰：河車者，起北比乎正水之中腎藏眞氣，眞氣之所生之正氣，乃曰河車　河車作用，今古罕聞，眞仙祕而不說者也　如乾再索坤而生坎，坎本水也，水乃陰之精，陽既索於陰，陽返負陰而還位，所過者艮震巽，以陽索陰，因陰取陰，般運入離，承陽而生，是此河車般陰入於陽宮　及夫坤再索於乾而生離，離本火也，火乃陽之精，陰既索於陽，陰返抱陽而還位，所過者坤兌乾，以陰索陽，因陽取陽，般運入坎，承陰而生，是此河車運陽於陰宮　及夫採藥於九宮之上，得之而下入黃庭，抽鉛於曲江之下，般之而上昇內院　玉液金液本還丹，般運可以鍊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鍊形，般運可以燒丹，而使火下進　五氣朝元，般運各有時；三花聚頂，般運各有日　神聚多魔，般眞火以焚身，則三尸絕迹；藥就海枯，運霞漿而沐浴，而人水無波　若此，河車之作用也　呂曰：河車本北方之正氣，運轉無窮，而負載陰陽，各有成就，所用工不一也　尊師當爲細說　鍾曰：五行巡還，周而復始　默契顚倒之術，以龍虎相交而變黃芽者，小河車也　肘後飛金精，還精入泥丸，抽鉛添汞而成大藥者，大河車也　若以龍虎交而變黃芽，鉛汞交而成大藥，眞氣生而五氣朝中元，陽神就而三神超內院　紫金丹成，當如玄鶴對飛；白玉杯乾，鎖似火龍蹲起　金光萬道，罩俗骨以光禪；琪樹一株，現鮮葩而燦爛　或出或入，出入自如，或去或來，往來無礙　般神入體，且混時流，化聖離俗以爲羽客，乃曰紫河車也　是此三車之名，而分上中下三成，故曰三成者，言其功之驗證，非比夫釋教之三乘車而曰羊車、鹿車、大牛車也　以道言之，河車之後，更有三車：凡聚火而心行意，使以攻疾病而曰使者車　凡既濟自上而下，陰陽正合，水火共處，靜中聞雷霆之聲，而曰雷車　若以心爲爲境，役性以情牽，感物而散於眞陽之氣，自內而外，不知休息，久而氣弱體虛，以成衰老，或而八邪五疫，返以般入，眞氣元陽難爲抵當，既老且病而死者，曰破車　呂曰：五行顚倒而龍虎相交，則小河車已行矣　三田返復而肘後飛金精，則大河車將行矣　然而紫河車何日得行焉？鍾曰：修眞之士，既聞大道，得遇明師，曉達天地昇降之理，日月往來之數，始也匹配陰陽，次則聚散水火，然後採藥進火，添汞抽鉛，則小河車固當行矣　及夫肘後金精入眞，黃庭大藥漸成，一撞三關，直超內院，後起前收，上補下鍊，則大河車固當行矣　及夫金液玉液還丹而後鍊形，鍊形而後鍊氣，鍊氣而後鍊神　鍊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類入仙品，當時乃曰紫河車也

又《鍾呂傳道集・論還丹》

呂曰：鍊形成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未敢聞命　所謂還丹者何也？鍾曰：所謂丹者，非色也，紅黃不可以致之　所謂丹者，非味也，甘和不可以合之　丹乃丹田也，丹田有三：上田神舍，中田氣府，下田精區　精中生氣，氣在中丹　氣中生神，神在上丹　眞水眞氣合而成精，精在下丹　奉道之士，莫不有三丹　然而，氣生於腎未朝於中元，神藏於心未(超)[朝]於上(院)[元]，所謂精華不能返合，雖三丹，終成無用　呂曰：玄中有玄，一切之人莫不有命，命中無精，非我之氣也，乃父母之元陽無精則無氣，非我之神也，乃父母之元神　所謂精氣神，乃三田之寶，如何可得而常在於上中下三宮也？鍾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眞一之水，使水復還於下丹，則精養靈根，氣自生矣　心中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使氣復還於中丹，則氣養靈源，神自生矣　集慮爲神，合神入道，以還上丹，而後超脫　呂曰：丹田有上中下，還者既往而有所歸，曰還丹　還丹之理，奧旨淵微，敢告細說　鍾曰：有小還丹，有大還丹，有七返還丹，有九轉還丹，有金液還丹，有玉液還丹，有以下丹還上丹，有以上丹還中丹，有以中丹還下丹，有以陽還陰丹，有以陰還陽丹，不止於名號不同，亦以時候差別而下手處各異也　呂曰：小還丹者何也？鍾曰：小還丹者，本自下元　下元者五藏之主，三田之本，以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既相生也，不差時候，當生而引未生，如子母之相愛也　以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既相剋也，不失分度，當剋而補未剋，如夫婦之相合也　氣液轉行，周而復始，自子至午陰陽當生，自卯至酉陰陽當停，凡一晝一夜，復還下丹一巡還一次，而曰小還丹也　奉道(這)[之]士，於中採藥進火以成下丹，良由此矣　呂曰：小還丹既已知矣，所謂大還者何也？鍾曰：龍虎相交而變黃芽，抽鉛添汞而成大藥，玄武宮中而金精飛起，玉京山下而眞氣方升，走河車於嶺上，灌玉液於中衢，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復下田，後起前來，循環已滿，而曰大還丹也　奉道之士，於中起龍虎而飛金精，養胎仙而生眞炁，以成中丹，良由此矣　呂曰：大還丹既已知矣，所謂七返還丹而九轉還丹者何也？鍾曰：

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陽也，共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陰也，共三十。自腎爲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則五行生之數也。三陽而二陰，自腎爲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則五行成之數也。三陰而二陽，人身之中，共有五行生成之道，水爲腎，而腎得一與六也；火爲心，而心得二與七矣；木爲肝，而肝得三與八矣；金爲肺，而肺得四與九矣；土爲脾，而脾得五與十矣。每藏各有陰陽，陰以八極而二盛，所以氣到肝而腎之餘陰絕矣，氣到心太極而生陰，以二在心，而八在肝也。陽以九盡而一盛，所以液到肺而心之餘陽絕矣，液到腎太極而生陽，以一在腎，而九在肺也。奉道之士，始也交媾龍虎而採心之正陽之氣，正陽之氣乃心之七也。七返中元而入下田，養就胎仙，復還於心，乃曰七返還丹者也。二八陰消，眞氣生而心無陰，以絕二也，大藥就而肝無陰，以絕八也。既二八陰消，而九三陽可長矣。肝以絕陽助於心，則三之，肝氣盛矣；七既還心，以絕肺液，而肺之九轉而助心，則九三之陽長，九轉還丹也。呂曰：七返者，以其心之陽復還於心，而在中丹；九轉者，以其肺之陽本自心生，轉而復還於心，亦在中丹，七返九轉，既已知矣，所謂金液玉液，上中下相交，陰與陽往復而還丹者何也？鍾曰：前賢往聖，多以肺液入下田而曰金液還丹，心液入下田而曰玉液還丹。此論非不妙矣，然而未盡玄機。蓋夫肺生腎，以金生水，金入水中，何得謂之還丹？腎剋心以水剋火，水入火中，何得謂之還丹？金液乃肺液也，肺液爲胎胞，含龍虎，保送在黃庭之中，大藥將成，抽之肘後飛起，其肺液以入上宮，而下還中丹，自中丹而還下田，故曰金液還丹也。玉液乃腎液也，腎液隨元氣以上升而朝於心，植之而爲金水，舉之而滿玉池，散而爲瓊花，鍊而爲白雪，若以納之自中田而入下田有藥，則沐浴胎仙，若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支鍊形，則更遷塵骨，不升不納，周而復還，故曰玉液還丹者也。陰極陽生，陽中有眞一之水，其水隨陽上升，是陰還陽丹者也。陽極生陰，陰中有正陽之氣，其氣隨陰下降，是陽還陰丹者也。補腦鍊頂，以下還上；既濟澆灌，以上還中；燒丹進火，以中還下，鍊質焚身，以下還中。五行顚倒，三田返復，互相交換，以至鍊形化氣，鍊氣成神，自下田還而至中田，自中田還而至上田，自上田還而出天門，棄下凡軀，以入聖流仙品，方爲三還功成。自下而上，不復更有還矣。

又《鍾呂傳道集・論鍊形》

呂曰：還丹既已知矣，所謂鍊形之理可得聞乎？鍾曰：人之生也，形與神爲表裏，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形中之精以生氣，氣以生神。液中生氣，氣中生液，乃形中之子母也。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氣傳子母而液行夫婦，乃形中之陰陽也。水化爲液，液化爲血，血化爲津，以陰得陽而生也。若以陰陽失宜，則涕泪涎汗橫出，而陰失其生矣。氣化爲精，精化爲珠，珠化爲末，汞化爲砂，以陽得陰而成也。若以陰陽失宜，則病老死苦，而陽不得成矣。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奉道之士，修陽而不修陰，鍊己而不鍊物，以己身受氣之初，乃父母眞氣兩停而凝精血爲胎胞，寄質在母純陰之宮，陰中生陰，因形造形，胎完氣足，而堂堂六尺之軀皆屬陰也，所有一點元陽而已，必欲長生不死以鍊形住世，而劫劫長存，必欲超凡入聖以鍊形化氣，而身外有身。呂曰：形象，陰也；陰則有體以有爲，無使形化氣而超凡軀以入聖品，乃鍊之上法也。因形留氣，以氣養形，小則安樂延年，大則留形住世。既老者返老還童，未老者定顏長壽。以三百六十年爲一歲，三萬六千歲爲一劫，三萬六千劫爲一浩劫。浩浩之劫，不知歲月之幾何，而與天地長久，乃鍊形驗證也如此。然而鍊形之理，造化之機，而有如此之驗，可得聞乎？鍾曰：人之成形，三百日胎完。既生之後，五千日氣足。五尺五寸爲本軀，以應五行生成之數。或有大小之形而不齊者，以寸定尺，長短合宜。心之上爲九天，腎之下爲九地。腎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樓第一環八寸四分，重樓第一環到頂八寸四分，自腎到頂凡三尺五寸二分。而元氣一日一夜盈滿者，三百二十度每度二尺五寸二分，計八十一丈，元氣以應九九純陽之數。心腎相去以合天地懸隔之宜，自腎到頂共二尺五寸，又按五行五五純陽之數，故元氣隨呼而出。既出也，榮衛皆通天地之正氣，應時順節，或交或離，丈尺無窮，隨吸而入。既入也，經絡皆關，一呼一吸，天地人三才之眞氣，往來於十二樓前，一往一來，是日一息，晝夜之間，人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分而言之，一萬三千五百呼，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一萬三千五百吸，所吸者天地之正氣，自外而入。根源牢固，元氣不損，呼吸之間可以奪天地之正氣，以氣鍊氣，散滿四大，清者榮而濁者衛，悉皆流通，縱者經而橫者絡，盡得舒暢，寒暑不能爲害，勞苦不能爲瘕，體輕骨健，氣爽神清，永保無疆之壽，長爲不老之人苟或根源不固，精竭氣弱，上則元氣已泄，下則本宮無補，所吸天地之氣，浩浩而出，八十一丈元氣，九九而損，不爲己之所有，反爲天地所取，何能奪於

天地之正氣　積而陰盛陽衰，氣弱而病，氣盡而死，復入輪迴　呂曰：元氣如何不走失，以鍊形質，可奪天地之正氣而留浩劫長存者也？　鍾曰：欲戰勝者在兵強，欲民安者在國富　所謂兵者，元氣也　其兵在內，消形質之陰，其兵在外，奪天地之氣　所謂國者，本身也　其身之有象者，豐足而常有餘，其身之無形者，堅固而無不足　萬戶長開而無一失之虞，一馬誤行而有多多之得　或前或後乃所以鍊質焚身，或上或下乃所以養陽消陰　燒乾坤自有時辰，煅氣液能無日候？　以玉液鍊形，仗甲龍以升飛而白雪滿於塵肌；以金液鍊形，逐雷車而下降則金光盈於卧室　呂曰：鍊形之理亦粗知矣，金液玉液者何也？　鍾曰：金液鍊形，則骨朝金色而體出金光，金花片片，而空中自現，乃五氣朝元，三陽聚頂，欲超凡體之時，而金丹大就之日　若以玉液鍊形，則肌泛陽酥，而形如琪樹，瓊花玉蘂，更改凡體，而光彩射人，乘風而飛騰自如，形將爲氣者也　奉道之士，雖知還丹之法，而鍊形之功亦不爲小矣當玉液還丹以沐浴胎仙，而升之上行，以河車般於四大　始於肝也，肝受之，則光盈於目而目如點漆；次於心也，心受之，口生瓊液而液爲白雪，次於脾也，脾受之，則肌若凝脂而瘢痕盡除；次於肺也，肺受之，則鼻聞天香而顏復少年；次於腎也，腎受之，則再還本府，耳中常聞絃管之音，鬢眸永絕班白之色　若此玉液之鍊形也　及夫金液鍊形，不得比此　始還丹而未還，與君火相見而曰既濟，既還丹而復起，與眞陰相敵而曰鍊質　土本剋水，若金液在上，使黃芽回光以合於太陰　火本剋金也，若金液在火，使朱汞同鑪而自生於紫氣　於水中起火，在陽裏消陰　變金丹於黃庭之內，鍊陽神在五氣之中　於肝則青氣沖，於肺則白色出，於心則赤光現，於腎則黑氣升，於脾則黃色五氣朝於中元，從君火以超內院，下元陰中之陽，其陽無陰，升而聚在神宮　中元陽中之陽，其陽無生，升而聚在神宮　黃庭大藥陰盡純陽，升而聚在神宮　五液朝於下元，五氣朝於中元，三陽朝於上元　朝元既畢，功滿三千　或而鶴舞頂中，或而龍飛身內　但聞嘹喨樂聲，又睹仙花亂墜，紫庭盤桓，眞香馥郁　三千功滿不爲塵世之人，一炷香消已作蓬瀛之客，乃曰超凡入聖，而脫質升仙者也

又《鍾呂傳道集・論朝元》

呂曰：鍊形之理既已知矣，所謂朝元者可得聞乎？　鍾曰：大藥將就，玉液還丹而沐浴胎仙　眞氣既生，以沖玉液上升而更改塵骨　而曰玉液鍊形　及夫肘後飛起金精，河車以入內院，自上而中，自中而下，金液還丹以鍊金砂，而五氣朝元，三陽聚頂，乃鍊氣成神，非止於鍊形住世而已　所謂朝元，今人少知，苟或知之，聖賢不說，蓋以是眞仙大成之法，默藏天地不測之機，誠爲三清隱秘之事，忘言忘象之玄旨，無問無應之妙理　恐子之志不篤而學不專，心不察而問不切，輕言易語，反我以漏泄聖機之愆，彼此各爲無益　呂曰：始也悟眞仙而識大道，次以知時候而達天機　辨水火眞原，知龍虎不生肝肺；察抽添未非是坎離　五行顛倒之術，已蒙指教；三田反復之機，又謝敷陳　熟曉還丹鍊形之理，深知長生不死之術　然而脫凡入聖之塗，脫質升仙之道，本於鍊氣而朝元　所謂朝元，敢告略爲指訣？　鍾曰：道本無形，及乎大原示朴，上清下濁合而爲一　大朴既分，混沌初判而爲天地　天地之內，東西南北而列五方　每方各有一帝，每帝各有二子　一爲陽而一爲陰，乃曰二氣　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相生相成而定六氣，乃曰三陰三陽　以此推之，如人之受胎之初，精氣爲一　及精氣既分而先生二腎　一腎在左，左爲玄，玄以升氣而上傳於肝；一腎在右，右爲牝，牝以納液而下傳膀胱　玄牝本乎無中來，以無爲有，乃父母之眞氣納於純陰之地　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可比天地之根　玄牝，二腎也　自腎而生五藏六府，全焉　其中，肝爲木曰甲乙，可比於東方青帝；心爲火曰丙丁，可比於南方赤帝；肺爲金曰庚辛，可比於西方白帝；脾爲土曰戊己，可比於中央黃帝；腎爲水曰壬癸，可比於北方黑帝　人之初生，故無形象，止於二陰一陽　及其胎完，而有腸胃，乃分六氣，三男三女而已　一氣運五行，五行運六氣　先識者陰與陽，陽有陰中陽，陰有陽中陰；次識者金木水火土，而有水中火，火中水，水中金，金中木，木中火，火中土　在人者，互相交合，所以二氣分而爲六氣，大道散而爲五行　如冬至之後一陽生，五方之地而陽皆生也　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　若以春令既行，黑帝不收其令，則寒不能變溫　赤帝不備其令，則溫不能變熱　及夫夏至之後一陰生，五方之天，而(陽)(陰)皆降也　一帝當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秋令既行，赤帝不收其令，則熱不能變涼　黑帝不備其令，則涼不能變寒　冬至陽生於地，以朝氣於天也；夏至陰生於天，以朝氣於地也　奉道之士，當深究此理　而日月之間，一陽始生而五藏之氣朝於中元，一陰始生而五藏之液朝於下元　陰中之陽，陽中之陽，陰陽之中之陽，三陽上朝內院，心神以返天宮，是皆朝元者也　呂曰：陽生之時而五氣朝於中元，陰生之時而

五液朝於下元，使陽中之陽，陰中之陽，陰陽之中之陽，以朝上元，若此修持常常之士亦有知者，如何得超脫以出塵俗？鍾曰：若以元陽之氣以一陽始生之時，上朝中元，是人皆如此，若以積氣生液以一陰始生之時下朝下元，是人皆如此。若此行持，故不能超脫。然而欲超凡入聖，脫質升仙，當先龍虎交媾而成大藥。大藥既成而生眞氣，眞氣既生，於年中用月，月上定興衰，月中用日，日上數直事，日中用時，時上定息數。以陽養陽，陽中不得留陰；以陽鍊陰，陰中不得散陽。凡以春則肝旺而脾弱，夏則心旺而肺弱，秋則肺旺而肝弱，冬則腎旺而心弱。人以腎爲根本，每時一季脾旺而腎弱，獨腎於四時有損，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甲乙在肝直事，防脾氣不行；丙丁在心直事，防肺氣不行；戊己在脾直事，防腎氣不行；庚辛在肺直事，防肝氣不行；壬癸在腎直事，防心氣不行。一氣盛而一氣弱，一藏旺而一藏衰，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心氣萌於亥而生於寅，旺於巳而弱於申；肝氣萌於申而生於亥，旺於寅而弱於巳；肺氣萌於寅而生於巳，旺於申而弱於亥；腎氣萌於巳而生於申，旺於亥而弱於寅。脾氣春隨肝而夏東隨心，秋隨肺而冬則隨腎，人之不知日用，莫曉生旺強弱之時，所以多疾病者，此也。若此日月時三陽既聚，當鍊陽而使陰不生；若此月日時三陰既聚，當養陽而使陽不散。又況眞氣既生，以純陽之氣鍊五藏之氣不息，而出本色，一舉而到天池，始以腎之無陰而九江無浪，次以肝之無陰而八關永閉，次以肺之無陰而金火同鑪，次以脾之無陰而玉戶不開，次以眞氣上升，四炁聚而爲一，縱有金液下降，杯水不能勝輿薪之火，水火相包而合之爲一以入神宮，定息內觀，一意不散，神識俱妙，靜中常聞樂聲，如夢非夢，若在虛無之境，風光景物，不比塵俗，繁華美麗，勝及人世，樓臺宮闕，碧瓦凝煙，珠翠綺羅，馨香成陣，當此之時，乃曰超內院，而陽神方得聚會而還上丹，鍊神成仙以合大道，一撞天門，金光影裏以現法身，開花深處而坐凡體。乘空如履平川，萬里若同展臂，若也復回，再入本軀，神與形合，天地齊其長久，若也厭居塵世，寄下凡胎而返十洲，於紫府太微眞君處契勘鄉原，對會名姓，校量功行之高下，得居於三島而遊遊，永在於風塵之外，名曰超塵脫凡。呂曰：鍊形止於住世，鍊氣方可升仙。世人不達玄機，無藥而先行胎息，強留在腹，或積冷氣而成病，或發虛陽而作疾，修行本望長生，似此執迷，尙不免於疾病，殊不知胎仙就而眞氣生，眞氣生而自然胎息。胎息以鍊氣，鍊氣以成神，然而鍊氣必審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時，端居靜室，忘機絕迹，當此之時，心境未除者，悉以除之，或而妄想不已，智識有漏，志在升仙而心神不定，爲之奈何？鍾曰：安舍各有時，行持各有法，依時行法，得法求道，指日成功，易如反掌。古今達士，閉目冥心，以入希夷之域，良以內觀而神識自在矣。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眞記》卷二《養生》

《三元眞經》曰：人物異形，受生惟一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即父精母血，以無爲有。三百日胎完，胎完炁足則生，是由無而有。不善養生，則以有還無矣。血炁方剛，以所有之神炁，復興於兒女，血炁既衰，將已有之魂魄，復還於天地。故生中起滅，以滅止生，炁斷神散，而無生矣。善人君子，莫不欲生，而不知養生之時，以天地爲法，日月爲本，陰絕陽生，陽絕陰生，生生不窮，天地所以長久，魄往魂來，來往不已，日月所以長久，是知炁在養而不弱，形在養而不悴，內外養之無差，故得與天地日月同長久也。

《西山記》曰：古今聖賢，談養生之理者，著養生論者，不爲少矣！又曰少私寡欲，少私寡欲者，可以養心。又曰絕念忘機，絕念忘機者，可以養神。又曰飲食有節，飲食有節者，可以養形。又曰務逸有度，務逸有度者，可以養亂。又曰入清出濁，入清出濁者，可以養炁。又曰絕淫戒色，絕淫戒色者，可以養精。養生之道，不在於此。所生微也，善養者從微至著；所生小也，善養者自小及大。當旺時養在取之，當衰時養在補之，如春養脾，秋養肝，夏養肺，冬養心，鍊形則起火，還丹則聚炁，此年中用月，不失養生之道也。及春夏養陽，以眞炁隨天；大運在肝與心，心肝者，炁丹之所。秋冬養陰，以眞炁隨天，大運在肺與腎，腎肺者，液降之所。此陰陽傳送，不失養生之道也。及腎炁生於子時，陽生於二陰之中，當此之時，若澄心靜慮，閉目昇身，想火輪起於丹田，是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肝炁生於卯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下，當此之時，若孤坐閉目，多入少出，存兒女相見於黃庭之中，而產就嬰兒，是陽生而養之有法也。及心炁生於午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中，當此之時，若忘言絕念，滿口含津，攻心炁不散，存龍虎交媾於爐熔之中，而盤金鼎，奔流於下，是丹田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肺炁生於酉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上，當此之時，若閉目冥心，以腹肚微脅，存大火炙於鼎中，鼎中有三昧，炎炎不絕，三昧齊發，是陰生而養之有時也。及夫三百日胎完，而眞炁生，養其眞炁，而鍊之生神，五炁朝元，三花聚頂，五百日陽神生。養其陽神，而鍊之合道，是

生形已化，復之而生質焉，自生至死，養之而生其身，身外有身，超凡入聖，養生之道，備於此矣！

又《養形》

《玉華寶書》曰：神以炁爲母，炁以形爲舍，鍊炁成神，鍊形成炁，陽神未聚，三花不入，泥丸頂炁未朝，五彩不生丹闕，無形籠絡，神炁兩離，故天地大也，未免輕清重濁之象，日月明也，難逃圓明缺暗之形，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也；積陰生形，下以壯乎地者，土與石也，水中炁升，而爲雨爲雲，炁中水降，而爲霧爲露，萬象羣生，不能無形，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以成，不知養形之端，精魄耗散而陰靈空存，未死之前，已如槁木，餘喘既絶，盡爲糞壤，養形之道，可不深思！

《西山記》曰：仲夏仲冬之月，善養形者，處於深堂，避其大寒大熱之炁，而伏其肌膚，非特此也，先寒而衣，衣不得頓；多先暖而解，解不得頓，少久勞則安閑，以保極力之處；久逸則導引，以行稍滯之炁，暑不當風，當風則氣閉而傷結；夏不卧濕，卧濕則氣散而血注；冬不極熱，極熱則腎受虛陽，而春夏肝與心有壅蔽之疾也，夏不極凉，極凉則心抱浮寒，而秋冬肺與腎有沉滯之患也，不可極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損胃，不可極飲，飲不過多，多則損炁，渴則傷血，沐用旬，浴用五，夫五則五炁流傳，遍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眞炁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頓頓浴者，血凝而炁散，雖肌體光澤，久而炁自損矣！故有癰瘍之疾者，炁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頓頓沐者，氣壅於上，腦滯於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鍊陽，陽不損弱，如一年內，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也，一日內，午前鍊乾以炁，前起鍊形，後起金晶，午後鍊坤以藥，有藥則聚炁鍊丹，無丹則收火煮海，皆以眞陽見用於自身，不然欲身聚之，可以無中養就眞炁，昇身眞炁，以滅魔陰焉！奉道之士，廣覽多學，徒以勞損，不知陰陽爲之總領之元也，眞陰眞陽，爲胎凝於丹田，次以眞陰爲炁，眞陽成形，身外有身，超凡入聖矣！

又《養炁》

《太上隱書》曰：天地以清濁爲寶，非炁不足以運陰陽；日月以明暗分形，非炁不足以交魂魄，以棲籥之用，呼吸之理，是炁使之然也，離一冲而制在炁，腹空如寶；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栢而常茂者，氣堅也，羣動滅寂，惟龜鶴之不悴者，氣任也，形爲留炁之舍，炁爲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炁聚神凝，遨遊風際之外，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志士不語爲養炁，此保炁也，失之者，以天清出濁爲養炁，此換炁也，失之虛，特者炁散神狂，眞靈日眛，終無所歸矣，虛者丹田無寶，徒勞而吐納，終不能住矣！多人少出，攻病可也，認爲胎息，誤矣！上咽下搶，聚炁可也，指作還丹，誤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委炁而和神也，息息要住，納之不出，閉炁而鍊形也，一咽復一咽，雙收兩夾，以噓咽爲法，是借炁取水，灌溉之術也，正坐昇身，炁滿四大，血絡通行，榮衛和暢，是布炁焚身之法也若此皆非養炁矣！養炁之道，生時養之，使不衰；弱時養之，使不散，如古行屯者，是陽初生，屈而未伸，故朝屯以取，養炁之茂也，如古行蒙者，是一陽處羣陰之中，暗而不明，故暮蒙以取，求陽之義也，非特此也，才所不敏，強思，傷也；力所不及，強舉，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懷，傷也，或久談言笑，寢息失時，拽弓引弩，耽酒嘔吐，飽食便卧，跳步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則早亡矣！故善養者，淡然無欲，處乎寂寞之境，自有希夷之趣，冬則陽生，至春分之後，陽盛而陰散，防其餘陰入腹，而爲苦寒之疾，夏則陰生，至秋分之後，陰盛而陽散，防其餘陽入腹，而爲酷暑之患，勿觀死者，防死炁觸生炁，不近穢處，防穢炁觸眞炁，眞炁未壯，而朝不虛，食常充口；眞炁欲絶，而暮不實，食常減口，然而調炁和炁，布炁咽炁，聚炁行炁，保炁換炁，皆不出養炁之道，夫炁如線，觸之則斷；炁如煙，攪之則散，不能養者，失保形之道，然養炁未及採藥，採藥未及鍊炁，採炁還元，結成金丹，鍊之出殼，遷變羽客，未鍊先採之，未採先養之

又卷三《補內》

《九天秘籙》曰：三清之下有三太，三太之內有二儀，二儀既判，而列五帝，五帝既立，而同一區，此天地之內，上下有陰陽升降，東西有日月往來，周而復始，運而不已，代謝循環，終無走失，惟人也，以精爲母，以炁爲主，五臟中各有精，精中生炁，五臟中各有炁，炁中生神，欲壽無窮，長生住世，鍊精爲丹，養炁爲神，眞仙上聖，修眞補內，不補外也，內眞外應，無施不可，有作必成，自凡而入聖也

《西山記》曰：男子先生右腎，以外精而內血，陰爲裏也；女子先生左腎，以外血而內精，陽爲裏也，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

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膀，膀生膀胱，膀胱生[illegible]，三元生[illegible]，三焦生[illegible]，[illegible]脈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係絡，一百八十係絡生一百八十繫絡，一百八十繫絡生三萬六千係絡，三萬六千係絡生二百六十五節，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　胎完炁足，靈光大體，與母分離，而爲人也　以內外言之，經絡之內而爲內，肌膚之外而爲外　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爲根，根固葉自茂矣！養形養其五炁，五炁爲源，源深流自長矣！眞炁大運隨天，元炁小運隨日，春肝旺脾弱，則養脾食甘物　五穀中粳米，五果中棗肉，五畜中牛肉，五菜中葵菜　清心無憂，憂則傷肝　隨坐避風，以肝惡風也　若日用之間，卯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肝　閑居冥目，以養肝，旬日見功，目可視秋毫　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　夏心旺肺弱，則養肺，食辛物　五穀中黃黍，五果中桃子，五畜中鷄肉，五菜中葱菜　清心少喜，喜多傷心，靜坐避熱，以心惡熱，若日用之間，午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心，絕念安居，以養心，旬日見功，可炁通百脉　修鍊下功，亦不必如此　秋肺旺肝弱，則養肝，食酸物　五穀中豆，五果中李子，五畜中犬肉，五菜中藿葵　靜居避寒，寒則傷肺　不要多悲，悲則損肺　若日用之間，酉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肺　升身靜坐，以養肺，旬日見功，肌膚光澤　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　冬腎旺心弱，則養心，食苦物　五穀中小麥，五果中橘子，五畜中羊肉，五菜中薤菜　清心無恐，恐則傷心　若日用之間，子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腎　斂身正坐，以養腎，旬日見功，丹田自暖，炁力剛健　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　當四季脾旺，養腎，食鹹物　五穀中粟米，五果中山藥，五畜中猪肉，五菜中韭菜　安心無畏，畏則傷脾，靜生避濕，濕則損脾也　若日用之間，戌辰丑未，以待小運，日生元炁　風急震雷，透過膀胱，變爲精華，眞炁走失，而火上起，肺開心冲，肝服膽橫，萬神以眞火燒之，棄體外遊，骨解筋伸，與死無異　一泄一炁弱，百泄一神去，千泄一臟損，已至枯竭，四大無主，乃曰死矣！故眞仙上聖，有還精之道　若志在玄元，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如懸珠垂露，顆顆還於丹田，火候無差，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　炁中生炁，鍊炁成神，身外有身，超凡入聖　若以末情清虛，甘作兒孫之牛馬，淫邪之心未息，亦不可深究房中之術，俱以借其陰貌，賺心炁下入黃庭，而腎炁不能上升，乃以龍盤虎遶，欲泄之前，棄其情愛，一則孤坐斂身，雙手抱膝，使炁結爲胎；一則升身，偃脊斂身，少時便肚後飛入泥丸，以填血腦，而百骨充盈，有返老還童之驗矣！嗟少學無知，欲採婦女之淫炁，以爲陰丹　又鍊無情之金石，取天地之秀炁，而爲外丹，餌之填精補海　幸而藥盛而時暫無損，若以元陽耗散，而丹藥空虛，卻之在腹，當有不救之疾，取之於人，當有速亡之患　返以神仙之法爲誡，靜言思之，誰其過歟！

又《補炁》　《玉華靈書》曰：九天之上無陰，九地之下無陽，地中生陽，一百八十日陽昇到天，其陽不過乎天者，陽自陰中來生　元炁傳送餘炁在脾，靜室閉炁，多入少出，旬日見功，肢體光澤，經絡快暢　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　是五臟各有時，一臟旺而一臟弱，一炁盛而一炁衰，損有餘補不足，五臟既和，百骸自理，百骸自理，萬病不生，萬病不生，千歲可期

又《補精》　《太上玄鏡》曰：純陽上昇者，謂之炁；純陰下降者，謂之液；炁液相交，注於骨絡之間者，謂之髓，炁液相交，出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　內則心腎肝肺脾，五臟也；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胃，六腑也　外則毛膚皮髮眼耳鼻舌手足榮衛經絡穴竅四體也　精者心炁在肝，肝自生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　心炁在肺，肺自生精，肺精不實，肌肉清弱　心炁在腎，腎自生精，腎精不滿，神炁減少　心炁在脾，脾自生精，脾精不堅，髮齒自弱　五臟之中，腎爲精海，心爲炁館，眞精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眞炁在心，餘炁自朝中元　思慮愁惱，其耗炁也，如漏鼎中之炁　淫邪禍亂，其走精也，如析釜下之薪，補下精之道，非但絕色，而房中最急　慎之！

《西山記》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　蓋陽昇陰降，物受天地純粹之炁，陰精陽華，人食萬物充實之資，一飲一食，納之於胃，與眞炁相合，傳流腎府，虛炁充盈，對境生心，心火下逼，腎炁不能上昇，左旋右轉，如陽負陰胎，陽變陽化，陰爲陽逼，復自天來　故天中逸降一百八十日到地，其陰過乎地者，陰自陽中來　陰抱陽質，陰戀陰住，陽爲陰逼，復自地起，周而復還，並無走失，尚有震動傾側之慮　又況人腎爲水也，水中生炁，如煙似線，觸之則斷，撓之則散，眼耳鼻舌身意，六慾傷於外，喜怒哀樂好惡思，七情傷於中上則重樓走失，下則金龜拋泄，如漏網包風，能無損乎？不知補炁之道，如火消膏，積日復入輪迴

《西山記》曰：炁本無形，必賴有形之軀，形全炁在，自可修補　不擇老幼，所貴至誠，始終如一　天皇聖胎，祕用神訣，補炁之上法，達摩胎息至理，補炁之中決　其後內脏住息，內息就胎　楊鵠《濠梁》，葛洪註《胎息》，補

至下法，此皆非法也

又《補益》　《洞神眞經》曰：養生之道，以不損爲延命之術，以有補爲先。居安慮危，而防未萌，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起卧有四時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脉有偃仰之方，養正除邪有吐納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炁，抑喜以養陽炁，以清虛去其狂慮，以安閑養其眞性。雖少年致損，炁弱體枯，年老得悟，防患補益，以炁補炁，炁自有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炁盛而形乃延長，神住而命自悠久。

《西山記》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滅。夫至道不遠，只在己身，用心精微，命自延久。《六玄旨》曰：欲得長生，當修所生，所生之本，始乎精炁。精炁結而爲形，形爲受命之本，炁是有形之根。故午前鍊乾，午後鍊坤。炁自腎中生，自子時爲始，午時爲終，其炁升而旺也。所以鍊乾者，靜坐幽室，閉目冥心，升身勿動，使炁滿四大，薰蒸其體，榮衛通和，積日炁秀神清。及夫腎炁到心，積炁生液，液自心中生，自午時爲始，子時爲終，其液降而盛也。所以鍊坤者，閉目冥心，斂身正坐，以兩手抱腹，降心火於丹田，烹蒸炁海，積日炁旺神清，此補益於炁也。冬避寒，夏避暑，寒避風，暑避熱，動勿勞其肢體，閑勿怠其肌膚。五日一浴，十日一沐，炁旺時勿動，血旺時不息。此補益於炁也。永絕嗜慾，見境不動，心者，上也，借假修眞，因死求生，形雖交而炁不交，體雖濁而形不濁，不得已而親婦人，勿使走失。時暫棄其情愛，抽身於後，賺心炁以補下元，可以安性命者，次也。三十歲，陰陽兩停，而五穀秀炁無所制作，未免情欲。當五日一度；四十歲者，十日一度；五十歲者，二十日一度；六十歲，一月一度；六十四歲，卦盡之年，更不言度也。若高上玄元，欲求長生不死者，可不議此也。此補益於精也。補益形者，不若補精，補益精者，不若補益炁，補益炁者，不若補益神。補益於神，則形炁永安。古今達士，談益神之道，不爲少矣，往往不見功者，非特出至誠也，神爲主故耳！昔劉網眞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眞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殼，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敢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已散之靈炁，益見在之魂神，禍福預知，神之驗也，死生永除，神之眞也。補神之道，有清身養命，絕念忘思，動靜不失時，修鍊應其法，丹就而炁自眞，炁眞而神自益矣！

又《補損》　《洲雜記》曰：純陰無陽，鬼也；純陽無陰，仙也；陰陽相雜，人也。鬼則陰魄之炁，凝而爲形，仙則陽和之炁不散，鍊而爲質。人以陽盡而爲鬼，鬼者人之歸也；人以陰盡而爲仙，仙者人之遷也。當其少年，陽多陰少之時，不肯修鍊，及夫老弱，氣散神衰之後，安得無損？高人上士，憂勤未補之前，戒愼補已損之後，未損者，保養不至於損，已損者，補益不至於虧。非大道高士，不可議此。

《西山記》曰：人受炁賦形，三百日胎完，與母分體，一千日乳抱，四千日盜物，取天地之計，五十日炁足，故女子十四歲，天癸降而眞陰散，男子十六歲，眞精滿而陽炁泄。男子之炁八百一十丈，女子之血三石六斗，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炁之本數也；六六三十六，純陰之數，血之本數也。過此以往，走失耗散。炁以九九而損，血以六六而竭，自然虧損。又況敗壞而不知修養！乎如王侯之府，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輸其血炁，耳耽目恣，偃卧不休，上奔走，不安居，而又滋味錦繡，大醉入房，不知御神保炁，居無節而精神有限，未及半百，已憔悴枯朽也。故眞仙上聖，凡所修養有益，惟求無損。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葬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此補損之大略也。五味人不可無也，或之偏多，酸損脾，甘損腎，鹹損心，苦損肺，辛損肝。大藥未就，尚有飢渴，一日三次要食，古人所以淡而食之。又不童腥，恐污口腹也。五臟積滯，用六字炁治之，即《黃庭圖》之法也。張澄道以此留形住世，王悟眞以此治病延年，孫思邈以此修身治人。六字之妙，春不呼，夏不嘔，冬不呵，秋不吁，四時常有唏，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府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此妙古今無知者，西山上聖得其味也，不須禁忌百端，但朝不虛而暮不實，上也；素無味，淡無葷，次也，何慮四體之不充悅乎？及夫六字，炁有餘引子，不足殺鬼者，肝本吁也，餘則用吁，吁亦不能引肝炁，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炁，心炁既行，肝炁自傳也。若肝炁不足，則殺其鬼。肺也，肺金尅木爲妻，而金爲夫，夫乃鬼也。如肝炁弱，必是肺之有餘，必殺其鬼，用嘶字瀉之，聽明之士，審達五行生尅，調和其炁，無過不及，而陰陽自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功，默契天機，混合玄理，安有長生之不得，神仙之不成耶？

又卷五《鍊形化炁》　《西山記》曰：形者，炁之舍，炁者，形之主。借形養炁，炁壯而形固矣！運炁鍊形，形全而炁自眞矣！故人之眞炁，大運

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　人之元氣，小運管三，各在腎、肝、心、肺、牛在心，西在肺　古先達士，識破天機，以炁度合天度，以日用爲年用，自子至午，炁生之時，而用聚炁還丹之法；自午至子，炁散之時，而用收炁鍊丹之法　《彭玉眞人訣》曰：午前鍊乾，午後鍊坤　自寅至午，乃昇身靜坐，炁日忘言，鼻息遲遲，密想心宮如夫婦相見之儀，久久成功，而得長生不死

昔《元昉眞人訣》曰：自辰起，不語，以舌攪上腭下腭惡濁之津，咽之，而向出心中所積喜怒哀樂之炁，眞炁上升，寄留面目，以手摩之　次居靜室，宴坐不語，至午未之間，炁盛神昏，側卧閉目而睡，積日安樂延年，亦可留形住世　此知其時候，悟其交合，而無採取之法也　西山上聖，知其子時腎炁生，卯時肝炁生，午時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還於丹田，而曰玄珠　若火候無差，乃成大藥　腎炁之中暗藏眞一之水，心液之上暗藏正陽之炁，以陰抱陽，用水承炁，此大道之本，長生之藥　如何使之不走失，當辰巳之間，幽室靜坐，神識內守，滿口含津，勿咽勿吐，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自然二炁相交，凝結如露　一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仙宮而眞炁生炁中有炁，而可鍊炁成神　故鍾離曰：昔有三眞，窺金丹六訣矣！若以修行不悟，此世人學道漫勞功，又曰：閑庭無事憶江南，華滿春域水滿潭，若見揚州風物好，是須穩駕虎龍驂　此名曰龍虎交媾，又曰採藥之法也　及自午至子，而用收炁鍊丹之法者，前爲火候，若今不同　共不管節候，不識月機，而達造化之宜者，惟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入而留之，而息爲一鍊，二十四鍊爲一兩火　夏至之後，以巽卦天靈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眞汞而爲陰胎，冬至以乾卦靈符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眞鉛而爲陽息　陽息投陰胎，而變金丹，金丹一粒，可長生不死　廣成子教黃帝，自辰至暮，靜坐忘念，耳絕外慮，神識內守，一意不散，降心火於丹田，存腎下如淨瓶　淨瓶之中有一珠如彈丸，明炎炎火，不計晝夜而下燻之　至於胎成息住，自然不飢不渴，不畏寒暑，可以留形住世，此進火得時，亦無聚炁之法

西山有頌曰：佳人才子正當年，華落黃泥聚會難，不趕主公腸欲斷，時來須索閉陽關　此成未玄初，炁隨眞液，還丹之際，淡交發而炁欲散失，當清靜室，息不必閉也，但少入遲出，心火下降，至意留在丹田，恐腎炁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住，乃微以肚腹輕弁，丹田自熱，鍊日中所得之藥　始也　百日乾卦，次一百日坤卦至乾卦，次一百日坤卦至乾卦，乾坤相見，大候無差　若此胎成含宮，如說抽添，須時後飛金晶也　故古先王聖，於離卦採藥，乾卦進火，二百日結就內丹而爲陸地神仙，形神俱妙，清虛不死，故鍊形之道，非眞炁不可也

又《鍊炁成神》

《西山記》曰：以炁鍊形，形化炁而體骨輕健，入水不溺，履火不熱　其大半龍虎交媾而成大藥，火候無差，以變金丹　若以神鍊炁，炁鍊成神，非在於陽交陰會，其在於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氣，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三百日胎仙完而眞炁生，不可再採藥也　肘後飛金晶，自腎後尾閭穴升之，而到夾脊，自夾脊雙關升之而至上宮，不止於腎炁補腦，而下後降眞火，以鍊丹藥，致陰盡陽純也　如是子時腎炁方生，靜室清心，閉目正坐，斂身而腎炁自聚，微微昇身，假胸直腰，先到夾脊，次到上宮，自子加至辰巳，定一百日，一撞三關，而又積心之眞火，煅鍊下元內丹，陰固陽凝，炁白紛紜，是日炁中有炁，前升大頂，後起入腦，前後俱起，但升身勿動，以焚身逐陰鬼，一嬌增一炁，十嬈增一神，百嬈延萬年，千嬈出塵世　古先上聖，思火大過，而又有澆灌之法也　如以採藥，是玉液還丹，次以肘後金晶入腦，自上田復入下田，是金液還丹之法也，以戴兩頰而虛鳴納炁是也　丹就而眞炁生，以眞炁鍊五臟之炁　九仙經云：鍊神劍金槌，不以五臟之炁，《中黃經》云：閉之千息，以鍊五臟、五臟各出本色炁，聚而上以朝元，三陽合而升之丹頂，是則子生五臟　血無修鍊之眼，又無煅鍊之法也　西山有鍊炁之法，妙且玄矣！採藥進火，三百日大藥成，還丹鍊形，二百日眞炁滿，大運不必隨天，但可以小運應日　閉炁鍊炁，如甲乙日鍊肝炁，甲日肝炁先進於艮卦，閉息至巽卦爲則，如青炁現，運而左頂　乙日養肝炁，與甲單法同　凡起火，識五行生剋也　丙丁日鍊心炁，丙日心炁先進於巽卦，閉息至坤卦爲期，如赤炁現，運而在頂，丁日養心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剋也　戊己日鍊脾炁，先進於脊，則辰時，時閉息，夏則未時閉息，秋則戌時閉息，冬則丑時閉息，凡起火，識五行生剋也　庚辛日鍊肺炁，庚日肺炁先進於坤卦，閉炁至乾卦爲期，如白炁現，運而在頂　辛日養肺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剋也　壬癸日鍊腎炁，壬日腎炁先進於乾卦，閉息至艮卦爲期，如黑炁現，運而左頂　癸日養腎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剋也　十口一翻，鍊遍五臟，凡一百五十日，各鍊二十五數，眞炁自聚，開河車，撥五彩之物，笙簧女樂　車馬旌旗，各分方號隊陣，喜笑熙熙，上朝帝闕，長入天宮　或而陰鬼作祟，邪魔爲障，但於靜室中，

閉目冥心，升身正坐，三昧眞火自起，一燒而魔鬼消散，火過清凉，了無一物，前作諸惡歌聲，轉加繁盛，終已默生，內觀明達，並無眠足，奇驗異證，不可備錄，既覺身形常似飛騰，意氣飄揚，難以制禦，當用調神出殼，乃超入聖之時也。

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八八《養生辨疑訣》

一息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末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躡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養之效。得者觀之，實爲自悟耳！今歷世間，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甲，非攝生之鴻漸也。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順逆之儀，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遠不出十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也。翻以學者爲不肖，以眞隱爲詭道，不亦傷哉！或人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於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絕粒者，驅役考召者，清淨無欲者，修佃鍊丹者，如斯之流，未有聞其不死者也，身沒幽壤之下，走以口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蓋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慾然於內，神恍惚於外，沉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今世人學凡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豈況妙本玄深，昏昏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即應，苟云靈骨，無乃疏乎！然夫服氣絕粒者，道家之所尚，人苟得之，皆有不食輕舉之效，便自言腸胃無滓，立致雲霓，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憑，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眞炁暗減，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迷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眞諦，誠爲身外之虛名，妄矣！且元和之氣，非時長而有之，未有此形，天地之間已有之矣，經曰：先天地而生，即元氣矣。此身有者，父母交合，施其元氣，元氣者，眞精矣，何以明之？精留於身則身生，精施於人則生人，移此精氣，結彼元氣，彼稟成於形，此則受損耳。內景經云：長生至道房中急，此在乎妙用之道，元氣精之爲精矣，身中之精，元氣之本，能使氣一潮精，移之七元，下元之中，又採新氣，旬日還爲精矣，如彼金然其物，則出之，更添新者，迴還無窮，天地不足爲久壽矣，上元充滿，百節自實，老者反丁，丁者反嬰，斯得上元下元，我能經絡運度，竟猛是則，審修我室，神仙必得，不修我室，死之必矣，人在氣如魚在水，流浮東西，莫不由己，修鍊經時，百節盡暢，炅若陽春，久乃自知，若有不通及疾病之處，注意中元，發火以焚之，乃自通，通則愈矣，心爲絳宮，絳宮者赤色，猶火也，存心炎火，亘乎一身，非特爲氣道流通，抑亦銷其邪也，凡欲行氣之前，但焚之一度，經曰：廣成子積火焚五毒，五毒，五味矣，五穀五味不焚之，必能壅遏氣道，焚之或久，令人煩熱，存之纔通，即須行氣，行氣之法，但泯思慮，任神廬微微，元氣自然遍體，夫炁者，百節毛孔，皆自有之，能以意行之，是賢哲化自姓矣，何以明炁之在身？但以一炁之竹通其節，以扃一頭，口向中吹之，氣忽然達於筒中，自有元氣相撐而出，人身中亦猶此筒，思慮既絕，元氣遍身，遍身之後，兀然而定，其數定之術，具載於元關之中，審而行之，萬不失一矣。

又《下元歌》

契眞之道甄錄易，動不動中如有寄，那知有無可超忽，大住玄機此其義。

此篇調下元之訣，契眞之要，甚不難，人自強難，甄錄，猶開暢矣，能開暢其身，澄之絕慮，三七俱通，虛與近矣，動不動者，玄珠矣，謂存下元之中，作一珠可彈丸許大，焰焰然如動又不動，動中寄者，注意於下丹田之中，有炁海，使炁細細於海，繞珠四合，炁入足，動中寄有其珍珠矣，中元注下元之珠，元炁乃定，定則外炁不入，內氣不出，元然與天地同和，命無涯矣，天地自傾，我長自然矣，黃帝於赤水求玄珠，赤水則赤血矣，如玄珠在於氣中，求此珠，珠得必生，故使罔象，則無思無慮，冥然之後，乃自得此珠矣，欲知超忽飛昇之道，切在大機，機大身存，機住身死，無機胸中純白，自處得失之要，此其義矣。

又《後序》

沖和子云：余少學道，長乃尤篤，天下名山，靡不尋覽，躋危鼇險，敢憚乎勞！意有殊觀，不遠千里，乙未歲，步青城之無谷，幽邃百里，松羅上蔽於天，偶逐樵人，步入石窟，窟內有眞人，云姓李氏，不知何許人也，重髮過腰，姿容冰雪，余再拜之，恰恰如矣，良久，問從何而來？余因述誠素，願處機履之旁，夫者見誡，俄經四十三載，忽授余七之

術》如訣修之，傑書作傻一紀之後，往往自飛。玄之又玄，難於數數。受之者可三十一年傳，傳非其人，災罰可見。行此道者，五辛陳臭並宜損之，損之在漸，不宜頓矣。一年之後，氣道充實，自不食矣，其大要在乎泯機，機絕則炁不召而至，不謀而成，躬自行之，一一神效。今爲注解，庶無後迷。高尚之徒，幸祕斯訣矣。

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七《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歲律》

○仙翁自註云：西者，金之方。江者，水之體。月者，藥之用。○無名子註曰：蓋仙翁作此曲以周歲律，以顯其大道也。

外藥還如內藥，外通內亦須通。丹頭和合略相同，温養兩般作用。

內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增減要勤功，妙絶無過真種。

○註曰：《夷門破迷歌》曰：道在內來立爐，立鼎卻在外道。在外來坎離，鉛汞卻在內。此明內外二丹也。夫外藥者，金丹也。是造化在二八爐中，不出半個時辰，立得成就。內藥者，金液還丹是也。造化在己腹中，須待十月滿足，方能脫胎神化。觀此二藥和合，丹頭作用之法，雖略相同，及其用火候，實相遠矣。修丹之士，下工之日，內藥和合，丹頭之際，分毫差忒，大藥不成。敬之哉，敬之哉。內藥雖有真火，在土釜中赫赫長紅，亦須憑外爐用功，增減抽添運用，無令差忒，以至危殆。然內外真火變化無窮者，實藉真鉛之妙也。此物的能離汞，不使飛走。葉文叔不達此理，卻言內藥以真火煆鍊，外藥須假凡火增減。以管窺天，可付一笑。殊不知內外二藥雖異，其實一道也。所謂內外二藥者，以人之一身稟天地之秀氣而有生，託陰陽陶鑄而成形。故一形之中，以精氣神爲主。神生於氣，氣生於精。此三者後天地生，至陰之物也。修真之士，若執己身而修之，無過鍊冶精氣神三物而已。奈何三物一致，俱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爲純陽，而出乎天地之外也哉。仙翁所以道獨修一物轉匪贏，鍾離公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物事總成陰。又曰：獨修一物是孤陰。真一子曰：孤陰不自產，孤陽不自成。《參同契》曰：牝雞自卵，其雛不成。聖人知己之真氣後天地生，本屬陰陽，難擒易失。乃探先天一氣，真陰真陽，二八同類之物，擒在一時辰內，鍊成一粒至陽之丹，號曰真鉛。此造化在外，故曰外藥。以此陽丹點己陰汞，猶貓捕鼠，陽丹是天地之母氣，己汞是天地之子氣，以母氣伏子氣，豈非同類乎。此造化在內，故曰內藥乎。故仙翁曰：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虛無合自然。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鉛得一而先生，以次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庶彙。《參同契》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此皆證先天之一氣也。以先天陽丹點己陰汞，化爲純陽，更假陰陽符火，運用抽添，十月功足，形化爲氣，氣化爲神，神與道合而無形，變化不測，故能出乎天地之外，立乎造化之表，提挈天地，陶鑄陰陽，而不爲陰陽陶鑄者，先天地生之一氣使之然也。其妙如此，故曰妙絶無過真種。安可後天地生，至陰之氣類，而爲內藥乎。安可以後天地生，凡砂、凡汞、凡火，非類滓質之物，而爲外藥乎。學道之士，研窮本始，無惑邪說，庶免永墮三塗自取輪迴也。○疏曰：分毫差忒，大藥不成，卽絶句所謂毫髮差殊不作丹是也。二八非爐，假立名以爲爐耳，爐爐非有爐是也。外藥以陰陽升降之火結爲金丹，內藥亦以陰陽升降之火結爲金液還丹。外以法象而孕育之，內以法象而孕育之，故曰內外雖異，其實一道也。善乎，唐仙作達靈曰：人知延齡在於還精補氣，丹砂在我，豈有外也。此誠鄙談，不曉真境。且問精可還乎，氣可補乎。運息張機，出入之間，歸清去濁，此誠內出而外入耶。性之所還，何出而入也。或以吐納爲精華，何有敗腰之冷。或以出入爲精氣，何有傷膚之勞。凡當壯室之年，誠爲衰敗之器，精華一失，神魂四離，此何還之哉。其或幼全真氣，長習運動延其齡者，抑亦下品地仙也，且無凌虛之效。若外鍊火龍，內運金液，眞登高上仙也。以高仙之清觀之，獨修一物，指天成仙。今詞曰：日分內外二藥，今人易知而不悟，嗚呼，其無緣之甚矣哉。陳上陽子曰：修行之人，先須洞曉內外兩個陰陽作用之眞，則入室下工，成功甚易。內藥是一己自有，外藥則一身所出。內藥不離自己身中，外藥不離色相之中。內藥只了性，外藥兼了命。內藥是精，外藥是氣。精氣不離，故爲眞種。性命雙修，方證天仙。

若要真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木金間隔會無因，須用媒人勾引。

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有孕。○註曰：此言內象也，家臣卽己之眞氣也。己之眞氣，因金丹而凝結，金丹因己汞而有神功。二物相須，兩情相戀，乃能變化通靈，故曰：若要眞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丹爲金在外，己汞爲木在內，二物間隔，全仗黃婆製造成丹，吞入己腹中，與己汞配合。亦仗黃婆勾引二物，配以和合丁，交接陰陽符火，木性戀金，金情戀木，相吞相啗，配合成夫婦，養就嬰兒，在我腹中，始覺男兒有孕。此道至玄至妙，非仁慈及物，陰德廣積，此生安能與於此乎。

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

若要修成九轉，先須鍊己持心，依時採去定浮沉，進火須防危甚。○注曰：首者，初也。首經即初弦之氣，非女子天癸也。不可以三峰二十四品謗毀聖道，聖道不可毀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眞一之氣在天曰眞一之水，在虎曰初弦之氣，煅鍊在華池中。神水此乃至寶眞金也，皆不離眞一之精，流歷諸處有種種異名，而能造化。《經》曰：上善若水。蓋眞一之水生於天地之先，故曰：上善其利源甚深遠。不比尋常後天生滓質藥品之類也。九轉，九年也，在十月胎圓，脫胎之後，達磨面壁九年，隻履西歸，蓋有由矣。然欲修成九轉，先須運火十月，依時採取，以定浮沉，以分賓主，守雌而不雄，方免危殆，自然形化爲氣，氣化爲神，抱元守一，九載功成，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聖人強名曰九轉金液大還丹也。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總論金丹之要》

夫人一身，大而不可以取象天地，包容萬彙，變化莫測，靈通玄妙，百姓日用而不知，故金丹之道鮮矣！夫金丹之道，貴乎藥物，藥物在乎精氣神，神始用神光，精始用精華，氣即用元氣。精非氣不盈，神非氣不充，精因氣融，氣憑精用，氣因神見，神憑氣用。且以吾身之天地言之，自太極既分，兩儀判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立而天地人之道備矣！天以動爲體，地以靜爲體，天地之氣，往來不息，而日月行乎其中。蓋父母構形育我之後，始生脉絡也，自形完之後，始生纏絡，反若元性之虛無，穀道筋條，殆似草茅之育茂。此乃先天之炁，爲先天之道，此金寶之至言也。宜守之以中，則庶乎道路通暢。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得天地之中氣以生，遂可爲人。我以身爲天地，亦宜執其中，而爲造化之樞紐。中者有三中，心中意，臍中鼎，腎中爐，三中之至切者，心中意，臍中鼎次之，腎中爐又次之。此三者自金丹之始，至終不可須臾離也。大凡金丹之道，學者尋五行其末矣！當知夫交會之際，恍惚杳冥，養生毛竅，金之本體也；逸豫和暢，肢體柔順，木之本體也；鉛本火體而金情，汞本水體而木性，無他，水火者，鉛汞之體也，金木者，鉛汞之用也。鉛汞凝結，光華會合者，意也，意屬土，五行既全於鼎器之中，物以類聚，五行又環列於鼎器之外，內外相感，而丹始成形，狀如黍米，非青非黃，非黑非白，不可得而名狀也。到此際，又綿綿若存，清淨無爲，自然現出百般妙用景象，腎水合精水，自玄膺流下，謂之華池神水。虛無之中，白雪生而黃芽長，只綿綿若存之頃，亦皆歸於鼎器之內，是大藥不離精氣神，要認始用藥材。又精氣神之所產也，非便用精氣神也，今有一等旁門，自作自是，而精氣神受役之不暇，奚能產藥也？精氣神三者，孰爲重？曰神爲重。金丹之道，始然以神而用精氣也，故曰神爲重。神者，性之別名也，至靜之餘，元氣方產之際，神亦欲出，急庸定以待之，不然是散而無體之體也。苟誇出入，必爲大道，則誰不可爲？夫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師言曰：神之妙用，無方而有限，若得其道，可以出入，切不可縱爲良深。蓋收於內則可，豈宜縱於外也！夫神出而依林木以成形，陰未盡也，將出之際，多異景，目光燁然，從目出也；鼻氣或吸，從鼻出也；耳聞清音，從耳出也。獨不可從口出入者，何也？夫口，五臟之氣所會也，神棄精氣而竊出，避氣盛之地也。神氣精常想戀，神一出二者無依焉，故神之出也，有害無益，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丹士逆之爲用，順而爲火。夫火循環，九轉中九轉，九轉初生，旺於第一轉，伺陰氣盡，又遞第二轉，餘亦如之，至於九轉周足，遂追於鼎，故用前進火工夫，謂之眞陽而戰羣陰，請明言之：人一身皆屬陰，惟有一點陽耳。我以一點之陽，自遠之近，轉之又轉，戰退羣陰，則陽道日長，陰道日消，故《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至於陰盡陽純，而丹始能升於泥丸，決然奮厲，眞人於斯而始見矣！金丹之道如此而已，更有言不盡底丹之初成也，交合之際，未免藉塗場二炁以成之，後則漸以陽火，鍊戎純陽之體，故自強不息，乾道也，丹成矣，故凝神以成軀，而成仙丹之初成也。藉五行以成其用，後則漸以眞金養成純金之體，故通體之光，金色也。金變日色，故光，金象日性故剛，曰金丹，又曰金仙。幻體雖假合之物，修丹之士須藉以養丹基，譬之地也，城池固則外邪不能入。故綿綿若存之頃，脾胃合爲一脉，而圍丹穴之左，肺肝合爲一脉，而圍丹穴之右，眞氣徹至則環於脉絡之中。故近丹而氣可得之，以化至寶。舉其一可知二，然亦無爲自然，始舉是以明矣！夫無爲無有爲也，夫人之一氣在身，由念而動，譬之握拳，念欲開而五指伸，了無罣礙。學人達此，於未先天一氣之時，行一眞念，采一眞氣按圖觀象，落在黃庭，其理一也。窮冬凋剝，必得陰陽交泰之後，乃至萬象學人達此，當知交會之後，不期產物之產，而自產矣！金之在水，其耀奪目，金之在土，土能藏之。蓋產於幽處，而隱其明處也。丹之居鼎，猶人君之在位，百官稱職，其國自安，而民自安。火候藥物，各得其宜，則萬化成。何謂

合得其宜，第一轉產藥於東而降於西，以心爲斗柄，斡旋其機，故行二十度而魄滿，又斡之二十度而魂滿，則火之魂而水之魄立，而神用大矣。他轉如之，舉其要而明者，言曰：

斗極建四時，一正無不順，斗極實瓦然，魁杓自後動。只要兩眼咬，上下交相用，須向靜中行，莫就忙裏送。要無形圖與你看，一氣周流歸故宅，金丹何事卻成功。至道本不繁，庸人自生事。我本遇師傳，三囑令深秘，何故晝圖並立論，毫裏說盡鬼神驚。噫！地獄不肯傳道者，教存經籍度三師。

曾慥《道樞》卷六《虛白問篇》（驪山之姥，始釋陰符，載爲發明，山澤之儒）

純粹子（楊谷，字魯白，號純粹子）見奇士於蜀都，方瞳湛然，月角有光，純粹子異之，從而問道焉。奇士曰：唯。純粹子曰：陰符不言乎，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方，何謂也。奇士曰：抱一者，鍊神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水也。天生神水，妙化之基，易所謂天一者也。眞一子曰：此眞鉛之精，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萬類賴之生成焉，千靈乘之鬱慘焉。夫能抱一守中，則神氣不散，名眞人矣。昔者，黃帝得天皇眞一之經而不達其旨，乃見皇人於峨眉之山而問焉。皇人曰：眞一者，在北極太淵之中，其前有明堂，其下有絳宮，於是華蓋金樓，左杓右魁，龍虎分衛焉。不奪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大其室，能暇能像，一乃不夫。守一曰眞，乃得通神。節飲約食，乃留息。故知一者非難也，守之而勿失者爲難也。純粹子曰：世之學者以道爲強名者也，號之虛無，以爲自然無爲，更不修鍊，斯何如耶。奇士曰：斯言過矣，不知天地要用之機，陰陽變化之道。夫無爲者，非不修鍊者也。不因修鍊，其何以離於生死乎。所謂無爲者，無所不爲也。身外之物謂之有爲可也，悟道修眞非有爲也。夫道者，性之本也。性者，心之源也。心性同體，應化無邊，是乃所謂自然者也，知乎此而能虛心實腹，抱一而遷，則可以仙矣。純粹子曰：富國安民者奈何。奇士曰：鍊氣之法也。老子內丹經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氣爲民，民安則國泰矣，民散則國墟矣。夫能惜精愛氣，則所以長生者也。夫人之形稟父母精血而爲，元氣所化者也。中黃眞人曰：骨肉者以精血爲根焉，靈識者以元氣爲本焉。性者，命之本也。神者，氣之子也。氣者，神之母也。子母者，不可斷須而離也。如是則氣乃湛然住於丹田而成變化矣。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出息微微，天息踵踵，深根固蒂，此長生久視之道也。又觀經曰：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於是氣旺則人旺矣，氣衰則人衰矣，故曰氣能富形，神能御氣而飛形者也。其訣在乎天門開，地戶閉，永永綿綿而勿懈。其吸也，至於根，其呼也，徹於蒂，如雞抱卵，如魚生水，孵胎成而斯蛻矣。純粹子曰：強兵戰勝奈何。奇士曰：金液鍊形者也。精魂以消陰魄，陽兵以禦陰寇，蓋用五行相剋，八卦相盪，歸根復命而成丹者也。黃帝曰：還丹自數，其要在乎神水華池。易眞子曰：還丹者，反覆陰陽之氣者也。聖人設其法象，誘太陽之氣，先爲神丹，以駐形神，然後能成其道焉。如國之有寇，須兵以制之，既制之矣，乃可行皇王之道焉。坎戊者，月精也。離己者，日光也。坎離者，水火也。子午者，卯酉也。龍虎者，烏兎也。震兌者，房爻也。魂魄者，陰陽也。雄雌者，父母也。夫婦者，男女也。鉛汞者，金木也。甲己者，乙庚也。乙庚者，丙辛也。丙辛者，丁壬也。丁壬者，戊癸也。金華秋石者，嬰兒姹女也。黃芽白雪者，丹砂也。交媾火燭者，玉醴金漿也。河車者，黃婆也。神水者，華池也。此殊名而同歸者也，其要不出乎陰陽而已。太一志曰：聖人括易象以鍊鉛焉，固身保神非外物也。曹眞人曰：以元氣補元氣，豈必丹砂石哉！陶眞人曰：綴花不可以結實，內肉不可以成胎。立乾坤，運水火，合三才，應天符，然後可以爲丹矣。劉眞人曰：乾，神者，晝也，天也之道也。次，離者，巽也，南北之立也。龍虎者，東西也。眞一子曰：自復也，乾也，姤也，坤也，十有二辰之中，觀其氣候，分震、巽之門，子而往，午而來，陰符陽火合於天符三百有六十度。此晦朔陰陽刑德交會，天地變化萬物生成之數也。依乎刻漏而運行焉，奪取氣候，人於神室之中，可使眞鉛天地之母受此運用而產精神者也。《龍虎經》曰：道猶駁也，衡矗準繩，隨軏轍之處中以制乎外者也。蓋有候月之晦，其要在乎三日庚生以開兌之戶，黑金胚出而白銀來矣。九六者，春夏也，其施三五焉。七八者，秋冬也，其復來往焉。是知大丹者，元氣之所造化，故曰：華池神水，玉液金鉛，乾坤運用，日月烹煎，也蒙發火，進退精研，抽添沐浴，九轉一年，坎、離貫通，功行三千，持之勿怠，化形爲仙。純粹子於是始明三清之要，復問曰：止行鍊神可乎。奇士曰：斯神仙矣，爲其形沈而神超也。純粹子曰：止行鍊氣可乎。奇士曰：斯胎仙矣，爲其神氣交感，結胎育嬰，如蟬蛻也。純粹子曰：止行鍊形可乎。奇士曰：斯住世矣，爲其返老而

爲少也　純粹子曰：三法俱行則何如　奇士曰：斷升天宮矣　純粹子曰：三法之外亦有道乎　奇士曰：於是有存神入定，尸解活脫，授胎移形，躡斗步罡，五符三氣，五牙六字，抱月採日，服氣絕粒，吐納屈伸，導引存想，其條十數，皆傍門之淺方，初學之漸階，不足進也　純粹子遂從授鍊神鍊氣鍊形之訣焉

又卷一六《中黃篇》（五穀養形，亦以害生；餐服元和，安而延齡）　人受形於胎，故以精血爲根，靈識元氣爲本，於是吾明五藏焉　觀夫元氣浩然，凝結成質　育以五藏，法五行之相應也；明以七竅，象七曜之照也　夫人之腹有五行之正氣，順之則無疾，逆之則爲害矣　首天也，足地也　心之氣，骨之氣，節之氣，皆大，此所謂神宅也　如此則修道易成且壽矣　道以心識爲用，如用心捨情，則直上於九天，此其大要者也　夫嬰兒在胎，無聲無息，合於至理，既出於胎，六識潛萌，體襲五穀，貪恚並生，隨識所用，口受外味以忘識，身受內役以喪情，神離形以散壞，形離神以去生，殊不知皮肉相應，筋骨相成　肝合乎筋，其外爪；必合乎脈，其外色；脾合乎肉，其外脣；肺合乎皮，其外毛；腎合乎骨，其外髮　鹹者，骨之傷也；苦者，血之傷也；甘者，肉之傷也；辛者，氣之傷也；酸者，筋之傷也　夫孰知其以哉？氣，陽也；味，陰也　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其初豈不相資耶，而後皆相反焉於是精食氣而其精傷矣，形食味而其形傷矣，故穀氣盛而元氣衰，以至於老焉　春之月七旬有二日，損酸增甘以養吾脾；夏之月七旬有二日，損苦增辛以養吾肺；秋之月七旬有二日，損辛增酸以養吾肝；冬之月七旬有二日，損鹹增苦以養吾心；四時之季各旬有八日，損甘增鹹以養吾腎，如是亦可以壽三百齡矣　先之以除欲，以養其精，後之以辟穀，以存其命，食胎氣，食靈元，斯不死之道也　有華胥國者，太上之庭者，其外三十里，上羅飛棘，下布蒺藜，至華胥者先經其中焉　夫飛棘蒺藜者，其猶吾之三彭也歟　三彭亡則吾登乎胎仙之區矣　九仙君曰：道之要，蓋十有八章焉：經曰：專修靜定身如玉，但服元和除五穀　何謂也？　心者隨時所動，先當淨居，內絕所思，外絕所欲，則元氣自足矣　世以五穀爲肥膚之具，不知爲壞身之本也　經曰：鹹味辛酸五藏病，津味入牙昏心鏡，此之謂也　於春三月，淨理一室，肆几設床，施茵　至子之時，氣初生，則淨其心神，叩齒三十六通，以左右手握固，仰卧瞑目，俟喘息之出，閉閉口，鼓滿其氣，以嚥入爲度，漱以嚥之　若入於腹，汩汩作聲，以飢爲度，飢則更服焉　氣入之後，如其口嬰，閉而胡麻之液一升勝三大升，去皮七蒸七曝，茯苓二兩，細研爲末，先十日勝末二兩，炙令微黃末，煎數沸，少入酥蜜　久焉，氣自暢通而安和，所嚥流滑，胡麻之液可以止矣　久之，腸中之滓盡，則嚥其氣自如，湯液至臍之下　服氣之初，漫溢赤黃，勿懼矣　夫湯液不絕，則腸中之滓不盡，終不能洞曉是非矣　欲絕水穀，宜自量而已，無遠近之限焉　或二十日，或五十日，或百日，丹田自然以次停滿　故三十日下田滿，則神氣足而不泄且不飢矣；六十日中田滿，則體無虛羸行步健矣；九十日上田滿，則內凝結而外（克）〔充〕肥矣　於是三焦平實，神凝體清，淡無所思，可以棲心聖境以學胎仙　若夫或食或斷，使人志散；喜貪諸味，則穀之氣難遣，求仙者之大病焉　此內養形神者一也　經曰：子能守之三蟲棄，得見九眞五牙氣　何謂也？　夫服津液則得不飢，況於服氣者乎！　故絕穀者則魂魄變改，三尸動搖矣　然服氣之初，或十有四日，或二十八日，滓穢既出，漸覺其體虛弱，百節無力，此元氣未達也　惟勿懼焉　當堅守之，使下田滿則飢渴除矣　始也，膚色黃瘠，後當悅澤矣　如兼食而行則無效焉，大抵服氣欲速達於五藏，必絕其湯液　絕五十日，閉目內想脾中之氣行，自心而起，散至四肢，仰卧祝曰：中央戊己，內藏元氣，黃色內堅，用之可理，丹陽莫辭，朱陵共議，得達四肢，黃雲大起　於是每至丑之時而勿差焉，歷二十八日，內見脾中之氣，鬱如黃雲，過於四肢　久之，其氣可以滅燭吹火，百步之外如大風，可興雲霧以蔽其身矣　三尸者，一居腦宮，腦宮者，上丹田也　其色白青，使人思飲食，好嗜慾，動搖其心焉　一居明堂，明堂者，中丹田也　使人貪財賄，好喜怒，精神恍惚焉　一居腹胃，腹胃者，下丹田也　使人愛衣服，荒酒色，撩亂其情焉　夫能用心堅強，以食其氣，則三十日上蟲死，六十日中蟲死，九十日下蟲死，於是五藏之中有五行之正氣運應，於九天，無所不通矣　此食氣玄微者二也　經曰：五牙咸惡辛酸味　何謂也？　五味不絕，五藏之靈氣不生矣，此五牙咸惡者三也　經曰：蒸筋曝骨達諸關，握固潛通開百竅　何謂也？　服氣五旬，而未能絕水穀之氣，遇天晴朝，於正午之時，坐密室，施床設席，散髮於枕上，握固，漸於二脇之傍　然後叩齒七通，端心瞑目　如覺微悶，即用力握固，稍稍筋脈徐開，靈氣漸通於骨肉之間，津汗潤澤於皮膚之上　數數運行，自然顏色光而氣力倍　閉氣鍊形，元氣通行於毛髮，毛髮跳躍矣　此煙霞淨志者四也　經曰：百竅關連

總有神　何謂也？百竅通於百穴，百穴通於百脈　因之上有二穴焉，通於肝脈，肝脈通於心脈，故心悲則泣　腦之上亦有穴焉，通於鼻脈，鼻脈通於心脈，故心悲則鼻酸，腦熱則鼻乾　蓋百脈與百竅相望，百關與百節相連，是以一穴閉則一病生，一脈塞則一經亂矣　服氣者則諸脈通暢，胃腹無物以停留，寒熱不侵，毒物不干，吾之萬神始得歸集於身，痩痕客氣消矣　此百竅關連者，五也　經曰：何物爲冤七七裏。何謂也？其滓既盡，最當絕其水穀者四旬有九日，其至切者也　稍稍百脈洞達，返照如燭，俗心頓捨，五藏怡和，不能堅精則前功亡矣　此長存之道者，六也　經曰：滯子神功去路難，大都穀實偏爲病。何謂也？穀氣堅實則五藏壅滯，神氣不凝，而靈光不照矣　此臟美辛酸者，七也　經曰：穀實精華與靈隔，纏羅六府昏諸脈。何謂也？穀氣精華化而爲涎，爲膜，以纏羅於五藏六府關節筋脈焉　夫服氣五六十日，見其滓盡，而不知穀氣精華未出也　於是有飲食之思，其情散蕩，殆爲三尸之所動　及夫後洩或如膿，或如血，或如壞脂，或如雞冀，乃穀氣欲出也　踰三二十日，或如涎如膜者出，則穀氣之精華矣　此穀實精華者，八也　經曰：自辯元和九仙氣。何謂也？穀氣盡則識元氣矣　此三蟲宅居者，九也　經曰：由子運動呼吸生，居在丹田內熒熒。何謂也？神氣飽足，則呼吸運動，能興雲霧，而得隱形無滯矣　丹田之氣平實，則上升下游，結如雞子，其光照乎數里，筋骨康強，其體和平矣　此九仙眞氣者，十也　經曰：胎息眞仙食氣得，卻閉眞氣成胎息。何謂也？服氣二百日，五藏既虛，可以學胎仙矣　先須密室厚氈累席，其枕之高四指而與身平，捨其心識，握固仰卧，初閉其息，自十至十五，以及三十五十一百息，使其心不動移，晝夜十二時，凡一千六百五十息焉　方其氣絕，則以魄留守其身，魂游七天矣　百息之後，魂神當見其魄　魄，陰神也，不欲人之生焉　其神七，其衣黑衣，其冠黑冠，其柄黑壑，是爲玄母　若見之，則當存念，祝曰：玄母玄母，吾身之主，長養筋骨，莫離戶戶　吾與魂父，同遊天去，次見三人，各長一尺有五寸，其衣朱衣，其冠朱冠，其柄朱壑　引上元宮諸腦之神百餘而出其身，則見一氣於二丹田中，狀如白雲，光照洞達，則謹呼三魂之名，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　得此陽神，領其腦宮之神，引其光神游於上天　初出之時，覺其身從黑房而出，見諸鬼神詭形異質，或大或小，惟勿懼焉，俟無所見，始爲良矣　故爲斯道者，必求同志而與之居，慮其有所見而生怖畏，身不得去也，則使同志者記其喘息之數焉　此胎息眞仙者，十一也　經曰：五藏眞氣芝菌英何謂也？其肝木也，生於火，克於土，來自東方，其色青蒼，受之於陽，潛伏此氣，閉固千息，則青色周流而凝結矣　其行之也，自子之時當隔二時，至五十日，見其氣如青雲，想之可以治人之淳熱時疫腫疼痒急噦之疾　其心火也，生於木，克於金，來自南方，其色赤，受於朱陽，潛伏千息，赤色當出，每午之時存想其氣，其心大如鷄子，稍稍赤氣自頂而散　祝曰：南方丙丁，赤龍居停，陰神避位，陽官下迎，思之必至，用之自成　五十日則赤氣如火之炎，可以治人之冷疾　其肺金也，生於土，克於木，來自西方，其色白，服之千息，白色當出，每丑之時存想其氣，狀如白珠，其光住於眉間　呪曰：西方庚辛，太微玄冥，內應六府，外爲肺神，見於氣上，游於丹田，固護我命，用之成仙存念一過，四旬有九日，肺中有氣狀如白雲，能照厚地一切寶物，及察人之善惡，視表知裏　如不行存想五氣之法，則須服氣三年，然後見五藏之中，由不辨生克寒熱之理　寒則用心之氣，心氣者，火也；熱則用腎之氣，腎氣者，水也　故不知用氣則無效矣　其脾土也，生於火，克於水，來自中央，其色正黃　閉之千息，則黃色昌矣　日一想其氣而無時焉，四旬有九日自見其氣，可以身入玉壁而人不得見矣　其腎水也，生於金，克於火，來自北方，其色黑，是爲下元，主持命房　其中有眞，守之勿忘　夫五藏之神氣，每至五更之始，各存想其色，其氣俱出於頂則止，不須一一想焉　如是者，其功緩，踰百日而效　此五藏眞氣者，十二也　經曰：太極眞宮住碧空。何謂也？上界之宮也　故上界以七珍精氣爲日月，下界以陰陽託氣爲日月　下界一年三百六十日，是爲上界一日十二時焉　此太極眞宮者，十三也　經曰：更上寥天入太微。何謂也？九天第五殿也　此九氣眞仙者，十四也　經曰：靜理修眞爲聖人，九行空門列眞載。何謂也？九行者，一曰慈愍爲衣，二曰止捨爲食，三曰正心爲乘，四曰專志爲財，五曰謙下爲牀，六曰順義爲器，七曰勤惠爲屋，八曰修空爲宅，九曰布施爲華　此太微玄宮者，十五也　經曰：諸行無心是實心，因心運得歸天去。何謂也？無心之心，因有心也　此九行空門者，十六也　經曰：六府萬神常有常。何謂也？大腸之府主於肺堂，鼻柱中央，以爲候色，其重十有二兩，其長一尺有二寸，其廣八寸，大腸十有二曲，其貯水穀一斗二升，十二時中有神焉，衣冠各如其色　十有一人，水穀氣盡，則其神見矣　腎府者，主其內宮，外應於耳，爲宅門戶　蓋精主腎，腎

爲後宮，內列宮女，左右有突，循環於一身，有元神守之，順經則傷腎，腎傷則失其志，喪其元神。嗔怒者，道之忌也。腎合氣於膀胱，上應於舌根，氣液往來，是以膀胱二府合爲津門，而氣海循環以爲要路焉。服氣未成，當節言語，以養其津。其中有神三百六十，以應一歲之位。其氣既成，常抱不舍之行，則當見其神而合神理。此六府萬神者，十七也。經曰：勿泄天章者，十八也。志一何謂也？始終不泄則天神助之矣。此勿泄天章者，十八也。

又卷一九《崇真篇》（丙丁爲性，壬癸爲命，學而窮理，乃識其正）

崇眞子曾造成也。曰：存三守一者，學道之要也。三者何謂也？精也，氣也，神也，吾所謂眞三寶者也。抱一者何謂也？抱守元陽眞氣也。神本在心，屬於南方丙丁之火。心中有性，性屬於陽焉。腎者能生元陽眞氣，泄而爲精，祕而爲眞氣，屬於北方壬癸之水。水爲命，命屬於陰焉。夫能知存三守一之道，使氣守精，精守神，神守氣，久而神定氣和，仙道可成矣。女子專意不離乳房之中，浮皮之內，旬歲補滿眞氣，其功與男子同焉。其妙也，在乎心無所思，耳無所聞，目無所視，一意專靜，精進勤行，則寒暑不侵，蜂蠆不毒，獲爲不搏，鷙獸不噬，色返乎孺子，力能乎虎兕。已孔洞徹，夜視如晝，心識開悟，道氣自歸，吹呵可以治疾病，嚏吐可以叱鬼神。於是神移於上霄矣。彼清都閬苑，夫何遠之有？

又《修真指玄篇》

神公言其胎息曰：勤守中，勿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元，萬事畢，謹修持，無時曰。曹道冲釋之曰：勤守中者，神識內守也；勿放逸者，一意不散也；外不入者，對境如無也；內不出者，居塵不染也；還本元者，專氣致柔也；萬事畢者，止外無求也；謹修持者，勤而行之也；無時日者，長生久視也。然則眞胎息者，其惟物我兩絕，神氣並集，凝而爲胎，住而爲息，形神俱妙，可以長生，神氣合體，可以入聖。於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然神氣交和，無中生有，內外明白，以色爲空，天眞元竅，湛然自樂矣。玉皇有神甲之訣曰：存三守一。高上元君釋之曰：三者，精氣神也；一者，腎也。腎中生氣，心中生神，神氣交而爲精，精神住而還下，於是上存其神，中存其氣，下存其精。三存既畢，則守其一。在於丹田，不論內外之境與出入之法，自然氣還元而自住爲胎焉，神隨氣而不散爲息焉。神氣一體則無死生，心腎一氣則無疾病，如是一切之境從何而入，一切之念從何而出乎？若厭乎塵世，則當升氣以爲神胎，集神以爲氣主。於是氣胎神息與有象之形分而二，化而萬億，前塵不散，是爲大患者。是生死機，但自然胎息之訣曰：長生久視。徐眞人釋之曰：靜坐忘思，久視於上田，則神長生矣；久視於中田，則氣長生矣；久視於下田，則形長生矣。視者，視之勿離其視之所，心神隨視而止，腎氣應神而傳，自然有形之氣暗藏無象之神，形中有胎，胎中有息，息以神住，神以氣存，此久視之道也。吾於天地之間止知其身，其身之內止知神氣而已。故上視神宮則其神不散，視久則鍊神，神聚爲胎，以所傳之氣入而爲息，自然而上也；下視氣管，其氣不散，視久則鍊氣，氣聚爲胎，以所存之神入而爲息，自然而中也；鍊氣會合，常守丹田，凝而爲胎，住而爲息，自然而下也。上中下者，三田之謂也。腎之眞水者，虎也；心之正氣者，龍也。龍虎交而爲玄珠，火候是而爲金丹。取辰之末，巳之初，是爲巽之時，幽室正坐，滿口含津，勿吐勿嚥，以壓龍虎之氣，使之不走，交合而爲玄珠焉，其大如黍，還於黃庭，每元可以增眞氣一丈矣。火候者，何也？心之正陽之氣是爲眞火，眞火上升是爲鍊形，及其下降是爲還元，可以益氣而延年。當戌之末，亥之初，是爲乾之時，幽室正坐，脊腹勿動，凝住上傳之腎氣不升，內想眞火而下降，行之一日，可以補一年之虛。純陽眞人曰：金丹之要，存升開閉，過關無急，火候無差，產成金液者也。於子之時，一陽初動之後，披衣正坐，握固內定，存下腰身，使腎含氣聚，覺臍腹微熱，漸升其身，微偃其脊，運腎之氣復過尾閭，自下而上，次過中關，於玉京直入於泥丸，以補其腦，自然髓實骨健。若鍊金丹，則作退火焉。夫龍虎相交爲玄珠，以心火下降爲補益，以肘後飛金晶爲補腦之法，並用是爲金丹焉。玄珠者，金丹之體也。進退火候合於周天之數，三百日無差則爲金丹矣。脊腹凝息，行一百八之數，自子逆行至於午，以心火下降而鍊黃庭，於是五日加六銖，二十有五日移一時，此進火者也。升身偃脊，行一百八數，自子順行至於午，以腎背飛而補泥丸，於是五日加六銖，二十有五日移一時，此退火者也。內丹既凝而生純陽之氣，是爲氣中有氣。於是不計晝夜，升身正坐，是爲太陽鍊之百日，其身輕矣，千日，飛騭而入南宮爲仙。夫以純陽隨其元氣所傳，以鍊五藏之氣，凝爲胎元，鍊氣可以成神矣。丙丁之日，其時用午；庚辛之日，其時用酉；壬癸之日，其時用子；甲乙之日，其時用卯。於是靜坐忘思，雙收二頰，以喉中虛嚥爲法，所嚥之數不過百焉，十日澆遍，百日而足。於是純陽之氣不能害於五藏，五藏之元神隱於眞氣而不散，五藏之眞氣隱於元氣而

不耗，由是隨元氣所傳而鍊其氣，即氣鍊神，神自氣中而出，（止）（上）朝於元頂，入於泥丸，無丹者行此法，隨時澆灌，可以鍊形焉。

又卷二七《金液龍虎篇》（善爲丹砂，保命全家，育成姹女，儷以黄芽） 任子名象，遇天眞子張中孚嘗爲金部郎致仕，任子於慶曆七年見之，於歷陽，而得龍虎之訣曰：金丹七十二名，皆籍三五一而成者也。夫自五帝以後，至於吾宋慶曆之元，飛升者六萬餘人，無有不煉神水華池者也。其出自五行，入於虛無，是知神水者乃三才天地人也之元氣，五行之眞精者也。於三丹田上下循環，是爲還丹，其藥有五味焉。扁鵲曰：酸鹹辛甘苦，是河車等也。用火候以煉之，斯爲大丹矣。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此神水爲鉛汞者也。大藥之名凡二十有四：曰神水，曰杳冥精，曰還丹，曰眞一，曰水中金，曰黑鉛，曰河車，曰五彩，曰五味，曰坎男，曰眞汞，曰白金，曰白虎，曰金精，曰五常，曰地藥，曰地魄，曰日魂，曰月花，曰鉛黄花，曰玉華，曰水虎，曰玉蟾，曰黄芽。此二十四氣隱奧之玄關也。歌曰：孰爲丹砂，濟命濟家；養成姹女，嫁與黄芽。此大藥也。夫得天地之精在於元宮者，造化自然之道也，是所謂三五一也。何也。三者，三才之象，神氣精也。然華池者出自五行焉，外紅內白，非世之朱砂也。取於火中，故名朱雀。出於青白之汞，故名姹女。黄婆爲之媒，娉於北方之七。此非世之所用朱砂，內出水銀爲汞者也。古先至人所論，唯鉛汞神水華池，三五一而已。大藥之名又有二十四焉：曰玉液瓊漿，曰華池，曰杳冥精，曰恍惚，曰五行精，曰坎男，曰離女，曰火龍，曰水虎，曰木精，曰青龍，曰白虎，曰猛三花，曰日魂，曰金烏，曰玉兔，曰地馬，曰離宮，曰夫婦，曰金液，曰赤龍，曰白芽，曰白雪，曰月魄。此所謂夫婦匹配，赤白相扶，黄土爲壇，眞正之道也。夫華池煉藥者，蓋用火候焉。煙出既盡，火飛如星，五彩光明而作聲，煉成斯如霜雪，如珠玉。此柢在於五行而已。世之金石頑物也，非能變轉而爲丹者也。經曰：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黄帝中主，五行眞精。此所謂大藥也。於是大丹之名又有二十四焉：曰大還，曰金丹，曰玉液，曰龍虎，曰二氣，曰四神，曰五霞，曰神砂，曰光明，曰流珠，曰返魂，曰奪命，曰靈芝，曰養命，曰延壽，曰沍靈，曰萬靈，曰絳雪，曰伏火，曰素流，曰快活，曰延齡，曰返童，曰壽仙。此並按於人之身者也。彼世用五金八石以火鍛之，其亦謬矣。蓋不知鉛汞之靈，唯在杳冥恍惚之間而已。汞在於砂中，而金在於鉛者也。汞在於鉛中，而水在於金者也。夫不得其訣，殆難求乎。或不達金丹，血爲存想吐納、吞霞服氣、餐松餌栢、絶食，此非吾所謂大道也。道有三，其上曰抱一。抱一者，聚五行爲一，天地至精，陰陽匹配，夫婦相乘，煉精採氣，其採有日辰，其取有時候，用八卦以增減火候焉，用水火以既濟其用焉。煉之數足，是爲飛仙之品矣。其中曰富國安民，富國安民者，擒龍於深潭，伏虎於坎戶，按八卦之藥，聚於九宮，於是九還七返焉。其下曰強兵戰勝，強兵戰勝者，神交體不交，關鎖其下，永鎖丹田焉。夫能明三五一者，修煉五行之精氣，送在於元宮，用火候以鍛之，功成九轉，可以返本還元矣。大還丹者何也。五穀之精氣也，煉之可以長生矣。三五一者何也。三者，三才也，神氣精也。五者，五行也，五行之中精血氣合和而有五味，五味之中取五穀之精者也。《陰符》所謂五味可以長生者乎！五穀能盜人而死，而人不能盜五穀之精，爲可歎也。一者，聚五行於元宮，用火候煉之而成眞一者也。

又卷三四《參同契》下篇 雲牙子曰：空之中，有實精焉。無之中，能成道焉。元陽子曰：空爲實者，運精以補腦乎！無而成者，氣化津，津化血，血補精乎！精者，神也。神存則體健，神去則體絶。能養精氣，兼存其神，則其道自成。故曰純陰不成胎，純陽不結砂。雲牙子曰：因於造化之體，陰陽變通，其身榮矣。元陽子曰：精氣相感，而生正氣。正氣者，人之根蒂也。正氣散，而神不聚矣。神息者，命也，是乃金木之宗乎！體混造化，其身悦澤而返童者也。雲牙子曰：九還七返者，乾坤之功程也。元陽子曰：自寅至申，申復至寅，各半歲之象也，故曰返焉。是爲夾脊而上至於腦戶，復下至於玉泉，亦曰七返焉。自巳至亥，亥復至巳，由尾閭入於金鎖骨，中道而上入於泥丸，度於重樓十有二環，中朝於赤帝，流行至於丹田，朝於黄元，而後入於金堂，有七天大夫收之，納於寶藏。一曰神珠，二曰寶龜，三曰赫赤金丹，其光九色，故曰九還焉。雲牙子曰：神水曾青者，土名也，上下通流而各行焉。元陽子曰：神水者，津也。主於舌之下，從腎而逆上，穿於離宮而過，其名曰華池之漿。曾青者，精也。從右腎而逆上，過於離宮，復下出於玉泉，入於希夷。雲牙子曰：神水者，出於丙丁。曾青者，出於壬癸。元陽子曰：丙者，南方也，生於巳。丁者，亦南方也，生於未。皆屬於陽焉，夾其離者也。其西者，陽也，其中者陰也，是生神水曰玉液，曰鉛，曰龍，曰要兒，曰金公，曰太陽酥。壬者，北方也，在於亥。癸者，亦北方也，生於丑。皆

…於陰陽、火其坎者也。其中者、陽也。是生曾青曰金津、曰…
…永、曰虎、曰姹女、曰玉漿、曰汞水。經曰：五行者、留神保神、是爲龍虎者也。不悟五行之精、猶以他人爲父母歟！水生乎氣、金作乎髓、肉爲乎土、血爲乎水。故不死之道、在乎離宮焉。識乎五行、則身有主矣。還丹者、水銀之精也。殊質不可以爲偶也。雲牙子曰：於其中宮、而尊鼎器。八門相對、斯應於功程乎！元陽子曰：中宮之鼎者、黃元君也。八門者、何也。曰休、曰生、曰傷、曰杜、曰景、曰死、曰驚、曰開。於是日用乎八卦、起於八宮、使藥運用如功程焉。雲牙子曰：用乎水火、而成既濟。元陽子曰：水火者、津精也、氣息也。上水下火、鍊之而成丹、勿有差焉。雲牙子曰：日精月華、相合而鍊之、則成砂焉。元陽子曰：日精者、陽也、木之氣也。月華者、陰也、金之氣也。雲牙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其名曰河車。元陽子曰：陰而黑者也、陽而白者也。陽爲鉛、用火以鍊之、內有白錫見焉。是以知其白、守其黑。黑者、水之數一也（內）（白）者、金之數四也、得一而後生。一是爲陰陽、是爲日月之精華。此河車也。經曰：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金花。此之謂也。雲牙子曰：運行中宮之內、再田生乎黃芽。元陽子曰：以日精月華日用四時而運轉入於中宮者、精也、鉛也、河車也。日華者、汞也、金花也。中宮者、土也。鉛汞見土斯生黃芽者歟！雲牙子曰：穀氣消矣、其陰盡矣、金花見矣。元陽子曰：知夫鉛汞者、下丹田眞氣所生也。但閉息存神、以養其氣、息閉至於三數、則五穀之死氣除矣。不飢不渴、其神存而眞氣日生矣。饑渴元和之氣、渴飲天池之玉漿。其香如菊、故曰金花。雲牙子曰：海之中無穢質矣、三蟲之去漸遠矣。元陽子曰：水穀之海、其滓所藏。採鉛鍊汞、至於百日、閉息養氣、至於千息、其滓除矣。三蟲者、何也。上曰彭倨、其居上丹田、三十日而亡、吾顏色光悅矣。中曰彭質、其居中丹田、六十日而亡、吾飢渴絕而形潤矣。下曰彭矯、其居下丹田、九十日而亡、吾嗜欲止而還童矣。三尸何以亡乎。吾聞三百六十息、食氣二十有四通、一嚥九十通而一休息。夜半而起、祝曰：東方青牙飲朝華、南方赤牙飲丹池、中央仰望泰山、服元氣、飲醴泉、西方明食飲靈液、北方玄滋食玉（粘）（粒）五方各三嚥而止、三蟲於是亡、而白氣出於眉、如玉霞矣。雲牙子曰：其形起於金骨、伴於浮查。元陽子曰：鉛汞之鍊也、日月四時運轉三宮、百日而金丹成矣。閉息養氣至於萬數、而金骨變矣。意有所之、乘飛雲、登浮查者、五假之…

……（氣）也。雲牙子曰：從一至十、可以分配於歲月之間。元陽子曰：從一至十而至百、百而至萬、萬而至億、億而至（京）（兆）、兆數也。一日一夜爲百刻者、大小之數也。何也。一日十有二時、其六爲陽、自子至於巳者也。其六爲陰、自午至於亥者也。（盡）（晝）夜百刻、一十分四十有四秒、七十有二變、其象歲焉。十月者、十歲也、此其小者也。一歲十有二月、其六爲陽、自十有一月至於四月者也。其六爲陰、自五月至於十月者也。此其大者也。雲牙子曰：日也、時也、運也、此其數也、在乎度陰陽之情而已。元陽子曰：日者、與時同者也。養性鍊命者、可用四時四孟焉。四時、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時可用寅申巳亥焉。此七返九還者也。寅、木也、申、金也。巳、火也。亥、水也。是爲四象焉。納於中宮、是爲五行焉。寅、金也。巳、水也。申、木也。亥、火也。納於中宮、歲配坎、離。故曰已返者也。經曰：離有眞水、坎有正金、故曰九還者也。此陰陽之情也。雲牙子曰：六合與衝破、神機互包成。元陽子曰：子丑寅亥巳申午未戌卯酉辰、此六合也。子午卯酉巳亥寅申辰戌丑未、此衝也。於六合以運轉、於其衝以行功、乃天機包成者也。依此而行則無差矣。雲牙子曰：功之成也、大則九載、小則百日。元陽子曰：九載者、其小功、猶二十有七焉。百日閉息、則金丹立成、愈於九載之難也。雲牙子曰：寅申並於巳亥、而子午轉其金丹焉。元陽子曰：寅申巳亥者、四時也、日月之功程也。子午者、導引般載、從乎尾閭而逆上天於泥丸、復順轉歸於丹田、於是眞性見矣、金晶變矣。其法于之後、午之前、生氣之時、可以用功焉。此玉液金晶之名也。雲牙子曰：卯酉開竅而浴之、其參銖分兩均矣。元陽子曰：卯酉時與日同。不可進火、可以沐浴焉。寅申巳亥可以進火、其用一銖二參七忽七絲七（抄）（杪）。火不可急行也、可以徐加其數焉。火者何也。閉息養氣、存神之數也。自九而增加至於萬、則金丹成矣。嬰兒見矣、十月（解）（懷）胎而子母成矣。雲牙子曰：銀表金裏、神室合於子形。元陽子曰：銀表者、鉛也。金裏者、汞也。此龍伏虎之津、虎伏龍之精歟。神室者、陰陽相制也。二者相結而如雞（卵）（卵）、謂之合子形也。雲牙子曰：安於中宮之鼎、然後用卦體行之。元陽子曰：中宮者、丹田也。青黃白者、丹之命也。卦體者、陰陽銖兩大易爻數火之準也。雲牙子曰：乾生於坎者、金精也。元陽子曰：乾者、金位也、其應西北。旬有五日、月照於庚、方與甲乙之木合氣者也。雲牙子曰：坎生於艮、而出有

也　元陽子曰：坎者，水也，金所生焉　水產於艮，艮者，山也，其應東北二旬有八日，月之下弦者也　雲牙子曰：震木水石，產於山中　元陽子曰：震者，（水）（木）也，卯之位也，金之孫，水之子也，從山所出焉　是爲二陰一陽，日月相望而生氣，以爲日之精　其名曰龍土，初九之數也　雲牙子曰：巽爲風，生乎土中　元陽子曰：其位西南，坎之女也，其生於木焉　春生萬物，是爲二陽一陰　陰在於下，三十日而成華者也　雲牙子曰：離者，朱雀也，其藏於土　元陽子曰：離者，從震所產焉　因風而成其體，爲火，是爲朱砂中有水銀，其應於午，屬於地也，何以藏於（上）（土）乎　坤在西南，與乾夫婦也，六十日而成紫精矣　雲牙子曰：兌出於坤宮，自合其情　元陽子曰：兌者，西方也，酉位也　坤所產焉　於是日月相望，月增日虧，是爲一陰（一）（二）陽，陽在於下，九十日而成紫金砂矣　雲牙子曰：子之後，復之初卦也　寅申交泰，七返也　元陽子曰：復者，五陰一陽，見龍在田也　自子至於申爲否，三陰三陽，故曰七返　雲牙子曰：午之前，遇來相應者也　巳亥者，乾、坤之九還成矣　元陽子曰：午者，一陰初生，行功之候也　時與月同　其卦爲姤，五陽一陰，履霜堅冰也　巳者，乾之卦也，六陽之數足矣　陽者爲銀八兩，陰者爲金八兩　金銀相合，其重三百八十有四銖，此一斤之數也　九還者，九轉也，九色備矣　雲牙子曰：艮投於坤，其陽將盡，運乎陰陽，九月之程者也　元陽子曰：艮者，東北也，一陽二陰也　坤者，西南也，三陰也　艮投於坤，其卦爲剝，九月之象也，一陽五陰，至於十月，陽盡而坤見矣　雲牙子曰：兌入於乾，其陰欲絕，卦分於節令者，九三經也　元陽子曰：兌者，西也　乾者，西北也，俱爲金焉　入於乾，是爲夬，三月之象也，五陽一陰至於四月，陰絕而乾成矣　此九還也，大藥於是乎成紫金之丹　雲牙子曰：上弦者，月之初也，生於庚位　元陽子曰：月之三日，月出於庚，是爲金晶之氣初生者也　於是陰爻之重十有二銖，其名曰月魄　雲牙子曰：下弦，月之喪也，其在甲地　元陽子曰：月之二十有八日，月出於甲，太陽見矣，於是爲木晶之氣初生者也　陽爻之重十有二銖，其名曰日魂　日月相合，其重一兩《易》曰：西南得朋，上弦也　東北喪朋，下弦也　得朋者，日沒而月生也　喪朋者，月沒而日生也　此陰陽之爻數也　故鉛生於木，爲陽，爲銀，爲表，爲夫焉　汞生於金，爲陰，爲金，爲裏，爲婦焉　其合成四象者也　雲牙子曰：七八者，日月相望也　二八者，陰陽相備也　元陽子曰：日月者，十有五日一望焉　日月相見，初生者也　前乎十有五日者，日日增月虧後乎十有五日者八日也，月盈日虧　是爲六陰六陽，其爻備矣　其陰陽之重，各一百九十有二銖，一斤之數也　雲牙子曰：月者，八朔二十三對者也，其生之辰俱在乎離　元陽子曰：八日，二十三日，月之出，日之沒，俱在於南　南者，離也　離者，火中有水焉　月者，金之氣，於水爲子焉　雲牙子曰：陰陽配對者，金也，銀也，大藥相見相契矣　元陽子曰：金者，陰也，月也　銀者，陽也，日也　汞得鉛而成大藥，此日月之契合也　雲牙子曰：存其神息則丹成矣　元陽子曰：神者，氣也，木也，息也，血也，水也　息者，有五穀焉，又爲土，爲金，爲水，爲木，爲火者乎！　血者，水也　於是又爲髓，爲精　精者，神也　夫能存其精氣，於是津氣相合，養其命而延年矣　雲牙子曰：九轉則三清之天符其至矣乎　元陽子曰：既識鉛汞，鍊之成丹，鎮於三宮，日用其卦　六時以運轉之，天關不入，地戶不出，斯無漏者也，天符宣其至矣　雲牙子曰：七變者，從一氣生者也　神符白雪者，自乎甲庚者也　元陽子曰：七變者，七返也　氣者，自丹田眞氣之所生也　甲庚者，金木之相刑也　神符白雪者，精津相合在乎鼎也　雲牙子曰：用意於寅申，勤行火候，存其白黑，以返金晶　元陽子曰：寅者，木也，鉛也　申者，金也，汞也　自寅至亥而鍊之也　雲牙子曰：日用者，四時也，八卦也，大藥可以變童嬰矣　元陽子曰：日用者，一日爲一歲也　四時者，寅申巳亥也　八卦者，乾、坤、離、坎、否、泰、復、姤也　三百二十日大藥成矣，一千三百日三蟲亡矣　雲牙子曰：三蟲滅，則坦然無慮，可以養金精矣　元陽子曰：於是五穀絕矣，金精自住矣　雲牙子曰：天關閉矣，地戶牢矣，中宮嬰兒翫乎日月　元陽子曰：天關閉則諸味不入，地戶牢則下無漏矣　中宮者，丹（田）（田）也，中有鉛汞，其名曰嬰兒　翫乎陰陽之正氣者乎！　雲牙子曰：明堂之前有玉池　元陽子曰：明堂者，鼻籲也，精海也，洞房也　雲牙子曰：黃婆於是婚姹女焉　元陽子曰：鉛汞見土，乃歸於一者也　雲牙子曰：結就則眞胎脫矣　推於二十四氣，十月則其期也，於是頂門產乎嬰兒　元陽子曰：正氣漸結於丹田，返乎童子之色，此胎脫者也　卯酉之門不可下火，可以沐浴　故一歲所用者，十月而已　存想眞氣，自其頂門游行出入，此其嬰兒者也

又卷三七《入藥鏡》上篇（三章之妙，歸於存神，俱録其辭，各賾

其真） 崔公曰：混沌之始，一氣生二儀，二儀生三才。三才者，言則五行備焉，共成八之數。祖宗在三田之內者，性是也。性者，元辰聚也。性樂乎動，故外隨境遷，一生一死，周而復始。其可資而生者，曰精，曰氣，曰神，謂之三業，聚而生者也。夫根元者，丹田之氣海也，（申）（田）夫男女精血合而爲一氣。是氣者，元氣也。元氣不散，則守之之妙也。及其久也，清虛以生神光。神光盛者，長生之苗也。夫人衝衝然動者，皆是氣也，非神也。從一念眞定者，神之自性也。審於是，斯能識氣眞念顯化通神矣。吾身豈與天地異哉！亦各得一氣而已爾。氣散則神去焉，氣止則神定焉。吾其全之於五輪，得之於五力歟！何謂五輪？曰：吾之目也，其白睛屬乎肺，其黑睛屬乎腎，黑睛中之黃，與其上下，則屬乎脾。黃睛中之碧，則屬乎肝膽。大角，則屬乎心者也。何謂五力？曰：神之用在乎目，而五藏連之。取下田之氣海，是根五力也。此其外也。內有五力，取金剛之性焉。在身五藏也，五行也，在色五色也，在聲五聲也，在天五星也，在地五嶽也。內明一行，守之則神，用在乎目，氣在乎鼻，定之之妙也。火司南，其干丙丁，而爲吾之心焉。水司北，其干壬癸，而爲吾之腎焉。心者，上之性也，其要在乎覆下火，而上之性，火不可發。然火前不起，則水必泄也。腎者，水也。下丹田之用也，因全腎以守氣海，則根源成矣。不守腎，水則不成矣。故水者，下流也，下流乃常人之用也。水者，精也。能上用之，則聖人謂之道矣。心者，神也。腎者，氣也。神定氣和，則眞人降焉。以吾心爲鏡，身爲之臺，以神爲藥，聚而爲足焉。東者，肝之神也，用之在乎目。西者，神氣之和會，成於還源返舊朴也。神不足，氣不和，則眞人不降矣。吾神與氣必也瑩淨內明。內明者何也？二物相守乎神氣也。如是，則神光日用而莫知己之光也。是以心如鏡焉，其光攝物，物不能攝光。鏡者如目也，如心也。鏡之光非動也，是吾之目動乎物也。知此者，識藥鏡之理與物之五相攝矣。心火何以爲鏡歟？火者，明也。明者定而內明也，內明則萬物明矣。心者，鏡之體也。明者，神之用也。日用守舊不離乎心地者，內明也。明則不昧矣，故在心守舊者也。夫三毒十惡八邪，皆起於心，曰目曰耳曰鼻，謂之六通，神常從之。夫能日用而守舊，晝夜不遷，其名曰定寂。日用者，神守氣聚而不散也。神能通應，則意之所至必成焉。神定則晝夜周矣。故神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在。夫五行者本無生滅，其滅則自吾之神氣失也。五行者何謂也？五藏之眞炁也。心之神，肝之魂，肺之魄，脾之意，腎之志，聚而爲丹之用者也。人之神在性，性者，火也。火者，散數也。本元一斤，四年散一兩。四十年而亡十兩，則六十有四年而盡矣。孰能聚而不散乎？此吾之眞道也。夫一切之物，皆爲氣動，而神未嘗動也。氣散，而神未嘗散也。氣去，而神未嘗去也。生死者，氣也。神未嘗生死也。夫能外觀乎物而內心不移，斯法門之內應，神之妙用者也。必知夫實相者在不用之間。不去不來，湛乎定慧，同天地太虛之渾渾焉。心神定，明矣；元氣定，固矣；形精長生矣，斯三田之藥靈也。何謂三田？上曰腦，中曰心，下曰氣海，臍下。其名三奇。三奇者，精氣神也。三者全矣，歸乎下丹田，則骨髓實滿，此造化之功也。意解身達，則眞仙之道也。然見物而喜捨者，心也。氣者，元氣也。因和而得之，因悅而散之。故散則出自門，聚則入自門。神在目，氣在鼻。是以目者金剛之門戶也。金剛者，眞性也。氣者，因形者也。神定，則氣住矣。神見物而動，見物而心不移者，內定也。金者，萬物不能損，可以集氣而固形者也。夫吾有喜捨，則神散而八邪入矣。故心妄起二，吾不可以虛起焉。虛起則不寧，而失之矣。神也氣也精也，更相爲體者也。何以言之？精者，至生之物，而無形焉。籍氣而爲形，在身而爲氣，過乎尾閭而爲精。精能定於自然，則形何自而衰耶。故曰：精者，人之命也。彼能無漏者，是補乎天年之壽而已爾。如其用造化之理，則眞精存矣，眞形固矣，眞神定矣。此長生之道也。今之人以心定其精，而不能定其神。以謂水滿而溢，氣滿而動矣。世亦知神氣定而爲鼎乎？神從氣，氣從神。神能守氣，則氣能生神矣。二者相守，聚而成形，是所謂鼎也。故修丹者取自本元，合而成形，還入於元宮，久而胎成，化而成神，其名曰蛻仙。命也者，繫乎玉衡，在乎玉洞之間。下田有玉泉焉，眞氣聚而爲精也。眞精之氣出則爲人，不出則地根不漏。鍊之斯名玉仙，於是下元不漏矣。宜知所以運用焉，逆流於雙關之道。雙關者，夾脊之二路也。運氣朝於上宮，上宮者，腦也。入於華池，鍊之成霜，達於碧海，碧海者，丹田也。以興眞火鍛之，斯爲玄珠之胎焉。然則玄珠者，元宮之眞氣。聚而爲精，精復爲形。玄珠久鍊，則還童矣。此黃河逆流之道，非常道也。丹田有寶，則外之事內先應焉，後之事前先知焉，於是上下通暢矣。心者，印也。心不和，則印不移。心與印者，根也。印者，應也。絕其躁，則證眞窄之仙矣。心可除而不滅，則證數窄之仙矣。心與印不用，

則證空寂之仙矣。心不用印，印不用心，心印解滅於諸塵，凡聖無二，如前之心法，印不離乎心，二者相持，用若造化，則證陽眞矣。此鍊丹留形者也。

印者，何也？精也。印定，精生矣。印絕，精盡矣。故印從心起，心復生於印。常人用心，而不用乎印者也。聖人用印，而不用乎心者也。不用心印，則心妄散矣。散者，氣亂神去，而精散者也。及其心印定而精生，則神清氣爽，肌膚華潤，目有神光，無夢寐，無奢妄，無驚悸，無恍惚，皆精定而生者也。此道也，從心返印，造精之象也。夫能固精爲命基，則精之中產氣以生神，於是成胎而化眞形矣。精者何也？神也。神定則生精，精極則生神，互相吞而成乎一者也。聚則生，散則死。神者何也？氣也。亦互相吞者也。神動氣應，氣動神返，二者相乘，斯化形爲純陽者歟，然則人之相象隨精所化者也。精守氣，氣守神，神守精，此長生之道也。身心不貪，萬物不能繫，況與之有爭乎？其名曰退身。萬物不能掛於心，持此日用，其名曰藏神。於是取三元之藥靈而下火焉。何以採藥歟？神也，氣也，精也，相守而和合焉。一念而得，三物何歸乎？其歸根靜者耶。神光何歸乎？聖人則以歸丹，常人則以歸空者也。歸丹者，歸心入意自靜，其元神見物而不動，惟以內定然吾神之舍有壞，奈何？崔公曰：於是有大藥之法焉。惟於丹田聚三氣，以戒形造化產神，心性逍遙自安矣。此何道也？駕河車，朝玉闕，投金精者也。河車者，北方之正氣也。金精者，腎堂也。飲食入於胃，其滓入於大腸，其水入於小腸，其氣(主)[生]於丹田，透於腦關。以時有象於眞中，隱(手)[約]以灌乎腦中，穿十有二經以至丹田。此返本還元，命之基也。於是開發關乎日月之道，何也？要會四事，而後搖天柱，定其息氣，而用轆轤轉其氣以運之。此還童者也。方其自玉關而上朝，以入於腦，通乎上腭，達乎鼻門，而墜於舌之上。其甘醍醐，譬夫嬰兒之食乳，猶能至於盛大，而況吾之乳，豈有不長生也哉！玄子丑之時，可以行火者也。玄者，十月坤之卦也。坤者，孕母之坤也。老陰能及乎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者也。至子而爲之，則復之卦也。純陰之極，而返生陽者也。此十有一月之候，從其下一陽生者也。吾於子之時行火，謂之陽生。自陰向陽，是爲半氣交於腎宮者也。丑者臨之卦，從其下二陽生者也。寅者，泰之卦。三陽既生，承之以行功，其可也。火者，無形也，憑氣而爲之。其光有神，神假乎性，性能變化。故神者，火也。不能自見，如火在木，鑽之乃然矣。鑽之法何也？瞑目端坐，定息澄心，於是神定氣和，其心乍則火發矣。眞火者可以鍊丹，非理勿行焉。巳午未之時，可以行水者也。巳者，四月乾之卦，陽極而陰生者也。午者，五月姤之卦，一陰生者也。未者，六月遁之卦，二陰生者也。申者，七月否之卦，三陰生者也。三卦者，可以行水者矣。應期而行，則水自其心而出。何也？心者，根也。能清靜不動，息止而神定，則水亦自腎堂生焉。上朝入於腦牖之二竅，下入於口，其味甘。以心之水上朝於舌，以舌左右攪之華池，其數各十有八，含口漱咽者，其數三百有六十，或不以多寡，而身正立，分爲三，用力以嚥焉。故飲氣嚥之，以神送之，至於丹田，左右內沐浴灌溉，於是靈源生苗，然後可行大功焉。凡行水者，以十二之數，每分爲嚥者三十有六，六者是爲三十有六，水之數也。寅申卯酉之時，可以存神者也。其道何也？常守其舊，一念不移，存氣伏精，守神定息，應物而行，勿逐於外境者也。吾取象日月時焉。然取年行不如月行矣，取月行不如日行矣，取日行不如時行矣。時可以奪日之功，日可以奪月之功，月可以奪年之功。吾行之之時，斯有眞人相助焉。內外功行相濟，千日無虧成眞人矣。眞人者，位法混成，小果之仙者歟！夫不明鍊丹之法，而惟作寂守舊，而或陽狂，雖習成定，然身死神去，即爲鬼而(已)[已]爾。神通主，客不敢爲主，唯爲客。不敢進，唯求退。其曰用也，與物無爭，如在愛物之中。神常存爲客，而守其根基。夫見物愛以神，用爲主，而繫於物。於是目也耳也，鼻也舌也，於其中而起六情，則失其眞矣。故修眞者常以神守丹田與命之根基。此無他焉，神和則守氣，氣於是守精，精於是守一，不敢爲主矣。此乃內外神定，斯無起滅者也。夫人因精而得神，神因念而得命。故命者在於精而已。精者，至眞也，生之物也，有名而無形者也。天地萬物皆是精之所生，而積之以爲命。其來，從乎恍惚焉。崔公曰：天地生八卦，八卦生乎十干。故甲生乾，乙生坤，丙生艮，丁生兌，庚生震，辛生巽，壬生離，癸生坎，而戊己爲之配合中宮者也。天有三奇焉：日也，月也，星也。地有三奇焉：乙也，丙也，丁也。人有三奇焉：精也，氣也，神也。天之璇璣，地之黃河，人之榮衛，此三奇之志也。夫吾之三奇不出於身，稟天地而運轉，則與天地齊矣。水也，火也，金也，木也，四時長存者也。夫能稟此理，則壽可以無窮矣。何也？東方甲乙也，甲爲乾，乙爲坤，其夫婦也。南方丙丁也，丙爲艮，丁爲兌，其夫婦也。西方庚辛也，庚爲震，辛爲巽，其夫婦也。北方壬癸也，壬爲離，癸爲坎，其夫婦也。

將震以配乎肝，兌以配乎肺，離以配乎心，坎以配乎腎，坤以配乎脾　夫婁四時以入藥於丹田，此所以與天地等久者歟！人之神如薪之火乎，其中藏火，火不出，則薪長存　神不出，則身長存矣　故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　神智出者，朴之散也　神光不散，神應物而不出，斯固帝而全眞矣　精者，至眞也　精與神氣相戀，則可以固其形焉　使神以養其內，用氣以養其外，托精玄中以爲沖和，斯長生者也　神光者，氣中之藏也　精爲光，神爲慧，氣爲鼎　是所謂三寶者歟！　神勿離於身，精勿離於神，氣裹三寶，斯合於三才者矣　廣成子曰：精生於氣海之間，如火之在木者也　吾之玉泉者，猶璇璣黃河者也　坤之卦，斗之時者，亥也　至子而變乎復之卦，上土下木　木者，五行中之東方也　廉貞星者，應乎五行則爲火者也　水中之火，卽木爲形，而火無形者也　玉泉之流上行，卽所謂水中之火也　象坤之爲復，一陽生也　此則十月順行，至於十有一月者，自然也　凡子之時亦如之，子行九刻，發關上流，玉泉下來，用金液鍊形者也　五行入於藥，則所謂火也，金也，木也，合卦而行者也　精神合象，常不離於氣海　精從其神，投氣海之中，於是成鼎矣　神氣者閉服之，則氣長生矣　氣馳精而上行，至妙者也　神應氣遂謂之火焉，精應氣隨謂之水焉　吾之入藥也，天門之氣不出，綿綿若存　故氣不出身，精神自轉　如天之火，地之水，水之下是火，火之下是氣　此五行之自然也　上之七發者，七政也　下之二發者，輔星也　此可以象天地之運用者也　崑崙者，頂也　天柱者，夾脊二十有四節也　左右以首轉之運之，則百脈通流矣　發兩關者，舉左右手也　舉起折身，若復稱之則發通，流入於上宮　上宮者，腦也　行道者任其性，閉卽閉，寐卽寐，行卽行，而性不可有繫焉　常守丹田之神，其能守如不守，斯眞造化者也　乾六，大腸也　坎一，腎也　艮八，膀胱也　震三，肝也　巽四，膽也　離九，心也　坤二，小腸也　兌七，肺脾也　土者，中宮之火也　水之中金生者也　木生金中，水生火中　惟土合於四時之季，而在中宮者也

白玉蟾《修仙辨惑論》

海南白玉蟾，自幼事陳泥丸，忽已九年　偶一日在乎巖阿松陰之下，風清月明，夜靜煙寒，因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遂稽首再拜而問曰：玉蟾事師未久，自揣福薄緣淺，敢問今生有分可仙乎　陳泥丸云，人人皆可，況於汝乎　玉蟾曰，不避尊嚴之責，輒伸僭易之問　修仙有幾門，煉丹有幾法　愚見如玉石之未分，願與一言點化　陳泥丸云，爾來，吾語汝　修仙有三等，煉丹有三成　夫天仙之道，能變化飛昇也　上士可以學之　以身爲鉛，以心爲汞　以定爲水，以慧爲火　在背咽之間，可以凝結十月成胎　此乃上品煉丹之法　本無卦爻，亦無斤兩　其法簡易，故以心傳之，甚易成也　夫水仙之道，能出入隱顯也　中士可以學之　以氣爲鉛，以神爲汞　以午爲火，以子爲水　在白日之間，可以混合　三年成象，此乃中品煉丹之法　雖有卦爻，卻無斤兩　其法要妙，故以口傳之，必可成也　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也　庶士可以學之　以精爲鉛，以血爲汞　以腎爲水，以心爲火　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　九年成功　此乃下品煉丹之法　既有卦爻，又有斤兩　其法繁難，故以文字傳之　恐難成也　上品丹法以精、神、魂、魄、意爲藥材，以行、住、坐、卧爲火候，以清淨自然爲運用　中品丹法，以心、肝、脾、肺、腎爲藥材，以年、月、日、時爲火候，以抱元守一爲運用　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氣、液爲藥材，以閉、嚥、搐、摩爲火候，以存思升降爲運用　大抵妙處不在乎按圖索驥也　若泥象執文之士，窮自傲慢，至老無成矣　玉蟾曰，讀丹經許多年，如在荆刺中行　今日塵淨鑑明，靈開月皎，總萬法而歸一，包萬劫以歸眞　但未知正在於何處下手用功也　陳泥丸云，善哉問也　夫煉丹之要，以身爲壇爐鼎竈，以心爲神室　以端坐習定爲採取，以操持照顧爲行火　以作止爲進退，以斷續不專爲隄防　以運用爲抽添，以眞氣薰蒸爲沐浴　以息念爲養火，以制伏身心爲野戰，以凝神聚氣爲守城，以忘機絕慮爲生殺，以念頭動處爲元牝，以打成一塊爲交結，以歸根復命爲丹成，以移神爲換鼎，以身外有身爲脫胎，以返本還源爲眞空，以打破虛空爲了當　故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去來無礙，逍遙自然矣　玉蟾問曰，勤而不怠，必遇至人　遇而不勤，終爲下鬼　若此修丹之法，有何證驗　陳泥丸云，初修丹時，神清氣爽，身心和暢，宿疾並消，更無夢寐　百日不食，飲酒不醉　到此地位，赤血換爲白血，陰氣煉成陽氣　身如火熱，行步如飛　口中可以乾汞，吹氣可以煮肉　對景無心，如如不動　役使鬼神，呼召雷雨　耳聞九天，目視萬里　徧體純陽，金筋玉骨　陽神現形，出入自然　此乃長生不死之道畢矣　但恐世人執着藥物火候之說，以爲有形有爲，而不能頓悟也　夫豈知混沌未分以前，焉有年月日時　父母未生以前，烏有精血氣液　道本無形，喻之爲龍虎　道本無名，比之爲鉛汞　若是學天仙之人，須是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可也　豈可被陰陽束縛在五行之中　要當跳出天地之外，

方可名爲得道之士矣　或者疑曰，此法與禪學稍同，殊不知終日說演問答，乃是乾慧　長年精九昏沉，乃是頑空　然天仙之學，如水晶盤中之珠，轉溜溜地，活潑潑地　自然圓陁陁，光爍爍　所謂天仙者，此乃金仙也　夫此不可言傳之妙也，人誰知之，人誰行之　若曉得《金剛》、《圓覺》二經，則金丹之義自明，何必分別老釋之異同哉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何況人人具足，個個圓成　政所謂處處緣楊堪繫馬，家家門閫透長安　但取其捷徑云耳　玉蟾曰，天下學仙者紛紛然，良由學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勤　乃至老來甘心赴死於九泉之下，豈不悲哉　今將師傳口訣，鋟木以傳於世　惟此泄露天機甚矣，得無譴乎　泥丸云，吾將點化天下神仙，苟獲罪者，天甚不天乎　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何譴之有　玉蟾曰，祖師張平叔三傳非人，三遭禍患，如何　泥丸云，彼一時自無眼力，又況運心不普乎　噫，師在天涯，弟子在海角　何況塵勞中識人甚難　今但刊此散行天下，使修仙之士可以尋文揣義，妙理昭然，是乃天授矣　何必乎筆舌以傳之哉　但能凝然靜定，念中無念，工夫純粹，打成一片　終日嘿嘿，如雞抱卵　則神歸氣復，自然見元關一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則是採取先天一氣，以爲金丹之母　動而行之，指日可與鍾呂並駕矣　此乃已試之效驗　學仙者無所指南，謹集問答之要，名之曰修仙辨惑論

謝顯道、林伯謙等集《海瓊白真人語録》卷一

眞師海瓊白君與鶴林彭耜紫元留，元長於中秋之夕，星垂月落，煙起露下，千家閉戶，一路無人，相與攜手過榴花洞　須臾天曉，盤礴忘歸　坐於磐陁之上，命二子共席左右爲　顧謂之曰，天上人間今夕何夕，神霄路邈紫府人稀　二子學仙久矣，願無疑可以問乎

眞師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多少是說得好也　後人謂之道，謂之心，謂之性　謂神者謂炁者，謂一念者，謂法謂教謂術謂情者　嗚呼枝分流別，豈知乎有物混成者存哉　眞師曰，大造無聲，風自鳴籟自動，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燕夏至鴻秋歸，霜天梅花開，月夜螢火明　此自然而然爾　參到此處，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　眞師曰，大造無爲元功不宰　或問何如，曰，巢知風穴知雨，噫，人哉　眞師曰，世間所有一切法，法中所有一切門，此皆合藥之方治病之藥也　須知湯使其藥始驗　或問湯使何如，曰，心乃法之湯使也　眞師曰，一日雷部將吏報言，但有一處安香爐，即是神霄玉清府　元長問曰，經中有謂神女三百萬在我傍，呪中有云勅吾身中三萬六千神　夫經呪皆太上語也，謂之有耶無耶　眞耶妄耶　答曰，夫人身中有內三寶，曰精氣神是也　神是主精氣是客，吾是主金童玉女是客　所言神女三千六百及乎三萬六千神者，此皆精氣所化　今人心猿意馬一日千里，又況精衰於經氣竭於頓，更且眼隨色轉耳被聲瞞，所益於己者幾何，而所喪者不可勝言也　曾不知神光外散氣力四馳，既精氣不存而欲金童玉女在左右，可乎　萬神一神也，萬氣一氣也以一而生萬，攝萬而歸一，皆在我之神也　眞師曰，人之一念聚則成神，散則成氣　神聚則謂之魂，氣聚則謂之魄　生曰人死曰鬼，陽曰魂陰曰魄　眞師曰，《北斗經》非太上所作，蓋漢時張正一所紀太上之旨以爲之　今人不知經旨，徒然瞻星禮斗　夫人之身所有一氣，東升西沉上升下降，亦如天地　天地之氣曰陰與陽，人所稟亦如之　若夫天之北斗晝夜常輪，以分陰陽以定時刻，故天地以之常存　胡不思人身一氣統之者　誰能知所統之者，則知身中之北斗也　《斗經》云，家有《北斗經》，六畜保興生　此蓋身中北斗宰制其氣，則眼不欲視耳不欲聞，鼻不欲香舌不欲味，身不欲觸意不欲思，畜此精華自然宰於宅舍安寧，子孫榮盛也　眞師曰，北極驅邪院本只有崔盧鄧竇四將，今卻增四名　梅仙考召院本只有潘耿盧查四將，今亦增四名　此皆後人所增，卻非本法所有

《太上修真玄章・形神玄用章第四》

形者，神氣之舍；神者，形氣之主　形氣非神，塊然一物，靈神非形氣，則茫然無歸宿之地　嗚呼！神則性也，氣則命也，二者不可偏廢　修性而不修命，紫陽云：精神屬陰，宅舍雖固，未免長用遷徙之法　修命而不修性，釋氏云：鍊炁純粹，壽可萬歲，若不明正覺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所以儒家云：論性不論炁不備，論炁不論性不明　要知性爲上，氣次之

又《太上修真玄章・金丹作爲章第五》

鍊金丹者，以形質鼎器，氣喻藥物，神喻火功　忘機絕慮，收視返聽，使精神魂魄意，五者不泄，定鼎器也　晝牝夜玄，攝心一處，終日默默，如愚如癡　採藥物也，惺惺不昧，了了常如，神不外馳，其炁自息，調火功也　是以聖人忘形以養炁，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所謂忘者，非槁木死灰，面壁昏坐，憒然無知之謂也　心若太虛，內外真白，圓活如走盤之珠，澄湛如印潭之月，動

而不動，靜而不靜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其長，縱之不逸於外，制之不拘於內，胸次間常虛豁豁地，夫是謂眞忘矣！若夫虛化神，神化炁，炁化形，死矣！是與凡夫無別

又《太上修真玄章・虛無生化章第六》　天地之外，曰太虛太無，總曰虛無，又曰虛空　以無心，故虛故無，虛則能容，無則能化　是以物各付物，事各付事，形各付形，氣各付氣，四者各付本根，天地自覆載，日月自運行，陰陽自升降，寒暑自往來，四時自推遷，五炁自順布，飛潛自動靜　色自色，天地亦何容心焉！此天地所以能長且久也　人不能與天地同長久者，以其有心，故不能虛無　苟能虛無，其神自來歸神歸炁，復始可言修鍊矣！

又《太上修真玄章・修鍊三治章第七》　夫修鍊之法，當先愼言語，次節飲食，其次省睡眠，此三者，乃修仙修佛之大關鍵也　胡爲而言哉？老君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玄牝者，神炁也，口鼻者，神炁之門戶也　出息入息，長收緩放，使之綿綿，歸根復命，以養元炁，故先之以愼言語，紫陽云：虛無生一炁，一炁產陰陽　人自日用發生之炁，每憑虛而生，人纔飢虛，便思飲食，以故塞其炁　其炁既塞，不能歸元，則隨聲色香味，喜怒哀樂耗散之矣！故次之以節飲食　學道之士，如雞抱卵，使暖氣相續，纔有間斷，賺他性命　人若貪睡，則神離於炁，炁無所主，奔潰肆逸，欲望凝結，其可得乎？故次之省睡眠。

又《太上修真玄章・神氣交媾章第八》　既能愼言語，節飲食，省睡眠，然後行內鍊採藥之方，坐禪修幻之法，次第而行之　由先天之母氣下降，而後天之子氣上升，俱會於丹田，默化父母之凡炁，日久月深，凡氣鍊盡，眞炁充實，其炁油然而生，莫之能禦　自雙關升泥丸，與神交媾，所謂追二炁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仍化成甘露　自玄雍而下，復入丹田，一升一降，成其造化　但要此心虛無，一念不動，然後相應，不然則藥材消耗，火候差殊，不作丹也　此皆出於自然，不可存神運炁，與揠苗助長之說同日語矣！

又《太上修真玄章・動靜升降章第九》　動極生靜，靜極生動，一動一靜，互爲其用而已矣！如天地之妙，其動也闢，其靜也翕，不闢則不翕，不翕則不闢　闢翕翕闢，生生無窮　若靜定之功既極，元陽之炁自生　炁之生也，乾、坤震動，山嶽動搖，龍象爭馳，風火相激，醍醐灌頂，光射簾幃　已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自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　往來三宮，自升自降，無暫休息，一升一降，爲一周天　蓋氣上升爲冬至子時，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其卦爲復　進退至坤，六陰既極，復變而昇　二至二分，晦朔弦望，五行四象，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攢簇歸一刻之中　一刻故有一年之炁象，一年三萬六千刻，刻刻要調和，除卻卯酉外，可以奪天上三萬年氣數　此皆與天地造化默相符合，非執文泥象之法也

又《太上修真玄章・鍊炁成神章第十》　當此之時，氣脉調和，精神爽快，曖然如浴之方起，睡之正醒，夫婦合歡，子母留戀　自神抱其氣，氣抱其神，日積月累，互相交合，打成一片，陰盡陽純，遂成眞人　迨夫脫胎神化，身外有身，聚則成形，散則成炁，去來無礙，靈顯自如　造化莫能拘，陰陽莫能制，鬼神莫能測，寒暑不能侵，逍遙乎無何有之鄉，與虛無同其體矣！

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三《上藥・精氣神說上》　黃帝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無上元君謂老子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　《黃庭外景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　《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　聖人言修鍊合丹者，鍊精氣神而已　唯此三者，千古之上，萬世之下，無以易之　而精、氣、神有後天地，有先天地，今將此三說別而曉之

夫精者，極好之稱　美者言精，惡者言雜，夫物皆然　凡人唯精最貴而甚少，在身中通有一升六合　此男子二八已滿，未洩之成數，補得一斗　積而滿者，至三升，損而喪之者，不及一升　精與氣相資，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　日啗飲食之華美者爲精，故從未從青　人年十六則精洩，凡交一次則喪半合　所喪者少，卽隨日生而補之，所補者陰精而已　唯元精一洩，非先天者，則不能補　若有喪而無益，則精竭而身憊也　故慾不節則精耗，精耗則氣衰，氣衰則病至，病至則身危　噫！精之爲物，其眞寶乎，又奚可縱慾而喪軀乎　丹陽祖師曰：色者甚於虎狼，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爲道之大孽也　下愚之人，謂其壽命數定，恣欲爲快其意　古之戒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　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木無根而能久乎　象川翁曰：精爲生氣，氣能生神，梁衛一身，莫大於此　養生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　內則五藏敷華，外則皮膚潤澤，顏容光彩，耳目聰明，老當益壯，神氣堅強　嘗見高年慾情未衰，此其蚤年洩遲之驗，至此又能絕慾，則壽更多　精之至者，無如赤子　赤子受父母陰陽

二氣而生，日以增長。《老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使赤子如有知，保固其渾然之精而無虧洩，待其年壯明敏，乃遇至人授以變調之道，必作無爲之眞仙矣。茲事固少，此以人身中之精而言，乃後天地之精，若論還丹，卻非此精。

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諱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爲金公。凡到鄰家，便稱主人，其情嚮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卻爲人之至寶。《老子》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者，此也。修鍊之士，先有此精，既若明了，卽可仙矣。是號爲金液還丹，佛號丈六金身者，積精至十六兩也。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歸眞便入無。海蟾金丹歌曰：爲基神仙卻愛身，也須借殼養精神。陳泥丸云：大藥須憑精氣神，採來一處結交成。大藥者，卽金液還丹也。苟者，竟得之於務成子，亟欲修鍊，緣總萬機，虛不得就，乃捐天下而授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授禹，而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後來龍互禪師乃云：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從古到今修仙作佛者，未有捨此精而別有路耶。

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若寶之，唯能健其身益其壽而已。學猥之徒，欲吞此精之穢，或採閨丹而嚥，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獨先天地之精屬陽，聖人修鍊以爲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物事盡爲陰。又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趙中一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白紫清云：其精不是交感精，廼是玉皇門中誕。雲門和尚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孔子翼《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若其上士，言下須有指歸，何以故？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爲奇特。若當時孔子以世俗生養之說爲言，則必云男女媾精，人乃化生，卻乃普云萬物化生，於此切莫淺易看過了。上士至人，一聞便了，中下之士，非遇眞師直指密訓，奚可暗猜。我師緣督子曰：何者爲性命，人之一身至精至粹，至尊至貴，莫越精、氣、神三者。舉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洩，閉而寶之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黃帝以之而修鍊，後於崆峒上昇，自後言修鍊之道爲黃老術，抑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世唯此事最大，人人可以修鍊而成仙作佛也。

夫氣者，天地萬物莫不由之。在天地之外包覆天地，在天地之內運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風雲雷雨得以動，四時品物得以生長收藏，此唯天地間陰陽造化之氣爾。獨人身之中，全其天地陰陽造化之氣，得勤而用之，又有二焉。二者何也？有先天地之氣，有後天地之氣，今以後天地之氣爲言。此氣生於穀，故從乞從米，而蓄於胃，胃得穀而生氣。黃帝曰：五藏之氣會於胃，而氣所由生也。葉文叔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內，隨母呼吸，受氣而成，及乎生下，剪去臍帶，一點元靈之氣聚於臍下。凡人唯氣最先，莫先於呼吸。眼耳鼻舌身意，皆由是氣，非是氣則色聲香味觸法，都不知覺。氣之呼接於天根，吸接地根。氣之在人身，有八百一十丈，與脉偕行，衰旺相關。積而壯者倍之，因勞慾而喪者無一半而已。人唯寶精則氣自裕，氣裕則精盈。日啗飲食之精熱者，益氣。人年二十而氣旺，節慾少勞者，則氣長而緩，多慾而勞倦者，則氣少而短。氣少則身弱，身弱則病生，病生則命危。試以日用常行見之，凡交感之後，氣卽促急。葉文叔云：衆生迷蒙，醉於情愛，日夜漏洩，不知其幾何也。本去根枯，之死必矣。世人但知養生止於禁慾，殊不知一念若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爲此道者，當心體太虛，內外如一，噫，氣之爲物，奚可不愛之乎。下愚之人，日則逞力多勞，夜則恣慾喪精，氣因以乏。不知氣乃命之帶，未有花無蒂而不凋乎。養生之士，先養其氣，養氣在於寡慾，慾情不動，則精氣自相生矣。氣之盛者少病，內則志堅骨強，外則筋力勇銳，身體秀實，齒白唇紅，老而不衰，步履輕快。且氣之全者，無如赤子。赤子稟父母陰陽之氣，日漸長而無虧，加以乳哺飲食，日以增羨。《老子》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碧虛子陳景元註曰：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眞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使赤子如有知守其渾然之氣，與精同保而不虧洩，年壯又遇至人，曉以永世之道，亦可作無爲之眞仙矣。茲事又少。丹陽祖師曰：薄滋味所以養氣，去嗔恚所以養性。又曰：守氣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其睡眠。《黃庭經》云：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雲，灌溉五華植靈根。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夫人遇行走則氣急而嗄，甚睡則氣萠而剔，唯坐靜則氣平而緩。又氣屬火，而脾因氣以運。蓋人睡則脾損而色黃，冷食亦然。多喫冷飯之後，而又行房，則能使人心疫而色黃。何以故？飯窒於氣，而意多焚，復嗜睡，而損脾也。此以人身中之氣而言，乃後

天地之氣　榜門迷人，欲嘯其津而納此氣，以爲是道，猶炊砂而得飯，不亦惑乎。紫陽翁云：嘯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造化生，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

唯先天眞一之氣，可鍊還丹，乃自虛無中來　此氣姓白，喚太一郎，名元炁，號曰宇宙主宰素練郎君，寄居西山，出入乘白馬，乳名眞種子，晚則呼白頭老子　到鄰家使稱父母，好食烏龜而多情，此爲先天地之眞氣，卻是人之至寶　《陰符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爲之制在氣　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又云：或噓或吹，或強或羸　大修行人，先須洞明此之一氣，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擘尼珠　茅眞君靖中吟曰：氣是添年藥，心爲使氣神，若知行氣去，便是得仙人

又卷四《上藥・精氣神說下》　海蟾翁《金丹歌》：鍊形成氣歸眞一，鍊氣成形謁紫宸。《丹髓歌》云：昔日遇師眞口訣，只要凝神入氣穴。《悟眞篇》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石眞人《還源篇》云：氣是形中命　無名子云：眞一之氣，生於天地之先，得於虛無之中，恍惚窈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如之何凝結而成泰珠者哉？蓋聖人以實而形虛，以有而形無　實而有者，眞陰眞陽也，同類有情之物也　虛而無者，一氣初弦之氣也，有氣而無質者也　兩者相形，一物生焉　所謂一者，卽先天地眞一之氣，凝而爲一泰之珠也　原其天地之內，已有形質者皆後天地之氣，屬陰，獨先天地之氣屬陽　崔公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　形如明鑑塵，一似細霧烟　何謂先天氣？重陽翁云：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　丹陽翁曰：喘息莫教麤，上下寬舒　《參同契》曰：枝葉花葉，果實垂布，正其根株，不失其素　《悟眞篇》云：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眞鉛合聖機　蓋世間從石而出者，凡鉛也，從造化窟中出者，眞鉛也　何謂眞鉛？卽先天地眞一之氣　《契秘圖》曰：離納己，爲日，爲火，爲心，爲丹砂，爲龍，爲汞；坎納戊，爲月，爲水，爲腎，爲鉛，爲虎，爲氣　在《易》之初爻曰：潛龍勿用　夫子釋之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三教中人觀書，莫輕直讀過了，內有做官，作佛，修仙的道理在，須下了些工夫始得

上陽子曰：若陽氣潛藏，必難求之也　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　達磨初來曰：見此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道必矣　此達磨之來，欲使有力者爲求是氣，以成其道，豈料謁梁未諭，至魏方得成佛　因知是氣無其力者，必不得之　紫陽眞人乃依馬處厚之方，王沂照乃得韓富公之方，有李林授韓紫賢云：可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爲之　是知此氣每好潛藏，無力者安能得之　太一眞人《破迷歌》曰：如何卻是道，太乙含眞氣　白眞人云：此氣卽非呼吸氣，乃知卻是大素烟　我師曰：先天一氣自虛無中來　上陽子曰：誰能承當得此一句，便是活仙了也　蓋虛無中來，卻不是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又曰：志至焉，氣次焉　次者，隨而至也　又曰：志者氣之帥。既爲氣之帥，必爲氣主　爲之主者，使之來卽來，使之住卽住　又曰：配義與道，若大智慧底，於此便分清濁　何以故？曰善養，便而曰以直養　此乃發明易中之直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故周子《愛蓮說》曰：中通外直　亦是意也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　後云配義與道　以是而知，孟子以仁義言之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至焉，氣次焉　則知孟子非特養氣，而亦養取　曰云何取？曰以直取　曰云何來？曰義所生　曰云何見？曰以志爲帥　以是知以是見，孰皆出頭頂著，則他也有是知是見。《參同契》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肯　《金碧經》曰：造化泉窟，陽氣發神，日晷南至，五星聯珠，日月合璧，萬仙翁《流珠歌》曰：流珠流珠，役我盧扈，去遊北海，基步萬里，忙忙及汲，忘寢失哺，衆遍知友，燒竭永朱，三十年外，日月長吁，吾今六十，憂赴三途，賴師傳授，元氣虛無，眞陰眞陽，一吸一呼，五液灌溉，洞房流酥，眞人度我，要大丈夫　仙翁得此先天眞一之氣，依法修鍊，白日紫雲騰空升舉，天下後世受其賜也

天神者，妙萬物而言，依形而生　《黃庭經》云：至道不煩訣存眞，泥丸百節皆有神　神名最多，莫能枚舉　身中三部，上部六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神；下部八景：腎神、大小腸神、胴神、胸神、腦神、兩肋神、左陰左陽神、右陰右陽神　身中九宮眞人：心爲絳書宮眞人，腎爲丹元宮眞人，肝爲蘭臺宮眞人，肺爲尚書宮眞人，脾爲黃庭宮眞人，膽爲天溟宮眞人，小腸爲玄靈宮眞人，大腸爲木臺宮眞人，膀胱爲玉房宮眞人　又有九首九宮眞人：雙丹宮、明堂宮、丹田宮、泥丸宮、流珠宮、大帝宮、天庭宮、極眞

宮、玄丹宮、太皇宮。又有金樓重門十二亭長。身外有一萬八千陽神，身內有一萬八千陰神，共三萬六千神。所主者唯絳霄宮眞人，亦名肉團神，卽心王也。又有三身神、四智神、三魂神、七魄神、七元八識神。假名異字，難可悉數。

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聽命焉。故能虛靈知覺，作止任減，隨機應境，千變萬化，瞬息千里，夢寐百般。又能逆料未來，推測禍福，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僻陋罅隙，無所不至。善藏喜怒哀樂、慈愛惡欲，又能隨人。其人表正，其神亦正，其人諂曲，神亦邪佞。人若絕慾忘情，精氣壯盛，神亦發旺明麗，形容美好。若人多慾勞損，神將衰而不守。其人恃酒風顚，汙名短行，神亦隨順，反益助之。《悟眞篇》云：柰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又云：修眞之士，若執己而修之，無過鍊精、氣、神三物而已。柰何三物一致，俱是後天地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化形於純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耶。此言一身之精、氣、神也。紫陽蓋欲提省世人，未得先天地之陽神，與身中精氣神相配，終不仙也。猶傅大士《金剛經偈》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今以先天地之神而言，其神號無位眞人。佛云紇利陀耶佛。若識認得此神，卻有妙用。此神專主殺人，專主生人。修仙求佛者，必要此神主之方得。此神元來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無名無字，廼能與佛同名同號，能順於人。若人姓張三，其神亦云張三。其人名金剛，其神亦云金剛。其人諱法眼，其神亦云法眼。人好食火棗，神亦好食火棗，蓋其性善隨人之所好，此乃先天地之神。《陰符經》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大修行人，先明此神而敬憚之。若能明了，卽神仙矣。此神之功，能驅用四心神、四智神、八識神。非特能用，又能使之變化。八識變爲八金剛，四智化爲四菩薩，四心化爲四佛。（四佛者，）一名紇利陀耶佛，二名阿賴陀耶佛，三名質多耶佛，四名乾栗陀耶佛。四智菩薩，一名大成就菩薩，二名妙（意）觀察智菩薩，三名平等性智菩薩，四名大圓鏡智菩薩。八識金剛（者），色識金剛、聲、香、味、觸、法識金剛，傳送識金剛，含藏識金剛。

道呼神帝，神名衆多，不知修鍊底人，反爲此神所役，安能驅駕而用之哉。《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眞。又云：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純陽祖師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又云：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眞眞外更無眞。曹眞人云：比來修鍊賴神氣，神氣不安空辛苦。又云：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虛靜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白眞人云：此神卽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皆不外神氣精三物，是以三物相感，順則成人，逆則生丹。

何謂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鍊精，積精化氣，鍊氣合神，鍊神還虛，金丹乃成。只在先天地之一物耳。要此物至，卻憑先天地之神功，役用八識神，使之採丹取鉛，隄防固濟，傳送保護，皆其力也。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卽行，意止卽止，又平等性智菩薩，主傳送識金剛。又大圓鏡智菩薩，主含藏識金剛。皆聽意神以主之，意使之去則去，使之來卽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故曰：神仙雖得此神，要知其家。《金丹歌》曰：身譬屋兮屋譬身，卻將居者比精神。又云：中央神室本虛閑，自有先天眞氣到。《資生經》曰：臍下三寸爲下丹田，方圓四寸，著於脊梁、兩腎中間，左青右白，上黃下黑，中央赤色，名曰大海，貯其血炁；亦名大中，極言人身上下四向最爲中也。中央正位，卽丹田，金胎神室也。《金碧經》曰：神室者，丹之樞轄，衆石之父母，砂汞別居，出陽入陰。又曰：神室用施行，金丹然後成。又曰：神室設位，變化在乎其中矣。神室者，上下釜也。設位者，列雌雄配合之密也。變化者，謂鉛汞之用也。

我師曰：聖人恐泄天機，道家以妙有眞空爲宗，多借喻曰朱砂水銀、紅鉛黑汞、嬰兒姹女、丁公黃婆、黃芽白雪等類。近於著實，致令迷人妄亂猜度。學人將似是而非者執以爲有，卻謂金母是圓外藥，滯於有形滓質，採戰機行，而終莫悟眞空之妙。釋氏以妙空不空爲宗，多喻之曰狐孫狗子、露柱剎竿、黃花翠竹、棒拂花草、燈籠佛殿、西江水、趙州茶等類。全無意義，使人不可解悟。學者思之不得，議之不及，遂云禪機因執爲無，流於頑空靜坐，入定出神，而終莫悟不空之妙。豈知禪憂頑坐，道怕傍門，學佛修仙，一件事大。

我自得師一言之下，如光明鏡挂於高堂，物去物來，無不照了。今特指出一條大路，共諸人行。彭眞人云：一日可以奪四千二百二十年天地正氣無名子曰：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大修行人，早用妙意觀察智菩薩，役使紇利陀耶佛，八月初三夜子癸時，急走西川，採鉛取金，疾

駕白虎，與傳送識金剛一同回還，仍與妙觀察智菩薩，送歸祖室，與勾陳神君、螣蛇神君，而同收貯，關鎖封固。初則虎龍交戰，後則龍虎降伏。妙觀察智菩薩，與乾棄陀耶佛，戮力同心，不可暫離。日夕衛護。如此保顧十月之後，卻有一個金色頭陀，道曰上陽眞人，在內作主。二佛仍前照管，不使輕離遠出。一周二載，二佛分付與上陽眞人之後，方可受賞言功。正陽翁曰：縱橫天地不由親，其是之謂也。章思廉《出神訣》云：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眞，後天卻是屋。呂祖師云：九年火候眞經過，忽開天門頂中破，眞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後天地之神及先天地之神，億乘萬騎，隨逐已成眞人，同駕雲騶，遨詣三清，均受仙秩。是之謂白日昇天也，是云大丈夫之事畢也。

李道純《金丹或問》 予觀丹經子書，後人箋注，取用不一，或着形體，或泥文墨。或以清淨爲苦空，或以汞鉛爲有象。所見不同，後人豈得不惑？殊不知至道則一，豈有二哉！又近來丹書所集，多是傍門，如解七返、九還、寅子數坤申之類，不亦謬乎？予今將丹書中精要，集成或問三十六則，以破後人之惑，達者味之。

或問：「何謂九還？」曰：「九乃金之成數，還者，還元之義，則是以性攝情而已。情屬金，情來歸性，故曰九還。丹書云：『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之謂也。若以子數至申爲九還者，非也。」

或問：「何謂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數，返者，返本之義，則是煉神還虛而已。神屬火，煉神返虛，故曰七返。或以寅至申爲七返，非也。《悟眞篇》云：『休將寅子數坤申，只要五行繩準正。』謂此也。」

或問：「何謂三關？」曰：「三元之機關也。煉精化氣爲初關，煉氣化神爲中關，煉神還虛爲上關。或指尾閭、夾脊、玉枕爲三關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眞之要，在乎三關，豈有定位，存乎口訣！」

或問：「何謂玄關？」曰：「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初無定位。今人多指瞻輪，或指頂門，或指印堂，或指兩腎中間，或指腎前臍後，已上皆是傍門。丹書云：『玄關一竅，不在四維上下，不在內外偏傍，亦不在當中，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

或問：「何謂三宮？」曰：「三元所居之宮也。神居乾宮，氣居中宮，精居坤宮。今人指三田者，非也。」

或問：「何謂三要？」曰：「鼻根之竅，復命之關，虛無之谷，是謂三要。或指口鼻爲三要者，非也。」

或問：「何謂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陽眞人云：『一念頭起處爲玄牝』，斯言是也。予謂念頭起處，乃生死之根，豈非玄牝乎？雖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訣。」

或問：「何謂眞種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明是也。或謂人從一氣而生，以氣爲眞種子。或謂因念而有此身，以念爲眞種子。或謂稟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爲眞種子。此三說，似是而非。釋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眞。』此之謂也。」

或問：「何謂鼎爐？」曰：「身心爲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兎藥來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

或問：「何謂藥物？」曰：「『眞鉛眞汞爲藥物，只是本來二物是也。』」

或問：「何謂內藥？何爲外藥？」曰：「煉精煉氣煉神，其體則一，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皆外藥也。先天至精，虛無空氣，不壞元神，此內藥也。丹書云：『內外兩般作用』，正謂此也。」

或問：「敲竹、喚龜、吞玉芝，如何說？」曰：「敲竹者，息氣也。喚龜者，攝精也。煉精化氣，以氣攝精，精氣混融，結成玉芝，採而吞之，保命也。」

或問：「鼓琴、招鳳、飲刀圭，如何說？」曰：「鼓琴者，虛心也。招鳳者，養神也。虛心養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採而飲之，性圓明也。」

或問：「如何是五氣朝元？」曰：「身不動精固，水朝元。心不動氣固，火朝元。性寂則魂藏，木朝元。情忘則魄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則意定，土朝元。此之謂五氣朝元也。」

或問：「何謂黃婆？」曰：「黃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稱。萬物生於土，土乃萬物之母，故曰黃婆。人之胎息是也。或謂脾神爲黃婆者，非也。」

又《全眞活法》

授諸門人

全眞道人，當行全眞之道。所謂全眞者，全其本眞也。全精全氣全神，方謂之全眞。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點污，便不眞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則無欲，故精全也。全氣可以養心。欲全其氣，先要心清靜。清靜則無念，故氣全也。

全神可以返虛，欲全其神，先要意誠，意誠則身心合而返虛也。是故精、氣、神爲三元藥物，身、心、意爲三元至要。

學神仙法，不必多爲，但煉精、氣、神三寶爲丹頭，三寶會於中宮，金丹成矣，豈不易知！豈爲難行！難行難知者，爲邪妄眩惑爾。

煉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動則虎嘯風生，玄龜潛伏，而元精凝矣。

煉氣之要在乎心，心不動則龍吟雲起，朱雀斂翼，而元氣息矣。

生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動則二物交，三元混一，而聖胎成矣。乾、坤鼎器，坎、離藥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並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眞至極處，無出身、心兩字。離了身、心，便是外道。雖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上，又被身、心所累，須要即此用，離此用。予所謂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見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見之身、心？雲從山上，月向波心。

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身，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眞無也。無中有象坎☵，有中無象離☲。

祖師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予謂身、心兩字，是全眞至極處，復何疑哉！

煉丹之要，只是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各執一邊，謂之偏枯。祖師云：「神是性兮氣是命」，即此義也。

煉氣在保身，煉神在保心。身不動則虎嘯，心不動則龍吟。虎嘯則鉛投汞，龍吟則汞投鉛。鉛汞者，即坎、離之異名也。坎中之陽，即身中之至精也。離中之陰，即心中之元氣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所以先保其身。煉氣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則形固，形固則了命。心定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謂之丹成也。精化氣，氣化神，未爲奇特。夫何故？猶有煉神之妙，未易輕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概，若向這裏具隻眼，方信大事不在紙上。其或未然，須知下手處。既知下手處，便從下手處做將去。自煉精始，精住則然後煉氣，氣定則然後煉神，神凝則然後返虛。虛之又虛，道德乃俱。

煉精在知時。所謂時者，非時候之時也。若着在時上，便不是。若謂無時如何下手？畢竟作麼生？咦！古人言：「時至神知」，祖師云：「鉛見癸生須急採」，其言盡矣。

煉氣在調變。所謂調變者，調和眞息，變理眞元也。《老子》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謂變之要乎！

今人指口鼻爲玄牝之門，非也。玄牝者，天地闔闢之機也。《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一闔一闢，即一動一靜，《老子》所謂『用之不勤』之義也。

丹書云：「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予謂呼則接天根，吸則接地根，即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即一闔一闢之謂變，亦用之不勤之義也。指口鼻爲之玄牝，不亦謬乎！此所謂呼吸者，眞息往來無窮也。

口訣

外陰陽往來，則外藥也。內坎、離輻輳，乃內藥也。外有作用，內則自然。精、氣、神之用有二，其體則一。以外藥言之，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氣，更要細細，至於無息。思慮之神，貴在安靜。以內藥言之，煉精，煉元精，抽坎中之元陽也。元精固，則交合之精自不泄。煉氣，煉元氣，補離中之元陰也。元氣住，則呼吸之氣自不出入。煉神，煉元神也，坎、離合體成乾也。元神凝，則思慮之神泰定。其上更有煉虛一着，非易輕言，貴在默會心通可也。勉旃勉旃！

《丹經極論》 眞鉛未有天地混沌之前，鉛得一而先形，次則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衆類。故鉛爲天地之父母，陰陽之本元。蓋聖人採天地父母之根，而以陰陽母爲丹母，如不能於其間生天地陰陽者，即非金液還丹之道。若以天地陰陽之後所產五金八石，草木灰汁，晨霜夜露，雪骹冰水，諸雜物類而爲者，不亦難乎！同志之士，思之久而自悟，自非鑿開混沌，見天地之根，擘破鴻濛，視陰陽之母，無以議金液還丹之正道。達者悟之，毋入旁門曲徑耳。眞鉛即眞一之炁也，夫人元陽眞炁，逐日走散，无由凝結而成聖胎，故聖人採眞鉛以制之，使凝結而成砂。逐日運火，漸漸添汞，汞漸多，鉛炁漸散，故抽鉛添汞也。十月功足，鉛盡汞乾，化爲金液還丹，則形化爲純陽矣！鉛是天地之火，父母陰陽之根基。蓋聖人採天地父母之根，而爲大藥之基；採陰陽純粹之精，而爲大丹之質，且非常道造作也。汞性好飛，遇鉛乃結，以其子母留戀，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眞鉛得一先形，以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也。以先天地之陽丹，點己之陰汞，立爲純陽矣！然後運在一身

之內，鍊成金液還丹，以眞造化在內，故曰內藥內符。雖有自然眞炁在其中，赫赫長紅，亦須費無窮勤功，增減抽添，運用無令產戀，以至於死也。然內外眞火，變化無窮，實藉眞鉛之妙絕也。此物偏能攝汞，不使飛走，二藥內外雖異，其實用一道也。所以有內外二藥者，人之一身，稟天道秀炁而有生，托陰陽陶鑄而成形，故一身之中，以精氣爲本，神生於炁，炁生於精，然此三者，皆後天生之炁，乖陰之物也。修眞之士，無過面鍊精炁神而已。奈何三物俱後天生，純陰而無陽，安能形化爲純陽，而出於天地之外耶？故祖師曰：孤陰不能自產，當採先天之一炁，以眞陰眞陽，二八同類之物，擒在一時辰之內，鍊成一粒至陽之丹，號曰眞鉛。造化在外，故曰外藥。以此陽丹，擒己陰汞，猶貓捕鼠，陽丹是天地之母炁，已汞乃天地之子炁，以母炁伏子炁，豈非同炁乎？又云：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眞鉛得一，而漸生天地陰陽，五行萬物，此證金丹先天一炁也。以先天陽丹點己陰汞，化爲純陽，更假陰陽符火，進退抽添，十月功足，形化爲炁，炁化爲神，神與道合而無形，變化不測，故能出乎天地之外，主乎造化之表，提挈天地，陶鑄陰陽，陶鑄者，先天一炁之使然也，故曰妙絕無過種子。安可以後天後陰之炁類爲內藥耶？天地未分，形同雞子，中混沌眞一之炁，卽黑鉛也，故黑鉛爲天地萬彙之先也。太易太素之前，含蘊至妙，未見萌兆，太極太一之際，有物混成，中眞一之精，爲天地之祖，萬物之母，一炁變形，兩儀斯析，然後有陰陽五行，三才萬物衆名，故配乾、坤爲天地紀綱，運陰陽爲造化樞斋，是以乾、坤立而陰陽行乎其中矣！金液大丹與造化同途，故以乾坤爲鼎器，同其大冶，以坎、離爲藥物，比其化權矣！

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寶也，世人不可得之，乃太一含眞之元一者，太極，太淵之源，是虛無鍊神之道。一者炁也，人能行太一眞炁，則我眞氣相濟，包含太和，久而鍊之，乃爲大丹。丹者，純陽也，陽者，天道也，故神合道聚則成形，散則成炁，故曰道理通者，道養炁。養神者，保和天道也，故曰精氣相濟，久而鍊用，是謂純陽鍊形。火者陽也，息者風也，以風吹火鍊形，神形俱妙，故曰鍊形者，先須存心於內，眞炁沖和，乃丹陽炁純粹之精，運行不息，昇沉往還，周而復始，包含萬類，故乃丹陽也。天炁降而復昇，地炁昇而復降，天之陽晶爲日，地之陰晶爲月。若得斗柄之機，自然斡運日月，運行而無休息，乃純陽鍊神之道也。修丹之士，採日月之精華，合陰陽之神炁，周星數足，陰陽交盡，歸功土德，元神精備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變化之道，日月中有，乾坤爲體，各有中而無，必以性爲用，性因情亂，命逐色衰，命盛則神全而性具，命衰則性弱而神昏。夫性者，道也，神也，用也，動也，陽也，湯中之陰也，命者，形也，體也，靜也，陰中之陽也。斯二者相需，一不可缺，孤陽不立，孤陰不成，體用雙全，方爲妙道。呂眞人曰：不明空性不修行，萬劫陰魂難入聖。寶眞人曰：參禪盡欲言開悟，見性豈知夢裏，非卻似狂猿撈水月，如何捉得月光歸。

陽精是眞一之精，至陽之氣，號曰陽丹。己之眞炁鬱陰，爲一身之主，以養百骸。乃陽丹自外來，以制己之陰汞，卽是陽丹反爲主，而己汞反爲賓矣！一物相遇，結爲金砂，自然不飛不走，然後加火，鍛成金液還丹也。故陽丹在外，謂之疏；己之陰汞在內，謂之親。反此親疏，以定主賓，則道成矣！眞道養神，若能守我在己死炁之關，令七祖枯骨，皆有生炁，生我者道，活我者神，將神守之以，道養神，是也

汪可孫《雲宮法語》卷上《養生品第三》

老子曰：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素問曰：男女必當其年，男子二八，精氣溢瀉，必三十而娶。女子二七，天癸至，必二十而嫁。欲其二氣充實，則孕而育，育而壽。古者是以上壽，多百二十歲。

今人之患，在婚嫁之早。男未二十，女未十五而已嫁娶，卽元年與夭及其長也，又不知補損之方。譬如一燈，其中所注之油，卽賦予之元氣。器之大小，數之短長，然燈於無風之地而又加愛護，則燈可久，盡則滅，然燈於當風，膏油易涸，且致暴滅之患。人之金賦壽夭，亦猶是也

哀公問孔子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苦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人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有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得壽宜乎。

廣成子與黃帝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左氏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鄉黨篇》載孔子十不食。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又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夫飲食起居，養生之大要，故聖人罔有不欲焉。蓋飲食之間，五味不宜過，過則爲傷矣。爽口味多，須作疾是也。而勞心勞力者，傷四肢血氣焉。皓齒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鮮，腐腸之藥。故人在戒殺以積德，節飲食，省嗜慾，又省疾延年也。

修養家洗五臟之有餘，噓肝、呵心、呬肺、呼脾、吹腎。補五臟之不足，則隨臟吸之。

《元始太玄經》曰：喜怒損性，哀樂損神，損性則害生，故養性以全氣，保神以安身，氣全體平，心安神逸，全生之訣也。

黄帝謂岐伯曰：夫人者受天地之氣，以生之來也謂之精，精之邊謂之靈，靈之發也謂之神，神之化也謂之魂，魂隨神往來謂之識，並精出入謂之魄，主榮精魂謂之心，心有所從謂之情，情有所屬謂之意，意之有所指謂之志，志有所憶謂之思，思之有所遠慕謂之慮，慮而事成謂之智，智者盡此諸見者焉。蓋精神、魂魄、意、情、智、見識之爲用。

孫真人曰：髮宜多擲，齒宜數叩，液宜常咽，氣宜常鍊，精宜常在。

《抱朴子》曰：天靈一穴，乃萬神朝宗之所，得一而萬事畢。莊子謂之見獨。黄帝謂之呼吸精氣，獨立守神。太上謂之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獨者，一也。所謂守一以資神，依神以守一。夫守一者，可與天地相畢，壽命無窮。

《老子道德經》曰：知其白，守其黑。又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是也。玄一者，是我之元命。真人生而守之，守之極靜，得之守之，不復去矣。

《黄庭經》曰：玄元上一魂魄鍊，一之爲物顏卒見。須得至真乃顧盼，至忌死氣以穢賤。

《太玄寶典》卷上《修真沖寂門》

神靈天象章

氣虚生神，神虚生化，化虚生象，皆出太虚。太虚者，在天地之中，無方無所，非氣非形。其中有象，清而爲天，濁而爲地，清濁分而生人，故人生而不有清濁。清濁既分，中包太虚，澄煉守則虚白生，虚白生則濁亦清，神自虚而靈自清，得天象應之鬼神，陰陽萬物，妙機咸悟，真人之道，蓋煉虚靈而滌昏濁也。

氣虚洞應章

氣者，象之主而有清濁焉。清者，昇騰之元；濁者，生發之基。無濁不能形，無清不能真。得其清者，陽真而虚，故能應物，出死入生，移形化迹，蓋氣虚靈而致也。若欲煉之，當先虚心養氣，圓念定神，使氣常營，營而自靈，洞應萬物，神化乃行，天地之妙無不得之，蓋氣煉之而靈洞達，其應無方，推運不窮，是謂道也。

精堅保命章

精者，真也。真者，真元也，陰陽之本，生死之基也。人能保命，在堅精堅精者，煉氣養神之謂也。氣固而厚，精以元術而堅；神定而保命，命以氣生而久。故真人煉生氣，固真精。保命長年。其知者，先養氣，氣營守精，精自固，外以火運則精自堅，氣出生氣之源，養精成玄胎，惟精不搖氣常運，是妙道也。

天地配形章

天生氣，地生形，命以氣爲主，形以血爲根。知天者養命，知地者養氣。真人導氣自丹田上行，不使散漫，自右腎循腰及下足，足後上行脊下，行脾循右手復上肩井入耳，上腦後，下左耳，過肩井下左脾，循左手復過左脅、交腰、下左足，復上還丹田。凡日半夜守定心息氣，覺頂門冷氣透華池，兩耳如流水聲，時正生氣也。此氣自然行天地交媾之脉，凡動處左以右手按之，右以左手按之，生氣流源使不住滯，則天地配形，形同天地。日得功多爲最，三千功後自然通流，不老不死，長年返嬰，童顔耳。

陰陽造化章

男子稟天道，得陽之氣，生腎；女子稟地道，得陰之氣，生血生心。故男子煉氣成真而保精，女子煉血成真而保神，陰陽造化，各有異焉，所行之道，亦各不同。男子守腎固精，煉氣夾脾循脊骨上泥丸，號曰還元；女子守心養神，煉火不動以兩乳氣下腎夾腎上行亦到泥丸，號曰化真。行之百日，男子精不泄，氣長生，返嬰童，神靈矣；女子血不動，神自定，返處子，而收二脉，一化乳，二化血，其妙萬端。久久行之，生髮平乳，移腎變形焉。

胎息自然章

人欲行氣，先定胎息，胎息者，自然之息，調定息數，使氣不上不下，不出

不入，口鼻內自然往來於胸中　半夜氣所生時以行之，既久，百日外可養氣伏息耳　又氣先煉通兩耳，隨左右手掩耳，半夜時正以氣引之，久久自通，氣若通，兩耳口鼻不須出氣，可以伏息耳　其氣既行半夜煉氣正一元氣，動以兩手掩耳，令氣上行及以手按摩之，其氣逆行，遂於皮膚間或去或住皆在已也

鉛汞發萌章

南方生火，火生心，心爲丹砂，丹砂中有汞，重四兩；北方生水，水生腎，腎爲青金，青金生鉛，重四兩　心靜汞生，腎定鉛生　鉛汞昇降，相遇金鼎，煉成，大丹，點化至藥　心動無以見汞，失汞則丹砂枯，面黃白無光澤，皮膚不紅潤；腎動無以見鉛，失鉛則青金枯，面青黑無光彩，皮膚皆乾澀　何也？良以二氣無本，鉛汞不生　不得至人之論，行之徒自費工耳　故仙人煉氣保腎，多得鉛生；定神養心，多得汞發　鉛汞綿綿，在世長年，惟在二氣本源固密澄潔耳

又《修真符聖門》

神化神章

虛無爲體，寂照爲用　陰陽之不可以數拘，天地之不可以物對　人皆有之，蓋以塵土緣愛相汨而不得見之　古今雖以法不可名，雖以事不可致，惟眞人返朴還純，澄明寂默以守之　其妙用在塵心爲室，除妄爲眞　其神自虛生，如無形迹，妙洞三界，窮生死之根，達利害之源，乃神之應也　神無所不能致而化，其神神則神在我而爲眞，天地之神我亦神之，萬象之神我亦神之神所化者，在守寂不動，昇眞氣，以兩手相疊，左手壓右手，右手以摩頂上，三千功後神自出外也

氣化氣章

氣至靈也千經萬論，惟以存想，按摩爲用　大悲眞聖自然之數，氣至靈，隨心以動，常欲行也　蓋人心反復而氣乃澀，憂思爲住滯，喜樂爲流蕩，皆失本經　故眞人者，煉氣令圓，然始以心營，終別自致　起於丹田，轉若皮囊，行之周三宮，舊以三等疾速緩急之異爲三車，般上泥丸　眞秘之訣，不須此耳！　惟以氣圓固，先極功多圓轉，次用他人以兩手向腰之上頭升項，其氣自過，乃咽華池之液四十九過，眞氣乃固而圓定，又能養化其氣以成眞，故曰：氣化氣乃眞仙矣

精化精章

保精在煉氣，氣正然後精固，精固密然後可煉　古今惟知煉氣，不知煉眞精之訣　眞人煉其精者，固密其精，精久不泄常欲動，方以力煉之　九重密閉　坐，先存大小周尾閭三時，九氣與精交騰下，若毛球動轉不已　其精煉之子午二時，各行三百六十功，十日外眞精自化，奪陰陽交合，返復氣液，久有大益　以兩手握固，以大拇指按定中指文，以力向上提縱，動搖亦不能泄也

天地可移章

男子得天之純陽多者也，女子得地之純陰多者也　純陽之道，行之易成；純陰之道，行之難致　眞人有回男作女，回女作男之道，蓋所以易氣也　女子血盛氣衰，煉血保氣；男子血衰氣盛，煉氣保血　男子女子稟天地之正氣，可以移其妙也　男子煉元氣，定神，先守心如一，外物不入，萬法不着，積精養神　女子煉血，收二乳脉，按之以兩手，按摩面上，逆行以氣運之乃化

陰陽入握章

人以左手爲陽，內主腎，半夜氣自腎生神，從心降，握左手不開，閉左目不視，存神至腎，出左目下左手，三百六十功乃開　午時，氣自心降，神從腎升，握右手不開，閉右目不視，存神至心，出右目下右手，三百六十功乃開　如此行三千日，可視千萬里之事，天地山川星象草木，莫不知數，莫不知德，人心不測之事，皆可得之矣

胎息吐納章

先調氣令不出不入，自固密，常漱華池眞精，三千功胎息既行，津液成玄珠，可吐而又納之，不惟長年亦可閉尾閭成眞精，胎息玄珠，久久自結，自下上泥丸，不絕則長生焉

鉛汞見寶章

眞精生鉛，鉛生黃華，定神生汞，汞生玄珠　汞因內津而生玄珠，使氣或上或下，旋轉不已，久久自覺津液咽下，有物如珠下，或欲行出之液出，沒入黃中自結，可結在舌上　鉛因運氣而生黃華，使氣不上不下，向左而轉，久久不已，氣在臍下，小便其出青色　其氣自可出入運動，欲出乃氣透　尾閭之色金黃色，如鉛丹　人之修煉鉛汞，見寶乃眞人矣

又《修真致妙門》

神出神章

神煉之可以出形　何謂煉神？所謂守心　守心惟能定神不老，非可思神超生也　出神超生者，在圓神也　古今徒說圓氣保眞，未說圓神煉眞　夫圓神煉眞者，先存心如明月形中，宛佛有人坐，煉則不定，土塊泥丸，心窮寸海，久久身有光彩自身中出，隨其光彩出身外，無有身形，定洞自然，因神出神，故曰：神出神矣。

氣定氣章

氣眞保眞，煉氣與天地齊年　蓋以氣爲道本，道從氣生，氣從空有，眞氣不搖，故可長生　氣者，行於體內，營周一身，煉之從下丹田生夜所生氣處行之，心營氣運力，舉手按之，久久肌膚紅光通明，氣正而不散泄以成眞矣。

精神氣全章

修行之士，須要精神氣全也　精全則耳潤肌澤，神全則面澤目清，氣全則音響體輕　夫人修行欲三者之備，則定心絕念，內存空洞，運氣降丹，無有停時，保固精液，還元不泄　先正心，咽七七口，大和其津，神想安居，心如明日照身，外氣氣無運，大力上行泥丸，積精不泄，隨氣上昇，久久長生，則九竅通明，四肢強健耳。

韜形晦迹章

天地賦其形氣，生則居世絕俗愛，死則脫殼斷塵　緣生則滅形藏於窮，死則集神構於眞，皆有法焉　形滅後者，冬至日日初出向日行，登東方山大松下，手提赤芝，必有鬼物相迎，呼天狼七遍，其鬼必自身後收黑氣走向覆身，此則陰消而無影，神鬼不可犯之，死則集神，神不散，構精不移也

驅神靈章

神靈者，內人得之　或公正則爲神，邪淫則爲鬼，而修眞之士欲驅之當出己神，出神光於身外，自然有異人驅前，或送或禁，皆從己命也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內外二藥說》

凡修煉者先修外藥，後修內藥　若高上之士，夙植靈根，故不煉外藥，便煉內藥　內藥無爲無不爲，外藥有爲有以爲　內藥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有體有用而實無　外藥可以治病，可以長生久視　內藥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無　外藥外陰陽往來，內藥內坎離輔轉　以外藥言之，交媾之精　完要不漏，呼吸之氣　更要微微，思慮之神　貴在安靜　以內藥言之，煉精者煉元精，抽坎中之一陽也　之補陽，則交感之精自不洩漏　煉氣者煉元氣，補離中之元陰也　元氣住，則呼吸之氣自不出入　煉神者煉元神，坎離合體而復乾元　元神凝，則思慮之神自然泰定　內外兼修，成仙必矣。

又《性命圭旨・順逆三關說》

道生　生　生三　三生萬物　此所謂順去生人生物　今則形化精，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　此所謂逆來成佛成仙　初關煉精化炁者，要識天癸生時，急急採之　採時須以徘徊之意，引火逼金　所謂火逼金行，順倒轉，自然鼎內大丹凝　中關煉氣化神者，乘此火力熾盛，駕動河車　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穴，炁與神合，然後下降黃房　所謂乾坤交媾龍、虎，點落黃庭　上關煉神還虛者，守一抱元，以神歸於毘盧性海　蓋三關自有爲人無爲者，漸法也　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頓法也　若徑做煉神還虛者，工夫到虛極靜篤時，精自化氣，氣自化神　即關尹子忘精神而超生之旨也

又《性命圭旨・三家相見說》

身心意謂之三家　三家相見者，胎息也　精氣神謂之三元　三元合一者，丹成也　攝三歸一，在乎虛靜　虛其心則神與性合，靜其身則精與情寂　意大定則三元混一　情合性，謂之金木併　精合神，謂之水火交　意大定，謂之五行全　然而精化爲炁者，由身之不動也　炁化爲神者，由心之不動也　神化爲虛者，由意之不動也　心若不動，則東三南二同成五也　身若不動，則北一西方四其之也　意若不動，則戊己還從生數五也　身心意合，則三家相見，結嬰兒也

又《性命圭旨・紫中道人答問》

客問坐禪一事如何　予答曰，嘻津納氣是人行，有藥方能坐化生　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將熱火煮空鐺　釋氏云，此是守屍鬼，磨磚作鏡的工夫　其言相是而不相非　粵自昔之伯陽、宋之紫陽，絕唱斷道，厥後繼其緒者，則海瓊紫瓊黃房緣督上陽諸眞　發繼，則金丹之草一絲之脈　至今不斷　代不乏人，以接紹三教一源之道統　若言守靜几坐，廼最下小乘之法，外道惑人之邪徑耳　客復問，然則畢竟如何予曰，子肯大施法財，告天盟愿，即當爲汝言　客跽而請曰，弟子堅劫難遇，今生遭逢　願陳慈悲，恩莫大焉　予曰，子來，吾語汝　子今心誠且篤，子將左右之，予勿妄隱之　予以賢者之，予勿妄信之　當告汝言　夫精氣神三寶，則撐持宇宙，總括陰陽　天地得之而固蓋乾坤，人心得之則修仙作佛

惟有內自外，知之者可兼兼而修之，不知者獨修一物。獨修者乃順冥之漢也，兼修者能證仙佛之果也。緣其亂統，則說到此地，未有不望洋而退舍者矣。（予）（予）果無疑，當以告子。凡言內外兼修者，其精在會冥恍惚之中，元精姓金喚九三郎，諱元晶，號曰金華崗夫君。居玉池之西，虛入跨虎，乳名嬰兒。晚則喚爲金公。凡到隣家便稱主人，其情嗜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卻爲人之至寶。其炁乃虛無中來，此炁姓白，喚太乙郎，名元炁，號曰宇宙主宰，素練郎君。寄居西川，出入騎白虎，乳名喚眞種子，晚則呼白頭老子。到都家便稱父母。好食烏龜而多情，此爲先天地之眞炁，卽是人之至寶。故上陽子曰，既自虛無中來，卻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是皆非也。雖得而知之乎。然以先天地之神而言，其神號無位眞人，佛云絕相陀耶佛。若說得此神，卻有妙用。此神專主殺人，專主生人。修仙作佛者，必要此神主之方得。而《內經》故曰，人身中始有兩精者，一魂一魄是也。夫魄精往來者，神卽是也。白祖云，唯人頭有九宮中一宮名曰谷神，神常居其谷。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其居也，何柯未斷，黃粱未熟。一生之榮辱富貴，百歲之憂悲悅樂，備嘗於一夢之間。使之遊而不返，去而不還，則幽冥之途隔，死生之路絕矣。由是觀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長居其谷，人焉得而死乎。紫陽曰，煉神須煉不神神，蓋謂此耳。天籟子曰，雖久學定身心，無五時七候者，使斷機竇，包謝歸至。自云慧覺，復稱道成，實所失然，可謂謬矣。若夫坐禪一事，子所厭聞，故上品聖仙之貴，當於人類中修之。如或未然，乞勿開口。末嘗醒語。

又《性命圭旨・乾坤交媾去鑛留金》

豈不觀魏伯陽云乎，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幸得金華轉而相內。又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將欲制之黃芽爲根。曰金華，曰黃芽，皆指眞鉛而言。眞鉛者，乃太陰之精也。曰流珠，曰姹女，皆指靈汞而言。靈汞者，乃太陽之氣也。然此靈汞其性猛烈，見火則飛走無踪。不得眞鉛，何以制伏。故紫陽曰，要須制伏覓金公。金公者，鉛字也。蓋鉛自曲江而來，穿夾脊，徹玉京，斡旋沂流，直上泥丸。雖名抽鉛添汞，實是還精補腦。丹經云，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翠虛篇》云，天有七星地七寶，人有七竅權歸腦。《太古集》云，金丹運至泥丸穴，名姓先將記玉都。《法寶遺珠》云，識得本來眞面目，始知生死在泥丸。《黃庭經》云，泥丸百節皆有神。又云，腦神精根名是丸。又云，一面之神家居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但思一部壽無窮。所謂方圓一寸者，卽釋迦摩頂受記之處也。此處乃玄中之玄，天中之天。曇無竭菩薩、毘山王菩薩、腦神之靈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此正在兩耳交通之穴。前明堂，後玉枕，上華蓋，下絳宮。北極太淵之中，乃眞一元神所居之室也。昔黃帝上峨嵋山，見天眞皇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此道家之至重，其經十帝秘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吾聞之經云，一在北極太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玉枕，上有華蓋，下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窿。左罡右魁，激波揚塵。紫芝被崖，朱草蒙朧。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瑯。龍虎烈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遷不疾，一安其室。能眠能餐，乃不去守。存眞，一乃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頭，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此眞一秘旨之略也。故《道德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所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分之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又分之爲八，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又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又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綱維也。羲文得其一，而《周易》興焉。禹箕得其一，而《洪範》暢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崔兒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老子得其一，而萬事畢焉。釋迦得其一，而萬法歸焉。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西昇經》曰，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思一至微，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眞。又曰，子欲長生，抱一當明。又曰，抱一守眞，神自通靈。人能握神，守一於本宮，則眞氣自昇，眞息自定。眞精自朝，靈苗自長。天門自開，元神自現。頂竅開而竅竅齊開，元神居而神神聽命。神既居其竅而不散，則人安得而死乎。卽《黃庭經》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故丘處機云，久視崑崙守眞一，守得摩尼圓又赤。清虛浩曠陀羅門，萬佛千仙從此出。《還元篇》云，悟道顯然明廓落，閑閑端坐運天關。此是根本功夫，頭腦學問。撥天關之手段，脫死籍之靈章。此道上蒼所秘，古今仙佛皆不敢明言，眞所謂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者也。玄哉玄哉，更有言不盡底口訣。再一叮嚀，當其煎鉛入鼎之

時，須要驅除雜念，奮速精神，口視頂門，用志不分　霎時龍虎交戰，造化爭馳，雷轟電掣，撼動乾坤　百脉悚然，九宮透徹　金晶灌頂，銀浪衝天　紫陽所謂以黑而變紅，一鼎雲氣濃　少頃玉鼎湯溫金爐火散　黃芽遍地，白雪漫天　夫唱婦隨，龍吟虎嘯　陰戀陽魂，陽抱陰魄　鉛精汞髓，凝結如珠　玉蟾所謂夫婦老相逢，恩情自留戀　此際玄珠成象，鏟去金存　而一點金液，復落於黃庭舊處矣　斯時也，溶溶然如山雲之騰太虛，霏霏然似膏雨之遍原野，淫淫然若春雨之滿澤，液液然像河水之將釋　百脉沖和而暢乎四體　眞個是拍拍滿懷都是春也　見此効驗，急行卯酉周天　進陽火退陰符，使東西會合，南北混融，則四象五行，攢簇一鼎　混有靈於天谷，理五氣於泥丸也

高象先云，玄珠飛到崑崙上，子若求之憑罔象

《河車歌》云，兩物擒來共一爐，一泓神水結眞酥

《指玄篇》云，必知會合東西路，切在沖和上下田

陳泥丸云，白虎自弦相見後，流珠那肯不相從

段眞人云，四象五行攢簇處，乾坤日月自然歸

《漸悟集》云，因燒丹藥火炎下，故使黃河水逆流

《純粹吟》云，子午爐前分進退，乾坤鼎內列浮沉

《玄奧集》云，金情木性相交合，黑汞紅鉛自感通

雲房眞人云，驅回斗柄玄關理，斡轉天關萬象通　片餉虎龍頻鬬罷，二物相交頃刻中

《指玄篇》云，齊歸氣海名朱驥，飛入泥丸是白鴉　昨夜虎龍爭戰罷，雪中微見月鉤斜

《醒眼詩》云，木金間隔各西東，雲起龍吟虎嘯風　二物寥寥天地迥，幸因戊己會雌雄

陳泥丸云，子時氣到尾閭關，夾脊河車透鹽山　一顆水晶入爐內，赤龍含汞上泥丸

《翠虛篇》云，醉倒酣眠夢熟時，滿船載寶過曹溪　一繩識破丹基後，攸去攸來總是伊

《古仙歌》云，水銀一味是仙藥，從上傳流伏火雄　若遇河車成紫粉，粉霜一吐化金丹

《玄奧集》云，移將北斗過南辰，兩手雙擎日月輪　飛越崑崙山上出，須臾化作一天雲

陰長生云，夜深龍吟虎嘯時，急駕河車無暫歇　飛精運上崑崙頂，進火玉爐烹似雪

張元化云，沂流一直上蓬萊，散在甘泉潤九垓　從此丹田沽潤澤，黃芽遍地一齊開

《原道歌》云，妙運丹田須上下，須知一體合西東　幾回笑指崑山上，夾脊分明有路通

《玄奧集》云，獨步崑崙望窈冥，龍吟虎嘯甚分明　玉池常滴陰陽髓，金鼎時烹日月精

《羣仙珠玉》云，一點丹陽事迥別，須向坎中求赤血　提來離位制陰精，配合調和有時節

《金丹集》云，河車搬運上崑山，不動纖毫到玉關　妙在凡門牢閉鎖，陰陽一氣自循環

《無一歌》云，到此得一復忘一，可與元化同出沒　設若執一不能忘，大似痴猫守空窟

白玉蟾云，汞心煉神赤龍性，鉛身凝氣白虎命　內外渾無一點陰，萬象光中玉清鏡

《純陽文集》云，盜得乾坤祖，陰陽是本宗　天魂生白虎，地魄產青龍　運寶泥丸住，搬精入上宮　有人明此法，萬載貌如童

抱一子顯道圖云，造道原來本不難，工夫只在定中間　陰陽上下常升降，金水周流自返還　紫府青龍交白虎，立宮地輔合天關　雲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兒不等閑

《玄奧集》云，要識立關端的處，兒女笑指最高峰　最高峰，秀且奇　彼岸濛濛生紫芝　只此便是長生藥，無限修行人不知

許宣平《玄珠歌》云，天上日頭地下轉，海底嫦娟天上飛　乾坤日月本不運，皆因斗柄轉其機　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　虎龍戰罷三田靜，拾取玄珠種在泥

《羣仙珠玉歌》云，鉛思汞，汞思鉛　奪得乾坤造化權　性命都來兩個字，隱在丹經千萬篇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一　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胡賈切，能也生。○補註，古本《參同契》經傳首章，皆舉乾、坤、坎、離四卦爲綱領。此章大指實本《參同》，而提明鼎器藥物，語意尤爲醒豁。蓋以乾、坤爲鼎器，方有烏兔之藥材。然烏兔之藥，必須烹而始成。既烹之後，又須驅而始得。烹者上水下火兩相交煉，驅者以意運氣催入丹田也。此有二候四候之分。○子野註，我爲乾鼎彼爲坤鼎，乾、坤交合，則驅二物之氣會於中宮，加以進火養符毫髮無差，則金丹安得不生。○翁註，日月本是乾、坤精，故以乾、坤喻諸鼎器，坎、離喻諸藥物。乾、坤即眞龍眞虎，坎、離即眞龍眞虎之弦氣。○陳註，鼎器者何，乾男坤女靈父聖母也。藥物者何，乾、坤男女之精，靈父聖母之氣也。○翼註，烏者陽中眞陰之初氣，兔者陰中眞陽之初氣。總是陰陽兩品，而弦氣乃其動機也。觀其動而搏爲一丸大藥，則二物同循黃道而會歸中宮矣。黃道者，外藥所由以入內之路，如黃道之亘天。因路通黃中故稱黃道。及其來歸則爲神室也。○驅二物勿放縱，本入藥鏡。○外丹之法，砂鉛交媾是乾坤鼎，黃白互煉是烏兔藥。

又其二　安爐立鼎法乾坤，煅煉精華制魄魂。聚散氤氳成變化，敢將玄妙等閒論。平聲。○補註，此承上鼎器藥物而言。精華即烏兔之藥，煅煉即烹藥之功。煉木之精能使魂往招魄，煉金之華可使魄來鈐魂。魂魄相制則金丹有兆矣。聚散氤氳，乃得藥後眞景象。從此變化生身，克臻神聖。總皆玄牝之妙用耳。○翼註，精者汞精，華者鉛華，制者兩相拘係也。此即地魄擒朱汞，天魂制水金之義。煅煉正所以制之，無非既濟之功而已。有升降上下之作用，自有聚散氤氳之妙景，乃自然而然者。此詩全重聚散氤氳四字。乾不下而坤不上則否，乾氣降而坤氣升則泰。聚散者徘徊混合之象，氤氳者滋液醞釀之象。先從無而變有曰變，復從有而化無曰化。天機玄妙如此，豈可作等閒論哉。○李註，聚散者，眞氣盤旋，聚而不聚散而不散也。氤氳者，二氣交會酣暢融和，狀如酒後微醺也。○陶註，無變有言虛無生藥，有化無言精氣化神。安爐立鼎，本《銅符鐵卷》。玄妙二字，本《道德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又其三十九　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返黃金室，一顆靈光永不離。○子野註，玄牝者，陰陽也。人欲養神長生，必須憑此陰陽既濟，而後金精復歸我中宮，如一顆明珠長存也。○翁註，陰陽不測之謂神。感而遂通，如谷應聲，故曰谷神。夫神因氣立，氣因精生。三者相須，始得有生。故學長生根基，須憑玄牝。玄牝即陰陽二物，人物莫不由此二物而生。因此二物而死，實爲天地之根，五行之祖。陰陽之元，萬化之基，聖人憑此以成外丹，藉此以就內藥。故得眞精返於黃金之室，變爲一顆靈光。化身爲氣，化氣爲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隱顯莫測。○陳註，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此老聖之言。仙師再爲後人申明之。立根基者，蓋玄牝乃人身出入之門戶，金丹由此而修。（合二令）大修行人先要洞明玄牝之旨，是陰陽媾精之處，方得一顆靈光之珠也。○補註，太上之所謂玄牝，即指谷神。是乃神氣之穴。悟眞之所謂玄牝，蓋指陰陽，是乃坎、離之宮。不可強而爲一。三註說是。長庚翼註及陶註，欲調停兩書之說，故周旋回互其詞，反致詩意不豁。此章玄牝立根基，猶云先把乾、坤爲鼎器。後章金烏搦兔兒，猶云次搏烏兔藥來烹。互証便明。眞精者，坎戶之眞金。黃金室，即中央正位。○長庚註，《道德經》本意，蓋謂人身之中，有至虛至靈，常存而不死者。其玄牝之謂乎。蓋玄牝者，乃人身中體具未分之太極也。中有陰陽，故曰玄牝。神炁於此而歸根，日月於此而合璧。人能憑此以立根基，然後谷神可以不死。然是玄牝也，分而言之則有門戶，故曰玄牝之門。其在造化，是爲生人生物之根。蓋玄牝自是玄牝，而玄牝之門，則鍾離公所謂生我之門，死我之戶。又世人所罕知者，故下二詩及之。○翼註，谷神指身內三田。上爲天谷，中爲應谷，下爲靈谷。皆神所居，統號谷神。人身全賴精氣，而精氣全憑神以斡旋充塞，方能不死。《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一自眞。上玄下牝，子母相親。言守一則交感也。人能抱眞存神，積精累氣，則精生氣，氣生神。形身滿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上召而下應，下滃而上液。如虛谷傳聲，無心而且捷矣。奈此神屬陰。雖最靈感，然虛而無憑，慣好飛逸，漸至耗散，終有盡期。須先置鄞鄂，使魂魄相拘，合處一室，則玄牝立根基，而身可不死矣。《四百字》云，此竅非凡物，乾坤體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蓋生身立命之源，即是此竅。竅內兩物合處，所謂神氣穴也。○陶註，玄牝乃修丹之根蒂。至此指出，使眞精有歸復之舍也。谷神者，先天空虛靈應之宰，超然獨存，不受變滅。初基之士，須從調息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神返息定，即名胎息，自然神氣交結，無中生有，

條露虛無之竅，而玄牝見象，谷神不死矣。蓋玄牝乃吾人體具未分之太極，但有陰陽之分，未始判而爲二。雖曰生來自有，卻非藏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補註：道家有南北二宗。北宗盛於丘長春，其法先性而後命。南宗起自張平叔，其法先命而後性。後三條註，兼能發揮性命雙修之理，故附載於此。

又其四十　玄牝之門世罕知，休將口鼻妄施爲。鋭君吐納經千載，上藥爭得金烏搦兔兒。○子野註：前章只說玄牝二字，再於此章發明一門字，其理深妙。門者，出入往來之所，陰陽交會之地。非得心傳口授之眞，何能揣測而知之乎。○陶註：玄牝之門，正金烏搦兔之地，不知其門，而惟事口鼻吐納，與窄鑑水火何以異乎。○補註：《經》云：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知得天地根，便知得玄牝門矣。蓋天根在乾家，是卽玄門；《易》所云乾動而直也。地根在坤宮，是卽牝門；《易》所云坤動而闢也。李氏謂一切生凡生聖，順去逆來，莫不藉此門爲出入往來之路，其言更爲明切矣。知此，則丹書所謂戊己之門，及死生門，皆可意會而得之。《經》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後人因綿綿若存四字，遂認作口鼻中呼吸，故有借外氣鼓盪行上運氣法者。不知綿綿若存，正於地天交泰時，用三百七十五息，非無故而內起巽風也。金烏搦兔，乃汞往求鉛，相親相戀之意。翁註以鷹之搏兔喻鉛能擒汞，卻與面前所比烏兔不侔也。

真氣

綜述

曾慥《道樞》卷一〇《華陽篇》（日月之樞，天地之機。華陽著書，憲章其師）　華陽子曰：吾有返老還童之方焉，內丹就則眞氣生矣，外丹成則凡骨健矣。純陽子曰：夫興則噫氣濁之津以開其胃，呵心之氣以搓其腧，夫心氣者，升則爲色，散則爲脈，流則爲血，凝則爲膏矣。次以濃津涂其尸宅，內接眞氣，自然酡顏。夫欲採鉛下元者，則採龍虎之精，凝於黃庭而爲內丹。內丹者，可以得長生者也。鍊金石補丹田，爲內大藥。大藥者，可以不死者也。純陽子曰：手搓臍之下，以盡九九之數，復以左右手更換兜其外腎，其數以九焉。及乎晡時，則噫氣而搐外腎，收膀胱之氣於丹田，納心之氣於下部。心火也，當常降於下，默照如火輪之旋轉焉。其驗雖遲，其功大矣。故曰：腎者，氣海也。心者，神都也。保守無虧，搓之兜之，搐之噫之，左右手抱其膝，既困則臥而屈膝焉。以外腎與臍相對，自然下元堅固而交合內丹矣。凡交坎、離者，必取其卯酉之時可也。交龍虎者，必取其子午之時可也。古之上聖養陽不養陰，鍊龍不鍊虎，孰測其妙哉。夫用卽以交於坎、離，於是閉息靜坐，使氣液相向，內滋乎五臟，外充乎四體焉。用午以交於虎，於是滿口含津，使鉛投於汞，丹砂凝結，採補還丹成矣。腎中生氣，以氣還腎，其名曰小還丹。心中生神，以神還心，其名曰中還丹。腦中生髓，以髓還腦，其名曰大還丹。龍虎交者，小還也。內觀者，中還也。肘後者，大還也。純陽子曰：殺夫救婦，當尋其母。審五行之生尅，隨四時之盛衰，可謂盡善矣。雖然殺夫尋母，止可救補於五藏之不足而已，引子殺鬼，止可抽瀉本宮之有餘而已。凡本宮之不足，當尋母而呵之，使氣還於田，子母相生，般運鍊形焉。太陰鍊形者何也。以咽中取水，灌乎四支，玉液鍊形者是也。太陽鍊形者何也。以丹中馭氣，焚於百骨，金液鍊形者是也。陰鍊陽，其效遲矣。陽鍊陰，其功細矣。夫於亭午氣王之時，靜坐升身，鼻中出息不厭其長也，氣滿而汗微出，其名曰眞珠浴。午之後氣弱之時，偃卧運氣於手足之間而不凝滯，及其氣滿則收還於丹元，再收不厭其多也，將入丹元，頻噫頻搐，斯爲妙矣。若夫肘後還精補腦之餘，眞水下降而用酒濟之訣，與夫還丹之餘氣上升而焚身，於時皆不可以用此也。金石可取爲外丹，而客氣終不爲吾身也。坎、離可採爲內丹，而虛氣終不能常用也。昔人取眞陰眞陽，凝結而爲內丹，於氣之中復取眞氣，還於黃庭。其行之也，當於亭午五氣會合之際，注意採之，此乃赫赤金丹，一日自成，旬日進功，奪三百之期者也。辰巳之交，採肝之精英，其名曰青金丹。未申之交，採心之精英，其名曰紅液丹。子午之交，採脾之精英，其名曰黃芽丹。戌亥之交，採肺之精英，其名曰西華丹。丑寅之交，採腎之精英，其名曰太微丹。凡有一丹，卽可以壽百齡矣。五丹鍊聚，久視之法也。取眞氣以鍊氣，於是乎氣中有氣，其氣生神，神在卽形在矣。隨大運以

鍊眞氣，隨小運以鍊元氣，固可以長生延年者也。然若合三而鍊五氣，十日而結大丹，絕念以守眞息，留氣以養元神，始在五藏，次歸一宮，氣中生神，鍊神合道者已。周天火候之理，蓋不一焉。閉息以攻病，脇腹以補衰，升身以通經絡，按時以健腰膝，所貴乎時日無差，進退有數，加減當理，抽添合宜而已。善鍊丹者，以三昧之氣，依乎周天之運，五日一氣，節次而進之，積之百息曰小成，千息曰中成，萬息曰大成。午之前鍊形，不服乎頓暑而引也。午之後鍊丹，不服乎頻嚥而飲也。進火何以加減乎。始以乾者也，次以兌，終以坤。始以鍊，次以南，終以北，皆進火之理也。內觀者何也。觀己不觀物，觀內不觀外者也。吾有觀心之法，一念不生，如持盤水，湛然常清焉。吾有觀天之法，終日靜坐，默朝上帝焉。吾有觀鼻之法，常如垂絲鼻上，升而復入，降而復升焉。內觀之至也，則氣入泥丸，神超內院矣。彼沙門入定，久而昏寂，止於陰神出殼而已。道家坐忘，久而頑着，神氣豈能成就哉。故內觀之法，以淨心爲本，以絕想爲用，下心之火於丹田，不計功程，蓋如達磨所謂一念不漏，自然內定而結元神焉。夫氣胎息易行而難就者，何也。爲有妄識心者也。眞胎息雖行而易成者，何也。爲有清靜性者也。胎息之訣，閉其所入之氣，留其所傳之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可也。於是有朝元之方。於子之時氣生，及午而上朝於心。於午之時液生，及子而下還於腎。龍虎交而成丹，其名曰下朝元。以鉛汞分胎，以成其神，三湯上升於內院，其名曰上朝元。夫鍊氣而氣見本色矣，鍊神而神入元宮矣。以眞火散其陰魔，於是丹就而氣自朝焉，氣眞而神自朝焉。於午之前靜坐，鼻之中長引其氣，自合於中元矣。於子之前靜坐，斂身嚥氣，則自朝於下元矣。日出之前靜坐，升身優育，則氣自朝於上元矣。何以謂之還精補腦乎。夫精在於腎，以氣補之，可以長生者也。氣在於心，以神安之，可以不死者也。隨出於腦，以眞陰眞陽補之，可以返老還童者也。若夫抽腎之氣於肘之後，飛入上宮，是以眞陰補之也。還其眞氣而內觀，超於內院，是以眞陽補之也。終日嘿嘿，忘慮絕機，二氣左交，凝於髓海，是以陰陽補之也。眞陰補之，其法不出丑寅之間，升身，直腰，偃胸，閉其雙關而動焉。少者月開之，老者百日開之，開其雙關而復閉其上關，開數如前，既入上宮即既濟矣。既濟未濟何道也。坎離匹配者，滋益五藏，未能成丹也。龍虎交際者，聚集五氣，而未能朝元也。惟丹成於未濟，神會於純陽，而後可也。純陽子爲陰居神仙長生不死者，坎離相交之功也。爲純陽子眞東教主仙者，龍虎相交之功也。次離之交，合乎卦，含津液氣是也。除中取陽，陽中取陰，可以長生不死而已。即曰其丹成，純陽之氣生，則不比乎腎氣之中有陰虎者也。即曰其體滿，純陽之水降，則不比乎心液之中有陽龍者也。上水下火，既濟之義也。故無鼎中之眞水，不可以制純陽之氣。無丹中之眞火，不可以鍊純陽之質。升降，以陽鍊陰，陰盡純陽。於是陽神自聚，上朝於天宮，指日而出殼矣。既濟之法者，蓋取午之前，前起後起，於焚身法中而用還丹嚥法者也。出入分形者，何道也。或以鼻之上垂絲，使升入天宮焉，或以地湧起物象，使神離於本位焉，俱可以分形者也。或以鶴出巢而沖天門，或以龍出水而入碧落，或以三級紅樓，或以七層寶塔，或以花村，或以枯木，皆可以出殼者也。是之謂調神升仙之法歟。夫人之始，即父母之精血而爲腎。腎者，丹也。即吾之身陰陽而爲丹者，眞丹也。丹成則眞氣生矣，至於眞氣足而後始可以造化焉。升之鍊形則騰舉矣，留之鍊氣則棄殼矣。若無內丹，止用腎氣之升納以求分形，則不過乎陰靈誤出於天門，鬼仙之道也。保守腎氣，取陰陽之粹，凝而爲丹，丹成氣足，隨時鍊氣，則元氣朝而眞神集矣。隨方調神，神自成體，又何必調神之法，分形之像乎。學者患址不立而求分形之訣，縱或能出天門，而往來不熟，出入有疑，冥冥眞靈不能再入其身，是謂之咎，亦可悲夫！

又卷四一《傳道下篇》

大藥成而生眞氣，眞氣既生，則於每月用事之中，月之上以定興衰焉。月之中用日，日之上以數直事焉。日之中用時，時之上以定息數焉。春之月，肝強而脾弱。夏之月，心強而肺弱。秋之月，肺強而肝弱。冬之月，腎強而心弱。腎者，人之根本也。凡四時之季，脾強而腎弱。甲乙在乎肝，直事防焉，則脾之氣不行矣。戊己在乎脾，直事防焉，則腎之氣不行矣。庚辛在乎肺，直事防焉，則肝之氣不行矣。壬癸在乎腎，直事防焉，則心之氣不行矣。氣也，藏也，不能俱強者也。故一氣盛則一氣衰矣，一藏盛則一藏衰矣。此所以多疾者耶。夫萌於亥，生於寅，強於巳，弱於申，吾心之氣也。萌於申，生於亥，強於寅，弱於巳，吾肝之氣也。萌於寅，生於巳，強於申，弱於亥，吾肺之氣也。萌於巳，生於申，強於亥，弱於寅，吾腎之氣也。春隨於肝，夏隨於心，秋隨於肺，冬隨於腎，吾脾之氣也。不知此者，其所以多疾者耶。日也月也時也，三陽既聚，以陽鍊陽，使陰不生焉。

陰既聚，以陰鍊陰，使陽不散焉。況夫眞氣既生，以純陽鍊於五藏而不息焉，各出其方之色，一舉而至於天池矣。始以腎之無陰，九江無浪矣。次以肝之無陰，八關水杜矣。次以肺之無陰，金火同爐矣。次以脾之無陰，玉芦弗關矣。次以眞氣上升，四氣合而爲一，而金液降焉。一杯之水，豈能勝輿薪之火哉。蓋水火爲一以入神宮，定息內觀，一意不散而神識妙矣。寂靜之中而聞至樂之音，如寐非寐，而游於虛無之境，是之謂超內院者也。於是陽神方聚而還上丹，鍊神以合大道，上通天門，返於其身，則形與天地齊矣。如其蛻焉，則登紫府觀太微矣。呂子曰：嚴於是而後知鍊形可以久視而已。其能仙者，必鍊氣乎。彼曲士者，無藥而胎息焉，強而留之，積其至寒，或發虛陽而爲奇疾。蓋不知胎仙成而眞氣生，眞氣生而胎息矣。胎息以鍊氣，鍊氣以成神。嚴聞煉氣者必審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時，端居靜處，忘機絕迹，當此之際，或心境未除，妄想也。智識有漏，專志於仙，而心也神也不寧焉，則如之何。子鍾離子曰：子未達內觀矣！內觀則神識自止焉。呂子曰：內觀何謂也。子鍾離子曰：是所謂坐忘者也。雖然，彼曲士者，交合不知其時，行持不知其法，而望內觀以成功焉，故意內成丹，想中取藥，鼻播口噓，欲使日月天地入於氣府，臂猶寐而得晤者也。然而天地否隔，久而不通者，其失亦在乎意亂而已爾。今夫善視者志在丹青，則不見泰華。善聽者志在管絃，則不聞雷霆。耳目之耳淺矣，況吾之心者，周該六合，而能內觀坐忘者耶！內觀之始，如陽升也，其想爲男爲龍，爲火爲天，爲雲爲鶴，爲日爲馬，爲煙爲霞，爲車爲駕，爲葩爲氣，如陰降也，其想爲女爲虎，爲水爲地，爲雨爲龜，爲月爲牛，爲金爲泥，爲舟爲葉。吾之內觀又豈止於斯而已哉！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五嶽也，九州也，四海也，三島也，金男也，玉女也，河車也，重樓也，皆立象於無中以定神識焉，故魚之未得，則筌不可失矣。兎之未獲，則蹄不可捨矣。亦不可執於永久，終於斯須焉。夫能至乎念絕想亡，是爲眞空，始可以朝眞矣。蓋內觀者，開基之始爾，必也日損焉，入於希夷，是亦由吾內觀者也。呂子曰：龍虎合而陰陽配焉。其內觀也，何如哉。子鍾離子曰：其想也，九皇眞人引絳服之子上升焉，九皇眞母引玄衣之女下降焉。見於黃屋之庭，黃裳之嫗媒而合偶焉。既已，女下降，子上升，如仳離焉。於是嫗持一物，狀如朱橘，而投於黃屋，貯以精金之器。子者何也，乾索於坤，陽還復其本，以陽負陰而會其所者也。女者何也，坤索於乾，陰還復其本，以陰抱陽而會其所者也。上坎，離交而陰陽配者乎！若火之炎炎，其中有玄虎上升焉。水之滔滔，其中有赤龍下降焉。一者戰於樓閣之前，木日洞啓，其炎滂滂，有王者指揮焉。燎蒸燔灼，其上有萬丈之燄，火興而復墜，其炎充於天地，龍虎一蟠一繚，而入精金之器，下入黃屋，如資諸柙，此龍虎交合之想也。呂子曰：進火之想何如哉。子鍾離子曰：其想也，有器焉，如釜如鼎，其別玄黃，其形車輪，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旁立二臣，紫衣而執圭，下有佐吏，奉薪而致燎於器，於是有王者衣朱衣，乘赤馬，御赤雲，自空而來，以下命令焉。其光上炎，穿天而欲出，天關不開而復下，其燎四周，執圭者、乘馬者、爭使進火焉，於是器中之水無氣而凝矣，水中之珠無輝而光矣。此進火之想也。呂子曰：止於是乎。子鍾離子曰：雲雷降焉，熛炎升焉，或雨寶華，祥風慶氛起於清都，仙娥玉女駕鳳驂鸞來於層霄，奉金盤以進玉露霞漿，下獻於王。此金液還丹既濟之想也。龍虎引車於其火之中，上衝三關，三關各有衛焉。先之以龍虎矣，次之以大火攻之，及其闢也，以至崑崙底於大池而止焉。或三鶴沖於三天，或二蝶入於三宮，或五雲之表承絳服之子過於天門，或金輿玉輅載王者而超三界。此肘後飛金晶，大河車之想也。朱衣使者乘傳循行於九州之野，始自冀入兗，自兗入青，自青入徐，自徐入揚，自揚入荆，自荆入梁，自梁入雍，自雍復還於冀。東西南北畢矣，而止於豫，然後循行焉。所召者金玉也，所通者壅滯也。一使傳命，九州和通。周而復始，運行不已。或游於五嶽，始於常山焉。或航於五湖，始於北沼焉。或天符敕五帝，或五命召五侯。此還丹之想也。及夫珠玉委於地，或雨露於物，或潮汐於川，川之瀆也。或陽生發萬彙，或火發燋天地，或煙霞衝宇宙。此煉形之想也。鶴去所棲，龍去所蟠，五帝朝矣，朝天也。五雲起矣，駟鳳而驂寥空矣，寐而游天衢矣，天花墮矣，天樂奏矣，金光燦於宮矣。此朝元之想也。朝元之後，方曰內觀。呂子曰：內觀何如哉。子鍾離子曰：內觀者，陰陽變易之法也，無時日也，無法則也。居於靜室，夙夜端坐，辨陽之神，逐陰之鬼，此達磨之九年，竺乾之六載，爲此道也。不其難哉！始也自上而下，紫河之車運而入於天宮。天宮者，紛華之地也。修眞之士習枯槁而安淡泊，及至是則樂焉，而不知自吾身者也，於是其形留而不能蛻矣。況夫三尸七魄九蟲六賊者，（八）（人）死則安肆矣，人安則無所止矣，故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使修眞之士蕩而入於邪，尤可大懼者也。呂子

曰：內觀以聚陽神，鍊神以超內院，上踊而出天門，直超而入聖品。其出其入不繆於往來，其來其往不升於送迎。久視則神與形合，升仙則遠游方寸信乎內觀之力也！然何以得不蕩而入於邪乎。子鍾離子曰：此無他焉，聞道而無苦志，故爲物所喪矣。然其魔有十，其難有九。大藥未成，則有寒暑，眞氣未生，則有飢渴，故衣食逼迫，一難也。一家之內，必有父兄之長焉，吾欲去而學道，爲所拘攣焉，二難也。人因愛而生，愛而後有恩焉，父母取其恩，婦取其愛，相爲桎梏焉，三難也。富與貴，人之所欲也，欲使棄而趨於寂寞之道，四難也。方少年可以聞道矣，侈而自肆，怠於顯生而夭折加焉，五難也。急於求師而眞者難值焉，或以辭取之，或以貌取之，六難也。妄師示以異端，持爝火之光，不知日月之明，眩井蛙之聲，不知雷霆之震，七難也。朝行而夕改焉，坐作而立忘焉，悅於須臾，厭於持久，終於懈怠，八難也。少而求於聲利，老而安其私欲，身中喪其年，年中喪其月，月中喪其時，九難也。目悅衆華，耳耽六樂，臭味更進，情蕩而氣迸，六賊魔也。雕牆峻宇，金璧粲列，富魔也。車徒之麗，羽旌之美，懷銀黃，曳組綬，貴魔也。如春之和，如日之長，疾風甚雨，大雷以霆，或喜而樂，或悲而泣，一情魔也。家罹其喪，室苦於疾，殯者在於阼，恩愛魔也。墮於烹鼎，墜於危坂，猛鷙所搏，百蟲所噬，大盜所攘，患難魔也。十地當陽，三清玉皇，五嶽八王，四神七曜，聖賢魔也。干將闔戟，森其成伍，兵魔也。仙嫦玉女，各奏其伎，女樂魔也。美人袨服而豐飾，神授而目招，女色魔也。魔之撓吾者有三焉：一曰見於境，見者卦也。二曰見於寐，三曰見於內觀。於其境也而知之，則其志篤矣。於其寐也而知之，則神不惑，意不散矣。於其內觀也而知之，籍三昧之火以焚吾形，魔斯殲矣。於是用紫河之車運其陽神，超內院，返天宮。呂子曰：法有數乎。時有數乎。子鍾離子曰：法有十二科：一曰匹配陰陽，二曰聚散水火，三曰交合龍虎，四曰燒鍊至藥，五曰肘後飛金晶，六曰玉液還丹，七曰玉液鍊形，八曰金液還丹，九曰金液煉形，十曰朝元煉氣，十一曰內觀交換，十二曰超脫分形。時有三焉：年中者，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者，法日月精氣往來之數。日中者，八卦八正卦也。十〈千〉〔干〕十有二支一百刻六千分。夫行其法也，一日之復始，則淫邪去而外行修矣。次而金晶充而心境除矣。次而心經一通，口有甘液矣。次而陰陽擊搏於腹，其殷如雷矣。次而魂魄不寧，寐而多悸。次而六府四支或有微疾，不藥石而癒。次而丹田夜煖，其形秀清，目有神光，寐而物不能侵，若與聖人處。次而金關玉鎖其鍵固矣，寐而不漏。次而雷鳴關節通，漯然汗出。次而玉液流漱，以成凝酥。次而靈液成骨，腥臊斯遠矣。次而其骨輕而變神室矣，其行駛矣。次而境不能移，嗜欲絕矣。次而眞氣入物，可以已疾矣。次而內觀明朗矣。次而瞳子炯炯，童首更髮返壯色矣。次而氣充而不餒，壽無量矣。次而膚革光澤，其神秀麗，聖丹生而靈液芬然。次而鑒洞秋亳矣。次而其淫淚涎汗除，而黑子痍痕滅矣。次而胎全氣盈而辟穀矣。次而內志合於太虛，七情盡而九蟲三尸亡矣。次而魂魄不游而無夢矣。次而陽精成而神府固，寒暑不能暴矣。次而出乎生死，坐忘內觀以游華胥矣。次而功行具而授籙三清，能知未來矣。次而胎仙見矣。次而純陽可以涓外求矣。次而胎仙飛而祥光生矣。次而靜則樂奏矣。次而腥臊富貴矣。次而儀觀變而神祇役矣。次而外觀紫霞盈目，金光四周矣。次而火龍飛玄鶴舉而骨化矣。次而彩雲卿蔦，玉女下授紫詔矣。此道之成也。呂子於是心悅誠服而進曰：知妙理矣。而未得行之持之之法，終於無功，與不知者同。其何以教之。子鍾離子於是擇吉日授以靈寶畢法焉。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 太老之真，無上之仙。

太老之眞，無上之仙，並是太極左右眞人，位至高九上也。右眞人，號曰玉皇是也；太極左眞人，號曰金華上仙是也。世人若守一之元法之天道成之後，例爲太老之眞，无上之仙。太極左右有四眞人，位極天官之任，以品位至高无上故也。皆從盡善盡美之仙材，守眞一之化元，凝天道之元氣，頤神解蛻成此，高上仙也。若以世上爲詞比喻，如人世出身入仕之品秩，即擢進士登科及第，最爲高科，解褐受校書正字。夫玉皇、金華二仙八眞，是稟八素眞氣化凝而成也。八素屬肺，肺屬西方金，金色正白，乃是肺宮白金之氣凝成金華上仙也。《玉京山經》云：胎息靜百關寥寥，究三便泥丸洞明鏡，遂成金華仙。世人號釋氏爲金華大仙也，以其兩眉間洞明如鏡，故有此號。釋氏師阿思陀大仙受胎息上道，守一之元，是以走八眞氣上朝於泥丸，上宮透徹，兩眉之間洞明如鏡。《太上內景經》云：安在黃闕兩眉間，此非枝葉實是根根者，一之元也。又云：兩眉之間，光華所生，以表明明是一之元也。《道德經》云：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夫馬者，是八素眞氣之隱名也。八素之氣，每日從金室而上，上朝於泥丸，上宮泥丸之間，方得

洞明如鏡耳　若世俗凡夫，名之無道之士，每積其賊氣生於五藏之郷，名之戎馬者，即是甘肥美饌之氣　故老氏名之賊，利斧戟以自伐其性命，夫戎馬能腐人腸胃，敗人藏腑，藏敗者，死無日矣　故知守一之元，名爲有道之士，即八素眞氣上朝於泥丸腦宮，道成之後，兩眉之間洞明如鏡，皆從胎息凝神，乃成金華，上仙，成太乙之眞　眞位與老君同也，當成之時，方知崔氏守一之元不虛言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三十　一陽纔動作丹時，鉛鼎溫溫照幌幃。受氣之初容易去，得，抽添運用切防危。○陶註，承上章言，一陽纔動，及時作丹，受氣較易　受氣者，鉛鼎與我以眞氣，而我初受之也　既已受氣，溫養火符，文武剛柔，自有節度　若臨爐火熾，心不自持，則烹走元陽，而兇咎隨之　養丹正復不易也　○補註，此章言採藥行火，足該始終丹事　鉛光照幃，指陽動之候　抽添運用，明溫養之功　○抽鉛添汞，猶云取坎填離　凡進火退符，皆是抽鉛　抽彼之鉛，所以添我之汞　陳氏以進火爲抽鉛，退符爲添汞，非是　翁氏以鉛盡汞乾爲抽添，此在丹成之後，另是一義　○翁註，聖人窮神索隱，知金精氣旺，一陽初動之時，擒龍捉虎　誘此太乙眞氣，孕一黍珠，赫然光透簾幃　就此一個時辰，求獲丹餌，可謂受氣之初，得之容易矣　及乎餌丹之後，運動陰陽符火，卻有十月之功　屯、蒙起自朝昏，既未終於晦爽　運用抽添，循環不已　當漸之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防危慮險，不敢妄動　故得外接陰陽符火，內生金液之質　此乃金液還丹也　一陽初動，中宵漏永　溫溫鉛鼎，光透簾幃，出呂祖《沁園春》受氣吉，防成兇，出崔公《入藥鏡》

真一之氣

綜述

百玄子《金丹真一論》　夫靈丹之源，稟乎真一之氣　論曰：真一者，大道之源水也　水者氣也，氣者道也　道本無名，因氣生質，乃質者，有形之物也　道始無形，從一氣而受化，化及有形，形者名也　故曰：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　道本爲一也，一者母也　一能布化，生成萬物，利用天下　太上曰：布一名於天下　凡遇大丹，莫不尋本求末　本者眞一之源，爲之母也　子者丹也　營丹之士，莫不求乎眞一之源，而化氣成子　神丹之妙，見於此矣

形質既分，清濁有異。○清者，黄芽也　此芽能輕能浮　濁者，鉛也　此鉛能沈能滯　大茅君謂青霞子曰：鉛沈銀浮，謂之黄芽　亦曰鍊秋石，亦曰黄芽。凡經鍊九轉神丹，鼎中須分清濁二氣，方悟造化之權　二氣者，一氣全陽，守六爻正位　一氣全陰，亦守六爻正位，定陰陽兩全之義　《陰君還丹賦》曰：至道還丹，陰陽兩全　化瓦礫而成金，度凡人而作仙　此芽鍊至九轉，方爲老芽，始堪入用　丹書曰：黄芽者，造化之終也　況老陽之芽，神氣方足，堪用作丹也

數起北方河車。○車者，還丹日數也　謂言行火須滿三十日，要法逐月節度，運火勿停，陰陽各半，互相受用，氣行一周，丹轉一次，始起北方復卦，從陽爻運氣，而終十月，陰陽數足矣

定神水之受用。○凡運大丹，先定神水華池，爲之受用，得水方與眞鉛同類　丹書云：同類氣合，相須如神　若鉛不眞，神水無以能受　仙家所忌　忌類不同，是以先定神水，後議眞鉛　《參同契》曰：若鉛不眞，其汞難住　凡稱汞者，是神水華池也　此氣若非眞鉛，無以制其汞　汞若得伏，有諸異名，且非獨汞之名　一名流珠，一名金液，一名金漿，一名玉體，一名紫游膏，已上俱是神水華池中眞鉛也　眞鉛眞汞，二味華氣，凝結成丹　丹家先定神水華池，爲之受用　修丹之士若明神水華池，定知仙路不遠矣　大丹不得神水，無以變其靈通　神水不遇眞鉛，無由吐結精氣　二物相合，乃成還丹

陶植《陶真人内丹賦》　道法自然，○自然者，元氣也　元氣者，是天地虛无之氣，天地虛無之氣，即化生萬物，玄元之始也　學丹之流鍊此，得虛無之氣，名眞一自然之道，爲萬物化元也　《老子》曰：無形不可名狀，故強名曰道　守一之道，曰道者是自然之氣，即是水銀　志士但依法鍊之，出無入有，脫胎見眞一，自然之道也

樓巖隱壑，跨岳臨淵。○表在鼎內，得金水來，被煎爲滴沸不得停，漸結吐花於上，或成其器，樓巖隱壑，或伏盤不起，如山岳之形狀也

候日華之月彩，亦彌歲而歷年。○日華是汞，月彩是金，金汞成形，非日盈月滿而不就也，故一年十二月，有三百六十日，時積日爲月，積月爲年，至一周天有四千三百二十時，象四千三百年運氣，故六十爛歲之歷年，志士審而察之，以大藥陰陽相配，而成寒暑，陰煞陽養，還丹非四時五行而不伏，皆取其象

窮造化而變化，順天時而奉天。○窮陰陽之道，知變化之源，夫子曰：知變化之源，其知神乎，故演八卦，父子君臣，剛柔相配，度其尊卑，運終六律，合成大道，定五行六律，七十二候，四十五節，推二十四氣刻漏，取定大小，而諷興三才，取象天地，《參同》云：窮神以知化，是故聖人法爲順天，無別義也

始雄雌而偶匹，終翻翔而匯仙。○始，初也，《參同》云：初正則終辯，幹之末可持，即是雄汞雌金寶，相配爲藥，可中服食，翱翔者，養朱雀汞也得之伏徘徊，稟氣漸昇火，名曰正陽之母爲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卷五　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真鉛也棄捐。此是用鉛真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註曰：凡鉛，是後天地生濁質之物也，眞鉛，是眞一之氣也，夫人元陽眞氣逐日飛散，無由凝聚以結聖胎，故聖人鍊眞鉛取而伏之，凝結成砂，逐日運火，漸漸添汞，汞漸漸多，鉛氣漸散，抽鉛添汞，其妙如此，十月火足，六十卦終，鉛氣飛淨，如明窗中射日之塵，片片浮而去，九載抱一，元氣浮盡，只留得一味乾水銀也鉛盡汞乾，化爲金液大還丹也，體變純陽，與天齊年，故曰用了眞鉛也棄捐用鉛不用鉛之語，豈虛語哉，聞道至此，當以心盟天，以師恩難報，當成道以答師恩，若負師言，是負天地

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　陰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註曰：道本虛而乃有形之氣，氣本實而乃無形之形，有無相制而一生焉，是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方其未形，冲和之氣不可見也，及其既形，輕清之氣騭陽，重濁之氣騭陰，二氣絪縕，兩情交姤，曰天，曰地，曰人，三物生焉，故《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至人探斯之賾而知源，顚倒陶鎔，逆施造化，賦天

衛明真假，二眞名鉛也，鍊得銀，銀號三眞，一曰白金，故曰金生方　俗士不曉眞一之道，鍊鉛擬求其眞，物被埋沒，豈有眞　故經云：莫壞我鉛，令我命全　求眞象之道，上稟三光，下應三才，六律俱備，變化無窮，謂眞一之道也　假者，是學仙之流，不考經典，不從師授，託意自造，遂將凡常水銀，不依法則妄施陰陽，擬爲至藥，故不成也　李澄云：豈將凡鉛常汞，便喻至藥　所以不法天地，謬用虧明，致陰陽結石，寒暑不時，豈不用假而自悞　故經云：凡學淺深，愚智眞假，自古有之

法效兩儀，○兩儀天地

取象八卦　○大藥變轉，體骨皆依法象　金水運氣，周功二十八宿，合爻八卦，成八卦者　每四十五日一節成，是一卦也　一年三百六十日，有八個四十五日，故取象八卦　太易至有八卦，日月有八卦是也

開天地以區分，○關者，開也　明天地以區分　天地位者，乾坤鼎器也言先論鼎器，後言其藥，天地位定，然後區分周天之義也　寒暑駕馭，陰陽勝負，取時勿失節候，是取象

混陰陽之變化　○混陰陽者，水火爲藥也　是水銀混沌，清濁未分，故號太易者，是陰陽之象，傾一處之義也　然後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陰陽者氣也，剛柔者形也　故志士則而行之，候水火主宰　分判有時，方謂陰陽之變化　《通玄論》云：此天地之母，砂汞也

指乾、坤而以經以緯，○乾爲金，西爲位　坤爲水，是金　水火二物，交轉往來，出入屈伸，體段也　郭眞人曰：東西爲緯，甲處爲東　甲爲十干首，甲者神子，爲十二神之先　將甲配子，故云以緯也

類南北而有取有捨。○故歌云：捨南取北，子母相尅　轉北成西，配合夫妻　此不虛也，故丹石，藥獨含陰，謂之有取有捨

氏房騰躍於蒼龍，○氐房，是東方宿，故汞寄處於房星　房星屬卯爲青，又木生於水，水屬北方爲黑　青與黑謂之蒼，號曰蒼龍者也

張翼標幟於白馬。○張翼，是南方火宿，象丹砂也　是古仙以法脫其赤暈，還其眞性之功，號曰脫體丹砂，一名白砂，亦名白馬牙是也

故玄黃之形質，脫筋骨而灑漉。○玄黃者，天地也，爲器物之形質，筋是汞，骨是銀，得火氣蒸，金水等自脫其鉛，漸除滓穢，於器上飛騰往來，拂擊加霧而灑漉也

地，窮斯之神而知化，盜陰陽之精氣以爲火，故能返其本，還其源。顛倒陶鎔，逆施造化，賊天地之母氣以爲丹，盜陰陽之精氣以爲火，鍊形返歸於一氣，鍊氣復歸於虛无，故得身與道合，冥妙無形，變化無窮，隱顯莫測，號曰眞人。○疏曰：丹是母氣，火是精氣。母氣是精氣之未分，精氣是母氣之已分。火藥一也。眞一之母氣藏於陰陽精神之中，不可得見，盜陰陽精而求之，則眞一之氣可得。石杏林曰：藥是先天氣，火尋太陽精，能知藥取火，定養丹成是也。王道人曰：火是藥之父，母藥是火之子孫。

又卷一七《混元篇》　且夫天地人者，皆眞一之氣所生也。內氣不足，於舊則不合矣。夫萬物者因五行而成，及其壞則以其物補之。故人之壞也，亦當究其根元而補焉。元者，一也。其初受乎父之一點之眞精，與母一點之眞氣，相承而成焉。故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乃立乾坤，無不備者。此人之根本也。夫失其三奇者，復依根元而修之，則三奇自足矣。三奇者，神氣精也。夫人元從陰陽交感而毀敗，則可用陰陽而補之，使其神氣合於身，則內氣自合於外，內外氣合，斯同於天地乎。夫陰陽補之者，何道也？修身者先養其命焉，依陰陽之運動，執其氣候，轉其乾坤，抽添五行否泰，綿綿出入，往來貫串，與內外相應而不差，修之三載則成仙矣。或問曰：父母之精氣何從而得之？何所而通變之？曰：父者，木也，精者，火也。二象者，一氣也。木爲主，火爲用焉。母者，金也；血者，水也；二象者，亦一氣也。金爲主，水爲用也。四象者遇土則相生，不遇土則相克。夫母之元宮者，正眞土也。四象之氣至於此，自然相順共聚爲寶，而生性意智慧焉。木者，性也；火者，意也；金者，智也；水者，慧也。木以其性用修東方甲乙，而生於肝；火以其意用修南方丙丁，而生於心焉；金以其智用修西方庚辛，而生於肺焉；水以其慧用修北方壬癸，而生於腎焉。腎主骨、主耳，肝主筋、主目，脾主肉、主脣，心主血、主舌，肺主皮毛、主鼻。故膽者，肝府也；小腸者，心府也；大腸者，肺府也；膀胱者，腎府也；胃者，脾府也。此五行各具（木）〔本〕氣，至於本方，以具萬神，所以身全而體備者也。三十日氣滿，三百日造化，體象既全，於是以神氣精爲之主焉。神者，脾之氣也；氣者，金水之氣也；精者，火木之氣也。三奇者，隨母之榮衛經絡而周於身，至於中臍元宮雙乳之下，故十日之內生膜一重，其膜上出金液白漿；三十日之內其胎滿液奔湊而出，流於元宮，灌溉於三奇矣；四十日生膜二重；六十日其胎流於元宮，前膜閉矣；七十日生膜三重；九十日其胎流於元宮，次膜閉矣。如是生九膜焉。三百日生嬰兒，而二年食其積乳，然後神全氣足，此人之根本也。達此者修身之理得矣。修身者不先除疾，則其神亂而不寧矣，尙何取於外神乎？夫疾者因乎五藏不和，榮衛難通，氣順則疾除，氣逆則五藏不和，百脈滯矣。凡氣之順也，榮衛周通於身，往來無滯。修身之法曰：於戌亥子之時，陰陽漸王而人寢於牀，其氣滯於百脈關節，故可以興功焉。先引四支，次展左右手足，令百脈俱開，搖搖其身，使氣往來，無有不至，則其神當明矣。神明者，何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精朗之謂明；學意發機之謂神，應用不差之謂明。於是即用其神，端身正坐，絕慮忘想，俟神氣俱定，乃鼻納清氣，口呵濁氣焉。何也？人食五味，五辛，皆有刑克，能腐五藏而生患，於是清濁混而難見，故呵以淘其濁。既已，使其氣止於鼻出入焉。夫金木水火者，輕清之氣也，陽也；重濁者，陰也。鼻者，天門也；口者，地戶也。內通五藏，惟陰陽清濁之二路而已，然各有行焉，惟往來於鼻者，不便口中之濁撓其清也。鼻之取氣，要當綿綿，耳不可有聞焉。何也？大縱於天門，出入自如，則不能通百脈，開四支經絡五藏矣。地戶既閉，惟天門之神氣相傳，以抱元宮，是爲守一者也。百節既通，百關既開，然後取百味所成之津液，鍊爲神水，添入於元宮，以爲寶焉，是爲抽添者也。取元宮經乎脾中所生百味五辛之津，使神氣隨其榮衛而運焉，自於夾脊雙關通於經脈，前至於頂門，下降於口，即漱嚥以歸於十二重樓，於肺乃受之而傳於腎，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傳於元宮，是爲神水白丹砂者也。上朝於舌下之竅中，其走出於舌之上而醲，漱之復過於十二重樓，肺復受之如此者三，然後行其眞氣鍊之，更三五過，斯成寶矣。不復行於諸藏，惟在於心。心有三毛七竅，竅有三穴，其名曰聚涎。其中所傳入於藏，其左右所傳入於皮膚，化而爲榮衛，行乎周天之度，入於元宮，此眞一也。水中之眞金也。三爲五行之所生殺，故名爲一焉。三者，木也，陽也，應於春之發生者也；五者，土也，陰也，萬物因土而生者也。木以眞氣就於土，土木之精鍊爲至寶，以人論之，木則父也，土則母也，是乃三五一者乎。夫三百日而生嬰兒，將何以長筋骨歟？惟無思也，無慮也，無想也，無貪也，神定氣寧，得以立體者也。學者知此，可以取陰陽之氣，奪天地之造化，以修其身而入聖矣。或問曰：有鍊津液而不能爲寶藥者，何也？曰：夫五藏氣逆則榮衛尙不能行，

況欲鍊之乎？或者之問，乃五藏之氣未能相順，故致此爾　當先制五藏之氣，使之相順，則將津液二及以鍊之，豈有不爲藥者乎？五藏何以順之？在乎究五行元立之基，依而修之可也　木者，位在東方甲乙，純行於陽道，其生自丙寅，其卦主震，元自水而得氣，故其象龍焉，其數九，九氣足而生火，寄治於丙丁，其數三，其卦主離　離，陰也，其象朱雀，二象一氣也，木爲主而火爲用也　金者，位在西方庚辛，純行於陰道，其生自壬申，其卦主兌，元從土而得氣，故其象虎焉，其數七，七氣足而生水，寄治於壬癸，其數一，其卦主坎　坎，陽也，其象玄武，二象亦一氣也，金爲主而水爲用也　土者，能制四象之氣以爲寶，此亦何異於父母之所生者哉！夫欲驗五行於內者，當以九竅準焉　五藏者外通九竅，肝通於目，心通於舌，脾通於口，肺通於鼻，腎通於耳，下通於陰　故九竅有滯，則五藏不順，五藏平則九竅通矣　五藏之病氣，各具其本色焉　肝青、心赤、肺白、腎黑、脾黃是也　則就其方作用可也，如見青色，更無雜色，斯則藏氣順矣　其觀四藏亦如之，不應乎本位之色而見，斯氣逆矣　此特養命之道爾，非所謂金丹大藥者也　夫九轉還丹者，必在乎識五行，定金鍊，養玄珠，存神水，鎖於元宮，伏氣不離於腎藏，回精上朝於太和，此大聖之門也　天地以日月爲用者也，人以榮衛爲用者也，人之用能與外之日月不差，則壽同天地矣　神者，榮衛之氣也　榮者日也，衛者月也，內之神氣之運，以應乎外之日月之行，自然內外相合矣　太陽者，一日十二時，其應九時而已，餘三時不應　三旬爲三百六十時，其見者二百七十時而已餘九十時不見　何也？太陽生於寅，其氣順行，至於戌亥子之時，歷乎太陰之位，二氣相見，故不應焉　太陰者，一月之中其明惟二十四日而已前後六日不明　何也？太陰生於申，其氣逆行，至於戌亥子之宮，是爲純陰所理，故不明焉　其行二十七日，至於月之三日，是爲日月交合之時，於是太陰不明，太陽不見矣　學者當使榮衛視日月交而交，視日月行而行，此內外相合者也　太陽者前三日後三日，於是至於艮之時，始與太陰別矣；太陰元在其宮，前四日至於八日行於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丑之時，始與太陽別矣　於是氣圓而盛明焉　日月與天地之氣無差，此其所以長久者乎！吾之榮衛之氣能與之合，則亦可以長生矣　金丹者，鍊玄珠也　以玄珠復還於本位，是爲還元復命者，然須審視五行，何也？人之五藏各具其色而見焉，故修九還之法，先立壇象而作用焉　壇者，天地之訣，宇宙之宗，乾、坤之首，龍虎之基也　若夫無壇象者，其猶人之無舍者乎！吾居壇中，端身正坐，觀四時之季，與夫日月內外相合　肝屬於木，則於春三月擇甲子日時，於壇中正坐，絕慮忘想，常閉地戶，微啓天門，出入綿綿，勿使奔逸，而專意使其榮衛還於肝，其氣自火奔上通於腦，由頂門下降入於口，則漱之以嚥於十二重樓，先傳於肺，肺傳於腎，腎傳於肝，肝傳於心，心傳於脾，脾傳入於元宮，而神氣受之，其數既足，則奔湊流歸於舌下二竅之中，其色青，此肝氣之順者也　餘者亦如之或曰：何以知其然歟？曰：肝氣初行之月，於春三月而用甲子日時起功者，無諸藏氣所侵，止轉其位，使榮衛周於身經絡五藏，其數既足，以生元氣，用資於身，其中至精納於元宮　夫五行生殺，其氣在於本位而不出焉　至春求木王之時日，乃復施之於元宮　青者，肝之眞氣也　再經五藏，榮衛周身，奔騰而出見者，別（在）〔無〕異色，惟純青而已　餘四氣亦如之　五藏各具其色者，斯其驗也　金鎖者何法也？取白虎首經二六二七半以爲土，取三五一以爲金　金者，西方之正氣也　鉛者，白虎之眞氣也　鎖者，閉也　閉陽中之眞氣者也　汞者，青龍之眞精也　夫至精者，本乎四象眞氣之所化，故無形眞焉　鉛汞者，惟土能制之　於是氣得鉛汞始立體象而爲二氣，二氣相逢，然後成寶　故用密機，暗奪虎鉛，歸於青龍之位　鉛者本虎宮所住之物，返歸青龍之位　如不受殺，氣犯破元神，五藏相順，復住青龍之元宮焉　既有其鉛，鉛能制汞，汞既逢鉛，自然相應而爲寶，此金鎖也　玄珠砂者何也？取西方眞色之金十有二兩至於十有五兩，經鍊者不可用也　金木相會，心不可亂而專意焉，用陰陽之數，意亂則止　夫玄珠者，四象所成也，故以金木火土而成焉　木則龍，龍則陽也　金則虎，虎則陰也　汞成龍，陽中之至精也　鉛成虎，陰中之至精也　陽中有陰，故鉛能住汞，汞能應鉛　鉛汞相和，玄珠立就矣　先用暗機取眞鉛，返歸於青龍之元宮，結就丹砂，故汞自留鉛也　鉛汞者，龍虎之精，二氣各得，其鉛自然共聚，其名曰玄珠　何以知之？蓋汞伏於眞鉛，在於元宮，復令金木相交，受金之所克　若夫心動，則眞氣降泄，宜深制之可也　於是不使出返本位　去位不能，故復入於元宮，與鉛相合，此會合之合者也　二十日結就玄珠，在於十二重樓，至臍之下，極熱如焚　然今金木相交，須加審詳焉，以復其穴屬於土，而具五行者也　三十日內氣充而後體象具足，可以奪三百日天地之造化，是爲金丹　十月而滿則生於左脅之下，其形如櫻，其體如血，此所謂眞金丹者也　永鎮元宮，氣在神

住，則精上朝於腦，是爲飛仙焉　上下關節俱開，使丹氣往來於經絡，以變其骨，三年是爲眞人焉　或問曰：所言三十日大功爲當三年，惟三十日乎？今更言三年爲眞人，何也？曰：三年一閏者，天地之氣滿，於是有積餘之氣，三年可積三十日，以立天地日月度量焉　故三百日氣周，三年則上下俱足矣　如人受二氣於胎，必三十日氣滿，二百日造化而成形，三年而後成人，故三年者，於其中以爲三十日之大功者也　學者能依天地，亦以三年之內三十日積餘之氣爲之者，上也　如是則三年自有之氣固不已矣　或問曰：少之時重利輕生，使元神破敗，其氣減，其精衰，而至於老，其何以修道乎？曰：老陰奪少陽，則其命長矣，老陽奪少陰，則死不使矣　然則老得少氣，依此施爲，亦可奪天地之造化，堅固而長生者也　故修道者須知吾受胎之元本，父母之精氣者也　若夫鉛汞相投，其爲四象，人於中宮，乃具五行　五行受氣既足，則以肝之氣行，人於中宮四十五日，以心之氣行，人於中宮三十五日，脾之氣行，人於中宮二十五日，合於一百五之數，是爲眞氣，依三元鍊神水者也　神水者，津液也　三返鍊而爲之，此住世之也　夫能不傷神氣之足，依三元之正數，所謂玄妙之旨也　三元者，天地人也　以三元之氣返鍊神水以爲寶，水鎮丹田，固守元神，可以長生，奪少陽之道也　法曰：白虎首得長生，遇眞鉛即延年，下士而達三鉛，亦可以歷萬春秋矣　故鉛者，萬物之母也；汞者，萬物之父也　鉛汞相合，然後以象五行，依數鍊足，是爲眞氣三元，其名曰神水焉　木三火二金四水(五)(一)土(六)(五)，此五行之正數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五　虎躍龍騰風浪蠢，中央正位產玄珠。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宜有殊。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樞。須知大隱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靜孤。○翁註，此言內藥法象也　○龔註，眞一之氣，初探伏爲龍虎。既入鼎爲玄珠　顚倒採煉，則卦象翻　晨昏溫養，則火候合。總以眞土爲作用耳　○翁註，虎即金丹也　龍者，我之眞氣也　風浪者，我之眞氣自氣海而出，其湧如浪，其動如風　中央正位者，即丹田中金胎神室也　乃結丹凝聚之所　玄珠者，嬰兒也，此即金液還丹　○李註，龍虎交會於中宮，一身陰邪之氣，被其追鑠，如轟雷掣電，翻江攪海之狀　由是之後，玄珠一顆，纔無質生滅，故曰虎躍龍騰風浪蠢，中央正位產玄珠　○予野註，採得藥來歸於中宮，如黍米一粒從微至著，積以成胎　溫之養之，十月功圓，自然脫胎神化，若果之在枝必熟，兒之在腹必生也　○補註，契云子南午北，互爲綱紀　此南北翻卦象也　天符有進退，升降據斗樞　此火候合天樞也　○陳註，翻卦象者，坎居上而離居下，是爲水火既濟　乾在下而坤在上，是謂地天泰　兌處上而震處下，是謂澤雷隨　艮居下而兌居上，是謂澤山咸也　○翁註，晨則屯卦直事，進火之候　昏則蒙卦直事，進水之候　始於屯蒙，終於既未　周而復始，循環不已　《參同契》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　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是也　一日兩卦直事，一月計六十卦　總十月計之，得三百六十，應周天之數，即此火符進退　日有晝夜數，月應時加減，實能暗合天度，故曰合天樞　○龔註，晨昏即寅申也　寅居東北，陽氣發暢之所　申居西南，金氣斂成之方　火發於寅而斂於申　合天樞者，斗柄指寅，而天下春，陽氣暢，萬物出　丹法之進火合之，所以保養陽氣上升勿令阻滯也　斗柄指申，而天下秋，陰氣斂，萬物入　丹法之退符合之，所以收納陰氣在內合其成實也　○陶註，末云何必守靜孤，正契中雖不獨處雌不孤居之意　以明陰陽必須得類，獨守深山無益也

又其十　好把眞鉛著意尋，莫教容易去侵尋。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可謂當作從此一道高龍虎伏，堪言德重鬼神欽。已知壽永齊天地，煩惱無由更上心。○長庚註，眞鉛者，先天眞一之氣，水中之金也　此物最難尋覓　非尋師則不知，非尋財則不得，非尋地則不安，非尋侶則無輔　而其中最難尋者，符來之的信　大修行人，歷山川，飽風雪，窮年矻矻，尋此而已　地魄擒朱汞，兼內藥外藥而言　天魂制水金，則專言內藥矣　蓋眞鉛在外，則爲眞一之氣　以其藏於至陰之中，故名之曰地魄　歸於鼎內結而爲丹，則曰水金　眞汞在內，則爲神火　以其居於先天乾宮，故曰天魂　散於四大一身，皆陽裏陰精，故名朱汞　地魄擒朱汞者，以黑投紅而汞爲鉛伏也　天魂制水金者，養以神火而抽鉛添汞也　曰但將則別無他物，曰自有則不待安排　以鉛伏汞故曰擒，鉛爲汞留故曰制　結丹不散，皆由神火溫養，使火冷則丹散矣　《契》曰，經營養鄧鄂，凝神以成軀，此天魂制水金也　○龔註，地魄擒朱汞，即以水制火　天魂制水金，乃以火煉丹　○翁註，但將白虎擒龍，自有青龍制虎　二氣相吞而產金丹，復將此丹擒己眞氣，眞氣亦戀金丹而結聖胎　外之眞

龍眞虎自降，則內之龍虎自伏，內鍊神魂鬼魄靈寧，則外之神鬼自欽，鬱化純陽，壽同天地　道遙物外，自在人間　萬有俱空，何煩惱之有　○《石函記》：地魄合天魂

鎮鉛名曰：外丹有二　出澤所產者　謂之眞鉛，其爐中煉鉛金華發露採此水中之金，亦謂之眞鉛　取此鎮鉛伏砂乾汞，使鼎內見寶，又成眞鉛　可作丹母也　○重鼎乾曰：魂魄離南，乾宮之眞陰也，謂之天魂，而爲日中之光　己土領之魄屬坎北，坤宮之眞陽也，謂之地魄，而爲月中之精　戊土專之，以魂合魄，採天一之眞精，所謂天魂制水金者此也　以魄合魂，結地二之眞液，所謂地魄攝朱汞者，此也　陰陽南相交媾，魂魄互爲宰官，故丹家先取坎中之元陽以立丹基，後結離宮之眞液以成丹藥　○大丹煉成謂之道高，度人功滿謂之德重　金水爲白虎，採得水中金力能伏虎也　木汞爲青龍，乾得砂裏汞法是降龍也　鬼神幅湊滿空，天財動地，鬼哭雖急，其奈濟人百神欽服矣　且虛無大藥，服食飛昇，與天同壽，樂孰大於此乎　○彭氏謂魂陽魄陰，就南北定位言　卓氏謂魄陽魂陰，從陰陽互根言

又其五十　不識陽精及主賓，知他那個是疏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閻浮多少人。○補註：此又申前他主我賓之說，以斥傍門巧僞之非。○陶註：賓而疏者，以坎戊陽精，造化在外也　主而親者，以離己陰汞，造化在內也　今臨爐採藥，以外陽點化內陰　發號施令，而元氣順從　正是饒他爲主，我爲賓　疏者反親，而親者反疏矣　然邪正分途，間不容髮，彼閉尾閭，而行房中之術者，烏足知此　○補註：陽精乃坎中眞陽，得此可以制伏一身陰氣，而爲後天精氣神之主　號曰主人翁，此爲至親　○翁註：鍾離翁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　蓋陽精是眞一之氣，乃至陽之精　號曰陽丹　己之眞氣屬陰，爲一身之主，以養百骸　及陽丹自外來，以制己之陰汞，則是陽丹反爲主，而己之陰汞反爲賓矣　二物相戀，結成金砂，自然不飛不走　然後加火煅煉，遂成還丹　故陽丹在外謂之疏，己之陰氣在內謂之親　能反此親疏以定賓主，即成道也　迷途不達此理，卻行房中御女之術，強閉尾閭，名爲煉陰　以此延年，實抱薪救火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可不愼乎　○陳註：陽精雖是房中得之，而非御女之術　若行此術，是邪道也　豈能久乎　○《西陽雜俎》：須彌山南面有閻浮樹　月過，樹影入月中　唐人講作世界用

又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六十二　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　若會殺機明反覆，當知　始知害裏却生恩　○補註：煉丹之家，不知門戶從何入手，《易》嘗言之矣　乾、坤其《易》之門乎，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此《易》道之門戶，即丹道之門戶　故以乾戶言之，陽數爲奇，乃獨扉之象　以坤門言之，陰數爲耦，乃兩扉之形　乾戶若只順去，則死而不生　能逆而修之，先天眞一之氣直從此戶而入，是死戶卻爲生戶矣　坤門順以生人，本是生門，人多陷溺其中，都成死門　知得逆修之法，則先天眞一之氣寶從此門而出，是生門原非死門也　其門轉殺爲生之機，只在陰陽反覆間　《陰符》所云害裏生恩，蓋爲此耳　○經云：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此章囊括《陰符》下篇之旨，以申前章所未盡　○翁註：《陰符》五行，順之則生，逆之則死　此常道也　不生之生，則長生　不順之順，則至順　此丹道也　若能明此，則害裏生恩，男兒有孕也

又卷下《五言一首》　女子著青勻青衣，郎君披素練。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一婁火焰飛，真人自出見。音現　○補註：此章所稱郎女，亦顚倒言之　木青金素，此其外象也　至所採藥物，須分先後清濁　見之不可用者，後天濁眞也　用之不可見者，先天初氣也　恍惚者，龍之弦氣　杳冥者，虎之弦氣　以汞求鉛謂之逢，鉛華發動謂之變　此時神火交光，倏如一輪紅日，見於海底矣　眞人，指眞鉛之元氣　○此是發明太乙含眞氣　太乙者，太極未判之元鼎　含眞氣者，內藏清眞未搆之初鉛也　恍惚杳冥，即其不可見者　相逢有變，乃用之而後知也　焰飛非火，溫溫光透簾幃也　眞人出見，鉛金於此顯相矣　陳註將後四句分爲入室下工，防危慮險，丹成九轉，行滿三千　此不顧本題，而乃爲之說　○翁註：女子乃龍之弦氣，號曰木姬，生於青龍，故云著青衣　郎君乃虎之弦氣，號曰金郎，生於白虎，故云披素練　修丹者，當求津元眞一之氣於先天鼎中　杳杳冥冥，網緝傍砸，通變變化，此無中生有之景象也　眞人者，金丹也　聖人移一年之氣候，攢在一時辰內　又於一時辰中，分作六候　只於二候之中運火煅煉，立得眞一之氣　見在北海之中，只一婁時中，眞人便出見　此道術妙矣　○《悟眞篇》：凡言鉛汞者，皆借外以談內　往往逗露丹爐之事，此章尤爲親切分明　青衣素練，乃木液金精　用之不可見者，陰木火中恍惚之氣，金水中窈冥之氣　相逢，則丁壬妥媾　有變，則妙合成胎矣　焰飛出見，煅以猛火，而金胎呈象也　金胎唯之眞人者，眞鉛眞汞結而爲眞種也

先天一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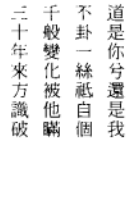
綜述

王惟一《道法心傳・法行先天一炁圖》 夫先天一炁，在太極未判已前，萬物未生之始，浩浩渺渺，淡淡蕩蕩，無形無象，無着無所，寂然不動，塞乎太虛之中，不可以知識，不可以言傳。妙哉，黃雷囷云：混成一物本先天，至道虛無理自然，若向未生前得見，阿誰不是大羅仙？王先生《行盪兒詩》云：學道修眞要識眞，先天一炁稟吾身；守則有道用則法，法應虛無只我神。保一眞人曰：或問先天後天之說如何？師曰：若問先天，一也，無道亦強名耳。何謂之諸呢？一應纔動，便屬後天。符圖印訣，抑亦末矣。余《心傳錄》云：先天之道本無言，舉口才言屬後天，學者紛紛來見否，誰人悟得未生前。



月到天心處　風來水面時
要知端的意　斗柄指虛危

又《道法心傳・將用自己元神圖》 夫自己元神，即先天一炁之體，先天一炁，即自己元神之用　故神不離於炁，炁不離於神。神乃炁之子，炁神之母，子母相親，如磁吸鐵，不可須臾離也。納則爲金丹，出則爲將吏，故鍾眞人曰：萬語千言勸後人，休尋物外妄求眞，鑽天入地憑誰力，妙用神通須是神。披雲眞人云：吾身動則有神仙，不在勞心運想。王侍宸云：損



道是你兮還是我
不卦一絲祇自個
千般變化被他瞞
三十年來方識破

神終日去談空，不如飯息在胎中。綿綿不絕道自通，三元五老倒此功。我自不西亦不東，常教體內生微風。時人見一不識一，一回存想一回空。玉蟾眞人曰：意動人隨瞬息間，何勞存想起艱難。明得五行生剋理，掌中雷雨契金丹。劉眞人云：非法非空非色，無形無相無情，道本一物冷清清，有甚閑名雜姓。動則鬼神潛伏，靜則天地交並。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默用須還相應。余《心傳錄》云：一人各有一乾坤，中有巍巍一至尊，統御萬靈三界伏，不知徒爾弄精魂。

張平叔《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卷中《採取圖論》 採者採眞陽於腎府，取者取真汞於心田。可以採則採，採之必得其用，非其時而採之，則龍不降，虎不升，雖見血氣奔馳，衝衝來往，迷者以爲交姤矣！抑不知離坎自離坎，陰中之真陽，陽中之眞陰，自兀然耳。至於氣脉爲一念所止，則氣疾入脉絡之中，離坎之內，反有傷於鉛汞。雖曰養氣，要於中實所以喪元氣也。夫元氣之在人，至靜始見，是先天之氣也。後天之氣，時刻循環，但人汩於欲而不知詳審耳。至於略定之際，心無他用，則方知其氣之上下，遂錯採以爲先天，致返加害。所以近世之學者，常有奇疾，蓋爲此也。夫人之疾病，但氣脉爲梗耳，氣本自調而若役之，使之升則傷脾胃肺肝，耳目口鼻，降則如決水於長堤，銳然而下趨，沛乎其不可禦也。至真之物，其能存乎！余憫此等言丹之士，故畫採取圖爲於第一，雖直泄天機，但人有志於金丹，而反戕其性命，余救之以正理。太上好生，必不我罪，故此篇畫以刀圭玄黃，嬰兒姹女，諸般譬設，盡掃而退三舍，使賢者見之而參同，愚者見之，泮然冰釋，分分朗朗，如寶鑑之察形，洞見毫髮矣！金丹之士，先修陰德以盡人事，然後持前心論，則大藥產而圖形見矣！採取之法生於心，心者萬化綱維樞紐，必須忘之而始覓之，忘者忘心也，覓者真心也，但於忘中生一覓意，即真心也。恍惚之中，始見真心，真心既見，就此真心生一真意，加以反光內照，庶百竅備陳，元精吐華矣！要在乎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到這境界，併真心俱忘而棄之也。我以無待己，則真息綿綿，真息綿綿之時，後天之氣以定，後天隱則先天之氣見，故陽生焉！陽生者，先天之氣自氣穴流出，則至於腎中，〇如噴泡然。蓋兩腎中間有一縷，透氣穴，乃父母交姤之後，始生脉絡也。故先天之氣遊之，既覺如斯，則一身百脉，盡若春生。春融融而漸長，此時先天之氣始立，先天立而後天愈退藏矣！然後可以微動採取之意。意者

只是垂觀於心，卻以心放下，送入陽宮，徐收而又縱，則陽起矣。○綠見一陽，蓋以心中採之意生於心，心生於目，故老子曰：吾嘗觀心得道，亦由靈，夫自息定，內光乃神光，此心乃真心，真心生意，神光燭心，故常爲之說曰，目視心，心生意，意採鉛　若陽生未融盛，而遽採之，則一念採意既萌，後天復起，故曰了命，實關於性地　性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既無著相，則虛妄除而真理顯矣！真理方明，而一念生，豈非復其虛妄之相乎！故伺陽長而始採，則物然而升，先天氣盛，而後天伏不暇矣。採之升也，實有異焉！釀然而上，蒸於膸而稍止，徐上膸之上，則息，方名曰鉛金也　金生水，故汞產於心，雲從龍，風從虎之理兆矣！風平而雨降，自然鉛汞相投，相吞相啗，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木愛金，而金惡木，乃交會之道也　夫金剋木，反有愛惡之意焉！蓋金木之本性耳　皆以本然之天，故能用五行本然之性，亦不過譬喻耳。○乃先天也，五行在何處，但不如是，則不能達其理　採取之道既明，交會之理復露，再有叮囑，採取不可太緩，太緩則老而不可用，而後天之氣雜矣。學人以《交會圖》參看，則思過半矣。

詩曰：釀釀和氣釀春風，一點陽生恍惚中，無有有生無勝有，色從空裏色還空，升於膸上鉛情見，產自心源汞性通，定裏見眞眞里定，坎、離交會雨濛濛



又《交會圖論》　恍兮惚兮中有象，杳兮冥兮中有物　古先哲常持此以警學者，蓋恍惚冥定之象也，惟定可以鍊丹，不定而陽不生，陽生之後不定而丹不結　故纔以意採鉛而遽止其意，止有時而升有刻，蓋始生無過一氣耳　升於膸則爲鉛，故心斯意而無用矣！鉛自能引汞，汞自能尋鉛，恍惚杳冥之中，交姤之理畢矣！我得師之口訣，重泄之，宜秘！宜秘！默而視之，念勿出聲　若有知道之士，宿有善緣，逆此玄機至寶之道，凡遇口訣，記而勿書，書而勿見，則某實戴其德　余從師一十年，凡有所得，盡底陳露，願與同志之士共寶之　此乃玉清金闕東極青華長生度世上品內鍊金母寶訣

玄律至嚴，某不識避就，撰爲此書　亦前三旬表奏天廷，纔得報應，始敢吐露下筆　下筆之時，心蠢蠢然而汗落於紙，涕泣交零，但願志士得之，幸勿相累，同成勝果，共證仙階　吁！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幸心心相照，某不勝禱告之至，諸仙幸鑒！

又《採取交會口訣》　忘裏覓，覓裏忘，忘中見，見中忘，陽生矣！忘中採，採中定，忘裏升，升裏見，見裏憂，鉛成矣！定中起，意中升，忘中用，鉛引汞矣！鉛合汞於內，精會神於外，交會矣！鉛汞精神，合而爲一，卻將一念，使之落黃庭，歸鼎矣！

又《口訣中口訣》　打合鉛汞，須用一意，動採一陽，須用以靜而生定　莫怪平叔多兜攬，卻緣學者盡凝迷魂！說盡來　喘！滿眼天花散亂飛，門前流水浪聲微，青驢載取青娥去，頃刻青驢獨自歸

又《青娥在我》　巫峽雲生十二峰，故宮簫管寂寥中，星橋路隔青山外，若要相逢永不逢　是性又是命

或問：汞爲交姤？曰：《採取圖》心下一竅，乃交會之地，不可以有形求，不可以無形取，但鉛升之際，陽氣上☴　夫自氣穴降爲一陽宮，☽我採以意，☽汞降之際會，氣降爲☵，蓋汞鉛生，鉛升於膸上，☴爲精光所燭，故曰鉛。鉛猶表也，汞猶影也，表動影隨，故汞降以如之。陽鉛之升，不可謂之純陽，中含精光爲鉛，蓋亦屬陰；陰汞之降，不可謂之純陰，心生汞，心爲神，含汞遇神光，而後可用　蓋亦屬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二氣交感，凝結不散，遂成玄珠，如黍米　或問：鉛乃一陽，一陽乃先天一氣耳，汞何物爲之？曰：鉛與汞，皆先天之物；鉛乃先天氣，汞乃先天靈，此氣乃命之母，此靈乃性之子　可以曰鉛汞，可以曰性命，諸得道之宗師，誰肯直泄至此？又問曰：心下一竅，何竅耳？曰：混沌神房者，此也，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爲之，精光華騰爲☴，目光垂爲☵　精雖元精，然無日用之精，則元精不見　又如不信，譬如有水則潮興白氣，未聞白氣興於地也　水乃精也，白氣乃華也，

神雖元神，然曰用之神而不役，然後元神見。譬之皓月當天，雲收而光始下燭，清淨即無雲也，乘光即照臨也。精雖屬陰而精華屬陽，目光屬陽而照於內，則亦屬陰，光華相遇而成一寶，以氣感氣，使二物會於其中。⊙物之成也，有精氣焉，有元氣焉，工夫周足，遂爲眞人。蓋生生之意，寓於此矣！所以能靈而神者，此也。或曰：然則交會之後，安得此珠落於黃庭，歸於鼎內？曰：二物聚時情性合，五行全矣，虎歸於山，龍歸於淵，目光還而精氣復此。⊙落於黃庭，歸於鼎內，會有關捩子麼！恍恍惚惚，萬化生春，⊙秘秘秘。此數言非正經原有，乃學者有所得之謂也。或問：陽生於上，遽止其意，安保不復降？曰：大哉！問黃庭之下，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一，故陽則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則在乎一之內，正屬土，故○備五行之正氣，成天地之全形也。或問爐鼎之法。曰：黃庭之在人身如此，至一陽上升，如此珠落於其中之候，㊀如此即爐鼎也，ᘐ黃庭固屬土也ᘐ於中之中，蓋屬土中之土也。故落於其中，而成鼎器，五行各厚其基，何謂厚其基？夫母求子，子戀母，丹之法也，皆取其本然之性，既歸於鼎內氣各趨之，如子之戀母，故靜坐之中，神光下垂，則歸於鼎，精華上升亦如之。至於行住坐卧，如龍養珠，如雞抱卵，而氣各歸之，一身之脉絡皆爲之，務在乎勿忘而勿助長耳。學道之士然乎！其不然乎！在某之丹法若是而已矣。

詩曰：何勞姹女與嬰兒，透徹分明說與伊；身裏乾坤顛倒處，壺中日月運行時；要知一者爲陽用，須識一中作氣機；天使紫陽來說盡，後來何必更尋師。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取坎填離說》 鉛汞者，太極初分，先天之炁也。先天炁者，龍虎初弦之炁也。虎居北方坎水之中，而坎中陽爻原屬於乾。劫運未交之先，乾因顛蹶馳騁，悞陷於坤。乾之中爻損而成離。離本汞居，故曰坎內黃男名汞祖也。龍居南方離火之內，而離中陰爻，原屬於坤。混沌攪落之後，坤因含受孳育，得配於乾。坤之中爻實而爲坎。坎本鉛舍，故曰離中玄女是鉛家也。似此男女異室，鉛汞異爐，陰陽不交，則天地否矣。聖人以意爲黃婆，引坎內黃男，配離中玄女。夫妻一媾，即變純乾，謂之取坎填離，復我先天本體。故《悟眞篇》云，取將坎內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正此義也。

仇兆鰲《悟眞篇集註》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六 人人本有長生藥，自是迷徒枉擺抛。甘露降時天地合，黃芽生處坎離交。井蛙應下聲謂無龍窟，蘿鷃爭知有鳳巢。丹熟自然金滿屋，何須尋草學燒茅。○補註，長生大藥即甘露黃芽。不向同類尋求，而學茅法以煉金銀，眞蛙鷃之不知有龍鳳者。天地合而甘露降坎、離交而黃芽生二句，乃倒裝文法。○翁註，甘露黃芽，皆金丹之異名。天地坎、離，皆龍虎之法象。天地之氣絪縕，甘露自降。坎、離之氣交會，黃芽自生。龍虎二弦之氣相交，金丹自結矣。此般至寶，家家自有，以其太近，故輕棄之，殊不知此乃昇天之靈梯也。近世學者，多有執旁門非類，孤陰寡陽，有中之有，易遇難成等法，以治其身。初不知斯道之簡而易成，有如井裏之蛙，籬間之鷃，莫知有鳳巢龍窟也。○子野云，且道長生藥是何物，噫，子子孫孫因順去，逆來永壽歎誰知。黃芽甘露俱是藥名，天地坎、離其實人也。天地合坎、離交，則藥生矣。○陳註，前三詩已盡還丹之妙，此章又提出甘露降之旨，更爲明切。《易》之泰卦曰，地上於天，泰。又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蓋一陽之氣下降，而一陰之氣上騰，則雨甘露，若眞水潤下，而眞火炎上，則結黃芽。要知甘露黃芽，即先天一氣。此氣纔至，即結成丹。仙翁顯言甘露降者，使人知天地交泰之義。又言坎、離交者，使人知水火既濟之道。嗟乎，世人見聞不廣，若井蛙籬鷃，烏足知玄牝之門，能降露而生芽哉。但以眼前非類，如尋草燒茅等事，大可笑也。○蘗註，詩言人人本有，而翁註補以家家自有，意更明豁。露降而曰時，乃一日之一時。芽生而曰處，指中央之正位。但二名非兩物。液爲甘露，凝爲黃芽。故《契》云先液後凝，號曰黃輿焉。黃芽何物，坎中戊土，離中己土。皆中黃眞氣，同類有情之物。水火既濟，則流戊就己，二土成圭，靈芽自兆矣。丹熟則乾體就，號爲金仙。身即屋也，豈非滿屋金乎。○戴同甫註，吕祖師拈土石成金，陳泥丸喻水銀立乾，皆丹熟之驗也。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一 內藥還同外藥，內通外亦須通。升頭和合類相同，溫養兩般作用。內有天然真火，爐中赫赫長紅。外爐增減要勤功，絶妙無過平聲真種。上聲。○補註，上段言藥，下段言火，各兼內外兩意。內藥者，離之元精。外藥者，坎之元氣。兩藥相資而相配，故曰內藥還同外藥。但藥分內外，未免木金間隔。必內先煉己通關，然後外藥從此可入，故曰內通外亦須通。初資同類以和合丹頭，專取先天之一氣。後用溫

養以進退火符，兼取金水之兩般。此皆外藥也。及乎外藥歸爐，則太陽眞火蒸伏丹田，如紅日之中懸此內藥也。然十月之間，抽鉛添汞，須勤勤增減，而不敢怠。此又外藥也。坎宮之眞鉛，乃丹家眞種子。下章云玄珠是也。通關有二法。用清淨者，積氣以開關。用鼎爐者，聚氣以開關。兩般作用，朝屯取上弦之金氣，暮蒙取下弦之水氣。此一月中六候之藥火。○翁註，人身以精氣神爲主。神生於氣，氣生於精，精生於神。修丹之士，若執此三者而修，皆後天地所生。純陰無陽，安能化形於純陽，而出乎天地之外。聖人知己之眞精，乃後天地生而屬陰，難擒易失，是以採先天一氣，以眞陰眞陽，二八同類之物，擒在一時辰內，煉成一粒至陽之丹，號曰眞鉛。此造化在外，故曰外藥。卻以此陽丹擒陰汞。陽丹是天地之母氣，己汞乃天地之子氣。以母氣伏子氣，子母相戀，豈非同類乎。此造化在內，故曰內藥。以先天陽丹點己陰汞，化爲純陽，更假陰陽符火，運用抽添，十月功足，形化爲氣，氣化爲神。神與道合，出入無形，變化不測。故能出乎天地之外，立乎造化之表。是先天之一氣使之然也。故曰妙絕無過眞種。○陳註，修行之人，先須洞曉內外兩個陰陽作用之眞，則入室下工成功易矣。內藥則一己自有，外藥則一身所出。內藥不離自己身中，外藥不離色相之中。內藥只了性，外藥兼了命。內藥是精，外藥是氣。精氣不離，故云眞種性命雙修，方證天仙也。

卦氣

綜述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眞義》卷上《朔旦屯直事章第三》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

凡運晝夜陰陽升降火數，皆依約卦爻晝夜各一卦直事，始以屯、蒙二卦爲首，朝屯暮蒙，從此爲次序也。

又《既未至晦爽章第四》 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既、未者，既濟、未濟二卦也。晦爽者，晦朔、陰陽、明暗，往復也。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者，謂陽屬動，陰屬靜，於十二辰中，早晚分陰、陰陽升降，火數周而復始，更互用之也。

又《春夏據內體章第五》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陽火自子進符至巳，純陽用事，乃內陰求外陽也。陰符自午退火至亥，純陰用事，乃外陽附內陰也。此內外之體，盛衰之理，始復而終坤，皆以爻象則之也。

又《賞罰應春秋章第六》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春氣發生謂之賞，秋氣肅殺謂之罰。自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陽火候也。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陰符候也。乃於十二辰中，運其火符，應此四時五行。昏明寒暑，仁義喜怒，爻象不得纖毫參差，故謂之不失。鼎內四時無虧，象中寒暑則一，其丹必成矣。《古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個識，識者便是眞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是故修金液還丹，若非取法象天地造化，以自然之情，則尤所成也。

又《易者象也章第十》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湊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據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鄧，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

《易》者，象也。蓋以日月相合而成也。金液還丹，莫不合日月陰陽精氣而成也。故陰陽精氣，出入卷舒；晝夜循環，周而復始，約六十四卦，依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火隨進退；陰來陽往，陽伏陰施；東西之氣相交，夫婦之情相契。當斯之際，震來受符，天地媾其精神，日月合其魂魄。混沌者，神室象雞子，兩弦相合如混沌也。陽龍陰虎在混沌中，相承交感之氣，樹立根基，長養鄧鄧，以至凝神成軀，終爲精物也。故鼎室中，乃自是一天地也

凡關鍵動之物，莫不由之也。雄陽屬天，乃玄也；雌陰屬地，乃黃也。此乃老陽老陰　乾父坤母，互用火符極數也　則知一鼎中造化，一一明象天地運動，發生萬類也　若火候失時，抽添過度，寒暑不應，進退差殊，則含天地之間，憑何節候而生物象哉？憑何陰陽而生龍虎哉？

又《復卦建始萌章第十三》　䷗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

復卦始建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者，六陰爻下初變一陽爻，爲《復卦》，故云建始萌也　謂因坤卦下變一乾爻，內體成震，坤是震之孕母，故云立兆基也　震是乾之長子，從此隨時漸變，至十五日變成純乾，乾，父也，故云繼父體也　亦如月自三日生形，至於八日成上弦，陽數得半，喻鼎中金水各半也　至十五日，圓滿出於東方，蟾蜍與兔魄雙明，喻鼎中金水圓滿得火候也　魏公託此卦象，喻月生者，蓋將半月三候陷於半日六辰內，進陽火抽添於鼎中，內受火符，有此變化兆萌也　七八道已訖者，謂十五日乾體成就也　屈折低下降者，謂下文十六日以後，退陽火，用陰符也

又《十六轉受統章第十四》　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

十六轉受統者，謂十六日以後，陽火初退，陰符始生也　巽辛見平明者，亦如陽火初進之時，與月生三日同也　下弦二十三者，復如上弦同義，金、水各半也　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者，陰符到此，消盡陽火也　緣一月內，陰陽各半，陰陽相禪，水火相須，一月既終，復又如初，再用復卦起首，故云繼體復生龍也

又《壬癸配甲乙章第十五》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

壬、癸，陰也　甲、乙，陽也　陰陽相配　謂丹母在乾坤鼎中，受陽龍陰虎相合之氣，故云乾、坤括始終也　七、八、九、六，四者合三十日也　三十日內，七九應陽數，六八應陰數，乾、坤各分其半，至三十日而盡，陰符、陽火俱終　故當一月運火之時，皆循八卦，列曜運行，子午東西，抽添升降，則陰陽舒卷，使金水調和　如或運火失時，霖旱不節，既虧生成之理，難留龍虎之形；運火之士，細忖度之

又《元精眇難睹章第十六》　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又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則因《象》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可得不慎乎？

元精者，是鼎中神獸真精，天地之元氣也　搏之不得，視之不見，而能潛隨化機，生成萬物。既窈冥難睹，當推效符證，立表爲範，發號施令以應天符，故仰觀象天文，俯察循地理；乃得含天地之魂魄，會陰陽之慘舒；樹立三才，勘定休王；依卦象，順爻辭，分旦暮，敘升降，故得乾、坤泰而夫婦和，龍虎交而天地理。以上並論循刻漏，運符火，明抽添，分進退，一一不失日月星辰行度之數，則鼎內依四時生產萬物神精也　運符火之士，得不愼乎？

又《御政之首章第十七》　御政之首，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診雜俯仰。

御政之首者，運符火之士起首次第也　既鑄金成鼎器，則管括固濟令微密也　開舒布寶者，內金舒暢滋液，金水相依也　復隨斗柄，經歷十二辰，上順五星於四七之間　四七，五行二十八宿也　如或緯候參差，節符不應，則吉凶生於爻象，符火失於晨昏，致使外五星錯亂，則內五氣不和；四七乖戾，則周星診離，而鼎內不生成也　外火雖動而行，內符閑靜不應，則大魂地魄不相交接，是以星辰錯亂，日月差殊，四季不調，萬物不產，良由運火，夏秋失節，致鼎中霖旱不常也

又《文昌統録章第十八》　文昌統録，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

文昌統録者，斗魁戴筐　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台輔者，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　主宰天下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則象鼎內受天地萬物之氣，而生成變化也　陰陽既乖，四時失度，猶運符火之士，調燮過差，故云詰責也　金液還丹，秘在鉛、火二字　爲之終始，既得眞鉛，又難得真火也　其可輕議也哉？是以魏公廣而喻之，猶慮後人

之迷惑也

又卷中《晦朔之間章第四十六》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其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萌。潛潭見象，發散精光

晦朔之間，金水符合之際，艮後寅前是也　陽符既退，金水同宗，故混沌相符，牝牡相得，流氣滋潤，施液母胞，化生神靈，不可度量　又能安身利用，藏貴隱形，伏體潛潭，精光漸發，既於東北右轉，乃是遇朔復興，起自箕斗，旋轉西位，嘔輸吐萌，漸思明耀，尚在伏陰之際，將議復圓舊形，故於東北艮鄉，以循發生終始之位，再動潛龍也　此喻連符至戌亥之間，鼎中金水，如經晦朔，將近子符發生，謂艮位去寅不遠，故曰嘔輸吐萌　同金母於晦朔之間，金水滋暢，至月且遇子符一陽之火，金遇火重明復耀，則左旋吐萌，漸生龍體也　故下文云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也

又《昴畢之上章第四十七》 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蔚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

☴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與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蠲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

昴畢之上，☳震出爲徵者，謂月之初生於西方昴畢之上，以行陽火　至子丑將運五日一周之氣，自此而始，再生一陽爻，震氣初動，發生之端於鼎內，因此漸生陽氣　至三五十五日，方成純乾，而龍體成就也　陽以三立者，火行三日，鼎內陽氣初布，故云三日震動也　陰以八通者，已得二候，生二陽爻，至於八日，☱兌金得用，金水氣停，屬上弦，金水相通，故云八日兌行也　九二見龍，初平有明者，謂月當上弦，成形方半，喻鼎內金水，受寅卯之符，陰陽各半也　三五德就者，謂九三乾乾，行至辰巳，正得三候，共計十五日，三爻盡爲純陽，☰乾體成就也　此後陰陽界分，故謂之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乃周而復始也　☴巽繼陰統，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者，陽爻退而變一陰爻，巽故得承領陰符，行五日在午本之上，柔爻漸進，陰氣旋生，包固陽精，左旋動逸，四候既滿，生二陰爻　☶艮行五候，符至申酉，遇下弦二十三日，金水復均也　九五飛龍，天位加喜者，謂六候三十日，坤行陰符至戌亥，是乾坤之氣俱足，龍虎陰陽，萬物之數周旋，故云九五加喜也　六五☷坤承，結括終始，蠲養衆子，世爲類母者，謂坤始變一爻爲陽成震，作乾家長男，以至三爻，俱變爲純陽成乾　陽極陰生，復於乾體，變一爻爲陰成巽，作坤家長女，以至三爻，俱變爲純陰成坤　始終出沒，皆由坤體長養萬物，世爲類母　衆子，卽衆卦是故六五坤承，結括還丹終始，爲道之規矩也　用九翩翩者，謂亢極見命以退位，乃陽數已訖，則轉而相與也

又《循據璿璣章第四十八》 循據璿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睹。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謂上文云乾、坤爲道之規矩，欲順陰陽之則，須循魁斗之行，變化備於六爻，周流故無常位，乃爲《易》道宗祖　蓋喻坎、離運氣於鼎中，周流六虛於象內，莫能窺睹，玄妙潛生，是爲藥之宗祖也

又《朔旦爲復章第四十九》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九疾，立表微剛　黃鍾建子，兆乃茲彰　播施柔暖，黎烝得常

朔旦爲復者，五陰一陽，陰氣已極，陽氣復生，謂六柔爻下體，初變一剛爻，是一陽發生之兆，故從子初起陽火也　陽氣始通，律應黃鍾，鼎內受微陽之氣，始造砂汞之基；五陰一陽，以陽爲主，則布氣通流，无所不至，是謂出入无疾也　《易》曰：復，反復其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喻天地鼎中，將生萬物，自茲而始，應十一月子，進陽火候也

又《臨爐施條章第五十》 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

臨卦四陰二陽，喻行丑火，陽德漸進，光耀鼎中　冬至之後，日以益長，陽氣浸布，生成神氣精也　符應大呂，結正低昂者，金水感氣，漸結流珠於上下，應十二月丑，進陽火候也

又《仰以成泰章第五十一》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

泰卦三陰三陽，陰陽氣停，夫婦交接　漸兆龍虎之精，敷榮金汞，故云：

小往大來。《易》曰：无平不陂，無往不復。陰陽相承之道，應正月寅，進陽火候也。

又《漸歷大壯章第五十二》 漸歷大壯䷴，伏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大壯卦二陰四陽，謂仲春陽氣雖盛，陽中猶含陰氣，陰道將離，故榆莢隨陰而落也。刑德相負者，謂二月、八月陰陽分位之時，陽爲德，德則萬物生；陰爲刑，刑則萬物死。故二月陽中含陰，陰氣犯物，乃於仲春而榆莢墮落，象金砂隨餘陰氣，動靜落於胞中，故云歸根也。八月陰中含陽，陽氣發生，乃於仲秋而齊麥復生，象金水隨餘陽氣，滋液滿於室內，故云復業也。下文觀卦內云刑德相負之際，陰陽相停之時，應二月卯，息符候也。

又《夬陰以退章第五十三》 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夬卦一陰五陽，陽升陰退，陽氣已盛，而鼎內尚餘些些陰氣，被辰火蕩滌，金砂得以洗濯羽翮，振其宿塵，應三月辰，進陽火候也。

又《乾健盛明章第五十四》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

《易》曰：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元萬物資始，自冬至一陽生，至於純陽，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喻鼎內自十一月受符至四月，六爻變爲純乾，資成品類，故金胎遇正陽之火，金得火而成器，同益光明，廣被四鄰，充滿鼎室，應四月巳，進陽火候也。中而相干者，陽極陰生，謂下文陰干陽德也。

又《姤始紀序章第五十五》 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蔟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

《易》曰：姤，遇也。五陽一陰，陰生陽退，陰陽分界，龍虎交媾，故相遇也。又曰：繫於金柅，貞吉。謂一陰首唱，繫於後變，以至極陰也。履霜最先者，一陰初生，必至極陰，既有微霜，必至堅冰也。井底寒泉者，謂五陽下有一陰，陰氣未得敷舒；五陽雖多，陰方受事。凡卦之六爻，五陰一陽，以陽爲主；五陽一陰，以陰爲主；多以少爲主，故云陰爲主人也。喻鼎內金母，本是太陰水精，初得陰氣微信，金水少得舒情，必知堅冰極陰之至也。應五月午，退陰符候也。

又《遯世去位章第五十六》 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栖遲昧冥。

遯卦四陽二陰，陰氣漸盛，陽氣漸衰，謂陽遯其位，收斂真精，以待將來殘陽居陰，漸欲關絕，乃栖遲於昧冥也。《易》曰：物不可以終遯，故俟時也。喻鼎內赤龍之精，被陰用事，漸合金水，欲萌姹女，則收斂眞精，任陰陽之變化也。應六月未，退陰符候也。

又《否塞不通章第五十七》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否卦三陽三陰，天地俱息，陰陽不交，萬物不萌。中宮金母，舒卷自安，應七月申，退陰符候也。

又《觀其權量章第五十八》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齊參芽蘗，因冒以生。

觀卦二陽四陰，陰氣已盛，比仲秋情。謂鼎內金得陰氣，隨水相合變化，滋生姹女水銀也。然陰氣得用，而鼎內猶餘陽和，反於仲秋，復生齊麥，故云老枯復榮也。冒生者，遍地生也。喻金水承陰符於仲秋，生養叢求滿胞胎中也。八月、二月，陰陽刑德相負，已於上文大壯卦中註之。應八月酉，息符候也。

又《剥爛肢體章第五十九》 剥䷖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易》曰：剝，剝也。一陽五陰，陰盛陽衰，柔侵剛盡，金水俱息，肢體消化，歸功土德，應九月戌，退陰符候也。亡失至神者，謂下文六爻純陰也。

又《道窮則反章第六十》 道窮則反，歸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

乾始於坤，六陰柔爻，九地之下，變一剛爻，謂之一陽生。陽氣從弦而始，以至六變純陽，乾體成就。純陽氣足，陽極陰生，復於乾六陽剛爻之下，變一柔爻，謂之一陰生。以至六變純陰，復歸坤體，故云：道窮則反，歸乎坤元也。坤，地也，母也，陰也。乾，天也，父也，陽也。陰得陽而生，陽得陰而成，一陰一陽之謂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故云：恒順地理，承天布宣也。比喻

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運陰陽進退之火符，合乾、坤、坎、離之精氣，周而復始，妙用無窮，因使聖女、靈男，交陰陽於神室，飛龍伏虎，媾魂魄於母胞，是以神變九方，化生純粹者也。

又《玄幽遠渺章第六十一》

玄幽遠渺，陽闔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述失軌，後爲主君。无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天地雖則玄遠，謂日月交氣，應其行度，則又相連，育種萬物，爲陰陽祖也。陰陽媾精於天地寥廓恍惚之間，則莫知其出沒也。喻鼎器設象，乾、坤父母，運軸坎、離，男女於鼎內，寥廓恍惚之間，則莫睹其變化蹤由也。金爲藥宗於器內，初則玄黃未分，迷失軌轍；次則陰陽剖判，終則人君五行互用，无往不復，否泰相濟，消息相因，始復終坤，起朝止晦，入符出火，益水安金，行火止水，理似循環，內象金水養育，亦同人主，如四時符火加減不失時節，即千秋龍虎常存也。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一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易》者，象也，即上文所謂日月爲易是也。夫魏公之爲是說也，將以指陳身中之陰陽，而身中之陰陽，則無形可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非假象託物，將何以發明，而使人窮其神，知其化哉。於是仰觀俯察乎天地之間，惟有日月之象顯然著明，故以其顯然著明者示人，使之洞見天地之陰陽，而默識乎神化之妙，則吾身之日用不知者，自可以不言而喻也。蓋日月往來乎黃道之上，一出一入，迭爲上下，互爲卷舒，晝夜循環，猶如車輪之運轉，無有窮已。人能反身而思之，觸類而長之，則吾一身之中，自有日月，與天地亦無異矣。韓道遙《內指通玄祕訣》云：法輪要轉常須轉，只在身中人不見。駕動之時似日輪，日輪向我身中轉。又云：法輪轉得莫停留，念念不離輪自轉，何用外求哉？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

一部全《易》計三百八十四爻，一斤大藥計三百八十四銖，此丹道、易道之相通，而《參同契》所以作也。爻者，卦畫也。符者，卦之合體也。《易》有六十四卦，丹法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其餘六十卦爲火候。今以乾、坤觀之，始於屯，蒙，終於既濟，未濟，其間反體，變體，無一卦相合，於此，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古仙據爻摘符，以比喻鼎器，藥物，火候，可謂乃且備矣。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撢持。

晦至朝旦者，晦朝之間也。震來受符者，乾交於坤而成震，身中之一陽生也。斯時神與氣交，氣與神合，有如天地之構精，日月之合璧，故曰：當斯之時，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撢持。天地即吾身之乾坤也，日月即吾身之坎、離也。天地、日月以時而相交，故能陶萬彙而成歲功。乾、坤、坎、離以時而相交，故能奪造化而成聖胎。魏公恐學者不明身中之陰陽造化，遂借日月相交之時爲喻，非曰一月止有晦朔之間可以用功也。《悟真篇》云：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時易日法神功。學者能知以時易日之妙，則能竊天地之機，而成大丹矣。

雄陽播玄施，雌陰統黃化。

雄陽播玄施者，天氣降而至於地也。雌陰統黃化者，地承天氣而生物也。《悟真篇》云：甘露降須天地合，黃芽生要坎、離交。蓋丹法之生藥與天地之生物相似，皆不過陰陽二氣，一施一化，而玄黃相交爾。

渾沌相文接，權輿樹根基。

陰陽二氣上下交接，混而爲一，故謂之渾沌。渾沌乃天地之郛郭，萬物之胞胎也。丹法以之爲權輿而樹立根基，則天地萬物皆在吾身，而不用求之外矣。

曾慥《道樞》卷三二《參同契》上篇

日月有交陰陽有位，至藥有象，火候有卦，用之如循環之道焉。正月者，九二也。丹體和合，發生之時也。其卦泰䷊，其律太簇。泰也者，乾下而坤上也。泰始輻輳，剛柔得中，寅春發生，芽兆滋隆，四象歸一，混混濛濛。君子在位，彰德惟洪。此其爲陽息者也。二月者，九四也。求化成金者也。其卦大壯䷡，其律夾鐘。大壯也者，乾下而震上也。陽爻漸壯，乾一化坤。翡翠檢莢，混然同根。清氣相薄，勝負難分。或沈或浮，結象朏門。此其爲陽息者也。三月者，九五也。洗濯微[口]光曜，進功鮮明者也。其卦夬䷪，其律姑洗。夬也者，乾下而兌上也。五陽一陰，斯已其體。陰陽相薄，剛柔得紀。陰夬潛消，飛龍之世。此其爲陽息者也。四月者，上九也。火王之時，密其[口][口]者

也。其卦乾☰，其律仲呂，剛健潛龍，曜魄於[illegible]，行紀，表有法則，陰陽祖始，陽極則沈，善防[illegible]。此其爲陽息者也。五月者，初六也。至蘗陽用而在乎陰位者也。其卦姤䷫，其呂蕤賓，姤也者，乾上而巽下也。始結其端，霜雪其素，胎滯蒙肥，陰爲陽主，道之樞機，伏藏爲后，履霜之至，堅冰寒沍，此其爲陰息者也。六月者，六二也。化柔成剛，其道乃亨，世止以求爲意者也。其卦遁䷠，其呂林鐘，遁也者，艮下而乾上也。遁潛晦迹，畜養安居，不顯令名，俟時而舒，凝液既畢，方直乘輿，此其爲陰息者也。七月者，六三也。來性惟剛，蘗至斯時生成已息者也。其卦否䷋，其呂夷則，否也者，坤下而乾上也。否立閒隔，陽已結交，天地得體，剛柔敵交，殺氣相臨，陽晦陰消，靡美貞吉，含章讒謠，此其爲陰息者也。八月者，六四也。金氣王矣，蘗成質矣，蟾兔所以圓明者也。其卦觀䷓，其呂南呂，觀也者，坤下而巽上也。斗建南呂，觀彼權衡，以育元氣，更衰代榮，卯酉二門，榆落齊生，括畜其萌，咎乃不行。此其爲陰息者也。九月者，六五也。神氣化藏，火之基者也。其卦剝䷖，其呂無射，剝也者，坤下而艮上也。剝以毀體，淪寂其肌，還返既老，精凝不飛，否極則泰，消化形微，元吉弦享，黃下之衣，此其爲陰息者也。十月者，上六也。至蘗已成者也。其卦坤䷁，其呂應鐘，坤柔化氣，灰土爲形，幽理泉井，陽炎陰經，組法可度，輪環生成，先迷後蠕，後禪絃興，龍戰飾血，崇功令名，此其爲陰息者也。十有一月者，初九也。陽氣之潛迹者也。其卦復䷗，其律黃鐘，復也者，坤上而震下也。復陽氣潛，畜茲陰德，混茫其形，張時法則，爲衆紀綱，先迷後得，此其爲陰息者也。十有二月者，九二也。芽孽已滋，斗建子丑，禪位之始者也。其卦臨䷒，其律大呂，臨也者，兌下而坤上也。臨爐周竟，見龍在田，暉曜分赫，茲始而遷，遞推主賓，不爲物先，黎蒸得嘗，後勿爲前，此其爲陽息者也。天老曰：前之所列，如繩貫珠，編緒可則，開神仙之綿密者歟！吾將明其用焉，復者，以顯喪朋而初起火者也。何也？坤，六爻陰也，其始一爻變而爲陽，故陽之一爻在乎五陰之下，六爻俱陰者，得其朋也。一爻變陽者，喪其朋也。復也者，上坤下震，此黃芽之初，養蒙之象，變化之術也。震者☳，以顯其變者也。乾，六爻陽也，震爲乾之長子者也。何也？坤者下變斯成震也，震者上變斯成艮也。所以爲長子，而繼體於乾歟！故坤者，乾之位也，乾者，坤之位也，左爲主賓焉，十有一月，坤之一爻變受陽，至於四月，則六爻備，而歸於乾位用事者也。巽者☴，以顯其成者也。曰，陽也。月，陰也。自一日而至於十有五日，則月變而成乾也，於是震用事者也，金氣漸滿，至於十有六日，變乾之一爻而爲巽，一陰生矣，長爻，陽也，短爻，陰也。求，性剛而難伏者也。於是變剛爲柔，全蘗之質成乎柔矣，故巽受乾之化，十有六日而月出巽地，蘗自朝旦而生，至是則火亦欲伏矣。屯者☵，坎上而震下也，以明吾之用日之火，月之火者也。故朝之用者，屯當其直焉，夕之用者，蒙當其直焉。晦朝之用者，則既濟、未濟焉。凡至晦朝之際，開器以受陽之一爻焉。月十有五日爲陽，降陽之正位，至於十有六日，其陽折損，故曰郎虧，以變乾爲巽，是剛而爲柔者也。兌者☱，以顯其平者也。日月者，三十日一合焉，既合三日而始見矣，故八日謂之上弦，二十有三日謂之下弦，弦者，平也，是以一日至於八日，月之增其平者半，十有五日至於二十有三日，月之虧其平者半。吾之用火，一日至於八日，金水相入矣，二十有三日，而蘗成不動，斯其半者歟！艮者☶，以明其形者也。夫金生於巳，王於酉，墓於丑，秋者，金王之時也。八月十有五日，其形圓明，而吾之蘗至於斯也，乾體方就，五色暉曜，日以堅實焉。丑者，金之墓，艮之位也。蘗至於艮，明戍形矣。金非金，不見者也。二十有三日，則見於丙地。下弦不動，吾之蘗其伏矣。乾者，以顯其剛者也。月之一日，陽之爻交體相生，至十有五日，圓明矣。吾之蘗用火至十有五日，金水合而俱得其所矣。求，陽而性剛，難伏者也。以法制之，斯不動焉。東方者，木之位也。金得木而榮，十有五日，則月在乎東方甲之地也，斯盛滿於甲矣。坤者，以顯其化者也。坤之一爻其變成震。震者，木也，陽也。坤者，陰也。然以五土養乎二陽，二陽者，木也，求是也，象鉛之有銀者也。故曰坤者，其爲震之母歟！乾、坤者，含十有二爻，一歲之象也，因以立兆基焉，何謂也？自坤變而成陽，自子至於巳，六爻之變盡矣，乾者，自午至於亥，六爻變而歸坤，坤，土也。吾之蘗更十有二月而成土，功斯畢矣。經曰：金從月生者也。朝受日之符，故朝日爲復，陽氣始通矣。晦至於朝，則震來受其符焉。繼坤以生震龍，則月生之後坤變成震，終而復始乎。正月者，泰☰也，日爲之象全矣，其三爻陽也。是月也，有屯☳，震下坎上。有蒙☶，坎下艮上。有需☵，乾下坎上。有訟☲，坎下乾上。有師

䷁、坎下坤上。有比䷇、坤下坎上。以臺其直焉。故晉一日、其朝用屯、其夕用蒙。二日、其朝用需、其夕用訟。三日、其朝用師、其夕用比。一日而至於三日、其震動者也。二月者、大壯䷡也、月附乎日而未見也。四日、其朝用小畜䷈、乾下巽上。其夕用履䷉。兌下乾上。五日、其朝用泰䷊、乾下坤上。其夕用否䷋。坤下乾上。六日、其朝用同人䷌、離下乾上。其夕（用大有）䷍乾下離上。三月者、夬䷪也、月之右始生者也。三日見於庚地而夾焉。故凡用火一候、於是月之候有六、故十有二月、則七十有二、功斯終於（十）（干）矣。是月也、七日、其朝用謙䷎、艮下坤上。其夕用豫䷏、坤下震上。八日、其朝用隨䷐、震下兌上。其夕用蠱䷑。巽下艮上。九日、其朝用臨䷒、兌下坤上。其夕用觀䷓。坤下巽上。四月者、乾䷀也。八日上弦見於丁地、其平如繩焉。月有二氣、則十有二月其氣二十有四矣。十有五日、二弦合其精氣。於是乾、坤之體合而乃成二八、應乎易道、正而不傾者也。十日、其朝用噬嗑䷔、震下離上。其夕用賁䷕。離下艮上。十有一日、其朝用剝䷖、坤下艮上。其夕用復䷗。坤上震下。十有二日、其朝用無妄䷘、震下乾上。其夕用大畜䷙。乾下艮上。五月者、姤䷫也、日烏之象全矣。十有五日、乾體就矣、圓照於東方焉。十有三日、其朝用頤䷚、震下艮上。其夕用大過䷛。巽下兌上。十有四日、其朝用咸䷞、艮下兌上。其夕用常䷟。巽下震上。十有五日、其朝用遁䷠、艮下乾上。其夕用大壯䷡。乾下震上。六月者、遁䷠也。七日者、否䷋也。兔之象全矣、金與水俱得太陽之氣、溫養以成還丹者也。經曰：乾健盛明者也。日有十二時、三十日則其時三百有六十。故每月有一日用火焉。凡一小周、則十有二月者也。十有六日、其朝用晉䷢、坤下離上。其夕用明夷䷣。離下坤上。十有七日、其朝用家人䷤、離下巽上。其夕用睽䷥。兌下離上。十有八日、其朝用蹇䷦、艮下坎上。其夕用解䷧。坎下震上。八月者、觀䷓也。五行錯王、相據以主者也。經曰：十有六、其轉受統焉。巽辛見於平明、巽絕其統、十有六、轉受統焉。月盈則虧、故十有六、轉相減者也。一氣之閾、十有五日而終。又化其色、日照曜於日閾焉、求所以化爲液歟、十有九日、其朝用損䷨、兌下艮上。其夕用益䷩。震下巽上。二十日、其朝用夬䷪、乾下兌上。其夕用姤䷫。巽下乾上。二十一日、其朝用萃䷬、坤下兌上。其夕用升䷭。巽下坤上。九月者、剝䷖也。月虧其右、而存左之餘如鉤焉。一日見於丙地、艮者直於丙南焉。下弦者、二十有三日也。丙弦合其精、乾、坤體成矣。二十有二日、其朝用困䷮、坎下兌上。其夕用井䷯。巽下坎上。二十有三日、其朝用革䷰、離下兌上。其夕用鼎䷱。巽下離上。二十有四日、其朝用震䷲、其夕用艮䷳。十月者、坤䷁也、月之象全矣、再損而成艮焉。二十有三日、下弦者也、其水半斤。凡月用火、用藥、並歸土之功焉、故其形如土灰也。二十有五日、其朝用漸䷴、艮下巽上。其夕用歸妹䷵。兌下震上。二十有六日、其朝用豐䷶、離下震上。其夕用旅䷷。艮下離上。二十有七日、其朝用巽䷸、其夕用兌䷹。十有一月者、復䷗也。三十日於是日月合矣。故曰：陽□□坤元陰陽之氣索滅藏焉。日月合用、金砂依分者歟！坤之三十日者歟！節虛相□□者歟！□□□□□□者歟！晦朔滿蝕掩、斯日月相傾者歟！二十有八日、其朝用渙䷺、巽上坎下。其夕用節䷻。兌下坎上。二十有九日、其朝用中孚䷼、兌下巽上。其夕用小過䷽。艮下震上。三十日、其朝用既濟䷾、離下坎上。其夕用未濟䷿。坎下離上。吾於是推坤焉。坤、陰位也、一變爲震。震者、繼乾之體、其爲長子者也。震一變爲兌、兌一變爲復、爲乾之三者也。吾於是推乾焉。乾、陽位也、一變爲巽、巽轉受統、以歸坤位者也。巽一變爲艮、艮一變復爲坤者也。坤者、明藥之功畢者也。坎也、離、其爲二用者也。

李道純《卦象論》

海瓊真人云：上品丹法無卦爻，諸丹書皆用卦爻者，何也。此聖人設教而顯道也。古云大道無言，無言不顯其道，至此義也。所謂卦者，掛也。如掛物於空懸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使人易見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畫卦六爻，象六虛，即我之六合也。丹書用卦用爻者，蓋欲學者法象安爐，依爻進火，易爲取則也。海瓊真人謂無卦爻者，警拔後人，不可泥於爻象，即此用而離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之前，如如不動，即太極未分之時。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極生兩儀也。有形體便有性情，即兩儀生四象也。至於精神魂魄，意氣身心，悉皆足具，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賢云崇釋則離宮修定，歸道乃水府求玄，謂修煉性命之要也。離宮修定者，持戒定慧，便諸塵不染，萬有一空，即去離中之陰也。水府求玄者，煉精氣神，使三花聚鼎，五氣朝元，而存坎中之陽也。特達之士，二理總持，負陰抱陽，虛心實腹，即取坎中之陽，而補離中之陰，再成乾體也。紫陽真人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自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

盡由心　正謂此也　如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順相因，往來推盪，定四時成歲，四德運化，無有窮也　行火進退，抽添加減，則而攢之，簇一年於一月，簇一月於一日，簇一日於一時，簇一時於一刻，簇一刻於一息　大自元會運世，細至一息之微，皆有一周之運　達此理者，進火退符之要得矣！　雖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卻不可執在卦爻上　當知過河須用栰，到岸不須船　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　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皆究羣爻讒役情」又云：「不刻時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皆謂此也　予謂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豈在誘喻？故上品丹法，不用卦爻也　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達，須從漸入，故諸丹書，皆以卦爻爲法則也　達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仇兆鰲《悟真篇註解》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九》　冬至一陽

來復，三旬增一陽爻。月中復卦朔晨潮，望罷乾終姤兆。　日又別音必爲寒暑，陽中復扶又切　起中宵。午時姤象一陰朝，直遙切　煉藥須知昏晚。○補註：此章詳明火符也　上段言一月中陰陽姤、復之象，下段言一日中陰陽姤、復之機　上是按月求藥，下是逐日行功　一年有個冬至，一月亦有個冬至　朔望潮汐，可驗復、姤之消長矣　一日有個冬至，一月亦有個冬至　寅中午半，可參寒暑之頭界矣　兩段各言復、姤者，月取六候之陰陽，日配火符之陰陽　上云三旬，下云昏曉，文義判然明白　陸陳二註頗混　○翁註：冬至一陽生爲復卦，每三十日增一陽爻，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至四月六陽爲純乾，乃陽長之候，陽極則陰生　夏至一陰生爲姤，每三十日增一陰爻，爲遯爲否爲觀爲剝，至十月六陰爲純坤，乃陰消之候陰極則陽生，此一年之火候也　聖人又移一年火候在一月之中，朔旦一陽爲復，兩日半增一陽，至十五月望成乾，十六一陰爲姤，故曰望罷乾終姤兆，以陰氣初萌，故爲之兆　又將一月之候，移在一日之中，分爲寒暑溫涼，四時之氣，故以中夜子時一陽生爲復卦，午時一陰生爲姤卦　陽火陰符，抽添運用，其進退亦依天地四時陰陽升降之道，不得毫髮差忒　復、臨至乾六卦，値上半月　姤、遯至坤六卦，値下半月　各以南日生當一卦　說本朱子，見參同契註，丹家卻不用此

幾（機）

綜述

李筌《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　龍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含五炁遞爲生殺，自然有之　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　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爲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興其生殺手　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　爲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之乎　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　至如奸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　如此之大亂，爲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　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　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　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黔黫安其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黃帝得聖人言，爲道求生必由所生法，言道機也　達士稱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理在此也　儻人能得機，要在固躬，不可縱情恣欲以輕乎命　《抱朴子》云，善其術者，能卻走馬以補腦　故事顯而理隱者，天下莫不見也　理有可盜則非道不能取，故善爲盜者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知則神氣不降機用貴密，而事無不濟　惟君子明以能固躬而得乎機矣　儻小人見理用機行盜，則往往不能固躬返有所失，是輕命而窮及藍矣　故戰勝之術理密機深，恐文繁不欲細解，但詳太一固命金丹經訣，即知其詳矣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者得失之變，使天地萬物人理爲之否泰興亡損益可否盛衰，皆機之變也　故盜機者是奪造化於曾瞳，掬宇宙在掌中　故人不測其由而成其功業者，機使之然也　上爲食職中爲臣道下爲家節，施之於三才无不濟矣　大與天地同表，細與毫髮分形　不淇不寂不濁不皎，所謂磐而不磷涅而不緇，乃機之妙也　如此世之物有象而可觀，人得而見之盜之　機无朕兆，人莫得而知之　故機事不密則害成　君子得之固躬者，得其機也　小人得之輕命者，失其機也　世之人鄙俚敝性，而不知盜機之用也　所以固躬輕命，在君子小人而顯之。

鄒訴《黃帝陰符經注解》中篇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生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　時者，春秋早晚也　機者，生殺長養　須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又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　見之知之，則三盜宜，三才安矣　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至哉言乎

又下篇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　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　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爲往來　故正言若返也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卷一四《論天地》

呂曰：所謂天地之機可得聞乎？鍾曰：天地之機，乃天地運用大道，而上下往來，行持不倦以得長久堅固，未嘗輕泄於人也　呂曰：天地之於道也，如何謂之運用之機？如何謂之行持之機？運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見功？鍾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數　人得乾道，以陰體，輕清而在上，所用者陽也　地得坤道，以二爲體，重濁而在下，所用者陰也　陽升陰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於道　而起首有時，見功有日　呂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陽也，陽主升，何以交於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陰也，陰主降，何以交於天？　天地不交，陰陽如何得合？　陰陽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無作用，雖有起首之時，見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　鍾曰：大道以乾爲體，陽爲用，積氣在上　地道以坤爲體，陰爲用，積水在下　天以行道，以乾索於坤，一索之而爲長男，長男曰震；再索之而爲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爲少男，少男曰艮　是此天交於地　以地道索坤道，而生三陽　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於乾，一索之而爲長女，長女曰巽；再索之而爲中女，中女曰離；三索之而爲少女，少女曰兌　是此地交於天　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陰　三陽交合於三陰，而萬物生，三陰交合於三陽，而萬物成　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運行於道　乾、坤相索而生六氣，六氣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萬物　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終，其陽復升，陽中藏陰，上還於天　坤道上行，三索既終，其陰復降，陰中藏陽，下還於地　陽中藏陰，其陰不消，乃曰眞陰　眞陰到天，因陽而生，所以陰自天降，陰中能無陽乎？　陰中藏陽，其陽不滅，乃曰眞陽　眞陽到地，因陰而發，所以陽自地升，陽中能無陰乎？　陽中藏陰，其陰不消，復到於地，陰中藏陽，其陽不滅，復到於天　周而復始，運行不已，交合不失於道，所以長久堅固者如此　呂曰：天地之機，運行於道而得長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　惟人也雖有聰明之性，留心於清靜，欲以奉行大道，小則安樂延年，中則長生不死，大則脫質升仙，如何作用，運行大道，法動天機而亦得長久堅固，浩劫常存？　鍾曰：大道無形，因彼之所得而爲形　大道無名，因彼之所有而爲名　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陰道陽道，人若得之朝廷，則曰君臣之道，閨門則曰夫婦之道，鄉黨則曰長幼之道，庠序則曰朋友之道，室家則曰父子之道　是此見於外者，莫不有道也　至如父母交會，其父則陽先進而陰後行，以眞氣投眞水，心火與腎水相交鍊爲精華，精華既出，逢母之陰，先進以水激蕩於無用之處　逢母之陽，先進以血承受於子宮之前　精血爲胞胎胞衣，眞氣而入母子宮　積日累月，眞氣造化成人　如天地行道，乾、坤相索而生三陰三陽，眞氣爲陽，眞水爲陰，陽藏水中，陰藏氣中　氣主於升，氣中有眞水，水主於降，水中有眞氣

眞水乃眞陰也，眞氣乃眞陽也，眞陽隨水下行，如乾索於坤，上曰震，中曰坎，下曰艮。以人比之，以中爲度，自上而下，震爲肝，坎爲腎，艮爲膀胱。眞陰隨氣上行，如坤索於乾，下曰巽，中曰離，上曰兌。以人比之，以中爲度，自下而上，巽爲膽，離爲心，兌爲肺。形像既備，數足離母。既生之後，元陽在腎，因元陽而生眞氣，眞氣朝心；因眞氣而生眞液，眞液還元。上下往復，若無虧損，自可延年。如知時候無差，抽添有度，自可長生。若以造作無倦，修持不已，陰盡陽純，自可超凡入聖。此乃天機深造之理，古今不傳之事。公若信心而無猶豫，以名利若枷杻，恩愛如寇讎，避疾病若怕死亡之難，防失身於別殼，慮透靈於異類，委有清靜之志，當且壯其根源，無使走失元陽，耗散眞氣。氣盛而魂中無陰，陽壯而魄中有氣。一升一降，取法無出天地。一盛一衰，其來亦似日月。

又《論日月》 呂曰：天地之理亦粗知矣，其日月之躔度交合，於人可得比乎？願聞其說。鍾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運行日月。日月者，太陰太陽之精，默紀天地交合之度，助行生成萬物之功。東西出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寒暑相催，而魄中生魂，魂中生魄，進退有時，不失乾、坤之數；往來有度，無差天地之期。呂曰：東西出沒以分晝夜，何也？鍾曰：混沌初分，玄黃定位，天地之狀其形如卵，六合於中，其圓如毬。日月出沒，運行於二天之上，二地之下，東西，周行如輪。凡日之東出而西未沒爲晝，西沒而東未出爲夜，是此日之出沒以分晝夜也。若月之出沒，不同於日，載魄於西，受魂於東，光照於夜，而魂藏於晝，積日累時，或出或沒，自西而東。其始也魄中生魂，狀若彎弓，初夜而光照於西。其次也魄中魂半，時應上弦，初夜而光照於南。其次魄中魂滿，與日相望，初夜而光照於東。其次也魂中生魄，狀如缺鏡，初晝而魂藏於西。其次也魂中魄半，時應下弦，初晝而魂藏於南。其次也魂中魄滿，與日相背，初晝而魂藏於東。是此月之出沒，以分晝夜也。呂曰：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者何也？鍾曰：冬至之後，日出辰初五十分，日沒申末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南而北，以夏至爲期。夏至之後，日出寅末五十分，日沒戌初五十分，過此以往，出沒自北而南，以冬至爲期。自南而北，以冬至夏，乃寒爲暑也；自北而南，以夏至冬，乃暑爲寒也。夏之日乃冬之夜也，冬之日乃夏之夜也。冬至之後，月出自北而南，比於夏之日也，夏至之後，月出自南而北，比於冬之日也，是此日月之往來以定寒暑者也。呂曰：天地之機，陰陽升降，正與人之行持無二等，若此日月之出沒往來，交合躔度，於人可得比乎？鍾曰：天地之機，在於陰陽之升降。一升一降，太極相生，相生相成，周而復始，不失於道而得長久。修持之士，若以取法於天地，自可長生而不死。若比日月之躔度往來交合，止於月受日魂，以陽變陰，陰盡陽純，月華瑩淨，消除暗魄，如日之光輝，照耀於下土。當此時，如人之修鍊，以氣成神，脫質升仙，鍊就純陽之體也。呂曰：修眞奉道之士，其於天地陰陽升降之理，日月精華交合之度，下手用功，而於二者何先？鍾曰：始也法效天機，明陰陽升降之理，使眞水眞火合而爲一，鍊成大藥，永鎮丹田，浩劫不死而壽齊天地。如散居塵世，用功不已，當取日月之交會，以陽鍊陰，使陰不生，以氣養神，使神不散，五氣朝元，三花聚頂，謝絕俗流，以歸三島。呂曰：若此之功驗，深達旨趣，所患不知時節矣。鍾曰：天地之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日月之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人之氣液，一晝一夜一交合矣。

又《論四時》 呂曰：天地日月之交合年月日時，可得聞乎？鍾曰：凡時有四等；人壽百歲，一歲至三十乃少壯之時，三十至六十乃長大之時，六十至九十乃老耄之時，九十至百歲或百二十歲，乃衰敗之時也。是此則曰身中之時，一等也。若以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時有春夏秋冬。時當春也，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乃春之時也。時當夏也，陽中有陽，其氣變溫爲熱，乃夏之時也。時當秋也，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乃秋之時也。時當冬也，陰中有陰，其氣變涼爲寒，乃冬之時也。是此則曰年中之時，二等也。若以律中起呂，呂中起律，凡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萬分，月旦至上弦，陰中陽半，自上弦至月望，陽中陽，自月望至下弦，陽中陰半，自下弦至晦朝，陰中陰，是此日月中之時，三等也。若以六十分爲一刻，八刻二十分爲一時，二時半爲一卦，言其卦定八方，論其正分四位，自子至卯，陰中陽半，以太陰中起少陽；自卯至午，陽中有陽，純少陽而起太陽；自午至酉，陽中陰半，以太陽中起少陰；自酉至子，陰中有陰，純少陰而起太陰。是此則曰日中之時，四等也。迅雷難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時也。去速而來遲者，年中之月也。急若電光，速如石火者，日中之辰也。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歲月蹉跎，年光迅速。貪名求利，而妄心未除；愛子憐孫，而恩情又起。縱得回心向道，爭奈年老氣衰，如春雪

秋花，止有時間之景；夕陽曉月，應無久遠之光。奉道之士，難得者身中之時矣。艷陽媚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樓，清風快意，月夜閑談，雪天對飲，忽縱無窮之樂，消磨有限之時，縱得回心向道，須是疾病纏身，如破舟未濟，誰無求救之心，漏屋重完，忍絕再修之意。奉道之士虛過少年中之時也。鄰雞未唱而出戶嫌遲，街鼓偏聞而歸家恨早，貪癡爭肯暫休，妄想惟憂不足，滿堂金玉，病來著甚抵當？一眼兒孫，氣斷誰能替換？曉夜不停，世人莫悟。奉道之士，可惜者日中時也。呂曰：身中之時，年中之時，月中之時，日中之時，皆是時也。尊師獨於身中之時爲可惜者，何也？鍾曰：奉道者難得少年，少年修持根元完固，凡事易爲見功，止於千日而可大成也。奉道者又難得中年，中年修持，先補之完備，次下手進功，始也返老還童，後即入聖超凡也。奉道者少年不悟，中年不省，或因災難而留心清靜，或因疾病而志在希夷。晚年修持，先論救護，次說補益，然後自小成法積功以至中成，中成法積功止於返老還童，鍊形住世，而五氣不能朝元，三陽難爲聚頂，脫質升仙無緣而得成。是難得者身中之時也。呂曰：身中之時固知難得矣，而日中之時可惜者何也？鍾曰：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大道生育天地，天地分位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後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陽升到天，太極生陰。夏至之後，天中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進七千里，計一百八十日陰降到地，太極復生陽。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長久。運行日月，日月成形，周圍各得八百四十里。月日之後，六中起九，凡一日計十二時，魄中魂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魄中魂進八百四十里。月望之後，九中起六，凡一日計十二時，魂中魄進七十里，凡十五日，計一百八十時，魂中魄進八百四十里。周而復始，運行不已，而不失於道，所以堅固。大道長養萬物，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人之心腎，上下相遠八寸四分，陰陽升降，與天地無二等。氣中生液，液中生氣，氣液相生，與日月可同途。天地以乾坤相索而陰陽升降，一年一交合，不失於道，一年之後有一年。日月以魂魄相生，而精華往來一月一交合，交合不失於道，一月之後有一月。人之交合，雖在一晝一夜，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損時又不解補，益時又不解收，陰交時不解養陽，陽交時不解鍊陰，月中不知損益，日中又無行持，過了一年無一年，過了一日無一日。當風卧濕，冒暑涉寒，不肯修持而甘心受病，虛過時光而端坐候死。呂曰：奉道之人其不知年光虛度，歲月蹉跎，而疾病纏身，死限將至，蓋以修鍊不知法，行持不知時，是致陰陽交合有差，時月行持無准。鍾曰：身中用年，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時。蓋以五藏之氣，月上有盛衰，日上有進退，時上有交合，運行五度而氣傳六候，金木水火土分列無差，東西南北中生成有數，鍊精生眞氣，鍊氣合陽神，鍊神合大道。

仇兆鰲《悟眞篇集注》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三十六　否普

弭切泰魏文萬物盈，屯，蒙二卦禀生成。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羣爻漫役情。

○補註，此言每日兩候之火，丹家築基溫養，皆須用之。以否、泰配屯、蒙，準氣機以行火符也。泰卦三陽，爲萬物初出之候。否卦三陰，乃萬物初入之時。丹法運用火符，亦取出入升降之機。朝屯進陽火，則自子至巳，陽主生長也。暮蒙退陰符，則自午至亥，陰主收成也。若得其生成大意，只兩卦可以例推，亦何俟按日而求卦象，握時以究爻數乎。○冀註，丹準卦象，以乾、坤爲門戶，坎、離爲匡郭，乃丹法之大綱。其中運用，實不外否、泰、屯、蒙四卦。當其否也，與陰俱閉，及其泰也，與陽俱開。聖仙作丹，豈能違時。不過因否、泰之自然，稟之以生成萬化。陽生則進火而法屯，養陽氣上升，乃由震而坎之象也。陰生則退符而法蒙，納陽氣下降，乃由艮而坎之象也。屯、蒙取反體相對之義。每日如此，雖十月亦然。學者究個中之意，則否、泰、屯、蒙亦無之，況羣爻乎。○補註，張眞人釋《參同契》云，否、泰交，則陰陽或升或降。屯、蒙作，則動靜在朝在昏。即此章明註《契》云，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知屯、蒙二卦可該六十卦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本《易・序卦傳》。

又其三十八　天地盈虛自有時，審能消息始知機。由來庚甲申明令，殺盡三尸道可期。

○陶註，此言六候丹法也。《契》云，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蓋陽生則進而盈，其機宜息。以伸爲應時。陰生則退而虛，其機宜消。以屈爲應時。學者能審知其機，而消息其盈虛，則抽添不失其度矣。申明令，即《契》所謂發號順時(合)(令)，勿失爻動時。○翁註，聖人消息天地之盈虛，因月而見。月從日生，初三日震庚初生，初八日兌丁成形，十五日乾甲盈滿，天地盈之時也。十六日巽辛受統，二十三日艮丙守弦，三十日坤乙消滅，天地虛之時也。聖人能消息天地之機，故簇一年氣候在一月之中

○翼註、人身之水火、即天地之陰陽　陰陽之盈虛、即水火之進退　順消息有時、時至有機　審知其機、則不先不後、而符火無差、天地即吾師矣　○補註、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本《易・彖傳》　君子以由命行事、本《易・彖傳》　申令者、申明庚生甲滿之令也　申明庚之令、則有前三候藥物　申明甲之令、則有後三候藥物　○道家每守庚申甲子、以制伏三尸　此乃曰上之庚申、非藥內之庚申　故李氏云、三尸六賊、非眞鉛眞汞不能誅盡　○長庚註、三尸即三彭、皆氣質之性所化、分居三田　彭珣好車馬衣服、彭瑺好飲食滋味、彭矯好聲色嗜慾　此神與人同生、能興三業、欲人速亡　遇晦朔則上天、言人善惡之事

又其四十一　異名同出少人知、兩者玄玄是要機　保命全形明損益、紫金丹藥最靈奇　○子野註、一氣分爲陰陽、故有異名　然皆從太極而生、故曰同出　此陰陽修煉之要機　保我之命、全我之形　無損於彼、有益於我　神哉、水中之金乎　損益之說、當從翁氏　翁註、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又云、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至人執此兩者之玄機、以明損益、以治諸身、則形可全、而命可保　所謂損者、五行順、而常道有生有滅也　所謂益者、五行逆、而丹體常靈常存也　吁、神聖哉　純陽紫金之藥、隱爲天地之始、顯爲萬物之母、故曰紫金丹藥最靈奇　○陳註、異名者、有無也、玄妙也、始與母也　玄與牝也　此陰陽交合之所、金丹化生之處　必先悟此兩者、然後可煉金丹　○補註、此引《道德經》首章爲《道德》之綱、淵源不可不明　長庚云、夫道、推之於前、則無名者爲天地之始　引之於後、則有名者爲萬物之母　大抵物之有名者、必有無名者以主之　《經》又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是乃人身當無欲之時、至靜無感以觀其妙、則見清淨之中一物無有　儒者所謂未發、釋氏所謂眞空、皆不出乎此　是乃定性之功及乎時至機動、天人合發　元始眞一之氣、自虛無來者、實有竅焉　得其機而用之、則見陰陽相求、冠婚相紲　所以爲萬物之母者在是、所以爲立命之基者在是　千聖相傳、爲此二語　所以性命雙修、聖凡同證也　夫曰妙曰竅、雖有異名、而兩者本於太極、是其同出者也　惟其同出太極、於其無者而觀妙、是一玄也　於其有者而觀竅、又一玄也　玄之又玄、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　順而生人生物、逆而成聖成眞　莫不由此兩者　所謂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故曰衆妙之門　終以密妙爲異名、詩以玄牝爲異名、房中後章輯終意也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是保命全形之法

又其五十七　三才相盜及其時、道德神仙隱此機　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爲　○長庚註、詩意本陰符三盜既宣三才既安、食其時百骸俱理、動其機萬化安　機謂生機、時即生機將動之時　天地以此盜物、物以此盜人、人以此盜丹　及夫息慮無爲、則大丹在手矣　○子野註、盜者、使人不知不覺而竊其所有之謂　修煉之法、竊天地之機、盜殺中之生氣、則得其理、則百骸安　陳註、盜者非世俗之所謂盜、是金丹之法、盜其先天先地一點眞陽之始氣、以煉還丹　惟道高德重神仙中人、方能善用此機　若遇庸常之人、神仙則隱此機而不露矣　○翼註、三才相盜、不外五行　故五行名爲五賊　蓋天地之五氣、以時流行、萬物盜而食之、以有生　天地亦因以其時盜之　(合)(令)旋榮旋枯　萬物之靚色嗜味、以時利用　人盜而食之以爲養、萬物亦因以其時盜之、令或(妖)(夭)或壽　盜者、竊也　食者、蝕也　食其時、只就三才上言、乃順道也、常道也　神仙則逆而用之　掀翻天地、顚倒五行、其盜之也、不於可見可用之時、而於將動未動之時　隱情密審、潛食而不令人覺　其轉殺爲生、害裏藏恩、全在這點機括　是逆道也、丹道也　機字內包得及時意

又其五十八　《陰符》實字逾三百、《道德》虛文滿五千、今古上仙無限數、盡於此處達眞詮　○翁註、二經爲草經之樞轄、諸子之機紐　○陳註、《陰符》、《道德》、丹經之祖書　上仙皆籍此爲筌蹄、修之以成道　仙師作《悟眞篇》、囫括其旨、使後學一見了然、易於領悟　是知《陰符》、《道德》、《悟眞》三書、同此一事也　○翼註、此處似承前此機而言　丹家盜機逆用之法、不獨《陰符》爲然　自《道德經》後、從古上仙皆由此成道、即所謂惟此一乘法、餘二即非眞也　此處、即指《陰符》、《道德》　陳註得之　翼註卻是推進一層　長庚註、《陰符》、《道德》所言、皆盜機逆用之事　《道德》中、如觀妙觀竅、食母守母、治國用兵、無事取天下　《陰符》中、如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八卦甲子、神机鬼藏　皆有深旨　世人不知、指《陰符》爲兵機、用老子以治國、失之遠矣　仙翁貫徹其旨、示人入聖之眞詮　學者果能熟讀而詳味之、則二書之妙義自明、所謂金丹口訣亦不外是矣

又其五十九　鏡君聽慧遇顏閔、不遇真師莫强猜兩句　猜　只爲天

形。金丹無口訣，教誰知。君何處結靈胎。○補註：上自黃老開先，下至漢晉唐宋，聖眞著書，皆以金丹度世。但因天條嚴重，不敢直陳，往往微詞隱語，多託物寓言，不得師傳，難以意揣。自《悟眞篇》出，而鼎器藥物，築基溫養，及火候降升，陰陽顚倒，得丹脫胎之法，一切訣竅，盡載篇中，後人尋其脈絡，而心領神會，何句即仙師口授也。○長庚註：金丹之道，萬劫一傳，特以天機闔密，不敢成說破。其中孔竅多門，名號不一，直是不可以意見猜度。猜之身中，則頑空枯坐，乃有磨磚作鏡之譏；猜之身外，則閉氣房中，適犯抱玉赴火之戒；用兵用將，則疑於採戰，而言三峯之術者，已斥其非。入口入腹，則疑於服食，而用金石之劑者，已罹其禍。誠哉，慧如顏閔，未有無眞師而自悟者。所謂性由自悟，命假師傳也。然眞師難遇，必須具大智慧眼者，方能別之。昔純陽識師於長安，杏林拜師於韁鎖，如此慧眼，可爲訪道求師之法矣。

又其六十三　禍福由來互倚伏，還如影響相隨逐。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補註：《道德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亦本《陰符》。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來。蓋聖人治身之道，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於互藏之宅，竊其眞一之氣，以爲立命之基。則反死爲生，轉凡成聖，而災變爲福矣。二章意旨聯貫，《陰符》之恩害相生，《道德》之禍福相倚，在百姓日用不知，則爲害爲禍，在至人盜機逆用，則爲恩爲福。影逐形，響隨聲，喻禍福之相因。○翁註：陽主生曰福，陰主殺曰禍。互相倚伏，此常道也。若以生殺之機逆而修之，反掌之間災中變福，害裏生恩，此丹道也。

動靜

綜述

王眞《道德眞經兵要義述》卷三《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眞述曰：夫唯道君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顚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爲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又《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眞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爲心，以動爲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愼其動而常處無爲，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妄作，能不妄作故爲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又物犒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爲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爲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又《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眞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爲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爲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爲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爲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敎，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敎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又《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眞述曰：名者祿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疏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頃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鬬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又《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眞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用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

無爲也，無爲者，亦謂無爲於兵戰之事，乃可爲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又《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荊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恣可欲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欲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悉權於侯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爲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二《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疏：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執之弊。此章明權實兩行，將申反經之美，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元，所以再明沖用。○義曰：夫沖用之道妙本之元，包括有無，貫穿天地，天地得之以寧以永，萬物得之以生以成。理國之君當法道化以無爲，不可徇名稱而矜執必矣。故戒之以賤下爲基，忘元喪本，故示之以權變爲用，權變以反本，合沖用於玄功矣。此章之大旨也。

反者道之動。○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疏：反以反俗爲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道本無事無爲，人尚有爲有事。道本無情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謂求生之厚者，躭欲羨利，徇俗趨名，役性勞神，圖功慕賞，本爲養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喪其生。吳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豈在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順命之懷，體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傜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臺峻宇之奢，自清庶務，躋生靈於壽域。斯可謂反俗順道乎。○疏：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之爲運動也。○義曰：經者，常法也，垂訓而不移。義者，通理也，因宜而適用。世以高貴爲重，卑賤爲輕，咸慕高而棄卑，捨輕而從重。經文垂教，言高因下而顯，貴假賤而明，故以賤下爲高貴之基。孤寡爲侯王之稱，使其貴不忘賤，受福於無窮，高不忘卑，保身於不殆。斯爲道之動，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復自然之道也。○疏：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當隸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義曰：《論語・子罕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人適於學，或得異端，未能之於道，或能之於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權。權者，量其輕重也。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逸詩也。棠棣，移也，其花先反而後合。賦此詩，意蓋喻權道，先逆思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思者當其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也。故謂權道者，爲國之利器，用須得其人，得其人則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則反而爲亂矣。

弱者道之用。○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保生之徒，強梁爲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執此以訓，使人棄強守柔，捨躁歸靜也。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識，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合，中於道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亦猶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義耳。理國之道，務先愛民，民爲國本，不可棄也。然而上古淳朴，與道相符，故以實教教之。末代澆季，奸詐互興，則以權教教之。權教者，先以善道誘之，不從，以恩賞勸之；勸之不從，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謂五刑之屬也。謂刻其顙而涅之，爲墨刑；截其鼻爲劓刑；男子去其勢，婦人幽閉，次於死也，禁其淫也，曰宮刑；刖其足，曰刖刑；處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兩造之詞，兩造具備，聽於五辟五辟簡字，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言從輕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不應罰者，正於五過，而從赦免。五過之疵，其罪惟均，刑疑從罰，罰疑從赦。將用刑，猶當嚴敬天威，不可輕用刑也。故墨刑之罰百鍰，劓刑二百鍰，刖刑五百鍰，宮刑六百鍰，大辟千鍰。所謂金作贖刑是也。墨劓之屬各

十，則刑之屬五百，宮刑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五刑之屬三千。其言鍰者，黃鐵爲之，鍰重六兩。《書》云：功宜惟重，罪宜惟輕。雖權法以禁勸於人，而率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懼，賞之使人勸，勸以趣善，懼以止惡。雖刑之及人謂爲害也，而懲一勸百，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如櫛髮焉惜而不櫛，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旦旦櫛之，理者多矣。權教者，帝王南面之術也。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久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又卷三四《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勝寒，靜勝熱。○疏：舉此論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君。取喻大成大滿而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爲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析生，不當輕躁而赴死也。○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慝除患，虛心嘗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則萬物凋落。靜喻秋冬，極則品彙發生矣。《禮經》曰：春者，蠢也。萬物蠢然而生。夏者，極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極則凋落而死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靜，靜極則煦嫗而生矣。二氣則靜爲生之本，躁爲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晝長，爲熱。立秋之後，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爲涼。日行去極，遠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爲致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默恬和，奸詐不敢侵，強梁不敢暴，烽燧不起，鼙柝不驚，海內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謌洽敬讓興，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稟化，六表儐至，羣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熙熙然，變於道內，絕窺窬之尊外，無伺隙之釁，調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爲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詐欺，動搖甲兵，振耀威福，強卹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來涉沮澤之岸，老弱被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擾擾，及其人之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聞鬼哭。此躁勝之所故也。前以靜理而勝，則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強而勝，則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靜爲天下正。○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淨者爲正。○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爲趣死之源，靜爲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羣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爲天下之正爾。○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靜之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爲，歸萬方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源，於茲明矣。

又卷四二《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疏：前章明以道位物，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謙讓。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大國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國者偏戒大國特宜用謙。○義曰：謙乃德基，下爲貴本。大國以謙爲用，則小國歸仁。百川以下爲貧，則百川朝會。故喻牝以柔勝，政以靜彰，故大國以謙下聚人，小國以卑順奉上，各安其位，互得其宜。理國理身，斯爲至訓矣。《春秋》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固大小國切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義曰：蠢蠢羣生，君爲司牧，開邦立國，道德爲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攸推，遐邇交會，不其韙歟？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注：天下之交，釋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疏：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牝者，常以雌靜爲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爲下，則明牝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安靜爲下故爾。○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爲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爲臣妾爾。○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施威武，不待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爲臣妾，國愈廣而衆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爲盟主，而衛國遂其君而立剽，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獻對曰：不如因而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供)(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應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冬，會於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羣方朝會，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酆宮之朝，在鄗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邵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強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叛於楚矣。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斃賦以待於鋒。叙晉之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柔靜以憺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注：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也。○疏：言大國之君既以卑謙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爲援助爾。○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冬，會於亳，乃釋之。目夷曰：宋未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隨公元年三月，鄖儀父盟於蔑魯地，鄖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爲聘，大事小也；小國達大國爲朝，小事大也。繼好結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也。大事小謂之寧天，小事大者保其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威)(畏)，於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宋敗楚師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賓桓公之子雍於穀，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因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爲臣妾。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爲援助也。○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兼畜小國之民，爲人君之長。小國用謙陳薦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爲援助爾。○義曰：大國以小國內爲臣妾，小國以大國外爲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旅，進也。贄，執也。幣，帛也。諸侯覲王，南夷交趾，則必薄進珍貨，帛，執以爲禮，故曰贄幣也。小國求大國爲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鄭伯與魯公宴於棐，鄭大夫歸生子家賦《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爲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爲下。○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所願，故云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者，夫物常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禍，鮮能下士。故戒之大者，特宜爲謙下爾。○義曰：居天之上，亦以爲難。況居國之上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衆和民，不以國大自尊，不以兵強自恃，謙柔爲志，畏愼在懷，若履薄冰，如馭朽索，兢兢業業，祇敬上玄，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強爲失，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致戒，謹身約己，可以有終也。若大國

不能爲主，或會之以修，小之以災，大必離之。夏桀爲有仍之會，而民散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宋襄爲盂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爲申之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人人各有心，其可服乎？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纂云：《易》之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鈔曰：此《易·復卦》象辭也。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陽始生之時也。鮑極解曰：天地之本，在一元也。一元之氣，在坎之中也。下應黃鍾之宮，上直牽牛之宿，中函太極之炁也。其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故能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動息則動，靜則復其元者也。其在建子之月，函三爲一之時也。靜息則動，動則顯其用者也。終而復始，生生而無窮者，道在其中矣。中則久，久則變也。故因動以見靜，因用以見體，是則體亦非靜，以動類之，見其靜也。靜者天地之心歟。故聖人體元以立其誠，以靜爲性，以動爲化，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天地合其德也。能造形而悟，求復其元者，賢也。然則本元則爲聖，本復則爲賢，而爻之初九，顏氏得之。顏氏得之者，《易·下繫》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此之謂也。則復非天地之心能見天地之心者也。朱晦庵曰：積陰之下，一陽來復，生物之心，於此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者也。

弱者道之用。○纂云：柔弱雖靜，實道之用也。○鈔曰：此明實教也。言柔弱謙卑，爲入道之用也。何哉？《列子·黃帝篇》云：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此文已於第三十三章中詳載之。由是論之，則豈非弱者道之用耶。是知前明道之權，此明道之實。權者反經而合道，實者眞誠而不虛。權以濟實，實以行權，權實相須，不可偏廢。竊觀《廣聖義》所解云：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爲保生之徒，強梁乃取敗之本。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執此以訓於世，使棄強守柔，捨躁歸靜矣。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誡，故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契於道。中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若或未悟，則以善道誘之。誘之不從，則以恩賞勸之。勸之不從，則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則以威伏之。威之不從，則以刑加之。刑者，司寇之職，大罰五刑之總也。曰：何謂？夫聖人威用以刑罰者，蓋得已耳。《書》云：刑期於無刑，期太也。聖人以權道制刑罰，本求人之不犯也，非有心願欲加刑罰於人也。《廣聖義》引《書》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輕，雖權設刑罰，以禁勸於人，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至於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之以刑也。是故刑之使民畏，賞之使民勸，勸以趨善，畏以止惡，雖刑之及人，謂爲善也。而懲一勸百，則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也。如楹桷焉，踰旬而一楹，則棄者多矣。且且而楹之，則理者多矣。故知權道者，帝王善用之，則爲南面之術也。士庶善用之，則爲合道之法也。若帝王士庶不善用之，則反以爲禍也。可不愼乎。若能反復於虛靜之原，超出於有無之境，則強柔兩忘，權實雙泯，又惡用刑賞禁勸之道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丸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擾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末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策，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於无形。國中藏奸，奸始於无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元軍之兵，无災之禍矣。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又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斂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病。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無名氏《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註》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道者，顯其大道也。老君言，吾不知大道之名，且權稱之道。雖無形質，雖無情性，雖無名相，而能潛通一炁。一炁之中，有清而有濁，有動而有靜。修

眞之士，要體其道。體要清而返濁，神要靜而返動。清濁動靜得所，可謂道矣。故曰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文中子》曰：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行則行。此之謂和光同塵，守清淨之道也。昔唐慶元中，有獵者孫壽，居於海濱，以畋獵爲生。有日，於大澤之中，忽野火所燒草木，連天煙焰，草木焚盡，唯有一叢草木茂盛，獨不焚燼。孫壽疑而往之，乃見草木之中有道庵一所。孫壽推而入之，其裏面有一老叟，年可七旬，惟於案上展經一卷讀之。孫壽拜之而詢曰：先生讀者何也？老叟驚曰：何人至此？孫壽告曰：某乃一獵士，適來見烈火燒野皆盡，惟先生獨燎不延。先生曰：吾居此庵四百餘年，未嘗見水火之變也。壽曰：先生早來誦者何經？先生曰：是《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眞經》。壽曰：何者名爲《清淨經》？居，吾語汝。夫清靜者，道也，德也。故吾之宅清淨者，吾之素也。清淨而柔和者，吾之守也。清淨應化而無窮者，吾之變也。清淨而澹泊者，吾之德也。吾能守此清淨，而變化無窮，又何懼火災？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動則動，時靜則靜。吾能行此道，何懼火焉？孫壽聞道，乃棄弧矢而禮，授其經，悟其道，亦名於世。蓋大道者，有清則有濁，有動則有靜。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言大道至無，潛通一炁之中，有清有濁。清炁凝而上昇，爲天；濁炁流而下降，爲地。故天爲陽，陽好動；地爲陰，陰好靜。動者，太之炁也；靜者，地之炁也。故曰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文中子》曰：天清而安，地濁而結。結者，可與立也。天動而變，地靜而寧。寧者，可與權也。此乃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此經念者還有驗乎？答曰：昔唐時有白仁哲，爲朱陽縣尉，因差運米於遼東，忽逢大風起，四望昏黑而盡，波濤湧沸。仁哲乃惶怖不已。而忽於空中有人言曰：公念得《太上老君清淨眞經》，何不速誦？仁哲急念三十餘遍，只見金光從口而出，不久，風息浪靜，同舟濟者三百餘人，皆見金光從口中出。仁哲歸家，捨其一任俸作黃籙大醮，設無遮大會，鏤板印施眞經三千部。仁哲壽年一百一十九歲，坐亡是故《清淨眞經》之驗也。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男者，陽也；女者，陰也。男陽清而主動，女陰濁而主靜。此二品大底言陰陽，清而復濁，動而復靜，故云男清女濁。此者乃太上再分大道，以混元一炁而包裹天地，釐爲陰陽，天主輕清則陽生，陽生則主動；地主重濁而陰生，陰生則主靜。如此陰陽，因動靜而交感，交感則元精降，元精降則萬物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修眞之士，若能運腎中眞水爲嬰兒，心中眞火爲姹女，使其眞火下降，眞水上昇，此萬神長守而不散，萬神不散，長生久視。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文中子》曰：天陽地陰，謂之陰陽，交而生萬物，動靜相合，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又　論曰：動靜相磨，陰陽相感，而萬物相生。悟此道者昇爲天官寶德玄知之矣。

又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清者，一炁也；濁者，萬物也。動者，神也；靜者，形也。太上言道以一氣爲萬物之祖，祖爲源也。人神以一形爲舍，故舍爲基本也。形不得神不能動，神不得形不能存。神爲主人，形爲舍基。此二句大底言道炁爲萬物之本，分其清靜。清者元氣，濁者萬物之形也。人能以神動保固其形，故爲萬物之基源。故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白雲翁曰：不濁無以見其清，不清無以見其濁。無一炁而不能生萬物，無萬物不能分一氣。故曰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文中子》曰：至清則見濁，此清者濁之源；至動則思靜，此動者靜之基也。修眞之士，以一氣養神，故清；以五味養腹，故濁。則神要動而順，形以靜而安形，此乃清濁動靜之道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天地者，乃大道之子孫也；人物者，大道之苗裔也。太上言人能稟大道之祖氣，使身心之虛靈，神氣之清靜，如此能體其大道也，與天地合德。故天地自然而從順，悉皆歸依也。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行清靜之教者，《易》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言。修眞之士亦要清靜無爲，體大道眞常之教，窮萬物之性，能知鬼神。是以天地相似，所爲所作，故不違於天地，悉皆歸順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文中子》曰：能清靜者，與太極同德，與天地同鄰，與神道並行。能爲此者，天地盡皆歸也。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清者，清空曠大，神谷寂虛，一炁沖和，故名有清矣。有濁者，周羅萬物，無所不容，無所不入，貫穿世界，細透毫毛，故曰有清有濁矣。頌曰：清濁定浮沉，陰陽運古今，天空垂玉象，地厚產瓊林；晴倚曹溪路，神凝法海深；但能明此理，方顯道人心。

有動有靜。○有靜者，大道寂然無心。有動者，神用感而通玄。一動一靜，可成眞道矣。頌曰：動靜道弘張，神丹射太陽；天魂收坎位，地魄入離鄉；海底龍翻浪，山頭虎戰蒼，生擒歸昊境，性命得延長。

天清地濁。○天清者，混元一炁，掐塞沖虛，玄遠極深也。地濁者，生人發地，無所不種，無所不收，處萬民之污，故曰天清地濁矣。頌曰：地氣接穹蒼，清天滿四方；中間埋古跡，上下越新光；達者歸眞路，翛然入道場；玉嬰登寶殿，遠望泊羅江。

天動地靜。○動靜者，主天圓地方，則自然千變萬化，星移斗轉，運斡樞機也。地靜者，風吹浪掩，蠢然不避污染而不爭。故名天動地靜矣。頌曰：地靜本無爲，天樞斗柄隨；生成無造作，設化有玄機；極目秋蟾朗，凝睛瑩日輝；一陽收入鼎，進火養神龜。

男清女濁。○男者，陽也；女者，陰也。故曰是眞陰眞陽。此言非世中男女，見之不用，用之不見。故《德經》云：萬物無不負陰而抱陽，故外陽而內陰。外者，身也；內者，心性也。何以故？乃至修行之人身靜，豈不爲男清，心性擾亂不寧，豈不爲女濁矣。頌曰：物靜心非靜，身清性不清；迷眞疑恍惚，意亂豈安寧？返照歸金鼎，迴光入寶瓶；分明開道眼，何處不圓成？

男動女靜。○男動者，非是交媾之爲主，動則不定，定則不動。故動者，陽道所生，如撥雲見日，磨鏡得明，故曰陰返歸陽，是名男動也。女靜者，謂陽道開自然，神化虛明，不婬不邪，不憎不愛，不貪不嗔，不嫉不妬，不起不念，不妄不想，豈不爲女靜矣。又曰：離中虛，坎中實，明取坎中實點化離中虛，是名陰陽顚倒，還返之法，可成純陽之道矣。頌曰：顚倒陰陽法，爐中採汞鉛；清光輝滿地，紅焰进周天；白虎池中卧，青龍火裏眠；鍊成眞玉貌，身外舞胎仙。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降本者，末所生也。道德其本，一炁沖虛，發自然之理也。萬物得其本，長養而不槁，枝葉榮旺，人得其本，神靈莫測，通現無方也。頌曰：降本沖和秀，隨機物自生；兩行紅霧起，一道素煙傾；虎飲金烏髓，龍吞玉兎精；兩般眞至寶，悟者自神靈。

清者濁之源。○水清而淵明鑒照，其形自顯，異於濁也。是清之泉源比喻於修行之人也。頌曰：心淵明徹底，道靜鑒元通；玉后陽精溢，金關浩炁沖；合和收坎殿，正配送離宮；始覺玄珠降，衝天耀日紅。

靜者動之基。○靜者道，太虛空也。神得其用，出入無間，杳冥同體故曰動之基也。頌曰：默默空無物，神明道體同；天清沖浪碧，地靜湧波紅；四象攢爐口，五行入鼎中；鍊成丹赫赤，餌覺赴仙宮。

人能常清淨。○天常清淨，日月星皎白而虛明也。人常清淨，精炁神寧而不散。故曰人能常清淨矣。頌曰：色慾無情染，紅塵絕往還；性光飛皎日，心地泛寥天；一炁烹元象，雙關鍊小鮮；精神穿宇宙，睒爍遍三千。

天地悉皆歸。○人能清淨，神通妙理，昇入無爲，周羅天地，細入微塵，故言天地悉皆歸也。頌曰：清靜處無爲，無爲達妙機；蟾宮奔玉兎，日殿走烏飛；閃出千光燦，衝開萬象輝；包羅諸色相，天地悉皆歸。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中《動靜有常章第四十五》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復。

凡運水火，動靜依時，使龍、虎二氣相須，子母重胞慕戀，五行守界，四季周流，盈縮不虧，反復无失，卽日見其功成矣。

吳筠《玄綱論・超動靜章第六》 夫道至無，而生天地。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含氣不虧。地靜也，而東流不輟，興雲不竭。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所以覆載而不極。是故通乎道者，雖翱翔宇宙之外，而心常寧；雖休息毫厘之內，而氣自運。故心不寧則無以同乎道，氣不運則無以存乎形，形存道同，天地之德也。是以動而不知其動者，超乎動者也。靜而不知其靜者，出乎靜者也。故超乎動者，陽不可得而推。出乎靜者，陰不可得而移。陰陽莫能變，而況於萬物乎。故不爲物之所誘者，謂之至靜，至靜然後能契於至虛。虛極則明，明極則瑩，瑩極則徹。徹者，雖天地之廣，萬物之殷，而不能逃於方寸之鑒矣。

王暉《玄珠録》卷上 若將寂心以至動，雖動心常寂；若將動心至寂，雖寂而常動。常有定故破其先，常有先故破其定。違則交相隱顯，合則定慧二俱。

又卷下 止見定中無邊際，不見慧中無邊際，止見定中有邊際，不見慧中有邊際。只爲一有一無故，所以定慧相容入，此則尋名名不盡，尋色色無窮。定爲名本，慧爲定元。若將定以當世，可與不可俱在其中；若將慧以

當世，定與不定俱在其中

曾慥《道樞》卷一〇《觀空篇》（動或不撓，滯或不通。當究其極，以觀五空）　希夷先生曰：欲究空之無空，莫若神之虛慧，斯太空之蹊也。於是有五空焉：其一曰頑空。何也？虛而不化，滯而不通，陰沈胚渾，清氣埋藏而不發，陽虛質朴而不止，其爲至愚者也。其二曰性空。何也？虛而不受，靜而能清，惟任乎離中之虛，而不知坎中之滿，扃其衆妙，守於孤陰，終爲杳冥之鬼，是爲斷見者也。其三曰法空。何也？動而不撓，靜而能生，塊然勿用於潛龍，乾位初通於玄谷，在乎無色無形之中，無事也，無爲也，合於天道焉，是爲得道之初者也。其四曰眞空。何也？知色不色，知空不空，於是眞空一變而生眞道，眞道一變而生眞神，眞神一變而物無不備矣，是爲神仙者也。其五曰不空。何也？天者高且清矣，而有日月星辰焉；地者靜且寧也，而有山川草木焉；人者虛且無也，而爲仙焉。三者出虛而後成者也。一神變而千神形矣，一氣化而九氣和矣，故動者靜爲基，有者無爲本，斯元龍回首之高眞者也。

又卷三〇《正一篇》（感氣於土，因水而凝。一動一靜，沖氣乃升）　正一眞人曰：五方之氣，以相匹配。匹配交還，反歸於一。一者，大道之根，萬物變化之門也。鉛退位，則汞復生矣。金逆位，則水生津矣。水澆土中，黃芽乃發。黃芽者，非生於脾口者也。土中感氣，而凝於水中。反復來去，其不可量焉。內丹外丹，其體用則一也。動者，天也；靜者，地也。一動一靜，沖氣乃生。沖氣者，大丹之首也。首行尾隨，不可遲留焉。中有一女，而不祕火，火精炎厚而輝空。天地森羅，通乎一國。九交九轉，離合不長，飛於紫殿，轉其純陽，鍊其陰魄。一丹一玄，而不相備。丙癸一家，三五所會。自然辟穀，其腸無滓。滓之未盡，則眞氣不應矣。其應也，如虛谷無音，而聲自聽焉。其既久，如玉鍾之鳴，耳內嬌女自微清矣。吾身者，萬神之主也，萬神由吾而生者也。男不漏精，女藏其血，十有二時之中而無凝滯，則於午之時，自有物來應之矣。子之時，則俱在於陽宮，以陰遇陽，以陽遇陰，一逆一順，其來深矣，其如陰之中復藏虎焉。龍之心黃，虎之皮黑，不見祕之，以藏眞玉。九九之數，立於卯，起於酉，此其要法也。大帝所謂恍惚物者，何也？一點之精也。吾有三寶，一住一轉，至於九轉，則子戶通行，飛入於腦。腦之中有玉巒之臺，對於丹田。丹田者，不鎖日月之路，有元神以之出入。故曰：一噓之丹，九次鍊之。

姬志真《動靜評》七　凡行住坐卧，見聞覺知，語言應對，隨宜動作將送等事，皆所謂動。然本眞無妄，如懸鏡止水，明明了了，絲毫不昧，清靜常然，不留不逐，此雖動而常靜也。如天之運萬象，地之化萬物，未嘗暫息，而天體常清，地體常靜，此所謂眞清眞靜也。若欲止動歸靜，其所止之心，亦是妄動也。乃於無事靜中，妄想不停，此即全動而無靜也。若夫聖人，心懷空洞，不識不知，日應萬機，常止無爲，所謂動而能靜者也。至於即動靜而非動靜，不出乎大本大宗者，固不可以言傳意致也。

李道純《動靜説》　太上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此言靜極而動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此言動極而復靜也。又云：『復命曰常。』此言靜一動，動一靜，道之常也。苟以動爲動，靜爲靜，物之常也。先賢云：『靜而動，動而靜，神也。動無靜，靜無動，物也。』其斯之謂歟！是知保身心之要，無出乎動靜也。學道底人，收拾身心，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能觀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爲卦，自坤而復，自靜而動也。五陰至靜，一陽動於下，是謂復也。非靜極而動乎？觀復則知化，知化則不化，不化則復歸其根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非動而復靜乎？《易·繫》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一闔一闢，一動一靜也。往來不窮，動靜不已也。互動互靜，機緘不已，運化生成，是謂之變。推而行之，應變無窮，是謂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言虛靈不昧，則動靜之機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乾陽坤陰，一闔一闢，而成變化也。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往來不窮之謂通也。天地闔闢，猶人之呼吸也。呼則接天根，是謂闢也。吸則接地根，是謂闔也。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是謂變也。風雲際會，龍虎相交，動靜相因，顯微無間，是謂通也。予所謂呼吸者，非口鼻也，眞息綿綿，往來不息之謂也。苟泥於口鼻，而爲玄牝，又焉能盡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變動，神之所爲者，是名上士。達是理者，則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動而無爲，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載物，即我之身，靜而應物，用之無盡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靜。常清常靜，則天地闔闢之機，我之所維也。經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正，謂此也。經間庵輩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動靜告

之，蓋欲遏其動指身心，收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靜，保心在除擾，調攝貴乎靜，一動象火，一靜象地，身心俱靜，天地合也。至靜之極，則自然眞機妙應，非常之動也。以這動之機，便是天心也。天心既見，玄關透也。玄關既透，藥物鼎爐皆此矣。火候亦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種種運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動靜根機，天地闔闢之機，盡在此也。至於心歸虛寂，身人無爲，動靜俱忘，精凝氣化也。到這裏，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與太虛混而爲一，是謂返本還元也。噫！長生久視之道，至是盡矣。辛丑王城上元後四日，清庵莹蟾子書於中和精舍，暨經閒庵薈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陰陽以靜爲主說》 陽動陰靜，陽清陰濁，世所共知。至以靜爲主，則世不知之矣。夫太極之體本乎靜，其動者依乎靜，然後而動，非先以之靜，故不能繼之以動。三才之道，是以靜者爲動者之主矣。況靜而生性，動而生焉；靜而生仁，動而生智；天下之事莫不由動之所以生也。今謂陽動其所本必靜，陰濁其所本必清。靜爲動之體，動爲靜之用也。由此觀之，靜者逸而動者勞，靜者尊而動者卑。苟非靜，何以一天下之動也。非清，無以明天下之濁。故聖人取至靜以爲道，非賤陽而貴陰也，取乎太極之始也。夫天雖動，而有動中之靜。地雖靜，而有靜中之動。天非靜，故不能應萬物之情；地非動，故不能發萬物之生。故乾之中陰爲離，日象也；坤之中陽爲坎，月象也。是陽必以靜爲體，陰必以動爲基也。天體靜所以剛而愈健，地體動所以生而不息。故天地常應常靜之妙也。陽動陰靜，天地之正體也。陽清陰濁，天地之正形也。陽剛陰柔，天地之正理也。陽尊陰卑，天地之正位也。一起一伏，陰陽之升降也。一（往）一（往）一來，陰陽之代謝也。一晝一夜，陰陽之明晦也。一寒一暑，陰陽之推遷也。至於充塞兩間之不變，周游六虛之不移，窮之不見其終，推之不見其始，寂然不動，靜體本然者，此又非陰陽之形，寒暑之炁可以測也。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常者，不變易也。清者天之性，靜者地之性也。天地之理貴常，是以取之爲道也。且天非清，故不能極其高而垂萬象；地非靜，故不能厚其下而載其萬物。其德不常，則天可傾也，地可陷也，日可滅也，月可熱也，四時可顛倒也，萬物可錯雜也。惟其常，故能於萬物古今不遷變焉。況人肖天地爲形，合陰陽爲命，寒暑之炁妙，常自清靜，根爲無明煩惱之所牽纏，由是其常而其清，動其靜，故不能與天地相似久。大道合其眞也。誠能契其常，合其清靜，天地故不悉其妙而歸之哉。

又卷二《常應常靜解》 夫太體本靜，應之以日月雲雨；地體本靜，應之以江河萬物；四序本靜，應之以春夏秋冬；人心本靜，應之以喜怒哀樂。凡有一靜，則有一應。靜者，主也。應者，賓也。靜者，君也。應者，臣也。靜爲內體，應爲外用。是以聖人之心，常不易而應乎萬物之情，常不動應乎萬物之變。雖萬物紛應，而此心本始淳萬物而遷動也，故能爲萬物之主焉。雖日應萬機，曾不損乎毫釐，太上執此以御主才萬物也。常應常靜，聖人之至德乎，天地之眞心乎。學者之日用緊要，切不可放過也。

仇兆鰲《悟真篇集註・悟真篇增録・張真人金丹四百字》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動。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玉爐火溫溫，鼎上飛紫霞。○補註：開首一節，總提金丹綱領。眞鉛眞汞，動中所採。白雪黃芽，靜中所煉。爐火鼎爻，乃火候養成者。兩言眞土，皆就離家言。上眞土，己土也。調息凝神，保精養氣，方成制妖神劍。下眞土，土釜也。採鉛虎穴，封固黃庭，此爲金胎神室。身心不動，得藥歸來，神氣凝聚也。虛無者，內念不生。寂靜者，外感不入。虛無寂靜，丹法始終用之。初以此養性，後以此養丹。白雪黃芽，借外丹以喻內丹。此靜虛中景象也。爐火溫溫，言子午抽添。爐鼎當分屬陰陽，猶云玉池金鼎。○陸長庚註：金丹之道，無過鉛汞土三者而已。鉛卽金水也，汞卽木火也，丹法五行，皆以逆克而成妙用。故以土擒鉛，以鉛制汞，相吞相啗，死歸厚土，而後金丹始成。上陽子曰：用己土克水以求鉛是也。蓋眞鉛之氣，隱於二八之門，吾乘其交動而採之。若無己土，則感應相與之意乖，而藥終不可得矣。然土謂之眞者，取無氣無雜之意。蓋鉛既眞鉛，必土須眞土，方能以眞攝眞，而混沌交合，及乎得藥歸鼎，則吾一身之陰汞，自然制伏拘鈐，而不飛不走，何者，火爲水滅，木受金伐，自然之道，無足異者。《參同契》云：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蓋五行之妙，水得土則掩，火得土則藏，萬物非土不生，故丹法以歸土爲究竟。長養聖胎，圓就丹藥，無出乎此。能歸土，則身與心皆寂然不動矣。丹家以動爲用，以靜爲體，寂然不動則靜矣。故下文遂言歸靜之妙。又曰：虛無寂靜，不動之極也。白雪黃芽，皆丹藥之異名。當身心大

定之際，丹在中宮　但見和氣春融，生機活潑　穰穰焉如白雪之飛於虛空，茁茁焉如黃芽之萌於土壤　此時用火工夫，不宜太躁　但當養之以溫溫，存之以綿綿　至於鼎上霞飛，則陽光衝頂　喻以外丹爐火，取其易曉耳　又云，白雪者，陰精之所凝　黃芽，鉛之萌孽也　《參同契》云，陰火白，黃芽鉛是也

華池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朱砂煉陽氣，水銀烹金精。金精與陽氣，朱砂而水銀。○補註，此第二節，申明眞鉛眞汞　上四句言坎宮藥品，所謂華池神水眞金也　下四句，言離家物力，所謂朱砂鼎內水銀平也　神水金波，水內藏金　此是虎向水中生　朱砂水銀，火中藏木，此是龍從火裏出　明屬鉛汞對舉，故下條亦用日烏月兔雙承　蓮花開，言《白虎首經》　金波淨，言癸盡壬眞　明月一輪，言金精壯盛之時　此時爻動候眞，正可乘機採取　是故朝用陽火，能使朱砂煉成陽氣　暮用陰符，能使水銀烹就金精　序云，以陽火煉之，則成陽氣　以陰符煉之，則成陰精是也　陽氣金精，本生於坎　朱砂水銀，本屬於離　一經烹煉之後，砂汞遂變爲陽金　故曰金精與陽氣，朱砂而水銀　以見兩而化者，一而神矣　朱砂煉陽氣，砂死脫陰也　水銀烹金精，汞乾成寶也　○李註，神凝則爲陽氣，汞死則爲金精，亦借外丹爲喻耳　外丹要煉砂汞，全藉水中金一味　內丹亦須眞鉛以伏己汞，煉到氣足精完，可尋先天大藥　故曰，民安國富方求戰

日魂金烏脂，月魄玉兔髓。掇來歸鼎內，化作一泓水。○補註，上文是築基事，此條言還丹事　日中烏乃煉成靈父之眞汞，月中兔乃先天聖母之眞鉛　初以日魂而招兔髓，再取月魄而制烏脂　則藥物攝歸鼎內，而離宮火滅　一片丹心，澄如止水矣　卽所謂鉛汞歸眞土，身心寂不動也　神水淨，言坎中之水　一泓水，言離中之水　然則天一生水，其金丹之成始成終者乎　○陸註，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故曰之魂，太陽之精也　爲玉兔之脂，卽坎之中爻，眞鉛是也　月之魄，太陰之質也　爲金烏之髓，卽離之中爻，眞汞是也　是曰烏兔藥物，二者掇歸鼎內，則解化爲水而成金液　《參同契》云，解化爲水，馬齒闌干是也　蓋藥之始生，無過一氣升於甑山，則化而爲水　先液後凝，還丹乃就　諸書所謂玉漿甘露，灌頂醍醐，皆不出此

藥物生玄竅，火候發陽爐。龍虎交會時，寶鼎產玄珠。○此竅非凡物，乾、坤共合成　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補註，此第三節，又承次節來　玄竅生藥，卽華池神水　火發陽爐，卽朱砂水銀　乾、坤合坎、離之精，卽所謂烏兔歸鼎內也　上四句用陽火以採藥物，是求丹事　龍虎相會，乃外交媾也　下四句得坤藥而入乾宮，是養丹事　坎、離之精，乃內交媾也　玄竅陽爐，此陰陽對舉者　坎宮藥生，卽是候至，故不言火候　離獨言火候者，二分之水，急須以二分之火應之也　藥火均敵，方用龍虎交會　而一粒黍珠，生於陰鼎矣　其藥至神，故稱寶鼎　然玄竅陽爐，爲乾、坤外竅　若究其在內之竅，更非凡物可比　蓋坤宮之藥，迎入乾家合成一處，是乃神氣之穴　坎、離眞精，會聚於此，所謂玄關一竅，實藏珠結胎之地也　○陸註，仙翁恐人不知交結之處，故復指此一竅　前序云，身中一竅名曰玄牝　無邊傍亦無內外，乃神氣之根，虛無之谷　此卽所謂神氣之穴，合乾、坤而會坎、離者　或問，陸註分藥物爲二家　恍恍惚惚離之物也，杳杳冥冥坎之藥也　其說如何　曰，藥物雖可分，而此處不當分　本文明是藥火並言，豈可於玄竅中又分爲二乎　又問玄竅何以屬外　曰，玄牝之中，空虛無物　晦朔合符，藥物乃生　此是周身氣穴成，非至洞中先有此一物，故不當屬內　又問，神與氣精是上藥三品，此處作何分別　曰，神氣之穴，本生來自有者　惟其眞精入穴，神氣始能凝聚　此精乃其眞種，而以神氣溫養之，故曰結胎脫胎，皆在於此　又問，龍虎交會，以媾父之神，接聖母之氣　精乃濁質，疑非金丹所用　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故曰離位制陰精，又曰灌溉抱陽精　此言坎、離精，蓋指鉛汞之至精者耳　序云，煉精者，煉元精，非淫佚所感之精　亦何嘗取於濁質耶

變化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三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疏：翕，合也，斂也　將欲行權，攝化草品，令其翕斂

不爲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翕之。昔老君西入劇賓化道之曰，初态其凶勃，然後化之以道是也。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注：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害也。○疏：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之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也。○疏：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态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疏：先态其惡，名爲與之。後令歸道歸善，名爲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迷，所以态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機之人，要假於權，此則增治陳也。

是謂微明。○注：此四事者，其道微，其效明。○御曰：經云正言若反，《易》：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翕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示以權實，覆卻相明，令必致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將欲翕斂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翕斂之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明著，故云是謂微明也。○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

柔弱勝剛强。○注：柔弱者久長，剛強者生亡。○疏：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

注：魚脫於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制。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爲物所擒，權示人即爲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

又　禍兮福之所倚，○注：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福來禍去。

福兮禍之所伏。○注：福伏匿於禍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疏：倚，因也。匿，伏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三事，近由一心，福則在於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注：禍福更相生，誰知其窮極時也。

其無正。○注：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無國也。○疏：孰，誰也。福禍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涂，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上士達人，志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爲禍福之因，故無禍福之報，故《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爲其不懷正道故也。

正復爲奇，○注：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疏：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爲正，末能忘遣，不與實相應，故爲虛詐也。

善復爲妖。○注：善人皆復化止爲妖祥也。○疏：縱爲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爲妖孽，故《莊子》云：爲聲爲名，爲妖孽也。○顧曰：設欲爲善，乃爲妖孽，名聲之善也。○節解曰：爲人得道之福，不能守一，輒有驕盈，邪意復生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御曰：言人君迷惑失正已來，其日固久矣。○節解曰：謂世之人不能守其一，惑於邪僞，失福得禍，從來久遠，非獨今日也。○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爲妖爲奇者，以其愚痴迷惑，其日固久，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故《西升經》云：如是迷來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注：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節解曰：方謂一之正道也，守之當堅，行之當久，無復以邪自傷割也。○疏：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

廉而不害，○注：聖人行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民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疏：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不穢而穢，故《莊子》云：大廉不嗛，又云：廉清不信。○節解曰：廉謂氣之清也。不可以穢濁妨道行也。

直而不肆，○注：肆，申也，聖人雖曲己從人，不自申也。○疏：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不由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節解曰：謂一之功平，隨心委曲，不可以繩墨爲正。

光而不耀。○注：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御

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穢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但修之於身，而天下自化　肆，申也。○箋解曰：光謂神明流通，內潤形中，不須火燭爲耀也　○疏：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耀於物，忘其照也　故《莊子》云：消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其政寬，其人悅　上恬靜，下淳一也

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其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用也　伏，匿也　言人在苦而思樂，故惡而從善，因禍以得福　若處樂而荒，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

孰知其極？○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迴苦樂之境，來去誰知窮極也

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奇，異也　妖，惡也，善惡往還之業，此並是邪？寂寞立之眞始乃正，言人多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事耶者　衆從正者，寡設命爲正　正不常正，俄然變異，故曰爲奇　並皆行惡，不肯修善，設令爲善，善不恆善，還即造惡，故曰爲妖也

人之迷，其日故久。○迷禍福之源，惑邪正之路，此非旦夕，其日故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正也　割，傷也　邪行則物我俱傷，正道則彼此無割也

廉而不穢，○凡情貪而濁，聖道廉而清

直而不肆，○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

光而不耀。○明道若昧也　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沒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妖奇則繫累之境，倚伏悲懸解之場　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惠源之路　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兮無繫無不繫，蕭然無可無不可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五《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有奇政多迷者已久，妖奇則繫累之境，倚伏悲懸解之場　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惠源之路　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兮無繫無不繫，蕭然無可無不可也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五《其政章第二十一》　前明化有奇政人逐澆淳，此明政有寬猛物致全缺，除繁未盡，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政有寬急利害不同，次明禍福循環未有窮極，三明無爲之政直己率人　四句一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寬緩也　行本作閔閔，同門音，蒙昧也　淳淳，質直也　君上普普如閑，政教寬緩，則人皆任實淳厚若愚　變澆反淳，福之始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嚴急明政教之初　缺缺，具陳亡敗之後　此爲福修身者，心主寬靜，則五臟安和，百關調理，如其好用　聰察則行業虧於外，神氣喪於內，因以夭壽，故云缺缺　下八句二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倚，依也　伏，藏也　禍福者，善惡之報也　人能空虛其心，不爲善惡，既無善惡，何有福禍　及其心行善惡，禍福自來，禍投於惡，福亦在中，但禍彰則言有，福隱則言無　人能改惡行善，則福從禍中而起，禍藏而福見，故云禍爲福之倚　得福憍奢而行惡，則福滅禍生，禍爲福之所伏　如其善惡不止，禍福終無盡期　心爲善惡之主，其禍福倚伏，同在心中，禍福無形，隨感即至耳

孰知其極？其無正。○正者處中之主謂心也　福由善至，禍爲惡來，禍福循環，誰知限極　良爲偏邪之心，妄生善惡，其能定善惡之心者，爲正心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上雖心忘，善惡爲正，未能無心，執心爲正，非至正也　異他善惡故爲奇　不招禍福，雖言善未堪入道，復是伏　伏者，道之邪也　契道則淳樸未盡，處俗則慳惡有餘，適爲己之怪行，未始近於眞善

人之迷，其日固久。○言是住正之辭，伏是執善之禍，懷病不悟，故謂之迷　捨邪惡，執正善，如在囊檻，謂之固　始乎禍福，終乎伏善，年劫長遠，故謂之久　聖慈善救，屬在下文　下五句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穢，○方，正也　割，截也　穢，惡也　有本作劌，傷害也　凡有執正直邪爲己伏行，聖人行大方正，混萬法以爲一，不割截邪曲，以從正直，自以性足，不求非爲己廉，惡人貪穢以此內心眞廉，亦同穢俗　破彼生伏，執善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曜。○肆，陳也　身行正直，口不申陳，揚名激貪，爲己怪行四句，智德名義各殊，論其內心虛忘一也　善得虛忘名不出衆，則愚者各自得見，智者劫我韜光，明不亂衆，閑無所慕，無爲之化，於此大行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三《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　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　孤寡而稱，不亦宜乎？○疏：故者，仍上之詞也　損，

眩毀也　言王公稱孤寡以自謙損，則爲百姓譽推，尊敬而事之，有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龍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斯之謂也　○義曰：理國以謙光爲本，立身以柔弱爲先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或反於此，必貽其損　《易・說卦》曰：緩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則損益倚伏，終始相循　若謙己不已，物常益之，故無顛覆　修道之士割棄華，去繁盛，捨悅樂，甘寂寥，損之甚矣　其得道也，延景福，享遐年，逍遙無爲，天地齊永，豈非益之乎？　滿招損者，《尚書・大禹謨》舜曰：吝哉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往徂征　禹乃會羣后，誓師征之　三旬，苗人逆命　益贊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滿招損，謙受益　是乃天道　禹拜昌言曰：俞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　故理國理身，謙爲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　○疏：人，謂人君也　人君爲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　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冲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　○義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　元首者，人君也　《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言人君教之善也　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　人君叢脞細碎而無大略，則臣下解惰，萬事隳廢　此言人君教之不善也　政教由於元首，可不愼耶？《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謂之雅　風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人君以謙損柔弱以教於人，人醇朴而宗道矣　以仁義寄察以化於人，人智詐而歸於亂矣　理身者謙靜而事簡，事簡而心泰，則生可保；躁動而心競，心競而事繁，則去道遠矣　昌，大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注：強梁之人，動與物亢　求益而損，物或（擊）（擊）之，故不得其死。○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　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夭其天素，不得壽終而死　嚴仙人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　○義曰：老君所戒，柔必勝剛，弱必勝強，故舌柔則存，齒堅則亡，是則強梁非全身之道，爲失生之基耳　剛暴非進道之階，殊保壽之旨矣，深宜戒之　嚴仙人者，蜀郡嚴遵，字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人有不正之問，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　日閱百錢而閉肆，下簾以受《老

子》，爲作《指歸》數萬言，明理國理身之要　其解此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者，言秦皇吞滅七國，統天下，威制四方，稷代無已，違謙損守柔之道，故不免降而祚滅，不得其死　理實然乎　秦嬴氏，顓頊伯翳之後，至非子與周孝王養馬，封於汧渭之間　卜于東遷，秦襄公衛助有功，因命列爲諸侯，至繆公乃下士用賢，得由余、子桑、百里奚，乃強盛　昭王五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寶器，三十六邑，遷周於憚狐　昭王俾卒，孝文王戊立，一年戊死，莊襄王子楚立　三年而卒，始皇正立　元年之即至二十六年庚辰，事諸侯，滅六國，自號始皇　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　三年卒，子嬰立　四十六日降漢於軹道　項羽至，斬之，國滅　漢祖劉邦，字季，彭城豐沛人　帝堯劉累之後，父太上皇　端起布衣，推賢用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　德制強楚，仁及生靈，智士爲之謀，賢士爲之輔，相三傑而成帝業，約二章而安被人，有長者大度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　爾孫王蜀，亦及兩世　此柔德制強之驗也　理身理國，足爲鑒乎　○疏：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　生主以退，安得長存？　注云動與物亢，亢，敵也　物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　○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喪生　與物抗敵，豈能無患？　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　言處益之極，過盈者也　求益無已，是心無恆無厭，而求人莫之與，獨唱莫和，適足偏辭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　益，與也，擊，傷也　神爲生主，人爲神主，相須而立，闕一則亡　用剛失神，故非善也

吾將以爲教父。○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至，故以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　此句結修學之元　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爲戒，柔弱者全，以之爲勸　以爲教父者，父爲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本　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爲教父　○義曰：父者，尊也　柔弱必全，尊於衆教　衆教之末，謙柔爲先　故《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言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可踰越　《禮》曰：傲不可長，愼以避禍　恭以遠恥，敬讓以行　皆謙愼之旨也　《尚書》曰：願而恭，愨願而恭恪也　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　《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　《春秋》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教之以務，閑之以義　經曰：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此衆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爲本也　爲教之父，豈虛也哉？　理天下，修其身，守柔行謙，無思不

服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五《道經》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爲體，權以反經爲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含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闔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爲虎狼，仇之與讎時爲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歙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歟，就此而論權變之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螻蟻能苦之，國家之權謀泄於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竊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竊之，以爲威國之利器，可不愼乎。《鴻烈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歙張與奪之術，是謂微明。明則魚脫於淵，微則人於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爲。

又卷六《德經》○反者道之動，○反者，復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故曰《易・復卦》曰：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爲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元氣屬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於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萬物莫不獨化也。嚴君平曰：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

物之將動，先反乎虛靜之原，能虛靜動用者，其唯上士乎。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又卷七《德經》　出生入死。○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氣，一氣變而有物，故謂之出生。生之極也，變而無形，故謂之入死。此乃有始有卒，末出乎域中者也。出乎域中者，生死易嘗係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眡，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妄履，動靜翛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困於芬臭，口羸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趍，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所論最長。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人之生，皆爲欲利所誘，唯貪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以滋九竅、四支、故舉動謹謹然、如將不得已、陷之於死地往而不知者、未有不由十三事也

夫何故？○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生生、猶進生也　夫忘生薄已、則長生可冀、而進生厚已、則近於死地　且進生必先之以外物、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以爲久生之具、然而忘身貪貨者、過求養生之物太厚、致其十三事滑亂、而速千死地矣

蓋聞善攝生者、○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　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期而會曰遇　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夫善攝生之人、內得於身、故諸疾不生、外得於物、故諸惡莫犯　欲利都忘、自然與吉會也　器之害者、莫甚於兵戈　獸之猛者、莫甚乎虎兕　故兵戈在前而不懾、是無所容其鋒刃也　虎兕當道而不驚、是無所措其爪角也　故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無心也

夫何故？○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

以其無死地。○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而外無害物之意、故能忘身而身存、以其無死地也。《莊子》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死則喪道、悟則道生、故次之以道生之

又卷八《德經》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開元御疏曰：悶悶、無心寬裕也　淳淳、質樸敦厚也　言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政無苛暴、故其俗淳樸、安於清靜、而曰益敦厚也　古本作傸傸、王弼本作悾悾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開元御疏曰：察察、有爲嚴急也　缺缺、凋弊離散也　言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凋弊而離散、動觸禁網、畏而避之、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倚、因也　伏、藏也　夫悶悶之政、世謂之慢、而民淳淳、然實樂之　察察之政、世謂之能、而民缺缺、然實憂之　夫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之、畏則戒愼、而福生其中矣　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之、喜則憍矜、而禍藏其間矣　禍福相因、莫知其窮極也　故天地有休否、日月有盈虧、此倚伏之數也　夫禍藏福中、有福而憍矜、則禍至　福隱禍內、有禍而戒愼、則福來　此世之必然也　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

其無正邪。○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在乎有道之君無爲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　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奇、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妖矣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夫百姓之心、其心不一　有道之君、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也　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　不正、則奇謀譎詐生　故曰爲奇　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　不善、則妖祥狂妄興　故曰爲妖　若任物之自正自善、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

民之迷、其日固久。○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眞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奇爲妖、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西昇經》曰：爲正無處、正自歸之、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所謂爲道自然助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有道之君、方正其身、俾物自悟、不以己之方正斷割於物、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

廉而不劌、○廉、清　劌、濁也　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自化、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耳　古本作劌、傷也　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刑物使傷也

直而不肆、○肆、申也　有道之君、稟氣耿直、自任不曲、而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亦猶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光謂明慧也　有道之君、明慧鑒照、復能葆蔽晦、不以己之強智煇耀於物、使之狼喪也　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

○政寬則民福、治嚴則民禍、福禍倚伏、由人由天、故次之以治人事天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五《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御注曰【略】○臣義曰：陰陽之運、萬物之理、其盛衰強弱、盈虧成敗、旋環無已、必有幾焉、發於至微　聖人研幾、得乎先見、故能微明是以固張以歙其張、固強以弱其強　以彼興之不義也、又固興之、則勢自廢也　以彼取之不善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奪也　然則剛強在彼、柔弱在此、而

強者必折，理之自然也　聖人所以觸觸萬變，成天下之務，而物莫知其所由然者，以此道也

是謂微明。○御注曰【略】臣義曰：無形之中，獨見有焉，其微如此，而萬物之理，藏乎其間，研幾先見，探賾得之，蓋已甚明，賢人功用同乎造化，而衆何以知　歙張弱強，廢興與奪，微明如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御注曰【略】○臣義曰：以剛勝剛，其剛必折，以強制強，其強交傷　柔則不爭，而物莫與之爭　弱則不敵，而物莫與之敵　故剛之與強，反爲柔弱之所勝，理勢然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御注曰【略】○臣義曰：魚以深淵藏其身，脫於淵則制於人，國以利器藏其用，示於人則不能制人　聖人運化機於不測，斡至權以適變，宰制天下，役使羣動，而神德妙道，物莫得窺其涯略，至於智名勇功，不可得而形容，則賞罰治具，孰得有倒持之患

又卷八《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御注曰【略】○臣義曰：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自遂其生成，上皆正於一，而復乎道，上不見其有爲，下不知其帝力，悶悶如此

其民淳淳，○御注曰【略】○臣義曰：淳淳者，渾厚自如，絕私欲，復素樸也

其政察察，○御注曰【略】○臣義曰：察察者，明之纖至悉，窮理之舉，以苛爲明也

其民缺缺。○御注曰【略】○臣義曰：上政察則民巧於爲僞，傷於巧而不得其全，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御注曰【略】○臣義曰：否泰窮通，禍福吉凶，出入終始，往返倚伏，如循環然，無有窮極，惟安於時分，故禍福之來，任其自爾，豈有常耶

其無正邪？○御注曰【略】○臣義曰：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知美之爲美，斯惡矣　夫混於至道而莫知所以然，孰有所謂正也，況禍福無極，孰爲之正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御注曰【略】○臣義曰：正奇善妖，相爲是非，皆緣諸妄，實非大常　民之失性，固已日久，不能返本以契道，徒知缺於采偏，苟政事察察，而民一偏爲正，將使天下畢正於我，其可得耶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御注曰【略】○臣義曰：方則會而有辨，方面不割，則混一體道，而不與物絕

廉而不劌，○御注曰【略】○臣義曰：潔然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無不容，不見刻制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御注曰【略】○臣義曰：大直若曲，蓋與物委蛇，而不失道之直　直而肆，則有其直而陵彼不直矣　和其光，歸其明，而塵同於物，而未始與物異也，豈有其光以耀乎外哉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聖人所以正天下也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一《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徽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爲也，爲之則僞，不可擾也，擾之則憂　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畢一世於澹漠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下知有之者如此　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無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徽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義曰：素樸者，民之性　能見素抱樸，然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至於明白入素，無爲復樸　盡私欲者，民之情　能少私寡欲，然後克於勝己，善於養心，日至於背私爲公，不見可欲焉　其民淳淳，莫大乎此

其政察察，○徽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爲明，此察察之政　○疏義曰：治之要在知道，道要不煩　聖人以道在天下，由至虛以冒羣實，由至靜以賓羣動，簡易而有功，未嘗簡髮數米，竊竊然以苛爲明也　蓋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則弊精神於細務，勞思慮於末流也　竊竊然以苛爲明，又曷足以濟世哉？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其民缺缺。○徽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　舉賢則民跂踵而相軋，不能定其性命之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之情　是有知有欲之爲患，而民之所以遷於物也　遷於物則不足以厚民，故無全德　莊子曰：德全者形全　不能全德，則養形不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之謂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徽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隨而之顯，自無而適有，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是以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精神之生則爲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眞則無形也　禍福之理，藏於幽深，應若影響，亦若化機之默運而已　惟達者知利足以生害，知樂足以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姊於忽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於無難之地焉　孟子慮患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疢疾，楊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皆燭是理也　蓋德慧術智可謂明哲矣，猶以存乎疢疾爲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故也　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室爲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　觀乎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致其知也　知時無止，則遙而不閟，援而不跂；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虛，而得失不足以攖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死生不足以累其心　無止則過而不留，無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福之倚伏，相爲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爲禍始，禍爲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徽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　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　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爲天下之至正哉？○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相爲同異而已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　既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　既異乎我與若矣，則俱非也，惡能正之？是我與若皆不能相知，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知也　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徽宗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　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疏義曰：一氣之運，潛回於太虛之中，萬物推遷，皆在所棄齏　莊子謂通天下一氣耳，言物雖散殊，其運於氣化則一也　天下既通於一氣，則行流散徙，不主故常，今是而昨非，往者非而來者是，初無定形，先迕而後合，有所據者有所宜，初無常分，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兩者交化，相爲終始，成矣俄壞，壞矣俄成，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勢若循環，果未可定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乃一氣之自運，密移於造化，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蓋天下之生久矣，迷而不復，固非一日之積　小惑易方則以東爲西，背冥山而莫之見，大惑易性，以無爲有，遺玄珠而莫之求　自私之俗勝，則蔽於一曲，不明乎禍福之倚伏，則昧於至理　且復察察以治之，穆所以益其惑，不釐不解，民安得而反其眞乎？是以老聃著其政悶悶篇，蓋欲使民之安常復樸，以反其眞而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徽宗註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疏義曰：拘於方體者，常介執以異俗，所謂介於辨物者此也　介與《易》稱介於石之介同意　大方無隅，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足以應無方之傳，非若執方之謂器者矣　止而不流，言眞上而無所蕩，猶水之靜止，大匠取法，所以無辨物之迹，其亦荀卿所謂能定而後能應者歟？

廉而不劌，○徽宗註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疏義曰：謹其廉隅者，常矜莊以約己，所謂矜於自潔者此也　矜與《語》所謂古之矜也廉之矜同義　大廉不嗛，則至足無求，澹然自適，不貴苟難之行，非若廉清而不信者矣　清而容物，言雖清而無所察，猶鑑之清明，應而不藏，所以無刻制之行，其亦莊子所謂勝物不傷者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徽宗註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　民之迷也，以方爲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儉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疏義曰：亢己以爲直，則直必肆其情，而陵物之態生　惟去邋庭之累，無枉撓之失，然後能直而不肆，以之應物，則周旋曲折，無所於忤，而陵物之態不生矣　悅衆以爲光，則光必耀其迹，而揚行之患至　惟去形謀之光，圖滑疑之耀，然後能光而不耀，以之照用，則因時順物，未始容心，而揚行之患不至矣　是則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惟聖人乎　外曲者，所以徒於人　惟曲則全，枉則直者能之　蓋內直者，所以徒於天　惟循有照，冥有樞者能用其光者，所以顯諸仁　復歸其明者，所以藏諸用　惟循有照，冥有樞者能

之。蓋非聖人能和同天入神明，其德不能與此。且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以方爲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不能濟以權，執一而廢百。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不能充其類，潔身以亂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知伸而不知屈，一於矯也，而不能同其波，又烏知屈伸相感，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微者，幽也。彰者，顯也。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襮，而不能襲其明，又烏知知微知彰，如《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不該不徧，刻意尚行，以夸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爲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眞餘事耳。此大舜所以能正衆生，無爲而天下治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三　《經》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旨》曰：晝夜明晦，人物盛衰，今古之不停者，以其有大造化，流行於宇宙之間。物有不可得而逃之，如春將溫，冬必寒，秋將涼，夏必熱，迭運不易，自然之理也。造化何心哉。是故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將欲噏之，必固張之，闔闢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損益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否泰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生殺也。是之謂大造化之微而可明者。然則柔弱勝剛強。柔弱，氣之爲物也。物變則通。剛強，形之爲物也。物壯則老。知變通而不墮壯老，則勝斯在我肯爲甚乎。魚不可脫於淵。魚，民也。淵，國也。水，利器也。利器，貨食之謂。淵有水則魚安，國足貨食則民安。水藏於淵，則魚不脫去。貨食藏於天下，則民不脫去。爲人君而長一國者，可以聚斂之端示乎人哉。知大造化之流行，盈虛消息，理有常度，則會計之心，自有不必容者，況國之利用，遍藏天下，猶水之冬涸春盈，未嘗不足，又何患焉。

又　《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原旨》曰：政如夫子爲政，以德之政悶悶，齊之以禮也，政教寬大，其民樂業，風俗淳淳察察，齊之以刑也，政令嚴峻，其民罔措，舉動缺缺，所謂上刻核太至，則下應之以不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恃福作威，禍其將至，畏禍修德，福其將至。禍福倚伏，如寒暑然，孰知其極。盈虛消息，物極則變，其無正邪。天道靡常耶，疑審之辭。禹陟帝位正也，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湯，正復爲奇矣。湯征自葛善也，惟受罪浮於桀，假手於周，善復爲妖也。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由來遠矣。曰方，曰廉，曰直，曰光，斯在內者也。不割，不劌，不肆，不耀，斯在外者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其在我者，則有不待正，而彼將自正矣。惡有所謂爲奇爲妖者哉。

李筌等《黃帝陰符經集注》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太公曰，損己者物愛之，厚己者物薄之。筌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鶡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於越而害生，周立害於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

又《黃帝陰符經》卷下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愚人徇物而貪生，違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己以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遙，年壽長永。後代眞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綵，滋味酺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爲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劬，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飡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即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爲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辜恩而起害，害生於恩也。○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

身不衰，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愼，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己過反生怨害，此因害生於恩。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道也。爲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愼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无由生於害，害亦无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无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張果《黃帝陰符經注》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大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圖矣。禍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己則爲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爲生死，丁公管仲爲恩害，異哉。

任照一《黃帝陰符經注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造化密移陰陽不測，生於神而死於形者，通一炁本於自然也。故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蓋物无並盛，陰陽是也。即知萬物因陰陽以形，因陰陽以化。本經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故大道根乎一炁，運行日月。日月是陰陽之祖，互相交感，布炁生靈。陽炁返而萬物生，陰炁復而萬物死，即知生死之理根於道源，若存若亡也。蓋人之道抑亦生死所繫，根於一炁。感父母陰陽炁合而生也，陰陽數盡而死也。要在以陽鍊陰，陰滓盡而陽體就，一炁充而道自亨，則還元返本歸根復命而至矣。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之，故恩愛相生，是人之用情之本也。學道者往往爲恩愛繫累，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莫不然歟。所以自取害而害生於恩也。要在切知一炁通靈，萬禍不侵，一身達道，七祖昇天。能剋志進道者，恩及身而害不加我也。其昧者恩愛之心不除，則恩及彼而害及我也。故恩愛之心滿，世人之惑也。榮辱之情舉，世人之貪也。噫，憂苦勞傷之害何爲。天下人之樂從而不爲害者，是恩愛厚而爲害之深根也。善爲道者則不然，以恬神爲樂，以寂寞爲榮，澡雪乎心靜嘿乎志，所以恩不加彼而害不及我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日用資生養命之物，是助道本根之靈液也。故人有賢愚量有淺深，人賢則智見高明，量寬志大。人愚則慮淺識卑，出言必下。殊不知天地文理法於自然，循流萬古，不變不遷，以常數爲定體。愚人者獨以此爲聖，而殊不察時物文理，人所日用而不知其詳也。故五穀者是天下人之日用之物也，但世人務取乎飽食而不究乎造化之本末也。蓋五穀盜天地造化而生，盜天地沖炁而實，即知五穀是天地眞一之精，長茂成熟人得食之，接炁延生受脾胃磨，而精華靈液化爲太一眞水，是五行之先號。又爲知五穀精炁是天地之靈液，日月之華英，五行之精髓，能資我生能益我炁，能助我形能延我命，能全我神能通我聖。所謂我以時物文理爲哲者，其是之謂歟。

黃居真《黃帝陰符經注》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大巧不爲物物具足，雲行雨施雷厲風飛，有心哉。物得以生謂之德爾。故曰公公私私天地之德飛者走者動者靜者，咸其自取。萬物皆謂天之私我，使我有是。夫天豈物物而雕刻之哉，此之謂至公。

禽之制在炁。水火有剋制而无熄滅，蓋炁之所感不期然而然也。以形制形小大不倫，則大者常勝小者常弱矣。元龜食蟒飛鼠斷猿，豈以形哉，炁服之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生於此者未必不死於彼，死於彼者未必不生於此。至人者出有无之表，離動靜之域，則生亦奚足悅，死亦奚足惡，尚何係累之有哉。根猶木之有根。春夏爲先，方且生之。秋冬爲後，方且殺之。逆夫爲之根株而言之，則无生无殺矣。人之墮於有形涉於有數，亦猶木之有根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至仁乃所以不仁，惟天地聖人爲然，豈弊弊然私子奪之權哉。然而天地方未判，聖人方未兆，又何仁與不仁之有。仁與不仁亦自物觀之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氓氓蚩蚩初无眞識，由於陰陽役於造化，但見其粲然有覩者爲天地之變，昭然有倫者爲天地之理，昧昧晦晦不知所持，此故以天地文理爲聖也。至人則異於是，時之運也不窮，吾則因之而不違，物之生也无已，吾則順之而不逆，相交以成文，相錯以成理，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也。

蹇昌辰《黃帝陰符經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生死在人如晝夜不息，此生者死之本，有生必死，死者又爲生之本，死既去矣，必又生焉

如是出沒溺於六道，何有不生生不死死乎。死生果有議耶？无有哉。蓋古聖人棄之於六合之外，論而不議。今夫不生生者，脫此形骸而去，得道成眞，寂然靈源同於虛空，證入九爲出三界外，與諸眞列位，又何生乎。既生必死，又不死者，率遵逍遙之性，納流溜之精，吸風飲露，辟穀餐霞，堅固色身，積三千功累八百行，功成行滿，一旦輕舉飛遊大羅，與眞仙會，是色身而去，又何死死乎。死必有生是有无休止。老氏謂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蓋言不生生而不死死。人之道則不然，是不出生死之路，以致於輪迴。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施人曰恩，殘人曰害。此恩害顚倒，任道之人先勞其筋骨，枯槁其性，以動爲靜，用晦而明。此去道則一間耳。故久寓寂寞而身登聖人之闈域者，是害生恩也。恩生於害者，富人富貴之際縱其所爲，因其所欲而不知修身，身既脫去神聖，不與提挈散人諸趣，可不傷乎。故恩害二途不可不察也。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欲通造化，當知生死之根。欲明大道，當識恩害之義。是理也，捨五行造化金丹大道，何以明之。且金生於巳，死於子，子爲水鄉，而金能生水，然則金豈眞死耶。木生於亥，死於午，午爲火地，而木又能生火，水土生於申，死於卯，卯爲木位，而水又能生木，是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然而生死之根固然，而恩害之義卻異。惟金火之造化不可以生死論也。《龍虎上經》曰：金火者眞藥也。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且火生於寅，死於酉，酉爲金鄉，其火但能剋金，豈能生金耶。況酉爲金旺之鄉，而火爲就死之地，既不能剋之爲害，而金反以生旺爲恩，然金亦豈能自生，要必資於所生。惟土能生金，而火卻又生土。若无戊己，不成丹者也。嗟夫，五行相生相剋，至理幽微，學者罕知。況金丹一說，只是喜談樂道，曾不深究玄旨，再當一一分辯以詔將來。且內外二丹，不出五行造化，獨不曰水火木土之丹，而特曰金丹者何也。蓋天一生水，坎爲水宮，水爲萬物之母，修眞者必當先於坎宮留心也。然坎宮之水豈能自生，惟金能生之，是元始先天之氣從金化生。古歌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蓋鉛爲金母，金爲水母，水爲丹母，其相生相成之義如此。然大道不以相生爲用，而以相剋爲功，豈非以金能剋木，木歸於盡；木能剋土，土極於虛；土能剋水，水混於窒；水能剋火，火終於滅。火雖剋金而金曾不壞，煙消焰盡金體愈堅。《參同契》曰：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豈非害生恩恩生於害乎。此其所以謂之金液還丹，謂之長生不死，謂之返本還源，惟只水中金一味而已。若肝心脾肺腎，精津氣血液，其形質全不相干，其性命卻又相干。其理雖有可言，其道則不可言。蓋有攢簇有合和，有藥物有火候，有眞元有資生，聖人傳藥不傳火，不遇眞師莫強猜，非歃血盟天劃沙文地不許妄授，違者殃及九祖，禍先一身。張平叔傳非人，三遭責罰，可不鑒歟。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曹眞人曰：謀生者先生而後死，習死者先死而後生。張子房曰：謀生者景物牽纏，勞神役形，貪求榮富，孽火焚燒，殃極禍鍾，不死何俟。習死者，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寂默默兮无所爲，萬慮不能感，求死不可得，長生之門於斯可致。葛仙翁頌曰：生門死戶少人知，運用抽添在坎、離；二八消時陽炁長，九三榮處定精微。崔明公（白）〔曰〕：鶴子云，若覓神仙道，先當識本根；心生神必散，境滅慧還清。天地爲爐鼎，陰陽作炭薪；鍊成无上藥，功滿去朝眞。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鍾離眞人曰：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流。呂眞人曰：本因恩炁而生，不能愼守天眞，漂浪愛河流吹慾海，是恩中生害害生於恩也。許眞人頌曰：當時恩炁本身生，非理施恩害卻生，謹守愼終能若始，還丹修就鬼神驚。赤松子《臨江仙》云：夫婦深誠相眷戀，當流認此爲恩，誰知恩裏害還生。欲亡恩自滅，恩滅害无根。子嗣源因恩結，恩多反害身形，能修恩炁養成珍，三千功行畢，朝禮玉宸尊。

蔡氏《黃帝陰符經註》下篇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生死恩害，道无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九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爲往來，故正言若反也。

恩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无違也。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七釜》　釜者，化也。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

曰：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寶矣，可以南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待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杯中釣魚，肅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鄧享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青鬱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窈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聳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崔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葛洪《抱朴子内篇・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聽，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

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以且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鄧之辯，黃育五丁之男，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跱，華轂易步趍，鼎餗代采耜，不亦美哉？每思時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不能削瓦石爲芒鐵，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

抱朴子答曰：「夫聽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輗軏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聾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暐曄之鱗藻哉？故聾聾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本鈞未乖，

未可一也　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　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　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　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　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　盛陽宣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　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　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活活　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　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蘭丘之寒焰；重類墜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梓柯有沈羽之流　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

有生最靈，莫過乎人　貴性之物，宜必鈞一　而其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冰炭之乖矣　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

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蠭爲蛤，荇菜爲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

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龜，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

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　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使云天下必無此事　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　諂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　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　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　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

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漢，廢僞去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踐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驅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戶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眞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聞兩瞳之正方，邛疏之雙耳，出乎頭顱，馬皇乘龍而行，子晉駕御白鶴　或鱗身蛇軀，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　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覩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詆毀，眞人疾之，遂益潛遁　旦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　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　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　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弱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　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　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　蜉蝣朽巨龜，日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　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　其間未期，二物畢至　帝乃歎息，遽毀斯論　事無固必，殆爲此也　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　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　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牛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　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　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　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　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　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　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　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　遼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輯記籍傳聞於往耳　《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　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　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　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　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　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　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　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　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　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　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　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者焉，甲兵或有無功者焉　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世，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

又　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　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蟭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　斯朱公所以鬱怛，薛燭所以永歎矣　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　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　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　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　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　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懸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　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　今以此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　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　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又不信驟及駏驉，是驢馬所生　云物各自有種　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　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又《抱朴子內篇・對俗》　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遊盭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去留各從其所好耳　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　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　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　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　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　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宮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　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　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　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　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　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耶？若得仙無復生理者，復一事耳　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

又《抱朴子內篇・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黃者，金也　白者，銀也　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　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　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　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　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　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　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　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　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　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　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　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　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　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蹻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　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斷也　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眞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　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　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　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　能爲之者往往多焉　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　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　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　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眞無異也　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　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　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龜，又不少焉　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　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曩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糂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　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　狹觀近識，徑捨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　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

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　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　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　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　妻曰，請致兩端縑　縑即無故而至前　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　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　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　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　妻曰，得之須有命者　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　偉乃與伴謀過笞伏之　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　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　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　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　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　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捨籬障　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　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　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　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　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辦作也　其中或有秘口訣者，皆宜師授　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　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　桓譚《新論》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　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　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況黃白之變化乎？　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　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臘猶不成，況大事乎？　余曾諮於鄭君曰：　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　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　鄭君答余曰：　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鑿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　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涉深越險，乾沒逐利，不吝嘱命，不修寡欲者耳　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　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　余難曰：　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　鄭君答余曰：　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　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　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　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　《仙經》云，丹精生金　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　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　且夫作金成則爲眞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滅　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　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　故其能之，何謂詐乎？　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　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　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　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　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　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　《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猜疑，故不成耳　凝水銀爲金，可中釘也　《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眞，子得其道，可以仙身　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

譚峭《化書》卷一《蛇雀》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定世屈之狀，而得蹣盤跚蘇千劫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　且夫當空團塊，見鬼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　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又《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　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　是故粉巾爲兔，藥石爲馬，而人不疑　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　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又《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　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　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　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又《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　是形也，與影無異　乃知形以非

質，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又《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忘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眞人之津

又《梟鷄》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聲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爲大人乎

又《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詔我，精魄賊我，奸宄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爲君王，不得爲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靜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蹲三五。

又《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含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矰若飛塵，而目未嘗見，弋中之繳若十斗，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又《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化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斃，神不可得逝。

又《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爲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又《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安有所嗤。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嗤不能已，有懼哉！譬若蟭螟者，有愛鮑魚若蘭麝者，知此理者，其唯聖人乎。外榮辱，黜是非，忘利害

又《稚子》 稚子美影，不知爲影所美，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醉者眞醉，疥者癘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又《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參視者疫，平視者仁，張視者怨，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眞，可以長存。

又卷二《水竇》 水竇可以宿溺，柞糠可以療噎。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陰爲陽所伏，男爲女所制，剛爲柔所剋，智爲愚所得。以是用之，則簞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鬥，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又《魍魎》 魍魎附巫祭。本作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爲神之宮，神爲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又《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螫，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又《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又《狐狸》 狐狸之怪，鼠之魁，不能幻明鏡之鑒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又《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

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　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　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又《心變》　至婬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　心之所變，不得不變　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慼，斯亦變化之道也　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爲龍蛇，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草木大哉斯言。

又《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　心之所慾，氣之所屬，無所一育　邪苟爲此，正必爲彼　是以大人節悲辛，誡憤怒　得顱氣之門，所以收其根　知元神之竅，所以韜其光　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又《蠃蛤》　夫蠃蛤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　隨物大小，俱得其眞　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　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又《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背面而鍾愛不明足　望夫而免婦，其子拗鼻而昂首　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　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　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　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造化之道也。

又《陰陽》　陰陽相摶，不根而生芝菌　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蝡蠕　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　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　流行無窮，水之道也　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　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　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　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又《海魚》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　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　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嗤朋友之逝而不自悲　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又《磎松》　磎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　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　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　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保玄修；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貴，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又《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　燥濕相基，所以化水也　水火相射，所以化雲也　湯盎投井，所以化雹也　飲水雨目，所以化虹霓也　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役，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　有聞是言也，必將以爲誕　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搆之道也。

又《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脩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瓠璧之音則背膂凜森，上聲　擊鼓鼙之音則鴻毛躍躅　其感激之道也如是　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　其不和也，作以氣，化厲風，辱萬物也　氣由聲也，聲由氣也　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　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朋樂之術也甚大。

又《大同》　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　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　同於火者化爲火，同於水者化爲水，同於日月者化爲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爲金石　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以與虛皇並駕。

又《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衆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　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　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　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甚奇　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爲帝王之師。

又《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燻鐵，元氣不能發陶爐　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作鳳之棄　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詢：變者何也？答曰：變者，無爲眞變，則如水中鑑月也；有爲僞變，則似鏡裏觀形也　知無爲之變，則眞性通也　見有爲之變，則僞形力也　通則無情之眞，忘有情之僞也　力則有情之僞，昧無情之眞也　眞變則性通道也，僞變則身貪利也　道通則全其性也，利貪則害於身也　經云：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應其眞變，則道無情也。《問變》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降龍說》　離日爲火，中有己土，強名曰龍　其形獰惡，主生人殺人之權，專成佛成仙之道　威能變化，感而遂通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子曰，龍德而正中也　世人不悟此龍生生之功，每服其害　若人悟而畏之，調而馭之，則能降此獰惡之龍　而積至精之汞　降之者，制其心中眞火　火性不飛，則龍可制，而有得鉛之時　故曰不積汞何以取其鉛，不降龍無以伏其虎　巨眞鉛眞汞未易相投，而眞虎眞龍亦難降伏　學道者若能了得這個字，其他事皆末務也

又《性命圭旨・伏虎說》　坎月爲鉛，中有戊土，強名曰虎　其形猖狂　雖能傷人殺人，卻蘊大乘氣象　舉動風威，叱之則應　含弘光大，品物資生　文王重《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孔子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若人悟而畏之，馴而調之，則能伏此猖狂之虎，以產先天之鉛　伏之者，伏身中眞水　水源至清，則虎可伏，而無咥人之害　故歷代聖師，以降龍爲煉己，以伏虎爲持心　是以純陽翁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　紫陽翁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皆此義也

又《性命圭旨・本體虛空超出三界》　按梓潼《化書》云，予之在朝也，以聞方外之言　辭榮而歸，道逢隱者　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　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　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　死而不亡，終成正覺　若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爲神仙　予於是歷觀漢唐諸仙，多在此處超脫而去者，豈非化書所謂中道而廢耶　又覽《龍牙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　予又歷觀宋元諸仙，多在此處戶解而去者，豈非龍牙所謂逢煙而休耶　雖則仙去，然缺卻末後一段工夫，畢竟有些欠穩處　猶傳大士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　亦不知壽命有限，而不及修耶　抑亦不知不得此法，而不能修也　命宗人只知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而止　竟遺了煉虛合道一段　是以無上師曰，養得金丹圓似月，未免有圓還有缺　何如煉個太陽紅，三界十方俱洞徹　蓋聖修詣極，自是少此一段不得　緣丹經子書，皆不曾言及末後一着　唯李清庵曾說到這裏　如門人問脫胎後還有造化麼　清庵曰，有造化在　聖人云，身外有身，未爲奇特　虛空粉碎，方露全眞　所以脫胎之後，正要腳踏實地，直待與虛空同體，方爲了當　又云，更有煉虛一着，當於言外求之　其見趣可謂度越諸仙矣　但不肯說個實際出來，又何煉虛，作何歸着　竟自朦朦朧朧，虛應過去　安不知是不曾明師指，而不能說耶　抑亦不知是怕泄漏天機，而不敢說也　故水丘子嘆曰，打破虛空消億劫，既登彼岸捨舟楫　閱盡丹經萬萬篇，末後一句無人說　蓋此秘藏心印，皆佛佛授手，祖祖相承　迄至六祖，衣鉢止而不傳　諸佛秘藏，於茲塞矣　自此而下，鮮有知者　故曰七祖如今未有人，直到菩師尹公者出　以其夙植靈根，更得教外別傳之旨　忽一見禪關叅透，豁然貫通　而千佛秘藏，又復開於今日矣　故《悟道偈》曰，把個疑團打破時，千佛心華今在茲；大丈夫竿頭取進步，虛空眞宰大人師　我今又承師指，而得此法，如獲無價寶珠　即翩南和尚云，自從說得此明珠，釋梵輪王俱不要　然佛之地步甚高，而必至於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方成無上正等正覺，而入涅槃　故邵康節曰，聖人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用　今人求其義而不得，乃億之曰，體太虛之體以爲體，用天地之用以爲用　此言大似隔窗窺日，不過見其光影而已　若言體太虛之體以爲體，便是有個太虛在，而着於體矣　何以能太虛　若言用天地之用以爲用，便是有個天地在，而着於用矣　何以能天地　然而太虛其知有體乎，其不知有體乎　天地其知有用乎，其不知有用乎　太虛不知有體，而天地之用，在於太虛之體　天地不知有用，而太虛之體，在於天地之用　體其所體者，體其所用也　用其所用者，用其所體也　乃至於粉碎虛空，方爲了當　何以故，蓋本體本虛空也　若着虛空相，便非本體　虛空本粉碎也，若有粉碎心，便不虛空　故不知有虛空，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本體　不知有粉碎，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虛空　究竟到此，已曾窺破虛空之本體，但未得安本體於虛空中　即《華嚴經》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　到這裏自知道，虛空是本體，本體是虛空　必須再加功而上上勝進，進進不已，直到水窮山盡，轉身百尺竿頭，至必至於不生不滅之根源，終必終於不生不滅之覺岸，於中方是極則處　此處無他，不過是返我於虛，復我於無而已　返復者，同機也　故曰一念同機，便同本得　究竟人之本初，原自虛無中來　虛化之爲神，神化之爲氣，氣化之爲形　順則生人也　今則形復返之爲氣，氣復返之爲神，神復返之爲虛　逆則成仙也　古德云，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　何物大於虛空，運虛空者是　蓋大道乃虛空之父母，虛空乃天地之父母，天地乃人物之父母　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　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　空中不空，故能生虛空　而曰生天地生萬物，是皆空中不空者之有以主之也　以其

空中不空，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汝毋謂空中不空，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毋謂空中不空，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夫空中不空者，眞空也。眞空者，大道也。今之煉神還虛者，尤落在第二義。未到老氏無上至眞之道也。煉虛合道者，此聖帝第一義，卽是釋氏最上一乘之法也。《華嚴經》云，雖盡未來際，遍遊諸佛刹，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此法只是復鍊陽神以歸還我毘盧性海耳。所以將前面分形散影之神，攝歸本體。又將本體之神，銷歸天谷。又將天谷之神，退藏於祖竅之中。如龍養頷下之珠，若鶴抱巢中之卵，謹謹護持，毋容再出。併前所修所證者，一齊貶向無生國裏。依滅盡定而寂滅之。似釋迦掩室於摩竭，如淨名杜口於毘耶。此其所以自然造化，而復性命之，而復虛空之之不可以已也。而復性命，而復虛空，至此已五變化矣。變不盡變，化不盡化，非通靈變化之至神也。故神百煉而愈靈，金百煉而愈精。鍊之而復鍊之，則一爐火燄，煉虛空化作微塵，萬頃水壺照世界。大如黍米，少焉，神光滿穴，暘徹虛空。自內竅達於外竅，外大竅九，而九竅之中，竅竅皆有神光也。小竅八萬四千，而八萬四千竅之中，竅竅皆有神光也。徹內徹外，透頂透底，在在皆有神光也。如百千燈，照耀一室。燈燈互焰，光光相涉，而人也物也，莫不照耀於神光之中矣。是則是已，尤非其至也。然不能塞乎天地之間，則未滿東魯聖人乾元統天之分量也。又斂神歛光，銷歸祖竅之中，一切不染。依滅盡定而寂滅之。寂滅既久，則神光如雲發電，從中竅而貫於上竅。大竅小竅，竅竅皆有神光也。光明洞耀，照徹十方。上徹天界，下竅地界，中徹人界。三界之內，處處神光，若泰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而神也鬼也，莫不照耀於神光之中矣。妙則妙已，尤非其至也。然不能遍入塵沙法界，則未滿西竺聖人毘盧遮那之分量也。再又斂神歛光，銷歸祖竅之中，一切不染。依滅盡定而寂滅之。寂滅既久，而六龍之變化全，則神光化爲舍利光矣。如赫赫曰輪，從祖竅之內，一涌而出，化爲萬萬道毫光，直貫於九天之上。若百千杲日，放大光明，普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而聖也賢也，及森羅萬像，莫不齊現於舍利光之中矣。故大覺禪師云，一顆舍利光熠燿，照盡億萬無窮劫。大千世界總皈依，三十三天咸統攝。而舍利光旣遍滿於三千大千界內，尤未盡其分量。又自三千大千界中，復放無量寶光，直充塞於極樂世界，卽而又自於裟婆娑婆界，又自於音聲輪界，復自神於勝蓮華世界，得與賢勝如來相會也。自從無始分離，今日方纔會面。彼此舍利炎光，瞻合一體如如，自然廣無邊際。所以經頌云，諸佛似一大圓鏡，我身猶若摩尼珠；諸佛法身入我體，我身常入諸佛軀。五祖弘忍云，一佛二佛千萬佛，總是自心無別物。昔年親種善根來，今日依然得聚力。荷澤禪師云，本來面目是眞如，舍利光中認得渠。萬劫迷頭今始悟，方知自性自文殊。自性清靜，便是無垢佛。自性如如，便是自在佛。自性不昧，便是光明佛。自性堅固，便是不壞佛。各各諸佛，自身俱有。說亦不盡，惟一性爾。性卽是心，心卽是佛。新佛舊成，曾無二體。以報身就法身，如出模之像。像本舊成，一體無異。新成舊佛，亦無二形。以法身就報身，如金成像。昔未成像金，故今成像竟。諸佛如已成像之金仙，衆生如未成像之金鑛。成與未成，似分前後。則金體始終更無差別。故《圓覺經》曰，既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原此金性，人人本有，個個不無。至於十方衆生，皆我金剛佛性。而大地萬物，咸囿我如來之法身矣。到此地位，方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遍法界是個如來藏，盡大地是個法王身。實際無差，與三世佛而一時成道。眞空平等，共十類生而同日涅槃。法身其大也，虛空且難籠其體。眞心其妙也，神鬼亦莫測其機。窮未來際，爲一晝夜。盡微塵海，爲一剎那。前乎古而後乎今，無不是這個總持。上乎天而下乎地，無不是這個充塞。二祖慧可曰，物物圇圇成這個，世世生生不變遷。太上所以云，天地有壞，這個不壞。這個纔是眞我，這個纔是眞如。這個纔是眞性命，這個纔是眞本體。這個纔是眞虛空，這個纔是眞實相。這個纔是菩提道場，這個纔是涅槃實地。這個纔是不垢不淨，這個纔是非色非空。這個纔是自覺聖智，這個纔是無上法輪。這個纔是本性虛無，虛無實體。這個纔是常住眞心，隨心自在。這個纔是佛之妙用，快樂無量。這個纔是煩惱業淨，本來空寂。這個纔是一切因果，皆如夢幻。這個纔是生滅滅已，寂滅爲樂。這個纔是金剛不壞之眞體，這個纔是無始不生不滅之元神。這個纔是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思議無邊功德，這個纔是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毘盧遮那佛。故說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四十六　華

池宴罷月登樓，跨個金龍訪紫微。從此衆仙相見後，海田陵谷任遷移。○補註，上章言脫胎神化之功，此章記軒元滿帝之事。華池宴，即西方酒。初時年飲，今已停宴矣。月澄輝者，永乾鉛汞，但留清氣癒光也。跨金龍者，金虎本龍，合體而成變化也。訪紫微者，丹成沖舉，破天門而朝帝庭也。衆仙相見，則壽與天齊。世事縱有遷移，而金身終無存滅。眞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翁註，華池宴罷，得丹成功，脫胎神化，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御氣乘雲，遨遊八極，飽觀塵世，海變桑田也。○陳註，華池即曲江，即坎宮之戶。金丹由是而成，功圓到此天仙之位也。此章亦紫陽自頌，以詔後世。蓋仙師乃紫微天宮之一星。

又其四十七　要知金液還丹法，須向家園下夫聲　種上聲　栽。不假吹噓並著涉略切　力，自然丹熟脫真胎。○補註，此亦承上章來。見脫胎成仙，皆由金液還丹所致。西鄰得種，栽在東家園內。漸漸溫養澆培，自然候至成眞。何假人爲作用。吹噓者，口鼻呼吸也。著力者，搬弄神氣也。勞而無功，去道懸絕。家園，指自家丹田種，出於坎位。而下種於離宮。○子野云，採藥他家，而歸自己家園，下種栽培，此語已透。翁、陳皆以園屬他家，似說下種於坎宮，仍涉順去成人之法，非本文意矣。且上面說個還丹，明是從外覓，歸種於家園。○李註，園中果熟，則枝頭自然帶落。田中丹熟，則元神自然脫胎，其理一也。前詩言爐內眞種子，此詩言家園下種栽，同一種也。爐既在我，園豈在彼。

又其五十五　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語實堪聽。平聲　若言九載上聲　三年者，盡是推延款緩也　日程。○補註，一粒金丹，即一日所成者。乃先天中之先天。築基溫養，尚有前後兩截工夫。參同契所謂首尾武中間文也。○翁註，金丹大藥，不工不遽，坐個時辰，立得存餌。此言一日者，因聖人簇一年氣候於一月之中，又簇一月氣候於一時之中，通而言之，謂之一日所成。仙翁曰，以時易日法，神功是也。金丹入口，立躋聖地。明驗如此之速，豈三年九載遷延歲月以款日程乎。古仙張果老詩云，赫赫金丹一日成，黃芽不離水銀坑。功成雖未三週遍，開爐已覺放光明。即此道也。○子野註，作丹之法，大要汞與鉛合，則片晌之間，丹頭即結。但須究鉛生之時。斯時也，萬物萌芽，有氣無質，水源至清，妙矣哉。且道這個是甚麼時，噫，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陳註，煉丹之法，要知他家活子時，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是哉。○海註，一日成，得藥還丹之事。三年九載，神仙抱一之事。年後各有工夫。此專就大藥而言，以贊其神速。

顛倒

綜述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四　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緣我獨異於人。自知顛倒由離、坎，誰識浮沉定主賓。金鼎欲留朱裏汞，玉池先下夫聲　水中銀。神功運火非終旦，見音現　出深潭月一輪。○翼註，此詩俱言臨爐時採取外藥事。顛倒浮沉，下水留汞，皆法之眞妙處也。○補註，眞鉛眞汞追攝有方，此法之眞也。妙字取義，乃少女兌象。少陰中有先天眞一之氣，此妙更眞也。世間常法，順去成人。道家妙法，逆來成丹。此其獨異於人者也。顛倒言臨爐之象，浮沉乃鼎中之候。下水留汞，謂取坎以填離，深潭見月，此眞氣歸元海也。○陳註，離坎顛倒而用之，謂之水上火下。乾、坤顛倒而用之，謂之地上於天。夫婦顛倒而用之，謂之男下於女。○補註，臨爐顛倒，須用法器。離坐上天梯，坎乘渡河筏。上天梯，取如大眠睜，而後有靠背。渡河筏，形如三足馬，而前留空闕。顛倒坎、離，人所易知。浮沉賓主，此其難識者。蓋坎中六候，前二度屬金，其性本沉。朝屯取之以爲主，後三度屬水，其性本浮。韓家取之以爲賓。《參同契》云，勞嶌大漏年流年浮。此浮沉所本。又云剛柔有表裏。剛柔即金水，表裏即賓主也。更以內體外用證之，賓主之意顯然矣。舊註云，火性炎上而浮，水性潤下而沉。丹法以火激水，而使沉於水之下。水因火逼而使浮於火之上。此時得鉛制汞，則彼反爲主，而我反爲賓矣。此說仍是顛倒坎、離。且所謂浮沉者出於人，爲之造作，而非天機之自然矣。彭鶴林云，八兩金分八兩水，一物浮兮一物沉。此語獨見分曉。李晦卿曰，坎辟之月，月中所懷者，有金有水。水辟廿八日卯時，東畔一痕曉月之光。此光隨日而昇，昇即浮也。金辟初三日酉

時，西畔一痕新月之光，此光隨日而落，落卽沉也　男子修煉以金爲主，以水爲賓。女人修煉以水爲主，以金爲賓　此之謂浮沉主賓　○陸子野云，金鼎喻我，玉池喻彼　○陳註，在己之津精氣血液，朱裏汞也　不可令其走逸在彼之華池靈液丹井甘泉，水中銀也　卽先天一點眞陽之氣，欲留者但令其住，而不令其去　要取於人而不失於己　先下者，彼到而我待之，鉛至以汞迎之，坎動則離受之　金丹之道，先要明此欲留先下四字之意　○翁註，火乃二弦之氣　聖人運動丹火有神妙之功　不半個時中，立得眞一之精一粒，大如黍米，歸於神室之中，若深潭內見出一輪赫日也　○子野註，火卽陰陽之氣，合而內行　內行則溫而和，所以能融二物之眞，使其交媾　○補註，舊註皆以鉛屬虎，汞屬龍，分彼此兩家　李註則謂坎體之中有鉛有汞，此皆諸家所謂金水　指出朔後晦前二候，此乃補氣補血之良方　丹家但知得藥之後，朝屯暮蒙須用金水，卻不知煉己築基時，先須藉此二物以補益氣血　此卽所謂民安國富方求戰，亦卽所謂鎮邪金水配柔剛也　李氏得南嶽魏夫人之傳，其言蓋有所本　又據石得之還篇序云，知鉛之出處，則知汞之所產　此卽鉛汞同爐之一證也　兩說各有所指，須見分別

外丹作法，難於火候的眞　得其妙訣眞傳，可以片晌結丹，迥異常人之燒煉矣　眞法如何，將紅投黑，吾人腹中　而上下互翻，是坎離顚倒也　金氣上升，癸水下降，乃取浮而去沉，是定其主賓也　採水中金氣，可以死砂乾汞，是先下金而後留汞也　連下十五節，則而池中月輪兒象，此水火交媾臨爐下手之要訣也

又其十三　補註此章申前坎離顚倒之說以完結丹養火之功　不識玄中顚倒顚，爭知火裏好栽蓮。牽將白虎歸家養，產個明珠似月圓。慢慢且緩也作漫　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羣陰剝盡丹成熟，跳出樊籠壽萬年。○補註，既知陰陽之道，當明顚倒之機　故復申言眞源反此之意　上四句兼得藥溫養而言，下四句乃抱元守一之事　翼註謂上是逆採，下是溫養，不合本文　詩言虎歸家養，珠似月圓　所謂溫養火符，正在此際　下云慢守藥爐，但安神息，明是捐去外爐，而默調內息　諸家於第五句夾入運火工夫，反遺卻煉神還虛一段養性靜功矣　今酌定李註，存以參觀　○李註，玄中顚倒之法，火裏栽蓮之法，牽虎歸家之法，剝盡羣陰之法，多方譬喻，無非取坎填離耳　離中填滿卽是金丹　此丹一成，狀若明珠滿月　到此地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周天數足，外住藥爐　九轉功完，內含神息　此乃絕慮忘機大休歇處　過此以往，脫離生死，位證天仙矣　補註，玄中謂玄牝之中，用顚倒逆煉　火裡栽蓮，兩說不同　陸指陰中有陽，殺中有生，是喻爐內採金　翁謂男兒有孕，猶之火裏栽蓮，是喻金種離宮　今從後說　火栽蓮，離家火看火候，坎家火　有內外之分　○翁註，將進火調神並言，蓋未體認慢守但安四字耳　古仙詩云，丹竈河車休屹屹，鶴胎龜息任綿綿　互證自明　○高象先云，天地絪縕男女媾，四象五行隨輻輳　晝夜屯蒙法自然，焉能孜孜看火候　蓋言屯，蒙有定期，不須別尋火候　此章則謂抽添功已畢，無煩更行火候也　息有三種　從粗入細呼吸出入者，鼻息也　規中升降者，氣息也　靜極歸根者，神息也　故數息不如調息，調息不如安息　神息既安，則凝神入穴，其息深深矣　人身乾體二破，變離成陰　剝陰之法，當以漸而消　陽氣日增一分，則陰氣日減一分　從還丹溫養之後，至於抱一調神，則陰盡陽純，復完乾體　故能形神俱妙，壽無窮極也　《正道歌》顚倒顚時爻換位

又卷中《七言絕句六十四首》其十五　離居日位翻爲女，坎配蟾宮卻是男。不會個中顚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補註，《易》中卦象，離爲日爲女，坎爲月爲男　日位太陽，反以離女居之　月位太陰，反以坎男居之　如此顚倒互換，各有深意　蓋離之卦象，中畫坤耦，外陽而內陰，所以翻爲女　坎之卦象，中畫乾奇，外陰而內陽，所以卻是男　此卦象顚倒之意也　其在人身，乾陽奔躍之後，腹中空虛，故男反爲陰　坤體交動之頃，腹中氣實，故女反爲陽　此卽人身顚倒之意也　如此顚倒，豈逢心管見者可得妄談耶　○長庚註，或問我之爲離，乃是奔躍所致　彼爲坤卦純陰無陽，何以成坎　曰，混沌之初，彼固坤體　一七之期，有陽動焉　純坤之中，忽逢一陽動蕩之機，豈非坎體乎　○翼註，能會此顚倒之意，則知離女之懷胎，必須氣於坎男，故下章有取坎填離之說

又其十六　取將坎位心中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一作更，一作盡　由心。潛藏飛躍，乃卷舒自如之意　○補註，上章坎離乃男女一定之象，此章坎離乃陰陽互藏之精　上章以男陰女陽爲顚倒，此章以陰能變陽爲顚倒　蓋顚倒之中而又有顚倒，乃還丹妙術也　○陶註，人身先天之體，太樸不離渾淪完固，無事於取何有於填　及乎情竇既開陰陽交感，先天之氣乃奔逸於坤中　純乾之體，破，腹內反變爲陰精　日戾之離焉能久視，神仙丹法，取坎中靜極而動之眞水，伏我靈光閃

爐之流珠　舉水以滅火，填其既虛之位，復其純陽之體，還丹可立成矣　雖曰取之，不過借此先天眞一之氣，非實有形質可見　故用點化二字，以見其神妙耳　○補註，取坎填離之際，兼有溫養工夫　到得體成乾健，則陰盡陽純，如神龍之潛藏飛躍，而變化從心矣　姿待此時方用六候火符耶　彭氏不從舊說，良是　○翼註，《參同契》以乾卦六爻配鼎中六候　乾者，龍也　潛藏者，初九九二之象　飛躍者，九四九五之象　由心者，符火進退皆由心中默運也　此即舊說

又其十七　震龍汞出自離鄉，兌虎鉛生在坎方。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央。○補註，五行次序，木生火金生水，此造化之順行者　丹家震龍之汞，出自離鄉，是火反生木　兌虎之鉛生在坎方，是水反生金　二者皆因兒產母，此五行顚倒之術也　其法用金木交併，水火相濟，藉二土以會合中宮，方凝結而成丹　○翼註，火生木水生金，皆兒產母之象　所以然者，丹取母氣爲眞，取初氣爲嫩，故陽極生一陰爲眞陰，是以汞自離出者，方爲龍之弦氣，而於卦爲震木也　陰極生一陽爲眞陽，是以鉛自坎出者，方爲虎之弦氣，而於卦爲兌金也　震龍汞，兌虎鉛，都是借象，實不過金木而已　金木與土三家相見，入於中央，則五行攢簇而丹胎斯結矣　○補註，丹家取象，震、離、坎、兌，乃水火木金之四象　以南北言之，則曰坎、離　以東西言之，則曰震、兌　其實後天震、兌，即先天次、離之位，故可錯綜互見　○陳註，謂震是長男替父，兌是少女代母，此引《參同契》語，於詩義不相切貼

返本還元

綜　述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上《七言律詩一十六首》其九　○補註，此章申明還丹大藥以譏孤陰獨修之誤　陽裏陰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嵐音嵐音汪　勞形按引皆非道，服氣餐霞總是狂　舉世漫夸徒學也　求鉛汞伏，何時得見虎龍降。戶江切　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　○翼註，世有認煉服食爲外丹者，故前詩以眞鉛汞破之　又有認守孤陰爲內丹者，故此詩以鉛汞伏破之　○翁註，陽裏陰精，一之眞精是也　精能生氣，氣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乎此　奈何此物屬陰，其質不剛　其性好飛，常易失而難擒　若不得渾元眞一之丹以伏之，無由凝結以成變化　彼獨修一物者，導引按摩煉氣餐霞，皆是小術　止可卻病，一旦不行，前功盡棄矣　又如吞日精月華，光生五內，運雙關於夾脊，補腦還精，以至屍解投胎，出神入定　千門萬法，不過獨修此陽裏陰精耳　孤陰無陽，如牝雞自卵　欲抱成子，不亦難乎　鍾離曰，涕唾津精氣血液，七般物色總皆陰　若將此物爲丹頭，怎得飛神上玉京　一身之中，非惟精七物屬陰，五臟六腑俱陰無陽　分心腎爲坎、離，以肝肺爲龍虎，得乎　用神氣爲子母，執精液爲鉛汞，得乎　學者堅執後天陰氣，旁門非類，以爲龍虎鉛汞，是致差殊　仙翁直指二物所產川源之處，身從何生命從何有，返此之本還此之源，顚倒修之，即眞龍眞虎自降，眞鉛眞汞自伏　非藥中王，孰能與於此哉　或者以混元闢丹擬議聖道，不知後天地生有形有質者，皆非至藥　○子野註，《易》云，男女媾精，萬物化生　始我之有此身也，元由父母媾精而生　作丹之要，與生身同意　但有逆順之不同耳　順則生人逆則生丹，逆順之間天地懸隔　○陳註，世人執己獨修，千條百徑皆屬旁門　仙翁垂憫，直言窮此生身處，豈不忘露人機　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即此處也　大抵世人因業識中來，卻又因業識中去　一陽奔走，形雖男子，而身中皆陰　若執一己而修，豈能還元返本　既不能還元返本，又將何而回陽換骨乎　是以大修行人，求先天眞鉛，必從始初受氣生身之處求之，方可得彼先天眞一之氣，以還其元而返其本也　此爲男子修仙之道　若女子修仙，則以乳房爲生氣之所，其法尤簡　故男子修仙曰煉氣，女子修仙曰煉形　女人修煉，先積氣於乳房，然後安爐立鼎，行太陰煉形之法　○翼註，離宮修定，是丹家玉液煉己之法，特病在一獨字，非謂陰精之不當修也　○戴註，人身純陰，只有一點元海眞火　若得陽丹制之，自不飛走　更以眞火育之，則還丹可結　今人獨修，是誤以元海之眞火爲眞陽耳，豈知此火只屬陰乎　○陸長庚註，眞鉛眞汞者，《坎》、《離》互藏之精，所謂烏兔藥物也　以其獰惡而嚙人，故謂之虎　以其猖狂而難制，故謂之龍　其實

峰註曰　非二物也　有兩記，返本還源水銀制

又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五十一　萬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復命即常存　知常返本人難會，妄作招欽往往聞。○補註：此章以返本還源之道告人　陽精傾入，即可返根復命，亦承上章而言也　草木芸芸，至秋冬而葉落歸根　元氣斂藏，以爲來春發生之本　其反根處，即復命也　復命故能常存　苟知常存在於返本，直取生身受氣之初，以植立我命根，斯爲還丹妙訣　世人不能善會此法，而謀人旁門僞術，妄作招凶，甚矣大可哀哉　○子野註：萬物如草木之類，猶能歸根返本，以慰歲月　人爲萬物之靈，動至死地，反不能如草木。此道乃歸根返本之道，卻非尋常妄爲而招凶者　○翁註：《道德經》：萬物芸芸，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夫人未生之前，冥然無知，混乎至樸　及其生也，稟以陰陽，受之父母　聖人立法，逆而修之　奪先天一氣以爲丹母，盜陰陽始氣以爲化基　煉形反入於無形，煉氣復歸於至樸　煉神而與道合眞　故云，返根復命即常存　能知常道而返其本者，聖人也，是以長生　不知常道而妄作者，羣迷也，是以招凶　○陳註：萬物有歸根之時，至人明長生之理　人身血氣將衰，須求歸根之道　可以回老，可以返嬰，可以長生　噫！歸根復命還丹也

又卷下《西江月十二首》其六　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眞　休將寅子數上聲　坤申，但看五行成準。本是水銀一味，周流徧歷諸辰。陰陽數足自通神，出入豈離玄牝。○補註：金砂該得五行，是論藥材　水銀本來一味，是說丹母　返本還源，已見前詩　此又指朱砂金液，以見鉛汞二物實爲作丹之本　下言水銀而不及朱砂，用火原爲煉金耳　徧歷諸辰者，溫養火符，子午寅申迭用也　陰陽數足者，十月抽添，周天卦氣圓滿也　而其陰陽出入，卻不離玄牝之門　此處乃生身受氣之竅，歸根復命之關　○子野註：火乃七數，金乃九數　金火相須，作丹之要　金非火不還，火非金不返　《龍虎經》云，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是也　水中有金，故稱水銀　內丹之成，不出此一味耳　得其妙，則自然經歷諸辰，時至氣化矣　○陳註：朱砂爲汞，金液爲鉛　金來歸性，是曰還丹　本來只是先天一氣，生於造化泉窟，故號水銀　非此一味至寶，何以結就還丹　又非玄牝爲之根本，何由出入而成變化哉　○翼註：朱砂之體，性好飛揚，易於耗散　返本者，伏其飛揚之性，而仍返眞火之元　金液之氣，一經鑿破，逃寄西都　還眞者，養於黃婆之舍，而復還眞一之宗　世人不知此理，徒以寅數至申爲七返，以子數至坤爲九還，不亦謬哉　然火所以煉金，其成丹不過水銀一味而已　其運火不過玄牝之門而已　其數雖繁，其指甚約　若火滿周天，金滿乾體　火數足則金氣亦足，然後七者返九者還，眞人自神化不測矣　○李註：《四百字》序云，七乃火數，九乃金數　以火煉金，謂之返本還元　又曰，丹法無他玄妙，只一味水銀，按八卦次序，朝進陽火，暮退陰符　陰符陽火無差，即名五行成準　周天火符完足，即名徧歷諸辰　○補註：悟眞言水銀，有同名而異品者　離汞名爲水銀，木液流珠是也　故曰偃月爐中玉蕊生，硃砂鼎內水銀平　坎鉛亦名水銀，金精神水是也　故曰金鼎欲留硃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　此處水銀應指坎鉛　九還七返，金火相拘　皆出《參同契》　《正道歌》，換骨回陽身不朽，九還七返化眞形

朱砂金液，坎、離交媾，而結天魂，是爲戊土。戊土乾汞，轉制無窮，是乃水銀一味，成始成終之藥物　外丹家言，水銀有一鉛中眞液，配砂汞立丹基，謂之活水銀　砂鼎伏木，黃芽而見白金，謂之死水銀　活水銀即水中之金，死水銀乃水中之銀　秋日中天，言之獨明

認識論分部

知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三　知人者智，○注：能知人好惡，是智也　○疏：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少淺深，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注：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

明也。○御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疏：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勝人者有力，○注：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疏：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大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顧曰：才平勝人，不過有力，有力之人必有其敵，有其敵者，則強弱未定，今以性制情，謂之自勝，自勝之人，無敵於己，無敵於己者，可謂強矣。

自勝者強。○注：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御曰：能制勝人者，適所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便柔弱者，方可以至其強爾。○疏：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知足者富，○注：人能知足之爲足，則長保福祿，故爲富也。○疏：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貧，亦乃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強行者有志。○注：人能強力行善，則爲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節解曰：謂晝夜行道而不休息也。○御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疏：志，節操也。志力既強，能發弘誓願，務在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不失其所者久。○注：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愛夫之精氣，則可以長久。○節解曰：謂不失其一也。○疏：應機赴感，隨病與藥，或使得直，不失其所，以事接物，久而彌固。

死而不亡者壽。○注：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能長壽也。○節解曰：謂人尸解者，死而後生也。○疏：行願俱足，內外道員，理當不死不生，無天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遷謝，名之爲死，聖體常在，義說爲壽。○御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柱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死而不亡者，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又卷五　不窺牖，以見天道。○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炁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御曰：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而天道可知也。○疏：牖，根窺也，天道自然之理，聚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眞心內朗，睹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眞也。戶通來去，從眞照俗，窗牖內閉，喻返照眞源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注：謂去其家觀大家，去其身觀大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疏：顚倒之人，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眼，其知淺近，暗昧而少鑒。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於天矣。

不見而名，○注：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以知大，察內以知外。○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不見而損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御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名其太平。

不爲而成。○注：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疏：不爲者，凝神寂澹，絕於有爲也。而成者，能施化羣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又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注：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行無爲之化。○節解曰：吾夙夜介介，心念守一於身也。○王及羅什二家云：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則便行於大道也。

唯施是畏。○注：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恐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御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之也。○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眞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眞不眞，眞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臨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至道，諸所施爲，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甚夷，○注：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注：徑，邪不平也。夫道甚平易，而民好從徑邪也。○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顚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節解曰：謂人好邪僞，行妄徑也。

朝甚除。○注：高臺榭，修宮室。○疏：無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樸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其故宇，更起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甚蕪，○注：農事廢，不耕治，失時也　○節解曰：謂人不修其一，朝夕自飾而生病，故心荒穢也　○疏：徭役既繁，農夫喪業，東晉不作，南畝荒蕪。

倉甚虛，○注：五穀傷害，國無儲也　○節解曰：謂不守固其一，則五藏空乏，故曰虛也　○疏：稼穡有退，國用無貯，杼軸既空，倉廩斯罄。

服文彩，○注：好飾僞，貴外華也。

帶利劍，○注：上剛強，武且奢　○御曰：文德不修，尚武備也　○節解曰：謂好華服於身，一去邪來，帶利劍，伎刃備，爲鬼邪所病。

厭飲食。○注：多嗜欲，無足時　○疏：黼黻文綉，以麗其身，干將莫邪，以衛其命，醪醴羣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民，嗟乎饕餮，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是謂盜夸。○注：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並隨之也　○節解曰：謂好其甘肥以養其容，一去其中，百病並生，乃以資貨備於死喪也。

非道也哉。○注：人君所行如是，死非道也　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　○御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嘆也　○節解曰：謂人不行一，但念好服美食，可以爲盜賊，不能止病卻死，故非道也　○疏：多貨多歛，如盜如賊，既奢既積，且矜且夸，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行人道心解之者，朝甚除，無善功　田甚蕪，心荒廢　倉甚虛，無道德　服文綵，好飾詞　帶利劍，貪心銳　厭飲食，耽滋味　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又卷六　知者不言，○注：知者貴行不貴言　○疏：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無爲謂是也　○節解曰：謂一不可說也。

言者不知。○注：駟不及舌，多言多患　○疏：封執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　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　知與黃帝是也　○節解曰：謂說者不知一也。

塞其兌，閉其門，○注：塞閉之者，欲絕其源　○御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　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疏：塞者息言論，閉者制六情也　○節解曰：謂閉塞九竅，固精守氣也。

挫其銳，○注：人情欲有所銳爲者，當念道無爲，以挫止之　○疏：止貪競也。

解其紛，○注：紛，結恨不休者，當念道淡泊以解釋之　○疏：釋恚怒也。

和其光，○注：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耀亂人也　○疏：接愚俗也。

同其塵，○注：不當自別殊也　○疏：混世事也　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辯　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門切當，故重出之也。

是謂玄同。○注：玄，天也　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疏：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裴曰：光，智也　塵，愚也　衆生飾智以耀人，縱愚以染愚，聖人和光不耀，同其塵也。

故不可得而親，○注：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哀　○御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也。

故不可得而疏；○注：志靜無欲，與人無怨　○御曰：汎然和衆，不可得而疏　○疏：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於物我，亦一觀乎親疏。

不可得而利，○注：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御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亦不可得而害；○注：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御曰：無欲可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死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間乎　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

不可得而貴，○注：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御曰：體道自然而然，故不可得而貴。

亦不可得而賤。○注：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故屈　○御曰：洗然無瑕滓，故不可得而賤　○疏：夫富貴者，與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爲天下貴。○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爲天下貴也　○御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離親疏，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貴　○疏：既遣蕩乎親疏，又虛忘於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屆乎懷，故養生荷戴而不辭，羣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

以正理國，○注：以，至也　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　○疏：以，用

也　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輯理也　夫聖人馭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賞，智以理國，此則假武修文之時也

以奇用兵。○注：奇，詐也　夫使詐僞之人，令其用兵也　○疏：奇，猶詐也　剋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假文修武之世也　○節解曰：謂治身者正於心，不以口兵自傷也　國，身也

以無事取天下。○注：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王　○御曰：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　唯無事無爲，可以取天下　○疏：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更增其弊，未若無爲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注：此，今也　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　○御曰：以此，下文知之也　○疏：教主假設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用此下文則知之也

又卷七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注：老子言我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　○疏：吾言即前章是也，所言非此則易知也　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注：人患柔弱，好剛強也　○疏：莫，無也，老子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之也

言有宗，事有君。○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返也　○顧曰：宗，本也　君，主也　言雖殊塗，同本虛無，事雖異趨，同主靜樸　○蔡曰：言以無言爲宗，事以無事爲主　○御曰：言者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無言爲宗　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　○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　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煩，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注：夫唯世人無知，是我道德之闇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　御曰：夫唯世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猶不知我也　唯彼衆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注：希，少也　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　○疏：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　則，法則也　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爲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　○御曰：被褐者，晦其外　懷玉者，明其內　故知我者希也　○節解曰：謂聖人貴道德而賤其形，衣皮帶毛，含一抱元，不貪官爵，內養神明，以精爲玉，以氣爲金，故能變化升入紫宮　○顧曰：褐者粗賤之服，玉是精貴之寶　凡庸之人，心實不知，外假明哲，羊質虎皮，是乃德之病　○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行解具足，故成聖人　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被褐也　內心虛靜，懷玉也　迹處俗而忉眞，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上。○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　○疏：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爲上　故《莊子》云：孰知子之不知耶，吾惡乎知之也

不知知，病。○注：不知道而言知，是乃德之病　○節解曰：謂不明於道，但明於俗，不知食氣而知食味，故病也　○疏：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事教苦，故稱爲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注：夫唯能病苦衆人有此強知之病，是乃不自病也　○疏：聖人無知識之疵，而凡庸有分別之病，爲病衆生之病，所以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注：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以悲人也，故不自病　夫聖人懷通達之智，托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　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　○顧曰：凡庸之人妄執強知之病，以自分別，往而不返，良可嘆息　其唯聖人眞知妙本，洞遣言教，獨能以其慈仁，哀憫衆生強知之病，蓋以其自無病也　○疏：聖人能虛寂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

李榮《道德眞經注》卷下《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唯履險途，服文綵而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盜之人，豈純粹之行　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爲之大道，不涉有爲之小徑，有所施爲事，尤畏不行

大道甚夷，其人好徑。○正道平而易，邪徑險而難　理國者多履其難，

修身者少從其易。斥無道。

朝甚除，田甚蕪，○雕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殉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荒廢也。

倉甚虛。○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行薄則業虛，德充則道實。

服文綵，帶利劍。○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眞者內不存於道德，外唯飾以威儀，毒意未祛，帶利劍也。

厭飲食，貨財有餘。○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爲無爲者，禮士愛賢，鄙貪豪，以簞食爲樂，散貨財，以不貪爲寶，此則內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盜誇之行，非家國之基。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貪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

又《五十四章》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蒂固而不脫。爲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爲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師資結影於眞氣，授繼響於玄風。

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夫道不可不修，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安。死生無變曰眞，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至曰長，物皆自然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至道之源，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知非，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善恐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則歸眞，不修道者則人僞。修道之家則有餘，不修道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道則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大，不修道則窮儉。修道之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萬國斯睹矣，豈唯三代乎也。

又《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眞童，類於赤子也。

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博。嬰兒所以無害者，一爲內無毒意，二爲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攖兒筋骨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爲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眞自然固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朘，小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寶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非動非寂，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嗄。於葛反之，和之至。○啼極無聲曰嗄。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嗄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眞常。含德既知和理，人體常義，物無不可，故曰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爲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知和，逐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得乎？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物極則反，體盛則衰。此時俗塵之恒累，豈虛寂之常道。老君痛衆生未解知常，不能受氣，以有爲益生，益之損，既乖至理，戒以止哉也。

又《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得意忘言，悟理遺教。

言者不知。○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眞。

塞其兌，閉其門。○杜欲路，絕禍源。

挫其銳，解其忿。○折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爭得失則或可或不可，競是非則一彼一此。今和光則無知無分，同塵亦共愚不別，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人。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爲天下貴。○天有遠近則親疏明矣，存得失則害利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忿挫銳，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疏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爲天下貴也。

又《五十七章》 以政理國，以農百姓者，妙在於平均，官風化者，要歸於正直　此所謂諸侯牧宰導德齊禮，文之教之也

以奇用兵，○奇，變詐也　臨難制變，兵不厭詐　三略云奇，九政百勝，士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

以無事取天下。○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垂旒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爲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也

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忌諱多端，政煩納密　煩則人勞，密則人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　家有兵器思爲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

人多知巧，奇物滋起；○多奇巧，異物生　上玩物，下起欲也

法物滋章，盜賊多有。○珍好之物爲法物也　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　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

故聖人云：我無爲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我好靜人自正，我無欲人自朴。○前忌諱下是四種有爲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爲之藥，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爲　付自然之運曰化，人皆知之曰富，履道無偏曰正，遺華處實曰朴也

又《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欲教今俗，先引古人　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奸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　含光藏耀，全眞抱朴，分別智息，將以愚之也

人之難治，以其多知。○君上守質，臣下歸淳　末假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唯明奸巧智慧，智多亂甚，故難理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智慧奸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　質朴無知，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通至大順。○用智不用智，兩者也　用之則賊害，不用則無傷　能知百姓無傷，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　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妙也　德妙不測曰深，與末不逮曰遠　人皆用智，此獨用愚，學與物反也　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順也　亦言道本虛玄，俗使淳樸，順俗求道，失之於眞，反俗修德，入之於妙　人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眞則無通無不通　既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不窮

又《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聖人設教，詞約理舉，照然義見，易知也　抱一絕於多或，無爲斷於有累，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凡情不遵於玄教，守愚未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　迷倫有欲，弗習無爲，棄正從邪，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宗，本也　君，主也　以道德爲本，其實易知　以無爲爲主，其實易行　失本逐末者多矣，不禮眞宗，放情違性者衆焉　寧知君舉衆並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知行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物皆闇或，內無一豪之曉，故云無知　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故不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役役之輩，所重者名　喪衆之徒，所愛者利　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　皆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返，返之入於眞源，道也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顧俗同塵，外示粗服，披褐也　玄德無染，純白光生，懷玉也

又《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慧徹空有，智通眞俗，知也　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　照然知如無照，知如不知，此爲上德也　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知之病也

是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本遺知，是以不病　痛彼衆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　痛惜衆生雖爲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染，聖人是以不病　亦言以其病病者，言衆人爲分別之病所病也，故言是以不病也

又《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威，刑法也　若不畏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綱觸羅，亡身損命，大威至也　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精散形穢，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枯　入眞道而無緣，爲生死之所害，大威至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人以所生爲樂，愛爲眞，不能閑居以養生，

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愛他處爲賢大，以本鄉爲狹陋，此狹其所居也　長患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　不存久視，賊其生也　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道生由道，成形藉神　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　除垢止欲，志靜形清，神既附人，道亦愛己，故言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凡情失道，乃爲無識　聖智達理，故曰自知　忘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　寶神惜氣，固精志道，不輕此生，故云自愛　不自貴大以賤小，不尊行以忘於高下，故言不自貴　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　聖人說己化物，使物知飯，去彼自見自貴之忤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眞。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二《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爲嘆哉，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　至於澄心內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　夫贏不及霸，始僭稱皇，項未及強，而先稱霸，然秦兼天下，楚伏諸侯，並吞則六國遂巡，叱咤則三軍辟易　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　夫有力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爲人所勝　若乃周家忠厚之德，豈不謂自勝者歟　且避狄愛人，從之者如市，觀兵誓衆，期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凌遲，諸侯力政，猶不敢爲主，海內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者歟　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者，必強者也　能強者，必能用人力者也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　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故強大者有道，則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　又知足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　自強其志，乾乾不息，天之道也　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愼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又卷三《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　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得而言也　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　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疏惠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爲天下之所貴重也

又卷四《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宰之謂，此謂言之云言，皆有宗本，事之敘事，皆有主宰，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則，法也　貴亦猶希也　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不能法則於我，卽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閒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又《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　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之病也　故知此妄知爲病，則不病也　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又《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　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　又戒其爲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爲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　故先爲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見見　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爲尊貴，是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五《使我章第十六》　前明開兌有爲，危亡難救，此明用知行道，畏懼誠深，敬勤戒慎，所以爲次有三別，初明假設法言令物依信，次明人好邪道財德兩傷，後明盜以誇人足驗非道　三句一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使我者假設之辭　介，大也　臧劉並以爲小　今依二德，有知者有圖之，智小有智，心行大道，施爲教方，以勞己十　殺一人父兄猶戒，況有知施教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蝡蠕之蟲，坐而受害，淳常之俗，因以澆漓，三才不和，五行失據，天下可畏，孰有比此所損若是，故不敢以纖芥之心有知行化　下九句二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徑，邪道也　仁義小行，有爲薄福，俱非正道，並以爲邪，繁徒逐之，唯恐不及，心迷遠大，豈知非正哉　大道平夷，無欲無事，內不勞心慮，外不費資財，安坐無爲，天下從化，此謂大道之行也　人莫能知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朝者，弘道之庭也　五等同會，四夷共歸，應表之以謙柔，旌之以儉素　除，殿階也　亦謂除故飾新也　毀茅茨土階之

質，飾飛軒文陛之華，極雕峻以誇人，肆崇侈而自貴，此言朝甚除也。奪農功，役丁壯，東皋不作，南畝荒涼，田甚蕪也。嘉穀不登，垣牆穿露，百姓不足，家國無儲，倉甚虛也。理身者朝謂心也，心爲五神百靈之所會，名利得失之所交，是非思慮都集於心，故以爲朝也。自可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而乃輕貨素，鄙淳樸，言無信實，詞尚浮華，朝甚除也。嗜欲盈懷，是非積慮，靈府昏穢，智識不生，心田蕪也。道業不修，功行虧闕，竪頸陳允，倉甚虛也。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身尚華飾，衣必輕綺，服文綵也。心好貪殘，益己損物，帶利劍也。百味盈前，無堪舉箸，厭飲食也。海內珍奇，積充府庫，資貨有餘也。下兩句三

是謂盜誇。盜誇非道。此前所有之貨，本非己有，割剝百姓，如行盜矜己所有，謂之誇。禍咎誠深，何得是道。上來所斥，俱爲不行大道，行仁義者已云廢道，況仁義之外別遊邪徑哉。

又《善建章第十七》 前明好徑無厭，損人益己，此明貴眞守分，修身利物。前病後藥，所以次之。有三別，初明善人建志守道不移，次明修身及家爲利漸廣，三明以此觀彼知爲至親。三句一

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建者，立事之初。拔者，傾敗之後。立志爲道，正其始固其基，不爲時事傾拔者，可謂善其始也。抱，守持也。脫，失離也。守道堅固，終無脫失者，善抱也。

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子孫祭祀，夫有宗廟者，子孫興，則祭祀續；子孫衰，則祭祀絕。若建立雅志，守道無虧，積善之家，餘慶弘遠，上延祖禰，下及子孫，代有賢明，相繼不絕，或有以子孫爲淺俗者，然此經所說不以道俗爲限，有子孫者豈不得懷道邪。下文則云修身，修家，廣及天下，故知經意普被，道俗咸資，不可以黃服先生，頓隔白衣道士。下五句

修之身，其德能真。用道修身者，去嗜欲，除邪僞，精專守一，其德眞矣。

修之家，其德能有餘。翼成後飛，德備能化，修身事畢，以此理家，兼使妻子還淳，安貧樂道，俗態時盡，德行日新，道業滋長，故是有餘。

修之鄉，其德能長。有道居鄉，鄰里景慕，尊卑識序，貪競知廉，其德增優，故曰長也。

修之國，其德能豐。用道理國，人咸受潤，風移俗易，人淳物盛，故云豐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道之所在，類彼傳燈，人無獨親，我有重積，化被遐邇，恩及幽明，蓬艾咸安，蠢動得性，無所不利，故謂之普也。下七句二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夫欲觀人，先自觀身，然觀有多法，今略言三。一者有觀，二者空觀，三者眞觀。一有觀者，河上公云：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孰存孰亡，鄉國天下例然，但以存亡有迹觀迹，以知修與不修，故云有觀。二空觀者，觀身虛幻無眞有處定志經云：要訣當知三界之中，三代皆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故云空觀。三眞觀者，則依此經爲觀，當觀此身因何而有，從何而來，是誰之子，四肢百體，以何爲質，氣命精神，以誰爲主，尋經觀理，從道流來，初經一氣，次涉陰陽，道布爲精神，元和爲氣命，陰陽爲質緒，大道爲都匠，總此數物，陶治成身，心是陰陽之精，而爲嗜欲之主，神是至道之精，而爲氣命之主，一身之用，無不周矣。諸緣共聚，各有精魘，精者爲賢聖，魘者爲庸愚，及諸鳥獸，皆遇然耳。此謂初身。從此已後，則以形相生，有識無情，各自爲種，蓬蔂漸起，譬以成業，草木無情，種性不易，人獸有識，隨業流轉，以此文理，次第審觀，歷歷分明，知道爲母，道既是母，己即道子，識母知子，應早歸母，故文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此誠眞理，非明慧不知，故云眞觀。以是當須自愛自惜，不墜道風，專心事母，竭誠孝養，不可縱情貪染，輕入死地，將道種性淪沒三塗，既知有母，不可安然有意尋求，先須知母所在，作何相貌。今且當觀母之爲物，既不是有，又不是無，來無所從，去無所適，離諸色象，不可相貌，求出彼空有，不可以方所定。迎不見首，隨不見後，恍惚如失，不知所之。觀母既知神妙莫測，實可尊貴深憶深思，勤行法則。法則之要事須異俗，不得住有，不得住無，空無所據，孤然不動，久而又久，不覺怡然，如有所得，向心比母，安措之法，虛靜相類，心既類母，與一和同，道至神怡，故如有得。心冥此地，則是弱喪至家，玄珠已得，萬事畢矣，餘何所求。身既如是，次觀家國，乃至天下，上從眞聖，下及虻蟲，同母共氣，一法性耳。孔懷兄弟未獨爲親，故《西昇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以身觀身，要在於此。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老君假稱吾以起問，示人得知之所由之，然猶如是也。以此，則此經也。此經爲識母之良規，告悟眞之要術，總萬類而歸一，混天地而大同者，唯此《經》獨得之矣。經理雖明，得之者終須行，合

絕思慮杜事萌無爲，坐忘自驗，非謬若動，如披涌則語熟心迷，亦猶擊潭求影，徒施鑒力　其空觀者見空則諸有不染　眞觀者識眞則僞妄自息　然則見空之心，猶對於有悟眞之慧　空有俱眞空，唯捨有眞出空有也　文出理著，理爲情通，了則無言，希同得意

又《含德第十八》　前明用道修身鄉國同化，此明含德養物毒害無加　自人及物，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淳和內充外物無害，後明知和有益不知致損　十句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含懷道德深厚者，和氣內充，物邪無害，其德深遠，人莫能知，赤子共見，故借爲喻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毒蟲蛇蝎類，蛇以口齧，蝎以尾刺螫，行毒也　攫，搏也　又云爪持物也　此鳥能以爪搏持人將遠食之　猛獸，虎狼之屬　含德赤子並爲淳和內充，故得毒蟲猛獸不加搏捉，善氣感物，乃至於此

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初生，未有毛髮，肉赤蠢蠢，故云赤子　此時筋骨虛弱，以四指握拇指謂之握固　握者閉固和氣也　淳凝未散，握不勞持，自然如此，非爲有心故然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朘，赤子陰作動也　牝牡，牝雌，牡雄　未知陰陽交合之事，而陰動作者，良爲和氣充盛，非關情欲便然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嗄，聲嘶啊也　終日號啼，聲而不嘶啊者，和氣內全之驗也　下七句後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夫和之在身，聲啼而不嘶，物毒而無害，人知有此益者，故日日勤行，守和之事以爲常業，此是修行不斷之常　下常是延生不變之常，身既得常，生知益明，故云曰明　上知但知和可行，此知心猶閒，下知爲守和得益，則身常心明，前因後果，理自明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者，吉凶之徵候　行益則吉候，行惡是凶候　益生者多貪厚養，日加祆怪，不祥之候也　氣，和氣也　心虛靜則和氣歸，奔躁則和氣散，變柔爲剛，日益強猛　剛強者死之徒，與死同類，故是不祥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者，法喻雙舉內，言一身取諸物，先壯後老，天道之常，何乃非道　今言貪欲盛謂之壯，心識悋謂之老，二者俱失，故云非道已止也　既能告之以非道，則不可使久行，須加勸勉，令其早止

又《知者章第十九》　前明益生使氣謂之非道，此明閉門塞兌方謂之眞　以謂對失，所以爲次有兩別，前明塞兌不言敏於知道之行，後明忘貴與賤成於離俗之心　九句前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貴行，不貴言　心能知道，身力行之，不以利口多言，謂之知道　何則知道，離言言則非道，故不言也　若知而不行，言亦非道，況不知道，唯事多言

塞其兌，閉其門。門、兌，前已具釋　塞閉有二，一以事閉，二以理閉事閉者，口多貪味，以薰血成罪，自是非他，出言招禍　耳目聞見過患彌多，諸根起惡，晝夜不息　此則依經戒閉塞二理　閉者爲能聞道，境不亂心，欲食亦無所味，欲言亦無所道，恣耳目之視聽，不足見聞，放心神於有城，寂然不動，中人閉塞，先事後理，上士悋悟，心境齊忘，心虛境無，誠謂善閉

挫其銳，解其紛。挫，折除也　紛，結恨也　六情外閉，三毒內銷，道來居心，紛銳自息，昔有今無，由道挫解，非謂尚在，將道銷除

和其光，同其塵。和光時已明也　同塵順俗事也　此六句前文已有，今又言者，爲其於人切要丁寧戒勸，故再言之

是謂玄同。玄者，無滯之名，是前諸行，內能知道，外能順俗，內外中間亦無住著，與理冥一，故云玄同　下七句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玄同之德，虛淡之士，神凝物表，志治道源，雅趣懸殊，故不可以俗情親附　有道君子德芳蘭桂，近益體薰，望風愈疾，故不可以常嫌疏遠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無營無欲，不可以財色利　無過無名，不可以刑名害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鄙薄榮寵，不可以爵命貴　有道可尊，不可同廝役賤　夫親疏利害，生於有心者也　今與萬處都損，嗒焉喪偶，利害貴賤，何能及之

故爲天下貴。天下可貴者，唯前行也　至德高邈，玄同清遠，榮利不能加，俗事無能動，幸逢此德，誰能不貴　已上六者，時代之所嬰，常人之所患，唯當有道者，方能免焉

又《古之章第二十八》　前明從事有爲自成敗失，此明爲道棄智賊害

不生，因動教安，自符玄德，有三別，初明棄智如愚，令過不起，次明用智不用校量損益，後明能知損益德業深玄。五句二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爲，修也。古者善能修道之士，內修德業，藏暉隱耀，若愚而已，不欲示人明巳，令爽尊崇俗，則貴智貴明，損人益己，爲道者自愚自昧，利己利人，此行大道，故云善。爲夫穿窬盜竊者，小害也。聰智亂羣者，大害也。能除大害，小害不作，故以自愚，而除智害也。

人之難治，以其智多。上用智，下用詐，姦猾多端，謬妄非一，進圖榮寵，退避罪罰，網之愈密，避者愈巧，下人有此雜禁，由上用智爲政也。下四句二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智有二：一道智，二俗智。道智者，心如道迹，若過以無知爲上業，以無事爲勝功。俗智者，知道不足，聰察有餘，不仁之人，懷矯以求賞，好佞之類，用智以兆刑。上下欺違，更相利害，爲國大賊者，用智之流也。其不用智者，無爲任物，廋品愚淳，取而不汙其廉，與而不至其報，下人至此，由上之德也。下七句三

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用智不用也。言亦者，爲上文結云以無爲理國，今復云不用智理國，故云亦。能知用智是害國之賊，不用智是養人之德者，是爲得安國修身之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始終不改謂之常。能知不用智，可爲理國修身之法式。始終常行而不廢者，乃是合道玄之上德。

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其德如是，謂之爲玄。道被幽明，德充宇內，謂之遠矣。凡人貴智，玄德貴愚，凡人貴積，玄德貴散，凡人從俗，玄德從道，故云反。迹每安國利人，故云順。而言大順者，上順天道，下順萬民，在物無逆，故云大順。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三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有道之主嗣庸君之後，則必撥亂反正，偃武修文，是以前王所徵之馬走在道路，今我不用，卻使還家糞理農業。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恃以府藏充實，遂好攻戰，侵人土地，所以士不解鞍，長在境上。

罪莫大於可欲，於求物之中，尚有其數。

禍莫大於不知足，經於巳者，輒無所捨。

咎莫甚於欲得。見與不見，咸欲求之，則天下之物靡有孑遺，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

故知足之足，知止於足，則土階茅茨，未爲不足。

常足矣。不踰於分，貴安人，此有道之君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身度之，天下可知。

不窺牖，以見天道。法天而行，不必窺牖。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知民安在於無事，反爲事以安之，則事出彌遠，而民安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民安由己巳，但無事則民安矣，不必行於天下也。

不見而名，守道在位，則太階自平，豈待窺牖見而明之？

不爲而成。成此至理，由乎不爲也。向若爲之，則無因及此也。

爲學日益，爲學者日益聞見也。

爲道日損。爲道者日損云爲也。

損之又損，一損尚淺，再損方深。

以至於無爲。損至於無損，乃遊乎環中。

無爲而無不爲。功成不宰，是無爲。生成萬有，是無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無爲不順人之事，言與衆同好惡，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人煩則離散，安可以取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如虛舟之泛然也。

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所樂者，君爲成之。

善者吾善之，不違其性。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聖人自善身，而惡者自化之爲善矣，終不役物以從己也。

信者吾信之，不奪其志。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自推誠於天下，而人自化之爲信，非制之使爲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焉，聖人在天下常慄慄焉畏慮，慮一物之不安也。

爲天下渾其心。天下之民欲乎無事，故吾渾心同民之欲
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
聖人皆孩之。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寧忍以事擾之。

又　天下有始，始，本也，萬物資之所以生

以爲天下母。母，養也，萬物由之所以成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以知道之母，物爲之子明矣。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子由生，則知守母以存其子
沒身不殆。道既扶之，何危之有？
塞其兌，緘無猒之目也
閉其門，杜多言之口也
終身不勤。遂形逸而神王。
開其兌，濟其事，民之於欲也甚勤，以道防閒，猶恐其逸，況開濟者乎？
終身不救。禍已成矣，不可匡救
見小曰明，造形則悟
守柔曰强。積弱所致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觀守母存子之法，得法則收視而守中　見小守柔，是其法也
無遺身殃，能不以禍自斃
是謂襲常。可謂潛至長生之道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孤介也。疾時不行正道之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下之分，則使直道大行於天下
唯施是畏。唯，獨也。獨施正直，是畏衆邪？
大道甚夷，實君臣之坦途也
而人好徑。以時人好邪道，我權輕不能制
朝甚除，盛修飾也
田甚蕪，奪民時也
倉甚虛，民乏食也
服文綵，君財豐也
帶利劍，好戎裝也
厭飲食，飫珍羞也
財貨有餘，厚斂得也
是謂盜誇。不義而得，非盜而何，曾無作色，乃更誇示
非道也哉。也哉者，歎辭也　盜已非道，況更矜誇？誠如斯人，實堪興歎
善建者不拔，善建國立身者必以德，以德者則身不危而國不拔　拔，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脫，失也　夫建國者抱民，立身者抱神，若皆以德，則無脫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　善以德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世世祭祀不輟止時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以德修身，諸僞咸盡。
修之於家，其德乃有餘；以德修家，慶流後嗣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以德修鄉，日益遠大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以德修國，君民充實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以德修於天下，則比屋可封，化被異域，故梯山航海而朝貢焉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但對觀之，則興亡可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以上事所以知之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懷德深者，性之與狀並如赤子　赤子以其始生，其色赤，故因而名之
毒蟲不螫，毒蟲者，蜂蠆也，以尾端肆毒曰螫
猛獸不據，猛獸，虎豹也，以爪擊按曰據
攫鳥不搏。攫鳥，雕鶚也，以羽距擊觸曰搏　含德之士，盡喪諸僞，全其神，故得三者常避之。又云：三者比身中貪邪毒害也，言含德如赤子，則貪邪毒害無由干身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豈識男女之會而陰常勤者，精全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豈識男女之會而陰常勤者，精全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雖啼之竟日而聲不斯者，和之極也
知和曰常，赤子有此三能者，以和之至也　而含德之士知之，故常存

知常曰明。能知常存可謂明矣

益生曰祥，於自然之分，加之毫芒，則化凶爲祥也

心使氣曰強。和氣至柔而爲強者，由心發怒使之然也

物壯則老，壯丁老之階也

是謂不道，既不能自老反少，則必無全和之道

不道早已。令止而不爲也

知者不言，忘言者，知之盛也

言者不知。未知，故滯言也

塞其兌，不要目視

閉其門，不假口說

挫其銳，摧其志也

解其紛，虛其心也

和其光，時明則明

同其塵，時暗則暗

是謂玄同。無所不同

故不可得而親，仁不見也。

不可得而疏；迹無污也。

不可得而利，善外物也。

不可得而害；不貪餌也。

不可得而賤。抱道德也。

故爲天下貴。爲人至此，始可爲天下至道。

又卷四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云我言無爲，則易知　將欲行之，又何難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天下擾擾，皆徇有爲　有爲與無爲背，故皆不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以道爲宗，以德爲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無知者，是識不及理　人之不能知我至言，行我無爲，則道德何由至哉？

知我者希，舉世少有能知我有道德者。

則我者貴。知而法之，貴無以比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有至寶，外無光儀，是以天下莫能知也

知不知，上；智周萬物，無所不知，而云我何知，此眞知也，得非上乎？

不知知，病。牆面而立，無所知，而云無所不知，斯妄人也，豈非病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眞知者，乃能以妄知爲病而病之，則眞知不病而妄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向若自病，則不能病人也

是以不病。驗此則不病明矣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威之大者，死也。人皆以小惡爲無傷，遂積之盈貫

貫盈而死，是非大威至乎？

無狹其所居，居神者，心也，多欲則神居狹矣

無厭其所生。生人者，神也，神留則不死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若能清虛，則人神相愛也

是以聖人自知，自知虛心則神留

不自見，若自見，則是不畏威

自厭不厭生也

不自貴，若自貴，則是狹其居

故去彼取此。去自見與自貴，取自知與自愛

又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觀其隨器順人，孰能先之？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攻堅之勝，水有不易之道

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能攻堅則知柔勝剛，謙爲人伏則知弱勝強，此天下無不知見，至於行之，則盡莫能者

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所惡者垢穢，聖人能受之，故爲社稷主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人所忌者不祥，聖人能稱之，故爲天下王也

正言若反。能行柔弱者，則爲主爲王，此實正言也，而俗尚剛強，故以爲反

又《道德真經新註》卷上《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智知人，不若自知　用智損心，自知明道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以力勝人，不若自勝，自勝者強於勝人　知足者富，世財無限，己身有限，苟或知足，便是富有　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強行上件之事，有志於

道，不失其由，可以長久　人死之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德不亡，可謂壽矣。

又卷下《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天下之道，一也。戶内與天下無二也，但修其内，自知其外。天道與人道合，但修其身，天道必應，何假遠行窺牖也。故聖人不以出門求，不以見聞取，不以言論得，自然而成也。

又《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博學日有所益，爲道德日有所損，謂損情欲也。使至於無爲無事之際，則天下之心無難取矣。

又《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有欲，聖人無爲，以無爲之心，從有欲之心，隨其性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善者，善解祇對，不善者，亦善解祇對，爲得其善道。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爲得其信理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聖人慄慄孜孜，與百姓混同其心，百姓注目望恩，聖人皆咳恤之。

又《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道也，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萬物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却守其道，没身不殆。萬物從道而生，故爲其母。母須知其子，子須知其母，子母守爲，不失其道，故身無危殆。塞其兑，目也。閉其門，口也。終身不勤。閉其門，濟其事，終身不救。守道者，口不貴言論，目不觀好惡。違之者，事無窮救，身受勤勞。見小曰明，明見其微，守柔曰强。用其光，道也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凡事從小至大，守柔自強，動用歸道，莫失其常，故無身殃。

又《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也　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使我善知，有其大道。所畏者，施行不得俗爲，知道易，行道難也。大道甚夷，其人好徑。大道如平路，人不好行，盡往邪徑。朝甚除，日有除改，爲改易衣服器皿，好玩僕馬宅舍之屬，田甚蕪，倉甚虚，田疇雖有苗稼，其那倉庫空虚，言費用多。服文綵，衣美服飾，謂綾羅綿繡也。帶利劍，好弓劍也。厭飲食，烹宰不暇。貨有餘，積聚寶貨，多金玉也。是謂盜跨，非道也哉。如此所好，與盜賊無殊　跨是者，非道德也

又《五十四章》　善建立也不拔，善建立事者，不可抽拔　善抱不脱，善抱道者，不可脱落　子孫祭祀不輟。有道德者，子子孫孫世世不絕祭祀。修之於身，其德能真；正眞無邪。修之於家，其德有餘；德業有餘。修之於鄉，其德能長；爲事長遠　修之於國，其德能豐，萬物豐饒。修之於天下，其德能普。德澤普徧　故以身觀身，修身則吉，不修則凶　以家觀家，修家則理，不修則亂　以鄉觀鄉，修鄉則利，不修則爭。以國觀國。修國則政，不修則亡。以天下觀天下。修天下則混同，不修則潰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聖人用此道，可以觀天下。

又《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傷也　攫鳥猛獸不搏。厚舍容道德之者，常如赤子，無心於物，故鳥獸見之不爲傷害。搏猶害也。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柔弱，雖柔弱而能熟持堅固，爲元氣在也。未知玄牝之合而朘精氣結實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聲散爲嗄，和之至。玄牝，夫婦之道也　其未知之，則正精常存，號而不散，言和氣至也。知和曰常，益生曰祥，審度精氣　心使氣曰强。不使則住。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能知和氣常存，用心審度，使資益於身爲強明，又長守柔弱，壯則非道也。

又《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爲天下貴。知道者不言，爲守道也　不知道者常以言語，欲行其道也　知道者塞兑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所以無有親疏、利害、貴賤，與道同於玄德，故得天下貴之。不知道者反此。

又卷下《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得其道也　不知知，病。強去知解聖人不病，無所思慮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於所知，故得無病。

又《七十二章》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出入愼慮，必無大過　無狹其所居，無容愁悴，常存止取　無厭其所生。生期有限，何可逼迫。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乃可長生。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求見聞，自知也。不愛榮華，自貴也。去彼取此。去彼亡生，取此得道。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五《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爲而成。初兩句標

不出則能知，欠兩句明人事則天順，又兩句不彌綸之爲失，後四句結無爲而化成。○義曰：聖人達觀，不出戶庭，上上冥心，玄契天地，玄契則無遠不察，目擊則雖遠益達，不行而知，斯之謂矣。

不出戶，知天下。○疏：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觀身，身正則天下皆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夫何爲哉？巨靈闢混元，是生萬物，羣分類聚，魚沉鳥翔，尊卑定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況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注：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也。○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於天，豈俟窺牖然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審機玉衡，以齊七政，所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己而行，則人君所爲，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得不乾乾而夕惕耶？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揆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威侮。躔次差錯，謂之舛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肅時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肅，敬也。咎徵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此謂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注：若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爲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爲，所知政理更爲寡少。○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爲以化天下，雖廣行敎令，人不從之。是若信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己於上，坦蕩於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爲淳朴，而知爲理之道也。○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爲，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遂知衆物。故我無爲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玄玄，萬方順之，唯猶嚮答，不俟行化而後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身之所行，吉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我無爲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十七章之詞也。

不見而名，○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己可以知物，凡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也。○義曰：天道玄玄，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之和，修誠則物應。鶴鳴幽陰之中，子猶和之，人欺於暗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愼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之而後名也。

不爲而成。○注：不爲言教，而天下化成。○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爲，下必有慢。今聖人凝神端扆，玄默朝堂，君無爲，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義曰：凝靜，定也；端莊，肅也；扆，屏也；朝堂，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爲致理，無事化人，不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觀妙，造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廩豐盈，家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爲而國泰，神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扆，謂倚也。形若屏風，畫爲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閒而設之。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扆，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

位焉

又卷三八《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疏：前章明守母存子，故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道，有唯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乖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歎盜夸之非道而以爲戒爾。○義曰：前以歸明襲常爲所修之至要，此舉有知行道，所施畏有所傷，而大道坦夷，人趨邪徑，雖庭華服侈，且田廢廩虛，處位者食厭財豐，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爲理，識謂盜夸，欲使斥彼淫奢，節其劍服，勤三農之稼穡，使萬井之豐穰，國其永寧，人不爲盜。修身者約己，窒欲務道，疏財介然，獨修可俟飛翥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爲，是皆所可畏也。○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爲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爲清靜之化，唯所施爲，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義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爲道，不以博識而探眞。道不可知，知之益遠矣。《莊子・智北遊篇》曰：智遊於玄水之上，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智返於白水之南，以問狂屈。狂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返於黃帝之宮，以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智謂黃帝曰：我與汝知之，無爲謂，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謂道雖有說而非說能明，故知之者與道遠矣。此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又泰清問於無窮曰：知道乎？曰：不知。又問無爲，曰：知之。道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泰清以此言問於無始曰：無窮與無爲兩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乖道矣，能無畏乎？

又卷三九《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疏：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靜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毀譽爾。○義曰：至道無言，有言則乖道，至人窒欲塞兌，則歸眞能混光塵，與道同矣。如此則親疏不此，利害雖欺，不爲貴賤所排，是明天下之貴。此亦欲使人君自悟，任道忘功，不爲利欲所嬰。遠懷近悅，不爲貴賤所惑。合道同玄，常爲天下之尊，克享無期之祚。與夫含德全和之理，亦何異乎？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注：知，了悟也。言，辯說也。○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而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爾。○義曰：無爲之要訣之於心，以言而傳，斯非道矣。《西昇經》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滯於辯說，非道也哉。

塞其兌，○注：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

閉其門，○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疏：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爲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兌兌，口也。言語理絕，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兌則辯說不施，固無滯於言教。閉門則榮觀自息，無溺於是非。然後紛銳盡銷，光塵共混，方叶玄同之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敦不宰之功，其功益崇，其化彌廣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義曰：銳以躁進，挫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之以歸寂。光以獨顯，不若和之爲貴；塵以衆晦，不若同之爲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勗勵之旨。

是謂玄同。○注：五句解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也。

故不可得而親，○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疏。○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疏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疏而遠之。○義曰：心既玄同，親疏混一，夫世俗之常者，偏愛則親之，偏惡則疏之，有道之士愛惡不關於心，則親疏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偏疏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疏：恬惔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義曰：迹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爲，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注：洸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祿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污也，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爲天下貴。○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銳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疏，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貴。○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紛銳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爲天下之所尊貴。○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疏，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爲喜，賤之不爲憂，混合大道，爲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又卷四六《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疏：前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此章明了心之知，虛忘爲上。首標迷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結歎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強知。○義曰：前以知道既貴，要隱跡藏光。此乃強知爲非，要忘知契道。聖人強知之病不爲之，故無病焉。行人能了此聖心，復何病之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有不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眞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爲行之病，此辯迷也。○義曰：了知非知，是謂眞知。知而不知，是以爲上。不知眞知而強知之，是以爲病。聖人了知皆妄，成彼修眞，於知忘知，自息強知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注：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爲強知所病。○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爲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爲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義曰：知強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無強知之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　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眞知以破之　妄知之病既除，眞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義曰：凡代之人，識因淺劣，未了知眞之理，乃執強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　聖智圓備，不執強知之知，又了眞知之理，能病強知之病，不惑強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如惑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爲是一人言道，爲無執無爲。是執無者則病於有，執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　義亦然矣　所以大辯若訥，至知忘知　顏子如愚，孔光溫樹，三緘戒愼，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也。

又《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材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義曰：夫人不炫己能，不彰己行，故《尚書》曰：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但內照含光，周鑒四海，固無可畏之事矣。理身及此，則功名顯，而道德充也。

自愛不自貴。○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愛其身，無獸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獸。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義曰：葆和谷神，希言養氣，絕嗜禁欲，抑非損慾，此自愛也。輕裘肥馬，甘食美衣，華宇文階，崇軒大廈，自貴也。自愛則神安心泰，自貴則奉己害民，傷財斂怨。故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則人從，樂身則人叛也。

故去彼取此。○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義

曰：自見者不明，自貴者不長。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故聖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愛者寧。故曰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言聖人內愛其神，外愛其民也。寓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聖人非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勸人爾。

又卷五〇《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善者不辯，〇注：善者在行，無辯說也。〇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〇義曰：知道能行，不勞言辯，故經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辯者理闕而詞煩，虛多而實寡，但可誇誕於俗，不能徑了於玄。故善言於道者，臻乎無言，非假辯說。《西昇經》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辯者不善。〇注：空滯辯說，故不善也。〇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爲不善。〇義曰：夫懸河縱辯，炙輠與詞，其於言也亦以富矣，但夫滯言則迷於了悟，執理則昧於眞修。詞多惑人，故非善矣。經曰言者不知是也。能辯而不能行者，《西昇經》云言出飛龍前，行在跛鱉後是也。

知者不博，〇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者。〇義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道不煩，一言了悟，悟而勤久，久而彌堅，則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於前，行之不逮，則失道矣。博溺心者，《莊子・繕性篇》云：古者淳樸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能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此疾其捨無爲循有作也。所以鍾鼓作荒淫之具，玉帛爲傾奪之資，亂生於此矣。人君理國，若能去琱琢，息奢淫，削繁文，薄禮樂，化以眞素，無事無爲，豈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〇注：知，了悟也。博，多聞也。〇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〇義曰：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則不煩，無爲則不亂。故博於言教者，去道遠矣。豈能得玄妙之道哉。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五《道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而分別之謂智，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不自知也。自知而默守之謂明，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此超乎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不常勝之道曰強，強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至於如己者則殆矣。自勝者常勝之道也，常勝之道曰柔。柔能自謙，物必推先，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常安無殆，非強而何。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知足者謂止其欲也。欲心不侈，儉嗇自足，可謂富矣。強行者謂動而行之也。動行必獲，可謂有志節矣。《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斯所謂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也。保其常理，安之於命，不以得喪動其懷，是能久矣。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爲樂，知脩然而來，遇死不以死爲憂，知脩然而往，直順命以待終，不殘生以自喪，故曰壽也。嚴君平曰：不知人則無以通事，不通事則無以交世，不自知則無以知天，不知天則無以睹未然，不勝人則無以在上，不在上則無以爲王，不自勝則無以自得，不自得則無以得人，不知足則無以知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不強行則無以順道，不順道則無以得意，動作非任無以得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精神不積無以得壽。故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聰畜明，建國子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處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遊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憺安寧，尊顯榮華莫善乎得意。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靡與爭寵莫美乎壽。陸希聲曰：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爲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爲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常，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聖人出勝人，自知則智人，已高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況然無繫，得其道蟬，故次之以大道汎守

又卷七《德經》 不出戶，知天下。夫聖賢之爲治，必先身心以度之，自近而及遠也　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者若，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　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不窺牖，見天道。夫人七尺之軀，四支、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　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　人君守形清靜，則天氣高明而自正，人君縱其多欲，則天氣昏暝而煩濁　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假窺牖望，而天道自明矣　戴君平曰：是以聖人不出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己，故明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原，達於治亂之本　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靜爲師，太和爲友，天下爲家，萬物爲體，眠彼如己，眠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羣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此所謂以一體之中，法天地萬物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失道之君，不能法天行道，而恃聰明察物，求之愈遠，知之愈尟　君平曰：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矜我也　家者知人之根本也　身者知天地之滃泉也　觀天下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眠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　故君子不誠，無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聖人不行天下，而察知人情者，以身觀身，以內知外，所謂獨悟也　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原小以知大，明近以論遠，所謂冥覽也

不爲而成。聖人無爲而化成天下，蓋明物性自然，因任而已矣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蓋因學悟，故次之以爲學日益

又　爲學日益，可道可名既彰，而崇德向賢滋起，則爲學之士，博覽多識，日益聞見，遮相夸企，喪滅淳風，而不自知也

爲道日損。夫道因爲學日益，既益則損，而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　復初歸根，先去習原，乘要執本曰損，云爲漸入虛妙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夫損之者，無巖而不遣，遣之至乎忘忘，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　惡者非也，善者是也　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　若乃是非都忘，欲利自泯，性與道合，以至無爲，已既無爲，不與物競，而任萬物之自爲也　自爲則無不爲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賢行道，先修身心，然後及乎天下　上言治身以無爲，此言治天下以無事　故聖賢之用心，常虛一物之失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　取天下人之心，當以無事爲術，無爲爲教，無欲爲寶，自然俗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猒也　若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則百姓望而畏之，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

既益反損，損至無心，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

又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　善以道立身植國者，先固其根本，而後營其標枝，故根深枝茂，則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脫，失也。解，離也。善以道懷抱民者，百姓歸附而不脫離。善以道抱元守一者，精神完全而不脫失

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　善以道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享祚長久，世世祭祀，無輟止時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人下也　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恢，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乃爲眞人矣　修道於家者，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賢，九族和睦，慶流來世矣　修道於鄉者，尊老撫幼，敦誨愚鄙，百姓和集，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　修道於國者，體樂自興，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則物充實矣　修道於天下者，不言而化，不教而治，平易無爲，和一大通，比屋可封，化被異域，而德施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觀者，照察也　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若吾身心能觀於道，則其德乃眞矣　以先

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吾家人能睦於親，則其國有餘矣。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友，則其德乃長矣。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答曰：我以上所陳五事，反觀照察，是以知之也。《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善以道立身植國，德及天下，其含德之厚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又卷八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莊子》曰：智北遊首音三問，無爲謂而不答，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意與此合。《西昇經》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是以故談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識音聲悲，抑音內惟，心令口言，言者不知。此在能行能言者也。

塞其兌，閉其門，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眡，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而自然塞兌閉門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此已出第四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是謂玄同。夫至人之遊處也。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故語默隨時而不殊，屈言日出而應變，是謂玄同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疏。澹泊無欲，守分知足，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何得而貴寵哉。失志不屈，居貧愈安，何得而賤辱哉。至人行此六者，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故爲天下貴

不言自治，而治物，以政故，次之以政治國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五《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御注曰【略】○臣義曰：私己見以知人，而得人之審，故曰智。智雖因於天，而有人爲預焉。故於己之見則昧。

自知者明。御注曰【略】○臣義曰：知物則逐妄，自知則返本，返本則虛一而靜，惟靜故明，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御注曰【略】○臣義曰：以力爲勝，勝人者也。以強爲勝，自勝者也。勝人則人有時而不勝，自勝則物莫能敵，故爲之強。嗜欲之至，利害之摩，威武之所臨，富貴之所誘，貧賤之窘，死生之迫，無所動其心，此所謂自勝也。

知足者富，○御注曰【略】○臣義曰：不自足者，歉然求之無厭，而未始有足也。足於我而無待於外，富孰加焉。

強行者有志。○御注曰【略】○臣義曰：強於自勝，行而不息，有志於道者如此

不失其所者久，○御注曰【略】

死而不亡者壽。○御注曰【略】○臣義曰：有生斯有死，有死則有生，死生猶朝暮之變爾。物之出入於變化者，皆然也。聖人達死生之變，通晝夜之理，雖形體順變，而性覺湛然，莫知其極。蔽蒙之人，迷愚抱執，則雖生也其猶死爾。達觀忘形神全於一，不見終始，雖云其死，孰知其亡，故曰壽。

又卷七《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御注曰【略】○臣義曰：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卽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御注曰【略】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御注曰【略】○臣義曰：不

離當體，盡天知見，何俟出户窺牖也　語言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待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也

又卷八《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御注曰【略】○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故不拔

善抱者不脱，○御注曰【略】○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　純粹不雜，一而不二，故能應變於無窮，未始或脱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於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孫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家，其德乃餘　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注曰【略】○臣義曰：建中則無過不及，抱一則精全不二，以此修身，德乃真也　以此修家，德乃餘也　以此修國，德乃豐也　以此修天下，德乃普也　其修彌遠，其德彌廣，道之真在我者也，故以真修身，身修然後推其德，自家自鄉至於國，至於天下，而德彌廣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注曰【略】○臣義曰：天下之理，蓋有常然，而各有極也　能盡之者，不容私智，故觀身者不外乎身，觀家者不外乎家　觀鄉觀國觀天下，皆若是也　異乎此，非善觀者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略】○臣義曰：所以知天下之然，而盡天下之理者，本乎中一，可謂易簡，因性循理而已

又《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道者不言而默識　可言者，道之粗也，多言則數窮，故言者不知道

塞其兑，閉其門　○御注曰【略】○臣義曰：塞其兑，則心無悦於外，閉其門，則神不馳於物，所以退藏於密也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曰【略】○臣義曰：挫其銳，鈍而後利也　解其紛，不爲物結也　根深者不見其銳，紀約者何事解紛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略】○臣義曰：和其光，復歸其明也　同其塵，則混同於物也　復其明混於物，故能同其波

是謂玄同　○御注曰【略】○臣義曰：幸國則盡妙，幸己則不一，有無物我，玄同一致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注曰【略】○臣義曰：物於物者，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之也　至於物我玄同，則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自然

又卷一〇《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之言，明道析理而已，故其爲教，皆本乎性命之固然，而祛其蔽也，反己則得之，非難知難行也，惟捨近圖遠，徇末失本，求諸在外，溺於多言，汨於多事，而莫得其宗，故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略】○臣義曰：言宗於理，得理則言當，而理爲之本　事君於道，得道則無事，而事爲之末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略】○臣義曰：言之宗，事之君，且不知，人豈吾知也，知吾則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略】○臣義曰：我道大，故知者稀，知者稀，則我貴矣　貴於道，故莫之爵，而常自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略】○臣義曰：有道則不矜於外，而退藏於密

又《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御注曰【略】○臣義曰：介然有知，道之失也，復乎無知，其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御注曰【略】○臣義曰：不知道，而自以爲知，所知者事物之在外者爾　以其妄見而爲眞知，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略】○臣義曰：病而不知其病，其病不可治，惟知其病，故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之不病，眞知也　以知爲病，常若不知，故不病

又《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略】○臣義曰：民以不畏，故卒陷於禍患

無狹其所居　○御注曰【略】○臣義曰：性宅爲天下之廣居，日與物僞接構，柴塞而蔽於一曲，居之所以狹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曰【略】○臣義曰：人生於道，本實一致，不遷於

物，與通物所遷，性以情動，情隨物遷，故氣喪神敝，精竭形大，而生不可保，厭其所生而不知也　抱一反樸，全精體神，至於與道長久，可謂無厭其生

夫準不厭，是以不厭。○御注曰【略】○臣義曰：不厭其生，故其生下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神全於己，固自知也　不自見者，不有己以矜人　道在於我，固自愛也　不自貴者，物我且忘矣，我何貴於物哉。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豈見自貴，所謂彼也，反之所謂此也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七《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徽宗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疏義曰：蟭螟秋毫，物之至微者也，雖百步之遠，善視者猶能見之　人之眉睫甚邇者也，雖使離朱當書拭皆望之而不見焉　人之爲智蓋亦如此，則以智可以知人，而不能以自知故也　韓非載杜子之言，以謂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蓋謂是也　《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矣　所以爲智之事然而如目焉，可以見外不能自察，但可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徽宗註曰：《易》曰：復以自知　《傳》曰：內視之謂明　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鬬　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返本而靜，靜則明，無不燭，故《易》曰復以自知　內視則於見無愛，不見彼而自見，故《傳》曰內視之謂明　用智以察人之邪正，則揑是而排非，四顧而物應，是爲與接爲構，以虛一而靜之心日校　夫是非之正，是爲日以心鬬，此特知人之事而已　若夫復以自知，則內觀一性，靜而返本，視人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　天地之大於此乎？見是其鑑也　萬物之多於此乎？形是其照也　若然，則其爲明，果有既耶？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徽宗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　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　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　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爲強　○疏義曰：愚者不足與有謀，故智者施其察而詐愚；怯者不足與有敵，故勇者詹其忮而苦怯，此尚力而勝人者也　勝己之私而明心剛直，養無害而其氣完，此尚德而自勝者也　夫惟自勝，則外物安至，不足以喪吾存，故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夫獨立若可懼也，今乃不懼，是爲勇於義；遯世若可悶也，今乃無悶，是爲安於命　或出或處，無往而不勝，茲其所以爲至強歟

知足者富，○徽宗註曰：有萬不同之謂富　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並焉　○疏義曰：萬化之生，其名不同，有而不失，是爲至富，則以至足之分存乎吾身也　莊子所謂有萬不同之謂富者，此也　惟知足之人，游乎券內，取足於身，故首腓足方而天地位，胸南背北而陰陽該，有物有則而萬物咸備，晉楚之富，豈足以爲之比哉？　知足之足，常足，此所以國財並焉

強行者有志。○徽宗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疏義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故有爲者在於自強，而自強者是爲有志　《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蓋士志於道者也，聞道而勤行，則眞積力久而自強不息，非有志者能之乎？

不失其所者久，○徽宗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　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疏義曰：人能體常不變，一於所守，斯能放道而行，悠久無疆，在《易》之《恒》，其象言君子立不易方，而彖以謂聖人久於其道，正此之謂　彼時徙不留，與之推遷，物有壯老，與之轉徙，果能不失其所者乎？

死而不亡者壽。○徽宗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於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疏義曰：凡物生爲出乎一，死爲入乎一，生有所萌，則出乎一也，死有所歸，則入乎一也　原始而知死之說，若莊子言雞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今又變而之死之意是也　反終而知生之說，若莊子言吾又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之意是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則死生之說豈有異耶？　一以貫之而已　蓋一昏一明而晝夜分，流形於天地之間，而從役於晝夜者，凡物皆然　晝夜相承，猶之死生相代也　彼倘於時數，而與物相轉徙者，固未免晝夜之所驅矣　惟達者知通爲一，以死生爲一條，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往，知死之未始

異於生，彼形體萬變，與時俱化，而眞性湛然，其神不亡，則以通乎晝夜而知獨得，夫所謂至一，故天長地久而與之俱爲無窮，其爲壽也，蓋莫知其極矣。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蓋窮理則不蔽，故知人爲窮理；盡性則無欲，故知足爲盡性；達命之情則命萬物而無所聽，故死而不亡爲至於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與此篇之義同。惟至於命，則造化之妙皆自我出，朝徹見獨，與道冥會，超於時數，而古今之所不能制，離於形體，而死生之所不能役。莊子言無古無今，而人於不死不生，此之謂也。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卷三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列子》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天下有之始者，無也，以無爲天下母，既得其虛無爲母，以知其萬物皆子；既知其子，當復守其母，人能以心合無，如子歸母，則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入，因六入而安生諸緣，而爲禍之門也。老子使人塞其兌，兌爲竅，閉其六入之門是也。貪癡既息，則終身不勤勞也。若開其兌，濟其事，納諸妄緣，則終身不救。夫六入以心爲根，但除其根，則境自滅，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常無欲，可名於小；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應物隨俗，則用其光，內心虛靜，是復歸其明。見小曰明，明喻如燈燄，光乃外照也。誡之曰無遺其害，失之則爲身殃。不遺其害，是謂襲合也。常道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道竽，非道也哉。《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大道離言而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應有所施智行言於道者，是可畏也。故《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實告之曰大道甚夷，平也。謂無爲無事，緣而民人也。好徑，務一時智識，趣向有爲。又況當時朝廷矜智尚術，甚除其道，田甚荒蕪，倉廩甚虛，人競外華衣服文青與白謂之文采，帶權勢若利劍，厭飲食驕於味，畜資財圖有餘，是謂口道言誇道德，理非道也哉。觀其世道而施此言，是以可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善建立也德者用之不拔，盡也善抱手也德者守之不脫，失也如子孫相傳，以祭祀不輟。止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一家皆修，其德乃餘；修之鄉，一鄉皆修，其德乃長；修之國，一國皆修，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天下皆修，其德乃普。故以修身之德觀身，以修家之德觀家，以修鄉之德觀鄉，以修國之德觀國，以修天下之德觀天下，承承其德，用之不盡，若子孫祭祀相傳不止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修身之德。

又卷四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至德之厚深也者，其行可比於赤子。赤子外無物情，內無其心無心則物不爲對，故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骨弱筋柔，任手而握物牢固，未知牝牡之配合而朘作者，至精之至也。赤子終日號而嗌不嗄者，至和之至也。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知此常乃曰明。不明常理，而端滋益其生，此曰凶祥。老也或用心使氣，令體盛實，此曰暫強，乃是術法而非道也。夫體盛氣強，如物恃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宜當早已止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自悟自知者不可言，若嚬於言者，則不知而言，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自悟自知者不可言，若嚬於言者，則不知欲求不可言及之道者，但塞其兌，閉其門，挫其心之銳，解其事之紛，應事則和其光，處世則同其塵，常應常靜，是謂玄同自然。無憎無愛，所以親疏自平，利害自除，貴賤自滅，使萬物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諸緣俱息，打斷情見，蕩然自在，獨超萬法，故爲天下貴。

又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曰：吾言簡直甚易知，無所作爲甚易行。天下之人以情識測度，欲見欲

聞，欲爲欲得，故莫能知，莫能行　此書言理有宗本，論事有君主也　意夫惟無知言之宗，事之主，老子曰是以不知吾也　知我道者稀，嘆曰則我道貴矣　是以聖人外被褐而同塵，內懷至道如玉　如玉隱石，惟見於外，罕知其內矣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清靜經》云：內觀其心，是知也　心無其心，是不知也　能悟心無其心，此爲尚矣　道者，心常無思無欲，寂然不知心之所住，若知者是病矣　夫惟能病知爲病，則不被所知爲障，是以不病　夫聖人之不病者，以其病知爲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民，人也心虛寂，萬境自空，所以不畏萬物之威，則自知大威至矣　誡之曰無執小識小行狹其所居，無惡塵勞厭其所生　夫惟不厭者，藉有身爲利，悟無相眞常，故當自愛，是以不厭也　古人云：五蘊身至，尚不知白骸散後何處覓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矜也故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又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者明心識本，不在多聞廣博　務廣博者，有所大不知　孔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音紀下同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耳　蓋聖人無積也，欲人付囑護念，既以爲人，因勢獲利已愈有，既以與人，其道弘廣己愈多，所以利他兼自利也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纂云：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　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　○鈔曰：無思無慮者，《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　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狂屈曰：唉五來切，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謂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又《易・繫》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夫天下之動，至夫靜者也，天下之賾，至夫一者也　以靜爲本故無思也　以一爲主故無慮也　然則動者繫乎靜，賾者統乎一　塗同以殊也　及悟諸靜則同其所歸也　衆者擾擾，其慮或以百也　及遂通，則仝其所致也　以靜而得一，亦何思而何慮焉　是以聖人治天下，不言而人信，無爲而化行，蓋得諸此也　故碧虛曰：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又云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者如《莊子・逍遙遊》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故曰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也

又卷下《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纂云：當食而思天下之饑者，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愛其親，知天下之有善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幼稚也　○鈔曰：《孟子・離婁章句下》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孔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之溺也　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之饑也　大禹治天下，洪水害也　后稷教天下播種稼穡者也　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同道易地則皆然　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諸掌　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　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

不窺牖，見天道。○纂云：夫人君者，與二儀同其德，日月參其明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鈔曰：《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背違也　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必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　今人君若能如是者，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　又聞邵堯夫有詩云：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明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此可謂不窺牖見天道者歟　纂又云：故明於死生之說者，《易・上繫》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其斯之謂歟　纂中又引叢君平云：絕滅三五者，此義已於《道經》第三章內詳矣，今不復云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纂云：《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

心，先誠其意。○鈔曰：此《禮記·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者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以致或云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事也。疏：以修身爲本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治國爲末。否，不也。今碧虛取以爲說者時證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但能反之於身心，則足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纂云：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鈔曰：此《魯語·泰伯篇》之文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重制又著明。又云：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者。此亦《魯語·衛靈公篇》之文也。蓋言上古達道之聖人，不假出戶遠遊，能知天下無窮之事，不必窺牖仰觀，能見天象自然之道。何勞措意營爲，能成天下無爲之化者，皆由反觀諸一身而知之也。是故碧虛引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爲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以此。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二 《經》曰：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原旨》曰：人死生亦大矣。究其所以，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明則復爲人，無古今無智愚一也。然則有生之日，窮通得失，輪雲翻覆，情隨事遷，相與俯仰一世，如造物之晦明變化，舒慘靡常，一日萬狀，使無道以處之，寧無造次顛沛者哉。故必先知己知彼，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爲人之道，而知生知死者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之云者非知彼我之鄉黨親戚也，非知彼我之功名事業也，知其心而已。知人之心，則事無責備不其習乎。知己之心，則事無苟越不其明乎。勝人者有力，人欲熾也。自勝者強，天理明也。知足者富，內篤實也，強行者有志，體剛健也。不失其所者，久得其中庸也。死而不亡者，壽全體而歸也。夫人之出處安常，修短隨化，不惟有可久之德，可大之業，以壽斯世，彼明而爲人，幽則爲鬼神者，悟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眞有不亡者在。

又卷三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原旨》曰：不出戶，知天下，爲有道聖人言也。得不爲堯讓許由者乎。不窺牖，見天道。由辭堯讓曰：日月出矣，時雨降矣，爝火之光，灌溉之澤，不亦難且勞乎。由之不出箕山，所以知天下既已治也，出彌遠而知彌少，爲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爲名乎。吾將爲實乎。無爲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爲。由不受堯讓，是不出戶而成萬世之名，殆賢於堯矣。巢父之牛，不飲洗耳之水，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又賢於由矣。堯授舜，舜有道有位之聖人，巢由有道無位之聖人。如巢由者，可謂無功名而功名，則是無爲而成者也。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曰：吾知之濠上矣。濠梁之水深，網罟不到，魚不待出濠梁。而知天下之水，不免有網罟之害，故樂其從容，而不出。魚之不出濠梁，是巢由之不出箕山也。噫，微後王無以見堯、舜之聖，微堯、舜無以見巢、由之高。

又 《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原旨》曰：老聖歎三代下衰，諸侯更霸，民不聊生，因設辭以自況曰：使我介然有爲治之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爾言不生事則民安，民安則國治。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大道，正路也。徑，旁蹊也。言當時諸侯卿大夫貪功黷武，好貨尚奢，舍正路而弗由務，先權謀啓天下之爭奪。朝甚除，官冗而宮室侈。田甚蕪，民散而田野荒。倉甚虛，粟耗而倉廩竭甚矣。衣取其蔽體可也，何必服文采。佩取其安常可也，何必帶利劍。飲食取其實腹，何必膏粱而取饜。財貨取其適用，何必珍寶而有餘。此皆無益於生，有害於治，是謂爲盜而誇富於人，非聖人之道也。

《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洪範》之建，用皇極所以爲民作則也。聖人之抱一，爲天下式，所以爲民立命也。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終古不拔，抱必如河海之抱堪輿，終古不脱，始可言善。禹成水土功，輔成五服外，薄四海，建五長，宜可不拔也。有社稷，有人民，宜可不脱也。有啓之賢，而傳之家，子孫祭祀，宜可不輟也。奈何有禹之祖，有桀之孫。桀昏德，民墜塗炭，人心一去，社稷隨失，祖宗烝嘗安在哉。由桀固知身修一至於此。商紂亦然。故聖人不得不言，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然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治益廣，道益疏，當知所愼。修之身，其德乃眞。愼厥身修思永，眞其在矣。修之家，其德乃餘。能克家則善有餘慶也。修之鄉，其德乃長。斯友一鄉之善士也。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人皆好之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天下慕之也。故以身觀身，則身修。以家觀家，則家齊。以鄉觀鄉，則鄉長。以國觀國，則國治。以天下觀天下，則天下平。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觀之，斯可知也。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含德之厚，上章言修德觀德，不言所以爲德，此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以赤子之德爲德也。觀其精全氣和，柔弱眞常，赤子之德可見。如毒蟲、猛獸、攫鳥，皆物之至惡，有毒害之心者，於赤子則不螫、不據、不搏也。此無他，柔德之至矣。出生入死章，無死地，其德似之，是數惡蟲皆物之有毒，而無知者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骨弱筋柔，初無交媾之情，或有時而作，精全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氣和之至也。和乃德之常，知和則常，知常則明，明則無不容矣。益生曰祥，祥妖也。有益生之心，則善復爲妖也。心使氣曰強，近死之心也。心使氣則近死之徵也。物壯則老，老則死矣。謂之不道，此無他，若德既失，非長久之道也，早亡而已。

《經》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懷道之士，能污能隆，虛時消長，可愚可知，與世浮沉。若南郭子綦之隱几，顏子之如愚，則是知者不言。若公孫龍之辯，則言者不知也。吁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六者玄同，故不可得而親，無譽勸之心也。不可得而疏，無毀沮之心也。不可得而利，無希慕之心也。不可得而害，無仇敵之心也。不可得而貴，無功名之心也。不可得而賤，無龍辱之心也。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然後能安時處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是能淵嘿雷聲，玄同萬象，神動天隨，不露圭角，衆人有所不識焉，故爲天下貴。

又卷四

《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以其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民不病，世本譌作是病不病

《原旨》曰：知，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知病，衆人言而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其不以病爲心，而禦人以口給，故犯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爲病，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當老聖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儆耶。孔聖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爲重，加之以刑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菑尚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電者乎。湯出夏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噫，桀君也。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大人之心，其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爐所不至，民不堪處。民不堪處，則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

生之道也　無眼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　夫惟不厭，我不厭彼　是以不厭，彼不厭我　聖人自知不自見，無驕人之心　自愛不自貴，無域人之心　故去彼厥厭，取此知愛也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　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　抱朴子曰：　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　《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　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末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　如此則見，便可知也　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邃處，故人少有見之耳　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　云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萬歲　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猨猴壽八百歲變爲獲，獲壽五百歲變爲玃　玃壽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　騭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　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　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　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　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　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如此比例，不可具載　但博議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　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　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閒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　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　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　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顧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　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　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　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又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　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　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敝，故不寒凍　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　女生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　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　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舉一隅則可以悟之矣

又　或曰：　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　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　夫古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　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素，徒鋭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　夫磐枘之鑱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僂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　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蒂，良未易也　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　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　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猶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耶？　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　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甚矣　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齲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　若蠶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　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　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割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

又《抱朴子內篇・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　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　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　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　余周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　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臼之表者　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　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著之耳　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　余告之曰，此是魏世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　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講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　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內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

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亦已久矣。及言曾與仙人共游者將太半矣，是以與盡微者甚渺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眞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並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幘，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粹則知漿液之薄味，覩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

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沽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傅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得淩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污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鰲而知文介之細也。如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大而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眞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眞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彫弓以驅鳥，南夷得食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遊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爨沸，或以美女荒沈絲竹，或馳淪綺紈，或控弦以弊筋骨，或博弈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覩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澆沱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向之可延，但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一試之小效，但得二三百歲，不獨念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語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虛於求長生，黨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

又《抱朴子内篇・塞難》　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背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

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肯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

抱朴子曰：『妍媸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眞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末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錄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之曰石，非玉之不眞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又《抱朴子內篇・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

又 復問俗人曰：『夫乘雲駕龍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麋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羣龍，女媧地出，杜宇天墮，蹙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丑倚枯，貳負抱桎，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交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灑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虎景興，鮮卑以乘鼈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踶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眞，公輸飛木鴟之翩翾，離朱覩毫芒於百步，賁獲效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

郭大奮斧於梟首，仲都舉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閒，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天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又《抱朴子内篇・勤求》 抱朴子曰：諸虚名之道士，既善爲盜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而竊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虚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窃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姤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狷然鹵胸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内，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亦如竊鍾掩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譽譖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内規財力，思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腸藏，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巖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鄙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含庸昧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虚自衒燿，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

王暉《玄珠録》卷上 常以所知爲己身，以能知爲己心，即知見等法爲可道，知見性空爲真道，知見無邊爲大身，似見爲大眼，似聲爲大耳，識所知爲大心，大心性空爲解脱。

又 一切衆生欲求道，當滅知見，知見滅盡，乃得道矣。雖衆生死滅後，知見自然滅，何假苦勤修，彊令滅知見？釋：死不自由死，死時由他死，死後知見滅，此滅並由他。後身出生時，生時會由他。知見隨生起，所以身被縛，不得道矣。若使身在未滅時，自由滅知見，當至身滅時，知見先以無。至已後生時，自然不受生，無生無知見，是故得解脱。賛曰：死不自由死，死後由他生，知見由我滅，由我後不生。

又 此處雖無知，會有無知見，其心則不知，其眼則不見，此知既非心，則是知無所知；此見既非眼，則知見無所見，故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又卷下 空中無有物，無物無有見；空中既無物，無物無無見，云何苦破見？欲言於不見有，即一時有有，見有無見無，則一時無無，有有見有無，見見能覺知，爲之有滅。

又 隨言起見者，將恬以養知；隨體滅見者，將知以養恬。無體則無言，知寂恬亦寂；有言則有體，恬起知亦起。

又 將眼對色，則生一見。未審此見，當屬何方？若在色方，不假於眼；若在眼方，何假於色；若在兩方，則成二見，而見實非二。若見是一，色眼則不用，未審此見因何而生？入等觀之，是名循環，循環則無窮盡。

又 空見與有見，並生一心中，此心若也無，空有諸見當何在？

又 一切所行法，不過見與知。若於見知外，更無有餘法。既有見知，知見何法？只將我知知我見，還將我見見我知。

見若屬於眼，無色處能見，見若屬於色，無眼處應見。見若屬色復屬眼，合時應當有二見。若也見時無二者，明知眼色不能見；若即於二者，應當有二見；若捨於二者，應當無一見，云何復一見？一見色之時，始名眼；有知之時，始名心；若使無知無色時，不名於心眼。

又 衆生隨起知見而生心，隨造善惡而成業。不造則業滅，不知見則心亡。心亡則後念不生，業滅則因亡果盡。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卷一《識人》 《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己，言己輕於人，事未充於内，驕己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而驗其功，勿以人

而養育、防其大辯若訥者、如以言句明人、防其善爲說辭者、或大醇疵小疵、始愚而終聖、修慎之士、亦宜知人之鑑、不可不參無上之道也

《西山記》曰：古今賢聖、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而不如務求師　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牟年方得《中戒經》、止於防外行之失　劉安王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言修養之事　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忘其志、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於人耳、宋度胡氏而始終如一、方昉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眞君、步趣之次、而訣盡天機　歷古非無神仙以人南洲、然修眞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　其或道貌古顏、辭辭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始知常俗之輩　學而不遇、一也　或業重福薄、不信大機、輕命重財、甘爲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其人、不聽其言、雖聽其言、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　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眞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　又況交結狂徒、搜尋異論、廢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曰：士、始也博覽群書、次以遍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　曉愚而自專、賢者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　故古今上聖眞人、未修鍊先修養　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伸身正坐、使元炁上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眞沐眞浴、萬倍於外之水火也　又巨不欲遠陣以損炁、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脊精、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　多睡濁神、頓醉散炁、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炁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炁　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沖和之炁、外固內眞、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劉處玄《無爲清静長生真人至真語録》　復訊：知者何也？答曰：知者、知其人恩惠可見、心望其報也；知其天之道、則損有餘而惠窮也；知其人之道、則損不足而奉富也　知其有道者、順天也；知其無道者、順人也　順其天則人之生也、順其人則人之死也　順天則全其清善也、順人則縱其濁惡也　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知其慧之光、異於常人所見也《問知》

復訊：見者何也？答曰：見者、非肉眼所見也　見者、見其幽人也、見其慧光也、見其宣容也、見其恍惚也、見其寶珠也、見其霞彩也、見其玄微也、見其沖明也、見其魂清也、見其魄靜也　經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見其無物之象、外應其常善也《問見》

復訊：善者何也？答曰：善者、方圓曲直應物而順於人也　不生萬惡、則謂之眞善也　不著萬物、則謂之清善也　達理則不讀萬經、則謂之通善也　達妙則不窮萬化、則謂之明善也　不害萬形、則謂之慈善也　不厭萬濁、則謂之應善也　不非萬人、則謂之德善也　不求萬有、則謂之道善也　不起萬私、則謂之公善也　不忘萬慧、則謂之常善也　經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至善者非惡也《問善》

復訊：惡者何也？答曰：惡者、人之不肖也　人不順其天、則天不順於人也　人若拋撒、則天教饑歉也　人不修其善福、則天不教豐熟也　人心縱於惡毒、則天意降其風雹也　人至死不戒於惡殺、則再世定生於修羅也　人造惡、則天惡報也　人無惡所害於物、則物無惡所傷於人也　經云：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弗惡眞通、則明其賢也《問惡》

復訊：賢者何也？答曰：賢者、大達之人也　大智者、如無其通也　大慧者、如無其知也　大聰者、如無其明也　大辯者、如無其說也　應其智、則眞有其萬通也　應其慧、則眞有其萬解也　應其聰、則眞有其萬明也　應其辯、則眞有其萬說也　智通者、世通也　慧通者、道通也　聰通者、理明也　辯通者、言清也　經云：不尚賢、使民不爭　世之賢隱者、有藏其玉也　道之賢隱者、無物之眞也　賢者、非其愚也《問賢》

復訊：愚者何也？答曰：愚者、古之達人要達其世之夢幻、外貌若愚也　儒者顏回清貧、而一簞一瓢　釋者釋迦乞食、而一飯七家　道者純陽無爲、而鶉居鷇食　返其朴、則高者就於下也、有者就於無也　明者似於暗也、言者若其訥也　經云：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外愚則內抱其道、眞生也《問愚》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録》卷四　講《絕學無憂》章終　師曰：爲學非難、絕學爲難　嘗記馬禪師有《十勸》、其四云：勸君四、廣學多聞心上刺、情忘見盡絕馳求、倍手拈來無不是　忘情忘見則不馳不求矣　因有情故見解出、不是馳騁、則是貪求　經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素謂素分、識素

分則抱樸矣　私謂己私，欲謂貪欲，私不能無，能少私則寡欲矣　聖賢廣說詳說，欲人知而行之　奈何不知不學，則終無所知而已。學而知者泥於學，而不行其所知，皆虛度也　上智不行，與下愚相去何遠？過猶不及，正謂此也　無學者不知聖經之義，多惡其有學者　聞絕學無憂之言，則愈謂爲學者非也，不道不學者更不是　聖人豈不欲人爲學，所以戒者，戒其學而既知，尚不能忘其學　然學者或有理義難通處，且當放過，時下不得，後或自得　既知其不知，即是知矣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戒不可以強爲知也。經云絕學無憂者，戒知而不能忘，則有憂矣　若云便當絕學，聖人何爲說五千言？道人雖未能廣學《陰符》《道德》《清靜》三經，又豈可不學。

李道純《絕學無憂篇序》示衆　所爲絕學者，非不學也　若以不學爲絕學，則罔無所知，只同常流也　此所謂絕學者，博學而至於絕學也　蓋由世人多學爲奇特，轉學轉不會也　聖人云：「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又云：「多則惑，少則得　正謂此也　前儒云：「有爲終日息，無爲便不息　」即此意也　故作是篇以證之，使學徒不爲聲聞緣覺學解見知所累也

誠

綜述

《太平經》卷一一四《有功天君勑進訣第一百九十八》　惟思古今有大誠信之人，各有效用，積功於天，乃敢自前　動作止進，未曾有小差之惡　常懷慈仁之施，布恩有惠，利於人衆　不有失小信，而不奉承天地，隨四時五行之指歷，助其生成，不敢有不成之意，而自危身，令不安　故自剋念過負，恐不解除，復爲衆神所疏記，而有簿文聞太上也，以是故敢有安時也　今古相承，善惡相流，何有絕時乎？故自沈靜，未嘗有懈，而忘天之所施爲也　但自念求德之人，以心自況　見人有善心，爲之欣然；見人有惡心，爲之惶懼　想天神知之，各有所進　復自惟念，本素生於俗間，心常思樂大化，貪慕生道，去離死部，戀牢精光，貪使在身，使自相愛，心乃可安　不者恩見不在常見之中　唯諸天神，時原不及，教其進退，當承天意，不可有失　而小不善聞於太上之君耳　故因諸神求知曠間，唯蒙不逆，使不見疑　爲受一子之分勢，不敢有忘絲髮之間　唯原省念所言，思見大誠，以成其身，不使陷危　是諸神龍恩之日，不敢有休息，而不自念報重之大恩也　諸神未白天君，聞知被遣，當直之神，承教見之　其人言所動搖云何，具問其意，使諸神問之，還白日：言中和之民，自道善行，積功日久，貪慕久生　自薄說常自垂念，恐有愆負，未嘗有懈息之意，爲諸神道其功効，諸神使白，各且相謂曰，此有功效德，人自於中和中，念當報天大恩；積行爲善日久，欲因諸神，自道功德，各懷狐疑，不敢進白天君，常屬諸神見信，有功於天，有者進之　而諸神占觀，其行日久，何故不白　諸神皆懷懼而言，本素不知此人來，恐不大精實　且各消息其意，不知天君聞之　是諸神各無所主，正見善有功之人，而不時白道之　使者遣使神考積，其行大有功　是諸神各爲無狀，各無有功善，而齊外心，以爲天君不知諸神各解辭令，自何用者，有益而已，各自安乎？謝諸神，各以識事免冠謝　言小神奉職，各平盡忠誠之心，而得問是罪無狀，待死於門　天君出教曰，且待於外，須勑諸神伏地，自以當直危立也　教曰勑諸神言，天君欲不惜諸神，且未忍相中傷　教謫於中和地上，在京洛十年，賣藥治病，不得多受病者錢　謫竟，上者著聞曹，一歲有功，乃復故　諸神見天君，貫不死之罪，纔得薄謫　誠自知過失，自以摧折，不望其生，不忍有中傷之意，復以事謝　天君言：「告謝曹吏便下，勿稽留時，使神行卓視之　曹白：「使遣下如天君教　」天君勑曹，復告大神，視其文辭，令諸神見之　曹以文傳視大神，下所部，各順其職，見有功善，貪進之人當進之　前有事具白可知　天君勑大神曰：「輒早觀此人，與使神語言相應與不也。」大神曰：「被使往視其人，積其日數，視功效還　白日被勑教，視中和有功人，還白如使神言。」天君亦如是有功之人，而諸神所部不時白　天君覺知，乃道其意，是不勉邪哉？得簿謫於中和，自今以後，可以爲誠　有功不白，天君聞之，受罰自身之謫　各慎職遣神，導化其人，使成神，增其精光　爲視簿籍，使上無者，著其姓名上之　大神受教還於曹，視簿案其姓名有此　白言曹，文書有此文，請案天君內簿，知相應與不　天君出文視之，與外書同　勑便上　大神言：「不審年滿未，請還諦案之。」天君謂：「大神安置耳目，而不盡視之，

而言還案乎？」大神以職事謝。天君言：「趣案疾還。」大神則案其人，年已滿，失脫不白無狀，當坐伏須辜誅。天君言：「且冠視職，復勿懈。」因召其人上之，勿失其效小職，知所致奉功。」唯唯。請如天君出教。」諾之。大神且上其人，署小職，觀望其行。日月尚淺，請復情實。有大效信，眞有缺者，署之補缺處。」天君言：「當知大神所白，勿有懈意。」大神言：「唯唯，請使使神往卓視之。」天君言：「善。」

明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三 曲則全，○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郤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注：枉，屈也。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疏：枉，濫也。體知枉濫不一，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眞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注：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注：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又忘榮辱也。

少則得，○注：自取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托虛。

多則惑。○注：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節解曰：謂俗人多思念，多所欲，行無可信，故惑也。○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節解曰：謂念一行道，守身中也。○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轍羣生，故爲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注：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也。○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注：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也。○疏：自他平等，不是己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疏：雖復亭毒羣生，而含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疏：只爲推功於物，不自矜夸，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疏：此則嘆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羣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注：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妄也。○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果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故誠全而歸之。○注：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又 跂者不立，○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

跨者不行。○注：自以爲貴而跨於人，衆共弊之，使不得行也。

自見者不明，○注：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其行以爲應道，殊不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御曰：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疏：不能忘我故也。

自是者不彰，○注：自以爲是而非人，衆共弊之，使不得彰明也。○疏：物共弊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者無功，○注：所爲輒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疏：凡有所爲，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功勳。

自矜者不長。○注：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疏：矜夸自高，驕慢凌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其於道曰餘食贅行。○注：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曰賦斂餘祿食以爲貪行也。○疏：餘食，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贅懸疣也。言矜夸自是之人，其在道行也，猶如殘食贅病，其可厭賤也。

物或惡之，○注：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不畏惡之。○疏：贅是無用之肉，夸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感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夸企之行乎。

故有道者不處。○注：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又卷五　見小曰明。○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也。○御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向故行，可謂明也。○疏：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注：守柔弱者，日以強大。○疏：既能見小，則智慧增明，復能用道，兼知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之初，有定有惠，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惠定之門，用柔即是行解之術。故六度之中，行行有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惠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注：用其日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復歸其明。○注：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於外也。○疏：光，照外也。既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注：內視存神，不爲漏失。

是謂習常。○注：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御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眞常之道也。○疏：既即照而忘，行圓德滿，諸累以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眞教也。

李榮《道德眞經註》卷上《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矜伐者，自危自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乘君子之行，貴是忘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跨企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爲非，故不處也。

又《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今鑒人而知善惡，智也；照己而知得失，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染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知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悋。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物我皆通，故言智。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德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仙骨日強，故言自勝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知分之人，樂一瓢而爲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爲貧。飾躬勵己，強行信道，彌篤爲有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上乘所說，本以教人，依教修行，不乖其理也。欲言不失其所，理國者用之，則國祚長久；修身者用之，則性命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國王有道，天清地靜，人安神泰，無復傾危，設令時遇災衰，運逢屯否，居危而得安，處否而常泰，以保於萬壽，故言死而不亡者壽。修道者以百年將盡之身，獲萬劫無期之壽，此亦死而不亡也。然物則有生有死，人則有存有亡者，皆爲夭也。道則不生而能示生，雖生而不存；不死而能示死，雖死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壽也。但存亡既泯，壽夭亦遣。

又《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夫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入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爲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之得生，皆賴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則倚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爲功，所生者不以爲德。眞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名有也。

衣被萬象不爲主，可名於小。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

不爲主也　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萬象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始，會依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同大道之停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故言終不爲大。執則成小，忘則爲大。不大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又《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無形。無形者，虛無之大道大。執，專也，持也。能持身庇玄德之影，專心駐幽寂之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口，不能執象，欲泰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爲美，不安呼之爲淡也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既，盡也。目所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寶雖爲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聲不遠也；色雖可愛，宜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聽，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塗如此

又《三十六章》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濟事，困而後已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生徒，剛強死行，苦至當止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是謂微明。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道，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言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後。欲嗡斂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

柔弱勝剛強。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七《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見小曰明，○注：人能於事微小見而改行，可謂明矣。○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令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明。○義曰：守道之人，理國之主，防微於未兆，慮患於未萌。杜邪佞之門，賢良進用，閉嗜欲之鍵，樸素日臻矣。憂悔吝者，《易·繫辭》云：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纖介。言吉凶悔吝之來，雖纖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備豫也。杜，閉塞也。萌，微兆也。漸，小至大也。理於未亂者，此經第六十三章之詞也。《尚書》云：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防其萌漸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漸者善惡之來，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漸。故要杜而塞之，勿使滋蔓，蔓難圖也

守柔曰強。○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義曰：力強者人折之，智強者人害之，勢強者人謀之，氣強者人制之，德強者人伏之。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強。如道之用，孰敢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爲明爲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不辯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密照則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勞神傷性，內則重玄默悟，造靜歸根。復其內明，幾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

者。如此，是爲密用眞常之道。○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遠者，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眞常之道。○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殃累不侵，眞常密契矣。理國若矜其外照，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防患，謙己守柔，晦智含輝，任賢垂拱，三五之理，夫何遠哉？

邵若愚《道德眞經直解》卷一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何謂曲全枉直？夫處窪下則保盈，能弊其德則長新，其爲道者，務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雖涉迂曲而枉於直，其由不爭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引古爲證，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其身而德歸之。

驗

綜述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 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漱瀚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漢書》欒太初見武帝，試令斷棊，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醨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

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鮒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

鍾離權述呂洞賓集施肩吾傳《鍾呂傳道集・論證驗》 呂曰：嫌者病，而好道之人求無病而長安；怕者死，而好道之人欲不死而長生。舉世人在世中，而好道之人欲升仙，遊物外；舉世人在地上，而好道之人欲超凡

而入洞天　所以甘於勞苦而守於貧賤，遊心在清淡瀟灑之中，潛迹於曠野荒僻之地，一向行持，不知功之深淺，法之交換，難測改易之早晚，所謂下功之後，而證驗次序如何？鍾曰：苦志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從明師，而所受非法　依法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知時候，而以不成　若已遇明師而得法，行大法以依時，何患驗證而不有也呂曰：所謂法者有數乎？所謂時者有數乎？鍾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陰陽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龍虎第三，燒鍊丹藥第四，肘後飛金精第五，玉液還丹第六，玉液鍊形第七，金液還丹第八，金液鍊形第九，朝元鍊炁第十，內觀交換第十一，超脫分形第十二　其時，則年中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法日月往來之數，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千十二支一百刻六十分，依法區分，自一日之後，證驗次序以至脫質升仙，無差毫末　始也姪邪盡罷，而外行兼修凡採藥；之次而金精充滿心境，自除以煞陰鬼；次心經上湧，口有甘液；次陰陽擊搏，時時腹中聞風雷之聲；次魂魄不定，夢寐多有恐悸之境；次六府四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療自愈；次丹田夜則自暖，形容晝則清秀；次居暗室，而目有神光自現；次夢中雄勇，物不能害，而人不能欺，或若抱得嬰兒鬬；次金關玉鎖封固，以絕夢泄遺漏；次鳴雷一聲，關節通連而驚汗四溢；次玉液烹漱，以成凝酥；次靈液成膏，漸覺腥羶以充口腹；次塵骨將輕而變神室，步趁奔馬，行止如飛；次對境無心，而絕嗜慾；次眞氣入物，可以療人疾病；次內觀明朗而不暗昧；次雙目童人如點漆，皺臉重舒而紺髮再生，已少者永駐童顏；次眞氣漸足而似常飽，所食不多而飲酒無量，終不見醉；次身體光澤，神氣秀媚，聖丹生味，靈液透香，眞香異味，常在口鼻之間，人或知而聞之；次以目視百步，而見秋毫；次身體之間舊痕殘醜，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次胎元氣足以絕飲食；次內志清高以合太虛　凡情凡愛，心境自絕，下盡九蟲，上死三尸；次魂魄不遊以絕夢寐，神彩清爽更無晝夜；次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體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忘內觀以遊華胥神仙之國，女樂樓臺，繁華美麗，殆非人世所有也；次功滿行足，陰功報應，密授三清眞籙，陰陽變化，可能預知，人事舉止，先見災福；次觸目塵冗，以厭往還，潔身靜處，胎仙可現，身外有身，是爲神聖；次眞氣純陽，吁呵可乾外水；次胎仙常欲騰飛，祥光生於卧室；次靜中時聞樂聲；次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凡骨俗體也；次神彩自可變移，容儀成而仙姿可比玉樹，異骨透出金色；次行止去處，常有神祇自來朝現，驅用指呼，一如己意；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外下視，金光罩體；次身中忽化火龍飛，或而玄鶴起，便是神靈以脫凡骨，而超出俗流，乃曰超脫；次超脫之後，彩雲繚繞，瑞氣紛紜，天雨奇花，玄鶴對飛，異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書紫詔，既畢而仙冠仙衣之屬具備，節制威儀，前後左右不可勝紀，相迎相引以返蓬萊，而於紫府朝見太微眞君，契勘鄉原名姓，校量功行等殊，而於三島安居，乃曰眞人仙子

知行

綜述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四六《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疏：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輕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迷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由。後歎聖之懷玉以勗勤行之上士爾。○義曰：既明行慈者勝，輕敵者亡　此言易知易行，而迷者不知不曉，以其不知於至道，不能深了於戒言，普彼君宗，尚拘昏滯，是知我者少也。苟能法則於道，信爲貴乎。若披褐而懷玉，非常徒之可識。夫道易知也，而不知者信爲愚矣。不知而強知者，聖人不敢　放下章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注：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爲，故易行也。○義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經老君言教三寶四善，儉讓謙慈，皆實易知易行，可以理身理國，以無爲爲本，以清靜爲基，清靜無爲，事簡理暢，知之甚易，行之豈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

能知也　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曉事，故莫能行也。○義曰：代人惑於圖功輕敵，不能儉讓慈，既莫知之，豈能行也？且夫五千重教，雖深契重玄，而導世引凡，且事唯簡要，無爲則易悟，無事則易行，而棄無爲無事之門，趨執教滯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　勉語君宗，早期了悟　此老君所以戒勸也

言有宗，事有君。○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爲宗　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爲宗本　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爲君主　此豈不易知易行耶？○義曰：了言無言，有宗則易知也；於事無事，有君則易行也　滯言執教，則不知其宗；局守迷事，則不知其君　在乎捨執棄迷，漸悟於道爾。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　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義曰：無言爲了言之宗，歸於至理　無事爲遣事之主，契彼無爲，以世人不能知故難知，不能行故難行爾。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注：言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也　○疏：希，少也　則，法也　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義曰：知無言之宗，固已少矣。能體我無言爲法，斯可貴焉　然教本無言，因言方能辯理。教本無事，因事方可探玄　辯理則言自忘，探玄則事自簡　言忘事簡，可與言道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注：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　襲裘褐者，所以藏下之麤衣也　玉者潔潤，而可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　以如愚之狀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義曰：聖人之於道也，隱顯同途，出處同跡，語默皆契，斯須不遺　但代人不能窺聖人之闚奧爾　習周萬行，德冠九清，御無爲之宗，了兼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跡和光，內瑩其明，鑒窮識遠　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　哉，道心惟微，何往不達　而下士惑之　披褐者，聖人混其外，褐者賤衣，喻衆同也　懷玉者，聖人明其內也　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　潤澤而溫，人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伎，潔之方也　玉比德者，禮記・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焉　右徵角，聲中民與物也；左宮羽，聲主君與事也　趨以采薺，門外之行也　行以肆夏，登堂之樂也　周旋中規，反行也　折旋中矩，曲行也　進則揖之，謂小俛也　退則揚之，謂小仰也　然後玉鏘鳴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不使鳴也；右設佩，去之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朝於君不敢使鳴也　齊則靖結佩，屈之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言王喪事也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比德於玉焉　喪與災害，謂之故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玫玉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謙不比德，示不仕也　環取其循而無窮也

李約《道德真經新註》卷下《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人有言　吾不敢求爲主爲禍之首　而爲客，言不獲已　不敢進寸而退尺。無侵吞之意也　是謂行無行，有令無行　攘無臂，有攻無取　執無兵，有兵無用　仍無敵，以法行軍，何敵之有　禍莫大於侮敵，慢輕敵也　侮敵則幾亡吾寶，自己兵也　故抗拒也　兵相加，若哀者勝　善戰雖無敵可當，若輕敵必喪自己　夫兩兵相加，柔者勝強

又《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無私也，無難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深奧也　言有宗，事有君。出言依宗舉，爲事存君臣　夫唯無知，是以莫我知。世有所不知，聖人亦不能知之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知道者希，則道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弊衣爲被褐，抱道爲懷玉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九《德經》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經曰：爲無爲事　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又曰：行不言之教　誰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莫能知者，下士也　下士欲窺滑釐，但見邊徼，多惑於有爲，好攻乎異端，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黯闇而不知，茫然而莫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　宗、本也、君主也　夫百家之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　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　萬緒之事，事雖異趣，而同會於功　成功而遺事，故事以無事爲君主矣　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易知易行邪　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言默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獨無知之下士，好竊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聞吾忘言道事之旨，忽去不信而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　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疏闊矣　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貴矣　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　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聽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聽，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　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　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　外無文采，喻被褐也　是以內雖昭曜，外若愚昏，珠藏蚌胎，玉蘊石間，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

凡聞妄知聖人減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眞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　中下之士，受氣昏濁，鄙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　《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眞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闢，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　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　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　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是眞知不病，而強知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實無世病　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其自無病也　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　《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　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　正善能正生民正衆生，此先能正己，然後能正羣生，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

強知失道，衆冒致灾，灾數至而民不畏，故次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　大威謂死兆也　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夫人立身，以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　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　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　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憤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

無狎其所居，古本作狎，習也　所居謂所處也　言畏愼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卑退自持，灾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愼之深也　開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逆於物也　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　人當忘情去欲，寬容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厭，惡也　道所生形，故曰所生　夫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元吉，若縱其欲，肆道慢德，禍不旋踵矣　舊說身所生者神也　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也　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之　若嗜欲黷神，營爲滑性，則神氣散越而生亡　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安有厭惡怠惰之心，是以天道密佑，降之百祥，是故交相保愛而不厭惡也　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舜命禹踐位之詞也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夫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省己心原，自知善惡，澡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之謂自知也　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勤行，不賈衒才能，爛亂於物，恐其違理失當，同乎不畏威者也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嗜好，厭患怠惰，

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者也。

故去彼取此。言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供憲於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

不爲爲惡務於勇殺，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四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虞天下也。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下文是也。兵法以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吾不敢爲主，不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而爲客，彼弗率以侵我，不得已而應之，是戒不虞也。雖不得已而應，猶不敢進寸以輕敵，寧退尺以固守，是謂行無行。行，行師也。無行，無行師之心。師雖行而不輕進，攘無臂，攘，捋纍也。無臂，無舉手之心。雖捋纍而不輕舉手，仍無敵，仍，引也。無敵，無輕敵之心。雖引兵相抗，而不輕於敵，執無兵，兵，凶器也。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何哉，禍莫大於輕敵。諸侯以國爲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天子以天下爲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噫，輕敵幾喪吾寶，寶即前章三寶之寶，所謂惟善爲寶，仁親以爲寶，則凡天下之民，莫非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言兩兵對抗，哀而不忍無殺傷，天民之心將見，不戰而屈人兵，勝可知矣。以結上二章之義。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而微寓抑武王之意。老聖凡言兵，多以禹格有苗爲法。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莫能知一作莫不知

《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乎爾。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已。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所負可知也。

邏輯名辯論分部

常變

綜述

李榮《道德真經注》卷下《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道爲物本，故云始。德能畜養，故云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其子。道德生畜，母之義也。物從道生，子可知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幽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子相守，本末相收，能行此者，家國安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又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失道滯俗，去本行末，通六情之兌，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事，終失無爲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見小曰明，用柔曰強。禍亂初起爲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也。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睹見未萌，皎然無失，內視反照，復歸其明，以不罹患，無與身殃也。是謂襲常。放情極欲，遺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塞兌閉門，守母依始，潔身入道，襲眞常也。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一五《致虛極章第十六》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注：花葉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之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義曰：物以茂盛爲動作，凋落爲歸根；人以逐欲而動則遷情，息念而靜則合道。遷情則流遁，合道則還元。所以靜而致道者，是復歸所稟妙本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義曰：去情欲守冲和，復契章首致虛守靜之教，則得其常矣。

知常曰明。○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不知常，妄作凶。○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然矣。○疏：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義曰：常者，垂久不移之義也。天地日月得常，而清寧久照；人君理國得常，而貞正無爲。人能守常，則終始不易。故常者，道德之紀也。去欲守靜，復命得常，可謂照明了達矣。反於此者，乃是妄作非道，故致灾凶。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恒，常也。處不得中，進退不定，雖在恒中而乖恒體，實可恥惡，故曰或承之羞。《彖》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知常容。○注：知守眞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容。○義曰：恒常其德，即有所容，此反契前《彖》詞之義也。得常體道，玄鑒無遺，應物順常，含弘光大也。

容乃公。○注：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爲公正矣。

公乃王。○注：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爲王矣。○義曰：知常順道故能公正，而爲王也。有道之人，不言而自化，不召而自來，故天下歸往也。王者以物歸往爲義。

王乃天。○注：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矣。

天乃道。○注：王德如天，乃能行道。○疏：惟天爲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爲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義曰：以物歸往，乃可配天，子育萬方，告類上帝。法天廣覆，法地無爲。王以法天，天以法道也。

道乃久。○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歿身不殆。○注：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爲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乃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載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故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曰歿身不殆。○義曰：此教人君積德之謂也。人君雖承平御極，握紀臨人，若乖道德，豈能長久，所以先虛其心，次守其靜。虛靜致道乃復於常，而能公正無私，人所歸往，應天合道，行道化人，道化大行，天下欣戴，故能運祚長久，不殆不危，如日之照臨，如天之覆育，如雨之潤澤，如春之溫和，雖終歿其身，盛德不泯。如今之歌詠堯舜，皷舞羲農矣。戴之如天，就之如日者，堯之德也。

又卷二九《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疏：前章明能行道化，人所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器歸往則安於平泰，利器則不可示人。初標歙張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結淵魚之喻，以明權道之徵。○義曰：道之爲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君任於道，臣富於德，民全於和，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用不可既。及乎代云澆薄，俗已遷訛，玄妙難明，希夷靡測。將欲頓歸淳樸，遽汰澆漓，至晉寂寥，尋求遐邈，聖人教理代之主，持權變之機，示歙歙開張之門，以遏奸詐，反與奪廢興之用，以檢回邪，攝奸詐可復於忠良，束回邪可歸於正直。明此權變，雖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謂爲國家之利器也。用利器之主，亦猶用兵馬，不得已而用爾。猶須柔弱其行，微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非人，如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敗。《素書》曰陰謀外泄者敗，《易》曰機不密則害身，此之謂矣。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疏：歙，斂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深達根原。○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略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眞元道性，能生衆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稟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生乃穎

利，才智過人，明占達今，固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眞實之教矣。四門者，歡弱廢奪也。○疏：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歡歙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自歡歙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爲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爲詐譎。下文又云不可以示人者，正爲權道之難故爾。○義曰：鈍根之人稟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識不通，莫辨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很戾，徇欲忿情，動陷罪纏，永乖人域。聖人常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獲其廉矣。此歙歙其心之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挫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爲非無爲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乎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謂歟。

是謂微明。○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歙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歙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歙歙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爾。○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校其所中，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懷念士主遊心玄契，無爲冥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爲中下之智耳。小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興師，坐籌決勝，折衝千里，而下智昧於機變，必俟交兵，上決剽領，剖肝肺，然後方知勝負之勢，徐議進退之方。如此昧於變通，必須示其權法，因權變正，可謂無棄於人矣。巽以行權，可與立之義，已具別解。

柔弱勝剛強。○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胜於剛強矣。○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歙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勝剛弱勝強。○義曰：《易・下繫》云巽以行權。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則權不可行矣。夫巽者，齊也，順也。東南之卦，春夏之交，斗柄東南，萬物潔齊矣。巽主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云巽德之制也。又巽主於風，帝王號令，猶風之行教，能稱揚號令而不彰伐，以自幽隱，故曰巽稱而隱。以是言之，巽有柔順，潔齊，幽隱，不伐具此四德，復能發號施令，應變制宜，方可行於權道。由此而論，權道不可輕而議之也。若合義能行，則可以化惡爲善，興國利民，不能者則害性傷身，卒爲詭詐矣。人君欲攘惡之人以權制變，然更守以柔弱，示之謙和，則剛強之人咸遵其柔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水，則爲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爲詐譎矣。○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爲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爲小人所竊弄，而爲詐譎矣。○義曰：魚之處淵也，失水則死，得水則生，人君用權道也，得其人則爲善，失其人則爲敗。魚能潛深澤，居巨淵，不貪餌，不吞鈎，則無失水之憂也。人君能任賢良，委忠正，斥奸佞，塞回邪，則無失權之歎矣。魚失水則爲人所擒，君失權則小人得志，竊人君權道而弄之者，必反白以爲黑，反善以爲惡，肆其奸邪，縱其殘酷，所以啓牛之廢嫡立庶，傾陷於穆子之家；趙高之疾正害忠，隳亡於秦祖之業。民權其柄，人怨其君，民散國危，不可以救矣。《說文》曰：詐，欺也。譎者，謬欺於天下也。譎者，《春秋》晉文公使楚怒而戰，乃執曹侯，與於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於河陽，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尊事天子，以爲名

義　自嫌強大，不敢朝周　喻大王出狩，國得盡君臣之禮，皆讓而不正之事也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君曰：天王狩於河陽　非其地也　若此尚謂之譎謬，況奸臣小人竊權欺主，得不戒而自悔乎？修道之士，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內外惟一，貞正無邪，然後屬心動念，可以昭感眞靈　如其言行相違，邪而不正，雖屈伸俯仰，外飾其容，信無益矣

又卷四〇《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疏：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　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爲之自化　首三句標問以示義　次十句設問以明理　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天下爾　○義曰：理國以政，其迹必彰　用兵以奇，其詐非道　不若無事以聚萬方，其或多忌諱，廣機權，縱淫工，明法令，去道殊遠，而國益危　惟可以無事臨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施，政令不煩，刑法幾措　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　以，用也　政，教也　言有爲之君務用政教，而欲爲理，不能無爲，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　夫何故哉？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　民棄於利，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　此無言教而理矣　以言教理，民涉有爲也，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疏：奇，變詐也　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　是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乖於大道　何者？國以政刑爲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爲先，變在於應權合理　政失於道則刑賞濫，詐失於道則殺害多　濫刑賞以爲功，恣殺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　兵猶火者，《春秋》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　初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賦《碩人》之詩　娶於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　其娣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爲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將立州吁，乃早定之　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　且夫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　無乃不可乎？弗聽　石碏乃老，厚與焉，及戴、桓立，碏乃老，厚戍申，州吁弒桓公而自立　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　宋人許之　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　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　理亂猶理絲而棼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子曰：王覲爲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厚從州吁如陳　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老矣，無能爲也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　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殺州吁於濮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殺石厚於陳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預焉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所謂子從殺君子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　故云大義滅親　明小義則兼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爲　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　唯無事無爲，可以取天下　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　有道之君，無爲而理　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豈若無事無爲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　其然，猶如是也　以此，答也　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　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　唯無事無爲，乃可化物　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　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　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　動有拘於忌犯則獲罪，民不聊

生，怨叛憂慽，農桑廢，故其民彌貧　釋曰無財曰貧　君上無爲，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鑿井耕田，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注：利器，謂權謀也　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　利器者，權謀也　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　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不必應之以詐譎，故云滋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　君好奇變，民尚欺詐，上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爲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注：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　巧，工巧也　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　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淳華，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義曰：淫巧悅目，珍奇蕩心　上耽玩而不除，下增飾而彌甚　華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　《春秋》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書而譏之　臧文仲山節藻棁，亦以爲過　蓋欲人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注：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奸，盡成盜賊　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　令，教令也　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　人既苟免而無恥，竊法而爲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矣　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　《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　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民是以亂免而無恥者，《論語》爲政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言爲政者導民以法制，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脫罪辟，而不暇避於恥辱　故注云苟免罪也，民既免而無恥，必假竊法制以爲奸詐，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　《莊子》云：大盜之生，則並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　蒙，蔽也　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又《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疏：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爲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之所由　初標二政寬急不同　次明禍福二門，倚伏無準　人之迷下致衆生之迷執　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爾　○義曰：前明以政以奇用兵理國，法令伎巧，率下化人，既非無爲，是皆資亂　此又明悶悶之政爲是，察察之政爲非，執於善則善反爲妖，執於政則政反爲譎，所尚者在於無滯無執，不有不爲，不割不機，不肆不耀，而能祛久迷之俗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注：政教悶悶，無爲而寬大，人則應之，淳淳而質朴矣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　淳淳，質朴敦厚也　言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矣　○義曰：政簡則人淳，人淳則務省，務省則刑罰不用，賞勸不勞　君拱默而任賢臣，因循而順物國泰無爲之理，漸於茲乎　苛者法細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　夫先令而後刑，民知教矣　法簡而事緩，民知禁矣　苟犯其禁而後加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矣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　況不令而刑，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注：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爲嚴急也　缺缺，凋弊離散也　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　凋散之事，漸於茲矣　《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則枝朽，人困則國殘　固當寬政養人，而康其國也　察察者，伺人之過，異明而急也　缺缺，凋敗不全，傷和害物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注：倚，因也　伏，藏也　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　此則禍爲福之所因也　其政察察，俗則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　此則福爲禍之所藏矣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爲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中而生也？　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　察察之政，俗以爲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福中而發也？　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僞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數也　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盡則福來　拘彼俗，纏此爲常矣　惟有道之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眞反俗，善惡不能移　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　夫以國言之，亦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　齊有仲孫之難，而桓公興，遂霸其國　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起，乃統諸侯　是二國因禍而昌也　衛方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　是二國無禍而喪也　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春秋》云：有禍而啓其疆土，無禍而喪其守　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　但由於人不能體道

無爲，妄生迷執，失其正倒。○義曰：當俗之人惑於禍福，能至則喜，辱至則懼，愈失其正，致爲妖祥矣。豈知側身修德，雖雖不足以貽憂，坦處忘懷，失馬未必以爲禍　悔吝無準，存之由人爾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　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疏：此釋迷正所由也　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爲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圓任器，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　滯於福則善復爲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爲奇矣　若王乘時任人，隨才適用　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善過切，矯善者必至　若虛心無滯，推公任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注：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爲奇爲妖，其所由來尚矣　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爲日且久，終不開悟　老君歎彼羣迷，丁寧垂訓，將以祛其迷也　迷謂失方也　夫不爲禍福所惑，不爲邪正所拘，曠蕩乎標表，均齊乎得喪，則何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疏：方，由正也　此舉聖德以勸修　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方以約己，人自正方以從化。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福所撓爾　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　卓立物表，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劌。○疏：廉，清廉也。劌，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非劌彼之濁以揚其清　有本爲劌，劌，傷也　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潔身，人自廉潔以順教，豈復淬礪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順其教者十無三四矣。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己，廉其行，人自化之　豈俟宰割正方，而後知勸也

直而不肆，○疏：肆，申也　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　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　若上行回邪，下爲澆訛，何因宗哉？《尚書·周命》曰：僕臣正，其后克正　僕臣諛，其后自聖　此由臣之不正，以傚於上也　《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申明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注：聖人善化，不劌彼以爲方，不礪彼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　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疏：光者，謂明智也　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　故云光而不耀　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義曰：聖智光明，非強炫耀也　此四者，皆聖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　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祆奇不常，韞廉方而內明　含光直而內照，棄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　既除迷固之由，自叶希夷之妙也

又卷四八《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疏：前章明厚歛貴人貪，是生有爲之弊　此章明有爲則心欲，故喪和氣之柔　初標生死之二徒　次舉草木之兩喻　結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　○義曰：前以賢於貴生，不爲過分之養　此乃資於用弱，可以保其和柔　明堅強不可以執持，謙下所宜於從事　兵強必爲國害，木橋由其氣衰　勸守沖和，戒爲強大，示以張弓之喻，欲明舉下抑高，此其旨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骸以之柔弱　人之死也，和氣流散，四支以之堅強　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爲生死之戒　○義曰：人稟沖氣，百骸以之和柔，百神衛於百關，六氣行於六府　所貴者存神養氣，體道懷柔　著生品於南宮，削死名於北府，延生久視，其在茲乎　如其神魄潛飛，沖和稍散，遽同草木，委化泥沙　失彼至柔，斯爲痛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疏：此舉喻也　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榦變衰而枯槁　前明有識，此舉無情　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　○義曰：萬物與人同資於道，道以運氣，氣以致和，雖有識無情肖形各異，生之與死稟受不殊，而道在則能生，道去則爲死　故經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夭脆之年，修之何妨降永　所要服勤於鍊餌，豈宜甘委於幽泉　違道強梁，可爲之戒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　死之堅強，和氣散也　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爲強梁者亡身失性　○疏：此結前義也　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知人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義曰：聖人念彼強梁，重爲戒訓　舉草木生死之

喻，爲人倫強弱之現。強梁爲人死之階，所宜授革。柔弱爲出生之要，必務堅持，無曠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強則不勝。○注：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故云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矣。○義曰：夫興師問罪，薄伐玁戎，先之以三令五申，敎之以六韜金版，既定前偏後伍，仍資地利人和，蓋不獲已而行，豈欲矜於剽戮？符堅百萬，秦繆二崤，定馬不迴，隻輪莫返，此兵強侮敵，敗也宜乎。

木強則共。○注：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也。○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也。○義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固非其稱。諺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於燕，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強於君，守理非順也。含手曰拱，昔桑穀生於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蔕木拱矣，皆木大合拱之謂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疏：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義曰：人以謙讓能制猛毅之夫，枝惟纖柔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崇謙靜，深戒剛強。吞七國之贏秦，竟亡匕箸；統千夫之盛卒，終喪形骸。然後止水澄心，清恬養性，處天地之地，居自得之鄉，羣景乘風，斯可得矣。

姬志真《知常論》　夫道無棄物，物無非道，即體即用，有變有常。常則綿綿若存，所謂獨立而不改者是也；變則新新不故，所謂周行而不殆者是也。常則以體言之，變則以用言之。體則卓然於杳冥恍惚之間而不必知也，用則顯然於事物云爲之際而不必求也。故至人波流九變而未始出其宗，日應萬機而未嘗留其迹。無思也，無爲也，不留也，不礙也，而有大常者存於中，寂然不動，而已切原。太極始分，二儀既判，在天者成象，在地者成形，萬態紛紜，羣生出沒，或自無而入有，或自有而歸無，升降往還，消長進退，無日而不異，無時而不移。雖欲藏山舟固澤擊，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此所謂大變而不可常也。研其象數之盈縮，物理之有無，氣運之往來，形器之遷革，其命靡常，皆若天之所爲也。天不自天，而有天天者存。天天者未離乎氣也。氣之所自復從何來？必曰自道而已。此則可道也，可道則不可謂之常，出乎言意之表則常矣。常則在有非有，在無非無，強爲歷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乃所謂常也。然自彼以求之，則知其在外者非在己者也，烏能平而知之哉？故曰自己以觀之，則知在此者非在彼者也，何他求之哉？反己而自省，冀乎其至矣。故審耳目之觀聽，鼻口之納嘗，覺夢之開闔，思慮之出入，皆自內及外，自我及物，時時新，刻刻新，顧形骸之自幼及老，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此亦神奇臭腐之所變化，皆從新而不故也。其所常者果安在哉？自我觀之，即向之視聽、食息、動靜云爲、行止往復，孰使之然哉？其常在此，特非形耳。今認形爲我有，物爲我常，心心相繼，情情不停，見解驅馳，知識倒錯，隨物宛轉，順境遷流，皆常於妄而已，豈知常之眞也哉！惟虛極靜篤，復命歸根者知之。知此則知天地物我，混成一體，一體之間豈有他哉！萬物皆備於我，我將孰不容之乎？此不以一毫人欲之私間廁於其間，至公而已。公公私私，其與天地之道暗合矣。故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則昔之大常如是而已。然猶有所言之迹存，乃非其所以迹也，其所以迹者，乃常耳。知此常與天地之常合而冥之，不言不今，無成無壞，總萬變而未始有極也。過此以往，不知而知，不可以言言矣。

名實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四　名與身孰親？○注：名遂則身退也。○御曰：名者實之賓，世人徇名以亡身，故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眞。○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賓也。孰，誰也。世人皆求外喪內，貪名喪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爲身也，身既爲名，身死名竟何施。老君愍茲顚倒，故覆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量，親疏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注：財多則害身　○御曰：徇多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故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身　○疏：夫資貨者，本爲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夫貨存身利多，爲聚貨喪身利多耶　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注：好得利則病於行也　○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　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爲病，存身可以爲樂，世人翻以得爲適，以亡爲病者，不亦謬乎　故教主言：得與亡，定誰是病

甚愛必大費，○注：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甚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疏：費，損也　爲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憧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注：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塚剖棺之患　○疏：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爲敗亡，禍必深厚　故《書》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於是以金鏤椎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是也　此一句解貨　○

知足不辱，○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其身　○疏：體知財賄虛假，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　此一句解貨　知止不殆。○注：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　○疏：既悟名譽非眞，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　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此一句結名　可以長久。○注：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常在於己，治身則神不勞，治國則民不擾，故可長久　○疏：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　此一句總結名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三四《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疏：前章明正性柔弱，馳騁所以至堅　此章明名貨親疏愛藏所以爲患　初三句標問得亡孰病，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　○義曰：貨者身之所資，名者身之所美，滯於貨則有焚軀之咎，溺於名則有損命之災，藏貨愛名斯爲大患　老君哀世人迷執名貨，不知致病之由，故三句問之於前，兩句答之於後，示以止足之善，息其藏愛之心　軫慮草生，斯亦至矣

名與身孰親？○注：名者，實之賓　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眞矣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　孰，誰也　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者與保壽全身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全眞爾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身？　所以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比干死於智，荊軻死於勇，龍逢死於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殘，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鹵劍抉眼，自取滅亡　殊不知儒者之訓，全而歸之，賈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　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　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耶　云此者，欲令悟身爲多，不貴於貨可也　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惑，財貨爲先，貨積而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貧，所以慶封死於富，驕遄死於侈，齊簡公死於貪，榮夷公死於利　故《莊子·至樂篇》云：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所樂者，味服聲色也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所苦者，饑寒憂懼也　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　其爲形也，亦以外矣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當若不足　其爲形也，亦以疏矣　而至於豐屋部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謂，積財累患，保壽全生，固亦遠矣　擲玉毀珠者，《莊子·胠篋篇》云：唇竭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起　若掊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　聖人已死，大盜不起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擲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者，起盜之貪心　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

得與亡孰病？○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爲病耶　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曆然殊智，爲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匡救　將顯以身爲重，名貨爲輕　輕重設問辭，復爲詳答　殷勤指喻，迷者尚或懵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疏：此二句總答前問　甚愛必大費，此答名與身孰親　費，猶損也　親，猶愛也　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

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等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必厚。劍玉貴寄，喻諸懷璧，詩書發冢，以爲含珠，惟貨之損，可爲殷鑒。〇義曰：御名則害己，藏貨則亡身。已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劍玉貴寄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冢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大儒曰：接其鬢，壓其顪，徐以金鍮控其頤，無傷口中珠。大儒大竇也，小儒小竇也。東方作矣，事日將出也。詩，青青也。麥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德施惠，死乃含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冢，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敬。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冢稱儒爲盜，誠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〇注：知足者不貪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〇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邇聲名，知足也。不殖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守而久壽也。〇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隆氣，三元炳靈，九天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爲過者負釁而夭年。既貪過分之名，名不稱實，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夭，自貽其殃，深可憫也。老君戒之，使絕其叨名之過，革其濳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却夭年之禍，造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〇纂云：夫身爲實而名爲賓，捨實從賓，是爲倒置。《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〇鈔曰：此《列子・楊朱篇》云：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予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奢亦奢，君儉亦儉，忠舍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盜則己隆，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纂又曰：而悠悠者趨名不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者，此亦《楊朱篇》云。《亢倉子》曰：夫名者無憂。〇鈔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去聲，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故碧虛取此數節之文，證解名與身孰親之辨也。〇纂又云：夫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〇鈔曰：鮑焦、子推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唐時隱者也。商君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捨糗充食。周天子之諸侯，子貢遇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觀而輕死，因抱木而燔焉。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不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驪姬之難，麑姬之生曰宜臼，麑姬被讒而自殺，重耳、宜臼皆出奔他國。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於晉門，竄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以綿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今邑虛論及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〇纂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〇鈔曰：《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殉利，有終身之憂，

無一日之糧，故碧虛取之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得與亡，孰病？○纂云：《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鈔曰：此《莊子·讓王篇》云：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古外切，病起貌）手足胼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音綺）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又向下纂文引《莊子》二段，皆出於《讓王篇》中，首尾俱完，不必重錄，以證解得與亡孰病，知足不辱之義也

有無

綜述

顧歡《道德真經注疏》卷一　三十輻共一轂。○注：古者車三十輻，法月之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玉藏空虛，神乃歸之。治國者，寡能總衆，弱以扶強也。○嚴、顧等曰：古有作車象月之數，月有三十日，車有三十輻。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亦運載無停。是故古車以象月也。共一轂者，既三十日共一月，亦三十輻共一轂，欲明諸教雖多，同歸一理。一理雖少，能總諸教。治國，論者衆必宗寡，弱以扶強，故以一轂之寡，總諸輻之衆。○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折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也。

當其無，有車之用。○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輿中空虛，人得載其上。○埏埴以爲器，○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食飲之器也。

當其無，有器之用。○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節解曰：謂古人爲土器不燒鍊，得水則敗，爲不成器也。若欲爲道，不入室依時鍊形者，即爲俗人，必死也。○疏：《考工》云：埏，和也。埴，粘也。和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張曰：土有器性，和之以爲器，人有道性，修之以成道。

鑿戶牖以爲室，○注：謂作屋室也。當其無，有室之用。○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疏：穿鑿戶牖，以爲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聖人心空，故能容物。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故有之以爲利，○注：物利於形，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消亡也。○節解曰：謂有道也。

無之以爲用。○注：言虛空者，可用盛受於物也。故曰，空虛無形而能制有形也。道者空虛也。○節解曰：謂聖人守一行自然，無所用也。○疏：無賴有以爲利，有藉無以爲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聖人必須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聖人之利用也。○顧曰：利，益也。轂中有軸，器中有食，室中有人，身中有神，皆爲物致益，故曰有之以爲利也。然則神之利身，無中之有，有亦不可見，故歸乎無物。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明道非有非無，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有，致用在無。無謂清虛，有謂神明，而俗學未達，皆師老君全無爲之道。道若全無，於物何益，今明道之爲利，利在用形，無之爲用，以虛容物故也。

又卷四　反者道之動，○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注：天下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

有生於無。○注：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象，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御曰：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則數與無數，可謂超出矣。○

疏：有，應道也，所謂無，之氣也　玄，妙本，所謂冥寂之地，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從妙本而起　妙本即至無也　【略】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　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　○疏：至柔，水也　至堅，金也　馳騁，貫穿之義也　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爲至柔能破有爲之累，故下文云天下莫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

無有入無間，○注：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羣生也　○御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也，心中無所有也　無間者，道性自然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契，出入無間　○疏：間，隙也　言頽倒之流，見空爲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　入，契會也，有爲粗疏，故有隙　無爲微密，故無間也　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理也　○車曰：言水之頽風，本無質相，金石骨髓，亦無間隙，風之與水，已能縱入，行之所攻　至妙之道，本自無形，煩惱結陋，又無間窾，道之妙惠，早已入記，原其結縛之由，要其頓執之本，投其悟解之藥，開其正性之機，此即無有入無間也

吾是以知無爲有益。○注：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也

不言之教，○注：道法不言，師之以身

無爲之益。○注：法道無爲，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於人，不煩勞也　○係曰：柔能破剛，無能遣有，以是知無爲之教，大益於人

天下希及之。○注：天下者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無爲治身治國也　○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　在理即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　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　即有即無，故名無爲之益　益既不益而益，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及者，故言天下希及之　○顧曰：則天玄默，而風俗自移，故曰不言之教　法道無爲，人物自化，故言無爲之益

李榮《道德真經註》卷上《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美，樂也　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爲娛，而以欲爲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性　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爲上樂　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爲禍樸，復爲哀本　滅性傷身，斯惡已也

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天下地上，君子小人，誰算能虛心虛己，而各縱欲縱情　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情情同有愛　愛名則以名爲善，愛利則以利爲善　以利爲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爲善，徇名以致亡身　稱情雖以爲善，亡身是爲不善　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　此斯不善已也

故有無相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從無出有，自有歸無　故曰相生

難易相成，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難起於易，易成難也　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　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之膢異，故知忌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

高下相傾，傾，危也　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高以下爲基，下亦危於高也　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　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

音聲相和，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　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　譬之宮商，更相唱和　夫調高則絃絕，上躁則下急　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和則其人歡悅　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

先後相隨。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繼　故爲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心，宜重靜以契德也

又《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輻，外也　轂，內也　內轂空，故外輻湊之　聖人虛心，億兆歸之　無者，空虛也　車形雖有，賴無爲用　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　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　借此爲譬，以況理教　教具文字爲有也，理絕名言爲無也　教之行也，因理而明　理之詮焉，由教而顯　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教何所說　既知理教之相由，足體有無之爲用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作器必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　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　埏，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爲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爲用也，不亦難乎？爲道內既閑昧，外復聲喧，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謂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謂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玄妙之相籍也。

王真《道德真經兵要義述》卷一《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言之以爲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爲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爲有，戢之以爲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蓋無之以爲用亦明矣。

又《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衆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寧智爲本，清靜爲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嶺，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鸚鵡而爭先，並熊羆而貿勇，日月翳蔽，旌旗紛紜，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加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令人行妨，尚其宜矣。是以聖人爲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也，不爲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取此。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卷四《返者章第三》 前明同氣受生有爲者，此明同人處代無事者，生逐末歸本，對明得失有殊別。前明棄迹有爲歸本無事，後明指陳生本令物依尋。兩句前。

返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返，歸本也。動者，事業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返本，是有道人之事業，故云道之動。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安然亦有返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返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下三句後。天下之物生於有，有，一氣也。雖末形，已是有氣，故言有天地萬法，皆從一氣而生，故云生於有。有生於無。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爲者，欲令衆兆歸心有所前，言返者返歸此無也。

李約《道德真經次解》卷上《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造器皿，具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說無由生有也。假令造車乘，有輪有輻有轂，當其未成車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譬如埏埴，是造器匠之員，當其未成器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又比屋室，當其未成間戶窗牖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有形之後，便成利濟，無形已前，可爲妙用也。

又《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青黃赤白黑，若視外色，失其正色，是盲。五音令人耳聾，宮商角徵羽，若聽他聲，失其正聲，是聾。五味令人口爽，酸苦甜鹹辛，若耽其味，失其於恬淡。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捕逐物命，放蕩神情，令人顛狂，生貪欲心，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金銀珍寶，好之者妨人正行。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修內，爲目修外，故去彼修外而取此修內。

又《十三章》 寵辱若驚，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失意龍增，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龍辱相依，得失俱驚，是謂寵辱若驚。何爲貴大患若身，五行相尅，四大相侵，故爲大患。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不有其身，不恃功名，故無大患。故貴以身於天下者，可託天下；愛以身於天下者，可寄天下。寵從辱起，患自身生。聖人寵至不喜，辱來不懼，故無大患。貴身無辱者，可託天下與之。愛身無患者，可寄天下與之。此是人君寄託天下，崇聖賢共治也。

又卷下《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動靜合道，若弱用道。萬物因有而生，却歸於無也。

又《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上士稟清氣而生，聞道勤行。中士稟和氣而生，聞道如存若亡。下士稟濁氣而生，全不知道。道與俗反，故有可笑。建言有之：初立言時，明道若昧，道明之後，常如闇昧。進道若退，遁跡隱名，爲進其道。夷平也。道若頹，大道平正，有如頹物。上德若谷，德雖居上，不離凡俗。大白若辱，潔白之人，常如受辱。廣德若不足，德廣無邊，故當不足。建德若偷，立德之人，如偷盜物，畏人知也。質真若渝，質正之人，常似淪濫。大方無隅，四方闊遠，難定疆隅。大器晚成，造大器物者，不可以卒成。大音希聲，至大者莫若於雷，不可以長吼。大象無形，大象，天地也，無有定形。道隱無名，道不可以名字呼也。夫唯道，善貸且成。唯道能與人精氣，使各遂其生成也。

又《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柔弱勝剛強也。無有入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無間是無間隙之處，將無爲之道入得無間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少有入得之。希猶少也。

又《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名疏身親，不可損身而逐名。身少貨多，不可喪身而求貨。得有得病，失有失病，有愛有費，有藏有亡。欲要長久，知足守分，不見危殆矣。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六《道可道章第一》 無名，天地之始。○疏：無名者，虛極妙本，未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義曰：大道吐氣，布於虛無，爲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爲化主，元氣資之以爲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含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疏：《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按《爾雅》云：權輿，始也。○義曰：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爲三才也。《爾雅》者，周公所造，以教成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通詁訓之指歸，辯同實而殊號者也。成九流之津梁，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言中古者，亦五帝之後，三王之間。故《易・繫》曰，作《易》者其在中古乎。

有名，萬物之母。○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也。有名者，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疏：有名者應用，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義曰：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衆物也。衆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遂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既失神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義曰：夫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則虎兕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爲理，視聽遽迷，爲理愈亂，可謂見邊徼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通，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爲物所感，困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愼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疏：此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出。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也。○義曰：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若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

又卷七《天下皆知章第二》 疏：前章明妙本生化，人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速還淳之由。○義曰：夫悠悠衆趣，蠢蠢生，涉境起情，去道遼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己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分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大覆之下

也　美者，心所甘美也　善者，身所履行也　言天下之人皆知己心所甘美者爲美，己身所履行者爲善　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其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　聖人知美惡無主，但是妄情，妄則不當，故云惡已　已，語助也　注云神奇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是也　義曰：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爲是，而莫能爲；皆知不善與惡爲非，而莫能改　聖人數之，故云惡已，不善已　夫載仁伏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乃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爲　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　皆知之矣，而不能革　況於修無爲之道乎？　故可歎也　妄者，非眞實之義也　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爲妄矣　神奇臭腐者，《莊子·北遊篇》黃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　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之一氣耳，聖人貴一也　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名，遞執是非，互生臧否　理身理國者，能無爲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

故有無之相生，○疏：此明有無性空也　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　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義曰：老君歎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　夫執者，着也　執有即斥無，執無即斥有，執難即斥易，執易即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　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矣

難易之相成，○疏：此明難易法空也　此以難，故彼成易　此以易，故彼成難　亦如工者易於木而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　故云難易於成皆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　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　○義曰：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　循環倚伏，遞爲之用　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　工者，巧伎之稱也　陶者，和土爲器也　各擅其伎則爲易，更而使之爲難也

長短之相形，○疏：此明長短相空也　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　故云長短之相形，亦如鳧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擢非長，因鳧脛之短，故斷之則悲　見短長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情　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　○義曰：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　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　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　皆自然也，皆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　有無難易，亦在茲乎　滯之則爲執，通之則爲道　惟有道者能無滯爾　鳧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　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　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

高下之相傾，○疏：此明高下名空也　高下兩名，互相傾奪　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　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　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爲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義曰：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　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　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　卑伏於人，故稱臣妾　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羣情也　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　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可不戒乎？

音聲之相和，○疏：此明和合空也　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變曲　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眞，是皆空　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譚？　○義曰：夫天地噫氣而衆籟作焉，律呂合和而衆聲生焉　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悲懣之別也　然此別者，人事強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　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　隨變責實，謂之妄情　美惡都忘，方爲達道　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殷，猶無有也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是以先王愼其所以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五者不亂，則（無）〔爲〕惡懘之音也　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

惡；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皆其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實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制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爲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西北曰不周，北方曰廣漢，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知理亂，故堯公之季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閑祿反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

前後之相隨。○注：六者相連，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由是妄情，有此名故。○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授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義曰：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爾。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競矣。老君傷憫世俗流濁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皆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生死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忘音聲也。不知今古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完全乎中道之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

又卷一一《三十輻章第十一》

疏：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爲《大易》之籥，轂轍成，用無之資。埏器室以爲喻，存利用之結成爾。○義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爲用也。車以運載，器以成受，室以居止，必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爲《大易》之籥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籥積之根源，與《易》爲州府奧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轐轄爲車之質，轂轐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衆。夫轂轐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轂轐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轂轐之有皆爲棄物矣。○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義曰：轂總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輳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使五氣之和，如輻之輳而成於人。既爲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志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疏：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幕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乃一象也。○義曰：道之眞一無色無聲，衆類草材資之以立。動者五蟲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雖一象爾，三籟同：憺怕中有象，匪此眞精淳，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疏：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義曰：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窪者，似污者，似深者，似淺者，似圈者，似臼者，似洼者，似窗者，似堂者，似坎者，似坦者，似穿者，似竹節者，似空谷者，似呼者，似吸者，叫者，謞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之虛。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

其形，以寶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矣。○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義曰：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無端默爲政，沖靜率人，不言弦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又卷三二《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注：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興無興，可謂超出矣。○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矣。若執有而不移者，趣於終矣。《莊子・知北遊篇》夫子謂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孫，可乎？是祖父子孫世世相續，形形相生，天地萬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養神以存形，形可長久勞形而役神，神將不守。神因形而生，神從道而稟。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滅神遊，道何求哉？理國者執法以訓人，人趣善矣。人趣於善，而和氣應之，國泰民和，隆昌之道也。疏：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義曰：形動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黃帝書》云：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聲動不能生聲而生響。此言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自然而並生，俱出俱沒，豈相資先後而差哉？非謂影隨形生，響因聲出，而立爲喻，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虫，皆資自然妙道氣化而成，然而因形緣類，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縱心虛漠，抱一復元，則能存已有之形，致無形之妙。形與道合，反於無形，變化適其宜，死生不能累，則可謂自有而歸無也。吳子曰：修道之士，道與俗反。自老而反壯，自壯而還嬰，自嬰而得道此所謂捨其纔有，歸其妙無，還元復本也。世人不能察道之元，窮道之本，自人於死，淪化隨時，故可傷矣。聖人憫之，設以權教，使去奢從儉，去僞從眞，去有欲有爲，行無爲無欲。徇此權教，漸階實門，默契眞修，可以得道矣。理人爲政，以權實化俗，理亦然哉。○疏又云：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冲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興無興，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義曰：道惟冲寂，不可名稱，隨代化凡，假說言教。言教者，即諸法也。法以約人，使革惡爲善，垂之訓俗，事有多門，故云諸法爾。因有法故得悟於道，悟既得道，諸法亦無。教立權門，國垂權法，權以化俗，除其惡根。惡既已除，俗歸正理。因正爲善，權法亦忘。若執權實而不移，局教法而無改者，不可與言道矣。能忘權實而達道者，可謂了然明悟，出代登眞者矣。《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此言道以循理守常，權以臨機制變，大人通理，誰害之焉。

陳景元《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卷一《道經》 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指道而言也。萬化未作無以強名，及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狀，與神合體，大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繫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物母，此用道者也。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者，遂境生心，妙者，要又微之極也。微，邊陲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无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嘗謂眞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道本無物，物感道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士知微知章，睹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羣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眞理難測，但覩其邊徼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

不爲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澹，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徼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出處之道，但見邊小之徼，迷而不返，喪失眞原。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爲觀化及萬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有欲者，從本起用施於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前以約身爲說，後以化民爲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此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蘊於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名。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有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也。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玄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玄之又玄，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玄德也。衆妙之門。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房，四達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眞講妙而出，羣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生萬物者，其唯妙道乎。用道者，其唯聖人乎。聖人之道，日新其變，應用無方，故曰常也。出處有迹，欲異而爲，故曰道也。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又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玄德不去。夫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相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本不相形，見鶴而知凫脛之短，觀凫而識鶴脛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淺交馳，則通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自鳴自已，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但先但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無則無以知無，無難無以知易，無易無以知難，無長無以知短，無短無以知長，無山無以知谷，無谷無以知山，無音無以知聲，無聲無以知音，無先無以知後，無後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通，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爲爲也。

又卷二《道經》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日月之數。夫月之縣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爲，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爲，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獲，貢獻遼遠，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爲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轂，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資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爲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濕不分，故智者埏土爲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剖胎殺殺，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爲盃盤，樸散爲器，一至於斯。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窗，謂之牖。門戶窗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蠚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爲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窗候望，堅關固閉，閒闌疾利，蜂蟲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爲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爲治，後世以爲亂者，此

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爲利，利在乎器也　無之以爲用，用在乎空也　夫器之爲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　空之爲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　故無藉有以爲利，而有籍無以爲用也　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　形而上者曰道　道，無形也　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　形而下者曰器　器，有體也　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　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　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　若夫治身，則神爲存生之利，虛爲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　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　妙有之利，在乎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　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　車器之設，用無而利有，用無是空，利有是色，故次之以五色

又卷六《德經》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　馳騁，奔競不息貌　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　水以至柔，爲用而能貫穿金石，沉溺萬物，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　無有，入於無間。無有，道也　間，隙也　夫道混然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與其有形，安得入其無間也　《莊子》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謂藏道氣也　君平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矣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吾，老氏自稱也。言虛無之道，柔弱無形，而無所不通也　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於物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稀及之。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下言而其教行　若乃有爲，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爲，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天下稀及之也　經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文子》曰：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瞍有貴乎言耶　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耶　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若則不親，在乎無爲，無爲之益，唯身是視，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身爲實，名爲賓，捨實從賓，是謂倒置　《列子》曰：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而悠悠者，趨名不已　名固不可去，名固可賓耶　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也，逸樂順性也，斯實之所係矣　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患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身與貨，孰多？　貨，資財也　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未有不貪財貨者　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雖有金玉滿室，而無仁惠之心者，寧得竊名鬻貨之譏，及至家亡身辱，所喪豈少哉　得與亡，孰病？　夫虛名浮利，得之乎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　達人校量雖者是病　《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費，損也　夫甚愛名者，矯情僞行，致損神之患，豈謂小哉　多藏貨者，貪滿苟得，致滅身之禍，何嘗薄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殆，危亡也　知足者，不貪貨財也　不貪貨財，詎有戮辱之患　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　對曰：不願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　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任誦之久矣　今於回而見之，是任之得也　知止者，不貪名位也　不貪名位，終無危殆之憂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平坐而弦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若乃知足知止之士，周無戮辱危殆之憂，可以長久也

親身則知足，疏名則不辱，知足不辱，道成如此，故次之以大成若缺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一《道可道章第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御注曰【略】○臣義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故無名者，氣之始也，天地得我以生者也，故爲天地之始　有，而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者，數之起也，萬物得我以成者也，故爲萬物之母　以其氣始謂之始，以其生生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御注曰【略】○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窒絕之無，見無於有爾　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

眞常之無也　固無而有，謂之常有，非物質之有也，是有於無爾　而物物具在，故曰不廢一物，乃眞常之有也　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　常無而不墮於無，故可以觀妙　常有應於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萬變，時物終始，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　常有而不滯於有，故可以觀徼　誠有無之境，有徼妙之觀　然徼妙竟即夫有無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即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　大智達觀有無本末，泯於忘言之域，是謂要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御注曰：【略】○臣義曰：道以常無爲體，以妙有爲用，有爾無相，孰觀徼妙　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混於沖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謂之玄　在無而有，在有而無，所謂兩者同也　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也　玄之爲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類，皆含兩者故也　通夫有無而同於一，乃可以語道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曰【略】○臣義曰：天擊一於北，玄之同也，地耦二於南，神之出也　神以玄生，玄以神妙，同夫有無，混然無間，所謂玄也，玄之又玄，玄亦至矣，神由是出，蒙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爲而爲　而人之靈，物之日，皆盡其妙，而妙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孔子作《易》，托象數以示神，故至《說卦》然後言妙　老子同有無以示玄，故以首篇言之　神生於玄，而玄爲衆妙之所自出，故終始之序如此

又《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御注曰【略】○臣義曰：道本無物，孰有異相？涉乎美惡，有相之異　性本玄同，孰有二致？麗乎善不善，其致不一　古人復乎道初，冥於天性，適然自得，而各安其所爲　何以知爲也？純澆樸散，離道而嚮於物，去性而從於心，知之以心，而取舍以情，不信性命，而蕩於私欲，故美惡善否，代爲之對，何有已耶　物之神奇臭腐，系夫世之美惡爾　迭徙於化，適可者貴　則美惡果何辨哉？理之是非用舍，系夫世之善否爾　緣幾之會，應時爲當，則善不善果何擇哉？且情見在人，其知不同，各徇其私，而相爲彼我，則美之與惡，善之與不善，其環無窮矣　聖人物我玄同，有無俱泯，離對疑獨，不容聲矣　季咸若神，而壺子不得而相，則美惡善不善何所能累？玄珠之遺，而使知索之不得，則何復事知？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御注曰【略】○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　氣冥於無，虛而常通，其有見也，得而像之，故謂之象　開道乎大易，而象備之所出，以無授萬物之氣，以有成萬物之形，氣散乎泰始，而爲陰陽　形離乎泰初，而爲天地　氣變之極，形之所化，山嶽之止，海川之流，五材之著用，羣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徙，出入生死，凡涉麗於形器之間，此六對者，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　世之人認而有之，與接爲構，以妄爲常，相刃而交相傷，相靡而交相潰，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所以陷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也　凡天下之可名者，未嘗無偶也，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聲音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也，皆其理之必然也　凡天下之可名者，莫不皆爾，而未始獨立也　然則由美而有惡，由善而有不善，固其理也　六對之境，雖皆道之寓，而妙用之所托宿，然役於緒使，出離乎道，可謂遠矣，又安得以語道？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御注曰【略】○臣義曰：事之方來，我爲之對，不可不爲也　見於有爲，則理有成虧，物之適至，我爲之辨，則不可無言也　見於有言，則理有當怨，涉於有爲有言之域，則孰能忘累　聖人獨立萬物之上，事之所處，教之所行，而天下因得以返常復樸　玄同是非，不爲美惡善不善之辨，彼六對者，無自而撓，故天始有言爲之累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可謂無爲而用天下者也　故曰處無爲之事　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可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御注曰【略】○臣義曰：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於務，物來則應，應而不窮，而係累於當時，不留情乎既往，因時乘理，惟變所適，如天運寒暑，付之自然，而心無積怨想方　萬物之並作也，作其自作，夫復何辭？隨感而應，何容心哉？若鑑對形，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若谷應聲，不揚不抑，洪纖不遺，故曰萬物作而不辭　一氣之所運，大巧之所範，其生出有次，其終始有序，動靜語默，勞乎天機之所役，精神心術，前乎氣機之所作　天與之形，散於萬殊，其化不同，其生不一，其體之別，其色之異，各極其量，而遂其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也　認而有之，孰能生生，

故曰生而不有　無爲而爲，雖爲而我何恃也　功成於天，雖成而我何居也　有我則有居，在己無居，則物莫能遷，有居則轉徙不常矣　故曰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居而有之，天下所不與也，不居而有，天下所不去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又卷二《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御注曰【略】○臣義曰：有之與無，冥於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　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　無卽有而爲體，有卽無而爲用，物理皆然也　車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爲之用　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爲之體　墮於形體，認爲己有，歸於俱敝，敝蒙之人也　知無有爲用，則明變化之機　達妙用之功，應於無窮，得於神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注曰【略】○臣義曰：形而爲有，物之爲利，虛而爲無，物之爲用，有無相資而成功　如後車也、器也、室也，皆物之易見者也，故卽此三者，以明有無之利用

又卷六《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御注曰：【略】○臣義曰：剛則不能通於物而易折，故毀於堅，劉於銳　至柔則與物無迕逆，故能入物而有爲，而至堅者爲之用，馳騁而不知也

無有入於無間，○御注曰【略】○臣義曰：無有則物我皆無有也，物我皆無有，則體神而冥於道，故妙於無方，游乎無朕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御注曰【略】○臣義曰：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蓋道之妙用，藏於不測，豈事於有爲也　有爲者，勞形以事，精虧其生，何益之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御注曰【略】○臣義曰：體神而其教不言，盡道而其益無爲，至於天下賓，萬物化，誠希及也

又《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注曰：俗也　○臣義曰：失性命之理，累名利之域，而不知返者，不知親疏多寡之辨爾　身在我者也，至貴至富所自足，而無待於外也　名貨在彼者也，物之儻來寄爾，喪其在我，徇其在物，至於殘生損性，愚亦甚矣　旦身親於名矣，身之可忘，則名其可固耶　身多於貨矣，身之不有，貨其可累耶　則孰親孰多，有道者又在所不許

得與亡孰病？　○御注曰【略】○臣義曰：於物有所得則得之者在外於我有所亡則亡之者在內　內省則外輕，而無徇逐之害，喪失之病　貪得不已，至於精虧而不全其生，形勞而不舍其神，其病也爲甚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注曰【略】○臣義曰：取予積散，必至之理　然物有所愛，則心爲之役，而神爲之勞，物有所藏，則神爲之勞，而生不能厚

知足不辱，○御注曰【略】○臣義曰：足乎所自得，知其自貴者也，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御注曰【略】○臣義曰：知止於性分之內，而無求於外，故無世患

可以長久。○御注曰【略】○臣義曰：知足則心復於虛，知止則神全於靜，虛以集道，靜以復道，故可以長久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卷一《道可道章第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徽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　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　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命之曰道，特強名爾　此道之隱於無名者也　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地亦待是而後生　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以此　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亦虛而已　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　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而後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天地待道而後行　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　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　此道之顯於有名者也　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始　自其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　言雖異而本則一也　雖然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徽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　不立一物，玆謂常無　不廢一物，玆謂常有　常無在理，其上不皦，

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　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　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廼無不可　恍惚之中，有象與物　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爲利；有極而歸無，無之所以爲用。有不離無，則無實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　建之以常無，卽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卽不有之有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不易，玆其所以爲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　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絕之，則不立一物，玆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玆謂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皦，有見於上小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爲天下之至精　常有在事，兼該衆美，顯而易見，職職陳露，匿而可爲。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大而徼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爲天下之至變。孔子作《易》，於將有爲，將有行，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有，理則然也。於三伍以變，錯綜其數，言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徼曰妙，特所寓爾。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無，彼釋之而無者，有亦在焉。惚兮恍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混成。冥有與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世俗之人，小智自私，闇於大理。或蔽於道之靜，則棄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爲無；或溺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爲有，或使莫爲，在物一曲，百家衆技，各矜所長。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也

又《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卽妙用而常無，美惡自其同者視之，美惡之名俱泯，一性無性，自本觀之，善惡之端不立。然有上而下爲之亞，故有美而惡爲之對，有左而右爲之亞，故有善而不善爲之對。欲有彼而無此，是欲有陰而無陽也，奚可得哉？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神奇爲美，以臭腐爲惡，而美惡容心，以此爲是，以彼爲非，而善否相非，殊不知大化無常，瞬息不停，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臭腐神奇，迭運更化　初無美惡，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或是或非，隨得隨失。初無善否，一生一殺，一予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焉，極物之眞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爲而不廢於有爲，體眞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卽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爲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爲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恢詭譎怪，道通爲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尙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徽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疏義曰：太易之先，一氣未見，渾淪完具，玄未判離，萬象所以同體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立於兩，有對有待，物物所以爲對也。眞常散而爲羣變，一致分而爲百慮，同歸別而爲殊塗，未有逃此六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涉險之難爲，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矣，此聲音之相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

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爲陰陽，列而爲四時，散而爲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無，物不終有也。襲諸人間，知有爲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爲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爲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可以爲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爲，天之自高也；隤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相召，則或宮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

又卷三《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徽宗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疏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十輻共一轂，埏埴以爲器，鑿戶牖以爲室，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之所以運，器之所以盛，室之所以虛，果何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睹其端倪；變化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鑑無像，因物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徽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挩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睹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疏義曰：有則有礙，無適非實；無則無間，無適非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爲利故也。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無之以爲用故也。目道而降域於兩間，形而上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爲五行，水火爲用，金木爲器，土穀爲利，木挩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凡在天地之間，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爲利。降於域中，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睹其迹焉，雖然，無即妙有，有即眞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器之盛，室之容以明之，凡天下之物所以運，所以盛，所以容可以類知矣。老氏於斯三者，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又卷八《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徽宗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於莫爲，溺於或使，豈道也哉。○疏義曰：動因靜立，凡天下之動必復於靜；強因弱成，凡天下之強必積於弱。則動靜相因，強弱相濟，理蓋如此。物之生也，芸然流形，若驟若馳，於其終也，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自然之理也。故方其已往，趨乎動出之塗，及其反本，則復乎至靜之域，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動無非我，則反者所以立動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柔者道之剛，故柔勝剛；弱者道之強，故弱勝強。柔弱者，道之無也。無之以爲用，故道之用用乃在乎此。然而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所不勝，而得常勝之道。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爲大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謂此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易》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即四時以觀之，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故必斂藏於冬而後蕃鮮於春。即水之性以觀之，納汙受垢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何以異此？今夫萬物以形相生，而形形者不形形之所形已墮於有，則形形者，所謂無也。無不廢有，故申於東南而有；物不終有，故屈於西北而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則以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極必歸於無也，如彼東西，其方雖異，廢一不可。彼溺於道之靜，若季眞之莫爲，蔽於道之動，若接子之或使，豈道也哉。

邵若愚《道德眞經直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

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爲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　且如車，今之三十輻，共轂一轂爲輪，藉輪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爲車之用也　埏埴爲器，藉器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爲器之用也　鑿之穴土爲居，鑿戶而出入，爲關以視外，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廷之制以爲室，藉室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於居處，乃知無者爲室之用也　故見有之以爲利便，無之以爲妙用，是以聖人藉幻身爲利，以無心之心爲用，使學人體物理有無而見道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失也，盲聾口失皆殞聲色滋味之過，迷失眞心，不得見聞大道　如馳騁田獵，恣縱逸樂，令人心發狂亂　若貴難得之貨，心染貪著，令人妨行，是以聖人爲腹者，能容萬境，不爲耳目之欲，故去彼妄緣，方能取此實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何謂貴大患若身？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若驚，貴爲大患，緣若汝也身故也　老子自問何謂寵辱，寵得也，辱失也，因寒生熱，因寵生辱，故知寵爲下　世人執著，貴愛於身，是故得之恐失，故若驚，失之悲悔，故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老子自問何謂貴大患若身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受貴愛於身，及吾無受貴愛於身，如是則吾有何患？故受貴以身爲天下者必招辱，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必生患，若可託天下

薛致玄《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卷下《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〇纂云，《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〇鈔曰：此《列子·天瑞篇》云，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　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埒，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一者形變之始也　輕清者，上爲天　濁重者，下爲地　沖和氣者，爲人　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〇纂又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　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〇鈔曰：此上之文亦《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　今碧虛取此以爲說者，乃證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之義也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卷一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焉　動圓靜方，天地之象　其中空虛，天地之用　氣而日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　有在無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　車中作三十輻共一轂，輪圓象天，輿方象地，車之有也　其中空虛，車之無也　當其無，中有車之用　觀其轂虛能轉，輿空能載，則知有形爲無形之利，無形爲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　《經》言車輻轂，不言輪輿軸轄者，言車則全體在焉　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　道言有無，易言動靜，一也　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明易之動，則見道之有　有無之義，動靜之機，大矣哉

《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爲民師表，天下取法焉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　故凡虛華不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　知五色炫耀盲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　知五音嘈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　知五味肥醲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　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　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　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眞性，無益民生，非寶腹固本悠久之道也　是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不爲己。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貴大患若身，貴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著物也。著物則不免於名累。無身忘物也，忘物則名累脱矣。此蓋爲衆人貴身以名者言也。聖人貴身以道，何患之有。知名不足貴，則見身貴。知身不足貴，則見道貴。見道貴則吾何患焉。韓魏爭地，子華子説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必能以貴身爲天下，貴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爲天下，愛若可任天下之託。貴言其位，愛言其德，貴位故可寄，愛德故可託。然知位可去，德不可去，則寵辱者輕，吾何患焉。

又卷三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原旨》曰：上章發明冲和之德，以成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章言至柔之理，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皆天道自然之理。聖人表而出之，以戒天下，非託於空言者也。何以明之，觀天運太虚，今古不息，孰使之然哉，必有載而運之者矣。故曰：淳天載地者，氣也，水也。氣乃無形之水，水乃有形之氣。水至柔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氣至柔而馳騁，至堅者無以加焉。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氣其在矣。天以冲和至柔之氣，行乎乾健至剛之體，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氣也。氣無質，故曰無有。無間，空虚也。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虚空無之間，氣無爲而四時自行，四時不言而百物自生，益亦廣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希及之云者，嗟歎之辭也。聖人體天道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教天下。簡易明白，宜可信也。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信既不及，其何以行之哉。聖人固無欲，人必已信之，心然而嗟歎之辭，有不容不發。此道惟老孔得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孔子亦有予欲無言之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之憂以天下，以道自任也。如此是，豈果欲無言哉。是豈不欲行於當世哉。必有不得已者，而已之者矣。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一

以無制有，器用者空。《道德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林慮齋註云：轂，車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虚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虚而圓，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虚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器爲室，皆虚中之用。今魏公謂以無制有，器用者空，實用老子之説。蓋丹法以太虚爲鼎爐，而太虚之中自有天然妙用，奇哉奇哉。《關尹子》云：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陳抱一註云：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苟昧此而他求，所謂鼎器，則非虚無之道矣。

故推消息，坎離没亡。息者，進火之候，坤三變而成乾也。消者，退符之候，乾三變而成坤也。今自朔旦震卦用事之後，歷兑至乾。望龍巽卦用事之後，歷艮至坤。其間不見坎離爻位，是謂坎離没亡歟。曰：坎離非没亡也，行乎六虚之間，而往來不定爾。

言不苟造，論不虚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徵。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宫，戊己之功。坎外陰而内陽，月之象也。離外陽而内陰，日之象也。坎納戊；戊，陽土也。離納己；己，陰土也。二土交合，則陰陽相濟，剛柔相當，猶日月兩字合之而轂成易字也。青、赤、白、黑，即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各居一方，惟土居中央，分旺辰、戌、丑、未，而羅絡二歲之始終，是故木得之以旺，火得之以息，金得之以生，水得之以止，四者皆稟其功也。然是土也，遍滿乎宇内，本無定位焉。在坎則爲戊土，在離則爲己土，在中宫則爲戊己土，在四季則爲辰、戌、丑、未土，均是物也。旨哉，《悟眞篇》之詩有曰：四象五行全藉土。又曰：只緣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蓋非眞土調和，則陰陽否隔，剛柔離分，不能成丹也。嗚呼，魏公作是書以發明斯道之祕，無非引驗見效，親到實詣之説，復恐其説未足以取信於後人，遂又校度日月之神明以爲法，推原《易》卦之道理以爲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又豈肯苟造無稽之言，虚生無

論之論，以誑惑後之來者哉？



吳筠《玄綱論・同有無章第七》 夫道包億萬之數，而不爲大，貫秋毫之末，而不爲小，先虛無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昇積陽而不爲明，淪重陰而不爲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持，非道存而亡之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於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則返覆流通，與道爲一。可使有爲無，可使虛爲實。吾將與造物者爲儔，奚死生之能累乎。

又《玄綱論・以有契無章第三十三》 或問曰：道本無象，仙貴有形，以有契無，理難長久。易若得性遺形者之妙乎？愚應之曰：夫道至虛極也，而含神運氣，自無而生有。故空洞杳冥者，大道無形之形也。天地日月者，大道有形之形也。以無係有，以有合無，故乾坤永存，而仙聖不滅，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六合之廣，三光之明者，爲吾有形也。若一從淪化，而天地萬物盡非吾有，即死者人倫之荼毒也。是以鍊凡至於仙，鍊仙至於眞，鍊眞合乎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爲我身。所以昇玉京，遊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殁，何爲理難長久乎？若獨以得性爲妙，不知鍊形爲要者，所謂清靈善爽之鬼，何可與高仙爲比哉？

曰：然則古有仙矣，胡爲既隱而不復見乎？曰：清濁殊流，與凡異境，安可得而見邪？雖然，令威千載而暫歸玄元，至今而屢降，何爲不復見乎？

曰：然則今之仙者爲誰乎？曰：自我唐以來，可略而言矣。劉慶雲舉於蜀土，韋俊龍騰於嵩陽，道合蟬蛻於太一，洞玄背飛於冀方。其餘晦跡遁世，得道輕舉者，不可勝紀。此皆接於聞見，灼可證而驗之。蓋知道者稀，故得仙者寡，至音不娛於俚耳，悲夫。

又《道體論》 問曰：爲是空有，故言包空有之無；非空非有之外，別有一道，故能包於空有？答曰：皆得。是據體無不通，非就教迹而辯。所謂教不徒起，起必對物，既對物，既與物對，言道在清昇之鄉，淪物在穢累之境，故空有之外以顯包義，即是空有者，即曰體道，知何物而非道，物皆是道，故空有而明包義。

問曰：空有之外以明包義，未審是空有而顯包義者，既曰空有，即是更無別物，即是之，安得包？答曰：道非空有，非非空有，非者遣名，非非體實，體能惣取，稱之曰包。譬如四大成形，身包於四大，豈可虛虧？然則身非四大之有，故得稱包。

問曰：非非空，非非有者，盡體不？答曰：六非之由不盡體，非非空有何足。復云所以得之，六非之外似如眞，不言之地由未至，是以強名徧陳，其實彌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問曰：常道以何爲體？答曰：以有無，非有無爲體。

問曰：道以不能爲無，在無不能爲有，有無既隔，誰爲其主？既非有爲，何可名體？答曰：既云常道，焉可言哉，可不言故，體非有無；可不言故，亦可有無。

問曰：若體非有無，有無之外理自無體。若亦可有無，有無自別有無矣，安用體乎？又爲以非有非無體，亦可有無爲，非有非無自彼，可有無自此。若各當彼此，則二義體求。若以彼爲此，則一用一廢。安得非有非無，亦可有無？忽聞此答，彌增凝滯。答曰：道體何所不爲乎。論其有非無，則有無本寂，本寂則體更有何可外？若據有無，則寂無不有，寂有不無，有無即本，寂即有無，法本無間，其二不可得，寂用俱遂用，廢不可尋，安可以子心疑惑，乃疑惑至體乎。

問曰：既言有無，云何非有無也？答曰：經云無名萬物始，有名萬物母。南華論云：道不可有，又不可無。

問曰：若有則不可稱爲無，無則亦不可名爲有，安得以有無爲體，復云非有無爲體也？答曰：道有生成百化，天則寂兮漠兮，不可謂之無，寂兮漠兮，不可謂之有，故復謂之非有非無。聖人以四支爲體，道統四義爲體，何足惑哉。

問曰：然則道體有無不定，亦名應無定，何故恒名爲道？答曰：誠哉斯言。道名亦無定者，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名大　道可道，非常道　安可定哉　有定者，縱使有無無定，道以理所通，故皆可言定。

問曰：道體既無定，名亦無常，不定之法，若爲可學？答曰：因有可修無達無　復解非有，非有非由因道名以學無名解，無名能無所不名解，此四義，無定之體即是吾身，無定之名即有是我號　何爲不可學乎？問者甚哉甚哉。

問曰：道盡通無礙者，就何而辯？答曰：解二種　一者就隔辯通，二者就體辯通　就隔說者，說通以除隔　就體說者，其體常通，是故說通。

問曰：說通以除隔，略可不疑　其體者既隔義，通何所通？答曰：此說體通者，同爲言辯，正以體常通，故常通說通。

問曰：所通者對隔而言，其隔既無通，何所通，方云就體通說通？答曰：體理常通，未辯而通　譬如水鏡雖不照，體性自明　若火體常熱，未辯時豈可不熱也。

問曰：體理常通，未辯而通者，爲是對隔，爲不對隔也？答曰：皆是對隔，而對表不同　對隔者因事隔而彰，通體者未隔而常，非今始有，體雖常通，言隔未有，莫識此通　若不因隔，誰辯此通。

問曰：凡在有不可爲無，無則不可爲有　天至神，故列名四大，竟不能變形爲地，道亦同是　四大之限，安得獨爾乎？答曰：雖復同名四大，天地以有形位，故不能變易　道以體通，故所在皆可。

問曰：既言體通，還收理事盡不？答曰：盡不盡。

問曰：云何盡不盡？答曰：萬物云云，皆是道編，是盡；物加滯隔，道常通虛，是不盡也。

問曰：取盡爲體，可則矣，取義不盡，寧得爲體哉？答曰：正以盡不盡爲體，故能取，取不取，所以爲圓取。

問曰：若圓取者，亦應以塞爲道體，何故常云道通也？常云體通，故不知圓取　答曰：稱通爲體者，蓋舉圓體之一目，以論極則通塞莫記　偏明則唯通非塞，情隔則唯塞非通　若兩取則亦通亦塞，無存則無塞無通，道物玄同，亦通亦塞義，通解成唯塞無通義　起愚蒙唯通無塞，偏明德體通，莫寄寂絕之義，如此名理圓通終始，湏湧洗濬，聽之無聲，洗濬湏湧，戴之不重　其根難尋，近在子心　其枝易望，咫尺之上　虛鑒則盡，知機神王　貪嗜在壞，讀之彌彰。

問曰：道家辯常以道爲通　所言通者，就何處而辯？答曰：就體教明通。

問曰：所言體者，取物盡不？答曰：既言是體，取物皆盡。

問曰：體既取物皆盡，應言塞而是體，何故但言以通爲體？答曰：體據物取教，唯荃通。

問曰：所言教體明通者，爲教即是體而明通，爲教教爲非體，仍然荃體而明通義？答曰：俱得。

問曰：若教非體者，體則取不盡　若教即是體，體則物取通塞，亦應以通塞爲荃，何教獨荃於通？答曰：教非體者，教則不離體，言教則體　故言教非體，教即是體，而偏明通者，豈可不論於塞　但一體之上，則優劣兩明，言塞爲非，顯通爲是，此是教行之義耳。

問曰：一體之上，優劣兩明，教學之方皆以通爲是，以塞爲非者，遣人棄塞就通不？答曰：棄非是取是，居然就通。

問曰：既言總取，通塞皆是，何故猶我棄塞而就此通？答曰：就體本無修義，何所可遣　今明遣者，就教而論。

問曰：所言就體以道爲通，就何而辯？答曰：就教而辯。

問曰：就教明通者，教之與通爲即是體乎？答曰：論通則唯通無體，說體則唯體無通。

問曰：所言通者，是對塞之稱　今言塞者，爲是體是教？答曰：塞非體教，亦同爲教辯。

問曰：既言通塞同爲教辯，所以教中唯貴於通，若偏貴通者，塞非教乎？答曰：通塞爲教，所辯俱非是教，何獨塞非乎？

問曰：通亦非教塞，通塞俱非，何獨教中偏荃於通也　答曰：正以教非

通，故能辯通塞。一辯之由，不無貴賤，何為知之？達性理理，則於顯為通，封惑守愚，則教顯為塞。教辯貴賤，竟有何疑。

問曰：如前所辯，論體則唯體無通，說通則唯通無體。通塞者，為在體外，為在體內？若在體外，則體取物不盡。若在體內，云何言通時非體？答曰：通塞不離體，辯而通塞非體，說體不離通塞，而體非通塞。

問曰：前言辯體不離通塞，而體非通塞？又曰：前言辯體無通，說通無體，今言通塞不離體，辯而通塞非體者，亦應通塞從於體辯。何故方言說通無體，論體無通？答曰：惟通體辯在義，名通不離體，就實彰稱，名實兩分義，體雙辯異同分，故為物不盡。

又　問曰：道以何為體？答曰：以非有非無、亦有亦無為體。

問曰：請辯。答曰：非有非無，欲彰體絕，故論云：道不可有，又不可亦有亦無。形應曰有，體寂為無，故經曰：無名萬物始，有名萬物母。

問曰：為非有非無，為亦有亦無？為亦有為亦無，自在彼。於為非有非無，自在此。答曰：即非有無，為亦有亦無，即亦有亦無，是非有非無。

問曰：請辯。答曰：體不二，故仍二。故亦有不無二不二，就名義以明宗，宗明顯體，體圓義極，故謂之為體。

問曰：虛空之無，實礙之有，為是道體，為非道體？答曰：是體非體。據論而論，有無不異體。據差亦說理事恒分，虛實實礙，是事非理，故曰非體。豁然之無，山岳之有，不離道體，仍非道體。道體有無，非有而非非有，非無而非非無。山谷有無，是生分所，或遊處之城，常有無。

或問曰：章云大象無體，無於自體，以萬物為體。若然者，得言大象是假萬物為實不？答曰：此假實別有深義，不同相待假實。

問曰：若非相待假，安得別有假實也？答曰：此之假實就解，或名為萬物之體本是混成，即混之中封別成異，故況混本實以取假物，物假封除，還體混實。一解言亦得混，假物定明，況本無實不實，但羣情封理，故假混名以化之。故經云假言而借名，無以釋其所宗，亦得言混，假物本妄，假自封為實，故言實。

王曄《玄珠錄》卷上

無常可使有，有常可使無，因有對不對，有知有不知。不因對不對，無知無不知。有知有不知，有所而不知；無知無不知，無所而不知。故曰：身之所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況歸無知至性至體之都邑乎？則洞然妙矣。

又　天下無窮法，莫過有與無。一切有無中，不過生與滅。

又　既將今心念古事，復將古事係今心，明知一心一念裏，含古復含今，以是今古故，一心不可得。以是一心故，二心不可得。是則不一不二，能一亦能二，是有亦是無，無無亦無有。以其是有故，將有以歷之；以其是無故，將無以歷之。棄無而入道，將有以歷之，棄有而出世，世法既生滅，棄世而入道，道性無生滅，今古現無窮。

又　明知一絲之中，有有亦有無，其中之性，非有亦非無。若欲破於有，絲中音性非是有；若又破於無，絲中音性非是無。以非有無故，破之不可得，所以得常存。

又　將一以歷諸，何多而不遍？有一復有多，故能有一有無量，故能有有復有無，故能有斷復有常，有憂復有劣。大道正性中，無優亦無劣，不有亦不無，遣誰有生滅。

又　又問：四句中有有，何須以有而生有？四句中無無，何須以無而滅無？答：四句中有有，生之不可得；四句中有無，滅之不可得。此是自然生，此是自然滅，不由生者生，不由滅者滅。

又卷下

若因有，始名無，有即在無內。有若在無內，有即自妨無，其無無由名。有若在無外，有即無自名。若無由導名有，無由亦名無。有無一時俱有，既相違，同處則不可。

又　勿舉心向有，勿舉心向無，勿舉心向有無，勿舉心向無有。

又　無能消有，有能消無。有無雖相對，會以無為本。

又　正性處之，實無所有。無時無有有，無法從何名？有時無無有，有法從何生？二法不同處，云何和合成？若有有無法，可許非有非無成有無，既也破，非有非無破。

又　有無是相因，有有則有無；有無是相違，無時無有有，有無無亦無，前後是相隨。前言有分別，後說無分別。在無分別時，有分別已謝，是則前謝後亦謝。有無相因生，有有無亦有，無有有亦有，此名橫相因，各於有無中，是有是非有，是無是非無，此是竪相因。

又　即有始有無，此是前後之有無，即有是於無，此是同時之有無

又　無生者有，有不常斷；是身義無，無不常斷；是心義有，無不常斷；是身心義，皆先有因，非無因而得有。

又　相因以爲言，因無而有有，有有無亦有，無有有亦有　相違以爲言，有時無有無，無時無有有　就無以爲言，無一亦無，何故得有時？就有以爲言，一有二亦有，何故得相違？舉過以明見，獨住二時以相違；舉見以明來，所以違時一滅二亦滅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卷中《鷺篇》

鷺鷥氏自東方來，狻麑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　於是鷺鷥氏嘍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嚼敵苦壞切颬呼加切嘄喘乎氣，噬者，啜者，啅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睨者，辯者，眄者，睢盱瞪呼玄切誠作戛呼黠切察乎瞳，夏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鍧鏗力宗切擊灌乎聰　斯極已　於是狻麑氏趨前交竹敎切然而唬呼交吉的二切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鈐乎天；峰者，岭者，崗者，巖者，嵯峨巉士咸切岩聳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儀者，甃者，魑者，魅者，倏忽辛庚乎切魄欻乎鬼　斯極已　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　然鷺鷥氏摩距萬吻，以精戲聞　狻麑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　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鷺鷥之說，遠謂諸物則狻麑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旁於聲戰，雖舌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鶩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豪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　若知之乎？太豪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無　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乎道　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耶？判微塵至無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　風之飄颺於貴切然曰：飄飄巴閒切乎之颺颺香幽切乎而，颺颺乎之颺颺乎而，扇鴻濛而，么麼力幺切呶於交切　嘐古爻切鼓鍠呼旁切　訇力刀切　而，悲咤虺呼出切　虺，呼出切　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潰林龍切滂浦答切　泗於鄰切　塭之翁鬱乎者，蒙乎昧乎之待瞷乎者，蹻蹻黠於目於敢二切　蹶戟咸都甚二切　之音徒感切音徒對切乎者，磐海奔山，邊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謀轟轟乎轢轢，忽犖犖乎虢虢，礭承諍切輪奔乎轂乎此，欻電燀烈，缺靁燈靂，磅礴乎此，若獨不聞乎　洪濤震鼓，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比，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此？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瀇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鰲鰓相來切　鬼蜮之聲邪乎且，翻黿鼉鯨，鼢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熛烈然曰：烘乎炵他冬切　乎之煥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煽炆乎焉，煎埃烏來切灼爍，烜嚇燏愈律切焫，涸澤燋山，熾日熏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暭暭，炎炎赫赫，光大照地，流金鑠石，其孰能大乎吾之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甿乎之，塊圠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墺砌音劇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無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窈胡朗切　然曰：乾乎圜乎之慤乎只，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顧顧，旻旻旻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霄六宗切　然曰：豁乎沈乎之曠宕乎哉，虛乎無乎之瀁浪乎哉，濛鴻茫唐，青冥蒼茫，廓分而東苦郎切宦力蕩切，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　風之擊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　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燻，天靜其鳴，空喪其寥　於是乎俾雷之迸，人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　遂相讓爲無爲之色，相與成無爲之域，以終乎隗劫之極，而已焉乎　歌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爲狀乎　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　字之曰遺遐明默怒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怒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　故曰：德者得也　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　得其德者，何也？文實德之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　噫，沖虛德之洽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　然則大豪德之無終始已矣　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橐籥者籧篨也，戴芥者負塔也，苗蟘者根蟬也，睛星者眩華也　蠋腹之蟲循

手牆，蜞蝙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糞，根蟬之蟲積乎土，蜞蝙晒乎蠋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蠋乎腹，躍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捨，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遙也。負垢晒乎蜞蝙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棄乎體，蜞乎蝙，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穴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冀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虛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擗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鸜鵒雖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棄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睹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於圜也方也，於方也圜也。故曰至圓無圜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圜。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襲吾圓制之方，而制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命規矩尤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鵬，鵬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乘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氏火燻切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鵬之飛，於是乎彀以射焉，一發而中。鵬之吃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擊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戛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齊，造化爲之兇。防風氏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鵬之上，旁觀四海，風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鵬毛之舶。防風氏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以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周固樸《大道論・二學章》 是知俗學爲損，俗學執境滯己，不入眞景，無益於道，故爲損。眞學爲益，心冥玄道，體入重玄，不住空，爲益也。或眞學爲損，勤修道行，而棄除染情嗜慾，故名爲損。損情慾也。或俗學爲益，因俗教漸入眞教，得道悟眞，從俗入眞，故名爲益。或自損而他益，自入玄境，得出世間，他見亦修，修之得道，故名他益。或他損而自益，見修者得道，亦勤修習，功行既滿，悟契玄玄，故名自益。有有歸無難，無有入無易，無爲之教大益。修者存無而忘有，不若損益兩忘，有無齊泯，理須得宗，宗無功而內大明，可成大化。

又《大道論・二病章》 夫於道也，有病無病，假設問修道之人有病無病知空性不滯空性不病，不執空有，無病也。知空性滯空性病，空性當情，是病。不知空性病，執有空情，故是病也。知空性不修空病，有解無行，亦是病也。知空性修空不病，解行俱有，是以無病。不著空與修空無病等，悟了空，二遍修空，修到不修，等其不著。於道病也。有其深淺，滯空之病與執有病，病深也；滯空著有，其病俱深。知空性不修空，其病淺也。若上根修空不著空，其病淺，中根修空執空，其病深。溺空滯寂而濟世，雖有執有。或悟空而不著空，而救世也，有二性。故不定不同，已執空性，中根也。

李元卓《莊列十論・藏舟山於壑澤論第三》 自物之無而觀之，眞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空可以納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宦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洗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

之矣。此特造物者愚弄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邂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邂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旦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又《莊列十論・醉者墜車論第八》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閑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人也。一開其天，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休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畛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呿。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鏑耶，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體用

綜述

王暉《玄珠錄》卷上　體用不相是，何者？體非用，用非體，諦而觀之，動體將作用，其用會是體；息用以歸體，其體會是用。存之有四，忘之無一【略】

識體是常是清淨，識用是變是衆生。衆生修變求不變，修用以歸體，自是變用識相死，非是清淨眞體死。

又卷下　將人以磨鏡，鏡明非人明；因經得悟道，人悟非經悟，體用不相是。何者？體非用，用非體。諦而觀之，動體將作用，其用會是體；息用以歸體，其體會是用。存之有四，忘之無一。

本末

綜述

顧歡《道德眞經注疏》卷五　天下有始，○注：始有道也，以爲天下母。○注：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御曰：始者沖和之妙炁也，言此妙炁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也。○疏：始道本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絶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

今抗言者，欲令行人識根源本，故經云：萬物始也，以爲母者，言從本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母。○蔡曰：始，本也。言一切衆生，沈淪五慾，不知根本，隨流逐末，漂浪生死，故老君舉本示之，明天下有清虛炁爲道德，爲汝根本，且始則無先，母則有功，取其生物，故稱始也。育之功，遂稱母也。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注：子，一也。既知得道，以當復知一也。○御曰：萬物既得沖炁資，以知其身，即是沖炁之子也。○疏：夫本能生迹，母能生物，既知道是我母，即知我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曰：虛無自然，是眞父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注：以知其一，當復守道，反無爲也。○蔡曰：既知己是道子，從而得生，則須守清靜無爲，復歸其母，便與道同也。

沒身不殆。○注：不危殆也。○御曰：既知身是沖炁之子，當守此沖和妙炁，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無危殆也。○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守道會眞，迹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末能攝本，所以須歸其母。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其母。守母則久視長生，歸本則歿身不殆，故勸之也。《西升經》云：常能養母，乃能長久。

塞其兌，○注：兌，目也。使目不妄視。

閉其門，○注：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疏：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沾六根爲罪多也。門，五門。閉五門，不染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栖托山林，或卻掃閉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眞，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欲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恆處道場，不乖眞境，豈曰杜耳閉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注：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矣。○疏：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眞源，深淺糾紛，寔唯多種。故《西升經》云：動則有劫截自，唯其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眞，心性閑寬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而不苦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注：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終身不救。○注：禍亂成也。○疏：及愚者爲之，即開眼耳等根，濟於聲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日擊不能救也。

杜光庭《道德眞經廣聖義》卷一三《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疏：前章明染逐塵境，馳騁則發狂。此章明寵辱皆驚，貴身故爲患本。首兩句標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故貴下假寄託以結成。○義曰：馳騁貪貨既戒於前，寵辱大患故明於此。凡情得寵則喜，遇辱方驚，殊不知寵有辱隨，辱爲寵末，禍福倚伏，寵辱循環。聖人了知，故寵辱皆驚，棄而不取，若外身抱道，方免寵辱之來。徇世貪榮，難逃禍福之至，非獨爵位爲戒，亦以天下爲憂。故桎梏紱冕而糠粃億兆，或不獲已而處其位，則撝謙爲本，雌靜爲心，故申寄託之喻，用明安危之旨爾。

寵辱若驚。○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患，未忘寵辱，故須驚也。○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爲光寵，失位自驚於卑辱。光寵則矜徇，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義曰：聖人容鑒，得喪混同，徇以死生爲一條，豈復寵榮而辱懼，故戒之曰得寵亦驚。此則寵辱齊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驚者，寵爲辱本，安得無驚。且人君富有天下，尊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戒，納隍軫憂，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已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朱輪，氣壓伊皐，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貽覆餗矣。故令尹三已而無慍，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苟能達道，則富貴貧賤，寵辱得失無所驚也。《易·繫》曰：吉凶與民同患，正義》謂非獨凶者人之所憂患，吉者亦人之所憂患也。何哉？既得其吉，又患失之，此亦寵辱若驚之旨爾。

貴大患若身。○注：身爲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答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疏：貴，矜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翫聲色，矜競榮華，皆爲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只爲有身，即

此貴身同貴大患　若能無患，亦復忘身　是知患猶貴生，身爲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義曰：夫至人順道，忘患忘身，內忘肝膽，外遺耳目，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此即有身亦猶無也，豈復憂其患乎？所以世人之身，內則飢渴苦惱，晝夜相攻，外則風寒暑濕，循環相害，疼酸痛痒，聲色繁華，嗜欲是非，利名得喪，六情中撓，萬境旁牽，皆爲患本矣《西昇經》曰身爲惱本，痛痒寒溫，意爲形思，愁惱憂煩，吾拘於身知爲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是也　患隨身立，身存則患生，寵與辱偕，寵極則辱至　老君恐世人不曉，故兩舉以明之，將細指陳，復下句發問矣《列子・天瑞篇》云：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兒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兒，神專志一，德充氣和，善莫偕也　其在少壯，血充氣溢，欲盛心侈，德殆衰矣　其在老耄也，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方於少壯，氣已間矣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也　此四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　惟得道者反之矣　理身之上，其自勘焉爾

何謂寵辱？寵爲下。○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則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爲辱本　故答云寵爲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自答云寵爲下，所以明寵爲下者。夫恃寵則憍盈，憍盈即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本，故知寵爲下也　○義曰：老君恐人未曉前義，興問欲以重明，既立問者之詞，乃爲對答之理　云寵爲下者，辱因寵至，寵是禍階，世人視寵以爲榮，聖人觀之以爲下也　恃寵憍盈者，《春秋》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於邪　憍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夫寵者不憍，憍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眨者，鮮矣　公不聽　明年，桓公立，州吁弒桓公　衛人殺州吁焉　是則因寵獲禍，可謂寵爲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注：寵辱循環，寵爲辱本　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　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爲寵，失則爲辱　若驚者，夫寵辱循環，寵爲辱本　代間衆生得寵則忻喜，得辱則驚懼　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糾纏，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憍逸，其驚相若　故結云寵辱若驚　○義曰：得寵不驚，得辱則懼者，常情也　寵至而懼其憍逸，辱來而知其禍患者，君子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　疏：恐人不曉，故設問以明　○義曰：亦如何謂寵辱之義　世人得寵而不思其辱，故辱至則驚　老君欲戒於恃寵之人，故重自發問爾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注：身相虛幻，本無眞實，爲患本者，爲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爲身患　○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爲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靜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體外勞於奔競　茶然疲役，非患而何？　○義曰：茶，疲役也　吾，我也，指名身也　身相既有患累隨之，勢利相高，故好榮；防慮亡危，故惡辱　若夫强干人事，妄諍是非，得則憍侈以恣情，失則憂驚以損性　損性則心神內竭，恣情則奔競外勞，或憔悴江濱，或怳惶澤畔，形疲心役，爲患深焉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眞實，即當坐忘遺照，隳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哉？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云委和者，莊子承答舜問云：身非汝有，是大地之委和者也　○義曰：無身者，非頓無此身也，但修道之士能忘其身爾《業報經》云：衆生苦惱，常爲有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　以何方便，妄想得除　太上曰：妄想顛倒，皆從心起，涅生分別，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　以此流浪，淪乎生死　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　既知虛假，妄想漸除　妄想既除，內外清淨，自悟眞道，謂之忘身　既忘其身，患累息矣《莊子》曰：適來者，夫子時也，時自生耳　適去者，夫子順也，理當死耳　安時處順，憂樂不入　此達人之忘身也　幻者，假妄變化之謂也　眞實者，契道之謂也　坐忘遣照者，安坐忘身之謂也　外忘萬境，內息一心，心若死灰，形如槁木，不知肢體之有，不知視聽之用，黜肢體聰明，遺形去智，以至於大通　通無不通，泯然無主，此達人之忘心也　顏回得之以告於夫子焉　如此，則天地之大，吾不知也；日月之明，吾不有也　何榮辱愛惡之可滯哉？帝之懸解者，性命之情得矣，

寧復繫於大患乎？則無身無患，養生之要也　委和者，《莊子・知北遊篇》承答爲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　言天地結氣而生，氣上氣下曰順爾　若身是汝有，美惡生死當制之由汝　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然中也　達此則近於道矣，何大患之可憂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若可託天下。○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　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　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故初則使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　忘寵辱則無復驚，忘身則無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也　○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　○義曰：夫人君自貴其身而爲天下者，必自尊自大，作福作威，以臨於人，以肆其欲，窮華侈之飾，極奢麗之求，外則殘物虐人，窮兵縱武，內則瑤臺瓊室，酒池肉林　欲天下之怨嗟，資一身之逸豫，尊其名號，深其溝隍，賞有臺榭陂池，宿以妃嬪御，不知人之離心離德，而欲爲萬世之基，淪滅不暇，若暫寄於天下爾　○疏：若自愛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慈人則推樂，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爲之主矣　○義曰：夫人君自愛其身而爲天下者，必以恭以謙，以儉以約，謙恭則怨敵不起，儉約則嗜好不行　無怨敵則人安，無嗜好則人富　如此內睦九族，下親萬民，遠懷近悅，上下交愛，卻千里之馬，惜十家之財，菲飲食卑宮室，外無征伐，境無勞人，享祚久長，可以永託於天下　○疏：然此一章首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貴愛，寄托天下不若忘天下　故爲大患爲吾有身，驚寵辱則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爲無不爲，不德爲有德矣　○義曰：身爲患本，寵辱由身而生，能忘其身則忘寵辱矣　忘寵辱者寵至不喜，時之來也，辱至不驚，時之去也　不充詘於富貴，不隳獲於貧賤，非至達之士孰能與於此乎？忘身者身與道合，昇爲雲天，與道無爲，當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於此哉？忘天下者遊心澹漠，冥神虛無，任物自然而然，不以汨其慮，無私而天下理　然後昌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氣無所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功蓋萬國而不自已，化貸品物而不爲有，無名無稱，使物自遂，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與萬物爲體而歸乎虛無　故黃帝得之以登天，大暐得之以昇玄，此聖人忘天下而卷乎道也　太上之君，下知之臣解在十七章矣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七《德經》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始，道也，本也，無名也　母，養也，有名也　夫道外包乾坤，內滿宇宙，萬物資之以生，由之以成，所以成者子也，所以生者母也　子者一也，一者沖氣，爲道之子　道爲眞精之體，一爲妙物之用，既得道體，以知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既知妙物之用，復守眞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無爲無不爲，故沒身不殆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明絕欲守母之行　兌，悅也，謂耳目悅聲色，鼻口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爲義　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　若塞其愛悅之門，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　又解兌，目也　緘無啟之目，則諸境自絕　門，口也　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　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衆禍息則云爲之路閉　如是則恬憺安逸，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若乃不守母道者，開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欲之情長矣　通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　如是，則憂苦危亡，終身不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　禍亂未見曰小，昭然獨見爲明　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　挫嗜欲之銳，解云爲之紛，守其柔弱也　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　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也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者，智照也　智生外，外照而常動，動爲物之用　明者，慧解也　慧主內，內映而常靜，靜爲己之體　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復歸其明　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遺，與也，貽也　若事理雙明，體用冥一，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映，復嗜欲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自與之殃，是謂密用常道也　有始而有卒，知子而守母，塞閉悅愛，且全然有知者事，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

《洞靈真經・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人捨本而事末，則丌產約，丌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

家時有灾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人非徒爲墜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力富其產複，力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力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之逢之理不足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墜產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墜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耬，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使不奪，奪之以土功，是謂大殆。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灾。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使農之道，見生而穫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墜產財，不與人期。音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工時而薄之，此從使之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墜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墜土而殖於地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刪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工行，通其中，疏爲泠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墜之竊也。不除則無，除之則虛，是使傷之也。苗工弱也欲孤，工夫也欲相與居，工熟也欲相與扶。三以族，稼乃多穀。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夫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夫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

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時之禾，莖葉而小穗，穗銳多秕而青黤。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圓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桐，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實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頴族，二七以爲行，薄糲而薄春也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熒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頯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無能子《無能子》卷上《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無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希夷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遁，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放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一多

綜述

王暉《玄珠錄》卷上

大等諭明閣，雖生滅未曾捨虛空，虛空雖常住，未曾捨明閣。明閣有生滅，虛空不生滅。虛空有明閣，明閣非虛空，只是

明闇空、復是空明闇　明闇與空不曾一、不曾二、亦是一、亦是二　四論之中、道不一亦不二、亦非一非二、人等乃存

又　道常四是是有、是無、是有無、雖非有無、常二非非有、非無、非捨有無、平之則墮一、不平不見一、道則平與不平俱是道

又　大道歸玄寂、其有息心者、此處名爲寂、明知一處中、有寂有不寂、其有起心者、是寂是不寂、其有不起者、無寂無不寂　如此四句、大道在其中

又曰：有爲動、無爲寂　要搖始動、不搖自寂　只於動處寂、只於寂處動　只將動、動於寂、只將寂、寂於動　動寂雖異、正性止一　正性雖一、不關動寂　動寂雖二、正性不關、亦如泥印矣

若將寂心以至動、雖動心常寂；若將動心至寂、雖寂而常動　常有定故破其先、常有先故破其定　違則交相隱顯、合則定慧二俱

又　又答云：畢竟之如是、於今未曾滅、何故言道與煩惱、妄云有生滅　何者？諦觀此四、畢竟不可違、乃於此法中、無餘無不足　若言常住四、於法則不周、其一與無量、明知則不遍　若許能遍者、其四非眞實、不審此復云何？答：其四各相違、生滅不同時、處一而三廢、在二亦不俱　將一以歷諸、何多而不遍？有一復有多、故能有一有無量、故能有有復有無、故能有斷復有常、有優復有劣、

又　問：性復是誰性？心復是誰心？答：還是四句、心復是諸法性。若無四句、並無其心；若無諸法、並無其性。有則一時有、遍法界而無方；無卽一時無、並纖密而俱盡　在此無所言、彊名爲大道。

至道常玄寂、言說則非眞、爲欲化衆生、所以彊言之　言有四句、道皆起應、起應彼矣、便成四病　然句之所起、前後不同時、應一而三廢　或言初而三未來、或言終而三已去　然一之所起、由三而得、此三旣廢、一亦不獨立　當正在一時、此三早已忘、其三旣忘一亦忘

又　太道正性中、無興亦無廢　處此地約四句而言、名爲四句　心當在此處時、元無有四句　四句旣無、其心亦無、始名大四句　心、大道、正性、眞實之如是

又　問：前言處一而三廢、起四還廢三、何不只起一？一若有優劣、何不簡要者？一若無優劣、何須復歷三？又：若使一言足；不須更起二；若使四言是、此三不應廢、何故起四還廢三？何故歷三獨存一？答：四言之中無優劣　衆生未悟、故一言不足、故要假四言、故四句不同時、歷一常三廢、其三旣廢一亦廢、何止在三

問：此四句是生滅法、正道何故處其中？答：道無所不在、常在四句　所在皆無、四句非道　又問：四句中有有、何須以有而生有？四句中無無、何須以無而滅無？答：四句中有有、生之不可得；四句中有無、滅之不可得　此是自然生、此是自然滅、不由生者生、不由滅者滅　在是但有是、不生亦不滅、亦不不生滅　然此四句曾經言、故雖廢不與未言時同；故悟人處俗曾經悟、故雖返不與未悟人同　一得正性、終不染俗、故曰一性不變異

又　一切萬物、各有四句　四句之中、各有其心　心心不異、通之爲一、故名大一、亦可冥合爲一　將四句以求心、得心會是皮、乃至無皮無心處、是名爲大一　譬如芭蕉、剝皮欲求心、得心會成皮　剝皮乃至無皮無心處、是名爲正一　故曰：逾近彼、逾遠實　若得無近無彼實、是名爲眞一

又　其道未曾四、以其性一故；其道未嘗一、以周四物故　亦一亦四、非一非四　取捨成四　適其中實起、則名眞一　眞一者、寄言耳

又卷下　有爲有四是有四、非動；無爲無四是無四、非寂　虛空有二、是有二非；虛空無二、是無二非　起唯法起、虛空有四、滅唯法滅、虛空無一

又　持法諸邊是正用，平等簡法是論釋，爲四句義

開化說諸法，借四相待，相因以生之　導之以歸眞，借四相違，相因以滅之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卷一《萬法歸一圖說》　一者，萬法之母也　故兩一成二，兩二成四，重四成八，重八十六，合爲三十二，重三十二爲六十四，六十四成三百八十四　除乾坤坎離，二十有四正得三百六十，以應一朞也　故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合乾坤之策，其有萬千五百二十　故一數成乎一物，一物具乎一法，一法之中復生諸法，總而言之曰萬　其始也，依一立名，依名立義，依義立事，依事立能，依能立職，依職立用，依用立功，依功立異，依異立奇，依奇立是，依是立非

是非既立，於愚別智，於否別通，於多別少，於少別衆，於同別異，於等別差，於中別偏，於正別邪，於大別細，於精別粗　積而襲之，因而重之，自此以往，雖巧歷不能得也　三千八萬隨事訓名，皆事物之交錯，人心之變通也　无極之始惡有是哉　智者必總萬法而一之，還其原而反其本也　一之既復，萬法旋元　故聖人一以貫之　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苟非一以貫之，直乎萬又萬矣

又《一齊萬法》　夫萬法之於天下也，以滄海爲口，黄河爲舌，不能盡辯其是非　崑崙爲筆，青天爲紙，不能盡寫其情狀　世愈下而法愈變，人愈詭而道愈乖　故一源機動，萬法交馳，猶雨挫墓叢，風號衆竅，紛紛焉，擾擾焉，莫知能禦也　雖使犧軒重立法，瞿聃再談玄，不能抑其既動之源也　其萬法之多，萬法之廣，有以智慮而窮之，是以不齊而齊，其不齊也，齊之者何？一而已矣　一之者何？會其極以歸其極也　然萬法虚假，一亦妄生　一之不動，則萬法無生　吾將一以貫乎　萬法同乎彼我，侔乎天地，惡得不齊者哉　謂一不可反，法不可齊者，未悟可齊之理也。

言意

綜述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卷中《七言絶句六十四首》其三十七　卦中設象本儀形，得意忘言意自明。後世迷徒惟泥去，聲。象，卻行卦氣望飛昇。

○陶註，承上章而言，火符消息，只在知其端緒　按曰而抽添之，不在卦爻也　前章言得意忘象，此處言得象忘言，皆足破拘墟之見　○李註，丹房之内，雖用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震、兑爲龍虎，屯、蒙爲水火，皆譬喻耳　讀《參同》《悟眞》者，不在乎泥象執文　卦中設象本儀形得意忘言意自明　後世迷徒惟泥象，卻行卦氣望飛昇

虚實

綜述

宋徽宗趙佶《西昇經注》卷中《經誡章第十三》　老君曰：經誡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興盛，不如微妙。經以載道，無非教誡之言，法以顯道，有義可以推考，類皆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赫赫興盛，物之勢也，勢有時而盡，深妙元微，道之本也，道無時而窮，以是較其精粗，則道之與物，相去遠矣　實不如虚。實則有礙，虚則無間　數不如希。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郤多辛驗，疾不如遲。欲速則不達，大器晚成，美成在久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尚爾，況於人乎　聖人絶智，而爲無所爲，言無所言，行無所施。孰能知此。道之要妙，雖智大迷非可以智索也，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去智與故，然後循天之理，聖人於言爲之際，以絶智爲先，蓋以此爾，世豈識哉！　爲無爲，所謂處無爲之事也，言無言，所謂終身言未嘗言也，行無所施，所謂事無事也　偶不如奇。獨立不改者，道也，自道而降，有對有待，聖人不與物偶而立於獨，體道故也　多不如寡。通於一而萬事畢，少則得，多則惑　孰賢難隨。孰仁難可，其義少依。世之所謂賢者，孰爲賢哉，賢者過之於道，或不能隨也，世之所謂仁者，孰爲仁哉，仁者失之於道，未見其可也，仁賢且猶如此，道之奥妙，依之者鮮，蓋可知已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能知無知之知，是乃眞知也，道之本宗，蓋在於此，空虚滅無，何用仙飛。大道曠蕩，無不制圍。虚非無也，無實而已，空其虚則致虚極矣，無者有之對，因有而著，未離於有也，滅其無，則無無亦無矣　夫然，故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行乎萬物之上，其視仙飛不足多也　蓋道廣大悉備，未始有封，包裹六極，無有端倪，天地之大，秋毫之小，皆在範圍之内，豈止仙飛之一端乎　本作寧滅成無，可用仙飛　子能明之，所是反非。經言審諦，孰之能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天下是非特未定也，雖然有眞是非存焉　欲是其所非，莫若以明，蓋自知者明，苟能自知，則昔之所是，卒而非之，所謂眞是非者見焉　經之所言，蓋明是非也，夫豈妄哉，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悟，非審諦不妄之言，孰能道愚惑之非歟

又《深妙章第十四》　老君曰：道言深妙，經誡乙密。道深而難測，妙而難名，經以載道，故其勸戒之言，亦玄微而隱密也　天地物類，生皆從一。子能明之，爲知虛實。子若不照，顯之不列。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　一者形變之始也，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從此生，則天下本在是焉，爲道者，當明其本而已　蓋通於一而萬事畢，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苟非照之於天而自見，雖顯告之而不悟，況微言哉　子志於有，無爲所疾。爲有所嬰，德載無畢。無爲故無敗，爲則有成虧，無爲者，道之本，有爲者，道之病也　蓋俗之所爲，皆墮於有，不能損實以爲通，至於外內並羈而不可解者，以積習之久故也，惟聖人然後爲能達綢繆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攝取於略，戒慎勿失。悟道以頓，行道以漸，迷悟出於自性，非人力可致，行道以積習而成，在於謹守而勿失焉　蓋道之至妙，以悟而後得，行道之要，以多聞然後可守也　先損諸欲，勿令意逸。罪莫大於可欲，遣其欲則心自靜矣　意則心有所感而生焉，無以持之，縱或至於敗　禮故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棄事則形不勞，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夫道不欲雜，雜則多故，通於一而萬事畢　經非不達，中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無必有，子未能決。但當按行，次來次滅。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爲廣，重言爲眞，則書之所言，虛實有無，特未定也　惟得其所以言者，爲能知之，借曰未知，姑取正於書而按行焉，則損之又損，亦可以致無爲矣　《傳》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道有真僞，福有凶吉。有爲則僞，無爲則眞，以僞獲福者凶，以眞致福者吉　罪有公私，明有纖密。爲不善於幽暗之中，鬼得而誅之，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曾何纖密之遺哉　古往知來，不如樸質。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雖有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之明，不如樸質者欲復歸於樸故也　《道經》於終篇言鎖之以無名之樸，正此意也

又《虛無章第十五》　老君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深章》曰：道深其奧，虛無之源，言道爲虛無之本也　《道經》曰：道法自然，言道降而下，法自然也　於此言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何也？蓋言虛九，則自然在其中矣，言自然，則道在其中矣，別而言之，裂一爲三，合而言之，貫三爲一，自其無所有，則曰虛無，無所法則曰自然，偶而應之，則曰道，烏有先後之殊哉　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易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抱一而成。萬物以精化形，一者精之數也，原其始，則得一以生，要其終，則抱一而成　得微妙氣化。通天下一氣爾，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情以至無情，神奇臭腐，與時更化，皆氣使之然也　聚則生，散則死，盛則榮，衰則悴，搏之不得，幽而難測，可謂微妙矣　人有長久之實，不能守也，而益欲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物有時而盡，何可長也　性命之眞，與生俱生，至富國財並焉，豈特隋珠之重哉，味者喪其不貲之樸，而矜覺外慕，其去本遠矣　生天生地，道之本也　《莊子》曰：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

又《恍惚章第十六》　老君曰：虛無恍惚，道之根。虛則無實，無則非有，恍者有光而無象，惚者有一而未形，虛無恍惚而在其中矣　《莊子》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此之謂本根　萬物共本，道之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元者氣之始，道之用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豈二致哉，萬物一府，同出於道爾　《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　在己不亡，我欺焉。聖人著書立言，用意深而勸戒切，蓋欲倒置之民，返其性情，復其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內觀取足，不失其在我之眞，聖人將密爾忘言，不可以容聲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李道純《煉虛歌引》　道本至虛，虛無生氣　一氣判而兩儀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濁而下者曰地　天圓而動，北辰不移，主動者也　地方而靜，東注不竭，主靜者也　北辰，天地之心　東注，天地之氣　以虛養心，心所以靜　以虛養氣，氣所以運　人心安靜，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虛靈　作是見者，天道在己　氣常運動，如東注之不竭，形固常存　作是見者，地道在己　天地之道在己，則形神俱妙，陰陽不可得而推遷，超出造化之外也　是知虛者，大道之體，天地之始，動靜自此出，陰陽由此運，萬物自此生　是故虛者，天下之大本也　古杭王高士，以竹名齋，蓋有取於此也　處事以直，處世以順，

處心以柔，處身以靜，竹之節操也　動則忘情，靜則忘念，應機忘我，應變忘物，竹之中虛也　立決定志，存不疑心，內外圓通，始終不易，竹之歲寒也　廣參至士，遍訪明師，接待雲水，混同三教，竹之叢林也　兼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調息運誠，觀化知復，非天下之致虛，其孰能與於此！以竹名齋，宜矣！辛卯歲，有全眞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嘗談盛德，予深重之　自後三領雲翰，觀其言辭，有致虛篤靜之志　於是乎橫空飛劍，而訪先生，是時乃己亥重陽日也　觀其行，察其言，足見其深造玄理者也，於是乎以丑蟾扁子名丑之爲字，二玉相並，俾之二虛實通，爲全形神之大方也　虛爲實體，實爲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　玉又取其潔白之義　虛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天光發露，普照無私也　士夫至此，仙佛聖人之能事畢矣　辭已既，故作是篇以記之

同異

綜述

羅隱《太平兩同書》卷下《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　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遊，鴛自鳳爲而鴛不與鳳匹，理所異耳　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異　故聲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　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　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雖並　大《易》雖云：同人於門　三爻復云：伏戎於莽　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　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　何以明之　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盜養於齊君，齊君懈信，盡又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　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　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　故衛青賤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儁耳，秦穆授之以國政　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疏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　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　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疏而有可同者乎　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　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　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　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其是之謂歟

又《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睹；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穢土則影像俱滅　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　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　何以明之　昔重華孝矣，瞽叟頑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　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貪畜類別識於分矣，而猶愛之　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邪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　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疏　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　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己也　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己也　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　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　而主不原忠諛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己者己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己者己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　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　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

Z227
33
1:3

哲學典

佛道諸教分典